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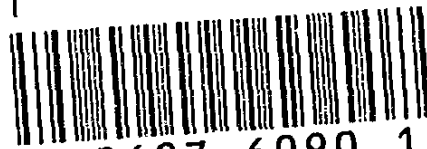


臧晉叔編

元曲選



世界書局印行



3 0607 6090 1

元曲選序

若下里人臧晉叔撰

世稱宋詞元曲。夫詞在唐。李白陳後主皆已優爲之。何必稱宋。惟曲自元始有。南北各十七宮調。而北西廂諸雜劇亡。庶數百種。南則幽閨琵琶二記已耳。或謂元取士有填詞科。若今括帖然。取給風簾寸晷之下。故一時名士。雖馬致遠喬孟符輩。至第四折往往彊弩之末矣。或又謂主司所定題目外。止曲名及韻耳。其賓白則演劇時伶人自爲之。故多鄙俚。蹈襲之語。或又謂西廂亦五雜劇。皆出詞人手裁。不可增減一字。故爲諸曲之冠。此皆予所不辯。獨怪今之爲曲者。南與北聲調雖異。而過宮下韻一也。自高則誠琵琶首爲不尋宮數調之說。以掩覆其短。今遂藉口謂曲嚴於北而疎於南。豈不謬乎。大抵元曲妙在不工而工。其精者探之樂府。而粗者雜以方言。至鄭若庸玉玦。始用類書爲之。而張伯起之徒。轉相祖述。爲紅拂等記。則濫觴極矣。曲白不欲多。唯雜劇以四折寫傳奇故事。其白有累千言者。觀西廂二十一折。則白少可見。尤不欲多駢偶。如琵琶黃門諸篇。業且厭之。而屠長卿曇花白終折無一曲。梁伯龍浣紗梅禹金玉盒白終本無一散語。其謬彌甚。湯義仍紫釵四記。中閒北曲。駸駸乎涉其藩矣。獨音韻少諧。不無鐵綽板唱大江東去之病。南曲絕無才情。若出兩手。何也。何元明評施君美幽閨遠出琵琶上。而王元美目爲好奇之過。夫幽閨大半已雜質本。不知元明能辨此否。元美千秋士也。予嘗於酒次論及琵琶梁州序念奴嬌序二曲。不類永嘉口吻。當是後人竄入。元美尙津津稱許不置。又惡知所謂幽閨者哉。予家藏雜劇多祕本。頃過黃從劉延伯借得二百種。云錄之御戲監。與今坊本不同。因爲參伍校訂。摘其佳者若干。以甲乙釐成十集。藏之名山而傳之通邑大都。必有賞音如元明氏者。若曰妄加筆削。自附元人功臣。則吾豈取萬曆旃蒙單閼之歲春上巳日書于西湖僧舍

序一一

今南曲盛行於世。無不人人自謂作者。而不知其去元人遠也。元以曲取士。設十有二科。而關漢卿輩爭挾長技自見。至躬踐排場。面傳粉墨。以爲我家生活。偶倡優而不辭者。或西晉竹林諸賢。託杯酒自放之意。予不敢知。所

論詩變而詞。詞變而曲。其源本出于一。而變益下。工益難。何也。詞本詩而亦取材於詩。大都妙在奪胎而止矣。曲本詞而不盡取材焉。如六經語。子史語。二藏語。稗官野乘語。無所不供其採掇。而要歸斷章取義。雅俗兼收。串合無痕。乃悅人耳。此則情詞穩稱之難。字內貴賤妍媸幽明離合之故。奚啻千百其狀。而填詞者必須人習其方言。事肖其本色。境無旁溢。語無外假。此則關目緊湊之難。北曲有十七宮調。而南止九宮。已少其半。至于一曲中有夾增數十句者。一句中有襯貼數十字者。尤南所絕無。而北多以是見才。自非精審於字之陰陽。韻之平仄。鮮不劣調。而況以吳儂強效。僇父喉吻。焉得不至河漢。此則音律諧叶之難。總之曲有名家。有行家。名家者出入樂府。文彩爛然。在淹通闊博之士。皆優爲之。行家者隨所粧演。無不摹擬曲盡。宛若身當其處。而幾忘其事之烏有。能使人快者掀髯。憤者扼腕。悲者掩泣。羨者色飛。是惟優孟衣冠。然後可與於此。故稱曲上乘。首曰當行。不然。元何必以十二科限天下士。而天下士亦何必各占一科以應之。豈非兼才之難得。而行家之不易工哉。予嘗見王元美藝苑卮言之論曲。有曰。北曲字多而聲調緩。其筋在弦。南曲字少而聲調繁。其力在板。夫北之被絃索。猶南之合簫管。摧藏掩抑。頗足動人。而音亦嫋嫋與之俱流。反使歌者不能自主。是曲之別調。非其正也。若板以節曲。則南北皆有力焉。如謂北筋在弦。亦謂南力在管可乎。惜哉。元美之未知曲也。繇斯以評。新安汪伯玉高唐洛川四南曲。非不藻麗矣。然純作綺語。其失也靡。山陰徐文長彌衡玉通四北曲。非不伉儷矣。然雜出鄉語。其失也鄙。豫章湯義仍。庶幾近之。而識乏通方之見。學罕協律之功。所下句字。往往乖謬。其失也疎。他雖窮極才情。而面目愈離。按拍者既無繞梁遏雲之奇。願曲者復無輟味忘倦之好。此乃元人所唾棄而戾家畜之者也。予故選雜劇百種。以盡元曲之妙。且使今之爲南者。知有所取則云爾。

萬曆丙辰春上巳日下若里人臧晉叔書

元曲選目錄

漢宮秋	一	來生債	二九四
金錢記	一四	薛仁貴	三一五
陳州糶米	三二	牆頭馬上	三三二
鴛鴦被	五三	梧桐雨	三四八
賺蒯通	七〇	老生兒	三六五
玉鏡臺	八四	硃砂擔	三八六
殺狗勸夫	九八	虎頭牌	四〇四
合汗衫	一一八	合同文字	四二一
謝天香	一四一	凍蘇秦	四三六
爭報恩	一五六	兒女團圓	四五四
張天師	一七五	玉壺春	四七四
救風塵	一九三	鐵拐李	四九〇
東堂老	二〇六	小尉遲	五一二
燕青博魚	二二九	風光好	五二六
瀟湘雨	二四六	秋胡戲妻	五四二
曲江池	二六三	神奴兒	五五七
楚昭公	二七七	薦福碑	五七七

853.557

323

2.1

謝金吾	五九六	後庭花	九二九
岳陽樓	六一四	范張雞黍	九五〇
蝴蝶夢	六三二	兩世姻緣	九七一
伍員吹簫	六四七	趙禮讓肥	九八七
勘頭巾	六六八	酷寒亭	一〇〇一
黑旋風	六八七	桃花女	一〇一五
倩女離魂	七〇五	竹葉舟	一〇四一
陳搏高臥	七二〇	忍字記	一〇五九
馬陵道	七三三	紅梨花	一〇八〇
救孝子	七五六	金安壽	一〇九三
黃梁夢	七七七	灰闌記	一一〇七
揚州夢	七九四	冤家債主	一一三〇
王粲登樓	八〇七	偈梅香	一一四六
昊天塔	八二七	單鞭奪槊	一一七二
魯齋郎	八四二	城南柳	一一八七
漁樵記	八五九	譚范叔	一二〇〇
青衫泪	八八二	梧桐葉	一二二一
麗春堂	九〇〇	東坡夢	一二三四
舉案齊眉	九一四	金線池	一二五一

留鞋記	一二六五	還牢末	一六〇八
氣英布	一二八〇	柳毅傳書	一六二五
隔江關智	一二九九	貨郎旦	一六三九
劉行首	一三二一	望江亭	一六五六
度柳翠	一三三五	任風子	一六七〇
誤入桃源	一三五三	碧桃花	一六八四
魔合羅	一三六八	張生煮海	一七〇三
盆兒鬼	一三八九	生金閣	一七一六
對玉梳	一四一〇	馮玉蘭	一七三七
百花亭	一四二五		
竹塢聽琴	一四四二		
抱粧盒	一四五六		
趙氏孤兒	一四七六		
竇娥冤	一四九九		
李逵負荆	一五一八		
蕭淑蘭	一五三二		
連環計	一五四三		
羅李郎	一五六七		
看錢奴	一五八四		

天台陶九成論曲

唐有傳奇。宋有戲曲。金有院本雜劇。而元因之。然院本雜劇釐而爲二矣。院本則五人。一曰副淨。一曰副末。古謂之蒼鵠。鵠能擊衆禽。未可打副淨故也。一曰引戲。一曰末泥。一曰孤裝。又謂之五花。宋徽宗見藝國人來朝。其衣裝鞵履巾裹傳粉墨。舉動可笑。使優人效之以爲戲。又有餞段。亦院本之類。但餞耳。取其如火餞易明而易滅也。其間副淨有道念。有筋斗。有科汎。教坊色長魏武劉三人最著。魏長於念誦。武長於筋斗。劉長於科汎。至今樂人皆宗之。院本名目多不具載。然金章宗時有董解元所編西廂記。世代未遠。尙罕解者。況今雜劇中曲調之冗乎。因取諸曲名。分調類編。以備好事稽古者之一覽云。

黃鍾宮三十三章

醉花陰
喜遷鶯
出隊子
刮地風
四門子
節節高一作接者刺古
與龍引龍一作隆
願成雙
拋毬樂一作綵樓春
塞鴈兒
紅錦袍一作紅袖樓

天台陶九成論曲

晝夜樂

人月圓
傾杯序
文如錦
九條龍
古神仗兒
古水仙子
古寨兒令一作寨
降黃龍滾
金殿樂三重
三煞
二煞
柳葉兒與仙呂出入



賀聖朝與中呂商調出入

山坡羊一作蘇武持節與中呂出入
掛金索以下二章與商調出入
侍香金童
女冠子一作雙鳳翅與大石出入
尾聲
隨尾南呂通用
隨煞仙呂雙調越調大石通用
正宮五十四章
端正好與仙呂不同
滾繡毬
倘秀才
呆骨朵一作靈壽杖

叨叨令

笑和尚 一作笑歌賞

黃梅雨

芙蓉花

錦庭芳

黑漆弩 一作學士吟又作鷓鴣曲

月照庭

最高樓

甘草子

靈壽歌

番馬舞西風

攤破滿庭芳

三錯煞

二錯煞

賽鵲秋 以下三章與仙呂中呂出

滿庭芳

醉太平

貨郎兒 以下五章與仙呂出

怕春歸

六么遍 一作柳梢青

金殿喜重重

四換頭

伴讀書 以下二十二章與中呂出

窮河西

菩薩蠻

脫布衫

紅繡鞋 一作朱履曲

小梁州

上小樓

普天樂

白鶴子

快活三

朝天子 一作謁金門

四邊靜

喜春來 一作陽春曲

剔銀燈

蔓菁菜

鮑老兒

柳青娘

道和 一作合

十二月

堯民歌

蠻姑兒

雙鴛鴦

耍孩兒 本般涉調與中呂雙調出

轉調貨郎兒與南呂出

隨煞尾

啄木兒煞與中呂出入

煞尾與中呂南呂大石出入

收尾與南呂雙調越調出入

仙呂宮六十一章

點絳脣

入聲甘州

混江龍

油葫蘆

天下樂

那吒令

鵲踏枝

金盞兒 一作醉金盞

醉扶歸

一半兒

翠裙腰

綠紗窗



憶帝京
春歸犯
瑞鶴仙
醉鴈兒
大安樂
穿窗月
憶王孫
玉花秋
錦橙梅
太常引
柳外樓
雙鴈子子一作兒
端正好與正宮不同
秋神急與雙調不同
上京馬上一作尙與商調不同
低過金盞兒
六么遍以下四章與正宮中呂出入
醉太平
賽鴈秋
滿庭芳
怕春歸以下三章與正宮出入

天台陶九成論曲

貨郎兒
金殿喜重重
六么序以下二章與中呂出入
六么令
村裏迓以下十二章與商調出入
元和令
上馬嬌
遊四門
勝葫蘆
賞花時
後庭花
柳葉兒
青哥兒
鳳鸞吟
鴈兒
四季花
寄生草以下四章與雙調出入
清江引
醉中天
得勝樂得一作倚
三番玉樓人與越調出入



好觀音以下三章與大石出入
歸塞北一作望紅南
青杏兒兒一作子
賺煞
後庭花煞
賺尾與南呂出入
隨煞與黃鍾雙調大石出入
中呂宮七十三章
粉蝶兒
醉春風與雙調不同
叫聲
石榴花
迎仙客
醉高歌
古鮑老
酥棗兒
齊天樂
紅衫兒
鴛鴦兒
喬捉蛇
鵲打兔

賣花聲 一作昇平樂
鬪鶻鶻 與越調不同
紅芍藥 與中呂不同
貨郎兒犯
古調石榴花
鮑老三臺滾
三轉小梁州
攤破喜春來
哨遍 以下五章本般涉調
牆頭花
麻婆子 一作臉兒紅
急曲子 一作促板令
瑤臺月
賀聖朝 與黃鍾商調出入
山坡羊 與黃鍾出入
滿庭芳 以下三章與正宮仙呂出
賽鴻秋
醉太平
耍孩兒 一作魔合羅與正宮雙調
紅繡鞋 以下廿三章與正宮出入
上小樓

小梁州
脫布衫
普天樂
快活三
四邊靜
朝天子
剔銀燈
蔓菁菜
鮑老兒
十二月
堯民歌
柳青娘
道和
喜春來
伴讀書
白鶴子
雙鴛鴦
蠻姑兒
菩薩蠻
窮河西
四換頭

六么遍 以下三章與仙呂出入
六么序
六么令
乾荷葉 一作翠盤秋與南呂出入
水仙子 以下五章與雙調出入
亂柳葉
鎮江迴
風流體
播海令
古竹馬 以下二章與越調出入
鬼三台 一作疊
尾聲 以下二章本般涉調
煞
賣花聲煞
啄木兒煞 與正宮出入
隔尾 與南呂出入
淨瓶兒煞 與大石出入
煞尾 與正宮南宮大石出入
南呂宮三十九章
一枝花 一作占春魁
梁州第七

罵玉郎 一作瑤華令

感皇恩

探茶歌 一作楚江秋

牧羊關

賀新郎

哭皇天 一作玄鶴鳴

烏夜啼

四塊玉

神仗兒

絮蝦蟆 一作草池春又作鬪蝦蟆

楚天秋

鵲鵲兒

蝦蟆序

醉鄉春

紅芍藥與中呂不同

菩薩梁州

攤破探茶歌

三煞

二煞

么煞

轉調貨郎兒與正宮出入

乾荷葉與中呂出入

側磚兒以下七章與反調出入

竹枝歌

金字經 一作闕金經

一機錦

梧桐樹

水仙子 一作凌波仙又湘妃怨又馮夷曲

玉嬌枝嬌 一作交

黃鍾尾

神仗兒煞

隔尾隨煞

隔尾黃鍾煞

隨尾與黃鍾出入

隔尾與中呂出入

收尾與正宮雙調越調出入

煞尾與正宮中呂大石出入

雙調一百三十三章

新水令

五供養

駐馬聽

步步嬌 一作潘妃曲

喬木查 一作銀漢浮槎

喬牌兒

攪箏琶

掛玉鉤 一作掛搭沽

落梅風 一作壽陽曲

甜水令 一作滴溜金

川撥棹

折桂令 即秋風第一枝又天香引又蟾宮曲

七兄弟

梅花酒

收江南收 一作喜

醉春風與中呂不同

江兒水

沽美酒 一作瓊林宴

太平令

對玉環

錦上花

碧玉簫

豆葉黃

慶東原原 一作園

風入松

撥不斷一作續斷弦

青玉案

殿前歡一作小婦孩兒又作鳳將雛

殿前喜

搗練子一作胡搗練

夜行船

快活年

胡十八

一錠銀

早鄉詞

石竹子

天仙子

山石榴

相公愛一作駙馬還朝

阿納忽一作那

不拜門一作小

大拜門

慢金盞一作金盞子

也不囉一作對落索

忽都白一作古

倘兀歹一作唐

慶宣和

十棒鼓

醉娘子一作醉也摩拏

月兒彎

真個醉

動相思

朝元樂

海天晴

好精神

鳳引雛

豆葉兒

荆湘怨一作僕狂秋

行香子

掛打燈

蝶戀花

山丹花

雕刺鴿

棗卿調

珍珠馬

太清歌

太平歌

祇神急與仙居不同

阿忽今

慶豐年

天仙令

新時令

小陽關

秋蓮曲

華嚴讚

神曲蘊

大德樂

楚天遙

秋江送

枳郎兒

皂旗兒

沉醉東風

月上海棠

掛玉鉤序一作掛搭序

魚遊春水

小喜人心

大喜人心

一鍋兒麻

金娥神曲

三犯白苧歌

万花方三臺

河西六娘子

驟雨打新荷

間金四塊玉

減字木蘭花

高過金盞兒

河西水仙子

農樂歌兼破鴈兒落

沙子兒攤破清江引

三煞

二煞

四邊靜以下三章與正宮中呂出

朝天子

耍孩兒

青哥兒與仙呂商調出入

寄生草以下四章與仙呂出入

小將軍

得勝樂

清江引

亂柳葉以下四章與中呂出入

風流體

鎮江迴

播海令

側磚兒一作荆山玉以下七章與南呂出入

竹枝歌

玉嬌枝

金字經

一機錦

梧桐樹

水仙子

鴈兒落以下六章與商調出入

得勝令一作凱歌迴又作陣陣真

春閨怨

牡丹春

大德歌

玉胞肚

水調煞

轉調煞

駕騫煞

離亭宴煞

離亭宴帶歇指煞

隨煞與黃鍾仙呂越調大石出入

收尾與正宮南呂越調出入

商調五十章

集賢賓

逍遙樂

八寶粧

梧葉兒一作知秋令

金菊香

醋葫蘆

水紅花

賢聖吉

望遠行

滿堂春

秦樓月

桃花浪

涼亭樂

浪來里

滿堂紅

上京馬與仙呂不同

芭蕉延壽

魚遊春水

高過浪來里

應天長以下五章本商角說

黃鶯兒

垂絲釣

蓋天旗

踏莎行

賀聖朝與黃鍾中呂出入

掛金索以下二章與黃鍾出入

侍香金童

小梁州與正宮中呂出入

青哥兒與仙呂雙調出入

村裏迓古入以下十一章與仙呂出

元和令

上馬嬌

遊四門

勝葫蘆

後庭花

柳葉兒

賞花時

雙鴈兒

鳳鸞吟

四季花

春閨怨以下五章與雙調出入

鴈兒落一作平沙落鴈

得勝令

大德歌

玉胞肚

酒旗兒與越調出入

尾聲本商角調

高平煞

浪來里煞

高平隨調煞

越調三十八章

鬪鶴鶯與中呂不同

耍三台一作臺

紫花兒序

小桃紅

調笑令一作含笑花

天淨沙

禿廝兒一作耍廝兒又作小沙門

金蕉葉

聖藥王

麻郎兒

絡絲娘

錦搭絮

拙魯速

東原樂

凭欄人

青山口

黃鶯兒

慶元貞

踏陣馬

雪裏梅

寒兒令一作柳營曲

眉兒彎

送遠行

鄆州春

梅花引

看花迴

南鄉子

糖多令

雪中梅

小絡絲娘

醉中天以下二章與仙呂出入

三番玉樓人

鬼三台一作三臺印與中呂出入

古竹馬與南呂出入

酒旗兒與商調出入

尾聲

隨煞與黃鍾仙呂雙調大石出入

收尾與正宮南呂雙調出入

大石調三十五章

六國朝

念奴嬌

催拍子

喜梧桐

初問口一作卜金錢

燕南芝庵論曲

古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以其近之也。又云。取來歌裏唱。勝向笛中吹。

詞山曲海。千生萬熟。三千小令。四十大曲。

成文章曰。樂府有尾聲曰套數。時行小令曰葉兒。套數當有樂府氣味。樂府不可似套數。

古善唱者五人。秦青薛譚韓秦娥沈古之李存符。帝王知音者五人。唐玄宗後唐莊宗南唐後主宋徽宗金章宗。

喜秋風

怨別離

淨瓶兒

玉翼蟬

常相會

催花樂一作播鼓

百字令

愁郭郎一作蒙童兒

還京樂

茶蘼香

暮山溪

鷓鴣天

燈月交輝

鴈過南樓

初生月兒

林裏雞近

陽關三疊

天上謠以下三章本小石調

惱殺人

伊州遍

女冠子與黃鍾出入

好觀音以下三章與仙呂出入

青杏兒本小石調

歸塞北

尾聲本小石調

觀音煞

帶賺煞

玉翼蟬煞

淨瓶兒煞與中呂出入

隨煞與黃鍾仙呂雙調越調出入

近世所謂大曲。蘇小小蝶戀花。鄧干江望海潮。蘇東坡念奴嬌。辛稼軒摸魚兒。晏叔原鷓鴣天。柳耆卿雨霖鈴。吳彥高春草碧。朱淑真生查子。蔡伯堅石州慢。張子野天仙子。

三教所尙。道家唱情。釋家唱性。儒家唱理。

凡唱曲有地所。東平唱木蘭花慢。大名唱摸魚兒。南京唱生查子。彰德唱木斛沙。陝西唱陽關三疊。黑漆弩。凡聲音各應律呂。分六宮十一調。唱仙呂宮宜清新。縣龜。南呂宮宜感歎傷悲。中呂宮宜高下閃賺。黃鍾宮宜富貴纏綿。正宮宜惆悵雄壯。道宮宜飄逸清幽。大石調宜風流醞藉。小石調宜旖旎嫵媚。高平調宜條物混漾。般涉調宜拾掇坑塹。歇指調宜急併虛歇。商角調宜悲傷婉轉。雙調宜健捷激發。商調宜悽愴怨慕。角調宜嗚咽悠揚。宮調宜典雅沉重。越調宜淘寫冷笑。

凡唱所忌。子弟不唱作家歌。浪子不唱及時曲。男不唱豔詞。女不唱雄曲。南人不唱。北人不歌。

凡歌之格調。有抑揚頓挫。有頂疊垛換。有縈紆牽結。有敦拖嗚咽。有推題九轉。有搖欠遏透。

凡歌之節奏。有停聲。有待拍。有偷吹。有拽棒。有字真。有句篤。有依腔。有貼調。

凡歌一聲。聲有四節。曰起末。曰過度。曰搵簪。曰擷落。

凡歌一句。句有聲韻。一聲平。一聲背。一聲圓。聲要圓熟。腔要徹滿。

凡一曲中各有其聲。曰變聲。曰敦聲。曰抗聲。曰墜聲。曰困聲。

凡歌有三過聲。曰偷氣。曰取氣。曰換氣。曰歇氣。曰就氣。又愛者有一口氣。

凡歌聲變件有三。臺有破子。有過子。有擷落。有實催。有全篇。有尾聲。有賺煞。有隨煞。有隔煞。有錫煞。有本調煞。

有拐子煞。有三煞。有十煞。

凡調有子母。有姑舅兄弟。有字多聲少。有聲少字多。所謂一串驪珠也。如仙呂點絳脣。大石調青杏子。世稱爲

殺唱。創子。

有愛唱者。有學唱者。有能唱者。有會唱者。有高不揭。低不咽。有排字兒。打截兒。放指兒。唱意兒。明指兒。暗指兒。長指兒。短指兒。碎指兒。

凡人聲音不等。各有所長。有川噪。有堂聲。皆合破簫管。大抵唱得雄壯者。失之村沙。唱得蘊摯者。失之也斜。唱得輕巧者。失之寒賤。唱得本分者。失之老實。唱得用意者。失之穿鑿。唱得打搯者。失之本調。凡唱節病有困的。灰的。挺的。叫的。大的。有樂官聲。撒錢聲。拽鋸聲。貓叫聲。不入耳。不著人。不徹腔。不合調。工夫少。遍數少。步力少。官場少。字樣訛。文理差。無叢林。無傳授。噪拗劣調。落架漏氣。凡唱聲病散散焦焦。乾乾咧咧。啞啞嘔嘔。尖尖低低。雌雌雄雄。短短愁愁。濁濁趑趑。格噪囊鼻。搖頭歪口。合眼張口。撮唇撇口。昂頭咳嗽。凡添字病如則他兀那是他家。俺子道。我不見兀的不呢。一條了。唇撒了。一片了。團團了。破孩了。茄子了。之類是也。

高安周挺齋論曲

凡作樂府。切忌有傷於音律。如女真風流體等樂章。皆以女真人音聲歌之。雖字有差訛。不傷音律。不爲害也。大抵先要明腔。後要識譜。審其音而爲之。庶不忝於先輩。至如詞中字多難唱處。橫放傑出。皆是才人拴縛不住之氣。自非老於文學者。卽爲劣調矣。

凡經史語。樂府語。天下通語。可入雜劇。如俗語蠻語。謔語嗑語。市語譏諷語。各處鄉語。書生語。構肆語。張打油語。皆不可入。如雙聲疊韻語。不可專意作之。然亦不可無此體。總之造語必備。用字必熟。太文則迂。不文則俗。文而不文。俗而不俗。要聳觀又聳聽。格調高。音律好。襯字無。平仄穩。

凡樂府最忌者有四。一曰語病。如達不著主母機。或對曰。燒公鴨。舉坐大笑是也。二曰語澁。謂句生硬而平仄不叶是也。三曰語粗。謂無細膩備美之詞是也。四曰語嫩。謂詞句太弱。且庸腐又不切當。專務鄙猥。小家全無大氣象是也。

凡用事要明。事隱使。隱事明使。

凡作樂府。要知某調某句。某是務頭。可施僞語於其上。其餘宜自立一家言。不可多用全語。凡對偶如逢雙必對。自然之理也。又扇面對。如調笑令第四句對第六句。第五句對第七句。駐馬聽起四句是

也。又重疊對。如鬼三臺第一句對第二句。第四句對第五句。第一第二第三句對第四第五第六句是也。又救尾對。如紅繡鞋第四第五第六句爲三對。寒兒令第九第十第十一句爲三對是也。有六字三韻。詞家以爲難。如西廂麻郎兒云。忽聽一聲猛驚。太平令云。自古相女配夫是也。

吳興趙子昂論曲

良家子弟所扮雜劇。謂之行家生活。娼優所扮。謂之戾家把戲。蓋以雜劇出於鴻儒碩士。騷人墨客所作。皆良家也。彼娼優豈能辨此。故關漢卿以爲非是他當行本事。我家生活。他不過爲奴隸之役。供笑獻勤。以奉我輩耳。子弟所扮。是我一家風月。雖復戲言。甚合於理。

院本中有娼夫之詞。名曰綠巾詞。雖有絕佳者。不得並稱樂府。如黃番綽鏡新磨雷海青輩。皆古名娼。止以樂名呼之。亘世無字。今趙明鏡訛傳趙文敬。張酷貧訛傳張國賓。皆非也。

丹丘先生論曲

雜劇有正末。副末。狽。狐。靚。獐。獐。捷。譏。引。戲。九色之名。正末者。當場男子能指事者也。俗謂之末泥。副末執磬瓜以扑靚。卽古所謂蒼鶻是也。當場之妓曰狽。狽。狽之雌者也。其性好淫。今俗訛爲旦。狐。當場粧官者是也。今俗訛爲孤。靚。傳粉墨。獻笑供諂者也。粉白黛綠。古稱靚粧。故謂之粧。靚色。今俗訛爲淨。妓女之老者曰獐。獐似鴈而大。無後趾。虎文。喜淫而無厭。諸鳥求之卽就。世呼獨豹者是也。凡妓女總稱曰獐。獐亦狽屬。喜食虎肝腦。虎見而愛之。輒負於背。獐乃取齧遺虎首。虎卽死。取其肝腦食焉。以喻少年愛色者。亦如遇獐然。不至喪身不止也。捷。譏。古謂之滑稽。雜劇中取其便捷譏謔。故云引戲。卽院本中之狽也。

枸肆中戲房出入之。所謂之鬼門道。言其所扮者皆已往昔人。出入於此。故云鬼門。愚俗無知。以置鼓於門。改爲鼓門道。後又訛而爲古。皆非也。蘇東坡詩有云。搬演古人事。出入鬼門道。

諸曲調中句字不拘。可以增損者。一十四章。正宮則端正好。貨郎兒煞尾。仙呂則混江龍。後庭花。青哥兒。南呂則草池春。鵲鵲兒。黃鍾尾。中呂則道和。雙調則新水令。折桂令。川撥棹。梅花酒是也。

曲名同音律不同者。一十六章。黃鍾雙調皆有水仙子。黃鍾越調皆有寒兒令。仙呂正宮皆有端正好。仙呂雙

調皆有祇神急。仙呂商調皆有上京馬。中呂越調皆有關鵲鵲。中呂南呂皆有紅芍藥。中呂雙調皆有醉春風是也。

涵虛子論曲

戲曲至隋始盛。在隋謂之康衢戲。唐謂之梨園樂。宋謂之華林戲。元謂之昇平樂。

雜劇有十二科。一曰神仙道化。二曰林泉丘壑。三曰披袍秉笏。四曰忠臣烈士。五曰孝義廉節。六曰叱姦罵諍。七曰逐臣孤子。八曰鐵刀趕棒。九曰風花雪月。十曰悲歡離合。十一曰煙花粉黛。十二曰神頭鬼面。

古今羣英樂府。各有其目。馬東籬如朝陽鳴鳳。張小山如瑤天笙鶴。白仁甫如鵬搏九霄。李壽卿如洞天春曉。喬孟符如神鰲鼓浪。費唐臣如三峽波濤。宮大用如西風鵬鷃。王寶甫如花間美人。張鳴善如彩鳳刷羽。關漢卿如瓊筵醉客。鄭德輝如九天珠玉。白無咎如太華孤峯。黃酸齋如天馬脫羈。鄧玉賓如幽谷芳蘭。滕玉霄如碧漢閒雲。鮮于去矜如奎壁騰輝。商政叔如朝霞散彩。范子安如竹裏鳴泉。徐甜齋如桂林秋月。楊淡齋如碧海珊瑚。李致遠如玉匣昆吾。鄭延玉如佩玉鳴鑾。劉庭信如摩雲老鶴。吳西逸如空谷流泉。秦行村如孤雲野鶴。馬九皋如松陰鳴鶴。石子章如清風爽籟。朱庭玉如百卉爭芳。庾吉甫如奇峯散綺。楊立齋如風煙花柳。楊西菴如花柳芳妍。胡紫山如秋潭孤月。張雲莊如玉樹臨風。元遺山如窮崖孤松。高文秀如金瓶牡丹。阿魯威如鶴唳青霄。呂止菴如晴霞結綺。荆幹臣如珠簾鵲鷁。薩天錫如天風環珮。薛昂夫如雪窗翠竹。顧均澤如雪中喬木。周德清如玉笛橫秋。不忽麻如閒雲出岫。杜善夫如鳳池春色。鍾繼先如騰空寶氣。王仲文如劍氣騰空。李文蔚如雪壓蒼松。楊顯之如瑤臺夜月。顧仲清如鷗鷺仲霄。趙文寶如藍田笑玉。趙明遠如太華晴雲。李予中如清廟朱瑟。李取進如壯士舞劍。吳昌齡如庭草交翠。武漢臣如遠山疊翠。李直夫如梅邊月影。馬昂夫如秋蘭獨茂。梁進之如花裏啼鶯。紀君秘如雪裏梅花。于伯淵如翠柳黃鸝。王廷秀如月印寒潭。姚守中如秋月揚輝。金志甫如西山爽氣。沈和甫如翠屏孔雀。睢景臣如鳳管秋聲。周仲彬如平原孤隼。吳仁卿如山間明月。秦簡夫如峭壁孤松。石君寶如羅浮梅雪。趙公輔如空山清嘯。孫仲章如秋風鐵笛。岳伯川如雲林樵響。趙子祥如馬嘶芳草。李好古如孤松掛月。陳存甫如湘江雪竹。鮑吉甫如老蛟泣珠。戴善甫如荷花映水。張時起

如鴈陣驚寒。趙天錫如秋水芙蓉。尙仲賢如山花獻笑。王伯成如紅鸞戲波。王子一如長鯨飲海。王文昌如滄海明珠。谷子敬如崑山片玉。藍楚芳如秋風桂子。陳克明如九畹芳蘭。李唐賓如孤鶴鳴皋。穆仲義如洛神凌波。湯舜民如錦屏春風。賈仲名如錦帷瓊筵。楊景言如雨中之花。蘇復之如雲林文豹。楊彥華如春風飛花。楊文奎如匡廬疊翠。夏均政如南山秋色。唐以初如仙女散花。前九十八人。已經題目。此外一百五人。並稱傑作。未可以優劣論也。其姓名列如左。董解元。盧疎齋。鮮于伯機。馬海粟。趙子昂。李瓚之。曾褐夫。班彥功。童童學士。李羅御史。郝新齋。陳敘賓。劉時中。徐子方。馬彥良。闕志學。孫子羽。曹以齋。王繼學。康進之。張子益。陳子厚。孫叔順。呂元禮。李茂之。亢文苑。曹子真。左山。孟漢卿。徐容齋。嚴忠齋。董君瑞。任則明。呂濟民。查德卿。武林隱。王元鼎。里西瑛。衛立中。李伯瞻。趙顯宏。劉通齋。杲元啓。唐毅夫。孫周卿。高則誠。李愛山。宋方壺。姚牧庵。景元啓。曾瑞卿。李伯瑜。吳克齋。李德載。王和卿。杜遵禮。程景初。趙彥暉。王敬甫。鄧學可。沙正卿。趙明道。王仲誠。夢蘭。李邦基。呂天用。雖玄明。王仲元。高安道。張子友。侯正卿。史九敬先。李寬甫。彭伯成。李行道。趙君祥。汪澤民。陸顯之。孔文卿。秋君厚。張壽卿。費君祥。陳定甫。劉唐卿。阿里耀卿。王愛山。奧敦周卿。緒察善長。范冰壺。施君笑。黃德潤。沈珙之。劉聰。張九。廖弘道。陳彥寶。吳中立。錢子雲。高敬臣。曹明善。張子堅。王日華。王舉之。陳德和。丘士元。

元曲論

音律宮調

五音

宮屬土。性圓。爲君。其色黃。在天符土星。於人曰信。分旺四季。
商屬金。性方。爲臣。其色白。在天符金星。於人曰義。應秋之節。
角屬木。性直。爲民。其色青。在天符木星。於人曰仁。應春之節。
徵屬火。性明。爲事。其色赤。在天符火星。於人曰禮。應夏之節。
羽屬水。性潤。爲物。其色黑。在天符水星。於人曰智。應冬之節。

六律

太簇

姑洗

蕤賓

夷則

無射

黃鍾

六呂

大呂

應鍾

南呂

林鍾

仲呂

夾鍾

六宮

仙呂宮

南呂宮

黃鍾宮

中呂宮

正宮

道宮

十一調

大石調

小石調

高平調

般涉調

宮調

商調

角調

越調

雙調

商角調

歇指調

元羣英所撰雜劇。共五百四十九本。蓋雜劇者。太平之勝事。非太平則不出。今以耳聞目擊者。收錄譜中。天下才

子非一人。管見不能備知。望後之賞音者增入焉。以下俱見函虛子
馬致遠共十三本

漢宮秋

任風子

薦福碑

岳陽樓第二折花李郎折紅字李

青衫泪

黃梁夢

陳搏高臥

誤入桃源源一作園

酒德頌

齋後鍾

歲寒亭

戚夫人

踏雪尋梅

王寶甫共二十二本

西廂記五本

芙蓉亭

麗春堂

破窑記二本

多月亭

販茶船二本

明達賣子

陸續懷橘

七步成章

麗春園二本

于公高門二本

進梅諫二本

雙題怨

關漢卿共六十本

救風塵

玉鏡臺

謝天香

望江亭一作切贈且

蝴蝶夢

寶娥冤

金線池

緋衣夢

對玉梳一云對玉釧

哭魏徵

裴度還帶

哭存孝

復落娼

黃花峪一云葛花堂

哭香囊

三負心

鬼團圓

進西施

春衫記

立宣帝

拜月亭

劉夫人

鷓鴣天

汴河冤

勘龍衣

雙駕車

宣華妃

三撇嵌

牽龍舟

癘馬記

救啞子

哭昭君
雙赴夢
酌江月
調風月
江梅怨
認先皇
三嚇赦
鬧邗州
狄梁公
柳絲亭
王皇后
玉簪記
破審記二本
錢大尹 一作鬼報錢大尹
救周勃
姻緣簿
銅瓦記
鑿壁偷光
綠珠墜樓
管寧割席
敬德歸唐

織錦迴文
孫康映雪
高鳳漂麥
陳母教子
擔水澆花旦二本
降生趙太祖
金銀交鈔三告狀
單刀會
白仁甫共十七本
梧桐雨
牆頭馬上
流紅葉
錢塘夢
銀筆怨
崔護謁漿二本
祝英臺
斬白蛇
幸月宮
東牆記
高祖歸莊
蕭翼賺蘭亭

燈月鳳凰船
絕纓會
閻師道趕江二本
喬孟符共八本
金錢記
楊州夢
兩世姻緣
黃金臺
認玉釵
勘風情
節婦碑
荆公遺妾
費唐臣共三本
斬鄧通
貶黃州
韋賢簫金
宮大用共六本
范張雞黍
托公書
釣魚臺
汲黯開倉

越王嘗膽

御賞鳳凰樓

尙仲賢共十本

柳毅傳書

單鞭奪槊 一作三奪槊

張生煮海

崔護謁漿

秉燭旦

王魁負桂英

越娘背燈

歸去來兮

諸葛論功

庚吉甫共十六本

薦馬周

凌波夢

蘭昌宮

青陵臺

華清宮

霓裳怨

藥珠宮

罵上元

麗春園二本

買臣負薪

雞鳴度關

周處三害

琵琶怨

江月錦帆舟

裴航遇雲英

高文秀共三十五本

諱范叔

黑旋風雙獻功 一云雙獻頭

謁魯肅

打瓦勸

鬧雞會

論杜康

問啞禪

並頭蓮

打呂胥

鎖水母

牡丹園

潘安擲果

廉頗負荆

趙堯辭金

張敞畫眉

班超投筆二本

霸王舉鼎

子胥走樊城

門神訴冤

風月害夫人二本

趙元遇上皇

養子不及父

敷演劉耍和

黑旋風喬教學

麗春園二本

窮秀才雙葉瓢

劉先生襄陽會

豹子秀才不當差

豹子令史乾請俸

誑秀才

黑旋風借屍還魂

窮風月

鄭德輝共二十本

傷梅香 一作翰林風月

倩女離魂
王粲登樓
細柳營二本
紫雲娘
秦樓月
採蓮舟
哭晏嬰
伊尹扶湯
無鹽破壤
月夜聞箏
梨園樂府
周公攝政
太后捧印
指鹿道馬
三戰呂布二本
玉樹後庭花
哭孫子
李文蔚共十本
燕青博魚
圯橋進履
金水題紅怨

元曲論

燕青射鴈
魚鴈傳情
謝玄破苻堅
漢武帝哭李夫人
蔡蕭宗醉寫石州慢
盧亭亭擔水澆花旦
侯正卿一本
燕子樓
史九敬先一本
莊周夢
孟漢卿一本
魔合羅
戴善夫共五本
風光好
紫雲亭
翫江樓
紅衣怪
伯瑜泣杖
張時起共二本
別虞姬
鞦韆怨

昭君出塞
李寬甫一本
問牛喘
彭伯城一本
京娘怨
趙公輔四本
倩女離魂二本
東山高臥二本
李行道一本
灰闌記
趙君祥一本
春夜梨花雨
費君祥一本
菊花會
紀君祥共八本
趙氏孤兒
韓退之
松陰夢
錯勘賊二本
販茶船二本
驢皮記

五

趙天錫共二本

何郎傳粉

金釵翦燭

梁進之共四本

于公高門二本

進梅諫二本

汪澤民一本

糊突包待制

楊顯之共十本

瀟湘夜雨

酷寒亭旦末二本

師婆旦

黑旋風喬斷案

劉泉進瓜

小劉屠

蒲魯忽劉屠大拜門

陳定甫一本

兩無功

李壽卿共十一本

伍員吹簫

斬韓信

歎骷髏

臨岐柳

鑑湖亭

祭漣水

復奪受禪臺二本

辜負呂無雙

遠波亭

船子和尙秋蓮夢

王伯成共二本有天寶遺事行於世

貶夜郎

張騫浮槎

孫仲辛共二本

張鼎勘頭巾

白頭吟

遺留文書

趙明遠共二本

韓湘子

范蠡歸湖

劉唐卿一本

麻地傍印

李子中共二本

韓壽偷香

崔子弑齊君

武漢臣共十二本

老生兒

生金閣一云提頭鬼

玉壺春一云玉堂春

魯義姑

錯勘賊二本

天子班

關山怨

三戰呂布二本

韓信築壇

掛甲朝天

王仲文共十一本

救孝子一作不認屍

五丈原

錦香亭

石守信二本

王孫翼

諸葛祭風

董宣臨項

張良辭朝

韓信乞食

王祥臥冰

陸顯之一本

宋上皇碎冬凌

李取進共三本

樂巴嘆酒

復奪受禪臺

窮解子破雨傘

于伯淵共六本

小秦王

武三思

珍珠旗

斬呂布

鬼風月

餓劉友

岳伯川共二本

鐵拐李

夢斷楊貴妃

康進之共二本

李達負荆

黑旋風老收心

王廷秀共四本

細柳營

焚典坑儒

鹽客雙告狀

石頭和尚草庵歌

石子章共二本

竹塢聽琴

竹窗雨

趙子祥共三本

石守信二本

崔和擔生

范子安共三本

竹葉舟

曲江池

杜甫遊春

李好古共四本

張生煮海二本

鎮凶宅

巨靈神劈華山

曾瑞卿一本

留鞋記一作才子佳人談元宵

狄君厚一本

火燒介子推

張壽卿一本

紅梨花

孔文卿共二本

東窗事犯二本

姚守中共三本

逢萌掛冠

扯詔立中宗

郝廉留錢

李直夫共十三本

虎頭牌

水滄藍橋

孝諫鄭莊公

反鬪娘子勸丈夫

伯道棄子

火燒祆廟

夕陽樓

占斷風光

念奴教樂

錯立身二本
填盡風光
風月郎君怕媳婦
吳昌齡共十五本
張天師一作辰勾月
東坡夢
西天取經六本
賞黃花一作黃花峪
搜胡洞
眼睛記
抱石投江
狄青博馬
夜月走昭君
貨郎末尼
石君寶共十本
曲江池
秋胡戲妻
哭周瑜
雪香亭
紫雲亭
歲寒三友

柳眉兒金錢記
士女秋香怨
呂太后臨鼓越
窮解子紅綃傘
金志甫共八本
西湖夢
追韓信
蔡琰還漢
東窗事犯二本
韓太師
鼎鑊諫
抱子設朝
陳存甫一作孝甫共二本
誤入長安
錦堂風月
睢景臣共三本
屈原投江
千里投人
牡丹記
周仲彬共五本
蘇武持節

孫武教女兵二本
杜韋娘
戲諫唐莊宗
吳仁卿共三本
子房貨劍
手卷記
火燒正陽門
顧仲清共二本
火燒紀信
陵母伏劍
沈和甫共六本
樂昌分鏡
燕山逢故人
朱蛇記
郭興阿楊
歡喜冤家
瀟湘八景
鮑吉甫共八本
史魚尸諫一作衛豎公
曹娥泣江
宋弘不諧

班超投筆

哭秦少遊

比干剖腹

楊震畏金

爲富不仁

趙文寶共六本

孫武教女兵二本

姜肱共被

糜竺收資

七德舞

執笏諫

孫子羽一本

月夜紫鸞簫

秦蘭夫四本

東堂老一作破家子弟

趙禮讓肥

剪髮待賓

玉溪館

張鳴善共二本

煙花鬼

夜月瑤琴怨

鄭廷玉共二十一本

忍字記

楚昭公一作豫者下船

冤家債主

智勘後庭花

雙教化

王公綽

打李換

送寒衣

金鳳釵

鳳凰兒

復勘賊

四馬投唐一作駟馬奔陣

貶楊州

樂城驛

哭韓信

漁父辭劍

孫恪遇猿

劉斌料到底

風月七真堂

因禍致福

貧兒乍富

范冰壺一本

鷓鴣裘第二折趙君美三折黃鶴
鷓鴣裘第四折沈拱之

柯丹丘共十二本

私奔相如

九合諸侯

豫章三害

勘妬婦

瑤天松鶴

白日飛昇

獨步太羅

肅清瀚海

辯三教

煙花判

客窗夜話

楊娉復落娼

王子一共四本

誤入桃源一作劉阮天台

海棠風

楚岫雲

花間四友一作鶯燕蜂蝶

劉東生共三本

嬌紅記二本

月下老世間配偶

谷子敬共三本

城南柳

枕中記

雪恨開陰司

楊舜民共二本

嬌紅記

風月瑞仙亭

楊景言共二本

風月海亭

史教坊斷生死夫妻

賈仲名一本

金安壽

楊文奎共四本

兒女團圓

玉盒記

王魁不負心

封陟遇上元

羅貫中一本

龍虎風雲會

李致遠一本

還牢末

楊景賢一本

劉行首

張國瑤一本

羅李郎一作大鬧相國寺

無名氏共一百五本

馬陵道

✓氣英布

賺蒯通

凍蘇秦

連環計

謝金吾一云私下三關

朱砂擔一作朱砂記

貨郎旦

陳琳抱粧盒

殺狗勸夫

桃花女一云智賺桃花女

盆兒鬼

鴛鴦被

昊天塔一作孟良盜骨

舉案齊眉

神奴兒一作大鬧開封府

飛刀對箭一作跨海東征

存孝打虎

醉寫赤壁賦

敬德不伏老

病打獨角牛

劉弘嫁婢

醉走黃鶴樓

霍光鬼諫

拂塵子

慶天台

望思臺

邢臺記

燕山夢

博望燒屯

彩扇題詩

火燒阿房宮

蘇秦還鄉

豫讓吞炭

田單火牛
託妻寄子
袁覺托芭
收心猿意馬
趙宗讓肥
月夜杜鵑啼
秋夜雲窗夢
留鞋記
張千贊殺妻
智賺三件寶
畱畱旦
滴水浮漚記
敬德搗怨鼓
四國旦
張順水裏報怨
京娘盜果
任貴五顆頭
繼母大賢
紙扇記
還牢旦
一丈青鬧元宵

元曲論

智賺鬼孽口
錢神論
搥碎黃鶴樓
章臺柳
馮驩焚券
蟠桃會
包待制雙勘丁
詐遊雲夢
斬陳餘
盧仝七碗茶
千里獨行
賢孝牌
夜月荆娘墓
卓文君駕車
昇仙會
白蓮池
復奪衣襖車
打毡會
刀劈史鴉霞
楊香踏虎
打陳平

田真泣樹
祭三王
策立陰皇后
螺螄未尼
魯元公主
聖姑姑
黃魯直打到底
三賢婦
明皇村院會佳期
搬運太湖石
雙鬪醫
任千四顆頭
化胡成佛
風流娘子兩相宜
桂花精
柳成錯背妻
雪裏報冤
黃花寨
蔡順分棧
佳人寫恨
水簾寨

一一

銷金帳

陶侃拿蘇峻

風雪待制

望香亭

才子留情

郭桓盜官糧

哀哀怨怨後庭花

危太僕衣錦還鄉

元知音善歌之士三十六人

盧綱咸陽人。其音屬宮而雜商。如神虎之嘯風。雄而且壯。又若腰鼓百面。以破蒼蠅蟋蟀之鳴。萬無一敵。

李良辰塗陽人。其音屬角。如蒼龍之吟秋水。予初入關。寓昌化。聞於軍中。其時三軍喧譁。萬騎雜遝。歌聲一發。

壯士莫不傾耳。默然無聲。信當時之傑也。

蔣康之金陵人。其音屬宮。如玉磬之擊明堂。溫潤可愛。癸未春。渡南康。夜泊彭蠡之南。其夜將半。江風吞波。山

月銜岫。四無人語。水聲淙淙。康之扣船而歌。江水澄澄。江月明之詞。湖上之民。啓戶出聽者。雜遝於岸。少焉滿

江。如有長歎之聲。自此名譽益遠矣。

李通宛平人。其音屬羽。如玉笙之吹瑤管。清而且潤。名冠薊北。

華士良杭州人。知臨德府。

李伯舉鎮江人。

王子敬臨清人。

九敬之色目人。

幞頭王杭州匠人。

趙明鏡共三本以下四人俱係婦夫

啞觀音

錯立身

武王伐紂

張醯貧共三本

合汗衫

薛仁貴

高祖還鄉

紅字李二共三本

板斧兒

病揚雄

武松打虎

花李郎共二本

相府院一云謝吉平

釘一釘

張仲文揚州人

甘平仲鎮江人

秦梧葉陝西人

吳友執汴梁人

史九皋杭州人

劉彥達通州人

王善甫宛平人

傅秉文永平人

李時敬通州人

俞允中宛平人

湯執平沛縣人
張仲實塗陽人
李弘遠塗陽人
劉庭簡塗陽人
梅景初宛平人
李秉質塗陽人

馮彥皋台州人
郝璉宛平人一名郝國器
李彥中汴梁人
俞景中宛平人
靳士名宛平醫人
賀從善杭州醫人

蔣原佐宜興人
胡惟中濟寧人
王均佐遵化人
楊景輝鳳陽人
徐士傑杭州人

凡唱最忌做作。如嚥唇搖頭。彈指頓足之態。高低輕重。添減太過字面。此皆市井狂放輩輕薄淫蕩之聲。徒能亂人耳目。所貴者若遊雲之飛太虛。上下無礙。悠悠揚揚。出其自然。使人聽之。可以消釋煩悶。和悅性情。通暢血氣。斯爲天地正音。故曰一聲唱到融神處。毛骨蕭然六月寒。

破幽夢孤鴈漢宮秋雜劇

馬致遠撰

楔子

〔冲末扮番王引部落上詩云〕旌帳秋風迷宿草。穹廬夜月聽悲笳。控弦百萬爲君長。款塞稱藩屬漢家。某乃呼韓耶單于是也。久居朔漠。獨霸北方。以射獵爲生。攻伐爲事。文王曾避俺東徙。魏絳曾怕俺講和。獯鬻獫狁。逐代易名。單于可汗。隨時稱號。當秦漢交兵之時。中原有事。俺國強盛。有控弦甲士百萬。俺祖公公冒頓單于。圍漢高帝于白登七日。用婁敬之謀。兩國講和。以公主嫁俺國中。至惠帝呂后以來。每代必循故事。以宗女歸俺番家。宣帝之世。我衆兄弟爭立不定。國勢稍弱。今衆部落立我爲呼韓耶單于。實是漢朝外甥。我有甲士十萬。南移近塞。稱藩漢室。昨曾遣使進貢。欲請公主。未知漢帝肯尋盟約否。今日天高氣爽。衆頭目每向沙堤射獵一番。多少是好。正是番家無產業。弓矢是生涯。〔下〕〔淨扮毛延壽上詩云〕爲人鷓鴣心。鴈爪做事欺。大壓小。全憑諂佞貪。一生受用不了。某非別人。毛延壽的便是。見在漢朝駕下。爲中大夫之職。因我百般巧詐。一味諂諛。哄的皇帝老頭兒十分歡喜。言聽計從。朝裏朝外。那一個不敬我。那一個不怕我。我又學的一個法兒。只是教皇帝少見儒臣。多昵女色。我這寵幸。纔得牢固。道尤未了。聖駕早上。〔正末扮漢元帝引內官宮女上詩云〕嗣傳十葉繼炎劉。獨掌乾坤四百州。邊塞久盟和議策。從今高枕已無憂。某漢元帝是也。俺祖高皇帝。奮布衣。起豐沛。滅秦屠項。捋下這等基業。傳到朕躬。已是十代。自朕嗣位以來。四海晏然。八方寧靜。非朕躬有德。皆賴衆文武扶持。自先帝晏駕之後。宮女盡放出宮去了。今後宮寂寞。如何是好。〔毛延壽云〕陛下。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尙欲易婦。況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合無遣官徧行天下。選擇室女。不分王侯宰相軍民人家。但要十五以上。二十以下者。容貌端正。盡選將來。以充後宮。有何不可。〔駕云〕卿說的是。就加卿爲選擇使。齎領詔書一通。徧行天下。刷選。將選中者各圖形一軸送來。朕按圖臨幸。待卿成功回時。別有區處。〔唱〕

〔仙呂賞花時〕四海平安絕土馬。五穀豐登沒戰伐。寡人待刷室女選宮娃。你避不的驅馳困乏。看那一個合屬俺帝王家。〔下〕

〔音釋〕穹區容切 塞音賽 單音塵 獮音薰 嚮音育 獾音險 狔音允 可音克 冒音墨 頓音突 昵音匿 伐扶加切 娃音蛙 乏扶加切

第一折

〔毛延壽上詩云〕大塊黃金任意搗。血海王條全不怕。生前只要有錢財。死後那管人唾罵。某毛延壽。領着大漢皇帝聖旨。徧行天下。刷選室女。已選勾九十九名。各家儘肯餽送。所得金銀。却也不少。昨日來到成都秭歸縣。選得一人。乃是王長者之女。名喚王嬙。字昭君。生得光彩射人。十分豔麗。真乃天下絕色。爭奈他本是莊農人家。無大錢財。我問他要百兩黃金。選爲第一。他一則說家道貧窮。二則倚着他容貌出衆。全然不肯。我本待退了他。〔做忖科云〕不要倒好了。他眉頭一縱。計上心來。只把美人圖點上些破綻。到京師必定發入冷宮。教他苦受一世。正是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下〕〔正旦扮王嬙引二宮女上詩云〕一日承宣入上陽。十年未得見君王。良宵寂寂誰來伴。惟有琵琶引興長。妾身王嬙。小字昭君。成都秭歸人也。父親王長者。平生務農爲業。母親生妾時。夢月光入懷。復墜于地。後來生下妾身。年長一十八歲。蒙恩選充後宮。不想使臣毛延壽問妾身索要金銀。不會與他。將妾影圖點破。不會得見君王。現今退居永巷。妾身在家頗通絲竹。彈得幾曲琵琶。當此夜深孤悶之時。我試理一曲消遣咱。〔做彈科〕〔駕引內官提燈上云〕某漢元帝。自從刷選室女入宮。多有不會寵幸。煞是怨望。咱今日萬幾稍暇。不免巡宮走一遭。看那個有緣的。得遇朕躬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車碾殘花。玉人月下吹簫罷。未遇宮娃。是幾度添白髮。

〔混江龍〕料必他珠簾不掛。望昭陽一步一天涯。疑了些無風竹影。恨了些有月窗紗。他每見絃管聲中。巡玉輦。恰便似斗牛星畔。盼浮槎。〔旦做彈科〕〔駕云〕是那裏彈的琵琶響。〔內官云〕是〔正末唱〕是誰人偷彈一曲。寫出嗟呀。〔內官云〕快報去接駕。〔駕云〕不要。〔唱〕莫便要忙傳聖旨。報與他家。我則怕乍蒙恩。把不定心兒。怕驚起宮槐宿鳥。庭樹栖鴉。

〔云〕小黃門。你看是那一宮的宮女彈琵琶。傳旨去教他來接駕。不要驚唬着他。〔內官報科云〕兀那彈琵琶

的是那位娘娘聖駕到來。急忙迎接者。(旦趨接科)(駕唱)

【油葫蘆】恕無罪。吾當親問。咱這裏屬那位下。休怪我不會來往乍行路。我特來填還你這候。搵濕鮫綃帕。溫和你露冷透凌波襪。天生下這豔姿。合是我寵幸他。今宵畫燭銀臺下。剎地管喜信爆燈花。

(云)小黃門。你看那紗籠內燭光越亮了。你與我挑起來看咱。(唱)

【天下樂】和他也弄着精神射絳紗。卿家你覷咱。則他那瘦岩岩影兒可喜殺。(旦云)妾身早知陛下駕臨。只合遠接。接駕不早。妾該萬死。(駕唱)迎頭兒稱妾身。滿口兒呼陛下。必不是尋常百姓家。

(云)看了他容貌端正。是好女子也呵。(唱)

【醉中天】將兩葉賽宮樣眉兒畫。把一個宜梳裹臉兒搽。額角香鈿貼翠花。一笑有傾城價。若是越勾踐姑蘇臺上見他。那西施半籌也不納。更敢早十年敗國亡家。

(云)你這等模樣出衆。誰家女子。(旦云)妾姓王名嬀。字昭君。成都秭歸縣人。父親王長者。祖父以來。務農爲業。閭閻百姓。不知帝王家禮度。(駕唱)

【金盞兒】我看你眉掃黛。髮堆鴉。腰弄柳。臉舒霞。那昭陽到處難安插。誰問你一犁雨。壩做生涯。也是你君恩留枕簟。天教雨露潤桑麻。既不沙俺江山千萬里。直尋到茅舍兩三家。

(云)看卿這等體態。如何不得近幸。(旦云)妾父王長者。當初選時。使臣毛延壽索要金銀。妾家貧寒無湊。故將妾眼下點成破綻。因此發入冷宮。(駕云)小黃門。你取那影圖來看。(黃門取圖看科)(駕唱)

【醉扶歸】我則問那待詔別無話。却怎麼這顏色不加搽。點得這一寸秋波。玉有瑕。端的是卿眇目。他雙眸。便宣的八百姻嬌比並他。也未必強如

俺娘娘帶破賺丹青畫。

〔云〕小黃門傳旨說與金吾衛便牽毛延壽斬首報來。〔旦云〕陛下。妾父母在成都。見隸民籍。望陛下恩典寬免。量與些恩榮咱。〔駕云〕這個煞容易。〔唱〕

〔金盞兒〕你便晨挑菜。夜看瓜。春種穀。夏燒麻。情取棘針門。粉壁上除了差法。你向正陽門改嫁的倒榮華。俺官職頗高。如村社長。這宅院剛大似縣官衙。謝天地可憐窮女婿。再誰敢欺負俺丈人家。

〔云〕近前來聽寡人旨。封你做明妃者。〔旦云〕量妾身怎生消受的陛下恩寵。做謝恩科。〔駕唱〕

〔賺煞〕且盡此宵情。休問明朝話。〔旦云〕陛下明朝早早駕臨。妾這裏候駕。〔駕唱〕到明日多管是醉臥在昭陽御榻。〔旦云〕妾身賤微。雖蒙恩寵。怎敢望與陛下同榻。〔駕唱〕你煩惱。吾當且是耍鬧。卿來便當真假。恰纔家輦路兒熟滑。怎下的真個長門再不踏。明夜裏西宮閣下。你是必悄聲兒接駕。我則怕六宮人攀例撥琵琶。〔下〕

〔旦云〕駕回了也。左右且掩上宮門。我睡些去。〔下〕

〔音釋〕 秣音子 碾奴典切 髮方雅切 輦連上聲 槎音茶 踏當加切 襪忘罵切 爆音報 殺雙鮓切 納囊亞切 插抽鮓切 簾音店 瞎香賈切 法方雅切 榻湯打切 滑呼佳切

第二折

〔番王引部落上云〕某呼韓單于。昨遣使臣款漢。請嫁公主與俺。漢皇帝以公主尚幼爲辭。我心中好不自在。想漢家宮中無邊宮女。就與俺一個。打甚不緊。直將使臣趕回。我欲待起兵南侵。又恐怕失了數年和好。且看事勢如何。別做道理。〔毛延壽上云〕某毛延壽。只因刷選宮女。索要金銀。將王昭君美人圖點破。致入冷宮。不想皇帝親幸。問出端的。要將我加刑。我得空逃走了。無處投奔。左右。是。左右。將着這一軸美人圖獻與單于王。着他按圖索要。不怕漢朝不與他。走了數日。來到這裏。遠遠的望見人馬浩大。敢是穹廬也。〔做問科云〕頭目。

你啓報單于王知道。說漢朝大臣來投見哩。〔卒報科〕〔番王云〕着他過來。〔見科云〕你是甚麼人。〔毛延壽云〕某是漢朝中大夫毛延壽。有我漢朝西宮閣下美人王昭君。生得絕色。前者大王遣使求公主時。那昭君情願請行。漢主捨不的。不肯放來。某再三苦諫。說豈可重女色失兩國之好。漢主倒要殺我。某因此帶了這美人圖獻與大王。可遣使按圖索覓。必然得了也。這就是圖樣。〔進上看科〕〔番王云〕世間那有如此女人。若得他做閼氏。我願足矣。如今就差一番官。率領部從。寫書與漢天子。求索王昭君與俺和親。若不肯與。不日南侵江山難保。就一壁廂引控甲士。隨地打獵。延入塞內。偵候動靜。多少是好。〔下〕〔旦引宮女上云〕妾身王嬙。自前日蒙恩臨幸。不覺又旬月。主上昵愛過甚。久不設朝。聞的升殿去了。我且向妝臺邊梳妝一會。收拾齊整。只怕駕來好伏侍。〔做對鏡科〕〔駕上云〕自從西宮閣下。得見了王昭君。使朕如癡似醉。久不臨朝。今日方才升殿。等不的散了。只索再到西宮看一看去。〔唱〕

【南呂 一枝花】四時雨露勻。萬里江山秀。忠臣皆有用。高枕已無憂。守着那皓齒星眸。爭忍的虛白晝。近新來染得些證候。一半兒爲國憂民。一半兒愁花病酒。

【梁州第七】我雖是見宰相。似文王施禮一頭地。離明妃早宋玉悲秋。怎禁他帶天香。着莫定龍衣袖。他諸餘可愛。所事兒相投。消磨人幽悶。陪伴我閒游。偏宜向梨花月底登樓。芙蓉燭下藏鬪。體態是二十年挑剔就的溫柔。姻緣是五百載該撥下的配偶。臉兒有一千般說不盡的風流。寡人乞求他左右。他比那落伽山觀自在。無楊柳。見一面。得長壽。情繫人心早晚休。則除是用歇雲收。

〔做望見科云〕且不要驚着他。待朕悄悄地看咱。〔唱〕

【隔尾】恁的般長門前抱怨的宮娥舊。怎知我西宮下偏心兒夢境熟。愛他晚妝罷。描不成。畫不就。尙對菱花自羞。〔做到旦背後看科〕〔唱〕我來到這粧

臺背後。元來廣寒殿燐娥。在這月明裏有。

〔旦做見接駕科〕〔外扮尙書丑扮常侍上詩云〕調和鼎鼐理陰陽。秉軸持鈞政事堂。只會中書陪伴食。何曾一日爲君王。某尙書令五鹿充宗是也。這個是內常侍石顯。今日朝罷。有番國遣使來索王嬙和番。不免奏駕來到西宮閣下。只索進去。〔做見科云〕奏的我主得知。如今北番呼韓單于差一使臣前來。說毛延壽將美人圖獻與他。索要昭君娘娘和番。以息刀兵。不然。他大勢南侵。江山不可保矣。〔駕云〕我養軍千日。用軍一時。空有滿朝文武。那一個與我退的番兵。都是些畏刀避箭的。怎不去出力。怎生教娘娘和番。〔唱〕

〔牧羊關〕與廢從來有。干戈不肯休。可不食君祿。命懸君口。太平時賣你宰相功勞。有事處把俺佳人遞流。你們乾請了皇家俸。看甚的分破帝王憂。那壁廂鎖樹的怕彎着手。這壁廂攀欄的怕顛破了頭。

〔尙書云〕他外國說陛下寵昵王嬙。朝綱盡廢。壞了國家。若不與他。與兵弔伐。臣想紂王只爲寵妲己。國破身亡。是其鑒也。〔駕唱〕

〔賀新郎〕俺又不曾徹青霄。高蓋起摘星樓。不說他伊尹扶湯。則說那武王伐紂。有一朝身到黃泉後。若和他留侯留侯廝違。你可也羞那不羞。您臥重裯。食列鼎。乘肥馬。衣輕裘。您須見舞春風。嫩柳宮腰瘦。怎下的教他環珮影搖青塚月。琵琶聲斷黑江秋。

〔尙書云〕陛下。咱這裏兵甲不利。又無猛將與他相持。倘或疎失。如之奈何。望陛下割恩與他。以救一國生靈之命。〔駕唱〕

〔鬬蝦蟆〕當日個誰展英雄手。能梟項羽頭。把江山屬俺炎劉。全虧韓元帥九里山前戰鬪。十大功勞成就。恁也丹墀裏頭。枉被金章紫綬。恁也朱門裏頭。都寵着歌衫舞袖。恐怕邊關透漏。央及家人奔驟。似箭穿着鴈口。沒個人敢咳嗽。吾當儆懲他也。他也紅妝年幼。無人搭救。昭君共你每有

甚麼殺父母冤讎。休休。少不的滿朝中都做了毛延壽。我呵空掌着文武三千隊。中原四百州。只待要割鴻溝。陡恁的千軍易得。一將難求。

〔常侍云〕見今番使朝外等宣。〔駕云〕罷罷罷。教番使臨朝來。〔番使入見科云〕呼韓耶單于差臣南來奏大漢皇帝。北國與南朝自來結親和好。曾兩次差人求公主不與。今有毛延壽將一美人圖獻與俺單于。特差臣來單索昭君爲闕氏。以息兩國刀兵。陛下若不從。俺有百萬雄兵。刻日南侵。以決勝負。伏望聖鑒不錯。〔駕云〕且教使臣館驛中安歇去。〔番使下〕〔駕云〕您衆文武商量。有策獻來。可退番兵。免教昭君和番。大抵是欺娘娘軟善。若當時呂后在日。一言之出。誰敢違拗。若如此久。已後也不用文武。只憑佳人平定天下便了。〔唱〕

〔哭皇天〕你有甚事疾忙奏。俺無那鼎鑊邊滾熱油。我道您文臣安社稷。武將定戈矛。您只會文武班頭。山呼萬歲。舞蹈揚塵。道那聲誠惶頓首。如今陽關路上。昭君出塞。當日未央宮裏。女主垂旒。文武每。我不信你敢差排呂太后。枉以後龍爭虎鬪。都是俺鸞交鳳友。

〔旦云〕妾既蒙陛下厚恩。當効一死。以報陛下。妾情願和番。得息刀兵。亦可留名青史。但妾與陛下聞房之情。怎生拋捨也。〔駕云〕我可知捨不的卿哩。〔尙書云〕陛下割恩斷愛。以社稷爲念。早早發送娘娘去罷。〔駕唱〕

〔烏夜啼〕今日嫁單于。宰相休生受。早則俺漢明妃。有國難投。它那裏黃雲不出青山岫。投至兩處凝眸。盼得一鴈橫秋。單注着寡人。今歲攬閒愁。王嬙這運。添憔悴。翠羽冠。香羅綬。都做了錦蒙頭。煖帽珠絡縫貂裘。

〔云〕卿等今日先送明妃到驛中交付番使。待明日朕親出灞陵橋送饌一盃去。〔尙書云〕只怕使不的。惹外夷恥笑。〔駕云〕卿等所言。我都依着。我的意思。如何不依。好歹去送一送。我一會家只恨毛延壽那廝。〔唱〕

〔三煞〕我則恨那忘恩咬主賊禽獸。怎生不畫在凌煙閣上頭。紫臺行都是俺手裏的衆公侯。有那樁兒不共卿謀。那件兒不依卿奏。爭忍教第一夜夢迤逗。從今後不見長安望北斗。生扭做織女牽牛。

〔尙書云〕不是臣等強逼娘娘和番。奈番使定名索取。況自古以來。多有因女色敗國者。〔駕唱〕

〔二煞〕雖然似昭君般成敗。都有誰似這做天子的官。差不自由。情知他怎收那。臙滿的紫驊騮。往常時翠轎香兜。兀自倦。朱簾揭繡。上下處要成就。誰承望。月自空。明水自流。恨思悠悠。

〔旦云〕妾身這一去。雖爲國家大計。爭奈捨不的陛下。〔駕唱〕

〔黃鍾尾〕怕娘娘覺饑時。吃一塊淡淡鹽燒肉。害渴時。喝一杓兒酪和粥。我索折一枝斷腸柳。錢一盃送路酒。眼見得趕程途。趁宿頭。痛傷心。重回首。則怕他望不見。鳳閣龍樓。今夜且則向灞陵橋畔宿。〔下〕

〔音釋〕 闊音煙 氏音支 偵音稱 圖音鳩 伽音茄 熱蒙由切 聶音奈 擲與跌同 姐音達

鐙音垢 僂鋤山切 僂音驟 拗音要 鏤音和 岫音袖 錢音賤 行音杭 迤音移 逗音豆 臙音標 肉柔去聲 酪音撈 粥音肘 宿釜上聲

第三折

〔番使擁旦上奏胡樂科旦云〕妾身王昭君。自從選入宮中。被毛延壽將美人圖點破。送入冷宮。甫能得蒙恩幸。又被他獻與番王形像。今擁兵來索。待不去。又怕江山有失。沒奈何。將妾身出塞和番。這一去。胡地風霜。怎生消受也。自古道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駕引文武內官上云〕今日灞橋餞送明妃。却早來到也。〔唱〕

〔雙調新水令〕錦貂裘。生改盡漢宮妝。我則索看昭君畫圖模樣。舊恩金勒短。新恨玉鞭長。本是對金殿鴛鴦。分飛翼。怎承望。

〔云〕您文武百官計議。怎生退了番兵。免明妃和番者。〔唱〕

〔駐馬聽〕宰相每商量。大國使還朝多賜賞。早是俺夫妻悒悒。小家兒出外也搖裝。尙兀自渭城衰柳助淒涼。共那灞橋流水添惆悵。偏您不斷腸。

想娘娘那一天愁都撮在琵琶上。

〔做下馬科〕〔與旦打悲科〕〔駕云〕左右慢慢唱者。我與明妃餞一盃酒。〔唱〕

〔步步嬌〕您將那一曲陽關休輕放。俺咫尺如天樣。慢慢的捧玉觴。朕本意待尊前捱些時光。且休問劣了宮商。您則與我半句兒俄延着唱。

〔番使云〕請娘娘早行。天色晚了也。〔駕唱〕

〔落梅風〕可憐俺別離重。你好是歸去的忙。寡人心先到他李陵臺上。回頭兒却纔魂夢裏想。便休題貴人多忘。

〔旦云〕妾這一去。再何時得見陛下。把我漢家衣服都留下者。〔詩云〕正是今日漢宮人。明朝胡地妾。忍着主衣裳。爲人作春色。〔留衣服科〕〔駕唱〕

〔殿前歡〕則甚麼留下舞衣裳。被西風吹散舊時香。我委實怕宮車再過青苔巷。猛到椒房。那一會想菱花鏡裏妝。風流相。兜的又橫心上。看今日昭君出塞。幾時似蘇武還鄉。

〔番使云〕請娘娘行罷。臣等來多時了也。〔駕云〕罷罷罷。明妃。你這一去。休怨朕躬也。〔做別科〕〔駕云〕我那裏是大漢皇帝。〔唱〕

〔鴈兒落〕我做了別虞姬。楚霸王。全不見守玉關。征西將。那裏取保親的。李左車。送女客的蕭丞相。

〔尙書云〕陛下不必掛念。〔駕唱〕

〔得勝令〕他去也不沙架海紫金梁。枉養着那邊庭上鐵衣郎。您也要左右人扶持。俺可甚糟糠妻下堂。您但提起刀鎗。却早小鹿兒心頭撞。今日央及煞娘娘。怎做的男兒當自強。

〔尙書云〕陛下。咱回朝去罷。〔駕唱〕

【川撥棹】怕不待放絲韁。咱可甚鞭敲金鐙响。你管變理陰陽。掌握朝綱。治國安邦。展土開疆。假若俺高皇差你個梅香。背井離鄉。臥雪眠霜。若是他不戀恁春風畫堂。我便官封你一字王。

〔尙書云〕陛下不必苦死留他。着他去了罷。〔駕唱〕

【七弟兄】說甚麼大王不當戀王嬙。兀良怎禁他臨去也回頭望。那堪這散風雪旌節影悠揚。動關山鼓角聲悲壯。

【梅花酒】呀。俺向着這迴野悲涼。草已添黃色。早迎霜。大褪得毛蒼。人捫起纓鎗。馬負着行裝。車運着餼糧。打獵起圍場。他他他傷心辭漢主。我我我攜手上河梁。他部從入窮荒。我鑾輿返咸陽。返咸陽。過宮牆。過宮牆。繞迴廊。繞迴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黃。月昏黃。夜生涼。夜生涼。泣寒螿。泣寒螿。綠紗窗。綠紗窗。不思量。

【收江南】呀。不思量。除是鐵心腸。鐵心腸也愁淚滴千行。美人圖今夜掛昭陽。我那裏供養。便是我高燒銀燭照紅妝。

〔尙書云〕陛下回鑾罷。娘娘去遠了也。〔駕唱〕

【鴛鴦煞】我煞大臣行說一個推辭說。又則怕筆尖兒那火編修講。不見他花朵兒精神。怎趁那草地裏風光。唱道佇立多時。徘徊半晌。猛聽的塞鴈南翔。呀呀的聲嘹唳。却原來滿目牛羊。是兀那載離恨的氈車。半坡裏响。〔下〕

〔番王引部落擁昭君上云〕今日漢朝不棄舊盟。將王昭君與俺番家和親。我將昭君封爲寧胡閼氏。坐我正宮。兩國息兵。多少是好。衆將士傳下號令。大衆起行。望北而去。〔做行科〕〔旦問云〕這裏甚地面了。〔番使云〕這是黑龍江。番漢交界去處。南邊屬漢家。北邊屬我番國。〔旦云〕大王。借一盃酒望南澆奠。辭了漢家。長行去。

罷。〔做奠酒科云〕漢朝皇帝。妾身今生已矣。尙待來生也。〔做跳江科〕番王驚救不及。〔做跳江科云〕惜。可惜。昭君不肯入番。投江而死。罷罷罷。就葬在此江邊。號爲青塚者。我想來人也死了。枉與漢朝結下這般隙。都是毛延壽那廝搬弄出來的。把都兒將毛延壽拿下。解送漢朝處治。我依舊與漢朝結和。永爲甥舅。却不是好。〔詩云〕則爲他丹青畫誤了昭君。背漢主暗地私奔。將美人圖又來哄我。要索取出塞和親。豈知道投江而死。空落的一見消魂。似這等姦邪逆賊。留着他終是禍根。不如送他去漢朝。哈喇依還的甥舅禮。兩國長存。〔下〕

〔音釋〕

忘去聲

變音屑

捌音朔

餞音侯

蜚音漿

推退平聲

嘹音僚

曉音亮

第四折

〔駕引內官上云〕自家漢元帝。自從明妃和番。寡人一百日不曾設朝。今當此夜景蕭索。好生煩惱。且將這美人圖掛起。少解悶懷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寶殿涼生。夜迢迢六宮人靜。對銀臺一點寒燈。枕席間。臨寢處。越顯的吾身薄倖。萬里龍廷。知他宿誰家。一靈真性。

〔云〕小黃門。你看鑪香盡了。再添上些香。〔唱〕

〔醉春風〕燒盡御鑪香。再添黃串餅。想娘娘似竹林寺。不見半分形。則留下這個影影。未死之時。在生之日。我可也一般恭敬。

〔云〕一時困倦。我且睡些兒。〔唱〕

〔叫聲〕高唐夢苦難成。那裏也。愛卿愛卿。却怎生無些靈聖。偏不許楚襄王枕上雨雲情。

〔做睡科〕〔旦上云〕妾身王嬙。和番到北地。私自逃回。兀的不是我主人。陛下。妾身來了也。〔番兵上云〕恰纔我打了個盹。王昭君就偷走回去了。我急急趕來進的漢宮。兀的不是昭君。〔做拏旦下〕〔駕醒科云〕恰纔見明妃回來。這些兒如何就不見了。〔唱〕

〔剔銀燈〕恰纔這搭兒單于王使命呼喚俺那昭君名姓。偏寡人喚娘娘

不肯燈前應。却原來是畫上的丹青。猛聽得仙音院鳳管鳴。更說甚簫韶九成。

【蔓青菜】白日裏無承應。教寡人不曾一覺到天明。做的個團圓夢境。【鴈叫科唱】却原來鴈叫長門雨二聲。怎知道更有箇人孤另。

【鴈叫科】（唱）

【白鶴子】多管是春秋高。勛力短。莫不是食水少。骨毛輕。待去後。愁江南網羅寬。待向前。怕塞北雕弓硬。

【么篇】傷感似替昭君思漢主。哀怨似作薤露哭田橫。淒愴似和半夜楚歌聲。悲切似唱三疊陽關令。

【鴈叫科】（云）則被那潑毛團叫的懷楚人也。（唱）

【上小樓】早是我神思不寧。又添個冤家纏定。他叫得慢。一會兒。緊一聲兒。和盡寒更。不爭你打盤旋。這搭裏同聲相應。可不差訛了四時節令。

【么篇】你却待尋子卿。覓李陵。對着銀臺。叫醒咱家。對影生情。則俺那遠鄉的漢明妃。雖然得命。不見你個潑毛團。也耳根清淨。

【鴈叫科】（云）這鴈兒呵。（唱）

【滿庭芳】又不是心中愛聽大古。似林風瑟瑟。崑溜泠泠。我只見山長水遠。天如鏡。又生怕誤了你途程。見被你冷落了瀟湘暮景。更打動我邊塞離情。還說甚過留聲。那堪更瑤堦夜永。嫌殺月兒明。

【黃門云】陛下省煩惱。龍體爲重。（駕云）不由我不煩惱也。（唱）

【十二月】休道是咱家動情。你宰相每也生憎。不比那雕梁燕語。不比那錦樹鶯鳴。漢昭君離鄉背井。知他在何處愁聽。

〔鴈叫科〕〔唱〕

〔堯民歌〕呀呀的飛過蓼花汀。孤鴈兒不離了鳳凰城。畫簷間鐵馬响丁丁。寶殿中御榻冷清清。寒也。彼更蕭蕭落葉聲。燭暗長門靜。〔隨煞〕一聲兒。饒漢宮。一聲兒。寄渭城。暗添人白髮。成衰病。直恁的吾家可也。勸不省。

〔尙書上云〕今日早朝散後。有番國差使命。綁送毛延壽來。說因毛延壽叛國。敗盟。致此禍緣。今昭君已死。情願兩國講和。伏候聖旨。〔駕云〕既如此。便將毛延壽斬首祭獻明妃。着光祿寺大排筵席。犒賞來使回去。〔詩云〕葉落深宮鴈叫時。夢回孤枕夜相思。雖然青塚人何在。還爲蛾眉斬畫師。

〔音釋〕 賄敦上聲 覺音叫 雞音械 和去聲 訛音娥 聽平聲 崑音巖 冷音凌 永于景切

丁音爭 釁欣去聲 犒音靠

題目

沉黑江明妃青塚恨

正名

破幽夢孤鴈漢宮秋

李太白匹配金錢記雜劇

喬孟符撰

第一折

〔仲末扮王府尹領張千上〕〔詩云〕東髮隨朝三十年。官居京兆有威權。可憐清操如秋水。不受人間枉法錢。老夫姓王名輔。字公弼。祖貫在京人氏。自中甲第以來。累蒙擢用。隨朝數載。因老夫廉能清正。口無惡言。心無妄慮。常孜孜於忠孝。不數數於功名。謝聖恩可憐。所除長安府尹之職。不幸夫人早亡。止有一女。小字柳眉。兒年長一十八歲。未曾許聘。聖人賜俺開元通寶金錢五十文。永爲家寶。老夫將金錢與女孩兒隨身懸帶。教他避邪驅惡。今奉聖人的命。明日三月初三。但是在京城裏外官員。市戶軍民。百姓人家。或妻或妾或女。都要赴九龍池賞楊家一撿紅。那九龍池。週圍擗紅繩爲界。紅繩裏是文武官員家妻妾女孩兒。紅繩外是軍民百姓家妻妾女孩兒。係是聖語。非同小可。老夫叫將女孩兒出來。分付他明日去九龍池賞楊家一撿紅。孩兒那裏。〔目同梅香上云〕妾身是王府尹的女兒。小字柳眉。正在綉房中做女工。父親呼喚。不知有甚事。〔梅香云〕老相公在前廳呼喚哩。〔目云〕咱見父親去來。〔見科云〕父親。叫你女孩兒。有何分付。〔王府尹云〕孩兒。叫你出來。不爲別事。明日是三月三日。但是官員市戶軍民百姓妻妾女孩兒。都要到九龍池上。賞楊家一撿紅。我叫你來收拾細車。兒須索前去。〔目云〕父親。我是未出嫁的女孩兒。怎生去的。〔王府尹云〕孩兒。此事非同小可。乃是聖人的特旨。並不敢隱一人。你須索走一遭去。〔目云〕女孩兒從幼未曾出着閨門。我又不知路徑。教我怎生去的。〔王府尹云〕孩兒。此事容易。明日駕起一輛細車。兒着梅香相伴。叫兩個老成伴當伏侍你去。〔目云〕既然如此。即當領命。〔同梅香下〕〔王府尹云〕張千另着兩個老成些的伴當。同小姐九龍池上賞楊家一撿紅。疾去早來者。〔同下〕〔外扮賀知章引從人上云〕小官姓賀名知章。字季真。四明人也。幼與李太白韓飛卿爲友。自別之後。小官任至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之職。今因小弟韓飛卿攬過卷子。未曾除授。此人則是貪戀酒色。無如奈何。今日小官在於私宅。聊備蔬酌與飛卿拂塵。此人酒至半酣。不知何往。小官問家人每說道。他九龍池上去了。此人帶酒也。若到九龍池上。見了那貴家妻妾美女。必然惹事。左右將馬來。小官直至

九龍池上尋韓飛卿走一遭去。〔下〕〔正末扮韓飛卿上云〕小生姓韓名翹字飛卿乃洛陽人也。學成滿腹文章。擢過卷子。未審功名若何。小生有幾個同志的故友。李太白賀知章。此二人乃天下之大儒也。皆在朝爲翰林院官職。小生自到京師。每日與知章學士。則是樽酒論文。今日正與學士飲酒之間。聽的九龍池上。不論官員市戶軍民百姓人家妻女。都賞楊家一捻紅。小生逃了席。往九龍池上賞翫走一遭去。想俺這秀才。每至一官半職非同容易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則我這書劍生涯。幾年窗下學班馬。吾豈匏瓜。指望待一舉登科甲。

〔混江龍〕博得個名揚天下。纔能勾宴瓊林。飲御酒。插官花。〔帶云〕如今有一等人。他也是秀才。〔唱〕恰便似玳瑁珠石待價。斗筲器矜誇。現如今洞庭湖撐翻了范蠡船。東陵門鋤荒了邵平瓜。想當日。楚屈原假惺惺。醉倒步兵兵廚。晉謝安黑嘍嘍。盹睡在葫蘆架。〔帶云〕似這等秀才呵。〔唱〕沒福消軒車駟馬。大纛高牙。

〔云〕可早來到九龍池。是好景致也。你看那佳人才子。翠擁紅遮。歌舞吹彈。是好受用也呵。〔唱〕

〔油葫蘆〕我則見翠擁紅遮。似錦繡棚。六宮人忙併殺。誰不知開元宮裏好奢華。眼見的翠盤香冷霓裳罷。可又早紅牙聲歇在梧桐下。投至得華清宮初出池。花萼樓扶上馬。則他那帶風流。天寶君王駕。簇擁着個嬌滴滴海棠花。

〔天下樂〕不甫能鳳舞鸞飛。也那出翠華。則這喧也波譁。端的是景物佳。更和那蕩春風。禁城百萬家。似神仙下碧霄。聽簫韶。隔綵霞。人都道蓬萊山。則是假。

〔云〕我來到九龍池上。被那風吹的我酒上面來。且去這池上週圍看咱。〔唱〕

〔那吒令〕俺則見香車載楚娃。各刺刺雕輪碾落花。王孫乘駿馬。撲騰騰

金鞭鼻落花。遊人指酒家。虛飄飄青旗颺落花。寬綽綽。翠亭邊蹴鞠場。笑呷呷。粉牆外鞦韆架。香馥馥。麝蘭薰。羅綺交加。

【鵲踏枝】鬧炒炒。嫩綠草。聒鳴蛙。輕絲絲。淡黃柳。帶栖鴉。碧茸茸。杜若芳洲。暖溶溶。流水人家。子規聲。好教人恨。他只待送春歸。幾樹鉛華。

〔旦同梅香上云〕妾身領父親嚴命。今日是三月三日。着梅香引俺到九龍池上。玩賞楊家一捻紅。來到此間。是好景致也呵。〔正末見旦科云〕一個好女子也。生得十分大有顏色。使小生魂不附體。〔唱〕

【寄生草】他是一片生香玉。他是一枝解語花。則見他整雲鬢。掩映在荼蘼架。蕩湘裙。微顯出凌波襪。露春纖。笑撚香羅帕。那姐姐怕不待龐兒俊。俏可人憎。知他那眉兒淡了教誰畫。

〔旦云〕你看那邊一個好秀才也。〔正末云〕你看此女非凡。真乃九天仙女也。〔唱〕

【金盞兒】這嬌娃是誰家。尋包彈。覓破綻。敢則無纖指。似軸美人圖。畫畫出來。怎如他這嬌娘。恰便似嫦娥離月殿。神女出巫峽。〔帶云〕韓飛卿也。〔唱〕我雖不能勾朝雲和暮雨。也強似流水可兀的泛桃花。

〔旦云〕我見了這秀才。不由我不動心也。〔正末云〕小生看了此女子容貌。乃天上人間第一的俊俏。再無其比。〔唱〕

【後庭花】你看那指纖長。鋪玉甲。髻嵯峨。堆紺髮。可便似舞困三眠柳。端的是這春風恰破瓜。我見他簇雙鴉。將眼梢兒斜抹。美姿姿。可喜煞。

【醉扶歸】兀的不粧點殺錦繡香風榻。風流殺花月小窗紗。且休說共枕同衾。親當咱。若得來說幾句兒多情話。則恁那嬌臉兒。咱根前一時半霎。便死也甘心罷。

〔云〕這小姐與小生四目相視。頗有春心之意。怎得個信息相通可也。好也哦。我想從來這花間四友。鶯燕蜂

蝶與人做笑。我試央及你這四友記者。小生姓韓名翹。字飛卿。煩你與小生在那嬌娘根前道個上覆咱。(唱)

【金盞兒】紫燕兒。畫簷外。謁嘈雜。黃鶯兒。柳梢上。日呱吡。蜜蜂兒。只恁的。你可也無閒暇。蝴蝶兒。少罪我。把你廝央咱。黃鶯兒。怕你尋友處迷了伴。紫燕兒。怕你脚泥處老了生涯。蝴蝶兒。我怕你怯春寒花內宿。蜜蜂兒。又則怕遲了。你日暮樹邊衙。

【旦云】有心與那秀才說一句話。爭奈有梅香在此。(梅香云)姐姐。天色晚了也。咱回去罷。若遲了。則怕老相公見怪。(旦云)梅香。老相公教我來。便回去得遲也不妨事。我見了那秀才。不由人心牽掛。待要與他些甚麼東西爲信物。身邊諸事皆無。只有開元通寶金錢五十文。與他爲表記。(梅香云)姐姐。我和你回去罷。(旦云)梅香。俺略再玩一會去。(梅香云)姐姐。你怎生眼不轉睛看那秀才則甚。(旦云)我是個閨門中的女孩兒。豈有此事。梅香。咱回去來。(遺錢科)【正末云】你看那小姐到有顧盼小生之意。被那梅香逼着去了。好生可憐人也。(唱)

【醉中天】他送春情。便把金釵插。傳芳信。款把繡鞋踏。這搭兒恰便似阻隔着雲山。天一涯。則見他猛探身。漾在車兒下。(帶云)我欲待低頭拾去來。(唱)我則怕人瞧見。做風流話。欄。(做拾帕科)我這裏推抬手帕。(帶云)我道是甚麼。原來是幾文金錢。(唱)這姐姐也不是尋常百姓家。

【旦云】我心間萬般哀苦事。盡在回頭一望中。梅香。俺回去來。(下)【正末云】小娘子去了也。方纔說道。心間萬般哀苦事。盡在回頭一望中。又與我這五十文金錢爲信物。我也不願生死。不問那裏趕將去。(下)【賀知章上云】左右。兀那前頭走的不是韓飛卿。(從人云)可知是哩。(叫科云)韓秀才。相公叫你哩。(正末云)相公叫我怎的。(賀知章云)韓飛卿。你是何道理。你輕呵輕君子。重呵重小人。我和你正飲酒中間。你逃席來了。這九龍池上。不是耍處。這裏都是官宦人家小姐。你又有三分酒。也則怕酒後踈狂。惹下事玷辱斯文。跟我回家吃酒去來。(正末云)哥哥。休道是酒。便是玉液瓊漿。我咽不下。小生有些緊要的勾當。(走科)【賀知章扯

云「你走那裏去。有甚麼勾當。」〔正末云〕「哥哥不知。小弟逃席至於九龍池上。見一小姐生的如嫦娥離洛浦。仙子下瑤階。我和他眉眼傳情。臨行說道。心間萬般哀苦事。盡在回頭一望中。」〔賀知章云〕「兄弟。這的是口頭之言。不可深信。」〔正末云〕「他又與小弟一信物。我如今故此趕將去。」〔賀知章云〕「是甚的信物。你休瞞我。」〔正末唱〕

〔賺煞尾〕「這信物斷送了客多愁。這信物欲買春無價。」〔賀知章云〕「我是猜咱。」〔正末云〕「哥哥試猜。」〔賀知章云〕「敢是羅帕藤箱玉納子。」〔正末唱〕「也不是那羅帕藤箱玉納子。」〔賀知章云〕「既不是。可是甚的信物。」〔正末云〕「哥哥。小弟實不相瞞。是五十文開元通寶金錢。」〔賀知章云〕「這金錢小可人家怎能勾有。必然是宦宦人家纔有。那小姐爲甚的與你來。」〔正末唱〕「這一場沒誠實的姻緣天賜下。」〔賀知章云〕「這開元通寶非同小可。你要仔細。」〔正末唱〕「則他坐車兒傍掛着勢劍銅鐮。」〔賀知章云〕「兄弟。你看天色晚了也。」〔正末唱〕「你道是抹殘霞。淡煙籠鵲鵲汀沙。落日平林噪晚鴉。」〔賀知章云〕「兄弟。你帶酒也。你若趕他。必然是宰相人家女子。不是耍處。」〔正末唱〕「遮莫是王侯世家。直趕到香閣繡闥。」〔賀知章云〕「我也不知情。是人間何物。有這等事。」〔正末唱〕「我只待要倩官鶯銜出上陽花。」〔下〕

〔賀知章云〕「兄弟去了也。想飛卿學成滿腹文章。不肯求進仕途。不中。此一去恐有疎虞。小官引着左右。不問那裏趕將去。」〔詩云〕「能爲君子儒。莫爲小人儒。酷貪酒和色。枉讀聖人書。」〔下〕

〔音釋〕 數音朔 捻音聶 翊音橫 袍音袍 甲江雅切 斌音武 秩音孚 筓音稍 蠹呬音里
蠹音毒 櫛湯打切 萼音鄂 箝音膩 颺音樣 綽超上聲 踰音菊 香假切 馥房夫切 茸音戎
鉛音延 纖西尖切 撚尼蹇切 厖音忙 綻雖訕切 搯強雅切 咬奚佳切 紺甘去聲 髮方雅
切 抹音罵 殺雙鮓切 雲雙鮓切 雜音咱 呱音姑 吼莊晒切 插抽鮓切 踏當加切 欄把去
聲 納囊亞切 齧音茶 鵲音溪 鵲音尺 倩青去聲

第二折

〔張千上云〕自家張千是也。從幼在這裏伏侍王府尹的。昨日相公在官家飲酒去了。着我在後花園中等候。這早晚敢待來也。〔正末慌上云〕小生韓飛卿。因在九龍池上翫賞楊家一捻紅。陡遇一小姐。眉眼傳情。實有顧盼小生之意。又留下五十文金錢。以作表記。誰想那不做美的梅香。將那小姐催逼將去也。我待要趕時。不想撞着哥哥賀知章。纏住說話。不知小姐往那裏去了。俺只索沿路兒尋將來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武陵溪可兀的韓王殿。韓王殿將着這五十文金錢。若金錢買的俺姻眷。抵多少家流出桃花片。

〔滾繡球〕俺兩個廝顧戀。相離的不甚遠。轉過這粉牆東。哎。可早則波。玉人兒不見。恰便似隔蓬萊。弱水三千。空着這流相思。畫橋水。鎖春愁。楊柳煙。對着的都是些三嘴骨。都乳鶯嬌燕。我這裏問春風。桃李無言。空着我烘烘醉。眼迷芳草。〔帶云〕若尋不見小姐呵。〔唱〕好看我惱亂春心。恨杜鵑無計留連。

〔云〕我恰纔見小姐入角門兒裏去了。我與你尋將去。〔張千云〕這廝是甚麼人。怎敢走入這裏來。

〔正末云〕這裏是那裏。你就敢阻住的我那。〔唱〕

〔倘秀才〕莫不是醉撞入深宅也。那大院。莫不是夢迷入瑤臺也。那園苑。

〔張千云〕你看這廝走的慌慌張張的。你是甚麼人。〔正末唱〕則我尋不見天。台漢劉阮。〔張千云〕這廝好大膽也。直來到這裏。豈不曉得侯門深似海哩。〔正末唱〕你道是侯門深似海。我正是色膽大如天。問哥哥。這裏到太學中近遠。

〔張千云〕這廝是個秀才。你快出去。則怕老相公來。〔王府尹上云〕老夫王府尹。筵席已散。回我那私宅中去。〔張千慌科云〕兀那秀才。你躲在一邊。老相公回來了也。〔正末云〕似此怎了也。〔唱〕

〔滾繡球〕你着我怎動轉。怎脫免。空着我靜悄悄。綠愁紅怨。〔張千云〕那秀才你好大膽也。老相公若見了你。可不肯輕輕的放了你。〔正末唱〕則被你送了我。也花裏神。

仙。〔王府尹云〕左右。擺開頭路。慢慢的行。〔正末唱〕則見他氣昂昂。鼻玉鞭。〔王府尹云〕左右。接了馬者。〔正末唱〕醉醺醺。下駿腕。〔帶云〕韓飛卿也。〔唱〕這一場尋仙子。可敢是非不善暢。好是受驚。怕誤入桃源。〔王府尹做見科云〕這廝是甚麼人。〔正末唱〕我是個詩壇酒社文章士。不比那狗黨狐朋惡少年。可着我急急煎煎。

〔王府尹云〕兀那廝。休說我這宰相府大院深宅。便是那小家兒。也有個門禁。這廝直走到我這後花園中來。老夫在這亭子上坐着。張千準備大棒子者。〔正末唱〕

〔醉太平〕誰不知官人每有權。則俺這窮秀才難言。〔王府尹云〕你不見我擺列着手下人。〔正末唱〕你擺列着玉簪珠履客三千。〔王府尹云〕你便飛也飛不出去。〔正末唱〕我如今飛不上九天。我不合擅入你這梨花院。大古來布衣走上金鑾殿。可甚麼笙歌引至畫堂前。也是我時乖命蹇。

〔王府尹〕兀那廝。你那裏人氏。姓甚名誰。有甚麼父母妻子兄弟親眷。你細細的從實供來。〔正末唱〕

〔呆骨朵〕小生便無爺娘。無兄弟。無親眷。〔王府尹云〕你做甚麼生涯活計。〔正末唱〕生涯是斷簡殘篇。〔王府尹云〕你那裏人氏。〔正末唱〕小生本貫河南。〔王府尹云〕住在那裏。〔正末唱〕寄居在帝輦。〔王府尹云〕你既然是秀才。曾科舉來麼。〔正末唱〕曾向貢院中擯了卷。金榜上將名顯。〔王府尹云〕你既然擯了卷子。可怎生不曾除授。帶酒踏踐大臣衙舍。其罪非輕。〔正末唱〕我怎敢踏踐這金台園。〔王府尹云〕我且問你。因何進入府堂中來。〔正末唱〕我今日錯迷入那個玉洞天。

〔王府尹云〕這廝說也說不過。晝夜入人家。非姦即盜。必定是個賊。〔正末云〕老相公是何言語。秀才家怎做的賊。〔王府尹云〕既然你不做賊。你潛入我後花園中。〔正末云〕老相公聽小生說。有幾個做賊的古人。〔王府尹云〕你看這廝說先前那幾個做賊的。你說。老夫試聽咱。〔正末唱〕

〔滾繡球〕那裏有刺了臂的王仲宣。躲了額的司馬遷。那裏有警跡人賈

生子建。那裏有老而不死爲盜的顏淵。〔王府尹云〕再有那幾個古人做賊的來。〔正末唱〕有一個直不疑同舍郎。有一個畢吏部在酒甕邊。有一個晉韓壽偷香在賈充宅院。有一個匡衡將隣家牆壁鑿穿。那裏有偷瓜盜粟韓元帥。那裏有鑽穴踰牆閔子騫。小生委實的負屈銜冤。

〔王府尹云〕這廝帶酒了也。據他欺我太甚。擅入園中。非姦即盜。難以恕饒。張千與我吊將起來。等他酒醒呵。慢慢的問他。也未遲哩。〔做吊科〕〔賀知章上云〕小官賀知章。我趕兄弟韓飛卿。有人說道見一個秀才帶酒入這角門裏去了。這府堂乃是王府尹的後園門。我試往那裏看咱。〔見科〕苦也苦也。可怎生將兄弟吊在那裏。我索過去救兄弟。張千報復去。道有賀知章學士在於門首。〔張千報科云〕理會的有賀知章學士在於門首。〔王府尹云〕道有請。〔張千云〕有請。〔做見科〕〔王府尹云〕早知學士到來。則合遠接。接待不及。勿令見罪。〔賀知章云〕老相公恕罪。小官數日不曾相訪。今日特來拜問。勿得見責。〔王府尹云〕知章學士。此一往何來。〔正末云〕哥哥。救您兄弟咱。〔賀知章云〕老相公。這秀才爲何吊在此處。〔王府尹云〕學士不知道秀才好生無禮。擅入老夫後花園中。非姦即盜。我見他有酒也。將他吊在這裏。等他酒醒了呵。我到底不饒了他哩。〔賀知章云〕老相公認得此人來麼。〔王府尹云〕老夫不認的。〔賀知章云〕聖人也多曾與老相公說。則此人便是攬過卷子韓飛卿。〔王府尹云〕誰是韓飛卿。〔賀知章云〕則此人便是韓飛卿。〔王府尹云〕則他便是韓飛卿。張千快放他下來。〔做放下科〕〔王府尹云〕老夫久聞先生高才雄筆。文華富麗。錦繡珠璣。今日得見尊顏。實乃老夫之萬幸也。〔正末云〕老相公。小生適間多飲了幾盃酒。誤入潭府園中。萬望老相公恕罪。〔王府尹云〕老夫適間不認得先生。多有衝瀆。望勿見責。〔正末云〕此乃小生之過。惶恐惶恐。〔王府尹云〕哎。好一個有道理的人也。知章學士。老夫有句話。可是敢說麼。〔賀知章云〕老相公有話但說不妨。〔王府尹云〕學士。聞知此人雖然應過舉。未蒙除授。老夫有心待請他在家安歇。不敢說做門館。則是早晚與老夫討論經典。未知飛卿允與不允。知章學士替老夫問他一聲。看飛卿意下如何。〔賀知章云〕老相公所言之事。不必去問。此人比衆不同。腹隱司馬之才。心似彌衡之傲。內心剛烈。外貌欠恭。今歲攬過卷子。早晚除授。怎肯與人做門館。老

相公請勿開言。〔王府尹云〕學士或允或不允。只在飛卿根前說一聲可也。好也。〔賀知章云〕好波。小官說則說。則怕他不肯。飛卿。我有一句話與你說。知。〔正末云〕哥哥。於禮所當者言之。〔賀知章云〕我說。你允不允。可干我事。老相公說來。我料兄弟你也不肯。老相公着兄弟在他府中做個門館先生。未知兄弟意下如何。〔正末云〕恁兄弟愿隨鞭鐙。〔賀知章云〕好也。我道他不肯。兄弟。你撒過卷子。早晚聽命。便除授官職。可怎生與人家做門館那。〔正末云〕您兄弟曾算命來。說我命裏也無那官分。只有分做門館先生。〔唱〕

〔倘秀才〕謝你個賀知章舉賢的。這薦賢便是這韓飛卿。榮遷也。那驟遷。你看我在桃源洞。收拾些三學課錢。看宋玉爲師範。巫娥女做生員。小生也樂然。

〔賀知章云〕老相公。飛卿兄弟不肯做門館。小官磨了半截舌頭。纔得依允。〔王府尹云〕多謝了學士。先生房中用的物件。老夫盡皆準備。〔正末云〕小生不用別物。〔唱〕

〔叨叨令〕也不用龍蛇影動端溪硯。我則待燕鶯期稱于飛願。誰待要頑涎。醉倒瓊林宴。我則怕鴛鴦不鎖黃金殿。則被你稱了心也麼哥。則被你稱了心也麼哥。煞強似占鰲頭。穩步瀛州選。

〔王府尹云〕張千。打掃書房。就着先生安歇。〔賀知章云〕老相公。着兄弟且到店肆中收拾行李。明日早到府中來。〔王府尹云〕也說的是。〔正末云〕老相公。小生收拾行李。明日早來。〔賀知章云〕飛卿好大膽。却怎生做這等勾當。你帶酒直走到他府中。不是我呵。久後怎見你那同堂故友。〔正末云〕哥哥。不妨事。你那裏知道。

〔唱〕

〔煞尾〕我本是個花一攢錦一簇。芙蓉亭有情有意雙飛燕。却做了山一帶水一派。竹林寺無影無形的並蒂蓮。愁如絲。淚似泉。心忙殺。眼望穿。只願的花有重開月再圓。山也有相逢石也有穿。須覓鶯膠續斷絃。對撫瑤琴寫幽怨。閒傍粧臺整鬢。同品鸞簫並玉肩。學畫娥眉點麝煙。幾時得

春日尋芳鬪草軒。夏簾簾紗廚枕臂眠。秋乞巧穿針會玉仙。冬賞雪觀梅到玳筵。指淡月疎星銀漢邊。說海誓山盟曲檻前。唾手也似前程結姻眷。綰角兒夫妻稱心願。藕絲兒將咱腸肚牽。石碑不將咱肺腑鐫。笋條兒也似長安美少年。不能勾花朵兒似春風玉人面。干賺的相如走倖遠。空着我趕上文君。則落的這一聲喘。〔下〕

〔賀知章云〕老相公。小官多有深擾。異日必當酬答。飛卿兄弟明日早來。老相公當以重待。無相輕也。〔下〕
〔王府尹云〕張千。便與我打掃書舍。明日那韓先生來時。着此人在書房中安下。早晚茶飯衣食。好生管待。老夫要與此人講論經史。〔詩云〕肯學之人如禾稻。不學之人如蒿草。懶學之人不足稱。勤學之人國之寶。〔下〕

〔音釋〕

陡音斗 宅池齋切 閨音浪 阮音遠 曉初銜切 曉音免 聲連上聲 夤音寅 曉音聲
壁音彼 壽音牽 璣音肌 禰寧已切 涎徐煎切 鐫茲宣切 賺音湛 喘穿上聲

第二折

〔淨扮王正上丑扮馬求上〕〔淨云〕自家王府尹的孩兒。叫做王正。這個馬推官的孩兒。叫做馬求。一月前我父親領一個門館先生。姓韓字飛卿。在家。我今年十五歲也。則我六歲上讀書。到如今九歲光陰。念了一本百家姓。顛倒爛熟的。俺父親說我心全哩。〔丑云〕自家馬求。今年十四歲也。我上學讀了八年光景。一本蒙求還有五板不會記得。今日送我在你家讀書。你家這門館先生。自從我在學堂中一個月。不曾教我一句書。終日只是長吁短氣的。不知爲何。〔淨云〕蹣蹣。自從師父到我家書堂裏教書。也不作詩寫字。鎮日在我家後廳啼哭。口裏念道。小姐小姐。不知怎生。〔丑云〕便是這等。我與師父做了幾句口號。〔淨云〕你念與我聽。〔丑云〕我念你聽。這個先生實不中。九經三史幾會通。自從到你書房內。字又不寫書懶攻。日日要了束脩禮。我看他獨言獨語似魔風。每日看着你家後廳哭。他敢要入你姐姐黑窟籠。〔淨云〕你做的不好。等我做一首長篇。〔丑云〕你做你做。也要念與我聽。〔淨云〕你聽。上古天子重英豪。好把文章教爾曹。〔丑云〕這是舊的。不好。〔淨云〕

云「如今就是新的了。因咱年少失教訓。請個門館就家學。當日請到書房裏。四書經典並不教。每日看着後廳哭口題小姐女多嬌。他是無饑無飽吃酒肉。嗜着賊臉前後瞧。若還看見我家柳眉姐。哭得他眼淚似尿澆。」
丑云「師父敢待來也。咱家去罷。」同下。
正末上云「小生自到老相公府堂中安下。一月有餘。難得老相公待小生非輕。茶飯管待甚厚。終不稱其心願。不能勾得見小姐一面。小生有甚心情看書寫字。朝夕只是想念小姐。幾時得見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心緒悠悠。不明白這場迤逗。迤逗的遲和疾。命掩黃圪。休道是接連枝。諧比翼。甚時得天緣輻輳。但能勾及早承頭。害則害。甘心兒爲他傷愁。

【醉春風】這些三時遣興不成詩。每日間消愁只對酒。夢魂中無處覓行雲。俺那人這宅院裏敢有。有卽漸的病患將成。飲食少進。刻的似水泄般不備。

二云「小生想念。但合眼便見小姐。我這一會身子有些困倦。我且歇息咱。」
做睡科。
旦上云「妾身柳眉兒。聞知的那個秀才在俺家書房中。我看他去。」
做見科云「秀才。閒別無恙。」
正末云「好女子也呵。」
唱

【迎仙客】穩稱身。玉壓腰。高梳髻。玉搔頭。則見他背東風伴不眠。笑也飽看取襖如鈎。受用了那腰似柳。
旦笑科。
正末唱「我見他欲語含羞。則見他半掩着泥金袖。」

旦云「我回去也。」
下。
正末醒科云「我恰纔夢寐之中。看見小姐。覺來可怎生不見了也。」
唱

【白鶴子】這搭兒裏廝撞着。俺兩個便意相投。我見他恰行過這牡丹亭。又轉過芍藥園。薇薔後。

么篇「風月心。何日遂。雲雨意。幾時休。怪的是這花梢上乳鶯啼。恨的是這簷馬兒東風驟。」

〔帶云〕小姐。我這等想你。知他心裏可是如何。〔唱〕

〔晉天樂〕悶倚遍這翠屏山。香燼在泥金獸。粧鏡裏青鸞腸斷。銀箏上寶鴈橫秋。斗帳掩。篆煙濃。深被擁。紅雲皺。雨打梨花黃昏後。不信到他。不念這個儒流。題詩呵。閒吟在綠窗。回詩呵。羞臨粉牆。待月呵。獨坐南樓。

〔云〕我手占一卦。看今日得見小姐麼。〔做禱祝科〕〔云〕至靈至聖。至誠感應。聖人作易。幽贊神明。包羅萬象。道合乾坤。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謹請袁天罡先生。李淳風先生。卦內先賢先聖。拋卦童子。擲卦仙郎。八八六十四卦內占一卦。三百八十四爻內占一爻。來意至誠。無不感應。單單單。拆拆拆。占得天地否卦。否者閉塞也。其事不通。內有發生之意。先凶後吉。金錢你在這裏。知他小姐在那裏也。

〔唱〕

〔紅繡鞋〕錢也。我自道你有姻緣成就。錢也。誰承望你無倒斷阻隔綢繆。錢也。我不曾將那十萬貫腰纏着上揚州。我還不了那風流債。乾買下些個斷腸愁。錢也。則俺這眼中人何處有。

〔王府尹上云〕老夫王府尹。自從韓飛卿秀才在我家中安下一月。老夫事忙。不曾與此人攀話。今日早間聖人見喜。賜與老夫十瓶御酒。老夫不敢自用。將着酒餉到書房中與韓飛卿樽酒論文。可早來到也。張千報復去。說老夫在於門首。〔張千報科云〕老爺來看相公哩。〔正末云〕老相公來了。也不中我將這金錢且藏在書冊中。〔藏科〕道有請。〔見科云〕老相公。小生多蒙厚意。在此府上深擾。〔王府尹云〕先生。老夫這幾日家事忙。不曾探望先生。勿罪勿罪。〔正末云〕小生不敢。〔王府尹云〕今日早間。聖人見喜。賜與老夫十瓶御酒。不敢自用。將來與先生同飲一杯。張千。將酒來。飛卿滿飲此杯。〔正末云〕小生有何德能。着老相公這等重意管待也。

〔唱〕

〔石榴花〕這的是葡萄新釀出涼州。〔王府尹云〕先生滿飲此杯。〔正末唱〕他那裏滿捧着紫金甌。〔王府尹云〕飛卿。此酒勝甘露醪醕。〔正末唱〕端的濃如春色酒如油。〔王府尹云〕

尹云「飛卿今日拚了沉醉方歸。」正末唱「小生我則怕你醉後又迷入畫閣重樓。」王府尹云「此酒香味各別。」正末唱「端的是錦封未拆香先透。方知道汝陽王口角旌旄。那裏有翰林風月三千首。」王府尹云「想古人云掃愁筵釣詩鉤。信不虛也。」正末唱「枉了也。這掃愁筵釣詩鉤。」

【鬪鶻鶻】掃愁筵。掃不了我鬱悶情懷。釣詩鉤。釣不了我這風流的症候。王府尹云「飛卿省可裏推辭。且飲一杯。」正末唱「小生也不敢推辭。」王府尹云「先生好共友再飲一杯。」正末唱「我則索勉強勉強的到口。」王府尹云「此酒能消心間鬱悶。解放客旅春愁。」正末唱「怕不待酒醉春風散客愁。」帶云「你怎知我這愁呵。」唱「似長江淹淹的不斷流。」王府尹云「先生不飲酒。敢思鄉麼。」正末唱「小生也不爲思鄉。」王府尹云「既不爲思鄉。你莫不害酒麼。」正末唱「小生也非干的這病酒。」

王府尹云「先生一向清減了。是老夫家中物用不中麼。」正末云「非也。」唱

【上小樓】看了他這簾垂玉鈎。更那香添金獸。王府尹云「敢酒食餽饌不應口麼。」正末唱「每日家滿卓杯盤。諸般餽饌。百味珍羞。」王府尹云「先生爲何清減了也。」正末唱「知他是怎生來。寬掩過春衫羅袖。正不知爲何的恁般消瘦。」

王府尹云「據云先生有經綸濟世之才。補完天地之手。應過舉。早晚除授。何故深思遠慮如此。」正末唱

【么篇】我怕沒經天緯地才。拿雲握霧手。穩情取步入蟾宮。跳過龍門占了鰲頭。王府尹云「先生既有如此般手段。爲何憂形於色。」正末唱「我愁的是花發東牆。月暗西廂。雲迷楚岫。」背科云「我若見小姐一面呵。」唱「便不做那狀元郎。我可也不會眉皺。」

王府尹云「先生數日作甚麼功課。」正末云「小生常習周易。」王府尹云「先生既看周易。必然有甚心得去處。」老夫隨喜觀看咱。做取書看吊金錢科云「書中吊下金錢來了也。」正末做慌科。王府尹云「將這錢我

看咱。這開元通寶金錢是我的。怎生得到這秀才手裏來。好奇怪也。我試問這個秀才咱。先生。這開元通寶金錢。是聖人賜我的來。怎生得到你手裏。你試說咱。〔正末唱〕

〔滿庭芳〕好看我便趨前收退後。這的是俺先人遺念。〔王府尹云〕誰遺與你來。〔正末唱〕是俺那祖上傳留。〔王府尹云〕這開元通寶金錢。是聖人賜與我的。有誰人能勾。〔正末唱〕他道是開元通寶誰能勾。奉皇宣賜與公侯。都只爲掉罨子鸞交鳳友。到做了個脫稍兒燕侶鶯儔。〔王府尹云〕可怎生這金錢落在你手裏。其中必有暗昧也。〔正末唱〕相公你便休窮究。〔王府尹云〕兀那秀才你從實的說。〔正末唱〕說着呵。出乖弄醜。〔王府尹云〕你不說此事乾罷了那。〔正末唱〕題起來風雨替花愁。

〔王府尹云〕這金錢正是我的。我把與女孩兒帶着。怎生能勾到這廝根前。必然是俺那妮子與這廝來。張千喚出小姐來。〔正末做跪科〕〔王府尹云〕好也。可早招了也。〔旦上云〕父親喚你孩兒有何事。〔王府尹云〕兀那潑賤人。你做的好勾當。這金錢我與你懸帶着來。怎生到這廝手裏。〔旦云〕您孩兒在九龍池上掉了來。〔王府尹云〕噤聲。俺家三世無犯法之男。五世無再婚之女。你是閨中女子。不習那針指女工。倒去學那辱門敗戶。你豈不聞女子無事不出閨門。夜行以燭。無燭則止。行不動塵。笑不露齒。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不啓偏門。不有私語。在家習禮法。學針指。若嫁與人。和六親。孝父母。使宗族稱羨。隣里矜誇。聖人云。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你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相窺。踰垣相從。國人皆賤之。你不學上古烈女。却做下這等勾當。小賤人。呸。你羞也不羞。〔詩云〕當日個襄王窈窕思賢才。趙貞女包上築墳臺。我則道你是個三貞九烈閨中女。呸。原來你是個辱門敗戶小奴胎。兀那小賤人還不回繡房中去。〔旦下〕〔指末科云〕好秀才也。你謙謙君子。看的好周易。韓飛卿老夫待你非薄。你在我家中住了個月之期。吃用衣食。都是老夫的。你却這般報答我。你是個讀書人。檢書冊與聖人對面。便好道君子不重則不威。枉了你窮九經三史諸子百家。不學上古賢人囊螢積雪。鑿壁偷光。則學亂作胡爲。這等無上下。無廉恥。我道你爲何撞入後花園中。元來正懷着此事。〔詩云〕你本是尋芳。誤見女嬋娟。推向花園拾翠鈿。將這開元通寶傳心。

事。你可是麼一春常費買花錢。張千。與我將這廝高高吊將起來。我慢慢的問他。〔做吊科〕〔賀知章上云〕小官賀知章。爲因韓飛卿撒過卷子。此文章不在李太白之下。聖人的命。則今日便宣入朝。自有加官賜賞。張千報復去。道有賀知章學士在於門首。〔報科〕〔王府尹云〕道有請。〔見科〕〔王府尹云〕學士此來有何事。〔賀知章云〕今日聖人見了韓飛卿卷子。說此文章不在李太白之下。宣他入朝加官去哩。〔王府尹云〕住。學士不知。這廝欺吾太甚。有罪在身。難以恕饒。〔賀知章云〕老相公。這是聖語。非同小可。不得遲慢。〔王府尹云〕既是聖人的命。且饒他罪過。張千。放他下來。〔賀知章云〕老相公。飛卿他是君子儒。有何罪將他吊起來。〔王府尹做打耳暗科〕〔賀知章云〕小官盡知此事。都在小官身上。飛卿兄弟你可早兩遭兒也。聖人宣你便須入朝。〔正末云〕不妨事。〔唱〕

〔耍孩兒〕幾會見儉香庭院裏拏了韓壽。擲果的雲陽內斬首香車。私走的卓文君就昇仙橋上。剛做骷髏。凶險也漢相如。滌器臨叩市。秦弄玉吹簫跨鳳樓。動不動君王行奏。本是些風花雪月。都做了筇杖徒流。

〔賀知章云〕我與你成合秦晉之緣何如。〔正末云〕我若得官呵。〔唱〕

〔煞尾〕準備着迎親慶喜筵。安排着攔門慶賀酒。〔帶云〕我折挂枝回來呵。〔唱〕我來折你這曉風春日觀音柳。道不的錯分付了風流畫眉的手。〔下〕

〔王府尹云〕韓飛卿去了也。本待成親來。交他來應舉去。恐此人功名心懶墮。等他爲了官。纔招爲婿。學士這椿事全在你身上。〔賀知章云〕相公放心。小姐這親事都在小官身上。老相公不必遲慢。便結綵樓。選日成親。〔詩云〕也不須媒證結婚姻。指日佳人就此親。〔王府尹詩云〕莫言一世儒冠誤。方顯文章可立身。〔同下〕

〔音釋〕 全滂悶切 學奚交切 迺音移 逗音豆 轅倉救切 僞鋤山切 僂音驟 剗音產 嗽音

泥 拗音酌 窈音查 窕音調 擲音直 骷音枯 髏音婁 滌音笛 行音杭 筇音癡

第四折

〔仲末李太白上詩云〕長安市上酒爲狂。沉香亭畔作文章。供奉翰林名學士。萬古千年姓字香。老夫姓李。雙名太白。生時母夢長庚星入懷。因以名之。天寶初年。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之事。天子賜食。親手調羹。初號竹溪六逸。後爲飲中八仙。小官有一同堂故友。乃是韓飛卿。此人文章不在小官之下。自到京師。擯過卷子。在知章學士府第安下。此人在於九龍池上。帶酒惹下是非。知章盡知詳細。對小官分訴的明白。在聖人根前奏過。就奉聖命着小官與他加官賜賞。二來就着小官與他成此一門親事。小官不敢久停久住。同賀知章走一遭去來。〔詩云〕聖天子選用賢良。文章士盡赴科場。韓飛卿狀元及第。我與他成秦晉花燭洞房。〔下〕〔王府尹同旦兒梅香上云〕歡來不似今朝。喜來那逢今日。老夫王府尹是也。誰想韓飛卿得了頭名狀元。我着知章學士保親爲媒。招狀元爲婿。今日結起彩樓。准備鼓樂。那新狀元敢待來也。〔正末同賀知章上賀云〕兄弟也一舉狀元及第。可賀可賀。〔正末云〕哥哥。我韓飛卿誰想有今日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步蟾宮。平地上青霄。脚不登禹門一躍。簪花宮帽側。挽轡玉驄驕。可知道金榜名標。誰請受五花誥。

〔云〕哥哥。兀那樓上爲甚麼動着樂聲。〔賀知章云〕這個是彩樓。要招女婿的。〔正末云〕張千。說與那樓上的人去。〔唱〕

〔沉醉東風〕也不索頻頻的樓前動樂。誰和恁臺上吹簫。〔賀知章云〕貴公子家女孩兒拋繡毬哩。〔正末唱〕紫絲鞭。手內擎。繡毬兒。身邊落。〔云〕哥哥。敢不是繡毬兒。〔賀知章云〕兄弟。不是繡毬是甚麼。〔正末唱〕我覷的亂下風雹。〔賀知章云〕飛卿。這拋繡毬兒的是王府尹的女孩兒。〔正末唱〕寄與他多情女豔嬌。你看他別尋一個前程倒好。

〔賀知章云〕兄弟也。你當初爲他這小姐。怎生般狂蕩。今日我與保親。你怎生這般古傲。〔正末唱〕

〔喬牌兒〕你個賀知章狂落保。〔賀知章云〕兄弟元來性格不一哩。〔正末唱〕不是這韓飛卿性格拗。〔賀知章云〕小姐爲你也會恥辱來。〔正末唱〕想着那俏人兒。曾受爺操暴。〔賀知章云〕你知他爲你受苦。你怎生不肯成親。〔正末唱〕休將漢相如錯送了。

〔賀知章云〕你當初爲這門親事，將性命也不顧。今日老相公肯了，你還不去參拜丈人哩。〔正末云〕哥哥，恁兄弟平生不折腰於人。〔唱〕

〔水仙子〕他待生拆開碧桃花下鳳鸞交，火燒了俺白玉樓頭翡翠巢。〔賀知章云〕他今日倒賠緣房，招你爲婿。〔正末唱〕他見我春風得意長安道，因此上迎頭兒將女婿招。〔賀知章云〕你休無禮，他是你太山丈人，你是他門下女婿，他敢打你哩。〔正末唱〕一恁他官人每棒有千條。〔梅香上云〕學士飛卿既然不肯成親呵，放他馬頭過去罷。〔正末唱〕小姐你便權休怪。〔梅香云〕當日個不得第呵，怎生般模樣，剛則做了官，便別了姐姐，不肯時也由得你。〔正末唱〕梅香你便且莫焦。〔賀知章云〕兄弟也，一門好親事成就了罷。〔正末云〕小官欲要不成這門親事，則怕破了丈人體面。〔唱〕今日可便輪到我粧么。

〔李太白上云〕小官李太白是也。奉聖人的命，着新狀元韓飛卿則今日去王府尹家爲婿，可早來到也。接了馬者。〔張千云〕牢鑒。〔見科〕〔李太白云〕韓飛卿，聽聖人的命，着你與王府尹女孩兒柳眉兒爲婿，休得推辭。望闕謝了恩者。〔正末云〕小官並不敢推辭，與王府尹爲婿。〔李太白云〕狀元過去拜你丈人。〔正末云〕既是聖人的命，成了這門親事，丈人受你女婿幾拜，則被你弔殺我也。丈人。〔王府尹云〕則被你傲殺我也。女婿。〔賀知章云〕兄弟，你說平生不折腰於人，今日早一遭兒也。〔李太白云〕就請小姐出來行禮，成了親事，等我好回聖人話去。〔梅香擁旦上行，禮交杯科〕〔正末云〕兀的不歡喜殺我也。〔唱〕

〔雁兒落〕今日個畫堂中設酒銷，花燭下同諧笑。高擎着台盞杯，齊動着合歡樂。

〔得勝令〕呀，若不是前世宿緣招，焉能勾玉杵會藍橋。〔旦云〕將酒來。妾身與狀元同奉父親一杯。〔正末同旦跪科〕〔賀知章云〕兄弟，你恰纔說平生不折腰於人，可早兩遭兒也。〔正末唱〕哎，你個賀學士，休譏誚，我如今爲新人當拜倒。〔王府尹云〕咱也回奉狀元一杯。〔做把盞科〕〔正末唱〕你也恃不得官高，動不動將咱弔。我也賭不得心高，早兩遭兒

折了腰。

〔李太白云〕韓飛卿。你夫妻二人望闕跪着。聽聖人的命。因你對策稱旨。加授翰林學士。別賜黃金五十斤。與夫人柳眉兒添粧。〔詩云〕則爲你十年辛苦困寒窗。一舉成名天下揚。金錢自可成姻眷。玉杵無煩問渺茫。京兆堂中添貴客。翰林院裏擢仙郎。嵩呼萬歲齊天喜。拜舞丹墀謝聖皇。〔正末同旦謝恩科〕〔唱〕

〔沽美酒〕你道我韓飛卿意氣豪。柳夫人緣分巧。誰承望恩賜黃金偏不少。越顯得風流京兆。將眉黛好重描。

〔太平令〕這都是五十文開元通寶。成就了美夫妻三月桃夭。從今後一生榮耀。雙雙的齊眉到老。想草茅遇遭這聖朝。呀。知甚日把隆恩補報。

〔音釋〕 嚮音配 躍音耀 樂音耀 落音撈 雹巴毛切 徹音熬 格皆上聲 拘音嬰 操平聲

翫肥去聲 巢鋤昭切 卷音謹 黛音代

題目

韓飛卿醉趕柳眉兒

正名

李太白匹配金錢記

包待制陳州糶米雜劇

楔子

〔仲末扮范學士領祗候上詩云〕博覽羣書貫九經。鳳凰池上顯崢嶸。殿前曾獻昇平策。獨占鰲頭第一名。老夫姓范名仲淹。字希文。祖貫汾州人氏。自幼習儒。精通經史。一舉進士及第。隨朝數十載。謝聖恩可憐。官拜戶部尚書。加授天章閣大學士之職。今有陳州官員申上文書來。說陳州亢旱三年。六料不收。黎民苦楚。幾至相食。是老夫入朝奏過。奉聖人的命。着老夫到中書省召集公卿商議。差兩員清廉的官。直至陳州開食糶米。欽定五兩白銀一石細米。老夫早間已曾遣人將衆公卿都請過了。令人你在門外覷者。看有那一位老爺下馬。便來報咱知道。〔祗候云〕理會的。〔外扮韓魏公上云〕老夫姓韓名琦。字稚圭。乃相州人也。自嘉祐中。某方二十一歲。舉進士及第。當有太史官奏曰。日下五色雲現。是以朝廷將老夫重任。官拜平章政事。加封魏國公。今日早朝而回。正在私宅中少坐。有范學士令人來請。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令人報復去。道有韓魏公在于門首。〔祗候做報科云〕報的相公得知。有韓魏公來了也。〔范學士云〕道有請。〔見科〕〔范學士云〕老丞相請坐。〔韓魏公云〕學士請老夫來。有何公事。〔范學士云〕老丞相等衆大人來了時。有事商量。令人門首再覷者。〔祗候云〕理會的。〔外扮呂夷簡上云〕老夫姓呂名夷簡。自登甲第以來。累蒙選用。謝聖恩可憐。官拜中書同平章事之職。今早有范天章學士。令人來請。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令人報復去。道有呂夷簡下馬也。〔祗候報科云〕報的相公得知。有呂平章來了也。〔范學士云〕道有請。〔見科〕〔呂夷簡云〕呀。老丞相先在此了。學士今日請小官來。有何事商議。〔范學士云〕老丞相請坐。待衆大人來全了呵。有事計議。〔淨扮劉衙內上詩云〕花花太歲爲第一。浪子喪門世無對。聞着名兒腦也疼。則我是有權有勢。劉衙內小官劉衙內是也。我是那權豪勢要之家。累代簪纓之子。打死人不要償命。如同房簷上揭一箇瓦。我正在私宅中閒坐。有范天章學士令人來請。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說話中間。可早來到也。令人報復去。說小官來了也。〔祗候報科云〕報的相公得知。有劉衙內在于門首。〔范學士云〕道有請。〔見科〕〔劉衙內

云」衆老丞相都在此學士喚俺衆官人每來。有何事商議。〔范學士云〕衙內請坐。小官請衆位大人。別無甚事。今有陳州官員申將文書來。說陳州亢旱不收。黎民苦楚。老夫入朝奏過。奉聖人的命。着差兩員清廉的官。直至陳州開倉糶米。欽定五兩白銀一石細米。老夫請衆大人來商議。可着誰人去陳州爲倉官糶米者。〔韓魏公云〕學士。此乃國家緊急濟民之事。須選那清忠廉幹之人。方纔去的。〔呂夷簡云〕老丞相道的極是。〔范學士云〕衙內。你可如何主意。〔劉衙內云〕衆大人在上。據小官舉兩箇。最是清忠廉幹的人。就是小官家中兩個孩兒。一個是女婿楊金吾。一個是小衙內劉得中。着他兩個去。並無疎失。大人意下如何。〔范學士云〕老丞相。衙內保舉他兩個孩兒。一個是小衙內。一個是女婿楊金吾。到陳州糶米去。老夫不曾見衙內那兩個孩兒。就煩你喚將那兩個來。老夫試看咱。〔劉衙內云〕令人。與我喚將兩個孩兒來者。〔祇候云〕理會的。兩個舍人安在。〔淨扮小衙內丑扮楊金吾上〕〔小衙內詩云〕堪堪青天則俺識。三十六丈零七尺。踏着梯子打一看。原來是塊青白石。俺是劉衙內的孩兒。叫做劉得中。這個是我妹夫楊金吾。俺兩個全仗俺父親的虎威。拿粗挾細。揣歪捏怪。幫閒鑽懶。放刁撒潑。那一個不知我的名兒。見了人家的好玩器。好古董。不論金銀寶貝。但是值錢的。我和俺父親的性兒一般。就白拿白要。白搶白奪。若不與我呵。就踢就打。就擄毛一交。別番倒剝上幾脚。揀着好東西揣着就跑。隨他在那衙門內與詞告狀。我若怕他。我就是癩蝦蟆養的。今有父親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楊金吾云〕哥哥。今日父親呼喚。要着俺兩個那裏辦事去。管請就做下了。可早來到也。令人報復去。道有我劉大公子同妹夫楊金吾下馬也。〔祇候報科云〕報的相公得知。有二位舍人來了也。〔范學士云〕着他過來。〔祇候云〕着過去。〔小衙內同楊金吾做見科云〕父親喚我二人來有何事。〔劉衙內云〕您兩個來了也。把體面見衆大人去咱。〔范學士云〕衙內。這兩個便是你的孩兒。老夫看了。這兩個模樣動靜。敢不中麼。〔劉衙內云〕衆大人和學士聽我說。難道我的孩兒我不知道。小官保舉的這兩個孩兒。清忠廉幹。可以糶米去的。〔韓魏公云〕學士。這兩個定去不的。〔劉衙內云〕老丞相。豈不聞知子莫若父。他兩個去的。〔呂夷簡云〕此事只憑天章學士主張。〔劉衙內云〕學士。小官就立下一紙保狀。保我這兩個孩兒糶米去。若有差遲。連着小官坐罪便了。〔范學士云〕既然衙內保舉。您二人望闕跪者。聽聖人的命。因爲陳州亢旱

不收。黎民苦楚。差您二人去陳州開倉糴米。欽定五兩白銀一石細米。則要你奉公守法。東杖理民。今日是吉日辰辰。便索長行望闕。謝了天恩者。〔小衙內同楊金吾做拜科云〕多謝了衆位大老爺擡舉。我這一去冰清玉潔。幹事回還。管着你們喝噪也。〔做出門科〕〔劉衙內背云〕孩兒也。您近前來。論咱的官位可也勾了。止有家財略略少些。如今你兩個到陳州去。因公幹私。將那學士定下的官價。五兩白銀一石細米。私下改做十兩銀子一石。米裏面再插上些泥土糠粃。則還他個數兒罷。斗是八升的斗。秤是加三的秤。隨他有什麼議論。到學士跟前。現放着哩。你兩個放心的去。〔小衙內云〕父親。我兩個知道。你何須說。我還比你乖哩。則一件。假似那陳州百姓。每不伏我呵。我可怎麼整治他。〔劉衙內云〕孩兒。你也說的是。我再和學士說去。〔做見學士科云〕學士。則一件兩個孩兒。陳州糴米去。那裏百姓刁頑。假若不伏我這兩個孩兒。却怎生整治他。〔范學士云〕衙內。投至你說時。老夫先在聖人根前奏過了也。若陳州百姓刁頑呵。有勅賜紫金鎚。打死勿論。令人快捧過來。衙內。兀的便是紫金鎚。你將去交付那個孩兒。着他小心在意者。〔小衙內云〕則今日領着大人的言語。便往陳州開倉。跑一遭去來。〔詩云〕議定五兩糴一石。改做十兩落他些。父親保舉無差謬。則我兩人原是惡賊皮。〔同楊金吾下〕〔劉衙內云〕學士。兩個孩兒去了也。〔范學士云〕劉衙內。你兩個孩兒去了也。〔唱〕

【仙呂賞花時】只爲那連歲災荒料不收。致使的一郡蒼生強半流。因此上糴米去陳州。你將着孩兒保奏。不知他可也分得帝王憂。

〔云〕令人將馬來。老夫回聖人的話去也。〔同劉下〕〔韓魏公云〕老丞相。看這兩個到的陳州。那裏是濟民。必然害民去也。異日若本州具奏。將來老夫另有個主意。〔呂夷簡云〕全仗老丞相爲國救民。〔韓魏公云〕范學士已入朝回聖人的話去了。咱和你且歸私宅中去來。〔詩云〕賑濟饑荒事不輕。須憑廉幹救蒼生。〔呂夷簡詩云〕他時若有風聞入。我和你一一還當奏聖明。〔同下〕

〔音釋〕 汾音焚 琦音奇 擡慈纖切 剝朵去聲 糴音妣

第一折

〔小衙內同楊金吾引左右捧紫金鍾上詩云〕我做衙內真個俏。不依公道則愛鈔。有朝事發丟下頭。拚着帖箇大膏藥。小官劉衙內的孩兒小衙內。同着這妹夫楊金吾兩個。來到這陳州開倉糴米。父親的言語着俺二人糴米本是五兩銀子一石。改做十兩銀子一石。斗裏插上泥土糠粃。則還他個數兒。斗是八升小斗。秤是加三大秤。如若百姓們不服。可也不怕。放着有那欽賜的紫金鍾哩。左右。與我喚將斗子來者。〔左右云〕本處斗子安在。〔二丑斗子上詩云〕我做斗子十多羅。覓些倉米養老婆。也非成擔偷將去。只在斛裏打雞窩。俺兩個是本處倉裏的斗子。上司見我們本分老實。一顆米也不愛。所以積年只用俺兩個。如今新除將兩個倉官來。說道十分利害。不知叫我們做甚麼。須索見他走一遭去。〔做見科云〕相公。喚小人有何事。〔小衙內云〕你是斗子。我分付你。現有欽定價。是十兩銀子一石米。這箇數內我們再剋落一毫不得的。只除非把那斗秤私下換過了。斗是八升的小斗。秤是加三的大秤。我若得多的。你也得少的。我和你四大家分。〔大斗子云〕理會的。正是這等大人也。總成俺兩個斗子圖一個小富貴。如今開了這倉。看有甚麼人來。〔雜扮糴米百姓三人同上云〕我每是這陳州的百姓。因爲我這裏亢旱了三年。六料不收。俺這百姓每好生的艱難。幸的天恩。特地差兩員官來這裏開倉賣米。聽的上司說道。欽定米價是五兩白銀糴一石細米。如今又改做了十兩一石。米裏又插上泥土糠粃。出的是八升的小斗。入的又是加三的大秤。我們明知道這個買賣難和他做。只是除了倉米又沒處糴米。教我們怎生餓得過。沒奈何只得各家湊了些銀子。且買些米去救命。可早來到了也。〔大斗子云〕你是那裏的百姓。〔百姓云〕我每是這陳州百姓。特來買米的。〔小衙內云〕你兩個仔細看銀子。別樣假的也還好看。單要防那四堵牆。休要着 he 哄了。〔二斗子云〕兀那百姓。你湊了多少銀子來糴米。〔百姓云〕我衆人則湊得二十兩銀子。〔大斗子云〕拿來上天平彈着。少少。你這銀子則十四兩。〔百姓云〕我這銀子還重着五錢哩。〔小衙內云〕這百姓每刁潑。拿那紫金鍾來打他娘。〔百姓云〕老爺不要打。我每再添上些便了。〔大斗子云〕你趁早兒添上。我要和官家四六分哩。〔百姓做添銀科云〕又添上這六兩。〔二斗子云〕這也還少些兒。將就他罷。〔小衙內云〕既然銀子足了。打與他米去。〔二斗子云〕一斛。二斛。三斛。四斛。〔小衙內云〕休要量滿了。把斛放起着。打些雞窩兒與他。〔大斗子云〕小人知道。手裏趕着哩。〔百姓云〕這米則有一石六斗。

內中又有泥土糠皮。春將來則勾一石多米。罷罷罷。也是俺這百姓的命該受這般磨滅。正是醫的眼前瘡。剗却心頭肉。〔同下〕〔正末扮張徹古同孩兒小徹古上詩云〕窮民百補破衣裳。污吏春衫拂地長。稼穡不知誰壞却。可教風雨損農桑。老漢陳州人氏。姓張。人見我性兒不好。都喚我做張徹古。我有個孩兒張仁。爲因這陳州缺少米糧。近日差的兩個倉官來。傳聞欽定的價是五兩白銀一石細米。着賑濟俺一郡百姓。如今兩個倉官改做十兩銀子一石細米。又使八升小斗。加三大秤。莊院裏攢零合整。收拾的這幾兩銀子糴米。走一遭去來。〔小徹古云〕父親。則一件你平日間是個性兒古徹的人。倘若到的那買米處。你休言語則便了也。〔正末云〕這是朝廷救民的德意。他假公濟私。我怎肯和他干罷了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則這官吏知情。外合裏應。將窮民併。點紙連名。我可便直告到中書省。

〔小徹古云〕父親。略遇着這等官府也說些甚麼。〔正末唱〕

〔混江龍〕做的個上梁不正。只待要損人利己。惹人憎。他若是將嚙刁蹬。休道我不敢掀騰。柔軟莫過溪澗水。到了不平地上也高聲。他也故違了皇宣命。都是些吃倉廩的鼠耗。嘔膿血的蒼蠅。

〔云〕可早來到也。〔做見斗子科〕〔大斗子云〕兀那老子。你來糴米。將銀子來我秤。〔正末做遞銀子科云〕兀的不是銀子。〔大斗子做秤銀子科云〕兀那老的。你這銀子則八兩。〔正末云〕十二兩銀子。則秤的八兩。怎麼少偌多。〔小徹古云〕哥。我這銀子是十二兩來。怎麼則秤八兩。你也放些心平着。〔二斗子云〕這廝放屁。秤上現秤八兩。我吃了你一塊兒那。〔正末云〕嗨。本是十二兩銀子。怎生秤做八兩。〔唱〕

〔油葫蘆〕則這攢典。哥哥你強挺。你可敢教我親自秤。〔大斗子云〕這老的好無分曉。你的銀子本少。我怎好多秤了你的。只頭上有天哩。〔正末唱〕今世人那個不聰明。我這裏轉一轉。如上思鄉嶺。我這裏步一步。似入琉璃井。〔大斗子云〕則這般秤。八兩也還低哩。〔正末唱〕秤銀子。秤得高。〔做量米科〕〔二斗子云〕我量與你米。打個雞窩。再揀了些。〔小徹古云〕父

親。他那邊又擦了些米去了。〔正末唱〕收量米又量的不平。元來是八升撮小斗兒加三秤。只俺這銀子短一二兩。怎不和他爭。

〔大斗子云〕我這兩個開倉的官。清耿耿不受民財。乾剝剝則要生鈔。與民做主哩。〔正末云〕你這官人是甚麼官人。〔二斗子云〕你不認的。那兩個便是倉官。〔正末唱〕

〔天下樂〕你比那開封府包龍圖少四星。〔大斗子云〕元那老子休要胡說。他兩個是權豪勢要的人。休要惹他。〔正末唱〕賣弄你那官清法正。行多要此三也不到的擔罪名。〔二斗子云〕這米還尖。再擦了些者。〔小徹古云〕父親他又擦了些去了。〔正末唱〕這壁廂去了半斗。那壁廂擦了幾升。做的一個輕。人來還自輕。

〔二斗子云〕你揀着口袋。我量與你麼。〔正末云〕你怎麼量米哩。俺不是私自來糴米的。〔大斗子云〕你不是私自來糴米。我也是奉官差。不是私自來糴米的。〔正末唱〕

〔金盞兒〕你道你奉官行。我道你奉私行。俺看承的一合米。關着八九個人的命。又不比山麋野鹿衆人爭。你正是餓狼口裏奪脆骨。乞兒碗底覓殘羹。我能可折升不折斗。你怎也圖利不圖名。

〔大斗子云〕這老子也無分曉。你怎麼罵倉官。我告訴他去來。〔大斗子做稟科〕〔小衙內云〕你兩箇斗子。有甚麼話說。〔大斗子云〕告的相公得知。一個老子來糴米。他的銀子又少。他倒罵相公哩。〔小衙內云〕拏過那老子來。〔正末做見科〕〔小衙內云〕你這個虎刺孩作死也。你的銀子又少。怎敢罵我。〔正末云〕你這兩個害民的賊。於民有損。爲國無益。〔大斗子云〕相公。你看小人不說謊。他是罵你來麼。〔小衙內云〕這老匹夫無禮。將紫金鎚來打那老匹夫。〔做打正末科〕〔小徹古做拴頭科云〕父親精細者。我說甚麼來。我着你休言語。你吃了這一金鎚。父親眼見的無那活的人也。〔楊金吾云〕打的還輕。依着我性。則一下打出腦漿來。且着他包不成網兒。〔正末做漸醒科〕〔唱〕

〔村裏打鼓〕只見他金鎚落處。恰便似轟雷着頂。打的來滿身血迸。教我

呵怎生扎掙。也不知打着的是脊梁。是腦袋。是肩井。但覺的刺牙般酸。剜心般痛。剔骨般疼。哎。嚙天。那兀的不送了我也這條老命。

〔云〕我來買米。如何打我。〔小衙內云〕把你那性命則當根草。打甚麼不緊。是我打你來。隨你那裏告我去。〔小撇古云〕父親也。似此怎了。〔正末唱〕

〔元和令〕則俺個糴米的有甚罪名。和你這糴米的也不乾淨。〔小衙內云〕是我打你來。沒事沒事。由你在那裏告我。〔正末唱〕現放着徒流答杖。做下嚴刑。却不道家門外千丈坑。則他這得填平處且填平。你可也被人推更不輕。

〔楊金吾云〕俺兩個清似水。白如麵。在朝文武。誰不稱讚我的。〔正末唱〕

〔上馬嬌〕哎。你個蘿蔔精頭上青。〔小衙內云〕看起來我是野菜。你怎麼罵我做蘿蔔精。〔正末唱〕坐着個愛鈔的壽官廳。麵糊盆裏專磨鏡。〔楊金吾云〕俺兩個至一清廉有名的。〔正末唱〕哎。還道你清。清賽玉壺冰。

〔小衙內云〕怕不是皆因我二人至清。滿朝中臣宰舉保將我來的。〔正末唱〕

〔勝葫蘆〕都只待遙指空中鴈做羹。那個肯爲朝廷。〔楊金吾云〕你那老匹夫。把朝廷來壓我哩。我不怕。我不怕。〔正末唱〕有一日受法餐刀正典刑。恁時節錢財使罄。人亡家破。方悔道不廉能。

〔小衙內云〕我見了那窮漢似眼中疔。肉中刺。我要害他。只當捏爛柿一般。值個甚的。〔正末云〕噤聲。〔唱〕

〔後庭花〕你道窮民是眼內疔。佳人是額下癭。〔帶云〕難道你家沒王法的。〔唱〕便容你酒肉攤場吃。誰許你金銀上秤秤。〔云〕孩兒。你也與我告去。〔小撇古云〕父親。你看他這般權勢。只怕告他不得麼。〔正末唱〕兒也。你快去告。不須驚。〔小撇古云〕父親要告他。指誰做證。〔正末唱〕只指着紫金鎚。專爲照證。〔小撇古云〕父親。證見便有了。却往那裏告他去。〔正末唱〕投詞院直至省。將冤屈叫幾聲。訴出咱這實情。怕沒有公與卿。必然的

要准行。〔小徽古云〕若是不准。再往那裏告他。〔正末唱〕任從他賊醜生。百般家着智能。遍衙門告不成。也還要上登聞。將怨鼓鳴。

〔青哥兒〕雖然是輸贏。輸贏無定。也須知報應。報應分明。難道紫金鎚。就好活打殺人性命。我便死在幽冥。決不忘情。待告神靈。拏到堦庭。取下招承。償俺殘生。苦恨纔平。若不沙。則我這雙兒鵲鴿也似眼中睛。應不瞋。

〔云〕孩兒。眼見得我死了也。你與我告去。〔小徽古云〕您孩兒知道。〔正末云〕這兩個害民的賊。請了官家大律大祿。不曾與天子分憂。倒來苦害俺這裏百姓。天那。〔唱〕

〔賺煞尾〕做官的要了錢。便糊突。不要錢。方清正。多似你這貪污的。枉把皇家祿請。〔帶云〕你這害民的賊。也想一想。差你開倉糴米。是爲着何來。〔唱〕兀的賑濟饑荒。你也該自省。怎倒將我一鎚兒打壞天靈。〔小徽古云〕父親。我幾時告去。〔正末唱〕則今日便登程。直到王京。常言道。廝殺無如父子兵。揀一個清耿耿。明朗朗。官人每告整。和那害民的賊徒折證。〔小徽古云〕父親。可是那一位大衙門告他去。〔正末嘆云〕若要與我陳州百姓除了這害呵。〔唱〕則除是包龍圖。那個鐵面沒人情。〔下〕

〔小徽古哭科云〕父親亡逝已過。更待干罷。我料着陳州近不的他。我如今直至京師。揀那大大的衙門裏告他去。〔詩云〕盡說開倉爲救荒。反教老父一身亡。此生不是空桑出。不報冤讎不姓張。〔下〕〔小衙內云〕斗子。那老子要告俺去。我算着就告到京師。放着老子在哩。况那范學士是我老子的好朋友。休說打死一個。就打死十個。也則當五雙。俺兩個別無甚事。都去狗腿灣王粉頭家裏喝酒去來。一了。說倉廩府庫。抹着便富。王粉頭家。不誤主顧。〔下〕

〔音釋〕 趕且去聲 剗碗平聲 撇音撇 蹬音鄧 廠音敎 啞音匝 擦音蛙 暇音呀 轟音轟
迸音柄 頰音孩 鵲紅姑切 鴿音零

第二折

〔范學士領祇候上云〕老夫范仲淹。自從劉衙內保舉他兩個孩兒去陳州開倉糶米。誰想那兩個到的陳州。貪賊壞法。飲酒非爲。奉聖人的命。着老夫再差一員正直的去陳州。結斷此一樁公事。就勅賜勢劍金牌。先斬後聞。今日在此議事堂中。與衆公卿聚議。怎麼這早晚還不見來。令人門首覷着。若來時報復我知道。〔祇候云〕理會的。〔韓魏公上云〕老夫韓魏公。今有范天章學士在於議事堂。令人來請。不知有甚事。須索去走一遭。可早來到這門首也。〔祇候報云〕韓魏公到。〔范學士云〕道有請。〔韓魏公做見科〕〔范學士云〕老丞相來了也。請坐。〔呂夷簡上云〕老夫呂夷簡。正在私宅閒坐。有范學士在於議事堂。令人來請。須索去走一遭。不覺早來到了也。〔祇候報云〕呂平章到。〔范學士云〕道有請。〔呂夷簡見科云〕老丞相在此。學士。今日請老夫來有何事。〔范學士云〕二位老丞相。則因爲前者陳州糶米一事。劉衙內舉保他那兩個孩兒做倉官去。如今在那裏貪賊壞法。飲酒非爲。奉聖人的命。教老夫在此聚會衆多臣宰。舉一個正直的官員前去陳州。結斷此事。只等衆大人來全了時。同舉一位咱。〔韓魏公云〕想學士必已得人。某等便當舉薦。〔小徹古上云〕自家小徹古。俺和父親同去糶米。不想被兩個倉官將俺父親打死了。俺父親臨死之時。着我告包待制去。見說是個白髭鬚的老兒。我來到這大街上等着。看有甚麼人來。〔劉衙內上云〕小官劉衙內。自從兩個孩兒去陳州糶米。至今音信皆無。早間有范學士着人來請我。不知又是甚麼事。須索走一遭去者。〔小徹古云〕這個白髭鬚的老兒。敢是包待制。我試迎着告咱。〔做跪科〕〔劉衙內云〕兀那小的。你有甚麼冤枉的事。我與你做主。〔小徹古云〕我是陳州人氏。俺爺兒兩個將着十二兩銀子糶米去。被那倉官將俺父親則一金鎚打死了。那裏無人敢近他。爺爺敢是包待制麼。與小的每做主咱。〔劉衙內云〕兀那小的。則我便是包待制。你休去別處告。我與你做主。你且一壁有者。〔小徹起科云〕理會的。〔劉衙內背云〕嗨。我那兩個小醜生。敢做下來也。令人報復去。道有劉衙內在於門首。〔祇候云〕劉衙內到。〔劉衙內做見科〕〔范學士云〕衙內。你保舉的兩個好清官也。〔劉衙內云〕學士。我那兩個孩兒果然是好清官。實不敢欺。〔范學士云〕衙內。老夫打聽的你兩個孩兒到的陳州。則是飲酒非爲。不理正事。貪賊壞法。苦害百姓。你知麼。〔衙內云〕老丞相休聽人的言語。我保舉的人。並無這等勾當。〔范學士云〕二位老丞相。他還不信哩。〔小徹古問祇候云〕哥哥。恰纔那進去的。敢是包待制爺。

爺麼〔衙候云〕則他是劉衙內。你要問包待制還不曾來哩。〔小徹古云〕天那。我要告這劉衙內。誰想正投在老虎口裏。可不我死也。〔正末扮包待制領張千上云〕老夫姓包名拯。字希文。本貫金斗郡四望鄉老兒村人氏。官拜龍圖閣待制。正授南衙開封府尹之職。奉聖人的命。上五南採訪已回。須索到議事堂中。見衆公卿。走一遭去來。〔張千云〕想老相公爲官。多早晚陞廳。多早晚退衙。老相公。試說一遍與您孩兒聽咱。〔正末唱〕

〔正宮端正好〕自從那雲滾滾卯時初。直至日掩掩的申牌後。剛則是無倒斷簿領埋頭。更被那些紫欄袍拘束的我難擡手。我把那爲官事都參透。〔滾繡毬〕待不要錢呵。怕違了衆情。待要錢呵。又不是咱本謀。只這月俸錢。做咱每人情不敷。〔張千云〕老相公平日是箇不避權豪勢要之人也。〔正末唱〕我和那權豪每結下些山海也似冤讐。會把個魯齋郎斬市曹。會把個葛監軍下獄囚。賸吃了些衆人每毒咒。〔張千云〕老相公如今雖然年老。志氣還在哩。〔正末唱〕到今日一筆都勾。從今後不干己事休開口。我則索會盡人間只點頭。倒大來優游。

〔云〕可早來到議事堂門首也。張千接下馬者。〔小徹古云〕我問人來說。這個便是包待制。〔做跪叫科云〕冤屈也。爺爺與孩兒每做主咱。〔正末云〕兀那小的。你那裏人氏。有甚麼冤枉事。你實說來。老夫與你做主。〔小徹古云〕孩兒每陳州人氏。嫡親的父子二人。父親是張徹古。今有兩個官人在陳州開倉糶米。欽定五兩銀子一石。他改做十兩一石。俺一家兒苦湊得十二兩銀子買米。他則秤的八兩。俺父親向前分辨去。他着那紫金鎚一鎚打死。孩兒要去聲冤告狀。盡道他是權豪勢要之家。人都近不的他。俺父親臨死之時。曾說道。孩兒等我命終。你直至京師尋着包待制。爺爺那裏告去。我投至的見了爺爺。就是撥雲見日。昏鏡重磨。須與孩兒每做主咱。〔詩云〕本待將衷情細數。奈哽咽吞聲莫吐。紫金鎚打死親爺。委實是含冤受苦。〔正末云〕你且一壁有者。〔小徹古扯正末科云〕爺爺不與孩兒做主。誰做主咱。〔正末云〕我知道了也。〔三科了〕〔正末云〕令

人報復去。道有包待制在於門首。〔祇候報云〕有包待制來了也。〔范學士云〕好好。包龍圖來了。快有請。〔正末做見科〕〔韓魏公云〕待制五南採訪初回。鞍馬上勞神也。〔正末云〕二位老丞相和學士治事不易。〔劉衙內云〕老府尹遠路風塵。〔正末云〕衙內恕罪。〔衙內背云〕這老子怎麼瞅我那一眼。敢是見那個告狀的人來。我則做不知道。〔正末云〕老夫上五南採訪回來。昨日見了聖人。今日特特的拜見二位老丞相和學士來。〔范學士云〕不知待制多大年紀爲官。如今可多大年紀。請慢慢的說一遍。某等敬聽。〔正末云〕學士問老夫多大年紀爲官。如今有多大年紀。學士不嫌絮煩。聽老夫慢慢的說來。〔唱〕

【倘秀才】我從那及第時二十五六。我如今做官到七十也。那八九豈不聞人到中年萬事休。我也曾觀唐漢看春秋。都是俺爲官的上手。

〔范學士云〕待制做許多年官也。歷事多矣。〔呂夷簡云〕待制爲官盡忠報國。激濁揚清。如今朝裏朝外權豪勢要之家。聞待制大名。誰不驚懼。誠哉所謂古之直臣也。〔正末云〕量老夫何足掛齒。想前朝有幾個賢臣。都皆屈死。似老夫這等粗直。終非保身之道。〔范學士云〕請待制試說一遍。〔正末唱〕

【滾繡球】有一個楚屈原在江上死。有一個關龍逢刀下休。有一個紂比干。曾將心剖。有一個未央宮屈斬了韓侯。〔呂夷簡云〕待制我想張良坐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輔佐高祖。定了天下。見韓信遭誅。彭越被醢。遂辭去侯爵。願從赤松子遊。真先見之明也。〔正末唱〕那張良呵。若不是疾歸去。〔韓魏公云〕那越國范蠡。扁舟五湖。却也不弱。〔正末唱〕那范蠡呵。若不是暗奔走。這兩個都落落的完全屍首。我是個漏網魚。怎再敢吞鉤。不如及早歸山去。我則怕爲官不到頭。枉了也干求。

〔云〕二位老丞相和學士。老夫年邁。不能爲官。到來日見了聖人。就告致仕閒居也。〔范學士云〕待制你差了也。如今朝中似待制這等清正的。能有幾人。況年紀尚未衰邁。正好爲官。因何便告致仕那。〔正末云〕學士。老夫自有說的事。〔劉衙內云〕老府尹說的是年紀老了。如今棄了官告致仕。閒居倒快活也。〔范學士云〕老相公有甚麼事。要說老夫聽咱。〔正末唱〕

「呆骨朵」老夫有件事向君王陳奏。只說那權豪每是俺敵頭。〔范學士云〕那權豪的老相公待要怎麼。〔正末唱〕他便似打家的強賊。俺便似看家的惡狗。他待要此三錢和物。怎當的這狗兒緊追逐。只願俺今日死明日亡。憤的他千自在百自由。

〔范學士云〕待制。你且回私宅中去者。老夫在此。別有商議。〔正末做辭科云〕二位老丞相和學士恕罪。老夫告回也。〔做出門科〕〔小撇古在門首跪叫科云〕爺爺與孩兒做主咱。〔正末云〕我險些兒忘了這一件事。兀那小的你先回去。我隨後便來也。〔小撇古謝科云〕既然今日見了包待制。必然與我做主。他教我先回去。則今日不敢久停久住。便索先上陳州等他去來。〔詩云〕我今日得見龍圖。告父親屈死無辜。轉陳州等他來到。也把紫金鎚打那囚徒。〔下〕〔正末云〕做回身再入科。〔范學士云〕待制去了。為何又回來也。〔正末云〕老夫欲要回去。聽的陳州一郡濫官汚吏。甚是害民。不知老相公會差甚麼能事官員陳州去也不曾。〔韓魏公云〕學士先曾委了兩員官去了。〔正末云〕可是那兩員官去來。〔范學士云〕待制不知。自你上五南探訪去了。朝中一時乏人。差着劉衙內的兒子劉得中。女婿楊金吾。到陳州糶米去。好久不見來回話哩。〔正末云〕見說陳州一郡官吏貪汚。黎民頑魯。須再差一員去陳州考察官吏。安撫黎民。可不好也。〔韓魏公云〕待制不知。今日聚集俺多官。正爲此事。〔范學士云〕奉聖人的命。着老夫再差一員清正的官去陳州。一來糶米。二來就勘斷這樁事。老夫想別人去。可也幹不的事。就煩待制一行。意下如何。〔正末云〕老夫去不的。〔呂夷簡云〕待制去不的。可着誰去。〔范學士云〕待制堅意不肯去。劉衙內。你讓待制這一遭。他若不去。你便去。〔衙內云〕小官理會的。老府尹到陳州走一遭去。打甚麼不緊。〔正末云〕既然衙內着老夫去。我看衙內的面皮。張千。準備馬便往陳州走一遭去來。〔劉衙內做驚科背云〕哎。若是這老子去呵。那兩個小的怎了也。〔正末唱〕

〔脫布衫〕我從來不劣方頭。恰便似火上澆油。我偏和那有勢力的官人每卯酉。謝大人向朝中保奏。

〔劉衙內云〕我並不曾保奏你哩。〔正末唱〕

【小梁州】我一點心懷社稷愁。〔云〕張千將馬來。〔張千云〕理會的。〔正末唱〕則今日便上陳州。既然心去意難留。他每都穿連透。我則怕關節兒枉生受。

〔云〕二位老丞相和學士聽者。老夫去則去。倘有權豪勢要之徒。難以處治。着老夫怎處。〔范學士云〕待制再也不必過慮。聖人的命勅賜與你勢劍金牌。先斬後聞。請待制受了勢劍金牌。便往陳州去。〔正末唱〕

【么篇】謝聖人肯把黎民救。這劍也到陳州。怎肯干休。敢着你吃一會家生人肉。哎。看那個無知禽獸。我只待先斬了逆臣頭。

〔劉衙內云〕老府尹若到陳州。那兩個倉官。可是我家裏小的。看我分上看覷咱。〔正末做看劍云〕我知道我這上頭看覷他。〔做三科〕〔衙內云〕老府尹好沒面情。我兩次三番與你陪話。你看着這勢劍說這上頭看覷他。你敢殺了我兩個小的。論官職我也不怕你。論家財我也受用似你。〔正末云〕我老夫怎比你得你來。〔唱〕

【耍孩兒】你積攢的金銀過北斗。你指望待天長地久。看你那於家爲國下場頭。出言語不識娘羞。我須是筆尖上掙箇來的千鍾祿。你可甚劍鋒頭博換來的萬戶侯。〔衙內云〕老府尹。我也不怕你。〔正末唱〕你那裏休誇口。你雖是一人爲害。我與那陳州百姓每分憂。

〔劉衙內云〕老府尹。你不知道這倉官也不好做。〔正末云〕倉官的弊病。老夫盡知。〔衙內云〕你知道時。你說倉官的弊病咱。〔正末呵〕

【煞尾】河涯邊攢運下此三糧。倉廩中囤塌下此三籌。只要肥了你私囊。也不管民間瘦。〔帶云〕我如今到那裏呵。〔唱〕敢着他收了蒲藍罷了斗。〔同張千下〕

〔劉衙內云〕列位老相公。這樁事不好了。這老子到那裏時。將俺這兩個小的肯干罷了也。〔韓魏公云〕衙內不妨事。你只與學士計較。老夫和呂丞相先回去也。〔詩云〕衙內心中莫要慌。天章學士慢商量。〔呂夷簡詩云〕鳳凰飛上梧桐樹。自有傍人道短長。〔同下〕〔范學士云〕劉衙內。你放心。老夫就到聖人根前說過。着你親身爲使。命告一紙文書。則赦活的不赦死的。包你沒事便了。〔衙內云〕既如此。多謝了學士。〔范學士云〕你

跟着老夫見聖人走一遭去來。〔詩云〕莫愁包待制，先請赦書來。〔劉衙內詩云〕全憑半張紙，救我一家災。

〔同下〕

〔音釋〕 賸音剩 嗽音嗽 醢音海 蠹音里 逐音紬 辜音孤 勘堪去聲 肉柔去聲 闕音價

國音頓

第三折

〔小衙內同楊金吾上〕〔小衙內詩云〕日間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不吃驚。自家劉衙內孩兒，俺二人自從到陳州開倉糶米，依着父親改了價錢，插上糠土，剋落了許多錢鈔到來，怎用得着。這幾日只是吃酒耍子，聽知聖人差包待制來了，兄弟這老兒不好惹，動不動先斬後聞。這一來則怕我們露出馬腳來了，我們如今去十里長亭接老包，走一遭去。〔詩云〕老包姓兒少，蕩他活的少。若是不容咱，我每則一跑。〔同下〕〔張千背劍上〕〔正末騎馬做聽科〕〔張千云〕自家張千的便是，我跟着這包待制大人，上五南路採訪回來。如今又與了勢劍金牌，往陳州糶米去。他在這後面，我可在前面，離的較遠，你不知道這位大人清廉正直，不愛民財，雖然錢物不要，你可吃些東西也好。他但是到的府州縣道，下馬陞廳，那官人里老安排的東西，他看也不看，一日三頓，則吃那落解粥。你便老了吃不得，我是個後生家，我兩隻腳伴着四個馬蹄子走，馬走五十里，我也跟着走五十里。馬走一百里，我也走一百里。我這一頓落解粥，走不到五里地面，早肚裏餓了。我如今先在前面，到的那人家裏，我則說我是跟包待制大人的，如今往陳州糶米去。我背着的是勢劍金牌，先斬後聞，你快些安排下馬飯我吃。肥草雞兒，茶渾酒兒，我吃了那酒，吃了那肉，飽飽兒的了。休說五十里，我咬着牙直走二百里，則有多哩。我也是個傻弟子，孩兒又不曾吃個怎麼兩片口裏，劈溜撲刺的，猛可裏包待制大人後面聽見，可怎了也。〔正末云〕張千，你說甚麼哩。〔張千做怕科云〕孩兒每不曾說甚麼。〔正末云〕是甚麼肥草雞兒。〔張千云〕爺，孩兒每不曾說甚麼肥草雞兒。我纔則走哩，遇着個人，我問他陳州有多少路，他說道還早哩。幾會說甚麼肥草雞兒。〔正末云〕是甚麼茶渾酒兒。〔張千云〕爺，孩兒每不曾說甚麼茶渾酒兒。我走着哩，見一個人問他陳州那裏去，他說道線也似一條直路，你則故走，孩兒每不曾說甚麼茶渾酒兒。〔正末云〕張千，是我老

了。都差聽了也。我老人家也吃不的茶飯。則吃些稀粥湯兒。如今在前頭有的儘你吃。儘你用。我與你那一件厭厭的東西。〔張千云〕爺。可是甚麼厭厭的東西。〔正末云〕你試猜咱。〔張千云〕爺說道前頭有的儘你吃。儘你用。又與我一件兒厭厭的東西。敢是苦茶兒。〔正末云〕不是。〔張千云〕蘿蔔簡子兒。〔正末云〕不是。〔張千云〕哦。敢是落解粥兒。〔正末云〕也不是。〔張千云〕爺。都不是。可是甚麼。〔正末云〕你脊梁上背着的是甚麼。〔張千云〕背着的是劍。〔正末云〕我着你看那一口劍。〔張千云〕怕科云〕爹。孩兒則吃些落解粥兒倒好。〔正末云〕張千。如今那普天下有司官吏。軍民百姓聽的老夫私行。也有那歡喜的。也有那煩惱的。〔張千云〕爺。不問孩兒也不敢說。如今百姓每聽的包待制大人到陳州糶米去。那個不頂禮。都說俺有做主的來了。這般歡喜。可是爲何。〔正末云〕張千也。你那裏知道。聽我說與你咱。〔唱〕

〔南呂一枝花〕如今那當差的民戶喜。也有那乾請俸的官人每。怨急切裏稱不了包某的心。百般的納不下帝王宣。我如今暮景衰年。鞍馬上實勞倦。如今那會天下人盡言道。一個包龍圖暗暗的私行。說得些官吏每兢兢打戰。

〔梁州第七〕請俸祿五六的這萬貫。殺人到三二十年。隨京隨府隨州縣。自從俺仁君治世。老漢當權。經了這幾番刷卷。備細的究出根原。都只是莊農每爭競桑田。弟兄每分另家緣。俺俺俺宋朝中大小官員。他他他。賸與你財主每追徵了此利錢。您您您。怎知道窮百姓。苦慊慊。叫屈聲冤。如今的離陳州不遠。便有人將咱相凌賤。你也則詐眼兒不看見。騎着馬。揣着牌。自向前。休得要擺袖揎拳。

〔云〕張千。離陳州近也。你轉着馬揣着牌。先進城去。不要作踐人家。〔張千云〕理會的。爺。我騎着馬去也。〔正末云〕張千。你轉來我再分付你。我在後面。如有人欺負我。打我。你也不要來勸。緊記者。〔張千云〕理會的。〔張千做去科〕〔正末云〕張千。你轉來。〔張千云〕爺。有的就馬上說了罷。〔正末云〕我分付的緊記者。〔張千

云「爺，我先進城去也。」下。「搭旦王粉蓮趕驢上云」自家王粉蓮的便是。在這南關裏狗腿灣兒住，不會別的營生買賣。全憑着賣笑求食。俺這此處有上司差兩個開倉糶米官人來。一個是楊金吾，一個是劉小衙內。他兩個在俺家裏使錢。我要一奉十。好生撒謊。他是權豪勢要，一應閒雜人等，再也不敢上門來。俺家儘意的奉承他。他的金銀錢鈔可也都使盡俺家裏。數日前將一箇紫金鎚當在俺家。若是他沒錢取贖，等我打些釵兒戒指兒，可不受用。恰纔幾個姊妹請我吃了幾杯酒。他兩個差人擰着個驢子來取。我三不知，我騎上那驢子，忽然的叫了一聲，丟了箇撇子，把我直跌下來，傷了我這楊柳細，好不疼哩。又沒個人扶我，自家掙得起來，驢子又走了。我趕不上。怎麼得人來替我牽一牽住也好那。」正末云「這個婦人不像個良人家的婦女。我如今且替他籠住那頭口兒，問他個詳細，看是怎麼。」旦兒做見正末科云「兀那個老兒，你與我牽住那驢兒者。」正末做牽住驢子科。「旦兒做謝科云」多生受你老人家也。」正末云「姐姐，你是那裏人家。」旦兒云「正是個莊家。老兒他還不認的我哩。我在狗腿灣裏兒住。」正末云「你家裏做甚麼買賣。」旦兒云「老兒你試猜咱。」正末云「我是猜咱。」旦兒云「你猜。」正末云「莫不是油磨房。」旦兒云「不是。」正末云「解典庫。」旦兒云「不是。」正末云「賣布絹段疋。」旦兒云「也不是。」正末云「都不是。可是甚麼買賣。」旦兒云「俺家裏賣皮襖襦兒。老兒你在那裏住。」正末云「姐姐，老漢止有一個婆婆，早已亡過。孩兒又沒，隨處討些飯兒吃。」旦兒云「老兒，你跟我去。我也用的你着。你只在我家裏，有的好酒好肉，儘你吃哩。」正末云「好波好波。我跟將姐姐去。那裏使喚老漢。」旦兒云「好老兒，你跟我家去。我打扮你起來，與你做一領硬掙掙的上蓋，再與你做一頂新帽兒，一條茶褐兒綠，一對乾淨涼皮靴兒，一張櫪兒，你坐着在門首，與我家照管門戶，好不自在哩。」正末云「姐姐，如今你根前可有什麼人走動。」姐姐，你是說與老漢聽咱。」旦兒云「老兒，別的郎君子弟，經商客旅，都不打緊。我有兩個人，都是倉官，又有權勢，又有錢鈔。他老子在京師現做着大大的官。他在這裏糶米是十兩一石的好價錢。斗又是八升的小斗，秤是加三大秤，儘有東西。我並不曾要他的。」正末云「姐姐，不曾要他錢，也會要他些東西麼。」旦兒云「老兒，他不曾與我甚麼錢。他則與了我個紫金鎚。你若見了，就說殺你。」正末云「老漢活偌大年紀，幾曾看見什麼紫金鎚。姐姐，若與我見一見兒消災滅罪，可也好麼。」旦兒云「老兒，你若見了，好

消災滅罪。你跟我家去來。我與你看。〔正末云〕我跟姐姐去。〔旦兒云〕老兒。你吃飯也不會。〔正末云〕我不會吃飯哩。〔旦兒云〕老兒。你跟將我去來。只在那前面。他兩個安排酒席等我哩。到的那裏。酒肉儘你吃。扶我上驢兒去。〔正末做扶旦兒上驢子科。〕〔正末背云〕普天下誰不知個包待制。正授南衙開封府尹之職。今日到這陳州。倒與這婦人籠驢也。可笑哩。〔唱〕

【牧羊關】當日離豹尾。班多時分。今日在狗腿灣行近遠。避甚的馬後驢。前。我則怕按察司迎着。御史臺撞見。本是個顯要龍圖職。怎伴着煙月鬼狐纏。可不先犯了個風流罪。落的價葫蘆提罷俸錢。

〔旦兒云〕老兒。你跟將我去來。我把那紫金鎚與你看者。〔正末云〕好好。我跟將姐姐去。則與老漢紫金鎚看一看。消災滅罪咱。〔唱〕

【隔尾】聽說罷氣的我心頭顫。好着我半晌家氣堵低口內言。直將那倉庫裏皇糧痛作踐。他便也不憐我。須爲百姓每可憐。似肥漢相博。我着他只落的一聲兒喘。〔同旦兒下〕

〔小衙內楊金吾領斗子上。〕〔小衙內詩云〕兩眼梭梭跳。必定悔氣到。若有清官來。一准屋梁吊。俺兩個在此接待老包。不知怎麼。則是眼跳。纔則喝了幾碗投腦酒。壓一壓膽。慢慢的等他。〔正末同旦兒上。〕〔正末云〕姐姐。兀的不是接官廳。我這裏等着姐姐。〔旦兒云〕來到這接官廳。老兒。你扶下我這驢兒來。你則在這裏等着我。我如今到了裏面。我將些酒肉來與你吃。你則與我帶着這驢兒者。〔做見小衙內楊金吾科。〕〔小衙內笑科云〕姐姐。你來了也。〔楊金吾云〕我的乖。你偌遠的到這裏來。〔旦兒云〕該殺的短命。你怎麼不來接我。一路上把我掉下驢來。險不跌殺了我。那驢子又走了。早是撞見個老兒。與我籠着驢子。嗨。我爭些兒可忘了。那老兒他還不會吃飯。先與他些酒肉吃咱。〔楊金吾云〕兀那斗子。與我擎些酒肉與那牽驢的老兒吃。〔大斗子做擎酒肉與正末科云〕兀那牽驢的老兒。你來。與你些酒肉吃。〔正末云〕說與你那倉官去。這酒肉我不吃。都與這驢子吃了。〔大斗子做怒科云〕噠。這個村老子好無禮。〔做見小衙內科云〕官人。恰纔將酒肉賞那

牽隨的老兒。那老兒一些不吃。都請了這驢兒也。〔小衙內云〕斗子。你與我將那老兒吊在那槐樹上。等我接了老包慢慢的打他。〔大斗子云〕理會的。〔做吊起正末科〕〔正末唱〕

【哭皇天】那劉衙內把孩兒薦。范學士怎也就將勅命宣。只今個賊倉官享富貴。全不管窮百姓受熬煎。一刻的在青樓纏戀。那廝每不依欽定。私自加添。盜糴了倉米。乾沒了官錢。都送與潑煙花。潑煙花王粉蓮。早被俺親身兒撞見。可便肯將他來輕輕的放免。

【烏夜啼】爲頭兒先吃俺開荒劍。則他那性命不在皇天。劉衙內也可。怎生着我行方便。這公事體察完全。不是流傳。那怕你天章學士有貴緣。就待乞天恩走上金鑾殿。只我個包龍圖元鐵面。也少不得着您名登紫禁。身喪黃泉。

〔張千云〕受人之託。必當終人之事。大人的分付。着我先進城去。尋那楊金吾劉衙內。直到倉裏尋他。尋不着一個。如今大人也不知在那裏。我且到這接官廳試看咱。〔做看見小衙內楊金吾科云〕我正要尋他兩個。原來都在這裏吃酒。我過去就他一說。吃他幾鍾酒。討些草鞋錢兒。〔見科云〕好也。你還在這裏吃酒哩。如今包待制爺要來牽你兩個。有的話都在我肚裏。〔小衙內云〕哥。你怎生方便。救我一救。我打酒請你。〔張千云〕你兩個真傻廝。豈不曉得求竈頭不如求竈尾。〔小衙內云〕哥說的是。〔張千云〕你家的事。我滿耳朵兒都打聽着。你則放心。我與你周旋便了。包待制是坐的。包待制是我立的。包待制都在我身上。〔正末云〕你好個立的。包待制張千也。〔唱〕

【牧羊關】這廝馬頭前無多說。今日在驛亭中誇大言。信人生不可無權。哎。則你個祇候王喬。詐仙也。那得仙。〔張千奠酒科云〕我若不救你兩個呵。這酒就是我的命。〔做見正末怕科云〕兀的不就殺我也。〔正末唱〕說的來面色如金紙。手脚似風顛。老鼠終無膽。獼猴怎坐坐禪。

〔張千云〕您兩個傻廝。到陳州來糴米。本是欽定的五兩官價。怎麼改做十兩。那張敞古道了幾句。怎麼就將他打死了。又要買酒請張千吃。又擅吊了牽驢子的老兒。如今包待制私行從東門進城也。你還不去迎接哩。
〔小衙內云〕怎了怎了。既是包待制進了城。咱兩個便迎接去來。
〔同楊金吾斗子下〕
〔張千做解正末科〕
〔旦見云〕他兩個都走了也。我也家去。兀那老兒你將我那驢兒來。
〔張千罵旦兒科云〕賊弟子。你死也還要老爺替你牽驢兒哩。
〔正末云〕噯。休言語。姐姐。我扶上你驢兒去。
〔正末做扶旦兒上驢科〕
〔旦兒云〕老兒生受你。你若忙便罷。你若得那閒時。到我家來看紫金鍾咱。
〔下〕
〔正末云〕這害民賊好大膽也呵。
〔唱〕

〔黃鍾煞尾〕不憂君怨和民怨。只愛花錢共酒錢。今日個家破人亡立時見。我將你這害民的賊鷹鷂。一個個拏到前勢劍上性命捐。莫怪咱不矜憐。你只問王家的那潑賤。也不該着我籠驢兒步行了。偌地遠。
〔同張千下〕

〔音釋〕 傻音耍 猥音謂 擺羅上聲 揎音宣 鋟音慢 揠音掘 鵠音庵 鵠音淳 顫音戰 喘

川上聲 刻音產 齎音寅 鵠音駝

第四折

〔淨扮州官同外郎上〕
〔州官詩云〕我做個州官不友。斷事處搖搖擺擺。只好吃兩件東西。酒裏的團魚螃蟹。小官姓蓼名花。叨任陳州知州之職。今日包待制大人陞廳坐衙。外郎。你與我將各項文卷打點停當。等僉押者。
〔外郎云〕你與我這文卷。教我打點停當。我又不識字。我那裏曉的。
〔州官云〕好打這廝。你不識字。可怎麼做外郎那。
〔外郎云〕你不知道。我是僱將來的頂缸外郎。
〔州官云〕喏。快把公案打掃的乾淨。大人敢待來也。
〔張千排衙上云〕喏。在衙人馬平安。
〔正末上云〕老夫包拯。因為陳州一郡濫官污吏。損害黎民。奉聖人的命。着老夫考察官吏。安撫黎民。非輕易也呵。
〔唱〕

〔雙調新水令〕叩金鑾親奉帝王差。到陳州與民除害。威名連地震。殺氣和霜來。手執着勢劍金牌。你個劉衙內且休怪。

〔云〕張千。將那劉得中一行人都與我拏將過來。
〔張千云〕理會的。
〔做拏劉衙內楊金吾并二斗子跪見科〕

〔云〕當面。〔正末云〕您知罪麼。〔小衙內云〕俺不知罪。〔正末云〕兀那廝欽定的米價是多少銀子。糶一石來。〔小衙內云〕父親說道欽定的價是十兩一石。〔正末云〕欽定的價元是五兩一石。你私自改做十兩。又使八升小斗。加三大秤。你怎做的不知罪那。〔唱〕

〔駐馬聽〕你只要錢財。全不顧百姓每貧窮。一味的刻。今遭杻械。也是你五行福謝。做了半生災。只見他向前呵。如上嚇魂臺。往後呵。似入東洋海。投至的分屍在市街。我着你一靈兒先飛在青霄外。

〔云〕張千。南關去拏將那王粉蓮。就連着紫金鎚一齊解來。〔張千云〕理會的。〔做拏王粉蓮跪科云〕王粉蓮當面。〔正末云〕兀那王粉蓮。你認的我麼。〔王粉蓮云〕我不認的你。〔正末唱〕

〔雁兒落〕難道你王粉蓮直恁駭。偏不知包待制多謀策。你道是接倉官有大錢。怎麼的見府尹無嬌態。

〔云〕兀那王粉蓮。這金鎚是誰與你來。〔王粉蓮云〕是楊金吾與我來。〔正末云〕張千。選大棒子將王粉蓮去毆。決打三十者。〔打科〕〔正末云〕打了搶出去。〔搶出科〕〔王粉蓮下〕〔正末云〕張千。將楊金吾探上前來。〔做探楊金吾上科〕〔正末云〕這金鎚上有御書圖號。你怎生與了王粉蓮。〔楊金吾云〕大人可憐見。我不曾與他。我則當的幾個燒餅兒吃哩。〔正末云〕張千。先拏出楊金吾去在市曹中梟首報來。〔張千云〕理會的。

〔正末唱〕

〔得勝令〕呀。你只待錢眼裏狠差排。今日個刀口上送屍骸。你犯了蕭何律難寬。縱便自有蒯通謀。怎救解你死也休捱。則俺那勢劍如風快。你死也應該。誰着你金鎚當酒來。

〔張千拏楊金吾殺科〕〔正末云〕張千。拏過那小衙內來。〔張千云〕小衙內當面。〔做拏小衙內跪科〕〔正末云〕兀那廝你父親被那個打死了。〔小衙內云〕是這小衙內把紫金鎚打死我父親來。〔正末云〕張千。拏過劉得中來。就着小衙內也將那金鎚將這廝打死者。〔張千云〕理會的。〔正末唱〕

【沽美酒】小衙內做事歹。小徽古且寧奈。也是他自結下冤讐。怎得開。非咱忒煞。須償還你這親爺債。

【太平令】從來個人命事關連天大。怎容他殺生靈似虎如豺。紫金鎚依然還在。也將來敲他腦袋。登時間肉拆血灑。受這般罪責。呀。纔平定陳州一帶。

〔小徽古做打衙內科〕〔正末云〕張千。打死了麼。〔張千云〕打死了也。〔正末云〕張千與我拏下小徽古者。〔張千云〕理會的。〔張千做拏小徽古科〕〔外扮劉衙內齋赦書慌上詩云〕心忙來路遠。事急出家門。小官劉衙內是也。我聖人根前說過。告了一紙赦書。則赦活的不赦死的。星夜到陳州救我兩個孩兒。左右。留人者。有赦書在此。則赦活的不赦死的。〔正末云〕張千。死了的是誰。〔張千云〕死了的是楊金吾。小衙內。〔正末云〕活的是誰。〔張千云〕是小徽古。〔劉衙內云〕呸。恰好赦別人也。〔正末云〕張千。放了小徽古者。〔唱〕

〔殿前歡〕猛聽的叫赦書來。不由我不臨風回首笑哈哈。想他父子每倚勢挾權大。到今日也運蹇時衰。他指望着赦來時有處裁。怎知道赦未來。先殺壞。這一番顛倒。把別人貸。也非是他人謀不善。總見的個天理明白。〔云〕張千。將劉衙內拏下者。聽老夫下斷。〔詞云〕爲陳州亢旱不收。窮百姓四散飄流。劉衙內原非令器。楊金吾更是油頭。奉勅旨陳州糶米。改官價擅自徵收。紫金鎚屈打良善。聲冤處地慘天愁。范學士豈容奸蠹。奏君王不赦亡囚。今日個從公勘問。遣小徽手報親讐。方纔見無私王法。留傳與萬古千秋。

〔音釋〕 刻指上聲 柁音肘 械諧去聲 駭魚開切 蠹音妬 策釵上聲 煞音曬 拆釵上聲 賁齋上聲 哈呼來切 貸音太 白巴埋切

題目

范天章政府差官

正名

包待制陳州糶米

玉清菴錯送鴛鴦被雜劇

楔子

〔冲末扮李府尹引從人上〕〔詩云〕白髮刁騷兩鬢侵。老年灰盡少年心。等閒分食天家祿。但得身安抵萬金。老夫姓李。雙名彥實。官居府尹之職。夫人劉氏。早年亡逝已過。所生一女。小字玉英。年長一十八歲。未曾許聘他人。如今被左司家曠騰劾奏。官裏聽信讒言。差金牌校尉拿我赴京問罪。噫。朝廷上多少濫官汙吏。一生享用榮華不盡。只有老夫忠勤廉正。替朝廷幹事的。反倒受人彈論。公道安在。我想此一去。莫說途路遙遠。便是到得京師也。還有許多費用。爭奈囊底蕭條。盤纏缺少。無計所出。已曾着人至玉清菴請劉道姑去了。這早晚敢待來也。〔丑扮道姑上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貧道乃玉清菴劉道姑是也。正在道堂中看經。有李府尹相公着人相請。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不必報復。我自過去。〔做見科〕老相公呼喚貧姑。有何事幹。〔李府尹云〕劉道姑。你來了也。我如今有罪赴京聽勘。爭奈缺少盤纏。一徑請你來。不問那裏替我借十個銀子與我做盤纏。老夫在家等候。你小心在意。疾去早來。〔道姑云〕有有有。劉員外家廣放私債。莫說十個。二十個也有。我就去。〔李府尹詩云〕可憐我囊橐淒清。專望你假貨登程。〔道姑詩云〕劉員外金銀廣有。只要扣日子還得至誠。〔同下〕〔淨扮劉員外上云〕小生姓劉。雙名彥明。家中頗有錢財。人皆員外稱之。今日開開這解典庫。看有甚麼人來。〔道姑上云〕此間正是劉員外門首。我自過去。員外稽首。〔劉員外云〕姑。你來我家有何事。〔道姑云〕我無事也不來。有本處李府尹相公要赴京去。缺少盤纏。問員外借十個銀子。回來本利一併交還。〔劉員外云〕他家有誰。〔道姑云〕他家別無親人。止有一個小姐。〔劉員外云〕既是這等。我借與他十個銀子。着他立一紙文書。你就做保人。着他那小姐也畫個字。久後好還我債。我與你銀子拿去。〔道姑云〕我知道。快將銀子來。我回李府尹相公的話去。〔下〕〔劉員外云〕我十個銀子都交付與道姑去了。我無甚事。城裏城外索錢去來。〔下〕〔李府尹上云〕我着劉道姑借錢去。這早晚怎生不見回話。好焦死人也。〔道姑上云〕我將着這銀子回老相公的話去。〔見科云〕老相公。我問劉員外借了十個銀子。着你立一紙

文書。着小姐也畫一個字。我就做保人。〔李府尹云〕這等繡房中請出小姐來。〔道姑云〕梅香。後堂請出小姐來。〔梅香云〕姐姐有請。〔正旦扮玉英上云〕妾身是李府尹的女孩兒。小字玉英。年長一十八歲。未曾許聘他人。今有父親在前堂上呼喚。不知甚事。須索見來。〔見科云〕父親。呼喚您孩兒。有何分付。〔李府尹云〕喚你來別無甚事。我今被左司家劾奏。着我赴京聽勘。爭奈缺少盤纏。央劉道姑問劉員外借了十個銀子。他要立一紙文書。就是道姑做保人。着你也畫一個字。久以後好要你还錢。〔正旦云〕父親。我是個女孩兒家。羞答答的。那裏會畫字來。〔李府尹云〕孩兒。你依着我畫一個字者。〔道姑云〕將筆來。小姐你畫一個字。〔做畫字李府尹看科云〕道姑。文書上字都畫了。你將的去。〔道姑云〕有了文書。我拿去也。〔下〕〔正旦云〕父親。你是必早些兒回來。〔李府尹云〕孩兒。你休煩惱。我豈不要早些回來。但今日之事。我的生死尚且不保。皆因我素性忠直無私。朝中無一人肯向我的。只除公道明白。或者有個生還日子。不然便當死於長安。終爲怨鬼。〔歎科云〕孩兒。你今年一十八歲。也不小了。終身之計。你自家做個主意。我也顧你不得。〔旦云〕父親說那裏話。〔悲科〕

〔唱〕

〔仙呂端正好〕渭城歌。陽關恨。別離罷路踐紅塵。可憐見女孩兒。獨自個無人問。父親也。你是必頻頻的稍帶一紙平安信。〔下〕

〔李府尹云〕孩兒回後房中去了也。左右將馬來。則今日赴京走一遭去。〔詩云〕別淚不勝彈。悲歌行路難。浮雲能蔽日。何處是長安。〔下〕

〔音釋〕勘坎去聲 橐音託 貸音態

第一折

〔劉員外上云〕自家劉員外的便是。自從李府尹借了我十個銀子。可早一年光景也。本利都無。聞知他有個小姐。生的十分標緻。大有顏色。料他父親也無錢還我。我一心要娶他做渾家。可不好。我着人請劉道姑去了。這早晚敢待來也。〔道姑上云〕自家劉道姑的便是。劉員外使人來請。須索走一遭去。〔見科云〕員外喚我有甚麼事。〔劉員外云〕請你來別無他事。自從李府尹借了我十個銀子。今經一年光景。不見回來。算本利該二

十個銀子還我。你與我討去。」〔道姑云〕員外再等幾時。待老相公回來。還你這銀子。〔劉員外云〕道姑。你說話只當放。〔道姑云〕放甚麼。〔劉員外云〕放屁。假若相公一年不來。我等一年。十年不來。我等十年。你好不曉事。我不瞞你說。你如今問他那小姐討那銀子去。有便還我。若無呵。這裏也無人。我雖然叫做員外。這等年紀。還沒渾家。他若肯與我做個渾家。一本一利。都不要他還。你若圓成了我呵。重重的相謝你。你可作成我一作成。〔道姑云〕員外甚麼道理。他少你錢則少你錢。他是官宦人家小姐。怎生與你爲妻那。〔劉員外云〕好姑姑。我央及你替我圓成。我唱喏。〔道姑云〕你唱喏。我跪。〔劉員外云〕你跪。我磕頭。你作成我罷。〔道姑云〕員外。你討錢只討錢。這樁事我不敢許你。〔劉員外云〕我央及你不肯。當時借銀子時。是你來借。是你保人。我如今拖到官中去。那個出家人做保人。上起刑法來。我兒也直把你打掉那下半截來。〔道姑云〕那個要媳婦的這等放刁。〔劉員外云〕姑姑。你若作成我這樁親事。重重相謝。你好歹早些兒來回話。〔下〕〔道姑云〕你道波。我是個出家人。沒來由管這等事。做甚麼。我待不依他。他既然說出來。敢是做出來。我將着這羞臉兒揣在懷裏。直到李府尹宅中問這樁事走一遭去。〔詩云〕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我道姑若不依員外。恐防日後記冤讎。〔下〕〔正旦引梅香上云〕妾身李府尹的女孩兒。自從父親赴京之後。可早一載有餘。音信皆無。妾身每日在繡房中做些女工生活。好是煩惱人也。〔梅香云〕小姐。老相公去了自有回來之日。且省煩惱。〔正旦唱〕

【仙呂點絳脣】自從俺父親往京師。妾身獨自憂愁死。掌把着許大家私。無一個人扶持。

【混江龍】就閣了二十一二好前程。不見俺稱心時。每日家鬢鬢羞整。粉黛慵施。熬永夜閒描那花樣子。捱長日頻拈我這繡針兒。每日家重念想。再尋思。情脈脈。意孜孜。幾時得效琴瑟。配雄雌。成比翼。接連枝。但得個俊男兒。恁時節纔遂了我平生志。免的俺夫妻每感恨。覷的他天地無私。

【道姑上云】說話中間。可早來到李相公家了也。梅香報復去。道有劉道姑在于門首。〔梅香報科云〕小姐有。

劉道姑在于門首。〔正旦云〕道有請。〔梅香云〕請進去。〔見科〕〔道姑云〕小姐稽首。〔正旦唱〕

〔油葫蘆〕甚風兒吹你個姑姑來到此。〔道姑云〕貧姑一徑的來望小姐。〔正旦云〕姑姑請坐。〔唱〕慌忙將禮數施。〔道姑云〕小姐。老相公去後。你每日做甚麼功課。〔正旦云〕我繡着一牀錦被哩。〔唱〕自從我繡鴛鴦。幾會離了繡牀時。我看這金線兒。粧出鴛鴦字。我看這綠絨兒。分作鴛鴦翅。你看那枝纏着花。花纏着枝。〔道姑云〕小姐。這是甚麼主意。〔正旦唱〕直等的俺成就了百歲姻緣事。恁時節纔添上兩個眼睛兒。

〔道姑云〕小姐費得功夫多了。〔正旦唱〕

〔天下樂〕則這鴛鴦被是我夫妻也。那信有之。〔道姑云〕小姐。你揀個好財主。每好秀才。每或招或嫁。可不好那。〔正旦云〕姑姑。你說他怎的。〔唱〕嗟也波。咨可也。甚意兒。則爲我父離家。因此上不會理婚姻事。說的人睡臥又不寧。害的人涕噴又不止。你看我不明白。憔悴死。

〔道姑云〕小姐。我想你這年紀小小的。趁如今與人家尋一個穿衣吃飯的纔是。〔正旦欲說又止科〕〔道姑云〕小姐。這裏又無外人。我和你自家閒講。怕甚的來。〔正旦云〕我怕不有這個心事。爭奈無人肯成就俺。想起這世間男子無妻是家無主。婦人無夫是身無主也。〔道姑云〕小姐。可知道你這些時憔悴了也。〔正旦唱〕

〔後庭花〕則我這瘦形骸削了四肢。小腰身爭了半指。寬掩過羅裙摺。全鬆了我這摺帶兒。〔帶云〕我父親呵。〔唱〕他一去幾多時。杳沒個音書來至。撇得我冷清清。候似絲。悶懨懨過日子。學刺繡一首詩。索對那兩句詞。空展開花樣紙。摺成個簡帖兒。又不是請親隣。會酒卮。只把小梅香胡亂使。

〔梅香云〕俺姐姐這些時。每日憂愁。睡臥不安。弄得越清減了。依着梅香。尋一個風風流流俊俏的姐夫。拖帶梅香。可不好也。〔道姑云〕說得有理。說得有理。小姐。你自要做主意。休得誤了青春。〔正旦唱〕

【柳葉兒】你看我和誰傳示。只落得清減了臉上胭脂。這姻緣知道落在何人氏。我李玉英是閨中女。你姑姑是個出家兒。可不空費你這一片神思。

【道姑云】小姐。你恰纔不說來。婦人無夫是身無主。雖然老相公不在家。難道十年不回。守他十年。二十年不回。守他二十年。可不等老了人。【正旦唱】

【青哥兒】非是我推三。推三阻四。這事情應難。應難造次。雖然道男女婚姻貴及時。我須是嬌滴滴美玉無疵。又不比敗草殘枝。怎好的害殺相思。只待要尋個人兒。便踰牆鑽穴。也無辭這等胡行事。

【道姑云】小姐。這也不妨事。只要尋的個人兒停當。【正旦云】人兒那裏。【道姑云】這個人就是當初老相公借銀子的劉員外。他是名門舊族。現有百萬家財。何等不好。【正旦唱】

【寄生草】你道他是名門子。又道富不貲。【道姑云】你老相公借他十個銀子。如今該本利二十個。須要還他哩。【正旦云】待我父親回來還他。干我甚事。【唱】他有錢財。只做得錢財使。【道姑云】他道老相公借銀子的文書。你也畫得有字來。【正旦唱】論婚姻須不會畫個婚姻字。【道姑云】當日借銀子原寫着我是保人。他要拖我到官中告去。我是出家人。怎麼好做借銀子的保人。可不連累我。倒替你吃官司。【正旦唱】便吃官司。我也拚得替你官司死。總饒他銅山百座。鄧通家。怎動的我琴心一曲臨邛氏。

【道姑云】小姐。若真個打起官司來。出乖露醜。一發不好。【正旦歎科云】只是我家不合借他銀子。怎麼累的你。那劉員外今年多大年紀了。【道姑云】員外今年二十三歲。有多少人家與他說親。只是沒個十分中意的。因此上還不會有娘子。【正旦云】人物如何。【道姑云】天生的一表非俗。匹配得你過。【正旦云】這等我可則依着姑姑便了。【道姑云】既是小姐肯從。今晚夜間你到我菴中。我請將劉員外來。成了這樁親事。休道十個銀子。便是一百個銀子。也不說起了。【正旦云】姑姑。你將我這鴛鴦被兒去。被兒到處。便是我一世的前程。你

先去我自到你菴中來也。〔做付繡被科〕〔道姑云〕小姐你早些兒來。休要失信。〔梅香云〕我梅香今夜跟小姐去。和劉員外成其夫婦。連梅香也得個出頭日子。〔正旦云〕梅香。這等事怎麼帶的你去。〔唱〕

【賺煞】則你那脩道的玉清菴。索強如題筆的金山寺。羅幃裏新婚燕爾。舒展開鴛鴦錦被兒。可着我羞答答說甚言詞。這些三時素質冰姿。也是我不合。先接了東君第一枝。道與那多情的秀士。偷傳心事。到天明是必休撇了這個女孩兒。〔同梅香下〕

〔道姑云〕我則道小姐不肯。不想當真許了這親事。我將這牀被兒到劉員外家報個喜信。走一遭去來。〔下〕

〔劉員外上云〕我看劉道姑將着那文書。李府尹家小姐處說親去了。這早晚敢待來也。〔道姑上見科云〕員外。且喜且喜。小姐說今夜晚間約定在玉清菴中與你赴期。教我先將的鴛鴦被來了也。〔劉員外云〕果然是真。多謝了姑姑。今夜晚間若成就了這親事。我重重的相謝你咱。〔詩云〕險把心機都使碎。今宵博得鴛鴦被。〔道姑笑科詩云〕正是無緣對面不相逢。有緣千里能相會。〔同下〕

〔音釋〕 就音擔 黛音代 慵音蟲 拈尼兼切 翅蚩去聲 摺音哲 疵音慈 贊音茲 叩音窮

第二折

〔道姑引小姐上云〕我約定劉員外今夜晚間來我菴中。與小姐完成這事。不想有施主家請我做齋。待不去呵。恐怕誤了道糧。徒弟。我分付你。那鴛鴦被兒是李府尹家小姐的。今日晚間來和劉員外在此赴期。則怕小姐先來。若敲門時。便放他進來。我往施主家點照去也。〔下〕

〔丑扮小姐云〕師父去了也。天色已晚。不知李家小姐幾時過來。我且關上這門者。正是閉門不管窗。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張。〔下〕

〔劉員外上云〕事不關心。關心者亂。天色晚了也。李小姐約定玉清菴裏赴期。須索走一遭去。〔雜扮巡更卒上云〕自家是巡夜的。這早晚更深夜靜。見一個人走將去。那廝必定是賊。拿到巡鋪裏吊起來。天明送到官司中去請賞。〔做拿科〕

〔劉員外云〕怎生是了。天也。你看我那命波。〔下〕

〔外扮張瑞卿上詩云〕嵩岳近天都。連山入斷蕪。欲投入處宿。隔水問樵夫。小生姓張名瑞卿。祖居姑蘇人氏。今上京取應。到此洛陽。天色已晚。尋個宵宿處。說道前面有一菴。

是玉清菴。可去覓一宵宿。來日早行。有何不可。我喚門咱。門裏有人麼。〔小姑上云〕我開開這門。劉員外你來了也。〔張瑞卿云〕好是奇怪。這菴中必定有私情的事。則除是這般。我來了。姑姑休要點燈。〔小姑云〕我且不點燈。等小姐來時。我自有個道理。這早晚敢待來也。〔同下〕〔正旦上云〕妾身李玉英。今夜約定劉員外在玉清菴赴期。我是個女孩兒。羞答答的怎生去那。〔唱〕

〔正宮端正好〕不由我意張狂。心驚乍。誰曾向街巷行踏。夜深也緊避在房簷下。方信道色膽有天來大。

〔滾繡球〕兀的甚勢沙。甚禮法。索甚麼問天來買卦。莫不我與那劉員外合做渾家。他爲咱。我爲他。好着我放心不下。辦着個志誠心。着俺這夫婦每歡洽。可怎生黑洞洞。卓面上絕了燈火。雲黯黯。碧天邊。閉了月華。倒省的人多少誼譁。

〔云〕可早來到菴門首也。我是喚咱。姑姑開門。〔小姑云〕小姐來了也。我開開這門。小姐你也早些兒來波。着我遙遙的等着你。早則不是臘月。凍下我腳來。〔正旦云〕小姑姑。員外在那裏。〔小姑云〕在房裏等着你哩。我與你將鴛鴦被兒都鋪停當了。則等你來成就親呵。你休忘了我者。〔正旦云〕定不敢忘。〔小姑云〕我今日成就了你兩個。久後你也與我尋一個好老公。〔正旦唱〕

〔脫布衫〕不索你堵直下絮絮答答。門兒外唱叫呀呀。我問你羅幃裏書生有麼。哎。你草庵中道童休說。

〔小姑云〕員外在此等了好一會也。我又不哄你。你也行動些波。〔正旦唱〕

〔小梁州〕就把姑姑央及。煞可憐我這沒照顧的嬌娃。早說的來手兒腳兒軟刺客。怎擡踏。好着我便心似熱油燥。

〔小姑云〕小姐。你休慌。我們都是知心知腹一路的人。〔正旦唱〕

〔么篇〕我和他乍相逢。難說知心話。只索羞答答。手抵着門牙。〔小姑云〕你行

動些員外在此等哩。〔正旦唱〕你將我省可裏推。我可也其實怕就着。這鐘聲纔罷。却不道無事早還家。

〔小姑云〕我先報復去。員外。小姐來了也。你接待去咱。〔張瑞卿云〕真個是小姐來了也。早知小姐來到。只合遠接。接待不着。勿令見罪。小姐請坐。〔做背科云〕既然小姐來了。則除是這般。〔回云〕難得小姐真心也。〔正旦云〕你久後則休負了心者。〔張瑞卿云〕若是小生負了心呵。小姑頭上生來碗大疔瘡。干我甚麼腿事。

〔正旦唱〕

〔伴讀書〕我釵墜了無心插。眉淡了教誰畫。則我這軟怯怯的柔腸。好教我撇不下。汗浸浸搥溼香羅帕。〔云〕則怕有人來麼。〔張瑞卿云〕小姐。這早晚深夜時候。無甚麼人。單只是小生在這裏。〔正旦唱〕我正歡娛。忘了把門扎。可擦的似有人來。呀。

張瑞卿云〕小姐你休慌。再無人來。不妨事。〔正旦唱〕

〔笑和尚〕元來是珞璫璫畫簷前敲鐵馬。元來是赤力力草堂中風吹畫。元來是忒楞楞騰宿鳥串茶藤架。元來是各支支聲戛琅玕竹。元來是明晃晃月射小窗紗。早說的。我戰欽欽。把不住心頭怕。

〔張瑞卿云〕小生久以后。若是得了官呵。金冠霞帔。駟馬高車。你便是夫人縣君也。〔正旦云〕你則休負了心者。〔唱〕

〔倘秀才〕他大字兒將咱鎮壓。我恰纔小膽的爭些兒說殺。哎。你個撒潯潯的先生也。那假若是有人見。若是有人拿。登時間事發。

〔張瑞卿云〕小姐。天色將明了也。你回去罷。此恩此情。異日必當重報。〔正旦唱〕

〔滾繡球〕劉解元你且住咱。我可是問你啜。〔張瑞卿云〕小生不姓劉。叫做張瑞卿。〔正旦怒科〕唱〕你在我跟前。無那半星兒實話。〔張瑞卿云〕小生不敢虛言。〔正旦唱〕你看我恰便似浪蘩浮花。〔張瑞卿云〕小姐。小生實是張瑞卿。〔正旦唱〕他題的名姓兒。別語

話兒全空。看着我擔個沒來由牽掛。這不識羞的漢子。你是誰家。〔張瑞卿云〕小姐。我也不辱抹你。我若得了官呵。你便是夫人縣君也。〔正旦唱〕我和你初相逢。君子今番罷。從此後。我將這菴觀門兒再不踏。兀的不羞殺人那。

〔云〕敢問那壁秀才。那裏人氏。姓甚名誰。因何至此。〔張瑞卿云〕小姐。咱兩個今日既然成其夫婦。還有甚麼話說。小生姑蘇人氏。姓張名瑞卿。爲因上朝取應。路從此洛陽經過。天色昏晚。到此菴中。覓一宵宿。謝天地可憐見。幸遇小姐。成就這門親事。小姐。你可是誰家女子。通個來歷。使小生日後好來迎娶。〔正旦云〕妾身是本處李府尹的孩兒。小字玉英。當年我父親被人劾奏。赴京聽勘。借了劉員外十個銀子。如今本利該二十個。劉員外來索討這銀子。有這菴中劉道姑是保人。爲因我無錢還他。劉員外要去官中告這劉道姑。追拷這銀子。我想來干他甚事。倒要帶累他吃官司。那劉道姑又說員外一心要我爲妻。因此上約他在这玉清菴赴期。我今夜到此等候。不想遇着秀才。成了這場親事。既然我隨順了你。難道又去嫁他。我只專心一意等候着你。便了。〔張瑞卿云〕元來是這等。小姐。小生也不會娶妻哩。若到帝都闕下。但得一官半職。不敢忘了小姐的恩。念夫人縣君准是你的。小生如今取應去也。小姐。你有甚麼信物。與我一件。權爲定禮。〔正旦云〕你也說的是。秀才你曉得這鴛鴦被兒麼。是我親手繡的。繡着兩個交頸鴛鴦兒。你如今收了去。久後見這鴛鴦被兒。便是俺夫妻每團圓也。〔張瑞卿云〕多謝小姐。小生收拾了這被兒。天色漸明。你且回去。小生便索登程也。小姐。則要你堅心守志者。〔正旦云〕秀才。你則休負了心。得官不得官。早些兒回來。〔張瑞卿云〕小姐放心。小生之心。惟天可表。〔正旦唱〕

〔黃鍾尾〕從今後丹墀策試千言罷。彩筆題成五色霞。一舉鰲頭占科甲。秉笏當胸立朝下。烏帽官花數枝插。御宴瓊林醉到家。除授爲官賜勅札。夫人縣君合與咱。那時我坐香車。你乘馬。啗兩個穩穩安安。兀的不快活殺。〔下〕

〔張瑞卿云〕張瑞卿也。你是睡裏夢裏。誰想到這菴中。成了此一樁親事。又得了這鴛鴦被兒。若是小生得了

官呵。必然完就這段姻緣。也不辜負了他十分美意。我如今不敢久停久住。上朝取應。走一遭去來。〔詩云〕宿契前生注。姻緣今日招。合成鶼鶼侶。匹配鳳鸞交。〔下〕〔小姑上云〕誰想小姐與劉員外約在菴中。說了一夜話。撇得我孤眠獨自。不由我也不動心。我如今等不得師父回來。自做個主意。只在菴前菴後。尋一個精壯男子。摸去來。〔詩云〕劉員外做事胡爲。李小姐私自偷期。我想來尋個和尚。也和他做對夫妻。〔下〕〔劉員外上云〕甚麼悔氣。做這等勾當。被那巡夜歹弟子孩兒。把我拿到巡鋪裏。一場好事。不曾成的。倒吊了一夜。我着人去喚劉道姑去了。可怎生這早晚還不見來。〔道姑上云〕昨夜晚間。劉員外和李小姐成了親事。今日使人請我。可早來到也。我自家過去。〔見科云〕員外。你喜也。帽兒光光。今日做個新郎。帽兒窄窄。今日做個嬌客。可要與貧姑換上蓋頭道服。〔劉員外云〕放你娘的臭屁。我幾曾見他來。〔道姑云〕你怎的吃食譚食。你不曾見是我見來。〔劉員外云〕可不屈殺人。誰曾湯着他。〔道姑云〕你當面立着。擡起頭。張開口。吐出舌頭來。你說不會。可怎麼濕濕的。〔劉員外云〕把我口當他的屁眼。〔道姑云〕昨夜晚間。我去人家點照去了。我着徒弟等着。你怎麼不會來。〔劉員外云〕我走到半路。被那巡更的歹弟子孩兒。把我攔住。道我是犯夜的。拿我巡鋪裏去。整整吊了一夜。我委實不會去。〔道姑云〕你不會去這菴中。和小姐成了親事的。可是誰來。員外。我昨日分付徒弟說道。等員外來時。領你貧姑房裏坐着。只等小姐來時。兩個成了夫婦。你不去。可是那個造物低的來。搶了去。〔劉員外云〕姑姑。既然昨夜李小姐來與別人成了親事。左右是個破罐子了。你如今去將小姐接到我家裏來。一發永遠做夫妻。你若是圓成了我這件事。我依舊重重相謝你。你疾去早來。〔詩云〕展轉自尋思。定要娶嬌姿。〔道姑詩云〕只怕遇着巡更卒。打的屁支支。〔同下〕

〔音釋〕燕音無 踏當加切 洽奚佳切 黯衣減切 答音打 號音夏 煞與殺同 娃音蛙 潔音

渣 插抽昨切 搵搵去聲 扎莊賈切 楞虛登切 戛音甲 壓竿架切 撒殺賈切 殫音

膩 發方雅切 暇音呀 踏之沙切 那囊查切 甲江雅切 札莊賈切 殺雙昨切 窄齋

上聲 客音楷

第三折

〔劉員外拿棍子同正旦上云〕這婦人好友也。那一日我和你約定在玉清菴赴期。我又不曾去。不知那裏走將一個人來。你和他成了親事。我且問你。比如你見我時節。難道好友也不問一聲。見說名姓不是我。你就不該隨順他了。我一口食將到口邊。被那個饒弟子孩兒搶去吃了。這個也罷。我如今取你到家中。我又央及你。你百般的不肯順我。但見我說話。便低了頭。你看那不得人意的嘴臉。我這等標緻。動靜你便隨順了我。也不辱抹了你。你真個不肯。我如今拿你跪着。看你肯也不肯。〔正旦跪做悲科云〕父親。兀的不痛殺我也。〔劉員外云〕他是個女兒家。見我手裏拿着這粗棍子。先嚇得怕了。他怎肯隨順。我罷丟了這棍子。小姐起來。我不打你。我鬪你要哩。〔正旦起科〕〔劉員外云〕小姐。我這嘴臉儘看的過。你便隨順我也好。你真個不肯。依舊跪者。〔旦跪科〕〔劉員外云〕這個歪刺骨。我千央及。萬央及。休說道是你。便是那劉道姑。他也肯了。你還不答應。我一句。肯便肯。不肯便不肯。定要討打吃。〔正旦云〕我至死也不隨順你。〔劉員外云〕好說好說罷。倒是我跪着你。再與你磕頭。我的親娘。你答應我一聲。哦。真個不肯。我跪他做甚麼。則除是這等。你且起來。〔旦起科〕〔劉員外云〕你既然不肯隨順我。我開着這酒店。你與我管酒。有吃酒的來。你鏟酒兒。打菜兒。抹卓兒。揩檯兒。伏侍吃酒的。若伏侍的歡喜便罷。伏侍的不歡喜。我把你一條腿打做兩條腿。我爲甚麼打你。專打你這不依本分。誑騙平人。不近道理。醜弟子孩兒。〔下〕〔正旦云〕我本是官宦人家小姐。何等受用快活。今日落在這裏。受這般苦楚也呵。〔唱〕

〔越調鬪鶴鶉〕往常我在畫閣蘭堂。牙牀翠屏。燭暗銀臺。香焚寶鼎。百色衣冠。諸般器皿。乍離了普救寺。鑽入這打酒亭。你暢好是性狠也。夫人。毒心也。那鄭恒。

〔紫花兒序〕今日遠鄉了君瑞。逃走了紅娘。單撇下個鶯鶯。爲家私少長無短。我則得忍氣吞聲。〔帶云〕這也是我父親不是。〔唱〕分明那白紙上教我畫着黑字兒。是怎生倒留做他家憑證。却將我宅院良人。生扭做酒店裏醜丁。〔云〕我在這酒店門首站着。看有甚麼人來。〔張瑞卿上〕〔詩云〕去日剛攜一束書。歸來玉帶掛金魚。文章未

必能如此。多是家門積善餘。小官張瑞卿。自到京都闕下。一舉狀元及第。所除洛陽爲理。我要打聽李小姐的消耗。更改了衣服。在此私行。這是所酒店。我去買一杯酒吃咱。〔入店科云〕兀那賣酒的。打二百長錢酒來。〔正旦云〕有酒。官人請坐。你慢慢的吃。官人。你要酒時。你喚一聲。我在別閣子裏就送酒來。〔下〕〔張瑞卿云〕偌大一個酒店。不見個男子漢。怎麼使着一個婦人賣酒。我看這婦人。人生的千嬌百媚。也不是個下賤的人。我如今只推要酒。喚將來問他咱。賣酒的。再打酒來。〔正旦上云〕官人。再要多少酒。〔張瑞卿云〕酒也要吃。動問小娘子。敢不是賣酒的人。〔正旦云〕官人。怎生知道。我可知不是賣酒的哩。〔張瑞卿云〕我道小娘子中注模樣。不是受貧的。爲甚麼在這酒店中替他賣酒。伏侍往來的人。你慢慢的說一遍。小生試聽咱。〔正旦唱〕

〔小桃紅〕則俺祖宗積世有聲名。二輩兒爲參政。〔張瑞卿云〕哦。元來是宦家。你父親如今那裏去了。〔正旦唱〕俺家君一生正直無邪佞。惹人憎。如今勾赴尙書省。〔張瑞卿云〕你父親這一向也還做官麼。〔正旦唱〕官封左丞。告辭老病。〔張瑞卿云〕如今你父親去幾時了。〔正旦云〕怎知他數載不回程。

〔張瑞卿云〕小娘子。你父親也差了。當初則可着你嫁人。因何教你賣酒那。〔正旦云〕官人不嫌絮煩。聽妾身再說一遍咱。〔唱〕

〔調笑令〕說着呵。怎聽那潑書生。呀。蓋世裏全無他。不志誠。〔張瑞卿云〕這秀才也有好的麼。〔正旦唱〕如今這秀才家。一個個害了傳槽病。從今後女孩兒。每休惹他這酸丁。〔張瑞卿云〕元來小娘子也曾有夫主來。〔正旦唱〕都是此三之乎者也說合成。我道來可是者麼。娘七代先靈。

〔張瑞卿云〕當初有三媒大證。花紅半酒。娶小娘子來。可怎生在這裏就不來顧你。〔正旦唱〕

〔耍二二台〕當初也無紅定無媒證。〔張瑞卿云〕這等怎生成親來。〔正旦唱〕做的來藏頭漏影。知他是今世是前生。總則我紅顏薄命。真心兒待嫁劉彥明。偶然間却遇張瑞卿。〔張瑞卿背云〕奇怪。道着小官的名諱。此事必然暗昧。我再問他。〔回云〕當初可是誰作

成你來。〔正旦唱〕當初是那撮合山的姑姑。〔張瑞卿云〕小娘子可是誰那。〔正旦唱〕送了這望夫石的玉英。

〔張瑞卿背云〕他說的正是我。我如今一發問他咱。小娘子當初成親。那人姓甚名誰。他如今可往那裏去了。〔正旦唱〕

〔聖藥王〕去了俺那醜生。撞着俺這短命。〔張瑞卿云〕如今這酒店是甚麼人的。〔正旦唱〕他是個放錢舉債的愛錢精。〔張瑞卿云〕你可爲甚麼到這裏。〔正旦唱〕他使弊倖使氣性。見無錢踏着陌兒行。推我在這陷人坑。

〔張瑞卿云〕小娘子他必然要圖謀。你敢是不隨順。他這般折倒你來麼。〔正旦唱〕

〔麻郎兒〕動不動掂折我腿脰。動不動打碎我天靈。着去處依着便行。教醜酒愿隨鞭撻。

〔張瑞卿云〕小姐受他這般凌辱。你便隨順他也罷了。〔正旦唱〕

〔么篇〕我可也不會半星也不動情。則由他法外施行。〔張瑞卿云〕你爲何不隨順他。〔正旦唱〕我便死呵。是張家婦名。怎肯踰劉家門徑。

〔張瑞卿云〕哎。你元來在這裏這般受苦。小娘子。你便是李府尹的女孩兒玉英麼。〔正旦云〕則我便是李府尹的女兒。你怎麼認的我來。〔張瑞卿云〕妹子。你那時小也。我一向出去遊學。將近二十年不曾回家。今日纔見得你妹子。你可甚麼在這裏受那苦楚來。〔正旦云〕哥哥不知。當日父親赴京去。缺少盤纏。央玉清菴劉道姑問劉員外借了十個銀子。那文書上着我也畫一個字兒。我父親許久不回。本利該還二十個銀子。劉員外索討。那道姑是保人。因我無銀還他。劉員外要去官中告這道姑。追拷銀子。那劉員外和道姑說。要我爲妻。就將這二十個銀子做了財禮。我只得約他在玉清菴赴期。當夜晚間就去。不曾遇着員外。遇着一個秀才張瑞卿。成其夫婦。那張瑞卿上朝進取功名去了。劉員外取我到家。我想來一馬不背兩鞍。雙輪豈輾四轍。我至死也不隨順他。因此上罰我在這酒店中賣酒。哥哥。你教你妹子咱。〔張瑞卿云〕元來是這等。你放心。都在你哥

哥身上。你與我喚出劉員外來。〔正旦云〕員外。你來。有我哥哥在這裏。〔劉員外上云〕是誰喚我。〔見科云〕如何受不過苦楚。不怕他不隨順我。我買歡喜團兒你吃。〔正旦云〕我哥哥要見你。〔劉員外云〕你哥哥在那裏。〔正旦云〕則這個便是我哥哥。〔劉員外云〕怪道你兩個廝像。兩個鼻子一般般的。〔張瑞卿云〕則這個便是劉員外。我這妹子借了你家多少銀子。〔劉員外云〕借了我十個銀子。如今本利該還二十個銀子。〔張瑞卿云〕二十個銀子打甚麼不緊。都是我替妹子還你。〔劉員外云〕大舅。你知麼。他父親許了我爲妻來。〔張瑞卿云〕既是這等。準備半酒花紅。三日之後。重來娶他。纔是正理。〔劉員外云〕若是這等。你是我的大舅子哩。這二十個銀子。我也不要你還了。下次小的每安排酒來。請舅子吃三鍾。〔張瑞卿云〕不必吃酒。妹子且跟我回家去來。〔正旦云〕慚愧。誰想有今日也呵。〔唱〕

〔收尾〕俺哥哥替還了原借銀十錠。兩事家臨危自省。第一來把俺這親兄長好看成。第一來將俺那俊男兒奈心等。〔同下〕

〔劉員外云〕誰想是我大舅子。他是個好人。我到三日之後。安排着牽羊擔酒。直至他家問親去。那時娶到家。中難道還不隨順我哩。〔詩云〕準備做夫妻。幸狗殺田雞。洞房花燭夜。全憑大掛槌。〔下〕

〔音釋〕鏐旋去聲 指指平聲 宅池齋切 拈低廉切 艇音挺 驪音飾 輾尼蹇切 十繩知切

第四折

〔張瑞卿同正旦上云〕誰想在酒店中認了妹子。我問你咱。妹子。你端的少劉員外銀子也不少。〔正旦唱〕

〔雙調新水令〕這洛陽城劉員外。他是個有錢賊。只要你還了時。方纔死心塌地。他促眉生巧計。開口討便宜。總饒你潑骨頑皮。也少不得要還他本和利。

〔張瑞卿云〕妹子。俺父親借他銀子。須待俺父親來還。你不肯嫁他。也由得你。〔正旦唱〕

〔步步嬌〕只爲那舉債文書。我畫的有親筆跡。因此上被強勒爲妻室。這真心兒誓不移。情願萬打千敲。受他磨到底。今日留得個一身歸。謝哥哥

肯救我親生妹。

〔張瑞卿云〕妹子。你看些茶湯來我吃。〔正旦云〕理會的。〔下〕〔張瑞卿云〕我把這鴛鴦被兒鋪在牀上。我推吃酒去。他見這鴛鴦被。自然知道了也。〔做鋪被科〕〔正旦捧茶湯上云〕哥哥吃茶咱。〔張瑞卿云〕妹子。我如今吃酒去也。投至我回來。你將這被臥兒鋪陳下。則怕我醉了呵要歇息。你記者。〔下〕〔正旦云〕哥哥飲酒去了也。投至得哥哥回來。我與他鋪下這牀鋪咱。〔做鋪牀科〕〔唱〕

〔雁兒落〕則他這行裝特整齊。書舍無俗氣。瑤琴壁上懸。寶劍牀頭立。

〔得勝令〕呀。我與你搭起綠羅衣。鋪開紫藤蓆。繡枕頭邊放。香衾手內提。索甚麼疑惑。這是我繡來的鴛鴦被。可不是蹺蹊。誰承望這搭兒得見你。

〔云〕好是奇怪。這被兒原是我繡來的。是我與張瑞卿來。可怎生得到俺哥哥手裏。待他來家時。我試問他波。〔張瑞卿做醉科上云〕我醉了也。妹子在那裏。〔正旦做扶末云〕哥哥。有酒也吃甚麼茶飯。〔張瑞卿云〕妹子。甚麼茶飯都吃不得了。我醉了也。〔正旦唱〕

〔沽美酒〕則他這酸黃蘗。怎的吃麤米飯。但充饑。怕哥哥害渴時。冰調些涼蜜水。我玉英有句話兒敢題。〔張瑞卿云〕妹子有話。但說不妨。〔正旦唱〕問的我陪著笑賣查梨。

〔旦笑科〕〔張瑞卿云〕你說便說。只管笑怎的。〔正旦唱〕

〔太平令〕若問你。哥哥休諱。這鴛鴦被。委是誰的。〔張瑞卿云〕是我的妹子與我的。〔正旦唱〕除妹子別無甚妹子。除哥哥別無甚兄弟。我玉英呵。世做的所爲這裏。便跪膝。則鴛鴦被。要知根搭底。

〔張瑞卿云〕這被兒你問他怎的。〔正旦云〕哥哥。這被兒原是我的來。〔張瑞卿云〕是便是。你認的我麼。〔正旦云〕我不認的你。〔張瑞卿云〕則我便是張瑞卿。〔正旦云〕則被你殺我也。枉叫了你這三日哥哥。〔張瑞卿云〕我還你十日姐姐。我關上這門。我與你陪話咱。〔飲酒科〕〔正旦云〕張瑞卿。我今日與你相會。兀的

不歡喜殺我也。〔劉員外上云〕今日三日了。我到李家問親事。咱可怎生關着這門。我踹開門來。好也。你兩個做的好勾當。這個是我的老婆。〔張瑞卿云〕這個是我的老婆。〔劉員外云〕倒是你的老婆。你冒認親兄。強賴人妻。我和你見官去來。〔同下〕〔李府尹引張千上〕〔詩云〕三年待罪漢西京。重許衣冠返洛城。寄語侍臣休望幸。早伸冤氣到長平。老夫李彥實。被左司家劾奏。待罪三年。幸得主上仁聖。公道大明。道左司奏劾不實。已遠遠的貶竄去了。着老夫仍爲河南府尹。勅賜勢劍金牌。一應貪官污吏。准許先斬後聞。如今來到洛陽地面。張千。是甚麼人吵鬧。與我拿將過來。〔張千云〕理會的。拿過來。〔跪科〕〔劉員外云〕老爺可憐見。與小人做主咱。〔李府尹云〕兀的不是我女孩兒玉英。〔正旦云〕兀的不是我父親。〔李府尹云〕你怎生在這裏。〔正旦云〕父親你去時。問劉員外借了十個銀子。本利該二十個銀子。無的還他。他強逼我爲妻。父親與我做主咱。〔李府尹云〕這個是誰。〔正旦云〕父親去家之後。您孩兒自許了親事。與他爲妻。〔張瑞卿云〕小官是張瑞卿。新除本處縣尹。〔劉員外云〕好也。你兩個官官相爲。我死也。〔李府尹云〕有這等事。張千。取大棒子過來。將劉員外先責四十。再送有司問罪。〔張千打科〕〔正旦唱〕

〔錦上花〕這廝倚恃錢財。虛張聲勢。硬保強媒。把咱凌逼。重則鞭笞。輕則罵詈。難道河有澄清。人無得意。

〔么篇〕當時會受虧。今日也還席。大小荆條。先決四十。再發有司。從公擬罪。錢可通神。法難縱你。

〔李府尹云〕張瑞卿和老夫同到宅中。今日是個吉日良辰。與女孩兒永遠爲夫妻。一面殺羊造酒。做個慶喜的筵席。〔做到宅張瑞卿同正旦拜成禮科〕〔正旦唱〕

〔清江引〕想人生百年能有幾。要博個開顏日。父子共團圓。夫婦重和會。這便是出尋常天大的喜。

〔李府尹詩云〕賊徒唬嚇結良緣。號令沉枷在市廛。欠錢索債雖常事。倚富欺貧豈有天。新婿今朝爲令尹。老夫依舊得生旋。殺羊造酒排筵宴。夫榮妻貴喜團圓。

〔音釋〕賊則平聲 塌音塔 跡將洗切 室傷以切 俗詞疽切 蓆星西切 惑音回 吃音恥 通

兵迷切 答昌知切 晉音利 席星西切 日人智切 嚇音黑 曉音夏

題目 金閨客解品鳳凰簫

正名 玉清菴錯送鴛鴦被

隨何賺風魔蒯通雜劇

第一折

〔冲末扮蕭丞相領祗候上〕〔蕭相詩云〕秦府圖書世不收。漢家刀筆我爲優。請看約法三章在。第一功臣是鄼侯。小官蕭何是也。本貫豐沛人氏。輔佐漢天子有功。官拜丞相之職。小官在朝。只有一件事放心不下。俺漢家有三個大功臣。第一是韓信。第二是英布。第三是彭越。現今韓信封爲齊王。英布封爲九江王。彭越封爲大梁王。爭奈韓信軍權太重。雄兵數十萬。戰將百餘員。常言道太平本是將軍定。不許將軍見太平。那韓信元是小官舉薦的。他登壇拜將。五年之間。盛項興劉。扶成大業。小官看來。此人不是等閒之輩。恁的一個楚霸王。尙然被他滅了。況今軍權在手。倘有反心。可不覷漢朝天下。如同翻掌。這非是我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做恁的反覆勾當。但是小官舉薦之人。日後有事。必然要坐罪小官身上。以此小官晝夜尋思。則除是施些小計。奏過天子。先去了此人牙爪。然後剪除了此人。纔使的我永無身後之患。前日武陽侯樊噲曾與我商量此事。着小官展轉疑惑不定。令人與我請將樊噲來者。〔祗候云〕理會的。樊將軍有請。〔淨扮樊噲上詩云〕躑躅鵲門多勇烈。能使項王坐上也吃跌。賞我一斗好酒一肩肉。味的又醉又飽。整整儺了半個月。某樊噲的便是。乃沛縣人也。官拜武陽侯之職。自立漢天下以來。八方平靜。四海安寧。今日無甚事。想起某家元是屠戶出身。不可忘其本領。正在我宅中演習我舊時手段。殺狗兒耍子。有丞相令人來請。不知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令人報復去。道有樊噲下馬也。〔祗候報科云〕報的丞相爺得知。有樊噲到於門首。〔蕭相云〕道有請。〔祗候云〕請進去。〔做見科〕〔樊噲云〕丞相呼喚我老樊。有何公事。〔蕭相云〕樊將軍。今請你來。不爲別的。只爲那韓信一事。當初是小官舉薦他來。此人如今軍權太重。誠恐日後生起反心。如之奈何。我想許多功臣。其中只有將軍是天子的至親。必然有個休戚相關之意。故請你來商量。〔樊噲云〕丞相。小將當日也曾說來。韓信是淮陰一個餓夫。想鴈門會上主公有難。某立躑躅鵲門而入。項王見我氣概威嚴。賜我酒一斗。生豚一肩。被俺一啖而盡。嚇得項王目瞪口呆。動彈不得。方纔保的主公無事回還。後來築壇拜將。想這個元帥准定該是我老樊的。

丞相。可是你來。〔蕭相笑云〕這也不然。〔樊噲云〕平白的拜了那個賊夫爲帥。若拜了我呵。那裏消的五年滅楚。我擒項羽如嬰兒相似。今日大事已定。可也罷了。那韓信手無縛雞之力。只淮陰市上兩個少年要他在胯下鑽過去。他就鑽過去了。有甚麼本事在那裏。這也何須老樊動手。只差一兩個能幹的人。喚他來可擦的一刀兩段。便除了後來禍患。豈不伶俐。〔蕭相云〕小官未敢擅便。令人請張良來者。〔樊噲云〕那老子一發沒甚麼主張。可也罷波。着人請去。〔正末扮張良上云〕小官姓張名良。字子房。乃韓國人也。祖父以來。五世爲韓國之臣。只爲秦始皇無道。滅了韓國。某要爲韓報讎。因此從了漢王。亡秦天下。依舊立俺韓國。不想項羽又將韓國滅了。所以專意扶助漢王。追殺項羽。現今天下已定。干戈寧息。有蕭丞相着人相請。不知爲些甚事。須索走一遭去。想俺扶立漢朝天下。非同容易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只爲那焚典坑儒。煩刑重賦。因此上人心怒。共逐秦鹿。今日早扶立的這英明主。

〔混江龍〕想我張良未遇也。則是個預知秦世避人夫。不甫能平定了劉家天下。纔得做大漢司徒。我想今日封侯得這陳留邑。索強如少年逃難下邳初。我也曾劈劃着黃公略法。醞釀着呂望韜書。佐高皇南征北討。隨諸將東蕩西除。傍秋風將楚歌唱徹。早吹散了垓下軍卒。那重瞳有千般英勇。怎出的這十面埋伏。逼得他無顏敢再向東吳。在烏江邊自刎。也是天之數。托賴着一人有慶。因此上四海無虞。

〔云〕可早來了也。令人報復去。道有張子房下馬也。〔祗候云〕理會的。〔報科云〕報丞相爺得知。有張子房來了也。〔蕭相云〕道有請。〔祗候云〕請進。〔正末做見科云〕老丞相。今日請小官來。有何事計議。〔蕭相云〕老司徒。今請你來。不爲別的。只爲韓信一事。當初是我舉薦他來。此人如今軍權太重。誠恐日後倘有反心。須連累我保奏之人。將何自解。故特請你來商議。怎生除的此人。纔免後患。〔樊噲云〕我想韓信淮陰一賊夫。他有什么功勞。甚些本事。依着我的愚見。只消差人賺將韓信到來。哈喇了就是。打什麼不緊。〔正末云〕樊將軍。你

差矣。韓信削平四海。建立功勞。天下不知其罪。若便害了他。莫非有失民望。老丞相。你也還要三思。不可造次。
〔唱〕

〔油葫蘆〕想當日共起亡秦將天下取。都是咱文共武。
〔帶云〕老丞相。你尋思咱。
〔唱〕有那個敢和項王交馬決贏輸。若是那韓淮陰不肯辭西楚。只這漢高皇怕不悶死在巴蜀。因此上我張良操一紙書。你個蕭丞相會二薦舉。將元戎百萬壇臺築。可不道君子斷其初。

〔蕭相云〕老司徒。想韓信有什麼功勞。誅滅項羽。皆托賴天子洪福。衆將威風。逼得他自刎於烏江也。
〔正末云〕老丞相說那裏話。若不是韓信呵。
〔唱〕

〔天下樂〕現如今百二山河壯帝居。他則望遷也波。除倒將他劍下誅。可不道舉枉錯直民不服。老夫不是廝賣弄。丞相你也須自審付。端的是誰推翻楚項羽。

〔蕭相云〕小官雖不才。食君之祿。須要忠君之事。如今韓信見掌三齊王印。手下雄兵十餘萬。戰將百餘員。倘有疎失。如之奈何。
〔樊噲云〕丞相說的是。想他軍權太重。若不除了他。必有後患。
〔正末唱〕

〔那吒令〕你起初時要他。便推輪捧轂。後來時怕他。慌封侯躡足。到今時忌他。便待將殺身也。那滅族。他立下十大功。合請受萬鍾祿。恁將他百樣粧誣。

〔樊噲云〕韓信是一餓夫。平白地着他爲元帥。他有什麼功勞那。
〔正末云〕他的功勞。你豈不知。他在九里山前。只一陣逼得項羽自刎烏江。這等大功不必說起。我別舉一兩件兒與你聽者。
〔唱〕

〔鵲踏枝〕他他他。擊陳餘。有權術。擒夏悅。用機謀。他可便堰住淮河。夜斬龍且。將魏豹智虜。將齊王力取。論功勞。今古全無。

〔蕭相云〕想項羽烏江自刎。皆是五侯之力。不干他事。你怎麼獨獨的說是他的功勞。
〔正末云〕老丞相。這九

星山前大會城。難道你不見來。〔唱〕

〔寄生草〕九里山。按形勢。八卦陣。列士卒。衝殺俺韓元帥。自把先鋒做。遣五侯趕到合休處。賺重瞳走入陰陵路。遮莫他烏錐能突數重圍。怎當的烏江那日無船渡。

〔云〕罷罷罷。韓信立下如此功勞。尙然要將他殺了。何況老夫。我不如謝了天子。納下這紫袍象簡。隨赤松子學道而去。可不好也。〔蕭相云〕老司徒。你差矣。爲官的吃堂食。飲御酒。多少快活。倒要棄官學道。爲甚的來。

〔正末唱〕

〔金盞兒〕我從今見盈虛。識乘除。總不如隱山林。棄鐘鼎。倒可也無榮辱。早拜辭了龍樓鳳閣。只守着我這蠅廬。我甘心兒追四皓。回首也嘆三閭。〔蕭相云〕老司徒。你見我門排畫戟。戶列椒圖。可不好那。〔正末唱〕誰待要你這門排雙畫戟。戶列入椒圖。

〔樊噲云〕丞相。我說道不要請他。他又不曾主張。這樁事畢竟怎了也。〔蕭相云〕樊將軍且慢者。等司徒回去了。再做計較。〔正末云〕老丞相勿罪。老夫如今就向山中修行辦道去也。〔唱〕

〔賺煞尾〕我如今跳出是非場。抹下了這功勞簿。只待要修仙辟穀。倒是俺散祖逍遙。一願足。再休提玉帶金魚。細躊躇究竟何如。只俺可不誠前車與後車。眼見的三齊王受屈。因此上子房公歸去。一任那太平天子百靈扶。〔下〕

〔樊噲云〕丞相。論小官說呵。可便差人去。則說天子要遊雲夢山。特取韓信還朝。權爲留守。我料韓信乃貪利之人。見詔書必然入朝。那時奪了三齊王印信。將他擎下殺了。怕他有本事會飛上天去。〔蕭相云〕此計甚妙。我來日見了天子。就差一使命詔取韓信回朝。那時粧誣他一個謀反情由。坐下十惡大罪。將他殺了。是我之願也。〔詩云〕舉薦登壇立漢朝。兵權太重恐難銷。〔樊噲詩云〕定計翦除無後患。方信蕭何智量高。〔同下〕

〔音釋〕鄧音贊 喻音快 咪音床 瞪音橙 鹿音盧 邵音披 卒從蘇切 伏房夫切 劓文上聲

蜀繩汝切 築音主 服房夫切 審音蔭 穀音古 躡音聶 足臧取切 族從蘇切 祿

音路 術繩朱切 謀音模 且音疽 辱如去聲 穀音古 屈丘兩切

第二折

〔外扮韓信領卒子上詩云〕一自登壇領大兵。與劉滅項顯威名。當初不解提牌職。誰助高皇定太平。某姓韓名信。淮陰下湘人也。初投項王麾下。爲提牌執戟郎。後蒙蕭何舉薦。漢王築起高臺。拜某爲帥。與劉破楚。立下十大功勞。如今天子要遊雲夢山。取某還朝。權爲留守。某手下蒯文通廣有機謀。不免請他來商議此事。令人請將蒯文通來者。〔卒子云〕蒯文通。元帥有請。〔正末扮蒯文通上云〕某姓蒯名徹。字文通。今在韓元帥門下爲辯士。元帥相請。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令人報復去。道有蒯文通來了也。〔卒子云〕報的元帥得知。有蒯文通來了也。〔韓信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着過去。〔見科正末云〕元帥呼喚蒯徹。爲着何事。〔韓信云〕蒯徹。請你來不爲別事。有蕭何遣使來。傳下詔書一道。說聖人要遊雲夢山。宣某入朝留守。請你來商量。還是去的好。不去的好。〔正末云〕元帥不可去。記當日亡秦之後。楚漢爭鋒。專爲雌雄未定。元帥威名無敵。滅楚與劉。立起漢朝社稷。加元帥三齊王之職。見今軍權在手。古人有云。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正此之謂也。元帥這一去。必受其禍。願元帥思之。〔唱〕

〔中呂粉蝶兒〕當初你假鎮三齊。他拜真王也非實意。不甫能定江山拱。手垂衣。投至得國無爭家無訟。端的是非同容易。今日個萬國來儀。見你握兵權。便生疑忌。

〔醉春風〕沒來由平淨了楚干戈。扶持了漢社稷。〔韓信云〕想某費了多少力氣。方纔滅的那西楚霸王。扶助聖人。平定天下。聖人豈有負了我的。我便走一遭去。怕做什麼。〔正末唱〕常言道。太平不用舊將軍。可怎生參不透這個道理。〔云〕元帥。我想你立下這等大功勞。今日被他疑忌。則不如納下朝章。趁一帶青山。逍遙散誕。可不好也。〔唱〕你便不能卸職休官。也須要

思前算後。做一個保身長計。

〔韓信云〕蒯徹想某南征北討。東蕩西除。立下十大功勞。料的聖人怎好便負了我。〔正末云〕元帥不可去。若去呵。必受其禍。〔韓信云〕蒯徹你差矣。俺想聖人平日解衣衣我。推食食我。這許多好意。難道今日便負了我。必無此理。〔正末云〕元帥若依我呵。萬無一失。〔唱〕

〔上小樓〕你去後多凶少吉。乾這般盡忠竭力。〔帶云〕豈不聞古人有云。〔唱〕威而不猛。高而不危。滿而不溢。你休性執。勸不的。還待要爭名奪利。〔帶云〕若不依蒯徹之言呵。〔唱〕管送的你死無葬身之地。

〔云〕元帥。我勸你不如學那范蠡張良。早棄官而去。倒落的個遠害全身也。〔韓信云〕蒯徹你差矣。想爲官的前呼後擁。衣輕乘肥。有多少榮耀。平白地可倒修行辦道。餐松啖柏。草履麻絲。受這等苦來。〔正末做笑科云〕元帥。你道這兩個人埋名隱跡。却是爲何。〔唱〕

〔么篇〕那一個霸越的有計策。一個興漢的好事績。他爲甚麼遠着紅塵。守着青山。挨着黃蘗。也只是養道德。趣是非。別無主意。〔帶云〕我今日勸你。也不爲別來。〔唱〕我則怕你禍臨頭。急難湧退。

〔韓信云〕蒯徹。我此去料無甚事。你但放心者。〔正末云〕元帥。不是我蒯徹阻當你。千萬不可去。若不聽蒯徹之言。我家有老母。即日須當拜辭元帥。回家侍養母親去也。〔韓信云〕蒯徹。你放心。我見了聖人。不久也就回來。你怎便要辭了我。〔正末云〕既然如此。你主意要去。令人與我將的那紙錢水飯過來。〔卒子云〕理會的。〔卒子擎紙錢水飯當面前祭科〕〔正末唱〕

〔快活三〕我爲甚的饒一碗漿飯水。燒一陌紙錢灰。則爲踏行軍數載。不相離。會與你刎頸爲交契。

〔韓信云〕蒯文通。你敢風了。你怎生將紙錢水飯在我根前燒潑。可是爲何。〔正末唱〕

〔朝天子〕我說知就裏。想蒯徹也無他意。趁着你在日。燒奠理當宜。若死

了。空迎祭。〔云〕元帥。你比那兩個人如何。〔韓信云〕可是那兩個人。〔正末唱〕我想那雍齒合誅。丁公無罪。漢蕭何忒下的救他出井底。倒將他斬訖。那的也須放着傍州例。

〔韓信云〕蒯徹。你且回去。某只明日領了數百個軍卒。入朝見聖人去來。〔正末云〕元帥。你若到其間。休說我蒯文通不勸你來。〔唱〕

〔耍孩兒〕今日箇蕭何反間施謀智。黑洞洞不知一個的實。若將軍一脚到京畿。但踏着消息兒。你可也便身虧。他安排着香餌把鰲魚釣。準備着窩弓將虎豹射。啗人泰極多生否。〔韓信云〕聖人要遊雲夢山去。宣某爲留守哩。〔正末唱〕再休想吉祥如意。多管是你惡限臨逼。

〔韓信云〕蒯徹。你但放心者。我見了聖人。自有主意也。〔正末唱〕

〔煞尾〕我如今。我如今難勸你。難勸你。再休想驅兵領將元戎職。少不的做個背井離鄉橫死鬼。〔下〕

〔韓信云〕蒯徹。去了也。想某驅兵領將。臥雪眠霜。立起這等江山。料着無事。隨從的人跟着我。星夜臨朝見聖人。走一遭去來。〔下〕

〔音釋〕 稷將洗切 御音瀉 吉巾以切 力郎帝切 盜銀計切 執張恥切 的音底 蠡音里 續

將洗切 德當笑切 日人智切 訖巾以切 寶繩知切 畿音祁 射繩知切 否滂米切

逼兵迷切 職張恥切

第三折

〔蕭相領祗候上云〕小官蕭何。自從與樊噲商議那韓信之事。不想差一使去。果然賺的韓信回朝。將他斬了。只是他手下有一蒯徹。聞知他屢勸韓信。不要滅楚。與俺家三分天下。近日又勸韓信不要入朝。好生無禮。本待拿將此人。一併殺壞。爭奈他已自風魔了。未審虛實如何。早間奏知聖人。差一使臣智賺此人去。想來蒯徹

是個辯士。別人也去不的。則除是隨何。從來機謀智量。朝中無比。到那裏若是真風魔。便罷。若不是風魔。必然賺得將來。小官自有個區處。令人與我請將隨何來者。〔祇候云〕理會的。隨大夫安在。丞相爺有請。〔外扮隨何上詩云〕曾爲君王使九江。立教英布早歸降。漢朝若問能言士。只有隨何一個更無雙。小官隨何是也。有蕭丞相來請。不知爲着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令人報復去。道有隨何在於門首。〔祇候云〕報的丞相爺得知。有隨何來了也。〔蕭相云〕道有請。〔祇候云〕請進。〔見科〕〔隨何云〕丞相今日喚小官來。有何事幹。〔蕭相云〕隨大夫。請你來不爲別事。今有韓信已被某家着人賺的來。將他斬了。他手下有一辯士。乃蒯文通。此人與韓信最是契交。必須一併殺壞。方纔翦草除根。但聞的此人已自風魔了。未審虛實。則除是你走一遭去。若賺得此人來。聖人自有加官賜賞。〔隨何云〕丞相有命。小官不敢推辭。只今日便往齊國走一遭去也。〔詩云〕丞相神謀不可當。賺他韓信也身亡。〔蕭相詩云〕雖然蒯徹多機變。且看隨何做一場。〔同下〕〔徠兒上云〕噲每看風子耍子去來。〔正末粧風子上云〕着我做女婿去來。俺家裏等着做筵席哩。〔唱〕

【越調鬬鵲鶯】每日點火般調和。使子血婆說合。擬着蠶姑姑爲媒。待教狠媽媽嫁我。休笑我面色腌臢。形容兒猥縮。木鞋子踏做粉濫。鐵單袴倒做墨褐。我將這瓦腿繃牢拴。磁頭巾再裹。

【紫花序兒】穿上這沙魚皮襖子。繫着這白象牙絲兒。提着這總甸子包合。俺丈人是土地。姑夫是閻羅。姐姐是月裏嫦娥。俺爺是顯道神。俺娘是個木伴哥。〔徠兒推正末跌科〕〔正末唱〕這廝推我一個敦坐。〔徠兒云〕你敢告我去麼。〔正末唱〕告與俺那元始天尊。〔徠兒云〕那箇是證見。〔正末唱〕更和那熾盛光佛。

〔徠兒云〕你看這箇真是風子。〔正末唱〕

【小桃紅】哎。你這些小兒每街上鬧錢鐸。則願的漲得娘沒一箇。趕着我。後巷前街打荳磨。我也不是善婆婆。我將懷中乾餅頻頻摸。我與那相識每會合。賓朋每同坐。都是些半弟兄狗哥哥。〔趕徠兒下〕

〔云〕天色晚了也。且回半圈中歇息咱。〔做到圈中作悲科〕〔云〕元帥也。〔唱〕

〔金蕉葉〕則落你好似披麻救火。剿徹也不似那般人隨風倒舵。事冗也辭身湧脫。今日箇慌頓斷名韞利鎖。

〔隨何上云〕小官隨何。自到於此處。尋着蒯文通。小官跟隨數日。觀此人形容相貌。不是箇風的。天色已晚了也。見此人往半圈中去了。我是聽他說什麼來。〔正末云〕碧天如水。兀的天河裏星。天河外星。月色射天。不免作歌一首。〔歌云〕形骸土木心無奈。就中消息誰能解。忠言反作目前憂。佯狂暫躲身邊害。笑韓信爲元帥。傷心枉立功勞大。野獸盡時獵狗烹。敵國破後謀臣壞。觀咸陽。天一帶。乾象分明見與敗。文星朗朗自高懸。武星落落今何在。〔隨何云〕我是識破此人咱。〔見科云〕蒯文通。可不道你風魔了也。〔正末唱〕

〔鬼三台〕夜深也。咱獨坐。誰想道人瞧破。呀。早將我這佯狂敗脫。〔隨何云〕蒯文通。你有誑君之罪。聖人宣你入朝。你不合詐粧風魔也。〔正末唱〕便死後。待如何。我捨不的蘭堂畫閣。任從他利名相定奪。我死呵。一任入鼎鑊。你你你。休則管掀揚也。波撇唆。

〔隨何云〕奉蕭丞相的言語。着我來請你入朝。到來日便索和俺同行也。〔正末唱〕

〔調笑令〕他他他。做事兒太過。誰免的沒風波。呀。常言道。點點還來入舊窩。俺想着大梁王破楚功勞大。更和那九江王十分的驍果也。全虧殺俺韓元帥。智量多。端的是那一個替你掃盪干戈。

〔禿廝兒〕我爲甚的呆鄧鄧。把衣裳袒裸。亂蓬蓬。把鬢髮婆娑。白日裏叫叮叮。信口自嘲歌。到晚來向半圈裏。且存活消磨。

〔聖藥王〕你待胡扯撮強領撥。道俺蒯文通故意作風魔。須不是我忒口多。忒意多。也只爲誰人立起這山河。怎做一枕夢南柯。

〔收尾〕想着他開疆展土將君王佐。這的是收園結果。當日個未央宮。枉

圖了他。今日個漢蕭何。又觀着我。〔下〕

〔隨何云〕劇文通去了也。誰想此人假粧風魔。被小官聊施計策。早識破。此人到來日。小官不敢久停久住。便索回丞相話去也。〔詩云〕則因他曾與韓侯爲故友。以此上暗遣隨何來辨剖。那裏也惡人自有惡人磨。這的是強中更遇強中手。〔下〕

〔音釋〕 合音何 縮思火切 褐音何 繡音崩 熾音製 佛浮戈切 鐸東何切 覓徐靴切 脫音

妥 韜音姜 誑光去聲 閣哥上聲 奪音多 鑊音和 裸羅上聲 活音和 撮磴上聲 掇音朵

第四折

〔蕭相同樊噲領祗候上〕〔蕭相云〕小官蕭何是也。自從隨何去賺劇文通。不想此人是假粧的風魔。聞知隨何同他來了。只等此人來。設下油鑊。將此人烹了。永除後患。樊將軍。俺漢朝大臣。還有那幾位未來哩。〔樊噲云〕丞相。有平陽侯曹參。安國侯王陵。尙未見來。〔蕭相云〕既然他二位未來。令人與我請將曹參王陵來者。〔祗候云〕理會的。〔外扮曹參王陵上〕〔曹參詩云〕一心堅意只扶劉。太平天子富春秋。只因汗馬功勞大。封做平陽萬戶侯。小官曹參。乃沛縣人也。這位將軍是安國侯王陵。與小官自幼同里。後來同輔漢天子。拜將封侯。有蕭丞相將韓信賺來斬了。今在相府聚俺衆官。商議其事。令人報復去。道有曹參王陵來了也。〔祗候云〕報的丞相爺得知。有曹參王陵在於門首。〔蕭相云〕道有請。〔見科〕〔曹參云〕丞相。今日聚俺衆官。爲着何事。〔蕭相云〕列位大人不知。那韓信已經賺的來。將他斬了。尙有辯士劇文通。在他麾下。此人與韓信是一個人相好的。若不取他來。一併殺壞了。久後必然爲患。今差隨何賺的劇文通到此。這是翦草除根。爲國家萬全之慮。須不是老夫故意的要殘害忠良。列位大人以爲如何。〔衆云〕老丞相見的是。〔蕭相云〕令人與我喚將隨何來者。〔祗候云〕理會的。〔隨何上云〕小官隨何是也。自從見了劇文通。誰想此人是假風魔。被我賺的他來了。丞相呼喚。須索走一遭去。令人報復去。道有隨何來了也。〔祗候云〕報的丞相爺得知。有隨何來了也。〔蕭相云〕道有請。〔祗候云〕請進。〔見科〕〔隨何云〕丞相。小官賺的劇文通來了也。〔蕭相云〕令人與我將劇文通

近前來。〔祇候云〕理會的。〔正末云〕小官蒯徹。今日到來。眼見的無那活的人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我想那辭朝歸去漢張良。早賺的個韓元帥一時身喪。苦也波擎天白玉柱。痛也波架海紫金梁。那些三個展土開疆。生扭做歹勾當。

〔云〕令人報復去。道有蒯徹在於門首。〔祇候報科云〕有蒯徹在於門首。〔蕭相云〕着他過來。〔祇候云〕着過去。〔見科〕〔正末假意跳油鑊科〕〔蕭相云〕住住住。蒯文通。你爲何不言不語。便往油鑊中跳去。這等不怕死。那。〔樊噲云〕此人不可問他。若問呵必然要下說詞也。〔正末云〕自知蒯徹有罪。豈望生乎。〔蕭相云〕當初韓信是你教唆他來。〔正末云〕是蒯徹教唆他來。〔蕭相云〕現有漢天子在上。你不肯輔佐。倒去順那韓信。〔正末云〕丞相你豈不知桀犬吠堯。堯非不仁。犬固吠非其主也。當那一日我蒯徹則知有韓信。不知有什麼漢天子。吾受韓信衣食。豈不要知恩報恩乎。〔蕭相云〕想韓信纔定三齊。便請做假王以鎮之。這明明有反叛之意。理當斬首。〔正末云〕嗨。丞相說那裏話。我想漢天子所以得天下。是靠著誰來。運籌決策。多賴張良。戰勝攻取。多賴俺韓元帥。如今閒的閒了。斬的斬了。豈不理當。〔唱〕

【駐馬聽】那張良治國安邦。扶的漢主登基霸主亡。韓信他驅兵領將。直會的眞龍出世假龍藏。殺得個滿身鮮血臥沙場。纔博的這一方金印。來收掌。你你你。今日也理當。怕不做鳳凰飛在梧桐上。

〔蕭相云〕想當初主公起兵漢中。多虧了衆位功臣。也不專靠那韓信一人之力。〔正末云〕我想楚漢爭鋒。鴻溝爲界。那時節俺韓元帥投楚則楚勝。投漢則漢勝。天下之勢。決于一人。我因此屢屢勸韓元帥留下項王。決個鼎足三分之計。怎當他不信忠言。致令身遭白刃。屈死了蓋世英雄。豈不可惜。丞相。只你當初也曾保舉他來。成也是你。敗也是你。我蒯徹做不得反面的人。惟有一死。可報韓元帥于地下。〔做跳科〕〔蕭相云〕令人。且與我擋住者。〔樊噲云〕蒯文通。韓信說是你搬調他來。你正是個通同謀反的人。當得認罪。〔蕭相云〕樊將軍。你說的是。想他在韓信手下爲辯士。正是他心腹之人。律法有云。一人造反。九族全誅。何況他是通同謀反的。今日便將他油鍋烹了。也不爲枉。〔正末云〕丞相。我想漢王在南鄭之時。雄兵驍將。莫知其數。然沒一個能敵

項王者。後來得了韓信。築起三丈高臺。拜他爲帥。殺得項王不渡烏江。自刎而死。如今天下太平。更要韓信做什麼。斬便斬了。不爲妨害。且韓信負着十罪。丞相可也得知麼。〔樊噲云〕你說屈殺了韓信。可又有十罪。休說十罪。則一椿罪過。也就該死無葬身之地。〔蕭相云〕蒯文通。既是韓信有十罪。你對着這衆臣宰根前。試說一遍。〔正末云〕一不合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二不合擊殺章邯等。三秦王。取了關中之地。三不合涉西河。虜魏王豹。四不合渡井陘。殺陳餘。并趙王歇。五不合擒夏悅。斬張全。六不合襲破齊歷下軍。擊走田橫。七不合夜堰淮河。斬周蘭龍。且二大將。八不合廣武山小會。九不合九里山十面埋伏。十不合追項王陰陵道上。逼他烏江自刎。這的便是韓信十罪。〔蕭相歎介云〕此十件乃是韓信之功。怎麼倒是罪來。〔正末云〕丞相。韓信不只十罪。更有三愚。〔蕭相云〕又有那三愚。〔正末云〕韓信收燕趙破三齊。有精兵四十萬。恁時不反。如今乃反。是一愚也。漢王駕出城皋。韓信在修武。統大將二百餘員。雄兵八十萬。恁時不反。如今乃反。是二愚也。韓信九里山前大會垓。兵權百萬。皆歸掌握。恁時不反。如今乃反。是三愚也。韓信負着十罪。又有此三愚。豈不自取其禍。今日油烹剝徹。正所謂兔死狐悲。芝焚蕙嘆。請丞相自思之。〔蕭相同衆悲科〕〔樊噲云〕這一會兒連我也傷感起來了。〔正末唱〕

〔喬牌兒〕衆公卿。多感傷。諸文武。盡悲愴。連那漢蕭何。淚滴在羅袍上。你正是死了也空念想。

〔掛玉鉤〕想起那韓元帥。葫蘆提斬在法場。將功勞簿都做招伏狀。恰便似啞婦傾杯反受殃。枉了這五年間把烟塵蕩。纔博的個三齊王。又不得終身享。哎。誰知你這宰相廳前。倒做了鬧市雲陽。

〔曹參云〕噯。丞相。想韓信立下如此功勞。也不當就將他殺壞了也。〔蕭相云〕可知道韓信是屈死了的。但死者不能復生。我如今便要救他。事已無及。如之奈何。〔正末做笑科唱〕

〔鴈兒落〕笑殺我蒯文通。舌辯強。怎出的你蕭丞相。機謀廣。要誅的便着刀下誅。要向的便把心兒向。

【得勝令】呀。暢好是沒算計的漢賢良。左使着這一片狠心腸。早知道屈死了韓元帥。何不還留他楚霸王。圖什麼風光。待氣昂昂端坐在中軍帳。只不如守着農莊。倒也穩拍拍常爲田舍郎。

〔蕭相云〕既然韓信死了也。衆位將軍到來日跟着小官入朝。同見聖人。備說因由。將韓信墓頂上封還原爵。就與蒯文通加官賜賞。〔正末唱〕

【沽美酒】兀的不是狡兔死。走狗僵。高鳥盡。勁弓藏。也枉了你薦舉他來這一場。把當日個築臺拜將。到今日又待要築墳堂。

【太平令】便做有春秋祭饗。也濟不得他九泉下魂魄淒涼。倒不如早將我油烹火葬。好和他死生廝傍。我可也不慌不忙。還含笑的就亡呀。這便算做你加官賜賞。

〔外扮黃門引校尉捧冠帶黃金上云〕小官黃門是也。因蕭何暗地設計。斬了韓信。又要將蒯徹烹入九鼎油鑊。聖人已知。着小官赦免蒯徹之罪。可早來到也。令人報復去。有聖旨來了也。〔祗候云〕報的丞相爺得知。有黃門官來了也。〔蕭相云〕道有請。〔進見科〕〔黃門云〕您衆位將軍俱望闕跪者。聽聖人的命。〔詔云〕朕提三尺起豐沛。不五年間盡取諸侯王。追殺項羽。奄有天下。此非一人之能。皆韓信之力也。朕以謬聽人言。將爲叛逆。遂令未央鍾室。冤血尙存。朕實愍焉。茲特還其封爵。令有司立墓祭祀。蒯徹本以口舌從事。與武涉同時爲主。其心吠堯何罪。甘赴鼎鑊。視死如飴。誠壯士也。可免其死。仍授京兆一官。黃金千兩。嗚呼。生而有功。死猶圖報。言如可用。罪且不遺。庶見我國家賞罰之功。無替朕命。故勅。〔正末同衆謝恩科〕〔唱〕

【鴛鴦煞】若是漢天子早把書明降。韓元帥免受人誣罔。可不的帶藕河山。盟言無恙。我蒯徹也粧什麼風魔。使什麼伎倆。〔還冠帶科唱〕這冠帶呵。添不得我榮光。〔還黃金科唱〕這金呵。鑄不得他黃金像。只要你個蕭丞相。自去思量。怎生的屈殺了什大功臣。被萬民講。

〔蕭相云〕蒯文通這冠帶黃金是聖人賜你的。你怎生還了。我道不得個違宣抗勅麼。〔詞云〕只爲那韓元帥辛苦功高。滅西楚扶立劉朝。首賜與三齊玉印。專征伐白鉞黃旄。蕭丞相盡忠報主。防後患設計潛消。假巡遊召還留守。雲陽市屈陷餐刀。今日個備陳冤枉。悔罪了漢國臣僚。聖天子亦爲心動。堪憐憫爲盡弓弦。想當初築臺拜將。忍教他死後無聊。墓頂上封還原爵。更春秋祭祀東郊。連蒯徹加官賜賞。總之是一體酬勞。顯見得皇恩不濫。同瞻仰天日非遙。

〔音釋〕 棧音綻 邯音寒 經音形 僵音姜 愍音閔 飴音移 急音樣 餽音兩 破音叨

題目

蕭何害功臣韓信

正名

隨何賺風魔蒯通

溫太真玉鏡臺雜劇

關漢卿撰

第一折

〔老旦扮夫人引梅香上詩云〕花有重開時。人無再少日。生女不生男。門戶憑誰立。老身姓溫。夫主姓劉。早年辭去。別無兒男。止生得一個女兒。小字倩英。年長一十八歲。未曾許聘他人。夫主在日。教孩兒讀書。老身如今待教他寫字撫琴。只是無個好明師。我有個姪兒溫嶠。見任翰林學士。今將老身子母。搬取來京舊宅居住。說道要來拜望老身。梅香。門首覷者。只等學士來時。報復我知道。〔梅香云〕理會的。〔正末扮溫嶠上云〕小官姓溫名嶠。字太真。官拜翰林學士。小官別無親眷。止有一個姑娘。年老寡居。近日取來京師居住。連日公衙事冗。不曾拜候。今日稍閒。須索拜候一遭。我想方今賢臣登用。際遇聖主。覷的富貴容易。自古及今。那得志與不得志的多有不齊。我先將這得志的說一遍則箇。〔唱〕

〔仙呂點絳脣〕車騎成行。詣門稽顙來咨訪。無非那今古興亡。端的是語出人皆仰。

〔混江龍〕也只爲平生名望。博得個望塵遮拜路。途傍出則高牙大纛。入則峻宇雕牆。萬里雷霆驅號令。一天星斗煥文章。威儀赫奕。徒御軒昂。喜時節鵷鸞並筵。怒時節虎豹潛藏。生前不懼獬豸冠。死來圖畫麒麟像。何止是折圭僭爵。都只待拜將封王。

〔云〕却說那不得志的。也有一等。〔唱〕

〔油葫蘆〕還有那苦志書生。才學廣。一年年守選場。早熬的蕭蕭白髮滿頭霜。幾時得出爲破虜三軍將。入爲治國頭廳相。只願的聖主興。世運昌。把黃金結作漫天網。收俊傑。攬賢良。

〔天下樂〕當日個誰家得鳳凰。翔也波翔在那天子堂。爭知他朝爲田舍

郎。傳說呵在版築處生。伊尹呵從稼穡中長。他兩個也不是出胞胎便顯揚。

〔云〕雖然如此。那得志不得志的。都由命不由人。非可勉強。〔唱〕

〔那吒令〕他每都恃着口強。便儀秦呵怎敢比量。都恃着力強。便賁育呵怎敢賭當。元來都恃着命強。便孔孟呵也沒做主張。這一個是王者師。這一個是蒼生望。到底挺不徹雪案螢窗。

〔鵲踏枝〕只落的意徬徨。走四方。昨日燕陳。明日齊梁。若不是聚生徒來聽講。怎留得這詩書萬古傳芳。

〔云〕我今日也非敢擅自誇獎。端的不在古人之下。〔唱〕

〔寄生草〕我正行功名運。我正在富貴鄉。俺家聲先世無排謗。俺書香今世無虛誑。俺功名奕世無謙讓。遮莫是帽簷相接御樓前。靴踪不離金階上。

〔么篇〕不枉了開着金屋。空着畫堂。酒醒夢覺無情況。好天良夜成疎曠。臨風對月空惆悵。怎能彀可情人消受錦幄鳳凰衾。把愁懷都打撒在玉枕鴛鴦帳。

〔云〕一頭說話。早來到姑娘門首。梅香報復去。說溫嶠特來問候。〔梅香報科云〕報的妳妳得知。有溫嶠在于門首。〔夫人云〕老身恰纔說罷。學士真個來了。道有請。〔梅香云〕請進。〔正末做見科〕〔夫人云〕學士。王事勤勞。取個坐兒來。教學士穩便。一面將酒來與學士遞一杯。〔梅香云〕酒在此。〔夫人云〕學士滿飲一杯。〔正末接飲科〕〔夫人云〕梅香。繡房中叫小姐來拜見學士咱。〔梅香云〕小姐有請。〔旦扮倩英上云〕妾身倩英。正在房中習針指。梅香說母親在前廳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做見科云〕母親。叫孩兒有甚事。〔夫人云〕孩兒。喚你來無別事。只爲溫家哥哥在此。你須拜見。〔旦云〕理會的。〔夫人云〕且住著。休拜。梅香。前廳

上將老相公坐的栲栳圈銀交椅來。請學士坐著。小姐拜見。〔正末云〕老相公的交椅。姪兒如何敢坐。〔夫人云〕學士休謙。恭敬不如從命。〔正末云〕謹依尊命。〔夫人云〕小姐。把體面拜哥哥者。〔旦做拜科〕〔正末做欠身科〕〔夫人云〕妹妹拜哥哥。豈有欠身之理。〔正末云〕禮無不答。焉可坐受。〔夫人云〕好一箇有道理的人也。〔正末背云〕是好一個女子也呵。〔唱〕

〔六么序〕兀的不消人魂魄。綽人眼光。說神仙那的是天堂。則見脂粉馨香。環珮丁當。藕絲嫩新織仙裳。但風流都在他身上。添分毫便不停當。見他的不動情。你便都休強。則除是鐵石兒郎。也索惱斷柔腸。

〔么篇〕我這裏端詳。他那模樣。花比腮龐。花不成粧。玉比肌肪。玉不生光。宋玉襄王。想像高唐。止不過魂夢悠揚。朝朝暮暮陽臺上。害的他病在膏肓。若還來此相親傍。怕不就形消骨化。命喪身亡。

〔夫人云〕梅香。將酒來。小姐與哥哥把盞。〔旦奉酒科〕〔云〕哥哥滿飲一杯。〔做遞酒科〕〔正末唱〕

〔醉扶歸〕雖是副輕臺盞無斤兩。則他這手纖細怎擎將。久立着神仙也不當。你待把我做真個的哥哥講。我欲說話別無甚伎倆。把一盞酒淹一半在堦基上。

〔夫人云〕老身欲教小姐寫字彈琴。爭奈無個明師。學士肯看老身薄面。教你妹妹彈琴寫字。〔正末云〕姑娘在上。據你姪兒所學。怎生教的小姐。〔夫人云〕學士休謙。梅香。取曆日來。教學士選個好日子。教小姐彈琴寫字。〔正末云〕溫嶠今日出來時。有別勾當。也曾選日子。來日是個好日辰。〔唱〕

〔金盞兒〕來日不空忙。沒相妨。天生壬申癸酉全家旺。不比那長星赤口要隄防。大綱來陰陽偏有准。擇日要端詳。豈不聞成開皆大吉。閉破莫商量。

〔夫人云〕既如此。就是明日要勞動學士者。〔正末云〕謹依尊命。明日溫嶠自來。但溫嶠無學。怎生教的小姐。

〔夫人云〕學士休得推辭。只看你下世姑夫的面皮。教訓女孩兒則箇。〔正末唱〕

〔醉中天〕白日短。無時晌。兼夜教。正更長。便誤了翰林院編修有甚忙。我待做師爲學長。拚的個十分應當。再無推讓。早收拾幽靜書房。

〔夫人云〕梅香。伏侍小姐。辭別了哥哥。回繡房去。〔旦云〕理會的。〔拜科下〕〔夫人云〕多謝學士。幸不違阻。是必明日早來。〔正末云〕敢不惟命。〔唱〕

〔賺煞尾〕恰纔立一朵海棠嬌。捧一盞梨花釀。把我雙送入愁鄉。醉鄉。我這裏下得堦基。無箇頓放。畫堂中別是風光。恰纔則掛垂楊。一抹斜陽。改變了黯黯陰雲。蔽上蒼。眼見得人倚綠窗。又則怕燈昏羅帳。天那。休添上畫檐間疎雨。滴愁腸。〔下〕

〔夫人云〕學士去了也。梅香便收拾萬卷堂。來日是吉日良辰。請學士來教你小姐彈琴寫字。收拾的停當時。可來回我話。〔詩云〕只因愛女要多才。收拾書堂待教來。〔梅香詩云〕從來男女不親授。也不是我把引賊過門胡亂猜。〔同下〕

〔音釋〕倩淺去聲 行音杭 稽音豈 類桑上聲 蠱音毒 簪初救切 儋道藍切 翺音敖 長音掌 賁音奔 誹音非 誑去聲 離去聲 拷音考 桵音老 綽超上聲 聲音興 強音絳 厖音忙 肪音方 盲音荒 餽音兩 响音賞 推退平聲 釀泥降切 黯衣減切 檐與簷同

第二折

〔老夫人上云〕昨日選定今日是吉日良辰。梅香。門首覲者。則怕學士來時。報我知道。〔梅香云〕理會的。〔正末上云〕姑娘選定今日好日辰。不曾衙門裏去肯分的。姑娘又來請。便不來請我也索去。可早來到門首。梅香。報復去。道溫驕來了也。〔梅香報科云〕溫學士來了。〔夫人云〕道有請。〔梅香云〕請進。〔正末做見科〕〔夫人云〕今日學士怎生來的恁早。〔正末云〕爲領尊命。教小姐琴書。就不曾到衙門去。〔夫人云〕因爲老身薄

面。誤了學士公事。老身知感不盡。梅香。快請小姐出來。拜學士者。〔梅香云〕小姐有請。〔旦上云〕妾身正在繡房中。聽的母親呼喚。須索見去。〔做見科〕〔夫人云〕倩英。你拜哥哥。今日爲始。便是你師父了也。〔旦做拜科〕〔正末背云〕小姐比昨日打扮的又別。真神仙中人也。〔唱〕

【南呂一枝花】藕絲翡翠裙。玉膩螭蟠頸。姐已空破國。西子枉傾城。天上飛瓊散下風流病。若是寢正濃。夢乍醒。且休問斜月殘燈。直睡到東窗日影。

〔云〕將琴過來。教小姐操一曲咱。〔旦學操琴科〕〔正末唱〕

【梁州第七】兀的不可喜煞羅幃繡幕。風流煞金屋銀屏。這七條絃與亡禍福都相應。端的個聖賢可對。神鬼堪驚。俗懷頓爽。塵慮皆清。一弄兒指法泠泠。早合着古操新聲。金徽彈流水潺湲。冰絃打餘音齊整。玉纖點逸韻輕盈。聰明怎生得口訣。手未到心先應。海棠色。蕙蘭性。想天地全將秀結成。一團兒智巧心靈。

〔夫人云〕再操一遍。則怕還有不是處。教學士聽。有不是處再教。〔正末唱〕

【牧羊關】縱然道肌如雪。腕似冰。雖是一段玉。却是幾樣磨成。指頭是二節兒瓊瑤。指甲似十顆水晶。穩坐的有那穩坐堪人敬。但舉動有那舉動可人憎。他兀自未揷起金衫袖。我又早先聽的玉劍鳴。

〔夫人云〕小姐。彈琴不打緊。須裝香來請哥哥在相公抱角牀上坐着。小姐拜哥哥。一日爲師。終身爲父。學士教小姐寫字者。〔旦寫字科〕〔正末云〕腕平着。筆直着。小姐不是這等。〔正末起把筆揷旦手科〕〔旦云〕是何道理。妹子根前揷手揷腕。〔正末云〕小生豈有他意。〔夫人云〕小鬼頭。但得哥哥揷手揷腕。你早十分有福也。〔旦云〕男女七歲不可同席。〔夫人笑科云〕哥哥根前調書帶兒。〔正末唱〕

【隔尾】你便溫柔起手裏須當硬。我呆想望迎頭兒撇會清。恰纔輕搭着

春葱儘儘僂倖。〔帶云〕似這等祇密般指白。〔唱〕遮莫你罵我盡情。我斷不敢回你半聲。也強如編修院裏和書生每廝強挺。

〔云〕小姐不是了也。跪平着。筆直着。〔旦怒云〕哥哥。你又來也。〔正末唱〕

〔四塊玉〕兀的紫霜毫燒甚香。斑竹管有何幸。倒能勾柔荑般指尖擎。只你那纖纖的手腕兒。須索平正。我不會將你玉笋湯。他又早星眼睜。好罵我這潑頑皮沒氣性。

〔夫人云〕小姐辭了哥哥。回繡房去。〔旦拜科下〕〔正末云〕溫嶠更衣去咱。〔做行科云〕見小姐下的堦基。往這裏去了。我只見小姐中注模樣。不曾見小姐腳兒大小。沙土上印下小姐腳踪兒。早是我來的早。若來的遲。呵。一陣風吹了這腳踪兒去。怎能勾見小姐生的十全也呵。〔唱〕

〔牧羊關〕婦人每鞋襪裏多藏着病。灰土兒沒面情。除底外四週圍並無餘剩。幾般兒窄窄狹狹。幾般兒周周正正。幾時迤逗的獨強性。勾引的把人憎。幾時得使性氣。由他跳惡心。煩自在蹬。

〔帶云〕小姐去了也。幾時得見着。小官撒不下呵。〔唱〕

〔賀新郎〕你便是醉中。茶一啜。睡然醒。都爲他皓齒明眸。不由我使心作倖。待尋條妙計無踪影。老姑娘手把着頭稍自領。索什麼囑付叮嚀。似取水垂轆轤。用酒打猩猩。到這裏惜甚廉恥。敢傾人命。休休休。做一頭海來深。不本分。使一場天來大昧前程。

〔隔尾〕他藉粧梳顏色花難並。宜環珮腰肢柳笑輕。一對不倒踏窄小金蓮。尙古自剩。想天公是怎生這世情。教他獨占人間第一等。

〔正末回科〕〔夫人云〕學士穩便。老身有句話。想小姐年長一十八歲。不曾許聘他人。翰林院有一般學士。煩哥哥保一門親事。〔正末背云〕小官暗想來只得如此。若不恁的。呵不濟事。〔做向夫人云〕姑娘。翰林院有個

學士才學文章不在姪兒之下。〔夫人云〕似你這般才學少有。那學士多大年紀。怎生模樣。哥哥你說一遍。〔正末唱〕

〔紅芍藥〕年紀和溫嶠不多。爭和溫嶠一樣身形。據文學比溫嶠更聰明。溫嶠怎及他豪英。保親的堪信憑。搭配的兩下裏相應。不隄防對面說才能。遠不出門庭。

〔菩薩梁州〕古人親事把閨門禮正。但得人心至誠。也不須禮物豐盈。點燈喫飯兩分明。綠山無夢碧瑤笙。玉臺有主菱花鏡。更有場大廝併。月夜高燒絳蠟燈。只愁那煩擾非輕。

〔云〕溫嶠與那學士說成。擇定日子同來。〔夫人云〕多勞學士用心。〔正末做出門笑科云〕溫嶠。你早則人生三事皆全了也。〔虛下將砌末上科〕〔做見夫人科云〕告的姑娘得知。適纔姪兒徑去與那學士說了。今日是吉日辰。將這玉鏡臺權爲定物。別使官媒人來通信。央您姪兒替那學士謝了親者。〔唱〕

〔煞尾〕俺待麝蘭腮。粉香臂。鴛鴦頸。由你水銀漬。朱砂斑。翡翠青。到春來。小重樓。策杖登。曲闌邊。把臂行。閒尋芳。悶選勝。到夏來。追涼院。近水庭。碧紗廚。綠窗淨。針穿珠。扇撲螢。到秋來。入蘭堂。開畫屏。看銀河。牛女星。伴添香。拜月亭。到冬來。風加嚴。雪乍晴。摘疎梅。浸古瓶。歡尋常。樂餘剩。那時節。趁心性。由他嬌癡。儘他怒憎。善也偏宜。惡也相稱。朝至暮。不轉我這眼睛。孜孜覷定。端的寒忘熱。熱忘飽。飽忘冷。〔下〕

〔官媒上詩云〕析薪如何。匪斧弗克。娶妻如何。匪媒弗得。自家是個官媒。溫學士着我去老夫人家說知。選吉日辰。娶小姐過門。可早來到也。無人報復。我自過去。〔做見科云〕老夫人磕頭。〔夫人云〕媒婆何來。〔官媒云〕奉學士言語。着我見老夫人選日辰娶小姐過門。〔夫人云〕是那學士。〔官媒云〕是溫學士。〔夫人云〕他是保親的。〔官媒云〕他不是保親的。則他是女婿。〔夫人云〕何爲定物。〔官媒云〕玉鏡臺便是定禮。〔夫人

云「有這等事。我把這玉鏡臺摔碎了罷。」〔官媒云〕住住。這玉鏡臺不打緊。是聖人御賜之物。不爭你摔碎了。做的個大不敬。爲罪非小。〔夫人云〕噲。吃他瞞過了我也。梅香。便說與小姐知道。收拾停當。選定吉日。送小姐過門去罷。〔下〕

〔音釋〕 翡肥去聲 膩寧計切 蝤音由 齧音齊 姐當加切 瓊渠盈切 冷音凌 潺鋤山切 緩音袁 擅音宣 釧川去聲 捻音聶 搭音鬧 蕘音啼 剩音盛 迤音移 逗音豆 毗音此 蹬音登 嚙樞說切 韞音鹿 韞音盧 窄齋上聲 緱音鈎 漬音恣 螢音盈 摔音酒

第二折

〔正末引贊禮鼓樂上〕〔贊禮唱科詩云〕一枝花插滿庭芳。燭影搖紅畫錦堂。滴滴金杯雙勸酒。聲聲慢唱賀新郎。請新人出廳行禮。〔梅香同官媒擁旦上〕〔正末唱〕

〔中呂粉蝶兒〕怕不動的鼓樂聲齊。若是女孩兒不諧魚水。我自拖拽。這一場出醜揚疾。安排下伴小心。粧大膽。丹方一味。他若是皺着雙眉。我則索牙牀前告他一會。

〔云〕媒婆。你遮我一遮。我試看咱。〔官媒云〕我遮着你看。〔正末做看科〕〔旦云〕這老子好是無禮也。〔正末唱〕

〔紅繡鞋〕則見他無發付氤氲惡氣。急節裏不能勾。步步相隨。我那五言詩作上天梯。首榜上標了名姓。當殿下脫了白衣。今夜管洞房中抓了面皮。

〔云〕媒人待啗大了膽過去來。〔唱〕

〔迎仙客〕到這裏論甚使數。問甚官媒。緊逐定一團兒。休廝離。和他守何親。等甚喜。一發的走到跟底。大家吃一會沒滋味。

〔旦云〕兀那老子。若近前來。我抓了你那臉。教他外邊去。媒婆。你來。我和你說。這老子當初來時節。俺母親教小姐拜哥哥。他曾受我的禮來。〔官媒云〕學士。小姐說起初時。他曾拜你做哥哥。你受過他禮來。〔正末云〕我那裏受他禮來。你與小姐說去。〔官媒云〕小姐。學士說。那裏受你禮來。〔旦云〕在俺先父銀栲栳圈交椅上坐着。受我的禮來。〔官媒云〕小姐說。學士在他老相公栲栳圈銀交椅上。受他禮來。〔正末唱〕

〔醉高歌〕我見他姿姿媚媚容儀。我幾會穩穩安安坐地。向傍邊踢開一把銀交椅。我則是靠着箇栲栳圈站立。

〔旦云〕媒婆。你來。他又受我的禮來。〔官媒云〕學士。小姐說。你又受他的禮來。〔正末云〕我那裏又受他禮來。〔官媒云〕小姐。學士說。他那裏又受你的禮來。〔旦云〕這老子俺母親着我彈琴寫字。他坐在俺先父抱角牀上。我拜他爲師來。〔官媒云〕學士。小姐說。學彈琴寫字。拜你爲師。你在老相公抱角牀上。受他禮來。〔正末唱〕

〔醉春風〕我坐着窄窄半邊牀。受了他怯怯兩拜禮。我這裏磕頭禮拜却回席。剗地須還了你。你便得些歡娛。便談些好話。却有那般福氣。

〔旦云〕媒婆。你說與他去。我在正堂中做臥房。教他再休想到我根前。若是他來時節。我抓了他那老臉皮。看他好做得人。〔官媒云〕學士。小姐說來。他在正堂中做臥房。教你休想到他根前。若是你來時節。他抓了你老臉皮。教你做人不得。〔正末唱〕

〔紅繡鞋〕正堂裏夫人寢睡。小官在書房中依舊孤恹。遮莫待盡世兒。不能勾到他這羅幃。人都道劉家女。被溫嶠娶爲妻。落得個虛名兒。則是笑。

〔云〕將酒來。我與小姐把盞咱。〔正末把酒科〕〔旦云〕我不吃。〔官媒云〕小姐接酒。〔正末唱〕

〔晉天樂〕初相見玉堂中。常想在天宮內。則索向空閒偷覷。怎生敢整頓。觀窺得如今。伏侍他。情願待爲奴婢。廚房中水陸烹炮珍羞味。箱櫃內無限錦繡珠翠。但能勾與你插戴些首飾。執料些飲食。則這的我早福共天齊。

〔旦做灺酒科云〕我不吃。〔正末唱〕

〔滿庭芳〕量這些直個甚的。忒斟得金盃繳斃。因此上把宮錦淋漓。大人家展污了何須計。只要你溫夫人略肯心回便。灺到一兩盞香醪在地。燒到百十箇公服朝衣。今夜裏我早知他來意。酒淹得袖濕。幾時花壓帽檐低。

〔官媒云〕這小姐則管不就親。做的個違宣抗敕哩。〔正末云〕媒婆休說這般話。〔唱〕

〔上小樓〕休題着違宣抗敕。越逗的他煩天惱地。你則說遲了燕爾。過了新婚。誤了時刻。你說領着省事。掌着軍權。居着高位。又道會親處倚官挾勢。

〔云〕我則索哀告你箇媒婆做個方便者。〔做跪科〕〔官媒云〕學士。你爲何在老身根前下禮。〔正末唱〕

〔么篇〕我求竈頭不如告竈尾。爲甚我今日媒人根前。做小伏低。教他款慢裏勸諫的俺夫妻和會。兀的是羅幃中用人之際。

〔官媒云〕天色明了也。學士。你先往衙門中去。我自夫人根前回話去也。〔正末云〕夫人。你的心事。我已知道了。你聽我說。〔唱〕

〔耍孩兒〕你少年心想念着風流配。我老則老。爭多的幾歲。不知我心中常印着個不相宜。索將你百縱千隨。你便不歡欣。我則滿面兒相陪笑。你便要打罵。我也渾身兒都是喜。我把你看承的。看承的家宅土地。本命神祇。

〔四煞〕論長安富貴家。怕青春子弟稀。有多少千金嬌艷爲妻室。這廝每黃昏鸞鳳成雙宿。清曉鴛鴦各自飛。那裏有半點兒真實意。把你似糞堆般看待。泥土般拋擲。

【三煞】你攢着眉熬夜闌。側着耳聽馬嘶。悶心欲睡何曾睡。燈昏錦帳郎何在。香燼金爐人未歸。漸漸的成憔悴。還不到一年半載。他可早兩婦三妻。

【二煞】今日咱守定伊。休道近前使喚丫鬟輩。便有瑤池仙子無心覷。月殿嫦娥懶去窺。俺可也別無意。你道因甚的千般懼怕。也只爲差了這一分年紀。

【煞尾】我都得知都得知。你休執迷休執迷。你若別尋的個年少輕狂婿。恐不似我這般十分敬重你。〔同下〕

〔音釋〕 疾精妻切 氲於君切 抓莊瓜切 立音利 席星西切 空去聲 炮音袍 飾傷以切 食

繩知切 徽離店切 灑音艷 灑音蹇 勅音恥 刻康美切 的音底 祇音其 室傷以切

擲征移切

第四折

〔外扮王府尹引祗從上詩云〕龍樓鳳閣九重城。新築沙堤宰相行。我貴我榮君莫羨。十年前是一書生。老夫王府尹是也。今有溫學士親事一節。老夫奏過官裏。特設一宴。叫做水墨宴。又叫做鴛鴦會。專請學士同夫人赴席。筵宴中間則教他兩口兒和會。等學士夫人到時。自有主意。這早晚敢待來也。〔正末同旦上云〕今日府尹相公設宴請客。不知何意。須索走一遭去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則爲鳳鸞失配。累了蒼鶻。今日個玳筵開。專要把鴛鴦完聚。我前面騎的是五花驄。他背後坐的是七香車。人都道這村裏妻夫。直恁般似水如魚。兩口兒不肯離了一步。

【駐馬聽】想當日沽酒當爐。拚了個三不歸。青春卓氏女。今日膝行肘步。招了個百般嫌皓首。漢相如偏不肯好頭好面。到成都徹的我沒牙沒口。

題橋柱誰跟前敢告訴。兀的是自招自攬風流苦。

〔云〕可早來到也。左右報復去。道溫學士和夫人來了也。〔祇從報科云〕溫學士和夫人到於門首。〔府尹云〕道有請。〔見科府尹云〕小官奉聖人的命。設此水墨宴。請學士夫人吟詩作賦。有詩的學士金鍾飲酒。夫人插金鳳釵。搽官定粉。無詩的學士瓦盆裏飲水。夫人頭戴草花。墨烏面皮。〔旦云〕學士。你聽者。大人說你若無詩便吃酒。無詩便吃冷水。你用心着。〔正末唱〕

〔喬牌兒〕自從不應舉。何嘗對兩字句。昨日會賓朋。飲到遙天暮。今日酒渴的我沒是處。

〔掛玉鉤〕恨不的巴到咽喉嚥下去。并墜着朱砂玉。與咱更壓瘴氣。涼心經解臟毒。夫人呵。他自有通仙術。至如腫了面皮。瘡生眉目。也索蘸筆揮毫。咒水書符。

〔府尹云〕若無詩呵。學士罰水。夫人頭戴草花。墨烏面皮。〔正末唱〕

〔川撥棹〕這官人待須臾。休恁般相逼促。你道是傅粉塗朱。妖艷粧梳。貌賽過神仙洛浦。怎好把墨來烏。

〔旦云〕學士着意吟詩。無詩的吃水墨。烏面皮。甚麼模樣。〔正末云〕休叫學士。你叫我丈夫。〔旦云〕無計所奈。則索喚丈夫。丈夫須要着意着。〔正末唱〕

〔豆葉黃〕你在黑閣落裏欺你男兒。今日呵。可不道指斥鑿與。也有禁住你限時。降了你乖處。兩個月方纔喚了我個丈夫。雖不會徹膽歡娛。湯着皮膚。剛聽的這一聲嬌似鶯雛。早着我渾身麻木。

〔旦云〕丈夫。你知道麼。倘或罰水烏墨搽面。教我怎了。〔正末唱〕

〔喬牌兒〕如今便面上筆落處。也則是浮抹不生住。恰自有新合來燥。豆香芬馥。到家銀盆中洗面去。

〔旦云〕丈夫着意吟詩。〔正末唱〕

〔掛玉鉤〕我從小裏文章不大古。年老也還有甚詞賦。則道我沉醉黃公舊酒壚。怎知我也有粧么處。見他害恐懼。我倒身無措。且等他急個多時。慢慢的再做支吾。

〔府尹云〕學士請吟詩者。〔正末云〕小官就吟。〔旦云〕丈夫你要着意者。〔正末云〕夫人放心。〔唱〕

〔水仙子〕須聞得溫嶠不塵俗。明知道詩書飽滿腹。那裏是白頭把你青春誤。就嫌的我無地縫鑽入去。少甚麼年少兒夫。這一個眼灌的白鄧鄧。那一個臉抹的黑突突。空恁般綠髻何如。

〔旦云〕學士吟詩波。休似吃涼水的。〔正末云〕夫人。我吟的詩好呵。你肯隨順我麼。〔旦云〕你若吟得詩好。我插金釵飲御酒。我便依隨你。〔正末云〕夫人。你請放心者。〔唱〕

〔甜水令〕我如今舉起霜毫。舒開蘭紙。題成詩句。待費我甚工夫。冷眼偷看這盆涼水。何須憂慮。只當做醒酒之物。

〔折桂令〕想着我氣捲江湖。學貫珠璣。又不是年近桑榆。怎把金馬玉堂。錦心繡口。都覷的似有如無。則被你欺負得我千足萬足。因此上我也還他佯醉佯愚。〔旦云〕丈夫着意吟詩。倘罰水墨烏面皮。教我怎了。〔正末唱〕他如今做了三謁茅廬。勉強承伏。軟兀刺走向前來。惡支煞倒退回去。

〔正末吟詩科云〕不分君恩重。能憐玉鏡臺。花從仙禁出。酒自御廚來。設席勞京尹。題詩屬上才。遂令魚共水。由此得和諧。〔府尹云〕溫學士。不枉了高才大手。吟得好詩。賜金鍾飲酒。夫人插鳳頭釵。搽官定粉。〔旦喜科云〕學士。這多虧了你也。〔正末云〕夫人。我溫嶠何如。〔府尹云〕夫人。你肯依隨學士麼。〔旦云〕妾身願隨學士。〔府尹云〕既然夫人一心依隨學士。老夫即當奏過官裏。再準備一個慶喜的筵席。〔正末唱〕

〔鴈兒落〕你常好是吃贏不吃輸。虧的我能說又能做。你只要應承了這

一首詩。倒被我勒措的情和陸。

〔待勝令〕呀兀的不是一字一金珠。煞強似當日嚇蠻書。你看寶釵簪雲髻。我看金杯飲醪醕。山呼共謝得當今主。嬌姝早則不嫌我老丈夫。

〔府尹云〕人間喜事。無過夫婦會合。就今日殺羊造酒。安排慶喜筵席。送學士夫人還宅去。〔詩云〕金尊銀燭啓華筵。一派笙歌徹九天。若非恩賜鴛鴦會。焉能夫婦兩團圓。〔正末拜謝科〕〔唱〕

〔鴛鴦煞〕從今後姻緣注定姻緣簿。相思還徹相思苦。賸道連理歡儂。于飛願足。可憐你窈窕巫娥。不負了多情宋玉。則這琴曲詩篇吟和處。風流句。須不是我故意虧圖。成就了那朝雲和暮雨。

〔音釋〕鶻紅姑切 徹音熬 攪音覽 玉干句切 毒東盧切 術繩朱切 目音暮 蘸知濫切 促

音取 降奚江切 尤音暮 馥房夫切 俗詞疽切 腹音府 突東盧切 物音務 足臧取切 伏房夫切 褪吞去聲 做租去聲 指肯去聲 睦音暮 餘音路 爾音胥 姝音朱

賸音盛

題目 王府尹水墨宴

正名 溫太真玉鏡臺

楊氏女殺狗勸夫雜劇

楔子

〔冲末扮孫大同旦楊氏梅香保兒上云〕小生姓孫名榮字孝先祖居南京人氏在土街背後居住渾家楊氏還有一個小兄弟叫做孫蟲兒雖然是我的親手足爭奈我眼裏偏生見不得他今日是小生的生辰之日大嫂你與我臥宰宰猪做下筵席別的親眷可都阻了則有我那兩個至交柳隆卿胡子轉去請他來陪我吃一杯兒壽酒大嫂你門首覷者他兩個這早晚敢待來也〔旦云〕員外也你把共乳同胞親兄弟孫二不禮却信着這兩個光棍搬壞了俺一家兒也〔一淨扮柳隆卿胡子轉上〕〔柳詩云〕不做營生則調嘴拐騙東西若流水除了孫大這糟頭再沒第二個人家肯做笑小子柳隆卿這個兄弟叫做胡子轉今日是孫員外的生日俺兩個無錢去問槽房裏賒得半瓶酒兒又不滿俺着上些水到那裏則推拜將酒瓶踢倒了若員外教俺買酒去俺就去賒了來算下的酒錢少不的是員外還他俺兩個落得吃他的酒使他的錢〔胡云〕哥說的是我只依你便了〔柳見旦科云〕嫂嫂哥哥有麼俺兄弟兩個將一瓶兒酒來與哥哥上壽哩〔旦云〕下次小的每接了兩個小叔牢者〔孫大云〕大嫂兄弟每無錢那裏得這半酒來請他裏面坐〔柳胡見科云〕恭喜哥哥華誕俺兩個無什麼禮物將敬只一瓶兒淡酒與哥哥一滴添壽一歲哥哥休怪〔孫大云〕兄弟滴水難消休道是兄弟將酒來你則這般空來也是你兄弟的情分將酒來我與兄弟開懷暢飲一場〔做拜踢倒酒餅科柳云〕呀剛只得這一餅兒酒又踢翻了如何是好〔胡云〕待兄弟再去買來〔孫大云〕不要去買我家裏有的是好酒大嫂將酒來〔柳云〕既然哥哥有酒我們借花獻佛與哥哥上壽咱〔送酒科〕〔旦云〕這二個來了怎的不見小叔叔來〔正末扮孫二上云〕小生孫華小字蟲兒的便是自小父母早亡我向住在哥哥嫂嫂家裏俺嫂嫂大賢會則有俺哥哥孫大信着兩個逆子的言語趕我在城南破瓦窰中居止俺哥哥見俺不是打便是罵今日是俺哥哥生日俺蟲兒無什麼物件將去與哥哥祝壽只去拜哥哥嫂嫂兩拜也不失人間的道理可早來到門首也〔見旦科云〕嫂嫂〔旦云〕小叔叔你來了也兩個光棍來了一日怎不見你來〔正末入見科〕

柳胡云「孫二來了也。接了半者。」孫大云「孫二，你與我做生日。你將的半酒來。」正末云「你知兄弟貧寒度日。那裏得這半酒來。只是拜哥哥嫂嫂兩拜也。見兄弟的意思。」孫大云「我少你那兩拜哩。你拜了我，我就飽了。我就醉了。我也領你的盛情。你那裏是與我做生日。明明是趕嘴來。」打正末科。「正末云」兄弟不曾敢說甚麼。你打我怎的。」孫大云「我不打你別的。我打你個遊手好閒。不務生理的弟子孩兒。」正末云「哥哥，你打您兄弟，可也上有天哩。」唱

「仙呂賞花時」知他是誰好遊閒。誰不良。誰起風波。誰要強。瞞不過鄰里衆街坊。」孫大云「你是我的兄弟。你敢粧么放蕩。不伏我打哩。」正末唱「俺哥哥道我粧么放蕩。平白地揣與個罪名當。」

「么篇」這的是自有傍人說短長。銅斗個家私。你獨自掌。咱須是一父母。又不是兩爺娘。」云「蟲兒打街上過來。衆人都道孫大郎與孫二似一個。印合脫下來的。」柳胡云「這廝胡說。你和俺哥哥一個印合兒裏脫下來的。怎麼你這般窮好嘴臉。」正末唱「怕不一般的俺模樣。哥哥比兄弟多一片家狠心腸。」下

「孫大云」你兩個兄弟少罪。」柳胡做醉科云「俺兩個定害哥哥。改日再謝。」下。「旦云」員外。明日是清明節。令俺收拾下祭禮。請小叔叔一同上墳去咱。」同孫大下

「音釋」分去聲 思去聲

第一折

「柳胡上詩云」昨日慶生辰。今朝請上墳。隨他好兄弟。爭似眼前人。今日孫員外請咱兩個上墳。須索去走一走。」做與孫大遇見科。「孫大云」你兩個兄弟來了也。」做擺祭禮科。「柳胡云」你的祖宗就是我的祖宗。我們一齊拜。」做同拜科。「孫大云」咱祭過了祖宗也。兩個兄弟把盞破盤。」飲酒科。「旦云」我員外好是執迷也。將親兄弟教他另住。受着饑寒。今日上墳。也不等他一等。被這兩個光棍搬弄。連祖宗在地下也是不安的。兀的不又吃醉了也。我這裏看波。可怎生不見孫二來。」正末上云「小生孫蟲兒。將着這一分紙。一餅兒酒。今

日是一百五日清明節令。上墳去咱。可早來到墳前也。〔放下酒科云〕俺燒一陌紙與祖宗。願你都好處托生去咱。古人有云。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我孫蟲兒貧難。備不得什麼祭禮。只是這一餅兒酒。兀的不窮殺孫蟲兒也。〔唱〕

〔仙呂點絳脣〕從亡化了雙親。便思營運尋資本。怎得分文落可。便刮土兒收拾盡。

〔混江龍〕莫不是姓孫的無分。却將這精銀響鈔與了別人。教兄弟有家難甞。無處棲身。把我趕在破瓦窰中捱凍餒。教人道披着蒲蓆說家門。也不是我特故的把哥哥來恨。他他他。不思忖一爺娘骨肉。却和我做日月參辰。

〔旦云〕小叔叔。你上墳哩。〔正末云〕嫂嫂少罪。〔旦云〕你哥哥上墳。在這裏等了你多時。不見你來。先自祭祀了也。你怎生來的這等遲。〔正末云〕嫂嫂。自從前日與哥哥做生日來。不知甚的意思。打了我這一頓。我因此不敢見哥哥去。又害怕打哩。〔旦云〕小叔叔。不妨事。等着你哩。你過去吃幾鍾酒。身上寒冷哩。〔正末云〕這等我過去。〔做見科〕〔孫大云〕這個村廝又來了。〔正末唱〕

〔油葫蘆〕他罵道孫二窮廝煞是村。便待要趕出門。則着我自敦自遜自傷神。現如今爹爹妳妳都亡盡。但願得哥哥嫂嫂休嗔忿。爲甚麼單罵着我。你敢是錯怨了人。〔孫大云〕我和你有什麼情分。你來見我。〔正末唱〕既是哥哥與兄弟。無情分却怎生等我上新墳。

〔孫大云〕我正等你來打哩。〔正末唱〕

〔天下樂〕哎。俺親的元來則是親。〔云〕嫂嫂。我不過去也。則怕哥哥打我。〔唱〕我爲甚麼抽也波身却倒褪。其實當不過那百般的心性狠。誰想他赤的金白的銀。但得俺哥哥歡喜呵。便是十萬分。

〔孫大云〕你來這裏做甚麼。〔正末云〕你兄弟上墳來。〔孫大云〕俺家墳裏有你這等人。我和你甚麼親。你來上墳。〔正末唱〕

〔那吒令〕哥哥道是不親。我須是姓孫。哥哥道是不親。孫蟲兒上墳。哥哥道是不親。這兩個是甚人。〔孫大云〕這兩個是我死生交的兄弟也比你。〔正末唱〕哥哥你自忖量。你自評論。您直恁般愛富嫌貧。

〔孫大云〕你這一萬年不得長進的人。〔柳胡云〕哥哥。這等人不長進。則待饞處着嘴。懶處着身。不撚了他去。待做甚麼。〔孫大云〕小的每撚這廝出去。兄弟每把盞則管吃酒。不要探他。〔正末云〕你看他兩個賊子幫着俺哥哥吃酒。好不快活也。〔唱〕

〔鵲踏枝〕他兩個把盞兒吞。直吃的醉醺醺。〔孫大云〕兄弟。好酒也。〔柳胡云〕好酒。您兄弟都吃醉了也。〔正末唱〕吃的來東倒西歪。盡盤盤將軍。〔柳胡做使酒科云〕孫二。我盡盤將軍。是吃你的沒廉恥。窮叫化弟子孩兒。今日俺家員外上墳。特特請我兩個來這所在。只有我坐處。可有你站處。要管我。〔正末云〕這裏正是你家的。〔唱〕今日個到墳堂中來廝認。是你什麼娘祖代宗親。

〔柳胡云〕這潑賴無禮。你那裏是罵俺哥哥。你看孫二見俺這裏吃酒。他罵你吃你娘祖代宗親哩。〔孫大云〕誰罵我來。〔柳胡云〕是孫二罵你來。〔孫大怒科云〕孫二。你好也。俺祖代宗親。是你什麼哩。〔做打正末科〕

正末云。你休信他每說話。兄弟怎敢罵哥哥來。〔唱〕

〔寄生草〕哥哥。我又不是庶出逃生子。須是你同胞共乳親。俺哥哥出門來。賓客相隨趁。俺哥哥還家來。侍女忙扶進。你兄弟破窖中。忍冷耽愁悶。俺哥哥富家山野有人歡。你兄弟貧居鬧市無人問。

〔孫大云〕我酒醉了也。有我兩個兄弟扶的我家去。你這窮廝還敢無禮。你墳上來拷折你兩膝骨。到我家裏來。我打你二百棍。〔柳胡云〕如何。這所在那裏有你來。〔正末唱〕

【金盞兒】我墳前去那場恨。還家去怒生嗔。只待要各支支拷二百粗荆棍。咬牙根做出那惡精神。我待墳前去。要敲折我兩廉骨。還家去。又要打斷我脊梁筋。天那。我正是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

〔云〕哥哥將兄弟不認。信着兩個賊子打了我這一頓。我不敢到墳上添土去。我則往墳外拜一拜罷。祖宗少怪。孫蟲兒無甚。只燒的一陌兒紙。一餅兒酒。祭奠祖宗咱。〔做拜科唱〕

〔後庭花〕這村醪酒剛半盆。紙錢兒值幾文。不是我將父母相拖逗。也是你歹孩兒窮孝順。〔孫大云〕兄弟每慢慢的把盞者。將半背子來做按酒快活喫。〔柳胡云〕快些碎半背子來吃來吃。〔正末唱〕他那廂吃的醉醺醺。我這裏嘴虛都暗暗的納悶。哎。孫蟲兒來上墳。幾番家桃李春。他那廂笑呷呷。倒玉樽。我這裏哭啼啼。誰動問。

〔青歌兒〕天那。你于人有那般那般慈憫。偏生我是這般這般時運。俺哥哥白馬紅纓衫色新。俺哥哥眼內無珍。看的我做各姓他人。動不動棍棒臨身。直着我有口難分。進退無門。只落的袖稍兒偷搵住。俺這悲悲切切淚紛紛。這的是誰生分。

〔柳葉兒〕難道我孫蟲兒與他來不親不近。見一陣旋風兒繞定荒墳。來時節旋的慢。去時節旋的緊。爲甚麼小的兒多貧困。大的兒有金銀。爹爹妳妳阿。你可怎生來。做的個一視同仁。

〔孫大云〕兄弟。你去看孫二墳外做什麼哩。〔柳胡云〕哥哥。俺兩個看去來。〔做看科云〕哥哥。孫二在墳外絞七個紙人兒。埋在土裏。咒你早死了。這家私都是他的。〔孫大怒科云〕這廝無禮。〔做打科云〕我今日吃酒淹衫袖濕。花壓帽簷低。隨你隨你。只休上我門來。〔旦云〕員外醉了也。〔柳胡扶科旦隨下〕〔正末云〕俺哥哥去了也。我到墳上辭別了俺爺娘。還歸我那破瓦窑中去。哥哥。你信着兩個幫閑的賊。打我這幾頓。哥哥。由你打

我。我則是好心腸待你。〔唱〕

【賺煞】你便罵我一千場。便拷我三十頓。我則索狠喫幞頭。心兒自忍。若不是死了俺娘親和父親。這家私和你正半停。分豹子的孟嘗君。暢好是食客填門。可怎生把親兄弟如同陌路人。哥哥。你有金有銀。閃的我無投。來無處。則向這破窰中。和月待黃昏。〔下〕

〔音釋〕拾繩知切 別邦耶切 褪吞去聲 長音掌 耿音揪 惡音猷 暗音音 旋去聲 阿何哥切 倭梨靴切

第二折

〔孫大同柳胡上云〕昨日上墳處。多吃了幾鍾酒。不自在。兩個兄弟。咱今日往謝家樓上。再置酒席。與我駁一駁去來。〔做上樓科〕〔柳胡云〕哥哥。咱三人結義做兄弟。似劉關張一般。只願同日生。兄弟有難。哥哥救。哥哥有難。兄弟救。做一個死生文書。〔孫大云〕兩個兄弟說的是。〔做飲醉下樓柳胡扶孫大睡倒科〕〔柳胡云〕這是街上。不是你的牀鋪。怎麼就睡倒了。哥哥。你聽得禁鐘響哩。你還家去來。〔孫大做不醒科〕〔柳胡云〕這等好睡。再叫也叫不醒。可又遇着個不知趣的天。下起大雪來。我每身上寒冷。陪他到幾時回去。如今起更一會了。巡軍這早晚敢出來也。他是個富漢。便拏住他。只使得些錢罷了。怕甚的。陪兩個是個窮漢。若拿住呵。可不乾打死了。不如撇下他還家去來。〔做摸科云〕呀。哥哥靴裏有五錠鈔哩。常言道見物不取。失之千里。這明明是天賜我兩個橫財。不取了他的。倒把別人取了去。〔做取科云〕便凍殺了你。也不干我事。〔下〕〔正末上云〕好大雪也。孫蟲兒往街上題筆。覓幾文錢去來。如今天色已晚。我還窰中去咱。〔唱〕

【正宮端正好】黑黯黯。凍雲垂。疏刺刺。寒風起。徧長空。六出花飛不停閒。雪兒緊。風兒急。這場冷。着我無存濟。

【滾繡球】有那等富漢每。他道是壓瘴氣。下的是國家祥瑞。怎知俺窮漢。每少食無衣。我則見滿天裏飛磨旗。半空裏下砲石。俺須是死無個葬身。

之地。只落的抱雙肩。緊把頭低。我如今冒他大雪窖中去。抵多少袖得春風馬上歸。凍的我脚步兒難移。

〔云〕嗨。那富漢每下着雪他倒歡喜。却不知俺窮漢每好苦楚也。〔唱〕

〔倘秀才〕有等人道。宜掃雪烹茶在讀書舍裏。又道是宜羊羔爛醉在銷金帳底。不知他陶學士風流。可也勝如党太尉。誰說起寒江上一簑歸。那漁翁的凍餒。

〔云〕好大雪也。我想古來貧儒。也多受苦的。〔唱〕

〔滾繡毬〕似這雪呵。教買臣懶負薪。似這雪呵。教韓信怎乞食。似這雪呵。鄭孔目怎生迭配。晉孫康難點檢書集。似這雪呵。韓退之藍關外馬不前。孟浩然霸陵橋驢怎騎。似這雪呵。教凍蘇秦走投無計。王子猷也索訪戴空回。似這雪呵。漢袁安高眠竟日柴門閉。呂蒙正撥盡寒爐一夜灰。教窮漢每不死何爲。

〔云〕這雪下的越緊了也。我待往大街上去呵。風大雪緊。身上無衣難行。我打這背巷裏去。也略避些風雪。〔做絆倒科云〕這街上倘着的是什麼物件。又不是個包袱。元來是一個醉漢。兀那君子。你也少飲些。怕做什麼。我欲待要去。這廝又一把擎住我右腿。怎麼好。待我低頭試看咱。〔驚科云〕呀。却元來是我哥哥酒醉了。你臥倒在這裏。眼見的和這兩個賊弟子的孩兒一處吃酒來。他兩個去了。將你撇在這裏。好朋友也。〔詩云〕君子結交不爲財。小人結交專爲嘴。如今撇你雪當中。還只信他無後悔。〔唱〕

〔呆骨朵〕見哥哥迎着風冒雪。倒在當街睡。我只怕鐘聲盡。被那巡夜的凌逼。雖然是背巷裏。悄促促沒個行人。只怕雪地裏。冷冰冰凍壞了你。爲甚麼這頭巾上泥來汗。〔死〕哥哥。你上墳處也會說來。〔唱〕却不道花壓帽簷低。滿身上雪漸消。〔云〕哥哥。你可又說來。〔唱〕這的是酒淹衫袖濕。

〔云〕這兩個好無禮也。你那一身穿的吃的。都是俺孫員外的。今日哥哥吃的醉了。你丟了他。結下得這兩個好兄弟也。〔唱〕

〔倘秀才〕自古道膠漆的雷陳。也不似你這般合意。雞黍的范張。也不似你這般爲嘴。你兩個若沒俺哥哥。怕不餓殺你這顏。你兩個撮捧着喫的醉如泥。却撇他在這裏。

〔云〕你這兩個賊子。每日幫着俺哥哥吃酒做好漢哩。〔唱〕

〔滾繡球〕你粧了么落了錢。你吃了酒噎了食。〔帶云〕好也呵。〔唱〕哥哥也。是他養軍千日。俺孫員外不枉了結義。這等精賊。你便十分的覷當他。他可有二分兒知重你。這的是使錢的伶俐。哥哥也。在上墳處數遍家會題。兀的般滿身風雪。躑躅臥。可不道一部笙歌出入隨。抵多少水盡也鵝飛。

〔云〕我待扶起俺哥哥來。他又是打我。若不扶起來。凍死俺哥哥怎好罷。我也怕不的打。我則背俺哥哥家去。〔做背科云〕可早來到也。〔叫門旦同梅香上〕〔開見科云〕小叔叔。你與哥哥商和了也。這誰勸你來。〔旦扶孫大睡科云〕你怎生背將你哥哥來。〔正末云〕嫂嫂。我還審中去。在這土街背後經過。絆了我一交。我道是什麼。却是哥哥倒在大雪裏睡着。兩個賊子撇下去了。孫二想着共乳同胞的兄弟情分。恐怕街上凍死了。我只得背將家來。嫂嫂。哥哥睡着了也。嫂嫂安置。我回去也。〔旦云〕生受你。身上寒冷。吃些酒飯還家去。〔正末云〕嫂嫂。則怕哥哥覺來又打我。〔旦云〕你放心。你哥哥直睡到紅日三竿還未起哩。〔正末云〕嫂嫂。假如哥哥覺來。怎生好那。〔旦云〕他覺來我自支持他。包你沒事。〔正末云〕哥哥性子不好。要打着你如何。〔旦云〕我也不是個善的。怕他怎麼。保兒快將麵來與小叔叔吃。〔正末做吃麵科〕〔唱〕

〔貨郎兒〕他道俺哥哥十分家沉醉。且吃些三兒熱湯熱水。俺哥哥直睡到紅日三竿未起。可怎生近新來偏恁覺來疾。〔孫大做醒科云〕好睡也。〔正末唱〕他酪子裏紐回胭頸。沒端的轉過身體。

歷的雪片兒。偏向我密蒙蒙墜。將這領希留合刺的布衫兒。扯得來亂紛紛碎。將這雙乞量曲律的胛膝兒。罰他去直僵僵跪。兀的不凍殺人也麼哥。兀的不凍殺人也麼哥。越惹他必丟足搭的嚮罵兒。這一場撲騰騰氣。〔旦云〕小叔叔。你也忒老實。員外着你跪。你就跪。難道着你死。你就死了不成。〔正末起科云〕嫂嫂。你救我這命咱。〔旦云〕保兒。將鍾熱酒來。與小叔叔盪寒。〔正末吃酒科云〕嫂嫂。若不是你這鍾熱酒呵。險些兒凍殺我也。〔唱〕

〔耍孩兒〕我怎生來不稱俺哥哥意。嫂嫂也。我不會犯十惡五逆。這一個家緣兒都被你收拾。我挂口兒並不會咭題。現如今他強咱弱將咱打。可不道人善人欺。天不欺。也是我自買到他憔悴。天那。我本是聲冤叫屈。他聽的又道我說是談非。

〔二煞〕我衷腸除告天。奈天高。又不知。只落的捶胸跌足空流淚。我過一冬。兩三層單布權遮冷。捱一日。十二個時辰常忍饑。哥哥行並不敢半句兒求於濟。他見我。早揎拳擢袖。努目撐眉。

〔三煞〕你欺負呵。則欺負咱。你於濟呵。會於濟誰。你懷揣着鴉青料鈔。尋相識。並沒半升粗米施饘粥。單有一注閒錢補簾籬。我黑說到明。明說到黑。也說不盡我那苦楚。也訴不盡我這傷悲。

〔四煞〕你不是我呵。你明日怎覷人。你不是我呵。你今朝做醉鬼。被閒人剝了你新衣袂。洞房中把嫂嫂閒愁殺。巡鋪裏把哥哥高吊起。凍的你剛存這一口兒氣。怎不尋那兩個無徒說話。只管把你兄弟禁持。

〔五煞〕你銜着臉噉喝的我。我好心兒搭救着你。背將來煖處和衣睡。我指望行些孝順圖些賞。他剗的不見了東西。倒要我陪。早看我身兒上穿。

着甚的。將一條舊搭襖扯做了旗角。將一領破布衫攤做了鋪遲。

【煞尾】你向身上剝了我衣。就口裏奪了我食。惡眼狠全不顧親兄弟。我便噙了你這一鍾酒。當下露些醉。我便吃了你那半碗麵。早登時掙的肥。【旦云】小叔叔。你休怪。你哥哥不曉事。看我些面皮罷。【正末唱】我也則是嫂嫂行閒話。我

不是買來的奴婢。又不是結下的相知。

【云】嫂嫂少罪。我孫蟲兒回家去也。【唱】

【煞尾】你無過是胸腰上撞我幾頭。脖項上打我幾槌。忍下的就將我凍

剝剝跪在簷前地。嫂嫂也。這須是我壓背他來家。可也落得的。【下】

【音釋】

酸音竇

難去聲

勒音要

橫去聲

黯衣滅切

刺音辣

急巾以切

石繩知切

食繩知

切 集精妻切

逼兵迷切

汚烏去聲

濕傷以切

噎音床

日人智切

賊則平聲

當去

聲 騰音鬱

跼之鬱切

疾精妻切

的音底

睨楚九切

席星西切

跡將洗切

實繩知

切 息喪擠切

祇音其

稱去聲

逆銀計切

賸店平聲

行音杭

揎音宣

擺羅上聲

識傷以切

釶音甌

黑亨美切

迸方孟切

噉音蔭

眼狠平聲

七倉洗切

第二折

〔旦上云〕俺員外今日又吃酒去了也。有王婆婆許下一個狗兒哩。我取去來。王婆婆在家麼。〔老旦扮王婆上云〕誰叫門哩。〔做開門見科云〕元來是孫大嫂。難得貴人踏賤地。到俺家裏有甚事幹。〔旦云〕婆婆。我無事也不來。你許下這狗兒。我特來取那。〔王婆云〕大嫂。有。你將的去。〔做與狗科〕〔旦詩云〕有一事關心已久。如今待借他下手。〔王婆笑科詩云〕雖然爲隣舍情多。不家貧也不賣狗。〔下〕〔旦做回家科云〕我將這個狗兒把頭尾去了。穿上人衣帽。丟在我家後門首。我將前門關了。員外必然打從後門來。等他見了。看說甚麼。我自有個主意。這早晚員外敢待來也。〔孫大同柳胡上〕〔柳胡云〕今日哥哥吃的醉了也。俺兩個送哥哥去來。〔孫大云〕不須兄弟相送。我今日不當十分醉。我自家去。兄弟少罪。明日來早些。〔柳胡云〕哥哥。俺不送了也。〔下〕〔孫大云〕兩個兄弟他還家去了。這早晚大嫂敢關了前門。我也徑往後門去咱。〔做絆倒科云〕是甚麼物件絆我這一交。待我看波。〔做看科云〕呀。是一個人。敢是家中使喚的保兒。這廝每少吃些酒麼。這裏睡倒。〔做推科云〕起來。可怎生不動那。〔將手抹科云〕抹我兩手。都是這廝吐下的。有些朦朧月兒。我試看咱。〔做看驚科云〕怎生是兩手鮮血。是誰殺下一個人在這裏。〔做叫門科云〕大嫂開門。〔旦開孫大做慌科〕〔旦云〕員外。你慌怎麼。〔孫大云〕大嫂。我吃酒回來。到後門前。不知是誰殺下一個人。大嫂。我是好人家的孩兒。到來日地方隣里送我到官。我怎生吃的過這刑法。我不如尋個自縊死罷。〔旦云〕員外。你不要慌。咱兩口兒知道你有那兩個兄弟。平日吃的穿的。都是你的。與你結做死生交。對天盟誓。兄弟有難。哥哥救。哥哥有難。兄弟救。今日你有難。正用的着他。如今悄悄的教兩個兄弟將死屍背出。丟在別處。可不好那。〔孫大云〕大嫂。你說的是。大嫂咱兩個去來。〔做行科云〕這是柳隆卿家裏。〔做叩門科云〕兄弟在家麼。〔柳上云〕這早晚誰叫門哩。〔孫大云〕是你哥哥孫大郎。〔柳云〕是哥哥。待我開門。〔做開門科云〕哥哥請家裏來。教拙婦烹菴豆搗蒜。與哥哥吃一鍾。〔孫大云〕不勞你。哥哥事忙。有人欺負着我來。〔柳云〕誰欺負哥哥來。你兄弟捨一腔兒熱血。和他兩個上一交。〔孫大云〕人便有一個人。你哥哥特來投央你。只要你休違阻我。〔柳云〕哥哥。你但道的。你兄弟便依。〔孫大云〕兄弟。咱今日吃罷酒。你兩個還家去了。你哥哥打後門裏去。不知是誰殺下一個人。

你哥哥特來央你。背一背遠處去。等我埋了他罷。〔柳背云〕別的事也小可。你殺了人。教我背。我替你死。〔回云〕哥哥。你放心。小可事。兄弟見哥哥來慌了。不會穿的裏衣。哥哥。你門前略等一等。你兄弟穿了便去。〔孫大云〕你便出來。〔柳云〕便出來。〔做入科云〕我將門來關了。哥哥。你聽兄弟有四句詩。念與你聽。〔詩云〕你倒生的乖。其如我不該。你將人殺死。怎教兄弟埋。〔下〕〔孫大云〕柳隆卿不肯去了。我再叫胡子轉兄弟。〔做叫門科〕〔胡上云〕誰叫門哩。〔孫大云〕是你哥哥孫大郎。〔胡云〕哥哥。您兄弟有四句詩。還是先念了開門。是開了門。念詩你聽。〔孫大云〕你哥哥事忙。沒工夫聽詩。你開門罷。〔胡云〕既是這等。待我一頭開門。一頭念詩你聽。〔詩云〕何事急來奔。更深親扣門。別件都依得。剛除背死人。〔做開門科云〕哥哥。請進來坐。哥哥。你曉得我窮。夜又深了。莫說酒。茶也是難的。〔孫大云〕兄弟。我那要吃你的。我央你一件事來。只休似你哥哥柳隆卿。〔胡云〕哥哥。我又不是他一父母生的。各人自要做人。你有什麼事。要用着兄弟。水裏水裏去。火裏火裏去。〔孫大云〕兄弟。不知。你哥哥後角門頭。是誰殺下一個人。你哥哥央你背到別處去。將他埋了者。〔胡云〕休道是哥哥殺死一個。便殺了十個。怕沒銀子使。要我替你償命。哥哥。我問你。那柳隆卿怎麼說來。〔孫大云〕便是他不肯。因此來尋你。〔胡云〕哥哥放心。我不是柳隆卿。那廝無行止。失口信。今日哥哥有難。兄弟不救。不爲兄弟了也。〔孫大云〕兄弟。你說的是。只要快些兒者。〔胡云〕哥哥不妨。休道這一個。便十個你兄弟也背出去了。我家有個沒連布袋。我取去將死人裝在裏頭。有人問我。胡子轉你那裏去。我說道與孫員外送草去。可不好那。〔孫大云〕好。早些兒取布袋出來。〔胡做入關門科云〕你殺了人。教我背去。〔詩云〕孫大做事全沒禮。後門殺下枉死鬼。你今怕死不償命。死活來朝不由你。〔下〕〔孫大云〕兩個兄弟都不肯去。罷罷罷。我只是縊死了也。〔旦云〕員外你不要慌。這兩個賊子。他不肯背去。我想來有你親兄弟孫二。央他背出去。怕怎的。〔孫大云〕大嫂。我與兄弟似參辰日月。將他不是打。便是罵。不曾得了我一口兒好氣。今日我有難。却央他。莫說他一定不肯。便肯時。我也沒這臉見兄弟去。〔旦云〕員外你放心。咱兩口兒去來。〔下〕〔正末上云〕昨日蟲兒好意背的哥哥到家。俺哥哥打了兄弟一頓。哥哥。你全不想咱是共乳同胞的弟兄。我。〔詩云〕不想共乳同胞一體分。煨乾就濕母艱辛。好衣好食別人用。全沒相憐半點親。〔唱〕

【南呂一枝花】稀刺刺草戶扃，破殺殺磚窰靜。俺這裏春光元不到，人跡罕曾經。萬籟無聲，是甚麼嚮息，颯驚咱醒。透着些影，依微何處燈。【做聽科】却原來是伴獨坐皓月澄澄，攪孤眠西風泠泠。

【梁州第七】我如今窮范丹無錢怎了，便教他賽陳搏也有夢難成，積漸的害得咱憂成病。一遞裏暗昏昏眼前花發，一遞裏古魯魯肚裏雷鳴。這孫蟲兒一身忍餓，教孫大郎萬代留名。我和你本一個父養娘生，又不是螺贏螟蛉。怎麼無半年，欺負了我五場十場。我每日家嗟歎了千聲萬聲。那一夜不哭到一二更三更。【孫大同旦上云】大嫂，你去叫門。我有甚臉兒見兄弟那。【旦云】你不叫我叫門咱。【叫科云】孫二開門來。【正末唱】是誰人叫門那聲。【旦云】快些。【正末唱】這聲音不似個男兒應。【旦云】孫二你開門咱。是你嫂嫂叫門哩。【正末唱】元來我嫂嫂門前等。他是個婦人家，無燭從來不夜行。我出門去審問個分明。

【云】嫂嫂更深半夜，你一個婦人家，這早晚天道，也不是你來的時候。【旦云】不妨。我是你親嫂嫂，怕做什麼。【正末云】我孫蟲兒呵。【唱】

【隔尾】我常時有命如無命，怎好又廝羅惹無情，做有情。【云】不爭我開門去，教嫂嫂入來。這禮上就不是了。教俺哥哥知道又是打。【旦云】孫二快開門。你哥哥有事着我叫你來。【正末唱】俺哥哥便今日有事呵，到明日旋折證。嫂嫂你這搭兒莫不錯行。【旦云】我不是錯行哩。【正末唱】前者得過承，是我那滴水簷前受了的冷。

【旦云】不則我來，和你哥哥在此。【正末云】既是哥哥同來，何不早說。【做開門跪科云】哥哥休打你兄弟者。【孫大云】兄弟你起來。【正末云】你夜晚間有什麼事和嫂嫂來。【旦云】小叔叔，咱後門前不知是誰殺下一個人。我如今叫你背將別處去埋了者。【正末云】嫂嫂，你的話只怕不准。果有這等事，我哥哥怎不說一句來。【旦云】員外，你說與兄弟怕什麼。【孫大云】大嫂，我說呵，恐怕兄弟變了臉。【旦云】你兄弟不是那等人。【孫

大云「兄弟。你哥哥昨日吃酒回來至後門前。不知是誰殺了一個人也。曾叫那柳隆卿胡子轉兩個賊子去。他都不肯來背。兄弟也。你想着與我是共乳同胞的情分。你不救我時教誰救。」正末云「哥哥。這人命的事。你是好人家的孩兒。怎麼到的官府中間理去。那兩個逆子。你養育了他。吃的穿的那一些兒不是你的。你今日有難不肯救你。却教我來背。好也囉。咱兩個見官去來。」旦云「小叔叔。你看我些面皮咱。」孫大云「這都是你哥哥的不是了也。兄弟。你息怒咱。」正末唱

【罵玉郎】你懷中倚恃着財豐盛。動不動和人爭。不登登。按不住殺人性。若是被告發被擒拏。怕不要償命。

孫大云「我幾曾殺人來。是好冤屈也。」正末唱

【感皇恩】你還道負屈高聲。你所事無成。見兄弟心頭刺。眼中疔。吃酒時只和那兩個賊徒。背人時來尋我這窮丁。帶云「好也囉。」唱「割捨的揎胳膊。拽衫袖。到公庭。」

旦云「小叔叔。放了你哥哥。休要如此。」正末唱

【採茶歌】嫂嫂呵。可不你知情。哥哥呵。可不你當刑。云「哥哥嫂嫂。你兩口兒怕麼。」孫大云「可知怕哩。」正末云「要饒麼。」孫大云「可知要饒哩。」正末云「哥哥嫂嫂。休驚莫怕。我逗你要哩。」唱「我替你把死屍骸送出汴梁城。隨他拖到官中加拷打。我也拚的把殺人公事獨招承。」

做同走到家科「旦云「元的不是死人。」正末唱

【牧羊關】恰便似醉漢當街上睡。死狗兒般門外停。云「嫂嫂。則怕天明了。待我背他出去。」做背科唱「我背則背。手似撈鈴。怎麼的口邊頭。拔了七八根家狗毛。臉兒上拿了三四個狗蠅。這廝死時節定觸犯了刀砧。殺醉時節敢透入在喂猪坑。既不沙。怎聞不的十分臭。當不的他一陣腥。」

〔云〕恐怕天明。我須急急的背出去咱。〔做走科唱〕

〔么篇〕這等人是狗相識。這等人有什麼狗弟兄。這等人狗年間發迹。像
崢嶸。這等人說的是狗氣狗聲。這等人使的是狗心狗行。有什麼狗肚腸
般能報主。有什麼狗衣飯潑前程。是一個咬狗尾的喬男女。是一個拖狗
皮的賊醜生。

〔云〕可早到汴河隄上了也。我將這個死屍埋在這幽僻去處。我記下者。久以後有個折證。哥哥嫂嫂。咱還家
去來。〔到家科〕〔旦云〕小叔叔。辛苦了也。將一個襖子來與小叔叔穿。〔孫大怒云〕是領什麼襖子。〔旦云〕是
一領舊襖子。〔孫大云〕將領新襖子來與兄弟穿。〔正末云〕那兩個賊子來時。只怕哥哥還信着他哩。〔唱〕

〔煞尾〕那的是添茶添酒的枯乾井。那的是填帛填金的沒底坑。你覷當
着這說謊精。那虛脾。那淺情。那過後。那光景。胡支吾。假奉承。他壯廝趁。他
壯廝挺。吃飯處白廝捱。買酒處白廝逞。做事處乾廝哄。愛女處乾廝迎。〔孫
大云〕從今以後。我再也不探那兩個賊子了。〔旦云〕我記的古詩有云。荆樹有花兄弟樂。員外這個纔是。〔正
末唱〕嫂嫂。你說甚的。田氏三荆。只怕跳出你七代先靈。也將他來勸不省。
〔同下〕

〔音釋〕 縊音記 局居名切 籟音賴 螺音果 羸羅上聲 過平聲 崢音橙 嶸音橫 行去聲
第四折

〔正末上云〕今日俺哥哥教我管着解典庫。我且閒坐咱。〔柳胡上云〕孫員外這兩日不出門來。不禮俺兩個。
定是爲那一夜不肯與他背人的緣故。他自家殺了人倒怪我。今日尋他去。〔叫云〕孫員外。你怎生不出門來。
〔孫大上云〕我怕你。不敢出門那。〔柳胡云〕你打死了人。你躲到那裏去。我和你見官去來。〔孫大云〕不要叫。
怕地方聽見。兄弟。這事怎了也。〔正末云〕你兩個幫閒的賊子。好生無禮。我不救哥。哥教誰救。〔柳胡做扯科〕
〔孫大云〕我送你些錢。饒我罷。〔正末云〕哥哥不干你事。是我殺了人來。我和這兩個賊折證咱。〔柳胡云〕元

來你兩個通同殺人來。〔正末唱〕

〔中呂粉蝶兒〕沒半盞茶時。求和到兩回三次。你枉做個頂天立地的男兒。教那廝越粧模越作勢。盡場兒調刺。他道你怕見官司。拏着個天來大殺人公事。

〔醉春風〕你休把外人攀。則將兄弟指。我敢向雲陽市裏。挺着脖子替哥哥死死。俺哥哥將你恩上施恩。你兩個待告呵便告。畢竟的是那不是。

〔柳云〕人命關天。分甚麼首從。我和你告官去來。〔胡云〕隆卿哥。只等他擡出三千兩銀子來。便饒了他罷。〔同下〕〔外扮孤領祗從上詩云〕正直公廉不愛財。掌管西曹御史臺。訟庭無事清如水。單把負屈銜冤放入來。小官姓王名脩然。在這南衙開封府。做個府尹。方今大宋仁宗卽位。小官西延邊纔賞軍回來。今日陞廳坐早衙。祗候人那裏。與我喝攪箱者。〔一行人上跪科〕〔孤云〕那個是原告。那個是被告。爲什麼爭桑競土。分家私不平。你慢慢的說與我聽。咱〔柳云〕相公。小的是原告。這個是孫員外。他是個巨富的長者。與小人兩個結義做兄弟。一日酒醉回家去。使酒撒潑殺了一個人。叫小的替他背出去。小的每畏法並不曾背。所告是實。〔孤云〕這廝可也無禮。清平世界。怎敢便殺人。〔孫大云〕小人不該。因吃酒回家去。見後門口不知是誰殺了一個人。〔孤云〕你早招了也。既不是你殺人。怎麼這屍首可的在你後門。〔正末云〕相公。休信這賊子的說話。〔唱〕

〔紅繡鞋〕那告狀人指陳實事。都是些三扶同捏合的虛詞。現如今告狀的全不似古賢師。這般家閒雕刺。他待放着暗刀兒。在在我根前怎的使。〔柳胡云〕這就是孫員外的親兄弟。他兩個合謀殺人哩。〔孤云〕你怎生謀殺了人。你與我從實招來。〔正末云〕相公聽小人說一遍。咱〔唱〕

〔石榴花〕他兩個是汴梁城裏謊喬廝。與孫員外甚宗支。只待要興心唆賺俺潑家私。每日家哄的去花街酒肆。品竹調絲。被咱家說破他行止。因

此上索垢尋疵。他道俺哥哥公門踪跡何會至。平空的揣與這個罪名兒。

〔柳云〕我每兩個都是飽學秀才。倒說我要哄他家私。憑你到那汴梁城裏城外問去。〔胡云〕這個我也不和他爭。只問他是什麼事發。是那個動手打死了的。〔孤云〕這敢是你哥哥殺了人來麼。〔正末云〕並不干俺哥哥事。都是這兩個賊子妄告。要詐錢哩。〔唱〕

〔鬪鶻鶻〕他他他。似這般鑽懶幫閒。便是他封妻廕子。他講不得毛詩。念不得孟子。無非是溫習下坑人狀本兒。動不動搯人的額子。哎。這好歹鬪的書生。好放刁的賊子。

〔云〕你這兩個平日哄俺哥哥錢。也儘勾了。還有甚的不足意。又來告這等謊狀。〔唱〕

〔上小樓〕我說的丁一確二。你說的巴三覽四。使不看你癩骨頑皮。逞的精神。說的強詞。公廳上捱杖子。胡攀亂指。〔云〕到這裏只有個法子。〔唱〕哎。使不的你咬文嚼字。

〔孤云〕這廝無禮。左右。將大棒子與我打呀。〔做打孫大正末撲身上科云〕這不干俺哥哥事。小人情願與他對詞。〔唱〕

〔么篇〕活時節一處活。死時節一處死。咱兩個協羅廝鑽。尾毛廝結。打會官司。一任你百樣兒伶牙俐齒。怎知大人行。會斷的正沒頭公事。

〔孤云〕這椿事不打不招。左右。擎這大的下去。好生打着。〔孫大云〕小人是個知法度的。怎敢殺人。〔正末云〕不干俺哥哥的事。這件事都是小人做來。〔孤云〕既是他認了。左右。擎小的下去打着者。〔旦衝上云〕相公停嗔息怒。暫罷虎狼之威。這件事也不干孫大事。也不干孫二事。都是小媳婦兒做下來的。〔孤云〕兀那婦人。這件事你說的是呵。我與你問個婦人。有事。罪坐夫男。揀一個輕省的罪名兒與他。若說的不是呵。我就姑夫的。敲死了也。〔旦云〕相公。從來人命關天。關地。豈可沒個屍親來告。要這兩個光棍與他索命。只因俺這孫家。汴京居住。長的孫大。叫做孫榮。次的孫二。叫做孫華。本是共乳同胞的親兄弟。自小裏父母早亡。這孫大恃強。將

孫二趕的在城南破瓦窰中居住。每日着這兩個幫閒鑽懶。搬的俺兄弟不和。這兩個教孫大無般不作。無般不爲。破壞了俺家私。孫大但見兄弟。便是打罵。妾身每每勸他。只是不省。妾身曾發下一個大願。要得孫大與孫二兩個相和了時。許燒十年夜香。偶然這一晚燒香中間。看見一隻犬打香卓根前過來。妾身問知此犬是隔壁王婆家的。妾身就他家裏。與了五百個錢。買將來到家。將此犬剝了頭尾。穿了人衣帽。搬在後門首。孫大帶酒還家來。見了問妾身道。後門口是誰殺了一個人。你可知麼。妾身回言不知道。當夜教孫大喚柳隆卿。胡子轉替背出去。兩個百般推辭。只不肯來。我到窰中喚的孫二來。教他背將出去。埋在汴河隄上。怕相公不信。說放着王婆是個證見。〔詞云〕因孫大背親向疎。將兄弟打罵如奴。信兩個無端賊子。終日去沽酒當壚。把家私漸行消廢。使妾身難以支吾。因此上燒香禱告。背地裏設下機謀。纔得他心回意轉。重和好復舊如初。若不是喚王婆親爲證見。誰知道楊氏女殺狗勸夫。〔孤云〕這也難道。〔旦云〕怕相公不信。可着人去取來看。現在河堤岸上埋着哩。〔正末云〕怪道背出去時。這般死狗臭。〔唱〕

〔十一月〕這公事非同造次。望相公台鑒尋思。俺哥哥花枝般媳婦。掌着那銅斗家資。這便是情由終始。有甚的過犯公私。

〔孤云〕既如此。左右與我到汴河隄上取那埋的死狗來者。〔正末唱〕

〔堯民歌〕就官廳上拖出那狗皮兒。這是俺嫂嫂暗把計謀施。勸哥哥放開懷抱莫嗟咨。那王婆須是俺的正名師。相公阿。你恩也波慈。從來不受私。早分解了這蹺蹊事。

〔祇從取砌末上云〕稟爺。取得這狗兒來了也。〔孤云〕這兩個賊子好無禮也。各打九十。爲民當差。孫榮主家不正。將親兄弟另住。本該杖四十。因他妻楊氏大賢。免杖。楊氏與他旌表門閭。孫華卽授本處縣令。〔詞云〕幸當今天祐聖明君。汴梁城出此兩賢人。王脩然從公大斷案。一家兒望闕謝皇恩。〔正末等拜謝科唱〕

〔尾煞〕俺如今剔下了這骨和觔。割掉了這肉共脂。則看他背狗皮號令。在長街市。也等那一輩兒狗黨狐朋做樣子。

〔音釋〕 調平聲 從去聲 脩音消 謀音模 重平聲 造音綽

題目

孫蟲兒挺身認罪

正名

楊氏女殺狗勸夫

相國寺公孫合汗衫雜劇

張國賓撰

第一折

〔正末扮張義同淨卜兒張孝友旦兒與兒上〕〔正末云〕老夫姓張名義字文秀本貫南京人也嫡親的四口兒家屬婆婆趙氏孩兒張孝友媳婦兒李玉娥俺在這竹竿巷馬行街居住開着一座解典鋪有金獅子爲號人口順都喚我做金獅子張員外時遇冬初紛紛揚揚下着這一天大雪小大哥在這看街樓上安排果卓請俺兩口兒賞雪飲酒〔卜兒云〕員外似這般大雪真乃是國家祥瑞也〔張孝友云〕父親母親你看這雪景甚是可觀孩兒在看街樓上整備一杯請父親母親賞雪咱與兒將酒來〔與兒云〕酒在此〔張孝友送酒科云〕父親母親請滿飲一杯〔正末云〕是好大雪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密布彤雲亂飄瓊粉朔風緊一色如銀便有那子孟浩然可便騎驢的穩

〔張孝友云〕似這般應時的瑞雪是好一個冬景也〔正末唱〕

〔混江龍〕正遇着初寒時分你言言冬至我言春〔張孝友云〕父親這數九的天道怎做的春天也〔正末唱〕既不沙可怎生梨花片片柳絮紛紛梨花落砌成銀世界柳絮飛粧就玉乾坤俺這裏逢美景對良辰懸錦帳設華裯簇金盤羅列着紫駝新倒銀瓶滿泛着鵝黃嫩俺本是鳳城中黎庶端的做龍袖裏驕民

〔張孝友云〕將酒來父親母親再飲一杯〔正末云〕俺在這看街樓上看那街市上往來的人紛紛嚷嚷俺則慢慢的飲酒咱〔丑扮店小二上詩云〕買賣歸來汗未消上牀猶自想來朝爲甚當家頭先白每日思量計萬條小可是個店小二我這店裏下着一個大漢房宿飯錢都少欠下不曾與我如今大主人家怪我我喚他出來趕將他出去有何不可〔做叫科云〕兀那大漢你出來〔淨邦老扮陳虎上云〕哥也叫我做甚麼我知道少下你些房宿飯錢不曾還哩〔店小二云〕沒事也不叫你門前有個親眷尋你哩〔邦老云〕休關小人要

店小二云「我不關你要。我開開這門。」邦老云「是真個在那裏。」店小二做推科云「你出去關上這門。大風大雪裏凍殺餓殺。不干我事。」下。邦老云「小二哥開門來。我知道少下你房宿飯錢。這等大風大雪。好冷天道。你把我推搶將出來。可不凍殺我也。」做叫科云「嗨。小二哥。你就下得把我抬出門來。身上單寒。肚中又饑餒。怎麼打熬的過。兀的那一座高樓。必是一家好人。家沒奈何我唱個蓮花落。討些兒飯吃。」做唱科「一年春盡一年春。哩哩蓮花。你看地轉天轉我倒也。」做倒科「正末云」小大哥。你看那樓下面凍倒一個人。好可憐也。你扶上樓來。救活他性命。也是個陰騭。」張孝友云「理會的。我是看去。果然凍倒一個大漢。下次小的每與我扶上樓來者。」興兒做扶科「正末云」小大哥。籠些火來與他烘。」張孝友云「理會的。」正末云「醺將那熱酒來與他吃些。」張孝友云「兀那漢子。你飲一杯兒熱酒。」邦老做飲酒科云「是好熱酒也。」正末云「着他再飲一杯。」張孝友云「你再飲一杯。」邦老云「好酒。好酒。我再吃一杯。」正末云「兀那漢子。你這一會兒。比頭裏那凍倒的時分。可是如何。」邦老云「這一會覺甦醒了也。」正末云「兀那漢子。你那裏人氏。姓甚名誰。因什麼凍倒在這大雪裏。你說一遍。老夫是聽咱。」邦老云「孩兒是徐州安山縣人氏。姓陳名虎。出來做買賣。染了一場凍天行的症候。把盤纏都使用的無了。少下店主人家房宿飯錢。他把我趕將出來。肯分的凍倒在你老人家門首。若不是你老人家救了我性命。那得個活的人也。」正末云「好可憐人也呵。」唱「

【油葫蘆】我見他百結衣衫不掛身。直恁般家道道窘。我爲甚連珠兒熱酒。教他飲了三巡。」云「漢子。自古以來。則不你受貧。」孝友云「父親。可是那幾個古人受貧來。」正末唱「想當初蘇秦未遇遭貧困。有一日他那時來也。可便腰掛黃金印。人翻手是雨。合手是雲。那塵埃中埋沒殺多才俊。」帶云「你看那人也。則是時運未至。」唱「他可敢一世裏不如人。」

「云」小大哥。將一領綿團襖來。」張孝友做拏衣服科云「綿團襖在此。」正末云「漢子。」唱「

【天下樂】我與你這一件衣服。舊換做新。」云「再將五兩銀子來。」張孝友取銀科云「五兩銀子在此。」正末云「這銀子呵。」唱「我與你做盤也波纏。速離了俺們。」邦老云「救活了小

人的性命。又與小人許多銀子。此恩將何以報。〔正末云〕漢子。這衣服和銀子。〔唱〕也則是一時間周急。添你氣分。〔邦老云〕多謝你老人家。〔正末云〕漢子。你着志者。〔唱〕有一日馬頭下。纓似火頭直上。傘蓋似雲。願哥哥你可便爲官早立身。

〔云〕小大哥。你扶他下樓去。〔邦老云〕多虧了老人家救了我性命。今生已過。那生那世做驢做馬。填還你的恩債也。〔張孝友云〕一條好大漢。我這家私裏外。早晚索錢。少個護臂。我有心待認義他做個兄弟。未知他意下如何。我試問他咱。兀那漢子。你如今多大年紀。〔邦老云〕我二十五歲。〔張孝友云〕我長你五歲。我可三十歲也。我有心認義你做個兄弟。你意下如何。〔邦老云〕休看小人吃的。則看小人穿的。休鬪小人耍。〔張孝友云〕我不鬪你耍。〔邦老云〕休道做兄弟。便那籠驢把馬。願隨鞭撻。〔邦老做拜科〕〔張孝友云〕你休拜張孝友。你好粗心也。不曾與父親母親商量。怎好就認義這個兄弟。兄弟。我不曾與父親母親商量。若是肯呵。是你千萬之喜。若是不肯呵。我便多齋發與你些盤纏。你則在樓下等一等。〔做見正末科云〕父親母親。您孩兒有一樁事。不曾稟問父親母親。未敢擅便。〔正末云〕孩兒有甚麼話說。〔張孝友云〕恰纔凍倒的那個人。您孩兒想來家私裏外。早晚索錢。少一個護臂。我待要認義他做個兄弟。未知父母意下如何。〔正末云〕恰纔那個人姓陳。名個虎字。生的有些惡相。則不如多齋發他盤纏。着他回去了罷。〔張孝友云〕父親不妨事。您孩兒眼裏偏識這等好人。〔正末云〕既是您心裏要認他呵。着他上樓來。〔張孝友云〕謝了父親母親者。〔做見邦老科云〕兄弟。父親母親都肯了也。你上樓見父親母親去咱。〔邦老做見科〕〔正末云〕兀那漢子。我這小大哥要認你做個兄弟。你意下如何。〔邦老云〕籠驢把馬。願隨鞭撻。〔正末云〕你看他一問一箇肯。〔張孝友云〕兄弟。拜了父親母親咱。〔邦老做拜科〕〔張孝友云〕父親母親。叫媳婦兒與兄弟相見如何。〔正末云〕孩兒這敢不中麼。〔張孝友云〕父親不妨事。我眼裏偏識這等好人。〔正末云〕隨你隨你。〔張孝友云〕大嫂與兄弟相見咱。兄弟。與你嫂嫂廝見。〔邦老做拜旦兒科云〕嫂嫂。我唱喏哩。〔旦兒云〕丕。那眼腦恰像個賊也似的。〔邦老背云〕一個好婦人也。〔正末云〕小大哥。着他換衣服去。〔張孝友云〕你且換衣服去。〔邦老下〕〔外扮趙興孫帶枷鎖同解子上〕〔趙興孫云〕自家趙興孫。是徐州安山縣人氏。因做買賣到這長街市上。見一個年紀小

的打那年紀老的。我向前諫勸。他堅意不從。被我撻過那年紀小的來。則打的一拳。不愜就打殺了。當被做公的。舉我到官。本該償命。多虧了那大案孔目。救了我的性命。改做誤傷人命。脊杖了六十。迭配沙門島去。時遇冬天。下着這等大雪。身上單寒。肚中饑餒。解子哥。這一家必然是個財主人家。我如今叫化些兒殘湯剩飯。吃了呵。慢慢的行。我來到這樓直下。爹爹妳妳。叫化些兒波。〔正末云〕小大哥。你看那樓下面一個披枷帶鎖的人。也可憐的。與他些飯兒吃麼。〔張孝友云〕理會的。待我下樓看去。咱。〔做下樓見趙興孫云〕兀那後生。你那裏人氏。姓甚名誰。因甚麼這等披枷帶鎖。〔趙興孫云〕孩兒徐州安山縣人氏。姓趙名興孫。因做買賣到長街市上。有一個年紀小的打那年紀老的。我一時間路見不平。將那年紀小的來。只一拳打殺了。被官司問做誤傷人命。脊杖了六十。迭配沙門島去。時遇雪天。身上無衣。肚中無食。特來問爹爹妳妳。討些殘湯剩飯。咱。〔張孝友云〕原來爲這般。你且等着。〔見正末云〕父親。孩兒問來了。這一箇是打殺了人。發配去的。〔正末云〕哦。他是犯罪的人。也不知官府門中屈陷了多多少少。我那裏不是積福處。小大哥。你且着他上樓來。等我問他。〔張孝友喚科云〕兀那囚徒。你上樓來。〔解子跟趙興孫見科〕〔正末云〕我問你那裏人氏。姓甚名誰。因甚麼這般披枷帶鎖的。你說與我聽。咱。〔趙興孫云〕孩兒徐州安山縣人氏。姓趙名興孫。因做買賣到長街市上。有一個年紀小的打那年紀老的。我一時間路見不平。將那年紀小的。則一拳打殺了。被官司問做誤傷人命。脊杖了六十。迭配沙門島去。時遇雪天。身上無衣。肚裏無食。特來討些殘湯剩飯。咱。〔正末云〕嗨。俺婆婆也姓趙。五百年前。安知不是一家。小大哥。將十兩銀子。一領綿團襖來。〔張孝友云〕銀子綿團襖都在此。〔卜兒云〕兀那漢子。老爹與你十兩銀子。綿團襖一件。我無什麼與你。只這一隻金釵。做盤纏去。〔趙興孫云〕多謝老爹妳妳。小人斗膽。敢問老爹妳妳。一個名姓也。等小人日後結草銜環。做個報答。〔正末云〕漢子。俺叫做金獅子張員外。妳妳趙氏。小大哥張孝友。大嫂李玉娥。小人印板兒似記在心上。小人到前面死了呵。那生那世。做驢做馬。填還這債。若不死呵。但得片雲遮頂。此恩必當重報也。〔做拜下樓科〕〔邦老冲上云〕呸。我兩箇眼裏見不的這等窮的。你是甚麼人。〔趙興孫云〕小人是趙興孫。〔邦老云〕你認的我麼。〔趙興孫云〕你是誰。〔邦老云〕則我是二員。

外〔趙興孫做叫科云〕二員外〔邦老云〕住住住。你不要叫。你拿的是甚麼東西〔趙興孫云〕老爹與了我十兩銀子。一領綿團襖。妳妳又是一隻金釵。着我做盤纏的。〔邦老云〕父親母親好小手兒也。則與的你這些東西。你將過來。我如今去對父親母親說。還要多多的齎發你些盤纏。你則在這樓下等着。〔邦老見正末科云〕父親。樓下這個披枷帶鎖的。可惜與了他偌多東西。不如與您孩兒做本錢。可不好也。〔正末云〕婆婆。你覷波。陳虎。我這家私早則由了你那。〔邦老云〕看了那廝嘴臉。一世不能勾發跡。那眉下無眼筋。口頭有餓紋。到前面不是凍死。便是餓死的人也。〔正末云〕噤聲。〔唱〕

〔後庭花〕你道他眉下無眼筋。你道他兀那口邊廂有餓紋。可不道馬向那羣中覷。陳虎。我則理會得人居在貧內親。〔邦老云〕可惜偌多錢與了這廝。他那裏是個掌財的。〔正末唱〕你將他來惡搶問。他如今身遭着危困。你將他惡語噴。他將你來死記恨。恩共讎。恁兩個人。是和非俺三處分。怎劈手裏便奪了他銀。

〔云〕噤。陳虎。我恰纔與了他些錢鈔。你劈手裏奪將來。知道的便是你奪了。有那不知道的。只說那張員外與了人些錢鈔。又着劈手的奪將去。〔唱〕

〔青哥兒〕陳虎。顯的我言而言而無信。〔帶云〕張孝友。〔唱〕你也忒眼內眼內無珍。〔帶云〕恰纔兩箇人呵。〔唱〕他如今迭配遭囚鎖。纏着身。不得風雲。困在埃塵。你道他一世兒爲人。半世兒孤貧。氣忍聲吞。何日酬恩。則你也會舉目無親。失魄亡魂。繞戶荳門。鼓舌揚唇。唱一年家春。盡一年家春。陳虎。你也會這般窮時分。

〔云〕陳虎。你將那東西還與他去。〔張孝友云〕兄弟。你怎麼這等。將來我送與他去。〔見趙興孫科云〕這東西爲什麼不將的去。〔趙興孫云〕恰纔那個二員外奪過盤纏去了也。〔張孝友云〕漢子。他不是二員外。他姓陳名虎。也是雪堆兒裏凍倒了的。我救了他。我認他做了個兄弟。你休怪咱。盤纏都在這裏。你將的去。〔趙興孫

做謝科云「陳虎，你也是雪堆兒裏凍倒的，將我銀兩衣服劈手奪將去了。我有恩的是張員外一家兒，有讎的是陳虎那廝。我前街裏撞見，一無話說。後巷裏撞見，一隻手揪住衣領，去那嘴縫裏咬一拳。咬啣掉的，我這棒瘡疼了。陳虎，你兩個則休要軸頭兒廝抹着。」同解子下。「正末云」婆婆，陳虎那廝恰纔我說了他幾句，那廝有些怪我。我着幾句言語安伏他。咱陳虎孩兒，我恰纔說了你幾句，你可休怪老夫。我若不說你幾句呵，着那人怎生出的咱家這門。陳虎孩兒，你記的那怨親不怨疎麼。「邦老云」您孩兒則是幹家的心腸，可惜了這錢鈔與那窮弟子孩兒。「正末唱」

「賺煞尾」豈不聞一飯莫忘懷。睚眦休成忿。這廝他記小過忘人大恩。這廝他脅底下插柴不自穩。那裏也敬老憐貧。他怒噴噴劈手裏奪了他銀。帶云「不爭你奪將來了呵。」唱「顯的我也慘，他也羞。陳虎，你狠。」云「陳虎孩兒，自古以來有兩個賢人，你學一個。休學一個。」邦老云「父親，您孩兒學那一個。」正末唱「你則學那靈輒般報恩。」邦老云「不學那一個。」正末唱「休學那龐涓般雪恨。休休休。我勸您這得時人，可便休笑恰纔那失時人。」下。

「張孝友云」兄弟，父親恰纔說了幾句，你休怪也。「邦老云」父親說的是哥哥。我索錢去咱。「詩云」員外有金銀，認我做親人。我心還不足，則恨趙與孫。「下」

〔音釋〕形音同 騰音質 甦音蘇 窘君上聲 挨音哀 顏音孩 齋音齋 唼離靴切 荳徐靴切

凹汪卦切 睚牟戒切 眦音債

第二折

「張孝友同興兒上云」歡喜未盡，煩惱到來。自從認了個兄弟，我心間甚是歡喜。不想我這渾家腹懷有孕，別的女人懷胎十個月分娩。我這大嫂十八箇月不分娩。我好生煩惱。兄弟索錢去了。我且在這解典庫中悶坐咱。「邦老上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自家陳虎的便是。這裏也無人。我平昔間做些不恰好的勾當。我那鄉村裏老的每便道陳虎你也轉動咱。我便道，老的每，我這一去不得一拳兒好買賣不回來。不得一個花朵兒也。

似好老婆。也不回來。不想到的這裏染一場凍天行病症。把盤纏都使的無了。少下店主人家食宿飯錢。把我推搶出來。肯分的凍倒在這一家兒門前。救活了我性命。又認義我做兄弟。一家兒好人家都在俺的手裏。那一應金銀糧食。也還不打緊。一心兒只看上我那嫂嫂。我如今索錢回來了。見俺哥哥去。下次小的每。哥哥在那裏。與兄云云。在解典庫裏。見科云云。哥哥。我索錢回來了也。張孝友云云。兄弟。你吃飯未曾。邦老云云。我不曾吃飯哩。張孝友云云。你自吃飯去。我心中有些悶倦。邦老出門云云。且住者。陳虎也。你索尋思咱。莫非看出什麼破綻來。往常我哥哥見我。歡天喜地。今日見我。有些煩惱。陳虎。你是個聰明的人。必然見我早晚吃穿衣飯。定害他了。因此上恩多怨深。我如今趁着這個機會。辭了俺哥哥。別處尋一拳兒買賣可不好。做見張孝友云云。哥哥也。省的恩多怨深。我家中稍將書信來。教我回家去。只今日就辭別了哥哥。還俺徐州去也。張孝友云云。兄弟。敢怕下次小的每有什麼的說你來。邦老云云。誰敢說我。張孝友云云。既然無人說你。你怎生要回家去。邦老云云。哥哥。君子不羞當面。每日您兄弟索錢回來。哥哥見我歡喜。今日見我煩惱。則怕您兄弟錢財上不明白。不如回去了罷。張孝友云云。兄弟。你不知道我心上的事。這裏無別人。我與你說。別的女人懷身十月。滿足分娩。您嫂嫂懷了十八個月。不見分娩。因此上煩悶。邦老云云。原來爲這個。哥哥早對您兄弟說。這早晚嫂嫂分娩了多時也。張孝友云云。你怎麼說。邦老云云。我那徐州東嶽廟至靈至聖。有個玉杯玢兒。擲個上上大吉。便是小廝兒。擲個中平。便是個女兒。擲個不合神道。便是鬼胎。我那裏又好做買賣。一倍增十倍利錢。張孝友云云。既是這等。我和你兩個擲杯玢兒去來。邦老云云。我和你。你去不濟事。還得懷身的親自去擲杯玢兒。便靈感也。張孝友云云。咱與父親說知去。邦老云云。住住。則除你知。我知嫂嫂知。第四個人知道。就不靈了。張孝友云云。你也說的是。多收拾些金珠財寶。一來擲杯玢。二來就做買賣。走一遭去。同下。興兒上云。妳妳。陳虎拐的小大哥嫂嫂兩口兒去了也。卜兒上云。你可不早說。我是叫老的咱。卜兒做叫科云。老的。老的。正末上云。婆婆做甚麼。卜兒云。陳虎搬調的張孝友兩口兒走了也。正末云。婆婆。我當初說什麼來。咱趕孩兒每去者。做趕科。唱。

【越調鬬鵲鶯】氣的來有眼如盲。有口似啞。您兩個綠鬢朱顏也。合問您

這蒼髯皓髮。不爭你背母拋爹。直閃的我形孤也。那影寡婆婆。他可便那裏怕人笑。怕人罵。只待要急煎煎挾囊攜囊。穩拍拍乘舟驅馬。

【紫花序兒】生刺刺弄的來人離財散。眼睜睜看着這水遠山長。痛煞煞間隔了海角天涯。【哭科云】天那。怎麼有這一場詫事兒也。則被你憂愁殺我也。【卜兒云】張孝友孩兒挈了媳婦兒。帶了許多本錢。敢出去做買賣麼。【正末唱】元來他將着些三價高的行貨。【帶云】錢鈔可打甚麼不緊。【唱】天那怎引着那個年小的渾家。倘或間有些兒爭差兒。也將您這一雙老爹娘。可便看個甚麼。暢好是心寬膽大。不爭你背井離鄉。誰替俺送酒供茶。

【卜兒云】老的。俺和你索便趕他去。【正末行科云】嚕來到這黃河岸邊。許多的那船隻。嚕往那裏尋他去。嚕則這裏跪者。若是張孝友孩兒一日不下船來。嚕跪他一日。兩日不下船來。跪兩日。看那千人萬人罵也。罵殺他。【張孝友同旦兒上云】元的不是父親母親。【卜兒云】兩個孩兒那裏去。痛殺我也。【正末云】哎。張孝友孩兒。則被你苦殺我也。【唱】

【小桃紅】可兀的好兒好女都做眼前花。倒不如不養他來罷。【張孝友云】父親母親休慌。您孩兒擲杯玳兒便回來。【正末唱】這打玳兒信着誰人話。無事也待離家。你爹娘年紀多高大。怎不想承歡膝下。刻的去問天買卦。【旦兒云】公公婆婆。俺擲了杯玳兒便回來哩。【正末唱】嚕聲。更和着箇媳婦兒不賢達。

【云】婆婆。你與我問孩兒每。他要到那裏去擲什麼杯玳兒。【卜兒見旦云】媳婦兒。你兩口如今要到那一處去擲杯玳兒來。【旦兒云】母親不知。因為我懷胎十八個月不分娩。陳虎對張孝友說。他那徐州東嶽廟至靈感。有箇玉杯玳兒。擲箇上上大吉。便是個小廝兒。擲箇中平。便是個女兒。擲箇不合神道。便是鬼胎。因此上要擲杯玳兒去。【卜兒云】是真個。我對員外說去。【見正末云】員外。我則道他兩口兒爲什麼跟將陳虎去。如今媳婦兒身邊的喜事。陳虎與張孝友孩兒說道。他那裏徐州東嶽廟至靈感。有個玉杯玳兒。若是擲箇上上大

吉便是小廝兒。擲個中平。便是女兒。若是擲個不合神道。便是鬼胎。爲這般要去擲杯玢兒哩。〔正末云〕噤聲。〔唱〕

〔鬼二合〕我這裏聽言罷。這的是則好說莊家。豈兒也。你個聰明人。怎便聽他謊詐。那一個無子嗣缺根芽。粧了些高馱細馬。和着金紙銀錢將火化。更有那孝子賢孫兒女。每打早。難道神不容顏。天龍鑒察。

〔張孝友云〕父親。陰陽不可不信。〔正末唱〕

〔紫花序兒〕且休說陰陽的這造化。許來大個東嶽神明。〔云〕媳婦兒靠後。〔唱〕他管你什麼肚皮裏娃娃。我則理會的種穀得穀。種麻的去收麻。恰是個積善之家。天網恢恢。不漏招。這言語有傷風化。〔張孝友云〕陳虎說東嶽神至靈感。擲杯玢兒便回來也。〔正末唱〕你休聽那廝說短論長。那般的倒齒伶牙。

〔張孝友云〕父親。您孩兒好共友走一遭去。父親不着您孩兒去呵。我就着這壓衣服的刀子。覓個死處。〔卜兒云〕孩兒怎下的閃了俺也。〔做悲科〕〔正末云〕既然孩兒每要去。常言道心去意難留。留下結冤讎。婆婆。你問孩兒有甚麼着肉穿的衣服。將一件來。〔見旦科云〕媳婦兒。張孝友孩兒。有什麼着肉穿的衣服。將一件來。〔旦兒云〕婆婆。行李都去了。只這的是張孝友一領汗衫兒。〔卜兒云〕老的。行李都去了。只有這一領汗衫兒。〔正末云〕這個汗衫兒。婆婆。你從那脊縫兒停停的拆開者。〔卜兒云〕有隨身帶着的刀兒。我與你拆開了也。〔正末云〕孩兒。你兩口兒將着一半兒。俺兩口兒留下這一半兒。孩兒。你道我爲甚麼來。則怕您兩口兒一年半載不回來呵。思想俺時。見這半個衫兒。便是見俺兩口兒一般。俺兩口兒有些頭痛額熱。思想你時。見這半個衫兒。便是見您兩口兒一般。孩兒。你將你的手來。〔張孝友云〕兀的不是手。〔做咬科〕〔張孝友云〕咬。父親。你咬我這一口。我不疼。〔正末云〕你道是疼麼。〔張孝友云〕你咬我一口。我怎的不疼。〔正末云〕我咬你這一口。兒。你害疼呵。想着俺兩口兒從那水撲花兒裏。擡舉的你成人長大。你今日生各支的撇了。俺去呵。你道你疼。俺兩口兒更疼哩。〔卜兒云〕老的。俺則收着這汗衫兒。便是見孩兒一般。〔正末唱〕

【調笑令】將衫兒拆下。就着這血糊刷。哎兒也。可不道世上則有蓮子花。我如今別無什麼弟兄并房下。倘或間俺命掩黃沙。則將這衫兒半壁匣蓋上搭。哎兒也。便當的你哭啼啼。拽布拖麻。

〔邦老云〕你覷着。兀的不火起了也。早些開船去。〔張孝友云〕俺趁着船快走快走。〔同旦兒邦老下〕〔正末云〕孩兒去了也。哎哟。兀的不苦痛殺我也。〔唱〕

【絡絲娘】好家私水底納瓜。親子父在拳中的這搭沙。寺門前金剛相廝打。哎。婆婆也。我便是佛羅也。理會不下。

〔云〕婆婆。你看是誰家火起。〔內叫科云〕張員外家火起了也。〔卜兒云〕老的也。似此怎了。〔正末云〕婆婆。你看好大火也。〔唱〕

【么篇】我則聽的張員外家遺漏火發。哎哟天那。說得我立掙癡呆了。這半霎。待去來呵。長街上列着兵馬。哎。婆婆也。我可是怕也。那不怕。

〔卜兒云〕老的眼見一家兒燒的光兒了也。教俺怎生過活咱。〔正末唱〕

【耍二臺】我則見必律律狂風颭。將這餓騰騰火兒刮。擺一街鐵茅水盆。列兩行鉤鐮和這麻搭。〔內叫科云〕街坊隣舍。將爲頭兒失火的擎下者。〔正末唱〕則聽得巡院家高聲的叫。叫。叫道將那爲頭兒失火的擎下。天那。將我這銅斗兒般大院深宅。苦也囉。苦也囉。可怎生燒的來剩不下些根椽片瓦。

【青山口】我則見這家那家鬪交雜。街坊每救火那。我則見連天的大廈大廈聲刺刺。被巡軍橫拽塌。家私家私且莫誇。算來算來都是假。難鎮難壓。空急空巴。總是天折罰。他也波他不揪咱。咱也波咱可憐他。只看張家往日豪華如今在那搭。多不到半合兒。把我來倏倏殺。

〔卜兒云〕老的。俺許來大家緣家計盡皆沒了。苦痛殺俺也。〔正末云〕火燒了家緣家計都不打緊。我那張孝

友兒也。〔哭科〕〔唱〕

〔收尾〕我直從那水撲花兒擡舉的偌來大。您將俺這兩口兒生各支的撇下。空指看臥牛城內富人。家。〔卜兒云〕啗如今往那裏去好。〔正末云〕哎。婆婆也。我和你如今往那裏去。只有個沿街兒叫化。學着那一聲兒哩。〔卜兒云〕老的是那一聲。〔正末云〕婆婆也。你豈不曾聽見那叫化的叫。我學與你聽。那一個捨財的爹爹媽媽哦。〔唱〕少不的悲田院裏。學那一聲叫爹媽。〔同下〕

〔音釋〕婉音免 咬音教 擲音直 囊音託 拍鋪買切 刺音辣 詫倉詐切 行音杭 劉音產

達當加切 蔡抽鮓切 招強雅切 刷雙寡切 搭音打 搭音鬧 發方雅切 翼雙鮓切

颯殺賈切 刮音寡 鑣音廉 叮音鴉 宅池齋切 雜音咱 那音拿 塌湯打切 歷牟架

切 罰扶加切 嗽音秋 殺雙鮓切

第三折

〔邦老上云〕人無橫財不富。馬無野草不肥。我陳虎只因看上了李玉娥。將他丈夫擄在黃河裏淹死了。那李玉娥要守了三年孝滿。方肯隨順我。我怎麼有的這般慢性。我道莫說三年。三日也等不到。他道你便等不得三年。也須等我分婉了。好隨順你。難道我就着這般一個大肚子。你也還想別的勾當哩。誰知天從人願。到的我家不上三日。就添了一個滿抱兒小廝。早已過了一十八歲。那小廝好一身本事。更強似我。只是我偏生見那小廝不得。常是一頓打就打一個小死。只要打死了他方纔稱心。却是爲何。常言道。剪草除根。萌芽不發。那小廝少不的打死在我手裏。大嫂。將些錢鈔來與我。我與弟兄每吃酒去來。〔下〕〔旦兒上云〕自家李玉娥。過日月好疾也。自從這賊漢將俺員外推在河裏。今經十八年光景。我根前添了一箇孩兒。長成一十八歲。依了那賊漢的姓。叫做陳豹。每日在山中打大蟲。怎這早晚還回家來吃飯哩。〔小末同僚兒上〕〔小末詩云〕每日山中打虎。窩弓藥箭緊身隨。男兒志氣三千丈。不取封侯誓不灰。自家陳豹。年長一十八歲。膂力過人。十八般武藝。無有不拈。無有不合。每日在于山中。下窩弓藥箭。打大蟲耍子。今日正在那裏演習些武藝。忽然看

見山坡前走將一個牛也似的大蟲。我拈弓在手搭箭當弦。哧的一聲射去。正中大蟲。我待要拏那大蟲去。不知那裏。走將幾個小廝來。倒說是他每打死的大蟲。咄。我且問你。你怎生打殺那大蟲來。〔徠兒云〕我一隻手摺住頭。一隻手摺住尾。當腰裏則一口咬死的。你倒省氣力。要混賴我的行貨。我告訴你家去。陳媽媽。〔旦兒云〕是誰門首叫我。開開這門。你做什麼。〔徠兒云〕媽媽。我辛辛苦苦打殺的一個大蟲。只這一張皮也值好幾兩銀子。怎麼你家兒子要賴我的。〔旦兒云〕小哥。你將的去罷。〔徠兒云〕我兒也。不看你娘面上。我不道的饒了你哩。〔下〕〔旦兒云〕陳豹。你家來。你跪着。教你休惹事。你又惹事。你倘着我打你。等你好記的。〔小末云〕母親打則打。休閃了手。〔旦兒云〕且住者。倘或間打的孩兒頭疼額熱。誰與他父親報讎。陳豹。我不打你。且饒你這一遭兒。〔小末云〕母親打了倒好。母親若不打呵。說與父親。這一頓打又打一個小死。〔旦兒云〕我也不打你。也不對你父親說。〔小末云〕不與父親說。謝了母親也。〔旦兒云〕孩兒。你學成十八般武藝。爲何不去進取功名。〔小末云〕您孩兒欲待應武舉去。爭奈無盤纏上路。〔旦兒云〕既然你要應武舉去。來。我與你些碎銀兩。一對金鳳釵做盤纏。〔小末云〕今日是個吉日良辰。辭別了母親。便索長行也。〔做拜科〕〔旦兒云〕陳豹。你記者。若到京師。尋問馬行街竹竿巷。金獅子張員外。老兩口兒。尋見呵。你帶將來。〔小末云〕母親。他家和咱是甚麼親眷。〔旦兒云〕孩兒。你休問他。他家和咱是老親。〔小末云〕您孩兒經板兒記在心頭。母親。孩兒出門去也。〔旦兒云〕陳豹。你回來。〔小末云〕母親有甚麼話說。〔旦兒云〕你若見那老兩口兒。你便帶將來。〔小末云〕您孩兒記的。我出的這門來。〔旦兒云〕陳豹。你回來。〔小末云〕母親。有的話一發說了罷。〔旦兒云〕我與你這塊絹帛兒。你見了那老兩口兒。只與他這絹帛兒。他便認的。咱是老親。〔小末云〕理會的。〔旦兒云〕孩兒去了也。眼觀旌節旗。耳聽好消息。〔下〕〔外扮長老上詩云〕近寺人家不重僧。遠來和尚好看經。莫道出家便受戒。那箇貓兒不吃腥。小僧相國寺住持長老。今有陳相公做這無遮大會。一應人等都要捨貧散齋。小僧已都準備下了。這早晚相公敢待來也。〔小末領雜當上云〕下官陳豹。到於都下演武場中比射。只我三箭皆中紅心。中了武狀元。授了下官本處提察使。自從母親分付我尋這馬行街竹竿巷金獅子張員外那兩口老的。那裏尋去。如今在相國寺中散齋濟貧。數日前我與長老錢鈔。與下官安排齋供。須索拈香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了。

也。〔見長老科云〕老和尚。多生受你。〔長老云〕相公。請用些齋食。〔小末云〕下官不必吃齋。只等貧難的人來時。老和尚與我散齋者。〔正末同卜兒薄藍上云〕叫化咱。叫化咱。可憐見俺許來大家私。被一場天火燒的光蕩蕩。如今無靠無依。沒奈何。長街市上。有那等捨貧的財主波。救濟俺老兩口兒佛囉。〔唱〕

〔中呂粉蝶兒〕我繞着他後巷前街。叫化些三剩湯和這殘菜。我受盡了些三雪壓波風飾。猛想起十年前兀那鴉飛不過的田宅。甚麼是月值年災。可便的眼睜睜一時消壞。

〔卜兒云〕老的也。可怎生無一個捨貧的。〔正末唱〕

〔醉春風〕那捨貧的波衆檀越。救苦的波觀自在。肯與我做場兒功德。散分兒齋。可怎生再沒個將俺來睬睬。〔卜兒云〕老的也。兀那水牀上熱熱的蒸餅。我要吃一個兒。〔正末云〕婆婆。你道什麼哩。〔卜兒云〕我纔見那水牀上熱熱的蒸餅。我要吃一個兒。〔正末云〕婆婆。你道那水牀上熱熱的蒸餅。你要吃一個兒。不只是你要吃赤緊的。咱手裏無錢呵。可着甚的去買那。〔唱〕佛囉。但得那半片兒羊皮。一頭兒藁薦。哎。婆婆休。我便得生他天界。

〔云〕婆婆。〔卜兒云〕老的。你叫我怎麼的。〔正末云〕我叫了這一日街。我可乏了也。你替我叫些兒。〔卜兒云〕你着誰叫街。〔正末云〕我着你叫街。〔卜兒云〕你着我叫街。倒不識羞。我好友也是財主人家女兒。着我如今叫街。我也曾吃好的。穿好的。我也曾車兒上來。轎兒上去。誰不知我是金獅子張員外的渾家。如今可着我叫街。我不叫。〔正末云〕你道什麼哩。〔卜兒云〕我不叫。〔正末云〕你道你是好人家兒。好人家的女兒。也會那車兒上來。轎兒上去。那裏會叫那街。偏我不是金獅子張員外。我是胎胞兒裏叫化來。赤緊的。咱手裏無錢。那我要你叫。〔卜兒云〕我不叫。我不叫。〔正末云〕我要你叫。我要你叫。〔卜兒云〕我不叫。我不叫。〔正末云〕你也不叫。我也不叫。餓他娘那老弟子。〔卜兒做悲科〕〔正末云〕婆婆。你也說的是。你是那好人家的兒。好人家的女兒。你那裏會叫那街。罷罷罷。我與你叫。〔卜兒云〕你是叫咱。〔正末云〕哎。可憐見俺被天火燒了家緣家計。無靠無捱。長街市上。有那等捨貧的叫化些兒波。〔唱〕

【快活二】哎呦。則那風吹的我這頭怎擡。雪打的我這眼難開。則被這一場家天火破了家財。俺少年兒今何在。

〔卜兒云〕噯。爭奈俺兩口兒年紀老了也。〔正末唱〕

【朝天子】哎呦。可則俺兩口兒都老邁。肯分的便正該。天那天那。也是俺往定的。合受這饑寒債。我如今無鋪無蓋。教我冷難挨。肯分的雪又緊。風偏大。到晚來可便不敢翻身。拳成做一塊。天那天那。則俺兩口兒受冰雪。堂地獄災。我這裏跪在大街。望着那發心的爺娘每拜。

〔卜兒云〕老的。這般風又大。雪又緊。俺如今身上無衣。肚裏無食。眼見的不是凍死。便是餓死也。〔正末唱〕

【四邊靜】哎呦。正值着這冬寒天色。破瓦窰中又無些米柴。眼見的凍死屍骸。料沒個人瞅睬。誰肯着半撇兒家土埋。老業人眼見的便撇在這荒郊外。

〔雜當上云〕兀的那老兩口兒。比及你在這裏叫化。相國寺裏散齋哩。你那裏求一齋去不好那。〔正末云〕多謝哥哥。元來相國寺裏散齋。婆婆去來去來。〔卜兒云〕老的也。俺往那裏叫化去。〔正末唱〕

【晉天樂】聽言罷不覺笑哈哈。我這裏剛行剛竊。把我這身軀強整。將我這脚步兒忙擡。〔云〕官人。叫化些兒波。〔雜當云〕無齋了也。〔正末唱〕哎。可道哩餓紋在口角頭。食神在天涯外。不似俺這兩口兒公婆每。便窮的來煞。直恁般運拙也。那時乖。〔云〕官人也。唱。但的他殘湯半碗。充實我這五臟。〔帶云〕不濟事。不濟事。唱。哎。婆婆也。咱去來波。可則索與他日轉千街。

〔雜當云〕你來早一步兒可好。齋都散完了也。〔正末云〕官人。可憐見。叫化些兒波。〔雜當云〕無了齋也。〔小末云〕爲甚麼大呼小叫的。〔雜當云〕門首有兩個老的。討齋來的遲。無了齋也。〔小末云〕老和尚。有下官的那一分齋。與了那兩口兒老的吃罷。〔雜當云〕理會的。兀那老的。你來的遲。無有齋了。這個是相公的一分齋。

與你這老兩口兒。你吃了。你過去謝一謝那相公去。〔正末云〕多謝了。婆婆。你吃些兒。我也吃些兒。留着這兩個饅頭。啗到破瓦窰中吃。婆婆。你送這碗兒去。〔卜兒云〕我送這碗兒去。〔正末云〕就謝一謝那官人。〔卜兒云〕我知道。〔見小末做拜科云〕積福的官人。今世裏爲官受祿。到那生那世。還做官人。〔做認小末科〕〔小末云〕這老的怎生看我。〔卜兒云〕官人官上加官。祿上進祿。輩輩都做官人。〔出門科〕這官人好和那張孝友孩兒廝似也。仔細打看。全是我那孩兒。我對那老的說去。着他打這弟子孩兒。〔見末云〕老的也喜歡咱。〔正末云〕什麼那。婆婆。〔卜兒云〕你笑一個。〔正末云〕我笑什麼。〔卜兒云〕你笑。〔正末云〕哦。我笑。〔做笑科〕〔卜兒云〕你大笑。〔正末做大笑科〕〔卜兒云〕你也是個傻老弟子孩兒。如今啗那張孝友孩兒有了也。〔正末云〕在那裏。〔卜兒云〕原來散齋的那官人。正是張孝友孩兒。〔正末云〕婆婆。真個是。〔卜兒云〕我的孩兒。如何不認的。我這眼不喚做眼。喚做琉璃葫蘆兒。則是明朗朗的。〔正末云〕是真個。我過去打這弟子孩兒。婆婆可是也不是。〔卜兒云〕我這眼則是琉璃葫蘆兒。〔正末云〕我則記着你那琉璃葫蘆兒。〔卜兒云〕則是個明朗朗的。〔正末見小末云〕生忿忤逆的賊也。〔小末云〕長老。他喚你哩。〔長老云〕相公。他喚你哩。〔正末唱〕

〔上小樓〕甚風兒便吹他到來。也有日重還鄉界。則俺這煩煩惱惱。哭哭啼啼。想殺我兒也。怨怨哀哀。到如今。可也便歡歡愛愛。瀟瀟灑灑。無妨無礙。〔小末云〕兀那老的。你說甚麼那。〔正末云〕生忿忤逆的賊也。〔唱〕哎。怎把這雙老爹娘做外人看待。

〔卜兒云〕老的。他正是我的兒。〔小末云〕兀那老的。你說什麼我的兒。我且問你。你那兒可姓什麼那。〔正末云〕我的兒姓張。叫做張孝友。〔小末云〕兀的你孩兒姓張。是張孝友。我姓陳。是陳豹。你怎生說我是你的兒。〔卜兒云〕呀。他改了姓也。〔小末云〕你的孩兒去時多大年紀。〔正末云〕他去時三十歲也。去了十八年。如今該四十八歲。〔小末云〕你的孩兒去時三十歲。去了十八年。如今該四十八歲。這等說將起來。你那孩兒去時節。我還不曾出世哩。〔正末云〕婆婆。不是了也。〔卜兒云〕我道不是了麼。〔正末云〕可不道你這眼是琉璃葫蘆兒。

蘆兒〔卜兒云〕則纔寺門前擠破了也。〔小末云〕兀那老的。你那孩兒怎生與下官面貌相似。你試說與我聽。咱。〔正末云〕官人聽我說波。〔唱〕

【么篇】您兩個恰便似一箇印盒印盒裏脫將下來。您兩個都一般容顏一般模樣。一般箇身材。哎。我好呆也。合該十分寧奈。〔云〕相公。恕老漢年紀老了。〔唱〕我老漢可便眼昏花錯認了。你個相公休怪。

〔正末做跪拜請罪科〕〔小末云〕兀那老的。拜將下去。我背後恰便似有人推起我來一般。莫不這老的他福分倒大似我。我不怪你。你回去。〔正末云〕多謝了官人。〔小末云〕你且回來。〔正末云〕官人莫非還怪着老漢麼。〔小末云〕我說道不怪。怎麼還怪着你。我見你那衣服破碎。與你這塊絹帛兒補了你那衣服。你將的去。〔正末云〕多謝了官人。這個官人又不打我。又不罵我。又與我這塊絹帛兒。着我補衣服。我是看咱。〔哭科云〕我道是甚麼來。原來是我那孩兒臨去時留下的那半壁汗衫兒。哎。這有甚麼難見處。眼見的是那婆子恰纔過來謝那官人。篤速速的掉了。我如今問他。若是有呵。便是那官人的。若是沒呵。我可不到的饒了他哩。婆婆。俺那孩兒的呢。〔卜兒云〕孩兒的什麼。〔正末云〕孩兒臨去時留下的那半壁汗衫兒在那裏。〔卜兒云〕我恰纔忘了。你又題將起來。我爲那汗衫兒呵。則怕掉了。我牢牢的揣在我這懷裏。〔做取科云〕兀的不是我孩兒的。〔正末云〕我這裏也有半壁兒。〔卜兒云〕你那裏得來。〔正末云〕咱是比着。可不正是我那孩兒的汗衫兒那。〔做悲科云〕哎。眼見的無了我那孩兒也。兀的不苦痛殺我也。〔唱〕

【脫布衫】我這裏便覷絕時雨淚盈腮。不由我不感嘆傷懷。則被你拋閃殺您這爹爹和您姪姪。婆婆也去來波。問俺那少年兒是在也不在。

〔見小末云〕官人。這半壁汗衫兒不打緊。上面干連着兩個人的性命哩。〔小末云〕你看這老的波。怎生干連着兩個人性命。你是說一遍。我是聽咱。〔正末唱〕

【小梁州】想當初他一領家。這衫兒是我拆開不依。問相公這一半兒那裏。每可便將來。〔小末云〕你爲甚麼這等窮暴了來。〔正末唱〕想着俺那二十年前有家

財。〔小末云〕你姓甚名誰。〔正末唱〕則我是張員外。〔小末云〕哦。張員外。你在那裏居住。〔正末唱〕我家住在馬行街。

〔小末云〕你家曾爲什麼事來。〔正末唱〕

〔么篇〕只爲那當年認了個不良賊。送的俺一家兒橫禍非災。〔小末云〕你那孩兒那裏去了。〔正末唱〕俺孩兒聽了他胡言亂道巧安排。便待離家鄉做此三買賣。〔小末云〕他曾有書信來麼。〔正末云〕俺孩兒去了十八年也。〔唱〕只一去不回來。

〔小末云〕兀那老兩口兒。你莫不是金獅子張員外麼。〔正末云〕則我便是金獅子張員外。婆婆趙氏。官人曾認的個陳虎麼。〔小末云〕誰將俺父親名姓叫。〔正末云〕你還認的個李玉娥麼。〔小末云〕這是我母親的胎諱。你怎生知道。〔正末云〕喏都是老親哩。〔卜兒云〕老的。我想起來了也。這廝正是媳婦兒懷着十八個月不分娩。生這個弟子孩兒那。〔小末云〕既是老親。你老兩口兒跟我去來。〔正末云〕婆婆。他要帶將俺去哩。喏去不去。〔卜兒云〕休去。〔正末云〕爲甚的。〔卜兒云〕說道一路上有強人哩。〔正末云〕有甚麼強人。敢問官人要帶我去時。着我在那裏相等。〔小末云〕我與你些碎銀。到徐州安山縣金沙院相等。你老兩口兒小心在意者。

〔正末唱〕

〔耍孩兒〕你將這衫兒半壁親稍帶。只說是馬行街公婆每都老慊。官人呵。這言語休着您爺知。〔小末云〕怎生休着他知道。〔正末唱〕則去那娘親上分付明白。則要你一言說透千年事。俺也不怕十謁朱門九不開。那賊漢當天敗。婆婆。這也是災消福長。苦盡甘來。

〔云〕婆婆。我和你去來去來。〔唱〕

〔煞尾〕我再不去佛囉佛囉將我這頭去磕。天那天那將我這手去擱。我但能勾媳婦兒。覷着喏這沒主意的公婆拜。我今日先認了那個孫兒大古來。〔同卜兒下〕

〔小末云〕老和尚多累了。下官則今日收拾行程。還家中去來。〔詩云〕親承母親命。稍帶汗衫來。誰知相國寺。即是望鄉臺。〔下〕

〔音釋〕攢囊平聲 替音旅 咄音床 咄敦入聲 搭簪上聲 宅池齋切 櫛音月 邁音賣 獄干

句切 色篩上聲 撇音軒 哈海平聲 薦音賣 煞音晒 實繩知切 俊商解切 忤音悟
擠擠上聲 呆音諧 倏離乾切 賊池齋切 憊音敗 白巴埋切 磕音可 摑乖上聲

第四折

〔邦老同旦兒上〕〔邦老云〕自家陳虎的便是。我這一日吃酒多了。那小廝不知被母親唆使他那裏去。至今還不回來。莫不是去做賊那。〔旦兒云〕他應武舉去了也。〔邦老云〕既是應武舉去了。不得官教他不要來見我。今日有些事幹。我要到窩弓峪裏尋個人去。大嫂。你看着家者。〔下〕〔旦兒云〕這賊漢去了。我到門首覷着。看有甚麼人來。〔小末上云〕下官豹。自相國寺見了那兩口兒老的。我稍帶將來了。下官先到家中見母親走一遭去。可早來到喀家門首也。〔做見拜科云〕母親。您孩兒一舉中了武狀元。現授本處提察使。〔旦兒云〕孩兒得了官。兀的不喜歡殺我也。孩兒那馬行街張家兩口兒老的你見來麼。〔小末云〕那兩口兒老的。孩兒尋見了。隨後便來也。母親。他和喀是甚麼親眷。〔旦兒云〕孩兒你休問他。他和喀是老親。〔小末云〕便是老親。也有近的。也有遠的。母親怎葫蘆提。只說老親。不說一個明白與孩兒知道。〔旦兒云〕孩兒。我說則說。你休煩惱。〔小末云〕我不煩惱。〔旦兒云〕孩兒。你不知。兀那陳虎。不是你的父親。喀也不是這裏人。元是南京馬行街竹竿巷人氏。金獅子張員外家媳婦。十八年前。陳虎將你父親張孝友推在黃河裏淹死了。你是我帶將來生下的。那兩口兒老的。則他便是金獅子張員外。〔小末云〕母親不說。您孩兒怎知。〔做氣死科〕〔旦兒云〕孩兒甦醒着。不爭你死了。誰與你父親報讎。〔小末醒科云〕這賊漢原來不是我的親爺。母親。那賊漢那裏去了。〔旦兒云〕他到窩弓峪裏尋個人去了。〔小末云〕這賊漢合死。他是一隻虎入窩弓峪裏去。那得個活的人來。〔詩云〕我聽說罷緊皺眉頭。不覺是兩淚交流。今朝去窩弓峪裏。拏賊漢報父冤讎。〔下〕〔旦兒云〕孩兒拏陳虎去了。我聽的說金沙院廣做道場。超度亡魂。我也到那裏去搭一分齋。追薦我亡夫張孝友去來。〔下〕〔趙

興孫做巡檢上云「自家趙興孫的便是。自從那日張員外家齎發了我的盤纏。送配沙門島去。幸得彼處上司道我是個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義士。屢次着我捕盜。有功加授巡檢之職。因爲這裏窩弓峪。是個強盜出沒的淵藪。撥與我五百名官兵。把守這窩弓峪隘口。盤詰奸細。緝捕盜賊。我想當日若無張員外救我。可不死在沙門島路上多時了。我有恩的是馬行街竹竿巷金獅子張員外。院君趙氏。小大哥張孝友。大嫂李玉娥。有讎的是陳虎。似印板兒記在心上。不會忘着哩。」詩云「感恩人救咱難苦。有讎的是他陳虎。知何日遂我心懷。報恩讎留名萬古。」弓兵擎正末卜兒上云「有兩口兒老的。背着一個包兒。在此窩弓峪經過。小的每見他是面生可疑之人。擎來盤詰者。」正末云「大王饒命咱。」弓兵喝科云「不是大王。是巡檢老爺。奉上司明文。把守窩弓峪。盤詰奸細的。」正末唱

「雙調新水令」您奪下的是輕裘肥馬。他這不公錢。俺如今受貧窮。有如那范丹原憲。趙興孫云「你兩個老的那裏去也。」正末唱「俺只問金沙院在那裏。不想道窩弓峪。經着您山前。」弓兵云「有甚麼人事。送些與老爺。就放了你去。」正末唱「可憐俺赤手空拳。望將軍覷方便。」

趙興孫云「兀那老的。你那裏人氏。姓甚名誰。」正末云「老漢金獅子張員外。婆婆趙氏。」趙興孫云「誰是金獅子張員外。」正末云「則老漢便是。」趙興孫云「你認得我麼。」正末云「你是誰。」趙興孫云「我那裏不尋。那裏不覓員外。」詩云「我纔聽說罷笑欣欣。連忙扶起大恩人。你是那十八年前張員外。則我便是披枷帶鎖的趙興孫。左右扶着員外院君。受趙興孫幾拜。」正末云「將軍休拜。可折殺老漢兩口兒也。」趙興孫云「員外怎生這般窮暴了來。」正末云「將軍只被陳虎那廝送了俺一家兒也。」趙興孫云「小大哥大嫂。都那裏去了。」

正末唱

「小將軍」你提起俺那小業冤。他剗騰了我此三好家緣。趙興孫云「員外。偌大莊宅。可還在麼。」正末唱「典賣了莊田。火燒了俺宅院。」趙興孫云「嗨。好可憐人也。」正末唱「直閃的俺這兩口兒。可也難過遣。」

〔趙興孫云〕員外。你如今怎地做個營生養贍你那兩口兒來。〔正末唱〕

〔清江引〕到晚來枕着的是多半個甄。每日在長街上轉口叫爺娘佛。〔趙興孫云〕也有肯捨貧的麼。〔正末唱〕無人可憐見。〔趙興孫云〕陳虎那廝好狠也。〔正末唱〕陳虎咬我。和你便有甚麼那箇殺父母的冤。

〔趙興孫云〕看那廝也好模樣。可怎生這等歹心。〔正末唱〕

〔碧玉簫〕那廝模樣兒慈善。賊漢軟如綿。心腸兒機變。賊膽大如天。〔趙興孫云〕這元是大小哥認義他來。〔正末唱〕俺孩兒信他言。信他言搬上船。〔趙興孫云〕小大哥去了多時了。曾有書信寄回麼。〔正末唱〕他去了十八年。不能勾見。〔趙興孫云〕員外。你這幾年可在那裏過活。〔正末唱〕咬齣天那。只俺兩口兒叫化在這悲田院。

〔趙興孫云〕誰想陳虎這般毒害。員外。那陳虎元是徐州人。這窩弓峪正是徐州地方。我務要拏住此賊。雪恨報讎。我先與你些碎銀兩做盤纏去。只在金沙院裏等着我者。〔同下〕〔張孝友扮僧人上詩云〕一生皆是命。半點不由人。自家張孝友的便是。則從陳虎那廝推我在黃河裏。多虧了打漁船救了我性命。今經十八年光景。好過的疾也。我如今在這金沙院捨俗出家。這幾日有那捨錢的做好事。徒弟與我動法器者。〔正末同卜兒上云〕婆婆。金沙院裏做好事哩。嚕與孩兒插一簡去來。〔見科〕〔正末云〕師父。俺特來插一簡兒。〔張孝友云〕那裏走將兩口兒叫化的來。倒好面善。〔正末云〕俺怎生是叫化的。〔張孝友云〕你不是叫化的。是甚麼。〔正末云〕俺是那沿門兒討冷飯吃的。〔張孝友云〕左右一般。〔正末云〕當初也是好人家來。〔張孝友云〕兀那兩口兒老的。你當初怎樣的好人家。〔正末云〕師父。你聽我說咱。〔唱〕

〔沽美酒〕若說着俺祖先。好家私似潑天。〔張孝友云〕老的你敢說大話。蓋着我哩。〔正末唱〕俺正是披着蒲席說大言。〔張孝友云〕老的你那家鄉何處。本貫何方。〔正末唱〕若說着俺家鄉。可便不遠。祖居是住在梁園。

〔張孝友云〕你平日間做什麼營生買賣。〔正末唱〕

【太平令】則我在那馬行街裏開着座門面。師父也。與你這花銀。權當做此三經錢。張孝友云。哦。他也在馬行街住哩。老的可要看誦什麼經卷。正末唱。梁武懺多看幾卷。張孝友云。再呢。正末唱。消災呪勝讀幾遍。告師父也。可憐可憐我那命蹇。張孝友云。你追薦什麼人。正末唱。與俺個張孝友孩兒追薦。

張孝友云。你追薦誰。正末云。師父。我追薦亡靈張孝友。張孝友云。這個正是我父親母親。我再問咱。你追薦什麼人。正末云。追薦亡靈張孝友。張孝友云。追薦什麼人。正末云。你將我那銀子來還我。另尋一個有耳朵的和尙念經去。張孝友云。那個和尙沒耳朵。這個正是我父親母親。拜科。父親母親。則我便是張孝友。卜兒云。哎。有鬼也。有鬼也。正末唱。

【鴈兒落】則你這惡芒神休廝纏。我待超度你在這金沙院。可憐我每日家思念你千萬遭。咄。題道有十餘遍。

張孝友云。父親母親。您孩兒不是鬼。是人。正末唱。

【得勝令】呀。原來這和尚每都會通仙。我活了七十歲不會見。則你屍首歸何處。兒也。你今日個陰魂在眼前。云。你若是人呵。我叫你三聲。你一聲高一聲。你若鬼呵。我叫你三聲。你一聲低似一聲。張孝友云。你叫我答應。正末云。張孝友兒也。張孝友云。哎。正末云。是人。張孝友兒也。張孝友云。哎。正末云。是人。張孝友兒也。張孝友云。偏生的堵了一口氣兒。做低應科云。哎。正末云。有鬼也。張孝友云。父親母親。我不是鬼。是人。正末唱。也是我心專作念的一靈兒。須活現。留得你生全。免的我兩口兒長掛牽。

張孝友云。父親母親。我是人。正末云。孩兒也。你爲甚麼在這裏出家。張孝友云。父親母親不知。自從離了家來。被陳虎那廝推在黃河裏。多虧了打魚船救了我性命。因此上就在這裏捨俗出家。正末云。今日認着了孩兒。兀的不歡喜殺我也。旦兒上云。來到此間。正是金沙院了。進院去追薦我亡夫張孝友咱。見正末科云。兀的不是公公婆婆。正末云。兀的不是李玉娥媳婦兒。卜兒云。哎。媳婦兒也。張孝友云。阿

彌陀佛。這個是誰。(卜兒云)這便是媳婦兒。(張孝友做認科云)我那大嫂也。(卜兒云)媳婦兒。你這十八年在那裏來。(旦兒云)婆婆被陳虎那賊拐帶將這裏來。(正末云)你那孩兒回來了麼。(旦兒云)他如今牽陳虎那賊去。這早晚敢待來也。(邦老上云)我陳虎來到這窩弓峪裏。怎麼那眼皮兒連不連的。只是跳也。不知是跳財。是跳災。你看後面慌張張趕上來的是什麼人。(小末上云)兀那殺父親的賊休走。(邦老云)你這小賊。一向躲在那裏。誰殺你父親來。(小末云)你還要賴哩。我父親張孝友。不是你。這賊推在水裏淹死了。我不牽住你碎屍萬段。怎報得我這讎恨。(打科)(邦老云)我打他不過。三十六計走爲上計。只是跑。只是跑。(小末云)你這賊往那裏去。(趙興孫領弓兵冲上云)兀的不是陳虎。左右與我牽住者。(邦老云)悔氣。偏生又撞着那個披枷帶鎖的我死也。(小末見科云)敢問大人貴姓。(趙興孫云)小官姓趙。名與孫。現做本處巡檢。把守窩弓峪隘口。我有恩的是金獅子張員外。有讎的是陳虎。適纔張員外見過了。約他在金沙院相會。恰好牽住陳虎。小官報恩報讎。都在這一日哩。(小末云)大人。小官忝授這裏提察使。就是張員外的親孫。(趙興孫云)這等大人是趙興孫的上司也。(小末云)且喜牽住陳虎。我和你同到金沙院去來。(見旦兒云)兀的不是母親。(旦兒云)孩兒。你拜了公公婆婆麼。(小末云)公公婆婆請坐。受孫兒幾拜。(正末云)我今日又認着個孫兒。兀的不歡喜殺我也。(旦兒云)孩兒。你拜了父親麼。(小末云)母親。誰是您孩兒的父親。(旦兒云)就是這個師父。(小末云)母親。你好喬也。丟了一個賊漢。又認了一個禿廝那。(旦兒云)孩兒。這師父正是你父親張孝友。(小末云)父親請坐。受孩兒幾拜。(正末云)孫兒。那陳虎曾牽得着麼。(小末云)幸得這裏一個巡檢趙興孫。替孫兒牽着了。現在外面。(正末云)哦。元來果然是趙興孫牽了也。快請進來。(趙興孫見科云)老員外老院君。早見過了。這一個師父。一個大嫂是誰。(正末云)這便是孩兒張孝友。媳婦兒李玉娥。(趙興孫云)正是我恩人。請上受趙興孫幾拜。(正末云)孫兒過來。他替你牽得陳虎。你須拜謝者。(小末做謝科)(趙興孫云)不敢不敢。大人是上司哩。左右綁過陳虎那賊來。當大人面前殺了罷。(張孝友云)不要殺他。(正末云)爲甚麼不要殺他。(張孝友云)我眼裏偏識這等好人。(趙興孫云)天下喜事。無過夫妻子母完聚。就今日殺羊造酒。做一個大大的筵席慶喜咱。(正末唱)

〔殿前喜〕您道一家骨肉再團圓。這快心兒不是淺。便待要殺羊造酒大開筵。多只是天見憐。道我個張員外人。家善也會濟貧救苦。捨了偌多錢。今日個着他後人兒還貴顯。

〔外扮府尹領祗從人上云〕老夫姓李名志。字國用。官拜府尹之職。奉聖人的命。勅賜勢劍金牌。着老夫遍行天下。專理銜冤負屈不平之事。今有金獅子張員外。被賊徒陳虎圖財陷害。是老夫體察真實。奏過聖人。今日親身到此。判斷這樁公案。聞知都在金沙院裏。可早來到也。張義。裝香來。您一行望闕跪者。聽老夫下斷。〔詞云〕奉勅旨探訪風傳。爲平民雪枉伸冤。張員外合家歡樂。李玉娥重整姻緣。將陳虎碎屍萬段。梟首級號令街前。李府尹今朝判斷。拜皇恩厚地高天。

〔音釋〕咬音梭 峪于句切 藪音叟 隘羊戒切 詰溪入聲 瞻傷佔切 懺攬去聲 呪音豈 蹇音瞞 咭低廉切 梟希交切

題目

東嶽廟夫妻占玉琰

正名

相國寺公孫合汗衫

錢大尹智寵謝天香雜劇

關漢卿撰

楔子

〔沖末扮柳青卿引正旦謝天香上〕〔柳詩云〕本圖平步上青雲，直爲紅顏滯此身。老天生我多才思，風月場中肯讓人。小生姓柳名永，字青卿，乃錢塘郡人也。平生以花酒爲念，好上花臺做子弟，不想游學到此處，與上廳行首謝天香作伴。小生想來今年春榜動，選場開，誤了一日又等三年，則今日辭了大姐，便索上京應舉去。大姐，小生在此多蒙管待，小生若到京師闕下，得了官呵，那五花官誥，駟馬香車，你便是夫人縣君也。〔正旦云〕青卿衣服盤纏，我都準備停當，你休爲我誤了功名者。〔淨張千上云〕小人張千，在這開封府做着個樂探執事，我管的是那僧尼道俗樂人，迎新送舊，都是小人該管。如今新除來的大尹姓錢，一應接官的都去了，止有妓女每不曾去。此處有個行首是謝天香，他便管着這班門戶人，須索和他說一聲去。來到門首也，謝大姐在家麼？〔旦見科云〕哥哥，叫做甚麼？〔張千云〕大姐，來日新官到任，準備參官去。〔旦云〕哥哥，這上任的是甚麼新官？〔張千云〕是錢大尹。〔旦云〕莫不是波廝錢大尹麼？〔張千云〕你休胡說，喚大人的名諱。我去也。謝大姐，明日早來參官。〔下〕〔柳云〕大姐，你歡喜咱。錢大尹是我同堂故友，明日我同大姐到相公行分付着看覷你，我也去的放心。〔正旦唱〕

〔仙呂賞花時〕則這一曲翻成和淚篇，最苦偏高離恨天。雙淚落尊前，山長水遠，愁見理行軒。

〔么篇〕待得鸞膠續斷絃，欲盼雕鞍難顧戀。謝他新理任這官員，常好是與民方便。咱又得個一夜並頭蓮。〔同下〕

第一折

〔外扮錢大尹引張千上詩云〕寒蛩秋夜忙催織，戴勝春朝苦勸耕。若道民情官不理，須知蟲鳥爲何鳴。老夫姓錢名可，字可道，錢塘人也。自中甲第以來，累蒙擢用，頗有政聲。今謝聖恩，加老夫開封府尹之職。老夫自幼

修輯滿部。軍民識與不識。皆呼爲波廝錢大尹。暗想老夫當時有一同堂小友。姓柳名永。字耆卿。論此人學問。不在老夫之下。相離數載。不知他得志也不曾。使老夫懸懸在念。今日升堂坐起早衙。張千有該僉押的文書。將來我發落。〔張千云〕稟的老爺知道。還有樂人每未曾參見哩。〔錢大尹云〕前官手裏曾有這例麼。〔張千云〕舊有此例。〔錢大尹云〕既是如此。着他參見。〔張千云〕參官樂人走動。〔正旦同衆旦上云〕今日新官上任。咱參見去來。你每小心在意者。〔衆旦云〕理會的。〔正旦唱〕

〔仙呂點絳脣〕講論詩詞。笑談街市。學難似風裏颺絲。一世常如此。

〔混江龍〕我逐日家把您相試。乞求的教你做人時。但能勾終朝爲父。也想着一日爲師。但有箇敢接我這上廳行首案。情願分付與你這粧演戲臺兒。則爲四般兒誤了前程事。都只爲聰明智慧。因此上辛苦無辭。

〔衆旦云〕姐姐你看籠兒中鸚哥念詩哩。〔旦云〕這便是你我的比喻。〔唱〕

〔油葫蘆〕你道是金籠內鸚哥能念詩。這便是咱家的。好比似原來越聰明。越不得出籠時。能吹彈好比人每日常看伺。慣歌謳好比人每日常差使。〔云〕我不怨別人。〔衆旦云〕姐姐你怨誰。〔旦云〕咱會彈唱的。日日官身。不會彈唱的。到得些自在。〔唱〕我怨那禮案裏幾箇令史。他每都是我掌命司。先將那等不會彈不會唱的。除了名字。早知道則做箇啞獃兒。

〔天下樂〕俺可也圖甚麼香名貫人耳。想當也彼時不三思。越聰明不能勾無外事。賣弄的有伎倆。賣弄的有艷姿。則落的臨老來呼弟子。

〔張千云〕謝大姐。你怎生這早晚纔來。你只在這裏。我報復去。〔做報科云〕報的老爺得知。有樂人每來參見。〔錢大尹云〕別的休進來。則着那爲頭的一人來見。〔張千云〕別的都回去。則着謝大姐過去哩。〔衆旦下〕〔正旦見拜科云〕上廳行首謝天香謹參。〔錢大尹云〕休要誤了官身。〔旦云〕理會的。〔做出門科云〕爺爺。那官人好個冷臉子也。〔唱〕

【金盞兒】猛觀了那容姿，不覺的下階址，下場頭，少不的跟官長廳前死，往常觀品官宣使似小孩兒，他則道官身体失誤，啓口更無詞，立地剛一飯間，心戰勾兩炊時。

【柳上云】大姐，參官去了，我看大姐去來。【做見旦科云】大姐，你參了官也，我過去見他。【正旦云】你休見罷，這相公不比其他的。【柳云】不妨事，哥哥看待我，比別人不同。【做見張千科云】大哥，報復一聲。杭州柳永特來參謁。【張千云】這個便是早辰間在謝大姐家的那先生，你在這裏，我報復去。【做報科云】衙門外有杭州柳永，特來拜見。【錢大尹云】他說是杭州柳永。【張千云】是。【錢大尹笑云】老夫語未絕口，不想賢弟果然至此，使老夫不勝之喜，道有請。【張千云】請進。【柳見錢科云】小弟遊學到此，不意正值高遷，一來拜賀兄長，二來進取功名去也。【錢大尹云】自別賢弟許久，想慕顏範，使老夫懸懸在念，今日一會，實老夫之幸也。左右看酒來。【柳云】兄弟去的急，不必安排茶飯。【錢大尹云】雖然如此，許久不會，何妨片時。張千就訟廳上看酒來，管待學士。【柳云】哥哥，這是國家公堂，不是您兄弟坐的去處。【錢大尹云】賢弟差矣，一來是老夫同堂故友，二來賢弟是一代文章，正可管待。老夫欲待留賢弟，在此盤桓數日，便好道大丈夫當以功名爲念，因此不好留得賢弟，請滿飲一杯。【把酒科】【柳云】兄弟酒勾了也，辭了哥哥，便索長行。【錢大尹云】賢弟不成管待，只聽你，他日得意，另當稱賀。賢弟，恕不遠送了。【柳云】哥哥不必送。【出見旦科云】柳永，你爲甚麼來，則爲大姐，怎就忘了，我再過去。【正旦云】耆卿，你休去，這相公不比其他的。【柳云】不妨事，哥哥待我較別哩。【做見張千科云】張千，再報一聲。【張千云】你怎麼又來。【柳云】你道杭州柳永再來拜見，有說的話。【張千報科云】杭州柳永，又要見相公，有說的話。【錢大尹云】是是，想必老夫在此爲理，有見不到處，道有請。【張千云】有請。【見科】錢大尹云：老夫在此爲理，多有見不到處，我料賢弟必有嘉言善行，教訓老夫咱。【柳云】您兄弟別無他事，則是好覩謝氏。【錢云】耆卿，敬重看待，恕不遠送。【柳云】多謝了哥哥。【柳見旦云】大姐，我說了也，他說敬重看待。【正旦云】耆卿，你知道相公的意思麼。【柳云】我不知道。【正旦唱】

【醉中天】初相見，呼你爲學士，謹厚不因，而今遍回身，囑付爾，相公也冷。

眼兒頻偷視。你覷他交椅上擡顏樣兒。待的你不同前次。他則是微分間。將表字呼之。

〔柳云〕怕你不放心。我再過去。〔正旦云〕耆卿。你休過去。〔柳云〕不妨事。哥哥待我較別哩。〔錢大尹云〕〔張千。你近前來。恰纔耆卿說道。好覷謝氏。必定是峨冠博帶一箇名士大夫。你與老夫說咱。〕〔張千云〕稟的老爺知道。就是早晨參官的謝天香。〔錢大尹云〕哦。是早間那箇謝氏。耆卿。你錯用了心也。〔柳做見張千科云〕張大哥。你再報一聲。杭州柳永。再有話說。〔張千云〕你怎麼又來。我不敢過去。〔柳云〕不妨事。再說一聲。〔張千報科云〕杭州柳永。有說的話。〔錢大尹云〕着他過來。〔柳進見科〕〔錢大尹云〕耆卿有何見諭。〔柳云〕哥哥。則是好覷謝氏。〔錢大尹云〕我纔不說來敬重看待。恕不遠送。〔柳見旦云〕相公說敬重看待。可是如何。〔正旦唱〕

〔金盞兒〕你拿起筆作文詞。衡才調無瑕疵。這一場無分曉不裁思。他道敬重看待。自有幾樁兒。看則看你那釣鰲入韻賦。待則待你那折桂五言詩。敬則敬你那十年辛苦志。重則重你那一舉狀元時。

〔柳云〕大姐。你也忒心多。怕你放不下。我再過去。〔正旦云〕耆卿。你休去。〔柳云〕不妨事。哥哥看待較別哩。〔見張千科云〕張大哥。你再過去。說杭州柳永又來。有說的話。〔張千云〕你還不會去哩。這遭敢不中麼。〔柳云〕不妨事。〔張千報科云〕杭州柳永。又來有話說。〔錢大尹云〕着他過來。〔見科錢大尹云〕耆卿有何說話。〔柳云〕哥哥好覷謝氏。〔錢大尹做怒科云〕耆卿。你種的桃花放。砍的竹竿折。〔柳云〕多謝了哥哥。〔出見旦云〕我說了也。〔正旦云〕相公說甚麼來。〔柳云〕相公說種的桃花放。砍的竹竿折。〔正旦云〕

〔醉扶歸〕你陡恁的無才思。有甚省不的兩樁兒。我道這相公不是漫詞。你怎麼不解其中意。他道是種桃花砍折竹枝。則說你重色輕君子。

〔柳云〕怕你不放心。待我再去與他說過。〔正旦云〕耆卿。你休去。〔柳云〕不妨事。哥哥待我較別哩。〔見張千云〕張大哥。你再說一聲。杭州柳永又來。有話說。〔張千云〕那裏有個見不了的。我不敢報。〔柳云〕我自過去。

〔張千報科〕〔錢大尹云〕敢是杭州柳永。〔張千云〕便是。〔錢大尹云〕潑禽獸。你則管着這一椿兒。且過一壁。
〔柳云〕張千。進去可怎生不見出來。莫非他不肯通報。我自過去。〔進見科云〕哥哥。〔錢大尹怒云〕敢是好覷
謝氏。張千擡過書案者。耆卿是何相待。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你何輕薄至此。這裏是官府黃堂。又不是
秦樓楚館。則管裏謝氏。耆卿。我是開封府尹。又不是教坊司樂探平。昔老夫待足下非輕。可是爲何。爲子
有才也。古人道。德勝才爲君子。才勝德爲小人。今觀足下所爲。可正是才有餘而德不足。禮記云。君子姦聲亂
色。不留聰明。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大丈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便好道富
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也。今子告別。我則道有甚麼嘉言善行。略無一語。止爲一
匪妓。往復數次。雖鄙夫有所恥。况衣冠之士。豈不媿顏。耆卿。比及你在花街裏留意。且去你那功名上用心。可
不道三十而立。當今王元之七歲能文。今官居三品。見爲翰林學士之職。汝輩不自恥乎。耆卿。〔詩云〕則你那
渾身多綿繡。滿腹富文章。不學王內翰。只說謝天香。張千。你近前來。〔做耳暗科云〕只恁的便了。〔張千云〕理
會的。〔錢大尹云〕左右的。擊鼓退堂。我回私宅去也。〔下〕〔柳見旦科〕〔正旦云〕我說甚麼來。直逗的相公惱
了。〔柳云〕大姐放心。我到帝都闕下。若得一官半職。錢可道。你長保着做大尹。休和啗軸頭兒廝抹着。大姐。我
今便索長行也。〔正旦云〕妾送你到城外。那小酒務兒裏。權與你餞行咱。〔張千上云〕等我一等。我張千也來
送柳先生。〔柳云〕多有起動了。大姐。我臨行做了一首詞。詞寄定風波。是商角調。留與大姐表意咱。〔詞云〕自
春來。慘綠愁紅。芳心事事可。日上花梢。鶯喧柳帶。猶壓香衾臥。煖酥消。膩雲鬢。終日懨懨倦梳裏。無奈想薄
情一去。音書無箇。早知恁麼。悔當初。不把雕鞍鎖。向雞窗收拾蠶牋象管。拘束教吟和。鎮日相隨莫拋躲。針線
拈來共伊坐。和我。免使少年光陰虛過。〔張抄科云〕我先回去也。〔下〕〔正旦云〕耆卿。你去也。教妾身如何是
好。〔柳云〕大姐放心。小生不久便回。〔正旦唱〕

【賺煞】我這府裏祇候幾會閒。差撥無銓次。從今後無倒斷嗟呀怨咨。我
去這觸熱也似官人。行將禮數使。若是輕咳嗽。便有官司。我直到揭席時
來。到家時我又索遺下些工夫。憶念爾。是我那清歌皓齒。是我那言談情

思是我那淫浸浸舞困袖梢兒〔下〕

〔音釋〕 蛩音窮

颺音陽

慧音惠

伺音寺

猱音撓

三去聲

倆音兩

頻音孩

銜准平聲

玳

音此

陡音斗

逗音豆

膩泥去聲

拈音拈

浸音侵

第二折

〔錢大尹上云〕事不關心。關心者亂。老夫錢大尹。昨日使張千幹事。這早晚不見來回話。左右。門首覷着。來時報復我知道。〔張千上云〕自家張千是也。奉俺老爺命着幹事回來。如今見老爺去咱。〔見科〕錢大尹云。張千。我分付你的事如何。〔張千云〕奉老爺的命。使我跟他兩箇。到一箇小酒務兒裏餞別。柳耆卿臨行。做了一首詞。詞寄定風波。小人就記將來了。〔錢大尹云〕你記的了。〔張千云〕小人記的顛倒爛熟。〔錢大尹云〕你念。〔張千念云〕自春來慘綠愁紅。芳心事事。做不語科。〔錢大尹云〕怎的。〔張千云〕老爺孩兒忘了也。〔錢大尹云〕却不道記的顛倒爛熟那。〔張千云〕孩兒見了老爺。懼怕忘了也。〔錢大尹云〕有抄本麼。〔張千云〕有抄本。〔錢大尹云〕將來看我。〔張千云〕早是我抄得來了。〔做遞科〕〔錢接念科云〕自春來慘綠愁紅。芳心事事。可。日上花梢。鶯喧柳帶。猶壓香衾臥。暖酥消。膩雲鬢。終日懨懨倦梳裹。無奈想薄情一去。音書無箇。早知恁麼。悔當初。不把雕鞍鎖。向雞窗收拾蠶牋象管。拘束教吟和。鎮日相隨莫拋躲。針線拈來共尹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陰虛過。耆卿。你好高才也。似你這等才學。在那五言詩八韻賦萬言策上留心。有甚麼都堂不做那。我試再看來。春來慘綠愁紅。芳心事事。可。耆卿怪了老夫去了也。老夫姓錢名可。字可道。這詞上說可。可二字。明明是譏諷老夫。恰纔張千說記的顛倒爛熟。他念到事事。將可。可二字。則推忘了。他若念出可。可二字來。便是誤犯俺大官諱字。我扣廳責他四十。這廝倒聰明着哩。〔張千云〕也頗頗的。〔錢大尹云〕我如今喚將謝天香來。着他唱這定風波詞。自春來慘綠愁紅。芳心事事。可。可。若唱出可。可二字來呵。便是誤犯俺這大官諱字。我扣廳責他四十。我若打了謝氏呵。便是典刑過罪人也。使耆卿再不好往他家去。耆卿也。俺爲朋友直如此用心。我今升罷早衙。在這後堂閒坐。張千與我題名。喚將謝天香來着。〔張千云〕理會的。〔做喚科云〕謝天香在家麼。〔正旦上云〕是誰喚門哩。〔做見張科云〕原來是張千哥哥。叫我做甚麼。〔張千云〕謝大姐。老爺題

各兒叫你官身哩。(正旦唱)

【南呂一枝花】往常時喚官身。可早眉黛舒。今日箇叫祇候喚嚨響。原來是你這狠首領。我則道是那箇面前桑。恰纔陪着笑臉兒應昂。怎覷我這查梨相。只因他忒過當。據妾身貌陋殘粧。誰教他大尹行將咱過獎。

【梁州第七】又不是謝天香其中關節。這的是柳耆卿酒後疎狂。這爺爺記恨無輕放。怎當那橫枝羅惹。不許隄防。想着俺用時不當。不作周方。兀的喚是麼牽腸。想俺那去了的才郎。休休休。執迷心不許商量。他他他。本意待做此三主張。嗨嗨嗨。誰承望惹下風霜。這爺爺行思坐想。則待一步兒直到頭廳相。背地裏鎖着眉罵張敞。豈知他帶雨就雲。俏智量。剛理會得變理陰陽。

【張千云】大姐。你且休過去。等我遮着你是看咱。(正旦看科云)這爺爺好冷臉子也。(唱)

【隔尾】我見他嚴容端坐。挨着羅幌。可甚麼和氣春風滿畫堂。我最愁是勞先裏遞一聲唱。這裏但有個女娘坐場。可敢烘散我家私做的賞。

【張千云】大姐。你過去把體面者。(正旦見科云)上廳行首謝天香謹參。(錢大尹云)則你是柳耆卿心上的謝天香麼。(正旦唱)

【賀新郎】呀。想東坡一曲滿庭芳。則道一個香靨雕盤。可又早禍從天降。當時嘲撥無攔當。乞相公寬洪海量。怎不的仔細參詳。(錢大尹云)怎麼在我行打關節那。(正旦唱)小人便關節煞。怎生勾除籍。不做娼。棄賤得爲良。他則是一時間帶酒閒支謊。量妾身本開封府堦下承應輩。怎做的柳耆卿心上謝天香。

【錢大尹云】張千。將酒來。我喝一杯。教謝天香唱一曲調咱。(正旦云)告宮調。(錢大尹云)商角調。(正旦云)

告曲子名。〔錢大尹云〕定風波。〔正旦唱〕自春來慘綠愁紅。芳心事事。〔張咳嗽科〕〔正旦改云〕已已。〔錢大尹云〕聰明強毅謂之才。正直中和謂之性。老夫着他唱自春來慘綠愁紅。芳心事事可。他若唱出可。可二字來。便是誤犯俺大官諱字。我扣廳責他四十。聽的張千咳嗽了一聲。他把可。可二字改爲已已。哦。這可字是歌戈韻。已字是齊微韻。兀那謝天香。我跟前有古本。你若是失了韻脚。差了平仄。亂了宮商。扣廳責你四十。則依着齊微韻唱。唱的差了呵。張千。準備下大棒子者。〔正旦唱云〕自春來慘綠愁紅。芳心事事已已。日上花梢。鶯喧柳帶。猶壓繡衾睡。煖酥消膩雲鬢。終日厭厭倦梳洗。無奈薄情一去。音書無寄。早知恁的。悔當初不把雕鞍繫。向雞窗收拾蠶牋象管。拘束教吟味。鎮日相隨莫拋棄。針線拈來共伊對。和你。免使少年光陰虛費。〔錢大尹云〕噯。可知柳耆卿愛他哩。老夫見了呵。不由的也動情。張千。你近前來。你做個落花的媒人。我好生賞你。你對謝天香說。大夫人不與你。與你做箇小夫人。咱則今日樂籍裏除了名字。與他包鬻團衫油手巾。張千你與他說。〔張千見正旦云〕大姐。老爺說大夫人不許你。着你做箇小夫人。樂案裏除了名字。與你包鬻團衫油手巾。你意下如何。〔正旦唱〕

〔牧羊關〕相公名譽傳天下。妾身樂籍在教坊。量妾身則是箇妓女排場。相公是當代名儒。妾身則好去待賓客。供些優唱。妾身是臨路金絲柳。相公是架海紫金梁。想你便意錯見心錯愛。怎做的門廝敵戶廝當。

〔錢大尹云〕張千。着天香到我宅中去。〔正旦云〕杭州柳耆卿。早則絕念也。〔唱〕

〔二煞〕則恁這秀才每活計。似魚翻浪。大人家前程。似狗探湯。則俺這侍妾每近幃房。止不過供手巾到他行。能勾見些三模樣。着護衣須是相親傍。止不過梳頭處俺胸前靠着脊梁。幾時得兒女成雙。

〔云〕指望嫁杭州柳耆卿。做個自在人。如今怎了也。〔唱〕

〔煞尾〕罷罷罷。我正是閃了他閃棍着他棒。我正是出了等籃入了筐。直着咱在羅網。你摘離你指望。便似一百尺的石門。教我怎生撞。便使盡些

伎倆。乾愁斷我肚腸。覓不的箇脫殼金蟬這一箇謊。〔下〕

〔錢大尹云〕張千。送謝天香到私宅中去了也。〔詩云〕我有心中事。未敢分明說。留待柳耆卿。他自解關節。〔下〕

〔音釋〕黛音代 殢音尤 殢音賦 變音屑 棍胡誑切 嘲之稍切 仄音側 行音杭 等音詹 解音械

第二折

〔正旦上云〕妾身謝天香。自從進到錢大尹相公宅內。又早三年光景。將我那歌妓之心。消磨盡了也。〔唱〕
〔正宮端正好〕往常我在風塵爲歌妓。止不過見了那幾箇筵席。到家來須做箇自由鬼。今日箇打我在無底磨牢籠內。

〔滾繡球〕到早起過洗面水。到晚來又索鋪牀壘被。我伏事的都入羅幃。我恰纔舒鋪蓋。似孤鬼。少不的躑躅寢睡。整三年。有名無實。本是箇見交風月者。卿伴。教我做遙受恩情大尹妻。端的誰知。

〔二旦扮姬妾上云〕俺二人是錢大尹家侍妾。今日無甚事。去望姓謝的姐姐。走一遭去。〔見旦科云〕姐姐。俺二人竟來望姐姐。〔正旦云〕二位姐姐請坐。〔二旦云〕姐姐。你在宅中三年。相公會親近你麼。〔正旦唱〕

〔倘秀才〕俺若是會宿睡呵。則除是天知地知。相公那鋪蓋兒知。他是橫的豎的。比我那初使喚。如今越更稀。想是我出身處本低微。則怕展污了相公貴體。

〔二旦云〕姐姐。雖然如此。你也自當親近些。〔正旦唱〕

〔滾繡球〕姐姐每肯教誨。怕不是好意。爭奈我官人行。怎敢便話不投機。〔二旦云〕姐姐。你又無甚麼過失。〔正旦唱〕你道是無過失。學恁的姐姐每會也。那不會我。則是斟量着緊慢遲疾。強何郎旖旎煞難搽粉。狠張敞。及煞怎畫眉。

要識箇高低。

〔二旦云〕敢問姐姐。當日柳七官人樂章集。姐姐收的好麼。〔正旦唱〕

〔倘秀才〕便休題花七柳七。若聽得這裏是那裏。相公的耳朵裏風聞。那舊是非休只管。這幾句濫黃蘗。我也記得。

〔二旦云〕姐姐。可是那幾句兒。說一遍兒我聽咱。〔正旦唱〕

〔窮河西〕姐姐每。誰敢道袖褪樂章集。都則是斷送的我一身虧。怕待學大曲子。我從頭兒唱與你。本記的人前會掛口兒。從今後再休題。

〔二旦云〕喏和你同去竹雲亭上賭戲咱。〔正旦云〕姐姐每。去波。〔唱〕

〔滾繡毬〕想前日使象棋。說下的則是箇手帕兒賭戲。你將我那玉束納藤箱子。便不放空回。近新來下雨的那一日。你輸與我繡鞋兒一對。掛口兒不會題。那裏爲此些賭賽。絕了交契。小小輸贏。醜了面皮。道我不精細。

〔二旦云〕姐姐。擲這色數兒。俺輸了也。姐姐。可該你擲。〔正旦拿色子科。唱〕

〔倘秀才〕么四五。骰着箇撮十。二二二。趁着箇夾七。一面打箇色兒。也當得么。二二三。是鼠尾。賭錢的不伶俐。姐姐。你可便再擲。

〔二旦云〕等我再擲。俺又輸了也。可該你擲。〔正旦唱〕

〔呆骨朵〕我將這色數兒。輕放在骰盆內。二三五。又擲箇烏十。不下錢。打賽我可便贏了。你兩回。這上面分明見。色數兒且休題。姐姐。我可便做樁兒。三箇五。你今日這般輸。說甚的。

〔錢大尹把拄杖暗上。二旦驚下。正旦唱〕

〔倘秀才〕說休要不君子。便將鬧起。我永世兒不和你廝極。塌着那臭尸骸。一壁穩坐的。〔錢將拄杖放在旦右肩上。正旦撥科。唱〕兀的不聞着您。〔錢將拄杖放在

旦左肩上」〔正旦撥科〕〔唱〕臭驢蹄。〔錢又將拄杖放在旦右肩上〕〔正旦拿住回頭科〕〔唱〕兀的是誰。

〔錢大尹云〕天香。你罵誰哩。〔正旦慌跪科〕〔唱〕

〔醉太平〕說的我連忙的跪膝。不由我淚雨似扒推。可又早七留七力來到我跟底。不言語立地。我見他出留出律雨箇都迴避。相公將必留不刺。拄杖相調戲。我不該必丟不搭口內失尊卑。這的是天香犯罪。

〔錢大尹云〕天香。你怕麼。〔正旦云〕可知怕哩。〔錢大尹云〕你要饒麼。〔正旦云〕可知要饒哩。〔錢大尹云〕既然要饒。或詩或詞。作一首來我看。我便饒了你。〔正旦云〕請題目。〔錢大尹云〕就把這般盆中色子爲題。〔正旦云〕詩有了。〔詩云〕一把低微骨。置君掌握中。料應嫌點澆。拋擲任東風。〔錢大尹笑科云〕聖人道。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歌詠之。這四句詩中大意道我娶他做小夫人。到我家中三年。也不瞅不問。豈知我的意思。天香。我也和了四句詩。我念你聽。〔詩云〕爲伊通四六。聊擎在手中。色綠有深意。誰謂牛馬風。天香。你在我家三年也。你心中休煩惱。我揀箇吉日良辰。則在這兩日內。立你做箇小夫人。你心下如何。〔正旦唱〕

〔一煞〕往常時不會掛眼都無意。今日回心有甚遲。相公的言語更怕不中委。付妾身教我轉轉猜疑。相公又不是戲笑。又不是沉醉。又不是昏迷。待道是顛狂睡夢。兀的不青天這白日。

〔云〕相公莫不是謬語。〔錢大尹云〕我又不曾吃酒。豈有謬語。我只愛惜你那聰明才學。可憐你那煩惱悲啼。〔正旦唱〕

〔一煞〕相公。你一言既出如何悔。駟馬奔馳不可追。妾身出入蘭堂。身居畫閣。行有香車。宿在羅幃。相公整過了二年。可便調理無箇消息。不想道今朝錯愛我這匪妓。也則是可憐見哭啼啼。

〔錢大尹云〕天香。後堂中換衣服去。〔下〕〔正旦唱〕

〔煞尾〕則今番文僞僞的施才藝。從來個撲簌簌沒氣力。相公這一句言語可立碑。我也不敢十分相信的。許來大官員。怎來大職位。發出言詞忒口疾。你不委心爲自家沒見識。又不是花街中柳陌裏。那一箇徹梢虛霧塌橋渾身。我可也認的你。〔下〕

〔音釋〕 席星西切 蹠戀平聲 蹠音拳 實繩知切 的音底 失傷以切 疾精妻切 旖音奇 旖

尼上聲 七倉洗切 得當笑切 褪吞去聲 集精妻切 日人智切 十繩知切 擲征移切

穀音投 極更移切 膝喪擠切 推退平聲 浣音臥 謹音異 息喪擠切 懈粗叟切

錄音速 力音利 識傷以切

第四折

〔錢大尹引張千上云〕老夫錢大尹是也。誰想柳耆卿一舉狀元及第。誇官三日。張千安排下筵席。你去當街裏攔住新狀元柳耆卿。道錢府尹請狀元。他若不肯來時。你只把馬帶着休放了過去。好友請他來。若來時。報的老夫知道。〔下〕柳騎馬引祇候上。〔詩云〕昔日離離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小官柳永。自與謝天香分別之後。到於帝都闕下。一舉狀元及第。今借宰相頭踏。誇官三日。我聞知錢大尹娶了謝天香爲妻。錢可道也。你情知謝氏是我的心上人。我看你怎麼相見。左右的。擺開頭踏。慢慢的行將去。〔張千上云〕狀元。錢大尹相公有請。〔柳云〕我不去。〔張千扯馬云〕我好歹請狀元見俺相公去來。〔同下〕〔錢大尹上云〕早間着張千請柳耆卿去了。怎生不見來。〔張千同柳上云〕狀元少待。我報復去。〔報科云〕請的狀元到了也。〔錢大尹云〕道有請。〔柳做見科〕〔錢大尹云〕賢弟。嶧嶧有日。奮發有時。兀的不壯哉。將酒來。今日與賢弟作賀。〔把酒科云〕賢弟滿飲一盃。〔柳云〕小官量窄。吃不的。〔錢大尹云〕賢弟。平昔以花酒爲念。今日如何不飲。〔柳云〕小官今非昔比。官守所拘。功名在念。豈敢飲酒。〔錢大尹云〕若是這般呵。功名成就多時了。你端的不飲酒。敢有些怪我麼。張千近前來。〔做耳語科云〕只除恁的。〔張千云〕理會的。謝夫人。

相公前廳待客。請夫人哩。〔正旦云〕天香。誰想有今日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送的那水護衣爲頭。先使了熬熬漿細香澡豆。煖的那溫
泔清手面輕揉。打底乾南定粉。把薔薇露和就。破開那蘇合香油。我嫌棘
針梢燎的來油臭。

【醉春風】那裏敢深蘸着指頭搽。我則索輕將綿絮紐。比俺那門前樂探
等着官身。我今日箇不醜醜。雖不是宅院裏夫人。也是那大人家姬妾。強
似那上廳的祇候。

〔云〕相公前廳待客。我且不過去。我試望咱。〔唱〕

【石榴花】我則道坐着的。是那箇俊儒流。我這裏猛窺視。細凝眸。原來是
三年不肯往杭州。閃的我落後。有國難投。莫不是將咱故意相迤逗。特教
的露醜呈羞。你覷那衣服。每各自施忠厚。百般兒省不的甚緣由。

【鬬鵲鶉】並無那私事公讐。到與俺張筵置酒。〔帶云〕我這一過去。說些甚麼的是。〔
唱〕我則是伴不相瞅。怎敢道特來問候。〔見科〕〔錢大尹云〕天香。與耆卿施禮咱。〔正旦
唱〕我這裏施罷禮。官人行。緊低首。〔錢大尹云〕天香。近前來些。〔正旦唱〕誰敢道是離
了左右。我則索侍立傍邊。我則索趨前褪後。

〔錢大尹云〕天香。與耆卿把一盃酒者。〔正旦云〕理會的。〔唱〕

【上小樓】我待要題箇話頭。又不知他可也。甚些機彀。倒不如只做朦朧。
爲着東君奉勸金甌。他若帶酒。是必休將咱儂愁。〔柳云〕天香。近前來些。〔正旦唱〕
這裏可便不比我做上廳行首。

〔錢大尹云〕天香。把盞教狀元滿飲此盃。〔遞酒科〕〔柳云〕我吃不了也。〔正旦唱〕

【么篇】他那裏則是舉手。我這裏忍着眼淚眸。不敢道是廝問廝當。廝來廝

去。廝擱廝揪。我如今在這裏不自由。〔柳云〕大姐。你怎生清減了。〔正旦唱〕你覷我皮裏抽肉。你休問我。可怎生骨岩岩臉兒黃瘦。

〔錢大尹云〕耆卿。你怎生不吃酒。〔柳云〕我吃不的了也。〔錢大尹云〕罷罷罷。話不說不知。木不鑽不透。冰不搭不寒。膽不試不苦。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耆卿何故見之晚矣。當日見足下留心於謝氏。恣意於鳴珂。就耳目之玩。情功名之志。是以老夫侃侃而言。使足下快快而別。一從賢弟去了。老夫差人打聽。道賢弟臨行留下一首定風波詞。老夫着張千喚此謝氏。張千把盞。謝氏歌唱。我着他唱那定風波詞。我則道犯着老夫諱字。不想他將韻脚改過。老夫甚愛其才。隨即樂案裏除了名字。娶在我宅中爲姬妾。老夫不避他人之是非。蓋爲賢弟之交契。若使他仍前迎新送舊。賢弟可不辱抹了高才大名。老夫在此爲理三年。治百姓水米無交。於天香。秋毫不染。我則待剪了你那臨路柳。削斷他那出牆花。合是該二人成配偶。都因他一曲定風波。則爲他和曲填詞。移宮換羽。使老夫見賢思齊。回嗔作喜。教他冠金搖鳳。效宮粧。佩玉鳴鸞。罷歌舞。老夫受無妄之衍。與足下了平生之願。你不肯煙月久離金殿閣。我則怕好花輪與富家郎。因此上三年培養牡丹花。專待你一舉首登龍虎榜。賢弟。你試尋思波。歌妓女怎做的大臣姬妾。我想你得志呵。則怕品官不得娶娼女爲妻。以此上鎖鴛鴦。巢翡翠。結合歡。諧琴瑟。你則道鳳臺空鎖鏡。我將那鸞膠續斷絃。我怎肯分開比翼鳥。着您再結並頭蓮。老夫佯推做小夫人。專待你箇有志氣的知心友。老夫不必多言。天香。你面陳肝膽。說兀的做甚。〔詩云〕揀選下錦繡紅粧女。付與你銀鞍白面郎。柳耆卿休錯怨開封主。道的是錢大尹智寵謝天香。〔柳云〕嗨。多謝老兄。肯爲小弟這等留心。大姐。我去之後。你怎生到得相公府中。試說一遍。與我聽者。〔正旦唱〕

〔哨遍〕一自才郎別後。相公那簾幙裏香風透。又無箇交錯觥籌。又無箇賓客閒游。飲盃酒。坐衙緊換樂探忙勾。說的我難收救。只得向公廳祗候。不問我舞旋。只着我歌謳。將鳳凰杯注酒尊前遞。把商角調填詞韻脚搜。唱到慘綠愁紅事事可可。一時禁口。

〔耍孩兒〕相公諱字都全有。我將別韻兒輕輕換偷。卽時間樂案裏便除

名。揚言說要結綢繆。三年甚事。曾占着鋪蓋千日。何曾靠着枕頭。相公意難參透。我本是沾泥飛絮。倒做了不纜孤舟。

【二煞】見妾身精神比杏桃。相公如何共卯酉。見天香顏色當春晝。觀花不比觀嬌態。飲酒合當飲巨甌。誰把清香嗅。則是深圍在闌底。又何曾插箇花頭。

〔錢大尹云〕張千。快收拾車馬。送謝夫人到狀元宅上去。〔柳同旦拜謝科云〕深感相公大恩。〔正旦唱〕

〔隨尾〕這天香不想艷陽天氣開。我則道無情干罷休。誰想這牡丹花折入東君手。今日箇分與章臺路傍柳。

〔音釋〕醒音握 齷測角切 淨音橙 噪音橫 窄齋上聲 澡音早 咍音甘 揉音柔 蘸知盪切

迤音移 嗽音揪 僻鋤山切 憊音驟 眸麻彪音 摺乖上聲 肉柔去聲 拈音開 侃

看上聲 舵古橫切 旋去聲 綢音紬 繆波彪切

題目 柳耆卿錯怨開封主

正名 錢大尹智寵謝天香

爭報恩三虎下山雜劇

楔子

〔冲末扮宋江引僂僂上〕〔宋江詞云〕只因誤殺閻婆惜。逃出鄆州城。佔下了八百里梁山泊。搭造起百十座水兵營。忠義堂高掛杏黃旗。一面上寫着替天行道宋公明。聚義的三十六個英雄漢。那一個不應天上惡魔星。繡衲襖千重花豔。茜紅巾萬縷霞生。肩擔的無非長刀大斧。腰掛的盡是鵲畫鷗翎。贏了時。捨性命大道上趕官軍。若輸呵。蘆葦中潛身抹不着我影。某宋江是也。俺這梁山上。離東平府不遠。每月差個頭領下山打探事情去。前者差大刀關勝下山去了個月程期。不見回來。第二個月差金鎗教手徐寧下山接應去。也不見回來。小僂僂便說與弓手花榮下山接應兩個兄弟去。着他小心在意。休違誤者。〔詩云〕傳軍令豈不分明。偏關勝違誤期程。着花榮速離營寨。下山去接應徐寧。〔下〕〔外扮趙通判同正旦李千嬌搽旦王臘梅淨丁都管俵兒上〕〔趙通判云〕小官姓趙。雙名士謙。今爲濟州通判。嫡親的六口兒家屬。大夫人李千嬌。第二個夫人王臘梅。這個是丁都管。是大夫人陪送過來的。有一雙兒女。是金郎玉姐。小官要赴任去。有那梁山一帶道路難行。小官只得先去之任。將家屬留在這權家店上安下。待上任後。另差人馬迎接。一路上也好防護。夫人。你與衆家屬權寓在此。不久我便差人來取你。我如今收拾行裝先去也。〔正旦云〕相公。穩登前路。等雨水晴時節。可來取俺老小每也。〔搽旦云〕相公。你一路上小心謹慎。早早的睡。遲遲的起。冷的休吃。吃了冷的生冷病。熱的休吃。吃了熱的生熱病。溫的休吃。吃了溫的生溫病。茶也休吃。飯也休吃。酒也休吃。肉也休吃。麵也休吃。投至回家。餓的你娘扁扁的。〔趙通判云〕二夫人。你須好生看覷一雙兒女。丁都管。你用心伏事兩個妳妳。照顧行李。則今日我就辭別了夫人。上任去也。〔詩云〕梁山路近苦難行。家屬權時旅店停。方信將軍不下馬。也須各自奔前程。〔下〕〔正旦云〕丁都管。相公去了也。你前後執料去。我臥房裏收拾去咱。〔下〕〔丁都管云〕下次小的每仔細火燭。早早的收拾家私停當。歇息了罷。我丁都管。元是大夫人帶過去的陪房。我通判相公又有個二夫人。與我有些不伶俐的勾當。他如今叫我有甚話說。且去問咱。〔見搽旦云〕小妳妳。叫我有甚事。〔

搽旦云「相公去了也。丁都管我嫁你相公許多年。不知怎麼說。我這兩個眼裏見不得他。我見你這小的。生的乾淨濟楚。委的着人。我有心要和你吃幾鍾梯氣酒兒。你心下如何。」丁都管云「小奴奴。可憐見。我正要吃幾鍾酒。吃便吃。則不要着大夫人知道。和你多吃幾杯。我若忘了你的恩。就死了過路兒的。我和你慢慢的吃酒呀。恰似有個什麼人來。」搽旦云「不妨事。你靠着我就坐。左右這裏無有外人。啗兩個慢慢的吃。」關勝在古道云「賣狗肉。賣狗肉。這裏也無人。某乃大刀關勝的便是。奉宋江哥哥的將令。每一個月差一個頭領下山打探事情。那一個月肯分的差。着我離了梁山。來到這權家店支家口。染了一場病。險些兒丟了性命。甫能將息。我這病好也。要回那梁山去。爭奈手中無盤纏。昨日晚間偷了人家一隻狗。煮得熟熟的。賣了三脚兒。則剩下一脚兒。我賣過這脚兒。便回我那梁山去了。來到這權家店。只見一個男子搭着個婦人。一坨兒坐着喝酒。我過去賣這狗肉去。」見科云「官人娘子。買些香噴噴的狗肉吃可好。」搽旦云「兀那廝。甚麼官人娘子。我是夫人。他是我的伴當。」關勝云「休關我要。那得個伴當和娘子。一坨兒坐着吃酒。」丁都管云「我坐不坐。于你甚麼事。」關勝怒科云「這廝好無禮也。我打這廝。」關勝做打丁都管做死科「關勝云」不中。我走了罷。」搽旦云「打死人也。」店小二上云「拏住拏住。」搽旦云「好也。你這廝白白的打死了我家伴當。更待干罷。我叫姐姐去。姐姐你出來。不知那裏走將一個大漢來。打死了俺丁都管也。」正旦上云「你叫我怎麼。」搽旦云「姐姐。一個賣狗肉的大漢打死了俺丁都管也。」正旦云「在那裏。待我看咱。好一個壯士也。兀那漢子。你爲甚麼打死俺家的人。」關勝云「那壁娘子息怒。聽小人分辯。恰纔我道官人娘子買些香噴噴的狗肉吃。那廝便道。我是伴當。他是娘子。你怎麼趕着我叫官人。我便道那個伴當和娘子。一坨兒坐着吃酒來。那廝不由分說。將我亂打。被我可又則一拳。丕的打倒在地。這也只是拳頭無眼。過誤打死了人。娘子怎生可憐見。」正旦云「你姓甚名誰。」關勝云「我不是歹人。我是梁山上宋江哥哥手下第十一個頭領。大刀關勝的便是。」正旦云「你不是歹人。正是賊的阿公哩。」背云「這濟州是貼近梁山泊的。我一向聞得宋江一夥。只殺濫官污吏。並不殺孝子節婦。以此天下馳名。都叫他做呼保義宋公明。不爭害他第十一個頭領。那三十五個就肯干罷。他那怕你是官是府。興起兵來。怕不把我一門兒誅盡殺絕。不如做個計較。放了他回去。狹路相逢。安知沒有報恩之

處。〔回云〕兀那漢子。你多大年紀也。〔關勝云〕小人二十五歲。〔正旦云〕妾身比你却長一歲。兀那漢子。若不棄嫌。我認義你做個兄弟。你意下如何。〔關勝云〕休道是做兄弟。便籠騾把馬。願隨鞭撻。〔正旦云〕兄弟。我是李千嬌。嫁的官人就是濟州通判趙士謙。有一雙兒女。金郎玉姐。這個是俺相公的小夫人。喚做王臘梅。這廝是俺帶過來的陪房。喚做丁都管。他會這閉氣法。但做了虧心的事。他便使這閉氣法詐死了。兄弟。你放心。自去。有我在哩。兄弟也。無甚麼與你。這一隻金鳳釵。與你權做壓驚錢。休嫌輕意。〔關勝云〕多謝了姐姐。兀的不就殺你兄弟也。〔正旦唱〕

〔仙呂賞花時〕好鬪打相爭。俺這廝。〔關勝云〕我不曾重打他。則一拳就打倒了。〔正旦唱〕但吃虧了此三兒。他可早推詐死。〔關勝云〕倘若死了呵。怎了也。〔正旦唱〕遮莫他血泊內。倘着橫屍。〔關勝云〕他是官宦人家伴當。姐姐便放了我。只怕他還要到官府裏告我哩。〔正旦唱〕你安心波。壯士。俺可也便怎肯容的到官司。〔下〕

〔店小二云〕兀來是夫人的兄弟也。要我費這一番力。誤了我做豆腐的工夫。我自去也。〔下〕〔關勝云〕關勝。你好險也。若不是千嬌姐姐呵。怎了。兀那廝你聽者。有饒的是。丁都管和王臘梅。有恩的是我。我那千嬌姐姐。切切的記在心上。〔詩云〕正是虎着痛箭難舒爪。魚遭絲網怎翻身。運去打殺無義漢。時來金贈有恩人。〔下〕〔搽旦云〕呸。傻弟子孩兒。他每都去了。你還不起來做甚麼。〔丁都管做起身科云〕倒一覺好睡也。吃你打攪醒了我。〔搽旦云〕喏。這裏說話也不是自在處。咱去稍房裏說話去來。〔丁都管云〕小妳妳也說的是。我和你再吃一杯兒咱。〔同下〕

〔音釋〕重平聲 茜仄去聲 奔去聲 分去聲 坨音陀 長音掌 推退平聲 傻商解切

第一折

〔徐寧薄藍上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某宋江哥哥手下第十二個頭領。金鎗教手徐寧是也。俺宋江哥哥。每一月差一個頭領下山。去打探事情。頭一個月差關勝下山。去了個月程期。不見上山。宋江哥哥又差某徐寧。接應關勝去。到這權家店支家口。得了一場凍天行的證候。一臥不起。在那店小二哥家安下。房宿飯錢都欠。

了他的。將我趕將出來。白日裏在那街市上討飯吃。夜晚來在那大人家稍房裏安下。天色晚了也。我掩上這門歇息咱。〔做睡科〕〔丁都管同搽旦上〕〔丁都管云〕小妳妳。這裏不是說話的所在。俺去稍房裏說話。小妳妳。休大驚小怪的。我有個口號兒。赤赤赤。〔搽旦云〕好了。丁都管。你跟我稍房裏去來。赤赤赤。〔徐寧云〕這個好似俺梁山宋江哥哥的暗號。則怕着人來接應我。〔正旦上云〕這早晚王臘梅還不到房裏歇息。多啷又和丁都管鈎搭去了。那廝待瞞誰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我這裏着眼偷瞧。教人恥笑。〔搽旦做扯淨手按脖子科云〕偌長的身子。則怕人看見。你低着腰把那腳擡得輕着。這等的差法也着人教你。赤赤赤。〔正旦唱〕怎覷那喬軀老。屈脊低腰。款那步。輕擡腳。

〔混江龍〕有一日官人知道。將這一雙兒潑男女。怎就饒。若知他暗行雲雨。敢可也亂下風雹。那瓦罐兒少不的井上破。夜盆兒刷殺到頭臊。粧體態。弄妖燒。共伴當。做知交。將家長廝瞞着。可正是閻王不在家。着這夥業鬼由他鬧。我今夜着他個火燒祆廟。水淹斷了藍橋。〔下〕

〔搽旦云〕來到了也。推開這門者。〔做幕過徐寧倒科云〕是甚麼絆我一脚。丁都管。你開了門。等我點個燈來。擺下這窗戶上紙來。做個紙撚兒點着。我試看咱。有賊也。拏住賊了。喚俺姐姐去。姐姐。你快出來。稍房裏拏住一個賊了。〔丁都管云〕正是賊。拏繩子來綁了。〔正旦上云〕喚我做甚麼。〔搽旦云〕姐姐。俺稍房裏拏住一個挺脊梁不着的大漢。正是個賊。〔正旦云〕在那裏。〔見科云〕是一個好大漢也。丁都管。你做什麼這等鬧。〔丁都管云〕妳妳。您孩兒拏住個賊了。〔正旦唱〕

〔油葫蘆〕你晌午後先吃了人。一頓拷。怎又將他來扯拽着。〔搽旦云〕妳妳。你倒說的好。他是個賊。見了怎不拏住。〔正旦唱〕哎。你個賢婦也不索絮叨叨。則這一條大官道。又不是梁山泊。則這一座小店兒。又不是沙門島。前面可也下着客人。後面是啗的老小。〔丁都管云〕您孩兒前後執料去。拏住這廝。正是個賊。〔搽旦云〕我現在稍房裏拏

住他。看他那賊鼻子。賊耳聾。賊臉賊骨頭。可怎麼還不是賊哩。〔正旦唱〕似傾下一布袋野雀般。喳喳的叫。大古裏是您人。怨語聲高。

〔丁都管云〕嗨。擎住了賊。倒說不干我事。〔搽旦云〕我兩個來這裏收拾。一推開門。就擎住他。怎麼不是賊。〔丁都管云〕這廝正是賊。〔正旦云〕且不問他是賊不是賊。我只是問你兩個。〔唱〕

〔天下樂〕您做事可甚人不知。鬼不覺。他把這房也波。門房門可早關閉了。你可便走走。將來輕將這門扇敲。〔云〕你到這稍房兒裏去做甚麼。〔搽旦云〕我在這裏拌草料喂馬來。〔正旦唱〕這裏又無他那盛料盆。又無那喂馬槽。妹子也。你可甚空房中來和草。

〔搽旦云〕他在這裏正是賊。〔正旦云〕你道他是賊。知他誰是賊。〔唱〕

〔村裏哥鼓〕他又不曾殺人放火。他又不曾打家截道。他這般伏低也那做小。〔搽旦云〕姐姐。常言道賊漢軟如綿。休信他。〔正旦唱〕他可便緊叉手。連忙陪笑。〔搽旦云〕他笑裏有刀哩。正是賊。〔正旦云〕你道他是賊呵。〔唱〕他頭頂又不又不曾戴着紅茜巾。白氈帽。他手裏又不曾拿着麈檀棍。長朴刀。他身上又不穿着這香綿襖。

〔搽旦云〕丁都管。擎繩子來。綁了送到官府中去來。〔丁都管云〕擎繩子來。綁得緊緊兒的。休等他掙脫了去。〔正旦云〕丁都管。你只放了他者。〔唱〕

〔元和令〕做甚道使繩子便綁縛。妹子也。到官司要發落。〔云〕我心裏待要救那壯士。則除是這般兀那壯士。你姓甚名誰。〔徐寧云〕我不是歹人。我是徐寧。〔搽旦云〕哦。徐寧正是賊。〔正旦云〕你敢是徐勝。〔徐寧云〕呸。我是徐勝。是徐勝。〔正旦唱〕你那裏沒來由。則把領頭稍。哎。和人尋唱叫。則這徐寧徐勝兩個字相差較。妹子你莫耳朵背錯聽了。

〔云〕你近前來。我自認你咱。〔唱〕

【上馬嬌】我這裏觀了相貌。覷了眼腦。不由我忿氣怎生消。甚風兒今夜吹來到也。是天對付。可教我和兄弟廝尋着。

【勝葫蘆】兄弟。我是你姑舅姐姐。李千嬌。你見我怎生來不肯屈驢腰。【徐寧云】那壁廂是姐姐哩。受你兄弟兩拜咱。【搽旦云】不中。他是徐寧哩。【正旦唱】喜得間別來身快樂。做甚買賣度的昏朝。敢則是靠此三賭官博。

【徐寧云】您兄弟爭奈赤手空拳。不曾探望得。姐姐休怪您兄弟也。【正旦唱】

【么篇】你道赤手空拳。本利少。怕見我面情薄。往日家私甚過的好。敢則是十年五載四分五落。直這般踢騰了此舊窩巢。

【徐寧云】早則不曾衝撞着姐姐。姐姐休怪。受您兄弟兩拜咱。【做拜科】【正旦背云】你那裏人氏。姓甚名誰。

【徐寧云】我是梁山泊宋江哥哥手下第十二個頭領。金鎗教手徐寧。你兄弟不是歹人那。【正旦云】元來和翹勝一夥。都是梁山泊上好漢。救人須救徹。我有心救了關勝。怎好不救他。你今年多大年紀也。【徐寧云】我二十五歲。【正旦云】你二十五歲。我大你一歲。我認義你做個兄弟如何。【徐寧云】休道是做兄弟。便籠騾把馬。願隨鞭鐙。敢問姐姐那裏人氏。姓甚名誰。說與您兄弟知道波。【正旦回云】兄弟。你怎麼忘了那。我是你姑舅姐姐李千嬌。你姐夫是濟州通判趙士謙。一雙兒女金郎玉姐。他是我相公的小夫人王臘梅。這是俺家裏帶過來的陪房丁都管。兄弟也。你怎麼忘了。妹子。你和兄弟廝見咱。【搽旦云】我不認得。原來是你兄弟哩。你休怪。你休怪。你姊妹兩個生得一般模樣的。你看俺姐姐的鼻子和你的鼻子一般樣的。【正旦云】丁都管。你來拜你舅舅咱。【丁都管云】不認得是舅舅。早是我不會衝撞着舅舅。我着你老子放個轡頭。【同搽旦虛下】

【正旦云】兄弟也。路途上廝見。無甚麼與你。這一隻金釵兒。倒換些錢鈔。做盤纏去。【徐寧云】恰纔姐姐救了我的性命。又認我做兄弟。又與我一隻金釵兒做盤纏。姐夫趙通判。姐姐李千嬌。兩個孩兒金郎玉姐。便是印板兒也似印在我這心上。則願得姐姐長命富貴。若有些兒好友。我少不得報答姐姐之恩。可不道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正旦唱】

【賺煞尾】我與你這金釵兒做盤纏。你去那銀鋪裏自回倒。休得嫌多道少。你姐夫那做官處。和兄弟廝撞着。這齎發休想是薄。你姐夫雖然他便權豪。向親眷行怎肯粧么。你姐夫從來貧不憂愁富不驕。你可憐見我就就煩受惱。你可憐見我無依少靠。兄弟也。你若得工夫。頻探望兩三遭。〔下〕

〔徐寧云〕徐寧。你好險也。恰纔不是千嬌姐姐。那裏得這性命來。我徐寧緊記着。有恩的是千嬌姐姐。有讎的是丁都管。王臘梅。〔詩云〕離了權家店。還俺大蟲窩。見他吳學究。說與宋江哥。儻得黃金盛。重將寶劍磨。金贈千嬌姐。劍斬潑嬌娥。〔下〕〔搽旦同丁都管上〕〔搽旦云〕好造化也。恰好兩處都吃不成酒。只不如靠着壁上做些勾當。也消遣了這場兒高興。去來。赤赤赤。〔同下〕

〔音釋〕更音京 教平聲 那音挪 脚音皎 雹巴毛切 著池燒切 袄音軒 泊巴毛切 覺音皎
盛音呈 空去聲 和去聲 縛房包切 落音勞 博巴毛切 薄巴毛切

第二折

〔正旦同僚兒上〕〔正旦云〕自從俺相公上任之後。差夫馬到那權家店上迎取俺們到官。在這後花園中居住。好是幽靜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我生長在大院深宅。便燒個灰骨兒。斷不了我這幽閒體態。儘着他放蕩形骸。我可也萬千事不折證。則我這心兒裏忍耐。遮莫他翻過天來。則你那動人情。四般兒不愛。

【醉春風】我可也不殢酒不貪財。我不爭氣不放歹。那妮子閒言長語。我只做耳邊風。那裏也將他來睬睬。且把那潑賤的休提。便聰明的無益。倒不如老實的常在。

〔花榮慌上云〕休趕休趕。一個來。一個死。二個來。一雙亡。〔跳牆科云〕我跳過這牆來。原來是一所花園。遠遠的一個撮角。亭子裏點着明燈蠟燭。亭子下一塊太湖石。我在這太湖石邊掩映着。看是甚麼人來。〔正旦云〕

夜深也。孩兒每都睡了也。我燒香去咱。我開了這門。我撥過這香卓兒來。天也。李千嬌頭一炷香。願天下太平。第二炷香。願通判相公與一雙孩兒身體安康。第三炷香。願天下好男子休遭羅網之災。我燒罷香也。我回臥房中去。關上這門。自歇息咱。〔下〕〔花榮云〕嗨。好一個賢達的女子也。頭兩炷香可也不打緊。第三炷香。願天下好男子休遭羅網之災。我是逃災避難之人。他說這等吉利的話。我就要上梁山去。不知道這娘子姓甚名誰。哦。則除是這般。我如今在房門外走的鞋底鳴。脚步響。料他必然出來。〔做走科〕〔正旦上云〕這鞋底鳴。脚步響。必定是俺通判相公來了。〔唱〕

〔迎仙客〕你不守着那小妮子。閒伴着這死屍骸。夜深的向我房裏。我房裏更做甚麼來。你只恁的好不風流。只恁的不自在。〔帶云〕我猜着你也。〔唱〕你則道我不肯將門開。多管是你壁聽在這窗兒外。

〔云〕相公。你在我那門首。鞋底鳴。脚步響。你則道我不開這門。相公。你則休躲了我。我自開開這門。〔做開門科〕〔花榮做入門科〕〔正旦云〕可不說來。相公。你躲了我也。到天明你可休尋我的不是。我依舊關上這門者。〔做見科云〕兀的不就殺我也。〔花榮云〕娘子。休驚莫怕。我不是歹人。〔正旦云〕壯士要的金珠財寶。你都將的去。則留着我的性命咱。〔花榮云〕娘子。我不是歹人。〔正旦唱〕

〔紅繡鞋〕說的我戰欽欽。繫不住我的裙帶。慌張張兜不上我的羅鞋。身難整。腳難那。手難擡。見一個偌來大一條漢。直撞入我這臥房來。〔云〕壯士。你從那裏來。〔花榮云〕我越牆而來。〔正旦唱〕可兀的是侯門深似海。

〔云〕壯士。饒命。〔花榮云〕我不是歹人。〔正旦云〕你既不是歹人。你通名顯姓咱。〔花榮云〕我是宋江手下第十三個頭領。弓手花榮。我不是歹人。〔正旦背云〕你不是歹人。可是賊哩。早梁山泊上好漢。遇着三個兒也。〔花榮云〕那壁娘子也。通一個姓名。〔正旦云〕妾身李千嬌。敢問壯士多大年紀。〔花榮云〕小可今年二十四歲。〔正旦云〕不是我要便宜。我長着你兩歲。我有心認義你做個兄弟。不知你意下如何。〔花榮云〕休說做兄弟。便籠騷把馬。願隨鞭鏡。〔正旦云〕兄弟。你牢記者。妾身是李千嬌。夫主是濟州通判趙士謙。一雙兒女。是金

耶玉姐。還有俺相公的小夫人王臘梅。伴當丁都管。他兩個數次尋我的不是。則怕久後落在他勾中。你則是早些來救我。〔花榮云〕姐姐。你放心。李千嬌的姓名。經板兒也似印在我這心上。姐姐若無危難。便罷了。若有危有難。我捨一腔熱血。必來答救姐姐。〔丁都管同搽旦上〕〔丁都管云〕二妹。俺兩個去花園中亭子上。吃幾杯酒去來。〔做聽科云〕二妹。你聽大妹。房裏有人說話哩。一定是姦夫。俺叫出相公來。〔搽旦云〕呀。夫人房裏真個有人說話。〔做喚科云〕相公。相公。〔趙通判上云〕二夫人。你叫我做什麼。〔搽旦云〕你向的好夫人。他房裏藏着姦夫說話哩。都像我肯做這等勾當。〔趙通判云〕你過來。待我聽去。〔做聽科云〕是真個我踹開這門。〔趙通判做踹門科〕〔花榮做一刀科云〕兀的不有人來。不中。走走走。〔下〕〔趙通判云〕哎。好也。你背地裏有姦夫。傷了我臂膊也。我和你是兒女夫妻。你這般做下的。〔正旦云〕天那。可怎生是好也。〔搽旦云〕你做的好勾當。相公怎麼反看承你來。你藏着姦夫。將相公臂膊砍傷了。相公。你休要打他。這個是十惡大罪。律有明條。拏着見官去來。〔正旦云〕相公不要聽他。沒甚麼姦夫來。〔趙通判云〕這事我自家不好問。二夫人。你做狀頭。拖他見官去。〔正旦云〕天那。兀的不害殺我也。〔同下〕〔張千上排衙科云〕在衙人馬平安。擡書案。〔外扮孤上詩云〕農事已隨春雨辦。科差猶比去年稀。矮窗睡足遲遲。日花落開庭燕子飛。小官姓鄭。雙名公弼。自中甲第以來。屢蒙選用。現爲濟州知府之職。今日陞廳坐早衙。張千。喝攬箱。擡放告牌出去。〔張千云〕理會的。〔趙通判上云〕小官趙通判。衙門中告大夫人去來。張千報復去。道有趙通判來見相公。〔張千云〕有趙通判來見相公。〔孤云〕道有請。〔張千云〕請進。〔趙通判做見跪科云〕相公。小官特來告狀。〔孤云〕相公請起。有何事。〔通判起身科云〕小官有兩個夫人。不想大夫人有姦夫。在房中說話。小官踹開門。姦夫將刀子傷了我臂膊。相公與我做主咱。〔孤云〕相公。差矣。你的大夫人是你兒女夫妻。豈有此理。便好道家醜不可外揚。相公自己斷了罷。〔趙通判云〕相公不斷。我別處去告。〔孤云〕若別處去告。又不如在本府告。我問相公。誰是原告。〔趙通判云〕小夫人是原告。〔孤云〕既然如此。相公請回。着家中嫡親的人來首狀。〔趙通判云〕多謝多謝。小官就回家去。着親人自來首狀也。〔下〕〔孤云〕張千。拏過那一行人來。〔張千做拏正旦搽旦來見上見科云〕當面。〔搽旦云〕大人。我是濟州趙通判第二個夫人。這個是他大夫人。他房中藏着姦夫。

俺相公踹開門來。那姦夫擎着刀要殺俺相公。不想殺不中。在俺相公臂膊上砍了一刀。現有傷痕。告大人與俺相公做主。咱〔孤云〕誰是李千嬌。〔正旦云〕妾身便是李千嬌。〔孤云〕噤聲。那個和你排房那。兀那大夫人。你豈不知夫乃身之主。你怎生結構姦夫。傷了親夫。有乖風化。其罪非輕。當日是多早晚時候。到於臥房中。做出這事。你從實說來。免受打拷。〔正旦唱〕

〔石榴花〕昨宵個月明如水浸樓臺。〔孤云〕你在那臥房中做什麼來。〔正旦唱〕妾身將這單枕倚翠屏挨。〔孤云〕初更時候。必是歹人。從實的說來。〔正旦唱〕只聽得那履聲款款步閒階。〔帶云〕其時我只道是通判相公。〔唱〕妾身可便起來忙把這門開。〔孤云〕開了門見甚麼人來。〔正旦唱〕見一個碑亭般大漢。將這門栓來慕。〔孤云〕你見他可是怕人也不怕。〔正旦唱〕說的我魂飛在九霄雲外。〔孤云〕他可說什麼來。〔正旦唱〕他道是姐姐你便休驚怪。〔孤云〕通判相公。怎生便知道來。〔正旦唱〕誰承望他將通判喚將來。

〔孤云〕他說是你結構的歹人哩。〔正旦唱〕

〔鬪鶻鶻〕俺又不曾弄月嘲風。怎攬下這場愁山悶海。〔孤云〕那賊漢怎生般中注模樣。〔正旦唱〕我則見燈影下英雄。〔孤云〕他擎着些什麼。〔正旦唱〕誰知他手中有這器械。〔孤云〕他姓甚名誰。〔正旦云〕知他姓什麼那。〔孤云〕你不說他名姓。張千揀大棒子來。將他打着者。〔正旦云〕等我想咱。我想起來了也。〔唱〕想起他弓手花榮是說來。〔孤云〕住住住。弓手花榮正是梁山上強盜。便與我擎住。〔正旦云〕他走了也。〔孤云〕我則問你要。〔正旦唱〕這公事怎割劃。〔孤云〕他走了更待干罷。便與我畫影圖形。擎捉將來。〔正旦唱〕他沿門兒畫影圖形。直着我面皮上可也無顏的這落色。

〔孤云〕俺這官府中則要你從實取責。不要你當廳抵賴。你犯下十惡大罪。須饒不得你那。〔正旦唱〕

〔上小樓〕你待教我從實取責。我又不敢當廳抵賴。恰待分說。又道咱家不伏燒埋。〔孤云〕你不招呵。俺這裏必不干罷。〔正旦唱〕我但有那擲喉嚨。抹嗓子。裙刀

樓帶。就在這受官廳自行殘害。

〔搽旦云〕大人這賴肉頑皮。不打不招。擎那大棒子着實的打上一千下。他纔招了也。〔孤云〕張千。與我打着者。〔張千做打科云〕快招。快招。〔正旦唱〕

〔么篇〕他他他。打的來如砍瓜。似劈柴。棒子着處血忽淋。刺肉綻皮開。這般苦禁持。惡搶白。怎生寧奈。〔孤云〕這婦人的罪犯。情理太重也。〔正旦唱〕只索便一刀兩段。倒大來迭快。

〔搽旦云〕你招了罷。不強似你這般吃打。〔孤云〕張千。打着者。〔張千打科云〕招了者。招了者。〔正旦做死科〕

〔張千云〕相公。打死了也。〔孤云〕打死了也。將一碗水來噴醒他。〔張千做擎水噴科〕

〔搽旦云〕相公。你則管打。打死了他。也不干我事。〔正旦做醒科〕

〔唱〕

〔快活三〕昏慘慘雲霧埋。疎刺刺的風雨篩。我一靈兒直到望鄉臺。猛聽的招魂魄。

〔朝天子〕我這裏便急待。急待要掙鬪。這打拷實難捱。忽然將淚眼猛閃開。誰想道我這殘生在。〔孤云〕張千。將他一雙兒女。推近前來。叫醒他者。〔張千云〕理會的。〔做推你兒科云〕你快叫。〔你兒云〕妳妳。你甦醒着。〔正旦唱〕喚我的原來是痴小嬰孩。〔孤云〕探起那廝頭稍來者。〔正旦唱〕他把我揪頭稍托下頰。〔孤云〕張千。打着那廝叫。〔張千云〕理會的。〔做打你兒科云〕你快叫。〔你兒云〕妳妳。妳妳。〔做哭科〕

〔正旦唱〕是誰人喳喳的叫妳妳。一齊的舉哀。兒也可不想便救我。離了陰司界。

〔孤云〕兀那李千嬌。你不招便待干罷。再打着者。〔正旦云〕大人可憐見。我是好人。人家女。好人家婦。我吃不過這打拷。我招了罷。相公。是我李千嬌。因姦殺丈夫來。〔搽旦云〕如何你早招了。也不吃這般打拷。〔孤云〕既是招了。張千上了。長枷。下在死囚牢裏去。〔張千云〕理會的。〔做上枷科云〕上了枷也。〔搽旦云〕好麼。只說獐過鹿過。可不說麀過。每日則捏舌頭說別人。今日可是你還不羞死了哩。毛毛毛。〔正旦唱〕

【耍孩兒】罷罷罷。我這裏聲冤叫屈誰瞅睬。原來你小處官司利害。衙門從古向南開。怎禁那探爪兒官吏每貪財。這裏又無那敢爲。敢做的尙書省。更有那無曲無私的御史臺。我恰行出衙門外。那妮子舞旋旋。摩拳擦掌。叫吖吖拽巷羅街。

〔搽旦云〕相公。這一雙兒女。我領將家去罷。不識羞的狗骨頭。這個是你的兒。你的女。惱了我。擄你那賊弟子孩兒。〔正旦云〕這妮子說出來做出來。哎。兒也。則被你痛殺我也。〔唱〕

【二煞】我可也堪恨這個潑短命。堪恨這個歹賤才。我恨不的一枷稍打碎那廝天靈蓋。他將我那一雙兒女拖將去。苦被那祇候公人把我拽過來。你後來要還我這膿血債。倚仗着你那有官有勢。忒欺負我無靠無挨。〔搽旦云〕你這一雙兒女。就擄舉的成人長大。也是個不成器的。等到家我慢慢的結果他。〔正旦唱〕

【煞尾】那妮子又不知三年乳哺恩。那裏曉懷耽十月胎。他將我這一雙業種陰圖害。可正是拾得孩兒落的摔。〔下〕

〔張千云〕牢裏收人。〔搽旦云〕相公。他大牢去了。我領着這兩個小的回家中去也。〔下〕〔孤云〕張千。將那婦人下在牢中。到來日建起法場。牽出來殺壞了他者。〔詩云〕則爲那李千嬌私意傳情。趙通判告到公庭。已問實別無冤枉。赴法場明正典刑。〔同下〕

〔音釋〕宅池齋切 殢音膩 長音仗 難去聲 中去聲 首去聲 梃音刑 暮音賣 刮音擺 劃

胡乖切 色篩上聲 責齋上聲 禁平聲 刺音辣 魄鋪買切 闕音債 捱去聲 甦音蘇

顏音孩 旋去聲 種上聲 摔升擺切

第三折

〔店小二賣稀粥上詩云〕我賣稀粥真個稀。誰不與我做相知。由你連喝一百碗。吃了依然肚裏饑。自家是個賣稀粥的。在這權家店支家口賣稀粥。但是南來北往。經商客旅。做買做賣。推車打擔。趕不上城的。都在我道

裏買粥吃。土地老子保佑。則願的買賣和合。百事大吉。利增百倍。今日清晨熬下這一盆稀粥。看有甚麼人來買吃。〔關勝上云〕有粥麼。〔店小二云〕老叔。有粥有粥。〔徐寧上云〕有稀粥麼。〔店小二云〕老叔。有的是稀粥。〔花榮上云〕有粥麼。〔店小二云〕老叔。有粥有粥。〔關勝與粥科云〕清天可表。陸地方知。整粥落地。願我那千嬌姐姐。早出羅網之災。〔徐寧云〕一點粥落地。願的俺千嬌姐姐。早脫羅網之災。〔店小二云〕喏。報報報。〔衆云〕怎的。〔店小二云〕大家耍子。〔店小二做一手擎一碗口裏一碗遞科〕〔徐寧云〕哥哥。怎生認的千嬌姐姐來。〔關勝云〕你兩個兄弟不知。前一月奉宋江哥哥的將令。下的山來。到權家店支家口。不幸染了一場重病。不甫能將息的身子較好。要回梁山去。爭奈手裏沒盤纏。你兩個兄弟休笑。我偷了人家一隻狗。煮的熟了。賣做盤纏。到的這權家店。只見一個男子漢。一個婦人。一坨兒坐着吃酒。我便道。官人娘子。買些狗肉吃。那廝便道。他是娘子。我是伴當。我便道。那個伴當和娘子。一坨兒坐着吃酒。那廝不由分說。打將來。着我接住手。可又則一拳打倒在地。我欲待走。被那王臘梅扯住。請的夫人來。兩個兄弟不知。你說是誰。原來是千嬌姐姐。見我說了那項上事。他就與了我一隻短金釵。認我做兄弟。我回到梁山上。稟知宋江哥哥。如今耳消耳息。打聽的千嬌姐姐有難。我在哥哥根前告了一個月假限。收拾一包祿金珠財寶。下山搭救他去。因此上認的千嬌姐姐。不知您兩個兄弟怎生認的他來。〔徐寧云〕哥哥。聽您兄弟說。我怎生認的那千嬌姐姐。前一月宋江哥哥差你下山。去了個月期程。不上山來。宋江哥哥道。徐寧。你怎生不接應您關勝去。以此又差某下山。某到的那權家店支家口。也得了一場凍天行的證候。在那店小二家安下。房宿飯錢都欠了他的。他將我撚將出來。白日裏在那街上討飯吃。到晚來在那店家稍房裏安下。哥也。你說那稍房可是誰家。〔花榮云〕是誰家。〔徐寧云〕就是那千嬌姐姐。做下處的這家。您兄弟正歇息着。則聽兩個人道。赤赤赤。我說是梁山泊上的暗號。着人來接應我。我開了門。可是王臘梅丁都管。他兩個牽住我。說我是賊。叫將千嬌姐姐來。那姐姐放了我。去。又認我做兄弟。又與我一隻金釵做盤纏。我問其故。他說恰纔那個是丁都管。王臘梅。他兩個有些不伶俐的勾當。姐夫是趙通判。姐姐是李千嬌。一對兒女是金郎玉姐。如今我打聽千嬌姐姐有難。您兄弟問哥哥告了半個月假限。背着些金珠財寶搭救他。因此上您兄弟認的那千嬌姐姐來。〔花榮云〕哥。我的情節也差不

遠。當日宋江哥哥的將令。因爲您兩個違了期限。不上山來。又差我來接應哥。您兄弟下的山來。到那濟州府城外酒店裏。多飲了幾杯酒。入的城來。被風刮起衣服。露見我這通緝子。被那捕盜官軍看見。兀的不是梁山上的好漢。趕的我至急。搥的一枝苦牆柳樹。被我跳過牆去。哥您道您兄弟跳在那裏。正跳在俺千嬌姐姐花園裏。我在那太湖石邊躲着。天色晚了。不想姐姐出來燒香。頭裏兩炷香都不打緊。第三炷香願善天下好男。休遭羅網之災。哥您兄弟逃災躲難。聽見姐姐說這等吉利之語。我就要上梁山告與宋江哥哥知道。爭奈不知姐姐姓字。您兄弟在姐姐房門前鞋底鳴。脚步響。姐姐在房裏聽得。則道是他的通判相公來。開的房門。您兄弟驀進門去。燈燭直下。見了您兄弟身材凜凜。相貌堂堂。教那姐姐可是怕也不怕。我便道姐姐休驚莫怕。則我是宋江手下第十三個頭領。弓手花榮。我正與姐姐所說向上事。被那丁都管和王臘梅搬調着通判。說姐姐房裏有姦夫。您兄弟擎着通緝子奔將出來。不想那通緝子抹破了姐夫臂膊。如今把姐姐拖到官中。三推六問。屈打成招。早晚押上法場去。您兄弟在哥哥根前告了一個月假限。收拾了些金珠財寶。搶一腔熱血。答救千嬌姐姐。〔關勝做擎刀科怒云〕我道千嬌姐姐爲誰來。原來是爲你來。便好道蒙人點水之恩。尙有仰泉之報。知恩不報。非爲人也。〔詞云〕不怕宋江將咱怪。今朝絕早離山寨。救得那千嬌姐姐呵。和你歡歡喜喜無妨礙。若救不得呵。則我這大桿刀劈碎鳥男女天靈蓋。〔云〕你兩個兄弟慢來。我先去也。〔店小二扯科云〕老叔。還稀粥錢去。〔關勝云〕改日來與你。〔下〕〔徐寧云〕兄弟。你聽的關勝哥說麼。他要大桿刀劈碎他天靈蓋。兄弟徐寧也不是個善的。則我這點鋼鎗可搭棚透他那三思臺。兄弟。你慢來。我先去也。〔店小二云〕老叔。稀粥錢。〔徐寧云〕有什麼稀粥錢。〔下〕〔花榮云〕兩個哥爲千嬌姐姐。打甚麼不緊。〔詞云〕關勝哥大桿刀劈碎天靈蓋。徐寧哥點鋼鎗棚透三思臺。休道銀山鐵甕囚牢裏。便是虎窟龍潭。我也要救出來。〔店小二做扯住云〕老叔。還我稀粥錢去。〔花榮云〕我有緊要事去。你個弟子孩兒。百忙裏討甚麼粥錢。〔下〕〔店小二云〕哎。你看我那造物。清早晨纔開店。走將三個人來吃粥。他吃了粥。我問他討粥錢。一個錢不曾與我。粥又吃了。連碗盞都打破了。難道我造物這等低。我如今也不賣粥了。只賣豆腐去來。〔下〕〔劊子擎正旦俵兒上〕〔劊子云〕上了板搭。開了門戶。打掃街道。看時辰到了。就好下手。〔正旦云〕好冤屈也呵。〔唱〕

【越調關鵲鶯】我可便項戴着沉枷。身纏着重鎖。鎖押損我身軀。枷磨破我項窩。乾着你看六問三推。生將我千刀萬剝。〔劊子云〕行動些。布下法場。時辰將次到也。〔正旦唱〕我只聽的一下鼓。一下鐮。撮枷稍的。公吏擱搜。打道子的巡軍每叶和。

【紫花兒序】叫喳喳的大驚小怪。撲碌碌的後擁前推。惡狠狠的倒拽橫拖。我實心兒怕死。我可也半步兒剛挪。知麼。兩下裏一齊都簇合。可又早已時交過。坐馬的將官道踏開。來看的將巷口攔奪。

〔劊子做打科云〕噫。快行動些。〔正旦唱〕

【小桃紅】告哥哥休打謾評說。權等待些兒個。負屈銜冤怎生過。不存活。這場煩惱天來大。那妮子把孩兒每廝裸。將女孩兒面皮搥破。你常是下的手狠。儂儂。

〔劊子云〕你若不犯下罪。可也不遭這等刑憲。〔王臘梅上尋打僚兒科〕〔正旦唱〕

【鬼三臺】往常我清閒坐列。鼎食重衾臥。今日在法場上。結末好事便多磨。我犯了個殺丈夫的罪過。兩下裏看的直這般多。把個十字街擠的沒一線兒闊。近了也鬧市雲陽。遠的是蘭堂也。那畫閣。

〔關勝徐寧花榮冲上劫法場科云〕梁山泊好漢。全聚在此。〔劊子做見慌跑科〕〔王臘梅拖僚兒下〕〔花榮云〕那裏走。〔關勝背旦科〕〔正旦倒科〕〔花榮云〕姐姐。甦醒者。〔徐寧云〕千嬌姐姐。甦醒者。〔正旦唱〕

【金蕉葉】我一靈兒悲風內。喧喧聒聒。我一靈兒怨雲裏。招招磨磨。〔關勝云〕姐姐甦醒者。〔正旦唱〕是誰人喚姐姐。不離了耳際。〔花榮云〕千嬌姐姐。甦醒着。〔正旦唱〕是誰人將我這小名兒。貼題着喚我。

〔花榮云〕千嬌姐姐。是您兄弟救你來。〔正旦唱〕

【調笑令】是誰將我來救活。原來是您三個呀。聞別來兄弟每安樂波。你刀尖兒抹的他皮膚破。到官司百般摧挫。那妮子一尺水翻騰做一丈波。怎當他只留支刺信口開合。

【禿廝兒】如今這殺丈夫的這般結果。有姦夫的可怎生折磨。兄弟也我吃了那無情棒。可也圖甚麼。如今那做官的。那裏是蕭何也波真個。

【聖藥王】我可也千不合萬不合。一時間做事忒多羅。沒來由結識這個。認義那個。我正是識人多者是非多。苦也囉平地起風波。

【花榮云】姐姐當初是您兄弟不是了也。【關勝云】兄弟如今救了姐姐。可上梁山見我宋江哥哥去來。【正旦唱】

【收尾】則被他送我一場亡身禍。今日個將功勞折過。那一日臥房裏撞着他。【帶云】好兄弟也。【唱】今日個法場上救了我。【同下】

【趙通判引丁都管王臘梅俵兒上】【趙通判云】不好了。被梁山泊強盜劫了法場也。快走快走。【搽旦云】不知怎麼。這一會兒心驚肉戰。這一雙好小脚兒再走也走不動了。丁都管。你來扶着我走。赤赤赤。【徐寧花榮上】【花榮云】這不是丁都管二夫人和趙通判一雙兒女。都與我拏住。休少了一個。都解上山去。等宋江哥哥發落去來。【同下】

【音釋】苦失廉切 三去聲 合音何 奪音多 該音波 活音和 大音清 摑乖上聲 末音磨
關音願 閣哥上聲 聒音果

第四折

【關勝同正旦上】【關勝云】某關勝是也。我兄弟每直在法場上面救得千嬌姐姐。脫了今日這場災難。臥番牢。嘗下酒。做一個慶喜的筵席。姐姐有請。【正旦云】誰想有今日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俺只見颯西風這一面杏黃旗。小倭僇更狠如虎狼公吏。

今日個宰肥羊。斟糯酒。須不是長休飯。永別杯。山寨崔嵬。哎。煞強如那一坨慘田地。

〔關勝云〕將酒來。姐姐滿飲一杯。〔正旦云〕我不吃這酒。〔關勝云〕姐姐。你爲甚麼不肯吃酒。〔正旦云〕不見我一雙兒女。教我怎麼吃的下。〔唱〕

〔沉醉東風〕只俺這一雙小兒女。如今那裏。知他是死的還是活的。〔關勝云〕姐姐。今日這酒是慶喜的酒。專爲姐姐置下的。〔正旦唱〕則俺這眼兒邊一刻的愁。心兒上着甚些喜。你道這酒呵。是爲咱而置。你便有玉液金波。且莫題。其實下俺這喉嚨不得。

〔關勝云〕姐姐休憂。俺着徐寧兄弟。取你一雙兒女去了。這早晚敢待來也。〔徐寧引兒上云〕某徐寧引着這一雙兒女。見姐姐去來。〔做見科云〕姐姐。你歡喜咱。兀的不是你一雙兒女也。〔關勝云〕姐姐。你可吃一杯酒。〔正旦云〕我不吃這酒。〔關勝云〕姐姐。爲甚麼又不吃酒。〔正旦云〕不見我的饑人。我不吃酒。〔唱〕

〔喬牌兒〕這杯酒也非是俺故意的推。只爲出不得俺心頭氣。你若是擎的來。那兩個潑奴婢。我就甘心做醉死鬼。

〔關勝云〕姐姐你放心。有花榮兄弟。擎住了。丁都管王臘梅。并趙通判。這早晚敢待來也。〔花榮擎丁都管王臘梅同趙通判上〕〔花榮云〕某花榮擎着這饑人。見姐姐去來。〔做見科云〕姐姐。你歡喜咱。擎將你饑人來了也。〔搽旦云〕姐姐。我說你是個好人麼。自從你下在牢裏。我替你拜斗。直到如今。你饒了俺。我買餅好肉。鮮裝一卓素酒。請你吃。〔趙通判云〕夫人。這都是他去首狀。做下來的。須不干我事。〔丁都管云〕大妯娌一了是個好人。〔正旦唱〕

〔鴈兒落〕我是粉鼻凹柳盜路。偏愛吃人心肺。把這廝剛割的七事子。判了個十分罪。

〔得勝令〕呀。我則要乘興兩三杯。做一個家好筵席。你準備別茶飯。〔關勝

云〕姐姐。你要甚麼茶飯。〔正旦唱〕我則待燒一塊人肉吃。〔花榮云〕姐姐看了俺弟兄的面皮。單饒了你姐夫一個罷。〔正旦唱〕您兄弟每今日待勸我回心意。自到官來。當日我便與他沒面皮。

〔花榮云〕姐姐。您認了俺姐夫者。〔正旦云〕我至死也不認他。〔花榮云〕姐姐。你真個不認他。我將這兩個小的。都丟在澗裏去。〔正旦唱〕

〔側磚兒〕只見他揎拳擲袖。生情發意。將兩個小業種領窩來提。我這裏急慌忙那身起。大走到向他根底。

〔竹枝歌〕好說話將孩兒放了。只當不的他打甕墩盆喬樣勢。我主意兒不認這負心賊。您二人直嚇的俺兩個做夫妻。蹣蹣這關節兒到來的疾。

〔花榮云〕將小廝丟在澗裏去。〔正旦云〕住住住。休摔殺孩兒。我認則便了也。〔關勝云〕既姐姐認了姐夫。咯每見宋江哥去來。〔同下〕〔朱江上云〕某宋江是也。有關勝徐寧花榮三個兄弟。問某告了一個月假。限下山去搭救他的千嬌姐姐回來了。今日忠義堂上。分付這一樁公事去來。〔關勝同衆上云〕喏。報哥哥得知。俺兄弟每拏住了都管王臘梅也。〔宋江云〕衆兄弟拏住了都管王臘梅。將他綁在花標樹上。碎屍萬段。您一行人聽我下斷者。〔詞云〕您結義在患難之先。受苦楚有口難言。鬧法場報恩答義。救千嬌萬古流傳。將賊婦攢箭射死。丁都管梟首山前。趙通判并兒女發回鄉土。四口兒寧家住夫婦團圓。〔正旦趙通判俵兒拜謝科〕〔正旦唱〕

〔隨尾〕謝得你梁山泊上多忠義。救了咱重生在世。若不是您好弟兄再三央。怎能勾我歹夫妻依舊美。

〔音釋〕 審音隆 點占上聲 別皮爺切 的音底 得當美切 凹音妖 既張恥切 興去聲 席星

西切 吃音恥 日繩知切 只張恥切 賊則平聲 疾精妻切

題目 屈受罪千嬌赴法

元曲選

正名 爭報恩三虎下山

一七四

張天師斷風花雪月雜劇

吳昌齡撰

第一折

〔冲末扮陳太守領張千上〕〔陳太守詩云〕農事已隨春雨辦。科差猶比去年稀。小窗睡徹遲遲日。花落閒庭燕子飛。老夫姓陳。雙名全忠。繇進士及第。隨朝數載。謝聖恩可憐。所除洛陽太守之職。老夫有一姪兒。乃是陳世英。見在西洛居住。數年不見。聞知上朝取應。須打此地經過。必然來拜見老夫。張千。門首覷者。若孩兒到來。報復我知道。〔張千云〕理會得。〔正末扮陳世英上云〕小生西洛人氏。姓陳。雙名世英。仗祖父餘庇。頗能讀書。雪案螢窗。辛勤十載。淹通諸史。貫串百家。今要上朝。進取功名。從此洛陽經過。有我叔父在此爲理。小生且進城去拜見了叔父。便索長行。可早來到也。張千。報復去。道有陳世英求見。〔張千云〕報得相公得知。有陳世英在于門首。〔陳太守云〕老夫語未懸口。我那孩兒早到了也。張千。快着他過來。〔張千云〕着秀才過去。〔陳世英見科云〕叔父。您孩兒多時不見尊顏。請受您孩兒一拜咱。〔做拜科〕〔陳太守云〕孩兒也。遠路風塵。免禮。孩兒。我且問你。此一來爲何。〔陳世英云〕叔父。您孩兒一來進取功名。二來探望叔父。〔陳太守云〕孩兒也。試期尙遠。且就在我書房中安下。溫習經書。多住幾日去。可不好那。〔陳世英云〕您孩兒依着叔父。住幾日去。但恐早晚取擾。不當穩便。〔陳太守云〕自家骨肉。說甚麼取擾。孩兒也。今日是八月十五日。中秋令節。俺和您後園中飲酒去來。〔詩云〕早安排異品奇珍。與姪兒權且拂塵。值中秋正當翫月。休辜負美景良辰。〔同下〕

〔陳世英重上云〕小生蒙叔父相留在此。元來書房就在後園裏面。花木清幽。頗堪居止。今日是八月十五日。中秋節令。適纔叔父賜過酒宴。已散了也。你看金風淅淅。玉露泠泠。銀河耿耿。皓月澄澄。是好一片蟾光。着小生對此佳景。怎好便去就寢。且待我作詩一首。〔詩云〕碧漢無雲夜欲沉。天香桂子色陰陰。素娥應悔偷靈藥。獨守瑤臺一片心。吟罷這詩。且進這書房門來。我關上門。焚上一炷香。取出這張琴來。試彈一曲。自飲三杯悶酒咱。〔搥旦扮封姨同旦兒桃花仙上封姨云〕妾身封十八姨的便是。這是桃花仙子。俺二人在這碧雲之上。有桂花仙子與下方陳世英有私凡之心。俺二人在此等候。待桂花仙子到來。看個端的。〔桃花仙云〕十八姨。

你看那香風過處。兀的桂花仙子不來了也。〔正旦扮桂花仙上云〕妾身乃月中桂花仙子。今因八月十五日。有這羅睺計都纏攪妾身。多虧下方陳世英一曲瑤琴。感動婁宿。救了我月宮一難。我和他有這宿緣仙契。今日直至下方。與陳世英報恩答義去也。〔封姨云〕你若不棄嫌呵。俺兩個伴着你同到下方走一遭去。〔正旦云〕好波。就此同往。〔桃花仙云〕仙子。嚕去來。嚕去來。〔正旦云〕是好月色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夜色溶溶。桂花風動。天香送。萬里長空。是誰把銀盤捧。

〔封姨云〕俺趁着這月色行動些咱。〔正旦唱〕

〔混江龍〕俺可便疾忙行動。怕的是五雲樓畔日華東。〔桃花仙云〕俺和您私離天宮之上。早來到人間了。〔正旦唱〕俺如今偷臨凡世。私下天宮。這其間風弄竹聲穿戶牖。更那堪月移花影上簾櫳。〔封姨云〕仙子。則俺三個在這月明之下。又無甚跟隨的使數。怎生是好。〔正旦唱〕俺本是冰魂素魄。不尋常。要什麼金童玉女相隨從。〔帶云〕十八姨。你只跟着我者。〔唱〕又沒甚幽期密約。止不過明月清風。

〔封姨云〕你看下方景致。是比俺那仙界不同也。〔正旦唱〕

〔油葫蘆〕俺和您回首瑤臺隔幾重。早來到書院中。怕甚麼人間天上路難通。〔云〕封家姨。也則不俺思凡。〔封姨云〕仙子。可再有何人思凡哩。〔正旦唱〕想當日那天孫和董永。曾把瓊梭弄。〔桃花仙云〕可再有何人。〔正旦唱〕想巫娥和宋玉。曾做陽臺夢。〔封姨云〕姐姐。你此一去報恩。可是如何。〔正旦唱〕他若肯早近傍。我也肯緊過從。拚着個賺劉晨。笑入桃源洞。〔桃花仙云〕不知劉晨別後。可曾得再會來。〔正旦唱〕到後來天台山下再相逢。

〔桃花仙云〕仙子。這也有何爲證。〔正旦唱〕

〔天下樂〕却不道流出桃花片片紅。〔桃花仙云〕這桃花是我家的故事。你此去敢被那生折下桂花來也。〔正旦唱〕則你個嬌也波容。可便將人廝調哄。我則爲報德酬恩。

要始終不索你。不索你這個咕那個。〔封姨云〕仙子，我曾敢說甚麼。〔正旦唱〕哎，只你個十八姨口是風。

〔云〕可早來到後園也。二位且在這書房門首略等一等。我自過去。〔封姨云〕仙子請過去。俺兩個自有分曉。〔正旦見陳世英科云〕秀才萬福。〔陳世英驚科云〕啐。怎麼燈直下看見一個如花似玉的女人。莫不是我眼花麼。〔做揩眼科云〕待我仔細再看咱。〔正旦唱〕

〔鵲踏枝〕則見他不惺惺。假朦朧。却待要拄眼睜睛。覓跡尋踪。莫非他錦陣花營。不會廝共。險教咱風月無功。

〔陳世英云〕這女人是從那裏來的。必然是妖精鬼怪。唬你說的是。萬事全休。說的不是。你見我這牀頭寶劍麼。我將你一劍揮之兩段。〔正旦唱〕

〔河西後庭花〕我只道他喜孜孜開笑容。怎麼的顫欽欽添怕恐。不思量。攜素手歸羅帳。剗地要斬妖魔。仗劍鋒。似這這等怒吶吶。好看我急難陪奉。秀才也。你敢是那罵上元的也姓封。

〔陳世英云〕兀的不說殺我也。靠後。〔正旦云〕秀才休驚莫怕。我乃月中桂花仙子。今因八月十五日。有羅喉計都纏攪妾身。多虧你這一曲瑤琴。感動婁宿。救了我月宮一難。我和你有宿緣仙契。一逕的報恩而來。秀才留便留。不留呵我自回去也。〔陳世英云〕住住。我那裏知道。你原來是桂花仙子。有如此般好意。小生一時間錯怪了你。便好道。既來之。則安之。仙子請坐。容小生遞一杯酒咱。仙子滿飲此杯。〔正旦云〕秀才請。〔陳世英云〕仙子請。〔正旦飲酒科陳世英云〕小生也飲一杯。看着仙子千般體態。萬種妖嬈。不知小生福分。生在那裏。得遇今夜。待與仙子飲箇盡醉方歸。有何不可。〔正旦唱〕

〔一半兒〕只見他高燒銀燭影搖紅。滿注名香寶鼎中。全不似初見時恁般喬面孔。殷勤地捧金鍾。元來是一半兒粧呆。一半兒懂。

〔陳世英云〕小生有一件事。動問小娘子咱。〔正旦云〕秀才。有甚麼話說。〔陳世英云〕小生學成滿腹文章。欲

待進取功名去。我這一去可是得官也不得官。〔正旦唱〕

〔金盞兒〕我本待鸞鳳配雌雄。你只想鵬鶚起秋風。怎知我月中丹桂非凡種。〔陳世英云〕念小生凡胎濁體。怎敢和仙子陪奉。你只說小生來年應舉。果是如何。〔正旦唱〕你問我來年春動。有甚吉和凶。則你那文章千卷富。〔陳世英云〕便有了文章。也要命運哩。〔正旦唱〕怕不的命運一時通。〔陳世英云〕若得如此。小生早則喜也。〔正旦唱〕秀才。我道你來年登虎榜。總不如今夜抱蟾宮。

〔陳世英云〕多承仙子厚意。再飲幾杯。怕做甚麼。〔封姨云〕桃花仙子。我和你過去相見咱。〔做見科〕〔封姨云〕仙子。天色明了也。嚕回去來。〔陳世英云〕呀。怎麼又有兩個小娘子來了也。〔正旦云〕秀才勿怪。這兩個都是我的姨姨妹妹。〔陳世英云〕既是你姨姨妹妹。容小生都也奉一杯兒酒咱。〔正旦唱〕

〔醉扶歸〕俺和他一去蕊珠宮。同戲百花叢。報與你個二月春雷魚化龍。飲了那三杯御酒珍珠甕。四下裏旌旄簇擁。準備着五花驄。緩向天街鞦。〔醉中天〕六印掌元戎。七縱顯英雄。向八座裏氣昂昂。列上公。穩請受着九重天。雨露恩和寵。也不枉了十年間苦功。到今朝享用。是必休忘了。我這報前程。仙女淳風。

〔云〕天色明了也。嚕回去來。〔陳世英云〕仙子此一去。可不知幾時還得相會也。〔正旦云〕秀才。你牢記者。妾身此一相別。直到來年八月十五日。再與秀才相見。〔陳世英云〕仙子。你道定着。小生也不進取功名去。專等來年此夜。在書房中拱候。仙子是必休失信也。〔正旦唱〕

〔賺煞尾〕你若十分的至誠心。我怕沒九轉丹相送。〔陳世英云〕小生來年八月十五日。專候仙子來也。〔正旦唱〕到來年。又怕你八月中秋事冗。〔陳世英云〕既蒙仙子相許。小生怎敢負了此心。但仙子雖同織女。小生非比牽牛。怎麼也要一年一會。做這般老遠的期約也。〔正旦唱〕那七夕會牛女佳期。你可也休賣弄。〔陳世英云〕仙子若果有心於小生。便不到的來年。怕

甚麼那。〔正旦唱〕我則怕六丁神告與天蓬。〔陳世英云〕那六丁總是天上神位。料仙子也不怕他。〔正旦唱〕更怕的是五更鐘催別匆匆。只落的四眼相看淚珠湧。〔陳世英云〕仙子您直恁般慌速。便再停止一會兒也好。〔正旦唱〕兀的不三星在東。〔陳世英云〕仙子此一去。休忘了今宵歡會也。〔正旦唱〕正照著俺一一人情重。一般瀟灑月明中。〔同一旦下〕

〔陳世英云〕嗨。誰想小生遇着月中桂花仙子。歡會了一宵。親記的臨別之時。說道來年八月十五日。再來與小生相會。天那。我幾時盼得來年這一日也。〔詩云〕宿世姻緣定有因。暫時歡會又離分。且溫經史書窗下。專等來年月下人。

〔音釋〕 聯音後 賺音堪 咭音姑 囁音農 懣音鬆 顫音戰 剗音產 旺火紅切 懂音董 鶻音鄂 鞞空去聲

第二折

〔陳太守引張千上云〕老夫陳太守。留我姪兒世英在後園書房中。本意要他溫習經書。去應科試。不想染下一場疾病。一臥不起。服藥不效。老夫欲待親自探望孩兒去。爭奈衙門中適有一件要緊公事。不得餘暇。張千說與嬖嫌知道。着他到書房中看覷小哥哥病體若何。小心在意。看了時來回我的話。左右。將馬來。老夫衙門中辦事去也。〔下〕〔陳世英抱病上云〕小生陳世英。便好道三十三天離恨天最高。四百四病相思病最苦。兀的不害殺小生也。自從去歲八月十五日。與月中桂花仙子在這書房中飲了幾杯酒去。害的我一病不起。朝則忘餐。夜則廢寢。看看致死。但合眼便見那桂花仙子在前。他說道今年八月十五日。再來相會。今日正是中秋節令。我只得掙扎病軀。到此後花園中等。便怎麼。這早晚還不見來。仙子則被你想殺我也。天也。每番家小生要做些兒功課。不曾拏起筆來。可又早淹淹的晚了。今日小生害些兒拙病。他百般的就不肯就晚。且待我吟詩一首。〔詩云〕金烏振翼上扶桑。何故遲遲晝景長。可嘆書生情意迫。老天偏不下斜陽。呀。這早晚還是午時也。我央及你波。我與你唱喏。怎生不動。我與你下跪。又不動。我與你下拜。也不動。釘子釘着你哩。潑毛團是好無禮也。小生不才殺者波。也是國家白衣卿相。你則道我不認得你哩。想當初堯王時有十個日頭。被后羿在崑崙

反

崑山頂上。射落九鳥。止留的你一個。你曉來夜去。催逼了多少好人。你若是歡喜呵。願着你那紅馥馥的臉兒。你若惱了呵。雲生四野。霧罩八方。你則道我不認的你哩。你聽者。〔詩云〕無端三足鳥。團團光閃爍。安得后羿弓。射此一輪落。便好道。人有所願。天必從之。頭裏未曾鬧時。還是午時。方纔鬧了。他可早交酉時了。罷罷罷。熬定心腸。且再耐着些兒。仙子。則被你想殺小生也。〔正旦扮嬌娥上云〕老身是這陳太守家中嬌娥。爲因陳世英在書房中染病。奉太守的言語。着老身探望走一遭去。我想這秀才每多有害着這等證候的也呵。〔唱〕

〔南宮一枝花〕可不道既讀孔聖書。那裏也必達周公禮。你今日相思容易得。豈不聞飽病可兀的最難醫。他從來老老實實。忒軟善。忒溫克。近新來陡恁的。他待學遇雲英乞玉的裴航。賦洛神採珠的曹植。

〔梁州第七〕翻笑着不風流閉門的顏叔。假乖張拍案的封陟。他不肯去筆尖上掙箇個名和利。兀的不辱抹殺題橋的才思。擲果的容儀。直這般無廉鮮恥。亂作胡爲。三餐飯並不會想喫。五車書並不肯攻習。他他他。則待要美甘甘。傍玉軟香溫。是是是。則待要悄促促。在星前月底。等等等。則待要喜孜孜。赴燕約鶯期。奉相公省會。教老身直到那書房內。在左右看詳細。只他這廢寢忘餐。可也因甚的。要一個明白消息。

〔云〕無人報復。我自過去。〔陳世英云〕仙子。你來了也。〔正旦云〕是我。〔陳世英云〕吓。害得我眼花了。兀的不羞殺小生也。原來是嬌娥。你來此怎的。〔正旦云〕哥哥。你害的甚麼病。你明白對我說知。怕做甚麼。〔陳世英云〕我害的是病。〔正旦云〕怕不是。病却是從那裏起的。你對我說。好回相公的話。〔陳世英云〕你老人家沒正經。則管裏絮絮叨叨的。你也須知病體。誰耐煩說話。〔正旦云〕哥哥。你不對我說也罷。只是你這病勢看看日沉日重。誰救你來。〔陳世英云〕嬌娥。實不相瞞。自從去歲八月十五日。有月中桂花仙子。在我這書房中飲了幾杯酒。歡會了一宵去了。他說今年八月十五日再來相會。我在此等候。不見到來。所以憂憶成病。眼兒的觀天遠。入地近。無那活的人也。仙子。則被你想殺我也。〔正旦唱〕

【牧羊關】則見他懨懨的說就裏。不由我冷笑微微。你是個獨骨凡胎。他須是冰肌的這玉體。〔陳世英云〕仙子。你好失信也。〔正旦唱〕你敢要攀月桂。諧連理。可不似指畫餅。待充饑。常言道。杳茫神鬼事。哥哥也。知他在那裏。

〔云〕哥哥。你敢不等那月中桂花仙子麼。〔陳世英云〕我不等桂花仙子。等誰。〔正旦云〕只怕等着崔鶯鶯那。〔陳世英云〕哎。我等那崔鶯鶯怎的。我只等着桂花仙子哩。〔正旦唱〕

【罵玉郎】莫不是崔鶯鶯害了你這張君瑞。只指望西廂下暗偷期。把鏡中花。生扭做蟾宮桂。現如今你瘦岩岩病怎支。他虛飄飄去不歸。知甚日重歡會。

〔陳世英云〕仙子。則被你想殺小生也。〔正旦唱〕

【感皇恩】怪不着你。正是遙授夫妻。你可甚步步相隨。更做道秀才每忒上緊。忒着迷。你伴的是琴書度日。怎想着那廣寒宮竊藥的仙姬。專等待三更後。纔斗轉。恰星移。

〔陳世英云〕我在這月明之下。好歹要等那仙子來也。〔正旦唱〕

【採茶歌】想的你意兒癡。望的你眼兒疲。只待五言詩作上天梯。但得個一夕鴛鴦配成對。那裏也還記十年身到鳳凰池。

〔陳世英云〕老人家不曉事。耳根邊只管聒絮。可知我染病哩。〔正旦唱〕

【三煞】我越勸着越粧出風風勢。則說是病在心頭那個知。怎麼耳邊傍不住相嘲戲。百般的話不投機。待着俺早些迴避。我可道不關親就干繫。就也着冷眼兒來看你。且看你直等的月色沉西。

〔陳世英云〕嬖嫌。我不耐煩哩。你則回叔父話去。可怎生不着個大醫來看我一看。〔正旦唱〕

【二煞】你道叔父行。怎不將醫藥來調治。這的是心病。還從心上醫。便有

那倉公扁鵲成何濟。也無過草樹根皮。怎比得玉天仙。知心着意。只要他今夜裏。你貪睡。重向書幃敘別離。敢勝似百補參芪。

〔云〕哥哥。你保重將息。我回老相公話去也。〔陳世英云〕仙子。這早晚還不見來。兀的不害殺小生也。〔正旦云〕哥哥。你則聽我勸者。〔唱〕

〔黃鍾尾〕我勸你好將息。這不存不濟千金體。再休想那無影無形百媚姿。自去年到今日。會有甚爲盟記。只管裏苦思憶。直等得佛出世。可不的乾着。你這相思無盡極。倒不如早收拾。將一段雲雨幽期。都付與高唐夢兒裏。〔下〕

〔音釋〕 嬌魔上聲 弄音異 腆他典切 馥音服 單招去聲 爍書藥切 實繩知切 克康美切

的音底 植音滯 叔音暑 陟張恥切 吃音恥 習星西切 息喪擠切 嘲之捐切 繫音

記 日人智切 憶銀計切 極更移切 拾繩知切

楔子

〔陳世英抱病張千扶上云〕天色明了也。枉着我扶病等了這一夜。仙子。則被你徯落殺小生也。覺的這病勢越越沉重。張千。你快去尋一個太醫來者。〔張千云〕理會得的。這門來。串長街。驀短巷。此間正是太醫在家。麼。〔淨扮太醫上云〕誰叫太醫。太醫不在家。〔張千云〕不在家。可往那裏去了。〔淨云〕太醫兵馬司裏去了。〔張千云〕敢是去看病那。〔淨云〕不是看病。醫殺了人。那裏坐牢哩。〔張千云〕咄。太守衙裏請去來。〔淨云〕請我做甚麼。〔張千云〕有個相公染病。請你看一看。〔淨云〕你那病人不好幾日了。〔張千云〕不好七日了。〔淨云〕我太醫八日不曾出汗哩。〔張千云〕咄。〔淨云〕老哥。你着那患子來我看。〔張千云〕他染病怎麼走得動。〔淨云〕着他騎個驢兒來。〔張千云〕他騎不得驢兒。〔淨云〕哦。只抓個杌兒擡將來。〔張千云〕也擡不將來。〔淨云〕這等一發教他好了來。〔張千云〕好了。又要你看什麼。〔淨云〕既然他來不得。倒擡了我。去罷。〔淨做牽住張千把脈科云〕一肝二膽。〔張千云〕咄。我沒病。〔淨云〕你沒病。我看着我這嘴臉。有些黃甘甘的。〔張

千云「不要歪廝纏。衙裏久等着哩。」〔淨云〕「老哥。等我囑付家裏小的。咱丁香奴。」〔張千云〕「你家有什麼丁香奴。」〔淨云〕「老哥不知。但是我家的。小的每。都是生藥名。」〔張千云〕「這個我不知道。」〔淨叫云〕「丁香奴。」〔內應科云〕「有。」〔淨云〕「你丸藥來不曾。」〔內云〕「我丸藥來。」〔淨云〕「你丸了多少藥。」〔內云〕「我丸了八國半。」〔淨云〕「老哥。我那國子是國糧食的。四五個人圍不過來。這小的每。貪要一日。喫了三頓飯。則丸了八國半。」〔張千云〕「這也勾了。」〔淨云〕「有誰討藥來。」〔內云〕「有姑娘家討藥來。」〔淨云〕「與了多少藥錢。」〔內云〕「與了一兩藥錢。」〔淨云〕「你與了他多少藥。」〔內云〕「我與他七國半。」〔淨云〕「弟子孩兒。親眷上門。你怎麼不多與他些。曾說藥引子來麼。」〔內云〕「不會說藥引子。」〔淨云〕「快趕上去說。與他要生薑兩船。棗兒五擔。水要十桶。着他做一服兒。吃。」〔張千云〕「怎麼吃得這許多。」〔淨云〕「再有誰討藥。」〔內云〕「有史千戶家討藥來。」〔淨云〕「與了多少藥錢。」〔內云〕「與了五兩銀子。」〔淨云〕「五兩銀子。你與他多少藥。」〔內云〕「我與了他兩丸藥。」〔淨云〕「五兩銀子與了他兩丸藥。我這藥是偷來的。與他許多去。」〔張千云〕「還少麼。」〔淨云〕「你與他甚麼藥去。」〔內云〕「我與了一丸紅丸兒。一丸黑丸兒。」〔淨云〕「老哥。你不知道。與他紅丸兒。則與紅丸兒。黑丸兒。則與他黑丸兒。紅丸兒。吃了是活藥。黑丸兒。吃了是死藥。他都吃了。着他死。又死不得。活。又活不得。」〔張千云〕「咄。行動些。早來到了也。你在此站一站。等我報復去。秀才。太醫在門首。」〔陳世英云〕「着他過來。」〔張千云〕「着過去。」〔淨做見陳世英。擎包袱打科。〕〔陳世英叫云〕「哎。哟。」〔張千云〕「他是患子。你怎麼打他。」〔淨云〕「醫的醫的。打着他。還知疼痛哩。」〔淨做拿藥與陳世英吃科云〕「你吃這藥。」〔陳世英云〕「這藥不好。我不吃。」〔淨云〕「這般好藥。你嫌不好。你不吃。我替你吃。」〔淨吃藥做戰倒科。〕〔張千做慌科云〕「可怎麼了。」〔做扶淨起身科。〕〔淨做甦醒科云〕「你這裏有紙筆麼。」〔張千云〕「要他何用。」〔淨云〕「趁我甦醒着。傳與你這個方兒。」〔張千云〕「咤。油嘴花子快出去。」〔打下。〕〔陳世英云〕「太醫去了也。我想那桂花仙子。好生失信。你當此一夜。只說報恩而來。今日弄的我一個身子。七死八活。仙子。你那裏是報恩。分明害殺小生也。」〔唱〕

【仙呂賞花時】強扶策。慊慊病裏身。空凝望。盈盈月下人。我和他會把酒。結情親。早隔了一年時分。兀的不愁殺我也桂華新。〔下〕

〔音釋〕 倭音奚 募音陌 抓招上聲 杌音兀 囤音頓

第三折

〔陳太守領張千上云〕老夫陳全忠。今日張真人回信州龍虎山修行去。要來作別。張千。門首覷着。若真人來時。報復我知道。〔張千云〕理會的。〔外扮天師引道童上詩云〕鼎內丹砂變虎形。匣中寶劍作龍聲。法水洒來天地暗。靈符書動鬼神驚。貧道姓張。雙名道玄。祖傳道法。戒錄精嚴。三十七代。輩輩流傳。驅使遍三界神祇。剿除盡八方鬼怪。布袍輕拂。須臾地動天驚。草履平那。頃刻星移斗轉。雲遊天下。普救衆生。來到此洛陽。幸遇陳太守。十分的管顧貧道。所贈衣糧。無不精潔。今回信州龍虎山去。辭別太守。便索長行。早來到衙門首也。左右。報復去。道有張道玄特來拜辭。〔張千云〕報相公。有張道玄特來拜辭哩。〔陳太守云〕道有請。〔張千云〕請進。〔天師做見科云〕相公。貧道回山中修行去。特來拜辭。〔陳太守云〕真人。管待不周。幸恕老夫之罪。〔天師云〕相公。貧道在此。多有攪擾。據貧道看來。相公衙中莫不有染病之人麼。〔陳太守云〕我有個姪兒是陳世英。現染病哩。〔天師云〕在那裏。〔陳太守云〕在後花園書房中安下。〔天師云〕我是去看咱。〔做望科云〕貧道已知道了。你姪兒陳世英。是花月之妖。攪纏成病。待貧道結一壇場。剿除妖怪。相公意下如何。〔陳太守云〕若得如此。多謝真人。〔天師云〕道童。將法衣來。相公壇場之上。不能攀話。請回避者。〔太守下〕〔天師請神科云〕道香德香。無爲香。清淨自然香。妙洞真香。靈寶惠香。朝三界香。吾乃統攝玄門。恢弘至道。呪司九主。宣課威儀。醮法列壇。無不聽命。恭惟玉清聖境元始天尊。左輔右弼之星官。武職文班之聖衆。雷公電母。風伯雨師。瑤宮寶殿。天王紫府。丹臺仙眷。五福十神。四司五帝。日宮月宮神位。南斗北斗星君。斗步五方。星分九曜。東華南極。西靈北真。十二之星辰。四七之纏度。三臺華蓋。九天帝君。三界直符使者。十方從駕威靈。當境土地龍神。諸處城隍社廟。幽冥列聖。遠近至真。以此真香。普同供養。伏以陰靈耀景。環六合以開光。素魄迎情。犯十花而育物。今者時遇中秋。偶逢月蝕。羅計纏於黑道。婁宿聞此顯威。夢入蟾宮。敵戰惡星而退度。救茲月蝕。元光再續於寥天。半城半明。乍盈乍闕。忽嫦娥之感動。思凡世而降臨。私離瑤臺。誤干天運。混仙凡而爲患。錯躔舍以成災。請命道流。立壇究治。臣敢不啓奏玄空。急揚雷令。招接天庭。奉行攝勘。今年今月。今日今時。奉道弟子張道玄仰憑

聖力。隨其萬處周流。不誤一真清淨。稽首拈香。無極大道。不可思議功德。〔擊令牌科云〕一擊天清。二擊地靈。三擊五雷速變真形。天圓地方。律令九章。金牌響處。萬鬼潛藏。〔呪水科云〕水無正行。以呪爲靈。在天爲雨露。在地作源泉。一噴如霜。二噴如雪。三噴之後。百邪俱滅。〔執劍科詩云〕老君賜我驅邪劍。離火煅成經百煉。出匣紛紛霜雪寒。入手輝輝星斗現。先請東方青帝青神。御符背劍入吾水中。後請南方赤帝赤神。御符背劍入吾水中。又請西方白帝白神。御符背劍入吾水中。再請北方黑帝黑神。御符背劍入吾水中。又請中方金帝金神。御符背劍入吾水中。〔詩云〕吾持此水非凡水。九龍吐出靜天地。太乙池中千萬年。吾今將來靜妖氣。謹請年值月值日值時值。當日功曹。值日神將。攪海大聖。翻江大聖。驅雷大聖。撒雲大聖。吾今用你。壇前仗劍等待。休錯吾一時半刻。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攝。〔直符上云〕小聖乃雷部下聽令直符使者。是也。真人呼喚小聖。有何法旨。〔天師云〕有勞當日神將。直日功曹。直去花苑中。勾將桂花仙子來者。〔直符云〕得令。桂花仙子安在。疾。怎生無有桂花。是有誰。〔內應科云〕止有荷花。〔直符云〕報知真人。止有荷花。〔天師云〕有勞當日神將。直日功曹。直至太華峯頭。東林寺裏。勾將荷花來者。〔直符勾荷花科云〕荷花仙當面。〔天師云〕兀那荷花。你知罪麼。〔荷花云〕我不知罪。〔天師云〕你引誘嫦娥。輒入五姓之家。纏攪良家子弟。勾至壇前。有何理說。〔荷花云〕我這荷花。〔詩云〕體出青泥不染埃。也曾獨步上蓮臺。〔天師云〕噤聲。〔詩云〕翠荷影裏鴛鴦戲。太液池中並蒂栽。你不知情誰知情。〔荷花云〕有菊花知情。〔天師云〕小鬼頭可早攀下來也。且一壁有者。有勞當日神將。直日功曹。直至甘谷水傍。淵明宅畔。勾將菊花仙來者。〔直符勾菊花上科云〕菊花仙當面。〔天師云〕兀那菊花。你知罪麼。〔菊花云〕我不知罪。〔天師云〕你引誘嫦娥。輒入五姓之家。纏攪良家子弟。勾至壇前。有何理說。〔菊花云〕我這菊花。〔詩云〕冷淡東籬傲古今。西風誰識歲寒心。〔天師云〕噤聲。〔詩云〕東坡昔日功曹。直至大庾嶺邊。霸陵橋外。勾將梅花仙來者。〔直符勾梅花上科云〕梅花仙當面。〔天師云〕兀那梅花。你知罪麼。〔梅花云〕我妾身不知罪。〔天師云〕你引誘嫦娥。輒入五姓之家。纏攪良家子弟。勾至壇前。有何理說。〔梅花云〕我這梅花。〔詩云〕玉骨冰肌誰可匹。傲雪欺霜奪第一。〔天師云〕噤聲。〔詩云〕江南曾爲贈遊人。

一枝漏泄春消息。你不知情誰知情。〔梅花云〕有桃花知情。〔天師云〕一壁有者。有勞當日神將。直日功曹。直至度索山前。玄都觀裏。勾將桃花仙來者。〔直符勾〕桃花上科云。桃花仙當面。〔天師云〕兀那桃花。你知罪麼。〔桃花仙云〕我不知罪。〔天師云〕你引誘嫦娥。輒入五姓之家。纏攪良家子弟。勾至壇前。有何理說。〔桃花仙云〕我這桃花。〔詩云〕海上千年一度開。曾教仙子赴瑤臺。〔天師云〕噤聲。〔詩云〕劉阮當時成配偶。暗隨流水出天台。你不知情誰知情。〔桃花仙云〕有封十八姨。雪天王知情。〔天師云〕一壁有者。有勞當日神將。直日功曹。與我勾將封十八姨。雪天王來者。〔直符勾〕封姨。雪天王上云。封十八姨。雪天王當面。〔天師云〕兀那封姨。你知罪麼。〔封姨云〕我不知罪。〔天師云〕你引誘嫦娥。輒入五姓之家。纏攪良家子弟。勾至壇前。有何理說。〔封姨云〕真人。我乃天地之正氣。有甚麼罪來。〔詩云〕我本無影無形。乍颺颺。萬里浮陰一掃休。〔天師云〕噤聲。〔詩云〕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雪天王近前。你知罪麼。〔雪神云〕吾神不知罪。〔天師云〕你引誘嫦娥。輒入五姓之家。纏攪良家子弟。勾至壇前。有何理說。〔雪神云〕此乃桂花仙子思凡。做出這等勾當。干吾神甚事。〔詩云〕三冬寒氣最嚴凝。曾伴如來大道成。〔天師云〕噤聲。〔詩云〕謾誇積雪深千丈。不及渾沱一片冰。且一壁有者。有勞當日神將。直日功曹。直至望鵲臺西。清虛府內。勾將桂花仙子來者。〔直符勾〕桂花仙上科云。真人。法旨快走動些。〔正旦唱〕

〔正宮端正好〕則被你催逼得我兩三番。喝掇得我十餘次。我不合暗約通私。怎當那驅邪院一夥天兵至。狠惡的忒如此。

〔桃花云〕桂花仙子。只爲你思凡。今日連累的我。〔正旦云〕你也來了。〔唱〕

〔滾繡毬〕我只見桃花離了武陵。〔荷花云〕爲你呵。將我也好攝在此。〔正旦唱〕荷花離了沼沚。〔菊花云〕你今日連累着我。却是爲何。〔正旦唱〕哎。菊花也。你莫不是被西風斷送了。一秋花草事。〔梅花云〕你怎麼連累着我來。〔正旦唱〕哎。梅也。兀的不折倒盡你這玉骨冰姿。〔雪神云〕小鬼頭。你思凡。干吾神甚事。〔正旦唱〕你看那雪天王。銓着一個冷臉兒。〔封姨云〕只爲你。連我也勾將來了。〔正旦唱〕十八姨顯出那惡性子。〔封姨云〕只被你累

的我苦也。〔正旦唱〕俺正是聞風而至。你則待和桂花仙打一會官司。今日個風花雪月相逢日。抵多少龍虎風雲聚會時。咱須索見天師。

〔正旦見跪科〕〔直符云〕桂花仙當面。〔天師云〕兀那桂花。是你思凡來麼。〔正旦云〕是我思凡來。〔天師云〕這小鬼頭。你可早招了也。〔正旦唱〕

〔倘秀才〕我爲甚先吐了這招承的口詞。常言道明人不做那暗事。則俺這閉月羞花絕代姿。到如今自做出自當之。粧甚的謊子。

〔天師云〕我想陳世英。爲色事所迷。在那病患之中。不看見這個景象。怎得痊可。我如今將法力攝他魂魄前來。與桂花仙子相見者疾。〔陳世英冲上做見正旦科云〕仙子。則被你想殺我也。〔正旦唱〕

〔叫聲〕見放着正名師不是。不是胡攀指。誰教你隱藏下這個可喜的女孩兒。

〔天師云〕疾。〔陳世英下〕〔天師云〕封姨。這一樁公事。敢都是你撮的來麼。〔封姨云〕這是桂花仙子思凡。干我甚麼事。〔正旦云〕噤聲。〔唱〕

〔上小樓〕你休那裏便伶牙俐齒。調三幹四。說人好歹。許人曖昧。損人行止。你可便道這個道那個。做的不是。都揣與這廣寒宮宵奔的卓氏。

〔天師云〕莫不是你桃花打合的他來麼。〔桃花云〕桂花仙子。你自思凡。我可爲甚的來。却牽連着我那。〔正旦云〕偏你無過犯哩。〔唱〕

〔石榴花〕當日個天台流水泛胭脂。誰引逗的劉晨阮肇至於斯。〔天師云〕荷花。你可怎生不近前來折辯。〔荷花云〕桂花仙子。你認了罪罷。〔正旦唱〕你可也要推辭。那並頭蓮。就是你過犯公私。〔天師云〕菊花。你近前與他質對者。〔菊花云〕桂花仙子。你思凡干俺甚事。〔正旦唱〕想當日陶潛爲你。可便辭榮仕。在東籬下滿飲金卮。〔天師云〕梅花。你也向前對詞來。〔梅花云〕桂花仙子。你何不早早認了罪也。要累我做甚麼。〔正旦云〕偏你無過犯那。〔唱〕你道

你梅花孤潔全終始。我只問那孟浩然騎的瘦驢兒。

【鬪鶻鶻】你逼得他大雪裏尋梅。險將他逡巡間凍死。【梅花云】論我瘦影疎枝。亭亭獨立。有那個狂蜂浪蝶。敢近的我。【正旦唱】偏是你瘦影疎枝。不受那蜂蝶媒使。哎。這一場月色風聲。非同造次。你也合三思。你只管說短論長。賣弄殺花兒的這葉子。

【天師云】封姨。你近前與他折證。【封姨云】兀那桂花仙子。你聽者。爲你思凡。將吾神勾至壇前。吾神春則吹花擺柳。夏則驅暑生涼。秋則飄枝墜葉。冬則糝雪飛沙。順四時不失其序。與天地並奏其功。我豈有塵凡之心。做下這等淫邪之事。【詩云】青蘋一點微微發。萬樹千枝和根拔。則你桂花何不早招承。把我風雪無端連累殺。【正旦云】偏你無那過犯來。【唱】

【滿庭芳】你也合心中暗思。你待把強言折證。不辯個雄雌。只你那風亭月館書名字。可不是招伏下親筆情詞。元來你全無那風流情思。也枉耽着。一個風月的這名兒。【風神云】我有什麼過犯在那哩。【正旦唱】你道你便無譏刺。常記得杜少陵吟下詩。【封姨云】杜詩上怎麼。你只管說。真人在此。我也不賴。【正旦唱】可不道風雨夜來時。

【天師云】雪天王。你近前與他折證。【雪神云】小鬼頭。我有何公私過犯。真人在此。你說。【正旦云】我說你那過犯。你則休賴也。【唱】

【紅繡鞋】你守得個映雪的孫康苦志。你逼得個袁安在雪內橫屍。賺得個王子猷。山陰雪夜上船時。【雪神云】也只爲老夫忒慈善些兒。【正旦唱】你道你便忒性慢。忒心慈。你則問那藍關前韓退之。

【雪神云】真人問誰要招。【天師云】要你招。【雪神云】吾神則知其功。不知其罪。【天師云】這老匹夫則知其功。不知其罪。你有甚麼功在那裏。【雪神云】真人差矣。吾乃天地正神。豈比那桂花思凡。做這等淫邪之事。風

神管的是春風夏雨。吾神管的是秋霜冬雪。調和鼎鼐。變理陰陽。滋五穀。潤百草。壓障氣。兆豐年。於民有益。爲國有功。〔詩云〕我本親承帝旨。把天門。今朝被你勾攝。壇前折辨真。若要誤犯天條。招伏狀。怎到的玉潔冰清。白雪神。〔天師云〕噤聲。你道我管不得你。天仙管得你麼。〔雪神云〕管不得。〔天師云〕地仙管得你麼。〔雪神云〕管不得。〔天師云〕貧道管得你麼。〔雪神云〕你便是管得着哩。〔天師云〕噤聲。吾非濁骨。本是仙胎。祖公留下三件法寶。信香一瓣。雌雄劍一口。降妖印一顆。專管天上天下三界仙精鬼怪。魍魎邪魔。量你是一塊雪。我管不得你。怎管天上許多神將。吾今宣召天上火。地下火。山頭火。霹靂火。爐中火。將你圍在中間。立化一池黃水。老匹夫看你招也是不招。〔雪神做慌科云〕真人。小神招伏則便了也。〔正旦唱〕

〔快活二〕你今日雪消也下流澌。花落也顯枯枝。猛想起賈島破風詩。和那掃雪的陶學士。

〔鮑老兒〕風光好。題成絕妙詞。都則爲月殿裏霓裳事。端的這雪月風花四件兒。是那個偏無瑕疵。〔桃花云〕只被你連累殺我也。〔正旦云〕是我帶累你來。〔唱〕我可也從頭識破。都將付與冷笑孜孜。却不道一般兒根生土長。開花結子。帶葉連枝。

〔天師云〕一行人休少了一個。發往西池長眉仙。定罪施行。〔斷云〕忙差遣天丁帝揭。展手將情詞寫徹。桂花仙一念思凡。衆神將都遭縲紲。惡眼眼後擁前推。雄赳赳橫拖倒拽。剪除他梅菊荷桃。斷送了風花雪月。〔正旦云〕謝真人勘問成了也。〔唱〕

〔煞尾〕謝真人勘問。我赴西池對會詞。拚的個盡場兒。訴出俺心間事。都向那蟠桃會上聽仙旨。〔衆同下〕

〔陳太守上云〕有勞真人如此費心。〔天師云〕相公勿罪。陳世英的病證。不日便當痊可。貧道則今日拜辭了相公。回山中修煉去也。〔下〕〔陳太守云〕真人去了也。張千。排着果桌。直至十里長亭。與真人送行。走一遭去來。〔詩云〕白雲日日鎖嵩山。仙客乘風可更還。羽蓋霓旌看不見。唯餘法水在人間。〔下〕

〔音釋〕 蝕音食 躑音躑 噴音後 滂音呼 沓音沓 駭羅上聲 幹烏括切 訐音揭 暖音艾
逗音豆 聲音兆 逡蛆苟切 穆桑感切 蘇音奈 變音屑 翹音罔 翹音兩 漸音斯
毗音此 縲累平聲 絀音薛 狠狠平聲 趙音九 勘坎去聲

第四折

〔長眉仙領仙童上詩云〕燦燦花光滿洞天。瓊樓寶殿啓華筵。蟠桃結果三千載。共宴長生億萬年。貧道乃是上界長眉大仙是也。自太極初分。修成正道。掌管洞天九霄之上。一切修真悟道之仙。今朝玉帝回來。觀見桂花仙子與梅菊荷桃一念思凡。引誘陳世英成病。罪犯天條。有張真人遣將牒配前來。吾親判斷。仙童。洞門前覷者。若來時報復我知道。〔仙童云〕理會得。〔正旦同衆上〕〔直符云〕行動些。〔正旦唱〕

〔雙調新水令〕今日個奉真人牒赴到蓬萊。則聽得奏雲璈仙音一派。想花月呵歡娛應有限。風雪呵調燮幾會乖。惹下場橫禍飛災。怎支吾這一解。

〔直符云〕仙童報復去。道有張真人牒文押將桂花仙子等在此。〔仙童報科〕〔長眉仙云〕着他過來。〔仙童云〕着過去。〔衆做見科〕〔長眉仙云〕兀那桂花仙子。你既爲上品之仙。永享逍遙之福。職居月殿。遠隔人間。你豈不聞道德爲仙家之本。清閒乃開悟之門。你何不遵守天條。却去迷惑秀士。犯此思凡之罪。押赴吾前。有何理說。〔正旦唱〕

〔折桂令〕這罪犯是我賤妾應該。沒來由誤犯天條。私下瑤臺。却帶累花神。干連風雪。都不伏燒埋。俺本是廣寒宮冰魂素魄。怎比那閻浮世濁骨凡胎。〔長眉仙云〕敢是你捱不過那淒涼寂寞。看上了陳秀才麼。〔正旦唱〕俺可有甚難捱。觀上喬才。屈屈的將西沒東生。錯認做了夜去的這明來。

〔長眉仙云〕你既不思凡。到那陳秀才書房裏去。却是爲何。〔正旦唱〕

〔鴈兒落〕想當日被計羅星纏作災。多感的婁金宿將咱解。這都是陳秀

才能見憐。因此上俺桂花仙思酬待。

〔長眉仙云〕你既到書房中去。那怪邪之事。怕不是有的。〔正旦唱〕

〔得勝令〕兀那座讀書齋。須不是楚陽臺。他救我元無意。我見他有甚歹。冤哉。怎將俺這一火同禁害。訴的明白。望仙尊別處裁。

〔長眉仙云〕張真人將這椿公事送到嚕這裏判斷。怎麼還饒的你。直日功曹就與我驅到陰山。左側待罪去來。〔正旦云〕似此怎了也。〔唱〕

〔川撥棹〕則聽的他鬧垓垓。鬧垓垓加罪責。怎生的全沒矜哀。狠下差排。貶咱到陰山口外。活活的折罰煞。

〔云〕大仙也。可憐見就饒些兒波。〔唱〕

〔七弟兄〕我可也左猜右猜。端的是爲誰來。現放着斫桂的吳剛巨斧風般快。只聞他奔月的嫦娥會否下粧臺。更和那搗藥的兔兒那日當何在。〔長眉仙云〕罪定了。不必多說。〔直符云〕仙旨已下行動些。〔正旦唱〕

〔梅花酒〕呀。我待掙閹怎掙閹。也是我運拙時衰。月值年災。鬼使也那神差。〔長眉仙云〕我想陳秀才患病在牀。若不將他魂魄勾攝前來。看見這個境頭。怎得有痊可之日疾。〔陳世英上〕小生陳世英。兀的不是桂花仙子來了也。〔正旦唱〕俺的呵下瑤階。將兩步做一步驀。呀。早轉過甚人來。是是是有情人陳秀才。他他他。怎容易到天臺。敢敢敢。爲着我舊情懷。待待待折桂子索和諧。怎怎怎。不教我添驚怪。

〔陳世英云〕仙子。誰想小生今日還得和你相會也。〔正旦唱〕

〔喜江南〕兀的不是月明千里故人來。抵多少洛陽花酒一時來。你呵休猜做春風來。似不會來。〔正旦同陳世英走科唱〕啗兩個去來。〔封姨雪神喝科云〕小鬼頭那裏去。〔正旦唱〕偏撞着這滿頭風雪却回來。

〔陳世英下〕〔長眉仙云〕你一行人都跪下者。聽我判斷。〔詞云〕你原是廣寒宮娉婷仙桂。不合共陳世英暗成歡會。雖然爲救月苦往報其恩。反害他就疾病十分憔悴。誰着你離天宮犯法違條。枉使的風花雪盡瓊連累。豈不知張真人法律精嚴。早仗劍都驅在五雷壇內。一個個供下狀。吐出真情。有誰敢捏虛詞半毫隱諱。據招狀桂花仙本當重譴。姑念他居月殿從無匹配。便思凡下塵世。亦有可矜。仍容許伴玉兔將功折罪。一併的饒免了梅菊荷桃。衆神將俱各遣重還本位。

〔音釋〕 墩音敖 魄鋪買切 白巴埋切 垓音該 煞音晒 闕齋上聲 募音賣 娉聘平聲 婷音

亭 捏音聶 譴音遣

題目

長眉仙遣梅菊荷桃

正名

張天師斷風花雪月

趙盼兒風月救風塵雜劇

關漢卿撰

第一折

〔沖末扮周舍上〕〔詩云〕酒肉場中三十載。花星整照二十年。一生不識柴米價。只少花錢共酒錢。自家鄭州人氏。周同知的孩兒周舍是也。自小上花臺。做子弟。這汴梁城中有一歌者。乃是宋引章。他一心待嫁我。我心待妻他。爭奈他媽兒不肯。我今做買賣回來。今日特到他家去。一來去望媽兒。二來就題這門親事。多少是好。〔正卜兒同外旦上云〕老身汴梁人氏。自身姓李。夫主姓宋。早年亡化已過。止有這箇女孩兒。叫做宋引章。俺孩兒拆白道字。頂真續麻。無般不曉。無般不會。有鄭州周舍與孩兒作伴多年。一箇要娶。一箇要嫁。只是老身說徹梢虛。怎麼便肯。引章。那周舍親事。不是我百般板障。只怕你久後自家受苦。〔外旦云〕妳妳不妨事。我一心則待要嫁他。卜兒云。隨你隨你。〔周舍上云〕咱家周舍來此。正是他門首。只索進去。〔做見科〕〔外旦云〕周舍你來了也。〔周舍云〕我一徑的來問親事。母親如何。〔外旦云〕母親許了親事也。〔周舍云〕我見母親去。〔卜兒做見科〕〔周舍云〕母親。我一徑的來問這親事哩。〔卜兒云〕今日好日辰。我許了你。則休欺負俺孩兒。〔周舍云〕我並不敢欺負大姐。母親把你那姊妹弟兄都請下者。我便收拾來也。〔卜兒云〕大姐。你在家執料。我去請那一輩兒老姊妹去來。〔周舍詩云〕數載間費盡精神。到今朝纔許成親。〔外旦云〕這都是天緣注定。〔卜兒云〕也還有不測風雲。〔同下〕〔外扮安秀實上詩云〕劉蕡下第千年恨。范丹守志一生貧。料得蒼天如有意。斷然不負讀書人。小生姓安名秀實。洛陽人氏。自幼頗習儒業。學成滿腹文章。只是一生不能忘情花酒。到此汴梁。有一歌者宋引章。和小生作伴。當初他要嫁我來。如今却嫁了周舍。他有個八拜交的姐姐。是趙盼兒。我去與他勸一勸。有何不可。趙大姐在家麼。〔正旦扮趙盼兒上云〕妾身趙盼兒是也。聽的有人叫門。我開門看咱。〔見科云〕我道是誰。原來是妹夫。你那裏來。〔安秀實云〕我一徑的來相煩你。當初姨姨引章要嫁我來。如今却要嫁周舍。我央及你勸他一勸。〔正旦云〕當初這親事不許你來。如今又要嫁別人。端的姻緣事非同容易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妓女追陪。覓錢一世臨收計。怎做的百縱千隨。知重嗜風流媚。

【混江龍】我想這姻緣匹配。少一時一刻強難爲。如何可意。怎的相知。怕不便脚踏着腦杓成事早。怎知他手拍着胸脯悔後遲。尋前程覓下稍。恰便是黑海也似難尋覓。料的來人心不問。天理難欺。

【油葫蘆】姻緣簿全憑我共你。誰不待揀個稱意的。他每都揀來揀去百千回。待嫁一個老實的。又怕盡世兒難成對。待嫁一個聰俊的。又怕半路裏輕拋棄。遮莫向狗溺處藏。遮莫向牛屎裏堆。忽地便喫了一箇合撲地。那時節睜着眼怨他誰。

【天下樂】我想這先嫁的。還不會過幾日。早折的容也波。儀瘦似鬼。只教你難分說。難告訴。空淚垂。我看了些覓前程俏女娘。見了些鐵心腸男子輩。便一生裏孤眠。我也直甚顏。

〔云〕妹夫。我可也待嫁個客人。有個比喻。〔安秀實云〕喻將何比。〔正旦唱〕

【那吒令】待粧個老實。學二從四德。爭奈是匪妓都三心二意。端的是那裏是二梢未尾。俺雖居在柳陌中。花街內。可是那件兒便宜。

【鵲踏枝】俺不是賣查梨。他可也逞刀錐。一個個敗壞人倫。喬做胡爲。〔三但來兩三遭。不問那廝要錢。他便道這弟子敲鑊兒唱。〕唱。但見俺有些兒不伶俐。便說是女娘家要哄騙東西。

【寄生草】他每有人愛爲娼妓。有人愛作次妻。幹家的乾落得淘閒氣。買虛的看取些半余利。嫁人的早中了拖刀計。他正是南頭做了北頭開。東行不見西行例。

〔云〕妹夫。你且坐一坐。我去勸他。勸的省時。你休歡喜。勸不省時。休煩惱。〔安秀實云〕我不坐了。且回家去等信罷。大姐留心者。〔下〕〔正旦做行科見外旦云〕妹子。你那裏人情去。〔外旦云〕我不人情去。我待嫁人哩。〔正旦云〕我正來與你保親。〔外旦云〕你保誰。〔正旦云〕我保安秀才。〔外旦云〕我嫁了安秀才呵。一對兒好打蓮花落。〔正旦云〕你待嫁誰。〔外旦云〕我嫁周舍。〔正旦云〕你如今嫁人。莫不還早哩。〔外旦云〕有甚麼早不早。今日也大姐。明日也大姐。出了一包兒膿。我嫁了做一個張郎家婦。李郎家妻。立個婦名。我做鬼也風流的。〔正旦唱〕

〔村里哥鼓〕你也合三思而行。再思可矣。你如今年紀小哩。我與你慢慢的別尋個姻配。你可便宜。只守着銅斗兒家緣家計。也是你歹姐姐把衷腸話勸妹妹。我怕你受不過男兒氣息。

〔云〕妹子。那做丈夫的做的子弟。做子弟的做不的丈夫。〔外旦云〕你說我聽咱。〔正旦唱〕

〔元和令〕做丈夫的便做不的子弟。那做子弟的他影兒裏會虛脾。那做丈夫的忒老實。〔外旦云〕那周舍穿着一架子衣服。可也堪愛哩。〔正旦唱〕那廝雖穿著幾件吃蝦皮。人倫事曉得甚的。

〔云〕妹子。你爲甚麼就要嫁他。〔外旦云〕則爲他知重。您妹子因此要嫁他。〔正旦云〕他怎麼知重你。〔外旦云〕一年四季。夏天我好的。一覺晌睡。他替你妹子打着扇。冬天替你妹子溫的鋪蓋兒煖了。替你妹子歇息。但你妹子那裏人情去。穿的那一套衣服。戴的那一副頭面。替你妹子提領系。整釵釧。只爲他這等知重。你妹子因此上一心要嫁他。〔正旦云〕你原來爲這般呵。〔唱〕

〔上馬嬌〕我聽的說就裏。你原來爲這的。倒引的我忍不住笑微微。你道是暑月間。扇子搨着你睡。冬月間。着炭火煨。那愁他寒色透重衣。〔游四門〕喫飯處把匙頭挑了筋共皮。出門去提領系。整衣袂。戴插頭面。整梳篦。衡一味是虛脾。女娘每不省越着迷。

【勝葫蘆】你道這子弟情腸甜似蜜。但娶到他家裏。多無半載週年相棄。擲早努牙突嘴。拳椎脚踢。打的你哭啼啼。

【么篇】恁時節船到江心補漏遲。煩惱怨他誰。事要前思免後悔。我也勸你不得。有朝一日。準備着搭救你塊望夫石。

〔二云〕妹子。久以後你受苦呵。休來告我。〔外旦云〕我便有那該死的罪。我也不來央告你。〔周舍上云〕小的每把這禮物擺的好看些。〔正旦云〕來的敢是周舍。那廝不言語便罷。他若但言。着他吃我幾嘴好的。〔周舍云〕那壁姨姨。敢是趙盼兒麼。〔正旦云〕然也。〔周舍云〕請姨姨吃些茶飯波。〔正旦云〕你請我家裏賊皮臉。也揭了鍋兒底。害子裏秋月。不會見這等食。〔周舍云〕央及姨姨保門親事。〔正旦云〕你着我保誰。〔周舍云〕保朱引章。〔正旦云〕你着我保朱引章。那些兒保他那針指油麪。刺繡鋪房。大裁小剪。生兒長女。〔周舍云〕這歪刺骨好歹嘴也。我已成了事。不索央你。〔正旦云〕我去罷。〔做出門科〕〔安秀實上云〕姨姨勸的引章如何。〔正旦云〕不濟事了也。〔安秀實云〕這等呵。我上朝求官。應舉去罷。〔正旦云〕你且休去。我有用你處哩。〔安秀實云〕依着姨姨說。我且在客店中安下。看你怎麼發付我。〔下〕〔正旦唱〕

【賺煞】這妮子是狐魅人。女妖精。纏郎君。天魔祟。則他那褲兒裏。休猜做有腿。吐下鮮紅血。則當做蘇木水。耳邊你探那等閒食。那的是最容易剜眼睛嫌的。則除是親近着他便歡喜。〔帶云〕着他疾省呵。〔唱〕哎。你個雙郎子弟。安排下金冠霞帔。〔帶云〕一個夫人來到手兒裏了。〔唱〕却則爲三千張茶引。嫁了馮魁。〔下〕

〔周舍云〕辭了母親。着大姐上轎。回嚕鄭州去來。〔詩云〕纔出娼家門。便作良家婦。〔外旦詩云〕只怕吃了良家虧。還想娼家做。〔同下〕

〔音釋〕黃音焚 杓繩昭切 覓忙閉切 的音底 縹尼叫切 日人智切 實繩知切 德當美切

息喪擠切 蛇音乞 蝦音耶 系音戲 範邦迷切 衡音肫 密忙閉切 踢音體 得當美

第二折

切 石繩知切 響音隆 魅音妹 祟音歲 食繩知切 剗碗平聲 輓音備

〔周舍同外旦上云〕自家周舍是也。我騎馬一世。驢背上失了一腳。我爲娶這婦人呵。整整磨了半截舌頭。纔成得事。如今着這婦人上了轎。我騎了馬。離了汴京。來到鄭州。讓他轎子在頭裏走。怕那一般的舍人說周舍娶了宋引章。被人笑話。則見那轎子一晃一晃的。我向前打那擡轎的小廝道。你這等欺我。舉起鞭子就打。問他道。你走便走。晃怎麼。那小廝道。不干我事。妳妳在裏邊不知做甚麼。我揭起轎簾一看。則見他精赤條條的。在裏面打筋斗。來到家中。我說你套一牀被。我蓋我到房裏。只見被子倒高似牀。我便叫那婦人在那裏。則聽的被子裏答應道。周舍。我在被子裏面哩。我道在被子裏面做甚麼。他道我套綿子。把我翻在裏頭了。我掌起棍來。恰待要打。他道。周舍打我不打緊。休打了隔壁王婆婆。我道好。也把隣舍都翻在被裏面。〔外旦云〕我那裏有這等事。〔周舍云〕我也說不得這許多。兀那賤人。我手裏有打殺的。無有買休賣休的。且等我吃酒去。回來慢慢的打你。〔下〕〔外旦云〕不信好人言。必有恚惶事。當初趙家姐姐勸我不聽。果然進的門來。打了我五十殺威棒。朝打暮罵。怕不死在他手裏。我這隔壁有個王貨郎。他如今去汴梁做買賣。我寫一封書。稍將去。着俺母親和趙家姐姐來救我。若來遲了。我無那活的人也。天那。只被你打殺我也。〔下〕〔卜兒哭上云〕自家宋引章的母親便是。有我女孩兒從嫁了周舍。昨日王貨郎寄信來。上寫着道。從到他家進門。打了五十殺威棒。如今朝打暮罵。看看至死。可急急央趙家姐姐來救我。我拿着書去與趙家姐姐說知。怎生救他去。引章孩兒。則被你痛殺我也。〔下〕〔正旦上云〕自家趙盼兒。我想這門衣飯。幾時是了也呵。〔唱〕

〔商調集賢賓〕咱這幾年來待嫁人。心事有。聽的道。誰揭債。誰買休。他每待強巴。劫深宅大院。怎知道摧折了舞榭歌樓。一個個眼張狂。似漏了網的游魚。一個個嘴虛都。似跌了彈的斑鳩。御園中可不道是我路柳。好人家怎容這等娼優。他每初時間有些實意。臨老也沒回頭。〔逍遙樂〕那一個不因循成就。那一個不頃刻前程。那一個不等閒間罷。

手。他每一做一個水上浮漚。和爺娘結下不廝見的冤讎。恰便似日月參辰和卯酉。正中那男兒機殼。他使那千般貞烈。萬種恩情。到如今一筆都勾。

〔卜兒上云〕這是他門首。我索過去。〔做見科云〕大姐。煩惱殺我也。〔正旦云〕妳姊。你爲甚麼這般啼哭。〔卜兒云〕好教大姐知道。引章不聽你勸。嫁了周舍。進門去打了五十殺威棒。如今打的看看至死。不久身亡。大姐怎生是好。〔正旦云〕呀。引章吃了也。〔唱〕

〔金菊香〕想當日他暗成公事。只怕不相投。我作念你的言詞。今日都應口。則你那去時恰便似去秋。他本是薄倖的班頭。還說道有恩愛。結綢繆。〔醋葫蘆〕你鋪排着鴛衾和鳳幃。指望效天長共地久。驀入門知滋味。便合休。幾番家眼睜睜打乾淨。待離了我這手。〔帶云〕趙盼兒〔唱〕你做的個見死不救。可不羞殺桃園中殺白馬。宰烏牛。

〔云〕既然是這般呵。誰着你嫁他來。〔卜兒云〕大姐。周舍說誓來。〔正旦唱〕

〔么篇〕那一個不慘。可可道橫死亡。那一個不實。不不拔了短籌。則你這亞仙子母老實頭。普天下愛女娘的子弟口。〔帶云〕妳姊。不則周舍說謊也。〔唱〕那一個不指皇天。各般說究。恰似秋風過耳早休休。

〔卜兒云〕姐姐。怎生搭救引章孩兒。〔正旦云〕妳姊。我有兩個壓被的銀子。略兩個拿着買休去來。〔卜兒云〕他說來則有打死的。無有買休賣休的。〔正旦尋思科〕做與卜耳語科云。則除是這般。〔卜兒云〕可是中也不中。〔正旦云〕不妨事。將書來看我。〔卜遞書科〕正旦念云。引章拜上姐姐并妳姊。當初不信好人之言。果有恹惶之事。進得他門。便打我五十殺威棒。如今朝打暮罵。禁持不過。你來的早。還得見我。來得遲呵。不能勾見我面了。只此拜上。妹子也。當初誰教你做這事來。〔唱〕

〔么篇〕想當初有憂呵同共憂。有愁呵一處愁。他道是殘生早晚喪荒丘。

做了個游街野巷村務酒。你道是百年之後。〔云〕妹子也。你不道來這個也。大姐。出了一包膿。不如嫁個張郎婦李郎妻。〔唱〕立一個婦名兒。做鬼也風流。

〔云〕妳妳。那寄書的人去了不曾。〔卜兒云〕還不曾去哩。〔正旦云〕我寫一封書。寄與引章去。〔做寫科〕〔唱〕
〔後庭花〕我將這情書親自修。教他把天機休泄漏。傳示與休莽。惹收心的女拜上。你渾身疼的歹事頭。〔帶云〕引章。我怎的勸你來。〔唱〕你好沒來由。遭他毒手。無情的棍棒抽。赤津津鮮血流。逐朝家如暴囚。怕不將性命丟。況家鄉隔鄭州。有誰人相睬瞅。空這般出盡醜。

〔卜兒哭科云〕我那女孩兒。那裏打熬得過。大姐。你可怎生的救他一救。〔正旦云〕妳妳放心。〔唱〕

〔柳葉兒〕則教你怎生消受。我索合再做個機謀。把這雲鬟蟬鬢粧梳就。〔帶云〕還再穿上些錦繡衣服。〔唱〕珊瑚鈎。芙蓉扣。扭捏的身子兒。別樣嬌柔。

〔雙鴈兒〕我看這粉臉兒。搭救你女骷髏。割捨的一不做二不休。拚了個由他咒也波咒。不是我說大口。怎出得我這烟月手。

〔卜兒云〕姐姐到那裏子細着。〔哭科云〕孩兒。則被你煩惱殺了我也。〔正旦唱〕

〔恨裏來煞〕你收拾了心上憂。你展放了眉間皺。我直着花葉不損覓歸秋。那廝愛女娘的心。見的便似驢共狗。賣弄他玲瓏剔透。〔云〕我到那裏。三言兩句。肯寫休書。萬事俱休。若是不肯寫休書。我將他招一招。拈一拈。摟一摟。抱一抱。着那廝通身酥。遍體麻。將他鼻凹兒抹上一塊砂糖。着那廝又舔不着。吃又吃不着。賺得那廝寫了休書。引章將的休書來。俺的撒了我這裏出了門兒。〔唱〕可不是一場風月。我看那漢一時休。〔下〕

〔音釋〕 晃音誑 宅池齋切 謳音歐 暮音陌 參上聲 憊音狀 暴音僕 嗽音嗽 骷音枯

發音妻 凹汪卦切 啞音忝 賺音湛

第三折

〔周舍同店小二上詩云〕萬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無非花共酒。惱亂我心腸。店小二。我看你開着這個客店。我那裏希罕你那房錢養家。不問官妓私科子。只等有好的來。你客店裏。你便來叫我。〔小二云〕我知道只是你脚頭亂。一時問那裏尋你去。〔周舍云〕你來粉房裏尋我。〔小二云〕粉房裏沒有呵。〔周舍云〕賭房裏來尋。〔小二云〕賭房裏沒有呵。〔周舍云〕牢房裏來尋。〔下〕〔丑扮小閒挑籠上〕〔詩云〕釘靴兩傘爲活計。偷寒送煖作營生。不是閒人閒不得。及至得了閒時又閒不成。自家張小閒的便是。平生做不的買賣。止是與歌者姐姐每叫些人。兩頭往來。傳消寄信都是我。這裏有個大姐趙盼兒。着我收拾兩箱子衣服行李。往鄭州去。都收拾停當了。請姐姐上馬。〔正旦上云〕小閒。我這等打扮。可衝動得那廝麼。〔小閒做倒科〕〔正旦云〕你做甚麼哩。〔小閒云〕休道衝動那廝。這一會兒連小閒也酥倒了。〔正旦唱〕

〔正宮端正好〕則爲他滿懷愁心悶悶。做的個進退無門。那婆娘家一湧性。無思忖。我可也強打入迷魂陣。

〔滾繡球〕我這裏微微的把氣噴。輸個姓因怎不教這廝背槽拋糞。更做道曾天下無他這等郎君。想着容易情忒獻勤。幾番家待要不問。第一來我則是可憐見無主娘親。第二來是我慣會爲旅偏憐客。第三來也是我自已貪杯惜醉人。到那裏呵也索費些精神。

〔云〕說話之間。早來到鄭州地方了。小閒接了馬者。且在柳陰下歇一歇咱。〔小閒云〕我知道。〔正旦云〕小閒。咱開口論閒話。這好人家好舉止。惡人家惡家法。〔小閒云〕姐姐。你說我聽。〔正旦唱〕

〔倘秀才〕縣君的則是縣君。妓人的則是妓人。怕不扭捏着身子。驀入他門。怎禁他使數的。到支分背地裏暗忍。

〔滾繡球〕那好人家將粉撲兒淺淡勻。那裏像啗乾茨臘手搶着粉。好人家將那篦梳兒慢慢慢地鋪髻。那裏像啗解了那襟胸帶。下頻上勒一道深痕。好人家知個遠近。戲個向順。衡一味良人家風韻。那裏像啗們恰便似

空房中鎖定個獼猴。有那千般不實喬軀老。有萬種虛囂歹議論。斷不了風塵。

〔小閒云〕這裏一個客店。姐姐好住下罷。〔正旦云〕叫店家來。〔店小二見科〕〔正旦云〕小二哥。你打掃一間乾淨房兒。放下行李。你與我請將周舍來。說我在這裏久等多時也。〔小二云〕我知道。〔做行叫科云〕小哥哥在那裏。〔周舍上云〕店小二。有甚麼事。〔小二云〕店裏有個好女子請你哩。〔周舍云〕咯和你就去來。〔做見科云〕是。好一個女子也。〔正旦云〕周舍你來了也。〔唱〕

〔么篇〕俺那妹子兒有見聞。可有福分。擡舉的個丈夫俊上添俊。年紀兒恰正青春。〔周舍云〕我那裏會見你來。我在客火裏。你彈着一架琴。我不與了你個褐色絀段兒。〔正旦云〕小的你可見來。〔小閒云〕不會見他有甚麼褐色絀段兒。〔周舍云〕哦。早起杭州散了。趕到陝西。客火裏吃酒。我不與了大姐一分飯來。〔正旦云〕小的每。你可見來。〔小閒云〕我不曾見。〔正旦唱〕你則是忒現新。忒忘昏。更做道你眼鈍。那唱詞話的有兩句留文。咯也會武陵溪畔會相識。今日佯推不認人。我爲你斷夢勞魂。

〔周舍云〕我想起來了。你敢是趙盼兒麼。〔正旦云〕然也。〔周舍云〕你是趙盼兒。好好。當初破親也是你來。小二。開了店門。則打這小閒。〔小閒云〕你休要打我。俺姐姐將着錦繡衣服。一房一臥來嫁你。你倒打我。〔正旦云〕周舍。你坐下。你聽我說。你在南京時。人說你周舍名字。說的我耳滿鼻滿的。則是不曾見你。後得見你呵。害的我不茶不飯。只是思想着你。聽的你娶了宋引章。教我如何不惱。周舍。我待嫁你。你却着我保親。〔唱〕

〔倘秀才〕我當初倚大呵粧儂主婚。怎知我嫉妬呵特故裏破親。你這廝外相兒通疎就裏村。你今日結婚姻。咯就肯罷論。

〔云〕我好意將着車輛鞍馬查房來尋你。你剗地將我打罵。小閒攔回車兒。咯家去來。〔周舍云〕早知姐姐來嫁我。我怎肯打舅舅。〔正旦云〕你真個不知道。你既不知。你休出店門。只守着我坐下。〔周舍云〕休說一兩日。就是一兩年。您兒也坐的將去。〔外旦上云〕周舍兩三日不家去。我尋到這店門首。我試看咱。原來是趙盼兒。

和周舍坐哩。兀那老弟子不識羞。直趕到這裏來。周舍。你再不要來家等。你來時我拿一把刀子。你拿一把刀子。和你一遞一刀子截哩。〔下〕〔周舍取棍科云〕我和你搶生吃哩。不是妳妳在這裏。我打殺你。〔正旦唱〕

〔脫布衫〕我更是的。不待饒人。我爲甚不敢明聞。肋底下插柴自穩。怎見你便打他一頓。

〔小梁州〕可不道一夜夫妻百夜恩。你可便息怒停嗔。你村時節背地裏。使些三村對着。我合思忖。那一個雙同叔。打殺僧紅裙。

〔么篇〕則見他惡眼。摸按着無情棍。便有火性的。不似你個郎君。〔云〕你拿着偌粗的棍棒。倘或打殺他呵。可怎了。〔周舍云〕丈夫打殺老婆。不該償命。〔正旦云〕這等說。誰敢嫁你。〔背唱〕我假意兒瞞。虛科兒噴。着這廝有家難奔。妹子也。你試看咱風月救風塵。

〔云〕周舍。你好道兒。你這裏坐着。點的你媳婦來罵我這一場。小閒。攔回車兒。啣回去來。〔周舍云〕好妳妳。請坐。我不知道他來。我若知道他來。我就該死。〔正旦云〕你真個不會使他來。這妮子不賢惠。打一棒快毬子。你捨的宋引章。我一發嫁你。〔周舍云〕我到家裏就休了他。〔背云〕且慢着。那個婦人是我平日間打怕的。若與了一紙休書。那婦人就一道煙去了。這婆娘他若是不嫁我呵。可不弄的尖擔兩頭脫。休的造次。把這婆娘搖撼的實着。〔向旦云〕妳妳。您孩兒肚腸是驢馬的見識。我今家去把媳婦休了呵。妳妳。你把肉吊窗兒放下來。可不嫁我。做的個尖擔兩頭脫。妳妳。你說下個誓着。〔正旦云〕周舍。你真個要我賭咒。你若休了媳婦。我不嫁你呵。我着堂子裏馬踏殺。燈草打折。賺兒骨。你逼的我賭這般重咒哩。〔周舍云〕小二將酒來。〔正旦云〕休買酒。我車兒上有十瓶酒哩。〔周舍云〕還要買。〔正旦云〕休買。我車上有個熟羊哩。〔周舍云〕好好好。待我買紅去。〔正旦云〕休買紅。我箱子裏有一對大紅羅。周舍。你爭甚麼。那。你的便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唱〕

〔二煞〕則這緊的到頭終是緊。親的原來只是親。憑着我花朵兒身軀。爭條兒年紀。爲這錦片兒前程。倒賠了幾錠兒花銀。拚着個十米九糠。問甚

麼兩婦三妻。受了些萬苦千辛。我看人頭上氣忍。不枉了一世做郎君。

〔黃鍾尾〕你窮殺呵。甘心守分捱貧困。你富呵。休笑我飽煖生淫惹議論。嗔心中戲個意順。但休了你這眼下人。不要你錢財使半文。早是我走將來自上門。家業家私待你六親。肥馬輕裘待你一身。倒貼了奩房和你爲眷姻。〔云〕我若還嫁了你。我不比那宋引章。針指油麵。刺繡鋪房。大裁小剪。都不曉得一些兒的。〔唱〕我將你寫了的休書。正了本。〔同下〕

〔音釋〕 苾音慈 稗音盼 頰音孩 蠶音臬 假呼關切 匿音廉 剗音產 狠狠平聲 寢本去聲

撼含上聲 臘音廉

第四折

〔外旦上云〕這些時周舍敢待來也。〔周舍上見科〕〔外旦云〕周舍。你要吃甚麼茶飯。〔周舍做怒科云〕好也。將紙筆來。寫與你一紙休書。你快走。〔外旦接休書不走科云〕我有甚麼不是。你休了我。〔周舍云〕你還在這裏。你快走。〔外旦云〕你真個休了我。你當初要我時。怎麼樣說來。你這負心漢。害天災的。你要去我偏不去。〔周舍推出門科〕〔外旦云〕我出的這門來。周舍。你好癡也。趙盼兒姐姐。你好強也。我將着這休書直至店中尋姐姐去來。〔下〕〔周舍云〕這賤人去了。我到店中娶那婦人去。〔做到店科叫云〕店小二。恰纔來的那婦人。在那裏。〔小二云〕你剛出門。他也上馬去了。〔周舍云〕倒着他道兒了。將馬來我趕將他去。〔小二云〕馬搗駒了。〔周舍云〕鞍轡子。〔小二云〕驢子漏蹄。〔周舍云〕這等我步行趕將他去。〔小二云〕我也趕他去。〔同下〕

〔旦同外旦上〕〔外旦云〕若不是姐姐。我怎能勾出的這門也。〔正旦云〕走走走。〔唱〕

〔雙調新水令〕笑吟吟案板似寫着休書。則俺這脫空的故人何處。賣弄他能愛女。有權術。怎禁那得勝葫蘆。說到有九千句。

〔云〕引章。你將那休書來與我看咱。〔外旦付休書〕〔正旦換科云〕引章。你又要嫁人時。全憑這一張紙。是個照證。你收好者。〔外旦接科〕〔周舍趕上喝云〕賤人那裏去。宋引章。你是我的老婆。如何逃走。〔外旦云〕周舍。

你與了我休書。趕出我來了。(周舍云)休書上手模印五個指頭。那裏四個指頭的是休書。(外旦展看周奪咬碎科)(外旦云)姐姐。周舍咬了我的休書也。(旦上教科)(周舍云)你也是我的老婆。(正旦云)我怎麼是你的老婆。(周舍云)你吃了我的酒來。(正旦云)我車上有十瓶好酒。怎麼是你的。(周舍云)你可受我的半來。(正旦云)我自有一隻熟羊。怎麼是你的。(周舍云)你受我的紅定來。(正旦云)我自有一大紅羅。怎麼是你的。(唱)

【喬牌兒】酒和羊。車上物。大紅羅。自將去。你一心淫盪無是處。要將人白賴取。

(周舍云)你會說過誓嫁我來。(正旦唱)

【慶東原】俺須是賣空虛。憑着那說來的言咒。誓爲活路。(帶云)怕你不信呵。(唱)偏花街請到娼家女。那一箇不對着明香寶燭。那一箇不指着皇天后土。那一箇不賭着鬼戮神誅。若信這呪盟言。早死的絕門戶。

(云)引章妹子。你跟將他去。(外旦怕科云)姐姐。跟了他去就是死。(正旦唱)

【落梅風】則爲你無思慮。忒模糊。(周舍云)休書已毀了。你不跟我去待怎麼。(外旦怕科)(正旦云)妹子休慌。莫怕。咬碎的是假休書。(唱)我特故抄與你個休書題目。我跟前見放着這親模。(周舍奪科)(正旦唱)便有九頭牛。也拽不出去。

(周扯二旦科云)明有王法。我和你告官去來。(同下)(外扮孤引張千上)(詩云)聲名德化九重聞。良夜家家不閉門。雨後有人耕綠野。月明無犬吠花村。小官鄭州守李公弼是也。今日升起早衙。斷理些公事。張千。喝撒箱。(張千云)理會的。(周舍同一旦下兒上)(周叫云)冤屈也。(孤云)告甚麼事。(周舍云)大人可憐見。混賴我媳婦。(孤云)誰混賴你的媳婦。(周舍云)是趙盼兒設計混賴我媳婦。宋引章。(孤云)那婦人怎麼說。(正旦云)宋引章是有丈夫的。被周舍強佔爲妻。昨日又與了休書。怎麼是小婦人混賴他的。(唱)

【鴈兒落】這廝心狠毒。這廝家豪富。銜一味虛肚腸。不踏着實途路。

【得勝令】宋引章有親夫。他強占作家屬。淫亂心情歹。兇頑膽氣粗無徒。到處裏胡爲故。現放着休書。望恩官明鑒取。

〔安秀實上云〕適纔趙盼兒使人來說。宋引章已有休書了。你快告官去。便好取他。這裏是衙門首。不免高叫道冤屈也。〔孤云〕衙門外誰鬧拿過來。〔張千牽入科云〕告人當面。〔孤云〕你告誰來。〔安秀實云〕我安秀實聘下宋引章。被鄭州周舍強奪爲妻。乞大人做主咱。〔孤云〕誰是保親。〔安秀實云〕是趙盼兒。〔孤云〕趙盼兒。你說宋引章原有丈夫是誰。〔正旦云〕正是這安秀才。〔唱〕

【沽美酒】他幼年間便習儒。腹隱着九經書。又是俺共里同村一處居。接受了釵環財物。明是個良人婦。

〔孤云〕趙盼兒。我問你。這保親的委是你麼。〔正旦云〕是小婦人。〔唱〕

【太平令】現放着保親的。堪爲憑據。怎當他搶親的。百計虧圖。那裏是明婚正娶。公然的傷風敗俗。今日個訴與太府做主。可憐見斷他夫妻完聚。〔孤云〕周舍。那宋引章明明有丈夫的。你怎生還賴。是你的妻子。若不看你父親面上。送你有司問罪。您一行人聽我下斷。周舍杖六十。與民一體當差。宋引章仍歸安秀才爲妻。趙盼兒等寧家住坐。〔詞云〕只爲老虔婆愛賄貪錢。趙盼兒細說根原。呆周舍不安本業。安秀才夫婦團圓。〔衆叩謝科〕〔正旦唱〕

【收尾】對恩官。一一說緣故。分割開貪夫怨女。麵糊盆。再休說死生交。風月所。重諧燕鶯侶。

〔音釋〕 鞞音備 術繩朱切 物音務 目音暮 擲粗酸切 屬繩朱切 做租去聲 俗詞疽切 呆

音諧

題目 安秀才花柳成花燭
正名 趙盼兒風月救風塵

東堂老勸破家子弟雜劇

秦簡夫撰

楔子

〔冲末扮趙國器扶病引淨揚州奴旦兒翠哥上〕〔趙國器云〕老夫姓趙名國器。祖貫東平府人氏。因做商賈。到此揚州東門裏牌樓巷居住。嫡親的四口兒家屬。渾家李氏。不幸早年下世。所生一子。就喚做揚州奴。娶的媳婦兒也姓李。是李節使的女孩兒。名喚翠哥。自娶到老夫家中。這孩兒裏言不出。外言不入。甚是賢達。想老夫幼年間做商賈。早起晚眠。積儉成這個家業。指望這孩兒久遠營運。不想他成人已來。與他娶妻之後。只伴着那一夥狂朋怪友。飲酒非爲。吃穿衣飯。不着家業。老夫耳聞眼觀。非止一端。因而憂悶成疾。晝夜無眠。眼見的覷天遠。入地近。無那活的人也。老夫一死之後。這孩兒必敗我家。枉惹後人談論。我這東隣有一居士。姓李名實。字茂卿。此人平昔與人寡合。有古君子之風。人皆呼爲東堂老子。和老夫結交甚厚。他小老夫兩歲。我爲兄。他爲弟。結交三十載。並無離間之語。又有一件。茂卿妻恰好與老夫同姓。老夫妻與茂卿同姓。所以親家往來。勝如骨肉。我如今請過他來。將這託孤的事。要他替我分憂。未知肯否何如。揚州奴那裏。〔揚州奴應科云〕你喚我怎麼。老人家。你那病症則管裏叫人的小名兒。各人也有幾歲年紀。這般叫可不折了你。〔趙國器云〕你去請將李家叔叔來。我有說的話。〔揚州奴云〕知道。下次小的每。隔壁請東堂老叔叔來。〔趙國器云〕我着你去。〔揚州奴云〕着我去。則隔的一重壁。直起動我走這遭兒。〔趙國器云〕你怎生又使別人去。〔揚州奴云〕我去我去。你休鬧。下次小的每。鞍馬。〔趙國器云〕只隔的箇壁兒。怎麼騎馬去。〔揚州奴云〕也着你做我的爹哩。你偏不知我的性兒。上茅廁去也騎馬哩。〔趙國器云〕你看這廝。〔揚州奴云〕我去我去。又是我氣着你也出的這門來。這裏也無人。這個是我的父親。他不曾說一句話。我直挺的他脚稍天。這隔壁東堂老叔叔。他和我等各白世人。他不曾見我便罷。他見了我呵。他叫我一聲揚州奴。哎。說得我喪膽亡魂。不知怎生的是。這等怕他。說話之間。早到他家門首。〔做咳嗽科〕叔叔在家麼。〔正末扮東堂老上云〕門首是誰喚門。〔揚州奴云〕是你孩兒揚州奴。〔正末云〕你來怎麼。〔揚州奴云〕父親着揚州奴請叔叔。不知有甚事。〔正末云〕你先

去。我就來了。〔揚州奴云〕我也巴不得先去自在些兒。〔下〕〔正末云〕老夫姓李名實，字茂卿，今年五十八歲，本貫東平府人氏，因做買賣，流落在揚州東門裏牌樓巷居住。老夫幼年也曾看幾行經書，自號東堂居士。如今老了，人就叫我做東堂老子。我西家趙國器，比老夫長二歲，元是同鄉，又同流寓在此，一向通家往來，已經三十餘載。近日趙兄染其疾病，不知有甚事，着揚州奴來請我，恰好也要去探望他，早已來到門首。揚州奴，你報與父親知道，說我到了也。〔揚州奴做報科云〕請的李家叔叔在門首哩。〔趙國器云〕道有請。〔正末做見科云〕老兄染病，小弟連日窮忙，有失探望，勿罪勿罪。〔趙國器云〕請坐。〔正末云〕老兄病體如何。〔趙國器云〕老夫這病，則有添無有減，眼見的無那活的人也。〔正末云〕曾請良醫來醫治也不曾。〔趙國器云〕嗨，老夫不會延醫，居士與老夫最是契厚，請猜我這病症咱。〔正末云〕老兄着小弟猜這病症，莫不是害風寒暑溼麼。〔趙國器云〕不是。〔正末云〕莫不是爲饑飽勞逸麼。〔趙國器云〕也不是。〔正末云〕莫不是爲些憂愁思慮麼。〔趙國器云〕哎，這纔叫做知心之友。我這病正從憂愁思慮得來的。〔正末云〕老兄差矣，你負郭有田千頃，城中有油磨坊，解典庫，有兒有婦，是揚州點一點二的財主，有甚麼不足，索這般深思遠慮那。〔趙國器云〕嗨，居士不知，正爲不肯子揚州奴成人已來，與他娶妻之後，他合着那駱狂朋怪友，飲酒非爲，日後必然敗我家業，因此上憂慮成病，豈是良醫調治得的。〔正末云〕老兄過慮，豈不聞邵堯夫戒子伯溫曰：我欲教汝爲大賢，未知天意肯從否。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父母與子孫成家立計，是父母盡己之心，久以後成人不成人，是在于他。父母怎管的他到底。老兄這般焦心苦思，也是乾落得的。〔趙國器云〕雖然如此，莫說父子之情，不能割捨，老夫一生辛勤，掙這銅斗兒家計，等他這般廢敗，便死在九泉也不瞑目。今日請居士來，別無叮嚀，欲將托孤一事，專靠在居士身上，照顧這不肖，免至流落。老夫啣環結草之報，斷不敢忘。〔正末起身科云〕老兄重托，本不敢辭，但一者老兄壽算綿遠，二者小弟才德俱薄，又非服制之親，揚州奴未必肯聽教訓，三者老兄家緣饒富，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請老兄另托高賢，小弟告回。〔趙國器云〕揚州奴當住叔叔咱，居士何故推托如此，豈不聞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老夫與居士通家往來，三十餘年，情同膠漆，分若陳雷，今病勢如此，命在須臾，料居士素德雅望，必能不負所請，故敢托妻寄子。居士，你平日這許多慷慨氣節，都

歸何處。道不的個見義不爲無勇也。」做跪正末回跪科云「呀。老兄怎便下如此重禮。則是小弟承當不起。老兄請起。小弟依允便了。」〔趙國器云〕揚州奴。擡過卓兒來者。〔揚州奴云〕下次小的每。擡一張卓兒過來着。〔趙國器云〕我使你。你可使別人。〔揚州奴云〕我掇我掇。你這一夥弟子孩兒們。緊關裏叫個使一使。都走得無一個。這老兒若有些好友。都是我手下賣了的。〔做掇卓兒科云〕哎。我長了三十歲。幾曾掇卓兒。偏生的偌大沉重。〔做放卓科〕〔趙國器云〕將過紙墨筆硯來。〔揚州奴云〕紙墨筆硯在此。〔趙國器做寫科云〕這張文書。我已寫了。我就畫個字。揚州奴。你近前來。這紙上你與我正點背畫個字者。〔揚州奴云〕你着。我正點背畫。我又無罪過。正不知寫着甚麼來。兩手擰得緊緊的。怕我偷吃了。〔做畫字科云〕字也畫了。你敢待賣我麼。〔正末云〕你父親則不待要賣了你。待怎生。〔趙國器云〕這張文書。請居士收執者。〔又跪〕〔正末收科〕〔趙國器云〕揚州奴。請你叔叔坐下者。就喚你媳婦出來。〔揚州奴云〕叔叔現坐着哩。大嫂你出來。〔旦兒上科〕〔趙國器云〕揚州奴。你和媳婦兒拜你叔父八拜。〔揚州奴云〕着我拜。又不是冬年節下。拜甚麼。〔正末云〕揚州奴。我和你爭拜那。〔揚州奴云〕叔叔休道着我拜八拜。終日見叔叔拜。有甚麼多了處。〔旦兒云〕只依着父親拜叔叔。〔揚州奴云〕閉了嘴。沒你說話。靠後。嚙拜。〔做拜科云〕一拜。權爲八拜。〔起身做整衣科云〕叔叔家裏嬌子好麼。〔正末怒云〕嚙。〔揚州奴云〕這老子越狠了也。〔正末云〕揚州奴。你父親是甚麼病。〔揚州奴云〕您孩兒不知道。〔正末云〕嚙。你父親病及半年。你刻地不知道。你豈不知父病。子當主之。〔揚州奴云〕叔叔息怒。父親的症候。您孩兒待說不知來。可怎麼不知。待說知道來。可也忖量不定。只見他坐了。睡了。坐。敢是欠活動些。〔正末云〕揚州奴。你父親立與我的文書上。寫着的甚麼哩。〔揚州奴云〕您孩兒不知。〔正末云〕你既不知。你可怎生正點背畫字來。〔揚州奴云〕父親着您孩兒畫。您孩兒不敢不畫。〔正末云〕既是不知。你兩口兒近前來。聽我說與你想。你父親生下你來。長立成人。娶妻之後。你伴着狂朋怪友。飲酒非爲。不務家業。憂而成病。文書上寫着道。揚州奴所行之事。不曾稟問叔父李茂卿。不許行假。若不依叔父教訓。打死勿論。你父親許着俺打死你哩。〔揚州奴做打悲科云〕父親。你好下的也。怎生着人打死我那。〔趙國器云〕兒也。也是我出于無奈。〔正末云〕老兄免憂慮。揚州奴斷然不敢了也。〔唱〕

〔仙呂賞花時〕爲兒女擔憂髮已絲。爲家貲身亡心未死。將這把業骨頭常好是費神思。既老兄托妻也。那寄子。〔帶云〕老兄免憂慮。〔唱〕我着你終有箇稱心時。〔下〕〔揚州奴做扶趙國器科云〕大嫂這一會兒父親面色不好。扶着後堂中去。父親你精細着。〔趙國器云〕揚州奴。你如今成人長大。管領家私。照觀家小。省使儉用。我眼見的無那活的人也。〔詩云〕只爲生兒性太庸。日夜憂愁一命終。若要趨庭承教訓。則除夢裏再相逢。〔同下〕

〔音釋〕 數音備 憑音悶 搦女卓切 劉音產

第一折

〔丑扮賣茶上詩云〕茶迎三島客。湯送五湖賓。不將可口味。難近使錢人。小可是賣茶的。今日燒得這鑊兒熱了。看有甚麼人來。〔淨扮柳隆卿胡子傳上〕〔柳隆卿詩云〕不養蠶桑不種田。全憑馬扁度流年。〔胡子傳詩云〕爲甚侵晨奔到晚。幾箇忙忙少我錢。〔柳隆卿云〕自家柳隆卿。兄弟胡子傳。我兩個不會做甚麼營生買賣。全憑這張嘴抹過日子。在城有一個趙小哥揚州奴。自從和俺兩個拜爲兄弟。他的勾當。都憑我兩個。他無我兩個。茶也不吃。飯也不吃。俺兩個若不是他呵。也都是餓死的。〔胡子傳云〕哥。則我老婆的褲子也是他的。哥的網兒也是他的。〔柳隆卿云〕哎。壞了我的頭也。〔胡子傳云〕哥。我們兩個吃穿衣飯。那一件兒不是他的。我這幾日不曾見他。就弄得我手裏都焦乾了。哥。啗茶房裏尋他去。若尋見他。酒也有。肉也有。吃不了的。還包了家去與我渾家吃哩。〔柳隆卿做見賣茶科云〕兄弟說得是。賣茶的。趙小哥會來麼。〔賣茶云〕趙小哥不會來哩。〔柳隆卿云〕你與我看看。等他來時。對俺兩個說。俺兩個且不吃茶哩。〔賣茶云〕理會的。趙小哥早來了。〔揚州奴上詩云〕四肢八脈剛帶俏。五臟六腑却無才。村入骨頭挑不出。俏從胎裏帶將來。自家揚州奴的便是。人口順多喚我做趙小哥。自從我父親亡化了。過日月好疾也。可早十年光景。把那家緣過活金銀珠翠。古董玩器。田產物業。孳畜牛羊。油磨房。解典庫。丫鬟奴僕。典盡賣絕。都使得無了也。我平日間使慣了的手。吃慣了的口。一二日不使得幾十箇銀子呵。也過不去。我結交了兩個兄弟。一個是柳隆卿。一個是胡子傳。他兩個是我的心腹朋友。我一句話還不曾說出來。他早知道。都是提着头便知尾的。看我怎麼不敬他。我父親

說的我到底不依。但他兩個說的合着我的心。趁着我的意。恰便經也似聽他。這兩日不見他。平日裏則在那茶房裏廝等。我如今到茶房裏問一聲去。〔做見科〕〔賣茶云〕趙小哥。你來了也。有人在茶房裏坐着正等你來哩。二位趙小哥來了也。〔胡子傳云〕來了來了。我和你一個做好。一個做歹。你出去。〔柳隆卿云〕兄弟你出去。〔胡子傳云〕哥。你出去。〔柳隆卿做見科云〕哥。你在那裏來。俺等了你一早起。了。〔揚州奴云〕哥。這兩日你也不來望我一望。〔柳隆卿云〕胡子傳也在這裏。〔揚州奴云〕我自過去。〔見科云〕哥。唱喏咱。〔胡子傳不採科〕〔柳隆卿云〕小哥來了。〔胡子傳云〕那個小哥。〔柳隆卿云〕趙小哥。〔胡子傳云〕他老子在那裏做官來。他也是小哥。詐官的該徒。我根前歪充。叫總甲來綁了這弟子孩兒。〔揚州奴云〕好沒分曉。敢是吃早酒來。〔柳隆卿云〕俺等了一早起。沒有吃飯哩。〔揚州奴云〕不曾吃飯哩。你可不早說。誰是你肚裏虢虫。與你一個銀子。自家買飯吃去。〔做與砌末科〕〔胡子傳云〕看茶與小哥吃。你可這般嫩。就當不得了。〔揚州奴云〕哥。不是我嫩。還是你的臉皮忒老了些。〔柳隆卿云〕這裏有一門親事。俺要作成你。〔揚州奴云〕哥。感承你兩個的好意。我如今不比往日。把那家緣過活都做篩子喂驢漏豆了。止則有這兩件兒衣服。粧點着門面。我強做人哩。你作成別人去罷。〔胡子傳云〕我說來麼。你可不依我。這死狗扶不上牆的。〔揚州奴云〕哥。不是扶不上。我腰裏貨不硬掙哩。〔柳隆卿云〕呸。你說你無錢。那一所房子是披着天王甲。換不得錢的。〔揚州奴云〕哎。你那裏是我兄弟。你就是我老子。緊關裏誰肯提我這一句。是阿我無錢使。賣房子便有錢使。哥。則一件。這房子我父親在時。只番番瓦。就使了一百錠。如今誰肯出這般大價錢。〔胡子傳云〕當要一千錠。只要五百錠。當要五百錠。則要二百五十錠。人都搶着買了。〔揚州奴云〕說的是。當要一千錠。則要五百錠。當要五百錠。則要二百五十錠。人都搶着買。可不磨扇墜着手哩。哥。則一件。爭奈隔壁李家叔叔有些難說話。成不得。成不得。〔胡子傳云〕李家叔叔不肯呵。脅肢裏扎上一指頭便了。〔揚州奴云〕是阿。他不肯脅肢裏扎上一指頭便了。如今便賣這房子。也要個起功局立帳子的人。〔柳隆卿云〕我便起功局。〔胡子傳云〕我便立帳子。〔揚州奴云〕哦。你起功局。你立帳子。賣了房子。我可在那裏住。〔柳隆卿云〕我家裏有一個破驢棚。〔揚州奴云〕你家裏有一個破驢棚。但得不漏潛下身子便也罷。可把甚麼做飯吃。〔胡子傳云〕有家裏有一個破沙鍋。兩個破

砌。和兩雙折筋。我都送與你。儘勾了你的也。〔揚州奴云〕好弟兄這房子當要一千錠則要五百錠。當要五百錠則要二百五十。錠人見價錢少就都搶着。買李家叔叔不肯。呵脅肢裏扎他一指頭便了。你替我立帳子。你替我起功局。你家有間破鹽棚。你家有個破沙鍋。你家有兩個破碗。兩雙折筋。我儘勾受用快活。不着你兩個兄弟孩兒也送不了我的命。〔同下〕〔正末同卜兒小末尼上〕〔正末云〕老夫李茂卿的便是。不想我老友直如此先見。道我死之後。不肖子必敗吾家。今日果應其言。戀酒迷花。無數年光景。家業一掃無遺。便好道知子莫過父。信有之也。〔唱〕

〔仙呂點絳脣〕原是祖父的窠巢。誰承望子孫不肖。剔騰了想着這半世勤勞。也枉做下千年調。

〔混江龍〕我勸嗒人便休生奸狡。則恐怕命中無福也難消。大古來前生注定。誰許你今世貪饕。那一個積攢的。運窮呵君子拙。那一個享用的。家富也小兒驕。〔帶云〕我想這錢財也容易博來的。〔唱〕做買賣。恣虛囂。開田地。廣鋤鉤。斷河泊。截漁樵。鑿山洞。取煤燒。則他那經營處。恨不的佔盡了利名場。全不想到頭時。剛落得個邯鄲道。都是些三喧簷燕雀。巢葦的這鷓鴣。

〔旦兒云〕自家翠哥的便是。自從公公亡化過了。揚州奴將家緣家計。都使得罄盡。如今又要賣那一所房子哩。我去告訴那東堂叔叔。這便是他家了。不免逕入。〔做見科正末云〕媳婦兒。你來做甚麼。〔旦兒云〕自從公公亡化之後。揚州奴將家緣家計。都使盡了。他如今又要賣那一所房子。翠哥一逕的稟知叔叔來。〔正末云〕我知道了也。等那醜賊生來時。我自有個主意。〔揚州奴同二淨上〕〔柳隆卿云〕趙小哥。上緊着幹。遲便不濟也。〔揚州奴云〕轉灣抹角。可早來到李家門首。哥。則一件。我如今過去。便不敢提這賣房子。這老兒可有些兜搭難說話。慢慢的遠打週道和他說。你兩個且休過來。〔做見唱喏科云〕叔叔。嬌子。拜揖。〔見旦兒睨科〕你來怎的。敢是要告我那。〔正末云〕揚州奴。你來怎的。〔揚州奴云〕我媳婦來見叔叔。我怕他年紀小。失了體面。〔正淨入見末施禮拜科〕〔正末怒科云〕這兩個是什麼人。〔二淨云〕俺們都是讀半鑑書的秀才。不比

那駁光棍〔正末怒科云〕你來俺家有何事。〔柳隆卿云〕好意與他唱喏。倒惱起來。好沒趣。〔揚州奴云〕是您孩兒的相識朋友。一個是柳隆卿。一個是胡子傳。〔正末云〕我認的什麼柳隆卿。胡子傳。引着他們來見我。揚州奴〔唱〕

〔油葫蘆〕你和這狗黨狐朋兩個廝趁着。〔云〕揚州奴。你多大年紀也。〔揚州奴云〕您孩兒三十歲了。〔正末云〕噤聲。〔唱〕又不是年紀小。怎生來一樁樁好事不會學。〔帶云〕可也怪不的你來。〔唱〕你正是那內無老父尊兄道。却又外無良友嚴師教。〔云〕揚州奴。你有的叫化也。〔揚州奴云〕如何且相左手。您孩兒便不到的哩。〔正末唱〕你把家私來蕩散了。將妻兒來凍餓倒。我也還望你有個醉還醒。迷還悟。夢還覺。剗地的可只與這等兩個做知交。

〔揚州奴云〕這柳隆卿胡子傳是您孩兒的好朋友。〔正末云〕揚州奴。〔唱〕

〔天下樂〕哎。兒也。可道是人伴着賢良也。那智轉高。〔帶云〕揚州奴。你只瞞了別人。却瞞不過老夫。〔唱〕你會出的胎也波胞。你娘將你那細藉包。你娘將那酥蜜食。養活得偌大小。〔帶云〕你父親也只爲你不務家業。憂病而死。〔唱〕先氣得個娘命夭。後併的你那爺死了。好也囉。好也囉。你可什麼養子防備老。

〔揚州奴云〕叔叔。這兩個人你休看得他輕。可都是讀半鑑書的。〔正末云〕揚州奴。你平日間所行的勾當。我一樁樁的說。你則休賴。〔揚州奴云〕叔叔。您孩兒平日間敬的可是那一等人。不敬的可是那一等人。叔叔。你說與孩兒聽。〔正末唱〕

〔那吒令〕你見一個新日色下城呵。〔帶云〕賊醜生。你便道請波請波。〔唱〕連忙的緊邀。你見一個良人婦叩門呵。〔帶云〕你便道疾波疾波。〔唱〕你便降階兒的接着。你見一個好秀才上門呵。〔帶云〕你便道家裏沒囉。家裏沒囉。〔唱〕你抽身兒躲了。你做的是攀蟾折桂手。你敬的是閉月羞花貌。甚麼是那晏平仲善與人交。

〔鵲踏枝〕你則待要愛纖腰。可便似柔條。不離了舞榭歌臺。不依更那月夕花朝。想當日個按六么舞霓裳未了。猛回頭燭滅香消。

〔云〕揚州奴。你久以後有的叫化也。〔揚州奴云〕如何。且相右手。您孩兒不到的叫化哩。〔正末唱〕

〔寄生草〕我爲甚叮嚀勸叮嚀道。你有禍根有禍苗。你拋撇了這醜婦家中寶。挑踢着美女家生哨。哎。兒也。這的是你自作下窮漢家私暴。只思量倚檀槽聽唱一曲桂枝香。你少不的撒搖擺。學打幾句蓮花落。

〔六么序〕那裏面藏圈套。都是些綿中刺。笑裏刀。那一個出得他擗打擗揉。止不過帳底絞綃。酒畔羊羔。婦人的玉軟香嬌。半席地恰便似八百里梁山泊。抵多少月黑風高。那潑煙花專等你個脆材料。快準備着五千船鹽引。十萬擔茶挑。

〔么篇〕你把他門限兒踏着。消息兒湯着。那裏面又沒官僚。又沒王條。又沒公曹。又沒囚牢。到的來金谷也。那富饒早半合兒斷送了。直教你無計能逃。有路難超。搜剔盡皮格也。那翎毛。渾身遍體。星星開剝。儘着他炙燂烹炮。那虔婆一對剛牙爪。遮莫你手輕脚疾。敢可也立做了骨化形銷。

〔云〕揚州奴。你來怎的。〔揚州奴云〕叔叔。您孩兒無事也不敢來。今日一徑的來告稟叔叔知道。自從俺父親亡過十年光景。只在家裏死丕丕的閒坐。那錢物則有出去的。無有進來的。便好道坐吃山空。立吃地陷。又道是家有千貫。不如日進分文。您孩兒想來原是舊商賈人家。如今待要合人做些買賣去。爭奈乏本。您孩兒想來家中並無甚值錢的物件。止有這一所宅子。還賣的五六百錠。等我賣了做本錢。您孩兒各扎邦。便覓個合子錢兒。〔正末云〕哦。你將那油磨房。解典庫。金銀珠翠。田產物業。都將來典盡賣絕了。止有這所棲身宅子。又要賣。你賣波我買。〔揚州奴云〕既然叔叔要。把這房子東廂西舍。前堂後閣。門窗戶闔。上下也點看一看。纔好定價。〔正末云〕也不索看。〔唱〕

「一半兒」問甚麼東廊西舍是舊椽樑。〔揚州奴云〕前廳和後閣都是新翻瓦的。〔正末唱〕問甚麼那後閣前堂都是新蓋造。〔揚州奴云〕既然叔叔要呵。你姪兒填定價錢五百錠。莫不忒多了些麼。〔正末唱〕不是你歹叔叔嫌你索的來忒價高。〔揚州奴云〕叔叔。這錢鈔幾時有。〔正末云〕這許多錢鈔也一時辦不迭。〔唱〕多半月。少十朝。〔揚州奴云〕叔叔。這項貨緊。則怕着人買將去了。〔正末云〕你要五百錠。我先將二百五十錠交付你。〔唱〕我將這五百錠做一半兒賒來。一半兒交。

〔云〕小大哥。你去取的來。〔小末做取鈔科云〕父親。二百五十錠在此。〔正末付與揚州奴做奪科云〕拿來。你那嘴臉是掌財的。〔做遞與二淨科云〕哥。你兩人拿着。〔正末云〕你把這鈔使完了時。再沒宅子好賣了。你自己去想咱。〔揚州奴云〕是您孩兒商量做買賣各扎邦。便覓合子錢。〔背云〕哥。這二百五十錠儘勾了。先去買十隻大羊。五果五菜。響糖獅子。我那丈母與他一張獨卓兒。你們都是鴛鴦客。把那桌子與我一字兒擺開着。〔柳隆卿云〕隨你擺布。〔正末做聽科云〕揚州奴。你做甚麼來。〔揚州奴云〕沒。您孩兒商議做買賣哩。拏這鈔去置買各項貨物。都要堆在卓子上。做一字兒擺開。着那過來過往的人見了。稱讚道。好一個大本錢的客人。也有些光彩。您孩兒這一遭做買賣各扎邦。便覓一個合子錢哩。〔正末云〕好兒。你着志者。〔揚州奴云〕嗨。幾乎被那老子聽見了。哥。吃罷。那頭湯天道暄熱。都把那帽笠去了。把那衣服鬆一鬆。將那四下的弔窗。都與我推開了。〔正末云〕揚州奴。你說甚的。〔揚州奴云〕沒。您孩兒商量做買賣。到那榻房裏。不要黑地裏交與他鈔。黑地裏交鈔。着人瞞過了。常言道。吃明不吃暗。你把弔窗與我推開。您孩兒商量做買賣各扎邦。便覓一個合子錢。〔正末云〕好兒也。不枉了。〔揚州奴云〕老兒去了也。哥。下了那分飯。臨散也。你把住那樓胡梯門。你便執壺。我便把盞。再吃個上馬的鐘兒。着我那大姐宜時景。帶舞帶唱。華嚴的那海會。〔正末云〕揚州奴。你怎的說。〔揚州奴云〕沒。〔正末云〕你看這廝。〔唱〕

賺煞。你將這連天的宅憎嫌小。負郭的田還不好。一張紙從頭兒賣了。小知久後棲身何處着。只守着那奈風霜破頂的瓢窰。哎。兒也。心下自量。

度。則你這夜夜朝朝。可甚的買賣歸來。汗未消。出脫了些奇珍異寶。花費了些精銀响鈔。哎。兒也。怎生把鄧通錢。剛博得一個乞化的許由瓢。〔下〕

〔揚州奴云〕哥。早些安排齊整着。可來回我的話。〔下〕

〔音釋〕 就音回 鑿音切 鉋音袍 邯音寒 鄆音丹 着池燒切 學奚交切 覺音皎 糊道耕切

來郎爹切 悄音俏 落音撈 摑乖上聲 搥莊瓜切 揉與撓同 殢音膩 伯巴貌切

剝音飽 闊湯打切 襌巴毛切 度多勞切

第二折

〔正末同卜兒小末尼上〕〔正末云〕自家李茂卿。則從買了揚州奴的住宅。付與他錢鈔。他那裏去做甚麼買賣。多啖又被那兩個光棍弄掉了。敗子不得回頭。有負故人相托。如之奈何。〔小末云〕父親。您孩兒這幾時做買賣。不遂其意也。則是生來命拙哩。〔正末云〕孩兒。你說差了。那做買賣的有一等人。肯向前。敢當賭。湯風冒雪。忍寒受冷。有一等人。怕風怯雨。門也不出。所以孔子門下三千弟子。只子貢善能貨殖。遂成大富。怎做得由命不由人也。〔唱〕

〔正宮端正好〕我則理會有錢的是咱能。那無錢的非關命。嗔人也須要個幹運的。這經營。雖然道貧窮富貴生前定。不俵啖。可便穩坐的安然等。

〔卜兒云〕考的。你把那少年時。捋人家的道路。也說與孩兒知道咱。〔正末唱〕

〔滾繡球〕想着我幼年時。血氣猛。爲蠅頭努力去爭。哎。的。使的我到今來。一身殘病。我去那虎狼窩。不顧殘生。我可也問甚的是夜。甚的是明。甚的是雨。甚的是晴。我只去利名場。往來奔競。那裏也有一日的安寧。投至得十年五載。我這般鬆寬的有。也是我萬苦千辛。積儉成。往事堪驚。

〔旦兒上云〕妾身翠哥。自從揚州奴賣了房屋。將着那錢鈔。與那兩個幫閑的兄弟。去月明樓上。與宜時景飲酒歡會去了。我不敢隱諱。告李家叔叔去咱。可早來到也。小大哥報復去。道有翠哥來見叔叔。〔小末報科云〕

父親有翠哥在門首。〔正末云〕着他過來。〔小末出云〕翠哥，父親着你過去。〔旦兒做見科云〕叔叔嬌子萬福。〔正末云〕孩兒也，你來做甚麼那。〔旦兒做悲科〕〔正末唱〕

〔倘秀才〕我見他道不出，喉嚨中氣哽。我見他搵不住，可則撲簌簌腮邊也。那淚傾。〔旦兒云〕元的不氣殺你孩兒也。〔哭科〕〔正末唱〕你這般撚耳撓腮，可又便怎生。〔旦兒云〕叔叔，揚州奴將那賣房屋的錢鈔，與那兩個幫閒的兄弟去月明樓上，與宜時景飲酒去了。他若使的錢鈔無了呵，連我也要賣哩。叔叔，如此怎了也。〔正末唱〕我這裏聽仔細，你那裏說叮嚀。他他他，可直恁般的不醒。

〔旦兒云〕叔叔，想亡過公公，掙成錦片也似家緣家計，指望與子孫永遠居住。誰想被揚州奴破敗了也。〔正末唱〕

〔滾繡球〕休言家未破，破家的人未生。休言家未興，興家的人未成。古人言一星星顯證。〔帶云〕那為父母的。〔唱〕恨不得兒共女輩輩蟬噪。只要那家道興，錢物增。一年年越昌越盛。〔帶云〕怎知道生下兒女呵。〔唱〕偏生的天作對不稱人情。他將那城中宅子，庄前地，都做了風裏楊花水上萍。哎，可惜也錦片的這前程。

〔云〕小大哥，啗領着數十條好漢，徑到月明樓上，打那醜賊生去來。〔下〕〔揚州奴柳隆卿胡子傳上〕〔揚州奴云〕自家揚州奴，端的好快活也。俺今日自在的吃兩鍾兒，直吃得盡醉方歸。〔胡子傳云〕酒食都安排下了也。〔揚州奴云〕俺都要盡醉方歸。〔做把杯科〕〔正末冲上云〕揚州奴，揚州奴做怕科云。嗨，把我這一席兒好酒來攪壞了。哎，叔叔，您孩兒請教計哩。〔正末云〕揚州奴，這個是你的買賣，這個是你那各扎邦便覓個合子錢。我問你。〔唱〕

〔倘秀才〕你又不是拜掃冬年的節令，又不是慶喜生辰的事情。你沒來由，置酒張筵，把他衆人來請。〔柳隆卿云〕好殺風景也那。〔正末唱〕你尊呵尊這廝

什麼德行。你重呵重這廝什麼才能。兒也。你怎生則尋着這等。

〔柳隆卿云〕老的休這等那等的。俺們都是看半鑑書的秀才。〔正末云〕噤聲。誰讀半鑑書來。〔唱〕

〔滾繡球〕你念的是賺殺人的天甲經。〔胡子傳云〕我呢。〔正末唱〕你是個纏殺人的布衫領。〔帶云〕則你那一生的學問呵。是那一聲兒哥往那裏去。帶挈我也。走一遭兒波。〔唱〕你則道的個願隨鞭鐙。你便闖一千席呵。可也填不滿你這窮坑。〔正末做打科〕〔揚州奴云〕您孩兒也做兩個古人。學那孟嘗君三千食客。公孫弘東閣招賢哩。〔正末云〕呸。虧你不識羞。〔唱〕那子孟嘗君是個公子。公孫弘是個名卿。他兩個在朝中十分恭敬。但門下都一剗羣英。我幾曾見禁持妻子這等無徒輩。〔正末做打科〕〔胡子傳云〕老的踹了腳也。〔正末唱〕更和那不養爹娘的賊醜生。〔柳隆卿云〕老的你可也開淘氣哩。〔正末唱〕氣殺我烈餓騰騰。

〔云〕揚州奴。我量你到得那裏。你明日叫化也。〔揚州奴云〕如何。且相左手。您孩兒也不到的哩。〔正末唱〕

〔倘秀才〕你道有左慈術。踢天弄井。項羽力。拔山也。那舉鼎。這廝們兩白日把泥毬兒換了眼睛。你便有那降魔咒。度人經。也出不了的這廝們鬼精。〔云〕揚州奴。你不聽我的言語。看你不久便叫化也。〔揚州奴云〕如何。且相右手。您孩兒也不到的哩。〔正末唱〕

〔三煞〕你便似攪絕黑海那些饑寒的病。也則是贏得青樓薄倖名。〔柳隆卿云〕我可呢。〔正末唱〕你是那無字兒的空瓶。〔胡子傳云〕我可呢。〔正末唱〕你是個脫皮兒裏劑。〔柳隆卿云〕我兩個人物也不醜。〔正末唱〕怕不道是外面兒溫和。則你那徹底兒嚴凝。〔柳隆卿云〕你這老頭兒不要瑣碎。你只是把眼兒撐着。看我這架子衣服如何。〔正末唱〕我覷不的你稍寬也。那裙下肚疊胸高。鴨步鵝行。出門來呵。怕不道桃花扇影。你回窰去。勿勿勿。少不得風雪酷寒亭。

〔柳隆卿云〕什麼風雪。寒亭。我則理會得閒騎寶馬閒踢蹬哩。〔正末唱〕

〔二煞〕你道是閒騎寶馬閒踢蹬。〔帶云〕你兩個到得家中。算一算帳。你得了多少。我得了多少。唱〕你只做得個旋撲蒼蠅旋放生。〔揚州奴云〕叔叔。您孩兒有那施捨的心。禮讓的意。江湖的量。慷慨的志。也不低哩。〔正末唱〕你有那施捨的心呵。訕笑得魯肅。你有那慷慨的志呵。降伏得劉毅。你有那禮讓的意呵。賽過得鮑叔。你有那江湖的量呵。欺壓得陳登。〔揚州奴云〕你孩兒平昔也會齋發與人。做偌多的好事哩。〔正末唱〕你齋發呵與那個陷本的商賈。你齋發呵與那個受困的官員。你齋發呵與那個薄落的書生。兀的不揚名顯姓。光日月。動朝廷。

〔一煞〕不強似與虔婆子弟三十錠。更和那幫懶鑽閒二百瓶。你戀着那美景良辰。賞心樂事。會友邀賓。走學也那飛觥。〔云〕揚州奴。我問你。這是誰的錢物。〔揚州奴云〕是俺父親的錢物。〔正末云〕誰應的使。〔揚州奴云〕是您孩兒應的使。〔正末唱〕這的是你爹行基業。是你自己錢財。須沒個別姓來爭。可怎生不與你妻兒承領。倒愚他胡子傳和那柳隆卿。

〔揚州奴云〕我安排一席酒。着他請十個便十個。請二十個便二十個。不一時他把那一席的人都請將來。叔叔。你着我不敬他。〔正末云〕噤聲。〔唱〕

〔煞尾〕你有錢呵三千劍客由他們請。〔帶云〕一會兒無錢呵。唱〕哎。早閃的我在十二瑤臺獨自行。〔帶云〕揚州奴。唱〕你有一日出落得家業精。把解典處本利停。房舍又無。米糧又罄。誰支持。怎接應。你那買賣上又不慣經。手藝上可又不甚能。撥不得重。可也拈不得輕。你把那搖槌來懸。瓦礫來擎。撈間簷。乞殘剩。沙鍋底無柴煨不熟。那冰破窖內無席蓋不了頂。餓得你肚皮裏春雷也。則是骨碌碌的鳴。脊梁上寒風篤速速的冷。急穰穰的樓頭。數不

徹那更。〔帶云〕這早晚多早晚也。〔唱〕凍刺刺窰中巴不到那明，痛親眷敲門都沒個應。好相識街頭也抹不着他影，無食力的身軀怎的撐凍，餓倒的屍骸去那大雪裏挺。沒底的棺材誰共你爭，半霎兒人扛你來土墊的平。你死後街坊兀自憎，乾與你爹娘立這個名。我看那好言語勸你你不聽，那廝們謊話兒弄你。且是娘的靈，可知道你親爺氣成病，連着我也激惱的這心頭怒轉增。我若是拖到官中使盡情，我不打死你無徒，改了我的姓，便有那人家說後生都不似你這個腌臢潑短命，則你那胎骨劣，心性頑，耳根又硬。哎，兒也，我其實道不改教不成，只着那正點背畫字紙兒，你可慢慢的省。〔下〕〔揚州奴云〕這席好酒，弄的來敗興，隨你們發放了罷。我自回家去了。〔二淨同揚州奴下〕

〔音釋〕 搥疽也切 闖丑陰切 劑音祭 梢音稍 稽音習 肅音須 叔音收 畢音賈 觥古橫切

塾音店

第三折

〔揚州奴同旦兒攜薄籃上〕〔揚州奴云〕不成器的看樣也。自家揚州奴的便是，不信好人言，果有恁惶事，我信着柳隆卿胡子傳，把那房廊屋舍家緣過活，都弄得無了。如今可在城南破瓦窰中居住，吃了早起的，無晚夕的，每日家燒地眠，炙地臥，怎麼過那日月。我苦呵理當，我這渾家他不曾受用一日，罷罷罷。大嫂，我也活不成了。我解下這繩子來搭在這樹枝上，你在那邊。我在這邊，俺兩個都吊殺了罷。〔旦兒云〕揚州奴，當日有錢時都是你受用，我不曾受用了一些，你吊殺便理當，我看甚麼來由。〔揚州奴云〕大嫂，你也說的是，我受用，你不曾受用。你在窰中等着，我如今尋那兩個棺材去，你便掃下些乾鹽糞，燒的確兒滾滾的，等我尋些米來，和你熬粥湯吃。天也，兀的不窮殺我也。〔揚州奴旦兒下〕〔賣茶上云〕小可是個賣茶的，今日早晨起來，我光梳了頭，淨洗了臉，開了這茶房，看有甚麼人來。〔柳隆卿胡子傳上云〕柴又不貴，米又不貴，兩個餓廝，正是一對自家柳隆卿兄弟胡子傳，俺兩個是至交至厚，寸步兒不廝離的兄弟，自從丟了這趙小哥，再沒興頭。今日且

到茶房裏去閒坐一坐。有造化再尋的一個主兒也好。賣茶的。有茶拏來。俺兩個吃。〔賣茶云〕有茶。請裏面坐。〔揚州奴上云〕自家揚州奴。我往常但出門。磕頭撞腦的。都是我那朋友兄弟。今日見我窮了。見了我的都躲去了。我如今茶房裏問一聲咱。〔做見賣茶科云〕賣茶的。支揖哩。〔賣茶云〕那裏來這叫化的。哇。叫化的也來唱喏。〔揚州奴云〕好了好了。我正尋那兩個兄弟。恰好的在這裏。這一頭齋發可不喜也。〔做見二淨唱喏科云〕哥。唱喏來。〔柳隆卿云〕趕出這叫化子去。〔揚州奴云〕我不是叫化的。我是趙小哥。〔胡子傳云〕誰是趙小哥。〔揚州奴云〕則我便是。〔胡子傳云〕你是趙小哥。我問你咱。你怎麼這般窮了。〔揚州奴云〕都是你這兩個歹弟子孩兒弄窮了我哩。〔柳隆卿云〕小哥。你肚裏餓麼。〔揚州奴云〕可知我肚裏餓。有甚麼東西與我吃些兒。〔柳隆卿云〕小哥。你少待片時。我買些來與你吃。好燒鵝。好蹄蹄。我便去買將來。〔柳隆卿下〕〔揚州奴云〕哥。他那裏買東西去了。這早晚還不見來。〔胡子傳云〕小哥。還得我去。〔揚州奴云〕哥。你不去也罷。〔胡子傳云〕小哥。你等不得他。我先買些肉餛飩酒來與你吃。哥。少坐。我便來。〔胡子傳出門科〕〔賣茶云〕你少我許多錢鈔。往那裏去。〔胡子傳云〕你不要大呼小叫的。你出來我和你說。〔賣茶云〕你有甚麼說。〔胡子傳云〕你認得他麼。則他是揚州奴。〔賣茶云〕他就是揚州奴。怎麼做出這等的模樣。〔胡子傳云〕他是有錢的財主。他怕當差。假粧窮哩。我兩個少你的錢鈔。都對付在他身上。你則問他要。不干我兩個事。我家去也。〔揚州奴做捉虱子科〕〔賣茶云〕我算一算帳。少下我茶錢五錢。酒錢三兩。飯錢一兩二錢。打發唱的耿妙蓮五兩。打雙陸輪的銀八錢。共該十兩五錢。〔揚州奴云〕哥。你算甚麼帳。〔賣茶云〕你推不知道。恰纔柳隆卿胡子傳把那遠年近日欠下我的銀子。都對付在你身上。你還我銀子來。帳在這裏。〔揚州奴云〕哥阿。我揚州奴有錢呵。肯粧做叫化的。〔賣茶云〕你說你窮。他說你怕當差假粧着哩。〔揚州奴云〕原來他兩個把遠年近日少欠人家錢鈔的帳。都對付在我身上。着我賠還。哥阿。且休看我吃的。你則看我穿的。我那得一個錢來。我寧可與你家擔水運漿。掃田刮地。做個傭工。准還你罷。〔賣茶云〕苦惱苦惱。你當初也是做人的來。你也會照顧我來。我便下的要你做傭工。還舊帳。我如今把那項銀子都不問你要。饒了你。可何如。〔揚州奴云〕哥阿。你若饒了我呵。我可做驢做馬報答你。〔賣茶云〕罷罷罷。我饒了你。你去罷。〔揚州奴云〕謝了哥哥。我出的這門來。他兩個

把我穩在這裏。推買東西去了。他兩個少下的錢鈔。都對在我身上。早則這哥哥饒了我。不然。我怎了也。柳隆卿胡子傳。我一世裏不曾見你兩個歹弟子孩兒。〔同下〕〔旦兒云〕自家翠哥。揚州奴到街市上投託相識去了。這早晚不見來。我在此且燒湯罐兒等着。〔揚州奴上云〕這兩個好無禮也。把我穩在茶房裏。他兩個都走了。乾餓了我一日。我且回那破窰中去。〔做見科〕〔旦兒云〕揚州奴。你來了也。〔揚州奴云〕大嫂。你燒得鍋兒裏水滾了麼。〔旦兒云〕我燒得熟熱的了。將米來我煮。〔揚州奴云〕你煮我兩隻腿。我出門去不曾撞一個好朋友。罷罷罷。我只是死了罷。〔旦兒云〕你動不動則要尋死。想你伴着那柳隆卿胡子傳。百般的受用快活。我可着甚麼來由。你如今走投沒路。我和你去李家叔叔討口飯兒吃。咱。〔揚州奴云〕大嫂。你說那裏話。正是上門兒討打吃。叔叔見了我。輕呵便是罵。重呵便是打。你要去你自家去。我是不敢去。〔旦兒云〕揚州奴。不妨事。俺兩個到叔叔門首。先打聽着。若叔叔在家呵。我便自家過去。若叔叔不在呵。我和你同進去。見了嬌子。必然與俺些盤纏也。〔揚州奴云〕大嫂。你也說得是。到那裏。叔叔若在家時。你便自家過去。見叔叔討碗飯吃。你吃飽了。就把剩下的包些兒出來我吃。若無叔叔在家。我便同你進去。見了嬌子。休說那盤纏。便是飽飯也吃他一頓。天也。兀的不窮殺我也。〔同旦兒下〕〔卜兒上云〕老身李氏。今日老的大清早出去。看看日中了。怎麼還不回來。下次孩兒每安排下茶飯。這早晚敢待來也。〔揚州奴同旦兒上云〕大嫂。到門首了。你先過去。若有叔叔在家。休說我在這裏。若無呵。你出來叫我一聲。〔旦兒云〕我知道了。我先過去。〔做見卜兒科〕〔卜兒云〕下次小的每。可怎麼放進這個叫化子來。〔旦兒云〕嬌子。我不是叫化的。我是翠哥。〔卜兒云〕呀。你是翠哥兒也。你怎麼這等模樣。〔旦兒云〕嬌子。我如今和揚州奴在城南破瓦窰中居住。嬌子。痛殺我也。〔卜兒云〕揚州奴在那裏。〔旦兒云〕揚州奴在門首哩。〔卜兒云〕着他過來。〔旦兒云〕我喚他去。〔揚州奴做睡科〕〔旦兒叫科云〕他睡着了。我喚他。咱。揚州奴。揚州奴。〔揚州奴做醒科云〕我打你這醜弟子。天那。攪了我一個好夢。正好意思了呢。〔旦兒云〕你夢見甚麼來。〔揚州奴云〕我夢見月明樓上。和那撇之秀兩個唱那阿孤令。從頭兒唱起。〔旦兒云〕你還記着這樣兒哩。你過去見嬌子去。〔揚州奴見卜兒哭云〕嬌子。窮殺我也。叔叔在家麼。他來時要打我。嬌子勸一勸兒。〔卜兒云〕孩兒。你敢不會吃飯哩。〔揚州奴云〕我那得那飯來吃。〔卜兒

云〕下次小的每。先收拾麵來與孩兒吃。孩兒。我着你飽吃一頓。你叔叔不在家。你吃你吃。〔揚州奴吃麵科〕
〔正末上云〕誰家子弟。駿馬雕鞍。馬上人半醉。坐下馬如飛。拂兩袖春風。蕩滿街塵土。你看囉。兀的不眯了老夫的眼也。〔唱〕

〔中呂粉蝶兒〕誰家個年小無徒。他生在無憂愁太平時務。空生得貌堂堂一表非俗。出來的撥琵琶打雙陸。把家緣不顧。那裏肯尋個大老名儒。去學習些三兒聖賢章句。

〔醉春風〕全不想日月兩跳丸。則這乾坤一夜雨。我如今年老也逼桑榆。端的是朽木材何足數數。則理會的詩書是覺世之師。忠孝是立身之本。這錢財是倘來之物。

〔云〕早來到家也。〔唱〕

〔叫聲〕恰纔個手扶拄杖走街衢。一步一步驀入門棧去。〔做見揚州奴怒科云〕誰吃麵哩。〔揚州奴驚科云〕我死也。〔正末唱〕我這裏猛擡頭剛窺覷他。可也爲甚麼立欽欽恁的膽兒虛。

〔旦兒云〕叔叔媳婦兒拜哩。〔正末云〕靠後。〔唱〕

〔剔銀燈〕我其實可便消不得你這嬌兒和幼女。我其實可便顧不得你這窮親潑故。這廝有那一千椿兒情難容處。這廝若論着五刑發落。可便罪不容誅。〔帶云〕揚州奴。你不說來。〔唱〕我教你成個人物。做個財主。你却怎生背地裏閒言落可便長語。

〔云〕你不道來我姓李你姓趙。俺兩家是甚麼親那。〔唱〕

〔蔓青菜〕你今日有甚臉落可便踏着我的門戶。怎不守着那兩個潑無徒。〔揚州奴怕走科〕〔正末云〕那裏走。〔唱〕說得他手兒脚兒戰篤速特。古裏我根前

你有甚麼怕怖。則俺這小乞兒家羹湯少此薑醋。

〔云〕還不放下。則吃你那大食裏燒羊去。〔揚州奴做怕科將筋敲碗科〕〔正末打科〕〔卜兒云〕老的也。休打他。〔揚州奴做出門科云〕嬌子。打殺我也。如今我要做買賣。無本錢。我各扎邦便覓合子錢。〔卜兒云〕孩兒也。我與你這一貫錢做本錢。〔揚州奴云〕嬌子。你放心。我便做買賣去也。〔虛下再上云〕嬌子。我拏這一貫錢去買了包兒炭來。〔卜兒云〕孩兒。你做甚麼買賣哩。〔揚州奴云〕我賣炭哩。〔卜兒云〕你賣炭可是何如。〔揚州奴云〕我一貫本錢賣了一貫。又賺了一貫。還剩下兩包兒炭。送與嬌子烘脚做上利哩。〔卜兒云〕我家有。你自拏回去受用罷。〔揚州奴云〕嬌子。我再別做買賣去也。〔虛下再上云〕賣菜也。青菜白菜赤根菜。茺葵葫蘿蔔蔥兒呵。〔卜兒云〕孩兒也。你又做甚麼買賣哩。〔揚州奴云〕嬌子。你和叔叔說一聲。道我賣菜哩。〔卜兒云〕孩兒也。你則在這裏。我和叔叔說去。〔卜兒做見正末科云〕老的你歡喜咱。揚州奴做買賣也賺得錢哩。〔正末云〕我不信揚州奴做甚麼買賣來。〔揚州奴云〕您孩兒頭裏賣炭。如今賣菜。〔正末云〕你賣炭呵。人說你甚麼來。〔揚州奴云〕有人說來揚州奴賣炭苦惱也。他有錢時火餃也似起。如今無錢弄塌了也。〔正末云〕甚麼塌了。〔揚州奴云〕炭塌了。〔正末云〕你看這廝。〔揚州奴云〕揚州奴賣菜也。有人說來。有錢時伴着柳隆卿。今日無錢擔着那胡子傳。〔正末云〕你這菜擔兒是人擔自擔。〔揚州奴云〕叔叔。你怎麼說這等話。有偌大本錢。敢托別人擔。倘或他擔別處去了。我那裏尋他去。〔正末云〕你往前街去。也往那後巷去。〔揚州奴云〕我前街後巷都走。〔正末云〕你擔着擔。口裏可叫麼。〔揚州奴云〕若不叫呵。人家怎麼知道有賣菜的。〔正末云〕可是你叫。是那個叫。〔揚州奴云〕我自叫。〔正末云〕下次小的們。都來聽揚州奴哥哥怎麼叫哩。〔揚州奴云〕叔叔。你要聽呵。我前面走。叔叔後面聽。我便叫。叔叔你把下次小的每趕了去。這小廝每都是我手裏賣了的。〔正末云〕你若不叫。我就打死了你個無徒。〔揚州奴云〕他那裏是着我叫。明白是羞我。我不叫。他又打我。不免將就的叫一聲。青菜白菜赤根菜。葫蘿蔔茺葵蔥兒阿。〔做打悲科云〕天那。羞殺我也。〔正末云〕好可憐人也呵。〔唱〕

〔紅繡鞋〕你往常時在那鴛鴦帳底。那般兒攜雲握雨。哎。兒也。你往常時

在那玳瑁筵前。可便嚙玉噴珠。你直吃得滿身花影倩人扶。今日呵便擔着字籃。拽着衣服。不害羞當街裏叫將過去。

〔揚州奴云〕叔叔。您孩兒往常不聽叔叔的教訓。今日受窮。纔知道這錢中使我省的了也。〔正末云〕這話是誰說來。〔揚州奴云〕您孩兒說來。〔正末云〕哎。兒也。兀的不痛殺我也。〔唱〕

〔滿庭芳〕你醒也。彼高陽叟酒徒。擔着這兩籃兒白菜。你可覓了他這幾貫的青蚨。〔帶云〕揚州奴。你今日覓了多少錢。〔揚州奴云〕是一貫本錢。賣了一日。又覓了一貫。〔正末唱〕你就看這五百錢。買此三雜麪。你便還窩去。那油鹽醬旋買也。可是零沽。〔揚州奴云〕甚麼肚腸。又敢吃油鹽醬哩。〔正末唱〕哎。兒也。就着這賣不了殘剩的菜蔬。〔揚州奴云〕吃了就傷本錢。着些涼水兒洒洒。還要賣哩。〔正末唱〕則你那五臟神。也不到今日開屠。〔云〕揚州奴。你只買些燒羊吃波。〔揚州奴云〕我不敢吃。〔正末云〕你買些魚吃。〔揚州奴云〕叔叔。有多少本錢。又敢買魚吃。〔正末云〕你買些肉吃。〔揚州奴云〕也都不敢買吃。〔正末云〕你都不敢買吃。你可吃些甚麼。〔揚州奴云〕叔叔。我買將那倉小米兒來。又不敢春。恐怕折耗了。只揀那賣不去的菜葉兒。將來煨熟了。又不要蘸鹽糊醬。只吃一碗淡粥。〔正末云〕婆婆。我問揚州奴買些魚吃。他道我不敢吃。我道你買些肉吃。他道我不敢吃。我道你都不敢吃。你吃些甚麼。他道我吃淡粥。我道你吃得淡粥麼。他道我吃得。〔唱〕婆婆。這廝便早識的些前路。想着他那破瓦窰中受苦。〔帶云〕正是不受苦中苦。難爲人上人。〔唱〕哎。兒也。這的是你須下死工夫。

〔揚州奴云〕叔叔。您孩兒正是執迷人難勸。今日臨危可自省也。〔正末云〕這廝一世兒則說了這一句話。孩兒。你且回去。你若依着我呵。不到三五日。我着你做一個大大的財主。〔唱〕

〔尾煞〕這業海是無邊無岸的愁。那窮坑是不存不濟的苦。這業海打一千個家阿撲逃不去。那窮坑你便旋十萬個翻身。急切裏也跳不出。〔同卜兒下〕

〔揚州奴云〕大嫂俺回去來。天那兀的不窮殺我也。〔同旦下〕〔小末上云〕自家李小哥父親着我去請趙小哥哥坐席。可早來到城南破簷。不免叫他一聲趙小哥哥。〔揚州奴同旦上見科云〕小大哥你來怎麼。〔小末云〕小哥哥父親的言語。着我來明日請坐席哩。〔揚州奴云〕既然叔叔請吃酒。俺兩口兒便來也。〔小末云〕小哥哥是必早些兒來波。〔下〕〔揚州奴云〕大嫂他那裏請俺吃酒。明白羞我哩。却是叔叔請。不好不去。到得那裏。不要聞了。你便與他掃田刮地。我便擔水運漿。天那兀的不窮殺我也。〔同下〕

〔音釋〕 傻音耍 眯米去聲 俗詞疽切 跳音條 物音務 蔞音賣 程音形 長音丈 跣音渣

握音約 喫詢去聲 孛音蒲 服房夫切 阿烏戈切 出音杵

第四折

〔正末同卜兒小末上云〕今日是老夫賤降的日辰。擺下酒席。請衆街坊慶賀這所新宅子。就順便慶賀小員外。昨日着小大哥請的揚州奴去了。不見來到。衆街坊老的每。敢待來也。〔扮衆街坊上云〕俺們都是這揚州牌樓巷人。昔日趙國器臨死。將他兒子揚州奴托孤與東堂老子。誰想揚州奴把家財盡都耗散。現今這所好宅子。也賣與東堂老子了。今日正是東堂老子生日。請我衆街坊相識吃酒。却又喚那揚州奴兩口叫化弟子孩兒。不知爲何。俺們一來去慶賀生辰。一來就慶賀他這所新宅子。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員外。報復進去。有俺衆街坊特來慶賀生辰哩。〔小末做入報科云〕父親。有衆街坊來與父親慶賀生辰哩。〔正末云〕快有請。〔小末云〕請進去。〔衆街坊做見科云〕俺衆街坊一來與員外慶賀生辰。二來就慶賀這所新宅子。〔正末云〕多謝了衆街坊。請坐下。次小的每。一壁廂安排酒餚。只等揚州奴兩口兒到來。便上席也。〔揚州奴同旦兒上云〕自家揚州奴的便是。這是李家叔叔門首。俺們自進去。〔同旦兒做見科〕〔揚州奴云〕叔叔。您孩兒和媳婦來了。不知有甚麼說話。〔正末云〕你來了也。〔唱〕

〔雙調新水令〕今日個畫堂春暖宴佳賓。舞東風落紅成陣。擺設的一般般。般般饌美。酬酢的一個個綺羅新。〔揚州奴背科云〕嗨。兀的不羞殺我也。〔正末云〕揚州奴。〔揚州奴做不應科〕〔正末唱〕我見他暗暗傷神。無語淚偷搵。

【沉醉東風】我着你做商賈身裏出身。誰着你戀花柳人不成人。我只待傾心吐膽教。【揚州奴背科云】嗨。對着這衆人。則管花白我。早知道不來也罷。【正末唱】你可爲甚麼切齒嚼牙恨。這是你自做的來。有家難奔。【揚州奴做探手科云】差殺我也。【正末唱】爲甚麼只古裏裸袖揎拳無事眼。【帶云】孩兒也。你那般慌怎麼。【唱】我只着你受盡了的饑寒。敢可也還正的本。

【云】今日衆親眷在這裏。老夫有一句話。告知衆親眷每。咱本貫是東平府人氏。因做買賣。到這揚州東門裏牌樓巷居住。有西隣趙國器。是這揚州奴父親。與老夫三十載通家之好。當日趙國器染病。使這揚州奴來請老夫到他家中。我問他的病症從何而起。他道只爲揚州奴這孩兒不肖。必敗吾家。憂愁思慮成的病證。今日請你來。特將揚州奴兩口兒托付與你。照觀他這下半世。我道李實才德俱薄。又非服制之親。當不的這個重托。那趙國器捱着病將我來跪一跪。我只得應承了。揚州奴當日你父親着你正點背畫的文書上面。寫着甚麼。【揚州奴云】您孩兒不曾看見。敢是死活的文書麼。【正末云】孩兒也。不是死活的文書。你對着這衆親眷。將這一張文書。你則與我高高的讀者。【揚州奴云】理會的。這文書是俺父親親筆寫的。那正點背畫的字。也是俺畫的。父親阿。如今文書便有。那寫文書的人在那裏也阿。【做悲科】【正末云】你且不要哭。只讀的這文書者。【揚州奴云】是。【做讀文書科云】今有揚州東關裏牌樓巷住人趙國器。這是我父親的名字。因爲病重不起。有男揚州奴不肖。暗寄課銀五百錠在老友李茂卿處。與男揚州奴困窮日使用。莫不是我眼花麼。等我再讀。【再讀文書科云】老叔把來還我。【正末云】把甚麼來。【揚州奴云】把甚麼來。白紙上寫着黑字兒哩。【正末云】你父親寫便這等寫。其實沒有甚麼銀子。【揚州奴云】叔叔。您孩兒也不敢望五百錠。只把一兩錠掣出來。等我摸一摸。我依舊還了你。【正末云】揚州奴。你又來也。想你父親死後。你將那田業屋產。待賣與別人。我怎肯着別人買去。我暗暗的着人轉買了。總則是你這五百錠大銀子裏面。幾年月日。節次不等。共使過多少。你那油房磨房解典庫。你待賣與別人。我也着人暗暗的轉買了。可也是那五百錠大銀子裏面。幾年月日。節次不等。使了多少。你那驢馬孳畜和大小奴婢也有走了的。也有死了的。當初你待賣與別人。我也暗暗

的着人轉買了。也是這五百錠大銀子裏面。我存下這一本帳目。是你那房廊屋舍。條凳椅卓。琴棋書畫。應用物件。盡行在上。我如今一一交割。如有欠缺。老夫盡行賠還。你揚州奴聽者。〔詩云〕你父親暗寄雪花銀。展轉那移十數春。今日却將原物出。世間難得俺這志誠人。〔云〕揚州奴〔唱〕

〔鴈兒落〕豈不聞遠親呵。不似我近隣。我怎敢做的個有口偏無信。今日便一椿椿待送還。你可也一件件都收盡。

〔揚州奴做拜跪科云〕多謝了叔叔。我怎麼得知有這今日也。〔正末唱〕

〔水仙子〕你看宅前院後不沾塵。〔揚州奴云〕這前堂後閣比在前越越修整的。全別了也。〔正末唱〕畫閣蘭堂一箇新。〔揚州奴云〕叔叔。這倉廩中不知是空虛的。可是有米糧。〔正末唱〕倉廩中米麥成房囤。〔揚州奴云〕嗨。這解典庫還依舊得開放麼。〔正末唱〕解庫中有金共銀。〔揚州奴云〕叔叔。城外那幾所庄兒。可還有哩。〔正末唱〕庄兒頭孳畜成羣。銅斗兒家門一所。錦片也似庄田百頃。〔帶云〕揚州奴。翠哥。〔唱〕你從今後再休得典賣與他人。

〔云〕小大哥。擡過卓來。着揚州奴兩口兒把盞。管待衆街坊親眷每。〔揚州奴云〕多謝叔叔。若不是叔叔嬌嬌贖了呵。恁孩兒只在瓦窰裏住一世哩。大嫂。將酒過來。待我先奉了叔叔。請滿飲這一杯。〔衆街坊云〕趙小哥。你兩口兒莫說把這盞酒。便殺身也報不的這等大恩哩。〔正末云〕孩兒。我吃我吃。〔揚州奴又奉酒科云〕請衆親眷每大家滿飲一杯。〔衆云〕難得難得。我們都吃。〔揚州奴云〕我再奉叔叔。嬌子一杯。您孩兒今生無處報答大恩。來生來世。當做狗做馬。賠還叔叔嬌子哩。〔正末唱〕

〔喬牌兒〕我見他意慇懃。捧玉樽。只待要來世裏報咱恩。這的是你爹爹暗寄下家緣分。與我李家財元不損。

〔柳隆卿胡子傳上云〕聞得趙小哥依然的富貴了也。俺尋他去來。〔做見科〕〔柳隆卿云〕趙小哥。你就不認得俺了。俺和你吃酒去來。〔揚州奴云〕哥也。我如今回了心。再不敢惹你了。你別去尋個人罷。〔柳隆卿云〕你說甚麼話。你也回心。俺們也回心。如今幫你做人家哩。〔正末云〕哇。下次小的每。與我撚這兩個光棍出去。

〔柳隆卿云〕趙小哥。你也勸一勸波。〔揚州奴云〕你快出去。別處利市。〔正末唱〕

〔川撥棹〕衆親隣正歡娛。語笑頻。我則見兩個喬人引定個紅裙。驀入堂門。說得俺那三魂掉了二魂。哎。兒也。便做道你不慌呵。我最緊。

〔殿前歡〕俺孩兒甫能勾得成人。你又待教他一年春盡一年春。他去那麗春園納了那顆爭鋒印。你休鬧波。完體將軍。你便說天花信口歎。他如今有時運。怎肯不惺惺再打入迷魂陣。我勸你兩個風流子弟。可也別尋一個合死的郎君。

〔云〕揚州奴。你聽者。〔斷云〕銅斗兒家緣家計。戀花柳盡行消費。我勸你全然不採。則信他兩個至契。我受付托轉買到家。待回頭交還本利。這的是西隣友生不肖兒男結末了。東堂老勸破家子弟。

〔音釋〕搵溫去聲 搵音宣 喂狠平聲 剷音產 囤音頓 撚尼寢切 歎噴平聲

題目

西隣友立托孤文書

正名

東堂老勸破家子弟

同樂院燕青博魚雜劇

李文蔚撰

楔子

〔冲末扮宋江同外扮吳學究領僮僮上〕〔宋江詩云〕幼小鄆城爲司吏。因殺閻婆遭迭配。宋江表字本公明。人號順天呼保義。某姓宋名江。字公明。綽號順天呼保義者是也。曾爲濟州鄆城縣把筆司吏。因帶酒殺了閻婆惜。一脚踢翻燭臺。延燒了官房。被官軍拏某到官。脊杖了六十。迭配江州牢城軍營。因打梁山經過。遇着晁蓋哥哥。打開枷鎖。救某上山。就讓某第二把交椅坐了。不幸哥哥晁蓋三打祝家莊。中箭身亡。衆弟兄就推某爲首。聚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半垓來的小僮僮。某喜的是兩個節令。清明三月三。重陽九月九。目今正是九月重陽節令。某放衆頭領下山。三十日假限。悞了一日。管四十。悞了二日。杖八十。悞了三日。處斬。有燕青去了四十日。至今未回。悞了某十日假限。常言道軍令無私。怎好饒免。小僮僮躑着山岡望者。若燕青來時。報復我知道。〔僮僮云〕理會的。〔正末扮燕青上云〕嗨。早悞了假限十日也。〔唱〕

〔仙呂端正好〕則我這白氈帽半搶風。則我這破搭膊落可的權遮雨。誰曾住半霎兒程途。〔云〕報復去。道有燕青來了也。〔僮僮云〕喏。報的哥哥得知。有燕青來了也。〔宋江云〕着他過來。〔僮僮云〕着過去。〔正末做見科云〕哥哥喏。〔唱〕我這裏便爆雷也似喏罷。擡頭覷。〔宋江怒科云〕燕青。你來了也。〔正末唱〕呀。則見我保保保義哥哥怒。

〔宋江云〕燕青。你告了幾時假限也。〔正末云〕哥哥與了您兄弟一個月假限。〔宋江云〕你去了幾時。〔正末云〕我去了四十日。〔宋江云〕你悞了我幾日假限。〔正末云〕悞了哥哥十日假限。〔宋江云〕你知道我的軍令。悞了我一日假限。該咱處。〔正末云〕管四十。〔宋江云〕悞了兩日呢。〔正末云〕杖八十。〔宋江云〕悞了三日呢。〔正末云〕處斬。〔宋江云〕你悞了幾日。〔正末云〕我悞了哥哥十日假限。〔宋江云〕你悞了十日假限。更待干罷。小僮僮與我將燕青推出去斬訖報來。〔正末云〕衆弟兄每勸一勸兒波。〔吳學究做跪下勸科云〕刀下留人。哥哥息怒。想燕青在於梁山泊上。也多有功來。怎生看俺衆兄弟之面。饒過他這一次咱。〔宋江云〕衆兄

弟每請起論法呵饒不過。看着衆兄弟每的面皮。姑免他項上之罪。脊杖六十者。〔吳學究云〕燕青兄弟。軍中事容不得情。你且受杖者。〔僕僮做打科云〕四十。五十。六十。〔宋江云〕小僕僮。將燕青搶出去。自今日爲始。再也不用他了也。〔正末云〕哥哥打了您兄弟也罷。可怎生不用。就趕下山去。〔僕僮做推出門科〕〔正末做沒眼科云〕您兄弟每。可怎生不見您一箇那。呀呀呀。壞了我這眼也。〔僕僮云〕可不早說報的哥哥得知。燕青被打了六十。感了一口氣。壞了眼也。〔宋江云〕學究兄弟。可惜一個好漢。小僕僮。將燕青與我扶上山來者。〔僕僮云〕理會的。〔扶正末做見宋江科〕〔正末云〕哥哥。壞了我這眼也。〔宋江云〕兄弟也。某一時間致怒打了你幾下。不想壞了你這眼。衆兄弟每。看我面皮。每人一隻短金釵。與你下山去。尋個良醫。待醫治的好了。你上山來。依舊用着你也。〔正末云〕索是謝了哥哥也。〔唱〕

〔么篇〕罷波。我枉捨了火也似熱熱的一丹心。早沒了我鏡也似明明的雙明目。可着誰養膽。我這七尺之軀。想弟兄每虎據了山東路。則撚了個不出力的燕青去。〔下〕

〔宋江云〕燕青去了也。等他醫得眼好了上山來。某依舊用他。亦未爲遲。大小頭領。聽某將令。〔詩云〕衆小校聽咱分付。今夜個該誰巡捕。黑地裏悄語低言。不要您頭藏尾露。遇官軍須當殺退。若經商便將拏住。但違了某家將令。斬首級決無輕恕。〔同下〕

〔音釋〕 會音層 霎音殺 爆音豹 目音暮 贍傷估切 撚尼寢切

第一折

〔冲末扮燕大搽旦扮王臘梅外扮燕二同上〕〔燕大詩云〕耕牛無宿料。倉鼠有餘糧。萬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小可汴梁人氏。喚做燕和。嫡親的三口兒家屬。渾家王臘梅。元不是我自小裏的兒女夫妻。他是我後娶的兄弟。是燕順生的鬚髮蓬鬆。只因性子粗糲。衆人起他一個混名。叫做捲毛虎。不知我這兄弟。爲着那一件來。偏生兩個眼裏見不的我那嫂嫂。〔燕二云〕怎麼我見不的那。〔搽旦云〕燕大。你這兄弟見我便是罵。我便反殺者波。也是你哥哥的渾家。怎麼這等輕薄。〔燕二云〕哥哥。俺是甚等樣人家。着他辱門敗戶。頂着屎頭巾走。

你還不知道，〔燕大云〕兄弟也，我怎生頂着屎頭巾走。〔搽旦云〕你哥哥更是鑿糟頭。〔燕二云〕你道我打不的你麼。〔搽旦云〕燕大，你看你兄弟打我哩。〔燕大云〕兄弟也，你休打你嫂嫂，你打我波。〔燕二云〕罷罷罷，俺一搭裏也難住，則今日辭別了哥哥，我離了家中，凍死餓死，再也不上你門來了。嫂嫂，好生侍奉哥哥，俺哥哥若有些好，我不道的輕饒，素放了你。〔搽旦云〕你要去自去，你哥哥纔三歲兒哩。〔燕二云〕我出的這門來，燕順也離了家中，可也耳根清淨，則今日街市上投托幾箇相識朋友，走一遭去來。〔下〕〔燕大云〕我兄弟搬出去了，大嫂，你心中可快活了也。〔搽旦云〕燕大，你如今却要怎的。〔燕大云〕大嫂，明日是三月三清明節，令多將着些錢鈔，咱要同樂院吃酒去來。〔詩云〕春天日正長，爛熳百花香，同樂院裏吃酒去也。等人稱讚我家裏有這好嬌娘。〔搽旦云〕燕大去了也，我雖然嫁了這燕大，私下裏和這楊衙內有些不伶俐的勾當，我着人尋他去了，這早晚怎生還不見來，且磕些瓜子兒，等着他。〔淨扮楊衙內上詩云〕花花太歲我爲最，浪子喪門世無對，滿城百姓盡聞名，喚做有權有勢楊衙內。自家楊衙內的便是，我和這燕大的渾家王臘梅，有些不伶俐的勾當，爭奈俺兩個則是不能勾稱心，如今他使人來尋我，不知有甚的說話，須索走一遭去。此間正是，不好便過去，我則在門首么喝，他裏頭自有人出來。下次小的每，將那馬與我拴的遠着。〔搽旦見科云〕這是衙內的聲氣，他來了也，待我喚他。衙內，你進屋裏來。〔楊衙內云〕家裏沒人麼。〔搽旦云〕沒人在家，你進來。〔楊衙內入門科云〕姐姐，想殺我也，你喚我來，有甚麼勾當。〔搽旦云〕我雖然嫁了燕大，我真心兒只在你身上，明日是清明三月三，俺兩口兒燒香去，在同樂院裏吃酒，我在那裏等，你疾些兒去，早些兒來。〔楊衙內云〕你明日和燕大在同樂院吃酒去，你先去便等我，我先去便等你，只不要哄我。〔同下〕〔丑扮店小二上詩云〕百般買賣都會做，及至做酒做了醋，算來福氣不如人，只是守着本分做豆腐。自家店小二，的便是，俺這店裏下着個瞎大漢，欠下房宿飯錢，一些沒有，被大主人家怪我，今日喚他出來，我自有個處置。兀那沒眼的大漢，店門首有你個鄉親喚你哩。〔正末上云〕哥哥，你喚我做甚麼那。〔店小二云〕門口有你個親眷尋哩。〔正末云〕哥也，我那裏得那親眷來，你休闌我耍。〔店小二云〕兀的不在店門首。〔做推科云〕你出去，我闌上這門，凍殺餓殺，不干我事。〔下〕〔正末云〕好大雪也，哥哥開門波，再住一夜兒去，真箇不開門那，這裏也無人，自家

燕青的便是。自從壞了我這雙眼。下的山來到這店肆中安下。房宿飯錢都少下他的。那小二哥被大主人家埋怨。今日把我趕將出來。便好道男兒不得便。刺頭泥裏陷。拚的長街市上盤街兒。叫化去咱。(唱)

【大石調六國朝】我揣巴些殘湯剩水。打疊起浪酒閒茶。我看些三氣呵。我這凍拳頭。再着些唾揩光。我這冷鼻凹。瘦的來我這身子兒。沒個麻褶大兀的不消磨了我刺繡的青黛。和這硃砂。眼兒得窮活路。覓不出衣和飯。怕不道。踏寒亭。把我來凍餓殺。全不見那昏慘慘雲遮了銀漢。則聽的淅零零雪糝瓊沙。我我我待踏個鞋底兒去。掠那淺中行。先綽的這棒頭來向深處插。

〔帶云〕前街上討不得一些兒。再往後巷裏去。(唱)

【喜秋風】我與你便叫叫。我與你便磨磨擦。我爲甚將這脚尖兒細細踏。我怕只怕這路兒有些步步滑。(帶云)似我這模樣。像箇甚的。(唱)將那前街後巷。我便如盤卦。剛纔個漸漸裏。呵的我這手溫和。可又早切切裏凍的我這脚麻辣。

【歸塞北】天那。您不肯道是相齋發。專與俺這窮漢做冤家。這雪呵。他如柳絮不添我身上絮。似梨花却變做了眼前花。則我這拄杖凍難拏。

〔帶云〕有那等人道。兀的君子。那東京城裏有的是買賣營生。你尋些做可不好那。我道哥也。你豈知我無眼。他便道尋你那無眼營生做去。哥也。您那裏知道咱。(唱)

【鴈過南樓】我是一個混海龍。摧鱗去甲。我是一隻爬山虎也。離奈削爪敲牙。往常時我習武藝學兵法。到如今半籌也不納。則我這拏雲手。怕不待尋覓那等瞎生涯。我能舞劍。偏不能疙跔跔敲象板。會輪鎗。偏不會支楞楞撥琵琶。着甚度年華。

〔楊衙內驕馬領隨從上云〕好大雪也。尋那王臘梅大姐去來。〔做撞倒正末科〕〔正末做起籠住馬科云〕爺。須瞎兒須不瞎。〔楊衙內云〕這廝無禮。他撞着我馬頭。倒把說話傷着我哩。〔正末唱〕

〔六國朝〕我不向梁山泊裏東路。我則拖的你去開封府的南衙。你做甚麼眼睜睜當面翻了人。〔帶云〕兒。我與你去來。〔唱〕我把手摩挲揪住馬。〔楊衙內云〕放手。這廝你好大膽也。敢如此無禮。〔正末唱〕又不是官衙窄。怎故意的把人欺壓。你有甚娘忙公事。莫不去雲陽將赴法。我一隻手把銅環來緊搭。那廝多應是兩隻脚把寶鐙來牢踏。〔楊衙內云〕我打這廝。〔做打科〕〔正末唱〕哎哟。那廝雨點也似馬鞭子。丟不條偏不的。我風團般着這拄杖打。

〔楊衙內云〕這廝手脚倒也來的。我與他纏什麼。我自尋那王臘梅姐姐去。走走走。〔下〕〔燕二冲上云〕弟兄每少罪。改日還席也。〔正末揪住燕二科云〕好呵。清平世界。浪蕩乾坤。你怎麼當街裏打人。〔燕二云〕呸。你看我那命波。兀那君子。我是個步行的人。打你的是個騎馬的。〔正末云〕哥也。我須無眼那。〔燕二云〕住住住。君子。你這眼是從小裏壞了的。可是半路裏壞了的。〔正末云〕哥也。我這眼是半路裏氣壞了的。〔燕二云〕君子也。你倒有緣。我善會神針法灸。我醫好你這眼。你意下如何。〔正末云〕若得如此。我感恩非淺。〔燕二云〕你跟我鋪兒裏來。〔做行科云〕這裏便是我開開這門。君子請穩便。等你這血氣定了時。我與你下針咱。〔正末唱〕

〔憨兒貨郎〕莫不是千化身觀音菩薩。救了我這雙無目沿街的叫化。他道是妙手通靈。聖心無假。哥也。多謝你箇良醫肯把金針下。我又沒甚的米麥絲麻。哥也。你則可憐見我這窮漢瞎。

〔燕二云〕待我取出這金針來。君子坐正着。我下針也。我這針上至泥丸宮。下至湧泉穴。太陽穴不敢下針。少陽穴下兩針。咳嗽三裏下兩針。我取出這藥來。是聖餅子用菩薩水調的。君子。張開了口吃藥。這一會兒針藥相投了也。我起針波。吸氣吸氣。君子將你那手摩的熱着揉你那眼。我着你復舊如初也。〔正末唱〕

【歸塞北】他把我眼角兒纔針罷。則我這瘡口兒未結痂。早將我兩隻手。揉開了這一對眼。〔帶云〕是好手段也。〔唱〕則當一枚針。挑去了一重沙。恰便似日月退殘霞。

〔云〕是誰醫好我這眼來。〔燕二云〕是我醫好了你的。〔正末云〕哥也。你請坐。你是我重生的父母。再養的爺娘。請受您兄弟八拜。〔正末云〕做拜科。〔燕二云〕且住。我纔醫好了的眼。不爭你拜下去。這血脈望上行。也就無效了。〔正末云〕恁的呵。等我跪一跪。權當做八拜。〔燕二云〕君子。你那裏鄉貫。姓甚名誰。〔正末云〕哥。您兄弟不是歹人。〔燕二云〕誰道你是歹人哩。〔正末云〕哥也。則我是宋江手下第十五個頭領。浪子燕青。哥也。您兄弟不是歹人。〔燕二云〕你不是歹人。是賊的阿公哩。君子。你多大年紀也。〔正末云〕您兄弟二十五歲了。〔燕二云〕我癡長你兩歲。我認義你做個兄弟。你意下如何。〔正末云〕哥哥不棄嫌呵。情愿與哥哥做個兄弟。〔燕二云〕我聽的說。宋江哥哥手下三十六個頭領。多有本事。你試說一遍。〔正末云〕我在梁山上。多曾與宋頭領出氣力來。〔唱〕

【初問口】俺也曾那草坡前把濫官拏。則俺那梁山泊上宋江。須不比那幫源洞裏的方臘。你將我這螻蟻殘生廝救拔。我把哥哥那山海也似恩臨廝報答。從今日拜辭了主人家。綽着這過眼齊眉的棗子棍。依舊到殺人放火蓼兒洼。須認的俺狠那吒。

〔云〕哥也。您兄弟有句話。可是敢問哥哥麼。適纔那大雪裏打我的那廝。是什麼人。〔燕二云〕兄弟。休要大驚小怪的。則他便是楊衙內。是個有權有勢的人。打死人如同那房簷上揭一塊瓦相似。你和他打了這一操。他如今不來尋你。就是你的造化了。〔正末云〕哥也。你說那裏話。〔唱〕

【尾聲】你道是他打了我呵。似房簷上揭瓦。不信道我打了他呵。就着。我這脖子項上披枷。調動我這莽拳頭。揭動我這長梢靶。我向那前街後巷。便去爪尋他。〔帶云〕若見了他呵。〔唱〕我一隻手揪住那廝黃頭髮。一隻手把腰腳

牢招。我可敢滴溜撲活。攬那廝在馬直不。〔下〕

〔燕二云〕兄弟去了也。我也收拾些盤纏上梁山見宋江哥哥走一遭去來。〔下〕

〔音釋〕 鑿襖平聲 當去聲 稱去聲 分去聲 指楷平聲 凹汪卦切 稽音皆 刺音七 黛音代

殺雙鮮切 糝三上聲 蹠音店 插抽鮮切 擦七打切 踏當加切 滑呼佳切 辣那架

切 齋將西切 發方雅切 甲江雅切 法方雅切 納囊亞切 楞盧登切 窄齋上聲 壓

牟架切 搯音鬧 蹠音渣 倭梨靴切 灸音九 薩殺賈切 瞎香假切 揉音柔 痲音家

重平聲 長音掌 臘那架切 拔邦加切 荅音打 那音挪 吒音渣 靶音霸 髮方雅

切 招強雅切

第二折

〔淨扮店小二上詩云〕隔壁三家醉。開埧十里香。可知多主顧。稱咱活杜康。自家是這同樂院前賣酒的。我燒的這鑊鍋兒熱。看有甚麼人來。〔燕大同搥旦上〕〔燕大云〕自家燕大的便是。渾家王臘梅。今日是三月三清明節令。那同樂院前遊春的王孫士女。好不華盛。我與大嫂也去賞玩一賞玩。可早來到了也。〔做見店小二科云〕賣酒的。有乾淨閣子兒麼。〔店小二云〕官人娘子請坐。這間閣子乾淨。〔燕大云〕大嫂。俺在這間閣子裏坐。賣酒的。打二百錢酒來。〔店小二云〕有有有。酒在此。〔搥旦云〕燕大。這同樂院是好景致也。酒便有了。可沒些殺饌。這寡酒如何吃的。你出門去尋些時新的果品。各色的鮮味來。等我寬心的吃幾杯兒。可不好那。〔燕大云〕大嫂。你說的是。你則在這閣子裏坐。我買案酒去也。〔正末挑魚擔上云〕這裏也無人。自家燕青的便是。自從醫好了我這眼。問人借了些小本錢。販買了些鮮魚。時遇着三月三清明佳節。到同樂院裏博魚去咱。〔唱〕

〔仙呂點絳脣〕剛留的我這沒影孤身。借人資本爲營運。避不得艱辛。則要這兩字衣食准。

〔混江龍〕可憐咱十分貧窘。恰纔那打魚人。賒與俺這賣魚人。憑着我六

文家銅鑊。博的是這三尺金鱗。魚也你在荷葉盤中猶跌尾。怎不想桃花浪裏一翻身。我去那新紅盒子內。拏着這常占勝。不占輸。只愁富。不愁窮。明丟丟的幾個頭錢問。錢那我若是告一場響豁。便是我半路裏落的這殷勤。

〔叫科云〕博魚。博魚。〔燕大云〕一尾好鮮魚。你這魚是賣的。可是博的。〔正末云〕這魚也博也賣。〔燕大云〕這尾魚重多少斤兩。要多少錢鈔。你則實說咱。〔正末唱〕

〔那吒令〕這魚呵重七斤八斤。你若博呵。要五純六純。看小人呵也覓一文半文。〔帶云〕主人家有麼。〔唱〕快與我抹下淺盆。磨下刀刃。你看我雪片也似批鱗。

〔燕大云〕將頭錢來。我和你博這尾魚咱。〔正末云〕哥也。你真個要博魚呵。〔唱〕

〔金盞兒〕比及問五陵人。先頂禮二郎神。哥也。你便博一千。博我這胳膊也無此三兒困。我將那竹根的蠅拂子。綽了這地皮塵。〔云〕哥也。老實的博。〔燕大云〕我也只是博耍子。有什麼老實不老實。〔正末唱〕不要你蹲着腰虛土裏縱。疊着指漫磚上墩。則要你平着身往下撒。不要你探着手可便往前分。

〔燕大云〕你拏頭錢來我看咱。〔正末云〕這箇是頭錢。〔燕大云〕這錢昏字鏤不好。〔正末云〕哥也。這錢不昏。你則睜眼兒看者。〔唱〕

〔油葫蘆〕則這新染來的頭錢不甚昏。可不算先道的准。手心裏明明白白。擺定一文文。〔燕大做博科云〕我博了六箇鏤兒。我贏了也。〔正末唱〕呀呀呀。我則見五箇鏤兒。乞丟磕塔穩。更和一箇字兒急留骨碌滾。說的我咬定下脣。招定指紋。又被這個不防頭愛撒的甄兒隱。可是他便一博六渾純。

〔燕大云〕我贏了也。大嫂。我贏的一尾好鮮魚你看。〔搽旦云〕是一尾好鮮魚也。〔正末跪科云〕哥也。魚便與

哥哥。則可憐我這本錢是別人的。可怎生借這尾魚出去。贏了呵。我就拏來還你。〔燕大云〕大嫂。你聽的他說麼。他這尾魚是借的本錢。他問俺借這魚去與人博。若他贏了時。就來還我也。〔搽旦云〕燕大。說那裏話。快將這尾魚煎一半兒。煮一半兒。留着一半兒將的家去。我要吃哩。〔燕大云〕大嫂。你則依着我。將來借與他罷。〔搽旦云〕這尾魚是你贏的。又不是偷他的。搶他的。又不是白要他的。好漢識好漢。輸也輸了。又來借我。不還他。不還他。〔燕大云〕這魚我要還你。爭奈俺大嫂不肯哩。〔正末唱〕

〔醉中天〕這君子心兒順。那妮子意兒瞋。〔帶云〕我着幾句言語獎奉他咱。嫂嫂。〔唱〕你是那南海南觀音的第一尊。〔搽旦云〕他糖食我。說我是南海南觀音第一尊。我比觀音則少個淨瓶兒。饒你明說到夜。夜說到明。我不還你。則是不還你。〔正末唱〕怎將俺這小本經紀來搯。〔搽旦云〕燕大。你依着我。將這尾魚煎一半兒。煮一半兒。留一半兒將的家去。〔正末云〕他待煎一半兒。煮一半兒。留一半兒將的家去。〔唱〕可不道這姐姐今年個斷草。休將那精神來使盡。〔帶云〕常言道十分惺惺使五分。〔唱〕可不道留一分與你兒孫。

〔燕大云〕大嫂。將來還他。艱難的人。可憐見他無本錢也。〔搽旦云〕我本待不還他來。罷罷罷。看你的面上。還了他罷。〔燕大云〕還你這尾魚。你將的去。〔正末云〕多謝了哥哥。〔正末挑擔兒走科〕〔楊衙內冲上云〕我被那惡弟兄每抵死的留着吃酒。可不辜負了王大姐。這早晚等我許多時也。〔做撞正末科云〕這個村弟子孩兒無禮。怎麼敢撞着我。咄。你是什麼人。〔正末云〕小人是個做買賣的人。〔楊衙內云〕你既是做買賣的。將那擔子挑過一邊。你怎生攔着這路。〔做踢倒擔子科云〕怎麼見我來也不趨開。〔正末唱〕

〔醉扶歸〕我粧一個喜臉兒。將他來搯。他將那惡性兒把咱恨。〔楊衙內云〕把這兩箇筐子。要做什么。左右。與我踹碎了。〔正末唱〕呀呀呀。他把我個竹眼籠的毬樓。蹬折了四五根。〔楊衙內云〕連這條匾擔也屈折了罷。〔正末唱〕把我這一條黃桑擔生踏損了。〔楊衙內云〕那持魚的盆子。也拏來摔碎了。〔正末唱〕把我這一個設口椽圓圓的淺盆。〔云〕這是借來的波。爺饒了我罷。〔唱〕可早是打一條通長壘。

〔楊衙內云〕這廝敢這等無禮。想是不曾聞我的名兒。且饒了你個弟子孩兒。快走。我要同樂院裏尋那王臘梅去也。〔正末見店小二科云〕小二哥。我將這擔兒寄在這裏。敢問適纔來的這是什麼人。〔店小二云〕你還不懂的。則他便是楊衙內。〔正末云〕哦。原來那大雪裏打我的。正是這廝。〔唱〕

〔後庭花〕難道我不親呵。認是親。既知恩不報恩。調動我這三尺攔關臂。努起一千條歹鬪。誰看你惱了我惡魔神。試嘗咱這精拳一頓。我割捨的發會村。怒叫叫使會狠。便做道佛世尊。這回家也怎地忍。

〔金盞兒〕我這裏搶起折支巾。拽起夜叉裙。〔楊衙內做見搽旦科云〕姐姐休怪。我來遲了也。〔正末做搗楊衙內科云〕哥也。唱着喏去。〔做打楊衙內科〕〔楊衙內打勛斗科〕〔正末唱〕拳着處早可撲的精磚上。毘。〔燕大云〕你打死他了也。〔正末云〕哥。你休怕者。〔唱〕看那廝眼朦朧正着昏。我將這大拇指去那廝人中裏招。〔帶云〕主人家有水將的些來。〔唱〕新汲水那廝面皮上敷。〔楊衙內做嘆氣科〕〔正末云〕哥也。他不死哩。〔唱〕那廝熱拖拖的纔出氣。〔楊衙內舒身科〕〔燕大云〕他早翻過身哩。〔正末云〕他怎麼肯死。〔唱〕那廝他跌躑躑的恰還魂。

〔楊衙內做嘴臉調旦科〕〔正末云〕待我再打這廝。〔楊衙內做怕打哨子下〕〔燕大云〕我倒看不出你這箇博魚的。有恁般好手脚。倒不如只打拳去。我問你委實是那裏人氏。姓甚名誰。〔正末云〕我三更不改名。四更不改姓。哥。我實對你說。我須不是友人。〔燕大云〕你不是友人。可是甚人。〔正末云〕則我是宋江手下第十五個頭領。浪子燕青的便是。〔燕大云〕壯士。你姓燕。我也姓燕。你多大年紀了。〔正末云〕我今年二十五歲也。〔燕大云〕不是我要便宜。我可三十五歲。你肯與我做個兄弟麼。〔正末云〕若不棄嫌呵。願與哥哥做個兄弟。〔燕大云〕好好好。大嫂與兄弟廝見咱。〔搽旦云〕這幾年我不曾見你說有甚麼兄弟。今日可的就認的是你兄弟。着我與他相見。我怕見生人。羞答答的。〔做見科〕〔正末拜科云〕嫂嫂。恕生面少拜識。〔搽旦云〕呸。兩箇眼恰似賊一般的。〔燕大云〕大嫂。你好歹嘴也。〔正末云〕哥也。你兄弟有一句話敢說麼。〔燕大云〕兄弟。你有甚麼話你說。〔正末云〕敢問哥哥。這嫂嫂敢不和哥哥是兒女夫妻麼。〔燕大云〕兄弟。你好眼毒也。你怎生

便認的出來。〔正末唱〕

〔賺煞尾〕你看這鬆髻上扭的出那棘針油。面皮上刮的下那桃花粉。只這兩樁兒管做了你個哥哥的禍根。穿着些三素淡衣服越風韻。兀的不是天生成玉軟香溫。我見他扭回身抖擻下精神。則被他那眼角眉尖斷送了春。〔正末做打耳暗科云〕哥也。可是這般。〔燕大云〕我知道了也。〔正末唱〕我恰纔舌貼着你那耳輪。敢可也一言難盡。哎。哥也。你是個好男兒。休戴着這一頂屎頭巾。〔下〕

〔燕大云〕大嫂。天色將晚也。俺和你回家去來。〔同下〕

〔音釋〕 鋟音漫 刃仁去聲 指肯去聲 葷音昏 搵搵去聲 喂狠平聲 蹬音鄧 鑿音問 咩音烘 咩敦上聲 歎噴平聲 鑿音變

第二折

〔搽旦上云〕自家同樂院裏見了衙內。又不曾說的一句梯氣話。回到家中。我心裏則自想着。今日是八月十五日中秋節令。我纔和燕大燕青在前廳上飲酒翫月。我將那酒冷一鍾。熱一鍾。冷一碗。熱一碗。灌的他兩個爛醉。我如今打發他在房中都歇息去了。可是爲何。我心中不待與他吃酒。我則想着衙內。我藏下些好案酒果品。只等衙內到來。我和他悄悄的自到後花園吃幾杯兒。我已多時着人叫他去了。這早晚敢待來也。〔楊衙內上云〕自家楊衙內的便是。自從王大姐相約我在同樂院裏。着那個人打了我一頓。我再也不曾見他。不知那廝是什麼人。如今王大姐着人來尋我。相約晚間在他家說話。須索走一遭去。〔做見搽旦科云〕大姐。你可記的當日同樂院前。那漢子是什麼人。險些兒被他打死我也。如今你家燕大在那裏。〔搽旦云〕衙內。燕大醉了。我打發他在房中睡哩。你進家裏來。〔楊衙內云〕我單爲你。着那廝打了這一頓。你又叫我怎的。〔搽旦云〕這也是你自家的悔氣。着那廝打了。我好不小心疼哩。我如今整備下好酒好食。與你到後花園亭子上吃幾杯兒酒。一來就與你陪話。二來和你取一回快樂。〔楊衙內云〕你那裏是我姐姐。就是我的娘哩。你只不

要耍我。〔搽旦云〕我怎麼耍你。我和你吃酒去來。〔楊衙內云〕去去去。〔同下〕〔正末舉席上云〕自從來到哥哥家中。可早半年光景也。時遇八月十五日。中秋節令。我和俺哥哥前廳上多飲了幾杯酒。覺的身上煩熱。我到那後花園亭子上乘涼去咱。〔唱〕

〔中呂粉蝶兒〕鼓打初更。是誰人推出這一輪明鏡。原來是配金烏那兔魄東生。這早晚玉繩高銀河淺。恰正是夜闌人靜。端的這月白風清。我則見滴溜溜倒垂着斗柄。

〔叫聲〕我恰纔便橫飲到兩三巡。灌得我來酩酊。酩酊猶未醒。〔帶云〕怪道我這脚趂趂站不定呵。〔唱〕原來那一盞盞都是甕頭清。

〔帶云〕來到這月臺上。將席子展開。待我睡一覺咱。〔唱〕

〔醉春風〕我鋪的這艾葉紋藤席淨。撥過這桃花瓣石枕冷。醉魂兒偏喜月波涼。就這搭兒裏挺挺。滿鼻凹清風。拍胸膛爽氣。落的這徹骨毛索性。

〔帶云〕我是聽這上衙更鼓咱。〔做打二鼓科〕〔唱〕

〔倘秀才〕鼓打到一更也。那二更。大呌到三聲也。那四聲。〔搽旦同楊衙內上搽旦云〕衙內。咱兩個往那黑地裏走。休往月亮處。着人瞧見。要說短說長的。咱兩個打着個暗號。赤赤赤。〔楊衙內搽旦做跳過正末身科〕〔正末唱〕我這裏呵欠罷翻身。打個嚙掙。〔搽旦云〕赤赤赤。〔楊衙內云〕赤赤赤。〔正末唱〕

〔搽旦又楊衙內行科云〕赤赤赤。〔正末唱〕

〔叫聲〕眼見的八九分是姦情。是誰家鬼精鬼精。做出這喬行徑。〔搽旦云〕穿的那衣服。拖天掃地的。一脚踹着。不險些兒絆倒了。擺起衣服來。走走走。赤赤赤。〔楊衙內云〕赤赤赤。〔正末唱〕怎知道黑影裏偏撞着俺這潑燕青。

〔滾繡球〕俺這裏將怪眼睜。〔搽旦云〕把脚擡的輕着些兒。不要走的響了。着人聽見又捏舌也。

〔正末唱〕他那裏擡的腳步兒輕。他若是但回身。我在這背陰中掩映。〔楊衙內扯搥旦科〕〔搥旦云〕折了你那手爪子。走便走。這麼扯扯拽拽的做什麼。〔正末唱〕則見他廝扯拽。悄悄地前行。〔楊衙內云〕赤赤赤。〔搥旦云〕赤赤赤。〔正末唱〕那廝赤的喚了一聲。那妮子赤的應了一聲。早是這吃敲才膽硬。〔搥旦云〕啵來到這亭子上也。推開這門進來了。關上門。打開吊窗。把這芭蕉扇合着這酒。把這梨花樣磁鉢遮着暗燈。但有人來你就打吊窗裏跳出去。怕做甚麼。啵兩箇自在吃幾鍾兒。〔楊衙內云〕好好。我和你吃的醉了。方纔有興。〔正末云〕這廝亭子上去了也。〔唱〕我見他笑吟吟推入門程。比及我睡潤開窗紙偷睛覷。他可也背靠定我棹模側耳聽。〔搥旦云〕我這般赤心的待你。只怕你忘了我好處。我要你說箇誓來。〔楊衙內云〕我若負了你的心呵。燈草打折脚古拐。現報在你眼裏。〔正末唱〕他說什麼海誓也。那山盟。

〔搥旦云〕你再吃一鍾。我也吃一鍾。〔正末云〕這事不中。喚俺哥哥去來。〔做喚燕大科云〕哥哥。你出來。〔燕大上云〕兄弟。深更半夜。你喚我做什麼。〔正末云〕哥哥。俺嫂嫂有姦夫也。〔燕大云〕兄弟。你嫂嫂不是這般人。有姦夫在那裏。〔正末云〕在後花園中亭子上。正在那裏吃酒哩。啵和你拏去來。〔燕大云〕兄弟。拏他做什麼。他吃了酒好去也。〔正末云〕我踉開這門咱。〔正末做踉開門科〕〔燕大云〕快拏住姦夫。〔楊衙內做慌科云〕有人來了。我打這吊窗裏跳出去。走走走。〔下〕〔正末云〕嗨。這廝可走了也。〔燕大云〕好。走了倒是場乾淨。你這賤人。我且問你。怎生與姦夫在這裏吃酒。〔搥旦云〕姦夫在那裏。姓張姓李。姓趙姓王。可是長也矮。瘦也胖。被你拏住了來。天氣暄熱。我來這裏歇涼。那裏討的姦夫來。常言道捉賊見賊。捉姦見姦。燕大。你既要拏姦。如今還我姦夫來便罷。若沒姦夫。怎把這樣好小事兒。賊誣着我。我是個拳頭上站的人。肱膊上走的馬。不帶頭巾男子漢。丁丁當當響的老婆。燕大。我與你要見一個明白。〔正末唱〕

〔么篇〕你這個養漢精。假撇清。你道是沒姦夫。抵死來瞞定。恰纔個誰推開這半破窗櫺。〔搥旦云〕我支開亮窗。這裏趁風歇涼來。〔正末唱〕誰揉的你這鬢角兒鬆。〔搥旦云〕我恰纔呼貓。是花枝兒抓着來。〔正末唱〕誰捏的你這腮斗兒的青。〔搥旦云〕我恰纔

126

睡着了。是鬼捏青來。〔正末唱〕可也不須你折證。見放着一個不語先生。誰着這芭蕉葉紙扇。翻合着酒。誰着這梨花樣磁鉢。倒暗着燈。這公事要辯個分明。〔正末唱〕哥也。這等婦人要做什麼。與我殺了者。〔燕大云〕兄弟。我便要殺他。也沒的刀那。〔正末拔刀科云〕兀的不是刀。〔燕大做殺搽旦科〕〔搽旦云〕我那親哥哥。如今天氣熱。你便殺了我。到那寒冬臘月裏害脚冷。誰與你煨脚。〔燕大云〕兄弟。不爭我殺壞了他。誰與我煨脚。我委實下不的手。〔正末云〕哥也。你殺不的。我替你殺。〔搽旦叫科云〕有殺人賊也。〔楊衙內領隨從冲上云〕這廝無故殺人。令人與我拏住這兩個殺人的。都下在死囚牢裏去者。〔隨從做拏住正末燕大科〕〔搽旦云〕好也。好也。如今都綁下在死囚牢裏去了。看你可有本事再來殺我。〔燕大云〕兄弟也。似此可怎了。〔正末云〕哥。我恰纔不說來。〔唱〕

【煞尾】則你個紙做的瓶兒。怎拔乾的井。蠟打的鐵兒。怎掘就的坑。你道他有體態。有聰明。知你的意。會你的情。有他時春自生。沒他時坐不寧。怎知他欠本分。少至誠。忒淫濫。蘇小卿。不值錢。王桂英。拏住了。姦夫。你又殺不成。倒被他拖入囚牢。死狗似撐。也不是我病僧勸。患僧。有一日押向雲陽市上行。只等的高叫開刀。和那聲。方纔道悔不當。初。你可便恁時節省。〔同燕大下〕

〔楊衙內云〕大姐。你方纔放心了。把這兩箇放在牢中牢死了。俺兩個做了永遠夫妻。可不快活也。〔搽旦云〕衙內。只等結果了他。咱就沒人管的着了。憑着我這一片好心。天也與俺這條兒糖吃。〔同下〕

〔音釋〕 酌音茗 訂丁上聲 趨劣平聲 起且上聲 龔翁去聲 辯音扮 索音嫂 曩音異 掙爭去聲 驀音陌 娉批明切 擺羅去聲 鉢音撥 興去聲 捏音刑 聽平聲 煨烏去聲 鐵粗消切

第四折

〔燕二上云〕自家燕順便是。自與燕青分別之後。到於梁山泊上。投見宋江哥哥。就收留我做個頭領。聽知的

俺哥哥燕和落在那婦人轂中，連兄弟燕青也着絆了。我問宋江哥哥，告了一箇月假限，背着一包袱金珠寶貝，救兩個兄弟走一遭去來。〔詩云〕拜辭了宋江哥哥，不辭憚碌碌波波，爲兄弟忘生捨死，早救出地網天羅。〔下〕〔楊衙內上云〕誰想燕大下在牢中，他兩個劫了牢，走了，更待干罷。我領着衆弓兵，不問那裏趕將去。〔下〕〔正末拏枷燕大背衣服同上〕〔燕大云〕兄弟，這早晚往那裏去好。〔正末云〕哥哥，走走走。〔唱〕

〔雙調新水令〕正風清月朗碧天高。〔帶云〕好怪那。〔唱〕可怎生打獨磨覓不着官道。〔燕大云〕兄弟，若有人追來時，我可趕在那裏。〔正末唱〕你去那大北坡踉蹌走。〔燕大云〕兄弟，你呢。〔正末唱〕恰則去那小道兒上隔斜抄，行不到半里其高，則聽的腦背後喊聲鬧。

〔燕大云〕兄弟，背後有人追來了，這早晚黑洞洞的，可往那裏趨去。〔正末云〕哥也，我支分與你趕那廝咱。〔唱〕

〔沉醉東風〕你去這白草坡潛踪躡脚。〔燕大云〕兄弟也，你呢。〔正末唱〕我在這黃葉林屈脊低腰。我曲躬躬的向地皮上伏，立欽欽把松樹來靠。直挺挺按定枷稍。我這裏聽沉了多時靜悄悄，我則見火把和那燈籠可都去了。

〔云〕哥也，你則在這裏。我迎的那廝每去咱。〔燕大云〕兄弟，我則在這裏等着你也。〔正末下〕〔楊衙內同搽旦引弓兵上〕〔搽旦云〕衙內，兀的不是燕大。〔楊衙內云〕正是燕大。拏繩子來綁了他。〔綁科云〕把這廝綁在這裏，還有一個哩。喀尋那個去來。〔同搽旦下〕〔燕大云〕天那，着誰人救我也。〔正末再上科〕〔燕大云〕兄弟，被姦夫淫婦將我綁在這裏，你救我咱。〔正末唱〕

〔攪箏琶〕急的我心兒跳，好一似熱油澆，爲甚麼乾支刺吐着舌頭，呆不騰瞪着個眼腦，鼻凹裏冷氣出，咽喉內熱涎潮。元來是一縷麻絲，誰把個活套頭將他拴住了。〔帶云〕我若來的遲呵。〔唱〕爭此三兒一命難逃。

〔燕大云〕兄弟，我被那姦夫淫婦險些兒斷送了也。〔正末云〕哥也，喀和你趕那廝去來。〔同下〕〔燕二云〕我

趁着這月色微明。連夜趕到汴梁。救拔我那燕青兄弟去也。〔正末上做撞見科〕〔喝云〕咄。那裏來的是什麼人。〔燕二云〕你說你是那個。〔正末云〕則我梁山泊好漢燕青的便是。〔燕二云〕兄弟。我便是捲毛虎燕順。

〔燕大云〕喏。報報報。〔燕二云〕怎的。〔燕大云〕元來是我兄弟燕二。大家要一會。〔正末唱〕

〔喬木查〕俺撩開衣拽起脚。剛轉過這林薄。只聽的可磕擦。閃出個人來。到元來是俺哥哥廝撞着。

〔云〕哥哥。我問你。黑夜裏到那裏去。〔燕二云〕兄弟。我如今也在梁山泊上做箇頭領了。聞知你和大哥被楊衙內拏下死囚牢裏。只在早晚要殺壞你兩箇。因此上告了一個月假限。特來救你。〔正末唱〕

〔甜水令〕我則道你法灸神針。周流湖海。發賣醫藥。元來你也要弄俺這家刀。可怎生在曠野荒郊。月黑時光。風高天道。獨自個背着衣包。

〔燕二云〕我這包裹裏都是些金珠寶貝。要將來上下使用。救拔你兩個的。〔正末唱〕

〔折桂令〕我有甚犯法違條。只爲那淫婦姦夫。險送了你個共乳同胞。你待要使用金銀。打通關節。救拔囚牢。則俺燕青呵。須不是鷹心雁爪。早跳出虎穴狼巢。〔燕二云〕且喜兄弟今日逍遙無事了也。〔正末唱〕你說甚無事逍遙。爭知我怒氣難消。我若不殺的這兩個無徒也。怎顯的我半世英豪。

〔楊衙內同搽旦引弓兵上云〕黑洞洞的不知那個死囚那裏躲了。大姐。我們且結果了那個綁的去。與你拔了這眼中的釘子哩。〔正末喝云〕兀的不是姦夫淫婦。你往那裏走。〔做拏住科〕〔衆弓兵云〕不好了。我每走了罷。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下〕〔楊衙內云〕我要拏他。倒被他拏了我。〔搽旦云〕元來是我兩個叔叔。我道你是好人那。〔正末云〕將這兩個賊男女都執縛定了。押回山寨。見我宋江哥哥去來。〔唱〕

〔離亭宴歇指煞〕半合兒歇息在牛王廟。一直的走到梁山泊。若見俺公明太保。還了俺這石榴色茜紅巾。柳葉砌烏油甲。荷葉樣煙氈帽。百煉鋼打就的長朴刀。五色絨刺下的香綿襖。〔帶云〕便是俺大哥也。〔唱〕一齊的去那院

子城中送老。上稍裏不眠花。下場頭少不得落一會草。

〔宋江領僂僂冲上云〕某乃宋江是也。今有兄弟燕青着絆。有燕順告假救他去了。某如今親領一枝軍馬。接應燕青去來。〔做見科〕〔宋江云〕燕青兄弟這樁事。我遣神行太保戴宗打探明白。早已知道了。小僂僂將這姦夫淫婦與我繩纏索綁。牽上山去。縛在花標樹上。殺壞了者。一面敲牛宰馬。殺羊造酒。做一個慶喜的筵席。〔詞云〕則俺三十六勇耀星。一個個正直公平。爲燕大主家不正。親兄弟趕離家庭。楊衙內敗壞風俗。共淫婦暗約偷情。將二人分屍斷首。梁山上號令施行。這的是與民除害。不枉了浪子燕青。

〔音釋〕 穀音搆 跟音涼 踰音鎗 脚音皎 刺音辣 瞪音呈 咽音烟 薄巴毛切 着池燒切

藥音耀 渠鋤昭切 泊巴毛切 苗阡去聲 皖喚上聲 罡音剛 離去聲

題目 梁山泊宋江將令

正名 同樂院燕青博魚

臨江驛瀟湘秋夜雨雜劇

楊顯之撰

楔子

〔未扮張天覺同正旦翠鸞領興兒上詩云〕一片心懸家國恨，兩條眉鎖廟廊謀。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老夫姓張名商英，字天覺，叨中甲第以來，累蒙擢用，謝聖恩可憐。官拜諫議大夫之職，爲因高俅楊戩童貫蔡京，苦害黎庶，老夫秉性忠直，累諫不從。聖人着老夫江州歇馬。我夫人不幸早年亡過，止留下一箇女孩兒，小字翠鸞，長年一十八歲，未曾許聘他人。老夫自離了朝門，一路辛苦，到此淮河渡也。限次緊急，興兒與我喚將排岸司來者。〔興兒云〕理會的。〔淨扮排岸司上詩云〕腿上無毛嘴有髭，星馳電走不違時。沿河兩岸長巡哨，以此加爲排岸司。小官排岸司的便是。驛亭中大人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老叔報復去。道有排岸司來了也。〔興兒報科〕〔張天覺云〕着他過來。〔興兒云〕着過去。〔做見科〕〔淨云〕大人喚排岸司有何分付。〔張天覺云〕排岸司，老夫奉聖人的命，將着家小前往江州歇馬。限次緊急，你不預備下船隻，可不誤了我的期限好打。則今日我就要開船也。〔淨云〕大人，這淮河神靈，比別處神靈不同。祭禮要三牲金銀錢紙，燒了神符，若歡喜方可開船。若不歡喜，狂風亂起，浪滾波翻。那一個敢開。請問大人，不知可曾祭過神道不曾。〔正旦云〕這等爹爹與他些錢鈔，早些安排祭禮去。〔張天覺云〕孩兒，你不知。老夫是國家正臣，他是國家正神，何必要什麼祭禮。豈不聞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詩云〕宋國非強楚，清淮異汨羅。全憑忠信在，一任起風波。排岸司，快與我開了船者。〔淨云〕船便開，倘若有些不測，只不要抱怨我。〔做開船科〕〔興兒云〕呀，風浪起了，怎麼好。怎麼好。水淹了船也。救人救人。〔張天覺下〕〔淨救正旦科云〕我救了這小姐也，再救那大人去。〔下〕

〔正旦云〕翠鸞，好險也。爹爹好苦也。這淮河裏翻了船，多虧排岸司救了我的性命。尙不知我的爹爹生死若何。排岸司打撈去了。單留妾身在此，可怎了也。〔外扮李老上見正旦科云〕兀那女子，你是何方人氏，姓甚名誰。你說與我聽咱。〔正旦云〕妾身乃張天覺的女孩兒，小字翠鸞，長年一十八歲，因爹爹往江州歇馬，來到這淮河渡，不聽排岸司言語，不曾祭祀，開到中流，果然風浪陡作，翻了船。若不是排岸司救了我呵，那得這性命。

來。〔李老云〕看這女子。也不是受貧的人。他乃宦宦之家。我陪你在此等一等。若是你那做官的尙在。我送你去還他便了。〔正旦云〕怎麼等了許久。那排岸司還不見來。我身上一來禁不過這濕衣服。二來天色漸晚。爹爹又不知下落。天阿。兀的不害殺我也。〔李老云〕姐姐。我是這淮河邊打漁的。叫做崔文遠。家裏離此不遠。姐姐。你若肯與我做個義女兒。且在我家中住下。等日後尋見你那做官的。我着你子父每再得團圓。你意下如何。〔正旦云〕那壁老的若不棄嫌呵。我情願與你做個女兒。〔李老云〕既是這等。你就跟我家中去來。〔正旦云〕這些時不知我那爹爹在那裏也呵。〔唱〕

〔仙呂端正好〕我恰纔沉沒這急流中。掙的到河灘上。只看我這濕漉漉上下衣裳。若不是漁翁肯把咱恩養。〔帶云〕天那。〔唱〕這潑性命休承望。〔同下〕

〔音釋〕 戩音剪 汨音密

第一折

〔張天覺領兒上詩云〕船過淮河渡。心忙去路催。豈知風浪起。攬下一天悲。老夫張天覺是也。不聽排岸司之言。到於中流。翻了船隻。我那翠鸞女孩兒。不知去向。我欲待親自去尋來。限次又緊。着老夫左右兩難。如何是好。如今沿途留下告示。如有收留小女翠鸞者。賞他花銀十兩。待到了江州。再遣人慢慢跟尋。又作道理。我那翠鸞孩兒。則被你痛殺我也。〔下〕〔李老上云〕歡來不似今朝。喜來那逢今日。老漢崔文遠的便是。自從探俺兄弟回來。見一個女孩兒。乃是張天覺大人的小姐。他父親往江州歇馬去。來到這淮河渡。不信排岸司之言。不曾祭獻神道。便開了船。到這半途。刮起大風。湧起波浪。將這船掀翻了。今他父親不知所在。這個女孩兒也是有緣。我認他做了個義女。他自到我家來。倒也親熱。一家無二。每日前後照顧。再不嫌貧棄賤。也是老漢陰功所積。今日不出去打漁。在家中閒坐。看有甚麼人來。〔冲末扮崔甸士上詩云〕黃卷青燈一腐儒。九經三史腹中居。他年金榜題名後。方信男兒要讀書。小生姓崔名通字甸士。祖居河南人氏。幼習儒業。頗看詩書。受十年苦苦孜孜。博一任歡歡喜喜。小生如今上朝取應去。到此淮河渡。這裏有個崔文遠。他是俺爹爹的親兄。順便須探望他去。這就是伯父門首。待我叫一聲。門裏有人麼。〔李老云〕是誰喚門。我開了這門。〔問科云〕

是那個。〔崔甸士云〕小姪是崔甸士。因上朝取應去。特來拜辭伯父。〔李老云〕孩兒。請家裏來。你父親安康麼。〔崔甸士云〕托賴伯父安康哩。〔李老云〕你休便要。且在我家裏住幾日。〔崔甸士云〕多謝伯父。〔李老云〕你會娶妻來麼。〔崔甸士云〕上告伯父。古人有云。先功名而後妻室。小姪還不曾娶妻哩。〔李老云〕我想這崔甸士是箇有文才的。久已後必然爲官。我有心將翠鸞孩兒聘與他爲妻。未知他意下如何。待我喚他出來。和我姪兒廝見。我自有箇主意。翠鸞孩兒。你出來。〔正旦上云〕妾身翠鸞的便是。自從與父親相別。並無音信。多虧了這崔老的認我做義女兒。他將我似親女一般看待。我在這裏怕不打緊。知我那爹爹在於何處也呵。

〔唱〕

〔仙呂點絳脣〕舉目生愁。父親別後難根究。這一片悠悠。可也還留得殘生否。

〔混江龍〕若不是漁翁搭救。險些兒趁一江春水向東流。我如今偷挨歲月。爹爹呵。知他在何處沉浮。則我這一寸心懷千古恨。兩條眉鎖十分憂。多謝的那老父恩臨厚。不將我似世人看待。直做個親女收留。

〔做見科云〕父親呼喚翠鸞。有何分付。〔李老云〕孩兒。我有箇姪兒喚做崔甸士。他爲進取功名去。路打我門首經過。來拜別我。你如今過去。與他相見。咱。〔正旦云〕理會的。〔李老云〕姪兒不知。我近新認了箇義女兒。叫做翠鸞。特特喚他出來。與你相見一面。你也好前後出入行走。〔崔甸士云〕伯父請過妹子來。小生與他相見。咱。〔李老云〕翠鸞孩兒。你過來。把體面與哥哥相見者。〔正旦做見科云〕哥哥萬福。〔崔甸士云〕一箇好女子也。〔正旦唱〕

〔油葫蘆〕則見他抄定攀蟾折桂手。〔崔甸士云〕妹子。恕生面少拜識。〔正旦唱〕待趨前還褪後。我則索慌忙施禮半含羞。〔崔甸士云〕妹子。小生有緣得此一見。〔正旦唱〕則見他身兒俊俏。龐兒秀。〔崔甸士云〕妹子。小生此後又不知何時重會哩。〔正旦唱〕則見他性兒溫潤。情兒厚。且休誇潘安貌欠十分。子建才非八斗。單只是白涼衫穩綴。

看鴛鴦扣。上下無半點兒不風流。

〔崔甸士云〕妹子。小生一來探望伯父。二來便辭別應舉去也。〔正旦唱〕

〔天下樂〕則願的早奪詞場第一籌。文優福亦優。宴瓊林是你男兒得志秋。標題的名姓又香。打扮的體態又嬌。準備着插宮花飲御酒。

〔李老云〕老夫偌大年紀。別無一人。止有這箇女孩兒。未曾招嫁。我想姪兒聰明俊俏。有心待將這女孩兒與我姪兒爲妻。我試問他咱。甸士。你會娶妻來麼。〔崔甸士云〕小生並未娶妻。伯父只管問我怎的。〔李老云〕老夫偌大年紀。止有這箇女孩兒。我見你堂堂人物。聰慧風流。久已後必然爲官。我要招你爲婿。久後送老漢入土。也有些光彩。甸士。便好道淑女可配君子。你心下如何。〔崔甸士云〕謹依尊命。多謝了伯父。〔正旦云〕父親救得我性命勾了。又要替我成就這親事怎的。〔唱〕

〔醉中天〕纔救出淮河口。又送上楚峯頭。〔做背哭科云〕俺那父親呵。〔唱〕生死茫茫未可求。怎便待通媒媾。〔李老云〕我兒。你怎麼不答應我一句兒姻緣。姻緣事非偶然。我也須不悞了你。〔正旦唱〕雖然道姻緣不偶。我可一言難就。有多少雨泣雲愁。

〔李老云〕我兒這個是喜事。怎麼倒哭起來。快不要這等。我看的那姪兒滿腹文章。一定是做官的。故此將你許配了他。常言道女大不中留。你見那家女孩兒養老在家裏的。你只依着我。就今日兩邊行一個禮。承認了罷。〔正旦唱〕

〔金盞兒〕元來他敬儒流意綢繆。可甚麼是非只爲多開口。倒道我女大不中留。他分明親許出。着我怎擡頭。雖然俺心下有。我須是臉兒羞。

〔李老扯旦末行禮科云〕則今日好日辰。成合了這門親事。姪兒。你與我便上朝求官應舉去。得一官半職。回來改換家門。則是休忘了我的恩念。〔正旦云〕多謝父親。則怕崔秀才此一去。久後負了人也。〔崔甸士云〕小生若負了你呵。天不蓋地不載。日月不照臨。〔正旦云〕秀才也。你去則去。頻頻的稍箇書信回來。〔崔甸士云〕小生知道。你放心者。〔正旦唱〕

【賺煞】則他這宵臆捲江淮。寶劍輝星斗。是俺那父親匹配下鸞交鳳友。想看你千里關山獨自個走。則今宵有夢難投。你若到至公樓。占了鰲頭。則怕你金榜無名誓不休。莫便要心不應口。早做了背親忘舊。〔帶云〕崔秀才也。〔唱〕休着我倚柴門。凝望斷不歸舟。〔下〕

〔崔甸士云〕則今日辭別了伯父。便索長行也。〔做拜別科〕〔李老云〕姪兒。則願你早早成名。帶挈我翠鸞孩兒做個夫人縣君也。〔詩云〕成就良姻頃刻間。明春專望錦衣還。〔崔甸士詩云〕嫦娥自是貪年少。何怕蟾宮不許攀。〔同下〕

〔音釋〕褪吞去聲 厯音忙 傷音鄒 占去聲

第二折

〔淨扮試官領張千上詩云〕皆言桃李屬春官。偏我門牆另一般。何必文章出人上。單要金銀備秤盤。小官姓趙名錢。有一班好事的就與我起個表德。喚做孫李。今年輪着我家掌管主司考卷。我清耿耿不受民錢。乾剝剝只要生鈔。目下有一舉子。姓崔名通字甸士。擯過卷子。擬他第一。只是我還未曾覆試。左右。與我喚將崔秀才來者。〔崔甸士上云〕小生崔通。擯過卷子。今場貢主呼喚。須索走一遭去。〔張千報科云〕報大人得知。崔秀才到了也。〔試官云〕着他過來。〔張千云〕着過去。〔做見科〕〔崔甸士云〕大人呼喚小生。不知爲何。〔試官云〕你雖然擯過卷子。未曾覆試。你你識字麼。〔崔甸士云〕我做秀才。怎麼不識字。大人。那箇魚兒不會識水。〔試官云〕那箇秀才祭丁處。不會拾饅頭吃。我如今寫箇字你識。東頭下筆西頭落。是個甚麼字。〔崔甸士云〕是個一字。〔試官云〕好不枉了中頭名狀元。識這等難字。我再問你會聯詩麼。〔崔甸士云〕聯得。〔試官云〕河裏一隻船。岸上八箇拽。你聯將來。〔崔甸士云〕若還斷了彈。八個都吃跌。〔試官云〕好好。待我再試一首。一箇大青碗。盛的飯又滿。〔崔甸士云〕相公吃一頓。清晨飽到晚。〔試官云〕好秀才。好秀才。看了他這等文章。還做我的師父哩。張千。你問這秀才。有婚無婚。〔張千云〕相公問你。有婚無婚。〔崔甸士云〕有婚是怎生。無婚是怎生。〔張千云〕相公他問有婚是怎生。無婚是怎生。〔試官云〕若有婚。着他秦川做知縣去。若無婚。我家中有一百

八歲小姐與他爲妻。〔張千云〕敢是一十八歲。〔試官云〕是一十八歲。〔張千云〕秀才。俺相公說你若已婚。着你秦川做知縣去。若無婚。有一小姐招你爲婿。〔崔甸士云〕住者。等我尋思。〔背云〕我伯父家那箇女子。又不是親養的。知他那裏討來的。我要他做甚麼。能可瞞昧神祇。不可坐失機會。〔回云〕小生實未娶妻。〔試官云〕既然無妻。我招你做女婿。張千。着梅香在那竈窩裏拖出小姐來。〔張千云〕理會的。〔搽旦上詩云〕今朝喜鵲噪。定是姻緣到。隨他走個乞兒來。我也只是呵呵笑。妾身是今場貢官的女孩兒。父親呼喚。須索見去。〔做見科云〕父親。喚你孩兒爲着何事。〔試官云〕喚你來別無他事。我與你招一箇女婿。〔搽旦云〕招了幾箇。〔試官云〕只招了一箇。你看一看好女婿麼。〔崔甸士云〕好媳婦。〔試官云〕好丈人麼。〔崔甸士云〕好丈人。〔試官覷張千科云〕好丈母麼。〔張千云〕不敢。〔試官云〕崔甸士。我今日除你秦川縣令。和我女兒一同赴任去。我有一箇小曲兒喚做醉太平。我唱來與你送行者。〔唱〕

〔醉太平〕只爲你人材是整齊。將經史溫習。聯詩猜字盡都知。因此上將女孩兒配你。這幞頭呵除下來與你戴只。〔做除幞頭科〕這羅襪呵脫下來與你穿只。〔做脫羅襪科〕弄的來身兒上精赤條條的。〔云〕張千。跟着我來。〔唱〕我去那堂子裏把個澡洗。〔下〕

〔崔甸士云〕小姐。我與你則今日收拾了行程。便索赴任走一遭去。〔詩云〕拜辭他桃李門牆。趲行程水遠山長。〔搽旦詩云〕不須辦幞頭袍笏。便好去么喝撇箱。〔同下〕〔正旦上云〕妾身翠鸞的便是。自從崔老的認我做義女兒。他有箇姪兒是崔甸士。就將我與他姪兒爲妻。他姪兒上朝取應去了。可早三年光景。說他得了秦川縣令。他也不來取我。如今奉崔老的言語。着我收拾盤纏。直至秦川尋崔甸士走一遭去。他也少不的要看看兒。就隨後來看我。〔歎科〕嗨。我想這秀才們好是負心也呵。〔唱〕

〔南呂一枝花〕不甫能蟾宮折桂枝。金闕蒙宣賜。則道是洞房花燭夜。金榜可兀的掛名時。我爲你撇下了家私。遠遠的尋途次。恨不能五六里安箇墩子。我看了些灑紅塵秋雨的這絲絲。更和這透羅衣金風颭颭。

【梁州】我則見舞旋旋飄空的這敗葉。恰便似紅溜溜血染胭脂。冷颼颼西風了却黃花事。看了些林梢掩映。山勢參差。走的我口乾舌苦。眼暈頭痲。我可也忍不住抹淚揉眵。行不上軟弱腰肢。我我我款款的兜定這鞋兒。是是是慢慢的按下這笠兒。呀呀呀。我可便輕輕的拽起這裙兒。我想起虧心的那廝。你爲官消不得人伏侍。你忙殺呵寫不得那半張紙。我也須有箇日頭兒。見你時好着我仔細尋思。

〔云〕可早來到秦川縣了也。我問人咱。〔做向古門問科云〕敢問哥哥。那裏是崔甸士的私宅。〔內云〕則前面那個八字牆門便是。〔正旦云〕哥哥。我寄着這包袱兒在這裏。我認了親眷呵。便來取也。〔內云〕放在這裏不妨事。你自去。〔正旦云〕門上有人麼。你報復去。道有夫人在於門首。〔祇從云〕兀那娘子。你敢差走了。俺相公自有夫人哩。〔正旦云〕你道什麼。〔祇從云〕俺相公自有夫人哩。〔正旦唱〕

【牧羊關】兀的是閒言語甚意思。他怎肯道節外生枝。我和他離別了三二年。我怎肯半星兒失志。我則道他不肯棄糟糠婦。他原來別尋了個女嬌姿。只待要打滅了這窮妻子。呀呀呀。你暢好是負心的崔甸士。

〔云〕哥哥。你只與我通報一聲。〔祇從報科云〕告的相公知道。門首有夫人到了也。〔搽旦云〕兀那廝。你說什麼哩。〔祇從云〕有相公的夫人在於門首。〔搽旦云〕他是夫人。我是使女。〔崔甸士云〕這廝敢聽左了。夫人你休出去。只在這裏伺候。待我看他去來。〔正旦做見認科云〕崔甸士。你好負心也。怎生你得了官。不着人來取我。〔搽旦云〕好也囉。你道你無媳婦。可怎生又有這一個來。我則罵你精騷禽獸。兀的不氣殺我也。〔做嘔氣科〕〔崔甸士云〕夫人息怒。這個是我家買到的奴婢。爲他偷了我家的銀壺臺盞。他走了我一向尋他不着。他今日自來投到。豈不是飛蛾撲火。自討死吃的。左右。牽將下去。洗剝了與我打着者。〔祇從做牽旦不伏科〕

〔正旦唱〕

【隔尾】我則待歸隨夫唱。和你調琴瑟。誰知你再娶停婚。先有個潑賤兒。

〔搽旦怒云〕你這天殺的。他倒罵我哩。〔崔甸士云〕左右。還不扯下去打呀。〔正旦唱〕倒將我橫拖豎拽。離階址。〔帶云〕崔甸士。〔唱〕你須記的那時親設下誓詞。〔崔甸士云〕胡說。我有什麼誓詞。〔正旦唱〕你說道不虧心不虧心。把天地來指。

〔崔甸士云〕左右。你道他真個是夫人。那不與我拏翻。不與我洗剝。不與我看寶打。你須看我老爺的手段。着
你一個個充軍。〔連做拍案。祇從拏倒打科。〕〔正旦唱〕

〔哭皇天〕則我這脊梁上如刀刺。打得來青間紫。颼颼的雨點下。烘烘的疼半時。怎當他無情無情的棍子。打得來連皮徹骨。夾腦通心。肉飛筋斷。血濺魂消。直着我一疼來。一疼來。一箇死。我只問你個虧心甸士。怎揣與我這無名的罪兒。

〔崔甸士云〕你要乞個罪名麼。這個有。左右將他臉上刺着逃奴二字。解往沙門島去者。〔祇從云〕理會的。

〔正旦唱〕

〔烏夜啼〕你這短命賊。怎將我來胡雕刺。迭配去別處官司。世不會見這等蹺蹊事。哭的我氣噎聲絲。訴不出一肚嗟咨。想天公難道不慈悲。只願得你嫡親伯父登時至。兩下裏質對個如何是。看你那能牙利齒。說我甚過犯公私。

〔崔甸士云〕左右。便差箇能行快走的解子。將這逃奴解到沙門島。一路上則要死的。不要活的。便與我解將去。〔正旦云〕崔甸士。你好狠也。〔唱〕

〔黃鍾煞〕休休休。勸君莫把機謀使。現現現。東嶽新添一個速報司。你你你。負心人信有之。嗒嗒嗒。薄命妾自不是。快快快。就今日逐離此。行行行。可憐兒只獨自。細細細。心兒裏暗忖思。苦苦苦。業身軀怎動止。管管管。少不的在路上停屍。〔做悲科唱〕哎。嚶。天那。但不知那場兒裏。把我來磨勒死。〔同

解子下」

〔搽旦云〕相公莫非是你的前妻。敢不中麼。不如留他在家。做個使用丫頭。也省的人談論。〔崔甸士云〕夫人不要多心。我那裏有前妻來。〔搽旦云〕他適纔說等你嫡親伯父來。要和你面對。這怎麼說。〔崔甸士云〕是我有個親伯父。叫做崔文遠。這原是我伯父家丫頭。賣與我的。你看他模樣倒也看的過。只是手脚不好。要做賊。我前日到處尋不着他。今日自來尋我。怎麼饒的他過。如今這一去。遇秋天陰雨。棒瘡發呵。他也無那活的人也。啗和你後堂中飲酒去來。〔詩云〕幸今朝捉住逃奴。迭配去必死中途。〔搽旦詩云〕他若果然是前時妻小。倒不如你也去一搭裏當夫。〔同下〕

〔音釋〕

彈平聲 盛平聲 習星西切 只張恥切 埃音后 颺生止切 旋去聲 參柚森切 差音
噉 暈音韻 疵音慈 眈抽支切 洗音選 瑟生止切

第二折

〔張天覺領兒祇從上詩云〕一去江州三見春。斷腸回首淚沾巾。淒涼唯有雲端月。曾照當時離散人。老夫張天覺。自與我孩兒翠鸞在淮河渡船之後。可早又三年光景也。謝聖恩可憐。道老夫廉能清正。節操堅剛。常懷報國之心。並無於家之念。加老夫天下提刑廉訪使。勅賜勢劍金牌。先斬後聞。這聖意無非着老夫體察濫官汚吏。審理不明詞訟。老夫雖然衰邁。豈敢憚勞。但因想我翠鸞孩兒。憂愁的鬚髮斑白。兩眼昏花。全然不比往日了。我幾年間着人隨處尋問。並沒消耗。時遇秋天。怎當那淒風冷雨。過鴈吟蟲。眼前景物。無一件不是牽愁觸悶的。與兒兀的不天陰下雨了也。行動些。〔詩云〕一自做朝臣。區區受苦辛。鄉園千里夢。鞍馬十年塵。親兒生失散。祖業盡飄淪。正值秋天暮。偏令客思殷。你看那瀟瀟瀟瀟雨。更和這續續斷斷雲。黃花金獸眼。紅葉火龍鱗。山勢嵯峨起。江聲浩蕩聞。家僮倦前路。一樣欲銷魂。與兒前面到那裏也。〔與兒云〕老爺前至臨江驛不遠了。〔張天覺云〕若到臨江驛。老夫權且駐下者。正是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同下〕〔正旦帶枷鎖同解子上云〕好大雨也。〔詩云〕我本是香閨少女。可憐見無人做主。遭迭配背井離鄉。正逢着淋漓驟雨。哥哥。你只管裏將我來棍棒臨身。不住的拷打。難道你的肚腸能這般硬。再也沒那半點兒慈悲的。〔做悲科〕天

阿天阿，我委實的銜冤負屈也呵。（唱）

【黃鍾醉花陰】忽聽的摧林怪風鼓，更那堪甕簋盆傾驟雨。就疼痛，捱程途，風雨相催，雨點兒何時住。眼見的折挫殺女嬌姝。我在這空野荒郊，可着誰做主。

【解子云】快行動些，這兩越下的大了也。（正旦唱）

【喜遷鶯】淋的我走投無路。知他這沙門島，是何處鄧都。長吁氣結成雲霧，行行裏，着車轍把腿陷住。可又早閃了胯骨，怎當這頭直上急簌簌雨打，腳底下滑擦擦泥然。

【正旦做跌倒科】（解子云）你怎麼跌倒了來。（正旦云）哥哥，這裏滑。（解子云）千人萬人走都不跌，偏你走便跌倒了。我如今走過去，滑呵，萬事罷論，若不滑呵，我將你兩條腿打做四條腿。（解子走跌倒科云）快扶我起來。兀那女子，你往那邊兒走，這裏有些滑。（正旦唱）

【出隊子】好着我急難移步，淋的來無是處。我吃飯時曬乾了舊衣服，上路時又淋濕，我這布裹肚，吃交時掉下了一箇棗木梳。

【解子云】你又怎的。（正旦云）掉了我棗木梳兒也。（解子云）掉了罷，到前面別買箇梳子與你。（正旦云）哥哥，你尋一尋，到前面你也要梳頭哩。（解子云）你也是箇害殺人的。（做腳踏科云）這箇想是了，我就這水裏把泥洗去了。如今有了梳子，你快行動些。（正旦唱）

【么篇】我心中憂慮有二樁事，我命卒。（解子云）可是那三樁事，你說我聽。（正旦唱）這雲呵，他可便遮天映日，閉了郊墟。這風呵，恰便似走石吹沙，拔了樹木。這雨呵，他似箭簳懸麻，粧助我十分苦。

【解子云】你走便走，不走我打你也。（正旦云）哥哥。（唱）

【山坡羊】則願你停嗔息怒，百凡照顧，怎便精唇潑口。罵到有三十句，這

路崎嶇水縈紆。急的我戰欽欽不敢望前去。況是棒瘡發怎支吾。剛擲得半步。〔帶云〕哥哥。你便打殺我呵。〔唱〕你可也沒甚福。

〔解子云〕你休要多嘴多舌。如今秋雨淋漓。一日難走一日。快與我行動些。〔正旦唱〕

〔刮地風〕則見他努眼撐睛大叫呼。不鄧鄧氣夯腎脯。我濕淋淋只待要巴前路。行不動我這打損的身軀。〔解子喝科云〕還不走哩。〔正旦唱〕我捱一步又一步。何曾會停住。這壁廂那壁廂有似江湖。則見那惡風波。他將我緊當處。問行人踪跡消疎。似這等白茫茫。野水連天暮。〔帶云〕哥哥也。〔唱〕你着我女孩兒怎過去。

〔解子云〕你又怎的。〔正旦云〕哥哥。這般水深泥濘。我怎生走的過去。望哥哥可憐見。扶我一扶過去。〔解子云〕則被你定害殺我也。我扶將你過去。我問你。你怎生是他家梅香。你將他家金銀偷的那裏去了。他如今着我害你的性命哩。你可實對我說。〔正旦云〕我那裏是他家梅香。偷了金銀走來。〔唱〕

〔四門子〕告哥哥。一一言分訴。那官人是我丈夫。我可也說的是實。又不是虛。尋着他指望成眷屬。他別娶了妻道我是奴。我委實的銜冤負屈。〔解子云〕這等說起來。是俺那做官的不是。如今我也饒不得你。快行動些。〔正旦唱〕

〔古水仙子〕他他他。忒很毒。敢敢敢。昧己瞞心將我圖。你你你。惡狠狠。公隸監束。我我我。軟揣揣。罪人的苦楚。痛痛痛。嫩皮膚。上棍棒數。冷冷冷。鐵鎖在項上拴住。可。可。可。乾支刺送的人。活地獄。屈屈屈。這煩惱待向誰行訴。〔帶云〕哥哥。〔唱〕來來來。你是我的護身符。

〔解子云〕天色晚了也。快行動些。尋一個宿處。〔正旦唱〕

〔隨尾〕天與人心緊相助。只我這啼痕向臉兒邊廂聚。〔帶云〕天那天那。〔唱〕眼見的淚點兒更多。如他那秋夜雨。〔同下〕

〔音釋〕 蛩音窮 續詞疽切 僊音寔 捱去聲 姝音朱 骨音古 簌蘇上聲 淤音迂 服房夫切

卒音祖 木音暮 簪音趕 崎音欺 嶮音區 福音府 夯音享 潯音倭 屬繩朱切

屈丘兩切 毒東盧切 東音暑 數上聲 獄于句切 屈音矩

第四折

〔淨扮驛丞上詩云〕往來迎送不曾停。廩給行糧出驛丞。管待欽差猶自可。倒是親隨伴當沒人情。小可是臨江驛的驛丞。昨日打將前路關子來道。廉訪使大人在此經過。不免打掃館驛乾淨。大人敢待來也。〔孛老上云〕老漢崔文遠的便是。自從着我女兒翠鸞尋我那姪兒崔甸士去了。音信皆無。我親到秦川縣看我那女兒去。天色晚了也。又下着這般大雨。我且在這館驛裏寄宿一夜。明日早行。〔驛丞見科云〕兀那老頭兒。你做甚麼。〔孛老云〕兩大的緊。前路又沒去處。這館驛中不問那裏。胡亂借我宿一夜。明日絕早便去。〔驛丞云〕老頭兒你不知道。如今接待廉訪大人。休要大驚小怪的。你去那廚房簷下歇宿去。〔孛老云〕多謝了。〔下〕〔張天覺引興兒祇從上云〕老夫張天覺。來到這臨江驛也。興兒。你莫不身上着雨來麼。〔興兒云〕老爺。這般大雨。身上衣服都濕透了也。〔張天覺云〕既然是這等。我且在館驛裏避雨咱。〔驛丞接科云〕小的是臨江驛丞。在此迎接。請大人公館中安歇。〔張天覺云〕興兒。我一路上鞍馬勞頓。我權且歇息。休要着人大驚小怪的。若驚覺老夫睡呵。我只打你。便與我分付去。〔興兒云〕理會的。兀那驛丞。我分付你。大人歇息。不許着人大驚小怪。若打醒了睡。要打我哩。分付你去。〔驛丞云〕這個我知道。〔解子同正旦上〕〔正旦云〕解子哥哥。這一天雨都下在俺兩個身上也。〔解子云〕這大雨若淋殺你呵。我也倒省些氣力。這沙門島好少路兒哩。〔正旦云〕哥哥。這風雨越大了也。〔唱〕

〔正宮端正好〕雨如傾。敢則是風如扇。半空裏風雨相纏。雨般兒不顧行人怨。偏打着我頭和面。

〔滾繡毬〕當日箇近水邊到岸前。怎當那風高浪捲。則俺這兩般兒景物。淒然風刮的似箭穿。雨下的似甕灑。看了這風雨呵。委實的不善。也是我

命兒裏惹罪招愆。我只見雨淋淋寫出瀟湘景。更和這雲淡淡粧成水墨天。只落的兩淚漣漣。

〔解子云〕你休煩惱。我和你到臨江驛寄宿去來。〔做叫門科云〕館驛子開門來。〔驛丞云〕又是那一個。我開開這門。這弟子孩兒好大膽也。廉訪使大人在這裏歇息。你只在門外。你若大驚小怪的。我就打折你那腿。我關上這門。〔解子云〕可不是悔氣。原來有廉訪使大人在這裏。俺休要大驚小怪的。我脫了這衣服。我自家扭扭乾。〔做脫衣科云〕呀。袖兒裏還有個燒餅。待我吃了罷。〔正旦云〕哥哥。你吃什麼哩。〔解子云〕我吃燒餅哩。〔正旦云〕哥哥。你與我些兒吃波。〔解子云〕我但是吃東西。你便討吃也罷。我與你些兒吃。〔正旦云〕哥哥。你多與我些兒吃波。〔解子云〕一箇燒餅我與你些兒吃。你嫌少。沒的。我都與你吃了罷。〔正旦唱〕

〔伴讀書〕我這裏告解子且消遣。我肚裏饑難分辯。只他這風風雨雨。強將程途來踐。走的我飭舒力盡渾身戰。一身疼痛十分倦。我我我立盹行眠。

〔笑和尚〕我我我。捱一夜似一年。我我我。埋怨天。我我我。敢前生罰盡了。淒涼愿。我我我。哭乾了淚眼。我我我。叫破了喉咽。來來來。哥哥。我怎把這燒餅來嚥。

〔做哭科云〕哎呀。天也。我便在這裏。不知我那爹爹在那裏也。〔張天覺云〕翠鶯孩兒。兀的不痛殺我也。我恰纔合眼。見我那孩兒在我面前一般。正說當年之事。不知是甚麼人驚覺着我這夢來。皆因我日暮年高。夢斷魂勞。精神慘慘。客館寥寥。又值深秋天道。景物蕭條。江城夜永。刁斗聲焦。感人淒切。數種煎熬。寒蛩唧唧。塞鴈叨叨。金風淅淅。疎雨瀟瀟。多被那無情風雨。着老夫不能合眼。我正是悶似湘江水。涓涓不斷流。又如秋夜雨。一點一聲愁。我恰纔分付與兒。休要大驚小怪的。這廝不小心。驚覺老夫睡。該打這廝也。〔與兒云〕我分付他那驛丞了。他不小心。我打這廝去。〔做打驛丞科云〕兀那廝。我分付來。休要大驚小怪的。驚覺老爺睡。倒要打我。我只打你。〔驛丞云〕大叔休打。你自睡去。都是這門外的解子來。我開開這門。我打這廝去。〔做打解子

科云「兀那解子。我着休大驚小怪的。你怎生啼啼哭哭。驚覺廉訪大人。恰纔那件當。他便打我。我只打你。」
〔解子云〕都是這死囚。〔詞云〕這大古裏是那孟姜女千里寒衣。是那趙貞女羅裙包土。便哭殺帝女娥皇也。
誰許你灑淚去滴成斑竹。〔正旦詞云〕告哥哥不須氣撲我。冤枉事誰行訴與。從今後忍氣吞聲。再不敢嚙咍。
痛哭爹爹也。兀的不想殺我也。〔張天覺云〕翠鸞孩兒。只被你痛殺我也。恰纔與我那孩兒數說當年淮河渡。
相別之事。不知是甚麼人驚覺我這夢來。〔詞云〕一者是心中不足。二者是神思恍惚。恰合眼父子相逢。正數
說當年間阻。忽然的好夢驚廻。是何處淒涼如許。響玳瑁鐵馬鳴金。只疑是冷颼颼寒砧搗杵。錯猜做空堦下。
蛩絮西窗。遙想道長天外鴈歸南浦。我沉吟罷仔細聽來。原來是喚醒人狂風驟雨。我對此景無箇情親。怎不
教痛心酸轉添淒楚。孩兒也。你如今在世爲人。還是他身歸地府。也不知富貴榮華。也不知遭驅被擄。白頭翁
孤館裏思量。天那。我那青春女在何方受苦。我分付與兒來。你休要大驚小怪的。可怎生又驚覺老夫。〔做打
與兒科〕〔與兒云〕老爺休打我。都是那驛丞可惡。〔出見驛丞科云〕兀那驛丞。我着休大驚小怪的。你怎
生又驚覺老爺的睡來。〔詞云〕我將你千叮萬囑。你偏放人長號短哭。如今老爺要打的我。在這壁廂叫道阿
呀。我也打的你。在那壁廂叫道老叔。〔驛丞云〕都是這門外邊的解子。我開開這門。打那廝。兀那解子。我再三
的分付你休要大驚小怪的。你又驚覺廉訪大人的睡來。你這弟子孩兒。〔詞云〕雖然是被風雨淋淋淥淥。也
不合故意的喃喃篤篤。他伴當若打了我一鞭。我也就拷斷你娘的脊骨。〔解子詞云〕只聽的高聲大語。開門
看如狼似虎。想必你不經出外。早難道慣會爲旅。你也去訪個因由。要打我好生冤屈。不爭那帶長枷橫鐵鎖。
愁心淚眼的臭婆娘。驚醒了他這驄驛馬掛金牌先斬後聞的老宰輔。比及俺忍着饑擔着冷。討憎嫌受打拷。
只管裏棍棒臨身。倒不如湯着風。冒着雨。離門樓。趕店道。別尋個人家寄宿。〔正旦詞云〕隔門兒苦告哥哥。聽
妾身獨言肺腑。但肯發慈悲肚腸。就是我生身父母。且休提一路上萬苦千辛。只脚底水泡兒不知其數。懸麻
般驟雨淋漓。急箭似狂風亂鼓。定道是館驛裏好借安存。誰想你惡眼眼將咱趕出。便要另覓個野店村庄。
黑洞洞知他何方甚所。若不是逢豺虎送我殘生。必然的埋葬在江魚之腹。頃刻間便撞起響瑤瑤山寺曉鐘。
且容咱權避這浙零零瀟湘夜雨。〔張天覺云〕天色明了也。與兒。你去門首看是甚麼人。鬧這一夜。與我拏將

過來。〔做掣解子正旦見旦認科云〕兀的不是我爹爹。〔張天覺云〕兀的不是翠鸞孩兒。這三年你在那裏來。你爲什麼披枷帶鎖的。〔正旦做哭科云〕爹爹不知。自從孩兒離了爹爹。有箇崔老的救了我。他認我做義女。他有個姪兒是崔通。就着他與你孩兒做了女婿。他進取功名去。做了秦川縣令。因他不來取我。有崔老的言語。着我尋他去。不想他別娶了妻房。說我是逃奴。將我送配沙門島去。一路上只要死的。不要活的。幸得今日遇着爹爹。爹爹也。怎生與你孩兒做主咱。〔張天覺云〕快開了枷鎖者。那廝這等無禮。左右那裏。速去秦川縣與我拿將崔通來。〔正旦云〕爹爹。他在秦川爲理。若差人拿他。也出不的孩兒這口氣。須是我領着祇從人。親自拿他走一遭去。正是常將冷眼看螃蟹。看你橫行得幾時。〔同祇從下〕〔崔甸士上云〕小官崔通是也。前日那一個女人。本等是我伯父與我配下的妻子。被我生各支拷做逃奴。解他沙門島去。已曾分付解子。着他一路上只要死的。不要活的。怎麼去了好幾日。也還不見來回話。我那夫人只管將這樁事和我炒鬧不了。〔做驚科云〕怎麼我這眼連跳又跳的。想是夫人又來合氣了。〔正旦領祇從上云〕可早來到秦川縣也。左右。打開門進去。〔做見科云〕兀的不是崔通。左右。與我牽住者。〔崔甸士云〕奇怪。你每是那裏來的。〔祇從云〕廉訪使大人勾你哩。〔正旦云〕崔通。今日我也有見你的時節麼。左右。與我剝去了冠帶。好生鎖着。〔崔甸士云〕小娘子。可憐見。可不道夫乃婦之天也。〔正旦唱〕

〔快活三〕我揪將來似死狗牽。兀的不夫乃婦之天。任憑你心能機變口能言。〔帶云〕去來。〔唱〕到俺老相公行說方便。

〔崔甸士云〕我早知道是廉訪使大人的小姐。認他做夫人可不好也。〔正旦云〕左右。還有一個潑婦。也與我去拿出來。〔祇從拿搽旦上科〕〔搽旦云〕我也是官宦人家小姐。怎把我做燒火的一般。這等扯扯拽拽。你豈不曉得婦人有事。罪坐夫男。這都是崔通做出來的。干我甚事。〔正旦怒云〕左右。與我一併鎖了。〔搽旦云〕且不要囉哩。俺父親做官。專好唱醉太平的小曲兒。我也學的會唱。小姐待我唱與你聽。〔唱〕

〔醉太平〕我道你是聰明的卓氏。我道你是俊俏西施。怎肯便手零脚碎竊金貲。這都是崔通來妄指。〔正旦云〕左右。與我快鎖了者。〔搽旦云〕阿哟。我戴鳳冠霞帔的夫

人。是好鎖的。待我來。〔除鳳冠科唱〕解下了這金釵八寶鳳冠兒。〔脫霞帔科唱〕解下這雲霞五彩霞帔兒。都送與張家小姐粧臺次。我甘心倒做了梅香聽使。

〔正旦云〕左右。都鎖押了。帶他見俺爹爹去來。〔下〕〔張天覺上云〕自從孩兒親拏崔通去了。怎生許久還不見到。〔正旦押崔甸士搥旦上科云〕爹爹。我拏將那兩個賊醜生來了也。〔張天覺云〕那廝敢這等無禮。待老夫寫表申朝。問他一個交結貢官。停妻再娶。縱容潑婦。枉法成招。大大的罪名。一面竟將他兩個押赴通衢。殺壞了者。〔李老慌上云〕不知什麼人大驚小怪的。我試看咱。〔做認科云〕兀的不是翠鸞孩兒。你在那裏來。〔正旦云〕呀。父親。我認崔通去。他別娶了一個。倒說我是逃奴。將我送配沙門島去。肯分的遇着我爹爹。如今要將他殺壞了也。〔李老勸科云〕小姐。怎生看老漢的面上。饒了他這性命。小姐意下如何。〔正旦唱〕

〔鮑老兒〕他是我今世讐家宿世冤。恨不的生把頭來獻。〔崔甸士云〕伯父。你與我勸一勸波。我如今情願休了那媳婦。和小姐重做夫妻也。〔李老云〕小姐。你只饒了他者。〔正旦唱〕我和他有甚恩情相顧戀。待不沙又怕背了這恩人面。只落的嘖嘖忿忿。傷心切齒。怒氣衝天。

〔正旦引李老見張科云〕爹爹。這個便是救我命的崔文遠。看恩人面上。連崔通也饒了他罷。〔張天覺云〕那崔通怎好饒的。〔李老云〕老相公。你小姐元是我崔文遠明婚正配。許與姪兒崔通的。如今情願休了那媳婦。與小姐重做夫妻。可不好也。〔張天覺云〕孩兒你意下如何。〔正旦云〕這是孩兒終身之事。也曾想來。若殺了崔通。難道好教孩兒又招一個。只是把他那婦人臉上。也刺潑婦兩字。打做梅香。伏侍我便了。〔張天覺云〕這也說的有理。左右。將那廝拏過來。看崔文遠面上。饒免死罪。將恩人請至老夫家中。養贍到老。小姐還與崔通爲妻。那婦人也看他父親趙禮部面上。饒了刺字。只打做梅香。伏侍小姐。〔搥旦哭云〕一般的父親。一般的做官。偏他這等威勢。俺父親一些兒救我不得。我老實說梅香便做梅香。也須是個通房。要獨佔老公。這個不許你的。〔張天覺云〕左右。將冠帶來還了崔通。待他與小姐成親之後。仍到秦川做官去者。〔正旦崔甸士俱冠帶搥旦扮梅香伏侍拜見科〕〔張天覺云〕我兒昔日在淮河渡分散之時。誰想有今日也。〔正旦唱〕

【貨郎兒】想着淮河渡翻船的這災變。也是俺那時乖運蹇。定道是一家大小喪黃泉。排岸司救了咱性命。崔老的與我配了姻緣。今日呵誰承望。父子和夫妻兩事兒全。

〔崔甸士云〕天下喜事。無過父子完聚。夫婦團圓。容小官殺羊造酒。做個慶賀的筵席。與岳父大人把一杯者。

〔做奉酒科〕〔正旦唱〕

【醉太平】不爭你虧心的解元。又打着我薄命的嬋娟。險些兒做樂昌鏡。破不重圓。乾受了這場罪譴。爹爹呵。另巍巍穩掌着森羅殿。崔通呵。喜孜孜還歸去秦川縣。我翠鸞呵。生刺刺硬踹入武陵源。也都是蒼天可憐。

【尾煞】從今後鳴琴鼓瑟開歡宴。再休題冒雨湯風苦萬千。抵多少待得鶯膠續斷絃。把背飛鳥紐回成交頸鴛。隔牆花攀將做並蒂蓮。你若肯不負文君頭白篇。我情願舉案齊眉共百年。也非俺只記歡娛不記冤。到底是女孩兒的心腸十分樣軟。

〔張天覺云〕當初失却渡淮船。父子飄流限各天。消息經年終杳杳。肝腸無日不懸懸。已知衰老應難會。猶喜神明暗自憐。漁父偶收爲義女。崔生乍見結良緣。從來好事多磨折。偏遇姦謀惹罪愆。苦誓一心同蜀郡。遠尋千里到秦川。劍沉龍浦還重合。鏡剖鸞臺復再圓。秉燭今宵更相照。相逢或恐夢魂前。

〔音釋〕當去聲 盹敦上聲 咽音烟 塞音賽 竹音主 撲音普 哭音苦 足減取切 惚音虎
喝音主 叔音暑 淥音路 篤音堵 輔音府 離去聲 宿須上聲 出音杵 腹音府 安去聲 解上聲

題目 淮河渡波浪石尤風
正名 臨江驛瀟湘秋雨

李亞仙花酒曲江池雜劇

石君寶撰

楔子

〔外扮鄭府尹引末鄭元和張千上詩云〕幾年政績遠相聞。探得民謠報使君。雨後有人耕綠野。月明無犬吠黃昏。老夫姓鄭名公弼。滎陽人也。自登進士。久著政聲。官授洛陽府尹。所生一子。叫做鄭元和。今年二十一歲了。從幼兒教他讀書。頗頗有些學問。來年春榜動。選場開。須着元和孩兒取應去博的。一舉及第也。與老夫增多少光彩。張千。你可收拾琴劍書箱。伏侍大相公去走一遭。〔張千云〕理會得。〔鄭府尹云〕孩兒。如今是夏間天道。你有甚氣概詩。做一首來。與我聽咱。〔末云〕父親。你孩兒詩有了。〔詩云〕萬丈龍門則一跳。青霄有路終須到。去時荷葉小如錢。回來必定蓮花落。〔鄭府尹云〕前面兩句儘有些氣概。後面兩句也還不見怎的。孩兒。自來功名之事。前程萬里。全要各人自去努力。若但因循懶惰。一年春盡一年春。有甚麼程期在那裏。孩兒。此一去只願你着志者。〔末云〕父親放心。則今日孩兒拜辭了父親。便索長行也。〔做拜別科唱〕

〔仙呂賞花時〕赴選皇都將俺學業酬。正是男兒得志秋。題金榜占鰲頭。這萬言策須當應口。直着那狀元名喧滿鳳凰樓。〔同張千下〕

〔鄭府尹云〕孩兒去了也。我眼觀旌旗捷耳。聽好消息。〔下〕

〔音釋〕落音撈

第一折

〔淨同外旦上云〕自家趙大戶的便是。人見我有些錢鈔。與我起個表德。喚做趙牛勛。這歌者是劉桃花。與我作伴。今日是春間天道。我去那曲江池上。安排小酌。請我這姨姨李亞仙同賞春景。大姐。你自家請一請去。〔外旦云〕我知道。〔喚云〕亞仙姐姐。趙官人在曲江池上請姐姐賞春哩。〔正旦扮李亞仙引梅香上云〕妾身姓李。小字亞仙。是教坊樂籍。有個結義的妹子。是劉桃花。今日在曲江池上。安排席面。請我賞翫。時遇三月三日。果然是好景致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朝來個雨過郊原。早蕩出晴光一片。東風軟萬卉爭妍。山色青螺淺。

【混江龍】東君堪羨。買春光滿地撒榆錢。你看那王孫蹴鞠。仕女鞦韆。晝屨踏殘紅杏雨。絳裙拂散綠楊煙。我逐朝席上。每日尊前。可臨郊外。乍到城邊。據此景好看人無意相留戀。【帶云】若依的我呵。【唱】則合這好花休謝。明月常圓。

【相見科】【正旦云】妹夫。我有何德能。着 you 置酒張筵。【淨云】姨姨。無甚麼孝順。只宰的一個小小羔兒。請姨姨在曲江池上。開懷暢飲數盃。有何不可。【正旦云】妹夫。你看些新鮮果品去。【淨云】我知道我看果品去也。【下】【正旦云】妹子。我想你除了我呵。便是個第一第二的行首。你與那村廝兩個作伴。與他說甚麼的是。【外旦云】姐姐。我瞎漢跳渠。則是看前面便了。【正旦云】這的怕不是那。【唱】

【油葫蘆】則你那癆病損的身軀難過遣。可怎生添上喘。央及殺粉骷髏。也吐不出野狐涎。折倒的額顛破。便似間道皮腰線。折倒的胸脯瘦。便似減骨芭蕉扇。【帶云】妹子。【唱】如今那統鈹的郎漢又村。謁漿的崔護又蹇。他來到謝家庄。幾曾見桃花面。酩子裏揣與些柳青錢。

【云】妹子。嗜看花去來。【做行科云】妹子。你看那庄家每也賞寒食哩。【唱】

【天下樂】兀的不三二月清明豔麗天。【帶云】妹子。【唱】恰和你翩也波翩繞着這古墓前。你看那香車寶馬迭萬千。行行裏翫一會景致。行行裏聽一會管絃。【帶云】妹子。你觀波。【唱】早離了酒席兒。偌近遠。

【未做騎馬同張千上云】自家鄭元和。離了父親。來到都下。舉場未開。時遇春天明媚。引着張千。且去那曲江池上。賞玩一遭。可早來到也。你看好景致。【詩云】家家無火桃噴火。處處無烟柳吐烟。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張千。你見這兩個婦人麼。那一個分外生的嬌嬌媚媚。可可喜喜。添之太長。減之太短。不施脂粉。

天然態縱，有丹青畫不成。是好女子也呵。〔做墜鞭科〕張千拾云：「相公墜了鞭子也。」〔末云〕「真個是風風流流，可可喜喜。」又墜鞭。張千拾云：「相公又墜了鞭子也。」〔末云〕「我知道。好女子。好女子。」又墜鞭。張千拾云：「相公又墜了鞭子也。」〔末云〕「我知道。」我看那生裏帽穿衫，撒絲繫帶，好個俊人物也。〔唱〕

【那吒令】誰家個少年，一時間撞見，一時間撞見，雨下裏顧戀，雨下裏顧戀。二番家墜鞭。〔帶云〕妹子也，他還是個子弟，是個雛兒。〔唱〕他管初逢着路柳絲，他管乍見着牆花片，多應被花柳牽纏。

【鵲踏枝】牆花也甚芳鮮，路柳也不飛綿。忙殺遊蜂，恨殺啼鶯，沒亂殺鳴珂巷亞仙。兜的又引起頑涎。

〔末云〕張千，這壁看了，可到那壁看去來。〔正旦唱〕

【寄生草】他將那花陰串，我將這柳徑穿。少年人乍識春風面，春風面半掩桃花扇。桃花扇輕拂垂楊線，垂楊線怎繫錦鴛鴦。錦鴛鴦不鎖黃金殿。〔云〕梅香，你去請趙官兒來。〔淨上云〕姨姨，叫我做甚麼。〔正旦云〕妹夫，那裏有個野味兒，請他來同席。怕做什麼。〔淨云〕在那裏。〔做見科〕呀，我道是誰。元來是鄭舍。〔末云〕趙牛勛，我問你咱那兩個女子，誰氏之家。〔淨云〕那一個生的好些的，是上廳行首李亞仙。這一個是他妹子劉桃花，就是敝表。我姨姨着我來請你哩。你過去同吃幾杯兒酒。〔末云〕怎好攪擾。〔淨云〕姨姨，我請將來了也。〔末做見科〕〔正旦云〕敢問足下仙鄉何處，甚姓何名。〔末云〕小生姓鄭，表德元和，滎陽人氏，因為應試到此，敢問小娘子高姓。〔旦云〕妾身不幸，落在平康，喚做李亞仙的便是。〔末云〕久聞芳名，今得一觀，實乃小生有緣也。〔旦云〕梅香將酒來。〔遞酒科云〕解元，請滿飲此杯。〔淨云〕姨姨，這酒是我買的，我也吃一鍾兒。〔旦云〕呀，可忘了妹夫也。〔末云〕俺兩個會結義兄弟哩。〔正旦云〕這等那個是仁兄。〔末云〕我是仁兄。〔正旦云〕你是仁兄沙。〔唱〕

【醉中天】莫不是衝倒臨川縣。〔淨云〕我是愛弟。〔正旦云〕你是愛弟沙。〔唱〕莫不是買斷了麗春園。〔淨云〕姨姨，俺和劉大姐兩口兒，不似牽牛郎織女那。〔正旦唱〕你真個是牽牛

上碧天。枉踏踏這清虛殿。我只問曲江裏水。比那天台較遠。今日和劉郎相見。〔云〕妹子。我索謝你。〔外旦云〕姐姐。謝我做什麼。〔正旦唱〕不因你個小名兒沙。他怎肯誤入桃源。

〔末云〕牛勛。你過去。說我要在亞仙姐姐家。使一把鈔。可容許麼。〔淨云〕姨姨。恰纔元和秀才要來姨姨家。使把鈔。姨姨心下如何。〔正旦云〕妹夫。你說了就是。則俺母親有些利害。不當穩便。〔唱〕

〔金盞兒〕他見兔兒颺鷹鷂。咽半骨不嫌羶。常則是肉吊窗放下遮他面。動不動便抓錢。只怕你腦門邊着痛箭。肱膊上惹空拳。那其間羞歸明月渡。懶上載花船。

〔末云〕那裏有這般利害的。只是多與他些錢鈔便了。〔正旦唱〕

〔青哥兒〕俺娘呵外相兒十分十分慈善。就地裏百般百般機變。那怕你堆積黃金到北斗邊。他自有錦套兒騰掀。甜唾兒粘連。俏泛兒勾牽。假意兒熬煎。轆軸兒盤旋。鋼鑽兒鑽研。不消得追歡買笑幾多年。早下翻了你個窮原憲。

〔末云〕料得小生。決不到此。只要姐姐許小生做一程伴。便當傾囊相贈。有何慮哉。〔正旦唱〕

〔賺煞〕往常我回雪態。舞按柳腰肢。遏雲聲。歌盡桃花扇。從今後席上尊前。腼腆。〔末云〕就將小生的馬。送大姐回去。請上馬。〔做遞鞭科〕〔正旦唱〕更做道如今顛倒顛落的。女娘每倒接了絲鞭。〔末云〕小生多備些錢。送與媽媽。必然容允。〔正旦唱〕喏。既然結姻緣。又何須置酒張筵。雖然那愛鈔的虔婆。他可也難恕免。爭奈我心堅石穿。準備着從良棄賤。我則索你個正腔錢。省了你那買閒錢。〔末梅香張千隨下〕

〔淨云〕你看。鄭舍隨着姨姨去了也。我和你明日將些酒禮。與他作賀去來。〔外旦同下〕

〔音釋〕 卉音毀 屨音屑 行音杭 間去聲 鏹音慢 酪音茗 分去聲 颺音樣 咽坤上聲 抓
莊瓜切 掀音軒

第二折

〔鄭府尹上云〕老夫鄭公弼。自從遣我元和孩兒上朝取應。不覺又是兩年光景。功名成否。自有個大數。這也不望他了。只是一去許久。怎麼書信也不捎一封兒來。使老夫好生牽掛。正是雖無千尺線。兩地繫人心。〔張千上云〕可早來到也。老爺。張千叩頭。〔鄭府尹云〕我正在此想念。張千。我元和孩兒好麼。〔張千云〕好教老爺得知。大相公來到京師。不曾進取功名。共一個行首李亞仙作伴。使的錢鈔一些沒了。被老鴇趕將出來。與人家送殯唱挽歌。十分狼狽。連小的也沒處討飯吃。一徑的來報知老爺。可支些俸錢。去取了大相公回來。〔鄭府尹做怒科云〕嗨。誰想元和孩兒在都下沒了錢。與人家送殯唱挽歌。兀的不辱沒殺老夫也。張千。將馬來。老夫親自到那裏看那廝去。〔下〕〔正旦引梅香上云〕想這度。好是不中。見元和無了錢物。就趕將出去。我想的有人家度。婆利害。也不似俺娘這般忒狠毒也呵。〔唱〕

〔南呂一枝花〕俺娘眼上帶一對乖。心內隱着十分狠。臉上生那歹鬪毛。手內有那握刀紋。狠的來世上絕倫。下死手。無分寸。眼又尖。手又緊。他拳起處。又早着昏。那郎君呵。不帶傷。必然內損。

〔梁州第七〕俺娘呵。則是個喫人腦的風流太歲。剝人皮的娘子喪門。油頭粉面。敲人棍。笑裏刀。剛皮割肉。綿裏針。剔剔隨挑。娘使盡虛心冷氣。女着些三帶耍連真。總饒你便通天徹地的郎君。也不穀三朝五日遭瘟。則俺那愛錢娘。扮出個凶神。賣笑女。伴了些死人。有情郎。便是那冤魂。俺娘錢親鈔緊。女心裏憎惡娘親近。娘愛的女不順。娘愛的郎君。個個村。女愛的却無銀。

〔卜兒上云〕自從我將鄭元和撚了出去。我這女兒爲他呵。在家茶不茶。飯不飯。又不肯覓錢。如今鄭元和無

了錢。與人家送殯唱挽歌討飯吃。今日有一家出殯。料得他必然在那裏唱歌。我如今叫女兒出來。在看街樓上看出殯去。他若是見了元和這等窮身潑命。俺那女兒也死心塌地與我覓錢。孩兒那裏。〔正旦見科〕〔卜兒云〕孩兒。我和你到看街樓上散悶去。今日有個大人家出殯。擺設明器。好生齊整。我和你看一看波。〔正旦云〕我本懶的去。爭奈我這度婆絮聒殺人。無計奈何。須索跟他走一遭。好波。我跟妳妳去看看。〔做走科〕〔未淨唱挽歌上〕

〔商調商京馬〕也則俺一時間錯被鬼昏迷。是膽表子平生落得的。那有見識的哥哥。每知了。就裏似這等切切悲悲。從今後有金銀。多償下些買糧食。

〔正旦云〕這度婆則道我見元和窮身潑命。必然不睬他。他不說呵便罷。他若說呵。着他吃我幾嘴好的。〔卜兒云〕孩兒。你看那無錢的子弟。在那裏迎喪送殯哩。〔正旦唱〕

〔隔尾〕你道是無錢的子弟。那裏迎喪殯。〔云〕你兀自戲說哩。〔唱〕這須是你愛錢的度婆送了人。〔卜兒云〕這亡化的。不知是婆娘是漢子。〔正旦唱〕那亡化的婆娘不須你問。〔卜兒云〕不知他偌大了年紀了。〔正旦唱〕多管是未及到五旬。〔卜兒云〕爲甚的無個親眷那。〔正旦唱〕你道爲甚的無個六親。〔卜兒云〕不知害甚麼病死了那。〔正旦唱〕想則爲那苦尅瞞心鈔兒上緊。

〔卜兒云〕元的不就是那鄭元和。是誰家死了人。要鄭元和在那裏啼哭。〔正旦唱〕

〔牧羊關〕常言道街死巷不樂。〔卜兒云〕你只看他穿着那一套衣服。〔正旦唱〕可顯他身貧志不貧。〔卜兒云〕他緊靠定那棺函兒哩。〔正旦云〕誰不道他是鄭府尹的孩兒。〔唱〕他正是倚官挾勢的郎君。〔卜兒云〕他與人搖鈴兒哩。〔正旦唱〕他搖鈴子當世當權。〔卜兒云〕他與人家唱挽歌兒哩。〔正旦唱〕唱挽歌也是他一遭一運。〔卜兒云〕他舉着影神樓兒哩。〔正旦唱〕他面前稱大漢。只待背後立高門。送殯呵須是件作風流種。唱挽歌也

則歌吟詩賦人。（座下）

（鄭府尹引張千上云）張千。那時在那裏。（張千云）則這杏花園裏便是。（做見淨科）（鄭府尹云）兀那廝什麼人。（張千云）則這倒便是幫着相公使錢的趙牛筋。（鄭府尹云）張千。與我打這廝去。（做見末科）（鄭府尹云）張千。打這小畜生。（張千云）他是大相公。小的則是個泥鞋窄襪的公人。怎麼敢打。（鄭府尹做怒科云）你不敢打。取板子過來。待我自家打。（做打科云）辱子。（張千云）休說辱子。破席頭也沒一塊。（做打死科）（鄭府尹云）元和。（張千做摸鼻子科云）哎呀。死也死了。怎麼元和。（鄭府尹云）張千。我既打死這辱子。你將他屍體丟在千人坑裏。我先回去也。（詩云）本爲求名造入都。豈知做出恁卑污。這等辱門敗戶。羞人甚。倒也不苦無兒一世孤。（下）（淨上報科云）李家姨姨。鄭老相公在杏花園裏打死鄭舍了也。（旦慌去看科云）呀。元和你真個打死了那。（唱）

【罵玉郎】打的你渾身鮮血糊塗盡。我這裏觀了容貌。他那裏減了精神。就着這車轍裏雨水天生近。用手去滿滿的掬。口兒中款款噙。面皮上輕輕嘆。

【感皇恩】你死的來不看着家墳。撒的我那裏終身。（做叫科云）元和。請起坡。請起坡。（唱）誰着你戀鶯花。輕性命。喪風塵。（末做醒科云）哎呀。醒便醒了。怎麼捱的這等疼那。（正旦唱）他道是元和醒也。這的便子弟還魂。（正末做驚復倒科）（正旦云）元和。是我在此。（正末做起科云）姐姐。你不怕旁人恥笑。媽兒嘆怒。俺家爺爺恨那。（正旦唱）我也怎怕的旁人笑。劣母娘。你爹恨。

【採茶歌】我怕你死在途巡。拋在荆榛。又則怕傍人奪了你個俊郎君。（末云）你媽兒利害哩。（正旦云）俺娘便利害呵。（唱）我也則是一度愁來一度忍。（末云）俺家爹爹打的我苦也。（正旦唱）你爹打你呵。誰教你唱一年春盡一年春。

（卜兒上云）要我直趕到這裏。你這廝人還不快家去。快家去。（正旦云）俺娘拄着這條瘦亭亭拄杖。也不是

條拄杖那〔唱〕

【黃鍾煞】則是個悶番子弟粗桑棍。〔云〕繫着這條舞旋旋的裙兒。也不是裙兒。〔唱〕則是個纏殺郎君濕布棍。接郎君分外勤。趕郎君何太狠。常言道娘慈悲。女孝順。你不仁。我生忿。到家裏決撒噴。你看我尋個自盡。覓個自刎。官司知決然問。問一番拷一頓。官人行。怎親近。令史每。無投奔。我看你哭啼啼帶着鎖。披枷。恁時分。〔云〕走到衙門前。古堆邦坐的有人問。媽媽你爲甚麼來。送了這孤寒的老身。媽媽道。這都是那生忿的小賤人送了我。〔唱〕我直看你夢撒了撩丁。倒折了本。〔卜兒拖正旦下〕

〔末云〕那度婆好狠也。李亞仙好忍也。我鄭元和好苦也。適纔亞仙在此。儘有顧盼小生之意。爭奈被他度婆逼勒去了。單留小生一個。又是打傷的人。那裏討碗飯吃。〔歎科詩云〕可堪老鴿太無恩。撇下孤貧半死身。仔細思量無活計。不如仍還去唱一年春盡一年春。〔下〕

〔音釋〕繫音計 鴿音保 贍傷估切 的音底 旋去聲

第三折

〔正旦引梅香上云〕想俺這度婆好是不中。見元和有些鈔物都坑了他的。趕將出去。如今暮冬天道。紛紛揚揚下着這般大雪。元和知他在那裏忍冷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月館風亭。則爲這度婆上梁不正。這些三時消疎了燕燕鶯鶯。風月所得清白。雨雲鄉無粘帶。煙花寨耳根清淨。人間道亞仙的今世今生。則俺那鄭元和可甚麼了身達命。

〔云〕梅香。你與我尋鄭姐夫去。〔梅香云〕冷化化的那裏尋去。〔正旦云〕這妮子好不曉事。〔唱〕

【醉春風】恰這裏溫水浸瓊花。尙兀自冰漸生玉鼎。似這等揚風攪雪沒休時。他倒大來冷冷。你去那出殯處跟尋。起喪處訪問。下棺處打聽。

〔梅香云〕我去尋便了。〔末淨上梅見科云〕俺姐姐正望你哩。咱家去來。〔末做見科云〕姐姐。好大雪。兀的不凍殺我也。〔正旦云〕梅香。將酒來與他兩個吃。〔末淨做寒吃酒科〕〔正旦云〕趙牛勛。你且在這裏。若那處婆來時。你咳嗽爲號。〔淨云〕我知道。〔正旦云〕元和。好冷也。〔唱〕

〔十一月〕偏乾坤冬寒暮景。寰宇內縻玉飾瓊。長街上陰風凜冽。頭直上冷氣嚴凝。〔帶云〕好淒涼人也。〔唱〕又不會虧負了蕭娘的性命。雖同姓你又不同名。

〔堯民歌〕你本是鄭元和。也上酷寒亭。俺娘那茅茨火。熬煎殺紙湯餅。捉的那錦鴛鴦。苦死欲捋鈕。打的那比目魚。切鱸向嫌腥。他便天生天生愛鈔精。〔末云〕別人家不似這般利害那。〔正旦唱〕爭甚虔婆每一個個傳槽病。

〔卜兒上云〕梅香。開門來。〔梅香云〕姐姐。妳妳來了。怎生是好那。〔淨做連嗽科〕〔正旦唱〕

〔滿庭芳〕哎。怎不教你元和猛驚。那裏是虔婆到也。分明是子弟災星。這一場唱叫無乾淨。死去波好好先生。〔卜兒做見科云〕呀。那叫化頭。你又來怎的。〔淨再做咳嗽科〕〔卜兒云〕這個是趙牛勛。我家須不是卑田院。怎麼將這叫化的都收拾我家來了。〔正旦唱〕罷。彼你實拿住風月所和。姦罪名。檢着這樂章集。依法施行。常拚着枷稍上長釘釘。你只問臨川縣令。可不道惺惺的自古惜惺惺。

〔卜兒云〕你看他窮身潑命。他又無錢。你則管留他在家裏做什麼。〔正旦云〕娘也。勾了你的也。〔唱〕

〔耍孩兒〕雖不會把黃金堆到北斗杓兒柄。也做的過家私疊等。只爲你虛心假意會勞承。賺的他囊橐如冰。〔帶云〕他有錢呵。〔唱〕一家兒簇捧做胸前肉。〔帶云〕他沒錢呵。〔唱〕半合兒憎嫌做眼內釘。早把倒宅計安排定。只爲此三蠅頭微利。蹬脫了我錦片前程。

〔卜兒云〕你看這等錦繡幃。翡翠屏。是留得叫化子睡的。〔正旦唱〕

【三煞】賣弄甚錦繡幃翡翠屏。則他這瓦罐兒早打破在你胭脂井。他便能飛也飛不出千重網。便會跳也跳不過萬丈坑。鄭元和親身證。卜兒云：「你這小賤人。還不趕他出去要討打哩。」正旦唱：「你就將他趕離後院。少不的我也哭倒長城。」

〔淨做咳嗽科〕卜兒云：「兀那趙牛勛。你當初有錢在劉桃花家使。須不曾我家使。你不到劉家去叫化。却到我來。好不識進退。」淨云：「這鄭舍也是我繼承你家的。不知亞仙姨姨吃了我幾席酒。今日便分一杯兒與我吃。也是個捨錢的。妳妳。怎麼這等做得出。」卜兒打趙下。〔又打末〕正旦遮住科唱：

【二煞】我和他埋時一處埋。生時一處生。任憑你惡叉白賴。尋爭競。常拚個同歸青塚拋金縷。更休想重上紅樓理玉箏。非是我誇清正。只爲他星前月下。親會設海誓山盟。

卜兒云：「好波。你個謝天香。」正旦唱：

【尾煞】我比那謝天香名字真。卜兒云：「他可做的柳耆卿麼。」正旦云：「你噪磕他怎的。」唱：「他比那柳耆卿也不飭兩輕。」卜兒云：「這都是我大秤稱過的。」正旦唱：「折莫娘將定盤星。生扭做加三硬。」卜兒云：「我這門戶人家。穿的吃的。那件不要錢使。你不與我覓錢。你待怎麼。」正旦云：「我想元和將着許多錢鈔都用盡在我家。致得今日狼狽。欺天負人。瞞心昧己。神明也不保佑。如今妳妳年已六十歲了。情願將亞仙身邊所有計算還你。勾過二十年衣食之用。贖我亞仙之身。與元和另尋房屋居住。教他用心溫習經書。待到來年選場。必稱其志。」卜兒云：「說那裏話。你正青春年少。伴着這個一千年一萬世不能勾發跡的窮乞兒。我怎麼肯。你只去賣笑求食。做你那本等行業便了。」正旦云：「妳妳你。不依我。你聽者。」唱：「你待要我賣笑求食。直將我來慢慢的等。」〔擁末下〕

卜兒云：「你看這小賤人。竟自擁着鄭元和去了。天阿。這叫化頭身子。臍臍臍希臭的。你還想和他作伴。」〔詩云〕公然不想覓銅錢。只戀無端惡少年。多敢愛他歌唱好。雙雙攜手入卑田。〔下〕

〔音釋〕 漸音斯 慘三上聲 瓊渠盈切 茨音慈 擣詞僉切 釘去聲 杓音標 過平聲 重平聲

蒼音其 噪桑上聲 磕音可 食繩知切

第四折

〔鄭府尹引張千上云〕自從杏園裏打了孩兒一頓。至今不知下落。早間有人報道。新縣令來見。與我老夫同姓。張千。門首覷者。若縣令來時。報復我知道。〔張千云〕理會的。〔末扮冠帶引祗從上詩云〕獨對千言日未晡。爲官洛邑見飛鳧。當時不得佳人力。險作窮途一餓夫。小官鄭元和便是。多虧李亞仙留我在。家勸我苦志攻書。遂得一舉成名。今授洛陽縣令。適間下過任了。如今參見本府尹去。〔張千做報見科〕〔鄭府尹云〕你不是我孩兒鄭元和麼。〔末云〕怎這等要便宜。我那裏是你孩兒。左右。將馬來。我自去也。〔下〕〔鄭府尹云〕分明是鄭元和一般模樣。他倒說不是。這也有甚麼難見處。張千。取他遞的脚色來看。〔張千云〕脚色在此。〔做看科〕〔鄭府尹笑云〕可知是我孩兒鄭元和。〔張千云〕我也道這縣官與大相公好生廝像。〔鄭府尹云〕他道我在杏園裏打了他一頓。父子恩情都已絕了。故此不肯廝認。我看他脚色上寫道。妻李氏。想就是那妓女了。〔張千云〕那行首叫做李亞仙。正是李氏。〔鄭府尹云〕我想起來。元和孩兒醒轉之後。必定是那李亞仙收留回去。勸他讀書。成其功名。是一個賢惠的了。我如今去見那媳婦兒。着他勸元和認我。又何難哉。張千。將馬來。隨我到新縣官私宅走一遭去。〔下〕〔末同正旦引祗從梅香上云〕夫人。小官已爲朽木死灰。若非你拯救吹嘘。安能到此。〔正旦云〕元和。誰想有今日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散春風和氣滿鳴珂。燕鶯啼恰便似耳邊吹過。往常我尊前歌婉轉。席上舞婆娑。這妙舞清歌。都參透。總識破。

〔末云〕夫人。嗟今日夫妻完美。須念往昔艱難。嗟待捨些鈔周濟貧人。大乞兒一貫。小乞兒五百文。〔正旦云〕相公。你主的是。〔唱〕

〔沉醉東風〕俺也曾幾番家心中揣摩。莫不是夢裏南柯。當日要一文錢沒處求。今日享千鍾粟還嫌薄。知他來命福如何。你則待曾度慈悲念佛。

囉。權做個收因種果。

〔淨上云〕打聽得新任縣令拾錢。我去討些錢使。叫化碗飯吃。〔做見科〕〔正旦云〕我道是誰。元來是趙牛勛。〔唱〕

〔鴈兒落〕俺如今有過活。你兀自難存坐。哎。你個卑田院老教頭。〔云〕你認的我麼。〔淨云〕妳妳是誰。〔正旦唱〕我便是鳴珂巷陪錢貨。

〔淨云〕元來是李家姨姨。〔正旦唱〕

〔得勝令〕你可認的那舊家計鄭元和。〔未見科云〕夫人。他是誰那。〔正旦唱〕他是你同伴的老哥哥。不爭你那地塌下搖鈴子。對着這衙廳上教演他唱挽歌。這般樣村呵。你道是不快俺風塵過。休波倚仗着門前桃李多。

〔末云〕趙牛勛是我同受貧窮的人。左右。取五千錢來與他去。〔淨跪叫云〕兀的不是捨錢的老爺妳妳呵。〔下〕〔卜兒上云〕叫化咱。叫化咱。〔正旦云〕那門外又是甚麼人鬧炒。我試看咱。〔做見科唱〕

〔川撥棹〕堦堦下鬧錢鐸。鬧火火。爲甚麼。則見他髮似絲窩。眼似膠鍋。口似番河。〔帶云〕我道是誰。〔唱〕原來是攪肚蛆腸的老虔婆。將瓦罐都打破。

〔左右打科〕〔卜兒云〕你打破了我的瓦罐哩。〔正旦唱〕

〔七弟兄〕你敢是恨我怨我甚存活。想你來迎新送舊多胡做。到今日窮身潑命怎收科。舒着那手掌兒。道乞化錢一個。

〔云〕前日我算過二十年用度與你。怎生便這般窮了來。〔卜兒云〕則被一把天火燒了我家緣家計。因此上折倒的窮了。〔正旦唱〕

〔梅花酒〕元來是那場火。使不着你儂儂。顯不着你悲合。早則了了也。那婆婆。那火倏的來。忽的着。燒地眠。炙地臥。眼睜睜。怎奈何。爲巴錢毒計。多被天公生折磨。

〔末云〕想起他趕我出門的時節。本等不該認了。但是許夫人贖身一件。也還有母子情分。如今另置一所小宅。每季給他衣食之費。養贍終身便了。〔卜兒云〕前日與了我二十年用度。被一場火燒的光光蕩蕩。倘或又是火發。也不可保。女兒我想來。你也尙青春年少。只是仍舊與我覓錢纔好。〔左右喝科下〕〔鄭府尹上云〕早來到私宅門首。張千。你入去報與夫人知道。說老夫來了也。〔張千報科云〕稟夫人得知。有老相公在於門首。〔正旦慌接跪科云〕早知老相公到來。只合遠接。接待不及。勿令見罪。〔唱〕

〔收江南〕呀。草堂中忽地貴人過。急急的我忙接待。敢踉蹌。〔鄭府尹云〕媳婦兒。我當初在杏園裏打上孩兒一頓。也只要他成人。今日孩兒得了官。就不肯認我。媳婦兒。你與我問他。這個是何道理。〔正旦唱〕你父子們有甚不相和。倒着俺定奪。管教你一家完。美笑呵呵。

〔云〕相公。你爲何不肯認老相公那。〔末云〕吾聞父子之親。出自天性。子雖不孝。爲父者未嘗失其顧復之恩。父雖不慈。爲子者豈敢廢其晨昏之禮。是以虎狼至惡。不食其子。亦性然也。我元和當挽歌送殯之時。被父親打死。這本自取其辱。有何警恨。但已失手。豈無悔心。也該着人照覷。希圖再活。縱然死了。也該備些衣棺。埋葬骸骨。豈可委之荒野。任憑暴露。全無一點休戚相關之意。〔歎科〕噯。何其忍也。我想元和此身。豈不是父親生的。然父親殺之矣。從今以後。皆託天地之蔽佑。仗夫人之餘生。與父親有何干屬。而欲相認乎。恩已斷矣。義已絕矣。請夫人勿復再言。〔正旦云〕相公。你當初在杏園吃打時節。妾本欲以死爲謝。然而偷生至今者。爲相公功名未就耳。今幸得一舉登科。榮宗耀祖。妾亦叨享花誥爲夫人縣君。而使天下皆稱鄭元和有背父之名。犯逆天之罪。無不歸咎于妾。使妾更何顏面可立人間。不若就壓衣的裙刀。尋個自盡處罷。〔唱〕

〔鴛鴦煞〕從今後把並頭花並甘生剉。同心樓帶拚教割。這的是萬古綱常衆口評跋。暢道罪逆滔天。何時解脫。〔做對末拜科云〕相公。妾今日怎麼愛惜得一死。人都道鄭元和死爲辱子也。只由的李亞仙。生爲逆子也。只由的李亞仙。〔唱〕都爲我潑賤烟花。把你個名兒汚。不由不奔井投河。便封我到一品夫人。也榮耀不的我。

〔末慌奪刀科云〕夫人。怎麼這等性急。我看夫人面上。認我父親罷。〔鄭府尹云〕你看這廝波。〔末同正旦拜

科〕〔鄭府尹云〕且喜孩兒認了我也。又得了一個賢惠的媳婦兒。便當殺羊置酒。做個慶賀的筵席。〔詞云〕親莫親父子周全。愛莫愛夫婦團圓。鄭元和風流學士。李亞仙絕代嬋娟。曲池前偶逢情賞。杏園後益顯心堅。早遂了跳龍門桂枝高折。空餘下蓮花落樂府流傳。

〔音釋〕

哺音通 拯音整 柯音哥 薄婆上聲 活音和 鑊音禾 鐸音去聲 麼音魔 合音何
倏音叔 着池何切 奪音多 劉哥上聲 跋音波 脫音妥 奔去聲

題目

鄭元和風雪卑田院

正名

李亞仙花酒曲江池

楚昭公疎者下船雜劇

鄭廷玉撰

第一折

〔冲末扮吳王領卒子上詩云〕太伯當年曾遜避。至今子姓居吳地。延陵何事慕高風。幾使孤家不承繼。某乃吳王闔廬。名姬光者是也。昔年征伐越國時。獲得寶劍三口。一曰魚腸。二曰純鉤。三曰湛盧。某常佩之。夫此劍者。昔聞越國允常使歐冶子監製。採五山之鐵精。煉六合之金氣。感得兩師灑塵。雷師擊節。蛟龍捧鑪。天帝焚炭。候天伺地。陰陽同體。久而成功。帶之有威。用之無敵。真乃世之奇寶也。一向在庫中收藏。忽然湛盧失其所。在。聞知此劍飛入楚國。被昭公收得。某數次遣使。多將金幣索取。不肯付還。更待干罷。令人與我喚將孫武來者。〔卒子云〕理會的。孫武安在。〔外扮孫武子上詩云〕新書著就十三篇。篇篇兵法妙通玄。君王不信親相試。宮中賜出女三千。某乃孫武是也。本齊國人。以兵法得見吳王。教練女兵數千。驅之水火。莫敢逃避。皆因某號令嚴威所致。兵法有云。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吏士之罪也。法令熟行。君令有所不受。某如今現爲吳國大將。主公呼喚。須索走一遭去。令人報復去。道有孫武來了也。〔卒子報科云〕軍師到。〔做見科〕〔孫武云〕主公呼喚。有何事商議。〔吳王云〕且一壁有者。令人與我喚將伍子胥伯嚭來者。〔卒子云〕伍子胥安在。〔外扮伍子胥淨扮伯嚭同上〕〔伍子胥詩云〕千里間關棄楚歸。短簫閒向市中吹。可憐不遂英雄志。辜負當年舉鼎威。某姓伍名員。字子胥。現爲吳相國。這是伯嚭。皆楚人也。某因費無忌讒譖。害我父兄。不得已棄楚投吳。思圖報復。恰遇伯嚭。也來投吳。一者爲同是鄉里。二者又爲同是避難。以此舉薦於朝。爲太宰之職。今日主公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令人報復去。道有伍員伯嚭都來了也。〔卒子報科云〕相國太宰到。〔見科〕〔伍子胥云〕主公呼喚。有何事商議。〔吳王云〕軍師。請您衆將來。不爲別事。則爲湛盧寶劍。飛入楚國。某數次差人多將金幣索取。不肯付還。今請軍師衆將商議。有何計可以得此寶劍。〔孫武云〕主公多聞這湛盧之劍。乃越國歐冶子所製。斬鐵截石。斷水吹毛。真爲無價之寶。這個不可不取。〔伍子胥云〕主公在上。今楚國有二將。乃是子期子常。論子期廉而愛士。頗知兵法。奈有智而少勇。子常怙勢而驕。不惜軍士。

有勇而無智。皆不足爲慮。況有奸臣費無忌當權。必然暗行讒譖。未必用他。主公何不先差人下將戰書去。然後統兵征伐。有何難哉。〔伯嚭云〕若是楚昭公用那費無忌老頭兒對陣。也不消伍相國費力。只我伯嚭身上。包殺的他尿流屁滾。〔吳王云〕相國言者當也。我如今先差人下將戰書去。着孫武爲軍師。相國爲先鋒。統領四十萬雄兵。與他交戰去。則要您小心在意。成功而回。〔伍子胥云〕則今日辭別了主公。教場中點就四十萬雄兵。一來爲楚昭王收了我家寶劍不還。二來有費無忌害我父兄之讐。誓當報復。管取馬到成功。奏凱回來也。〔詩云〕棄楚奔吳幾度秋。可憐猶未雪冤讐。今朝統領雄兵去。不斬奸臣誓不休。〔同下〕〔吳王云〕軍師同相國太宰三人去了。吾觀此一戰破楚必矣。〔詩云〕伍相國智勇無雙。馬到處誰敢相當。將郢城踰爲平地。取楚盧重返吳邦。〔下〕〔正末扮楚昭公同外扮羊旋領卒子上〕〔正末云〕某乃楚昭公是也。數年前正癢之間。忽聞一聲響亮。俄而素光照室。爽氣逼人。驚起視之。見一口寶劍。墜於榻下。遍問朝臣。皆莫能測其來歷。有司馬子期。他言隱士風胡子能辯此劍。遂請視之。風胡子曰。此劍號爲湛盧。聞越國允常使歐冶子鑄此寶劍。後歸于吳。此劍乃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帶之有威。用之無敵。真希世奇寶。某聞而大喜。佩服在身。未嘗輕離。誰想吳王闔廬屢遣使索取。某不肯還他。但吳國方強。倘若再來相索。可怎了也。〔羊旋云〕哥哥。您兄弟想來。此劍元是吳國之寶。他既來索取。不如做個人情。送還了他。兩國和諧。可不好那。〔正末云〕兄弟。你那裏知道。此劍非同小可。既到吾國。也是天使其然。豈可便與他去。〔唱〕

〔仙呂點絳脣〕這劍呵。冰刃霜寒。玉華光燦。孜孜看。怎飛來坐榻之間。委實的紫氣冲霄漢。

〔羊旋云〕哥哥。量此物強殺者波。則是一口劍。那裏取神光冲射牛斗之上。聽那風胡子做甚麼。〔正末唱〕

〔混江龍〕這劍真爲奇幻。世人休做等閒看。我則見英英結秀。湛湛生斑。這劍本在東方平百越。今日個飛來南國鎮荆蠻。這劍按陰陽幹運。順天地循環。採銅出耶溪之水。取錫在赤堇之山。下雷雨消融塵滓。有神鬼守護爐間。這劍他抱精靈。多氣爽。助神威。真乃是免憂愁。絕驚恐。除危難。現

如今河清海晏。國泰的這民安。

〔使命上詩云〕人去似星馳。江隔如天塹。親捧一緘書。來索千金劍。小官乃吳國使命是也。奉主公的命。差往楚國下戰書。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吳國使命在於門首。〔卒子報科云〕喏。報的大王得知。有吳國使命求見。〔正末云〕道有請。〔使命做見科〕〔正末云〕使命此來。有何公事。〔使命云〕小官是吳國來的使命。有書在此。〔正末云〕將書來我看。原來爲這一口劍不與。他果然下將戰書來。似此可怎了也。〔唱〕

【油葫蘆】久與吳國姬光阻面顏。〔芊旋云〕哥哥。既是他下將戰書來。憑着俺這裏兵多將廣。馬壯人強。量吳國姬光到的。那裏就怕着他哩。〔正末云〕我不怕姬光。怕的是那一個人。〔唱〕怕的那伍盟府天下罕。〔芊旋云〕量子胥有何英雄。哥哥直這般怕他。〔正末唱〕他正是良才奇寶在人間。我則道重脩訊問傳書簡。原來他相期惡戰呈公案。〔芊旋云〕雖然那子胥多有本事。憑着俺這名山大川。長江險阻。那伍子胥怎便容易到的俺國來。〔正末唱〕你休道是阻着大川。隔着大山。便有那波濤滾滾長江限。假若是無敵手。戰應難。

〔芊旋云〕哥哥。若當初依着您兄弟。早早送還了這劍。也不到今日。事已至此。不如會集衆官商議。保舉一員名將。領兵與伍子胥交戰。可不好也。〔正末唱〕

【天下樂】哎。抵多少惡語傷人六月寒。無也波端着俺把劍還。到如今事已在前悔後晚。現放着擇土官。拜將壇。那裏有出羣材。眞楚產。

〔云〕本待把這廝殺壞了。古云兩國相持。不斬來使。你回去則說選日交兵便了。〔使命云〕理會的。出的這門來。不敢久停久住。回主公話。走一遭去。〔詩云〕楚昭公十分氣賄。恰待要將咱疊鼓。便不怕堂堂使臣。也提防伍家盟府。〔下〕〔芊旋云〕使命去了也。哥哥。這戰書上怎麼寫着來。〔正末云〕這戰書上寫着道。孫武爲軍師。伍子胥爲元帥。伯嚭爲先鋒。領兵四十萬。與俺交戰。爭奈俺國將老兵驕。怎生是好也。〔芊旋云〕哥哥。豈不聞古云。軍來將敵。水來土堰。俺這裏有司馬子期。子常。申包胥。皆是南楚有名之將。請將來與他商議。有何不可。〔正末云〕兄弟。你那裏知道。〔唱〕

【那吒令】我端坐在朝堂，這間聚集着英才。這班怎比的會臨潼那番。〔芊旋云〕這伍子胥當初在臨潼會上，怎生般英雄。哥哥是說一遍您兄弟聽咱。〔正末唱〕那裏取這般忠義人。英雄漢。他舉鼎時多敢有神力相關。

〔芊旋云〕哥哥。你兄弟想來，秦國文有百里奚，武有姬輦，可怎生都不如那子胥。倒讓他做個盟府。〔正末唱〕

【鵲踏枝】他他他，說的那秦姬輦，怎敢遮攔。百里奚只瞪眼偷看。他向那鬪寶筵前，頓劍搖環。〔芊旋云〕聞他當初在臨潼，曾救姬輦之難。到今日投吳伐楚，可知道來。〔正末唱〕便休題吳姬光，擲碎了溫涼玉盞。他直着秦公子曲躬，躬親送出潼關。

〔云〕令人，與我喚將申包胥來者。〔卒子云〕申包胥安在。〔外扮申包胥上詩云〕憶與伍員別時語，他要覆楚我復楚。回頭已隔數年餘，前事今皆棄如土。小官申包胥是也。官封上卿之職，方今春秋之世，首稱強楚，爲中國盟主者久矣。自伍子胥去後，始覺本國微弱。今日主公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令人，報復去。道有申包胥在於門首。〔卒子報科云〕申包胥到。〔申包胥見科云〕主公呼喚小官，有何事商議。〔正末云〕今有吳國下將戰書來，拜孫武爲軍師，伍子胥爲元帥，伯嚭爲先鋒，領兵四十萬，與俺決戰。特請大夫計議，何以應之。〔申包胥云〕主公，論本國止有司馬子期子常二員大將。子期智高勇怯，子常有勇而無智。若吳國果用孫武爲軍師，子胥爲元帥，其鋒不可當也。〔正末唱〕

【寄生草】從來道要得千軍易，偏求一將難。閒時故把忠臣慢，差時不聽忠臣諫。危時却要忠臣幹。誰當這借吳雪恨，任將軍，我則索求那扶周攝政姬公旦。

〔申包胥云〕主公，若子胥領兵前來，切不可與他交戰。你則深溝高壘，緊守城池。等小官直至西秦，借他兵來。那其間內外夾攻，方能取勝。〔正末云〕則怕秦昭公不肯借與。子胥，怎生是好。〔申包胥云〕主公，想秦楚舊爲親戚之邦，必然肯借與。子胥，不必疑慮。〔正末唱〕

【么篇】你須想着歸期急，休言他去路艱。止不過船臨古渡垂楊岸，路經

險道邛邛坂。小可如君騎羸馬。連雲棧。〔申包胥云〕小官既爲國解難。怎敢避的途路之苦。
〔正末唱〕你休辭山遙水遠路三千。我專等你堅甲利刃。那兵十萬。

〔云〕大夫。你此一去何日可回。〔申包胥云〕主公。我去只消一箇月便回也。〔正末唱〕

〔金盞兒〕你道是一箇月借兵還。二十日報平安。但願你曉行晚宿無辭憊。休着我懸望的惡心煩。你只看風傳金柝遠。霜照鐵衣寒。〔申包胥云〕主公放心。小官若見了秦昭公。借的軍馬即便回也。〔正末唱〕我可爲甚着賢人投敵國。也則怕那猛將過昭關。

〔申包胥云〕那吳國孫武子深知兵法。又加以子胥之勇。俺國中無能勝之者。小官去後。只願主公堅壁不戰。以待秦兵。休聽一時之言。坐失萬全之策。〔正末唱〕

〔醉扶歸〕你道是伍盟府能雄悍。孫武子又非凡。只要我高壘深溝緊閉關。專等待秦邦返。我只怕你人疲意懶。早淹的過了程期限。

〔申包胥云〕小官則今日辭了主公。便索長行也。〔正末唱〕

〔賺煞〕你今後我夜憂到明。明憂到晚。若是那秦公子將卿傲慢。你則索將火性兒全然都放坦。是必休便冒瀆容顏。那其間借的些三金鼓旗旛。將你那洗塵酒。開懷兒做了送路盞。〔申包胥云〕主公。我這一去。若借得秦兵來時。料那伍子胥恐怕前後受敵。必解兵而歸矣。〔正末云〕只要借得秦兵呵。〔唱〕恁時節吳兵自還。楚城無患。生則怕你別時容易見時難。

〔申包胥云〕二公子。您緊記者。若伍子胥領兵來時。休聽費無忌那短見。就要與他家廝殺。有誤大事。我卽日往秦邦借兵去也。〔詩云〕千里暗征塵。之秦借救軍。〔辛旻詩云〕家貧顯孝子。國難識忠臣。〔同下〕

〔音釋〕員音雲 語音丕 估音戶 芊音米 幹烏括切 塹倉去聲 緘鑑平聲 訊音信 歟欣去

聲 輦連上聲 瞪音澄 擷音跌 差音叉 邛音窮 郝音來 棧士諫切

第二折

〔淨扮費無忌上詩云〕人有好的我偏害。人有反的我倒愛。我的分毫不與人。人的我會白廝賴。小官費無忌是也。現爲楚國上大夫之職。奉主公的將令。着老夫爲帥。與吳國伍子胥拒敵。我想來他的父兄尙然被我殺了。這一箇逃走短命的弟子孩兒。有甚本事。我正要與他要一耍。怕他怎的。〔詩云〕老夫本領甚可誇。子胥本是我讐家。不愁巨斧當頭劈。也只結的碗口一箇大瘡疤。〔下〕〔伍子胥孫武伯嚭領卒子上〕〔伍子胥云〕某伍子胥領兵伐楚。如今已到郢城。大小三軍。擺開陣勢。遠遠的塵土起處。楚家軍馬敢待來也。〔正末同羊旋費無忌領卒子上〕〔正末云〕某乃楚昭公是也。大小三軍將陣脚射住。我與二公子在將臺之上。看費無忌與伍子胥決戰去來。〔唱〕

〔越調鬪鶴鶩〕他走樊城兀自紅顏。過昭關早成皓首。只道他暮景蕭蕭。依還的雄威赳赳。他本爲楚國縈心。權借這吳兵應手。現如今太宰嚭敢突前。孫武子爲合後。只待要投鞭兒截斷長江。探囊兒平吞了俺這夏口。〔紫花兒序〕他他他。懷着那幾年的怨恨。倚着這蓋世的才名。來尋問俺往日的根由。我只見征塵不散。殺氣如浮。颼颼四下裏。寒風不住的吼。大剛來。也則是冤讎深厚。落得這撲騰騰。鼓驚魂。明晃晃。劍戟侵眸。

〔伍子胥云〕兀那來將。莫非是費無忌麼。〔費無忌云〕然也。來將何人。〔伍子胥云〕某乃伍子胥是也。父兄之讐。今日須報。你可早早下馬來請死者。〔費無忌云〕哇。量你到的那裏。且與你鬪三百合耍子。〔做調陣子科〕

〔正末唱〕

〔調笑令〕你每做的來不周。結下了父兄讐。抵多少不是冤家不聚頭。今日在殺場上面爭馳驟。費無忌你索擔憂。他只待摘了你心肝標了你首。可兀的便肯干休。

〔伍子胥云〕出馬來。出馬來。〔戰科〕〔正末唱〕

【小桃紅】只見他旗門開處躍驊騮。高叫道誰敢來和咱鬪。早着俺千軍萬馬都驚走。急難收。兀的般威風。不信人間有。俺的呵拋下了戈矛。氣的呵遮漫了宇宙。莫不是劍氣上連牛。

【費無忌云】你看這小畜生。好無禮也。全然不省的有個前輩後輩。則你那伍奢老頭兒。也還讓着我哩。【伍子胥云】我今日不弔你這老匹夫。劉屍萬段。誓不收軍。【戰科】【正末唱】

【金焦葉】那一個錦征袍。窄窄的把獅蠻款兜。這一個鳳翅盔。律律的把紅纓亂丟。那一個點鋼鎗。支支的把黃幡狠揪。這一個鐵胎弓。率率的把雕翎穩扣。

【天淨紗】俺只道他兩個都一般狀貌。擲搜。都一般武藝滑熟。管殺的慘迷離。神嚎鬼愁。可元來半合兒不穀。早一個先納了輸籌。

【云】呀。費無忌却輸了也。【唱】

【禿廝兒】俺只見馬吼處和人倒縮。鎗着處鮮血漂流。可不是空戴南冠。你個活楚囚。雨下裏不相投休休。

【費無忌云】我敵不過他。只是逃命的好。走走走。【伍子胥云】你這老匹夫。走那裏去。【追科】【正末唱】

【聖藥王】你你你。非敵手。強賣口。只待要戰爭酣處討迴頭。他他他。怎放走。緊逼逐。早殺的俺人亡馬倒。積成丘。恰便似落葉盡歸秋。

【伍子胥云】早將那老匹夫。擎倒了也。大小三軍。就此殺向前去。休教走了楚王者。【下】【羊旋云】哥哥。俺家兵大敗了。我保着你走了罷。【正末唱】

【收尾】眼睜睜見死可也無人救。索把這殘生告天保佑。則被那借吳兵的伍相逞盡十分強。【羊旋云】怎得這申包胥救兵到來。可也好也。【正末唱】遙望俺復楚國的包胥。且耐着一時守。【同下】

〔音釋〕 趙音九 氲蘊平聲 熟商由切 縮收上聲 逐音絀

第三折

〔龍神領鬼力上詩云〕長江浩浩顯威靈。風浪孤舟誰敢行。直待險時纔救護。方知暗裏有神明。吾乃漢江龍神是也。掌管着萬里長江。有楚昭公弟兄妻子四口兒。明日到此。駕着漁船一隻。過江逃難。明日正是四耗九醜之日。合起大風。眼見得都該淹死了的。吾神奉上帝勅令。但有下水者。救護至岸。如今在此等候。這早晚他敢待來也。〔丑扮梢公上嘲歌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也弗只是我裏梢公梢婆兩箇。倒有五男二女團圓。一個尿出子。六個弗得眠。七個一齊尿出子。艚板底下好撐船。一撐撐到姑蘇城下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自家是個梢公。每日在這江邊捕魚爲生。今日風平浪靜。撐着這船。慢慢的打魚去來。〔正末同芊旋旦兒俵兒慌上〕〔正末云〕兄弟也。走走走。〔唱〕

〔中呂粉蝶兒〕則聽的兵起東吳。可撲撲膽驚心懼。早則不三戰殺入王都。說得我亂慌慌。忙劫劫。不成活路。偏生的望眼模糊。悄不見那西秦遠來相助。

〔旦兒云〕大王後面吳兵追趕的至近。你休顧俺子母每。你和小叔叔則逃您的性命咱。〔正末唱〕

〔醉春風〕則俺這妻子似瑟和琴。弟兄如手共足。〔芊旋云〕俺怎肯撇下了嫂嫂姪兒也。〔正末唱〕俺一家四口兒盼程途。俺端的苦苦。幾能勾罷息干戈。還歸宮闕。撫安黎庶。

〔芊旋云〕哥哥。想俺申包胥與那伍子胥。元是故友。兩個曾打賭賽來。一個要覆楚。一個要復楚。若俺申包胥借得兵來。必然退了吳兵。重安楚國也。〔正末唱〕

〔迎仙客〕一個報冤讐。稱了子胥。一個打賭賽。去了包胥。何處也濟困扶危。重復楚。慌速速的強逃生。急煎煎的甘受苦。〔內發喊科〕〔正末唱〕腦背後鬧炒炒的起軍卒。〔芊旋云〕哥哥。兀的不是追兵漸近了也。前面又阻着大江。江水泛漲。無船可渡。怎生

是好。〔正末唱〕眼前面翻滾滾野水無人渡。

〔芊旋云〕哥哥。兀的江岸邊有一隻漁船。我是喚他一聲咱。兀那梢公。你快將船撐過來。我有的賞你。〔梢公云〕來也。來也。〔芊旋云〕兀那梢公。將你這船渡俺四口兒過江去。到了岸上。我還你的船錢。可也不少。〔梢公云〕客官。則是船小渡不的。〔正末唱〕

〔紅繡鞋〕不得已。及你個漁父。〔梢公云〕肯載不肯載。也則由的我。〔正末唱〕似這般粧着勢待要何如。我與你也是近隣隣庄共鄉閭。〔梢公云〕怕不是鄉閭。大家要看個風水。實是船小。載不起這幾個人。〔正末唱〕你道是船兒小。難裝載。則要你量兒大。救俺家屬。早早的過長江無間阻。

〔芊旋云〕兀那梢公。你認不得俺哥哥。就是楚昭公。被吳兵追趕至近。你若肯渡將俺過去。久後平定了楚國。那其間將你官封三品。賞賜千金。不強似你在此捕魚爲活。你是尋思咱。〔梢公云〕你可不早說。既是楚昭公。我須是管下的百姓。便是船小。也只得載將過去。上船上船。〔芊旋云〕哥哥。請上船去。〔衆上船科〕〔梢公云〕仔細。船兒小。可都坐定了。你看偌遠的江面。幾時擺得到那岸邊。纔放心也。〔正末唱〕

〔石榴花〕俺只見雲濤雪浪接天隅。這的是海闊洞庭湖。〔梢公云〕我說不載不載。您強要上這船來。還不開的半里。早風起了。你看潑天也似的大浪。可不苦也。〔正末唱〕你看這大驚小怪潑村夫。那裏便叫苦說的俺魄散魂無。〔梢公云〕風浪越大了。船兒又小。纔上水來了。也不着親的。快請一個下水去。纔救的一船人性命。〔衆做悲科〕〔正末唱〕他道是不關親者當身故。俺四口兒那一個爲疎。則被這一家老小同奔赴。〔帶云〕梢公。你小心在意者。〔唱〕到今日只仗的你做護身符。

〔芊旋云〕哥哥。這風浪越大了。船隻較小。不堪重載。似此怎了也。〔正末唱〕

〔鬪鷁鶻〕兄弟是同氣連枝。妻子是多情伴侶。〔芊旋云〕哥哥。則保你的前程。休顧戀您兄弟罷。〔正末唱〕眼睜睜弟鬪着兄。〔旦做悲科〕〔正末唱〕悲切切子隨着母。好教

我穰穰勞勞意不舒。〔梢公云〕不着一個下水呵。再一會兒連船都沒了也。〔正末唱〕他道是霎時間都命卒。〔芊旋云〕哥哥好覷當嫂姪兒。您兄弟拜別了哥哥。下水去也。〔正末云〕兄弟不爭你下水呵。〔唱〕着誰人買馬招軍。重與俺揚威耀武。

〔梢公云〕風狂浪猛。看看的湧上水來了。快着一個下水去。〔正末唱〕

〔晉天樂〕俺只見掩掩潑潑畫船兒正。囊囊突突梢公絮。〔梢公云〕這風把船掀過來。湧上水了。還不着個下水去。敢多要死哩。〔正末唱〕便直恁般險惡。待不的須臾。〔旦兒悲科云〕兒也。則被你痛殺我也。〔正末唱〕兒悲啼爲母離。娘痛哭拋兒去。哎。你個掌命司的梢公。可便休催促。百忙裏割不斷他子母每腸肚。但保全了孩兒的身軀。怎顧得夫人的性命。〔芊旋云〕哥哥。您兄弟下水去也。〔正末云〕兄弟。你住者。〔唱〕緊揪住俺這兄弟的衣服。

〔芊旋云〕哥哥。梢公道疎者下船。您兄弟想來。嫂姪兒與哥哥。正是着親的。惟您兄弟是個疎慢些的。理當下水。〔正末扯芊旋科云〕兄弟。咱兩個須親。還有不親的哩。〔旦兒云〕孩兒。眼見的我顧不的你也。大王。這兄弟同胞共乳。一體而分。妾身乃是別姓不親。理當下水。〔正末云〕夫人。你說的是。〔唱〕

〔上小樓〕我看你名標萬古。那裏也相隨百步。你待要留了嬰孩。替了親叔。救了兒夫。你道不共族相似疎。何妨的從新革故。〔旦兒云〕大王。我囑付你咱。好生看顧我這孩兒。我下水去也。〔詩云〕半生空記百年恩。苦爲波濤沒漢津。眼看兒夫難共守。生拋幼子若無親。手足自今同一處。姻緣到底屬何人。幽魂定不隨風去。飛上青山更化身。〔下〕〔龍神云〕鬼力。將夫人救上岸者。〔鬼力云〕理會的。〔芊旋哭科云〕可憐了嫂嫂也。〔正末唱〕久以後史書中。又新添個節婦。

〔梢公云〕船便輕了些。爭奈風浪越越的大了。再請一個下水去。還有救哩。〔芊旋云〕哥哥。風浪越大。可怎了也。梢公道。再請一個下水。還有可救。您兄弟則索辭別了哥哥下水去也。〔正末云〕兄弟。咱兩個須親。還有不親的來。〔孩兒云〕爹爹。眼見的不親的是您孩兒也。〔正末唱〕

【么篇】兒也。嗒兩個是親骨肉。〔芊旋云〕哥哥留着姪兒。休絕了俺楚家後代。你則放了手。您兄弟情願下水去。〔正末唱〕兄弟也。我和你是一父母。〔徠兒云〕爹爹。你則好看觀叔叔。您孩兒辭別了。下水去也。〔正末云〕兒也。你那叔父呵。〔唱〕他和我着疼。我和他着熱。你比他還疎。〔徠兒下水科云〕爹爹。我下水去也。〔詩云〕母親一命喪波瀾。兒便投江也不難。地下相逢說前事。知他何日更探環。〔龍神云〕鬼力。與我將這小公子救了者。〔鬼力云〕理會的。〔正末唱〕兒也。但願你去水府往地獄好尋娘去。〔芊旋云〕哥哥。你着姪兒下船。可怎忍也。〔正末唱〕又何妨死的來不着墳墓。

〔芊旋云〕可惜嫂嫂姪兒剛下水去。這風浪就寧息了。雖然安穩無事。使我不勝傷感。〔正末唱〕

【滿庭芳】哀哉子母。如今希有。從古應無。又不是進膠舟。那日昭王渡。怎生的也共爲魚。兒也。你捨性命投江伴母。妻也。你可便守貞烈出嫁從夫。似這等難相顧。總只是皇天喪楚。教你去龍領下探明珠。

〔梢公云〕渡過江了。攏下脚踏板。請登岸。〔做上岸科〕〔芊旋云〕解這金魚下來。賞了梢公。後面有人追來時。若非本國之人。你是必休渡他過江也。〔梢公云〕理會的。等您回來時。我另打一隻大海船在此等候。〔下〕

〔正末云〕謝天地上的岸來。兄弟也。這兩條路您自往那一條路去。〔芊旋云〕哥哥。現今嫂嫂姪兒都無了也。則有的您兄弟一人相隨。可怎生又教我那一條路去。不知哥哥主着何意。〔正末云〕兄弟。你那裏知道。〔唱〕

【耍孩兒】本待要相隨相從相將去。也則爲我膽兒自虛。我只見前山掩映蒼蒼樹。那其間必有埋伏。小路行怕撞着孫都統。大路走須防他伍子胥。兄弟和弟誰防護。可不是免魚驚纔離江上。逢豺虎又斷送山谷。

〔芊旋云〕既然這等。您兄弟則往這小路上。抄出大路相會。且辭別了哥哥去也。哥哥受您兄弟一拜。只願哥哥穩登前路。無驚無恐。〔正末唱〕

【二煞】兄弟也。嗒相逢時有限期。別離了無限苦。〔正末走科〕〔芊旋追上云〕哥哥。您

兄弟再送哥哥幾步。〔正末唱〕雨下裏欲去也頻回觀。好教我痛煞煞。提著膽向刀尖過。倒不如悄悄促促。低著頭在劍下誅。兄弟也。哭一聲行一步。俺兄弟情氣吁成雲霧。他子母恨淚滴滿江湖。

〔羊旋云〕哥哥。但若打聽的救兵來時。便當重還楚國。再整江山。休要挫折了志氣者。〔正末唱〕

〔煞尾〕俺如今一程程逐去途。一心心懷故土。大都來是一興一敗天之數。但不知肯分的秦兵幾時到得楚。〔下〕

〔羊旋云〕哥哥去了也。我往這小路兒去罷。〔龍神引鬼力上云〕那賢婦孝子都救了。吾神不敢久停久住。回上帝話去來。〔詩云〕漢水東流揚子江。幾多舟楫此中亡。凡事勸人休碌碌。舉頭三尺有龍王。〔下〕

〔音釋〕足疽上聲 漲音帳 卒祖平 墮 聲土緩切 屋繩朱切 促音取 服房夫切 族從蘇切

獄于去聲 領含去聲 伏房夫切 谷古平聲

第四折

〔外扮秦昭公領卒子上詩云〕輕分一旅出函關。列國會無匹馬還。自古秦中多紫氣。爭教不想佔江山。某乃秦昭公是也。昔年我父穆公因與楚結親。世爲隣好。近因吳國有一口寶劍飛入楚國。那吳王屢次索劍。楚王只不肯還。以此惹動刀兵。幾至滅國。有楚大夫申包胥前來借兵求救。某堅意不允。不意包胥在驛亭中。依牆而哭。七晝夜不絕。遂將郵亭哭倒。我想此人真烈士也。我如今要借兵與他。未曾與百里奚商議。令人與我喚將百里奚來者。〔卒子云〕百里大夫安在。〔外扮百里奚上詩云〕先事虞君後佐齊。還因陪嫁入秦西。曾向養牲家自賣。人號羊皮百里奚。老夫乃百里奚是也。有秦王呼喚。須索走一遭去。令人報復去。道有百里奚來了也。〔卒子報科云〕百里奚大夫到。〔百里奚做見科云〕主公呼喚小官。有甚事來。〔秦昭公云〕大夫。爲因申包胥借兵一事。特請你來商議。還是借的是。不借的是。〔百里奚云〕想伍子胥在於臨潼會上。對着十七國諸侯比試。文過小官。武勝姬羣。此段冤讐。未曾相報。今有申包胥來借兵。我想子胥深入敵境。兵老將驕。可不戰而破。所謂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主公若不借兵與他。可不自失了這個機會。〔秦昭公云〕既然如此。令人與我請

將申包胥來者。〔卒子云〕理會的。〔申包胥上詩云〕千里而來借救兵，秦王何事不相應。可憐七日號幾絕，血淚斑斑在驛亭。小官申包胥，到於秦國借兵，爭奈秦王不允，將小官羈留驛亭。小官恐負前言，楚國有失，乃倚牆而哭。七日七夜，水漿不曾到口。如今秦王呼喚，須索見來。若再不肯時節，我拚的紐住秦王，將頸血蘸他衣服之上，必然肯發救兵，不負我復楚之誓。令人報復去。道有申包胥來了也。〔卒子云〕喏。報的大王得知，有申包胥在於門首。〔秦昭公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着過去。〔申包胥做見科云〕俺楚王懸望大國救兵，不曾饑渴。大王怎生不念親好，忍坐視乎。〔秦昭公云〕大夫，因你日夜號哭，忠烈動人，某今借與你十萬雄兵，命姬輦爲帥，即日救楚。你意下如何。〔申包胥云〕多謝了大王。俺主公必當重報。〔秦昭公云〕令人，與我喚將姬輦來者。〔卒子云〕姬輦安在。〔淨扮姬輦上詩云〕千鈞力氣生來有，單被子胥出盡醜。直自當年舉鼎來，至今閃了右邊手。某乃姬輦是也。官封大將軍之職。主公呼喚，不知有甚差遣。令人報復去。道是俺姬輦來了也。〔卒子報科云〕姬輦到。〔姬輦做見科云〕主公喚姬輦，那廂使用。〔申包胥云〕久聞元帥大名，如雷貫耳。今蒙大王憐愍敝國，肯發救兵，有勞元帥領兵前赴，真乃小官萬幸。〔姬輦云〕不敢不敢。〔秦昭公云〕姬輦，我今撥與你十萬雄兵，同申包胥救楚去。你可小在意者。〔姬輦云〕主公，某想伍員在臨潼會上拳打荆軻，腳踢卞莊，文賽百里奚，武過末將。主公着他做了盟府，又與他一口寶劍，筵前舉鼎，欺人太甚。某今領十萬雄兵，一來救楚，二來就擒拿伍員，雪我臨潼之恥。〔秦昭公云〕只願你馬到功成，奏凱而還。某當與百里奚大夫，迎勞函關之外。你則小心着志者。〔詩云〕出函關鳴笳疊鼓，至郢都揚威耀武。破伍員誓滅強吳，助包胥重扶弱楚。〔同百里奚下〕。〔申包胥云〕元帥，你早到楚國一日，解俺一日之難，不可遲延。有失本望。〔姬輦云〕即日傳令大小三軍，拔營而起，直赴楚國救援去來。〔申包胥詩云〕千里投人實是難，甘心就死不空還。〔姬輦詩云〕若非七日牆邊泣，焉得雄兵便出關。〔同下〕。〔正末領卒子上云〕某楚昭公，只爲一口湛盧劍，不與吳國，惹的伍子胥兵來伐楚，好生危急。今幸申包胥借得秦兵，與子胥交戰，誰想子胥爲有盟誓在前，即便收兵罷戰而去。目今楚國重安，皆申包胥之力也。〔唱〕

【雙調新水令】包胥烈氣子胥知，聽的道借軍來。他可便引兵先退，那借

兵的如從天上下。那收兵的那裏也凱歌回。這兩個誰是誰非。真乃是忠孝各完備。

〔云〕令人。與我請將申包胥來者。〔卒子云〕申包胥安在。〔申包胥上云〕小官申包胥。借起秦兵與子胥交戰。誰想子胥不忘舊交。將城池地面復還與楚。即日班師。還他本國去了。今幸楚國無恙。主公着人來請。須索走一遭去。令人報復去。道有申包胥來了也。〔卒子云〕申包胥到。〔正末云〕快請過來。〔卒子云〕請過去。〔申包胥做見科〕〔正末云〕此一場大功。多虧了大夫也。〔申包胥云〕托賴主公洪福。小官何功之有。〔正末唱〕

〔駐馬聽〕伍員無敵入楚地。鞭屍尙恨遲。包胥有智借秦兵。復國偏能疾。〔申包胥云〕子胥若不想舊交之情。憑着他武藝。量小官到的那裏。〔正末唱〕雖然他會臨潼入面虎狼威。怎如你倚蕭牆。七日的英雄淚。〔做悲科〕〔申包胥云〕主公爲何發起悲來。〔正末唱〕我今日安居寶殿裏。猛想起渡江時不覺心如碎。

〔申包胥云〕主公。吳兵已退。楚國重安。此乃如天之喜。且省煩惱。〔芊旋上云〕某芊旋自從江邊與哥哥別後。一向避於隨地。可早半年光景也。聽的申包胥借起秦兵。重扶楚國。我如今回去。見我哥哥咱。令人報復去。道有芊旋在於門首。〔卒子云〕喏。報的大王得知。有一公子來了也。〔正末云〕快有請。〔卒子云〕請進去。〔芊旋做見悲科〕〔正末云〕兄弟也。你在那裏來。〔芊旋云〕您兄弟自與哥哥相別之後。流落隨國。聽知哥哥復楚。一徑的尋將來也。〔正末唱〕

〔沉醉東風〕自間別伯夷叔齊。我常只是坐想行悲。〔芊旋云〕許久不見哥哥。請受您兄弟幾拜。〔正末唱〕既然爲兄弟情。講甚實朋禮。想當年在小船中寸步難移。〔芊旋打悲科云〕您兄弟豈望今日與哥哥相見也。〔正末云〕令人安排酒果來。與兄弟拂塵者。〔唱〕今日相逢有限期。我又恐怕是南柯夢裏。

〔云〕兄弟。你滿飲一杯。〔芊旋云〕你兄弟吃不下這酒去。〔正末云〕兄弟。你爲甚麼吃酒不下。〔芊旋云〕您兄弟心下則想着嫂嫂和姪兒哩。〔正末云〕兄弟。你嫂嫂有。〔芊旋云〕既然有嫂嫂。何不請將出來相見咱。〔正

末云「令人請將夫人來者。」卒子云「夫人有請。」二旦上云「妾身乃楚昭公繼室夫人。大王呼喚。須索見去來。」做出見科。「正末云」兄弟。兀的不是您嫂嫂。「芊旋做認科云」哥哥。這個那裏是我那嫂嫂也。「正末云」兄弟也。可知不是你那嫂嫂哩。「唱」

【落梅風】他身喪在波濤內。名標在書傳裏。死便死猶存生氣。我今日正椒房。怕沒有結髮的妻。「云」兄弟也。當初我棄了嫂嫂姪兒。留得你在。哥哥今日還有嫂嫂。少不的生下姪兒。若無了你呵。「唱」那裏去再尋個同胞兄弟。

「旦兒領條兒上云」妾身自同孩兒下水之後。謝天地可憐。將俺母子救於岸上。投到一箇人家。喚做申屠氏。見說是楚昭公的夫人。將我十分供養。不覺過了半年光景。聽知俺大王已復楚國。我如今引着孩兒認他去。這便是宮門外了。令人報復去。道有大王的親眷在於門首。「卒子云」喏。報的大王得知。有兩個親眷在門首求見哩。「正末云」我有什麼親眷在那裏。兄弟待我自看去咱。「唱」

【甜水令】幸的個宜弟宜兄。無災無難。同歡同會。我這裏那步出宮闈。遠聽聲音。近觀相貌。端詳仔細。「旦兒云」大王萬福。「正末做驚科」「唱」呀。原來是俺諒雌鳩窈窕元妃。

「云」您母子每在何處來。「旦兒云」妾身自與大王離別之後。投於漢江。料無生理。不想水中金光閃爍。冷氣逼人。一位神聖將妾身救于岸上。都是漫漫的蘆葦。正在徬徨之際。則見孩兒也從江中爬上岸來。問其緣故。原來爲着風浪越猛。相繼下水。也見一位神聖。救了性命。俺母子投到一個申屠氏家。住了半年。大王今日復立家邦。那知俺母子每在漢江中受盡苦楚。說兀的做甚。「詩云」當年母子沒風湍。爲保君王玉體安。雖然幸得神明護。只恐後人奪却故人歡。「正末唱」

【折桂令】我則道你趁橫波一去無消息。可正是堂上糟糠。休猜做牆上泥皮。想當日船小江深。風高浪湧。雲鎖天低。若不是賢達婦三從四德。若不是仁孝子百順千隨。我則道夫婦分離。父子乖違。怎能彀再得團圓。還

見這笑眼歡眉。

〔半旋云〕哥哥當日在漢江之上。情願捨了嫂嫂姪兒。留您兄弟。豈知嫂嫂姪兒。安然無事。可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信不誣也。〔秦百里奚上云〕某乃秦國百里奚是也。奉主公的命。要將金枝公主與楚昭王小公子爲婚。遣某親送吉帖來此。令人報復去。道有秦國使命在於門首。〔卒子報科云〕喏。報的大王得知。有秦國使命求見。〔正末云〕快請進來。〔卒子云〕請進。〔百里奚做見科〕〔正末云〕前者多得秦王借兵救援。使寡人復還楚國。感恩非淺。只因喪敗之後。百事未理。有失報謝。今日重勞大夫遠涉敝地。益增惶恐。〔百里奚云〕救災恤鄰。乃是常禮。何足爲謝。小官今此一來。不爲別事。乃奉主人之命。有金枝公主。願與大王小公子結婚。遣小官親齎吉帖送上。倘勿棄嫌。實爲萬幸。〔正末云〕寡人有何德能。敢勞秦王如此錯愛也。〔唱〕

〔沽美酒〕謝大王憐下國。借猛將解重圍。也只爲喪敗初還百無備。尙未及酬恩報德。非是俺急時假。緩時棄。

〔太平令〕自關寶臨潼赴會。賜無祥公主來歸。曾對天割襟爲記。願世世無相違背。這信誓在彼怎悔。難得見今朝這日。

〔百里奚云〕小官聞知大王避難漢江。因風浪陡作。將夫人小公子都送下水。可怎生又得完聚。敝國僻遠。不知其詳。請大王試說一遍。容小官洗耳恭聽。〔正末唱〕

〔錦上花〕當日個避難臨江。扁舟同濟。陡遇風波梢子驚啼。〔云〕他道是船小不能重載。內中有疎者。請一位下水。方纔有救。〔唱〕他道所未傾危。剛爭半米。疎者非親。請其下水。

〔么篇〕夫人先拜辭。稚子繼沉溺。也只爲兄弟情深。難忍拋離。誰想龍神暗中呵衛。死者重生。生者不愧。

〔百里奚云〕有這等事。可也難得。〔正末唱〕

〔清江引〕可又得金枝公主成配匹。豈不是天緣美。永爲唇齒邦。萬古千

戈息將着甚的般花紅。謝謝你個秦百里。

〔芊旋云〕今日俺一家團圓。又得與秦國結親。永爲唇齒。真乃天大的喜事。就此殿庭之上。擺設起滿堂花。遍地錦。椎番牛。竇下酒。做個慶喜筵席。款待百里奚大夫。到明日乃遣申包胥入秦報謝者。〔正末唱〕

〔收尾〕殿庭中擺設下千金席。列兩行鸞歌鳳吹。不爭爲青鋒劍。攬惹了那場災。還落的赤繩書。接受了這重喜。

〔音釋〕 蘸子鑑切 啻施去聲 贖音外 員音運 敵丁離切 疾精妻切 閃音陟 爍書藥切 湍

他樂切 德當美切 國音鬼 偃音威 日人智切 陡音斗 縹銀計切 匹鋪米切 息喪

擠切 審音陰 席星西切

題目 伍子胥一戰入郢

正名 楚昭公疎者下船

龐居士誤放來生債雜劇

楔子

〔冲末扮李孝先上詩云〕心頭一點痛。起坐要人扶。况是家貧窘。門前聞索逋。小生姓李。雙名孝先。祖居襄陽人氏。自幼父母雙亡。習儒不遂。去而爲賈。只因本錢欠少。問本處龐居士借了兩箇銀子做買賣。不幸本利雙折。無錢還他。小生前者往縣衙門首經過。見衙門裏面。繃扒吊拷。追徵十數餘人。小生向前問其緣故。那公吏人道是欠少那財主錢物的人。無的還他。因此上拷打追徵。小生聽罷。似我無錢還龐居士。若告將下來。我那里受的這苦楚。小生得了這一口驚氣。遂憂而成疾。一臥不起。在家中染病。如今覷天遠。入地近。眼見得無那活的人也。〔下〕〔正末扮龐居士領淨扮行錢上云〕老夫是這襄陽人也。姓龐名蘊。字道玄。嫡親的四口兒家屬。婆婆蕭氏。女兒靈兆。小廝兒鳳毛。俺四口兒都好參禮這佛法僧三寶。俺多曾遇着幾個善知識來。馬祖師石頭和尚。百杖禪師。多曾印證俺這三口兒。都不及我這女兒靈兆。此女子性根大利。見性明白。俺祖宗以來。所積家財。萬貫有餘。我有一故友。乃是李孝先。往年問我借了兩個銀子。出外做買賣去。本利該還四個了。誰想他命運不利。將那本錢都傷折了也。我聽得道家中染病哩。行錢將着李孝先那一紙文書。再將着兩錠銀子。嚕探望孝先走一遭去。〔行錢云〕理會的。〔做走科云〕說話中間。可早來到也。孝先在家麼。〔李孝先上云〕是誰在門首。〔正末云〕是老夫。〔李孝先驚科云〕呀。是龐居士來了也。請家裏坐。〔見科云〕居士。小生病體在身。不能施禮。〔正末云〕孝先病體若何。〔李孝先云〕居士。眼見得無那活的人也。〔正末云〕孝先。曾請良醫。調治也不曾。〔李孝先云〕沒錢。請良醫不起。〔正末云〕孝先。你所得的這病。可是甚麼證候。〔李孝先云〕居士。你試猜我這病咱。〔正末云〕你看波。他的病可着我猜。我依着他便了。你不是風寒暑溼麼。〔李孝先云〕不是。〔正末云〕莫不是饑飽勞役麼。〔李孝先云〕也不是。〔正末云〕莫不是憂愁思慮麼。〔李孝先做哭科云〕知我者是我心友也。我這病正是憂愁思慮上得來的。〔正末云〕呀。孝先。何憂之有。〔李孝先云〕居士不知。聽小生試說一遍。往年問居士借了兩個銀子做買賣。誰想本利傷折了。來到家中。無錢還居士。因往縣衙門首經過。

見裏面吊拷綳扒的人。小生問其緣故。他道是欠少財主的財物。無錢還他。告到官中。如此般打拷追徵。小生聽罷。感了一口驚氣。居士也不是那等人。假似也告到官中。追徵我這銀兩。小生是個讀書的人。那裏受的那等拷打。因此上遂憂而成疾。如今漸漸的沉重了也。〔正末背云〕我當初本做善事來。誰想倒做了冤業。我家中多有人欠少我銀兩錢物的文契。倘若都似這李孝先呵。可不業上加業。到家中我將這遠年近日欠少我錢鈔的文契。我都燒了。行錢是必提我一提兒。行錢將李孝先那一紙文書來。〔行錢做遞文書科〕〔回云〕孝先。這個是你的手字麼。〔李孝先云〕居士。是小生的手字。〔正末做扯科云〕我攤了這文書。點個燈來燒了者。本利該四錠銀子。都不問你要。行錢再將兩錠銀子來。孝先。這銀子我則這般與你做盤纏。你心中這一會兒可如何。〔李孝先云〕居士。本利該四個銀子。都不問小生要。又與我兩錠銀子做盤纏。我這會兒心中。恰似無了病的人也。〔正末云〕善哉善哉。我則要冤冤相解。〔李孝先云〕居士的銀子。不問小生要。又與我這兩個銀子。小生今生今世報答不的居士。到那生那世。做驢做馬。填還你這恩債。居士。你正是財上分明大丈夫也。〔正末云〕孝先。我既與了你呵。要說這等言語做甚麼。〔唱〕

〔仙呂賞花時〕誰不知道財上分明是這大丈夫。從今後休看你那心下熬煎枉受苦。你是必好將息這病身軀。〔李孝先云〕元少居士的銀子。又不問小生要。又與我這兩個銀子。此恩異日必當重報。〔正末唱〕這銀子是我肯心兒願與。〔李孝先云〕則是教小生難以克當也。〔正末云〕既是我與你呵。〔唱〕更論甚麼得之有可敢失之無。〔下〕

〔李孝先云〕居士去了也。慢慢的調治病體痊可了呵。我自有個主意。〔詩云〕曾聞一黃雀。尚有報恩環。人而不如鳥。何顏立世間。〔下〕

〔音釋〕賈音古 羅羅上聲

第一折

〔正末引老旦卜兒正旦靈兆俠鳳毛行錢上〕〔詩云〕斷絕貪嗔癡妄想。堅持戒定慧圓明。自從滅了無明火。煉得身輕似鶴形。你子母每近前來。聽我說佛法也。佛說大地衆生。皆有佛性。則爲這貪財好賄。所以不能成。

佛作祖。佛說貪財好賄之人似甚麼。似小兒在那刀尖上食蜜。貪其甜味。豈防有截舌之患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塵世人倫。我可也煞會窮問。長思忖。他可便趨富嫌貧。不想那富貴可是天之分。

【混江龍】有等人精神發憤。都待要習文演武立功勳。演武的不數那南山射虎。習文的堪歎這西狩獲麟。獲麟的魯國豈知夫子聖。射虎的霸陵誰問你個舊將軍。屈沉殺一身英勇。枉費盡半世辛勤。對面兒高車駟馬。轉回頭可早衰草荒墳。我待要拋家業。樂閒身。或是琴一操。酒三巡。我爲甚一生瀟散。不戀那一生錢。大剛來這十年富貴。也只是十年運。運去呵有如那風搖畫燭。天散也的這浮雲。

〔云〕行錢。我昨日囑付你燒文書一事。你早忘了也。你將那好幾櫃文書都與我擡將出來。將些草把圍着。點火來燒了者。(行錢云)理會的。(做燒科)(卜兒云)居士。你爲何燒了這文書。(正末云)婆婆。我自有個主意。不必問他。(外扮僧信實上詩云)中和正直領天臺。此日親蒙聖勅差。誰言空闊無神道。霹靂雷聲那裏來。小聖乃上界增福神是也。因朝玉帝回還。看見下方煙焰。直衝九霄。撥開雲頭。乃是襄陽有一龐居士。他將那遠年近歲借與人錢的文書。盡燒燬了。不知是何緣故。小聖按落雲頭。化做一白衣秀士。試探問咱。居士在家麼。(行錢云)先生。你尋他有何事故。俺居士在家念佛哩。(僧云)相煩你報復一聲。道有一秀士特來相訪。(行錢做報科)(正末云)既然有客至。婆婆。你且回後堂中去。(卜兒同靈兆鳳毛下)(行錢出請曾做見科)(正末云)量老夫不才。有勞先生屈高就下。(僧云)小生久聞居士大名。特來拜訪。(正末云)不敢不敢。請坐。行錢看茶來。敢問先生仙鄉何處。(僧云)小生乃西洛人也。姓曾雙名信實。偶因遊學至此。恰纔見居士家門首灰火未絕。不知燒毀的是何物件。(正末云)先生不知。老夫有一朋友是李孝先。那人好生家窘。往歲問我借了兩錠銀子。出外做買賣去。誰想他本利都傷折了。無的還我。他在家憂愁思慮。成了疾病。老夫想來我家中多有人欠少我的錢鈔。假若都似這李孝先呵。我可不業上作業。因此將那遠年近日欠少我的錢物文書。

都燒毀了。我則要冤冤相解也。〔會云〕呀。居士。這錢是人之膽。財是富之苗。君子結交。以德爲情。小人結交。以財爲友。便好道。〔詩云〕世間人喜是錢親。成功立業顯家門。假饒囊底無錢使。滿腹文章不濟貧。〔正末云〕聞我佛言。道是無常迅速。生死事大。如今世上人呵。〔唱〕

〔油葫蘆〕不思量有限的光陰有限身。委實他錢上緊。如今那等有錢的。追富不追貧。〔會云〕若有那窮漢來投奔。呵。他肯齋發些兒麼。〔正末唱〕幾會和那窮相識。每日家相尋趁。都只待共那富家郎。逐日相親近。〔帶云〕還有那等人呵。〔唱〕他無錢時記人的嫌。若是有錢時忘人的恩。〔會云〕倘有那相識朋友來呵。他也肯接待他麼。〔正末唱〕若有個舊實朋。一徑的將他來投奔。〔云〕他本在家裏坐着。却教人出來說。沒囉沒囉。〔唱〕他可自二三衙家不出那正堂門。

〔會云〕在家如此推故。倘若長街市上撞見怎了也。〔正末云〕或者一日在市廛中和那人打了個照面。那人便道。小生探望了數次。不能得遇。他本認的那人。他只在馬上欠身。便道我不認的你。〔唱〕

〔天下樂〕他可也便見如同陌路人。〔會云〕我想這等人。何足道哉。〔正末唱〕也非是小生多議論。則我這一片濟貧的心。比他人心地真。〔會云〕依居士的主見。可是如何。〔正末唱〕我恨不的罄囊兒捨與人些錢。恨不的刮土兒可便散與人些銀。〔會云〕這許多錢債文書都燒毀了。可惜了也。〔正末云〕便好道萬般將不去。惟有業隨身。先生也。〔唱〕量這千百錠家舊文契。有那的幾錠本。

〔會云〕居士差矣。想今時人非錢不行。有錢的穿的是異錦輕紗。口食的是香甜美味。無錢的身穿破衣。口食淡飯。〔詩云〕無錢君子受熬煎。有錢村漢顯英賢。父母弟兄皆不顧。義斷恩疎只爲錢。〔正末云〕先生是知典故的人。自故及今。因這幾文錢上。不則送了一個。先生不嫌絮煩。聽我在下試說一遍與你聽者。〔唱〕

〔那吒令〕有一個爲富的似歐明涉津。遇龍君海神。有一個爲富的似元載待賓。做玄宗聖人。有一個爲富的似梁冀害民。滅全家滿門。我如今待

覓一個隱淪。待尋一個逃遁也。只要免的他惡業隨身。

〔會云〕居士差矣。你家的富貴。不是你祖上遺留的。便是你自家掙起來的。何苦又要逃遁他去。這也太過了。〔正末云〕先生。還有一等無端的小人。到那臘月三十日晚夕。將那香燈花菓祭賽。道是錢呵。你到俺家裏來波。那的都是邪氣。〔唱〕

〔鵲踏枝〕誰待要祭那財神。我則待送那魔君。纏殺我也財物金銀。我覷的似吊客喪門。倒不如將他來與貧乏家施捨盡。另做個種果收因。

〔會云〕居士。豈不聞聖人有云。富與貴人之所欲。貧與賤人之所惡。難道居士另是一付肚腸。與世人各別。你可曾聞魯褒那錢神論麼。〔正末云〕老夫不知願聞。〔會云〕錢之爲體。具有陰陽。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閣。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而不勝。幽滯非錢而不拔。冤讎非錢而不解。令聞非錢而不發。洛中貴遊。世間名士。愛我家兄。皆無窮止。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詩云〕金谷奢華富石崇。爲人傭作窘梁鴻。從古文章磨滅盡。至今猶說孔方兄。〔正末唱〕

〔寄生草〕富極是招災本。財多是惹禍因。如今人恨不的那銀窟籠裏守定。銀堆兒跳恨不的那錢眼孔裏鑄造下行錢印。〔做合掌科云〕南無阿彌陀佛。〔唱〕爭如我向禪榻上便參破禪機悶。近新來打拆了郭況鑄錢爐。這些時廝擗碎了魯褒的這錢神論。

〔六么序〕這錢呵無過是乾坤象鑄鑄的字體勻。這錢呵何足云云。這錢呵使作的仁者無仁。恩者無恩。費千百億買的居隣。這錢呵動佳人有意思。郎君俊。糊突盡九烈三貞。這錢呵將嫡親的昆仲絕了情分。這錢呵也買不的山坵零落。養不的畫屋生春。

〔么篇〕誰待殷勤。頗奈錢親。錢聚如兄。錢散如奔。錢本無根。錢命元神。到底來養身敝也。那喪身。這錢呵兀的不送了多人。當日個宣帝爲君。疏傳

爲臣。是漢朝大老元勳。賜千金爲具歸途。青門外供帳如雲。〔會云〕到後來可是如何。〔正末唱〕他到家鄉都給散。心無憾。這故事在兩賢遺傳。千古流聞。

〔會云〕小生與居士共同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想居士這等疎財仗義。高才大德。今日相別。後會有期。〔正末云〕行錢去。將一餅金來。〔行錢云〕理會的。〔正末云〕備一匹全副鞍轡的馬來。〔行錢云〕鞍馬也有了。〔正末云〕先生這一餅金與先生做路費。這一匹馬與先生代步咱。〔會云〕居士。小生本爲仰德而來。非爲財物而至。焉敢當。居士如此厚禮。這個斷然不好受得。〔正末云〕請先生受了者。〔會云〕我小生決然不敢受。便受了也無用處。過二十年之後。小生與居士再會。〔正末云〕二十年之後有先生。敢無在下了也。〔會云〕據着居士這等陰騭太重。必然增福延壽也。〔做別科云〕小聖恰纔見此人積功累行。施仁布德。俺神靈如何無一個報應。便好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詩云〕休將姦狡昧神祇。禍福如同逐影隨。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下〕〔正末云〕呀。天色晚了也。行錢。跟我宅前院後燒香去來。〔行錢云〕理會的。〔正末云〕這個是我那油房裝香來。南無阿彌陀佛。這個是我那粉房裝香來。〔行錢云〕香在此。〔正末云〕南無阿彌陀佛。這個是我那磨房。〔淨扮磨博士上打羅唱科云〕牛兒你不走。我就打下來了。〔正末云〕行錢。甚麼人這般唱歌。咱曲的他心中必然快活。你與我喚他出來。我問他咱。〔行錢云〕兀那羅和。你出來。爹喚你哩。〔磨博士云〕來也。來也。誰喚羅和哩。〔正末云〕孩兒也。是我喚你哩。〔磨博士云〕喚我做甚麼。誤了我打羅也。〔正末云〕你纔唱歌。咱曲。你心中必然快活。你試說咱。〔磨博士云〕爹。你道我這般唱歌。咱曲。我那裏有什麼快活。孩兒每受苦哩。我一日我請着爹二分工錢。我清早晨起來。我又要揀麥。揀了麥又要簸麥。簸了麥又要淘麥。淘了麥又要晒麥。晒了麥又要磨麪。磨了麪又要打羅。打了羅又要洗麩。洗了麩又要撒和頭口。只怕睡着了。誤了工程。因此上我唱歌。咱曲。爹。我那裏是快活。你省的古墓裏搖鈴。則是和哄我那死屍哩。〔正末云〕嗨。我可怎生知道。不問你別事。你這眼上兩根棒兒。爲甚麼支着。〔磨博士云〕爹。你道我爲甚麼眼上支着這兩根棒兒。我白日裏做了一日生活。到晚來恐怕打盹睡着了。誤了你家生活。因此上支着這兩根棒兒。你孩兒受苦哩。〔正末云〕孩兒也。我與你拏掉了。可是如何。〔磨博士云〕好鬆騰。好鬆騰。〔正末云〕自今日爲始。將

這粉房油房磨房都與我關閉了者。再休要開。〔磨博士云〕爹。你若是不開這磨房呵。羅和別不會做買賣。離了你家的門。我不是凍死。便是餓死的人。爹。可憐見孩兒每咱。〔正末云〕孩兒。我自有個主意。行錢。將一個銀子來。孩兒也你見這個麼。〔磨博士云〕這個喚做甚麼。〔正末云〕孩兒也。喚做銀子。〔磨博士云〕則說銀子。我可不會見。爹。要他做甚麼。〔正末云〕他也中吃也中穿。〔磨博士做咬銀子科云〕中穿中吃。阿啣。良了牙也。〔正末云〕孩兒。那中吃中穿。是教你將他鑿碎了。買吃買穿。〔磨博士云〕哦。倒換過來買吃買穿。爹。你可爲甚麼與孩兒每這個銀子。〔正末云〕孩兒。我與你這個銀子。不爲別的。你拿去白日裏做些買賣。到晚來則着你落一覺好睡。〔磨博士云〕爹。你與我這個銀子。則要我落一覺兒好睡。孩兒每知道了也。〔正末唱〕

〔醉扶歸〕我爲甚麼相憐憫。與你這一錠家那雪花銀。〔磨博士云〕爹。你可爲甚麼與我這銀子。〔正末唱〕我則報答你那脚。打羅二年這足下恩。〔磨博士云〕爹。我羅和請罪咱。我昨日瞞着爹做一個賊。偷了二升麥子。去那長街市上算了一個卦。那先生說我今年今月今日今時。可當發跡。得些兒橫財。不想爹叫我出來。與了我這個銀子。那先生也會算哩。〔正末唱〕那人也算的着。輪到你那磨眼兒。今日合交運。〔磨博士云〕爹。你與我這個銀子。去做甚麼生意好。〔正末唱〕這銀子我與你做買賣。權時做本。〔磨博士云〕多謝爹。孩兒從今以後。再也不打羅了。〔正末唱〕哎。孩兒呵。我從今以後。再不要你似這般當粗全。

〔磨博士云〕則說銀子銀子。誰曾見他來。這個原來是銀子。〔正末唱〕

〔賺煞〕暗評跋忽笑。晒。則被這錢使作的。恰如同一個罪人。我待向那萬丈洪波。落可便一跳身。轉回頭別是個乾坤。歎濁民空攢下。那萬餘錠金銀。却也買不得三陽也。那洞裏春。〔帶云〕這錢呵。我當初要用你時。〔唱〕可便一分不肯。〔帶云〕到今日我要捨錢時。〔唱〕可便千金何靳。〔云〕兀那世間的人。那貪財好賄。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何不早結善緣也。〔唱〕則恰這百年人。誰識百年人。〔同行錢下〕

〔磨博士云〕衆哥哥。磨房裏一應家火都交付的全了。我回家去也。那老的與我這個銀子。到家裏落一覺兒

好睡。則說銀子誰見來。兀的不是銀子。說話中間。可早到家了也。則這一間小房。去時節草繩兒拴了去。今日回來。還拴着哩。我解開這繩兒。推開這門。我入的這屋裏來。開了這門。我試看我這銀子咱。兀的不是銀子。只這一個土炕。放在那裏好。我如今揣在我這懷裏。我揣的緊着。誰知道我懷裏有銀子。我聽上衙更鼓咱。呀。可早一更也。龐居士老的說來。則着我快活落一覺兒好睡。我試睡咱。〔做打鼾睡科叫云〕怎麼大街上有你走處。沒我走處。官街官道你走的。我也走的。你怎麼偏要挨肩擦膀的舒着手。往我懷裏摸甚麼。你待搶我的銀子。那裏走。這銀子是誰的。銀子是龐居士老的與我的。你拏我這銀子那裏去。快還我的銀子來。〔做搶跌倒科云〕呸。可是個夢。我試看我那銀子咱。兀的不是銀子。這銀子揣在懷裏。夢見人來搶我的。可放在那裏好。我如今把這銀子放在竈窩裏。我扒開這灰。這竈成年代不燒火。埋上這銀子。扒上些灰兒蓋着。誰知道竈窩裏有銀子。我聽上衙更鼓咱。呀。可早二更了。龐居士老的說來。則着我快活的落一覺兒好睡。〔做睡科叫云〕這等大風。不要點燈弄火的。我說着不聽。你點那紙撚往那裏去。還不吹滅了哩。阿。他往那裏去。可怎生丟在草垛上。哎。罷了。燒着了草垛。也刮在房上。連房也都燒着了。街坊隣舍。火夫總甲。救火麻。搭火鉤。趲水桶。救火搭。上火鉤。衆人着氣力拽。〔做倒科云〕呸。原來又是個夢。看我那銀子咱。〔做拿銀子看科云〕兀的不是銀子。放在竈窩裏。夢見火來燒我這銀子。可放在那裏好。我如今把這銀子放在水缸裏。誰知道水缸裏有銀子。揭起蒲蓋。〔做丟銀科云〕撲。休道無那賊。便有那賊呵。他怎知道水缸裏有這銀子。我聽上衙更鼓咱。呀。三更了也。龐居士老的說來。則着我快活落一覺兒好睡。〔做睡科叫云〕阿。天陰了。可蓋醬缸。把那曬的麥子搬入倉裏去罷了。東南上雲布起來了。我說麼下儼鬆雨兒了。呀。大雨了。罷了罷了。水發了。山水下來了。好大雨。水淹將上來了。呀。大水衝了房子也。好大雨。水浮水浮。水分水浮。狗跑兒浮。觀音浮。驢水浮。仰蛙兒浮。〔做倒科云〕呸。又是個夢。看我那銀子咱。兀的不是銀子。放在水缸裏。夢見水來淹我這銀子。可放在那裏好。我放在這門限兒底下。把土兒埋了。休道無那賊。便有那賊呵。他怎麼知道我門限兒底下。埋着這銀子。我聽上衙更鼓咱。四更了也。龐居士老的說來。與我這個銀子。則着我快活的落一覺兒好睡。〔做睡科叫云〕阿。來了。來了。偌多的人。你拿那鍬鋤搬頭。往那裏去。俺家裏又不蓋房脫坯。你都來做甚麼。怎麼把我的門限。說着

也不聽。你還鉅哩。鉅出我的銀子來了。里長總甲。有賊也。偷了我的銀子去了。有賊有賊。呀。拏刀砍殺我也。呀。又拏槍來扎殺我也。拏我的銀子那裏去。〔做倒科云〕呸。又是個夢。我聽上衙這更鼓咱。〔打五更做雞鳴科云〕呀。天明了也。好阿。我恰好一夜不曾睡。我試看我那銀子咱。兀的不是銀子。羅和也。你索尋思咱。這一個銀子放在水缸裏。夢見水來淹我。揣在懷裏。夢見人搶我的。埋在竈窩裏。夢見火來燒我。埋在門限兒底下。夢見人來紀我的。拿刀來砍我。槍來扎我。一個銀子整整害了我一夜不曾得睡。想龐居士老的家。有千千萬萬大箱小櫃無數的銀子。我想他來是有福的。可便消受得起。羅和。我那命裏則有分。簸麥揀麥淘麥。打羅磨麪。我可也消受不的。這個銀子罷。我拿着這個銀子出的門來。拽上這門。送還與龐居士老的去。走一遭。〔下〕

〔音釋〕

慧音位

衆平聲

賄音毀

煞音殺

分去聲

數上聲

獲胡乖切

散上聲

推退平聲

褒音包

吨敦上聲

掃詞僉切

驚音執

祇音其

簸音播

覺音叫

橫去聲

盆滂悶切

晒身上聲

第二折

〔正末引卜兒靈光鳳毛行錢上〕〔卜兒云〕居士。想你昔日之間。多行善事。廣積陰功。久後俺子母每也有個好處麼。〔正末云〕婆婆。你說的差了也。便好道公脩公得。婆脩婆得。十人上山。各自努力。盛世難逢。佛法難遇。若是既逢既遇呵。南無阿彌陀佛。也要啗自省自悟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若論着今日風俗。正好宜太平簫鼓。有一等寒儉的泛泛之徒。他出來的不誠心無實行。一個個強文假醋。〔卜兒云〕如今有一等高巾傲帶。表德相呼。不知他那肚皮裏如何。〔正末唱〕怕不他表德相呼。你問彼可甚的是那衣冠文物。

〔卜兒云〕居士。那稱才卿的。可是怎生。〔正末唱〕

〔醉春風〕他那等空傲慢的。喚做才卿。〔卜兒云〕那稱好古的。可是如何。〔正末唱〕那等假老成的。喚做甚麼好古。〔卜兒云〕據居士恤孤念寡。敬老憐貧。世之少有也。〔正末唱〕憑着

我疎財仗義。有幾人。如這城中試數數。但見個老的呵。我早則出力的扶持。但見個病的呵。我早則盡心兒調養。但見個貧的呵。我早則傾囊兒資助。

〔卜兒云〕居士。如今那高樓上吹彈歌舞。飲酒懽娛。敢管待那士大夫哩。〔正末云〕婆婆。他肯管待那人。也不枉了。〔唱〕

〔紅繡鞋〕他幾曾道開東閣。把那名儒來管顧。他每可動不動便宴西樓。和那妓女每歡娛。〔云〕他則請人吃一盞茶呵。却早算計也。〔唱〕他將那茶托子人情。可便暗乘除。常則是伴呆着回過臉。推說話紐身軀。〔云〕若有個窮相識來。便捨着磕破他頭者波。〔唱〕他每可幾曾做那五百錢東道主。

〔磨博士上云〕自家羅和的便是。可早到龐居士老的門首也。不必報復。我自過去。〔做見科〕〔正末云〕孩兒也。你慌做甚麼。我則着你落一覺兒好睡也。〔磨博士云〕我那裏睡來。一夜恰好不曾扎眼。整定害了我一夜。〔正末云〕你怎生一夜不曾得睡。〔磨博士云〕蒙與了我這個銀子。到的家裏。沒處放着。我揣在懷裏。夢見人來搶我的。放在竈窩裏。夢見火來燒我。放在水缸裏。夢見水來淹我。放在門限兒底下。夢見人拿着鋤頭。擲我的。拏刀來砍我。槍來扎我。爲這一個銀子。整定害了我一夜不曾得睡。我想來爹家裏。論千論萬。滿箱滿櫃。無數的銀子。可沒些兒事。爹。你便是有福的。消受得他。我羅和那命裏。則有分。簸麥揀麥。淘麥晒麥。打羅磨麵。我那裏消受的這銀子。爹。你省的那脅肢骨裏敲髓麼。〔正末云〕孩兒。這是怎麼說。〔磨博士云〕我那骨頭裏沒他的。我送這銀子來還了你。我不敢要。〔正末云〕孩兒呵。我與了你一個銀子。攪了你一夜不曾得睡。我家裏有兩三庫都是金銀寶貝。都似了你呵。如之奈何。〔唱〕

〔迎仙客〕哎。銀子也。你饑不能與人家做飯食。你冷不能與人便做衣服。你這般沉點點。冷冰冰。衡則是一塊兒家福。〔云〕銀子也。你比及到我跟前呵。〔唱〕知他消磨了那幾千年。可則更換過了幾萬古。他爲甚不向你跟前停住。〔云〕

我與他這個銀子。打攪的他一夜不曾得睡。你無福消受。送還與我。〔唱〕哎。這銀子呵。原來分定。也是前生注。

〔磨博士云〕爹。我則零支着使罷。〔正末云〕行錢。將一兩銀子來與羅和孩兒。等你使的無了呵。再來取。〔磨博士云〕爹。孩兒也不敢多要。只先支一錢銀子。買一條匾擔。我做大買賣去也。〔正末云〕做甚麼大買賣。〔磨博士云〕我只去妓館家做閒的去也。〔下〕〔正末云〕天色晚了也。婆婆。你先歇息去。我宅前院後燒香去來。〔卜兒云〕理會的。〔同靈兆鳳毛下〕〔正末做燒香走科云〕我來到這粉房。〔做念佛科〕我來到這油房。〔做念佛科〕我來到這後槽門首。〔內驢馬牛做聲科〕〔正末云〕是甚麼人這般說話。我試聽咱。〔驢云〕馬哥。你當初爲甚麼來。〔馬云〕我當初少龐居士十五兩銀子。無的還他。我死之後。變做馬填還他。驢哥。你可爲甚麼來。〔驢云〕我當初少龐居士的十兩銀子。無錢還他。死後變做個驢兒與他拽磨。牛哥。你可爲甚麼來。〔牛云〕你不知道。我在生之時。借了龐居士銀十兩。本利該二十兩。不曾還他。我如今變一隻牛來填還他。〔正末失驚科云〕嗨。兀的不說殺我也。我當初本做善事來。誰想弄巧成拙。兀的不都做來生債也。〔唱〕

〔醉高歌〕枉了我便一生苦。鰥寡孤獨。半世養貧寒困苦。我則道是誰人向這槽畔低低敘。聽沉了着我慘慘的怕怖。

〔滿庭芳〕呀。却原來都是俺冤家債主。我本待要除災種福。我倒做了。一個緣木的這求魚。〔云〕龐居士呵。你是念佛的人。〔唱〕這的可便抵多少業在深牢獄。不由我不展轉躊躇。〔云〕龐居士。我當初與你那銀子。我也無甚歹意來。〔唱〕我則待要錢粧的你來如狼似虎。哎。誰承望今日折倒的做馬波爲驢。〔做念佛科唱〕我看了他這輪迴的路。可則是陰司地府。〔云〕當初借了我銀子。無的還我。今日做驢馬衆生來填還我。〔做念佛科唱〕哦。方信道還報果無虛。

〔做叫科云〕婆婆。靈兆。鳳毛。你子母每都來。〔卜兒全上云〕居士。你這般慌叫怎麼。〔正末云〕我恰纔前後燒香。則聽的那牛馬做聲。那牛便道我少居士二十兩銀子。無的還他。做牛來填還他。那馬便道我少居士十五

兩銀子。無的還他。做馬來填還他。那驢便道。我少居士十兩銀子。無的還他。做驢來填還他。婆婆。我當初本做善事。誰承望弄巧成拙。都做了來生債也。〔卜兒云〕嗨。誰想有這等果報。〔正末云〕婆婆。從今以後。凡百的事。你則依着我者。行錢。將那家私總曆文書。都與我搬運將出來。〔行錢云〕理會的。都搬運將出來也。〔正末云〕可補個燈來都燒了者。我再也不放與人這錢鈔了。〔卜兒云〕呀。居士。你燒了這家私總曆文書。可是主何意來。〔正末云〕婆婆。你那裏知道。〔唱〕

〔石榴花〕你道我燒毀了文契意何如。豈不聞君子可便斷其初。〔卜兒云〕哎。居士。人自是有錢的好。〔正末唱〕想着俺借錢時。有甚惡心術。怎知做今生債負來。世追逋。則願的祖師指示我向西方去。早回頭拔出迷途。〔云〕燒了者。燒了者。〔卜兒云〕居士。你留着。休要燒毀了。〔正末唱〕則管裏便左來右去。把我攔攔住。這錢也他敢不是我那護身符。

〔卜兒云〕居士。你好歹休要燒了這文書。〔正末唱〕

〔鬬鶻鶻〕豈不聞駟馬難追。我今日個一言俵既出。〔云〕婆婆。元來你心與我心不同。〔卜兒云〕我心怎生與你心不同。〔正末唱〕我待將這家業消除。你則待將火院火院來做主。〔云〕燒了者。燒了者。〔卜兒云〕居士。你且休要燒者。〔正末唱〕你爲甚麼唧唧噥噥。百般的無是處。〔云〕婆婆。你是念佛的人。〔唱〕我可問你甚的喚做樂有餘。我但得個一世兒清閒。便則是生平願足。

〔卜兒云〕居士。你且休燒了這文書。聽我說咱。俺兩口兒偌大年紀。孩兒每都小哩。他久已後長立成人。也要些錢物使用。你與我休要燒了也。〔正末云〕你刻的還有這個心哩。〔卜兒云〕居士。我主的不差。你只休燒毀了也。〔正末云〕婆婆。你堅意的不肯燒這文書。行錢。你去擡一櫃兒金子來。擡一櫃兒珠子來。擡一櫃兒銀子來。〔行錢云〕理會得。一櫃金子。一櫃銀子。一櫃珠子。都有了也。〔正末云〕婆婆。靈兆。鳳毛。你見麼。〔卜兒云〕居士。我見了也。你可主何意那。〔正末唱〕

「上小樓」且休論這倉廩波務庫。更和這家私也。那無數應有的金銀財寶。收拾將來放在一處。則你這娘兒每。廝守着廝守着。你離了半步。看你那無常時。可便帶的他同去。

〔卜兒云〕居士。你尋思波。俺女兒不會嫁。小廝兒不會娶。你投至的掙成這個家業。非一日之故。許多的錢物。也是可惜的。你留下些與後代兒孫受用。可不好那。〔正末云〕婆婆。你着我做財主。我做了財主。又着鳳毛孩兒做財主。鳳毛所生的孩兒。又做財主。咱家哩輩輩兒做了財主。我問你這窮漢。可着誰做。〔唱〕

【么篇】錢無那三輩兒家錢。福無那兩輩兒家福。你但看日中則昃。月滿則虧。這都是無往不復。久以後到頭來。另有個養身活路。〔卜兒云〕你將錢債的文書都燒毀了。還有甚養身活路在那裏。〔正末做念佛科唱〕我待着你一家兒。受佛門普度。

〔云〕婆婆。凡百的事。你則依着我者。咱家中奴僕使數的。每人與他一紙兒從良文書。再與他二十兩銀子。着他各自還家。侍奉他那父母去。咱家中牛半孳畜。驢馬匹。每一個畜生。脖子裏掛一面牌。上寫着道廳居士釋放。不許人收留去。那鹿門山外有水草處。任他生死。咱家中有十隻大海船。一百小船兒。將咱家中金銀寶貝玉器玩好。着那小船兒搬運在那大船上。俺一家兒。明日到東海沉舟去也。〔卜兒云〕居士。我依着你。把牛半孳畜盡釋放了。但是家中人都與他從良文書。則一樁兒。你也依着我。留下海船。不要將那錢物載去沉了。等我做些買賣。可不好那。〔正末唱〕

【耍孩兒】你待着我萬餘資。本爲商賈。攬利息。衝州撞府。或是乘船鼓棹渡江湖。或是從鞍馬晝夜馳驅。我乾做了撇妻男。店舍裏一個飄零客。拋家業塵埃中一個防送夫。冷清清夢回雨地無情緒。怎熬的程途迢遞。更和那風雨瀟疎。

〔卜兒云〕居士。俺錦片也似家緣過活。你都要沉於海內。久後孩兒每成人呵。將甚麼使用。你則依着我。留下這錢物者。〔正末唱〕

【二煞】古人道鷓鴣巢深林。無過占的一枝。鼯鼠飲黃河。無過裝的滿腹。嗜人這家有萬頃田。也則是日食的三升兒粟。博個甚睜着眼去那利面上。剋了我的衣食。閒着手去那算盤裏。撥了我的歲數。攢下些山岸也似堆金玉。這壁廂後逼着我家長。那壁廂快活殺他妻孥。

【卜兒云】居士你將這家私棄捨了呵。也思量着久後孩兒每怎生過遣那。〔正末唱〕

【煞尾】我去那酒色財氣行。取一紙兒重招。我去那生老病死行。告一紙兒救書。豈不聞道兒孫自有兒孫福。我其實便作不的這業。當不的這家。受不的這苦。〔同下〕

〔音釋〕 俗詞疽切 行去聲 物音務 服房夫切 福音府 苦聲占切 獨東盧切 倭離靴切 獄

于句切 術繩朱切 出音杵 足減取切 臆楚九切 復房夫切 臆音衍 腹音府 粟須

上聲 玉于句切 長音掌 行音杭

第二折

〔外扮龍神領水卒上詩云〕羲皇八卦定乾坤。上帝還須輔弼臣。雲雨風雷唯我用。獨魁水底作龍神。吾神先考。所生七子。銀脊廣勝龍。銅脊沙龍。鐵脊陀龍。九尾赤龍。捺牙火龍。鎮世惡龍。吾乃第一金脊德勝龍是也。爲吾神毗沙門戰退九曜刀利山。三箭成功。奉天符牒。玉帝勅命。加吾神東海龍王之職。今有襄陽一人。乃是廳居士。此人將應有家財。都要沉在東洋大海。吾神未得上帝勅令。不敢收留。巡海夜叉等。廳居士來時。將那船隻托住者。〔正末領你卜兒靈兆鳳毛行錢上云〕行錢。將那家中金銀貫鈔。奇珍異寶。都搬運在大船上。不會〔行錢云〕爹。都搬運在船上。了也。〔正末云〕婆婆。靈兆鳳毛。俺一家兒去那東海上沉舟去來。〔詩云〕世人重金寶。我愛剎那靜。金多亂人心。靜見真如性。〔同行科〕〔正末唱〕

【越調團圓鶯鶯】我棄了這千百頃家良田。便是把金枷來自解。我沉了這萬餘錠家私。便是把玉鎖來頓開。玳瑁珊瑚。碎碾琥珀。你當初生處生。今

日個可便來處來。〔帶云〕我若無你呵。〔唱〕再不做那天北的這經商。我也再不做那江南的賈客。

〔紫花兒序〕我愁的是更籌漏箭。我怕的是暮鼓晨鐘。我倦的是這紫陌黃埃。大剛來光陰迅速。怎教我我不心意裁劃。早早的安排。待把我這一寸心田無罣礙。大道的事。着你世人不解。則願的一帆西風。送上我那三島蓬萊。

〔云〕婆婆。你看那海上的水。水上的船。船上的金銀寶貝。有個比喻也。〔卜兒云〕喻將何比。〔正末唱〕

〔天淨沙〕有如那花正開。風卸風衰。有如那月初圓。雲暗雲埋。跳不出這塵寰世界。我覷了委實癡騃。〔帶云〕那船上的。那裏是什麼金銀寶貝。〔唱〕只當是裝一船家。兀那橫禍非災。

〔云〕婆婆。早來到海岸了也。〔卜兒也〕那船上裝的都是金銀寶貝。居士。你也好大量哩。〔正末唱〕

〔鬼三台〕也非是我胸襟大。將金寶和船載。我只待跳出這塵寰。得自在。〔卜兒云〕居士。你便老了。兒女每正後生哩。〔正末唱〕你道是白髮嘆吾儕。我道是今番暢快哉。趁着這風力軟。水橫天地窄。帆力穩。影吞雪浪開。這便是風送王勃赴洪都的命彩。

〔卜兒云〕居士。你看那海岸上看俺沉舟的人。好不多也。〔正末云〕兀那君子每。我龐居士這個念頭。比別人不同。〔唱〕

〔紫花兒序〕我不比那越范蠡。駕扁舟遊那五湖的這煙浪。我不比那晉石崇。送窮船葬萬頃波瀾。我不比那漢張騫。泛浮槎探九曜星台。〔帶云〕你覷波。〔唱〕我則見水接着天。瀉混元一派。我則見天連着水。可便無半點兒纖埃。我爲甚喜笑盈腮。待着他水晶宮裏龍王放。一會兒解這一場。我直撐

殺他魚鼈和那蝦蟹。覬了這萬丈風濤。兀的不險似百尺樓臺。

〔卜兒云〕居士。這會兒風浪越急了。你看那船越漂的高了也。〔正末云〕我自有個主意。行錢。將那大海船底下鑿碗來大數十個窟窿。他必然沉了也。〔行錢云〕理會的。〔做鑿科云〕爹。這船底下都鑿了窟窿也。〔正末云〕可怎生不沉。這會兒風也息。浪也平了。可怎生是好也呵。〔唱〕

〔凭欄人〕天際殘霞幾縷裁。水映天心有如那霞襯彩。恰纔個船隨着海岸開。抵多少煙波風送客。

〔云〕婆婆。這船只是不沉。也可怪哩。〔唱〕

〔寨兒令〕我則見雪浪湧似山排。可怎生又風恬水平雲霧靄。難道是積羽沉舟。這金銀呵反爲輕載。心兒裏好疑猜。

〔么篇〕爲甚麼這番滾滾海藏裏不沉埋。〔云〕這船怎生不沉。婆婆。我猜着了也。〔唱〕他本是個虛飄飄。世上的浮財。我和你發虔心禱上蒼。近岸口。跪蒼苔。〔云〕婆婆。靈兆。鳳毛。都來拜者。〔唱〕拜拜拜。直拜到那月上的這海門開。

〔外扮天使上云〕兀那東海龍王。上帝勅令。將龐居士應有家財。都收入龍宮海藏者。〔龍神云〕得令。雷公電母。風伯雨師。作起波浪。翻了那些海船。將龐居士應有的家財。都與我收了者。〔水卒云〕理會的。都收了也。〔龍神云〕吾神索回玉帝的話去。〔詩云〕領水卒分開波浪。顯神通現出本象。將龐居士應有家財。都收入龍宮海藏。〔同水卒下〕〔正末唱〕

〔金蕉葉〕我則聽的霹靂響。驚魂喪魄。說的我四口兒無顏落色。我則見雲偶斗空中亂擺。恰便似千百面征鼙亂凱。

〔調笑令〕我可便自來幾會該。端的便幾會該。抵多少一夜西風透滿懷。說的那嬌兒和幼女愁無奈。我向前來怎生遮寨。我則見布彤雲。黯黯遮了日色。霎時間四野陰霾。

【禿廝兒】赤歷歷。那電光掣一天家火塊。吸力力。雷霆震半壁崩崖。俺這裏輕身向前。將這海岸端。〔卜兒扯科云〕居士靠後些。〔正末云〕婆婆。你怕甚麼。〔唱〕你還就着鬼魂胎。哀哉。

〔云〕好大風也。〔唱〕

【聖藥王】吹的我頭怎擡。刮的我眼倦開。〔云〕龍王呵。你這般煩惱怎麼。〔唱〕又不比入山推出白雲來。漸的呵風力衰。忽的呵雲亂擺。只要你沉了塔。錦帆舟楫共資財。做的個一去不回來。

〔卜兒云〕居士。你將錢物都沉在海裏了。俺四口兒如今回去。把甚麼做盤纏那。〔正末云〕婆婆。我瞞着你多哩。我會一樁兒手藝。〔卜兒云〕你會那一樁兒手藝。〔正末云〕我會編笊籬。鹿門山外有一園竹子。着鳳毛孩兒研將來。我一日編十把笊籬。着靈兆孩兒貨賣將來。可不穀俺一家兒吃粥哩。〔卜兒云〕這的是大缸裏打翻了油。沿路兒拾芝麻也。〔正末唱〕

【收尾】誰不知道龐居士誤放了來生債。我則待顯名兒千年萬載。你便積攢下高北斗殺身的錢。〔云〕婆婆。靈兆。鳳毛。你回頭試看波。〔唱〕可也填不滿這東洋。是非海。〔同下〕

〔立音釋〕

剎音察

那音挪

解上聲

珀鋪買切

客音楷

埃音哀

劉胡乖切

畢音卦

解音械

帆去聲

當去聲

窄齋上聲

勃音婆

蠡音里

載音在

藏去聲

曉鋪買切

色飾上聲

形音同

黯衣減切

羅音埋

載上聲

第四折

〔外扮丹霞禪師上詩云〕釋迦拈花露本心。迦含微笑遇知音。燈燈相續傳千古。朗朗光明直至今。貧僧乃襄陽靈岩寺長老。法名丹霞。自幼學成滿腹文章。只爲進取功名。路逢馬祖禪師。問我秀才那裏去。貧僧回言。我選官去也。祖師道。秀才比及你選官呵。我選佛還好的多哩。我一聞其言。心下朗然省悟。因此金刀落髮。捨俗

出家。先參馬祖。後拜石頭和尚。多得公案。爭奈未能了達。此處襄陽有一人是龐居士。他有个女兒靈兆。生的十分大有顏色。每日在寺門首貨賣粥籩。但是賣不了的。貧僧都買下。我有心無心。買下三房子粥籩。這早晚敢待來也。〔靈兆上云〕妾身是靈兆女。自從俺父親在海上沉舟回來。搬到這鹿門山住。俺父親會編粥籩。一日與我十把粥籩。將來長街市上貨賣。這早晚無人買這粥籩。俺父親的齋食。如之奈何。且到雲岩寺山門首賣去。敢那和尚又要買粥籩也。〔禪師做出門科云〕這早晚正是那女子來的時候也。〔見靈兆科云〕小娘子問訊。〔靈兆答科云〕萬福。〔禪師云〕小娘子。這粥籩敢又是賣不了的麼。〔靈兆云〕師父。是賣不了的。〔禪師云〕我有心要買粥籩。爭奈身邊無錢。你肯跟的我方丈中去麼。〔靈兆云〕師父。你是個出家人兒。怕做甚麼。我跟兒去。〔跟至方丈科〕〔禪師云〕我看兩句言語嘲撥他。看他曉的麼。〔做念云〕老和尚合掌當胸。小娘子自去分解。〔靈兆背云〕這和尚無禮。着言語嘲撥我。他如今不言語便罷。再言語呵我答他兩句。〔禪師云〕他不聽的。高着些念。老和尚合掌當胸。小娘子自去分解。〔靈兆云〕你聽我道兩件事依的。妾身便和你共同歡愛。〔禪師云〕休道兩件事。便十件貧僧也依。出家人亦無罣礙。〔靈兆云〕你着那經爲枕。比丘取樂。佛鋪地袈裟蓋。〔禪師云〕南無阿彌陀佛。壞教門遺臭人間。墮阿鼻老僧罪大。〔靈兆云〕你參空禪。仔細追求。怎生見真佛。昂然不拜。〔禪師云〕得悟時拈起放下。拜佛也有何就待。〔合掌做拜靈兆打禪師頭科云〕掌拍處六根清淨。這粥籩打撈苦海。〔禪師云〕方信道色即是空。果然的空即是色。〔靈兆下〕〔禪師云〕南無阿彌陀佛。若不是吾師點化。貧僧怎了也。吾師一日不曾賣的一把粥籩。父母倚門而望齋食。如今貧僧將這一百文長錢。放在路上。待吾師拾的去。有何不可。〔詩云〕我恰纔凡心起。微微動處。被一片黑雲遮住。若不是點化真言。險墮了阿鼻地獄。〔下〕〔靈兆再上科云〕妾身自離了雲岩寺。度脫了丹霞長老。不曾賣得一把粥籩。俺父母齋食。怎生是好呀。這道傍不知是甚麼人遺下這一百文長錢。我待不將的去來。只恐怕誤了父親齋食。我待要將的去來。怎好昧心貪利。〔做沉吟科云〕我如今將這十把粥籩放在道傍。怕那人來尋這錢呵。將粥籩賣過。一般世俗人。休看的這粥籩小可也。〔詩云〕翠竹枝枝選嫩條。編成此物手中操。常將濟世菩提念。去那苦海波中用意撈。〔下〕〔正末引卜兒鳳毛上〕〔詩云〕有兒不曾娶。有女不曾嫁。大家團圓頭。說會無生話。自從將

我那家緣家計。金銀寶貝。都裝到東海內沉了來。這鹿門山。結一草庵。脩行辦道。到大來悠哉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誰似我靜中參透了這祖師禪。我待向雪山頭養心脩煉。當日那溶溶的天似水。漫漫的海無邊。一自沉了我那家緣。我將這成道記誦千遍。

〔靈兆上云〕妾身靈兆。將着這一百文長錢。見父親走一遭去。〔做見做〕〔正末云〕靈兆孩兒。你回來了也。〔靈兆云〕父親。你孩兒回來了也。〔正末云〕孩兒。你賣簑簑。可是如何。〔靈兆云〕父親。你孩兒因度脫了丹霞長老。不曾賣的簑簑。出那寺來。道路傍邊。不知甚麼人遺下一百文長錢。我待要不將的來。則恐怕誤了父親齋食。你孩兒將那十把簑簑放在傍邊。等那人來尋這錢時。將這簑簑就是賣與他一般。你孩兒主意的是麼。〔正末云〕孩兒也。你見的是。〔外扮青衣童子上云〕居士。上聖有請。〔正末云〕你是那裏來的。〔唱〕

【沉醉東風】誰更敢推辭腴腴。我並不會半霎兒俄延。我從來富不驕。端的個貧無怨。〔青衣云〕不只我來。兀的不又是一個來也。〔正末做回頭科〕〔青衣云〕疾。〔下〕〔正末云〕在那裏。〔唱〕他把我賺回頭。早海變桑田。〔內動樂聲科〕〔正末云〕是好樂聲也。〔唱〕我則聽的聒耳笙歌奏管絃。那一派仙音得這韻遠。

〔做看科云〕婆婆。你看那金門玉戶。碧瓦琉璃。比塵世不同。此處必是天宮也。〔卜兒云〕居士。你看這牌面上寫着字兒哩。〔正末唱〕

【鴈兒落】兀的不明明的在這門額上顯。分明明在這牌面上見。牌面上青書篆着的是兜率宮。門額上金字鐫着的是靈虛殿。

【得勝令】這裏可敢別是一重天。俺又不會高駕五雲軒。〔云〕婆婆。世間則有紅蓮花。白蓮花。那得這青蓮花。金蓮花。〔唱〕這的是太液蓮如錦。可則抵多少青山花欲燃。〔云〕婆婆。你見麼。一個石洞門開着半壁兒。掩着半壁兒。你子母每敢先過去麼。〔卜兒同靈兆鳳毛過洞門科〕〔卜兒云〕居士。俺先過洞門來了也。〔正末云〕婆婆。你瞞着我多哩。〔唱〕却不是你從前多

與人行方便。着硬處你早當先。豈不聞心堅石也穿。

〔外扮註祿神上云〕龐居士。休驚莫怕。〔正末云〕兀的不就殺我也。〔唱〕

〔喬牌兒〕說的我意癡癡。身倒偃。把不住的腿腿顫。我見他貌威嚴。身墨浪。霞光現。〔註祿神云〕吾神奉勅令在此等候多時也。〔正末云〕他道是奉玉皇詔旨宣。

〔云〕何方聖者。是甚靈神。通名顯姓咱。〔註祿神云〕吾神上界註祿神是也。〔正末云〕生前何人。〔註祿神云〕生前是少你銀子的李孝先。〔正末云〕誰是李孝先。〔註祿神云〕吾神就是李孝先。〔正末云〕可喜可喜。得此笑除也。〔註祿神云〕你見吾神歡喜麼。〔正末云〕可知歡喜哩。〔註祿神云〕我着你大歡喜哩。有你一個舊朋友。你要見麼。〔正末云〕我可知要見哩。〔註祿神云〕疾。〔外扮增福神上云〕龐居士。你認的吾神麼。〔正末云〕何方聖者。甚處靈神。通名顯姓咱。〔增福神云〕吾神乃增福神是也。〔正末云〕生前何人。〔增福神云〕生前乃是二十年前勸你燒文書的曾信實。〔正末唱〕

〔殿前歡〕我可便記塵緣。則爲那市塵中候伴我二十年。〔增福神云〕居士。今日功成行滿。證果朝元也。〔正末唱〕不打入六道輪迴轉。又待着俺平地昇天。〔增福神云〕小聖有言在前。道二十年以後。當與居士相見。〔正末唱〕記當初有句言。到今日重相見。今日呵。可便稱了我平生願。端的是抽胎換骨。火內生蓮。

〔增福神云〕居士。你非是凡人。乃上界賓陀羅尊者是也。龐婆。你是上界執轡羅刹女。鳳毛。你是善才童子。你一家兒都不如女孩兒靈兆。乃是南海普陀落伽山。七珍八寶寺。號元通。名自在。觀音菩薩。〔詩云〕則爲你一念差受此塵緣。再修行六十餘年。龐居士。你今日功成行滿。合家兒證果朝元。〔正末唱〕

〔折桂令〕這的是龐居士四聖歸天。出世超凡。同共朝元。則爲我救困扶危。疎財仗義。都做了註福消愆。今日個乘綵鳳。十洲蘭苑。跨蒼鸞。弱水三千。我勸你人世官員。莫戀浮錢。只將那好事常行。管教你一個個得道成仙。

〔音釋〕 阿何哥切 鼻音疲 賺音港 鏑茲宣切 顛音戰

題目 靈光女點化丹霞師

正名 龐居士誤放來生債

薛仁貴榮歸故里雜劇

張國賓撰

楔子

〔正末扮老同卜兒旦兒上〕〔正末云〕老漢是絳州龍門鎮大黃莊人氏。姓薛。人都叫我薛大伯。嫡親的四口兒家屬。婆婆李氏。我有一個孩兒。是薛驍哥。學名喚做仁貴。媳婦兒柳氏。俺本是莊農人家。俺那孩兒薛驍哥。不肯做這莊農的生活。每日則是刺鎗弄棒。習什麼武藝。婆婆孩兒往那裏去了也。〔卜兒云〕老的孩兒往街市上去了。〔正末云〕等他來時。着他見俺咱。〔冲末扮薛仁貴上詩云〕馬掛征鞍將掛袍。柳稍門外月兒高。男兒要佩封侯印。腹下長懸帶血刀。自家薛仁貴是也。年長二十二歲。在這絳州龍門鎮大黃莊居住。一雙父母在堂。我不肯做莊農的生活。每日則是刺鎗弄棒。習演弓箭。十八般武藝。無有不拈。無有不曉。每日在這河津邊射雁耍子。打聽的絳州出其黃榜。招聚義軍好漢。我有心待投義軍去。如今回家裏過父親母親。便索長行也。來到門首。〔做見科云〕父親母親。您孩兒來家也。〔正末云〕孩兒。你那裏去來。〔薛仁貴云〕父親母親不知。如今絳州出其黃榜。招聚義軍好漢。您孩兒學成十八般武藝。滿腹兵書。您孩兒一心要投義軍去。不知父親母親意下如何。〔正末云〕孩兒也。想着俺兩口兒。眼睛一對。臂膊一雙。則看着你哩。你若投軍去了。俺兩口兒偌大年紀。倘若有些好友。可着誰人侍養也。〔卜兒云〕孩兒。你依着父親言語。不要投軍去罷。〔薛仁貴云〕父親在上。孩兒聞的古稱大孝。須是立身揚名。榮耀父母。若但是晨昏奉養。問安視膳。乃人子末節。不足爲孝。今當國家用人之際。要得掃除夷虜。肅靖邊疆。憑着您孩兒學成武藝。智勇雙全。若在兩陣之間。怕不馬到成功。但博得一官半職。回來改換家門。也與父母倒添些光彩。不然。只守着這茅簷草舍。做個莊家。豈不枉了一身本事。〔卜兒云〕孩兒。則要你看志者。你去你去。〔正末云〕罷罷罷。既然你要去。婆婆。收拾些銀兩。與孩兒做盤費。兒也。你一路上小心在意。得官不得官。只要你頻頻的稍個書信來。休着俺兩口兒憂慮者。〔薛仁貴拜科云〕則今日是個吉日良辰。辭別了父親母親。恁孩兒便索長行也。〔正末唱〕

〔仙呂端正好〕你如今離了村莊。別了鄉黨。拜辭了年老爹娘。〔薛仁貴云〕您

孩兒此去。定要赤心報國。展土開疆。博個封侯拜將而回。父親放心者。〔正末唱〕你待要忘生捨死。在這沙場上。則你那雄赳赳。氣昂昂。身軀凜凜。貌堂堂。知甚日得還鄉。也。兒也。休教您這雨口兒。斜倚定門兒望。〔同卜兒下〕

〔旦兒云〕大哥。妾身在家。情願替你侍養公婆。你放心的自去。妾身送你出這柴門外也。〔薛仁貴云〕大嫂。堂上無人。你自回去。侍奉公婆。不必送我。〔拜別科〕〔薛仁貴詩云〕我今日遠去投軍。惟願你孝順雙親。〔先下〕

〔旦做悲科詩云〕雖然是芳年連理。爲功名只得離分。〔下〕

〔音釋〕 拈奴兼切 趙音九

第一折

〔淨扮高麗王領卒子上詩云〕獨據遼東一小邦。大唐休怪不歸降。隨他百萬英雄將。誰敢偷窺鴨綠江。自家高麗國王是也。俺國自箕子受封以來。傳至孤家。世守高麗。雄稱遼左。自俺高麗以東。還有一十六國。都與大唐年年進貢。惟有俺這一國。不順大唐。可是爲何。只因俺國陸有天山。水有鴨綠。極其險隘。只消一人把守。隨你大唐百萬軍馬。不能飛越。近來手下得一員大將。姓葛名蘇文。官封摩利支。他有萬夫不當之勇。聞的大唐家死了秦瓊。老了敬德。無甚英雄猛將。今撥與摩利支十萬軍馬。直至鴨綠江白額坡前下寨。打將戰書去。單搦大唐名將出馬。若殺的俺家過。俺家情願隨着一十六國。與大唐家年年進貢。若殺俺家不過。俺爲上邦。他爲下邦。要他反來進貢於俺。有何不可。摩利支那裏。〔丑扮摩利支上云〕自家葛蘇文便是。郎主呼喚。須索見來。〔見科云〕大王。喚小將有何事幹。〔高麗王云〕摩利支。喚你來不爲別事。孤家聞知大唐死了秦瓊。老了敬德。無甚英雄猛將。今撥與你十萬雄兵。直至鴨綠江白額坡前下寨。打將戰書去。單搦大唐名將出馬。則要你得勝成功。自有加官賜賞也。〔摩利支云〕得令。則今日領十萬人馬。直至鴨綠江白額坡前。單搦大唐名將出馬。與某交戰。大小三軍。聽吾將令。〔詩云〕奉主命統領雄兵。白額坡扎寨屯營。料唐家無人出馬。包的個千戰千贏。〔下〕

〔高麗王云〕摩利支。此一去必然成功也。孤家不免點起傾國人馬。隨後接應。走一遭去來。〔下〕

〔外扮徐茂功領卒子上詩云〕少年錦帶紫貂裘。鐵馬西風衰草秋。憑仗手中三尺劍。會看談笑覓封侯。老夫

姓徐名世勣。字茂功。祖貫曹州離狐縣人也。輔佐大唐。官拜軍師英國公之職。因爲遼東摩利支索戰。有總管張士貴領兵與他交鋒。在於鴨綠江白額坡前。張士貴大敗。虧輸有一白袍將出馬。三箭定了天山。殺退遼兵。班師回朝。奉聖人的命。着老夫在元帥府論功陞賞。那張士貴還說是他的功勞。有一小將薛仁貴。又說他的功勞。未審虛實。已會着人喚二將去了。令人轅門首觀者。若二將來時。報復我知道。〔卒子云〕理會的。〔淨扮張士貴上詩云〕我做總管本姓張。生來好吃條兒糖。但聽一聲催戰鼓。臉皮先似蠟渣黃。某乃總管張士貴是也。自領軍與摩利支交戰。倒也不見得便輸與他。那知正戰中間。忽地飛出一把刀來。驚的我這魂不在頭上。就撥轉馬頭。一轡兜跑了。若不是白袍小將薛仁貴出馬。那裏有我的性命來。如今薛仁貴三箭定了天山。殺退了摩利支。本都是他的功勞。那個看見。我則是賴了他的。我已將這功勞報過聖人。如今着徐茂功與杜如晦在元帥府論功陞賞。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令人報復去。道有總管張士貴下馬也。〔卒子報科云〕喏。報的軍師得知。有張士貴來了也。〔徐茂功云〕着他過來。〔張士貴做見科〕〔徐茂功云〕總管。當日三箭定了天山。是誰的功勞。〔張士貴云〕軍師。若不是我張士貴。那高麗家怎便降伏。這一場廝殺。三箭定了天山。退了摩利支。都是我張士貴的功勞。除了我老張。還有那個。〔徐茂功云〕敢不是你的功勞。有人說是一個白袍小將薛仁貴哩。〔張士貴云〕好說。都是我的功勞。那一日是我穿着白來。〔徐茂功云〕我不信。令人與我喚將薛仁貴來者。〔卒子云〕薛仁貴安在。〔薛仁貴上詩云〕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方知定遠多奇相。不在區區筆硯間。某薛仁貴。自從拜別父母。投了義軍。跟隨着總管張士貴。前往高麗國。被某當住海口。三箭定了天山。殺退摩利支。班師回朝。今日在元帥府定奪功勞。加官賜賞。軍師呼喚。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令人報復去。道有薛仁貴在於門首。〔卒子報科云〕喏。報的軍師得知。有薛仁貴來了也。〔徐茂功云〕着他過來。〔薛仁貴做見科云〕軍師。呼喚薛仁貴。有何差遣。〔徐茂功云〕當日三箭定了天山。殺退摩利支。是誰的功勞。〔薛仁貴云〕當日三箭定了天山。殺退摩利支。都是我薛仁貴的功勞。也則不這件。一總過海平遼。有五十件大功。都被張士貴賴了。今日不是軍師問呵。仁貴也不敢說。軍師與仁貴做主咱。〔徐茂功云〕張士貴。你就要混賴他的功勞。這個豈是小事。好混賴的。但不知當日誰監軍陣來。〔薛仁貴云〕當日有杜如晦大人監

陣來。軍師不信。只請將監軍來。便知這個端的。〔徐茂功云〕令人與我請將杜如晦監軍來者。〔卒子云〕理會得。〔正末扮杜如晦上云〕老夫姓杜名如晦。字克明。祖居京兆杜陵人也。與房玄齡共管朝政。謝聖恩可憐。加老夫爲兵部尚書。蔡國公之職。今因高麗國不尊朝命。侵犯邊境。聖人遣將出師。東征問罪。有一白袍小將。乃是薛仁貴。三箭定了天山。將摩利支殺退。這個功勞。端非小可。今有徐茂功在元帥府。令人來請。想必是定奪功勞一事。俺看了摩利支那般英勇。若不是薛仁貴。誰人殺的他退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恰便似猛虎當途。甚人敢拒。有一個白袍卒。奮勇前驅。直殺的他無奔處。

〔云〕却被那總管張士貴要混賴薛仁貴的功勞。這是老夫在陣面上親目所親。怎生好混賴也。〔唱〕

〔混江龍〕那廝每殺人可恕。將別人功績強糊突。貪着個一時爵賞。使出這百計賊誣。則問你九里山前都是誰的力。比及凌烟閣上倒把恁來圖。我待要叩金階款款的明開去。看甚來論黃數黑。也則是惡紫奪朱。

〔云〕說話中間。可早來到元帥府也。令人報復去。道有杜監軍來了也。〔卒子報科云〕喏。報的軍師得知。杜監軍來了也。〔徐茂功云〕道有請。〔正末做見科云〕英公。喚老夫有何事來。〔徐茂功云〕無事也不敢相請。當日三箭定了天山。殺退摩利支。這兩件功勞。只有蔡公監着軍陣來。必然看的明白。如今張士貴認做他的。薛仁貴又說是他的。老夫一時難以遙斷。請蔡公是說一遍咱。〔正末云〕這都是薛仁貴的功勞也。〔張士貴云〕衆位大人在上。今日聚集文武官員在此。這一場廝殺。若不是我張士貴。誰近的摩利支。只三箭定了天山。殺退了摩利支。明明都是我的功勞。如今可爲甚麼倒拿去賞了那薛仁貴。〔正末云〕張士貴。都是薛仁貴的功勞。你怎生混賴他的。〔薛仁貴云〕監軍爺。你做個明輔。當日個過海平遼時。我薛仁貴有五十四件大功。都被張士貴賴了。監軍爺。可憐與仁貴做箇證見咱。〔正末唱〕

〔油葫蘆〕當日個鴨綠江邊列陣圖。〔張士貴云〕衆位大人在上。你就說這一場三箭定了天山。不是張士貴的。却是誰的功勞來。〔正末唱〕現對着這文共武。〔徐茂功云〕三箭定了天山。此功

最大。您二將爭競。未知是誰的功勞也。〔正末云〕這是老夫親目所見。委實是薛仁貴的。〔唱〕則他這定天山。三箭若連珠。〔張士貴云〕我是個總管的官。堪上功勞簿。那薛仁貴不過馬前小卒。他怎麼上的功勞簿。〔正末唱〕哎。不索你個將軍爭競功勞簿。抵多少鳳凰飛在梧桐樹。〔張士貴云〕薛仁貴走到高麗地面。就生了一身疥瘡。每日則是撓痒。幾曾廝殺來。只他寸箭皆無。他有甚麼功勞。〔正末唱〕那薛仁貴有十大功。你可也寸箭無。你待做趙高。妄指秦庭鹿。怎不去學龍伯釣鰲魚。

〔張士貴云〕不是我張士貴誇口。那個似我這等騎的劣馬。拽的硬弓。吃的冷飯。嚼的愁葱。若有好酒。打上三鍾。俺真個是鐵掙掙的好漢子哩。〔正末唱〕

〔天下樂〕敢待賣弄你這英雄大丈夫。誰也波。如自簪付。可甚的養由基。善穿楊。百步餘。〔張士貴云〕那薛仁貴到的高麗地面。則去撲螭蚱。摸螃蟹。掏蜈蚣。幾曾會甚麼廝殺來。〔正末唱〕是誰人領着大軍。是誰人統着帥府。〔張士貴云〕你不要說嘴。您都有甚麼功勞。在那裏。〔正末云〕則你道波。〔唱〕那一箇無功勞的請俸祿。

〔張士貴云〕論着我文通三略。武解六韜。不如那一個。〔正末云〕噤聲。〔唱〕

〔那吒令〕論着你這文呵。怎的如管仲和鮑叔。〔張士貴云〕論我的武呢。〔正末唱〕論着你那武呵。怎的如周瑜魯肅。〔張士貴云〕論我的智量呢。〔正末唱〕論着你智量呵。怎如的臥龍也。那鳳雛。〔張士貴云〕論着我兵書戰策。揣着一肚子。我久後還要拜相封侯。做大大的官哩。〔正末唱〕遮莫似張子房。辭朝待要歸山去。再習此三戰策兵書。

〔張士貴云〕我是個總管之職。倒不如莊家的農夫。做小卒兒出身的。偏我這等顏氣。我怎麼肯伏。〔正末唱〕

〔鵲踏枝〕你道他是農夫做軍卒。〔帶云〕想那諸葛亮呵。〔唱〕偏不會隱跡南陽。樂意耕鋤。〔張士貴云〕他後來却怎的。〔正末唱〕命通也。逢着帝主。一年間。二謁茅廬。

〔張士貴云〕諸葛亮鋤田鉋地。劉先主織蓆編履。那等的人。題他做甚麼。〔正末云〕自古忠臣良將。都出寒門。

我再說一個與你聽者〔唱〕

【寄生草】想當日韓元帥乞食那漂母。若不是蕭何舉薦元戎做。則那漢王怎把重瞳蹙。顯見的忠良多在寒門出。〔張士貴云〕監軍大人。依着我只將薛仁貴革了他軍。趕回家去。仍舊種田。纔稱了我心也。〔正末唱〕則你這築沙堤推倒了紫金梁。怎如他漚麻坑扶立的擎天柱。

〔薛仁貴云〕軍師在上。監軍爺所見不差。怎麼將我的功勞填在張總管名下。枉了唐天子這般神聖。也還上明不知下暗哩。〔徐茂功云〕住住。你兩個將軍休鬧。蔡公若要定奪這功勞。可也容易。我如今推出紅心垛子。上面安一文金錢。離一百步遠放下垛子。着他每人射三箭。若射中金錢。便將三箭定天山的功勞。填在他名下。加官賞賜。射不中金錢的。停職罷俸。打爲庶民。〔正末云〕英公也說的是。〔張士貴云〕你如今着我與薛仁貴射這金錢垛子。敢問軍師大人。射着的可是怎生。射不着的可是怎生。當初上凌烟閣的。都不曾會射這垛子。薛仁貴。你則平心着我的功勞。你要賴了我的。又着我射垛子。你先射去。〔正末云〕英公且看他兩個射箭。便見虛實也。〔唱〕

【金盞兒】你兩個較贏輸。辨實虛。〔徐茂功云〕只今日要見箇明白。方好論功行賞也。〔正末唱〕這的是功勞簿上無差誤。〔徐茂功云〕射不着金錢的。罷官卸職。射着金錢的。着他衣紫腰金哩。〔正末唱〕射不着罷官也。那卸職。射着的玉帶上掛金魚。〔徐茂功云〕射不着的打爲庶民。射着的着他位列三公之上。〔正末唱〕射不着的。苦莊三頃地。扶手一張鋤。射着的穩情取門排十二戟。戶列入椒圖。

〔徐茂功云〕如今推出紅心垛子去。您見那垛子上一文金錢麼。每人射三箭比試咱。〔薛仁貴云〕軍師說的是。將弓箭來。我射三箭。〔做射箭着三科〕〔卒子報科云〕報的軍師得知。薛仁貴三箭都中紅心垛子也。〔徐茂功云〕好將軍。射中金錢也。張士貴。可該你射三箭。〔張士貴云〕他射了麼。他的射法。是和我一般的。〔徐茂功云〕不必多說。你射三箭者。〔張士貴云〕我說當初上凌烟閣的。都不曾會射這垛子。薛仁貴。你則平心

着我的功勞。你要賴了我的。又着我射垛子。也罷。我射我射。推出垛子去。〔卒子云〕看垛子哩。〔張士貴云〕這垛子有多遠。〔卒子云〕則有一百步遠。〔張士貴云〕你再退七八十步來。〔卒子云〕忒近了。〔張士貴云〕你便再近了些。我若射的着。我就是你的兒子。令人將弓箭來。我做了三十年總管。到不知道這張弓原來這般硬。我發箭也着。〔卒子云〕射不着。〔張士貴云〕不是不着。這垛子忒遠了。等我再射。〔做再射科云〕着。〔卒子云〕射不着。〔張士貴云〕又不着。這弓不是我的弓。我那張弓力打三升半米我再射。〔做再射云〕着。〔卒子云〕又不着。〔張士貴云〕何如我說射不着麼。〔徐茂功云〕哦。都射不着。令人擎下張士貴者。〔卒子云〕理會的。〔做拿張士貴科〕〔徐茂功云〕奉聖人的命。因爲一將爭功。着老夫在此元帥府定奪。原來張士貴混賴薛仁貴的功勞。按軍令本當斬首。姑免項上一刀。打爲庶民百姓。苦莊三頃地。扶一張鋤。令人與我搶出去。〔卒子云〕理會的。〔張士貴云〕薛仁貴本等是個莊農。倒着他做了官。我本等是官。倒着我做莊農。軍師好葫蘆提也。罷罷罷。如今只有他的說話。沒我的說話。〔詩云〕我做總管忒心兒。今朝罷職做莊農。我也不習他黃公三略法。到的家裏則把豆腐酒兒呷三鍾。〔下〕〔徐茂功云〕今日功罪已明。老夫須回聖人的話來。〔下〕〔薛仁貴云〕若不是監軍大人。小將豈有今日。此恩異時必當重報。〔正末云〕不枉了好將軍也。〔唱〕

〔賺煞尾〕也不負了你血染戰袍紅。饒藏着征靴綠。那一枝方天戟超今越古。看這賴功賊。容顏如糞土。出轅門。豕竄狼逋。怎如你喜都都後擁前呼。那裏也一將功成萬骨枯。〔薛仁貴云〕量小將有甚功勞。感蒙監軍大人這般擡舉。〔正末唱〕則爲你開疆展土。擎雲握霧。托賴着聖明天子百靈扶。〔下〕

〔徐茂功上云〕薛仁貴。爲你多有功勞。三箭定了天山。平了高麗國。奉聖人的命。加你爲天下兵馬大元帥。望闕謝了恩者。〔薛仁貴謝恩科云〕多謝軍師大人擡舉。〔徐茂功云〕元帥。聖人賜你御酒三杯。令人將酒過來。〔薛仁貴云〕軍師大人。小將不會飲酒。〔徐茂功云〕聖人的命。誰敢推辭。元帥滿飲此杯。〔薛仁貴云〕既是聖人的命。小將飲這酒者。〔做飲酒科云〕哎。我醉了也。〔做睡科〕〔徐茂功云〕元帥醉了。睡着了也。令人休大驚小怪的。等元帥覺來時。報復我知道。老夫且回後廳去者。〔下〕〔薛仁貴打夢科云〕薛仁貴也。我離家十年

光景。一雙父母。年高無人侍養。我則今日私離了邊庭。帶領數十騎輕弓短箭。善馬熟人。回家探望父母走一遭去。〔詩云〕則爲我三箭成功定太平。官加元帥鎮邊庭。十年不作還鄉夢。愁聽慈烏天外聲。〔下〕

〔音釋〕降奚江切 麗平聲 額崖去聲 擲囊帶切 轡音配 兜斗平聲 卒從蘇切 突東盧切

奪音多 鹿音路 愁音酣 審音陰 蚱音齋 掬音切 祿音路 叔音暑 肅須上聲 策
叙上聲 鉋音袍 食繩知切 盛音取 出音杵 漚謳去聲 實繩知切 卸音瀉 苦聲占
切 呷音瞎 綠音慮 竄倉算切 握音杏

第二折

〔卜兒上云〕老身是薛驢哥的母親。自從我那孩兒投義軍去了。可早十年光景也。音信皆無。俺兩口兒年紀老了。多虧殺媳婦兒侍奉。喫了早起的。沒那晚夕的。燒地眠。炙地臥。眼巴巴不見孩兒回來。不知有官也是無官。哎喲。薛驢哥兒也。則被你思想殺我也。〔做哭科〕〔薛仁貴上云〕某薛仁貴還家探望父母去。可早來到也。兀的不是我家裏。開門來。開門來。〔卜兒云〕是誰喚門。我開開這門。〔做見科云〕官人你是誰。〔薛仁貴云〕則我便是薛驢哥。〔卜兒哭科云〕兒也則被你想殺我也。待我喚你父親來。〔做喚科云〕薛大伯。薛大伯。〔正末扮李老牽拄杖上〕〔唱〕

〔商調集賢賓〕是誰人叮叮的叫一聲薛大伯。〔卜兒云〕是我叫你來。〔正末唱〕哦。我則道又是那一個拖逗我的。小喬才。我行不動。前合也。那後偃。我立不住。東倒波西歪折。倒的我來瘦懨懨。身子子疳羸。憂愁的我乾剝剝。髭鬚斑白。〔哭科〕〔唱〕則俺那投軍去的孩兒。哎喲。知他是安在哉。我便是那鐵石人。也感嘆傷懷。你不能勾掌六卿元帥府。〔哭科〕〔唱〕哎喲。兒也。你可只落的定一面遠鄉牌。

〔薛仁貴云〕不知我那父親。老的怎生般一個模樣哩。〔正末唱〕

〔逍遙樂〕哎喲。兒也。自從您投軍出外。我每日家少精也。那無神。失魂喪

魄。哎，啣兒也。知他那裏日炙風篩，博功名苦盡甘來。我也只指望你一箭成功，把門戶改光，顯俺祖宗先代。我如今無親無眷，無靠無捱。〔哭科〕「唱」哎，啣兒也。每日家無米無柴。

「正末做見卜兒科云」婆婆，你喚我做什麼。〔卜兒云〕「老的也，你動不動煩天惱地，這般啼哭做什麼。我恰纔喚你，你可在那裏來。」〔正末云〕我在莊東裏吃做親的喜酒去來。〔卜兒云〕「老的也，你往莊東裏吃喜酒去，可是誰家的女兒，招了誰家的小廝，你說一遍。」〔正末云〕「婆婆聽我說者。」〔唱〕

「梧葉兒」劉大公家菩薩女，招那莊王一做了補代，則俺這衆親眷插環釵。〔卜兒云〕他家那女兒，會拜你來麼。〔正末云〕「婆婆，你可早題起我來也。他先拜了公公婆婆，伯伯叔叔，孀子伯娘，到我跟前，恰待要拜，則聽的道住者。」〔唱〕可則到我行休，看他每拜，我道您因一個甚來。〔云〕則他家老的，每倒不會言語，那小後生每一齊的鬧將起來道：你休拜那老的，他則一個孩兒投軍去了十年，未知死活。你拜了他呵，可着誰還嚙家的禮，則被他這一句呵。〔唱〕道的，我便淚盈腮。哎，啣驢哥兒也，則被你可便地閃殺您這爹爹和妳妳。

「卜兒云」「老的也，你歡喜咱。」薛驢哥來了也。〔正末云〕在那裏。〔卜兒云〕孩兒拜你父親來。〔薛仁貴見正末拜科云〕父親，您孩兒回家探望父母來也。〔正末云〕「生忿賊，真個來了。」婆婆，我打這廝咱。〔卜兒勸科云〕孩兒纔來家，怎生便打老的也。息怒些兒波。〔正末唱〕

「後庭花」割捨了一不做，二不該。〔做舉拄杖卜兒奪科〕「正末云」婆婆放手。〔卜兒云〕「老的也，息怒。」〔三科〕「正末唱」我打這廝千自由百自在。〔云〕驢哥，你去了幾時也。〔薛仁貴云〕「您孩兒去了十年光景也。」〔正末唱〕你從那二十二上投軍去，你怎生三十三歲上恰到來。〔薛仁貴云〕父親，您孩兒盡忠，便不能盡孝也。〔正末唱〕你那一日離莊宅，登紫陌，絳州城，顯氣概，龍門鎮，施手策，你道把家門即便改，誰承望又過了十數載。
「雙雁兒」恰便似送會哀，趙藁不回來。哎，啣兒也，我則道父子每相間隔。

不想孩兒也儼然在做娘的勛力衰。做爹的髮鬢白。

〔薛仁貴云〕父親母親不知您孩兒不是明明白白的回家來。我私自離了邊庭。探望父母。我便要去也。〔正末云〕婆婆管待孩兒哩。〔卜兒云〕老的也。將甚麼管待孩兒那。〔正末唱〕

〔醋葫蘆〕你將那酒去買雞快宰。〔卜兒云〕老的也。着些甚麼買那酒和雞來。〔正末唱〕你與我店東頭折當了那一對舊麻鞋。〔卜兒云〕便買些小酒食也醉不的他。驢哥兒酒量大哩。〔正末唱〕你道是薛驢哥酒量兒寬似海。〔帶云〕婆婆有有。〔唱〕牀底下還有那二升家的蕎麥。哎兒也。知他是甚風兒足律律吹你。可兀的到家來。

〔張士貴領卒子冲上云〕兀的不是薛仁貴。聽聖人的命。因為你不理軍事。私自還家。聖人着我拏你回朝定罪。左右與我將薛仁貴執縛定者。〔薛仁貴慌哭科云〕似此怎了。父親着誰人救我也。〔正末唱〕

〔么篇〕則見他恹恹懨懨開聖旨。早說的來黃甘甘改了面色。〔張士貴云〕令人兩邊擺着。休着那老的上前來。〔卜兒哭科〕〔正末云〕兒也。〔唱〕則見他惡眼恨眼的公吏兩邊排。則除是南海救苦難觀自在。〔張士貴云〕打開那老的。休着他劫奪了。〔正末唱〕說的我磕頭也那禮拜。〔帶云〕大人。〔唱〕你饒過俺孩兒一命。不強似把萬僧齋。

〔張士貴云〕令人快與我拏了去者。〔薛仁貴云〕父親母親您孩兒顧不的你了也。〔正末哭科〕〔唱〕

〔浪裏來煞〕把孩兒撲碌碌推出門。〔張士貴云〕搶出去殺壞了罷。〔正末唱〕眼睜睜的要殺壞。空教我心勞意攘怎支劃。〔張士貴云〕執縛定着。休走這廝也。〔正末唱〕我只見麻繩背綁。教他難掙闊。着誰來把孩兒耽待。哎哟兒也。恰要相逢。則除是九重天將一紙赦書來。〔正末同卜兒下〕

〔張士貴做推薛仁貴科云〕你休推睡裏夢裏。〔下〕〔薛仁貴醒科云〕一覺好睡也。嗨。原來是南柯一夢。說殺我也。我恰纔飲了三杯酒醉了。偶然睡着。一夢中直到家鄉。見我一雙父母。如此貧窮苦楚。天那。我何日能勾相見也。〔做悲科〕〔徐茂功云〕老夫徐茂功。不知薛仁貴在前廳上爲何煩惱。我須索問個緣故。〔做見科云〕

呀。元帥爲何煩惱。敢嫌官職小麼。〔薛仁貴云〕軍師大人。不嫌聒絮。聽小將慢慢的說一遍咱。〔詩云〕從小長在莊農內。一生只知村酒味。皇封御酒幾會聞。吃了三杯薰薰醉。一靈真性到家鄉。正和父母同歡會。門首忽聽大叫呼。傳宣總管張士貴。道我私自離邊庭。奉命差他來問罪。將咱反綁至堦前。一刀劈得天靈碎。不覺驚回一夢醒。却在帥府前廳睡。遙望家鄉安在哉。想起父母痛流淚。告你個開疆展土老軍師。可憐見背井離鄉。薛仁貴。〔徐茂功云〕原來是這般。我與你奏知聖人。着元帥衣錦還鄉。就將俺女孩兒賜你爲妻。一同見你父母去。夫榮妻貴。共享天恩。可不好也。〔薛仁貴云〕謝了軍師大人。不敢久停久住。將着黃金百兩。御酒千瓶。回家見父母。走一遭去來。〔徐茂功詩云〕只因你三枝箭定了天山。勅賜與黃金印。拜將登壇。〔薛仁貴詩云〕當日個哭啼啼拋離父母。今日個笑吟吟衣錦榮還。〔下〕

〔音釋〕

伯音擺 逗音豆 底音汪 羸音雷 白巴埋切 魄鋪買切 宅池齋切 陌音賣 隔皆上聲 麥音賣 惕音炒 撇音撇 色飾上聲 限限平聲 劃胡乖切 闔音憤 柯音哥 味回去聲

第三折

〔丑扮禾旦上唱〕

〔雙調〕豆葉黃。那裏那裏。酸棗兒林子兒。西裏俺娘着你早來也。早來家。恐怕狼蟲咬你。摘棗兒。摘棗兒。摘您娘那腦兒。你道不會摘棗兒。口裏胡兒那裏來。張羅張羅。見一個狼窩。跳過牆囉。就您娘呵。

〔云〕伴哥。嚙上墳去來。你也行動些兒波。〔正末扮伴哥上云〕你也等我一等兒波。今日正是寒食。好個節令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正值着日暖風微。一家家上墳準備。準備些節下茶食。菜饅頭。瓢漏粉。雞豚狗彘。這的是甚所喬爲。直吃的恁般沙勢。

〔醉春風〕可不的失掉了鑽釵鐧。歪斜着油鬢髻。上墳的須有許多人。也

不似你。你吃的個行不是行。立不是立。醉了還醉。

〔禾旦云〕伴哥。俺看田苗去來。行動些兒。〔正末云〕你見麼。遠遠的不知甚麼人來了。〔禾旦慌科云〕伴哥。兀的不一簇人來了。就殺我也。〔正末唱〕

〔十一月〕敢則是一簇簇踏青拾翠。一攢攢傍籬尋畦。俺只見一道兒紅塵蕩起。〔薛仁貴驪馬兒領卒子上云〕某乃薛仁貴是也。擺開頭踏慢慢的行。〔正末唱〕元來的一騎馬閃電奔馳。一從使都是渾身繡織。一將軍怎倒着縞素裳衣。

〔堯民歌〕呀莫不是半空中降下雪神祇。〔薛仁貴云〕兀那莊家你住者。〔正末唱〕他叫一聲雄吼若春雷。〔薛仁貴云〕你休慌。我要問你句話哩。〔正末唱〕說的我心兒膽兒。急獐拘猪的自昏迷。手兒脚兒滴羞篤速的似呆癡。禁也波持身軀怎動移。我可便不待酒伴粧醉。

〔薛仁貴云〕兀那廝。我問你咱。〔正末唱〕

〔上小樓〕驀聽的人言馬嘶。威風也那猛勢。說的我戰戰兢兢。慌慌張張。只待要哭哭啼啼。這一壁那一壁。怎生逃避。好看我磕撲的在馬前跪膝。〔薛仁貴云〕兀那廝。我問着你。您休推東主西的。〔正末云〕小人也怎敢。〔唱〕

〔滿庭芳〕怎敢道是推東主西。我則怕言無關典。話不投機。〔薛仁貴云〕你可是土居也。可是寄居。當着甚麼差錯。〔正末唱〕孩兒每在龍門鎮民戶當夫役。〔薛仁貴云〕您成羣打夥。在這裏做什麼哩。〔正末唱〕今日正百五寒食。上墳的都是同鄉共里。吃酒用瓦鉢和這磁杯。怕官人待要來斂科稅。我去村頭行報知。官人也你但道的。我便依隨。

〔薛仁貴云〕我問你東莊裏薛大伯家。有個孩兒是薛驢哥。你認得他麼。〔正末云〕孩兒每認得他。認的他。〔唱〕

【快活二】俺兩個也會麥場上拾穀穗。也會樹梢上摘青梨。也會倒騎牛背品腔笛。也會偷的那生瓜來連皮吃。

〔薛仁貴云〕既然你和薛驢哥是相識朋友。他從小裏習學甚麼藝業來。〔正末唱〕

【耍鼓兒】他他他。從小裏。他他他。不務老實。便把那鎗兒棒兒強溫習。偏不肯拽欄扶犁。常只是拋了農器演武藝。就壓着那一班一輩。與他副弓箭能射。與他匹劣馬能騎。更使着一條方天畫戟。

〔薛仁貴云〕他那一雙父母。如今有什麼人侍養他。你說一遍。我是聽咱。〔正末云〕他那老兩口兒年紀高大。則有的這個孩兒。可又投軍去了十年光景。音信皆無。做父母的在家少米無柴。眼巴巴不見回來。好不苦也。

〔唱〕

【鮑老兒】不甫能待的孩兒成立起。把爹娘不同個天和地。也不知他在楚館秦樓貪戀着誰。全不想養育的深恩義。可憐見一雙父母。年高力弱。無靠無依。那廝也少不少的亡身短命。投坑落壑。是個不長進的東西。

〔薛仁貴云〕兀那廝。你也還認的那薛驢哥麼。〔正末云〕孩兒每。怎麼不認的他。我若見了他呵。去他那鼻凹裏。直打上五十拳。〔薛仁貴云〕兀那廝。擡起你那頭來。睜開你那眼。則我不就是薛驢哥那。〔正末云〕早是你孩兒每。也不會說甚麼哩。〔薛仁貴云〕你也罵的我勾了也。您不知我如今做了天下兵馬大元帥。奉聖人的命。着我衣錦還鄉。家中見父母去也。〔正末唱〕

【耍孩兒】則你那老爹娘受苦。你身榮貴。全改換了個雄軀壯體。比那時將息的。可便越豐肥。長出些苦辱的髭髻。我纔咒罵了你幾句。你權休怪。也是我間別來的多年。把你不認的。〔薛仁貴云〕我不怪你。恕下官不下馬也。〔正末唱〕哎。你看他馬兒上簪簪的勢。早忘和俺掏鵝鵝爭攀古樹。摸蝦蟆混入淤泥。〔薛仁貴云〕自我投義軍之後。我一雙父母。怎生般過活。你再說一遍。與我聽咱。〔正末唱〕

【煞一】你娘可也過七旬。你爹整八十。又無個哥哥妹妹和兄弟。你爹也會苦禁破屋三冬冷。你娘也會撥盡寒爐一夜灰。餓的他身軀軟。肝腸碎。甚的是肥羊也那白麪。只捱的個淡飯黃虀。

〔薛仁貴云〕俺父親母親也曾思想我麼。〔正末唱〕

【煞尾】他從黃昏哭到明早。辰間哭到黑。哭你個離鄉背井薛仁貴。〔云〕則你那一雙父母。朝暮倚着柴門。望那驢哥兒。知道幾時回來。兀的不艱難殺了也。〔唱〕可憐見你那年老的爹娘。盼望殺你。〔末旦同下〕

〔薛仁貴云〕原來我一雙父母。受如此般苦楚。我不敢久停久住。只索趕回家中。見父親母親去者。〔詩云〕遼左回來荷主恩。黃金百兩酒千尊。歸家手奉雙親壽。可比農莊勝幾分。〔下〕

〔音釋〕摘齋上聲 甌音治 鐸音批 綴音狄 織張恥切 祇音其 吼呵苟切 壁音彼 膝喪擠切 役銀計切 穗音遂 笛丁梨切 吃音恥 習星西切 射繩知切 戟巾以切 塹愈去聲 凹汪卦切 的音底 淤音於 十繩知切 黑亨美切

第四折

〔杜如晦上云〕老夫杜如晦是也。自從薛仁貴殺退遼兵。三箭定了天山。班師回朝。加爲兵馬大元帥。將徐茂功的女孩兒。賜與薛仁貴爲夫人。着他衣錦還鄉。今奉聖人的命。着老夫齋勅傳示徐茂功。直至絳州龍門鎮。與薛仁貴一家兒封官賜賞。早將這勅書送與茂功去了。老夫不敢久停久住。須索回聖人話去也。〔詩云〕則爲那薛仁貴跨海征遼。鴨綠江累建功勞。賜黃金回家慶壽。加封贈重取還朝。〔下〕〔正末扮孝老同卜兒且兒上云〕老漢薛大伯的便是。婆婆孩兒投軍去了。十年光景。音信皆無。不見回家。怎生是了。〔卜兒云〕都是你個老的來。你放着他投軍去了。你今日受艱難呵。說甚麼。老的也。我昨夜做個夢。夢見孩兒得了官。不知可有這福分哩。〔正末云〕婆婆。夢是心頭想。孩兒也。你得官不得官。你早些兒來家。兀的不盼望殺我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我爲你個養家兒哭的眼睛花。則從你去家來。我可便

放心不下。兒也你若不是多時歸地府。怎十載滯天涯。甚的是出入通達。好教我這煩惱甚時罷。

〔卜兒云〕「老的他世不回來了也。你煩惱怎麼。」〔正末云〕「我且歇息。」〔卜兒云〕「老的你且歇息。我柴門首是看覷咱。」〔薛仁貴引小旦卒子上云〕「我薛仁貴早來到家門首也。左右。與我接了馬者。兀的門前。不是母親也。」〔卜兒云〕「那壁來的官人。你是誰。休說老婆子也。」〔薛仁貴云〕「母親認的您孩兒薛仁貴麼。今日得了官來家也。」〔卜兒云〕「可知是孩兒薛仁貴。我報復您父親去。老的也。你歡喜咱。孩兒得了官來家也。」〔正末云〕「是真個婆婆。俺出這柴門是看咱。」〔做見科云〕「誰是薛仁貴。」〔薛仁貴云〕「則我便是薛仁貴。受孩兒幾拜。」〔正末唱〕

【殿前歡】俺孩兒便得來家。你看他參隨人馬甚頭踏。〔薛仁貴云〕「您孩兒不覺的去了十年光景也。」〔正末唱〕「這十年光景成虛話。可是真假疑怪。這靈鵲兒噪晚衙。喜蛛兒在簷前掛。魂夢兒撇不下。我數日前篤速速眼跳。昨夜裏便急爆燈花。」

〔薛仁貴云〕「您孩兒三箭定了天山。殺退摩利支。加我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勅賜英國公的女孩兒。招我爲婿。今日衣錦還鄉。探望父母來。小姐。你拜我一雙父母咱。」〔小旦拜科云〕「公公婆婆。受媳婦兒八拜咱。」〔卜兒云〕「哦。你是英國公小姐。兀的不折殺老身也。」〔大旦云〕「俺今日父子夫婦團圓。公婆大人請坐。受媳婦兒拜賀者。」〔卜兒云〕「孩兒也。這十年光景。多虧了媳婦兒侍奉俺老兩口兒也。」〔正末唱〕

【甜水令】我經了些冉冉年華。蕭蕭冬月。炎炎的那長夏。盼的我心切切。眼巴巴。這其間幹運供給。執壘挽菜。縫衣補袖。多虧你這柳氏渾家。

〔薛仁貴云〕「大嫂。這十年間多虧了你侍養我一雙父母。小姐。我和你拜謝柳氏咱。」〔小旦云〕「姐姐。多虧了你侍奉公婆。受您妹子幾拜。」〔大旦云〕「小姐也。我則是個庶民百姓之女。你乃是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請自穩便。」〔二旦同拜科〕〔正末云〕「媳婦兒。從今以後。您兩個也不要分什麼前後。也不要分什麼大小。只做姊妹稱呼。可不好也。」〔唱〕

【折桂令】定道是俺家門。則有這媳婦兒賢達。誰知你又被皇恩賜與嬌娃。一個是勇烈之夫。一個是糟糠之婦。一個是宰相之家。那一個知禮數。好生謙洽。這一個忒溫良。並沒參差。你兩個堪羨堪誇。無釁無瑕。這一個村莊婦。會舉案齊眉。那一個官宦女。似錦上添花。

〔徐茂功引卒子上詩云〕昨朝辭鳳闕。今日到龍門。一家增喜氣。千載頌皇恩。老夫徐茂功。因為薛仁貴征遼有功。欽賜衣錦還鄉去了。今奉聖人的命。着小官齋詔前去龍門鎮。將他一雙父母同妻柳氏。皆加封贈。重取回朝。來到此間。是他門首。令人報復去。道有徐茂功奉命至此也。〔卒子云〕喏。報的元帥得知。有徐茂功奉聖人的命。到於門首。〔薛仁貴云〕快裝香來。等我親自接待去。〔做見科〕〔徐茂功云〕薛仁貴。老夫奉聖人的命。親齋丹詔至此。與您一家兒封官賜賞。〔薛仁貴云〕早知大人前來。只合遠遠迎接。幸恕薛仁貴之罪也。〔正末卜兒旦兒換冠服科〕〔正末唱〕

【喜江南】呀。怎知道今日呵得遇這榮華。則俺個蒼顏皓首一莊家。也會緋袍象簡帶烏紗。孩兒你可也喜咱。不枉子從前教你學兵法。

〔徐茂功云〕薛仁貴。你一家兒望闕跪着。聽聖人的命。因為你有蓋世功勳。加封平遼公。食邑十萬戶。你父母賞賜黃金百斤。柳氏徐氏。並封遼國夫人。欽限三月。重復還朝。謝了恩者。〔衆謝恩科〕〔徐茂功云〕我想當日摩利支在鴨綠江白額坡前。扎下軍營。單搦俺大唐家名將出馬。是時俺大唐名將死的死了。老的老了。全得元帥三箭。方能退得摩利支。成此大功。今日聖人加官賜賞。亦不枉了也。〔正末唱〕

【沽美酒】元來個大唐朝也名將乏。俺孩兒肯奮發。只他這一片忠心報國家。和遼兵做場廝殺。纔得那千戈罷。

〔薛仁貴云〕父親。您孩兒跨海征遼。曾立下五十四件功勞。爭些兒被總管張士貴白賴去了。若非軍師大人。定奪功罪。您孩兒豈有今日。〔衆謝徐茂功科〕〔徐茂功云〕這是奉聖人的命。着老夫論功陞賞。何足謝哉。〔正末唱〕

【太平令】雖則是唐天子操持生殺。怎當他張總管賣弄姦猾。若不遇老軍師神明鑒察。險把俺白袍將功勞勾抹。今日個爵加賞加。受這般樣顯達。呀。俺把你大恩人如何報答。

〔徐茂功云〕元帥。你一門榮貴。欽取還朝。是人生最喜的事。就今日殺羊造酒。做一個大筵席。慶賀者。〔詞云〕白袍將世上無雙。平高麗威振邊疆。扶持的乾坤清泰。指磨的日月輝光。一個薛大公靈椿不老。一個薛大婆共樂萱堂。一個宰相女甘心做小。一個糟糠婦分外賢良。降丹詔全家封贈。改門閭榮耀非常。若不是徐茂功轅門比射。怎顯得薛仁貴衣錦還鄉。

〔音釋〕

達當加切 踏當加切 爆音報 攪碗平聲 衲囊亞切 姊音子 洽奚佳切 晏欣去聲

瑕音霞 法方雅切 乏扶加切 發方雅切 殺雙鮓切 猾呼佳切 察抽鮓切 抹音罵

答音打 揩楷平聲

題目

徐茂功比射轅門

正名

薛仁貴榮歸故里

裴少俊牆頭馬上雜劇

白仁甫撰

第一折

〔冲末扮裴尚書引老旦扮夫人上詩云〕滿腹詩書七步才。綺羅衫袖拂香埃。今生坐享榮華福。不是讀書那裏來。老夫工部尚書裴行儉是也。夫人柳氏。孩兒少俊。方今唐高宗即位。儀鳳三年。自去年駕幸西御園。見花木狼藉。不堪遊賞。奉命前往洛陽。不問權豪勢要之家。選揀奇花異卉。和買花栽子。趁時栽接。爲老夫年高。奏過官裏。教孩兒少俊承宣馳驛。代某前去。自新正爲始。得了六日宣限。那的是老夫有福處。少俊三歲能言。五歲識字。七歲草字如雲。十歲吟詩應口。才貌兩全。京師人每呼爲少俊。年當弱冠。未曾娶妻。不親酒色。如今差他出去公幹。萬無一失。教張千伏侍舍人。在一路上休教他胡行。替俺買花栽子去來。〔下〕〔外扮李總管上云〕老夫姓李。雙名世傑。乃李廣之後。當今皇上之族。嫡親三口兒。夫人張氏。有女孩兒小字千金。年方一十八歲。尤善女工。深通文墨。志量過人。容顏出世。老夫前任京兆留守。因諷諫則天。謫降洛陽總管。老夫當初曾與裴尚書議結婚姻。只爲宦路相左。遂將此事都不提起了。如今左司家勾喚我今日便行。留下夫人與孩兒。緊守閨門。待我回來。另議親事。未爲遲也。〔下〕〔正末扮裴舍人引張千上云〕小生是工部尚書舍人裴少俊。自三歲能言。五歲識字。七歲草字如雲。十歲吟詩應口。才貌兩全。京師人每呼爲少俊。年當弱冠。未曾娶妻。惟親詩書。不通女色。承宣馳驛。前來洛陽。不問權豪勢要之家。名園佳圃。選揀奇花。和買花栽子。就用一車裝送。來日起程。今日乃三月初八日。上巳節令。洛陽王孫士女。傾城翫賞。張千。喲。每也同你看去來。〔下〕〔正旦扮李千金領梅香上云〕妾身李千金是也。今日是三月上巳。良辰佳節。是好春景也呵。〔梅香云〕小姐。觀此春天。真好景致也。〔正旦云〕梅香。你觀着園屏上佳人才子。士女王孫。是好華麗也。〔梅香云〕小姐。佳人才子。爲甚都上屏障。非同容易也呵。〔正旦唱〕

〔仙呂點絳脣〕往日夫妻。夙緣仙契多才藝。倩丹青寫入屏圍。眞乃是畫出個蓬萊意。

〔梅香云〕小姐看這圍屏。有個主意。梅香猜着了。也少一個女婿哩。〔正旦唱〕

〔混江龍〕我若還招得個風流女婿。怎肯教費工夫學畫遠山眉。寧可教銀缸高照。錦帳低垂。菡萏花深。鴛並宿。梧桐枝隱。鳳雙棲。這千金良夜。一刻春宵。誰管我衾單枕獨數更長。則這半牀錦褥。枉呼做鴛鴦被。〔梅香云〕等老相公回來呵。尋一門親事。可不好也。〔正旦唱〕流落的男遊別郡。耽閣的女怨深閨。

〔梅香云〕小姐這幾日越消瘦了。〔正旦唱〕

〔油葫蘆〕我爲甚消瘦春風玉一圍。又不曾染病疾。迎新來寬褪了舊時衣。〔梅香云〕夫人道。小姐不快時。少做女工。勝服湯藥。〔正旦唱〕害的來不疼不痛難醫治。吃了些好茶好飯無滋味。似舟中載倩女魂。天邊盼織女期。這些時困騰騰。每日家貪春睡。看時節針線強收拾。

〔天下樂〕我可便提起東來忘了西。〔梅香云〕昨日幾家來問親。小姐不語怎麼。〔正旦唱〕嗒萱堂又覷着面皮。至如個窮人家女孩兒。到十六七。或是誰家來問親。那家來做媒。你教女孩兒羞答答說甚的。

〔梅香云〕今日上巳。王孫士女寶馬香車。都去郊外翫賞去了。嗒兩個去後花園內看一看來。〔正旦云〕梅香。將着紙墨筆硯。略去來。〔做行科〕〔正旦唱〕

〔那吒令〕本待要送春向池塘草萋。我且來散心到荼蘼架底。我待教寄身在蓬萊洞裏。盛金蓮紅繡鞋。蕩湘裙鳴環珮。轉過那曲檻之西。

〔鵲踏枝〕怎肯道負花期。惜芳菲。粉悴胭憔。他綠暗紅稀。九十日春光如過隙。怕春歸又早春歸。

〔寄生草〕柳暗青烟密。花殘紅雨飛。這人人和柳渾相類。花心吹得人心碎。柳眉不轉蛾眉繫。爲甚西園陡恁景狼籍。正是東君不管人憔悴。

【么篇】榆散青錢亂。梅攢翠豆肥。輕輕風趁蝴蝶隊。霏霏雨過蜻蜓戲。融融沙暖鴛鴦睡。落紅踏踐馬蹄塵。殘花醞釀蜂兒蜜。

〔裴舍騎馬引張千上云〕方信道洛陽花錦之地。休道城中有多少名園。〔做點花本科云〕你覷這一所花園。〔做見旦驚科云〕一所花園。呀。一個好姐姐。〔正旦見末科云〕呀。一個好秀才也。〔唱〕

【金盞兒】兀那畫橋西。猛聽的玉驄嘶。便好道杏花一色紅千里。和花掩映。美容儀。他把烏靴挑寶鐙。玉帶束腰圍。眞乃是能騎高價馬。會着及時衣。

〔正末云〕你看他霧鬢雲鬟。冰肌玉骨。花開媚臉。星轉雙眸。只疑洞府神仙。非是人間艷冶。〔梅香云〕小姐你聽來。〔正旦唱〕

【後庭花】休道是轉星眸。上下窺。恨不的倚香腮。左右偎。便錦被翻紅浪。羅裙作地席。〔梅香云〕小姐休看他。倘有人看見。〔正旦唱〕既待要暗偷期。咱先有意愛別人可捨了自己。

〔梅香云〕小姐。你却顧盼他。他可不顧盼你哩。〔張千上云〕舍人。休要惹事。啗城外去看來。〔做催科〕〔裴舍云〕四目相覷。各有眷心。從今已後。這相思須害也。〔張千做催打馬科云〕舍人去罷。〔裴舍云〕如此佳麗美人。料他識字。寫個簡帖兒。嘲撥他。張千將紙筆來。看他理會的麼。〔做寫科云〕張千將這簡帖兒與那小姐去。〔張千云〕舍人使張千去。若有人撞見。這頓打可不善也。〔裴舍云〕我教你有人若問呵。則說俺買花栽子。不妨事。若見那小姐。說俺舍人教送與你。〔張千云〕舍人我去。〔裴舍云〕那小姐喜歡。你便招手喚我。我便來。若是搶白。你便擺手。我便走。〔張千云〕我知道。〔做見旦科云〕小姐。你這後花園裏有賣花栽子麼。〔梅香云〕這裏花栽子誰要買。〔張千云〕俺那舍人要買。〔做招手裴舍望科云〕謝天地。事已諧矣。〔梅香做叫科云〕小姐。那兩個人拿過一張兒紙來。不知寫甚麼。小姐看咱。〔正旦做念詩科云〕只疑身在武陵遊。流水桃花隔岸羞。咫尺劉郎腸已斷。爲誰含笑倚牆頭。梅香將紙筆來。〔做寫科云〕梅香。我央你咱。你勿阻我。將這一首詩送與

那舍人〔梅香云〕小姐教我送這詩與誰去也。詩中意怎生。見那秀才道甚的。則怕有人撞見怎了。〔正旦云〕好姐姐。你與我走一遭去。〔梅香云〕你往常打我罵我。今日爲甚的央我。着我寄與誰。〔正旦唱〕

【么篇】你道是情詞寄與誰。我道來新詩權作媒。我映麗日牆頭望。他怎肯袖春風馬上歸。怕的是外人知。你便叫天叫地。叫小梅香。好不做美。

〔梅香云〕這簡帖我送與老夫人去。〔正旦云〕梅香。我央及你。要告老夫人呵。可怎了。〔梅香云〕你慌麼。〔正旦云〕可知慌哩。〔梅香云〕你怕麼。〔正旦云〕可知怕哩。〔梅香云〕我聞你要哩。〔正旦云〕則被你說殺我也。〔梅香送裴舍科云〕俺小姐上覆舍人。看這首詩咱。〔裴舍看科詩云〕深閨拘束暫閒遊。手撚青梅半掩羞。莫負後園今夜約。月移初上柳梢頭。千金作。這小姐有傾城之態。出世之才。可爲囊篋寶玩。〔梅香云〕俺小姐道來今夜後園中赴期。休得失信。〔裴舍云〕張千。俺打那裏過去。〔張千云〕跳牆過去。〔梅香轉向旦云〕小姐。他待跳牆來也。〔正旦唱〕

【賺煞】這一堵粉牆兒低。這一帶花陰兒密。與你個在客的劉郎說知。雖無那流出胡麻香飯水。比天台山到逕抄直。莫疑遲等的那斗轉星移。休教這印蒼苔的凌波襪兒濕。將湖山困倚。把角門兒虛閉。這後花園權做武陵溪。〔下〕

〔裴舍云〕慚愧這一場喜事。非同小可。只等的天晚。便好赴約去也。〔詩云〕偶然間兩相窺望。引逗的春心狂蕩。今夜裏早赴佳期。成就了牆頭馬上。〔下〕

〔音釋〕 齒含去聲 苔音淡 疾精妻切 褪吞去聲 倩阡去聲 拾繩知切 七倉洗切 的音底

茶音徒 藤音梅 隙音喜 密忙閉切 藉精妻切 噪音爹 醞音韻 釀尼降切 蜜忙閉切 席星西切 嘲之稍切 撚奴典切 篋丘也切 直征移切 濕傷以切 逗音豆

第二折

〔夫人同老旦嬖嬖上云〕老身是李相公夫人。相公左司家喚的去了。不見回來。今日老身東閣下探矧子回

來身子有些不快。天色晚也。梅香。繡房中道與小姐。休教他出來。嬖嬖收拾前後。我歇息去也。〔下〕〔裴舍上云〕我回到這館驛安下。心中悶倦。那裏有心去買花栽子。巴不得天晚了也。我如今與小姐赴期去來。〔下〕〔正旦同梅香上云〕今日因去後園中看花。牆頭見了那生。四目相視。各有此心。將一個簡帖兒約今夜來赴期。我回到繡房中。梅香。不知夫人睡去也不曾。〔梅香云〕我去看來。〔下〕〔正旦做睡梅香推科云〕小姐小姐。〔正旦醒科云〕我正好做夢哩。〔梅香云〕你夢見甚麼來。〔正旦唱〕

〔南呂一枝花〕睡魔纏繳得慌。別恨禁持得煞。離魂隨夢去。幾時得好事。人來一見了多才。口兒裏念。心兒裏愛。合是姻緣簿上該。則爲畫眉的張敞風流。擲果的潘郎穩色。

〔梅香云〕今夜好友來也。則管裏作念的眼前活現。〔正旦唱〕

〔梁州第七〕早是抱閒怨。時乖運蹇。又添這害相思。月值年災。〔帶云〕休道是我。〔唱〕天若知道和天也害。〔云〕梅香。這早晚多早晚也。〔梅香云〕是申牌時候了。〔正旦唱〕幾時得月離海嶠。纔則是日轉申牌。〔梅香云〕小姐日頭下去了。一天星月出來了。〔正旦唱〕怕露驚宿鳥。風弄庭槐。看銀河斜映瑤階。都不動纖細塵埃。月也你本細如弓。一半兒蟾蜍。却休明如鏡照三千世界。冷如冰侵十二瑤臺。禁鑪瑞靄。把剔團圓明月深深拜。你方便。我無礙。深拜你個嫦娥不妬色。你敢且半霎兒霧鎖雲埋。

〔梅香云〕這場事也非容易哩。〔正旦唱〕

〔牧羊關〕待月簾微窺。迎風戶半開。你看這場風月規劃。〔梅香云〕怎生規劃。〔正旦云〕你與我接去。〔梅香云〕怕他不來。倒教我去接他。〔正旦唱〕就着這風送花香。雲籠月色。〔梅香云〕小姐爲甚麼着我接他去。〔正旦唱〕你道爲甚麼着你個丫嬛迎少俊。我則怕似趙果送會哀。〔梅香云〕這裏線也似一條直路。怕他迷了道兒。〔正旦唱〕你道方徑直如線。

我道侯門深似海。

〔梅香云〕你兩個頭目。自說話來。〔正旦唱〕

〔罵玉郎〕相逢正是花溪側。也須穿短巷過長街。〔梅香云〕到那裏便喚你來。〔正旦唱〕又不比秦樓夜讌金釵客。這的擔着利害。把你那小性格且寧奈。

〔感皇恩〕恰這大院深宅。幽砌閒階。不比操琴堂。沽酒舍。看書齋。〔梅香云〕遲又不是。疾又不是。怎生可是。〔正旦唱〕教你輕分翠竹。款步蒼苔。你驚起庭鴉喧。隣犬吠。怕院公來。

〔梅香云〕小姐。這來時可着多早晚也。〔正旦唱〕

〔採茶歌〕把粉牆兒挨。角門兒開。等夫人燒罷夜香來。月色朦朧天色晚。鼓聲纔動角聲哀。

〔梅香云〕我說與你。夫人已睡了也。一推不來了。今夜嬖嬖又在前面守着庫房門哩。到天色晚了。我點上燈。就接姐夫去。〔裴舍引張千上云〕張千。休大驚小怪的。你只在牆外等着。〔做跳牆見科云〕梅香。我來了也。〔梅香云〕我說去小姐。姐夫來了也。你兩個說話。我門首看着。〔裴舍云〕小生是個寒儒。小姐不棄。小生殺身難報。〔正旦云〕舍人則休負心。〔唱〕

〔隔尾〕我推粘翠靨遮宮額。怕綽起羅裙露繡鞋。我忙忙扯的鴛鴦被兒。蓋翠冠兒。懶摘畫屏兒。緊挨是他撒滯。把香羅帶兒解。

〔嬖嬖上云〕這早晚小姐房裏有人說話。在窗下聽咱。呀。果然有人。我去覷破他。〔梅香云〕小姐吹滅了燈。嬖嬖來也。〔嬖嬖云〕吹滅了燈。我聽的多時了也。你待走那裏去。〔裴舍同旦做跪科正旦云〕是做下來也。怎見父母。妳妳可憐見。你放我兩個私走了罷。至死也不敢忘你。〔嬖嬖云〕兀的是不出嫁的閨女。教人營勾了身軀。可又隨着他去。這漢子是誰家的。〔裴舍云〕小生是客寄書生。乞容寬恕。〔嬖嬖云〕俺這裏不是贏姦買俏去處。〔正旦唱〕

【紅芍藥】他承宣馳驛奉官差。來這裏和買花栽。又不是瀛州方丈接蓬萊。遠上天台。比畫眉郎多氣槩。驟青驄踏斷章臺。【嬌嬌云】都是這梅香小奴才勾引來的。【正旦唱】枉罵他偷寒送煖。小奴才。要這般當面搶白。

【嬌嬌云】不是這奴胎是誰。【正旦唱】

【菩薩梁州】是這牆頭擲果裙釵。馬上搖鞭狂客。說與你箇聰明的妳妳。送春情是這眼去眉來。【嬌嬌云】好可羞也。那不羞。眼去眉來。倒與真姦真盜一般。教官司問去。【正旦唱】則這女娘家直恁性兒乖。我待捨殘生。還却鴛鴦債。也謀成不謀敗。是今日且停噴。過後改。怎做的姦盜拏獲。

【嬌嬌云】你看上這窮酸餓醋甚麼好。【正旦唱】

【牧羊關】龍虎也招了儒士。神仙也聘與秀才。何況咱是濁骨凡胎。一箇劉向題倒西嶽靈祠。一箇張生煮滾東洋大海。却待要宴瑤池七夕會。便銀漢水兩分開。委實這烏鵲橋邊女。捨不的斗牛星畔客。

【嬌嬌云】家醜事不可外揚。兀那漢子。我將你拖到官中。不道的饒了你哩。【裴舍云】嬌嬌。你耍了我買花栽子的銀子。教梅香喚將我來。喀就和你見官去來。【正旦唱】

【二煞】不肯教一牀錦被權遮蓋。可不道九里山前大會垓。繡房裏血泊浸尸骸。解下這摟帶裙刀。爲你逼的我緊也。便自傷殘害。顛倒把你娘來賴。【梅香云】你要他這秀才的銀子。教我去喚將他來。便見夫人也。則實說。【嬌嬌云】夫人也不信。【正旦唱】你則是拾的孩兒落的棒。你待致命圖財。

【一煞】我怎肯掩殘粉淚橫眉黛。倚定門兒手托腮。山長水遠幾時來。且休說度歲經年。只一夜冰消瓦解。怎時節知他是和尚在。鉢盂在。他憑着滿腹文章七步才。管情取日轉千堦。

〔嬖嬖云〕親的則是親。若夫人變了心。可不枉送我這老性命。我如今和你商量。隨你揀一件做。第一件且教這秀才求官去。再來取你。不着。嫁了別人。第二件就今夜放你兩個走了。等這秀才得了官。那時依舊來認親。〔正旦云〕嬖嬖。只是走的好。〔唱〕

〔黃鍾尾〕他折一枝丹桂。羣儒駭。怎肯十謁朱門。九不開。〔嬖嬖云〕若以後泄漏出些風聲。枉壞了一世前程。拆散了一雙佳配。常言道。一歲使長百歲奴。我就着利害放您。則要一路上小心在意者。〔正旦云〕母親年高。怎生割捨。〔嬖嬖云〕夫人處有我在。你自放心去罷。〔正旦同裴謝科〕〔正旦唱〕不是我敢爲非。敢作歹。他也有風情有手策。你也會圓成會分解。我也肯過從肯就待。便鎖在空房。嫁在鄉外。你道父母年高老邁。那裏有女孩兒共爺娘相守到頭白。女孩兒是你十五歲寄居的堂上客。〔同裴舍梅香下〕

〔嬖嬖云〕他每去也。若夫人問時。說個謊道。不知怎生走了。料夫人必然不敢聲揚。等待他日後再來認親。也未遲哩。〔下〕

〔音釋〕 矜巨禁切 煞音晒 色節上聲 嶠喬去聲 蟾池髻切 蝓音除 霰音殺 簌音速 劃胡乖切 杲音稿 側齋上聲 客音楷 宅池齋切 霽於協切 額崖去聲 摘齋上聲 殢音賦 解上聲 白已埋切 獲胡乖切 樓婁上聲 擗音洒 黛音代 策釵上聲 過平聲

第三折

〔裴尚書上云〕自從少俊去洛陽買花栽子回來。今經七年。老夫常是公差多在外。少在裏。且喜少俊頗有大志。每日只在後花園中看書。直等功名成就。方纔娶妻。今日是清明節令。老夫待親自上墳去。奈畏風寒。教夫人和少俊替祭祖去咱。〔下〕〔裴舍引院公上云〕自離洛陽。同小姐到長安七年也。得了一雙兒女。小廝兒叫做端端。女兒喚做重陽。端端六歲。重陽四歲。只在後花園中隱藏。不曾參見父母。皆是院公伏侍。連宅裏人也不知道。今日清明節令。父親畏風寒。我與母親郊外墳塋中祭奠去。院公在意照顧。怕老相公撞見。〔院公云〕哥哥。一歲使長百歲奴。這宅中誰敢題起個李字。若有一些差失。如同那趙盾便有災難。老漢就是靈輒扶輪。

王伯當與李密疊尸爲人須爲徹。休道老相公不來。便來呵。老漢憑四方口。調三寸舌。也說將回去。我這是廟文通李左車。哥哥。你放心。倚着我呵。萬丈水不教泄漏了一點兒。〔裴舍云〕若無疎失。回家多多賞你。〔下〕〔正旦引端端重陽上云〕自從跟了舍人來此呵。早又七年光景。得了一雙兒女。過日月好疾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數年一枕夢莊蝶。過了些三不明白。好天良夜想父母。關山途路遠。魚鴈信音絕。爲甚感嘆咨嗟。甚日得離書舍。

〔駐馬聽〕憑男子豪傑。平步上萬里龍庭。雙鳳闕。妻兒真烈。合該得五花官誥七香車。也強如帶滿頭花。向午門左右把狀元接。也強如掛拖地紅。兩頭來往交媒謝。今日箇改換。別成就了一天錦繡佳風月。

〔云〕我掩上這門。看有甚人來此。〔院公持掃帚上云〕哥哥祭奠去了。嫂嫂根前回復去咱。〔見科云〕嫂嫂。舍人祭奠去了。院公特地說與嫂嫂得知。〔正旦云〕院公可要在意者。則怕老相公撞將來。〔院公云〕老漢有句話敢說麼。今日清明節。有甚節令酒果。把些與老漢吃飽了。只在門首坐着。看有甚的人來。〔旦與酒肉吃科院公云〕夜來兩個小使長把牆頭上花都折壞了。今日休教出來。只教書房中耍。則怕老相公撞見。〔正旦唱〕

〔喬牌兒〕當攔的便去攔。我把你個院公謝。想昨日被棘針都把衣袂扯。將孩兒指尖兒都搗破也。

〔端端云〕妳妳。我接爹爹去來。〔正旦云〕還未來哩。〔唱〕

〔么篇〕便將我棒兒撇。不把膽瓶藉。你哥哥。這其間未是他來時節。怎抵死的要去接。

〔院公云〕我門口去吃了一瓶酒。一分節食。覺一陣昏沉。倚着湖山睡些兒咱。〔端端打科〕〔院公云〕就殺人也小爺爺。你要到房裏耍去。〔又睡科重陽打科〕〔院公云〕小妳妳。女孩家這般劣。〔又睡科二人齊打介〕〔院公云〕我告你去也。快書房裏去。〔裴尙書引張千上云〕夫人共少俊祭奠去了。老夫心中悶倦。後花園內

走一遭去。看孩兒做下的功課咱。〔見院公云〕這老子睡着了。〔做打科院公做醒着掃箒打科云〕打你娘。那小廝。〔做見慌科尙書云〕這兩個小的是誰家。〔端端云〕是裴家。〔尙書云〕是那個裴家。〔重陽云〕是裴尙書家。〔院公云〕誰道不是裴尙書家花園。小弟子還不去。〔重陽云〕告我爹爹妳說去。〔院公云〕你兩個採了花木還道告你爹爹妳去。跳起恁公公來也打你娘。〔兩人走科院公云〕你兩個不投前面走。便往後頭去。〔二人見旦科云〕我兩人接爹爹去。見一老爹。問是誰家的。〔正旦云〕孩兒也。我教你休出去。兀的怎了。〔尙書做意科云〕這兩個小的不是尋常之家。這老子其中有詐。我且到堂上看來。〔正旦唱〕

〔豆葉兒〕接不着你哥哥。正撞見你爺爺。魄散魂消。腸慌腹熱。手脚摩狂。去不迭相公把拄杖掂許。院公把掃箒支吾。孩兒把衣袂揪者。

〔尙書云〕喏房裏去來。〔到書房正旦掩門科〕〔尙書云〕更有誰家個婦人。〔院公云〕這婦人折了俺花。在這房內藏來。〔正旦唱〕

〔掛玉鉤〕小業種把攔門掩上些。道不的跳天撼地十分劣。被老相公親向園中撞見者。說的我死臨侵地難分說。〔尙書云〕拿的美蓉亭上來。〔正旦唱〕氤氳的臉上羞撲撲的心頭怯。喘似雷轟。烈似風車。

〔院公云〕這婦人折了兩朵兒花。怕相公見。躲在這裏。合當饒過教家去。〔正旦云〕相公可憐見。妾身是少俊的妻室。〔尙書云〕誰是媒人。下了多少錢財。誰主婚來。〔旦做低頭科〕〔尙書云〕這兩個小的是誰家。〔院公云〕相公不合煩惱合歡喜。這的是不曾使一分財禮。得這等花枝般媳婦兒。一雙好兒女。合做一個大筵席。老漢買羊去。大嫂請回書房裏去者。〔尙書怒科云〕這婦人決是娼優酒肆之家。〔正旦云〕妾是官宦人家。不是下賤之人。〔尙書云〕噤聲。婦人家共人淫蕩。私情來往。這非過逢赦不赦。送與官司問去。打下你下半截來。〔正旦唱〕

〔沽美酒〕本是好人家女豔冶。便待要與詞訟。發文牒。送到官司遭痛決。人心非鐵。逢赦不該赦。

【太平令】隨漢走。怎說三貞九烈。勘姦情入棒十挾。誰識他歌臺舞榭。甚的是茶房酒舍。相公便把賤妾拷折下截。並不是風塵烟月。

〔尙書云〕則打這老漢他知情。〔張千云〕這個老子從來會勾大引小。〔院公云〕相公。七年前舍人哥哥買花栽子時。都是這廝搬大引小。看舍人刁將來的。〔張千云〕老子攀下我來也。〔尙書云〕是了。敢這廝也知情。

〔正旦唱〕

【川撥棹】寶靈輒。蒯文通。李左車。都不似季布喉舌。王伯當尸疊。更做道向人處無過背說。是和非須辯別。

〔尙書云〕喚的夫人和少俊來者。〔夫人裴舍上見科〕〔尙書云〕你與孩兒通同作弊。亂我家法。〔夫人云〕老相公。我可怎生知道。〔尙書云〕這的是你後園中七年做下功課。我送到官司。依律施行者。〔裴舍云〕少俊是卿相之子。怎好爲一婦人。受官司凌辱。情願寫與休書便了。告父親寬恕。〔正旦唱〕

【七弟兄】是那此些劣。撇痛傷嗟。也時乖運蹇遭磨滅。冰清玉潔肯隨邪。怎生的拆開我連理同心結。

〔尙書云〕我便似八烈周公。俺夫人似三移孟母。都因爲你個淫婦。枉壞了我少俊前程。辱沒了我裴家上祖。兀那婦人你聽者。你既爲官宦人家。如何與人私逃。昔日無鹽採桑於村野。齊王車過見了。欲納爲后。同車而無鹽曰不可。稟知父母。方可成婚。不見父母。即是私奔。你比無鹽敗壞風俗。做的個男遊九郡。女嫁三夫。〔正旦云〕我則是裴少俊一個。〔尙書怒云〕可不道女慕貞潔。男效才良。聘則爲妻。奔則爲妾。你還不歸家去。〔正旦云〕這姻緣也是天賜的。〔尙書云〕夫人。將你頭上玉簪來。你若天賜的姻緣。問天買卦。將玉簪向石上磨做了針兒一般細。不折了便是天賜姻緣。若折了便歸家去也。〔正旦唱〕

【梅花酒】他毒腸狠切。丈夫又軟揣此些些。相公又惡嗽嗽垂劣。夫人又叫丫丫似蝎蜚。你不去望夫石上變化身。築墳臺上立個碑碣。待教我謾撇撇愁萬縷。悶千疊。心似醉意如呆。眼似瞎手如癩。輕拈撥。慢拿捻。

【收江南】呀。玳瑁拈做了兩三截。有鸞膠難續玉簪折。則他這夫妻兒女兩離別。總是我業徹也。強如參辰日月不交接。

〔尙書云〕可知道玉簪折了也。你還不肯歸家去。再取一個銀壺瓶來。將着遊絲兒繫住。到金井內汲水。不斷了便是夫妻。瓶墜簪折。便歸家去。〔正旦云〕可怎了也。〔唱〕

【鴈兒落】似陷入坑千丈穴。勝滾浪千堆雪。恰纔石頭上損玉簪。又教我水底撈明月。

【得勝令】冰絃斷。便情絕。銀瓶墜。永離別。把幾口兒分兩處。〔尙書云〕隨你再嫁別人去。〔正旦唱〕誰更待雙輪張四載。戀酒色淫邪。那犯七出的應拚捨享富貴豪奢。這守三從的誰似妾。

〔尙書云〕既然簪折瓶墜。是天着你夫妻分離。着這賊醜生與你一紙休書。便着你歸家去。少俊。你只今日便與我收拾琴劍書箱。上朝求官應舉去。將這一兒一女收留在我家。張千。便與我趕離了門者。〔下〕〔裴舍與旦休書科〕〔正旦云〕少俊。端端。重陽。則被你痛殺我也。〔唱〕

【沉醉東風】夢驚破情緣萬結。路迢迢烟水千疊。常言道有親娘有後爺。無親娘無疼熱。他要送我到官司。逞盡豪傑。多謝你把一雙幼女癡兒好覷者。我待信拖拖去也。

〔云〕端端。重陽兒也。你曉事些兒個。我也不能勾見你了也。〔唱〕

【甜水令】端端共重陽。他須是你裴家枝葉。孩兒也啼哭的似癡呆。這須是我子母情腸廝牽廝惹。兀的不痛殺人也。

【折桂令】果然人生最苦是離別。方信道花發風篩。月滿雲遮。誰更敢倒鳳顛鸞。撩蜂剔蝎。打草驚蛇。壞了咱牆頭上傳情簡帖。折開咱柳陰中鶯燕蜂蝶。兒也咨嗟。女又攔截。既瓶墜簪折。恰義斷恩絕。

〔張千云〕娘子。你去了罷。老相公便着我回話哩。〔正旦云〕少俊。你也須送我歸家去來。〔唱〕

〔鴛鴦煞〕休把似殘花敗柳冤仇結。我與你生男長女填還徹。指望生則同衾。死則共穴。唱道題柱胸襟。當爐的志節。也是前世前緣。今生今業。少俊呵。與你乾駕了會香車。把這個沒氣性的文君送了也。〔下〕

〔裴舍云〕父親。你好下的也。一時間將俺夫妻父子分離。怎生是好。張千。與我收拾琴劍書箱。我就上朝取應去。一面瞞着父親。悄悄送小姐回到家中。料也不妨。〔詩云〕正是石上磨玉簪。欲成中央折。井底引銀瓶。欲上絲繩絕。兩者可奈何。似我今朝別。果若有天緣。終當做瓜葛。〔下〕

〔音釋〕絕藏靴切 傑其耶切 闕區也切 烈耶夜切 接音姐 別邦耶切 月魚夜切 搗莊瓜切

撇偏也切 藉音謝 節音姐 迭音爹 拈店平聲 劣閭夜切 說書惹切 怯丘也切

聶音烘 牒音爹 決居也切 鐵湯也切 挾希耶切 妾音且 折繩遮切 截藏斜切 輒

張蛇切 舌繩遮切 疊音爹 別邦也切 徹邦也切 滅迷夜切 結饒也切 切音且 噉

音去聲 蜚音者 碣其耶切 呆音爺 癩巨靴切 捻尼夜切 徹昌惹切 繫音記 穴胡

靴切 雪須也切 轍張蛇切 熱仁蔗切 葉音夜 帖湯也切 業音夜

第四折

〔正旦引梅香上云〕自從裴少俊將我休棄了。回到洛陽。父母雙亡。遺下幾個使數和那宅舍庄田。依還的享用富貴不盡。則是撇下一雙兒女。又未知少俊應舉去。得官也不會。好傷感人也。〔唱〕

〔中呂粉蝶兒〕簾捲蝦鬚。冷清清綠窗朱戶。閃殺我獨自離居。落可便想金枷。思玉鎖。風流的牢獄。〔內做鳥鳴科〕〔唱〕誰叫你飛出巴蜀。叫離人不如歸去。

〔醉春風〕家萬里夢蝴蝶。月三更聞杜宇。則兀那牆頭馬上引起歡娛。怎想有這場苦苦。都則道百媚千嬌。送的人四分五落。兩頭三緒。

〔裴舍上詩云〕親捧丹書下九重。路人爭識五花廳。想是全是文章力。未必家門積善功。小官裴少俊。自從上朝取應。一舉狀元及第。就除洛陽縣尹之職。來到這洛陽城。我且換了衣服。跟尋我那李千金小姐去。問人來。則這裏便是李總管家府門首。兀的不是梅香。小姐在家麼。〔梅香見科云〕我則做不知。我這裏有甚麼小姐。這個漢子不達時務。你這裏立地。我家去也。〔見旦科云〕你歡喜也。姐夫在門首。〔正旦云〕這妮子又胡說。果然是他。你看他穿着甚麼衣服哩。〔梅香云〕他穿着秀才的衣服。小姐真個我不說謊。〔正旦云〕可怎生穿着秀才衣服。〔唱〕

〔滿庭芳〕長安應舉。羞歸故里。懶觀鄉閭。他那裏談天口噴珠玉。一刻的者也之乎。他那三昧手能修手。橫讀五車書。會寫休書。教齋長休題柱。想他人有怨語。兀的不笑殺漢相如。

〔裴舍云〕梅香進去了。就不出來。我自過去。〔做見旦科云〕小姐。問別無恙。今日還來尋你。依舊和你相好。重做夫妻。〔正旦云〕裴少俊。你是說甚麼話。〔唱〕

〔晉天樂〕你待結綢繆。我怕遭刑獄。我人心似鐵。他官法如鑪。你娘並無那子母情。你爺怎肯相憐顧。問的個下惠先生無言語。他道我更不賢達。敗壞風俗。怎做家無一長男。遊九郡。女嫁三夫。

〔裴舍云〕小姐。我如今得了官也。我父親致仕閒居。我特來認你。我就在此處爲縣尹。〔正旦唱〕

〔迎仙客〕你封爲三品官。列着八椒圖。你父親告致仕。却離了京兆府。吏部裏住定遷移。戶部裏革罷了俸祿。枉教他遙授着尚書。則好教管着那曾天下姻緣簿。

〔裴舍云〕我則今日就搬將行李來。〔正旦云〕我這裏住不的。〔唱〕

〔石榴花〕常言道好客不如無。搶出去又何如。我心中意氣怎消除。你是甯付負與何辜。既爲官怎臉上無羞辱。〔裴舍云〕我與你是兒女夫妻。怎麼不認我。〔正旦

唱〕你道我不識親疎。雖然是眼中沒的珍珠處。也須知略辯個賢愚。

〔裴舍云〕這是我父親之命。不干我事。〔正旦唱〕

〔鬪鶻鶻〕一個是八烈周公。一個是三移孟母。我本是好人。孩兒不是。娼人家婦女。也是行下春風。望夏雨。待要做眷屬。枉壞了少俊前程。辱沒了你裴家上祖。

〔裴舍云〕小姐。你是個讀書聰明的人。豈不聞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則行夫婦之禮焉。終身不衰。〔正旦云〕裴少俊。你是不知。聽我說與你咱。〔唱〕

〔上小樓〕恁母親從來狠毒。恁父親偏生嫉妬。治國忠直。操守廉能。可怎生做事糊突。幸得個鸞鳳交琴瑟諧。夫妻和睦。不似你裴尚書替兒嫌婦。〔尚書引夫人端端重陽上云〕老夫裴尚書。我問人來。這便是李總管家府裏。聽的少俊孩兒得了官。授本處縣尹。媳婦兒不肯認他。我引着兩個孩兒。同老夫人。可早來到也。左右。報復去。道裴尚書在於門首。〔祇候報科〕〔裴舍云〕呀。父親在門首。我接去。父親。你孩兒得了官也。授本處縣尹。媳婦不肯相認。道我當初休了他來。〔尚書云〕孩兒在那裏。〔見旦科云〕兒也。誰知道你是李世傑的女兒。我當初也曾纓親來。誰知道你暗合姻緣。你可怎生不說。你是李世傑的女兒。我則道你是優人娼女。我如今和夫人兩個孩兒。牽羊擔酒。一徑的來替你陪話。可是我。不是了。左右。將酒來。你滿飲此一盃。〔正旦唱〕

〔么篇〕他把酒盞兒擎。我便把認字兒許。〔夫人云〕你看我的面皮。我替你擡舉的兩個孩兒。偌大也。你認了俺者。〔端端重陽云〕妳妳。你認了俺者。〔正旦唱〕赤緊的陶母熬煎。曾參錯見。太公跋扈。一個兒一個女。都一時啼哭。〔帶云〕哎。兒。則被你想殺我也。〔唱〕須是俺斷不了子母腸肚。

〔尚書云〕哎。你認了我罷。〔正旦云〕你休了我。我斷然不認。〔尚書云〕你既不認。引着孩兒回去。〔端端重陽悲云〕妳妳。你好狠也。則被你痛殺我也。你若不認。要我兩個性命怎的。我兩個死了罷。〔正旦云〕我待不認。

來呵。不干你兩個事。罷罷罷。我認了罷。公公婆婆。你受媳婦幾拜。〔尙書云〕既是孩兒認了。將酒來我與你慶喜。你滿飲一盃者。〔正旦拜受科〕〔唱〕

【十二月】這是你自來的媳婦。今日參拜公姑。索甚擎壺執盞。又怕定計鋪謀。猛見了玉簪銀瓶。不由我不想起當初。

【堯民歌】呀。只怕簪折瓶墜。寫休書。〔尙書云〕孩兒舊話休題。〔正旦唱〕他那裏做小伏低。勸芳醕。將一盃滿飲。醉模糊。〔裴舍云〕小姐。須索歡喜咱。〔正旦唱〕有甚心情笑歡娛。躊也波。賊兒膽底虛。又怕似趕我歸家去。

〔尙書云〕孩兒也。您當初等我來問親可不好。你可瞞着我私奔來宅內。你又不說是李世傑女兒。〔正旦云〕父親。自古及今。則您孩兒私奔哩。〔唱〕

【耍孩兒】告爹爹妳妳聽分訴。不是我家醜事。將今喻古。只一個卓王孫氣量捲江湖。卓文君美貌無如。他一時竊聽求凰曲。異日同乘駟馬車。也是他前生福。怎將我牆頭馬上。偏輸却沽酒當壚。

【煞尾】今日個五花諾准應言。七香車談笑取。願普天下姻眷皆完聚。荷着萬萬歲當今聖明主。

〔尙書云〕今日夫妻團圓。殺羊造酒。做慶喜的筵席。〔詩云〕從來女大不中留。馬上牆頭亦好逑。只要姻緣天配合。何必區區結綵樓。

〔音釋〕獄于句切 蜀繩朱切 玉于句切 俗詞疽切 祿音路 審音蔭 辱如去聲 屬繩朱切

毒東盧切 突東盧切 睦音暮 跋音巴 哭音苦 謀音模 醕音胥 躊音紬 躊音廚

福音府 逮音求

題目 李千金月下花前
正名 裴少俊牆頭馬上

唐明皇秋夜梧桐雨雜劇

白仁甫撰

楔子

〔冲末扮張守珪引卒子上詩云〕坐擁貔貅鎮朔方。每臨塞下受降王。太平時世轅門靜。自把雕弓數鴈行。某姓張名守珪。見任幽州節度使。幼讀儒書。兼通韜略。爲藩鎮之名臣。受心膂之重寄。且喜近年以來。邊烽息警。軍士休閒。昨日奚契丹部擅殺公主。某差捉生使安祿山率兵征討。不見來回話。左右。溝門前覷者。等來時報復我知道。〔卒云〕理會的。〔淨扮安祿山上云〕自家安祿山是也。積祖以來爲營州雜胡。本姓康氏。母阿史德。爲突厥覲者。禱于軋犖山戰鬪之神而生某。生時有光照穹廬。野獸皆鳴。遂名爲軋犖山。後母改嫁安延偃。乃隨安姓。改名安祿山。開元年間。延偃攜某歸國。遂蒙聖恩。分隸張守珪部下。爲某通曉六蕃言語。膂力過人。現任捉生討擊使。昨因奚契丹反叛。差我征討。自恃勇力深入。不料衆寡不敵。遂致喪師。今日不免回見主帥。別作道理。早來到府門首也。左右。報復去。道有捉生使安祿山來見。〔卒報科〕〔張守珪云〕着他進來。〔安祿山做見科〕〔張守珪云〕安祿山。征討勝敗如何。〔安祿山云〕賊衆我寡。軍士畏怯。遂至敗北。〔張守珪云〕損軍失機。明例不宥。左右推出。斬首報來。〔卒推出科〕〔安祿山大叫云〕主帥不欲滅奚契丹耶。奈何殺壯士。〔張守珪云〕放他回來。〔安祿山回科〕〔張守珪云〕某也惜你驍勇。但國有定法。某不敢賣法市恩。送你上京。取聖斷如何。〔安祿山云〕謝主帥不殺之恩。〔押下〕〔張守珪云〕安祿山去了也。〔詩云〕須知生殺有旗牌。只爲軍中惜將才。不然斬一胡兒首。何用親煩聖斷來。〔下〕〔正末扮唐玄宗駕旦扮楊貴妃引高力士楊國忠宮娥上〕〔正末云〕寡人唐玄宗是也。自高祖神堯皇帝起兵晉陽。全仗我太宗皇帝滅了六十四處煙塵。一十八家擅改年號。立起大唐天下。傳高宗中宗。不幸有宮闈之變。寡人以臨淄郡王領兵靖難。大哥哥寧王讓位於寡人。即位以來。二十餘年。喜的太平無事。賴有賢相姚元之。宋璟。韓休。張九齡。同心致治。寡人得遂安逸。六宮嬪御雖多。自武惠妃死後。無當意者。去年八月中秋。夢遊月宮。見嫦娥之貌。人間少有。昨壽邸楊妃。絕類嫦娥。已命爲女道士。既而取入宮中。策爲貴妃。居太真院。寡人自從太真入宮。朝歌暮宴。無有虛日。高力士。你

快傳旨排宴。梨園子弟奏樂。寡人消遣咱。〔高力士云〕理會的。〔外扮張九齡押安祿山上〕〔詩云〕調和鼎鼐理陰陽。位列鸛班坐省堂。四海承平無一事。朝朝曳履侍君王。老夫張九齡是也。南海人氏。早登甲第。荷聖恩。直做到丞相之職。近日邊帥張守珪解送失機。蕃將一人名安祿山。我見其身軀肥矮。語言利便。有許多異相。若留此人。必亂天下。我今見聖人。面奏此事。早來到官門前也。〔入見科〕〔云〕臣張九齡見駕。〔正末云〕卿來有何事。〔張九齡云〕近日邊臣張守珪解送失機。蕃將安祿山。例該斬首。未敢擅便。押來請旨。〔正末云〕你引那蕃將來我看。〔張九齡引安祿山見科云〕這就是失機。蕃將安祿山。〔正末云〕一員好將官也。你武藝如何。〔安祿山云〕臣左右開弓。一十八般武藝。無有不曾。能通六蕃言語。〔正末云〕你這等肥胖。此胡腹中何所有。〔安祿山云〕惟有赤心耳。〔正末云〕丞相不可殺此人。留他做箇白衣將領。〔張九齡云〕陛下。此人有異相。留他必有後患。〔正末云〕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留着他做甚麼。兀那左右。放了他者。〔做放科〕〔安祿山起謝云〕謝主公不殺之恩。〔做跳舞科〕〔正末云〕這是甚麼。〔安祿山云〕這是胡旋舞。〔旦云〕陛下。這人又矮矮。又會舞旋。留着解悶倒好。〔正末云〕貴妃就與你做義子。你領去。〔旦云〕多謝聖恩。〔同安祿山下〕〔張九齡云〕國舅。此人有異相。他日必亂唐室衣冠。受禍不小。老夫老矣。國舅恐或見之。奈何。〔楊國忠云〕待下官明日再奏。務要屏除爲妙。〔正末云〕不知後宮中爲什麼這般喧笑。左右。可去看來回話。〔宮娥云〕是貴妃娘娘與安祿山做洗兒會哩。〔正末云〕既做洗兒會。取金錢百文。賜他做賀禮。就與我宣祿山來。封他官職。〔宮娥拿金錢下〕〔安祿山上見駕科云〕謝陛下賞賜。宣臣那廂使用。〔正末云〕宣卿來不爲別。卿既爲貴妃之子。即是朕之子。白衣不好出入宮掖。就加你爲平章政事者。〔安祿山云〕謝了聖恩。〔楊國忠云〕陛下。不可不可。安祿山乃失律邊將。例當處斬。陛下免其死足矣。今給事官庭。已爲非宜。有何功勳。加爲平章政事。況胡人狼子野心。不可留居左右。望陛下聖鑒。〔張九齡云〕楊國忠之言。陛下不可不聽。〔正末云〕你可也說的是。安祿山。且加你爲漁陽節度使。統領蕃漢兵馬。鎮守邊庭。早立軍功。不次陞擢。〔安祿山云〕感謝聖恩。〔正末云〕卿休要怨寡人。這是國家典制。非輕可也呵。〔唱〕

【仙呂端正好】則爲你不會建甚奇功。便教你做元輔。滿朝中都指斥鑒

與眼見的平章政事難停住。寡人待定奪此三別官祿。

【么篇】且看你做節度漁陽去。破強寇永鎮幽都。休得待國家危急纔防護。常先事設權謀。收猛將。保皇圖。分鐵券。賜丹書。怎肯便辜負了你這功勞簿。〔同下〕

〔安祿山云〕聖人回宮去了也。我出的宮門來。兀奈楊國忠這廝好生無禮。在聖人前奏准。着我做漁陽節度使。明陞暗貶。別的都罷。只是我與貴妃有些私事。一旦遠離。怎生放的下心。罷罷罷。我這一去。到的漁陽。練兵秣馬。別作箇道理。正是畫虎不成君莫笑。安排牙爪好驚人。〔下〕

〔音釋〕 貌音疲 貅音休 硯音檄 軋音鴨 犖音落 環音景 嬪音貧 聶音奈 蹇坐平聲 掖音亦 祿音路 謀音模 券音勸 辜音姑 巨音頗

第一折

〔旦扮貴妃引宮娥上云〕妾身楊氏。弘農人也。父親楊玄琰。爲蜀州司戶。開元二十二年蒙恩選爲壽王妃。開元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乃主上聖節。妾身朝賀。聖上見妾貌類嫦娥。令高力士傳旨度爲女道士。住內太真宮。賜號太真。天寶四年。冊封爲貴妃。半后服用。寵幸殊甚。將我哥哥楊國忠加爲丞相。姊妹三人。封做夫人。一門榮顯極矣。近日邊庭送一蕃將來。名安祿山。此人猾黠能奉承人意。又能胡旋舞。聖人賜與妾爲義子。出入宮掖。不期我哥哥楊國忠看出破綻。奏准天子。封他爲漁陽節度使。送上邊庭。妾心懷想。不能再見。好是煩惱人也。今日是七月七夕。牛女相會。人間乞巧令節。已曾分付宮娥排設乞巧筵。在長生殿。妾身乞巧一番。宮娥乞巧筵設定不曾。〔宮娥云〕已完備多時了。〔旦云〕咱乞巧則箇。〔正末引宮娥挑燈拿砌末上云〕寡人今日朝回無事。一心只想着貴妃。已令在長生殿設宴。慶賞七夕。內使引駕去來。〔唱〕

〔仙呂八聲甘州〕朝綱倦整。寡人待痛飲昭陽。爛醉華清。却是吾當有幸。一箇太真妃傾國傾城。珊瑚枕上兩意足。翡翠簾前百媚生。夜同寢。晝同行。恰似鸞鳳和鳴。

〔帶云〕寡人自從得了楊妃。真所謂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也。〔唱〕

〔混江龍〕晚來乘興。一襟爽氣酒初醒。鬆開了龍袍羅扣。偏斜了鳳帶紅鞋。侍女齊扶碧玉輦。宮娥雙挑絳紗燈。順風聽一派簫韶令。〔內作吹打喧笑科〕

〔正末云〕是那裏這等喧笑。〔宮娥云〕是太真娘娘在長生殿乞巧排宴哩。〔正末云〕衆宮娥不要走的響。待寡人自看去。〔唱〕多啗是胭嬌簇擁。粉黛施呈。

〔油葫蘆〕報接駕的宮娥且慢行。親自聽上瑤階那步近前楹。悄悄盛盛款把紗牕映。撲撲簌簌風颭珠簾影。我恰待行打個嚙掙。怪玉籠中鸚鵡知人性。不住的語偏明。

〔內作鸚鵡叫云〕萬歲來了。接駕。〔旦驚云〕聖上來了。〔做接駕科〕〔正末唱〕

〔天下樂〕則見展翅忙呼萬歲聲。驚的那娉婷將鑾駕迎。一箇暈龐兒畫不就描不成。行的一步步嬌生的一件件撐。一聲聲似柳外鶯。

〔云〕卿在此做甚麼。〔旦云〕今逢七夕。妾身設瓜果之會。問天孫乞巧哩。〔正末看科云〕排設的是好也。〔唱〕

〔醉中天〕龍麝焚金鼎。花萼插銀鉶。小小金盆種五生。供養着鵲橋會。丹青簾把一箇米來大蜘蛛兒抱定。攬奪盡六宮寵幸。更待怎生般智巧心靈。

〔正末與旦砌末科云〕這金釵一對。鈿盒一枚。賜與卿者。〔旦接科云〕謝了聖恩也。〔正末唱〕

〔金盞兒〕我看絳紗蒙翠盤。盛兩般禮物堪人敬。趁着這新秋節令賜卿卿。七寶金釵盟厚意。百花鈿盒表深情。這金釵兒教你高聳聳頭上頂。這鈿盒兒把你另巍巍手中擎。

〔旦云〕陛下。這秋光可人。妾待與聖駕亭下閒步一番。〔正末做同行科〕〔唱〕

〔憶王孫〕瑤階月色晃疎櫺。銀燭秋光冷畫屏。消遣此時此夜景。和月步

閒庭。苔浸的淩波羅襪冷。

〔旦云〕這秋景與四時不同。〔旦云〕怎見的與四時不同。〔正末云〕你聽我說。〔唱〕

〔勝葫蘆〕露下天高夜氣清。風掠得羽衣輕。香惹了東環佩聲。碧天澄淨。銀河光瑩。只疑是身在玉蓬瀛。

〔旦云〕今夕牛郎織女相會之期。一年只是得見一遭。怎生便又分離也。〔正末唱〕

〔金盞兒〕他此夕把雲路鳳車乘。銀漢鵲橋平。不甫能今夜成歡慶。枕邊忽聽曉雞鳴。却早離愁情脈脈。別淚雨泠泠。五更長嘆息。則是一夜短恩情。

〔旦云〕他是天宮星宿。經年不見。不知也曾相憶否。〔正末云〕他可怎生不想來。〔唱〕

〔醉扶歸〕暗想那織女分。牛郎命。雖不老。是長生。他阻隔銀河信。知冥。經年度歲成孤另。你試向天宮打聽。他決害了些相思病。

〔旦云〕妾身得侍陛下。寵幸極矣。但恐容貌日衰。不得似織女長久也。〔正末唱〕

〔後庭花〕偏不是上列着星宿名。下臨着塵世生。把天上姻緣重。將人間恩愛輕。各辨着真誠。天心必應。量他每何足稱。

〔旦云〕妾想牛郎織女。年年相見。天長地久。只是如此。世人怎得似他情長也。〔正末唱〕

〔金盞兒〕咱日日醉霞觥。夜夜宿銀屏。他一年一日見。把佳期等。若論着多多爲勝。咱也合贏。我爲君王猶妄想。你做皇后尙嫌輕。杳可道斗牛星畔客。回首問前程。

〔旦云〕妾蒙主上恩寵無比。但恐春老花殘。主上恩移寵衰。使妾有龍陽泣魚之悲。班姬題扇之怨。奈何。〔正末云〕妃子。你說那裏話。〔旦云〕陛下請示私約。以堅終始。〔正末云〕咱和你去那處說話去。〔做行科〕〔唱〕

〔醉中天〕我把你半幃的肩兒凭。他把箇百媚臉兒擎。正是金闕西廂叩

玉局悄悄迴廊靜。靠着這招絲鳳。舞青鸞。金井梧桐樹影。雖無人竊聽。也索悄悄聲兒海誓山盟。

〔云〕妃子。朕與卿儘今生偕老。百年以後。世世永爲夫婦。神明鑒護者。〔旦云〕誰是盟證。〔正末唱〕

〔賺煞尾〕長如一雙鈿盒盛。休似兩股金釵另。願世世姻緣注定。在天呵做鴛鴦常比並。在地呵做連理枝生。月澄澄銀漢無聲。說盡千秋萬古情。咱各辦着志誠。你道誰爲顯證。有今夜度天河相見女牛星。〔同下〕

〔音釋〕 琰炎上聲 黠音匣 靽音汀 輦連上聲 挑上聲 黛音代 颺占上聲 嚙音異 擗音爭

暈音韻 轆爭去聲 撓初銜切 盛平聲 鈿田去聲 轆音凌 瑩盈去聲 觥古橫切

釋音朵 局居名切

第二折

〔安祿山引衆將上云〕某安祿山是也。自到漁陽。操練蕃漢人馬。精兵見有四十萬。戰將千員。如今明皇年已昏眊。楊國忠李林甫播弄朝政。我今只以討賊爲名。起兵到長安。搶了貴妃。奪了唐朝天下。纔是我平生願足。左右。軍馬齊備了麼。〔衆將云〕都齊備了。〔安祿山云〕着軍政司先發檄一道。說某奉密旨討楊國忠等。隨後令史思明領兵三萬。先取潼關。直抵京師。我大事如反掌耳。〔衆將云〕得令。〔安祿山云〕今日天晚。明日起兵。〔詩云〕統精兵直指潼關。料唐家無計遮攔。單要搶貴妃一個。非專爲錦繡江山。〔同下〕〔正末引高力士鄭觀音抱琵琶寧王吹笛花奴打羯鼓黃翻綽執板捧旦上〕〔正末云〕今日新秋天氣。寡人朝回無事。妃子學得霓裳羽衣舞。同往御園中沉香亭下。閒耍一番。早來到也。你看這秋來風物。好是動人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天淡雲閒。列長空數行征鴈。御園中夏景初殘。柳添黃。荷減翠。秋蓮脫瓣。坐近幽闌。噴清香玉簪花綻。

〔帶云〕早到御園中也。雖是小宴。倒也整齊。〔唱〕

〔叫聲〕共妃子喜開顏。等閒等閒。御園中列銷饌。酒注嫩鵝黃。茶點鵲鴿

班。

【醉春風】酒光泛紫金鍾。茶香浮碧玉盞。沉香亭畔晚涼多。把一搭兒親自揀揀。粉黛濃粧。管絃齊列。綺羅相間。

〔外扮使臣上詩云〕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小官四川道差來使臣。因貴妃娘娘好啖鮮荔枝。遵奉詔旨。特來進鮮。早到朝門外了。宮官通報一聲。說四川使臣來進荔枝。〔做報科〕〔正末云〕引他進來。〔使臣見駕科云〕四川道使臣進貢荔枝。〔正末看科云〕妃子。你好食此果。朕特令他及時進來。〔旦云〕是好荔枝也。〔正末唱〕

【迎仙客】香噴噴味正甘。嬌滴滴色初綻。只疑是九重天謫來人世間。取時難。得後慳。可惜不近長安。因此上教驛使把紅塵踐。

〔旦云〕這荔枝顏色嬌嫩。端的可愛也。〔正末唱〕

【紅繡鞋】不則向金盤中好看。便宜將玉手擎餐。端的個絳紗籠罩水晶寒。爲甚教寡人醒醉眼。妃子暈嬌顏。物稀也。人見罕。

〔高力士云〕請娘娘登盤。演一回霓裳之舞。〔正末云〕依卿奏者。〔正旦做舞〕〔衆樂攬撥科〕〔正末唱〕

【快活三】囑付你仙音院莫怠慢。道與你教坊司要迭辦。把箇太眞妃扶在翠盤間。快結束宜粧扮。

【鮑老兒】雙撮得泥金衫袖挽。把月殿裏霓裳按。鄭觀音琵琶準備彈。早搭上鮫綃襪。賢王玉笛。花奴羯鼓。韻美聲繁。壽寧錦瑟。梅妃玉簫。嘹唳循環。

【古鮑老】屹刺刺撒開紫檀黃翻。綽向前手拈板。低低的叫聲玉環。太眞妃笑時花近眼。紅牙筍趁五音擊。着梧桐按。嫩枝柯猶未乾。更帶着瑤琴音泛。卿呵你則索出幾點瓊珠汗。

〔旦舞科〕〔正末唱〕

〔紅芍藥〕腰鼓聲乾。羅襪弓彎。玉佩丁東響。珊珊。卽漸裏舞。舞雲鬟。施呈你蜂腰細。燕體翻。作兩袖香風拂散。〔帶云〕卿倦也。飲一盃酒者。〔唱〕寡人親捧盃玉露甘寒。你可也莫得留殘。拚着個醉醺醺。直吃到夜靜更闌。

〔旦飲酒科〕〔淨扮李林甫上云〕小官李林甫是也。見爲左丞相之職。今早飛報將來。說安祿山反叛。軍馬浩大。不敢抵敵。只得見駕。〔做見駕科〕〔正末云〕丞相有何事。這等慌促。〔李林甫云〕邊關飛報安祿山造反。大勢軍馬。殺將來了。陛下承平日久。人不知兵。怎生是好。〔正末云〕你慌做甚麼。〔唱〕

〔剔銀燈〕止不過奏說邊庭上造反。也合看空便覷遲疾緊慢。等不的俺筵上笙歌散。可不氣不。不冒突天顏。那些三個齊管仲。鄭子產。敢待做假忠孝。龍逢比干。

〔李林甫云〕陛下。如今賊兵已破潼關。哥舒翰失守逃回。目下就到長安了。京城空虛。決不能守。怎生是好。〔正末唱〕

〔蔓菁菜〕險些三兒慌殺你箇周公旦。〔李林甫云〕陛下。只爲女寵盛。讒夫昌。惹起這刀兵來了。〔正末唱〕你道我因歌舞壞江山。你常好是占茲早。難道羽扇綸巾笑談間。破強虜二十萬。

〔云〕既賊兵壓境。你衆官計議。選將統兵出征便了。〔李林甫云〕如今京營兵不滿萬。將官衰老。如哥舒翰名將。尙且支持不住。那一箇是去得的。〔正末唱〕

〔滿庭芳〕你文武兩班。空列些三烏靴象簡。金紫羅襪。內中沒箇英雄漢。掃蕩塵寰。慣縱的箇無徒祿山。沒揣的撞過潼關。失敗了哥舒翰。疑怪昨宵向晚。不見烽火報平安。

〔云〕卿等有何計策。可退賊兵。〔李林甫云〕安祿山部下蕃漢兵馬四十餘萬。皆是一以當百。怎與他拒敵。莫

若陛下幸蜀。以避其鋒。待天下兵至。再作計較。〔正末云〕依卿所奏。便傳旨收拾六宮嬪御。諸王百官。明日早起。幸蜀去來。〔旦作悲科云〕妾身怎生是好也。〔正末唱〕

【晉天樂】恨無窮。愁無限。爭奈倉卒之際。避不得驀嶺登山。鑾駕遷成都。盼更那堪。流水西飛。一聲聲送上雕鞍。傷心故園。西風渭水。落日長安。

〔旦云〕陛下怎受的途路之苦。〔正末云〕寡人也沒奈何哩。〔唱〕

【啄木兒尾】端詳了。你上馬嬌。怎支吾蜀道難。替你愁那嵯峨峻嶺連雲棧。自來驅馳可恨。幾程兒捱得過劍門關。〔同下〕

〔音釋〕 耗毛去聲 辦音扮 啖音淡 單嘲去聲 攀音盼 錫音結 疾精妻切 十繩知切 卒粗

上聲 暮音陌 澹音產 嵯音磋 峨音蛾 棧音綻

第三折

〔外扮陳玄禮上詩云〕世受君恩統禁軍。天顏喜怒得先聞。太平武備皆無用。誰料狂胡起戰塵。某右龍武將軍陳玄禮是也。昨因逆胡安祿山倡亂。潼關失守。昨日幸臣會議。大駕暫幸蜀川。以避其鋒。今早飛報。說賊兵離京城不遠。聖主令某統領禁軍護駕。軍馬點就多時。專候大駕起行。〔正末引旦及楊國忠高力士并太子扈駕郭子儀李光弼上〕〔正末云〕寡人眼不識人。致令狂胡作亂。事出急迫。只得西行避兵。好傷感人也呵。

〔唱〕

【雙調新水令】五方旗招貼日邊霞。冷清清半張鑾駕。鞭倦袅。鐙慵踏。回首京華。一步步放不下。

〔帶云〕寡人深居九重。怎知閭閻貧苦也。〔唱〕

【駐馬聽】隱隱天涯。剩水殘山五六搭。蕭蕭林下。壞垣破屋兩三家。秦川遠樹霧昏花。灞橋衰柳風瀟灑。煞不如碧牕紗。晨光閃爍。鴛鴦瓦。

〔衆扮父老上云〕聖上。鄉里百姓叩頭。〔正末云〕父老有何話說。〔衆云〕宮闈陛下家居。陵寢陛下祖墓。今捨

此欲何之。〔正末云〕寡人不得已。暫避兵耳。〔衆云〕陛下既不肯留。臣等願率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爲之主。〔正末云〕父老說的是。左右。宣我兒近前來者。〔太子做見科〕。〔正末云〕衆父老說中原無主。留你東還。統兵殺賊。就令郭子儀李光弼爲元帥。後軍分撥三千人。跟你回去。你聽我說。〔唱〕

〔沉醉東風〕父老每忠言聽納。教小儲君專任征伐。你也合分取些三社稷憂。怎肯教別人把江山霸。將這顆傳國寶你行留下。〔太子云〕兒子只統兵殺賊。豈敢便登天位。〔正末唱〕勦除了賊徒。救了國家。更避甚稱孤道寡。

〔太子云〕既爲國家重事。兒子領詔旨率領郭子儀李光弼回去也。〔做辭駕科〕。〔衆軍不行科〕。〔正末唱〕

〔慶東原〕前軍疾行動。因甚不進發。〔衆軍納喊科〕。一行人覷了皆驚怕。嗔忿忿停鞭立馬。惡嗽嗽披袍貫甲。明彪彪掣劍離匣。齊臻臻鴈行班排。密密匝匝魚鱗似亞。

〔陳玄禮云〕衆軍士說。國有姦邪。以致乘輿播遷。君側之禍不除。不能斂戢衆志。〔正末云〕這是怎麼說。〔唱〕

〔步步嬌〕寡人呵萬里烟塵。你也合嗟訝。就勢兒把吾當說。國家又不曾虧你半招。因甚軍心有爭差。問卿咱爲甚不說半句兒知心話。

〔陳玄禮云〕楊國忠專權誤國。今又與吐蕃使者交通。似有反情。請誅之以謝天下。〔正末唱〕

〔沉醉東風〕據着楊國忠合該萬剛。鬪的個祿山賊亂了中華。是非寡人股肱難棄捨。更兼與妃子骨肉相牽掛。斷遣盡枉展污了五條刑法。把他剝了官職。貶做窮民。也是陣殺。允不允陳玄禮將軍鑒察。

〔衆軍怒喊科〕。〔陳玄禮云〕陛下。軍心已變。臣不能禁止。如之奈何。〔正末云〕隨你罷。〔衆殺楊國忠科〕。〔正末唱〕

〔鴈兒落〕數層鎗密匝匝。一聲喊山摧塌。元來是陳將軍號令明。把楊國

忠施行罷。

〔衆軍仗劍擁上科〕〔正末唱〕

〔撥不斷〕語喧譁鬧交雜。六軍不進屯戈甲。把箇馬嵬坡簇合沙。又待做甚麼。說的我戰欽欽遍體寒毛。乍吃緊的軍隨印轉。將令威嚴。兵權在手。主弱臣強。卿呵。則你道波寡人是怕也。那不怕。

〔云〕楊國忠已殺了。您衆軍不進。却爲甚的。〔陳玄禮云〕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正末唱〕

〔攪箏琶〕高力士。道與陳玄禮。休沒高下。豈可教妃子受刑罰。他見請受着皇后中宮。兼踏着寡人御榻。他又無罪過。頗賢達。須不似周褒姒舉火取笑。紂姐己敲脛。覷人早間把他個哥哥壞了。總便有萬千不是。看寡人也合饒過他。一地胡拿。

〔高力士云〕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正末唱〕

〔風入松〕止不過鳳簫羯鼓間琵琶。忽刺刺板撒紅牙假。若更添箇么花十八。那些兒是敗國亡家。可知道陳後主遭着殺伐。皆因唱後庭花。

〔旦云〕妾死不足惜。但主上之恩。不曾報得。數年恩愛。教妾怎生割捨。〔正末云〕妃子不濟事了。大軍心變。寡人自不能保。〔唱〕

〔胡十八〕似恁地對咱。多應來變了卦。見俺留戀着他。龍泉三尺手中拿。便不將他刺殺。也將他嚇殺。更問甚陛下。大古是知重俺帝王家。

〔陳玄禮云〕願陛下早割恩正法。〔旦云〕陛下。怎生教妾身一救。〔正末云〕寡人怎生是好。〔唱〕

〔落梅風〕眼兒前不甫能栽起合歡樹。恨不得手掌裏奇擎着解語花。盡

今生翠鸞同跨。怎生般愛他。看待他。忍下的教橫拖在馬嵬坡下。

〔陳玄禮云〕祿山反逆。皆因楊氏兄妹。若不正法。以謝天下。禍變何時得消。望陛下乞與楊氏。使六軍馬踏其尸。方得憑信。〔正末云〕他如何受的。高力士引妃子去佛堂中。令其自盡。然後教軍士驗看。〔高力士云〕有白練在此。〔正末唱〕

〔殿前歡〕他是朵嬌滴滴海棠花。怎做得鬧荒荒亡國禍根芽。再不將曲彎彎遠山眉兒畫。亂鬆鬆雲鬢堆鴉。怎下的慘磕磕馬蹄兒臉上踏。則將細裊裊咽喉招。早把條長攏攏素白練安排下。他那裏一身受死。我痛煞煞獨力難加。

〔高力士云〕娘娘去罷。誤了軍行。〔旦回望科云〕陛下。好下的也。〔正末云〕卿休怨寡人。〔唱〕

〔沽美酒〕沒亂殺怎救拔。沒奈何怎留他。把死限俄延了多半霎。生各支勒殺陳玄禮。鬧交加。

〔高力士引旦下〕〔正末唱〕

〔太平令〕怎的教酩子裏題名單罵。腦背後着武士金瓜。教幾箇鹵莽的宮娥監押。休將那軟款的娘娘驚說。你呀見他問咱。可憐見唐朝天下。

〔高力士持旦衣上云〕娘娘已賜死了。六軍進來看視。〔陳玄禮率衆馬踐科〕〔正末做哭科云〕妃子。閃殺寡人也呵。〔唱〕

〔三煞〕不想你馬嵬坡下今朝化。沒指望長生殿裏當時話。

〔太清歌〕恨無情捲地狂風刮。可怎生偏吹落我御苑名花。想他魂斷天涯。作幾縷兒絲霞。天那一箇漢明妃。遠把單于嫁。止不過泣西風。淚濕胡笳。幾曾見六軍廝踐踏。將一箇尸首臥黃沙。

〔正末做拿汗巾哭科云〕妃子不知那裏去了。止留下這箇汗巾兒。好傷感人也。〔唱〕

【二煞】誰收了錦纏聯窄面吳綾襪。空感嘆這淚斑斕擁項鮫綃帕。

【川撥棹】痛憐他不能勾水銀灌玉匣。又沒甚綵燈宮娃拽布拖麻。奠酒饒茶。只索淺土兒權時葬下。又不及選山陵將墓打。

【鴛鴦煞】黃埃散漫悲風颭。碧雲黯淡斜陽下。一程程水綠山青。一步步劍嶺巴峽。唱道感嘆情多。洒惶淚灑。早得升遐。休休却是今生罷。這箇不得已的官家。哭上逍遙玉驄馬。〔同下〕

〔音釋〕 慵音蟲 踏當加切 搭音打 垣音丸 洒商解切 爍燒上聲 納囊亞切 伐扶加切 發

方雅切 嗽音去聲 颯音磴 掣音徹 匣奚佳切 訖音夏 招強雅切 法方雅切 殺雙

解切 察抽解切 匣咱上聲 塌湯打切 雜音咱 甲江雅切 罰扶加切 榻湯打切 達

當加切 八巴上聲 磣參上聲 拔邦佳切 雲雙解切 酪音茗 押牟架切 剗音寡 襪

忘罵切 盪音盪 娃音蛙 颯殺賈切 黯衣減切 咬奚佳切

第四折

〔高力士上云〕自家高力士是也。自幼供奉內宮。蒙主上擡舉。加爲六宮提督太監。往年主上悅楊氏容貌。命某取入宮中。寵愛無比。封爲貴妃。賜號太真。後來逆胡稱兵。僞誅楊國忠爲名。逼的主上幸蜀。行至中途。六軍不進。右龍武將軍陳玄禮奏過殺了國忠。禍連貴妃。主上無可奈何。只得從之。縊死馬嵬驛中。今日賊平無事。主上還國。太子做了皇帝。主上養老。退居西宮。晝夜只是想貴妃娘娘。今日教某掛起真容。朝夕哭奠。不免收拾停當。在此伺候咱。〔正末上云〕寡人自幸蜀還京。太子破了逆賊。即了帝位。寡人退居西宮養老。每日只是思量妃子。教畫工畫了一軸真容。供養着。每日相對。越增煩惱也呵。〔做哭科〕〔唱〕

【正宮端正好】自從幸西川還京兆。甚的是月夜花朝。這半年來白髮添多少。怎打疊愁容貌。

【么篇】瘦岩岩不避羣臣笑。玉叉兒將畫軸高挑。荔枝花果香檀卓。日覩

了傷懷抱。

〔做看真容科〕〔唱〕

〔滾繡毬〕險些把我氣沖倒。身謾靠。把太真妃放聲高叫。叫不應。雨淚嚎
咷。這待詔手段高。畫的來。沒半星兒差錯。雖然是快染能描。畫不出沉香
亭畔迴鶯舞。花萼樓前上馬嬌。一段兒妖嬈。

〔倘秀才〕妃子呵。常記得千秋節。華清宮宴樂。七夕會長生殿。乞巧。誓願
學連理枝。比翼鳥。誰想你乘綵鳳。返丹霄命夭。

〔帶云〕寡人越看越添傷感。怎生是好。〔唱〕

〔呆骨朵〕寡人有心想待蓋一座楊妃廟。爭奈無權柄。謝位辭朝。則俺這孤
辰限難熬。更打着離恨天最高。在生時同衾枕。不能勾。死後也同棺槨。誰
承望。馬嵬坡塵土中。可惜把一朵海棠花零落了。

〔帶云〕一會兒身子困乏。且下這亭子。去閒行一會咱。〔唱〕

〔白鶴子〕那身離殿宇。信步下亭皋。見楊柳裊翠藍絲。笑容拆胭脂萼。

〔么〕見芙蓉懷媚臉。遇楊柳憶纖腰。依舊的兩般兒點綴上陽宮。他管
露兒瀟灑長安道。

〔么〕常記得碧梧桐陰下立。紅牙筍手中敲。他笑整縷金衣。舞按霓裳樂。

〔么〕到如今翠盤中荒草滿。芳樹下暗香消。空對井梧陰。不見傾城貌。

〔做歎科云〕寡人也怕閒行。不如回去來。〔唱〕

〔倘秀才〕本待閒散心。追歡取樂。倒惹的感舊恨。天荒地老。怏怏歸來鳳
幃悄。甚法兒捱今宵煩惱。

〔帶云〕回到這寢殿中。一弄兒助人愁也。〔唱〕

【芙蓉花】淡氤氳串烟裊。昏慘刺銀燈照。玉漏迢迢。纔是初更報。暗覩清霄。盼夢裏他來到。却不道口是心苗。不住的頻頻叫。

〔帶云〕不覺一陣昏迷上來。寡人試睡些兒。〔唱〕

【伴讀書】一會家心焦燥。四壁廂秋蟲鬧。忽見掀簾西風惡。遙觀滿地陰雲罩。俺這裏披衣悶把幃屏靠。業眠難交。

【笑和尚】原來是滴溜溜遶。聞堦敗葉飄。疎刺刺刷刷落葉被西風掃。忽魯魯風閃得銀燈爆。廝琅琅鳴殿鐸。撲簌簌動朱箔。吉丁當玉馬兒向檐間鬧。

〔做睡科唱〕

【倘秀才】悶打頰和衣臥倒。軟兀刺方纔睡着。〔旦上云〕妾身貴妃是也。今日殿中設宴。宮娥請主上赴席。〔正末唱〕忽見青衣走來報道。太真妃將寡人邀宴樂。

〔正末見旦科云〕妃子。你在那裏來。〔旦云〕今日長生殿排宴。請主上赴席。〔正末云〕分付梨園子弟齊備着。〔旦下〕〔正末做驚醒科云〕呀。元來是一夢。分明夢見妃子。却又不見了。〔唱〕

【雙鴛鴦】斜睇翠鸞翹。渾一似出浴的舊風標。映着雲屏一半兒嬌。好夢將成還驚覺。半襟情淚濕蛟綃。

【蠻姑兒】懊惱審約。驚我來的又不是樓頭過鴈。砌下寒蛩。簷前玉馬。架上金雞。是兀那窗兒外梧桐上雨瀟瀟。一聲聲灑殘葉。一點點滴寒梢。會把愁人定虐。

【滾繡毬】這雨呵又不是救旱苗。潤枯草。洒開花萼。誰望道秋雨如膏。向青翠條。碧玉梢。碎聲兒剎剎。增百十倍歇和芭蕉。子管裏珠連玉散飄。千顆。平白地澆甕番盆。下一宵惹的人心焦。

【叨叨令】一會價緊呵似玉盤中萬顆珍珠落。一會價響呵似玳筵前幾簇笙歌鬧。一會價清呵似翠岩頭一派寒泉瀑。一會價猛呵似繡旗下數面征鼙操。兀的不惱殺人也麼哥。兀的不惱殺人也麼哥。則被他諸般兒雨聲相聒噪。

【倘秀才】這雨一陣陣打梧桐葉凋。一點點滴人心碎了。枉着金井銀牀緊圍遶。只好把潑枝葉做柴燒鋸倒。

〔帶云〕當初妃子舞翠盤時。在此樹下。寡人與妃子盟誓時。亦對此樹。今日夢境相尋。又被他驚覺了。〔唱〕

【滾繡球】長生殿那一宵。轉迴廊說誓約。不合對梧桐並肩斜靠。儘言詞絮絮叨叨。沉香亭那一朝。按霓裳舞六么。紅牙筋擊成腔調。亂宮商鬧鬧炒炒。是兀那當時歡會。裁排下今日淒涼。廝轉着暗地量度。

〔高力士云〕主上。這諸樣草木。皆有雨聲。豈獨梧桐。〔正末云〕你那裡知道。我說與你聽者。〔唱〕

【二煞】潤蒙蒙楊柳雨。淒淒院宇。侵簾幕。細絲絲梅子雨。粧點江干滿樓閣。杏花雨紅濕闌干。梨花雨玉容寂寞。荷花雨翠蓋翻翻。豆花雨綠葉瀟瀟。條條都不似你驚魂破夢。助恨添愁。徹夜連宵。莫不是水仙弄嬌。蘸楊柳洒風飄。

【一煞】味味似噴泉瑞獸臨雙沼。刷刷似食葉春蠶散滿箔。亂灑瓊堦水傳宮漏。飛上雕簷。酒滴新槽。直下的更殘漏斷。枕冷衾寒。燭滅香消。可知道夏天不覺。把高鳳麥來漂。

【黃鍾煞】順西風低把紗窗哨。送寒氣頻將繡戶敲。莫不是天故將人愁悶攪。度鈴聲響棧道。似花奴羯鼓調。如伯牙水仙操。洗黃花潤籬落。漬蒼苔倒牆角。渲湖山漱石竅。浸枯荷溢池沼。沾殘蝶粉漸消。灑流螢燄不著。

綠窗前促織叫。聲相近。鴈影高。催鄰砧處處搗。助新涼。分外早。斟量來。這一宵雨。和人緊廝熬。伴銅壺點點敲。雨更多。淚不少。雨濕寒梢。淚染龍袍。不肯相饒。共隔着一樹梧桐。直滴到曉。

〔音釋〕

嚙音豪 咣音逃 錯音草 樂音勞 榔姑卯切 那音挪 萼音傲 樂姚去聲 飢音因
飢於君切 噪音竈 掀音軒 惡音穢 爆音報 鐸多勞切 箔巴毛切 着池燒切 翹音
喬 覺音皎 審音蔭 約音沓 蛩音窮 虐音要 刈音彼 剝音飽 鑿音蹇 落音勞
爆音抱 叨音刀 炒平聲 輾倉敕切 度多勞切 暮音冒 悶高上聲 寞音冒 蕭知濫
切 咪音床 漂音飄 哨雙單切 漬音恣 角音皎 喧疎選切 漱音嗽 窅巧去聲

題目

安祿山反叛兵戈舉

陳玄禮拆散鸞鳳侶

正名

楊貴妃曉日荔枝香

唐明皇秋夜梧桐雨

散家財天賜老生兒雜劇

武漢臣撰

楔子

〔正末扮劉從善同淨卜兒丑張郎旦兒冲末引孫搽旦小梅上〕〔正末云〕老夫東平府人氏。姓劉名從善。年六十歲。婆婆李氏。年五十八歲。女孩兒引張。年二十七歲。女婿張郎。年三十歲。老夫有一兄弟是劉從道。所生一子。小名引孫。〔嘆科云〕這孫兒好是命毒也。我那兄弟早年間亡化過了。有兄弟媳婦兒甯氏。是蔡州人。爲這妯娌兩箇不和。我那兄弟媳婦兒要領着孩兒。到他那爺娘家裏守服去了。一來依仗着他爺娘家。二來與人家縫破補綻。洗衣刮裳。覓的些東西來與這孩兒做學課錢。隨後不想兄弟媳婦兒可也亡化過了。單留下這孩兒。那老爺老娘家親眷每說道。你那孩兒則管在這裏住。怎麼東平府不有你的伯父。誰不知道個劉員外。你不到那裏尋去怎麼。那裏衆親眷每與了孩兒些盤纏。這孩兒背着他那母親的骨殖。來到東平府。尋見老夫。老夫用了些小錢物。和兄弟一搭裏葬埋了。孩兒如今二十五歲也。嗨。我這婆婆。想着和他那娘兩個不和。見了這孩兒。也輕呵便是罵。重呵便是打。可這般見不的我箇姪兒。〔卜兒云〕我那裏見不的他來。〔正末云〕不要鬧。我則是那麼道。休着街坊人家笑話。引孫。你是個精細的人。何消我一一盡言。眼見的我家裏難住。庄兒頭有兩間草房。綽掃一間。教幾個村童。養贍你那身子去罷。〔卜兒云〕那兩間草房。要留着圈驢哩。不要動俺的。〔正末云〕你養活着那驢子做甚麼。〔卜兒云〕那驢子我養活着。他與我耕田耙地。與我碾麥子。拽磨。駝糧食。駝草。還與我騎坐。可不要養活着哩。這廝則與他一間。〔正末云〕你聽波。一間也罷。張郎將二百兩鈔來與引孫。〔張郎云〕理會的。〔卜兒云〕我欠他的來。不與他二百兩。我則與他一百兩。〔正末云〕依着你。則與他一百兩罷。〔張郎云〕是將一百兩鈔來。他又不識數兒。我落下他二十貫。引孫。你那窮弟子孩兒。一世不能勾長俊的。與你噯膿搗血將去。〔正末云〕引孫。與你這一百兩鈔。你少使儉用些。孩兒也你着志者。〔引孫做接鈔出門科云〕謝了伯父伯娘。姐姐姐夫。出的這門來。我那伯伯與我二百兩鈔。我那伯娘當住。則與我一百兩鈔。着我那姐夫張郎與我。他從來有些招尖落鈔。我數一數六十兩七十兩八十兩。則八十兩鈔。我再

回去與伯父說咱。〔做見正末科〕〔卜兒云〕你敢不要麼。若不要便拿來還我罷。〔引孫云〕我要問伯父與引孫多少鈔來。〔正末云〕與你一百兩鈔。〔引孫云〕這裏則八十兩。〔正末云〕張郎。我着你與引孫一百兩鈔。你怎生則與他八十兩。那二十兩使了你的。〔張郎云〕父親。是一百兩。〔引孫云〕姐夫。兀的鈔你數。〔張郎云〕將來我數。七十兩。八十兩。〔做袖裏摔科云〕兀的不是鈔。是你掉下二十兩了。〔引孫云〕是你袖兒裏摔出來的。伯伯伯娘。引孫凍餓殺。再不到你門上來了。姐姐姐夫。引孫多多定害。出的這門來。引孫也。我那伯伯爲着我父親面上肯看覷我。我那伯娘眼裏見不的我。見了我不是打便是罵。則向他女婿張郎。他強殺者波。則姓張。我便反殺者波。我姓劉。是劉家的子孫。阿。引孫也。怨人怎麼。則嘆我的命運。〔詩云〕仰面空長嘆。低首淚雙垂。富貴他人聚。今日個貧寒親子離。〔下〕〔正末云〕引孫去了也。老夫待將我這家私停停的分開。與我這女兒和這姪兒。老夫心中暗想。俺這男子漢。到八八六十四。婦人七七四十九。乃是盡數。老夫止有四年的限。也不想小梅這妮子。年二十歲。婆婆爲他精細。着他近身扶持老夫。如今腹懷有孕。未知是箇女兒小廝兒。則怕久後爲這幾文業錢。着孩兒日後生了別心。就今日我着幾句言語。壓伏這孩兒每咱。張郎。〔卜兒云〕去了姪兒。如今想要尋着女婿哩。〔正末云〕你知道我說什麼。〔卜兒云〕你待說什麼。〔正末云〕張郎。你是我家女婿。只今十年滿了也。俺兩口兒偌大年紀。房下別無所出。孩兒。你怎忍撇俺去了。今日爲始。則在我家裏住。〔卜兒云〕孩兒謝了父親者。〔正末云〕你看他便歡喜也。張郎。將俺那遠年近歲欠少我錢鈔的文書。都與我搬運將出來。算一算是多少。〔張郎云〕兀的不是文書。我都搬出來了。〔正末云〕小梅。點個燈來。〔小梅云〕兀的是燈。〔正末云〕都與我燒毀了者。〔張郎做搶科〕〔正末云〕呀呀呀。不怕燒了手。去那火裏搗。這文書那孩兒也。這錢直恁般中使。〔卜兒云〕老的也。想着你幼年時南頭裏販貴。北頭裏販賤。乘船騙馬。渡江泛海。做買賣。掙闔下許來大家私。放錢舉債。與人家錢鈔的文書。怎的也不通箇商量。就一把火都燒毀了。〔正末云〕量這些文書。打甚麼不緊。想咱的家私。不有十萬貫那。〔卜兒云〕十萬貫則有多哩。〔正末云〕從今爲始。將這十萬貫家私。姐夫姐姐兩口兒分取一半。將這一半與婆婆收着。〔卜兒云〕兩個孩兒謝了你父親者。〔張郎云〕謝了父親。〔正末云〕你看他便歡喜也。婆婆。將這一半家私且收留起。東平府裏那個不說劉員外那老子空

有錢呵。割捨不的。他是箇看錢奴。婆婆將這一半家私和那一輩老相識朋友每也開快活幾年咱。〔卜兒云〕老的你說的是。說的是。〔正末云〕婆婆。我待要庄兒頭住幾日去咱。〔卜兒云〕便着下次小的每鞍馬送老的往庄兒上去。家中一應大小事務。你休管。有我哩。你則管放心的去。〔正末云〕婆婆。我有句話敢說麼。〔卜兒云〕老的你也有甚麼話。但說不妨。〔正末云〕我則專等婆婆報個喜信。婆婆。小梅這妮子有箇比喻。你可知道麼。〔卜兒云〕你說。你說。有個甚的比喻。〔正末云〕婆婆。小梅這妮子他似那借甕兒釀酒。〔卜兒云〕如何是借甕兒釀酒。〔正末云〕別人家的甕兒借將的來家做酒。只等酒熟了時。可把那甕兒送還與他本主人去。婆婆。這妮子如今不腹懷有孕也。明日小梅或兒或女得一箇。則是你的。那其間將這妮子要呵不要呵。或是典或是賣。也只由的你。〔卜兒云〕你也說的是。〔正末云〕婆婆。〔卜兒云〕老的你又怎麼。〔正末云〕婆婆。小梅這妮子從來有些奴唇婢舌的。怕不惱着婆婆。看老夫的面。應當打時節。則罵幾句罷。〔卜兒云〕只古裏聒絮。我知道了也。〔正末云〕婆婆。小梅這妮子老夫恰纔不道來有甚的惱着你。應罵時節。你也則自處分咱。〔卜兒云〕老的你則放心的去。我說知道了也。〔正末云〕婆婆。〔卜兒云〕老的你莫不又是小梅麼。〔正末云〕婆婆。你覷你覷。〔卜兒云〕老的你恰纔將遠年近歲欠少啣錢債的文書都燒毀了。你可主着何意。〔正末云〕婆婆。你不知道。老夫心下自有個主意也呵。〔唱〕

【仙呂賞花時】我爲甚將二百錠徵人的文契燒。也只要將我這六十載無兒冤業消。〔帶云〕婆婆。我可似箇什麼那。〔唱〕我似那老樹上今日個長出些三笋根苗。〔帶云〕婆婆。小梅這妮子呵。〔唱〕你心中可便不錯。〔云〕婆婆。小梅這妮子。他可似什麼。那如同那生菜兒一般。他只要新水兒灑者波。婆婆。〔唱〕你是必休將兀那熱湯燒。〔下〕

〔卜兒云〕我知道了也。孩兒每看頭口兒送你父親庄兒上去來。〔同下〕

〔音釋〕 妯音逐 娼音里 瞻傷欠切 碾女翦切 噎音床 搗音禱 招音恰 掉音吊 摔音洒
搗莊瓜切 闕齋上聲 鞞音備 釀仰去聲 錯音草

第一折

〔張郎同旦兒上云〕歡喜未盡。煩惱到來。自家張郎的便是。這箇是我渾家引張。我當日與這劉員外家做女婿。可是爲何。都則爲這老的他有那潑天也似家私。寸男尺女皆無。所以上與他家做女婿。我滿意的則是圖他這家私。不想老的近日間着這小梅近身扶持。如今這小梅腹懷有孕。我想來若是得個女兒也。則分的他一半兒家私。若是得一個小廝兒。我兩隻手交付與他那家私。我不乾生受了一場。〔旦兒云〕張郎。你這幾日眉頭不展。可是爲何。〔張郎云〕大嫂你不知。我老實說。我當日與你家做女婿。爲你父親無兒。久以後這家緣家計都是我的。如今老的將這小梅姨姨收在身邊。如今腹懷有孕。若是得一個女兒。則分的他一半兒家私。若得個小廝兒。我雙手兒都交付與他。我不乾來受了。我因此上煩惱。〔旦兒云〕張郎。比及你有心呵。我也有心多時了。我先將小梅所算了何如。〔張郎云〕你那裏是我的媳婦。你是我的親娘。你可怎麼說。〔旦兒云〕俺先與妳姊說。則說小梅配絨線去。懷空走了也。〔張郎云〕此計大妙。〔旦兒云〕我就和你將妳姊說去來。妳姊。〔卜兒上云〕孩兒。你喚我做什麼。〔旦兒云〕妳姊。小梅又不曾打他。又不曾罵他。今早配絨線去。懷空走了也。〔卜兒云〕嗨。你兩個也省的。俺老的偌大年紀。見有這些兒望頭。歡喜不盡。在庄兒上專等報喜兒。怎麼有這般的事。莫不是你兩個做下來的。〔旦兒云〕小梅今日絕早自家走了。干我們兩個甚的事。〔卜兒云〕既然小梅走了。小的每輛起車兒來。你兩個跟着我直到庄兒上報知老的去來。〔同下〕〔正末領丑與兒上云〕老夫自從到於庄兒上住。則專等婆婆報一個喜信。我想人生在世。凡事不可過分。到這年紀。上身多有還報。則我那幼年間做經商買賣。早起晚眠。吃辛受苦。也不知瞞心昧己。使心用倖。做下了許多冤業。到底來是如何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將本求財。在家出外。諸般兒快。擁併也似錢來。到底個還不做冤家債。

〔云〕那一日婆婆人情去了。小梅這妮子忽的走到面前道。爹爹。小梅有句話。可是敢說麼。老夫便道有什麼話你說波。他道小梅有半年身孕。老夫便道。小鬼頭休胡說。婆婆聽得呵。枉打死你。他道您孩兒不敢說。老夫道是真個麼。他道是真個。我便教人請穩婆去。〔唱〕

【混江龍】請來憑脈。〔云〕一投的憑罷那脈也。婆婆道。老的你索與我換上蓋咱。老夫便道。你與我說了。我與你。他便道。老兒你賀喜者。〔唱〕他道小梅行必定是個廝兒胎。不由我不頻頻的加額。落可便暗暗的傷懷。但得一個生念子。拽布披麻扶靈柩。索強似那孝順女。羅裙包土築墳臺。往常我瞎心昧己。信口胡開。把神佛毀謗。將僧道搶白。因此上折乏的兒孫缺少。現如今我筋力全衰。人說着便去人喚着忙來。看經要滅罪。捨鈔要消災。我急煎煎去把那穩婆和老娘尋。恨不得曲躬躬將他土塊的這甄頭來拜。〔帶云〕我想兒孫的福分。非同小可也。〔唱〕使不着人強馬壯。端的是鬼使神差。

〔云〕與兒。昨日使你城裏去來。聽的我那一輩兒老相識朋友。每說我些什麼來。〔興兒云〕爹。我昨日城裏買油去。見一輩老的每說來。若得個女兒便罷。得一個小廝兒呵。他每待將你騎着頭口着草棍打着你遊街。還待着你做一箇大大的慶喜筵席哩。〔正末云〕興兒。你休說謊。〔興兒云〕孩兒不敢說謊。〔正末云〕哎。那老的每則不說出來。他敢是做出來也。〔唱〕

【油葫蘆】有那等守護賢良老秀才。他說的來狠利害。〔云〕他每都道是劉從善那老子空有錢。則恁般割捨不的。使若是個女兒呵罷論。若是個小廝兒呵。恥辱那老子一場。〔唱〕他待將這老頭兒監押去遊街。〔帶云〕小梅。你若真個得個兒呵。〔唱〕我情願謝神天。便把那香花賽。請親隣。便把猪羊宰。遮莫他將賽衛迎。草棍捱。但得他不罵我做絕戶的劉員外。只我也情願淫肉伴乾柴。

【天下樂】我可便得一個殘疾的小廝兒來。問甚麼興也。波衰總是那天數該。〔云〕天那。倘是我小梅這妮子分挽了。你覷這早晚多早晚也。莫不是小廝兒生得毒麼。〔唱〕則他那時辰兒問甚麼好共歹。我但得把他搖車兒上縛。便把我去墓子裏面埋。我便做一箇鬼魂兒。可便也快哉。

〔云〕與兒。〔與兒云〕爹。你叫我怎麼。〔正末云〕你門首覷者。看有什麼人來。〔卜兒同旦兒張郎上云〕可早來到也。與兒。你報與老爹知道。說我來看他哩。〔與兒云〕爹。有妳妳在門首哩。〔正末云〕婆婆來了也。與兒。殺下牢者。請請請。〔與兒云〕您孩兒知道。妳妳爹有請哩。〔卜兒云〕孩兒。您在門首。我先過去。見了老的。你着我說什麼。〔做見科云〕老的。你在这庄兒上好將息。倒大來耳根清靜也。〔正末云〕婆婆請坐。喜波喜波。得了個小廝兒麼。〔卜兒云〕是好個小廝兒。〔正末云〕婆婆。那小梅當真得了個甚麼。〔卜兒云〕我說便說。你則休煩惱。〔正末云〕你說。我不煩惱。〔卜兒云〕自從老的往庄兒上來了。俺一家兒看着老的面皮上。都儘讓小梅。又不曾打他。又不曾罵他。今日大清早起來。推配絨線去。懷空走了也。〔正末云〕走了也。你便說殺老夫也。好說破你說與咱同喜咱。〔卜兒云〕我不說。怕你不信呵。姐姐也在門首哩。〔正末云〕姐姐也來了。請過姐姐來。〔與兒云〕姐姐。爹有請。〔旦兒云〕張郎。你且在門首。我先過去。〔做見科〕〔正末云〕姐姐喜波喜波。得了個兄弟麼。是必擡舉你那兄弟兒咱。〔旦兒云〕父親。甚麼兄弟。〔正末云〕小梅得了的。他打什麼不緊。我則是覷着姐姐哩。〔旦兒云〕小梅又不曾打他。又不曾罵他。跟着人逃走了。〔正末云〕他走了。您娘兒每一家兒說便說。怕做甚麼。我知道這是我婆婆的見識。引張。到那裏見你爹時節。則說道是走了。他若說道是得了個小廝兒呵。那老子偌大年紀。則怕把那老子歡喜殺了。這個是婆婆使的見識。〔卜兒云〕小梅委實是走了也。〔正末云〕姐姐。你敢說說哩。量他打甚麼不緊。我則覷着姐姐姐夫哩。〔旦兒云〕父親不信呵。有張郎在門首。〔正末云〕女婿也來了。您娘兒兩箇我根前說。與兒。快請過姐夫來。〔與兒云〕姐夫。爹請你哩。〔張郎做見正末云〕父親好將息。倒宜出外。〔正末云〕姐夫。喜波喜波。你耶舅每廝守着好擡舉照覷咱。〔張郎云〕甚麼耶舅子那。〔正末云〕小梅得了的。〔張郎云〕甚麼小梅。又不曾打他。又不曾罵他。懷空害慌。跟着人走了。〔正末云〕噤聲。他怎麼走了。〔卜兒云〕說道走了就走了。那個哄你。走了一箇小妮子。打甚麼不緊。〔正末唱〕

〔那吒令〕哎。你是個主家的。〔云〕偌大年紀。虧你不害那臉羞。〔卜兒云〕我又不曾放屁。我怎麼臉羞。〔正末唱〕你與心兒妬色。你是個做女的。〔云〕不學些三從四德。俺一家兒簇捧着。你爲甚麼來。〔唱〕你縱心兒的放乖。更着你個爲婿的。〔云〕萬貫家緣都在你手裏。你在那錢眼

裏面坐的兀自不足哩。〔唱〕你貪心兒愛財。〔做哭云〕痛殺老夫也。〔卜兒笑科云〕呸。我又不曾殺他。又不曾招殺他。他惶恐自害羞走了。你張開着口哭些甚麼。〔正末唱〕怎着我空指望。空寧耐。落得這苦盡甘來。

〔鵲踏枝〕你可便道他歪不思量我年邁。〔卜兒云〕說道走了個隻身的小妮子。打甚麼不緊。則管裏絮絮聒聒的。〔正末唱〕他可便雖則隻身。那裏也是那重胎。〔帶云〕張郎。〔唱〕則被你壞了我也當家的這嬌客。〔云〕我原來錯怨了人也。都不干你事。〔唱〕天那。則被你便送了我。也轉世的浮財。

〔卜兒云〕他走也走了。你要呵我別替你娶一個。〔正末云〕噤聲。怎生對着孩兒每說出這等話來。〔唱〕

〔寄生草〕你不將我人也似覷。倒着我謎也似猜。〔帶云〕你聽我說與你。〔唱〕道不的二十上有志呵人都愛。三十上有命呵人還待。到的這四十上無子呵。可便人不拜。我想着那未分男女的腹中胎。〔卜兒云〕我只揀那年紀小生得好的。替你再娶一個。你也還養得出哩。〔正末唱〕誰問你那不施脂粉天然態。

〔云〕張郎。你到家便將那好鈔揀下一二千錠者。〔卜兒云〕敢是你那裏看了一個。你待取來做小老婆也。〔正末云〕我是娶一個也由的我那。〔卜兒云〕休道你娶一個。便娶十個。我是大。他也則索扶持我。〔正末云〕爲什麼扶持你。〔卜兒云〕怎麼不扶持我。〔正末云〕你不曾與俺劉家立下詞來。〔卜兒云〕休道立下。我連三門都與你蓋了。〔正末云〕張郎。你去四門頭出下帖子。但是有等貧難的人。明日絕早到開元寺內。我散錢去也。天那。劉從善今日悔過了也。〔唱〕

〔後庭花〕則爲我做家呵忒分外。今日着我無兒呵絕後代。可不這怪怪。呵招災禍。若是肯慈悲呵也不到的生患害。〔云〕張郎。你快去。與我出帖子者。〔張郎云〕您孩兒知道。〔正末唱〕我如今只待要捨浮財。遍着那村城裏外。都教他每請鈔來。缺食的買米柴。少衣的截些絹帛。把饑寒早撇開。免憂愁儘自在。

〔卜兒云〕元來你要捨財布施。你不捨呵也無人怪你。捨了財可便有誰人加重你也。〔正末云〕你那裏知道。我散了這幾文錢呵。那貧難無倚的人呵。〔唱〕

【青哥兒】他敢把咱來燒香。燒香禮拜。恰便似祖先。祖先看待。〔卜兒云〕你便這般救苦憐貧。捨財布施。做下功德。只是年紀高大。也沒多幾時在世。有那一個知道你的。〔正末云〕婆婆。你道他每不知道我麼。〔唱〕你道我日暮桑榆事可哀。將我死後屍骸向古道懸崖。淺葬深埋。松柏多栽。則恐怕後人不解。壘座甄臺。鐫面碑牌。寫的明白。等過往人來覷了。傷懷。都道是開元寺散家財的這劉員外。

〔卜兒云〕老的我便依着你。且回家裏去來。〔正末云〕婆婆。咱家去罷。〔唱〕

【賺煞尾】我在這城中住六十年。做富漢三十載。無倒斷則是營生的計策。今日個眼睜睜都與了補代。那裏也是我的運拙時乖。〔帶云〕婆婆。〔唱〕我這裏自裁劃也不索壘七波追齋。則那兩件事敢消磨了我這半世的災。我也再不去圖私利狠心的放解。我也再不去惹官司瞞心兒舉債。〔云〕這兩樁兒咱都不做了。難道天是沒眼的。〔唱〕可敢也一天好事奔人來。〔同衆下〕

〔音釋〕輻音亮 白巴埋切 挽音免 撿音聶 招音恰 謎迷去聲 帛巴埋切 鐫茲宣切 策鋪

買切 劃胡乖切

第二折

〔張郎上云〕自家張郎便是。父親的言語。着我收拾下錢鈔。在這開元寺內散錢。大乞兒一貫。小乞兒五百文。那錢鈔都準備下了也。請父親母親散錢去來。〔正末同卜兒旦兒上云〕張郎。將着那錢鈔只等貧難的人來。與我都散到者。錢也則被你送了老夫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則被你引的我來半生忙。十年鬧。無明夜攘攘勞勞。則我這快心兒如意隨身的寶。哎錢也。我爲你呵恨不的便蓋一座家這通行。

廟。

【滾繡球】我那其間正年小爲本少。我便恨不的問別人強要。拚着箇仗劍提刀。〔卜兒云〕啗人父南子北。拋家失業。也則爲這幾文錢。〔正末唱〕哎錢也。我爲你呵。也會痛殺。殺將俺父母來離。也會急煎。煎將俺那妻子來拋。〔卜兒云〕老的也。你走蘇杭兩廣。都爲這錢。恨不的你死我活也。非是容易掙下來的。〔正末唱〕哎錢也。我爲你呵。那搭兒裏不到。幾會憚半點勤勞。遮莫他虎嘯風萃。律律的高山直走上三千遍。那龍噴浪翻。滾滾的長江也經過有一二百遭。我提起來魄散魂消。

〔云〕張郎。收拾下香卓兒者。〔張郎云〕理會的。〔正末云〕婆婆。隨我一處拈香去來。〔卜兒云〕今日老的爲沒兒女。不昧神天。回心懺罪。我隨你去。我隨你去。〔正末云〕劉從善爲人一世。做買賣上多有虧心差錯處。我今日捨散家財。毀燒文契。改過遷善。願神天可表。〔唱〕

【倘秀才】那其間我正貧困裏。可便奪的一個富豪。今日個上戶也可怎麼却無了。下稍。也是我幼年間的虧心。今日老來報。〔帶云〕哎錢也。我爲你呵。〔唱〕也會味著心說咒誓。今日箇睜着眼犯天曹。孜孜的審約。

〔卜兒云〕可是你那做買賣使心用倖拆乏的。你怎麼則埋怨我那。〔正末唱〕

【呆骨朵】則俺這做經商的。一箇箇非爲不道。那些兒善與人交。都是我好賄貪財。今日箇折乏的。我來除根也。那翦草。我今日箇散錢。彼把窮民來濟。悔罪。彼將神靈來告。則待要問天公贖買一箇兒。〔卜兒云〕我明日再別替你娶一個罷。有你不愁無兒。〔正末唱〕也等我養小來防備老。

〔淨大都子領劉九兒小都子上云〕劉九兒。開元寺裏散錢哩。啗去那裏請鈔去來。有這個小孩兒把他另做一戶。得的這一分兒錢。俺兩個分了。買酒吃。官人也。叫化些兒。〔張郎云〕這箇小的。是一戶。也是兩家兒的。〔大都子云〕這小的另是一戶。〔張郎云〕也與他五百文。〔大都子分鈔科云〕劉九兒。把這鈔分了。啗兩個買

酒吃去來。〔劉九兒云〕這孩兒是我的。你怎生分我的錢。你學我有兒麼。〔大都子云〕窮弟子孩兒。我和你說定的。你怎生都要了。你便是有兒的。〔做鬧科〕〔正末云〕張郎。門首爲什麼鬧。〔張郎云〕父親。窮厮每爭錢哩。〔正末云〕孩兒也。這錢則不那窮的每爭。便這富的每也爭。待老夫親自問他。您每且休鬧者。〔唱〕

〔脫布衫〕今日個散錢呵。您不合閒焦。看我面也合道是耽饒。他主着意和人硬挺。便睜着眼大呼小叫。

〔劉九兒云〕哎。你個絕戶的窮民。你怎敢放刁也。〔張郎云〕這窮弟子孩兒。噤聲。〔正末唱〕

〔小梁州〕他罵一聲絕戶的窮民。怎敢放刁。則一句道的我便肉戰也身搖。〔做悲科云〕元的不痛殺我也。〔唱〕我傷心有似熱油燒。他那裏忙陪笑。敢這廝笑裏暗藏刀。

〔大都子云〕老的也。他父親請了一分鈔。他孩兒又要哩。〔正末唱〕

〔么篇〕元來是父親行請過了孩兒又要。您怎麼不尋思枉物難消。〔劉九兒云〕從小裏慣了孩兒也。〔正末唱〕你從小裏也該把這孩兒教。怎生由他恁撒拗。道不的家富小兒驕。

〔小都子云〕爹爹。你肚裏饑麼。〔劉九兒云〕我肚裏可知饑哩。〔小都子云〕你吃了飯再來。〔劉九兒云〕孩兒說的是。咱們吃飯去來。〔同下〕〔劉引孫上云〕自家劉引孫的便是。自從我那伯娘把我趕將出來。與了我一百兩鈔做盤纏。都使的無了也。如今在這破瓦窰中居住。每日家燒地眠。灸池臥。吃了那早起的。無那晚夕的。聽知我那伯伯娘在這開元寺裏散錢。大乞兒一貫。小乞兒五百文。各白世人。尙然散與他錢。我是他一個親姪兒。我若到那裏。怎麼不與我些錢鈔。我去便去。則怕撞着那姐夫。他見了我呵。必然要受他一場嘔氣。如今也顧不得了。可早來到寺門首也。〔做見張郎科云〕天那。你看我那命。肯分的我那姐夫正在門首。可怎麼好。我只得把這羞臉兒揣在懷裏。沒奈何且叫他一聲姐夫。姐夫。〔張郎云〕那裏這麼一陣窮氣。我道是誰。原來是引孫這個窮弟子孩兒。你來做什麼。〔引孫云〕窮便窮。甚麼窮氣。姐夫。我來這裏叫化些兒。〔張郎云〕

錢都散完了。沒得與你。你快去。〔正末云〕是誰在門首。〔張郎云〕是引孫。〔卜兒云〕他來做什麼。〔張郎云〕他來叫化些錢哩。〔卜兒云〕他也要來叫化。偏沒得與他。〔正末云〕婆婆。和那叫化的爭什麼。〔卜兒云〕老的也如今放着這些錢鈔。那窮弟子孩兒看見都要將起來。怎麼得許多散與他。〔卜兒做藏鈔科〕〔正末云〕婆婆。你且着他過來。引孫。你到這裏來怎的。〔引孫云〕聽知的伯伯伯娘在這裏散錢。您孩兒特來借些使用。〔正末云〕婆婆。不問多少。借些與他去。〔卜兒云〕引孫。你要借錢。我問你要三箇人。要一箇保人。要一箇見人。要一箇立文書人。有這三箇人。便借與你錢。無這三箇人。便不借與你錢。〔正末云〕哎。自家孩兒。可要甚麼文書。〔卜兒云〕他猛地裏急病死了。可着誰還我這錢。〔張郎云〕母親。正是這等說。〔正末云〕呸。醜賊生。干你甚事。〔卜兒云〕呸。則怕死了你那長俊的姪兒。〔正末指張郎科云〕婆婆。我問你。這個是誰的。〔卜兒云〕是俺的。〔正末云〕這個呢。〔卜兒云〕這個是你的。山核桃差着一橛兒哩。〔正末云〕這是我個親姪兒。有不是呵。我要打便打。要罵便罵。都不干你事。〔卜兒云〕住住住。你也休鬧。請你個太公家教咱。〔正末云〕引孫。〔引孫云〕您孩兒有。〔卜兒云〕哎。要打便打。什麼引孫引孫。擎些土兒來怕驚了他顫子。〔正末云〕你看我待打殺他者波。〔卜兒云〕誰着你打死人來那。〔正末云〕似這般炒鬧。如之奈何。將那十三把鑰匙來。〔卜兒云〕老的也。十三把鑰匙都在這裏。則要分付的。有下落者。〔正末云〕引孫。你見麼。〔引孫云〕您孩兒見。〔正末云〕女兒女婿近前。您兩口兒收了這鑰匙。掌把了這家私者。〔卜兒云〕孩兒謝了你父親者。〔正末云〕你看他可便歡喜也。〔張郎云〕多謝了父親。引孫。你打聽着十三把鑰匙都在我手裏也。與你這把鑰匙。看你吃不了。〔引孫云〕是那門上的。〔張郎云〕是東廁門上的。〔正末做悲科云〕兒也。我前者把與了你些錢鈔。都那裏去了。〔引孫云〕您孩兒定害的朋友多了。擎這錢鈔去。都待了相識朋友也。〔卜兒云〕你這個窮弟子孩兒。也有相識朋友。〔正末云〕孩兒也。還未到你那待朋友處哩。〔唱〕

〔倘秀才〕你有錢時待朋友。每日家花花草草。你今日無錢也。〔帶云〕索央親眷每呵。爹爹妳妳。有盤纏與些兒波。〔唱〕便這般煩煩也。那惱惱惱。〔帶云〕哎兒也。〔唱〕也是你貧不憂愁。富不驕。則待經商尋此三資本。則不如依本分教此三村學。那的也

便了。

〔引孫云〕恁孩兒一徑的來問伯伯伯娘。借些本錢做些買賣。〔正末云〕引孫孩兒也。則不如讀書好。〔引孫云〕伯伯。則不如做買賣。〔正末云〕引孫孩兒也。則不如讀書好。〔引孫云〕伯伯。則不如做買賣。〔正末唱〕

【滾繡毬】我道那讀書的志氣豪爲商的度量小。則這是各人的所好。你便苦志爭似那勤學。爲商的小錢。番做大錢。讀書的把白衣換做紫袍。則這的將來量較。可不做官的比那做客的粧么。有一日功名成就人爭羨。〔云〕頭上打一輪卓蓋。馬前列兩行朱衣。〔唱〕抵多少買賣歸來汗未消。便見的個低高。

〔云〕張郎。輾起車兒。着婆婆和姐姐先回去。我隨後便到也。〔張郎云〕我將這車兒輾起者。〔正末云〕婆婆。你和我引張先行。引孫這廝不學好。老夫還要處分他哩。〔卜兒云〕老的你慢來。我先回家去也。〔卜兒做虛下科〕

〔正末云〕兒也。我則覷着你哩。〔引孫云〕伯伯。您孩兒知道。〔正末做哭科云〕哎。苦痛殺我也。〔卜兒上云〕

老的也。你做甚麼哩。兀的不啼哭那。〔正末云〕我幾曾啼哭來。〔卜兒云〕你眼裏不有淚來那。〔正末云〕婆婆。我偌大年紀。怎沒些兒冷淚。〔卜兒云〕你這證候好來的疾也。〔正末云〕引孫。靴鞦裏有兩錠鈔。你自家取了去。引孫。勤勤的到墳頭上看去。多無一二年。我着你做一個大大的財主。〔引孫云〕您孩兒知道。〔正末唱〕

【煞尾】在生呵奉養父母何須道。死後呵祭奠那先靈你索去學。缺少兒孫我無靠。拜掃墳塋是你的孝。他處求人沽酒燒。鄉內尋錢買紙燒。一日墳頭與我走一遭。一句良言說與你聽着。你若是執性愚頑。不從我教。引孫也。我着你淡飯黃蘗。一直餓到你老。〔下〕

〔卜兒云〕窮短命。窮醜生。窮弟子孩兒。你在這裏做什麼。早早的死了。現報了我的眼裏。再上我門來。拷下你那下半截來。兀的不被你氣死我也。老的。你也等我一等麼。〔同下〕〔引孫云〕伯娘去了。你看我那伯伯。推打我與了我兩錠鈔。將到我那破瓦窰裏。也好做幾日盤纏。天也。兀的不窮殺引孫也。〔下〕

〔音釋〕 峯昨律切 懺撓去聲 審音蔭 約音杳 賄音誨 拗音要 梏音革 顙音信 廁音次

第二折

學案交切 勸音聖 着地燒切 齋祭平聲

〔張郎同旦兒上詩云〕人生雖是命安排。也要機謀會使乖。假饒不做欺心事。誰把錢財送我來。自家張郎的便是。自從父親將家私都與了我掌把。兀的不歡喜殺我也。時遇清明節令。寒食一百五。家家上墳祭祖。我將着這春盛擔子。紅乾臘肉。同着社長上墳去來。〔社長上云〕自家社長是也。今日清明節令。張郎請我去上墳。張郎。我和你上墳去。〔張郎云〕渾家。每年家先上你劉家的墳。今年先上俺張家的墳罷。〔旦兒云〕張郎。先上俺家的墳。〔社長云〕大嫂。你差了也。你便姓劉。你丈夫不姓劉。你先上張家的墳。纔是個禮。〔張郎云〕渾家。你嫁了我。百年之後。葬在俺張家墳裏。還先上俺張家墳去。〔旦兒云〕依着你。先上張家墳去來。〔同下〕〔引孫上云〕自家劉引孫。從那日伯伯與了我兩錠鈔。在這破瓦窰中都盤纏了也。今日清明節令。大家兒小家兒都去上墳拜掃。我伯伯說道。引孫。勤勤的祖墳上去。多無一二年。着你做個大大的財主。莫非我那伯伯有銀子埋在墳上那。我想祖墳是我祖上。連我父親母親也葬在那裏。難道伯伯說。我便上墳。伯伯不說。我便不上墳。引孫我雖貧。是一個讀書的人。怎肯差了這個道理。我往紙馬鋪門首唱了個肥喏。討了這些紙錢。酒店門首又討了這半瓶兒酒。食店裏又討了一個饅頭。我則不忘了伯伯的言語。引孫如今在隣舍家借了這一把兒鐵鍬。到祖墳上去澆奠一澆奠。烈些紙兒。添些土兒。也當做拜掃。盡我那人子之道。說話中間。可早來到這墳頭了。劉員外。你潑天也似家私。那個來上墳也。〔做拜科云〕公公婆婆。生時了了。死後爲神。我祭奠咱。這個是我父親母親。您孩兒窮殺也。想您兩口兒在生時。倚仗着公公婆婆的愛。您要了伯伯伯娘便宜。你便死了。今日都折乏在我身上。父親母親。〔詩云〕我爲甚麼說十分惺惺使九分。留着一分與兒孫。則爲你十分惺惺都使盡。今日個折乏的後代兒孩不如人。哎。多無一二年。着你做個大大的財主。劉引孫別無什麼孝順。我向祖墳上添些兒新土。我手裏拏定這把鐵鍬。我和這鐵鍬上有個比喻。則爲俺伯娘性子剛強。引孫我便是鐵石人。放聲啼哭。如今那好家財。則教我那姐夫張郎把柄。今日着劉引孫剋地受苦。我添了土也。可行祭祀的禮。則一箇饅頭供養了公公婆婆。我的父親母親沒有。倘若爭這饅頭鬧將起來。可怎麼了。這也容易劈做兩

半個。一半兒供養公公婆婆。這一半兒供養父親母親。奠了酒。烈了紙錢。祭祀已畢。我可破盤咱。〔詞云〕冬至來一百五日。正是那寒食時務。你看財主家何等風光。單則我悽涼墳墓。並沒甚紅乾臘肉。並沒甚清香甘露。拏定着這把鋤頭。也算得春風一度。〔做拏瓶與酒科云〕這酒冷怎麼吃。我去庄院人家盪熟了這酒吃了呵。可來取我這把鐵鍬。我盪酒去也。〔下〕〔正末同卜兒上〕〔正末云〕老夫劉從善。今日是清明。往墳頭祭掃去。婆婆孩兒每去了麼。〔卜兒云〕老的孩兒每去多時了。這早晚搭下棚。宰下羊。漏下粉。蒸下餛飩。春盛擔子紅乾臘肉。盪下酒。六神親眷都在那裏。則等俺老兩口兒燒罷紙要破盤哩。〔正末云〕婆婆孩兒每則怕不會來麼。〔卜兒云〕老的說孩兒每先來了也。〔正末云〕婆婆孩兒每這早晚到了麼。〔卜兒云〕老的孩兒每這早晚到那裏多時也。〔正末云〕走走走。你看我波貪說話。險些兒不走過去了。婆婆兀的不是咯的祖墳。咯墳頭上去來。〔卜兒云〕噯。老的險些兒錯走了過去。〔正末云〕來到這墳上。兀的不搭下棚。宰下羊。漏下粉。蒸下餛飩。盪下酒。紅乾臘肉春盛擔子。六神親眷都在那裏也。〔卜兒云〕則怕孩兒每來得遲。〔正末云〕老人家再來這等謊。你休要說。〔卜兒云〕我纔說的這個謊兒。〔正末云〕看了這墳所。好是傷感人呵。〔唱〕

〔越調關雎鶉〕你看祭臺和這墳臺。輒牆也那土牆。長出些三箇棘科和這荊科。那裏有白楊也那綠楊。〔帶云〕婆婆。恰纔不有人上墳來那。〔唱〕上墳的是女兒和這姪兒。還是近房也那遠房。婆婆。哎。你覷那光塌塌的墳墓前。涇津津的田地上。不聞的肉腥和這魚腥。那裏取茶香也那酒香。

〔紫花兒序〕他添不到。那兩鍬兒新土。燒不到那一陌兒銀錢。澆不到有那半碗兒的涼漿。〔云〕婆婆。兀的不有人來上了墳去了也。〔卜兒云〕老的也。是有人上墳來。好可憐人也。〔正末唱〕兀那上墳的瀟灑。和俺這祭祖的也悽涼參詳。多管是用下的多。人來的稀。和這草長的荒。我可甚麼子孫興旺。每日放羣馬和這羣牛。那裏有石虎也那石羊。

〔云〕婆婆。既是孩兒每不曾來哩。我和你先拜了墳罷。〔卜兒云〕老的。你也說的是。投到孩兒每來時。嚕老兩

口兒先拜了墳者。〔正末云〕婆婆，這裏拜拜。〔卜兒云〕老的也，這個是誰。〔正末云〕這個是太公太婆。〔卜兒云〕太公太婆，保佑俺家門興旺。太公太婆，早生天界。〔正末云〕這裏拜拜。〔卜兒云〕這個是誰。〔正末云〕這個是咱父親母親。〔卜兒云〕正是我的公公婆婆哩。公公婆婆，生時了，死後爲神。〔正末云〕這裏也拜拜。〔卜兒云〕這箇是誰。〔正末云〕這的是劉二兩口兒引孫的爹娘。〔卜兒云〕是引孫的父母，老的你差了，他是咱的小，咱是他的大，我怎麼拜他。〔正末云〕他活時節是咱的小，他今死了也道的個生時了，死後爲神，婆婆，看老夫面皮，你拜幾拜兒。〔卜兒云〕罷罷罷，我依着你，兀那劉二家兩口兒，你在那墳墓裏聽者，想你在生時，倚仗着公公婆婆欺負俺兩口兒，不想你也拔着短絛都死了，又丟下箇業種引孫，常時來纏門纏戶的，早的足騎車轆馬踏倒路死了，現報在我的眼裏。〔正末云〕婆婆拜着個墳，你那口裏不會住的。〔卜兒云〕呀，誰曾開口來。〔正末云〕婆婆，咱兩口兒百年之後，在那裏埋葬。〔卜兒云〕老的，我揀下了也這一塊地，正是高岡兒上，你看那樹木長的恰似傘兒一般，咱老兩口兒百年之後，這裏埋葬。〔正末云〕婆婆，怕俺兩口兒不能勾這裏埋葬麼。〔卜兒云〕我怎麼不能勾這裏埋葬，着那裏埋葬去。〔正末云〕婆婆，俺道兩口兒不能勾在這裏埋葬，兀的那裏埋葬去。〔卜兒云〕老的也，那裏是一塊下注水滄的絕地，俺不在這裏埋葬，倒去那裏埋葬。〔正末唱〕

〔調笑令〕則俺這一雙老枯椿，我爲無那兒孫不氣長，百年身死深埋葬，墳穴道盡按着陰陽。咱兩個死時節，便葬在兀那絕地上。〔帶云〕婆婆，到那冬年節下月一十五，婆婆也。〔唱〕誰與咱哭啼啼的烈紙燒香。

〔云〕婆婆，俺不能勾這裏埋葬，只爲俺沒得兒子來。〔卜兒云〕俺怎生沒兒子，現有姐姐姐夫哩。〔正末云〕你看我可早忘了，婆婆，孩兒每也未來哩，咱開口論閒話，我問你咱如今我姓什麼。〔卜兒云〕你看這老的，越發老的糊塗了，自家的個姓也忘了，你姓劉是劉員外。〔正末云〕我姓劉是劉員外，你可姓什麼。〔卜兒云〕我姓李。〔正末云〕我姓劉，你姓李，你來俺這劉家門裏做什麼。〔卜兒云〕你還不曉得，我當初這劉家三媒六證，花紅半酒，行財納禮，要到你這劉家門裏做媳婦兒來。〔正末云〕街上人喚你做劉婆婆，也是李婆婆。〔卜兒云〕

這老的。你怎麼葫蘆提。我嫁的雞隨雞飛。嫁的狗隨狗走。嫁的狐堆坐的守。我和你生則同衾。死則同穴。一車骨頭半車肉。都歸了你劉家。怎麼叫我做李婆婆。〔正末云〕婆婆。原來你這把骨頭也屬了俺劉家也。啗女兒姓什麼。〔卜兒云〕啗女兒也姓劉。是劉引張。〔正末云〕啗女婿姓什麼。〔卜兒云〕女婿姓張。是張郎。〔正末云〕我問你咱。俺女兒百年之後。可往俺劉家墳裏埋也。去他張家墳裏埋。〔卜兒云〕俺女孩兒百年之後。去他張家墳裏埋。〔做悲科云〕噯。這老的。你怎生只想到那裏。老的。真個俺無兒的好不氣長也。〔正末云〕婆婆。你纔省了也。〔卜兒云〕怎生得個劉家門裏的親人來。可也好哩。〔引孫上云〕自家引孫是也。恰纔熱了鍾酒吃。可來取我那把鐵鍬去咱。〔見科〕〔卜兒云〕引孫兒也。你來了也。你那裏去來。你這幾日怎麼不到我家裏吃飯來。你伯伯也在這裏。〔引孫云〕您孩兒上墳來。伯娘休打引孫。〔卜兒云〕孩兒也。我不打你。你則在這裏。我和你伯伯說去。老的小劉大也在這裏。〔正末云〕婆婆。什麼小劉大。〔卜兒云〕是啗引孫孩兒。〔正末云〕則叫他做引孫可便了也。什麼小劉大。〔卜兒云〕老的。孩兒每各自也有幾歲年紀。〔正末云〕着他過來。我問他。引孫。你來這裏做什麼。〔引孫做見科云〕您孩兒上墳來。〔正末云〕婆婆。你聽引孫道他上墳來。〔卜兒云〕老的也。是孩兒上墳來。〔正末云〕引孫。誰烈紙來。〔引孫云〕是您孩兒烈紙來。〔正末云〕婆婆。引孫道他烈紙來。〔卜兒云〕是孩兒烈紙來。〔正末云〕誰添土來。〔引孫云〕是您孩兒添土來。〔正末云〕婆婆。引孫道他添土來。〔卜兒云〕老的也。我知道了也。〔正末云〕引孫。你上墳來。你烈紙來。你添土來。則不你來。你背後又有一箇。我打這賊醜生。〔卜兒做勸科云〕員外。你爲什麼打孩兒。〔正末云〕婆婆放手。〔唱〕

〔小桃紅〕則啗這弟兄兒女總排房。向這一個墳塋裏葬。輩輩流傳祭祖上。〔帶云〕引孫。〔唱〕俺兩口兒須大如您爹娘。〔卜兒做勸科云〕老的也。你休打他。〔正末唱〕哎。你箇蓮子花放了我這過頭杖。〔帶云〕我不打這廝別的。〔唱〕這廝祭祖先可怎生無此三兒家大量。則這個便是上墳的小樣。〔卜兒云〕老的也。你說了呵打。〔正末云〕婆婆。我打了呵說。〔卜兒云〕你說了呵打。〔正末云〕婆婆。你放手。〔唱〕因此上便先打了後商量。

〔云〕引孫。是你上墳來麼。〔引孫云〕是您孩兒上墳來。〔正末云〕你爲甚麼不搭大棚。殺下羊。漏下粉。蒸下饅

頭。盪下酒。紅乾臘肉。春盛擔子。六神親眷都在那裏那。〔卜兒云〕這箇老的好笑。孩兒又沒錢。他吃的穿的也無。教他那裏討這許多那。〔正末云〕你道他無錢。引孫你見麼。〔引孫云〕您孩兒見些甚麼。〔正末云〕引孫。兀那鴉飛不過的。住宅石半石虎。那墳頭不去。到俺這裏做什麼來。〔卜兒云〕老的你差了也。那座墳知他姓張也姓李也。他是俺劉家的子孫。他怎麼不到俺劉家墳裏來。〔正末云〕誰是俺劉家的子孫。〔卜兒云〕引孫是俺劉家的子孫。〔正末云〕我不知道。引孫是俺劉家子孫。我則知道姐姐姐夫是俺劉家的子孫。〔卜兒云〕老的也。你越饒着越逞。爲人誰無個錯處。我當初是我執迷來。孩兒想我也曾打你。也曾罵你。從今日爲始。則在我家裏住。吃的穿的我盡照管你。休記我的毒哩。〔引孫云〕伯伯伯娘說從今爲始。也不打我。也不罵我。則着我在家里住。吃的穿的盡照管孩兒哩。〔正末云〕是誰說來。〔引孫云〕是伯娘說來。〔正末云〕是你伯娘說來。天也。這的是睡裏。也是夢裏。〔唱〕

〔鬼二台〕好事從天降。呆漢回頭望。〔引孫云〕我謝了伯伯。〔正末云〕你休拜我。〔唱〕則拜你那恰回心的伯娘。〔卜兒同引孫做悲科〕〔正末唱〕則見他子母每哭嚎吽。淚出他這痛腸。昨日個說的你慌上慌。哎。兒也。從今後不索你忙上忙。〔云〕婆婆。這個是誰家的墳。〔卜兒云〕老的也。這是俺劉家的墳。〔正末唱〕則俺這墳所屬劉。我怎肯着家緣姓張。

〔張郎同旦兒社長上〕〔社長云〕好快活也。〔正末云〕是誰家這般熱鬧上墳。〔社長云〕是劉張員外家上墳哩。〔正末云〕怎生是劉張員外。〔社長云〕老的。你不知道。張家的孩兒與劉家做女婿。喚他做劉張員外。〔正末云〕我對俺那婆婆說去。婆婆。咱女婿來了也。我和你破盤去來。〔卜兒做打科云〕你兩箇賤人都在那裏。這早晚纔來。〔正末唱〕

〔紫花兒序〕哎。你個擇隣的孟母。休打這刻木的丁蘭。〔云〕婆婆放手。這干那女婿甚麼事。〔唱〕且問你那跨虎的楊香。〔卜兒云〕孩兒。我爲甚麼打你幾下。您父親煩惱哩。孩兒也。你爲甚麼不穿些好衣服。〔旦兒云〕則這般罷波。〔卜兒云〕將鑰匙來。着下次孩兒每取衣服去。〔張郎云〕渾家中

麼。〔旦兒云〕不妨事。妳妳向着俺哩。兀的鑰匙。〔卜兒做擎鑰匙科云〕你兩個賤人再也休上我門來。老的。你十三把鑰匙我都賺將出來了也。〔正末唱〕哎。女婿着出舍。閨女着回房。相當得意梁鴻。引着你這子血光。炒鬧一個太公庄上。你也再休踹我劉門。我今也靠不着你個張郎。

〔卜兒云〕老的。兀的十三把鑰匙。你依舊當了這家罷。我年紀老了。〔正末云〕婆婆。你道你年紀大了。我也不小。婆婆。你掌把這家私。〔卜兒云〕我纔十八歲兒哩。是你當家者。〔正末云〕還是你當家者。〔卜兒云〕老的也。則管裏嚷。眼面前放着個當家的。老的也。我待將這十三把鑰匙與引孫孩兒當家者。你意下如何。〔正末云〕婆婆。莫不忒早了些。〔卜兒云〕啗合了眼。可遲了也。〔正末云〕婆婆。你說的是。〔卜兒云〕引孫近前來。兀的十三把鑰匙都與你。你去當家。〔引孫云〕謝了伯娘。姐夫靠後。我聞不的這一陣窮氣。〔張郎云〕你就不忘了一句兒。〔正末唱〕

〔禿廝兒〕着女婿別無指望。做女的也合斟量。則這家私裏外。你盡掌。孝父母奉蒸嘗也。彼周方。

〔聖藥王〕這一場胡主張。你須熱鬧俺荒涼。你行短。俺見長。姓劉的家私。着姓劉的當。女兒也不索便怨爹娘。

〔卜兒云〕俺這家私裏外。都着引孫掌了。俺家去來。〔正末云〕婆婆。俺和你家去來。〔唱〕

〔收尾〕你可便休和他折證。休和他強。自古道。女生外向。他到門日。且休題。只着他上墳時。自思想。〔下〕

〔引孫云〕姐夫你好歹也。不想我今日還做財主。十三把鑰匙都在我手裏。我也不和你一般見識。我與你這把鑰匙。你一世兒吃不了。你拜。〔做與鑰匙科〕兀的你歡喜麼。〔張郎云〕可知歡喜哩。〔引孫云〕你個傻廝。這是開茅廝門的。〔同衆下〕

〔音釋〕盪湯去聲 飲脩平聲 嚮音寔 癘巨靴切 輾女剪切 椿音莊 呆音諧 嚙音豪 眺音

第四折

〔正末同卜兒引孫上云〕老夫劉從善。今日是老夫賤降的日子。就順帶着慶賀小員外當家。引孫孩兒。誰想你有今日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一杯壽酒慶生辰。則我這滿懷愁片言難盡。只因那幾貫財。險纏殺我百年人。我受了萬苦千辛。我受了那一生罵。半生恨。

〔張郎同旦兒上云〕自家張郎的便是。今日父親生日。俺兩口兒拜父親去。早來到門首也。小舅。〔引孫云〕那裏一陣窮氣。姐夫。你那裏去來。〔張郎云〕我道你不是個受貧的人麼。俺來拜父親哩。〔引孫云〕姐姐姐夫。我報復去。〔報科云〕父親有姐姐姐夫在門首。〔正末云〕誰在門首。〔引孫云〕是姐姐姐夫哩。〔正末唱〕

【清江引】你道是女兒女婿都在門。我可爲甚麼不容他進。你只問他使的是那家錢。上的是那家墳。〔帶云〕他今日又上俺門來。〔唱〕顯的俺兩口兒無氣分。

〔引孫云〕伯伯伯娘。休和他一般見識的。〔正末唱〕

【碧玉簫】那廝每言而無信。凡事惹人嗔。怕不關親。怎將俺不歇問。〔帶云〕引孫。〔唱〕俺只索喚引孫近前來聽處分。你若是放這兩人踏着我正堂門。我敢限。我便拷你娘麼那三十棍。

〔卜兒云〕老的這孩兒每也孝順。將就他些罷。〔正末唱〕

【落梅風】你道他本賢達能孝順。只我個老無知偏生嗔忿。誰着他信夫婦的情。就忘了我養育的恩。〔云〕引孫。你對他說去。都不干我事。〔唱〕這都是他自做來有家難奔。

〔云〕引孫。你去說道。有親如你的便着過來。〔引孫見科云〕父親道。有親似我引孫的。便着過去。〔做喚科云〕

小梅姨姨。你領着孩兒來見父親去。〔小梅同僚兒上云〕妾身小梅是也。今有姐姐呼喚我。領着孩兒見爹去來。〔做見科云〕爹。我小梅和孩兒來了也。〔正末云〕兀的不是小梅。你在那裏來。〔小梅云〕爹。你可也三年忘却數年親哩。〔正末唱〕

〔水仙子〕你道我二年忘却數年親。〔云〕小梅。你是近身扶持我的。怎麼跟別人走了。你這小賤人。〔唱〕你可是麼一夜夫妻百夜恩。〔小梅云〕爹。你今日有了孩兒也。〔正末云〕誰是我孩兒。〔小梅云〕這不是你孩兒。〔正末云〕真個是我孩兒。〔唱〕今日個誰非誰。是都休論。婆婆也。早則有了拖麻拽布的人。〔云〕我兒也。你叫我一聲爹爹。〔僚兒云〕爹爹。〔正末唱〕他那裏便叫一聲。可則引了我靈魂。哎。你使着這嫉妬的心一片。圖謀的錢幾文。險送了我。我也翦草除根。

〔云〕引孫。請過姐姐姐夫來。姐姐。這三年小梅在那裏來。〔旦兒云〕父親不知。聽您女孩兒從頭說咱。當初小梅有半年的身孕。張郎使嫉妬心腸。要所算了小梅。您女孩兒想來。父親偌大年紀。若所算了小梅。便是絕嗣了。父親。您女孩兒將小梅寄在東庄裏姑姑家中。分曉得了這個孩兒。這三年光景。吃穿衣飯。都是您女孩兒照管。〔詩云〕則爲父親忒心慈。掌把許來大家私。今日白頭爹休怨我這青春女。你便有孝順姪怎強似的親兒。〔正末云〕孩兒。你不說我怎知道。〔唱〕

〔鴈兒落〕原來這親的則是親。我當初恨呵須當恨。那女夫便是各白的人。那女兒也該把俺劉家認。

〔卜兒云〕老的。誰想劉員外自家有了孩兒也。〔正末唱〕

〔得勝令〕婆婆。咱早則絕地上不安墳。則咱這孝堂裏有兒孫。你今日個得病如醫病。〔旦兒云〕父親。今日有了孩兒也。休忘了您女孩兒。〔正末唱〕姐姐。我怎肯知恩不報恩。〔引孫云〕今日有了兒也。十三把鎗匙還了伯伯。您孩兒則做的一日財主。〔正末唱〕你一世兒爲人。這的是大富十年運。咱三口兒都親。〔帶云〕俺女兒姪兒和這孩兒。〔唱〕我把

這潑家私。做三分兒分。

〔云〕您一家人聽老夫說者。〔詞云〕六十年趙下家私。爲無兒每每嗟咨。親兄弟不幸早喪。引孫姪遺出多時。狠張郎妄圖家業。孝順女暗撫親支。遇寒食上墳祭掃。傷感處化妬爲慈。因此上指絕地苦勸糟糠婦。不枉了散家財天賜老生兒。

〔音釋〕 歇音撤 喂狠平聲

題目

指絕地苦勸糟糠婦

正名

散家財天賜老生兒

硃砂擔滴水浮漚記雜劇

楔子

〔冲末扮孝老同正末王文用旦兒上〕〔孝老詩云〕急急光陰似水流。等閒白了少年頭。月過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萬事休。老漢是這河南府人氏。姓王。雙名從道。嫡親的三口兒家屬。孩兒是王文用。這個是孩兒的媳婦兒。俺三口兒守本分做着些營生。度其日月。孩兒也。你早間去長街市上做甚麼來。〔正末云〕父親。您孩兒去長街市上算了一卦。道您孩兒有一百日血光之災。千里之外可躲。孩兒待將些小本錢。到江西南昌地面做些買賣。一來是躲難逃災。二來就將本求利。不知父親意下如何。〔孝老云〕孩兒。豈不聞古人有言。離家一里。不如屋裏。又道是打卦。打卦只會說話。你怎麼信那些油嘴的話頭。只不如在家裏謹謹慎慎的消災延福倒好。〔正末云〕父親。陰陽不可不信。孩兒主意已定。裝都拴就了。不如任孩兒去罷。恐怕在家裏終日疑心惑志。便沒災難。也少不得生出病來。〔孝老云〕既然孩兒決意要去。我也不留你了。只要你小心在意者。〔正末云〕則今日好日辰。您孩兒辭別了父親。便索長行也。〔旦兒云〕大哥。你出路去。只是以身爲本。父親年紀高大了。是必早些回家來。若遇見便人。稍封平安信兒與我。〔正末云〕大嫂。你好生看覷家中。侍奉父親。我做些買賣便回來也。〔孝老云〕孩兒不必憂慮。則願你早早得利而回。〔正末唱〕

〔仙呂端正好〕趣非災離鄉故。相別罷便踐程途。〔旦兒云〕王文用今日分別。好生淒涼也。〔正末唱〕方信道人生唯有別離苦。眼看看向那海角天涯去。〔下〕

〔孝老云〕孩兒去了也。媳婦兒。沒事則閉門靜坐。等你丈夫回來者。〔旦兒云〕父親放心。您孩兒知道。〔同下〕

第一折

〔丑扮店小二上云〕小可是店小二。在此處開着個客店。但是南來北往。做買賣的。都來我這店裏安下。天色已晚。想是沒的人來了。我且關上門者。〔正末上云〕自家王文用的便是。自從離了家中。直到江西南昌販賣。利增百倍。本待要回家去。爭奈未勾那一百日。打聽的泗州好做買賣。我待就上泗州去。想俺這爲商賈的。

索是艱難也可。〔唱〕

〔仙呂點絳脣〕帶月披星。忍寒受冷離鄉井。過了些芳草長亭。再不會半霎兒得這腳頭定。

〔混江龍〕你看那人間百姓。在紅塵中都要幹營生。兩下裏行船走馬。各要奪利爭名。船尾分開橫水綠。馬蹄踏破亂山青。則他這搖鞭舉棹。可便也休相競。多則爲兩匙兒羹粥。乾忙了那一世落的這前程。

〔云〕天色晚了也。我在這店肆中覓個寄宿咱。小二哥。開門開門。〔店小二云〕有人喚門哩。我開開這門來。〔見科云〕我道誰。原來是老客。隔的兩個月不見。一發吃的好了。老客請進裏面來。用些什麼茶飯。〔正末云〕我來你這店裏。覓一宵宿。我與你二百文房錢。〔店小二云〕勾了勾了。老客請進裏面來。用些什麼茶飯。〔正末云〕茶飯都不用。你只與我點一盞燈來。〔店小二云〕理會的。燈在此。〔正末云〕小二哥。你把房錢收去。我明日五更前後早起便行。我也不辭你了。〔店小二云〕哦。你明日不辭我。天明就去。既然如此。你歇息罷。我自家睡去。〔下〕〔正末云〕我開上這門。走的我身子困倦了。我歇息咱。〔做睡打夢科〕〔云〕王文用也。甚睡兒到的我這眼裏。我開開這門。我來這裏。下了兩遭。倒不會細看。可怎生這裏有一個小角門兒。我開開這門。元來是一所花園。是好花也。〔唱〕

〔醉中天〕我則見牡丹花堪人賞。宜人敬。可人意。動人情。又則見青芍藥。白薔薇。紅錦櫻。又則見紫紋桃。間着那黃花杏。〔云〕是好花也。我待折一朵兒咱。〔唱〕不由我心中自警。百般的把拏不定。〔云〕這所在也無人。我便折一朵兒怕做什麼。〔做驚科〕〔唱〕呀。可怎生撲簌簌枝葉凋零。

〔淨扮邦老閃上做意科〕〔正末唱〕

〔後庭花〕則聽的擦擦的鞋底鳴。不不的大步行。好教我便疙疙的牙根。〔邦老靠正末科〕〔正末唱〕覺一陣滲滲的身上一冷。〔邦老做揪住正末科〕〔正末唱〕猛見

個黑妖精似和人尋爭覓競。這塌兒裏無動靜。昏慘慘月半明。莫不要虧圖咱性命。骨碌碌怪眼睜。早說的咱先直挺。

【青歌兒】天也。好着我又不肯問他。問他名姓。早則是打了個渾身癢掙。【做殺正末打拉下】（正末做醒科云）有殺人賊也。呸。【唱】我恰纔哄的覺來忽的醒。【云】好個惡夢也。我開了這門。【唱】我纔出門程。向花苑閒行。見風弄殘燈。正月白三更。親見個妖精待把我欺凌。只一拳險送了這潑殘生。天也。兀的不變成我病。

【云】噯。我做了這樣一個不祥的夢。兀的不是頭雞叫。小二哥你起來。收拾家火。我去了也。【下】（淨扮店小二上詩云）營生前路有千條。若無算計也徒勞。爲甚青年便頭白。一夜起來七八遭。自家是個賣酒的。在這十字坡口兒上。開張這一個小鋪面。覓幾文錢度日。今早起來燒的這鑊鍋熱。掛起望子。看有什麼人來買酒吃。【正末挑擔兒上云】王文用。你也行動些兒波。【唱】

【醉扶歸】我則見那野水穿花徑。村犬吠柴扃。合刺刺轆轤響。可正和着各鄉鄉的搗碓聲。更那堪綠柳相遮映。【做見店小二科云】這是一個小酒務兒。小二哥。有酒麼。【店小二云】有酒有酒。【正末云】小二哥。打二百文長錢的酒來。【店小二云】酒在此。你有量儘着你吃。只不要撒酒風。【正末唱】則你這醇糯酒渾如靛青。我且飲一盞消閒興。

【云】這酒盡中用。我慢慢的飲咱。【淨扮邦老上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自家鐵棒白正的便是。昨日多吃了幾碗酒。就在那柳陰下。一覺直到天亮。猛睜開眼。只見一箇小後生。五短身材兒。黃白臉色兒。挑着兩個沉甸甸的轆兒。那廝見了我便走。我就骨碌碌一個翻身。跳起來跟着他後面。急急的趕。不知怎的。再趕不上。我則是多吃了那幾碗黃湯。以此趕不上他。罷罷罷。前面有一個小酒務兒。再買幾碗酸他一酸。早來到這酒務裏。店小二有酒麼。【店小二云】有酒。請裏面坐。【邦老云】大碗裏醞的酒來。將些乾鹽來我吃兩碗酸。過我那昨日的酒來。【店小二做放酒科云】沒的乾鹽。有兩塊蒜瓣兒。【邦老云】蒜瓣兒也好。【正末云】王文用。看你

那膽心波不曾燒奠哩。我燒奠咱。〔唱〕

【金盞兒】忙燒奠。謝神明。憑買賣做經營。大古來貧窮富貴皆前定。〔邦老云〕那壁角子裏有人說話。我試聽他說什麼。〔正末做燒奠酒科云〕一點酒入地。願萬民安樂。兩點酒入地。願五谷豐登。三點酒入地。願好人相逢。惡人遠避。〔邦老拍卓科云〕兀那村弟子孩兒。那惡人惱着什麼來。〔店小二云〕老叔。不要打破了我的車子。〔正末唱〕我這裏扭回脖頸。他那裏閃雙睛。〔邦老云〕這席好無禮也。〔正末唱〕我見他忽的眉剔豎。禿的眼圓睜。說的我騰的撒了擡盞。哄的丟了魂靈。

〔正末做跪科〕〔邦老做扯起科云〕你小後生家不會說話。你便道好人相逢。惡人吉利。那惡人聽見你這般說。他也不怪你。〔店小二云〕老叔。是他小後生家不會說話。〔邦老打科云〕干你甚事。〔正末云〕哥哥教道小人是。〔邦老云〕我且問你。你做什麼買賣。〔正末云〕小人做個小貨郎兒。〔邦老云〕你是個貨郎兒。我也是個撚靶兒的。我和你合個夥計。一搭裏做買賣去。〔邦老做踢籠兒科〕〔正末云〕哥。只是些胭脂粉兒。〔邦老云〕你是那裏人。〔正末云〕小人河南府人氏。〔邦老云〕我和你同鄉。我也是河南府人氏。〔店小二云〕我是陝西人氏。〔邦老云〕河南府那裏住。〔正末云〕東關裏紅橋西大菜園便是。〔邦老云〕我可在西關裏住。〔店小二云〕我可在南關住。〔邦老打店小二科云〕誰問你哩。我問你姓什麼。〔正末云〕小生姓王。叫做王文用。〔邦老云〕我和你同姓。我姓白。〔正末云〕哥。你姓白。我姓王。怎麼是同姓。〔邦老云〕你却不知。我那老爺老娘可姓王。〔店小二云〕我姓鄭。是鄭共鄭。〔邦老云〕你幾家口兒。〔正末云〕小人三口兒。〔店小二云〕帶我四口兒。〔邦老云〕那三口兒。〔正末云〕我有父親。有渾家。帶小人可不是三口。〔邦老云〕你多大年紀了。〔正末云〕小人二十五歲。〔邦老云〕不是我占便宜。我可三十歲。〔店小二云〕和我兒子同歲。〔邦老云〕打這村弟子孩兒。兄弟。我與你做個哥哥。你與我做個兄弟。我買酒和你吃。〔正末云〕哥哥不棄嫌呵。小人情願與哥哥做個兄弟。〔邦老云〕店小二。打酒來。〔正末云〕不要哥哥買。您兄弟買。小二哥。再打一百文長錢酒來。我與哥哥遞一杯酒。〔店小二醞酒科云〕酒在此。〔正末把盞科云〕哥哥請酒。〔邦老吃酒科云〕我與你做個護臂。一搭裏

做買賣去。也不虧你。〔正末云〕哥哥。如今路途上甚是難行。恐怕您兄弟廝跟不的。〔邦老云〕陡。怎麼廝跟不的。〔正末唱〕

【四季花】哥哥。你少會出外可曾經。〔邦老云〕我一年三百六十日。則在外頭做買賣。〔正末唱〕哥也。我則怕沿路上歹人簇倖。〔邦老云〕有友人。你敢近他麼。〔正末唱〕若是強賊把咱來相攔定。〔邦老云〕他攔定你。你待怎的。〔正末唱〕可惱的我惡向膽邊生。〔邦老云〕你端的怎麼近他。〔正末唱〕我也曾拳到處倒了碑亭。我也曾匾擔打碎了天靈。〔邦老云〕你如今做什麼買賣。〔正末云〕哥。您兄弟本錢小。〔唱〕是個窮貨郎下賤的營生。〔邦老云〕你一日走的多少路。〔正末唱〕擡動脚一百里還餘剩。〔邦老云〕我可兩頭見日走三百里。〔正末唱〕這三時閃了脚腕。常只是怕誤了途程。〔邦老云〕連我也被這脚趔兒礙事。小二哥。將個針來。煩兄弟與我挑破這趔者。〔正末唱〕哥。則被你纏殺我也。七代先靈。

〔背云〕我怎麼做個計較。則除非恁的。〔回云〕哥。你吃一碗。〔邦老云〕將來我吃。兄弟。你也吃一碗。〔正末云〕您兄弟量窄。只好陪哥哥一小鍾。〔邦老云〕兄弟。你坐着。〔起身科云〕我如今過去。冷一碗。熱一碗。灌的他醉了。挑的籠兒就走。〔做入門科云〕兄弟。咱都是撚靶兒的。你唱一個。我吃一碗酒。〔正末云〕您兄弟不會唱。〔店小二云〕你不會唱。我替你唱。〔做唱科〕爲才郎曾把香燒。〔邦老做打科云〕誰要你唱哩。兄弟。既然你不會唱來。我唱一個你休笑。〔做唱科〕哎。你個大兒。〔云〕只吃那嗓子粗。不中聽。〔店小二云〕恰似個牛叫。〔邦老打科云〕打這弟子孩兒。兄弟。你好歹唱一個。〔正末云〕您兄弟不會唱。〔邦老云〕哎。你就唱一個何妨。〔正末云〕實是不會唱。〔邦老怒科云〕你不唱。〔正末慌科云〕哥也。我胡亂的唱一箇。奉哥哥的酒。〔邦老云〕你唱。〔正末遞酒科云〕哥吃一碗酒。您兄弟今日與哥哥是初相會。就唱個喜秋風。〔邦老云〕你唱你唱。我便吃。〔正末唱〕

【喜秋風】睡不着。添煩惱。灑芭蕉。淅零零的雨兒又哨。畫簷間鐵馬兒玎

玳瑁瑤闌。過的這南樓呀呀的鴈兒叫。〔邦老假睡科〕〔正末云〕不中。我走了罷。〔邦老云〕咄。你那裏去。〔正末唱〕則被他叫的來睡不著。〔邦老背云〕白正好莽也。本要冷一碗熱一碗灌的那廝醉了。挑的擔兒就走。誰想他倒灌的我醉了也。我如今要歇息些兒。則除是恁的。

〔做扯正末科〕〔正末云〕哥也。再吃兩碗。〔邦老云〕兄弟。我醉了也。我如今要睡一覺。〔正末云〕小二哥。將個枕頭來。〔邦老云〕我枕着你這腿睡。等我醒了時。和你一搭裏做買賣去。〔正末云〕哥要枕着你兄弟腿睡。我依着哥便是。〔邦老睡科〕〔邦老起身插刀子科〕〔店小二云〕老子也。這個人不好惹。〔正末云〕這賊漢枕着我這腿睡。可怎生是好。則除是恁的。小二哥。我和你兩個算算酒錢。〔店小二云〕客官。你是個好人。只要公道算還罷。共是一番打的酒。〔正末云〕你也是做買賣的。我也是個做買賣的。少了你酒錢。你不怪我。〔店小二云〕客官。你這一遭來。我另釀些好酒兒與你吃。〔正末云〕酒錢不打緊。你這酒薄。〔店小二云〕我這酒雖然薄。可有椿好處。剛吃到肚裏。即便骨碌碌的響動。〔正末云〕怪道我吃下去也是這般響。〔店小二云〕則是箇酒高。〔正末云〕小二哥。我與你商量。〔店小二云〕你敢要去麼。〔正末云〕我不去。我有些破腹。你替我一替。你不替我就作踐在這裏。〔店小二云〕好客官。不要在這裏作踐。我替你。〔做替科〕〔正末云〕我還了你這酒錢。〔做挑擔兒科云〕我出的這門來慚愧也。〔唱〕

〔賺煞尾〕他。覷我似鱸畔弄冬凌。他。覷我似碗裏拏蒸餅。若不是灌的來十分醕酏。怎按住他一場火氣性。我如今在虎口逃生。急騰騰再不消停。抵多少遙指空中鴈做羹。比及那賊徒酒醒。我已自家膽正。遮莫他趕將來。我與你先走了兩二程。〔下〕

〔邦老醒科云〕兄弟。與你一搭兒買賣呀。他倒做個金蟬脫殼計去了也。打你這弟子孩兒。你怎麼放了他去。〔店小二云〕他破了腹要阿屎哩。〔邦老云〕他如今那裏去了。〔店小二云〕你在这裏。我也在這裏。他又不同我一搭兒做買賣。我怎知他上南落北。〔邦老打科云〕哇。我兒也。一拳兒好買賣。在我手裏放的他走了。更待干罷。我如今趕着去。若趕的上呵。萬事罷論。若趕不上呵。回來一把火燒了你這草團瓢。把你一家兒都殺了。

王文用也不遠哩。我不問那裏，趕將去來。〔下〕〔店小二云〕可不是悔氣，好沒生惹這一場驚怕，我也不賣酒了。背巷裏賣酸醋去也。〔下〕

〔音釋〕 爨音殺 丕音披 滲所禁切 竭音窩 程音刑 鏹旋去聲 局居名切 轆音鹿 轆音盧

稚音對 毆音豆 倭音奚 剩音盛 趺音歸 窄音側 噪桑上聲 陷音茗 酊丁上聲

第二折

〔丑扮店小二上詩云〕別家水米和勻攪，我家水多米兒少。若到我家買酒來，雖然不醉也會飽。自家是個開店的，我這店喚做三家店。又喚做黑石頭店。這兩頭的兩個店，都是小本錢客商的下在裏面。那大本大利的都在我這店裏安下。今日天色將晚也，我且關上這門者。〔正末挑擔兒慌上云〕走走走。〔唱〕

〔南呂一枝花〕那廝他入門來便緊瞅了，這小本的裝，則被我買下了。些新槽的酒連珠兒灌，到有五六碗，他承興飲，吃到有兩三甌，盡醉方休。那好飲的也是天生就，一會兒直灌的那廝瓠子頭。他和衣兒穩睡安眠，怎知我悄聲兒逃席便走。

〔梁州第七〕若不是我使見識，一杯也那一跪天那。可不將我這潑殘生早做了千死千休。我從那早晨間直走到申時候，過了些青山隱隱，綠水悠悠，荒祠古廟，沙岸汀洲。七林林低隴高丘，急旋旋淺澗深溝。剛抹過另巍巍這座層巒，還隔着碧遙遙幾重遠岫。又接上白茫茫一帶平疇。巴的到綠楊渡口，早則是雲迷霧鎖，黃昏後，我去那野店上覓一宿。這的便是東海鰲魚脫釣鉤，我可也再不再回頭。

〔云〕可早來到黑石頭店也。這裏有三座店。我兩頭不去，則去那中間店裏下。那廝便趕將來，也尋不見我。就尋見我呵，我叫起來。這兩頭店裏人也要來救我。〔做見店小二科云〕小二哥，有乾淨房子打掃一間，我歇息咱。〔店小二云〕這間角子裏乾淨，你就在這裏歇息罷。〔正末云〕你與我點個燈來。〔店小二云〕燈在此。〔正

末云」我和你往後面走一遭去。我拽上這門。來到後面。這裏牆可怎生倒了。那「店小二云」便是雨水大倒了。不曾整理。「正末云」哥也。這條路可往那裏去。「店小二云」這條路往河南府去。「正末云」這條路往那裏去。「店小二云」這條路往泗州去。「正末云」這條路呢。「店小二云」這個是一條總路。都去的。「正末云」我淨了手也。我和你說。背後有條大漢。那廝趕的我至急。怕他來時叫門呵。我有一句話央你。你只說道有上司的明文。不下單客。我明日還你兩個人的房錢酒錢。「店小二云」我知道了。等他來時。我則說不下單客。回了他去。你自放心的睡。「正末云」我關上這門。我走了一日。身子有些困倦。我歇息咱。「邦老上云」那廝這等快走。他挑着兩個沉點點的籠兒。我腳踏着腦杓子走。只趕不上罷。天色晚了也。我往那裏宿去。遠遠的一字擺着三座店。這處喚做三家店。中間那坐店喚做黑石頭店。那廝本錢小。只在這兩邊店裏下。若是本錢多。在這黑石頭店裏下。未知如何。我則喚那店小二。他便知道。「做喚門科云」小二哥開門來。「店小二云」甚麼人喚門。「邦老云」我是個客人。天色晚了。覓一宵宿。「店小二云」上司明文。不下單客。「邦老做意科云」兄弟每。我說在兩頭店裏歇了罷。你說道黑石頭店好。却如何快把那驢子趕過來。依舊到兩頭店裏歇去。「店小二云」不要去了。我開門來也。我開開這門。「邦老做入門科」「店小二云」家裏來有房子。「邦老扭店小二打科云」你可道不下單客。「店小二云」你聽差了。我這裏則下單客。「邦老云」賊弟子孩兒。我問你。日頭兒似落未落。有一個五短身材。黃白色臉兒。小後生。挑着兩個籠兒。在這裏尋宿來麼。「店小二云」從清晨到晚。沒有一個人。「邦老云」兄弟。你輸了也。「店小二云」客官。怎麼是輸了。「邦老云」你不知道。我和那兄弟前面打數。處打了箇賭賽。他說道他走路快。我道我走路快。到黑石頭店裏廝等。先到的爲贏。後到的輸。一個半頭。一筋餅。一罈酒。如今我先到了。可不是他輸了也。「店小二云」這等你輸了。他先來好幾時了。我叫他去。「邦老云」你不要叫他。只說他在那間閣子裏睡。「店小二云」他在这間閣子裏睡哩。「邦老云」小二哥。我央及你。你明日早起來。與我做個證見。我問你誰先到來。你便道這箇大漢先到來。我把那一個半頭。一筋餅。一罈酒。都與你吃。「店小二云」老叔。我愛吃的是半舌頭兒。「邦老云」我和你後面看一看。這堵牆怎麼倒了來。「店小二云」這堵牆是雨水大淋倒了。「邦老云」怎麼不壘起來。「店小二云」便是無錢不曾壘的起。「邦老云」這條路往那

裏去。〔店小二云〕這條路往河南府去。〔邦老云〕這條路呢。〔店小二云〕這條路往泗州去的。〔邦老云〕這條路是往那裏去的。〔店小二云〕這中間的是一條總路。〔邦老云〕你討一領蓆子來與我。將你那鎖和鑰匙來。〔店小二云〕蓆子鎖和鑰匙都在這裏。〔邦老云〕你自睡去。我拽上這門。插上這鎖。你但則聲。我就殺了你。〔店小二云〕老叔休要發怒。我自睡去便了。〔下〕〔邦老云〕且慢者。我聽那廝說什麼。〔正末云〕我被那廝趕我這一路。多時不曾看我這東西。我剔的這燈。我是看咱。〔邦老做意聽科〕〔正末做拏硃砂科云〕一顆兒。兩顆兒。三顆兒。四顆兒。五顆兒。這一頭都有。我是看這一頭咱。〔正末做數五顆兒科云〕謝天地。十顆硃砂都有了也。我脫下衣服去歇息咱。〔做睡科〕〔邦老云〕這裏不下手。那裏下手。我踏開這門。且慢者。白正你尋思咱。兩邊店客人不曾睡哩。那廝叫將起來。到害了我的性命。等睡到半夜前後。我慢慢的下手。〔邦老睡科〕〔正末云〕我只聽的夠睡如雷。將我驚覺來。不知是那個人。〔唱〕

【賀新郎】是誰人恁般酣睡。喝嚶嚶。莫不是夢見的賊徒。撞着的禽獸。則聽的聲氣喘喘如雷吼。說的我戰兢兢提心在口。早難道高枕無憂。也是我常懷懼怕心。似聽的這聲音熟。〔云〕窗櫺上扯下些紙來。撚一個紙燈。蘸了這油點個燈。我是看咱。〔唱〕我這裏開房門。仔細的觀前後。〔云〕我道是誰。原來是店小二睡。〔唱〕那廝去房門前停死屍。精輓上枕頭。

〔云〕元來打夠鼾的在那一邊。再去看咱。〔做驚科〕天阿。可怎生正是那個賊漢。兀的不說殺我也。我且吹滅這燈。不要等他看見。〔唱〕

【牧羊關】我將這燈吹滅。身倒抽。說的我渾身上冷汗交流。莫是取命的閻王。殺人的領袖。說的我呆打頓。空張着口。驚急力。怕擡頭。恰待要睜開兩個眼。可早則軟塌了一對手。

〔云〕那廝睡着了也。我收拾往後門裏走。我又恐怕驚覺那廝。慌忙裏早把這燈都吹殺了。那裏摸我那行李衣服去。〔唱〕

〔隔尾〕一領布衫我與你剛剛的扣。入答麻鞋款款的兜。我又不肯高聲大咳嗽。我將這廝左瞅右瞅。哎天也。怎的他一陣兒昏迷。穩放我走。

〔云〕行李服都摸着了也。且喜那廝正睡着哩。此時不走。更待何時。〔唱〕

〔牧羊關〕只道他猛翻身睡覺秋。且喜得眼朦朧又打勦勦。他土魯魯噪內涎潮。我也急煎煎心下刀抽。有如秋夜雨一點一聲愁。正待要展開脚忙移步。百忙裏腿轉筋甚腌證候。

〔云〕我可尋那缺牆兒去。我跳過這牆來。我也不往那泗州路上去。只往我的河南府去也。〔下〕〔邦老醒做看科云〕嗨。這廝走了也。想這一拳兒買賣。不該是我的。罷罷罷。黑洞洞的那裏去尋他。不如回家去也。〔下〕〔正末扮太尉領鬼力上〕〔太尉詩云〕未曾燒下紙錢灰。人心纔動我先知。只言正直爲神道。那個陽間是正直。吾神乃東嶽殿前太尉是也。吾神在生之日。秉性忠直。不幸被友人所害身亡。皇天不負吾德。加爲東嶽殿前太尉。今朝玉帝初回。且在廟中間坐者。〔正末上云〕好大雨也。我待往前再走。不意遇着這大雨。待不前去。又怕那賊模趕來。所傷了我的性命。怎生是好。哦。這裏是一座廟宇。我且入的這廟來。避一避雨咱。〔做放下擔兒科云〕這碑子上寫着道太尉爺廟。上聖可憐見。小人若是躲過那賊人。與爺爺重修廟宇。再立祠堂。〔邦老上云〕好大雨也。那裏躲雨去。一箇古廟。我進裏面權躲雨去。兀的不是那廝。呸。這廝可不該死也。〔做披正末科云〕兄弟。你好走也。〔正末云〕你也尋的好哩。〔邦老云〕你等我一等。慌做甚麼。〔背云〕我試這廝的氣力咱。兄弟也。我這領布衫着雨淋溼了也。你與我扭一扭。乾了布衫。我和你一搭兒做買賣去。〔正末云〕哥。我不會扭。〔邦老云〕一領布衫不會扭。我便這般扭。你便那般扭。休一順了。〔正末云〕哥。我理會的。〔邦老云〕你休扭。你則拿着我自扭。〔邦老做扭科〕〔正末倒科〕敢是你不會吃飯那。則這些氣力。來來來。巧言不如直道。將那紅的來。〔正末云〕則有些胭脂。你將的去。〔邦老云〕我好俊臉兒。要搽胭脂。〔正末云〕有有有。敢是黃丹。〔邦老云〕我又不脚臭。〔正末云〕哥也。再沒些甚麼紅的。〔邦老云〕是硃砂。〔正末云〕哥也。我是做小買賣兒。那得硃砂。〔邦老云〕你記的黑石頭店裏面數一顆兒兩顆兒麼。〔正末云〕有有有。與哥哥一顆兒硃

砂。〔邦老云〕你休怪。既做相識。我也不強要你的。可是一件我趕了你兩三程地。則與我一顆兒少。我煩你再與我一顆兒。〔正末云〕哥。這須是我的。〔邦老云〕你不與我。我就殺了你。〔正末云〕我便再與哥哥一顆兒。砂。〔邦老做挑擔兒科云〕兄弟。我一擔兒都要。〔正末云〕哥。怎麼都要得我的。〔邦老云〕你敢不與我。我就殺你也。〔拔刀科〕〔正末云〕哥。我一擔兒砂都與你。你將的去。〔邦老低頭做拏籠兒科〕〔正末做區擔打邦老科〕〔邦老做回頭科云〕你怎的。〔正末云〕連這區擔。也送與你罷。〔邦老云〕好個賊弟子孩兒。我出這的廟門來。我且躲着。聽那廝說甚麼。〔正末云〕那賊漢將的我這砂去了。我若是走到前面。告知本處官府。拏住這賊漢。纔雪得我這口氣。〔邦老云〕你聽這廝的說話。怕不做出來。不如先下手為強。兄弟。我還你砂罷。〔正末云〕索是謝了哥。〔邦老云〕我則要你一件東西。〔正末云〕哥也。要什麼東西。〔邦老云〕我要你這顆頭。〔正末云〕哥也。兀的不有人來了也。〔邦老回頭科〕〔正末做躲科〕〔邦老趕正末做揪住頭髮殺科〕〔正末云〕鐵旗竿白正。你今日圖了我財。致了我命。在陰司告你。自有證見。〔邦老云〕誰是證見。〔正末云〕太尉爺。爺便是證見。〔邦老云〕簷稍下殺你無證見。〔正末云〕這浮漚兒便是證見。〔邦老云〕這浮漚便怎生做的。證見。你不問那裏告將來。我不怕你。〔正末唱〕

〔黃鍾尾〕罷罷罷。我這性呵。命似半輪殘月。三更後。一日無常萬事休。苦奔波。枉生受。有誰人肯搭救。單只被幾顆砂。送了。我頭。拚的向閻羅告。究。着鐵旗竿等。候。遮莫你板門。似手掌兒。也掩不得俺這叫屈的口。

〔邦老殺正末下科云〕一個小後生。倒使了我一身汗。我拖在這牆根底下。着這通緝刀子。搜開這牆阿。磕絆我。韋倒這牆。遮了這死屍也。與你個好發送。如今兩籠兒砂。都是我的了。一不做二不休。他說道家中有個花朵兒好媳婦。我拚的直到他家去。所算了他父親。怕那婦人不隨順我。神道。我鐵旗竿。須不怕你。隨你去。做證見來。〔下〕〔太尉云〕頗奈鐵旗竿白正無禮。在吾神廟中圖了王文用之財。又致了他命。指吾神為證見。便好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天若不降嚴霜。松柏不如蒿草。神靈若不報應。積善不如積惡。則今日領着鬼兵。擒拏鐵旗竿白正。走一遭去來。〔詩云〕休將奸狡昧神祇。禍福如同燭影隨。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下〕

〔音釋〕 齣吼平聲 熟償由切 軒漢平聲 顏音孩 歐音揪 漚音鷗

第二折

〔學老同旦兒上〕〔學老云〕老漢王文用的父親。自從孩兒做買賣去了。至今不見回還。天那。我這河南人多少在外做客的。怎麼再沒一個順便捎封信兒來家也。〔旦兒云〕父親且自寬心。這早晚回家也不見的。〔邦老上云〕某乃鐵爐竿白正。自殺了王文用。連日連夜走到這河南府東關裏紅橋西。問人來這是王文用家。這箇門兒便是。待我喚他一聲。家裏有人麼。〔學老云〕媳婦兒。門首有人叫哩。你去看咱。〔旦兒云〕我去看來。〔見科云〕君子。你尋問誰哩。〔邦老云〕大嫂。你這裏是王文用家麼。〔旦兒云〕你問他怎的。〔邦老云〕我是他的夥計。替他寄一封書在此。〔旦兒云〕好也。我對俺父親說去。〔旦兒見學老科云〕父親。有王文用同做買賣的夥計。捎的信來也。〔學老云〕是真個。我看去。哥哥。請家裏坐。〔邦老云〕老人家敢是王文用的父親麼。〔學老云〕我是他父親。哥哥是誰。〔邦老拜科云〕我是他認義的兄弟。與他一搭裏做買賣。他利有百倍。他偶然跼破脚。在後邊慢慢的行哩。着我先寄個信來。這個敢是哥哥的渾家。就是我的親嫂嫂一般。老伯。我走的餓又餓。渴又渴。你井裏打些水我吃。〔學老云〕我到井上打水去。〔邦老云〕我跟將老伯去。〔學老上井打水科云〕我打這水咱。〔邦老做推學老下井科云〕去。〔學老下〕〔旦兒哭科云〕我那父親阿。兀的不痛殺我也。〔邦老云〕兀那婦人不要啼哭。你丈夫是我殺了。你父親又被我推在井裏。也死了。我這一來單則爲你。你與我做了渾家罷。〔旦兒云〕我至死也不隨順你。〔邦老云〕你若不隨順我。我一刀就殺了你。你自尋思咱。〔旦兒云〕且住者。他若殺了我呵。俺父親與丈夫的冤讎。誰人來報。罷罷罷。你依的我一件事。我便隨順你。〔邦老云〕你且說出來。好依的我便依着你。〔旦兒云〕我丈夫新亡了。我若隨順了你。你也不吉利。如今待我丈夫百日之後。那其間與你成其夫婦。永遠團圓。也不是遲哩。〔邦老云〕也罷。我則要個吉利。你一百日之後。我和你成其夫婦。我今日錢也有了。媳婦也有了。你這房子產業都是我的。憑着我一片好心。天也與我半碗飯吃。〔同下〕〔淨扮地曹引鬼力上云〕小聖地曹的便是。今日在森羅殿上對案。還有天曹不曾來哩。鬼力門首

觀者。尊神來呵。報傳知道。(鬼力云)理會的。(孛老上云)老漢王文用的父親。頗奈白正無禮。將我孩兒王文用殺了。又將我推下井裏。又謀了我家媳婦爲妻。老漢死于非命。今日告地曹走一遭去。(見淨做跪科云)尊神。老漢特來告狀。(淨做跪科云)老官兒請起請起。(孛老云)尊神是地曹判官。老漢是亡魂冤鬼。尊神請起。我是告狀的。(淨云)你原來是告狀的。我錯認了是我的姑夫。你告誰。(孛老云)老漢河南府人氏。姓王。是王從道。嫡親的三口兒家屬。有個孩兒喚做王文用。又有個媳婦兒。我孩兒因做買賣去。利增百倍。有鐵旛竿白正圖了他財。又算他性命。又將老漢推在井裏死了。又要了我家媳婦兒。地曹與老漢做主咱。(淨云)你纔說是誰推在井裏。(孛老云)是鐵旛竿白正推我在井裏。(淨云)既是他推你在井裏。可怎麼不打溼了衣裳。(孛老云)溼是溼的。熱身子燂乾了。(淨云)你端的死了不會。(孛老云)我死了。(淨云)既是死了。便罷。告他怎的。(孛老云)尊神。你使些神通。擎將他來折對咱。(淨云)憑着我也成不的。你且這裏伺候者。等天曹來呵。你告他。不爭你着我去擎他。我怕他連我也殺了。(孛老云)我不曾見你這等神道。(下)(正末扮太尉引判官小鬼上)(正末云)吾神乃東嶽太尉。掌管善惡生死文簿。到森羅殿上對案。走一遭去來。(唱)

【正宮端正好】我將這帶鞋來換。我把這唐巾按。舞蹁躑兩袖風翻。我只見霜林颯颯。秋天晚。覺一陣冷氣侵霄漢。

【滾繡球】你道爲甚麼森森的透骨寒。却元來是茫茫的雲霧繁。遮斷著紅塵無限。剛則見衰草斑斑。兀的不是地府間黑水灣。早來到這奈何兩岸。兀的不是劍樹刀山。兩隻眼緊把冤魂來覷。一隻手輕將他鬼力撻。何處也蹣跚。

【倘秀才】摩弄的這玉帶上精光燦爛。拂綽了羅襪上衣紋。可便直坦。我與你登臨道。七林林過曲欄。我也曾坐觀十萬里。日赴九千壇。我沉吟了幾番。

【呆骨朵】我將這唾津兒潤破窗兒盼。(小鬼報科云)報的尊神得知。有東嶽太尉來到也。

〔淨云〕我接待尊神去。〔正末唱〕我探着手將小鬼揪翻。三吊脚捉腰。兩個指可便招眼。只一拳直打的他天靈爛。這一回倒做的我渾身汗。〔淨勸云〕上聖息怒。

〔正末云〕放手。〔唱〕我正待劈頭毛廝扯擗。不爭你攀臄膊強拆散。

〔淨云〕鬼力將酒過來。〔鬼力云〕酒到。〔淨做遞酒科〕〔云〕上聖滿飲一杯。〔正末唱〕

〔倘秀才〕見地曹手捧着溫良玉盞。我這裏忙擎起花紋象簡。〔淨云〕上聖許久不會了也。〔正末唱〕我和你間別來早已數載間。絕音信。少平安。今日得見面顏。

〔淨云〕上聖請坐。〔淨擎文卷遞科〕〔正末云〕這一宗是何文卷。〔淨云〕這一宗是個開剪截鋪的。將那好段千大尺兒量進來。小尺兒賣出去。如今勾將來。左脇下打三千銅鎚。右脇下打五千鐵棒。還着他托生去。〔鬼力云〕可着他變做個什麼。〔淨云〕可着他變個螞蝗。〔鬼力云〕因何變個螞蝗。〔淨云〕要長也隨的他。要短也隨的他。〔正末云〕這一宗是何文卷。〔淨云〕這一宗是個開洗糞鋪的。把人的好衣服或是洗白。或是高麗復生縑絲。他着那鐵熨斗都熨破了。我勾將他來。左脇下打三百銅鎚。右脇下打五百鐵棒。着那廝也還托生去。〔鬼力云〕他托生去可變個什麼。〔淨云〕可變個鐵匠。〔鬼力云〕因何變做鐵匠。〔淨云〕要硬也隨的他。要軟也隨的他。〔正末云〕這一宗是何文卷。〔淨云〕這一宗是個花園子。在生之日。按四季栽種樹木。傷枝損葉。勾至陰間。左脇下打三十銅鎚。右脇下打五十鐵棒。還着他托生去。〔鬼力云〕他可變個什麼。〔淨云〕直着他鐘鼓司勛陡房裏托生去。〔鬼力云〕可怎麼着他在勛陡房裏托生去。〔淨云〕這邊栽也由他。那邊栽也由他。〔正末云〕這一宗是何文卷。〔淨云〕這一宗是鐵幡竿白正圖財致命。殺了王文用。又將他父親推在井裏。又謀了他妻子。要了他家財。〔正末云〕我是看這宗文卷咱。〔唱〕

〔伴讀書〕檢生死輪迴案。是誰人敢把這天條扞。我奉着玉帝天符非輕慢。將是非曲直分明看。從頭兒報應真希罕。這的是天數要循環。

〔淨云〕上聖止有這宗文卷利害。〔正末唱〕

【笑和尚】你你你。將文卷細細繙。我我我。將桌面輕輕按。是是是。小字兒疊千萬。要要要。一行行親過眼。便便便。一字字莫摧殘。來來來。我一件件從公幹。

〔淨云〕上聖。這鐵磨竿白正在世間。無般不做。無件不爲。業貫將滿。除天可害。〔正末唱〕

【醉太平】你道他是天生就鷹鷂的羽翰。狠虎的賊心肝。這幾年家作業在陽間。並沒些忌憚。眼見得王文用在明晃晃刀頭上遭危難。王從道在黑洞洞井底下何時日。還將他花朵般媳婦兒只待要強姦。有這許多的罪犯。

〔云〕既是鐵磨竿白正有這般罪犯。你可怎生不着鬼力勾將來勘問。〔淨云〕上聖不知。我也曾幾番家着鬼力去迷那廝。爭奈他十分兇惡。所以上不敢近他。〔正末云〕我與你拏去。〔唱〕

【煞尾】則我這硬邦邦指爪。將那廝頭稍來挽。粗滾滾麻繩。將那廝脖項來拴。丟天靈剪手腕。着凌遲受磨難。那怕他潑頑皮。綽號做鐵磨竿。只消我這一對兒攔關。把那廝死狗也似拖將來。我直看見了您眼。〔下〕

〔淨云〕上聖去了也。我也跟着趁打殺。捉拏白正跑一遭。〔唱〕

【么篇】我將這廝琅琅鐵索把那廝肩脚綁。沉點點鐵棍將那廝臂膊撻。打碎天靈共眼眶。踢折蠻腰和腦漿。〔做嘴臉科〕〔鬼力云〕怎麼做這個嘴臉。〔淨唱〕把那廝直拏到鄴都。那邊着他慢慢的想。〔同下〕

〔音釋〕 踟思開切 煇烏去聲 鞋音汀 踟音駢 躑音仙 撻音班 踟音侵 招音恰 擣詞纖切

穠姜去聲 陡音斗 扞寒去聲 緇音番 鷗音甌 翰音寒 撻音唐 腕烏憤切

第四折

〔邦老同旦兒上〕〔邦老云〕自家白正的便是。自從殺了王文用。到這裏將他父親推在井裏。要了他渾家。這

幾日我有些神思不快。夢寐顛倒。不知是如何。大嫂。你與我安排些粥湯。我食用咱。〔旦兒云〕你則在這裏。熬粥湯去也。〔下〕〔正末扮魂子上云〕自家非別。乃是王文用。被鐵樵竿白正圖了財致了命。爭奈我陽壽未盡。今夜晚間問他索命去呵。〔唱〕

【雙調新水令】正黃昏庭院景淒淒。哎。啣天那。走的我軟兀刺一絲兩氣。浙零零的山路冷。昏慘慘的晚風吹。脚步兒剛移。一步步行到枉死地。

〔做行科云〕來到這個所在。是十字坡口兒上酒店。正是我當初遇着那賊處。他見着我甚些動靜。便起這點狠心。所算的我好苦也。〔唱〕

【沉醉東風】若不是我失時落勢。怎生的便攬禍招危。我和他這搭兒纔相見。平日裏又不相識。剛道個一聲兒惡人迴避。早激的他惡眼眼鬧是非。那裏也見財起意。

〔做行科云〕這個所在是黑石頭店。你那賊。我既是躲着你走了。你苦死的趕我怎麼。〔唱〕

【喬牌兒】我既是抽身兒悄悄脫離。又何苦直趕上這田地。我和他又沒甚殺爺娘搶道路深縫隙。可怎便拾殘生做到底。

〔云〕我想這一晚既然要躲那賊。只該悄悄的睡罷了。還要點着燈數這硃砂顆兒做什麼。自古道出外做客。不要露白。可知被那賊瞧破了也。〔唱〕

【甜水令】我只合緊閉房門。吹殘燈火。且圖安睡。怎好去一顆顆數着這東西。早被他識咱行藏。聽咱聲響。見咱踪跡。可不是自落的便宜。

〔做行科云〕這所在是東嶽太尉廟。那賊漢好狠也。我把一擔兒硃砂都送了你。只要留俺的性命。你怎麼還要將我殺了。我記的臨死時曾指滴水浮漚爲證。我如今冤魂不散。少不的和你索命。太尉爺爺。你是個掌生死的活神道。須與我屈死的王文用做主咱。〔做拜科〕〔唱〕

【折桂令】我忙合手頂禮神祇。現掌着死生文簿。何曾錯善惡毫釐。〔做再拜〕

科云「太尉爺爺」唱「你怎不憐見我屈死的冤魂。放過了他行兇的潑賊。待強奪了俺無主的嬌妻。我親指着滴簷前浮漚爲記。難道你坐殿上神聖無知。」做再拜科「唱」只願你檢驗輪迴。速顯靈威。將那廝直押送十八層地獄阿鼻。纔見的你百千年天性忠直。

「做行科云」我來到家中。看我那父親去咱。元來冤魂幽滯。還在井底。父親。元的不痛殺我也。」做悲科「唱」落梅風「我只道你靈性歸天上。却元來幽魂沉井底。總便是鐵石人。也見了心碎。我和他這冤讎結的來甚盡期。只除非各一家天地。

「云」我再看我那渾家。如今在那裏。元來他隨了那賊漢。正與他熬粥湯兒哩。」唱

「沽美酒」並不會見烈紙錢將咱祭。倒去熬粥湯送他吃。元來你個水性婆娘易轉移。乾着我生受了半世。眼睜睜看你做歹人妻。

「太平令」我癡心想望貞潔。你做事忒殺非爲。鐵磨竿滿懷得濟。王文用手稍兒着地。你這個潑賊就裏。落可便下的白佔了俺家緣家計。

「正末做扯邦老科云」鐵磨竿償我命來。」邦老云「你是什麼人。着我償你的命。」正末云「則我是王文用。你當日在太尉廟中。將我圖財致命。又將我父親淹死了。渾家也強佔了。你如何不償我命來。」邦老云「你說是我害你命來。可有何證見。」正末云「有有有。則滴水浮漚兒。便是證見。」邦老云「我平日是個老齋把素。伸指頭不咬人的人。這樣勾當。我幾曾幹來。你說太尉廟中滴水浮漚兒是證見。你只叫那太尉來。我和他對證。」太尉同鬼力上云「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兀那鐵磨竿白正。你還不認的我哩。你當日在我神廟中。滴水浮漚之下。將王文用圖財致命。又淹死了他父親。強奪了他妻室。你今日惡貫滿盈。有何理說。」邦老做跪科云「是是是。我殺了王文用。來望上聖可憐見。我與他看經禮懺。請高僧大德超度他生天。你則饒了我罷。」正末云「你那賊也有今日哩。從來一冤報。我怎麼還饒得你。」唱

「收尾」死生難過我心頭氣。冤讎有似簷間水。哎。你個圖財致命的狠心。

賊也。少不得做個落塹拖坑的沒頭鬼。

〔太尉云〕鐵旛竿白正。你今對吾神招證明白。兀那鬼力。將這廝押赴鄴都。受諸苦惱。永爲餓鬼。以報王文用之讎。你聽者。〔詞云〕則爲這鐵旛竿撒潑行兇。將王文用趕入廟中。既謀財又傷他命。結冤讐似海無窮。會指定浮漚爲證。到今朝運數當終。遣鬼力將他牽下。直押赴地獄重重。其屈死一雙怨鬼。償還他來世享通。纔見得冤冤相報。方信道天理難容。

〔音釋〕 識傷以切 祇音其 阿音窩 鼻音毗 隙音豈 跡將洗切 懺又鑑切 直征移切 喫音

恥 潔餞上聲 賊則平聲 的音底 塹僉去聲

題目 鐵旛竿圖財致命賊

正名 硃砂擔滴水浮漚記

便宜行事虎頭牌雜劇

李直夫撰

第一折

〔旦扮茶茶引六兒上〕〔西江月詞云〕自小便能騎馬。何曾肯上粧臺。雖然脂粉不施來。別有天然嬌態。若問兒家夫婿。腰懸大將金牌。茶茶非比別裙釵。說起風流無賽。自家完顏女直人氏。名茶茶者是也。嫁的個夫主乃是山壽馬。現爲金牌上千戶。今日千戶打圍獵射去了。下次孩兒每安排下茶飯。則怕千戶來也。〔冲末扮老千戶同老旦上云〕老夫銀住馬的便是。從離渤海寨。行了數日。來到這夾山口子。這裏便是山壽馬的住宅。左右接了馬者。六兒。報復去。道叔叔嬖子來了也。〔六兒報科〕〔旦云〕道有請。〔見科云〕叔叔嬖子前廳上坐。茶茶穿了大衣服來相見。〔旦換衣拜科云〕叔叔嬖子。遠路風塵。〔老千戶云〕茶茶。小千戶那裏去了。〔旦云〕千戶打圍射獵去了。〔老千戶云〕便着六兒請小千戶來說道。有叔叔嬖子。特來看他哩。〔旦云〕六兒快去請千戶家來。叔叔嬖子。且請後堂飲酒去。等千戶家來也。〔同下〕〔正末扮千戶引屬官踏馬上詩云〕腰橫鞬劍。身被鸛鷀裘。華夷圖上看。惟俺最風流。自家完顏女直人氏。姓王。小字山壽馬。現做着金牌上千戶。鎮守着夾山口子。今日天晴日煖無甚事。引着幾個家將打圍射獵去咱。〔唱〕

〔仙呂點絳脣〕一來是祖父的家門。二來是自家的福分。懸牌印掃蕩征塵。將勇力施呈盡。

〔混江龍〕幾回家開旗臨陣。戰番兵累次建功勳。怕不的貲財足備。孳畜成羣。長養着百十槽衝鋒的慣戰馬。掌管着一千戶屯田的鎮番軍。我如今欲待去消愁悶。則除是飛鷹走犬。逐逝追奔。

〔六兒上云〕來到這圍場中。兀的不是爺家裏有親眷來看你哩。〔正末云〕六兒你做甚來。〔六兒云〕有親眷來了也。〔正末唱〕

〔油葫蘆〕疑惟。這靈鵲兒坐在枝上穩暢。好是有定准。〔云〕六兒來的是什麼親眷。

〔六兒云〕則說是親眷。不知是誰。〔正末唱〕則見他左來右去。再說不出甚親人。爲甚麼叨叨絮絮。占着是迷丟沒鄧的混。爲甚麼獐獐狂狂。便待要急張拒遂的褪眼腦。又剔抽禿揣的慌口角。又劈丟撲搭的噴。只見他踏踏忽忽身子兒無些三分寸。覷不的那姦姦詐詐沒精神。

〔六兒云〕待我想來。〔正末唱〕

〔天下樂〕只見他越尋思越着昏。敢三魂失了一魂。〔帶云〕我試猜波。〔唱〕莫不是鐵哥鎖撫家遠探親。〔六兒云〕不是。〔正末唱〕莫不是達魯家老太君。〔六兒云〕也不是。〔正末唱〕莫不是晉察家小舍人。〔六兒云〕也不是。〔正末唱〕莫不是叔叔嬌子。兩口兒來訪問。

〔六兒云〕是了。是叔叔嬌子哩。〔正末云〕是叔叔嬌子。且收了斷場快家去來。〔下〕〔老千戶同老旦上云〕怎麼這時候千戶還不見來。〔旦云〕小的門首覷者。千戶敢待來也。〔正末上云〕接了馬者。茶茶。叔叔嬌子在那裏。〔做拜見科〕〔老千戶云〕孩兒相別了數載。俺兩口兒好生的思想你哩。今日一徑的來望你也。〔正末云〕叔叔嬌子請坐。〔唱〕

〔醉中天〕叔叔你鞍馬上多勞困。嬌子你程途上受艱辛。一自別來五六春。數載家無音信。則這個山壽馬。別無甚痛親。我一言難盡。來探你這歹孩兒。索是遠路風塵。

〔老千戶云〕孩兒。想從小間俺兩口兒。怎生擡舉你來。你如今崢嶸發達呵。你可休忘了俺兩口的思念。〔正末云〕叔叔嬌子。你孩兒有什麼不知處。〔唱〕

〔金盞兒〕我自小裏化了雙親。忒孤貧。謝叔叔嬌子。把我來似親兒般訓。演習的武和文。我如今鎮邊關。爲元帥。把隘口。統三軍。我當初成人不自在。我若是自在不成人。

〔云〕小的一壁廂割羊宰豬。安排筵席者。〔外扮使命上云〕小官完顏女直人氏。是天朝一個使臣。爲因山壽馬千戶。把守夾山口子。征伐賊兵。累著功績。聖人的命。差小官齎勅賜他。可早來到他家門首也。左右接了馬者。報復去。道有使命在於門首。〔六兒報科〕〔正末云〕粧香來。〔跪科〕〔使云〕山壽馬聽聖人的命。爲你守把夾山口子。累建奇功。加你爲天下兵馬大元帥。行樞密院事。勅賜雙虎符金牌帶者。許你便宜行事。先斬後聞。將你那素金牌子。但是手下有得用的人。就與他帶着。替你做金牌上千戶。守把夾山口子。謝了恩者。〔正末謝恩科云〕相公鞍馬上勞神也。〔使云〕恭喜相公得此美除。〔正末云〕相公吃了筵席呵去。〔使云〕小官公家事忙。便索回去也。〔正末送科云〕相公穩登前路。〔使云〕請了。正是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下〕〔正末云〕小的筵席完備未曾。〔六兒云〕已備下多時了也。〔老千戶云〕夫人。恰纔天朝使命。加小千戶爲天下兵馬大元帥。我聽的說道。將他那素金牌子。就着他手下得用的帶了。替做千戶。我想起來。我偌大年紀。也無些兒名分。甲首也不會做一個。央及小姐和元帥說一聲。將那素金牌子。與我帶着。就守把夾山口子去呵。不強似與了別人。〔老旦云〕老相公。你平生好一杯酒。則怕你失誤了事。〔老千戶云〕夫人。我若帶牌子做了千戶呵。我一滴酒也不吃了。〔老旦云〕你道定者。〔老千戶云〕我再也不吃了。〔老旦云〕既是這般呵。我對茶茶說去。〔老旦見旦云〕媳婦兒。我有一句話。可是敢說麼。〔旦云〕嬌子說甚話來。〔老旦云〕恰纔那使臣言語。將雙虎符金牌。與小千戶帶了。那素金牌子。着他手下有得用的人。與他帶。比及與別人帶了。與叔叔帶了。可不好那。〔旦云〕嬌子說的是。我就和元帥說。〔旦見正末云〕元帥。恰纔叔叔嬌子說來。你有雙虎符金牌帶了。那素金牌子。着你把與手下人帶。比及與別人帶時。不如與了叔叔可也好也。〔正末云〕誰這般說來。〔旦云〕嬌子說來。〔正末云〕叔叔平日好一盃酒。則怕他失誤了事。〔旦云〕叔叔說道。他若帶了牌子。做了千戶呵。他一滴酒也不吃了。〔正末云〕既然如此。將那素金牌子來。叔叔。恰纔使臣說來。如今聖人的命。着你孩兒做了兵馬大元帥。勅賜與雙虎符金牌。先斬後奏。這素金牌子。着你孩兒手下有得用的人。就與他帶了。做金牌上千戶。我想叔叔幼年。多曾與國家出力來。叔叔你帶了這牌。做了上千戶。可不強似與別人。〔老千戶云〕想你手下多有得用的人。我又無甚功勞。我怎生做的這千戶。〔正末云〕叔叔休那般說。〔唱〕

【一半兒】則俺那祖公是開國舊功臣。叔父你從小裏一個敢戰軍。這金牌子與叔父帶呵。也是本分。見嬖子那壁意欣欣。【云】叔父。你受了這牌子者。【老千戶云】我可怎麼做的。【正末唱】我見他一半兒推辭一半兒肯。

【老千戶云】元帥難得你這一片好心。我受了這牌子者。【正末云】叔叔。你受了牌子。便與往日不同。索與國家出力。再休貪着那一杯兒酒也。【老千戶云】你放心。我帶了這牌子呵。我一點酒也不吃了。【正末云】如此恰好。【唱】

【金盞兒】我爲甚麼語諄諄。單怕你醉醺醺。只看那斗來粗肘後黃金印。怎辜負的主人恩。但願你扶持今社稷。驅滅舊妖氛。常言道。家貧顯孝子。國難識忠臣。

【老千戶云】我則今日到渤海寨。搬了家小。便往夾山口鎮守去也。【正末云】叔叔。則今日你孩兒往大興府去。叔叔去取行李。路上小心在意者。【唱】

【賺煞】則今日過關津。度州郡。沒揣的逢他敵人陣。面上相持賭。的是狠。託賴着俺祖公是番宿家門。哎。你莫因循。便只待人急偎親暢好。道廝殺無過是啗父子軍。誓將那鯨鯢來盡吞。只將這邊關守緊。你可便捨一腔熱血報明君。【同旦兒六兒下】

【老千戶云】俺姪兒去了也。則今日往渤海寨搬取家小走一遭去。【同老旦下】

【音釋】 韃音鹿 驢音盧 鷓音蕭 鷓音霜 分去聲 累上聲 長音掌 刳音奎 便平聲 推退平聲

第二折

【老千戶同老旦上云】老夫自到的渤海寨。搬取了家小。來到俺這庄頭。見了衆多親眷。聽的我做了千戶。這個請我吃兩餅。那個請我吃三餅。每日則是醉。雖然吃酒。則怕誤了到任日期。有二哥哥金住馬在這庄兒上。

住坐。我辭了哥哥。便往夾山口子去也。〔老旦云〕老相公。啐在這裏等者。你去辭了伯伯。早些兒來。〔下〕〔老千戶云〕遠遠的望着。敢是哥哥來也。〔正末扮金住馬上云〕自家金住馬的便是。我有個兄弟。是銀住馬。他如今做了金牌上千戶。去鎮守夾山口子。聽的道往我這村兒前過。我無什麼。買了這一餅酒。與兄弟錢行走一遭去。〔唱〕

〔雙調五供養〕愁冗冗。恨綿綿。爭奈我赤手空拳。只得問別人借了幾文錢。可買的這一瓶兒村醪酒。待與我那第二個弟兄祖錢。想着他期限迫。難留戀。可若是今番去也。知他是甚日個團圓。

〔云〕兀的不是我兄弟。〔老千戶云〕兀的不是我哥哥。〔見科云〕哥哥。你兄弟做了金牌上千戶。如今鎮守夾山口去。一徑的辭哥哥來。〔正末云〕兄弟。我知道你做了金牌上千戶。鎮守夾山口子去。我無甚麼。買這一餅兒酒。與兄弟錢行。〔老千戶云〕看你這般艱難。你那裏得這錢來買酒。教哥哥費心。〔正末做遞酒科唱〕

〔落梅風〕我抹的這餅口兒淨。我斟的這盞面兒圓。〔老千戶做接盞科〕〔正末云〕兄弟且休便吃。〔唱〕待我望着那碧天邊。太陽澆奠。則俺這窮人家。又不曾別咒愿。則願的俺兄弟每。可便早能勾相見。

〔做澆奠再遞酒科云〕兄弟備飲一杯。〔老千戶云〕哥哥先飲。〔正末云〕好波。我先吃了。兄弟飲。〔老千戶云〕待你兄弟吃。〔正末云〕兄弟再飲一杯。〔老千戶云〕只我今日見了哥哥。吃幾杯酒。到的夾山口子。我一點酒也不吃了。〔正末云〕兄弟。你哥哥無甚麼與你。〔老千戶云〕我今日辭哥哥去。敢問哥哥要什麼。〔正末唱〕

〔阿那忽〕再得我往日家緣。可敢齎發與你此三個盤纏。有他這鯁接來的兩根兒家竹箭。〔老千戶云〕你兄弟收了者。〔正末云〕還有哩。〔唱〕更有條蠟打來的這弓弦。

〔老千戶云〕這兩件。你兄弟正用的着哩。〔正末云〕兄弟。你酒要少吃。事要多知。〔老千戶云〕請哥哥放心。我若到夾山口子去。整朔軍馬。隄備賊兵。我一點酒也不吃了。〔正末唱〕

【慢金盞】我看這苦口兒說些良言。勸你那酒莫貪。勸你那財休戀。你可便久鎮着南邊夾山的那峪前。統領着軍健。相持的那地面。但要你用心兒把守。得安然。你可便只愁陞。不愁貶。

〔老千戶云〕哥哥。俺那山壽馬姪兒。做着兵馬大元帥。我便有些疎失。誰敢說我。〔正末云〕兄弟。你休那般說。〔唱〕

【石竹子】則俺那山壽馬姪兒是軟善。犯着的休想他便肯見憐。假若是罪當刑死而無怨。赤緊的元帥令。更狠似帝王宣。

〔老千戶云〕想哥哥那往日。也曾受用快活來。〔正末唱〕

【大拜門】我可也不想今朝。常記的往年。到處裏追陪下些親眷。我也曾吹彈那管絃。快活了萬千。可便是大拜門撒敦家的筵宴。

〔老千戶云〕我想哥哥幼年穿着那等樣的衣服。今日便怎生這等窮暴了。〔正末唱〕

【山石榴】往常我便打扮的別梳粧的善。乾旱靴鹿皮綿團也似軟。那一領家夾襖子是藍腰線。

【醉娘子】則我那珍珠豌豆也似圓。我尙兀自揀擇穿。頭巾上砌的粉花兒現。我繫的那一條玉兔鵲是金廂面。

〔老千戶云〕哥哥。你那幼年間中注模樣。如今便怎生老的這等了。〔正末唱〕

【相公愛】則我那銀盆也似厖兒膩粉鈿。墨錠也似髭鬚着絨繩兒纏。對着這官員親將那籌筭傳。等的個安筵盞。初巡徧。

【不拜門】則聽的這者刺古笛兒悠悠聒耳喧。那駝皮鼓婆娑的。似春雷健。我向這筵前。筵前我也曾舞蹁躚。舞罷呵。誰不把咱來誇羨。

【也不囉】對着這種官員。諸親眷。送路排筵宴。道是去也。去也難留戀。甚

日重相見。

〔老千戶悲科云〕哥哥。不知此一別。俺兄弟每再幾時相見也。〔正末唱〕

〔喜人心〕今朝別後。更要相逢。則除是夢中來見。奈夢也未必肯做方便。只落的我兄弟行候落。嬌子行熬煎。姪兒行埋怨。世事多更變。好弱難分辨。

〔老千戶云〕哥哥。兀的不痛殺你兄弟也。〔正末唱〕

〔醉也摩娑〕則被你拋閃殺業人也波天。則被你拋閃殺業人也波天。我無賣也。那無典。無吃也。那無穿。一年不如一年。

〔老千戶云〕我會記的哥哥根前。有個孩兒。喚做狗皮。他如今在那裏。〔正末云〕我也久忘了。你又提將起來。做甚的。〔唱〕

〔月兒彎〕則俺那生忿忤逆的醜生。有人向中都會見。伴着火潑男也。那潑女茶房也。那酒肆在那瓦市裏穿。幾年間再沒個信兒傳。有句話舌尖上挑着我去。那喉嚨裏嚥。

〔老千戶云〕俺哥哥。有一句話。待要說可又不說。〔正末背云〕我有心待問兄弟討一件兒衣服呵。則是難以開口。我且慢慢的說將去。兄弟。你哥哥這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煞是艱難也。〔唱〕

〔風流體〕我到那春來時。春來時和氣喧。若到那夏時節。夏時節薰風遍。我可便最怕的。最怕的是秋暮天。更休題臘月裏。臘月裏飛雪片。

〔忽都白〕兄弟。我也曾有那往日的家緣。舊日的庄田。如今折罰的我無片瓦根椽。大針麻線。着甚做細米也。那白麪。厚絹也。那薄綿。兄弟。你則看俺一雙父母的顏面。怕到那冷時節。有甚麼替換下的舊襖子兒。你便與我一領兒穿也波穿。〔老千戶云〕哥哥。若不說呵。你兄弟怎生知道。我就着人打開駝垛。將

一領綿團襖子來與哥哥禦寒。〔正末唱〕不是我絮絮叨叨。話話煎煎。兩淚漣漣。霍不了我心頭怨。越不了我平生願。

〔老千戶云〕俺哥哥你往常時香毬吊挂幔幙紗幙那等受用。今日都在那裏。〔正末唱〕

〔唐兀歹〕往常我幔幙紗幙在繡圍裏眠。到如今枕着一塊半頭磚。土炕上土炕上彎着片破席薦。暢好是恹恹也波天。

〔云〕兄弟。你到那裏。好生整擗軍馬者。少飲些酒。〔老千戶云〕哥哥你放心。如今太平天下。四海晏然。便吃幾杯酒兒。有什麼事。〔正末云〕兄弟。你休那般說。〔唱〕

〔離亭宴煞〕雖然是罷干戈。絕土馬。無征戰。你索與他演鎗刀。輪劍戟。習弓箭。則要你堅心兒向前。你去那寨棚內莫愛愁。營帳內休懼怯。陣面上休勞倦。〔老千戶做拜辭科云〕則今日拜辭了哥哥。便索往夾山口子去也。〔正末云〕兄弟。你穩登前路。〔老千戶云〕左右那裏將馬來。〔做上馬科云〕哥哥。慢慢回去。〔正末唱〕則你那正馬屹蹬蹬的踐路途。我獨自個氣不歸庄院。〔老千戶云〕俺哥哥你還健着哩。〔正末唱〕我可便強健。殺者波活的。到明年後年。〔老千戶云〕待我到那裏。便來取哥哥。〔正末唱〕你待要重相。見面皮難。〔帶云〕兄弟。〔唱〕峪兩個再團圓。可兀的路兒遠。〔下〕

〔老千戶云〕俺哥哥回去了也。則今日領着家小。便往夾山口子鎮守去來。〔詩云〕我如今把守去夾山寨口。打點着老精神。時常抖擻料番兵。無一個擅敢窺邊。只管裏一家兒絮叨叨。勸咱不要吃酒。〔下〕

〔音釋〕 餞音賤 酪音撈 鏢邦妙切 峪于句切 碗烏官切 鶻音斛 戇音忙 纏去聲 蹣音仙 行音杭

第三折

〔老千戶同老旦上云〕歡來不似今朝。喜來那逢今日。自從到的這夾山口子呵。無甚事。正好吃酒。我着人去請金住馬哥哥到來。誰想他已亡化過了也。今日八月十五日。是中秋節令。夫人着下次孩兒每安排酒來。我

和夫人玩月。暢飲幾盃。〔動樂科〕「雜當報云」老相公禍事也。失了夾山口子也。〔老千戶慌科〕「老旦云」老相公。我說道你少吃幾鍾酒。如今怎麼好。〔老千戶云〕「既然這般。如今怎了。左右將披挂來。我趕賊兵去。」〔下〕「外扮經歷上云」小官完顏女直人氏。自祖父以來。世握軍權。鎮守邊境。爭奈遼兵不時侵擾。俺祖父累累與他廝殺。結成大怨。他倒罵俺女直人野奴無姓。祖父因此遂改其名。分爲七姓。乾坤宮商角徵羽。乾道那驢姓。劉坤道穩的罕姓。張宮音傲國氏姓。周商音完顏氏姓。王角音撲父氏姓。李徵音夾谷氏姓。修羽音失米氏姓。肖除此七姓之外。有扒包包五骨倫等。各以小名爲姓。自前祖父本名竹里真。是女真回回祿真。後來收其小界。總成大功。遷此中都。改爲七處。想俺祖父捨死忘生。赤心報國。今日子孫承襲。也非是容易得來的。〔詩云〕祖父艱辛立業成。子孫世世襲簪纓。一心只願烽塵息。保佐皇朝享太平。某乃元帥府經歷是也。如今有這把守夾山口子。老完顏每日戀酒貪杯。透漏賊兵。失誤軍期。非是小目罪犯。三遍將文書勾去。倒將去的人累次毆打。他倚仗是元帥的叔父相公。甚是煩惱。今番又着人勾去。不來時。直着幾個關西曳刺。將元帥府印信文書勾去。也不怕他不來。左右你可說與勾事的人。小心在意。疾去早回。待老完顏到時。報復某家知道。〔下〕「老千戶領左右上云」只因八月十五夜。失了夾山口子。第二日我馬上許多頭目。復殺了一陣。將擄去的人口牛半馬匹。都奪回來了。那頭目每與我賀喜再吃酒。〔又吃科〕「老旦云」小的每安排酒來。與老相公把個勞困盪兒。〔淨扮勾事人上〕「見科云」元帥有勾。〔老千戶喝云〕兀那廝。你是什麼人。〔勾事人云〕元帥將令。差我勾你來。〔老千戶云〕我是元帥的叔父。你怎麼敢來勾我。左右。拿下去打著者。〔左右打科〕「勾事人詩云」老完顏見事不深。元帥令敢不遵欽。我來勾你你倒打我。我入你老婆的心。〔下〕「淨扮勾事人上云」老千戶有勾。〔老千戶喝云〕兀那廝是什麼人。〔勾事人云〕元帥將令。差我勾你來。〔老千戶云〕哇。只我是元帥的叔父。你怎麼敢來勾我。左右。與我搶出去。〔左右打科〕「勾事人詩云」老完顏做事忒不才。倒着我濕肉伴乾柴。我今來勾你你不去。看後頭自有狠的來。〔下〕「外扮曳刺上云」洒家是個關西曳刺。奉元帥的將令。有老完顏失誤了夾山口子。差人勾去勾不來。差我勾去。可早來到也。〔做見科云〕老千戶。元帥將令。差人來勾你。你怎麼不去。〔做拿鐵索套上科詩云〕老完顏心寬膽大。元帥令公然不怕。我這裏不和你折證。到元帥府

慢慢的說話。〔老千戶云〕老夫人。這事不中了也。如今元帥府裏勾將我去。我偌大年紀。那裏受的這般苦楚。老夫人。與我盪一壺熱酒趕的來。〔下〕〔老旦云〕似這般怎生是好。我直到元帥府裏望老相公走一遭去。〔下〕〔正末引經歷祇候排衙上正末唱〕

〔雙調新水令〕賀平安報信。可便似春雷。你把那明丟丟劍鋒與我準備。他誤了。限次。失了軍期。差幾個曳刺勾追。〔云〕經歷。你去問鎮守夾山口子的。〔唱〕兀那老提控到來也未。

〔曳刺鎖老千戶上云〕行動些。〔老千戶云〕有什麼事。我是元帥的叔父怕怎麼。〔曳刺見經歷云〕把夾山口子的老完顏勾將來了也。〔正末云〕勾到了麼。拿過來。〔經歷云〕拿過來者。〔正末云〕開了他的鐵鎖。摘了他那牌子。〔老千戶做不跪科〕〔正末云〕好無禮也呵。〔唱〕

〔沉醉東風〕只見他氣不下的庭階下立地。不由我不惡嗽嗽心下猜疑。〔帶云〕我歹殺者波。〔唱〕我是奉着帝主宣。掌着元戎職。可怎生全沒些大小尊卑。〔帶云〕你是我所屬的官呵。〔唱〕還待要詐耳伴聾做不知。到根前不下個跪膝。〔云〕你今日犯下正條。劃的罪來。兀自這般強硬哩。經歷。你問他為什麼不跪。他若是不跪呵。安排下大棒子。先摧折他兩膝骨者。〔經歷云〕理會的。〔老千戶云〕經歷。我是他的叔父。那裏取這個道理來。要我跪着他。〔經歷云〕相公的言語道。你不跪着呵。大棒子先敲折你兩膝骨哩。〔老千戶云〕我跪着便了。則着你折殺他也。〔正末云〕經歷。着他點紙畫字者。〔經歷云〕老完顏。着你點紙畫字哩。〔老千戶云〕經歷。我那裏省得點紙畫字。〔經歷云〕這紙上點一點着。你吃一鍾酒。〔老千戶云〕我點一點兒呵。吃一鍾酒。將來。將來我直點到晚。〔經歷云〕你畫一個字者。〔老千戶云〕畫字了。〔經歷云〕老完顏。點了紙。畫了字也。〔正末云〕經歷。你高高的讀那狀子着他聽。〔經歷讀云〕貴狀人完顏阿可。見年六十歲。無病疾。係京都路忽里打海世襲民安下女直人氏。承應勞校。見統領征南行樞密院先鋒都統領勾當。近蒙行院相公差遣。統領本官軍馬。把守夾山口子。防禦賊兵。自合常常整擗戈甲。隄備戰敵。却不合八月十五晚。以帶酒致彼有失透漏。賊兵過界。打破夾

山口子。擄掠人民婦女牛馬匹。今蒙行院相公勾追。自合依准前來。却不合抗拒。不行赴院。故違將令。又將差去公人。數次拷打。今具阿可合得罪犯。隨供招狀。如蒙依軍令施行。執結是實。伏取鈞旨。一主把邊將。聞將令而不赴者。處死。一主把邊將。帶酒不時操練三軍者。處死。一主把邊將。透漏賊兵不迎敵者。處死。秋八月某日。完顏阿可狀。〔老千戶云〕這等我該死了。〔做哭科〕〔正末唱〕

〔攪箏琶〕哨須是關親意。也索要顧兵機。官裏着你戶列簪纓。看你門排畫戟。可怎生不交戰。不迎敵。喫的個醉如泥。情知你便是快行兵的姜太公。齊管仲。越范蠡。漢張良。可也管着些甚的。枉了你哭哭啼啼。

〔云〕經歷。將他那狀子來。〔經歷云〕有。〔正末云〕判個斬字。推出去斬訖報來。〔經歷云〕理會的。左右那裏推出老完顏斬了者。〔做綁出科〕〔老千戶云〕天那。如今要殺壞了我哩。怎的老夫人來與我告一告兒。〔老旦慌上云〕哥哥每。且住一住。我是元帥的親婦子。待我過去告一告兒。〔做見正末跪叫科〕〔正末云〕婦子請起。〔老旦云〕元帥。國家正廳上。不是老身來處。想你叔叔帶了素金牌子。因貪酒失了夾山口子。透漏賊兵。擄掠人民。元帥見罪。待要殺壞了。想着元帥自小裏父母雙亡。俺兩口兒擡舉的你長立成人。做偌大官位。俺兩口兒雖不曾十月懷胎。也曾三年乳哺。也曾煨乾就濕。嚙苦吐甘。可怎生免他項上一刀。看老身面皮。只用杖子裏戒飭他後來。可不好也。〔正末云〕你那知道那男子漢在外所行的勾當。〔唱〕

〔胡十八〕他則待殢酒食。可便戀聲妓。他那裏肯道把隘口退強賊。每日則是吹笛播鼓。做筵席。〔老旦云〕你叔叔老了也。〔正末云〕你道叔叔老了他多大年紀也。〔老旦云〕他六十歲了。〔正末唱〕他恰纔便六十。〔云〕姜太公八十歲遇文王。戊午日兵臨孟水。甲子日血浸朝歌。扶立周朝。八百年天下。〔唱〕他比那伐紂的姜太公。尙兀自還少他二十歲。

〔云〕婦子請起。這個是軍情事。饒不的。〔老旦出門科云〕老相公。他斷然不肯饒。怎生好那。〔老千戶云〕老夫。人請將茶茶小姐來。着他去勸一勸可不好。〔旦上云〕叔叔婦子。怎生這般煩惱呀。〔老旦云〕茶茶。爲你叔叔帶酒失了夾山口子。元帥待要殺壞了你叔叔。你怎生過去勸一勸兒可也好。〔旦云〕叔叔婦子。我過去說

的呵。你休歡喜。說不的呵。你休煩惱。〔旦見正末科〕〔正末怒云〕茶茶。你來這裏有什麼勾當那。〔旦云〕這是訟廳上。不是茶茶來處。只想你幼年間父母雙亡。多虧了叔叔嬌子。擡舉你長成。做着偌大的官位。你待要殺壞了叔叔。你好下的。怎生看着茶茶的面。饒了叔叔可也好。〔正末云〕茶茶。這三重門裏。是你婦人家管的。誰慣的。你這般亂心大膽哩。〔唱〕

〔慶宣和〕則這斷事處。誰教你可便來這裏。這訟廳上。可便使不着你那家有賢妻。〔云〕着他那屬官每。便道叔叔犯下罪過來。可着媳婦兒來說。〔唱〕你這個關節兒。常好道來的疾。〔云〕茶茶。你若不回去呵。〔唱〕可都枉臂。破哈這面皮面皮。

〔云〕快出去。〔旦云〕我回去則便了也。〔做出門見老千戶云〕元帥斷然不肯饒你。可不道法正天須順。你甚的官清民自安。我可什麼妻賢夫禍少。呸。也做不得子孝父心寬。〔下〕〔老旦云〕似這般如之奈何。〔老千戶云〕經歷相公。你衆官人每。告一告兒可不好。〔經歷云〕且留人者。〔衆官跪科〕〔正末云〕你這衆屬官每。做甚麼。〔經歷云〕相公。罰不擇骨肉。賞不避仇讐。小官每怎敢唐突。但老完顏倚恃年高。就酒誤事。透漏賊兵。打破夾山口子。其罪非輕。相公幼亡父母。叔父撫育成。此恩亦重。據小官每愚見。以爲老完顏若遂明正典刑。雖足見相公執法無私。然而于國盡忠。于家不能盡孝。賢者或不然矣。〔詩云〕告相公心中暗約。將法度也須斟酌。小官每豈敢自專。望從容尊鑑不錯。〔正末唱〕

〔步步嬌〕則你這大小屬官。都在這廳階下跪。暢好是一個個無廉恥。他是叔父。我是姪。道底來火須不熱如灰。你是必再休提。〔云〕他是我的親人。犯下這般正條款的罪過來。我尙然殺壞了。你每若有些兒差錯呵。〔唱〕你可便先看取他這個傍州例。

〔云〕你每起去。饒不的。〔經歷出門科云〕相公不肯饒哩。〔老千戶云〕似這般怎了也。〔經歷云〕老完顏。你既八月十五日失了夾山口子。怎生不追他去。〔老千戶云〕我十六日上馬趕殺了一陣。人口牛羊馬匹。我都奪將回來了。〔經歷云〕既是這等。你何不早說。〔見正末云〕相公。老完顏纔說他十六日上馬。復殺了一陣。將人

口牛半馬匹。都奪將回來了。做的個將功折罪。〔正末云〕既然他復殺了一陣。奪的人口牛半馬匹回來了。這等呵將功折過。饒了他項上一刀。改過狀子。杖一百者。〔經歷云〕理會的。〔讀狀云〕貴狀人完顏阿可。見年六十歲。無疾病。係京都路忽里打海世襲民安下女直氏。見統征南行樞密院事先鋒都統領勾當。近蒙差遣。把守夾山口子。自合謹守。整朔軍士。却不合八月十五日晚。失於隄備。透漏賊兵過界。侵擄人口牛半馬匹若干。就于本月十六日。阿可親率軍士。挺身赴敵。效力建功。復奪人口牛半馬匹于所侵之地。殺退賊兵。得勝回還。本合將功折過。但阿可不合帶酒拒院。不依前來。應得罪犯。隨狀招伏。如蒙准乞。執結是實。伏取鈞旨。完顏阿可狀。〔正末云〕准狀杖一百者。〔經歷云〕老完顏。元帥將令免了你死罪。則杖一百。〔老千戶云〕雖免了我死罪。打了一百。我也是個死的。相公且住一住兒。着誰救我這性命也。老夫人。喺家裏有個都管。喚做狗兒。如今他在這裏。央及他勸一勸兒。〔做叫科〕〔淨扮狗兒上云〕自家狗兒的便是。伏侍着這行院相公。好生的愛我。若沒我呵。他也不吃茶飯。若見了我呵。他便懂喜了。不問什麼勾當。但憑狗兒說的便罷了。正在竈窩裏燒火。不知是誰喚我。〔老千戶云〕狗兒我喚你來。〔做跪科云〕我央及你咱。〔狗兒云〕我道是誰。元來是叔叔。休拜請起。〔做跌倒科云〕直當撲了臉。叔叔有什麼勾當。〔老千戶云〕狗兒。元帥要打我一百哩。可憐見替我過去說一聲兒。〔狗兒云〕叔叔。你放心投到你說呵。我昨日晚夕話頭兒去了也。〔老千戶云〕如今你過去告一告兒。〔狗兒云〕叔叔放心。都在我身上。〔見正末科〕〔正末云〕你來做什麼。〔狗兒云〕我無事可也不來。想着叔叔他一時帶酒。失誤了軍情。你要打他一百。他不疼便好。可不道大能掩小。海納百川。看着狗兒面皮休打他。若打了他呵。我就惱也。饒了他罷。〔正末唱〕

〔沽美酒〕則見他慟懣懣的做樣勢。笑吟吟的強支對。他那裏口口聲聲道是饒過。只我這裏尋思了一會。這公事豈容易。

〔太平令〕我將他幾番家叱退。他苦央及兩次三回。則管裏指官畫吏。不住的叫天吁地。〔帶云〕狗兒。〔唱〕你可向這裏問。你莫不待替吃。〔狗兒云〕我替吃。我替吃。〔正末云〕你替吃。令人你安排下大棒子者。〔唱〕我先拷的你。拷的你腰截粉碎。

〔云〕令人拿下去打四十。〔做打科〕〔正末云〕打了搶出去。〔狗兒跌出科〕〔老千戶云〕狗兒說的如何。〔狗兒云〕我的話頭兒過去了也。〔老千戶云〕你再過去勸一勸。〔狗兒云〕他叫我明日來。〔老千戶推科云〕你再過去走一遭。〔見科〕〔正末云〕你又來做什麼。〔狗兒云〕我來吃第二頓。相公叔叔老人家了也。看着你小時節。他怎麼擡舉你來。叔叔便罷了。那嬌子抱着你睡。你從小裏快尿。常是澆他一肚子。看着嬌子的面皮饒了他罷。〔正末云〕你待替吃麼。〔狗兒云〕我替吃。我替吃。〔正末云〕再打二十。〔做打科〕〔正末云〕搶出去。〔狗兒跌出科〕〔老千戶云〕狗兒你說的如何。〔狗兒捧屁股科云〕我這遭過去不得了也。〔老千戶再推科〕〔狗兒云〕相公。〔正末云〕拿下去。〔狗兒慌科云〕可憐見。我狗兒再吃不得了也。〔正末云〕將銅鑼來。切了你那驢頭。〔狗兒跌出科〕〔老千戶云〕你再過去勸一勸。〔狗兒云〕老弟子。孩兒你自掙揣去。〔下〕〔正末云〕拿過來者。替吃了多少也。〔經歷云〕替吃了六十也。〔正末云〕打四十者。〔做打科正末唱〕

〔鴈兒落〕你暢好是腕頭有氣力。我身上無些三意。可不道廚中有熱人。我共他心下無讐氣。

〔得勝令〕打的來一棍子。一刀錐。一下起一層皮。他去那血泊裏難禁忍。則看俺校椅上怎坐實。他失誤了軍期。難道他沒罪誰擔罪。〔云〕打了多少也。〔經歷云〕打了三十也。〔正末唱〕纔打到三十。赤瓦不刺海你也忒官不威牙爪威。〔云〕再打者。經歷云斷訖也扶出去。〔老千戶云〕老夫人打殺我也。誰想他不可憐見我。打了這一頓。我也無那活的人也。〔老旦哭云〕老相公。我說什麼來。我着你就少吃一鍾兒酒。〔老千戶云〕老夫人。打了我這一頓。我也無那活的人了也。老夫人有熱酒篩一鍾兒我吃。〔下〕〔正末云〕經歷。到來日牽羊擔酒。與叔父煖痛去。〔唱〕

〔鴛鴦煞〕你則合眠霜臥雪驅兵隊。披星帶月排戈戟。你也會對咱盟咒。再不貪杯。唱道索記前言。休貽後悔。誰着你日暮朝夕。嘗吃的來醺醺醉。到今日待怨他誰。這都是你那戀酒迷歌上落得的。〔衆隨下〕

〔音釋〕徵音止 修音同 刺音辣 嗽音去聲 職張恥切 膝喪擠切 劃音畫 戟巾以切 敵丁

梨切 的音底 帶音膩 食繩知切 賊則平聲 笛丁梨切 席星西切 十繩知切 疾精

妻切 約音杳 酌音沼 從音勿 錯音草 姪征移切 燭音炒 敝邦也切 力音利 禁

平聲 實繩知切 夕星西切 得當美切

第四折

〔老千戶同老旦上云〕誰想山壽馬做了元帥。則道怎生樣看覷我。誰想道着他打了一百。老夫人開了門者。不問誰來。只不要開門。〔老旦云〕老相公打壞了也。我關上這門者。我如今閉門家裏坐。還怕甚禍從天上來。〔正末引旦經歷祇從上云〕經歷。今日同夫人牽半擔酒。與叔叔煖痛去來。〔經歷云〕理會的。〔正末云〕可早來到叔叔門首。怎麼閉着門在這裏。令人。與我叫開門來。〔祇從做叫門科〕〔正末唱〕

〔正宮端正好〕則爲他誤軍期。遭殘害。依國法斷的明白。尋思來這期親尊長妨礙。俺今日謝罪也在宅門外。

〔滾繡球〕疾去波到第宅。休道是鎮南邊統軍元帥。則說是親眷家將半酒安排。休道遲。莫見責。省可裏便大驚小怪。將宅門疾快忙開。報與俺那老提控叔叔先知道。則說我姪兒山壽馬和茶茶煖痛來。莫得疑猜。

〔云〕怎麼叫了這一會。還不開門。經歷。你與我叫門去。〔經歷云〕理會的。〔做叫門科云〕老完顏。你開門來。俺有說的話。〔老千戶云〕我不開門。〔經歷云〕你真個不開門。〔老千戶云〕我不開。〔經歷云〕你那舊狀子不曾改。還要問你罪哩。〔老千戶云〕你再問我的罪。再打上一百罷了。我死也只不開門。隨你便怎麼樣來。〔經歷云〕相公。老完顏只不開門。怎生是好。〔正末唱〕

〔伴讀書〕他道你結下的冤讐。大傷了他舊叔姪美情懷。一任你昨日的供招依然在。休想他低頭做小心腸改。便死也只吃杯兒淡酒何傷害。到底個不伏燒埋。

〔云〕茶茶。你叫門去。〔旦做叫門科云〕叔叔嬌子。我茶茶在門外。你開門來。開門來。〔老旦云〕想茶茶昨日也曾爲你告來。是那山壽馬姪兒。執性不肯饒你。看茶茶面上。開了門罷。〔老千戶云〕他既然今日到我家來。昨日便爲我再告一告兒不得。譬如我已打死了。只不要開門。〔正末唱〕

〔笑和尚〕他問我今日個一家兒。爲甚來昨日個打我的。可是該也。那不該。把臉皮都撒在青霄外。從今後拚着個貪杯的老不才。謝了個賢慧那女裙釵。休休休。想他便降階的忙迎待。

〔云〕待我自家去。叔叔。你姪兒山壽馬自在這裏。你開門來。〔老旦云〕既然元帥親身到此。須索開門。請他進來者。〔做開門〕〔正末同旦經歷跪科云〕這是姪兒不是了也。〔老千戶云〕你昨日打我這一頓。虧你有甚麼面皮又來見我。〔正末云〕叔叔。這不干你姪兒事。〔老旦云〕你叔叔偌大年紀。你打他這一頓。兀的不打殺了也。〔正末唱〕

〔川撥棹〕你得要鬧咳咳。鬧咳咳。使性窄。我須是奉着官差法令應該。豈不知你年華老邁。故意的打你這一百。

〔老千戶云〕我老人家被你打了這一頓。還說不干你事。倒干我事。〔正末唱〕

〔七弟兄〕你也不索左猜右猜。既帶了這素金牌。則合一心兒鎮守着夾山寨。誰着你賞中秋翫月暢開懷。敢前生少欠他幾盞黃湯債。

〔梅花酒〕呀。這一場事不諧。又不是相府中台。御史西臺。打的你肉綻也。那皮開。你心下自裁劃。招狀上沒些歪。打你的請過來。將牌面快疾擡。老官人觀明白。

〔老千戶云〕依你說是誰打我這一百來。〔正末唱〕

〔收江南〕呀。這的是便宜行事的那虎頭牌。〔老千戶云〕元來是軍令上該打我來。〔正末唱〕打的你哭啼啼。濕肉伴乾柴。也是你老官人。合受血光災。休道是做

姪兒的忒歹。早忘了你和俺爺爺妳妳是一胞胎。

〔云〕茶茶。快與我殺羊盪酒來與叔叔煖痛者。〔唱〕

【尾煞】將那煖痛的酒快釀。將那配酒的羔快宰。儘叔父再放出往日沉酣態。只留得你潦倒餘生。便是大古裏睬。

〔老千戶云〕既是這般呵。我也不記警恨了。只是吃酒。〔老旦云〕你也記的打時節這般苦惱。少吃些兒罷。〔正末云〕非是我全不念叔叔恩情。也只爲虎頭牌法度非輕。今日個將斷案從頭說破。方知道忠和孝元自相成。

〔音釋〕白巴埋切 宅池齋切 責齋上聲 咳音孩 窄齋上聲 百音擺 劉胡乖切 醜音飾 潦

音老

題目

樞院相公大斷案

正名

便宜行事虎頭牌

包龍圖智賺合同文字雜劇

楔子

〔冲末扮劉天祥搽旦楊氏正末劉天瑞二旦張氏俵兒同上〕〔劉天祥詩云〕白雲朝朝走青山。日日閒。自家無運智。只道作家難。自家汴梁西關外人氏。姓劉名天祥。大嫂楊氏。兄弟是劉天瑞。二嫂張氏。我根前無甚兒女。止天瑞兄弟有個孩兒。年三歲也。喚做安住。我那先娶的婆婆可亡化了。這婆婆是我後娶的。他根前帶過一個女孩兒來。喚做醜哥。我這兄弟和李社長交厚。曾指腹爲婚。李社長根前得了個女孩兒。喚做定奴。也三歲也。他兩個可是兩親家。如今爲這六料不收。上司言語着俺分房減口。兄弟你守着祖業。俺兩口兒到他邦外府。趕熟去來。〔搽旦云〕俺兩箇年紀高大。去不的了。〔正末云〕哥哥和嫂嫂守着祖業。我和二嫂引着安住孩兒。趁熟走一遭去。〔劉天祥云〕這等你與我請將李社長來者。〔正末云〕我便請去。〔做請科云〕李親家在家麼。〔社長上云〕誰喚門哩。我開開這門。原來是劉親家。有甚麼話說。〔正末云〕俺哥哥有請。〔見科〕〔社長云〕親家。你來喚我。莫不爲分房減口之事麼。〔劉天祥云〕正是。只因年歲饑歉。難以度日。如今俺兄弟家三口兒。待趁熟去也。我昨日做下兩紙合同文書。應有的庄田物件房廊屋舍。都在這文書上。不曾分另。兄弟三二年來家便罷。若兄弟十年五年來時。這文書便是大證見。特請親家到來。做個見人也。與我畫個字兒。〔社長云〕當得當得。〔劉天祥念科云〕東京西關義定坊。住人劉天祥。弟劉天瑞。幼姪安住。則爲六料不收。奉上司文書。分房減口。各處趁熟。有弟劉天瑞。自願將妻帶子。他鄉趁熟。一應家私田產。不曾分另。今立合同文書二紙。各收一紙爲照。立文書人劉天祥同親弟劉天瑞。見人李社長。〔社長云〕寫的是。等我畫個字。你兩個各自收執者。〔畫字科〕〔正末云〕既有了合同文書。則今日好日辰。辭別了哥哥嫂嫂。引着孩兒。便索長行。親家我此一去。只等年成熟時便回家來。你是必留這門親事。等我回時成就此事。〔劉天祥云〕兄弟你出路去。比不的在家。須小心着意者。有便頻頻的稍箇書信回來。也免的我憂念。〔正末云〕哥哥放心。您兄弟去了也。〔唱〕

【仙呂賞花時】兩紙合同各自收。一日分離無限憂。辭故里。往他州。只爲這田苗不救。可兀的心去意難留。〔正末二旦使兒同下〕

〔劉天祥云〕親家。俺兄弟去了也。有勞尊重。只是家貧不能款待。惶恐惶恐。〔社長云〕這也不消。在下就告回了。正是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同下〕

第一折

〔外扮張秉彝同旦兒郭氏上〕〔張秉彝云〕自家潞州高平縣下馬村人氏。姓張名秉彝。渾家郭氏。嫡親兩口兒家屬。寸男尺女皆無。頗有些田地住宅。因爲東京六料不收。分房減口。近日有一人喚做劉天瑞。引着他渾家也是張氏。有個孩兒喚做安住。今年三歲。生的眉清目秀。是好一個孩兒也。我因見劉天瑞是個讀書的人。收留他在我店房中安下。也是他的造化低。誰想兩口兒染成疾病。一臥不起。小二哥說他好生病重。大嫂嗒那裏不是積福處。你的舊衣服將着兩件。我的舊衣服也將着兩件。嚒望他兩口兒去來。〔同下〕〔店小二上云〕自家店小二的便是。這是張秉彝家店房。近新來有三口兒趁熱的。到這店中安下。不想他兩口兒患病。一日重似一日。人說我窮。他兩個還比我窮。莫說道他兩口兒迎醫服藥。連衣服也沒的半片。飯食也沒的半碗。怎麼將養得這病好。我如今不免扶持出來。看看他氣色。嚕。也可憐多分要嗚呼了也。〔正末同二旦使兒上云〕自家劉天瑞。自從離了哥哥嫂嫂。到這潞州高平縣下馬村張秉彝員外店中安下。多蒙這員外十分美意。並不會將俺做那外人看待。爭奈自家命薄。染了這場疾病。一臥不起。二嫂怎生是好也。〔二旦云〕眼見的俺兩口兒這病覷天遠。入地近。無那活的人也。〔正末唱〕

【仙呂點絳脣】拙婦熬煎。主家方便。相留戀。直着俺住到來年。誰想天不從人願。

【混江龍】俺則爲人離鄉賤。強經營生出這病根源。拙婦人女工勤謹。小生呵農業當先。拙婦人趁看燈火。隣家宵績紡。小生呵冒着風霜。天氣曉耕田。甘受此三饑寒苦楚。怎當的進退迍邐。現如今山妻染病。更被他幼子

牽纏。回望着家鄉路遠。知他是兄嫂高年。好教我眼巴巴沒亂殺。難相見。枉了也離鄉背井。落的個赤手空拳。

〔二旦與正末文書科云〕二哥。我這窮命。只在早晚了也。你收拾這文書。保重將息者。〔二旦做死狀科〕〔張秉彝上云〕可早來到店中也。君子。你那病體如何。〔見正末科云〕呀。原來你渾家亡了也。你如今也有些錢鈔。發送你的渾家麼。〔正末唱〕

〔油葫蘆〕量小生有甚人情有甚錢。苦痛也波天。則爲那家私生受了二十一年。要領舊席鋪。停柩無一片。要領好衣服。粧裹無一件。〔張秉彝云〕君子。你不須煩惱。我這裏都已備下了也。〔正末唱〕謝員外廝濟惠。謝員外肯見憐。〔帶云〕小生若不得員外呵。〔唱〕則俺這人離財散。央親眷兀良。誰齋發與我一根椽。

〔做悲科〕〔唱〕

〔天下樂〕妻也知他是你命難逃。我命蹇。我想從也波前。也是宿世緣。將重孝不披輕孝來穿。想着你恩共情。想着你貞共賢。我甘心兒與你駕靈車。哭少年。

〔張秉彝云〕小二哥。着人來擡的二嫂出城外。揀個高原去處。好好的埋葬了者。〔擡下〕〔正末云〕員外。我也送他一送咱。〔張秉彝云〕你是個病人。那裏送的。便不送也罷。〔正末做悲科〕〔云〕妻也。我爲着你呵。〔唱〕

〔那吒令〕念不出消災的善言。烈不得買路的紙錢。〔張秉彝云〕我代你送出去。〔正末云〕怎敢勞動員外。〔唱〕我可也放不下殃人的業冤。一片心迷留沒亂焦。兩條腿滴羞篤速戰。恰便似熱地上蚰蜒。

〔做走科〕〔唱〕

〔鵲踏枝〕我甫擡身到靈柩邊。待親送出郊原。不覺的肉顫身搖。眼暈頭旋。挪一步早前合後偃。〔正末做倒科〕〔唱〕哎喲。叫一聲覆地翻天。

〔云〕員外。小生有句話敢說麼。〔張秉彝做扶科云〕你有甚麼話。你說。〔正末云〕小生東京義定坊居住。哥哥劉天祥。小生劉天瑞。因爲六料不收。奉上司的明文。着分房減口。哥哥守着祖業。小生三口兒在此趁熟。當那一日。立了兩紙合同文書。哥哥收一紙。小生收一紙。怕有些好歹。以此爲證。只望員外廣脩陰德。怎生將劉安住孩兒。擡舉成人長大。把這紙合同文書。分付與他。將的俺兩把兒骨殖。埋入祖墳。小生來生來世。情願做驢做馬。報答員外。是必休迷。失了孩兒的本姓也。〔唱〕

〔柳葉兒〕則被那官司逼遣。他道是沒收成。千里無烟。着俺分房減口。爲供膳。因此上攜宅眷撇家緣。圖一個苟活偷全。

〔張秉彝云〕元來你的家緣家計。都在這一紙合同文字上哩。〔正末唱〕

〔青哥兒〕雖則是一張兒合同合同文券。上寫着一家兒莊田宅院。這便我久後歸宗的證明顯。趁如今未喪黃泉。叮嚀你大德高賢。等孩兒長大時年。交付他收執依然。遮莫殺顛沛流連。休迷失水木根源。這便是你張員外種下的福無邊。天須見。

〔張秉彝云〕我知道了。等你孩兒長大成。交付與他。回還你祖家去也。〔正末云〕員外。俺那孩兒呵。〔唱〕

〔寄生草〕他目下交三歲。你若擡舉他。更數年。常則是公心教訓誠心勸。教的他爲人謹慎於人善。不許他初年隨順中年變。俺便死也難忘你這天高地厚情。員外。你則可憐見。小冤家。少毋無爹面。

〔張秉彝云〕君子。你自擡舉。這都在我身上。決不負你所託也。〔正末云〕員外。我這一會兒不好了。扶我外間裏去罷。〔做扶科〕〔正末唱〕

〔賺煞尾〕不爭我病勢正昏沉。更那堪苦事難支遣。忙趕上頭裏的喪車。不遠。眼見得客死他鄉。有誰祭奠。〔帶云〕兒也。你若得長大成。人呵。〔唱〕你是必休別了父母遺言。將骨殖到梁園。就着俺那祖父的墳前。古樹林峯好墓田。員

外則你便是我三代祖先。我又無甚六神親眷。可憐見俺兩房頭。這幾口兒都不得個好團圓。〔下〕

〔張秉彝云〕好可憐也。他家三口兒來到我這裏。老兩口兒都死了。則留下這個小的。剛交三歲。他又無甚親眷。就留在我家中。擡舉的他成人長大。着他回去本鄉。認了伯父伯娘。看他一家兒團圓。也見的我久要不忘之意。〔詩云〕兩口兒身亡實可憐。留下孩兒尚幼年。待他長大成人後。須教骨肉再團圓。〔下〕

〔音釋〕 迤音屯 迤音氈 顫音戰 暈音運 券音勸 閹音債

第二折

〔張秉彝同旦兒上云〕自從劉天瑞兩口兒身亡之後。又早過了十五年光景。安住孩兒長成十八歲了也。人都喚做張安住。他却那裏知道原不是我的孩兒。我自小教他讀書。他如今教着幾個村童。時遇清明節屈。我到這墳上烈紙。就今日和孩兒說這個緣故。想他父親遺言。休迷失了孩兒本姓。可早來到墳上也。怎生不見孩兒來。〔正末扮安住上云〕自家張安住。開着個學堂。教幾個蒙童過日。今日清明節屈。父親母親先往墳上去了。我須走一遭去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我將着這一所草堂開。聚幾個蒙童訓。常則是對青燈黃卷。埋身苦了。我也十年窗下無人問。何日得功名進。

〔滾繡球〕我可也爲甚的甘受貧。不厭勤。抵多少策頑磨鈍。也只爲不如人。學做儒人。指望待躍錦鱗。過禹門。纔是俺男兒發憤。終有日會際風雲。不枉了嚴親教訓。能酬志須信道古聖文章可章身。改換家門。

〔見科〕〔張秉彝云〕孩兒。等不的你來。俺和母親先祭拜了也。你如今從頭的拜祖先咱。〔正末拜科〕〔張秉彝云〕有墳塋外邊那個墳兒。孩兒你也拜他一拜。〔正末拜科云〕父親。牆外邊那個墳兒。常年家着您孩兒拜他。可是俺家甚麼親眷。父親可說與孩兒知道。〔張秉彝云〕孩兒也。我說與你呵。你休煩惱。你不姓張。本姓劉。你是東京西關義定坊人氏。你伯父是劉天祥。你父親是劉天瑞。因爲你那裏六料不收。分房減口。你父親

帶你到這裏趁熟。不想你父母雙亡。埋葬於此。你父親臨終遺留與我一紙合同文書。應有家私田產。都在這文書上。我擡舉你十五年了。孩兒也。俺雖無三年養育之苦。却也有十五年擡舉之恩。你則休生忘了俺兩口兒也。〔詩云〕我不說之時恩不斷。說罷之時斷了恩。俺有朝一日身亡後。誰是我的拖麻拽布人。〔正末云〕這等兀的不痛殺我也。〔做氣倒科〕〔張秉彝扶科云〕安住孩兒甦醒者。〔正末唱〕

〔倘秀才〕俺父親口快心直。怎隱您孩兒鼻痛心酸。怎忍想着那凍餓死的爺娘。兀的不痛殺人。別了兄嫂。離了家門。養下這個毒害的子孫。

〔正末對墓哭科〕〔唱〕

〔呆骨朵〕想着俺人亡家破。留下這個兒生忿。我直啼哭的地慘天昏。不爭將先父母思量。又怕俺這老爺娘議論。則道把十月懷胎。想可將這數載情腸盡。〔張秉彝做歎科云〕嗨。他親的則是親。〔正末唱〕他道親的則是親。我怎肯知恩不報恩。

〔云〕父親母親。您孩兒則今日就請起這兩把骨殖。回家鄉去。見了伯父伯娘。將骨殖埋入祖墳。您孩兒重來侍奉。未知父親意下如何。〔張秉彝悲科云〕孩兒。則今日可便埋葬你父母去罷。〔正末唱〕

〔倘秀才〕待奉着俺先人的教訓。怎敢道別了家尊的義分。您孩兒兩下裏。爺娘一樣的親。怎敢道分真假辯清渾。天地也就着俺亡家喪身。

〔滾繡球〕想當日盤纏無一文。遺留託二親。痛殺我也命絕祿盡。謝父親。將您孩兒擡舉成人。離了這潞州下馬村。早來到東京義定門。將俺這骨殖埋殯。認了伯父伯娘呵。您孩兒便索抽身。先安定了俺這十五年無主亡魂魄。回來報答你一雙的高年養育恩。怎避的艱辛。

〔張秉彝云〕孩兒也。你去則去。可休不回來。可憐見俺老兩口兒。無兒無女。思想殺您也。這的是合同文書。孩兒你收執了者。〔正末做收執拜別科〕〔張秉彝云〕孩兒。你是必早些兒回來。〔詞云〕怎不教我悲啼痛苦。想

起來似刀剗肺腑。你若葬了生身爺娘。是必休忘了你養身的父母。〔下〕〔正末唱〕

【倘秀才】遠遠望高山隱隱。近近聽黃河滾滾。我則見段段田苗接遠村。到祖宅造親墳。盡了我這點兒孝順。

〔云〕哎。似這等走。幾時得到。你也行動些箇。〔唱〕

【滾繡球】這般擔呵。我生怕背了母親。這般擔呵。又則怕背了父親。好容易。俺孝心難盡。做不得郭巨田真。兀的不壓掉魂。說殺人。原來是至誠的天順。可又早動鬼驚神。會聞的古來孝子擔繼母。感得園林兩處分。俺今日也脚底生雲。

〔云〕則今日便索回俺那家鄉去也。〔唱〕

【煞尾】披星帶月心腸緊。過水登山脚步勤。急急不將晝夜分。心愁豈覺途路穩。痛淚零零雨灑塵。怨氣騰騰風送雲。客舍青青柳色新。千里關山勞夢魂。歸到梁園認老親。恁時節纔把我這十五載流離證了本。〔下〕

〔音釋〕 屈音戒 甦音蘇 剗碗平聲

第二折

〔搽旦上云〕妾身劉天祥的渾家。自從分房減口。二哥二嫂安住他三口兒去了。可早十五年光景也。我這家私。火焰也似長將起來。開着個解典鋪。我帶過來的女孩兒。如今招了個女婿。我則怕安住來認。若是他來呵。這家私都是他的。我那女婿只好睜着眼看的一看。因此上我心下則愁着這一件。今日無甚事。在這門首閒立着。看有甚麼人來。〔正末上云〕自家劉安住是也。遠遠望見家鄉。慚愧可早來到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遠赴皇都。急煎煎。早行晚住。早難道神鬼皆無我。將飯充饑。茶解渴。紙錢來買路。歷盡了那一千里程途。幾曾道半霎兒停步。

【醉春風】俺心兒裏思想殺老爺娘。則待要墓兒中。埋葬俺這先父母。一

會家煩惱上眉頭。安住到大來是苦苦。我則道孤影孤身流落在他州他縣。慚愧也不想還認了這伯娘伯父。

〔云〕我問人來。這裏便是劉天祥伯父家。且放下這擔兒者。〔做見搽旦科云〕老娘。借問一聲。這裏可是劉天祥伯父家麼。〔搽旦云〕便是。你問他怎的。〔正末拜科云〕原來正是俺伯娘。〔搽旦云〕甚麼伯娘。這小的好詐熟也。〔正末唱〕

〔紅繡鞋〕他他他可也爲甚麼。全沒那半點兒牽腸割肚。全沒那半聲兒短嘆長吁。莫不您叔嫂妯娌不和睦。〔云〕伯娘。俺伯伯那裏去了。〔搽旦云〕甚麼伯伯。我不知道。〔正末唱〕伯伯可又無踪影。伯娘那裏緊支吾。可教我那搭兒葬俺父母。〔云〕伯娘。則我就是您姪兒劉安住。〔搽旦云〕你說是十五年前趁熟去的劉安住麼。你父親去時。有合同文書來。您有這合同文書便是真的。無便是假的。〔正末云〕伯娘這合同文書有有有。〔唱〕

〔晉天樂〕我意慌速。心猶豫。若無顯證。怎辯親疎。〔遞合同科〕〔搽旦云〕爭奈我不識字如何。〔正末唱〕伯娘可也不會讀將去。看伯父親身覷。〔云〕好一箇賢達的伯娘也。我錯埋怨了他。〔唱〕他元來是九烈三貞賢達婦。兀的箇老人家尙然道出嫁從夫。〔搽旦入門科〕〔正末云〕呀。伯娘入去了。可怎麼這一晌還不見出來。我早猜着了也。〔唱〕一來是收拾祭物。二來是準備孝服。第三來可是報與親屬。

〔劉天祥上云〕自從俺天瑞兄弟三口兒一去十五年。並無音信。我則看着那劉安住孩兒。知他有也是無。我偌大家私。無人承受。煩惱的我眼也昏了。耳也聾了。〔做見科云〕兀那小的。你是誰家的。在我門首走來走去的。〔正末云〕我又不在你家門首。我這裏是認親眷的。干你甚麼事。〔劉天祥云〕不是我家門首。可是誰家門首。〔正末云〕那壁敢是劉天祥伯麼。〔劉天祥云〕則我便是劉天祥。〔正末云〕伯伯請上。受您姪兒幾拜。〔正末拜科〕〔唱〕

〔迎仙客〕因歎年趁熟去。別家鄉臨外府。怎知道命兒裏百般無是處。先

亡了俺嫡親的爺娘。守着這別人家父母。整受了十五載孤獨。〔劉天祥云〕你叫做什麼名字。〔正末唱〕則俺呵便是您姪兒劉安住。

〔劉天祥云〕你那裏見劉安住來。〔正末云〕則我便是劉安住。〔劉天祥做悲科云〕婆婆。你歡喜咱。俺劉安住孩兒回家來了也。〔搽旦云〕甚麼劉安住。這裏咱子每極多。見咱有些家私。假做劉安住來認俺。他爺娘去時。有合同文書。若有便是真的。無便是假的。〔劉天祥云〕婆婆也道的是。我出去問他。劉安住你去時節。有合同文書。你將的來看。〔正末云〕有文書來。適纔交付與伯娘了也。〔劉天祥云〕婆婆。休關我要。我問劉安住來。他道你擎着文書了也。〔搽旦云〕我不曾擎。〔劉天祥云〕劉安住婆婆道他不曾擎。孩兒也。你等我來波。怎麼就與了他。〔正末唱〕

〔石榴花〕俺一生精細一時麓。直恁般不曉事忒糊塗。則他那口如蜜鉢說從初。並無間阻索看文書。我則道是親骨肉。這搭兒裏重完聚。一家兒世不分居。我將這合同一紙慌忙付。倒着俺做了扁擔脫兩頭虛。

〔鬪鶻鶻〕我將那百詐的虔婆。錯認做三移孟母。我又不索您錢財。又不分您地土。只要把無主的亡靈歸墓。所你可也須念兄弟每如手足。便做道這張紙爲有爲無。難道我姓劉的不親不故。

〔做看擔兒悲科云〕父親母親。兀的不痛殺我也。〔唱〕

〔上小樓〕想着俺劬勞父母。遇了這饑荒時務。辭着兄嫂。引着妻男。趁着豐熟。怎知道壽短促。命苦毒。再沒個親人看顧。閃的這雨把骨殖兒不看着墳墓。

〔么篇〕伯娘。你也忒狠酷。怎對付。則待要瞞了姪兒。背了伯伯。下了埋伏。單則是他親女和女婿。把家緣收取。可不俺兩房頭。滅門絕戶。

〔劉天祥云〕安住孩兒。你那合同文書委實在那裏也。〔正末云〕恰纔是伯娘親手兒擎進去了。〔搽旦云〕這

個說謊的小弟子孩兒。我幾曾見那文書來。〔正末云〕伯娘。休關您孩兒要。你恰纔明明的拏進去。怎說不曾見。〔搽旦云〕我若見你那文書。着我隣舍家害疔瘡。〔劉天祥云〕婆婆。你若拏了將來我看。〔搽旦云〕這老兒也糊塗。這紙文書。我要他糊窗兒。有什麼用處。這廝故意的來捏舌。待詐騙略的家私哩。〔正末云〕伯伯。您孩兒不要家財。則要傍着祖墳上埋葬了俺父母這兩把兒骨殖。我便去也。〔搽旦打破正末頭科云〕老的你只管與他說什麼。咱家去來。〔開門科〕〔下〕〔正末云〕認我不認我便罷。怎麼將我的頭打破了。天那。誰人與我做主咱。〔哭科〕〔李社長上云〕老漢李社長是也。打從劉天祥門首經過。看見一個小後生。在那裏啼哭。不知爲何。我問他波。這小的。你是什麼人。〔正末云〕我是十五年前趁熟去的劉天瑞兒子劉安住。〔社長認科云〕是誰打破你頭來。〔正末云〕這不干我伯父事。是伯娘不肯認我。拏了我合同文書。抵死的賴了。又打破我的頭來。〔社長云〕劉安住。您且省煩惱。你是我的女婿。我與你做主。〔正末唱〕

〔滿庭芳〕謝得你太山做主。我是他嫡親骨血。又不比房分的家奴。將骨殖兒親擔的還鄉。故走了些倍遠程途。你道俺那親伯父因何致怒。赤緊的後婆婆先賺了我文書。〔社長云〕難道不認就罷了。〔正末唱〕我可也難回去。但能勾葬埋了我父母。將安住認不認待何如。

〔社長云〕劉天祥的老婆婆無禮也。我與你說去。劉天祥開門來。開門來。〔劉天祥搽旦上云〕誰喚門哩。〔開門科〕〔社長云〕劉天祥。你什麼道理。你親姪兒回來。你認他不認他便罷。怎生信着妻言。將他頭都打破了。〔搽旦云〕這箇社長。你不知他是詐騙人的。故來我家裏打諢他。既是我家姪兒。當初曾有合同文書。有你畫的字。有那文書便是劉安住。〔社長云〕你也說的是。兀那小的。你是劉安住。你父母曾有合同文書麼。〔正末云〕是有來。恰纔交付與伯娘了也。〔社長云〕劉大嫂。元來他有文書是你拏着去了。〔搽旦云〕我若拏了他文書。我吃蜜蜂兒的尿。〔劉天祥云〕且休問他文書。則問他那小的。你父親那裏人氏。姓甚名誰。爲何出外。說的是便是劉安住。〔社長云〕兀那小的。你既是劉安住。你父親那裏人氏。姓甚名誰。因何出外。說的是便是劉安住。說的不是便不是劉安住。〔正末云〕聽您孩兒說來。祖居汴梁西關義定坊。住人劉天祥。弟天瑞。姪兒安

住。年三歲。則爲六料不收。上司明文。着俺分房減口。各處趁熟。有弟天瑞。自願帶領妻兒他鄉趁熟。一應家私田產。不曾分另。今立合同文書二紙。各收一紙爲照。立合同文書人劉天祥。同立文書劉天瑞。保見人李社長。不期父母同安住趁熟到山西潞州高平縣下馬村張秉彝家店房中安下。父母染病雙亡。有張秉彝擡舉的我成人長大。我如今十八歲了。擔着俺父母兩把骨殖兒來認伯父。誰想伯娘將合同文書賺的去了。伯伯又不肯認我。倒打破了我的頭。這等冤枉。那裏去分訴也。〔社長云〕再不消說。正是我女婿劉安住。〔搽旦云〕這箇社長。你好不曉事。是不是不干你事。關上門。老的。咱家裏來。〔同劉天祥下〕〔社長云〕這個老虔婆。使這等見識。故意不認他。現放着大衙門。我引的你告狀去來。〔外扮包待制領張千上云〕老夫包拯是也。西延邊賞軍回還。到這汴梁西關裏。只見一叢人鬧。張千。你與我看着。爲甚麼事來。〔社長叫科云〕冤屈也。〔包待制云〕拿過來。〔張千引上見科云〕當面。〔社長詞云〕告大人停嘆息怒。聽小人從頭剖訴。小人是本縣社長。他姓劉。喚名安住。父天瑞。伯伯天祥。是嫡親同胞手足。爲荒年上司傳示。着分房各處趁熟。他父母遠遶潞州。在張秉彝店中安寓。就當日造下合同。把家私明明填注。念小人有女定奴。曾許做劉家媳婦。這文書上寫作見人。也只爲沾親帶。故是一樣寫成二紙。各收執存爲證據。誰想劉天瑞夫婦雙亡。死的個不着墳墓。剛留下這三歲孩兒。着誰人與他乳哺。到如今十五餘年。多得張秉彝十分看顧。交付與合同文書。着回家認他伯父。將骨殖做一擔挑來。指望的傍祖塋。好生安厝。到門前偏撞見狠心的伯娘。把文書早先賺去。百般的道假嫌真。全不念連根共樹。眼見得打破額頭。閃的他進退無路。幸遇着青天老爺。似明鏡不容姦惡。可憐劉安住負屈啣冤。須不是李社長教唆爲務。〔包待制云〕兀的劉安住。我不問你別的。只問你這十五年在那裏居住來。〔正末云〕小人在潞州高平縣下馬村張秉彝家居住來。〔唱〕

【十二月】可憐我時乖命苦。只在張秉彝家暫寓權居。生受了此三風餐水宿。巴的到祖貫鄉間。我只道認着了伯娘伯父。便歡然復舊如初。

【堯民歌】怎知俺伯娘呵。他是個不冠不帶潑無徒。纔說起劉家安住。便早嘴廬都。他把俺合同文字賺來無盡場兒揣。與俺個悶葫蘆。似這冤也。

波屈。教俺那裏訴。只落得自吞聲。暗啼哭。

〔包待制云〕張千。將一行人都與我帶到開封府裏來。〔同下〕〔社長云〕孩兒也。將這兩把骨殖。且安在我家裏。我同你到開封府去來。〔正末云〕那開封府包龍圖。俺也多曾見人說來。〔唱〕

〔收尾〕他清耿耿水一似。明明朗鏡不如。他將俺一行人都帶到南衙去。我拚把個頭磕碎金階。叫道委實的屈。〔同下〕

〔音釋〕

鑿雙鮮切 妯直由切 煙音里 响音賞 屬繩朱切 獨東盧切 足臧取切 劬音渠 熟

繩朱切 促音取 毒東盧切 酷音苦 伏房夫切 捏尼夜切 賺音湛 譚溫去聲 拯音

整 厝音醋 蠹音妬 唆音梭 屈丘兩切 哭音苦 磕音可

第四折

〔張千排衙上云〕在衙人馬平安擡書案。〔包待制上詩云〕鑿鑿衙鼓響。公吏兩邊排。閻王生死殿。東嶽嚇魂臺。老夫包拯。自十日前西延邊賞軍回來。打西關裏過。有一火告狀的是劉安住。老夫將一行人都下在開封府南衙牢裏。只不審問。你道爲何。只爲劉安住告的那詞。因上說道十五年前在潞州高平縣下馬村張秉彝家住來。以此老夫十日不問。我已曾差人將張秉彝取到了也。張千將安住一起。都與我拿上廳來者。〔正末同衆上〕〔正末唱〕

〔雙調新水令〕只俺這小人不解大人機。把帶傷人倒監了十日。干連人不問及。被論人盡勾提。暗暗猜疑。怎參透就中意。

〔張千云〕當面。〔衆跪科〕〔包待制云〕一行人都有麼。〔張千云〕稟爺都有了也。〔包待制云〕劉安住。這個是你的誰。〔正末云〕是我伯父伯娘。〔包待制云〕誰打破你頭來。〔正末云〕是俺伯娘來。〔包待制云〕誰拏了你合同文書來。〔正末云〕俺伯娘拏了來。〔包待制云〕那伯娘是您親的麼。〔正末云〕是俺親的。〔包待制云〕兀那婆子。這箇是您親姪兒不是。〔搽旦云〕這不是俺親姪兒。他要混賴俺家私哩。〔包待制云〕你拏了他文書。如今可在那裏。〔搽旦云〕並不曾見什麼文書。若見來我就害眼疼。〔包待制云〕兀那劉天祥。這箇是你親姪

兒麼。〔劉天祥云〕俺那姪兒是三歲離家的。連我也不認的。婆婆說道不是。〔包待制云〕這老兒好葫蘆提。怎生婆婆說不是。就不是。兀那李社長。端的他是親不是親。〔社長云〕這箇是他親伯父親伯娘。這婆子打破他頭。我是他親丈人。怎麼不是親的。〔包待制云〕兀那劉天祥。你怎麼說。〔劉天祥云〕婆婆說不是。多咯不是。〔包待制云〕既然這老兒和劉安住不是親呵。劉安住你與我揀一根大棒子。擎下那老兒。着實打者。〔正末唱〕

〔喬牌兒〕他是個老人家。多背悔。大人須有才智。外人行白打了猶當罪。可不俺關親人絕分義。

〔包待制云〕你只打着他。問一個誰是誰非。便好定罪也。〔正末唱〕

〔掛玉鉤〕相公道誰是誰非便得知。〔包待制做怒科云〕兀那劉安住。你可怎生不着實打。〔正末唱〕俺父親向兀是他親兄弟。却教俺亂棒胡敲忍下的。也要想個人。心天理。終難昧。我須是他親子姪。又不爭甚家和計。我本爲行孝而來。可怎麼生忿而歸。

〔包待制詩云〕老夫低首自評論。就中曲直豈難分。爲甚姪兒不將伯父打。可知親者原來則是親。兀那小廝。我着你打這老兒。你左來右去。只是不肯打。張千取枷來將那小廝枷了者。〔做枷正末科〕〔正末唱〕

〔鴈兒落〕他荆條棍並不會湯着皮。我荷葉枷倒替他。就將罪。穩放着後。堯婆在一壁。急的那李社長難支對。

〔得勝令〕呀。這是我獨自落便宜。好着我半晌似呆癡。俺只道正直蕭丞相。元來是風魔的黨太尉。堪悲屈沉殺劉天瑞。誰知可怎了葫蘆提。包待制。

〔包待制云〕張千。將劉安住下在死囚牢裏去。你近前來。〔打耳暗科〕〔張千云〕理會的。〔張千做枷正末下〕〔包待制云〕這小廝明明要混賴你這家私。是個假的。〔搥旦云〕大人見的是。他那裏是我親姪兒劉安住。〔

張千云：「裏邊那劉安住下在牢裏發起病來，有八九分重哩。」包待制云：「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那小廝恰纔無病，怎生下在牢裏便有病？」張千又報云：「病重九分了也。」包待制云：「你再去看去。」張千又報云：「劉安住太陽穴被他物所傷，現有青紫痕可驗，是箇破傷風的病症死了也。」搽旦云：「死了謝天地。」包待制云：「怎麼了這椿事？如今倒做了人命，事越重了也。」兀那婆子：「你與劉安住關親麼？」搽旦云：「俺不親。」包待制云：「你若是親呵，你是大他是小，休道死了一箇劉安住，便死了十箇則是誤殺子孫不償命。則將些銅納殮，若是不親呵，道不的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他是各白世人，你不認他罷了，却拏着些些器仗打破他頭，做了破傷風身死，律上說歐打平人，因而致死者抵命。張千將枷來，枷了這婆子，替劉安住償命去。」搽旦慌科云：「大人假若有些關親可饒的麼？」包待制云：「是親便不償命。」搽旦云：「這等他須是俺親姪兒哩。」包待制云：「兀那婆子，劉安住活時你說不是劉安住，死了可就說是這官府倒由的，你那既說是親姪兒，有甚麼證據？」搽旦云：「大人現有合同文書在此。」包待制詞云：「這小廝本說的，丁一確二，這婆子生扭做差，三錯四，我用的箇小小機關，早賺出合同文字，兀那婆子，合同文書有一樣兩張，只這一張，怎做的合同文字？」搽旦云：「大人這裏還有一張。」包待制云：「既然合同文字有了也，你買箇棺材，埋葬劉安住去罷。」搽旦叩頭科云：「索是謝了大人。」包待制云：「張千，將劉安住屍首，擡在當面，教他看去。」張千領正末上：「搽旦見科云：「呀，他原來不曾死，他是假的，不是劉安住。」包待制云：「劉安住被我賺出這合同文書來了也。」正末云：「若非青天老爺，兀的不屈殺小人也。」包待制云：「劉安住你歡喜麼？」正末云：「可知歡喜哩。」包待制云：「我更替你大歡喜哩。」張千：「司房中喚出那張乘葬來者。」張乘葬上見正末悲科：「正末唱」

【甜水令】我只爲認祖歸宗，遲眠早起，登山涉水，甫能勾到庭幃，又誰知伯母無情，十分猜忌，百般驅逼，直恁的命運低微。

【折桂令】定道是死別生離，與俺那再養爹娘，永沒個相見之期。幸遇清官，高擡明鏡，費盡心機，賺出了合同的一張文契，纔許我埋葬的這兩把兒骨殖。今日個父子相依，恩義無虧，早則不迷失了百世宗支，俺可也敢

忘味了。你這十載提攜。

〔包待制云〕這一樁公事都完備了也。一行人跪着聽我老夫下斷。〔詞云〕聖天子撫世安民。尤加意孝子順孫。張秉彝本處縣令。妻並贈賢德夫人。李社長賞銀百兩。着女夫擇日成婚。劉安住力行孝道。賜進士冠帶榮身。將父母祖塋安葬立碑碣。顯耀祖德。劉天祥朦朧有罪。念年老仍做耆民。妻楊氏本當重譴。姑准贖銅哥千斤。其贅婿元非瓜葛。限即時逐出劉門。更揭榜通行曉諭。明示的王法無親。〔衆謝科〕〔正末唱〕

〔水仙子〕把白襪衫換了綠羅衣。抵多少一舉成名天下知。爲甚麼皇恩不棄孤寒輩。似高天雨露垂。生和死共戴榮輝。雖然是張秉彝十分仁德。李社長一生信義。也何如俺伯父家有賢妻。

〔音釋〕 嚇黑平聲 日入智切 的音底 就都藍切 壁音彼 杲音爺 逼兵迷切 殖繩知切 碣

音竭 謹音遣 贅音綴 德當美切

題目

劉安住歸認祖代宗親

正名

包龍圖智賺合同文字

陳蘇秦衣錦還鄉雜劇

楔子

〔冲末扮學老同搽旦卜兒淨蘇大大旦二旦上〕〔學老云〕錢會說話。米會搖擺。無米無錢。失光落彩。老漢蘇大公的便是。我在這蘇家莊居住。嫡親的六口兒家屬。婆婆李氏。有兩箇孩兒。大的孩兒是蘇梨。第二的孩兒是蘇秦。有兩房媳婦兒。那蘇秦孩兒不肯做莊農人家生活。逐朝每日。則是要讀書寫字。他拜義了箇哥哥。姓張名儀。他兩個同堂學業。轉筆抄書。他如今待要上朝進取功名去。蘇梨喚你兩個兄弟出來。〔蘇大云〕兩個兄弟。父親呼喚。〔正末扮蘇秦同張儀上〕〔正末詩云〕三尺龍泉萬卷書。老天生我竟何如。山東宰相山西將。彼丈夫兮我丈夫。小生姓蘇名秦。字季子。這位哥哥是張儀。幼年間父母雙亡。流落在我蘇家莊上。和俺兩箇自幼讀書。學成滿腹文章。爭奈功名未遂。如今七國紛爭。正當招賢之際。小生待要進取功名去。不知張儀哥哥。你意下如何。〔張儀云〕兄弟說的是。咱兩個到於草堂。辭別了父母。便索長行也。〔見蘇大科〕〔蘇大云〕兩個兄弟。您來了也。等我報復去。〔見學老科云〕父親。兩個兄弟來了也。〔學老云〕着他過來。〔蘇大云〕兩個兄弟。您見父親去。〔正末同張儀見學老科云〕父親母親拜揖。〔學老云〕孩兒免禮。〔張儀云〕父親呼喚兩個。有何分付。〔正末云〕父親母親。如今七國爭雄。都下招賢之榜。您孩兒稟過父親母親。待和哥哥同去應舉。那時節若得一官半職。回來改換家門。可不好那。〔學老云〕張儀蘇秦。你兩個近前來。孩兒也。俺是莊農人家。一了說若要富土裏做。若要饒土裏飽。依着我。你兩個休去。則不如做莊農的好。〔卜兒云〕老的也。既然他兩箇要去。等他自措盤纏求官去來。省的在我耳朵根邊。終日子曰子曰。伊哩烏蘆的這般鬧炒。倒也淨辦。〔學老云〕婆婆。你也說的是。便好道心去意難留。留下結冤讎。您既然要去。您兩箇早些去罷。〔正末同張儀做拜科〕〔正末云〕父親母親。您孩兒若得了官呵。父親是老評事。母親便是老夫人。哥哥便是大官人。嫂嫂便是大夫人。我媳婦便是夫人縣君也。〔蘇大云〕兄弟。既今日誇了大口。俺一家兒都指望着你哩。〔學老云〕我記着。你若得了官呵。我便是老評事。你母親是老夫人。哥哥是大官人。嫂嫂是大夫人。你媳婦兒是夫人縣君。你可着

志者。〔正末云〕父親。您孩兒留下四句詩。表我志氣咱。〔詩云〕三寸舌爲安國劍。五言詩作上天梯。青雲有路終須到。金榜無名誓不歸。父親母親。您則放心也。〔唱〕

〔仙呂賞花時〕憑着我七尺身軀。入斗才。那怕他十謁朱門。九不開。休想我白首困塵埃。憑着這兵書也。那戰策。〔孛老云〕孩兒。我則記着金榜無名誓不歸。〔正末云〕父親母親。您放心也。〔唱〕我直着奪得一箇可兀的錦標來。〔下〕

〔張儀云〕收拾琴劍書箱。上朝進取功名。走一遭去也。〔下〕〔孛老云〕蘇大。你兩箇兄弟去了也。〔蘇大云〕都去了也。〔孛老詩云〕眼觀旌旗節。耳聽好消息。〔同下〕

〔音釋〕 鉋音袍 策釵上聲

第一折

〔外扮王長者領家童上〕〔王長者詩云〕箱內綾羅庫內珍。盈倉米麥廣收屯。詩酒笙歌叢裏過。在城幾箇富豪民。小生姓王名真。字彥寶。乃弘農人也。幼習儒業。頗識詩書。後從商賈。專趨什一。家中頗有資財。郭外多增田土。只因平生忠厚。敬老憐貧。人口順都稱我做王長者。近來有一秀才。姓蘇名泰。此人博古知今。真乃將相之器。奈時運未遂。在此店肆中安下。我着人去請他來共話。聽其談吐。少開茅塞。家童門首覷者。這早晚蘇先生敢待來也。〔家童云〕理會的。〔正末上云〕小生蘇泰是也。自離了家中。來到這秦國界上。弘農縣店肆中安下。染了一場天行證候。不能進身。張儀哥哥等不的我。他先上朝取應去了。這裏有一人。乃是王長者。數遍家着人來請小生。今日無甚事。須索相訪走一遭去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我又不曾下賤營生。特的來上朝取應。離鄉井。感的這時氣。天行。早是我身就病。

〔混江龍〕俺把那指尖兒招定。整整的二十年窗下學窮經。苦了我也青燈黃卷。悞了我也白馬紅纓。本待做大鵬鳥。高搏九萬里。却被這惡西風。先摧折了六稍翎。端的是雲霄有路難僥倖。把我在紅塵中埋沒。幾能勾

青史上標名。

〔云〕可早來到也。〔見家童科云〕敢問哥哥。長者在家麼。〔家童云〕俺員外不在。〔正末云〕報復去。道有蘇秦在於門首。〔家童云〕老員外。有蘇秦在於門首。〔王長者云〕道有請。〔家童云〕請進。〔做見科〕〔王長者云〕久聞先生大名。如雷貫耳。今日幸遇尊顏。實乃小生萬幸。〔正末云〕量小生有何德能。敢勞長者如此用心也。〔王長者云〕敢問先生仙鄉何處。因何至此。〔正末云〕小生洛陽人氏。〔王長者云〕久聞先生學成滿腹文章。只合早早立身顯姓。秉政臨民。却還在此布衣之中。不圖進取。當是爲何。〔正末云〕長者不知。聽小生慢慢的說一遍咱。〔唱〕

〔油葫蘆〕難道我不想功名只這等。〔王長者云〕先生莫非是盤纏缺少麼。〔正末唱〕但得個有盤纏便進程。〔王長者云〕先生若肯屈節於人。必有進步之日。〔正末唱〕我可也心高氣傲惹人憎。因此上空囊那討一文剩。只落的孤身乾受十分冷。〔王長者云〕時值嚴冬天道。雪花初霽。風力猶嚴。先生你身上敢單寒麼。〔正末唱〕昨日個風又起。今日箇雪乍晴。則我這領破藍衫。剛有那一條團團領。那夜裏不長嘆到一二三更。

〔王長者云〕可傷可傷。我看先生必有崢嶸之日。爭奈時間寂寞。目下孤寒。居於旅店之中。困在塵埃之內。悶眠坐榻。倦對寒燈。不知連宵風雪。先生也會飲酒來麼。〔正末唱〕

〔天下樂〕可正是酒冷燈昏夢不成。則我那通也波廳。通廳土坑冷。兀的不着我翻來覆去直到明。且休說冰斷我肚腸。爭此三兒凍出我眼睛。〔王長者云〕如此般寂寞。先生你怎捱的這等寒苦也。〔正末云〕着長者。便道恁的箇蘇秦。〔唱〕哎。我可什麼畫堂春自生。

〔王長者云〕在下聊備一杯淡酒。與先生盪寒。家童擡上果桌來者。〔家童云〕理會的。〔擡果桌上云〕老員外。果桌在此。〔王長者云〕將酒來。〔家童云〕酒到。〔王長者把盞科云〕斟的滿者。先生請飲一杯。〔正末云〕長者先請。〔王長者云〕先生請。〔正末飲科〕〔王長者云〕久聞先生胸藏蓋世文章。腹隱安邦妙策。我想太公未遇。

持釣於渭水之濱。伍相含冤。吹簫在丹陽之縣。後來與師伐紂。萬萬載書史留名。報恨強吳。千千古丹青畫像。據先生甘貧守困。待勢乘時。所謂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之物。且請開懷飲酒者。〔詩云〕文章錦繡滿胸懷。知是天生冠世才。任使無心求富貴。終須富貴逼人來。〔正末唱〕

〔元和令〕你道我滿胸中文學精。又道我有才華會施逞。可不道黃河有日也澄清。偏則是我五星直恁般時乖運蹇不通亨。覷功名如畫餅。

〔云〕長者如今街市上有等小民。他道俺秀才每窮酸餓醋。幾時能勾發跡。〔唱〕

〔上馬嬌〕那一個不把我欺。不把我凌。這都是冷暖世人情。直待將牙爪安排定。驚方知道畫虎恁時成。

〔王長者云〕肉眼愚民。不識高賢。正所謂燕雀豈知鴻鵠之志。無足怪也。〔正末唱〕

〔後庭花〕他他他滄海將升斗傾。泰山將等秤稱。鰲魚向池中養。鳳凰在籠內盛。我如今眼睜睜捱盡了十分蹭蹬。待要去作莊農。又怕悞了九經。做經商又沒箇本領。往前去賺入坑。往後來趨入井。兩下裏怎據憑。折磨俺過一生。

〔王長者云〕據先生懷才抱德。闊論高談。未膺玉帛之求。且度蠶鹽之況。終有日時運亨通。封侯拜相。揚名六國。垂譽千秋。此乃有志者事竟成。大丈夫之所爲也。先生。〔詩云〕你如今運不來。今命不通。寒窗經史用多功。有朝身掛黃金印。方表男兒志氣雄。〔正末云〕長者。〔唱〕

〔青哥兒〕也是我那前程。前程不定。百忙裏揣摩。揣摩蹤影。還說甚有志的從來事竟成。〔王長者云〕先生。我想這先貧後富的古人。有伊尹躬耕。傳說版築。馮驩彈鋏。甯戚飯牛。孫臏刖足。百里奚賣身。古人尙然如此。先生必遂其願也。〔正末唱〕想當初伊尹在莘野躬耕。傳說版築。勞形。馮驩彈鋏知名。甯戚扣角歌聲。孫臏足趾遭刑。百里奚奚陪嫁。秦庭。這都自古豪英。個個白衣公卿。蘇秦也是書生。偏我半生飄零。一世

不得崢嶸。都則爲命兒裏。注定在前生。〔帶云〕長者。〔唱〕我待和誰爭競。

〔王長者云〕見今六國選用賢良。先生仗胸中虎略。憑腹內龍韜。但若投於一國。必然名揚天下。在下無物相贈。有春衣一套。鞍馬一副。白銀兩錠。與先生權爲路費。望乞笑納。〔正末云〕長者。小生久困窮途。遇蒙厚贈。日後倘能發跡。必當重報。〔王長者云〕先生。何出此言。豈不聞寶劍賣與烈士。紅粉贈與佳人。以先生之才。怕不進取功名。易如拾芥。但恐禮物微鮮。不足供長途之費耳。〔正末唱〕

〔賺煞尾〕打滅了腹中饑。掙鬪了身邊冷。謝長者將咱厚贈。免的我流落窮途。涕淚零。只今日便索長行。看鰈生黃榜高登。博一個千萬人中第一名。〔王長者云〕先生。此一去則要你看志者。〔正末唱〕我將這星辰再整。乾坤來扶定。〔王長者云〕先生。此一去投於何處。〔正末云〕小生往那裏去的是。〔唱〕我只索去那虎狼叢裏覓前程。〔下〕

〔王長者云〕蘇先生去了也。據此人貫世文才。必然顯名天下。家童快些安排酒殺。待我追至十里長亭。與蘇先生餞行走一遭去來。〔下〕

〔音釋〕 屯音豚 耽音擔 招音恰 僥音交 剩音盛 圖音忽 圖音倫 崢音橙 嶸音橫 盪湯去聲 踏妻鄧切 躋音鄧 賺音湛 褪吞去聲 鉞音結 刖音月 競其硬切 團齋上聲 鰈音鄒 叢音從 覓音密 鰈音踐

第二折

〔孝老同卜兒領大旦二旦上〕〔孝老云〕老漢蘇大公的便是。自從蘇秦孩兒和他那哥哥張儀。求官去了。許多時光。音信皆無。也不知他流落在那裏。時遇暮冬天氣。風又大。雪又緊。十分寒冷。大的個孩兒。他撒和頭口兒去了。媳婦兒。你鏤鍋兒裏盪下些熱湯。等蘇大來家吃咱。〔大旦云〕理會的。〔正末上云〕小生蘇秦是也。自從王長者齋發了我銀兩盤費鞍馬。不想凍天行。病證又發。盤纏又使的無了。可着我往那裏去的是。我則索去家中。望父親母親走一遭去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嘆書生。我這裏便嘆書生。可兀的身無濟。那裏也廕子封妻。則俺那一般兒求仕的諸相識。他每都閃賺的我難回避。

【滾繡球】想着我去家來。望發跡。定道是上青雲。可指日。又誰知遇天行。染了這場兒病疾。險些兒連性命也不得回歸。我蘇秦也。年紀呵近三十歲。文學呵又不是沒得。可怎生不能圖個榮貴。却教我滿頭家風雪。淒淒。看別人蟬噪黃閣三公位。偏則我依舊紅塵一布衣。怎不傷悲。

【倘秀才】我空走些千山萬水。不得個一官也。那半職。【帶云】蘇秦也。你不得官呵。休說那般大言波。【唱】你再休說金榜無名誓不歸。我若見俺那高年父和俺那大賢妻。【帶云】蘇秦。你得官來麼。【唱】不來。你看我說一個甚的。

【云】我來到家門也。我待要過去來。父親母親道。蘇秦你得官來麼。可着我說甚的是。我待要不過去來。風又大。雪又緊。身上無衣。肚裏無食。可着我往那裏去的是。【唱】

【伴讀書】我待去來。終久則是他苗裔。待不去來。便怎肯忘了恩義。想着我那父母情腸。別不得可知。俺三從四德妻賢慧。却不道相隨百步有這徘徊意。俺爺娘便怎肯出醜的這揚疾。

【笑歌賞】我待去來。你覷我衣衫濫濫縷縷不整齊。待不去來。則這裏勿勿風共雪相摧逼。去不去三兩次自猜疑。我我我突磨到多半晌。走到他跟底。呀呀呀可怎生無一箇睬我的。來來來。我將這羞臉兒且揣在懷兒內。

【云】事已到此。無如之奈。且自過去咱。【見科云】父親。您孩兒回來了也。【拜科】【李老轉身科】【正末云】母親。您孩兒回來了也。【做拜科】【卜兒轉身科】【正末云】父親母親都不理我。則望着中間裏拜咱。【做拜科】【李老與卜兒同轉身撞臉科】【正末云】二嫂。我來家了也。【一旦做織機科】【正末云】可怎生都不言語那。

〔唱〕

〔滾繡毬〕這壁廂拜了一會。那壁廂問了一日。可怎生無一箇將咱支對。則您這一家兒端的是嫌誰。〔孛老云〕嫌你嫌你。你可怎麼不做官來。〔正末唱〕俺爹娘他須是老背悔。〔二旦云〕蘇秦。你得了官來。那箇嫌你。〔正末唱〕妻也。你也好忒下的。〔大旦云〕蘇秦。你選場中及第也不曾。〔正末唱〕你問我選場中及第來不曾及第。你不看見我馬頭前列兩行家朱衣。〔孛老云〕蘇秦。我問你。你當日不做莊農生活。則去讀書。要做官。你跟的張儀去了。許多時光景。你如今得了箇甚麼官來。〔正末唱〕我恰纔入門來。休問榮枯事。可不道觀看容顏兀的便得知。〔帶云〕我這官職呵。〔唱〕大古裏是箱兒裏盛只。

〔孛老云〕蘇秦。你將官來與我們看一看也好。〔正末云〕父親母親。您孩兒不曾得官。〔孛老云〕你去時節。誇盡大言。你說道金榜無名。誓不歸。你既不曾爲官。你來家做甚麼。〔正末云〕您孩兒得了一場凍天行病症。張儀哥哥等不的我。先上朝取應去了。您孩兒回到家中。望父母來。〔孛老云〕噤聲。怕貓拖了我。你官也不曾得做。今日這般窮身潑命的。你來俺家裏做甚麼。你快離了我這門。再踏着我這門呵。我決打三百黃桑棒。你出去。〔正末云〕您孩兒出去則便了也。母親勸一勸兒波。〔卜兒云〕老的也看我的面皮。着孩兒在家中。住到來春。再着孩兒應舉去。做一個官回來罷。〔孛老云〕你靠後。省的什麼。〔大旦云〕公公依着婆婆的說話。着叔叔過了冬呵。來春再取應去。〔孛老云〕你婆婆勸我。尙然不聽。小孩兒家那裏有你說處。靠後。〔正末見大旦科云〕嫂嫂。我腹中饑餒。身上單寒。做些兒熱茶飯與我吃咱。〔大旦云〕我有什麼茶飯在那裏。〔正末見二旦科云〕二嫂。你有茶飯與我吃些兒去呵。〔二旦云〕蘇秦。你問我要茶飯吃。你是爲官的人。吃堂食。飲御酒。你怎吃的這齋茶淡飯。休道是沒有。便有那茶飯呵。你也吃不了的哩。〔正末唱〕

〔朝天子〕嗨。這婆娘的見識所爲。〔帶云〕蘇秦也。今日回來。做妻子的也來譏誚着。〔唱〕他怕道冷茶飯傷脾胃。〔二旦云〕蘇秦。你這一去怕不得了官也。〔正末唱〕你常好是立兒不覺坐兒饑。枉使會拖刀計。〔二旦云〕你當初去時。則要做官。到今日官在那裏。〔正末唱〕你問

我官在那裏。教我說個甚的。可兀的乾受了你這一肚皮脂膈氣。〔二旦云〕休說父母怪你。我見了你也害羞哩。〔正末唱〕俺嫂嫂也不爲炊。妻也不下機。哎哟天那。我這裏便則落的那幾點兒淒惶淚。

〔二旦云〕蘇秦。你不得官呵。當初說甚麼來。〔正末唱〕

〔四邊靜〕我想着那當初一日。〔二旦云〕可不道金榜無名誓不歸。〔正末云〕蘇秦也。你料着不得官呵。休說那般大言波。〔唱〕你再休說道是金榜無名誓不歸。〔二旦云〕你道些時在那裏那。〔正末唱〕我在那弘農縣裏。〔二旦云〕在那裏做些甚麼。〔正末唱〕無靠無依。枉受盡多狼狽。罷罷罷。我男子漢身長七尺。寧死也做一個不羞家鄉的鬼。

〔二旦云〕蘇秦。我待不與你些茶飯吃來。爭奈俺那夫妻腸肚。又過不去。待與你些吃來。又怕公婆怪我。你在這門首躲着。我與你些熱茶飯吃咱。〔正末做吃飯科〕〔蘇大上云〕甚麼人吃我家的飯哩。〔見科〕〔正末云〕哥哥。是您兄弟蘇秦來家了也。〔蘇大云〕是蘇秦回來了。你做了官麼。〔正末云〕哥哥。您兄弟染了一場凍天行病症。不曾進取功名去。〔蘇大云〕你不曾爲官呵。着我做甚麼大官人。乾着我買了個唐帽在家。安了許多時。你着我那裏發付。虧你不羞。你還拿我的飯碗吃。快出去。快出去。〔正末出門科云〕罷罷罷。我凍死餓死再不上你門來也。〔唱〕

〔煞尾〕盼的是冬殘曉日三陽氣。不信我撥盡寒爐一夜灰。我則今番到朝內。脫白襖。換紫衣。兩行公人左右隨。一部笙歌出入圍。馬兒上簪簪簪。坐的當街裏。勸勸恁炒戚親爺親娘。我也不認得。〔帶云〕蘇秦得了官也。着孩兒家裏來。〔唱〕那其間我直着你的手拍着胸脯。恁時節悔。〔下〕

〔孛老云〕蘇大。你見你兄弟蘇秦來麼。〔蘇大云〕蘇秦去了也。〔孛老云〕孩兒。你好友也。我一時惱怒。你就沒一箇勸我一勸的。我便一時間把孩兒趕將出去了。您也留他一留。怕做什麼。婆婆你趕蘇秦孩兒去。〔卜兒云〕老弟子。孩兒頭裏我勸你時。抬白的我沒是處。如今孩兒去了也。大風大雪裏。可着我趕他。着我那裏趕

他去。卜兒做出門科云：蘇秦你父親替你家來。老弟子孩兒。他去的遠了也。〔李老云〕婆婆孩兒真個去了也。婆婆想。你受千辛萬苦。怎生接舉他來。他今日撒了俺老兩口兒去了呵。〔詩云〕不由我哭哭啼啼。思量起雨淚沾衣。且休說慢就十月。只從小假乾就濕幾口氣。擡舉他偌大。恰便似燕子銜食。今日箇撚他出去。呸。那裏也。這母三孩。蘇大趕你兄弟去。〔蘇大云〕理會的。〔出門叫科云〕兄弟。你且回家裏來呀。他去的遠了也。〔見科云〕父親兄弟去的遠了也。〔李老云〕哦。去的遠了也。大的兒你來。可不道兄弟如同手足。手足斷了再難續。你和蘇秦兩個指頭兒般弟兄。你怎便忍的看他去了。我說與你。〔詩云〕共乳同胞本一身。猶如枝葉定連根。門戶與我須並守。祖宗田產莫爭分。禽逢水食猶相喚。豈可人爲貨財便沒恩。只你那碗剩飯殘羹能值幾。呸。早忘了腳踏頭稍兄弟親。大的個媳婦趕你小叔叔去。〔大旦云〕理會的。〔出門科云〕小叔叔。你回家裏來罷呀。他去的遠了也。〔見科云〕公公。小叔叔去的遠了也。〔李老云〕哦。去的遠了也。但凡人家不和。皆起于妯娌爭長。就短分門各戶。都是您這婦人家做出來的。做哥哥的要打要罵。你只該勸你那丈夫便好。你倒走將來火上澆油。〔大旦云〕公公。您媳婦兒怎麼敢。〔李老云〕噤聲。〔詩云〕他弟兄從來不疎。況堂上現有公姑。做哥哥的很着要打。你也去奪了碗大叫高呼。逼的他忍饑受冷。並不敢半句支吾。俺蘇秦也做不的孫二。你道做嫂嫂的。呸。你可甚楊氏女殺狗勸夫。小媳婦兒。你趕你丈夫去。〔二旦云〕父親。你媳婦兒不曾敢留下蘇秦。他去的遠了也。〔李老云〕是真個去的遠了也。他每都不曉事。你須是他的結髮夫妻。你該留他一留。媳婦兒。你好下的也。〔詩云〕做甚一家骨肉盡生嗔。都只爲那不圖家業恨蘇秦。雖然堂上公婆親做主。你也不合容他便出門。只今強扶雞骨投何地。你敢巧畫蛾眉別嫁人。萬一將他逼去饑寒死。呸。可不道的一夜夫妻百夜恩。〔卜兒云〕老賊。這都是你的不是。你埋怨那別人做甚麼。〔詞云〕不是我炒炒鬧鬧痛傷情。搥胸跌脚那蘇秦。不得官靠歸故里。怎當的一家兒齊攢聒噪。做爺的道學課錢幾時掙本。做媳婦的道想殺我也五花官誥。做哥的纔入門便嗔。便罵。做嫂嫂的又道是你發跡。甕生根隨生筍角。老賊。你道再回來。我決打你二百黃桑棍。可甚的叫做父慈子孝。俺一家兒努眼苦眉。只待要逼蘇秦。險些上吊。這早晚不知大雪裏跌倒在那箇牆邊。教我着誰人訪尋消耗。不爭凍餓死了。俺這臥冰的王祥。兀的不沒亂殺你那太公家教。蘇秦兒也。則

被你痛殺我也〔同下〕

〔音釋〕 齋音騷 疾精妻切 十繩知切 得當美切 職張恥切 的音底 襪音藍 逼音彼 日人

習切 行霞浪切 只張恥切 識傷以切 膳音庵 膳音簪 吃音恥 尺音恥 劬音渠

咸倉洗切 濕傷以切 食繩知切 妯音逐 煙音里 脚音皎 筭音肌 角音皎 苦聲占

切

第三折

〔外扮張儀領陳用張千上〕〔張儀詩云〕龍樓鳳閣九重城。新築沙堤宰相行。我貴我榮君莫羨。十年前是一書生。下官張儀是也。自與兄弟蘇秦。在弘農店肆中分別之後。到於咸陽。見了秦主。獻上三策。十分當意。即授小官咸陽令尹。不數月間。陞遷右丞相之職。我想兄弟一別。早已三年光景。時常切切在心。未敢有忘。竟不知我兄弟可曾進取功名也。還是那流落四方。這兩箇孩兒。一個是陳用。一個是張千。那陳用孩兒。家私裏外。都是他管理。張千跟隨着下官衙門辦事。時遇暮冬天道。紛紛揚揚。下着國家祥瑞。張千門首覷者。看有甚麼人來。報復我知道。〔張千云〕理會的。〔正末上云〕小生蘇秦。家中望父親母親去來。不想父母將我趕出家門。聽知的張儀哥哥。做了秦邦右相。我去那裏圖個進身。便不然也好借些盤纏。去遊說各國。蘇秦你好命薄也呵。

〔唱〕

〔南呂一枝花〕如今那有才學的受困窮。幾時得居要路爲卿相。我想那耕牛無宿料。倉鼠可兀的有餘糧。十載寒窗捱不出齏鹽况。怎生那風共雪纏的我慌。則他好茶飯不濟饑腸。這破衣衫偏歇着我脊梁。

〔梁州第七〕我要吃呵也無那珍饈百味。要衣呵也無那羅錦千箱。這生涯都在那長街上。我可也又無甚資本。又不會做經商。止不過腕懸着灰罐。手執着毛錐。指萬物走筆成章。有那等不曉事的倒將我來吓搶。刻的來着我凍剝剝。靠着這賣文爲活。窮滴滴守着這單瓢也。那陋巷。天那。我

幾時能勾氣昂昂。博得這衣錦還鄉。這廂那廂。爲功名不遂離鄉黨。合看眼到處裏撞。走盡西秦一地方。倒陪了此三琴劍書囊。

〔正末做見張千科云〕哥哥拜揖。那裏是張丞相的第宅。〔張千云〕則這箇門樓便是。〔正末云〕哥哥。你這裏做甚麼勾當。〔張千云〕則我便是丞相爺把門的。叫做張千。〔正末云〕生受哥哥。替我報復去道。有蘇秦在於門首。〔張千云〕你是蘇秦。則這裏有者。〔張千報科云〕稟相公得知。有蘇秦在於門首。〔張儀云〕是誰。〔張千云〕是蘇秦。〔張儀云〕他說是蘇秦。〔張千云〕他說是蘇秦。〔張儀云〕下官語未懸口。兄弟至此也。我接待兄弟去。〔做沉吟科〕〔復坐云〕張千。蘇秦有甚麼鞍馬步從。〔張千云〕無什麼鞍馬步從。身上好生縶縷。〔張儀云〕哦。元來我兄弟還在布衣之中。則除是這般。陳用你近前來。〔打耳暗科〕〔陳用云〕您孩兒知道。〔下〕〔張儀云〕張千。你對他說去。他不自家過來。待着老夫接待他麼。〔正末云〕俺哥哥聽的。我來。這場管待也非同小可。〔張千云〕兀那秀才。〔正末云〕您丞相說什麼來。〔張千云〕俺丞相爺說來。你不自家過去。敢待着俺丞相爺接待你那。〔正末云〕他是我的哥哥。我是他的兄弟。我自過去怕做什麼。〔正末做見科云〕哥哥多時不見。兄弟有一拜。〔張儀云〕住者休拜。〔正末云〕爲什麼。〔張儀云〕張千將我那拜禱來。〔正末云〕要那拜禱怎麼。〔張儀云〕則怕展污了你那錦繡衣服。〔正末云〕可早一句兒也。哥哥受您兄弟幾拜。〔做拜科〕〔張儀云〕兄弟免禮。我與你分別之後。一向在於何處。〔正末云〕您兄弟在店肆中安下。染了一場凍天行證候。不能進身也。〔張儀云〕曾到家中見父母來麼。〔正末云〕也曾回到家中望父母去來。〔張儀云〕父母見了你歡喜麼。〔正末云〕哥哥。俺父母大風雪裏。將您兄弟趕將出來也。〔張儀云〕父母可也不是見你這等聾噪發達的孩兒。可怎生趕將出來。兄弟你這一來爲何。〔正末云〕聽知哥哥做了秦邦丞相。一徑的投奔哥哥來。您兄弟有一首詩。哥哥試看咱。〔張儀云〕有一首詩。將來我試看咱。〔正末做遞詩科〕〔張儀做接看科〕〔詩云〕一聲雷動震雲門。散作陽和天下春。池內龍騰千尺水。廳前花發幾枝新。已知兄長官階貴。曾受皇家勅賜恩。世事升沉如轉盼。算來由命不由人。〔張儀背云〕兄弟。你將這段心思。留在那萬言策上。愁甚麼不坐於都堂。可來我根前獻詩。兄弟你錯用了心也。〔回云〕兄弟。您哥哥做了秦邦右相。屈於一人之下。坐于百僚之上。你見

我這正廳上安着二十四把交椅。可都是公卿每坐處。你是箇白衣人坐着。外人觀看。不雅相。這裏你也難坐。張千打掃冰雪堂者。那裏管待兄弟。〔正末云〕哥哥。則這裏坐罷。沒來由去那冰雪堂做什麼。〔張儀云〕兄弟也。那裏正好管待你這秀才每。跟我來。〔做走科〕〔正末做到冰雪堂冷科云〕勿勿勿。〔張儀云〕張千開了那門者。〔張千云〕理會的。〔做開門冷科〕〔張儀云〕是有些兒冷。兄弟請坐。張千將那四面的吊窗都與我推開。將那雪都與我打掃。將來堆在四面。着幾箇祇從人攪動那風車者。〔張千云〕理會的。〔做打掃雪科〕〔正末云〕住者。〔唱〕

〔賀新郎〕大開東閣。掛起那西窗。〔張儀云〕兄弟。你不知您哥哥做秦邦右丞相。坐於八位之上哩。〔正末唱〕許來大八位裏官人。可怎生無他那半盆兒火向。〔張儀云〕男子漢家。有甚麼冷。可怎生要向火。〔正末唱〕覷了這炎漢嘴臉。何興旺。真乃是國家棟梁。可正是畫堂。別是風光。將來的茶飯。不准備。則我這盤纏。不商量。〔張儀云〕張千。四下裏攪動那風車者。〔正末唱〕可怎生風神王。都聚在你這前廳上。〔張儀云〕兄弟。我與你拂塵咱。〔正末唱〕早難道洗塵斟玉斚。〔張儀云〕張千。喚幾箇歌兒舞女來伏侍兄弟咱。〔正末唱〕兀的是開宴出紅粧。

〔張儀背云〕張千。你近前來。我分付你。你將兩壺酒來。我吃的酒放熱着。蘇秦的那壺酒。去那大雪裏冰一冰。再着上些雪在裏面。先將那冷酒來。〔張千云〕理會的。〔張千捧酒科云〕酒到。〔張儀云〕將酒來。兄弟滿飲一杯。〔做遞酒科云〕〔正末云〕哥哥先飲。〔張儀云〕兄弟先飲。〔正末唱〕

〔隔尾〕我喜則喜。一盞瓊花釀。恨則恨。十分他這個冰雪般涼。〔張儀云〕這一杯酒。與兄弟盪寒咱。〔正末唱〕你待與我盪寒呵。你看那祇候人盪一盪。〔張儀云〕兄弟吃了者。〔正末唱〕小生嚥下去。乍心當冰斷。我這肚腸。〔帶云〕哥哥先飲。〔唱〕這一盞酒。推辭了多半晌。

〔張儀云〕兄弟。你不飲酒。小後生家臘月裏吃了冷酒。開春來不害眼。兄弟你敢冷麼。〔正末云〕可知冷哩。

〔張儀云〕你可不早說。張千將我的綿團襖來。〔張千遞襖科云〕理會的。襖在此。〔張儀做接科云〕將來將來兄弟。你見這綿團襖麼。〔正末云〕你兄弟見。〔張儀云〕你冷麼。〔正末云〕你兄弟冷。〔張儀云〕你真箇冷。〔正末云〕你兄弟真箇冷。〔張儀云〕你冷我也冷。〔張儀做自穿襖科云〕兄弟你肚裏饑麼。〔正末云〕可知饑哩。你兄弟還不曾吃飯。〔張儀云〕兄弟你可不早說。張千。你近前來。我分付你。〔背云〕我的饅頭粉湯蒸的熱。着蘇秦吃的饅頭。是那二年前祭丁的冷饅頭。放在他根前。粉湯裏面放上些冰凌與他食用。〔張千云〕理會的。〔做下湯科〕〔張儀云〕兄弟也先請些兒粉湯。〔正末云〕你兄弟吃。〔做吃湯科云〕奇怪。可怎生粉湯裏面都是些冰凌。〔張儀云〕兄弟請箇饅頭兒者。〔正末做劈開科云〕我吃這饅頭咱。你兄弟敢問麼。〔張儀云〕兄弟你問什麼。〔正末云〕喀與哥哥別了幾時也。〔張儀云〕兄弟喀離別了三年也。〔正末云〕嗨。可早三年也。好硬饅頭。張儀。你何道理。〔張儀云〕你不是蘇秦。〔正末云〕你怎敢呼我的名。〔張儀云〕你怎敢道我的姓。〔正末云〕張儀你聽者。〔唱〕

〔絮蝦蟆〕只爲你箇同窗友。做頭廳相。因此上我心中自酌量。這交情非比泛常。好做十分倚仗。撇下父母在堂。遠遠時來相訪。吟就新詩一章。訴說飄零異方。必然見我感傷。不惜千金治裝。豈知你故人名望。也不問別來無恙。放下一張飯牀。上面都沒擺當。冷酒冷粉冷湯。看咱如何近傍。百般粧模作樣。訕笑寒酸魍魎。甚勾當。來來往往。張張狂狂。村村棒棒。〔張千喝科云〕點湯。〔正末唱〕哎。又要你走將來。走將來便雪上加霜。忒顏慌。〔正末云〕張儀。〔張儀云〕蘇秦。〔正末唱〕這都是剝民脂膏。養的能豪旺。腌情况。甚紀綱。只我在你行。待將此三寒溫話講。〔帶云〕擡了去者。〔唱〕須不是告什麼從良。

〔張儀云〕這廝原來酒後無德。撒酒風那。〔正末云〕張儀。你有什麼好文章。〔張儀云〕蘇秦。我的文章不如你呵。怎得做秦邦丞相。張千喝點湯。〔張千云〕點湯。〔正末唱〕

〔牧羊關〕你比我文學淺。〔張千云〕點湯。〔正末唱〕我比你只命運囊。〔張千云〕點湯。

〔正末唱〕你苟圖此紫綬金章。〔張千云〕點湯。〔張儀云〕我則理會的見世生苗。〔正末唱〕赤緊的見世生苗。〔張千云〕點湯。〔正末唱〕我則理會的埋根千丈。〔張千云〕點湯。〔張儀云〕你罵大官的得什麼罪過。〔正末唱〕止不過惡大官吃八十棒。〔張千云〕點湯。〔正末唱〕須不是我見小利鬧一千場。〔張千云〕點湯。〔正末唱〕俺兩個纔廝挺纔廝挺。〔張千云〕點湯。〔正末唱〕哇。你敢也走將來。喝點湯。喝點湯。

〔云〕點湯是逐客。我則索起身。〔張千云〕點湯。〔正末云〕我下的這廳階來。〔張千云〕點湯。〔正末云〕我來到這門樓底下。〔張千云〕點湯。〔正末云〕這門樓底下也喝點湯。〔張千云〕點湯。〔正末云〕男子漢頂天立地。幾曾受這般恥辱來。罷罷罷。不如就這儀門底下。解下我繫腰帶兒。覓一個死處。〔陳用冲上云〕住住住。螻蟻尙且貪生。爲人怎不惜命。敢問賢士爲什麼在這兒門底下尋覓自盡。〔正末云〕哥哥。你不知道這張儀和我是入拜交的朋友。我和他同共應舉來。小生命薄。落在店肆中安下。染了一場凍天行的證候。不能進身。他如今得了官。我特地投奔他來。他將那冷酒冷饅頭羞辱我。我受不過他的氣。因此上覓一箇死處。〔陳用云〕怎的呵。是我家丞相爺的不是了。賢士你則這裏有者。待我將的來。你看這白銀二錠。春衣一套。鞍馬一副。齋發賢士。權爲路費。休嫌輕薄。若得官呵。莫便忘了我陳用也。〔正末云〕哥也。你是謊那可是真個。〔陳用云〕賢士。我陳用豈敢說謊。〔正末云〕蘇秦也。知他是睡裏也是夢裏。〔唱〕

〔么篇〕他齋發了我銀兩錠。我恰便似夢一場。看蘇秦死生難忘。他是箇祇候人的所爲。可有那子孟嘗君的這度量。張儀也。你便頭頂着軍司庫。脚踹着萬年倉。說不盡宰相多榮貴。我蘇秦也男兒當自強。

〔正末云〕哥。我擎着你這兩錠白銀。再過去差那廝一場。〔陳用云〕好好好。賢士你過去。〔正末做見張儀科云〕張儀你看。〔張儀云〕你不是蘇秦。兩個手裏擎着許多東西。莫不是那裏偷將來的。〔正末云〕我偷了你的來。你聽者。我久後得官呵。必不在你之下。〔張儀云〕你怎生能勾爲官。我量着你一世兒不能發跡。你若能勾發跡呵。〔詩云〕則除是驢生犄角甕生根。天教窮斷脊梁筋。小物不堪成大用。蘇秦則是舊蘇秦。快出去。快

出去〔正末唱〕

【黃鍾尾】罷罷罷。憑着我胸中豪氣三千丈。筆下文才七步章。親不親是鄉黨。若今番到舉場。將萬言書見帝王。插宮花。飲御觴。傘蓋下馬兒上。請哥哥再相訪。我言語不虛誑。這齋發。這觀當。兩錠銀。重百兩。遮莫便十年呵。休想我貴人多忘將。你一箇山海也似大恩人。〔云〕哥。你叫做陳用。〔唱〕我蘇秦長則個今日般想。〔下〕

〔張儀云〕陳用。蘇秦去了也。〔陳用云〕他去了也。〔張儀云〕陳用。他敢有些兒怪我麼。久已後着他謝我也則是遲哩。〔同下〕

〔音釋〕 聲音賈 釀泥降切 响音賞 訕山去聲 颯音罔 颯音兩 庵掩去聲 誑光去聲

第四折

〔李老同卜兒領蘇大大旦二旦上〕〔李老云〕老漢蘇大。公便是。自從將我那蘇秦孩兒趕將出去。可早許多時光景。音信皆無。知他在那裏。蘇大孩兒。你打聽你兄弟的音信。可是有也是無。〔蘇大云〕父親。你着我那裏打聽去。〔張千上云〕自家張千的便是。奉蘇秦元帥將令。前去蘇家莊取討鍋鏟槽鏟去。問人來。則這裏便是蘇家門首。裏面有人麼。〔蘇大云〕什麼人喚門。我開開這門試看咱。哥哥。做什麼。〔張千云〕我奉蘇元帥將令。問你要鍋鏟槽鏟。驛亭中使用。不要悞了。〔蘇大云〕哥哥。那蘇元帥敢是蘇秦麼。〔張千云〕噠。元帥的名諱。你怎敢輕道。快些取那鍋鏟槽鏟出來。我要回元帥的話去也。〔下〕〔蘇大云〕父親。你歡喜咱。原來蘇秦兄弟做了元帥。見在驛亭中安下哩。〔李老云〕孩兒也。是真個麼。婆婆。蘇秦孩兒得了官也。俺一家牽羊擔酒。直至驛亭中認蘇秦孩兒去來。〔卜兒云〕俺同去來。〔同李老蘇大大旦二旦下〕〔正末扮官人領張千上云〕某乃蘇秦是也。自到趙國遊說。一舉成名。爲某文安社稷。武定干戈。着我歷說韓魏燕齊楚五國。如今官封六國都元帥。衣錦還鄉。誰想我蘇秦有這一日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謝當今聖主重賢臣。我爭些三兒有家難奔。恰便似旱苗纔

得雨。枯樹恰逢春。受盡了萬苦千辛。蘇秦也常記得求官去那時分。

〔李老同卜兒領蘇大大旦二旦上〕〔李老云〕老漢蘇太公的便是。領着俺一家兒。直至驛亭中認孩兒去來。可早來到門首也。令人報復去。道有元帥的老相公同母親哥哥嫂嫂夫人都在於門首。〔張千云〕喏。報的元帥得知。有老相公同家眷來了也。〔正末云〕什麼老相公。着他過來。〔張千云〕理會的。着過去。〔李老同衆做見科云〕孩兒也。我道你不是箇受貧的。〔正末云〕誰是你的孩兒。〔李老云〕你是我的孩兒。你得了官。你怎生不回家裏去。〔正末云〕兀那老兒。你是什麼人。〔李老云〕我是你父親。你如今得了什麼官來。〔正末云〕我做了六國都元帥。〔李老云〕似你這等蟬噪。與我父母增多多少光彩。好兒也呵。〔正末唱〕

〔步步嬌〕怎消的父親母親將孩兒認。〔李老云〕孩兒家去來。在驛亭中做什麼。〔正末唱〕我爲甚館驛裏權安頓。當日箇父親行得處分。恰便似經板兒由然在心印。〔李老云〕孩兒。舊話休題。〔正末云〕父親。你不道來。〔李老云〕我道什麼來。〔正末唱〕我若是踏着
你正堂門。我其實怕打那一二百黃桑棍。

〔李老云〕是老漢的不是了。〔正末云〕張千。都與我搶出去。〔張千云〕理會的。〔做搶科云〕出去。〔李老云〕婆。孩兒不肯認我父母。可怎生是了也。〔張儀領陳用上云〕小官張儀是也。聽知的蘇秦兄弟。做了六國都元帥。差人持千金來。謝弘農縣主人王真。又打一封戰書。要來伐我秦國。這個是明明記着冰雪堂的讎恨。若待他兵馬到來。那時晚矣。如今趁他衣錦還鄉。在洛陽驛亭中安下。我特地探望他一遭去。說開此事。多少是好。迤邐而來。可早到了也。令人接了馬者。〔做見李老卜兒科云〕兀的不是父親母親哥哥嫂嫂都在這裏。〔李老云〕原來是張儀孩兒那。〔張儀云〕父親曾過去認你孩兒來麼。〔李老云〕恰纔俺都過去認孩兒來。他堅意不肯認俺。把俺一家兒都趕將出來了。〔張儀云〕父親母親哥哥嫂嫂且放心者。待您孩兒過去。他必然認了也。〔李老云〕爲甚麼你過去便認你。〔張儀云〕想着我冰雪堂那場。好管待他。怎麼不認。令人報復去。道有秦丞相張儀來見元帥。〔張千云〕喏。報的元帥得知。有秦丞相張儀來了也。〔正末云〕你說去。他不自過來。等我接待他怎的。〔張千云〕奉俺元帥將令說。你不自過去。等俺元帥接待你怎的。〔張儀云〕他早還了我一句

兒也。〔見科云〕元帥。我說你不是受貧的人。多時不見有一拜。〔正末云〕住者。你且休拜。〔張儀云〕元帥怎的。〔正末云〕張千將拜褥來。〔張儀云〕要那拜褥做什麼。〔正末云〕則怕展污了你那錦繡衣服。〔張儀云〕他不會忘了一句。〔正末唱〕

〔川撥棹〕便待要獻殷勤。笑吟吟。敘弟兄。我那時衣不遮身。今日箇駟馬雕輪。公吏每忙跟。兀良脅底下插柴肉忍。全不想冰雪堂無事恨。

〔七弟兄〕我這裏動問你是甚人。〔張儀云〕我是你哥哥張儀。〔正末云〕我道你是誰那。〔唱〕元來你是那孟嘗君。想蛟龍未得風雷信。定道是泥蟠無日上青雲。也似俺書生。怎脫淒涼運。

〔梅花酒〕呀。我直捱到這地分。在野店荒村。被疾病纏身。舉目也那無親。只有你你你張儀是故人。因此上我我我千里遠投奔。怕不的有黃金濟我貧。豈知你倚恃着做官尊。覷朋友。若遺塵。沒半點。話溫存。訕笑的我不成人。定餓死做異鄉魂。到今日也跳龍門。

〔云〕張儀。你不道來那。〔張儀云〕元帥。我道什麼來。〔正末唱〕

〔喜江南〕呀。莫不我驢生犛角甕生根。你覷波。莫不我窮斷脊梁筋。蘇秦只是舊蘇秦。今日箇證本。想皇天也不負讀書人。

〔正末云〕張千。與我抬出去。〔張千做抬科云〕理會的。出去。〔張儀云〕住者。你強殺者波。則是箇兵馬大元帥。我反殺者波。我是個秦國右丞相。怎麼搶我出去。我這裏坐不的一坐。陳用。將交牀來我坐。〔陳用云〕交牀在此。〔正末云〕誰是陳用。〔陳用見科云〕小人便是陳用。〔正末云〕哥哥你請坐。受我幾拜咱。〔做拜科〕〔唱〕

〔沽美酒〕我須是錢親人不親。〔陳用云〕元帥。折殺小人也。〔正末唱〕追富來不追貧。他是一箇紫衫銀帶的祇候人。他倒肯憐咱困窘。齋發與雪花銀。

〔太平令〕齋發的我功名有准。多謝你箇山海也似深恩。你便待伴推伴

遜。我怎肯不眠不問。常言道遠親近隣。不如你這對門。哥也看小生一言難盡。

〔張儀云〕蘇秦。你是何相待。有父親母親哥哥嫂嫂和下官來認。你都不肯認。你做的箇輕呵輕君子。重呵重小人。我交殺着波。是秦邦右丞相。陳用強殺着波。則是箇泥鞋窄襪走立公人。你是何相待也。〔正末云〕他是我大恩人。〔張儀云〕他怎生是你大恩人。〔正末云〕當此一日。我投奔你來。你將那冷酒冷粉冷饅頭。羞辱我那一場。我受不的你那氣。出到門樓底下。覓箇死處。若不是陳用救了我性命。齎發我兩錠花銀。今日怎能勾做官。因此上他是我的大恩人。〔張儀云〕原來是這等兄弟。你認我不認我。〔正末云〕我不認你。〔張儀云〕陳用你不說等甚麼哩。〔陳用云〕元帥。便好道人不說不知。木不鑽不透。冰不搭不寒。膽不嘗不苦。我如今從頭兒說破與元帥得知。〔詩云〕小人一一說真情。元帥從頭聽事因。當初故意相輕慢。登時忿怒便離門。暗把行裝齊備下。故使陳用將來假做恩。我本是泥鞋窄襪公人輩。那裏取一套春衣兩錠銀。若不是秦邦右相瞞天智。怎能勾虎符金印到家門。〔正末云〕元來如此。則被你瞞殺我也。哥哥。〔張儀云〕則被你做殺我也。兄弟。父親母親都在門首。你因何不認他。〔正末云〕請父母兄弟嫂妻兒都過來。〔孛老入見科云〕孩兒。兀的不歡喜殺老漢也。〔正末做拜認科〕〔唱〕

〔鴛鴦煞〕想當初風塵落落誰憐憫。到今日衣冠楚楚爭親近。暢道威震諸侯。腰懸六印。也索把世態炎涼心中暗忖。假使一朝馬死黃金盡。可不的依舊蘇秦。做陌路看承被人唾。

〔張儀云〕天下的喜事。無過父子兄弟夫婦團圓。殺羊造酒。做一箇慶喜的筵席者。〔詩云〕六國從橫將相權。文才武略幾人全。歸來果佩黃金印。一家骨肉永團圓。

〔音釋〕 清查察切 迦音移 埋音里 眼很平聲 歇音撤 搭女角切

題目 冰雪堂張儀用智
正名 凍蘇秦衣錦還鄉

翠紅鄉兒女兩團圓雜劇

楊文奎撰

楔子

〔搽旦扮李氏同上〕〔淨福童安童上〕〔搽旦詩云〕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早時不算計。過後一場空。老身姓李。夫主姓韓。夫主早年亡化過了。所生兩孩兒。一個喚福童。一個喚安童。有個小叔叔是韓弘道。嬌子兒張二。媳潸天也似家私。他掌把着。我如今要分另了這家私。俺兩個孩兒未娶妻哩。福童請你嬌子來。〔福童喚科云〕嬌子有請。〔二旦扮張氏上云〕孩兒也。你喚我做甚麼。〔福童云〕我母親請你哩。〔二旦云〕這等我須索走一遭去。早來到門首也。你報復去。〔福童云〕母親嬌子來了也。〔搽旦云〕道有請。〔福童云〕嬌子請。〔二旦做見搽旦拜科云〕伯娘喚我做什麼。〔搽旦云〕嬌子請坐。我請將你來。別無甚事。我要分另了這家私。我兩個孩兒不曾娶親哩。〔二旦云〕伯娘。我可不敢主張。等你叔叔韓二來家商議。〔搽旦云〕福童門首看者。若你叔叔來呵。報復我知道。〔正末扮韓弘道上云〕老夫蠡州白鷺村人也。姓韓名義。字弘道。祖上庄農出身。所積家財萬貫有餘。我有一個家兄是韓弘遠。早年間亡化過了。家兄遺下二子。長叫福童。次叫安童。我那兩個孩兒。他從那三五歲上無爺。可是老夫擡舉的他成人長大。爭奈我那嫂嫂。性兒有些乖劣。幸得我妻張氏賢惠。見老夫年近六旬。無有子嗣。與我娶了個小渾家。姓李。小字春梅。如今腹懷有孕也。這兩日見我嫂嫂。和那兩個姪兒。心中好生不喜。想必爲這春梅懷孕。有些妬忌的意思也。不見得恰纔和幾個老兄弟每。飲了幾杯酒。回來早到家門首也。〔搽旦云〕分另了家私却也淨辦。〔正末云〕怎生這般大驚小怪的。我過去咱。〔福童云〕好好。叔叔來了也。〔正末見搽旦施禮科云〕呀。早辰間不曾見嫂嫂。嫂嫂祇揖。〔搽旦回禮科云〕叔叔請坐。〔正末云〕二嫂。您恰纔爲什麼這般炒鬧那。〔二旦云〕恰纔伯娘請將我來。要分另了這家私。〔正末云〕誰這般道來。〔二旦云〕是伯娘道來。〔正末云〕我問嫂嫂咱。〔做問科云〕嫂嫂。您恰纔爲什麼炒鬧來。〔搽旦云〕是我請將叔叔嬌子過來。要分另了這家私。樹大枝散。自然之理也。〔正末云〕這家私比先家兄在時。原無積趲。都是我苦掙下的。既然嫂嫂要分另家私。我問這兩個姪兒咱。福童安童。您母親要分另家私。您兩個心裏如

何〔福童云〕我兩個不會娶老婆哩。分另這家私倒也淨辦。〔正末云〕這的是您娘兒每商定了也。可不干我事。請的本處社長來者。〔福童云〕理會的。出的門來。社長在家麼。〔社長上詞云〕老阿老。起遲臥早。硬的便嫌軟。軟的蒸餅兒倒好。我是本處的社長。門首有人喚門。我開開這門。孩兒也。喚我做甚麼。〔福童云〕俺叔叔要分另了家私。我一徑的來請老社長。你說我家的這家私虧了誰來。〔社長云〕多虧了你那韓二。〔福童云〕老社長。你若過去見了俺叔叔。只說這家私虧了韓大。我便買半頭打旋餅請你。你若是我這家私少了呵。你也知道我的性兒。〔社長云〕理會的。來到門首也。報復去。〔福童做報科云〕請的社長來了也。〔正末云〕道有請。〔福童云〕請進去。〔社長做見科云〕支揖。〔正末還禮科云〕老社長請坐。〔社長云〕請將老漢來有甚麼勾當。〔正末云〕請將老社長來。別無甚事。我這嫂嫂和俺兩個姪兒。要分家哩。我這家私的緣故。老社長你也盡知。庄農人家。止不過有些田產物業。牛庄孳畜金銀錢物。分做兩分。我與兩個姪兒各得一半。老社長你則平等着。〔社長云〕老漢知道有多少鈔。〔福童云〕鈔有十塊。〔社長云〕韓二你拏一塊。與這孩兒九塊。〔福童云〕銀子十斤。〔社長云〕韓二你拏一斤。與這孩兒九斤。〔福童云〕老社長還有牛半孳畜田產物業。〔社長云〕韓二你要他怎麼。都與這兩個孩兒罷。分的平平兒的也。〔正末云〕改日致謝老社長。勿罪勿罪。〔福童送社長出科。〕〔社長云〕孩兒家私都是你拏了也。半頭薄餅將來我吃。〔淨打社長科云〕老弟子孩兒。有甚半頭薄餅。不得工夫買哩。改日請你吃罷。〔社長詩云〕這廝做事忒不才。分另家私喚我來。半頭薄餅不曾吃。險些打出腰子來。〔下。〕〔正末云〕嫂嫂分開了家私也。有這所宅兒。您便住那東首裏。俺住這西首裏。〔大旦云〕一宅分爲兩院。你也休上俺門來。我也不上你門去。〔同福童安童下。〕〔正末云〕嫂嫂打起這界牆咱。便是不廝見了。二嫂你看這無兒女的好不氣長也呵。〔二旦云〕韓二伯。娘要分這家私。不爲別的。見你每朝逐日。伴着那火狂朋恠友。飲酒作樂。因此上分另了這家私。常在背後罵你做酒浸頭哩。〔正末云〕這家私依着他分開便了。却要說這等閒言長語做什麼那。〔唱〕

〔仙呂賞花時〕何須你簸揚我貪杯酒浸頭。則你那閒言語。說念的春風樹點頭。〔云〕可也恠不的。〔唱〕從來這拙婦每他須巧舌頭。〔云〕一家兒人家。被這等反心

的婦人每都壞了也。〔唱〕他搜尋出這等分家私的由頭。〔云〕我若早有個兒子，也不到得眼裏看見如此。〔唱〕哎，這便是我沒孩兒的那個下場頭。〔同二旦下〕

〔音釋〕 蠡音里 長音丈 簌音播

第一折

〔搽旦同福童安童上〕〔搽旦云〕事不關心，關心者亂。雖然和俺兩個孩兒，分另了家私，想俺那叔叔有個小渾家，喚李春梅，他如今腹懷有孕，若得個女呵罷了，若是得個小廝兒，家私過活都是他的。我這兩個孩兒，可不乾生受了一世，只得了這一分家計。今日臘月十五日，是嬌子生日，我如今請將嬌子過來，吃幾杯酒。我將三兩句話搬調他，把李春梅或是趕了，或是休了，家緣過活都是我兩個孩兒的，便是我生平願足。〔福童云〕母親說的是。〔搽旦云〕孩兒，隔壁請將你嬌子來者。〔福童云〕理會的。嬌子在家麼？〔一旦上云〕是誰喚我，開門看來。孩兒也有甚麼勾當？〔福童云〕俺母親有請。〔一旦云〕韓二也，隔壁伯娘請我哩，你看家我便來也。〔二旦做到科〕〔福童報云〕母親，嬌子來了也。〔搽旦云〕道有請。〔福童云〕嬌子請進。〔一旦見科云〕伯娘喚我做甚麼？〔搽旦云〕今日是你貴降之日，故請你來吃杯酒。〔一旦云〕做甚麼要害伯娘？〔搽旦遞酒科云〕孩兒將酒來。嬌子滿飲一杯。〔一旦云〕伯娘，你也飲一杯酒勾了也。〔搽旦做搬調科云〕嬌子，我有句話敢與你說麼？〔一旦云〕伯娘甚麼話你說波？〔搽旦云〕我叔叔恰不娶了春梅，如今腹懷有孕，叔叔說道若是得個女兒且罷，若得個小廝兒呵，我把二嫂着他灶窩裏燒火打水運漿，着他在那母狗兩個睡，我聽得這句說話，一向有些忿，我若不和你說呵，你怎麼受得這虧？我和你妯娌之情，故和你說知，你要自做個主意。〔一旦云〕伯娘，酒勾了也，待改日我還席罷。我回家去也。〔做別科云〕我出的這門來，恰纔聽了伯娘所說，氣的我一點酒也無了。我如今到家中，沒這般事，萬事罷論，若有這等勾當，韓二也，我不道的和你兩個乾罷了哩。〔下〕〔搽旦云〕嬌子去了也，孩兒你放心，好歹趕了春梅，這家私都是您的，無甚事，後堂中飲酒去來。〔同下〕

〔正末同搽旦春梅上〕〔正末云〕今日臘月十五日，是我那二嫂賤降之日，隔壁兩個姪兒和嫂嫂，請將過去了，必是慶壽的酒。李氏比及二嫂來呵，先和你吃幾杯酒咱。時遇冬天，紛紛揚揚，下着大雪，又刮起這般大

風便好道風雪是酒家天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凜冽風吹。雪花飄墜。彌天地不辨高低。似一片瓊瑤砌。
〔混江龍〕莫不是春光明媚。既不沙。可怎生有梨花亂落。在這滿空飛。這雪呵。供陶學士的茶竈粧。黨太尉的筵席。這雪呵。探梅客難尋三徑去。便有那釣魚翁也。索披得一蓑歸。幸際着太平時世。正遇着豐稔年歲。有新釀熟的白酒。舊醖下的肥雞。自便釀斟酌。沒故友相知。則我放開懷。連飲到數十巡。待要儘今生向這老瓦盆邊醉。但守着竹籬茅舍。也不願那畫閣朱扉。

〔二旦上云〕我來到這前廳上。不見韓弘道。敢在這臥房裏。〔做聽科云〕兀的不吃酒哩。我且不要過去。聽他說甚麼。〔春梅云〕俺那姐姐有你在。家呵。另做個眼兒看我。無你呵。將我不是打。便是罵。我這般受苦。怎生是好。〔二旦云〕元來這個潑奴胎。他正說我哩。〔正末云〕李氏也。你不說呵。我怎生知道。我與你把盞陪話咱。〔唱〕

〔油葫蘆〕我這裏親手高擎着這盞盞杯。李氏也。我有句話苦勸你。則咱這家務事。不許外人知。〔帶云〕依着我的心呵。從今以後。〔唱〕則要您便歡歡喜喜相和會。不要你那般悲悲戚戚。閒爭氣。〔春梅云〕每日打罵我。怎麼受的。〔二旦云〕你道波。我做甚麼打你來。〔正末云〕你依着我呵。〔唱〕他要強與他些強。你伏低且做低。你辦着一片至誠的心。可自有個潯潯日。你是必休折證是非。

〔云〕便做道他強你弱。他好你歹。都休在我眼前說也。〔唱〕

〔天下樂〕豈不聞道路上行人也。那口似碑。我如今便年也波。紀年紀。可便近六十。雖然咱有家私。我這眼前無一個子息。〔云〕李氏也。我爲你呵。多會用心來。〔唱〕我背地裏禱神祇。〔帶云〕也不論是男是女。〔唱〕但得一箇喂眼的。恰便似那心。

肝兒般知重你。

〔二旦云〕這個老弟子孩兒無禮。心肝兒般知重他哩。〔做喚門科云〕開門來。開門來。〔正末做開門科云〕呀。二嫂來了也。〔二旦云〕老弟子。爲這個潑賤奴胎說的我好也。我打這歪刺骨。〔正末唱〕

〔那吒令〕你入門來便鬧起。有甚的論黃數黑。街坊每都聽知。誰敲牙波料嘴。這婆娘家便背悔也。忒瞞心昧己。〔二旦做打春梅科云〕我打這箇歪刺骨。〔正末云〕二嫂休閃了手。〔唱〕火不登紅了面皮。沒揣的便揪住髻髻。〔二旦云〕我打他有甚麼事。〔正末云〕二嫂休閃了手。〔唱〕不歇手連打到有二十。

〔鶻踏枝〕哎。你一個歹東西。常好是不賢慧。〔二旦叫科云〕天也。韓弘道氣殺我也。〔正末唱〕有甚事叫喚聲疼。沒來由出醜揚疾。可怎生全不依。三從波四德。也。是我。不合將你來百縱千隨。

〔二旦云〕韓二。我老實和你說。你棄一壁兒。就一壁兒。你愛他時休了我。愛我休了他者。〔正末云〕虧你不害口。謬說出這等話來。〔唱〕

〔寄生草〕你休恁般生嫉妬。休那般無智識。量這一個皮燈毬。犯下甚麼滔天罪。哎。你一箇鬼精靈。會魔障這生人意。可知我這個酒糟頭。不識你這拖刀計。則恐怕李春梅。奪了你那燕鶯期。走將來黃桑棒。打散了鴛鴦會。

〔二云〕二嫂請坐。今日是你箇貴降的日子。我陪禮奉你一杯。〔二旦云〕我吃你娘漢子的酒。依着我把春梅休了者。〔正末云〕有甚麼難見處。隔壁兩個姪兒和嫂嫂請過去。必定搬調了你一言兩句。所以家來尋鬧。休聽別人言語。聽我兩句話。咱兒要自養穀要自種。休聽人言語。二嫂且滿飲一杯。〔二旦丟盞科云〕我還吃甚麼酒。快把春梅休了者。〔春梅云〕韓二省的這般鬧。休了我罷。〔正末云〕小賤人。俺這裏說話。那得你來。你知道您姐姐爲甚麼娶將你來。則爲老夫年近六旬無子。所以尋將你來。姐姐肯信着別人的言語。趕了你出去。倒

着我韓弘道絕戶了。二嫂。你休聽別人言語。則滿飲一杯。〔二旦云〕將的去。我吃他做甚麼。如今好便好。反便反。俺兄弟七八個。如狼似虎哩。我如今尋個死處。俺那幾個兄弟。城裏告將下來。把你皮也剝了。我死也要你休了者。〔正末云〕二嫂。你休覓死處。嗨。我這男子漢。到這裏好兩難也。呵。待休了來。不想有這些指望。待不休了來。我這大渾家尋死覓活的。倘或有些好友。我那幾個舅子。狼虎般相似。去那城中告下來。呵。韓弘道爲小媳婦逼死大渾家。連我的性命也送了。則不如休了他者。只少着紙墨筆硯奈何。〔二旦云〕兀的不是剪鞋樣兒的紙。描花兒的筆。你快寫。不寫時。我便尋死也。〔正末做寫科云〕寫就了也。二嫂。你與他去。〔二旦云〕則有丈夫休媳婦。那裏有個大媳婦休小媳婦。倘或衙門中告下來。我倒吃罪過。與他便與他。不與他。我便尋死也。〔正末云〕二嫂。只我與他便了也。春梅。這的不干我事。去去去。〔春梅云〕我出的這門來。我將着這休書。也不嫁人。前街後巷。則是叫化爲生。韓弘道則被你苦殺我也。〔下〕〔正末云〕二嫂。我往院前院後執料去咱。〔二旦云〕你敢要趕李春梅去也。〔正末云〕哎。休也休了他。我趕他做甚麼。〔背云〕那左院裏小的每。有人會見李春梅來麼。有人收留的在家。我多有錢鈔與您也。〔內云〕去的遠了也。〔正末云〕去的遠了。兀的不痛殺我也。〔二旦云〕韓二。你不啼哭來那。〔正末云〕老漢偌大年紀。眼兒裏怎生無些冷淚。〔二旦做冷笑科云〕你這等症候。好來的疾也。〔正末云〕二嫂。我有句敢說麼。〔二旦云〕敢是要趕李春梅麼。〔正末云〕我的主意。待把李春梅尋將回來也。不留在咱家裏住。則着在那庄院人家借住。待他生下一男半女。那其間再趕出去。也未遲哩。〔二旦云〕爲什麼那。〔正末云〕我則怕絕戶了也。〔二旦云〕放着兩個姪兒。怕做甚麼。〔正末云〕那兩個都不是孝順的也。〔唱〕

【賺煞尾】罷罷罷。你今不聽我這丈夫言。久以後必受俺那姪兒每的氣。那厮每一個個賊心賊意。只待要吞佔我的家私。你也須自做個見識。我言語盡是誠實。說着呵。痛傷悲。怎不的蹙損的這愁眉。你也則是穩放着船到江心。那其間可便補漏遲。現如今有穿有吃。到後來無子無力。二嫂也。我只怕你得便宜。翻做了一個落便宜。〔下〕

〔音釋〕

妯音逐 煙音里 席星西切 釀泥降切 漱離店切 澁音豔 崢音橙 噪音橫 十繩知切 息喪擠切 黑亨美切 戮丁離切 慧音會 疾精妻切 德當美切 礪初錦切 識傷以切 實繩知切 吃音恥 力音利

第二折

〔外扮俞循禮同旦兒王氏上〕〔俞循禮詩云〕耕牛無宿料。倉鼠有餘糧。萬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小可是這新庄店人氏。姓俞名循禮。嫡親的夫妻兩口兒家屬。渾家王氏。他有一箇兄弟。在這四村上下。看着幾箇頭口兒。人口順都喚他做王獸醫。我如今潑天也似家私。無邊際的田產物業。爭奈寸男尺女皆無。謝天地可憐。如今我這大嫂腹懷有孕。十箇月滿足。將次分娩。城中有幾主錢鈔。下次小的每取不將來。我如今自要親身的去。大嫂我囑付你。則怕我一頭的去後。你分娩呵。若得一箇小廝兒。就槽頭上選那風也似的快馬。着小的每到城中來報我。我若到的家中。殺羊造酒。做個慶喜的大筵席。若得一個女兒。便打滅休題。着大嫂我囑付下你也。下次小的每轍下頭口兒。我到城中索取錢債走一遭去來。〔下〕〔旦兒云〕員外索錢去了。我得個兒也是你的。女也是你的。怎麼得個兒便教報信。得個女便打滅了。天阿。怎生得個小廝兒。稱了俺員外的心也好。下次小的每於路上好看員外。早些兒回來者。〔下〕〔李春梅上云〕妾身是李春梅。自從韓二休將我出來。我腹懷有孕。白日裏在這四村上下叫化。我到晚來在巡鋪裏歇息。天色晚了也。我去這巡鋪裏歇息去。怎麼一時間就肚疼起來。敢是要養娃娃也。〔丑扮王獸醫拏擤鼻木上云〕自家新庄店人氏。姓王。在這四村上下看着幾個頭口兒。人口順則叫我做王獸醫。嫡親的夫妻兩口兒。寸男尺女皆無。新來俺那渾家根前。得了一個小的。可惜落地便死了。俺那渾家好不煩惱。我便道俺這骨頭裏沒他的。你煩惱做什麼。我有個姐姐嫁與這俞循禮。潑天也似家私。寸男尺女都沒有。俺那姐姐懷着身孕。却養下一個女兒。俺那姐夫索錢去了。臨出門時對俺姐姐說。若得個女兒。便打滅了休題。若得個小廝兒。便着人飛馬報他去。你看我那姐夫隔着肚皮。那裏知道做娘的都是一樣懷胎。分甚麼男女。我在東庄裏看幾箇頭口兒。吃了幾鍾酒回去。老的每道王獸醫也。前頭有鬼。你行動些兒。我說道那裏便有鬼來。天色將晚了也。我口裏便強着。脚步裏也走動些兒。〔做

走科。〔春梅做叫喚科。〕〔王獸醫云。〕呀。真個有鬼。我拏出我這撮鼻木來。有鬼無鬼。撮鹽入水。待走過去。我先喝他一聲。噫。甚麼東西。〔春梅云。〕我是人。〔王獸醫云。〕我說不是鬼。你是甚麼人。〔春梅云。〕我是叫化的。〔王獸醫云。〕你是男子是婦人。〔春梅云。〕我是個婦人。〔王獸醫云。〕你那裏做甚麼哩。〔春梅云。〕我這裏養娃娃哩。〔王獸醫云。〕元來叫化的。他也養娃娃。你得了箇小廝兒是女兒。〔春梅云。〕是個小廝兒。〔王獸醫云。〕俺姐夫潑天也似家私。倒得了個女兒。你看這叫化的。倒養了個兒子。天阿。知他怎生對付着哩。兀那婦人。你那小的不與了人。要做甚麼。〔春梅云。〕俺與人誰要。〔王獸醫云。〕將來我要。〔春梅云。〕你將的去波。〔王獸醫云。〕一箇好兒也。你看那青旋旋的頭兒。小小的口兒。高高的鼻兒。我抱將去。暗暗的與俺姐姐。可不是好呀。百忙裏。塌我一身尿。兀那婦人。我隨身帶着些碎銀子兒。與你將息去者。〔春梅云。〕哥哥你姓甚麼。〔王獸醫云。〕問我姓。咦。他倒乖也。你問我做甚麼。你可姓甚麼。〔春梅云。〕我姓李。小字春梅。〔王獸醫云。〕你將的這碎銀子兒。將息你那身體去。我將着這小的。到的家中。久後擡舉的成人長大。李春梅也。我着你子母每團圓了。也不見的哩。〔下。〕〔旦兒上云。〕妾身王氏。自從員外索錢去了。我得了箇女兒。我也不曾稍信與他。我那兄弟王獸醫。他這幾日也不來望我。俺煩惱人也。〔王獸醫上云。〕我將着這個孩兒。送與俺姐姐去。我不敢往那前門裏去。恐怕人看見我。我往這後門裏去。却又撞見那肯分的老院公。我叮囑他這樁事。則除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若是走透了一點兒消息。我着俺姐姐打也打殺你。我自一逕走到姐姐根前去。〔旦兒云。〕是誰。〔王獸醫云。〕是您兄弟。〔旦兒云。〕自家的兄弟。怕做甚麼。過來。〔王獸醫見科云。〕姐姐你添了個甚麼。〔旦兒云。〕我添了個女兒。〔王獸醫云。〕我可與你個小廝兒。〔旦兒云。〕你那裏將來。〔王獸醫云。〕姐姐你休問他。若是姐夫來家。則說是你添的。〔旦兒云。〕好好兄弟也。你將這女兒。或是丟在河裏井裏。憑你將的去。〔抱兒下。〕〔王獸醫云。〕我出的這門來。你看俺姐姐波。與了他那小廝兒。他便道把這女兒丟在河裏井裏。那個小廝兒便強殺者波。則是別人的。這個女兒便反殺者波。只是我的親外甥兒。我便怎麼下的。我將到家中。我那渾家可不有乳食。把這女孩兒擡舉成人長大。招個女婿兒。久以後。也把老糟頭送在土裏。〔下。〕〔俞循禮同旦兒上。〕〔俞循禮云。〕過日月好疾也。則從索錢回來。我這大嫂根前。所生了個添添孩兒。今經可早十三年光景。我因為這

得了添添孩兒。特地蓋了一座義學堂。請了一箇先生。將這四村上下小的。每都聚會在這學堂裏攻書。但是那別個學生。背不過的書。俺這添添孩兒。他又早記了也。好一個聰明的孩兒。我心中十分歡喜。大嫂。則是一件。你那兄弟王獸醫。他無酒。再不到俺家裏來。但醉了呵。上門來。便尋吵鬧萬千的。不是我則是看着你的面皮。大嫂。天色也覺早哩。等孩兒吃些茶飯。着院公送的他學堂裏去。〔王獸醫上打啼科云〕纔說兄弟。兄弟便至。自從抱的那小的兒來。與了俺姐姐。今經十三年光景也。那小的喚做添添。天生聰明。俺姐夫好不歡喜。往常問我姐夫借一具牛。今年再借牛去走一遭來。到得門首。我自逕入。〔做見科云〕姐姐姐夫。有酒將來我吃。〔俞循禮云〕大嫂。兀的又不醉了也。〔王獸醫做打僚兒科云〕我打這個小弟子孩兒。〔俞循禮云〕呀。驚了孩兒。大嫂。你那糟頭怎生打我孩兒這一下。〔王獸醫云〕我把你箇忘恩背義的弟子孩兒。〔俞循禮云〕他怎生忘恩負義。你雪堆兒裏扶起他來那。〔王獸醫云〕十三年前也虧我這麼抱。〔俞循禮云〕你抱什麼。〔旦做覷科〕〔王獸醫云〕姐姐虧我抱的他這般大。〔俞循禮云〕大嫂他又醉了。〔王獸醫云〕我來別無話說。姐夫每年間借與我一具牛。我今年要問你借牛去耕種來。〔俞循禮云〕我往年間便借牛與你。今年間偏不借與你。〔王獸醫云〕住住住。姐夫可要說的明白。往年間怎生借與我。今年怎生不借與我。〔俞循禮云〕我往年間借與你。添添孩兒未成人小哩。如今長成十三歲。也曉的人事。你借我的去。或是倒了我牛隻。損了我犁耙。你着誰陪我。你又無兒。你又絕戶。〔王獸醫云〕誰絕戶。〔俞循禮云〕你絕戶。〔王獸醫云〕偏你不絕戶。〔俞循禮云〕添添是我的孩兒。我怎生絕戶。〔王獸醫云〕誰是你的兒。〔俞循禮云〕添添是我的兒。〔王獸醫云〕添添是你的兒。〔俞循禮云〕我倒不知道添添是你的兒。〔俞循禮云〕你看這糟頭。怎麼你知道。你說。〔王獸醫做覷旦兒科云〕姐姐。添添孩兒是您的兒。〔旦兒做慌科云〕兄弟。看着我的面皮。休要胡說。〔王獸醫云〕想着那十三年前也虧我抱。〔俞循禮云〕怎的抱。〔王獸醫云〕也虧我這般樣抱。〔俞循禮云〕你是他的親娘舅。你便抱他一抱。打甚麼不緊。〔俞循禮做推王獸醫科云〕你箇精驢禽獸。快出去。再也休上俺門來。兀的不氣殺我也。〔王獸醫做出門科云〕我出的這門來。姐夫你好狠也。只一具牛不借便罷。罵我做絕戶。你便是不絕戶的王獸醫也。一不做。二不休。拚的邊着四村上下。開廂裏外。不尋那十三年前李春

梅。我一把手兒。拖將他來道。李春梅則這個便是。那添添孩兒是你的兒。且看姐夫是你絕戶。還是我絕戶。那
〔下〕〔俞循禮云〕大嫂。這廝又氣我這一場也。〔旦兒云〕員外。則是看我些面皮。休和他一般見識。〔俞循
禮云〕大嫂。凡百的不是我。則看着你的面上。着院公送孩兒學堂裏去來。〔同下〕〔正末抱病二旦扶上
科〕〔二旦云〕老的。這都是我的不是了也。你掙鬪者。我不合信着伯娘的言語。將李春梅休了。若是有呵。得
一男半女。也省的你這般煩惱。〔正末云〕婆婆。你如今後悔。可是遲了。則被我那兩個姪兒。定害殺老夫也
呵。〔唱〕

〔南呂一枝花〕這些三時。典賣了我些三南畝田。耗散了中庭麥。我將那少欠
錢無心去索。婆婆也。這些三時都只是盤纏了我自家的財。說着呵。不由我
感嘆傷懷。我如今年紀老。無接代。恨不的建一座望子臺。我如今空蓋着
那鬱沉沉大廈連薨天。那幾時能勾鬧炒炒喧堂戲綵。

〔二旦云〕這都是我的不是了也。〔正末唱〕

〔梁州第七〕誰着你。便聽信着徐卿的那三子。怎麼來。砍折了王氏三槐。
到如今歲寒然後知松柏。那兩個蠢蠢之物。伴着夥泛泛之才。每日價貪
圖花酒。潑使錢財。倒將我劈面搶白。欺負咱軟弱囊。揣都不到半年呵。早
弄的家業全衰。則我那好言語。勸着他。可更分毫不睬。他道我絕後波。他
是緣分上合該。這廝他縱心兒放乖。摸着的當了。拏着的賣使了。自己少
下人債。從今後依前若不改。婆婆也是必着他休上我門來。

〔王獸醫上云〕姐夫。你好歹也。我問你借具牛。你借便借。不借便罷。罵我是絕戶。白白的受他一場氣。這白
鷺村韓弘道叔叔家。我少他十錠鈔本。利該二十錠。我若今生今世不還了他呵。我那生那世也不如人。我將
着這些本利還他去。說話中間可早來到門首也。〔王獸醫做見二旦科云〕婦子。唱喏哩。〔二旦云〕獸醫哥哥。
那裏去來。〔王獸醫云〕我一逕的來。〔正末云〕婆婆。門首甚麼人。〔二旦云〕是王獸醫。〔正末云〕自家的孩兒。

着他過來。〔王獸醫見正末科云〕叔叔怎麼來。〔正末云〕孩兒也，我病哩。〔王獸醫云〕叔叔，您休怪你姪兒。若知道叔叔病呵，您姪兒可早來看叔叔哩。〔正末云〕孩兒，你那裏去來。〔王獸醫云〕叔叔，你不知道，我問俺姐夫俞循禮，借一具牛，借便罷，不借便罷，怎就罵我絕戶。〔二旦云〕哥哥，你休那般道，您叔叔正爲無兒憂愁，思慮害成病哩。〔王獸醫云〕嗨，這老的也缺着半壁兒哩。叔叔我少你十錠鈔本，利該二十錠，您姪兒一還的還叔叔鈔來。〔正末云〕孩兒也，別人的錢，不知饒了多少，量你這些，打甚麼不緊。婆婆尋出孩兒那一紙文書來，休說本利，連這文書也還了孩兒。您將這錢鈔家中做盤纏去。〔王獸醫云〕叔叔，你休關您孩兒要。〔正末云〕孩兒也，我不關您要。〔王獸醫云〕是真箇謝了叔叔婦子。〔背云〕姐夫，你好狠也，這老的他是各白世人，本利該二十錠鈔，都不問我要，連文書也與了我，你是我親姐夫，借一具牛，便不肯借與我，倒罵我做絕戶。王獸醫也，十三年前將那小的與這老的，可不好來。姐夫你好狠也。〔回云〕叔叔，既不要本利都還了我，待我擎這鈔去買瓶酒來，與叔叔吃幾甌。〔正末云〕孩兒也，不要你買，我家中自有酒。婆婆，你去鏟將熱酒來，着孩兒吃。〔福童安童上云〕兄弟，俺叔叔染病哩，俺兩箇將家私都使的無了，問叔叔討些使用可不好。那來到門首還自過去。〔做見科云〕您孩兒一還的來問叔叔要些錢鈔，把俺兩箇使用。〔正末云〕這裏有客人哩。〔唱〕

〔牧羊關〕這廝故意的將人吵，入門來便撒賴，他吃的醉沉沉，放浪形骸。你看他行不動，東倒西歪，哎，你覷他立不定，天寬地窄。〔福童云〕叔叔，你無現錢，將那遠年近歲欠下的文書，將來與俺兩箇索去。〔王獸醫做口扯文書科〕〔福童云〕你慌做甚麼。〔正末唱〕當日那舉債錢，是咱親放，今日個要文書，做您家財。至如我七十二八十四。〔帶云〕哎，賊醜生每也。〔唱〕慣的您來千自由百自在。

〔福童云〕叔叔，你便死了，這家私總則是俺兩個的。〔正末唱〕

〔哭皇天〕這廝那狠毒心，如蜂蠆，荒淫心，忒分外，堪恨這兩個薄劣種，現世的不成才。只古裏向咱家，咱家取索，也須知俺這三年五載，看看衰邁，還有甚精金響鈔，暗暗藏埋，只被你兩個潑無徒，潑無徒將俺來廝定害。

沒揣的大驚小怪。便待要生非作歹。

〔云〕婆婆。家中有兩箱櫃文書休開。那鎖鑰都與我擡將出來。〔一旦着人擡出科〕〔正末唱〕

〔烏夜啼〕也不索將的去堂前晒。也不索檢視的明白。〔云〕小的每將些草來蓋在櫃上。再掌個燈來者。〔唱〕只一把火都燒做了紙灰來。〔帶云〕燒了燒了。〔唱〕請兩個早離廳階。自去安排。我待學劉員外。仗義散家財。我待學龐居士。放做了來生債。把我這宿世緣。交天界。〔帶云〕燒了燒了。〔唱〕不強如焚錢烈楮。滅罪消災。〔云〕你看文書也燒了。錢鈔也無了。快去快去。〔福童云〕他不肯與俺錢鈔。俺兩箇家去了罷。〔下〕〔王獸醫云〕叔叔。這兩個是你甚麼人。〔正末云〕這兩個是我的姪兒。〔王獸醫云〕叔叔。您姪兒不恠你。倒則恠嬌子。〔正末云〕你爲甚麼恠他。〔王獸醫云〕嬌子。你若肯替俺叔叔娶一個近身扶持。得一男半女。不強如受這兩個姪兒的氣。〔正末云〕孩兒也曾有來。〔王獸醫云〕可那裏去了。〔正末云〕我說與你聽哩。〔唱〕

〔賀新郎〕我當年娶了個女裙釵。〔王獸醫云〕他和嬌子說的着麼。〔正末唱〕爲他每話不相投。因此上遣他在門外。〔王獸醫云〕他去了多少時節。〔正末唱〕經今早過了十二載。〔王獸醫云〕這人敢還有麼。〔正末唱〕他可便一去了呵。石沉大海。〔王獸醫云〕叔叔。你打與我個模狀兒。〔正末唱〕則他生的短矮也。那蠢蠢全身材。〔王獸醫云〕多大年紀也。〔正末唱〕他年庚有二十歲。〔王獸醫云〕曾拐帶了些甚麼。〔正末唱〕止不過腹懷着半年胎。〔王獸醫云〕曾着人打聽來麼。〔正末唱〕這其間知道和尚在也。那鉢盂在。〔王獸醫云〕他小名兒喚做甚麼。〔正末唱〕每日家問春梅無信息。〔王獸醫云〕這人敢有哩。〔正末唱〕哎。他也恰便似趙果送會哀。

〔王獸醫做打呵欠科〕〔正末云〕哥。你莫不在那裏見李春梅來。〔王獸醫云〕沒有見。我打了箇呵欠。〔正末云〕將酒來與哥吃。〔王獸醫云〕嬌子。我要濕濕去。〔一旦云〕你看這廝波。〔王獸醫云〕我出的這門來。〔做擲尿科云〕姐夫。你狠也。恁恁孩兒有了主也。我過去說了。可是你絕戶。我絕戶。〔做過去見旦科云〕嬌

予。您姪兒濕濕濕了也。〔二旦云〕你看這廝波。〔王獸醫云〕叔叔。我與婦子一個娃娃。〔正末云〕敢是醉了也。〔王獸醫云〕我醉了。酒在肚裏。事在心頭。聽的你把那十三年前的事說起來。我怕不與婦子一箇娃娃。〔正末云〕婆婆。他說那十三年前的話。我有些耳背。你聽者。〔王獸醫云〕叔叔。我十三年前。去那四村上下看幾個頭口兒。那老的每便道。王獸醫天色晚了也。你休家去。兀那前面二十里巡鋪上有鬼。我便道。我是人。可怎麼倒怕鬼。到的二十里巡鋪上。則聽的那裏面噎噎的啼哭。我道。咦。敢真個有鬼麼。我拏起這捩鼻木來。喝了一聲道。甚麼人。他便道。我是個叫化的。我便道。你是男子也是婦人。他便道。我是婦人。在這裏養娃娃哩。〔正末云〕哥。可得了個兒也是女。〔王獸醫云〕沒產房。我不曾進去。〔正末云〕將酒來與哥吃。〔王獸醫云〕我問他得了個兒也是女。他便道。得了個小廝兒。我便道。你不與了人怎麼。他便道。我便與人誰要。我便道。將來我要。我與了他些碎銀兩。他便與了我。我問他甚的名姓。多大年紀。他道。姓李。叫做春梅。年紀三十歲。我將那孩兒抱到家中。與了俺姐夫新庄店俞循禮爲兒。長成一十三歲。每日上學。打您門前經過。小名喚做漆漆便是你的兒。〔正末做咬王獸醫手科云〕哥也。你不說謊。是真個麼。〔王獸醫云〕呀。咬你的指頭波。〔正末唱〕

〔罵玉郎〕聽說罷。我便有九分來不快。早十分也得快。〔王獸醫云〕老的。你兩口兒歡喜咱。〔正末唱〕不由我春滿眼。喜盈腮。抵多少東風飄蕩垂楊陌。〔王獸醫云〕老的。你可有了後代兒孫也。〔正末唱〕一片心。想後代。〔王獸醫云〕我則是報答你仗義疎財的恩。〔正末唱〕三不知。逢着貴客。〔王獸醫云〕叔叔。也是天意。〔正末唱〕我兩隻手忙加額。

〔王獸醫云〕也是你苦盡甘來。〔正末唱〕

〔感皇恩〕天那。這的是苦盡甘來。〔王獸醫云〕你命裏有。則是有。命裏無。則是無。〔正末唱〕暢好是命也時哉。〔王獸醫云〕若不是我說。你怎麼知道。〔正末唱〕你個知心友。泄天機。俺那青春子。從天降。這個白頭叟。聽天的那差。婆婆也。你把那雞兒快宰。好酒頻釀。〔王獸醫云〕酒勾了。吃不的了也。〔正末云〕將酒來。〔唱〕與足下相慶賀。同喜悅。放愁懷。

【採茶歌】則我這箇老奴才。若認了那小嬰孩。【王獸醫云】老的。一似枯樹又逢春也。【正末唱】哥也。我就似枯樹上再花開。則道那一去了的孩兒在青霄外。誰承望洛陽的花酒一時來。

【正末云】小的每鞍兩匹。全付鞍馬來者。【王獸醫云】則鞍一匹馬罷。我和婦子疊騎着。【正末云】你看這廝波。你着俺子母每團圓呵也在你。不着俺子母每團圓呵也在你。【做跪科】【王獸醫云】叔叔請起。只當搶了臉。【正末云】哥。你着俺父子團圓呵。我去那城中。請一個巧筆丹青的畫匠。我把哥這個形像畫將來。着俺子子孫孫。輩兒供養着哥也不多哩。【王獸醫云】叔叔。便有那巧筆丹青也畫不出我這個醜嘴臉來。【正末云】哥。在意者。【唱】

【黃鍾尾】我則要你抱麟兒。撞開孩子連環寨。婆婆也。我則要你引鶯雛。飛出韓侯那一座大會坡。想自家年老憊。憂念的我這鬚鬢白。則我這孤獨的身也可哀。【云】哥。你和婆婆先去。【王獸醫云】叔叔。我知道。【正末唱】我這裏把這恩養錢。我可也便剗劃。【帶云】我雖無現在的。【唱】我這裏。或是典或是賣。儘着他言。由着他責。你則似那水也似流。風也似擺。使不着你糕也似團。婆婆也。我則要你謎也似猜。哥不須我叮嚀的向你行說一派。【帶云】可到那裏呵。【唱】用着你那巧言波令色。【二旦云】老的也。我知道過了也。【正末唱】婆婆也。則要你知過而必改。【云】我到那裏一頭的見了我那孩兒。兩隻手抱的牢者。【唱】哎。你可便休道是拾得一個孩兒。落得價擗。【同下】

〔音釋〕 狹音免 鞍音備 捩音利 溺奴吊切 閨音價 麥音賣 索飾上聲 蕘音萌 柏音擺

鞞羅上聲 白巴埋切 揣平聲 窄齋上聲 蕘齋去聲 矮哀上聲 蠡春上聲 盆盆去聲

果音稿 噎與咽同 陌音賣 客措上聲 額鞋去聲 醜音飾 咳音咳 憊音敗 刮音

擺 劃胡乖切 賁齋上聲 謎迷去聲 色飾上聲 擇升擺切

第三折

〔俵兒上云〕我是那俞循禮的孩兒。下學來家裏吃飯去。怎麼不見養爺來接我。〔王獸醫上云〕自家王獸醫的便是。姐夫。你好狠也。罵我做絕戶。如今添添孩兒。有了主也。他原來是韓弘道的孩兒。我如今與添添孩兒說知了。姐夫看你絕戶。是我絕戶。〔做見科。俵兒做唱。咭科云〕舅舅。你那裏去來。〔王獸醫云〕添添孩兒。我問你。你是誰的孩兒。〔俵兒云〕我是俞循禮的孩兒。〔王獸醫云〕你不是俞循禮的孩兒。是白鶯村韓弘道的孩兒。你休家去。你的父親乘着鞍馬。便來看你也。〔下〕〔俵兒做哭云〕元來我是韓家的兒。我且不去。則在這裏看。有甚麼人來。〔正末扮院公上云〕自家是俞循禮家中的個院公。如今着我接添添小哥去。這裏也無人。添添小哥。不是俞循禮養的。是王獸醫抱將來的。則我知道。別人都不知道。這添添小哥。今年十三歲。天生的甚是聰明。父親歡喜死他。却那裏知道這就裏也。小哥上學去了。我如今接着他去者。〔唱〕

〔商調集賢賓〕則俺那小哥哥。從幼兒便有志節。端的那頑劣處。並無些三敢。則是天生的聰俊。待改家門氣象兒全別。寫字兒寫得來端方。對句兒比別人對的來真切。可久以後廣寒宮裏。必將丹桂折。雷發聲便動春蟄。則我看承他似堂上親。把他來誇獎的。就做了世間絕。

〔云〕小哥。老漢背的你到家中吃飯去波。〔俵兒做使性不言語科。〕〔正末唱〕

〔金菊香〕我則見他自推自跌。自傷嗟。哎。哥哥也。你那般抹淚揉眵。可是因甚也。我問道時無話說。哎。這樁事我敢猜者。哥也多應是師父行吃了些三虧折。

〔俵兒云〕養爺。我不是俞循禮的兒。我是韓弘道的兒哩。〔正末云〕誰這般說來。〔俵兒云〕王獸醫舅舅說來。

〔正末云〕王獸醫。你送了人也呵。〔唱〕

〔梧葉兒〕我聽說罷。看我醒如醉。可便說的我來心似呆。〔云〕哥。你不知道。王獸醫是個不良的人。他問你父親借具牛。你父親不曾借與他。他記這些冤讐。阻隔您這父子的情也。〔唱〕我急

慌裏着些三閒散話兒遞。〔帶云〕王獸醫哎。〔唱〕他是個不觀事的喬男女。你便橫枝兒待犯些口舌。那廝敢平地下鐵掀。〔帶云〕哎哥也。則你休聽他這酒魔的漢呵。〔唱〕一謎裏便胡謔亂說。

〔二旦同王獸醫上〕〔二旦云〕這個是俺的孩兒也。〔正末云〕是誰的孩兒。〔二旦云〕是俺的孩兒。〔正末云〕是您家的孩兒。您倒省氣力也。〔唱〕

〔後庭花〕你常好是要便宜的小大姐。〔二旦云〕元是我家的兒。〔正末云〕噤聲。〔唱〕你這言語也瞞不過我個老養爺。〔二旦云〕着孩兒認了姓。頻頻的來往。〔正末云〕你道什麼哩。〔二旦云〕認了姓頻來往。〔正末唱〕你道是教孩兒認了姓頻來往。〔云〕這等話。誰說來。〔二旦云〕是韓弘道說來。〔正末唱〕哎。那老子識時務也。便爲俊傑。聽說罷。這週摺不由我不喉堵也。那氣噎。〔云〕小哥。你今待要如何。〔衆兒云〕我拚的百年時入墓穴。兩下裏駕輦車。〔正末云〕哎。啣痛殺我也。〔唱〕則他這小孩兒家發話別。便大人也不會恁樣說。他道是百年時入墓穴。兩下裏駕輦車。

〔青哥兒〕急的我兩頭兒無能。無能計設。俺姐姐雖不會道懷耽。懷耽十月。哥也。那恩養你處。何曾道倦怠了些。我常記的舊年時節。你身子兒薄怯。發着潮熱。他將那錦繡兒縱藉。蓋覆的個重疊。但有些兒焦嫩。便解下搖車乳哺的寧貼。恰得個休歇。俺姐姐真守到畫眉窗外。月兒斜。〔帶云〕這也則爲你呵。〔唱〕伴孤燈熬長夜。

〔二旦同王獸醫做拖條兒科〕〔正末唱〕

〔柳葉兒〕哎哥也。除你外別無甚枝葉。爭忍道義斷恩絕。便則道腸裏出來。腸裏熱。怎生把俺來全不借。你說的放小爹爹。你今番去了。再幾時來也。

「二旦同來兒下」〔正末抱住王獸醫云〕庄院裏小的每喚俺哥哥姐姐來。〔俞循禮同旦兒上云〕做什麼哩。〔正末云〕有人家奪將小哥哥去了也。〔俞循禮云〕誰這般說來。〔正末云〕你則問王獸醫。〔俞循禮云〕王獸醫。添添孩兒怎麼着人奪將去。〔王獸醫云〕是韓弘道的兒。他奪的去了也。〔俞循禮云〕是真個兀的不氣殺我也。〔俞循禮同旦兒做倒正末扭住王獸醫科〕〔王獸醫云〕你撒了手。不似你這個兩頭白面搬唇遞舌的歹弟子孩兒。〔下〕〔正末做驚科云〕呀呀哥哥。精細者。添添小哥哥來了也。姐姐精細者。添添小哥哥來了也。〔唱〕

〔油葫蘆〕呀。可這壁廂便氣殺他娘。〔云〕哥哥精細者。添添小哥哥來了也。姐姐精細者。添添小哥哥來了也。〔唱〕那壁廂衝倒他爺。哎。慌的我來戰篤速。這手兒可怎生擡攢。〔帶云〕哥哥省煩惱。〔唱〕俺正是容易得來。你今日容易捨也。是咱前生的冤業。勸哥哥姐姐莫癡呆。

〔俞循禮做哭科云〕大嫂。別人家的兒。着他奪將去了。可不氣殺我也。〔正末云〕哥哥。咱家去來。〔唱〕

〔浪裏來煞〕這施恩不在年紀老。哎。扭打不必性兒劣。〔帶云〕王獸醫。你好狠也呵。〔唱〕把俺這連枝樹。可怎麼一時截。若是咱不煩惱。則除心似鐵。非干俺便忒着那疼熱。大剛咱這人生最苦是離別。〔同下〕

〔音釋〕節音姐 別邦爺切 切音且 折音者 蜚張蛇切 絕莊靴切 揉音柔 賸音蚩 也平聲

說書者切 者平聲 呆音爺 舌繩遮切 鍬粗消切 撇渠靴切 撇音鄒 傑其耶切

摺音者 噎衣者切 別皮也切 穴希耶切 設商者切 月魚夜切 怯丘也切 熱仁蔗切

綳音崩 疊音爹 撇邦也切 貼湯也切 歇希也切 葉音夜 揲音爹 業音夜 劣閭

夜切 截藏斜切 鐵湯也切

第四折

〔俞循禮同旦兒上云〕大嫂。你整整的瞞了我十三年光景。我早知道這添添不是我的兒。我也不擡舉他這

十三年也。〔王獸醫上云〕嗨，俺姐夫敢有些兒怪我來。到門首我自過去見俺姐夫去。姐夫。〔俞循禮云〕舅子，你好狠也。你怎生下的。〔王獸醫云〕不干我事。〔俞循禮云〕可是誰說來那。〔王獸醫云〕都是那酒說出來了也。〔俞循禮云〕你少吃一鍾波，罷罷罷。既是他家的，落的着他將去了。我若今生今世，昧了人家子嗣，我便死呵。到那生那世，越折罰的我重。舅子也，你將這八句詩送與孩兒，他是個聰明的，若見了詩，他必然來看我。若是來的早，便能勾見我的面。若來的遲了，我那裏得活的人也。〔做遞詩科云〕舅子，你那未說之時，俺也思不斷。被你說破之時，俺就斷了恩。大嫂也，俺有日百年身死後，天那，知他誰是拖麻拽布人。〔做哭科云〕添添孩兒，則被你痛殺我也。〔同下〕〔王獸醫云〕我將着這詩送到韓弘道家，與添添孩兒看。走一遭去來。〔下〕〔正末韓弘道同二旦傑兒上〕〔正末云〕誰想有今日也呵。孩兒也，你叫我一聲爹爹。〔傑兒做叫科云〕爹爹。〔正末云〕兀的不喜歡殺老夫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則俺這眼前花，風雨夜，來時投至，俺得相逢，非同造次，有如那枯竹上生嫩笋，老樹上長新枝，仔細尋思，這也非人力，乃是天賜。

〔王獸醫上做見正末科云〕叔叔，你歡喜麼。〔正末云〕可知歡喜哩。〔王獸醫云〕你怕不歡喜。這早晚煩惱殺俺那姐姐姐夫也。俺姐夫將的八句詩與你孩兒看者。〔傑兒做念詩科云〕璧玉連枝取次分，鐵人無淚也消魂。愁雲聚此新庄店，喜氣生他白鷺村。畫閣有誰知冷暖，高堂無客問晨昏。夢回不覩親兒面，斜月微明獨倚門。〔詞云〕我看罷也，兩淚千行，不由我刀攪心腸，認了你個生身父母。俺牽羊擔酒，却拜謝俺那養育爺娘。〔王獸醫云〕叔叔，你牽羊擔酒，直至俺姐夫門上認親，走一遭去來。〔正末云〕哥哥說的是。俺領着孩兒認親去來。〔同下〕〔俞循禮同二旦上云〕這早晚怎生不見王獸醫來。〔正末同傑兒二旦上〕〔正末云〕來到了也。〔做見俞循禮拜科云〕多蒙親家養育之恩，老夫今日同孩兒特來拜謝也。〔做把盞科〕〔唱〕

【沽美酒】高高的捧着玉卮，伏伏的跪在堦址，願親家滿飲香醪。你便且莫辭。〔俞循禮云〕您便是有見的。〔正末唱〕哎，你你再休咭唇波掛齒，現放着一箇正名師。

【太平令】莫怪他泥中隱刺。〔俞循禮云〕俺是絕戶的。〔正末唱〕他又不會道節外生枝。也不索丁一卯二。〔俞循禮云〕都是王獸醫來。〔正末唱〕且休問什麼張三波李四。啗兩個老兒到死時。令這個小廝。我着他兩下裏居喪拜祀。

〔王獸醫同李春梅上〕〔王獸醫云〕我尋得李春梅來了也。〔正末云〕誰是李春梅。〔春梅云〕則我便是李春梅。〔正末唱〕

【七弟兄】聽說了姓兒和這小字。不由我就不喜孜孜。這一場好事從天至。莫不是夏蟬高噪綠楊枝。險些兒西風了却黃花事。

【梅花酒】我覷了這女豔姿。如此般蠢蠢身子。子麝焚腰肢。却生的這般俊秀的孩兒。敢則是鴉窩裏出鳳凰。糞堆上產靈芝。這言語信有之。想天公果無私。將人心暗窺視。沒揣的對付雄雌。酩子裏接上連枝。

〔帶云〕春梅也。這一場呵。〔唱〕

【收江南】呀。抵多少斷腸人寄斷腸詞。今日個弄璋人說與弄璋的詩。都是那老天不絕俺宗支。這一家兒恰似。恰似早苗甘雨得來時。

〔俞循禮云〕住住住。大嫂閒話休題。添添孩兒便是他的。我問你那十三年前。你可添了個甚麼來。〔旦兒云〕我得了個女兒。〔俞循禮云〕如今可在那裏。〔旦兒云〕與俺兄弟王獸醫也。〔俞循禮云〕王獸醫好呵。你可將我那女兒來波。〔王獸醫云〕好好好。一場惡怨。都打在我身上。我十三年前在那四村上下二十里巡鋪。抱得李春梅的兒子。換了姐姐的女兒回去。我渾家又有乳食。擡舉的一十三歲。叫做桂花。便是你的女兒。姐姐你也依着我者。將桂花女兒。與俺叔叔家做了個媳婦。添添兒與俺姐夫做個女婿。你兩家做那世世割不斷的親戚。百年之後。着這兩口兒澆茶奠酒。墳前拜掃。豈後拖麻。可憐見我無主意。老糟頭身死之後。將這把絕戶的骨頭。葬在墳外牆下。到那冬年節下月。一十五灋不了的涼漿冷飯去。我那絕戶的骨頭上。澆奠一兩盞。便是報答老糟頭一般。〔詩云〕莫怪區區巧舌頭。兩家不要記冤讐。今朝兒女重完聚。姐夫哎。何不當初借我那

耕牛〔俞循禮云〕這廝也說的有理。天下喜事無過子婦團圓。殺羊打酒。做一個慶喜的筵席。〔正末唱〕

〔尾聲〕甫能認的孩兒至。又得個媳婦兒完成喜事。儘着我瓦盆邊飲白
酒。盡餘生。畫堂中戲斑衣。快活個死。

〔音釋〕造音糙 攪音皎 咭店平聲 焚莊去聲 酪音茗 羣御平聲

題目 白鷺村夫妻雙拆散

正名 翠紅鄉兒女兩團圓

李素蘭風月玉壺春雜劇

武漢臣撰

第一折

〔老旦扮卜兒上〕〔詩云〕教你當家不當家。及至當家亂如麻。早晨起來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老身嘉興府人氏。姓李。有一個女孩兒。小字素蘭。幼小間學成歌舞吹彈。做着個上廳行首。這裏也無人。我這個女兒也。不是我親養的。他自身姓張。幼小間過房與我做義女。如今十八歲了。詩詞歌賦。針指女工。無不通曉。生的十分大有顏色。時遇清明節令。着女孩兒梳粧打扮了。領着梅香去郊外踏青賞玩去。早些兒來家。老身無甚事。往劉媽媽家吃茶去也。〔下〕〔正末扮李斌引琴童上云〕小生姓李名斌。字唐斌。別號玉壺生。本貫維揚人也。自幼攻習儒業。因遊學來至嘉禾地方。這是古秀州。乃江南繁華勝地。今日清明。傾城士民。盡往郊外遊春賞玩。小生引着琴童。前往郊外散心。小生暗想。寒窗下曾受十載苦功。他日必奪皇家富貴。豈不聞十年窗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信有之也。〔唱〕

〔仙呂點絳脣〕映雪窗前。豈辭勞倦攻經典。甲榜爭先。獨占文場選。

〔混江龍〕赴瓊林飲宴。不枉了青燈黃卷二十年。有郎官過盡。中使傳宣。御酒淋漓袍袖濕。宮花蹀躞帽簷偏。列紫衫銀帶。聽玉管冰絃。挑絳紗紅燭。對皓月遙天。醉醺醺紅粧扶策下瑤堦。氣昂昂朱衣迎接離金殿。擺列着玉簪珠履。準備着寶馬銀鞭。

〔琴童云〕相公。時遇春天清明節令。你看這郊外人稠物穰。都是賞心樂事。真個好熱鬧也。〔正末唱〕

〔油葫蘆〕則見那仕女王孫遊上苑。人人可便賞禁煙。則見那桃花散錦柳飛綿。語關關枝上流鶯囀。舞翩翩波面鴛鴦戀。這壁廂羅綺叢。那壁廂鼓吹喧。抵多少笙歌鬧入梨花院。可兀的就芳草設華筵。

〔天下樂〕則待要悶向秦樓列管絃。青帘風外懸。嗔遊人醉眠芳徑軟。綠

陰中聞鷓鴣。紅香中啼杜鵑。休辜負艷陽三月天。

〔云〕琴童。你看那香車寶馬。來往交雜。正好賞心樂事也呵。〔唱〕

〔那吒令〕一叢叢香車翠輦。一隊隊雕鞍駿腕。一簇簇蘭橈畫船。一攢攢蹴鞠場。一處處鞦韆院。一行行品竹調絃。

〔鵲踏枝〕一個個玉天仙。一雙雙美嬋娟。一層層錦塢花溪。一里里翠繞珠圍。一步步丹靑扇面。一段段流水桃源。

〔云〕你看如此春景。真乃咏之不足。翫之有餘。明明是一幅丹青圖畫也。〔唱〕

〔寄生草〕端的是萬萬首詩難盡。千千筆畫不全。日暄暄芳草紅。晴沙暖襯鴛鴦薦。露涓涓楊柳樓。柔絲困擺黃金線。風習習杏花村。粉牆亂落胭脂片。翻滾滾玉闌干。搥粉翅飛倦採香蝶。急煎煎翠池塘。展烏衣忙殺銜泥燕。

〔云〕琴童。天色早哩。俺慢慢的行。〔旦扮李素蘭引梅香上云〕妾身姓李。小字素蘭。自幼習學些談諧歌舞。做着個上廳行首。時遇春天清明節令。母親言語。着梅香跟着妾身。郊外散心。梅香。你看那萬紫千紅。遊人甚廣。俺來到這花深去處。將那春盛擔兒。放在一壁。俺慢慢的賞翫咱。〔正末云〕好一個小娘子也。〔旦云〕好一個俊秀才也。〔梅香云〕好一個俊琴童也。〔琴童云〕好一個醜梅香也。〔梅香云〕你也不俊。〔正末唱〕

〔六么序〕呀。猛見了心飄蕩。魂靈兒飛在天。怎生來。這搭兒遇着神仙。他那裏眼送眉傳。我這裏腹熱心煎。兩下裏都思惹情牽。他則管送春情不住相留戀。引的人意懸懸。似熱地蚰蜒。他生的身軀嬌娜真堪羨。更那堪眉彎新月。步蹙金蓮。

〔么篇〕好着俺俄低。熬煎。眼暈頭旋。有口難言。兀的不送了我也這一搭兒平原。他那裏褪後趨前。俺這裏意馬心猿。幾時得共宿同眠。若天公肯

與人方便。成就了一世姻緣。若是風亭月館。諧鶯燕。但得他舌尖上甜睡。纔止住這口角頭頭涎。

〔旦云〕梅香。你問那秀才。那裏人氏。姓甚名誰。〔梅香見末科〕秀才萬福。〔正末云〕琴童接了馬者。〔琴童云〕牢墜燈。〔正末云〕小娘子祇揖。〔梅香云〕秀才。俺姐姐使我來問秀才。那裏人氏。姓甚名誰。〔正末云〕小生揚州人氏。姓李名斌。字唐斌。別號玉壺生。今年方纔二十八歲。未曾娶妻哩。〔梅香云〕也是個俊廝。誰管你娶妻也不曾。〔正末云〕小生則這般道。〔梅香云〕我回俺姐姐話去。姐姐。那秀才揚州人氏。姓李名斌。字唐斌。年方二十八歲。〔旦云〕梅香。你問那秀才。我有心請他來花塢中。將啣那酒餚共飲幾杯。看他心下如何。〔梅香見末科云〕秀才。俺姐姐說來。請你去那花塢中飲幾杯酒。你心下如何。〔正末云〕小生願隨鞭鐙。〔梅香云〕你看他。一讓一個肯。〔正末見旦科云〕姐姐祇揖。〔旦云〕秀才萬福。〔正末云〕敢問姐姐。誰氏之家。姓甚名誰。〔旦云〕妾身是本處上廳行首。姓李。小字素蘭。今日因賞清明節令。幸遇尊顏。妾身有菲饌蔬酒。若蒙不棄。共飲幾杯。未知尊意如何。〔正末云〕感承姐姐厚意。小生焉敢違命。〔旦云〕梅香。將酒過來。我與秀才遞一杯。〔正末云〕量小生有何德能。敢勞姐姐如此相待也。〔唱〕

〔後庭花〕感謝你個曲江池李亞仙。肯顧戀這賤江州白樂天。願你個李素蘭常風韻。則這個玉壺生永結緣。雙通叔。敢開言着。你個蘇卿心願。我雖無那走江湖大本錢。也敢賠家私住幾年。

〔柳葉兒〕也養的恁滿門宅眷。也是我出言在駿馬之前。哎。你個謝天香。肯把着卿戀。我借住臨川縣。敢買斷麗春園。一任着金山寺。擺滿了販茶船。

〔旦云〕秀才若肯屈高就下。妾身願與秀才做一程兒伴。妾身有隨身的翠珠簪一枚。更有二十五輪香串一腕。與秀才權爲信物。只望貴脚早踏賤地。〔正末云〕姐姐見賜之意。小生合當拜受。小生有掠鬢角的玉螳螂一枚。白羅春扇一把。送姐姐。權且收留。亦爲信物。〔旦云〕此信物妾身收留。來日專候秀才。休得失信。〔正末

云〕小生孔子門徒。焉敢失信也。〔唱〕

〔賺煞〕我得了這沉香串。翠珠囊。你收取這玉螳螂。白羅扇。四件兒是咱這玉潔冰清意堅。〔旦云〕秀才。則是一件。爭奈老母嚴惡。休得見責。〔正末云〕姐姐放心。〔唱〕料的這人馬東西應不免。我着他揀口兒食。換套兒穿。任抓揪。不是我撥萬論千。常拚着賣了城南金公園。若你個李素蘭意專。這玉壺生情願。我情願一春常費買花錢。〔下〕

〔旦云〕天色晚了也。梅香。啣回家去來。〔下〕

〔音釋〕 斌音賓 蹀音迭 躩音屑 策釵上聲 稠音紬 穰人掌切 帘音簾 鷗遮去聲 鳴音姑

韋連上聲 颯音窳 撓音饒 踟音菊 褻初良切 蝶音爹 僂商鮓切 蚰音尤 蜨音

延 蟻音烏 娜挪上聲 暈音韻 褻吞去聲 涎徐煎切 塢音五 抓莊瓜切 掀音軒

楔子

〔冲末扮陶伯常引祗候上〕〔詩云〕三年爲吏在錢塘。近奉徵書入建章。自省循良無實政。終慚父老說甘棠。小官姓陶。名綱。字伯常。廣陵人也。由進士及第。授杭州同知之職。今奉聖人的命。取小官赴京。路從嘉興府過。此處有一故友。乃是李玉壺。據此人文學。還在小官之上。爭奈此人以花酒爲念。墮了功名。小官在此驛亭中等候。已曾着人請他去了。左右的。門首覷者。若來時。報復我知道。〔正末引琴童上云〕小生李玉壺。今有故友陶伯常相公。在驛亭中相請。小生須索走一遭去。門上的。報復去。道有李玉壺特來拜見。〔祗候報科〕報相公得知。有李玉壺求見。〔陶伯常云〕道有請。〔見科正末云〕早知哥哥來到。只合遠接。接待不及。勿令見罪。〔陶伯常云〕數載不見。有失動問。兄弟請坐。〔正末云〕哥哥。請問因何至此。〔陶伯常云〕兄弟不知。今有聖人命。取小官赴京。路從此過。聞知兄弟在此處風月。兄弟。你有滿腹才學。不思進取功名。只以花柳爲念。小官恐怕誤汝一生大事。如之奈何。〔正末云〕老兄嚴訓。焉敢不從。因愚弟疎狂。致勞尊念。李斌得罪於仁兄。有玷於名教。雖然如此。爭奈此妓非風塵之態。乃貞節之婦。故此留心於他。實非李斌荒淫。〔陶伯常云〕既賢弟堅心。

有難割遣。如今小官行促。賢弟平日有甚麼做下文章。待小官齋至都城保奏。但得進身。以盡朋友之心。可是何如。〔正末云〕辱弟有作下的萬言長策。萬望哥哥提拔。〔陶伯常云〕將來我看咱。〔做遞策接看科云〕好寫染也。小官將此萬言長策。親到聖人跟前。舉薦你爲官。必不負所託。〔正末云〕多謝了哥哥。〔陶伯常云〕小官則今日便索與賢弟長別也。〔正末唱〕

〔仙呂端正好〕赴皇都。趨天闕。現如今國家選用豪傑。〔陶伯常云〕據賢弟文章。必得重用。〔正末唱〕憑着我三冬足用文章絕。揮翰墨。走龍蛇。穿宮錦。看朝靴。封官爵。享豪奢。那時分。恁時節。我可將仁兄結草的。這銜環謝。〔下〕

〔陶伯常云〕兄弟去了也。小官不敢久停久住。將着此萬言長策。回京師。見聖人走一遭去。〔下〕

〔音釋〕齋音躋 闕區也切 傑其耶切 絕藏靴切 節音姐

第二折

〔卜兒上云〕老身是李素蘭的母親。自從去年清明時。俺那女孩兒領將一個秀才來家。他兩個過的綢繆。不離寸步。那廝初來時。使了些錢鈔。如今篩子裏喂鹽漏豆了。趕也趕不將他出去。似這般呵。俺家裏吃甚麼。近日有個客人。姓甚喚做甚舍。他要和俺女孩兒吃酒。他又有錢。今日來俺家裏吃茶。小的。他若來時。報我知道。〔淨扮甚舍上云〕自家是山西平陽府人氏。姓甚。人都叫我甚舍。鄉裏老的每。見我有這人才模樣。與我起了個表德。喚我做甚黑子。我裝三十車羊絨潞紬。來這嘉興府。做些買賣。此處有一個上廳行首李素蘭。生得十分大有顏色。我有心要和他做一程兒伴。那虔婆請我今日在他家吃茶。走一遭去。媽媽在家麼。〔卜兒云〕甚舍來了也。請家裏坐。〔做見科〕〔甚舍云〕媽媽。我今日一迳的來你家吃茶。〔卜兒云〕甚舍。俺孩兒有一個舊人。我將那廝趕了去。可留着你在家裏住。〔甚舍云〕妳妳。我與你二十兩銀子做茶錢。你若肯將女孩兒嫁與俺。我三十車羊絨潞紬。都與妳妳做財禮錢。〔卜兒云〕甚舍。你放心。我和我女孩兒說去。他若肯了。我看梅香來喚你。〔甚舍云〕多謝妳妳。我回客店中去。只等你回報。〔下〕〔卜兒云〕甚舍去了也。我到臥房中和素蘭說知。不怕他不肯。〔下〕〔旦引梅香捧畫上云〕妾身李素蘭。自從與李玉壺作伴。可早一載有餘也。俺兩個赤心

相待。他是李玉壺。我是素蘭。畫了一軸畫兒。畫着玉壺裏面。插着一朵素蘭花兒。俺李玉壺親題一首詞。寄玉壺春。就寫在上面。將俺當日初相見時。表信的翠珠囊。玉螳螂。掛在兩邊。朝朝宴會。夜夜歡娛。妾身就記此玉壺春。旋打新腔歌唱。今日李玉壺往街市上。探望幾位相識去了。這早晚敢待來也。梅香。一壁廂安排下茶飯酒餚。待我和他食用。身子有些困倦。略且歇息咱。〔旦做睡科〕〔正末引琴童上云〕多蒙陶伯常哥哥。將我萬言長策去了。不知道舉薦如何。〔歎科〕嗨。也非我不想功名。甘心流落。只是我與素蘭。作伴歲餘。兩意綢繆。因此不能割捨。〔琴童云〕相公。你不思進取功名。只要上花臺做子弟。有甚麼好處。〔正末云〕琴童。你那裏知道。做子弟的聲傳四海。名上青樓。比爲官還有好處。做子弟的有十個母兒。一家門。二生像。三吐談。四串仗。五溫。和。六省傍。七博覽。八歌唱。九枕席。十件當。做子弟的須要九流三教皆通。八萬四千傍門盡曉。纔做得子弟。非同容易也呵。〔唱〕

【南呂一枝花】每日家春風燕子樓。夜月鳴珂巷。鶯花脂粉社。詩酒綺羅鄉。弄玉團香。助豪氣三千丈。列金釵十二行。我是個翠紅堆傅粉的何郎。花衛衛畫眉的張敞。

【梁州第七】我去那錦被裏舒頭作耍。紅裙中插手難當。爭鋒處準備着施謀量。顯吹彈歌舞。論角徵宮商。使心猿意馬。逞舌劍唇槍。看那等嫩鶻鷄。眼腦着忙。訕杓俵手脚慌張。若是我老把勢。展旗旛。立馬停驂。看那俊才郎。倒戈甲。抱頭縮項。俏勤兒卸袍盔。納款投降。論胸襟紀綱。我是寨兒中風月的元戎將。善吟詠會波浪。能譏梨園新樂章。我可便旋打會新腔。
〔做到科云〕梅香。姐姐在那裏。〔梅香云〕姐夫。你來了也。俺姐姐歇息哩。我喚他去。〔正末云〕你休喚姐姐。則恐怕驚着他。我試看波。〔唱〕

【牧羊關】見一朵嬌蘭種。似風前睡海棠。好受用也鴛枕牙牀。風流盡繡褥羅衾。可喜殺翠屏錦帳。〔旦做醒科云〕一覺好睡也。〔正末唱〕睡濃時素體鮮紅玉。

覺來也。蕙魄散幽香。眼朦朦。如西子春嬌困。汗溶溶。似太真般浴罷粧。

〔旦云〕玉壺生。你來了也。〔正末云〕小生來了也。〔旦云〕玉壺生。你看這幅畫。虧那巧筆丹青。怎生畫成來。〔正末云〕是畫的好也呵。〔唱〕

〔隔尾〕看了這四時蘭蕙十分旺。說甚麼一架薔薇滿院香。今日折向書齋玉壺中放。相近着綠窗。勝梨花淡粧。每日家淨洗雙眸。樂心兒賞。

〔旦云〕玉壺生。你爲妾身誤却了你的功名如何。〔正末云〕姐姐這等休說。〔唱〕

〔賀新郎〕我則待簪花帶酒賦詞章。至如我折桂攀蟾。也不似這淺斟低唱。誰想甚禹門三月桃花浪。我則待伴素蘭風清月朗。比爲官另有一種風光。誰待奪皇家龍虎榜。爭如占花叢燕鶯場。我則要做梨園開府頭廳相。我向這花柳營調鼎鼐。風月所理陰陽。

〔旦云〕梅香將酒來。我共玉壺生飲幾杯酒。我就歌此玉壺春之曲。〔正末云〕對此畫。歌此詞。真可賞也。〔唱〕

〔四塊玉〕這壺畫的來玉潤溫。這蘭畫的來香飄蕩。看了這玉軟香嬌不尋常。則這個玉生香。花解語。風流像。端的可便堪畫圖。畫圖來堪咏題。咏題來堪翫賞。

〔旦云〕待妾身表白這一首玉壺春詞。〔詞云〕香嬌淡雅天然格。蕊嫩幽奇能艷白。看四季永馨香。遠蓬華。豈隣野陌。惟待客。不許遊人閒摘。玲瓏瑩軟無瑕色。玉潔冰清有潤澤。玉壺內。插蘭花。壓梅瓣。壽陽點額。休撒。莫伴羣芳亂折。〔正末云〕將酒來。我與姐姐遞一杯。姐姐滿飲一杯。好高才也。〔唱〕

〔隔尾〕那裏是敲金擊玉辭源嚙。則爲這玉骨冰肌體段香。畫的來素淡輕盈甚停當。從今後高捲起莫張。做一個繡袋兒謹藏。休看那等乾嚙唾冷眼兒的閒人。把做話講。

〔旦做念云〕玉螳螂。翠珠囊。高燒銀燭照紅粧。我壓着春風一曲杜韋娘。〔卜兒冲上云〕呆廝唱的好。踏開這

吊門。〔旦慌科〕〔卜兒云〕呸。休波。甚麼春風一曲杜韋娘。〔正末唱〕

〔罵玉郎〕這場禍事從天降。妳妳你便休唱。叫咱可便好商量。走將來。平白地生波浪。睜着一對白眼晴。舒着一雙黑爪老。搭着一條黃桑棒。

〔感皇恩〕呀。眼見的打死鴛鴦。拆散鸞鳳。則這個玉壺生。更和這素蘭女。則索告你個柳青娘。〔卜兒云〕我將你賣與回回達達處去。〔旦悲科〕〔正末唱〕從今後迎風北苑早。則不待月西廂。直惹的狂蝶亂。野蜂鬧。喜蛛忙。

〔採茶歌〕素蘭呵。那裏也翠珠囊。百忙裏玉螳螂。快撒了。高燒銀燭照紅粧。沒指望。月夜雙歌玉壺腔。空厭殺春風一曲杜韋娘。

〔卜兒云〕梅香。與我請甚舍來。〔甚舍上云〕自家甚舍。正在客房閒坐。媽媽使人來請。我須索走一遭去。〔見科〕大姐祇揖。媽媽我來了也。〔卜兒云〕素蘭。你看這等一個子弟。他又有錢。這一表人物。不強似那窮秀才。〔甚舍云〕我有三十車羊絨路紬。都與媽媽。則要娶你個大姐。〔正末唱〕

〔牧羊關〕多管是人遭遇。料應來天對當。走將來凍剝剝雪上加霜。這廝待撈斷了俺風月佳期。撇騰了花燭洞房。〔卜兒云〕李玉壺。你是個讀書的人。好不聰明。你也知法度。你要娶俺女孩兒。你姓李。俺也姓李。同姓不可成親。你曉的麼。李婉兒爲甚復落娼。皆因爲李府尹的兒子也姓李的緣故。現放着斷下一首南柯子詞。便是個大證見。〔正末唱〕你又不是判宰府的南柯子。這的是玉壺生小詞章。誰想花柳亭。鳴珂巷。撞着你個嘴巴巴狠切的娘。

〔卜兒云〕槐花黃。舉子忙。你不去求官。則管裏戀着我的女孩兒做甚麼。〔正末唱〕

〔二煞〕我爲戀着春風蘭蕊嬌容放。晦。早忘了秋日槐花舉子忙。玉壺生拜辭了素蘭香。向着個客館空牀。獨宿有梅花紙帳。那寂寞。那淒涼。那悲愴。鴈杳魚沉雨渺茫。冷落吳江。

〔旦云〕玉壺生。不爭你去了。妾身如之奈何。則被你痛殺我也。〔悲科〕〔正末云〕姐姐。今朝間阻。何日相會也。〔唱〕

〔黃鍾尾〕再誰供養。我那荔枝漿。薔薇露。葡萄釀。再誰照顧。我那應口飯。依時茶。醒酒湯。不是我冷氣虛心。廝數量。則要你玉骨冰肌。自主張。傲雪欺霜。映碧窗。不要你節外生枝。有疎放。若別了巫山窈窕娘。憂愁殺章臺走馬郎。離了嘉禾舊朋黨。斷却蘇州刺史腸。再要相逢。莫承望。但提著俺那花前月下。共雙雙。便是鐵石的心肝。我索慢慢的想。〔下〕

〔卜兒云〕李玉壺去了。甚舍有錢留他在家裏住。〔旦云〕妳妳。李玉壺被你趕將出去了。我有甚心腸與你冤錢。梅香。將剪子來。〔剪髮科〕〔詩云〕雖是歡娛止一春。料應宿世結婚姻。今朝載下青絲髮。方表真心不嫁人。〔下〕〔卜兒云〕嗨。這妮子剪了頭髮。不肯覓錢。甚舍你放心。我好友把他嫁與你。〔甚舍云〕妳妳。大姐不肯嫁我。他剪了頭髮。可怎麼好。〔詩云〕他本是個烟花妓。倒做了個禿師姑。若要他嫁我甚黑子。則除非死了李玉壺。〔同下〕

〔音釋〕 綢音紬 繆麻彪切 喂音位 娛音余 珂康和切 徵音止 訕山去聲 杓繩昭切 僚耶

爹切 卸寫去聲 磻音賦 聶音奈 撤音墩 摔音率 吊凋上聲 搭音闌 糊聲卯切

萄音桃 釀泥降切

第二折

〔貼旦扮陳玉英上云〕妾身陳玉英是也。在這嘉興府。做着第二個行首。有大行首李素蘭。與李玉壺作伴。有他母親板障。剪了頭髮。不出來官身。如今我做了大行首。李玉壺昨日望我。要與李素蘭廝見一面。許他今日相見。着梅香先請過素蘭來。且躲在房中看他說甚麼。這早晚李玉壺敢待來也。〔正末上云〕小生被那虔婆板障。賭氣離了他門。出來在客店中安下。數日光景也。心下拋撇不下。昨日央陳玉英姨姨。要與素蘭相見一面。許小生今日相見。小生欲待要不去。懸心掛意。怎生撇得。欲待要去呵。又惹的人言三語四。使人惶恐。好兩

難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則爲我夜去明來沒來由惹一場大驚小怪。我不合占着柳陌花街。惹的那個言這個語。教小生如何忍奈。我拜辭了舞榭歌臺。赤緊的還不做宿生冤債。

〔云〕也有人勸我道。李玉壺你好癡心也。我便道。哥哥每你不曾害着這等證候哩。〔唱〕

〔醉春風〕俺情分重如山。相思深似海。他心我意兩相同。着小生如何便改改。想着俺懷抱兒內恩情。枕頭兒上恩意。被窩兒裏恩愛。

〔云〕姨姨在家麼。〔貼旦云〕李玉壺你來了也。請家裏坐。〔正末云〕小生特來相煩姨姨。〔貼旦云〕李玉壺。我便使人請姐姐去了。則是那老虔婆有些利害。他若知道呵。可怎了也。〔正末唱〕

〔迎仙客〕謝姨姨。肯憐才。則你是洛伽山救苦的觀自在。問甚麼撞着喪門。管甚麼逢着弔客。怕甚麼月值年災。拚死在鶯花寨。

〔貼旦云〕玉壺。你不老。素蘭又青春。你慌怎麼。那道不的個有情。誰怕隔年期。〔正末唱〕

〔紅繡鞋〕若瞞過那老虔婆。賺離了門外。便是將俺那望夫石。喚下山來。哎。你一個忒聰明。肯做美的姨姨。你自我劃。你道他風流剛二八。我俊雅未頭白。姨姨則道波。我則怕兀那青春不再來。

〔旦上云〕我約定了李玉壺在陳玉英妹子家相會。我須索走一遭去。〔做見科〕玉壺生。則被你痛殺我也。〔做悲科〕〔正末云〕姐姐。似此間阻。怎生是好也。〔唱〕

〔滿庭芳〕端詳了艷色。春生杏臉。笑入蓮腮。我本要秦樓夜訪金釵客。我與你審問個明白。因甚上不插帶犀梳鳳釵。懶親傍寶鏡鸞臺。爲甚麼雲鬢鬆了金額。不由我轉猜。端的爲誰來。

〔旦云〕我爲你剪了頭髮。我如今塵襟寶鑑。土暗銀華。官身都不去承應了。則被你閃殺我也。〔做悲科〕〔正

末唱

【石榴花】你道是箏聞玉鴈懶鋪排。琴被暗塵埋。休道你那綠窗前。針指不會拈。便小生也土培了硯臺。撇撇下詩才。你爲我病懨懨。攙過這裙兒帶。我爲你沈腰寬減盡了形骸。你怕咱問時休放解。告姨姨只借過那鏡兒來。

〔做照科〕〔正末唱〕

【鬬鶻鶻】你便似淡描來的洛浦神仙。我勝似泥塑來的投江太白。你可便休疑我的心腸。莫尋咱罪責。〔旦云〕你則這般撇的下我。可怎生便不上門來那。〔正末唱〕赤緊的十謁朱門九不開。可着我怎割剗。那老虔婆虎視着蘭房。小生呵怎能勾龍歸大海。

〔貼旦云〕姐姐。你休煩惱。少不的先憂後喜。苦盡甜來。煩惱他做甚麼。〔正末云〕姨姨。休要大驚小怪的。則怕那虔婆聽的。〔貼旦云〕你則這般怕他那。〔正末唱〕

【快活三】那虔婆恨不的豎起條金斗街。險化做楚陽臺。將一朵並頭蓮。生磕擦兩分開。刀割斷。合歡帶。

【鮑老兒】硬鼻凹。寒森森掃下雪來冷。臉似冬凌塊。夕鬪毛齊。眼睛向下排。則是個敵人腦的活妖怪。動不動神頭鬼臉。投河漚井。拽巷邏街。張舌騙口。花言巧語。指皂爲白。

〔卜兒引甚會上云〕俺那妮子不在家。眼見的又在陳玉英家。和那窮廝說話哩。甚舍你跟着我尋他去如何。現關着這門。眼見的在這裏。開門來。開門來。〔旦驚科云〕那虔婆來了也。可怎生是好。〔正末唱〕

【十二月】說得他無顏落色。驚的他手腳難擡。姨姨也。那裏是先憂後喜。再沒些三苦盡甘來。〔旦云〕玉壺生。你怎是好。那虔婆來了也。〔正末唱〕那裏怕邏。惹着囊揣。

的這秀才。兀良我則怕生說殺軟弱的裙釵。

〔帶云〕姨姨〔唱〕

〔堯民歌〕俺可甚洛陽花酒一時來。也做場蒺藜沙上野花開。不能勾談隨流水泛天台。則有分今宵無夢到陽臺。哀哉多應命裏該。〔帶云〕我怕怎麼。〔唱〕便撞見何妨礙。

〔開門科〕〔甚舍云〕大姐。唱喏哩。〔卜兒云〕陳玉英。你是我緊隣。你窩藏着俺女孩兒在這裏。兀那李玉壺。你也不識羞。兀那小妮子。好大膽也。我扳下牙。撞破腦。我和你告官去。〔正末云〕這處婆好無禮也。〔唱〕

〔卜小樓〕覷不的千般像態。十分叵耐。走將來摔碎瑤琴。擊破菱花。拆散金釵。扳下頰。撞腦袋。自行殘害。聽不的他死聲吡氣。惡叉白賴。

〔甚舍云〕這窮廝無禮。你雖然先在他家走。怎比的我有三十車羊絨絀。可知現世生苗哩。〔正末唱〕

〔么篇〕怨生面咱雙秀才。告迴避彼縣宰。你也索典田賣地。弃子休妻。送米供柴。〔卜兒云〕我則見有錢的便留他。〔正末唱〕則你那本性也難移。山河易改。雄心猶在。但來的一個個不賒現錢便賣。

〔甚舍云〕我這般模樣。一表人物。我又有錢。你怎生比的我。〔正末云〕也怪不着那處婆看上你。〔唱〕

〔耍孩兒〕這廝他村則村到會做這等脂粉態。你向那兔窩兒裏呈言獻策。遮莫你羊絨絀段有數十車。待禁的幾場兒日炙風篩。準備着一條脊骨。握那黃桑棒。安排着八片天靈撞翠崖。則你那本錢兒光州買了滑州賣。但行處與村郎作伴。怎好共鸞鳳和諧。

〔四煞〕則有分別騰的泥毬兒。換了你眼睛。便休想歡喜的手帕兒。兜着下頰。一弄兒打扮的實難賽。大信袋。滴溜着三山骨。硬布衫。攔截斷。十字街。〔甚舍云〕我是山西客人。甚黑子便是。看我打扮比你全別。〔正末唱〕細端詳。語音兒是個山

西客帶着個高一尺和頂子齊眉的氈帽。穿一對連底兒重十斤壯乳的麻鞋。

〔甚舍云〕你這等窮廝。我見有三十車羊。賊路細哩。〔正末唱〕

〔二煞〕你雖有萬貫財。爭如俺七步才。兩件兒那一件聲名大。你那財。常踏着那虎口去紅塵中走。我這才。但跳過龍門。向金殿上排。你休要嘴兒尖。舌兒快。這虔婆怕不口甜如蜜鉢。他可敢心苦似黃蘗。

〔卜兒云〕兀那李玉壺。你這等窮身發命。俺女孩兒守着你做甚麼那。〔正末唱〕

〔一煞〕他饑寒守自然。我清貧甘分捱。他守我那紫羅襪。白象簡。黃金帶。我直着駟馬車鼎沸。這座鸞花陣。我將着五花誥。與他開除了那面煙月牌。常言道。老實的終須在。我便是桑樞甕牖。他也情願的布襖荆釵。

〔卜兒云〕李玉壺。你又無錢。俺家裏不留你便罷。被你搬調的我女孩兒和我不和。明有清官。我和你見官去來。〔陶伯常引張千上云〕下官陶伯常。新任嘉興府太守。張千擺開頭踏慢慢的行。〔卜兒云〕冤屈也。〔陶伯常云〕張千。是甚麼人叫冤屈。拏近前來。〔張千云〕犯人當面。〔陶伯常云〕兀那婆子。你告甚麼人。〔認末科云〕這個不是我兄弟李玉壺。〔正末云〕兀的不是我哥哥陶伯常。〔陶伯常云〕張千。將一行人都與我拏的衙中去。休着少了一個。〔正末唱〕

〔煞尾〕慚愧也老虔婆。業確兒滿小杓條。死限該。〔甚舍云〕他敢打我多少。〔正末云〕也不打多。則爲你倚仗財物。欺壓平人。〔唱〕將你拷一百。流逐三千里外。〔卜兒云〕他敢殺了我麼。〔正末云〕則爲你坑人財。陷人物。敲人腦。剝人皮。〔唱〕你落的個屍首完全。大古裏是彩。

〔下〕

〔音釋〕 伽音茄 劃胡乖切 白巴埋切 色飾上聲 客音楷 額崖去聲 鼻平聲 撓初銜切 賁

齋上聲 刮音擺 凹汪卦切 邏音羅 巨音頗 擇音洒 頰音孩 咣音逃 臍音菴 臍

第四折

音響 鉢音撥 藥音擺 拷音考

〔陶伯常引祇候上云〕小官陶伯常。自到京師謝聖恩。可憐遷除嘉興府太守之職。將李玉壺的萬言長策。默與聖人。聖人大喜。就加李玉壺本府同知。共小官做着同僚。免其赴闕謝恩。即之任所。小官來到長街市上。見一簇人鬧。不想正是李玉壺。恐外人觀之不雅。我着祇候人都牽在衙中來了也。張千將那一行人。都與我拿上廳來。〔張千云〕理會的。一行人俱在。〔正末同卜兒旦甚舍上〕〔卜兒云〕今日見了官。纔是一個明白。〔甚舍云〕我使了三十車牛。絨絛絛。則這般罷了。〔正末唱〕

〔雙調新水令〕這廝他。不明白。硬撞入武陵溪。量你個野蜂兒。怎調和蜂蜜。顏氣了惜花春。起早拽塌了愛月夜眠遲。強風情不曉事。呆廝誰着。你將錢去買憔悴。

〔衆見官科〕〔張千云〕當面。〔陶伯常云〕一行人都跪着。單則李玉壺請起。〔卜兒云〕爺爺。我是原告。他是被告。怎生教我跪着。放他起來。〔正末唱〕

〔駐馬聽〕老虔婆。唱叫揚疾。更狠如剔髓挑飮。索命鬼兒。條子撮天撲地。不弱如打家劫舍。殺人賊。老虔婆坐兒不覺。立兒饑。甚黑子東行。不見西行利。沒道理。全不怕咆哮兩行公人立。

〔卜兒云〕爺爺。可憐見李玉壺。先前和俺女孩兒作伴。後來我家裏別留山西客人甚舍。他自沒趣。走了出去。反倒搬調的我娘兒兩個不和。我因此來告他。緣何原告跪着。被告立着。豈有此理。〔陶伯常云〕這事當初曾有玉壺春圖畫來。明是你家女兒許配李玉壺了。你怎麼又留了甚舍。〔正末云〕可知道來。〔唱〕

〔水仙子〕俺只道玉壺春打滅再休題。險做了運退雷轟薦福碑。元來素蘭香也有逢春日。沉香串依然共素手攜。翠珠囊似合浦重回。玉螳螂飛繞在蘭叢內。白羅扇長如明月輝。怎肯教杜韋娘嫁了王魁。

〔陶伯常云〕兀那婆子。你聽者。因他李玉壺獻了萬言長策。聖人就加他爲本府同知。〔甚舍云〕我死也。〔卜兒云〕李玉壺我道你不是個受窮的人。〔正末唱〕

〔落梅風〕從公道。依正理。怎做得倚官挾勢。想李素蘭剪斷香雲爲甚的。也只是願雙雙並諧比翼。

〔陶伯常云〕李素蘭。我將你配與李玉壺爲妻。你意下如何。〔旦云〕多謝相公。妾情愿從良改正。〔陶伯常云〕兄弟。小官將李素蘭與你做夫人好麼。〔正末云〕全仗仁兄主張。您兄弟不敢忘報。〔唱〕

〔鴈兒落〕成就了碧桃間鶯鳳栖。翠沼畔鴛鴦配。一任他綠陰中鶯燕喧。錦塢內蜂蝶戲。

〔得勝令〕呀。這連理厚栽培。並蒂共葳蕤。今日個告別了煙花市。同歸了錦繡闌。准備了佳期合歡帶。常拴繫得遂了于飛。同心結。莫摘離。

〔陶伯常云〕既然從良改正。着禮案上除了名字。將素蘭配與玉壺爲夫人。〔甚舍云〕爺爺。這成不的。他也姓李。那也姓李。同姓不可爲婚。〔旦云〕相公。妾身本姓張。自幼年過房與他做義女來。我如今要出姓改正。有何不可。〔陶伯常云〕是實麼。〔卜兒云〕嗨。俺那忤逆種不認我了。教我怎好賴得。實是我過房的女孩兒。他本姓張。〔陶伯常云〕李玉壺兄弟。你將白銀百兩。給與這婆子做恩養禮錢。兀那甚黑子。倚仗財物。奪人妻妾。罪該不應。杖斷四十。搶出衙門去。李玉壺今爲本府同知。將五花官誥。與張素蘭做夫人。你兩個望闕謝了恩者。〔正末謝恩科〕〔正末唱〕

〔沽美酒〕多謝你大恩人。做主持。這本性不難移。也只爲鶯花寨。聲名非。是美情願。做從良正妻。結婚姻。要成對。

〔太平令〕請受了五花誥。身榮顯貴。七香車。表正容儀。玉壺子。元稱國器。這素蘭女。堪爲佳配。從今後足衣足食。所事兒足意呀。不枉了天地間。人生一世。

〔陶伯常云〕李玉壺你聽者。〔詞云〕則爲你萬言策轉奏明光。封官爵。佐理黃堂。不枉了十年窗下。今日得紫綬金章。素蘭女婚姻注定。改本姓准許從良。老虔婆給銀百兩。甚黑子斷遣還鄉。從此後夫榮妻貴。永團圓地久天長。

〔音釋〕

蜜忙閉切

疾精妻切

髓桑嘴切

撇與掘同

賊則平聲

咆音袍

哮希交切

行霞浪切

立音利

轟音烘

的音底

翼銀計切

歲音威

猓兒追切

繫音計

摘齋上聲

忤音

五 足臧取切 食繩知切

題目

甚黑子花柳鳴珂巷

正名

李素蘭風月玉壺春

呂洞賓度鐵拐李岳雜劇

岳伯川撰

第一折

〔旦扮李氏上詩云〕花有重開日。人無再少年。休道黃金貴。安樂最值錢。妾身姓李。是岳孔目的渾家。嫡親的三口兒家屬。丈夫在這鄭州做着六案都孔目。有一箇小廝。喚做福童孩兒。上學去了。孔目接新官未回。這早晚不見來。小的每安排下茶飯。則怕孔目來家。要食用咱。〔外扮呂洞賓上云〕我勸你世俗人跟貧道出家去來。我教你人人成仙。箇箇了道。做大羅神仙也。〔做看科云〕這裏也無人。貧道不是凡人。乃上八洞神仙呂洞賓是也。因爲下方鄭州奉寧郡。有一神仙出世。乃是岳壽。做着箇六案都孔目。此人有神仙之分。只恐迷却正道。貧道奉吾師法旨。差來度脫他。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岳壽門首。〔做哭科云〕岳孔目好苦也。〔做笑科云〕〔你兒上云〕自家岳孔目的孩兒福童便是。學裏來家喫飯。家門首一箇先生。師父作揖。〔呂洞賓云〕無爺的小業種。〔你兒云〕我好意與你作揖。你倒罵我。和俺妳說去。〔見旦科云〕母親。門首一箇先生。罵我是無爺業種。〔旦云〕在那裏。我去看。〔做見呂科云〕你這先生好無禮也。怎生在門首大哭三聲。大笑三聲。又罵孩兒是無爺業種。〔呂洞賓云〕你是箇寡婦。領着箇無爺業種。〔旦云〕這先生連我也罵起來了。我是箇婦人家。不和你折證。等我孔目回來。不道的饒了你哩。你則休走了也。〔正末扮岳孔目領張千上云〕某鄭州奉寧郡人氏。姓岳名壽。嫡親的三口兒家屬。渾家李氏。孩兒福童。我在這鄭州做着箇都孔目。這箇兄弟姓張名千。因他能幹。就跟着我辦事。一月前上司行文書來。說俺鄭州濫官污吏較多。聖人差的個帶牌走馬廉訪相公。有勢劍銅鑼。先斬後奏。鄭州官吏聽的這消息。說這大人是韓魏公。就來權鄭州。說的走了。逃的逃了。兄弟爲甚。我不走不逃。〔張千云〕哥哥爲何不逃。〔正末云〕兄弟。您哥哥平日不曾扭曲作直。所以不走不逃。迎接大人不着咱。回家吃了飯再去迎接。〔做行科云〕〔張千云〕哥哥。咱開口論閒話。想前日中牟縣解來那一火囚人。不知哥哥怎生不斷。哥哥試說與你兄弟咱。〔正末云〕前日中牟縣解來的囚人。想該縣官吏受了錢物。將那爲從的寫做爲首的。爲首的改做爲從的。來到這衙門中。若不與他處決。可不道人之性命。關天關地。兄弟

你那裏知道俺這爲吏的。若不貪賊。能有幾人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名分輕薄。俸錢些小。家私暴。又不曾畊種鋤鉋。倚仗着客杖徒流紋。

〔混江龍〕想前日解來強盜。都只爲昧心錢買轉了。這管紫霜毫。減一筆教當刑的責斷。添一筆教爲從的該敲。這一管扭曲作直取狀筆。更狠似圖財致命殺人刀。出來的都關來節去。私多公少。可曾有一件兒合天道。他每都指山賣磨。將百姓畫地爲牢。

〔呂洞賓做笑科云〕岳壽。你今年今月今日今時你死也。〔張千做看見科云〕哥哥。有一箇風魔先生。哭三聲。笑三聲。在衙門首鬧哩。〔正末怒云〕這先生好無禮也。他是盆兒。我是罐兒。他敢不知道岳孔目的名兒。我試看咱。〔做見科云〕兀那先生。爲甚在我門首。哭三聲。笑三聲。這是怎說。〔呂洞賓云〕岳壽。你是箇沒頭鬼。你死也。〔正末云〕呸。你看我海氣。連日接新官不着。來家吃飯。又被這潑先生罵我是沒頭鬼。〔旦上云〕孔目。你不知孩兒下學來吃飯。被這先生罵孩兒是沒爺業種。又罵我是寡婦。好無禮也。〔正末云〕大嫂。你家裏去。等我問他。兀那先生。我那孩兒惱着。你甚麼來。你罵他。〔呂洞賓云〕岳壽。沒頭鬼。你死也。這孩兒就是無爺業種。〔正末云〕這潑先生好無禮也。〔唱〕

〔油葫蘆〕你欺負俺孩兒年紀小。出家人廝扇搖。喫的來滴滴鄧鄧醉陶陶。門前哭罷門前笑。街頭指定街頭鬧。孩兒他娘引着。你罵他爺死了。〔呂洞賓云〕我是個出家人。你怎生近的我。〔正末唱〕也不索官中插狀。衙中告。〔帶云〕我要禁持你至容易。〔唱〕只消得一二指闊紙提條。

〔呂洞賓云〕岳壽。你敢怎麼我。〔正末唱〕

〔天下樂〕敢把你拖到官司便下牢。我先教你省會了。你和那打家賊並排壓定脚。祇從人解了你緣。首領每剝了你袍。〔帶云〕休道是先生。〔唱〕我着你看你

似生驢般喫頓拷。

〔呂洞賓云〕岳壽沒頭鬼。你死也。〔正末云〕我怎生是沒頭鬼。〔呂洞賓云〕韓魏公新官到任。有勢劍銅鑼。想
你這等扭曲作直的污吏。決難逃也。〔正末云〕韓魏公見我這等幹辦公勤。決不和我做敵對。〔呂洞賓云〕你
休強口咱。〔正末唱〕

〔金盞兒〕你道是新官正。決難逃。俺這舊吏富。易通交。眼見得一官二吏
三年了。家私休想落分毫。他這新官倚俸祿。俺這舊吏靠窠巢。他這官清
司吏瘦。俺這家富小兒嬌。

〔云〕張千。把這廝高高吊起來。等我吃了飯。慢慢的問他。〔張千云〕你這先生無體。怎敢罵我哥哥。且弔在這
門首。〔做弔科〕〔外扮韓魏公上將解放立住科〕〔呂下〕〔張千云〕哥哥。一個出家人風僧狂道。和他一般見
識。放了他罷。〔正末云〕兄弟。由你罷。你看他酒醒也不會。〔張千出門不見呂科云〕那先生那裏去了。是誰放
了他。則有這個老頭子在這裏。兀那老子。是你放了那先生來。〔韓魏公云〕一個出家人。是老漢放了他來。〔
張千云〕是你放了他。你敢吃了熊心豹膽。俺弔着的人。你放了。這村老漢尋死也。我和俺哥哥說去。〔做見
正末科云〕哥哥。恰纔弔着的那先生。不知那裏來的一個莊家老子。把那先生放的去。我問是誰放了這
先生來。那老子便道是我解了繩子放了來。哥哥。這老子情理難容也。〔正末云〕俺門首弔着的人。一個莊家
老子就解放了。那廝在那裏。〔張千云〕見在門首哩。〔正末云〕張千。你將坐位整好了。放下問事簾來。張千。你
近前。依着我問他去。〔正末隔簾見韓魏公科云〕兀的是那莊家老子。〔張千云〕則他便是。〔正末云〕依着我
問他去。〔張千云〕哥哥。你說來。依着你問他。〔正末云〕看了這廝。待說俺城裏的。這城裏不會見這等一箇人。
待道是鄉裏的。這村老子動靜可別着哩。張千你問他者。〔唱〕

〔醉扶歸〕你問他在村鎮。居城郭。〔張千云〕兀那老子。俺哥哥問你城裏住。村裏住。〔韓魏公
云〕哥哥。老漢村裏也有莊兒。城裏也有宅兒。〔張千云〕這老頭子。硬頭硬腦的。正是躲避差徭游食戶。村裏尋
往城裏去。城裏尋往村裏去。你則在這裏。我回俺哥哥話去。〔做見正末云〕哥哥。那村老子。說城裏也有宅兒。村

裏也有莊兒。〔正末云〕這老子好無禮也。他回我這等話。張千。你敢問的差了也。你則依着我再問他去。〔唱〕你問他當軍役。納差徭。〔張千云〕兀那老子。俺哥哥着我問你當差是軍身。是民戶。〔韓魏公云〕老漢軍差也當。民差也當。因老漢有幾文錢。又當站戶哩。〔張千云〕你軍差也當。民差也當。因有錢又當站戶。〔韓魏公云〕是。〔張千云〕他是埋頭財主。我回哥哥話去。〔做見正末云〕哥哥。他說軍差也當。民差也當。因有錢又當站戶哩。〔正末云〕噤聲。這廝好不幹事。跟我這幾年了。着這莊家老子。使的兩頭回來走的。你則依着我再問去。〔唱〕你問他開鋪席。爲經商。可也做甚手作。〔張千云〕兀那老子。你可開鋪席。做經商的。是甚麼手作。〔正末云〕張千。你再問他。〔唱〕你與我審個住處。查個名號。〔張千云〕他是一個莊家老子。只管要問他住處怎的。〔正末唱〕我多待不的三日五朝。將他那左解的冤讎報。

〔云〕張千。休教走了。這老子等我慢慢的奈何他。〔張千云〕哥哥。他諸般兒當。諸般兒做。你可怎生奈何他。〔正末云〕你說我奈何不的他。我如今略說幾樁兒。看我奈何的他。奈何不的他。〔張千云〕哥哥。你說我聽。〔正末唱〕

〔金盞兒〕他或是使斗秤。拿箇大小。等箇低高。〔云〕我禁的他麼。〔張千云〕他不賣糧食。開個段子鋪兒。你怎生禁他。〔正末云〕更好奈何他哩。〔唱〕或是他賣段正。揀箇寬窄。覷箇紕薄。〔云〕我奈何的他麼。〔張千云〕他也不做買賣。每日閉着門。只在家裏坐。你怎生奈何他。〔正末云〕我越好奈何他哩。〔唱〕或是他粉壁遲。水盆小。拖出來我則就這當街拷。〔張千云〕他城裏也不住。搬在鄉裏住。你怎生奈何他。〔正末云〕我正好奈何他。〔唱〕便是他避城中。居鄉下。我則着司房中勾一遭。〔帶云〕他來的疾便罷。來的遲呵。加上箇頑慢二字。〔唱〕我看他便有禍。〔帶云〕他依着我便罷。若不依我呵。我下上箇欺官枉吏四個字。〔唱〕我看他便違條。〔帶云〕這老子是下戶。我添做中戶。是中戶。我添做上戶的差徭。〔唱〕我看那挑河夫。當一當直窮斷那廝筋。〔帶云〕我更狠一狠呵。〔唱〕我看那打家賊。指一指。〔帶云〕輕便是寄賊。重便是知情。〔唱〕我直

拷折那廝腰。

〔張千云〕哥哥你這樣做就沒官府了。〔正末云〕且莫說是個百姓。就是朝除官員。怎出的俺手。〔唱〕

〔後庭花〕怕不初來時粧會么。看他間深裏探會爪。我見先。他見後。他臨行。我放刁。笑裏暗藏刀。代官來到不道咱輕放了。

〔張千云〕他拷的不做官。你怎生治他。〔正末唱〕

〔金盞兒〕有了狀。但去呵決私逃。停了俸。但住呵怎輕饒。離了官房。沒了倚靠。絕了左右。沒了牙爪。我直着他典了衣賣了馬。方見俺心似鐵筆如刀。饒他便會鑽天能入地。怎當俺拿住腳放頭梢。

〔張千云〕哥哥實不相瞞。這幾日跟哥哥早起晚眠。甚是辛苦。怎生與你兄弟做箇面皮。我出去放了那老子。討些酒錢養家。〔正末云〕你也說的是。我也要接新官去哩。依着你要些酒錢。放了他罷。〔張千云〕我出的這門來。兀那老子。你可也有福。我爲你在哥哥面前。磨了半截舌頭。我看你也不是這城裏人。你是盆兒是罐兒。〔韓魏公云〕怎麼是盆兒罐兒。〔張千云〕我和你說。盆兒無耳朵。罐兒有耳朵。你不知道俺哥哥的名兒。若說起來。就你入跌。他是岳壽。見做着大案都孔目。誰不怕他。有箇外名兒。叫做大鵬金翅鵬。〔韓魏公云〕怎生是大鵬金翅鵬。〔張千云〕你這老子是不知道。我和你說。大鵬金翅鵬。是箇神鳥。生的沒世界大。天地間萬物。都搗的吃了。好生利害。你認的我麼。〔韓魏公云〕你是誰。〔張千云〕我是小鵬兒。〔韓魏公云〕怎生是小鵬兒。〔張千云〕俺這鄭州奉寧郡。但除將一個清官來。俺哥哥着他坐一年便一年。着他坐二年便二年。若不要他坐呵。只一鵬就鵬的去了。俺哥哥是大鵬金翅鵬。鵬那正官。我是箇小鵬兒。鵬那佐二。方纔要送你性命。我替你說着。饒了你了。〔韓魏公云〕多謝了哥哥。老漢回去也。〔張千扯住科云〕你好自在性兒。我爲你在我哥哥面前。怎生樣勸解。你就要回去。你豈不聞管山的燒柴。管河的吃水。〔韓魏公云〕老漢不省的。〔張千云〕正是箇莊家老子。我勸哥哥饒了你性命。有甚麼草鞋錢與我些。〔韓魏公云〕可不早說。有有有。老漢昨日騎驢城中來。跌了我這腰。這鈔袋裏有碎銀子。哥哥你自己取些罷。〔張千云〕這老子倒乖。哄的我低頭自取。你却叫

有剪絡的。倒着你的道兒。〔韓魏公云〕我不哄你。〔張千取鈔科〕〔做拿金牌科云〕這老漢是這裏人。進城來諸般不買。先買了箇擦牀兒。〔細認是金牌做怕科〕〔韓魏公云〕兀那廝。這鄭州接誰哩。〔張千云〕接韓魏公哩。〔韓魏公云〕兀那廝。你擡起頭來看。則我便是韓魏公。〔張千云〕我死也。〔韓魏公云〕你纔說岳壽是大鵬金翅鵬。〔張千云〕爺爺。就做黑老鴉了。〔韓魏公云〕你說你是小鵬兒。〔張千云〕說做麻雀兒了。〔韓魏公云〕老夫跟前。還要鈔。那百姓。怎了也。那廝你聽者。可知這鄭州官濫吏弊。人民頑魯。把持官府。老夫今日非是私來。奉聖人的命。與我勢劍金牌。為廉訪使。審囚刷卷。先斬後奏。除姦去暴。扶弱摧強。都只為你這濫官污吏。損害良民。〔詞云〕我親奉當今聖主差。勅賜勢劍與金牌。只為鄭州民受苦。私行悄悄入城街。那岳壽似困虎離山逢子路。張千似病蛟出水遇擔臺。休道別人手裏不要鈔。則我老夫身上也還要錢買草鞋。說與你把持官府。孔目。着他洗的脖子乾淨。絕早州衙試劍來。〔下〕〔張千向古門道拜科云〕爺爺不敢了也。〔正末云〕你看張千這廝。好不幹事也。我着他放了那老子。去這早晚不見回來。我試看咱。〔做見科云〕你看這廝。兄弟。你做甚麼哩。你敢見鬼來。〔張千云〕我見你就和見鬼一般。〔正末云〕呸。這廝好無禮也。你起來。我問你。那莊家老子。那裏去了。〔張千云〕說殺我也。哥。你接誰哩。〔正末云〕接韓魏公。〔張千云〕那老子就是韓魏公。我問他討錢來。他着我看金牌。說殺我也。〔正末云〕你對他說甚麼來。〔張千云〕不知那箇早死遲托生的弟子孩兒。說你是大鵬金翅鵬。說我是小鵬兒。〔正末云〕阿呀。你送了我。他也說甚麼來。〔張千云〕他說着你明日洗的脖子乾淨。州衙裏試劍來。〔正末云〕則他便是韓魏公。他說着我洗的脖子乾淨。明日州衙裏試劍來。不中。張千備馬來。待我趕將上去。〔做跌倒科〕〔旦出扶科〕〔張千云〕哥哥。蘇醒者。弔了靴也。哥哥蘇醒者。〔正末云〕大嫂引着福童孩兒。往衙門裏見相公去。說岳壽再不敢放肆了也。大嫂。我眼見的無那活的人。也。且扶我後房中去來。〔唱〕

〔賺煞尾〕赤緊的官長又廉。曹司又拗。我便是好令史。怎禁他三偏家取招。我今日為頭便把交。爭奈在前。事亂似牛毛。有人若是但論。着休想道肯擔饒。早停了俸。追了錢。斷罷了。不是我千錯萬錯。大剛來一還一報。〔帶

〔云〕他道我是大鵬金翅鷂。哎呦。〔唱〕誰想那百姓每的口也是禍之門。舌是斬身刀。〔下〕

〔音釋〕 鵬音查 薄巴毛切 鵬音袍 答音癡 郭沽卯切 作音早 紕音批 搥莊瓜切 絡音柳

拗音要 錯音草

第二折

〔卓隸人衆排衙科云〕早衙清淨。人馬平安。〔韓魏公上詩云〕造法容易執法難。徒流笞杖死相關。三尺由來天下命。精審刑名莫等閒。老夫姓韓名琦。字稚圭。幼年進士及第。累蒙擢用。老夫一生公廉正直。與人秋毫無犯。凡官吏聞老夫之名。盡皆斂手回容。謝聖人可憐。進封魏國公之職。今因鄭州官濁吏弊。往往陷害良民。奉聖人命。差老夫來鄭州刷卷。勅賜勢劍金牌。先斬後奏。老夫隨路打聽的。說這鄭州有個大案都孔目岳壽。說此人好生把持官府。老夫私行到岳壽門首。見弔着一個先生。老夫解放去了。不想有箇祗候人張千。問老夫要金帛。說岳壽是大鵬金翅鷂。他是小鵬兒。被老夫言語。教岳壽洗的脖子乾淨。明日絕早來州衙裏試劍。岳壽聽的這話。說成了病不得痊。可老夫來到衙門中刷卷。文案中無半點兒差錯。不想此人是箇能吏。左右。與我喚將孫福來者。〔左右云〕孫福何在。〔孫福上詩云〕人道公門不可入。我道公門好修行。若將曲直無顛倒。脚底蓮花步步生。小人孫福是也。在這鄭州做着箇令史。大人呼喚須索見咱。〔做見科云〕大人喚孫福那廂使用。〔韓魏公云〕孫福。喚你來不爲別。因老夫日前私行到岳壽門首。他知是老夫。說的家成病。一臥不起。你今將着老夫俸鈔十錠。送與岳壽做藥資。傳我的言語。等岳壽病好時。依舊六案中用他。你見了岳壽時。快來回老夫的話。〔詩云〕因岳壽遭人毀謗。遣孫福到家探望。若是他病症痊時。依舊在衙門勾當。〔下〕〔孫福云〕奉着大人言語。將着十錠俸銀。送與岳壽做藥資。不敢久停久住。往哥哥宅上走一遭去來。〔下〕〔正末抱病旦同張千扶上〕〔正末云〕大嫂。我眼見的無那活的人也。你好生看覷孩兒。這一會覺昏沉上來。你扶着我者。〔正末發昏科〕〔旦悲科云〕孔目。你甦醒者。張千。拿衣服來。教孔目穿了者。〔張千做穿衣科正末醒科云〕大嫂。怎生大驚小怪的做甚麼。〔旦云〕你纔發昏來。與你穿上衣服了也。〔正末云〕怪道這等熱燥。快

脫了者。我身上衣服儘勾了也。〔旦云〕孔目。你平生吃辛受苦。闌闌下平日愛穿的幾件衣服。你不穿了去。留下做甚麼。〔正末云〕快脫了。我不穿去且留着。〔唱〕

【正宮端正好】你裝裹我二十重。或是三十件。〔旦云〕你置下的合該你穿。〔正末唱〕你道是我置下我死合穿。知他土坑中埋我多深淺。裝裹殺也。無人見。

〔旦云〕孔目也盡我每一點的心。〔正末唱〕

【滾繡毬】妻也。空費你心。你也索聽我言。這衣服呵。且休算萬針千線。也不論舊絮新綿。你如今值着業冤。使着死錢。這衣服但存幾件。〔旦云〕你命也不保。留着他做甚麼。〔正末唱〕怕你子母每受窮時。典賣盤纏。比如包屍裹骨。棺匣內爛把似遇節迎寒。您子母每穿。省可裏熬煎。

〔云〕大嫂。你休大驚小怪的。等我歇息一會咱。〔旦云〕張千。你門首看着。但有人來探望。休看過來。孔目要歇息哩。〔張千云〕理會的。〔孫福上云〕小人孫福是也。不想岳孔目哥哥。冲撞着韓魏公。得了這一驚。臥病不起。奉大人的台旨。着我探病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做見張千科云〕張千。哥哥病如何。〔張千云〕則有添無減。〔孫福云〕我奉韓魏公言語。來看哥哥的病。送這俸鈔做藥資。若好了時。依舊六案中重用哥哥哩。〔張千云〕快休題韓魏公三個字。若提起韓魏公三個字。就說死了哥哥。等我報去。〔做見正末科云〕哥哥。有孫福在於門首。〔正末云〕誰在門首。〔張千云〕孫福來探哥哥病。〔旦云〕既有人來。孔目我且迴避。〔正末云〕大嫂不必迴避。則恁的也要請他來說話。着他過來。〔孫福見科云〕哥哥病體若何。〔正末云〕兄弟請坐。你這些時在那裏來。〔孫福云〕衙門中公事忙。您兄弟不會來探望哥哥。休怪您兄弟。纔奉韓魏公大人鈞旨。〔張千發科云〕呀。呀。就說殺了。〔孫福云〕着我送俸錢來與哥哥。就問病體如何。若好了時。大人依舊用哥哥衙中辦事。〔正末云〕大人則是遲了些兒。不濟事了。大嫂你去裝香來。和福童望衙門謝了者。〔旦謝科〕〔正末云〕兄弟。我如今觀天遠入地近。眼見的無那活的人也。兄弟我身沒之後。別無所託。你是個志誠君子。我託妻寄子與你。你嫂嫂年紀小。孩兒嬌癡。你勤勤的照顧照顧。〔孫福云〕兄弟知道。〔正末云〕大嫂。你熬些粥湯來我吃。〔旦云〕

下次小的每快熬粥湯去。〔正末云〕大嫂，你自己去。下次小的每不中用。〔旦背云〕我理會的了。那裏是熬粥湯。他要和小叔叔說甚麼話。故意兒着我熬粥湯去。我也不去熬粥湯。只在這裏聽者。〔虛下〕〔正末云〕福童孩兒過來跪着你叔叔者。兄弟也。這福童孩兒跪着。就是我跪着一般。今世裏則有飲酒食肉的朋友。那裏有託妻寄子的朋友。我若有些好歹。別無以次人。止有福童孩兒。我有心待託妻寄子在兄弟跟前。怕兄弟有那穿不着的衣服。與孩兒一件半件穿。吃不了的茶飯。與孩兒一碗半碗吃。〔孫福云〕哥哥爲何。〔正末云〕我則怕久後迷了岳家的本姓。〔唱〕

〔倘秀才〕也不索囑付你千言萬言。想着咱同衙府十年五年。〔帶云〕倘我死之後。〔唱〕你是必打聽着山妻。照顧着豚犬。他一頭亡了夫主。廢了家緣。〔帶云〕您嫂嫂是個年少婦人家。〔唱〕他從來腴腴。

〔孫福云〕哥哥放心。便怎生有這等事。〔正末唱〕

〔叨叨令〕怕有那無廉恥。說漢子胡來纏。〔孫福云〕嫂嫂不比其他的人。〔正末云〕兄弟也。我死之後。有那等說廝上門來。〔唱〕則你那無主意。拙嫂嫂從來善。則要你無私曲。好兄弟頻來見。〔帶云〕你見你那嫂子。有不中處。你說不出來呵。〔唱〕看你那無面目的嬌子兒。便將他勸。〔孫福云〕着媳婦子勸些甚麼。〔正末云〕着嬌子勸道。姆姆俺伯伯是人面上的人。你要愛惜行止。〔唱〕着言語勸他也麼哥。着言語勸他也麼哥。豈不聞臨危好與人方便。

〔旦上悲科云〕孔目。你怎生對着小叔叔說這等話那。〔正末云〕大嫂。這等近禮的話。我也難對你說。〔旦云〕則願的無是無非。便有些好歹。你則放心。我一車骨頭半車肉。我一馬不鞍兩鞍。雙輪不碾四轍。守着福童孩兒。直到老死也不嫁人。有你在時。三重門兒也不曾出。休道你死了。我可出門去。〔正末云〕你道你不出門去。保守着不見人的面皮。我略說幾件兒見人的勾當。與你聽者。〔旦云〕你說我聽。〔正末唱〕

〔倘秀才〕或是祭先祖。逢冬遇年。〔云〕到那冬年時節。月一十五。孩兒又小。上墳呵。大嫂。你可

出去見人麼。〔旦云〕我不去着。張千引着孩兒墳上燒紙便了。〔正末云〕這個且罷。〔唱〕或是待親戚。排筵坐筵。〔云〕福童孩兒娶媳婦。六親相識每吃筵席。你不去去支持。着誰支持。〔旦云〕若有女客來。我便支持。若有男客來。着張千支持罷。〔正末云〕大嫂。若有呵。〔唱〕非五服內男兒。不會教見。一見則爲你有人材。多嬌態。不老相。正中年。〔帶云〕我死之後。〔唱〕你休忘了。大人家體面。

〔旦云〕孔目。你但放心。我只不出去見人便了。〔正末云〕大嫂。你道你不見人。我有些好友。一頭地停喪在家。我往日相識的朋友。聽的道岳孔目死了。他沒的不來燒紙。張千兄弟在外執料。福童孩兒年紀幼小。家中再無一人。你不去去接待。可着誰人接待。〔唱〕

〔滾繡球〕你必索迎門兒接紙錢。〔旦云〕孔目也。你直恁般多心。我着張千領着孩兒出去迎接。我只不見人便了。〔正末云〕可早一樁兒也。這個也罷。我死之後。停到一七者波。便停到二七者波。想着啗二十年兒女夫婦。你沒的不送我到郊外。〔唱〕又索隨靈車哭少年。〔云〕有那等年紀小的後生。便道岳孔目有個好渾家。三門四戶不出。無人能勾得見。今日出來送岳孔目的殯。啗看去來。〔唱〕那其間任誰都見。〔帶云〕見了你這個中注模樣。〔唱〕有那等廝圖謀的賊漢心專。〔云〕有那誑漢每便道這個是岳孔目的渾家。我久已後。好又要娶了他。〔唱〕俺親眷行除孝服。你爺娘行使會錢。〔帶云〕俺的親眷。你的爺娘。都肯了。只你不肯。〔唱〕他與你些打眼目的衣服頭面。〔云〕你見了好衣服。好頭面。那裏還想我哩。〔旦云〕孔目也。我堅心守志。怎生肯嫁別人。〔正末唱〕你便守煞呵。剛捱到服滿三年。你嫁箇知心可意新家長。〔帶云〕哎。福童兒也。〔唱〕那裏發付那有母無爺小業冤。就兒裏難言。

〔孫福云〕哥哥。俺嫂嫂不比其他婦女。〔旦云〕你說甚麼話。我和你二十年兒女夫妻。我怎肯做這般勾當。孔目。你則將息。你那病休胡說。假如有些好友。我堅心守志。〔正末云〕我主意則是要你休嫁人。〔唱〕

〔脫布衫〕我和你十七八共枕同眠。二十載兒女姻緣。一脚地停屍在眼。

前。〔帶云〕妻阿。〔唱〕則落的酒茶燒奠。

〔小梁州〕怕不的痛哭靈堂守志堅。雨淚漣漣。有那等羸姦賣俏俊官員。早聘下金釵釧。〔帶云〕你見了呵。〔唱〕還守的幾多年。

〔么篇〕那裏想夫妻往日心廝戀。也是前世前緣。囑付你小業冤。聽爺勸。您娘別尋了繾綣。〔帶云〕若有人與你金銀錢物呵。〔唱〕你是必休。是必休接受買服錢。

〔孫福云〕哥哥。如今官府難答應。哥哥平日所行。教與兄弟些。〔正末云〕我見舊官去呵。〔唱〕

〔倘秀才〕笑裏刀一千。聲抱怨。〔帶云〕我見新官到呵。〔唱〕馬前劍。有三千箇利便。舊官行指勒些東西。新官行過度些錢兒。起由難似產。聽得到照會緊如烟。做多少家罪譴。

〔滾繡毬〕新官若請得意虔。舊官若來得自然。〔云〕新官到任。衙門中事。必須問俺。我從頭說一遍。再訪之於舊官相同。所謂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唱〕若是新官和舊官相見。舊尹政新尹合傳。問衙事那箇虛那箇實。那箇愚那箇賢。議論咱六房中吏人一遍。咱那前程事。則消得舊官去。新官行。附耳低言。把那姦猾刁刺的州縣裏剖。將那清幹忠直的向省部內遷。平地升仙。

〔云〕兄弟。官府雖然這等。我又有法兒彌縫他。怎生出的嗒手。〔唱〕

〔倘秀才〕他那擎天柱。官人每得權。俺拖地膽。曹司又愛錢。〔帶云〕兄弟也。〔唱〕你須知我六案間崢嶸了這幾年。也會在饑喉中奪飯吃。凍尸上剝衣穿。便早死呵不敢怨天。

〔孫福云〕哥哥。說的話多了。且養養精神者。〔正末云〕福童孩兒。趁我精細。再囑付你幾句。我死之後。你若長大。休做吏典。只務農業是本等。〔唱〕

【滾繡毬】兒呵。你學使牛學種田。你自養蠶自摘繭。農莊家這衣飯穩善。便刷卷呵。我也只自安然。當軍呵。你自當做夫呵。快向前。剩納些稅糧絲絹。只守着本等家緣。你若不辭白屋農桑苦。免似你爺請受公門俸祿錢。無罪無愆。

〔云〕大嫂。你來聽我再囑付幾句。〔唱〕

【二煞】妻呵。你將這幹家私。使心力。二十年。夫主相隨見。把你這貳嬌養。正愚頑。十一歲冤家廝可憐。教孩兒鎮守親娘。休遭繼父專。記臨終。莫忘遺言。若孩兒爲官呵。教聽些有理的公事。爲民呵。教做些有理的營生。爲吏呵。教取些有理的人錢。休教我這白骨頭上作賤。我便死也。口眼閉在黃泉。

【一煞】你爲夫主呵。似孟光般舉案非爲諂。你爲孩兒呵。似陳母般埋金恰是賢。常則是戶靜門清。上和下睦。立計成家。衆口流傳。那時節。保香名到省內。除雜役在官中。立綽楔在門前。教滿城人欽羨。強如哭一萬偏少年天。

〔旦悲科云〕孔目。你怎生說的這等。你就說到底則不辱沒你便了。〔孫福云〕哥哥。你省煩惱。將息你那病症。倘或哥哥有些好友。若嫂嫂姪兒少吃無穿。都在你兄弟身上。哥哥你放心。〔正末云〕多謝了兄弟。大嫂。我這一會昏沉上來。扶我前廳上去來。大嫂。你好生覷當孩兒。我說的話。你休忘了。〔旦云〕孔目。你蘇醒者。〔正末云〕大嫂。有兩個古人。你學一個。休學一個。〔旦云〕你教我學那一個。〔正末唱〕

【煞尾】你學那守三貞。趙貞女。羅裙包土。將那墳塋建。休學那犯十惡。桑新婦。綵扇題詩。則將那墓頂掘。黑婁婁潮上挺。鐵屑屑手腕軟。直挺挺腿怎拳。銅斗兒家私不能勾擅。血點兒相識不能勾面。花朵般渾家不能勾

戀。魔合羅孩兒不能勾見。半世團圓分福淺。則俺這三口兒相逢路兒遠。
〔下〕

〔孫福云〕誰想哥哥身亡了也。我不敢久停久住。回相公話去。〔下〕〔旦哭科云〕孔目身亡了。一壁廂破木造棺。停喪七日。高原選地。築造墳墓。好好的埋葬他。〔哭科云〕孔目。撇得俺子母每無主。則被你痛殺我也。〔下〕

〔音釋〕琦音奇 甦音蘇 闌爭去聲 闌音債 面上聲 腆拖典切 鞞音被 碾尼展切 釧川

上聲 縋音遣 縋音眷 服房夫切 指肯去聲 譴音遣 綽昌約切 楔音屑 搨扇平聲

涎徐煎切

楔子

〔外扮閻王引判官牛頭馬面鬼上詩云〕未滿餅壺豈降災。衆生造業苦難捱。鎗山劍樹無邊苦。及早修行作善來。吾神乃陰司閻羅王是也。冥司有十地閻君。掌管人間輪迴六道。大抵塵世衆生。舉心動念。無非是罪。皆受大鐵圍山小鐵圍山罪苦。又有十八重地獄。雖然名目各別。總之受罪無私。今爲陽世鄭州奉寧郡有一人。乃是六案都孔目岳壽。平昔之時。吏權太重。造業極多。那更褻瀆大羅神仙。此人陽壽已盡。死歸冥路。必須定罪。鬼力與我攝過來者。〔正末上云〕自家岳壽是也。閻神呼喚。須索見咱。〔做見科〕〔閻王云〕岳壽。你知罪麼。〔正末云〕小人不知罪。〔閻王云〕因爲你在陽間。做六案都孔目。瞞心昧己。扭曲作直。造業極多。褻瀆大羅神仙。牛頭馬面。燒起九鼎油鑊。放上一文金錢。教岳壽自取。〔牛頭云〕理會的。〔正末云〕罷罷罷。往日罪惡。今日我都見了也。〔唱〕

〔仙呂賞花時〕火坑裏消息我敢踏。油鑊內錢財我敢拿。則爲我能跳塔快輪鐮。今日向陰司折罰。〔牛頭云〕我一叉挑下油鑊去。〔正末慌科唱〕望着番滾滾熱油叉。

〔呂洞賓冲上云〕岳壽。你省也麼。〔正末云〕呀。〔唱〕

〔么篇〕我手扯住環縈禮拜他。〔呂洞賓云〕岳壽。你曉得人有生死麼。〔正末云〕師父教徒弟

咱〔呂洞賓云〕油鑊雖熱。全真不傍。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岳壽你省也麼。〔正末云〕徒弟省了也。〔呂洞賓云〕跟我出家去來。〔正末云〕情願跟師父出家。〔呂洞賓云〕鬼力且留下。等我見閻君去。〔呂洞賓云〕早知上仙到來。只合遠接。接待不周。勿令見罪。〔呂洞賓云〕岳壽所犯何罪。又入九鼎油鑊。〔閻王云〕因他在陽間做六案都孔目。造罪極多。又觸犯上仙。因此又入油鑊。〔呂洞賓云〕上帝好生之德。閻君看貧道面上。免岳壽油鑊之罪。化與貧道做個徒弟。放他回陽間去罷。〔閻王云〕待我看咱。〔做望科云〕可憐也。岳壽的妻。將他屍骸焚化。還魂不的了也。〔呂洞賓云〕却怎了。閻君你再與我看一看去。〔閻王云〕待小聖再看去。〔做看科云〕上仙。有今鄭州奉寧郡東關裏青眼老李屠的兒子小李屠。死了三日。熱氣未斷。着岳壽借屍還魂去。上仙可是如何。〔呂洞賓云〕好好好。岳壽。誰想你渾家將你屍骸燒化了。我如今着你借屍還魂。屍骸是小李屠。魂靈是岳壽。你迷了本來面目。若到人間。休戀着酒色財氣。人我是非。貪嗔癡愛。你聽者。前姓休移後姓。莫改雙名李岳。道號鐵拐。速離陰府者。〔正末云〕大嫂你好狠也。把我多留幾日。怕做甚麼那。〔唱〕聽的道。燒了我屍骸。將我來沒亂煞。俺妻子知他是怎生麼。若放我回家兒半霎。只當似枯樹上再開花。〔下〕

〔呂洞賓云〕岳壽還魂去了也。此人到的陽間。見那酒色財氣。人我是非。貪嗔癡愛。等他功成行滿。貧道再去點化他。〔詩云〕我着他閻王殿上除生死。紫府宮中立姓名。指開海角天涯路。免得迷人大道行。〔下〕〔閻王云〕領上仙法旨。送岳壽生魂直至李屠家借屍還魂去。岳壽。你好有緣也。〔詩云〕人之生死在吾前。貴賤榮枯能幾年。今朝岳壽還魂去。異日當爲洞府仙。〔下〕

〔音釋〕衆平聲 踏當加切 鑊音和 罰扶加切 煞雙鮮切 霎雙鮮切

第二折

〔淨扮李老引旦上云〕老漢姓李。是這鄭州東關裏屠戶。父母生我時。眼上有一塊青。人順口叫我做青眼李屠。嫡親的四口兒。這個是媳婦兒。這個是孩子。孩兒是小李屠。不幸患病死了。今日三日也。心上還有些熱。孩兒着衆街坊擡出來我看。〔衆人擡正末出科〕〔李老云〕孩兒。你甦醒者。兀的不痛殺我也。〔正末做還魂

科唱

【雙調新水令】只俺個把官猾吏墮阿鼻。多謝得呂先生化爲徒弟。家裏啼哭殺嬌養子。沒亂殺腳頭妻。生死輪迴。一去了早二日。

〔云〕大嫂。張千福童你在那裏也。〔李老云〕謝天地。孩兒還魂了也。〔正末云〕喂。兀那村老子。你有甚麼事到衙門裏告去。怎生直來到我臥房中。〔李老云〕我是你的父親。這是你媳婦。兒子你怎生不認的了。〔正末唱〕

【沽美酒】知道他誰是誰。我將你記一記。委實委實不認的。〔旦兒云〕李屠。你不認的我麼。我是你渾家。〔李老云〕孩兒。你怎生說這等話。孩兒。我是你父親。你魂迷了。忘記了也。〔正末唱〕却怎生一發的鬧起。知他是甚親戚。

【太平令】依舊有青天白日。則不見幼子嬌妻。我纔離了二朝五日。兒也這其間哭的你一絲雨氣。我如今在這裏。不知他在那裏。幾時得父子夫妻完備。

〔云〕張千。你與我拿將下去。〔李老云〕孩兒。怎生說這話。我是你爹爹。〔正末云〕我倒是你公公哩。〔李老云〕你聽我說。你是我兒子小李屠。今日死了三日也。心頭有些熱。不曾送出去。今日你還魂來了。怎生不認的我了。〔旦兒云〕李屠。我是你渾家。怎生不認的。〔正末云〕休要大驚小怪的。等我尋思咱。〔做沉吟科背云〕我是岳壽。罵了韓魏公。得了這一驚。就死了。我死至陰府。閻君將我又入九鼎油鑊。是呂先生救了。着我還魂。誰想岳大嫂燒了我的屍骸。着我借屍還魂。屍骸是李屠的。魂靈是岳壽的。這裏敢是李屠家裏。我待看岳大嫂和福童孩兒。怎生得去。只除是這般。〔向衆云〕我雖是還魂回來。我這三魂不全。一魂還在城隍廟裏。我自己家取去。〔李老云〕媳婦兒。快收拾香紙。替孩兒取魂去。〔旦兒云〕爺休教他去。〔正末云〕我自己家取去。您是生人。驚散了我的魂靈。我又是死的了。你休來。我自己取去。〔正末起身跌倒科云〕哎。跌殺我也。〔李老云〕孩兒。你一條腿癱。你走不動。〔旦兒云〕你一了癱。〔正末云〕怎生腿癱。師父也。把似你與我個完全屍首。怕做甚麼呢。〔李老云〕你有一條拐。我拿將來你拄着。你便行的動。〔正末云〕將來將來。〔做拄拐起身行科旦兒云〕我

扶將你去。〔正末云〕靠後。我自家取去。〔旦兒云〕你休去。你且歇一日。明日取去。〔正末喝云〕靠後。〔做出門科〕〔孛老云〕着他先行。俺隨後跟將去。〔同旦兒下〕〔正末云〕我想當初做吏人時。扭曲作直。瞞心昧己。害衆成家。往日罪過。今日折罰。都是那一管筆。〔詩云〕可正是七寸逍遙管。三分玉兔毫。落在文人手。勝似殺人刀。〔唱〕

〔鴈兒落〕則我那一管筆扭曲直。一片心瞞天地。一家兒享富貴。一輩兒無差役。

〔云〕我當初做吏人時。掙將來的東西。妻兒老小都受用了。〔唱〕

〔得勝令〕俺只道一世裏喫不盡那東西。誰承望半路裏脚殘疾。爲甚麼屍首兒登途慢。則爲我魂靈兒探爪遲。則爲當日罵韓魏公。一場怕。一場氣。至如今日。〔帶云〕若有人說。腦背後韓魏公來也。〔唱〕哎哟。說的我一脚高。一脚低。

〔慶東原〕爲甚我今日身不正。則爲我往常心不直。和那鬼魂靈。不能勾兩脚踏實地。至如省裏部裏。臺裏院裏。咱只說府裏州裏。他官人每一箇。箇要爲國不爲家。怎知道也似我說的行不的。

〔做回看科云〕休來休來。我到城隍廟取魂靈去也。想我死不多時。岳大嫂便把我屍骸焚化了。這嫁人事。知他又是怎的。我索行動些。〔唱〕

〔川撥棹〕俺自從做夫妻二十年。幾會離了半日。早跑去衙裏。便是分離。晚夕來到家裏。那場歡喜。滿口賢惠。一刻精細。要一供十。舉案齊眉。那些夫妻道理。聽的當遠差。教休出去早。教我推病疾。今日受煩惱。有甚盡期。〔七弟兄〕那一七二七哭啼啼。盡七少似頭七泪。親人約束外人欺。獨自坐地獨自睡。

〔梅花酒〕看看的過百日。官事又縈羈。衣食又催逼。兒女又央及。那婆娘

人材。迭七八分年紀。勾四十歲。不爭我去的遲。被那家使心力。使心力。廝搬運。廝搬運。賣東西。賣東西。到家裏。到家裏。看珠翠。看珠翠。寄釵篦。寄釵篦。定成計。定成計。使良媒。使良媒。怎支持。怎支持。謊人賊。

【收江南】我只怕謊人賊。營勾了我那腳頭妻。腳頭妻害怕便依隨。依隨了一偏怎相離。我如今在這裏。〔云〕適纔李屠的渾家。也有些顏色。着我就這裏不中。〔唱〕我這裏得便宜。俺渾家敢那裏落便宜。

〔帶云〕我想這做屠戶的。雖是殺生害命。還強似俺做吏人的瞞心昧己。欺天害人也。〔唱〕

【太清歌】他退猪湯不熱。如俺濃研的墨。他殺狗刀不快。如俺完成筆。他雖是殺生害命爲家計。這惡業休提。俺請受了人幾文錢。改是成非。似這般所爲。磻可可的活取民心髓。抵多少猪肝猪蹄。也則是秤大小爲生過日。不強似俺着人膿血換人衣。

【川撥棹】想當初去衙裏。馬兒上穩坐地。挺着腰肋。撚着髭鬚。引着親隨。做着相知。似那省官氣勢。到如今折罰來直恁的。

〔云〕你每休跟的我來。驚了我魂靈。我又是死的也。呀。左右無人。這影兒可是誰的。可原來是我的。〔做摸頭髮髭鬚科云〕天也。怎生變得我這等模樣了。〔唱〕

【鴛鴦煞】却怎生鬚鬆着頭髮。鬚鬆着箇嘴。剗地拄着條粗拐。癩着條腿。往常我請俸祿。修養的紅白。飲羊羔將息的豐肥。暢道我殘病身軀。醜詫面皮。穿着這縐縷衣服。吓。可怎生聞不的這腥膻氣。到家裏見了俺那幼子嬌妻。將我這借屍首的魂靈兒。敢不認得。〔下〕

〔音釋〕

阿何哥切

鼻音疲

日人智切

的音底

咸倉洗切

癩巨靴切

直征移切

役銀計切

疾精妻切

剗音產

十繩知切

七倉洗切

逼兵迷切

及更移切

力音利

篦邦迷切

第四折

賊則平聲 墨忙背切 筆部每切 礪森上聲 髓桑嘴切 肋梨妹切 詫瘡詐切 繼音藍

〔岳旦領俵兒上云〕妾身岳壽的渾家是也。自俺孔目亡過之後。韓魏公大人與俺立了個節婦牌。說俺岳壽是個能吏。因說死了。與俺重修房舍門樓。一應閒雜人等。不許上俺門來。今日要與孔目看經做好事。我着張千與孫福叔叔。請僧人去了。怎生不見來。下次小的每門首看着。若來時報復我知道。〔正末上云〕自家岳壽便是。望我大嫂和孩子去。忘了我家住處。試問人咱。〔向古門道問科云〕兀那大哥。那裏是岳孔目住處。〔內應云〕那新門樓就是。自從岳孔目死了。韓魏公大人見他是個能吏。與他修理門樓房屋。但凡閒雜人等。不許上門哩。〔正末云〕量岳壽有何德能。着大人這般用心也。〔唱〕

〔中呂粉蝶兒〕大院深宅。閒雜人趕離門外。與亡靈累七修齋。則俺那守服的妻。帶孝的子。爭知我在也不在。若聽的岳孔目回來。孩兒每那一場大驚小怪。

〔醉春風〕則俺情意重如山。那裏也候門深似海。〔做叫門云〕岳大嫂開門來。〔岳旦開門云〕一個藥槽叫化頭出去。〔做推倒末科〕〔正末唱〕出門來推了箇脚梢天。這婆娘不將我睬睬。〔帶云〕大嫂。你不睬也罷。〔唱〕怎將我擘面拳敦。湧身推搶。那裏降階接待。

〔岳旦云〕這廝說話有些蹊蹺。你是甚麼人。〔正末云〕大嫂。我是你丈夫岳壽。〔岳旦云〕這廝胡說。俺那丈夫這般模樣。好要便宜。拖這廝往官司去。你說你是岳孔目。當初怎生死了來。說的是。萬事都休。說的不是。不道的饒了你哩。〔正末云〕你也說的是。你聽我說。當日我與張千接韓魏公不着。來家吃飯。見一個先生在門首。大哭三聲。大笑三聲。罵福童孩兒。做無爺業種。罵你做寡婦。罵我做沒頭鬼。被我使張千弔在門首。不知那裏走將一個莊家老子。解放的去了。我罵他老無知。張千又對他說什麼。我是大鵬金翅鵬。他是小鷗兒。不想那老子可正是韓魏公。我得了這一驚。說死了。到於陰府。閻君將我又入九鼎油鑊。多虧了呂洞賓師父救了。

我着我還魂。被你燒了我的屍骸。着我借東關裏青眼老李屠的兒子小李屠的屍首。借屍還魂。我一逕的來看你子母每。想當日韓魏公着我洗的脖子乾淨。絕早來州衙裏試劍去。則一句兒〔唱〕

【十二月】說的我亡魂喪魄。謝呂洞賓免難除災。閻羅王饒過我性命。你把岳孔目燒毀了屍骸。一靈兒無處剖劃。空教人雨淚盈腮。

【堯民歌】我一靈兒先到望鄉臺。將這李屠屍首借回來。爲孤兒寡婦動情懷。因此上癰腫跛足踐塵埃。哀也波哉。特地望你來。怎下的推我出宅門外。

〔岳旦云〕原來是孔目借屍還魂。這等你且進來。〔正末唱〕

【紅繡鞋】賢達婦將咱休怪。這姦猾心把你胡猜。蓋世間那箇不是水性女裙釵。把親夫殞擡出去。不會把後老子招將來。我比你倒拄着一半拐。

〔岳旦云〕孔目。你怎生這等模樣了。〔正末唱〕

【喜春來】我往常見那有錢無理的慌分解。見有理無錢的即便拍。瞞心昧己覓錢財。爲甚我兩箇脚一箇歪。也是我前世不修來。

〔岳旦云〕孔目。你坐着。孫福張千請僧人去了。敢待來也。〔孫福張千上云〕今日是俺哥哥的頭七。請了幾個和尚。買了些紙劄。與哥哥看經。來到門首。俺見嫂嫂去來。〔做見正末科云〕嫂嫂。怎生伴着個叫化的坐。是甚麼模樣。拿棍來打這廝。〔正末唱〕

【迎仙客】一箇家嗔忿忿。一箇家鬧咳咳。改不了司房裏欺人惡性格。孫福咱相識二十年。張千你隨我六七載。沒上下村材。怎不把岳孔目哥哥拜。

〔岳旦云〕這人不是叫化的。是你哥哥岳孔目。〔張千云〕呸。俺哥哥怎生這般嘴臉。〔正末云〕孫福張千。我是你哥哥岳壽。〔張千云〕你道是岳孔目。你怎生死了來。〔正末云〕我借李屠屍首還魂回來。你怎生不認我。〔

孫福張千做悲科云「原來是孔目哥哥借屍還魂了也。」（李老同旦兒上云）我遠遠的跟着孩兒往這一家裏去了。也得跟進去。（做見科云）孩兒。你在這裏做甚麼。啗回家去來。（正末云）這是俺家裏。（岳旦云）這是我家的夫主。（李旦云）他是我的丈夫。（衆爭認科）（張千奪拐打李老科）（正末做勸跌倒科云）張千。我須有些癩。（張千發科云）你可不早說與我。（李老云）我家的兒子認了別人。更待干罷。俺去告官去來。（衆同下）（韓魏公引從人上排衙科云）老夫韓琦是也。今日升廳。坐起早衙。左右的喝撤廂。（李老李旦孫福張千岳旦俵兒正末同上）（李老云）冤屈冤屈。（韓魏公云）甚麼人叫冤屈。左右與我拿過來。（做拿科）（韓魏公云）兀那老子。你告甚麼。（李老云）相公。可憐見小人是李屠。有我的兒子小李屠。死了三日。如今還魂回來。他說一盞兒在城隍廟裏。他自取去。誰想走到這個人家裏去。就不來家。不肯認我。他是我的孩兒。相公。與我做主咱。（岳旦云）相公。可憐見則他便是我丈夫岳壽。（韓魏公問正末科云）兀那廝。你端的是誰家人。（正末云）則我是岳壽。借屍還魂回來也。（韓魏公云）你說你是岳壽。你當初怎麼死了來。你說一徧我聽。（正末云）相公。可憐見聽岳壽細說一徧咱。（韓魏公云）你說的是。萬事罷論。說的不是。左右安排下勢劍銅鑕。決不饒恕。（正末唱）

【曾天樂】爲相公有聲名。因小人多粘帶。小人有銅肝鐵膽。相公有勢劍金牌。魂靈兒歸地府。死屍兒焚郊外。死屍兒焚了魂靈兒在。謝呂先生救得回來。因此上更名改姓。癯廝跛足。換骨抽胎。

（李老云）你是我的兒。跟我家去。（正末云）我不跟你去。（韓魏公云）你因何不跟他去。（正末唱）

【快活三】恁的官法嚴。把牛馬宰。你見行市緊。早母猪災。懸羊頭。賣狗肉。賴人財。倚仗着秤兒小。刀兒快。

（李老云）相公。他不跟我去。一棍打殺了。大家都不要。（正末唱）

【鮑老催】你正是拾的孩兒落的摔。待將我細切薄批賣。（韓魏公云）這樁事。着老夫怎生下斷。（呂洞賓冲上科云）韓魏公。休錯斷了事也。（正末唱）有德行的吾師。恰到來。我

這裏掂腳舒腰拜。好着我慌慌亂亂。勞勞嚷嚷。怨怨哀哀。

〔呂洞賓云〕岳壽。你省了也麼。〔正末云〕弟子省了也。情願跟師父出家去。〔唱〕

〔上小樓〕我如今把玉鎖頓開。金枷不帶。撒了酒色。辭了財氣。跳出牆來。上的街。化了齋。別無妨礙。只望完全了乞兒皮袋。

〔么篇〕抹了鉢盂。裝在布袋。縵縵縵縵。悲悲鄧鄧。往往來來。拄着拐。穿草鞋。麻袍寬快。但得個無煩惱。恰勝似紫袍金帶。

〔呂洞賓云〕徒弟。則今日跟我朝元去來。〔正末云〕岳大嫂。好看福童孩兒。李大嫂。你承奉李老人家。師父。弟子情願出家去。〔做拜謝韓魏公同呂洞賓下〕〔韓魏公云〕岳壽已跟呂洞賓修仙去了。你等也不必爭論。各自回家去罷。〔斷云〕老夫爲官斷事。今已老。這等借屍還魂。從古少。要知大羅仙徑本非遙。只是世人眼孔生來小。你也莫思。夫主再回來。你也休想孩兒重認了。不如各自歸家。早早修。免被是非人。我空勞擾。〔同下〕

〔正末上唱〕

〔耍孩兒〕從今日填還了妻子冤家債。我心上別無掛礙。拜辭了人。我是非鄉。拂綽了滿面塵埃。名韁利鎖都教割。意馬心猿盡放開。也只怕尊師怪。遠離塵世。近訪天台。

〔衆仙隊子上奏樂科〕〔呂洞賓云〕衆仙長都來了也。李岳跟我朝元去來。〔正末唱〕

〔二煞〕漢鍾離有正一心。呂洞賓有貫世才。張四郎曹國舅神通大。藍采和拍板雲端裏響。韓湘子仙花臘月裏開。張果老驢兒快。我訪七真。游海島。隨八仙。赴蓬萊。

〔呂洞賓云〕您衆人聽者。這的是李屠的屍首。岳壽的魂靈。我着他借屍還魂來。〔詞云〕貧道再降臨凡世。度你個掌刑名主文司吏。因爲有道骨仙風。誤墮入酒色財氣。懼怕那韓魏公命染黃泉。就陰府化爲徒弟。李屠家借屍還魂。終不脫腥羶臭穢。煅煉就地水火風。合養定元陽真氣。跟貧道證果朝元。拜三清同朝玉帝。〔正

末拜謝科唱」

〔煞尾〕你着我側着身雲霧裏行。癩着腿波面上踹。屠戶家脚起全憑着。拐。則俺這令史每心平過的海。

〔音釋〕宅池齋切 累上聲 鑿襖平聲 魄鋪買切 刮音擺 劃胡乖切 膝音廉 跛波上聲 拍鋪買切 咳音孩 格皆上聲 摔音洒 掂店平聲 鎗扇平聲 穢音畏 踹捕采切

題目

韓魏公斷借屍還魂

正名

呂洞賓度鐵拐李岳

小尉遲將關將認父歸朝雜劇

第一折

〔冲末扮劉季真領番卒上詩云〕帥鼓銅鑼一兩敲。轅門裏外列英豪。三軍報罷平安喏。緊捲旗幟再不搖。某北番劉季真是也。我父親乃定陽王劉武周。只爲俺二十年前。父親手下有一員上將。乃是尉遲敬德。因與唐兵交戰。困在介休縣。不想那敬德降唐去了。他撇下一子。那小的纔生三歲。他有箇養爺。乃是宇文慶。某就將那小的要了。與我做了孩兒。不想今經二十年光景。這孩兒長立成人。喚做劉無敵。那一個敢說是尉遲敬德的兒。我就殺了他。如今這孩兒學成十八般武藝。無有不拈。無有不會。他却不知那尉遲敬德是他父親。我打聽得大唐家將老兵驕。病了秦瓊。開了敬德。我如今着孩兒劉無敵。領十萬雄兵。下將戰書去。單搦尉遲敬德出馬。那敬德老了。也必然贏不的我劉無敵。若贏了那尉遲敬德。那時節某親統大勢雜兵。直殺過去。覷大唐一鼓而下。有何難哉。小番說與劉無敵。領十萬雄兵。選定吉日。便起營。到于大唐界上。打將戰書去。單搦尉遲敬德出馬。某隨後領兵接應來也。〔詩云〕俺孩兒武藝精通。搦敬德出馬交鋒。只一陣生擒回寨。纔認的番將英雄。〔下〕〔外扮劉無敵領番卒上云〕某劉無敵是也。父親是劉季真。有宇文慶是養爺。幼小裏將我來。恩養的成人長大。今奉父親的將令。着某點就十萬精兵。單搦尉遲敬德交戰去。今日在私宅前廳上。收拾軍裝。打磨兵器。小番門首覷者。看有什麼人來。報復知道。〔正末扮宇文慶拄杖上云〕老夫覆姓宇文名慶。當初是尉遲敬德家一箇院公。二十年前。敬德佐於定陽王劉武周手下爲將。次後降唐去了。撇下一子。在老夫根前。他父親去時。孩兒纔三歲也。不想俺落在北番劉季真手下。他就要下這孩兒。如今喚做劉無敵。年長二十三歲。學成十八般武藝。可也不減似那敬德。我幾番待要和孩兒說來。恐怕劉季真知道。今日他在前廳上打磨兵器。收拾軍裝。不知爲何。我且去問他一個緣因詳細咱。〔唱〕

〔仙呂點絳脣〕你這般對壘交鋒。到頭都總南柯夢。說甚軍功。可兀的與你身兒上二元無用。

【混江龍】到如今千戈猶動。只待和大唐家廝殺見雌雄。常是個爭龍鬪虎。剔蝎撩蜂。你看那昏昏慘慘征塵遮的遍地黑。焰腾腾燎火燒的半天紅。繡旗貼貼。戰鼓瑟瑟。排營抄抄。列陣重重。愁雲靄靄。殺氣蒙蒙。單看的你這一條鞭。到處無攔縱。待要你扶持社稷。保護疆封。

〔云〕小番報復去。道有宇文慶在於門首。〔番卒報科云〕喏。報的將軍知道。有宇文養爺來了也。〔劉無敵云〕快有請。〔番卒云〕請進去。〔正末做見科云〕小將軍。你為何在此打磨兵器。〔劉無敵云〕養爺不知。父親的將令。着我領十萬精兵。單搦大唐家尉遲敬德交戰。因此上我在這裏打磨兵器。收拾軍裝。不日便行也。〔正末云〕小將軍。你斷然不可去。〔劉無敵云〕養爺。你為何不要我去。〔正末云〕你便去也。贏不的他。〔劉無敵云〕且莫說箇贏的贏不的。父親的將令。誰敢有違。〔正末唱〕

【油葫蘆】好着我盡在嘻嘻冷笑中。我勸着他怎不從。〔劉無敵云〕我如今起兵在即。你怎說這等話。〔正末唱〕你將我這口中言。看成做耳邊風。你是一個朽木材。怎比的他真梁棟。你是一箇寒鴉兒。怎比的他丹山鳳。〔劉無敵云〕憑着父親手下兵多將廣。量大唐何足道哉。〔正末唱〕則這劉季真。怎比的他徐茂公。你本是那潑泥鰍。打影相隨從。可便乾鬧起一座水晶宮。

【天下樂】可不道將謀而不在勇。哎。你一箇將也。彼軍枉用功。〔劉無敵云〕憑着我坐下馬。手中鎗。有萬夫不當之勇。料他到的那裏。〔正末唱〕你道十八般武藝都曉通。賣弄你智量高。氣勢雄。你小可如劉黃闔。王世充。

〔劉無敵云〕養爺。你放心。憑着我一身武藝。那尉遲敬德雖然是一員上將。他如今年紀高大。也敵不的我了。〔正末云〕小將軍。你認的那尉遲敬德麼。〔劉無敵云〕我不認的他。則聽的人說。他如今老了也。我則理會的。後生可畏。〔正末云〕小將軍。你若到來日兩陣之前。須隄防着敬德那一條水磨鞭。〔劉無敵云〕養爺。你怎麼賊自己志氣。長別人雄風。那尉遲敬德有水磨鞭。我劉無敵也有鞭哩。〔正末唱〕

【村裏牙鼓】那敬德鞭無虛舉。舉無不中。你便要一衝一撞。登時間早將你七擒七縱。倒不如且從容。莫賭鬪。無驚恐。〔劉無敵云〕養爺。你說那裏話。我到來日兩陣之間。也不搦別人。單搦那尉遲敬德這老頭兒出馬。〔正末唱〕你待要兩陣間。單搦那鄂國公。〔云〕小將軍。你和他廝殺呵。有個比喻。〔劉無敵云〕將何比喻。〔正末唱〕你恰便似病羊兒逢着大蟲。

〔劉無敵云〕養爺。你放心。我這一去。必然取勝。量他到的那裏。〔正末唱〕

【元和令】你這一去。少主吉。多主凶。則宜止。不宜動。可不道箭安弦上慢張弓。方信道緊行無善踪。〔劉無敵云〕看各人的本事。你休阻我。〔正末唱〕你這般大驚小怪氣。沖沖早難道軍情事不透風。

〔劉無敵云〕改養爺。俺這裏七里圍子手。擺布的銀山鐵壁相似。直着那敬德老兒。觀也不敢觀。啞的敢和俺賭戰。〔正末唱〕

【上馬嬌】他將那袍鎧披。兵器攻。端的是人如虎。馬如龍。他若是搦鋼鞭。款款把征驍整。敢着你轟的呵。一命早丟空。

【遊四門】你便有那銀山鐵壁數十重。殺的你人似血衝衝。則他那尉遲敬德敵頭重。〔劉無敵云〕小番則今日下教場點軍。好友要與他交鋒去來。〔正末唱〕你那裏高叫響如鐘。空逞恁的好喉嚨。

〔劉無敵云〕養爺。你放心。看我活拏了敬德回來。取將相王侯。都在這一遭兒也。〔正末唱〕

【勝葫蘆】哎。說甚麼將相王侯。元沒種。〔云〕小將軍。只怕你敵不過敬德麼。〔劉無敵云〕養爺。出軍發馬。也要個吉利。〔正末唱〕你煩惱。你個小先鋒。不爭你九里山前廝鬧哄。便要與劉沛公出力。我勸你韓元帥莫動。則被你羞殺我也。蒯文通。

〔劉無敵云〕我如今做着前部先鋒。俺父親合後接應我。到那裏無三合無兩合。則一合活拏將敬德回來。纔

見的好漢。〔正末唱〕

〔後庭花〕你將一箇後老子來忒緊攻。倒把一箇親爺來不敬重。我道你是頂天立地的男兒漢。怎做了背祖離宗的牛馬風。〔劉無敵云〕這說話一發說到那裏去了。〔正末唱〕可不罵你個黑頭蟲。我則素教唆詞訟。我這裏絮叨叨。言始終。你那裏假惺惺。做耳聾。甘落在人彀中。我猛然的覷面容。便思量俺那鄂國公。

〔劉無敵云〕養爺發起悲來。可是爲何。〔正末唱〕

〔柳葉兒〕恰便似刀剗我這心痛。整整的二十年信息難通。大唐家不想你二軍動。我將你卽發送。子父每得相逢。將軍呵。你肯分的去出馬爭鋒。〔劉無敵云〕恰纔養爺說的那言語。好是奇怪。我就問他咱。養爺。我如今要與尉遲敬德交戰。你這般阻當我。呵。必有一個緣故。你對我實說。怕做什麼。〔正末云〕小將軍。你看小校每迴避着。〔劉無敵云〕一應人等。且各迴避。喚着便來。不喚着您休來。〔番卒云〕理會的。〔正末云〕小將軍。你是誰的兒。〔劉無敵云〕這箇養爺老的混沌了。我是劉季真的兒。〔正末云〕你不是劉季真的兒。〔劉無敵云〕我不是他的兒。却是誰的兒。〔正末云〕小將軍。你不知道。聽我說與你。二十年前。你父親降唐去了。撇下你留在我處。叫做尉遲保林。那時你纔三歲。那劉季真他可無兒。收留你做了兒。就喚你做劉無敵。我數番家要和你說。我則怕劉季真知道。枉送了我的老命。你父親臨行時。留下一副披掛。在我處收着哩。是一條水磨鞭。一頂鐵幘頭。一副烏油甲。卓羅袍。你若見了尉遲敬德。則對的上這水磨鞭。便是你父親。我就取的來。與你看波。〔正末取衣甲上。〕〔做看科。〕〔劉無敵云〕真個一副衣甲。一條好鞭。原來我就是鄂國公的兒。養爺不說呵。我怎生得知。〔做悲科。〕〔正末云〕小將軍。休煩惱。則怕劉季真知道。你是穿上這袍鎧。披掛了我看。〔劉無敵穿科。〕〔養爺云〕我比父親如何。〔正末云〕好將軍也。你這一去。怎生認你父親。〔劉無敵云〕養爺。我這一去。單搦我父親出馬。與我交戰呵。我自有箇主意。〔正末云〕小將軍。您這一去。小心在意者。〔劉無敵云〕養爺。你放心。我若認了我父親呵。我便來取你也。

〔正末唱〕

〔賺煞尾〕則要你竭力報冤讎。在意的驅兵衆。你盡孝何妨盡忠。這虎將門中無犬踪。端的是結束威風。我覷了他這英雄。身體儀容。不由我觀物思人淚點紅。他帶着這鐵幘頭。把爲肩來一聲。穿上這皂羅袍。將虎腰來那動。〔劉無敵云〕養爺。我比父親如何。〔正末云〕好將軍也。〔唱〕分明是活脫下一個單鞭奪槊的尉遲恭。〔下〕

〔劉無敵云〕誰想我正是鄂國公的孩兒。多虧了養爺說知。我到的兩陣之間。自有箇主意。〔詩云〕父子離分二十年。豈知今日得團圓。陣前要認生身父。只對上我虎眼竹節這條鞭。〔下〕

〔音釋〕 拐囊帶切 柯音哥 蝎音歇 黑亨美切 颺占上聲 撥哉上聲 黠羅上聲 閩音塔 搭

音團 豁空夫聲 蘇音烘 衛音胡 衛音同 咬音梭 剗烏官切 沌音遁 蕭音元 槩

聲卯切

第二折

〔外扮徐茂公引祗候上詩云〕憶自歸唐二十秋。佐立天家四百州。兩條眉鎖江山恨。一片心懷社稷憂。老夫徐茂公是也。自從投唐以來。爲國家東蕩西除。南征北討。建什大功勞。官封英國公之職。卽今四方平定。干戈罷息。止有北帝劉季真。尚未歸伏。如今下將戰書來。擗我大唐家名將出馬。聖人的命着我老夫在朝堂。與衆公卿計議。須要老尉遲去平此餘孽。以佐太平。只待房玄齡到來。請那尉遲公去。令人門首覷者。若老丞相到時。報復知道。〔祗候云〕理會的。〔外扮房玄齡上詩云〕龍樓鳳閣九重城。新築沙隄宰相行。我貴我榮君莫羨。十年前是一書生。老夫房玄齡是也。扶佐吾主。平定天下。現爲中書省左丞相之職。今因劉季真下將戰書來。擗俺大唐家名將出馬。衆公卿計議。非尉遲敬德不可。某奏過聖人。着尉遲老將軍去平伏此寇。軍師徐茂公在朝堂等候。須索走一遭去。令人報復去。道房玄齡下馬也。〔祗候報科云〕喏。報的軍師得知。有房丞相來了也。〔茂公云〕道有請。〔祗候云〕請進。〔房玄齡做見科〕〔茂公云〕老宰相此事如何。〔房玄齡云〕聖人准某所

奏。着尉遲公掛元戎印前去。征討劉季真。成功回來。更加封賞。〔茂公云〕既是這等。令人快去請將鄂國公來。着〔淨扮李道宗上詩云〕我做將軍有志分。上陣使條齊眉棍。別人殺的軍敗了。我在前頭打贏陣。回來走在帳房裏。好酒好肉喫一頓。本來不醉伴粧醉。則在營裏胡磨混。自家李道宗的便是。因我立的功多。陞我做淨盤將軍。你道因何封我做淨盤將軍。若有人請我。到的酒席上。且不吃酒。將各樣好下飯。狼餐虎噬。則一頓都感了。方纔吃酒。以此就爲淨盤將軍。這些時沒人來。手頭匾短。終日家閒邀邀的閑坐。打聽的老尉遲征討劉季真去。那老尉遲這一去。馬到成功。我如今去朝堂中。與徐茂公說。我要出力報効。跟的老尉遲去。他得了勝。我也得些陞賞。不強似閒着來。此間是朝堂門首。令人報復去。道有老李來了也。〔祗候報科云〕喏。報的軍師得知。有李皇叔在於門首。〔茂公云〕道有請。〔祗候云〕請進。〔李道宗做見喬施禮科云〕二位老先兒在此。小平特來請事。〔房玄齡云〕有何事。〔李道宗云〕老先兒想爲臣子要盡忠報國。小子道宗。聽的劉季真那狗頭。下將賊書來。氣的我酒肉也吃不的。〔做支架子科云〕放心。我領兵去。殺的那弟子孩兒沒躲處。〔茂公云〕你那裏去。的那劉季真手下名將。箇箇驍勇。你去不的。〔李道宗云〕哎。氣殺我也。我這麼一個人。去不的。着誰去。〔房玄齡云〕如今着鄂國公尉遲老將軍去。〔李道宗云〕哎。氣殺我也。那尉遲公在先時。許他來。如今老了。那裏數他。還該我小子去。〔茂公云〕你那裏去的。〔李道宗云〕我廝殺要子去。〔房玄齡云〕道宗。你去不的。此一場非同小可。已是奏准過聖人。着尉遲公掛元戎印。你請退。〔李道宗云〕老先兒不要惱躁。只望二位看顧。着尉遲公爲元帥。我小子爲副帥好麼。〔茂公云〕你做不的副帥。休在此攪擾。請退。〔李道宗云〕氣殺我也。不要我做元帥。又不要我做副帥。兩個老頭兒。則是趕我。難道我就這等罷了。且唱箇曲兒。出這一肚子不平之氣。〔唱〕

〔清江引〕房玄齡。徐茂公。真老傻。動不動。將人罵。不知道我哄他。把我當實話。去買一瓶兒打刺酥。吃着耍。〔下〕

〔正末扮尉遲上云〕某姓尉遲名恭。字敬德。朔州善陽人也。先事定陽王劉武周爲將。後歸大唐。爲某累建大功。官拜鄂國公之職。今有北番劉季真。下將賊書來。單搦某交戰。今日軍師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

去來〔唱〕

〔中呂粉蝶兒〕惱的我不鄧鄧忿氣盈腮。可怎生另巍巍把咱單擱。不由我這胡髯乍滿額。人一似虎出山。馬一似龍離海。憑着我鎗疾鞭快。領雄兵穰穰垓垓。披掛上皂袍烏鎧。

〔醉春風〕我與你忙帶上鐵幘頭。緊拴了紅抹額。我若是交馬處。不拏了那個潑奴才。我可敢和姓也改改。憑着我千戰千贏。百發百中。保護着一朝一代。

〔云〕令人報復去。道有尉遲恭下馬也。〔祇候報科云〕喏。報的軍師得知。有鄂國公來了也。〔茂公云〕道有請。〔祇候云〕請進去。〔正末見科云〕軍師喚老夫有何事商議。〔茂公云〕老將軍來了也。奉聖人的命。今有北番劉季真下將戰書來。單搦老將軍出馬。如今聖人着統領十萬雄兵。與劉無敵交戰。說他好生英勇難及哩。〔正末云〕軍師。量那無名的小將。何足道哉。〔房玄齡云〕老將軍。古語有云。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休輕視了也。〔正末唱〕

〔迎仙客〕他會上甚惡戰場。他曾經甚大會垓。他則是劣馬乍調嫌路窄。向尉遲行說兵機。向尉遲行誇戰策。我可甚冷笑哈哈。〔茂公云〕聽的人說。那劉無敵也使一條水磨鞭。更勝過你老將軍也。〔正末云〕軍師。他也使鞭。我也使鞭。可也怪他不着。〔唱〕他正是擔水向河頭賣。

〔茂公云〕老將軍。那劉無敵須年少。你如今可老了也。〔正末云〕量那小的到的俺那裏。〔房玄齡云〕老將軍。後生可畏。你也要提防着些兒。〔正末唱〕

〔紅繡鞋〕兀的不龍欺於魚。鰲蝦蟹。虎伏於狐兔狼豺。這小廝今年有些血光災。我鞭打碎他天靈蓋。鎗搦透他三思臺。你更怕我敢慈悲。生患害。〔茂公云〕論你年紀小時。休說一個劉無敵。便十個也不怕他。則可惜你年紀老了些。〔正末云〕軍師。你說的

差了也。〔唱〕

〔快活二〕雖然我六旬過，血氣衰，我猶敢把三五石家硬弓開，便小覷的我心長髮短漸斑白。我可也怎肯伏年高邁。

〔茂公云〕老將軍，您到了這年紀，怎好說的不老那？〔正末唱〕

〔鮑老兒〕我老則老，殺場上有些三氣概，豈不聞虎瘦雄心在？〔茂公云〕則怕你近不的他麼？〔正末唱〕若是我不得勝之時，怎的來？則怕羞見俺那唐十宰。料應他衣絕祿盡時乖。運拙月值年災，托賴着君王洪福，千秋萬歲，神保天差。

〔房玄齡云〕老將軍，到來日兩陣之間，怎生與他相持對壘？你是說一遍我聽咱。〔正末唱〕

〔柳青娘〕到來日撲蓼蓼的征聲慢凱，韻悠悠的角聲哀。響瑞瑞的銅鑼款飾，忽刺刺的繡旗開。黑漫漫殺氣遮了日色，惡狠狠的離了寨柵。不騰騰馬踐塵埃，磳磳的鎧相磨，亂紛紛的鎗相截。密密匝匝的甲相挨。

〔道合〕那潑奴才，就殺人場裏鬧垓垓，鬪鞭來。教咱教咱生嗔怪，教咱教咱怎就待。把鋼鞭忙向手中擡，磕叉打的他連盔夾腦半斜歪。直遮腮，骨碌碌眼睜開，看承看承似嬰孩。抹着抹着遭殘害，略把略把虎軀側搭住，搭住獅蠻帶。那怕他鐵打形骸，銅鑄胚胎。早活挾過活挾過這逆逆逆逆賊來。

〔茂公云〕老將軍，您這一去，小心在意者。若得勝還朝，聖人自有加官賜賞哩。〔正末唱〕

〔隨尾〕比破竇建德，省此三氣力。擒王世充，不利害。遮莫是銀山鐵壁連環寨，憑着我英雄慷慨。兀良我把那敗殘軍，直趕過李陵臺。〔下〕

〔茂公云〕老尉遲，這一去必然得勝也。〔詩云〕尉遲公雖然年老，這鋼鞭殺人不少。〔房玄齡詩云〕若是他大勝還朝，唐天子重加官爵。〔同下〕

〔音釋〕 孽音聶 嘆音悶 優商解切 刺音辣 領音含 頰音孩 額崖去聲 窄齋上聲 策釵上聲 哈海平聲 棚聲卯切 白巴埋切 色飾上聲 眼狠平聲 柵釵上聲 埃音哀 穆參上聲 磕音可 摔音酒 側齋上聲 搯音咎 賊則平聲 爵焦上聲

第三折

〔劉無敵〕馬兒領番卒上云：「某乃劉無敵是也。若不是養爺宇文慶說呵，我怎生知道。如今領兵到的陣前，兩家敵住，見了我父親，自有箇主意。兀的塵埃起處，敢是大唐家軍兵來也。」〔正末領卒子上云〕「大小三軍，擺開陣勢者。」〔唱〕

〔越調鬪鶴鶩〕俺兀自有美良川的威風，榆科園的猛氣，止不過病了素瓊，又不曾聞了敬德，都是我鞭打就的江山。鎗刺成的社稷，這逆賊敢料敵，則問他武藝何如，就待欺負我年華老矣。

〔紫花兒序〕我施逞會，揆人捉將顯耀，會撞陣衝營賣弄，會搥鼓奪旗，他須披不的兩重鎧甲，帶不的三頂頭盔，敢和我相持，便做有銅鑄就的天靈，和那鐵背脊，鞭着處粉零麻碎，今日箇將遇敵頭，直殺的他馬不停蹄。

〔云〕來將是誰？〔劉無敵云〕某乃大將劉無敵，你是誰來？〔正末云〕則我是大唐家尉遲公是也。〔劉無敵背科云〕這個是我父親。〔回科云〕兀那老將軍，你老了也，你回去罷。〔正末云〕這廝好無禮也呵。〔唱〕

〔小桃紅〕覷了這北番軍校，好看我笑微微，我比他爭些三年紀。〔劉無敵云〕看了我血氣方剛，後生可畏，量你老人家到的那裏。〔正末唱〕你倚仗着血氣方剛，有雄勢，你也可便休題，則我這不刺刺趁日追風騎，烏油甲，密砌點剛鎗鋒利，豈不聞老將會兵機。

〔劉無敵云〕兀那老將軍，你別看一個出馬來，你去自在罷。〔正末唱〕

〔鬼三臺〕雁翅張，魚鱗砌，列寨柵，攢軍隊，齊臻臻排開陣勢，則聽的悠悠

的畫角吹。瑟瑟的花腔鼓擊。小可的見了肝膽碎。便英雄怕不魂魄飛。都是些三沉點點鞭簡搥鎚。明晃晃鎗刀劍戟。

〔做調陣子科〕〔劉無敵云〕看了我父親的武藝呵。怕不好。則是氣力不加。我又不肯還他。則是遮截架隔些兒者。〔正末唱〕

〔調笑令〕往日間但逢敵。驟馬橫鎗覺甚的。我攢掬手打不會離。不會離前心兩肋。我見他遮截得來省氣力。倒拖鬪的我氣喘狼藉。

〔劉無敵云〕我這裏便待下馬認父親來。有衆將壓着陣哩。不中我詐敗落荒的走。父親必然趕將我來。〔劉無敵做走下〕〔正末云〕這廝走了也。更待干罷。不問那裏趕將去。〔做追科〕〔劉無敵上云〕我父親趕將來了。我走到這無人去處。我下的馬來。兀的不是我父親。您孩兒跪在地下。父親須認您孩兒者。〔正末上云〕這廝走了。可在這裏。〔劉無敵云〕父親認的您孩兒麼。〔正末云〕你是誰。〔劉無敵云〕則我是你二十年前撒下的孩兒。叫做尉遲保林。〔正末唱〕

〔麻郎兒〕誰使的你來認義。〔劉無敵云〕是宇文養爺說來。〔正末唱〕誰使的你敢相持。〔劉無敵云〕是劉季真來。父親不信呵。兀的水磨鞭信物在此。〔正末云〕將來我看。〔唱〕我把信物接將來手裏看。有甚親題標記。

〔么篇〕兀的我臨老也尉遲。喜歡來那似今日。自相別存亡不知。怎想你成人長立。

〔劉無敵做悲認科云〕父親一自相別。可早二十年光景也。〔正末唱〕

〔絡絲娘〕這幾年不通個信息。怎想着今朝得見。你恰纔廝殺處你是贏不的。可是讓我哩。〔劉無敵云〕我特的認父親來。恰纔兩陣之前。被衆將壓着。難以明認。我故意佯輸詐敗。〔正末唱〕好兒也。方信道後生可畏。

〔云〕孩兒。你那宇文養爺怎生對你說來。〔劉無敵云〕父親。您孩兒本不知。養爺宇文慶說。父親降唐時節。撒

下孩兒，纔得三歲，被劉季真認做了兒，枉生了這二十年，不曾認的父親。今日憑着這信物，纔得父子相逢。父親受您孩兒幾拜咱。〔正末云〕孩兒，我和你同見軍師去來。〔劉無敵云〕父親，您孩兒怕不要同去，爭奈無寸箭之功。父親先去，待您孩兒再回軍中，去拏的劉季真來。一者與父親出力，二者也就做孩兒進身之禮。〔正末云〕既如此，我先去也。你隨後便來。〔唱〕

〔收尾〕團圓了尉遲公，煩惱殺劉家裏。只明日早來到營中宴喜，這的是天指引，一個小將軍，共扶持我那當今大唐國。〔下〕

〔小尉遲云〕我恰纔認了父親也，回到營中，活拏那劉季真去來。〔下〕

〔音釋〕 德當美切 稷將洗切 敵丁梨切 搗莊瓜切 脊將洗切 擊巾以切 魄鋪買切 戟巾以切 的音底 肋雷去聲 力音利 藉精妻切 日人智切 立音利 息喪擠切 國音鬼

第四折

〔劉季真領番卒上云〕某劉季真，領兵接應孩兒去。兀的不是孩兒來也。〔小尉遲領番卒上云〕這不是劉季真。〔劉季真云〕孩兒勝敗如何。〔小尉遲云〕衆軍校與我拏住。〔劉季真云〕你敢殺的眼花了。我是你父親，怎生倒執縛了我。〔小尉遲云〕兀那廝，我不是你孩兒。如今認了我父親鄂國公，要降唐去，無甚功勞，因此執縛你去。權爲投獻之禮。〔劉季真云〕元來你如今認了你父親也，你要降唐，爲無投獻的禮物，要拿我去獻功。俺弟子孩兒，你別買副羊酒去罷。〔小尉遲云〕衆軍校，就今日領着本部人馬降唐，走一遭去來。〔詩云〕我本是尉遲保林，直被你瞞到如今，執縛去權爲投獻，請看道那個欺心。〔下〕〔徐茂公領卒子上云〕老夫徐茂公，今有尉遲公領兵與劉無敵交鋒去了，不意監軍回來說，尉遲公兩陣之間，交戰數合，忽然尉遲公與劉無敵走到無人去處，二人下馬，交頭說話，他將劉無敵放將回去了，竟不追趕。聖人大怒，道尉遲公必有背逆之心，着老夫在帥府中等他回來，問其罪犯。〔房玄齡上云〕老夫房玄齡，今有聖人的命，着徐茂公在帥府中等尉遲公來，問其罪犯。某想敬德老將軍一片忠心，豈有反叛之事。我須索與他做保去來，令人報復去。道有房玄齡下馬也。〔卒子報科云〕喏，報的軍師得知，有房丞相在於門首。〔茂公云〕道有請。〔卒子云〕請進。〔房玄齡見

科云「軍師。老夫聞知敬德老將軍。與劉無敵交戰去了。未知勝敗若何。」茂公云「哦。老宰輔不知。有監軍回來說。敬德兩陣之前。交戰數合。與劉無敵到無人去處。下馬交頭。不知說些甚的。只見敬德將劉無敵放回去了。竟不追趕。聖人疑他有反叛之心。以此着老夫在帥府中。專等敬德來時。問其罪犯。」房玄齡云「軍師。我料尉遲公必無此心。則怕其中有故。等敬德來時。便知分曉。」正末上云「某尉遲敬德。到於兩陣之上。不想那劉無敵正是我二十年前撤下的孩兒尉遲保林。他如今認了老夫。說拿了劉季真就來獻功。某先見軍師走一遭去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則俺那大唐家。新添了一箇玉麒麟。疑怪他兩三番擲咱出陣。鬪起我美良川狠氣勢。榆科園惡精神。我將這水磨鞭款款摩掄。只待打碎他腦蓋紛紛。誰承望共我關親。若不是所說原因。險些兒生扭做單雄信。

【駐馬聽】當日離分。痛煞煞生拋掌上珍。今朝廝認。笑吟吟還猜做夢中人。二十年訪不出死和存。幾千迴擺不下愁將恨。心暗付甚福也。得見這團圓分。

「云」令人報復去。道有尉遲公下馬也。「卒子報科云」喏。報的軍師得知。有尉遲公來了也。「茂公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着過去。「見科」正末云「軍師。某敬德來了也。我與劉無敵兩陣對圓。交鋒數合。只見劉無敵大敗虧輸。滾鞍下馬。跪在塵埃中。不想就是我的孩兒尉遲保林。他敬意的降唐。認咱父親來。」茂公云「你陣上與番將交頭低語。來又不戰。去又不追。聖人大怒。道你有背叛朝廷之意。着老夫在此問罪。你說番將是你孩兒。只怕說不過麼。」正末唱

【沽美酒】我與心的報主恩。竭力的掃胡塵。常言道。上陣無過父子軍。只待一鞭兒把番兵殺盡。扶宇宙。定乾坤。

【太平令】他可便約定把唐朝歸順。「茂公云」他既降唐。怎生不同你來。「正末唱」索甚

麼拔樹尋根。將逆賊不留齟齬。做功勞好將身進。他呵既然的便肯。就准認了俺父親呀。又怎敢言而無信。

〔茂公云〕尉遲公。這劉無敵姓劉。你自姓尉遲。怎麼認的做孩兒。敢是另有個尉遲保林。便是他不認得你。難道你也不認的他。却與他陣上廝殺那。〔正末云〕軍師不知。我那孩兒尉遲保林。撤下二十多年。豈知劉無敵就是他。倒是他認着我來。說降唐無寸箭之功。要回去活拏了劉季真。權爲進身禮物。限定今日午時獻功也。〔房玄齡云〕軍師。老夫權做保人。且保着尉遲公。若午時不見他孩兒來降唐。那其間二罪俱罰。未爲遲也。〔茂公云〕老宰輔既是保着。且將尉遲公暫行保。候待午時前後。劉無敵來獻功便罷。若不來時。必然見罪。令人將尉遲公收在一壁者。〔小尉遲上云〕某尉遲保林。拏住劉季真。見我父親去咱。可早來到帥府門首。令人報復去。道有尉遲保林。活拏劉季真來投降也。〔卒子報科云〕喏。報的軍師得知。有尉遲保林來了也。〔房玄齡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着過去。〔小尉遲做見科〕〔房玄齡云〕你是甚麼人。〔小尉遲云〕就是劉無敵。元名尉遲保林。我是鄂國公的孩兒。如今拏將劉季真認父降唐來。〔房玄齡云〕則你便是鄂國公的孩兒尉遲保林。你父親爲你來。聖人大怒。將你父親要見罪。我保着哩。我是左丞相房玄齡。〔小尉遲云〕老丞相。可憐見怎生說與我父親知道咱。〔玄齡云〕你則這裏等着。我與你父親說去。〔見正末云〕老將軍。你歡喜咱。有你孩兒拏將劉季真來了也。〔正末云〕在那裏。〔房玄齡云〕見在這裏。〔正末見小尉遲云〕孩兒你來了也。〔宇文慶見科云〕小的宇文慶叩頭。〔正末云〕哦。我只道是那個宇文養爺。元來就是我家院子宇文慶孩兒。恰纔我在軍師根前。說你投唐。軍師不信。將我收在此處。我和你同見軍師去來。〔房玄齡見茂公科云〕軍師。果然尉遲公的孩兒拏將劉季真來降唐也。〔茂公云〕着他過來。〔房玄齡云〕小將軍。你見軍師去。〔正末云〕喏。和你同去。軍師。則這個便是我的孩兒尉遲保林。〔茂公云〕兀那小將軍。你怎生是尉遲公的孩兒。你慢慢的說一遍咱。〔小尉遲訴詞云〕告軍師停嘆息。聽小將從頭分訴。俺父親投唐以來。撤下我歸依無處。劉季真要我爲兒。名無敵做他前部。着我搦尉遲出馬交鋒。被養爺說知緣故。因此上認父來降。對雙鞭並無差誤。俺父親一世功臣。這丹心肯移末路。我如今擒縛番王。獻朝廷將功報父。望軍師轉達天聽。賜父子一家完聚。〔茂

公云「原來真有此事。今日平定了山後。這功非小。老夫便與你奏知聖人。必然有加官賞賜也。」〔正末唱〕「鴈兒落」笑你個莽軍師。可也忒認真。把我個老尉遲空生忿。再不審比。干心有是非。直省的張儀口難爭論。

〔房玄齡云〕老將軍。若不得這小將軍到來。你怎了也。〔正末唱〕

〔得勝令〕呀。則爲這二十三的小將軍。險送了七十歲老功臣。〔云〕孩兒。你拜了軍師者。〔唱〕你將這徐茂公親身拜。〔小尉遲做拜科云〕軍師受小將一禮。〔茂公云〕小將軍免禮。劉季真安在。〔正末云〕孩兒。你擎過劉季真來者。〔卒子做擎劉季真跪見科〕〔正末唱〕分付與你兩事。家劉季真歡欣。同扶看唐天子。方與運殷也。波勤。多謝你個房玄齡落保人。

〔茂公云〕這是劉季真麼。〔小尉遲云〕則這廝便是劉季真。〔茂公云〕令人將劉季真推出轅門。斬訖報來。〔劉季真云〕罷罷罷。他本是尉遲公的孩兒。沒來由養的他長大成。人倒將我來做降唐的禮物。你家父子都一樣。這等沒仁沒義的。我死去與我家老子說。少不的來報你。〔卒子擎劉季真下〕〔茂公云〕尉遲公。你父子每望闕跪着。聽聖人的命。〔詞云〕則爲你勇敢無前。俺唐主寵任多年。生撒下孩兒不題。再相逢信是天緣。鄂國公賜金千兩。加食邑萬頃莊田。小尉遲金吾上將。作先鋒世掌軍權。將闕將同扶王室。鞭對鞭父子團圓。〔正末小尉遲謝恩科〕

〔音釋〕 惡音襖 髻音條 訛音觀

題目 老尉遲鞭對鞭當場賭勝
正名 小尉遲將闕將認父歸朝

陶學士醉寫風光好雜劇

戴善夫撰

第一折

〔冲末扮宋齊丘引祗從上〕〔詩云〕獨持忠赤佐君王。保障金陵地一方。江南自古稱佳麗。何必區區說大唐。小官姓宋。名齊丘。金陵人氏。見在南唐主人駕下。爲丞相之職。俺這後主。天生聰睿。詩詞歌賦。品竹調絲。風流蘊藉。實乃右文之主。見今中原周世宗升遐。趙點檢卽位。國號大宋。改元乾德。親驅戎馬。所向無前。如南閩北虜。河東西蜀。望風皆降。惟我江左。不曾加兵。我國亦嘗用心防備。近日前路文書行來。宋家遣翰林院學士陶穀。來我國中。索要圖籍文書。我想陶穀是個掉弄喉舌之人。況四海未寧。要圖籍何用。此人必來以游說爲功。我將他機關探破。奏知吾主。則說吾主有疾。不能接見。將陶穀留在館驛中。羈絆住着。每日供給。小官三五日相訪一遭。自七月初間至此。今八月將盡。秋露乍零。旅館蕭索。我着金陵太守韓熙載。看他一言一動。略有纖毫破綻。便報與我知道。自有制他的法度。〔詩云〕非是我好用陰謀。則隄防讒舌如鉤。待窺破一些動靜。管教他有國難投。〔下〕〔外扮韓熙載引樂探上〕〔詩云〕遠離鄉土渡橫江。入仕南唐佐李王。從來兒女多情處。不。是風雲氣不長。小官姓韓名熙載。官拜昇州太守。佐於南唐李主駕下。今奉宋齊丘丞相鈞旨。每日供給大宋學士陶穀。今日安排筵席管待。將歌者秦弱蘭。乃金陵名妓。席間令其唱曲。看陶學士所守之志何如。樂探你與我喚將上廳行首秦弱蘭來者。〔樂探云〕理會的。〔做喚科〕秦弱蘭安在。太守老爺呼喚哩。〔正旦扮秦弱蘭上云〕妾身秦弱蘭是也。門首有人相喚。我試看咱。〔做見科云〕哥哥。喚我怎的。〔樂探云〕太守老爺喚官身哩。〔正旦云〕我想俺這門戶人家。則管裏迎賓接客。幾時是了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憑着我霧鬢雲鬟。黛眉星眼。尋衣飯則向這。酒社詩壇。多。少家喬公案。

〔混江龍〕悲歡聚散二三年。經到有百千番。恰東樓飲宴。早西出陽關。兀。的般弄月嘲風留客所。便是俺追歡買笑望夫山。這些時迎新送舊。執盞

擎盤怎倒顛欽欽。惹的我心兒憚。怕只怕是那羅紕錦舊。鶯老花殘。

〔樂探云〕大姐似你這等上官見喜。非同容易也。〔正旦云〕哥哥。我自幼到今。無個歡喜的前程。造次的可也不敢上門來。〔唱〕

〔油葫蘆〕也會把有魂靈的郎君常放翻。但來的和土剷。可正是烟波名利大家難。〔云〕上俺門來。有個比喻。〔唱〕恰便似犬逢餓虎截頭獮。更發似軍騎羸馬連雲棧。饒你便會使慳微骨茲。則俺這女娘每寄信的鴛鴦簡。便是招子弟的引魂旛。

〔天下樂〕常教他一縷兒頑涎濕不乾。丁單將科派攤。剛剛的對付難上難。脖項上搭上套頭。皮面上帶上揜眼。怎發付這一千斤鐵磨桿。

〔樂探做到科〕〔報科〕稟老爺。叫將秦弱蘭來了。〔韓熙載云〕着他過來。〔正旦見科〕〔韓熙載云〕秦弱蘭。教你來伏事陶學士。你可乖覺着。〔正旦云〕老爺放心。此事容易。〔韓熙載云〕你且躲在一壁。我教你來便來。〔正旦云〕理會的。〔韓熙載云〕左右的。把果桌安排停當。我請陶學士去來。〔下〕〔正末扮陶穀引驛吏上〕〔詩云〕少年文史足三冬。下筆成章氣似虹。時人不識君王寵。禪草何因出袖中。小官姓陶名穀。字秀實。襄陽人也。乃晉處士陶潛之後。以進士及第。於周太祖時。曾事錢王俶。頗蒙信任。後因遣入大宋。以觀動靜。又作宋臣官。授翰林學士。已經三載。不得與俶相會。如今太祖早朝。議下江南之策。小官言曰。雖堯舜禹湯與兵。未免有所損益。莫若小臣掉三寸之舌。說李主歸降。豈不易哉。太祖依臣所奏。先將文書行至昇州。隨令小官直至南唐。索取圖籍文書爲由。若見李主。必中說詞。自七月初至此。今八月將盡。李主抱疾不朝。無由可見。惟宋齊丘丞相。常來驛亭討論文字。此外昇州太守韓熙載。專管供給。甚是盡禮。但我羈留在此。漸入秋深。風光月色。琴韻砧聲。不覺感懷。且向亭中閒步一迴。〔做看科云〕這一片素光粉壁。未嘗繪畫。驛吏取筆硯來。我待學春秋隱語。因而感懷。成十二字。書於此處。料無有解者。〔做寫科〕〔念云〕川中狗。百姓眼。虎撲兒。公廚飯。〔韓熙載上云〕左右報復去。說韓太守在此。〔陶穀云〕道有請。〔見科〕〔陶穀云〕太守爲何至此。〔韓熙載云〕小官

領宋丞相鈞旨。聊具蔬酌奉獻。左右擡過果桌來。〔做設席科〕〔韓熙載云〕將酒來。學士滿飲此杯。〔陶穀飲科云〕太守飲一杯。〔韓熙載云〕小官更衣咱。〔出科云〕張千喚秦弱蘭來。〔張千喚科〕〔正旦上云〕妾身來了。〔韓熙載云〕弱蘭今日就筵宴之中。要你加精神者。陶學士生性威嚴。人莫敢犯。你小心過去。〔正旦云〕老爺放心者。〔唱〕

〔後庭花〕那學士若見了南唐秦弱蘭。更不說西京白牡丹。則消得我席上歌金縷。管取他尊前倒玉山。〔韓熙載云〕勸的他盡醉。要他十分歡喜。〔正旦唱〕要歡喜不爲難。則着這星眸略瞬盼。教他和骨頭都軟癱。

〔韓熙載云〕學士筵前。無樂不成歡樂。張千。叫個歌者來。唱一曲。伏侍學士。〔正旦同衆妓上叩見科〕〔陶穀云〕大丈夫飲酒。焉用婦人。爲吾不與婦人同食。教他靠後。休要惱怒小官。〔韓熙載云〕秦弱蘭與學士把一杯。〔正旦云〕這學士好冷臉子也。〔韓熙載云〕着動樂者。〔陶穀云〕住了樂聲。小官一生不喜音樂。但聽音樂頭暈腦悶。〔正旦唱〕

〔金盞兒〕我這裏覷容顏。待追攀。嗨。暢好是冷丁丁。沉默默。無情漢。則見那冬凌霜雪。都堆在兩眉間。恰便似額顙上。挂著紫塞。鼻凹裏。倚着藍關。可知道秀才雙臉冷。宰相五更寒。

〔韓熙載云〕這婦人彈的好。吹的好。教他吹彈歌舞。奉學士酒者。〔陶穀云〕老子云。五音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聽了他呵。正勾當都做不的了。〔韓熙載云〕弱蘭唱者。〔正旦唱科〕〔陶穀喝云〕我一生不聽音樂。但聽了音樂。昏睡三日。靠後。〔正旦唱〕

〔醉中天〕他教莫把瑤箏按。只許鳳簫閒。他道是何用霓裳翠袖彎。更休撒紅牙板。不教放筵前過盞。幾時得酒闌人散。直恁般見不得歌舞吹彈。〔韓熙載云〕俗語云。座上若有一點紅。斗筭之器盛千鍾。座上若無油木梳。烹龍炮鳳總成虛。弱蘭與學士遞一杯。〔正旦把盞科〕〔陶穀怒云〕潑賤人輩。後小官一生不吃婦人手內飲食。〔韓熙載云〕學士飲一杯。怕做

甚麼。豈不聞將酒勸人。終無惡意。何怒之有。學士也與他接談。略擡眼看他一看。波直恁般的弱。蘭遞酒。〔正旦遞酒科〕〔陶穀云〕靠後。小官乃孔門弟子。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小官平生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太守何故三回五次。侮弄下官。是何道理。〔正旦唱〕

〔金盞兒〕他不把話頭攀。說的我毛骨寒。戰兢兢把不住臺和盞。我這裏承歡奉喜兩三番。太守見我退後來。早台意怒。學士見我向前去。早惡心煩。好教我左右沒是處。來往做人難。

〔韓熙載云〕此女子不肯用心。伏侍學士。〔正旦云〕教妾身怎生是好。天使只願你寬恕咱。〔陶穀云〕此婦人無知。靠後。〔正旦唱〕

〔後庭花〕學士。你隻身在旅邸間。着個甚羅幃錦帳單。學士。你德行如顏子。也索要風流做謝安。我勸你且開顏。須不比尋常風範。你敢越聰明。越掛眼。

〔陶穀云〕兀那婦人靠後。我頭頂儒冠。身穿儒服。乃正人君子。不得無禮。〔正旦退科〕〔韓熙載云〕歌者可再勸酒。〔陶穀云〕太守。小官酒醉失禮。李太白有詩云。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我待睡些兒咱。〔做醉睡科〕〔韓熙載云〕學士醉了也。您歌者且回去。〔正旦云〕理會的。〔唱〕

〔賺煞〕幾時捱得酒筵闌。官員散。恨不得目下天昏日晚。說的那舞女歌兒。似受戰汗難。施逞樂藝熟閒。〔韓熙載云〕弱蘭。則要你小心在意者。〔正旦唱〕這其間春意相關。放着滿眼芳菲。縱心兒揀。爭奈這尋芳人意懶。嬉游的心慢。哎。不是個惜花人。休想肯凭欄。〔衆隨下〕

〔韓熙載云〕學士睡了也。驛吏看着。醒來時伏侍的臥房中去。〔做看壁上字科。問驛吏云〕這一堵素光白壁。誰寫字在上頭。寫了這壁子。〔驛吏云〕是陶學士寫下的。〔韓熙載云〕既是陶學士寫的。將紙筆來我抄了去。〔抄科云〕將馬來。我回丞相話去也。〔下〕〔陶醒科云〕太守去了。〔驛吏云〕去了。〔陶穀云〕既然太守去了。收

拾錦閣我回後堂中歇息去〔同下〕

〔音釋〕

閩音民

說音稅

顛音戰

紕音批

剗音產

發與險同

棧音綻

慳溪開切

腴音勃

提音趕

似音水

解音械

驛音藥

聲音遲

塞音賽

回汪卦切

盛平聲

熟裝由切

淵音臥

第二折

〔宋齊丘引張千上云〕事不關心。關心者亂。今日着韓太守驛亭中管待陶學士去。如何不見來回話。〔韓熙載上云〕小官韓熙載。奉宋丞相鈞旨。着我管待陶學士。看他動靜。不想他寫下十二個字在牆壁上。被我抄將來。學士。怎生瞞的過我。此乃獨眠孤館四字。此人客況動矣。陶穀也。你也說不的李主。我直教你還不得家鄉。我將此十二字見丞相去。左右報復去道。韓熙載來見。〔報科〕〔宋齊丘云〕着他過來。〔見科〕〔宋齊丘云〕昨日席間動靜如何。〔韓熙載云〕昨日陶學士座中古懌。將秦弱蘭正眼不看。被此女子將學士灌醉了。學士睡了。小官出門。見壁上十二字。乃是他寫下的。小官抄將來與丞相看。〔宋齊丘云〕熙載。你比外郡太守不同。況且斯文。此非公衙私宅之內。將座兒來。太守請坐。〔韓熙載云〕小官不敢。〔宋齊丘云〕何妨。〔韓坐宋看字科云〕太守。你解此意麼。乃春秋戰國之時。多有作者。號曰隱語。說他正大。則看這十二個字上。便見他平日所守。川中狗者。蜀犬也。蜀字着個大字。是個獨字。百姓眼者。民目也。民字着個目字。是個眠字。虎撲兒者。爪子也。爪字着個子字。是個孤字。公廚飯者。官食也。官字着個食字。是個館字。團句道獨眠孤館。此人客況動矣。陶穀。你如何瞞的過我。你來要說李主下江南。我直教他還不得鄉土。太守你近前來。〔做耳語科云〕待十數日後。依吾計行。此人必中吾計矣。陶學士。陶學士。〔詩云〕由你千般計較。枉自惹人談笑。休誇伶俐精詳。必定中吾圈套。〔同下〕〔正旦改扮素衣引梅香上云〕妾身秦弱蘭。爲陶學士古懌。太守着我今夜孤媚了他呵。便得賞賜。孤媚不的呵。便加罪責。今日天晚。則除是這般梅香。那香桌完備了麼。〔梅香云〕若論姐姐這等乖覺。料他到的那裏。〔正旦唱〕

〔南呂一枝花〕我也曾將宣使迎。不似這天臣強。果然道易求無價寶。難

得有情郎。他多管是鐵石心腸。直恁的難親傍。一鼻凹銜是雪霜。無情的付粉何郎。冷臉的畫眉張敞。

【梁州第七】他則是慣受用玉堂金馬。不思量月戶雲窗。則他那古徹心。甚的喚做鳴珂巷。空那般衣冠濟濟。狀貌堂堂。却爲甚偏嫌俺妓女。怕見婆娘。莫不他淨了身。不辨陰陽人道。這秀才每都不荒唐。偏怎那洞庭湖柳毅傳書。謝家莊崔護覓漿。賈充宅韓壽偷香。想我那往常伎倆。播弄的子弟如翻掌。這個鐵臥單。我怎窩藏。我自尋思。出這個風流俏智量。須要今夜成雙。

【云】梅香。將香燭來。我燒夜香。【梅掇桌科】【陶穀便衣上云】小官自從到此。兩月有餘。不得見唐主。淹留驛亭之中。今夜風清月朗。閒庭寂靜。客況蕭然。蛩聲聒耳。桂子飄香。推開這角門去。這花園內乘月色觀桂花釋悶咱。【正旦望見陶科云】梅香。兀那月下閒行的正是那條。【梅香云】姐姐。可知是哩。【正旦唱】

【賀新郎】他去那無人處。獨步也氣昂昂。這公則會闊論高談。那裏知淺斟低唱。我這裏潛身軀。竄定臉。凝睛望。端的是風清月朗。可甚麼軟玉溫香。【陶穀望北斗頂禮做笑科云】月色團圓也。【正旦唱】他這般更深離館舍。夜靜步回廊。【陶穀吟詩云】月中桂子宜攀折。苑內凡花不耐看。【正旦唱】我猜他莫不勞魂役夢胡思想。【陶穀云】魏武帝有詩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看來正是小官。【正旦唱】原來他望天瞻北斗。却不肯和月待西廂。

【云】梅香。我燒罷香回去。對此月色。口占一詩。【念科云】隔窗疎雨送秋聲。夜夜愁人睡不成。遇此良宵多感慨。清風明月又關情。【陶穀云】原來有人在柳陰深處吟詩。我過去看咱。【正旦云】梅香。啣回去來。【陶穀云】小娘子勿罪。【正旦拜科】【陶穀云】一個好女子也。小娘子高姓。誰氏之家。因甚在此官舍之中。【正旦唱】

【牧羊關】俺夫主爲驛吏身姓張。【陶穀云】元來是驛吏的妻子。你是那裏人氏。【正旦唱】

生長在兩浙蘇杭。〔陶穀云〕如今你丈夫那裏去了。〔正旦唱〕怎想他半路裏情絕。他從那二年前身喪。〔陶穀云〕小娘子怎生在此住坐。〔正旦唱〕妾身見如今獨自個持着服孝。〔陶穀云〕你多大年紀持服來。〔正旦唱〕我從二十六上守孤孀。〔陶穀云〕敢問小娘。爲何這早晚對月吟詩。〔正旦云〕我自釋悶而已。那裏是詩。〔唱〕我也則詩句內題秋景。月明中燒夜香。

〔陶穀云〕小官乃是大宋使臣陶學士。若小娘子不棄。願同衾枕。不知小娘子意下如何。〔正旦云〕妾身守服之婦。不堪陪奉尊官。〔陶穀云〕小娘子何發此言。若心肯時。小官有幸也。〔正旦唱〕

〔隔尾〕我則道他喜居苦志顏回巷。却元來愛近多情宋玉牆。這搭兒廝敘的言詞那停當。想昨日在坐上那些兒勢況。苦眼鋪眉盡都是謊。

〔陶穀云〕小娘子但與小官成其夫婦。終身不敢忘也。〔正旦云〕學士不棄妾身。殘妝陋質。願奉箕箒之歡。〔陶穀云〕小娘子可到官舍中去。〔做同行科〕〔陶穀云〕小娘子請坐。異日必娶你爲正室夫人。〔正旦云〕妾身有一句話。向學士道破者。〔唱〕

〔牧羊關〕你見我心先順。隨了你可不氣長。有句話須索商量。你休將容易因恩情。等閒撇漾。〔陶穀云〕他日你做夫人縣君哩。〔正旦唱〕我等駟馬車爲把定物。五花諾是撞門羊。你明日北去人千里。早變做南柯夢一場。

〔陶穀云〕小娘子。趁此夜闌人靜。成其夫婦。多少是好。〔正旦云〕則怕你日後不取我呵。被人笑恥。有何表記的物件與我。可爲憑信。〔陶穀云〕小娘子將何以爲信。〔做相戲科〕〔正旦唱〕

〔紅芍藥〕他早把繡幃兒簌簌的塞了紗窗。款款的背轉銀缸。早把我腰款抱搵殘妝。羞答答懶棄羅裳。袖梢兒遮了面上。可曾經這般情況。懷兒中把學士再端詳。全無那古徹心腸。

〔菩薩梁州〕一刻地疎狂。千般的波浪。諸餘的事行。難道是不理會惜玉。

憐香。一團兒軟款那安詳。半星兒不顯威儀相。引逗的人春心蕩。昨日在尊席上那模樣。便這般和氣春風滿畫堂。全不見臉似冰霜。

〔出汗巾科云〕學士。告乞珠玉。〔陶穀云〕有有。〔做寫科云〕寫就了也。〔旦接念云〕好姻緣。惡姻緣。奈何天。只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鶯膠續斷絃。是何年。右調風光好。是好高才也。請學士落款。〔陶穀寫科云〕翰林陶學士作。〔正旦云〕謝了學士者。〔唱〕

〔三煞〕我看了高才詞翰華牋上。却爲甚不肯爛醉佳人錦瑟傍。可知我把小末的郎君放。他兀的錦繡文章。更做著皇家卿相。被我看個小局段兒。早打入天羅網。看這公古傲性。從來無些雅況。我試與滿捧瑤觴。

〔云〕學士。你飲一杯酒者。〔陶穀云〕我吃我吃。〔正旦唱〕

〔二煞〕你這般當歌對酒銷金帳。煞強如掃雪烹茶破草堂。你許下我的休教無承望。此別後水遠山長。把美繾綣。則怕貴人多忘。則要你經板兒印在心上。當日也是我在尊前。不容近傍。假粧好人家。便引動情腸。

〔煞尾〕我想這歌臺舞袖風流相。怎如大院深宅窈窕娘。也得今朝這一場。想官司也。不枉共學士有情況。再開筵敢說強。風光好是招狀。我明日太守行。決將咱廝覷當。我把那段正綾羅不希望。我本不樂作娼。則向那烟花薄上勾抹了。我的名兒勝如賞。〔下〕

〔陶穀云〕小官回京。決取此女爲妻。方是我平生願足。〔詩云〕客中最怕是秋天。蟲聲砧韻總淒然。今宵幸遇良人婦。美滿恩情結好緣。〔下〕

〔音釋〕 做音驚 強音絳 銜音肫 倆音兩 蛩音窮 徠離乾切 苦聲占切 搵溫去聲 行霞浪切 繾音遣 繾音眷 窈音杳 窈音調

第三折

〔宋齊丘引張千上云〕小官宋齊丘。與韓熙載定計。處置那陶穀學士。如何不見回話。這早晚敢待來也。〔韓熙載上〕〔詩云〕安排打鳳牢籠計。引起鴛鴦帶雨心。小官韓熙載。不想陶學士被某識破。十二字隱語。用些機關。果中其計。我今來回丞相的話。左右報復去道。韓熙載來見。〔報科〕〔宋齊丘云〕有請。〔見科〕〔宋齊丘云〕幹事如何。〔韓熙載云〕此人果中其計。秦弱蘭賺了他一篇樂章。親筆落款。他自將着。今日來回丞相話。〔宋齊丘云〕我料他怎出的咱二人之手。則今日便臥翻羊。擺下果桌。小官就對他說。我唐主病。可今日着俺將着茶飯。來與學士釋悶。明日早朝相見。他聽的必然歡喜。飲酒之間。喚秦弱蘭來歌此樂章。看他怎生說話。太守。一壁廂執料茶飯。小官回了主人的話。便到館驛中來也。〔韓熙載云〕謹領鈞旨。〔同下〕〔陶穀上云〕小官陶學士。昨夜晚間。不意驛吏之妻。與我苟合。我看此女有沉魚落鴈之容。閉月羞花之貌。我許他娶爲正室。今日等韓太守來時。我囑他放此婦人回去。等我日後好來取他。〔韓熙載上云〕來到這驛亭中。學士恭喜。〔陶穀云〕敢問何喜。〔韓熙載云〕學士歸有日矣。我主病體頗安。明日早朝。便請相見。〔陶穀云〕這也則完的一場使事。何足爲喜。〔宋齊丘引張千上云〕來到這館驛門首。左右報復去道。某家來了也。〔報見科〕〔宋齊丘云〕學士歸有日矣。玉體頗安。請學士明日相見。〔韓見宋科〕〔宋齊丘云〕學士。韓太守是當今文學之士。見任太守。即古之京兆尹。陪坐何如。〔陶穀云〕這也不妨。〔宋齊丘云〕將酒來。我奉學士一杯。太守一面準備歌兒舞女。教他侑酒。與學士作歡如何。〔韓熙載云〕丞相說的是。早已備下了。即當喚來供奉學士。〔陶穀云〕丞相差矣。我輩孔門高弟。何用此輩侑酒。休喚來。〔宋齊丘云〕學士寬洪大度。何所不容。便喚幾個來唱與俺聽。學士休聽便了。〔正旦上云〕今日筵間。那學士還做古做麼。〔唱〕

〔正宮端正好〕總然你富才華。高名分。誰不愛翠袖紅裙。你看這般東風。桃李香成陣。猶兀自難遣東君恨。

〔滾繡毬〕人都道秀才每村。不會將女色親。他每則是識廉恥。正心不肯。但出語也做的個郎君。假若是誇談俺好婦人。則看些俗言語。便不真。他每用文章也道的來淹潤。則看兩句詩說盡精神。裙拖六幅湘江水。髻挽

巫山一段雲。休道不消魂。

〔做見科〕〔正旦云〕你看他比前日又冷臉也。〔唱〕

〔倘秀才〕昨夜個橫着片風月膽。房中那親。今日個纔着柄冰霜臉。人前又狠。空這般苦眼鋪眉。立那教門。我須索心恭謹。意殷勤。俯尊。

〔張千云〕上廳行首。秦弱蘭謹參。〔旦拜科〕〔宋齊丘云〕學士。此乃金陵數一數二的歌者。與學士遞一杯。〔陶穀云〕丞相。小官此一來。非爲歌妓酒食而來。奉命索取圖書。李主託疾不見。不以我爲朝使相待。棄禮多矣。我非比其他學士。奉命南來。使事未完。故令歌者狐媚小官。是何體也。〔宋齊丘云〕學士息怒。酒乃天之美祿。學士不飲。小官吃幾杯。〔韓熙載云〕弱蘭。你與學士把盞者。〔正旦云〕理會的。〔唱〕

〔滾繡毬〕這酒則是斟入分。學士索是飲一巡。則不要滴留噴噴。〔陶穀云〕靠後些。〔正旦唱〕學士。這玳筵間。息怒停噴。你則待點上燈。關上門。那時節。舉杯丰韻。〔陶穀云〕小官不吃酒。但吃一口。昏睡三日。將過去。〔正旦唱〕這裏酒盞兒不肯沾唇。却不道相逢不飲空歸去。則這明月清風也笑人。常索教酒滿金樽。

〔陶穀接杯科〕〔韓熙載云〕弱蘭。你歌一曲。侑觴咱。〔正旦唱詞科云〕好姻緣。惡姻緣。奈何天。只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陶穀云〕這婦人在我跟前。唱這等淫詞艷曲。好生不敬。〔宋齊丘云〕這也則是風月之詞。非爲不敬學士。休罪。〔韓熙載云〕誰着你唱這等詞。教學士怪我。酒散之後。我不道的饒了你哩。〔正旦唱〕

〔叨叨令〕學士寫時節。有此三腔兒韻。妾身謹時節。有此三詞兒順。〔陶穀云〕不知是何等無知之人。做下此等語句。〔正旦唱〕做時節。難訴千般恨。寫時節。則是三三更盡。〔旦拜陶科唱〕學士。你記得也麼哥。你記得也麼哥。〔出詞科唱〕兀的是親筆寫下牢收頓。

〔陶穀怒云〕這個潑烟花賊。誣人。我那裏與你會面來。〔正旦云〕妾身不敢。昨夜蒙大人錯愛。〔唱〕

【滾繡毬】那素衣服是妾身詐做驛吏妻。把香火焚。我誦情詩。暗傳芳信。向明月中獨立黃昏。見學士下砌跟。瞻北辰。轉身軀。猛然驚問。便和咱燕爾新婚。恰正是武陵溪畔會相識。今日佯推不認人。道的他滿面似燒雲。
〔陶穀云〕這婦人好無禮也。你故寫淫詞。展汚小官清名。〔宋齊丘云〕學士各人筆跡。自家認得。〔正旦云〕學士你要推託。聽妾身說昨夜之事。〔唱〕

【倘秀才】妾身本不肯舒心就親。學士便做不的先姦後婚。〔陶穀云〕小官昨夜門也不會出。那裏會你來。〔正旦唱〕學士早回過。燈光掩上門。〔陶穀云〕小官並無此事。你賤誣我哩。〔正旦唱〕妾身謀成不謀敗。學士宜假不宜真。不信不自隱。

〔陶穀怒云〕這婦人虛詐情由。我若是與你相會呵。我便認了有何妨。難道小官直如此忘魂。〔正旦悲科云〕學士你好無仁義也。〔唱〕

【滾繡毬】好也囉。學士你營勾了人。却便粧忘魂。知他是甚娘情分。你則是憎嫌俺。烟月風塵。昨夜個我雖改換的衣袂新。須是模樣真。咱只得眼前廝趁。實不與你情親。你把萬般做作千般怒。兀的甚一夜夫妻百夜恩。則是眼裏無珍。

〔宋齊丘云〕學士這小的最老實。不會說謊。〔韓熙載云〕老丞相主婚。小官爲媒。招學士爲金陵秦弱蘭女婿。〔陶穀云〕小娘子是誰教你這等短道兒來。〔正旦云〕都是太守相公。教妾身這般見識來。〔韓熙載云〕學士便娶了秦弱蘭何妨。論此女聰明。不玷辱了你。〔正旦云〕若得與學士成其夫婦。妾之願也。多謝二位老爺。〔做叩謝科〕〔宋齊丘云〕你與學士把一杯酒者。〔正旦遞酒科〕〔唱〕

【三煞】賤妾煞是展污了個經天緯地真英俊。爲國於民大宰臣。〔陶穀云〕酒後疎狂。惹此一場是非。〔正旦唱〕賤妾煞不識高低。不知遠近。不辨賢愚。不別清渾。這的是天注定的。是非天指引的前程。天匹配的婚姻。恰兀的教太守主

婚。〔陶穀云〕可着誰做媒人。〔正旦唱〕則這風光好是媒人。

〔陶穀做伏案盹睡科〕〔宋齊丘云〕太守。陶學士見略識破。他就裏羞見咱。推醉睡了。秦弱蘭。俺上馬去也。你等他醒了。看他說甚麼。便來回俺的話。〔韓同下〕〔陶醒科問正旦云〕他每都去了。〔正旦云〕都去了。〔陶穀云〕則着你害了我也。〔正旦云〕怎生我害了你。〔陶穀云〕我本意來說他。反被他算了我。我如今也回不的大宋去。也見不的唐主。我且至杭州尋個前程。却便來取你。古人云十年不識君王面。始信嬋娟解誤人。信斯言也。〔正旦唱〕

〔一煞〕此別後。我專想着你玉堂金馬懷離恨。誰再與野草閒花作近隣。〔陶穀云〕我今別處尋個前程。便來取你。〔正旦唱〕我等你那取我的軒車。贈咱的官品。我也待顯耀鄉閭。改換我這家門。學士怎肯似那等窮酸餓醋。得一個及第成名。却又早負德辜恩。則要你言而有信。休擔閣了少年人。

〔陶穀云〕姐姐。你既與我成其夫婦。焉肯負你。久以後夫人縣君。必然你做也。〔正旦唱〕

〔黃鍾煞〕你可休一春魚鴈無音信。却教我千里關山勞夢魂。我和你兩情調兩意肯。這諧合有氣分。我覷了暗地哂。全不見沒事狠。綢繆處直恁親。臨相別也懷恨。若還家獨自身。被兒底少溫存。怕不想舊日人。要圓成要尋問。則這續斷驚膠語。句句兒真。便是我錦片前程。敢可也盼的准。〔下〕

〔陶穀云〕誰想被宋齊丘韓熙載反算了我。小官羞歸大宋。恥向汴梁。我有故人錢俶。在杭州爲天下兵馬大元帥。鎮守吳越兩浙之地。便宜行事。自放兩浙官選我。則索那處尋個前程。再做道理。〔詩云〕當年玉殿逞高強。爲愛嬌容悔這場。自料不能還故國。須當帶月走南唐。〔下〕

〔音釋〕 耽音尤 帶音膩 賺音懣 倩音又 分音奮 錫古絕字 噴平聲 嚙詢去聲 嬋音蟬

辜音姑 哂身上聲

第四折

〔外扮錢王引近侍卒子上〕某姓錢名俶，字德厚，自先祖錢鏐，世居杭州。唐昭宗時，改杭州爲鎮海軍，封我祖爲鎮海軍節度使，號杭州爲衣錦城。梁太祖賜玉帶一條，打獵馬十疋。唐莊宗賜玉冊金印。先祖下世，我父元璿嗣爵。父沒之後，某嗣守錢唐。會汴京太祖卽位，我故人陶穀勸我歸宋，同至汴京。衆臣僚上疏五十三道，皆諫太祖留我。太祖不從，我帶去的大小將官，陞賞各有等差。後賜一包袱封裏，御押囑言曰：待爾歸後，然後發此觀之。我回國開視，乃衆臣留我之疏。我見之大驚，向北再拜曰：臣已心伏陛下，誓守臣節，遂留陶穀於宋，爲翰林學士。後來差他去說南唐李主，被宋齊丘所算，不敢回去。復來投我，我問其詳，他以實告。曾爲十二字隱語，被宋齊丘看破，遂泄其機，使秦弱蘭爲謀以中之。那秦弱蘭是江南名妓，近日宋主遣曹彬下江南，收了李唐。有一歌者來至我境，把隘軍人擒來見我，乃秦弱蘭也。我與他房屋居住，又與他錢物用度。若本處樂探領去，陶穀尙不知道。我今日推往郊外打圍，就湖山堂上排宴，着人請陶學士去了。怎生這早晚還不見來。〔陶穀上云〕小官陶穀，自從中了宋齊丘之計，我想那一個聰明女子，臨別時相期，我若得志，必然娶你爲妻。李白有言：美女能療錢，我看着他呵，不吃飯也罷了。我今來兩浙，投錢元帥，一見如故，他如今正授天下兵馬大元帥，自選兩浙官吏。我今在此，尋個前程，只不能勾再見那秦弱蘭。今日元帥在湖山堂較獵，相招我，索去走一遭。左右報復去道：小官來了也。〔報見科〕〔錢王云〕學士，某在此湖山堂上，聊備蔬酌，與你等盡歡而散。〔陶穀云〕多謝多謝。小官偶作一詞，望大人斤削。〔錢接念科云〕詞寄青玉案，冰漸乍泮春來早。一夜野梅開了，簾幙風閒人靜悄。曉窗夢斷，篆烟輕裊，庭院苔痕繞。歸期暗卜天涯渺，魚水雲鴻信杳。鏡裏朱顏驚漸老，不求名利，不思宣召，惟恨知音少。好高才也，常言道：筵前無樂，不成歡笑。左右的，叫一個歌者來奉酒。〔卒子云〕理會的。〔正旦上云〕妾身秦弱蘭，今大宋遣曹彬下江南，收伏了李主，妾身避難，來到杭州，多虧錢元帥收留，與我房屋錢物，在此居住。不知俺那陶學士在那裏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一自當時，向烟花簿豁除了名氏，打疊起狂蕩心兒，專等那七香車，五花誥，絕無人至。一路上尋思，莫不他翻悔了這門親事。

〔醉春風〕我則想學士寄音書，却早是錢王傳令旨，他全然不知俺至誠。

心消不得半張兒紙紙。到今日如今見時相見。是誰不是。

〔樂探報云〕稟大王喚將歌者來了。〔錢王云〕學士。這歌者原是學士所會的金陵秦弱蘭。避難來此。學士且躲在人叢裏。看他認得認不得。〔陶閃避科〕〔錢王云〕叫那歌者過來。〔正旦唱〕

〔迎仙客〕我心恐恐入內門。戰兢兢步階址。這裏錯行了。眼前輕是死。如今我也上丹墀。朝帝子。我暗暗地冷笑孜孜。兀良抵多少長亭畔。迎宣使。

〔做見科云〕大王叩頭。〔錢王云〕你是秦弱蘭。當初怎生認的陶學士來。〔正旦云〕大王聽妾身慢慢說一遍。

〔唱〕

〔石榴花〕他從去年宣命下京師。韓太守接着時。他則是冷丁丁。清耿耿。並無私。軒昂氣志。撚斷吟髭。妾身向筵前過。盡無遷次。他面皮上刮下冰。漸那妖嬈樂妓勤伏侍。他一件件盡推辭。

〔錢王云〕他這等古傲。你如何承應。〔正旦唱〕

〔鬪鶻鶻〕他見不的妙舞宮腰。聽不的俺清歌皓齒。〔錢王云〕他席間怎生發怒來。〔正旦唱〕他袖拂了金杯。手推開玉卮。〔錢王云〕後來又怎生看上你來。〔正旦唱〕妾向館驛裏別粧個美貌姿。俺兩個相見時。則他那舊性全無。共妾身新婚燕爾。

〔錢王云〕他既愛上你。曾說甚麼話來。〔正旦唱〕

〔上小樓〕他許我夫人位次。妾除了烟花名字。再不會披著帶着官員。祇候綃子冠兒。〔錢王云〕你自離了陶學士。再會迎新送舊麼。〔正旦唱〕我這些時。甚的是茶坊酒肆。每日價。冷清清爲他守志。

〔錢王呼一淨官上指云〕秦弱蘭。這個是陶學士麼。〔淨官悲云〕小娘子。兀的不想殺我也。〔正旦云〕這不是陶學士。〔唱〕

〔么篇〕他生的端嚴相貌。尊崇舉止。幾曾見這般眼暗頭昏。地慘天愁。抹

泪揉眇。覷絕時。這君子其實不是。却怎生沒半星兒相似。

〔錢王云〕這個既不是你。在這衆官中試看咱。〔正旦唱〕

〔快活二〕我向這金階下。領台旨。教我向百官內暗窺伺。他每都靜巉巉。齊臻臻。顯容姿。〔行至陶前科〕〔唱〕我猛可裏擡頭視。

〔鮑老兒〕則見他人叢裏。疊撲着個鬚臉兒。間別來安樂否。陶學士。〔做扯住科〕〔陶穀云〕你是何人。扯住我的衣服。〔正旦唱〕從頭兒覷這百司。那裏有這等冷鼻凹的文章士。我爲你離鄉背井。拋家失業。來覓男兒。倒把我不睬不睬。不知不識。相問相思。

〔陶穀云〕這女子。你敢錯認了也。我非是下等之人。休得無禮。〔錢王云〕弱蘭。你要認的是着。〔正旦唱〕

〔哨徧〕對着這千乘當今帝子。待教我一星星數說你喬行止。我爲你截日離了官司。再不當火院家私。便弄針黹。每日價胭脂粉悴。玉減香消。專等你那音書至。今日全無一字。都泪淹破腮頰。病瘦損腰肢。則這腕兒上。慢鬆了的金釧。是相知。身兒上寬綽了羅衣。是正明師。你這般背約違期。負德辜恩。怎生意思。

〔陶穀云〕我那裏見你來。休得胡纏。〔正旦唱〕

〔耍孩兒〕枉了我一年獨守冰霜志。指望你封妻廕子。我並不想東風賣笑倚門時。畢罷了綵筆題詩。再不向泥金扇底歌新曲。白玉堂前舞柘枝。我自離了鶯花市。無半星兒點污。一抹兒瑕疵。

〔三煞〕你那些假古儼。原來是粧謊子。你無誠無信無終始。我則道你是鋪眉苦眼真君子。你最是昧己瞞心潑小兒。許下俺調琴瑟。今日似難鳴孤掌。不線的單絲。

〔錢王云〕秦弱蘭。你既認的是真。你與他自說緣故。〔正旦唱〕

〔二煞〕我正是忒坎坷。自怨咨。九重天忽有君恩至。正是一灣死水全無浪。也有春風擺動時。不甫能尋着爾。〔出風光好詞科云〕大王這是他親筆寫下的。〔唱〕這是他誑君的招狀。親筆的情詞。

〔煞尾〕公堂上坐着相公。堦直下列着武士。我這裏盡場分說心間事。拚兩個雙棒兒。堦前覓一個死。

〔做撞堦科〕〔錢王云〕住住住。秦弱蘭留性命。逗你要哩。〔陶穀云〕姐姐。間別無急。則被你想殺我也。〔錢王云〕秦弱蘭。陶學士爲你。回不的汴京。你兩口兒。且在我杭州居住。等我朝京。見了大宋主人。奏過還着陶學士復舊職。那其間駟馬軒車。五花官誥。都是你的。〔正旦拜科云〕多謝了大王。〔錢王云〕古人有言。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今日你兩個夫妻會合。便當殺羊宰馬。做個慶喜筵席。〔詞云〕當日個有意江南降李主。故書隱語顯文章。豈謂彼中有識者。獨眠孤館早參詳。故教此女來狐媚。惱亂春風學士腸。驛亭巧把姻緣結。新詞留下好風光。此心塊般難回汴。只得潛身且寄杭。專待君恩重召取。那其間同駕香車入畫堂。半世孤高占仕路。一天風月動詞場。若道鍾情非我輩。因何千載說高唐。

〔音釋〕 鏐音留 瑾音貫 差抽支切 彬音賓 嘶音斯 使去聲 撚奴典切 推退平聲 稍音背 眩音蚩 伺音似 嶼初銜切 齋音旨 思去聲 柘遮去聲 瑕音霞 疵音慈 瑟生止 切 珂音可 誑光去聲 赧囊亶切

題目 宋齊丘明識新詞藻

韓熙載暗遣閒花草

正名 秦弱蘭羞寄斷腸詩

陶學士醉寫風光好

魯大夫秋胡戲妻雜劇

石君寶撰

第一折

〔老旦扮卜兒同正末扮秋胡上卜兒詩云〕花有重開日。人無再少年。休道黃金貴。安樂最值錢。老身劉氏。自夫主亡逝已過。止有這個孩兒。喚做秋胡。如今有這羅大戶的女兒。喚做梅英。嫁與俺孩兒爲妻。昨日晚間過門。今日俺安排些酒果。謝俺那親家。孩兒也你去請將丈人丈母來者。〔秋胡云〕這早晚丈人丈母敢待來也。〔淨扮羅大戶同搽旦上羅詩云〕人家七子保團圓。偏是吾家只半邊。〔搽旦詩云〕雖然沒甚房廬送。倒也落的三朝吃喜筵。〔羅云〕老漢羅大戶的便是。這是我的婆婆。我有個女孩兒。喚做梅英。嫁與秋胡爲妻。昨日過門。今日親家請俺兩口兒吃酒。須索走一遭去。可早到他門首。秋胡俺兩口兒來了也。〔秋胡云〕報的母親得知。有丈人丈母來了也。〔卜兒云〕道有請。〔秋胡云〕請進。〔見科〕〔卜兒云〕親家請坐。酒果已備。孩兒把盞者。〔秋胡遞酒科云〕岳父岳母。備飲一杯。〔羅搽旦飲科云〕孩兒的喜酒。我吃我吃。〔卜兒云〕孩兒喚出梅英媳婦兒來者。〔秋胡喚科〕〔正旦扮梅英同媒婆上云〕婆婆妳妳。喚我做甚麼那。〔媒婆云〕姐姐。喚你謝親哩。〔正旦云〕我羞答答的怎生去得。〔媒婆云〕姐姐。男婚女聘。古之常禮。有甚麼羞。〔正旦唱〕

【仙呂點絳脣】男女成人。父娘教訓。當年分。結下婚姻。則要的廝敬愛。相和順。

〔媒婆云〕姐姐。我聽的人說。你從小兒攻書寫字。我却不知。姐姐試說一遍與我聽咱。〔正旦唱〕

【混江龍】曾把毛詩來講論。那關雎爲首。正人倫。因此上兒求了媳婦。女聘了郎君。琴瑟和調。花燭夜。鳳凰匹配。洞房春。好教我懶臨廣坐。怕見雙親。羞低粉臉。推整羅裙。也則爲俺婦人家。一世兒都是裙帶頭。這個衣食分。雖然道人人不免。終覺的分外羞人。

〔媒婆云〕姐姐。你當初只該揀取一個財主。好吃好穿。一生受用。似秋老娘家這等窮苦艱難。你嫁他怎的。

〔正旦云〕婆婆。這是甚的言語也。〔唱〕

〔油葫蘆〕至如他金有蛛絲。既有塵。這的是我命運。想那古來的將相。出寒門。則俺這夫妻。現受着蠶鹽困。就似他那蛟龍。未得風雷信。你看他是白屋客。我道他是黃閣臣。自從他那間親時。一見了我心先順。咱人這貧無本。富無根。

〔媒婆云〕姐姐。如今秋胡又無錢。又無功名。姐姐你別嫁一個有錢的。也還不遲哩。〔正旦唱〕

〔天下樂〕咱人腹內無珍。一世貧。你看我改嫁他也波人。則不如先受窘。可會見做夫人。自小裏便出身。蓋世間有的是女娘。管天下少什麼議論。那一個胎胞兒裏做縣君。

〔媒婆云〕姐姐。你過去見你父親母親者。〔做見拜科云〕妳妳。喚你孩兒。有何分付。〔卜兒云〕媳婦兒。喚你出來。與你父親母親遞一杯酒。〔正旦云〕理會的。婆婆將酒來。〔遞酒科云〕父親母親。滿飲一杯。〔羅搥旦云〕好好。喜酒兒吃乾了也。〔卜兒云〕孩兒。你慢慢的勸酒。等你父親母親。寬飲幾杯。〔外扮勾軍人上云〕上命官差。事不由己。自家勾軍的便是。今奉上司差遣。着我勾秋胡當軍。走一遭去。可早來到魯家莊也。秋胡在家麼。〔秋胡見科〕〔勾軍人云〕秋胡。我奉上司鈞旨。你是一名正軍。着我來勾你當軍去。〔做套繩子科〕〔秋胡云〕哥哥且住。待我與母親說知。〔秋胡見卜科云〕母親。有勾軍的奉上司鈞旨。在於門首。喚您孩兒當軍去。〔卜兒云〕孩兒。似此可怎了也。〔正旦云〕婆婆。爲甚麼這等吵鬧。〔媒婆云〕如今勾你秋胡當軍去哩。〔正旦云〕秋胡。似此怎生是了也。〔唱〕

〔村裏趑趄〕都則爲一宵的恩愛。揣與我這滿懷愁悶。他去了正身。只是俺婆婦。每誰憐誰問。我迴避了座上客。心間事。着我一言難盡。不爭他見我爲着那人。就着貧窘。搥着淚痕。休也着人道女孩兒家。直恁般意親。

〔媒婆云〕今日方纔三日。正吃喜酒兒。勾軍的來了。娘呵。我媒婆還不曾得一些兒花紅錢鈔哩。〔正旦唱〕

【元和令】他守青燈。受苦辛。吃黃蘗。捱窮困。指望他玉堂金馬做朝臣。原來這秀才每當正軍。我想着儒人顛倒不如人。早難道文章好立身。

【勾軍人云】秋胡快着。文書上期限。一日也就遲不得的。【秋胡云】哥哥。略待一時兒波。【正旦唱】

【上馬嬌】王留他情性狠。伴哥他實是村。這牛表共牛飭。則見他惡嗽嗽。輪着粗桑棍。這廝每限。端的便打殺瑞麒麟。

【卜兒云】孩兒娶親。纔得三日光景。刻的便勾他當軍去。着誰人養活老身。兀的不痛殺我也。【正旦唱】

【遊四門】適纔個筵前杯酒敘慇懃。又則待仗劍學從軍。想着俺昨宵結髮諧秦晉。向鴛鴦被。不會溫。今日個親親。送出舊柴門。

【勝葫蘆】還說甚玉臂相交印粉痕。你可便臥甲地生鱗。須知道離亂之時。武勝文。颺人頭似滾。噙熱血相噴。這就是你報國會激勵。

【秋胡云】梅英。我當軍去也。你在家好生待奉母親。只要你十分孝順者。【卜兒云】孩兒。你去則去。你勤勤的。稍個書信來。着我知道。【正旦唱】

【後庭花】不甫能就三合天地婚。避孤虛日月輪。望十載功名志。感一朝雨露恩。把翠眉顰。莫不我成親的時分。下車來衝着歲君。拜先靈。背了影。神早新。婦兒遭惡運。送的他上邊庭。離當村。

【柳葉兒】眼見的有家來難奔。暢好是短局促燕爾新婚。莫不我儘今生寡鳳孤鸞運。你可也會量付問山人。怎生的不揀擇個吉日良辰。

【卜兒云】孩兒。你去罷。則要你一路上小心在意。頻寄個書信回來。休着我憂心也。【秋胡云】你孩兒理會的。母親保重將息。【正旦唱】

【賺煞】似這等天闊鴈書稀。人遠龍荒近。教我悶着淚。對別酒一樽。遙望見客舍青青柳色新。第一程。水館山村。【云】秋胡。【秋胡云】有。【正旦唱】早不由人。

和他身上關親。〔云〕我想夜來過門。今日當軍去。〔唱〕卻正是一夜夫妻百夜恩。破題兒勞他夢魂。赤緊的禁咱愁恨。則索安排下和淚待黃昏。〔同媒婆下〕

〔秋胡云〕岳父岳母。好看親我母親和妻子梅英者。我當軍去也。〔羅搽旦云〕這也是你家的本分。我女孩兒的梅英。你去罷。〔秋胡做拜別科云〕勾軍的哥哥。咯和你同去。〔詩云〕莫怨文齊福不齊。娶妻三日却分離。軍中若把文章用。管取蟬噪衣錦歸。〔同勾軍下〕〔羅搽旦云〕秋胡當軍去了也。親家母俺回家去來。〔卜兒云〕親家母。孩兒去了。不好留的。你多慢了些。〔詩云〕本意相留非是假。爭奈秋胡勾去當兵甲。〔羅搽旦詩云〕明年若不到家來。難道教我孩兒姑守寡。〔同下〕

〔音釋〕 匿音廉 分去聲 雌音疽 推退平聲 甌精去聲 噉音去聲 喂喂平聲 颺音樣 喻音
向 離去聲 奔去聲 量平聲 禁平聲 崢音橙 噉音橫 甲江雅切

第二折

〔淨扮李大戶上詩云〕段段田苗接遠村。太公莊上弄糊塗。農家只得鋤鉋力。涼酸酒兒喝一盆。自家李大戶的便是。家中有些錢財。有些糧食。有些田土。有些金銀。有些寶鈔。則少一個標標致致的老婆。單是這件。好生沒興。我在这本村裏做着個大戶。四村上下人家。都是少欠我錢鈔糧食的。倒被他笑我空有錢無個好媳婦。怎麼吃的他過。我這村裏有一個老的喚做羅大戶。他原是個財主有錢來。如今他窮了。問我借了些糧食。至今不曾還我。他有一個女兒喚做梅英。儘生的十分好。嫁與秋胡爲妻。如今秋胡當軍去了。十年不回來。我如今叫將那羅大戶來。則說秋胡死了。把他女兒與我做媳婦。那舊時少我四十石糧食。我也饒了他。還再與他些財禮錢。那老漢是個窮漢。必然肯許我。早間着人喚他去了。這早晚敢待來也。〔羅上詩云〕人道財主叫。便是福星照。我也做過財主來。如何今日聽人叫。老漢羅大戶的便是。自從秋胡當軍去了。可早十年光景也。老漢少李大戶四十石糧食。不曾還他。今日李大戶喚我。畢竟是這樁事要緊。且去看他。有甚說話。無人在此。我自過去。〔見科云〕大戶喚老漢有甚麼事。〔李云〕兀那老的。我喚將你來。有樁事和你說。你的那女婿秋胡。當軍去吃豆腐腐死了。〔羅云〕誰道般說來。〔李云〕我聽的人說。〔羅云〕呀。似這般怎了也。〔李云〕老的。你休煩惱。我問你。

你這女婿死了。如今你那女兒年紀幼小。他怎麼守的那寡。你把你那女兒改嫁了我罷。〔羅云〕大戶。你說的是何言語。〔李云〕你若不肯。你少我四十石糧食。我官府中告下來。我就追殺你。你若把女兒與了我呵。我的四十石糧食。都也饒了。我再下些花紅。半酒財禮錢。你意下如何。〔羅云〕大戶。容啗慢慢的商議。我便肯了。則怕俺媽媽不肯。〔李云〕這容易。你如今先將花紅財禮去。則要你兩個做個計較。等他接了紅定。我便牽半擔酒隨後來也。〔羅云〕我知道。大戶。你慢慢的來。我將這紅定先去也。〔做出門科云〕我肯了。我媽媽有甚麼不肯。我如今就將紅定先交與親家母去來。〔下〕〔李云〕那老子許了我。也愁他女兒不改嫁與我。如今將着半酒表裏取梅英去。待他到我家中。挖搭幫放。番他就做營生。何等有趣。正是洞房花燭夜。金榜掛榴槤。〔下〕
〔卜兒上云〕老身劉氏。乃是秋胡的母親。自從孩兒當軍去了。可早十年光景。音信皆無。多虧了我那媳婦兒。與人家縫聯補綻。洗衣刮裳。養蠶擇繭。養活着老身。我這幾日身子不快。怎麼連不連的眼跳。不知有甚事來。且只靜坐聽他便了。〔羅上云〕老漢羅大戶。如今到這魯家莊上。若見了那親家母時。我自有個主意。也不要人報復。我自過去。〔見科云〕親家母。你這幾時好麼。〔卜兒云〕親家請坐。今日甚風吹的到此。〔羅云〕親家母。我爲令郎久不回家。我一徑的來望你。與你散悶。這裏有酒。我遞三杯。〔卜兒云〕多謝親家。我那裏吃的這酒。〔羅遞酒三杯科云〕親家母吃了酒也。還有這一塊兒紅絹。與我女兒做件衣服兒。〔卜兒云〕親家這般。定害你等秋胡來家呵。着他拜謝親家的厚意也。〔接紅科羅做擲手笑云〕了了了。〔卜兒云〕親家甚麼了了了。〔羅云〕親家。這酒和紅。都不是我的。都是本村李大戶的。恰纔這三鍾酒是肯酒。這塊紅是紅定。秋胡已死了也。如今李大戶要娶梅英。他自家牽半擔酒來也。我先回去。〔詩云〕這是李家大戶使機謀。誰着你可將他聘禮收。不如早把梅英來改嫁。免的經官告府出場羞。〔下〕〔卜兒云〕這老子好無禮也。他走的去了。你着我見媳婦兒呵。我怎麼開言。媳婦兒那裏。〔正旦上云〕妾身梅英是也。自從秋胡去了。不覺十年光景。我與人家擔好水換惡水。養活着俺妳妳。這幾日我妳妳身子有些不快。我恰纔在蠶房中來。我可看妳妳去。咱秋胡也。知你幾時還家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想着俺只一夜短恩情。空嘆了千萬聲長吁氣。枉教人道

村里夫妻。撇下個壽高娘。又被着疾病纏身體。他每日家則是臥枕着牀睡。

〔云〕有人道。梅英也請一個太醫。看治你那妳妳。你可怕不說的是也。〔唱〕

〔滾繡球〕怕不待要請太醫看脈息。着甚麼做藥錢調治。赤緊的當村裏。都是些三打當的牙樵。我這幾日告天地。願他的子母每早些兒歡會。常言道媳婦是壁上泥皮。則願的白頭娘早晚遲疾可。〔帶云〕天阿。〔唱〕則俺那青春子何年。可便甚日回信斷音稀。

〔見卜兒科云〕妳妳吃些粥兒波。〔卜兒云〕媳婦兒可則一件。雖然秋胡不在家。你是個年小的女娘家。你可梳一梳頭。等那貨郎兒過來。你買些胭脂粉搽搽臉。你也打扮打扮。似這般鬚頭垢面。着人笑你也。〔正旦唱〕
〔呆骨朵〕妳妳道你婦人家穿一套兒新衣袂。我可也直恁般不識一個好弱也。那高低。〔帶云〕秋胡呵。〔唱〕他去了那五載十年。阻隔着那千山萬水。早則俺那婆娘家無依倚。更合着這子母每無色壁。〔卜兒云〕媳婦兒。你只待教葫蘆摔馬杓哩。〔正旦唱〕媳婦兒怎敢是教葫蘆摔馬杓。〔云〕妳妳道。等貨郎兒過來。買些胭脂粉搽搽。我梅英道。秋胡去了十年。穿的無吃的無。〔唱〕妳妳也誰有那閒錢來補簪籬。

〔李大戶同羅搽旦領鼓樂上李云〕我如今娶媳婦兒去來。洞房花燭夜。金榜掛摺樵。〔正旦云〕妳妳門首吹打。敢是賽牛王社的。待你媳婦看一看咱。〔卜兒云〕媳婦兒。你看去波。〔正旦做出門見科云〕我道是誰。原來是爹爹和媽媽。你那裏去來。〔羅云〕與你招女婿來。〔正旦云〕爹爹與誰招女婿。〔羅云〕與你招女婿。〔正旦云〕是甚麼言語。與我招女婿。〔唱〕

〔倘秀才〕你將着半酒呵。領着一火鼓笛。我今日有丈夫呵。你怎麼又招與我個女婿。更則道你莊家每葫蘆提沒見識。〔羅云〕孩兒。秋胡死了也。如今李大戶要娶你哩。〔正旦唱〕我既爲了張郎婦。又着我做李郎妻。那裏取這般道理。

〔搽旦云〕孩兒也。可不道順父母言。呼爲大孝。你嫁了他也罷。〔正旦唱〕

〔滾繡球〕我如今嫁的鷄。一處飛。也是你爺娘家匹配貧和富。是您孩兒裙帶頭衣食。從早起到晚夕。上下唇並不會粘着水米。甚的是足食豐衣。則我那脊梁上寒慄。是捱過這三冬冷。肚皮裏淒涼。是我舊忍過的饑。休想道半點兒差遲。

〔羅云〕你休只管鬧。你家婆婆接了紅定也。〔正旦云〕有這等事。我問俺妳去。〔見卜兒科云〕妳妳。想秋胡去了十年光景。我與人家擔好水換惡水。養活着妳。妳怎麼把梅英又嫁與別人。要我這性命做甚麼。我不如尋個死去罷。〔卜兒云〕媳婦兒。這也不干我事。是你父親強揣與我紅定。是他賣了你也。〔卜兒做哭科〕

〔正旦唱〕

〔脫布衫〕他那裏哭哭啼啼。我這裏切切悲悲。〔做出門科唱〕爹爹也全不怕九故十親笑恥。〔羅云〕我待和你婆婆平分財禮錢哩。〔正旦唱〕則待要停分了雨下的財禮。

〔羅云〕孩兒也。你嫁了他。等我也落得些酒肉吃。〔正旦唱〕

〔醉太平〕爹爹也。大古裏不會吃那些酒食。〔搽旦云〕孩兒。俺也要做個筵席哩。〔正旦唱〕妳妳也。只恁般好做那筵席。〔李云〕小娘子不要多言。你看我這個模樣。可也不醜。〔做嘴臉被正旦打科唱〕把這廝劈頭劈臉潑拳撻。向前來我可便搗撓了你這面皮。〔帶云〕這等清平世界。浪蕩乾坤。〔唱〕你怎敢把良人家婦女公調戲。〔做見卜兒科唱〕哎呀。這是明明的欺負俺高堂老母無存濟。〔羅云〕嚨這許多做甚麼。你這生忿忤逆的小賤人。〔正旦唱〕倒罵我做生忿忤逆。在爺娘面上不依隨。爹爹也。你可便只恁般下的。

〔李云〕兀那小娘子。你休鬧我也。不辱沒着你。豈不聞鸞鳳只許鸞鳳配。鴛鴦只許鴛鴦對。〔正旦唱〕

【叨叨令】你道是鸞鳳則許鸞鳳配。鴛鴦則許鴛鴦對。莊家做盡莊家勢。【鼓樂響正旦做怒科云】你等還不去呵。【唱】留着你那村裏鼓兒。則向村裏播。【李云】小娘子你靠前來。似我這般有銅錢的。村裏再沒兩個。【正旦唱】其實我便覷不上也波哥。其實我便覷不上也波哥。我道你有銅錢。則不如抱著銅錢睡。

【羅云】兀那小賤人。比及你受窮。不如嫁了李大戶。也得個好日子。【正旦唱】

【煞尾】爹爹也怎使這洞房花燭拖刀計。【李云】我這模樣可也不醜。【正旦唱】我則罵你鬧市雲陽吃劍賊。牛表牛勛是你親戚。大戶鄉頭是你相識。哎。不曉事莊家甚官位。這時分俺男兒在那裏。他或是早蓋雕輪繡幕圍。玉轡金鞍駿馬騎。兩行公人排列齊。水罐銀盆擺的直。斗來大黃金肘後隨。陷來大元戎帥字旗。回想他親娘今年七十歲。早來到土長根生舊鄉地。恁時節母子夫妻得完備。我說你個驢馬村夫爲驕氣。那一個日頭兒知他是近的誰。狼虎般公人每拏下伊。【帶云】他道誰逗逗俺渾家來。誰欺負俺母親來。【做推李倒科唱】我可也不道輕輕的便素放了你。【同卜兒下】

【李云】甚麼意思。娶也不會娶的。我倒吃他搶白了這一場。又吃這一跌。我更待乾罷。【詩云】只爲洞房花燭惹心焦。險被金榜擗槌打斷腰。【羅搽旦詩云】這也是你李家大戶無緣法。非關是我女兒忒煞會粧幺。【同下】

【音釋】 息喪擠切 日人智切 疾精妻切 壁音彼 摔音洒 杓繩昭切 笨嘲去聲 笛丁梨切
識傷以切 食繩知切 夕星西切 噤音禁 席星西切 揭莊瓜切 的音底 賊則平聲
威倉洗切 行霞浪切 直征移切 長音掌 迤音移 逗音豆 思去聲

第三折

【秋胡冠帶上云】小官秋胡是也。自當軍去見了元帥。道我通文達武。甚是見喜。在他麾下。累立奇功。官加中

大夫之職。小官訴說離家十年。有老母在堂。久缺侍養。乞賜給假還家。謝得魯昭公可憐。賜小官黃金一餅。以充膳母之資。如今衣錦榮歸。見母親走一遭去。〔詩云〕想當日哭啼啼遠去從軍。今日個笑吟吟榮轉家門。捧着這赤寶寶。賜黃金奉母。安慰了我那嬌滴滴年少夫人。〔下〕〔卜兒上云〕老身秋胡的母親。自從孩兒去了。音信皆無。前日又吃我親家。氣了一場。多虧我媳婦兒有那貞烈的心。不肯嫁人。若是他肯了呵。老身可着誰人侍養。媳婦兒今日早桑園裏探桑去了。想他這等勤勞。也則爲我老人家來。只願的我死後依舊做他媳婦。也似這般侍養他。方纔報的他也。天氣困人。我且去歇息咱。〔下〕〔正旦提桑籃上云〕採桑去波。〔唱〕

〔中呂粉蝶兒〕自從我嫁的秋胡。入門來不成一個活路。莫不我五行中合見這鰥寡孤獨。受饑寒捱凍餒。又被我爺娘家欺負。早則是生計蕭疎。更值着沒收成歉年時序。

〔醉春風〕俺只見野樹一天雲。錯認做江村三月雨。也不知是誰人激惱那天公。着俺莊家每受的來苦苦。說甚麼萬種恩情。剛只是一宵纏綿。早分開了百年夫婦。

〔云〕可來到桑園裏也。〔唱〕

〔晉天樂〕放下我這採桑籃。我揀着這鮮桑樹。只見那濃陰冉冉翠錦叢。模糊。衝開他這葉底煙。蕩散了些稍頭露。〔做採桑科唱〕我本是摘蘭纈絲莊家婦。倒做了個拈花弄柳的人物。我只怕俺的蠶饑。那裏管採的葉敗。攀的枝枯。

〔云〕我這一會兒熱了也。脫下我這衣服來。我試晾一晾咱。〔做晒衣服科〕〔秋胡換便衣上云〕小官秋胡。來到這裏。離着我家不遠。我更改了這衣服。兀的不是我家桑園。這桑樹都長成了也。我近前去。這桑園門怎麼開着。我試看咱。〔做見正旦科云〕一個好女人也。背身兒立着。不見他那面皮。則見他那後影兒。白的是那脖頸。黑的是那頭髮。可怎生得他回頭。我看他一看可也好那。哦。待我着四句詩嘲撥他。他必然回頭也。〔做吟

科詩云「二八誰家女。提籃去採桑。羅衣掛枝上。風動滿園香。可怎麼不聽的。待我再吟。」〔又吟科〕〔正旦回身取衣服做見云〕「我在這裏採桑。他是何人。却走到園子裏面來。着我穿衣服不迭。」〔秋胡做揖科云〕「小娘子支揖。」〔正旦驚還禮科唱〕

〔滿庭芳〕我慌還一個莊家萬福。〔秋胡云〕「不敢小娘子。」〔正旦唱〕「他不是閒遊的浪子。多敢是一個取應的名儒。我見他便躬着身。插着手。陪言語。你既讀那孔聖之書。」〔秋胡云〕「小娘子有涼漿兒。覓些與小生吃波。」〔正旦唱〕「我是個採桑養蠶婦女。休猜做鋤田送飯村姑。」〔秋胡云〕「這裏也無人。小娘子你近前來。我與你做個女壻。怕做甚麼。」〔正旦怒科唱〕「他酩子裏丟抹娘一句。怎人模人樣。做出這等不君子待何如。」〔秋胡云〕「小娘子。左右這裏無人。我央及你咱。力田不如見少年。採桑不如嫁貴郎。你隨順了我罷。」〔正旦云〕「這廝好無禮也。」〔唱〕

〔上小樓〕你待要諧比翼。你也會聽杜宇。他那裏口口聲聲攛掇。先生不如歸去。〔秋胡云〕「你須是養蠶的女人。怎麼比那杜宇。」〔正旦唱〕「你道是不比俺那養蠶處。好將伊留住。則俺那蠶老了。到那裏怎生發付。」

〔秋胡背云〕「不動一動。手也不中。」〔做扯正旦科云〕「小娘子。你隨順了我罷。」〔正旦做推科云〕「靠後。」〔唱〕

〔十二月〕兀的是誰家一個匹夫。暢好是膽大心麤。眼腦兒涎涎鄧鄧。手脚兒扯扯也那摔摔。〔秋胡云〕「你飛也飛不出這桑園門去。」〔正旦唱〕「是他便攔住我。還家去路。我則索大叫波高呼。」

〔做叫科云〕「沙三王留伴哥兒。都來也波。」〔秋胡云〕「小娘子休要叫。」〔正旦唱〕

〔堯民歌〕桑園裏只待強逼做歡娛。說的我手兒脚兒滴羞。躑躑戰戰篤速。他便相偎相抱扯衣服。一來一往當攔住。當也波初。則道是峨冠士大夫。原來是個不曉事的喬男女。

〔秋胡背云〕且慢者。這女子不肯怎生。是我隨身有一餅黃金。是魯君賜與我。侍養老母的母親可也不知。常言道財動人心。我把這一餅黃金。與了這女子。他好友隨順了我。〔做取砌末見正旦科云〕兀那小娘子。你肯隨順了我。我與你這一餅黃金。〔正旦背云〕這弟子孩兒無禮也。他如今將出一餅黃金來。我則除是恁般。兀那廝。你早說有黃金不的。你過這壁兒來。我過那壁兒看人去。〔秋胡云〕他肯了也。你看人去。〔正旦做出門科云〕兀那禽獸你聽者。可不道男子見其金。易其過。女子見其金。不敢壞其志。那禽獸見人不肯。將出黃金來。你道黃金這般好用的。〔唱〕

〔耍孩兒〕可不道書中有女顏如玉。〔秋胡云〕呀。倒吃了他一個醬瓜兒。〔正旦唱〕你將着金要買人。就雲殢雨。却不道黃金散盡爲收書。哎。你個富家郎。慣使珍珠。倚仗着囊中有鈔多聲勢。豈不聞財上分明大丈夫。不由嗔生嗔怒。我罵你個沐猴冠冕。牛馬襟裾。

〔秋胡云〕小娘子你不肯。我跟你家裏去。成就這門親事。可不好也。〔正旦唱〕

〔二煞〕俺那牛屋裏怎成得美眷姻。鴉窠裏怎生着鸞鳳雛。蠶繭紙難寫姻緣簿。短桑科長不出連枝樹。漚麻坑養不活比目魚。轆軸上也打不出那連環玉。似你這傷風敗俗。怕不的地滅天誅。

〔秋胡云〕小娘子休這等說。你若還不肯呵。我如今一不做二不休。拚的打死你也。〔正旦云〕你要打誰。〔秋胡云〕我打你。〔正旦唱〕

〔三煞〕你聽我一聽。點了你那額顙。扯我一扯。削了你那手足。你湯我一湯。拷了你那腰截骨。招我一招。我看你三千里外該流遞。摸我一摸。我看你十字堦頭便上木驢。哎。吃萬剛的遭刑律。我又不曾揪了你家墳墓。我又不曾殺了你家眷屬。

〔秋胡云〕這婆娘好無禮也。你不肯便罷了。怎麼這般罵我。〔正旦提桑籃科唱〕

【尾煞】這廝睜着眼覷我罵那死屍。腆着臉着我咒他上祖。誰着你桑園裏戲弄人家良人婦。便跳出你那七代先靈也做不的主。〔下〕

〔秋胡云〕我吃他罵了這一頓。我將着這餅黃金。回家侍養老母去也。〔詩云〕一見了美貌娉婷。不由的我便動情。用言語將他調戲。倒被他罵我七代先靈。〔下〕

〔音釋〕累上聲 衣去聲 獨東盧切 種上聲 縵音遣 縵音眷 縵音騷 物音務 瞭音亮 福

音府 酪音茗 出音杵 攢粗酸切 掉音祖 蹀音迭 蹀音屑 速蘇上聲 服房夫切

玉于句切 耽音尤 帶音膩 漚歐去聲 輓音鹿 黥音擎 足臧取切 骨音古 招音恰

遞音地 律音慮 屬繩朱切 腆天上聲

第四折

〔卜兒上詩云〕朝隨日出採柔桑。採到將中不滿筐。方信遍身羅綺者。從來不是養蠶娘。老身秋胡的母親便是。我媳婦兒採桑去了。這早晚怎生不見回家也。〔秋胡冠帶引祗從上云〕小官秋胡。來到此間。正是自家門首。不免徑入。母親你孩兒回來了也。〔卜兒驚問云〕官人是誰。〔秋胡云〕則你孩兒便是秋胡。〔卜兒云〕孩兒你得了官也。則被你殺老身也。〔秋胡送金科云〕母親。你孩兒得了官。現做中大夫之職。魯君着我衣錦還鄉。賜一餅黃金。奉養老母。〔卜兒云〕孩兒。這數年索是辛苦也。〔秋胡云〕母親。梅英那裏去了。〔卜兒悲科云〕孩兒。你去了十年光景。若不是你這媳婦兒養活我呵。這其間餓殺老身多時也。今日梅英到桑園裏採桑去了。〔秋胡云〕母親。梅英那裏去了。〔卜兒云〕他採桑去了。這早晚敢待來也。〔秋胡云〕嗨。適纔桑園裏逗的那個女人。敢是我媳婦麼。他若回來時。我自有個主意。〔正旦慌上云〕走走走。〔唱〕

【雙調新水令】若不是江村四月正農忙。扯住那吃敵才決無輕放。第一來怕鴉飛天道黑。第二來又則怕蠶老麥焦黃。滿目柔桑。一片林莊。急切裏沒個隣里街坊。我則怕人見甚勾當。

〔云〕俺家又不是會首大戶。怎麼門前拴着一匹馬。我把這桑籃兒放在蠶房裏。我試看咱。這弟子孩兒無禮

也。他桑園裏逗引我。見我不肯。他公然趕到我家裏來也。(唱)

【甜水令】這廝便倚強凌弱。心粗膽大。怎敢來俺莊上。不由的忿氣夯胸。腔。我這裏便破步撩衣走。向前來搭住羅裳。啗兩個明有官防。

〔做扯秋胡科〕(卜兒云)媳婦兒。你休扯他。他是秋胡來家了也。(正旦放手科唱)

【折桂令】呀。原來你會參衣錦也還鄉。(做出門叫秋胡科云)秋胡你來。(秋胡云)梅英。你喚我做甚麼。(正旦云)你會逗人家女人來麼。(秋胡背云)我決撒了也。則除是這般。梅英我幾曾逗人來。(正旦唱)誰看你戲弄人家妻兒。迤逗人家婆娘。據着你那愚瞞荒唐。你怎消的那烏靴象簡。紫綬金章。你博的個享富貴。朝中棟梁。(帶云)我怎生養活你母親。十年光景也。(唱)你可不辱沒殺受貧窮。堂上糟糠。我捱盡淒涼。熬盡情腸。怎知道爲一夜的情腸。却教我受了那半世兒淒涼。

〔卜兒云〕媳婦兒你來。(正旦同秋胡見卜科)(卜兒云)媳婦兒。魯君賜我孩兒一餅黃金。侍養老身。這十年間多虧了你。將這黃金。我酬謝你收了者。(正旦云)妳妳。媳婦兒不敢。要留着與妳妳打簪兒戴。(做出門科云)秋胡你來。(秋胡云)你又喚我做甚麼。(正旦唱)

【喬牌兒】你做賊也呵。我可拏住了賊。哎。你個水晶塔便休強。這的是魯公宣賜與個頭廳相。着還家來侍奉你娘。

〔云〕假若這黃金。若是別人家婦女呵。(唱)

【豆葉黃】接了黃金。隨順了你才郎。也不怕高堂餓殺了你那親娘。福至心靈。才高語壯。須記的有女懷春詩一章。我和你細細斟量。可不道要我桑中。送咱淇上。

〔云〕秋胡。你可曾逗人家婦人來麼。(秋胡云)你好多心也。(正旦唱)

【川撥棹】那佳人可承當。(做擎桑籃科唱)不俵我提籃去採桑。空着我埋怨。

爹娘。選揀東牀。相貌堂堂。自一夜花燭洞房。怎隄防這一場。
【殿前歡】你只待金殿裏鎖鴛鴦。我將那好花輪與你個富家郎。就着饑
每日在長街上。乞些兒剩飯涼漿。你與我休離紙半張。【秋胡云】你怎麼問我討休
書來。【正旦唱】早插個明白狀。也留與傍人做個話兒講。道女慕貞潔。男效才
良。

【卜兒云】秋胡。你爲甚麼這般炒鬧。【秋胡云】母親。梅英不肯認我哩。【卜兒云】媳婦兒。你爲甚麼不認秋胡
那。【正旦云】秋胡你聽者。真心一片似冰清。郎贈黃金妾不應。假使當時陪笑語。半生誰信守孤燈。秋胡將休
書來。將休書來。【秋胡云】梅英你差矣。我將着五花官誥。駟馬高車。你便是夫人縣君。怎忍的便索休離了去
也。【正旦唱】

【鴈兒落】誰將這五花官誥湯。誰將這霞帔金冠望。【帶云】便有呵。【唱】我也則
牢收箱櫃中。怎敢便穿在咱身軀上。

【得勝令】呀。又則怕風動滿園香。【李大戶同羅搽旦雜當上李云】他受了我紅定。倒被他搶
白一場。難道便罷了。我如今帶領了許多狼僕。搶親去也。【羅搽旦云】今日是個好日辰。我和你搶他娘去。【做
見科云】兀的不是我女兒梅英。【正旦唱】走將來雪上加霜。早是俺這釣鰲客。咱不
認。你個使牛郎。休更想。【秋胡喝云】兀那廝。你來我家裏做甚麼。【李驚云】呀。元來他做了官。
不是軍了也。我聞知你衣錦榮歸。特來賀喜。【羅搽旦云】呸。這等你說他死了也。【李云】他不死倒是我死。【秋
胡云】元來那廝假捏流言。奪人妻女。左右與我拿下。送到鉅野縣去。問他一個重重罪名。【祇從做縛科】【李
云】這也不是我的主意。就是你的岳翁岳母。欠了我四十石糧食。將他女兒轉賣與我的。【秋胡云】這等一發
可惡。明明是廣放私債。逼勒賣女了。左右你去與縣官說知。着重責四十板。枷號三個月。罰穀一千石。備濟饑民。
毋得輕縱者。【祇從云】理會的。【李云】一心妄想洞房春。誰料金榜擢捷有正身。【羅搽旦云】我們也沒嘴臉在
這裏。不如只做送李大戶到縣去。暗地溜了。【詩云】如今且學烏龜法。只是縮了頭來不見人。【同下】【卜兒云】

媳婦兒。你若不肯認我孩兒呵。我尋個死處。〔正旦唱〕說的我慌忙。則這小鹿兒在心頭撞。有的來商也波量。〔云〕妳妳。我認了秋胡也。〔卜兒云〕媳婦兒。你認了秋胡。我也不尋死了。〔正旦云〕罷罷罷。〔唱〕則是俺那婆娘家不氣長。

〔卜兒云〕媳婦兒。你既認了。可去改換梳洗。和秋胡孩兒兩個拜見咱。〔正旦下改扮上同秋胡先拜卜兒次對拜科〕〔正旦唱〕

〔鴛鴦煞〕若不爲慈親年老誰供養。爭此三個夫妻恩斷無承望。從今後卸
下荆釵。改換梳粧。暢道百歲榮華。兩人共享。非是我假乖張。做出這喬模
樣。也則要整頓我妻綱。不比那秦氏羅敷。單說得他一會兒夫婿的說。

〔秋胡云〕天下喜事。無過子母完備。夫婦諧和。便當殺羊造酒。做個慶喜筵席。〔詞云〕想當日剛赴佳期。被勾
軍驀地分離。苦傷心拋妻棄母。早十年物換星移。幸時來得成功業。着錦衣脫去戎衣。荷君恩賜金一餅。爲高
堂供膳甘肥。到桑園糟糠相遇。強求歡假作癡迷。守貞烈端然無改。真堪與青史標題。至今人過鉅野。尋他故
老猶能說魯秋胡調戲其妻。

〔音釋〕 夯音享 搭簪上聲 強音絳 傑離靴切 白巴埋切 破音配 蔣音陌

題目

貞烈婦梅英守志

正名

魯大夫秋胡戲妻

神奴兒大鬧開封府雜劇

第一折

〔冲末扮李德義同搵旦上臘梅上〕〔李德義云〕大可沐梁人氏。嫡親的五口兒家屬。哥哥李德仁。小生李德義。嫂嫂陳氏。渾家王氏。小字臘梅。我根前無出。哥哥有個孩兒。喚做神奴兒。俺兩房頭則覷着那孩兒這個家私。都是哥哥嫂嫂掌把着。他十分操心。我與二嫂吃着現成衣飯。好不快活也。〔搵旦云〕李二。如今伯伯伯娘說。你每日則是貪酒。不理家計。又說俺兩口兒積儉私房。你又多在外少在家。一應廚頭竈腦。都是我照覷。俺伯娘房門也不出。何等自在。俺兩口兒穿的都是舊衣舊襖。他每將那好綾羅絹帛。整疋價擎出來做衣服穿。你依着我言語。將這家私分開了。俺兩口兒另住。可不還快活那。〔李德義云〕二嫂。你堅意要我分另了。俺是勅賜義門李家。三輩兒不曾分另。教我怎麼對哥哥說。二嫂再尋思咱。〔搵旦云〕我那裏受的這等氣。李二你多吃上幾碗酒。假粧個醉。到那裏則依着我說。定要分開這家私便了。〔李德義云〕既然你主意要分開這家私。罷罷罷。到那裏我則依着你便是。咯和你見哥哥去來。〔同下〕〔正末扮李德仁同大旦陳氏上〕〔正末云〕自家姓李。雙名德仁。渾家陳氏。所生一子。當孩兒生時。是個賽神的日子。就喚孩兒做神奴兒。今年十歲也。我有個兄弟是李德義。娶的王氏。則我那兄弟媳婦兒。有些乖劣。他妯娌不和。他常是鬧。自祖父以來。俺家三輩兒不曾分另。勅賜義門李家。大嫂俺兄弟媳婦口強。你讓他些兒。看俺父母的面皮。〔大旦云〕你說的是。我怎麼也與他一般的見識。〔正末唱〕

〔仙呂點絳脣〕我可也自小心直。使錢不會學經紀。但能勾無是無非。便休說黃金金貴。

〔混江龍〕想爲人一世。如今這有錢的誰肯使呆癡。昨日箇眉清目秀。今日箇便腰屈頭低。窗外日光彈指過。席前花影座間移。〔云〕大嫂。這早晚怎生不見孩兒下學來。〔大旦云〕孩兒這早晚敢待來也。〔俵兒上云〕自家神奴兒便是。下學家中吃飯去。妳妳我家來了。

也。(伶俐做哭見科)「(大旦云)孩兒你來了也。却爲甚麼啼哭。」(伶俐云)妳妳一般學生。每都笑話我無花花。襖子穿哩。(正末唱)見孩兒撒旖旎。放嬌癡。心鬧吵。眼乜嬉。打阿老。痛傷悲。我把這手帕兒搵了腮邊淚。省可裏着嗔着惱。你休那等自跌自推。

〔李德義云〕哥哥。你向着嫂嫂。弟兄上無一些兒情分。你則守着這不賢慧的嫂子住。分開了這家私罷。〔正末云〕兄弟。你恰纔入門來。說你嫂嫂不會還你的禮。如今可要分家私。〔唱〕你打破盆則論盆。休的要纏麻頭續麻尾。〔大旦云〕既然小叔和嫂子要分開這家私呵。依着他分開了罷。〔正末云〕噤聲。〔唱〕連你也迎風兒簸簸箕。

〔搽旦云〕李二。好共歹今日務要把家私分另了罷。〔正末云〕兄弟。不爭分另了這家私。不違悖了父母的遺言。這家私斷然分不的。〔搽旦云〕李二。不要信他。好共歹今日務要把家私分另了罷。〔正末唱〕

〔那吒令〕你哥哥勸你休煩天惱地。大嫂你靠這壁休推天搶地。孩兒這裏耍哩。你啼天哭地。〔帶云〕李大員外。二員外。〔唱〕俺須是親手足。您須是親妯娌。有什麼話不投機。

〔搽旦云〕伯伯。我這等受氣。你那裏知道。〔正末唱〕

〔鵲踏枝〕丈夫的失了尊卑。媳婦兒不賢慧。他兩箇一上一下。直留支刺。唱叫揚疾。〔搽旦叫科云〕天吶。欺負俺兩口兒也。〔正末云〕噤聲。〔唱〕那裏也趙禮讓肥。你可甚家有賢妻。

〔帶云〕兄弟。凡百事看着你哥哥的面皮咱。〔唱〕

〔寄生草〕我和你須是親兄弟。又不是廝認義。你今日不相識的故意爲相識。你可便不親的結托爲親戚。兄弟也。你可怎生全不知儘讓您這哥哥意。〔搽旦云〕俺倒不言語。他倒說長道短的。李二。你還不打他哩。〔正末唱〕你這般指拳擺袖。爲因何枉惹的街坊每恥笑。着親隣每議。

〔搽旦云〕李二。他堅意不分家私。你着他棄一壁兒就一壁兒。〔李德義云〕怎生是棄一壁兒就一壁兒。〔搽旦云〕他說道祖先三輩兒不曾分另這家私。怕違了父母的遺言。不分便也罷。都是那嫂嫂搬調的您兄弟。每不和。你如今着他休棄了嫂嫂。我便不分這家私。這的是棄一壁兒就一壁兒。〔李德義云〕他是哥哥的兒。

女夫妻。又無罪犯。怎生着休了他。〔搽旦打李德義科云〕我有主意。你則依着我者。〔李德義云〕也罷。我依着你。哥哥實不相瞞。這家私三輩兒不曾分另。是父母遺留的言語。俺怎敢違拗。這個也罷。俺家中不和。都是嫂嫂不賢慧。你如今休棄了嫂嫂。我便不分這家私。你若捨不的嫂嫂。便分另了這家私。哥哥你心下如何。〔正末云〕兄弟也。俺是勅賜義門李家。祖傳三輩兒。不曾分另這家私。你要我休了嫂嫂。可也容易。爭奈紙墨筆硯俱無。〔李德義云〕二嫂。咱哥哥說無紙筆。〔搽旦云〕我這裏有剪鞋樣兒的紙。描花兒的筆。都預備下了。〔李德義云〕哥哥紙墨筆硯都有了也。〔正末云〕兄弟也。我選箇好日子休你嫂嫂。〔搽旦云〕子丑寅卯。今日正好。則今日是大好日辰。寫了罷。寫了罷。〔正末云〕將來將來大嫂也。則被你帶累殺我也。〔大旦云〕員外。我又無罪過。你如何休棄了我。〔李德義云〕哥哥。你寫的是着再。不要改移了也。〔正末唱〕

【後庭花】你哥哥爲人無改移。我這裏便要寫待寫着個甚的。〔李德義云〕你若無兄弟情呵。留着這婦人罷。〔正末唱〕不爭我便戀着他恩義。怎肯着我弟兄每分在兩下裏。〔搽旦云〕李二。你看你哥哥口裏便強。手裏可不肯寫那休書哩。〔李德義云〕哥哥。不必作難。你寫了休書罷。〔正末唱〕兄弟你莫嫌遲。你與我疾忙研墨。我手擎着紙共筆。索將他來便捨棄。則消的我別主媒。再尋一個年少的。

〔李德義云〕哥哥。你既是割捨不的嫂嫂。倒休了你兄弟罷。〔正末唱〕

【柳葉兒】在那裏別尋一箇同胞兄弟。媳婦兒是牆上泥皮。可不說相隨百步。尙有徘徊個意。〔大旦云〕員外。咱是兒女夫妻。你怎下的休了我也。〔正末唱〕我須索依着他那主意。疾忙的休離。大嫂也。你便休題道兒女夫妻。

〔云〕兄弟也。父母遺留的言語你不聽。今日要分另了家私。死於九泉。有何顏見亡父母之面。兀的不氣殺我也。〔正末氣倒科〕〔大旦哭科云〕員外。精細着。精細着。〔李德義云〕哥哥。精細者。可怎生是了。〔正末作醒科〕〔唱〕

【賺煞尾】你常存着見官的心。準備着告人的意。則你那狀本兒如瓶往

水。俺親弟兄看成做了五眼雞。〔搽旦云〕俺若欺負你，頭上有天哩。〔正末唱〕你也須索念着好門風，祖上留遺，今日爲他誰覓鬧尋非？却不道湛湛青天不可欺。你就那般瞞心昧己，就這般生忿忤逆。〔云〕人間私語，天聞若雷。休言不報也。〔唱〕敢只爭來早與來遲。〔作氣死下〕

〔大旦云〕誰想把員外氣殺了也。員外則被你痛殺我也。〔同僚兒哭科下〕〔李德義云〕誰想哥哥一口氣氣死了。丟下你兄弟一個。可怎生是了也。〔搽旦云〕李二休啼哭。你哥哥已死了也。着嫂嫂領着神奴兒另住守寡。潑天也似家私，都是俺兩口兒的。〔李德義云〕說的是。二嫂哥哥亡逝已過，則等他埋葬了。這家私都是我的。二嫂今日稱了你的心願也。〔詩云〕苦爲分居事不公，弟兄情義一場空。堪憐兄長今朝喪，則除是南柯夢裏再相逢。〔下〕

〔音釋〕 妯音逐 煙音里 直征移切 旖音倚 旒寧已切 吵音炒 乜彌嗟切 阿何哥切 搵溫上聲 慧音惠 噤音膩 的音底 簾音播 壁的彼 疾精妻切 識傷以切 咸倉洗切 搢音宣 擺羅上聲 拗音要 墨忙背切 筆邦每切 忤音悟 逆銀計切

楔子

〔大旦領僚兒上詩云〕天下人煩惱，都在我心頭。自從員外亡化過了，可早斷七也。家裏別無得力的人，則有一個老院公。家私裏外，多虧了他。我根前只靠的這個神奴兒。孩兒也，你休門前耍去。〔僚兒云〕妳妳，我要街上耍去哩。〔大旦云〕孩兒也，無人領你去。〔僚兒云〕着老院公領我去。〔大旦云〕你喚將老院公來。〔僚兒云〕院公，俺妳妳喚你哩。〔正末扮院公上云〕老漢是這李員外的老院公便是。自從老員外身亡之後，嫂嫂與神奴兒另住。見老漢年紀高大，做不的重生活。着我每日看管神奴兒小哥哥，恰纔嫂嫂呼喚，不知有何事。須索走一遭去。〔見科云〕嫂嫂，喚老漢有何事。〔大旦云〕院公，孩兒要街上耍去。你領將他去。你便領將他來。〔正末云〕嫂嫂但放心。老漢手裏領將哥哥去。我手裏還領將哥哥來。〔大旦云〕院公，你小心在意。休着我憂心也。〔下〕〔正末云〕哥哥，你跟老漢長街市上閒耍去來。〔同僚兒做耍科云〕哥哥耍的勾了。則怕嫂嫂家中

盼望俺與你還家去來。〔徠兒哭科云〕老院公。我要傀儡兒耍子。〔正末云〕哥哥休啼哭。我買將來便了。哥哥你只在這橋邊站着。等我與你買去咱。〔唱〕

〔仙呂賞花時〕我將這傀儡兒杆頭疾去買。哥哥你莫得胡行休動側。兀良我剛轉過那條街。休着你娘憂心兒等待。我與你大走去可兀的買將來。〔下〕

〔李德義做醉科上云〕弟兄每休怪。改日還席。〔徠兒做叫科云〕兀的不是叔叔。叔叔。〔李德義云〕是誰喚我哩。〔徠兒云〕叔叔。是神奴兒叫你哩。〔李德義云〕兀的不是神奴兒。你在這裏做甚麼。〔徠兒云〕老院公領將來。我要個傀儡兒耍。老院公替我買去了。着我這裏等他哩。〔李德義云〕這個老弟子孩兒。我兩房頭則覷着神奴一個。倘若馬過來踏着孩兒。呵可怎了也。孩兒也。我和你家去來。〔徠兒云〕我不去。婦子利害。〔李德義云〕不妨事。放着我哩。我和你家去來。〔李德義做抱徠兒科〕〔淨扮何正冲上做撞李德義科云〕哥哥。休怪是在下不是了也。〔李德義做罵科云〕村弟子孩兒。你眼睛撞了我打是麼不緊。我兩房頭則覷着這個神奴孩兒。就如珍珠一般。倘若有些好友怎了。你是個驢前馬後的人。兀那廝你不認的我。我是義門李家。我是李二員外。你知道我那住處麼。下的州橋往南去。紅油板搭高槐樹。那個便是我家裏。〔何正云〕我非私來。乍到我接包待制大人去哩。〔李德義云〕你那包待制管的我着。〔何正云〕噤聲。我把你個村弟子孩兒。我不謾間撞着你。我陪口相告。做小伏低。你就罵我做驢前馬後。數傷我父母。我道接包待制大人去。你道包待制敢怎的。我兒也。你便是李二員外。這個小的。是神奴孩兒。你那住處下的州橋往南行。紅油板搭高槐樹。你常躑着吉地而行。你若犯在我那衙門中。該誰當直馬糞裏污的杖子一下。起你一層皮。李二。嚙兩個休軸頭兒廝抹着。〔下〕〔李德義抱徠兒云〕我兒抱着你家去來。〔下〕

〔音釋〕 傀儡上聲 站知濫切 側齋上聲 瞎許轄切 躑音渣

第二折

〔搽旦上云〕自家李二嫂便是。自從伯伯亡過已後。那嫂嫂領着神奴兒另住。如今止有神奴兒那小廝。還不

稱我的意。我一心則待要所算了。那小廝家私便都是我兩口兒的。〔李德義抱來兒上醉科云〕二嫂開門來。〔搽旦云〕李二回來了。我開開這門。〔李德義云〕二嫂我醉了也。我抱的神奴兒來。你好看孩兒。買些好果子兒好燒餅兒與他吃。休驚唬着他。我且歇息去。〔李德義做睡科〕〔搽旦云〕李二你兀的又不醉了也。我知道你睡去。我如今得做就做。越他睡去。便將他勒死了。等他酒醒時。我自有主意。〔做牽繩子勒來兒科云〕你往黃泉做鬼去。休要怨我。〔來兒做慌哭科云〕嬌子。我和你往日無冤。近日無讎。嬌子你好狠也。怎下的勒殺我也。〔搽旦做勒死來兒科云〕將這小廝勒殺了也。看李二醒來說甚麼。〔李德義做醒科云〕好酒也。我醉則醉。心上可明白。我記得抱將神奴兒家來。可怎麼不見他。二嫂神奴孩兒在那裏。〔搽旦云〕神奴兒在那裏睡哩。你看去。〔李德義做看來兒科云〕你這個不賢慧的婦人。怎下的着孩兒在冷地上睡着。孩兒在這牀上睡可不好。你這婦人。怎生這等不賢慧。〔做起身看科云〕我兒。你起身來牀上睡去。〔做再看科云〕哎喲。二嫂。你好狠也。兩房頭則看着神奴兒一個。你怎麼下的將他勒死了。若是嫂嫂要神奴兒。教我把個甚的還他。這場官司。少不的要打。我和你見官去來。〔搽旦云〕呸。是你抱將來。着我勒殺了他。你是夫主。你主的事。我不依你。我和你見官去。到那裏你說一句。我說兩句。你說兩句。我說十句。我務要對在你身上。我就和你見官去。〔李德義云〕他倒賴在我身上。似此怎了。〔搽旦云〕這也容易。你抱將他來。別人又不知道。我和你把你這小廝埋在陰溝裏。〔李德義云〕埋在陰溝裏。這上面可不顯出來。〔搽旦云〕着石板蓋上。再墊上些土兒。踹一踹。便有誰知道。〔做埋來兒科云〕填上些土。潑上些水。哎喲。整累了我一日。可不是個乾淨。若不是我靠着你。那有這箇見識。〔李德義云〕二嫂。你好狠也。則怕嫂嫂來呵。你自去支吾他。〔搽旦云〕眼見的神奴兒勒殺了也。家私都是我的。天那。我有這一片好心。天也與我半碗兒飯吃。〔同下〕〔正末上云〕老漢買傀儡兒回來。不見小哥。不知往那裏去了。嫂嫂問呵。着我說甚麼的是。我索尋去咱。神奴兒哥哥。那裏去了也。〔唱〕

〔南呂一枝花〕一合兒使碎我心。半霎兒憂成我病。幾條街穿着走。則我這兩條腿打折般疼。好看我膽戰心驚。急攘攘空穴倖倖。呸。你個小冤家。可也是怎生。我恰纔把着手。街上閒行。〔帶云〕哥哥要傀儡兒我去買。〔唱〕怎生轉回頭。

就不知個蹤影。

【梁州第七】你莫不大街上逢着甚麼驢馬。你莫不小巷裏撞着甚麼車乘。則我這好言好語無心聽。我將你來廝將廝領。同坐同行。眼睛兒般照覷。氣命兒般看承。他行坐裏陪着一箇笑臉兒相迎。待飛騰。則恨我肋下沒稍翎。教我便來來去去脚似攢梭。我可便篤篤末末身如這翻餅。哎哟天那。好教我便慌慌速速。手似撈鈴。【云】想必哥哥等不得回家去了。我且到家中看咱。【大旦上云】院公你來了也。【正末慌科】【唱】則聽的叫咱一聲。水繞般不由我渾身冷。我待悔來教我悔不定。【大旦云】神奴孩兒在那裏。【正末唱】告嫂嫂休忙且暫停。【大旦做哭科】【正末唱】省可裏兩淚如傾。

【大旦云】院公。怎生不見神奴孩兒。【正末云】嫂嫂。我說則說。你則休煩惱。我和哥哥街上閒耍。哥哥要一個傀儡兒。老漢道你則在這裏等着。老漢買傀儡兒去了。急回來不見了哥哥也。【大旦云】不見了孩兒。可怎了也。【正末云】嫂嫂。你休煩惱。老漢和嫂嫂尋哥哥去。天也早哩。我倒拽上這門。喀尋將去來。【唱】

【四塊玉】一壁廂說與廂長。一壁廂報與坊正。恨不的翻過那物穰人稠臥牛城。【做叫云】街衢巷陌。張三李四。趙大王。【唱】你若見的可便也合通個名姓。不見了小舍人。可教俺也便待怎生。【帶云】兩房頭則覷着哥哥一個哩。【唱】呆老子也。我只索與他償命。

【大旦云】院公。俺兩房頭則覷着孩兒一個。怎生了也。【正末云】嫂嫂。街上沒有。則怕一般小弟兄每送哥哥來家。也不見的。【同做回科】【大旦云】我開開這門點上燈。院公。我問你咱。你敢打孩兒來。孩兒害怕也敢躲了你。因此上尋不見孩兒。【正末云】嫂嫂。你放心。老漢在門首覷神奴兒哥哥咱。【唱】

【隔尾】我將你懷兒中撮哺似心肝兒般敬。眼前覷當似在手掌兒上擎。【帶云】神奴兒哥哥。【唱】我叫道有二千聲。神奴兒將你來叫不應。爲你呵走折。

我這腿腿，俺嫂嫂哭破那雙眼睛。我這裏靜坐到天明，將一個業冤來等。

〔正末做睡科〕〔徠兒扮魂子上云〕自家神奴兒是也。老院公領着我街上耍，我要一個傀儡兒耍。老院公替我買去了。我在州橋上等着他，不想遇着俺叔叔，抱將俺家去。俺嬌子將繩子勒殺我，埋在陰溝裏石板底下壓着哩。恐怕老院公不知，我去托一夢與他咱，來到也。老院公，開門來開門來。〔正末云〕哎，哥哥來了也。哥哥家裏來。〔唱〕

〔牧羊關〕我則怕走的你身子困，又嫌這鋪臥冷。我與你種着火，停着殘燈。怕你害渴時有柿子和梨兒，害饑時有軟肉也。那薄餅，我將你尋到有二千遍。叫道有二千聲，怎這般死沒堆在燈前立。〔帶云〕小爹爹家裏來波。〔唱〕你可怎生悄聲兒在門外聽。

〔帶云〕神奴兒哥哥家裏來，是老漢的不是了也。〔徠兒哭科〕〔正末唱〕

〔罵玉郎〕我這裏連忙把手多多定。〔徠兒哭科〕〔正末唱〕他那裏越撇放攢掙，則管裏啼天哭地相刁蹬。哎，你個小醜生世，不會有這般自由性。

〔感皇恩〕呀，他那裏暗氣吞聲，側立傍行。則管裏哭啼悲切切，不住淚盈盈。往常時似羊兒般軟善，端的似耍馬兒般胡伶。〔徠兒做哭云〕老院公，你聒噪什麼。〔正末唱〕你道我閒聒噪，他那裏撒潑帶不惺惺。

〔云〕哥哥，誰欺負你來。〔徠兒云〕老院公自從你替我買傀儡兒去了，我在那州橋上等你，却遇着俺叔叔，抱的俺家去。俺嬌子將繩子勒殺我，埋在陰溝裏石板底下壓着。老院公你與俺做主咱。〔正末驚科〕〔唱〕

〔採茶歌〕聽的他說真情，兀的不嚇掉了我的魂靈。天那，急的我戰篤速，不敢便驚入門程。將我這睡眼朦朧呼喚醒，我只見他左來右去不消停。

〔徠兒推正末科云〕老院公，你休推睡裏夢裏。〔下〕〔正末做醒科云〕兀的不唬殺我也。原來是一夢。嫂嫂哥哥來了也。〔大旦云〕哥哥來了也。哥哥在那裏。〔正末云〕老漢說則說，嫂嫂你休煩惱。老漢在門首，身子困倦。

不想睡着了。夢見神奴兒哥哥。他說有叔叔抱他家去。被李二嫂將他勒死了。埋在水溝裏面石板底下。哥哥道委實死的苦也。〔大旦做哭倒科〕〔正末做扶大旦科云〕嫂嫂甦醒着。天色明了也。俺到李二家尋去來。〔大旦做醒科云〕哎。神奴兒。兀的不痛殺我也。〔正末唱〕

〔黃鍾尾〕我這裏潛蹤躡足臨芳徑。我與你破步撩衣近小亭。見孩兒世不會不由我不悲哽。天色寒。風力冷。夜迢迢。星耿耿。忽的陰。忽的晴。我則道神奴兒在曲檻閒行。〔帶云〕兀的不是哥哥來了也。〔唱〕哎。却原來是雲破月來花弄的影。〔同下〕

〔音釋〕 塾音店 踹抽枋切 霎音殺 倏音奚 靦趨去聲 肋音勒 撒粗酸切 穰人掌切 稠音紬 哺音步 腴音挺 懶音熬 懶音蒙 捋音爭 躡音鄧 暗音陰 嚇音黑 蕪音陌 捏音形 甦音蘇 躡音聶 哽音景

第三折

〔李德義同搽旦上〕〔李德義云〕自家李二的便是。二嫂你好下的手也。自從你搬調的我要分另了家私。將我哥哥氣殺了。一應家私。都在手裏。你還不足。直把神奴兒勒殺了。兒也痛殺我也。若是嫂嫂來尋呵。都在你身上。〔搽旦云〕不妨事。若來時我自有個分曉。我關上這門者。〔正末同大旦上大旦云〕院公。我和你尋神奴兒去來。〔正末云〕嫂嫂放心。我不道的饒了李二家兩口兒哩。〔唱〕

〔中呂粉蝶兒〕這廝每敗壞風俗。攪的俺一家兒不成活路。那吃敲才百計虧圖。則他那長舌妻殺人的賊。教我就怎生輕恕待。和他廝結着衣服。揀一個大衙門將他告去。

〔醉春風〕他和我做殺死冤讎。我和他決無干罷處。〔正末叫冤屈科〕〔大旦云〕且休叫休叫。〔正末唱〕我可便豁惡氣連叫了兩三聲。嫂嫂也。你休將這口來堵堵。饒你這舌辯如蘇秦。口強似陸賈。我看你怎生般分訴。

〔云〕開門來。開門來。〔李德義做慌科云〕二嫂。兀的不喚門哩。可怎了也。〔做開門科云〕我開開這門。〔正末扯科云〕你強要家私。勒死了孩兒。更待干罷也。〔李德義背云〕這事怎了。我可怎生支吾他去。〔搽旦云〕伯娘。你來俺家有何事。〔大旦云〕我來尋神奴兒來。說叔叔抱將來在你家裏。〔搽旦云〕誰曾見你那神奴兒來。他來俺家裏做甚麼。〔正末云〕神奴兒在你家裏。〔李德義云〕這個老弟子孩兒。神奴兒做甚麼到俺家裏。〔大旦云〕是叔叔抱將孩兒來家也。〔李德義云〕幾曾抱那孩兒。我和你問街坊每去。可誰見來。〔正末唱〕

〔紅繡鞋〕你也不索硬打掙。去街坊上么喝神奴兒死屍骸。只在這水溝裏埋伏。〔搽旦做慌科云〕誰和你說在水溝裏埋着。如今在那裏在那裏。〔正末唱〕孩兒也。向那夢兒裏依本畫葫蘆。他爲甚的便慌篤速。一句句緊支吾。您正是賊兒膽底虛。

〔李德義云〕神奴兒委實不在俺家裏。〔大旦云〕叔叔。是你抱將孩兒來了也。〔李德義云〕我抱將來。誰見證。你自尋去。〔正末云〕你休鬧。我自尋去。〔唱〕

〔迎仙客〕又不曾下甚雨水。因甚這般濕泥然。〔搽旦云〕是潑下的惡水。〔正末唱〕你道是水沙兒。誰人糝上土。〔搽旦云〕見這塊兒凹。掃了些糞草土兒填上。又攪了些水兒。俺家的勾當。要你管着我。〔正末唱〕這石板爲甚掀開。〔搽旦云〕天晴開水道。下雨不澆泥。我開溝來開溝來。〔正末唱〕這水路因何當住。〔搽旦云〕雨下的緊了。怎麼不漫出水來。神奴兒在那裏。你自尋麼。〔正末唱〕不索你便將我來催促。我與你便慢慢尋將去。

〔云〕嫂嫂。他故意的藏了屍首也。〔搽旦云〕李二你來。這婦人年紀小。守不的那空房。背地裏有姦夫。所算了他孩兒。故意的來俺這裏展賴。你問他要官休也私休。〔李德義云〕說的是。嫂嫂你要官休也私休。〔大旦云〕怎麼是官休。怎麼是私休。〔李德義云〕你若是官休呵。我告到官中。三推六問。吊拷棚扒。你無故因姦氣殺俺哥哥。謀害了姪兒。不怕你不招。你若私休呵。你將那一房一臥都留下。則這般勞身兒出去。任你改嫁別人。這個便是私休。〔大旦云〕我肚裏膽壯怕做甚麼。我情願和你見官去。〔正末云〕我和你見官去來。〔同下〕

〔淨扮孤領張千上〕〔孤詩云〕官人清似水。外郎白似麵。水麵打一和。糊塗做一片。小官是本處縣官。今日陞廳。坐起早衙。張千喝撤箱放告。〔李德義搭旦扭大旦正末同上〕〔李德義做叫科云〕冤屈也。〔張千云〕拏過來。〔衆見跪科〕〔孤云〕你道一行人告什麼。〔李德義云〕相公可憐見。這個是我嫂嫂。背地裏有姦夫。這老子他盡知情。氣殺了我哥哥。所算了我姪兒。都是這婦人。告大人與小的做主咱。〔孤云〕那人命事。我那裏斷的。張千與我請外郎來。〔張千云〕令史。相公有請。〔丑扮外郎上詩云〕天生清幹又廉能。蕭何律令不曾精。纔聽上司來刷卷。登時就的肚中疼。自家姓宋名了人。表字賊皮。在這衙門裏做着個令史。你道怎麼喚做令史。只因官人要錢。得百姓們的使。外郎要錢。得官人的使。因此喚做令史。我正在私房裏打盹。張千來請。不知有何事。〔做見張千科云〕張千。你喚我做甚麼。〔張千云〕相公請你斷事哩。〔外郎云〕料着是告狀的。又斷不下來。喚我哩。我見相公去。張千報復去。說我外郎來了也。〔張千報科云〕相公。外郎來了也。〔孤云〕道有請。〔張千云〕請進去。〔外郎見科云〕相公請我來有何事。〔孤見外郎跪科云〕外郎。我無事也不來請你。有告人命事的。我斷不下來。請你來替我斷一斷。〔外郎云〕請起來。外人看着不雅相。兀那一行人。那個是原告。〔李德義云〕小人李二。便是原告。〔外郎做看李二科云〕哦。這廝。我那裏會見他來。哦。哦。是那一日巡街去。來到他家門首。我討個擔兒坐一坐。他就不肯拿出來。我兒也。你今日犯到我這衙門裏來。張千。與我採過來。〔張千云〕理會的。〔李德義過銀子舒指頭科〕〔外郎做看科云〕你那兩箇指頭癢。可又來晚夕送來。你這一行人。那個是原告。那個是被告。兀那廝。你那裏人氏。姓甚名誰。你告什麼。對我從實的說來。說的是也罷。說的不是。着實打呀。〔李德義云〕相公可憐見。這個是我嫂嫂。背地裏有姦夫。這老子他盡知其情。氣殺了我哥哥。所算了我姪兒。都是這婦人。告大人與小的做主咱。〔外郎云〕這個是人命的事。看起來這個婦人。是個不良的。張千。將這婦人採近前來。兀那婦人。你怎生氣殺丈夫。勒殺親兒。與我從實的說來。〔大旦云〕小婦人並不會氣殺丈夫。勒殺親兒。〔外郎云〕這廝不打不招。張千。與我着實打者。〔張千云〕招了罷。〔打科〕〔外郎云〕將這婦人採在一壁。將那老子採近前來。〔張千云〕理會的。〔外郎云〕兀那老人。這婦人怎生氣殺丈夫。勒殺親兒。你與我從實的說來。〔正末云〕相公可憐見。俺嫂嫂並無姦夫。〔外郎云〕看起來偷寒送暖。都是你這老弟子。張

千與我打着者。〔張千做打科云〕快招了罷。〔打科〕〔外郎云〕兀那老子。我問你他那丈夫無了多少時也。〔正末云〕相公聽老漢慢慢的說一遍唱。〔唱〕

〔石榴花〕俺哥哥死盡七。不會把靈除。〔外郎云〕這婦人必定有姦夫。〔正末唱〕俺嫂嫂可無倚靠現持服。〔外郎云〕怎生勒殺親兒來。〔正末唱〕當日個爲孩兒撒勃便啼哭。〔外郎云〕那小廝哭可爲甚麼。〔正末唱〕他待要長街市上耍去。〔外郎云〕誰領將他去來。〔正末唱〕只老漢和他步步相逐。〔外郎云〕你領他到那裏去。〔正末云〕哥哥要傀儡耍。老漢說我買去。唱轉回頭百般的無尋處。〔外郎云〕你可在那裏尋他來。〔正末唱〕繞着這前街後巷。兩頭尋覓。〔外郎云〕你會問人來麼。〔正末唱〕撞着這個那個。多會分付神奴兒端的見來無。

〔外郎云〕你也還到那裏去尋他來。〔正末唱〕

〔鬬鷓鴣〕繞着那土市街頭。〔外郎云〕你尋到多早晚來。〔正末唱〕直走到天昏日暮。〔外郎云〕你可多早晚回家去。〔正末唱〕老漢還家時纔過初更。比到來恰交二鼓。〔帶云〕其時朦朧睡裏。夢見神奴孩兒也曾道來。〔唱〕他道嬌子也把咽喉緊緊的掐住。勒的他一命卒。可憐那做爺的命掩黃泉。做兒的又身歸也那地府。

〔外郎云〕李二告這婦人。勒殺他親兒哩。〔正末唱〕

〔上小樓〕李二也天生狠毒。可便的心生嫉妬。俺家裏偌大的房屋。許富的家私。則覷着神奴。〔外郎云〕李二根前有什麼小的。〔正末唱〕那李二呵。也無男也無女。單則是一夫一婦。你可便着誰來抵當門戶。

〔外郎云〕看將起來。氣殺丈夫。勒殺親兒。眼見的這神奴兒不是他那親生嫡養的。因此上把他勒殺了。莫不是個義兒麼。〔正末唱〕

〔么篇〕做兒的不是義兒。做母的也不是義母。想看他嚙苦吐甘。偎乾就

濕怎生擡舉。休說道十月懷胎。長立成人。且則說三年乳哺。怎下的生割斷他那子母每腸肚。

〔外郎云〕兀那婦人。你既是與他從小裏夫妻。你怎生氣殺丈夫。謀害了親兒性命。與姦夫圖謀他家私。你若不招呵。我不道的饒了你也。從實招了者。〔大旦云〕冤屈也。〔正末唱〕

〔十二月〕俺嫂嫂與員外從小裏媳婦。他可便掌把着門閥。你道他將親來所圖。你道他抵盜那財物。這公事憑誰做主。都是他一二嫂粧誣。

〔外郎云〕他若有姦夫呵。快快與我指攀出來。〔正末唱〕

〔堯民歌〕呀。他是個好人。家平白地指着姦夫。〔外郎云〕我好歹要這樁事斷的明白。〔正末唱〕哎。你一個水晶塔。官人忒胡突。便待要羅織就這文書。全不問實和虛。〔外郎云〕你快與我招了者。〔正末唱〕則管你招也波伏。外郎呵。自審付。兀良可。是他做來也。那不會做。

〔外郎云〕我爲吏一生清正。不受民財。那個不知道。〔正末唱〕

〔耍孩兒〕你可甚平生正直無私曲。我道你純麵攪則是一盆糊。若無錢怎搗得你這登聞鼓。便做道受官廳。党太尉能察鴈。那裏也昌平縣狄梁公敢斷虎。一個個都吞聲兒就牢獄。一任俺冤讎似海。怎當的官法如爐。〔外郎云〕這個是人命事。和他說甚麼來。不打不招。張千。將那潑婦人打着者。〔張千打科云〕招了罷。招了罷。〔大旦云〕我並無此事。招不得。〔外郎云〕這廝賴肉頑皮。不打不招。張千。着實打着。〔張千打科云〕招了罷。招了罷。〔外郎云〕兀那婦人。你招也是不招。〔大旦云〕我是好人。家女。好人家婦。我那裏受的這等拷打。我葫蘆提招了罷。是我有姦夫。氣殺丈夫。所算了孩兒都是我來。〔外郎云〕既是招了。也不屈你畫了字。張千。將長枷來上了長枷。下在死囚牢裏去。〔大旦云〕天那。誰與我做主也。〔正末云〕嫂嫂。痛殺我也。做叔叔的圖謀了家私。婦子兒勒了殺姪兒。官人糊突。令史貪賊。等包待制大人下馬呵。〔唱〕

【煞尾】憑着我紙兒上寫着這一一的犯由。懷兒裏揣着這重重的痛苦。只待他包龍圖。來到南衙府。拚的個接馬頭。一氣兒叫道。有一二千聲屈。【下】

【大旦云】天那。着誰人與我做主也。【下】

【外郎云】李二。你是個原告。出去隨衙聽候。【李德義云】理會的。【同搥旦下】

【外郎云】張千。你伏侍我。一日辛苦了。不會吃飯。張千。你自吃飯去。如今新官下馬。我待接新官去也。【下】

【孤云】你看麼。斷事一日。飲也不會吃。外郎和張千都去了。看一個擡擡這卓子也好。罷罷罷。我自家端着這卓子罷。【做擡卓科下】

〔音釋〕

俗詞疽切

服房夫切

淤音迂

慘三上聲

凹音天

促音取

刷數括切

吨頓上聲

癩

巨靴切

哭音苦

逐長如切

咽音烟

搯音恰

卒音祖

毒東盧切

物音務

突東盧切

伏房夫切

響音隆

曲丘兩切

搥莊瓜切

獄于句切

屈丘兩切

第四折

〔外郎同張千上〕自家宋了人的便是。如今新官下馬。有許多文書不會攢的。如今日在此攢這文書。張千有一應閒雜人等。休放過來。若有人來打攪我。我不道的饒了你哩。【李德義上云】自家李二的便是。聞說包待制大人下馬。這文書不會完備。我如今見令史去。可早來到也。張千哥。令史相公在那裏。【張千云】正在司房裏攢文書哩。一應閒雜人等。都不放過去。【李德義做拖開張千見科云】令史相公。我這樁事不會了。怎生可憐見。【外郎努嘴】

〔張千拖李德義科云〕我說令史攢文書哩。出去出去。【李德義做出科云】張千哥。怎生方便。我見令史相公說一句話。【做見外郎科云】令史相公。無多銀子。只五兩送相公買鍾酒吃。【外郎云】張千。看茶來與二哥吃。這樁事都在我身上。二哥。你自家去。【李德義云】都在相公身上。我家去也。【下】

〔外郎云〕張千。擡了書案。跟着我接新官去來。【同下】

〔正末扮包待制領張千上云〕老夫包拯是也。西延邊賞軍回來。到這汴梁城中。張千。擺開頭踏慢慢的行者。【張千云】理會的。【喝科】

〔正末唱〕

【雙調新水令】恰纔個上西延奉詔賞二軍。這回來敢辭勞頓。乘驛馬到儀門。避不的遠路風塵。望南衙內急忙進。

〔神奴兒扮魂子上打攔路馬前轉科〕〔正末云〕好大風也。別人不見。惟有老夫便見馬頭前一個屈死鬼魂。兀那鬼魂。你有甚麼冤負屈的事。跟老夫開封府裏去來。〔魂子旋下〕〔張千排衙上云〕喏。在衙人馬平安。擡書案。〔正末上云〕老夫陞廳坐早衙者。張千。喚的當的當該司吏來。〔張千云〕當該司吏安在。〔外郎上云〕來了。你都在司房裏趨着。廳上喚哩。我答應去。〔做見科云〕小的每是當該司吏。〔正末云〕兀那司吏。有甚麼合衆押的文書。將來我看。〔外郎云〕理會的。〔外郎做遞文書科云〕文書在此。〔正末云〕這個是甚麼文卷。〔外郎云〕這個是在城李阿陳。因姦氣殺丈夫。勒殺親兒。前官斷定了。大人判個斬字。拏出去殺壞了罷。〔正末云〕這一行人都沒有麼。〔外郎云〕都有。〔正末云〕都與我喚上廳來。〔外郎云〕張千。把李阿陳一起都拏過來者。〔張千拏李德義大旦上科云〕當面。〔外郎云〕大人。則這個便是李阿陳一起。〔正末云〕兀那廝。說你那詞因。〔李德義云〕我哥哥是李德仁。小的是李德義。俺嫂嫂有姦夫。氣殺俺哥哥。所算了姪兒。大人與小的每做主咱。〔正末云〕誰是那李阿陳。〔大旦云〕小婦人便是。〔正末云〕兀那李阿陳。我問你咱。〔唱〕

〔慶東原〕誰主意把你家私競。〔大旦云〕是小叔叔來。〔正末云〕李德義你聽得麼。〔唱〕誰氣的男兒命不存。〔大旦云〕也是小叔叔來。〔正末云〕李德義你聽得麼。〔唱〕却原來將親兄氣殺。都是伊生忿。〔李德義云〕大人。不干小的事。都是我這嫂嫂。他不和六親。氣殺俺哥哥。勒殺孩兒。都是他來。〔正末唱〕你道他不和六親。〔李德義云〕大人若不信。則問街坊鄰舍便是。〔正末唱〕噤聲。索問甚麼街坊四隣。〔帶云〕李德義。你若不招呵。〔唱〕一頓打敢着你死有十分。〔帶云〕兀那李德義。〔唱〕我則問你狀內詞因。不要你將枝稍隱。

〔云〕這文狀上有個老院公。可怎生不見。〔外郎云〕院公下在牢中哩。〔正末云〕他有甚麼罪過。下在死囚牢裏。與我提將來者。〔張千云〕院公死了也。〔正末云〕怎麼死了。〔外郎云〕院公生一個大刺曉癰死了也。〔正末唱〕

〔攪箏琶〕只你這批頭棍。屈打死那平民。現如今暴骨停屍。是坐着那一款罪犯招因。小叔兒和嫂嫂乾尋釁。令史每死也波錢親。背地裏揣與此

金銀。你想那正眼兒敢覷着原告人。我將你拔樹連根。

〔云〕這樁事。必然暗昧。兀那李德義。你那姪兒那裏去了。〔李德義云〕是俺嫂嫂同姪夫所算了他來。〔正末云〕兀那李阿陳。說你那詞因。〔大旦云〕告大人息雷霆之怒。罷虎狼之威。小婦人與李大是兒女夫妻。當日李二要分另家私。李大便道俺是勅賜的義門李家。三輩兒不曾分另。你如何要分另。一口氣氣殺俺丈夫。有神奴孩兒。要街市上要去。院公引的孩兒到州橋左側。孩兒要傀儡兒耍子。院公買傀儡兒去了。不期李二撞見孩兒。抱的家去。嬖子將孩兒勒死了。我與院公尋去。他倒說我有姪夫。所算了孩兒。不由分訴。拖到官中。三推六問。吊拷繃扒。屈打成招。今日投至見大人似那撥雲見日。昏鏡重明。柔軟莫過溪澗水。不平地上也高聲。大人懷揣萬古軒轅鏡。照察我這箇冤負屈情。〔正末云〕兀那司吏。這婦人口內詞因。怎生和這狀子上不同。那〔外郎云〕大人。他都是那揭帖上學定了的。休聽他說。這婦人有姪夫。勒殺親兒。都是他來。〔正末云〕兀那李阿陳。我再問你咱。〔唱〕

〔鴈兒落〕你莫不是李員外娶的後婚。〔大旦云〕俺是縮角兒夫妻。持過公婆孝服。埋殯夫主。每日的澆茶奠酒上墳哩。我家是勅賜義門李氏。怎敢辱抹家門。大人可憐見。〔正末唱〕他道是縮角兒成秦晉。他去那公婆行持孝服。他將親夫主纔埋殯。

〔得勝令〕每日價燒茶奠酒上新墳。怎肯貪圖淫慾辱家門。你道他所算了孩兒命。我道來須是他嫡母親。想着他生身。他曾受十月懷耽孕。擡舉得成人。他也曾有三年乳哺恩。

〔云〕你看這李阿陳口內詞因。與這狀子上不同。其中必然暗昧着。老夫怎生下斷。中間但得一個干證的來。可也好也。〔何正上見正末跪科云〕喏。小的是何正。〔正末云〕你是何正。這樁事怎來。你說。〔何正云〕小的姓何名正。是衙門中祇候人。我則道大人喚何正哩。〔正末云〕你看老夫波。他是衙門中一個祇候人。老夫年紀高大耳背了。既然不干你事。你去。〔何正下〕〔做見李德義覷科云〕我那裏見這廝來。哦。你是那李二員外。〔何正做打科云〕快招快招。〔正末云〕何正做甚麼。將那李德義這般打也。〔何正云〕大人斷事。小的每是祇

候人。官不威牙不威。(正末云)你看這廝胡說。下廳去。(何正又打李德義科)(正末云)你看何正那廝。好無禮也。(唱)

【沉醉東風】他去那原告人。十分覷問。眼見的那被告人。九分關親。他將李阿陳相哀憫。他去那李二行百般的施讎恨。料應來必有個緣因。我見他兩次三番如喪神。早難道肋底下插柴自穩。

(云)張千。牽下何正者。(張千云)理會的。(張千做牽何正科)(正末云)你爲甚麼將這李德義來揪擣。必然官報私讎。說的是萬事都休。說的不是將銅鑼先切了你那驢頭。(何正云)大人息怒。聽小的從頭至尾。慢慢的說一遍。當日大人去西延邊賞軍去。小的聽的大人回還。忙離府地。急出衙門。遠接大人前去。來到州橋左側。帶酒慌速。不悞間撞了他一交。他懷裏抱着個小的。叫做神奴兒。我陪言相告。做小伏低。他惱罵不絕。數傷父母。我本唬嚇他一句道。我非私來。乍到迎接包待制大人去。他道包待制便怎的我。(李德義做怕科)(何正云)我兒也。我且饒你這一句。誰想大人陞廳。喚小的何正下廳去。看見了這廝。便好道讎人相見。分外眼明。向廳前揪擣打。也只是報州橋左側毀罵這場的讎恨。別無他意。(詩云)包爺爺高擡明鏡。非干我言多傷行。見李二抱定神奴。是小人叫名何正。(正末云)兀那李二。你將的神奴兒那裏去了。(李德義云)我抱了家去。分付與妻子王氏來。(正末云)我問你咱。你娶的婦人。是兒女夫妻。是半路裏娶的。(李德義云)是半路裏娶的。(正末云)何正。與我牽將那婦人來者。(何正云)理會的。(李德義云)你認的我家裏麼。(何正云)你不道來。下的州橋往南行。紅油板搭高槐樹哩。(下)(搽旦上云)自家李二的渾家。正在家中閒坐。這一會兒有些眼跳。不知有甚麼人來。(何正上云)來到李家門首也。(做見搽旦科云)兀那婦人。大人衙門裏喚你哩。(搽旦云)我不怕你。就和你見大人去。(同見正末科)(何正云)當面。(正末云)兀那婦人。你知罪麼。(搽旦云)大人。小兒犯罪。罪坐家長。干小婦人每甚麼事。(正末云)這婦人也說的是。小兒犯罪。罪坐家長。你出去。(搽旦出門做打呵欠睡科)(神奴兒扮魂子打搽旦科云)醜弟子。你不說怎麼。(搽旦慌科云)氣殺伯伯也是我來。混賴家私也是我來。勒殺姪兒也是我來。是我來。都是我來。(何正云)你看他。(正末云)何正。(何

正云「有〔正末云〕爲甚麼這般大驚小怪的。」何正云「大人那婦人出的衙門，攔着那手，他說氣殺伯伯也。是我來。混賴家私也是我來。勒殺姪兒也是我來。是我來。是我來。都是我來。」〔正末云〕「與我拏過來。」何正做拏搭旦見科。〔正末云〕「兀那婦人，你說那詞因。」搭旦云「我有甚麼詞因。小兒犯罪，罪坐家長，干我甚的事。」〔正末云〕「既無詞因，不干你事出去。」搭旦做出門打呵欠睡科。〔魂子打科〕〔搭旦招科〕「何正拏見正末科。」〔如此三科〕〔正末云〕「何正，你敢戲弄老夫麼？你從實的說，說的是便罷，說的不是我不道饒了你哩。」何正云「大人可憐見，他在衙門外便說，在廳上又不說。」〔正末云〕「好是奇怪。」做沉吟科云「哦，我知道了也。」〔唱〕

〔甜水令〕好教我便煩惱煩惱，撇撇焦焦，嗔嗔忿忿，都變做了笑欣欣。我這裏親舉霜毫，寫道牒文，使願印信，將着去衙門外，把火燒焚。

〔云〕「大家小家兒，有個門神戶尉，何正你將這道牒文，衙門外燒了者。」何正做接科云「理會的。」〔正末詩云〕「老夫心下自裁劃，你將金錢銀紙快安排，那魔外道當攔住，只把那屈死的冤魂放過來。」〔唱〕

〔折桂令〕囑付那開封府，戶尉門神當住他那外道邪魔，放過他這屈死冤魂。〔何正云〕「我燒了紙，一陣好大風也。」放魂子進門科。〔正末云〕「別人不見，惟有老夫便見。」〔唱〕「見一陣旋風兒，打個盤渦，足律律繞定堦痕。」〔云〕「兀那鬼魂，有甚麼冤負屈的事，你說我與你做主咱。」魂子訴詞云「告大人，停嗔息怒，聽孩兒細說緣故。俺母親嫌子不和，因此上分家另住。當日我學裏回家，我待要街上覷覷，老院公領我出門，來到那十字大路，我見個賣傀儡的過來，院公道我與你買去，等院公不見回身，撞見我嫡親叔父，領的我到他家中，俺婦婦便生嫉妬，將麻繩拴住脖子，勒的我登時命卒。一靈兒蕩蕩悠悠，每日家嚎咷痛哭，正撞見你這清耿耿無私曲的待制爺，與我這沒投奔屈死的神奴兒做主。」〔正末云〕「哎，好可憐人也。」〔唱〕「他和那親兄長無些兒義分，將一個小孩兒屈死在荒村。」因

〔收江南〕呀，誰着你個逆風兒點火，落的這自燒身，便不念自家骨肉自

家親也須知舉頭三尺有靈神。今日到南衙來勘問。纔見得我老龍圖。就似那一輪明鏡不容塵。

〔云〕一行人聽我下斷。本處官吏。不知法律。錯勘平人。各杖一百。永不敘用。王臘梅不顧人倫。勒死親姪。市曹中明正典刑。李義德主家不正。知情不首。杖斷八十。何正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重賞花銀十兩。將應有的家私。都與李阿陳永遠執業。設一個黃籙大醮。超度神奴兒升天。〔詞云〕則爲這攪家潑婦心愚魯。故要分居滅上祖。若非是包龍圖剖斷不容情。怎結束神奴兒大鬧開封府。

〔音釋〕 搔音整 競其硬切 癰音節 聲欣去聲 擣詞纖切 擗乖上聲 齧音開 劉胡乖切 綯

音窩 足臧取切 濠音豪 咷音桃 尉音頗 勘坎去聲

題目 包龍圖單見黑旋風

正名 神怒兒大鬧開封府

半夜雷轟薦福碑雜劇

馬致遠撰

第一折

〔冲末扮范仲淹同外扮宋公序上詩云〕龍樓鳳閣九重城。新築沙堤宰相行。我貴我榮君莫羨。十年前是一書生。老夫姓范名仲淹。字希文。累蒙擢用。頗有政聲。今謝聖恩可憐。除老夫爲天章閣學士之職。這個是老夫幼年朋友。姓宋名公序。還有一個同堂小弟。姓張名鎬。字邦彥。老夫自登仕路以來。與兄弟張鎬。數載不能相會。未知進取功名也。流落四方。老夫常切切於心。拳拳在念。今奉聖人命。着老夫江南探訪賢士。宋公序所除揚州爲理。只今日俺兩個便索登程去也。〔宋公序云〕哥哥。您兄弟已行。別無他事。止有一女。未曾許聘他人。哥哥可有甚麼好親事舉保。將來就勞哥哥主婚。成就這門親事。〔范仲淹云〕相公放心。我有一同堂小弟張鎬。論此生的才學。不在老夫之下。我若有書呈到於相公跟前。便成就了這門親事。〔宋公序云〕多謝哥哥。您兄弟謹領。則今日辭了哥哥。便往揚州之任走一遭去。〔先下〕〔范仲淹云〕宋公序去了也。老夫不敢久停久住。則今便往江南探訪賢士。走一遭去來。〔下〕〔淨扮張鎬上詩云〕段段田苗接遠村。太公庄上戲兒孫。庄農只得鋤鉋力。答賀天公雨露恩。自家是個庄家姓張名鎬。字仲澤。在張家庄居住。廣有庄田。牛犂孳畜。不知其數。我做個大戶。近新來有一個秀才。到我這庄上。我問他名字。他也姓張名鎬。字邦彥。此人滿腹文章。留在庄兒上教些學生讀書。我偷聽他幾句言語。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我今日無甚事。看了田禾。我去書房裏。望那秀才走一遭去。〔下〕〔正末扮張鎬引學生上云〕小生汴京人氏。姓張名鎬。字邦彥。幼小父母雙亡。我有八拜至交的哥哥。乃是范仲淹。他爲翰林學士之職。數載不曾相見。小生飄零湖海。流落天涯。在於潞州長子縣張家庄上。有一人姓張名鎬。字仲澤。他見我和他同名同姓。留我在他庄上。教着幾個蒙童度日。張鎬幾時是你那發達的時節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我本是那一介寒儒。半生理沒紅塵路。則我這七尺身軀。可怎生無一個安身處。

【混江龍】常言道七貧七富。我便似阮籍般依舊哭窮途。我住着半間兒草舍。再誰承望三顧茅廬。則我這飯甑有塵生計拙。越越的門庭無徑舊遊疎。〔帶云〕常言道三寸舌爲安國劍。五言詩作上天梯。〔唱〕既有這上天梯。可怎生不看我這青霄步。我可便望蘭堂畫閣。剗地着我瓮牖桑樞。

〔范仲淹上云〕老夫范學士。自離了汴京。隨路採訪賢士。來到這潞州長子縣。打聽的我那兄弟張鎬。在於張家庄上教學。老夫直來到此處。探望我那兄弟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祇候人接了馬者。學童。你師父在家麼。〔學生云〕師父家裏有。〔范仲淹云〕你報復去。道有范學士特來相訪。〔學生報云〕有范學士在於門首。〔正末云〕道有請。〔范仲淹云〕賢弟別來無恙。〔正末云〕哥哥請坐。受您兄弟兩拜。〔唱〕

【後庭花】哥哥也。恰可便相別了數載餘。哎。你個故人音信疎。遠阻隔三千里。你可便近新來安樂無。〔云〕比及哥哥來。我早知道了也。〔范仲淹云〕兄弟。我又不曾有書信來。你如何知道。〔正末唱〕我昨夜看文書。猛擡頭疑怪他。這燈花兒結聚。今日個果門迎你個長者車。

〔范仲淹云〕賢弟。論你高才大德。博學廣文。爲何不進取功名。剗地在此教學爲生。可是主何意。〔正末云〕哥哥。您兄弟一言難盡。〔唱〕

【油葫蘆】則這斷簡殘編孔聖書。常則是養蠹魚。我去這六經中枉下了死工夫。凍殺我也論語篇。孟子解。毛詩註。餓殺我也尙書云。周易傳。春秋疏。比及道河出圖。洛出書。怎禁那水牛背上喬男女。端的可便定害殺這一個漢相如。

【天下樂】這世裏難乘駟馬車。想賢也彼愚不並居。我干受了漏星堂。半世活地獄。〔范仲淹云〕你積趲下些甚麼囊篋。〔正末唱〕我渾攢下到六七斤家麻。四五斗家粟。幾時能勾播清風一萬古。

〔范仲淹云〕賢弟受窘。你肯謁託一兩個朋友呵。必有濟惠。得些盤費。進取功名。可不好那。〔正末云〕哥哥。如今難投託人。今人與古人不同。〔唱〕

〔那吒令〕當日個結交有周瑜魯肅。當日個量寬有王陽貢禹。今日個義讓無管仲鮑叔。則我這運未通時難遇。枉了狂圖。

〔鵲踏枝〕我如今帶儒冠着儒服。知他我那命裏有公侯也。伯子男乎。我左右來無一個去處。天也。則索閣落裏韜匱藏諸。

〔范仲淹云〕兄弟也。你是看書的人。便好道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前賢遺語。道的不差也。〔正末唱〕

〔寄生草〕想前賢語總是虛。可不道書中車馬多如簇。可不道書中自有千鍾粟。可不道書中有女顏如玉。則見他白衣便得一個狀元郎。那裏是綠袍兒賺了書生處。

〔么篇〕這壁攔住賢路。那壁又擋住仕途。如今這越聰明。越受聰明苦。越癡呆。越享了癡呆福。越糊突。越有了糊突富。則這有銀的陶令不休官。無錢的子張學干祿。

〔六么序〕我想那今世裏。真男子更和那大丈夫。我戰欽欽撥盡寒鱸。則這失志鴈鵠。久困鰲魚。倒不如那等落落之徒。枉短檠三尺挑寒雨。消磨盡這暮景桑榆。我少年已被儒冠誤。羞歸故里。懶覩鄉閭。

〔么篇〕則這寒儒。則索村居。教伴哥讀書。牛表描硃。爲甚麼怕去長安應舉。我伴着夥士大夫。穿着些百衲衣服。半露皮膚。天公與小子何辜。問黃金誰買長門賦。好不直錢也。者也之乎。我平生正直無私曲。一任着小兒

簸弄。山鬼擲揄。

〔范仲淹云〕賢弟。似此訓蒙呵。幾時是你發達時節也。〔正末云〕您兄弟吃這些學生每。定害殺我也。〔唱〕

〔金盞兒〕出來的越頑愚。忒乖疎。便有文宣王哲劍。難拘束。一個個拴縛着紙筆子。一個個粧畫悶葫蘆。一個撮着那布裙踏竹馬。一個舒着那膝朋跳灰驢。他每那裏省的鴉窩裏出鳳雛。您兄弟常則是油瓮裏捉鮎魚。〔范仲淹云〕兄弟。請你那東道出來。我和他廝見。〔請科淨上云〕我如今無甚事。學堂裏望那張鎬去。〔正末云〕老兄。我哥哥范學士來在此。你和他廝見咱。〔做見科〕〔范仲淹云〕老兄。賢弟在此。多蒙垂顧。〔淨云〕知之。不知爲不知。〔正末云〕小生往常曾說。此便是小生的哥哥范學士。〔淨云〕多勞相公遠降。有失迎迓。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范仲淹云〕賢弟。這廝也是個愚魯之人。〔正末云〕哥哥。量他何足道哉。〔唱〕

〔醉扶歸〕這廝蠢則蠢家豪富。富則富腹中虛。〔帶云〕哥哥。〔唱〕便道東道和門館德不孤。他純經義不詞賦。他識字呵。不抵死十分看書。他則是個中選的鋤田戶。

〔淨云〕老相公請坐。我執料些茶飯去。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下〕〔范仲淹云〕兄弟。你身邊有何功課。〔正末云〕您兄弟積下萬言長策。哥哥你試看咱。〔范仲淹云〕兄弟。我將此萬言長策。獻上聖人。保舉你爲官。意下如何。〔正末云〕此處豈你兄弟久遠安身之地。〔范仲淹云〕兄弟。既然你要轉動。我與你三封書。投託三個人去。頭一封書洛陽黃員外。你投託他去。他見我書呈。你那衣食盤費。都在此封書上。第二封書是黃州團練副使劉仕林。他見我書呈。必有厚贈。這第三封書最要緊。是揚州太守宋公序。你下到這封書呵。休說你那盤纏鞍馬。就是前程事。都在此封書上。兄弟也。你着意者。你若不得第時。權在張家庄上住。我着人來取你爲官。你意下如何。〔正末云〕多謝哥哥賜我這三封書。我辭別東家。便索長行也。〔淨上云〕這弟子孩兒不中用。燒着一隻鵝。却揭開鍋蓋。可被他飛的去了。〔正末云〕長者。小生在此。多多混踐着。衆學生各自還家去。等我回時。可教他再來讀書。哥哥。小弟收拾了琴劍書箱。便索起程也。〔唱〕

【賺煞】您兄弟先謁信安君。後訪揚州牧。看小子今番命福。恁兄弟一片功名。心更速。豈不聞光陰如過隙白駒。我將這護身符。你看我變幾貫青蚨。【帶云】長者。【唱】我投人須投大丈夫。則這新豐一旅將。看馬周來不遇。【帶云】哥哥。你可放心也。【唱】你看我專等常何的那一紙薦賢書。【下】

【范仲淹云】兄弟去了也。長者恕罪。老夫就將着萬言長策。去獻與聖人。保舉兄弟爲官。不敢久停久住。祇候將馬來。別處採訪賢士。走一遭去來。【同下】

〔音釋〕 鎬音浩 鉤音袍 沒音暮 樞昌書切 獄于句切 粟須上聲 肅須上聲 叔音暑 服房

夫切 匱音讀 祿音路 簸音播 擲音爺 掄音余 肇音見 臙音廉 躬仁去聲 牧音

暮 福音府 速蘇上聲 白巴埋切

楔子

【旦上云】妾身是黃員外的渾家。是好煩惱人也。昨日有個秀才。投下一封書。俺員外接過書呈看罷。不知怎生。當夜晚間。員外害急心疼亡了。兀的不痛殺我也。【正末上云】自從張家庄上與哥哥約別之後。小生一徑的來到洛陽。投遞那黃員外。昨日下了書呈。在店肆中安下。今日無甚事。黃員外宅上走一遭去。哦。可怎生門首掛着紙錢那。【做喚門科云】門裏有人麼。【旦云】是誰。【正末云】小生是昨日下午書的張秀才。【旦云】你是那下書的。兀那秀才。你聽者。自從你昨日下午了書呈。將俺員外急心疼一夜妨殺了。今日有甚臉上我門來。你若入門時。抓了你那臉。卒風暴雨。不入寡婦之門。你快回去。【正末云】誰死了。【旦云】員外死了。【正末做哭科云】張鎬。你好命薄也呵。哥哥與我三封信。頭一封書投與洛陽黃員外。昨日下了書。一夜急心疼死了。那員外也。小生不避驅馳。索往黃州投着團練副使劉仕林走一遭去罷。【唱】

【仙呂賞花時】我恰做訪戴山陰王子猷。身似飄飄沒纜舟。爲活計拙如鳩。則這客僧投寺宿。措大謁儒流。

【么篇】投至得千里書回碧樹秋。則怕這一夜霜天白髮愁。王粲謁荊州。

我想那朝中故友。休教我空倚定仲宣樓。〔下〕

〔音釋〕 宿羞上聲

第二折

〔范仲淹同使官上云〕老夫范學士。自從江南採訪賢士。到於朝中。老夫就將兄弟張鎬所作萬言長策。獻與聖人。謝聖恩可憐。就加張鎬爲吉陽縣令。老夫本待親身自去。爭奈公事冗雜。老夫差一使命去。加官賜賞。使命。你近前來。我囑付你。你去潞州長子縣張家庄上。有一人是張鎬。爲他獻了萬言長策。聖人的命。加他爲吉陽縣令。教他走馬到任。小心在意。疾去早來。〔下〕〔使官云〕領了老相公言語。直至潞州長子縣張家庄上。加官賜賞。走一遭去。〔下〕〔淨上云〕自家張鎬。自從那張秀才散了學生。去了許多時也。我今日看了田禾回來。無甚事。且閒坐些兒則箇。〔使官上云〕來到也。左右接了馬者。張鎬聽聖人的命。〔淨云〕呀。快裝香來。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做跪科〕使官云。張鎬。爲你獻了萬言長策。聖人見喜。加你爲吉陽縣令。教你走馬上任。謝恩。〔淨拜科云〕待茶飯了去。〔使官云〕不必了。小官事忙。將馬來。回聖人話去。〔下〕〔淨云〕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嗨。我幾曾有那萬言長策來。是那張鎬的。錯加了官也。且由他。有誰知道。我如今不可久停久住。收拾鞍馬。便索理任去也。〔下〕〔正末上云〕小生張鎬。收拾琴劍書箱。且往黃州投遞團練副使劉仕林走一遭去。呵。〔唱〕

〔正宮端正好〕恨天涯空疏落。投至到玉關外。我則怕老了班超發了願。青霄有路終須到。剗地着我又上黃州道。

〔滾繡毬〕這一遭下不著孔融好等你那禰衡。一鸚哥也。我便似望鵬搏萬里青霄。你搬的我散了學。置下袍。去這布衣中莽跳。空着我繞朱門。恰便似燕子尋巢。比及見這四方豪士頻插手。我爭如學五柳的先生懶折腰。枉了徒勞。

〔云〕小生幼年間攻習儒業。學成滿腹文章。指望一舉狀元及第。崢嶸發達。誰想今日波波碌碌。受如此般辛

勤也。〔唱〕

〔叨叨令〕往常我青燈黃卷學王道。剗地來紅塵紫陌尋東道。如今十個九個人都道。都道是七月八月長安道。兀的不因殺人也麼哥。因殺人也麼哥。看書生何日得朝聞道。

〔云〕貧乃士之常。聖人道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唱〕

〔滾繡球〕雖然我住破窰。使破瓢。我猶自不改其樂。後來便爲官也。富而無驕。洛陽書坐化了。黃州書自審約。比及到那時節。有一個秀才來投託。這世裏誰似晏平仲。善與人交。〔云〕到那財主門首。報復將去。有個秀才下書。那財主便道着他門首等着。〔唱〕他腆着胸脯。眼見的昂昂傲。〔帶云〕要他那寶發呵。〔唱〕將我這羞臉兒。懷揣着慢慢的熬。〔帶云〕投至得他那幾貫錢呵。〔唱〕輕可等半月十朝。

〔云〕這裏是個三叉路。不知那條路往黃州去。天色暄熱。就在柳陰坐下歇一歇。等一個來往的人問路咱。〔正末坐地科〕〔行者上云〕好熱也。晒殺我也。〔正末云〕一個出家人來了。我問訊咱。〔唱〕

〔倘秀才〕敢問你個禪師長老。〔行者云〕問甚麼。〔正末唱〕這條路去黃州也不錯。〔行者云〕正是黃州大路。〔正末唱〕長老也。則他這鐘不宜時爲甚敲。〔行者云〕是無常鐘。死了人便撞這鐘。〔正末唱〕我道死了人的不是個鋤田漢。〔行者云〕不是。〔正末唱〕必然是個富官僚。〔行者云〕可知裏。〔正末云〕這官人姓甚名誰。〔行者云〕我說與你。死了的官人。是黃州團練副使劉仕林。〔正末唱〕我聽的他道了。

〔做歎氣科〕〔唱〕

〔醉太平〕爭些三兒把我撞着。可着我心痒難揉。揚州太守聽消耗。你這其間莫不害倒。第一封書已自無着落。第二封書打發誰行要。我將這第三封。扯做紙題條。〔帶云〕張鎬。〔唱〕則好去深村裏教學。

〔行者云〕說我這一跳。秀才你聞也是忙。忙便罷。閒便來寺裏吃酸餚來。〔正末云〕長老恕罪。張鎬也怎生如此般命蹇。哥哥與了三封書。妨殺了兩個人。第三封書。謁託揚州刺史。罷罷罷。我不往揚州去。我則回那潞州長子縣張家庄上。等哥哥消耗。可不好那。〔下〕〔龍神上詩云〕獨魁南海作龍神。興雲降雨必躬親。曾因悞受天公罰。至今不敢借凡人。吾神乃南海赤鬚龍是也。奉玉帝勅旨。着吾神行雨。身體困倦。在於廟中歇息片時。有何不可。〔正末上云〕好大雨也。兀的是個龍神廟。我那裏避雨去咱。〔唱〕

〔倘秀才〕則他這香火冷。把他庄家寶。倒莫不是雨雪少。把這黎民來瘦却。古廟荒涼。餓鬼鬼。我權捻土做香燒。怨書生的命薄。

〔云〕供卓上有一個玳兒。我試問神道。咱小生張鎬。流落在潞州長子縣張家庄。教着幾個村學。當時一日。有我的哥哥范學士來訪小生。將我萬言長策進了。保舉我爲官。又與我三封書。兩封書妨殺兩個人。第三封書小生不曾往揚州去。如今則回潞州長子縣去。張家庄上。等待哥哥消耗。小生若是能勾爲官。便與三個上上大吉。若是不能勾爲官。便與我三個下下不合神道。〔唱〕

〔滾繡球〕將碑玳兒咒愿了。香爐上度了幾遭。〔做擲玳科云〕元來是個下下不合神道。〔三科〕〔唱〕可怎生一擲一個不合神道。和這塊臭芹泥也折貴攀高。遮莫是角木蛟氏土貉。大古裏是今秋水落。你下下下。下了我大段田苗。將我些有金銀富漢都亡過。我和你無祭享泥神。兩個廝撞着。〔帶云〕我罵你呵。〔唱〕那裏也用順風調。

〔云〕這披鱗的曲蟾。帶甲的泥鰍。我反殺呵。是國家白衣卿相。你豈敢戲弄我。怎生出的這惡氣。我則題破這廟宇。便是我平生之願。取出我這筆墨來。有這簷間滴水。磨的這墨濃。蘸的這筆飽。就這搗椒壁上。寫下四句詩。〔做寫科云〕將寫就了。我表白一遍咱。〔詩云〕雨暘時若在仁君。鼎鼐調和有大臣。同舍若能知此事。饒將香火賽龍神。我題罷這詩也。覺一陣昏沉。就這殿角邊歇息咱。〔末做睡科〕〔龍神云〕兀耐張鎬無禮。你自命蹇福薄。時運未至。却怨恨俺這神祇。將吾毀罵。題破我這廟宇。更待乾罷。你行一程。我趕一程。行兩程。我趕兩

程。張鎬你聽者。〔詩云〕你虧心折盡平生福。行短天教一世貧。古廟題詩將俺這神靈罵。你本是儒人我着。你今後不如人。〔下〕〔正末做醒科云〕天色晴了。日影兒出來也。我趕程途去。便索長行。〔下〕〔淨騎馬上云〕自家張鎬的便是。託賴祖宗餘蔭。得了這官。如今去赴吉陽縣令。萬言長策不是我的。是那個張鎬的。我就混賴了他的。有誰知道。今日走馬赴任行動咱。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正末上云〕兀的不是張仲澤。仲澤。〔淨云〕不中。我索走走。〔下〕〔正末唱〕

〔呆骨朵〕我這裏高阜處不住的呀呀叫。〔曳刺上云〕一匹好馬也。〔正末唱〕見一個帶牌子的曳刺隨着。〔云〕敢問麼。〔曳刺云〕你問甚麼。〔正末唱〕這人姓甚名誰。〔曳刺云〕姓張是張鎬。〔正末唱〕他那年紀兒是大小。〔曳刺云〕三十歲也。〔正末唱〕莫不在長子縣村中住。〔曳刺云〕是長子縣居住。〔正末唱〕因甚上爲官爵。〔曳刺云〕爲他獻了萬言長策來。〔正末云〕他那裏有萬言長策。〔唱〕我則道舊相知張仲澤。〔帶云〕哥哥休怪。〔唱〕管是我眼睛花。將他錯認了。

〔曳刺云〕傻扁放手。我趕相公去。〔下〕〔正末云〕他那裏取萬言長策來。世上多有同名同姓的。我則回路州長子縣張家庄上。等待哥哥消耗便了。〔下〕〔淨騎馬上云〕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天色晴了也。我走了這一日。覺的有些困倦。且下這馬來。拴在柳樹上。在這綠陰之下暫歇息咱。〔曳刺上云〕好塊子馬。脚打着腦杓子。走趕不上。兀的不是那塊子馬。相公敢在這裏。〔曳刺見淨科〕〔淨云〕兀那廝是甚麼人。〔曳刺云〕廝家是個曳刺。接相公來。則被那塊子馬走的緊。廝家緊趕着。跟不上。接不着相公。〔淨云〕你知道你那罪過麼。〔曳刺云〕廝家不知道。〔淨云〕你要饒你那罪過麼。〔曳刺云〕可知要饒哩。〔淨云〕你路上曾見個秀才麼。〔曳刺云〕廝家見來。〔淨云〕你殺了他去。我便饒了你罪過。〔曳刺云〕廝家知道。我殺那傻扁去。且慢者。乞個罪名。〔淨云〕他拐了我梅香。偷了我壺瓶臺盞。你殺了他去。〔曳刺云〕我便去。〔淨云〕你回來。倘若你不殺他呀。你休瞞了我。要你三件信物。要他那衣衫襟子。刀上有血。掙命的土刻灘子。三件都有。你便來回話。〔下〕〔正末上云〕天色喧熱。打破了我這脚。我慢慢的行波。〔曳刺趕上云〕兀的不是那傻扁。兀那秀才。你住者。我和

你說話。〔正末云〕那騎馬的可正是張仲澤麼。〔曳刺云〕俺那相公認的你。着我與你十兩棗穰金。在我這腿曲縫子裏打着。你自取去。〔正末云〕在那裏。〔做低頭取科〕〔曳刺云〕你黃泉做鬼休怨我。〔做殺末科〕〔正末云〕哥哥。饒俺性命。小生其實冤屈。死於九泉之下。我不告張仲澤。我則告着你。〔曳刺放末科云〕兀那秀才。他道你拐了他梅香。偷了他壺瓶臺盞。教我來殺你。你可說你怎生冤屈。你試慢慢說一遍咱。〔正末云〕哥哥。你停嗔息怒。聽小生從頭至尾。告訴得來。小生姓張名鎬。字邦彥。他姓張名浩。字仲澤。因與俺同名同姓。他留小生在他庄兒上。教着幾個村童。當初一日。有我的哥哥是范學士來相訪小生。將我的萬言長策收了。又與了我三封書。兩封書妨殺了兩個人。有第三封書。小生不曾往揚州去。眼見的小生離了那庄上。哥哥着人來宣喚我爲官。小生可不在。他也姓張名浩。我也姓張名鎬。同名同姓。賴了我這官爵。他恐怕久後白破他這事。故意着哥哥來殺壞小生。他自封妻廕子。哥哥。你沒來由。替別人做甚麼。〔曳刺云〕怎的呵。是俺那傻吊的不是。〔正末云〕小生倒不怪那張仲澤。則怪我那范學士哥哥。〔曳刺云〕兀那秀才。你休胡說。那范學士你怎生怨他。〔正末唱〕

〔倘秀才〕我則爲他三封書。把我這前程來誤。却萬言策被別人賴了。大道上肯分的軸頭兒廝抹着。他請我在庄兒上教村學。也會看成的我至好。

〔曳刺云〕兀那秀才。他也姓張名浩。你也姓張名鎬。他是那一個浩字。你是那一個鎬字。你試說我聽咱。〔正末云〕哥哥不知。聽小生說。〔唱〕

〔滾繡球〕我是金字邊着個高。〔曳刺云〕可他呢。〔正末唱〕他是點水邊着個告。因此上一般名號。〔曳刺云〕那加官的管着甚麼來。〔正末唱〕誰想這送宣的再也不辨個根苗。他道是蓋世豪。我道是兒女曹。恰兩個非同管鮑。哥也則你那十兩棗穰金。是鞘裏藏刀。俺兩個一時本是知心友。不想道半路裏番爲刎頸交。他怎肯將我就饒。

〔曳刺云〕兀那秀才。你不說呵。我怎麼知道。既然這等。饒你性命。不殺你。〔正末云〕謝了哥哥。〔做行科〕〔曳刺云〕兀那秀才轉來。問你要三件信物。〔正末云〕那三件信物。〔曳刺云〕要你那衣衫襟。刀子有血。掙命的土刻灘子。你與我這三件兒。你便去。〔正末云〕哥哥。你要衣服。可割一塊去。〔曳刺云〕將來。〔做割科云〕衣襟有了也。這刀子上要有血。〔正末云〕怎麼能勾這刀子有血。〔曳刺云〕兀那秀才。揀你那不痛處。我扎一刀子。〔正末做怕科云〕哥哥。那答兒是不疼的。〔曳刺云〕兀那秀才。你打破鼻子。〔正末做打鼻科〕〔曳刺云〕你重些打。〔正末云〕哥哥怎麼打。〔曳刺自做打鼻出血科云〕這般打。〔正末云〕哥也。打破你的鼻子。就着那血抹在那刀子上罷。省的我打。〔曳刺云〕倒好了你也。那秀才你躲了。〔做跌倒科〕〔正末云〕哥也。你做甚麼。〔曳刺云〕傻吊也。可是那掙命的土刻灘子。〔正末云〕感謝哥哥。此恩念異日必當重報。敢問哥哥姓甚名誰。〔曳刺云〕我姓趙。是趙實。你久後得官呵。休忘了趙實。〔正末云〕哥哥是趙實。我牢記着哩。小生一句話敢說麼。〔唱〕

〔煞尾〕你是必興心兒再認下這搭沙和草。哥也。你可休不挂意揩抹了。這把帶血刀。〔帶云〕張浩。〔唱〕休想天公把你饒。鞭牛漢平白的賴了官爵。採桑婦沒來由受了郡誥。我空向他鄉走一遭。千里投人。怕的是到若不是吾兄義氣高。若不是哥哥怎生了。山海也似恩臨決然報。異日崢嶸廝撞着。請一個傳神巧待詔。一幅丹青寫容貌。堂上鋪陳掛幔幙。羅列盃盤置椅卓。百味珍羞不教少。一炷明香日暮燒。將你那救我命的恩人。〔帶云〕你是趙實哥哥。〔唱〕直供養到老。〔下〕

〔曳刺云〕秀才去了也。三件信物都有了。我回相公話去。〔下〕〔淨上云〕這廝好不幹事。這早晚不來回話。〔曳刺上見淨云〕相公。酒家回來了也。〔淨云〕你殺了那秀才也不曾。〔曳刺云〕我趕上只一刀。殺了那秀才。三般驗證都有。衣衫襟刀子有血。相公怕不信呵。去看那掙命的土刻灘子。〔淨云〕這廝好男子。我饒了你。接不着的罪過。〔背云〕秀才也殺了。這廝久後說出來可怎了。則除是這般。兀那曳刺。你去了一日光景。馬不曾

飲水。兀那裏有井。你那裏打些水飲馬去。〔曳刺云〕洒家知道。〔曳刺做打水。〕〔淨推科。〕〔曳刺云〕有人推我。〔做轉身按倒淨科云。〕叫有殺人賊也。〔宋公序引隨從冲上云。〕小官宋公序。今取回京師去也。來到此處。是甚麼人鬧吵。拿近前來。你是甚麼人你說。〔曳刺云。〕洒家是吉陽縣伺候。教小人接新官去。接着這個傻屌。他道你怎麼誤了接待我。洒家便道。那馬走的緊。小人趕不上。他便道你要饒你麼。洒家便道。可知要饒哩。他便道。你路上曾見一個秀才來。我便道見來。他道你去殺了他去。我便道乞個罪名。這個傻屌便道。他拐了我梅香。偷了壺瓶臺盞。他又怕我不肯殺他。問我要三件信物驗證。要衣衫襟。刀子有血。拚命的土刻灘子。洒家趕上秀才。說了他項上事。那秀才姓張名鎬。這傻屌也姓張名浩。他兩一般名字。他混賴了他萬言長策。得了他官爵。洒家聽的說。我放的秀才去了。回這傻屌的話。他久後怕我說出來。着我飲馬去。我到井邊。恰待打水。這傻屌便要推我在井裏。相公。我死呵不打緊。我有八十歲的母親。可着誰人侍養。說兀的做甚。〔詞云。〕小人說從頭至尾。說的來不差半米。殺了秀才又殮死洒家。傻屌也你做的個損人利己。〔宋公序云。〕我多聽的范學士哥哥說。一個張鎬的名兒。這個未知是不是。祇候人拿住這兩個人。跟隨我去。到於京師。見了范學士。親問明白。我自有個主意。左右那裏將馬來。赴京師走一遭去。〔淨云。〕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同下。〕

〔音釋〕

落音撈

着池燒切

鷲音傲

樂音撈

響音蔭

約音沓

託音討

十繩知切

訖音信

揉與撓同

學奚交切

却音巧

薄巴毛切

狡音叫

貉音豪

祇音其

爵音勦

傻商鮮切

切 吊獨上聲

幙音冒

卓之卯切

第三折

〔范仲淹上云。〕老夫范學士。自從將兄弟張鎬。加爲吉陽縣令。至今音信皆無。老夫今奉聖人的命。差老夫饒州公幹。收拾行裝。便索往饒州走一遭去來。〔下。〕〔外扮長老上詩云。〕澗水煎茶燒竹枝。袈裟零落任風吹。看經只在明窗下。花落花開總不知。貧僧乃薦福寺長老。自幼出家。剃度爲僧。經文佛法。無不通曉。我道寺中碑亭內。有一統碑文。是顏真卿寫的。就是他親手鐫的。書法精妙。寺中以爲至寶。等閒人不得見。近日有一人姓張名鎬。是范學士的朋友。因持三封書投託人。妨殺了兩個人。流落在此。貧僧每日齋食管待。今日無甚事。請

到方丈中。與此人攀話。這早晚敢待來也。〔正末上云〕打聽的范學士哥哥。在此饒州爲刺史。小生一徑的投到饒州來。不想哥哥又宣的回。將小生淹留在此。這薦福寺中安下。多多的定害這長老。早間使人來請。小生須索方丈中走一遭去呵。〔唱〕

〔中呂粉蝶兒〕千里而來。早則不與闌了子猷訪戴。乾賠了對踐紅塵踏路的芒鞋。則俺那守饒州范學士故人安在。哥也不爭你日轉千階。我便

是第二番又劫着個空寨。〔醉春風〕行殺我也客路遠如天。閃殺我也侯門深似海。趁着這木魚聲。每日上堂齋。秀才也更做甚麼客客。謝長老慈悲。爲小生貧困。將我做上賓看待。

〔見長老科云〕長老。小生在此。多混踐長老也。〔長老云〕不敢。請坐。敢問先生學成滿腹文章。爲何不進取功名。剋地流落四方。是何主意。〔正末云〕長老不問呵。小生不敢說。休嫌絮煩。聽小生說一遍咱。〔長老云〕先生慢慢說一遍。〔正末唱〕

〔石榴花〕小生可便等三年一度選場開。守村院看書齋。〔長老云〕當初范學士可怎生相訪來。〔正末唱〕不想俺那月明千里故人來。他見我便困在萬丈塵埃。〔長老云〕說道與了你三封書。去投遞人如何。〔正末唱〕倚仗着他三封書。還了我這饑寒債。〔帶云〕好處托生也。〔唱〕先妨殺一個洛陽的員外。筵黃州早則無方礙。半路裏先引的一個旋風來。

〔長老云〕先生但肯謁託一兩個朋友呵。必有濟惠。〔正末唱〕

〔鬬鵲鶉〕只爲他財散人離。閃的我天寬地窄。抵死待要屈脊低腰。又不曾巧言令色。況兼今日。十謁朱門九不開。休道有七步才。他每道十二金釵。強似養三千劍客。

〔長老云〕先生何不進取功名。自甘流落。〔正末云〕小生待要往京師去。爭奈缺少盤纏。〔長老云〕既然如此。你若進取功名呵。我無物相贈。我這碑亭中有一通碑文。乃是顏真卿書法。我將一千張紙幾錠墨。教小和尚打做法帖。賣一貫錢一張。往京師去。一路上做盤纏。意下如何。〔正末唱〕

〔晉天樂〕謝吾師傾心愛。有田文義氣趙勝的胸懷。打一統法帖碑。去向京師賣。到處裏書生都相待。誰肯學有朋自遠方來。那裏取鳴時的鳳麟。則別些三個喧檐的燕雀。當路的狼豺。

〔長老云〕先生。今日天色晚了。到來日着行者與你打法帖。老僧回方丈中去也。〔下〕〔正末云〕我閉上這門。就方丈中宿過一夜。明日五更前後。打了這碑文。慢慢的上路便了。〔內做雷響科〕〔云〕兀的雷響。不下雨也。我開了這門試看咱。好大雨也呵。〔唱〕

〔紅繡鞋〕本待看金色清涼境界。霎時間都做了黃公水墨樓臺。多管是角木蛟當直聖親差。把黃河移得至和東海。取將來抵多少長江風送客。

〔帶云〕這兩越下的大也。〔唱〕

〔上小樓〕這雨水平常有來。不似今番特煞。這場大雨非爲秋霖。不是甘澤。遮莫是箭杆雨。過雲雨。可更淋漓辰靄。〔帶云〕我今夜不讀書。〔唱〕看你怎生飄麥。

〔帶云〕兀的不誆殺我也。〔唱〕

〔么篇〕振乾坤雷鼓鳴。走金蛇電影開。他那裏撼嶺巴山。攪海翻江。倒樹摧崖。這孽畜更做你這般神通廣大。也不合佛頂上上大驚小怪。

〔龍神上云〕鬼力轟碎了碑文。這張鐫你聽者。〔詩云〕莫瞞天地昧神祇。禍福如同燭影隨。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下〕〔正末云〕天色明了。我看那碑文呀。一夜雷轟碎了這碑文也。〔唱〕

〔滿庭芳〕粉碎了閻浮世界。今年是九龍治水。少不的珠露成災。將一統

家丈三碑。霹靂做了石頭塊。這的則好與婦女搥帛。把似你便逞頭角。欺負俺這秀才。把似你便有牙爪。近取那檐臺周處。也會除三害。我若得那魏徵劍來。我可也敢驅上斬龍臺。

〔云〕怎生不見長老到來。〔長老上云〕張先生。一夜雷雨不住。可是怎生。〔正末云〕長老。一夜雷霹碎了這碑文也。〔長老云〕你因甚惱着雷神來。〔正末唱〕

〔快活二〕你不去五臺山裏且逃乖。乾把個梵王宮密雲埋。則待要倒天河湮沒了講經臺。那裏取日月光琉璃界。

〔鮑老兒〕當日個七箇女思凡。養着俺這秀才。那其間可不好霹碎了天靈蓋。古廟裏題詩是我罵來。我不曾學了煮海張生。怪我腹懷錦繡。劍揮星斗。胸捲江淮。饒你衝開海嶽。磨昏日月。崩塌山崖。

〔云〕長老。小生命運如此。是天不容小生也。這殿角邊有株槐樹。要我這性命做甚麼。倒不如撞槐身死。〔范仲淹冲上拖末云〕螻蟻尙且貪生。爲人何不惜命。〔正末唱〕

〔十二月〕我爲甚的做鉏麕觸槐。拚捨了這土木形骸。〔范仲淹云〕孔子有言。吾豈匏瓜也哉。想你滿腹文才。一時未遇。何便不振如此。〔正末唱〕想吾豈匏瓜也哉。好看我無處安排。〔范仲淹云〕我不曾與你三封書來。〔正末云〕再休題三封書。與我添些兒氣概。怎知道救不得我月值年災。

〔堯民歌〕做了場蒺藜沙上野花開。〔范仲淹云〕指望你金榜標名。〔正末唱〕但占着龍虎榜。誰思量這遠鄉牌。那裏是揚州車馬五侯宅。今日個洛陽花酒一齊來。哀也波哉。西風動客懷。空着我流落在天涯外。

〔范仲淹云〕兄弟也。你則今日跟的我往京師。見聖人去來。〔正末云〕小生情愿跟的哥哥走一遭去。〔唱〕

〔耍孩兒〕更怕我東南倦上紅塵陌。空惹的行人賽色。可不騎鶴人枉沉

埋把着個顏回瓢也叫化的回來。未曾結廬山長老白蓮社。正遇着東海龍王大會。他共我冤仇大。將這座藥師佛海會。都變做趙太祖凶宅。

【二煞】若不是入金剛護着寺門。險些兒四天王值着水災。偏這條龍不受佛家戒。恰纔禪燈老衲開青眼。可又早薦福碑文臥綠苔。空悲慨。他風雲已遂。我日月難捱。

【一煞】雖然相公回。百姓安。則怕小生行。雨又來。也是我會經着蛇咬自驚怪。我則見一株松影橫僧舍。錯認做個千尺蒼龍臥殿堦。真無奈。今日貴神迎見喜。我問甚麼青龍洞求財。

【煞尾】相公文章欺董仲舒。詩才過李太白。則爲這三封書齋發。我做十年客。你則休教入輔相。葫蘆提了那萬言策。〔同下〕

〔長老云〕貧僧無甚事。陪着范學士同赴京師走一遭去來。〔下〕

〔音釋〕 賠音裴 客音楷 旋去聲 窄齋上聲 色篩上聲 煞音晒 澤池齋切 靄哀上聲 麥音

賣 撼含去聲 轟音烘 帛巴埋切 躡音塔 鉏助平聲 麀音移 匏音袍 宅池齋切

陌音賣 嘅開去聲 齋音躡 策釵上聲

第四折

〔范仲淹上云〕老夫范學士。自與兄弟張鎬。同到京師。見了聖人。日不移影。對策百篇。聖人見喜。加爲頭名狀元。今日驛亭中安排茶飯。管待狀元。令人請去了。這早晚敢待來也。〔正末上云〕張鎬。怎想有今日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往常我望長安心急馬行遲。誰承望坐請了一個狀元及第。想面生也白象笏。少拜識也紫朝衣。今日個列鼎而食。煞強如淡飯黃齏。到今日恰回味。

〔駐馬聽〕當日個廢寢忘食。鑄鐵硯長分磨劍的水。到今日攀蟾折桂。步

金階纔覓着上天梯。得青春。割斷管寧席。險白頭擲却班超筆。謝罷禮君恩。勅賜平身立。

〔做見科〕〔范仲淹云〕兄弟。蟬噪有日。奮發有時。若不是這一番舉薦呵。豈有今日。〔正末云〕不干哥哥事。〔范仲淹云〕果然不干我事。是兄弟的才學過人。〔正末云〕也不是。〔范仲淹云〕都不是呵。憑甚麼得這官來。〔正末唱〕

〔鴈兒落〕都則爲范張雞黍期。今日得龍虎風雲會。你休誇舉薦心。我非得文章力。

〔得勝令〕都則爲那平地一聲雷。今日對文武兩班齊。想當初在古廟裏題詩句。誰承望老龍王劈破面皮。其實驅逼的我無存濟。誰知可元來運通也有發跡。

〔長老云〕貧僧來到這京師。聽知的張鎬中了頭名狀元。在於驛亭中。我望相公走一遭去。〔做進見科〕〔范仲淹云〕長老。間別無恙。〔正末云〕長老勿罪。〔長老云〕恭喜相公。已得笑除。〔正末唱〕

〔落梅風〕當日個薦福碑。多謝你老禪師。倒賠了紙墨。不想那避乖龍。肯分的去碑上起。可早霹靂做粉零麻碎。

〔宋公序上云〕小官宋公序。聽知的范學士哥哥在驛亭中。我先去見哥哥去。趙實你休着走了。那張浩。只在這裏等着。來到門首。我自過去。〔做見范科云〕哥哥。一別許久。〔范仲淹云〕相公。你與這相公廝見。〔宋問科云〕敢問哥哥。這位是誰。〔范仲淹云〕則這個便是張鎬。〔看張云〕兄弟。這個便是揚州太守宋公序。〔正末唱〕

〔水仙子〕枉自有三封書札袖中攜。我則索撥盡寒爐一夜灰。眼睜睜。現放着傍州例。我則去那菜饅頭處拖狗皮。早兩樁兒送的來路絕人稀。〔范仲淹云〕兄弟。那死的死了。揚州爲何不去。〔正末唱〕便道你揚州牧能意氣。我則怕又做

了死病難醫。

〔宋公序云〕哥哥。不知您兄弟路上。拿住一個假張浩也。〔范仲淹云〕在那裏。拿將過來。〔正末云〕張仲澤。我
和你有甚冤仇。着人殺壞我來。〔淨云〕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正末唱〕

〔川撥棹〕你道你便老實。你不知爲不知。你只會拽把扶犁。抱甕澆畦。萬
言策誰人做的。你待要狐假虎威。哎。你個賈長沙省氣力。

〔七弟兄〕就裏端的現放着試金石。這是萬邦取則魚龍地。對金鑒壯志
吐虹霓。不比你那看青山滿眼騎驢背。

〔梅花酒〕呀。張仲澤你忒下得。說小生當日正波迸流移。無處可也依棲。
他倚恃着黃金浮世。在我險些兒白髮故人稀。當日在村庄裏。村庄裏教
學的。教學的謝天地。謝天地。遂風雷。遂風雷。脫白衣。脫白衣。上丹墀。上丹
墀。帝王知。帝王知。我身虧。我身虧。那一日。那一日。便心裏。便心裏。得便宜。
〔收江南〕呀。你今日討便宜。翻做了落便宜。你待將漚麻坑索。換我那鳳
凰池。〔淨云〕可憐見我父親年紀高大。又有疾病哩。〔正末唱〕你道你父親年老更殘疾。他
也不是個好的。常言道老而不死是爲賊。

〔云〕只不見我那大恩人在那裏。〔曳刺云〕相公認的洒家麼。只我便是趙實。〔正末云〕哥哥。受張鎬兩拜。
〔曳刺云〕洒家不敢。相公請起。〔范仲淹云〕兄弟。你爲甚麼拜他。〔正末云〕哥哥不知。我當此一日。若不是他
饒了我性命呵。豈有今日。〔范仲淹云〕元來有這等事。你一行人聽我下斷。假張浩暗賴了萬言長策。詐圖官
爵。殺壞平人。市曹中明正典刑。趙實見義當爲。不行邪徑。就加你爲吉陽縣令。薦福寺長老。加爲紫衣太師。宋
公序選吉日良辰。就招女婿張鎬。過問老夫。殺羊造酒。做一個慶喜的筵席。〔衆謝科〕〔正末唱〕

〔鴛鴦煞〕則這遠公休結白蓮會。謝安却被蒼生起。誰知也有這日。成就了
了宰相薦賢心。纔趁了男兒仗義膽。白破了賊漢拖刀計。倒招了個女嬌

娃結眷姻。和你這老禪師爲交契。大都來是書生命裏。不爭將黃閣玉堂臣。幾乎的做了違宣抗勅鬼。

〔音釋〕食繩知切 席星西切 筆邦每切 立音利 力音利 實繩知切 跡將洗切 墨忙背切

耙音罷 畦音奚 的音底 石繩知切 得當美切 日人智切 漚歐去聲 疾精妻切 賊

則平聲

題目 三封書謁揚州牧

正名 半夜雷轟薦福碑

謝金吾詐拆清風府雜劇

楔子

〔冲末扮殿頭官領校尉上〕〔殿頭官詩云〕君起早。臣起早。來到朝門天未曉。長安多少富豪家。不識明星直到老。下官殿頭官是也。今有王樞密奏知聖人。因為官道窄狹。車駕往來不便。奉聖人的命。就着王樞密立起標竿。拆到楊家清風無佞樓止。如有違拒者。依律論罪。令人傳與王樞密。只等拆徧了。可來報知。好回聖人話。〔校尉云〕理會得。〔殿頭官詩云〕奉命傳宣下玉階。東廳樞密要明白。修街先把標竿立。事完回奏聖人來。〔下〕〔淨扮王樞密領祗候上云〕下官姓王名欽若。字昭吉。方今大宋真宗皇帝即位。改元景德元年。下官現為東廳樞密使。這裏也無人。下官本是番邦蕭太后心腹之人。原名是賀驢兒。為下官能通四夷之語。善曉六番書籍。以此遣下官直到南朝。做個細作。臨行時蕭太后恐怕下官戀着南朝富貴。忘了北番之恩。在我這左腳底板上。以硃砂刺賀驢兒三個大字。下面又有兩行小字。道寧反南朝。不背北番。下官自入中原。正值真宗皇帝為東宮時。選文學之士。下官因而得進。今聖人即位。寵用下官。陞拜樞密之職。掌着文武重任。言聽計從。好不權勢。只有一事不能稱心。現今有一員名將。乃是楊令公之子。姓楊名景。字彥明。更兼他手下有二十四個指揮使。人人勇猛。個個英雄。天下軍民。皆呼他為楊六郎。因他父子每盡忠報國。先帝與他家造下一座門樓。題曰清風無佞樓。至今樓上有三朝天子御筆勅書。大小朝官。過者都要下馬。天子春秋降香。楊六郎母親封為佖太君。有先皇誓書鐵券。與國同休。免他九個死罪。那楊景鎮守着瓦橋三關。所以北番不能得其尺寸之地。近來有蕭太后使人。將書來見下官之罪。說我忘了前言。我今無計可施。想來蕭太后連年不能取勝。皆因懼怕楊景。不敢興兵。若得殺了楊景一個。雖有二十四個指揮使。所謂蛇無頭而不行。也就不怕他了。那時等我蕭太后盡取河北之地。易如反掌。豈不稱了。下官平生之願。前者聖人曾言。御街窄狹。車駕往來不便。下官就要乘此機會。謀殺楊景。令人與我喚將女婿謝金吾來者。〔祗候云〕理會的。謝金吾安在。〔丑扮謝金吾上云〕我做衙內不糊塗。白銀偏對眼珠烏。滿城百姓聞吾怕。則我倚權挾勢謝金吾。小官謝金吾是也。官拜

衙內之職。你道我是使着那個的權勢。我丈人是個王樞密。誰敢欺負我。我打死人。又不要償命。到兵馬司裏坐牢。今有丈人呼喚。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門首也。令人報復去。道謝金吾下馬也。〔祇候云〕報的大人知道。謝金吾來了也。〔王樞密云〕着他過來。〔祇候云〕着過去。〔謝金吾做見科云〕父親。喚你孩兒。有甚麼公幹。〔王樞密云〕喚你來別無甚事。前日聖人曾言。官道窄狹。車駕往來不便。我今日早間奏過。在這京城裏外。立下丈二標竿。但抹着標竿者。不問軍民房舍。盡行拆毀。拆到楊家清風無佞樓止。你不曉得那楊家。須是我的對頭。我如今把這個到字。添上個立人。做個倒字。則說拆倒清風無佞樓止。差你大量官街闊狹高下。一例拆毀。金吾。你可用心着志。務要拆倒清風無佞樓住。早些回我的話來。〔謝金吾云〕孩兒此一去。隨他銅牆鐵壁。也不怕不拆倒了他的。〔王樞密唱〕

【仙呂賞花時】我可甚的要拆倒清風無佞樓。也只爲嶮與楊家話不投。〔云〕我料得楊景那廝。聞知拆倒了他家門樓。必然趕回家來。與我詰奏其事。那時節我預先差人。牽住他。奏過聖人。責他擅離信地。私下三關之罪。〔唱〕但賺的離雄州。便好將他斬首。〔云〕此事只好我和你知。休要泄漏者。〔謝金吾云〕我好不乖哩。要你分付。〔王樞密唱〕這的是六耳不通謀。〔同下〕

〔音釋〕樞處平聲 白巴埋切 券音勸 賺音堪

第一折

〔謝金吾領夫役上云〕自家謝金吾的便是。奉聖人的命。說這街道窄狹。車馬往來不便。不管大小官員房舍。但是侵占官街的。盡皆拆毀。來到這所門樓根前。這樓正占着官街。夫役每向前與我拆倒者。〔院公上云〕老漢是楊令公家的老院公。是什麼人在門前大呼小叫。我去看咱。〔見謝金吾云〕衆夫役您且住者。爲什麼敢拆我家府裏的清風無佞樓。〔謝金吾云〕你這老奴才。那裏知道。我是奉聖旨開展街道。現今你這樓正占着官街。應得拆毀的。〔院公云〕既然是這等。我去請老夫人與你說話。太君有請。〔正旦扮余太君引七娘子八娘子上〕〔正旦云〕老身余太君的便是。正在中堂閒坐。只聽的門首大驚小怪。不知爲何。〔七娘子云〕老院公爲什麼這般慌慌的來。〔院公云〕告的夫人知道。謝金吾領着衆多夫役。拆毀房舍。到嚕這無佞樓根前了。

也。老夫人何不與他說去。〔正旦云〕誰這般道來。〔院公云〕現今正在那裏要拆毀哩。〔正旦云〕上面見有先皇的御書。他怎敢拆毀。此人好是大膽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則俺這百尺樓臺。是祖先留在功勞大。更打着個郡馬的名色。那廝也怎敢便來胡拆。

〔混江龍〕這樓呵。起初修蓋也不知費他府藏偌多財。上面有御書的玉札。欽賜的金牌。莫說朝省裏官員皆下馬。便是春秋天子也要降香來。〔院公云〕這早晚敢動手哩。老夫人行動些兒。〔正旦唱〕只聽的鬧垓垓。越急的我氣哈哈。脚忙擡步難捱。半合兒行不出宅門外。我這裏擋不住夫役。遮不住的塵埃。

〔謝金吾云〕老夫人。你來做什麼。〔正旦云〕我這清風無佞樓。是奉聖旨蓋的。你怎敢拆毀俺這樓來。〔謝金吾云〕老夫人。你差矣。當初是聖人命替你家蓋。如今我也奉聖旨替你家拆。是礙了我走路。我要拆來。夫役每先把那門樓上的磚瓦亂摔下來。〔正旦云〕這廝好無禮也。〔唱〕

〔油葫蘆〕我只見他帶瓦和磚擡下來。〔謝金吾云〕夫役每將這椽木都屈拆了。等我拏家去做柴燒。管他怎的。〔正旦唱〕他他他將椽木拆做柴。〔謝金吾云〕上緊的拆。〔正旦唱〕他他他催我的來。不放片時刻。則他這滿城人。那一個不添驚怪。偏我這一家兒直恁的遭殘害。〔謝金吾云〕老夫人。上命差遣。蓋不由己。我直從朝門外拆起。多少王侯宰相家。連片拆了。單單拆的你這一家兒也。〔正旦唱〕我這裏急問他。他那裏硬掙鬪。向前去手搭住腰間帶。〔謝金吾云〕老夫人。你好沒意思。我是奉聖人的命。你揪住我待要怎的。〔正旦唱〕你敢是沒聖旨攬差排。

〔謝金吾云〕老夫人。誰敢說謊。現有聖旨哩。〔正旦云〕有聖旨在那裏。我與你面聖去來。〔唱〕

〔天下樂〕恰兩個廝扭定。向君王前奏去來。〔謝金吾云〕我和你去不妨事。夫役每不要管他。則管拆着。〔正旦唱〕則你個喬也波才直恁歹。俺雖是隨朝的武官十數載。

〔謝金吾云〕只因你這樓正占着官街。方纔拆了你的。〔正旦唱〕這門樓誰不會過去。這門樓誰不會到來。偏你這謝金吾嫌道窄。

〔謝金吾云〕老夫人。你也只亂嚷。那聖旨上明明寫道。拆倒清風無佞樓止。須不是我私造的。你要請看。我就與你看。今日好友定要拆毀了。〔正旦云〕敢不是聖旨麼。〔謝金吾云〕難道我哄你。那裏有個聖旨是好假的。你只管言三語四。信口兒罵誰哩。敢不中麼。〔正旦唱〕

〔那吒令〕這都是王樞密。王樞密的計策。故意教謝金吾。謝金吾來拆壞。強把着宋眞宗。宋眞宗來頂戴。上不怕天理該。下不怕人情駭。你也啓奏的忒不明白。

〔鵲踏枝〕割捨了我個老裙釵。博着你個潑鴛鴦。遮莫待搗怨鼓。搬皇城。死撞金堦。覷了他拆的來。分外不由我感嘆傷懷。

〔云〕謝金吾。我家和你往日無冤。舊日無讎也。〔唱〕

〔寄生草〕咱和你又無甚別離隙。怎這般狠佈擺。領着火頑皮。賊骨渾無賴。也不問個朱樓畫壁。誰家界。霎時間。早雕欄玉砌都安在。似你這不忠不信害人賊。那裏也有仁有義。朝中客。

〔謝金吾云〕且莫要說起聖旨。便是我謝衙內現做的。朝中臣宰。你也不該挺撞我。〔正旦唱〕

〔村裏耍鼓〕那廝道朝中臣宰。則俺楊家也不是民間宗派。〔謝金吾云〕你還不認的我哩。我是王樞密的女婿。那裏看的你個白頭疊雪的在眼兒裏。〔正旦唱〕兀來你倚着丈人行的氣概。就待欺負咱年華高邁。〔金吾云〕你這個老人家。好不知高低。我儘讓你說幾句便罷。則管裏倚老賣老。口裏嘮嘮叨叨的說個不了。你便就長出些個鬍子來。我也不理你。你去。〔謝金吾推正旦倒科〕〔正旦唱〕不隄防被他來這一摔。錯閃了腰肢。擦傷了膝蓋。爭些兒兒磕破了腦袋。哎。你也可憐俺個白頭的這妳妳。

〔謝金吾云〕夫役每把那金釘朱戶。虬鏤亮樞。拆不動的都打爛了罷。〔正旦唱〕

〔元和令〕他他他。他把金釘朱戶生扭開。虬鏤亮樞盡毀敗。〔謝金吾云〕把那柱子就砍拆了。〔正旦唱〕把沉香柱一似拆麻穢。土填平多半街。〔云〕你拆了我門樓也罷了。怎麼將這御書牌額都打碎了。〔唱〕怎生的打碎了這牌額。〔謝金吾云〕我便碎了這面牌額。打甚麼不緊。你要告。告了我。〔正旦唱〕難道你有官防無世界。

〔謝金吾云〕我奉聖人的命在此。你罵了我。就是罵了聖旨一般。你罵聖旨該得何罪。〔正旦唱〕

〔青哥兒〕那廝拆壞了咱家。咱家第宅。倒把着大言。大言圖賴。教我便有口渾身也怎劈劃。哎。誰想我到這年衰。值着凶災。被他推倒。當街跌損形骸。自從鬼門關上。孩兒每喳喳的叫回來。他也忒欺人煞。

〔謝金吾云〕夫役每今日也拆不了。明日再來拆罷。〔下〕〔正旦云〕嗨。這箇那裏是謝金吾敢來這裏撒潑。明明是王樞密與俺家做對頭。故意使他來的。我那六郎孩兒。好個性子。他若知道。怕不跑回家來。一發着他道兒了。老院公你近前來。只今日我修下一封書。你直至瓦橋三關。說與六郎孩兒。若有明白的聖旨。着他下關來。若無明白聖旨。着他休下關來。小心在意者。〔唱〕

〔賺煞〕若不除得那昧心賊。依舊把俺那門樓蓋。則除非把俺楊家姓改。他則待賺俺孩兒尋罪責。則今朝將你個都管親差。這書上已明開。休的胡猜。就兒裏關連着大利害。雖則是被那廝搶白。囑付俺孩兒寧奈。休得要誤軍機。私下禁關來。〔下〕

〔音釋〕余音蛇 色音飾 拆釵上聲 偌人夜切 坡音該 哈海平聲 刻指上聲 闕音債 搭音簪

上聲 窄齋上聲 搗莊瓜切 搗與掘同 霎音殺 賊則平聲 摔音晒 虬音求 鏤音漏
樞皆上聲 稽音皆 額音崖 宅池宰切 劃胡乖切 煞音晒

〔冲末扮楊六郎領卒子上〕〔楊六郎詩云〕雄鎮三關二十秋。番兵不敢犯白溝。父兄爲國行忠孝。勅賜清風無佞樓。某姓楊名延景。字彥明。祖貫河東人氏。父親是金刀教手無敵大總管楊令公。母親余太君。所生俺弟兄七個。乃是平定光昭明景嗣。某居第六。鎮守着三關。是那三關。是梁州遂城關。霸州益津關。雄州瓦橋關。此乃三關。某受六使之職。是那六使。邊關裏外點檢使。界河兩岸巡綽使。關西五路廉訪使。淮浙兩場催運使。幽汾二州防禦使。河北三十六處救應使。此乃六使之職。因奈北番韓延壽無禮。自與某交鋒。不曾得某半根兒拆箭。我手下有火結義兄弟。自岳勝孟良而下。共總二十四員。掛印指揮使也。不是我褒獎他。真個出來的都一個個精通武藝。善曉兵機。冠簪金獅。甲掛錦猊。虎。虜。琅。琅。上。箭。撲。刺。刺。馬。攢。蹄。忘。生。捨。死。安。邦。將。大。膽。雄心敢戰兒。某今日在元帥府陞帳。令人轅門外倘有報緊急軍情者。報復啗家知道。〔院公上云〕老漢是楊令公家老院公的便是。因爲謝金吾拆毀清風無佞樓。將老夫人推下堦基。跌破了頭。老夫人的言語。將着書呈。直至三關見六郎哥哥走一遭去。說話中間。可早來到也。把轅門的。報與元帥得知。有老院公在於門首。〔六郎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着過去。〔院公做見科云〕老漢有緊急事來見你哩。〔六郎云〕院公。你來有何緊急事。〔院公云〕元帥有老夫人的書呈在此。你是看咱。〔六郎拆書跪讀云〕將書來看。母親太君寄書與六郎孩兒。今有王樞密令女壻謝金吾。拆毀清風無佞樓。又將老身推下堦基。跌破了我頭。好生煩惱。着你知道。雖然如此。邊關重地。如無明白聖旨。是必休念老身。私下關來。反墮王樞密姦計。你緊記者。〔作怒科云〕院公。你吃了飯先回拜上太君。好好將息咱。我自有個道理。〔院公云〕老漢不敢久停久住。回老夫人話走一遭去。〔詩云〕傳送書呈便轉身。路遙不敢避辛勤。願借順風吹的去。一日回家見太君。〔下〕〔六郎云〕我如今要私下三關。看母親去。爭奈不敢擅離信地。此恨痛入骨髓。不可不報。待我慢慢尋思一個計策來。令人緊把着帳門者。〔外扮焦贊上詩云〕鎮守三關爲好漢。殺的番兵沒逃竄。軍前陣後敢當先。則我是虎頭魚眼焦光贊。某焦贊是也。適纔巡邊回來見哥哥去。令人報復去。道有焦贊下馬也。〔卒子做報科云〕喏。報的元帥得知。有焦贊來了也。〔六郎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着過去。〔焦贊做見科云〕哥哥。焦贊巡邊無事。特來回話。〔六郎云〕兄弟。既然無事你回去。〔焦贊做出門科云〕您兄弟知道。往常時見我來。便歡天喜地。今日見我來。甚是

煩惱。我也不去。我則在這裏聽他說甚麼。〔六郎云〕焦贊去了也。我是再看這書咱。母親太君寄書與六郎知道。今有王樞密令女婿謝金吾拆毀了清風無佞樓。又將老身推下階基。將我頭來跌破了。着你知道。〔焦贊云〕原來哥哥有這般煩惱。尉奈王樞密無禮。拆毀了清風無佞樓。又將太君的頭都跌破了。比及哥哥要回去。我先到京城。將他一家老小誅盡殺絕。與哥哥報讎。走一遭去來。可不好也。〔詩云〕雖則是接境西番險隘處。自有巡邏岳排軍緊守營寨。我瞞六郎先下三關。〔下〕〔六郎云〕嗚。似此讎恨。何日得報。我要私下三關去。爭奈衆將無人掌領。此事不好泄漏。若被焦贊知道怎了。則除是這等。令人與我喚將岳勝孟良來者。〔卒子云〕岳勝孟良安在。〔外扮岳勝上詩云〕赤心一片佐皇朝。日夜巡邊不憚勞。隨你番兵三百萬。着誰當啗岳家刀。某乃雙刀岳勝是也。佐於楊景麾下爲將。正在演武場中操練軍卒。有哥哥呼喚。不知甚事。須索去走一遭。令人報復去。道有岳勝下馬也。〔卒子報科云〕報的元帥得知。有岳勝來了也。〔六郎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着過去。〔岳勝做見科云〕哥哥。喚您兄弟有甚事。〔六郎云〕且一壁有者。〔外扮孟良上詩云〕兩軍相對堵。三通催戰鼓。則我身背火葫蘆。肩擔藤金斧。某乃加山孟良是也。佐於楊六郎麾下爲指揮使之職。恰纔哥哥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令人報復去。有孟良下馬也。〔卒子做報科云〕報的元帥得知。有孟良來了也。〔六郎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着過去。〔孟良做見科云〕哥哥。喚您兄弟那廂使用。〔六郎云〕喚您兩個來。別無甚事。今有王樞密令他女婿謝金吾拆了俺楊家府清風無佞樓。將老母推下階基。跌破了頭。我要私下三關。探望母親走一遭去。岳勝兄弟。你掌領着衆將。緊守營寨。提防番兵。只說某抱病。一時不能卽出。衆將不許一人跟隨。某星夜一人一騎。私下三關。看母親走一遭去。〔詩云〕驟征驄星夜奔還。衆將校休離營盤。若不爲太君跌壞。我楊景也怎敢的私下三關。〔下〕〔岳勝云〕哥哥去了也。孟家兄弟。我奉哥哥將令。着我緊守營寨。着你整飭軍馬。巡緝各邊。提防番寇。等哥哥回來。小心在意。休違誤者。〔孟良云〕哥哥放心。我自理會得。〔岳勝詩云〕元戎早晚便回還。整飭兵戈不暫閒。〔孟良詩云〕但得巡邊留我在。番兵誰敢向南看。〔同下〕

〔焦贊上云〕自家焦贊。有哥哥私下關來。探望老母。我在這城門外守着。只等他過來呵。我和他說知。這早晚敢待來也。〔六郎上云〕某楊景。瞞着衆將。離了三關。到這城門外。再等一等人眼黑些。好進城去。〔做見焦贊

科」〔焦贊云〕哥哥。你那裏去。〔六郎云〕兄弟。你那裏去。〔焦贊云〕哥哥。我知道多時了。我與哥哥做個護臂。同共入城。探母親去。〔六郎云〕兄弟。既然你知道了。不要大驚小怪的。兄弟二人。探望母親去。兄弟你平日性子粗糙。此事干繫研頭的罪犯。一些兒泄漏不得。只等黃昏時候入城。兄弟跟着我去來。〔同下〕

〔正旦同七娘子上〕

〔正旦云〕母奈王樞密。好生無禮。拆毀了我家清風無佞樓。老身再三阻當不住。倒將我推下墻基。跌碎了這頭。看看至死。老身差院公去說與六郎知道。着他不要回來。只等院公到時。纔見分曉也呵。

〔唱〕

〔南呂一枝花〕這兩日氣的我悶悶的眠。害得我慊慊的臥。把功臣生割捨。縱賊子放乖潑。天理如何。着細作都瞞過。聖人前寵用他。現放着中書省。鼎鼐調和。樞密院將邊關事領撥。

〔梁州第七〕都是這兩賴子調度的軍馬。你可甚麼一管筆判斷山河。痛煞煞這幾日難挨過。不聽的做夜市的炒鬧。爭地鋪的攙奪。經商客旅。買賣無多。往常時這清風樓前後屯合。到今日冷清清只一片空闊。不見了祥雲罩碧瓦丹甍。不見了曉日映珠簾繡幃。不見了香霧鎖畫戟雕戈。那廝敢胡爲亂做。把先皇聖旨不怕些兒個。平白地闖出這場禍。送的我倒枕着牀沒奈何。拆的來做不得存活。

〔帶云〕孩兒每我待睡些兒。早關上門者。〔楊六郎上云〕某乃楊景是也。入的城來不見了焦贊。來到府門首。我且輕的擊着。開門來。〔七娘子云〕是誰喚門來。〔六郎云〕是您哥哥。〔七娘子云〕我開開這門。原來是六郎哥哥來家了也。〔六郎云〕妹子報與母親說。您哥哥來了也。〔七娘子云〕我報與母親去。〔做見科〕

〔正旦云〕這早晚誰在門首裏。〔七娘子云〕母親。是六郎哥哥來了也。〔正旦云〕着孩兒進來。〔六郎見旦科〕

〔正旦云〕孩兒也。你這一來是請旨的麼。〔六郎云〕母親。您孩兒一見了書。就恨不得飛到家來看我母親。怎麼還有工夫去請聖旨。是瞞着衆將。私自回來的。〔正旦云〕孩兒。你不會請旨。私下關來。敢不中麼。〔唱〕

【牧羊關】我急使的人攔當。你慌來家做甚麼。你敢跳不出這地網天羅。他則待賺離了邊關。羅織你些罪過。〔六郎云〕您孩兒只因謝金吾把母親的頭跌破了來。〔正旦唱〕他他他又不會將我頭跌破。又不曾將我廝揪撮。因拆門樓。得了些暗暗氣。這幾日纔較可。

〔六郎云〕母親待孩兒是看咱兀的不氣殺我也。〔正旦云〕六郎你甦醒者。〔唱〕

【罵玉郎】我則見堦直下氣倒忙扶坐。我這裏慌樓定緊收撮。則聽的喝嚶嚶口內潮涎唾。我與你搖臂膊揪耳際高聲和。

【感皇恩】呀。叫一聲楊景哥哥。直恁的叫不回他。我這裏招人中七娘子揪頭髮。一家兒鬧喧聒。不爭你沉沉不醒。撇下了卽世的婆婆。却教俺怎支持。怎發付。怎結末。

〔帶云〕那王樞密呵。〔唱〕

【採茶歌】怕不的平地起千戈。直趕上馬嵬坡。〔帶云〕倘若有些好友呵。〔唱〕你可便着誰人搭救宋山河。世不會來家愁殺我。你也心兒裏精細不風魔。

〔六郎醒科云〕這父母之讎。幾時得報。活活的氣殺孩兒也。〔正旦云〕孩兒。我一家兒只靠的你。可便回三關去。不要在這裏惹出禍來。〔六郎云〕奉母親的命。孩兒不敢有違。只今晚便回三關去也。若再有什麼緊急事。着八娘子稍書來。報您孩兒知道。〔正旦云〕孩兒我且問你咱。〔唱〕

【哭皇天】那軍情事非輕可。不知你會引的人來也。獨自個。〔六郎云〕母親。您孩兒同焦贊兄弟來也。〔正旦云〕焦贊孩兒在那裏。着孩兒家裏來波。〔六郎云〕入城來不見了也。〔正旦唱〕你道他入城時不見了。因甚的不尋他。他從來有些兒。有些兒撒潑。他若是見說拆毀嶺樓閣。他若是見說跌損嶺肩窩。怕不就撥起他不騰騰那殺人心。殺人心如烈火。怎還顧別人的利害。自己的死活。

〔六郎云〕那焦贊好個殺人放火的性兒。多嘴要做下來了。這也是惡人自有惡人磨哩。〔正旦唱〕

〔烏夜啼〕哎。還說甚惡人自有惡人磨。這都是你自惹的風波。那賊也正掌着威權。大但有攙掇。誰與兜羅。〔帶云〕孩兒。你也不要顧他了。你只便回三關上去。免墮賊臣之手。〔六郎云〕母親。您孩兒便去。〔做別科〕〔正旦云〕孩兒。你且坐着。聽上衙更鼓。這早晚幾更了。〔六郎云〕是二更過了。〔正旦唱〕聽漏沉沉纔勾一二更過。意懸懸盼不到來日個。你且暫歇。波權時坐。一來是鞍馬上困倦。二來是腹內煩渴。

〔云〕早雞鳴了也。孩兒。你不可久停久住。便索趕早出城。回三關去。小心在意者。〔六郎云〕母親好將息。您孩兒辭了母親便去也。〔正旦唱〕

〔尾聲〕只等的雞鳴便去休擔閣。兒也。你若得飛出城門。便是你一命脫。我少不的到聖人前自言破。怕只怕王樞密的刻薄。百般的將你個楊六郎摧挫。兒也。你只自選你的前程。顧甚我。〔下〕

〔六郎云〕辭過了母親。須索往三關去也。〔詩云〕夤夜裏回到家庭。天未曉又待登程。能盡的忠不盡孝。生怨子苦痛傷情。〔下科〕〔巡軍上云〕什麼人。兀的不是楊景。快牽住者。執縛定了。見樞密大人去來。〔六郎云〕街坊鄰舍。與我母親前報知。說王樞密牽我楊六郎往法場上去了。母親。則被你痛殺我也。〔下〕

〔音釋〕 聶音奈 綽超上聲 幽音賓 汾音焚 尉音頗 褒音包 獬音械 豸音寨 獠音唐 貌

音移 髓桑嘴切 竄倉算切 蘸知濫切 颺音冤 擗聲卯切 潑音頗 他音拖 撥音朵

奪音多 合音何 闊音穎 單嘲去聲 蕩音萌 幙音磨 闖丑禁切 活音和 麼眉波

切 撮磴上聲 膳音庵 膳音簪 甦音蘇 涎徐煎切 脾波上聲 招音恰 聒音果 未

音磨 嵬音韋 閣音何 大音惰 攙初銜切 兜斗平聲 渴音可 脫音妥 薄音波 遶

本去聲 夤音寅

第三折

〔謝金吾同梅香上〕〔金吾云〕自家謝金吾。從拆了清風無佞樓回來。這幾日只管眼跳。常言道眼睛跳。悔氣到。難道有甚悔氣到的我家裏。梅香且安排酒來。等我吃幾杯。〔焦贊上云〕某焦贊。和六郎哥哥。私下三關。天色已晚。入的城來。便好道君子報冤。且歇三年。只我老焦這一箇急性。莫說三年。便是一夜也等不得。因奈王樞密謝金吾無禮。我打聽得這箇宅子。便是謝金吾住宅。我先殺了謝金吾。開門良賤。然後殺王樞密去。我聽上衙更鼓。三更前後也。我跳過這牆來。我來到這後花園中。我是聽咱。〔梅香云〕這早晚。衙內還在那裏。味酒。如今也該睡了。我前後執料去咱。〔做叫貓科云〕貓兒貓兒。〔焦贊做見殺梅香科云〕兀那妮子休走。啖我一刀。〔梅香做死科下〕〔焦贊云〕則這個便是謝金吾的臥房。我躡開門來。〔做殺謝金吾科〕〔焦贊云〕我殺了謝金吾。并家眷一十七口也。我這等去了。不爲好漢。我立不更名。坐不改姓。待我割下一幅衣衫。就血泊裏蘸着鮮血。寫着四句詩。在那白粉壁上。〔做寫科〕〔詩云〕多來少去關西漢。殺人放火會經慣。一十七口誰殺來。六郎手下焦光贊。〔云〕你看這詩。恰像朱筆寫的好。一不做二不休。殺了謝金吾。再殺那王樞密去。跳過那牆來。〔巡軍上云〕是什麼人。牽住。這不是焦贊。執縛定了。報樞密大人去。〔下〕〔淨扮韓延壽領番卒上〕〔韓延壽詩云〕馬到旗開處處平。臨軍對陣辨輸贏。掌管番兵都領袖。塞北英雄第一名。某乃番將韓延壽是也。見爲都總管大將之職。某手下有雄兵百萬。戰將千員。長與大宋相持。不能取勝。可是爲何。只爲南朝有一大將。乃是楊六郎。此人十分英雄。久鎮河北之地。使俺番兵不能侵其境界。今奉太后之命。俺這裏有一人。乃是賀驢兒。此人深通六番文書。着他到南朝陰爲細作。改名王欽若。他若是得志於中原。與俺家做個裏合外應。恐怕他貪戀中原富貴。忘俺契丹之恩。去他左腳板下硃砂刺賀驢兒三字。果然他到的南朝。直做到樞密之職。上馬管車。下馬管民。好生權勢。不想他背義忘恩。更待干罷。我累累的着細作去到南朝。見那賀驢兒。至今不見回信。我如今再看一個能幹的人。持書一封。見他去。書呈已寫下了也。兀那小番。你則今日爲細作。直至京師。見王樞密去。關口上小心在意。隄備官軍。休教楊六郎知道。則今日你便去。〔詩云〕不避風霜道路寒。假粧探馬入邊關。若能投見王樞密。不得回書莫便還。〔番卒上云〕自家韓延壽帳下小番。奉俺元帥將令。差我往南朝見王樞密去。我來到這半山之中。迷踪失路。不知往那裏去。遠遠的官軍來也。我且趨在

這裏〔孟良上云〕某孟良是也。遠遠的一個番軍小校。與我牽住者。兀那番軍。你往那裏去。從實的說。你若不說。小校牽我那斧來。待我劈下那顆驢頭。〔番卒云〕老爺休砍。我死了着那一個送書哩。〔孟良云〕將書來看。這廝正是細作。則今日與岳勝哥哥說知。將這廝綁縛了。直至京師見聖人去來。〔下〕〔王樞密上云〕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尉奈楊景無禮。他私下三關。擅離信地。晝夜將謝金吾良賤一十七口。盡行殺壞。我已曾着人牽住楊景焦贊兩個。正是飛蛾投火。不怕他不死在手裏。但那楊景是一個郡馬。怎好就是這等自做主張。將他只一刀哈喇了。倘或他郡主入朝。來稱冤叫屈。可不我倒要與他打官司。如今朦朧奏過聖人。將他兩個押赴市曹殺壞了。以絕後患。我就自做監斬官。來到這角頭上鬧市中。左右那裏喚劊子手。將那兩箇賊犯綁將過來。〔劊子牽楊景焦贊上〕〔劊子云〕行動些。時辰到了。〔六郎云〕兄弟。你送了我。〔王樞密云〕兀那楊景焦贊。你擅離信地。私下三關。無故殺壞謝金吾一門十七口良賤。你知罪麼。〔六郎云〕着誰人救我。〔王樞密云〕刀斧手。到午時三刻。疾忙下手者。〔劊子云〕理會的。〔正旦扮皇姑領雜當上〕〔正旦詩云〕朝登黃金殿。暮宿宰臣家。饑餐御廚飯。渴飲翰林茶。老身長國姑是也。今因我女婿楊六郎。不合擅離信地。私下禁關。帶領了焦贊到京。殺壞了謝金吾一十七口家屬。王樞密在聖人前朦朧奏過。建起法場。他親爲監斬官。眼見兩個孩兒。沒那活的人。老身不免領着手下幾箇親隨。劫法場走一遭去也呵。〔唱〕

〔越調鬬鶴鹑〕我看那赴法的孩兒。則待搭救。俺女婿今日個郡馬當刑。暢好是君皇下的臣宰。每不勸諫留人。直等到午時三刻。聽的那一聲叫下手。只可不道一將難求。千軍易得。

〔紫花兒序〕說的我急煎煎心如刀攪。痛殺殺腹若錐刺。撲簌簌淚似扒推。〔王樞密云〕刀斧手且住者。不知是那箇皇親國戚來了也。等他過去了。纔好殺人那。〔正旦做見王樞密云〕我道是誰。原來是楊六郎丈母長國姑。我若是尊敬他。必然要我留人。再奏天子。可不那楊六郎一定饒了。我則把法度利害與他說。怕做什麼。我是東廳樞密使。他又不敢惹我。〔做施禮科云〕國姑到此有什麼事。〔正旦云〕我無事也不來。〔唱〕送長休飯着俺這女婿再休思想。永別酒和俺這女婿

從此分離。〔王樞密云〕這的是聖旨哩。〔正旦唱〕誰敢把聖旨輕違。〔王樞密云〕國姑。更不管月局。貴人不踏險地。這個所在。便不來也罷。〔正旦唱〕這殺場上不關親。因何來到這裏。〔王樞密云〕是是是。是殺場上。國姑且請回咱。〔正旦唱〕他兩三番把哈支對。你怎麼信口胡噴。搶白的我臉上無皮。

〔王樞密云〕改我王樞密幾會搶白來也。只是好勸你。這法場上不是國姑來處。想那楊家父子。有甚麼功勞。〔正旦云〕你那裏知道他家沒的功勞。倒是有功勞來。〔唱〕

〔金蕉葉〕則這滿京城百姓每盡知你與俺大宋朝出甚麼氣力。提起他父子每端的痛悲。一輩輩於家爲國。

〔王樞密云〕楊景便也罷。想他父親楊業沒本事。死了陣上。這也是有功勞的。〔正旦唱〕

〔寨兒令〕他他他。他也則爲俺趙社稷。甘心兒撞倒在李陵碑。便死也不將他名節毀。他也會斬將奪旗。耀武揚威。曾天下那一個不識的。他是楊無敵。

〔王樞密云〕想他哥哥楊五郎。削髮爲僧。這等怕死。也是有功勞的。〔正旦唱〕

〔么篇〕你道是楊和尚。破天陣吃了些虧。却不道救銅臺是靠著伊誰。他兄弟在沙場上苦戰爭。刀尖上博功績。怎怎怎著他雲陽市赴這個好筵席。

〔王樞密云〕事做到這裏。怕他怎麼。我是東廳樞密使。他也不敢惹我。國姑。據楊景犯下的罪名。叫做一人造反。九族遭誅。國姑你倒要來救那罪人。敢是你女娘家不會看王法哩。〔正旦云〕我這兩個孩兒。當日有功。今日有罪。也合將功折罪。王樞密你則是看我國姑面上。將兩個孩兒饒過者。〔王樞密云〕這國姑好會做大也。我要殺的人。只說看國姑的面皮。我的面皮可着狗喫了。〔正旦云〕你罵誰哩。你饒便饒。不饒便罷。你怎生罵我。〔王樞密云〕我反殺波是東廳樞密使。〔正旦云〕你便做著東廳樞密使來。想你當初不得志時。提著個灰

驢兒。賣詩寫狀。那早晚也是東廳樞密使來。〔王樞密云〕這個國姑越饒着越邊道。我不得志時。提着個灰驢兒。賣詩寫狀。你家父祖當初不得志時。遊關西五路。也曾挺着脖子。拽傘車兒來。〔正旦云〕這廝好無禮也。〔唱〕

〔鬼三台〕百姓每都聽得。王樞密這姦賊敢和咱鬪嘴。直恁般無上下失尊卑。我如今問你。問你個罵皇親的罪過該甚的。〔王樞密云〕我罵了一個老婆子。有甚的罪過。〔正旦唱〕可是你掌朝綱的王法也不識。常言道莫說他人。先輸了自己。

〔王樞密云〕我是東廳樞密使。你也不該毀罵大臣麼。〔正旦云〕是我罵來。是我罵來。〔唱〕

〔調笑令〕你道是樞密罵不的。是我罵你這改姓更名漏面賊。蕭太后使你爲奸細。幾年間將帝主明欺。〔帶云〕你道我不知道你哩。〔唱〕則那賀驢兒小名須是你。〔王樞密云〕那裏是甚麼賀驢兒。我是王欽若。〔正旦云〕噤聲。那壁姓賀。這壁姓王。〔唱〕可不的山河易改。本姓難移。

〔云〕你這賊可知道我家奉的聖旨麼。親一親剗了眼睛。指一指剗了手腕。〔唱〕

〔雪裏梅〕剗眼睛便挑剔。剗手足自收拾。〔云〕俺府裏的親隨那裏。〔唱〕你與我扭開了長枷。將六郎扶起。喚左右快疾。

〔做放楊景焦贊王樞密奪正旦打科〕〔六郎云〕母親休打他。則怕不中麼。〔正旦唱〕

〔禿廝兒〕不恁的如何救你。不打死不算忠直。我今番下手也則是遲。我和你廝扯定入宮闈。去見官裏。

〔王樞密云〕我是東廳樞密使。國家大臣。你怎的我。〔正旦唱〕

〔聖藥王〕遮莫你有勢力。有職位。到底是我天朝部下潑奴婢。我可也不怕你。不懼你。我須是天潢支派。沒猜疑。來來來我敢和你做頭抵。

〔王樞密云〕我那裏認的你這國姑。你先皇潛龍時。販油傘遊關西五路。都不曾有偌多親眷。今日這箇也親。那箇也親。你家姓柴。官裏姓趙。胡姑姑假姨姨。可是甚麼親眷。〔正旦云〕兀那廝。你聽着。我是太祖皇帝的妹妹。太宗皇帝的姐姐。真宗皇帝的姑姑。柴駙馬的渾家。杜太后的閨女。柴世宗皇帝的媳婦。你偏不認的我。

〔唱〕

〔麻郎兒〕俺柴家托孤讓位。俺趙家受禪登基。這都是一門親戚。須不比重山認義。

〔么篇〕俺大哥開天立極。俺二哥繼體垂衣。今皇帝是俺嫡堂叔姪。先皇帝是俺同胞的那姊妹。

〔慶元貞〕俺本是深宮內苑帝王姬。如今在瓊樓朱邸做貴臣妻。家藏着丹書鐵券有光輝。你這賊不知那個知。怎將俺做的胡姑姑也假姨姨。

〔王樞密云〕你爲楊六郎。只管罵我。楊景私下三關。焦贊擅殺謝金吾一十七口。合該誅殺。你怎敢劫了法場。我結紐了你見聖人去來。〔正旦云〕兀那兩街百姓都聽者。他在這法場上。罵了我也罷。只到朝中。刺了他朝靴。看他脚底板上。刺着兩行硃砂字道。賀驢兒寧反南朝。不肯北番。這難道是我粧誣他的。〔唱〕

〔收尾〕則他這賀驢兒小名怎許長瞞昧。現放着脚板上兩行兒硃砂字跡。到來日我一星星奏與君王。不到得輕輕的素放了你。〔下〕

〔王樞密云〕嗨。我欲殺壞了楊六郎焦贊兩人。剪草除根。誰想被國姑劫了法場。放了這兩個。似此怎了。只除先去奏過聖人。少不的連這國姑也斷送我老王手裏。〔詩云〕可奈潑婆娘。公然劫法場。我今須面聖。先下手爲強。〔下〕

〔音釋〕 咪音床 塞音賽 角音皎 的音底 刻康美切 只張恥切 得當美切 訛音夏 剋碗去聲 嶮與險同 噴平聲 力音利 國音鬼 稷將洗切 敵丁離切 博巴毛切 席星西切 識傷以切 剔音體 拾繩知切 疾精妻切 直征移切 橫音黃 禪音善 姪征移切 姊

音子 跡將洗切

第四折

〔殿頭官領校尉上云〕下官殿頭官是也。今因楊景焦贊。私下三關。擅殺謝金吾。聖人命王樞密監斬二人。可怎生不見回話。令人朝門外觀者。若來時報俺知道。〔王樞密上云〕自家王樞密。奉聖人的命。親爲監斬官。建起法場。殺那楊景焦贊兩個。不想長國姑劫了法場。我今不敢隱諱。去見聖人。奏知此事。早已來到朝門內了也。〔做見科云〕大人可憐見。長國姑欺負殺我也。他又劫了法場。毀了聖旨。大人須與我轉奏者。〔殿頭官云〕既然這等。下官卽當替你轉達天聽。不須煩惱。〔正旦同楊景焦贊上云〕這廝每好無禮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我須是真宗皇帝老姑姑。這賊呵誰根前你來我去。將皇親廝毀謗。將大將廝虧圖。我和你直叩青蒲。揀着那愛處做。

〔正旦同楊景焦贊見科〕〔殿頭官云〕長國姑。你怎麼毆打王樞密。於禮不合麼。〔正旦云〕大人聽我說一遍波。〔殿頭官云〕你是說我聽咱。〔正旦唱〕

〔甜水令〕只見那孩兒每鬧鬧嚷嚷。聒聒焦焦。簇捧着法場前去。〔殿頭官云〕這法場上。你也不該去麼。〔正旦云〕我是他親丈母。怎不要去送碗長休飯。遞杯兒永別酒那。〔唱〕我須是割不斷的緊親屬。因此上熬一片痛苦心腸。忍一點悽惶眼淚。陪一句哀求言語。做殺卑伏。

〔殿頭官云〕長國姑。你爲女壻的情分。這般伏低做小。那王樞密却怎麼。〔正旦唱〕

〔折桂令〕那一個王樞密。氣昂昂腆着胸脯。納胯粧么。使盡此三官府。他道我兩家同坐。一人造反。九族全除。〔帶云〕大人那王樞密罵我來。〔殿頭官云〕你是長國姑。他怎生的罵來。〔正旦云〕他罵俺先皇曾遊關西五路。挺着脖子。拽傘車兒哩。〔唱〕他不合毀罵俺先皇上祖。也會的把馬推車。那廝不識親疎。不辨賢愚。一刻的殘害忠良。抵多少指斥鑾輿。

〔殿頭官云〕楊景擅離信地。私下三關。焦贊殺死謝金吾家一十七口。都是他自犯出來罪過。須不是王樞密屈陷他的。〔正旦唱〕

〔喬牌兒〕便不合離邊關。到帝都。便不合將謝家一十七口一時屠。則俺個官家怎不看功勞簿。縱有那彌天罪也准贖。

〔殿頭官云〕長國姑。你說將功折罪也是。只可惜來遲了。被王樞密先奏過聖人。說你劫了法場。毀了詔書。毆辱大臣。龍顏大怒着哩。〔正旦唱〕

〔水仙子〕哎。他道俺劫法場。擅放了御囚徒。又道俺恃皇親。毀詔書。又道俺毆大臣。激的天顏怒。〔殿頭官云〕長國姑。你也枉做一場。那楊景焦贊。到底饒不得這死罪哩。〔正旦唱〕要鳴冤何處所。可不的屈殺無辜。既然是饒不的那孩兒命。我也更何顏號國姑。拚納下這雪白頭顱。

〔做撞頭科〕〔殿頭官云〕住住住。待我與你再奏官裏。不要這等做性命着。〔孟良拏番卒上云〕自家孟良。早來到朝門之外。令人報復去。道孟良到來。有緊急軍情事。〔校尉報科云〕喏。報的大人得知。有孟良在於門外。〔殿頭官云〕着他過來。〔校尉云〕着過去。〔孟良做見科云〕報的大人得知。孟良拏得一個番軍。他說是韓延壽的細作。稍書一封。送與王樞密的。我拏將來。要面見聖人。當朝勘問。煩大人即便轉達。〔殿頭官云〕拏過那廝來。〔番子見跪科云〕我是韓延壽差的。單要見王樞密來。〔殿頭官云〕這等顯見的。王樞密果有反叛之心。令人拏下王樞密者。〔校尉拏王樞密驗科報云〕左脚板上。委實有賀驢兒三字。〔正旦云〕大人你纔不說來。〔殿頭官云〕我說甚麼來。〔正旦唱〕

〔側磚兒〕你道我平白地把得人。把得人來加凌辱。這公事眼看虛實定何如。撇起個瓦兒在半空裏怎住。須不是我皇姑的廝賍誣。

〔竹枝歌〕你道他久在天朝不負初。你道我妄指他做番臣無證處。可怎生搜出那紙文書。反叛的是王樞密。細作是謝金吾。這兩個無徒。今日裏

合天誅

〔殿頭官云〕奉聖人的命。長國姑以下。都向闕跪者。聽我下斷。〔詞云〕此椿事久屈無伸。到今日纔得明分。謝金吾假傳聖語。背地裏嫉妬元勳。清風樓三朝勅建。拆毀做一片灰塵。更無端行兇逞勢。跌損了余太夫人。倚恃着東廳樞密。他本是叛國姦臣。通反書一時敗露。枉十年金紫榮身。上木驢凌遲碎剮。顯見的王法無親。楊六郎合門忠孝。焦光贊俠氣超羣。皆是我天朝名將。加服色並賜麒麟。長國姑除邪去害。保忠良重鎮關津。也論功增封食邑。共皇家萬古長春。〔衆謝恩科〕〔正旦唱〕

〔清江引〕謝得當今聖明主。不受姦臣誤。把清風樓重建一層來。看楊六郎元鎮三關去。直把宋江山扶持到萬萬古。

〔音釋〕屬繩朱切 伏房夫切 腆他典切 剡音產 贖繩朱切 毆譴上聲 辜音姑 辱如去聲

剛音寡 俠音協

題目

楊六使私下瓦橋關

正名

謝金吾詐拆清風府

呂洞賓二醉岳陽樓雜劇

馬致遠撰

第一折

〔淨扮酒保上詩云〕俺家酒兒清。一貫買兩餅。灌得肚兒脹。溺得膝兒疼。自家店小二。是在這岳陽樓下。開着一個酒店。但是南來北往。經商客旅。做買賣。都來這樓上飲酒。今日早晨間。我將這鑊鍋兒燒的熱了。將酒望子挑起來。招過客。招過客。〔正末扮呂洞賓提墨籃上云〕貧道姓呂名巖。字洞賓。道號純陽子。先爲唐朝儒士。後遇鍾離師父點化。得成仙道。貧道在蟠桃會上飲宴。忽見下方一道青氣。上徹雲霄。此下必有神仙出現。貧道視之。却在岳州岳陽郡。不免按落雲頭。扮做一個賣墨的先生。長街市上。來往君子。都來買貧道好墨也。〔唱〕

〔仙呂點絳脣〕這墨光。照文房。取烟在太華頂上。仙人掌。更壓着五李三張。入硯松風響。

〔混江龍〕梭頭琴樣。助吟毫。清徹看書窗。恰行過一區道院。幾處齋堂。竹几暗添龍尾潤。布袍常帶麝臍香。早來到洞庭湖畔。百尺樓傍。〔做上樓科云〕是好一座高樓也。〔唱〕端的是憑凌雲漢。映帶瀟湘。俺這裏躡飛梯。凝望眼。離人間似有三千丈。則好高歡避暑。王粲思鄉。

〔酒保云〕我在這門首觀者。看有甚麼人來。〔正末唱〕

〔油葫蘆〕俺只見十一一欄干。接上蒼。〔酒保云〕招過客。招過客。〔正末云〕休叫休叫。〔酒保云〕你怎生着我休叫。〔正末唱〕我則怕驚着玉皇。誰着你直侵北斗建槽坊。〔酒保云〕你看我這樓上有牌。牌上有字。上寫着世間無此酒。天下有名樓。〔正末唱〕寫道是岳陽樓。形勝偏雄壯。更壓着你洞庭春好。酒新炊盪。〔酒保云〕老師父。你看這邊景致。〔正末唱〕翠巍巍當着楚山。〔酒保云〕休道是楚山。連太山華山都看見了。師父你看這邊景致。〔正末唱〕浪淘淘臨

着漢江。〔酒保云〕不要說漢江。連洞庭湖鄱陽湖青草湖都看見了。〔正末云〕正是雞肥蟹壯之時。〔唱〕正菊花秋不醉倒陶元亮。〔酒保云〕師父。你來遲了。我這酒都已賣盡。無了酒也。〔正末云〕你道是無酒呵。〔唱〕怎發付團齊蟹一包黃。

〔酒保云〕這裏有酒呵。把甚麼與我做酒錢。〔正末云〕至如我無有錢呵。〔唱〕

〔天下樂〕我則待當了環絳醉一場。〔酒保云〕說便這等說。實是無了酒也。〔正末云〕你道無酒你聞波。〔唱〕那裏這般清甘滑辣香。〔酒保云〕酒有。只你醉了不好下樓去。〔正末唱〕但將老先生醉死。不要你償。〔酒保云〕師父。這樓上好涼快哩。〔正末唱〕我特來趁晚涼。趁晚涼。入醉鄉。〔酒保云〕老師父。天色將晚了。〔正末云〕還早哩。〔唱〕爭知俺仙家日月長。

〔云〕小二哥。你供養的是一尊甚麼神道。〔酒保云〕這是初造酒的杜康。我供養着他。這酒客日日常滿。〔正末唱〕

〔那吒令〕我待和你喚上那登真的伯陽。你覷當更懸壺的長房。不強似你供養那招財的杜康。〔酒保云〕師父。我買活魚來做按酒。〔正末唱〕更休說釣錦鱗。新釀待邀留他過往經商。

〔鵲踏枝〕自隋唐數興亡。料着這一片青旗。能有的幾日秋光。對四面江山浩蕩。怎消得我幾行兒醉墨淋浪。

〔酒保云〕師父。我這酒賽過瓊漿玉液哩。〔正末唱〕

〔寄生草〕說甚麼瓊花露。問甚麼玉液漿。想鸞鶴只在秋江上。似鯨鯢吸盡銀河浪。飲半金醉殺鎖金帳。這的是燒猪佛印待東坡。抵多少騎驢魏野逢潘閬。

〔酒保云〕小人聽得說。王弘送酒。劉伶荷鍤。李白摸月。也不似先生這等貪杯。〔正末唱〕

〔么篇〕想那等塵俗輩。恰便似糞土牆。王弘探客在籬邊望。李白捫月在

江心喪。劉伶荷鍤在墳頭葬。我則待朗吟飛過洞庭湖。須不會搖鞭誤入平康巷。

〔云〕小二哥。打二百長錢酒來。〔酒保云〕先交了錢。然後吃酒。〔正末云〕你也說的是。與你這一錠墨。便當二百文錢的酒。〔酒保云〕笑殺我也。量這一錠墨有甚麼好處。那裏便值二百文錢。〔正末云〕我這墨非同小可。便當二百文錢也不多哩。〔唱〕

〔後庭花〕這墨瘦身軀無四兩。你可便消磨他有幾場。萬事皆如此。〔帶云〕酒保也。〔唱〕則你那浮生空自忙。他一片黑心腸。在這功名之上。〔酒保云〕我不要這墨。你則與我錢。〔正末云〕墨換酒。你也不要。〔唱〕敢糊塗了紙半張。

〔酒保云〕他是個出家人。我那裏不是積福處。留下這墨寫帳。也有用處。罷罷。打二百文錢酒與他。老師父。酒便與你。自己吃不了。請幾個道伴來吃。〔正末云〕小二哥。你也說的是。你看着我。我請幾個道伴來者。疾。你來。你來。〔酒保云〕在那裏。〔正末云〕疾。你也來。你也來。〔酒保云〕你看這先生風了。〔正末云〕一個舞者。一個唱者。一個把盞者。直吃的盡醉方歸。〔酒保云〕我說這先生風了。當真風了。把袍袖往東一拂道。你來。你來。往西一拂道。你也來。你也來。一個舞者。一個唱者。一個把盞者。都在那裏。〔正末云〕可知你不見哩。〔唱〕

〔金盞兒〕我這裏據胡牀。望三湘。有黃鶴對舞仙童唱。主人家寬供海量。醉何妨。直吃的捲簾邀皓月。再誰想開宴出紅粧。但得一尊留墨客。〔帶云〕我困了也。〔唱〕我可是兩處夢黃梁。

〔正末做睡科〕〔酒保云〕如何。我說你吃不了二百錢的酒。我說你請幾個道伴來吃。你不肯。兀的不醉了。他睡着了。可怎生是好。我這樓上。妖精鬼魅極多。害了他性命。怎生是好。我索喚起他來。〔做喚科〕師父你起來。這樓上妖精極多。鬼魅極廣。枉害了你性命。〔正末不醒科〕〔酒保云〕他睡着了。叫不醒。怎生是好。且下樓去。收了鐵鍋兒。落了這酒望子。上了這板闔。我再上樓去叫他。可撲可撲。老師父。你不起來。妖精出來吃了你。不干我事。我自去也。〔下〕〔外扮柳樹精上〕〔詩云〕翠葉柔絲滿樹枝。根科榮茂正當時。爲吾屢積陰功厚。上

帝加吾排岸司。小聖乃岳陽樓下一株老柳樹是也。我在此千百餘年。又有杜康廟前一株白梅花。在此作祟。我上樓巡綽一遭。可是爲何。恐怕他傷害了人性命。今日天晚。須索上樓巡綽一遭。好奇恠。我往常間上這樓來。坦然而上。今日如何心中懼怯。既來難道回去。須索上去。(做見科)呀。上仙在此。須索回避咱。(正末喝云)業畜。那裏去。回來。(柳云)早知上仙在此。只合遠接。接待不着。勿令見罪。(正末云)好可憐人也。(唱)

【醉中天】我見他拄着條過頭杖。恰便似老龍王。(柳云)早知上仙在此。合當參拜。
【正末唱】你這般曲脊駝腰。來我眼前。有甚勾當。(帶云)我看你本相。(唱)我這裏斜倚定闌干望。(柳云)師父望甚麼。(正末云)你道我望甚麼。(唱)原來是掛望子門前老楊。
【柳云】小聖在此。千百餘年也。(正末云)噤聲。(唱)你道是埋根千丈。你如今絮沾泥。則怕泄漏春光。

(云)柳也。你有幾般兒歹處哩。(柳云)師父。我有甚麼歹處。(正末唱)

【憶王孫】亞夫營裏晚天涼。煬帝宮中春晝長。按舞罷楚臺人斷腸。你只是爲春忙。(柳云)再有甚麼歹處。(正末唱)餓得那楚宮女腰肢一捻香。

(云)兀那老柳。這岳陽樓上作祟的元來是你。(柳云)不干小聖事。是杜康廟前一株白梅花。在此作祟。(正末云)待我看來。真個是杜康廟前一株白梅花。在此作祟。好好。兀那老柳。你跟我出家去罷。(柳云)師父。我去不得。(正末云)你爲何去不得。(柳云)我根科茂盛。枝葉繁多。去不得。(正末云)他是土木形骸。到發如此之語。(唱)

【金盞兒】我是個呂純陽。度你個綠垂楊。你則管伴烟伴雨在溪橋上。舞東風。騷蕩弄輕狂。如今人早晨栽下樹。到晚來要陰涼。則怕你滋生下些小業種。久已後乾撇下你箇老孤椿。

(云)老柳。你跟我出家去來。(柳云)既領師父訓教。情愿跟師父出家。但我土木形骸。未得人身。怎生成的仙道。(正末云)你也說的是。土木之物。未得人身。難成仙道。兀那老柳。你聽者。你往下方岳陽樓下。賣茶的郭家。

爲男身。名爲郭馬兒。着他梅花精往賀家托生爲女身。着你二人成其夫婦。三十年後。我再來度脫你。〔做與墨籃科云〕你與我將着這物。〔柳做頭頂科云〕師父。我這般將着是麼。〔正末云〕不是。再將者。〔三科〕〔正末云〕都不是。將來將來。他是土木之物。未曾得人身。如何便能知道。你看者。〔正末抱籃科唱〕

〔賺煞〕似我般抱定墨籃兒。〔柳抱籃科云〕師父。這般將着可好麼。〔正末唱〕兀的不纔似一箇人模樣。〔柳云〕師父。你怎生識的小聖來。〔正末唱〕我底根兒把你來看生見長。〔柳云〕師父仙鄉何處。〔正末唱〕我家住在白雲縹緲鄉。〔柳云〕那裏幽靜麼。〔正末唱〕俺那裏無亂蟬鳴。聒噪斜陽。〔柳云〕徒弟去則去。則是捨不的這一派水也。〔正末唱〕量湖光不大。似半畝芳塘。〔柳云〕徒弟省了也。〔正末唱〕你爲做了長亭繫馬椿。〔柳云〕敢問師父。兩句言語。合道不合道。是怎麼說。〔正末云〕你一句句問將來。〔柳云〕師父合道是怎生。〔正末唱〕合道在章臺路傍。〔柳云〕師父不合道可是怎生。〔正末唱〕不合道你則在灞陵橋上。〔云〕你若肯跟我出家。教你學取一個。〔柳云〕學取那一個。〔正末唱〕我教你學取那呂岩前松柏耐風霜。〔同下〕

〔音釋〕 溺尼叫切 鐵旋去聲 盪湯去聲 躡音聶 芻叉搜切 釀泥降切 浪平聲 液音亦 鯨

音聲 鯢音移 吸音翕 閱音浪 鍾音插 捫音門 魅音妹 闢音塔 崇音歲 煬音陽
捻音聶 椿音莊 嶽與險同

第二折

〔柳打扮郭馬兒引旦兒上〕〔詩云〕龍團鳳餅不尋常。百草前頭早占芳。探處未消峯頂雪。烹時猶帶建溪香。自家郭馬兒是也。這是我渾家賀臘梅。在這岳陽樓下。開着一座茶坊。但是南來北往。經商客旅。都來我茶坊中吃茶。我聽得老的曾說來。三十年前。這岳陽樓上賣酒。如今輪着俺這一輩賣茶。俺兩口兒自成夫婦。已經數載。寸男尺女皆無。但是那過往的人。剩下的殘茶。我都吃了他的。可是爲何。這個喚做偷陰功。積福力。但生得一男半女。也不絕了郭氏門中香火。今日開開茶坊。我燒的鑊鍋兒熟了。我昨日多飲了幾杯。今日有些害

酒。大嫂。茶客也未來哩。我且在這閣子裏歇一歇。若有茶客來時。着我知道。（旦兒云）理會的。（郭馬睡科）

〔正末上云〕徐神翁。你與我纔住小舟。我度脫了郭馬兒。略兩個同舟而歸。貧道當初在這岳陽樓下。度了一株柳樹。因他是土木之物。不得成道。教他托生爲人。如今岳陽樓下賣茶郭馬兒便是。又着白梅花精托生在賀家爲女。他兩個配爲夫婦。可又早三十年矣。過往君子。吃剩的殘茶。此人便吃了。雖然如此。爭奈濁骨凡胎。無人點化。常言道。玉不琢不成器。人不磨不成道。休道是他。至如呂岩當初。是個白衣秀士。未遇書生。上朝求官。在邯鄲道王化店。遇着鍾離師父。再三點化。纔得成仙了道。假如遇不着鍾離師父呵。（唱）

〔南呂一枝花〕猶兀自騎着箇大肚驢。吃幾頓黃梁飯。則今日有緣游閬苑。可正是無夢到邯鄲。（云）有人說道。你這等醉生夢死的。那神仙大道。却怎生得來。（唱）休笑我行步艱難。無證候粧些三殘患。如今便岳陽樓來了兩番。空聽的駭浪驚濤。（帶云）吳漢子。（唱）洗不淨愚眉肉眼。

〔云〕我這般東倒西歪。前合後偃的。（唱）

〔梁州第七〕我爲甚不帶酒伴。推着醉裏。（帶云）人間先生塵世如何。（唱）我可甚點頭來。會盡人間。休笑我形骸土木。脂粉強如紫綬。勝似白襴。袖藏着寶劍。腹隱着金丹。消磨盡綠鬢朱顏。恰離了雲幌星壇。（帶云）世俗人休笑俺神仙無定也。（唱）早來到綠依依採靈芝。徐福蓬萊。恰行過高聳聳臥仙臺。陳搏華山。又過了勃騰騰來紫氣。老子函關。把船彎。此間。正江樓茶罷人初散。你這郭上竈喫人讚。則俺乞化先生左右難來尋你下榻陳蕃。

〔正末尋郭科云〕這個閣子裏無有。這個閣子裏也無有。（做見科云）這廝在這裏。馬兒也。如今桃花放徹。柳眼未開。（打郭科）（郭驚云）倒唬我一跳。早是不曾打着我的耳朵。（正末云）打了你耳朵。不曾傷着你太陽魁首。馬兒你看波。（郭云）你着我看甚麼。（正末云）兀的不是烏江岸。（郭云）烏江岸在那裏。（正末云）兀的不是華容路。（郭云）華容路在那裏。（正末哭笑科）（郭云）這師父風僧狂道。着我看兀的不是烏江岸。兀的

不是華容路。哭了又笑。笑了又哭。正是個風魔的哩。〔正末云〕古人英雄。今安在哉。華容路這壁是曹操遺跡。烏江岸那壁是霸王故址。曹操英雄。夜眠圓枕。日飲煬酒。三分霸王。有暗啞叱咤之勇。舉鼎拔山之力。今安在哉。〔唱〕

【賀新郎】你看那龍爭虎鬪舊江山。〔郭云〕你笑甚麼。〔正末唱〕我笑那曹操英雄。〔郭云〕你哭甚麼。〔正末唱〕我哭阿哀哉霸王好漢。〔郭云〕老師父。你怎麼哭了又笑。笑了又哭。〔正末唱〕爲興亡笑罷還悲嘆。不覺的斜陽又晚。想這這百年人。則在這拋撇指中間。〔郭云〕不爭老師父在樓上玩賞。可不攪了我茶客。〔正末唱〕空工聽得樓前茶客鬧。爭似江上野鷗閒。百年人光景皆虛幻。〔正末看科〕〔郭云〕我也學你看一看。〔正末唱〕我覷你一株金線柳。猶兀自閒凭着十二玉闌干。

〔郭云〕老師父。你來我這裏。有甚勾當。〔正末云〕我來問你化一盞茶吃。〔郭云〕化一盞茶吃。你可是甜言美語的。出家人那裏不是積福處。大嫂造一個茶來。與師父吃。〔正末云〕我不這般吃。你則依着我丁字不圓。八字不正。深深的打個稽首。上告我師。吃個甚茶。我便說與你茶名。〔郭云〕你看麼。我見他是出家人。則這般與他個茶吃。他又這般曉舌。也罷。依着他。左右茶客未來哩。他又風。我又九伯。俺大家耍一會。我依着他丁字不圓。八字不正。深深的打個稽首。上告我師。吃個甚茶。〔正末云〕我吃個木瓜。〔郭云〕哎。好大口也。吊了。下吧。我說道你吃個甚茶。說道我吃個木瓜。〔正末云〕郭馬兒。你學誰哩。〔郭云〕我學你哩。〔正末云〕但學的我儘勾了也。〔郭云〕學你瞎瞎頭一世。罷罷。大嫂造個木瓜來。〔正末吃茶科〕〔郭云〕將盞兒來。〔正末云〕我不與你盞兒。〔郭云〕怎生不與我盞兒。〔正末云〕你則依着我丁字不圓。八字不正。深深的打個稽首。上告我師。茶味如何。我便與你盞兒。〔郭云〕罷罷。我便依着你。這些不必說了。師父稽首。茶味如何。〔正末云〕這茶敢不好。〔郭云〕好波。你與我貼招牌哩。〔正末云〕罰一個。〔郭云〕怎生罰一個。〔正末云〕依舊的問將來。〔郭云〕我依着你。依舊打個稽首。師父要吃個甚茶。〔正末云〕我吃個酥餚。〔郭云〕好緊臂也。我說道師父吃個甚茶。他說道吃個酥餚。頭一盞吃了個木瓜。第二盞吃了個酥餚。這師父從來一口大。一口小。〔正末云〕郭馬兒。我是一

口大。一口小。〔郭云〕一口大。一口小。不是個呂字。傍邊再一個口。我這茶絕品高茶。罷罷。大嫂造個酥餛來與師父吃。〔正末接茶科云〕郭馬兒。你這茶裏面無有真酥。〔郭云〕無有真酥。都是甚麼。〔正末云〕都是半脂。〔郭云〕半脂昨日澆了燭子。那裏得半脂來。〔正末云〕插上你呵。多少半脂哩。〔郭云〕怎麼樣說我是柳樹了。〔正末吃茶科〕〔郭云〕將盞兒來。〔正末云〕我不與你盞兒。依舊的問將來。〔郭云〕我依着你。師父茶味如何。〔正末云〕這茶敢又不好。〔郭云〕可早兩遭兒了。〔正末云〕再罰一個。你依舊問將來。〔郭云〕就依你問。師父要吃個甚麼。〔正末云〕我吃個杏湯。〔郭云〕這師父倒會吃。頭一盞吃了個木瓜。第二盞吃了個酥餛。第三盞吃個杏湯。再着上些乾糧。倒飽了半日。〔正末云〕馬兒。你若不是我呵。是做了乾梁也。〔郭云〕看將起來。我是塊木頭。罷罷。大嫂造個杏湯來。與這師父吃。〔旦兒云〕杏湯便有。無有板兒也。〔郭云〕師父。杏湯便有。無有板兒也。〔正末云〕你說杏湯便有。無了板兒。三十年前解開你。都是板兒。〔郭云〕師父。我怎當的你這一句。那一句。大嫂造一個杏湯來。〔正末吃茶科〕〔郭云〕將盞兒來。〔正末云〕我不與你盞兒。依舊的問將來。〔郭云〕我依着你。師父茶味如何。〔正末云〕郭馬兒。你這茶。〔郭云〕敢又不好。〔正末云〕你怎生攪了我的。〔郭云〕我學你道哩。〔正末云〕則要你學我道哩。〔郭啜茶盞科〕〔正末云〕郭馬兒。我見你兩次三番啜。〔郭云〕啜甚麼。〔正末云〕啜我這茶盞底。是何緣故。〔郭云〕師父。你不知。我與渾家賀臘梅。自做夫妻。數載有餘。寸男尺女俱無。但是南來北往。經商客旅。做買賣。都來我這樓上吃茶。剩下殘茶。我都吃了。却是爲何。這是偷陰功積福德。但得一男半女。也絕不了郭氏門中香火。〔正末云〕原來如此。我着你大積些陰功如何。〔郭云〕恁的呵更好。〔正末云〕將盞兒來。郭馬兒。你吃了。我吐的殘茶。教你有子嗣。〔正末吐科〕〔郭做意不吃科〕〔背云〕看了他那嘴臉。我吃他吐的茶。就絕戶了。也成不的。我哄他一哄。看他說甚麼。師父。你背吃我的剩飯。我便吃你的殘茶。〔正末云〕將你那剩飯來。〔唱〕

〔梧桐樹〕你道是兩碗通輕汗。獨不聞一粒度三關。管甚麼餛飩皮。饅頭餡和剩飯。總是個有酒食先生饌。

〔正末又吐科〕〔郭云〕可磣殺我也。〔正末云〕你吃了我的殘茶。我便吃你的剩飯。〔郭云〕我和你說。我也不

吃你殘茶。也不要你吃我的剩飯。你披着半片羊皮。乞兒模樣好嘴臉。〔正末唱〕

〔隔尾〕你休笑這丐兒披定羊皮。你會首休猜做大臥單。〔云〕馬兒我吃了三盞茶。無一盞真的。〔郭云〕怎生無有一盞真的。〔正末唱〕我吐與你木瓜裏。酥餚裏。脂杏湯裏。辨。〔云〕馬兒你喫了者。〔郭云〕喫不得。〔正末唱〕只恁般左難右難。〔云〕馬兒吃了者。〔郭云〕其實吃不得。〔正末云〕你不吃。接了盞者。〔正末哄科云〕打碎了盞兒也。〔郭云〕倒說我一驚。〔正末唱〕我看你怎發付松風兔毛盞。

〔帶云〕馬兒。你看我吐的不小可也。〔唱〕

〔牧羊關〕這吐也。無那竹葉雲濤泛。也無那石鑄雪浪翻。這吐呵。但開口滿簾香散。更壓着仙酒延年。更壓着蟠桃般駐顏。也不索採蒙頂山頭雪。也不索茶點鷓鴣斑。比及你吸取揚子江心水。〔帶云〕馬兒也。〔唱〕可強似湯生螃蟹眼。

〔云〕馬兒吃了者。〔郭云〕吃不得。〔正末云〕賀臘梅你吃了者。〔旦兒吃科云〕稽首。弟子省了也。〔正末云〕你怕不省也。郭馬兒還不省哩。將盞兒來。〔正末抹盞底殘茶與郭科〕〔郭云〕好東西也。吃下去。醍醐灌頂。甘露洒心。好東西也。師父纔抹到我口裏。是甚麼東西。〔正末云〕我恰纔抹到你口裏的。可是那殘茶。〔郭云〕在那裏。再與我些吃。〔正末云〕都無了。〔郭云〕往那裏去了。〔正末云〕賀臘梅吃了也。〔郭云〕他吃了可怎麼說。〔正末云〕他吃了先得了道也。〔郭云〕我呢。〔正末云〕你還在道傍邊哩。〔郭云〕看起來我是柳樹。〔正末云〕誰說你是榆樹來。〔郭云〕我吃了你這殘茶怎麼說。俺渾家吃了你這殘茶怎麼說。〔正末云〕你吃了我這殘茶。你是我的道伴。你渾家吃了我這殘茶。他是我的仙友。〔郭云〕且住者。我吃了他的殘茶。我是他道伴。俺渾家吃了他的殘茶。倒和他爲仙友。道伴也罷。這仙友可難爲。看起來俺老婆養着你哩。〔做怒打正末科〕〔正末唱〕

〔紅芍藥〕把一片歲寒心。燒做了火炎山。哎。你弟子好是兇頑。〔郭扯袍科〕〔正

末唱】把一領布袍襟扯住不容還。碎紛紛直似靈幡。〔郭打科〕〔正末唱〕打的我比春牛少片板。總是我。不合勸修行。吐盡心肝。〔云〕郭馬兒。你休惱了我也。〔郭云〕惱了你。可怎麼的我。〔正末唱〕把岳陽樓翻做鬼門關。休只管賣弄拳儼。

〔郭打科〕〔正末唱〕

【菩薩梁州】打的我死狗兒彎。跽青泥也腐爛。頭披也髻散。呀。葫蘆裏淺了此三靈丹。〔郭云〕甚麼靈丹。都是些羊屎彈子。〔正末唱〕扭回頭遙望北邙山。〔郭云〕正是個風僧狂道。〔正末唱〕知他。是你痴呆。我是風魔漢。〔郭云〕大嫂。鑪中添上些炭。〔旦兒云〕理會的。〔正末唱〕鑪中有火休添炭。大都來有幾年限。打打打。先生不動憚。更怕甚聖手遮欄。

〔末做架住起身科云〕郭馬兒。跟我出家去來。〔郭云〕這師父打不攷的。〔正末唱〕

【哭皇天】我。看你早尋個香火新公案。煞強似久墮風塵大道間。只爲你瘦伶仃無人盼。纔長大便爭攀。若不是我把長條自挽。則你在洞庭湖上揚子江邊。受了此三風吹日炙。雪壓霜欺。歟些兒做了這岳陽樓。岳陽樓酒望卒。〔郭云〕我就跟你出家去。有甚麼好處。〔正末唱〕我。看你逍遙散誕。你自待假慵惰懶。

【烏夜啼】愁甚麼楚王宮。陶令宅。隋堤岸。我已安排下玉砌雕闌。則要你早回頭靜坐。把功程辦。參透玄關。勘破塵寰。待學他嚴子陵。隱在釣魚灘。管甚麼張子房。燒了連雲棧。競利名爲官宦。都只爲半張字紙。却做了一枕槐安。

【三煞】想人能克己身無患。事不欺心睡自安。便百年能得幾時間。去向那石火光中急措手。如何迭辦。你何不早回看。直到落日桑榆暮景殘。方

纔道倦鳥知還。

【二煞】爭如我蓋間茅屋臨幽圃。披片麻衣坐法壇。倒也躲是非。忘寵辱。無牽絆。不強似你在人我場中。把個茶博士終朝淘煊。【做笑科云】郭馬兒。你及早省悟。也是遲了。【唱】我笑你忒愚頑。枉了我度你親身三兩番。還不省也。天上人間。

〔云〕郭馬兒。跟我出家去來。〔郭云〕我跟你出家去。你那裏有甚麼道伴。〔正末云〕你若肯出家。我着你看兩個道伴。〔郭云〕那兩個道伴。〔正末唱〕

【黃鍾尾】我着你看藍采和。舞春風六扇雲陽板。〔郭云〕那一個呢。〔正末唱〕我着你看韓湘子。開冬雪雙筵錦牡丹。疾回頭莫怠慢。〔郭云〕師父。我送你下樓去。〔正末唱〕下江樓。近水灣。〔云〕呀。徐神翁等不的。我先去了也。〔郭云〕在那裏。〔正末唱〕你與我撐開船。掛起帆。〔云〕郭馬兒。上船來。〔郭云〕你先上船。〔正末云〕我先上船。〔郭推正末科云〕推他娘在這水裏。〔正末云〕呀。這廝些兒不閃我在水裏。〔唱〕行至蓬萊宮方丈山。俺那火送行人世。不會西出陽關。早則不凝望渭城和淚眼。〔下〕

〔郭云〕那師父去了也。今日茶也不會賣的。被他打攪了一日。天色已晚了。收拾了鑊鍋兒。閉了茶肆。大嫂。噯。還家中去來。〔下〕

〔音釋〕

卽音寒 卽音丹 膳音菴 膳音簪 氤音因 函音咸 幌胡誑切 鵠沉去聲 暗音陰

啞音雅 咤庵詐切 撚尼蹇切 幻音患 礫參上聲 丐音蓋 辦音扮 鐙楚耕切 鵬張

射切 鵠音姑 醒音提 翻音胡 僂呼關切 跽之灣切 卽音忙 煞與殺同 僂音威

僂音蟲 勘坎去聲 棧音綻 渲疎讓切 莖音刑

楔子

〔郭馬上云〕自家郭馬兒。自從見了那個師父。但合眼便見他道。郭馬兒。跟我出家去來。我可怎生出的家。我

如今不賣茶了。在這岳陽樓下賣酒。我今日打點些按酒去。我不往前街上去。怕撞着那師父。我往這後街裏去。〔正末冲上云〕郭馬兒。你往那裏去。〔郭云〕我躲他正撞在懷裏。師父。我如今不賣茶了。在岳陽樓下賣酒。請師父吃三鍾。〔正末云〕你請我吃三鍾。我在你這樓上醉了兩醉也。你再請我吃一醉。〔做行科〕〔郭云〕上的這樓來。師父。你吃一碗。〔正末云〕你也吃一碗。〔郭云〕師父。你再吃一碗。〔正末云〕你送我下樓去。〔郭云〕我送師父下樓去。〔正末云〕郭馬兒。跟我出家去來。〔郭云〕我怎生出的家。我若跟你出家。可把我媳婦發付在那裏。〔正末云〕你殺了你媳婦者。〔郭云〕殺了我媳婦。可着誰償命。〔正末云〕敢是你償命。〔郭云〕可知哩。我便要殺俺媳婦。可也無兵刃。〔正末云〕兀的不是一口劍。〔郭云〕師父是一口好劍。〔正末唱〕

【仙呂賞花時】這劍會伴我三十年來海上遊。夜夜光芒射斗牛。〔云〕郭馬兒。我與你這一口劍。要些回答的禮物。〔郭云〕可要甚麼回奉的禮物。〔正末唱〕要一顆血歷歷婦人頭。〔郭云〕好容易也。〔正末唱〕爲你箇牆花路柳。〔帶云〕若不是恁兩箇呵。〔唱〕誰肯三三醉岳陽樓。〔下〕

〔郭云〕這師父正是風僧狂道。好沒生與我一口劍。教我殺了俺媳婦兒。我可怎生捨的。這一口劍拿到家中切菜。也有用處。今日又被他歪死纏。不曾賣的酒。且回家中去來。〔下〕

第三折

〔郭馬兒上云〕自從那師父與了我一口劍。拿到家中。三更前後。不知甚麼人把我媳婦殺了。劍上寫着四句詩道。朝游北海暮蒼梧。袖裏青蛇膽氣粗。三醉岳陽人不識。明吟飛過洞庭湖。後面寫着洞賓作。我如今先告知社長。然後見官去。也未遲哩。可早來到社長門首。我試喚他一聲。社長在家麼。〔丑扮社長上云〕誰叫門哩。我開開這門看。〔見科〕〔郭云〕社長拜揖了。昨日有個不知姓名的胡先生。與了我一口劍。着我拿到家裏。三更前後。不知甚麼人。把俺媳婦殺了。劍上寫着四句詩道。朝游北海暮蒼梧。袖裏青蛇膽氣粗。三醉岳陽人不識。明吟飛過洞庭湖。後面寫着洞賓作。〔社長云〕你媳婦殺了麼。〔郭云〕殺了。〔社長云〕殺了罷。干我甚麼事。

〔郭云〕你是個當坊社長。不和你說和誰說。〔社長云〕馬兒。我和你說。洞賓作。想必是洞中一塊寶鐵拿來打成這口劍。則怕是這個殺了你媳婦兒。〔郭云〕不是。〔社長云〕既然不是。依着你怎麼說。〔郭云〕我如今和你告官去。討一紙勾頭文書。長街市上尋那個道人去。但有人念這四句詩的。便是他殺了俺媳婦兒。〔社長云〕這也說的是。〔郭詩云〕我如今先去不尋他。慢慢的告請差官捕。〔社長詩云〕便縱然尋着胡先生。也當不得你這醜媳婦。〔同下〕〔正末愚鼓簡子上〕〔詞云〕披蓑衣。戴箬笠。怕尋道伴。將簡子。挾愚鼓。閒看中原。打一回歇一回。清人耳目。念一回。唱一回。潤俺喉咽。穿茶房。入酒肆。牢拴意馬。踐紅塵。登紫陌。繫住心猿。跨彩鸞。先飛到西天西裏。駕青牛。後走到東海東邊。靈芝草。長生草。二三萬歲。婆羅樹。扶桑樹。八九千年。白玉樓。黃金殿。煙霞霸。紫微宮。青霄閣。環珮翩翩。鸚鵡杯。鳳凰杯。滿斟玉液。獅子鱸。狻猊鱸。香噴龍涎。吹的吹。唱的唱。仙童拍手。彈的彈。舞的舞。劉袞當先。做廝兒。做女兒。水煎火燎。或雞兒。或鵝兒。醬炒油煎。來時節。剛纔得安眉待眼。去時節。只落得赤手空拳。勸賢者。勸愚者。早歸大道。使老的使小的。共結良緣。人身上。明放着四百四病。我心頭。暗藏着三十三天。風不着雨不着。豈知寒暑。東不管西不管。便是神仙。船到江心。牢把舵。箭安弦上。慢張弓。今生不與人方便。念盡彌陀總是空。〔唱〕

〔正宮端正好〕我勸你世間人休爭氣。及早的歸去來今。可乾坤做一牀黃紬被。單擱着陳搏睡。

〔滾繡毬〕我穿着領布襖衣。不吃烟火食。淡則淡淡中有味。又不是坐崖頭打當牙椎。人問我姓甚的住那裏。要尋我煞時容易。酒排沙緊對着鍾離。怕你虎狼叢吃閃。呆獐般看是非。海濱着死馬兒。醫樹倒風吹。

〔郭同社長上云〕元的不是那道人來了。聽他念甚的。〔正末云〕朝游北海暮蒼梧。袖裏青蛇膽氣粗。三醉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郭云〕好也。可是你殺了我媳婦。你逃走到那裏去。〔做扯末科〕〔正末唱〕

〔倘秀才〕你在當街上把師父扯曳。這是我勸弟子修行的氣力。〔郭打科云〕我打你個弟子孩兒。〔正末云〕你打不的。〔唱〕打打打。今世饒人不是痴。天生下這頑皮。

壯吃。

〔正末頓脫郭手科〕〔唱〕

〔滾繡毬〕好生地放了者。我爲甚不惹你赤緊的簡子喚做惜氣。但行處愚鼓相隨。愚是不省的。鼓是沒眼的。柳呵。今日蒹葭般人脆。一口氣不回來。教你落絮沾泥。則俺那洞中有客鶴來早。抵多少秋後無霜葉落遲。看那箇便宜。

〔云〕郭馬兒。你當街截住我。是怎的。〔郭云〕你因何殺了我媳婦兒。我如今撞見。你有甚話說。〔正末唱〕

〔叨叨令〕則爲這潑家私滿鏡裏白髭髯。熬煎得鍊湯餅一肚皮長吁氣。一頭把老先生推在荒郊內。哎。你箇浪婆娘。又攬着別人睡。不殺了要怎麼也波哥。不殺了要怎麼也波哥。爭如我夢周公高臥在二竿日。

〔郭云〕你賴不過。我今告着你哩。〔正末云〕你憑甚麼勾我。〔郭云〕我憑勾頭文書勾你。〔正末云〕你文書那裏。〔郭出文書科〕〔正末云〕你念我聽。〔郭念云〕奉州官台旨。即勾喚殺人賊一名。胡道人。是你不是你。〔正末云〕將來我看。〔做換文書科云〕疾你再讀看。是誰就拿誰。〔郭云〕是讀看。是誰就拿誰。〔念科云〕奉州官台旨。勾換殺人賊一名。郭馬兒。〔驚科〕這上面可怎麼寫着我。〔正末唱〕

〔倘秀才〕我不信那官人敢斷誰。則爲你愚不省。將勾頭來吊你。正是俺自有心猿百字碑。哎。村物事。潑東西。怎到得那裏。

〔滾繡毬〕俺那裏白雲自在飛仙鶴。出入隨俺。那裏洞門不閉。〔郭云〕師父。則怕那裏有俺媳婦兒麼。〔正末唱〕你可也再休題家有賢妻。〔郭云〕師父。這裏是那裏。〔正末云〕馬兒你看波。〔唱〕這壁銀河織女機。那壁洞中玉女扉。怎發付你那酒色財氣。則你那送行人何曾道展眼舒眉。你是箇紅塵道上千年柳。你覷波白玉堂前一樹梅。〔旦兒上郭見科云〕兀的不是我渾家賀臘梅哩。〔正末云〕疾。〔旦下〕〔郭云〕師父。俺媳婦

那裏去了。纔在這裏怎生不見了。〔正末唱〕怎知這就裏玄機。

〔郭云〕我也道。花枝般好媳婦。被你殺了不成。快教他出來還了我罷。〔正末唱〕

〔伴讀書〕你道是花枝兒媳婦天然美。又道是笋條兒一對青年紀。端的誰遣來兩個成匹配。到今日又誰拆散你這芳連理。可怎生不解其中意。還認做兒女夫妻。

〔郭云〕你藏了我媳婦兒。我便肯干罷。社長。你也幫我一幫。扭他見官去來。〔社長云〕勾頭文書元着我協同。着你拿這胡道人。我幫你。我幫你。〔正末唱〕

〔笑和尚〕我我我。要你媳婦兒做甚的。你你你。扭住我欲何爲。敢敢敢。挾着這一紙文書的勢。看看看。你媳婦兒在那裏。有有有。誰是個殺人賊。來來來。略和你去當官對。

〔郭云〕社長。適纔我那媳婦。你也看見的。到官去你與我做箇質證。〔社長云〕你不要等他唱曲。只拿他到官司去。〔正末唱〕

〔煞尾〕再休想一枝逗漏春消息。則要你三島追隨路不迷。拜辭了瀟湘洞庭水。同去蟠桃赴仙會。酒泛天漿滋味美。樂奏雲璈音調奇。絳樹青琴左右立。都是玉骨冰肌世無比。我勸你這片凡心早收拾。莫爲嬌妻苦縈繫。〔郭云〕你拐了我媳婦兒。更待干罷。社長。你幫我拖他到官去。好友。要還我媳婦來。〔正末云〕這呆漢昏迷不省。枉了我三遭兒也。〔唱〕似這等呆腦呆頭。勸不回。吓可不乾賺了我奔走紅塵九千里。〔做頓袖脫科下〕

〔郭云〕好兩個後生。拿一個先生。被他攔了。我不問那裏趕上去。〔社長云〕這裏有兩條路。你往這頭。我往那頭。兩路抄將來。不怕他會飛上天去。〔郭云〕說的是。趕趕趕。〔同下〕

〔音釋〕咽音煙 狻音酸 猊音移 搦囊帶切 曳音異 力音利 吃音恥 的音底 絕鐫入聲

鶴音豪 日人智切 賊則平聲 息喪擠切 璫音敖 立音利 拾繩知切 繫音計 賺音
湛 劉柳平聲

第四折

〔正末打愚鼓簡子上云〕羅浮道士誰同流。草衣木食輕王侯。世間甲子管不得。壺裏乾坤只自由。數着殘基江月曉。一聲長嘯海門秋。飲餘回首話歸路。笑指白雲天際頭。〔郭馬兒冲上拿科云〕拿住。我如今再不等你。攔了和你見官去來。〔正末唱〕

〔雙調新水令〕則這殺人賊。須是你護身符。教你做神仙悟也不悟。你看承我做酒布袋。請看這藥葫蘆。不是村夫。還有二卷天書。〔郭云〕甚麼天書。敢是化緣的疏頭。〔正末唱〕你休猜做化緣疏。

〔郭扯末云〕告官去來。〔正末唱〕

〔駐馬聽〕你將我袍袖揪摔。誤了你龍廚香茶和露煮。將我環縈扯住。怎教鳳城春色典琴沽。建溪別館覓錢簾。蓬萊仙島休家去。〔郭云〕你殺了人。往那裏去。〔正末唱〕我若是欠人債負。俺那裏白雲滿地無尋處。

〔郭云〕我的媳婦兒。你送的那裏去了。〔正末云〕不是你的媳婦。〔郭云〕倒是你的媳婦。〔正末唱〕

〔沉醉東風〕是我縮角兒宿緣伴侶。垂髫時兒女妻夫。是我的媳婦兒。潑男女。尙古自參不透野花村務。〔郭云〕你是個出家人。如何要老婆。〔正末唱〕道士須當配道姑。〔帶云〕果漢。〔唱〕則俺兩口兒先生姓呂。

〔郭云〕你不要強。和你告官去來。〔正末唱〕

〔七弟兄〕由你到大處告去。只揀愛的做。你道是踏破鐵鞋無覓處。算來全不費工夫。可乾喫了半碗脂膳吐。

〔梅花酒〕想您箇匹夫不識賢愚。蠢蠢之物。落落之徒。休猜俺做左道術。

俺自拿着捩鼻木。您拽着我布道服。俺急切裏要回去。您當街裏纏師父。俺爲甚的不言語。您心兒下自躊躇。

【收江南】俺則待朗吟飛過洞庭湖。您在茶坊中說甚蜜和酥。【外扮孤一行上云】甚麼人嚷亂。與我拿過來者。【正末唱】扇圈般一部落腮鬚。更狠似道錄馬頭前。不慌殺了賀仙姑。

【郭云】這個道人殺了我的媳婦兒。大人與我做主咱。【孤云】兀那道人。清平世界。浪蕩乾坤。你怎敢殺人。【正末云】郭馬兒告我殺了他媳婦兒。他媳婦賀臘梅。見在不曾死。【孤云】賀臘梅在那裏。叫來我看。【正末云】現在此處。疾。【旦兒上云】師父。喚你徒弟。那廂使用。【正末云】這不是他媳婦兒。【孤云】郭馬兒你告這道人殺了你媳婦兒。如今你媳婦現在。做的個告人徒。自己徒。左右。推出去殺壞了者。【孤一行下】。【郭云】可怎了也。【正末云】郭馬兒你告着我殺了你媳婦兒。如今你媳婦現在。做了個誣告人。死罪自己反坐。如今要殺壞你。要我救你不救。【郭云】可知要救我哩。【外扮鍾離引衆仙上云】郭馬兒。你認的我麼。【郭云】怎生官人也不見了。祇候也不見了。都是一火先生。敢是我錯走在五龍壇裏來了。【正末云】郭馬兒。你認的這衆仙麼。【郭云】這位做官的鬚子是誰。【正末唱】

【水仙子】這一個是漢鍾離。現掌着羣仙錄。【郭云】這位拿着拐兒的。不是阜隸。【正末唱】這一個是鐵拐李。髮亂梳。【郭云】兀那住着綠襦袍的。不是令史哩。【正末唱】這一個是藍采和。板撒雲陽木。【郭云】這老兒是誰。【正末唱】這一個是張果老。趙州橋騎倒驢。【郭云】這位背葫蘆的是誰。【正末唱】這一個是徐神翁。身背着葫蘆。【郭云】這位攜花籃的是誰。【正末唱】這一個是韓湘子。韓愈的親姪。【郭云】這位穿紅的是誰。【正末唱】這一個是曹國舅。宋朝的眷屬。【郭云】敢問師父。你可是誰。【正末云】貧道姓呂名岩。字洞賓。道號純陽子。【唱】則我是呂純陽。愛打的簡子愚鼓。

【郭云】是了。三十年前我是岳陽樓下老柳樹。俺渾家賀臘梅。就是杜康廟前白梅樹。後來託生下方。配爲夫。

婦。直待師父三度點化。纔歸正道。稽首。我弟子早省悟了也。〔鍾離云〕你二人既得省悟。聽吾指示。〔詞云〕你本是人間土木之物。差洞賓將你引度。今日個行滿功成。跨蒼鸞同登仙路。〔郭旦拜謝科〕〔正末唱〕

【收尾】則我向岳陽樓來往經三二度。指引你雙歸紫府。方纔識仙家的日月長。再不受人間的斧斤苦。

〔音釋〕 梓音租 簾音路 負音赴 髻音條 術繩朱切 捩音裂 鼻音疲 木音暮 服房夫切

錄音處 錄音處 屬繩朱切

題目 郭上竈雙赴靈虛殿

正名 呂洞賓三醉岳陽樓

包待制三勘蝴蝶夢雜劇

關漢卿撰

楔子

〔外扮李老同正旦引冲末扮王大王二丑扮王三上詩云〕月過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萬事休。兒孫自有兒孫福。莫爲兒孫作遠憂。老漢姓王。是這開封府中牟縣人氏。嫡親的五口兒家屬。這是我的婆婆。生下三個孩兒。都不肯做農莊生活。只是讀書寫字。孩兒也。幾時是那崢嶸發跡的時節也呵。〔王大云〕父親母親在上。做農莊有甚好處。您孩兒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李老同旦云〕好兒好兒。〔王二云〕父親母親。你孩兒十年窗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李老同旦云〕好兒好兒。〔王三云〕父親在上。母親在下。〔李老云〕胡說。怎麼母親在下。〔王三云〕我小時看見俺爺在上頭。俺娘在底下。一同牀上睡覺來。〔李老云〕你看這廝。〔王大云〕父親母親。從古道文章可立身。這不是讀書的好處。〔李老云〕孩兒。你說的是。〔正旦云〕老的。雖然如此。你還替孩兒尋一個長久立身之計。〔唱〕

〔仙呂賞花時〕且休說文章可立身。爭奈家私時下窘。枉了寒窗下受辛勤。却被那愚民暗哂。多嘴是宜假不宜真。

〔么篇〕他只敬衣衫不敬人。我言語從來無向順。若三個兒到開春。有甚麼實誠定准。怎生便都能勾跳龍門。〔同下〕

〔音釋〕崢音澄 嶸音橫 覺音叫 哂身上聲

第一折

〔李老上云〕老漢來到這長街市上。替三個孩兒買些紙筆。走的乏了。且坐一坐歇息咱。〔淨扮葛彪上〕〔詩云〕有權有勢儘着使。見官見府沒廉恥。若與小民共一般。何不隨他帶帽子。自家葛彪是也。我是個權豪勢要之家。打死人不償命。時常的則是坐牢。今日無甚事。長街市上閒耍去咱。〔做撞李老科云〕這老子是甚麼人。敢衝着我馬頭。好打這老驢。〔做打李老死科下〕〔葛彪云〕這老子詐死賴我。我也不怕。只當房簷上揭片

瓦相似。隨你那裏告來。〔下〕〔副末扮地方上云〕王大王二王三在家麼。〔王大兄弟上云〕叫怎的。〔地方云〕我是地方。不知甚麼人打死你父親在長街上哩。〔王大兄弟云〕是真實。母親。禍事了也。〔哭科王三云〕我那兒也。打死俺老子。母親快來。〔正旦上云〕孩兒。爲甚麼大驚小怪的。〔王三云〕不知是誰打死了俺父親也。〔正旦云〕呀。可是怎地來。〔唱〕

〔仙呂點絳脣〕仔細尋思。兩回三次。這場蹊蹺事。走的我氣咽聲絲。恨不的兩肋生雙翅。

〔混江龍〕俺男兒負天何事。拿住那殺人賊。我乞個罪名兒。他又不曾身耽疾病。又無甚過犯公私。若是俺軟弱的男兒。有些死活。索共那倚勢的喬才。打會官司。我這裏急忙忙過六街。穿三市。行行裏撓腮撓耳。抹淚揉眵。

〔做行見屍哭科唱〕

〔油葫蘆〕你覷那着傷處。一塌兒青間紫。可早停着死屍。你可便從來憂念沒家私。昨朝怎曉今朝死。今日不知來日事。血模糊污了一身。軟答刺冷了四肢。黃甘甘面色如金紙。乾叫了一炊時。

〔天下樂〕救不活將咱沒亂死。咱家私自暗思。到明朝若是出殯時。又沒他一陌紙。空排着三個兒。這正是家貧也顯孝子。

〔王大兄弟云〕母親。人都說是葛彪打殺了俺父親來。俺如今尋見那廝。扯到官償命來。〔下〕〔正旦唱〕

〔那吒令〕他本是大學中殿試。怎想他拳頭上便死。今日個則落得長街上檢屍。更做道見職官。俺是個窮儒士也。索稱詞。

〔葛彪上云〕自家葛彪。飲了幾杯酒。有些醉了也。且回家中去來。〔王大兄弟上云〕兀的不是那兇徒。拿住這廝。〔做拿住科云〕是你打死俺父親來。〔葛彪云〕就是我來。我不怕你。〔正旦唱〕

【鶻踏枝】若是俺到官時和您去對情詞。使不着國戚皇親。玉葉金枝。便是他龍孫帝子。打殺人要吃官司。

〔王大兄弟打葛死科兄弟云〕這兇徒粧醉不起來。〔正旦云〕我試問他。〔問科云〕哥哥。俺老的怎生撞着你。你就打死他。你如何推醉睡在地下不起來。則這般乾罷了。你起來。你起來。呀。你兄弟可不打殺他也。〔王三云〕好也。我並不會動手。〔正旦云〕可怎了也。〔唱〕

【寄生草】你可便斟量着做。似這般甚意兒。你三人平昔無瑕疵。你三人打死雖然。是你三人倒惹下刑名事。則被這清風明月雨閒人。送了你玉堂金馬三學士。

〔做指葛彪科唱〕

【金盞兒】想當時你可也不三思。似這般逞兇撒潑。千行止無過恃。看你有權勢有金貲。則道是長街上粧好漢。誰想你血泊內也停屍。正是將軍着痛箭。還似射人時。

〔王大兄弟云〕這事少不的要吃官司。只是喀家沒有錢鈔。使些甚麼。〔正旦唱〕

【醉中天】咱每日一瓢飲。一簞食。有幾雙箸幾張匙。若到官司使鈔時。則除典當了閒文字。〔帶云〕便這等也不濟事。〔唱〕你合死呵。今朝便死。雖道是殺人公事。也落個孝順名兒。

〔淨扮公人上云〕休教走了。拿住這殺人賊者。〔正旦唱〕

【金盞兒】苦孜孜。淚絲絲。這場災禍從天至。把俺橫拖倒拽怎推辭。一壁廂殮可。可停着老子。一壁廂眼睜睜送了孩兒。可知道福無重受日。禍有併來時。

〔公人云〕殺人事不同小可。咱見官去來。〔正旦悲科云〕兒也。〔唱〕

【後庭花】再休想跳龍門折桂枝。少不得爲親爺遭橫死。從來個人命當還報。料應他天公不受私。〔帶云〕兒也。唱。不由我不嗟咨。幾回家看視。現如今。拿住爾到公庭。責口詞。下腦箍。使拶子。這其間痛怎支。

【柳葉兒】怕不待的一確二。早招承死罪無辭。〔帶云〕兒也。唱。你爲親爺雪恨當如是。便相次赴陰司。我也甘心做郭巨埋兒。

〔祇候云〕快見官去罷。〔正旦云〕兒也。你每做下這事。可怎了也。〔王大兄弟云〕母親。可怎了也。〔正旦唱〕

【賺煞】爲甚我教你看詩書。習經史。俺待學孟母三移教子。不能勾金榜上分明題姓氏。則落得犯由牌書寫名兒。想當時也是不得已爲之。便做道審得情真。奏過聖旨。止不過是一人處死。須斷不了王家宗祀。那裏便滅門絕戶了俺一家兒。〔同下〕

〔音釋〕 彪巴矛切 翅蚩去聲 撻疽且切 駝音蚩 竭音窩 刺音辣 玼音此 簞音丹 食音似
當去聲 推退平聲 殍森上聲 箍音姑

第二折

〔張千領祇候排衙科。喝云〕在衙人馬平安。〔外扮包待制上。詩云〕咚咚衙鼓響。公吏兩邊排。閻王生死殿。東岳攝魂臺。老夫姓包名拯。字希文。廬州金斗郡四望鄉老兒村人也。官拜龍圖閣待制學士。正授開封府府尹。今日升廳。坐起早衙。張千。分付司房。有合會押的文書。將來老夫會押。〔張千云〕六房吏典。有甚麼合會押的文書。〔內應科〕〔張千云〕可不早說。早是酸棗縣解到一起偷馬賊趙頑驢。〔包待制云〕與我拿過來。〔祇候押犯人跪科〕〔包待制云〕開了那行枷者。兀那小廝。你是趙頑驢。是你偷馬來。〔犯人云〕是小的偷馬來。〔包待制云〕張千。上了長枷。下在死囚牢裏去。〔押下〕〔包待制云〕老夫這一會兒困倦。張千。你與六房吏典。休要大驚小怪的。老夫暫時歇息咱。〔張千云〕大小屬官。兩廊吏典。休要大驚小怪的。大人歇息哩。〔包做伏案睡。做夢科云〕老夫公事操心。那裏睡的到眼裏。待老夫閒步游玩咱。來到這開封府廳後。一個小角門。我

推開這門。我試看者。是一個好花園也。你看那百花爛熳。春景融和。兀那花叢裏一個撮角亭子。亭子上結下個蜘蛛羅網。花間飛將一個蝴蝶兒來。正打在網中。〔詩云〕包拯暗暗傷懷。蝴蝶曾打飛來。休道人無生死。草蟲也有非災。呀。蠢動含靈。皆有佛性。飛將一個大蝴蝶來。救出這蝴蝶去了。呀。又飛了一個小蝴蝶。打在網中。那大蝴蝶必定來救他。好奇怪也。那大蝴蝶兩次三番。只在花叢上飛。不救那小蝴蝶。佯常飛去了。聖人道。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你不救。等我救。〔做放科〕〔張千云〕喏。午時了也。〔包待制做醒科〕〔詩云〕草蟲之蝴蝶。一命在參差。撒然驚覺。張千報午時。張千。有甚麼應審的罪囚。將來我問。〔張千云〕兩房吏典。有甚麼合審的罪囚。押上勘問。〔內應科〕〔張千云〕喏。中牟縣解到一起犯人。弟兄三人。打死平人葛彪。〔包待制云〕小縣百姓。怎敢打死平人。解到也未。〔張千云〕解到了也。〔包待制云〕與我一步一棍。打上廳來。〔解子押王大兄弟上正旦隨上唱〕

【南呂一枝花】解到這無人情御史臺。元來是有官法開封府。把三個未發跡小秀士。生扭做吃勘問死囚徒。空教我意下惆悵。把不定心驚懼。赤緊的賊兒膽底虛。教我把罪犯私下招承。不比那小去處官司孔目。

【梁州第七】這開封府王條清正。不比那中牟縣官吏糊塗。撲咚咚墜下升衙鼓。諕的我手忙脚亂。使不得膽大心粗。驚的我魂飛魄喪。走的我力盡筋舒。這公事不比尋俗。就中間擔負公徒。嗨嗨嗨。一壁廂老夫主在地停尸。更更更。赤緊地子母每坐牢係獄。呀呀呀。眼見的弟兄每受刃遭誅。早是怕怖。我向這屏牆邊側耳偷睛覷。誰會見這官府。則今日當廳定禍福。誰實誰虛。

【正旦同衆見官跪科張千云】犯人當面。〔包待制云〕張千。開了行枷。與那解子批回去。〔做開枷科〕〔王大兄弟云〕母親哥哥。哥哥家去來。〔包待制云〕那裏去。這裏比你那中牟縣那張千。這三個小廝是打死人的。那婆子是甚麼人。必定是證見人。若不是呵。敢與這小廝關親。兀那婆子。這兩個是你甚麼人。〔正旦云〕這兩個

是小孩兒。〔包待制云〕這個小的呢。〔正旦云〕是我第三的孩兒。〔包待制云〕噤聲。你可甚治家有法。想當日孟母教子。居必擇鄰。陶母教子。剪髮待賓。陳母教子。衣紫腰銀。你個村婦教子。打死平人。你好好的從實招了者。〔正旦唱〕

〔賀新郎〕孩兒每萬千死罪犯公徒。那廝每情理難容。俺孩兒殺人可恕。俺窮滴寒賤爲黎庶。告爺爺與孩兒每做主。這三個自小來便學文書。他則會依經典習禮義。那裏會定計策廝虧圖。百般的拷打難分訴。豈不聞二人誤大事。六耳不通謀。

〔包待制云〕不打不招。張千與我加力打者。〔正旦悲科唱〕

〔隔尾〕俺孩兒犯着徒流絞斬蕭何律。枉讀了恭儉溫良孔聖書。拷打的渾身上怎生覷。打的來傷筋動骨。更疼似懸頭刺股。他每爺飯娘羹。何會受這般苦。

〔包待制云〕三個人必有一個爲首的。是誰先打死人來。〔王大云〕也不干母親事。也不于兩個兄弟事。是小的打死人來。〔王二云〕爺爺。也不干母親事。也不干哥哥兄弟事。是小的打死人來。〔王三云〕爺爺。也不干母親事。也不干兩個哥哥事。是他肚兒疼死的。也不干我事。〔正旦云〕並不干三個孩兒事。當時是皇親葛彪先打死妾身夫主。妾身疼忍不過。一時乘忿爭鬪。將他打死。委的是妾身來。〔包待制云〕胡說。你也招承。我也招承。想是串定的。必須要一人抵命。張千與我着實打者。〔正旦唱〕

〔鬪蝦蟆〕靜巉巉無人救。眼睜睜活受苦。孩兒每索與他招伏。相公跟前拜覆。那廝將人欺侮。打死咱家丈夫。如今監收媳婦。公人如狼似虎。相公又生嗔發怒。休說麻槌腦箍。六問三推。不住勘問。有甚數目。打的渾身血污。大哥聲冤叫屈。官府不由分訴。二哥活受地獄。疼痛如何擔負。三哥打的更毒。老身牽腸割肚。這壁廂那壁廂由由忤忤。眼眼廝覷。來來去去。啼

啼哭哭。則被你打殺人也。待制龍圖可不道兒孫自有兒孫福。難吞吐沒氣路。短嘆長吁。愁腸似火。雨淚如珠。

〔包待制云〕我試看這來文咱。〔做看科云〕中牟縣官好生糊塗。如何這文書上寫着王大王二王三打死平人葛彪。這縣裏就無個排房吏典。這三個小廝必有名諱。更不呵。也有個小名兒。兀那婆子。你大小廝叫做甚麼。〔正旦云〕叫做金和。〔包待制云〕第二的小廝叫做甚麼。〔正旦云〕叫做鐵和。〔包待制云〕這第三個呢。〔正旦云〕叫做石和。〔王三云〕尙。〔包待制云〕甚麼尙。〔王三云〕石和尙。〔包待制云〕嗨。可知打死人哩。庶民人家取這等剛硬名字。敢是金和打死人來。〔正旦唱〕

〔牧羊關〕這個是金呵。有甚麼難鑄鑄。〔包待制云〕敢是石和打死人來。〔正旦唱〕這個是石呵。怎做的虛。〔包待制云〕敢是鐵和打死人來。〔正旦唱〕這個便是鐵呵。怎當那官法如鑪。〔包待制云〕打這賴肉頑皮。〔正旦唱〕非干是孩兒每賴肉頑皮。委的唧冤負屈。〔包待制云〕張千。便好道殺人的償命。欠債的還錢。把那大的小廝拿出去。與他償命。〔正旦唱〕眼睜睜難搭救。簇擁着下堦除。教我兩下裏難顧瞻。百般的沒是處。

〔云〕包待制爺爺。好葫蘆提也。〔包待制云〕我看那大的兒子償命。兀那婆子說甚麼。〔張千云〕那婆子手扳定枷梢。說包待制爺爺葫蘆提。〔包待制云〕那婆子他道我葫蘆提。與我拿過來。〔正旦跪科〕〔包待制云〕着你大兒子償命。你怎生說我葫蘆提。〔正旦云〕老婆子怎敢說大人葫蘆提。則是我孩兒孝順。不爭殺壞了他。教誰人養活老身。〔包待制云〕既是他母親說大小廝孝順。又多鄰家保舉。這是老夫差了。留着大的養活他。張千。着第二的償命。〔正旦唱〕

〔隔尾〕一壁廂大哥行。牽掛着娘腸肚。一壁廂二哥行。關連着痛肺腑。要償命留下孩兒。寧可將婆子去。似這般狠毒。又無處告訴。手扳定枷梢。叫聲兒屈。

〔云〕包待制爺爺。好葫蘆提也。〔包待制云〕又做甚麼大驚小怪的。〔張千云〕那婆子又說老爺葫蘆提。〔包

待制云「與我拿過來。」正旦跪科「包待制云」兀那婆子。將你第二的小廝償命。怎生又說我葫蘆提。「正旦云」怎敢說爺爺葫蘆提。則是第二的小廝會營運生理。不爭着他償命。誰養活老婆子。「包待制云」着大的償命。你說他孝順。着第二的償命。你說他會營運生理。却着誰去償命。「王三自帶枷科」包待制云「兀那廝。做甚麼。」王三云「大哥又不償命。二哥又不償命。眼見的是我了。不如早做個人情。」包待制云「也罷。張千拿那小的出去償命。」做推轉科「包待制云」兀那婆子。這第三的小廝償命。可中麼。「正旦云」是了。可不道三人同行小的苦。他償命的是。「包待制云」我不葫蘆提麼。「正旦云」爺爺不葫蘆提。「包待制云」噤聲。張千拿回來。爭些着婆子瞞過老夫。眼前放着個前房後繼。這兩個小廝必是你親生的。這一個小廝必是你乞養來的螟蛉之子。不着疼熱。所以着他償命。兀那婆子。說的是呵。我自有個主意。說的不是呵。我不道饒了你哩。「正旦云」三個都是我的孩兒。着我說些甚麼。「包待制云」你若不實說。張千與我打着者。「正旦云」大哥二哥三哥。我說則說。你則休生分了。「包待制云」這大小廝是你的親兒麼。「正旦唱」

【牧羊關】這孩兒雖不會親生養。却須是咱乳哺。「包待制云」這第二的呢。「正旦唱」這一個偌大小。是老婆子擡舉。「包待制云」兀那小的呢。「正旦打悲科唱」這一個是我親的親兒。這兩個我是他的繼母。「包待制云」兀那婆子近前來。你差了也。前家兒着一個償命。留着你親生孩兒養活。你可不好那。「正旦云」爺爺差了也。「唱」不爭着前家兒償了命。顯得後堯婆忒心毒。我若學嫉妬的桑新婦。不差見那賢達的魯義姑。

「包待制云」兀那婆子。你還着他三人心服。果是誰打死人來。「正旦唱」

【紅芍藥】渾身是口怎支吾。恰似個沒嘴的葫蘆。打的來皮開肉綻。損肌膚鮮血模糊。恰渾似活地獄。三個兒都教死去。你都官官相爲倚親屬。更做道國戚皇族。

「做打悲科唱」

【菩薩梁州】大哥罪犯遭誅。二哥死生別路。三哥身歸地府。乾閃下我這

老業身軀。大哥孝順識親疎。二哥留下着當門戶。第三個哥哥休言語。你償命正合去。常言道。二人同行小的苦。再不須大叫高呼。

〔包待制云〕聽了這婆子所言。方信道夏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這件事老夫見爲母者大賢。爲子者至孝。爲母者與陶孟同列。爲子者與曾閔無二。適間老夫晝寐。夢見一個蝴蝶墜在蛛網中。一個大蝴蝶來救出。次者亦然。後來一小蝴蝶亦墜網中。大蝴蝶雖見。不救飛騰而去。老夫心存惻隱。救這小蝴蝶出離羅網。天使老夫預知先兆之事。救這小的之命。〔詞云〕恰纔我依條犯法分輕重。不想這分外却有別詞訟。殺死平人怎干休。莫言罪律難輕縱。先教長男赴雲陽。爲言孝順能供奉。後教次子去餐刀。又言營運充日用。我着那最小的幼男去當刑。他便歡喜緊將兒發送。只把前家兒子苦哀矜。倒是自己親兒不悲痛。似此三從四德可裏封。貞烈賢達宜請俸。忽然省起這事來。天使游魂預驚動。三個草蟲傷蛛絲。何異子母官司向誰控。三番纔母棄親兒。正應着午時一枕蝴蝶夢。張千把一千人都下在死囚牢中去。〔正旦慌向前扯科唱〕

〔水仙子〕則見他前推後擁廝揪摔。我與你扳住枷梢高叫屈。眼睜睜有去路無回路。好教我百般的沒是處。這場兒便死待何如。好和弱隨將去。死共活攔當住。我只得緊搭住衣服。

〔張千推旦科押三人下〕〔正旦唱〕

〔黃鍾尾〕包龍圖往常斷事會着數。今日爲官忒慕古。枉教你坐黃堂帶虎符。受榮華請俸祿。俺孩兒好冤屈。不觀事下牢獄。割捨了待發做告都堂。訴省部。搬皇城。打怨鼓。見鑾輿。便唐突。呆老婆。唱今古。又無人肯做主。則不如覓死處。眼不見鰥寡孤獨。也強如沒歸着痛煞煞。哭啼啼。活受苦。〔下〕

〔包待制云〕張千。你近前來。可是恁的。〔張千云〕可是中也不中。〔包待制云〕賊禽獸。我的言語可是中也不中。〔詩云〕我扶立當今聖明主。欲播清風千萬古。這些公事斷不開。怎坐南衙開封府。〔同下〕

〔音釋〕 拯音整 蠶春上聲 參抽森切 差音蚩 惆音綢 潑音廚 目音暮 俗詞疽切 獄干句

切 福音府 謀音模 律音慮 骨音古 蟻初銜切 伏房夫切 覆音府 屈丘兩切 毒

東盧切 忬餘去聲 哭音苦 鑄音注 行音杭 族聰疎切 梓音祖 服房夫切 祿音路

做租去聲 突東盧切 獨東盧切

第二折

〔張千同李萬上詩云〕手執無情棒。懷揣滴淚錢。曉行狼虎路。夜伴死屍眠。自家張千便是。有王大王二王三下在死囚牢中。與我拿將他三個出來。〔王大王二上云〕哥哥。可憐見。〔張千云〕別過枷梢。來打三下殺威棒。〔打三下科云〕那第三個在那裏。〔王三上云〕我來了。〔張千云〕李萬擡過押牀來。丟過這滾肚索。去扯緊着。〔做扯科三人叫科張千云〕李萬。你家去吃飯。我看着則怕提牢官來。〔李萬下〕〔正旦上云〕我三個孩兒都下在死囚牢中。我叫化了些殘湯剩飯。送與孩兒每吃去。〔唱〕

〔正宮端正好〕遙望着死囚牢。恰離了悲田院。誰敢道半步俄延。排門兒叫化都尋遍。討了些殘剩飯和雜麵。

〔滾繡球〕俺孩兒本思量做狀元。坐琴堂。請俸錢。誰會遭這般刑憲。又不曾犯五刑之屬三千。我不肯吃不肯穿。燒地臥。炙地眠。誰會受這般貧賤。正按着陳婆婆古語常言。他須不求金玉重重貴。却甚兒孫個個賢。受煞迤邐。

〔做到牢門科云〕這裏是牢門首。我拽動這鈴索者。〔張千云〕則怕是提牢官來。我開開這門。看是誰拽動鈴索來。〔正旦云〕是我拽來。〔張打科云〕老村婆子。這是你家裏。你來做甚麼。〔正旦云〕我與三個孩兒送飯來。〔張千云〕燈油錢也無。冤苦錢也無。俺吃着死囚的衣飯。有鈔將些來使。〔正旦云〕哥哥。可憐見。一個老的被人打死了。三個孩兒又在死囚牢內。老身吃了早晨。無了晚夕。前街後巷。叫化了些殘湯剩飯。與孩兒每充饑。哥哥只可憐見。〔唱〕

【倘秀才】叫化的剩飯重煎再煎。補衲的破襖兒番穿了。正穿。〔云〕哥哥。則這件舊衣服送你罷。〔唱〕有這個舊褐袖。與哥哥且做此三冤苦錢。〔張千云〕我也不要你的。〔正旦唱〕謝哥哥。相覷當廝周全。把孩兒每可憐。

〔張千云〕罪已問定也。救不的了。〔正旦唱〕

【脫布衫】爭奈一家一計。腸肚縈牽。一上一下。語話熬煎。一左一右。把孩兒顧戀。一捋一把。雨淚漣漣。

【醉太平】數說起罪愆。委實的銜冤。我這裏煩惱惱怨青天。告哥哥可憐。他三個足丟沒亂。眼腦剔抽禿刷轉。依柔乞煞。手脚滴羞篤速戰。迷留沒亂。救他叫破俺喉咽。氣的來前合後偃。

〔張千云〕放你進來。我掩上這門。〔正旦進見科云〕兀的不是我孩兒。〔做悲科〕王大云。母親。你做甚麼來。

〔正旦云〕我與你送飯來。〔正旦向張千云〕哥哥。怎生放我孩兒。吃些飯也好。〔張千云〕你沒手。兀那婆子。喂你那孩兒。〔正旦喂王大云二科唱〕

【笑和尚】我我我。兩三步走向前。將將將。把飯食從頭勸。我我我。一匙匙都抄偏。你你你。胡噎餓。你你你。潤喉咽。〔王三云〕娘也。我也吃些兒。〔正旦唱〕石和尚。好共歹。一口口。剛剛嚥。

〔旦做傾飯科云〕大哥。這裏有個燒餅。你吃。休教石和看見。二哥。這裏有個燒餅。你吃。休教石和看見。〔唱〕

【叨叨令】叫化的些殘湯剩飯。那裏有重羅麵。你不想堂食玉酒瓊林宴。想當初長枷釘出中牟縣。却不道布衣走上黃金殿。兀的不苦殺人也麼哥。兀的不苦殺人也麼哥。告你個提牢押獄行方便。

〔云〕大哥。我去也。你有甚麼說話。〔王大云〕母親。家中有一本論語。賣了替父親買些紙燒。〔正旦云〕二哥。你有甚麼話說。〔王三云〕母親。我有一本孟子。賣了替父親做些經懺。〔王三哭云〕我也沒的分付你。你把你的

頭來我抱一抱。〔正旦出科〕〔張千云〕兀那婆子。你要歡喜麼。〔正旦云〕我可知要歡喜哩。〔張千入牢科云〕那個是大的。〔王大云〕小人是大的。〔張千云〕放水火。〔王大做出科〕〔張千云〕兀那婆子。你這大的孝順。保領出去養活你。你見了這大的兒子。你歡喜麼。〔正旦云〕我可知歡喜哩。〔張千云〕我着你大歡喜。〔做入牢科云〕那個是第二的。〔王二云〕小人便是。〔張千云〕起來放水火。〔做放出科〕〔張千云〕兀那婆子。再與你這第二的。能營運養活你。〔正旦云〕哥哥。那第三個孩兒呢。〔張千云〕把他盆吊死替葛彪償命去。明日早牆底下來認屍。〔正旦悲科唱〕

〔上小樓〕將兩個哥哥放免。把第二的孩兒推轉。想着我嚙苦吞甘。十月懷胎。乳哺三年。不爭教大哥二哥哥哥身遭刑憲。教人道桑新婦不分良善。

〔么篇〕你本待冤報冤。倒做了顛倒顛。豈不聞殺人償命。罪而當刑。死而無怨。〔做看王三科唱〕若是我兩二番將他留戀。教人道後堯婆兩頭二面。

〔王大王二云〕母親。我怎捨得兄弟也。〔正旦云〕大哥二哥家去來。休煩惱者。〔唱〕

〔快活三〕眼見的你兩個得升天。單則你小兄弟喪黃泉。〔做覷王三悲科唱〕教我扭回身。忍不住淚漣漣。〔王大王二悲科〕〔正旦云〕罷罷罷。但留的你兩個呵。〔唱〕他便死也我甘心情願。

〔朝天子〕我可便可憐。孩兒忒少年。何日得重相見。不爭將前家兒身首不完全。枉惹得後代人埋怨。我這裏自推自擲。到三十餘徧。暢好是苦痛也麼天。到來日一刀兩段。橫屍在市廛。再不見我這石和面。

〔尾煞〕做爺的不會燒一陌紙錢。做兒的又當了罪愆。爺和兒要見何時見。若要再相逢一面。則除是夢兒中。咱子母團圓。〔王大王二隨下〕

〔王三云〕張千哥哥。我大哥二哥都那裏去了。〔張千云〕老爺的言語。你大哥二哥都饒了着養活你母親去。

只着你替葛彪償命。〔王三云〕饒了我兩個哥哥。着我償命去。把這兩面枷我都帶上。只是我明日怎麼樣死。〔張千云〕把你盆吊死三十板。高牆丟過去。〔王三云〕哥哥。你丟我時。放仔細些。我肚子上有個癰子哩。〔張千云〕你性命也不保。還管你甚麼癰子。〔王三唱〕

〔端正好〕腹攬五車書。〔張千云〕你怎麼唱起來。〔王三云〕是曲尾。〔唱〕都是些三禮記和周易。眼睜睜死限相隨。指望待爲官爲相身榮貴。今日個畢罷了名和利。

〔滾繡球〕包待制比閻牛的省氣力。俺父親比那教子的少見識。俺秀才每比那題橋人。無那五陵豪氣。打的個遍身家鮮血淋漓。包待制又葫蘆提。令史每粧不知。兩邊廂列着祇候人役。貌堂堂都是一火廳合娘的。隔牢攔徹牆頭去。抵多少平空尋覓上天梯。〔帶云〕張千。〔唱〕等我合你姪姪歪尿。〔張千隨下〕

〔音釋〕連音肫 連音虧 捋力闌切 倦與愆同 咽音咽 噎音以 易銀計切 力音利 識傷以切 役銀計切 合音入 的音底 屢鄙平聲

第四折

〔王三背趙頑驢屍上伏定〕〔王大王二上云〕啫同母親尋三哥屍首去來。母親行動些。〔正旦上云〕聽的說石和孩兒盆吊死了。他兩個哥哥擡屍首去了。我叫化了些紙錢。將着柴火燒埋孩兒去呵。〔唱〕

〔雙調新水令〕我從未拔白悄悄出城來。恐怕外人知大驚小怪。我叫化了的亂烘烘。一陌紙。拾得粗全全幾根柴。俺孩兒落不得席捲椽擡。誰想有這一解。

〔打悲科云〕孩兒呵。〔唱〕

〔駐馬聽〕想着你報怨心懷。和那橫死爺相逢在分界牌。〔帶云〕若相見時呵。

〔唱〕您兩個施呈手策。把那殺人賊推下望鄉臺。黑洞洞天色尙昏霾。靜巉巖迴野荒郊外。隱隱似有人來觀。絕時教我添驚駭。

〔王大王二背屍上云〕母親那裏。這不是三哥屍首。〔旦做認悲科唱〕

〔夜行船〕慌急列教咱觀了面色。血模糊污盡屍骸。我與你慌解下麻繩。急鬆開衣帶。您疾忙向前來扶策。

〔掛玉鉤〕你與我揪住頭心。掐下頰。我與你高阜處招魂魄。石和叟貪慌處。將孩兒落了鞋。你便叫殺他。怎得他睽睽。空教我悶轉加愁無奈。只落得哭哭啼啼。怨怨哀哀。

〔帶云〕石和孩兒呵。〔唱〕

〔沽美酒〕我將這老精神強打拍。小名兒叫的明白。你個孝順的石和安在哉。則被他拋殺您妳妳。教我空沒亂把地皮攔。

〔太平令〕空教我哭啼啼自教自摔。百般的喚不回來。也是我多災多害。急煎煎不寧不耐。〔云〕石和孩兒呵。〔王三上應云〕我在這裏。〔正旦唱〕教我左猜右猜。不知是那裏應來呀。莫不是山精水怪。

〔王三上云〕母親孩兒來了。〔正旦慌科云〕有鬼有鬼。〔王三云〕母親休怕。是石和孩兒不是鬼。〔正旦唱〕

〔風入松〕我前行。他隨後趕將來。說的我攪耳撓腮。教我戰篤速忙把孩兒拜。我與你收拾壘七修齋。〔王三云〕母親我是人。〔正旦唱〕不是鬼疾言個阜白。怎免得這場災。

〔王三云〕包爺爺把偷馬賊趙頑驢吊死了。着我拖他出來。饒了你孩兒也。〔正旦唱〕

〔川撥棹〕這場災。一時間命運衰。早則解放愁懷。喜笑盈腮。我則道石沉大海。〔云〕大哥二哥。您兩個管着甚麼哩。〔唱〕這言語休見責。

〔云〕您兩個好不仔細。擡這屍首來做甚。唱。

〔殿前歡〕孩兒。你也合把眼睜開。却把誰家屍首。與我背將來。也不是提魚穿柳。歡心大。也不是鬼使神差。雖然道死是他命該。你爲甚無妨礙。〔三三〕孩兒知道沒事。是包爺爺分付。教我背出來的。〔正旦唱〕常言道。老實的終須在。把錯擡的尸首。你與我土內藏埋。

〔包待制衝上云〕你怎生又打死了。〔正旦慌科〕〔包待制云〕你休慌。莫怕。他是偷馬的趙頑驢。替你償葛彪之命。你一家兒都望闕跪者。聽我下斷。〔詞云〕你本是龍袖嬌民。堪可爲報國賢臣。大兒去隨朝勾當。第二的冠帶榮身。石和做中牟縣令。母親封賢德夫人。國家重義夫節婦。更愛那孝子順孫。今日的加官賜賞。一家門望闕露恩。〔正旦同三兒拜謝科云〕萬歲。萬歲。萬歲。萬歲。唱。

〔水仙子〕九重天飛下紙赦書來。您三下裏休將招狀責。一齊的望闕疾參拜。願的聖明君千萬載。更勝如枯樹花開。捱了些膿血債。受徹了牢獄災。今日個苦盡甘來。

〔鴛鴦煞〕不甫能黑漫漫填滿這沉冤海。昏騰騰打出了迷魂寨。願待制位列三公。日轉千階。唱道。娘加做賢德夫人。兒加做中牟縣宰。赦得俺一家兒今後都安泰。且休提這恩德無涯。單則是子母團圓。大古裏彩。

〔音釋〕 盆潑悶切 解音械 策釵上聲 韃音埋 搥音恰 頰音孩 魄鋪買切 拍鋪買切 白巴

埋切 搥乖上聲 率音洒 責齋上聲

題目

葛皇親挾勢行兇橫

趙頑驢偷馬殘生送

正名

王婆婆賢德撫前兒

包待制三勘蝴蝶夢

說縛諸伍員吹簫雜劇

李壽卿撰

第一折

〔冲末扮費無忌引卒子上詩云〕別人笑我做姦臣。我做姦臣笑別人。我須死後纔還報。他在生前早喪身。小官少傳費無忌是也。自從臨潼鬪寶之後。誰想太傅伍奢無禮。他在平公面前。搬弄我許多的是。非。不想被我預先說過。倒惹的平公大怒。將伍奢并家屬盡皆拏來殺壞了。我想伍奢二子皆有些本事。怕他日後報讎。已將他大的孩兒伍尚賺的來。也殺壞了。只有他小的孩兒。乃是伍員。他在臨潼會上。秦穆公賜他白金寶劍。稱爲盟府。文欺百里奚。武勝秦姬輦。拳打荆賸。脚踢卞莊。保十七國公子無事回還。他如今現爲三保大將軍樊城太守。那廝若知道我殺了他一家老小。他肯和我干罷。我着他有備算無備。無備則蓋着草薦睡。我如今着我大的孩兒費得雄。他也是個好漢。常在教場中和小的們打髀殖耍子。我如今着人叫他來。着他詐傳平公的命。將伍員賺將來。拏住哈喇了。俺便是翦草除根。萌芽不發。左右那裏。去教場中尋將費得雄來者。〔卒子云〕費得雄安在。〔淨扮費得雄上詩云〕我做將軍只會揜。兵書戰策沒半點。我家不開粉鋪行。怎麼爺兒兩個盡搽臉。自家非別。乃是費無忌的靴後根。〔卒子問科云〕甚麼靴後根。〔費得雄云〕可是長子哩。我正在教場中耍子。老頭兒呼喚。須索走一遭去。不索報復。我自過去。〔做見科云〕老兒喚我大叔。那廝使用。〔費無忌云〕費得雄。喚你來別無甚事。我將伍奢父子并一家老小盡皆殺壞了。則有伍員一個現在樊城。你今詐傳平公之命。宣那伍員去。則說是臨潼鬪寶之後。多有汗馬功勞。宣你入朝爲相。出朝爲將。若賺的來時。也將他殺壞了。便是翦草除根。萌芽不發。你則今日直至樊城賺伍員。走一遭去。〔費得雄云〕老兒放心。憑着我三寸不爛之舌。見了伍員。不怕他不來。若不來。我便拳撞脚踢。也不怕他不死。〔做一拳打費無忌倒科云〕你看我家老頭兒這等不中用。那拳頭剛擦的一擦。便一個脚稍天哩。〔下〕〔費無忌云〕嗨。這弟子孩兒跌了我這一交。他去了麼。〔卒子云〕去了也。〔費無忌云〕我說他不敢不去。正是養得一子孝。何用子孫多。〔下〕〔外扮羊建抱芋勝上云〕某乃楚國公子羊建是也。頗奈費無忌無禮。在父王根前百般讒譖。將俺老相國伍奢父子。

滿門家屬。誅盡殺絕。則有伍員在于樊城爲守。聽知得費無忌詐傳父王之命。差他孩兒費得雄去樊城。賺五員去了。偷一時不知。墮其姦計。可不送了。他一家壞了。俺楚國。我如今抱着孩兒。羊勝。私奔出朝。先到樊城。報與伍員知道。可不好也。〔詩云〕想子胥蓋世威名。爭忍見中計身傾。費無忌雖多奸險。我救賢臣先奔樊城。〔下〕〔正末扮伍員引卒子上云〕某姓伍名員。字子胥。自臨潼會上。秦穆公賜我寶劍一口。號爲盟府。保的十七國諸侯。無事還朝。平公加某爲十三太保大將軍。仍兼太守之職。在於樊城鎮守。你看了俺手下軍兵。是好雄猛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久鎮南方。指麾兵將多雄壯。守着這鄂渚湘江。有多少翻滾滾東流浪。

〔混江龍〕俺也曾西除東蕩。把功勞立下幾樁樁。生博的標名畫閣。常只是捨命沙場。錯認他一片塵飛。驅戰馬。那知道三通鼓響。報升堂。俺本是個掌三軍的帥首。今做了撫百姓的循良。興學校。勸農桑。清案牘。恤流亡。寬稅斂。聚餼糧。也非是我爲臣子好出衆人先。則待要佐君王穩坐在諸侯上。長享着萬邦玉帛。永保着千里金湯。

〔羊建抱孩兒上云〕某乃羊建是也。自出朝門。日夜奔走。來到這樊城地面。早至他帥府門首也。令人報復去。道有公子羊建到此。〔卒子做報科云〕報的元帥得知。有公子羊建在于門首。〔正末云〕快有請。〔卒子云〕請進。〔羊建做見科〕〔正末云〕公子。遠勞你貴脚。來踏賤地。可是爲何。〔羊建云〕將軍。我無事也不敢來。今有諷臣費無忌將你父兄并滿門家屬。誅盡殺絕。則留得你在樊城。他如今又差着孩兒費得雄。詐傳父王之命。賺你還朝。暗行殘害。此是他翦草除根之計。因此上我抱着幼子。曉夜奔來。報與你知道。若費得雄來時。將軍切不可饒了他。〔正末氣倒科云〕父親。則被你痛殺我也。某想臨潼會上。保全十七國公子無事回還。如此大功。今日聽信費無忌讒言。將我三百口家屬。盡皆殺壞。自古道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我和你更待干罷。〔唱〕

【油葫蘆】想秦國雄兵似虎狼。在臨潼筵會上。〔帶云〕當此一日。若不是我伍員呵。〔唱〕怕不那十七邦公子盡遭殃。〔芊建云〕將軍有如此大功。那費無忌姦賊。反來害你一家。好是無禮也。〔正末唱〕怎聽他費無忌說不盡瞞天謊。看伍子胥救不得全家喪。也枉了俺竭忠貞。輔一人掃烽烟。定八方。倒不如他無仁。無義無謙讓。白落的父子擅朝綱。

〔芊建云〕我怕費得雄早先到了。反出其後。以此擔餓忍餓。日夜奔來。兀的這兩脚上不踎成了趺也。〔正末唱〕

〔天下樂〕你曉夜兼程來探訪。似這般傍也波惶。都只是爲我行。生怕那潑無徒前來趕不上。害的你脚心裏踏做了趺。肚皮裏餓斷腸。〔芊建云〕將軍你早知有這今日。當初臨潼關上。便不立的功勞也罷了。〔正末唱〕則俺這做元戎的不氣長。

〔費得雄上云〕我費得雄是也。奉父親的言語。着我智賺伍員去。行了數日光景。來到這樊城。這就是他宅門首。我下得這狗來。把門的快報入去。道有費得雄親爲使命。在于門首。〔卒子報科云〕喏。報的元帥得知。有費得雄到此。〔芊建云〕伍將軍。我可往那廂去。〔正末云〕不妨事。你且壁衣後藏着。〔芊建云〕好好。我且迴避咱。〔正末云〕着他進來。〔卒子云〕請進。〔費得雄做見科云〕誰是伍員。〔正末云〕則某便是。〔費得雄云〕你是伍員麼。我奉主公的命。因你在臨潼會上。文欺百里奚。武勝秦姬輦。拳打劇驥。脚踢卞莊。保十七路公子無事。多有功勞。今特宣你回來。看你入朝爲相。出朝爲將。上馬管軍。下馬管民。再賜你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不可久停久住。則今日走馬臨朝。謝了恩者。〔正末云〕某已半年來不曾入朝。我家父母兄長安康麼。〔費得雄云〕你家裏這幾時好生興旺。聽得說宣你入朝。着我多多上覆。早早起身。正要見你一面哩。〔正末云〕你看這廂好無禮也。〔唱〕

〔村裏哥鼓〕惱得我伍員心怒。〔費得雄云〕我與你報道等喜信。不見拏出一些兒賞錢。倒打將起來。〔正末唱〕打這廝十分的口強。〔費得雄云〕官兒。你休惹事。如今兵馬司正尋這等盤子頭

的哩。〔正末唱〕你把我全家誅滅。猶然道我爹娘興旺。〔費得雄云〕我家老子一日不殺人。也殺好幾個。希罕你家這兩個兒。做這等狗頭狗怎的。〔正末唱〕按不住我心上惱。口中氣。有不騰騰二三千丈。〔費得雄云〕常言道。捉賊見賊。捉姦見姦。看你這個嘴臉。敢要和我打人命官司。也須得個證見人。既然道你一家是我家老子殺了。你說是誰見來。〔正末唱〕若不是芊建來說就裏。白破了這廝謊。險些兒被賺入天羅地網。

〔費得雄云〕伍員。我是奉命來的。宣你入朝。賞你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出朝爲將。入朝爲相。那些兒虧了你。你顛倒打我。〔正末唱〕

〔元和令〕你道是上馬金。下馬銀。出朝將。入朝相。〔云〕你曉的你父親罪麼。〔費得雄云〕我老子做事。不通一些兒風與我。我那裏知道。〔正末唱〕只你那費無忌。如此狠心腸。做兀的般歹勾當。〔費得雄云〕你不要惱。你那老子便活到一百二十歲。也少不得要死。〔正末唱〕便做道人生在世有無常。也不似俺一家兒死的來忒枉。

〔正末做打科〕〔費得雄云〕你打的好。你當住門。把定走路。便打死了我。有什麼本事。你敢到朝裏去打我麼。〔芊建出見勸科云〕將軍且息怒。〔正末唱〕

〔上馬嬌〕你可便不索慌。不索忙。〔芊建云〕將軍息怒。再慢慢的問他。〔正末唱〕我則是先打後商量。〔費得雄云〕哎。你那鉢盂般大的拳頭。颼颼的打得我那碎屁兒支支的。可不打殺了我。芊建。只你便是個見證。〔芊建云〕將軍息怒。〔正末唱〕請公子放手休攔當。饒這廝強。也飛不過土城牆。

〔費得雄云〕你個老叔。你也勸他一勸。〔芊建云〕將軍息怒。〔正末云〕我在臨潼會上。拳打崩瓚。脚踢卞莊。力舉千斤之鼎。我打死你這賊。值得甚的。〔唱〕

〔勝葫蘆〕憑着我舉鼎的威風。略顯揚。遮莫是鐵金剛也打的他肉綻皮開。血泊裏尙覷着你這般模樣。那般伎倆。還待要強誇張。

〔費得雄云〕我如今在你宅裏。你要打我。這個叫做門裏大。可不着你了。但是打也要打的有些道理。我奉使命而來。取你入朝。有甚的歹處。你要打我。豈不防外人談論。〔正末唱〕

〔么篇〕兀的不自有傍人說短長。誰着你讒舌巧如簧。難道有眼高天不鑒。許害了俺這尊兄伍尚。父親賢相。〔帶云〕父兄之讎。我不報誰報。〔唱〕少不的冤債你還償。

〔費得雄云〕則被你打殺我也。你不肯入朝去。則把你那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送與我大叔買些糖果兒吃也好。怎麼你打我。我如今權且忍着。回家對我老子說去。少不得也打還你。走走走。〔下〕〔羊建云〕將軍既然打了費得雄。此人回去。見那父親說了。必然統兵擒拿我和你兩個。自古道長安雖好。不是久戀之鄉。我和你如今投奔那一國去好。〔正末云〕公子你放心。略則今日去鄭國借兵。報俺父兄之讎。罷罷罷。〔唱〕

〔賺煞〕想着我爲盟府逞英雄。保各國渾無恙。也會踢打了蒯瞞和他下莊。到今日都付春風夢一場。還說甚誰弱誰強。急茫茫遠奔他鄉。但借的鐵甲三千入故鄉。你看那費無忌智量。怎和俺伍子胥近傍。我將的潑無徒。直搗滿了這湛盧槍。〔同下〕

〔音釋〕 員音雲 輦連上聲 瞞音外 髒音妣 芊音米 餓音侯 躑音渣 跼思關切 跼音蘭

行音杭 餽音兩 擲聲卯切

第二折

〔費無忌引卒子上詩云〕須知草要連根拔。專怕春回芽再發。我今不殺伍子胥。倒等他來把我殺。自家費無忌的便是。頗奈伍員無禮。我差費得雄去詐宣他入朝。不想羊建私奔樊城。先與伍員說知。將我費得雄着實打了一頓。還喜的我家孩兒有些本事。掙的回來。如今他與羊建共投鄭國去了。更待干罷。你妬我爲冤。我妬你爲讎。今啓過主公。差養由基領五千鐵騎。趕上伍員。發箭射死了他。便是我平生願足。左右那裏。與我喚將養由基來者。〔卒子云〕養由基安在。〔外扮養由基上詩云〕手挽雕弓胎是鐵。能於百步穿楊葉。一生輸與賣

油人。他家手段還奇絕。某乃養由基是也。佐于楚平公麾下。官封中大夫之職。某猿臂神射。將一柳葉懸于百步之外。射之百發百中。軍中喚某爲穿楊神射。養由基。今有費無忌元帥呼喚。不知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小校報覆去。道有養由基來了也。〔卒子報科云〕養由基到。〔費無忌云〕將軍。今因伍員私走樊城。怕他各處借兵。來侵犯本國。奉主公的命。差你領五千鐵騎。趕上伍員。發箭射死。你則今日就點人馬追趕伍員去來。成功之日。自有加官賜賞。〔養由基云〕得令。則今日就點五千軍馬。追趕伍員。走一遭去。〔詩云〕領三軍疾去如風。無過是短箭輕弓。憑着我穿楊妙手。管教他一命丟空。〔下〕〔正末踟馬上云〕某乃伍員是也。自從打了費得雄。有公子芊建不知去向。某只得攔着芊勝私出樊城。投于鄭國。借兵報讎去來。兀的後面一簇軍馬。必然是追兵至也。〔養由基領卒子趕上云〕某養由基。奉費無忌的言語。着某領五千人馬追趕上伍員。發箭射死。某想伍員在臨潼會上。立下十大功勞。不料費無忌讒佞。將他父兄并三百口家屬都殺壞了。則留的他一個私奔各國。又要差某趕上將他射死。那伍員本是忠臣良將。不爭射死了他。擔着萬代罵名。我如今追上前去。待見他時。自有個主意。〔正末見科云〕來者莫非是養由基麼。〔養由基云〕然也。某奉主公之命。領五千鐵騎趕上射你哩。〔正末云〕將軍。不爭你射死我。誰與我報父兄之讎。〔養由基云〕將軍。你只放心自去。大小三軍。擺開陣勢。待我發箭。〔做咬箭頭發箭科〕〔正末云〕呀。怎麼這箭是沒箭頭的。明明是他要放我走的意思。不若衝開陣面。殺一條血路而走。〔戰下〕〔養由基云〕怎生連發三箭。射他不死。你走了更待干罷。我不問那裏趕將去來。〔下〕〔正末抱芊勝策馬上云〕休趕休趕。且喜離驛亭相去已遠。把馬加上一鞭。趲路前去。我想養由基穿楊神箭百發百中。若非他咬去箭頭。賣此一陣。焉能殺的出來。到得鄭國。那公子芊建已先在彼。正待要借兵報讎。豈知鄭子產反爲楚公。有害某之意。某只得一把火燒了驛亭。奪路而走。可惜公子芊建死于亂軍之中。如何是好。〔做歎科〕噯。教我如今往那國去的是。仔細想來。唯有吳公子姬光。曾受我活命之恩。必然借兵與我。不免抱了芊勝。竟投吳國去來。我伍員好險也。好苦也呵。〔唱〕

〔南呂一枝花〕撲碌碌撞開門外軍。不刺刺殺出這城邊路。緊防他弦上箭。又則怕失却掌中珠。仔細躊躇。俺父兄多身故。他又把咱家一命圖。淚

沾灑四野征塵。氣吁成半天毒霧。

【梁州第七】則願得斫不折匣中寶劍。則願得走不乏跨下龍駒。憑着我這湛盧槍。搦下功勞簿。盔纓慘淡。袍錦模糊。想當日筵前鬪寶。暗裏埋伏。脫臨潼都是俺的機謀。向雲陽早壞了俺的親族。我我我。舉什麼千鈞鼎。惡識了西秦。是是是。到如今一口氣羞歸南楚。來來來。只不如片帆風飛過東吳。我這裏悄悄嘆吁。敢命兒裏合受奔波苦。世做的背時序。且一半惺惺一半愚。說甚當初。

〔旦兒扮浣紗女提罐兒上詩云〕每日溪頭出浣紗。皆言妾貌以桃花。不須動問名和姓。灝水西頭第一家。妾身浣紗女的便是。我的婆婆就喚做浣婆婆。有個兄弟。乃是伴哥。在這江岸上耕田。我將這飯罐兒與俺哥哥送飯去咱。〔正末云〕正行之間。江邊一個女子提著兩個瓦罐。我自問他咱。兀那女子。你這罐兒裏是甚麼東西。〔浣紗女云〕是荳兒粥水薄酒。〔正末云〕你肯與人吃麼。〔浣紗女云〕你是何人。〔正末云〕我是一個將軍。走的路遙。甚是饑餒。女子。你將此飯與俺暫且充饑。和這小哥也食用些兒。我日後必當重報。〔浣紗女云〕既是這等。你跟我到莊兒上。宰個羔羊兒。殺個雞兒。那飯兒中吃。這個則是豆兒粥。你吃不的。〔正末云〕不妨事。你將來我食用些兒。〔浣紗女云〕如不棄嫌。這兩罐都與將軍食用波。〔正末做吃再與羊勝吃科云〕我吃了這飯也。女子。此恩日後必當重報。〔浣紗女云〕那個是頭頂鍋兒走的。區區一飯。何報之有。〔正末云〕兀那女子。我有句說話分付。你殘漿勿漏。〔浣紗女云〕你吃了飯。又說殘漿勿漏。我這罐兒不漏。〔正末云〕不是說這罐兒漏。我去之後。若有人馬趕將來呵。必然問你。萬望可憐見。不要說與他知。走漏了我的消息。〔浣紗女云〕將軍。你放心的去。我只不說便了。〔正末唱〕

【牧羊關】謝得你個幼女心兒善。〔浣紗女云〕你可慌甚麼。〔正末唱〕怎知我是賊人膽底虛。〔浣紗女云〕你則放心者。〔正末唱〕緩急間須要你支吾。可憐我孤身的躲難逃災。更一家兒銜冤負屈。〔浣紗女云〕哦。元來將軍是避難的。請自放心。若有軍馬來。吾自與你

支吾便了。〔正末唱〕我爲甚麼告殘漿休漏泄。也則怕有軍士緊追逐。〔浣紗女云〕將軍。你久後得意呵。休忘了我這一飯之德也。〔正末唱〕我怎忘了你這潞水上的浣紗女。救了我走樊城的伍子胥。

〔云〕我去之後。願的你殘漿勿漏。〔浣紗女云〕你去後。倘有別人說時。也則是我說。罷罷罷。我教你去也。去得放心。將軍。我在此江岸上住。我乃浣紗女。母親是浣婆婆。兄弟是伴哥。將軍你則記者。〔詩云〕將軍名姓蓋寰宇。一心待要投吳主。你是忍餓登程伍子胥。休忘了我抱石投江浣紗女。〔做投水科下〕〔正末云〕好一個賢哉女子也。爲我一身。倒喪了他一命。罷罷罷。異日得志。我當在此水上。與你修蓋祠堂。表揚貞烈。報答一飯之恩便了。〔唱〕

〔罵玉郎〕他生來野水荒村住。又不曾讀甚古人書。怎麼肯爲英雄甘把紅顏沒。我久已後索與他蓋一所設像的祠。建一統紀節的碑。這便是我表一點酬恩的處。

〔云〕早來到江邊了也。不得個船來渡過去。如何是好。遠遠的不是一隻漁舟。漁翁。你與我撐過船來。〔外扮閻丘亮上。詩云〕船穩潮平漫漫行。偷吹鐵笛兩三聲。自從隱在江湖上。再不聞人說戰爭。老夫閻丘亮是也。幼年曾在朝中出仕。如今年紀衰邁。棄職閒居。隱於江湖之上。打魚爲活。隔江有一人喚渡。待我問他。兀那來的是什麼人。〔正末云〕漁翁。快撐船來。渡我過江去。〔閻丘亮云〕你說是什麼人。我好渡你。〔正末云〕我是楚將伍員是也。〔閻丘亮云〕你就是伍盟府麼。〔正末云〕則我便是伍盟府。〔閻丘亮云〕你且少待。〔做撐船科云〕盟府請上船。將那馬也牽上船來。我渡你過去。〔正末上船科〕〔閻丘亮云〕可早來到這岸邊也。〔正末云〕多謝了漁翁。此恩異日必當重報。〔閻丘亮云〕盟府你敢饑麼。〔正末云〕我可知饑哩。我還不打緊。這小哥一晝夜不曾吃飯哩。〔閻丘亮云〕我安排些酒飯來。與盟府食用。你且在這蘆葦中藏着。恐防有人見。你等我來時。我只叫道蘆中人。你便道信有之。以此爲個暗號。〔正末云〕是。〔閻丘亮云〕我家中取酒飯去。〔虛下〕〔再上云〕蘆中人。〔正末云〕信有之。〔閻丘亮云〕一壺燭酒。一甌魚羹。一盂大米飯。權且充饑咱。〔正末云〕多

謝了漁翁。渡我過江來。又賜酒飯。此恩必當重報。敢問漁翁高姓大名。〔閻丘亮云〕老夫乃楚國大夫。閻丘亮是也。只因年邁辭朝。在江邊捕魚爲生。今知盟府亡楚甚急。老夫特在此江邊停舟等候。〔正末云〕多謝了老丈。我身邊別無甚物件。待要將這匹馬送與先生。我可要代步。止有一口白金劍。留與老丈做船資。〔閻丘亮云〕盟府誤矣。你本一世豪傑。不幸遭父兄之難。走鄭投吳。老夫在此艤舟而待。豈望報乎。請自收回。不勞再賜。〔詩云〕千金寶劍賽吳鉤。一片精光射斗牛。藏處非冰寒凜凜。舞時無雨急颼颼。隨身偏壯忠臣膽。入手能標逆子頭。君自有讎持報去。老夫爭好便收留。〔正末云〕老丈休看得這劍輕了呵。此劍乃秦穆公在臨潼會上賜與我爲盟府的。〔閻丘亮云〕今楚國之令。得伍員者賜黃金萬兩。爵至執圭。似此不貪。豈圖一劍。盟府。你可自有用處。收回去罷。〔正末云〕老丈。你只留了者。〔唱〕

【哭皇天】你本是滄江上烟波侶。能念我蘆葦中饑餓夫。這劍呵似半潭秋水寒。一片月光浮。我本待實心兒實心兒送與。待不與大恩難報。待與來禮意輕疎。〔閻丘亮云〕將軍。你將此劍去。自與父兄報讎。〔正末唱〕他道俺報冤讎。報冤讎有用處。〔正末云〕我伍員就此告辭。只願老丈殘漿勿漏。〔閻丘亮云〕盟府請放心。老夫怎肯洩漏。誤你的大事。〔正末云〕我去之後。若有追軍到來問老丈時。怎生遮掩。〔閻丘亮云〕我至死也不說。你自放心的去。〔正末云〕老丈。便有軍兵拏住我呵。我死何足惜。只可惜我三百口家屬幾時得報。〔閻丘亮云〕盟府。你疑我怎的。你去後我就將此船沉于江中。再不渡人如何。〔正末云〕老丈。不然。想伍員在臨潼會上保十七國諸侯回還。今日將我三百口家屬殺壞。這等冤讎。教我怎生忘得。後面喊聲漸近。想有追兵來了。我去便去。只要老丈殘漿勿漏。〔閻丘亮云〕盟府。我教你去得放心。我有一子。却是個村廝兒。你久後得志。休忘了此子。盟府。你借劍來與老夫一看。〔詩云〕臨行不索更徘徊。殘漿勿漏我先知。向風頻頻謝公子。滿船空載月明歸。〔下〕〔正末云〕嗨。好忠臣烈士也。羊勝公子。你牢記着。〔唱〕則怕我片時間多忘。你心中記取。

【烏夜啼】這一場又自刎了他漁父。不由我不爲他來掩面嗟吁。漁翁也。再不見落霞低伴孤飛鷺。你可爲甚的生撒鄉間死葬江湖。從今後半瓶

獨酒有誰沽。拋下這一江野水無人渡。芳草洲。垂楊路。無人攀話。閒殺樵夫。

〔云〕嗨。可着誰埋葬他。我不免拔出這腰劍來。〔唱〕

〔煞尾〕我劍砍的這江邊蘆葦權遮護。你向這水國龍宮且暫居。急回來滅了楚。那其間到此處拜你個沒半面的恩烈丈夫。我怕不待忍住。忍不住痛哭。〔科嘆科〕〔唱〕只爲我斷送了。你這漁翁。和那一個抱石投江的浣紗女。〔下〕

〔音釋〕伏房夫切 謀音模 族從蘇切 瀨音賴 浣音玩 屈丘兩切 逐長如切 沒音暮 邁音賣 艤音以 浮音巫 忘去聲 驚音暮

第三折

〔淨扮老人丑扮里正同上〕〔老人詩云〕段段田苗接遠村。醉來攜手弄兒孫。雖然只得鉋鋤力。托賴天公雨露恩。老漢是這丹陽縣老人便是。喜遇連年清平無事。多收米麥。廣種桑麻。俺莊農們好生快活。我這丹陽縣中有個牛王廟兒。秋收之後。這一村疇人家輪流着祭賽。這牛王社近年來但到迎神送神時節。不知是那裏來的一個大漢。常來打攪俺每。只等吃酒。他便吹簫。好友也要吃得醉飽了纔去。今日他又來呵。我可怎了。〔里正云〕老社長。你放心。今年賽社。該是我做社頭。我如今多叫些莊家後生。等那個吹簫的人來。我着些後生打將出去。偏不與他酒吃。與他一個沒興頭。已後便不來了。可好麼。〔老人云〕你說的是。你請將衆人來計較。〔里正云〕我是喚當村裏後生咱。無路子。沙三。伴哥。牛表。牛勛。你每一齊的都來。〔無路子上云〕來也。來也。〔詩云〕雖然本事只如此。跌打相爭可也不怕死。衆人不識我名姓。則叫我做無路子。自家無路子的便是。這幾個都是俺這當村疇裏後生。我一生膂力過人。專打的是好漢。正在家中閒坐。有社長呼喚。俺見去來。〔無路子同衆見科云〕老的也。呼喚俺來。有何事幹。〔老人云〕衆莊家都來了。老的也。你分付他。〔里正云〕無路子。今年賽牛王社。我做社頭。每年家迎送神道呵。有那別處來的一條大漢。擎着簫。知他吹些什麼。好又要

吃得醉飽了纔去。被他打攪的慌。今年再來。你衆人牽住打上一頓。搶將出去。俺便關了門。自自在在的吃酒。你則管裏打。打死了呵。你便償命。〔無路子云〕老的。我則道你叫我做什麼。你則怕吹簫的。那個人攪了賽社。等他來時。着我打的他去。老的你放心。休道是一個吹簫的。便是十個。我都與你趕他出去。〔老人云〕無路子。你若趕退了他呵。我身上包管你一醉。〔無路子云〕老的放心。等他來呵。我把那弟子孩兒鼻子都打塌了他的。〔衆云〕俺衆人撮捧着。你打那廝。〔里正云〕說的有理。俺每慢慢的祭賽波。〔正末吹簫上云〕自從私出樊城。初投鄭國。頗奈鄭子產無禮。被某一把火燒了郵亭。到于吳國。幾次借兵。爭奈吳王有事不允。流落于此。靠着吹簫度日。經今十八年光景。可早老了也。〔詩云〕當年策馬度昭關。未報冤讎甚日還。世人只認吹簫客。那知我一天豪氣半生閒。〔唱〕

〔中呂粉蝶兒〕何日西歸。困天涯一身客寄。恨無端歲月如馳。都是此三做窮民。趨富漢。不放我同歡同會。空走到十數筵席。有那個堪相酬對。

〔醉春風〕我如今白髮滯他鄉。青春離故國。憑短簫一曲覓衣食。常好是耿耿。這一座村坊。兀的班人物遭逢。看恁般時勢。

〔云〕兀那裏賽牛王社兒。我去吹一曲。討一鍾酒吃。〔正末見老人科云〕老者支揖哩。〔老人云〕這廝又來了也。可怎生是好。小後生每。着氣力搶他出去。〔無路子云〕這廝沒廉恥。真個來了。快與我出去。不要討打吃。〔做推正末科〕〔正末云〕我吹一曲。討一鍾酒吃。有什麼不是處。〔無路子云〕這廝好說着不聽。後生們撮捧着。我將他搶出去。〔做搶科〕〔外扮縛諸醉冲上云〕自家縛諸的便是。我向東莊裏賽牛王社。與衆兄弟每吃幾杯酒去來。兀的一簇人爲什麼這等吵鬧。我分開這人是看咱。〔做見正末科云〕好一條大漢。可怎生被這一夥人欺侮他。咄。這廝每休得無禮。〔做打衆人科〕〔無路子云〕我每近不得他。你衆人跟着我走了罷。〔同下〕〔正末唱〕

〔石榴花〕我則見滿街人名散東西。一個個吃得醉如泥。〔縛諸怒科云〕這廝有好漢要打的出來。我和你做個對手。〔旦兒換卜兒衣服。牽拄杖上云〕縛諸。你又來了也。待打誰那。〔縛諸怕科

云「不敢不敢。」〔正末唱〕這婦人必定是那夫妻。攝伏盡虎威。〔縛諸做跪科云〕是縛諸一時間操暴。再不敢了也。〔正末唱〕他磕撲的跪在街基。他將這條過頭拄杖。眈眈的又不知要怎地施爲。〔縛諸做悲科云〕這個是母親遺下的訓教。是縛諸的不是了也。〔旦兒云〕縛諸。你回過背來。〔縛諸做回背科〕〔正末唱〕他喝一聲疾快忙回背。〔旦兒打科云〕一二十三十。〔正末唱〕不歇手連打到一二十三十。

〔縛諸云〕我縛諸再不敢惹事了也。〔正末唱〕

【鬪鵲鵲】這漢空有個男子襟懷。哎那婦人也無個夫妻的道理。〔旦兒云〕你與我快家去。〔縛諸云〕是我就還家去也。〔縛諸跟旦兒走科〕〔正末云〕我道是個好男子來。〔唱〕元來是怕媳婦的喬人。嚇良民嚇良民的潑皮。我和你相識後爭如不相識。我待來且慢。只我問他個擘兩分星。說一段從頭的至尾。

〔旦兒云〕縛諸。你家裏來。〔縛諸云〕是我來到這房門首也。我入的這門來。〔旦兒做脫衣衫放拄杖跪科云〕你休怪我。這個是母親的遺言。非干賤妾之事。〔縛諸云〕大嫂請起。這原是俺母親遺留下的教訓。我怎好怪的你。〔正末云〕可是蹺蹊。怎麼那婦人到得家裏。脫下衣服。放了拄杖。却又跪着這大漢。也不知他口裏說個甚的。我一時難解。我且喚他一聲。請相見咱。〔做咳嗽科〕裏面有人麼。〔縛諸做見正末科云〕君子請家裏坐。〔正末云〕恰纔若不是大哥打散了這火莊家。着小人好生沒意思。〔縛諸云〕君子。你這等一個人。可被那廝欺負。我好是不平也。〔正末云〕大哥。恰纔那個姐姐。是你什麼人。〔縛諸云〕你問他做甚麼。〔正末云〕大哥。你爲何這等怕他。〔縛諸云〕不瞞君子說。他是我的渾家田氏。〔正末云〕我不是你這裏人。不知此處的鄉風與俺那裏全然各別。〔縛諸云〕你原來不是俺這丹陽人。我不是怕渾家。爲我平生性子操暴。路見不平。便與人廝打。常惹下事來。有母親臨亡時遺言。我但惹事呵。着我這渾家身穿母親衣服。手擎着拄杖。我若見了這兩樁兒。便是見我母親一般。我因此上害怕。〔詩云〕君子問我因何故。路見不平拔刀助。衣服拄杖母親留。怎做縛諸怕媳婦。〔正末背科云〕若得此人助我一臂之力。愁甚冤讎不報。則除這般。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

全不費功夫。大哥，你肯和啗做一個朋友麼？〔做拜科〕〔縛諸做迴避科云〕君子，請起請起。〔正末唱〕

〔迎仙客〕哥哥請受禮。莫疑惑，久聞名在先。可惜不認得。〔縛諸云〕量小人有何德能，敢勞君子相顧。〔正末唱〕哥哥，你便恕生面。你兄弟可少拜識。〔縛諸云〕是我和你從不曾相識。你可怎生拜我做弟兄？敢問君子姓甚名誰？〔正末唱〕你問我姓甚名誰。〔縛諸云〕未知君子多大年紀。〔正末云〕你兄弟拜德不拜壽。〔唱〕可不道四海皆兄弟。

〔縛諸云〕我看你身材凜凜，相貌堂堂，想不是個淪落的君子。你端的姓甚名誰？〔正末云〕你問我姓甚名誰。我乃楚國伍員是也。〔縛諸云〕敢是做盟府的那伍員？〔正末云〕則我便是。〔縛諸云〕某聞將軍大名久矣，聽知得臨潼會上，掛白金劍爲盟府，有什大功勳，名播天下，爲何今日流落于此？〔正末云〕大哥不知，想當初秦穆公在臨潼會上，設一會名曰鬪寶，驅十七國諸侯都來赴會。某文欺百里奚，武勝秦姬輦，拳打崩騰，脚踢卡莊，掛白金劍爲盟府，戲舉千斤之鼎，手劫秦王，親送關外。〔縛諸云〕將軍真乃世之虎將也。〔正末唱〕

〔快活三〕向人前論武藝。〔正末扯簫科〕〔縛諸云〕可是一管簫。〔正末唱〕猶兀自說兵機。〔縛諸云〕若不是將軍呵，衆諸侯怎能勾出的這潼關也。〔正末唱〕我也曾把千鈞寶鼎手中提，纔保的衆諸侯離秦地。

〔縛諸云〕你是楚國大將，今日在這丹陽縣吹簫度日，可是爲着何來？〔正末唱〕

〔朝天子〕哥哥你豈知，豈知我就裏，再休來說起那臨潼會。〔縛諸云〕你端的爲甚麼來？〔正末唱〕多勞你問及，問及我今日兀的不屈沈殺英雄輩。〔縛諸云〕敢是將軍與什麼人爭競來？〔正末唱〕我則爲那費賊，費賊的妬嫉。〔縛諸云〕哦，是那費無忌了。雖然他百般讒譖，難道將軍有如此大功？楚王也不做主咱。〔正末唱〕更和那楚平公也好下得。〔縛諸云〕將軍的父親，可也做甚麼官位？〔正末唱〕俺父親正當着諫議，諫不從，斬訖。〔縛諸云〕一個諫不從，兩個諫。〔正末云〕俺哥也曾諫來，爭奈一個諫，一個死，兩個諫，兩個死。〔唱〕赤緊的俺父親先做了傍州例。

〔縛諸云〕既有父兄之讎。此恨非輕。你尋幾個賢士。同去破楚。可不好那。〔正末云〕我豈不要。爭奈你這裏無有賢士。〔縛諸云〕俺這裏可怎生無有賢士。你在那裏尋過來。〔正末云〕我走樊城時。倒也曾見兩個賢士。只可惜都死了。〔縛諸云〕可是那兩個賢士。〔正末唱〕

〔上小樓〕有一個漁翁。只爲着一時意氣。自刎了大陽的那首級。有一個浣紗女。脚端着清波手。抱着頑石。撲蓼的身。跳在江裏。那老的是男子。便當仁不避。只可惜了那十三四女流之輩。

〔縛諸云〕將軍不知。俺這裏也有賢士哩。〔正末云〕誰是賢士。〔縛諸云〕則我便是賢士。〔正末云〕既然你是賢士。你敢同我破楚去麼。〔縛諸云〕我敢去。將軍若不棄呵。我情願與你同報楚讎。萬死不避。〔正末云〕你可休番悔也。〔縛諸云〕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豈有番悔之理。〔正末云〕你道定者。〔縛諸云〕我去則去。未曾和我渾家說知。〔旦兒冲上云〕縛諸。你要那裏去。〔縛諸云〕大嫂不知。此人乃是楚將伍員。和我拜做弟兄。他有父兄之讎。未報。說我這丹陽縣無有賢士。我百歲死有何遲。三歲死有何早。則怕死而無名。我欲要與他同去破楚。你的意下如何。〔旦兒云〕縛諸。他有冤讎。干你甚事。你又要牽出那兩樁兒來麼。〔縛諸云〕說的是。家有賢妻。男兒不遭橫事。〔正末云〕哥哥你莫不番悔麼。〔縛諸云〕將軍休怪。我去不得了也。〔正末唱〕

〔滿庭芳〕你承當了怎推。〔云〕你恰纔不說來。〔縛諸云〕我說甚麼。〔正末唱〕可不道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縛諸云〕我說便說。爭奈有些兒去不得哩。〔正末唱〕元來你這般貪生怕死。無仁義。〔云〕你去的麼。〔縛諸云〕我去不得。〔正末云〕你立着。我坐着。〔做推縛諸科〕〔唱〕你則將入拜禮還席。〔縛諸云〕嗨。我則道我是好漢。這人又好漢。我直拜你一百拜。〔正末唱〕枉教你頂天立地。空教你帶眼安眉。剛一味胡支對。則向你媳婦根前受制。〔縛諸云〕非是我怕媳婦。只爲我母親的遺言。有那兩樁兒在他手裏。不敢違拗。〔正末唱〕使不着你佯孝順。假慈悲。

〔縛諸云〕罷罷罷。大丈夫一言如白染。早則怕死而無名。使我母親再生。料也阻不的我。大嫂。你豈不聞父母

在不許友以死。今我母親不在了。我如今爲個好朋友捨死報讎。豈爲不孝。大嫂。我意已決。好也要去。歹也要去。將軍。爭奈妻子着他安身何處。〔旦兒云〕縛諸。你堅意要去。既做了賢士。怎還做得孝子。罷罷罷。我叫你去的放心。〔做取劍自刎科〕〔詩云〕盟府投吳待借兵。男兒意氣許同行。紅塵未顯縛諸跡。青史先標田氏名。〔下〕〔縛諸云〕呀。渾家自刎了。將軍。則被你送了俺一家兒也。〔正末云〕大哥。我和你破楚報讎去來。〔縛諸云〕罷罷罷。則今日便索同你報讎去。若不破楚。我誓不還吳也。〔正末唱〕

〔尾聲〕不索我言。不索我言。全在你。全在你。但想起父兄讎。便急的我肝腸碎。〔帶云〕有一日拏住費無忌呵。〔唱〕直着那廝摘膽剜心。做俺祭卓兒上的禮。

〔同下〕

〔音釋〕 匏音袍 矐土緩切 膺音旅 哺音布 席星西切 國音鬼 食繩知切 縛音專 燥音竈

矐音可 矐真上聲 十繩知切 識傷以切 只張恥切 惑音回 得當美切 及更移切

賊則平聲 嫉精妻切 訖巾以切 刎文上聲 級巾以切 石繩知切 的音底 推退平

聲 拗音要 摘齋上聲 剜碗平聲

楔子

〔外扮楚昭公引卒子上云〕某乃楚昭公是也。自從秦穆公臨潼鬪寶之後。有伍員立下十大功勞。俺父平公。加他爲三保大將軍。樊城太守。有少傳費無忌。暗用讒言。將其父伍奢并兄伍尚三百口家屬。都殺壞了。又着他兒子費得雄。賺那伍員去。被伍員識破。私出樊城。投于吳國。如今借起十萬精兵。侵伐俺國。俺自揣將寡兵。微難以抵敵。這都是費無忌結下的冤讎。致此禍患。不免喚他出來。着他與伍員交鋒去。令人。與我喚將費無忌來者。〔卒子云〕費無忌安在。〔費無忌上詩云〕當時得意還年少。今日看看老來到。見說子胥將報讎。可知連日眼睛跳。自家費無忌。自從伍員私出樊城。今經十八年光景也。他投于吳國。借起十萬兵來。要與楚國賭戰。主公呼喚。多略爲這事來。令人報復去。道有費無忌來了也。〔卒子報科云〕費無忌到。〔楚昭公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着過去。〔費無忌見科云〕主公喚費無忌。有何事商議。〔楚昭公云〕費無忌。今有伍員背楚投吳。

借起十萬精兵。要破俺國。單搦你費無忌出馬交鋒。我今撥與你三萬人馬。與伍員交戰去。則要你小心在意。成功而回。〔費無忌云〕我費無忌後生時交鋒出馬。甚是去的。如今年紀老了。一向貪自在慣受用的人。怎麼還到的陣面上去。做賭頭的買賣。主公。別差一個精壯的去。饒我這老頭兒罷。〔楚昭公云〕這禍元是你做下的。你不去可着誰去。〔舉劍科〕若不去。先殺你這老匹夫。軍前號令。〔費無忌云〕主公不要性急。我費無忌就去。則今日點起三萬人馬。與伍子胥廝殺去來。〔詩云〕衆軍聽我傳將令。要與伍員相比並。當初殺他親父兄。今朝丟了老性命。〔下〕〔楚昭公云〕費無忌去了也。我與二公子芊旋親到將臺上面。看他與伍員決勝去來。〔下〕〔費無忌引卒子上云〕自家費無忌。奉主公的命。領着三萬人馬。與伍子胥決戰。大小三軍。擺開陣勢。遠遠的塵土起處。敢是吳兵來也。〔正末躍馬兒上云〕某伍員自到吳國。借起十萬精兵。來攻楚國。擒拿費無忌。大小三軍。擺布得嚴整者。〔費無忌云〕來將何人。〔正末云〕某乃伍員是也。你是誰來。〔費無忌云〕你就不認的我老叔哩。我是費無忌。〔正末云〕兀那姦賊。疾忙下馬受死。我父兄之讎。今日必報也。〔費無忌云〕你在我老叔根前探空靴。撒響屁。說這等大話。你敢和我廝殺麼。〔正末云〕這廝好無禮也。操鼓來。〔做戰科〕〔唱〕

【仙呂賞花時】他躍馬當先拚廝殺。不由我忿氣橫生怒轉加。這廝只會暗地裏弄狡獪。今日呵使不着心。盆膽大。〔費無忌云〕我敵不得你。逃命走走。〔下〕

〔正末云〕這廝走那裏去。〔唱〕我則待探手兒把你活擒拏。

〔做費無忌走正末追科〕〔縛諸冲上云〕拏住。〔做拏費無忌科〕〔正末云〕費無忌早拏住了也。大小三軍。即便殺入郢城。只可惜楚平公已死。可將他墳墓掘開。取出屍首。待我親鞭三百。以報父兄之讎。〔詩云〕早拏住賊臣無忌。再掘開平王墳地。與屍首三百鋼鞭。纔雪我胸頭怨氣。〔同下〕

〔音釋〕搦女角切 殺雙鮓切 猾呼佳切

第四折

〔外扮鄭子產引卒子上云〕小官覆姓公孫名僑。字子產。佐于鄭簡公麾下。爲上卿之職。當日伍子胥爲父兄之讎。背棄楚國。私出樊城。攜了公子芊勝投于俺國。要得借兵破楚。小官想來。各霸其主。難以結怨。因設一計。

將伍員留於驛亭中。安排筵宴管待。酒席之間。暗藏甲士。擊金鐘爲號。擒拏伍員。不想伍員揣知其意。一把火焚了驛亭。同芊勝晝夜奔吳去了。如今借起兵來。打破楚國。生擒費無忌。親鞭平王之屍。小官想來。那子胥是個一飯不忘。片言必報的人。必然乘此得勝之兵。來伐俺國。奈兵微將寡。何以禦之。我今出一榜文。但有說得伍員不伐我國的。將他官封萬戶。賞賜千金。已經張掛數日。小校看着。若有人揭了榜文。報復我知道。〔卒子云〕理會的。〔丑扮村廝兒上詩云〕長江短棹作生涯。千尋浪裏度年華。有人問我居何處。蘆花灘畔是吾家。自家村廝兒的便是。我父親乃是閭丘亮。曾爲楚國上大夫之職。因見楚平公不道。棄職辭朝。在此江邊捕魚爲活。適值伍子胥逃難到于江邊。被追兵趕急。我父親深知子胥之冤。急渡過江。贈以酒飯。那子胥留下白金劍謝之。我父親再三不受。臨別之時。那子胥告曰。殘漿勿漏。我父親言道。我有一子。乃是村廝兒。汝若得志呵。休忘了此子。可憐我父親沉舟捨命。至今未葬。聞得子胥借起吳兵。打破楚國。將及鄭邦。如今張掛榜文。要尋一個退兵之策。我想來我父親與他曾有大恩。我若揭了榜文。說知就裏。子胥必然收兵罷戰。可不得了。這一場賞賜。待我揭了榜文者。〔卒子報科云〕報報報。有一莊家後生。揭了榜文也。〔鄭子產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看你過去。〔村廝見科〕〔子產云〕兀那漢子。你有何計策。來揭這榜文。〔村廝云〕大人。小人雖然是個農夫。只要送我去親見那伍子胥。自有退兵之計。〔子產云〕既如此。我就厚贈你些盤費。去見那伍子胥。只要退得兵時。必有加官賜賞。你小心在意者。〔村廝云〕就此辭別了大人。便索長行也。〔詩云〕想父親爲甚捐生。料伍相必肯收兵。〔子產詩云〕但保得鄭邦無恙。包還你爵賞非輕。〔同下〕〔外扮吳王闔廬引卒子上詩云〕我父諸樊忒慕名。故將吳國讓延陵。若使王僚知此意。魚腸何必送殘生。某乃吳王闔廬名姬光者是也。只因楚國費無忌讒佞。將伍奢伍尚并三百口家屬。皆無罪而死。又差費得雄去樊城賺那伍子胥。要得一併殺害。却被子胥私出樊城。投於俺國。借兵十萬。前去伐楚。兩陣之間。拏了費無忌。奏凱而回。子胥道。走樊城之時。有兩個賢人。一個浣紗女。一個漁父閭丘亮。浣紗女有他母親浣婆婆。閭丘亮有一子村廝兒。要捨自己的封賞。與他兩個人。豈不是個報恩報讎。豪俠的勾當。令人。與我請將芊勝來者。〔卒子云〕芊勝公子安在。〔芊勝上詩云〕當初去楚尙嬰孩。伍相懷中抱得來。可奈昭公攘我位。至今笑臉不曾開。某乃楚公子芊勝是也。只因

祖父平王無道。聽信費無忌讒言。將伍奢伍尚一家殺盡。還不稱意。又差他兒子費得雄去賺伍子胥入朝。是我父芊建得知。將某抱在懷中。馳至樊城。說知就裏。子胥纔得逃命而走。從鄭到此。多虧吳王。借起大兵。生擒了費無忌。得勝回還。如今吳王呼喚。須索走一遭去。令人報復。道有芊勝來了也。〔卒子報科云〕喏。報的大王得知。有公子芊勝到。〔吳王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着過去。〔芊勝見科云〕多蒙大王借兵。得報讎恨。芊勝死生難忘。〔吳王云〕公子。你家的事就和寡人一般。你須是平王的冢孫。這位該是你的。今昭公強佔不還。使你失國。寡人何功之有。令人請將伍子胥來者。〔卒子云〕子胥安在。〔正末同縛諸上云〕某乃伍員。這是縛諸。如今生擒費無忌。班師歸國。見吳王去來。想我背楚投吳。豈意有今日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困紅塵十載受驅勞。常記得走樊城那時年少。雖不能千金酬節俠。我也曾四海結英豪。投至得末尾三梢。不覺的頭上老來到。

〔云〕令人報復去。道有伍員縛諸來了也。〔卒子報科云〕伍子胥到。〔吳王云〕道有請。〔卒子云〕請進見。〔二將見科〕〔吳王云〕伍相國。想你自走樊城。來到俺這丹陽縣。吹簫度日。過了十八年光景。如今得生擒費無忌。親鞭楚平王屍。報了父兄之讎。却也不枉了。〔正末云〕皆托大王之德。副將縛諸之能。容伍員異時別圖報効。〔芊勝云〕若不是老相國雄材大略。和縛諸敢勇當先。豈有今日。〔縛諸云〕小將因人成事。何足道哉。

〔正末唱〕

〔駐馬聽〕想着俺蓋世雄驍。函谷關前看關寶。只爲一時窮暴。却教俺丹陽市上學吹簫。誰承望凌烟閣重把姓名標。兀的個殺人場還許冤讎報。幾回家暗窖約。則我這鬢邊白髮添多少。

〔吳王云〕如今費無忌在那裏。〔正末云〕見擎在轅門首。〔吳王云〕擎將過來。〔卒子擎費無忌見科〕〔吳王云〕你一生讒佞。將伍奢父子滿門家屬。無罪而死。今日擒來。有何理說。〔費無忌云〕是我殺了他一家三百口。他今日只殺的我一個。又是個沒用的老頭兒。有什麼本事。〔吳王云〕令人。與我推出轅門。梟首示衆。〔殺費無忌科〕〔下〕〔吳王云〕伍相國。你說那兩個賢士家屬。今在何處。〔正末云〕伍員已差人取將來了也。

〔吳王云〕令人。與我喚將過來。〔卒子云〕兩個賢士家屬安在。〔卜兒扮浣婆婆上云〕老身浣婆婆的便是。自從我女孩兒在江邊浣紗。遇着伍子胥將軍。抱石投江而死。如今差人接取老身。來到這裏。既蒙呼喚。便當進見。〔見科〕〔吳王云〕十八年前。伍相國避難經過。賴上多虧了你女孩兒一飯之恩。寡人未聞其詳。請相國試說一遍。與我聽。〔正末唱〕

〔雁兒落〕想當日躍金鞍。把性命逃。我也曾解鐵甲。將王孫抱。不騰騰死。冲開荆棘叢。急煎煎苦奔走風塵道。

〔得勝令〕害的這小使長好心焦。撞見那年少的女多嬌。他提着一罐兒漿和粥。天賜俺兩人來醉又飽。〔浣婆婆云〕俺女孩兒爲着將軍。情願捨了性命。抱石投江。死的好苦也。〔正末唱〕眼看着波濤他抱石塊。和身跳。似這等功勞。我待建祠堂。做香火燒。

〔吳王云〕那浣婆婆。且一壁有者。村廝兒安在。〔村廝上云〕自家村廝兒。蒙鄭國子產厚贈。送我入吳。不想行至中途。適值伍子胥盟府也。差人來接我。今日呼喚。須索過去見來。令人報復去。道有村廝兒在於門首。〔卒子報科云〕村廝兒到。〔吳王云〕着過來。〔村廝見科〕〔吳王云〕你見了伍相國。〔村廝做見科云〕支揖。〔正末云〕令人傳令出去。快與我點齊軍馬者。〔村廝云〕你今領兵何往。〔正末云〕我如今要統大勢雄兵。征伐鄭國去也。〔村廝云〕且住。〔詞云〕聽小人從頭說破。想是你也曉的其詳。我父親捕魚爲業。適遇伍盟府逃難離鄉。那盟府有倉惶狀態。我父親就發惻隱衷腸。連忙的請他下馬。上船來渡過長江。又見他腹中饑餓。權避在蘆葦邊傍。雖然是濁醪粗飯。却也有蝦菜魚湯。將白金劍再三留贈。我父親只不承當。多啗被追兵趕逼。臨別時甚是慌張。叮嚀道殘漿勿漏。可不是把我父親防。要着。他放心前去。則除非自刎身亡。我父親其時便說。有一子是個村廝。久已後你須得地。略把眼照顧休忘。到今日鄭邦甚急。惟恐你要動刀鎗。問小人退兵之計。我道到吳國自有商量。常聞得蒙點水尙且仰泉思報。何況我父親將草命替你遮藏。我說兀的做甚。只爲平公太不仁。專聽讒佞害忠臣。當日投吳將雪恨。今朝伐鄭有何嗔。雄材豈必誇長勝。上策須知貴恤隣。若

得收兵無事日。俺父親呵便從泉下亦沾恩。〔吳王云〕這椿事再請相國試說一遍。與寡人聽者。
〔正末唱〕

【甜水令】想當日爲避追兵。忙離潁上。奔來江表。烟水隔迢遙。幸遇漁翁將咱濟渡。別無推調。元來他也是個邀世的由巢。

【折桂令】他待要把酒論交。覷的我千金劍贈。只當做一片塵飄。俺本爲斷送他雪鬢霜毛。空餘下波浪滔滔。蘆荻蕭蕭。至今的回首東風。尙忍不住淚點雙拋。

〔吳王云〕這等說起來。你也多虧了那漁父閻丘亮。今日這村廝兒特來與鄭國討饒。相國可看閻丘亮面上。不去伐鄭也罷了。
〔正末唱〕

【月上海棠】若提起驛亭那日多姦狡。他倒要替楚除根絕禍苗。不是我命兒高。怕不的着他所料。我便身亡了。這心頭還着惱。

【么篇】我如今指麾軍將親征討。拿住公孫活開剝。〔村廝云〕伍老爺。你只饒了他罷。
〔正末唱〕若要我就饒。只除是東方日落。
〔村廝云〕你早忘了我家老子。這等情薄。
〔正末唱〕非情薄。這的是一冤還一報。

〔村廝云〕伍老爺。你畢竟不肯退兵。罷罷罷。一發借那把白金劍與我。也勒死了。好與我家老子做一塔兒埋葬。
〔正末云〕且住。那漁父的大恩尙未曾報得。怎好着你村廝兒又爲我而死。令人傳下令去。將伐鄭的軍馬暫收回者。
〔唱〕

【喬牌兒】我只怕大恩人沒下稍。怎當這村廝兒又哀告。〔帶云〕村廝兒。你去對那公孫僑老匹夫說。
〔唱〕着他把降書早早來投到。我纔把軍兵收轉着。

〔村廝云〕這個俺就去。索是謝了將軍也。
〔浣婆婆云〕只我那女孩兒死了。我兒子伴哥。年紀又小。如今閃的我老身無依無靠。着誰人養贍我來。兀的不好苦也。
〔做悲科〕
〔正末云〕你那婆子休哭。只你那下半世衣飯。

都是我養贍着。你再也不必憂慮。(唱)

【清江引】這紅顏因甚不自保。閃的你無依靠。他爲我顯的十分忠。我爲他也盡此三兒孝。直着你豐衣足食。快活到老。

【浣婆婆云】這等索是謝了將軍也。(吳王云)一行人都跪下者。聽寡人的命。(詞云)楚平公聽信費無忌。任忠良一旦全家斃。伍子胥單騎走樊城。攜荊勝千里投吳地。在中途遇着兩賢人。赴江心誓死無迴避。丹陽市生計托吹簫。說轉諸共吐虹霓氣。借軍兵破楚凱歌回。殺姦臣親把冤魂祭。羊公子事定送還都。轉將軍爵賞應如例。浣婆婆給養盡終身。村廂兒救鄭功非細。報恩讎從此快平生。堪留作千古英雄記。(衆謝恩科)〔正末唱〕

【隨尾】一生心事神天表。早將他恩讎報了。越顯得那兩個救忠良。甘捨命的世間稀。這一個展英雄能爲國的。可也衆中少。

〔音釋〕 僑音喬 捐音元 急音樣 凱開上聲 俠音協 攘仁張切 審音蔭 葦音委 愁音酣

巢鋤昭切 脚音皎 狡音皎 落音撈 薄巴毛切 着地燒切 膽傷佔切 斃音弊

題目 斷浣紗漁翁伏劍

正名 說轉諸伍員吹簫

河南府張鼎勘頭巾雜劇

孫仲章撰

第一折

〔丑扮王小二上詩云〕白雲朝朝走。青山日日閒。自家無運智。却道世途艱。自家姓王。排行第二。人都叫我做王小二。祖居南京人氏。母子二人。別無眷屬。家中窮窘。朝趁暮食。燒地眠。炙地臥。有那財主人家。見我這等貧苦。可憐見我與些盤纏。買些柴米度日。今朝出來。遇不着一個人。此處有箇員外姓劉。我數番定害他。今日到他家去。若見員外。好友與我些東西。可早來到門首也。你看我那造物。不見一個人。當門臥着一隻惡犬。我拿一塊磚頭打的那狗叫。必有人出來。〔打狗科云〕你看我那頑命麼。狗也不會打的着。倒打破了一個尿缸。如之奈何。我則推狗咬了我的腿。〔做叫科〕〔旦上云〕妾身乃劉員外渾家。正在家中閒坐。門外怎生大呼小叫的。我試看咱。開了這門。甚麼人打破這尿缸來。〔見王科〕〔罵云〕你這窮弟子孩兒。那一遭不與你些盤纏。你怎麼打破我的缸。〔王小二云〕這娘子好不曉事。你家的狗咬了我的腿。倒還罵我。〔旦云〕我不和你鬧。等員外出來。和你說話。〔正末扮劉員外帶酒上云〕自家姓劉名平。遠祖居南京人氏。平昔好飲的幾杯兒酒。愛讀的兩行兒書。頗有些家私。人都叫我做劉員外。這城裏城外。放着幾主兒錢鈔。今早索錢去來。飲了幾杯酒。可早醉了也。正待歇息。不知甚麼人在門首大驚小怪的。我試看咱。〔唱〕

〔仙呂點絳脣〕杜宇傷春。錦鶯啼恨。東風順。則聽的叫喚聲頻。早將我酒力消磨盡。

〔混江龍〕我把這衣衫整頓。急煎煎行出臥房門。悠悠的驚了七魄。忽忽的說了三魂。脚趂起難支吾。荒冗冗眼朦朧。猶兀自醉醺醺。我這裏下階基轉影壁。親身問。問一箇事從來歷。唱叫緣因。

〔云〕大嫂。你和誰鬧哩。〔旦云〕你看王小二這窮弟子孩兒。打破我的缸。倒說狗咬了他。他又罵我。〔正末云〕大嫂。你自入去。等我問他。〔問科云〕兀那王小二。爲甚麼在門首大呼小叫的。欺負誰哩。〔王小二云〕員外。你

家的狗咬了我的腿。我怎敢欺負你。〔正末云〕王小二，我不曾反看你。我的衣服與你穿，我的錢鈔與你使，便我家狗兒咬了你。可也好商量。沒來由鬧怎的。他是個婦人家。你是個男子漢。你將不中的言語毀罵他。理上敢不中麼。〔王小二云〕小人怎敢毀罵娘子。〔正末云〕噤聲。〔唱〕

〔油葫蘆〕他是個腰繫紅裙一婦人。你試議論。有甚事便推天搶地手粘身。〔王小二云〕你家狗咬了我。〔正末云〕你打破我缸。倒說狗咬了。〔唱〕你且休論這兩家憑傷損。〔帶云〕常言道男不和女鬪。王小二。〔唱〕你先合該答四十批頭棍。〔帶云〕你罵了人。倒說你是。〔唱〕你沒事眼。沒事村。則你那幫閒鑽懶腌身分。到官中也不索取詞因。〔帶云〕我若和你一般見識呵。〔唱〕

〔天下樂〕敢拖到官中拷斷你筋。哎。你個喬人情性村。則你那潑言語賴人不本分。看我待饒來怎地饒。待忍來怎地忍。恨不的莽拳頭嘴縫墩。

〔云〕是誰家的狗。咬着你來。〔王小二云〕你家的狗咬着我來。〔正末云〕你道我家狗咬着你。衆街坊試看咱。若是我家狗咬他。我便寫與你保辜文書。若不會咬着。你便陪我缸來。〔街坊云〕員外說的是。俺看他這條腿不會咬着。〔王小二云〕不是這條腿。是那一條腿。〔街坊云〕也不會咬。〔正末唱〕

〔醉中天〕請小二哥休心困。覷兩條腿辨清渾。羞的那廝一柄臉通紅似絳雲。他慌遮掩忙身褪。瞞不過相識街坊衆親。定睛覷認。並無些三咬破牙痕。

〔云〕原來不會咬着。這弟子孩兒這等圖賴人。〔王小二云〕這等惡狗。你養他怎的。〔正末唱〕

〔金盞兒〕俺這犬吠柴門。和月待黃昏。只除是盜賊不敢來相近。〔帶云〕若是閒人呵。〔唱〕無過是搖頭擺尾弄精神。他可也能熬鞭杖打不棄主人貧。我則理會妻賢先嫁主。這的是惡犬護二村。

〔王小二云〕員外。你輕呵輕君子。重呵重小人。怎將狗比我。〔正末云〕我這富漢打死你這窮漢。則苦了幾文

錢〔王小二云〕你說這等大話。我大街上撞見你。一無話說。僻巷裏撞見你。我殺了你。〔旦云〕好也。這廝不只是說出來。一定做出來。問他要一紙生死文書。一百日以裏。但有頭疼腦熱。都是你。一百日以外。並不干你事。〔正末云〕做甚麼哩。〔旦云〕王小二要殺了我。問他要保辜文書。〔正末云〕大嫂。他怎敢殺人。王小二你聽者。〔唱〕

〔賺煞〕你伏低呵。自商和。我尋罪責官司問。若不看解勸街坊面分。小後生從來火性緊。發狂言信口胡噴。自評論口是禍之門。我勸你言詞休記恨。減了些性粗性蠢。則要你粧痴粧全。〔王小二云〕員外。是我的不是了。我與你陪禮。取一餅兒酒。請員外飲一盃罷。〔正末唱〕何須你倒擎着酒盞去求人。〔同旦下〕

〔王小二云〕鈔又不曾討的。又着員外怪了。討了我一紙保辜文書。總只是一時間言語差錯。連忙伏低做小。也是遲哩。則我這無錢的真個不好。天那。兀的不窮殺王小二也。〔下〕

〔音釋〕窘君上聲 趁嘆去聲 趨耶耶切 趨且去聲 浪很平聲 庵掩平聲 辜音姑 褪吞去聲 噴平聲 蠢春上聲 全滂悶切

楔子

〔旦上云〕妾身劉員外的渾家是也。我瞞着員外。和那太清庵王知觀有些不伶俐的勾當。我則待所算了員外。急切裏無個計策。不想王小二要殺員外。我就問他要了一紙保辜文書。我着人尋王知觀去了。這早晚敢待來也。〔淨扮道士上云〕道可道。真強盜。名可名。大天明。小道太清庵王知觀。這本處劉員外的渾家。俺與他有些小勾當。他着我所算了那員外。爭奈無個下手處。他今日着人來叫我。須索走一遭去。來到這門首也。道可道。〔旦見科云〕你來了也。〔淨云〕稽首。〔旦云〕有件事和你說。前日王小二打破了俺家尿缸。員外鬧了幾句道。俺這富漢打殺你這窮漢。則苦了幾文錢。那王小二便道。我大街撞見你。一無話說。若僻巷裏撞見。我殺了你。我就着這事問王小二要了一紙保辜文書。明日員外出城索錢去。你跟到無人去處。將他所算了。我要兩件信物。芝蔴羅頭巾。減銀環子。若殺了時。來回我的話。嚙兩個永遠做夫妻。可不好也。〔淨云〕我知道。憑着

俺這等好心。天也與俺半碗飯吃。〔同下〕〔正末上云〕自家劉員外的便是。城外索錢去來。衆兄弟留我多飲了幾杯酒。迎着這風。不覺的酒上來了。我下馬來。把馬拴在樹上。我去那柳陰下且歇息咱。〔唱〕

〔仙呂賞花時〕落日西園花正濃。撲面東風酒力湧。全不省上青驄。只記得金鍾漫捧。直勸我喫的到喉嚨。

〔么篇〕你覷那芳草渾如蜀錦蒙。殘照堪爲燭影紅。垂柳作簾櫳。暫撇下心煩意冗。醉臥綠陰中。

〔做睡科〕〔淨上殺末科云〕我殺了劉員外也。拿着這芝麻羅頭巾。撇銀環子。回大嫂話去來。〔下〕〔街坊上云〕劉員外娘子。不知是甚麼人殺了員外也。〔旦上云〕衆街坊。甚麼人殺了俺員外。〔街坊云〕知道是甚麼人。〔旦云〕別無憐人。則是王小二。到他家試問咱。早到門首也。〔喚科〕〔王小二上見科〕〔旦云〕好也。你與了我保辜文書。不上十日。就把員外殺了。明有王法。我和你見官去來。〔王小二云〕我門也不會出。可怎麼冤我殺了員外。誰人與我做主咱。〔下〕

第二折

〔淨扮孤領張千。祗候上詩云〕官人清似水。外郎白如麪。水麪打一和。糊塗成一片。小官本處大尹。今日升廳。坐起早衙。張千喝撤箱。〔旦拖王小二上云〕冤屈也。〔孤云〕甚麼人叫冤屈。拿將過來。〔張千云〕當面。〔旦王小二跪科〕〔孤云〕告甚麼。說你那詞因來。〔旦云〕妾身是劉平遠渾家。當初一日。這王小二打破俺家尿缸。俺員外與他相嚷。說道。俺這富漢打死你這窮漢。則苦了幾文錢。王小二道。我大街上撞見你。一無話說。僻巷裏撞見你。我殺了你。我就問他要了一紙保辜的文書。不上十日。俺丈夫出城索錢去。被王小二殺死。大人與我做主咱。〔孤云〕他口裏必律不刺說了半日。我不省的一句。張千。與我請外郎來。〔張千云〕當該何在。〔趙令史上云〕自家趙仲先的便是。在這府裏做着個把筆司吏。正在司房裏攢造文書。相公呼喚。須索見咱。〔見科〕〔孤云〕哥定害了你一日酒。肚裏疼了一夜。〔做謝科〕〔令史云〕相公你坐着。百姓每看見哩。兀那婦人。你告甚麼。〔旦云〕告人命事。王小二立了保辜文書。不上十日。在城外殺了俺丈夫劉平遠。令史與妾身做

主咱。〔王小二云〕令史可憐見。小人怎敢殺人。〔令史云〕你立了保辜文書。不上十日。殺了劉平遠。不是你是誰。不打不招。張千與我打着者。〔打科〕〔王小二云〕我那裏受的這般拷打。我屈招了罷。大人是我殺了劉員外來。〔令史云〕他既招了。上了枷。下在牢中去。〔王小二云〕天那。教誰人救我也。〔張千押王小二下〕〔孤云〕還有芝麻羅頭巾。減銀環子。不見下落。〔令史云〕兀那婦人。你且隨衙伺候。明日再問。〔旦云〕我且回去。明日再來。〔下〕〔孤云〕令史。啗兩個問了這件事。無甚勾當。且回私宅喝三甌冷酒去來。〔同下〕〔張千上詩云〕手執無情棒。懷揣滴淚錢。曉行狼虎路。夜伴死屍眠。我張千今日方纔有些兒油水。牢中取出王小二來。〔王見科〕〔張千云〕脊背打三十殺威棍。〔王小二云〕哥哥。可憐見。〔張千云〕我饒了你。開了門入牢去。〔王入牢科〕〔張千云〕關上這門。等我略盹一盹。〔做睡科〕〔丑扮莊家上云〕自家是個莊家。在這望京店住。與俺妳妳兩個過日。每日入城賣草。兀那高房子裏賒了一擔草。今日索也無錢。明日索也無錢。俺妳妳說我挨嘴吃了。今日再去索那錢去。〔走科云〕可早來到也。青天白日。關着門哩。〔做打門科云〕叔待開門來。〔張千驚醒科云〕呀。提牢官人來了。且慢者。若是官人呵。拽動鈴索。可怎生打的門响。〔開門見科〕〔丑云〕叔待還我草錢來。〔張千笑云〕我正尋你哩。你替我打個草。苦兒。我還你草錢。〔背云〕我把這廝賺入牢去。〔做拿匾擔攔入牢科〕〔丑云〕將我的來。〔張推丑入牢科〕〔丑云〕叔待怎生黑洞洞地。〔張千做開天窗科〕〔丑云〕怎生你家都是木板上生出人頭來。他不咬人麼。將草來。我替你打苦子。〔打苦科〕〔令史上云〕可早來到也。我拽動這鈴索。〔張千云〕提牢官來了。這廝可怎生是好。〔做枷丑丑怕科張千云〕休言語。你但言語。我就打死你。〔做開門科〕〔令史云〕你休要了囚人的錢。放鬆了他。〔張千云〕不敢。〔令史云〕拿過汪小二來。兀那廝還有兩件贓仗未完。是芝麻羅頭巾。減銀環子。在那裏。〔王小二云〕哥。我也是屈招了的。委實沒有。〔令史云〕不打不招。張千打着者。〔打科〕〔王小二云〕我受不過這打。我招了罷。有有有。在蕭林城外。癩劉家菜園裏井口傍邊石板底下壓着哩。〔令史云〕今日該誰當直。〔張千云〕小人當直。〔令史云〕則今日你手裏要頭巾環子。你畫了字者。〔張千云〕我知道。〔令史云〕我這一向不會查點這囚犯。〔張千云〕哥哥。這個不該你管。該胡令史管。〔令史云〕這個是甚麼賊。〔張千云〕這是偷馬的。〔令史云〕這個是甚麼賊。〔張千云〕這是剪絡的。〔令史問

丑云「這個是甚麼賊。」張千云「這是潑皮賊。」令史云「我正要打這潑皮賊。」做打科云「我直打的你認的。我便罷。潑皮賊。潑皮賊。」下。「張放丑出科云」你且去。明日來討草錢。「丑云」討您娘的漢子。我草錢也不要了。「下」。「張千云」我把王小二監好了。「王小二云」哥也。放鬆些兒。「下」。「張千云」則今日取頭巾環子走一遭去。「下」。「丑慌走上淨跟上做撞科」。「丑云」哎呦。他又來打我了。「做走又撞淨掉帽子科」。「丑云」我只道是那戴翅兒的。元來是個牛鼻子。「淨拾帽掉燒餅丑搶餅科云」好燒餅。香香的。「淨云」送與你吃了罷。「丑云」好人好人。「淨云」哥。你在那裏來。「丑云」兀那高房子那人家少我一擔草錢。今日索也不與。明日索也不與。俺妳說我換嘴吃了。今日又去索錢。那人家青天白日關着門。着我叫開門。裏頭看不見人。我說哥怎生黑洞洞地。他望上一擲。就明明的。他一屋裏都是木板上生出人頭來的。他着我打草苦兒。正打之間。外廂有人叫門。他慌了。拿過一塊板來。上頭有個窟窿。套在我脖子上。把我撇倒教我休言語。則見外面走將一個人來。頭上兩個翅兒。他說道拿過王小二來。問他要芝麻羅頭巾。減銀環子。王小二說。我不知道。天那。把王小二只管打。打的王小二渾身血淋漓刺的。王小二道。有有有。在蕭林城外。癩劉家菜園裏井口邊石板底下壓着哩。「淨聽走下科」。「丑云」那戴翅兒的團團看轉來。問是甚麼賊。那人平白地搵與我個賊名兒。他道我是潑皮賊。哥也。你是聰明的人。你道可有潑皮賊麼。「做回頭看科云」呀。這弟子孩兒可去了。我恰似見鬼的。則管說。我也去也。「下」。「淨慌上云」這裏便是癩劉家菜園。我跳過去。「張千撞上」。「淨下科」。「張千云」原來是個牛鼻子。我不是官身。忙趕上打他一頓。這是癩劉家菜園。「做跳牆科云」這是井口邊。「做石板下取巾環跳出科云」賊物有了也。王小二。我倒替你愁哩。「下」。「外扮府尹引祗候上張千喝云」早衙清淨。人馬平安。「府尹詩云」擎鞭壯士廳前立。捧臂佳人閣內行。沉醉早筵方欲散。耳邊猶聽管絃聲。小官完顏女真人氏。完顏姓王。普察姓李。幼年進士及第。累蒙擢用。頗有政聲。今爲河南府尹。此處官濁吏弊。人民頑鹵。御賜我勢劍金牌。先斬後奏。差某往此審囚刷卷。便宜行事。專一削除濫官汚吏。禁治頑魯愚民。早已赴任三日也。今日升廳。坐起早衙。張千。喚將當該司吏來。「張千云」理會的。當該司吏。老爺呼喚。「令史上云」張千。喚我怎的。「張千云」哥哥。這個老爺不比前任的。好生利害。「令史見科」。「府尹云」兀那令史。有甚麼合衆押的文書。將來

我看〔令史遞文卷科云〕文卷在此。〔府尹云〕這一宗是甚麼文卷。〔令史云〕在城王小二殺了劉平遠。賊仗明白。問成死罪。只等大人判個斬字。拿出去殺了罷。〔府尹云〕將一行人解將過來。〔張千押王小二上〕〔令史云〕兀那王小二。到那邊不要言語。問着是你殺了劉平遠來。你道是。我就拿你出去。只一刀殺了。也是伶俐。〔王見跪科〕〔府尹云〕老夫觀察人情。看了王小二。不是個殺人的。就中必有暗昧。兀那王小二。你有甚麼不盡的詞因。我根前實訴者。老夫與你做主。〔令史云〕大人。他無詞因了也。〔王小二云〕我待要說來。又打我也罷也罷。是我殺了劉平遠來。無甚詞因。〔府尹云〕罪人口裏既說無甚詞因。則管裏問他怎的。將筆來判個斬字。拿出去殺壞了者。〔押小二出科〕〔小二云〕天那。着誰人救我也。〔正末扮張鼎上云〕自家姓張名鼎。字平叔。在這河南府做着個大案都孔目。想俺這爲吏的人。非同容易也。大凡掌刑名的。有八件事。可是那八件事。一筆札。二算子。三文狀。四把法。五條劃。六書契。七抄寫。八行止。〔詩云〕這的是書案傍邊兩句言。一重地獄一重天。翰林風月三千首。怎似這吏部文章二百篇。〔唱〕

〔南呂一枝花〕雖是個判行的舊狀詞。合幹辦新公事。出司房忙進步。登道下階址。又無甚過犯公私。把文卷依節次。請新官題判時。先呈與個押解牒文。後押上個拘頭僉字。

〔梁州第七〕我從來甘剝剝與民無私。誰敢道另巍巍節外生枝。我向嚇魂臺把文案偷窺。視見一人高聲叫屈。我這裏低首尋思。多應被拷打無地。全沒那半點兒心慈。想危亡頃刻參差。端的是垂命懸絲。正廳上坐着個個個。個個個。問事官人。階直下排兩行惡眼。恨行刑漢子。書案邊立着個個個。個個個。責狀曹司。爲甚事咬牙切齒。說的犯罪人面色如金紙。見相公判個斬字。慌向前來取台旨。便待要血泊內橫屍。

〔云〕張千。這是甚麼人。這等叫屈稱冤。〔張千云〕哥哥。他是王小二。殺了劉員外。賊仗俱明。如今拿出去施刑去也。〔正末云〕則他便是在城的王小二。我多聽的人說。這廝好生冤屈。張千。你且留人者。等我見了大人。自

有個道理。兀那王小二。我這一過去。救的你。休歡喜。救不的你。休煩惱。〔做進見科〕〔府尹云〕下官一路上來聽的人說。這河南府有個能吏張鼎。刀筆上雖則是個狠饒。却與百姓每水米無交。張鼎。你有甚麼合僉押的文書。拿來我看。〔正末云〕大人。張鼎有合僉押的文卷。〔府尹云〕既有僉押的文卷。拿將來發落。〔正末云〕文卷在此。〔府尹云〕是那幾件你說。〔正末唱〕

〔牧羊關〕這的是行惡的供成招伏。〔府尹云〕這一宗呢。〔正末唱〕這是在打家賊責下口詞。〔府尹云〕這是甚麼文卷。〔正末唱〕這的是遠倉糧猶未關支。〔府尹云〕這一紙呢。〔正末唱〕這的是再修理道路橋梁。〔府尹云〕橋梁道路庫獄倉廩。都是合管的。便該修理去。又這一宗文卷呢。〔正末唱〕這的是重蓋下倉廩庫司。〔府尹云〕這一宗呢。〔正末唱〕這的是親兄弟爭田土。〔府尹云〕這個呢。〔正末唱〕這的是親女婿賴了家私。〔府尹云〕這一宗呢。〔正末唱〕這的是相關爭商和狀。〔府尹云〕這宗可是甚麼文書。〔正末唱〕大人。這的是打殺人也未檢屍。

〔府尹云〕張鼎。再有甚麼文書僉押。〔正末云〕別無了。張千收過了者。〔府尹云〕張鼎。我聽得你替俺官府每辦事的當。又各處攢造文書。一年光景。好生驅馳。與你一個月假限。休來衙門裏畫卯。賞你一羴羊。十瓶酒。還家歇息去。〔正末云〕多謝了大人。〔出門科〕〔張千云〕哥哥。王小二的事如何。〔正末云〕嗨。你看我可忘了。再轉去波。〔做進見科〕〔府尹云〕張鼎。你轉來有何事。〔正末云〕大人。張鼎行至裏牆邊。見一個待報的囚人。稱冤叫屈。知道的說那廝怕死。不知道的則說大人新理任三日。敢錯問了甚麼。〔府尹云〕張鼎。你不知。〔正末云〕是。張鼎不知。這樁事該誰管。〔府尹云〕該趙令史管。〔正末云〕趙令史。這事該你管。〔令史云〕你也多管。干你甚麼事。〔正末云〕趙令史。借你那文卷來看。〔令史云〕看甚麼。你多管事的人。〔正末云〕我是大案都孔目。也合教我看這宗文卷。〔令史云〕兀那文書。你看你看。〔正末看科云〕大人可知王小二那廝稱冤叫屈。這文書不中使。〔令史云〕怎麼不中使。你要買肉吃那。〔正末云〕四下裏無牆壁。〔令史云〕大人在露天裏坐衙哩。〔正末云〕這上面都是窟籠。又無招伏。無贓仗。〔令史云〕這頭巾環子便是贓仗。〔正末云〕既有贓仗。可怎

生前官手裏不結絕。直到如今。〔令史云〕因爲近日方纔追的那頭巾環子出來。〔正末云〕你將那頭巾來我看。〔令史云〕兀的頭巾你看。〔正末看科云〕這頭巾放在那裏。〔令史云〕在蕭林城外癩劉家菜園裏井口傍邊石板底下壓着來。〔正末云〕哦。在蕭林城外十里田地癩劉家菜園裏井口傍邊石板底下壓着來。這官司打勾多少時了。〔令史云〕這廝坐半年牢也。〔正末云〕這官司打勾半年。這頭巾是誰取來。〔張千云〕是小人去取來。〔正末云〕張千。是你去取來。那井是枯井。可是有水的井。〔張千云〕是打水澆畦的井。〔正末云〕哦。原來是打水澆畦的井。大人。這人情可推。看這頭巾在蕭林城外癩劉家菜園裏井口傍邊石板底下壓着半年也。恰纔張鼎接在手裏看。落在地下可也染上塵土。休說有水的井。大人尋思波。〔唱〕

〔賀新郎〕這頭巾在菜園裏埋伏許多時。可怎生無半點兒塵絲。一星兒土漬。〔令史云〕癩劉家菜園裏井口邊大石板壓着。怎麼得泥來。〔正末唱〕那更這減銀上因何不見生縫。則他這一春雨。何曾道是住止。〔帶云〕大人尋思波。〔唱〕可怎生黑真真的不動個文字。請先生別勘問。告大人再尋思。這廝每其中敢有暗昧蹺蹊事。〔做問科云〕誰是原告。〔旦云〕妾身是原告。〔正末云〕兀那婦人。且一壁去。這婦人不是個良人。〔府尹云〕怎生見得他不是良人。〔正末唱〕這婦人晴天開水路。無事設曹司。

〔云〕這事好生暗昧。令史。你敢受他私來。〔令史云〕哥也。我若受他一文銅錢。害疔瘡。〔正末唱〕

〔牧羊關〕我眼前休胡諱。那其間必受私。既不沙。怎無個放捨悲慈。常言道。飽食傷心。忠言逆耳。且休說受苞苴。真是窮民血。便那請俸祿。也是瘦民脂。咱則合分解民冤枉。怎下的將平人去刀下死。

〔云〕趙令史。道不的人性命關天關地也。〔唱〕

〔隔尾〕這的是南衙見掌刑名事。東岳新添速報司。怎禁那街市上閒人廝譏刺。見放着豹子豹子的令史。則被你這探爪兒的顏人。將我來帶累死。

〔云〕趙令史。你怎生這等葫蘆提。〔令史云〕你說大人葫蘆提。我告大人去。〔告云〕大人。張鼎說大人葫蘆提。〔府尹云〕張鼎。道誰葫蘆提。〔令史云〕是張鼎說大人葫蘆提。〔府尹云〕張鼎。你怎知道我葫蘆提。〔正末晚云〕大人。張鼎不敢。〔府尹云〕我纔理任三日。你道我葫蘆提。這三年我不在這裏爲官。張鼎。王小二殺了劉平遠。錯問了事。是前官差了。你怎道老夫葫蘆提。我今分付你。限三日問成這件事。我的俸錢與你充賞。若問不成。呵。我不道的饒了你哩。〔詞云〕你個無端老吏奸猾。將堂官一脚踐踏。若問成了。我將你喜孜孜賜賞加官。若問不成。呵。管我這明晃晃勢劍銅鑼。〔下〕〔正末云〕你是甚麼好外郎。〔令史云〕你是甚麼好孔目。我不怕你。只等過了三日。看那個試銅鑼便是。〔下〕〔正末云〕張鼎。且將這一行人都收在牢裏去。明日勘問。〔唱〕

〔黃鍾煞〕這的是三朝幹了千年事。一日難捱十一時。喚公人再傳示。要推勘王小二。定頭梢。下拶指。爲明見費神思。〔帶云〕張鼎呵。〔唱〕少不的去司房中悶懨懨候倖死。〔同下〕

〔音釋〕 曉頓上聲 苦聲占切 賺音湛 癘巨靴切 絳音柳 糊音朔 鼻音疲 鹵音魯 刷雙寡切 劃胡乖切 澁生止切 嚇亨美切 參抽森切 差抽支切 餽粗叟切 徹音驚 厥音敖 瘡音腔 哇音奚 讀音恣 苞包音 苴音疽 斲音闌 勘坎去音 拶子傘切 倖音奚

第三折

〔張千押王小二帶枷上云〕王小二。如今張孔目問你哩。看你的造化。且關上這牢門者。〔正末上云〕自家張鼎是也。今日去牢中勘問王小二。走一遭去也呵。〔唱〕

〔商調集賢賓〕沒來由惹這場閒是非。親自問殺人賊。全不論清廉正直。倒不如懵懂愚痴。爲別人受怕耽驚。沒來由廢寢忘食。則俺那不明白該死的在那裏。好教我悶懨懨蹙損雙眉。則爲我一言容易。出今日個駟馬却難追。

【逍遙樂】我爲你親身臨牢內。審問虛實。端詳就裏。〔云〕可早來到這牢門首也。我拽動這鈴索波。〔張千云〕這是孔目來了。〔做開門見科云〕我開開這門。哥哥請進來。〔正末入科云〕張千。拿過王小二來。〔做拿王跪科末云〕兀那廝。你從實說來。〔唱〕若說的半句兒差池。穩情取六問三推。休想我等閒閒覷面皮。向我行如何支對。也無那人棒十枷。萬死千生都不到一時半刻。

〔云〕兀那王小二。你有甚麼不盡的詞因。你從實說。你若是不曾殺了劉員外。你怎麼知道這頭巾在蕭林城外。劉家園裏井口邊石板底下壓着來。你若說的是呵。我與你辨明。說的不是呵。准備下大棒子者。〔張千云〕理會的。〔王小二云〕告孔目停嘆息怒。聽小人慢慢的說一遍。小人母子二人。過其日月。爭奈家貧無計。所奈每日向街市求覓錢鈔。回家奉母。當初一日。到於劉員外門首。則見個狗兒臥着。不見一個人出來。我待打起那狗叫呵。員外定然出來。乞討些錢鈔。我拿起塊磚頭來。不想打不着那狗。倒打破他門前尿缸。有員外的娘子出來。將小人千罵窮弟子孩兒。萬罵叫化頭。小人分說不的。他娘子又叫員外出來。道俺有錢的打死你這窮漢。則發得幾文錢。小人便道。俺這窮漢。前街裏撞見你。一無話說。後巷裏撞見你。敢殺了你。那員外倒不言語。他娘子揪住小人。要了一紙保辜文書。寫着道一百日以裏。員外但有頭疼腦熱。抓破小拇指頭。也是小人認一百日以外。不干小人事。不到十日。不知誰人殺了員外。有他娘子將小人告到官中。三推六問。吊拷網扒。打的小人受不過。只得屈招了。今日相公判了斬字。着我償命去。若不是孔目哥哥。那裏得我性命來。投至今日。得見孔目哥哥呵。似那撥雲見日。昏鏡重磨。我這冤枉有那天來高。地來厚。海來深。路來長。我說兀的做甚。〔詩云〕小人一一說真實。孔目心下設評騭。可憐這少吃無穿王小二。怎做的提刀仗劍殺人賊。〔正末云〕一個死罪。好小事兒。你就肯招承了。〔王小二云〕也則是打的慌。我胡攀亂指。〔正末云〕你噤聲。〔唱〕【醋葫蘆】你道是打的慌。胡亂指。不想這頭巾在那裏。則你那勘時節。莫不有甚麼外人知。〔張千云〕哥也。這是獄不通風。誰敢來。並無人知。〔正末唱〕取來時不有甚麼人見你。〔張千云〕是我張千取來的。並無人見。〔正末云〕勘時節也無人知。取時節又無人見。〔唱〕這

公事深藏。有曖昧。好教我左猜右忖。沒端倪。

〔云〕張千道頭巾當初是你去取來。〔張千云〕是我取來。〔正末云〕你到癩劉家菜園裏。曾叫那地主和房鄰。眼同一癩取來麼。〔張千云〕不會叫那地主房鄰。我自家跳過牆去取來了。〔正末云〕張千。你不會叫那地主房鄰。眼同去取。又是越牆而過。張千道頭巾環子。敢是你放在那裏。劉員外敢是你殺了麼。〔張千云〕哥哥。干我甚麼事。〔正末云〕可知不干你事哩。你則與個不應的狀子。〔張千云〕怎麼把我也問個不應。〔正末云〕你看這廟不中用。休說別的。則說這個問事廳。你來我跟前支了多少錢鈔。今日也修理。明日也修理。便無那瓦呵。你也買幾箇草來。苦一苦可也好。〔張千笑科云〕哦。我想起來了也。〔正末云〕張千。你想起甚麼來。這等笑。〔張千云〕那一日問王小二頭巾環子時。有一個賣草的在這裏來。〔正末唱〕

〔么篇〕聽言絕則我沉默。腹內憂。都做了虛飄飄。心上喜。則那的便是。圖財致命殺人賊。〔帶云〕張千。唱。你手裏要昨日賣草索錢的。〔云〕快與我拿的那個人來。〔張千云〕我拿去。〔正末云〕回來。〔唱〕你聽言仔細。〔帶云〕你若拿不來。〔唱〕不拿來你身上有災危。

〔云〕你說你拿去。假若你拿一個平人來。我又不認的。你打與我個模樣狀兒。〔唱〕

〔么篇〕則他那身材兒長共短。〔張千云〕我試想着。我記的他是個矮的。〔正末唱〕面皮兒瘦共肥。〔張千云〕是個黃甘甘。瘦臉兒。〔正末唱〕他住居村舍可也近城池。〔張千云〕他說住在草店。我記的他有些苦唇髭髯。〔正末唱〕你把他眉眼口鼻不記的。怎生則有些苦唇髭髯。請你個司功猶自說兵機。

〔云〕且將王小二收在一壁者。〔張千云〕王小二牢裏去。〔王下〕〔張千云〕我出的這門來。可着我那裏尋那賣草的去。〔丑冲上云〕我可索我那草錢去咱。〔張千見打科丑云〕你又來打我。你可還我那草錢來。〔張推丑入牢科〕〔正末云〕張千。你來了。你拿的人呢。〔張推丑跪科云〕則這便是。〔正末唱〕

〔掛金索〕省可裏後擁前推。着他向書案傍邊立。祇候人悄語低聲。休監

押休着他跪。〔帶云〕孩兒也。〔唱〕你若說實情呵。我可便買與你個合酪吃。〔丑云〕你孩兒肚裏正饑哩。〔正末唱〕我則問你言詞。你一句句明支對。

〔云〕孩兒你姓甚麼。〔丑云〕我不知我姓甚麼。〔正末云〕你老子可姓甚麼。〔丑云〕等我想哦。我想起來了也。我老子姓李。不知我姓甚麼那。〔正末云〕你敢也姓李。〔丑云〕這們說起來我倒是個隨爺種。俺妳妳說來我有個舅舅姓張。在這衙門裏辦事。我沒處尋他。〔正末云〕孩兒也。則我是你的舅舅哩。〔丑云〕則你便是怪道一個鼻子。和俺妳妳的一般般樣那。〔丑拜科〕做起身看張科云。喂。兀那小張兒。你只管打我。他這個是我舅舅哩。〔張打科〕〔正末云〕張千休打孩兒。你吃了飯也不會。〔丑云〕我吃了也。〔正末云〕你幾時吃來。〔丑云〕我去年八月裏吃來。〔正末云〕張千。下合酪來與孩兒吃。孩兒。你會到這裏來麼。〔丑云〕我這裏也曾來。〔正末云〕你來這裏。曾見甚麼人。說甚話來。〔丑云〕我不曾聽的。〔末努嘴科〕張打科。〔正末云〕張千。休打。休打。下合酪與孩兒吃。〔張千云〕我下合酪去。〔丑云〕哥多着上些葱油兒。〔正末云〕你出這門時。曾見甚麼人來。〔丑云〕我出的這門。不曾見甚麼人。我就家去了。〔正末云〕是不曾見人。〔做努嘴科〕〔張打科〕〔正末云〕張千。休打。下合酪去。〔丑云〕這舅舅一個好人。這廝只要打我。〔正末云〕孩兒也。你那時可曾有人問你甚麼來。你則從實的說。〔丑云〕我不曾說甚麼。也不會有人問我。〔正末努嘴科〕張打科。〔正末云〕張千。休打。下合酪去。〔張千云〕我知道。〔丑云〕哥多着些花椒葱油兒。〔正末云〕你真個不曾說甚麼。不曾見人。〔丑云〕道我不曾說。也不會見人。〔正末努嘴張打科〕〔正末云〕張千。休打孩兒。〔丑云〕你休努你那嘴波。〔張千云〕我下合酪去。〔虛下復上云〕沒了合酪也。〔正末云〕你這廝不中用。既沒了合酪。就是饅頭燒餅。也買幾個來。可也好那。〔丑笑云〕舅舅。你不提這燒餅。我想不起來。你纔說這燒餅。我就想起來了。〔正末云〕你可想起甚麼來。〔丑云〕當日我來索草錢。他把我拿進牢裏來。着我打個草苦兒。正打着哩。則見外廂有人叫門。這廝也害怕。拿起一塊板。上面有一個眼子。套在我脖子上。把我扯倒了。他教我休言語。則見外邊走將一人來。頭上兩個翅兒。剛坐下。拿過王小二來。不知說甚麼。把那王小二只管打。打的那王小二渾身上下血胡淋刺的。那王小二道。休打。休打。有有有。芝麻羅頭巾。減銀環子在蕭林城外。癩劉家菜園裏井口邊石板底下壓着。那人

道。我多時不曾打點罪人。問張千道。這個是甚麼賊。他回是偷馬的剪絡的。問到我跟前。這個是甚麼賊。那入娘的平白揣與我個名兒。叫做潑皮賊。舅舅。你是個聰明的人。你肯做潑皮賊麼。他可放我出去。不知那裏走一個人來。和我劈面一撞。撞掉了那廝帽兒。原來是個牛鼻子。〔張千云〕哦。哥也。我去取頭巾時。也撞見個牛鼻子來。〔正末云〕孩兒也。那牛鼻子曾問你甚麼話來。〔丑云〕他問我來。我把王小二事對他說。他就一道烟去了。〔正末云〕這樁事都在劉員外的渾家身上。我如今喚的他來。定審問出個實情了也。〔唱〕

【醋葫蘆】聽言罷他口內詞。不由我心內疑。況兼那婆娘顏色有誰及。他莫不共先生平日有些三不恰。只他兩個同謀設計。我十猜八九是真實。

〔云〕張千。着他吃合酪去。〔丑下〕〔正末云〕張千。你去牽劉平遠渾家來。〔張千云〕理會的。〔出門科云〕兀那劉員外渾家。衙門裏喚你哩。〔旦做醉上云〕妾身劉員外的渾家。俺男兒被王小二殺了。衆街坊都來與我解悶。飲了幾盃散悶酒。有衙門裏着人來喚我。不知說甚麼。須索走一遭去。〔見末科〕〔正末云〕這婦人不吃酒來。〔旦云〕是吃悶解酒來。〔正末云〕敢是解悶酒。〔旦云〕是衆街坊見死了員外。都替我解悶來。〔正末唱〕

【么篇】你見這惡眼眼公吏排。不是我官不威。牙爪威。不招承。敢粉碎了望夫石。休則管我眼前聲支刺叫喚。因甚的大古是腳踏實地。你從來本性我須知。

〔云〕兀那婦人。你近前來。我且問你。你丈夫是誰殺了來。〔旦云〕是王小二殺了他來。〔正末云〕敢不是王小二說是你的姦夫殺了來。〔旦云〕你說我的姦夫。可是甚麼人。〔正末云〕你那姦夫。不是俗人是個先生。〔旦云〕誰道是和尙來。可知是個先生哩。〔正末云〕他可早招了也。那廝被我拿將來了。你如今却要我怎的。〔旦云〕我重重謝你。〔正末云〕你不知道。那文書上面好生不停當。明明都是你起意謀殺員外。我如今替你逐脫了這樁事。你可怎生相謝我。〔旦云〕我送五兩銀子與孔目買茶果吃。〔正末云〕你與了趙外郎幾個銀子。〔旦云〕我與了兩個銀子還說少哩。〔正末云〕我如今拿出那廝來。我一椿椿問的來。你便一椿椿都推在他身上。着他替你員外償了命。你便無事。你可送我幾個銀子。〔旦云〕我送孔目五個銀子。〔正末云〕既與我

五個銀子。你盡與我個字兒。我明日好討。〔旦畫字科〕〔正末云〕張千。與我牢裏取出那廟來。〔張押丑戴囚帽上帶枷立左邊旦立右邊科〕〔正末唱〕

〔後庭花〕待推來怎地推。不招承等甚的。當日個指望待同諧老。今日被意中人連累。你你兩個待做夫妻。怎當的官司臨逼阻。鸞鳳兩下飛。晚佳人在這裏。柳枝夫在那壁。

〔云〕兀那廟。我問的你是。你便點頭。問的不是。你便搖頭。〔張千云〕兀那廟。你聽者。〔正末唱〕

〔梧葉兒〕他道你先主意。〔旦云〕是他先起意來。〔正末云〕是誰先起意來。〔丑點頭科〕〔正末云〕兀那廟。是你先起意來。〔張千云〕他說是他來。〔正末唱〕他道都是你的見識。〔旦云〕都是他的見識。〔正末云〕兀那廟。是你的見識麼。〔丑點頭科〕〔正末唱〕他道和你整二載。暗偷期。〔旦云〕那裏有二載。纔半年也。〔正末云〕兀那廟。是半年麼。〔丑點頭科〕〔正末唱〕他道他二十歲。〔旦云〕連自己歲數都忘了。他三十一歲也。〔正末云〕兀那廟。是三十一歲麼。〔丑點頭科〕〔正末唱〕他道他身姓李。〔旦云〕連他自己姓也忘了。他姓王。〔正末云〕兀那廟。你姓王麼。〔丑點頭科〕〔正末云〕是姓王。〔唱〕他道他會買與你些東西。〔旦云〕他身上道袍。還是我買與他的。〔正末云〕你可留他些甚麼那。〔旦云〕初一十五。圖他幾個饅頭吃。〔正末云〕這個也不打緊。兀那婦人你聽者。〔唱〕他道是家住在三三清觀裏。

〔旦云〕哎呀不是。是太清菴裏王知觀。〔正末云〕是王知觀麼。〔旦云〕正是王知觀。〔正末云〕張千。將這婦人打着者。〔張千打旦科〕〔旦云〕孔目也。我是無罪之人。你安排着公吏說誰哩。〔正末云〕張千。與我打着者。〔唱〕

〔金菊香〕你道是安排着公吏說他誰。〔旦做揭囚帽科云〕嗨。原來不是他。〔正末唱〕則被這賣草的庄家瞞過了。你。〔丑云〕哥哥。合酪熟了麼。〔張千云〕早哩早哩。〔正末唱〕若不是張孔目使些見識。怎能勾許察出虛實。〔帶云〕王小二。早無事了他。〔唱〕險些三兒

王小二一身才。

〔張千云〕兀那廝有了殺人賊也。〔丑云〕可是個甚麼人。〔張千云〕就是那個牛鼻子。〔丑云〕既是殺人賊也。有了。傻廝。你可去了。我這枷者。〔張去枷推丑出門科云〕你明日來討草錢。〔丑云〕討你娘的頭。〔詩云〕小人做事忒多磨。偏生遇着張千哥哥。兩次草錢都不與。剛剛吃得一個大饕婆。〔下〕〔正末云〕張千。你去太清菴裏。拿那王知觀。一步一棍。打將來者。〔張千云〕我知道。〔做行科云〕早來到也。王知觀有麼。〔淨上云〕還我道袍麼。〔張千云〕噠。衙門裏勾喚你哩。行動些。〔淨見旦科云〕大姐。你怎生在這裏。誰喚的你來。〔旦云〕張孔目勾將我來。三推六問。訴出實情。我受不的苦楚。從實招了也。〔淨云〕醜弟子。你既招了。啗兩個死也。〔做見末科〕〔正末云〕兀那王知觀。你是出家人。不守戒律。貪戀酒色。敗壞人倫。你知罪麼。〔淨云〕我則知修真養性。不知有何罪。〔正末云〕這劉員外是你殺了麼。〔淨云〕我持齋把素。口誦黃庭道德真經。怎肯持刀殺人。並無此事。〔正末云〕這廝不打不招。張千。選大棍子打着者。〔張打科〕〔淨云〕我受不過這般拷打。罷罷罷。我招我招。是我殺了劉員外來。〔正末云〕着他畫了字。上了長枷者。〔張上枷科〕〔淨云〕張千哥。我招便招了。端的定我甚麼罪。〔張千云〕不打緊。謀殺親夫。拿到市曹量決一刀。刀過頭落。又省得吃飢。〔淨云〕是好是好。一了說碧桃花下死。做鬼也風流。〔正末云〕張千。將這一行人休少了一個。跟着我見府尹大人去來。〔唱〕

〔恨裏來煞〕合立通德政碑。滅了此三不平氣。爲頭兒對府尹說詳細。只教他欠身的立起銀交椅。驚殺了兩行公吏。恁時節須奏與聖人知。〔衆下〕

〔音釋〕賊則平聲 食繩知切 刻康笑切 抓莊瓜切 綳音崩 隅音質 暖音愛 的音底 剪耶

帝切 推退平聲 立音利 合音何 酪音撈 噢音恥 及更移切 實繩知切 逼音彼

壁音彼 鐵傷以切 峻與險同 僂商詐切 鑿音波 行音杭

第四折

〔府尹領祗候上詩云〕王法條條誅濫官。明刑款款去貪殘。若道威權不在手。只把勢劍金牌試一看。老夫河南府尹。奉聖人命。勅賜勢劍金牌。先斬後奏。在此爲理。今因王小二殺了劉平遠一事。張孔目說老夫葫蘆提。

老夫就委他問這樁事去了。若問成了，奏知聖人，加官賜賞。若問不成，另行定奪。可怎生不見來回話。左右的，門首覷者。若張鼎來時，報復我知道。〔祇候云〕理會的。〔正末領一行人上云〕自家張鼎是也。問成了這樁事，領着一行人府中見大人去。論此事非同輕可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他痴心兒指望結姻緣，全不肯敬天尊養真修煉。那裏也清閒真道，本無事散神仙。今日個枷鎖身纏，落可便死無怨。

〔云〕可早來到也。左右報復去。道張鼎領一行人來見。〔祇候云〕報的老爺得知。有張鼎領一行人來見。〔府尹云〕着他過來。〔祇候云〕一行人過去。〔正末見科〕〔府尹云〕你勘問的事體如何。〔正末云〕張鼎都勘問明白了也。〔唱〕

【喬牌兒】小人呵非浪言。這公事何難辨。把從頭罪犯供明遍。請大人自發遣。

〔府尹云〕這樁事我限你三日問成。今日果然第三日。難道這般有准。一日也不多。一日也不少。莫非有些欺弊。瞞着老夫麼。〔正末云〕小人張鼎怎敢。〔唱〕

【鴈兒落】眼見得一行人都在前。整整的三日內成招卷。真不真看便知。賞不賞憑尊便。

【得勝令】呀。也只爲人命事關天。因此上不厭細窮研。那一個漏網的何饒倖。那一個無辜的實可憐。我可也非專。只要他一點真情見。端的個無偏。恰便似一輪明鏡懸。

〔府尹云〕這殺人賊還是王小二。不是王小二。〔正末云〕不是王小二。是太清菴王知觀與劉平遠妻因姦通謀。殺了親夫。〔淨云〕少說少說。殺了劉員外也是我來。和他老婆通姦也是我來。除死無大災。饒便饒。不饒把俺兩口兒就哈喇了罷。大嫂。我和你到陰司下又無人管。正好的做一對兒美滿夫妻。可不自在。兀那張鼎。我還要閻王殿下攀告你來。拏去質辨。不道的素放了你哩。〔正末云〕噤聲。〔唱〕

【川撥棹】你你你。敢昧神天將。平人招罪愆。還待要擺袖揎拳。假潑佯顛。一味胡纏。誰知道到咱案前。有神通怎施展。

〔云〕趙仲先。將取過供狀來。讀與他聽者。〔令史念科云〕供狀人王知觀。係河南府太清菴道士。向與劉平遠妻通姦情熱。有王小二與劉平遠爭論。伊妻竇立保辜文書。不到十日。劉平遠果被殺死。東門外柳樹下。伊妻告執王小二。追得芝蔴羅頭巾。緞銀環子到官。問成抵命。今蒙重勘。係是望京店莊家。因入牢打草苦。看見趙令史拷打王小二。審問頭巾環子二件藏匿何處。王小二被拷不過。朦朧報稱在蕭林城公廟劉家菜園裏井口邊石板底下。當差張千。即日去取。適知觀在外探聽。陡遇莊家。得其消息。隨將前件往置彼處。剛從菜園跳出。正遇張千。三面質對。俱無異詞。委係因姦謀殺劉平遠。不干王小二之事。所供是實。〔正末唱〕

【七兄弟】仲先向前讀文卷。明明是。因姦殺死劉平遠。回頭兒觀觀女嬋娟。早說的來膽破心驚戰。

〔云〕趙仲先。這椿事可不道你也和他會首尾來。〔唱〕

【梅花酒】這都是你弄威權。待積贖家緣。廣置莊田。盛買絲綿。因此上葫蘆提逞機變。強打掙做質辦。護姦賊。壞良善。臭名兒怎措免。

〔令史云〕也只是小的每失於仔細。豈敢玩法。〔正末唱〕

【收江南】呀。現放着雪花銀兩是贓錢。把你個好心田。翻做了惡心田。今日個勘頭巾。分解這場冤。〔府尹云〕此一場冤事。多虧你問出。奏知聖人。加官賜賞。不負你之功也。〔正末云〕小人怎敢望賞。〔唱〕也只要全大人體面。方纔得公平正直萬民傳。

〔府尹云〕這椿事我盡知道了也。一行人聽我下斷。姦夫淫婦市曹中。明正典刑。將劉員外家私給付王小二管業。趙令史枉法成獄杖一百。流口外爲民。老夫罰俸三個月。給賞張鼎。還再具表申奏敘功。加張鼎縣令之職。〔詞云〕則爲荒淫婦戀色傾夫主。貪財漢枉法害平人。我秉正直再理舊文案。顯的你清廉吏張鼎勘頭巾。

〔音釋〕 僥音交 擺羅去聲 揎音宣 陡音斗 嬋音蟬 娟音涓 措音平聲

元曲選

題目

趙令史爲吏見錢親

正名

王小二好鬪禍臨身
望京店莊家索冷債
河南府張鼎勘頭巾

黑旋風雙獻功雜劇

高文秀撰

第一折

〔冲末扮孫孔目搵旦扮郭念兒同上〕〔孫孔目詩云〕人道公門不可入。我道公門好脩行。若將曲直無顛倒。脚踏蓮花步步生。小生鄆城縣人氏。姓孫名榮。渾家姓郭。是郭念兒嫡親的兩口兒家屬。我在這衙門中做着個把筆司吏。我許了這泰安神州三年香願。今年第三年也。這渾家要跟隨將我去。爭奈小生平昔間軟弱。泰安神州謊子極多。咱子極廣。怎生得一個護臂跟隨將我去方可。大嫂。你在家中安排下茶飯。我去長街市上尋一個護臂。走一遭去來。〔下〕〔搵旦云〕孔目。你尋了護臂。早些兒來波。這裏也無人。我心上只想著那白衙內。和他有些不伶俐的勾當。我已央人叫他去了。只等來時。自有說話。〔詩云〕衙內性兒乖。把他叫將來。說些私情話。必定稱心懷。〔下〕〔外扮宋江吳學究領僮儼上〕〔宋江詩云〕家住梁山泊。平生不種田。刀磨風刃快。斧蘸月痕圓。強劫機謀廣。潛偷膽力全。弟兄三十六。個個敢爭先。某姓宋名江字公明。綽號及時雨。是也。幼年曾爲鄆州鄆城縣把筆司吏。因帶酒殺了閻婆惜。被告到官。脊杖六十。迭配江州牢城。因打此梁山經過。有我入拜交的哥哥晁蓋。知某有難。領僮儼下山將解人打死。救某上山。就讓我第二把交椅坐。哥哥晁蓋三打祝家庄身亡。衆兄弟拜某爲頭領。某聚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半垓來小僮儼。寨名水滸。伯號梁山。縱橫河港一千條。四下方圓八百里。東連大海。西接濟陽。南通鉅野金鄉。北靠青齊兗鄆。有七十二道深河港。屯數百隻戰艦艫。三十六座宴樓臺。聚幾千家軍糧馬草。風高敢放連天火。月黑提刀去殺人。我有個八拜交的兄弟。姓孫是孔目。許下泰安神州燒香三年。燒了二年也。今年是第三年。問某討個護臂的人。小僮儼寨門首望著。若兄弟來時。報復某知道。〔僮儼云〕理會的。〔孫孔目上云〕小生孫孔目的便是。我離了家中。瞞著我渾家。則說街市上尋個護臂的人去。我這裏離梁山至近。宋江哥哥是我舊交的朋友。我問他討一個護臂去。可早來到也。你們休放冷箭。報復去。道有孔目孫榮特地拜見哥哥來。〔僮儼報科云〕喏。報的哥哥得知。有孔目孫榮到此求見。〔宋江云〕道有請。〔僮儼云〕請進。〔孔目做見科云〕哥哥。多時不見。受你兄弟兩拜。〔宋江云〕兄

弟免禮。此一來莫非爲討護臂麼？〔孫孔目云〕哥哥，我則爲這三年香願。今年是第三年也，要帶媳婦兒前去。那泰安神州謊子極多，咱子極廣，特來問哥哥這裏告一個護臂來。〔宋江云〕學究兄弟，這椿事難以點差。小僕僱踏着山岡，傳着某的將令道：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半垓來小僕僱。那一個好男子保着孫孔目上泰安神州燒香去。可是有也是無？〔僕僱云〕理會的。我出得這門去，兀那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半垓來小僕僱。那個好男子保着孫孔目上泰安神州燒香去。可是有也是無？〔做三科〕〔正末扮李逵上云〕有有有，我敢去。我敢去。〔唱〕

〔正宮端正好〕遮莫待渡關河，登途徑，把哥哥直送上泰嶽山城，將我這夾鋼斧，綽清泉，觸白石，搥搥的新磨淨，放心也。我和那合死的官軍併。

〔云〕報復去。道有山兒李逵來了也。〔僕僱云〕喏，報得哥哥得知。有山兒李逵來了也。〔宋江云〕着他過來。〔僕僱云〕着過去。〔正末做見科云〕宋江哥哥，喏，學究哥哥，喏，你兄弟來了也。〔宋江云〕兄弟，有個客人在此，你和他廝見咱。〔正末做見孔目科云〕你兄弟知道客人喏。〔孫孔目驚科云〕是人也，那是鬼。〔宋江云〕兄弟休驚莫怕，則他是第十三個頭領。山兒李逵，這人相貌雖惡，心是善的。〔正末唱〕

〔滾繡球〕我這裏見客人將禮數迎，把我這兩隻手插定，哥也，他見我這威凜凜的身，似碑亭，他可慣聽我這莽壯聲，說他一個癡掙，說得荆棘律的膽戰心驚。〔帶云〕哥也，他不怕我別的。〔唱〕他見我風吹的齷齪，是這鼻凹裏黑，他見我血漬的腌臢，是這衲襖腥，審問個叮嚀。

〔宋江云〕山兒，這椿事我還不會點差，你可是要去？只你這個名字不好，誰不知你是李逵，你更了名，改了姓者。〔正末云〕哥也，你兄弟去便去，要改這名字怎的？〔宋江云〕你改了着。〔正末云〕既要我改，我改做山兒者。〔宋江云〕誰不知你是山兒？〔正末云〕改做李逵者。〔宋江云〕誰不知你是李逵？〔正末云〕你兄弟老爺老娘，家姓王，改做王重義者。〔宋江云〕雖然更了名，改了姓，你這般茜紅巾，腥衲襖，乾紅袴，膊，腿，繡護膝，八答麻鞋，恰便似那烟薰的子路，墨染的金剛，休道是白日裏，夜晚間，揣摸着你呵，也不是個好人。〔正末云〕你

兄弟打扮做庄家後生。可是如何。〔宋江云〕這等便堪可去。只是那得庄家的衣服來。〔正末云〕有有有。你兄弟下得山去。在那官道傍邊。一壁掩映着。等那庄家過去。哥。你那衣服借與我使一使兒。那廝與我。萬事罷論。他但說個不與。我一隻手揪住衣服領上。一隻手摺住脚腕。滴溜撲摔個一字交。闊脚板踏着那廝胸膛。舉起我這夾鋼板斧來。覷着那廝嘴縫鼻凹。恰待砍下。哥。休道是衣服。那廝連鐵鋤都與你兄弟了也。〔唱〕

〔倘秀才〕我今日改換了山寨的醜名。我打扮做個庄家後生。我着那捕盜官軍摸不着我影。忒搗殺好相爭。我和他鬪迎。

〔宋江云〕山兒。泰安神州。天下英雄都在那裏。你休與人廝丟廝打。做那打家截道殺人放火的勾當。〔正末唱〕

〔伴讀書〕泰安州便有那千千丈陷虎池。萬萬尺牢龍阱。我和你待擺手去橫行。管教他抹着我的無乾淨。保護得俺哥哥。不許生疾病。若是有差遲失了軍中令。哥也。我便情願納下一紙兒軍狀爲憑。

〔宋江云〕山兒。你要寫文書最好。只是你輸着什麼。〔正末云〕哥也。您兄弟這一去。保護得哥哥。無是無非。還家來。若有些失錯呵。我情願輸三兩銀子。〔宋江云〕這個少哩。〔正末云〕哦。我再做個東道。請你那一班落保的都吃一個爛醉何如。〔宋江云〕也還少哩。〔正末云〕罷罷罷。我情願輸了這六陽魁首。〔唱〕

〔笑和尚〕你你你。道我調着嘴。不志誠。我我我。打着手。多承領。管管管。他壯着膽。無倖倖。倘倘倘。若是到泰安州。敗了興。敢敢敢。指梁山。誓不回程。來來來。我情願輸了我吃飯的這一顆頭和頸。

〔宋江云〕山兒。你便寫得是了。只要你下山去。常忍事。饒人者。〔正末云〕哥也。假似有人罵您兄弟呢。〔宋江云〕忍了。〔正末云〕有人睡在兄弟臉上呢。〔宋江云〕你也還他些。〔正末云〕還他這些兒。〔宋江云〕少。〔正末云〕還他這些兒。〔宋江云〕少。〔正末云〕還到這裏。怕做甚麼。〔做打拳科〕〔宋江云〕可不打殺人也。則要你把是非少爭競些兒纔好。〔正末唱〕

【耍孩兒】是和非誰共你閒相競。假若是買物件。多和少也不和他爭。若有醉漢每罵我。一千場。【帶云】哥也。你罵的是。【唱】我只索忙陪着笑臉兒相迎。那廝鼻中殘涕。望着我這耳根邊噴。那廝口內頑涎。望着我面上零。再不和他親折證。我只是吞聲忍氣。匿跡潛形。

【宋江云】那泰安山神州廟。有一等打樑臺賭本事的。要與人廝打。你見他山棚上擺着許多利物。只怕你忍不過。就要磨打起來。也不見得。【正末唱】

【一煞】有那等打樑臺。使會能。擺山棚。博個贏。占場兒沒一個敢和他爭。施逞。拳打的南山猛虎難藏隱。腳踢的北海蛟龍怎住停。我也只緊閉口。不放些兒硬。我只做沒些本領。再不應承。

【宋江云】如今你怎生打扮去纔好。【正末唱】

【二煞】我將煙氈帽遮了眼睛。粗布帛縛了腿脛。着誰人識破我喬行徑。【宋江云】孫孔目哥哥到那山上要點燭燒香。回錢了願。都是你與他當值來。【正末唱】他上山時我與他備點燭燒香的事。下山時我與他供回錢了願的情。一步步跟隨竟。【宋江云】假似哥哥上馬呵。【正末唱】上馬處就與他執鞭墜鐙。【宋江云】假似哥哥吃酒呵。【正末唱】吃酒處就與他綽鐵提觥。

【宋江云】那一個孫大嫂。可也生得大有顏色。只怕那一夥閑漢跟着他走。不好意思。【正末唱】

【三煞】那大嫂年又青。貌又整。則被他一班兒惡少相纏定。似這等天寬地蕩的清平世。怎容得女縱男淫。潑賤精。觸犯我真無幸。請大嫂輕輕移步。和哥哥慢慢同行。

【宋江云】山兒。我教道你一句話兒。你聽者。是恭敬不如從命。【正末唱】

【哨遍】可便道恭敬不如從命。今日裏奉着哥哥令。若有人將哥哥廝欺。

負我和他兩白日便見那簸箕星。則我這兩條臂攔關扶碑。則我這兩隻手可敢便直釣缺丁。理會的山兒性。我從來個路見不平。愛與人當道撮坑。我喝一喝骨都都海波騰。撼一撼赤力力山嶽崩。但惱着我黑臉的爹爹。和他做場的歹鬪。翻過來落可便吊盤的煎餅。

〔宋江云〕便好道弓硬絃長斷。人強禍必隨。你若保着孫孔目回來時。我自有重賞。小心在意。則要你忍事饒人者。〔正末云〕哥哥。你放心也。〔唱〕

〔煞尾〕我去呵兩隻手忙揪住巔嶮峯。兩隻脚牢踏住村嶺嶺。主張的我神州廟裏身周正。我可敢掀倒那嵯峨。〔帶云〕放心也哥。〔唱〕這一座泰山頂。〔同孫孔目下〕

〔吳學究云〕李山兒與孫孔目去了也。恐怕有失。還該差神行太保戴宗。尾着他去。打探消息。我們方好接應他。〔宋江云〕這說的是。小僕僱傳令。與神行太保戴宗。着他星夜下山。打聽李山兒消息。疾來回報者。〔卒子云〕理會的。〔宋江詩云〕孫孔目要護臂燒香。李山兒怕惹事遭殃。因此上差神行太保。將消息早報取隄防。〔同下〕

〔音釋〕 郢云去聲 輓卽軟字 稱去聲 蘸音湛 難去聲 濟上聲 港音諱 屯音豚 艦音檻

蘸音蒙 艦音同 離去聲 將去聲 綽起上聲 搯抽支切 相去聲 聽平聲 齷於角切

齷側角切 凹汪卦切 暗音庵 潛音簪 苗阡去聲 繡音崩 拊簪上聲 搗音炒 與

去聲 應平聲 鏹旋去聲 能姑橫切 思去聲 簪音播 搗含去聲 嶮與險同 搗音班

嵯倉梭切

楔子

〔搦旦上云〕妾身是孫孔目的渾家。郭念兒的便是。有孔目街市上尋護臂去了。我瞞着他。着人尋那白衙內來。有緊要的說話。可怎生道早晚還不見他來也。〔淨扮白衙內上詩云〕五臟六腑剛是俏。四肢八節却無才。

村入骨頭挑不出。倘從胎裏帶將來。自家白赤交的便是。官拜衙內之職。我是那權豪勢要之家。打死人不償命的。有這孫孔目渾家。是郭念兒和我兩個有些伶俐的勾當。他着人來尋我。我如今到他家裏。若是他夫主不在家。我和他說幾句話。可早來到門首也。孫孔目在家麼？〔搽旦云〕這個是他來了。孔目不在家。你進來。〔白衙內做見科〕〔搽旦云〕我着人尋你。你在那裏。這早晚纔來。〔白衙內云〕我也忙。你喚我做甚麼？〔搽旦云〕如今孫孔目同我要往泰安神州燒香去。他說在火爐店裏安下。我有一計。你便先去那裏等着我。我有兩句兒唱。你則聽着。我便道眉兒鎖常挖皺。你便唱夫妻每醉了還依舊。我叫衙內。你叫念兒。我和你兩個跳上馬便走。〔白衙內云〕此計大妙。你先到那裏。你便等着我。我先到那裏。我等着你。若見了你呵。跳上馬牙不約兒赤便走。〔搽旦云〕衙內去了也。這早晚孫孔目爲甚不來？〔孫孔目同正末上云〕兄弟。來到我家門首也。你過去與嫂嫂廝見咱。〔正末云〕哥也。請嫂嫂廝見咱。〔孫孔目云〕大嫂。我尋了個護臂。是王重義。你和他廝見咱。〔正末見旦兒科云〕嫂嫂休怪。怒生面少拜識。〔搽旦云〕呸。臉兒恰似個賊。〔孫孔目云〕你好友口也。他聽着哩。〔正末云〕哥哥。你兄弟有一句話可是敢說麼？〔孫孔目云〕兄弟有甚話說。〔正末云〕這嫂嫂敢不和哥哥是兒女夫妻麼？〔孫孔目云〕你好眼毒也。你怎麼便認將出來。〔正末云〕我便認出來也。〔唱〕

【越調金蕉葉】你看他那說話處呵。〔帶云〕我纔說道怒生面少拜識。〔唱〕他做多少丟眉弄色。〔搽旦云〕你看我這幾步兒走。〔正末唱〕你看他那行動處呵。〔帶云〕娘也。又不是那小脚兒。豎裏一尺。橫裏五寸。〔唱〕做多少家鞋弓襪窄。可怕不打扮得十分像胎。〔帶云〕哥哥。不是你兄弟口舌也。〔唱〕你可敢記着一場天來大小利害。

〔孫孔目云〕大嫂。收拾行李。噲燒香去來。〔同下〕〔丑扮店小二上詩云〕買賣歸來杆未消。上牀猶自想來朝。爲甚當家頭先白。一夜起來七八遭。小可是這火爐店上一個賣酒的。但是南來北往官員士庶人等進香的。都在我這店中安歇。我今日開開板搭。燒的鑊鍋兒熱着。是有甚麼人來。〔正末同孫孔目搽旦上〕〔正末云〕哥也。來到這火爐店。小二哥有麼？〔店小二云〕官人每。打了火過去。〔正末云〕有乾淨房兒麼。俺住一住。〔店小二云〕官人請裏邊來。有頭一間房子乾淨。正好住。〔孫孔目云〕小二哥。把俺這大嫂寄在這裏。不許放甚

麼閒雜人等到來攪擾。大嫂，你則在這店中頭一間房子裏等着。我和兄弟占了房子便來也。〔搽旦云〕你可早些兒來。我可害怕。〔正末云〕嫂嫂，你則在這裏。我和俺哥哥占了房子便來也。〔搽旦云〕你可早些兒來。我可害怕哩。〔正末云〕嫂嫂，你在這裏青天白日，害甚麼怕。哥哥去波。〔搽旦云〕孔目，你則早些兒回來。〔孫孔目云〕我知道。〔搽旦云〕孔目，你是必早些兒來。休着我憂心也。〔正末云〕哦，這個嫂嫂，你直這般割捨不得那。〔唱〕

〔么篇〕哎，你個嫂嫂莫得見責，也則是虧着俺爲人在客。我恰纔囑付了，三回五解。〔搽旦扯孔目科云〕孔目，你早些兒回來。〔孫孔目云〕我就回來也。〔正末扯孔目做走科云〕嫂嫂不索說。我和哥哥便來。我恰纔囑付了店家安撫了嫂嫂。天色將晚也。〔唱〕則去兀那泰安州，尋一個家頭房子去來。〔同下〕

〔白衙內上云〕自家白衙內的便是。有郭念兒約我在這火鑪店內相等。我便來到這裏。他不知在那裏。〔搽旦云〕不知那白衙內來了也不會。我自唱一聲咱。〔唱〕眉兒鎖，常挖皺。〔白衙內唱〕夫妻每醉了還依舊。〔做叫科云〕念兒。〔搽旦云〕衙內，快上馬俺和你去來。〔同下〕〔店小二云〕怎麼了。恰纔那官人寄下的女人，平白地唱了一聲。外邊一個人也唱了一聲。他兩個私奔走了。如今他那弟兄兩個來時，我可怎麼回他的話。〔孔目上云〕我與兄弟泰安神州占了房子。我想我的大嫂獨自一個在那店肆中，我放心不下。我撇了我那兄弟，看我那渾家去。來到這店肆中，我那大嫂呢。〔店小二云〕哥也，是我在這裏。〔孫孔目尋科云〕你怕不在這裏。只問你我渾家那裏去了。〔店小二云〕我說則說，你休煩惱。你兩個占房子去了。你大嫂平白的唱甚麼眉兒鎖，常挖皺。外邊一個人也唱了一聲道，是夫妻每醉了還依舊。一箇叫念兒，一個叫衙內。無三念無兩念，則一念他就念得走了。〔孫孔目云〕我兒，你死也。我這渾家寄在這裏，着人拐的走了。我到田間，可等我兄弟來時，他便和你說話。〔詩云〕渾家好容貌，生得十分俏。被人拐去了，須索把狀告。〔同下〕

〔音釋〕 色篩上聲 窄齋上聲 責齋上聲 客音楷 拐乖上聲

第二折

〔正末上云〕自家山兒的便是。和俺哥哥草參亭上占房子去來。三轉身不見俺哥哥。想必去那店肆中望俺那嫂嫂去了。你看時遇春天。是好景致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柳絮堪拈。似飛花引惹紛紛謝。鶯燕調舌。此景宜遊冶。

〔混江龍〕春光明媚。路行人拂袖撲蝴蝶。你覲那往來不斷。車馬相接。牆角畔滴溜溜草稊兒挑。茅簷外疎刺刺布帘兒斜。可知道你做營運的家業。大古裏人煙熱鬧。買賣稠疊。

〔油葫蘆〕二月春光景物別好。看我難棄捨。怎當這佳人士女醉扶者。你看那桃花杏花都開徹。更和那梨花初放如銀葉。〔白衙內同搽旦上〕〔衙內云〕大姐。嚟行動些。〔正末唱〕我這裏七留七林行。他那裏必丟不搭說。又被那夥喬男喬女將咱來拽。〔白衙內做撞正末科〕〔白衙內云〕不中。走走走。〔同下〕〔正末唱〕這田地土赤留兀刺那時節。

〔云〕甚麼人絆我這一脚。不是趕俺哥哥忙呵。我不道的饒了你也。〔唱〕

〔天下樂〕打得那一匹馬不刺刺走不迭。〔孫孔目同店小二上〕〔孫孔目云〕我那渾家到那裏去了。〔正末唱〕我這裏便觀也。彼絕那裏無話說。我見他自推自攬自哽咽。我與你便一處行一處歇。哥也。不知道你煩惱因甚些。

〔云〕哥也。怎麼撇了我先來了那。〔孫孔目云〕我因放我大嫂不下。我先回來看他。誰想這店中不見了大嫂也。〔正末云〕哥也。可怎生不見俺嫂嫂麼。〔孫孔目云〕兄弟你休問。我你則問店小二去。〔正末云〕兀那店小二。俺嫂嫂呢。〔店小二做怕科〕〔孫孔目云〕你則問店小二。〔正末云〕兀那廝。俺嫂嫂呢。〔店小二云〕着人拐的去了。〔正末云〕怎生着人拐將去了也。〔正末做打店小二。孫孔目勸科〕〔正末云〕哥也。你放手。〔唱〕

〔醉扶歸〕則俺這拳起處如刀切。恨不得打塌這廝太陽穴。〔孔目攔正末科云〕兄弟也。干他甚麼事。〔正末云〕哥也。你放手。〔唱〕你將我這臂膊休攔住了者。〔帶云〕我不打這

廝別的。〔唱〕只打這廝強奪人妻妾。〔帶云〕兀那廝可不道寄在不寄失。〔唱〕你是個小主人家。可不道管着一個甚也。我恨不得一把火刮刮匝匝。燒了你這村房舍。

〔云〕哥也。我見來。我見來。一個男子漢。一個婦人。兩個疊騎着馬。我正行走着裏。被那馬撞了我一脚。我待要趕去來。因為趕着哥哥。不會去得。哥也打與你一個模狀兒。我見那廝的衣裳鞍馬。說起來看是也不是。〔唱〕

【一斗兒】我適纔途中馬上見他些。那一個婦人疊坐着鞍兒。把身體起。那一個喬才橫捧着鞭兒。穿插的別。我打個模狀兒說。可不道有一斗兒朦朧。倒有一斗兒切。

〔孫孔目云〕店小二哥。你只聽我兄弟說。他穿的衣服和你兩個對着可是他麼。〔店小二云〕哥。你說將來看是也不是。〔正末唱〕

【後庭花】那廝綠羅衫綠絲是玉結。皂頭巾環是減鐵。〔店小二云〕正是正是。〔正末唱〕他戴着個玉頂子新綾笠。穿着對錦沿邊乾皂靴。〔店小二云〕這個一發是了。他叫做什麼衙內。〔正末唱〕那廝暢好是忒陣賊。且莫說他該兒小鷄。吹筒粘竿。有諸般來擺設。只他馬兒上更馱着一個女豔冶。

〔孫孔目云〕眼見得他是一箇權豪勢要之家。着他拐了我渾家去。可怎了也。〔正末云〕哥也。那廝走得也不遠。我和你趕將去。〔店小二云〕哥。我對你說。那個婦人在店裏面唱一聲道。眉兒鎖。常攪皺。那一個衙內在店外面唱一聲道。夫妻每醉了還依舊。一個叫道衙內。一個叫道念兒。無三念無兩念。只一念便念得走了。〔正末唱〕

【醉扶歸】那婦人呵他唱一句為關節。那喬才呵他應一句到來也。雨下裏慌速速怕甚麼途路賒。必然個寬打着大週摺。我和你疾忙趕上者。將他一雙的在馬前拽。

〔孫孔目云〕兄弟你休去。你這一去。則是你獨自一個。他那裏人手極多。你手裏又無兵器。則怕你近不得他。
〔正末唱〕

〔賺煞尾〕我也不用一條鎗。也不用三尺鐵。則俺這壯士怒目前見血。東嶽廟磔塔的相逢。無話說。把那廝滴溜撲馬上活挾。他若是與時節。萬事無些。不與呵。山兒待放會劣。惱起我這草坡前倒拖牛的性格。強逞我這些敵官軍勇烈。我把那廝脊梁骨。各支支生纔做兩三截。
〔下〕

〔孫孔目云〕兀那廝。你認的拐了我渾家的那個人麼。
〔店小二云〕他是那白衙內。又喚做甚麼白赤交。
〔孫孔目云〕既然是這等。我去大衙門裏告這廝走一遭去。我那個大嫂也。則被你想殺我也。
〔下〕
〔店小二云〕怎麼了。那一個趕那廝去了。這一個告狀去了。他這一去若是趕不上回來。我可怎了。我關上門也。不開這酒店罷。
〔詩云〕今日造化低。惹場大是非。不如關了店。只去吊水雞。
〔下〕

〔音釋〕 濬音車 舌繩遮切 瞞音夜 蝶音爹 接音姐 稔音準 刺音辣 帘音廉 業音夜 疊

音爹 別邦爺切 者音遮 徹昌惹切 葉音夜 說書惹切 拽音夜 節音姐 迭音爹

絕藏靴切 擲與跌同 咽衣也切 結饒也切 切音且 穴希耶切 妾音且 也音耶 起

青夜切 鐵湯也切 櫻音宗 笠音利 陣音奢 嚙音遮 駝音鬆 設商者切 摺音者

血希也切 挾希爺切 撇邦也切 格饒也切 烈耶夜切 緇疽雪切 截藏斜切

第三折

〔白衙內領張千上詩云〕小子白衙內。平生好倚翠。拐了郭念兒。一日七箇醉。自家白衙內的便是。自從我拐了那郭念兒來。我則怕那孫孔目來告狀。因此上我借這大衙門坐三日。他若來告狀。我自有個主意。張千。門首覷着。若有告狀的。放他過來。
〔張千云〕理會的。
〔孫孔目上云〕小生孫孔目的便是。被白衙內拐了我渾家去了。我來到這大衙門裏。我告他一狀冤屈也。
〔白衙內云〕甚麼人叫冤屈。張千。與我拿將過來。
〔張千云〕當面。
〔白衙內云〕兀那廝告甚麼。
〔孫孔目云〕大人。我告着白衙內白赤交拐了我渾家去了。望大人可憐見。與

小人做主。他把良人婦女拐了。則這等干罷。那廝少不得車碾馬踏。該殺該剮。〔白衙內云〕這廝你怎麼這等罵他。假似他聽得呢。〔孫孔目云〕他有偌長耳朵。〔白衙內云〕這廝無禮。拏枷來上了枷。下在死囚牢裏去。〔孔目云〕大人。我是原告。〔白衙內云〕我這衙門裏則枷原告。〔張千云〕你如今告誰。〔孫孔目云〕我告白衙內。〔張千云〕你原來不認得白衙內。則這便是白衙內。〔孫孔目云〕原來他便是白衙內。我告了關門狀。可着誰人救我那。〔下〕〔白衙內云〕如何我道他來告狀麼。如今把這廝下在死囚牢裏。我直牢死他。他渾家便屬了我。憑着我這片好心腸。天也與我條兒糖吃。〔同下〕〔丑扮牢子上詩云〕有福之人人服侍。無福之人人服侍。人小可牢子的便是。今日該我當直。有孔目孫榮下在死囚牢裏。不免拏他出來。〔孫孔目帶枷上〕〔牢子云〕入牢先吃三十殺威棍。〔孫孔目云〕大哥。則望你照顧我來。〔牢子云〕罷罷罷。且入牢去。將軍柱上拴了頭髮。上了腳鐐手扭。擡上匣牀。使上滾肚索。拽拽拽。〔孫孔目叫科〕〔牢子云〕你燈油錢也無。免苦錢也無。倒要吃着死囚的飯。有這等好處。你也帶挈我去走走。〔正末上云〕這裏也無人。山兒也。事要前思免勞後悔。當此一日。小僕僂踏看山岡。問了三聲道。有好男子跟的孫孔目哥哥往泰安神州燒香去。你正是囊裏盛錐。尖者自出。我便道我敢去。我敢去。又立了軍狀。在宋江哥哥跟前說下大言。保護得孫孔目無事還家來。若有些失錯呵。願輸項上這顆頭。同孔目下的山來。到得火鑪店內。我和他草參亭上占房子去。不知甚麼人把大嫂拐的去了。我說哥哥。你則在這裏。我不問那裏趕上那廝。奪得大嫂回來。我則趕他去了。誰想那哥正告在刁了俺大嫂的白衙內跟前。如今把哥下在死囚牢裏。山兒也。你有甚麼面目見俺宋江哥哥。我無計可使。權打扮做個庄家呆後生。提着這飯罐兒。我怎能勾入的那牢裏去呵。我自有個主意也。〔唱〕

〔雙調新水令〕我可便爲哥哥打扮個醜容儀。〔帶云〕有那等不認得我的。他道我是個呆廝。呆廝有那等認得我的。他便道我那裏是真呆廝。倒是箇真賊。〔唱〕怎知道我是那宋公明的兄弟。可也自有咱心上事。不許外人知。將我這飯罐兒忙提。山兒也可用着你那賊見識。入牢內。

〔做向古門問科云〕大哥。那裏是那牢哩。〔內應云〕高牆兒矮門。棘針屯着的便是。〔正末云〕哦。高牆兒矮門。

兒一週遭棘針屯着的便是。多謝了大哥。〔做走科云〕此間是牢門首也。放下這飯罐兒。我拽動這牽鈴索。山兒也。你尋思波。着那牢子便道。你既是做庄家。呆後生。便怎生認得個是牽鈴索。可不顯出來了。傍邊兒有這半頭瓢。我拾將起來。我是敲這門咱。叔待叔待。你家裏有人麼。〔牢子云〕甚麼人。敢是提牢官來了。住着。若是提牢官呵。拽動這牽鈴索。可是甚麼人打得這牢門整整的響。我且開開這門看咱。〔正末與牢子撞倒科〕〔牢子云〕我打您個弟子孩兒。〔正末云〕叔待。你爲甚麼打我那。〔牢子笑科云〕原來是個庄家。呆廝。〔正末唱〕

〔落梅風〕我這裏高聲的叫。叫到那五六回。哥哥你便開門。呆廝可便與哥哥支揖。〔牢子打科云〕這呆廝好無禮也。你怎麼抱住我兩隻手臂。我打這個弟子孩兒。〔正末唱〕做甚麼惡眼眼怒從你那心上起。叔待。呆廝不會傷着你。不索你沒來由這般叫天叫地。

〔牢子云〕你是甚麼人。〔正末云〕叔待。孩兒每是個庄家。〔牢子云〕你這庄家們倒會受用快樂。〔正末云〕叔待。俺這庄家至受苦惱也。〔唱〕

〔夜行船〕俺家裏要打水澆畦。〔帶云〕打罷那水。澆罷那畦。俺娘道。呆廝。你還不往田裏去。〔唱〕我又索與他壓把扶犁。〔牢子云〕好也。他把我當耕牛使用。〔正末唱〕我家裏還待要打柴刈葦。織屨編席。倒忪翻機。俺做庄家忒老實。俺可也不謊詐。不虛脾。〔牢子云〕兀那廝。你來這裏做甚麼。〔正末云〕叔待。你家裏有我個孫孔目哥哥麼。〔牢子云〕這弟子孩兒不知是牢。他說是我家裏。他姓孫。你可姓甚麼。〔正末云〕我姓王。〔牢子云〕我打這個弟子孩兒。他姓孫。你姓王。怎麼是兄弟。〔正末云〕叔待。我可知和他不親哩。這孔目跟的那官人到俺那鄉里勸農去來。見我家房子乾淨。他就在俺家裏下。俺娘見他是箇孔目。將那好茶好飯兒這般管待。他因問俺娘姓甚麼。俺娘道我姓孫。那孔目道我也姓孫。他拜俺娘做姑姑。俺娘道。俺家裏別無甚麼人。只則有這個呆廝。早晚去那城裏面納些秋糧兒。納些夏稅兒。你便照顧他。俺是這般親。俺那裏是那真個的親眷來那。〔牢子云〕原來是這等。〔正末唱〕

〔甜水令〕俺那時節因納稅當差。曾離鄉下來城內。〔牢子云〕這個也是認的兄

弟打甚麼緊。〔正末唱〕因此上認義我做相識。〔牢子云〕若是要見他。須是替他將油燈錢。苦惱錢。都與我些。〔正末唱〕我待要與俺哥哥送些茶飯。見些情義。俺兩個又不是那真個親戚。

〔得勝令〕呀。便問我要東西。叔待。則你那沒梁桶兒。便休提。不比你財主們多周濟。量俺這窮庄家。有甚的。俺真個堪嗤。俺孩兒每臥土坑。披麻被。你可也爭知。〔帶云〕還有精着腿。無個袴兒穿的。〔唱〕誰有那閒錢補箠籬。

〔牢子云〕你看這個弟子孩兒。把這頭扭過來。驀過去。一陣尿臊臭。如今開開這牢門。我着他先進去。等待低下頭。我一腳踏倒這廝。我取一面唉。兀那呆廝。你先進牢裏去。看你哥哥那。〔正末云〕叔待。你先行波。〔牢子云〕我不走科云。我腿轉筋。〔正末云〕叔待。你休怪。呆廝說俺家裏個老體。也是這麼抽蹄抽脚的。〔牢子云〕哇。〔正末云〕叔待。你又怎麼的。〔牢子云〕我腿上一個瘡。〔正末云〕早看覷着。不要遲了。怕變做疔瘡哩。〔牢子云〕你看這廝罵得我好。〔正末云〕叔待。你將我的這件東西波。〔牢子云〕甚麼東西。〔正末云〕俺娘與了我一貫鈔。着我路上做盤纏。我就揣在懷裏。怎麼的吊了。俺大家尋一尋還我。〔牢子云〕等我替你尋。〔牢子低頭科〕〔正末蹬科〕〔牢子跌倒科〕〔正末入門科云〕叔待。我先進來了也。叔待。你家裏怎生這般黑洞洞的。〔牢子云〕一個傻弟子孩兒。休要呆着。跟將我來。〔正末云〕叔待。你家裏人一定不老實。可怎生高牆矮門兒。一週遭棘針兒屯着。〔牢子云〕呆廝。跟的我來。這是牢裏。〔正末笑科云〕呵呵。我怎知是牢裏。〔唱〕

〔歸塞北〕他前面引。只我背後把他跟隨。我將這田地兒踏。窩坨兒來記。呀。誰知道一步步走入那棘針根底。

〔鴈兒落〕那坨兒裏牆較低。那坨兒裏門不閉。那坨兒裏得空便。那坨兒裏無尋覓。

〔牢子云〕跟着我入牢裏去。〔正末唱〕

〔川撥棹〕跟着他入牢內。使盡我這賊見識。哭哭啼啼。切切悲悲。則俺那

孔目哥哥在那裏。你可也思量些甚麼飯食。

〔云〕孔目哥哥。〔孫孔目應科云〕哎喲。喚我的是誰。〔正末唱〕

〔七兄弟〕我這裏喚你倒問我是誰。喚你的是王重義。〔云〕哎喲。哥哥也。〔孫孔目云〕兄弟也。你在那裏來。〔牢子打科云〕休要大驚小怪的。〔正末唱〕閣不住兩眼恹恹淚。俺哥哥含冤負屈有誰知。兀的不斷送在高牆厚壁矮門內。

〔梅花酒〕哥。這罪也自省的。使不着你精細。使不着你伶俐。竟不知你甚日脫離。告押衙休疑惑。辨別個是和。非。有關防無勢力。把平人下在死田地。

〔喜江南〕呀。俺哥哥又不是打家截道的殺人賊。倒賠了個如花似玉的好嬌妻。送與你這倚權挾勢白衙內。到今朝這日。纔得我非親是親的送那碗飯兒喫。

〔牢子云〕你看這呆廝。口裏只管篤篤喃喃的說着許多說話。既然有飯。快拿將來餵他些罷。〔正末云〕叔待與俺哥哥些飯兒吃。〔做解手科〕〔牢子打科云〕你餵他飯便罷。你怎麼解他的手。〔正末云〕你休打波。叔待不要鬧。我要你將我的來波。〔牢子云〕敢又是那一貫鈔。〔正末唱〕

〔歸塞北〕俺哥哥三朝的五日。可便忍饑飢餓。五六日不會嘗着水米。常言道。饑餓勞役。

〔云〕叔待。你將我的來波。〔唱〕

〔鴈兒落〕他煙支支的撒潯潯。挺鄧鄧相調戲。別無人則有你。〔云〕你這個神道。是甚麼神道。〔牢子云〕這個是獄神。〔正末云〕你跪着。我也跪着。〔唱〕喲。兩個說取一個牙疼誓。

〔牢子云〕你爲甚麼也跪着神道。要我說誓來。〔正末唱〕

〔小將軍〕我恰纔送些茶飯與俺哥哥且點錢。〔帶云〕你恰纔開門時節。你那頭撞着我這頭。叔待有條。〔唱〕明白的把一張匙却插在這裏。這路天下不是你個全東西。叔待我將你來跪了。可便重還跪。

〔牢子云〕你便這一張匙打甚麼不緊。你饒你哥哥飯去。〔正末云〕哥哥。你吃些兒波。〔孫孔目云〕我吃得不得了也。〔正末云〕哥哥不吃。我自家吃。〔牢子云〕兀那呆廝。是甚麼東西。〔正末云〕一罐子羊肉泡飯。哥哥不吃。我自家吃。〔牢子云〕你哥哥這幾日吃死囚的飯。他不吃。拏來我吃。〔正末云〕你真個要吃。管山的燒柴。管水的吃水。管牢的吃我腳後根。〔牢子云〕這廝他倒傷着我。將來我吃。〔正末背科云〕我隨身帶着這蒙汗藥。我如今攪在這飯裏。他吃了呵。明日這早晚他還不醒哩。叔待你吃你吃。〔牢子云〕將來我吃。〔做吹科〕〔正末云〕叔待吹甚麼哩。〔牢子云〕將來我吹去了些砒霜巴豆。〔牢子吃飯科云〕倒好飯兒。鄉里人家看得那花椒多了。吃下去麻撒撒的。哎。麻撒撒的。〔牢子倒科〕〔正末云〕兀那牢子起來。這廝麻倒了也。到明日也還不醒哩。我解放了俺哥哥。則不俺哥哥一個人。我把這滿牢裏人都放了。我開開這門。你各自逃生去。哥哥。我指與你一條大路。你一徑先上梁山寨。見俺宋江哥哥去。我晚間殺了白衙內。回來獻功也。〔唱〕

〔鴛鴦煞〕這廝他兩三番會使拖刀計。咱安排下搭救哥哥智。只在今日明朝得勝而歸。暢道天理難欺。人心怎昧。則他這肉眼愚眉。把一個黑旋風爹爹敢來也認不得。〔下〕

〔牢子起身慌科云〕哎。麻撒撒的。〔下〕

〔音釋〕 張年上聲 副音寡 鐮音遠 扭音丑 盛音成 呆音爺 狠平聲 吁音鴉 哇音奚

刈音义 席星西切 杼音注 實繩知切 識傷以切 咸食洗切 的音底 暮音陌 俊商

鮮切 地音陀 覓忙閉切 食繩知切 重平聲 惑音回 力音利 賊則平聲 日繩知切

吃音恥 役銀計切 殢音賦 徠離靴切 全傍悶切

第四折

〔白衙內同搽旦上〕〔白衙內詩云〕借坐衙門放告牌，引得他人插狀來，專待囚牢身死後，方纔做了永遠夫妻大稱懷。自家白衙內的便是。我將孫孔目下在死囚牢中，早晚便是死的人，俺夫妻永遠團圓到老。兀的不快樂殺我也。正好飲酒，爭奈無有了。我使的伴當去那同知家裏取酒去。這早晚怎生不見來。〔正末扮祇候上云〕自家山兒的便是。我昨日救了俺孫孔目哥哥，今夜晚間殺白衙內。我打扮做個祇候人，提着這瓶酒，我則能勾到那廝根我，前自有個主意。天色晚了也，行動些，行動些。〔唱〕

〔中呂粉蝶兒〕酒果做緣由，安排下這場歹鬪，兩事家不肯干休，打這廝，損別人安自己，他直吃到上燈前後，猛可裏抬頭，不覺的助殺氣冷風吹透。

〔醉春風〕我想那一個儘如猫，這一個淫似狗，端的是潑無徒賊子，更和着浪包婁，出盡了醜醜，情理難容，殺人可恕，怎生能赦。

〔做見科云〕兀的不是酒。〔白衙內云〕放下酒，你自出去。〔正末云〕這廝趕將我出來，我則在這窗兒外聽着，看他說甚麼。〔搽旦云〕衙內，你坐着，我去看些好菜蔬來，再吃酒哩。〔正末探住旦科云〕潑弟子，你認得我麼？則我是王重義，休言語，但開口脖子上則一刀。〔搽旦云〕好漢饒我性命。〔正末唱〕

〔上小樓〕不要你將沒作有，則要你貪花戀酒，我則見那一來一往，一上一下，擺腦搖頭，則爲你這個不識羞，和那個賊禽獸，雙雙的成就。〔云〕我不殺你，你可唱波。〔搽旦云〕唱甚麼那。〔正末做揪搽旦科唱〕可唱你那眉兒鎖常愁皺。

〔正末殺搽旦科云〕我把這一顆頭且放在這裏，我可殺白衙內去。這廝醉了，我怎麼肯不明不暗殺了這廝，不免將涼酒噴醒他來。我慢慢的殺他未邊。〔做噴科〕〔白衙內云〕蓋了天窗，貓溺下尿來了。〔做見正末科云〕你是誰。〔正末唱〕

〔么篇〕爭知道他在我面前，不提防我在他背後，只見他手脚張狂，左右攔當，何處奔投，則爲這喫劍頭，送得俺哥哥牢內囚風也不透。〔做揪白衙內〕

科云「我不殺你。你唱波。」〔白衙內云〕「看我唱甚麼。」〔正末唱〕「可唱你那夫妻每醉了還依舊。」〔正末殺白衙內科云〕「我把這兩顆頭都擎將來。做一搭裏放者。再將他衣服上扯下一塊來。撚做箇紙撚。去腔子裏蘸着熱血。在白粉壁上寫道。是宋江手下第十三個頭領黑旋風李逵殺了這白衙內來。」〔詩云〕「從來白衙內做事忒狡猾。拐了郭念兒一步一勾搭。惱犯黑旋風登時火性發。隨你問傍人該殺不該殺。寫是寫了。不免將着這二顆頭到梁山泊上宋江哥哥根前獻功去來。」〔唱〕

【小梁州】誰着你一世爲人將婦女偷。見不得皓齒星眸。你道有閒茶浪酒。結綢繆。天緣轉。不枉了好風流。

【么篇】雖則是婚姻注定前生有。到的我黑爹爹一筆都勾。那裏也月下客。冰上叟。多管是殺人的領袖。〔云〕俺如今回去見宋江哥哥。他問道。山兒你那泰安山的事怎麼了。我可也不說別的。〔唱〕則獻上這血灑灑兩顆活人頭。〔下〕

〔宋江引吳學究孫孔目同卒子上〕〔宋江云〕「某乃宋江是也。因爲神行太保戴宗打探李山兒消息。說孫孔目兄弟到得泰安神州廟半山裏草參亭子上。回來早不見了他的渾家。元來是被白衙內拐騙去了。想這廝是箇有權有勢的人。李山兒一個如何近傍得他。爲此與吳學究星夜領一枝人馬前來接應。幸喜孫孔目兄弟已先來了。單不知李山兒的下落。大小僂儻。作速與我趨上去者。」〔正末上云〕「兀那來的軍馬。不是我宋江哥哥也。」〔宋江云〕「那挑着兩箇人頭的。不是李山兒麼。」〔正末云〕「俺李山兒獻功來。」〔擲人頭科〕〔唱〕

【滿庭芳】奉哥哥元戎帥首。着我山兒孔目同去泰嶽神州。又誰知草參亭上剛回後。早不見了潑賊淫囚。〔帶云〕元來他與白衙內呵。〔唱〕他兩個笑吟吟成雙做偶。背地裏悄悄促促設計施謀。〔宋江云〕「他可設甚計謀來。」〔正末云〕「比時孫孔目哥哥趕上去。正要尋個大衙門告他下來。豈知白衙內那廝早借一座大衙門。坐着專等他來告狀。就一把擎住發下死囚牢裏。指望將他禁死了。與他渾家做了永遠夫婦。可不好那。」〔唱〕專等待來追究。便將他牢監固守。只落得盡場兒都做了鬼胡由。

〔云〕我想當日在哥哥根前立下軍政文書。若不救的孫孔目出來。豈不怕輸了我李山兒這一顆頭那。〔唱〕
【十二月】因此上裝一個送飯的沾親帶友。那一個管牢的便不亂扯胡揪。他見了咱拏着的是飯羹羊肉。就待要一氣兒呷上兩盞三甌。他怎知道下的有砒霜巴豆。但喫着早麻撒撒。害得個魄喪魂丟。

【堯民歌】那時節先打發了孫家孔目出牢囚。我就直到他衙門裏面報冤讎。只見他兩個醉中情意正相投。更遇着我爲他取到沽來酒。清也波謳。清謳樂未休。只這兩句是他死時候。

〔宋江云〕他每兩個唱着的是甚麼曲兒。你就殺了他來。〔正末云〕當日那淫婦姦夫暗地期約。一個唱道。眉兒鎖長挖皺。一個唱道。夫妻每醉了還依舊。兩個跳上馬牙不約兒赤便走。今日撞着俺黑爹爹李山兒。一把搭住頭髻。按翻地上。着他仍舊唱這兩句曲兒。聲未絕口。早磕擦的一板斧一個。劈下頭來。〔唱〕

【隨尾】他他他。也會一騎馬雙馱着走。怎知俺兩板斧劈下了頭。這都是親身作業親身受。不枉了立軍狀的山兒果應了口。

〔宋江云〕今日梟了姦夫淫婦之首。都是李山兒之功也。小僕僮將此兩個首級掛號梁山泊前。警諭衆庶。一面就忠義堂上。簪下酒。臥番羊。與孫孔目李山兒共做一個慶喜筵席者。〔詞云〕白衙內倚勢挾權。潑賤婦暗合團圓。孫孔目反遭縲絏。有口也怎得伸冤。黑旋風拔刀相助。雙馱頭號令山前。宋公明替天行道。到今日慶賞開筵。

〔音釋〕溺尼叫切 撚音碾 轅倉救切 肉柔去聲 縲音雷 縲音屑

題目 及時雨單賣狀

正名 黑旋風雙馱功

迷青瑣倩女離魂雜劇

鄭德輝撰

楔子

〔旦扮夫人引從人上詩云〕花有重開日。人無再少年。休道黃金貴。安樂最值錢。老身姓李。夫主姓張。早年間亡化已過。止有一個女孩兒。小字倩女。年長一十七歲。孩兒針指女工。飲食茶水。無所不會。先夫在日。曾與王同知家指腹成親。王家生的是男。名喚王文舉。此生年紀今長成了。聞他滿腹文章。尚未娶妻。老身也曾數次寄書去。孩兒說要來探望老身。就成此親事。下次小的每。門首看者。若孩兒來時。報的我知道。〔正末扮王文舉上云〕黃卷青燈。一腐儒。三槐九棘。位中居。世人只說文章貴。何事男兒不讀書。小生姓王。名文舉。先父任衡州同知。不幸父母雙亡。父親存日。曾與本處張公弼指腹成親。不想先母生了小生。張宅生了一女。因伯父下世。不曾成此親事。岳母數次寄書來問。如今春榜動。選場開。小生一者待往長安應舉。二者就探望岳母。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左右。報復去。道有王文舉在于門首。〔從人報科云〕報的夫人知道。外邊有一個秀才。說是王文舉。〔夫人云〕我語未懸口。孩兒早到了。道有請。〔做見科〕〔正末云〕孩兒一向有失探望。母親請坐。受你孩兒幾拜。〔做拜科〕〔夫人云〕孩兒請起。穩便。〔正末云〕母親。你孩兒此來一者拜候岳母。二者上朝進取去。〔夫人云〕孩兒請坐。下次小的每。說與梅香。綉房中請出小姐來。拜哥哥者。〔從人云〕理會的。後堂傳與小姐。老夫人有請。〔正旦引梅香上云〕妾身姓張。小字倩女。年長一十七歲。不幸父親亡逝已過。父親在日。曾與王同知指腹成親。後來王宅生一子。是王文舉。俺家得了妾身。不想王生父母雙亡。不曾成就這門親事。今日母親在前廳上呼喚。不知有甚事。梅香。跟我見母親去來。〔梅香云〕姐姐行動些。〔做見科〕〔正旦云〕母親喚您孩兒有何事。〔夫人云〕孩兒。向前拜了你哥哥者。〔做拜科〕〔夫人云〕孩兒。這是倩女小姐。且回綉房中去。〔正旦出門科云〕梅香。喏。那裏得這個哥哥來。〔梅香云〕姐姐。你不認的他。則他便是指腹成親的王秀才。〔正旦云〕則他便是王生。俺母親着我拜爲哥哥。不知主何意也呵。〔唱〕

〔仙呂賞花時〕他是箇嬌帽輕衫小小郎。我是箇繡幃香車楚楚娘。恰才

貌正相當。俺娘向陽臺路上。高築起一堵雨雲牆。

【么篇】可待要隔斷巫山窈窕娘。怨女鰥男各自傷。不爭你左使着一片黑心腸。你不拘箝我。可倒不想你把我越間阻越思量。〔同梅香下〕

〔夫人云〕下次小的每。打掃書房。着孩兒安下。溫習經史。不要誤了茶飯。〔正末云〕母親休打掃書房。您孩兒便索長行往京師應舉去也。〔夫人云〕孩兒且住一兩日。行程也未遲哩。〔詩云〕試期尚遠莫心焦。且在寒家過幾朝。〔正末詩云〕只爲禹門浪煖催人去。因此匆匆未敢問桃夭。〔同下〕

〔音釋〕 幘音配 窈音查 窈音調 鰥音關 箝其箝切

第一折

〔正旦引梅香上云〕妾身倩女。自從見了王生。神魂馳蕩。誰想俺母親悔了這親事。着我拜他做哥哥。不知主何意思。當此秋景。是好傷感人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捱徹涼宵。颯然驚覺紗窗曉。落葉蕭蕭。滿地無人掃。

〔混江龍〕可正是暮秋天道。儘收拾心。事上眉梢。鏡臺兒何會覽照。繡針兒不待拈着。常恨夜坐窗前燭影昏。一任晚妝樓上月兒高。俺本是乘鸞艷質。他須有中雀丰標。苦被煞尊堂間阻。爭把俺情義輕拋。空誤了幽期密約。虛過了月夕花朝。無緣配合。有分煎熬。情默默難解。自無聊。病懨懨則怕娘知道。窺之遠天寬地窄。染之重夢斷魂勞。

〔梅香云〕姐姐。你省可裏煩惱。〔正旦云〕梅香。似這等幾時是了也。〔唱〕

〔油葫蘆〕他不病倒。我猜着敢消瘦了。被拘箝的不忿心。教他怎動脚。雖不是路迢迢。早情隨着雲渺渺。淚灑做雨瀟瀟。不能勾傍闌干數曲湖山靠。恰便似望天涯一點青山小。〔帶云〕秀才他寄來的詩。也埋怨俺娘哩。〔唱〕他多管是意不平。自發揚。心不遂。閒綴作。十分的賣風騷。顯秀麗。誇才調。我這裏許

句法看揮毫。

【天下樂】只道他讀書人志氣高。元來這淒涼甚日了。想俺這孤男寡女。忒命薄。我安排着鴛鴦宿。錦被香。他盼望着鸞鳳鳴。琴瑟調。怎做得蝴蝶飛。錦樹繞。

【梅香云】姐姐。那王秀才生的一表人物。聰明浪子。論姐姐這個模樣。正和王秀才是一對兒。姐姐且寬心省煩惱。【正旦云】梅香。似這般如之奈何也。【唱】

【那吒令】我一年一日。過了團圓日較少。三十三天。覷了離恨天最高。四百四病。害了相思病怎熬。【帶云】他如今待應舉去呵。【唱】千里將鳳闕攀。一舉把龍門跳。接絲鞭總是妖嬈。

【梅香云】姐姐。那王生端的內才外才相稱也。【正旦唱】

【鵲踏枝】據胸次那英豪。論人物更清高。他管跳出黃塵。走上青霄。又不比鬧清曉。茅檐燕雀。他是掣風濤。混海鯨鰲。

【帶云】梅香。那書生呵。【唱】

【寄生草】他拂素楮。鵝溪璽。蘸中山玉兔毫。不弱如駱賓王夜作論天表。也不讓李太白醉寫平蠻藁。也不比漢相如病受徵賢詔。他辛勤十年書劍。洛陽城。決崢嶸。一朝冠蓋長安道。

【梅香云】姐姐。王生今日就要上朝應舉去。老夫人着俺折柳亭與哥哥送路哩。【正旦云】梅香。嗒折柳亭與王生送路去來。【同下】【正末同夫人上云】母親。今日是吉日良辰。你孩兒便索長行。往京師進取去也。【夫人云】孩兒。你既是要行。我在这折柳亭上與你錢行。小的每。請小姐來者。【正旦引梅香上云】母親。孩兒來了也。【夫人云】孩兒。今日在这折柳亭與你哥哥送路。把一盃酒者。【正旦云】理會的。【把酒科云】哥哥滿飲一盃。【正末飲科云】母親。你孩兒今日臨行。有一言動問。當初先父母曾與母親指腹成親。俺母親生下小生。

母親添了小姐。後來小生父母雙亡。數年光景。不曾成此親事。小生特來拜望母親。就問這親事。母親着小姐以兄妹稱呼。不知主何意。小生不敢自專。母親尊鑒不錯。〔夫人云〕孩兒。你也說的是。老身爲何以兄妹相呼。俺家三輩兒。不招白衣秀士。想你學成滿腹文章。未曾進取功名。你如今上京師。但得一官半職。回來成此親事。有何不可。〔正末云〕既然如此。索是謝了母親。便索長行去也。〔正旦云〕哥哥。你若得了官時。是必休別接了絲鞭者。〔正末云〕小姐。但放心。小生得了官時。便來成此親事也。〔正旦云〕好是難分別也呵。〔唱〕

〔村里哥鼓〕則他這渭城朝雨。洛陽殘照。雖不唱陽關曲本。今日來祖送長安年少。兀的不取次棄舍。等閒拋掉。因而零落。〔做歎科云〕哥哥。〔唱〕恰楚澤深。秦關杳。泰華高。嘆人生離多會少。

〔正末云〕小姐。我若爲了官呵。你就是夫人縣君也。〔正旦唱〕

〔元和令〕盃中酒和淚酌。心間事對伊道。似長亭折柳贈柔條。哥哥。你休有上梢沒下梢。從今虛度可憐宵。奈離愁。不了。

〔正末云〕往日小生也曾掛念來。〔正旦云〕今日更是淒涼也。〔唱〕

〔上馬嬌〕竹窗外響翠梢。苔砌下深綠草。書舍頓蕭條。故園悄悄無人到。恨怎消。此際最難熬。

〔游四門〕抵多少彩雲聲斷紫鸞簫。今夕何處繫蘭橈。片帆休遮。西風惡。雪捲浪淘淘。岸影高。千里水雲飄。

〔勝葫蘆〕你是必休做了冥鴻惜羽毛。常言道好事不堅牢。你身去休教心去了。對郎君低告。恰梅香報道。恐怕母親焦。

〔夫人云〕梅香。看車兒。着小姐回去。〔梅香云〕姐姐上車兒者。〔正末云〕小姐請回。小生便索長行也。〔正旦唱〕

〔後庭花〕我這裏翠簾車先控着。他那裏黃金鐙轡去挑。我淚濕香羅袖。

他鞭垂碧玉梢。望迢迢恨堆滿西風古道。想急煎煎人多情人去了。和青
湛湛天有情天亦老。俺氣氤氳然聲不定交。助疎刺刺動羈懷風亂掃。
摘撲簌簌界殘妝粉淚拋。灑細濛濛浥香塵暮雨飄。

【柳葉兒】見浙零零滿江干樓閣。我各刺刺坐車兒。懶過溪橋。他屹蹬蹬
馬蹄兒。倦上皇州道。我一望望傷懷抱。他一步步待迴鑣。早一程程水遠
山遙。

〔正末云〕小姐放心。小生得了官。便來取你。小姐請上車兒回去罷。〔正旦唱〕

【賺煞】從今後只合題恨寫芭蕉。不索占夢揲著草。有甚心腸更珠圍翠
繞。我這一點真情魂縹緲。他去後不離了前後周遭。廝隨着司馬題橋。也
不指望駟馬高車顯榮耀。不爭把瓊姬棄却。比及盼子高來到。早辜負了
碧桃花下鳳鸞交。〔同梅香下〕

〔正末云〕你孩兒則今日拜別了母親。便索長行也。左右將馬來。則今日進取功名。走一遭去。〔下〕〔夫人云〕
王秀才去了也。等他得了官回來。成就這門親事。未爲遲哩。〔下〕

〔音釋〕 颯音撒 覺音叫 拾繩知切 着地燒切 丰音風 綴音贅 作音早 薄巴毛切 雀音勦

掣音徹 齏與齏同 蘸知濫切 酌音沼 撓音撓 惡音穢 氾於君切 喟匡委切 鏹
音標 閣音稿 揲繩遮切 却音巧

第二折

〔夫人慌上云〕歡喜未盡。煩惱又來。自從倩女孩兒在折柳亭與王秀才送路。辭別回家。得其疾病。一臥不起。
請的醫人看治。不得痊可。十分沉重。如之奈何。則怕孩兒思想湯水吃。老身親自去綉房中探望一遭去來。
〔下〕〔正末上云〕小生王文舉自與小姐在折柳亭相別。使小生切切于懷。放心不下。今纔舟江岸。小生橫琴
于膝。操一曲以適悶咱。〔做撫琴科〕〔正旦別扮離魂上云〕妾身倩女。自與王生相別。思想的無奈。不如跟他

同去。背着母親。一徑的趕來。王生也。你只管去了。爭知我如何過遣也呵。〔唱〕

【越調鬬鶴鶩】人去陽臺。雲歸楚峽。不爭他江渚停舟。幾時得門庭過馬。悄悄冥冥。瀟瀟灑灑。我這裏踏岸沙。步月華。我覷這萬水千山。都只在一時半霎。

【紫花兒序】想倩女心間離恨。趕王生柳外蘭舟。似盼張騫天上浮槎。汙溶溶瓊珠瑩臉。亂鬆鬆雲髻堆鴉。走的我筋力疲乏。你莫不夜泊秦淮賣酒家。向斷橋西下。疎刺刺秋水菰蒲。冷清清明月蘆花。

〔云〕走了半日。來到江邊。聽的人語喧鬧。我試覷咱。〔唱〕

【小桃紅】我驀聽得馬嘶人語鬧喧譁。掩映在垂楊下。說的我心頭不不那驚怕。原來是響瑤瑤鳴榔板。捕魚蝦。我這裏順西風悄悄聽沉罷。趁着這厭厭露華。對着這澄澄月下。驚的那呀呀呀寒鴈起平沙。

【調笑令】向沙堤款踏。莎草帶霜滑。掠濕湘裙翡翠紗。抵多少蒼苔露冷。凌波襪。看江上晚來堪畫。玩水壺漱齷天上下。似一片碧玉無瑕。

【禿廝兒】你覷遠浦孤鶩落霞。枯藤老樹昏鴉。聽長笛一聲何處。發歌欵乃。櫓咿啞。

〔云〕兀那船頭上琴聲响。敢是王生。我試聽咱。〔唱〕

【聖藥王】近蓼汀纔釣槎。有折蒲衰柳老蒹葭。傍水凹。折藕芽。見烟籠寒水月籠沙。茅舍兩三家。

〔正末云〕這等夜深。只聽得岸上女人音聲。好似我倩女小姐。我試問一聲波。〔做問科云〕那壁不是倩女小姐麼。這早晚來此怎的。〔魂旦相見科云〕王生也。我背着母親。一徑的趕將你來。咱同上京去罷。〔正末云〕小姐。你怎生直趕到這裏來。〔魂旦唱〕

【麻郎兒】你好是舒心的伯牙。我做了沒路的渾家。你道我爲甚麼私離繡榻。待和伊同走天涯。

〔正末云〕小姐是車兒來。是馬兒來。〔魂旦云〕

【么】發把咱家走乏。比及你遠赴京華。薄命妾爲伊牽掛。思量心幾時撒下。

【絡絲娘】你拋閃咱。比及見咱。我不瘦殺。多應害殺。〔正末云〕若老夫人知道怎了也。〔魂旦唱〕他若是趕上咱。待怎麼。常言做者不怕。

〔正末做怒科云〕古人云。聘則爲妻。奔則爲妾。老夫人許了親事。待小生得官回來。諧兩姓之好。却不名正言順。你今私自趕來。有玷風化。是何道理。〔魂旦云〕王生。〔唱〕

【雪裏梅】你振色怒增加。我凝睇不歸家。我本真情非爲相說。已主定心猿意馬。

〔正末云〕小姐。你快回去罷。〔魂旦唱〕

【紫花兒序】只道你急煎煎。躡登程路。元來是悶沉沉。困倚琴書。怎不教我痛煞。煞淚濕琵琶。有甚心。羞霧鬢。輕籠蟬翅。雙眉淡掃。宮鴉似落絮飛花。誰待問出外。爭如只在家。更無多話。願秋風。駕百尺高帆。儘春光付一樹鉛華。

〔云〕王秀才。趕你不爲別。我只防你一件。〔正末云〕小姐防我那一件來。〔魂旦唱〕

【東原樂】你若赴御宴。瓊林罷。媒人每攔住馬。高挑起。染渲佳人丹青畫。賣弄他生長在王侯宰相家。你戀着那奢華。你敢新婚燕爾。在他門下。

〔正末云〕小生此行。一舉及第。怎敢忘了小姐。〔魂旦云〕你若得登第呵。〔唱〕

【綿搭絮】你做了貴門嬌客。一樣矜誇。那相府榮華。錦繡堆壓。你還想飛

入尋常百姓家。那時節似魚躍龍門播海涯。飲御酒。插宮花。那其間占鰲頭。占鰲頭登上甲。

〔正末云〕小生倘不中呵。却是怎生。〔魂旦云〕你若不中呵。妾身荆釵裙布。願同甘苦。〔唱〕

〔拙魯速〕你若似是似賈誼困在長沙。我敢似子孟光般顯賢達。休想我半星兒意差。一分兒抹搭。我情願舉案齊眉傍書榻。任粗糲淡薄生涯。遮莫戴荆釵穿布麻。

〔正末云〕小姐既如此真誠志意。就與小生同上京去如何。〔魂旦云〕秀才肯帶妾身去呵。〔唱〕

〔么篇〕把稍公快喚咱。恐家中廝捉拿。只見遠樹寒鴉。岸草汀沙。滿目黃花。幾縷殘霞。快先把雲帆高掛。月明直下。便東風刮。莫消停。疾進發。

〔正末云〕小姐則今日同我上京應舉去來。我若得了官。你便是夫人縣君也。〔魂旦唱〕

〔收尾〕各刺刺向長安道上把車兒駕。但願得文苑客當時奮發。則我這臨邛市沽酒卓文君。甘伏侍你濯錦江題橋漢司馬。〔同下〕

〔音釋〕 峽奚加切 灑商解切 鑿雙解切 乏扶加切 菰音孤 厭平聲 踏當加切 滑呼佳切

穢忘罵切 驚音木 發方雅切 欸音襖 乃音韻 咿音衣 兼音兼 葭音加 凹汪卦切

榻湯打切 嶮與險同 殺雙解切 渲疎眷切 歷牟架切 甲江雅切 達當加切 搭音

打 刮音寡

第三折

〔正末引祗從上云〕小官王文舉。自到都下。搬過卷子。小官日不移影。應對萬言。聖人大喜。賜小官狀元及第。夫人也隨小官至此。我如今修一封平安家書。差人岳母行報知。左右的。將筆硯來。〔做寫書科云〕寫就了也。我表白一遍咱。寓都下小婿王文舉。拜上岳母座前。自到闕下。一舉狀元及第。待授官之後。文舉同小姐一時回家。萬望尊慈垂照。不宣。書已寫了。左右的。與我喚張千來。〔淨扮張千上云〕〔詩云〕我做伴當實是強。公差幹

事多的當。一日走了三百里。第二日剛剛捱下炕。自家張千的便是。狀元爺呼喚。須索走一遭去。〔做見科云〕爺。喚張千那廝使用。〔正末云〕張千。你將這一封平安家信。直至衡州。尋問張公弼家投下。你見了老夫人。說我得了官也。你小心在意者。〔淨接書云〕張千知道了。我將着這一封書直至衡州走一遭去。〔同下〕〔老夫人上云〕誰想倩女孩兒自與王生別後。臥病在牀。或言或笑。不知是何症候。這兩日不曾看他。老身須親看去。〔下〕〔正旦抱病梅香扶上云〕自從王秀才去後。一臥不起。但合眼便與王生在一處。則被這相思病害殺人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自執手臨歧。空留下這場憔悴。想人生最苦別離。說話處少精神。睡臥處無顛倒。茶飯上不知滋味。似這般廢寢忘食。折磨得一日瘦如一日。

〔醉春風〕空服偏頭眩藥不能痊。知他這暗暗病何日起。要好時直等的見他時。也只爲這症候因他上得得。一會家縹緲呵忘了魂靈。一會家精細呵使着軀殼。一會家混沌呵不知天地。

〔云〕我眼裏只見王生在面前。原來是梅香在這裏。梅香。如今是甚時候了。〔梅香云〕如今春光將盡。綠暗紅稀。將近四月也。〔正旦唱〕

〔迎仙客〕日長也愁更長。紅稀也信尤稀。〔帶云〕王生。你好下的也。〔唱〕春歸也奄奄然人未歸。〔梅香云〕姐姐。俺姐夫去了未及一年。你如何這等想他。〔正旦唱〕我則道相別也數十年。我則道相隔着幾萬里。爲數歸期。則那竹院裏刻偏琅玕翠。

〔紅繡鞋〕去時節楊柳西風秋日。如今又過了梨花暮雨寒食。〔梅香云〕姐姐。你可曾卜一卦麼。〔正旦唱〕則兀那龜兒卦無定准。枉央及喜蛛兒難憑信。靈鵲兒不誠實。燈花兒何太喜。

〔夫人上云〕來到孩兒房門首也。梅香。您姐姐較好些麼。〔正旦云〕是誰。〔梅香云〕是妳妳來看你哩。〔正旦

云「我每日眼界只見王生。那曾見母親來。」夫人見科云「孩兒。你病體如何。」正旦唱「

【晉天樂】想鬼病最關心。似宿酒迷春睡。繞晴雪楊花陌上。趁東風燕子樓西。拋閃殺我年少人。辜負了這韶華日。早是離愁添縈繫。更那堪景物狼籍。愁心驚一聲鳥啼。薄命趁一春事已。香魂逐一片花飛。

正旦科「夫人云」孩兒。你掙挫些兒。」正旦醒科「唱」

【石榴花】早是他抱沉痾。添新病。發昏迷。也則是死限緊相催逼。膏肓針灸不能及。」夫人云「我請個良醫來調治你。」正旦唱「若是他來到這裏。煞強如請扁鵲盧醫。」夫人云「我如今着人請王生去。」正旦唱「把似請他時。便許做東牀婿。到如今悔後應遲。」夫人云「王生去了。再無音信寄來。」正旦唱「他不寄箇報喜的信息。緣何意有兩件事我先知。

【鬬鶴鶩】他得了官。別就新婚。剝落呵羞歸故里。」夫人云「孩兒休過慮。且將息自己。」正旦唱「眼見的千死千休。折倒的半人半鬼。爲甚這思竭損的枯腸不害饑。苦慙慙一肚皮。」夫人云「孩兒吃些湯粥。」正旦云「母親。」唱「若肯成就了燕爾新婚。強如喫龍肝鳳髓。

云「我這一會昏沉上來。只待睡些兒哩。」夫人云「梅香。休要炒鬧。等他歇息。我且回夫咱。」夫人同梅香下。

正旦睡科「正末上見旦科云」小姐。我來看你哩。」正旦云「王生。你在那裏來。」正末云「小姐。我得了官也。」正旦唱「

【卜小樓】則道你辜恩負德。你原來得官及第。你直叩丹墀。奪得朝章。換却白衣。親面儀。比向日相別之際。更有三千丈五陵豪氣。

正末云「小姐我去也。」下。正旦醒科云「分明見王生。說得了官也。醒來却是南柯一夢。」唱「

【么篇】空疑惑了大一會。恰分明這搭裏。俺淘寫相思。敘問寒溫。訴說真

實他緊摘鞋。我猛跳起。早難尋難覓。只見這冷清清半竿殘日。

〔梅香上云〕姐姐爲何大驚小怪的。〔正旦云〕我恰纔夢見王生。說他得了官也。〔唱〕

〔十二月〕元來是一枕南柯夢裏。和二三子文翰相知。他訪四科習五常典禮。通六藝。有七步才識。憑八韻賦縱橫大筆。九天上得逢風雷。

〔堯民歌〕想十年身到鳳凰池。和九卿相。入元輔。勸金盃。則他那七言詩。六合裏少人及。端的個五福全。四氣備。占倫魁。震三月春雷。雙親行先報喜。都爲這一紙登科記。

〔淨上云〕自家張千的便是。奉俺王相公言語。差來衡州下家書。尋問張公弼宅子。人說這裏就是。〔做見梅香科云〕姐姐唱哩。〔梅香云〕兀那廝。你是甚麼人。〔淨云〕這裏敢是張相公宅子麼。〔梅香云〕則這裏就是。你問怎的。〔淨云〕我是京師來的。俺王相公得了官也。着我寄書來與家裏夫人知道。〔梅香云〕你則在這裏。我和小姐說去。〔見正旦科云〕姐姐。王秀才得了官也。着人寄家書來。見在門首哩。〔正旦云〕着他過來。〔梅香見淨云〕兀那寄書的。過去見小姐。〔淨見正旦驚科背云〕一個好夫人也。與我家姊妹生的一般兒。〔回云〕我是京師王相公差我寄書來與夫人。〔正旦云〕梅香。將書來我看。〔梅香云〕兀那漢子將書來。〔淨遞書科〕〔正旦念書科云〕寫都下小婿王文舉。拜上岳母座前。自到闕下。一舉狀元及第。侍授官之後。文舉同小姐一時回家。萬望尊慈垂照不宣。他原來有了夫人也。兀的不氣殺我也。〔氣倒科〕〔梅香救科云〕姐姐甦醒着。〔正旦醒科〕〔梅香云〕都是這寄書的。〔做打淨科〕〔正旦云〕王生。則被你痛殺我也。〔唱〕

〔哨遍〕將往事從頭思憶。百年情只落得一口長吁氣。爲甚麼把婚聘禮不會題。恐少年墮落了春闈。想當日在竹邊書舍。柳外離亭。有多少徘徊意。爭奈匆匆去急。再不見音容瀟灑。空留下這詞翰清奇。把巫山錯認做望夫石。將小簡帖聯做斷腸集。恰微雨初陰。早皓月穿窗。使行雲易飛。〔耍孩兒〕俺娘把冰綃剪破鴛鴦隻。不忍別遠送出陽關數里。此時無計

住離鞍。奈離愁與心事相隨。愁縈偏垂楊古驛。絲千縷。淚添滿落日長亭。酒一盃。從此去。孤辰限淒涼日。憶鄉關愁雲阻隔。看牀枕鬼病禁持。

【四煞】都做了。一春魚鴈無消息。不甫能一紙音書盼得。我則道春心滿紙墨淋漓。原來比休書多了箇封皮。氣的我痛如淚血流難盡。爭些魂逐東風吹不回。秀才每心腸黑。一箇箇貧兒乍富。一箇箇飽病難醫。

【三煞】這秀才則好謁僧堂三頓齋。則好撥寒爐一夜灰。則好教偷燈光。鑿透隣家壁。則好教一場雨。滄了中庭麥。則好教半夜雷轟了薦福碑。不是我閒淘氣。便死呵死而無怨。待悔呵悔之何及。

【二煞】倩女呵病纏身。則願的天可憐。梅香呵。我心事則除是你盡知。望他來表白我真誠意。半年廿分耽疾病。鎖日無心掃黛眉。不甫能捱得到今日。頭直上打一輪皁蓋。馬頭前列兩行朱衣。

【尾煞】並不聞琴邊續斷絃。倒做了山間滾磨旗。剗地接絲鞭。別娶了新妻室。這是我棄死忘生落來的。【梅香扶正旦下】

〔淨云〕都是俺爺不是了。你娶了老婆便罷。又着我寄紙書來做什麼。我則道是平安家信。原來是一封休書。把那小姐氣死了。梅香又打了我一頓。想將起來。都是俺爺不是了。〔詩云〕想他做事沒來由。寄的書來惹下愁。若還差我再寄信。只做烏龜縮了頭。〔下〕

〔音釋〕食繩知切 日人智切 猶音面 得當笑切 沌音通 實繩知切 籍精妻切 病何哥切

逼音彼 育音荒 及更移切 髓桑嘴切 德當笑切 覓忙閉切 識傷以切 筆邦每切

憶銀計切 急巾以切 石繩知切 集精妻切 隻張恥切 息喪擠切 黑亨笑切 壁音彼

聶音烘 行霞浪切 室傷以切

第四折

〔正末上云〕歡來不似今朝喜來那逢今日。小官王文舉自從與夫人到于京師。可早三年光景也。謝聖恩可憐。除小官衡州府判。着小官衣錦還鄉。左右收拾行裝。輛起細車兒。小官同夫人往衡州赴任去。則今日好日辰。便索長行也。〔魂旦上云〕相公我和你兩口兒衣錦還鄉。誰想有今日也呵。〔唱〕

〔黃鍾醉花陰〕行李蕭蕭倦修整。廿歲月淹留帝京。只聽的花外杜鵑聲。催起歸程。將往事從頭省。我心坎上猶自不惺惺。做了場棄業拋家惡夢境。

〔喜遷鶯〕據才郎心性。莫不是向天公買撥來的聰明。那更內才外才相稱。一見了不由人不動情。忒志誠。兀的不傾了人性命。引了人魂靈。

〔正末云〕小姐。兒住馬慢慢的行將去。〔魂旦唱〕

〔出隊子〕騎一匹龍駒暢好口硬。恰便似馱張紙不恁般輕。騰騰騰。收不住玉勒。常是虛驚。火火火。坐不穩雕鞍。剗地眼生。撒撒撒。挽不定絲繩。則待攢行。

〔刮地風〕行了些這沒撒和的長途。有十數程。越恁的骨瘦蹄輕。暮春天景物撩人興。更見景留情。怪的是滿路花生。一攢攢綠楊紅杏。一雙雙紫燕黃鶯。一對蜂一對蝶。各相比並。想天公知他是怎生。不肯教惡了人情。〔四門子〕中間裏列一道紅芳徑。教俺美夫妻並馬兒行。咱如今富貴還鄉井。方信道耀門閭畫錦榮。若見俺娘那一會驚。剛道來的話兒不中聽。是這等門廝當戶廝撐。怎教咱做妹妹哥哥答應。

〔古水仙子〕全不想這姻親是舊盟。則待教祆廟火刮刮匝匝烈焰生。將水面上鴛鴦。忒楞楞騰分開交頸。疎刺刺沙鞦韆鞍撒了鎖鞦。廝琅琅湯偷香處。喝號提鈴。支楞楞爭絃斷了。不續碧玉箏。吉丁丁瑤精磚上摔破。

菱花鏡。撲通通冬井底墜銀餅。

〔正末云〕早來到家中也。小姐我先過去。〔做見跪云〕母親望饒恕你孩兒罪犯則箇。〔夫人云〕你有何罪。

〔正末云〕小生不合私帶小姐上京。不曾告知。〔夫人云〕小姐現今染病在牀。何曾出門。你說小姐在那裏。

〔魂旦科〕〔夫人云〕這必是鬼魅。〔魂旦唱〕

〔古寨兒令〕可憐我伶仃也。那伶仃。閣不住兩淚盈盈。手拍着胸脯自招承。自感歎。自傷情。自懊悔。自由性。

〔古神仗兒〕俺娘他毒害的有名。全無那子母面情。則被他將一箇癡小冤家。送的來離鄉背井。每日價煩煩惱惱。孤孤另另。少不得厭煎成病。斷送了潑殘生。

〔正末云〕小鬼頭。你是何處妖精。從實說來。若不實說。一劍揮之兩段。〔做拔劍砍科。魂旦驚科云〕可怎了也。

〔唱〕

〔公篇〕沒揣的一聲狼似雷霆。猛可裏說一驚。丟了魂靈。這的是俺娘的弊病。要打滅醜聲。伴做箇寢掙。妖精也甚精。男兒也看我這舊恩情。你且放我去。與夫人親折證。

〔夫人云〕王秀才且留人。他道不是妖精。着他到房中。看那個是伏侍他的梅香。〔梅香扶正旦昏睡科〕〔魂旦見科唱〕

〔掛金索〕驀入門庭。則教我立不穩。行不正。望見首飾粧奩。志不寧。心不定。見幾箇年少丫鬟。口不住。手不停。擁着箇半死佳人。喚不醒。呼不應。

〔尾聲〕猛地回身來合併。牀兒畔一盞孤燈。兀良早則照不見伴人清瘦影。〔魂旦附正旦體科下〕

〔梅香做叫科云〕小姐小姐。王姐夫來了也。〔正旦醒科云〕王郎在那裏。〔正末云〕小姐在那裏。〔梅香云〕恰

纔那個小姐。附在小姐身上。就甦醒了也。〔旦末相見科〕〔正末云〕小生得官後。着張千曾寄書來。〔正旦唱〕
【側磚兒】〔哎你箇辜恩負德王學士。今日也有稱心時。不甫能盼得音書至。倒端與我箇悶弓兒。〕

【竹枝歌】打聽爲官折了桂枝。別取了新婚甚意思。着妹妹目下恨難支。把哥哥閒傳示。則問這小妮子。被我都撿撿的扯做紙條兒。

〔正末云〕小姐分明在京隨我三年。今日如何合爲一體。〔正旦唱〕

【水仙子】想當日暫停征棹。飲離尊。生恐怕千里關山。勞夢頻。沒揣的靈犀一點。潛相引。便一似生箇身外身。一般般兩箇佳人。那一箇跟他取應。這一箇淹煎病損。母親。則這是倩女離魂。

〔夫人云〕天下有如此異事。今日是吉日良辰。與你兩口兒成其親事。小姐就受五花官誥。做了夫人縣君也。一面殺羊造酒。做箇大大慶喜的筵席。〔詩云〕鳳闕詔催徵舉子。陽關曲慘送行人。調素琴王生寫恨。迷青瑣倩女離魂。

【音釋】境音景 榮餘平切 應平聲 倭音奚 妖音軒 楞盧登切 鞞音備 鞞音汀 榨音洒

魅音妹 寐音異 慕音陌 奩音廉 拙音痴

題目 調素琴王生寫恨

正名 迷青瑣倩女離魂

西華山陳搏高臥雜劇

馬致遠撰

第一折

〔冲末扮趙大舍引淨扮鄭恩上詩云〕志量恢弘納百川。遨遊四海結英賢。夜來劍氣衝牛斗。猶是男兒未遇年。自家趙大舍是也。祖居洛陽夾馬營人氏。父乃洪殷。爲殿前點檢指揮使。某生時異香三月不絕。人皆呼爲香孩兒。某生來頗有奇志。幼年間略讀詩書。兼持鎗棒。逢場作戲。遇博爭雄。每縱酒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頗生事端。因避難遠遊關之東西。河之南北。也結識了許多未遇的英雄。這個漢子乃是我義弟鄭恩。表字子明。此人雖是性子惡劣。倒也有些慷慨粗直。某與他患難相同。功名共保。不知這運幾時來到。我不免和兄弟向竹橋邊尋一個賣卦先生買一卦。可不是好也。〔問鄭恩科云〕兄弟。我與你到竹橋邊走一會何如。〔鄭恩云〕哥哥待要上天。我就隨着上天。哥哥待要探海。我就隨着探海。任哥哥那裏去。兄弟愿隨鞭撻。〔趙云〕既然如此。我和你竹橋邊去來。〔下〕〔正末道扮陳搏上詩云〕術有神功道已仙。閒來賣卦竹橋邊。吾徒不是貪財客。欲與人間結福緣。貧道姓陳名搏。字圖南的便是。能識陰陽妙理。兼精通甲神書。因見五代間世路干戈。生民塗炭。朝梁暮晉。天下紛紛。隱居太華山中。以觀時變。這幾日子山頂上觀見中原地分。旺氣非常。當有真命治世。貧道因下山到這汴梁竹橋邊。開個卦肆指迷。看有甚人到來。〔唱〕

〔仙呂點絳脣〕定死知生。指迷歸正。皆神應。著插方餅。香爇雷文鼎。

〔混江龍〕開壇講命。六爻搜盡鬼神驚。傳聖人清高道業。指君子暗昧前程。袍袖拂開八卦圖。掌中躔度一天星。也不論冠婚宅葬。也不論出入經營。但有那辨榮枯。問吉凶。買卦的心尊敬。我也則全憑聖典。不順人情。

〔趙同鄭上云〕元的那壁有個賣卦先生。咱且聽他說些甚的。〔正末唱〕

〔油葫蘆〕古聖傳留周易經。有幾人能窮究的精。誦讀如坐井不能明。〔帶云〕這易呵。〔唱〕伏羲以上無人定。仲尼之下無人省。俺下的數又真。傳的課

又靈。待要避凶趨吉。知天命。試來簾下問君平。

〔趙云〕兄弟。好個先生也。〔鄭恩云〕哥哥怎見的。〔趙云〕只消數言之間。包羅古今上下。參透陰陽表裏。〔鄭恩云〕是好先生也。咱再聽他說一會者。〔正末唱〕

〔天下樂〕憑着八字從頭斷。一生丁寧不教差半星。論旺相死囚。憑五行。似這般暗奪鬼神機。豫知天地情。堪教高士聽。

〔趙云〕這麼一個先生。無有人識他。咱過去買卦去來。〔與末相見科〕〔趙云〕有勞先生。將我兩人賤造看一看。〔正末作失驚科〕〔唱〕

〔醉中天〕我等你呵似投吳文整。你尋我呵似覓呂先生。教我空踏斷草鞋雙帶。你君臣每元來在這搭兒相隨定。這五代史裏胡廝殺。不會住程。你則管理名隱姓。却教誰救那苦慊慊天下生靈。

〔趙云〕這是區區的八字。先生仔細看一看。莫要容情。〔正末算科〕〔唱〕

〔後庭花〕這命幹是丙丁戊己庚。乾元亨利貞。正是一字連珠格。三重坐祿星。你休道俺不著情。不應後。我敢罰銀十錠。未酬勞先早陪了幾瓶。

〔趙云〕先生向後再推一推。看我流年大運如何。〔正末唱〕

〔金盞兒〕到這戊字上。呵水成形。火長生。避乖龍大小運。今年併後。交的丙辰一運。大蟬噪。日犯空亡。爲將相。時逢祿馬作公卿。你是南方赤帝子。上應北極紫微星。

〔云〕請二公到僻靜酒肆中。閒敘數句。〔趙云〕先生有請。〔正末云〕二公先行。〔入肆作接駕科云〕早知陛下到來。只合遠接。接待不着。勿令見罪。〔趙扯末云〕先生休的呼皇道寡。倘有人知。反速罪戾。〔正末云〕貧道閑人多矣。平生未見此命。他日必爲太平天子也。〔唱〕

〔後庭花〕黃河一日清。東方日已明。有興處飲醪醕。千鍾醉。沒人處倒山。

呼萬歲聲。貧道呵。索是失逢迎。遇着這開基真命。拚今朝醉不醒。

〔趙云〕先生實不相瞞。區區見五代之亂。天下塗炭極矣。常有撥亂反治之志。奈無寸土爲階。倘皇天不沒此心。成的些小基業。不知天下形勢何處爲可守。何處爲不可守。〔正末云〕陛下欲知與龍之地。莫如汴梁。聽貧道說來便見。〔唱〕

〔金盞兒〕左關陝。右徐青。背懷孟。附襄荊。用兵的形勢連着唐鄧。太行天險壯神京。江山埋旺氣。草木助威靈。欲尋那四百年興龍地。除是這八十里臥牛城。

〔鄭恩云〕兀那先生。你也與我算上一算。〔正末唱〕

〔醉中天〕你是五霸諸侯命。一品大臣名。乾打哄。胡廝嚷。過了半生。〔鄭恩云〕你說我是個五霸諸侯。我如何瞎了一目。〔正末唱〕注定你不帶破多殘病。命中有愁甚眼睛。兀那明朗朗羣星雖盛。怎如的孤月偏明。

〔趙云〕請問先生高名大姓。何處仙居。今日之言。他年倘或應口。必須物色。以共富貴。不敢忘也。〔正末云〕貧道陳搏。隱居西華山中。不求人間富貴。無煩酬謝。但願二公保重者。〔唱〕

〔金盞兒〕投至我石枕上夢魂清。布袍底白雲生。但睡呵一年半載沒乾淨。則看您朝臺暮省幹功名。我睡呵黑甜甜側身如酒醉。忽嚶嚶酣睡似雷鳴。誰理會的五更朝馬動。三唱曉雞聲。

〔賺煞〕治世聖人生。指日乾坤定。〔趙云〕天下果有平定之時。那時節拜請先生下山。共享太平之福。〔正末唱〕何須把山野陳搏拜請。〔指鄭科唱〕若久後休忘了這青眼相看舊弟兄。不索重酬勞賣卦先生。從今後罷刀兵四海澄清。且放閒人看太平。我又不要出師的孔明。休官的陶令。則待學那釣魚臺下老嚴陵。〔並下〕

〔音釋〕 瞽音戶 熱如夜切 瞽音盈 鞋音汀 爾須上聲 嚶音農 兄虛迎切

第二折

〔外扮使臣引卒子捧砌末上云〕小官党繼恩是也。乃太尉党進之子。今奉官裏詔書。將着安車蒲輪。幣帛玄纁。向西華山請那陳搏先生。此係王命。不可怠慢。須索走一遭去者。〔下〕〔正末上云〕貧道自從汴梁竹橋邊。算了那兩個君臣之命。歸到山中。醒時煉藥。醉時高眠。倒大快活清閒也呵。〔唱〕

〔南呂一枝花〕我往常讀書求進身。學劍隨時混。文能匡社稷。武可定乾坤。豪氣凌雲。似莘野商伊尹。佐成湯救萬民。掃盡了海內烽塵。早扶策溝中愁困。

〔梁州第七〕從逢着那買卦的潛龍帝主。饒了個算命的開國功臣。便即時拂袖歸山隱。全不管人間甲子。單則守洞裏庚申。降伏盡嬰兒姘女。將煉成丹汞黃銀。思飄飄出世離羣。樂陶陶禮聖參真。想他那亂擾擾紅塵內。爭利的愚人。更和那鬧攘攘黃閣上。爲官的貴人。爭如這閒搖搖華山中。得道的仙人。一身駕雲。九垓入表神遊盡。覩浮世暗中哂。坐看蟠桃幾度春。歲月常新。

〔隔尾〕則與這高山流水同風韻。抵多少野草閒花作近隣。滿地白雲掃不盡。你與我緊關上洞門。休放個客人。我待靜倚蒲團自在盹。

〔末盹睡科使臣上云〕這些時不覺來到華山。端的是好山也。則見雲臺觀中一縷白雲。上接丹霄。想必是那先生隱居的去處。我不免將金鐘撞動。使那先生知道。〔撞鐘末醒接使臣科〕〔唱〕

〔牧羊關〕我恰才遊仙闕。謁帝閭。驚的我跨黃鶴。飛下天門。爲甚的玉節忙持。金鐘煞緊。又不是紙窗明覺曉。布被暖知春。驚的那夢莊周蝶飛去。尙古自炊黃梁鍋未滾。

〔相見科使臣云〕下官党繼恩。奉官裏勅旨。領着安車蒲輪。幣帛玄纁。敬到仙山。來請先生下山。聖人甚是懷

念。望先生。些些收拾行者。〔正末云〕貧道物外之人。無心名利。望天使回朝。方便奏咱。〔唱〕

【紅芍藥】開基創業聖明君。舜德堯仁。玉帛萬國盡來尊。一統乾坤。眼見得滅狼煙。息戰氛。早則是澤及黎民。又待要招賢納士。禮殷勤幣帛降玄纁。

【菩薩梁州】特遣天臣把賢良訪問。當今至尊重。酬勞賣卦山人。雖然是前言不忘是君恩。爭奈我煙霞不憶風雷信。琴鶴自有林泉分。想名利有時盡。乞的田園自在身。我怎肯再入紅塵。

【隔尾】俺只待下碁白日閒消困。高枕清風睡殺人。世事無由惱方寸。則除你個繼恩使臣方便。向君王行奏得准。

〔使臣云〕方今聖人在上。乾坤一統。萬國來賓。山間林下。並無遺賢。況先生乃天子之故人。天下之高士。自當歸朝。以慰聖人之意。〔正末唱〕

【牧羊關】既然海岳歸明主。敢放巢由作外臣。怎望您吊千年高塚麒麟。誰待要老去攀龍。則不如閒來臥雲。試看蓬萊尋藥客。商嶺採芝人。天下已歸漢。山中猶避秦。

【賀新郎】我往常雞鳴舞劍學劉琨。看三卷天書。演入門五遁。我也曾遍遊諸國。占時運。則爲賣卦處。逢着聖君。以此的入山來。專意修真。看猿鶴知導引。觀山水爽精神。大都來性於遠。習於近。則這黃冠野服一道士。伴着清風明月雨閒人。

〔使臣云〕久聞先生有黃白住世之術。不知仙教可使凡夫亦得闡乎。〔正末云〕神仙荒唐之事。此非將軍所宜問也。〔唱〕

【牧羊關】則你這一身拜將懸金印。萬里封侯守玉門。現如今際明良千

載風雲。怎學的河上仙翁。關門令尹。可不道朝中隨聖主。却甚的林下訪閒人。既受了雨露九天恩。怎還想雲霞三市隱。

〔使臣云〕先生既如此說。何不仕于朝廷。爲生民造福者。〔正末唱〕

〔哭皇天〕酒醉漢難朝覲。睡魔王怎做的宰臣。穿着這紫羅袍似酒布袋。執着這白象笏似睡餛飩。若做官後每日價行眠立盹。休休休。枉笑殺凌煙閣上人。有這般疎庸愚鈍。孤陋寡聞。

〔烏夜啼〕幸然法正天心順。索甚我橫枝兒治國安民。我則有住山緣。那裏有爲官分。樂道安貧。誰羨畫戟朱門。丹砂好煉餐閒身。黃金不鑄封侯印。我其實戴不的幘頭緊。穿不的朝衣全。倒不如我這拂黃塵的布袍。漉渾酒的綸巾。

〔使臣云〕天恩不可辜負。請先生就車。即便行者。〔正末云〕既蒙天使到來。聖恩不敢違背。必須下山走一遭去也。〔唱〕

〔黃鍾煞〕也不索雕輪冉冉登程進。也不索駿馬駸駸踐路塵。既然是聖旨緊。請將軍休固懇。儘教山列着屏。草展着裯。鶴看着家。雲鎖着門。只消的順天風。坐一片白雲。煞強似你那宣使乘的紫藤兜轎穩。〔同下〕

〔音釋〕 纁音薰 降奚江切 姦瘡詐切 汞烏拱切 晒身上聲 盹敦上聲 闇音昏 氛音紛 分音奮 琨音昆 盆滂悶切 隴音祿 駸音侵

第三折

〔趙玖扮駕引侍臣上詩云〕兩手揩摩新日月。一番整理舊乾坤。殿廷聚會風雲氣。華夏沾濡雨露恩。寡人宋太祖是也。數年之前。曾與汝南王兄弟在竹橋邊買卦。遇見陳搏先生。被他撥開混沌乾坤。指出太平天子。寡人臨御以來。好生想他。昨差使臣物色訪問。喜的他不棄寡人而來。今在寅賓館中。尙未朝見。寡人欲擬其官

爵。然後召他入朝。他又百般不受。且先加他道號希夷先生。賜鶴筆金冠玉圭。待朝會間。那時再作計較。黃門官領旨。去寶賓館請那先生來者。〔侍臣領旨科下〕〔正末上詩云〕家舍久從方外地。布袍重惹陌頭塵。道人原不求名利。名利何曾繫道人。貧道陳搏。下的西嶽華山。來到東京汴國。見了塵世紛紛。浮生攘攘。想我此行。實非本意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下雲臺來朝會。不聽的華山裏鶴唳猿啼。道人非爲蒼生起。只是報聖主招賢意。

〔滾繡球〕俺便是那閒雲自在飛。心情與世違。可又不貪名利。怎生來教天子聞知。是未發跡卦鋪裏那時節相識。會算着它南面登基。〔使臣上云〕陳先生恭喜。官裏賜來衣冠道號。望闕謝恩。〔正末拜謝科唱〕因此上將龍庭御寶皇宣詔。賜與我鶴筆金冠碧玉圭。道號希夷。

〔使臣云〕先生在那隱居處山野荒涼。得如俺這朝署中這般富貴麼。〔正末唱〕

〔倘秀才〕俺那裏草舍花欄。藥畦石洞。松窗竹几。您這裏玉殿朱樓。未爲貴。您那人間千古事。俺只松下一盤棋。把富貴做浮雲可比。

〔使臣云〕官裏一心等着先生。請先生早些入朝者。兀的又有使命到也。〔駕上立住科〕〔正末唱〕

〔滾繡球〕不住的使命催。奉御逼。便教咱早趨朝內。只是野人般不知個遠近高低。至禁幃上鳳池近。臨寶砌。列鸞鸞簾捲班齊。玉階前風擺龍蛇影。金殿上風吹日月旗。天仗朝衣。

〔見駕打稽首科〕〔唱〕

〔倘秀才〕無那舞蹈揚塵體例。只打個稽首權充拜禮。〔駕云〕故人別來無恙。今蒙不棄。喜慰平生。就在殿廷賜坐。好敘間闊。〔正末唱〕原陛下聖壽齊天萬萬歲。如今黃閣功臣在。白髮故人稀。見貧道自喜。

〔駕云〕希夷先生。今日得見仙顏。寡人喜不自勝。願侍同朝。以爲臣民之望。不知先生意下如何。〔正末云〕貧道山野懶人。不願爲官。〔唱〕

〔叨叨令〕向那華山中。已覓下終焉計。怎生都堂內。纔看旁州例。議公事枉損了元陽氣。理朝綱。怕攪了安眠睡。貧道做不的官也麼哥。做不的官也麼哥。不要紫羅袍。只乞黃紬被。

〔駕云〕先生如何做不的官。〔正末云〕聽貧道說來便見。〔唱〕

〔倘秀才〕我但睡呵。十萬根更籌。轉刻七八甕。銅壺漏水。恨不的生扭死。窗前報曉雞。休想我惜花春起早。愛月夜眠遲。這般的道理。

〔駕云〕先生若肯做官。寡人與先生選一個閒散衙門。除一箇清要的官職。無案牘勞形。必不妨于政事。〔正末云〕貧道怎做得官也呵。〔唱〕

〔滾繡球〕貧道呵。愛穿的蓆落衣。愛吃的藜藿食。睡時節。幕天席地。黑嚶嚶鼻息如雷。二三年喚不起。若在那省部裏。敢每日畫不着卯曆。有句話對聖主先題。貧道呵。貪閒身外全無事。除睡人間總不知。空教人貼眼舒眉。

〔駕云〕先生爲己則是矣。但未知大人之道。大人以四海爲家。萬物一體。無我無人。勿固勿必。所謂君子周而不比。先生當懷其獨樂之懷。普其兼善之量也。替寡人整理些朝綱。可不是好。〔正末唱〕

〔倘秀才〕陛下道君子周而不比。貧道呵。小人窮斯濫矣。俺須索志於道。依於仁。據於德。本待用賢退不肖。怎倒做舉枉錯諸直。更是不宜。

〔駕云〕先生休要推辭。似這朝中爲官。却不強如山中學道也。〔正末云〕這爲官的好處。貧道也盡知了。〔唱〕

〔滾繡球〕三千貫二千石。一品官二品職。只落的故紙上兩行史記。無過是重裯臥列鼎而食。雖然道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禮。哎。這便是死無葬。

身之地。敢向那雲陽市血染朝衣。〔帶云〕貧道呵。〔唱〕本居林下絕名利。自不合
剗下山來惹是非。不如歸去來兮。

〔總云〕你說爲官不好。可說那學仙的好處。與朕聽者。〔正末唱〕

〔仙秀才〕道有個治家治國。索分個爲人爲己。不患人之不己知。石牀綿
被。煖瓦鉢菜羹肥。是山人樂矣。

〔三煞〕身安靜字蟬初蛻。夢繞南華蝶正飛。臥一榻清風。看一輪明月。蓋
一片白雲。枕一塊頑石。直睡的陵遷谷變。石爛松枯。斗轉星移。長則是抱
元守一。窮妙理。造玄機。

〔二煞〕雞蟲得失何須計。鵬鷃逍遙各自知。看蟻陣蜂衙。龍爭虎鬪。燕去
鷗來。兔走烏飛。浮生似爭穴聚蟻。光陰似過隙白駒。世人似舞甕醺雞。便
博得一階半職。何足算。不堪題。

〔總云〕先生。你有甚麼便宜處。也說來者。〔正末唱〕

〔煞尾〕俺那裏雲間太華煙霞細。鼎內還丹日月遲。山上高眠夢寐稀。殿
下朝元劍佩齊。玉闕仙堦我會履。王母蟠桃我會吃。欲醉不醉酒數盃。上
天下天鶴一隻。有客相逢問浮世。無事登臨嘆落暉。危坐談玄講道德。靜
室焚香誦秋水。滴露研硃點周易。散誕逍遙不拘繫。赴召離山到朝裏。央
及陳搏受宣勅。送上都堂入八位。掌管台衡總百揆。御史臺綱索省會。六
部當該各詳細。攘攘垓垓不伶俐。是是非非無盡期。好教我戰戰兢兢睡
不美。〔下〕

〔音釋〕濡音如 斃音敝 喉音利 跡將洗切 識傷以切 睦音奚 逼兵迷切 刻康美切 蒨音

剖 食繩知切 貼音佔 比音幣 德當美切 直征移切 石繩知切 職張恥切 國音鬼

爲音位 蛻音稅 一音以 造音操 鷄衣潤切 鹽音希 隻張恥切 易銀計切 勛音
恥 揆音跪

第四折

〔鄭恩扮汝南王引色旦上詩云〕平生潑賴曾爲盜。一運崢嶸却做官。使盡機謀常是飽。錦衣紈袴不知寒。自家鄭恩。官封汝南王之職。便是某幼年間與今上聖人爲八拜之交。患難相同。鎗刀不避。不想今日也同享富貴。今奉官裏之命。領着御酒十瓶。御膳一席。宮中美女十人。去寅賓館管待希夷先生。他如今尚未出朝。不免打發美女進去。安排供具。我且躲在一壁。待那先生來時。再作計較。您每好生在意者。〔色旦云〕理會的。〔同下〕〔正末上詩云〕上林無興看花開。春色何人送的來。虞士不生巫咬夢。空煩雲雨下陽臺。貧道陳搏。早朝見上蒙聖人念舊。待我甚是歡喜。但是我雲水之身。山林之鳥。難在這等塵凡之中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半生不識曉來霜。把五更寒打在老夫頭上。笑他滿朝朱紫貴。怎如我一枕黑甜鄉。揭起那翠巍巍太華山光。這一幅繡幃帳。

〔色旦上侍直云〕妾等官裏送來。與先生作傳奉。愿侍枕席之歡。〔正末唱〕

〔駐馬聽〕白酒樽傍閒。慰眼金釵十二行。誤了我清風嶺上。不番身惡睡一千場。您則待泛桃花到處覓劉郎。我委實畫蛾眉不會學張敞。好沒酌量。出家兒怎受閒魔障。

〔色旦粧醉戲末科云〕先生休拿出那道人鐵面皮。怎麼臉上和刮霜的一般。俺每都是未放的官花。誰曾經這等折挫。望先生少要棄嫌。〔正末云〕你每靠後者。你怎知我出家人的道心。〔唱〕

〔步步嬌〕折末胡廝纏到晨鐘撞。休想我一點狂心蕩。〔色旦云〕你來。我與你有句話說。〔正末唱〕喚陳搏有甚勾當。命不快遭逢着這火醉婆娘。乾誤了我晚夕參聖一爐香。半夜裏觀乾象。

〔色旦云〕俺與先生奉一盃酒咱。〔正末云〕俺道人每從來戒酒。不用他。〔色旦云〕我與先生奉一盃茶。先生

試嘗這茶味何如。〔正末云〕是好茶也。〔唱〕

〔沉醉東風〕這茶呵採的一旗半鎗。來從五嶺三湘。泛一甌瑞雪香。生兩腋松風响。潤不得七碗枯腸。辜負一醉無憂老杜康。誰信您盧仝健忘。

〔云〕您每各自安置。我待睡也。〔做睡色旦扯末科云〕俺每都陪先生。怎敢捨的先生孤孤恹恹淒淒冷冷的。

〔正末唱〕

〔攪箏琶〕你好是輕薄相。我又不寂寞恨更長。乾把那蝶夢驚回。多管葫蘆提害痒。早則是臥破月昏黃。直睡到日出扶桑。慌忙猛聽得淨鞭三下响。又待要顛倒衣裳。

〔鄭恩上云〕好個沒理會的先生。待我自家過去。〔相見科云〕下官退朝較晚。乞恕探望來遲之罪。〔正末云〕多謝大王不忘故舊。〔鄭恩云〕先生好神算也。當日竹橋邊先生曾許我是個五霸諸侯。今日果應其言。〔正末唱〕

〔鴈兒落〕會道你官封一字王。位列頭廳相。那裏是有官的我預知。也則是你没眼的天將降。

〔鄭恩云〕那宮女每好生歌舞。我奉勸先生一盃。〔正末云〕又教這個大王僉倖殺我也。〔唱〕

〔川撥棹〕恰離高唐。躲巫娥一壁廂。客舍淒涼。仙夢悠揚。只想看邯鄲道上原來在佳人錦瑟傍。

〔色旦勸酒科〕〔正末唱〕

〔七弟兄〕這場廝央不相當。你便有粉白黛綠粧宮樣。茜裙羅襪縷金裳。則我這鐵臥單。有甚風流況。

〔鄭恩云〕先生。聖人有云。食色性也。好色之心。人皆有之。又云。吾未見好德如好好色者。先生獨非人乎。獨無人情乎。〔正末唱〕

【梅花酒】你可也忒莽撞。則道你變理陰陽。却惜玉憐香。撮合山錯了眼光。就兒裏我也倉皇。你休使着這智量。俺樂處是天堂。

〔云〕貧道從來貪眠。我且盹睡片時。大王休怪。〔做睡科〕〔鄭恩與色旦背云〕須索如此如此。〔鄭作開門科云〕我把這門兒來帶上者。隨時且作窗前月。付與梅花自主張。〔下〕〔正末驚覺科唱〕

【收江南】呀。你敢硬將咱送上雨雲場。則待高燒銀燭照紅粧。出家兒心地本清涼。怎禁得直恁般鬧攘。便是一千年不見也不思量。

【水仙子】我恰纔神遊入表放金光。禮拜三清朝玉皇。不爭你拽雙環呀的門關上。纏殺我也瞎大王。驚的那下三山鶴夢翱翔。俺只待丹鼎內降龍虎。誰教咱錦巢邊宿鳳凰。枉羞殺金殿鴛鴦。

〔云〕只因我輕易下山。惹起這番勾當。倒惹那山靈見笑也。〔唱〕

【太平令】現如今山鬼吹燈顯像。野猿掄筆題牆。怕腐爛了芒鞋竹杖。塵沒了蒲團紙帳。縱有那女娘豔粧洞房。早盹睡了都堂裏宰相。

〔鄭恩上云〕天已明了。我把這門來開者呀。好個古徹先生。還在那壁披衣據牀。秉燭待旦哩。〔正末云〕大王教你候侍殺我也。〔鄭云〕慚愧慚愧。我即奏官裏。宮中蓋一道觀。使先生住持。封爲一品真人。〔正末唱〕

【離亭宴帶歇指煞】把投林高鳥。西風裏放也強如。啣花野鹿。深宮裏養。你待要加官賜賞。教俺頭頂紫金冠。手執碧玉簡。身著白鶴氅。昔年舊草庵。今日新方丈。貧道呵。除外別無伎倆。本不是貪名利世間人。則一個樂琴書林下客。絕寵辱山中相。推開名利關。摘脫英雄網。高打起南山吊窗。常則是煙雨外種蓮花。雲臺上看仙掌。

〔音釋〕 呼音澄 嘆音橫 袴與褙同 行音杭 夕星西切 辜音姑 相去聲 離去聲 卽音塞

鄆音丹 苗阡去聲 變音屑 翺音敖 徹音驚 鶴音豪 倆音兩

元曲選

題目

正名

識真主汴梁賣課
念故知徵賢勅佐
寅賓館天使遮留
西華山陳搏高臥

龐涓夜走馬陵道雜劇

楔子

〔冲末扮鬼谷子領道童上詩云〕前身原是謫仙人。每誇蒼鸞謁上真。腹隱神機安日月。胸懷妙策定乾坤。貧道姓王名蟾。道號鬼谷先生。幼而習文。長而習武。善曉兵甲之書。能辨風雲之氣。不須勝敗。預決興亡。排陣處。盡按天文。爭鋒時。每驅神將。恐怕人間物色。甘從谷口逃名。在這雲夢山水簾洞。扮道修行。忘其歲月。貧道有兩個徒弟。一個是龐涓。一個是孫臏。此二人來到山中。尋着貧道。拜爲師父。學業十年。兵書戰策。無不通曉。我觀此二人。孫臏是個有德有行的人。龐涓久後得地呵。此人是個短見薄識。絕恩絕義的人。他兩個每要下山去進取功名。今日是個吉日良辰。貧道都喚出來。問他志向如何。貧道自有個主意。道童。與我喚將孫臏龐涓來者。〔道童云〕二位師兄。師父有請。〔正末扮孫臏同淨龐涓上〕〔正末云〕貧道孫臏。燕國人也。兄弟龐涓。乃魏國人氏。俺弟兄二人。一同來到雲夢山水簾洞。鬼谷先生根前學業。可早十年光景也。俺兩個兵書戰策。都學成了。今日師父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來。〔龐涓云〕哥哥。今日師父呼喚俺二人。你說爲甚麼來。自古道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必然見俺二人學業成就。着俺下山進取功名。哥哥。俺和你見師父。看着誰先下山去。〔正末云〕兄弟。你的本領強似您哥哥的。料必是先着您下山。啗和你見師父去。〔做見科〕〔鬼谷云〕您兩個來了也。〔正末云〕師父。俺兩個正在草庵中攻書。聽的道童來喚。一徑的來見師父。〔鬼谷云〕喚您來別無甚事。您兩個相從十年。學的那兵書戰策。已都成就了也。目今七國春秋。各相吞併。招賢納士。您兩個下山進取功名。有何不可。〔龐涓云〕師父。您徒弟待要下山進取功名。不知師父意下如何。〔鬼谷云〕您兩個都要下山。未知何人堪可待我先試您兩個的智謀計策。却是如何。我如今掘個三尺土坑。一個木碓兒。放在這土坑裏面。也不用手擎。也不用脚踢。要這木碓兒自家出來。我看你兩個機見咱。〔龐涓云〕這個也不打緊。如今這三尺土坑在山坡上。要這木碓兒自家出這土坑來。我只着幾個人將着鐵鍬從這土坑邊開通一道深溝。直到山下。那木碓自然順着溝滾將出來。這般如何。〔鬼谷云〕孫子。您有什麼機見。〔正末云〕師父。

這木毬兒本是輕的。如今挑幾擔水來。傾在這土坑裏面。待這毬兒將次浮在坑邊口上。徒弟再着一桶水衝將下去。那水滿了。這毬兒自然滾出。〔鬼谷云〕此計大妙。〔龐涓云〕偏我的不妙。〔鬼谷云〕住住住。這個也不打緊。我再看您兩個智謀如何。我如今坐在洞中。也不要你扶。也不要你請。則要你賺的我自然出這洞去。你二人獻計來。〔龐涓云〕這個倒有些難。哥哥你先道波。〔正末云〕師父。您徒弟無出洞之計。則有入洞之計。〔鬼谷云〕怎生是入洞之計。〔正末云〕若是師父立在洞門前。您徒弟也不扶着師父。請着師父。我着師父自然走入洞去。〔鬼谷做出洞科云〕我不信。我如今立在洞門前。看你有何計策。着我入洞來。〔正末云〕稽首師父。這便是徒弟出洞之計。〔鬼谷云〕此計大妙。龐涓。你有何出洞之計。〔龐涓云〕徒弟也無出洞之計。則有入洞之計。〔鬼谷云〕恰纔孫子說了。〔龐涓云〕偏我的計策不納。我如今再獻一計。師父。洞下一對虎鬬哩。〔鬼谷云〕我每日伏虎哩。便鬬有什麼好看。〔龐涓云〕既然師父不出來呵。我如今把乾柴亂草堆在洞門後面。燒起烟來。搶的師父慌。看你出來不出來。〔鬼谷云〕好則好。有些短見。〔龐涓云〕不使這等短見。怎生賺的師父出來。〔鬼谷云〕你兩個近前來。我且觀看您氣色咱。我觀孫子面色不如龐子。龐子。您先下山去。〔龐涓云〕則今日好日辰。辭別了師父。徒弟便索長行也。〔鬼谷云〕徒弟。你則着志者。〔正末云〕師父。今日兄弟下山去。您徒弟告假。要送兄弟一程。〔鬼谷云〕好。你送龐子去到前面杏花村。早些兒回來也。〔詩云〕你二人學業專精。投上國進取功名。不枉了深交契友。與龐涓送路登程。〔下〕〔龐涓云〕哥哥。想您兄弟多虧了哥哥。您兄弟若得官呵。保舉哥哥同享富貴。若不如此。天厭其命。作馬作牛。如羊似狗。呀。正行之際。遇着一道深澗。澗口一個獨木橋兒。〔背云〕這個獨木橋兒只怕多年朽爛了。我待要先過去來。未知這橋牢也不牢。我如今要求官應舉去。倘若有些疎失可怎了。我則除是這般。〔回云〕哥哥。你是兄。我是弟。可不道行者讓路。哥哥先行。〔正末云〕既然兄弟讓我。待我先過橋去。〔龐涓背云〕且住者。我爲甚着他先過去。他若踹折了那橋。跌死了他。我往那遠遠的邊將過去。到的做官呵。則顯我一個。可不好。〔回云〕哥哥請先過去。〔正末做過橋科云〕我過的這橋。兄弟。你過來。〔龐涓背云〕哥哥過去了也。他頭裏未曾過去時。這橋還壯哩。則怕他踹損了。則除是怎的。〔回云〕哥哥。依着您兄弟有些兒害怕。你一隻脚踹着那岸邊。一隻脚踹着這木頭。探着身。舒着手。等兄弟

過來時。你接我一接。〔正末云〕我依着你。我一隻脚端着那木頭。一隻脚端着這岸邊。我探着身。舒着手。接你過來。〔龐涓背云〕如何。我爲着甚麼着他舒着手接我過去。倘有疎失。我牽住他的手。可不我倒他也倒。〔回云〕哥哥。將你手來。〔正末云〕兄弟。兀的不是手。〔做牽正末手過橋科〕〔龐涓云〕過來了。兀的不誑殺我也。哥哥。送君千里。終有一別。哥哥你回去。您兄弟若得官呵。必然保舉哥哥。同享富貴。若不如如此。天厭其命。作馬爲牛。如羊似狗。〔正末云〕兄弟。你休這般說。我買一壺兒酒與兄弟餞行。咱。〔龐涓云〕量兄弟有何德能。着哥哥如此用心也。〔正末云〕兄弟。滿飲此杯。〔龐涓云〕多謝了哥哥。〔正末云〕兄弟此一去。則要你着意者。〔唱〕

〔仙呂賞花時〕想着啗轉筆抄書幾度春。常則是刺股懸梁不厭勤。你今日踐紅塵。只願你此去呵。功名有准。早開閣。畫麒麟。〔么篇〕抵多少西出陽關無故人。一種離愁兩斷魂。我越送越關親。好割不斷弟兄的義分。〔帶云〕兄弟。你穩登前程。〔唱〕早過了五里這坐杏花村。〔下〕

〔龐涓云〕哥哥回去了也。不敢久停久住。則今日進取功名。走一遭去。〔詩云〕別却荒山往帝都。萬言書上顯機謀。一朝身掛元戎印。方表男兒大丈夫。〔下〕

〔音釋〕 贖賓去聲 歛悄平聲 鑲音掘 賺音趕

第一折

〔外扮魏公子領丑鄭安平卒子上〕〔魏公子詩云〕始祖成周號畢公。不知何代失侯封。一自三卿分晉後。大梁惟我獨稱雄。某乃魏昭公太子申是也。始祖畢公。乃文王第十三子。武王之弟。分封于魏。已後失職。輔佐晉文公爲卿。至周威烈王之時。與韓趙二家日漸強盛。遂滅晉國。三分其地。今周赧王在位。天下併爲七國。各據疆土。俺國新收一將。乃是龐涓。只他廣多韜略。甚有英雄。直將六國諸侯。驅於馬下。俺封他爲武陰君之職。他在父王根前。舉保一人。乃是同堂故友孫臏。此人有鬼神不測之機。文武兼全之具。還勝似他一倍。若果如所說。豈非俺國大幸。現今徵聘入朝。父王着某在演武場中。等待孫臏到時。與他加官賜賞。鄭安平。與我請將龐涓元帥來者。鄭安平云〕理會的。龐元帥。公子有請。〔龐涓上詩云〕天生性子本妬忌。只爲臨行曾說誓。今

朝舉薦入朝來。且看如何另有計。某乃龐涓是也。自離了師父下山。初投齊國。因他不納賢。却又投於魏國。後來齊公子設一大宴。請各國公子會於臨淄境上。那齊公子問俺魏公子要辟塵如意珠。俺魏公子不肯與他。那齊公子懷怒。只待魏公子還時。便差大將田忌從後趕來。魏公子差鄭安平與田忌交戰。不想鄭安平大敗。被某單鎗獨馬衝上。則一陣活拏了田忌。驅六國公子盡皆下馬。因此魏公子加某爲武陰君之職。就掛了兵馬大元帥之印。我想孫臏別時。曾言哥哥得官。提拔兄弟。兄弟得官。提拔哥哥。若虧了心呵。天厭其命。作馬爲牛。如羊似狗。設下這般盟誓。我如今在公子根前。保舉過孫臏。見了公子。必有加官賜賞。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龐涓在於門首。〔卒子報科云〕偌。報的公子得知。有龐元帥來了也。〔公子云〕道有請。〔卒子云〕請進。〔龐涓見科云〕公子。小官舉保的孫臏來了也。〔公子云〕快着人喚將來。我自加官賜賞。〔龐涓云〕小校。與我請將孫臏來者。〔卒子云〕孫臏安在。〔正末上云〕貧道孫臏是也。自與兄弟龐涓相別。可是三年光景。幸的他不忘前言。果於魏公子根前舉保貧道。今日在教場內着人相請。須索走一遭去來。〔做見龐涓科〕〔龐涓云〕哥哥來了也。我在公子根前舉薦過了。今日必當重用。啗和哥哥見公子去來。〔正末云〕量貧道有何德能。着兄弟如此用心也。〔做見公子科〕〔龐涓云〕公子。這便是孫臏。〔公子云〕只他是孫先生麼。〔正末云〕是貧道。〔公子云〕有龐元帥數次薦舉。說你深懷妙策。廣看兵書。則今日加你爲四門都教練使。你謝了恩者。〔正末做謝恩迴謝公子科云〕謝了公子也。〔龐涓背云〕他初下山來。又無寸箭之功。加他偌大的官職。久以後那裏顯我。我要對公子說來。當初可是我保舉他的。則除是恁般。〔見公子云〕公子。俺這哥哥善能排兵布陣。今日就在教場中撥與他三千軍馬。着他排幾個陣勢。與公子看波。〔公子云〕元帥之言甚善。孫先生。我與你三千軍馬。就在此教場內。擺幾個陣勢。等我試看咱。〔正末云〕貧道領旨。〔龐涓云〕哥哥。你是擺陣咱。〔正末做擺陣科云〕大小三軍聽吾將令。合行則行。合止則止。若違令者。必當斬首。〔唱〕

【仙呂點絳脣】遮莫他蓋世英雄。驅兵擁衆。你可也休驚恐。若是和俺孫

臏交鋒。只當似掌股上嬰兒兒弄。

【混江龍】今日個君王選用。做個四門團練副元戎。在教場中擺開陣勢。

顯耀神通。準備玉籠擒彩鳳。安排金鎖困蛟龍。暗伏着死生開杜。明列着水火雷風。馬一似蒼虬惡兇。人一似黑煞天蓬。也不用提刀仗劍。也不用插箭彎弓。單聽俺中軍帳裏。面鼓鼙鼓。和着那忽刺刺雜彩旗搖動。早則見單四野征雲慘慘。下一天殺氣蒙蒙。

〔云〕大小三軍。與我擺開陣勢者。〔卒子擺陣科〕〔正末云〕打陣的來。〔公子云〕龐元帥。你看這個陣勢。喚做什麼陣勢。〔龐涓云〕鄭安平。你認的這個陣勢麼。〔鄭安平云〕待我看來。這個喚做區擔陣。〔龐涓云〕那裏有什麼區擔陣。公子。這個是一字長蛇陣。〔公子云〕你看什麼陣破他。〔龐涓云〕我有二龍戲水陣破他。〔公子云〕孫先生破的是麼。〔正末云〕破的是。〔公子云〕你再擺個陣勢。〔正末云〕理會的。大小三軍。與我擺開陣勢。打陣的來。〔公子云〕龐元帥。認的這個陣勢麼。〔龐涓云〕鄭安平。你再認看。〔鄭安平云〕這個我極認的。喚做丫髻陣。〔龐涓云〕可知你不認的哩。公子。這個喚做天地三才陣。〔公子云〕你看什麼陣破他的。〔龐涓云〕我着四門斗底陣破他。〔公子云〕孫先生破的是麼。〔正末云〕破的是。〔龐涓背云〕且慢者。恰纔他擺過的陣勢。都是我在山中操練過的。我下山來這三年光景。則怕俺那師父別教與他。什麼兵書戰策。則除是恁的。〔見公子科云〕公子。他恰纔擺的陣勢。都是我知道的。他還有好陣勢。不肯擺將出來。公子。如今着他別擺一個陣勢。〔公子云〕孫先生。恰纔你擺的陣勢。都是可破的。何足爲奇。你須再擺一個。若是再破了呵。必然見罪。孫先生莫怪。〔正末云〕理會的。兄弟也。着我擺陣。你顛倒在公子根前。下這般謊言。你既然着別擺。我如今將天書內摘一個陣勢出來。這個陣是九宮八卦陣。九宮上九個天王。八卦上八個那吒。把這軍馬擺將過來。將一個軍卒撥倒在地。將那鎗刀劍戟都簇在那軍卒身上。看他認得是這個陣勢麼。小校。與我擺陣。〔做擺陣科〕〔正末云〕公子。看那打陣的將軍來。認我這陣勢咱。〔公子云〕龐元帥。你認這個陣是什麼陣。〔龐涓做意科云〕鄭安平。你認的這陣麼。〔鄭安平認科云〕待我數一數。元來有八座門。我認的了。元帥。這個叫做螃蟹陣。〔龐涓云〕吽。那裏有螃蟹陣。〔鄭安平云〕待我再認呵。哦。有一個小軍被亂鎗戳倒在地。這喚做鑿鑿陣。〔龐涓背云〕休道你認不的。我也認不的。哦。他怎麼擺出這個陣勢來。我待說認的。我本不認的。不知甚麼

陣。我待說不認的。可有公子在此。對着衆將。我是個元帥。不着笑我。則除是恁的。〔回云〕公子。想孫子好生無禮。有陣便擺。無陣便罷。他怎生擺出個胡亂陣來。教我怎生認的。〔公子云〕孫臏。你有陣擺陣。無陣便罷。怎麼擺個胡亂陣。却待欺瞞我麼。〔正末云〕公子。誰這般道來。〔公子云〕是龐元帥道來。〔正末云〕公子。教那將軍來打我這陣勢。他若打得開。豈不是胡亂陣。若打不開。便是一個好陣。〔公子云〕龐元帥鄭安平。您聽的孫臏說麼。教你兩個打陣去。〔鄭安平云〕哥也。你認的這個陣勢。是那胡亂陣也不是。〔龐涓云〕兄弟。他的兵法怎麼到的我根前發賣。你放心去。不妨事。〔鄭安平云〕孫臏。我打陣來也。〔正末云〕大小三軍。但有打陣來的。便與我執縛住者。〔唱〕

〔油葫蘆〕我這裏布網張羅打大蟲。誰着你將軍校衝。早沙場上殺的血染馬蹄紅。〔鄭安平打陣科云〕哥也。到的這陣裏面。可怎生東西南北都不省的了也。〔正末云〕是什麼人快與我擎將來。〔卒子擎鄭安平科〕〔正末唱〕則你那三更不應君王夢。可兀的一身枉請皇家俸。我將你捉在馬前。你今日落在勾中。誰着你不明白撞入我這迷魂洞。不由我忿氣欲填胸。

〔鄭安平云〕師父可憐見。不干我事。都是龐元帥來。〔正末唱〕

〔天下樂〕可不道將在謀不在勇。哎。只你個英也波雄枉用功。我如今捉獲你對咱粧懵懂。〔云〕大小三軍。將那廝奪下鞍馬。剝去衣甲。休教走了也。〔鄭安平云〕將我鞍馬衣甲都收了。教我怎麼回去見元帥。〔正末唱〕一壁廂扯了錦袍。一壁廂牽了玉驄。我看你怎生還本陣中。

〔鄭安平云〕師父息怒。本不干我事。是龐元帥使我來。師父殺生不如放生。怎生饒過我來。可也好那。〔正末云〕可也不干你事。小校。釋了縛者。抬出去。〔鄭安平云〕還了我那鞍馬衣甲來。〔正末云〕休與他抬出去。〔龐涓云〕兄弟。你怎麼這般模樣。〔鄭安平云〕元帥都是你來。你說是胡亂陣。我剛到那裏面。東西南北都不省的。又無一個人。不知怎的將我擎住了。着我哀告了他半日。將我鞍馬衣甲都奪下了。將我抬出陣來。他是

你好兄弟。那裏是羞我。敢則是羞你哩。〔龐涓云〕孫臏這廝好無禮也。你便饒不過鄭安平那。你這廝也不中用。〔鄭安平云〕元帥。你休強。我到陣中就昏迷不醒。他就牽住我了。〔龐涓云〕鄭安平。他的那兵書戰策在我根前賣弄。則是擔水向河裏賣。我如今打陣去。我若打了那陣呵。方顯出大將軍八面威風。〔背云〕且慢者。我如今打陣去。倘或將我牽住呵怎了。則除恁的。比及我打陣。我先叫一聲說龐元帥打陣來了也。我哥哥聽的我打陣。必然縱放我些。不敢牽住。〔叫云〕我龐元帥親自打陣來也。〔正末云〕大小三軍。擺的嚴整者。〔龐涓云〕操鼓來。〔做入陣科云〕好是奇怪。連我也不知東南西北了也。〔正末云〕將那打陣將軍與我牽住者。〔衆聲科〕〔正末唱〕

〔醉中天〕我道是誰把征驍縱。原來是兄弟將錦營衝。只我這些三胡做喬爲本不工。〔龐涓云〕哥哥饒過您兄弟咱。〔正末唱〕你個快打陣的。怎便忙陪奉。〔卒子推科〕〔正末云〕住者。〔唱〕你看那小校每前推後擁。〔龐涓云〕兀的不誆殺我也。〔正末唱〕早說的他戰欽欽頭疼腦痛。〔云〕兄弟。你不說來。〔龐涓云〕哥哥。我說甚麼來。〔正末唱〕可不道大將軍八面威風。

〔龐涓云〕兀的不羞殺我也。哥哥想七國中惟您兄弟一人而已。六國都來進奉。則是怕兄弟。誰想哥哥神機妙策。出鬼入神。今日在陣上牽住您兄弟。着我有何面目再去驅兵領將。大丈夫寧死也不辱。罷罷罷。哥哥你小心在意。扶持魏國。您兄弟納下靴笏襴袍。收拾輪竿。釣魚爲活。永無爭名奪利之心。您兄弟知罪了也。〔做跪科〕〔正末云〕兄弟。你道羞了也。〔唱〕

〔後庭花〕我喜的是弟兄每兩意同。你則待執輪竿作釣翁。哀告這掌軍權的燕孫臏。〔帶云〕兄弟請起。〔唱〕請起你個夢非熊的姜太公。若到那殿庭中。怎忘了一弟兄的情重。〔龐涓云〕哥也。若公子問呵。休說哥哥好。兄弟友。則說俺兩個擺陣勢是一般兒的。〔正末云〕兄弟。我知道了也。〔唱〕我對大人行會脫空。

〔龐涓云〕哥哥。這都是兄弟的不是了。只願哥哥想舊日契交朋友。今日舉薦爲官。也是不忘盟誓之意。假

若公子問呵。誰輸誰贏。哥哥您則善言咱。〔正末云〕兄弟。你放心者。我和你見公子去來。〔公子云〕孫先生我問你。兩家擺陣勢。誰輸誰贏。你從頭實說咱。〔正末云〕公子。貧道與元帥都是鬼谷先生弟子。雖同傳授。各用心機。便是元帥也有不知貧道演習的去處。貧道也有不知元帥的去處。總之一般。〔公子云〕雖然如此。好歹豈沒個贏沒個輸的。〔正末唱〕

〔金盞兒〕他那裏一一問行蹤。俺兄弟悄悄的廝過從。好教我意躊躇兩下裏。可兀的難趨奉。我待不說呵。怎生支對主人公。待說呵。我和他書窗會最密。怎宜路不相容。〔公子云〕孫先生。你怎生不言語。〔正末唱〕我正是滿懷心腹事。盡在不言中。

〔公子云〕孫先生。你恰纔擺陣時。畢竟是誰輸誰贏。〔正末云〕公子。聽貧道說咱。〔唱〕

〔賺煞尾〕我和他十載習兵書。九轉能成誦。這八卦陣縱橫不窮。管七國江山。看君王獨自統。便有六丁神。我敢也驅下天宮。五方幢招貼如風。四下裏兵戈擺的沒些兒縫。似這等三軍簇捧。要着我一二人何用。〔公子云〕難道你兩個就沒一個強弱。〔正末唱〕俺兩個都一般的談笑會成功。〔同龐涓下〕

〔公子云〕兩個將軍去也。令人將馬來。待俺回父王的話去。〔詩云〕恰纔二將爭雄在戰場。都一般的神機妙策沒低昂。龐涓是一條擎天白玉柱。孫臏是一座架海紫金梁。〔下〕

〔音釋〕 般難上聲 辟音匹 虬音求 兕音似 單嘲去聲 那音挪 吒音渣 戳勅角切 懜夢上聲 闕音寬 幢音童

楔子

〔鬼谷子領道童上詩云〕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下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閒花滿地愁。貧道鬼谷子是也。自從龐涓到於魏國。受了武陰君之職。他舉薦孫子下山。共同爲官。貧道觀其氣色。此一去必有災難。如今敲下壇場。縛起個草人。待貧道登壇。召取諸天神將。看其休咎。便見分曉。道童。壇場敲下了也不曾。〔道

童云「師父。壇場已完備多時了也。」鬼谷子云「真香一熟。瑞霧飄飄。高昇寶篆。上徹雲霄。三襲法鼓。萬聖來朝。恭請玉清聖境元始天尊。三省六曹。左輔右弼。南辰北斗。東極西靈。十二宮辰。二十八宿。九天遊奕使者。三界直符使者。十方捷疾靈神。本山土地。當境城隍。空虛典祀。社廟威靈。聞今關召。速至壇庭。」擊令牌科云「一擊天清。二擊地靈。三擊五雷。萬神聽令。再召九宮八卦部中神。十二元辰位中將。」做踏罡咒水科云「水無正行。以咒爲靈。在天爲雨露。在地作泉源。一嘆如霜。二嘆如雪。三嘆天地清淨。」做取劍科云「庚辛鑄體。離火煉形。玉清教主。賜來有道真人驅使。先請五方五帝。銜符佩劍。入吾水中。吾持此水非凡水。九龍吐出淨天地。太乙池中千萬年。吾今將來驗凶吉。虔心啓請四直功曹。神劍撒下。休錯分毫。疾。道童。劍落在草人那裏。」道童云「師父。劍落在草人足上。」鬼谷子云「嚇。孫臏必有刖足之災。不傷其命。想孫臏臨行那日。貧道曾與他一計。教他避難之時。脫逃性命。」詩云「孫臏機謀不可當。龐涓空使惡心腸。他兩個刖足之讎何日報。少不得馬陵山下一身亡。」下。「龐涓同鄭安平上。」龐涓云「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某龐涓想來。那孫臏無禮。是舊舊交朋友。我便有些見差池。你就就待不得。把俺掣在陣前。花白許多說話。怎生出的我這口氣。」鄭安平云「我元不濟。你自做個計較。」龐涓云「則除是這般。」鄭安平。你去詐傳着魏公子之命。說與孫臏知道。今晚三更三點。焚燄失位。着他領三百三十騎人馬。都是紅袍紅旗。到宮門外面。連射三箭。鳴鑼擊鼓。吶喊搖旗。着他魔鎮火星。你小心在意着。」鄭安平云「理會的。領着元帥將令。與孫臏說知。走一遭去。」下。「龐涓云」鄭安平去了也。這一去。料那孫臏敢不依令。若是公子聽的。豈不大驚。待他問我呵。我就說孫臏有反亂之心。公子必然將此人殺壞。那其間便是我平生願足。」下。「鄭安平上。望古門道云」孫先生。奉公子的命。着你今夜晚間三更將盡。領着軍卒。鳴鑼擊鼓。吶喊搖旗。望王宮門首連射三箭。着你魔鎮火星。小心在意着。」下。「正末領卒子上云」某孫臏是也。奉公子的命。領着三百三十騎人馬。到王宮門首。魔鎮火星。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衆軍校與我鳴鑼擊鼓。吶喊搖旗。望王宮門首連射三枝火箭。吶三聲喊。退了火星也。」射科。「唱」

【仙呂賞花時】我如今奉勅蒙宣統士卒。則爲這焚惑離宮失位所。我望帝闕近皇都。連發了三枝箭羽。早沒半霎兒將火星除。」下」

〔音釋〕 喚詢去聲 別音月 熒音盈 惑音或 麗音掩 卒從蘇切

第二折

〔魏公子領卒子上云〕某乃公子魏申。好是奇怪也。昨夜三更三點。甚麼人鳴鑼擊鼓。吶喊搖旗。又有火箭數枝。一直射進宮內。不知何故。左右那裏。與我喚將龐元帥來者。〔卒子云〕龐元帥安在。〔龐涓上云〕適聞公子呼喚。料孫臏必然中我之計也。待公子問俺時。自有主意。〔見公子科〕〔公子云〕元帥。昨夜晚間三更時分。宮門外這般鳴鑼擊鼓。吶喊搖旗。射進幾枝火箭來。却是爲何。〔龐涓云〕公子。這事都是我龐涓之罪。誰想孫臏公子加他爲四門都練使。他嫌四小。因此夜晚間領着軍卒鳴鑼擊鼓。必然有反叛之心也。〔公子云〕既然如此。建起法場。就着你爲監斬官。將孫臏斬訖報來。〔下〕〔龐涓云〕領旨。令人喚將鄭安平來者。〔鄭安平上云〕元帥喚我做甚麼。〔龐涓云〕鄭安平。如今公子要殺壞孫臏。着我爲監斬官。我和他是同堂故友。難以行法。我着你去監斬。就今日建起法場。若殺他呵。等我過來。有我的言語。你便下手。小心在意者。〔下〕〔鄭安平云〕刀斧手那裏。把住街道。與我牽將孫子來者。〔劊子上云〕理會的。〔做擊正末上科〕〔鄭安平云〕孫臏。你知罪麼。〔正末云〕我不知罪。〔鄭安平云〕你刻的不知罪。你昨夜三更時分。領着軍卒。在宮門之外。鳴鑼擊鼓。吶喊搖旗。連射幾枝火箭。明明是有反魏之心。公子的命。要將你殺壞哩。〔正末云〕嗨。我中他計也。似此怎了也呵。

〔唱〕

〔正宮端正好〕禍臨頭誰人救。則我這潑殘生。眼見的千死千休。誰着你把箭二枝連射三更後。哎。你也合將那傳令的人追究。

〔滾繡球〕我可也爲國愁。爲國憂。爲知心數年交厚。我恨不的併吞了六國諸侯。這江山和宇宙。士女共軍州。都待着俺邦情受。怎知道運拙也志願難酬。哎。孫臏也不爭你讒言譖語遭人搆。直感的野草閒花滿地愁。那裏也正首狐丘。

〔鄭安平云〕孫臏。你好模好樣的做這等勾當。你也須自知罪過。還說甚麼。你說一句鋼刀豁口。覷一覷金瓜。

碎首。劊子磨的刀快。只等午時三刻到來。便要殺壞了哩。〔正末唱〕

〔倘秀才〕哎。我說一句劊刀豁口。覷一覷金瓜碎首。我可甚一日無常萬事休。我不合鳴金鼓。統戈矛。〔帶云〕我本無罪過。怎要殺壞我也。〔唱〕這便的是我犯由。

〔鄭安平云〕孫贖。你只安心兒受死。不要大驚小怪的。〔正末唱〕

〔滾繡球〕這法場近御溝對鳳樓。〔帶云〕冤屈也。〔唱〕我這裏叫盡屈。有誰來分剖。送的我眼睜睜有國難投。強縛住我這調羹補袞的手。掩住我這銜冤負屈的口。這都是我自作自受。也不專爲那人怨人讎。哀哉故國難回首。可正是煩惱皆因強出頭。便死何求。

〔龐涓上云〕我教鄭安平代做監斬官。起建法場。殺壞孫贖。如今往法場上過。我則推不知道。擺開頭踏。慢慢的行。我是個朝中有功之人。今日勅賜與我十瓶黃封御酒。我多飲了幾杯。我好快活也。〔做唱科〕〔唱〕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正末云〕兀的不是龐涓過來也。我明知道他殺壞我。我着他救我咱。我臨行時。師父曾與我一計。若遇禍難。臨頭有人唱道。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你可訴出心間之事。就得不死。我如今不說。等待何時。兩街百姓。我死不緊。只可惜我腹中有卷六甲天書。不曾傳授與人。若有人救了我的性命。我情願傳寫與他。決無隱諱。〔龐涓驚科云〕嗨。師父好友也。將這六甲天書倒傳與他。傳與我的天書。原來是假的。我如今獨霸六國。料無對手。若再得這天書呵。還有誰人近的我。當日他擺出陣來。我不認的那個陣勢。可知道他在天書裏面摘下來的。我若殺了這廝。便是絕了這天書也。我自有個妙計。賺他這天書哩。〔劊子云〕午時三刻到了。開刀。〔龐涓云〕是斬誰。〔劊子云〕斬孫贖哩。〔龐涓云〕是孫贖。且留人者。〔做悲云〕哥哥。你爲甚麼來。〔正末云〕兄弟也。殺我的罪過。你敢知情麼。〔龐涓云〕我若知情呵。唾是命隨燈而滅。哥哥。你端的爲甚麼來。〔正末唱〕

〔白鶴子〕他對着我急煎煎的忙問取。我對着他悄促促的說情由。〔龐涓

云哥也。我若知情呵。睡是命隨燈而滅。〔正末唱〕只道他含着淚苦滴滴的假慈悲。却原來指着燈。燈可。可的言盟誓。

〔云〕兄弟。你怎生救我咱。〔龐涓云〕哥哥。我如今公子根前說去。救的你也休喜歡。救不得也休煩惱。劄子你且慢者。待我見了公子轉來呵。另有區處。〔背云〕我若救了他的性命。倘若不寫天書。悄悄的溜了去。我那裏尋他。我如今也不要他死。也不放他走。則等着寫了天書。方纔處置他。未爲遲也。〔虛下〕〔復上科云〕我如今詐傳公子的命。免了他項上一刀。只刖了他二足。哥哥。您兄弟來了也。〔正末云〕兄弟。你說的如何。〔龐涓云〕哥哥。你兄弟一言難盡。〔龐涓悲科〕〔正末唱〕

〔脫布衫〕我道你搜尋出百樣機謀。翻惹下千種閒愁。則你個爲昔日同堂故友。怎惜得這殷勤盡心兒搭救。

〔醉太平〕哎。兄弟也。可怎生問着時緘口來閉口。快與我分別一個恩讎。饒不饒。即便說緣由。好看我猜不着謎頭。我見他自推自跌。自憐憐。迷留沒亂。把雙眉皺。〔龐涓悲科〕〔正末唱〕只他這英雄眼裏淚交流。快說波親兄弟帥首。

〔龐涓云〕劄子。將孫子釋了縛者。公子的命。免你項上一刀。〔正末云〕空教我吃這一驚。多虧了我兄弟留的我性命在。也儘好了。〔龐涓云〕哥哥且休歡喜。可要刖了你二足哩。〔正末唱〕

〔倘秀才〕我就在這法場上連忙頓首。拜謝着行仁義君王萬壽。〔帶云〕我這個性命有個比喻。〔唱〕似釣出鰲魚脫了鉤。但軀命得存留。便是老天來保佑。

〔龐涓云〕一壁廂家中安排着茶酒飲食。等待哥哥。〔鄭安平云〕帶挈我也吃一杯兒。〔同下〕〔劄子云〕孫先生。這裏離元帥遠哩。我問你。你是風魔呵。是九伯。你兩個冤讎太重。那個不知要殺壞你也是他。要救你也是他。要刖足也是他。龐元帥要害你性命哩。你小心者。〔正末云〕噤聲。〔唱〕

〔滾繡球〕你休那裏信口謊。〔劄子云〕我不說謊。〔正末唱〕則管裏無了收。這言語

你也合三思然後。俺兄弟怎肯道東瀾東流。〔帶云〕俺兩個說誓來。〔唱〕他虧我似猪狗。我虧他似馬牛。俺兩個會對天說咒。俺兄弟他怎肯火上澆油。俺兩個勝如管鮑分金義。休猜做孫龐則足讎。枉惹得萬代名留。

〔龐涓云〕鄭安平。公子在那裏。立等回話哩。兀那劓子。你近前來。我囑付你。則足之時。我着你輕着你便重着。我說淺着你便深着。劓子擎的銅鑼來。早下手波。〔劓子云〕理會的。孫龐請出你那尊足來。〔龐涓云〕輕着些兒。〔又云〕淺着些兒。〔劓子則足科〕〔正末云〕兀的不痛殺我也。〔龐涓云〕將酒來。哥哥甦醒者。您兄弟備下香噴噴三盞安魂酒。你吃了便定疼也。〔正末唱〕

〔二煞〕我飲過這香噴噴三盞兒安魂酒。則被你閃殺我也。血綠綠一雙脚指頭。刀落處鼻痛心酸。皮開肉綻。筋骨相離。鮮血澆流。哎。可怎生神嚎鬼哭。霧慘雲昏。白日爲幽。耳邊廂只聽得半空中風吼。莫不是和天地替人愁。

〔龐涓云〕哥哥休騎馬。則怕那穢氣撲了哥哥的瘡難醫。鄭安平。你與我將哥哥背的家去。〔正末唱〕

〔煞尾〕兄弟。則這功名成就合成就。我得好休時便好休。養可瘡海上遊。洗了耳覓許由。學太公把釣鉤。逐范蠡一葉舟。想榮華風內燭。富貴如水上漚。將利名一筆勾。再不向殺人場攬禍尤。白白的將性命丟。攢住眉頭懶轉眸。咬定牙兒且忍羞。打熬着足上浸浸血水流。哎。你個行刃的哥哥。你暢好是下的手。〔下〕

〔龐涓云〕孫龐也。你如何出的我手。着令人背的我書房中去。安排茶飯。與他食用。準備文房四寶。傳寫天書。只待早起修了天書。我便早起殺了那廝。晚夕修了天書。我便晚夕殺了那廝。我務要將他翦草除根。萌芽不發。爲何如此說。我平日之間。兩個眼裏。偏嫌這等無仁無義反弟子孩兒。〔下〕

〔音釋〕 參上聲 緘錢咸切 謎迷去聲 僂鋤山切 懣音驟 謝又搜切 鑼音聞 甦音蘇 吼

呵苟切 穢音畏 蠡音里 漚音歐

第三折

〔龐涓上云〕某龐涓是也。自從將孫子刖了二足。可早半年有餘。抄寫天書。將次完備。眼見得那廝便是死的人也。我已曾着人看去了。這早晚怎不見來回話。〔卒子上云〕稟元帥得知。誰想孫臏正寫天書。中間一陣風魔上來。將天書手中扯了一半。口中嚼了一半。燈上燒了一半。白日與小兒同耍。到晚來與羊犬同眠。打也不知。罵也不知。端的是個風魔了也。〔龐涓笑科云〕那廝怎麼瞞得我。老龐明明是不肯傳授天書。故意假作風魔。我要看破他。有何難處。令人你近前來。分付你一樁事。你一隻手將着個餛飩。一隻手將着荷葉。包着那污穢的東西。他若詐風魔呵。便吃餛飩。是真的便吃污穢。若是真風魔呵。任着他耍生耍死。不必收留。你小心在意者。〔卒子云〕理會的。〔龐涓詩云〕孫臏風魔假做成。只看飲食便分明。〔卒子詩云〕若是吃了那些污了口。隨他念殺天書也不靈。〔同下〕〔外扮卜商引祗從載茶上云〕小官乃齊國上大夫卜商是也。方今大周天下。七國春秋。是秦齊燕趙韓楚魏。這七國中向稱強秦雄楚。與俺全齊俱爲上國。今因魏國倚恃龐涓。每每侵伐隣邦地界。俺六國不得已。年年進貢。歲歲修盟。俺齊國今年合該進茶。却差着小官入魏。貢車五十餘輛。無非上品。高茶小官近聞龐涓請將孫臏下山。本欲同扶魏國。後因孫臏排兵布陣。牽住龐涓。遂成讎恨。在公子根前讒譖他有反魏之意。綁赴法場。那孫子臨刑之時。口稱我死不爭。可惜胸中三卷天書。無人傳授。比時龐涓要得抄寫天書。卽免其死。刖了二足。收留在家。誰想孫子一陣風魔上來。將所寫天書扯了一半。口中嚼了一半。火上燒了一半。白日裏與小兒同戲。到晚來與羊犬同眠。我想這個必是假的。今日小官往魏國進茶去。在於驛亭中安歇。只待貢事少暇。悄悄地看個動靜。那孫子果然真個風魔。這不必說了。若是假呵。小官用些小智術。救的他出了魏國。到俺齊邦。奏過主公。拜爲軍師。一者報孫子刖足之讎。二者雪六國進貢之恥。豈非是一場莫大的功績。〔詩云〕我本孔門高弟子。來與齊邦作使臣。只要訪得風魔孫臏出。準備後車同載渭川人。〔下〕〔正末粧風扒上云〕休笑休笑。我和你耍子去來。這裏也無人。貧道孫臏是也。自從辭別了師父下山。到於魏國。公子教俺擺陣。不想龐涓在公子根前下了讒言。將貧道刖其二足。如今佯推風疾舉發。白日裏與兒

童作戲到晚間共羊犬同眠。不知幾時纔得個出頭之日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打獨磨來到畫橋西。恰便似出籠鷹。剪折了我這雙翼。自知毛羽短。怎敢撲天飛。我則索做啞粧癡。幾回家閣不住眼中淚。

〔帶云〕我早知這般呵。不下山來可也好那。〔唱〕

【步步嬌】想當初在雲夢山中。把天書習定。道是取將相能容易。誰知有這日。生把俺七尺長軀打滅的無存濟。哎。啣天那。甚日得逢風雷也。吐出俺這三千丈虹霓氣。

〔俚兒上云〕風子。你見我這個饅頭麼。〔正末云〕我正要饅頭吃哩。你拏的來。〔正末做討饅頭俚兒不與科〕
〔唱〕

【沉醉東風】您幾個作耍的笑嘻嘻。我這等好男兒。怎和你步步相隨。您幾個小的每都把饅頭吃。〔俚兒云〕兀那風子。你不要與我看。我不與你饅頭吃。〔正末唱〕常言道口沒尊卑。〔俚兒云〕兀那風子。我丟將這饅頭去。你若是趕的上。就把這饅頭與你吃。趕不上你吃我三拳頭。〔正末云〕是是是。我趕饅頭者。趕的上便吃饅頭。趕不上吃你三拳。〔俚兒云〕我丟將饅頭去也。〔正末趕科〕〔俚兒打科〕〔正末唱〕我趕不上饅頭。索忍饑。〔帶云〕饅頭不曾吃。倒吃了一頓打。〔唱〕嗨。這的是腳短的先生。可便落的。

〔卒子拏砌末上云〕奉元帥的將令。着我將這饅頭和這穢污。尋孫臧去。兀的不是他。怎麼有這夥小廝在這裏。〔做打俚兒下科〕〔正末唱〕

【攪箏琶】見一個狠公吏。叫一聲似春雷。說的那幾個作耍頑童。都一時間潛在那裏。〔卒子云〕兀那風子。你脚上瘡疤疼痛。如今可好了麼。〔正末唱〕起動你問我瘡疾。我可也皺定雙眉。〔做悲科云〕我好疼哩。我好疼哩。〔唱〕堪悲。休則管絮絮聒聒。扯扯拽拽。痛不痛我足下須自知。索甚猜疑。

〔卒子云〕兀那風子。你看我這手裏拏的甚麼。〔正末云〕是饅頭。〔卒子云〕這個是甚麼。〔正末云〕這個你則道我不知哩。這個是饅頭。〔卒子云〕你吃饅頭好。吃饅頭好。〔正末云〕我則吃饅頭。〔卒子云〕你吃饅頭。要發病傷人也。〔正末云〕我則要吃饅頭。〔唱〕

〔鴈兒落〕我常擔着空肚皮。〔卒子云〕你幾曾見這等好茶飯來。〔正末唱〕好茶飯幾曾道嘗滋味。雖然我腳尖上有病疾。〔卒子云〕你休吃。則怕發了你的瘡。〔正末唱〕我心兒裏倒也無閒氣。

〔拏砌末做吃科〕〔唱〕

〔得勝令〕我因此上怕甚麼冷饅頭。〔卒子云〕真個風魔了也。我回元帥的話去。〔下〕〔正末唱〕他見我吃一口走如飛。自從我做作風魔漢。受了此三腌腊歹氣息。非是我無知偏要吃。他這茶食。我可便明知。怕不是龐賊使見識。

〔云〕天色晚了。我還半圈裏歇息去也。〔做扒入圈科云〕你看我要子去來。這早晚人都睡了。我也睡也。〔做睡科〕〔卜商上云〕小官卜商。自到魏邦進茶已畢。見在館驛中安下。小官看了孫子。數日不得空便。未敢接談。今日又跟隨了一日。他如今往半圈中宿歇去了。你看天色已晚。前後無人。我直跟到這半圈根前。吟兩句詩。調發此人。看他說甚麼。〔詩云〕美玉類頑石。珍珠汚垢泥。〔正末驚科云〕這言語不是我魏國的人。我再聽咱。〔卜商又念科〕〔正末答云〕用手輕抹洗。萬里色輝輝。〔卜商云〕眼見的此人不是真風魔了。我且再聽他說甚麼來。〔正末云〕這裏敢有人救我也。待我作歌一首。〔歌云〕亭亭百尺半死松。直凌白日懸晴空。翠葉蕤蕤籠彩鳳。高枝曲曲盤蒼龍。豈無天地三光照。猶然枯槁深山中。其奈樵夫無耳目。手攜巨斧相摧殘。臨崖砍倒棟梁材。析作柴薪向人鬻。終可笑兮終可笑。每日只在街頭鬧。淺波寧蓄錦鱗魚。知誰肯下絲綸釣。空愁望空悲嘆。舉動唯嫌天地窄。若有風雷際會時。敢和蛟龍混滄海。〔卜商云〕此人之意。已盡露矣。我不免跳入這圈內去。孫先生。你休大驚小怪的。我是齊國卜商。特來救拔你哩。〔正末云〕你莫不是子夏否。〔卜商云〕然也。〔正末唱〕

【掛玉鉤】我這裏吐膽傾心說與伊。難道你不解其中意。【卜商云】先生何不跟我館驛中去來。【正末云】你先行。我隨後便到也。【卜商云】你不與我同去。可是爲何。【正末唱】我則怕路上行人。口勝碑。【卜商云】先生。我須不是故意來賺你的。【正末唱】略兩個都心會。【卜商云】小官此一來。專爲先生。別無他幹。【正末唱】既然是你爲我來。須回避。且做個面北眉南。你東咱西。

【卜商做先後行到科】【卜商云】可早來到館驛也。我關上這門。先生。你休大驚小怪的。則怕有人知道。將茶飯來。先生食用咱。【正末云】龐涓。您和我同堂學業。轉筆抄書。相守十年有餘。誰想如此狠毒也。【龐涓領卒子上云】小官龐涓是也。頗奈孫臏無禮。他原來詐風魔。竟自走了也。我觀將星落在館驛裏面。大小三軍。將這座館驛週圍把住者。令人與我喚出卜商那廝來。【卒子云】理會的。【卜商云】先生怎了也。有龐涓在館驛門首。如之奈何。【正末云】你不要顧我。你則自去對付他。【做躲科】【卜商見龐涓科云】元帥喚小官做甚麼。【龐涓云】卜商。你是小國之臣。怎敢將孫臏潛藏這館驛中。你從實的說有也是無。【卜商云】小官從來不知甚麼孫臏。【龐涓云】你道無有。我入館驛中搜去。若搜出孫臏來呵。你的性命可也不保。令人將卜商牽住。休教走了。我入館驛搜去。大小三軍。與我前後仔細搜者。【卒子搜科云】前後都無。【龐涓云】屋上瞧。【卒子云】屋上也無。【龐涓云】井裏撈。【卒子云】井裏也無。【龐涓云】前後都無。這廝可往那裏去了。孫臏。你不在這裏。便罷。你若在這裏。你聽者。我只爲那擺陣時結下的冤讎。要殺你也是我來。別了足也是我來。我若今日見你呵。將你活剝做兩三截。你要活時。恰似井底撈明月。我若牽住你呵。你道兄弟饒了我者。要我饒你呵。則除是九重天。滴溜溜飛下一紙郊天赦來。【做再念科云】這前後委實的是無。卜商。你敢偷出孫臏去麼。【卜商云】小官要孫臏何用。【龐涓云】令人放了卜商者。【卜商云】多謝元帥。【龐涓云】卜商。恰纔我若搜出孫臏來。我不道的饒了你哩。你如今幾時回去。【卜商云】小官明日便回去。【龐涓云】你往那一門去。【卜商云】我往東門去。【龐涓云】比及你來時。我先在東門等你。將你那人夫都點過。茶車裏都搜過。你若帶出孫臏去呵。你見麼。俺這裏雄兵百萬。戰將千員。有一日兵臨城下。將至壕邊。四下裏安營。八下裏扎寨。兵打你城池。馬踐你山。

川卜商。那其間悔之晚矣。〔下〕〔卜商云〕兀的不說殺我也。恰纔與孫先生正吃飯哩。忽聽的龐元帥下馬。圍了館驛。搜尋孫贖。且喜的搜不着。不知可往那裏去了。孫贖你好強也。龐涓你好狠也。嗨。卜商。你好險也。待我叫一聲孫先生。孫先生。〔正末唱〕

〔殿前歡〕那喚我的却爲誰。〔卜商云〕先生。你在那裏來。〔正末唱〕在那摘星樓上。我便做筵席。安排下脫殼金蟬計。我則索躲是逃非。〔卜商云〕龐涓賊你好狠也。〔正末唱〕這的是他下的。我也下的。〔卜商云〕先生。龐涓又來了也。〔正末唱〕哎。纏殺我也。天魔祟。我便似小鬼般合撲地。〔卜商云〕你趁時節誰知道來。〔正末唱〕這公事則除天知地知。〔帶云〕龐涓。你怎知我在這裏吃茶飯哩。〔唱〕只合兒使碎我這心機。

〔卜商云〕先生。我本意要帶你去。只是一件。恰纔龐元帥問我幾時回去。我便道明日回。往東門去。龐涓道。我先在東門上將你那茶車搜過。若搜出來呵。可怎了也。〔正末云〕大夫放心。此人搜頭不搜尾。若搜呵。啗着一個小軍兒。打扮他的小軍。飛馬來報道。西門上牽住孫贖了。出的東門。你自慢慢的從大路上行。我便落荒而走。只要到的齊邦。便好領兵擎獲龐涓。報我刎足之讎也。〔卜商云〕此計大妙。〔做同行科〕〔龐涓上云〕卜商。你往那裏去。〔卜商云〕小官回齊國去也。〔龐涓云〕令人。與我搜這茶車者。〔卒子上云〕報的元帥得知。西門上牽住一個癩先生也。〔龐涓云〕眼見的是孫贖了。我西門上殺那癩先生去來。〔下〕〔卜商云〕元帥去了。先生快上馬者。〔正末唱〕

〔離亭宴帶鴛鴦煞〕我仗天書扶立你東齊國。統精兵尅日西攻魏。一聲喊將征塵蕩起。急點點搦旌旗。撲蓼蓼操畫鼓。磕擦擦驅征騎。劍摧翻嵩岳山。馬飲竭黃河水。看龐涓躲到那裏。我將他活剝了血漚漚的皮。生敲了支刺刺的腦。細剔了疙踏踏的髓。便那鄭安平鏟掉了頭。魏公子也屈折了腿。直殺的一個個都爲肉泥。恁時節纔報了我刎足的讎。雪了你貢茶的恥。〔同下〕

〔音釋〕

嚼齊消切

翼銀計切

習星西切

日人智切

吃音恥

的音底

疾精妻切

息喪擠切

食繩知切

識傷以切

麤音三

鬻于句切

嘅開上聲

窄齋上聲

席星西切

崇音歲

癘巨靴切

國音鬼

髓桑嘴切

第四折

〔齊公子領卒子上〕〔齊公子詩云〕自來東土列諸侯。渤海瑯邪佔上游。爲甚河山稱十二。甘心臣魏不知羞。某乃齊公子是也。姓田名辟疆。始祖本姬姓宗親。自陳敬仲入齊。賜姓田氏。後來田恆篡了齊國。至田和奉周天子的命。列爲諸侯。世世相承。至齊康公薨而無後。立我父王。稱爲齊威王者是也。目今七國春秋。秦齊燕趙韓楚魏。俺齊國原爲上國。止因魏國拜龐涓爲帥。此人大有膂力。善曉兵書。每每加兵六國。莫能當敵。俺不得已與魏國年年納貢。今年特遣大夫卜商入魏進茶。不想卜商暗將孫臏在茶車內帶到俺國。聞得他兵法更勝似那龐涓百倍。俺如今就拜爲軍師。統領大勢雄兵。會合各國大將。與龐涓決戰。真個軍師妙算。鬼神莫測。只一個添兵減竈之計。要將龐涓賺到馬陵山峪。做下八面埋伏。準備擒他。看這一場是好廝殺也。令人與我喚各國大將前來聽令者。〔卒子云〕理會的。諸將安在。〔李牧上〕〔公子云〕趙國大將李牧聽令。撥與你青旗爲號。就領本部三萬人馬。接應田忌。截殺龐涓。引到馬陵山下。休違悞者。〔李牧云〕得令。〔吳起上〕〔公子云〕楚國大將吳起聽令。撥與你紅旗爲號。就領本部三萬人馬。接應田忌。截殺龐涓。引到馬陵山下。休違悞者。〔吳起云〕得令。〔樂毅上〕〔公子云〕燕國大將樂毅聽令。撥與你白旗爲號。就領本部三萬人馬。接應田忌。截殺龐涓。引到馬陵山下。休違悞者。〔樂毅云〕得令。〔馬服子上〕〔公子云〕韓國大將馬服子聽令。撥與你黃旗爲號。就領本部三萬人馬。接應田忌。截殺龐涓。引到馬陵山下。休違悞者。〔馬服子云〕得令。〔王剪上〕〔公子云〕秦國大將王剪聽令。撥與你皂旗爲號。就領本部三萬人馬。接應田忌。截殺龐涓。引到馬陵山下。休違悞者。〔王剪云〕得令。〔公子詩云〕領將驅兵莫避難。報讎雪恨在今番。馬陵山下先埋伏。不斬龐涓誓不還。〔同下〕〔田忌上詩云〕十萬強弓伏馬陵。明爲減竈暗添兵。龐涓合是今朝滅。會看軍中奏凱聲。某乃齊國大將田忌是也。奉軍師的將令。着某爲先鋒。會合各國大將。與龐涓相持廝殺。則要輸不要贏。將龐涓引過鵠溝而

來。你道軍師爲何着俺佯輸詐敗。元來軍師唯恐龐涓自揣不如。心懷懼怯。未肯窮追。因此故意的設這滅竈之計。使龐涓看見俺國兵馬。自到魏國界上。不勾五日。已逃的逃。死的死。亡其大半。必然奮勇追殺將來。却于馬陵山下。樹林深處。預先埋伏強弓硬弩。十萬餘張。將大樹一株刮去樹皮。寫着道龐涓死此樹下。六個大字。樹枝之上。掛着一盞明燈。料的龐涓追到此處。必然放下燈來。看那樹上所題之字。元來俺軍師就以此燈爲號。只看此燈一下。那埋伏的弓弩。即便一時齊發。龐涓也則教你有翼翅飛不上雲頭。有指爪劈不開地面。可不似牽羊入屠戶之家。一步步來尋死地。〔龐涓驢馬領卒子上云〕某乃龐涓是也。頗奈孫臏無禮。他跟着俺商走了。如今用孫臏爲軍師。田忌爲先鋒。攻我魏國。與某決戰。不曾到的五日。早把他家人馬殺其大半。量他何足道哉。兀那塵土起處。敢是田忌來也。〔田忌上云〕龐涓。你豈不知歸師勿掩。窮寇勿追。你苦苦趕我做什麼。料你的本領我也不怕。我判的和你併個你死我活。放馬來。〔龐涓云〕田忌。你是我手裏敗將。不早早受縛。還要強嘴哩。〔做戰〕〔田忌敗走科云〕我敵他不過。三十六計。走爲上計。走走走。〔各國接上戰俱敗科〕〔龐涓云〕你看那廝都殺敗了也。乘勢不得不趕。大小三軍。跟我追將去來。〔下〕〔正末同齊公子各將上〕〔正末云〕貧道孫臏是也。自到齊國。拜某爲軍師之職。今日聚這大小三軍。在此馬陵山下。只今晚要斬龐涓。報某則足之讎。衆軍校擺的嚴整者。〔齊公子云〕今日要擒拿龐涓。雪俺六國之恨。皆賴軍師妙計。〔正末唱〕

【中呂粉蝶兒】打一輪早蓋輕車。按天書把二軍擺設。誰識俺這陣似長蛇端的。個角生風。旗掣電。弓彎秋月。喊一聲海沸山裂。管殺的他衆兒郎不能相借。

〔云〕令人。這山下有一株大樹。是甚麼樹。你去看來。〔卒子云〕有一株大樹。是白楊樹。〔正末云〕令人。與我將這白楊樹砍倒了。刮去了皮。將筆硯來。〔卒子云〕理會的。筆硯在此。〔正末唱〕

【醉春風】我將這烏龍墨。恰研濃。我將這紫兔毫。深蘸徹。〔寫科〕〔詩云〕白楊樹下白楊峪。正是龐涓合死處。今夜不斬魏人頭。孫臏不還齊國去。〔公子云〕你看寫着什麼哩。〔正末唱〕道不離此處斬龐涓。我親自的寫寫。一來是孫臏的計謀。二來是主公的福分。

第二來單注着那人合滅。

〔公子云〕那龐涓是一條好漢。怕也斬不的他麼。〔正末唱〕

〔石榴花〕笑龐涓敢逞盡十分劣。逐定咱不相撤。爭知這馬陵道上有攔截。山崖斗絕。樹林稠疊。萬張強弩齊攢射。敢立化了一堆鮮血。總便有三頭六臂天生別。到其間那裏好藏遮。

〔公子云〕那龐涓說。你是他同堂故友哩。〔正末唱〕

〔鬪鶻鶻〕俺和他同堂友。至契至交。須不是被傍人廝間廝謀。俺可也爲甚麼相賊相殘。都是他平日裏自作自孽。他把切骨的冤讎死也似結。怎教俺便忘了者。俺如今拚的個不做不休。這就是至誠心爲人爲徹。

〔龐涓云〕是好一場廝殺也。來此馬陵山下。天色已晚。不知齊國敗兵過去多遠了。大小三軍。前面林子裏透出一盞燈光。必有人烟去處。可跟着我趕去看看來。呀。原來別無人家。是一株大樹。樹上掛着一個燈籠。呀。怎麼樹上有幾行字。小校。快與我放下燈來。待我看這字寫着甚麼。〔正末唱〕

〔上小樓〕兀的燈焰又昏。月影又斜。則見他緊鞚征驄。左右盤旋不得寧貼。他覷一回望一回。腸慌腹熱。怎知馬和人死在今夜。

〔龐涓看科云〕這樹上却是四句詩。待我念來。白楊樹下白楊峪。正是龐涓合死處。今夜不斬魏人頭。孫臏不還齊國去。哦。元來這病夫到此地面。還把大言說着我哩。〔正末唱〕

〔么篇〕他那裏語未絕。俺這裏箭早拽。則見他驀澗穿林。鑽天入地。急切難迭脚。趂起眼也斜。恰便似酒酣時節。龐涓也。休猜做楊柳岸曉風殘月。〔龐涓云〕此處莫不有埋伏的軍馬麼。不中。我只索倒回干戈。領軍去也。〔孫臏云〕龐涓。你那裏去。大小三軍。與我圍定了峪口者。休教走了龐涓。〔龐涓云〕兀的不說殺我也。高阜處說話。好似我孫臏哥哥。我是叫他一聲咱。孫臏哥哥。〔正末云〕叫我的是誰。〔龐涓云〕是您兄弟龐涓。〔正末云〕你叫我怎麼。〔龐涓云〕多時不見

哥哥。我心中好生想你也。〔正末云〕你那賊。却元來也有今日哩。〔唱〕

【快活三】俺把心中事明訴說。您把詩中句細披閱。大古來有甚費週折。多咱是您勾魂帖。

〔龐涓云〕哥哥可憐見。是您兄弟的不是了也。〔正末唱〕

【朝天子】我可也不爲別。是你親曾把誓設。〔龐涓云〕元的不滅了這盞燈也。〔正末唱〕正應着唾是命隨燈滅。〔龐涓做拜科云〕哥哥可憐見。只饒過您兄弟咱。〔正末唱〕龐涓。你既做了這業。又何必恁怯。枉了也。參拜無休歇。哎。則你個臉兒假熱。心兒似鐵。忍下的眼睜睜把我雙足刎。你如今死也再休想放捨。恰便似水底撈明月。

〔公子云〕小校。與我擎過龐涓來者。〔田忌做擎龐涓見正末跪下科〕〔龐涓云〕哥哥。我龐涓知罪了也。可憐我。一世爲人。只是饒了我罷。〔正末唱〕

【十二月】他那裏自推自跌。從今後義斷恩絕。〔龐涓云〕哥哥。咱和你是同心共膽的好朋友。饒過我者。〔正末唱〕你道是同心共膽。還待要騙口張舌。我只問你三回兩歇。怎送的我二足雙癩。

〔云〕相當日在館驛中。你不道來。〔龐涓云〕我道什麼來。〔正末唱〕

【堯民歌】你道是苦拏住活剝做兩三截。〔龐涓云〕哥哥。舊話休題。〔正末唱〕今日個馬陵道上把大冤雪。我劍鋒親把樹皮揭。寫着道今夜裏此處斬豪傑。傷也波嗟。我和你從今便永訣。〔帶云〕龐涓。您要不死呵。〔唱〕則除是半空中飛下滴溜溜一紙郊天赦。

〔公子云〕軍師。則管和他說到幾時。先把這廝刎了雙足。切下了驢頭。然後將屍首分開做六段。散與六國去罷。〔孫臏云〕小校。將銅鑼來先刎了這廝雙足者。〔龐涓云〕罷罷罷。大丈夫睜着眼做。合着眼受。這也不必說。

了。只可惜那六甲天書還不曾傳授哩。〔正末唱〕

〔煞尾〕再言語豁了這廝口。再言語截了這廝舌。將那一顆驢頭慢慢剗刀切。纔把我剛足的冤讎報了也。

〔斬龐涓科〕〔公子云〕小校傳下軍令。着六國諸將。將龐涓屍首分爲六處。各自領回本國。懸着示衆。則今日就在馬陵山。做個賞勞的筵席。奏凱班師。六國諸將試聽者。〔詞云〕奈龐涓擅起戈矛。生掇亂六國諸侯。自恃的英雄無敵。妬孫子假意相求。只等待下山入魏。便與他賭勝爭籌。因打陣結成嫌隙。索天書百計圖謀。強中手偏生犯對。詐風魔一命終留。卜大夫載回齊國。拜軍師坐擁貔貅。諸國將皆來助戰。喊殺處霧慘雲愁。用滅竈伴輸詭計。引追兵直過鴻溝。伏萬弩馬陵山谷。題大樹決斬龐頭。果然得分屍奏凱。還報了刖足深讎。

〔音釋〕篡初患切 薨呼耕切 薺音旅 設商者切 掣音徹 月魚夜切 裂郎夜切 蘸知濫切

徹昌惹切 峪于句切 劣閭夜切 撤邦也切 截藏斜切 絕藏靴切 疊音爹 血希也切

別邦也切 諜音爹 孽尼夜切 結饑也切 貼湯也切 熱仁蔗切 拽音夜 蕩音陌

迭音爹 趲耶耶切 趲青耶切 也忙也切 節音姐 說書也切 閱魚夜切 折音者 帖

湯也切 滅迷夜切 業音夜 怯丘也切 歇希也切 鐵湯也切 跌音爹 舌繩遮切 雪

須也切 揭機也切 傑其耶切 訣居也切 切音且 凱開上聲 貌音牌 貅音休

題目 孫臏晚下雲夢山

正名 龐涓夜走馬陵道

救孝子賢母不認屍雜劇

王仲文撰

第一折

〔仲末扮王脩然領張千上〕〔云〕老夫乃王脩然是也。自出身以來。跟隨耶主。累建奇功。謝聖恩可憐。官拜大興府府尹之職。老夫今奉耶主之命。隨處勾遷義細軍。不敢久停久住。收拾鞍馬。便索走一遭去來。〔詩云〕上馬踐紅塵。勾遷義細軍。親承耶主命。豈敢避辛勤。〔下〕〔正旦扮李氏領外楊興祖楊謝祖旦兒王春香上〕〔正旦云〕老身姓李。夫主姓楊。亡過二十餘年也。有兩個孩兒。大的個孩兒喚做楊興祖。年二十五歲。學一身好武藝。小的個孩兒喚做楊謝祖。年二十歲。教他習文。這個是小孩兒的媳婦。喚做春香。他爺娘家姓王。在這東軍莊住。俺在這西軍莊住。俺是這軍戶。因為夫主亡化。孩兒年小。謝俺貼戶替當了二十多年。老身與孩兒媳婦兒每緝麻織布。養蠶繅絲。辛苦的做下人家。非容易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家業消乏。拙夫亡化。拋撇下癡小冤家。整受了一二十載窮孤寡。

〔混江龍〕今日個孩兒每成人長大。我看的似掌中珠。懷內寶。怎做的眼前花。一個學吟詩寫字。一個學舞劍輪擲。乞求的兩個孩兒學成文武藝。一心待貨與帝王家。時坎珂受波查。且澆菜且看瓜。且種麥且栽麻。儘他人紛紜。甲第厭膏粱。誰知俺貧居陋巷。甘龕竊。今日個茅簷草舍。久以後博的個大纛高牙。

〔楊興祖云〕母親在上。您孩兒想來。啗這莊農人家。有甚麼好處。〔正旦唱〕

〔油葫蘆〕俺孩兒耕種鋤鉋。怕甚麼那裏也有人笑話。想先賢古聖未通達。〔楊謝祖云〕母親自古以來。可是那幾個。〔正旦唱〕有一個伊尹呵。他在莘野中扶犁耜。有一個傅說呵。他在巖牆下拏鑿錘。〔楊謝祖云〕這兩個都怎生來。〔正旦唱〕那一個

佐中興事武丁。那一個輔成湯放太甲。〔帶云〕休說這兩個人。〔唱〕則他那無名的草木年年發。到春來那一個樹無花。

〔天下樂〕今世裏誰是長貧。久富家。〔楊謝祖云〕母親。您孩兒想來。則不如學個令史倒好。〔正旦唱〕改。你個兒也波那。休學這令史。咱讀書的功名須奮發。得志呵做高官。不得志呵爲措大。〔帶云〕你便不及第回來呵。〔唱〕只守着個村學兒也還清貴煞。

〔王脩然領張千拏雜當上云〕老夫王脩然。奉聖人的命。着往河南路勾遷義細軍。本合着有司家勾取。恐怕有司家擾民。老夫親自勾軍。來到此開封府西軍莊。有一家兒人家。姓楊。這廝替他當軍二十餘年。我拏住這廝道。楊家兩個孩兒。成人長大。可以着他親自當軍去。兀那廝。此話是實麼。〔雜當云〕並無虛言是實。〔王脩然云〕既然如此。你就引着我到他家去。〔張千云〕楊家有人麼。出來見勾軍的大人咱。〔楊興祖云〕理會的。我見大人去。〔做見王脩然跪科云〕大人喚小的每有何事。〔王脩然云〕兀那小廝。你是楊家的。你家裏再有甚麼人。喚出來。〔楊興祖做報正旦科云〕母親有遷軍的王大人在於門首哩。〔正旦云〕孩兒也。洒掃了草堂。我自接待去咱。〔正旦見科〕〔王脩然云〕兀那婆子。你是那西軍莊楊家麼。〔正旦云〕老身家便是。〔王脩然云〕老夫勾遷義細軍。拏住這個小廝。他說道是貼戶。替你家當了二十年軍也。你爲什麼要他替來。〔正旦唱〕

〔憶王孫〕則爲這孩兒每幼小且饒咱。〔王脩然云〕小廝每長立成人也。〔正旦唱〕今日個長立成人。俺可也合替他。〔王脩然云〕你家裏丁產多。〔正旦唱〕雖然是丁產多。時也告乏。〔王脩然云〕他替你家當了二十年也。〔正旦唱〕則他這數年家。將俺寡婦孤兒耽待煞。

〔做拜謝雜當科〕〔王脩然云〕兀那婆子。你爲何拜他。〔正旦云〕大人。這軍身元是俺家的。多虧這貼戶替俺當了二十年。今年輪也輪着俺家當了。〔王脩然云〕好個一家兒本分的人家。有了軍身也放了那小廝。你自

營生去。〔雜當云〕謝了爺爺。不要孩兒每當了軍。我也無甚事。賣葱菜兒去也。〔下〕〔王脩然云〕兀那婆子。你有兩個小廝。着那一個小廝當軍去。〔正旦云〕請大人下馬來。到草堂上坐。老身有兩個孩兒。隨大人揀一個當軍去便了。〔王脩然云〕兀那婆子。老夫隨處選軍。不會停一時半霎。你請老夫下馬來。到草堂上。兩個小廝隨分揀一個去。老夫便下馬來。到草堂坐一坐。怕做甚麼。〔王脩然做坐科〕〔正旦同陽興祖謝祖叩頭科〕〔王脩然云〕兀那婆子。老夫公家事忙。兩個小廝。着那一個小廝。跟老夫當軍去。〔正旦云〕老身有兩個孩兒。論禮呵。則着大的個孩兒當軍去。〔王脩然云〕兀那婆子。你說的是。我就依着你着大的個孩兒去。兀那小廝。你可肯去麼。〔楊興祖云〕大人在上。小人是楊興祖。從小裏習學武藝。兄弟是楊謝祖。從小裏頗看詩書。豈不聞家憑長子。國憑大臣。這軍役是俺家的。小人合該當軍去。〔楊謝祖跪云〕大人在上。小人楊謝祖。從小裏看書。雖然不會武藝。比及大人今日來。小人夜得一夢。跟着大人出征。夢中作了四句氣概詩。〔王脩然云〕你記的麼。〔楊謝祖云〕記的。早間抄寫在此。大人是看咱。小人正該當軍去。〔王脩然云〕有寫本將來我看。〔念科〕昨夢王師大出攻。夢魂先到浙江東。屯軍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峯。嗨。這小的有這等氣概。是軍伍中吉祥的勾當。這等呵着小的楊謝祖去。〔正旦云〕大人。小的個孩兒軟弱。他那裏去的。則着大的個孩兒當軍去。〔文脩然云〕兀那婆子。你着這大的個孩兒當軍去。他會什麼武藝來。〔正旦唱〕

〔醉中天〕大孩兒幼小習弓馬。武藝上頗熟滑。可便凜凜身材。七尺八宜。攢帶堪披掛。〔王脩然云〕便着這小廝去也無傷。〔正旦唱〕這小的兒力氣又不加。則合向冷齋中閒話。從來個看書人。怎任兵甲。

〔王脩然云〕兀那婆子。端的着誰去。〔正旦云〕大的個孩兒有膂力去的。小的孩兒軟弱去不的。〔王脩然云〕兀那婆子。你說道大的孩兒有膂力去的。小的軟弱去不的。〔正旦云〕小的個孩兒本去不的。〔王脩然云〕噤聲。這婆子。你元說道兩個小廝。隨老夫揀一個去。那小的個楊謝祖。他夢見老夫選軍。做下四句氣概詩。我說道是軍伍中得這等識字的人。可多得用處。你左來右去。則着大的個孩兒去說。他有膂力可去得。小的個孩兒軟弱去不得。我想這大的個小廝。必然是你乞養過房螟蛉之子。不着疼熱。那小的個孩兒。是你親生嫡養。

便好道親生子着己的財。以此上不着他去。〔詩云〕老婆子心施巧計。將老夫當面瞞昧。兩三番留下小兒。必定是前家後繼。兀那婆子。你說的是。萬事都休。說的不是。張千。准備着大棒子者。〔正旦云〕大人都是老身的孩兒。着老身說甚麼那。〔王脩然云〕兀那婆子。你說你若不說呵。將大棒子來打呀。〔正旦云〕大哥二哥兒也。我說也說。則說你休怨者。〔王脩然云〕如何我說。前家後繼麼。〔正旦云〕告大人。暫息雷霆之怒。略罷虎狼之威。聽老身說一遍。咱亡夫在日。有一妻一妾。妻是老身。妾是康氏。生下一子。未曾滿月。因病而亡。這小的孩兒。楊謝祖。便是康氏之子。未及二年。和夫主也亡化過了。亡夫曾有遺言。着老身善覷康氏之子。經今一十八年。不曾有忘。此子與老身之子。一般看承。則是不別夫主之言。爲什麼則教大的個孩兒當軍去。那大小廝是老身親生的。陣面上有些好反呵。這小的個孩兒也。發送的老身入土。大人道不的個公子登筵不醉即飽。武夫臨陣不死則傷。倘或小的個孩兒當軍去呵。有些好歹。便是老身送了康氏之子。老身死後。有何面目見亡夫於九泉之下。只此老身本心。伏取大人尊鑑。〔王脩然驚科云〕婆子請起。這等是老夫差了也。便好道方寸地上生香草。三家店內有賢人。依着你則着大的個孩兒當軍去。可准備軍裝。〔楊興祖云〕恁的呵謝了大人。〔楊興祖做與旦兒刀子科云〕大嫂你近前來。我這把刀子。你兄弟數番家問我要。我不曾與他。今日我當軍去也。你若回家去時。就帶這把刀子。與你兄弟去。〔旦云〕楊大。我問你咱。你與我這把刀子。妳妳知道麼。〔楊興祖云〕不知道。〔旦云〕小叔叔知道麼。〔興祖云〕也不知道。〔旦云〕楊大。你好龐魯也。你與我這把刀子。妳妳不知。叔叔也不知。久已後俺兄弟帶出這把刀子來。則道春香抵盜了楊家的家私哩。〔王脩然云〕甚麼人這般鬧。〔正旦云〕你爲什麼這般鬧。〔旦云〕爲這把刀子。俺兄弟數番家問楊大要。楊大今日臨行也。與我這把刀子。着與俺兄弟。媳婦兒便道妳妳和叔叔知道麼。楊大道不知道。媳婦兒道既然不知。久已後我兄弟帶將出來。則道春香抵盜了楊家什麼家私哩。〔正旦云〕可打甚麼不緊。大人。楊大和媳婦兒爲一把刀子鬧來。〔旦跪科〕〔王脩然云〕這婦人是誰。〔正旦云〕這個是楊大媳婦兒。〔旦云〕大人。俺這把刀子。俺兄弟數番家問楊大要。楊大今日臨行也。與我這把刀子。着與我兄弟去。媳婦兒便道。妳妳和小叔叔知道麼。楊大道不知道。媳婦兒道。既然不知道。久已後我兄弟帶將出來。則道春香抵盜了楊家什麼家私哩。〔王脩然云〕嗨。這小

的又賢慧。春香。你將這把刀子來我看咱。好是把鎖鐵刀子。孩兒將的家去。與兄弟帶。久已後便有些爭競。到於官府中。你道選軍的王爺。然大人見來。這把刀子。久已後我與你做個大證見哩。〔旦云〕謹依大人鈞旨。〔正旦云〕孩兒每將酒來。大人。村酒不堪奉獻。可也是老身的一點敬心。〔王爺然做飲酒科〕將酒來。兀那婆子。老夫隨處選軍。水也不吃人的。你是個賢孝的人家。我便吃幾杯怕做甚麼。我吃了酒。你有甚麼話分付你那楊興祖。我便索去也。〔旦云〕楊大。你飲過酒者。則今日我手裏吃這盞酒。再也不要吃酒了。〔正旦云〕孩兒也。你那吃酒的日子有哩。〔唱〕

〔後庭花〕得志呵。你上金鑾。斟玉斚。賜宮花。簪髻髮。不得志呵。只飲着老瓦盆邊酒。看看那蒺藜沙上花。〔楊興祖云〕母親。有甚麼言語教道您孩兒咱。〔正旦唱〕欲要那衆人誇。有擎天的好聲價。忠於君能教化。孝於親善治家。尊於師守禮法。老者安。休擾亂他。少者懷想念咱。這幾椿兒莫悞差。

〔楊興祖云〕母親。還有甚麼言語教您孩兒咱。〔正旦唱〕

〔青哥兒〕兒呵。你不索問天。問天買卦也。只爲人消。人消的這物化。弄的我母子分離天一涯。見孩兒攀鞍跨馬。披袍貫甲。臂上刀扎。腰間箭插。就不由俺不撲簌簌淚如麻情牽掛。

〔楊興祖云〕則今日辭別了母親便索長行也。〔正旦云〕孩兒。路途上小心在意。楊謝祖別了你哥哥者。〔楊謝祖云〕哥哥。路上小心在意者。〔楊興祖云〕兄弟也。你在家中。好生侍奉母親。〔正旦唱〕

〔賺煞尾〕大的兒前赴戰場中。小的兒且在寒窗下。你守着這書冊琴囊硯匣。您哥哥劍洞槍林快廝殺。九死一生不當個耍。〔楊興祖云〕您孩兒托賴着母親的福蔭。若到陣上一戰成功。但得個一官半職。改換家門。可也母親訓子有功也。〔正旦唱〕我也不指望享榮華。只願你無事還家。〔做牽鋤頭科〕〔唱〕我把這農具收拾爲甚那。〔楊興祖云〕母親。收拾農具。可是爲何。〔正旦唱〕大哥也。恐怕你武不能戰伐。文不解書劄。〔帶

云」還家來。有良田數頃。耕牛四角。〔唱〕趁着個一犁春雨做生涯。〔正旦同楊謝祖旦兒下〕

〔王脩然云〕楊興祖。你休煩惱。我與你一封書。見兀里不罕元帥。說你一家兒賢孝的人家。必然擡舉你也。〔楊興祖云〕多謝大人。則今日便拜辭當軍去也。〔王脩然詩云〕今日勾軍在路途。楊家子母世間無。〔楊興祖詩云〕歸來身佩黃金印。方表英雄大丈夫。〔同下〕

〔音釋〕脩音消 縹音騷 乏扶加切 搗音查 珂珂上聲 糲那架切 蠶音毒 鮑音袍 達當加切

耙音罷 鏊音平聲 鋪抽鮓切 甲家上聲 發方雅切 那音拿 煞雙鮓切 咱茲沙切

耽都藍切 霎音殺 熟裳由切 滑呼加切 八巴上聲 替音呂 螟音名 鈴音零 慧音會

鑽音賓 聾音賈 髮方雅切 疾音疾 黎音梨 法方雅切 扎莊洒切 插抽鮓切 歛音

速 匣奚加切 殺雙鮓切 伐扶加切 剗莊洒切

楔子

〔卜兒王婆婆上云〕老身東軍莊人氏。王婆婆有個女兒喚做春香。嫁在西軍莊與楊興祖爲妻。女壻當軍去了半年。待取我那女孩兒春香家來。拆洗衣服。說了一個月。不見回家。我如今只得親自往西軍莊上。取那女孩兒去。〔詩云〕今去取春香。歸家拆舊裳。關鎖門和戶。親自到西莊。〔下〕〔正旦領旦兒上云〕自從楊大當軍去了。可早半年光景也。親家母常時寄信來。要媳婦兒春香去拆洗衣裳。如今正是農忙時節。孩兒無人送的去。怎好。〔旦云〕妳妳。着小叔叔送我家去。怕做甚麼。〔正旦云〕也道的是。喚秀才哥哥來。〔楊謝祖上云〕小生楊謝祖。哥哥當軍去了。我在書房中攻書。母親呼喚。不知有何事。〔見正旦科〕〔正旦云〕孩兒也。有親家母累次來取您嫂嫂家去。拆洗衣服。我不曾教去。如今又來取。爭奈農忙時節。無人送去。孩兒也。你休避辛勤。送你嫂嫂去咱。〔楊謝祖云〕別着個人送去也好。母親尋思波。嫂嫂年幼。哥哥又不在家。謝祖又年紀小。倘若那知禮者。見親嫂嫂親叔叔。怕做什麼。有那不知禮的。見一個年紀小的後生。跟着個年紀小的婦人。恐怕惹人笑話。〔正旦云〕兒也。便好道順父母之言。呼爲大孝。依着我的言語走一遭去。〔楊謝祖云〕母親的言語。不敢有違。您孩兒便送嫂嫂家去。〔正旦云〕你送到林浪嘴兒邊。可便回來。叫嫂嫂自去。〔楊謝祖云〕理會的。

〔正旦唱〕

〔仙呂賞花時〕可正是目下農忙難離摘。我也幾度徘徊無別劃。〔帶云〕待不教你去呵。〔唱〕爭奈我許的他明白。等收了蠶麥。直送到莊宅。

〔么篇〕依着我皓首蒼顏老妳妳。使着你個黃卷青燈的小秀才。且離了看書齋。小叔叔送嫂嫂。也非爲分外。〔帶云〕但送過山坡望見莊宅。〔唱〕教他獨自去。你便早回來。〔下〕

〔旦同楊謝祖行科〕〔楊謝祖云〕嫂嫂。我依着母親。送嫂嫂去。我將這包袱後頭跟着。請嫂嫂先行。〔旦云〕我依着叔叔先行。〔楊謝祖云〕說着話。可早來到林浪嘴上也。嫂嫂。這包袱你自將去。〔旦云〕叔叔。過了這林坡。望見莊宅也。叔叔再送我幾步兒咱。〔楊謝祖云〕嫂嫂。母親的言語。教我送到這林浪嘴兒。不爭送將過去。回家時母親若問我。謝祖難回話也。〔旦云〕叔叔說的是。講回去罷。〔楊謝祖云〕嫂嫂親家母行。多多上覆。無事早些來家。休教母親盼望。嫂嫂請行。謝祖回去也。〔下〕〔淨扮賽盧醫領啞梅香上詩云〕我是賽盧醫。行止十分低。常拐人家婦。冷鋪裏做夫妻。自家賽盧醫的便是。我去本府推官家行醫。我上看上他家個梅香。被我拐將出來。到這半路裏。他要養娃娃。他是個啞子。我怎麼看得他則在這裏睡着。等他養了再做計較。〔見旦忙起科〕大嫂拜揖。〔旦回禮科〕〔賽盧醫云〕大嫂。我有一個老婆。他要養娃娃。你是一般婦人家。煩你替我看一看。〔旦兒云〕我那裏會做收生的老娘。〔賽盧醫怒科云〕你不肯麼。這裏無人。我便打殺了你。〔旦兒云〕哥哥休鬧。我去看他便了。〔看科〕〔旦慌科云〕哥哥。他不死了也。〔賽盧醫云〕好好好。你身邊現帶着刀子哩。我活活的個人。他要養娃娃。你就一刀殺了他。便待干罷。你跟我去。萬事皆休。不跟的我去。我就奪這刀子殺了你。〔旦云〕哥哥是什麼話。饒我性命。〔賽盧醫奪刀科〕〔旦背云〕他如今行兇了。我婦人家怎對付的他。我且跟將去。一路上若有官府處。我可告他。楊興祖。則被你痛殺我也。罷罷罷。我跟將你去。〔賽盧醫云〕待我剝下你的衣服。將來與梅香穿上。就着這把刀子。割破他面皮。揣在懷裏。你休言語。跟着我走。〔旦兒云〕楊大也。則被你痛殺我也。〔賽盧醫詩云〕這個婦人家生得好。跟我去不用惱。前路上撞着人。快些兒跑跑跑。〔同下〕

〔音釋〕摘齋上聲 刮音擺 劃胡乖切 白巴埋切 麥音賣 宅音柴

第二折

〔正旦上云〕媳婦兒去了半月也。再沒一個信息。怎生得個人去接他回家也好。〔卜兒上云〕轉過隔頭。抹過屋角。此間便是楊家門首。我自入去。〔見科云〕親家母。好麼好麼。〔正旦云〕親家母。多時不見。〔卜兒云〕親家母。怎生失信。自從說着我女孩兒春香回家。拆洗衣服。可早一個月也。〔正旦云〕便是一月由他住。〔卜兒云〕我女孩兒不會來。〔正旦云〕不來也罷。且教孩兒你家住者。〔卜兒云〕親家母。你好葫蘆提也。〔正旦云〕我怎葫蘆提。〔卜兒云〕親家母。我一月前問你要女孩兒拆洗衣服。你只是不肯着他來。我今日親自來接他。你倒說在我家裏。這不是葫蘆提那。〔正旦云〕親家母。半月前送將媳婦兒去了也。〔卜兒云〕你教誰送去來。〔正旦云〕我教秀才哥哥送去來。半月也。你不見呵。可那裏去了。書房中秀才哥哥安在。〔楊謝祖云〕小生楊謝祖。正在書房中攻書。母親呼喚。須索見去。〔做見科云〕母親。你孩兒來了也。有何事分付。〔正旦云〕楊謝祖。我着你送嫂嫂去。你送到那裏回來了。〔楊謝祖云〕領着母親的言語。送到那林浪嘴兒。謝祖回來。嫂嫂自去了。〔正旦云〕孩兒。你敢做下來也。〔卜兒云〕親家母有什麼難見處。他哥哥不在家。你着他送去。他又青春。我女兒年少。他必然調戲我女孩兒。嗔怪不肯。是他所算了我女孩兒的性命也。〔楊謝祖云〕兀的不冤枉殺我也。〔卜兒云〕你知書不知禮。我和你見官去來。〔正旦云〕親家母且休鬧。嗒尋去來。媳婦兒春香。〔卜兒云〕女孩兒春香。〔楊謝祖云〕嫂嫂春香。〔連叫科〕〔正旦唱〕

〔正宮端正好〕只我那腹中愁。心頭悶。也何如大限臨身。〔帶云〕便好做大限臨身呵。〔唱〕合着雙眼都不問。今日個這愁悶何時盡。

〔滾繡球〕兒呵。嗒子母們緊廝跟。索與他打簸箕的尋趁恨。不得播土揚塵。又無個過往的人。左右的隣。你教我向着那一搭兒盤問。越寂寂四野無聞。謾踏殘萋萋芳草迷荒徑。凝望見段段田苗接遠村。〔帶云〕媳婦兒呵。〔唱〕知他那裏也安身。

〔做到林子前科〕〔丑扮牧童同伴哥上云〕伴哥。啐放牛去來。〔楊謝祖云〕哥哥每。你會見個婦人來麼。〔牧童云〕我見來。〔楊謝祖云〕在那裏。〔牧童云〕在那林浪裏蛆穰着哩。〔楊謝祖云〕哥哥那個不是死的。〔牧童云〕誰曾見那活的來。伴哥休惹事。啐回去來。〔下〕〔卜兒云〕聽說林浪中一個屍骸。准是我那女孩兒的。俺是看去咱。〔做看科〕〔正旦唱〕

〔倘秀才〕我也避不的臭氣怎聞。覷不的屍蟲亂滾。疑怪這鴉鵲成羣。繞定着這座墳。屍骸雖朽爛。衣袂尚完存。見帶着些三血痕。

〔滾繡球〕我這裏孜孜的覷個真。悠悠的說了魂。〔楊謝祖云〕母親。你怕怎麼。〔正旦唱〕兒呵。怎不教你娘心困。怎生來你這送女客了事的公人。〔卜兒云〕兀那死了的是我那孩兒也。〔正旦唱〕媳婦兒也。你心性兒淳。氣格兒溫。比着那望夫石不差分寸。這的就是你築墳臺。包土羅裙。則這半坵黃土誰埋骨。抵多少一上青山便化身。也枉了你這芳春。

〔卜兒云〕還說個甚麼。我女孩兒現今沒了。明有清官。我和你見官去來。〔淨扮孤同丑令史張千李萬冲上〕〔孤詩云〕小官姓鞏。諸般不懂。雖然做官。吸利打哄。小官乃本處推官。鞏得中是也。一來下鄉勸農。二來不見了個梅香。我如今就去尋一尋。擺開頭踏。慢慢的行者。〔卜兒跪下告科云〕好冤屈也。〔孤云〕你告什麼。〔卜兒云〕告人命事。〔孤云〕外郎。快家去來。他告人命事哩。休累我。〔令史云〕相公不妨事。我自有主意。〔孤云〕我則依着你。張千。接了馬者。〔令史云〕相公下馬來。整理這公事。張千。借個桌子來。等相公坐下。張千。拏過那一起人來。〔做拏衆跪科〕〔孤云〕外郎也。你不放了屁也。〔令史云〕不是我。〔孤云〕我聞一聞。真個不是你。哦。元來是那林浪裏一個死屍臭。外郎。你問他。我則不言語。〔令史云〕相公且住一邊。待我替你問。兀那婆子。你敢爲這屍首告狀麼。〔卜兒云〕正是爲這個屍首。〔令史云〕誰是屍親。〔卜兒云〕婆子是屍親。〔令史云〕兀那婆子。說你那詞因來。〔卜兒云〕大人可憐見。老身乃東軍莊人氏。姓王。有個女孩兒是春香。〔令史喝云〕噤聲。老弟子說詞因。兩片嘴必留不刺。罵馬屁眼也似的。俺這令史有七脚八手。你慢慢的說。〔卜兒云〕大人可憐

見。老身是東軍莊人氏。姓王。我有個女孩兒。喚做春香。嫁與西軍莊楊興祖爲妻。就是這婆子的大孩兒楊興祖。當軍去了。有小叔叔楊謝祖。數番家調戲我這女孩兒。見他不肯。將俺孩兒引到半路裏殺壞了。望大人與我做主咱。〔令史云〕兀那婆子。這屍首是麼。〔正旦云〕這衣服是。屍首不是俺媳婦兒的。〔令史云〕怎麼這衣服是。屍首不是你說我試聽咱。〔正旦唱〕

〔倘秀才〕被鴉鵲啄破面門。狠狗咬斷腳根。到底是自己孩兒看的親。〔孤云〕依着我則是打。〔正旦唱〕官人休發怒。外郎你莫生嗔。且聽咱從長議論。

〔令史云〕兀那婆子。人命的事。待議論甚麼。〔正旦唱〕

〔滾繡球〕人命事多有假。未必真。〔令史云〕我務要問成也。〔正旦唱〕要問時則宜慢。不可緊。爲甚的審緣因。再三磨問。也則是恐其中暗昧難分。〔令史云〕我是六案都孔目。〔正旦唱〕你倚恃你這牙爪威。〔令史云〕我這管筆着人死便死。〔正旦唱〕你調弄你這筆力狠。〔令史云〕我這枝筆比刀子還快哩。〔正旦唱〕你那筆尖兒快如刀刃。殺人呵須再不還魂。可不道聞鐘始覺山藏寺。到岸方知水隔村。你屈勘平人。

〔令史云〕張千打着他認那屍首去。〔孤云〕你休打他。你打死了他。你便償他的命。〔正旦唱〕

〔叨叨令〕這關天的人命事。要您個官司問。又不曾經檢驗。怎着我屍親認。現如今雨淋漓。正值着暑月分。那屍骸全毀爛。都是些蛆蟻。我其實認不的也。波哥。我其實認不的也。波哥。怎與他那從前模樣渾別盡。

〔楊謝祖拿刀子科云〕母親。兀的不是我哥哥的刀子。〔正旦云〕兒也。休覷他。〔令史云〕相公。你見麼。屍首傍邊放着一把刀子。這小廝看見。就慌了也。眼見的是這小廝欺兒殺嫂。兀那婆子。這刀子是您家的麼。〔孤云〕將來看我。倒好把刀子。總承我罷。好去切梨兒吃。〔正旦云〕這把刀子。是衣服是。屍首不是俺媳婦兒的。〔令史云〕兀那婆子。你媳婦兒在生時。怎麼模樣。〔正旦唱〕

〔四煞〕俺媳婦兒呵。臉搽紅粉偏生嫩。眉畫青山不慣顰。瑞雪般肌膚。曉

花般丰韻。楊柳般腰肢。秋水般精神。白森森的皓齒。小顆顆的朱唇。黑鬢鬢的烏雲。這裏又離城側近。怎不喚一行件作。仔細檢報緣因。

〔令史云〕兀那婆子。你着我檢屍。這夏間天道。你着我怎麼檢。檢不的了也。〔正旦唱〕

〔二煞〕則合將豔醋兒潑得來勻。勻的潤。則合將麝紙兒搭得來款。款的溫。爲甚來行兇。爲甚來起釁。是那個主謀。是那個見人。依文案本。遍體通身。洗垢尋痕。若是初檢時。不會審問。怕只怕那再檢日。怎支分。

〔令史云〕噤聲。這婆子好無理也。我是把法的人。倒要我教我這等這等。檢屍。你也曉的。春正夏四。秋九冬十。纔是檢屍的時分。如今正是六月天道。雨水也下了幾陣。暑氣蒸。蛆蟲鑽。筋骨凋零。眉目難分。不髮解脫。難以檢覆。張千。你去城裏喚一個巧筆丹青來。依着這屍首畫一個圖本。着這婆子畫一個字。領將這屍首去燒毀了。依着這屍傷圖本打官司。便與我燒了這屍首者。〔正旦云〕燒不的。〔令史云〕怎麼燒不的。〔正旦唱〕

〔二煞〕不爭將這屍傷彩。畫成圖本。則合把屍狀詞因依例申。便做道屍首傷殘。爪髮解脫。筋骨凋零。眉目難分。〔令史云〕可知檢不得了也。我照覷你只是領那屍首去燒了者。〔正旦云〕燒不的。燒不的。〔唱〕你道是難以檢覆。照覷屍親。許令燒焚。我只道不如生殯。且留着別冤屈。辨清渾。

〔令史云〕快燒了者。〔正旦云〕燒不的。〔唱〕

〔煞尾〕不爭難檢驗的屍首。燒做灰燼。却將那無對證的官司。假認了真。〔令史云〕天色晚了也。將這一行人牽到衙門裏去。〔做押起楊謝祖科〕〔正旦唱〕到來日急煎煎的娘親插狀論。怎禁他惡噉噉的曹司責罪緊。實吓吓的詞因不准信。慘可的殺人要承認。生刺刺的刑法枉推問。龕滾滾的黃桑杖腿筋。硬邦邦的竹簽着指痕。紆支支的麻繩箍腦門。直挺挺的廳前悶又昏。哭吁吁的連聲喚救人。冷丁丁的慌忙用水噴。雄赳赳的公人手脚眼。那時節敢將

你個軟怯怯的孩兒性命損〔下〕

〔令史云〕相公。這人命的事。非同小可。且到衙門裏。慢慢問他。〔孤云〕外郎。這場事多虧了你。叫張千去買一壺燒刀子與你吃咱。〔同下〕

〔音釋〕 簌音播 趁嘆去聲 躑音渣 誑音夏 嚇音黑 羣公上聲 勘坎去聲 月魚靴切 別邦耶

切 聲音貧 丰音風 森音參 襲音軫 件音五 疊欣去聲 燼音信 嗽音去聲 殄參上

聲 簽音僉 韃音姑 叮音鴉 丁音爭 起音九 限狠平聲

第二折

〔孤同令史李萬上〕〔孤詩云〕我做官人只愛鈔。再不問他原被告。上司若還刷卷來廳上。打的狗也叫小官。夜來勸農回家。那一起人告狀的。都與我拏將過來。外郎都憑你。我則不言語。〔令史云〕相公。那個婆子再三不肯認這屍首。我務要問成了。將那一行拏上廳來。〔張千押正旦同楊謝祖悲科上〕〔正旦云〕天那誰想有這場冤枉的事也。〔唱〕

〔中呂粉蝶兒〕不知那天道何如。怎生個善人家有這場點污。人命事不比其餘。若是沒清官無良吏。教我對誰分訴。早是俺活計消疎。更打著這非錢兒不行的時務。

〔醉春風〕天那。這冤枉幾時伸。憂愁甚日楚。但留的俺這雪霜也似白頭顱。兒也倒大來是福福。只索打會官司。吃會痛苦。受會恥辱。

〔做跪科〕〔令史云〕兀那婆子。是個刁狡不良的。左來右來。不肯認這屍首。這婆子你差了也。不合着這廝。送那嫂嫂去。眼見的調戲他那嫂嫂不從。怕你知道就殺了他嫂嫂。你當初別央及一個人送他。無這一場官司也。〔正旦唱〕

〔迎仙客〕怕不要倩外人那裏取工夫。正農忙百般無是處。因此上教小孩兒莫違阻。您娘親面囑付。送嫂嫂到一半程途。便回來看他自家去。

〔令史云〕這小廝和那嫂嫂敢不和麼。〔正旦唱〕

〔紅繡鞋〕他叔嫂從來和睦。〔令史云〕你這婆子替兒嫌婦那。〔正旦唱〕俺姑娘又沒甚傷觸。〔令史云〕一定是這小廝發意生情。殺了他嫂嫂也。〔正旦唱〕若說他發意生情。半星也無。〔帶云〕大人呵。〔唱〕您揣明鏡懸秋月。照肝膽察實虛。與俺那平人每好生做主。

〔令史云〕相公。兀那小廝見他那母親在這裏。左來右來。不肯招。我支轉這婆子。那小廝好友招了。兀那婆子。你保的你這孩兒不是殺人賊麼。〔正旦云〕我的孩兒我怎生保不的。〔令史云〕你去司房裏。畫一個字。領的你這孩兒出去。可不好麼。〔正旦云〕休道着老身畫一個字。便是等身圖也。畫與你。〔楊謝祖云〕母親你休去。他要打我也。〔正旦云〕外郎哥哥。老身去了時。你休打俺孩兒。〔令史云〕我不打他。〔又回科〕〔令史云〕兀那婆子。兩次三番的。你就是不去。我也要打他。你也護他不得。〔正旦云〕孩兒我去也。便打死你也休招。〔正旦下〕〔令史云〕祇候人把了門者。兀那小廝。你招了罷。〔楊謝祖云〕你着我招個甚麼。〔令史云〕不打不招。只得打。〔做打科〕〔楊謝祖云〕我委實不省的。你着我怎麼樣招。〔令史云〕兀那小廝。你來。我教你。你只說母親使我送俺嫂嫂去。我來到這無人處。我調戲嫂嫂。嫂嫂不肯。我拔出刀子來。止望就嚇成姦。爭奈嫂嫂堅執的不肯。是我一時間抽刀不入鞘。就殺了嫂嫂。你招了箇欺兄殺嫂呵。待三兩日後。我着人保你出去。〔楊謝祖云〕這等你就替我招了罷。〔令史云〕干我甚麼事。替你招。張千打着者。〔打科〕〔楊謝祖云〕我有何面目見母親哥哥。兀的不痛殺我也。〔正旦云〕兀的不打俺孩兒哩。〔祇候云〕不是打你孩兒。別問事哩。〔正旦云〕哥哥也。是打俺孩兒咱。〔祇候打攔云〕你休過去。別問事哩。〔正旦唱〕

〔晉天樂〕受摧殘。遭凌辱。這無情的棍棒。俺孩兒是有限的身軀。〔祇候做喚科云〕楊謝祖甦醒着。〔正旦唱〕你看麼。揪頭髮。將名姓呼。噴冷水。將形容來汚。打的來應心疼痛處。怎不教我放聲啼哭。常言道做者不避。避者不做。〔正旦做打閃過跪科〕〔唱〕我可便死待何如。

〔令史云〕張千。拏過那廝來。我着你把着門。你怎麼放過他來。〔孤做怒喝祗候科云〕好打。〔令史云〕兀那婆子。你歡喜咱。有了殺人賊也。〔正旦云〕外郎哥哥。那殺人賊有在那裏。〔令史云〕你孩兒對我說來。他道送嫂嫂回去。中途調戲嫂嫂。他堅意不肯。不誤間拔出刀子來。殺了他。招了個欺兄殺嫂也。〔正旦云〕外郎哥哥。你家裏敢有這般勾當。〔令史云〕您家裏有這般勾當。〔孤云〕我家倒有。〔正旦叫冤科云〕人命事關天關地。不會檢屍怎成的獄。〔令史云〕且莫說屍首毀壞。難以檢覆。現有衣服刀子。就是證見了也。〔正旦唱〕

〔上小樓〕你道屍毀爛。難以檢覆。焚燒了無個顯故。你道是招呼屍親。審問明白。止不過賍仗衣服。這件事有共無。總是個疑獄。且停推再三思慮。〔令史云〕你保的你這孩兒不是殺人賊麼。〔正旦云〕外郎哥哥。我的孩兒我怎麼保不的。〔令史云〕傻老婆子。你使他東頭去。他出的門往西去了。你怎麼得知道。〔正旦唱〕

〔么篇〕種地呵莫過主。知子呵莫過母。俺孩兒若犯了王條。違了法度。我便與了文書。着他來償命去。別無詞訴。便併殺了我個做娘的。償他媳婦。〔令史云〕兀那婆子。招狀是實了也。怎生饒的。〔正旦叫冤科云〕唱

〔滿庭芳〕似這等含冤負屈。拚着個割捨了三文錢的潑命。更和這半百歲的微軀。〔令史云〕潑婆子。你敢怎的。〔正旦唱〕你要我數說您大小諸官府。一刻的木笏司糊突。並無聰明正直的心腹。盡都是那細扒吊拷的招伏。把囚人百般拴住。打的來登時命卒。哎。這便是您做下的個死工夫。

〔令史云〕兀那老婆子。你是個鄉里村婦。省的甚麼法度。〔正旦唱〕

〔耍孩兒〕你休小覷我這無主的窮村婦。有句話實情拜復。俺孩兒從小裏教習儒。他端的有溫良恭儉。誰如俺孩兒行一步。必達周公禮。發一語。須談孔聖書。俺孩兒不比塵俗物。怎做那欺兄罪犯殺嫂的兇徒。

〔令史云〕這小廝又不曾打他。他自招了來。〔正旦云〕都似你這般打來。怕不招了。只是招便招。人心不服。

〔唱〕

〔五煞〕人死者不復生。那絃斷者怎再續。從來個罪疑便索從輕恕。磨勘成的文狀纔難動。羅織就的詞因到底虛。官人每枉請着皇家祿。都只是捉生替死。屈陷無辜。

〔令史云〕兀那婆子。你是個慣打官司刁狡不良的人也。〔正旦唱〕

〔四煞〕則你那細麻繩用竹簽批頭棍下腦箍。可不道父娘一椽皮和骨。便做那石鑄成骨節也。槌敲的碎。鐵鑄就的皮膚也。煅煉的枯。打得來沒半點兒容針處。方信道人心似鐵。您也忒官法如爐。

〔令史云〕兀那婆子。數長道短。好生無禮。我不怕你。他便是死的人也。〔正旦唱〕

〔三煞〕你休道俺潑婆婆無告處。也須有清耿耿的賽龍圖。大踏步直走到中都路。你看我磕着頭寫狀呈都省。洒着淚脚冤揭怨鼓。〔令史云〕你告呵告着誰。〔正旦唱〕單告着你這開封府令史。每偏向官長每模糊。

〔令史云〕將枷來枷了這小廝。下在死囚牢裏去。着這婆子隨衙聽候。〔做枷楊謝祖科〕〔孤云〕休着他帶這個輕枷。牽那一百二十斤的枷來與他帶。〔正旦唱〕

〔二煞〕我明明的眼覷着。暗暗的心自苦。那一面沉枷脖項難回顧。透枷拴深使釘來釘侵井口。窄將印縫鋪。恰便似刀攪着你這娘腸肚。望後來怎禁推搶。待向前去。又被揪摔。

〔尾煞〕叫吚吚苦痛殺我兒。哭啼啼沒亂殺母。把孩兒似死牛般拖奔的牢中去。〔做叫科〕好冤屈也。好冤屈也。〔唱〕則被這氣堵住我咽喉。叫不出屈。〔下〕

〔令史云〕相公。那婆子雖然不肯認屍。如今粧仗完備。那楊謝祖也葫蘆提招狀。眼見的這樁事問就了也。〔孤云〕外郎。這多虧了你。如今新官取次下馬也。還要做個準備。〔詩云〕正是一不做。二不休。攢就文書做死

囚。只等新官到來標斬字。那時方信我們兩個有權謀。〔同下〕

〔音釋〕 刷數滑切 福音府 辱如去聲 倩青去聲 睦音暮 觸音杵 實繩知切 甦音蘇 哭音

苦 服音扶 獄余去聲 僂商解切 屈區上聲 剗音產 突東盧切 腹音府 伏音扶

卒從蘇切 復音扶 物音務 續音徐 祿音路 辜音姑 骨音古 鑄茲宣切 煨端去聲

煉連去聲 窄齋上聲 推退平聲 搶鎗去聲 猝音租

第四折

〔淨賽盧醫拏棍領旦兒挑水桶上〕〔賽盧醫云〕自家賽盧醫的便是。自從拐將這個婦人來。他百般的不肯順我。更待干罷。白日裏五十棍。到晚也五十棍。每日着他打水澆畦。我直折倒死他春香。我如今吃杯酒去。回來打死你也。〔下〕〔旦兒云〕自從被這賊漢拐將我來。爲我不隨順他。朝打暮罵。着我打水澆畦。我待要告他。爭奈走不出去。似此怎了也。〔楊興祖領隨從上云〕自家楊興祖的便是。自拜別了母親。得了王脩然大人一封信用。見了兀里不罕元帥。看罷書呈。元帥大喜。不着我做散軍。就着我做領軍的頭目。托祖宗餘蔭。到於陣上。三箭成功。做了金牌上千戶。我今元帥根前。告了假限回家。探望母親去。小校遠遠的是一眼井兒。就着婦人的水桶。與我飲馬者。〔旦兒驚科云〕兀的不是楊大。〔楊興祖云〕兀的不是大嫂。〔旦兒做哭科〕〔楊興祖云〕大嫂。你怎生到這裏來。〔旦兒云〕自從你當軍去了。俺娘家取我拆洗衣服。小叔叔送我到半路裏回家去。誰想撞見賊漢。他喚做什麼賽盧醫。強要我爲妻。見我不隨順他。他將我朝打暮罵。着我每日打水澆畦。今日幸遇着你。須與我這受苦的春香做主。〔楊興祖云〕原來有這般勾當。那賊漢那裏。〔旦兒云〕他便來也。〔賽盧醫冲上云〕恰纔飲酒回來。我看這婦人挑水不會。〔旦云〕楊大。兀的不是那賊漢來了也。〔楊興祖云〕小校。與我拏住這廝。我試問他咱。〔做拏賽盧醫跪科〕〔楊興祖云〕兀那廝。這婦人是誰。〔賽盧醫云〕是我的老婆。〔楊興祖云〕是我的渾家。你如何拐將來。〔賽盧醫云〕是你的老婆。這等呵。我可也原封不動。送還你罷。〔楊興祖云〕這廝無理。拐帶良人妻子。拏去開封府裏見王脩然大人去來。〔同下〕〔王脩然領張千李萬上〕〔王脩然詩云〕王法條條誅濫官。爲官清正萬民安。民間若有冤情事。請把勢劍金牌仔細看。老夫大興府尹

王脩然自還軍回來。累加官職。賜與我勢劍金牌。先斬後奏。專一體察濫官污吏。採訪孝子順孫。今日來到這河南府審囚刷卷。我爲那西軍莊楊氏那一家兒賢孝。我在郎主根前。保奏過了。領郎主的命。着我封贈那一家兒去也。爭奈審囚刷卷。是國家的大事。不敢差誤。且待我審了囚。刷了卷。方纔封贈那楊家也未遲哩。今日陞廳坐衙。當該令史那裏。〔張千云〕當該令史安在。〔令史上〕〔見科〕〔王脩然云〕令史。你知道麼。我奉郎主的命。着我審囚刷卷。便宜行事。我將着勢劍金牌。先斬後奏。你若文案中有半點兒差遲。我先切了你顆髓頭。將文案來。〔令史云〕理會的。我先將這宗文卷。與大人試看咱。〔令史做遞文書科〕〔王脩然云〕是什麼文卷。〔令史云〕這是鞏推官問成的。楊謝祖欺兄殺嫂。〔王云〕這個名兒。我那裏聽的來。〔做沉吟猛省科云〕我的是是那西軍莊楊家小的個孩兒。是楊謝祖。令史。你問成了那賊仗完備麼。〔令史云〕完備有賊仗。〔令史遞刀子衣服科〕〔王脩然云〕這的是行兇的刀子。〔做看刀子科云〕我那曾見這刀子來。〔做尋思科〕這小廝怎犯下這的罪過。我想天下多少同名同姓的來。休問是與不是。將這楊謝祖拏出來。我是問咱。〔張千拏楊謝祖帶枷上〕〔令史云〕張千。將那一行人拏上廳來。〔楊謝祖跪科〕〔王脩然云〕兀那小廝。擡起頭來者。〔楊謝祖做擡頭科〕〔王脩然做驚科云〕可知是這個小的。早不曾先封贈他一家兒去。我當初奏過這一家賢孝。今日這廝却犯下十惡大罪。若是郎主知道呵。俺先就下個落保的罪了。想人也有見不到處。兀那小廝。你有甚麼不盡的詞因。我根前伸訴。我與你做主。〔謝祖云〕小的每西軍莊人氏。〔令史打撓云〕西軍莊人氏。哥哥楊興祖。兄弟楊謝祖。哥哥當軍去了。他調戲他嫂嫂不肯。他殺了他嫂嫂也。〔王脩然云〕誰問你來。兀那小廝。你說。〔楊謝祖云〕西軍莊人氏。〔令史云〕西軍莊人氏。〔王脩然云〕張千。探下去。着他口中啣着板子。吊下來便打。兀那小廝。你說。〔楊謝祖云〕小人是西軍莊人氏。〔令史又撓科〕〔王脩然云〕張千。與我打這廝者。〔打令史重啣板子科〕〔楊謝祖訴詞云〕告大人。停嘆息。怒聽小人細說緣故。一父母生我兄弟兩人。侍奉着年高的老母。更有個嫂嫂春香。嫡親的四口兒家屬。王脩然大人親來還軍。勾到俺同居共戶。道他貼了二十餘年。到今年你索當做。俺哥哥赴役當軍。小生在書房讀書如故。親家母來問俺母親告假。要他的女孩兒家去。那時是五月中旬。正是農忙時務。無人送俺嫂嫂回家。書房裏來喚謝祖。母親說送過林浪嘴兒。你回來着

他自去。多不到半月十朝。親家母又來探取。他道女孩兒不會到家。驚的俺母親進退無措。親家母和俺唱叫。須索便與他尋去。他兩個前面先行。小人在後面跟覷。便和俺廝拖廝拽。又無個尋覓去處。撞見着放牛牧童。向他行問個前路。他道林溪中有個婦人。不知他爲何身故。親家母覷了容顏。便和俺爭官告府。正撞見勸農官人。官人行不容分訴。便將我弔拷綑扒。打的無容針處。全憑着這令史口內詞因。葫蘆提取下招狀。到如今苦陷囚牢。請大人心下忖慮。小的每把筆來尙自腕怯。怎生敢提刀狠毒。強揣與我個欺兄殺嫂的罪名。大人也。委實的啣冤負屈。〔王脩然云〕律意雖遠。人情可推。重囚每兩眼淚滴在枷鎖上。閣不住落於地上。直至九泉。其地生一草。叫做感恨草。結成一子。如梧桐子大。刀劈不能碎。斧砍不能開。天地無私。顯報如此。俺這衙門如鍋竈一般。囚人如鍋內之水。祇候人比着柴薪。令史比着鍋蓋。怎當他柴薪爨炙。鍋中水被這蓋定。滾滾沸沸。不能出氣。蒸成珠兒。在那鍋蓋上滴下。就與那囚人啣着冤枉滴淚一般。〔詩云〕淚滴枷稍恨已深。氣藏胸腹苦難禁。口中不語垂雙淚。表出啣冤負屈心。這公事前官問定也。曾有准伏來麼。〔令史云〕不曾有准伏支狀。〔王脩然詞云〕但凡刑人必然屍親有准伏。方可定罪。這小廝廳前跪下。閣不住眼中垂淚。他本是一個寒儒。怎犯下十惡大罪。方信道日月雖明。不照那覆盆之內。我爲甚重推重審。却不道人性命關天關地。張千。且把犯人帶去。待我再問者。〔張千帶楊謝祖同下〕〔令史做慌科云〕喚李萬來。〔李萬上云〕哥哥喚我做甚麼。〔令史云〕李萬好兄弟。你將着這紙筆。不問那裏。尋着那楊謝祖的母親。賺他畫一個字。殺了那小廝。也完了這一樁事務。〔李萬云〕着我拿一張紙去。賺那婆子畫一個字。你家裏也養着那好兒好女哩。便好道人命關天。我賺他畫了這個字。殺了他孩兒。便是我殺了他。外郎也。你便會做這些好勾當。我去不的。〔令史做怒科云〕你說這廝無理麼。張千。〔張千上云〕哥哥。你喚我做什麼。〔令史云〕你去賺那楊謝祖母親。畫一個字。將那小廝殺了。也完了這一樁事務。以後有好差使。我養活你幾遭。〔張千云〕哥也打甚麼不緊。這個都是一衙門的事務。我走將去。便叫那婆子畫個字來。哥你則放心。〔令史云〕好兄弟。你則疾去早來。〔張千下〕〔李萬云〕張千。這錢這等好使。令史使我不肯去。你就肯去。張千。你家裏也養着好兒好女哩。比你出衙門時。我攛着那前街後巷。先尋着那婆子。着他死也不要畫這一個字。人生那裏不是積福處。〔下〕〔正旦上做痛哭〕

科云「楊謝祖兒也。則被你痛殺我也。」唱「

【雙調新水令】爲兩個業冤家。使我一日淚千行。點點兒滴在我這胸上。想那當軍的臨戰場。坐牢的赴雲陽。急的我寸斷肝腸。這把老骸骨着誰葬。

【駐馬聽】可着我半路裏孤孀。臨老也還行絕命方。一家冤障。莫不是我前生燒着什麼斷頭香。云「夜來則是半夜前後。」唱「聽的把犯罪的赦免出牢房。當軍的釋放還鄉黨。」云「兀的不是大哥。兀的不是二哥。恰待抱頭相哭。」唱「覺來時我心兒裏空悵悵。呀。原來夢是我心頭想。」

「張千拈紙筆上見正旦科云」兀的不是那婆子。我那裏不尋你到。你歡喜咱。如今拈住那殺人賊了也。來來來。你畫一個保狀。保出你那孩兒來。正旦做畫字科。李萬仲上云「兀那婆子。你休畫字。你畫了這個字呵。你那孩兒便是死的人也。張千你做的好事那。」正旦唱「

【喬牌兒】天那。則他走的來脚步兒忙。說的來語言兒詐。若不是李押獄白破你張千謊。待教俺孩兒將人命償。

【水仙子】你便瞞過衙。冤負屈老婆娘。送了俺孩兒得什麼賞。你全無那于公陰德高門望。張千云「李萬。你做的好勾當也。」正旦唱「呀。也要你兒孫向上長。恨不得飛騰到那審囚的官行。我手脚兒不知高下。身肢兒沒處頓放。空教我腹熱腸慌。」

「張千揪李萬云」李萬。你好好好。外郎使我來。賺這婆子畫一個字。你走將來。和這婆子說了。不肯畫這個字。我和你見外郎去。李萬揪張千云「你要見外郎去。我和你見王脩然大人去來。」同下。王脩然云「令史。准伏有了麼。押過那小廝來者。」張千押楊謝祖上科。王脩然云「今日務要完了這樁公事。」令史云「張千。好不會幹事。眼見那婆子也來了。只這一個字。便這等難畫。」正旦慌上磕令史頭科。令史云「兀那婆子。你慌

怎麼〔正旦云〕你道我慌怎麼〔唱〕

〔沽美酒〕做兒的上法場。做娘的痛着忙。抵多少河裏孩兒岸上娘。我可
是慌也。那可是慌。俺孩兒生死這時光。

〔太平令〕則恁這公廳上將人問枉。去來彼我與你大人行。打一會官防。
〔正旦拖令史見官跪下叫屈科〕〔唱〕大人呵。你下筆處魂飄魄蕩。刀過處雪飛霜降。
休道是棍棒拷傷。我這脊梁呀。與不的准伏無冤的招狀。

〔叫屈科〕〔王脩然云〕怎生冤屈。〔正旦云〕外郎不會檢屍。又不曾招呼屍親。〔王脩然云〕令史。他說你不
會檢屍。又不曾招呼屍親哩。〔令史云〕小人招呼屍親。識認的明白了也。〔正旦云〕你招呼那家屍親來。〔令
史云〕我招呼那死的爺娘家屍親認識的明白了也。〔正旦云〕他爺娘家是屍親。俺公婆家不是屍親。不爭
俺這孩兒與他償了命。倘若牽住那殺人賊呵。可着誰償俺孩兒的命。大人可與俺這孤兒寡婦做主咱。俺是
這鄉裏的婆子。不會打您這城中的官司。〔王脩然云〕似這等呵。着老夫怎生下斷。〔楊興祖同旦兒上云〕大
嫂。你則在衙門首住者。我見大人去。張千報復去。道有楊興祖來見。〔張千云〕理會的。喏。報大人得知。有楊興
祖求見。〔王脩然云〕是楊興祖。快着他過來。〔張千云〕着過去。〔楊興祖做見科云〕大人。楊興祖回來了也。
〔王脩然云〕兀的不是楊興祖。得了什麼官那。〔楊興祖云〕與祖賴大人虎威。見了兀里不罕元帥。一戰成功。
現今陞授金牌上千戶。〔王脩然云〕你歡喜麼。〔楊興祖云〕可知歡喜哩。〔王脩然云〕廳增直下一個婆婆兒。
你是看咱。〔楊興祖云〕兀的不是母親。〔正旦云〕兀的不是楊大兒也。則被你痛殺我也。〔王脩然云〕楊興祖。
兀那個帶枷的人。你再看咱。〔楊興祖云〕兀的不是兄弟。〔楊謝祖云〕哎。哥也。苦痛殺我也。〔王脩然云〕兀
那楊興祖。他是你的誰人哩。〔楊興祖云〕大人。這是我的親兄弟。怎做的誰人。〔王脩然云〕你當軍去。他殺了
你媳婦兒春香也。〔楊興祖云〕大人可憐見。春香現有哩。〔王脩然云〕春香在那裏。快喚將來。〔旦兒做見正
旦悲科云〕母親也。則被你痛殺我也。〔正旦云〕孩兒也。你在那裏來。險些兒不送了楊謝祖的性命。則被你
想殺我也。〔楊興祖云〕母親。被一個賊漢賽廬醫。將春香拐帶去了。您孩兒連那賊漢也牽將來了也。〔王脩

然云「張千。與我拏過這廝來者。」張千做拿賽盧醫上見跪科云「大人可憐見。拐了鞏推官的梅香。也是我來。強要春香做老婆。也是我來。大人饒便饒。若不饒我。也不消打下死囚牢裏去。只到我家廂兒裏取一帖藥來。煎與我吃。我這兩隻脚登時就直了也。」王脩然云「一行人聽我下斷。本處官吏。刑名違錯。杖一百。永不敘用。賽盧醫強奪妻女。市曹中明正典刑。王氏妄告不實。杖斷八十。」旦兒云「告大人。母親年老。春香替杖。」王脩然云「這媳婦直恁般賢孝。姑看春香面。罰銅折贖。有罪的斷遣分明。您一家兒聽老夫加官賜賞。楊興祖。爲你替弟當軍。拏賊救婦。加爲帳前指揮使。春香。爲你身遭擄掠。不順他人。可爲賢德夫人。楊謝祖。爲你奉母之命。送嫂還家。不幸遭逢人命。官司絕口。不發怨言。可稱孝子。加爲翰林學士。兀那婆婆。爲你看親生子。邊塞當軍。着前家兒在家習儒。甘心受苦。不認人屍。可稱賢母。加爲義烈太夫人。」正旦等拜謝科「唱」

【收江南】呀。那知道今日呵。也有這風光。則俺一家兒都脫離了地獄。到天堂。穩請受五花官誥。喜非常。謝你個大恩人在上。兀的不教咱生死也難忘。

「王脩然云」只今日就這開封府堂上。審下酒臥番羊。做一個人天慶賞的筵席。你道爲甚麼來。「詞云」則爲這哥哥替弟當軍去。帶累的小叔爲嫂打官司。若不是王脩然審囚大斷案。怎發付救孝子賢母不認屍。

「音釋」 哇音奚 屬繩朱切 毒東盧切 變音竄 賺音湛 誑光去聲 塞音賽 審音隆

題目

送親嫂小叔枉招罪

正名

救孝子賢母不認屍

邯鄲道省悟黃梁夢雜劇

馬致遠撰

第一折

〔沖末扮東華帝君上詩云〕閬苑仙人白錦袍。海山銀闕宴蟠桃。三峯月下鶯聲遠。萬里風頭鶴背高。貧道東華帝君是也。掌管羣仙籍錄。因赴天齋回來。見下方一道青氣。上徹九霄。原來河南府有一人。乃是呂岩。有神仙之分。可差正陽子點化此人。早歸正道。這一去使寒暑不侵其體。日月不老其顏。神鑪仙鼎。把玄霜絳雪。燒成玉戶金關。使姹女嬰兒配定。身登紫府朝三清。位列真君。名記丹書免九族。不爲下鬼。閻王簿上除生死。仙吏班中列姓名。指開海角天涯路。引的迷人大道行。〔下〕〔正旦扮王婆上云〕老身黃化店人氏。王婆是也。我開着這個打火店。我燒的這湯鍋熱着。看有甚麼人來。〔外扮呂洞賓騎驢背劍上詩云〕策蹇上長安。日夕無休歇。但見槐花黃。如何不心急。小生姓呂名岩。字洞賓。本貫河南府人氏。自幼攻習儒業。今欲上朝進取功名。來到這邯鄲道黃化店。饑渴之際。不免做些茶飯吃。到的這店門首。將這蹇衛拴下。將這二百文長錢。糴些黃梁。兀那打火的婆婆。央你做飯與我吃。行人貪道路。你快些兒。〔王婆云〕客官你好急性也。饒一把兒火者。〔洞賓云〕我已不的選場中去哩。〔正末上云〕貧道覆姓鍾離。名權。字雲房。道號正陽子。京兆咸陽人也。自幼學得文武雙全。在漢朝曾拜征西大元帥。後棄家屬。隱遁終南山。遇東華真人。授以正道。髮爲雙髻。賜號太極真人。常遺頌於世。〔頌云〕生我之門死我戶。幾箇惺惺幾箇悟。夜來鐵漢自尋思。長生不死由人做。今奉帝君法旨。教貧道下方。度脫呂岩。來到這邯鄲道黃化店。見紫氣沖天。當必在此。我想世間人好不識賢愚也呵。

〔唱〕

〔仙呂點絳脣〕混沌初分。生人廝恩。誰持論。旋轉乾坤。這都是太上。傳心印。

〔混江龍〕當日個會逢關尹。至今遺下五千文。大剛來玄虛爲本。清淨爲門。雖然是草舍茅菴。一道土。伴着這清風明月。雨閒人。也不知甚的秋甚。

的春。甚的漢甚的秦。長則是習疎狂。就懶散。伴粧鈍。把些三個人間富貴。都做了眼底浮雲。

〔云〕想世人爭名奪利。何苦如此。〔唱〕

〔油葫蘆〕莫厭追歡笑語頻。但開懷好會賓。尋思離亂可傷神。俺閒遙遙獨自林泉隱。您虛飄飄半紙功名進。你看這紫塞軍黃閣臣。幾時得個安閒分。怎如我物外自由身。

〔天下樂〕他每得到清平有幾人。何不早抽身。出世塵。儘白雲滿溪鎖洞門。將一箇經手自繙。一爐香手自焚。這的是清閒真道本。

〔笑云〕原來神仙在這裏。〔做入店見科〕〔洞賓云〕一箇先生好道貌也。〔正末云〕敢問足下高姓。〔洞賓云〕小生姓呂名岩。字洞賓。〔正末云〕你往那裏去。〔洞賓云〕上朝應舉去。〔正末云〕你只顧那功名富貴。全不想生死事急。無常迅速。不如跟貧道出家去。〔洞賓云〕你這先生。敢是風魔的。我學成滿腹文章。上朝求官應舉去。可怎生跟你出家。你出家人有甚好處。〔正末云〕俺出家人自有快活處。你怎知道。〔唱〕

〔金盞兒〕上崑崙。摘星辰。觀東洋海則是一掬寒泉滾。泰山一捻細微塵。天高二二寸。地厚一魚鱗。擡頭天外觀。無我一般人。

〔洞賓云〕這先生開大言。似你出家的有甚麼仙方妙訣。驅的甚麼神鬼。〔正末云〕出家人長生不老。煉藥修真。降龍伏虎。到大來悠哉也呵。〔唱〕

〔後庭花〕我驅的是六丁六甲神。七星七曜君。食紫芝草千年壽。看碧桃花幾度春。常則是醉醺醺。高談闊論。來往的盡是天上人。

〔洞賓云〕俺做了官。也有受用處。〔正末云〕你做官受用得幾多。俺這神仙的快樂。與你俗人不同。你聽我說那快樂處。〔唱〕

〔醉中天〕俺那裏自潑村醪嫩。自斬野花新。獨對青山酒一尊。閒將那朱

頂仙鶴引。醉歸去。松陰滿身。冷然風韻。鐵笛聲吹斷雲根。

〔云〕你跟我出家去來。〔洞賓云〕俺爲官居蘭堂。住畫閣。你這出家人。無過草衣木食。乾受辛苦。有甚麼受用快活處。〔正末唱〕

〔金盞兒〕俺那裏地無塵。草長春。四時花發常嬌嫩。更那翠屏般山色對柴門。雨滋棕葉潤。露養藥苗新。聽野猿啼古樹。看流水繞孤邨。

〔洞賓云〕我學成文武雙全。應過舉做官。可待富貴有期。你教出家去呵。怎生便得神仙做。〔正末云〕你自不知。你不是箇做官的。天生下這等道貌。是個神仙中人。常言道一子悟道。九族升天。不要錯過了。〔唱〕

〔醉鴈兒〕你有那出世超凡神仙分。繫一條一抹條。帶一頂九陽巾。君敢着你做真人。

〔洞賓云〕俺爲官的。身穿錦段輕紗。口食香甜美味。你出家人草履麻絲。餐松啖柏。有甚麼好處。〔正末云〕功名二字。如同那百尺高竿。上調把戲一般。性命不保。脫不得酒色財氣這四般兒。箇悠悠鼓鑿鑿。人鬧吵在虛空。怎如的平地上來。平地上去。無災無禍。可不自在多哩。〔唱〕

〔後庭花〕酒戀清香疾病。因色愛荒淫。患難根財貪。富貴傷殘命。氣競剛強損陷身。這四件兒不饒人。你若將他斷盡。便神仙有幾分。

〔洞賓云〕我十年苦志。一舉成名。是荷包裏東西。拿得定的。神仙事渺渺茫茫。有什麼准程。教我去做他。〔正末唱〕

〔醉中天〕假饒你手段欺韓信。舌辯賽蘇秦。到底個功名由命不由人。也未必能拿准。只不如苦志修行謹慎。早圖個靈丹腹孕。索強似你跨青驢躑躅風塵。

〔洞賓云〕聽他說甚麼。不覺神思困倦。且睡一會咱。〔做睡科〕〔正末云〕正說着話。他就睡了好蠢人也。〔唱〕

〔一半兒〕如今人宜假不宜真。則敬衣衫不敬人。題起修行耳怕聞。直恁

的沒精神。一半兒應承一半兒盹。

〔云〕這人俗緣不斷。呂岩也你既然要睡。我教你大睡一會去。六道輪迴中走一遭。待醒來時。早已過了十八年光景。見了些酒色財氣。人我是非。那其間方可成道。〔詩云〕氣爲強弱志爲先。努力須當莫換肩。捱出這番難境界。更添疾苦一番仙。〔唱〕

〔金盞兒〕比及你米淘了塵。水饒的滾。我教這一顆米內藏時運。半升鍋裏煮乾坤。投至得黃梁炊未熟。他清夢思猶昏。我教他江山重改換。日月一番新。

〔云〕您睡着了。貧道自赴蟠桃會去也。〔唱〕

〔賺煞〕羽衣輕。霓旌迅。有十二金童接引。萬里天風歸路穩。向蓬萊頂上朝真。笑欣欣袖拂白雲。宴罷瑤池酒半醺。爭奈你個唐呂岩性蠢。偏不肯受漢鍾離教訓。又則索跨蒼鸞。飛上九天門。〔下〕

〔洞賓夢上云〕兀那王婆。那先生去了也。〔王婆云〕去久了。〔洞賓云〕飯熟也未。〔王婆云〕還饒一把火兒。〔洞賓云〕王婆。我也等不的你那飯了。誤了我程途。我上的蹇驢。便索長行去也。〔下〕〔王婆云〕呂岩去了也。他那裏知道我非凡人。乃驪山老母。一化上仙法旨。着呂岩看破了酒色財氣。人我是非。那其間纔得返本朝元。重回正道。〔詩云〕漢鍾離點化玄機。度呂岩省悟心回。待此人功成行滿。同共赴閬苑瑤池。〔下〕

〔音釋〕 燒瘡詐切 邯音寒 鄆音丹 沌音遁 恩音混 塞音賽 函音咸 緡音番 冷音凌 邨

與村同 條音切 躑音直 躑音逐 盹敦上聲 鐺音攢 蠶春上聲 穉音梨

楔子

〔正末改扮高太尉同旦兒兩條上云〕老夫殿前高太尉的便是。嫡親的三口兒家屬。夫人早亡。止有箇女孩兒。喚做翠娥。自十七年前。呂岩應過舉。拜兵馬大元帥。老夫見他好武藝。就招他爲婿。所生一兒一女。近日蔡州反了。吳元濟好生猖獗。朝廷着呂岩領兵征討。他如今辭別了老夫前去。我索丁寧囑付他幾句言語。這早

晚敢待來也。〔洞賓扮元帥上詩云〕平生慷慨習陰符，秉鉞臨戎出帝都。男兒三十不得志，枉作堂堂大丈夫。某呂岩自到京都，棄文就武，加某爲兵馬大元帥，與高太尉作贊，可早十八年光景，得了一雙兒女。今有蔡州吳元濟反亂，聖人的命，着某統兵征討。今日辭別了岳父，便索長行也。〔做見科云〕您孩兒點就人馬，則今日便行。父親好觀當一雙兒女者。〔高太尉云〕孩兒，你此一去，這妻子身上，有我不必留心。你與國家好生出力，千經萬典，忠孝爲先。你須恤軍愛民，不義之財，少要貪圖。豈不聞金玉滿堂，未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我這般說呵，也只爲你執掌軍權，怕你重利而輕義，失了道心。你切記者，左右將酒來。我親手與孩兒把一盃送行。〔做把酒科唱〕

〔仙呂賞花時〕則我是皓首蒼顏高太尉，別無甚親人，則覷着你兒幼小女嬌癡，想爲人在世，最苦是生離。

〔云〕孩兒再飲一盃。〔洞賓云〕我吃不得了。〔高太尉唱〕

〔么篇〕滿飲陽關酒，一盃。〔洞賓做吐科云〕您孩兒吃不得了，心中有些不好，吐了兩口血。這酒元來傷人。您孩兒再也不吃這酒了。〔高太尉云〕既是傷着你的心，再也休吃這酒罷。〔洞賓云〕父親放心。您孩兒不吃了。辭別父親，便索長行。〔高太尉云〕你休忘了我的言語，着心記者。〔唱〕則要你在意扶持唐社稷，囑付了，又重題，但願的功成破敵，早唱凱歌回。〔下〕

〔洞賓云〕則今日領本部人馬，收捕吳元濟走一遭去。〔詩云〕賊寇無端逞兇頑，殺聲振地撼天關。託賴聖人洪福大，不得成功誓不還。〔下〕

〔音釋〕 猖音昌 獬音決 稷將洗切 敵丁梨切 撼舍去聲

第二折

〔旦兒上云〕妾身翠娥，是高太尉的女兒。自從父親招了呂岩爲婿，又早十八年光景，他跟前得了一雙兒女。如今呂岩收捕吳元濟去了。我和魏尚書的兒子魏舍，有些不伶俐的勾當，約定今日相會。怎生不見來。〔淨扮魏舍上云〕湛湛青天不可欺，兩個確嘴撥天飛。則有一箇飛不動，爭奈身上沒穿的。自家姓魏，我父親是

魏尚書。人皆稱我爲魏舍。我和呂岩的渾家。有些不伶俐的勾當。呂岩征西去了。他教我今日來他家走一走。來到這門首。前後沒一人。我叫一聲。高大姐開門來。〔做見科〕〔旦兒云〕你來了也。我正等你哩。嚕兩個家裏吃幾杯酒。打開這窗。若有人來。便往這窗子裏出去。〔淨云〕正是。嚕且慢慢的飲酒耍子。〔洞賓上云〕某乃呂岩。奉聖人的命。統領三軍。收捕吳元濟。到的陣面上。賣了一陣。與了我三斗珍珠。一提黃金。領軍回還。來到家門首。接了馬者。老院公也不見。前後無一箇人。夫人也不知在那裏。進到這臥房門首。有人在裏邊說話。我試聽咱。〔旦兒云〕嚕兩個正好吃酒哩。〔淨云〕若陣亡了呂岩。我就娶你。〔旦兒云〕呂岩死了。我不嫁你。嫁那個。〔洞賓云〕兀的不有姦夫了。我踏開這門咱。〔做踏門科〕〔淨云〕不好了。有人來也。我往吊窗裏跳出去。走走。〔洞賓云〕姦夫走了也。我問你吃酒的是誰。〔旦兒云〕沒人。〔洞賓云〕你說沒人。這頂帽子。是誰掉下的。〔淨上云〕哥。是我的。〔下〕〔洞賓云〕好也。我現授大元帥之職。你是太尉的女兒。你這般羞辱我。我好友殺了你個淫婦。〔正末改扮院公。拿拄杖慌上云〕老漢是高太尉家一個院公。有俺姐夫呂岩。做了征西大元帥。收捕反賊。去了一年。恰纔小的每道呂姐夫回來了。老漢不信。若是暗暗的回來。必定做下不公的勾當。既不是呵。怎生一個大將軍回來。可沒一個人來報知。也不差人迎接。這小的每眼見的說謊。逗我要哩。休問有無。我看一看去。〔唱〕

〔商調集賢賓〕報道前廳上。侍長恰到來。〔帶云〕既是來到了呵。〔唱〕却怎生不聽的把玳筵排。〔洞賓云〕這婦人忒無禮。瞞着我做這等勾當。〔正末做聽科云〕真箇來了。〔唱〕有甚事炒炒七七。〔旦兒哭科云〕我是爲害眼。許下的願心來。〔正末唱〕沒來由怨怨哀哀。我這裏七林林轉過庭槐。慢騰騰行過廳堦。孤檮檮靠定明亮隔。〔洞賓云〕好老婆。我不在家。你養着姦夫吃酒。老院公那老匹夫在那裏。〔正末唱〕聽說罷拋耳掾腮。〔洞賓云〕我則殺了這婦人。〔正末云〕這事怎了。〔唱〕我這裏傷心空跌脚。低首自慚慙。

〔逍遙樂〕夫人也。想着你那百年恩愛。半世夫妻。好也囉你做下這一場醜態。〔洞賓云〕我吃這婦人氣殺我也。〔正末唱〕休道是濁骨凡胎。便是釋迦佛也惱下

蓮臺。早難道候門深似海。兩步那爲一驀。〔做推門科唱〕我這裏一雙手。到半壁身挨。可早兩扇門開。

〔洞賓云〕這箇老匹夫。你來這裏做甚麼。〔正末云〕自從大人出征去後。老相公早亡化過了半年也。大人今日來家。爲甚這等惱躁。〔洞賓云〕我心中的事。你怎生知道。不干你事。你快去。〔正末云〕上頂的事。老漢已聽的了。大人停嘆息怒。難道是老漢無罪。大人記的你臨行時。老相公囑付的話道。着老院公單管打掃花園。啗後花園離前廳却是多遠。老漢無事也不到這前面來。有甚麼勾當。相公當初將這兩個孩兒和夫人。交付在老漢身上。今日有這等是非。老漢八十五歲年紀。便死老漢也甘心去。〔洞賓掣劍科云〕不干你事。我只殺了這婦人。〔正末唱〕

〔金菊香〕這一個怒橫着三尺劍當懷。〔旦兒云〕元的不屈殺我也。〔正末唱〕好也囉。那一個倚定門兒手托腮。似恁地怎生將手腕解。又不是少米無柴。是夫人自跳下捨身崖。

〔旦兒云〕老院公。你不知。我爲他害眼來。許下的願心。他說我養漢來。我做的不是了。老院公你救我一命咱。〔正末云〕教老漢怎生救你。〔唱〕

〔醋葫蘆〕又不是別人相唬嚇。廝展賴。是你男兒親自撞將來。你渾身是口難分解。赤緊的併賊拿賊。你看他死臨侵。不敢把頭擡。

〔旦兒做跪科云〕我實做的不是了。看着兩個孩兒面皮。饒了我性命者。〔正末唱〕

〔么篇〕夫人。你便有隨何陸賈舌。張儀蘇季才。百般難免這場災。是你辱門敗戶先自歪。做的來漏蘆搭菜。把花言巧語枉鋪排。

〔洞賓云〕我做着天下兵馬大元帥。你和伴當私通欺壓。元的不氣殺我也。〔正末云〕夫人。你聽的元帥說來。想元帥頂天立地。鋪眉苦眼。做着個兵馬大元帥。你却做這等勾當。是何道理。〔唱〕

〔么篇〕你男兒有八面威。七步才。現帶着征西金印虎頭牌。他在那長朝

殿前班部裏擺。你教他把尿盆兒頂戴。兀的不屈沉殺了拜將築壇臺。

〔云〕老漢有甚麼面皮。大人可憐見一雙兒女。饒過夫人者。〔唱〕

〔么篇〕大人見義爲。夫人知過改。不是中間老漢廝支劃。若是外人知道來。休恁的大驚小怪。醜名兒出去怎生措。

〔洞賓仗劍殺旦科〕〔正末跪云〕你發慈心。饒了夫人者。〔唱〕

〔么篇〕問甚你夫妻好共歹。覷孩兒瘦更駢。便怎生教殍可可血泊裏尙着尸骸。男子漢那一個不妬色。〔帶云〕不爭夫人死呵。〔唱〕枉乞兩的兩個小冤家。不快那淒涼日月索耽捱。

〔云〕大人。饒夫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唱〕

〔么篇〕覷哥哥千般兒慷慨。道不的一聲叫善哉。只待劍光揮。三尺水晶牌。你權做箇南海岸。救苦難觀自在。我這裏磕頭禮拜。〔洞賓云〕我看看老院公面皮。饒你一命。〔正末云〕好慚愧也。〔唱〕聽三言說。教我笑哈哈。

〔旦兒拜科云〕若不是老院公。誰救我一命。深謝你這厚恩。〔正末唱〕

〔么篇〕我見他掩了淚眼。改了面色。笑靨兒攢破早蓮腮。直從那針關兒透得命到來。恰便似九霄雲外滴溜溜飛下一紙赦書來。

〔末扮使命上云〕小官天朝使命是也。因元帥呂岩。賣了陣受了錢。私自還家。某奉聖人的命。着我來取他首級。可早來到也。〔做見科云〕某奉聖人的命。爲你賣陣受財。私自還家。着我來取你首級哩。〔洞賓云〕今日教誰人救我咱。〔正末云〕元的怎了也。〔唱〕

〔么篇〕朝廷將使命差。前廳上把聖旨開。道是西邊上賣陣走回來。誰教你貪心兒愛他不義財。今日箇脫空須敗惡。支沙將這等罪名揣。

〔旦兒云〕呂岩。你要殺我。誰着你賣了陣。受了錢。私自還家。幹的好事也。〔做叫街坊科〕〔洞賓云〕嗨。原來這

錢真個害人。今日我對天發願。將這錢半分也不要。呂岩也。你怎生做讀書人來。顏子也曾一簞食一瓢飲。居於陋巷。量這幾貫錢。值得甚麼。不想到今日。可着誰救我。想當日我臨行時。俺岳翁與我送行。我對天發願。斷了酒。今日斷了財。呂岩也。你有甚麼難見處。因我回家。我妻有姦夫。明明是他出首來的。罷罷罷。將紙筆來。寫一紙休書。任從改嫁。並不爭論。寫休書。寫休書。我今日又斷了色也。〔旦兒云〕哎。你今日休了我。你早則管不着我。你眼見的是死人也。〔又使命上云〕呂岩本待要斬首。聖人的命。體上天好生之德。饒你項上一刀。迭配遠惡軍州。解子何在。〔丑扮解子上云〕叫小的那裏使用。〔使命云〕着你押解呂岩。迭配沙門島去。〔使命下〕。〔旦兒云〕解子哥。呂岩是犯罪的人。你怎生教他自在。不上刑法。〔解子云〕這也說的是。將行枷來。〔做上枷科〕。〔旦兒云〕呂岩。你如今還殺的我麼。兀的不歡喜殺我也。〔正末云〕夫人。你怎生沒些夫妻情分。說這等言語做甚麼。〔唱〕

〔么篇〕也是你慈悲生患害。俺哥哥除死無大災。何須你暢叫廝花白。〔旦兒云〕我是高太尉女兒。養漢來養漢來。如今你休了我誰管的我。〔正末唱〕鬧垓垓。么喝十字街。〔帶云〕他今日聲聲說是高太尉女兒養漢來。〔唱〕直恁的惡義白賴。婆娘家情性恁般乖。〔解子云〕去罷。誤了程限到幾時。〔正末唱〕

〔么篇〕昨日上官時似花正開。今日迭配呵。風亂篩都是犯着年月日時。〔帶云〕休道嚼小民呵。〔唱〕隨江山生扭做唐世界。也則是興亡成敗。怎禁那公人狠劣似狼豺。

〔旦兒云〕呂岩。你是死的人。留下我的孩兒。不要將去。〔洞賓云〕我的兒女。我不領着。留下與誰。〔旦兒云〕你犯下了罪。干俺兒女甚麼事。〔壽科〕。〔洞賓拖科云〕解子哥。你慢着些兒。看這賊婦送了我。我和兩個孩兒。死在一處。〔正末顧洞賓并俵科云〕解子哥。可憐見。容俺哥哥和孩兒住一兩日去。打甚麼不緊。〔解子云〕誤了限期。使不的。〔做打洞賓并俵正末勸科唱〕

〔後庭花〕我則見颼颼的枷棒。摔打的他紛紛的皮肉開。見他可擦擦拖

將去。我與你氣不趕上來。痛哀哉。身遭殘害。他如何敢關闔。我其實無則劃。平白地招罪責。從今日離院宅。

【雙鴈兒】哥哥也恰如趙杲送燈臺。便道不的山河易改。恁時節和尚在鉢盂在。今日箇福氣衰。看何時冤業解。

〔解子推洞賓并條行〕〔末扯住〕〔解子推末倒科云〕老無知去罷。〔正末唱〕

【高過浪里來】俺如今髣髴蒼白。身體囊揣。則恁的東倒西歪。推一交發顛破天靈蓋。〔解子打二條科〕〔正末云〕哥哥息怒。〔唱〕我這裏割捨了老性命。搭救這兩個小嬰孩。空教我忿氣沖懷。雨淚盈腮。將兩隻手扛擡。〔解子押洞賓并條下〕〔正末唱〕把雙眼掣開。趁起身來。望不見嬌客。〔旦見云〕呂岩去了。我收拾一房一臥。嫁魏舍去來。〔下〕〔正末云〕哥哥去的遠了也。〔做叫洞賓內應科〕〔正末云〕又被這半凋謝的垂楊樹間隔。

【隨調煞】好教我回去艱難。誰似你步行的快。望不見走上望高臺。空目斷一天殘照。不知俺哥哥安在。〔做叫科云〕哥哥。洞賓遠應科。〔正末唱〕看時節。隔疎林風送過哭聲來。〔下〕

〔音釋〕 確音對 的音低 逗音豆 隔皆上聲 滄疽且切 骸音孩 落音賣 腕彎去聲 解上聲

賊才上聲 苦聲占切 劃胡乖切 措楷平聲 駭音諧 礫森上聲 色篩上聲 吟海平聲 醫於協切 簞音丹 白巴埋切 擇音洒 閣爭上聲 閏音價 剛音擺 責齋上聲 宅池齋切 杲音稿 姦與險同 客音楷 鬻哀上聲

第三折

〔洞賓帶枷引二條隨解子上〕〔解子云〕呂岩行動些。〔洞賓云〕念呂岩自賣了陣。迭配去無影牢城。我死不爭。可憐見這一雙兒女。眼見的三口兒無那活的人也。解子哥。怎生可憐見。方便一二。〔解子云〕兀那呂岩。我

也是好義的人。到這深山曠野中。我回去也。你三口兒自逃你那性命去。〔做開枷科〕〔洞賓云〕謝了哥哥。小生口中銜鐵。背上搭鞍。此恩必當重報。〔解子云〕你逃命去。我回去也。〔下〕〔洞賓云〕好苦也。你看紛紛下的那雪。越大了。也迷蹤失路。不知往那裏去。怎生得個指路的人來可也好。〔正末改扮樵夫上云〕小人是一個樵夫。砍的這柴回來。遇着這一天風雪。好凍人天氣也呵。〔唱〕

〔大石調上八國朝〕風吹羊角。雪翦鵝毛。飛六出。海山白凍。一壺天地老。便有丹青巧。畫筆難描。俺這裏遙望千山表。是誰將粉黛掃。幽窗下寒敲竹葉。前村裏冷壓梅梢。撩亂野雲低。微茫江樹杳。

〔歸塞北〕爲甚春歸早。既不沙。可怎生蝶翅舞飄飄。梅蕊粉填合長安道。柳花綿迷却灞陵橋。山館酒旗遙。

〔初問口〕想那捕魚叟。蓑笠綸竿。他向那寒潭獨釣。和俺這採樵人迷却歸來道。則見凍雀又飛。寒鴉又噪。古木林中。驀聽的山猿叫。

〔怨別離〕園林無處不蕭條。春歸也猶未覺。滿地梨花無人掃。寒料峭。遙望見一點青山。兀良却又早不見了。

〔歸塞北〕白雲島。則聽得孤鬼吼荒郊。九天女鼓風驅造化。六丁神揮劍斬長蛟。既不沙。可怎生就地捲風濤。

〔么篇〕孤邨曉。稚子道。猶自月明高。青女翦冰寒不散。黑雲噴雨凍難消。無處覓漁樵。

〔洞賓云〕孩兒行動些。如此大風大雪。又迷蹤失路。眼見的是死人也。〔做推胸科云〕天嚙。這雪住一住可也好。越下的惡躁了。〔正末云〕這來的是呂岩。可也該省悟了。〔唱〕

〔鴈過南樓〕我則見凍剝剝一行老小。〔洞賓云〕凍殺我也。〔正末唱〕戰欽欽四體顛搖。這一個骨聳着肩。那一個拳聯着脚。正揚風攬雪。天大道。〔俵云〕爹爹。我餓的

慌。〔洞賓云〕兒也行動些。到兀那裏就有飯吃。〔正末唱〕兒扯定老父悲。父對着孩兒告。那吃飯處霎時間行到。

〔六國朝〕早是朔風凜冽。途路迢遙。〔二〕凍倒洞賓護科云。俺三個都凍倒了。誰救孩兒咱。〔正末唱〕我則見三個人走將來。一時間撲地倒。〔做叫科云〕兀那君子。你甦醒者。甦醒着。怎生好。〔唱〕我這裏用手忙扶策。緊搭住頭梢。這一個早直挺了軀殼。那一個又客刺了手脚。我這裏款款的把衣襟解放。只見悠悠的魄散魂消。〔二〕來做醒科。〔洞賓云〕慚愧。醒轉來了。〔正末唱〕我救的這兩個心坎上恰溫和。〔又救洞賓科唱〕呀。那一個又把牙關緊噤了。

〔洞賓醒云〕發些兒凍死我也。兩個孩兒都醒了。是誰救活我來。〔正末云〕是我救你來。〔洞賓跪云〕不是哥哥救了俺父子。那裏得俺性命來。〔正末云〕呂岩也。你那裏去。〔洞賓背云〕好奇怪。他怎生認得我是呂岩。〔回云〕不瞞哥哥說。我如今披枷帶鎖。迭配沙門島去。遇見這等大雪。凍倒在此處。若不是哥哥救活。俺三口兒那裏得我的性命來。如今我身上無衣。肚裏無食。又迷蹤失路。哥哥這裏往那裏去。〔正末云〕早知道道。你去了多時了也。君子你迷了道也。我說與你道。傳與你道。指與你道。〔洞賓云〕哥哥說的話。小人不省的。〔正末云〕君子。這條道我不知道。這山前有一個草團標。那裏面有個先生。他須知道。〔洞賓云〕哥哥。你說與我咱。〔正末唱〕

〔歸塞北〕過了這條抄直道。那裏一橫欄。搭着一橫橋。白茫茫雪迷山拽脚。淡濛濛霧鎖草團標。松檜列周遭。

〔洞賓云〕那先生好友。哥哥說與我聽。〔正末云〕君子。你要見他。我說與你知道。〔唱〕

〔播鼓體〕那先生浩歌拍手舞黃鶴。家住瑤池閬苑。十洲三島。一曲橫笛。秋氣高。數着殘棋江月曉。

〔洞賓云〕哥哥。那先生是出家人。怎生有這本事。〔正末唱〕

【歸塞北】那先生服的是長生藥。不許外人學。三弄琴聲彈落葉。九重春色醉仙桃。白日上青霄。

〔洞賓云〕敢問哥哥。那先生是怎生模樣。你再說一遍咱。〔正末唱〕

【淨瓶兒】那先生兩隻手搖山岳。一對眼瞰邪妖。劍揮星斗。胸捲江濤。天教惡相貌。伏的虎降的龍。德行高。他則是個活神道。也會跨蒼鸞。親把玉皇朝。

〔云〕君子。你過的山崦兒。你望見草團標。你問那先生路去。〔唱〕

【玉翼蟬煞】那先生自舞自歌。吃的是仙酒仙桃。住的是草舍茅庵。強如龍樓鳳閣。白雲不掃。蒼松自老。青山圍繞。淡烟籠罩。黃精自飽。靈丹自燒。崎嶇峪道。凹客岩壑。門無綽楔。洞無鎖鑰。香焚石桌。笛吹古調。雲黯黯。水迢迢。風凜凜。雪飄飄。柴門靜。竹籬牢。過了那峻嶺尖峯。曲瀾寒泉。長林茂草。便望見那幽雅仙庄。這些是道。〔帶云〕君子。你休迷了正道。你聽者。〔唱〕你可也休錯去了。〔下〕

〔洞賓云〕孩兒也。你纔聽的那哥哥說來。兀那山崦裏有一家人家。吃的也有。穿的也有。宿處也有。嚕直到那裏覓一宵宿去來。〔同下〕

〔音釋〕角音皎 獺與猿同 覺音皎 吼呵苟切 脚音皎 甦音蘇 搭簪上聲 殷音巧 噤今去聲 鶴音豪 藥音耀 學奚交切 岳音耀 瞋楚九切 崦音揜 閣音稿 單嘲去聲 跑音袍 崎音欺 峪音預 凹音腰 壑音好 楔音屑 鑰音耀 桌之卯切 踏衣減切

第四折

〔旦扮卜兒上云〕老身終南山人氏。在此在家出家。蓋了一座團標。前後並無人家。我有箇孩兒。雖是出家人。性子十分躁暴。每日在山中打獵爲生。孩兒去了也。我安排下些茶飯。等他回來吃。〔洞賓引條上云〕自家呂

岩自從賣了陣。送配無影牢城。到這深山裏。時遇冬天。大風大雪。將俺三口兒爭些凍殺。多虧了打柴的樵夫。救了俺性命。說這山峪裏。有箇草庵。我到那裏尋些茶飯。與兩個孩兒吃用。你看我那命。天色又晚來了。逢着個獨木橋。偌深的一個闊澗。怎生得過去。我將着兩個孩兒。待先送過這小廝去。恐怕這狼虎傷着這女孩兒。我待先送過女孩兒去。又怕傷了小廝兒。罷罷罷。且放下女孩兒。先送過小廝兒去。〔做送兒徠科〕〔女徠云〕爹爹。大蟲來咬我也。〔洞賓悲科云〕孩兒。我便來取你也。我放下這小廝。我可過去取女孩兒去。〔做過澗科〕〔兒徠云〕爹爹。大蟲來咬我也。〔洞賓云〕端的教我顧誰的是。〔又過澗科云〕兀的真個是一個草團標兒。你跟着我去。尋些茶飯與你吃。〔做問科云〕庵裏有人麼。〔卜兒上云〕誰叫我。開開這門。呀。原來是呂岩。引着一雙兒女。這早晚怎生得到這裏來。〔洞賓背云〕好奇怪。這姑姑怎生也認的呂岩。既然姑姑認的我。可也好。姑姑。因為我賣了陣。將我這三口兒送配無影牢城。如今天色晚了。也有甚麼殘茶剩飯。與俺兩個孩兒些吃。我就覓一宵宿。天明了。便索長行。〔卜兒云〕君子不中。我怕不留。你在此處宿。爭奈我的孩兒。性子利害。每日山中打獵爲生。他無酒還好。吃了酒。便要殺人。〔洞賓云〕姑姑不知。當日我征西時。我丈人與我送行。吃了三盃酒。吐了兩口血。當日斷了酒。次後到陣上。賣了陣。聖人知道。饒我一命。將我送配無影牢城。我因此斷了財。來到家中。我渾家瞞着我。有姦夫被我親身拏住。我就將渾家休了。斷了色。今日到此處。若有師父來。便打我一頓。我也忍了。從今已後。我將氣也不爭了。〔卜兒云〕呂岩你忍的麼。〔洞賓云〕我忍的。〔卜兒云〕既然你忍的。你且休進我家裏來。他若來時。再做箇商量。〔正末改扮邦老上云〕適纔我多買幾杯酒。吃醉了回家。見母親去。嚕這山中。委實的好快活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路兜兜。客。人寂寞。山勢惡險峻嵯峨。俺不羨玉堂臣。列鼎食。重衾臥。只願把猩猩血。染頭巾裏。

〔滾繡毬〕尋思來那快活。這半月多。遇幾箇監官員經過。打劫下些金銀段疋綾羅。昨日共那幾箇。今日共這一火。從不會離了側坐。仰天的大笑。呵呵。將那潑醅酒。灑灑連槽嚙。殺人劍。搥搥帶血磨。常則是爛醉無何。

〔二倅云〕爹爹。餓殺我也。〔洞賓云〕姑姑。有甚麼茶飯。與這小的些吃。〔卜兒云〕無甚麼與他吃。〔正末向前用手撚洞賓回看科云〕哎。噲。餓殺我也。是人那是鬼。〔正末唱〕

〔洞賓救科〕〔正末怒云〕你這廝無禮。〔打洞賓科唱〕

〔洞賓云〕你是箇出家人。怎生將我兩箇孩兒摔死了。我和你見官去。〔正末唱〕

〔帶云〕呂岩。你貪財戀酒。誤了軍情。〔唱〕

〔洞賓云〕不好了。我不問那裏逃命去來。〔正末仗劍趕洞賓躲科〕〔正末唱〕

呀。脖子頂上鋼刀剗。

〔做殺洞賓倒科〕〔正末下改扮鍾離〕〔卜兒下改扮王婆上〕〔洞賓醒科云〕有殺人賊也。〔做摸頸科〕〔正末唱〕

〔叨叨令〕我這裏穩不土坑上迷廕沒騰的坐。那婆婆將粗刺刺陳米來喜救希和的播。那蹇驢兒柳陰下舒着足乞留惡盪的臥。那漢子去脖子頂上婆婆沒索的摸。〔洞賓云〕一覺好睡也。〔正末撚洞賓觀科云〕洞賓也。〔唱〕你早則醒來了也麼哥。〔洞賓云〕我這一覺睡了幾時。〔正末云〕十八年了。〔洞賓云〕可怎生一覺睡十八年。〔正末唱〕你早則醒來了也麼哥。可正是窗前彈指時光過。

〔洞賓云〕飯熟了未。〔王婆云〕還饒一把火兒。〔洞賓云〕直恁般一覺好睡也。〔正末云〕呂岩。我問你咱。你那岳父高太尉會勸你麼。〔洞賓云〕會勸我來。教我休吃酒。〔正末云〕那裏是高太尉。是貧道一化。你臨行時老院公可曾勸你來。〔洞賓云〕他也曾勸我來。〔正末云〕那裏是院公。也是貧道一化。你可曾見樵夫指路來麼。〔洞賓云〕有個樵夫指與我道來。〔正末云〕那個樵夫。也是貧道一化。怕你迷了正路。恰纔殺你的壯士。也是貧道化來。這王婆和山中道姑。是驪山老母。這十八年間。酒色財氣。你都見了也。〔唱〕

〔倘秀才〕你早則省得浮世風燈石火。再休戀兒女神珠玉顆。咱人百歲光陰有幾何。端的日月去似攢梭。想你那受過的坎坷。

〔滾繡球〕你夢兒裏見了麼。心兒裏省得麼。這一覺睡早經了二十年兵火。覺來也依舊存活。飄古自放在竈窩。驢古自映着樹科。睡朦朧無多一和。半霎兒改變了山河。兀的是黃梁未熟榮華盡。世態纔知鬢髮皤。早則人事蹉跎。

〔云〕呂岩。你省得了麼。〔洞賓云〕師父。我弟子省了也。〔正末詩云〕漢朝得道一將軍。故來塵世度凡人。十八年來一夢覺。點化唐朝呂洞賓。〔唱〕

【煞尾】你正果正是修行果。你災咎皆因我度脫。早則絕憂愁。沒煩惱。行處行。坐處坐。閒處閒。陀處陀。屈着指自數過。真神仙。是七座添伊家。總入個道與哥哥。非是風魔。這箇愛吃酒的鍾離便是我。

〔東華帝君領羣仙上云〕呂岩你省悟了麼。〔洞賓云〕弟子省了也。〔東華云〕你既省悟了。一夢中十八年。見了酒色財氣。人我是非。貪嗔癡愛。風霜雨雪。前世面見分明。今日同歸大道。位列仙班。賜號純陽子。〔詩云〕你不是凡胎濁骨。迷本性人間受苦。正陽子點化超凡。又差下驪山老母。一夢中盡見榮枯。覺來時忽然省悟。則今日證果朝元。拜三清同歸紫府。

〔音釋〕 寔音磨 嗟音磋 活音和 醅音披 嬌音國 他音拖 麼音魔 婆音波 大音惰 脫音

妥 豁音火 末音磨 綽拙果切 幹蛙果切 和去聲 彪音磋 摸音磨 撒粗酸切
珂音可 霽音殺 幡音婆 嫗音惱 聒音果

題目 漢鍾離度脫唐呂公
正名 邯鄲道省悟黃梁夢

杜牧之詩酒揚州夢雜劇

喬孟符撰

楔子

〔冲末扮張太守引淨張千上詩云〕昔年白屋一寒儒。今日黃堂駟馬車。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小官姓張。名紉。字尙之。自中甲科以來。累蒙聖恩。除授豫章太守。自幼與杜牧之爲八拜交。今牧之官爲翰林侍讀。有公幹至豫章。將欲起程回京。不免安排果卓。與他餞行。小官近日梨園中討得一箇歌妓。年方一十三歲。善能吹彈歌舞。名曰好好。我數次與他算命。道他有夫人之分。未審他姻緣在於何處。今日餞別牧之。就叫好好出來勸酒者。好好何在。〔旦扮張好好上云〕相公叫我。不知又請甚麼客。須到前廳見來。〔見科云〕相公喚我。有何使用。〔張太守云〕今日與牧之餞行。你就席間歌舞一回。與他勸酒。〔旦云〕謹領尊命。〔張太守云〕張千。門首覷着。杜翰林來時。報復我知道。〔正末扮杜牧之上云〕小生姓杜。名牧。字牧之。京兆人也。太和間舉賢良方正。累官至翰林侍讀之職。因公幹至豫章。此處太守張尙之。自幼與小生交善。今日在私宅設酒。與小生餞送。令人來請。須索走一遭去。左右。報復去。道杜某來了也。〔張千做報見科〕〔正末云〕小生薄德。敢勞太守張筵也。〔張太守云〕蔬食薄味。不堪獻敬。聊引餞意耳。左右將酒過來。學士滿飲一杯。〔正末云〕太守請。〔張太守云〕學士。自古道筵前無樂。不成歡樂。今舍下有一女。年方一十三歲。名曰好好。善能歌舞。着他出來歌舞一回。與學士送酒咱。〔正末云〕深蒙厚意。感謝感謝。〔張太守云〕好好。你歌舞一回。伏侍相公咱。〔旦歌舞科〕〔正末云〕小官無甚奇物。瑞文錦一段。犀角梳一副。權表微誠。有詩一首。〔詩云〕汝爲豫章姝。十三纔有餘。嬌媚鵲鵲兒。妖嬈鸞鳳雛。舞態出花塢。歌聲上雲衢。贈之天馬錦。堪賦水犀梳。〔張太守云〕好好。謝了相公者。〔旦拜科云〕多謝厚賜。〔正末云〕多有打攪。小生不敢久留。就此告辭長行去也。〔唱〕

〔仙呂賞花時〕唱一曲。金縷悠揚雲謾行。舞一迴。綵袖輕盈花弄影。今日個餞送在短長亭。對着這江山勝景。慵斟酒。訴離情。

〔么篇〕怕聽陽關第四聲。回首家山千萬程。博着個甚功名。教俺做浮萍。

恨梗。因此上意懶出豫章城。〔同下〕

〔音釋〕 錢音賤 樂姚去聲 樂音潑 姝音朱 鵲音柘 鵲音姑 塢音五 傭音蟲

第一折

〔外扮牛僧孺引左右親隨上詩云〕閒中清雅理絲桐。樂在琴書可用功。無事休衙消永晝。居然坐嘯古人風。老夫姓牛。名僧孺。字思黯。官拜揚州太守。昔與張尙之杜牧之爲忘年友。牧之官拜翰林侍讀。因公差至此。老夫特設一席。令人請去了。左右。若杜牧之來時。報我知道。〔正末引家童上云〕小官杜牧之是也。前年公差至豫章。今又公差至揚州。有太守牛僧孺。原是父輩。今日設席相請。須索走一遭去。〔家童云〕相公。這揚州是好景致也。〔正末云〕家童。你那裏知道。想當初隋煬帝幸廣陵看瓊花。一時繁華。天下無比。你聽我說。〔唱〕

〔仙呂點絳脣〕錦纜龍舟。可憐空有隋堤柳。千古閒愁。我則怕春光老。瓊花瘦。

〔家童云〕相公。行了這一路州縣。覺都不如這裏人烟熱鬧哩。〔正末唱〕

〔混江龍〕江山如舊。竹西歌吹古揚州。三分明月。十里紅樓。綠水芳塘浮玉榜。珠簾繡幕上金鈎。〔家童云〕相公。看了此處景致。端的是繁華勝地也。〔正末唱〕列一百二十行經商財貨。潤八萬四千戶人物風流。平山堂觀音閣。閒花野草。九曲池。小金山。浴鷺眠鷗。馬市街。米市街。如龍馬聚。天寧寺。咸寧寺。似蟻人稠。茶房內。泛松風。香酥鳳髓。酒樓上。歌桂月。檀板鶯喉。接前廳。通後閣。馬蹄階砌。近雕闌。穿玉戶。龜背毬樓。金盤露。瓊花露。釀成佳醞。大官羊。柳蒸羊。饌列珍饈。看官場。慣彈袖。垂肩蹴鞠。喜教坊。善清謳。妙舞俳優。大都來一箇箇着輕紗籠異錦。齊臻臻的按春秋。理繁絃吹急管。鬧吵吵的無昏晝。棄萬兩赤資資黃金買笑。拚百段大設設紅錦纏頭。

〔云〕左右報復去。道杜牧之來了也。〔左右做報見科〕牛僧孺云。老夫無甚管待。左右將酒來。學士滿飲一

杯〔正末唱〕

〔油葫蘆〕月底籠燈花下遊。閒將佳興酬。綺羅叢封。我做醉鄉侯。酌幾杯錦橙漿。洗淨談天口。折一枝碧桃春。占定拿雲手。〔牛僧孺云〕却不道文苑中古儼秀才家。多好此狂飲也。〔正末唱〕打迭起翰林中猛性子。挺拽扎起太學內體樣兒。餽趁着這錦封未剖。香先透。渴時節吸盡洞庭秋。

〔牛僧孺云〕可不道既有知契友。又有可意人。是好宴樂也。〔正末唱〕

〔天下樂〕端的是一醉能消萬古愁。醒來時三杯扶起頭。我向那紅裙隊裏奪了一籌。看花呵致成症候。飲酒呵灌的醉休。我則待勝簪花。常帶酒。

〔牛僧孺云〕牧之在京師日日有花酒之樂。老夫有一家樂女子。頗善歌舞。喚他出來伏事學士咱。好好那裏。〔旦上云〕妾身張好好是也。原是張尚之家女童。牛太守大人與張尚之爲舊友。遂將妾身過房與牛太守爲義女。經今三年矣。今日前廳上宴客。太守大人呼喚。須索見去。〔見科〕〔正末云〕此女是誰。〔牛僧孺云〕是老夫義女。小字好好。喚來歌舞一回。與學士奉一杯酒。〔家童云〕相公。好箇標致的小姐。我那裏曾見來。〔正末唱〕

〔那吒令〕倒金餅鳳頭。捧瓊漿玉甌。蹴金蓮鳳頭。並凌波玉鉤。整金釵鳳頭。露春纖玉手。天有情天亦老。春有意春須瘦。雲無心雲也生愁。

〔牛僧孺云〕小家之女。有甚十分顏色。〔正末唱〕

〔鵲踏枝〕花比他不風流。玉比他不溫柔。端的是鶯也消魂。燕也含羞。蜂與蝶花間四友。呆打頻都歇在荳蔻梢頭。

〔牛僧孺云〕牧之。飲個雙盃。〔正末云〕我與大姐穿換一盃。大姐換了這一杯酒飲過者。〔唱〕

〔寄生草〕我央了十箇千歲。他剛嚙了三個半口。險唬了內家粧束。紅鴛袖。越顯的宮腰婀娜纖楊柳。添上些芙蓉顏色嬌皮肉。白處似梨花擎露。

粉酥凝。紅處似海棠。過雨胭脂透。

〔牛僧孺云〕收之。請飲酒。〔正末云〕且住。將文房四寶來。作詩一首相贈。〔家童云〕筆硯在此。〔正末唱〕

〔么篇〕磨鐵角烏犀冷。點霜毫玉兔秋。對明窗滄海龍蛇走。蘸金星端硯雲烟透。拂銀牋湘水玻璃皺。〔牛僧孺云〕何勞學士這等費心。〔正末唱〕比及賞吳宮花草二十年。先索費翰林風月三千首。

〔云〕你看這女子。〔詩云〕端的是仙人飛下紫雲車。月闕纔離蟾影孤。却向尊前擎玉盞。風流美貌世間無。〔唱〕

〔後庭花〕他那裏應答的語話投。我這裏笑談的局面熟。準備着夜月攜紅袖。不覺的春風倒玉甌。〔旦云〕我再斟的滿者。與相公飲咱。〔正末唱〕怎生下我咽喉。勞你個田文生受。志昂昂包古今膽宇宙。氣騰騰吐虹霓貫斗牛。袖飄飄拂紅雲登鳳樓。興悠悠駕蒼龍遍九州。嬌滴滴賞瓊花雙玉頭。風颭颭游廣寒八月秋。樂陶陶倩春風散客愁。濕浸浸錦橙漿潤紫裘。急煎煎想章娘不自由。虛飄飄恨彩雲容易收。香馥馥斟一杯花露酒。

〔旦云〕此一杯酒。樂者不飲。是無妾之情也。〔正末唱〕

〔青歌兒〕休央及儉香。儉香韓壽。怕驚回兩行。兩行紅袖。感謝多情賢太守。我是箇放浪江海儒流。傲慢宰相王侯。既然賓主相酬。閒敘筆硯交游。對酒綢繆。交錯觥籌銀甲輕搗。金縷低謳。則爲它倚着雲兜。我控着驂騑。又不是司馬江州。商婦蘭舟。烟水悠悠。楓葉颭颭。不爭我聽撥琵琶楚江頭。愁淚濕青衫袖。

〔牛僧孺云〕學士再飲一杯咱。〔正末云〕酒勾了也。〔背云〕這女子恰似在何處曾會見他來。〔牛僧孺云〕既然學士飲不的酒。那女子回去罷。〔旦下〕〔正末唱〕

【賺煞尾】比及客散錦堂中。準備人約黃昏後。他不比尋常間牆花路柳。這公事怎肯甘心便索休。強風情酒病花愁。〔牛僧孺云〕無甚管待。承學士屈高就下也。〔正末唱〕這的是釣詩鈎。我醉則醉常在心頭。掃秋愁。爭如奉箕箒。〔牛僧孺云〕牧之。一番相見一番老也。〔正末唱〕遮莫你鬢角邊霜華漸稠。衫袖上酒痕依舊。我正是風流到老也風流。〔下〕

〔牛僧孺云〕老夫念故人情分。安排酒殺。請杜牧之。不想他酒病詩魔。依然如舊。我着家樂奉酒。他說那裏會見這女子來。是輸不的他那一雙眼。這風子在豫章時。張尙之家曾見來。又早三年光景。長的比那時不同了。可知他看在我裏。則是到不的他手。張千等他再來時。你說太守不在家。則着他去。兀那翠雲樓上。閒坐一會。坐的沒意思。他則索回去也。〔下〕

〔音釋〕黠衣減切 行音杭 髓桑嘴切 釀尼降切 醞音韻 驪音朵 踰音矩 俳音排 叢音從

徹音紫 傷音鄒 吸音喜 纖西尖切 顏音孩 澁音臥 媚音烏 娜挪上聲 肉柔去

聲 蕭知鑑切 玻音波 瓊音梨 熟裳由切 咽音煙 膽傷估切 倩青去聲 馥房夫切

觥古橫切 搗音鄒

第二折

〔張千上云〕小人是太守府內親隨。奉老爹鈞話。着我打掃的這翠雲樓。恐怕杜學士到來遊玩。就在此管待他。〔正末引家童上樓科云〕昨日太守開宴。出紅粧細。看此女顏色。嬌豔動人。甚有願戀之意。小官一時疎狂。被叔父識破。念先人之面。未曾加責。今日心中悶倦。故來此翠雲樓遊玩。小官只爲酒病花愁。何日是好也呵。

〔唱〕

【正宮端正好】衫袖濕。酒痕香。帽簷側。花枝重。似這等賓共主。和氣春風。一杯未盡笙歌送。就花前喚醒遊仙夢。

〔家童云〕相公昨日中酒。今日起遲。你看那樓上。却又早安排的果卓杯盤停當也。〔正末唱〕

【滾繡球】日高也花影重。風香時酒力湧。順毛兒撲撒上翠鸞丹鳳。恁情的受用。足玉煖香融。這酒更壓着琉璃鍾。琥珀醺。這樓正值着黃鶴仙。白兔翁。這酒更勝似釀葡萄紫。銀甕。這樓快活殺傲人間湖海元龍。這酒却便似瀉金莖中玉露擎仙掌。這樓恰便似看翠盤內霓裳。到月宮。高捲起綵繡簾櫳。

〔正末語張千云〕我昨日中酒。且歇息一會。等太守來時。報我知道。〔張千云〕理會的。〔正末同家童俱睡科〕
〔旦同四旦上云〕妾身張好好。太守大人使俺來這翠雲樓上。伏事杜翰林。他怎生却睡着了。我喚他一聲。杜老爹。杜老爹。妾身來了也。〔正末起云〕太守大人。可曾來麼。〔旦云〕太守公事忙。且不得來。一徑着妾等來。伏事相公。〔正末云〕伏事甚麼。咱兩個且共席坐者。兀那四位小娘子會舞唱麼。〔四旦云〕頗會些。〔正末云〕既然會舞唱。大家歌樂飲三杯。〔旦云〕昨日席間怠慢。相公勿罪也。〔正末唱〕

【倘秀才】想當日宴私宅翰林應奉。倒做了使官府文章鉅公。昨日今朝事不同。煖溶溶脂粉除。香馥馥綺羅叢。端的是紅遮翠擁。

〔云〕小娘子是張好好。這四位小娘子是何人。〔旦云〕這四個是玉梅。翠竹。天桃。媚柳。一同歌唱。與相公送酒咱。〔正末唱〕

【滾繡球】尊中酒不空。筵前曲未終。你教他繫垂楊玉驄低鞚。準備着倩人扶兩袖春風。我這害酒的渴肚囊。看花的饞眼孔。結下的歡喜緣。可着他廝重。我伴着些玉嬋娟相守相從。也不索閒遊柳陌尋歌妓。笑指前村問牧童。直喫的月轉梧桐。

〔旦云〕相公。你在席間坐者。只怕太守到來。妾身且回去咱。〔旦同四旦下〕〔正末做醒科云〕好是奇怪也。恰纔那箇女子。陪侍我飲酒。怎生不見了。〔家童做醒科云〕不覺的盹睡着了。〔正末云〕你見那女子來麼。〔家童云〕相公。你敢昏撒了。幾曾見什麼女子來。〔正末唱〕

【醉太平】又不是癡呆懵懂。不辨個南北西東。恰纔箇彩雲飛下廣寒宮。醉蟠桃會中。一壁廂花間四友爭陪奉。勝似那蓬萊八洞相隨從。只落的華胥一枕夢初濃。都是這風流醉翁。

〔家童云〕適纔剛打了一個盹。又早晚了也。〔正末唱〕

【脫布衫】不覺的困騰騰醉眼朦朧。空對着明晃晃燭影搖紅。這其間在何處殘月曉風。知他是宿誰家枕鴛衾鳳。

【小梁州】這些時陡恁春寒繡被空。冷清清褥隱芙蓉。我則道陽臺雲雨去無蹤。今夜箇乘歡寵山也有相逢。

【么篇】怎承望曉來悞入桃源洞。又則怕公孫弘打鳳牢籠。手背上招着疼。脚面上踏着痛。那裏也情深意重。猶恐是夢魂中。

〔家童云〕相公則是想着那個人兒。便有夢。我也不想甚麼。那裏得夢來。〔正末唱〕

【一煞】則願的行雲不返三山洞。好夢休驚五夜鐘。我這裏繡被香寒。玉樓人去。錦樹花飛。金谷園空。飛騰了彩鳳。解放了紅絨。摔碎了雕籠。若不是天公作用。險些兒風月兩無功。

〔家童云〕咱家回去罷。休信睡裏夢裏的事。〔正末唱〕

【煞尾】從今後。風雲氣概都做了陽臺夢。花月恩情猶高似太華峯。風送紗窗月影通。篆裊金鑪香霧濛。銀燭高燒錦帳融。羅帕重沾粉汗溶。高插鸞釵雲髻聳。巧畫蛾眉翠黛濃。柳塢花溪錦繡叢。烟戶雲牕閨閣中。可體樣春衫親手兒縫。有滋味珍饈揀口兒供。再不趁蝶使蜂媒廝斷送。再不信怪友狂朋廝搬弄。但能勾魚水相逢。琴瑟和同。〔家童云〕相公。咱回去來。〔正末唱〕早跳出這柳債花錢麵糊桶。〔同下〕

〔音釋〕 醺泥容切 菊音桃 莖音形 鞞空去聲 饒鋤咸切 嬋音蟬 曉敦上聲 懽蒙上聲 懂

音董 陡音斗 招音恰 擇音洒

第三折

〔外扮白文禮引雜當上詩云〕一溪流水泛輕舟。柳岸遊人飲巨甌。自在揚州花錦地。風光滿眼度春秋。小生姓白名謙。字文禮。揚州人也。頗有幾貫貲財。人口順以員外呼之。今有杜翰林以公差至此。明日回程。小生備下蔬酌。與他送錢。令人請去了。這早晚敢待來也。〔正末引家童上云〕小官自牛太守請我飲宴了。間有一女子。歌舞清妙。再去訪謁數次。不放參見。只着在翠雲樓上賞玩。歸來甚是無聊。今欲回程。有白員外相請。須索走一遭去。我想夢中所見那女子。端的是世間少有也呵。〔唱〕

〔南呂一枝花〕溫柔玉有香。旖旎春無價。多情楊柳葉。解語海棠花。壓盡越女吳娃。從頭髻至鞋襪。覓包彈無半招。更那堪百事聰明。模樣兒十分喜恰。

〔梁州第七〕知音呂借意兒。嘲風詠月。有體段當場兒。擲竹分茶。情着疼熱相牽掛。性格穩重。禮數撐達。衣裳濟楚。本事熟滑。過行雲板撒紅牙。泛宮商曲和琵琶。受用些成頓段。暮雨朝雲。拜辭了有拘束。玉堂金馬。快活殺無程期。秋月春花。風流俊雅。傾城絕代人皆訝。知進退識高下。賢慧心腸不狡猾。是一箇少欠他歡喜冤家。

〔隔尾〕錦機織就傳情帕。翠沼栽成並蒂花。何日青鸞得同跨。錦衾繡榻。弓鞋羅襪。玉軟香溫柔用煞。

〔云〕早來到也。左右報復去。道杜牧之來了也。〔雜當報科云〕杜相公來了也。〔白文禮云〕道有請。〔正末做見科云〕小官有何德能。敢勞員外置酒張筵。何以克當。〔白文禮云〕蔬食薄味。敢屈相公降臨。實小生之幸也。〔正末云〕敢問員外。昨太守開筵相招。席間出一紅粧。善能歌舞。未知誰氏之女。〔白文禮云〕相公不問。小

生亦不敢說。此女原是個中之人。先與豫章太守張尙之爲侍兒。後來牛太守往豫章經過。取討爲義女。善能吹彈歌舞。此女就是張好好。〔正末云〕我道那裏會見來。不瞞員外說。小官三年前在豫章。張尙之與小官送行。令一女童奉酒。年十三歲。善能歌舞。名曰好好。小官與他瑞文錦一段。烏邊梳一副。經今三年光景。他長成了十分大有顏色。委實的令人動情也。〔白文禮云〕既然如此。相公那時就問張太守取討此女以爲婢妾。豈不美哉。〔正末唱〕

〔罵玉郎〕這一雙郎才女貌天生下。笋條兒遊冶子。花朵兒俊嬌娃。堪寫入風流仕女丹青畫。行一步百樣嬌。笑一聲萬種妖。歌一曲千金價。

〔白文禮云〕小生也曾見來。果然生的風流。長的可喜。〔正末唱〕

〔感皇恩〕濃粧呵。嬌滴滴擎露山茶。淡粧呵。顫巍巍帶雨梨花。齊臻臻齒排犀。曲灣灣眉掃黛。高聳聳髻堆鴉。香馥馥冰肌勝雪。喜孜孜醉臉烘霞。端詳着龐兒俊。思量着口兒甜。怎肯教意兒差。

〔白文禮云〕相公與此女有緣有分。所以如此留情也。〔正末唱〕

〔採茶歌〕非是我自矜誇。則爲咱兩情嘉。準備着天長地久享榮華。〔白文禮云〕相公放心。小生務要與相公成就了這樁事。〔正末唱〕既然你肯把赤繩來繫足。久以後何須流水泛桃花。

〔云〕員外在太守前。加一笑言。與小官成此一件事。員外之恩。不敢忘也。〔白文禮云〕相公放心。小生自有主意。務要完成了此事。〔正末唱〕

〔牧羊關〕則今日一言定。便休作兩事家。將你個撮合山慢慢酬答。成就了燕約鶯期。收拾了心猿意馬。合歡帶同心結。連理樹共根芽。知音呂琴中曲。好姻緣錦上添花。

〔白文禮云〕相公再住幾日。小生和太守說知。試看如何。〔正末云〕小官公事忙。後會有期也。〔唱〕

【一煞】且陪伴西風搖落胭脂蠟。權寧耐夜月寒穿翡翠紗。閒愁不索撥琵琶。〔白文禮云〕相公則爲這小娘子留心那。〔正末唱〕我怎肯浪酒閒茶。再留意裙釵下。暫相別受此三瀟灑。隔雲山天一涯。兩地嗟呀。

〔白文禮云〕相公再飲一杯。〔正末云〕酒勾了。小官就此告回。〔白文禮云〕相公慢慢而行。小生說成了。便有書呈奉。望賜回音咱。〔正末唱〕

【黃鍾尾】你題情休寫香羅帕。我寄恨須傳鼓子花。且寧心度歲華。恐年過生計乏。〔白文禮云〕相公休別尋配偶。小生務要完成此事。〔正末唱〕縱有奢華豪富家。倒賠裝奩許招嫁。休想我背却初盟去就他。把美滿恩情却丟下。我直着諸人稱揚衆口誇。紅粉佳人配與咱。玉肩相挨手相把。受用全別快活殺。做一對好夫妻。出入京華。不強似門外綠楊閒繫馬。〔下〕

〔白文禮云〕杜翰林去了也。風魔了這漢子。若不成就此事。枉送了他性命也。〔詩云〕俊雅長安美少年。風流一對好姻緣。還須月老牽紅線。纔得鸞膠續斷絃。〔下〕

〔音釋〕旖音倚 旆泥上聲 襪忘罵切 覓音密 招強雅切 恰強雅切 擷音跌 着池燒切 達營加切 滑呼佳切 慧音惠 猾呼佳切 榻湯打切 煞雙解切 顫音戰 厖音忙 答音打 蠟那架切 乏扶加切 奩音廉 殺雙解切

第四折

〔牛太守上詩云〕爲政維揚不足稱。剛餘操守若冰清。一生不得逢迎力。却被心知也見憎。老夫牛僧孺是也。叨守揚州。三年任滿。赴京考績。老夫探望杜翰林數次。不肯放參。我想來在揚州之時。請他飲酒。出家樂歌唱。曾着他來。與張好好四目相視。不得說話。他心懷此恨。所以嗔怪。揚州有一個白文禮。是老夫的治民。其家巨富。屢次對老夫訴說此事。要將好好配與杜牧之爲夫人。成就此一樁美事。他如今也隨老夫來到京師。今日在金字館中。安排宴會。若杜牧之來時。老夫自有主意。〔下〕〔白文禮引隨從上云〕小生白文禮。昔在揚州與

赴牧之送行。他只想牛太守家那女子。央小生說合。成此親事。如今牛太守任滿回京。小生特隨他來。已將前事達知太守。今日在金字館中。安排筵席。請杜翰林牛太守。務要完成了這門親事。小的每門首看者。杜翰林來時。報復我知道。〔正末上云〕小官杜牧之。自離揚州。經今三載。牛太守望我數次。不曾放參。今日白員外請赴宴。須索走一遭去。想昨宵沉醉。今日又索扶頭也。〔唱〕

【雙調新水令】我向這酒葫蘆着渰不會醒。但說着花衛衛。我可早願隨鞭鐙。今日個酒香金字館。花重錦官城。不戀富貴崢嶸。則待談笑平生。不望白馬紅纓。伴着象板銀箏。似這淮南郡。山水有名姓。

〔云〕左右報復去。道杜牧之到了也。〔隨從報科云〕杜翰林來了也。〔白文禮云〕道有請。〔正末做見科云〕量小官有何德能。着員外置酒張筵。何以克當。〔白文禮云〕蔬食薄味。不成管待。請相公歡飲幾杯。〔正末唱〕

【沉醉東風】休想道惟吾獨醒屈平。則待學衆人皆醉劉伶。澆消了湖海愁。洗滌了風雲興。怕孤負月朗風清。因此上落魄江湖載酒行。糊塗了黃梁夢境。

〔云〕員外。今日席上。再有何人。〔白文禮云〕請牛太守去了。這早晚敢待來也。〔牛太守上云〕老夫牛僧孺。今日白文禮在金字館設席相請。左右報復去。道牛太守來了也。〔隨從報科云〕太守老爹來了也。〔白文禮云〕道有請。〔牛太守做見科與正末云〕老夫相訪數次。不蒙放參。只是某緣分淺薄也。〔正末云〕小官連日事冗。有失迎接。叔父勿罪。來日小官設席請罪。就屈員外同席。未知允否。〔白文禮云〕今日且飲過小生這一席。來日同赴盛宴。務要吹彈歌舞。開懷暢飲也。〔正末唱〕

【水仙子】喜的是楚腰纖細掌中擎。愛的是一派笙歌醉後聽。哎。你個孟嘗君。妬色獨強性。靠損了春風軟玉屏。戲金釵早嚇掉了冠纓。杜牧之難折證。牛僧孺不志誠。都一般行濁言清。

〔牛太守云〕休題舊話了。今日員外設席。則請飲酒。〔正末云〕酒雖要飲。事也要知。小官三年前曾央白員外。

訴說一事。未知叔父允否。〔白文禮云〕太守大人。小生曾言。將好好小姐。配與杜翰林。尊意如何。〔牛太守云〕既然牧之心順。着好好過來相見。就與牧之爲夫人。好好那裏。〔旦上云〕妾身張好好。老爹呼喚。我自過去。〔見科云〕老爹喚你孩兒。有何分付。〔牛太守云〕有杜牧之要娶你做夫人。則今日正是好日辰。等酒筵散後。就過門成親了。此宿緣也。〔正末云〕多謝叔父。〔張府尹上云〕小官張尙之。先任豫章太守。今陞爲京兆府尹。因張好好與了牛太守爲義女。長大成人。今聘與杜牧之爲夫人。某奉聖人的命。因牧之貪花戀酒。本當謫罰。姑念他才識過人。不拘細行。赦其罪責。如今小官親來傳示與他。早來到了。左右報復去。道有京兆府尹下馬也。〔隨從報科云〕有新任府尹老爺下馬也。〔正末云〕道有請。〔張府尹見科〕〔正末云〕呀。張相公來了。〔牛太守云〕京兆相公。別來無恙。〔張府尹云〕牛相公乃是父執。何故同衆位在此。〔牛太守云〕因白員外相招在此。〔張府尹云〕小官因牧之放情花酒。奉朝命本當謫罰。小官保奏。赦其無罪。〔正末云〕多謝大人。〔唱〕

〔鴈兒落〕我則道玉堦前花弄影。原來是金殿上傳宣令。本爲個牛僧孺門下人。倒做了杜牧之心頭病。

〔張府尹見旦科云〕這不是我張好好麼。因何在此。〔正末唱〕

〔得勝令〕則疑是天上許飛瓊。原來是足下女娉婷。你栽下竹引丹山鳳。籠着花藏金谷鶯。都訴出實情。〔白文禮云〕學士。你不拜丈人。還等甚麼。〔正末唱〕我做了強項令。肩膀硬。今日箇完成。將這箇俊嬌娥手內擎。

〔張府尹云〕嗨。牧之。因你貪戀花酒。所以朝廷要見你之罪哩。〔正末唱〕

〔甜水令〕我不合帶酒簪花。沾紅惹綠。疎狂情性。這幾件罪我招承。你不合打鳳牢籠。翻雲覆雨。陷人坑穽。恰兩個口說無憑。

〔張府尹云〕早是小官與學士同窗共業。先奏過赦罪。不然御史臺豈肯饒人。〔正末唱〕

〔折桂令〕見放着御史臺不順人情。誰着你調署子畫閣蘭堂。捌包兒錦陣花營。既然是太守相容。俺朋友間有甚差爭。擺着一對種花手。似河陽

縣令裏看一頂漉酒巾。學五柳先生。既能勾鶯鳳和鳴。桃李春榮。贏得青樓薄倖之名。

〔張府尹云〕牧之。你聽我說。〔詞云〕太守家張好好丰姿秀整。引惹得杜牧之心懸意耿。若不是白晝外千里通誠。焉能勾結良緣。夫爲綱領。從今日早罷了酒病詩魔。把一覺十年間揚州夢醒。纔顯得翰林院臺閣文章。終不負麒麟上書名畫影。〔正末唱〕

〔鴛鴦煞〕從今後立功名。寫入麒麟影。結絲蘿配上菱花鏡。準備着載月蘭舟。照夜花燈。暢道朋友同行。尙則怕衣衫不整。畢罷了雪月風花。醫可了游蕩疎狂病。今日箇雨眼惺惺。喚的箇一枕南柯夢初醒。

〔音釋〕 淪音掩 醒平聲 衛音胡 衛音同 鐙登去聲 嶧音橙 噪音橫 滌音體 魄音託 境音景 瓊渠盈切 娉聘去聲 婷音亭 實繩知切 膀音旁 罨音掩 擲聲卯切 營音盈

曉音鹿 榮餘平切 丰音風 覺音皎 柯音哥

題目

張好好花月洞房春

正名

杜牧之詩酒揚州夢

醉思鄉王粲登樓雜劇

鄭德輝撰

楔子

〔老旦扮卜兒上〕〔詩云〕急急光陰似水流。等閒白了少年頭。月過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萬事休。老身姓李。夫主姓王。曾爲太常博士之職。不幸病卒于官。先夫在日。止生一個孩兒。名喚王粲。學成滿腹文章。只是胸襟驕傲。不肯曲脊于人。有他叔父蔡邕丞相。數次將書來取。此子不肯前去。今日好日辰。我喚他出來。上京求的一官半職。光耀門閭。有何不可。王粲那裏。〔正末扮王仲宣上云〕小生姓王名粲。字仲宣。高平玉井人也。先父曾爲太常博士。病卒于官。止存老母在堂。小生正在攻書。忽聽母親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呀。母親拜揖。母親喚你孩兒那壁廂使用。〔卜兒云〕孩兒。有你叔父蔡邕丞相。數次將書取你。今日好日辰。你上京去求的一官半職。光耀門閭。有何不可。〔正末云〕母親。你孩兒去不的。〔卜兒云〕你因甚去不的。〔正末云〕孔子有云。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所以爲人子者。出不易方。復不過時。乃是個孝道。孩兒爲此去不的。〔卜兒云〕孩兒放心前去。家中事務。我自支持。〔正末云〕既是母親尊命。孩兒怎敢有違。今日便索長行也。〔卜兒云〕孩兒。你去則去。只慮一件。〔正末云〕母親慮的是那一件。〔卜兒云〕慮的是豚犬東行百步憂。〔正末唱〕

〔中呂賞花時〕母親道豚犬東行百步憂。〔卜兒云〕孩兒。你趁着這鷓鴣西風萬里秋。〔正末唱〕趁着這鷓鴣西風萬里秋。非拙計豈狂遊。憑着我高才和這大手。〔卜兒云〕孩兒疾去早來。〔正末云〕母親。恁孩兒常存今日志。必有稱心時。〔唱〕穩情取談笑覓封侯。〔下〕

〔卜兒云〕孩兒去了也。我俺上這門兒。正是眼望旌捷旗。耳聽好消息。〔下〕

〔音釋〕鷓鴣音傲。覓音密。

第一折

〔丑扮店小二上〕〔詩云〕酒店門前三尺布。人來人往圖主顧。好酒做了一百缸。倒有九十九缸似滴醋。自家

店小二二是也。有那南來北往。經商客旅。做買賣的人。都在我這店中安下。一個月前有個王粲。在我店肆中居住。房宿飯錢。都少了我的。我便罷了。大主人家埋怨我。我如今叫他出來。算算帳。討還我這房宿飯錢。王先生出來。〔正末云〕小生玉粲。自離了母親。來到京師。有叔父蔡邕丞相。個月期程。不蒙放參。小生在這店肆中安下。少了他許多房宿飯錢。小二哥呼喚。多分爲此。小二哥做甚麼。大呼小叫的。〔小二云〕王先生。你少下我許多房宿飯錢。不還我。我便罷了。大主人家埋怨我。你幾時還我這錢。〔正末云〕兀那店小二。我見了我蔡邕叔父呵。稀罕還你這幾貫錢。〔小二云〕你今日也說你叔父。明日也說你叔父。你這錢幾時還我。〔正末云〕你休小覷我。〔唱〕

〔仙呂點絳脣〕早是我家業凋殘。少年可慣。我被人輕慢。似翻覆波瀾。貧賤非吾患。

〔小二云〕王先生。你既是讀書人。何不尋幾個相識朋輩。〔正末唱〕

〔混江龍〕我與人秋毫無犯。〔小二云〕則爲你氣高志大。見是如此。〔正末唱〕則爲氣昂昂。誤得我這鬢斑斑。久居在簞瓢陋巷。風雪柴關。窮不窮。甌有蛛絲塵網。亂。〔小二云〕看了你這嘴臉。火也沒一些。燂的。〔正末唱〕窘不窘。爐無煙火。酒瓶乾。刻的在天涯流落。海角飄零。中年已過。百事無成。捱不出傷官破祖窮愁限。多只在閭閻之下。眉睫之間。

〔小二云〕王先生。我看你身上有些兒單寒麼。〔正末唱〕

〔油葫蘆〕小二哥。你休笑書生膽氣寒。赤緊的看承的我如等閒。則俺這敝裘常怯曉霜殘。端的可便有人把我做兒曹看。堪恨那無端一郡蒼生眼。〔小二云〕看你這模樣。也沒些志氣膽量。〔正末唱〕我量寬如東大海。志高如西華山。則爲我五行差。沒亂的難迭辦。幾能勾青瑣點朝班。

〔天下樂〕因此上時復挑燈把劍彈。有那等酸也波寒。可着我怎挂眼。只

待要論黃數黑在筆硯間。〔小二云〕你既是讀書之人。何不訓幾個家童。討些錢鈔還我。可不好。〔正末唱〕你看我教家童數子頑。〔帶云〕據王祭的心呵。〔唱〕我則待輔皇朝萬姓安。哎。你可便枉將人做一例看。

〔小二云〕巧言不如直道。買馬須索雜料。閒話休說。好友要房宿飯錢還我。〔正末云〕小生沒甚麼還你。小二哥。我將這口劍當與你。待我見了叔父。便來取討。〔小二云〕也罷。我收了這劍。有錢時便贖與你。〔詩云〕饒君總使渾身口。手裏無錢說也空。〔下〕〔外扮蔡邕引祇從上〕〔詩云〕龍樓鳳閣九重城。新築沙堤宰相行。我貴我榮君莫羨。十年前是一書生。老夫姓蔡名邕。字伯喈。陳留郡人氏。自中甲第以來。累蒙擢用。謝聖人可憐。官拜左丞相之職。有一故人。乃是太常博士王默。曾指腹爲親。若生二女。同攀繡牀。若生二子。同舍攻書。若生子女。結爲夫婦。不想老夫所生一女。小字桂花。王默所生一子。喚名王祭。因爲居官。彼此天涯。不得相聚。後來連王默也亡過了。一向就聞這親事不曾成。得聞知王祭學成滿腹文章。只是矜驕傲慢。不肯曲脊於人。老夫數次將書調取來京。個月期程。不容放參。可是爲何。則是涵養他那銳氣。今日早朝下來。已與曹子建學士說知。向上之事。這早晚敢待來也。左右門首覲者。學士來時。報復我知道。〔冲末扮曹子建引祇從上〕〔詩云〕滿腹文章七步才。綺羅衫袖拂香埃。今生坐享來生福。都是詩書換得來。小官姓曹名植。字子建。祖居譙郡沛縣人也。謝聖人可憐。官拜翰林院學士之職。今日早朝。蔡邕老丞相說令婿王祭。雖有出衆文才。只是胸襟太傲。須要涵養他那銳氣。好就功名。如今老丞相暗將白金兩錠。春衣一套。駿馬一疋。薦書一封。投託荆王劉表。封皮上寫着某家的名字。資發他起身。等待後來榮顯之時。着小官做個大大的證見。說話中間。可早來到丞相府了。左右報復去。道有子建學士。在於門首。〔報見科〕〔蔡相云〕學士來了也。學士今早朝中所言王祭之事。可是這等做的麼。〔曹學士云〕老丞相商見。正該如此。但小官虛做人情。不無惶愧。〔正末云〕這是丞相府門首。左右報復去。道有高平王祭。特來拜見。〔做報科云〕有高平王祭。特來拜見。〔蔡相云〕你看他乘甚麼鞍馬。〔祇候云〕脂油點燈。〔蔡相云〕這怎麼說。〔祇候云〕布撚。〔正末云〕說話的是我叔父。我是姪兒。那裏有叔叔接姪兒不成。我自過去。〔見科云〕叔父請坐。多年不見。受您孩兒兩拜。〔蔡相云〕住者。左右將過那錦心拜褥。

來。〔正末云〕叔父要他何用。〔蔡相云〕拜下去。只怕污了你那錦繡衣服。〔正末云〕有甚麼好衣服。〔蔡相云〕王榮母親安康麼。〔正末云〕母親託賴無恙。〔蔡相云〕有你這等崢嶸發達的孩兒。我那賢嫂有甚不安康處。翰林院學士在此。把體面相見。〔正末做見曹學士科〕〔曹學士云〕久聞賢士大名。如雷貫耳。今待撥雲霧見青天。實乃曹植萬幸。〔正末云〕學士恕小生一面。〔蔡相云〕說此人矜驕傲慢果然。學士在此。下不得一拜。學士勿罪。可道錦堂客至三杯酒。茅舍人來一盞茶。我偌大個相府。王榮遠遠而來。豈無一鍾酒管待。令人將酒過來。〔遞酒科〕〔蔡相云〕這杯酒當與王榮拂塵。王榮近前接酒。〔正末云〕將來。〔蔡相云〕住者。這酒未到你哩。老夫年邁了。也有失禮體。放翁翰林學士在此。那裏有王榮先接酒之理。學士滿飲此杯。〔曹學士接酒云〕賢士先飲此杯。〔正末云〕學士請。〔曹學士云〕賢士勿罪。〔飲科〕〔蔡相云〕這杯酒可到王榮。王榮接酒。〔正末云〕將來。〔蔡相云〕住者。未到你哩。學士一隻脚兒兩隻脚兒來飲個雙杯。〔曹學士云〕這杯酒可到王榮。王榮接酒。〔正末云〕將來。〔蔡相云〕住者。未到你哩。學士飲個三杯和萬事。〔曹學士云〕〔正末云〕叔父。王榮不曾自來。你將書呈三番兩次調發。小生到此。蕭條旅館。個月期程。不蒙放參。今日見了。小生對着學士。將一杯酒似與不與。輕慢小生。是何相待。〔蔡相云〕王榮。你發酒風哩。〔正末云〕我吃你甚酒來。〔蔡相云〕王榮。你在我跟前。你來我去。你聽着。〔詞云〕你看我精神顏色。捧瑤觴。你那裏有和氣春風滿畫堂。你這等人不明白。凍餓在顏回巷。你看爲官的列金釵十二行。你儘今生飄飄蕩蕩。便來世也則急急忙忙。你那裏有江湖心量。衛一片蠶鹽肚腸。令人擡過了酒。非干我與而不與。其實你飲不的我這玉液瓊漿。〔正末云〕叔父。我王榮異日爲官。必不在你之下。〔詩云〕男兒自有冲天志。不信書生一世貧。〔唱〕

〔那吒令〕我怎肯空隱在巖子陵釣灘。我怎肯甘老在班定遠玉關。〔帶云〕大丈夫仗鵬鵠之志。據英傑之才。〔唱〕我則待大走上韓元帥將壇。我雖貧呵樂有餘。便賤呵非無憚。可難道脫不的二字饑寒。

〔鵲踏枝〕赤緊的世途難。主人慳。那裏也握髮周公下陳榻。陳蕃。這世裏凍餓死閒居的范丹。哎天呵。兀的不憂愁殺高臥袁安。

〔云〕叔父。不止小生受窘。先輩古人也多有受窘的。〔蔡相云〕王粲。與你比喻。你那積雪成阜。怎熬俺有力之松。磨墨成池。怎染俺無瑕之玉。明珠遭難。豈列雕盤。素絲蒙垢。難成美錦。小見人萬種機謀。總落的俺高人一笑。先輩那幾個古人受窘。你試說一遍聽咱。〔正末唱〕

〔寄生草〕伊尹會埋沒在耕鋤內。傅說也勛勞在版築間。有寧戚空嗟白石爛。有太公垂釣磻溪岸。有靈輒誰濟桑間飯。哀哉堪恨您小人儒。嗚呼不識俺男兒漢。

〔蔡相云〕王粲。你來做甚。〔正末唱〕

〔六么序〕我投奔你爲東道。〔蔡相云〕我可也做不的東道。〔正末唱〕倚仗你似泰山。〔蔡相云〕我可也做不的泰山。〔正末唱〕刻的似驚弓鳥。葉冷枝寒。好教我鏡裏羞看。劍匣空彈。前程事非易非難。想蟄龍奮起非爲晚。赤緊的待春雷震動天。關。有一日夢飛熊。得志扶炎漢。纔結果桑樞瓮牖。平步上玉砌雕欄。

〔么篇〕要見天顏。列在鵷班。書嚇南蠻。威鎮諸藩。整頓江山。外鎮邊關。內剪姦頑。有一日金帶羅襪。烏靴象簡。那其間難道不著眼相看。如今個旅邸身閒。塵土衣單。耽着饑寒。偏沒循環。只落得不平氣。都付與臨風嘆。恨塞滿天地之間。想漫漫長夜何時日。幾能勾斬蛟北海。射虎南山。

〔云〕這等人只好不辭而回罷。出科祇候報云。報老爺得知。王粲不辭而去了。〔蔡相云〕學士。王粲不辭而歸。都在學士身上。〔曹學士出。要住科云〕賢士。適間勿罪。〔正末云〕學士。這不是小生自來投託。是丞相數次將書調發。小生來到京師。旅館安身。個月期程。不蒙放參。今日對着學士。將一杯酒似與不與。輕慢小生。是何禮也。〔曹學士云〕賢士。此一去何往。〔正末云〕自古道士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今世無知者。小生在此何益。不如回家去罷。〔唱〕

〔金盞兒〕雖然道屈不知己。不愁煩。不知伸於知己。恰是甚時間。只落得

一天怨氣心中憤。空教我趨前退後兩三番。又不是絕糧陳蔡地。又不是餓死首陽山。只不如掛冠歸去好。也免得叉手告人難。

〔曹學士云〕賢士差矣。却不道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又道是十年窗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憑着賢士腹有才。神有劍。口有吟。眼識字。取富貴如反掌相似。何不進取功名。可怎生便回家去也。〔正末云〕爭奈小生家寒。無有盤費。〔曹學士云〕却不道寶劍贈烈士。紅粉贈佳人。小官有白金兩錠。青衣一套。駿馬一疋。薦書一封。送賢士去投託荆王劉表。劉表見了。小官的書呈。必然重用。賢士若得官呵。則休忘了曹植者。〔正末云〕多謝學士。小生驟面相會。倒賣發我金帛鞍馬薦書。異日若得崢嶸。此恩必當重報。〔唱〕

〔賺煞〕我持翰墨謁荆王。展羽翼騰霄漢。夢先到襄陽峴山。楚天闊爭如蜀道難。我得了這白金駿馬離鞍。則願的在途間人馬平安。穩情取崢嶸見。見你的眼。〔曹學士云〕賢士常言道。人惡禮不惡。還辭一辭老丞相。〔正末云〕看學士分上。我辭他一辭。叔父承管待了也。〔蔡相云〕王粲。你去了罷。又回來做甚麼。〔正末云〕我吃你甚麼來。〔唱〕我略別你個放魚的子產。〔蔡相云〕放魚的子產。老夫不識賢哩。〔正末唱〕你休笑我屠龍的王粲。〔云〕雖是今日之貧。安知無他日之貴。有一日官高極品。位列三公。食前方丈。祿享千鍾。武夫前擁。錦衣後隨。學士恕罪了。〔曹學士云〕賢士穩登前路。〔正末唱〕你看我錦衣含笑入長安。〔下〕

〔蔡相云〕王粲去了也。學士此人莫不有些怪老夫麼。〔曹學士云〕時下便有些怪。到後來謝也謝不及哩。〔蔡相詩云〕從來賢智莫先人。小子如何妄自尊。〔曹學士詩云〕今日雖然遭折挫。異時當得報深恩。〔並下〕

〔音釋〕 簞音丹 甌音去聲 瀾音隴 捷音捷 銳音芮 轟音烘 衡音諄 液音邑 慳溪開切 握音約 劬音渠 石繩知切 螫音哲 峴音現 膠桑上聲 磻音可

第二折

〔外扮荆王引卒子上〕〔詩云〕高祖龍飛四百年。如今兵甲漸紛然。區區借得荆襄地。撐住西南半壁天。某姓劉名表。字景升。本劉之宗親。漢之苗裔。因見天下多事。兵戈競起。某策馬馳入儀城。取了南郡。皆蒯良之力也。

如今南據江陵。北控樊鄧。西佔長沙。東距桂陽。地方千里。帶甲軍卒四十餘萬。愛民養濟。憐恤軍士。少壯者勤於農桑。班白者不負載於道路。於是一境之內。軍民稍安。某有二子。長曰劉琦。次曰劉琮。有兩員上將。操練水兵三萬。乃是蒯越蔡瑁。巡綽邊境去了。善文者蒯良杜奎。善武者蒯越蔡瑁。爲其羽翼。復何憂哉。小校轅門覲者。二將來時。報復我知道。〔卒子云〕理會的。〔正末上云〕小生王粲。被蔡邕恥辱了一場。多虧子建學士賣發我白金鞍馬。小生好命薄也。不想中途得了一場病症。金銀鞍馬衣服都盤費盡了。這幾日方纔稍可。將着這封書。見荆王走一遭去。王粲也。人人都有那功名二字。惟有我的功名好難遇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則有分鞭羸馬催行色。拂西風滿面塵埃。想昨朝風送煙波側。今日個落日在青山外。

〔滾繡球〕我比那買官的省些玉帛。求仕的費些草鞋。赤緊的好難尋紫袍金帶。〔云〕今日見荆王呵。〔唱〕便是我苦盡甘來。他聽得我扣宅。他將那書拆開。多應是把我來降階接待。豈不聞有朋自遠方來。〔帶云〕那荆王若問我兵法呵。〔唱〕你看坐間略展安邦策。便索高築黃金拜將臺。不索疑猜。

〔云〕說話中間。可早來到門首也。左右報復去。道有高平王粲。持曹子建學士書呈。特來拜見。〔卒子云〕將書來。我與你報去。喏。報的大王得知。今有高平王粲。持曹子建學士書呈。特來拜見。〔荆王云〕將書來我看。翰林學士曹植拜書。我拆開這書看。蔡邕拜上麾下。元來封皮上是曹子建之名。書內是蔡邕丞相舉薦。書中意我盡知了也。久聞此人。是一代文章之士。道中門相請。〔請見科〕〔荆王云〕久聞賢士大名。今至俺荆襄之地。如甘霖潤其旱苗。似清風解其酷暑。何幸何幸。〔正末云〕小生聞知大王豁達大度。納諫如流。因此不遠千里。持子建學士書。特來拜見。〔荆王云〕動問賢士。何不在帝都闕下。求取功名。如何遠涉江湖。徒步至此。俺這荆襄土薄民稀。兵微將寡。只怕展不得伸宣之志。如之奈何。〔正末云〕大王。〔唱〕

〔倘秀才〕如今那有錢人沒名的平登省臺。那無錢人有名的終掩草萊。〔荆王云〕據賢士如何。〔正末唱〕如今他可也不論文章只論財。〔荆王云〕賢士可曾投託人

麼。〔正末唱〕赤緊的難尋東道主。〔荆王云〕向在何處。〔正末唱〕久困在書齋。非王粲巧言令色。

〔荆王云〕賢士。自古道。〔詩云〕寒窗書劍十年苦。指望蟾宮折桂枝。韓侯不是蕭何薦。豈有登壇拜將時。曾有人言。謂賢士胸次驕傲。以至如此。〔正末唱〕

〔滾繡毬〕非是我王仲宣胸次高。赤緊的晏平仲他那度量窄。〔云〕小生遠遠而來。他道老兄幾時到。我回言恰纔到此。他道休往別處去。來俺家裏住。〔唱〕我和他初相見。廝親廝愛。〔云〕他問道老兄此一來。有何貴幹。我回言道特來投託。求些盤費。他聽得道罷。〔唱〕早說得他不擡頭。口倦難開。〔云〕那人推託不過。則索應付。〔唱〕至少呵等到有十朝將半月。多呵資發銀一兩錢二百。那一場賣發的心大驚小怪。〔云〕大王久以後不得第便罷。若得第時。一時間顧盼不到。他便道黑頭蟲兒不中救。俺也曾賣發你來。〔唱〕怎禁他對人前朗朗的花白。如今那友人門下難投託。因此上安樂窩中且避乖。倒大來悠哉。

〔荆王云〕賢士。既有大才。當不次任用。到來日會衆將。聚三軍。拜賢士統領荆襄九郡兵馬大元帥。〔詩云〕可惜淮陰侯。曾來撇釣鈞。不消三舉薦。指日便封侯。小校。鑄下元帥印者。〔正末云〕小生半生流落。一介寒儒。安敢遽然望此。〔唱〕

〔呆骨朵〕若論掌荆襄帥府威風大。我是白衣人怎敢望日轉千堵。我又不會驅六甲風雷。又不會辨三光氣色。又不會寫就論天表。又不會草下甚麼平蠻策。〔荆王云〕賢士乃簪纓世胄。堪爲元戎帥首也。〔正末唱〕我雖是個簪纓門下人。怎做的斗牛星畔客。

〔荆王云〕賢士知天文。曉地理。觀氣色。辨風雲。何所不通。何所不曉。有大才受大任。固其宜也。〔正末唱〕

〔倘秀才〕止不過曲志在蓬窗下。守着霜毫的這硯臺。我又不曾進履在圯橋下。收的甚兵書戰策。如今那有志的屠龍去南海。古今無賢士。前後

少英才。非王粲疎狂性格。

〔荆王云〕賢士請坐。某有二將乃蒯越蔡瑁。能調水兵三萬。巡綽邊境去了。小校轅門外覲者。二將來時。報復我知道。〔卒子應科〕〔一淨扮蒯越蔡瑁上云〕自家蒯越的便是。這位是蔡瑁。我和他巡綽邊境回還。小校通報去。蒯越蔡瑁下馬。〔卒子報科云〕喏。報大王得知。蒯越蔡瑁見在門首。〔荆王云〕說出去。賓客在此。把體面相見。〔卒子云〕二位。大王說賓客在此。教你把體面相見。〔蒯蔡云〕我知道。〔見科云〕大王。邊境無事。〔荆王云〕蒯越蔡瑁。你見此人高平玉井人氏。姓王名粲。字仲宣。天下文章之士。我欲用此人。你可把體面相見。〔蒯蔡云〕知道。那壁莫非仲宣否。〔卒子云〕怎麼是仲宣否。〔蒯越云〕你不知道。不字底下着個口字。個否字。他見了我老蒯。教他不開口。〔蒯蔡見末云〕久聞賢士大名。如雷貫腿。〔卒子云〕怎麼是如雷貫腿。〔蒯越云〕我盤盤他的跟脚。把文溜他一溜。賢士。你知道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打折腿。我這裏有一拜。不勞還禮。〔拜科〕〔卒子云〕不會還禮。你再拜起。〔蒯蔡云〕你可曉得那鶴非染而自白。鴉非染而自黑。既讀孔聖之書。必達周公之禮。我二人有一拜。〔拜科〕〔蒯越云〕王粲好是無禮。拜着他全然不應。氣出我四句來了。〔詩云〕王粲生的硬。拜着全不應。定睛打一看。腰裏有挺棍。〔蔡瑁云〕我也有四句。王粲生的友。拜着全不睬。這世做了人。那世變螃蟹。〔蒯越云〕大王。王粲好是無禮。俺二人拜他。全然不動。倘有人見。可不先失了你的門風。大王問他。孫武子兵書十三篇。他習那一家。〔荆王云〕靠後。人說此人矜驕傲慢。果然話不虛傳。某兩員上將拜着他。昂然不理。賢士。我問你孫武子兵書十三篇。不知賢士習那一家。〔正末云〕六韜三略。俺貫胸中。唯吾所用。何但孫武子十三篇而已哉。〔荆王云〕論韜略如何。〔正末云〕論韜略呵。〔唱〕

〔滾繡毬〕我不讓姜子牙與周的顯戰功。〔荆王云〕你謀策如何。〔正末云〕論謀策呵。〔唱〕我不讓張子房佐漢的有計畫。〔荆王云〕你扎寨如何。〔正末云〕論扎寨呵。〔唱〕我不讓周亞夫屯細柳安營扎寨。〔荆王云〕你點將如何。〔正末云〕論點將呵。〔唱〕我不讓馬服君仗霜鋒點點將登臺。〔荆王云〕你膽氣如何。〔正末云〕論膽氣呵。〔唱〕我不讓蘭相如。〔唱〕我不讓管夷吾霸諸侯。〔荆王云〕你才幹如何。〔正末云〕論才幹呵。〔唱〕我不讓管夷吾霸諸侯。

那手策。〔荆王云〕你行兵如何。〔正末云〕論行兵呵。〔唱〕我不讓霍嫖姚領雄兵橫行邊塞。〔荆王云〕你操練如何。〔正末云〕論操練呵。〔唱〕我不讓孫武子用兵法演習裙釵。〔荆王云〕你智量如何。〔正末云〕論智量呵。〔唱〕我不讓齊孫臏捉龐涓。則去馬陵道上施埋伏。〔荆王云〕你決戰如何。〔正末云〕論決戰呵。〔唱〕我不讓韓元帥困霸王。在九里山前大會垓。胸捲江淮。

〔做睡科〕〔荆王云〕好兵法。將酒來慶兵法。賢士滿飲此杯。呀。纔和俺攀話。又早睡着了也。便好道德勝才爲君子。才勝德爲小人。俺未曾重用。先失左右之門風。正是那才有餘而德不足。等此人睡覺來問我。只說我更衣去了。〔詩云〕德勝才高不可當。才過德小必疎狂。縱然胸次羅星斗。豈是人間真棟梁。〔下〕〔荆越云〕點湯。〔正末醒科云〕大王安在。〔荆越云〕點湯。〔正末云〕點湯。呼遣客某。只索回去。〔荆越云〕點湯。〔正末云〕我出的這府門。〔荆越云〕點湯。〔正末云〕我來到這長街上。〔荆越云〕點湯。〔正末云〕我來到這酒肆中。〔荆越云〕點湯。〔正末云〕我來到這裏。你還叫點湯。〔荆越詩云〕非我閉賢門。因他傲慢人。〔蔡瑁詩云〕點湯呼遣客。依舊受孤貧。〔並下〕〔正末歎科〕罷罷罷。〔唱〕

〔煞尾〕他年不作文章伯。異日須爲將相材。待與不待總無礙。時與不時且寧耐。說地談天口若開。伏虎降龍志不改。穩情取與劉大元帥。試看雄師擁麾蓋。恨汝等將咱廝禁害。〔帶云〕我若得志呵。〔唱〕把你擄掠中軍帳門外。似這等跋扈襄陽喚劍才。〔帶云〕將一賊擒至馬前斬首報來。〔唱〕那其間纔識俺長安少年客。〔下〕

〔音釋〕 喬音異 琦音奇 琮音叢 羸音雷 側齋上聲 帛巴埋切 宅池齋切 色篩上聲 窄齋

上聲 百音擺 白巴埋切 策釵上聲 客音楷 格皆上聲 畫胡乖切 繩音繩 嫖音飄

伯音擺

第三折

〔副末扮許達引從人上〕〔詩云〕壯氣如虹貫碧空。塵埃何苦困英雄。假饒不得風雷信。千古無人識臥龍。小生姓許名達。字安道。乃荊州饒陽人也。先父許士謙。曾爲國子監助教。年僅六十。病卒於官。止存老母在堂。訓誨小生。頗通詩禮。不想老母亡化。小生學業因此荒廢。有負先人遺教。至今愧之。小生賴祖宗蔭下。就此城市中。建一座樓。名曰溪山風月樓。左有鹿門山。右有金沙泉。前對清風霽嶺。後靠明月雲峯。端的是玩之不足。觀之有餘。但凡四方官宦。到此無可玩賞。便登此樓飲酒。中間常與小生論文。有等文學秀士。未經發跡。小生置酒相待。臨行又贈路費而歸。人見小生有此度量。皆呼小生爲東道主。近日有一人。乃高平人氏。姓王名粲。字仲宣。此人是一代文章之士。持子建學士書呈。投託荆王劉表。劉表不能任用。後劉表辭世。此人淹留在此。小生深念同道。常與他會飲此樓。只一件。此人不醉猶可。醉呵便思其老母。想其鄉閭。不覺淚下。今日時遇重陽。登高節令。下次小的每安排酒菓。請仲宣到此。共展登高之興。聊紓望遠之懷。只等來時。報復我知道。〔正末上云〕小生王粲。將子建學士書呈。投託荆王劉表。劉表聽信蒯越蔡瑁讒言。不能任用。流落於此。小生只得將萬言長策。寄與曹子建學士。央他奏上聖人。至今不見回報。多分又是沒用的了。使小生羞歸故里。懶親鄉閭。此處有一人許安道。幸垂顧盼。時與小生尊酒論文。稍不寂寞。今日重陽佳節。治酒於溪山風月樓。請我登高。須索走一遭去。〔歎介〕時遇秋天。好是傷感人也。〔鷓鴣天〕〔詞云〕一度愁來一倚樓。倚樓又是一番愁。西風塞鴈添愁怨。衰草淒淒更暮秋。情默默。思悠悠。心頭纔了又眉頭。倚樓望斷平安信。不覺腮邊淚自流。〔唱〕

〔中呂粉蝶兒〕塵滿征衣。嘆飄零一身客寄。往常我食無魚。彈劍傷悲。一會家怨荆王信讒佞。把那賢門來緊閉。〔帶云〕從那荆王辭世呵。〔唱〕不爭你死喪之威。越閃得我。我不存不濟。

〔醉春風〕我本是未入廟堂臣。倒做了不着墳墓鬼。想先賢多少困窮途。王粲也。我道來命薄的。不似你。你我比那先進何及。想昔人安在。〔帶云〕小生三十歲也。〔唱〕我可甚麼後生可畏。

〔云〕說話中間。可早來到也。樓下的報復去。王粲來了也。〔從人報科〕報的東人得知。王仲宣來了也。〔許達

云〕道有請〔見科云〕仲宣請〔做上樓科〕〔詩云〕欲窮千里目〔正末云〕更上一層樓〔許達云〕家童將酒過來。仲宣。蔬食薄味。不堪供奉。請滿飲此杯。〔正末云〕敢問安道。此樓何人蓋造。〔許達云〕仲宣不問。許達也不道。此樓是先父許士謙蓋造。〔正末云〕因何造此。〔許達云〕因四方官宦。到此無可玩賞。故建此樓。〔詩云〕一座高樓映市塵。玉欄十二鎖秋烟。捲簾斜眺天邊月。舉眼遙觀日底仙。九醞酒光斟琥珀。三山鸞鳳舞翩跹。停杯暢飲纔歌罷。倒臥身軀北斗邊。〔正末詩云〕安道你看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話。恐驚天上人。〔唱〕

〔迎仙客〕雕簷外紅日低。畫棟畔彩雲飛。十二欄干。欄干在天外倚。〔許達云〕這裏望中原。可也不遠。〔正末唱〕我這裏望中原。思故里。不由我感嘆酸嘶。〔帶云〕看了這秋江呵。〔唱〕越攪的我這一片鄉心碎。

〔許達云〕仲宣爲何不飲。〔正末云〕小生一登此樓。就想老母在堂。久闕奉養。何以爲人。〔許達云〕仲宣不登樓便罷。但登樓便思其老母。想其鄉閭。母子天性也。母思其子慈也。子思其母孝也。故母子爲三綱之首。慈孝乃百行之原。我想大舜古之聖人。父頑母嚚。弟傲。嘗設計害舜。舜盡孝以合天心。終不能害舜。終能使一家底豫。〔詩云〕歷山號泣自躬耕。青史長傳大孝名。今日登高頻悵望。豈能無念倚閭情。〔正末詩云〕旅客逢秋苦憶歸。可堪鴻鴈正南飛。倚門老母應頭白。何日重來戲綵衣。〔唱〕

〔紅繡鞋〕淚眼盼秋水長天遠際。歸心似落霞孤鷺齊飛。則我這裏陽倦客。苦思歸。我這裏恁闌望。母親那裏倚門悲。〔許達云〕仲宣。既然如此感懷。何不早歸故里。〔正末云〕吾兄。怕不說的是哩。〔唱〕爭奈我身貧歸未得。

〔許達云〕仲宣滿飲此杯。你看此樓。下臨紫陌。上接丹霄。宴海內之高賓。會寰中之佳客。青山綠水。渾如四壁開圖。紅葉黃花。絕似滿川鋪錦。寒鴈影搖搖曳曳。數行飛過洞庭天。寒蛩聲唧唧啾啾。幾處叫殘江浦月。俺這裏鱸魚正美。新酒初香。橙黃橘綠。可開樽。紫蟹黃雞。宜宴賞。對此開懷。何故不飲。〔詩云〕風送潮聲過遠洲。雨收山色上危樓。美玉不換重陽景。黃金難買菊花秋。〔正末云〕憶昔離家二載過。鬢邊白髮奈愁何。無窮興對

無窮景。不覺傷心淚點多。〔唱〕

〔晉天樂〕楚天秋山疊翠。對無窮景色。總是傷悲。好教我動旅懷難成醉。枉了也壯志如虹英雄輩。都做助江天景物淒其。〔云〕老兄。小生有三樁兒不是。〔許達云〕可是那三樁兒不是。〔正末云〕是這氣這愁和這淚。〔許達云〕氣若何。〔正末唱〕氣呵做了江風淅淅。〔許達云〕愁若何。〔正末唱〕愁呵做了江聲歷歷。〔許達云〕淚若何。〔正末唱〕淚呵彈做了江雨霏霏。

〔許達云〕仲宣時遇清秋。堵下有等草蟲。名寒蛩。又名促織。此等草蟲。叫動家家搥帛搥練。小生不才。作搥練歌一首。則是汚耳。〔歌云〕忽聞簾外杵聲搖。聲上聲低聲轉高。羅袖長長繞腕。輕輕播播風飄。看看是誰家女。巧巧手弄砧杵。停停聽是兩娉婷。玉腕雙雙擎舉。灣灣灣月在眉峯。花花花向臉邊紅。星眼眼長長出淚。多多多滴搗衣中。程開程入程紋波。疊疊重重數數多。相相相喚喚隣家女。欲鼓未裁裁綺羅。秋天秋月秋夜長。秋日秋風秋漸涼。秋景秋聲秋鴈度。秋光秋色秋葉黃。中秋秋月旅情傷。月中砧杵响噹噹。噹噹响被秋風送。送到征人思故鄉。故鄉何在歸途遠。途遠難歸應斷腸。斷腸只在紗窗下。紗窗曾不憶徬徨。休玩休玩中秋月。月到中秋偏皎潔。此夜家家搗衣。添入離愁愁更切。寒露初寒寒草邊。夜夜孤眠孤月前。促織促織叫復叫。叫出深秋砧杵天。誰能秋夜聞秋砧。切切悲悲悲不禁。況是思歸歸未得。聲聲搥碎故鄉心。〔正末歎云〕好高才也。其思遠。其調悲。使人聞之。不覺潛然淚下。〔詩云〕寒蛩唧唧細吟秋。夜夜寒聲到枕頭。獨有愁人聽不得。愁人聽了越添愁。〔唱〕

〔石榴花〕現如今寒蛩唧唧向人啼。哎。知何日是歸期。想當初只守着舊柴扉。不圖甚的倒得便宜。〔許達云〕大丈夫得志。食於鐘鼎。不得志隱於山林。〔正末唱〕則今山林鐘鼎俱無味。命矣時今。哎。可知道枉了我頂天立地居人世。〔許達云〕仲宣今年貴庚了。〔正末唱〕老兄也。恰便似睡夢裏過了二十。

〔鬪鵲鶉〕又不在麋鹿羣中。又不入麒麟畫裏。自死了吐哺周公。枉餓殺

採薇伯夷。自洛下飄零到這裏。刻的無所歸棲。〔帶云〕小生當初投奔劉表的意呵。〔唱〕指望待末尾三稍。越閃的我前程萬里。

〔許達云〕仲宣。想昔日孔子投於齊景公。景公不能用。復投魯哀公。封孔子爲魯司寇。三日而誅少正卯。齊景公故將美女數十人。習成女樂。獻與哀公。哀公受了女樂。三日不朝。孔子棄職而歸。投於衛靈公。與之言治國之道。衛靈公仰視飛鴈。孔子知其不能用。投於陳國。其時陳國被吳國征伐。孔子遂困於陳蔡之間。糧食都絕。從者皆病不能起。聖人尙然如此。何況今日乎。老兄。〔詩云〕詩酒當前且盡情。功名休問幾時成。天公自有安排處。莫爲憂愁白髮生。〔正末〕〔詩云〕三尺龍泉七尺身。可堪低首困風塵。王侯將相元無種。半屬天公半屬人。〔唱〕

〔上小樓〕一片心扶持社稷。兩隻手經綸天地。誰不待執戟門庭。御車郊原。舞劍尊席。〔許達云〕仲宣。當初肯與蒯蔡同列爲官。可不好來。〔正末唱〕我怎肯與鳥獸同羣。豺狼作伴。兒曹同輩。兀的不屈沉殺五陵豪氣。

〔許達云〕仲宣。想你辭老母。離陳蔡。謁蔡邕於京師。不能取其榮貴。又持子建學士書呈。投託荆王劉表。內妨蒯蔡。不肯同列爲官。先生主見。小生盡知。但他自幹他的事。你自幹你的事。便好道黍則黍。麥則麥。涇則涇。渭則渭。雖后稷之聖。不能化穗。而成其芒。雖大禹之功。不能澄清。而變其濁。芒穗清濁。尙然不變。何況於人乎。既託跡於劉表。何苦不同官於蒯蔡。〔詩云〕嗟君志氣本超羣。爭奈朝中多忌人。所以獨醒千古恨。至今猶自泣纍臣。〔正末〕〔詩云〕有志無時命矣夫。老天生我亦何辜。寧隨澤畔靈均死。不逐人間臭臭雛。〔唱〕

〔么篇〕據着我慷慨心。非貪這瀲灩杯。這酒呵。便解我愁腸。放我愁懷。展我愁眉。則爲我志願難酬。身心不定。功名不遂。〔云〕吾兄將酒過來。〔許達云〕酒在此。〔正末飲科云〕再將酒來。〔許達云〕仲宣。爲何橫飲幾杯。〔正末唱〕倒不如葫蘆提醉了還醉。

〔云〕小生爲功名不遂其心。不如飲一醉。墜樓而亡。〔做跳下許達驚扯住科云〕呀。早是小生手眼快。螻蟻尙且貪生。爲人何不惜命。古人有云。存其身而揚其名。上人也。將其身而就其名。中人也。捨其身而滅其名。下人

也。吾想此中屈原卞和二人。雖得其名。卒捨其身。如吾兄爲功名不遂。要墜樓身死。是爲不知命矣。昔呂望有經綸濟世之才。雖在貧窘。意不苟得。年登八旬。垂釣於渭水。後文王夢非熊之兆。出獵西郊。至磻溪見呂望。同載而歸。以爲上賓。至武王時。成功立業。封號太公。今老兄發悲。不爲別故。止爲家中老母。無人侍養。小生到來。日會江下父老。收拾青蚨。資爲路費。送老兄還歸故里。有何難哉。〔詩云〕只爲你高堂有母。鬢斑斑。客舍淹留。甚日還。囊裏黃金願相贈。免教和淚倚欄干。〔正末詩云〕恥向人間乞食餘。登臺一望淚沾裾。可憐飄泊緣何事。不寄平安問母書。〔唱〕

〔滿庭芳〕我如今羞歸故里。則爲我昂昂而出。因此上怏怏而歸。空學成補天才。却無度饑寒計。幾會道展眼舒眉。則被你誤了人儒冠布衣。熬煞人淡飯黃齏。有路在青霄內。又被那浮雲塞閉。老兄也。百忙裏尋不見上天梯。

〔許達云〕仲宣。你看那一林紅葉。三徑黃花。一林紅葉。傲風霜。如亂落火龍鱗。三徑黃花。擎雨露。似潤開金獸眼。登高望遠。人人懷故國之悲。撫景傷情。處處洒窮途之泣。老兄。〔詩云〕暑退金風覺夜長。蟬聲不斷送秋涼。東籬滿目黃花綻。鴈過南樓思故鄉。〔正末〕〔詩云〕採採黃花露未晞。他鄉誰爲授寒衣。獨憐作客人南滯。不似隨陽鴈北飛。〔唱〕

〔十一月〕幾時得似賓鴻北歸。倒做了。烏鵲南飛。仰羨那投林倦鳥。堪恨那舞瓮醯雞。方信道垂雲的鷗鷺羽翼。那簷籬下燕鵲爭知。

〔帶云〕老兄也。〔唱〕

〔堯民歌〕真乃是鵲長鳬短不能齊。從來這烏鴉彩鳳不同棲。挽鹽車麒麟陷淤泥。不逢他伯樂不應嘶。只爭個遲也麼疾。英雄志不灰。有一日登鰲背。

〔做睡科〕〔外扮使命上〕〔詩云〕雷霆驅號令。星斗煥文章。聖主賢臣頌。今朝會一堂。吾乃天朝使命是也。今

有王仲宣獻上萬言長策。聖人見喜。宣他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兼管左丞相事。打聽得在許安道樓上飲酒。許安道在麼。〔許達見科云〕那裏來的大人。〔使命云〕小官天朝來的使命。宣王仲宣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快報復去。〔許達云〕王仲宣。王仲宣。〔正末云〕做甚麼大呼小叫的。〔許達云〕今有天朝使命。宣你爲天下兵馬大元帥。〔正末云〕來了不曾。〔許達云〕見在樓直下哩。〔正末云〕慌做甚麼。忙做甚麼。既來了。怕他回去了不成。〔許達云〕則吃你這般傲慢。〔正末唱〕

〔煞尾〕從今後把萬言書作戰場。輔皇朝爲柱石。扶持着萬萬歲當今帝。則願的穩坐定蟠龍戲金椅。〔同使命下〕

〔許達云〕那王仲宣。別也不別。竟自去了。有這般傲慢的。可知道荆王不肯用他。〔詩云〕一片雄心大似天。可知不肯受人憐。今朝身佩黃金印。纔識登樓王仲宣。〔下〕

〔音釋〕塞音賽 韻音韻 躍音仙 鬪音寅 蛩音窮 驚音木 得當美切 浙音昔 程音至 潛

音山 的音底 十繩知切 稷將洗切 席星西切 穗音遂 疊音雷 辜音姑 漱離店切
灑音豔 囊音託 塞思子切 醯音希 疊音符 淤音迂 疾精妻切 戲妻向切

第四折

〔蔡相引祗從人上云〕老夫蔡邕是也。今有王粲獻上萬言長策。聖人見喜。着他做天下兵馬大元帥。只在早晚將到。左右與我請將曹子建學士來者。〔祗從云〕理會的。〔曹學士上云〕小官曹植。今有蔡邕丞相。着人相請。須索走一遭去。左右報復去道。有曹子建在於門首。〔祗從報科云〕報的老爺得知。曹學士來了也。〔蔡相云〕道有請。〔見科〕〔曹學士云〕老丞相賀萬金之喜。〔蔡相云〕喜從何來。〔曹學士云〕今有令婿王仲宣。獻上萬言長策。得了天下兵馬大元帥。小官特來賀喜。〔蔡相云〕比及學士說呵。老夫已知道了也。如今俺二人牽羊擔酒。十里長亭。接新官走一遭去。〔下〕〔正末引卒子上云〕王粲。誰想有今日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一聲雷震報春光。〔卒按喝科〕〔正末唱〕起蟄龍九重天上。蔡邕也。你便似臧倉毀子孟軻。王粲也。我却做了貢禹笑王陽。則道我甘老在荆

裏。今日個蟬噪日豈承望。

〔蔡曹同上〕〔蔡相云〕此間是他轅門外了。學士你先進去。〔曹學士云〕令人報復去。道有翰林學士曹子建在於門首。〔報科〕〔正末云〕大恩人來了也。道有請。〔見科〕〔曹學士云〕元帥蟬噪有日。奮發有時。〔正末云〕當日不虧學士大恩。豈有今日。學士請上。受小官一拜。〔拜科〕〔曹學士云〕元帥請起。論小官有甚麼恩在那裏。〔正末唱〕

〔沉醉東風〕想當日到京師。將誰倚仗。多虧你曹學士。助我行裝。雖然是一封書死了荆王。還得你萬言策奏。知今上。纔得個元戎印掌。這都是你義海恩山不可當。再休題貴人健忘。

〔蔡相云〕令人報復去道。有蔡丞相在於門首。〔卒報科〕〔正末唱〕

〔喬牌兒〕不由我肚兒裏氣夯。他有甚臉來俺門上。〔云〕他可不是蔡邕丞相麼。〔曹學士云〕他可是誰。〔正末唱〕他是舉韓侯三薦的蕭丞相。往日的情。我和他今日講。

〔云〕令人說出去。他是個丞相。我是個元帥府衙門。你我無干。他進來便進來。不進來我也接待他不成。〔卒子云〕理會的。老丞相。俺元帥說來。你是個丞相。他是元帥府衙門。你我無干。你進去便進去。不進去他也接待你不成。〔蔡相云〕可早一句兒也罷。我自己進去。〔見科〕元帥幾年不見。受老夫一拜。〔正末云〕住者。左右將過錦心拜褥來。〔蔡相云〕要他做甚麼。〔正末云〕則怕拜下去污了你那錦繡衣服。〔蔡相云〕可早兩句兒也。〔正末云〕却不道錦堂客至三杯酒。茅舍人來一盞茶。我是個新帥府。豈無一杯酒管待。令人將酒來。〔卒子云〕酒在此。〔正末云〕這一杯酒。當從丞相飲。老丞相接酒。〔蔡相云〕將來。〔正末云〕住者。小官有失禮體。放着翰林院大學士在此。當從學士請酒。〔曹接酒科〕〔正末云〕這杯酒可到老丞相。丞相接酒。〔蔡相云〕將來。〔正末云〕住者。慌做甚麼。學士飲個雙杯。〔曹飲科〕〔正末云〕這杯酒可該老丞相飲。丞相接酒。〔蔡相云〕將來。〔正末云〕住者。兩隻手撈菱般相似。大缸家釀下酒鉢盂裏。折的你也吃不也。枕着青石板睡。鐵破

你那臉也。學士飲個三杯和萬事。〔蔡相云〕可早三句了也。王粲你將一杯酒似與不與。對着翰林學士在此。羞辱老夫。是何道理。〔正末云〕你發甚麼酒風哩。〔蔡相云〕我吃你甚麼酒來。〔正末云〕當初曾道來。〔蔡相云〕我道甚麼來。〔正末唱〕

〔水仙子〕你道你精神顏色捧瑤觴。和氣春風滿畫堂。你道我不明白凍死在顏回巷。我今日也列金釵十二行。儘今生急急忙忙。你那裏有江湖心量。衡一片葦鹽肚腸。〔帶云〕令人擡過了酒餚者。唱〕飲不的我玉液瓊漿。

〔蔡相云〕王粲你強殺者波。則是個兵馬大元帥。我反殺者波。是當朝左丞相。調和鼎鼐。變理陰陽。你把我這般看待。敢不中麼。〔正末唱〕

〔甜水令〕你道是位列三台。調和鼎鼐。變理陰陽。丞相府氣昂昂。覬的我元帥衙門。無過是點些土伍。排些刀仗。與文臣本不同行。

〔折桂令〕你不來呵。但憑心上。我也不差着人來請你登堂。〔帶云〕你今日既來呵。唱〕誰着你鳥故趨籠。魚偏入網。人自投湯。既受你這許多好情親。向我豈可沒半句惡語相傷。〔蔡相云〕可知你與我也沾些親來。〔正末唱〕從今後星有參商。人有雌黃。你做不的吐哺周公。我也拚不做坦腹王郎。

〔蔡相云〕學士。你這裏不說。那裏說。〔曹學士云〕老丞相休慌。元帥請暫息雷霆之怒。略罷虎狼之威。聽小官明明的說破着。元帥細細裏皆知。人不說不知。木不鑽不透。冰不搗不寒。膽不嘗不苦。當初老丞相曾與令尊老先生金蘭契友。二人指腹成親。若生二女。同攀繡牀。若生二子。同舍攻書。若生子女。結爲夫婦。不想令尊生下元帥。丞相所生一女。因爲官守所絆。彼各天涯。間隔親事。老丞相聞知。元帥學成滿腹文章。只是驕矜傲慢。不肯曲脊於人。以此數次將書調致至京。蕭條旅館。個月期程。不蒙放參。可是爲何。只是涵養你那銳氣。及至相見。將那三杯酒恥辱元帥。一席話激發將軍。豈知春衣白金雕鞍書札。都不是小官的。老丞相暗暗的與我。着我明明的與你。賣發你投託荆王劉表。誰想劉表不能任用。淹留在彼。你將萬言長策。寄與小官。小官轉與

老丞相。老丞相獻與聖人。聖人見喜。今得此官。自從元帥去後。老丞相將老夫人搬至京師。一般蓋下畫堂。又陪房查。斷送將小姐聘與元帥爲妻。說兀的做甚。〔詩云〕則爲你襄陽久困數年間。今日撥開雲霧見天顏。非干我這舉賢曹子建。則拜你那恩人老泰山。〔正末拜科云〕則被你瞞殺我也。丈人。〔蔡回禮科云〕則被你做殺我也。女婿。〔正末唱〕

〔鴈兒落〕又不曾趨蹌天子堂。又不曾圖畫功臣像。止不過留心在筆硯間。又不曾惡戰在沙場上。

〔得勝令〕呀。怎做得架海紫金梁。則消得司縣綠衣郎。今日個樞府新元帥。還只是長安舊酒狂。騰騰。端的有豪氣三千丈。遊揚。這的是功名紙半張。

〔蔡相云〕天下喜事。無過子母夫婦團圓。就今日臥翻羊窖下酒。做個大人慶喜筵席者。〔詞云〕我兩姓結婚姻原在生前。難道我今日敢違背初言。因此上屢移書接來到此。本待將加官職指引朝天。只爲你生性十分驕傲。並不肯謙謙的敬老尊賢。我特將三杯酒千般折挫。無非要涵養得氣質爲先。暗地裏具書呈白金駸馬。封皮上明寫着子建相傳。豈知道到荊州依然不遇。遂淹留不得返荏苒三年。想登樓這一點思鄉客淚。多應是長飄洒似雨纏綿。萬言策又是我轉聞今上。纔得授大元帥入掌兵權。早先期高平去迎將老母。預蓋下大宅院供具俱全。專等待你回來選其吉日。與小女結花燭夫婦團圓。此皆由我老夫殷勤留意。非學士能出力爲你周旋。到如今纔一一從頭說破。大家的開笑口慶賞華筵。〔正末唱〕

〔離亭宴煞〕你元來爲咱氣銳加涵養。須不是忌人才大遭魔障。端的個這場收拾了龍爭虎鬪心。結果了鸚鵡鵬搏力。表明了海闊天高量。安排下玳瑁筵。準備着葡萄釀。做一個團圓的慶賞。早匹配了青春女一生歡。穩情取白頭親百年享。

〔音釋〕 軻康和切 忘去聲 旁音享 釀泥降切 孫音奈 變音屑 搦音聶 奩音廉 駸妻相切

元曲選

八二六

樞昌書切 審陰去聲 荏仁枕切 苒音冉 菊音桃

題目 假託名蔡邕薦士

正名 醉思鄉王粲登樓

昊天塔孟良盜骨雜劇

第一折

〔冲末扮楊景領卒子上詩云〕雄鎮三關幾度秋。番兵不敢犯白溝。父兄爲國行忠孝。勅賜清風無佞樓。某姓楊名景。字彥明。父母是金刀無敵大總管楊令公。母親佘太君。所生俺弟兄七人。乃是平定光昭明嗣。某居第六。鎮守着這三關。是梁州遂城關。霸州益津關。雄州瓦橋關。某手下有二十四個指揮使。今差孟良巡緝邊境去了。天色將晚。不見回還。小校與我點上一盞燈來。〔卒子點燈科〕〔楊景云〕我喚你便來。不喚你休來。〔卒子云〕理會的。〔下〕〔楊景云〕我今日神思恍惚。不知爲何。我暫時歇息咱。〔做睡科〕〔正末扮楊令公同外扮楊七郎魂子上云〕老夫楊令公是也。因與北番韓延壽交戰。被他圍在虎口交牙峪。裏無糧草。外無救軍。這個是我第七個孩兒楊延嗣。他爲搭救我來。被潘仁美攢箭射死。老夫不能得脫。撞李陵碑而亡。被番兵將我屍首焚燒了。把骨殖吊在幽州昊天寺塔尖上。每日輪一百個小軍。每人射我三箭。名曰百箭會。老夫疼痛不止。今日在陰司告過。放我出了枉死城中。來到這三關地面。向大郎孩兒根前託一夢咱。〔七郎云〕父親想着我蓋世功勳。今日一旦休矣。俺託夢與哥哥去來。〔詩云〕俺子父全忠不到頭。功勞汗馬一時休。可憐死戰三邊上。不得生封萬戶侯。屍陷虜庭遭箭苦。魂依沙漠和雲愁。今宵夢裏將冤訴。專告哥哥爲報讐。〔正末云〕孩兒也。俺身喪番城。又遭此殘害。着俺魂魄不寧。好生苦毒。枉做了這一世英雄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傀儡棚中。鼓笛聲送。相搬弄。想着那世事皆空。恰便似一枕南柯夢。

〔七郎云〕只恨那潘仁美這個姦賊。逼的俺父子並喪番地。可憐人也。〔正末唱〕

〔混江龍〕盼不到先塋舊壠。黃泉下埋沒殺俺這英雄。〔七郎云〕父親。俺不能勾青史標名。留芳萬古。空懷着一腔怨氣。何時分解也。〔正末唱〕空鎖着一腔怨氣。做不的萬丈霓虹。本待要漢主臺前把俺形容畫。誰知道李陵碑底早是命途窮。怎將那

一座兩狼山。穆可可生扭做祁連塚。也枉了俺半生無敵十大的這邊功。

〔七郎云〕俺父親做了一世的虎將。誰想落于姦賊之手。〔正末云〕想老夫幼年時。南征北討。東蕩西除。到今日都做了一場春夢也。〔唱〕

〔油葫蘆〕可便是因殺南山老大蟲。枉自有爪和牙成什麼用。都做了一齊分付與東風。想着俺雕弓能劈千鈞重。單鎗不怕三軍衆。也會將蕃國攻。也會將敵陣衝。一任他八方四面干戈動。那一個敢和俺出馬共爭鋒。〔七郎云〕父親威名如此。兵書有云。一夫拚命。萬夫難敵。假當時不尋自盡。拚命殺出去。或者有個僥倖也不見的。〔正末唱〕

〔天下樂〕哎。你說甚麼勝敗兵家本不窮。則這兵也波書我可索是通。〔帶云〕俺家姓楊。被番兵陷在虎口交牙峪裏。這個叫做半落虎口。正犯了兵家所忌。怎還有活的人也。〔唱〕奈賊臣把俺來看了。半投虎口廝斷送。方信道將在謀不在勇。兀的不橫亡了俺這姜太公。

〔云〕俺上的這三關來。孩兒休大驚小怪的。〔七郎云〕父親。俺來到六郎哥哥臥處也。我且弄這銀臺上蠟燭。咱。〔七郎做弄燭科〕〔楊景云〕燈影下一個年老的將軍。一個年小的將軍。邊關上有甚麼緊急的勾當。來日到中軍帳前商議。天色晚了。您且回避。〔正末云〕六郎孩兒。你怎不認的俺哩。〔唱〕

〔後庭花〕你聽了我聲音耳不聾。你覷了我容顏眼不矇。〔楊景云〕這個小將軍是誰。〔正末唱〕這個是你那奈太君的偏憐子。〔楊景云〕老將軍。你可是誰。〔正末唱〕我。是你老爹爹楊令公。〔楊景云〕原來是父親和兄弟。您近前來說話。怕做甚麼。〔正末云〕孩兒也。你靠後些。你是生魂。我是死魂。你聽我說與你咱。〔楊景云〕父親你說。您孩兒是聽咱。〔正末云〕您父親因與番兵交戰。困住兩狼山虎口交牙峪。裏無糧草。外無救軍。不能得出。撞李陵碑身死。您兄弟七郎。打出陣來求救。被潘仁美賊臣。將您兄弟綁在花標樹上。攢箭射死。如今韓延壽將我骨殖。掛在幽州昊天寺塔尖上。每日輪一百個小軍。

每人射三箭。名曰百箭會。着我如今疼痛不止。以此特託夢與你來也。〔楊景做悲科云〕父親。您孩兒那裏知道這般冤苦。到來日追齋累七。超度父親和兄弟也。〔正末唱〕早雨下却相逢。則待將紙錢兒發送。兒也怎不記的俺和番家苦戰攻。被他圍如鐵桶。向前呵糧又空。褪後呵路不通。只除非會駕風。纔出的他兵幾重。想着俺做一世雄。肯投降苟自容。拚的個觸荒碑一命終。至今草斑斑血染紅。一靈兒還怕恐。

〔七郎云〕哥哥。俺等屈喪番邦。受苦不過。哥哥的憐見。作急選將提兵。搭救我父子的屍首去也。〔楊景云〕父親。你的骨髓。委實在幽州昊天寺塔尖上掛着麼。〔正末唱〕

〔青哥兒〕哎。他將我這屍骸恁般摩弄。因此上向兒行一星星悲控。〔楊景云〕父親。俺想韓延壽那裏兵強馬壯。只可智取。難以力奪。不知三關上二十四個指揮使。還是着那一個和孩兒同去。纔得成功也。〔正末唱〕你若是有心呵。可憐見我遍體金鎗。不耐風。也不須打鳳撈龍。別選元戎。只在軍中火德天蓬。自有神通。覓跡尋踪。撒潑行兇。將俺那骨匣兒早拔出虎狼叢。這便當的你香花供。

〔楊景云〕父親放心。您孩兒到來日。就點本部人馬。親到幽州。與父親兄弟報警去也。〔正末云〕六郎孩兒也。你小心在意者。〔作悲科唱〕

〔寄生草〕俺爲甚麼淚頻揮。也只要您心暗懂。早遣那嘉山太僕來爭鬪。把這宣花巨斧輕輪動。免着俺昊天塔上長酸痛。您若是和番家忘了戴天簪。可不俺望鄉臺枉做下還家夢。

〔楊景云〕父親。您孩兒怎忘的這冤讎也。〔正末唱〕

〔賺煞尾〕兒也。你回到聖明朝。備把我這冤情訟。我也不望加官賜寵。只要個一體君臣有始終。早迎還俺那無佞清風。恨匆匆。睡眼朦朧。兒也說甚的猶恐相逢是夢中。囑付您個楊家業種。須念着子父每情重。休使俺

幽魂愁殺這座梵王宮。

〔七郎云〕俺父子去也。哥哥休推睡裏夢裏。〔同下〕〔楊景醒科云〕父親兄弟近前來呀。可怎生都不見了。原來是一夢。父親兄弟。則被你痛殺我也。適纔我那父親兄弟。夢中說的話。好不苦楚。我待不信來。怎生做這等一個顯夢。我待信來。却又未知真假。且到天明。與衆將商議則個。〔詩云〕見父親細要緣由。睡夢中兩淚交流。打聽的果有此事。領雄兵必報冤讎。父親兄弟。兀的不痛殺我也。〔下〕

〔音釋〕 白巴埋切 峪音裕 俛音詭 倡累上聲 笛丁梨切 柯音哥 瑩音盈 礫參上聲 褪吞

去聲 控空去聲 闕烘去聲

第二折

〔外扮岳勝上詩云〕帥鼓銅鑼一兩敲。轅門裏外列英豪。三軍報罷平安喏。緊捲旗旛再不搖。某乃花面獸岳勝是也。官封帥府排軍之職。佐於六郎哥哥麾下。不知哥哥今日爲着邊關上那些軍情事務。天色黎明。早陞營帳。某須索先去伺候咱。〔楊景領卒子上詩云〕昨夜分明見父親。休言夢裏事非真。我今不報冤讎去。枉做英雄一世人。〔岳勝見科云〕哥哥。今日爲着甚事。陞帳的恁早。〔楊景云〕兄弟。你却不知。俺夜來作其一夢。見我父親同七郎兄弟來。在於燈下。揮着眼淚。親對俺說。元來我父親被番兵困在兩狼山虎口交牙峪。裏無糧草。外無救兵。身撞李陵碑而死。其時我七郎兄弟。打出陣來求救。被潘仁美那姦賊。將兄弟綁在花標樹上。攢箭射死。現今韓延壽將俺父親骨殖。掛在幽州昊天寺塔尖上。每日輪一百個小軍兒。每人射三箭。名曰百箭會。幽魂疼痛不過。分付俺親率孟良。快去搭救他。俺想父親受如此般苦楚。待不信來。怎麼分分明明。有這等一個顯夢。待要信來。真假未辨。因此早早陞帳。請衆兄弟與俺商議。作個行止。〔岳勝云〕您兄弟理會的。我袖傳一課。此夢不虛。今日時當卓午。家中必然有人寄書信來。便知端的也。〔楊景云〕似此可怎了。令人門首覷者。看有甚麼人來。〔丑扮小軍兒上詩云〕肉我吃斤半。酒我吃升半。聽的去廝殺。說得一身汗。自家是楊家府裏一個小軍兒。奉奈太君妳妳的命。着我前去瓦橋關上與六郎元帥寄一封家書去。可早來到門首也。令人報復去。說太君妳妳差一個小軍兒。寄家書來了也。〔卒子云〕你則在這裏。我報復去。〔做報科云〕箋報的元

帥得知。有太君妳妳差着一個小軍兒寄書來。在於門首。〔楊景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着過去。〔小軍兒見科云〕元帥。俺太君妳妳。差我來寄一封書與元帥知道。〔楊景做接書跪拆看科云〕嗨。元來是母親的書也。說父親兄弟。託夢與他。一句句都和我做的夢象相合。有這等異事。小軍兒賞你酒十瓶。羊肉二十斤。與我把定轅門。二十四個指揮使。但是來的。都放過來。則當住孟良一個。休着他過來者。〔小軍云〕元帥。假似不放他過來。他打我呢。〔楊景云〕你也打他。〔小軍云〕假似罵我呢。〔楊景云〕你也罵他。〔小軍云〕假似咬我呢。〔楊景云〕胡說。〔岳勝云〕哥哥。你不要孟良過來。却是甚的主意。〔楊景云〕兄弟。你那裏知道。我想孟良是個強壯的性兒。你使他去。他可不去。你不使他去。他可要去。某等他來時。我故意的着幾句話惱激他。不怕他不和俺搭救父親去也。〔卒子云〕我把着這轅門。看有什麼人來。〔正末扮孟良上云〕某乃孟良是也。奉哥哥的將令。使我巡緝邊境去。平安無事。須索回哥哥話走一遭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這此三時無處征伐。我去那界河邊恰纔巡罷。我做的一個個活捉生拏。湧彪軀舒猿臂。肝橫膽乍。也不索將武藝盤咱回頭兒只看咱披掛。

〔醉春風〕比及你架上撥雕鞍。槽頭牽戰馬。宣花斧鉞手中擔。覷敵軍似耍耍。萬騎交馳。兩軍相見。咱手裏半籌不納。

〔正末做見小軍科云〕這廝在這裏做什麼。〔小軍云〕做什麼。在這裏捉蟲子哩。奉元帥的將令。着我把守轅門。不放人過去。〔正末云〕我要過去。〔卒子攔科云〕不放不放。〔孟良怒科云〕你敢道三聲不放我過去麼。〔小軍云〕休說三聲不放。我說一百二十聲不放。〔正末做打科〕老爺老爺休打。我放你過去罷。〔正末見科云〕哥哥將令。着兄弟巡界河去。平安無事。回哥哥的話來。〔楊景云〕無甚事。你且迴避者。〔正末云〕小軍兒。元帥着你迴避了也。〔楊景云〕着你迴避。〔正末云〕着誰迴避。〔楊景云〕着你迴避。〔正末云〕着我迴避。我不迴避。不迴避。你就這裏殺了我。也不迴避。〔楊景云〕岳家兄弟。你看這廝。他那裏知道我心裏的事也。〔正末唱〕

【紅繡鞋】往常時無我處不喜歡說話。今日個見我來低着頭無語。嗟呀有甚的機密事。孟良也合知麼。【楊景做與岳勝打耳暗科云】他那裏知道。【正末唱】一個將眼角覷。一個將脚尖躡。好着我半合兒候倖殺。

【楊景云】孟良。我的勾當你試猜咱。【正末云】我猜着波。【楊景云】你猜着我使用你。你猜不着不用你。且迴避。【正末唱】

【石榴花】莫不是大遼軍馬廝踏踏。我與你火速的便去爭殺。【楊景云】不是。【正末唱】莫不是王樞密搬弄着宋官家。我與你疾忙轂馬。便赴京華。【楊景云】也不是。【正末唱】莫不是余太君有人相欺壓。【楊景云】我的母親。誰敢欺負他。【正末云】那廝是不敢也。【唱】則除是趙玄壇威力無加。纔敢把虎頭來料鬚來抹。我與你親自把那賊徒拏。

【鬪鶴鶻】哎。那廝須不是布霧的蚩尤。又不是飛天的夜叉。【楊景云】那廝見你手段高強。被他藏了躲了呢。【正末唱】那廝便藏在雲中。趨在趨在地下。我也翻過乾坤。若見他說那廝能變化。我呵喝一喝。骨碌碌的海沸山崩。瞧一瞧赤力力的天摧地塌。

【楊景云】孟良。你猜了半日。只是猜不着。你迴避。【正末云】既是猜不着。我且迴避。【正末出門見小軍云】兀那廝。你來這裏做什麼。你快實說。你若不說。劈了你這顆狗頭來。我則一斧。【小軍云】適纔元帥賞了我酒十瓶。羊肉二十斤。不爭你劈了我這頭。教我怎麼吃。【正末云】快說。你若不說。我就一斧。【小軍云】老爺不要燥暴。就把斧頭劈下來。待我說我說。我是楊家府裏小軍兒。奉余太君妳妳的命。着我寄一封書與元帥。道是夢中看見老令公。說與番兵交戰。不想番兵將老令公困在兩狼山虎口交牙峪。困的裏無糧草。外無救軍。有七郎打出陣來求救。不想被潘仁美將七郎綁在花標樹上。攢箭射死。老令公不能得出。撞李陵碑身死。今被韓延壽將老令公屍首燒了。將骨殖掛在幽州昊天寺塔尖上。但是過來過往的人。有箭的射三箭。無箭的打三

甄名曰百藥箭。〔正末云〕敢是百箭會。〔小軍云〕你說的是。〔正末云〕眼見的哥哥召集衆將商量。取那父親骨殖去。是一件緊要的事。故瞞着我來。嗨哥哥。我們二十四個指揮使。都是一般的兄弟。怎麼偏心。只與他們計議。獨獨着我迴避。我再過去。白破了哥哥咱。〔見楊景科云〕哥哥。我猜着了也。〔楊景云〕你猜着甚的。〔正末云〕哥哥。你要搭救爹爹。搶回骨殖去是麼。〔楊景云〕難道是俺妳妳來。兄弟既然你知道他。如今把我父親的骨殖。掛在幽州昊天寺塔尖上。我待要替我父親盜取這骨殖去。展轉尋思。並無妙策。如之奈何。〔正末云〕哥哥。别的都去不得。只有您兄弟去得。〔楊景云〕兄弟。你若肯去。就是我的重生父母也。〔正末云〕您兄弟迴避。〔楊景云〕只這一句兒。你就還將我來。兄弟憑着你是怎麼去。你說一遍咱。〔正末唱〕

〔上小樓〕憑着我這燒天火把。問甚麼經文也。那佛法。我大踏步踹入僧房。拏住和尚。搭定袈裟。我氣性差。忿怒發。拖離禪榻。我敢滴溜撲將腦袋兒。擡在殿堦直下。

〔么篇〕胸脯上脚去蹬。面門上手去搗。憑着我這蘸金巨斧。乞抽挖叉砍他鼻凹。問甚麼惡菩薩。狠那吒。金剛答話。我直着釋迦佛也整理不下。

〔岳勝云〕兄弟到那裏。小心在意者。〔楊景云〕兄弟既然要去。你可使什麼兵器。用什麼披掛。〔正末唱〕

〔耍孩兒〕則我這慌忙。不用別兵甲。輕輕的將衣服來拽扎。覷着他千軍萬馬。只做癩蝦蟆。施逞會莽撞拳法。我脊梁邊穩把葫蘆放。頑石上擡擡的將斧刃擦。但撞着無千罷。直殺的他似芟蒲刈葦。截瓠開瓜。

〔云〕排軍。我分付與你兩樁兒勾當。〔岳勝云〕兄弟。可是那兩樁兒。〔正末唱〕

〔二煞〕準備着迎魂一首旛。安靈的幾朵花。衆兒郎都把那麻衣搭緊拴。將亡父馱喪馬。哥也你牢背着親爺的灰骨匣。孝名兒傳天下。說甚的孟宗哭笋。袁孝拖笆。

〔楊景云〕兄弟也。嚕到那幽州昊天寺。他那裏有五百衆上堂僧。出來的一個個都會輪鎗弄棒。三門關的鐵

桶相似。怎生能勾開也。〔正末云〕哥哥，憑着你兄弟，不怕他不開。〔唱〕

〔二煞〕門環用手搖。門栓使腳踏。則爲那老令公骨殖浮屠掛。石攢來的柱礎和泥撥。銅鑄下的藩杆就地拔。那愁他四天王緊向山門把。我呵顯出些扶碑的手段。舉鼎的村沙。

〔楊景云〕兄弟父親的骨殖。在那幽州昊天寺塔尖兒上。怎生能勾下來。〔正末云〕哥哥，你放心者。〔唱〕

〔煞尾〕火輪左手擎。管心右手搯。我搖一搖撼兩撼。廝琅琅震動琉璃瓦。兀良我與你直推倒了這一座玲瓏舍利塔。〔下〕

〔楊景云〕孟良去了也。兄弟你與我鎮守着三關。則今日接應孟良。取我父親的骨殖走一遭去。〔詩云〕岳排軍緊守營盤。孟火星誰敢當攔。衆頭領休離信地。楊六郎暗下三關。〔同下〕

〔音釋〕 徹音驚 伐扶加切 彪巴矛切 納囊亞切 躡當加切 躡音渣 踏當加切 殺雙鮮切

數音備 歷牟架切 抹音罵 蚩音癢 懸楚九切 塌湯打切 燥音竈 法方雅切 摺簪

上聲 發方雅切 榻湯打切 撤倉算切 蹬音登 搗莊瓜切 蘸知濫切 凹汪卦切 吒

音渣 甲江雅切 扎莊洒切 搯音癢 擦抽鮓切 芟音衫 刈音異 瓠音戶 搭音打

匣奚佳切 程音形 礎音楚 拔邦加切 搯強雅切 據含去聲 塔湯打切

第二折

〔丑扮和尚上詩云〕我做和尚無塵垢。一生不會念經咒。聽的看經便頭疼。常在山下吃狗肉。小僧是這幽州昊天寺一個小和尚。有楊令公的骨殖在塔尖上掛着。每日輪一百個小軍兒。每人射三箭。名曰百箭會。到晚夕取將下來。鎖在這裏面。則怕有人偷了去。天色晚了也。關上這三門者。〔正末同楊景上云〕好大火也。兄弟也。嚕走動些走動些。〔正末云〕哥哥，嚕和你走走。〔唱〕

〔正宮端正好〕只一道火光飛。早四野烟雲布。都出在我背上的這葫蘆。火龍萬隊空中舞。明朗朗正照看那幽州路。

【滾繡毬】燒的來無處居。滿城中都痛哭。似伴着老令公灰骨。且休題官法如蠟。也不索祭風臺。也不索狼烟舉。抵多少六丁神發怒。我則見通紅了半壁天衢。恰便似漢張良燒斷了連雲棧。李老君推番煉藥爐。這火也從無。

〔楊景云〕兄弟。可早來到這寺門首也。我是喚門咱。和尚開門來。〔和尚云〕不開門。不開門。〔楊景云〕你因何不開門。〔和尚云〕有布施便開門。沒布施不開門。〔正末唱〕

〔倘秀才〕端的是好熱鬧也。禪房寺宇。了得也。山僧施主。可不道四大人天火最毒。只我個善知識。沒貪圖。待布施與你一千枝蠟燭。

〔楊景云〕和尚。我布施與你一千枝蠟燭。〔和尚云〕且慢者。一千枝蠟燭。一分銀子一對。也該好些銀子。我開開這門。放他入來。〔做開門科〕〔正末入門做揪住和尚科云〕和尚。楊令公的骨殖在那裏。〔和尚云〕小僧不知道。〔正末云〕你怎生不知道。你說也不說。我則一斧砍下你這頭來。〔和尚做看葫蘆科云〕哦。可知你動不動的就要砍頭。眼見的背上掛着那一個和尚的頭哩。〔正末云〕你快說來。略遲些我砍下來也。〔和尚云〕你休砍我。等我說罷。楊令公骨殖。日間掛在塔尖上。教一百個小軍兒。每人射他三箭。到晚間取將下來。裝在一個小小匣兒。收藏方丈裏面。專怕有賊來偷了去。做牌兒戲子兒耍子。兀那方丈中桌上的小匣兒。這不是楊令公的骨殖。〔楊景云〕莫不是假的麼。〔和尚云〕你道假的是狗骨頭。那這骨殖都有件數。每件件有郎主朱筆記認的字跡在上。那一個敢假得。〔楊景哭科云〕父親。兀的不痛殺我也。〔正末云〕雖然有了骨殖。不知全也不全。待我再問他。和尚。這骨殖全也不全。〔和尚云〕我元說這骨殖是有件數的。我一件件數與你聽者。〔唱〕

【滾繡毬】你爲甚的來便么呼。只那楊令公骨殖兒有件數。試聽俺從頭兒說與。這便是太陽骨。八片頭顱。這便是胸膛骨。無腸肚。這便是肩幫骨。有皮膚。這便是膝蓋骨。帶腿胫全付。這便是脊梁骨。和脇肋連屬。

俺這裏明明白白都交點。您那裏件件樁樁親接取，便可也留下紙領狀無虛。

〔正末云〕你看這廝。且吃我一斧者。〔和尚云〕哎。〔詩云〕你頭裏叫門只不開。聽的蠟燭放進來。骨殖樁樁都付與。又要砍我頭來忒不該。〔下〕〔正末云〕哥哥。您收了這骨殖也。再放一把火。燒了這寺。哥哥走走走。

〔唱〕

〔倘秀才〕不甫能撞開了天關地戶。跳出這龍潭虎窟。〔云〕哥哥小心者。〔楊景云〕兄弟也。走便走。你這般叫怎麼。〔正末唱〕我則怕孟火星今番惹下火燭。疾快的驟龍駒。緊走些兒路途。

〔滾繡球〕人奔似室火猪。馬竄如尾火虎。哥也猛回頭。定睛兒偷覷。恰兩個可正是凌烟閣上的人物。知道是和尙在鉢盂在。知道是他受苦也。俺受苦。這一場拚着不做。抵多少諸葛也。那周瑜。暢好是焰騰騰博望燒屯計。不刺刺塵兵赤壁圖。不枉了費盡我工夫。

〔云〕哥哥。你將着父親的骨殖。先上三關去。我在後面走着。倘有追兵來時。等我好敵住他。〔楊景悲科云〕兄弟。想我父親做了一世的虎將。這把骨殖也還受了恁般苦楚。怎教我不痛殺了也。父親也。〔正末云〕哥哥。走便走。你這般叫怎麼。〔楊景云〕兄弟。我這一句兒。你也要還我哩。〔正末唱〕

〔煞尾〕你牢背着。一匣兒骨殖疾歸去。休饒着這千里關山放聲哭。〔楊景云〕呀。後面喊聲起。敢是追兵來了也。〔正末云〕哥哥你先走。等我敵住他。〔唱〕猛聽的城邊喊聲舉。早捲起足律律一陣黑塵土。多敢是韓延壽那廝緊追逐。惱了咱嘉州孟太僕。生咬定牙關自當住。那怕有十面軍兵暗埋伏。且和他戰個九千合來決勝負。也不是我殺人心忒狠毒。管教他便人亡馬倒都做血糊突。若放了他一個兒抹的着回家路。哎。兀的不屈沉殺俺宣花也。這柄蘸金

斧〔下〕

〔楊景云〕孟良兄弟。當住追兵去了也。俺將父親的骨殖背着。直至三關上去來。〔詩云〕父親爲國建功勳。誰知一命陷番軍。今朝取得屍骸去。速下三關報母親。〔下〕

〔音釋〕肉柔去聲

哭音苦

骨音古

棧音綻

毒東盧切

燭音竹

骰音投

屬繩朱切

窟音苦

寬音爨

物音務

鑿阿高切

逐長如切

僕邦模切

伏房夫切

突東盧切

第四折

〔外扮長老上詩云〕積水養魚終不釣。深山放鹿願長生。掃地恐傷蟻蟻命。爲惜飛蛾紗罩燈。貧僧乃五臺山興國寺長老。是也。我這寺裏有五百衆上堂僧。內有一個和尚姓楊。此人十八般武藝。無有不拈。無有不會。每日在後山打大蟲耍子。今日無甚事。天色將晚也。且掩上三門者。〔楊景上云〕某楊景。直到幽州。盜了父親的骨殖。留兄弟孟良在後。當住追兵去了。我一人一騎。往五臺山經過。天色已晚。難以前去。只得在寺中覓一宵宿。來到這三門首。我下的馬來。推開三門。兀那和尚。有甚麼乾淨的僧房。收拾一間。與我宿一夜。天明要早行也。〔長老云〕客官。這一間僧房可乾淨。〔楊景云〕我放下這骨殖咱。〔長老云〕敢問客官從那裏來。〔楊景云〕我來處來。〔長老云〕你如今那裏去。〔楊景云〕我去處去。〔長老云〕那裏是你家鄉。〔楊景云〕我沒家鄉。〔長老云〕你姓甚名誰。〔楊景云〕我沒名姓。〔長老云〕兀那客官。怎這等硬頭硬腦的。老僧不打緊。我有一個徒弟。他若來時。怎肯和你干罷也。〔楊景云〕他來時便敢怎的我。你自迴避。父親也。兀的不痛殺我也。〔正末扮楊和尚上云〕洒家醉了也。〔唱〕

〔雙調新水令〕歸來餘醉未曾醒。但觸着我這秃爺爺沒此三乾淨。〔做聽科云〕哦。恰像似有人哭哩。〔唱〕那哭的莫不是山中老樹怪。潭底毒龍精。敢便待顯聖通靈。只俺個道高的鬼神敬。

〔楊景作哭科云〕父親也。兀的不痛殺我也。〔正末云〕兀的不在那裏哭哩。〔唱〕

〔駐馬聽〕那裏每噎噎哽哽。攪亂俺這無是無非窗下僧。〔楊景云〕父親也。痛殺

我也〔正末唱〕越哭的孤孤另另。莫不是着鎗着箭的敗殘兵。我靠三門倚定壁兒聽。聳雙肩手抵着牙兒定。似這等沸騰騰。可甚麼綠陰滿地禪房靜。〔正末見長老科〕〔長老云〕徒弟。你來了也。適纔輩晚間。有個客官。一人一騎。來到俺寺中借宿。我問他。他不肯說實話。他如今在這房裏。你去問他咱。〔正末云〕師父。你回方丈中歇息。我自問他去。〔長老云〕正是。開門不管窗前月。一任梅花自主張。〔下〕〔正末見科云〕官客問訊。〔楊景云〕好一個莽和尚也。〔正末云〕客官。恰纔煩惱的是你來。〔楊景云〕是我來。〔正末云〕你爲甚麼這等煩惱。〔楊景云〕和尚。我心中有事。〔正末云〕我試猜你這煩惱咱。〔楊景云〕和尚。你是猜我這煩惱咱。〔正末唱〕

〔步步嬌〕只你個負屈含冤的。也合通名姓。莫不是遠探你那爹娘的病。〔楊景云〕不是。〔正末唱〕莫不是你犯下此三違條罪。不輕。〔楊景云〕我有甚麼罪犯。〔正末唱〕莫不是打擔推車。撞着賊兵。〔楊景云〕便有賊兵呵。量他到的那裏。〔正末唱〕我連問道你兩三聲。怎沒半句兒將咱來答應。

〔云〕兀那客官。我問着你。不肯說老實話。俺這裏人利害也。〔楊景云〕你這裏人利害便怎麼。〔正末唱〕〔鴈兒落〕俺這裏便罵了人也誰敢應。〔楊景云〕敢打人麼。〔正末唱〕俺這裏便打了人也無爭競。〔楊景云〕敢劫人麼。〔正末唱〕俺這裏便劫了人也沒罪名。〔楊景云〕敢殺人麼。〔正末唱〕俺這裏便殺了人也不償命。

〔楊景云〕你說便這等說。我是不信。〔正末云〕你不信時試聞咱。〔唱〕

〔水仙子〕現如今火燒人肉噴鼻腥。〔楊景云〕哎。好和尚。可不道爲惜飛蛾紗罩燈哩。〔正末唱〕俺幾曾道爲惜飛蛾紗罩燈。〔做合手科云〕阿彌陀佛。世間萬物。不死不生。〔唱〕若不殺生呵。有甚麼輪迴證。這便是唵念阿彌超度的經。〔楊景云〕想你也不是個從幼兒出家的。〔正末唱〕對客官細說分明。我也曾殺的番軍。怕幾曾有箇信士請。直到中年纔落髮爲僧。

〔楊景云〕兀那和尚。我也不瞞你。我是大宋國的人。〔正末云〕客官。你既是大宋國人。會認的那一家人家麼。〔楊景云〕是誰家。〔正末云〕他家裏有個使金刀的。〔唱〕

〔鴈兒落〕他叫做楊令公手段能。〔楊景驚科云〕他怎麼知道俺父親哩。兀那和尚。那楊令公有幾個孩兒。〔正末唱〕他有那七個孩兒都也心腸硬。〔楊景云〕他母親是誰。〔正末唱〕他母親是余太君。勅賜的清風樓無邪佞。

〔楊景云〕他弟兄每可都有哩。〔正末唱〕

〔得勝令〕呀。他兄弟每多死少波生。〔楊景云〕你敢是他家裏人麼。〔正末唱〕只我在這五臺呵。又爲僧。〔楊景云〕哦。你元來是楊五郎。你兄弟還有那個在麼。〔正末唱〕有楊六使在二關上。〔楊景云〕你可認的他哩。〔正末云〕他是我的兄弟。怎不認的。〔唱〕和俺一爺娘親弟兄。〔楊景云〕哥哥。你今日怎就不認得我楊景也。〔正末做認科〕〔唱〕休驚。這會合真僥倖。〔云〕兄弟。聞的你鎮守瓦橋關上。怎到得這裏。〔楊景云〕哥哥。您兄弟到幽州昊天寺。取俺父親的骨殖來了也。〔正末做悲科〕〔唱〕傷也麼情。枉把這幽魂陷虜城。

〔淨扮韓延壽上詩云〕我做將軍快敵關。不吃乾糧則吃肉。你道是敢戰官軍沙塞子。怎知我是畏刀避箭韓延壽。某韓延壽是也。因奈楊六兒無禮。將他令公骨殖偷盜去了。我領着番兵。連夜追趕。原來楊六兒將着骨殖。前面先去。留下孟良。在後當住。我如今別着大兵。與孟良廝殺。自己挑選了這五千精兵。抄上前來。明明望見楊六兒。走到五臺山下。怎麼就不見了。一定躲在這寺裏。大小番兵。圍了這寺者。兀那寺裏和尚。快獻出楊六兒來。若不獻出來。休想滿寺和尚。一個得活。〔做呐喊打門科〕〔楊景云〕哥哥。兀的不是番兵來了也。〔正末云〕兄弟不要慌。我出去與他打話。我開了這三門。〔做見科〕〔韓延壽云〕兀那和尚。您這寺裏有楊六兒麼。獻將出來便罷。若不獻出來呵。將你滿寺和尚的頭。都似西瓜切將下來。一個也不留還你。〔正末云〕兀那將軍。果然有個楊六兒。被我先拏住了。綁縛在這寺裏。俺出家的人。是慈悲爲本。方便爲門。休把這許多鎗刀。嚇殺了俺老師父。您去了兵器。下了馬。我拏楊六兒與你去請功受賞。好不自在哩。〔韓延壽云〕我依着你。就

去了這刀鎗。脫了這鎧甲。我下了這馬。和尚。楊六兒在那裏。快獻出來。〔正末云〕將軍。你忙怎的。且跟將我入這三門來。且關上這門。〔韓延壽云〕你爲甚麼關上門。〔正末云〕我是小心的。還怕走了楊六兒。〔韓延壽云〕楊六兒走不出。我也走不去。關的是。關的是。〔正末做打淨科云〕量你這廝。走到那裏去。〔韓延壽云〕呀。這和尚不老實。你只好關門殺屎棋。怎麼也要打我。〔正末唱〕

〔川撥棹〕這廝待放懺掙。早撥起嶺無明火不鄧鄧。損壞衆生。撲殺蒼蠅。誰待要鵲巢灌頂。來來來。俺與你打幾合關輪贏。

〔韓延壽云〕這和尚倒來撒的。那三門又關了。我可往那裏出去。〔正末唱〕

〔七弟兄〕把這廝帶鞋。可搭的搭定。先摔你個滿天星。休怪俺出家人沒的這慈悲性。怒轟轟惡向膽邊生。兀良只要你償還那令公爹爹命。

〔正末做跌打科云〕打死這廝。纔雪的我恨也。〔唱〕

〔梅花酒〕呀。打的他就地挺。誰着你惱了天丁。也不用天兵。就待劈碎你這天靈。磕擦的怪眼睜。搭雙拳打不停。颼颼的雨點傾。直打的應心疼。非是咱不脩行。見讐人分外明。若不打死你殘生。這冤恨幾時平。〔韓延壽云〕好打。好打。你且說個名姓與我知道。敢這等無禮。〔正末唱〕哎。你個韓延壽。早噤聲。還問甚姓和名。

〔正末做拿韓延壽科〕〔唱〕

〔喜江南〕呀。則我這殺人和尚滅門僧。便鐵金剛也勸不的肯容情。俺兄弟。正六郎楊景鎮邊庭。〔帶云〕韓延壽。〔唱〕也不則你兵臨在頸。再休想五千人放半個得回營。

〔云〕兄弟。我打死了番將韓延壽也。〔楊景云〕哥哥。將韓延壽梟下首級。剜出心肝。在父親骨殖前。先祭獻了。就在這五臺山寺裏。做七晝夜好事。超度俺父親和兄弟。早升天界也。〔外扮寇萊公冲上云〕老夫萊國公寇。

準是也。奉聖人的命。并八大王令旨。直至瓦橋關。迎取已故護國大將軍楊繼業。并楊延嗣的骨殖。歸葬祖塋。有孟良殺退番兵。報說楊景還在五臺山上。與國寺做七晝夜的大道場。超度亡魂。老夫就帶着孟良。不辭星夜來。可早到五臺山也。〔做見科云〕兀那楊景。老夫奉聖人的命。特來到此。問你取的楊令公并七郎骨殖。安在。〔楊景云〕大人。我父親并七郎骨殖都有了。現在此處追薦哩。〔寇萊公云〕既然有了。楊景同楊朗望闕跪者。聽聖人的命。〔詞云〕大宋朝纂承鴻業。選良將鎮守邊疆。楊令公功勞最大。父與子保駕勤王。潘仁美賊臣。姦計陷害。良不得還鄉。李陵碑汝父撞死。連七郎并命身亡。百箭會幽魂託夢。盜骨殖多虧孟良。楊延景全忠全孝。捨性命苦戰沙場。遣勅使遠來迎接。賜黃金高築墳堂。還蓋廟千秋祭享。保山河萬代隆昌。〔衆謝恩科〕

〔音釋〕 單嘲去聲 噎衣也切 應平聲 鼻音疲 兄虛盈切 鎧開上聲 懺音蒙 擗音爭 不音

補 韎音江 摔音洒 轟音烘 搭音鬧 噤音禁 剗碗平聲 纂音鑽

題目

瓦橋關令公顯神

正名

昊天塔孟良盜骨

包待制智斬魯齋郎雜劇

關漢卿撰

楔子

〔沖末扮魯齋郎引張龍上〕〔詩云〕花花太歲爲第一，浪子喪門再沒雙。街市小民聞吾怕，則我是權豪勢要魯齋郎。小官魯齋郎是也，隨朝數載，謝聖恩可憐，除授今職。小官嫌官小不做，嫌馬瘦不騎，但行處引的是花腿閒漢，彈弓粘竿，賊兒小鷄，每日傾飛騰走犬，街市閒行。但見人家好的玩器，怎麼他倒有我倒無。我則借三日玩看了，第四日便還他，也不壞了他的。人家有那駿馬雕鞍，我使人牽來，則騎三日，第四日便還他，也不壞了他的。我是個本分的人，自離了汴梁，來到許州，因街上騎着馬閒行，我見箇銀匠鋪裏一個好女子，我正要看他，那馬走的快，不會得仔細看。張龍，你會見來麼？〔張龍云〕比及爹有這箇心，小人打聽在肚裏了。〔魯齋郎云〕你知道他是甚麼人家？〔張龍云〕他是箇銀匠姓李，排行第四，他的個渾家生的風流，長的可喜。〔魯齋郎云〕我如今要他，怎麼能勾？〔張龍云〕爹，要他也不難。我如今將着一把銀壺瓶，去他家整理，多與他些錢鈔，與他幾鍾酒吃，着他渾家也吃幾鍾，扶上馬就走。〔魯齋郎云〕此計大妙，則今日收拾鞍馬，跟着我銀匠鋪裏，整理壺瓶走一遭去。〔詩云〕推整壺瓶生巧計，拐他妻子忙逃避。總饒趕上餞摩天，教他無處相尋覓。〔下〕〔外扮李四同旦二條上云〕小可許州人氏，姓李，排行第四，人口順喚做銀匠李四，嫡親的四口兒，渾家張氏，一雙兒女，廝兒叫做喜童，女兒叫做嬌兒，全憑打銀過其日月。今日早間，開了這鋪兒，看有甚麼人來。〔魯齋郎引張龍上云〕小官魯齋郎，因這壺餅跌漏，去那銀匠鋪整理一整理，左右，接了馬者，將交牀來。〔張龍云〕理會的。〔坐下科〕〔魯齋郎云〕張龍，你與我叫那銀匠出來。〔張龍做喚科云〕兀那銀匠，魯爺在門首叫你哩。〔李四慌出跪科云〕大人喚小人有何事幹？〔魯齋郎云〕你是銀匠麼？〔李四云〕小人是銀匠。〔魯齋郎云〕兀那李四，你休驚莫怕，你是無罪的人，你起來。〔李四云〕大人喚我做甚麼？〔魯齋郎云〕我有把銀壺餅跌漏了，你與我整理一整理，與你十兩銀子。〔李四云〕不打緊，小我不敢要，偌多銀子。〔魯齋郎云〕你是箇小百姓，我怎麼肯虧你，與我整理的好着。銀子與你買酒吃。〔李四接壺科云〕整理的復舊如初好了也。大人

試看咱。〔魯齋郎云〕這廝真個好手段。便似新的一般。張龍有酒麼。〔張龍云〕有。〔魯齋郎云〕將來賞他幾杯。〔做篩酒李四連飲三杯科云〕勾了。〔魯齋郎云〕你家裏再有甚麼人。〔李四云〕家裏有個醜媳婦。叫出來見大人。大嫂。你出來拜大人。〔旦出拜科〕〔魯齋郎云〕一個好婦人也。與他三鍾酒吃。我也吃一鍾。張龍你也吃一鍾。兀那李四。這三鍾酒是肯酒。我的十兩銀子與你做盤纏。你的渾家。我要帶往鄭州去也。你不揀那個大衙門裏告我去。〔同日下〕〔李四做哭科云〕清平世界。浪蕩乾坤。拐了我渾家去了。更待乾罷。不問那個大衙門裏。告他走一遭去。〔下〕〔貼旦引一條上云〕妾身姓李。夫主姓張。在這鄭州做着個六案孔目。嫡親的四口兒家屬。一雙兒女。小廝喚做金郎。女兒喚做玉姐。孔目衙門中去了。這早晚敢待來也。〔李四慌上云〕一心忙似箭。兩腳走如飛。自家李四的便是。因魯齋郎拐了我的渾家。往鄭州來了。我隨後趕來。到這鄭州。我要告他不認的那個是大衙門。來到這長街市上。不覺一陣心疼。我死也却教誰人救我這性命咱。〔正末扮張珪引祇候上云〕自家姓張名珪。字均玉。鄭州人氏。幼習儒業。後進身為吏。嫡親的四口兒。渾家李氏。是華州華陰縣人氏。他是箇醫士人家女兒。生下一雙兒女。金郎玉姐。我在這鄭州做着個六案都孔目。今日衙門中無甚事。回家裏去。見一簇人鬧。祇候。你看是甚麼人。〔祇候問云〕你是甚麼人。倒在地上。〔李四云〕小人害急心疼。看看至死。哥哥可憐見。救小人一命咱。〔祇候見末科云〕是一個人害急心疼。倒在地上。〔正末云〕我試看咱。兀那君子。爲甚麼倒在地下。〔李四云〕小人害急心疼。看看至死。怎麼救小人一命。〔正末云〕那裏不是積福處。我渾家善治急心疼。領他到家中。與他一服藥吃。怕做甚麼。祇候人扶他家裏來。大嫂那裏。〔貼旦見末科云〕孔目來了也。安排茶飯你吃。〔正末云〕且不要茶飯。我來獅子店門首。見一人害急心疼。我領將來。你與他一服藥吃。救他性命。那裏不是積福處。〔貼旦云〕待我調藥去。〔做調藥科云〕君子。你試吃這藥。〔李四吃藥科云〕我吃了這藥。哎。無事了也。多謝官人娘子。若不是官人娘子。那裏得我這性命來。〔正末云〕我問君子。那裏人氏。姓甚名誰。〔李四云〕小人姓李。排行第四。人口順都叫李四。許州人氏。打銀爲生。〔貼旦云〕你也姓李。我也姓李。有心要認你做個兄弟。未知孔目心中肯不肯。我問孔目咱。〔做問末科云〕這人也姓李。我也姓李。我有心待認他做個兄弟。孔目意下如何。〔正末云〕大嫂。你主了便罷。兀那李四。你近前來。我渾家待認你

做個兄弟。你意下如何。〔李四云〕你救了我性命。休道是做兄弟。在你家中隨隨把馬。也是情愿。〔正末云〕你便是我舅子。我渾家就是你親姐姐一般。兄弟。你爲甚麼到這裏。〔李四云〕你便是我親姐姐姐夫。有人欺負我來。你與我做主。〔正末云〕誰欺負你來。我便着人拿去。誰不知我張珪的名兒。〔李四云〕不是別人。是魯齋耶強奪了我渾家去了。姐姐姐夫。與我做主。〔末做掙口科云〕哎。說殺我也。早是在我這裏。若在別處。性命也送了你的。我與你些盤纏。你回許州去罷。這言語你再休題。〔唱〕

〔仙呂端正好〕被論人有勢權。原告人無門下。你便不良會可。跳塔輪斃。那一個官司敢把勾頭押。題起他名兒也怕。

〔么篇〕你不如休和他爭。忍氣吞聲罷。別尋個家中寶。省力的渾家。說那個魯齋耶膽有天來大。他爲臣不守法。將官府敢欺壓。將妻女敢奪拿。將百姓敢踐踏。赤緊的他官職大的忒稀詫。〔下〕

〔李四云〕我這裏既然近不的他。不如仍還許州去也。〔下〕

〔音釋〕 賊音鬆 鑼音茶 押牢架切 法方雅切 壓牢架切 踏當架切 詫瘡詐切

第一折

〔魯齋郎上云〕小官魯齋郎。自從許州拐了李四的渾家。起初時性命也似愛他。如今兩個眼裏不待見他。我今回到這鄭州時。遇清明節令。家家上墳祭掃。必有生得好的女人。我領着張龍一行步從。直到郊野外踏青走一遭去來。〔下〕〔正末引貼旦上云〕自家張珪。時遇寒食。家家上墳。我今領着妻子上墳走一遭去。想俺這爲吏的多不存公道。熬的出身。非同容易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則俺這令史當權。案房裏面關文卷。但有半點兒牽連。那刁蹬無良善。

〔混江龍〕休想肯與人方便。衡一片害人心。勒指了些三養家緣。〔帶云〕聽的有件事呵。〔唱〕押文書。心情似火。寫帖子勾換如煙。教公吏勾來衙院裏。抵多少

笙歌引至畫堂前。冒支國俸。濫取人錢。那裏管爺娘凍餒。妻子熬煎。經旬間不想到家來。破工夫則在那娼樓串。則圖些煙花受用。風月留連。

【油葫蘆】只待置下庄房買下田。家私積有數千。那裏管三親六眷盡埋冤。逼的人賣了銀頭面。我戴着金頭面。送的人典了舊宅院。我住着新宅院。有一日限滿時。便想得重遷。怎知他提刑司刷出三宗卷。恁時節帶鐵鎖。納贖錢。

【天下樂】那其間敢賣了城南金谷園。百姓見無權。一味裏掀撥家私如敗雲風亂捲。或是施二千。遮莫徒一年。恁時節則落的幾度喘。

〔云〕早來到墳所也。〔唱〕

【金盞兒】覷郊原正晴暄。古墳新土都添偏。家家化錢烈紙痛難言。一壁廂黃鸝聲恰恰。一壁廂血淚滴漣漣。正是鶯啼新柳畔。人哭古墳前。

〔貼旦云〕孔目。慢慢要一會家去。〔魯齋郎引張龍上云〕你都跟着我閒游去來。這一所好墳也。樹木上面一箇黃鸝兒。小的將彈弓來。〔做打彈科〕〔俚兒哭云〕妳妳打破頭也。〔貼旦云〕那個弟子孩兒閒着。那驢蹄爛不打過這彈子來。〔正末云〕這箇村弟子孩兒無禮。我家墳院裏打過彈子來。你敢是不知我的名兒。我出去看波。〔唱〕

【後庭花】是誰人牆外邊。直恁的沒體面。我擦擦的望前去。〔魯齋郎云〕張珪。你罵誰哩。〔正末唱〕誰的我行行的往後偃。〔魯齋郎云〕你這弟子孩兒作死也。我是誰。你罵我。〔正末唱〕我恰便似墜深淵。把不定心驚膽戰。有這場死罪愆。我今朝遇禁煙。到先坐來祭奠。飲金杯語笑喧。他弓開時似月圓。彈發處又不偏。剛落在我面前。

○〔反詰〕〔魯齋郎云〕張珪。你罵我呵。不是尋死哩。〔正末唱〕

【青哥兒】你教我如何如何分辨。〔貼旦云〕是那一個不曉事弟子孩兒。打破我孩兒的頭。〔正末唱〕省可裏亂語胡言。〔傑兒云〕打破我頭也。〔正末唱〕哎。你箇不識憂愁小業冤。說的我魂魄蕭然。言語狂顛。誰敢遲延。我只得破步撩衣。走到根前。少不的把屎做糞擦。噫。

〔正末做跪科〕〔魯齋郎云〕張珪。你怎敢罵我。你不認的我。覷我一覷。該死。你罵我該甚麼罪過。〔正末云〕張珪不知道是大人。若知道是大人呵。張珪那裏死的是。〔魯齋郎云〕君子千言有一失。小人千言有一當。他不知是我。若知是我。怎麼敢罵我。不和你一般見識。這座墳是誰家的。〔正末云〕是張珪家的。〔魯齋郎云〕消不的你請我墳院裏坐一坐。教你祖宗都得生天。〔正末云〕只是張珪沒福消受。請大人到墳院裏坐一坐。〔魯齋郎云〕倒好一座墳院也。我聽的有女人言語。是誰。〔正末云〕是張珪的醜媳婦兒。〔魯齋郎云〕消不得拜我一拜。〔正末云〕大嫂。你來拜大人。〔貼旦云〕我拜他怎地。〔正末云〕你只依着我。〔貼旦出拜〕〔魯齋郎還禮科云〕一箇好女子也。他倒有這個渾家。我倒無張珪。你這廝該死。怎敢罵我。這罪過且不饒。你近前將耳朵來。把你媳婦明日送到我宅子裏來。若來遲了。二罪俱罰。小廝將馬來。我回去也。〔下〕〔貼旦云〕孔目。他是誰。你這等怕他。〔正末云〕大嫂。咱快收拾回家去來。〔唱〕

【賺煞】哎。只被你巧笑倩禍機藏。美目盼災星現。也是俺連年裏時乖運蹇。可可的與那個惡那吒。打個撞見。說的我似沒頭鵝。熱地上蚰蜒。恰纔個馬頭邊。附耳低言。一句話似親蒙帝主宣。〔做拿彈子拜科〕〔唱〕這彈子舉賢薦賢。他來的撲頭撲面。明日個你團圓。却教我不團圓。〔下〕

〔音釋〕 蹇音鄧 衡音諄 措音去聲 宅池齋切 刷雙寡切 掀音軒 喘昌軟切 倩淺去聲 吒音渣 瑩音盈

第二折

〔魯齋郎引張龍上〕〔詩云〕着意栽花花不發。等閒插柳柳成陰。誰識張珪墳院裏。倒有風流可喜活觀音。小

官魯齋郎。因賞玩春景。到於郊野外張珪墳前。看見樹上歇着個黃鶯兒。我拽備彈弓。誰想落下彈子來。打着張珪家小的。將我千般毀罵。我要殺壞了他。不想他倒有個好媳婦。我着他今日不犯。明日送來。我一夜不曾睡着。他若來遲了。就把他全家盡行殺壞。張龍門首觀者。若來時報復我知道。〔正末同貼旦上云〕大嫂疾行動些。〔貼旦云〕纔五更天氣。你敢風魔九伯。引的我那裏去。〔正末云〕東庄裏姑娘家有喜慶勾當。用着這個時辰。我和你行動些。大嫂你先行。〔貼旦先行科〕〔正末云〕張珪怎了也。魯齋郎大人的言語。張珪明日將你渾家。五更你便送到我府中來。我不送去。我也是箇死。我待送去。兩個孩兒久後尋他母親。我也是箇死。怎生是好也呵。〔唱〕

〔南呂一枝花〕全失了人倫天地心。倚仗着惡黨兇徒勢。活支刺娘兒雙折散。生各札夫婦雨分離。從來有日月交蝕。幾曾見夫主婚妻招婿。今日箇妻嫁人。夫做媒。自取些三奩房斷送陪隨。那裏也半酒花紅段正。

〔梁州第七〕他憑着惡眼。恨威風糾糾。全不怕碧澄澄天網恢恢。一夜間摸不着陳搏睡。不分喜怒。不辨高低。弄的我身亡家破。財散人離。對渾家又不敢說是談非。行行裏只淚眼愁眉。你你你做了箇別霸王。自刎虞姬。我我我做了箇進西施。歸湖范蠡。來來來來渾一似嫁單于。出塞明妃。正青春似水。嬌兒幼女成家計。無憂慮少縈繫。平地起風波。二千尺。一家兒瓦解星飛。

〔貼旦云〕俺走了這一會。如今姑娘家在那裏。〔正末云〕則那裏便是。〔貼旦云〕這箇院宅便是。他做甚麼生意。有這等大院宅。〔正末唱〕

〔牧羊關〕怕不曉日樓臺靜。春風簾幙低。沒福的怎生消得。這廝強賴人錢財。莽奪人妻室。高築座營和寨。斜搦面杏黃旗。梁山泊賊相似。與蓼兒洼爭甚的。

〔云〕大嫂。你靠後。〔正末見張龍科云〕大哥報復一聲。張珪在於門首。〔張龍云〕你這廝纔來。你該死也。你則在這裏。我報復去。〔魯齋郎云〕兀那廝做甚麼。〔張龍云〕張珪兩口兒在於門首。〔魯齋郎云〕張龍我不換衣服罷。着他過來見。〔末旦叩見科〕〔魯齋郎云〕張珪。怎這早晚纔來。〔正末云〕投到安伏下兩個小的。收拾了家私。四更出門。急急走來。早五更過了也。〔魯齋郎云〕這等也罷。你着那渾家近前來我看。〔做看科云〕好女人也。比夜來增十分顏色。生受你。將酒來吃三杯。〔正末唱〕

〔四塊玉〕將一盃醇糯酒十分的吃。〔貼旦云〕張孔目少吃。則怕你醉了。〔正末唱〕更怕我酒後疎狂。失了便宜。扭回身剛嚙的口長吁氣。我乞求得醉似泥喚不歸。〔貼旦云〕孔目。你怎麼要吃的這等醉。〔正末云〕大嫂。你那裏知道。〔唱〕我則圖別離時不記得。

〔貼旦云〕孔目。你這般煩惱。可是爲何。〔正末云〕大嫂。實不相瞞。如今大人要你做夫人。我特特送將你來。〔貼旦云〕孔目。這是甚麼說話。〔正末云〕這也由不的我。事已至此。只得隨順他便了。〔唱〕

〔罵玉郎〕也不知你甚些兒看的能當意。要你做夫人。不許我過今日。因此上急忙忙送你到他家內。〔貼旦云〕孔目。你這般下的也。〔正末唱〕這都是我緣分薄。恩愛盡受這等死臨逼。

〔貼旦云〕你在这鄭州做個六案都孔目。誰人不讓你一分。那廝甚麼官職。你這等怕他。連老婆也保不的。你何不揀個大衙門告他去。〔正末云〕你輕說些。倘或被牠聽見。不斷送了我。〔唱〕

〔感皇恩〕他他他嫌官小不爲。嫌馬瘦不騎。動不動挑人眼。剝人骨。剝人皮。〔云〕他便要我張珪的頭。不怕我不就送去與他。如今只要你做個夫人。也還算是好的。〔唱〕他少甚麼溫香軟玉。舞女歌姬。雖然道我災星現。也是他的花星照。你的福星催。〔貼旦云〕孔目。不爭我到這裏來了。拋下家中一雙兒女。着誰人照管他。兀的不痛殺我也。〔正末唱〕

〔採茶歌〕撇下了親夫主不須提。單是這小業種好孤悽。從今後誰照覷。

他饑時飯冷時衣。雖然個留得親爺沒了母。只落的一番思想一番悲。

〔正末同旦掩泣科〕〔魯齋郎云〕則管裏說甚麼。着他到後堂中換衣服去。〔貼旦云〕孔目。則被你痛殺我也。〔正末云〕苦痛殺我也。渾家。〔魯齋郎云〕張珪。你敢有些煩惱。心中捨不的麼。〔正末云〕張珪不敢煩惱。則是家中有一雙兒女。無人看管。〔魯齋郎云〕你早不說你家中有兩箇小的無人照管。張龍將那李四的渾家。梳粧打扮的賞與張珪便了。〔張龍云〕理會的。〔魯齋郎云〕張珪。你兩個小的無人照管。我有一個妹子。叫做嬌娥。與你看。兩個小的。你與了我的渾家。我也捨的個妹子。酬答你。你醉了罵他。便是罵我一般。你醉了打他。便是打我一般。我交付與你。我自後堂去也。〔下〕〔正末云〕這事可怎了也。罷罷罷。〔唱〕

〔黃鍾尾〕奪了我舊妻兒。却與箇新佳配。我正是棄了甜桃。繞山尋醋梨。知他是甚親戚。教喝下庭堦。轉過照壁。出的宅門。扭回身體。遙望着後堂內。養家的人賢惠的妻。非今生是宿世。我則索寡宿孤眠。過年歲。幾時能勾再得相逢。則除是南柯夢兒裏。〔下〕

〔音釋〕 蝕繩知切 查音廉 眼狠平聲 糾音九 刎文上聲 蠡音里 單音蟬 繫音計 尺音恥
得當美切 室傷以切 撈聲卯切 注音蛙 的音底 吃音恥 日人智切 薄巴毛切
逼兵迷切 威倉洗切 壁音彼 柯音哥

第三折

〔李四上云〕自家李四。因魯齋郎奪了我渾家。趕到鄭州告不的他。又回許州來。一雙兒女。不知去向。那裏也難住。我且往鄭州投奔我姐姐姐夫去也。〔下〕〔俚兒上云〕我是張孔目的孩兒金郎。妹子玉姐。父親母親人。情去了。這早晚敢待來也。〔正末上云〕好是苦痛也。來到家中。且看兩個孩兒。說些甚麼。魯齋郎你好狠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倚仗着惡黨兇徒。害良民肆生淫慾。誰敢向他行挾細拿。粗逞刁頑。全不想他妻我婦。這的是敗壞風俗。那一個敢爲敢做。

「醉春風」空立着判黎庶。受官廳。理軍情。元帥府。父南子北各分離。端的是苦苦俺夫妻。千死千生。百伶百俐。怎能勾一完一聚。

「傑兒云」爹爹。你來家也。俺妳妳在那裏。「正末云」孩兒。你母親便來。「嘆科云」嗨。可怎了也。「唱」

「紅繡鞋」怕不待打迭起千憂百慮。怎支吾這短嘆長吁。「傑兒云」俺母親怎生不見來了。「正末唱」他可便一上青山化血軀。將金郎眉甲按。把玉姐手梢扶。兀的不痛殺人也兒共女。

「傑兒云」爹爹。俺母親端的在那裏。「正末云」你母親被魯齋耶奪去了也。「傑兒云」兀的不氣殺我也。「傑氣倒科」。「正末救科云」孩兒。你甦醒者。則被你痛殺我也。「張龍引旦上云」自家張龍便是。奉着魯齋耶大人言語。着我送小姐到這裏。張珪在家麼。「正末云」誰在門外。待我開門看咱。「做看科云」呀。你來怎麼。「張龍云」我奉大人言語。着我送小姐與你。休說甚麼。小姐你也休說甚麼。我回去也。「下」。「正末云」小姐請進家來。兩個孩兒。來拜你母親。小姐。先前渾家。止有這兩箇孩兒。小姐早晚看覷咱。「旦云」孔目。你但放心。都在我身上。「正末唱」

「迎仙客」你把孩兒親覷付廝擡舉。這兩個不肯孩兒也有甚麼福。便做道忒賢達不狠毒。「旦云」孔目你放心。就是我的孩兒一般看成。「正末唱」看成的似玉顆神珠。終不似他娘腸肚。

「李四上云」我來到鄭州。這是姐姐姐夫家。我叫門咱。「做叫門科」。「正末云」誰叫門哩。我看去。「見科」。「正末云」原來是舅子。你的症候。我如今也害了也。「李四云」姐姐有好藥。「正末云」不是那個急心疼症候。用藥醫得。是你那整理銀壺瓶的症候。你姐姐也被魯齋耶奪將去了也。「李四云」魯齋耶。你早則要了俺家兩個兒也。「正末云」舅子。我可也強似你。他與了我一個小姐。叫做嬌娥。「李四云」魯齋耶。你奪了我的渾家。草雞也不會與我一個。姐夫既沒了姐姐。我回許州去罷。「正末云」舅子。這個便是你姐姐一般。廝見一面。怕做甚麼。「李四云」既如此。待我也見一面。我就回去。姐夫你可休留我。「做相見各留意科」。「正末云」舅子。你敢

要回去麼。〔李四云〕姐夫。則這裏住倒好。〔正末云〕好奇恠也。〔唱〕

〔紅繡鞋〕他兩個眉來眼去。不由我不暗暗躊躇。似這般啞謎兒。教咱怎猜做。那一個心猶豫。那一個口支吾。莫不你兩個有些兒會面熟。

〔祇候上云〕張孔目衙門中喚你遞文書哩。〔正末云〕舅子。你和你姐姐在家中。我衙門中遞文書去也。〔下〕

〔旦與李四打悲科〕〔李四云〕娘子。你怎麼到得這裏。〔俚兒上云〕妳妳。俺爹爹那裏去了。〔旦云〕衙門中遞文書去了。〔俚兒云〕這等俺兩個尋俺爹爹去。〔下〕〔李四云〕則被你想殺我也。〔正末衝上見科〕〔喝云〕你兩個待怎麼。〔李四同旦跪科〕〔正末云〕他早招了也。〔唱〕

〔石榴花〕早難道君子斷其初。今日箇親者便爲疎。人還害你待何如。我
是你姐夫。倒做了姨夫。當初我醫可了。你病症還鄉去。把你似太行山倚
仗做親屬。我一脚的出宅門。你待展汗。俺婚姻簿。我可便負你有何辜。

〔鬪鶯鶯〕全不似管鮑分金。倒做了孫龐刎足。把恩人變做仇家。將客僧
翻爲寺主。自古道無毒不丈夫。他將了俺的媳婦。不敢向魯齋郎報恨雪
冤。則來俺家裏就雲帶雨。

〔李四云〕姐夫。實不相瞞。則他便是我的渾家。改做他的妹子與了姐夫。〔正末云〕誰這般道來。〔唱〕

〔上小樓〕誰聽你花言巧語。我這裏尋根拔樹。誰似你不分強弱。不識新
疎。不辨賢愚。縱是你舊媳婦舊丈夫。依舊歡聚。可送的俺一家兒滅門絕
戶。

〔云〕我一雙孩兒在那裏。〔旦云〕你去遞文書。他兩個尋你去了。〔正末云〕眼見的所算了我那孩兒。兀的不
氣殺我也。〔唱〕

〔么篇〕我一時間不認的人。您兩個忒做的出。空教我乞留乞良。迷留沒
亂。放聲啼哭。這鄭孔目拿定了蕭娥胡做。知他那裏去了。賽娘僧住。

〔云〕罷罷罷。渾家被魯齋耶奪將去了。一雙兒女又不知所向。甫能得了個女人。又是鍛匠李四的渾家。我在這裏怎生存坐。舅子。我將家緣家計。都分付與你兩口兒。每月齋糧道服。休少了我的。我往華山出家去也。

〔李四云〕姐夫。你怎生棄捨了銅斗兒家緣。桑麻地土。我扯住你的衣服。至死不放你去。〔正末唱〕

〔十二月〕休把我衣服扯住。情知咱冰炭不同爐。〔李四云〕姐夫。這桑麻地土。寶貝珍珠。怎生割捨的。〔正末唱〕管甚麼桑麻地土。更問甚寶貝珍珠。〔李四云〕姐夫。把我渾家與你罷。〔正末唱〕呸。不識羞閒言長語。他須是你兒女妻夫。

〔旦云〕孔目。你與我一紙休書咱。〔正末唱〕

〔堯民歌〕索甚麼恩絕義斷寫休書。〔李四云〕魯齋耶知道他不恠我。〔正末唱〕魯齋耶也不是我護身符。〔李四云〕俺姐姐不知在那裏。〔正末唱〕他兩行紅袖醉相扶。美女終須累其夫。嗟吁嗟吁。教咱何處居。則不如趁早歸山去。

〔李四云〕姐夫。許多家緣家計。田產物業。你怎下的都拋撇了。〔正末唱〕

〔耍孩兒〕休道是東君去了花無主。你自有鶯鶯燕侶。我從今萬事不關心。還戀甚衾枕歡娛。不見浮雲世態紛紛變。秋草人情日日疎。空教我淚洒徧湘江竹。這其間心灰卓氏。乾老了相如。

〔李四云〕俺姐姐不知在那裏。〔正末云〕你那姐姐呵。〔唱〕

〔二煞〕這其間聽一聲金縷歌。看兩行紅袖舞。常則是笙簫繚繞了鬢簇。三盃酒滿金鸚鵡。六扇屏開錦鸚鵡。反倒做他心腹。那廝有拐人妻妾的器具。引人婦女的方術。

〔李四云〕這一年四季齋糧道服。都不打緊。姐夫。你怎麼出的家。還做你那六案都孔目去。〔正末唱〕

〔煞尾〕再休題掌刑名都孔目。做英雄大丈夫。也只是野人自愛山中宿。眼看那幼子嬌妻。我可也做不的主。〔下〕

〔李四云〕姐夫去了也。娘子。我那知道還有完聚的日子。如今我兩個掌管他這等家緣家計。許他的齋糧道服。須按季送去與他。不要少了他的。〔詩云〕我李四今年大利全。不似整壺瓶。這般悔氣。平空的還了渾家。又得他許多家計。〔同旦下〕

〔音釋〕 慾于句切 俗詞疽切 黠音蘇 福音府 毒東盧切 謎迷去聲 熟繩朱切 屬繩朱切

辜音姑 則音月 足臧取切 殞音尤 婦音賦 出音杵 哭音苦 長音丈 行音杭 趁
噴去聲 娛音余 竹音主 簇粗上聲 腹音府 術繩朱切 目音暮 宿須上聲

第四折

〔外扮包待制引從人上〕〔詩云〕鑿鑿衙鼓響。公吏兩邊排。閻王生死殿。東嶽攝魂臺。老夫姓包名拯。字希文。廬州金斗郡四望鄉老兒村人氏。官封龍圖閣待制。正授開封府尹。奉聖人的令。差老夫五南採訪。來到許州。見一兒一女。原來是銀匠李四的孩兒。他母親被魯齋郎奪了。他爺不知所向。這兩個孩兒。留在身邊。行到鄭州。又收得兩個兒女。原來是都孔目張珪的孩兒。他母親也被魯齋郎奪了。他爺不知所向。我將這兩個孩兒。留在家中。着他習學文章。早是十五年光景。如今都應過舉。得第了也。老夫將此一事。切切於心。拳拳在念。想魯齋郎惡極罪大。老夫在聖人前奏過。有一人乃是魚齊郎。苦害良民。強奪人家妻女。犯法百端。聖人大怒。即便判了斬字。將此人押赴市曹。明正典刑。到得次日。宣魯齋郎。老夫回奏道。他做了違條犯法的事。昨日斬了。聖人大驚道。他有甚罪斬了。老夫奏道。他一生擄掠百姓。強奪人家妻女。是御筆親判斬字。殺壞了也。聖人不信。將文書來我看。豈知魚齊郎三字。魚字下邊添個日字。齊字下邊添個小字。即字上邊添一點。聖人見了。道。苦害良民。犯人魯齋郎。合該斬首。被老夫智斬了魯齋郎。與民除害。只是銀匠李四。孔目張珪。不知所向。我如今着他兩家孩兒。各帶他兩家女兒。天下巡廟燒香。若認着他父母。教他父子團圓。也是老夫陰騭的勾當。張千。你分付他兩個孩兒。同兩個女兒。明日往雲臺觀燒香去。老夫隨後便來。〔詩云〕他不遵王法太疎狂。專要奪人婦女做妻房。被我中間改做魚齊郎。用心智斬魯齋郎。〔下〕〔淨扮觀主上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小道姓閻。道號雙梅。在這雲臺觀做着個住持。今日無事。看有甚麼人來。〔李四同旦見上云〕自家李

四是也。自從與俺那兒女失散了十五年光景。知他有也無。來到這雲臺觀裏。與俺姐姐姐夫。并兩家的孩兒做些好事。咱〔做見觀主科云〕兀那觀主。我是許州人氏。一徑的來做些好事。〔觀主云〕你做甚麼好事。超度誰。〔李四云〕超度姐夫張珪。姐姐李氏。一雙兒女金郎玉姐。還有自己一雙兒女喜童嬌兒。與你這五兩銀子。權做經錢。〔觀主云〕我出家人。要他怎麼。是好銀子。且收下一邊。看齋食請吃了齋。與你做好事。〔貼旦道扮上云〕貧姑李氏。乃張珪的渾家。被魯齋郎奪了我。可早十五年光景。一雙兒女。不知去向。連張珪也不知有無。魯齋郎被包待制斬了。我就捨俗出家。今日去這雲臺觀。與張珪做些好事。咱早來到也。〔做見觀主科〕〔觀主云〕一箇好道姑也。道姑。你從那裏來。〔貼旦云〕我一徑的來與丈夫張珪孩兒金郎玉姐做些好事。〔李四云〕誰與張珪做好事。〔貼旦云〕我與張珪做好事。〔李四云〕兀的不是姐姐李氏。〔相見打悲科〕〔貼旦云〕兄弟。這婦人是誰。〔李四云〕這箇便是你兄弟媳婦兒姐姐。你怎生得出來。〔貼旦云〕包待制斬了魯齋郎。俺都無事釋放。今日來雲臺觀。追薦你姐夫并孩兒金郎玉姐。〔李四云〕我也為此事來。咱和你一同追薦者。〔李俠冠帶同小旦上云〕小官李喜童。妹子嬌兒。我母親被魯齋郎奪將去了。父親不知所向。虧了包待制大人。收留俺兄妹二人。教訓成人。今應過舉。得了頭名狀元。奉着包待制言語。着俺去雲臺觀裏。追薦我父母去。早來了也。兀那住持那裏。〔觀主云〕早知相公到來。只合遠接。接待不着。勿令見罪。呀。怎生帶着個小姐走。〔李俠云〕我一徑的來做些好事。〔觀主云〕相公要追薦何人。〔李俠云〕追薦我父親銀匠李四。〔李四云〕是誰喚銀匠李四。〔李俠云〕兀的不是我父親。〔李四云〕你是誰。〔李俠云〕則我便是您孩兒喜童。妹子嬌兒。〔旦云〕孩兒也。你在那裏來。〔李俠再說前事悲科〕〔李四云〕孩兒。拜你姑姑者。〔做拜科〕〔貼旦云〕這兩人是誰。〔李四云〕這兩箇便是我的孩兒。〔貼旦悲科云〕你一家兒都完聚了。只是俺那孔目。并兩箇孩兒。不知在那裏。〔張俠冠帶同小旦上云〕小官是張孔目的孩兒金郎。妹子玉姐。我母親被魯齋郎奪去。父親不知所向。多虧了包待制大人。收留俺兄妹二人。教訓成人。應過舉得了官也。包待制着俺雲臺觀追薦父親去。可早來到也。住持那裏。〔觀主云〕又是一箇官人。他也帶着小娘子走。相公到此只甚。〔張俠云〕特來做些好事。〔觀主云〕追薦那一箇。〔張俠云〕追薦我父親張珪。母親李氏。〔貼旦云〕誰喚張珪李氏。〔張俠云〕我喚來。

〔貼旦云〕你敢是金郎麼。〔張傑云〕妹子。兀的不是母親。〔做悲科〕〔貼旦云〕這十五年。你在那裏來。〔張傑云〕自從母親去了。父親不知所向。多虧了包待制大人。將我兄妹二人教訓。應過舉。得了官也。今日奉包待制言語。着俺雲臺觀追薦父母。不想得見母親。不知俺父親有也無。〔做悲科〕〔李四云〕姐姐。這箇既是你的兒子。我把女兒嬌兒。與外甥做媳婦罷。〔張傑云〕母親將妹子玉姐。與兄弟爲妻。做一個交門親眷。可不好那。〔貼旦云〕俺兩家子母。怕不完聚。只是孔目。不知在那裏。教我如何放的下。〔做悲科〕〔正末愚鼓簡板上〕〔詩云〕身穿羊皮百衲衣。饑時化飯飽時歸。雖然不得神仙做。且躲人間閒是非。想俺出家人。好是清閒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想人生平地起風波。爭似我樂清閒支着箇枕頭兒高臥。只問你煉丹砂。唐呂翁。何如那製律令。漢蕭何。我這裏醉舞狂歌。繁華夢已參破。

〔風入松〕利名場上苦奔波。因甚強奪。蝸牛角上爭人我。夢魂中一枕南柯。不戀那三三公華屋。且圖個五柳婆娑。

〔云〕俺這出家人。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好是快活也呵。〔唱〕

〔甜水令〕俺這裏春夏秋冬。林泉興味。四時皆可。常則是日夜宿山阿。有人相問靜裏工夫。煉形打坐。笑指那落葉辭柯。

〔折桂令〕想當初向清明日。共飲金波。張孔目家世墳塋。須不是風月鳴珂。他將俺兒女夫妻。直認做了雲雨巫娥。俺自撇下家緣過活。再無心段正綾羅。你休只管信口開合。絮絮聒聒。俺張孔目怎還肯緣木求魚。魯齋郎他可敢暴虎馮河。

〔鴈兒落〕魯齋郎忒太過。〔帶云〕他道張珪。將你媳婦則明日五更送將來我娶。唱〕不是張孔目從來懦。他在那雲陽市劍下分。我去那華山頂峯頭臥。

〔云〕我則道他一世兒榮華富貴。可怎生被包待制斬了。人皆歡悅。〔唱〕

〔得勝令〕今日個天理竟如何。黎庶盡謳歌。再不言宋天子英明甚。只說他包龍圖智慧多。魯齋郎哥哥。自惹下亡身禍。我捨了個嬌娥。早先尋安樂窩。

〔云〕今日我去雲臺觀散心咱。〔貼旦云〕李四。你看那道人。好似你姐夫。你試喚他一聲咱。〔李四叫科云〕張孔目。〔正末回頭科云〕是誰叫張孔目。〔做見科云〕兀的不是我渾家李氏。〔貼旦云〕你怎生撇了我出了家。勸你還俗罷。〔正末詩云〕你待散時我不散。悲悲切切男兒漢。從前經過舊恩情。要我還俗呵有如曹司翻舊案。〔衆云〕你還了俗罷。〔正末云〕我修行到這個地步。如何肯再還俗。〔衆拜科〕〔正末唱〕

〔川撥棹〕不索你鬧鐃鐃。磕着頭禮拜我。〔李四云〕姐夫。今日咱兩家夫婦兒女都完聚了。你可怎生捨的出家去。你依着我。只是還了俗者。〔正末唱〕誰聽你兩道三科。嚷似蜂窩。甜似蜜鉢。我若是還了俗。可未可。

〔貼旦云〕孔目。平素你是受用的人。你爲何出家。你怎生受的那苦。〔正末唱〕

〔七弟兄〕你那裏問我爲何受寂寞。我得過時且自隨緣過。得合時且把眼來合。得臥時側身和衣臥。

〔梅花酒〕不是我自閒闊。趁浪逐波。落落托托。大笑呵呵。夫共妻任摘離。兒和女且隨他。我這裏自磨陀。飲香醪。醉顏酡。拚沉睡在松蘿。

〔收江南〕呀。抵多少南華莊子鼓盆歌。烏飛兔走疾如梭。猛回頭青鬢早皤皤。任傍人勸我。我是個夢醒人。怎好又看他魔。

〔包待制銜上云〕事不開心。關心者亂。老夫包拯。來到這雲臺觀。見一簇人鬧。不知爲甚麼。〔李四云〕爺爺。小的的是許州人銀匠李四。俺姐姐被魯齋郎強奪爲妻。幸得爺爺智斬魯齋郎。如今俺姐姐回家來了。爭奈姐夫張珪出了家。不肯認他。因此小的每和他兒女。在此相勸。只望爺爺做主咱。〔包待制云〕兀那張珪。你爲何不

認他〔正末云〕我因一雙兒女。不知所在。已是出家多年了。認他做甚麼。〔包待制云〕張珪。你那兒女和李四的兒女。都在跟前。這十五年間。我都擡舉的成人長大。都應過舉。得了官也。如今將李四的女兒。與張珪的孩兒爲妻。張珪的女兒。與李四的孩兒爲妻。你兩家做箇割不斷的親眷。張珪。你快還了俗者。〔詞云〕則爲魯齋郎苦害生民。奪妻女不顧人倫。被老夫設智斬首。方表得王法無親。你兩家夫妻重會。把兒女各配爲婚。今日則依然完聚。一齊的仰荷天恩。〔正末同衆拜謝科〕〔唱〕

〔收尾〕多謝你大恩人。救了咱全家禍。擡舉的孩兒每雙雙長大。莫說他做親的得成就好姻緣。便是俺還俗的也不悞了正結果。

〔音釋〕 擡音整 臚音質 納音納 奪音多 婆音婆 阿何哥切 珂康和切 活音和 合音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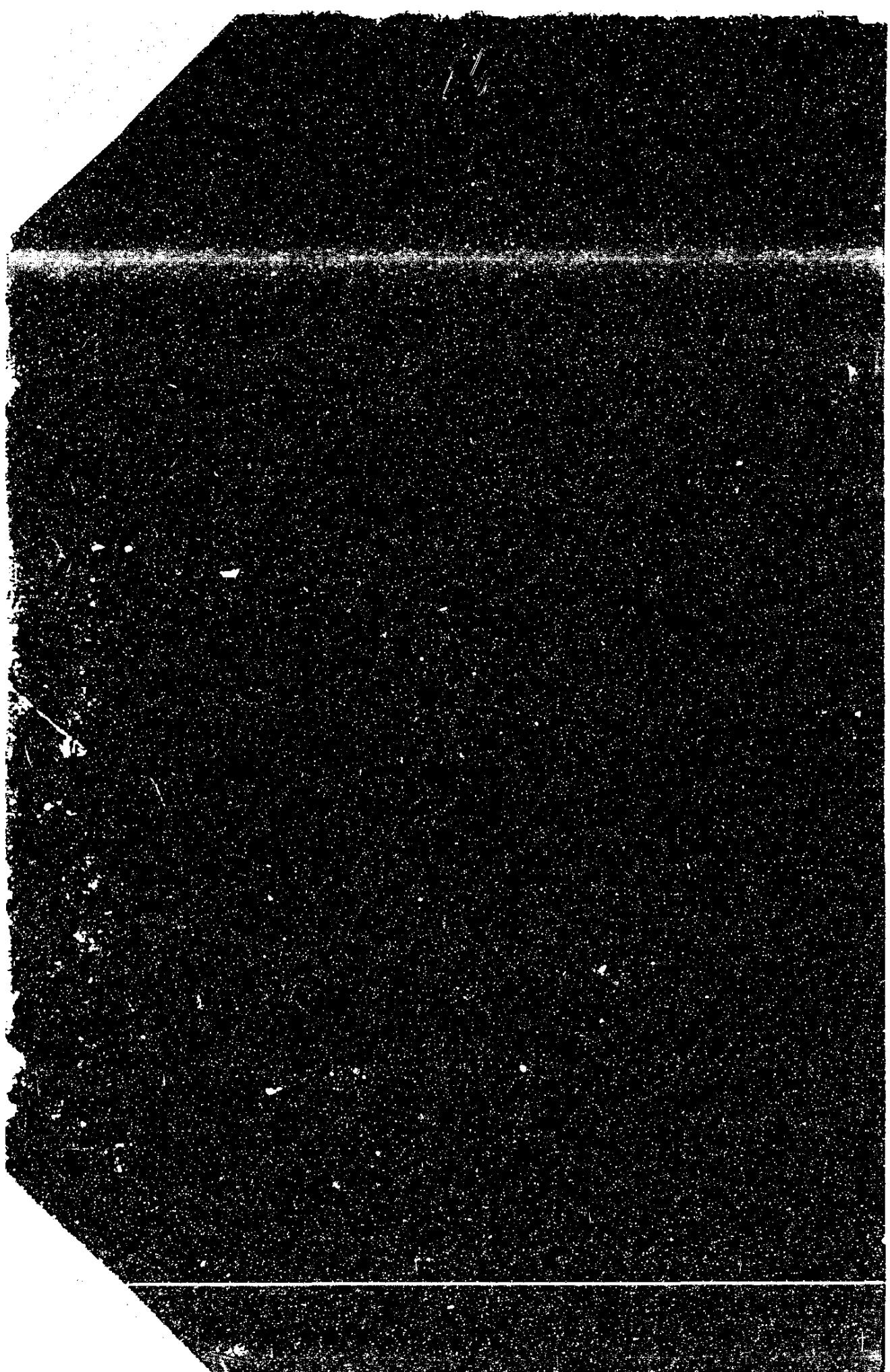
貼音果 馮音平 儒音儒 慈音惠 窩音倭 鏤音和 鐸在挪切 嚷人掌切 鉢波上聲

寢音磨 闊科上聲 托音拖 他音拖 陀音陀 幡音婆 太音惰 結錢也切

題目 三不知同會雲臺觀

正名 包待制智斬魯齋郎







新 集

【仙呂引】【醉太平】十載攻書。半生理沒學干祿。誤殺我者也之乎。打熬成這一付箇皮骨。

八五九

着我在柴市裏遷除。

〔楊孝先云〕哥哥似俺楊孝先學問不深，這也罷了。哥哥，你今日也寫，明日也寫，做那萬言長策，何等學問，也還不能取其功名，豈非是個天數？〔正末云〕常言道：皇天不負讀書人。天那，我朱買臣這苦可也受的勾了也。

〔唱〕

〔油葫蘆〕說甚麼年少今開萬卷餘，每日家長歎吁。想他這陰陽造化果非誣，常言道是小富由人做，嗒人這大富總是天之數。我空學成七步才，謾長就六尺軀，人都道書中自有千鍾粟，怎生來偏着我風雪混樵漁。

〔天下樂〕我一會家時復挑燈來看古書，我可便躊躇也波躇。那官職有也無，一會家受饑寒，便似活地獄。則俺這朱買臣雖不做真宰輔，〔云〕我雖然不做官，却也和那做官的一般。〔楊孝先云〕哥哥可怎生與做官的一般？〔正末唱〕俺可也伴着他播清名一萬古。

〔楊孝先云〕哥哥說的是。〔正末云〕那江岸邊不是哥哥的漁船，待我叫他一聲。〔做叫科云〕哥哥。〔王安道云〕俺兩個兄弟來了也，快上船來。〔做上船科〕〔王安道云〕你兩個兄弟請坐，老漢沽下一壺兒新酒，等你來盪寒，啗就此處閒攀話咱。〔楊孝先云〕雪大的緊，着哥哥久等也。〔王安道做遞酒科云〕兄弟滿飲一盃。〔正末云〕哥哥先請。〔王安道云〕兄弟請。〔正末做飲酒科〕〔王安道再遞酒科云〕孝先兄弟，滿飲一盃。〔孝先做飲科〕〔王安道云〕兄弟，啗開口，論閒話。我想來這會稽城中，有錢的財主，每不知他怎生受用。兄弟細說一遍。我試聽咱。〔正末云〕哥哥，便好道風雪酒家天，據着哥哥說呵，也有那等受苦的人。據着你兄弟說呵，也有那等受用的人。〔王安道云〕兄弟也，可是那一等人受用？〔正末云〕哥哥且休題別處，則說會稽城中，有那等仕戶財主，每遇着那大熱的時節，他也不受熱，遇着那大冷的時節，他也不受冷。哥哥不信時，聽你兄弟說一遍咱。〔王安道云〕兄弟，你道那財主，每他冬月間不受冷，夏月間不受熱，你說的差了也，可不道冷呵大家冷，熱呵大家熱，偏他怎生受用，你說你說。〔正末唱〕

「村裏好鼓」他道下着的是國家祥瑞。〔帶云〕哥哥這雪呵。〔唱〕則是與那富家每添助。〔王安道云〕那富貴的人家怎生般受用快活。〔正末唱〕他向那紅爐的這暖閣。一壁廂添上獸炭。他把那羊羔來淺注。〔王安道云〕紅爐暖閣。獸炭銀瓶。飲着羊羔美酒。遇着這等大雪。果然是好受用也。〔正末云〕哥哥他一來可也會受用。第二來又遇着這般好景致。〔唱〕門外又雪飄飄。耳邊廂風颯颯。把那氈簾來低簌。〔王安道云〕看這等凜冽寒天。低簌氈簾。羊羔美酒正飲中間。還有甚麼人扶持他。〔正末唱〕一壁廂有各刺刺象板敲。聽波韻悠悠佳人唱。醉了後還只待笑吟吟酒美沽。〔王安道云〕兄弟這一會兒雪大風緊越冷了也。〔正末唱〕哎。哥也。他每端的便怎知俺這漁樵每受苦。

〔王安道云〕兄弟我想來你學成滿腹文章。受如此窮暴。幾時是你那發達的時節也。〔正末唱〕

〔元和令〕總饒你似馬相如。賦子虛。怎比的他石崇家誇金谷。〔王安道云〕那有錢的怎如你這有學的好也。〔正末唱〕豈不聞冰炭不同爐。也似咱賢愚不並居。〔王安道云〕兄弟我見這會稽城市中的人。有穿着那寬衫大袖的喬文假醋。詩云子曰。可不知他讀書也不曾。〔正末唱〕他則待人前賣弄此三好粧梳。扮一個我冠士大夫。

〔王安道云〕似他這等奢華受用。假扮儒士。難道就無有人識破他的。〔正末唱〕

〔上馬嬌〕那一等本下愚假扮做儒。也動不動一刻地謊喳呼。見人呵閒言長語三十句。〔王安道云〕怕不的他外相兒好看。只是那腹中文章須假不得。〔正末唱〕他虛道是腹隱九經書。

〔勝葫蘆〕可正是天降人皮包草軀。〔王安道云〕他也曾看書麼。〔正末唱〕學料嘴不讀書。他每都道見賢思齊。是說着謬語。那裏也溫良恭儉。〔王安道云〕那禮節上便不省的。倘遇着人說起詩詞歌賦來。怎生答應。〔正末唱〕那裏也詩詞歌賦。端的個半星無。〔王安道云〕兄弟我今日也捕不的魚。兩個兄弟也打不的柴。咱各自還家去罷。孝先兄弟。你家中借一擔柴。

與你哥哥將的家去。爭奈媳婦兒有些不賢慧。免得他又耍吵鬧。〔正末唱〕

〔寄生草〕見哥哥把那魚船船攬。凍的我手怎舒。〔王安道云〕兄弟。好大雪也。〔正末唱〕正值着揚風攬雪。可便難停住。你待要收綸罷釣還家去。哎哥哥也。只怕你披簑頂笠迷歸路。似這等戰欽欽有口不能言。〔帶云〕看了哥哥和兄弟這個模樣呵。〔唱〕還說甚這晚來江上堪圖處。

〔正末同孝先下〕〔王安道云〕俺兩個兄弟去了也。老漢也撐船還家去罷。〔下〕〔外扮孤領祗從上詩云〕寒窗書劍十年客。智勇干戈百戰場。萬里雷霆驅號令。一天星斗煥文章。小官乃大司徒殿助是也。小官以儒術起家。累蒙擢用。現拜大司徒之職。奉聖人的命。着小官徧巡天下。採訪文學之士。今來到此會稽城外。風又大。雪又緊。左右擺開頭踏。慢慢的行。〔應科〕〔正末同孝先冲上〕〔祗從做打科云〕喂。甚麼人。避路。〔孝先下〕〔孤云〕住者。兩個人冲着我馬頭。被祗從人打將一個去了。只有這一個放下他那拘繩匾擔。立在道傍。明明是箇打柴的了。怎麼身邊有一本書。想必是個讀書的。我試問他咱。兀那打柴的。大雪之中。因何衝着我馬頭。〔正末云〕小生是一個貧窮的書生。低着頭迎着風雪。走的快了些。不想誤然間衝着馬頭。望大人則是寬恕咱。〔孤云〕你既然是讀書之人。為何不進取功名。却在布衣中負薪爲生。莫非差矣。〔正末云〕大人。自古以來。不只是小生一個。多少前賢。曾受窘來。〔孤云〕你看此人貧則貧。攀今覽古。像個有學的。我就問你前賢有那幾個受窘來。你試說一遍。小官拱聽。〔正末云〕大人不嫌絮煩。聽小生慢慢的說一遍咱。〔唱〕

〔後庭花〕想當日傳說會板築。〔孤云〕傳說板築。殷高宗封爲太宰。還再有誰。〔正末唱〕更有那倪寬。可便會抱鋤。〔孤云〕倪寬是我武帝時御史大夫。還再有誰。〔正末唱〕有一個甯戚。曾歌牛角。〔孤云〕甯戚叩角而歌。齊桓公舉爲上卿。還再有誰。〔正末唱〕有一個韓侯。他也曾去釣魚。〔孤云〕韓侯就是那三齊王韓信。果然曾釣魚來。可再有誰。〔正末唱〕有一個秦白起。是軍卒。〔孤云〕那白起是秦將。起于卒伍之中。再呢。〔正末唱〕有一個凍蘇秦。田無半畝。〔孤云〕蘇秦後來并相六國。可怎麼凍的他死。再呢。〔正末唱〕有一個公孫弘。曾牧豬。〔孤云〕那公孫

弘也是我漢朝的宰相。曾牧豬於東海。再呢。〔正末唱〕有一個灌將軍會販履。〔孤云〕那灌嬰我只知他販繒。却不知他販履。〔正末唱〕朱買臣一路數。請相公聽拜覆。

〔青哥兒〕改。我這裏叮嚀。叮嚀分訴。這都是始貧。始貧終富。〔帶云〕且休說別的。則這一個古人。堪做小生比喻。〔孤云〕可是那個古人。〔正末唱〕則說那姜子牙。正與區區可比如。他也會朝歌市裏爲屠。蟠溪水上爲漁。直捱到滿頭霜雪。入旬餘。纔得把文王遇。

〔孤云〕看此人是個飽學的人。賢士。你說了一日。不知你姓甚名誰。〔正末云〕小生姓朱名買臣。〔孤云〕誰是朱買臣。〔正末云〕小生便是。〔孤云〕左右。快接了馬者。我尋賢士覓賢士。爭些兒當面錯過了。久聞賢士大名。如雷灌耳。今日幸遇尊顏。實乃小官萬幸也。〔正末云〕不敢不敢。〔孤云〕賢士。你平日之間。曾做下甚麼功課來。〔正末云〕小生有做下的萬言長策。向在布衣。不能上達。望大人略加斤正咱。〔孤云〕你將來我看。〔做看科云〕嗨。真乃龍蛇之體。金石之句。賢士。我與你將此萬言長策獻與聖人。到來年春榜動。選場開。我舉保你爲官。你意下如何。〔正末云〕若得如此。多謝了大人。〔唱〕

〔賺煞〕一轉眼選場開。發了願來年去。直至那長安帝都。〔孤云〕據憑賢士錦繡文章。何所不至。〔正末唱〕憑着我錦繡也似文章。敢應舉。〔孤云〕明年去也是遲了。〔正末云〕大人。你道爲何。這幾年不進取功名來。〔孤云〕這可是爲何。〔正末唱〕也是我不得時。可便韞匱藏諸。我若是釣鰲魚。怕不就壓倒羣儒。〔孤云〕賢士。你若去進取功名。豈在他人之下。〔正末唱〕我看晉天下文人。每那一個不拱手的伏。〔孤云〕請賢士收拾琴劍書箱。來年應舉去也。〔正末云〕大人。別的書生用那琴劍書箱。小生則用着身邊一般兒物件。奪取皇家富貴。〔孤云〕賢士。可那一般兒物件。〔正末唱〕憑着這砍黃桑的巨斧。端的便上青霄獨步。〔云〕別的書生說道月中丹桂。若到的那裏。折得一枝回來。足可了一生之願。不是我朱買臣。敢說大言也。〔唱〕落可便我把那月中仙桂。剷根除。〔下〕

〔孤云〕賢士去了也。小官不敢久停。將此萬言長策。獻與聖人走一遭去。〔詩云〕雖未相逢早識名。爲將長策獻朝廷。買臣若不遭嚴助。空作樵夫過一生。〔下〕

〔音釋〕會音桂 僵音姜 沒音暮 祿音路 骨音古 蠶音妬 瞻傷佔切 粟須上聲 倭離靴切

獄于句切 颯音薩 鉸蘇上聲 刺音辣 谷音古 長音丈 築音主 卒從蘇切 伏房夫切

第二折

〔外扮劉二公同旦兒扮劉家女上詩云〕段段田苗接遠村。太公庄上戲兒孫。庄農只得鋤鉋力。答賀天公雨露恩。老漢姓劉。排行第二。人口順都喚我做劉二公。嫡親的三口兒家屬。一個婆婆。一個女孩兒。婆婆早年亡逝已過。我這女孩兒生的有幾分顏色。人都喚他做玉天仙。昔年與他招了個女婿。是朱買臣。這廝有滿腹文章。只恨他娶妻靠婦。不肯進取功名。似這般可怎生是好。〔做沉吟科云〕哦。只除非這般孩兒也。你去問朱買臣討一紙兒休書來。〔旦兒云〕這個父親越老越不曉事了。想着我與他二十年的夫妻。怎生下的問他要索休書。〔劉二公云〕孩兒也。你若討了休書。我揀着那官員士戶財主人家。我別替你招了一個。你若是不討休書呵。五十黃桑棍。決不饒你。快些去討來。〔下〕〔旦兒做歎科云〕待討休書來。我和朱買臣是二十年的夫妻。待不討來。父親的言語又不敢不依。罷罷罷。我且關上這門。朱買臣敢待來也。〔正末拏拘繩匾擔上云〕這風雪越下的大了也。天阿你也有那住的時節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我則見舞飄飄的六花飛。更那堪這昏慘慘的兀那彤雲靄。恰便似粉粧成殿閣樓臺。有如那擣綿扯絮隨風灑。既不沙却怎生白茫茫的無個邊界。

〔滾繡球〕頭直上亂紛紛雪似篩。耳邊廂颯刺刺風又擺。〔帶云〕可端的便這場冷也呵。〔唱〕哎。呦。勿勿勿。暢好是冷的來奇怪。〔帶云〕天那天那。〔唱〕也則是單注着這窮漢每月值年災。〔帶云〕似這雪呵。〔唱〕則俺那樵夫每怎打柴。便有那漁翁

也索罷了釣臺。〔帶云〕似這雪呵。〔唱〕則問那映雪的書生安在。便是凍蘇秦也怎生去搨筆巡街。則他這一方市戶有那千家閉。抵多少十謁朱門九不開。〔帶云〕似這雪呵。〔唱〕教我委實難捱。

〔云〕來到門首也。劉家女。開門來。開門來。〔旦兒云〕這喚門的正是俺那窮廝。我不聽的他喚門。萬事罷論。纔聽的他喚門。我這惱就不知那裏來。我開開這門。〔做見便打科云〕窮短命。窮弟子孩兒。你去了。一日光景。打的柴在那裏。〔正末云〕這婦人好無禮也。我是誰。你敢打我。〔唱〕

〔倘秀才〕我纔入門來。你也不分一個皂白。〔旦兒云〕我不敢打你那。〔正末唱〕你向我這凍臉上不依。你怎麼左攔來右攔。〔旦兒云〕我打你這一下。有甚麼不緊。〔正末唱〕哎。你個好歹鬪的婆娘。〔云〕我不敢打你那。〔旦兒云〕你要打我那。你要打。這邊打。那邊打。我舒與你個臉。你打你打。我的兒。只怕你有心沒膽。敢打我也。〔正末唱〕你個好歹鬪的婆娘。可便忒利害。也只爲那雪壓着我脖項。看這頭難舉。冰結住我髭髯。看這口難開。〔旦兒云〕誰和你料嘴哩。〔正末唱〕劉家女。你與我討一把兒家火來。

〔旦兒云〕哎呀。連兒盼兒。愁頭哈叭刺。梅鳥嘴。相公來家也。接待相公。打上炭火。釀上那熱酒。着相公盪寒。問我要火。休道無那火。便有那火。我一瓢水潑殺了。便無那水呵。一個屁也迸殺了。可那裏有火來。與你這窮弟子孩兒。〔正末云〕兀那潑婦。你休不知福。〔旦兒云〕甚麼福。是是是。前一幅後一幅。五軍都督府。你老子賣豆腐。你妳當驕夫。可是甚麼福。〔正末唱〕

〔滾繡毬〕你每日家橫不拈。豎不擡。〔旦兒云〕你將來波有甚麼大綾大羅。洗白復生高麗襪絲布。大紅通袖膝襪。仙鶴獅子的胸背。你將來我可不會裁。不會剪。我可是不會做。〔正末云〕我雖無那大綾大羅與你。我呵。〔唱〕慣的你千自由。百自在。〔旦兒云〕你這般窮。再不着我自些兒。我少時跟的人走了也。窮短命。窮弟子孩兒。窮醜生。〔正末唱〕我雖受窮呵。我又不曾少人甚麼錢債。〔旦兒云〕你窮再少下人錢債。割了你窮耳朵。剗了你窮眼睛。把你皮也剗了。我兒也。休嚮嘴。晚些下鍋的米也

沒有哩。〔正末云〕劉家女條。喀家裏雖無那細米呵。你覷去者波。〔唱〕我比別人家長攢下些。乾柴。〔旦兒云〕你看麼。我問他要米。他則把柴來對我。可着我吃那柴。穿那柴。咽那柴。止不過要燒的一把兒柴也那。〔正末唱〕你是個壞人。倫的死像胎。〔旦兒云〕窮短命。窮剝皮。窮割肉。窮斷脊梁筋的。〔正末唱〕你這般毀夫主。暢不該。〔旦兒云〕我兒也。鼓樓房上琉璃瓦。每日風吹日晒。雹子打。見過多少振聲振。倒怕你清風細雨洒。我和你頂磚頭對口詞。我也不怕你。〔正末云〕止不過無錢也囉。你理會的好人家好家法。你這等惡人家惡家法。〔唱〕呔。劉家女條。你怎生只學的這般惡。又白賴。〔旦兒云〕窮弟子。窮短命。一世兒不能勾發跡。〔正末云〕由你罵。由你罵。除了我這個窮字兒。〔唱〕你可便再有甚麼將我來栽排。〔旦兒云〕可也勾了你的了。〔正末云〕留着些熱氣。我且溫肚咱。〔唱〕則不如我側坐着土坑。這般頻攙着膝。〔旦兒云〕似這般窮活路。幾時捱的徹也。〔正末云〕這個歹婆娘。害殺人也波。天那天那。〔唱〕他那裏斜倚定門兒。手托着腮。則管哩放你那狂乖。

〔旦兒云〕朱買臣。巧言不如直道。買馬也索糶料。耳簷兒當不的胡帽。牆底下不是那避雨處。你也養活不過我來。你與我一紙休書。我揀那高門樓大糞堆。不索買卦有飯吃。一年出一個叫化的。我別嫁人去也。〔正末云〕劉家女。你這等言語。再也休說。有人算我明年得官也。我若得了官。你便是夫人縣君娘子。可不好那。〔旦兒云〕娘子娘子。倒做着屁眼底下穰子。夫人夫人在磨眼兒裏。你砂子地裏放屁。不害你那口穰。動不動便說做官。投到你做官。你做那桑木官。柳木官。這頭端着那頭掀。吊在河裏水判官。丟在房上晒不乾。投到你做官。直等的那日頭不紅。月明帶黑。星宿斷眼。北斗打呵欠。直等的蛇叫三聲狗拽車。蚊子穿着兀刺靴。蟻子戴着煙氈帽。王母娘娘賣餅料。投到你做官。直等的炕點頭。人擺尾。老鼠跌脚笑。駱駝上架兒。麻雀抱鵝彈。木伴哥生娃娃。那其間你還不得做官哩。看了你這嘴臉。口角頭餓紋。驢也跳不過去。你一世兒不能勾發跡。將休書來。將休書來。〔正末云〕劉家女那。先賢的女人。你也學取一個波。〔旦兒云〕這厮窮則窮。攀今覽古的。你着我學那一個古人。你說。你妳妳試聽咱。〔正末唱〕

「快活二」你怎不學賈氏妻。只爲射雉如皋笑。鬚鬢開。〔旦兒云〕我有什麼歡喜在那裏。你着我笑。〔正末云〕你不笑。敢要哭。我就說一個哭的。〔唱〕你怎不學子血姜女。把長城哭倒也則一聲哀。〔旦兒云〕朱買臣窮叫化頭。我也沒工夫聽這閒話。將休書來。休書來。〔正末唱〕你則管哩。便胡言亂語。將我廝花白。你那些三個將我似舉案齊眉待。

〔旦兒云〕快將休書來。〔正末唱〕

「朝天子」哎。我罵你個「叵耐」。〔旦兒云〕你「叵耐」我甚麼。〔正末唱〕「叵耐」你個賤才。〔旦兒云〕將休書來。休書來。〔正末云〕這個歹婆娘。害殺人也波。天那天那。〔唱〕可則誰似你那索休離舌頭兒快。〔旦兒云〕四村上下老的每。都說劉家女有三從四德哩。〔正末云〕誰那般道來。〔旦兒云〕是我這般道來。〔正末唱〕你道你便二從四德。〔旦兒云〕你說去。是我道來。我道來。〔正末唱〕你敢少他一畫。〔云〕劉家女。你有一件兒好處。四村上下別的婦人都學不的你。〔旦兒云〕可又來。我也有那一樁兒好處。你說我聽。〔正末唱〕劉家女。你比別人家愛富貴。你也敢嫌俺這貧的忒煞。〔旦兒云〕你這破房子東邊刮過風來。西邊刮過雪來。恰似漏星堂也似的。虧你怎麼住。〔正末云〕劉家女。這破房子裏你便住不的。俺這窮秀才正好住。〔唱〕豈不聞自古寒儒在這冰雪堂何礙。〔旦兒云〕你也不怕人嗔怪。〔正末云〕哎。天那天那。〔唱〕我本是個棟梁材。怎怕的人嗔怪。〔旦兒云〕你是一個男子漢家。頂天立地。帶眼安眉。連皮帶骨。帶骨連筋。你也掙閹些兒波。〔正末云〕我和他唱叫了一日。則這兩句話傷着我的心。兀那劉家女。這都是我的時也。運也。命也。豈不聞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則這天不隨人呵。〔唱〕你可怎生看着我掙閹。〔旦兒云〕你也佈擺些兒波。〔正末唱〕你怎生看着我佈擺。〔旦兒做拿匾擔。拘繩放前科云〕則這的便是你營生買賣。〔正末云〕天那天那。〔唱〕我須是不得已。仍舊的擔柴賣。

〔旦兒云〕我恰纔不說來。你與我一紙休書。我別嫁個人。我可戀你些甚麼。我戀你南庄北園。東閣西軒。旱地上田。水路上船。人頭上錢。憑着我好描條好眉面。善裁翦。善針線。我又無兒女廝牽連。那裏不嫁個大官員。對

着天會罰願。做的鬼到黃泉。我和你麻線道兒上不相見。則爲你凍妻餓婦二十年。須是你妳妳心堅石也穿。窮弟子孩兒。你聽者。我只管戀你那布襖荆釵做甚麼。〔正末唱〕

〔脫布衫〕哦。既是你不戀我這布襖荆釵。〔旦兒云〕街坊鄰里聽着。朱買臣養活不過媳婦兒。來廝打哩。〔正末云〕你這般叫怎麼。我寫與你則便了也。〔旦兒云〕這等快寫快寫。〔正末唱〕又何須去拽巷也波囉街。〔旦兒云〕你洗手也不會。〔正末唱〕我止不過畫與你個手模。〔云〕兀那劉家女。你要休書。則道我這般寫與你便乾罷了那。〔旦兒云〕由你寫。或是跳牆幕圈。剪柳糊包兒。做上馬強盜。白晝搶奪。或是認道士。認和尚。養漢子。你則管寫不妨事。〔正末云〕劉家女。我則在這張紙上。將你那一世兒的行止都教廢盡了也。〔唱〕我去那休書上朗然該載。

〔云〕劉家女。那紙墨筆硯俱無。着我將甚麼寫。〔旦兒云〕有有有。我三日前預準備下了落鞋樣兒的紙。描花兒的筆。都在此。你快寫。你快寫。〔正末云〕劉家女也。須的要個桌兒來。〔旦兒云〕兀的不是桌兒。〔正末云〕劉家女。你撥過桌兒來。你便似個古人。我也似個古人。〔旦兒云〕只管有這許多古人。你也少說些罷。〔正末唱〕

〔醉太平〕卓文君你將那書桌兒便快擡。〔旦兒云〕你可以誰。〔正末唱〕馬相如我。看你怎的把他去支劃。〔旦兒云〕紙筆在此。快寫了罷。〔正末唱〕你你你。把文房四寶快安排。〔云〕劉家女。我寫則寫。只是一件。人都算我明年得官。我若得了官呵。把個夫人的名號與了別人。你不乾受了二十年的辛苦。〔旦兒云〕我辛苦也受的勾了。委實的捱不過。是我問你要來。不干你事。〔正末云〕請波請波。〔唱〕你也索回頭兒自揣。〔旦兒云〕我揣個甚麼。是我問你要休書來。不干你事。〔正末唱〕非是我朱買臣不把你糟糠待。赤緊的玉天仙忍下的心腸歹。〔帶云〕罷罷罷。〔唱〕這梁山伯也不戀你祝英臺。〔云〕任從改嫁。並不爭論。左手一箇手模將去。〔唱〕我早則寫與你個賤才。

〔旦兒云〕賤才賤才。一二日一雙繡鞋。我是你家妳妳。將來我看。這休書咱寫着道。任從改嫁。並不爭論。左手一個手模。正是休書。〔正末云〕劉家女。這休書上的字樣。你怎生都認的。〔旦兒云〕這休書我家裏七八板箱。

哩。〔正末云〕劉家女。風雪越大了。天色已晚。這些時再無去處。借一領蓆薦兒來。外間裏宿到天明。我便去也。
〔旦兒云〕朱買臣。想俺是二十年的兒女夫妻。便怎生下的趕你出去。投到你來呵。我秤下一斤兒肉。裝下一壺兒酒。我去取來。〔做出門科云〕我出的這門來。且住者。這廝倒乖也。他既與了我休書。還要他在我家宿。則除是恁的呀。我道是誰。原來是安道伯伯。你家裏來。朱買臣在家裏。伯伯你到裏面坐。我喚朱買臣出來。〔再入門科云〕朱買臣。王安道伯伯在門首。你出去請他進來坐。〔正末云〕哥哥在那裏。請家裏來。〔旦兒推末出門科云〕出去。我關上這門。朱買臣。你在門首聽者。你當初不與我休書。我和你是夫妻。你既與了我休書。我和你便是各別世人。你知道麼。疾風暴雨。不入寡婦之門。你再若上我門來。我搗了你這廝臉。〔正末云〕他賺我出門來。關上這門。則是不要我在他家中。劉家女。你既不開門。將我這拘繩匾擔來還我去。〔旦兒云〕我開喚這等道兒。沙地裏井都是俺淘過的。你賺的我開開門。他是個男子漢家。他便往裏擠。我便往外推。他又氣力大。便有十八個水牛拽也拽不出去。你要拘繩匾擔。你看着我打這貓道裏攪出來。〔正末云〕兀那婦人。你在門裏面聽者。你恰纔索休的言語。在我這心上。恰便似印板兒一般記着。異日得官時。劉家女。你不要後悔也。〔旦兒云〕既討了休書。我悔做甚麼。〔正末云〕劉家女。啗兩個唱叫。有個比喻。〔旦兒云〕喻將何比。〔正末唱〕

〔二煞〕你似那碣碣石比玉何驚駭。魚目如珠不揀擇。我是個插翅的金鷄。你是個沒眼的燕雀。本合兩處分飛。焉能勾百歲和諧。你則待折靈芝。喂牛草。打麒麟。當羊賣。擗瑤琴。做燒柴。你把那沉香木來毀壞。偏把那臭榆栽。

〔二煞〕那知道歲寒然後知松柏。你看我似糞土之牆朽木材。斷然是推不做饑寒。禁不過氣惱。怎知我守定心腸。留下形骸。但有日官居八座。位列三台。日轉千階。頭直上打一輪皐蓋。那其間誰敢道我負薪來。
〔隨煞尾〕我直到九龍殿裏題長策。五鳳樓前聘壯懷。我若是不得官和

姓改將我這領白襪衫脫在玉階。金榜親將姓氏開。勅賜官花滿頭戴。宴罷瓊林微醉色。狼虎也似弓兵雨下排。水確銀盆一字兒擺。恁時節方知這個朱秀才。不要你插插花兒認我來。哭哭啼啼淚滿腮。你這般怨怨哀哀。磕着頭拜。云元那馬頭前跪着的是劉家女麼。祇候人與我打的去。唱那其間我在馬兒上。醉眼朦朧將你來並不睬。下

旦見云朱買臣。你去了罷。你則管在門首唧唧噥噥怎的。做聽科云呀。這一會兒不聽的言語。做開門科云問開這門。朱買臣你回來。我闕你耍。他真個去了。他這一去心裏敢有些怪我哩。我既討了休書。也不敢久停久住。回俺父親的話。走一遭去。下

音釋 范音袍 阿何哥切 形音同 擣詞織切 擣聲卯切 白巴埋切 擣乖上聲 愁音酣 范

音模 范音薄 撓初銜切 器音撓 巨音頗 德當美切 薑胡乖切 煞音晒 閻音債

范音聲 劉胡乖切 撒粗酸切 穢音武 秩音夫 擇池齋切 擇音晒 柏音擺 禁平聲

范叙上聲 色歸上聲

楔子

王安道上云老漢王安道。因為連日大雪。不會出去捕魚。只在家裏閒坐。却不知我那兩個兄弟。可是如何。劉二公上云冰不搭不舉。木不鑽不着。馬不打不奔。人不激不發。我劉二公為何道這言語。只因朱買臣苦戀着我。我家女孩兒玉天仙。不肯去進取功名。昨日着女孩兒強索他寫了一紙休書也。我暗地裏却將着這十兩白銀。一套細衣。送與王安道。教他齎發朱買臣上朝取應去。若得一官半職。改換家門。可不好也。我如今往見王安道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他家門首。安道哥哥在家麼。王安道云甚麼人喚門哩。我開開這門。我道誰。元來是劉二公。老的你那裏去來。劉二公云安道哥哥。我別無甚事。我家女孩兒問你兄弟朱買臣索了休書也。王安道云老的你差了些。想兄弟朱買臣學成滿腹文章。異日為官。不在他人之下。為何問他索了休書。劉二公云那裏是真個問他索休書。因為他假妻靠婦。不肯進取功名。只管在山中打柴為生。幾時是那

發跡的日子。我着玉天仙明明的索了休書。老漢暗備下這十兩白銀。一套綿衣。寄在哥哥根前。等你那兄弟來辭你呵。你辭發他上朝取應去。若得一官半職。改換家門。認俺不認俺。哥哥。你則做一個大大的證見。〔王安道云〕老的。這個你主的是。等他來辭我時。我自有個見識。老的也。你放心的去。久已後他不認你時。都在老漢身上。〔劉二公云〕恁的呵。老漢回去也。〔下〕〔王安道送科云〕劉二公去了。朱買臣兄弟。這早晚敢待來也。〔正末上云〕小生朱買臣。自從與了劉家女。一紙休書。我要上朝取應。不免辭別王安道哥哥。走一遭去。〔做見科云〕呀。兀那門首不是哥哥。〔王安道云〕兄弟。你來了也。請裏面坐。〔楊孝先上云〕且喜今日雪晴了也。我要去打柴。就順路看我安道哥哥去。〔做見科〕〔王安道云〕兄弟。你正來的好。一發同進去。買臣兄弟。你今日爲何面帶憂容。〔正末云〕哥哥。你兄弟與那婦人一個了絕也。〔王安道云〕你休了媳婦兒。兄弟。你如今可往那裏去。〔正末云〕你兄弟要上朝取應去。辭別哥哥來也。〔王安道云〕好兄弟。你若到京師得一官半職。改換家門。不強似你打柴爲生。只是你如今應舉去。可有甚麼盤纏。〔正末云〕正憂着這件。你兄弟怎得那盤纏來。〔楊孝先云〕我想哥哥學成滿腹文章。不去應舉。怎麼能勾發達時節。只是兄弟貧難。連自己養活不過。那討一釐盤纏相送。如何是好。〔王安道云〕兄弟。你哥哥在這江邊捕魚。二十年光景。積攢下十兩白銀。又有新做下一套綿衣。都是我身後的底本兒。兄弟。你如今上京求官應舉去。我一發都與了你。一路上好做盤纏。久以後得官時。你則休忘了你哥哥者。〔楊孝先云〕這儘勾盤纏了。〔正末云〕若得如此。索是謝了哥哥。受你兄弟幾拜咱。〔做拜科〕〔王安道云〕兄弟免禮。〔正末云〕哥哥。今年也則是朱買臣。到來年也則是朱買臣。哥哥記着。你兄弟臨行之時。說的兩句話。〔王安道云〕兄弟。可是那兩句話。〔正末云〕哥哥。道不的個知恩報恩。風流儒雅。知恩不報。非爲人也。〔王安道云〕兄弟。我是個不讀書的人。你說的話。恰便似印在我這心上。我則記着知恩報恩。風流儒雅。知恩不報。非爲人也。兄弟此一去。則要你看志者。〔正末云〕哥哥放心。〔唱〕

〔仙呂賞花時〕十載詩書曉夜習。〔楊孝先云〕哥哥此去。必然爲官也。〔正末唱〕一舉成名天下知。〔王安道云〕兄弟。你哥哥專聽喜信哩。〔正末唱〕你是必耳打聽好消息。〔做拜別科〕〔王安道云〕兄弟。你小心在意者。〔正末唱〕休囑付小心在意。我可敢包奪的一個

錦衣歸〔下〕

〔王安道云〕買臣兄弟去了也。他此一去必得成名。我眼望旌捷旗。〔楊孝先云〕耳聽好消息。〔同下〕

〔音釋〕搭音鬧 習星西切 息喪擠切

第二折

〔劉二公上云〕事要前思。免勞後悔。誰想朱買臣得了官。肯分的除授在俺這會稽郡做太守。我想來他若說起這前情。俺可怎了也。我如今且着孩兒在家中煎下那疙疸茶兒。烙下些椽頭燒餅兒。等張徹古那老兒來問他一聲。便知道個好歹。這早晚那張徹古敢待來也。〔正末扮張徹古上叫云〕策籬馬杓。破缺也換那。〔詩云〕月過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萬事休。兒孫自有兒孫福。莫與兒孫作馬牛。老漢是這會稽郡集賢庄人氏。姓張做着個撚靶兒的貨郎。人見我性子乖劣。都喚我做張徹古。三日五日去那會稽城中打勾些物件。則見那城中百姓每。三個一攢。五個一簇。說道是接待新太守相公哩。我道我也看一看。怕做甚麼。無一時則見那西門骨刺刺的開了。那骨朵衙仗。水礮銀盆茶。褐羅傘下五明馬上。端然坐着個相公。百姓每說看去來波。老漢也分開人叢。不當不正。站在那相公馬頭前。我不見那相公時。萬事都休。我見了那相公。不由我眼中撲簌簌的只是跳。你道是誰。原來是俺這本村裏一個表姪朱買臣。他今日得了官也。我是他鄉中伯伯哩。我叫他一聲。怕做甚麼。我便道朱買臣。倒不叫這一聲。萬事都休。恰纔叫了這一聲。則見那挺脊梁不着的大漢把老漢恰便似鷹拏燕雀。拏到那相公馬頭前。喝聲當面着我磕撲的跪下。爹爹。我老漢死也。我則道相公不知打我多少。元來那相公寬洪大量。他着我擡起頭來。我道老漢不敢擡頭。他道你爲甚麼不擡頭。我道我直到二月二那時。可是龍擡頭。我也不敢擡頭。那相公道。恕你擡頭。老漢只得擡起頭來。那相公認的是我張徹古也。那相公滾鞍下馬。在那道傍邊放下那栲栳圈銀交椅。着兩個公吏人把老漢按在那栲栳圈銀交椅上。那相公納頭的拜了。我兩拜。拜的我個頭恰便似那量米的栲栳來大小。我道相公拜殺老漢也。那相公道。伯伯。你吃御酒麼。我道老漢酒便吃。却不曾吃什麼御酒。他道那個御酒是朝廷賜的黃封御酒。一連勸老漢吃了三鍾。他便道伯伯。你孩兒公事忙。不曾探望的伯伯。伯伯休怪。老漢道。不敢不敢。那相公上的馬去了。老漢挑起

擔兒恰待要走。則見那相公滴溜的撥回馬來。問道。伯伯。王安道哥哥好麼。我說道快。楊孝先兄弟好麼。我說道快。他把那四村上下。姑姑姨姨。嬖子伯娘。兄弟妹子。都問道好麼。我說道都快。那相公撥回馬去了。老漢挑起擔兒。恰待要走。則見那相公滴溜的又撥回馬來。問道。那劉二公家那個妮子還有麼。我道相公你問他怎的。那相公道。伯伯你不知道。你見他時說你姪兒這般威勢。我道老漢知道。那相公上馬去了也。我挑起這擔兒往村裏來賣。老漢平生一世有三條戒律。第一來不與人作保。第二來不與人作媒。第三來不與人寄信。我待不寄信來。想着那相公拜了兩拜。道了又道。說了又說。這般怎的。呆弟子孩兒。漫坡裏又無人。見鬼的也似自言自語。絮絮聒聒的。你寄信不寄信。也只憑得你。張徹古。誤了買賣也。〔做走科叫云〕笨籬馬杓。破缺也換那。〔唱〕

〔中呂粉蝶兒〕我每日家則是轉踵波尋村。題起這張徹古。那一個將我來不認。〔做走科叫云〕笨籬馬杓。破缺也換那。〔唱〕我搖着這蛇皮鼓。可便直至庄門。小孩兒每搭着銅錢兜着米豆。〔云〕三個一攢。五個一簇。都要子哩。聽的我這蛇皮鼓兒響處。說道張徹古那老子來了也。啐買砂糖魚兒吃去波。〔唱〕則他把我似聞風兒尋趣。若遇見朱太守的夫人。索與他寄一個燒的着燎的着風信。

〔醉春風〕你看我抖搜着老精神。我與你便花白麼娘。那小賤人。想着你二十載夫妻。怎下的索休離。這妮子你暢好是狠狠。道不的個一夫一婦。一家一計。你可甚麼一親一近。

〔云〕這裏是劉二公家門首。搖動這不琅鼓兒。若那老子出來呵。我着幾句言語。我直着心疼殺那老子便罷。〔做搖鼓科叫云〕笨籬馬杓。破缺也換那。這個是那老子出來也。〔劉二公上云〕來了也。這不琅鼓兒響的是那老子。我出去問他一聲。〔做見科云〕拜揖。〔張云〕拜揖拜揖。我少你那拜揖。〔劉二公云〕快麼。〔張云〕快不快。于你甚事。〔劉二公云〕誰惱着你來。〔張云〕可不曾惱着我來。〔劉二公云〕老的也。這兩日不見。你往那裏來。〔張云〕我往城裏去來。〔劉二公云〕老的也。城裏有甚麼新事。〔張云〕無甚麼新事。一貫鈔買一個大燒餅。

除了這的別無了。〔劉二公云〕不是這個新事。是那新官理任。舊官遷除。那個新事。〔張云〕我見來。我見來。接待新太守相公來。我待說與你。爭奈誤了我買賣也。我改日說與你。〔劉二公云〕你只今日說了罷。〔張云〕你真個要我說。你望着你那祖宗頂禮了。我便說與你。〔劉二公云〕老的你說了罷。〔張云〕你個老弟子孩兒。你若不頂禮呵。我說了不折殺你。你頂禮了。我便說與你。〔唱〕

〔迎仙客〕我則見那公吏一字兒擺。那父老每兩邊分。〔云〕無一時則見那西門骨刺刺的開了。我則見那骨朵衙仗。水礮銀盆。茶褐羅傘。那五明馬上坐着的呵。〔劉二公云〕可是誰那。〔張云〕我買賣忙。不曾看。我忘了也。〔劉二公云〕我央及你波。那做官的可是誰。〔張云〕等我想。哦。我想起來了也。〔唱〕是你那前年索了休離的喚做朱買臣。〔劉二公云〕慚愧。俺家女婿做了官也。〔張云〕老弟子孩兒。你道不要便宜。去年時節不說是你家女婿。今日得了官。便說是你家女婿。一個好相公也。〔唱〕他不託大不嫌貧。〔云〕他不看見我。萬事都休。一投得見了我。便認的俺是本村裏張伯伯。連忙滾鞍下馬。按我在那銀交椅上。納頭的拜了兩拜。〔唱〕他先下拜。險些三兒可便驚殺那衆人。施禮罷復敘寒溫。〔云〕那相公問道。王安道哥哥好麼。楊孝先兄弟好麼。那四村上下。姑姑姨姨。嬌子伯娘。兄弟妹子。都好麼。我道都好都好。〔唱〕他把那舊件等可便從頭兒問。

〔劉二公云〕曾問我來麼。〔張云〕不曾問你。想着你是個好人兒哩。〔劉二公云〕待我喚出孩兒來。玉天仙孩兒。朱買臣做了官也。你出來。張做古在這裏。你見他一見。〔旦兒上云〕嗨。謝天地。我去問他個信咱。〔張云〕這個是那妮子出來了也。我直着幾句言語。氣殺那妮子便罷。〔旦兒云〕伯伯萬福。〔張做拜科云〕呀呀呀。早知夫人妳妳來到。只合遠接。那壁廂雖然年紀小。是那五花官誥。駟馬高車。太守夫人妳妳哩。這壁廂雖然年紀老。則是個村庄家老子。妳妳免禮。折殺老漢也。〔旦兒云〕我不是夫人。我問朱買臣討了休書也。〔張云〕妳妳休關老漢要。〔旦兒云〕我不關你要。我真個討了一紙休書哩。〔張云〕妳妳不是那等不賢惠的人。〔旦兒云〕我真個要了休書也。〔張云〕是真個要了休書也。〔旦兒云〕是真個。〔張云〕小妮子。你早些兒說不的。倒可惜了我這幾拜。〔旦兒云〕誰着你拜來。老的。你見我那朱買臣。他說甚麼來。〔張云〕我見來。〔旦兒云〕他說甚麼。

〔張唱〕

〔喜春兒〕剛只是半星兒道着呵。〔張做嘴臉科〕〔旦兒云〕老的你怎麼做這嘴臉。〔張唱〕他把你十分恨。〔旦兒云〕他恨我些甚麼那。〔張唱〕他無非想着你一夜夫妻有那百夜恩。〔旦兒云〕他還說甚麼。〔張唱〕他道漢相如伸意你個卓文君。〔旦兒云〕伸個甚麼意思。〔張云〕他道你把車駕的穩。〔旦兒云〕他敢是要來取我麼。〔張唱〕沒着便嫁他人。

〔旦兒云〕我想他在俺家做了二十年夫婿。每日家假情假意。生理不做。今日做了官。就跟高了。這廝原來是個忘人大恩。記人小恨。改常早死的歹弟子孩兒。〔張云〕這妮子好無禮也。〔唱〕

〔上小樓〕你道他忘人大恩。又道他記人小恨。誰着你生勒開他。生則同衾。死則同墳。〔旦兒云〕他每日家假妻靠婦。四十九歲。全不把功名爲念。我生逼的他求官去。我是反意來。〔張唱〕你道他過四旬。還不肯把那功名求進。〔云〕老的也。你記的俺莊東頭王學究說的那一句書麼。〔劉二公云〕是那一句書。〔張唱〕他則是個君子人。可便固窮守分。

〔劉二公云〕他全不想在我家這二十年。把冷水溫做熱水。熱水燒作滾湯與他吃。如今做了官。糲老米不想舊了。可怎生則記短處。〔張唱〕

〔么篇〕那妮子強勒他休。這老子又絕了他親。眼見的身上無衣。肚裏無食。〔帶云〕大雪裏趕出他來。〔唱〕可着他便進退無門。〔劉二公云〕我孩兒又不曾別嫁了人。是鬪他要。怎麼這等認真。就說嘴說舌。背槽拋糞。〔張唱〕你道他纔出身。便認真和咱評論。〔云〕他在家做了二十年女婿。只是打柴做活。不曾受了一些好處。臨了着個妮子大風大雪裏勒了休書。趕他出去。你則說波。〔唱〕這個是誰做的來。背槽拋糞。

〔劉二公云〕哎。他如今做了官。便不認的俺家裏。眼見的是忘恩背義了也。〔張唱〕

〔滿庭芳〕這的是知恩改報恩。〔旦兒云〕他再說些甚麼來。〔張唱〕他着即便別招女婿。再嫁取個郎君。〔旦兒云〕他再說些甚麼來。〔張唱〕他道你枉則有蛾眉螓首堆鵲。

髻。可怎生少喜多嗔。道你是個木乳餅錢親也。那口緊。道你是個鐵掃帚。掃壞他家門。〔旦兒云〕他再說些甚麼來。〔張唱〕他道你便無此三兒淹潤。又道你不和那大親。端的是雌太歲母凶神。

〔云〕誤了我買賣也。〔搥鼓做走科〕〔旦兒云〕老的還有甚說話。一發說了罷。〔張云〕他說來。說來。〔唱〕

〔耍孩兒〕他肩將那柴擔擔。口不住把書賦溫。每日家穿林過澗誰暇問。他和那青松翠柏爲交友。野草閒花作近隣。但行處有八個字相隨趁。〔劉二公云〕是那八個字。〔張唱〕是那斧鎌繩擔。琴劍書文。

〔旦兒云〕他如今做了官。比那舊時模樣可是如何。〔張唱〕

〔一煞〕他如今得了本處官。端的是別換了一個人。那的是貌隨福轉。你可也急難認。他往常黃乾黑瘦衣衫破。〔帶云〕你觀去波。〔唱〕到如今白馬紅纓彩色新。一弄兒多豪俊。擺列着骨朵衙仗。水碓銀盆。

〔劉二公云〕這話不是他說的。都是你說的。〔旦兒云〕說了這一日。都是你這老棘麻嘴。沒空生有。說謊吊皮片口張舌。嚙出來的。〔張唱〕

〔煞尾〕這的是他道來。他道來。可着我轉伸。我轉伸。〔劉二公云〕他做了官呵。便把我怎的。〔張云〕他敢怎的你。〔唱〕他將你棚扒吊拷施呈盡。〔旦兒云〕呸。我是他的夫人。他敢怎麼的我。〔張云〕誤了我買賣。〔搥鼓叫科云〕衆籬馬杓破缺也換那。〔唱〕直將你那索休離的冤讐。他待證了本。〔下〕

〔劉二公云〕孩兒不妨事。有我哩。嚙去王安道伯伯那裏。打個關節去來。〔同下〕

〔音釋〕 魚音袍 徹音煞 杓繩昭切 嚙象上聲 別皮耶切 嚙音泰 鑲音廉 棘音頃 嚙音鄒

第四折

〔王安道上云〕老漢王安道。自與兄弟朱買臣別後。他奮着那一口氣。到的帝都闕下。一奉及第。除在俺這會

稽郡爲太守之職。正是俺的父母官哩。我在這曹娥江邊。堤圍左側。安排下酒餚。請他到此飲宴。可是爲何。當初兄弟未遇時。俺與楊孝先兄弟。每日在此談話。他若不忘舊時。必然到此。這早晚兄弟敢待來也。〔劉二同旦兒上云〕老漢劉二公是也。今日朱買臣做了本處太守。料他爲休書的緣故。必然不肯認我。如今先與王安道老的說知。着他說個方便纔是。這是他家門首。孩兒我與你自家過去。〔做見科〕〔王安道云〕這是令愛老的。你同他來有何說話。〔劉二公云〕只爲女婿朱買臣得了官。他若不認俺時。可怎了也。〔王安道云〕老的放心。這椿事元說老漢做個大證見。今日都在老漢身上。〔劉二公云〕既是這般。老漢在一壁伺候。等着你回話便了。〔同旦兒下〕〔正末領張千上云〕小官朱買臣是也。自從到的帝都闕下。一舉及第。所除會稽郡太守。有王安道哥哥。教人請我。在這江堤左側。安排酒餚。你道爲甚的來。俺哥哥則怕我忘舊哩。祇從人慢慢的擺開頭踏行者。朱買臣。誰想有今日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往常我破紬衫。麕布襖。煞會穿。今日個紫羅襪。想咱生面。對着這煙波漁父國。還想起風雪酒家天。見了些靄靄雲煙。我則索映着堤邊。聳定雙肩。尙兀自打寒戰。

〔云〕左右接了馬者。〔做見科云〕哥哥。間別無恙。〔王安道云〕相公來了也。相公崢嶸有日。奮發有時。請坐。〔正末云〕若不是哥哥。你兄弟豈有今日。記得你兄弟臨行時說的話麼。去年時也則是朱買臣。到今年也則是朱買臣。道不的個知恩報恩。風流儒雅。知恩不報。非爲人也。哥哥請上。受你兄弟幾拜咱。〔做拜科〕〔王安道回拜科云〕相公免禮。折殺老漢也。相公請坐。將酒來。〔做遞酒科云〕相公喜得笑除。滿飲十盃。〔正末云〕哥哥先請。〔王安道云〕不敢。相公請。〔正末飲酒科〕〔王安道云〕相公慢慢的飲幾杯。〔正末云〕張千。俺兄弟每說話。休要放過那閒雜人來打攪者。〔張千云〕理會的。〔做喝科云〕相公飲酒。閒雜人靠後。〔楊孝先上云〕自家楊孝先便是。打聽的俺哥哥朱買臣得了官。在這裏飲酒。我過去見哥哥呀。這等威嚴。怎好過去。待我高叫一聲。怕做甚麼。朱買臣哥哥。〔張千喝云〕噠。這廝是甚麼人。怎敢叫俺相公的諱字。〔做打科〕〔正末云〕張千。你好無禮也。不得我的言語。擅自把那打馬的棍子打他這平民百姓。你跟前多有罪過好打也。〔唱〕

【川撥棹】我則待打張千。〔云〕且問那吃打的是誰。〔楊孝先云〕哥哥是你兄弟楊孝先。〔正末唱〕原來是同道人楊孝先。〔孝先做拜踢倒酒瓶科〕〔正末回科云〕兄弟免禮。〔楊孝先云〕哥哥喜得美除。〔王安道云〕兄弟你也來了。〔正末云〕兄弟好麼。〔楊孝先云〕哥哥您兄弟好。〔正末唱〕俺也曾合火分錢共起同眠。間別來隔歲經年。〔云〕兄弟也。你如今做甚麼營生買賣。〔楊孝先云〕哥哥你兄弟依舊打柴哩。〔正末唱〕還靠著打柴薪爲過遣。怎這般時命蹇。

〔劉二公同旦兒上云〕孩兒俺和你同見朱買臣去來。〔旦兒云〕父親我先過去。〔劉二公云〕孩兒你先過去。看他認也不認。〔旦兒見跪科云〕相公喜得美除。我道你不是個受貧的麼。〔正末云〕俺這朋友飲酒處。張千誰着你放他這婦人來打起去。〔唱〕

【七弟兄】這是那一家宅眷穩便。〔王安道云〕夫人也來了也。〔正末做見怒科唱〕請起波玉天仙。去年時爲甚就疾怨。覷絕時不由我便怒冲天。今日家嗒兩個重相見。

〔旦兒云〕這都是我的不是了也。〔正末唱〕

【梅花酒】呀。做多少假胸臆。恰須是夙世姻緣。今世纏綿。可怎生就待不到來年。〔旦兒云〕相公舊話休題。〔正末唱〕當初你要休離我便休離。你今日呵要團圓我不團圓。〔云〕劉家女。你不道來那。〔旦兒云〕我道甚麼來。〔正末唱〕你道你正青春正少年。你道你好描條好眉面。善裁翦善針線。無兒女廝牽連。別嫁取個大官員。

【喜江南】去波你更怕你捨不了我銅斗兒的好家緣。〔旦兒做悲科云〕我那親哥哥。你不認我。着我投奔誰去。〔正末唱〕子孟姜女。不索你便淚漣漣。婦人情使不看你野狐得這涎。〔旦兒云〕你今日做了官也。心自專哩。〔正末唱〕非是我自專。你把那長城哭倒聖人宣。

〔旦兒云〕你認了罷。〔正末云〕張千不與我搶出去怎的。〔張千做搶科云〕快出去。〔旦兒做出門〕〔劉二公問科云〕孩兒也。他認你了不曾。〔旦兒云〕他不肯認我。〔劉二公云〕孩兒也。嚙兩個過去來。〔做見科云〕朱買臣。我說你不是個受貧的人麼。〔正末云〕元那老子是誰。〔王安石云〕是相公的太山岳丈哩。〔正末云〕你兄弟不認的他。〔王安石云〕是相公岳丈劉二公。〔正末云〕哥哥。他不是卓王孫麼。〔唱〕

〔鴈兒落〕你這卓王孫呵。怎生便不重賢。〔王安石云〕他是劉二公。怎做的那卓王孫。〔正末云〕他既不是卓王孫。〔唱〕索怎生則搬調的個文君女嫌貧賤。我則問你逼相如索了休。你當初可也對蒼天會罰愿。

〔云〕今日座上的衆人。你可認得麼。〔旦兒云〕認的這個是王安石伯伯。這個是楊孝先叔叔。〔正末唱〕

〔得勝令〕你可便明對着衆人言。還待要強留連。〔旦兒云〕今日個富貴重完聚。可也好也。〔正末唱〕你想着今日呵。富貴重完聚。〔云〕劉家女傑。〔唱〕你當初何不的饑寒守自然。〔云〕你不道來。〔旦兒云〕我道着甚麼來。〔正末唱〕你道便做鬼到黃泉。嚙兩個麻線道兒上不相見。各辦着個心也波堅。豈不道心堅石也穿。

〔王安石云〕相公認了他罷。〔正末云〕哥哥。你兄弟難以認他。〔劉二公云〕我是你丈人。你認我也不認。〔正末云〕我不認。〔劉二公云〕親家勸一勸兒。〔王安石云〕相公。你認他也不認。〔正末云〕我不認。〔王安石云〕你不認。我則捕魚去也。〔楊孝先云〕相公。你認也不認。〔正末云〕我不認。〔楊孝先云〕你不認。我則打柴去也。〔旦兒云〕朱買臣。你認我麼。〔正末云〕我不認。〔旦兒請謝科云〕你不認。我則嫁人去也。〔王安石云〕相公。你只是認了他罷。〔正末云〕我斷然的不認他。〔旦兒云〕朱買臣。你若不認我呵。我不問那裏投河遶井。要我這性命做甚麼。〔正末云〕噤聲。〔唱〕

〔甜水令〕折莫你便銓井投河。自推自跌。自埋自怨。〔旦兒云〕王伯伯。你勸一勸兒。〔正末唱〕便央及煞俺也不相憐。折莫便一來一往。一上一下。將咱解勸。總蓋不過你這前愆。

〔王安道云〕相公，你認了罷。〔正末云〕哥哥〔唱〕

〔折桂令〕從來你這打漁人順水推船。想着那凜冽寒風，大雪漫天。想着我那身上無衣，肚裏無食，懷內無錢。〔云〕劉家女，你不道來。〔旦兒云〕我道甚麼來。〔正末唱〕你怕甚捨不得我那南庄北園，撒不了我那東閣西軒。我如今旱地上也無田，水路裏也無船，只除這紫綬金章，可不的依還是赤手空拳。

〔云〕劉家女，你欲要我認你也，你將一盆水來。〔張千云〕水在此。〔王安道云〕相公，你只認了夫人罷。〔正末唱〕

〔落梅花〕也不索將咱勸，你也索聽我的言。你將那一盆水放在當面。〔王安道云〕兀的沒了水也。〔正末唱〕請你個玉天仙任從那裏灑。〔旦兒做潑水科云〕我灑了也。〔正末唱〕直等的你收完時，再成姻眷。

〔王安道云〕相公，這是潑水難收，怎麼使得。〔劉二公云〕親家，勢到今日，你不說開怎麼。〔王安道云〕住住住。請相公停嗔息怒，聽老漢慢慢的試說一遍咱。也非是我忍耐不禁，也非是我牽牽搭搭，則爲你四十九歲只思侵妻靠婦，不肯進取功名。你丈人搬調你渾家，故意的索休索離，大雪裏趕你出去。男子漢不毒不發，料得你要進取功名，無有盤費，必然辭別老漢。我又貧窮，有甚東西把你齎發。你也想這白銀十兩，綿衣一套，我是一個打魚人，那裏得來。是你丈人暗暗的送來與我，着我明明的齎發你，投至赴得科場，一舉及第，飲御酒，插宮花，做了會稽太守，當初受貧窮，三口兒受貧窮，今日享榮華，却獨自個享榮華。相公，你可早忘了知恩報恩，風流儒雅，知恩不報，非爲人也。〔正末云〕哦，有這等事。若不是哥哥說開就裏，你兄弟怎生知道。丈人，則被你瞞殺我也。〔劉二公云〕女婿，則被你傲殺我也。〔旦兒云〕官人，則被你勒掇殺我也。〔正末唱〕

〔沽美酒〕我只道你潑無徒，心太偏。元來是姜太公使機變，不釣魚兒只釣賢。你可便施恩在我前，暗齎發與盤纏。

〔太平令〕從來個打漁人言如鈎線，道的我羞答答閉口無言。明明的這

關節有何難見。險些一把一家兒恩多成怨。我如今意轉性轉。也是他的運轉。呀。不獨是爲尊兄做此三顏面。

〔孤領祇從上詩云〕漢家七葉聖明君。不尙軍功只尙文。試問會稽朱太守。是誰吹送上青雲。小官大司徒屢助。曾爲採訪賢士。到此會稽。遇着朱買臣。將他萬言長策。舉薦在朝。果得重用。除授會稽太守之職。聞的他妻子劉氏。曾于大雪之中。強索休書。趕他出去。他記此一段前警。不肯廝認。豈知道也非他妻子之罪。元來是丈人劉二公粧圈設套。激發他進取功名之意。小官早已體探明白。奏過官裏。如今就着小官親自齎勅。着他夫妻完聚。既是王命在身。怎麼還懼的跋涉。須索馳驛去走一遭。可早來到也。左右。接了馬者。〔做入見科云〕朱買臣。你休棄前妻一事。聖人盡知來歷。今着小官齎勅到此。一千人都望闕跪者。聽聖人的命。朱買臣苦志固窮。負薪自給。雖在道路。不廢吟哦。特歲加二千石。以充俸祿。妻劉氏其貌如玉。其舌則長。雖已休離。本應棄置。奈遵父命。曲成夫名。姑斷完聚如故。王安道楊孝先劉二公等。並係隱淪。不慕榮進。可各賜田百畝。免役終身。謝恩。〔正末同衆謝科〕〔唱〕

〔鴛鴦煞尾〕方知是皇明日月光。非遍天恩雨露霑。還淺道我祿薄官卑。歲加二千。昔日窮交都皆賜田。便是妻子何緣。早遂了團圓願。倒與他後世流傳。道這風雪漁樵。也只落的做一場故事兒演。

〔劉二公云〕天下喜事。無過夫婦團圓。今日既是認了。便當殺羊造酒。做一個慶賀的筵席。〔詞云〕玉天仙容貌多嬌媚。戀恩情進取偏無意。假乖張故逼寫休書。到長安果得登高第。除太守即在會稽城。顯威風誰不驚迴避。懷舊恨夫婦兩參商。覆盆水險做傍州例。若不是嚴司徒齎勅再重來。怎結末朱買臣風雪漁樵記。

〔音釋〕合音鶴 疾精妻切 腦音免 牒天上聲 磻音賦 涎徐煎切

題目 嚴司徒薦達萬言書

正名 朱太守風雪漁樵記

江州司馬青衫泪雜劇

馬致遠撰

第一折

〔冲末扮白樂天同外扮賈浪仙孟浩然上〕〔白詩云〕宴游飲食漸無味。杯酒管絃徒繞身。賓客歡從童僕喜。始知官職爲他人。小生姓白名居易。字樂天。太原人氏。見任吏部侍郎。這二位老兄。一位是賈浪仙。一位是孟浩然。他都是翰林院編修。方今大唐天下。憲宗卽位。時遇春三月。在公廨中悶倦。待往街市上私行一遭。更了衣衫。只作白衣秀士。聽的人說。這教坊司有個裴媽媽家一個女兒。小字興奴。好生聰明。尤善琵琶。是這京師出名的角妓。咱三人同訪一遭去來。〔賈浪仙云〕咱三人去來。〔詩云〕高興出塵外。擯尊翫物華。〔孟浩然詩云〕偷將休沐暇。去訪狹邪家。〔老旦扮卜兒上云〕老身姓李。是這教坊司裴五之妻。夫主亡化已過。止生下一個女兒。叫做興奴。生得顏色出衆。聰明過人。吹彈歌舞。詩詞書算。無所不通。自小時曾拜曹善才爲師。學得一手琵琶。官員子弟聞名都來吃酒。只是孩兒養的嬌了。一來性兒好自在。二來有些揀擇人。這早晚還不起來。只怕有人來吃酒。孩兒起來罷。〔正旦扮裴興奴引梅香上云〕妾身裴興奴是也。在這教坊司樂籍中見應官妓。雖則學了幾曲琵琶。爭奈叫官身的無一日空閒。這門衣食。好是低微。大清早母親來叫。只得起來。天色還早哩。〔唱〕

〔仙呂點絳脣〕從天未拔白酒旗挑在歌樓外。呀地門開。早送舊客迎新客。

〔混江龍〕好教我出於無奈。潑前程只辦的好裁排。想着這半生花月。知他是幾處樓臺。經板似粉頭排日喚。落葉似官身吊名差。〔帶云〕俺這老母呵。〔唱〕更怎當他銀堆裏捨命。錢眼裏安身。掛席般出落着孩兒賣。幾時將纏頭紅錦。換一對插髻荆釵。

〔做見科云〕母親萬福喚你孩兒。有何話說。〔卜兒云〕沒甚麼話說。只是咱這等人家。要早起些。光頭淨面。打

扮的嬌媚着些。倘有俊傑。來賺他幾文錢養家。你只管裏睡覺。誰送錢來與你。〔正旦唱〕

〔油葫蘆〕俺娘不帶酒時常鬆髻。歪一鼻凹。衡是乖。看看兩鬢雪霜般白。我則道過中年人老朱顏改。誰想他撲郎君虎瘦雄心在。折倒的我形似鬼。熬煎的我骨似柴。似恁的女殘疾。不敢怨娘毒害。則嘆自己年月日時該。

〔卜兒云〕你則管裏說甚麼。快打扮了。則怕有客來。〔正旦唱〕

〔天下樂〕則索倚定門兒。手托腮。想別人家奴胎也得個自在。輪到我跟脚裏。都世襲了烟月牌。他管甚桃李開。風雨篩。更問甚青春不再來。

〔白樂天同賈孟上云〕走了這半日。人說道這是裴媽媽家。不好進去。我咳嗽一聲。〔卜兒云〕是誰在外邊。〔出見科〕原來是三位進士公。請裏面坐。〔白樂天同賈孟云〕媽媽祇揖。〔卜兒云〕與奴孩兒來陪三位進士公。快擡桌兒看酒來。〔正旦覷科云〕好是奇怪。娘見了三個秀才踏門。怎生便教看酒。〔唱〕

〔醉扶歸〕送了幾輩兒茶員外。都是這一副兒酒船臺。俺娘吃不的葷腥。教酒肉攪待。覓厭厭的新黃菜。他手裏怎容得這幾個酸寒秀才。〔帶云〕我知道也。〔唱〕俺娘入分裏又看上他那條烏犀帶。

〔正旦出見科〕三位萬福。〔白樂天同賈孟云〕大姐祇揖了。〔正旦唱〕

〔後庭花〕這裏是風塵花柳街。又不是王侯宰相宅。我忙着笑臉兒迎將去。學士是甚風兒吹到來。〔白樂天云〕我等久慕高名。特來一拜。〔正旦唱〕是幾個俊英才。偏他還咱一拜。怎做的內心兒不敬色。

〔云〕敢問官人尊姓大名。〔白樂天云〕小生是侍郎白居易。這一位是學士賈浪仙。孟浩然。因此春日。公衙無事。換了衣服。來街市閒行。久慕大姐德容。一徑的來拜望。〔正旦云〕不敢不敢。學士大人不棄下賤。小酌三杯如何。〔白樂天云〕好便好。只是不當取擾。〔正旦把酒科〕〔賈浪仙云〕今日幸遇大姐。啗多飲幾杯。〔孟浩然

云〕我裏有人求的幾首詩來了。少吃醉些。(正旦唱)

〔金盞兒〕一個笑哈哈解愁懷。一個酸溜溜賣詩才。休強波灞陵橋踏雪尋梅客。便是子猷訪戴。敢也凍回來。嚕這裏酥烹金盞酒。香搵玉人腮。不強如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

〔賈孟做意科云〕我醉了也。嚕回去罷。(白樂天云)再坐一會。怕做甚麼。(正旦唱)

〔後庭花〕你待賺鰲魚釣頗顛。怎想與劉伶粧布袋。我這怪臉兒姦如鬼。你酒腸寬似海。(賈孟云)我們都已醉了。不要過了酒戒。不吃罷。(正旦唱)暢開懷。都似你朦朧酒戒。那醉鄉侯安在哉。

〔卜兒云〕二位學士醉了。侍郎再坐一坐。(賈孟云)樂天侍郎。嚕且回去。明日再來。(白樂天云)平白裏打攪了一日。怎生就空去了。(正旦唱)

〔金盞兒〕我不會流水出天台。你怎麼走馬到章臺。(樂天云)定害了你這一日。(正旦唱)更待要秦樓夜訪金釵客。索甚麼惡叉白賴。鬧了洛陽街。兀那酒喪門臨本命。餓太歲犯家宅。雖是我管待這兩個窮秀士。權當一百日血光災。

〔賈孟云〕嚕去罷。則管纏甚麼。(卜兒云)白侍郎要住下。着這二位攆逼的慌。好生敗興。(白樂天云)下官有心待住下。二位醉了。不好獨回。待下官送他回去。明日自己再來。只是大姐費了茶酒。定害這一日。容下官陪補。(正旦云)侍郎說那裏話。(唱)

〔賺煞〕稍似間有些三錢。抵死裏無多債。權做這場折本買賣。若信着俺當家老姊妹。把惜花心七事兒分開。哎。你個俏多才。不是我相擇。你更怕辱沒着俺門前下馬臺。俺娘山河易改。解元每少怪。(帶云)侍郎記者。(唱)怕你再行踏。休引外人來。(同下)

〔音釋〕

靡音戒 空去聲 白巴埋切 客音楷 倭梨靴切 帶音賦 綴音狄 四汪卦切 銜音諄
擬抽埋切 飫音位 宅池齋切 色飾上聲 搵溫去聲 頰音結 顯與腮同 擇池齋切

楔子

〔外扮唐憲宗引內官上〕〔詩云〕勵精圖治在勤民，宿弊都將一洗新。雖則我朝詞賦重，偏嫌浮藻事虛文。寡人唐憲宗皇帝是也，承祖宗基業，嗣守天位，自安史之亂，藩鎮強盛，寡人用裴度之謀，漸次削奪，爭奈文臣中多尙浮華，各以詩酒相勝，不肯盡心守職，中間白居易劉禹錫柳宗元等，尤以做詩做文，誤却政事，若不加譴責，則士風日漓矣。內侍每傳與中書省，可將白居易貶江州司馬，柳宗元柳州司馬，劉禹錫播州司馬，如勅奉行。〔內官云〕領聖旨。〔隨下〕〔白樂天上云〕小官白樂天，平生以詩酒爲樂，因號醉吟先生。目今主上圖治心切，不尙浮藻，將某左遷江州司馬，刻日走馬之任，別事都罷，只是近日與裴興奴相伴頗洽，誰料又成遠別，須索與他說一聲，我去的也放心。〔正旦引梅香上〕〔詩云〕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妾身裴興奴，自從與白侍郎相伴，朝來暮去，又早半年光景，相公在妾身上，十分留意，妾身也有終身之託，近日聞的人說，白侍郎左遷江州司馬，就要起行，天那，誰想有這一場惡別離也。梅香，安排下酒餚，待侍郎來時，與他奉餞一杯，多少是好。〔梅香云〕理會的。〔白樂天上云〕早來到與奴門首，無人在此，我自過去。〔見旦科〕大姐祇揖。〔正旦云〕相公萬福。〔白樂天云〕大姐，實指望相守永久，誰想又成遠別。〔正旦云〕妾之賤軀，得事君子，誓託終身，今相公遠行，兀的不閃殺人也。〔樂天云〕下官這一去，多則一年，少則半載，回來再相會也。〔正旦云〕只是一時間放心不下。梅香，將酒來，與相公奉餞一杯。〔把酒科〕〔唱〕

〔仙呂端正好〕有意送君行，無計留君住，怕的是君別後有夢無書，一尊酒盡青山暮。我搵翠袖，淚如珠，你帶落日，踐長途，情慘切，意躊躇，你則身去心休去。

〔云〕相公此別之後，妾身再不留人，專等相公早些回來。〔白樂天云〕大姐則要着志者，下官決不相負，我也去。〔旦隨下〕

〔音釋〕 脆音翠 餞音箭

第二折

〔卜兒上云〕自從白侍郎去了。孩兒與奴也不梳粧。也不留人。只在房裏靜坐。俺這唱的人家。再靠些甚麼。昨日茶坊裏張小閒來說。有個浮梁茶客劉一郎。要來和孩兒吃酒。孩兒百般不肯。今日他說要自來。等來時再做計較。〔丑扮小閒引淨扮劉一郎上〕〔詩云〕都道江西人。不是風流客。小子獨風流。江西最出色。小子劉一郎是也。浮梁人氏。帶着三千引細茶。來京師發賣。聽的人說教坊司裴媽媽家有個女兒名興奴。昨日央張二哥說知。老媽叫我今日自去。走了一會。來到門首也。張二哥。喀進去咱。〔丑見卜科云〕媽媽。劉員外來了也。〔卜兒云〕請進來。〔淨見卜科云〕媽媽拜揖。〔卜兒云〕客官拜了。〔淨云〕久聞令愛大姐大名。小子有三千引細茶。特來做一場子弟。〔卜兒云〕俺孩兒只爲白侍郎再不留人。我如今叫他出來。好友教他伴你。若再不肯。你寫一封假書。只說白侍郎已死。他可待肯了。〔丑云〕此計大妙。媽媽。你叫大姐出來陪着。我就去做假書。不要遲了。〔下〕〔卜兒云〕與奴孩兒。有客在此。快來快來。〔正旦上云〕妾身裴興奴。自從白侍郎別後。儘着老虔婆百般唆哄。我再不肯接客求食。近日有一個茶客劉一郎。待要與我作伴。我那裏肯從。爭奈老虔婆被他錢買轉了。似這般怎生是好。兀的不煩惱人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命輕薄。身微賤。好人死萬萬千千。世間兒女別離偏。也數不上俺那陽關怨。

〔帶云〕侍郎不爭你去了。教我倚靠何人。〔唱〕

〔滾蕭球〕你好下得白解元。閃下我女少年。道不得可憐而見。他又不曾故違着天子三宣。〔云〕人說白侍郎吟詩吃酒。誤了政事。前人也這等的。〔唱〕只那長安市李謫仙。他向酒裏臥酒裏眠。尙古自得貴妃捧硯。常走馬在五鳳樓前。偏教他江州迭配二千里。可不道吏部文章二百年。甚些的納土招賢。

〔見卜科云〕母親叫你孩兒怎麼。〔卜兒云〕白侍郎一去杳無音信。喀家柴炭米沒。怎生過活。如今浮梁劉官

人有三千引茶。又標致。又肯使錢。你留下他。賺些錢養家。〔正旦云〕母親。我與白侍郎有約在前。我再不留人了。〔卜兒云〕我說。你也不信。請劉官人自家來和你說。〔淨見旦科云〕大姐拜揖。小子久慕大名。拿着三千引茶。來與大姐煑脚。先送白銀五十兩。做見面錢。〔正旦云〕過一邊去。好不知高低。我做了白侍郎之妻。休來纏我。〔卜兒云〕你不肯陪伴劉員外。好個白侍郎夫人。如今白侍郎那裏敢賴氣了也。〔正旦唱〕

〔倘秀才〕這姻緣成不成。在天。你休見兔兒起呵。潦磚。情知管天下度婆。那一個不愛錢。〔帶云〕劉員外呵。〔唱〕他便是貴公子趙平原。你也要過遣。

〔淨云〕你家是賣俏門庭。我來做一程子弟。你不留我。如何倒拒絕我。〔正旦唱〕

〔滾繡球〕這的是我逆耳言。你廝纏廝纏着舞裙歌扇。這兩般兒會風流。斷沒了家緣。劉員外。你若識空。便早動轉。倒落得滿門良賤。你覷着我這陷人坑。似誤入桃源。我怕你兩尖擔脫了孤館思鄉客。三不歸翻了風帆。下水船。枉受熬煎。

〔淨云〕小子世來你家。大姐不要說閒話。啗兩個吃鍾酒兒。〔做勸酒科〕〔正旦云〕拿開。我不吃。〔卜兒怒科云〕好賤人。上門好客。你怎生不順從。和錢賭。打死你這奴才。〔正旦唱〕

〔呆骨朵〕我覷着眼前人。卽世裏休相見。我又不曾驛着你臉上直拳。好生地人也似揪他。他驢也似調賽。他着酒兒將咱勸。我索屎做糕糜。我須打是惜。罵是憐。娘呵。可休窮廝炒。餓廝煎。

〔卜兒云〕這小賤人不聽我說。只想白侍郎。他那裏想着你哩。左右是。左右員外多拿些錢來。我嫁與你將去。〔淨云〕隨老媽要多少錢。小子出的起。〔正旦云〕我心在那裏。你則管胡纏我。〔唱〕

〔倘秀才〕這些三時。但合眼。早懷兒裏夢見。則是俺倒賺江州樂天。〔卜兒云〕見鐘不打。更去煉銅。樂天樂天在那裏。〔淨云〕小子也看的過。啗做一程夫妻。怕做甚麼。〔正旦唱〕誰教你悶向秦樓列管絃。〔帶云〕劉員外。〔唱〕你信我醉中言。說則說在前。

〔云〕天那。怎生教我陪伴這樣人也。〔唱〕

〔滾繡毬〕往常我春心寄錦箋。離情接斷絃。風流煞謝家庭院。到如今。剗地教共猪狗同眠。〔淨云〕大姐。仕路上大官。都是我鄉親。小子金銀又多。又波俏。你不陪我。却伴那樣人。〔正旦唱〕那廝正拽大拳。使大錢。這其間枉了我再三相勸。怎當他癡迷漢。苦死歪纏。想着那蒙山頂上春風細。肯分地揚子江心月正圓。也是天使其然。

〔丑扮寄書人上云〕小人是江州一個皂隸。俺白司馬老爹在任。偶感病症。寫了這一封書。教我送與教坊司裴興奴家。寫下書。俺司馬相公就死了。小人不免稍與他去。走了半月。方到京師。問人說這裏是他家。不免進去。〔做見卜兒科云〕老人家作揖。〔卜兒云〕大哥是那裏來的。〔丑云〕我是江州白司馬老爹差來下書的。〔卜兒云〕你老爹好麼。〔丑云〕俺老爹打發了書。就死了也。〔卜兒云〕誰這等說。拿書來看。〔丑呈書科〕

〔卜兒云〕孩兒你看。〔正旦接書念云〕寓江州知末白居易。書奉裴小娘子。向在宅上擾聒。自別來魂馳夢想。此心無時刻得離左右也。滿望北歸。以償舊約。不料偶感時疾。醫藥不効。死在旦夕。專人走告。勿以死者爲念。別結良姻。以圖永久。臨楮不勝哽咽。伏冀情亮。〔旦悲科云〕兀的不痛殺我也。閃殺我也。〔卜兒云〕孩兒。白侍郎已死了。夫人也做不得了。再不必說。你如今可嫁劉員外去罷。〔淨云〕小子可等着了。〔丑云〕小人去罷。〔正旦云〕吃了飯去。〔丑云〕不必了。〔下〕〔正旦唱〕

〔叨叨令〕我這兩日。上西樓盼望二十遍。空存得故人書。不見離人面。聽的行雁來也。我立盡吹簫院。聞得聲馬嘶也。日斷垂楊線。相公呵。你元來死了也麼哥。你元來死了也麼哥。從今後越思量。越想的冤魂兒現。

〔淨云〕媽媽既許了親事。小子奉白銀五百兩爲聘禮。小子歸家心切。就請小娘子上船。〔卜兒云〕老身已許了你。豈肯後悔。就打發孩兒去罷。〔正旦云〕罷罷罷。劉員外既成親。容我與侍郎灑一盃漿水。燒一陌紙錢。咱。〔淨云〕這也使得。〔正旦燒紙灑酒科云〕侍郎活時爲人。死後爲神。〔哭科云〕則被你閃得我苦也。〔唱〕

【倘秀才】侍郎呵。你往常出入在皇宮內院。只合生死在京師帝輦。也落得金水河邊好墓田。〔帶云〕劉員外。〔唱〕你且離了我根前。他從來有些三顧膜。
【猿繡襦】你文章勝賈浪仙。詩篇壓孟浩然。不能勾侍君王在九間朝殿。怎想他短卒律命似顏淵。今日撲通的銚墮井。支楞的琴斷絃。怎能勾眼前面。死魂活現。你若有靈聖。顯形影向月下星前。則這半提淡水招魂紙。侍郎也。當得你一盞陰司買酒錢。止不住雨泪漣漣。

〔做化紙起旋風科〕〔云〕這一陣旋風。兀的不是侍郎來了也。〔做悲科〕〔唱〕

【醉太平】燒一陌兒紙錢。敘幾句兒衷言。待不啼哭。夫乃婦之天。拋閃殺我也少年。只見一個來來往往。旋風足律卽留轉。諺的我慌慌張張。手脚滴羞都蘇戰。一個俏魂靈不離了我打盤旋。我做人的解元。

〔淨云〕大姐。紙也燒了。夫婦之情也盡了。請上船罷。〔正旦唱〕

【一煞】與奴也。你早則不滿梳紺髮挑燈剪。一炷心香對月燃。我心下情絕。上船恩斷。怎捨他臨去時舌姦至死也心堅。到如今鶴歸華表。人老長沙。海變桑田。別無此三掛戀。須索向紅蓼岸綠楊川。

〔淨云〕大姐去罷。這等哭。哭到幾時。〔正旦唱〕

【二煞】少不的聽那驚回客夢黃昏犬。聒碎人心落日蟬。止不過臨萬頃蒼波。落幾雙白鷺。對千里青山。聞兩岸啼猿。愁的是三秋鴈字。一夏蚊雷。二月蘆烟。不見他青燈黃卷。却索共漁火對愁眠。

〔卜兒云〕員外等久了。去罷。〔正旦唱〕

【三煞】赤緊的大姨夫緣分咱身上淺。老太母心腸這壁廂偏。誰想司馬墳邊。彩雲零落。茶客船頭。明月團圓。娘呵。你早則皂裙兒拖地。拄杖兒過

頭。髻髻兒稍天。却下的這拳槌不善。教我空捱那沒程限的竇娥冤。

〔云〕母親。我是你親生之女。替你捱了一生。只爲這幾文錢。千鄉萬里賣了我。母親好狠也。〔唱〕

〔四煞〕怎想他能捱磨扇似風車轉。更合着夢見槐花。要黃渙兒穿。我虛度三旬。是這婆娘親女。受用了十年。是這趙媽媽金蓮。我也曾前廳上待客。後閣內留賓。只不會坐車上當轅。偌來大窮坑火院。只央我一身填。

〔云〕罷罷罷。母親。我也顧不的你了。我也去。〔淨云〕媽媽。小子去也。多承厚意。來年稍細茶來吃。〔正旦唱〕

〔尾煞〕不甫能一聲金縷辭歌扇。剗地聽半夜鐘聲到客船。少年的人苦痛也天。狠毒呵娘。好使的錢。你好隨的方。就的圓。可又分的。愚別的。賢。女愛的親娘。不顧戀。娘愛的鈔女。不樂。願今日我前程事已然。有一日你無常到九泉。只願火煉了你。教鏊湯滾滾煎。碓搗罷。教牛頭磨磨研。直把你作念到關津渡口前。活呪到天涯海角邊。都道這風塵是夙緣。明理會得窮神解。不的冤。〔帶云〕娘呵。〔唱〕你只把我早嫁潯陽一二年。怎到的他乾。販去江州四千里遠。〔同下〕

〔音釋〕

啜樞說切

焙烏去聲

驢音朵

輦連上聲

願音免

腆他典切

卒粗上聲

楞蘆登切

旋去聲

紺甘去聲

鏊音和

碓音對

第三折

〔白〕樂天引左右上云。下官白居易。自左遷司馬。來此江州。又早一年光景。昨日驛中報來。說故人元微之有事江南。打從這裏經過。不免分付左右。預備飲饌。伺候則個。〔外扮元微之上云〕小官姓元名稹。字微之。見任廉訪使之職。昨蒙聖恩。差來採訪民風。經過江州。我想此處司馬白居易。乃某至交契友。不免上岸探望他。一遭來到這州衙門首。左右報復去。道有故人元稹來訪。〔左右報科云〕有故人元老爹來訪。〔白樂天云〕道有請。〔左右云〕請。〔進見科〕〔白樂天云〕微之。甚風吹得你來。貴腳踏賤地。使下官喜從天降。〔元微之云〕樂天

久居江鄉。牢落殊甚。下官常切懷抱。奈拘職守。不得相從。今幸天假其便。再瞻眉宇。豈勝慶幸。〔白樂天云〕左右將酒過來。微之。少屈片時。〔元微之云〕不必留坐。下官行李俱在船上。下官正要與樂天文敘一會。可將這酒席移到船上。送我一程如何。〔白樂天云〕下官亦有此心。啻就同去。左右。快攜酒餉來者。〔同下〕〔淨上云〕小子劉一郎。自從娶得裴興奴。又早半年光景。衆朋友日日置酒相招。無有虛日。今日又是王官人相邀。大姐好生看家。小子吃酒去來。〔下〕〔正旦引梅香上云〕妾身裴興奴。不想狠毒虔婆貪錢。爲我不肯留客求食。把我賣與茶客劉一郎爲妻。隨他茶船來到這裏。問人說來。這裏正是江州。那單俵吃酒去了。不在船上。對着這般江天景物。想起那故人樂天。不由人不傷感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正夕陽天闊暮江迷。倚晴空楚山疊翠。冰壺天上下。雲錦樹高低。誰倩王維。寫愁入畫圖內。

〔駐馬聽〕常教他盡醉方歸。是他拂茶客青山沽酒旗。伴着我死心搭地。是兀那隱離人望眼釣漁磯。〔帶云〕這江那裏是江。〔唱〕則是遞流花草武陵溪。幽囚風月藍橋驛。直恁的天闊鴈來稀。莫不是衡陽移在江州北。

〔云〕天色將晚。那廝吃酒去了。甚時回來。梅香。拂了牀。我自家睡去罷。〔唱〕

〔步步嬌〕這個四幅羅衾初做起。本待招一個風流婿。怎知道到如今。命運低。長獨自托冰藍雨頭兒。恨的般般受孤恹。知他是誰。喚你做鴛鴦被。

〔云〕本待睡些兒。怎生睡得着。梅香。將那琵琶過來。對此明月。寫我愁懷咱。〔做抱琵琶科〕〔唱〕

〔攪箏琶〕都是你個琵琶罪。少歡樂。足別離。爲你引商婦到江南。送昭君出塞北。紫檀面拂金猊。越引的我傷悲。想故人何日回歸。生被這四條絃。撥俺在雨下裏。到不如清夜聞笛。

〔做彈琵琶科〕〔白樂天同元微之上云〕來到這舟中。一江明月。萬頃蒼波。秋光可人。微之。啻慢慢的飲幾杯。〔做聽科〕〔元微之云〕那裏琵琶响。〔左右云〕是那對過客船上有人彈的琵琶哩。〔白樂天云〕左右。你將船

棹近些。〔做移船科〕〔白樂天云〕這琵琶不是野調。好似裴興奴指撥。〔元微之云〕左右的。你去着他過來彈一曲。怕做甚麼。〔左右見旦科〕小娘子。那邊船上兩位老爹教請一見。〔正旦云〕我就去。〔做見白樂天認科〕

〔正旦唱〕

〔鴈兒落〕我則道是聽琴鍾子期。錯猜做待月張君瑞。又不是歸湖的越范蠡。却原來是遭貶的白居易。

〔旦做怕迴避科〕〔白樂天云〕興奴。你躲我怎麼。〔正旦唱〕

〔小將軍〕肯分的月色如白日。他不說我的知是鬼。相公呵。怕你要做好事。與奴儘依得。你則休漸漸來跟底。

〔白樂天云〕興奴。你是甚意思。越躲的遠了。〔正旦唱〕

〔沉醉東風〕我觀觀了衣服樣勢。審察了言語高低。你且自靠那邊。俺須有生人氣。這些兒個好生商議。〔做取錢投水科〕〔白樂天云〕你丟錢怎的。〔正旦唱〕我爲甚將幾陌黃錢。漾在水裏。便死呵。也博個團圓到底。

〔白樂天云〕興奴。你近前來。〔正旦又認科〕〔白樂天云〕你如何來到這裏。〔正旦云〕這等看來。想還是活的。〔歎科云〕相公。你做的勾當。弄的我這等。還推不知哩。〔唱〕

〔撥不斷〕但犯着喫黃蘗者。不是好東西。想着那引蕭娘寫恨書千里。撇倩女離魂酒一杯。攜文君逃走琴三尺。恁秀才每那一椿兒不該流遞。

〔白樂天云〕我自相別來。此江州無時不思念大姐。只是無心腹人。不好寄書。你却等不的我回家。就跟着這商船來了。到說我的不是。〔正旦悲科〕苦死人也。教我一言難盡。〔白樂天云〕你說。〔正旦云〕自從與相公分別之後。妾再不留人求食。專等相公回來。以諧終身之託。不想老虔婆逐日嚷鬧。百般唆哄。妾身只是不從。那一日走將那茶客劉一郎來。帶的錢多。要來請我。妾抵死不肯。老虔婆和那蠻子設計。送到相公一封書。說相公病危死了。妾捱不過虔婆貪錢。把妾賣與他。來到這裏。聽的人說是江州。妾身正要打聽相公的消息。今日

那單條又吃酒去了。妾身思想無奈。對月彈一曲琵琶遺懷。不想得見相公。實天賜其便也。這位相公是誰。
〔白樂天云〕是我心友廉訪元微之。〔做悲科〕〔元微之云〕樂天不必煩惱。這廝捏寫假書。妄稱人死。騙人之妾。自有罪犯。慢慢治他。〔白樂天云〕適間我做了一篇琵琶行。寫在這裏。大姐試看咱。〔正旦接科念云〕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別。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回燈重開宴。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轉軸撥絃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絃絃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輕攏慢撚撥復挑。初為霓裳後六么。曲終抽撥當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自言家在京城住。名屬教坊第一部。曲罷常教善才服。妝成每被秋娘妬。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花等閒度。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我聞琵琶已歎息。又聞此語重唧唧。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其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豈無山歌與村笛。謳啞咽嘶難爲聽。今夜聞君彈一曲。爲君翻作琵琶行。却坐促絃絃轉急。滿坐聞之皆掩泣。就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溼。〔正旦云〕相公好高才也。〔梅香慌上云〕姐姐。員外回來了也。〔正旦唱〕

〔掛搭沽〕恰打算別離苦況味。見小玉言。端的又驚散鴛鴦兩處飛。恰須索權迴避。我這裏淹粉粉泪。懷愁感。忙蹙金蓮。緊蕩羅衣。

〔白元虛下〕〔淨帶酒上云〕大姐那裏。我醉了。扶我一扶者。〔正旦唱〕

〔沽美酒〕我則道蒙山茶有價例。金山寺裏說交易。每日江頭如爛泥。把似撞不的少喫。則被你殃煞我喫敲賊。

〔太平令〕常教我羨鴛鴦鴛鴦貪睡。看落霞孤鶩齊飛。〔淨云〕大姐過來。扶着我睡去。〔正旦唱〕聽不上蠻聲獠氣。倒敢恁煩天惱地。樓只抱只愛你休。醉漢扶着我越醉。

〔淨云〕我娶到的老婆。如何不伏侍我。我醉了。〔正旦唱〕

〔川撥棹〕廝禁持。這是誰根前撒潑。喫得來眼腦迷希。口角涎垂。覷不

的村沙樣勢。也是我前緣虧對。

【七弟兄】從早至晚夕。知他在那裏。恰是甚夫妻。撇得我孤孤另另難存濟。我淒淒楚楚告他誰。你朝朝日日醺醺地。

〔淨做醉睡科〕〔正旦云〕這廝醉的睡着了。我如今就過白相公船上去罷。〔唱〕

【梅花酒】我子待便摘離。把頭面收拾倒過行李。休心意徘徊。正愁煩無了期。〔白樂天上云〕大姐叫我怎的。〔旦云〕單條沉醉睡着。妾隨相公去罷。〔唱〕恰相逢在今夕。相公你還待要候甚的。和俺有情人一搭裏。那望你正昏睡。團團課。你拿只江茶引。我擡起。比及他覺來疾。

【收江南】我教他滿船空載月明歸。三更難撥棹歌齊。我把這畫船。權做望夫石。便去波莫遲。却不道五湖西子嫁鴟夷。

〔白樂天云〕趁此秋清夜靜。咱過船撐將開去。他那裏尋我。〔元微之云〕樂天。等小官回朝奏知聖人。取你上京。先奏辦此事。決得與與奴明白完聚。〔白樂天云〕微之。若得如此。啗兩個感恩非淺。〔正旦唱〕

【水仙子】再不見洞庭秋月浸玻璃。再不見鴉噪漁村落照低。再不聽晚鐘烟寺催鷗起。再不愁平沙落鴈悲。再不怕江天暮雪霏霏。再不受山市晴嵐翠。再不被瀟湘暮雨催。再不盼遠浦帆歸。

〔白樂天云〕誰想今日又重相會。使初心得遂。實天所賜也。〔正旦唱〕

【太清歌】莫不是片帆飽得西風力。怎能勾謝安攜出東山妓。此行不爲鱸魚膾。成就了佳期無個外人知。那廝正茶船上和衣兒睡。黑窸窸地鼻息如雷。比及楊柳岸秋風喚起。人已過畫橋西。

【二煞】咱兩個離愁雖似茶烟溼。歸心更比江流急。離江州謝天地。出烟波漁父國。遮莫他耳聽春雷。茶吐鎗旗。看那廝直趕到五嶺三湘建溪。乾

相思九萬里

〔白樂天云〕開了船去罷。〔正旦唱〕

〔鴛鴦煞〕若不是浮梁茶客十分醉。怎奈何江州司馬千行泪。早則你低首無言。仰面悲啼。暢道情血痕多。青衫泪溼。不因這一曲琵琶成佳配。泪似把推殘。添滿潯陽半江水。〔同下〕

〔淨做酒醒慌上云〕喫的醉了。一覺睡着。醒來不見了大姐。可往那裏去了。只怕落在江中。怎麼箱籠開着。一定是走了。地方。聳人聳人。〔雜當扮地方上云〕這船上是甚麼人。半夜三更。大呼小叫的。〔淨云〕是小子新娶的個小娘子。不知逃走那裏去了。一定有個地頭鬼拐着他去。你們與我拿一拿。〔地方云〕唬。胡說。這明月滿江。又靜悄悄。無一隻船來往。只是你這船在此。走往那裏去。想是你致死了。故意找尋。我拿你到州衙裏見官去來。〔地方鎖淨科〕〔淨詩云〕我劉一即何曾搗鬼。小老婆多應失水。〔地方詩云〕這裏面定有欺心。送官去敲折大腿。〔同下〕

〔音釋〕 稊音真 北邦每切 貌音移 笛丁梨切 蠡音里 日人智切 得當美切 倩阡去聲 尺

音恥 嘲音周 嘶音昔 的音底 威倉洗切 易銀計切 嚙音床 喫音恥 賊則平聲

鵲音欺 鵲音尺 驚音木 只張恥切 夕星西切 拾繩知切 圖音忽 圖音倫 疾精妻

切 石繩知切 鵲音痴 嵐音藍 力音利 膾音桂 溼傷以切 急巾以切 國音鬼 姦

與險同 找音爪

第四折

〔元微之上云〕小官元稹。前者江南探訪回來。面奏聖人。說白居易無罪。遠謫。蒙聖人可憐。已將他宣喚回朝。仍復舊職。他謝恩畢。便奏知劉員外計騙人妾。假稱死亡。蒙聖人准歸本夫。今日旨意下來。御斷此事。只得先報樂天知道。〔下〕〔唐憲宗引內官上云〕寡人唐憲宗。昨日廉訪使元稹奏白居易無罪。遠謫。朕也惜他才華。已取回京。復他侍郎之職。他又奏稱側室裴興奴。原是樂籍。他去之任。被茶商劉某妄報他死。拐騙為妻。昨在

江州撞見奪回。於例該歸前夫。內侍們宣白居易來者。〔內官云〕領聖旨。白居易安在。〔白樂天上云〕小官白居易。前蒙放逐江鄉。多虧故人元微之舉保。重得回京。復還原職。下官因將裴興奴之事奏聞。蒙聖恩許歸本夫。今日朝堂宣呼。須索走一遭去。〔做見駕科云〕侍郎臣白居易。欽取回京朝見。〔駕云〕卿在江州。多有辛苦。爾所奏裴興奴被人計騙。例該歸從前夫。但中間緣故未詳。必須宣裴興奴問個端的。〔內官云〕領聖旨。裴興奴安在。聖人呼喚哩。〔正旦冠帔上云〕誰想有今日來。與奴質本下賤。幸得瞻天仰聖。非同小可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秋月春花。都出在侍郎門下。比及我博的個富貴榮華。恰便似盼辰勾逢大赦。得重回改嫁。今日裏聖旨宣咱。吉和凶。索問天買卦。

〔云〕來到這朝前。好怕人也。〔唱〕

【醉春風】又不比順子弟意前行。就郎君心上打。只見兩行武士列金瓜。這裏敢不是耍耍。他教我與樊素齊肩。受小蠻節制。聖機難察。

〔內侍云〕宣到裴興奴見駕。〔正旦拜舞科〕〔唱〕

【迎仙客】無禮法。婦人家山呼委實不會。他只辦得緊低頭。忙跪下。願陛下海量寬納。聽臣妾說一套兒傷心話。

〔駕云〕那婦人是裴興奴麼。〔正旦云〕臣妾便是裴興奴。〔駕云〕你將始末緣由。細細說來。不可欺隱。

〔正旦唱〕

【石榴花】妾自來楚雲湘水度年華。誰樂這生涯。俺娘把門兒倚定。看甚人踏。當日見他放了旬假。老虔婆意中只待頻發刮。先陞了四餅酒。十餅香茶。其間一位多姦猾。只待要大雪裏探梅花。

【鬬鶴鶉】一個待咏月嘲風。一個待飛觴走斝。談些古是今非。下學上達。一個毬子心腸到手滑。和賤妾勾勾搭搭。但得個車馬盈門。這便是錢龍入家。

〔云〕妾本教坊樂籍。曾師曹善才。學成琵琶。忽一日侍郎白居易放假。同孟浩然賈浪仙到妾家吃酒。妾因留伴白侍郎。因此認的。〔駕云〕既如此。怎生又有後來這場說話。〔正旦唱〕

〔上小樓〕俺那白頭媽媽。年紀高大。見他每帶繫烏犀。衣着白欄。帽裏烏紗。怎生地使手法。待席罷敲他一下。倒噎的俺老虔婆血糊淋刺。

〔么篇〕從此日娘噴女。妾愛他。愛他那走筆題詩。出口成章。頂針續麻。是他百般地妳妳行過從不下。怎當那獠姨夫物擡高價。

〔云〕妾身自從見了白侍郎。俺那虔婆見他是個官人。心中要敲他一下。不想又沒甚麼大錢。好生埋怨。妾見侍郎人品高。才華富。遂有終身之託。只是打發老虔婆不下。誰想又走將這個茶客來。〔駕云〕這茶客來却怎生地。〔正旦唱〕

〔紅芍藥〕那廝每販的是紫草紅花。蜜蠟香茶。宜舞東風鬪蝦蟆。巾幘是青紗。聽不得蠻聲氣死勢煞。無過在客船中隨波上下。那廝分不的兩部鳴蛙。所事村沙。

〔云〕這茶客是江西人。拿着三千引茶。要來伴宿。妾因侍郎分上。堅意不從他。〔唱〕

〔紅繡鞋〕他有數百塊名高月峽。兩三船玉屑金芽。元來他準備下一場說謊。天來大。本待要綠珠辭衛尉。則說道賈誼沒長沙。可不這寄哀書的該萬剛。

〔云〕老虔婆與茶客設計。寄假書一封。說侍郎死了。使妾無倚。逼令嫁與茶客。〔駕云〕既有假書。你如何主張。〔正旦唱〕

〔喜春來〕既道是江州亡化白司馬。因此上飛入尋常百姓家。俺那愛錢娘一日坐八番衙。不由妾不隨順他。有分看些三個駝腰柳。釣魚槎。

〔云〕那虔婆不由分說。把妾嫁與茶客。妾強不過。只得隨他而去。〔駕云〕既嫁茶客。怎生又歸白氏。〔正旦唱〕

【晉天樂】到潯陽無牽掛。弔英魂何處渡口殘霞。思往事空嗟訝。半夜燈前長吁罷。泪和愁付與琵琶。寒波淥淥。芳心脈脈。明月蘆花。

〔駕云〕元來你彈琵琶來。那白居易可在那裏聽見。得與你相會。你再說咱。〔正旦唱〕

【快活三】俺本待蘭舟看月華。見漁燈映葦葭。他便以莽張騫天上泛浮槎。可原來不會到黃泉下。

〔云〕那一夜茶客不在。妾身對月理琵琶。忽見別船上二客。細視之乃是白侍郎。方知他不曾死。妾身就跟白侍郎來了。〔唱〕

【鮑老兒】秀才每入怪。洞裏妖精也覷上了他。那一個不色膽天來大。投到俺啼哭出煙村四五家。央及殺青衫袖香羅帕。故人見後潯陽。怕甚水地湫凹。今日個君王召也長安。避甚道路兜搭。

〔駕云〕與奴你認這文武班中。那個是白居易。〔正旦做認科〕〔唱〕

【叫聲】這都是一般兒的執象簡。戴烏紗。好看我眼花眼花。只得偷睛抹去。向那文武班中試尋咱。

〔做見三人科云〕這是賈學士。這是孟學士。這是白侍郎。〔唱〕

【剔銀燈】舊主顧先生好麼。新女婿郎君煞驚說。那翰林學士行無多話。則這白侍郎正是我生死的冤家。從頭認都不差。可怎生粧聾作啞。

〔駕云〕與奴你仔細認者。敢不是他麼。〔正旦唱〕

【蔓菁菜】他怎敢面欺着當今駕。他當日爲尋春色到兒家。便待強風情下榻。俺只道他是個詩措大酒遊花。却元來也會治國平天下。

〔駕云〕一行人跪者。聽朕剖斷。〔衆跪科〕〔詞云〕自古來整齊風化。必須自男女幃房。但只看開雝爲首。詩人意便可參詳。裴與奴生居樂籍。知倫禮立志剛方。見良人終身有託。要脫離風月排場。老虔婆半貪狼狠。逼令

他改嫁茶商。裴與奴心堅不變。只等待司馬還鄉。老處婆使姦定計。寫假書只說身亡。遂將他嫁爲商婦。一帆風送至潯陽。正值着江干送客。聞琵琶相遇悲傷。與故人生死相別。彈一曲情淚千行。放逐臣偏多感歎。兩悲啼。淚溼衣裳。從前夫自有明例。便私奔這也何妨。今日個事聞禁闕。斷令您永效鳳凰。白居易仍復舊職。裴夫人共享榮光。老處婆決杖六十。劉一郎流竄遐方。這賞罰並無私曲。總之爲扶植綱常。便揭榜通行曉諭。示臣民恪守王章。〔衆謝恩科〕〔正旦唱〕

【隨煞】恰纔來萬里天涯。早秋心鬢蕭蕭生白髮。俺把那少年心撇罷。再不去趁春風。攀折鳳城花。

〔音釋〕 察抽鮓切 法方雅切 納囊亞切 裴徐靴切 刮音寡 猾呼佳切 畢音賈 達當加切

滑呼佳切 搭音打 刺那架切 獠音老 咬奚佳切 湫茲因切 抹音罵 髮方雅切

題目 潯陽商婦琵琶行

正名 江州司馬青衫淚

四丞相高會麗春堂雜劇

王實甫撰

第一折

〔冲末扮押宴官引祗從上詩云〕小帽虬頭裹絳紗。征袍砌就鴈啣花。花根本豔公卿子。虎體鸞班將相家。老夫完顏女真人氏。小字徒單克寧。祖居萊州人也。幼年善騎射。有勇略。曾爲山東路兵馬都總管行軍都統。後遷樞密院副使。兼知大興府事。官拜右丞相。老夫受恩甚厚。以年老乞歸田里。聖人言曰。朕念衆臣之功。無出卿右者。今拜左丞相之職。時遇裝賓節屆。奉聖人的命。但是文武官員都到御園中赴射柳會。老夫爲押宴官。射着者有賞。射不着者無賞。老夫在此久等。這早晚官人每敢待來也。〔正末引屬官上云〕老夫完顏女真人氏。小字樂善。老夫幼年跟隨耶主。南征北討。東蕩西除。多有功勞。汗馬。謝聖恩可憐。官拜右丞相。領大興府事。正受管軍元帥之職。今日五端午。裝賓節令。奉聖人命。都着俺文武官員御園中赴射柳會。聖人着左丞相徒單克寧爲押宴官。想老夫幼年苦爭惡戰。得到今日。非同容易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破虜平戎。滅遼取宋中原統。建四十里金鏞。率萬國來朝貢。

〔混江龍〕端的是走輪飛鞚。車如流水馬如龍。綺羅香裏。簫鼓聲中。盛世黎民歌歲稔。太平聖主慶年豐。正遇着裝賓節屆。今日個宴賞羣公。光祿寺醞江釀海。尙食局炮鳳烹龍。教坊司趨蹌妓女。仙音院整理絲桐。都一時向御苑來供奉。恰便似衆星拱北。萬水朝東。

〔帶云〕是好一座御園也。〔唱〕

〔油葫蘆〕則見貝闕蓬壺一望中。從地湧。看了這五雲樓閣日華東。恰似那訪天台。誤入桃源洞。端的便往揚州移得瓊花種。勝太平獨秀岩。冠神龍萬壽峯。則他這雲間一派簫韶動。不弱似天上蕊珠宮。

【天下樂】可正是氣壓山河百二雄。元也波戎將軍校統。宰臣每爲頭兒。又盡忠。文官每守正直。武將每建大功。到今日可也樂昇平。好受用。

〔云〕令人報復去。道某家來了也。〔祇從報科云〕有四丞相來了也。〔押宴官云〕道有請。〔見科〕〔押宴官云〕老丞相。今奉聖人的命。教俺文武官員。今日赴射柳會。左右那裏。都擺佈下了也未。〔祇從云〕都擺佈了也。〔淨扮李圭上詩云〕幼年習兵器。都誇咱武藝。也會做院本。也會唱雜劇。要飽一隻羊。好酒十瓶醉。聽的去廝殺。躲在帳房睡。某普察人氏。姓李名圭。見爲右副統軍使。我這官不爲那武藝上得的。爲我唱得好。彈得好。舞的好。今日是蕤賓節令。聖人的命着俺大小官員赴射柳會。到那裏我便射不着呵。也有我的賞賜。可早來到也。令人報復去。道我李監軍來了也。〔祇從報科〕〔押宴官云〕着過來。〔李圭見科云〕老大人。小子李圭來了也。〔押宴官云〕李監軍。你來了也。我奉聖人的命。在此押宴。左右那裏。將這聖人賜來的錦袍玉帶。若射着的。將這錦袍玉帶賞與他。先飲酒。射不着的。則飲酒無賞。〔祇從云〕理會得。〔押宴官云〕老丞相。聖人前日分付操練的軍馬如何。〔正末云〕大人。數日前分付老夫操練的軍馬。都有了也。〔押宴官云〕如今有那幾員上將。

〔正末唱〕

【那吒令】俺如今要取討呵。有曾察副統。要辨真呵。有得滿具中。要做準呵。有完顏內奉。非是咱賣蘊藉。誇強勇。端的是結束威風。

【鵲踏枝】衲襖子繡攏絨。免鵲碾玉玲瓏。一個個躍馬揚鞭。插箭彎弓。他每那祖宗是斑斕的大蟲。料想俺將門下無犬跡狐踪。

〔押宴官云〕老丞相先射。〔正末云〕您官人每那個先射。〔李圭云〕老丞相勿罪。小官先射。〔押宴官云〕你若射着。這錦袍玉帶便與你。〔李圭做射不中科云〕我本射着了。我這馬眼叉走了箭也。〔押宴官云〕李副統。你不中。靠後。老丞相請射。〔正末云〕老夫射來。孩兒先領馬者。〔做射中衆吶喊擗鼓科〕〔正末唱〕

【賞花時】萬草千花御苑東。簌翠偎紅彩繡中。滿地綠茸茸。更打着軍兵簇擁。可兀的似錦衛衛。

〔勝葫蘆〕不刺刺引馬兒先將箭道通。伸猿臂攬銀鬃。靶內先知箭有功。忽的呵弓開秋月。撲的呵箭飛金電。脫的呵馬過似飛熊。

〔么篇〕俺只見一縷垂楊落曉風。〔押宴官云〕老丞相射中三箭也。將過那錦袍玉帶來。送與老丞相。令人將酒來。老丞相滿飲一盃。〔正末唱〕人列繡芙蓉。翠袖殷勤捧玉鍾。贏的這千花錦段。萬金寶帶。拚却醉顏紅。

〔押宴官云〕老丞相再飲一杯。〔正末做醉科〕〔李圭云〕我也吃一杯。〔押宴官云〕老丞相今日吃酒已散。聖人的命。教您這管軍元帥。明日都到香山賞翫。排有筵宴。管待您咱。〔正末云〕感謝聖恩。大人。老夫酒穀了也。〔押宴官云〕老丞相再飲幾盃。〔正末唱〕

〔賺煞〕公吏緊相隨。虞候忙扶捧。休落後了一行步從。得勝歸來喜笑濃。氣昂昂志捲長虹。飲千鍾滿面春風。回首金鑾紫霧重。跄登登催着玉驄。笑吟吟袖窩着絲鞵。〔做上馬科〕〔押宴官云〕老丞相慢慢的行。〔正末唱〕我可便醉醺醺扶出御園中。〔下〕

〔押宴官云〕你衆人每都散罷。令人將馬來。我回聖人的話去也。〔下〕〔李圭云〕大人。俺回去也。〔出去〕羞殺人。我爲副將軍。一連三箭無一箭中的。將錦袍玉帶都着四丞相贏將去了。怎麼氣得過。這也容易。他說道明早叫俺這幾個管軍的元帥都到香山賞翫。安排筵宴管待俺。前人賜與我的一領入寶珠衣。明日穿到香山去。我與四丞相不射箭。和他打雙陸。將我這入寶珠衣。賭他那錦袍玉帶。他必然輸與我也。我若贏了他呵。便是我平生之愿。〔詩云〕我一生好唱曲。弓馬原不熟。明日到香山。只與他賭雙陸。〔下〕

〔音釋〕 髒兒追切 鑄音容 鞵空去聲 稔王上聲 屈音戒 醺音韻 釀尼降切 炮音袍 劇其去聲 攬初銜切 鵲紅姑切 歛音速 茸音戎 刺音辣 行音杭 從去聲

第二折

〔押宴官引祗從上云〕老夫左丞相是也。昨日在御園中射柳已過。今日在此香山設宴。着老夫仍舊做押宴

官。這早晚官人每敢待來也。〔正末上云〕昨日在御園中射柳。今日在香山設宴。須索走一遭。是好香山也呵。
〔唱〕

〔中呂粉蝶兒〕山勢崔巍。倚晴嵐數層金碧。照皇都一片琉璃。端的個路盤桓。山俺映。堆藍疊翠。俺這裏佇立丹梯。則見那廣寒宮在五雲鄉內。
〔醉春風〕堪寫在畫圖中。又添入詩句裏。則我這紫藤兜轎。趁着濃陰。直等涼些兒個起起。受用足萬壑清風。半堦涼影。一襟爽氣。

〔云〕可早來到也。令人報復去。道某家來也。〔祇從報科〕〔押宴官云〕有請。〔見科〕〔押宴官云〕老丞相。昨日再飲幾杯去也好。〔正末云〕大人。老夫昨日沉醉。多有失禮也。〔唱〕

〔迎仙客〕不知幾時節離御苑。多早晚山庭闌。不記得是誰人扶下這白玉梯。〔押宴官云〕老丞相昨日也不會飲甚麼酒。〔正末唱〕怎當他酬酢處雨三巡。揭席時五六盃。醉的我將宮錦淋漓。莫不我觸犯着尊嚴罪。

〔押宴官云〕老丞相請坐。則有李圭不曾來。着人覷者。若來時報復知道。〔李圭上云〕小官李圭。我今日就穿着這八寶珠衣。和四丞相打雙陸。那錦袍玉帶。必然輸與我。可早來到也。接了馬者。令人報復去。道有李圭來了也。〔祇從報見科〕〔李圭云〕大人。老丞相昨日恕罪。可不是我射不着。我那馬眼生。他躲一躲。把我那箭擦過去了。〔押宴官云〕你也說不過老丞相。李監軍。您衆官每聽者。我非私來。奉聖人的命。如今八方寧靜。四海晏然。五穀豐登。萬民樂業。俺文武官僚。同享太平之福。昨日在御園中射柳。今日教您這管軍元帥在此香山。一者飲宴。二者教您遊賞取樂。隨你官人每手談博戲。盤桓一會。慢慢的飲酒。〔正末云〕比及飲酒呵。我等且博戲一會咱。〔李圭云〕住住住。老丞相。我與你打一會兒雙陸。〔正末云〕你要和我打雙陸。好波。我和你打。〔李圭云〕老丞相。這般打無興。可賭些利物。〔押宴官云〕你二位。老夫奉聖人的命。在此押宴。則許你作歡取樂。不許你鬧吵爭競。但有攪擾着老夫便奏知聖人。決無輕恕。〔李圭云〕誰敢吵鬧。我將這聖人賜與我的八寶珠衣爲賭賽。老丞相。你將甚麼配的我這八寶珠衣。〔正末云〕是好一領袍也。〔唱〕

【紅繡鞋】金彩鳳玲瓏翡翠。繡蟠龍瓔珞珠璣。他怎生下工夫。達着俺那大人機。則俺那仁慈的明聖主。掌一統錦華夷。可則是平安了十萬里。

〔李圭云〕老丞相。你將甚麼配得我這八寶珠衣的。〔正末云〕要配的過那八寶珠衣孩兒。將先王賜與我的那劍來。〔卒子做拿劍科〕〔李圭云〕苦也。他怎麼拿出那件來。老丞相。這劍有甚好處。〔正末云〕怎生我這劍不好。〔唱〕

〔上小樓〕且休說白虹貫日。青龍藏地。這劍比那太阿無光。鏌鋣無神。巨闕無威。你可休將他小覷的輕微不貴。端的個有吹毛風力。

〔云〕這劍上立了多少大功。你那珠衣怎比的我這劍。〔李圭云〕你這劍也不值錢。〔正末云〕你不知。這劍先帝賜與我的。〔李圭云〕老丞相。雖然如此。我這珠衣是無價之寶哩。〔正末唱〕

【么篇】你的的是無價寶。則我的也不是無名器。是祖宗遺留。兄弟相傳。輩輩承襲。〔李圭云〕老丞相。則怕我如今一回雙陸。贏了你這劍可怎了。〔正末唱〕饒你便會泛遲快打疾。能那能遞。怎贏的俺這三輩兒齊天福氣。

〔李圭輪科云〕色不順。不是我輸了。〔押宴官云〕老丞相贏了也。〔正末唱〕

【滿庭芳】這都是託賴着大人的虎勢。贏的他急難措手。打的他馬不停蹄。做色數。喚點兒皆隨意。〔李圭云〕我可生悔氣。這色兒不順。〔正末云〕你昨日也說馬眼文哩。〔唱〕不比你射柳處。也推着馬眼迷奚矣。〔押宴官云〕李監軍。你輸了這翡翠珠衣也。老丞相。你饒他一擲波。〔正末唱〕我若不覷大人面皮。直贏的他與我跟隨。〔李圭云〕你說這大話。贏的我跟隨。我和你如今別賭些利物。看那個贏那個輸。〔正末云〕我如今再和你打。饒你一擲。〔唱〕饒先遞。〔李圭云〕我怎麼要你饒。〔正末唱〕則你那赤瓦不刺強嘴兀自說兵機。

〔押宴官云〕你兩個便再打一會。〔李圭云〕恰纔我翡翠珠衣輸與他了。我如今再打一會。若輸了的。抹一個黑臉。〔正末云〕我待不和你打。你輸了你忍不的這口氣。料着我便輸了呵。他便怎敢抹我個黑臉。我再和你

打〔李圭云〕也罷。我若贏了呵。搽他個黑臉。也出了這場氣。嚙打來。〔正末唱〕

〔石榴花〕紫雲堆裏月如眉。幾點曉星稀。岸滑霜冷玉塵飛。已拋下一二擲。以啄木尋食。從來那撚無凝滯。疾局到底便宜。〔李圭云〕這一盤是我贏了。〔正末唱〕我見他那頭盤裏打一箇無梁意。〔李圭云〕你這馬不得到家。可不輸了。〔正末云〕則我要一個么六。〔做喝科〕〔李圭云〕你喝么六就是么六。這骰子是你的骨頭做的。〔正末唱〕口喝着個么六。是贏的。

〔李圭云〕可知叫不出。是你輸了。〔正末唱〕

〔鬪鶻鶻〕這本是賤骨無知。怎肯便應聲也。那做笑。不爭我連勝連贏。却教你越羞越恥。也是我不合單行強出了底。便輸呵怕甚的。雖然是作耍難當。怎敢失了尊卑道理。

〔云〕呀。我輸了也。〔李圭云〕你輸了。將墨來搽臉。〔末怒做拂雙陸科云〕李圭。你是甚麼人。敢如此無體。〔李圭云〕一言爲定。元說道輸了的搽黑臉。〔押宴官云〕你兩個休得吵鬧。有聖人的命在此。〔正末唱〕

〔耍孩兒〕這潑徒怎敢將人戲。你託賴着誰人氣力。〔李圭云〕難道我託賴你的氣力。〔正末唱〕睜開你那驢眼。可便覷着阿誰。我更歹殺者。波是將相的苗裔。大人呵。尙兀自高擎着玉液來酬我。你待濃蘸着霜毫敢抹誰。這廝也不稱你那元戎職。〔李圭云〕什麼這廝那廝。只管罵誰。〔正末云〕我不敢罵你。敢打你。〔做打科唱〕我則待一拳兩脚。打的他似土如泥。

〔李圭云〕好也。打下我兩個門牙來也。〔押宴官云〕你兩個不得無禮。你既是大臣。怎敢不尊上命。〔李圭云〕大人可憐見。昨日射柳是他贏了錦袍玉帶。今日打雙陸。又贏了我翡翠珠衣。我恰纔贏了他。他就不許我抹黑臉。咱須是賭賽哩。〔押宴官云〕你都回去。〔正末唱〕

〔尾聲〕我與那左丞相是兄弟。我和你須叔姪。若不爲聖人言。怕攬了香

山會。我不打你這潑無徒。可也放不過你。〔下〕

〔押宴官云〕不想四丞相將李圭毆打。攪了筵宴。老夫不敢欺隱。須回聖人話去。〔詩云〕則爲李監軍素性疎狂。香山會攪亂非常。也不是我有心私向。從寶的奏與君王。〔下〕

〔音釋〕 嵐音藍 碧音彼 鑊音莫 鄒音耶 力音利 襲星西切 疾精妻切 那音挪 擲征移切

食澠知切 撚尼寔切 便平聲 的音底 蘸音站 職張恥切 姪征移切

第二折

〔外扮孤上詩云〕聲名德化九天聞。長夜家家不閉門。雨後有人耕綠野。月明無犬吠荒村。小官完顏女真人氏。自幼跟隨耶主。多有功勳。今除小官在此濟南府爲府尹。近聞京師有四丞相。因打李圭。如今貶在濟南府歇馬。想小官幼年間都是四丞相手裏操練成的。不料今日到俺這裏。這四丞相每日則在溪邊釣魚飲酒。我知他平日好歌舞。小官今日載着酒餚。攜一歌妓。直至溪邊與四丞相解悶。走一遭去。〔下〕〔左相上云〕變幻者浮雲。無定者流水。君看仕路間。升沉亦如此。自從四丞相打了李圭。聖人見怒。貶去濟南府歇馬去了。不想聖人想起此人往日功勞。又值草寇作亂。今奉聖人命。着老夫遣使臣星夜趕到濟南府。取四丞相還朝。依舊爲官。左右。說與去的使命。小心在意。疾去早來。〔下〕〔正末拿漁竿上云〕自從香山會被李圭所奏。聖人見怒。貶在濟南府閒住。老夫每日飲酒看山。好是快活也呵。〔唱〕

〔越調鬬鶴鶩〕閒對着綠樹青山。消遣我煩心倦目。潛入那水國漁鄉。早跳出龍潭虎窟。披着領簪笠蓑衣。隄防他斜風細雨。長則是琴一張。酒一壺。自飲自斟。自歌自舞。

〔紫花兒序〕也不學劉伶荷鍤。也不學屈子投江。且做個范蠡歸湖。繞一灘紅蓼。過兩岸青蒲。漁夫將我這小小船兒棹將過去。驚起那幾行鷗鷺。似這等樂以忘憂。胡必歸歟。

〔云〕我嘗等短棹。看一派好景致也。〔唱〕

【小桃紅】水聲山色兩模糊。閒看雲來去。則我怨結愁腸對誰訴。自躊躇。想這場煩惱都由咱取。感今懷古。舊榮新辱。都裝人酒葫蘆。

【云】家童將漁竿來者。【孤引旦兒上云】此女子乃有名歌妓。小字瓊英。談諧歌舞。無不通曉。今日將着酒贖。直到溪邊。與老丞相脫悶。走一遭去。瓊英。你到那裏。好生追歡作樂。務要丞相喜歡。來到這裏。左右人遠避者。喚着你。你便來。不喚你。你休來。兀的不是老丞相在那裏釣魚哩。【旦兒云】喲。則在他背後立着。看這老丞相釣魚。【正末唱】

【金蕉葉】撐到這蘆花密處。款款將船兒纔住。見垂柳風搖翠縷。蕩的這幾朵兒荷花似舞。

【調笑令】我向這淺處扭定身軀。呀。慢慢的將釣兒。我便垂將下去。銀絲界破波文綠。可怎生浮游兒不動纖須。【旦兒云】老爺好快活也。【正末做回頭科唱】我這裏回頭猛然覷。豔姝。可知道落鴈沉魚。

【孤云】小可聞知老丞相在此。特來與老丞相脫悶。將酒來。瓊英。你唱一曲者。【旦兒云】理會的。【做唱科】

【正末唱】

【禿廝兒】可人意。清歌妙舞。酬吾志。美酒鮮魚。則這春風一枝花。解語。似出塞美人圖。可便粧梳。

【聖藥王】樂有餘。飲未足。樽前無酒典衣沽。倒玉壺。聽金縷。直吃的滿身花影。倩人扶。我可也不讓楚三閭。

【孤云】想老丞相在京時。那般張閣蘭堂。錦茵繡褥。香車寶馬。歌兒舞女。那般受用快活。今日在此閒居。索是憂悶也。【正末唱】

【麻郎兒】昨日個深居華屋。今日個流竄荒墟。冷落了歌兒舞女。空閒了寶馬香車。

「么篇」知他是斷與甚處外府。則落的繞青山十里平湖。駕一葉扁舟睡足。抖擻着綠蓑歸去。

〔孤云〕老丞相也。則一時間在此閒居。久後聖人還有任用。〔正末云〕府尹。你不知。老夫爲官。不如在此閒居也。〔唱〕

「東原樂」縱得山林趣。慣將禮法疎。頓忘了馬上燕南舊來路。如今揀溪山好處居。爲甚麼懶歸去。被一片野雲留住。

「錦搭絮」也無那採薪的樵子。耕種的農夫。往來的商賈。談笑的鵲儒。做伴的茶蘂琴棋筆硯書。秋草人情卽漸疎。出落的滿地江湖。我可也釣賢不釣愚。

「絡絲娘」到今日身無所如。想天公也有安排我處。可不道呂望嚴陵自千古。這便算的我春風一度。

〔孤云〕老丞相。再飲一盃。〔旦兒云〕妾與老丞相把一杯咱。〔做遞酒科〕〔使命上云〕小官天朝使命。爲四丞相。在濟南府歇馬。如今草寇作亂。奉聖人的命。着小官直往濟南府。取他回朝。今日到此處。說他在河邊釣魚。不在家中。一徑尋來。兀的不是四丞相。左右。接了馬者。四丞相聽聖人的命。〔孤云〕老丞相。天朝使命至也。〔正末做跪科〕〔使命云〕聖人的命。將你前項罪盡皆饒免。今因草寇作亂。着你星夜還朝。將你那在先手下操練過的頭目。每選揀幾個。收捕草寇。若收伏了時。依舊着你爲右丞相之職。望闕謝恩者。〔正末拜謝科〕〔使命云〕老丞相。恭喜賀喜。〔正末云〕官人每。鞍馬上驅馳辛苦了也。〔使命云〕小官索回聖人話去。老丞相不必延遲。早早建功。以慰聖意。〔正末云〕官人穩登前途。〔使命云〕左右的。將馬來。則今日便回京師去也。〔下〕〔孤云〕小官說是麼。今日果來宣取老丞相。復還舊職也。〔正末云〕我去呵。我則放不過李圭那匹夫。〔孤云〕老丞相。量那李圭。何足道哉。〔正末唱〕

「拙魯速」我今日赴京都見鑾輿。也不是我倚仗着功勞敢喝金吾。其實

的膽不過這近御。我去處便去。那一個閒人敢言語。那無徒甚的是通曉兵書。他怎敢我跟前。我跟前無怕懼。

〔孤云〕老丞相臨行。有甚麼話分付小官者。〔正末唱〕

〔么篇〕我如今上路途。你聽我再囑付。則要你撫恤軍卒。愛惜民戶。兄弟和睦。伴當賓伏。從今一去。有的文書申到區區。再也不用支吾。你跟前你跟前敢做主。

〔孤云〕老丞相若到朝中。必然重用也。〔正末云〕我去之後。則是辜負了這派好景也。〔唱〕

〔收尾〕則我這好山好水難將去。待寫入丹青畫圖。白日裏對酒賞無休。到晚來挑燈看不足。〔下〕

〔孤云〕不想天朝使命來還取的四丞相往京師去了。瓊英〔旦兒云〕有。〔孤云〕我與你將酒餚整備。再到十里長亭。與丞相送行。走一遭去。〔詩云〕香山設宴遲組豪。久矣閒居更入朝。不知此去成功後。李圭頭上可能饒。〔下〕

〔音釋〕 幻音患 目音暮 窟音苦 荷去聲 銛音插 蠡音里 辱如去聲 緣音慮 蟒音由 姝

音朱 解音械 塞音賽 足臧取切 屋音伍 卒從蘇切 睦音暮 伏房夫切

第四折

〔老旦扮夫人上詩云〕花有重開日。人無再少年。一從夫主去。皓月幾回圓。老身完顏女真人氏。夫主是四丞相。因與李圭在香山飲會。吵鬧。聖人見怒。將俺丞相汗馬功勞。一旦忘了。貶在濟南府閒住。今因草寇作亂。聖人遣使命去濟南府取他去了。使命昨日來。說道俺老丞相今日下馬。下次小的每。便安排酒食茶飯。伺候丞相回來。〔使命領衆官上云〕小官天朝使命。奉聖人的命。着我往濟南府取四丞相。小官先回來復命聖人。着衆官人都到他宅上接待。這早晚四丞相敢待來也。左右。接了馬者。報復與老夫人知道。說俺衆官人都在門首。〔左右報科云〕老夫人。衆官人每都在門外。〔夫人云〕有請。〔出見科〕〔夫人云〕衆官人每。爲何到此。〔使

命云〕老夫人恭喜賀喜。某等是非私來奉聖人的命。着衆官每都來接待老丞相。〔夫人云〕衆官人每裏面請坐。〔使命云〕老夫人。俺這裏安排酒果。都在門外等待。想四丞相只在早晚來也。〔正末引家僮持釣竿上云〕老夫自謫濟南歇馬。倒也清閒自在。今奉聖人的命。宣我還朝。收捕草寇。暗想俺這爲官的。好似翻掌也呵。〔唱〕

〔雙調五供養〕我覷了這窮客程。舊行裝。我可甚麼衣錦還鄉。〔家僮云〕這裏比那濟南不同。〔正末唱〕我恰離了這雲水窟。早來到是非場。你與我棄了長竿。拋了短棹。我又怕惹起風波千丈。我這裏凝眸望。元來是文官武職。一刻地濟濟踉蹌踉蹌。

〔衆官接科云〕老丞相。賀萬千之喜。〔正末云〕衆公卿每。間別無恙也。〔唱〕

〔喬木查〕自別來間闊。幸得俱無恙。這裏是土長根生父母邦。怎將咱流竄在濟南天一方。這些三時怎不淒涼。

〔衆官云〕左右。將酒來。老丞相滿飲一杯。一壁廂虎兒赤那都着與我動樂者。〔做作樂科〕〔正末唱〕

〔一錠銀〕玉管輕吹引鳳凰。餘韻尙悠揚。他將那阿那忽腔兒合唱。越感起我悲傷。

〔相公愛〕淚滴千行與萬行。那一日不登樓長望。我平也波常何曾道離故鄉。那一日離的我這心兒上。

〔衆官云〕老丞相請。〔正末云〕衆官人每請。〔正末與夫人見打悲科〕〔夫人云〕相公。今日聖恩取你回朝。爲何又煩惱。〔正末云〕夫人。教我怎生不煩惱。〔唱〕

〔醉娘子〕剛道不思量。教人越悽惶。我家裏撒下一個紅粧。守着一間空房。如何教我不思量。

〔金字經〕早是人寂寞。更那堪更漏長。點點聲聲被他滴斷腸。到曉光。到

曉光。便道他不斷腸。又被這家私上橫枝兒有一萬椿。

〔夫人云〕自從老相公去後。俺一家兒每日則是煩惱。望老相公回來。〔正末唱〕

〔山石榴〕夫人也。我則道你一身亡。全家喪。二百口老小添悲愴。我怕你斷送了別頭項。

〔夫人云〕老相公當初一日。是你的不是也。謝聖恩可憐。還取你來家。實是萬千之喜。〔正末唱〕

〔么篇〕平白地這一場從天降。想也不想誰承望。夫人也誰承望。又到俺這前廳上。

〔衆官云〕老夫人去取的新衣服與老丞相換了者。〔夫人云〕下次孩兒每將那相公舊日穿的衣服來。〔雜當云〕衣服在此。〔夫人云〕請老相公換了者。〔正末云〕夫人。這是幾時做的衣服。〔夫人云〕老相公是你舊時穿的衣服。〔正末云〕是呵。〔唱〕

〔落梅風〕這山字領緣何慢。〔夫人云〕老相公元的帶。〔正末唱〕玉兔鵲因甚長。〔夫人云〕都是你舊時穿的。〔正末唱〕待道是我舊衣服怎生虛僂。〔云〕夫人將鏡兒來。〔夫人云〕鏡兒在此。〔正末云〕我試照咱。〔唱〕我這裏對青鏡。猛然見我兩鬢霜。哎。可怎生不似我舊時形像。

〔夫人云〕孩兒每。一壁廂安排茶飯來。〔左相上云〕小官是左丞相。奉聖人命。去四丞相宅上加官賜賞。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左右。接了馬者。四丞相聽聖人的命。〔正末同夫人安排香案科〕〔唱〕

〔鴈兒落〕你與我拂綽了白象牀。整頓了銷金帳。高擎着鸚鵡杯。滿捧着羊羔釀。

〔得勝令〕準備着翠袖舞霓裳。却又早丹詔下茅堂。未見真龍面。先聞寶篆香。託賴着君王高力士休攔擋。我若不斟量。又只怕李太白貶夜郎。

〔使命上云〕聽聖人的命。因你有功在前。將你的罪犯盡皆饒免。如今取你回朝。本要差你破除草寇。不想草

寇聽的你回。都來投降了。聖人大喜。教你依舊統軍。復你右丞相之職。賜你黃金千兩。香酒百瓶。就在麗春堂大吹大擂。做一個慶喜的筵席。望闕謝恩者。〔正末叩謝科〕〔左相同衆官云〕老丞相賀喜。〔正末唱〕

【風流體】我則道官封做。官封做一字王。位不過。位不過頭廳相。想着老無知。老無知焉敢當。〔左相云〕老丞相。你受了官職者。何不太謙。〔正末唱〕哎。怎比的你。左丞相。左丞相洪福量。

【古都白】願陛下聖壽無疆。頓首誠惶。說的我手兒脚兒忙也。彼忙。俺如今託賴着君王。可憐我疎狂。直來到宅上。死生應難忘。

【唐兀歹】端的是萬萬載千秋聖主昌。地久天長。老臣怎敢道不謙讓。可是當也波當。

〔左相云〕老丞相。今日衆官人都在此。聖人着李圭到丞相跟前負荆請罪。丞相休記前讎。〔正末云〕老夫怎敢。〔左相云〕既然如此。教李圭來見老丞相。〔李圭負荆上見科云〕老丞相。是李圭不是。今來負荆請罪。〔正末云〕呀。元帥請起。〔李圭云〕老丞相不分付起來。李圭敢起。〔正末唱〕

【攪箏琶】他背着此三粗荆杖。〔衆官云〕請老丞相責罰他幾下。〔正末唱〕誰敢道先打後商量。〔李圭云〕都因那一日與老丞相射柳時的冤讎。〔正末唱〕且休說百步穿楊。我和你先打一盤無梁。從今後你也要安詳。我也不誇強。〔李圭云〕老丞相打我幾下。倒等我放下心者。〔正末唱〕休慌。我若是手梢兒在你身上盪。〔李圭云〕老丞相打幾下怕怎麼。〔正末云〕不中。〔唱〕又怕惹起風霜。

〔云〕李圭。既然聖人饒了。我和你也不記舊讎。〔左相云〕好。將酒來。我與你一位把一盃。做一個和合者。〔夫人云〕老相公穩便。我着那歌兒舞女來伏侍老相公。〔正末云〕夫人。你執壺。我與衆官每把一盃酒。左右。動起細樂者。〔唱〕

【沽美酒】舞遍隨翠袖長。擊鼉鼓奏笙簧。高髻雲鬟宮樣粧。金釵列數行。

歡聲動一座麗春堂

〔太平令〕歌金縷清音嘹唳。品鸞簫餘韻悠揚。大筵會公卿宰相。早先聲把烟塵掃蕩。從今後四方入荒。萬邦齊仰。賀當今皇上。

〔左相詩云〕在香山作要難當。聖人怒謫貶他方。念功臣重加宣召。依然的衣錦還鄉。

〔音釋〕踰妻相切 饒囊上聲 忘去聲 盪湯去聲 鼉音陀

題目 李監軍大鬧香山會

正名 四丞相高宴麗春堂

孟德耀舉案齊眉雜劇

第一折

〔外扮孟府尹同老旦王夫人領家僮上詩云〕白髮刁騷兩鬢侵。老來灰却少年心。不思再請皇家俸。但得身安抵萬金。老夫姓孟。雙名從叔。祖居汴梁扶溝縣人氏。嫡親的三口兒家屬。老夫人王氏所生一女。名曰孟光。小字德耀。老夫幼年曾爲府尹之職。因年邁告了致仕。閒居已數年矣。老夫有個同堂故友梁公弼。曾與他指腹成親。他所生一男乃是梁鴻。不想公弼夫妻早都去世了。如今梁鴻學成滿腹文章。爭奈身貧如洗。沿門題筆爲生。我待將這門親事悔了來。則道我忘却前言。我待要將女兒聘與他來。他一身也養活不過。若是俺女兒過門之後。那裏受的這般苦楚。老夫人似此如之奈何也。〔夫人云〕老相公也。還再做個商議。〔孟云〕老夫人。如今此處有個張小員外。是巨富的財主。又有一個馬良甫。是官員家舍人。久已後也是爲官的。如今就請將梁鴻來。着他三人都到俺前廳上。設一酒席。管待他。放下班竹簾兒來。請小姐在簾兒裏邊。看他三個人。隨小姐心中自選一個。他久已後也不怨的我兩口兒。你可意下如何。〔夫人云〕老相公主的是。〔下〕〔孟云〕下次小的每。一壁廂着人請張小員外。馬舍人。和梁秀才來者。若到時。報復我家知道。〔家僮云〕理會的。〔二淨扮張小員外馬舍人上張詩云〕他是舍人馬良甫。我是豪家張員外。一氣吃餅泥頭酒。則嚼肉鮮不吃菜。自家張小員外便是。這個是我表弟馬良甫。孟相公家請俺二人。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門上的報復去。道請的客來了也。〔家僮報科〕〔孟云〕道有請。〔家僮云〕請進去。〔做見科〕〔張云〕老醬棚。呼喚俺兩人。有何說話。若是有酒。快拏出來。打三鍾。〔孟云〕二位且少待。請梁鴻去了。這早晚敢待來也。〔末扮梁鴻上詩云〕三十男兒未濟時。腹中曉盡萬言詩。一朝若遂風雷志。敢折蟾宮第一枝。小生姓梁名鴻。字伯鸞。有父母在日。多蒙嚴教。學成滿腹文章。未曾進取功名。俺父親當初曾與孟府尹家指腹成親。自從父母棄世之後。小生累次使人說親去。他見小生一貧如洗。堅意不肯。今日使人來請。不知爲何。須索走一遭去。門上人報復去。道有梁鴻來了也。〔家僮報見科〕〔梁鴻云〕老相公。呼喚小生。有何見諭。〔孟云〕請坐。下次小的每。

擡上果桌來者。〔家僮做擡果桌科〕〔孟低聲分付云〕一壁廂行酒，一壁廂轉報繡房中，請將小姐出來。〔家僮云〕理會的。〔正旦扮孟光領梅香上云〕妾身孟光是也。正在繡房中做針指，父親母親在前廳上呼喚，不知甚事，須索見來。〔梅香云〕小姐，你還不知道，如今老相公見小姐成人長大，未曾招嫁，前廳上請下三個客人，一個是財主張小員外，一個是官宦家舍人馬良甫，一個是窮秀才喚做甚麼梁鴻，着小姐三人裏面自選其偶，相招一個姐夫。小姐，你便喜歡，則是梅香苦惱。〔正旦云〕莫不是指腹成親的梁秀才麼？〔梅香云〕不知是不是，有那窮的，不似他窮的怕人。小姐，則揀那富貴的招一個，又爲人又受用。〔正旦云〕梅香，你說差了也。〔梅香云〕小姐，我可怎生說的差了？〔正旦做歎科云〕梅香，你看這暮春天道，好生困人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你看這春滿皇都，落花無數飄香雨，蝶翅蜂鬚，猶兀自留春住。

〔梅香云〕小姐，這三春天氣，鶯慵燕懶，蝶困蜂忙，我心中只想一覺兒睡，可是怎麼說那？〔正旦唱〕

〔混江龍〕恰離了蘭堂深處，倩東風扶策我這困身軀，懶設設梳雲掠月，意遲遲傳粉施朱。你道是春睡不禁啼鳥喚，我則待日長偷看古人書。〔梅香云〕老相公喚哩，你也梳粧打扮些兒波。〔正旦唱〕我這裏蕩香塵，忙把扇兒遮，踏殘紅軟襯着鞋兒去，再提掇綺羅衣袂，重整頓珠翠冠梳。

〔梅香云〕我梅香看來，小姐則不要嫁那窮秀才好。〔正旦唱〕

〔油葫蘆〕這須是五百年前天對付。〔梅香云〕這也只憑你自家主意，有什麼天緣在那裏。〔正旦唱〕怎教咱自做主。〔云〕這三人裏面，〔唱〕除梁鴻都是此三小人儒。〔梅香云〕小姐，你差了也，這梁鴻窮的怕人子哩。〔正旦唱〕你道他現貧窮，合受貧窮苦，他有文章，怕沒文章福。〔梅香云〕那文章是肚裏的東西，你怎麼就看的出。〔正旦唱〕常言道，賢者自賢，愚者自愚，就似那薰蕕般各別難同處，怎比你有眼却無珠。

〔梅香云〕世間多少窮秀才，窮了這一世，不能發跡，你要嫁他，好不頹氣也。〔正旦唱〕

「天下樂」哎。屈沉殺三尺龍泉萬卷書。何也。彼如非浪語。便道是秀才每秀而不實。有矣。夫想皇天既與他十分才。也注還他一分祿。包的個上青雲。平步取。

〔梅香報科云〕老相公。小姐來了也。〔孟云〕着老夫人陪小姐在簾兒裏邊看去。你就問他一個端的。〔梅香云〕理會的。〔做請夫人科〕〔夫人云〕孩兒。你簾兒裏邊看去。你父親請的三位客來。一個是官員。一個是財主。一個是窮秀才。在俺廳上飲酒。任從你意下招選一個。〔正旦云〕母親。您孩兒只嫁那窮秀才。〔夫人云〕嗨。孩兒不肯嫁官員財主。只要嫁那窮秀才。老相公。你可枉着了也。〔孟云〕二位舍人。蔬食薄味。管待不周。且請回宅去。後會有期。〔張云〕老官兒。你請俺吃酒。酒又不醉。飯又不飽。就着俺起身也。等俺家吃個攔門鍾兒去。〔馬云〕君子略嘗滋味。小人吃殺不飽。他既然支調。咱家回去。早氣出我個四句來了。〔詩云〕老孟是個真夾腦。酒不醉來食不飽。以後還有何人肯上門。看他做不的孟嘗君一隻脚。〔同下〕〔孟云〕他二人去了也。梁秀才。你暫且迴避者。〔梁鴻云〕小生告退。〔下〕〔孟云〕梅香。喚小姐來。老夫親自問他。〔正旦見科〕〔孟云〕孩兒也。這官員財主秀才。你可要嫁那一個。〔正旦云〕父親。你孩兒只嫁那秀才。〔孟云〕則他便是梁鴻。每日在長街市上題筆爲生的。怎比那兩個是官員財主。你嫁了他。也得受用哩。〔正旦云〕父親。秀才是草裏旖竿。放倒低如人。立起高如人。便嫁他。也不誤了孩兒也。〔唱〕

〔村里哥鼓〕咱爲人且貧且富。爲官的一榮一辱。〔孟云〕做官的有什麼辱來。〔正旦唱〕他請的是皇家俸祿。又科斂軍民錢物。直等待削了官職。賣了田地。散了奴僕。那時節方悔道不知止足。

〔孟云〕那梁鴻是個窮秀才。幾能勾發達日子。你苦苦要嫁他怎的。〔正旦唱〕

〔元和令〕你道他一介儒。消不的千鍾粟。料應來盡世裏困窮途。嫁他時空受苦。有一日萬言長策獻鑾輿。纔信他是真丈夫。

〔孟云〕他的文章。我也見過他的。如今是這個模樣。到老也不得長進了。〔正旦唱〕

【上馬嬌】這的是時命乖。非是他文學疎。須知道天不負詩書。則看渭水邊呂望將文王遇。哎。怎笑的霜雪也白頭顱。

【孟云】這馬家的是官宦。張家是財主。比梁鴻差得多哩。【正旦云】父親。【唱】

【勝葫蘆】這都是麼。庇驕奢。潑賴徒。打扮出謊規模。睜眼苦眉撚髭鬚。帶包巾一頂。繫環縈一付。怎知他不識字。一丁無。

【孟云】那張小員外便罷了。這馬舍的官是他荷包兒裏盛着的。嫁他有甚麼不好。【正旦唱】

【么篇】哎。兀的是豹子峨冠士大夫。何必更稱譽。也非我女孩兒在爺娘行敢抵觸。當時節將親偏許。貧時節把親偏阻。可不道君子斷其初。

【孟云】這妮子既然要嫁梁鴻。我如今只問他。要兩件寶貝。有便嫁他。【正旦云】父親。可是那兩件寶貝。【孟云】我要那帶秋色羊脂玉。賽明月照夜珠。【正旦唱】

【後庭花】他是個守青氈一腐儒。捱黃蘗忍餓夫。那裏取帶秋色羊脂玉。賽明月照夜珠。父親阿你壞風俗。枉了你清廉名目。你斷別人家不是處。下財錢要等足。少分文不放出。敢如何違法度。

【孟云】可不道在家從父那。【正旦唱】

【柳葉兒】我如今在家從父。枉教那窮書生一世孤獨。他家寒冷落無他物。每日沿門兒題詩句。投至的償下些三須。【帶云】父親。你則想波。【唱】那秀才少不的搜索盡者也之乎。

【孟云】我着你嫁一個官員財主。你堅意不肯。則嫁梁鴻。久已後受苦。休得怨我也。【正旦唱】

【賺煞】他富則富。富不中我志誠心。這秀才窮則窮。窮不辱我姻緣簿。我若是合快樂。不遭受苦。若是我合受苦。強尋一個榮貴處。也只怕無福消除。教人道這喬男女。則是些三牛馬襟裾。【孟云】孩兒也。有錢的好。【正旦唱】父親。你原

來不敬書生敬財主。我又不曾臨邛縣駕車。他又不曾昇仙橋題柱。早學那卓文君擬定嫁相如。〔同梅香下〕

〔孟云〕老夫人。這事本已有約在先。況兼孩兒又執意定要嫁他。也是他的緣分了。明日是個好日辰。將梁鴻招過門罷。〔夫人云〕老相公主的是。〔孟云〕下次小的每。後花園中打掃書房乾淨。待梁鴻成親之後。就着他攻書。單則梅香送飯。再休着小姐與他對面。久已後老夫自有個主意。〔詩云〕孩兒忒滯泥。不必再沉吟。待他得志後。方顯老夫心。〔同下〕

〔音釋〕長音掌 傭音蟲 禁平聲 重平聲 福音府 猶音由 祿音路 辱如去聲 物音務 僕

邦模切 足臧取切 栗須上聲 應平聲 苦聲占切 撚尼蹇切 盛音呈 睿平聲 觸音

楚 妮音尼 阿何哥切 俗詞疽切 目音暮 出音杵 獨東盧切 中去聲 分去聲 泥

去聲

第二折

〔梁鴻上云〕小生梁鴻。自從老相公招過門來。七日光景也。並不曾見小姐面皮。則着梅香供茶送飯。今日若來時。我做意惱怒。着幾句言語。他必然去與小姐說知。那小姐是讀書的人。難道不來見我。梅香這早晚敢待來也。〔正旦領梅香上云〕妾身孟光。自從俺父親將梁秀才招贅入門。七日光景。並不曾見面。今日父親母親不在家。梅香我和你書房中探望梁秀才去來。〔梅香云〕小姐。老相公知道。則怕不中麼。〔正旦云〕若知道呵。有我哩。不妨事。〔梅香云〕這等。我隨着小姐去來。〔正旦唱〕

〔正宮端正好〕又不是卓文君撫琴悲。又不是秦弄玉吹簫恨。爲甚此三家務事。曉夜傷神。則爲俺不潯潯女婿相招進。可着我怎打疊閒愁悶。

〔云〕我也聽的有人說我哩。〔梅香云〕說小姐甚的來。〔正旦唱〕

〔滾繡球〕人都道孟德耀有議論。梁秀才甚氣憤。這其間又不是女孩兒暗傳芳訊。父親呵。你瞞人怎瞞過空裏靈神。道當初許了的親。他不會來

謝肯。因此上無主意的爹娘失信。依着他則待要別選高門。依着我寧可亂鋪着雲髻爲貧婦。怎肯巧畫蛾眉別嫁人。燕爾新婚。

〔云〕可早來到書房門首也。梅香。你過去看他說甚麼。〔梅香做見科云〕姐夫。〔梁鴻做惱科〕〔梅香出門云〕小姐。姐夫不言語。他好生的惱怒。不知爲何。〔正旦云〕待我自過去咱。〔做見科云〕秀才。你過門七日。誰與你遞茶送飯那。〔梁鴻做不語科〕〔正旦云〕我早猜着你了也。〔唱〕

〔笑歌賞〕莫不是老嫗嫗欠供待的勤。莫不是小梅香有些的言詞蠢。莫不是太夫人不會與你相通問。莫不是妾身行做甚的多迴避。莫不是老相公近新來有什麼別處分。你你你。只管裏這等不鄧鄧含嗔忿。

〔梁鴻背歎科云〕早知如此掛人心。悔不當初莫相識。〔正旦唱〕

〔醉春風〕你悔則悔。嗔須是百年恩。你惱則惱。嗔須是兩意肯。又不會強逼你結了婚姻。我當初將你來儘儘。又不曾五載十年。止不過三朝兩日。便恁般萬愁千恨。

〔云〕秀才。你不言語。我下跪問你咱。〔做跪科云〕秀才。過門七日矣。妾問不答一言。莫非責妾之罪乎。〔梁鴻云〕豈不聞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我觀爾非梁鴻之匹。你頭戴珠翠。面施朱粉。身穿錦繡。恰似夫人一般。你試看我身上襤褸衣服破碎。怎與你相稱。依着我呵。去了衣服頭面。穿戴布襖荆釵。那其間方纔與你成其夫婦也。〔正旦云〕我則道爲甚麼來。這東西我已備之久矣。自今與你改換了衣服。則便了也。〔梁鴻云〕若改了粧。換了衣。這纔是梁鴻之匹。〔正旦換粧科唱〕

〔石榴花〕往常時畫堂嬌慣數年春。錦繡四時新。凌波羅襪不生塵。〔梅香云〕小姐。這個是什麼打扮。你當初嫁那富貴的。可不好來。〔正旦唱〕暗想着當初二人調弄精神。他指望官員財主咱須順。豈知我甘心的則嫁寒門。〔梁鴻云〕似小生這等衣衫襤褸。只怕你也心困哩。〔正旦唱〕你是我親男兒。豈怨身貧困。〔梁鴻云〕小姐。你當初何不嫁那

富貴的來。〔正旦唱〕我怎肯將顏色嫁他人。

〔鬪鶻鶻〕重整頓布襖荆釵。收拾起嬌紅膩粉。〔梁鴻云〕小生這幾日好生傷感也。〔正旦唱〕你道是往日堪憐。到今日更親。可不道一夜夫妻百日恩。我見你便忒認真。須是在夫婦行殷勤。也要去爺娘行孝順。

〔孟暗上云〕隔牆須有耳。窗外豈無人。這小賤人無禮。瞞着老夫。引着梅香去書房中看梁鴻去了。兀的不氣殺老夫也。我到那裏就將他二人趕出去者。〔做見科云〕好大膽的小賤人也。〔正旦唱〕

〔上小樓〕又不是挑牙料唇。只待要尋爭覓鬪。〔孟云〕這小賤人辱沒殺老夫也。〔正旦唱〕我有甚的敗壞風俗。羞辱爺娘。玷累家門。你將這赤的金白的銀簪餐都盡。又道是女孩兒有槽拋糞。

〔孟云〕你這等大膽。在我根前。還敢回話哩。〔正旦唱〕

〔么篇〕這不是我言語村。須是你情性緊。我又不曾打罵家奴。欺負良人。抵觸家尊。〔孟云〕小賤人將這頭面衣服不穿不戴。可怎生這般打扮。〔正旦云〕我收了這珠翠衣錦繡裙。怕待飾蛾眉綠鬢。〔云〕父親。我孩兒不敢說。你也想波。〔唱〕和他那破襪衫怎生隨趁。

〔孟云〕兀的不氣殺我也。〔正旦唱〕

〔十二月〕父親呵。你既然恁般發狠。怎教我不要半語支分。這秀才書讀萬卷。有一日筆掃千軍。他須是黃閣宰臣。你猜做白屋窮民。

〔孟云〕我看這窮秀才。一千年不得發跡的。女生外向。怎教我不着惱。〔正旦唱〕

〔堯民歌〕你道是儒人今世不如人。只合齏鹽歲月自甘貧。直等待鳳凰池上聽絲綸。官袍賜出綠羅新。青也波雲男兒一致身。父親呵。那些時你可便休來認。

〔孟云〕則今日便與我趕將出去。〔正旦云〕父親多共少也與您孩兒些區房斷送波。〔孟云〕一文也無。你便出去。〔正旦云〕秀才如今父親將俺趕出門去。如之奈何。〔梁鴻云〕常言道好男不吃婚時飯。好女不穿嫁時衣。小姐放心。小生若出去呵。拚的覓些盤纏。便上朝求官應舉去也。〔正旦唱〕

〔耍孩兒〕你看舉頭日遠長安近。則把這讀過的經書自溫。當今天子重賢臣。大開着海也似的賢門。早遂了從龍從虎風雲氣。穩受些三滋草滋花雨露恩。這是咱逢時運。父親呵休錯認做蛙鳴井底。鶴立雞羣。

〔孟云〕我觀那梁鴻。則當是蓬蒿草底塵土一般。〔正旦唱〕

〔煞尾〕你看他是蓬蒿草底塵。我觀他是麒麟閣上人。〔云〕則今日辭別了父親出去。久以後不發跡。也不見父親之面了。〔唱〕須有日御簾前高捧三台印。都省裏安身正一品。〔同下〕

〔孟云〕他兩個去了也。我想他此一去。必定往那臯伯通家庄兒上住。那秀才猶可。俺小姐富家生長的孩兒。如何受的這般苦楚。分付管家的嬷嬷。一日送三餐茶飯去。則與小姐食用。休要與梁鴻食用。久以後老夫自有個主意。嬷嬷那裏。〔嬷嬷上云〕堂上一呼。階下百諾。老身是孟老相公宅上嬷嬷的便是。老相公呼喚。須索見來。老相公呼喚老身。有何分付。〔孟云〕我喚你來。不爲別事。我今日將小姐和梁鴻兩個都趕出去了。你近前來。可是恁般。〔做打耳暗科〕〔嬷嬷云〕理會的。老相公放心。都在我身上。老相公。他兩口兒此一去。雖然有些兒怪你。只怕久已後謝你也是遲了。我將着這衣服寶鈔鞍馬。不敢久停久住。直到臯大公家庄兒上探望小姐。走一遭去來。〔下〕〔孟云〕嬷嬷去了也。正是眼觀旌捷旗。耳聽好消息。〔下〕

〔音釋〕 行音杭 稱去聲 釁欣去聲 鑿音切 發湯也切 齋音廉

第二折

〔梁鴻同正旦上詩云〕一去孟從叔。來依臯伯通。將何度朝夕。且與作傭工。小生梁鴻。自從孟老相公趕將俺兩口兒出來。到這臯大公庄兒上居住。俺兩口兒與人家舂米爲生。小姐。你如何受的這等苦楚也。〔正旦云〕

秀才。你怎生這般說。豈不聞夫唱婦隨也呵。〔唱〕

〔越調團圓鶴鵲〕我本生長在仕女圖中。到今日權充在傭工隊裏。剛備下布襖荆釵。又加着這一副荏蒂簪篸。〔梁鴻云〕當初你不嫁我。可不好也。〔正旦云〕我嫁你也不爲別。〔唱〕則爲你書劍功能。因此上甘受這糟糠氣息。我避不的人笑恥。人是非。〔梁鴻云〕你看啗住的這房舍麼。〔正旦唱〕住的是灰不答的茅團。鋪的是乾忽刺的葦蓆。

〔紫花兒序〕恰捧着個破不刺碗內。呷了些淡不淡白粥。喫了幾根兒哽支殺黃蘗。〔嬌娥上云〕老身是孟老相公家嬌娥。今有小姐趕在臯大公庄兒上住。每日使梅香送飯。梅香與老相公說有小姐高高的舉案齊眉。伏侍秀才。老相公不信。今日着我送飯。就着他去。老相公暗暗的齎發他。繡團襖一領。白銀兩錠。鞍馬一副。則當是老身的。贈與他做盤纏。着他去求官。可早來到也。小姐在家麼。〔梁鴻云〕小姐門首有甚麼人叫你哩。〔正旦云〕秀才。我試看去咱。〔唱〕若是別人來不須迴避。怕只怕是俺爹媽皆知。他看你奮志奪魁。刻地在這裏春着粗糧。篩着細米。問時節怎生支對。可不空着你七步文才。只這等是一世衣食。〔梁鴻下〕

〔嬌娥云〕小姐萬福。〔正旦云〕我道是誰。原來是嬌娥。往常時梅香送飯。今日着嬌娥來。〔嬌娥云〕梅香不中用。我親自送飯來。〔正旦云〕我與你說話。恐怕睡津兒噴在茶飯裏。有失敬夫主之禮。我高高的舉案齊眉。先着俺秀才食用者。〔嬌娥云〕他有甚麼高官重職。你怎生這般敬他那。〔正旦云〕豈不聞夫乃婦之天。嬌娥。你道的差了也。〔唱〕

〔金蕉葉〕你道他有甚的高官重職。也須要承歡奉喜。雖不會夫貴妻榮。我只知是男尊女卑。

〔嬌娥云〕我看梁官人也是三十以外的人了。還是這般模樣。幾時能勾發跡也。〔正旦唱〕

〔調笑令〕你道他發跡已無期。眼睜睜早虛過了二四。〔嬌娥云〕量他打甚不

了。哈掛孝衣。這消不的。我舉案齊眉。

〔張雲〕他便有甚聰明智慧在那裏。你這般敬他。〔正旦唱〕

〔禿廝兒〕你道他無聰明智慧。折莫他便魯全愚癡。常言道嫁的雞兒則索一處飛。與梁鴻既爲妻也波相宜。

〔張雲〕他每日家飯也無的吃哩。〔正旦唱〕

〔聖藥王〕折莫他從早起到晚夕。不得口安閒飯食與先饑。雖然是運不濟他。可也志不灰。只等待桃花浪暖。蟄龍飛。平地一聲雷。

〔張雲〕我聞得舉官人替人做傭工。每日春米爲生。這碓場在那裏。待我去看一看。〔張小員外馬舍上張云〕自小從來好耍笑。家中廣有金銀鈔。兄弟喚做歪廝纏。則我叫做胡廝鬧。自家張小員外的便是。這個是馬真甫。俺兩個打聽的孟光被他父親趕將出來。在臯大公主兒上住。與人家傭工春米爲生。俺如今故意的到他那裏。戲說他一番。有何不可。〔做見科云〕我道是誰。原來是孟光小姐。來來來。你與我春些米兒。春了米。糠皮兒都弄你的。你與我多春幾遍兒。〔正旦云〕你看這廝甚麼道理。兀那廝你聽者。〔唱〕

〔鬼三台〕哈與你甚班輩。自來不相會。走將來磕牙料嘴。〔張云〕兄弟。你看這女人。他這般受苦。倒說哈磕牙料嘴。〔正旦唱〕陪看笑賣查梨。〔馬云〕小姐。你嫁了我時。比別人不強多甚麼。〔正旦唱〕調弄他舌巧口疾。這廝村的來恁般村性格。俺窮則窮。不會折了志氣。〔張云〕小姐。你當初嫁了俺呀。可不好那。〔正旦唱〕只管裏故意乾喬。〔張做扯正旦衣服科云〕小姐向前來。我和你說一句話兒。〔正旦推科唱〕去波。你歪纏此怎恁的。

〔張做跌出。張科云〕你久以後是打蓮花落的相識。〔馬云〕喏兩個去罷。你便跌了一交。也落的他親手推這一推。你又不曾言語。倒吃他一場花白。〔詩云〕我兩個有錢有鈔。天生來又波又俏。關孟光不得便宜。空惹他傍人一笑。〔下。〕〔梁鴻上云〕小姐。你爲什麼大驚小怪的。〔正旦云〕可不悔氣。被那兩個潑男女羞辱了。

一場唱

【麻郎兒】我窮則窮是秀才的妻室。你窮則窮是府尹的門楣。那些兒輪與這兩個潑皮。白白的可乾受了一場惡氣。

〔梁鴻云〕小姐。這樣人理他則甚。〔正旦唱〕

【么篇】想起就裏事體。〔帶云〕我待和他計較來。唱〕與這廝爭甚麼閒是閒非。〔帶云〕我待不計較來。〔唱〕我又做不的那沒羞沒恥。哎。啲。天阿。怎生家博得個一科一第。

〔嬖嫌云〕既然如此。怎不教梁官人上朝進取功名去來。若得一官半職。也不受人這等羞辱。〔正旦云〕嬖嫌。你怕說的不是。但我三餐粥飯。尚不能勾完全。這一路盤纏。出在那裏。不知嬖嫌平日可曾遺下的些私房。不論多少。齋發與秀才前去。此恩異時必當重報也。〔唱〕

【絡絲娘】但得你肯齋發到皇都帝里。我怎敢便忘了你這深恩大德。直將你一倍加增做十倍。也還表不的我相酬之意。

〔嬖嫌虛下取砌末上科云〕小姐。老身無甚麼餽送。止有這綿團襖一領。白銀兩錠。鞍馬一副。你官人此去。若得了官時。休忘了老身也。〔詩云〕堪嘆梁鴻徹骨貧。今朝踐踐洛陽塵。會須金榜標名姓。始信儒冠不誤人。

〔下〕〔正旦云〕嬖嫌去了也。虧他送與俺倍多東西。秀才。你則着志者。〔梁鴻云〕小姐放心。若到帝都闕下。小生必然爲官也。〔正旦唱〕

【收尾】只願的丹墀早把千言對。施展你男兒壯氣。休得要做了無名金榜不回歸。空教我斜倚定柴門盼望着你。〔下〕

〔梁鴻云〕多謝嬖嫌。齋助了鞍馬盤纏。則今日好日辰。上朝取應。走一遭去。〔詩云〕昔作五噫歌。今成萬言策。誰知潑器人。即是題橋客。〔下〕

〔音釋〕 儲音庸 鑿音播 息喪擠切 刺音辣 蓆星西切 食繩知切 職張恥切 跡將洗切 十

凝知切 空滂悶切 夕星西切 蟄音輒 確音對 疾精妻切 便平聲 室傷以切 德營笑切

第四折

〔孟上云〕老夫孟從叔是也。自從趕我女孩兒和梁鴻出門以來，便好道木不鑽不透，人不激不發。果然那梁鴻上朝取應，一舉狀元及第，除授本處縣令。老夫如今牽羊擔酒，與孩兒慶喜。走一遭去來。〔下〕〔梁鴻冠帶引祇從上詩云〕去日曾攜一束書，歸來玉帶掛金魚。文章未必能如此，多是家門積慶餘。小官梁鴻是也。到於帝都闕下，一舉狀元及第，除授扶溝縣縣令之職。今早到任已畢，將的這駟馬高車，着祇從人取夫人去了。這早晚敢待來也。〔正旦引梅香祇從上云〕我孟光誰想有今日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疑怪這叫喳喳靈鵲噪花梢，却元來得除授狀元來到。若不是螢窗文史足，怎能勾虎榜姓名標。誰想今朝天開眼，自然報。

〔祇從報科云〕報的相公得知。有夫人來了也。〔梁鴻出迎科云〕夫人，賀萬千之喜。左右將過來。〔祇從捧砌末上科〕〔梁鴻云〕夫人，這五花官誥金冠霞帔，你請受了者。〔正旦唱〕

〔沉醉東風〕我則見這一壁捧着的，光閃閃金花紫誥；那一壁捧着的，齊臻臻珠翠鮫綃。〔梁鴻云〕夫人，今日纔表的你，有冰清玉潔之心也。〔正旦唱〕你道是纔表我，冰清玉潔心。〔梁鴻云〕廝稱你雲錦花枝之貌。〔正旦唱〕又道是廝稱我雲錦花枝貌。我今日呵，做夫人豈敢粧么。〔梁鴻云〕夫人請穿上者。〔正旦云〕相公，我不敢穿。〔梁鴻云〕可是爲何。〔正旦唱〕爭奈我兩次三番不待着，則怕不穩如荆釵布襖。

〔梁鴻云〕夫人，這是天子所賜，你可穿上。望闕謝了恩者。〔正旦做穿科唱〕

〔慶宣和〕元來這象簡烏紗出聖朝，若是沒福的也難消。只爲俺讀書人受過淒涼合榮耀，因此上把儒衣換了換了。

〔做同謝恩科〕〔張小員外馬舍上張云〕自家張小員外，這個是馬良甫。縣裏差俺兩個接新官。誰想是孟老

相公家女婿梁鴻做了本處縣令。想着啗在臯大公庄兒上調戲他渾家。若與俺算起舊帳來。怎生是了。〔馬云〕不妨事。他那裏記的起。啗每大着膽兒他去。〔做見跪科〕〔梁鴻云〕這廝如何不擡頭。〔張云〕直等到二月二哩。〔梁鴻云〕原來是這兩個弟子孩兒。你認的我麼。〔張馬做慌科〕〔梁鴻云〕您是甚麼身役。〔張云〕俺兩個是儒戶。縣裏揀選來接待新官的。〔梁鴻云〕今日你接我。可是我接你。既是儒戶。與我吟詩。若吟的好。便饒恕你。吟的不好。一百大毛板一個。〔馬云〕這詩須讓咱先吟。〔做念科詩云〕我做秀才。冷酒熱醞。一氣一椀。盪的嘴歪。〔梁鴻云〕你看這廝胡說。左右。牽下去打呀。〔做打科〕〔張云〕我道你不濟。聽我吟。〔詩云〕我做秀才快。噎飯。五經四書不曾慣。帶葉清蒜嚼兩根。泥頭酒兒吃瓶半。〔梁鴻云〕一發胡說。左右。牽下去打呀。〔做打科〕〔正旦唱〕

〔鴈兒落〕他那會習讀古聖學。枉惹的儒人笑。今日個折將丹桂來。〔梁鴻云〕這廝你當初可道來。〔張云〕小的不曾道甚麼來。〔正旦唱〕可不道俺則會打蓮花落。

〔張云〕呀。夫人一句也不會忘了。休和俺每一般兒見識。只是饒了俺罷。〔正旦唱〕

〔得勝令〕俺如今行處馬頭高。人面上逞英豪。則俺那美玉十分俊。不似你花木瓜外看好。哎。你個兒曹。誰看你行無道。〔張云〕夫人可憐見。這都是舊話。休題也。〔正旦云〕左右那裏。〔唱〕準備着荆條。將他扣廳階吃頓拷。

〔梁鴻云〕這廝接待不周。好生無禮。發到縣間去。每人杖一百。枷號一個月。打退儒戶。永爲農夫。〔祇從云〕理會的。〔張云〕可不是悔氣。他起初要我吟詩。偏生再做不來。如今倒氣出我四句來了。〔詩云〕他家忒煞賣弄。打的屁股能重。燒酒備下三餅。到家自己煖痛。〔同下〕〔嬖嬖上云〕門上人報復去。道有孟老相公家嬖嬖在於門首。〔祇從做報科〕〔正旦云〕相公。大恩人在門首。啗迎接他去來。嬖嬖請。〔嬖嬖見科云〕您兩口兒索是歡喜也。〔正旦唱〕

〔喬牌兒〕往常時獨自焦。到今日大家樂。〔帶云〕想在臯大公庄兒上呵。〔唱〕那其間撲頭撲面。濺飛遶。今日個玉玲瓏金鳳翹。

〔嬖嬖云〕小姐你當初受那般苦楚。你可還記的麼。〔正旦唱〕

〔掛玉鈎〕這的是舉案齊眉有下稍。〔嬖嬖云〕小姐你如今還守着舊時的節操哩。〔正旦唱〕你道我不改初時操。我從來貧不憂愁富不驕。怎肯敗壞了閨門教。〔云〕嬖嬖請上。受我夫妻一拜。〔唱〕你昔日恩今朝報。不是你撥散浮雲。怎能勾得上青霄。

〔嬖嬖云〕小姐穩重。有老相公同老夫人在於門首。你接待他去咱。〔正旦云〕我有什麼老相公老夫人。今日要來認我。〔唱〕

〔甜水令〕趕離了畫閣蘭堂。錦裯繡褥。珠圍翠繞。趕的我無處厮歸着。〔帶云〕想起那時來呵。〔唱〕住的是草舍茅菴。蓬戶柴門。陋巷簞瓢。我可也委實難熬。

〔孟夫人同入見做不認科〕〔嬖嬖云〕老相公。他堅意不認您哩。〔孟云〕他不認俺麼。嬖嬖如今到這其間。你不說等到幾時。〔嬖嬖云〕告大人暫息雷霆之怒。略罷虎狼之威。當此一日。令尊與老相公指腹成親。不想令尊棄世。大人你一身流落。老相公豈不要。就將你招贅爲婿。則怕你貪戀富貴榮華。不肯進取功名。故意的將您逐趕在外。不期春榜動。選場開。老相公暗暗的着我齋發你盤纏鞍馬。上朝取應去。你也看嘴臉。難道我老婆子有這東西不成。你今日上則功名成就。下則夫婦團圓。我說兀的做甚。〔詩云〕困守寒窗數載間。一朝平步上金鑾。非干賤妾能資助。則拜你那皓首蒼鬚老泰山。〔正旦云〕嬖嬖你早不說。則被你瞞殺我也。〔唱〕

〔折桂令〕却元來晏平仲善與人交。〔梁鴻云〕這本是嬖嬖齋發俺來。〔正旦唱〕難道他俺耳偷鈴。則待要見世生苗。〔云〕相公認了丈人丈母罷。〔唱〕俺和你夫婦商量。休教外人把俺評跋。你是個君子人不念舊惡。想一雙哀哀的父母劬勞。他雖然不采分毫。我如今怎敢輕薄。〔云〕父親母親請上。孩兒則認便了也。〔唱〕且只索做小伏低。從今後望爹爹權把俺就饒。

〔梁鴻正旦跪科梁云〕則被你瞞殺我也。丈人。〔孟云〕則被你傲殺我也。女婿。〔使命上云〕萬里雷霆驅號令。一天星斗煥文章。小官乃天朝使命是也。奉聖人的命。因為你梁鴻甘貧守志。孟光舉案齊眉。着小官親齎此封丹詔。與他加官賜賞。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縣衙門首也。〔見科云〕聖旨到來。梁縣尹你夫婦跪聽者。〔梁鴻云〕張千。快裝香來。〔同正旦跪科〕〔使命云〕我大漢孝章皇帝。正乾坤萬里無塵。尙惓惓勵精圖治。總則要風俗還淳。喜的是義夫節婦。愛的是孝子順孫。你梁鴻本世家子弟。能守志不厭清貧。妻孟光尤爲賢達。舉案處相敬如賓。若天朝不加褒賞。將何以激勵斯人。可超陞本處府尹。更賜予黃金百斤。其妻父能曲成令德。亦堪稱耆舊之臣。並着令題名史冊。一家的望闕謝恩。〔衆拜謝科〕〔正旦唱〕

〔鴛鴦煞〕荷君恩特降黃麻詔。謝天恩遠踐紅塵道。却教我一個書生。早做了極品隨朝。暢道頓首誠惶。瞻天拜表。則俺這犬馬微勞。知甚口能圖效。且自快活逍遙。兩口兒夫妻共諧老。

〔音釋〕從去聲 着池燒切 噹音床 學奚交切 落音勞 樂音勞 跋巴毛切 惡音襖 薄巴毛切 令平聲

題目 梁伯鸞甘貧守志
正名 孟德耀舉案齊眉

包龍圖智勘後庭花雜劇

鄭庭玉撰

第一折

〔冲末扮趙廉訪引祇從上詩云〕一片忠勤抱國憂。漸看白髮已蒙頭。可憐恩賜如花女。非我初心不敢留。老夫汴梁人氏。姓趙名忠。字德方。嫡親的三口兒。夫人張氏。有一箇家生的孩兒。是王慶。爲某居官頗有政聲。加老夫廉訪使之職。今日早間聖人賜老夫一女。小字翠鸞。着他母親隨來。近身伏侍老夫。尙不知夫人意下如何。未敢便收留他。我今着王慶領的去見夫人。看道有何話說。左右那裏。與我喚將王慶來。〔祇候云〕理會的。王慶那裏。老爺呼喚。〔淨扮王慶上云〕自家王慶。在這趙廉訪老相公府內做着箇堂候官。家私裏外。都是我執掌。一應人等。誰不懼怕我。今日老相公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不必報復。徑自過去。〔做見科云〕老相公呼喚王慶。那廂使用。〔趙廉訪云〕王慶。你近前來。我問你。聖人賜我的那娘兒兩箇。在於何處。〔王慶云〕現在府中。〔趙廉訪云〕你與我喚將來。〔王慶云〕翠鸞子母二人安在。〔旦扮翠鸞同卜兒上詩云〕數日府門下。無緣得自通。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妾身姓王名翠鸞。這是俺母親。聖人將俺子母二人。賜與趙廉訪大人。到此數日。不蒙呼喚。哥哥。你喚俺做甚麼。〔王慶云〕您見相公去。〔見科〕〔趙廉訪云〕王慶。這是那子母兩箇麼。你如今領的他去見夫人。若說甚麼。便來回老夫的話者。〔下〕〔王慶云〕你子母二人。跟我見老夫人去來。〔同下〕〔旦扮夫人上〕〔詩云〕夫主爲官在汴京。祿享千鍾爵上卿。一生不得閨中力。若個相扶立此名。妾身是趙廉訪的夫人。嫡親的三口兒。有箇家小孩兒王慶。我平昔性不容人。家中內外事務。都來問我。這兩日怎麼不見王慶來。〔王引旦卜上云〕奉老相公言語。教我領他二人見夫人去。您兩個只在門首待我先見過了夫人。出來喚你。〔旦云〕理會的。〔王見夫人科云〕今有聖人御賜翠鸞女子母二人。伏侍老相公。老相公不敢收留。教王慶領來見夫人。〔夫人云〕你喚來看。〔王慶云〕您子母二人見夫人去。〔旦卜見科〕〔夫人云〕這年紀小的女孩兒是生的好。教他伏侍老相公。假若得一男半女。那裏顯我。則除是這般。王慶。你來。你如今將他子母二人。或是勒死。或是殺死。我只要死的不要活的。只在你身上幹得停當。待死了呵。回我話。

來。〔下〕〔王慶云〕可有甚麼難處，將他兩個所算了便是。您子母且去這耳房中安下者。〔旦卜下〕〔王慶云〕且住。我欲待害了他兩個，奈我下不的手。如今有一人，乃是李順，他是個酒徒，他渾家與我有些不伶俐的勾當。我如今到他家去，若不在時，和他渾家說句話，我自有個主意。〔下〕〔搽旦扮張氏上云〕妾身姓張，夫主李順，有個孩兒喚做福童，是個啞子，不會說話。我不幸嫁了這箇漢子，他每日只是吃酒，家私不顧，在這衙門中做着箇祇候人。又有個王慶管着俺李順，我與他有些不伶俐的勾當，這兩日怎生不見王慶來。〔王慶上云〕來到門首也。李順在家麼。〔搽旦云〕家裏來。李順不在。〔王見科〕〔搽旦云〕王慶，怎生這幾日不見你。〔王慶云〕這幾日家裏事忙。〔搽旦云〕有甚麼事。〔王慶云〕如今聖人賜與俺廉訪相公翠鸞子母兩個，伏侍相公，教我領去見夫人。夫人教我所算了，我可下不的手。我如今待着李順所算他去。〔搽旦云〕王慶，你來，欲要啗兩個長久做夫妻呵，我有一計，你如今見了李順，則道夫人着你所算他子母二人，則要死的不要活的，則三日便要回話，他必定領來家中所算他。我見了呵，便道休要害了他，我將他兩個的首飾頭面都拿了，我着他將子母二人放了。到第三日，你可來問李順，那子母二人安在，他必然說所算了也。你便說：兀那廝說你要了他首飾頭面，放的他走了，他必然支吾，你便道：你渾家必定知情，你便將着大棍子說我，我便道：休打我。俺丈夫要了他首飾頭面，放的他二人走了，你便道：是實呵，抱你見夫人去來。那廝害怕，你便道：李順，你要饒麼，他道：可知要饒哩。你道要饒呵，休了你那媳婦，他道：休呵，誰要。你道我要，若是他休了我呵，啗兩口兒永遠做夫妻如何。〔王慶云〕此計大妙。〔搽旦云〕我回房中去。李順敢待來也。〔正末扮李順上云〕自家李順的便是，衙門中回來，到俺家門首也。〔王慶云〕兀那李順，說甚麼哩，你又醉了也。〔正末云〕是王慶哥，喚我做甚麼。〔王打科云〕這廝不辦公事，則是吃酒。〔正末云〕哥，你休打，我不曾吃酒，我若吃酒，吃血。〔王慶云〕你看這廝，現醉了，只賭咒。〔又打科云〕你這廝則吃酒，不辦公事。〔正末云〕哥也。〔唱〕

【仙呂點絳脣】你但來絮的頭昏，不嫌口困，施呈盡抖擻精神，做一箇癡煎滾。

〔王慶云〕你這廝每日家在那裏來。〔正末唱〕

【混江龍】我從撞鐘時分。〔王慶云〕撞鐘時。你在那裏做甚麼。〔正末唱〕我立欽欽誰敢離衙門。常懷着心驚膽戰。滴溜着脚踢拳墩。哎。你個身穿着紫衣堂候官。欺負俺這面雕金印射糧軍。〔王慶云〕你這廝緊使着緊不去。慢使着慢不去。〔正末唱〕哥也把小人緊使緊去。慢喚慢來。誰敢道違了方寸。何須發怒。不索生嗔。

〔王慶云〕兀那廝。我如今分付你一件事。便與我所算了兩個人去。〔正末云〕哥也。小人不該去。教別人去罷。〔王慶打科云〕我使着你。怎生不去。〔正末唱〕

【油葫蘆】你直恁的倚勢挾權無事狠。〔王慶打科云〕好打這弟子孩兒。〔正末唱〕脊梁上打到有五六輪。似這等潑差使。誰敢道賺分文。〔王慶云〕你這廝有酒肉吃處。便去的緊也。〔正末唱〕我只道噉酒吃肉。央的人困。元來是殺生害命。揣的咱緊。〔王慶云〕你每日將錢鈔。則是吃酒。〔正末唱〕誰有閒錢補箠籬。〔王慶云〕你這廝貪酒溺脚跟。一世兒不得長俊。〔正末唱〕誰貪酒溺脚跟。若是你那。殺人也。一地裏將咱尋趁。〔帶云〕若是殺人處。不教別人去。則教李順去。〔唱〕哥也。偏怎生我手裏有握刀紋。

〔王慶云〕你看這糟頭。則是強嘴。〔正末唱〕

【天下樂】哥也。你可甚自己貪盃惜醉人。〔王慶云〕兀那廝。你跟的來。〔正末跟走科〕〔唱〕我罵你個遭瘟。〔王慶做回頭科云〕兀那廝做甚麼。〔正末唱〕哥也。你可也喚甚麼村。我將這快刀兒。把你來挑斷那脊筋。有一日掂折你腿脰。打碎你腦門。〔王慶云〕兀那廝。你罵誰哩。〔正末唱〕我覷你直我甚脚後跟。

〔王慶云〕兀那廝。我將你罵我的罪過且饒了。如今有老夫人的言語。〔正末做驚科云〕呀。聽的道老夫人呵。說的我一點酒也無了。敢問哥哥有甚麼事。〔王慶云〕如今有子母二人。在這耳房裏安下。老夫人分付着你領去。所算了他。或是勒死。或是殺死。則要死的。不要活的。限三日後便來回話。我去也。〔下〕〔正末云〕似此怎生區處。天色將晚了也。〔唱〕

【醉中天】可又早日落殘霞隱。天色恰黃昏。【云】我開開這門。那子母兩個在那裏。【旦見科】【旦云】哥哥做甚麼。【正末云】跟我來。快行動些。【唱】恰二個直臨水水濱。【旦云】哥哥可憐見咱。【正末唱】你可也枉分說難逃遁。【帶云】這非是我私下來。【唱】我奉着廉訪夫入處分。留不到一更將盡。則登時將你來送了二三魂。

【云】你且跟我家中去來。【做行到科云】這是我家門首也。你則在這裏。【做叫科】【搽旦引俵兒上云】李順。你又醉了也。【正末云】如今說的我一點酒也無了。【搽旦云】爲甚麼。【正末云】如今廉訪夫人分付。教我將那子母兩個所算了。限三日便要回話。我來取一條繩子。將他勒死。也留個完全屍首。【搽旦云】李順。你領過來我看咱。【旦見科】【旦云】姐姐萬福。【搽旦云】一個好女子也。【正末云】孩兒取繩子來。【俵兒遞繩子】【正末做勒旦推科】【搽旦云】好個女孩兒。李順。我和你說。那裏不是積福處。嗒如今把他首飾頭面都拿了。放的他走了。有誰知道。這些東西嗒一世兒盤纏不了。【正末云】噤聲。【唱】

【金盞兒】你口快便施恩。則除是膽大自包身。我其實精皮膚捱不過那批頭棍。你大古裏言而有信。你休惱犯那女魔君。可知道錢是人之膽。則你那口是禍之門。【搽旦云】便有誰知道。【正末唱】豈不聞隔牆還有耳。窗外豈無人。

【搽旦云】你則依着我。不妨事。【正末云】大嫂也。中也不中。我則依着你。【搽旦向旦兒云】兀那小娘子。我對丈夫說。饒了你性命。你把你那首飾頭面都拿下來與我。放你兩個走了罷。你心下如何。【旦兒云】若肯饒了俺性命呵。這個打甚麼不緊。久後犬馬相報。【做與首飾科】【搽旦云】李順。你看這釵環頭面咱。【正末云】將來看。【唱】

【一半兒】這釵釧委的是金子。委的是銀。【搽旦云】是金子的。【正末云】兀那婆子。我問你咱。【唱】你兩個端的是家奴。端的是民。【卜兒云】哥哥。俺是好百姓。【正末唱】似這般俺夫妻心不忍。【帶云】大嫂。【唱】若有那拿粗挾細踏狗尾的。但風聞。這東西

一半兒停。將一半兒分。

〔云〕兀那婆婆。俺兩個饒了你性命。你可休忘了俺這思念。你則牢記在心者。〔旦兒云〕哥哥的思念。俺死生難忘。〔正末唱〕

〔後庭花〕俺渾家心意真。您母子性命存。那壁廂歡喜殺三貞婦。這壁廂鏖鏖殺五臟神。你可也莫因循。天色兒初更時分。你今宵怎睡穩。俺夫妻同議論。敢教你免禍。等來朝到早晨。快離了此郡門。向他州尋遠親。往鄉中投近鄰。向山中影占身。但有日逢帝恩。却離了一庶民。小娘子爲縣君。老婆婆做太郡。食珍羞臥錦裯。列金釵使數人。似這般有福運。

〔旦兒云〕怎敢想望這個福分。但留得性命。便死生難忘也。〔正末唱〕

〔青歌兒〕呀。是必常思常思危困。我則怕有人有人盤問。夫人意教咱算你二人。我教你遠害全身。放你私奔。則要你好好安存。我使盡金銀。投托你們。說起原因。有活命之恩。那時節你休道不因親者強來親。是必將咱認。

〔旦兒云〕俺娘兒兩個。想哥哥思念。死生難忘也。〔正末云〕您則今日便索逃走。〔旦兒云〕多謝哥哥。〔正末唱〕

〔賺煞〕您兩個快離了汴梁城。我與你速出了夷門郡。人問你則推道是探親。你可休淹淚眼。新痕壓舊痕。你且粧些古徹溫厚。有一日嫁夫君。顯耀精神。將你那綠慘紅愁。證了本。俺夫妻口穩。您子母們心順。這其間是必休忘了我這大恩人。〔下〕

〔旦下走被巡卒仲散科下〕〔卜兒上云〕俺子母兩個。正行中間。被巡城卒驚散。不見了我女兒翠鸞。我不問那裏尋將去。〔下〕〔旦慌上云〕正和俺母親走着。被巡城卒驚散。不見了俺母親。〔做悲科云〕我今不揀那裏

尋母親去來。〔詩云〕子母私奔若斷蓬。半途驚散各西東。我今拚死尋將去。便是黃泉路上要相逢。〔做叫科云〕母親母親。兀的不苦殺我也。〔下〕

〔音釋〕 抖音斗 撒音叟 燐音包 賺音堪 噎音床 笨音爪 孀尼叫切 掂店平聲 釧川去聲 鏤音和 鐸多勞切 聲欣去聲 徹音繁

第二折

〔搽旦上云〕早間李順拿金釵兒賣去了。還不見回來。我這裏等着敢待來也。〔正末帶酒上云〕衆兄弟少罪。改日回席。恰纔多吃了幾盃。天色將晚了也。我索還家去來。〔唱〕

〔南呂一枝花〕不覺的日沉西。不覺的天將暮。不覺的身趑趄。不覺的醉模糊。則我這眼展眉舒。蓋因是一由命。二由做。我則要千事足。百事足。常言道馬無夜草不肥。人不得外財不富。

〔梁州第七〕他兩個忙忙如喪家之狗。急急似漏網之魚。他兩個無明夜海角天涯去單往。他合有命俺合粧孤。兀的不歡喜殺俺子父。快活殺俺妻夫。我則道盡今生久困窮途。永世兒陋巷貧居。他他他。天也有晝夜陰晴。是是是。人也有吉凶禍福。來來來。我也有成敗榮枯。〔帶云〕我來到後巷裏。舞一回咱。〔做舞科〕〔唱〕自歌自舞。那此兒教我心寬處。倚仗着花朵般好媳婦。說甚麼九烈三貞孟姜女。他可也不比其餘。

〔做到見搽旦科云〕大嫂。我來家了也。〔搽旦云〕你賣的那金釵呢。〔正末背云〕我是鬪他要咱。〔回云〕我掉了也。〔搽旦云〕你看這廝波。我家吃的穿的。都靠着。你怎生掉了那。〔正末云〕我鬪你要來。我賣了也。〔搽旦云〕你說我一跳。你賣了呵。那金釵重幾錢。賣了多少鈔。你說來我聽。〔正末唱〕

〔牧羊關〕那金釵兒重六錢半。三折來該九貫五。你從明朝打扮你兒夫。你與我置一頂紗皂頭巾。截一幅大紅裹肚。與孩兒做一箇單絹褲。遮了。

身命。做一箇布上衣。蓋了皮膚。〔搽旦云〕您爺兒兩箇都有了也。怎麼樣打扮我咱。〔正末云〕大嫂。〔唱〕你買取一付蠟打成的銅釵子。更和那金描來的棗木梳。

〔搽旦云〕李順。你有酒了。你歇息咱。〔正末睡科〕〔搽旦云〕這些時怎麼得王慶來纔好。〔王慶上云〕我教李順勒死翠鸞子母二人。今日三日光景。不見來回話。我問那廝去。元來這廝關着門哩。李順。開門來。〔搽旦云〕好了好了。這是王慶來了。〔做叫正末科云〕李順。有人叫門哩。〔正末醒科云〕甚麼人打門。住了你那驢蹄。是您家裏。我來也。〔王慶云〕這廝又醉了。開門來。開門來。〔正末唱〕

〔賀新郎〕這門前喚的語音熟。真不是李萬張千。〔搽旦云〕我去開門。〔正末搽旦科〕〔唱〕和大嫂你來我去。〔帶云〕好渾家也。常言道家有賢妻。〔唱〕如今有日頭。却又早關了門戶。他不道的教別人說三道語。〔云〕我開開這門。是誰好打這廝。〔王慶云〕咄。兀那廝。你打誰。〔正末見王怕科〕〔唱〕哥哥。你有甚事。誰敢道是支吾。教把誰所伏便所伏。教把誰虧圖。便虧圖。有甚惡差使。情願替哥哥做。〔正末跪倒科〕〔王慶云〕你看這廝又醉了也。你待要那裏去。〔正末唱〕遮莫去大蟲口中奪脆骨。驪龍領下取明珠。〔王慶云〕這廝又醉了。你怎敢罵我。〔正末云〕哥到小人家吃鍾茶。怕做甚麼。〔王慶云〕兀那廝。你教我去你家吃茶。我這等人可往你家裏去。〔正末云〕若哥哥到小人家裏吃一盃茶兒呵。外人道管李順的官人來他家吃茶。教人也好看波。〔王慶云〕這廝醉則醉。倒說的好。我去你家吃茶。與你家長些節槩。我去吃茶怕做甚麼。〔王入門坐科〕〔正末云〕哥。小人有個醜媳婦。教來拜哥哥咱。〔王慶云〕不中。你的渾家教來拜我。外觀不雅。休教來罷。〔正末云〕哥。不妨事。〔王慶云〕既然你好心。教他來見。〔正末向搽旦云〕大嫂。有管我的那王慶哥來咱家吃茶。你拜他一拜。〔搽旦云〕李順。敢不中麼。〔正末云〕大嫂。不妨事。〔搽旦出見拜科云〕哥哥萬福。〔王慶云〕李順。我分付你的翠鸞母子二人呢。〔正末云〕哥哥分付我的那子母兩個。我怎敢推辭。將兩條繩子勒死他。丟在汴河裏。這其間流三千里遠也。〔王慶云〕兀那廝。有人看見。說你要了他錢鈔。放的他走了。〔正末慌科云〕小人不曾。〔唱〕

【牧羊關】並無一箇人知道。可端的誰告與你。則一聲問的我似沒嘴的葫蘆。〔王慶云〕你怎敢違誤了官司。放了他去。〔正末唱〕小人怎敢違誤了官司。縱放了他子母。〔王慶云〕有人說你受了他買告也。〔正末唱〕若是受了他買告。咱當罪。若是有證見。便承伏。我可也甘情願。餐刀刃。我可也無詞因。上木驢。

〔云〕小人並然不敢。若有證見。小人便當罪。〔王慶云〕你不肯招認。他渾家必然知情。叫他渾家過來。〔搽旦上。跪科云〕不干我事。〔王慶云〕兀那婦人。你丈夫賣放了人。你必然知情。你若實說呵。萬事罷論。你若不說呵。我不道的饒了你哩。〔做打科〕〔搽旦云〕住住住。你休打我。我與你說。俺丈夫拿了他首飾頭面。放的他子母走了也。〔王慶云〕好也。你道不曾放了他麼。〔正末唱〕

【哭皇天】好不忍事。桑新婦。好不藏情也。魯義姑。又不曾麻搥下腦箍。你怎麼口聲的就招伏。〔王慶怒。採正末頭髮科〕〔正末唱〕他把我頭稍頭稍搭住。〔帶云〕哥也。小人出於無奈。〔唱〕小人也則爲家私窮暴。妻子熬煎。因此上愛他錢物。釋放了囚徒。待要和你十拷九棒。萬死千生。打殺這個射糧軍。哥也。你可甚麼那得甚福。〔王慶云〕兀那廝。你要饒你麼。〔正末云〕可知要饒哩。〔王慶云〕兀那廝。你要饒呵。把你那渾家休了者。〔正末云〕一箇醜媳婦子。便休呵誰要。〔王慶云〕你休了呵我要。〔正末唱〕哥也。你何須致怒。小人怎敢做主。

〔云〕哥也。小人怕不肯。未知俺那婦人心裏如何。〔王慶云〕你和你那婦人商量去。〔正末唱〕

【烏夜啼】我向前體問俺渾家去。〔向搽旦云〕大嫂。王慶哥哥道。要我饒你。休了你那媳婦者。我便道休了呵誰要。他便道我要。我不知你心裏肯也不肯。〔搽旦云〕你休顧我。則顧你的性命。〔正末唱〕好也。羅枉做了二十年兒女妻夫。這孩兒又不曾人言語。他可又性痴愚。不識親疎。你不尋思撒下的我孤獨。天也生挖支的割斷這娘腸肚。這壁廂爺受苦。那壁廂兒啼哭。哥也。你可憐見同衙共府。你休要運計鋪謀。

〔王慶云〕兀那廝快休了者。〔正末云〕小人要寫休書。爭奈無筆。〔搽旦云〕我這裏有描花兒的筆。〔正末云〕無紙。〔搽旦云〕有剪鞋樣兒的紙。〔正末云〕無硯瓦。〔搽旦云〕便碟兒也磨得墨。〔正末云〕他可早準備下了也。罷罷罷。〔唱〕

〔關雎〕我這裏書名字。畫手模。便有你待何如。想着想着做出。真然真然淫欲。嘴着嘴着丈夫。窩盤窩盤人物。說着說着起初。今日今日羞辱。不由我滴羞跌屑怕怖。乞留兀良口絮。他剔抽秃刷廝覷。迷留沒亂躊躇。想起來想起來殺人可恕。將咱欺侮。並不糊塗。早則招取。〔云〕貌弟子。你將去波。〔唱〕這一紙絕恩斷義的休書。〔搽旦假哭科〕〔正末唱〕你休那裏雨淚如珠。可不道鳳凰飛上梧桐樹。見放着開封府執法的老龍圖。必有個目前見血。劍下遭誅。

〔云〕你放心。我直開封府裏告他去。〔搽旦云〕不中。王慶。你可不聽見。〔王慶背云〕那廝說出來。必然做出來。我如今不先下手。倒着他道兒。〔回云〕李順。我不要吃你這媳婦。我則要你一件東西。〔正末云〕哥也。你要甚麼。〔王慶云〕只要你那顆頭。〔正末云〕可連着筋哩。兀的不有人來也。〔王慶看科〕〔正末走〕〔王拿住科〕〔正末云〕罷罷罷。〔唱〕

〔黃鍾尾〕早則這沒情腸的兇漢。衝跌扞更打着有智量的婆娘。更狠毒難分說怎分訴。做納下廝欺負。要行處便行去。由得你愛的做。似這般倚官府。生有地死有處。奪了俺妻兒。送了俺子父。揉碎胸脯。磕破頭顱。我把那不會雪恨的孩兒覷一覷。我見他手搭着巨毒。把我這三思臺。嚙住。〔帶云〕我好冤屈也。〔唱〕兀的不沒亂殺我這喉嚨。我其實叫不出這屈。〔王慶殺正末科下〕

〔王慶云〕殺了他也。將一個口袋來裝了。丟在井裏。大嫂。我和你永遠做夫妻。憑着我這一片好心。天也與我

半碗兒飯吃。〔搽旦云〕休說閒話。咱和你後房中快快活活的做生活去來。〔同下〕

〔音釋〕趨郎夜切 趨且去聲 足臧取切 福音府 熟繩朱切 伏房夫切 做租去聲 領含去聲

刃仁去聲 箍音姑 搭簪上聲 獨東盧切 哭音苦 謀音模 出音杵 欲于句切 物音

務 辱如去聲 衡音肫 毒東盧切 磕音可 搭音闊 屈丘兩切

第二折

〔淨扮店小二上詩云〕酒店門前七尺布。過來過往尋主顧。昨日做了十盆酒。倒有九缸似頭醋。自家是這汴梁城中獅子店小二哥的便是。開着這一座店。南來北往。經商客旅。都在俺這店中安下。今日天晚。看門前有甚麼人來。〔旦上云〕正走間被巡城卒衝散了俺母親。不知所在。天色晚了。我去這店裏尋一箇宵宿處。〔做見小二科云〕哥哥。我來投宿。〔小二云〕小娘子。頭間房兒乾淨。〔旦云〕你與我一箇燈咱。〔小二云〕我與你點上這燈。〔做看科背云〕好箇女子也。天又晚了。人又靜了。他又獨自一個。我要他做個渾家。豈不是好。〔回云〕小大姐。這裏也無人。我和你做一對夫妻如何。〔旦云〕陡。你說那裏話。〔小二云〕你如今落在圈套。飛也飛不出去。我不怕你不與我做夫妻。〔旦云〕我至死也不肯。〔小二云〕你真箇不肯。〔旦云〕我不肯。〔小二背云〕他說不肯。我取出這斧頭來。唬他。他是箇女孩兒家。必然害怕。我好歹要了他。〔做拿斧科云〕你真箇不肯。我一斧打死了你。〔旦做倒科〕〔小二云〕怎麼半晌不言語。〔看科云〕原來唬死了。怎生是好。這暴死的必定作怪。我門首定的桃符。拿一片來插在他鬚角頭。將一個口袋裝了。丟在這井裏。〔扶旦下云〕把一塊石頭壓在上面。省得他浮起來。〔卜兒上云〕誰想翠鸞孩兒到處尋覓不見。天色晚了。我且去獅子店裏覓個宵宿去。〔見科云〕小二哥。我來投宿。〔小二云〕後面那間房兒乾淨。婆婆你歇息去。〔卜兒云〕我到後面歇息去也。〔下〕〔小二云〕嗨。做這等勾當。我且再坐一坐。怕還有人來。〔外扮劉天義上詩云〕埋頭聚雪窗。文史三冬足。今日一寒儒。明朝食天祿。小生姓劉名天義。洛陽人氏。學成滿腹文章。未曾進取功名。目今春榜動。選場開。收拾琴劍書箱。上朝取應。來到汴京。天色晚了。且去那獅子店中覓一宵宿。〔見淨科云〕小二哥。我來求宿。〔小二云〕頭間房裏安歇去。〔劉天義云〕小二哥。與我點一箇燈來。〔小二與燈科云〕燈在此。〔劉天義云〕小二

哥。安排些酒殺來。等我自己酌一盃。明日連房錢一併還你。〔小二將酒上云〕酒殺都有了。我自去睡也。〔下〕

〔劉天義云〕我關上這門自飲幾盃。〔旦魂子上云〕我乃王婆婆的女兒翠鸞。去那店房中點箇燈。咱秀才開門來。〔劉天義云〕更深夜靜。有人喚門。好是奇怪。兀那喚門的是誰。〔旦云〕我是王婆婆女兒。我來點個燈。咱。〔劉天義云〕兀那女子。我點與你。門縫較寬。小娘子接燈。〔旦吹滅科云〕秀才。風大刮殺了。〔劉天義云〕我再點與你。〔旦又吹滅科云〕又滅了。〔劉天義云〕我與他燈。兩次三番刮殺了。既然如此。我開門你自己點。〔開門旦入科〕〔劉天義云〕小娘子點燈。我開了門。他可去了。只是鬪小生耍來。我還關上這門。〔回身見旦拜科云〕秀才萬福。〔劉天義云〕好一個女子也。小娘子誰氏之家。姓甚名誰。〔旦云〕我是王婆婆的女兒。聞知秀才在此。特來探望。〔劉天義云〕小生有何德能。敢勞小娘子垂顧。若不棄嫌。同席共飲數盃。未審雅意如何。〔旦云〕願從尊命。〔坐科〕〔劉把盞科云〕小娘子滿飲此盃。〔旦飲科云〕敢問秀才姓甚名誰。那裏人氏。因何至此。〔劉天義云〕小生姓劉名天義。洛陽人氏。因上朝取應。天色已晚。到此店中投宿。不期相遇小娘子。實小生之幸也。〔旦云〕敢問秀才告珠玉。咱。〔劉天義云〕小生不才。怎敢在小娘子跟前獻醜。聊作後庭花一闋。小生表白一徧。小娘子試聽。〔詞云〕雲鬟堆綠鵲。羅裙蔽絳紗。巧鎖眉顰柳。輕勻臉襯霞。小粧整凌波羅襪。洞天何處家。詞寄後庭花。〔劉天義作。〕〔旦云〕好高才也。我依韻也和一首。〔寫科云〕寫就了也。我表白一徧。與秀才聽。咱。〔詞云〕無心度歲華。夢魂常到家。不見天邊鴈。相侵井底蛙。碧桃花鬢邊斜插。伴人憔悴殺。詞寄後庭花。翠鸞作。〔劉天義云〕妙哉妙哉。小娘子再飲一盃。〔卜兒上云〕我心中悶倦。再睡不着。起來閒走一閒走。〔做聽科〕〔旦云〕秀才。你則休負心。〔劉天義云〕小生豈敢負心。〔卜兒云〕兀的不是我翠鸞孩兒說話哩。〔做叫科云〕翠鸞翠鸞。〔旦應科走下〕〔卜兒云〕我推開這門。〔見劉科云〕我孩兒在那裏。〔劉天義云〕無有人。小生獨自在此。〔卜兒見詞科云〕你道無有。這兩篇詞是誰做的。有我女孩兒名字在上。你藏了我女兒。更待干罷。明有王法。我和你見官去來。〔劉天義云〕你看我這命波。〔同下〕〔趙廉訪引祇從上云〕老夫趙忠。前者聖人賜與我翠鸞母子二人。我着王慶領去見夫人。數日光景。不見來回話。左右的。喚王慶來者。〔祇從云〕王慶安在。老爺呼喚。〔王慶上云〕老相公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見去。咱。〔見科〕〔趙廉訪云〕王慶。日前那子

母二人。我教你領去見夫人。至今不曾回話。如今那子母二人在那裏。〔王慶云〕王慶領的與了夫人也。〔趙廉訪云〕既然如此。請的夫人來。〔王慶云〕老夫人相公有請。〔夫人上見科云〕老相公喚妾身。不知爲何。〔趙廉訪云〕夫人。我教王慶領的那翠鸞子母二人見你去。如今在那裏。〔夫人云〕王慶領的那子母二人來見了我。我分付王慶就領去了。〔趙廉訪云〕王慶。夫人說道分付與你了。如今可在那裏。〔王慶云〕是相公教小人領去見夫人。夫人交付與我。我可交付與李順也。〔趙廉訪云〕他說交付與李順。這椿事其中必有暗昧。夫人。且回後堂中去。〔夫人詩云〕一點妬心生。斷送女娉婷。任他沒亂煞。只做不知情。〔下〕〔趙廉訪云〕老夫待親自問來。有些難問。則除是開封府尹包待制。此人清廉正直。可問這椿事。左右的。請包府尹來者。〔祇候云〕理會的。府尹大人。老相公有請。〔正末扮包龍圖引張千上云〕老夫姓包名拯。字希文。廬州金斗郡四望鄉老兒村人氏。官拜龍圖閣待制。正授開封府尹。有趙廉訪着人相請。不知甚事。須索去見咱。〔唱〕

〔雙調新水令〕欽承聖敕坐南衙。掌刑名糾察姦詐。衣輕裘乘駿馬。列祇候擺頭踏。憑着我微劣村沙。誰敢道僥倖姦猾。莫說百姓人家。便是官宦賢達。綽見了包龍圖影兒也怕。

〔云〕左右報復去。道包拯來了也。〔祇從報科云〕報的老爺得知。有包待制在於門首。〔趙廉訪云〕請他進來。〔祇從云〕請進。〔見科〕〔正末云〕相公喚包拯。有何分付。〔趙廉訪云〕待制。我煩你一件事。數日前聖人賜我王翠鸞子母二人。我教王慶領去見我夫人。不見回話。我問夫人。夫人道分付與了王慶。王慶又道分付與了李順。這椿事其中必有暗昧。你與我仔細究問。多因是我夫人做下違條犯法也。〔正末唱〕

〔沉醉東風〕相公道老夫人違條犯法。怎敢就教他帶鎖披枷。〔帶云〕相公。〔唱〕你候門似海深。利害有天來大。則這包龍圖怕也不怕。老夫怎敢共夫人做兩事家。〔帶云〕若是被論人睜起眼來。〔唱〕枉把村老子就公廳上誆殺。

〔云〕相公。小官職小斷不的。〔趙廉訪云〕你也說得是。與你勢劍銅鑼。限三日便與我問成這椿事。若問成了呵。老夫自有個主意。〔詩云〕這椿事莫得消停。三日裏便要完成。若問出子母下落。我與你寫表箋申奏朝廷。

〔下〕〔正末云〕是好一口劍也呵。〔唱〕

〔風入松〕這劍冷飈飈取次不離匣。這惡頭兒揣與咱家。我若出公門。小民把我胡撲搭。莫不是這老子賣弄這勢劍銅鑼。〔帶云〕我出的這門來。〔唱〕覷了王慶呵。慌張勢煞。這漢就裏決謫札。

〔云〕王慶。這椿事都在你身上。〔王慶云〕你看這大人。干我甚麼事。〔正末云〕噤聲。〔唱〕

〔胡十八〕這話兒你休對答。莫虛詐。〔云〕張千。牽馬來。〔張千做牽馬科云〕請大人上馬。〔正末上馬科〕〔唱〕我將這寶鏡來踏。把韁轡來拿。我扭回頭見他左右眼觀咱。〔云〕張千。與我拿下王慶者。〔張千云〕理會的。〔做拿王慶科〕〔王慶打張千科云〕你敢拿誰。〔正末唱〕您如今直恁般怕他。〔帶云〕三品官尙然到開封府裏。量你到的那裏。〔唱〕您一火祇從人。將王慶快拿下。

〔云〕張千。回衙門去來。〔旦魂子上旋風科〕〔正末云〕一陣好大旋風也。〔唱〕

〔鴈兒落〕見一箇旋風隨定馬。不由我展轉生疑訝。〔帶云〕兀那鬼魂聽者。〔唱〕你去到黃昏插狀來。嗒雨箇白日裏難說話。

〔云〕兀那鬼魂。到晚間開封府裏來。速走速走。〔旋風下〕〔卜兒扯劉天義上云〕冤屈。相公與老婆子做主咱。〔正末唱〕

〔掛玉鉤〕則聽的唱叫揚疾。鬧怎麼我與你觀絕罷。〔帶云〕張千。〔唱〕你教他近向前來我問咱。你休喝掇休驚詫。便膽寒心驚怕。你與我盡說緣由。細訴根芽。

〔云〕兀那婆子。你告甚麼。〔卜兒云〕這箇秀才藏了我的女孩兒翠鸞。告相公與老婆子做主咱。〔正末云〕誰是翠鸞女的母親。〔卜兒云〕則我便是。〔正末云〕慚愧。一椿問做兩椿事。張千。將這一行人都拿到開封府裏去。〔做到排衙科〕〔正末云〕張千。將那一行人拿過來者。〔張千云〕理會的。〔衆跪科〕〔正末云〕王慶。兀那廝

你怎麼不跪。〔王慶云〕我無罪過。〔正末云〕你無罪過。來俺這開封府裏做甚麼。〔王慶云〕我跪下便了也。〔王跪科〕〔正末云〕兀那婆子。說你那詞因。〔卜兒說〕〔王撓科云〕老相公教我領見夫人。夫人分付與王慶。王慶可分付了李順也。〔正末云〕兀那廝。誰問你來。兀那婆子。說你那詞因來。〔卜兒說〕王又撓科云。老相公教我領見夫人。夫人分付與王慶。王慶可分付了李順也。〔正末云〕張千。將王慶拿下。與我打着者。〔張千打科〕〔正末唱〕

〔川撥棹〕我敢搗碎你口中牙不刺。這是你家裏說話。那恰便似一部鳴蛙絮絮答答。叫叫叫。覷了他精神口抹。再言語還重打。

〔云〕張千。着那廝咬着棍子者。〔張千云〕理會的。〔王咬棍子科〕〔正末云〕兀那婆子。你說你那詞因。〔王丟棍子撓說科云〕老相公教我領見夫人。夫人分付與王慶。王慶可分付了李順也。〔正末云〕這廝直恁般好說話。〔卜兒云〕老婆子夜來晚間在獅子店裏安下。只聽的這秀才和我翠鸞孩兒說話。我踏開門不見我女孩兒。明明是他藏了。相公與我做主咱。〔正末云〕兀那廝。可說你那詞因。〔王慶云〕老相公教我領見夫人。夫人分付與王慶。王慶可分付了李順也。〔正末云〕再呢。〔王慶云〕無了也。〔正末云〕似這般怎生是好。〔唱〕

〔夜行船〕二下裏葫蘆提。把我來倏倏殺。〔帶云〕這公事少呵。〔唱〕連累着七八十家。兀的是人命爭差。恰便似金剛廝打。佛也理會不下。

〔云〕張千。將王慶監下者。〔張千云〕理會的。〔押王慶下〕〔正末云〕兀那婆子。你說他藏了你女兒。有何見證。〔卜兒云〕有兩首詞在這裏。〔正末云〕將來我看。〔卜兒出詞〕正末念科云。雲鬟堆綠鴉。羅裙敝絳紗。巧鎖眉顰柳。輕勻臉靨霞。小粧整凌波羅襪。洞天何處家。詞寄後庭花。劉天義作。〔唱〕

〔殿前歡〕你道是不曾見他女嬌娃。這的是誰人題下這首後庭花。須不是把你來胡遮刺。莫不我雙眼昏花。〔云〕再看這首詞咱。無心度歲華。夢魂常在家。不見天邊鴈。相侵井底蛙。碧桃花鬢邊斜插。伴人憔悴殺。詞寄後庭花。翠鸞女作。〔正末再念科〕〔唱〕我從頭兒再念咱。〔帶云〕不見天邊鴈。相侵井底蛙。〔唱〕我這裏咭許罷。〔云〕不見天邊鴈。相侵井底蛙。〔唱〕這

女孩兒那得活的人也。可憐可憐。〔唱〕這孩兒敢死在黃泉下。這官司無頭無尾。那賊人難捉難拿。

〔云〕則除是這般張千。把這婆子監下者。〔張千云〕理會的。〔押卜兒下〕〔正末云〕兀那劉天義。你休驚莫怕。我放了你。你今夜還去那店裏宿歇。若是那女子來呢。你問他那裏人氏。姓甚名誰。有甚信物。要些來。我便饒你。〔劉天義云〕知道。我這一去。好歹要些信物來。〔正末唱〕

〔沽美酒〕爲甚麼將原告人倒監押。你個被論人莫驚說。你與我還似昨宵臨臥榻。你可也若教得見他。用心兒討回話。

〔太平令〕我見他扭身子十分希詫。須是我賞發與一夜歡洽。咱欲要兩家都罷。赤緊的我領得三朝嚴假。若事發教咱救拔。你穩情取功名科甲。

〔云〕兀那秀才。他不是人。是箇鬼魂。〔劉天義怕科〕〔正末唱〕

〔鴛鴦煞〕我說破陰魂莫更潛身怕。只要你秀才肯做迷心耍。不須今夜遭囚。免了每日隨衙。暢道殺人賊不在海角天涯。我先知一箇七八。〔帶云〕張千。〔唱〕你與我傳語他家。將冤恨都銷化。到明朝管取擒拿。看那鬧市雲陽木驢上剛。〔下〕

〔張千同劉天義行科云〕來到這獅子店裏。兀那秀才。那間房兒是。〔劉天義云〕是這一間。〔張千云〕你自在這裏宿。我明早來討回話。〔下〕〔劉天義云〕天那。兀的不說殺我也。我則道他是人。誰想他是箇鬼。可早三更了。你聽那牆上土撲簌簌的。房上瓦廝琅琅的。兀的不說殺我也。〔做睡科〕〔旦魂子上云〕我今夜再望那秀才走一遭去。〔見科〕〔旦云〕秀才秀才。〔劉天義驚走〕〔旦扯住科〕〔劉天義云〕你靠後說。你是箇鬼。〔旦云〕我不是鬼。〔劉天義云〕如今包龍圖大人問你那裏人氏。姓甚名誰。〔旦云〕我是那家。〔劉天義云〕那家可是那裏。〔旦云〕在那家井裏。〔劉天義云〕你有甚麼信物與我些。〔旦云〕我髻邊有一朵嬌滴滴碧桃花。你自取咱。〔劉取花旦閃下〕〔劉天義云〕兀的不說殺我也。當真是個鬼。既然有了信物。等不到天明。便回包大人話。

去。〔詩云〕分明見昨夜嬌娃。取與我髻上桃花。且休提上朝取應。先說得膽戰身麻。〔下〕

〔音釋〕 殺音速 襯初良切 壘莊瓜切 聘聘平聲 婷音亭 拯音整 踏當加切 猾呼佳切 違

當加切 法方雅切 殺雙鮮切 斷音查 匣奚佳切 搭音打 煞雙鮮切 謫音鄒 札莊

洒切 答音打 訛瘡詐切 棚聲卯切 不音補 刺邦架切 那音拿 抹音罵 娃音蛙

咭店平聲 押奚佳切 棚湯打切 恰奚佳切 發方雅切 拔邦加切 甲江雅切 八巴上

聲 剛音寡

第四折

〔正末上云〕老夫包拯。爲這件事用盡心力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這此三時廢寢忘食。眼睜睜一宵無寐。坐早衙便待施爲。喚張千。刑案裏喚該房司吏。別公事且勿行提。只那椿事最耽干繫。

〔迎仙客〕不由我心似痴。意如迷。那椿事不分箇虛共實。好看我怎參詳。難整理。準備下六問三推。快與我喚過來劉天義。

〔張千同劉天義上跪科〕〔正末云〕兀那秀才。你昨夜看見女子來麼。〔劉天義不語科〕〔正末云〕他怎生不言語。張千。你着他說。〔張千云〕他還昏迷着哩。〔正末唱〕

〔快活三〕偏前夜笑吟吟的似魚水。今日箇戰兢兢的怕做夫妻。正是得便宜翻做了落便宜。教你試探那佳人的意。

〔朝天子〕你可也盡知就裏。昨夜箇正使着鴛鴦會。〔帶云〕兀那秀才。〔唱〕你從頭至尾說真實。可怎生只恁的難分細。我問在當廳無言抵對。他和你可曾說來歷。你明知是鬼怕他來纏你。常言道愛他的着他的。

〔云〕兀那秀才。那女子誰氏之家。姓甚名誰。〔劉天義云〕他是那家。〔正末云〕那家可是誰家。好個倖殺人也呵。〔唱〕

〔紅繡鞋〕那家居住在東村西地。那家委實的姓甚名誰。似這般幾時得個分明日。你休得要硬抵諱。休得要假疑惑。我索合從頭推勘你。

〔云〕張千。把這廝監下者。等他省時問他。〔張押下〕〔正末云〕張千。拿過王慶來者。〔張千云〕理會的。〔拿王慶上見科〕〔正末云〕兀那廝。將翠鸞女分付與誰了也。〔王慶云〕老相公教我領見夫人。夫人分付與王慶。王慶分付了李順也。〔正末云〕既然分付了李順。張千。拿將李順來者。〔張千云〕李順在逃了。〔正末云〕李順在逃。似此可怎了。張千。且將王慶拿在一邊者。〔押王下〕〔正末云〕張千。李順在逃。須有他家裏人。你去他家看去。或有溝渠。或有池沼。若是有井呵。你就下去打撈。可是爲何。他道李順在逃。不在井裏。却那裏尋他。〔張千云〕理會的。我出的這衙門來。轉過隅頭。抹過裏角。來到李順家裏。也無一箇人。我自進去看來。到這院後。怎麼靜悄悄的好怕人也。我開開這後門。〔做撞倒科云〕有鬼有鬼。〔做起身科云〕原來是這晒衣服的繩子。倒說我一跳。我是再看咱。這是一眼井。好。包待制通神。真箇一眼井。我試看咱。怎麼這般臭氣。待我下去看看。怎生下的去。可有這晒衣服的繩子。我解下來一頭拴在井欄上。一頭料下去。我拽着繩子。下去井裏試看咱。〔做下井看科云〕這是一箇口袋。不知是甚麼東西。我將繩子拴住。等我出到井口上。我再拽上這繩子來。〔做出井拽科云〕拽上這口袋來了。不知是甚麼物件。須索將着見老爺去。〔做背走〕〔俵上扯住科〕〔張千云〕是誰扯住我。〔做回頭看科云〕原來是箇小弟子孩兒。〔做打俵兒下〕〔行科云〕可早來到府中也。〔丟下口袋科云〕裏爺真個通神。是有一眼井。小的下去。打撈出這箇口袋來。不知是甚麼物件。老爺試看咱。〔正末云〕好好。這廝能幹事。你打開口袋我看。〔張解開科〕〔正末云〕原來是個屍首。張千。你喚那婆子來教他認。〔張千喚科〕〔卜兒上認云〕大人。這屍首不是俺女兒。是一個有髭鬚的。〔正末云〕張千。你怎生撈將一箇有髭鬚的屍首來。〔張千云〕老爺這是井裏的。小的怎生知道。〔正末唱〕

〔剔銀燈〕聽說道荆棘列半日。猛覷了呆打頓一會。兀那婆婆不是你女孩兒身軀殼。且別尋覓這一箇尸首可是誰的。兀那婆婆。你休瞞我。我問你這尸首如何不識。

〔卜兒云〕相公。這尸首不是俺女兒的。〔正末云〕張千。你在誰家井裏撈出這尸首來。〔張千云〕我在李順家井裏打撈出來的。〔正末唱〕

【蔓菁菜】可則去李順家裏訪踪跡。〔帶云〕張千。我再問你。〔唱〕你下井去井根底。那時節有誰人見你。〔張千云〕小的不會見甚麼人。去到李順家後院內。見一眼井。下的井去。撈出這尸首來。我背着便走。哦。小的想起來了。我見箇小廝來。〔正末云〕張千。兀的不有了也。〔唱〕則去那小廝根前取箇真實。十共九知詳細。

〔云〕張千。你去尋將那小廝來。〔張千云〕理會的。那小廝走了呵。怎生是好。我出的這衙門來。走了一會。我依舊到李順家後院看咱。這是口井。〔見俚兒云〕兀的不是那小廝。你還在這裏。我背着你見老爺去來。〔做背俚行科云〕早到了也。稟爺。這便是那小廝。〔正末云〕張千。休驚唬着他。你看這小廝到這開封府裏。說的他眼腦剔抽禿刷的。兀那小廝。你近前來。我問你咱。你是誰家的。〔俚打手勢科〕〔正末云〕這小廝是箇啞子。張千。你怎生尋了個啞子來。〔張千云〕這便是李順家裏住的。小的怎生知道他是啞子。〔正末云〕那小的你雖然啞。你心裏須明白。你認那尸首咱。〔俚兒見尸哭科〕〔正末云〕好可憐人也。〔唱〕

【乾荷葉】他猛見了痛傷悲。兀的不有蹺蹶。〔云〕兀那小的。我問你咱。這個是你甚麼人。〔俚打手勢科〕〔正末云〕似這般可怎生是好。〔唱〕好教我不解其中意。起初道眼迷奚。他如今則把手支持。真箇是啞子做夢說不的。落可便悶的人心碎。

〔云〕兀那小的。我如今問你。若問的是。你便點頭。若不是。你便擺手。你聽着。〔俚做記科〕〔正末問云〕這個敢是你叔叔。〔俚擺手科〕〔正末云〕是你伯伯。〔俚擺手科〕〔正末云〕是你父親。〔俚點頭就拜科〕〔正末云〕原來是你父親。兀那小的。誰殺了你那父親來。〔俚打手勢科〕〔正末云〕是一條大漢。拽起衣服。扯出刀來殺了你父親。丟在井裏。好可憐人也。兀那小的。我再問你咱。〔唱〕

【上小樓】兒也。你親娘如今在那裏。〔俚指科〕〔正末唱〕他可又不知端的。似這般殺壞平人。怎生乾休。他待至死無對。〔俚拖住張千科〕〔張慌科〕〔正末云〕兀那小的。

莫不是張千殺了你父親來。〔倏擺手科〕〔正末云〕哦。我知道了。兀那小的。〔唱〕你待要共張千相尋相覓。〔張千云〕我和你同出去尋你娘來。〔倏點頭科〕〔張千云〕則被你誑殺我也。〔正末唱〕也是你爲爺娘孝當竭力。

〔云〕張千。你和他尋去。〔張千云〕理會的。兀那小的。我和你尋去。出的這門來。往那裏尋他去。〔搽旦帶酒上云〕我吃了幾盃酒。醉了也。〔倏扯科〕〔張千云〕這正是那婦人。〔張千打科〕〔搽旦云〕哥哥。你爲甚麼打我。〔張千云〕開封府裏勾喚你哩。〔搽旦云〕我又無罪過。我去見便了。〔同見末科〕〔搽旦云〕相公。我又無罪過。喚我來做甚麼。〔正末云〕這婆娘。兀的不醉了也。兀那婦人。你認的那尸首麼。〔搽旦認假哭科云〕兀的不是我丈夫李順。怎生死來了來。〔正末云〕兀那婦人。你丈夫死了。你須知道。〔搽旦云〕不知怎生死了俺丈夫來。〔正末唱〕

〔滿庭芳〕你休推東主西。可甚麼二從四德。那些箇家有賢妻。若是拋一塊瓦兒。須要着田地。你與我快說真實。〔云〕兀那婦人。我問你咱。你在家呵。〔唱〕決有此三噴忿忿眉南面北。〔搽旦云〕俺兩口兒並不曾。〔正末唱〕你莫不氣沖沖話不投機。〔搽旦云〕俺夫妻最說的着。〔正末唱〕你休則管裏胡支對。我當廳問你。〔帶云〕我不問你別的。〔唱〕則問你誰是殺人賊。

〔云〕兀那小的。誰殺了你父親來。〔倏依前比手勢科〕〔正末云〕你認的那個人麼。〔倏點頭科〕〔正末云〕張千。將這一行人提在一壁。押過那秀才來。〔張押劉天義上見科〕〔正末云〕兀那劉天義。我教你夜來問那女子個詳細。要他一件信物。你又不將來。這官司都問在你身上。〔劉天義云〕大人。我劉天義問他要一件信物來了。〔正末云〕是甚物件。〔劉天義云〕是一朵嬌滴滴碧桃花。〔正末云〕將來我看。〔劉懷中取出正末接看科云〕原來是一根桃符。上寫着長命富貴。這殺人賊有了也。〔唱〕

〔倘秀才〕我則道殺人賊不知在那壁。則他這翠鸞女却元來在這裏。他門定桃符辟邪祟。增福祿。畫鍾馗。知他甚娘報門神戶尉。

【呆骨朵】兀的是自作自受身當罪。〔云〕張千〔唱〕你把殺人賊快與我勾追。〔張千云〕着小的去勾喚誰。〔正末唱〕你排門兒則尋那宜入新年。我手裏現放着長命富貴。這言語表出人凶吉。這桃符泄漏春消息。怎瞞那掌東嶽速報司。和這判南衙包待制。

〔云〕張千。你將這一根桃符。與我尋對那一根兒去。〔張千云〕理會的。我出的這門來。轉過隅頭。抹過裏角。來到這飯店門首。桃符都有。來到獅子店門首。我試看咱。可怎生則有宜入新年一個。無那長命富貴。我將這一根比咱。〔做比科云〕正是一對兒。我都拿着見老爺去來。〔做見科云〕稟爺。桃符有了也。〔正末云〕是那裏的。〔張千云〕在獅子店門首。〔正末云〕你與我到獅子店左右看去。若有井便下去打撈。必有下落。〔張千云〕我出的衙門來。早到店中也。呀。後面真個一眼井。我下去打撈咱。〔做撈尸首上科云〕又一個尸首。我將的見老爺去。〔見科云〕稟爺。又一個尸首。〔正末云〕教那婆子來認。〔卜兒上〕〔正末云〕兀那婆婆。你認那尸首。〔唱〕

【倘秀才】這潑官司連累着我哩。敢是這尸首又不是你的。〔卜認科云〕大人。這尸首正是我女孩兒的。〔正末云〕既是呵。張千。你去將那店小二。一步一棍打將來者。〔張千云〕理會的。〔做拿小二打上見科〕〔正末云〕兀那廝。從實說。你怎生所算了這女孩兒來。你若說的是。萬事罷論。若是說的不實。呵。張千。準備下大棍子者。〔小二云〕是我殺了來。〔正末云〕這殺人賊既有。〔唱〕那王慶如何肯招罪。〔云〕張千。唱。你去喚王慶至。替我試聽我省會。

〔云〕張千。與我拿過王慶來。〔王慶上云〕喚我做甚麼。〔正末云〕王慶。你歡喜麼。這殺人賊有了也。不干你事。你回去罷。〔王慶云〕可道不是我。我回家去來。〔王走來上扯住科〕〔正末云〕兀那小的。莫不是他殺你父親來。〔俵打手勢科云〕正是。他與俺母親如此如彼。做出來的。〔正末云〕這廝可不啞了。張千。與我拿下王慶者。〔唱〕

【滾繡毬】我則道連累着我。便教放了你。你可在這壁廂不伶不俐。常言道。天網恢恢。你則待廝摘離。暗歡喜。對清官磕牙料嘴。古自道無憂愁無。

是無非。怎想這金風未動蟬先覺。暗送無常死不知。準備着拷打凌遲。

〔云〕張千。你領着這一行人。跟着我見廉訪大人去來。〔同下〕〔趙廉訪引祗從上云〕事不關心。關心者亂。我教包府尹問那件事。今三日光景。怎生不見來回話。〔正末引衆上見科〕〔趙廉訪云〕包府尹。那事體如何。〔正末云〕小官問成了也。誰想一樁事。問做兩樁事。〔趙廉訪云〕你說我聽。〔正末唱〕

〔伴讀書〕告相公自知會。這都是王慶把詞因起。他共李順渾家。姦情密。教平人正中拖刀計。把兒夫殺在黃泉內。強嚇了休離。

〔趙廉訪云〕這一件可是怎麼。〔正末唱〕

〔笑和尚〕是是是。這一箇開店的。他他他。強要人妻室。嗨嗨嗨。想這廝狠情理。我我我。論到底。休休休。待推辭。來來來。索請夫人。敢與這招伏罪。

〔趙廉訪云〕這樁事元來如此。我盡知了也。一行人聽老夫下斷。〔詞云〕果然是包待制剖決精明。便奏請加原職三級高陞。王婆婆可憐見賞銀千兩。劉天義准免罪進取功名。翠鸞女收骸骨建墳營葬。還給與黃籙醮超度陰靈。這福童着開封府富民恩養。店小二發市曹明正典刑。因王慶平日間姦淫張氏。假官差謀害李順致喪幽冥。這兩個都不待秋後取決。纔見的官府內王法無情。便着寫榜文去四門張掛。諭知我軍民共如右施行。〔正末謝科〕〔唱〕

〔煞尾〕他則待明明將計策施。不承望暗暗的天地知。今日個勘成了因姦致命一兇賊。還報了這負屈銜冤兩怨鬼。

〔音釋〕食繩知切 繫音計 實繩知切 歷音利 的音底 日人智切 惑音回 覓忙閉切 識傷

以切 跡將洗切 力音利 德當美切 北邦每切 賊則平聲 壁音彼 辟音匹 崇音歲

應音葵 尉音謂 吉巾以切 息喪擠切 密忙閉切 室傷以切

題目 老廉訪恩賜翠鸞女
正名 包待制智勘後庭花

死生交范張雞黍雜劇

宮大用撰

楔子

〔正末扮范巨卿同冲末扮孔仲山張元伯淨扮王仲略上正末云〕小生姓范名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這一個秀士姓張名劭字元伯是汝陽人氏。我和元伯結爲死生之交。他有老母在堂。本不樂於遠遊。只因小生勸道。今日君聖臣賢。正士大夫立功名之秋。爲此來就帶學。未及數年。選居上館。聲動朝廷。累次辟召。皆不肯就。蓋因志大。恥爲州縣。又見諂佞盈朝。辭歸閭里。這一個秀士。是小生同鄉人氏。姓孔名嵩字仲山。是孔宣聖一十七代賢孫。亦同遊學京師。這個秀士。姓王名韜字仲略。洛陽人氏。乃天官主爵都尉兼學士判院門下女壻。雖無文才。同在帝學。今知小生與元伯歸鄉。故來相別于長亭之上。仲山兄弟。我和你今日作別。不知幾時再得相會。〔孔仲山云〕您兄弟做下萬言長策。要貢院中獻去。爭奈差事在身。哥哥可爲兄弟覓個方便。夾帶的去加一笑言咱。〔正末云〕你不早說。仲略泰山見爲學士判院。你將仲山萬言長策獻了。可加一笑言。但得一官半職。也是朋友的情。弟兄的意。〔王仲略云〕將來我看。哥哥放心。這等文才。愁甚麼不做大官。仲山不用你去。我獨自去與你梢一官來。纔顯我的面情。我也是個有行止的人。〔孔仲山云〕謝了兄弟。〔張元伯云〕哥哥。今日在此酌別。再幾時相會。〔正末云〕兄弟今日酌別。直至後二年。今月今日。汝陽莊上。拜探老母。〔張元伯云〕哥哥。您兄弟在家殺雞炊黍。等待哥哥相會。哥哥。你休失信也。〔正末云〕兄弟爲人。豈敢輕言。可不道信近于義。言可復也。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唱〕

〔仙呂賞花時〕俺本是義烈堂堂大丈夫。況同在成均共業儒。聚首數年餘。今日個臨歧歸去。情懨懨意躊躇。

〔么篇〕直等到後歲今朝來探汝。參拜白頭堂上母。〔張元伯云〕既然肯來赴約呵。您兄弟隻雞斗酒。等待我的哥哥也。〔正末唱〕何必釀雲腴。若但殺雞炊黍。〔張元伯云〕祇怕路途遙遠。不能倚兩個相會到一處。〔正末唱〕豈避千里遠程途。〔同下〕

〔音釋〕 辟音壁 釀尼降切

第一折

〔丑扮賣酒上詩云〕買賣歸來汗未消。上床猶自想來朝。爲甚當家頭先白。日夜思量計萬條。小可是個賣酒的。在這汝陽鎮店開着酒肆。掛上這望子。看有甚麼人來。〔王仲略扮孤上詩云〕朝爲田舍郎。暮登搶撞窗。跌下獅子來。騎上牯羴牛。小官王仲略。自從前歲孔仲山所央我與他獻的萬言長策。不曾替他出力。誰想貢院中有這等利害。我見那秀才每做詩文。說得我魂飛天外。我連夜將孔仲山的萬言策。改了頭尾。則做我的文章。有我泰山與衆官見了甚喜。就除我杭州僉判。走馬赴任。來到這汝陽鎮。一個酒店兒。我買兩鍾酒喫。拴了馬者。小二哥。打二百錢腦兒酒來。若沒好酒。渾酒也罷。〔丑云〕官人請坐。有酒有酒。〔王飲酒科〕〔正末騎馬領家僮上云〕小生范巨卿。前歲九月十五日。約張元伯汝陽莊上拜探老母。依期到此。至元伯處。尙有數里田地。天色早哩。去這村中且飲一杯。我下的這馬來。盤纏兒繫定。入的這酒店。呀。我道是誰。原來是仲略賢弟。得了官也。〔做見科王仲略云〕哥哥。你請起。汚了衣服。小官待還禮來。則是壽不壓職。〔正末云〕賢弟那裏還除。〔王仲略云〕所除杭州僉判。〔正末云〕敢是僉判。〔王仲略云〕您兄弟這兩日說話。有些兒脣緊。〔正末云〕賢弟喜得美除。途路之間。無以慶賀。〔王仲略云〕哥哥。你不必巧語。這裏有的是海郎。打半瓶喫罷。〔正末云〕小二哥。打一百錢酒來。草草權爲作慶。〔正末把酒科云〕賢弟滿飲一杯。〔王仲略云〕拿甌子來。我先喫兩甌。〔做喫酒科云〕哥哥。我要回你酒。待我去看些按酒來。〔做背科云〕嗨。誰想撞將他來。若問起孔仲山的萬言策呵。我可怎生支對。我如今灌上幾鍾。我和他講文。他文才高似我萬倍。我偷學他幾句。到杭州去。好和人說。〔回云〕哥哥。想的兄弟文章到的那裏。哥哥才學。與在下不同。有甚麼名人古書。前皇後代。哥哥講說些兒。小官洗耳拱聽。〔正末云〕賢弟。你莫非謙乎。〔王仲略云〕區區實是不濟。不是詐謙。〔正末云〕既不謙呵。想聖人教人。不過仁義禮智。孝悌忠信而已。足下豈可不知。正是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自天地開闢以來。聖賢相傳之道。試聽小生略說一遍咱。〔王仲略云〕你說你說。不要稍了。可瞞不過我。〔正末唱〕

〔仙呂點絳脣〕太極初分。剖開混沌陰陽運。萬物紛紛。生意無窮盡。

〔王仲略云〕這個我也知道。把那三皇五帝，從頭至尾，你說一遍我聽者。〔正末唱〕

〔混江龍〕自天地人三皇興運，至軒轅氏纔得垂堂端冕御乾坤。總年數三百一十七萬，稱尊號一百八十餘君。總不如唐虞氏把七政蒐羅成曆象，夏后氏把百川平定粒蒸民。成湯氏東征西怨，文武氏革舊維新。周公禮百王兼備，孔子道千古獨尊。孟子時空將性善說諄諄，怎知道歷齊梁無個能相信。到嬴秦儒風已滅，從此後聖學湮淪。

〔王仲略云〕哥哥，這些話我也省的。這一向我早忘了一半，也只是貴人多忘事。哥哥，你將我朝的故事再說一遍，您兄弟聽咱。〔正末唱〕

〔油葫蘆〕相高皇本亭長，區區泗水濱。將諸侯西入秦，不五年掃清四海絕烽塵。他道是功成馬上無多遜，公然把詩書撇下無勞問。雖則是儒不坑，雖則是經不焚，直到孝文朝，拔書律蠲除盡，纔知道天未喪斯文。

〔王仲略云〕哥哥說的是。自古道文章好立身，着我做官人。有人來告狀，則要爛精銀。〔正末唱〕

〔天下樂〕你道是文章好立身，我道今人都爲名利引。怪不着赤緊的翰林院，那夥老子每錢上緊。〔王仲略云〕怎見得他錢上緊。〔正末云〕有錢的無才學，有才學的却無錢。有錢的將着金帛干謁，那官人每暗暗的衙門中分付了。到舉場中各自去省試殿試，豈論那文才高低。〔唱〕他歪吟的幾句詩，胡謾下一道文，都是此三要人錢，諂佞臣。

〔王仲略云〕這話傷將我來也。哥哥，你則狠慵惰懶，不以功名爲念，你這等閒言長語，當的甚麼。〔正末云〕賢弟也，如今人難求仕進。〔王仲略云〕怎麼難求仕進。〔正末云〕只隨朝小小的職名，被這大官人家子弟都占去了。赤緊的又有權豪勢要之家，三座衙門，把的水洩不通。〔王仲略云〕可是那三座衙門。〔正末唱〕

〔那吒令〕國子監裏助教，的尙書是他故人，祕書監裏著作，的參政是他丈人。翰林院應舉的，是左丞相的舍人。〔帶云〕且莫說甚麼好文章。〔唱〕則春秋不

知怎的發。〔王仲略云〕春秋這的是莊家種田之事。春種夏鋤。秋收冬藏。咯秀才每管他做甚麼。〔正末云〕不是這等說。是讀書的春秋。〔王仲略云〕小生不曾讀春秋。敢是西廂記。〔正末唱〕周禮不知如何論。〔王仲略云〕這的是所行衙門事。自下而上的勾當。縣裏不理州裏去理。州裏不理府上去理。俺秀才每管他怎麼。〔正末云〕不是這等說。是周公制作之書。〔王仲略云〕小生也不曾讀這本書。不省得。〔正末唱〕制詔誥是怎的行文。

〔王仲略云〕那兩樁其實不知。這樁兒且是做得滑熟。那告狀的有原告。有被告。〔正末云〕一發說到那裏去了。賢弟。你怎生得這一任官來。〔王仲略云〕這是各人的造物。你管他怎麼。誰不看你學我做官來。〔正末唱〕

〔鶻踏枝〕我堪恨那夥老喬民。用這等小獼猴。但學得些三粧點皮膚。子曰詩云。本待要借路兒。苟圖一箇出身。他每現如今都齊了行。不用別人。

〔王仲略云〕哥哥。你從來有些多事。誰不教你求官應舉去來。〔正末云〕我去不得。〔王仲略云〕誰攔着你來。去不得。〔正末唱〕

〔寄生草〕將鳳凰池攔了前路。麒麟閣頂殺後門。便有那漢相如獻賦難求進。賈長沙痛哭誰攸問。董仲舒對策無公論。便有那公孫弘撞不開昭文館。內虎牢關。司馬遷打不破編修院裏長蛇陣。

〔王仲略云〕俺雖然文章塌撒。也是各人的福分。如今都是年紀小聰明的做官也。〔正末云〕正是年紀小麼。〔唱〕

〔么篇〕口邊廂妳腥也猶未落。頂門上胎髮也尙自存。生下來便落在那爺羹娘飯長生運。正行着兄先弟後財帛運。又交着夫榮妻貴催官運。〔王仲略云〕哥哥。你如今雖有文章。可也學不的俺這爲官的受用快活。俺端的靴蹤不離了朝門裏。〔正末唱〕

你大拚着十年家富小兒嬌。也少不的一朝馬死黃金盡。

〔六么序〕您子父每輪替着當朝貴。倒班兒居要津。則欺瞞着帝子王孫。

猛力如輪。詭計如神。誰識你那一夥害軍民聚斂之臣。〔王仲略云〕哥哥。俺雖年紀小。那一夥做官的。箇箇都是棟梁之材。〔正末唱〕現如今那棟梁材。平地上剛三寸。你說彼怎支撐那萬里乾坤。〔王仲略云〕俺許多官人。怎生無一個棟梁之材。似我才學也勾了。哥。你也少說少說。〔正末云〕有有有。〔唱〕都是此三裝肥羊。法酒人皮國。一個個智無四兩。肉重千斤。

〔么篇〕這一夥魔軍。又無甚功勳。却看他畫戟朱門。列鼎重裯。赤金白銀。翠袖紅裙。花酒盈樽。羊馬成羣。有一日天打算。衣絕祿盡下場頭。少不的吊脊抽筋。〔王仲略云〕哥哥何必致怒。你這等狠情慵懶。有甚麼好處。〔正末唱〕小子白身樂道安貧。觀此輩何足云云。滿胸襟拍塞懷孤憤。將雲間太華平吞。〔王仲略云〕好大口也。〔正末云〕賢弟且略別。〔王仲略云〕正歡喜飲酒。可那裏去。〔正末云〕前歲也有你來。約定元伯莊上赴會去。〔王仲略云〕哦。我記得了。哥哥。你饒嘴。爲那一隻雞。半碗飯。幾鍾酒。如今要走一千里路哩。〔正末云〕大丈夫豈爲餽噉而已。大剛來則是赴一信字。〔唱〕想爲人怎敢言而無信。〔王仲略云〕哥哥爲人不要老實。還是說幾句謊兒好。就失信便怎的。〔正末云〕大丈夫若失了信呵。〔唱〕枉了啣頂天立地。束髮冠巾。

〔王仲略云〕我長這麼大。纔失了一個信兒。〔正末云〕小二哥。還你二百文酒錢。〔王仲略云〕哥哥。你若赴雞黍會。就帶小弟同去如何。〔正末云〕既然賢弟要去。其路也不背。同往赴會去便了。〔同下〕〔老旦扮卜兒同張元伯上詩云〕花有重開日。人無再少年。休道黃金貴。安樂最值錢。老身姓趙。夫主姓張。不幸夫主蚤年身亡。止留下這孩兒。與山陽范巨卿爲友。情堅金石。終始不改。因見豺狼當道。告歸閭里。却早二年光景也。〔張元伯云〕母親。今日是九月十五日。前歲哥哥約定。今日來拜探母親。俺如今可殺雞炊黍。等待哥哥者。〔卜兒云〕孩兒。二年之後。千里之途。怎生便信的他。〔張元伯云〕母親。俺哥哥是至誠君子。必不失信。〔卜兒云〕孩兒。既是這等呵。我如今便安排下雞黍。你去門外望一望來。〔張元伯云〕理會得。我出的這門來。怎生這早

晚不見俺那哥哥來也。〔正末領家僮上云〕小生范巨卿。可早來到也。家僮接了馬者。〔做相見科正末云〕兄弟。我來了也。〔張元伯云〕語未懸口。哥哥真個來了。千里之途。驅馳不易。〔正末唱〕

〔金盞兒〕想一二載隔音塵。千里共消魂。〔張元伯云〕我則道哥哥不來赴會也。誰想有今日。

〔正末唱〕我恨不的趁天風飛出山陽郡。想弟兄的情分痛關親。我特來升堂重拜母。尊酒細論文。當初若不因雞黍約。今日個誰識俺志誠人。

〔云〕兄弟。有王仲略得了官。他同我到此。〔王仲略云〕哥哥。你也等我一等。〔正末云〕我在此等候哩。元伯與相公相見咱。〔張元伯云〕請進。賀相公千萬之喜。二位哥哥。受小生兩拜。〔拜科王做受科云〕免禮免禮。小官欲待還禮來。一了說壽不壓職。〔張元伯云〕是是是。〔正末云〕請起請起。元伯。請母親拜見咱。〔張元伯云〕母親在草堂。哥哥。啗和您進去見來。〔做進拜卜兒科〕〔卜兒云〕巨卿千里赴會。真乃信士也。〔正末云〕山陽一介寒儒。荒疎愚野。孤陋寡聞。謝老母不擇。我和兄弟元伯。結爲死生之交。此德此恩。生死難忘。〔卜兒云〕孩兒。你說道今日哥哥決來赴會。真箇來到。這一句話。何其有準也。〔正末唱〕

〔醉中天〕母親道一句話何其準。您孩兒不錯了半箇時辰。〔卜兒云〕孩兒。將那村酒雞黍飯來。與哥哥喫。〔做擺設科〕〔正末唱〕小子心真你真更真。〔張元伯云〕哥哥。俺有甚麼真處。〔正末唱〕你却早備小美饌。簞下佳醞。〔云〕家僮將來。山陽淮楚之地。別無異物。新鮮數包。新橙百枚。黃絲絹一疋。荆婦親手自造。萬望老母笑納爲幸。〔卜兒云〕何勞如此重意。〔正末唱〕量這此三輕人事。您孩兒別無甚孝順。〔卜兒云〕感承重禮。孩兒將酒來。〔正末唱〕何須母親勞頓。〔卜兒云〕巨卿。生受您遠路風塵也。〔正末唱〕您孩兒有多少遠路風塵。

〔王在外做怒科云〕你每說到幾時。早不是臘月裏。不凍下我孤拐來。〔正末云〕呀。忘了仲略兄弟在外廂了。〔卜兒云〕有請有請。〔王進堂科正末云〕相公是杭州僉判。〔卜兒拜科云〕相公請。〔王仲略云〕老母免禮免禮。我待要還禮來。壽不壓職。小官在京師。也帶了些人事來送老母。〔做取喬砌末科正末云〕母親。您孩兒與荊州刺史相約定赴會。不敢失信。來日五更便行。恐晚間酒後不能拜別老母。受孩兒幾拜咱。〔拜科卜兒云〕

你寬懷飲數杯。我親自執料去。〔下〕〔正末云〕賢弟將過酒餚來。吾等對此佳景。可以散心儘歡竟暮。來日爲別。〔唱〕

〔金盞兒〕就着這黃菊吐清芬。白酒正清醇。相逢萬事都休問。想啗人則是離多會少百年身。〔張元伯云〕將黍飯來。〔做食科正末唱〕烹雞方味美。炊黍恰嘗新。我做了箇急喉嚨陳仲子。你便是大肚量孟嘗君。

〔王仲略云〕我們飲不多幾鍾。早天色明了也。行人貪道路。哥哥慢行。您兄弟先行。哥哥。您兄弟無伴當于路上。自做飯吃。這些果子下飯。您兄弟將去路上喫他耍子。〔做取按酒放唐巾內戴上。揭衣服取竹筒裝酒科下〕〔張元伯云〕哥哥。今年已過。到來年九月十五日。您兄弟到哥哥宅上赴雞黍會來。〔正末云〕兄弟。你若來時。休到山陽。至荊州郭外尋問我來。尊堂前不敢驚寢了。〔張元伯云〕哥哥。啗和您幾時進取功名去。〔正末云〕男子漢非不以功名爲念。那堪豺狼當道。不如只在家中侍奉尊堂。兄弟。您豈不聞盡忠不能盡孝哩。〔唱〕

〔賺煞〕禮義乃國之綱。孝悌是人之本。修天爵其道自尊。繞溪上青山郭外村。您與我贖養此三不值錢狗彘雞豚。每日家奉萱親笑引兒孫。便是羲皇以上人。〔張元伯云〕哥哥。若有人舉薦我呵。去也不去。〔正末唱〕便有那送皇宣叩門。聘玄纁訪問。且則可俺柴扉高枕臥白雲。〔同下〕

〔音釋〕結音吉 裡音里 蒐音搜 長音掌 謫音鄒 長音丈 行音杭 別皮耶切 分去聲 回

音頓 重平聲 華去聲 鋪音埔 啜樞說切 趁噴去聲 筭又搜切 嘖腮上聲 纒音蕪 白巴埋切

第二折

〔卜兒同旦兒來。扶張元伯抱病上。元伯云〕小生張元伯。自從與哥哥相別之後。未經一載。不料染起疾病。百般醫藥。不能療理。眼見的我這病覷天遠。入地近。無那活的人也。大嫂。趁我精細。囑付你咱。母親也近前。

〔卜兒云〕孩兒也精細者。〔張元伯云〕母親我死之後。多留幾日。待巨卿哥哥來主喪下葬。我靈車動口眼閉。若哥哥不到。休想我靈車動。母親。我這會昏沈上來。扶着我者。大嫂。好觀當母親。看我那孩兒者呵。〔詩云〕淚盈盈。遺囑自嗟咨。意遲遲。懷恨漫尋思。荆釵婦。好觀青春子。白頭母。先哭少年兒。〔做死科下〕〔卜兒云〕孩兒亡了。則被您痛殺我也。〔旦兒云〕兀的不痛殺我也。〔卜兒云〕孩兒今日囑付的話。要等他哥哥來主喪下葬。千里程途。怎生便得箇書信到他那裏。我且將孩兒停在棺函裏。過了七日之後。選日辰埋葬孩兒。元伯。則被你痛殺我也。〔同下〕〔外扮五倫引祗從上詩云〕龍樓鳳閣九重城。新築沙堤宰相行。我貴我榮君莫羨。十年前是一書生。老夫覆姓第五。名倫。字百俞。乃京兆長陵人也。自漢光武建武元年。曾爲京兆尹。專領長安事。某平生公直廉介。市無姦枉。後補淮陽王爲醫工長。淮陽入朝。某隨官屬。得見光武。問以政事。某因應對。帝遂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以某爲扶夷長。未曾到任。尋拜會稽太守。爲政清而有惠。百姓愛之。至明帝卽位。改元永平。遷某爲蜀郡太守。至十八年。拜爲司空。今爲吏部尙書。奉聖人的命。爲因選法弊端。國學書生。多有託故還鄉。不肯求進。況兼各處山間林下。賢人君子。多有隱跡埋名。將賢門閉塞。聖人着小官于荊州等處。採訪各州縣。若有能文會武棟梁之材。選取入朝。量材擢用。某到荊州。經年半載。並不見合屬郡縣所舉人材。小官近聞一人。乃山陽金鄉人。姓范名式。字巨卿。此人原是國子監生。正爲選法不明。告辭還鄉。遷葬父母。隱于此處。閉戶讀書。與官府絕交。某累次遣人持書辟召。皆不肯就。老夫今日閒暇。將印信牒與佐貳官。不避驅馳。就范式宅中。親自訪問。此人若肯爲官。便當薦之朝中。作柱石之臣也。見老夫一點爲國求賢的意思。左右那裏將馬來。則今日至范式宅中相訪。走一遭去也呵。〔下〕〔正末引家僮上云〕小生范巨卿。自離了山陽。來到這荊州郭外。閉戶讀書。與官府絕交。有本郡太守是第五倫。累次聘小生爲掌吏功曹。此意雖善。爭奈這豺狼當道。不若隱居山林爲得。吾聞仲尼有言。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正今日也。〔唱〕

〔南呂一枝花〕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秦灰猶未冷。漢道復衰絕。滿目蒼邪。天喪斯文也。今日個秀才每遭逢着末劫。有那等刀筆吏入省登臺。屠沽子封侯建節。

【梁州第七】如今那蕭丞相爭頭鼓腦，便有那魯諸生也索緘口藏舌。將古今人物分優劣，爲吏者矜誇顯達，爲儒者賣弄修潔。舜庭入凱，孔門十哲，更和那漢國三傑。况中興以後三絕，如今那憲臺疎，亂後當路豺狼，選法弊，絮叨叨請俸日月，禹門深，眼睜睜不辨龍蛇。紀綱敗，缺炎炎的漢火看看滅。士大夫尙風節，恰便似寸草將來撞巨鐵，枉自摧折。

【第五倫上云】說話中間，可早來到也。左右那裏接了馬者。家僮報復去。道有第五倫特來相訪。【家僮報科云】有五丞相在于門首。【正末云】你何不早說。【唱】

【隔尾】足高車來，俺只索倒屣連忙接。【第五倫云】老夫非私來，奉聖人的命，特來敦請賢士。【正末唱】聽的道君命至，越着俺披襟走不迭。【云】相公有請。【第五倫云】老夫久聞賢士大名，如雷貫耳，今得一親，實爲三生之幸。願賢士早脫白衣，同朝帝闕。【正末云】小生墮落文章，似賣着一件物事，不能出手。【第五倫云】似賣着甚物事。【正末唱】賣着領雪練也似狐裘，赤緊的遇着那熱，但得本錢兒不折，上手來便撒。【第五倫云】老夫特來沽之。【正末唱】本待要求善價而沽諸，爭奈這行貨兒背時也。

【第五倫云】賢士休這般說，你自不肯進取功名，想自古至今，還去還來，一進一退，從來有之，何必拘拘然以掛冠爲高，捧檄爲屈哉。【正末唱】

【牧羊關】想當日那東都門逢萌冠不掛。【第五倫云】賢士何不學那朱雲折檻。【正末唱】長朝殿朱雲檻不折。【第五倫云】靈輓一飯必酬，真乃壯士也。【正末唱】桑樹下食樵，子噓奴教靈輓。【第五倫云】孫叔敖舉于海濱，位至上卿。【正末唱】滄海上孫叔敖，乾受苦十年。【第五倫云】管夷吾霸諸侯，一匡天下。【正末唱】囹圄內管夷吾，枉做兩截。【第五倫云】賢士，你只學那張子房功成之後，棄職歸山，也不遲哩。【正末唱】赤松嶺張子房迷了歸路。【第五倫云】豈不見范蠡霸越，泛舟五湖。【正末唱】洞庭湖范蠡爛了樁檣。【第五倫云】那殷伯夷採

薇甘餓首陽。他自有故。〔正末唱〕首陽山殷伯夷撐的肥胖。〔第五倫云〕那楚屈原終日獨醒。投江而死。何足道哉。〔正末唱〕汨羅江楚二閭醉的來亂跌。

〔第五倫云〕賢士乃儒門俊秀。蔡苑菁華。何苦屈節于茅舍。甘心于茅舍。依老夫之言。只當進身顯耀。建立功名。纔是正理。〔正末云〕量小生有何才能。敢當相公舉薦。〔唱〕

〔隔尾〕我待學踰垣的段干木。非爲懶。垂釣的嚴子陵。不是呆。枉了您個開閭公孫弘到茅舍。〔第五倫云〕傳說板築高宗封爲太宰。豈非古今盛事。〔正末唱〕量小生才不及傳說。〔第五倫云〕據賢士之才。斷不在蒯徹之下。〔正末唱〕辯不及蒯徹。〔第五倫云〕賢士。老夫此一來。專是徵聘賢士爲官。〔正末唱〕我只怕進退無名。看人做笑話兒說。

〔正末做睡科第五倫云〕賢士睡着了也。老夫且去那古樹之下。賞翫一迴。家僮。等你主人醒時。我老夫再來攀話。〔下〕〔張元伯上云〕小生張元伯。自從與范巨卿哥哥相別。不幸死歸冥路。小生曾有遺言。有巨卿哥哥到。方可主喪下葬。我這靈車便動。口眼也閉。哥哥若不來。休想這靈車動。況老母年高。妻孥子幼。倚門而望。千里之途。怕哥哥不知。今日日當午。託一夢與哥哥。說知詳細。可早來到也。〔叫科云〕巨卿哥哥。〔正末做醒科云〕正思想元伯。不期來到。〔唱〕

〔罵玉郎〕這些時平安信斷連三月。我正心緒不寧貼。猛聽的家僮報喜。高聲說。俺兄弟在那裏。我與你親自接。〔做見科唱〕不由人添歡悅。

〔感皇恩〕兄弟。你煞是千里途賒。自從嶺兩處離別。〔張元伯云〕哥哥。你靠後。你豈知我心中煩惱也。〔正末云〕兄弟。怎這般煩惱。〔唱〕阻隔着路迢遙。山遠近。水重疊。〔張元伯云〕哥哥靠後些。〔正末唱〕我這裏迎門兒問候。他將我躲閃藏遮。嶺兩箇爲朋友。比外人至親熱。

〔云〕兄弟有請。〔張元伯云〕哥哥。你靠後些。〔正末唱〕

〔採茶歌〕我恰待向前些。他把。我緊攔截。〔張元伯遮面云〕哥哥靠後些。〔正末唱〕只

見他摺回衫袖把面皮遮。〔張元伯云〕哥哥你豈知我心中煩惱。〔正末云〕兄弟。〔唱〕既然道有事關心能哽咽。怎這般無言低首謾傷磋。

〔張元伯云〕您兄弟特來探望哥哥。〔正末唱〕

〔哭皇天〕你既是肯相探多承謝。〔張元伯云〕我見了哥哥面便回程也。〔正末唱〕便回程因甚也。〔張元伯云〕您兄弟就此回去了也。〔正末云〕那裏去。〔唱〕把書房門忙閉上。〔做扯張科唱〕將衣袂緊緊揪攢。〔張元伯云〕哥哥放手。你是生魂。我是鬼魂。您兄弟死了也。〔正末哭科唱〕誰想你今番今番命絕。想着俺同堂學業。同舍攻書。指望和你同朝帝闕。同建功名。你如今四旬不到。一事無成。拋離老母。割捨妻男。怎下的撇了您歹哥哥歹哥哥死去也。這回想見。今番永別。

〔做哭科云〕兄弟。我和你幾時再得相見也呵。〔唱〕

〔烏夜啼〕咱兩個再相逢。似水底撈明月。把這這弟兄情一筆勾絕。〔張元伯云〕您兄弟臨亡時。曾有遺言。囑付老母。多停我幾日。等哥哥來主喪下葬。哥哥若不到時。我靈車不動。不入墳塋。不期老母選後五日出殯。家中老母年高。妻孥子幼。無處可託。則望哥哥照顧老母和那妻子。便是俺朋友的情分。〔正末唱〕把平生心叮嚀說。你可便不必喋喋。少住此三三。〔張元伯推末科云〕哥哥休推睡裏夢裏。〔下〕〔正末唱〕元來是破莊周一枕夢蝴蝶。〔云〕呀。元來是一夢。家僮多早晚也。〔家僮云〕午時了也。〔正末唱〕正日當卓午非貪夜。〔歎科云〕可惜元伯一代奇才。不能遂志。〔唱〕命矣夫斯人也。閃的這老親無子。幼子無爺。

〔做悲科云〕兄弟。兀的不痛殺我也。〔第五倫上云〕老夫正撫古樹盤桓片時。則聽的草堂上賢士舉哀。不知爲何。〔見科云〕賢士因何舉哀。〔正末云〕相公恕罪。兄弟張元伯亡了。因此上舉哀。〔第五倫云〕可惜可惜。寄書的人在那裏。〔正末云〕無人寄書信來。〔第五倫云〕既無書信。你怎知張元伯亡了也。〔正末云〕相公不知。小生平昔與汝陽張元伯結爲生死之交。恰纔與相公談話。覺一陣昏沈。元伯夢中來報。因病而亡。于後五日

下葬。專等小生去。老母妻子在家悲望。小生便索長行也。〔第五倫云〕賢士差矣。你平日間思想你兄弟。所以做這等夢。俗話說夢是心頭想。此事真假未辨。敢是甚麼邪神外鬼。問你討祭祀來麼。〔正末云〕相公。俺兄弟決不失信。小生持服掛孝。便索奔喪去也。〔唱〕

〔二煞〕奠楹夢斷陰風冽。薤露歌殘慘日斜。他從來正性不隨邪。凜凜英雄。神道般剛明猛烈。〔第五倫云〕多咱是邪神外鬼。問你討祭祀。不可深信。〔正末唱〕他豈似餓鬼暮餐餐。他恰纔白日分明顯化者。我問甚麼是耶非耶。

〔云〕家僮。我囑付你咱。〔唱〕

〔一煞〕怕少盤纏。立文書問隔壁鄰家借。怕無布絹。將現錢去長街上鋪內截。〔第五倫云〕既然賢士要去奔喪弔孝。就將小官的從馬。與賢士代步。意下如何。〔正末云〕多謝了。〔唱〕乘騎的鞍馬相公賒。〔第五倫云〕賢士幾時回來。〔正末唱〕則這千里程途。至少呵來回得二月。他既值凶事。我問甚麼勳業。〔第五倫云〕小官欲待薦舉賢士爲掌吏功曹也。〔正末唱〕這掌吏功曹那箇名缺。請相公別尋箇有政事豪傑。

〔第五倫云〕賢士。你二人相交。怎這般深厚也。〔正末唱〕

〔黃鍾尾〕俺弟兄比陳雷膠漆情尤切。比管鮑分金義更別。張元伯性忠烈。范巨卿信士也。半世交一夢絕。覺來時候流血。寸心酸五情裂。咱功名已不藉。到來朝避甚些披殘星。帶曉月。衝寒風。冒凍雪。披喪服。拽輦車。築墳圪。蓋廬舍。種松楸。蔭四野。那其間尚未捨。猛思量在時節。我和他一處行。一處歇。戚同憂。喜同悅。生同堂。死同穴。到黃昏廝守者。據平生心願徹。着後人向墓門前。高聳聳立一統碑碣。〔第五倫云〕賢士。碑碣上可寫着甚麼那。〔正末唱〕將俺這死生交范張名姓寫。〔下〕

〔第五倫云〕賢士去了也。此一事未審虛實。一壁廂着人打聽。果若有此事。老夫自有主意。左右將馬來。且回

私宅去也。〔詩云〕世人結友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直待巨卿親葬張元伯，方表悠悠生死心。〔下〕

〔音釋〕

累上聲 思去聲 絕藏靴切 節音姐 舌繩遮切 劣閭夜切 潔饑也切 哲長蛇切 傑

其耶切 月魚夜切 缺區也切 滅迷夜切 折繩遮切 接音姐 迭音爹 熱仁蔗切 撇

偏也切 輒張蛇切 圈音苓 圈音語 截藏斜切 掇渠靴切 汨音密 跌音爹 菁音精

呆音爺 悅魚夜切 徹昌倍切 說書惹切 貼湯也切 別邦也切 疊音爹 摺音執 咽

衣也切 擔昌惹切 別邦也切 喋音爹 蝶音爹 例耶夜切 薤音械 烈耶夜切 羹湯

也切 從去聲 業音夜 切音且 也音耶 血希也切 裂耶夜切 雪須也切 器音餘

歇希也切 穴胡靴切 者音遮 碣其耶切

第二折

〔卜兒同旦兒俵兒衆街坊駕舉車上〕卜兒云：「老身張元伯母親，自從孩兒亡化，却早過了七日。他臨亡時囑付下，直等范巨卿哥哥來主喪下葬。許多路途，又無人寄封信去。今日是個好日辰，且安葬了。等他哥哥來祭奠也無妨。」衆街坊云：「婆婆，這舉車不肯行，拽不動了也。」〔卜兒云〕「再幫上幾個親眷，拽一拽。」衆做拽不動科云：「又添上許多人，越發拽不動了。」〔卜兒云〕「衆位不知，他臨終時分付下幾句言語，直等待范巨卿哥哥來。舉車動，他纔肯入墳塋。只是千里路途，怎生便得他來？」衆街坊云：「俺衆人拽不動，老人家你看着。俺衆人且回家裏吃了飯再來拽。」〔下〕〔正末騎馬上云〕「小生范巨卿，今來與元伯奔喪弔孝。一路上好是淒涼也呵。」

〔唱〕

〔商調集賢賓〕兄弟也我和你二十年死生交，同志友。咱兩個再相見永無由。一靈兒伴孤雲冥冥杳杳，趁悲風蕩蕩悠悠。恨不的摔碎我袖裏絲鞭，走乏我坐下驂騑。兄弟也，爲你呵整整的三晝夜水漿不到口，沿路上幾會道半霎兒停留。身穿的絲麻三月服，心懷着今古一天愁。

〔云〕這正是心急馬行遲，再加上幾鞭者。〔唱〕

【逍遙樂】打的這馬不刺刺風團兒馳驟。百般的抹不過山腰。盼不到地頭。知他那裏也故塚新坵。仰天號哭破咽喉。更那堪樹梢頭陰風不住吼。恰荒邨雪霽雲收。猛聽的哭聲哽咽。遙望見旛影飄揚。眼見的滯魄夷猶。

〔云〕遠遠的聽見許多人鬧。莫非是元伯的靈柩呀。只見一首旛上面有字。寫着道張元伯引魂之旛。元來果有此事。〔下馬至車前哭科〕卜兒云。原來是巨卿哥哥來了。知他是睡裏也那是夢裏。〔正末唱〕

【金菊香】二生夢斷九泉幽。兄弟也誰想你一日無常萬事休。〔卜兒云〕哥哥。許多人拽不動這靈柩。〔正末云〕這靈柩不動呵。〔唱〕莫不爲尊堂妻子留。這三件事我索承頭。你身亡之後不須憂。

〔做哭科云〕兄弟。元的不痛殺我也。〔衆街坊云〕巨卿省煩惱。〔正末云〕母親。安排祭祀來。小生于路上思想兄弟。做了一通祭文。祭祀兄弟咱。〔祝云〕維永平元年。歲次戊午。十月癸亥朔。越五日丁卯。不才范式。謹以清酌庶饘。致祭于張元伯靈柩之前。維公三十成名。四十不進。獨善其身。專遵母訓。至孝至仁。無私無遜。功名未立。壯年壽盡。吁嗟元伯。魂歸九泉。吾今在世。若蒙皇宣。將公之德。薦舉君前。門安綽楔。墓頂加官。二人爲友。萬載期言。嗚呼哀哉。伏惟尙享。〔做哭科唱〕

【梧葉兒】舉孝廉會三聘。論文才第一流。我道你不拜相決封侯。正滄海魚龍夜。趁西風。鵬鷗秋。此一去不回頭。好教我這煩惱。越感的天長地久。

〔云〕你衆人打開棺函。我試看咱。〔卜兒云〕哥哥不可。已死過許多時。則怕屍氣撲着你也。〔正末云〕母親。便有屍氣撲死我。我和兄弟一處埋葬更好哩。〔衆開棺正末看跌倒科唱〕

【掛金索】我見他皮殼骷髏。面色兒黃乾乾渾消瘦。恰便似刀攪我這心腸。痛殺殺難禁受。恨子恨這個月之間。少個人來問候。早知你病在膏肓。我可便捨性命將伊救。

〔卜兒云〕哥哥。千里之途。不曾有信。哥哥。你便怎生知道來。〔正末云〕您孩兒正在草堂上與第五倫大人談

話。覺一陣昏沈。見兄弟來託一夢。所說身死一事。忽然醒來。乃是一夢。因此上您孩兒星夜前來。俺兄弟先有顯應也。〔卜兒云〕這等異事。古今少有。哥哥。你試說一遍咱。〔正末唱〕

〔村裏哥鼓〕兄弟也。不爭你在黃泉埋沒。却教我在紅塵奔走。想着那世人幾個能全德。更幾人全壽。可惜你腹中大才。胸中清氣。都做了江山之秀。閃的我急急如漏網魚。呀呀似失羣鴈。忙忙似喪家狗。〔云〕只這一夢呵。〔唱〕不由人不痛心疾首。

〔卜兒云〕除了做夢一節。還有顯應麼。〔正末唱〕

〔元和令〕數日前落長星大似斗。流光射夜如晝。原來是喪賢人。地慘共天愁。空餘下劍掛盡汝陽城外柳。則這青山一帶也白頭。滿街人雨淚流。〔衆街坊云〕巨卿。上千的人拽不動靈車。誰想有這等靈驗。〔正末唱〕

〔上馬嬌〕休道是人一舟。便有那力萬牛。百般的拽不動輦車軸。〔帶云〕兄弟。〔唱〕則你那陰魂耿耿將咱候。志已酬。將你那靈聖暫時收。

〔衆街坊云〕好大風也。〔正末唱〕

〔遊四門〕疎刺刺陰風吹過冷颼颼。支生生頭髮似人揪。靜悄悄荒林曠野申時候。昏慘慘落日墜城頭。早亂紛紛寒鴈下汀洲。

〔勝葫蘆〕都做了野草閒花滿地愁。你爲甚不肯上墳塋。枉教那一二千人。都落後。這的是誰親誰舊。誰薄誰厚。〔帶云〕兄弟也。〔唱〕不能勾相守到白頭。〔云〕再將酒來。我與兄弟澆奠咱。〔唱〕

〔後庭花〕祭酒奠到五六斗。輓詩吟到十數首。可惜耗散了風雲氣。沈埋了經濟手。喏兩個論交遊。不在諸人之右。播聲名橫宇宙。吐虹霓貫斗牛。臥白雲商嶺頭。釣西風渭水秋。笑巖光儼許由。到如今一筆勾。

〔云〕兄弟，你今日下葬呵。〔唱〕

〔青哥兒〕雖不會功名功名成就，早已將世情世情參透。覷的個一介寒儒，過如萬戶侯。既今日歸休，人死不終留。咱意氣相投，你知我心憂。來歲到神州，將高節清修。向白玉堦前拜冕旒，我與你可嚀奏。

〔柳葉兒〕呀，似這般光前裕後，一靈兒可也知不。〔云〕兄弟，你若無靈聖，跟您哥哥到墳頭去來。若無靈聖，只似這般拽不動者。〔做拽靈車科唱〕我親身自把靈車扣。〔衆街坊云〕異事，你看靈車行動了也。〔正末唱〕一來是神明祐，二來是鬼推軸。〔云〕兄弟，跟我來。跟我來。〔唱〕我與你挖刺刺直拽到墳頭。

〔衆街坊云〕可早來這墳院中，埋了這棺槨，一壁廂掩土，燒紙燒紙。〔做葬科〕卜兒云：下了葬了，停當了也。哥哥，咱和你回去來。〔正末唱〕

〔醋葫蘆〕母親，你伴魂旛即便回。燐子共姪兒休落後。〔謝辭衆科唱〕我這裏謝相識親友，省僝僽。我今夜只伴着衰草白楊，在這墳院宿。〔衆街坊云〕巨卿，他的親眷都家去了，你沒來由倒在這裏歇。〔正末云〕我不爲別的。〔唱〕自恨我奔喪來後，又不是沽名弔譽沒來由。

〔卜兒云〕哥哥，你三晝夜不曾歇息，你若不回家去呵，老身也不回去。〔正末唱〕

〔么篇〕待不去呵，逆不過這老母情。〔云〕着兄弟說，不甫能盼得你來，守不的我一夜。〔唱〕待去呵，我又怕應不得兄弟口。想着俺那對寒窗風雨，幾春秋，則落得墓門前一杯燒奠酒。從今別後要相逢，則除是枕席間夢黃昏。雞報曉五更頭。

〔衆街坊云〕巨卿，咱且回去。改日再來。〔正末云〕衆位，你不知，元伯在墳院中，一年四季，怎生捱這等淒楚。〔衆街坊云〕他是個死人，這一年四季，曉得甚麼淒涼。〔正末唱〕

【么篇】到春來怎聽那杜鵑啼。山月曉。到夏來怎禁那亂蟬聲。暮雨收。到秋來怎聽那寒蛩啾啾泣清秋。到冬來你看那寒鴉萬點。都在老樹頭。這幾般兒經年依舊。漫漫長夜幾時休。

〔衆街坊云〕巨卿。天色晚了也。咱回去來。〔正末唱〕

【高過浪來裏】則被你君章子徵將我緊追逐。並不會廝離了左右。今日不得已。且隨衆還家。到來日絕早到墳頭。道是我與你廬墓丁憂。這一片心雖過當。果無虛謬。更那堪朔風草木偃。落日虎狼愁。覷了這四野田疇。三尺荒圯。魂魄悠悠。誰問誰瞅。〔帶云〕兄弟。〔唱〕空着我欲去也。傷心再回首。〔卜兒云〕巨卿。我豈知元伯孩兒撇了老身。并媳婦兒先去了也。〔正末唱〕

【隨調煞】可憐朱顏妻未老。青春子年幼。撇下個白頭老母正堪憂。眼中淚和我心上愁。這兩般兒合轅做一江春水向東流。〔同下〕

〔音釋〕 摔音洒 刺音辣 號平聲 邨與村同 楔音屑 黏音枯 懷音婁 禁平聲 育音荒 軸直由切 過平聲 不甫塢切 儻鋤山切 憊音驟 宿羞上聲 當去聲

第四折

〔第五倫領祇從上云〕小官第五倫。自從范巨卿與張元伯奔喪去了。我隨着人打聽。果有此事。他如今現在墳院中栽松種柏。築壘墳牆。早已百日有餘也。老夫在聖人前奏過。言巨卿至仁至德。古今無比。就着老夫將頭踏傘蓋。皇宣丹詔。直至汝陽元伯墳內。徵聘此人臨朝。加官賜賞。又着老夫順帶玄纁丹詔。隨路有高才大德。即便舉入朝中重用。老夫既奉朝命。不敢久停久住。直至汝陽徵聘巨卿。走一遭去來。〔下〕〔正末上云〕自從元伯亡過。小生在這墳院中栽松種柏。壘墓修墳。却早過了百日光景。〔詩云〕元伯蕭然一命亡。有才無壽兩堪傷。妻夫鏡裏驚孤影。朋友叢中鴈失行。三尺素絲書姓字。一堆黃土蓋文章。晚來不敢高聲哭。只恐猿聞也斷腸。〔唱〕

【中呂粉蝶兒】直哭的山月蒼蒼。野猿啼老松枝上。滿郊祠風捲白楊。弔英魂歌楚些。不勝悲愴。若不是築室居喪。枉惹的黃泉下故人失望。

【醉春風】我只待壘高塚臥麒麟。栽長松引鳳凰。【云】人都道自古及今。那得兄弟廬墓禮來。【唱】這死生交。金石友。至誠心。怎道的說說。今日箇浮坵。有朝得志。我將你怎時改葬。

【紅繡鞋】我若是爲宰爲卿爲相。【帶云】元伯也。【唱】我與你立石人石虎石羊。撇下個九歲子。四旬妻。八十娘。另巍巍分一宅小院。高聳聳蓋一座萱堂。我情願奉晨昏。親侍養。

【第五倫驪馬兒引祇從孔仲山上云】老夫第五倫是也。奉聖人的命。與范巨卿加官賜賞。說話中間。可早來到也。令人接了馬者。【正末云】只見遠遠的一簇人馬來到這墳前。不知爲何。【唱】

【石榴花】我則見蕩晨光一道驛塵黃。鬧吵吵人馬扣墳牆。【做見五倫科唱】我這裏曲躬躬叉手問端詳。【第五倫云】奉聖人的命。採訪賢士來。【正末唱】道當今聖上訪問賢良。【第五倫云】賢士接了宣詔者。【正末唱】聽的道接皇宣。說的我魂飄蕩。【第五倫云】快脫了喪服。【正末唱】脫喪服手脚張狂。【第五倫云】昔日文王訪太公于磻溪。立周朝之政。賢士比太公何別。【正末唱】我又不曾映斜陽垂釣磻溪上。怎生墳院裏遇着文王。

【第五倫云】賢士。今日加官賜賞。便好道崢嶸有日。奮發有時。【正末唱】

【鬪鶴鶉】人都道我暮景桑榆。合有些崢嶸氣象。可正是樂極悲生。今日個泰來否往。【第五倫云】爲你在此築壘墳牆。栽松種柏。百日有餘。小官奏知聖人。特來宣命。【正末唱】壘築了這五六板墳牆。奏與帝王又不曾學傳說作楫爲霖。誤陛下眠思夢想。

〔第五倫云〕賢士不可遲延怠慢。便索臨朝。同見聖人去來。〔正末唱〕

〔上小樓〕過舉他門下侍郎。落保了也。朝中宰相。〔第五倫云〕因賢士高才大德。舉爲官。〔正末唱〕有甚麼孝廉方正德行才能。政事文章。〔第五倫云〕若得賢士爲官。黎民有望也。〔正末唱〕怎消的一方之地。百萬生靈。將咱倚仗。〔第五倫云〕賢士。您有尹鐸之才。當以重用。〔正末唱〕我又無尹鐸才。怎生保障。

〔第五倫云〕請賢士上馬。〔正末云〕念吾弟感靈可表。范式丹誠。本來廬墓。但朝廷有詔。禮不容違。苟得志于朝。必不使吾弟湮滅九泉之下。〔做辭墓科〕〔第五倫云〕祇從人擺開頭踏。慢慢的行。〔孔仲山喝云〕避路。〔正末唱〕

〔么篇〕列旌旗一望中。擺頭踏半里長。我則見馬前虞候。志氣昂昂。狀貌堂堂。問姓名是故人。別來無恙。〔云〕那喝道的教是孔仲山麼。〔孔仲山云〕然也。〔正末驚問云〕呀。兄弟。你怎做馬前一卒。〔孔仲山云〕因爲王韜賴了我萬言長策。所以不能爲官。您兄弟該當馬前虞候的身役。哥哥。您請穩便。〔正末唱〕我怎敢恰爲官。貴人多忘。

〔第五倫云〕賢士。他是何人。〔正末云〕相公不知。此人是孔宣聖一十七代賢孫孔仲山是也。這秀才文章勝在下十倍。被判院門下女婿王韜賴了他萬言長策。以此不能爲官。〔第五倫云〕便着人拿王韜來。我奏知聖人。依律重責。賢士。想王韜這廝。則待閉塞賢門。情理可惡。〔正末云〕相公。據孔仲山之才。當以重用。〔第五倫云〕既然賢士說孔仲山才德過人。小官願帶有玄纁丹詔在此。就着孔仲山受了宣詔。俺三人一同上馬。見聖人去來。〔正末云〕既如此。賢弟你可脫了衣服。換了朝章者。〔孔仲山做換衣服科〕〔正末唱〕

〔十二月〕忙換了麻衣布裳。便穿上束帶朝章。拜受了玄纁一箱。跪聽了丹詔十行。〔第五倫云〕孔仲山。您望闕謝了聖人的恩者。〔正末唱〕面朝着東都洛陽。三舞踏頓首誠惶。

〔堯民歌〕多謝你荊州太守漢循良。舉薦我布衣世屬到朝堂。死生交端

不比孫龐。清廉吏須當効龔黃。行藏行藏暗酌量。也不是咱虛謙讓。

〔第五倫云〕范巨卿。爲你高才大德。信義雙全。老夫奉聖人的命。與賢士加官賜賞。〔正末唱〕

〔耍孩兒〕愧微臣勅賜加官賞。〔帶云〕只是張劭呵。〔唱〕他未霑恩。我豈敢承當。念生平籍貫在山陽。幼年間父母雙亡。三公若是無伊呂。四海誰知有范張。〔第五倫云〕那張劭的才能德行。比你如何。〔正末唱〕臣比張劭無名望。張劭德重如會顏閔冉。才高似賈馬班楊。

〔第五倫云〕張劭有多大年紀了。〔正末唱〕

〔一煞〕大馬年雖是長。論學問他更強。私心願奉爲宗匠。想漢朝豈無良史書名姓。衆文武自有傍人話短長。臣舉孔仲山可作頭廳相。〔第五倫云〕那孔嵩比你如何。〔正末唱〕似臣呵。常人有數。論此人國士無雙。

〔第五倫云〕雖然無了張元伯。可得了孔仲山。却正是得一賢。失一賢。〔正末唱〕

〔二煞〕雖然是一得一賢。失一賢。〔孔仲山云〕可惜無了元伯哥哥。〔正末唱〕您也何須的涕兩行。淚兩行。得蜀望隴休多想。〔帶云〕死了元伯呵。〔唱〕恰便似顛折了千尋白玉擎天柱。〔帶云〕用了孔仲山呵。〔唱〕賠與你個萬丈黃金架海梁。豈不聞晏平仲爲齊相。乘車人憂心悄悄。倒是御車吏壯志揚揚。

〔第五倫云〕令人。與我拿的王韜安在。〔祗候拿王仲略上云〕稟爺。拿的王韜到了也。當面。〔王仲略不肯跪科。祗從云〕你怎麼不跪。〔王仲略云〕壽不壓職。也罷也罷。我跪着。〔第五倫云〕兀那王韜。你怎敢混賴了孔仲山萬言長策。〔王仲略云〕您這個老人家差了。我若不賴他的文章。我可怎麼能勾做官。便總甲我也不做得。〔第五倫云〕您等俱望闕跪者。聽聖人的命。〔斷云〕聖天子思求良輔。下馬旌廣開賢路。何止是聘及山林。但聞名不遺墳墓。汝陽郡張劭雖亡。有范式亟稱其素。可遙封翰林院編修。賜母妻並霑榮祿。遺弱息君章子徵。可即授陳留主簿。范式拜御史中丞。其孔嵩尙書吏部。王仲略詐冒爲官。杖一百終身廢錮。見天恩浩蕩無私。

與羣臣相安舉錯。〔正末等謝恩科唱〕

【煞尾】我爲甚觀功名不在心。也則念窮交不忍忘。因此乞天恩先到泉臺上。纔留的這雞黍深盟與那後人講。

〔音釋〕些梭去聲 磻音盤 否滂米切 行去聲 鐸多勞切 忘去聲 麝音皎 蜀繩朱切 錮音固

題目

義烈傳子母褒揚

正名

死生交范張雞黍

玉簫女兩世姻緣雜劇

喬夢符撰

第一折

〔老旦扮卜兒上詩云〕少年歌舞老年身。喜笑常生滿面春。胭粉豈爲無價寶。郎君自是有情人。老身許氏。夫主姓韓。是這洛陽城箇中人家。不幸夫主早亡。止有一個親生女兒。小字玉簫。做個上廳行首。我這女兒吹彈歌舞。書畫琴棋。無不精妙。更是風流旖旎。機巧聰明。但是見他的郎君。無一個不愛的。只是孩兒有一件病。生性兒好吃口酸黃菜。如今伴着一個秀才。是西川成都人。好不纏的火熱。今日是對門王媽媽生辰。我着孩兒去送手帕。只當告箇半日假。他百般不肯去。只要守着那秀才。我索自家走一遭去。〔下〕〔末扮韋臯引正旦扮玉簫梅香同上詩云〕學成折桂手。閒作惜花人。巫峽臺端夢。襄王病裏身。小生姓韋名臯。字武成。祖貫西川成都人也。幼習儒業。博覽羣書。奈生來酷好花酒。不能忘情。先年遊學至此。幸遇大姐韓玉簫不棄。做了一程夫妻。彼此赤心相待。白首相期。只是他母親有些間阻。今日他母親不在。我與大姐排遣一會者。〔正旦云〕梅香。我待與王媽媽遞手帕去來。只怕來的遲。教你盼望。着娘替我去了。〔末云〕多謝大姐眷愛。〔正旦云〕梅香。安排酒來。我與您姐夫飲幾盃者。〔梅香云〕酒在此。〔正旦把盃科末云〕大姐。先飲此盃。〔正旦云〕我與解元同飲。〔末云〕咱開口論閒話。似大姐這般玉質花容。清歌妙舞。在這歌妓中可是少也。〔正旦云〕解元。俺這門衣食。不知幾時是了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雲鬢花鈿。舞裙歌扇。我却也無心戀。怕不道春正芳妍。只落得人輕賤。

〔混江龍〕我不比等閒行院。煞教我占場兒住老麗春園。賣虛脾眉尖眼角。散和氣席上尊前。是學的擊玉敲金三百段。常則是撩雲撥雨二十年。這家風願天下有眼的休教見。我想來但得個夫妻美滿。煞強如旦末雙全。

〔末云〕我想大姐如此花貌。如此清音。尚不願樂。有那等老妓萬分不及大姐。似他每怎覓那衣食來。〔正旦唱〕

〔油葫蘆〕有那等滴溜的猴兒不覓錢。他每都錯怨天。情知那乾村沙。怎做的玉天仙。那裏有野鴛鴦。眼禿刷的在黃金殿。則這夥木鸚哥。嘴骨邦的在仙音院。搽一箇紅頰。腮似赤馬猴。舒着雙黑爪。老似通臂猿。抱着面紫檀槽。彈不的昭君怨。鳳凰簫吹不出鷓鴣天。

〔天下樂〕哎。也算做悶向秦樓列管絃。〔帶云〕到那三盃酒後呵。〔唱〕覷不的那抓揪。款款善偏。便似那披荷葉。搭刺着個褐袖肩。〔末云〕他這等模樣。倘那子弟道你歌舞一會。他却如何。〔正旦云〕他便道我醉了。歌舞不的了。倘若再三央浼呵。〔唱〕狗兒歌。噤了幾聲。雞爪風。扭了半邊。〔云〕投至臨散時。可有一件好處。〔末云〕有甚好處。〔正旦唱〕抓着塊半骨頭。一道煙。

〔末云〕這的不足言了。如大姐這般人物。聲價。那子弟每便怎能勾到的根前。〔正旦云〕不是我賣弄。但是耶君每來行走。焉敢造次近傍的我。〔末云〕你是怎的。〔正旦云〕那子弟每到我行呵。〔唱〕

〔那吒令〕見一面半面。棄茶船米船。着一拳半拳。毀山田水田。待一年半。年賣南園北園。我着他白玉粧了翡翠樓。黃金壘了鴛鴦殿。珍珠砌了流蜜桃源。

〔鶻踏枝〕他見我舞羅襪。看的做玉嬋娟。抹一塊鼻凹裏沙糖。流兩行口角底頰涎。有那等花木瓜。長安少年。他每不斟量。隔屋簷。橫綠。

〔末云〕大姐。這子弟每得能到你家裏。可是不容易也。〔正旦云〕子弟每來俺家裏。豈止不容易。還有那些着。〔唱〕

〔那吒令〕我溜一眼。假着他三魂喪。放一交。嚮的他入步遠。如今些三痕包。

嚙雞註煙花選。哨禽兒怎入鶯花傳。賺郎君不索桃花片。但來的忽刺刺。腦門上啄一箇震天雷。响咪咪心窩裏中幾下連珠箭。

〔末云〕大姐你怎麼道等利害。〔正旦云〕還不見俺娘更是利害哩。〔唱〕

〔么首句〕俺娘休想投空寨。常則待拽大拳。恰便是老妖精。曾吵鬧了蟠桃宴。憑着那巧舌頭。敢聒噪了森羅殿。拖着條黃桑棒。直輪磨到悲田院。藕池中錯折並頭蓮。泥窩裏搗殺雙飛燕。

〔云〕梅香。你請來。我與你姐夫再打一盞。〔末云〕多承大姐厚愛。我委實吃不了。〔正旦云〕解元。趁此清

〔得勝樂〕將羅袖捲。香醪勸。請學士官人穩便。這的是釀清泉朝來新鑑。直教的金盞裏倒垂蓮。

〔卜兒上。接唱科。〕〔正旦唱〕

〔醉中天〕這些時聒吵到三百遍。要成合只除是九千年。要茶飯揀口兒支分。要衣服換套兒穿。那些兒不稱你個婆婆婆願。我與你積攢下銅斗般家私。過遣每日價神頭鬼面。〔卜兒云〕兒。娘有話說。〔正旦唱〕怎生的將我來直恁熬煎。

〔末云〕娘還有甚兒說。〔卜兒云〕幸姐夫不是我老婆子多言。你忒沒志氣。如今朝廷掛榜招賢。選人材。對門王大姐家。張姐夫。問壁李二姐家。趙姐夫。都趕選登科去了。你還只在俺家纏。俺家愛你那些來。不過爲着這個醋。你還不學別人求了官來。對門問壁都有些酸辣氣味。只是俺一家兒淡不刺的。知道的便說你沒志氣。不知道的還說俺家壞了你的前程。〔末向旦云〕大姐。你娘支我哩。〔正旦云〕解元放心。見有我哩。睬他怎的。〔末云〕小生在此。實難久住。不如趁此離門。倒也好看。〔正旦云〕解元。你怎便下的捨了我去也。〔末云〕男子漢也有個立身名時節。既是黃榜招賢。我索走一遭去。倘得一官半職。大姐。則你便是夫人縣君也。〔正

【旦云】解元既去。待我與你收拾些盤費。更到十里長亭。饒一盃。咱。【旦打悲科云】天那。都只爲愛錢的娘。阻隔了人也。【做送行科唱】

【後庭花】今日在汴河邊倚畫船。明日在天津橋聞杜鵑。最苦是相思病。極高的離恨天。空教我淚渾渾。淒涼殺花間鶯燕。散東風榆莢錢。鎖春愁。揚柳煙。斷腸在過鴈前。銷魂向落照邊。苦慊慊恨怎言。急煎煎情慘然。

【打悲科唱】

【青歌兒】天那。人在這離亭離亭開宴。酒和愁怎生怎生吞嚥。狠毒娘下的也麼天。情緒綿綿。想柳畔花邊。月下星前。共枕同眠。攜手凭肩。離暮雨亭軒。望落日山川。問離鞍何日是歸年。俺和你重相見。

【末云】大姐。你放心者。我此一去得了官。便來取你。【正旦云】解元。你若得官呵。便休負了我也。【末云】我怎敢負了大姐。【正旦唱】

【賺煞】眼見的天闊鴈書遲。赤緊的日近長安遠。則怕我受官誥的緣薄分淺。則愿的一舉成名在日邊。【帶云】你寄音書呵。【唱】休愛惜象管鸞箋。【末云】大姐。屈着指頭兒數不出三年。我便來也。【正旦唱】則愿的早三年人月團圓。休教妾常倚東風泣斷絃。你休戀京師帝輦。別求夫人宅眷。把咱好姻緣翻做了惡姻緣。【下】

【音釋】旖音以 旖音你 行音杭 十繩知切 猱音撓 鷗音柘 鷗音姑 抓莊瓜切 掀音軒

翳音狄 沁侵去聲 躡音仙 凹汪卦切 涎徐煎切 攢粗酸切 哨雙單切 咪音床 中

去聲 鋸音遽 搯音恰 釀尼降切 鏤旋去聲 錢音賤 莢音結 輦連上聲

第二折

【正旦扮病梅香扶上云】自從章秀才去後。早已數年。杳無音信。妾身思成一病。雖是不疼不痒。却又不茶不

飯。則被這相思病害殺我也。〔梅香云〕姐姐。進些湯藥咱。〔正旦云〕你不知。我這病症非湯藥能醫。〔卜兒上云〕兒。你害的是甚的病。怎麼這等憔悴了。我則願咱家一年勝似一年。兒。你怎麼一日不如一日。你娘憑着誰過日子。兒。好。友。閨。閣。些。兒。〔正旦云〕娘呵。不要吵聒我。省些話兒罷。我盹睡咱。〔旦做睡作醒科云〕梅香。我恰纔待睡一會。是甚麼驚覺我來。〔梅香云〕姐姐。不是這窗前花影。敢是那樓外鶯聲。〔正旦唱〕

〔商調集賢賓〕隔紗窗日高花弄影。聽何處轉流鶯。虛飄飄半衾幽夢。困騰騰一枕春醒。趁着那遊絲兒。恰飛過竹塢桃溪。隨着這蝴蝶兒。又來到月榭風亭。覺來時倚着這翠雲十二屏。恍惚似墜露飛螢。多。嗟。是。寸。腸。千。萬。結。只。落。的。長。嘆。兩。三。聲。

〔逍遙樂〕猶古自身心不定。倚遍危樓。望不見長安帝京。何處也。薄情多應戀金屋銀屏。想則想於咱。不志誠。空說下。磳磳磳海誓山盟。赤緊的。關。河。又。遠。歲。月。如。流。魚。鴈。無。憑。

〔梅香云〕姐姐。你這等情況無聊。我將簫絃來。你略吹彈一回消遣咱。〔扶旦看砌末科〕〔旦長吁云〕與我拿在一邊者。〔唱〕

〔尙京馬〕我覷不的。鴈行絃斷臥瑤箏。鳳嘴聲殘冷玉笙。獸面香消閒翠鼎。門半掩。悄悄冥冥。斷腸人和淚夢初醒。

〔卜兒上云〕兒。你這病勢却是如何。〔正旦唱〕

〔梧葉兒〕火燎也似身軀熱。錐刺也似額角疼。卽漸裏瘦了身形。這幾日茶飯上不待吃。睡臥又不甚寧。〔卜兒云〕我請醫者看看你這脈息。知他是甚麼症候。〔正旦唱〕若將這脈來憑。多管是廢寢忘餐病症。

〔卜兒云〕梅香。好生伏事您姐姐。我下邊看些湯藥來。〔虛下〕〔梅香云〕姐姐。你怎麼這等想俺姐夫。〔正旦云〕我實瞞不的你。據着他那人物才學。如何教我不想也。〔唱〕

【醋葫蘆】看了他容貌兒。實是撐衣冠兒。別樣整。更風流。更灑落。更聰明。唱一篇小曲兒。宮調清。一團兒軟款溫柔情性。兀的不坑了人性命。引了人魂靈。

【金菊香】想着他錦心繡腹那才能。怎教我月下花前不動情。信口裏小曲兒編捏成。端的是剪雪裁冰。惺惺的自古惜惺惺。

【梅香云】俺姐夫這等知音。可知姐姐想他哩。【正旦云】你還不曾見他在我身上那樣的疼熱哩。【唱】

【恨裏來】假若我乍吹簫。別院聲。他便眼巴巴簾下等。直等到星移斗轉。二三更。入門來畫堂春自生。緊緊的將咱撲定。那溫存。那將惜。那勞承。

【帶云】解元呵。想起你那般風韻。害殺我也。【唱】

【後庭花】想着他和薔薇花露清。點胭脂紅蠟冷。整花朵心偏耐。畫蛾眉手慣經。梳洗罷。將玉肩凭。恰似對鴛鴦交頸。到如今玉肌骨減了九停。粉香消。沒了半星。空凝盼秋水橫。甚情將雲鬢整。骨岩岩瘦不勝。悶懨懨扮不成。

【卜兒上云】兒藥。我辦了些湯水來。你吃上幾口兒。咱。【正旦云】妳妳。不拘甚麼飲食。我吃不下去了。但覺這病越越的沉重了。你拿幅絹來。我待自畫一個影身圖兒。寄與那秀才咱。【做對砌末畫像科唱】

【金菊香】怕不待幾番落筆強施呈。爭奈一段傷心畫不能。腮斗上淚痕粉漬定。沒顏色鬢亂釵橫。和我這眼皮眉黛欠分明。

【云】我再做一首詞。一併將去。詞名長相思。【詞云】長相思。短相思。長短相思楊柳枝。斷腸千萬絲。生相思。死相思。生死相思無了時。寄君腸斷詞。梅香。將鏡兒來我照一照。則怕近日容顏不似這畫中模樣了也。【覽鏡長吁科唱】

【柳葉兒】兀的不寂寞了菱花粧鏡。自覷了自害心疼。將一片志誠心。寫

入了冰綰。這一篇相思令。寄與多情。道是人憔悴不似丹青。

〔對卜兒云〕妳妳。你將些盤費。倩一箇人把我這幅真容。和這篇詞。往京師尋那韋秀才去。〔卜兒云〕王小二在那裏。〔丑扮王小二上云〕只我便是王小二。妳妳。你叫我做甚麼。〔卜兒云〕俺那女兒要央你去京師尋那韋秀才。你去的麼。〔小二云〕天下路程。我都曾走過。〔卜兒引見旦分付畫科云〕小二哥。你到京師。好生尋着那韋秀才。道我心事咱。〔唱〕

〔浪裏來〕你道箇題橋的沒信行。駕車的無準成。我把他漢相如廝敬重。不多爭。我比那卓文君有上稍。沒了四星。空教我叫天來不應。秀才呵。豈不聞舉頭三尺有神明。

〔小二云〕大姐。你自將息。我到京師尋着韋秀才。就和他來也。〔正旦打悲科云〕縱是來時。我也不得見了。〔唱〕

〔高過隨調煞〕心事人拔了短籌。有情人太薄倖。他說道三年來。到如今五載不回程。好教咱上天遠。入地近。潑殘生恰便似風內燈。〔帶云〕小二哥。〔唱〕比及你見俺那虧心的短命。則我這一靈兒先飛出洛陽城。〔做死科下〕

〔卜兒云〕玉簫孩兒已是死了。我索高原選地。破木爲棺。葬埋了者。兒嚶。則被你閃殺我也。〔下〕

〔音釋〕 閨爭上聲 閨音債 曉敦上聲 轉專去聲 醒音呈 磣森上聲 剋碗平聲 漬音恣 黛音代 惺爭去聲

第二折

〔末戎裝引卒子上詩云〕萬里功名衣錦還。當年心事苦相違。月明獨憶吹簫侶。聲斷秦樓鳳已飛。自家韋臯的便是。自離了玉簫大姐。到的京都。一舉狀元及第。蒙聖恩除爲翰林院編修之職。後因吐蕃作亂。某願爲國家樹立邊功。乃領兵西征。一戰而收西夏。又蒙聖恩加爲鎮西大元帥。鎮守吐蕃。安制邊疆。自得官至于今日。早已十有八年。想我當初與玉簫臨別之言。期在三年以裏相見。初則以王命遠征。無暇寄個音信。及至坐鎮

時節。方纔差人取他母子去。〔作掩面悲科云〕不想那玉簫爲我憂念成疾。一臥不起。他那媽媽亦不知其所。在某想念其情。至今未曾婚娶。日夜憂思。不覺鬢髮斑白。我看這細馬香車。五花官誥。可教何人請受也。今聖恩詔某班師回朝。路過荊州。節度使張延賞乃某昔年同學故人。不免探望他一遭。傳與前軍。望荊州進發者。〔卜兒上云〕老身韓媽媽是也。自我玉簫孩兒身死之後。我將他自畫的那幅真容。往京師尋韋秀才去。不想秀才應過舉得了官。蒙朝廷欽命領兵西征吐蕃去了。我欲往那裏尋他。一來途路迢遙。二來干戈擾攘。況我是一個老婦人家。怎受的那般驅馳辛苦。以此不曾去的。今聞得他班師回朝。我不免就軍門前見他者。大哥煩你通報元帥知道。有韓媽媽特來求見。〔卒子報見科〕〔末云〕媽媽。你在那裏來。〔卜兒云〕萬苦千辛。非一言可盡。有我女兒遺下的真容。你自看者。〔末對砌末發悲科云〕大姐。教你痛殺我也。媽媽就留在軍中。待我回朝之日。與你養贍終身便了。〔並下〕〔外扮張延賞引卒子上詩云〕披文握武鎮荆襄。立地擎天作棟梁。寶劍磨來江水白。錦袍分出漢宮香。老夫姓張名權。字延賞。祖貫西川人氏。幼習儒業。兼讀兵書。早年一舉成名。蒙聖恩見我人材器識。尙以太平公主。官拜虞部尙書。後因邊關不靖。出爲荆襄節度使。兼控制西川。有一個義女。小字玉簫。原是優門人家。善吹彈歌舞。更智慧聰明。每開家宴。或是邀會親貴高賓。出以侑酒。無不傾醉。今有鎮西大元帥韋臯。蒙詔頒師。路經于此。此人乃幼年同學故人。某頗有一日之長。他今駐節城外。聞說乘晚要來拜望老夫。我早已差人邀請去了。不免大開夜宴。待兄弟來時。就出玉簫佐酒。以敘十數年渴懷。左右。待韋元帥來時。報我知道。〔末上云〕自家韋臯。早至荊州。卽欲投拜延賞哥哥。奈以軍情事重。未敢擅離。他却早差人來邀我。我須乘此夜色。帶的數十騎親隨人去。會見哥哥一遭。把門的。報復去。道有韋元帥來也。〔卒子報見科〕〔張延賞云〕多承元帥屈尊降臨。有失迎迓。願乞恕罪。〔末云〕久違尊顏。復得瞻拜。何幸何幸。〔張延賞云〕多謝元帥不棄。將酒來。我與元帥奉一盃。〔作樂行酒科〕〔末云〕量你兄弟有何德能。看哥哥如此管待。〔張延賞云〕教左右喚出女孩兒來勸酒者。〔末云〕哥哥。旣蒙置酒張筵。何勞又出愛女相見。此禮怕不中麼。〔張延賞云〕你我異姓兄弟。有何不可。〔喚旦科〕〔正旦扮玉簫上云〕妾身張玉簫。乃節度使之義女也。聞的堂前呼喚。不免走一遭去。不知又管待甚人。好個夜宴也呵。〔唱〕

【越調鬪鶯鶯】翡翠窗紗，鴛鴦碧瓦，孔雀金屏，芙蓉繡榻，幕捲輕綃，香焚睡鴨，燈上上，簾下下，這的是南省尙書東牀駙馬。

〔云〕好整齊也。〔唱〕

【紫花兒序】帳前軍朱衣畫戟，門下士錦帶吳鉤，坐上客繡帽宮花，本教坊歌舞，依內苑奢華，板撒紅牙，一派簫韶準備下，則兩行笑人如畫，有粉面銀箏，玉手琵琶。

〔末云〕哥哥，夜已深了，免教令愛出來也，不勞多賜酒肴。〔張延賞云〕蔬酌不堪供奉，待孩兒出來，勸上一盃。〔正旦入見科〕〔張延賞云〕這位是你叔父，乃征西大元帥，不比他人，與你叔父把一盃者。〔奏樂旦把酒科〕

〔唱〕

【金焦葉】則見那宮燭明燒絳蠟，我這裏纖手高擎玉罍，見他那舉止處堂堂俊雅，我在空便裏孜孜覷罷。

〔做打認科〕〔唱〕

【調笑令】這生我那裏也會見他，莫不是我眼睛花，手抵着牙兒是記咱。〔帶云〕好作怪也。〔唱〕不由我心兒裏相牽掛，莫不是五百年歡喜冤家，何處綠楊曾繫馬，莫不是夢兒中雲雨巫峽。

〔張延賞云〕孩兒，好生與你叔父滿把一盃。〔旦把盞末低首偷叫科云〕玉簫。〔正旦低應科云〕有。〔張延賞見科云〕你不好生把酒，說些甚的。〔正旦慌科唱〕

【小桃紅】玉簫吹徹碧桃花，端的是一刻千金價。〔末偷視科〕〔正旦唱〕他背影裏斜將眼稍抹，諛的我臉烘霞。〔張延賞云〕再滿斟酒者。〔旦把盞科唱〕俺主人酒盃嫌殺春風凹。〔末低云〕小娘子多大年紀，曾許配與誰。〔正旦低唱〕俺新年十八未曾招嫁。〔末云〕小娘子是他親生女兒麼。〔正旦唱〕俺主人培養出牡丹芽。

〔張延賞云〕韋臯。我道你是個有道理人。教孩兒與你把盞。你如何因而調戲。看承的我爲何人。〔末云〕實不相欺。我有已亡過的妻室。乃洛陽角妓。與此女小字相同。面貌相類。因此見面生情。逢新感舊。〔正旦云〕好可憐人也。〔唱〕

〔鬼二二台〕他說起淒涼話。和我也淚不做行兒下。兜的喚回我心猿意馬。我是朵嬌滴滴洛陽花。呀。險些三的露出風流話靶。〔張延賞云〕你這等胡說。你道與你亡妻相類。不道與你做了媳婦罷。〔正旦唱〕這言詞道要來不是要。這公事道假來不是假。〔末云〕委實似我亡妻。非爲借言調戲。〔正旦唱〕他那裏拔樹尋根。〔張延賞云〕韋臯。這是我親生女兒。你做何人看承。〔正旦唱〕便似你指鹿道馬。

〔末云〕令愛既不曾許聘于人。未將自亡妻室以來。亦不曾再娶。倘蒙不棄。也不辱你駙馬門庭。〔張延賞云〕休的胡說。我與你是故人。纔敢出妻見子。你如何見面生情。似你這等人。外君子而中小人。貌人形而心禽獸。即當和你絕交矣。〔正旦云〕主公息怒。〔張延賞云〕這妮子也向着他。兀的不氣殺我也。〔正旦唱〕

〔禿廝兒〕我勸諫他。以水裏納瓜。他看覷咱如鏡裏觀花。書生自來情性耍。怎生調戲他。好人家嬌娃。

〔張延賞怒云〕如此惡客。請他做甚的。左右。將筵席撤了。〔做開起科〕〔正旦唱〕

〔聖藥王〕怎救搭。怎按捺。公孫弘東閣鬧喧譁。散了玳瑁筵。漾了鸚鵡聲。踢翻銀燭絳籠紗。〔張延賞拔劍科〕〔正旦唱〕翻扯三尺劍離匣。

〔張趕殺科云〕我好意請你。你倒起這樣歹念頭。我先把你殺死。待我面奏聖人去。〔正旦云〕主公不可造次。〔唱〕

〔麻郎兒〕他如今管領着金戈鐵甲。簇擁着鼓吹鳴笳。他雖是違條犯法。咱無甚勢劍銅鞭。

〔么篇〕怎麼性大便殺。他有罪呵。御階前吃幾金瓜。他掌着百十萬軍權。

柄把。建奇功收伏了西夏。

〔未出外科云〕大小三軍。與我圍了宅子。拿出老匹夫來。碎死萬段者。〔軍士作喊圍宅科〕〔正旦唱〕

〔絡絲娘〕不爭你舞劍的田文意差。惱的個絕縷會將軍怒發。〔覷末科唱〕那裏有娶媳婦當筵廝暗啞。也合倩個官媒打話。

〔張延賞仗劍做意科〕〔正旦云〕主公息怒。待玉簫自去。同他只消的兩三句。可着他散了軍馬。〔出見末科云〕元帥。你須是讀書之人。何故躁暴。〔末云〕老匹夫無禮。小娘子本爲義女。他却詐作親生。其間必有暗昧。我求親事他不許我還可。乃敢輒自拔劍將我趕殺。我如今只着他片時間寸草無遺。〔三軍作喊殺科〕〔正旦唱〕

〔東原樂〕俺家裏酒色春無價。休胡說生香玉有瑕。他丈人萬萬歲君王。當今駕。這的是玉葉金枝宰相衙。你這般廝踏踏惡嗽嗽。在碧油幢下。

〔拙魯速〕論文呵有周公禮法。論武呵代天子征伐。不學雲間翔鳳。恰似井底鳴蛙。你這般搖旗吶喊。簸土揚沙。蔑蔑磨磨。叫叫喳喳。你這般耀武揚威待怎麼。將北海尊壘做了兩事家。你賣弄你那擗扎。你若是指一指。該萬剛。

〔末云〕匹夫欺我太甚。我先殺此匹夫。歸朝面奏天子。我也有收伏西夏之功。當的將功折罪。〔正旦云〕元帥不可。你奉聖旨破吐蕃。定西夏。班師回朝。便當請功受賞。如何爲求親不成。輒敢矯詔。劫殺節使。罪不容誅。豈不聞周易有云。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夫子云。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元帥請自思之。〔末云〕末將不才。便求小娘子以成秦晉之好。亦不玷辱了他。他如何便不相容。〔正旦云〕元帥果要問親。當去朝廷奏准。來取妾身。豈不榮耀。便俺駙馬亦豈敢違宣抗勅。不思出此而擅自相殺。計亦左矣。〔末云〕這也說的是。大小三軍。可卽解了圍者。〔正旦云〕可不好也。〔唱〕

〔收尾〕從來秀才每個個色膽天來大。險把我小膽兒文君誚殺。〔張延賞云〕

若不看着故人分上。我必殺汝以雪吾之恥。〔正旦唱〕息怒波。滅火性卓王孫。〔末云〕待我奏過朝廷。那時不道和你干休了哩。〔領衆下〕〔正旦唱〕嘶聲波。強風情漢司馬。〔下〕

〔張延賞云〕請的好客。請的好客。兀的不氣殺我也。我想他此一去。必然面奏朝廷。你去的。我也去的。大家奏。〔下〕

〔音釋〕 膽傷佔切 慧音惠 榻湯打切 鴨竿架切 蠟那架切 畢音賈 咬奚佳切 抹音罵 靶

音霸 搭音打 納囊亞切 匣奚佳切 甲江雅切 茄音加 法方雅切 齧音查 殺雙鮓

切 發方雅切 暗音音 啞鴉上聲 踏當加切 嗽歆上聲 幢音床 伐扶加切 簸音播

復徐靴切 搗音鄒 扎莊洒切

第四折

〔卜兒上云〕老身韓媽媽。聞得韋元帥道。張節度使家歌女玉簫。與我家孩兒面貌一個樣兒。他因求親不成。反與張節使怪怒一場。如今奏准朝廷。取張家回京。成此親事。今日蒙元帥教我將着我女兒這幅真容。當個美人圖兒。向他駙馬府前賣去。且看有人來買麼。〔叫賣畫科〕〔張延賞上云〕老夫張延賞。昨在荊州因請韋臯。看小女玉簫出而勸酒。倒惹那廝一場羞辱。不想他班師回朝。倒將此事奏知官裏。蒙聖旨詔我攜家回京。與他成此親事。此係聖人天語。誰敢違背。不免入朝走一遭者。〔作見卜科云〕是甚人喧鬧。〔左右云〕是個賣畫的婆子。〔張延賞云〕叫他過來。你這老婆子賣的是甚麼畫兒。〔卜兒云〕是幅美人畫。〔張延賞云〕將來我看。〔作看科云〕呀。好是奇怪。怎麼與俺玉簫女兒一個模樣。兀那婆子。你這美人圖兒却是甚人畫的。〔卜兒云〕是我亡過的女兒韓玉簫。他親手畫的真容。寄與他夫主韋臯秀才。我來京師尋他。人說他領兵鎮守西蕃。我在此等他。早已十八年了。囊篋使的罄盡。我不免拏此當做一幅美人圖兒。賣些錢鈔作盤費。〔張延賞云〕元來如此。可知韋臯他日前見面生情也。〔卜兒云〕老爺恰纔說甚的。韋臯。〔張延賞云〕你這婆子不知。你這畫中美人與我養女玉簫一般模樣。我前在荊州請韋臯。教我女兒與他把盞。他却恁的無禮。被老夫怪怒一場。他今回朝奏知官裏。我今日正欲與他面奏此事。你就將這畫兒賣與我。可要多少錢鈔。〔卜兒云〕既

我女婿見在。我待將去與他哩。便與我千金也賣不成了。〔張延賞云〕左右將這婆子帶者。與他同入朝去。見的此事真實。那韋臯不爲欺我也。〔作帶卜兒下〕〔外扮唐中宗引末一衆上云〕寡人唐中宗是也。昨有征西大元帥韋臯班師回京。奏道駙馬張延賞養女玉簫。與他亡妻韓玉簫面貌一般。他欲求成這段婚姻。寡人特取駙馬還朝。與他兩家成就此好事。不免宣的駙馬入朝。對衆文武前聽寡人裁斷。〔內侍宣科〕〔張延賞上云〕今蒙官裏宣喚。不免入朝見駕去來。〔做見駕科〕〔駕云〕駙馬韋臯。在你家欲求一門親事。不知你意下何如。〔張延賞云〕陛下。臣家見有玉簫女兒。宣的他來。教他自說。〔駕云〕宣來。〔內侍喚旦科〕〔正旦上云〕妾身張玉簫。蒙聖人恩旨。隨駙馬爹爹還朝。要與韋元帥成就親事。今聞官裏宣喚。不免見駕走一遭者。〔入見駕科〕〔駕云〕玉簫。你說當日荊州張駙馬。怎麼請那韋元帥來。〔正旦唱〕

〔雙調新水令〕當夜呵那裏是太平公主家。夜筵排。恰只是請了個宴鵲門。帶虞姬的樊噲。拖地錦是鳳尾旗。撞門竿是虎頭牌。倚仗着御筆親差。征西夏大元帥。

〔駕云〕玉簫。你是駙馬親生女兒麼。〔正旦唱〕

〔沉醉東風〕玉簫習學就詩山曲海。生長在柳陌花街。燕鶯集每日忙。鴛鴦社逐朝賽。〔駕云〕你可怎麼入的駙馬家裏。〔正旦唱〕俺那老虔婆見錢多賣。一札脚王侯宰相宅。誰敢道半米兒山河易改。

〔駕云〕玉簫。你認的那韋臯麼。〔正旦云〕妾曾會過。見時尙自認的。〔駕云〕你向班部中試認者。〔旦起認末科〕〔唱〕

〔喬牌兒〕見他裹着烏紗帽。那氣概。裹着白象笏。那尊大。寬綽綽紫羅袍。偏稱金魚帶。氣昂昂立在白玉階。

〔駕云〕玉簫。只怕不是他麼。〔正旦唱〕

〔水仙子〕這公會絕纓會上戲裙釵。〔末云〕我在那裏來。〔正旦唱〕也會細柳營中。

大會坡。〔末云〕我却怎生鬧起來。〔正旦唱〕你將個相公宅看覷似鶯花寨。〔末云〕是他先
怒了我來。〔正旦唱〕你道是他不該。便活佛也惱下了蓮臺。〔末云〕我是大元帥。他如何便
敢欺我。〔正旦唱〕也是俺官官相爲。你可甚賢賢易色。〔末云〕我是好意求親。他怎敢恁的
〔正旦唱〕因此上不遠千里而來。

〔駕云〕驕馬。他兩個說的是與不是。〔張延賞云〕陛下。朝門外有個賣畫婆子。可作一個證人。〔駕云〕宣來。
〔內侍宣卜兒科〕。〔見旦作悲科云〕玉簫兒。你怎麼到的這裏。〔駕做意科云〕這個婆子。怎麼就認的是玉
簫。如何這等煩惱。〔正旦唱〕

〔攬箏琶〕衆文武都驚怪。不由咱心下轉疑猜。這個卽世婆婆。莫不是前
世的姊妹。小字兒喚的明白。絮叨叨怨怨哀哀。似綠窗前喚回我春夢來。
和我也雨淚盈腮。

〔駕云〕那個婆子。你怎麼便見這女兒。就認的他。〔卜兒云〕妾有一幅畫兒。是我女兒玉簫的真容。所以認的。
〔駕云〕將來看咱。〔掛砌末衆驚科云〕怎麼這個畫中美人。和這女兒如一個模兒脫的一樣。〔正旦云〕有這
等異樣的事。〔唱〕

〔鴈兒落〕都一般胭脂桃杏腮。都一般金粉芙蓉額。都一般爲雲爲雨情。
都一般傾國傾城態。

〔得勝令〕恰便似一個印盒兒脫將來。因春瘦骨匡匡。〔卜兒云〕這是我孩兒臨危
之時畫的真容。寄與他夫主章秀才的。〔正旦唱〕那裏是寄心事。丹青輝。則是個等身圖。
煙月牌。出落在長街。猶古自還不徹風流債。得幾貫錢財。恰便是放從良。
得自在。

〔駕云〕玉簫。你既是章元帥之妻。你如何尙在。猶是青春。〔正旦唱〕

〔甜水令〕他說的是十八年前。三千里外。因此上弄玉錯投胎。〔駕云〕玉簫。你

原來死後投胎。到今一十八歲。你是青春幼女。韋元帥他是已過中年的人了。你肯與他做夫妻麼。〔正旦跪云〕人命修短不齊。焉知妾不死于元帥之先。〔唱〕陛下道我正在青春。他雖年邁。也都是天地安排。

〔駕云〕玉簫。你既願意。就配與元帥爲夫人者。〔正旦扯末做謝駕科唱〕

〔折桂令〕兀的不桃源洞枯樹花開。他是那入輔官員。生的來一品人材。〔卜兒云〕孩兒。你這等年貌不齊。何不別求佳婿。〔正旦唱〕他也年未衰殘。聖恩匹配。相守頭白。〔張延賞云〕我是貴戚宰相之家。爲女求配。必得少年佳客。爲何嫁此老夫。〔正旦唱〕遮莫你廣成子吹簫鳳臺。姜太公流水天台。情願琴瑟和諧。連理雙栽。生則同衾。死則同埋。

〔駕云〕韋元帥。就此謝了駙馬。作岳父者。〔旦扯末科〕〔末云〕臣官居一品。位列三台。何處求婚不遂。怎肯拜他。〔正旦唱〕

〔落梅風〕可知可知賣弄那金花話。〔扯張科云〕過來過來。〔唱〕休觸抹着玉鏡臺。秀才價做的來。壘鹽黃菜。溫太真更做道情性乖。怎敢向晉明行大驚小怪。

〔末云〕他誇他家勳貴。却又棄嫌老夫。倘事不濟。倒惹的傍人恥笑。〔正旦唱〕

〔沽美酒〕你麟閣上論戰策。鳳池裏試文才。〔帶云〕元帥。你煩惱怎麼。〔唱〕搖椿廡挺春風門下客。更怕甚宋弘事不諧。放心波今上自我劃。

〔張延賞云〕則是我養女兒的不氣長也。我與你做個丈人。便一拜也落不的你哩。〔正旦唱〕

〔太平令〕也是他買了個賠錢貨。無如之奈。笑你個強項侯。不伏燒埋。那壁似狼吃了幞頭般寧耐。這壁如草地裏毬兒般打快。不索你插釵下財。納采。有甚消不的你展脚伸腰兩拜。

〔旦末共謝科〕〔駕云〕既是婚姻已就。各自歸家。做慶喜筵席。朕回宮去也。〔下〕〔正旦唱〕

〔絡絲娘煞尾〕不爭你大鬧西川性窄。翻招了個笑坦東牀貴客。

〔張延賞云〕天下喜事。無過夫婦團圓。何況今日以兩世之姻緣。諧三生之配合。尤爲人間奇異。今古無雙。便當殺羊造酒。做個大大筵席慶賀者。〔詩云〕詔遣成親入帝都。老夫焉敢惜鸞雛。男婚女嫁尋常有。兩世姻緣自古無。

〔音釋〕磻音賦 噲音快 宅池齋切 爲音畏 色篩上聲 白巴埋切 額崖去聲 策釵上聲 客

音楷 劃胡乖切 窄齋上聲

題目 韋元帥重諧配偶

正名 玉簫女兩世姻緣

宜秋山趙禮讓肥雜劇

秦簡夫撰

第一折

〔冲末扮趙孝正末趙禮讓老旦卜兒上〕〔卜兒詩云〕漢季生民可奈何。深山無處避兵戈。朝來試看青銅鏡。一夜憂愁白髮多。老身姓李。夫主姓趙。是這汴京人氏。所生下兩個孩兒。大的趙孝。小的趙禮。兩個十分孝順。爭奈家業飄零。無升合之粟。方今漢世中衰。兵戈四起。士民逃竄。似此亂離。只得隨處趁熟。兩個孩兒不知擡着老身到這甚麼去處。〔趙孝云〕母親。這是宜秋山下。〔正末云〕哥哥。似這等艱難。何以度日呵。〔唱〕

〔仙呂點絳脣〕這此三時囊篋消乏。又值着米糧增價。憂愁殺一日三衙。幾度添白髮。

〔趙孝云〕母親。想俺弟兄兩個。空學成滿腹文章。俺只在這山中負薪。兄弟採些野菜藥苗。似此充饑。幾時是俺弟兄們發達的時節也。〔正末云〕哥哥。母親年紀高大。俺正是家貧親老。如之奈何。〔唱〕

〔混江龍〕待着此三廳癩眼睜睜。俺子母各天涯。想起來我心如刀割。題起來我淚似懸麻。餓殺人也無米。無柴腹內饑。痛殺人也好兒好女。眼前花。恢恢天網。漫漫黃沙。我一身餓死。四海無家。眼看得青雲兄長事無成。可憐我白頭老母年高大。壓的我這雙肩苦痛。走的我這兩腿酸麻。

〔趙孝云〕兄弟。俺二人擡着母親。來到這宜秋山下。是好一派山景也。〔正末云〕哥哥。看了這郊外景致。好是傷感人也呵。〔唱〕

〔油葫蘆〕子母哀哉。苦痛殺。恨轉加。我這裏舉頭一望好嗟呀。傷心老母難安插。空對着賞心山。色堪圖畫。故園風落花。荒村水褪沙。俺只見斜陽一帶林梢掛。掩映着茅舍兩三家。

〔卜兒云〕孩兒。你看那日落山腰。漸漸的晚了也。〔正末唱〕

【天下樂】我則見落日平林噪晚鴉。天涯何處家。則俺那弟兄每日月好是難過咱。母親也年紀高。勛力乏。被這些窮家活。把他沒亂煞。

〔云〕哥哥。如今有那等官員財主。每朝朝飲宴。夜夜歡娛。他每那裏知道俺這窮儒每苦楚也。〔趙孝云〕俺這窮的如此。富的可是怎生。兄弟略說一遍咱。〔正末唱〕

【那吒令】想他每富家。殺羊也那宰馬。每日裏笑恰。飛觥也那弄耍。俺百姓每痛殺無根椽片瓦。那裏有調和的五味全。但得個充饑罷。母子每苦痛。天那。

〔趙孝云〕兄弟。富豪家如此般受用。兀的不苦殺俺這窮儒百姓也。〔正末唱〕

【鵲踏枝】他可也忒矜誇。忒豪華。爭知俺少米無柴。怎地存札。子母每看看的餓殺。天那。則虧着俺這百姓人家。

〔卜兒云〕孩兒每似這般餓餒。如之奈何也。〔正末云〕母親〔唱〕

【寄生草】餓的這民饑色。看看的如蠟渣。他每都家家上樹。把這槐芽搯。他每都村村沿道。將榆皮剛。他每都人人饒戶。將糧食化。〔趙孝云〕兄弟。俺如今衣不遮身。食不充口。兀的不窮殺俺也。〔正末唱〕現如今弟兄衣袂不遮身。可着俺貧寒子母無安下。

〔云〕我安排些飯食。與母親食用咱。〔趙孝云〕兄弟。你則在這裏守着母親。我安排去。〔正末云〕哥哥陪侍母親說話。你兄弟去。〔卜兒云〕你兩個孩兒休去。老身安排去。〔正末云〕母親坐的。您孩兒去這驕兒後面。還有一把兒米。就着這爛泉水。我淘了這米。拾的一把兒柴。兀的那一家兒人家。我去討一把兒火。莊院裏有人麼。〔丑扮都子開門科云〕是誰喚門哩。〔正末云〕我來討一把兒火來。〔都子云〕兀的是火。等你做罷飯時。剩下的刷鍋水兒。留些與我。〔正末云〕你要做甚麼。〔都子云〕我要充饑哩。〔下〕〔正末云〕俺窮則窮。更有窮似俺的。我吹着這火。可早粥熟了也。哥哥。請母親食用。這一碗與哥哥食用。〔趙孝遞粥科〕〔卜兒云〕趙禮孩兒有

麼。〔正末云〕母親。您孩兒有。〔趙孝云〕兄弟。你有麼。〔正末云〕哥哥。您兄弟有了也。〔唱〕

〔醉扶歸〕我喫的這茶飯有難消化。母親那肌膚瘦。力衰乏。〔卜兒云〕可怎生孩兒碗裏無粥湯。〔正末云〕母親。你孩兒喫了也。〔趙孝云〕母親。你看兄弟拿着個空碗兒哩。〔正末云〕哥哥。您兄弟有。〔唱〕量這半杓兒粥都添了有甚那。我轉着這空碗兒。我看這匙尖兒刮。我陪着個笑臉兒。百般的喜洽。〔背云〕母親。今日喫了這些粥湯。明日喫甚麼那。〔唱〕不由我淚不住行兒下。

〔都子來兒上云〕這個莊戶人家喫飯哩。我叫化些兒咱。〔正末云〕母親你見麼。則道啗三口兒受貧。又有艱難似俺的也。〔唱〕

〔後庭花〕我則見他番穿着綿納甲。斜披着一片破背搭。你覷他泥污的腌身分。風梢的黑鼻凹。〔都子云〕爹爹妳妳。有殘湯剩飯。與俺這小孩兒一口兒喫也好那。〔正末唱〕他抱着個小娃娃。可是他鬢鬆着頭髮。歪簪笠頭上搭。麤棍子手內拿。破麻鞋脚下靸。腰纏着一綵兒麻。口咽着半塊瓜。一弄兒喬勢煞。饑寒的怎覷他。

〔都子云〕可憐見。叫化些兒。〔正末云〕母親。哥哥。〔唱〕

〔青哥兒〕他一聲聲向咱向咱抄化。我羞答答將甚些甚些齋發。可憐我也萬苦千辛度命咱。現如今心似油煤。肉似鈎搭。死是七八。那個提拔。〔帶云〕母親。哥哥。〔唱〕似這般淒淒涼涼。波波綠綠。今夜宿誰家。多管在茅簷下。

〔都子云〕孩兒也。俺回去來。〔來兒云〕爹爹。我肚裏饑。〔都子云〕你肚裏饑麼。〔來兒云〕我肚裏饑。可喫些甚麼。〔都子云〕他也沒的喫。啗別處尋討去來。〔都子來兒下〕〔卜兒云〕孩兒每收拾了。啗趁熱去來。〔正末唱〕〔賺煞尾〕我口不覺開合。脚不知高下。我則見天轉山搖地塌。〔跌科〕卜兒云。孩兒。你敢無食力麼。〔正末云〕母親。您孩兒沒用。倒就着母親也。〔唱〕不是我無食力身軀閃。這

一滑多管是少人行。山路凹凹。(帶云)母親。(唱)你莫便叫叮叮。你孩兒水米不會粘牙。看來日饑時俺喫甚麼。不凍殺多應餓殺。眼見的山間林下。可憐身死野人家。(同下)

〔音釋〕 宜倉莫切 趁嘆去聲 乏扶加切 殺雙鮮切 髮方雅切 糲那架切 長音掌 插抽鮮切

煞雙鮮切 恰強雅切 觥古橫切 學音賈 那音拿 洒商鮮切 札莊洒切 招強雅切

食蠟知切 杓蠟昭切 刮音寡 洽奚佳切 行音杭 納囊亞切 甲江雅切 裕音打

靡音淹 凹汪卦切 籃音萬 搭音打 鞞殺賈切 絡音柳 發方雅切 燥音查 八巴上

聲 拔那加切 合奚佳切 塌湯打切 滑呼佳切 凹音妖 凸當加切

第二折

〔卜兒上詩云〕花有重開日。人無再少年。老身兩個孩兒。趙孝趙禮。大孩兒每日山中打柴爲生。小的孩兒每日山中採野菜藥苗。俺三口兒充饑。兩個孩兒山中去了。老身家中做下些飯食。等兩個孩兒回來食用咱。

〔下〕〔正末上云〕小生趙禮。哥哥趙孝。因趁熟來到這南陽宜秋山下。蓋了一間草房居住。哥哥每日山中打柴。小生提箸簋兒。採些野菜藥苗。與母親哥哥充饑。趙禮也。空學成滿腹詩書。何日是你那發跡的時節也呵。

〔唱〕

〔正宮端正好〕則我這身似病中鶴。心若雲間鷲。我本待要駕清風萬里扶搖。半生四海無着落。空着我窮似投林鳥。

〔滾繡球〕文章教爾曹。詩書訪先覺。我如今居無安。食無求飽。慕顏回他也有。有一個陋巷簞瓢。掙着我這餓肚皮。拳拳學着我這凍軀殼。我道來學好也難。(帶云)似趙禮這等受窘呵。(唱)我道來不學的也好。似這般無經營日月難熬。可不道人無舉薦窮無奈。說甚麼貧不憂愁富不驕。赤緊的衆口嗷嗷。

〔云〕來到這山中。採些野菜。與老母食用波。(唱)

「倘秀才」我繞着這淺水深山，尋些三個中喫無毒的藥苗。我行過這高嶺長堤，採些三個葉嫩枝新的野蒿。喫了呵，則願的年老的尊堂得安樂，捱日月度昏朝。我猛轉過山林隘角。

「脫布衫」見騰騰的鳥起林梢。〔內僕僮打鼓科〕〔唱〕聽菱菱的鼓振山腰。〔敲鑼科〕「瑞瑞的一聲鑼響。〔打哨科〕〔唱〕悶悶的幾聲胡哨。」

〔衆僕僮出圍住科〕〔正末唱〕

「小梁州」我則見齊臻臻的強人擺列着。〔云〕不中。我與你走走。〔馬武領僕僮衝上科〕你走那裏去。〔正末唱〕說的我肉戰身搖，黑黯黯殺氣震青霄。〔馬武云〕與我拿住那廝者。〔正末唱〕他那裏高聲叫，多啗是得命也無毛。

〔馬武云〕這的是俺的地面，你怎敢擅便到此那。〔正末唱〕

「么篇」這的是您占來水泊山林道。〔馬武云〕這所在則許俺打圍射獵也。〔正末唱〕則許您官人每射獵魚樵。〔馬武云〕你這些不合來。〔正末唱〕小生也是不合。信脚行差來到。〔馬武云〕這個是你的不是了也。〔正末唱〕這的是小生的違拗，告太僕且就饒。

〔馬武云〕小校，與我拿上山來者。〔拿到寨科云〕某中酒也。小僕僮打下泉水，磨的刀快，待某親自剖腹剜心，做個醒酒湯兒喫。〔衆僕僮云〕理會的。〔正末唱〕

「倘秀才」我見他料綽口凹凹着面貌，眼嵌鼻樑，撓着臉腦。這廝那不少劣缺的心腸，決蕪狡，寬展那猿猱臂，側坐着虎熊腰。雄糾糾施呈那燥暴。

〔馬武云〕小僕僮，我請他喫筵席來，去了那廝巾幘者。〔正末云〕太僕請息雷霆之怒。〔唱〕

「滾繡毬」則是這塵蒙了的貢禹冠。〔馬武云〕剗了那廝衣服者。〔正末唱〕止不過霜侵了的季子袍。〔馬武云〕有甚麼金珠財寶，將來買命。〔正末唱〕我又無那鄧通鑄的錢，那裏取金珠財寶。〔馬武云〕某親自下手也。〔正末唱〕又不是比干心七孔三毛。〔馬武

云「這廝倒喫的好哩。」〔正末唱〕「止不過黑林侵的肌體羸。又無那紅馥馥的皮肉嬌。我這裏骨崖崖欲行還倒。我是個餓損的人。有甚麼脂膘。我這裏戰欽欽膝跪和莎草。」〔馬武云〕「小僕僮。與我把那刀磨的快者。」〔衆僕僮云〕「理會的。」〔正末唱〕「他那裏慘可可的人磨着帶血刀。說的我怯怯僑僑。」

〔馬武云〕「好是奇怪。我這虎頭寨上。但凡拿住的人呵。見了俺喪膽亡魂。今朝拿住這廝。面不改色。兀那廝。你有甚麼話說。」〔正末云〕「小生有一句話。可是敢對太僕說麼。」〔馬武喝云〕「噤。兀那廝。你說某聽咱。」〔正末云〕「小生是個窮秀才。家中有老母兄長。母親年紀高大。哥哥軟弱。太僕可憐見。告一個時辰假限。辭別老母兄長。上山來受死。」〔馬武云〕「噤聲。我跟前調喉舌。我和你有個比喻。便似那小孩兒籠裏盛着個鵲兒。那鵲兒在那籠裏東撞西撞。不能勾撞出那籠去。不曉事的小的開了那籠門兒。那鵲兒忒楞楞飛在那樹上。那小的可害怕也。點手叫那鵲兒你入籠裏來。他可是肯入來麼。我如今拿住你。要殺了你。你告一個時辰假限下山。辭別老母兄長。我放了你去呵。你可是肯來也不肯來。你辭呵待怎的。不辭呵待如何。你說某聽咱。」〔正末唱〕

〔呆骨朵〕「我辭一辭呵。看俺那年高老母。知一個消耗。」〔帶云〕「太僕。」〔唱〕「豈不聞道是哀哀父母劬勞。」〔馬武云〕「你辭那母親怎的。」〔正末唱〕「爭奈俺老母年高。家兄軟弱。」〔馬武云〕「對你哥哥說些甚麼。」〔正末唱〕「我看俺哥哥行仁孝。將俺那老母恩臨報。」〔馬武云〕「某不放你去。」〔正末唱〕「你做的箇損別人安自己。母親也。你可甚麼養小來。防備老。」

〔馬武云〕「我放你去呵。你有甚麼質當。」〔正末云〕「有小生當下這個信字。」〔馬武云〕「這個信字打甚麼不緊。」〔正末云〕「俺秀才每仁義禮智信。惟有個信字不敢失了。天無信四時失序。地無信五穀不生。人無信而不立。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既是孔子之徒。豈敢失信于人乎。」〔馬武云〕「既然如此。我放你下山去。」〔正末云〕「索是謝了太僕。」〔下〕〔馬武云〕「小僕僮。那廝去了也。若是來呵。嚙取一面笑。若不來呵。便罷。」小僕僮。俺後山中飲酒去來。」〔下〕〔卜兒上云〕「老身是趙孝趙禮的母親。兩個孩兒不在家。一個孩兒負薪。一個孩兒

採野菜藥苗去了。不知兩個孩兒有甚麼勾當。老身這一會兒肉似鈎搭。髮似人揪。身心恍惚。不見兩個孩兒回來。〔正末慌上云〕走走走。〔唱〕

〔尚秀才〕走的我這口枯渴。熱烘烘面皮上渾如火燎。走的我遍體汗。濕淥淥渾如水澆。〔云〕到家中。母親道孩兒你來了也。〔唱〕我可甚麼買賣歸來汗未消。〔云〕母親。開門來。開門來。你孩兒來了也。〔見科。卜兒云〕孩兒。你這般慌做甚麼。〔正末唱〕我入門來他問個端的。我欲待要說根苗。〔云〕您孩兒恰纔山中撞。〔卜兒云〕孩兒。你撞着甚麼來。〔正末唱〕一句話到我這舌尖上。我便噤了。

〔卜兒云〕孩兒。你這般慌呵。爲着甚麼。〔正末唱〕

〔滾繡球〕您兒恰纔山中覓喫食。不想疎林外遇着賊盜。他那片殺人心。可敢替天行道。他便待下山來。將您兒緊緊的相邀。他那裏茶飯忒整齊。筵席忒寬綽。這恩臨可端的殺身難報。他有那管夷吾德行才學。在先結下知心友。我可敢道今日番爲刎頸交。也是我命運相招。

〔卜兒云〕孩兒。有誰人怎的你來。你說咱。〔正末云〕我說則說。母親。你則休煩惱。〔卜兒云〕孩兒也。你說。我不煩惱。〔正末云〕你兒恰纔採野菜藥苗。不想遇着一夥賊盜。拿我到虎頭寨裏。待要殺壞了我。我告了一個時辰假限。下山來辭別了母親哥哥。上山受死去也。〔卜兒云〕孩兒。痛殺老身也。作不去呵也罷。等你哥哥來。俺三口兒親身告他去。〔正末云〕母親。告他去也不濟事了。〔唱〕

〔二煞〕你道是辦着一個耐心兒。三口親身告。惱犯那賊人。瞪睛把俺來殺壞了。我寧可身做身當。自遭自受。我怎肯愁死愁生。向他行求免求饒。〔帶云〕母親。〔唱〕你省可裏啼啼哭哭。怨怨哀哀。慄慄焦焦。我奈家貧也。那親老。窮火院怎生熬。

〔云〕母親。俺哥哥何處去了。〔卜兒云〕你哥哥打柴去了。便回來也。〔正末云〕我眼見的不能勾見俺哥哥一

面了也。〔做哭科唱〕

【一煞】我共俺哥哥半生情分干休了。〔帶云〕母親〔唱〕這的是你養兒女一世前程無下梢。我不能勾進取功名。乾撇下母親兄長。割捨我七尺身軀。和這滿腹文學。〔云〕母親請坐。受您孩兒幾拜。〔唱〕我這裏拜辭在階下。知咱每相見在何年。不想我死在今朝。〔卜兒云〕孩兒也。等哥哥見一面去也好。〔正末唱〕我也等不的哥哥來到。怎肯失口信與兒曹。

【隨煞尾】我猛然拜罷那雙腳。〔卜兒哭云〕兒也。則被你痛殺我也。〔正末唱〕哎呀。不隄防腦背後番身喫一交。〔帶云〕母親。〔唱〕那殘病的身軀省懊惱。鼻痛心酸兩淚拋。腹熱腸慌亂刀絞。我想他毒害的強賊。我今日死不可逃。母親也。則您這生分的孩兒。我其實送不的你那老。〔哭下〕

〔卜兒云〕孩兒受死去了也。不見大的個孩兒來。怎生是好。〔趙孝上云〕小生趙孝。山中打柴去來。不知家中有甚麼勾當。肉如鈎搭。髮似人揪。心中恍惚。來到門首也。見母親去來。〔見科云〕母親。您孩兒來家也。母親。您這般慌做甚麼。〔卜兒云〕孩兒。你不知道。有您兄弟山中遇着一夥強賊。要殺壞了您兄弟。他告了一個時辰假限。辭別了老身。等不見你來。怕誤了假限。上山受死去了也。〔趙孝云〕是真個。母親。你則在家中。他是我一父母的親兄弟。兄弟有難。要我做甚麼。可不道兄弟如同手足。手足斷了難續。捨了我這性命。不管那裏。我救兄弟去走一遭也。〔下〕〔卜兒云〕誰想有這場事。兩個孩兒都去了也。要我這老性命做甚麼。我掩上這門。我一步一跌也趕將去。救兩個孩兒性命。走一遭。孩兒也。兀的不痛殺我也。〔下〕

〔音釋〕

鶴音豪 鸛音傲 落音潑 覺音皎 簞音丹 攀音聯 殼音巧 樂音潑 角音皎 哨雙

罩切 着池燒切 黯衣減切 拗音要 欺欺岩切 驅枯婁切 猱音撓 莎音梭 礮森上

聲 僑音喬 劬音渠 弱饒去聲 輒音移 輒音越 恍呼廣切 惚音忽 綽超上聲 學

奚交切 瞪音澄 徹音驚 分去聲 脚音皎 難去聲

第三折

〔馬武引僮僮上詩云〕澗水灣灣遶寨門。野花斜插滲青巾。帶糟濁酒論盆飲。葉子黃金整秤分。某姓馬名武。字子章。乃鄧州人氏。學成十八般武藝。當年應武舉去來。嫌某形容醜。以此上不用某。某今在這宜秋山虎頭寨。落草爲寇。也是不得已而爲之。每一日要喫一副人心肝。今日拿住一頭牛。欲待殺壞他。他哀告某。告一個時辰。假限下山辭別他。那老母兄長去了。這早晚敢待來也。〔正末上云〕走走走。誤了時辰也。〔唱〕

〔越調鬪鶴鶩〕好看我東倒西歪。失魂喪魄。北去南來。〔帶云〕苦也。苦也。苦也。〔唱〕只恁的天寬地窄。你也好別辨個賢愚。怎麼的不分個皂白。俺母親年紀高。筋力衰。怎當他一迷裏胡爲。百般家掃擺。

〔紫花兒序〕投至得長營大寨。我可甚麼樂道安貧。〔帶云〕天那。天那。〔唱〕怎遭這場橫禍非災。則你那睡魂不醒。怪眼難開。哀哉。只我這七尺身軀。本貫世才。你刻的將我似牛半般看待。我又不曾樂極生悲。那裏是苦盡甘來。〔云〕可早來到山中也。不免見太僕去。〔跪見科〕〔馬武云〕兀那廝。你來了也。〔正末云〕太僕。小生來了也。與個快性。殺殺殺。〔唱〕

〔凭闌人〕由你將我身軀七事子開。由你將我心肝一件件摘。我道來。我道來。除死呵無大災。

〔趙孝慌上云〕那裏不尋我那兄弟。兀那裏不是我兄弟。〔趙孝見正末哭科云〕兄弟。痛殺我也。〔馬武云〕好好。又走將一頭牛來了也。〔正末唱〕

〔調笑令〕兀的不快哉。好看我痛傷懷不依。這的是那裏每哥哥走到來。將俺這弟兄每一處裏藏埋。

〔卜兒上云〕遠遠的一簇人鬧。敢是我那兩個孩兒麼。〔卜兒做見哭科〕〔馬武云〕又走將一頭牛來了也。

〔正末云〕兀的不是母親來了也。〔唱〕

〔禿廝兒〕至死也休將口開。誰着你殺人處鑽出頭來。這搭兒裏問甚好共歹。也是我年月日時衰應該。

〔聖樂王〕誰着你頭不擡。眼倦開。大踏步走向捨身崖。不索你三個爭那個乖。也是前生注定血光災。〔帶云〕好也囉。〔唱〕今日早福謝一時來。

〔馬武云〕你來了也。我不殺你。是我失信。你若不來呵。便是你失信。〔拿正末科云〕我殺了這廝者。〔趙孝云〕太僕。可憐見。小生肥。留着兄弟。殺了我者。〔馬武云〕好好好。留着你兄弟。我則殺你。〔拿趙孝科云〕〔正末云〕太僕可憐見。小生肥。殺了小生者。留着我哥哥。侍奉母親。殺了小生者。〔馬武拿正末科云〕好好好。我殺了這廝者。〔卜兒云〕太僕可憐見。兩個孩兒尋覓將來的茶飯。都是老身喫了。老身肥。留着兩個孩兒。殺了老婆子者。〔馬武云〕好好好。我則殺了這個老婆子者。〔趙孝同正末云〕太僕可憐見。留着老母。俺兩個肥。殺了俺兩個者。〔馬武怒科云〕噤聲。你看他波。殺着這廝。這大的道。太僕可憐見。留着兄弟。侍養母親。殺了我者。殺這大的。那小的道。留着哥哥。侍養老母。殺了我者。殺這兩個小廝。這婆子道。老婆子肥。殺了我者。我不殺你。你倒殺了我罷。馬武也。你尋思波。兀的不是兄弟敬。爲母者大賢。爲子者至孝。你家中也有一爹二娘。三兄四弟。五姊六妹。知他死在誰人劍鋒之下。填于草野溝壑之中。說兀的做甚。〔詩云〕從頭一一說行藏。和我腮邊淚兩行。我是個殺人放火搗搜漢。則他這孝心腸感動我這鐵心腸。罷罷罷。我不殺你。我饒了你。放你回去。〔正末謝科云〕謝了太僕。〔唱〕

〔絡絲娘〕我只道你殺人刀十分的利害。元來這活人心依然尚在。便做道俺兩個該死的遊魂。甚就待也。則是可憐見白頭妳妳。

〔馬武云〕你母子三個。我都不殺了。快回去罷。〔卜兒同趙孝正末再拜謝科云〕〔正末唱〕

〔東原樂〕敢道是凶年歲。瘦骨骸。便剛將來也填不滿一餐債。因此在餓虎喉中乞得這免死牌。蒙恩貸。從今後遙望着你的營門。常常禮拜。

〔做行科〕〔馬武云〕你回來。〔正末云〕太僕莫不番悔麼。〔馬武云〕男子漢一言已出。豈有番悔。敢問賢士姓甚名誰。〔正末云〕小生趙禮。哥哥趙孝。〔馬武云〕誰是趙孝趙禮。〔正末云〕小生二人便是。〔馬武云〕莫非是漢朝中三請不至的麼。〔正末云〕然也然也。〔馬武云〕我尋賢士覓賢士。原來在於此處。賢士請坐。受馬武幾拜。〔正末云〕太僕年紀大。如何倒拜小生。〔馬武云〕我拜德不拜壽。我把哥哥擒于山寨。觸犯着賢士休怪。請賢士穩穩安坐。受取馬武八拜。〔正末還禮科云〕壯士請起。敢問壯士姓甚名誰。〔馬武云〕某姓馬名武。字子章。〔正末云〕壯哉壯哉。聞名不曾見面。壯士爲甚麼不下山應武舉去。〔馬武云〕某也曾應舉來。嫌某醜又不。不得已而爲之。小僕僱。將那衣服一套。金銀一秤。白米一斛。與兩個賢士侍養老母。休嫌輕微也。〔正末云〕壯士。你若肯去進取功名。到于帝都闕下呵。〔唱〕

〔收尾〕穩情取馬步禁軍都元帥。骨刺刺兩面門旗展開。〔帶云〕寫着道是風高放火。月黑殺人。圖財致命。你死我活。〔唱〕我將你九江四海是非心。〔帶云〕倒換做腰懸金印。身掛虎符。名標青史。圖像麒麟。〔唱〕兀的萬古千年那姓名來改。〔並下〕

〔馬武云〕誰想今日遇着賢士。兀那小僕僱。每有父母的探望父母去。無父母的跟着我應武舉去來。〔下〕

〔音釋〕 滲森去聲 論平聲 又去聲 魄鋪買切 窄責上聲 白排上聲 看平聲 摘責上聲

第四折

〔外扮鄧禹引衆將官祇從上詩云〕小小生來膽氣雄。曾將長劍倚崆峒。凌烟閣上丹青畫。肯着他人第一功。某姓鄧名禹。字仲華。輔佐光武皇帝。平定天下。官拜高密侯之職。如今建武元年。着某在丞相府差定二十八個開國功臣。只有銅刀馬武。是他戰功獨多。封爲天下兵馬大元帥。以下各隨次第加官賜賞。這且不在話下。某又奉聖人的命。道各處盜賊已滅。思得賢士。以佐太平。已曾分付功臣馬武等。但有所知。即便舉薦入朝。聽某擇用。怎麼這幾時還不見有甚賢士到來。令人。你與某請將馬武來者。〔祇從云〕理會的。馬武安在。〔馬武上詩云〕男兒立事業。何用好容顏。銅刀安社稷。匹馬定江山。某乃銅刀馬武是也。自從離了宜秋山虎頭寨。來到京師。謝聖恩可憐。用某爲將。討滅了赤眉銅馬大盜。屢立戰功。現如今某爲兵馬大元帥之職。奉鄧老丞

相分付。着某等舉薦賢士。佐理太平。想得當今賢士。再無有過如趙禮趙孝的。已曾將他名姓。着令所在地方安車蒲輪傳送入朝去了。今日老丞相呼喚。不知更有何事。須索見去。可早來到也。不必報復。某自過去。〔見科云〕老丞相呼喚未將。那廂調遣。〔鄧禹云〕即今聖人臥寐求賢。好生懸望。前者分付汝等保舉的賢士如何。〔馬武云〕據末將所知。有趙禮趙孝二人。節義無虧。堪充保舉。〔鄧禹云〕這賢士今在何處。〔馬武云〕末將已令人請去了。這早晚敢待來也。〔鄧禹云〕你且一壁住者。待他來時。看道可認的你麼。令人只等賢士到來。報復我知道。〔祇從云〕理會的。〔正末同母兄上云〕小生趙禮是也。母親哥哥。誰想有今日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賢臣良將保鑾輿。正遇着得收成太平時序。一人元有慶。四海永無虞。頓首山呼。顯見的聖天子百靈助。

〔趙孝云〕兄弟。我和你安車駟馬。一路傳送到京。全不似擡着母親。到宜秋山下這段光景也。〔正末唱〕

【沈醉東風】想當時受盡了千辛萬苦。誰承望有今日駟馬安車。隨着這同胞共乳兄。將着俺皓首蒼顏母。穩請受皇家俸祿。煞強似一片荒山掘野蔬。纔得個平生願足。

〔云〕可早來到丞相府了也。令人報復去。道有趙孝趙禮母子三人。在于門首。〔祇從報見科〕〔鄧禹云〕二位賢士。你敢是趙禮趙孝麼。〔正末云〕小生便是。〔鄧禹云〕這裏有你個大恩人在班中。你自認他去。〔正末做認科唱〕

【喬牌兒】對着這兩班文共武。排頭兒認將去。則俺那大恩人是甚的親和故。〔馬武云〕賢士躡了脚也。〔正末唱〕猛擡頭好教我添怕怖。

【掛玉鉤】說的我手兒脚兒。滴羞躑躑戰篤速。〔馬武云〕賢士。你怕甚麼。〔正末唱〕想着你那摘膽剜心處。〔馬武云〕宜秋山下不成一個管待。至今猶自慚愧。〔正末唱〕當日個管待殺我也。峨冠士大夫。誰想道這搭兒重相遇。多謝你個架海梁擎天柱。生死難忘。今古誰如。

〔云〕左右。將那禮物過來。白米一斛。金銀一秤。衣服一套。權送將軍。做答賀之禮。〔馬武云〕這是宜秋山虎頭寨我與你的東西。怎生不用。留到今日。〔正末云〕老母嚴教。斷然不用。〔唱〕

〔雁兒落〕休道是莽將軍。不重儒。肯放我潑書生還奉母。既當日你金銀曾受來。我如今這酬答何推拒。

〔馬武云〕賢士。敢道我這東西是打劫人的。故此不用。你只合就將來。首告官中。也不該私留盜贓在家。做的個知情不舉。〔正末唱〕

〔得勝令〕我可也須識報恩珠。怎敢便不飲盜泉餘。若非你肯發慈悲念。誰替咱存留凍餓軀。〔馬武云〕賢士。你兩個那孝順不必說了。久聞你學問過人。文章蓋世。直到今日。舉薦入朝。也是遲哩。〔正末唱〕嗟呀。還說甚有學問。千金賦。躊躇。乾着了薦賢良一紙書。

〔卜兒云〕我母子若非得老丞相保奏。豈有今日。請受妾身和兩個孩兒幾拜。〔正末唱〕

〔沽美酒〕離家鄉萬里途。要囊篋一文無。本是桑間一餓夫。今日做朝中宰輔。享榮華改門戶。

〔鄧禹云〕賢士。這就是馬武元帥舉薦你來。老夫何功之有。〔正末唱〕

〔太平令〕我只道保奏的是當朝鄧禹。却原來是馬武一力吹噓。但平生我和他有何知遇。多則是天也有安排我處。自語甚福託賴着帝主。則願的萬萬歲。民安國富。

〔鄧禹云〕賢士。你一家兒望闕跪者。聽聖人的命。俺大漢建武中興。滅羣盜四海昇平。雲臺上二十八將。一個個圖畫丹青。有元帥銅刀馬武。舉薦你賢士來京。道宜秋山讓肥爭死。似這般節義堪稱。封趙孝翰林學士。弟趙禮御史中丞。其老母猶爲賢德。着有司旌表門庭。更賜予黃金千兩。助薪水永耀清名。示羣臣各加策勵。休辜負聖代恩榮。

〔音釋〕 叁抽支切 祿音路 足臧取切 蹀音屑 蹀音迭 速蘇上聲 炮碗平聲 重平聲 推退

平聲 福音府 辜音姑 榮餘平切

題目 虎頭寨馬武仗義

正名 宜秋山趙禮讓肥

鄭孔目風雪酷寒亭雜劇

楊顯之撰

楔子

〔冲末扮李府尹引張千上〕〔詩云〕寒蛩秋夜忙催織。戴勝春朝苦勸耕。若道官民無統屬。不知蟲鳥有何情。小官李公弼是也。官拜鄭州府尹之職。今日陞廳。坐起早衙。張千說與那六房司吏。有事稟復。無事轉廳。〔張千云〕理會的。六房司吏老爺分付。有事稟復。無事轉廳。〔外扮鄭孔目上詩云〕人道公門不可入。我道公門好修行。若將公直無顛倒。脚底蓮花步步生。小生姓鄭名嵩。嫡親的四口兒家屬。渾家蕭縣君。一雙兒女。僧住賽娘。我在這衙門中做着個把筆司吏。今日相公陞廳坐衙。有幾樁稟復的事。須索走一遭去。〔做見科〕〔孔目云〕相公。小人有幾樁事。稟相公知道。〔李尹云〕有何事。〔孔目云〕有護橋龍宋彬打死平人。解到了也。〔李尹云〕與我拿過來。〔孔目云〕張千拿過來。〔丑扮解子押正末宋彬上云〕兀那廝。行動些。〔宋彬云〕自家護橋龍宋彬是也。因帶酒路見不平。拳頭上無眼。致傷人命。今日司房中呼喚。須索見去。〔做見科〕〔孔目云〕你便是護橋龍宋彬。〔宋彬云〕小人便是。〔孔目云〕你爲甚麼打死平人。〔宋彬云〕小人因帶酒拳頭上無眼。打死平人。哥哥與小人做主咱。〔孔目云〕兀那漢子。我有心待救你。到那邊你則說誤傷人命。不至于死。你意下如何。〔宋彬云〕煞是多謝了哥哥。〔做見科〕〔孔目云〕相公。這人是宋彬。〔李尹云〕你是宋彬。你怎生打死平人。你實招來。〔宋彬云〕小人因在街市上閒行。見個年紀小的打那年紀老的。小人勸他不從。搥過來則一拳打死那年紀小的。〔孔目云〕相公。這個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則是誤傷人命。〔李尹云〕既不該死。決杖六十。刺配沙門島去。〔孔目云〕張千。拿下去決杖者。〔張千打科〕〔李尹云〕張千。就着的當人押解他迭配沙門島去。疾去早來者。〔宋彬出門科云〕這一場多虧了孔目哥哥。等他出來。我謝一謝咱。〔孔目云〕兀那漢子。若不是我呵。那得你性命來。〔宋彬云〕哥哥。小的打死平人。罪當至死。多虧了哥哥救拔。得這性命。你是我重生父母。再長爺娘。〔孔目云〕你多大年紀了。〔宋彬云〕小人二十五歲。〔孔目云〕我雖然大你幾歲。你肯與我做兄弟麼。〔宋彬拜云〕哥哥不棄嫌。情願與哥哥做個兄弟。〔做拜科〕〔孔目云〕兄弟免禮。我這裏有些零碎銀

子。與你做盤纏去。到前面無災無難。回來家裏住罷。〔宋彬云〕謝了哥哥。小的死生難忘也。〔唱〕

〔仙呂賞花時〕若不是孔目哥哥救了宋彬。這其間喫劍餐刀作鬼魂。我待學晉靈輒古今聞。他爲甚甘心趙盾。將臂膊代車輪。

〔么篇〕他則是報答桑間一飯恩。存得堂堂七尺身。也不敢望遂風雲報讎雪恨。則願的積蘄下金贈有恩人。〔下〕

〔孔目云〕兄弟去了也。我看此人不是忘恩負義的。日後必得其力。〔詩云〕他本犯罪該刑一死灰。重翻招案却因誰。正是當權若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搽旦扮蕭娥上云〕自家蕭娥是也。自小習學談諧歌舞。無不通曉。當了三年王母。我如今納下官衫轎子。我嫁人去也。〔做見孔目科云〕孔目哥哥萬福。我當了三年王母。如今納了官衫轎子。改嫁良人去也。〔孔目云〕你跟將我來。〔引搽旦見官科云〕相公。這個蕭娥。當了三年王母。如今他要改嫁良人去。〔李尹云〕前官手裏有這例麼。〔孔目云〕這個是舊例。〔李尹云〕既有例。禮案中除了名字。着他改嫁良人去。〔搽旦叩謝出門科云〕孔目哥哥。多謝了。〔孔目云〕大姐。你回去。我便來你家討茶吃。〔搽旦云〕我先去。你便來。〔下〕〔孔目云〕相公無甚事。請轉廳。〔李尹云〕既然無事。張千。將馬來。我回私宅去也。〔下〕〔孔目云〕相公去了也。我往蕭娥家裏討茶吃去。〔下〕

〔音釋〕 蛩音窮 蒿音松 彬音賓 盾豚去聲 膊音博

第一折

〔孔目同搽旦上云〕小生鄭嵩。自到大姐家住許多時。難得大姐赤心相待。爭奈我那渾家害的重了。我家中看一看去。〔搽旦云〕那裏去。再住幾日去。怕有甚麼事。〔淨扮高成上云〕頭頂軍資庫。腳踏萬年倉。若將來撒餵。不勾幾時光。小可高成的便是。在這衙門中做着個祿候。我平生只是貪花戀酒。我今到蕭娥家討一鍾茶吃去。〔做見孔目科云〕呀。孔目在此。我回去也。〔孔目云〕高成。你這個村弟子孩兒。你來這裏怎的。〔高成云〕孔目。這等人家。你來的我也來的。〔孔目打高科云〕呸。你似個吊桶。我似個井。這吊桶常落在井裏。我若尋你些風流罪過。一頓拷下你下半截來。快走。〔高成云〕我去便了。我出的這門來。他打我倒罷了。他說我是吊

桶。他是井。則有吊桶落在井裏。鄭嵩。你若犯下事。可是我當直。我一下起你一層皮。那時井可落在我吊桶裏。
〔正末扮趙用引孩兒賽娘僧住上云〕自家姓趙名用。南京人氏。在這鄭州衙門裏。當着個祇候。有孔目鄭嵩。因蕭行首當了三年王母。與他除了名字。做了良人。這幾日則在他那裏住下。不肯回來。他嫂嫂也姓蕭。百般着人喚他。他只不肯回家。今日他嫂嫂央我到蕭行首家。對孔目則說他嫂嫂死了也。我如今領着他兩個孩兒。去賺將他來。孩兒行動些。
〔唱〕

〔仙呂點絳脣〕俺嫂嫂連夢交雜。水米不下。將亡化。只等孔目來家。有幾句遺留話。

〔混江龍〕這幾日公文不押。嚇魂臺緊傍着相公衙。那裏管許刑折獄。每日價臥柳眠花。戀着那送舊迎新。潑弟子。全不想生男育女。舊嬌娃。眼睁睁現放着家私。上平點兒不牽掛。可不怕夫妻間阻。男女爭差。

〔云〕可早來到門首也。
〔做見孔目科〕
〔俵兒云〕爹爹。俺姊姊死了也。
〔孔目悲科云〕大嫂。兀的不痛殺我也。
〔搽旦云〕你家裏哭去。張着大口號甚麼。
〔正末云〕這是甚麼言語。
〔唱〕

〔油葫蘆〕道不的猿鎖空房。猶性耍。哥哥也。嗜須是官宦家。怎麼好人家。娶這等攪蛆扒。
〔搽旦向孔目云〕你老婆若死了。我就嫁你。
〔正末唱〕怕不待傾心吐膽。商量嫁。都是些三瞞神說鬼求食話。哥哥你休勸他。他敢和我便怒發。你看承似現世的活菩薩。則待戀定潑烟花。

〔孔目云〕姐姐看我面。讓他幾句。
〔搽旦云〕他是那個。我讓他。
〔正末唱〕

〔天下樂〕他不比尋常賣酒家。詳也波。察怎便信殺。有錢財似你恁作塌。不將那官事理。終日家假戀他。久以後無根椽和片瓦。

〔搽旦云〕孔目你放心。我如今一壺兒酒。一條兒肉。替你慶喜吃三鍾。
〔孔目云〕我死了老婆。與我慶甚麼喜。
〔正末唱〕

【醉中天】他如今尸首停在牀榻。喪孝現居家。剗地揀一個日頭慶喜咱。恨不的嘴縫上拳頭打。我待揪扯着他。學一句燕京廝罵。入沒娘老大小西瓜。

〔孔目云〕大姐你休慌。我領孩兒家去也。〔同下〕〔搽旦云〕好道兒他丟了我就去了。我如今借一身重孝穿上。我真哭到他家中。他若是死了。就與他弔孝。若不會死。我這一去氣死那箇醜弟子孩兒。〔下〕〔旦兒扮蕭氏上云〕妾身蕭縣君是也。願奈鄭孔目終日只在蕭家。氣的我成病。眼見的無那姪的人也。我着孩兒叫他去了。怎麼許久還不見回來。〔孔目同末來上云〕兄弟也。那孝堂中物件。你可曾準備下麼。〔正末唱〕

【後庭花】做下個束身白木匣。剪下些迎神雪柳花。人鬧處休啼哭。我則怕當街裏人笑話。〔孔目哭入門見旦科云〕好也。他原來不會死。兄弟。你這般說謊。〔正末唱〕誰不知你這吏人猾。若不說妻兒亡化。你這令史每有二三番廝調發。

〔搽旦與上云〕我穿着這一身孝服。可無眼淚。我這裙帶裏這都是白礬。到那裏望眼裏則一抹。眼淚便下來。我那姐姐。〔正末云〕你來怎的。〔搽旦云〕我來弔孝哩。〔正末唱〕

【金盞兒】這婆娘忒奸猾。不賢達。走將來淚不住行兒下。則你這無端弟子。恰便似惡那吒。他夫妻每纔廝守。子母每恰歡洽。你不脫了喪孝服。戴甚麼紙麻花。

〔搽旦云〕我那幹家做活的姐姐好也。他原來不會死。你怎麼說謊。好不賢惠的臉。〔孔目云〕恁不的他說。他當街裏哭將來。〔旦兒云〕我這場氣。無那活的人也。您兩口兒近前來。將這十三把鑰匙交付與你。好覷一雙兒女者。〔旦做死科下〕〔孔目云〕大嫂。則被你痛殺我也。〔搽旦云〕你張口哭甚麼。老婆有便治。無便棄。〔孔目云〕道是甚麼話。兄弟。破木造棺。高原遷地。埋殯了大嫂者。〔張千上云〕孔目。相公叫你攢造文書。往京師去哩。〔孔目云〕我停喪在家。着別人去罷。〔張千云〕要你去哩。〔孔目云〕兄弟。怎生是好。略便收拾攢造文書。往京師去來。〔正末唱〕

【賺煞尾】準備着送靈車。安排着裝衣架。擺列些高馱細馬。走去衙門自告咱。問官人借對頭踏亂交加。奠酒澆茶。但見的都將你做話靶。滿城人將你來怨煞。街坊都罵。罵你個不回頭呆漢。活氣殺大渾家。〔下〕

〔孔目云〕大姐你與我照管家中。我便索長行也。〔俵兒云〕爹爹。我跟你去罷。〔孔目云〕兒也。我怎生帶得你去。大姐則一件家緣家計。都交付了你。你則是好看我一雙兒女。我便放心也。〔搽旦云〕你自去。這都在我身上。〔俵兒云〕爹爹。我則跟了你去。〔孔目云〕孩兒。我怎麼帶得你去。大姐。孩兒癡頑。待打時你罵幾句。待罵時你處分咱。〔搽旦云〕你不放心。馬屁股上帶將去罷。則管裏囑付。〔孔目云〕罷罷罷。我去也。我待不去。上司的言語。待去又怕這婦人折倒這一雙兒女。也是我出於無奈。孩兒兀的不痛殺我也。〔下〕〔搽旦云〕您老子去了。等我吃的飽飽的。慢慢的打你。〔下〕〔俵兒哭下〕

〔音釋〕 雜音咱 押半架切 娃音蛙 發方雅切 薩殺賈切 察抽鮓切 殺雙鮓切 塌湯打切

糊湯打切 匣奚佳切 猾呼佳切 達當加切 那音挪 吒音渣 洽奚佳切 踏當加切

肥音霸 煞與殺同

第二折

〔搽旦同俵兒上云〕我把你兩個小弟子孩兒。你老子在家罵我。我如今洗剝了。慢慢的打你。待我關上門。省的有人來打攪。〔正末上云〕自家趙用。跟着哥哥攢造文書上京師去。行到半途。還剩了一紙文書。只得重回家中。取那文書走一遭去也呵。〔唱〕

【越調鬪鶴鶯】俺家裏少東無西。可着我走南嘹北。俺哥哥纔娶的偏房。新亡了正室。撇下個幼女嬌男。可又沒甚的遠親近戚。我這裏仔細的尋思起。他則待臥柳眠花。怎知道迷妖着鬼。

【紫花兒序】想着他親娘在日。見這般打罵凌辱。不由的感嘆傷悲。我一心似箭。兩脚如飛。走的我氣喘狼藉。恨不得一步奔來城市裏。早行至哥

哥門內。則聽的大叫高呼。元來又打得他女哭兒啼。

〔搽旦云〕如今酒又不醉。飯又不飽。我慢慢的打你這兩個小弟子孩兒。〔正末云〕元的不打孩兒哩。〔唱〕

【小桃紅】則問你賽娘僧住爲何的。他可也有甚麼閒炒刺。〔云〕嫂嫂。開門來。

〔搽旦云〕這個是趙用的聲音。你兩個且走去。搯了猴眼。我買饅饅你吃。我開了這門。〔見末科云〕小叔叔。你怎的回來。有甚麼勾當。〔正末見來兒科云〕嫂嫂。你爲甚麼打這孩兒。〔搽旦云〕阿彌陀佛。頭上有天。我爲甚麼打他。〔正末云〕嫂嫂。我試猜咱。〔唱〕莫不是少柴無米苦央及。〔搽旦云〕柴米都有一個不肯做生活。我逗他要來。〔正末唱〕便休題伶牙俐齒相支對。想着他親娘在日。看承似神珠寶貝。〔搽旦云〕天也。我愛的是這一雙兒女。〔正末唱〕怎禁他佯孝順。假慈悲。

〔搽旦云〕你爲甚麼回家來。〔正末云〕哥哥遺剩了一紙文書。說在背閣板上。〔搽旦云〕你自家取去。〔正末取科云〕有了文書我去也。〔來兒哭扯末科云〕叔叔。我跟將你去罷。你去了呵。他又打我也。〔正末云〕嫂嫂看着哥哥面皮。休打孩兒。〔唱〕

【天淨沙】我急忙忙取得文移。躡程途不敢耽遲。怎禁他這孩兒倒疾。緊拽住咱家衣袂。則待要步步追隨。

【調笑令】這孩兒便頑癡有十分。不是傷觸着你。可憐他親娘不幸先辭世。剛拋下一雙的業種無知。你也則看覷他爺這面皮。再休打的他哭哭啼啼。

〔搽旦云〕哎。小叔叔。你放心去。我怎肯打孩兒。〔正末云〕謝了嫂嫂。我去也。〔來兒扯住末科云〕叔叔。我則是跟了你去。〔正末云〕嫂嫂。你道是不會打呵。〔唱〕

【禿廝兒】爲甚麼適纔間。叫天叫地。都一般汪汪的淚眼愁眉。他和你又沒甚殺爺娘的嫌共隙。怎這般苦死的怕相依也。波堪悲。

〔倭兒哭科云〕叔叔。我則是跟着你去。〔正末唱〕

〔聖藥王〕俺只見兒又啼。女又啼。哭的俺是鐵人石意也酸嘶。他待要來也隨。去也隨。恰便似螞蝗釘了鷺鷥飛。寸步不教離。

〔云〕嫂嫂。你是必看哥哥面上。休打這孩兒者。〔搥旦云〕有你。我便不敢打。兩次三番聒氣。〔做推末出門科云〕你去。我關上這門。打這小弟子孩兒。〔正末云〕這婦人推出我來。關上門。我待去了。出不的這口惡氣。街坊隣舍聽者。〔詞云〕勸君休要求娼妓。便是喪門逢太歲。送的他。人離財散家業破。鄭孔目便是傍州例。這婦人。生的通草般身軀。燈心樣手脚。閒騎蝴蝶傍花枝。被風吹在粧梳閣。蜘蛛網內打筋斗。鵝毛船上邀朋友。海馬兒獸行。藕絲兒牽走。有時蘸水在秤頭。秤定盤星上何曾有。這婦人搥的青處青。紫處紫。白處白。黑處黑。恰便似成精的五色花花鬼。他生的兔兒頭。老鼠嘴。打街坊。罵隣里。則你是個腌腌臢臢潑潑娘。少不得瓦礫兒打翻在井水底。〔唱〕

〔寨兒令〕我罵你這歪刺骨。我罵你這潑東西。你生的來兔兒頭。老鼠嘴。長則待吵是尋非。叫罵過日。怎做的好人妻。

〔么篇〕這都是俺哥哥命運低微。帶累你兩個孩兒受盡禁持。我本待好心腸苦勸你。你倒惡狠狠把咱推。來來來。我便死也拚得和你做頭敵。

〔收尾〕我如今一脫氣直走向京都地。一句句向哥哥說知。有一日鄭孔目到來時。不道肯輕輕的素放了你。〔下〕

〔搥旦云〕好也着。趙用這村弟子孩兒。罵我這一場去了。我如今且不打你等。我吃的酒醉飯飽了。慢慢的打你。〔倭兒哭隨下〕

〔音釋〕洗先上聲 剩音盛 嘹音料 北邦每切 室傷以切 威倉洗切 喘穿上聲 藉精妻切

刺倉洗切 鑣音魔 及更移切 逗音豆 疾精妻切 蘸知澄切 日人智切 敵丁梨切

第二折

〔丑扮店小二上詩云〕曲律竿頭懸草葺。綠楊影裏撥琵琶。高陽公子休空過。不比尋常賣酒家。自家是店小二。在這鄭州城外。開着個小酒店。今早起來掛了酒望子。燒的鑊兒熱着。看有甚麼人來。〔孔目上云〕自家鄭孔目。攢造文書已回。我一路上來多聽的人說。我那渾家有姦夫。折倒我那一雙兒女。未審虛實。遠遠的是一個酒店。這城裏人家事務。他都知道。我試問他一聲。賣酒的有麼。〔小二云〕有。官人要打多少酒。〔孔目云〕你這廝不爽利。張保在那裏。你叫他來。〔小二云〕官人請坐。我叫他去。張保有人尋你哩。〔正末扮張保上云〕來也。買賣歸來汗未消。上牀猶自想來朝。爲甚當家頭先白。曉夜思量計萬條。小人江西人氏。姓張名保。因爲兵馬嚷亂。遭驅被擄。來到回回馬合麻沙宣差衙裏。往常時在侍長行爲奴作婢。他家裏吃的是大蒜臭韭。水答餅。禿禿茶食。我那裏吃的。我江南吃的都是海鮮。曾有四句詩道來。〔詩云〕江南景致實堪誇。煎肉豆腐炒東瓜。一領布衫二丈五。桶子頭巾三尺八。他屋裏一個頭領。罵我蠻子前。蠻子後。我也有一爺二娘。三兄四弟。五子六孫。偏是你爺生娘長。我是石頭逢裏迸出來的。謝俺那侍長見我生受多年。與了我一張從良文書。本待回鄉。又無盤纏。如今在這鄭州城外開着一個小酒店兒。招接往來客人。昨日有個官人買了我酒吃。不還酒錢。我趕上扯住道。還我酒錢來。他道你是甚麼人。我道也不是回回人。也不是達達人。也不是漢兒人。我說與你聽者。〔唱〕

〔南呂一枝花〕我是個從良自在人。賣酒饒供過。務生資本少。醞釀利錢多。謝天地買賣和合。憑老實把衣食掇。俺生活不重濁。不住的運水提漿。炊盪時燒柴撥火。

〔梁州第七〕也強如提關列窖。也強如幹擔挑籬。滿城中酒店有三十座。他將那醉仙高掛。酒器張羅。我則是茅菴草舍。瓦甕瓷鉢。老實酒不比其。他論清閒壓盡鳴珂。又無那胖高麗去往來迎。又無那小扒頭濃妝豔裏。又無那大行首妙舞清歌。也不是我獎譽太過。這黃湯強如醇醪糯。則爲我醞酒漿水刺破。麪米相停無添和。那說起玉液金波。

〔做見科〕〔孔目云〕張保。你在那裏來。這早晚纔來。你打二百錢的酒來。〔正末云〕打二百錢的酒。篩的熱。着孔目自己吃。〔孔目云〕酒且慢慢的吃。你這裏有甚麼新事。〔正末云〕有新事。一貫鈔買一個大燒餅。別的我不知道。〔孔目云〕不是這個。這裏有個鄭孔目。娶了一個小婦。折倒他前家一雙兒女。〔正末云〕官人。這個我知道。你聽我說。〔唱〕

〔賀新郎〕前家兒招了個後堯婆。小媳婦近日成親。大渾家新來亡過。題名兒罵了孜孜的唾。罵那無正事顏峻。則待折損殺業種活撮。〔孔目云〕那婦人折倒他一雙兒女。他那街坊可罵鄭孔目麼。〔正末唱〕這廝掌刑法。做令史。覓錢來養嬌娥。送的他人離財散家緣破。那賤人也不是魯義姑。這廝也不是漢蕭何。〔孔目云〕我聽的說。那小婦人不與他兩個孩兒飯吃。那兩個孩兒只在長街上討吃。有這話麼。〔正末唱〕

〔紅芍藥〕道偷了米麪把瓦封合。掬的些冷飯兒。又被堯婆擘手把碗來奪。孩兒每雨淚如梭。黃甘甘面皮如蠟。前街後巷叫化些波。那孩兒靈便口嘍囉。且是會打悲阿。

〔菩薩梁州〕湯水兒或少或多。乾糧兒一箇兩箇。米麪兒一撮半撮。捨貧的姐姐哥哥。他娘在誰敢把氣兒呵。糖堆裏養的倮來大。如今風雪街忍看十分餓。他不愛惜倒折挫。常言道灰不如火熱。多敢怕我信口開合。

〔孔目云〕張保聽的人說。那堯婆有姦夫。作踐了鄭孔目的家私。你可常去他家送酒。這等勾當。却是也有也無。〔正末云〕當日那堯婆來問張保買酒。張保送去。進入後門。我張保在那裏等出家火。那堯婆教那兩個孩兒燒着火。那婆娘和了麪。可做那水答餅。煎一個。吃一個。那兩個孩兒在竈前燒着火。看着那婆娘吃。孩兒便道。妳妳肚裏餓了。那婆娘將一把刀子去盤子上一劃。把一箇水答餅劃做兩塊。一箇孩兒與了半個。那孩兒歡喜。接在手裏。番來番去。吊在地下。那婆娘說兩個爭嘴。官人。他只是怕熱。〔唱〕

〔罵玉郎〕把孩兒風流罪犯。尋些箇吊着腳腕。又不敢將脚尖那。當日紛

紛雪片席來大。衣服向身上剝。井水向階下潑。脫膝兒精磚上過。

【感皇恩】他將那門戶關合。怎生結磨。顛欽欽跪在階基。可不心驚膽。撲簌簌淚滂沱。當日箇天時凜冽。怎能勾身上溫。和孩兒每縮着脖項。拄着下頰。聳着肩窩。

【採茶歌】僧住將手心兒搓。賽娘把指尖兒呵。凍的他戰篤速打頰歌。他可也性子利害。母閻羅。【孔目云】他可喚做甚麼。【正末唱】則他是上廳行首。喚做燒鵝。

【孔目云】敢是蕭娥。【正末云】哦。是蕭娥。【孔目云】張保。那鄭孔目的孩兒。也常到你這裏來麼。【正末云】他早晚便來也。【孔目云】等他來時。你引來見我。【俵兒上云】我是鄭孔目的孩兒。沿門叫化了。回張保店裏去。【做見末科】【正末云】兩個孩兒。這裏有個官人。你見他去。【俵兒見孔目科】【哭云】兀的不是俺爹爹。【孔目云】兀的不是我兩個孩兒。則被你痛殺我也。【正末唱】

【哭帝天】我與你打鬧處先越過。拿笠兒忙蓋合。心驚的我面沒羅。【孔目云】張保。【正末云】你是張保。【孔目云】我喚你哩。【正末云】我喚你哩。【孔目云】你看這廝波。你如何這等答應我。【正末唱】小人幾會離了鐵鍋。我是王留一般。弟兄兩個。【帶云】官人也。【唱】你莫不是眼摩挲。錯認了你這親眷。你却姓甚麼。

【孔目云】張保。我便是鄭孔目。【正末唱】

【烏夜啼】謝天地。小人剛道的這淫邪貨。並不會道甚孔目哥哥。【孔目云】你也罵的我勾了。你說他有姦夫。是那一箇。【正末唱】要姦夫略數與你二十箇。盡都是把手爲活。對酒當歌。鄭州浪漢委實多。【云】那姦夫姓高。【孔目云】高甚麼。【正末唱】高陽公子休空過。憑着我口。言是亡身禍。言多語少。小人有此三九伯風魔。

【孔目云】既然那婦人有姦夫。把我這一雙兒女寄在你這店中。我今夜晚間越牆而過。把姦夫淫婦都殺了。

罷〔正末唱〕

〔黃鍾尾〕潤紙窗把兩個都瞧破。拽後門將三寶鎖納合。捕巡軍快拿捉。急開門走不脫。到官司問甚麼。取了招帶枷鎖。建法場把市郭。上木驢。着刀刺。萬剛了堯婆。兀的不痛快殺我。〔下〕

〔孔目云〕天色晚了。我殺那姦夫淫婦去來。〔下〕〔搽旦同高成上云〕高成。我老公不在家。我和你永遠做夫妻。可不受用。〔高成云〕難得你這好心。我買條糖兒請你吃。〔孔目云〕天色晚了。我來到這後園牆下。攀着這柳枝。跳過這牆。來到臥房門首。我試聽咱。〔高成云〕我怎麼有些心跳。把這吊窗開着。有人來時我好走。〔孔目云〕可知有姦夫。我躡開這門進去。〔高成慌科云〕不中。有人來了。走走走。〔下〕〔孔目云〕兀的不是姦夫也。〔搽旦云〕姦夫在那裏。〔孔目云〕這等婦人要做甚麼。不如殺了罷。〔搽旦云〕救人也。〔孔目殺科〕〔搽旦下〕〔孔目云〕我待走了。可不帶累鄰舍。我索官司中出首去來。〔下〕

〔音釋〕

稗准去聲

爽霜上聲

八音巴

迸通夢切

醜音韻

醜泥降切

合音何

掇音朵

濁之

娑切

盪湯去聲

審音叫

幹烏括切

瓷音慈

鉢波上聲

他音拖

醜音飾

液音逸

唾拖去聲

唆音梭

撮磴上聲

奪音多

塙音窩

阿何哥切

劃音畫

腕碗去聲

顛音

戰

簌音速

滂鋪忙切

炮音陀

頰音孩

搓音磋

趙山去聲

娑音梭

括音和

樵

簌音黃

捉之左切

脫音妥

麼眉波切

郭音果

剛音寡

第四折

〔李尹引張千上云〕小官李公弼。見任鄭州府尹。今日陞廳坐起早衙。張千喝撤廂。〔張千云〕在衙人馬平安。擡書案。〔孔目上跪科〕〔李尹云〕兀的不是孔目鄭嵩。你告甚麼。〔孔目云〕小人去京師攢造文書回來。撞見姦夫在妻子房內。我躡門進去。姦夫走脫。小人將妻子殺了。今來出首。〔李尹云〕鄭嵩。你怎做的執法人。拿姦要雙。拿賊要贓。走了姦夫。你可殺了媳婦。做的箇無故殺妻妾。該杖八十。迭配遠惡軍州。張千。拿下去打着者。〔張千云〕小人行杖。〔高成云〕今日該我當日。我行杖。〔高成打科云〕六十。七十。八十。〔孔目云〕那行杖的可

是高成。則被他打殺我也。〔李尹云〕與他臉上刺了字。送配沙門島。張千。着一個能行快走的解子。便解將去。〔高成云〕小人解去。〔李尹云〕只今日就行。〔高成押出門科〕〔孔目云〕我和你有些甚麼冤讎。你打的我這般狠。〔高成云〕你今日這井可也落在吊桶裏麼。〔孔目云〕天那。有誰人救我也。〔同下〕〔李尹云〕今日無事且轉廳。〔詩云〕非我不憐他。他罪原非小。姑免赴雲陽。且配沙門島。〔下〕〔正末扮宋彬引僮僮上詩云〕虎着痛箭難舒爪。魚遭密網怎翻身。運去劍誅無義漢。時來金贈有恩人。自家護橋龍宋彬。自從解出鄭州。到的半路。被我扭開枷鎖。打死了解子。就在這山中落草爲寇。好是快活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我如今向槽房連甕撥將來。償還了我弟兄每口債。酒斟着醇糯醅。脰切着鯉魚胎。今日開懷。直吃的沉醉出山寨。

〔云〕小僮僮斟酒來。〔僮僮進酒科云〕哥哥滿飲一杯。〔正末唱〕

〔沉醉東風〕兄弟每。滿滿的休推莫側。直吃的醉醺醺東倒西歪。把猪肉來燒。羊羔來宰。你可便莫得遲捱。直吃到梨花月上來。酒少呵。您哥哥再買。

〔云〕嗨。我幾乎忘了我當初犯罪之時。若不是鄭孔目哥哥救我性命。豈有今日。近來聞得俺哥哥也犯了罪。送配沙門島去。我想這等遠惡軍州。莫說到得那裏。只在路上少不得是死的。古人有言。有恩不報。非丈夫也。小僮僮。徹了酒者。〔唱〕

〔落梅風〕只管裏貪戀着酒如泉。可頓忘了他恩似海。萬一個在中途被人謀害。可不乾着了當初救命來。則問你護橋龍宋彬安在。

〔云〕我如今點起五百名僮僮。直到鄭州地面。若是俺哥哥解在中途。正好迎着。一同回還山寨。若是未經解出。拚的劫牢。定要救俺哥哥者。〔做上路科〕〔俵兒上云〕俺兩個僧住賽娘。便是俺父親送配沙門島。如今在酷寒亭上。俺叫化些殘羹剩飯。與他充饑去。〔做見僮僮拿住科〕〔正末云〕這兩個叫化小孩兒是誰家的。〔俵兒跪科云〕俺是鄭孔目的孩兒賽娘僧住。將軍可憐見波。〔正末唱〕

【喬牌兒】俺這裏見孩兒添驚恠。破衣服怎遮蓋。凍的他兩隻手似冬凌塊。誰救你爹爹脫桎械。

【俚兒云】我叫化些殘茶剩飯。與俺父親吃。【正末云】你父親在那裏。【俚兒云】俺父親因拿姦夫。殺了淫婦。被官司問遣。配沙門島去。如今在酷寒亭上哩。【正末云】小僮僮。跟我。我就到酷寒亭上。救俺哥哥走一遭去。【同下】【高成押孔目上科】【孔目云】哥哥且慢行。我兩個孩兒尋覓些茶飯去了。我在那酷寒亭上。等一等。避過這雪。慢慢的再行將去。【高成云】你這兩個小業種。少不得先結果了他。方纔慢慢的處置你。既是雪大。且避過了這雪再走。【正末引僮僮同俚兒上】【唱】

【川撥棹】這兩個小嬰孩。引三軍何處來。赤緊的雲鎖冰崖。風斂陰霾。雪灑塵埃。則半合兒早粉畫樓臺。玉砌衛街。俺軍中也做了銀粧甲鎧。俺哥哥在酷寒亭。怕不活凍煞。

【云】兀的不是俺哥哥。小僮僮。休教走了解子。且打開哥哥的枷鎖者。【做解科】【唱】
【七弟兄】莫猜。快來把枷鎖疾忙開。將哥哥左右相扶策。在鬼門關奪轉得這凍形骸。向酷寒亭展腳輪腰拜。

【孔目云】兀的不就殺我也。壯士。你是誰。【正末云】哥哥。則我就是護橋龍宋彬。【唱】

【梅花酒】咱兩個自間隔。爲殺了裙釵。攬下非災。不得明白。沙門島程途怎地捱。酷寒亭風雪如何奈。從別離三三載。睡夢裏記心懷。天對付巧安排。

【孔目云】兄弟。是我當日救你命來。今日你却做我的大恩人也。【正末唱】

【收江南】呀。誰承望月明千里故人來。則被這潑煙花送了你犯由牌。狠公人又待活燒埋。到今日救解。早收拾了那一點淚沾腮。

【孔目云】兄弟。你救我咱。則道解子高成。便是姦夫。【高成云】我死也。【正末云】小僮僮。將這姦夫與我綁了。

替哥報復。高成云：「不干我事。我吃長齋的。肯做這勾當。」孔目云：「兄弟，教我怎生是好？」正末云：「哥哥休慌。同兩個孩兒搬到山寨上住幾日，再作計較。」唱：

【驚悲煞】從今後深歸積恨都消解。且到我荒山草寨權停待。暢道是本姓難移。三更不改。做一場白日胸襟。轟雷氣概。將這廝吃劍喬材。任逃走向天涯外。我也少不得手到拿來。則做死羊兒般吊着宰。

（云）小僕把那廝先綁上山去。就安排果卓。請哥哥到寨中做慶喜筵席。將那廝萬剛凌遲。以報冤恨者。高成云：「今天下事勢方多。四下裏競起干戈。其大者攻城略地。小可的各有巢窠。非是我甘心爲盜。故意來咬。賺哥哥。眼見得這場做作。官司裏怎好兜羅。且共我同歸草寨。徐觀看事勢如何。肯容他高成走脫。早拏來綁縛山坡。先下手撈筋剔骨。慢慢的再剖胸窩。也等他現報在眼。纔把你離恨消磨。待幾時風塵寧靜。我和你招安去。却是幾時。」

音釋：陰鍾梅切 陰音微 側音上聲 紐音丑 械音蓮 體音埋 煞雙債切 策叙上聲 隔皆

上音 白已理切 暮音烘 喚昌說切 應音港 蹉音嗟 陀音陀

題目 俊堯婆淫亂辱門庭

潑蔡夫狙詐占風情

正名 護橋龍邂逅荒山道

鄭孔目風雪酷寒亭

桃花女破法嫁周公雜劇

楔子

〔老旦扮卜兒上詩云〕衣止三丈布。食唯半升粟。但得一子孝。便爲萬事足。老身本姓李。夫主姓石。人口順都喚我做石婆婆。祖居洛陽人氏。我們住的村坊。也有百十多家。出名的止有三姓。一姓彭。一姓任。一姓石。却好依年紀兒排房去。那姓彭的名彭祖。叫彭大公。姓任的名任定。叫任二公。我夫主名石之堅。叫石三公。這三姓人家。有無相濟。真個是異姓骨肉一般。只是子孫少。那彭大公寸男尺女皆無。任二公養得一女。喚做桃花。單則我家有個孩兒。喚做石留佳。今年二十歲了。我夫主亡化之後。全虧這孩兒早起晚眠。營幹生理。養活老身。自春初收拾些費本。着孩兒販南商做買賣去。至今杳無音信。想我河南人出外經商的。可也不少。怎生平安字稍不得一箇回來。我常常見彭大公說。他主人周公開着座卦鋪。但經他算的。無不靈驗。我如今不免尋彭大公去。割捨幾文錢。算其八卦。看我孩兒幾時回家。可不好也。〔卜〕〔冲末扮周公引外彭大上詩云〕洛陽老翁無所適。上天下地問一筊。除却人間問卜時。猶露研朱點周易。老夫周公是也。自幼攻習周易之書。頗精八卦之理。在於洛陽居住。渾家早年亡逝已過。嫡親的三口兒家屬。孩兒學名增福。今年二十一歲。還不曾與他定得親事。女兒小字臘梅。止得十三歲。也還不曾許人。以下亦無甚麼家僮使女。止有一個傭工的喚做彭祖。自從老夫在城中開個卦鋪。整整三十年。此人便在我家做工。每年與他五兩銀子。此人勤謹老實。又不懶惰。又不偷盜。我家中甚是少他。不的。所以年年僱他。也有三十多年了。近因年老。做不的甚麼重大生活。只教他管鋪。無非開鋪面。掛招牌。抹桌檯。收課錢。這輕省的事。不是老夫誇口說。真箇陰陽有准。禍福無差。我出着大言。牌寫道一卦不着。甘罰白銀十兩。這三十年來並無一個算差了。被人拿了我那銀子去。彭祖今日開開卦鋪。掛起招牌。將這一個銀子挑出去。看有什麼人來。〔彭大云〕理會的。〔做挑銀子科云〕兀那一街兩巷。過來過往的人。您都聽着。俺這周公。陰陽有准。禍福無差。但是一卦算不着。甘罰這一箇銀子。你要算吉凶的。蚤些兒來也。〔卜兒上云〕轉過隅頭。抹過屋角。此間有個卦鋪。不知可是周公的。怎得彭大公出來。便好問他。〔彭

大做出見科云「呀。石婆婆。你那裏去。」卜兒云「你常對我說周公的卦算得有准。我因要問我兒子幾時回家。特特算卦來。」彭大云「這就是周公的卦鋪。你隨我見去。」卜兒做入見科云「彭大云」老爹。這石婆婆是我的隣舍。有個兒子做買賣去了。半年多不見音信。要你與他算一卦。看道幾時得回家來。」周公云「這等教他說那兒子的生年八字來。」卜兒云「我兒子今年二十歲。三月十五日午時生。」周公做算科云「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做拍桌科云「嗨。便好道陰陽不順人情。我說則說。你休煩惱。你那兒子注着壽夭。」卜兒云「便壽短也罷了。只要得他回來。也等我得見他一面。」周公做搖頭科云「你要見面不能勾。這卦中該今夜三更前後。三尺土底下板殭身死也。」卜兒云「老爹。你敢是要我麼。還再與他算算看。」周公做冷笑云「你這婆婆。怎麼說我作耍。我的陰陽有准。禍福無差。若是算不着。我甘罰這一個銀子與你。」彭大云「嗨。好可憐也。石婆婆。俺周公的卦斷生斷死。斷了三十年。不曾差了一個。你那孩兒定無活的人也。你快回家打點復三去。」卜兒云「老爹休恠。這一分銀子。送你做課錢。」周公云「婆婆。你將的去。我不要你的。」卜兒做謝別悲科云「天那。兀的不煩惱殺人也。」詞云「聽說罷流淚悲傷。恰便似刀攪心腸。不爭兒板殭身死。天那着誰人送我無常。」卜「周公云」今日清早起開鋪。就算着這一卦。好不順當。我也不起卦了。彭祖與我關上鋪門。我注周易去也。」同彭祖下「正旦扮桃花女上云」妾身任二公家桃花女是也。我待繡幾朵花兒。可沒鍼使。急切裏等不得貨。即擔兒來買。我想石婆婆家小大哥是販南商的。常有江西好鍼在家裏。我如今到石婆婆處。與他討一兩根咱。」卜兒哭上云「我那兒阿。兀的不痛殺我也。」正旦做見科云「呀。石婆婆。你在那裏來。」卜兒云「我到周公卦鋪裏起課來。」正旦云「婆婆。你爲何這般煩惱。」卜兒云「兒也。你可不知。我因爲孩兒做買賣出去了。半年多不見回還。我心中有些恍惚。去到周公卦鋪裏算了一卦。他道我孩兒注該今夜三更前後。三尺土下板殭身死。怎教我不煩惱也。」正旦云「婆婆。便好道陰陽不可信。信了一肚悶。你小大哥那裏便犯這般橫禍。你信他怎的。」卜兒云「人都說周公的卦。無有不靈驗的。不由我不信。只是我那兒阿。知道你今夜死在那裏。好收拾你骨殖去也。」做悲科「正旦云」婆婆。你且省煩惱。說你那小大哥的生年月日來。等我與他掐算者。」卜兒云「他是二十歲三月十五日午時生的。」正旦做掐指科云「嗨。周公能算也。真箇該今夜三更前後。三

尺土底下板殭身死。只是也還可解禳哩。婆婆。我救你小大哥咱。〔卜兒云〕你若救得我孩兒性命。等他回來。多多的謝你也。〔正旦云〕我教與你。到今夜晚間三更前後。你倒坐着門限上。披散了你頭髮。將馬杓兒去那門限上敲三下。叫三聲石留住哥哥。他便不死了也。〔唱〕

〔仙呂端正好〕我說與你自心知。休對着別人道。我可憐見你皓首年高。你省可裏添煩惱。只等的一鼓盡二鼓交。驟雨過猛風飄。坐着門程披着头稍。將小名兒喚。馬杓兒敲。捱今夜。待明朝。〔帶云〕婆婆。你則牢記者。〔唱〕穩情取做買賣的那兒來到。

〔卜兒云〕兒也。可有這等事麼。〔正旦云〕難道我哄你。只依着我的話去做。包你小大哥明蚤回來也。〔卜兒云〕呀。我倒忘了。你適纔到我家來做什麼。〔正旦云〕婆婆。我不爲別的。要和婆婆討個江西鍬兒繡花。〔卜兒云〕鍬兒有。等明日孩兒回來。我就帶着鍬兒同孩兒來謝你也。〔正旦云〕這等。婆婆我去也。〔下〕〔卜兒云〕桃花女去了也。我不免依着他的說話。等到三更前後。風止雨息。倒坐在門限上。披散了頭髮。將馬杓兒去那門限上敲三敲。叫三聲石留住。搭救孩兒則個。〔下〕〔小末扮石留住上詩云〕耕牛無宿草。倉鼠有餘糧。萬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自家石留住的便是。春間辭別了母親。出來做一場買賣。謝天地地利增十倍。今日回家來到這裏。爭奈天色已晚。又遇着風雨。前不巴村。後不着店。怎生是好。〔做看科云〕兀的不是一座破瓦窰。權躲在窰內。捱過一夜。明蚤回見母親去。我入的這窰來。且歇息些兒咱。〔做睡科〕〔卜兒上云〕這蚤晚時候了。待我披開頭髮。倒坐門限上。把馬杓兒敲三敲。叫三聲石留住待。〔做敲叫三科下〕〔石留住做三應科云〕是那個叫我出的這窰來。又不見個什麼人。〔做驚科云〕呀。我石留住住好險也。我纔出的這窰來。這窰忽的倒了。爭些兒把我壓死在窰底下哩。如今風雨已息。天色漸明。我不敢久停久住。趕回家見我母親去。可蚤來到家門首也。母親。開門來。開門來。〔卜兒做開門石留住入見科云〕母親。您孩兒來家了也。〔卜兒云〕你也是鬼。〔石留住云〕您孩兒怎麼是鬼。〔卜兒云〕你若是人。我叫你一聲。你應我一聲。高似一聲。若是鬼呵。一聲低似一聲。〔卜兒做叫科云〕石留住待。〔石留住做應科云〕哎。〔卜兒再叫科云〕石留住待。〔石留住再

應科云「哎」卜兒三叫科云「石留住待」石留住云「我哄母親咱」做低應科云「哎」卜兒做怕科云「是鬼是鬼」石留住云「母親爲何如此」卜兒云「孩兒你不知。因你離家許久。老身放心不下。這城中有個周公。善能算卦。出着大言牌。上面寫道。一卦不着。罰銀一錠。是他算你該昨夜三更前後。三尺土底下板殭身死也」石留住云「母親。這周公也說的着。昨晚間。孩兒在破瓦窰中歇息。三更前後。不知是什麼人叫我三聲。我在睡夢中應了三聲。慌忙走出窰來看時。這窰便忽的倒了。爭些兒壓死在窰底下哩」卜兒云「孩兒也。你道周公算的着。還有一個算的着。我昨日算卦回來。適值任二公家桃花女來到我家借鍼兒。是他見我有些煩惱。問其緣故。我將前事說與他。他問了你生年八字。揲算了一徧。他說不妨。這箇是有救的。教我到三更前後。披開頭髮。倒坐門限上。敲着木馬杓。叫你三聲石留住。我依了他這般做。不想你今早果然無事回來。着我歡喜不盡」石留住云「母親。這等看來。周公算不着了。待孩兒去問他。要這個銀子何如」卜兒云「你去恐怕他不服。不肯罰這銀子。我同你去來」並下「彭大做笑科上云「你道我彭大公爲何發這笑來。只好笑我家主人周公。開着卦鋪。但是人來算卦的。少不的吉也斷。凶也斷。生也斷。死也斷。昨日算我隔壁石婆婆的兒子石留住該死。道是不利市。到今蚤日將晌午。方纔着我開鋪面。掛起那大言牌。你道好淡麼」卜兒同石留住上云「彭大公。你周公算我孩兒昨夜三更三尺土下板殭身死。我孩兒今日可怎生無事回來。算不着。我來問他要這挑出的一錠銀子」彭大做驚科云「哎。石小大哥果然沒事。是他算不着了也。我周公在卦鋪裏面。你自喚他出來。白他謊討他銀子去」周公上做見科云「你這婆婆又來怎的」卜兒云「老爹。你算我孩兒昨夜身亡。算不着。你將那罰的銀子與我」周公云「我豈有算不着的」卜兒云「這個不是我孩兒石留住。是今蚤回來的」周公云「敢不是你兒子。私下借債這個小廝。要我的銀子。來壞我的買賣」卜兒云「我只有這個孩兒。彭大公也認的他哩」彭大云「是他的親兒子。與他銀子去罷」周公云「住住住。教他兒子自說生年八字來。等我再算」石留住云「我今年二十歲。三月十五日午時生」周公云「是這八字」做再算驚科云「恠哉。這命本等該昨夜三更前後三尺土底下板殭身死。今日算來。有個恩星臨時進命。救他無事。怎麼昨日沒這恩星。今日便有恩星救命。這小後生一定不是石婆婆的兒子」彭大云「你這老人家。他在我隔壁住。從小

裏看生見長的。怎麼不是說話在前了。我只除下這挑出的銀子與他去罷。〔做與砌末科〕〔卜兒云〕孩兒得了這銀子。俺們回家去來。〔下〕〔周公做悶科云〕我算了三十年卦。不會差了。今日可怎生差算。被人罰了銀子去。兀的不悶殺我也。〔彭大云〕想是你老了。不濟事了。教一街兩巷過來過往的人。都說周公算不着。被人罰了這挑出的一個銀子去。下次再不要他算了。您好知道麼。您常在我根前賣弄這陰陽有准。禍福無差。今日如何。好惶恐人也。毛毛毛。〔周公云〕這一個銀子不打緊。只是掛了三十年。今朝被人拿去。真個惶恐。彭祖與我關上鋪門。我也不去註周易了。〔詩云〕獨擅陰陽三十秋。猶餘妙理未窮搜。饒君掬盡西江水。難洗今朝這面羞。〔彭大同下〕

〔音釋〕 傭音容 天音杏 彊音姜 當去聲 橫去聲 襁仁張切 杓繩昭切 程音汀 分去聲
响音賞

第一折

〔周公同彭大上〕〔彭大云〕老官人。不要恠我老人家多嘴。你自從開這卦鋪已來。也賺的勾了。剛剛吃拿了一個銀子去。便關上鋪門。何等小器。我聞的古人有言。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你算了三十年的卦。從不曾算差了。止差的一個。也不爲多。你的名頭傳播的遠了。那算卦的人。難道爲這一個不着。便不來要你算。若如此別家起課的。鬼也沒的上門了。如今這青天白日。關着鋪門。像什麼模樣。便好道一日不害羞。三日喫飽飯。我們靠手藝的買賣。怎害得許多羞。老官人。你依我說。到廂子角兒裏再取出個銀子來。待我依舊開了鋪面。掛上招牌。挑出這甘罰的銀子去。怕做甚的。〔周公云〕你可不是這等說。我這一個挑着三十年了。如今被人拿去。我是出大言牌的。教我有甚嘴臉。好見那火算卦的人。不若且關鋪門幾日。等他一街兩巷的人再三求我算卦。然後重開鋪面。方纔好看。我在此悶坐。甚是無事。你說你那年月日時來。等我與你閒算咱。〔彭大云〕你要算我的命。被別人拿了。你銀子去。拿我來勸鋪兒。老官人。你不濟事。不要算我罷。〔周公云〕你這老弟子孩兒。我好意與你插算插算。講這等胡話。你說你那年月日時來。〔彭大云〕你左右算不着。我說與你知道。我今年六十九歲了。〔周公云〕幾時生的。〔彭大云〕五月初五日。戌時生。〔周公做算科云〕乾坎艮震巽離坤兌。晦。可

是兩個兒也。彭祖：你今日安然，明日無事，到後日午時，合該土炕上板殭身死。〔做哭科〕〔彭大云〕：你家裏，盛廂滿籠放着銀子，纔喫人拿的一個去，便是這等啼哭。這銀子想是你的命哩。〔周公云〕：我哭你哩。〔彭大云〕：誰呢。〔周公云〕：你到後日，日當卓午，土炕上板殭身死。〔彭大云〕：好說，我可怎麼得死？我不死，你死。〔周公云〕：我這陰陽有准也。〔彭大云〕：是你這陰陽有准，石留住不活了。老官人，你把這陰陽收拾起罷。你這陰陽是哈叭狗兒咬蛇蚤，也有咬着時，也有咬不着時，我不信你了。〔周公云〕：來來來，你伏侍我多年，只今日放你回去，打點送終之具。〔做與砌末科云〕：分外與你一兩銀子，買些酒肉吃。辭別了你那親識朋友，你死之後，我好好殯送你也。〔下〕〔彭大云〕：老官人，你回來再與我算一算，可有甚恩星救麼。〔做哭科云〕：我又不曾要他算，平白地問了我八字，說我只在後日午時，土炕上板殭身死，打緊的我又怕死。這板殭的板字，教我怎當的起。待不信他來，他可陰陽有准，待信他來，我已死的人了。那個救得？恰纔他與我一兩銀子，着我買些酒肉吃的。醉飽辭別了一班兒親識朋友去，我有什麼親識朋友在那裏？只有隔壁任二公，我今日先辭他一辭，就帶這銀子去與他喫一鍾。〔做哭科云〕：天呵，教我怎當的這板字也呵。〔下〕〔外扮任二公上〕：〔詩云〕：急急光陰似流水，等閒白了少年頭。月過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萬事休。老漢姓任名定，人口順都叫我做任二公。婆婆亡逝已過，別無甚麼得力兒男，止有一個女兒，長成一十八歲，未曾許聘他人。這孩兒生下來，左手上有桃花紋兒，因此上喚做桃花女。今日無事，我到門前閒看去咱。〔彭大上云〕：恰好任二公正在門首，待我見去。〔做見科云〕：兄弟，今日特來辭別你去也。〔任二公云〕：哥哥，你要辭我往那裏去。〔彭大云〕：兄弟不知，今日周公算我一卦，道我到後日午時身亡，以此先來辭你。〔做哭科〕：〔任二公云〕：哥哥且省煩惱，這陰陽事信他怎麼？那裏便准。〔彭大云〕：那周公算的卦，從來沒個不准，教我怎不煩惱？他今日與我一兩銀子，買些酒肉吃，辭別了一班兒親識朋友去。我銀子現帶在這裏，待我買些酒來，與兄弟喫一鍾。〔任二公云〕：你到我家，倒吃你的，只等我女孩兒回來，安排些酒肉，與哥哥食用咱。〔正旦上云〕：妾身桃花女的便是，蚤間石婆婆送了我鍼兒，適纔到街市上配些絨線回來，謝天地今年好收成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俺則見四野田疇，禾苗豐茂，登場後鼓腹歌謳，現如今無

士馬絕征鬪。

【混江龍】雖然是農家耕耨。感謝得天公雨露有成收。則俺這村居野曠。那羨您畫閣朱樓。你道官人每出來的乘駿馬。怎如俺那牧童歸去倒騎牛。俺可也比每年多餘黍麥。廣有蠶桑。囤塌細米。垛下乾柴。端的個無福也難消受。您穿的是輕紗異錦。俺穿的是全絹的這麤紬。

〔做見科云〕伯伯萬福。〔背云〕你看他爲何這般煩惱。莫不是與我父親有什麼言語來。〔唱〕

【油葫蘆】你兩個自小兒相隨到白頭。端的是老故友。但同行共坐笑無休。我則道別逢閒漢頻搖手。你可也敢則是飽諳世事慵開口。俺則見這壁廂悶悶的迎。那壁廂鬱鬱的憂。〔帶云〕伯伯。〔唱〕你爲甚麼這等悄無言。則辦的眉兒皺。泪簌簌。不住點兒流。

〔云〕伯伯。我去整治些酒菜兒來。與俺父親飲幾杯去。〔唱〕

【天下樂】却不道一盞能消萬古愁。則俺這村也波坊。不比那府共州。那裏取笙歌綺羅擁上樓。這快樂俺這裏無。這快樂您那裏有。伯伯也。俺這裏止不過是村務酒。

〔正旦暫下〕〔任二公云〕哥哥。我女孩兒取酒去了也。我勸你開着懷抱。那陰陽則不要信他。便准殺也是後日的事。常言道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當。你到後日再看如何。且管今日喫個醉去也。〔彭大云〕酒元是我要吃的。只是心頭被他這個卦兒當着。教我怎生喫的下去。〔正旦捧酒上做送酒科云〕伯伯。滿飲此杯。〔彭大做接酒不飲科〕〔正旦云〕伯伯。你接着酒。則是不飲。可也爲何。〔唱〕

【寄生草】俺這裏有的是黃雞嫩。白酒熟。伯伯也。你莫不爲茅簷草舍庄家陋。〔彭大云〕俺每都是莊農人家。一村疇兒居住的。有甚麼好房子在那裏。〔正旦云〕我也道來。〔唱〕也一般兒青山綠樹風光秀。〔帶云〕況我父親呵。〔唱〕又和你傾心吐膽交情厚。〔彭

大云「兒也。你不知道。我家主人周公。今日與我算一卦。道我沒壽。以此喫酒不下。」正旦云「伯伯。你沒壽。今年也六十九歲了。」唱「但願的樂豐年。醉倒有百千場。何必要鍊丹砂。學取那松喬壽。」

〔彭大做歎氣科云〕兒也。你勸我喫酒。豈不是你好意。但那周公的算卦。打着個大言牌說道。陰陽有准。禍福無差。若一卦算不着。甘罰白銀十兩。我見他開鋪三十多年。剛則是那石婆婆的孩兒石留住一個。可也算錯了。被他要了這錠銀子去。今蚤他在鋪裏問我的生年八字。與他揲算一卦。道是今日安然。明日無事。到後日午時。該在那土炕上板殭身死。因此來辭別你父親。〔做哭科云〕兒也。這板殭的板字。教我怎生當那。〔正旦云〕伯伯。你說你的生年八字來。等我也替你揲算咱。〔任二公云〕哥哥。我這孩兒也說道會起課。常常在手兒上掄掄揲揲。胡言亂話的。一般有准處。你說與他算波。〔彭大云〕兄弟。你這女孩兒家怎麼算的。周公過。我今年六十九歲。五月初五日。戌時生。〔正旦做揲指科云〕嗨。周公好能算也。真個注定後日日當卓午。土炕上板殭身死也。〔彭大做哭科云〕我可道周公算的有准。則隔明日一日。兄弟。我便與你永無會期。我是死的人了也。〔正旦唱〕

〔後庭花〕你則管裏絮叨叨說事頭。舌刺刺不住口。你便待準備着哭啼啼。長休飯。伯伯也。咱與你換上這喜孜孜歡慶酒。休得要泪交流。我看你依前如舊。包管你病半兒。韓似虎彪。困魚兒脫了釣鉤。〔彭大云〕我那周公開了三十年卦鋪。止算差的一個。你怎麼道他又算差了。〔正旦唱〕倒將咱伴不瞞。說周公百事有轉。陰陽得自由。更山川變宇宙。

〔彭大云〕我伏侍他三十多年。實見他的卦無有不靈。無有不驗。真個是光前絕後。古今無比。你教我怎生不信他。〔正旦云〕伯伯。〔唱〕

〔柳葉兒〕你賣弄他光前光前絕後。不由我不鄧鄧火上燒油。〔彭大云〕如今世上除了那周公一人妙算。再無敵對哩。〔正旦唱〕你道是周公世上無敵手。蚤激的我噴

難忍。怒難收。伯伯也。則教他到我行納下降籌。

〔彭大云〕兒也。你可怎生降着他來。〔正旦云〕伯伯。我今番救了你性命。則教他算不着。你意下如何。〔彭大云〕你若救了我老命得不死呵。我雖沒甚麼報答你。我當口中銜鐵。背上披鞍。報答你也。〔正旦云〕明日晚間正當北斗星官下降。你買七分兒香紙花果。明燈淨水供養着。等到三更三點。那七位星官下降之時。受了。你香紙花果明燈淨水。再要一領淨席。做一個席圍。你悄悄的躲在那裏頭。等星官每臨去。你就跳出那席圍來。你休害怕。不揀那個星官。扯住一個。他問你要官呵。你便道我不要。他問你要祿呵。你便道我不要。他道你都不。你要什麼。你便道我則要些壽歲。怎的呵。便好救你的性命。不死了也。〔彭大云〕此言有准麼。〔正旦云〕怎麼不准。〔彭大云〕假若星官不來呵。你着等我到多蚤晚也。〔正旦唱〕

〔賺煞〕直等的月轉矮牆西。人約黃昏後。擺祭物。燒茶奠酒。只待那七位星官來領受。伯伯也。蚤說的你顫篤。簸魂魄。悠悠。那其間你可便休落了。芒頭。要記的語句兒滑熟。〔彭大云〕那星官是什麼形相。我可害怕。怎生告他來。〔正旦唱〕忍羞怕。擔着驚。告北斗。比似你做陰司下鬼囚。爭似得他這天堂上陽壽。〔帶云〕伯伯。則今夜且和俺父親喫一個爛醉者。〔唱〕管着你笑吟吟。同做醉鄉侯。〔下〕

〔彭大云〕兄弟。我如今依着孩兒說。辦些素果齋食。香花燈燭。等到三更半夜。拜告北斗星官去。若得不死呵。我依舊拿這一兩銀子與你做東道吃。天那。則願得所言有准。保全我的老命也。〔任二公云〕哥哥。你只管依着他做去。吉人天相。到後日我同女孩兒來賀你也。〔同下〕

〔音釋〕重平聲 觀初良切 過平聲 釋囊闕切 噓湯短切 困音頓 梁音朵 全蒲悶切 諸音庵 慵音蟲 簌蘇上聲 那上聲 熟常由切 刺音辣 犇音奔 嗽音嗽 更音京 行音杭 降奚江切 顫音戰 相去聲

第二折

〔彭大做持祭物料上云〕自家彭大公的便是。那桃花女說今夜晚間。是北斗星官下降之日。我依着他的說

話擺下這七分香紙花果。明燈淨水。拜告星官。又買了一領新席。做個席圍。着我躲在那席圍裏面。擺的這祭物都停當了也。我聽上衙更鼓。咱〔做聽科云〕是三更時分了。覺一陣風過。吹的我毛森骨立。敢是星官下來也。我且躲在這席圍裏去。咱〔外七人扮星官引小星兒上詩云〕莫瞞天地莫瞞心。心不瞞人禍不侵。十二時中行好事。災星變作福星臨。吾神乃北斗七星是也。今夜吾神當降臨凡世。糾察人間善惡。來到此處。不知甚麼修善之人。虔心敬意。安排下七分香紙花果。明燈淨水。接待吾神。合該領受他供養波。〔做拂袖科云〕吾神去也。〔彭大做跳出扯住科云〕上聖可憐見。救小人咱。〔星官云〕你扯住我。莫不要官麼。〔彭大云〕我不要官。〔星官云〕莫不要祿麼。〔彭大云〕我不要祿。〔星官云〕官祿好受用哩。你都不要。你要些甚麼。〔彭大叩頭云〕小人叫做彭祖。今年六十九歲了。明日午時該死。只望上聖可憐見。與小人些壽歲。咱。〔星官云〕這個不打緊。我受了你香燈祭祀。與你名下勾抹了該死的冊籍。注上三十歲有九十九歲壽。〔彭大叩頭云〕勾了勾了。〔星官下〕〔小星兒躲桌下科〕〔彭大云〕恰纔我明明數着八位星官下來。可怎麼則見的七位。這一位到那裏去了。〔做撥桌見科云〕呀。却原來在這裏躲着。〔小星做走彭大扯住科云〕上聖可憐見。〔小星云〕你扯住我要些甚麼。〔彭大云〕我要些壽歲。〔小星做嘆科云〕啐啐啐。〔彭大云〕不是這個啐。我要些壽歲。〔小星云〕你可不蚤說。我七位星官與了你多少。〔彭大云〕他與了我三十歲。〔小星云〕你今年多少年紀。〔彭大云〕我六十九歲了。〔小星云〕這等我也與你一歲。湊做一百歲何如。〔詩云〕彭祖一百歲。牙齒拖着地。飯也吃不的。教他活受罪。衆星官去遠了。我趕上去也。〔下〕〔彭大做伸舌科云〕有這等異事。星官下降也是真的。受了我香燈祭祀也是真的。但不知與我這三十一歲可也是真的。〔內雞鳴科〕〔云〕呀。雞鳴了。天色明了也。只等捱過午時不死。我到周公家討他銀子去。周公也。我替你愁哩。〔下〕〔周公上云〕閻王注定三更死。並不留人到四更。今日是第三日了。可憐那彭祖在我家勤勤謹謹。伏侍了三十多年。如今已過午時。一定是土炕上板礮身死了。我待親去埋殯他。也見的我一點不忘故舊之意。〔彭大上云〕老官人。你這等盛情。我已心領了。你這大言牌在我手裏掛起放倒。三十多年。須不好賴得。這一錠銀子快拿出來與我。〔周公云〕有鬼有鬼。你輩後些。〔彭大云〕老官人。我行有影。衣有縫。怎麼有鬼。只是你時運倒了。前日算差了石留住。今日又算差了我哩。

〔周公云〕只怕你說差了八字。你說真的來。〔彭大云〕我今年六十九歲。五月初五日。戌時生。〔周公云〕八字不差。〔掐算科云〕這命不死。有些蹊怪。必是有人破了我的法。要搶我的買賣。〔彭大云〕是你老不濟事。有那個來破你的法。你前日與了我一兩銀子。如今只與我九兩便是。〔周公云〕銀子不打緊。你跟我進來。待我關上門。〔做打科云〕你不說那個破我的法。我就打殺你。看你可活得成。〔彭大云〕住住住。你這陰陽本慢帳。自家算不著。倒怪人來破你的法。你前日打發我去拜辭親識朋友。我可有甚麼親識朋友。只有我隔壁任二公去辭別。我說你算我該今日午時身死。那任二公有個桃花女。也與我算一算。說不死是有救的。明夜三更時分。該北斗七星下降。你備下香燈祭祀。着我躲在席圍兒裏。只等星官領受了臨去之時。便跳出圍來。扯住一個。問他要些壽歲。我依着他。果然有七位星官。被我扯住。與了我三十歲。臨了又有一個油嘴小星兒。也與我一歲。說我整整的一百歲。因此上我得不死。便是那石留住小孩子。也是那桃花女救的。〔周公做算科云〕乾坎艮震巽離坤兌。果然這一夜北斗星官下降。可知道破了我這陰陽。則除是這般。〔做取砌末付彭大云〕我不失信。這十兩銀子與你去。只是你在我家這許多年。我也不曾反看承你。有一件事你可與我做去。〔彭大云〕是什麼事要我去做去。〔周公云〕明日我備下花紅酒禮。要你將到任二公家。只說謝桃花女的。等他受了時。我自有個主意。〔彭大云〕你對我說這主意。我便去。〔周公云〕我不瞞你。我在這洛陽城裏算卦。則有高。如今桃花女甚有意思。我那個增福孩兒。還不會定得親事。只等任二公受了我花紅酒禮時。我便好央媒去說親。不怕他不許我。若得他到我家做媳婦。可不顯的我家越有人了。這樁事都在你身上。我還要謝你。多如那媒人的哩。〔彭大云〕這個是喜事。我該去。只是任二公與我老兄弟。那桃花女又是救我性命的。這花紅酒禮本等是你的。怎麼認做我的謝禮。我老人家可也不會說謊。〔周公做怒云〕你這些謊不肯說。不肯完成。我這樁親事。我這門還是關的。我再打你。〔彭大云〕老官人。不要暴躁。我替你去便了。〔詞云〕勸周公莫便生嗔。將酒禮強勒成親。不爭我藏頭露尾。可甚的知恩報恩。〔下〕〔周公云〕彭祖去了也。此事不宜遲慢。就去街市上喚個媒婆來。着他去任二公家說親。定要娶這桃花女做媳婦。我想有這桃花女。怎顯我的陰陽。只等問成了親事時。不怕不斷送在我手裏。正是強中更有強中手。惡人終被惡人磨。〔下〕〔任二公上云〕自家任二

公的便是。俺桃花女着彭大公昨夜晚間。等北斗星官降臨。乞求壽歲。今日已過午時不死。想是不死了。〔彭大持砌末上云〕兄弟。非但不死。倒與我添了三十一歲壽哩。〔做謝科云〕兄弟。你女兒的推算。懸驗的不可當。昨夜果然三更時分。有七個北斗星官下降。我依着你女兒扯住他告壽。七位星官與了我三十歲。臨了一個油嘴小星兒也與我一歲。直活到一百歲。我今日特備些酒禮來致謝。〔做遞酒科云〕兄弟請飲一杯。〔任二公云〕這也難得。我吃吃。〔做遞三杯俱飲科〕〔彭大云〕這一段兒紅。送與你女兒做件衣服穿。〔任二公云〕酒便好吃。這紅忒重了也。〔彭大笑云〕這是我買命的。也不爲重。〔任二公做受謝科〕〔丑扮媒婆上云〕自家媒婆的便是。奉周公言。命着我到任二公家求親。可蚤來到門首也。無人報復。徑自進去。〔做見科云〕任二公。你喜也。〔任二公云〕我老人家有甚的喜。〔媒婆云〕今有周公他的大官人二十一歲了。他家事又富。女婿又生的俊。我特來與你家姐姐說這門親事。你姐姐到他家時。用不了。使不了。穿不了。着不了。味不了。嚙不了。有得好哩。〔任二公云〕等我問女孩兒肯也不肯。我不好自己做主。〔媒婆云〕任二公。這事只在你做主。怎麼倒憑你家姐姐。適纔周公家肯酒你也喫了。紅定你也收了。怎麼還推辭得那。今日說了親。後日是個大好日辰。就要娶你家姐姐做媳婦哩。〔任二公云〕我那裏受他花紅酒禮來。親事也不會許。就要過門做媳婦。這等容易。〔媒婆云〕你道不會受他花紅酒禮。那彭大公將來的不是。〔任二公云〕哥哥。你適纔那紅酒。是你拿來謝我的。怎說是周公的。〔彭大云〕我本意自來謝你。那周公見說。替我備這紅酒。我是窮漢。巴不得他替我備禮。豈知他這酒是肯酒。紅是紅定。〔任二公云〕哥哥。你好歹也。我女孩兒救了你性命。不指望你來謝他。倒着賣了他那。〔彭大云〕兄弟。你也知我在周公家傭工三十年了。豈無些主人情分。便是我曉得他要求親的意思。也該替他攬掇。一來你女兒也長成。該嫁人了。二來周公是個財主。他增福哥一表人物。儘也配得你女兒過。兄弟。不如依我說。許了他罷。〔任二公做氣科云〕你們裝這圈套來強娶我女孩兒。兀的不氣殺我老漢也。〔正旦上云〕妾身桃花女。到東庄討鏡兒去。心中有些恍惚。須索趕回家來。看是怎麼。〔唱〕

〔正宮端正好〕則爲這鏡兒昏。我可也難梳裹。就東庄頭巧匠明磨。去時節大齋時急。回來可蚤日頭兒末。不知俺家中有甚的人焦聒。

【滾繡毬】我頭直上髮似揪。耳輪邊熱似火。我行行裏袖傳一課。急慌忙把脚步兒頻挪。我這裏穿大道桑柘林。穿小徑荆棘科。【帶云】蚤來到門首也。【唱】則見亂交加。不知是那一個。則聽的沸滾滾熱鬧鑼鐸。【任二公云】彭大公。你使這等見識。我拚的和你做一場。【正旦唱】俺父親指拳擺袖因何事。【彭大云】你要打我麼。由你打。由你打。只要許了這親事便罷。【正旦云】元來是彭大公。【唱】他這般唱叫揚疾不依。便可也爲甚麼。【彭大做見正旦科云】好好好。女孩兒來了也。我有說話。要和你講哩。【正旦唱】有甚的好話評跋。

【云】父親。你爲甚麼這般嚷鬧那。【任二公云】孩兒也。你可不知。有彭大公今日午時不死。拿着些酒禮來謝你。因你不在家。他把酒來勸我吃了三鍾。又拿一段兒紅絹送你做件衣服穿。誰知是周公着他來。要求你親事。做他媳婦的。他道我吃了他肯酒。受了他紅定。現今領着媒婆在這裏。約定後日是吉日良辰。一頭下財禮。一頭就要你過門。這可不是把我生做起來。這都是彭大公使的見識。因此上和他唱叫。【彭大云】我委實不知。怎麼屈恁我。【媒婆云】這個是喜事。五百年前注定的。姐姐。你許了罷。【正旦唱】

【倘秀才】那問親的無禮法。將我來劫奪。若是我。不許聘。我可有甚麼罪過。【彭大云】哎。你這小孩子家。就學得放潑那。【正旦唱】知他是您行兇也。那我放潑。【媒婆云】喜事不要嚷。姐姐。你則許了罷。【正旦唱】你休言語。怎成合。可正是望梅止渴。

【彭大云】孩兒也。周公家這門好親事。我可着你受用一世兒哩。我就與你做個落花的媒人。也不虧了你。【正旦云】誰聽你這話來。【唱】

【滾繡毬】則你這媒人。一個個啜人口似蜜鉢。都只是隨風倒舵。索媒錢嫌少爭多。女親家會放水。男親家點着火。你將那好言語往來收撮。則辦得雨下裏挑唆。你將那半句話搬調做十分事。一尺水翻騰做百丈波。則你那口似懸河。

〔云〕父親。那周公家怎知有我來。〔任二公云〕這是彭大公說的。〔彭大云〕我幾曾說來。想是你救石婆婆的兒子。被他聽得了。〔正旦唱〕

〔叨叨令〕你道是石哥哥。我不合救了他亡身禍。因此上被周公家知道。我這賠錢費。我則道多是你這撮合山。要賺松紋鏤。那裏管赤繩兒會把。烟絲纏兀的不氣殺人也波哥。兀的不氣殺人也波哥。〔帶云〕彭大公。你好友也。〔唱〕我則問你個彭大公。怎麼的也這等迎風簸。

〔任二公云〕常言道。樂生好度人難度。孩兒也。你前日救了彭大公的性命。他把這椿親事報答你哩。〔正旦唱〕

〔呆骨朵〕想當日泪漫漫哭的。你那喉嚨破。怕不眼睜睜的待見閻羅。周公也。他算着你身亡。我端的救了你命活。〔彭大云〕兒也。你是我的恩人。怎忘得你。〔正旦唱〕哎。你個彭大公。纔得消磨難。倒着我桃花女。平白地遭摧挫。〔彭大云〕這是周公家要求媳婦。干我甚事。〔正旦唱〕也是我不合搭救你。你將這惡言詞。展賴我。〔彭大云〕兒也。你可不要嚷那。我曉得周公是財主人家。他下的聘財。比別家必然富盛。你到他家裏。穿的好。喫的好。受用一世。你若不許呵。只怕乾老了你。〔正旦唱〕

〔伴讀書〕你休則管裏閒擷掇。休這管裏空擔荷。我如今綠鬢朱顏如花。我又不蒼顏皓首年高大。到來日。你可便牽羊攜酒來相賀。〔帶云〕大公也。〔唱〕你看道是誰家結下絲蘿。

〔媒婆云〕姐姐。彭大公說話須不謬。你若許了這親呵。你居蘭室。住畫閣。重衾臥。列鼎食。有的受用哩。不是我媒婆說謊。他後日下的財禮。這樣高。這樣大。雪花銀子有三十個。不比別人家寒酸。你只滿口兒許了他罷。〔正旦唱〕

〔笑和尚〕我我我。不戀您居蘭堂。住畫閣。我我我。不戀您列鼎食。重衾臥。

我我我，不惹您那雪花銀三十個。〔媒婆云〕那周公算的好周易課，只有他家大官人曉得，再不傳別人的。姐姐，你過門之後，他還要傳這周易課與你哩。〔正旦唱〕他他他，論陰陽少講習，我我我，論卦爻多參破，休休休，我根前。〔做推媒婆跌科唱〕還賣弄甚麼周易的課。〔彭大云〕兒也，你看我老人家面上，許了這親事罷。〔正旦云〕父親便許了他，也不妨事。〔任二公云〕孩兒也，我若是預知他們的見識，也不受他這紅酒來。常言道的好男大須婚，女大須嫁，既是你肯許了，我也許。〔媒婆云〕元來這姐姐口強心不強，只是我做媒的吃虧，被他推這一跌。〔正旦背云〕周公也，你休見差了。〔唱〕

〔煞尾〕則怕我到家來，有危有難如何躲。我勸你所作依公莫太過，投至得到我根前，問個定奪，討個提掇，決個死活。哎，周公你，你便有靈驗的陰陽，誰可也近不的我。〔下〕

〔彭大云〕兄弟，你女兒已許了親事，我便與媒婆回周公話去也。〔做別科〕〔任二公做扯住科云〕哥哥也，還喫鍾喜酒去。〔媒婆云〕任二公不勞了，周公在那裏懸望，要準備下財禮迎娶過門，許多事務，都只在明日一日，放彭大公些些去罷。〔任二公云〕這等一發待成親之後，同你來吃喜酒便了。〔同下〕

〔音釋〕糾音九 縫去聲 思去聲 燥音竈 味音床 噴音去聲 末魔去聲 聒音果 柘遮去聲

鑊音和 鐸東挪切 揎音宣 擺羅上聲 俠耶爹切 跋音波 奪音多 潑音頗 合音

何 渴音可 啜樞悅切 鉢波上聲 撮搓上聲 唆音梭 鏝音課 縛浮臥切 鯨音播

衆平聲 活音和 難去聲 摧慈隨切 掇音朵 荷去聲 大音情 閣科上聲 強音絳

第三折

〔周公上云〕老夫周公，昨日使了個智量，着彭祖拿那紅酒去謝了任二公，隨後着媒婆去說親，要求他桃花女做媳婦。喜的他已許允了，今日是第三日，我準備下綵段財禮，已着彭祖喚媒婆去了。只等他兩個來時，好送到任二公家，一邊轎起坐車兒，兩傍擺着鼓樂吹打將去。惟要今日取那桃花女過門，這早晚彭祖媒婆敢待來也。〔彭大上云〕媒婆那裏，我周公家喚你哩。〔媒婆上做打撞科云〕啐，你也睜開驢眼，今日吉日，周公家

下財禮是我媒婆的身上事。要你來喚。〔做入見科〕〔周公云〕我這娶親的禮物。一應已都齊備了。你們領着快去。不要誤了我好日辰。〔彭大云〕這等我們就去。媒婆到他門首。讓你先入去。通知行禮的事。我隨後進來。〔媒婆云〕彭大公。你怎麼到讓我先入去。〔彭大云〕那任二公的女兒性子。好生利害。倘或禮物有些不臻。打將起來。我在後面好留。〔媒婆笑云〕我做了一世的媒婆。再不會着新人打了。我們快去。〔周公云〕且住。〔做背科云〕待我算一算。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今日他出門之時。正與日遊神相觸。便不至死。也要帶傷上車。又犯着金神七殺上路。又犯着太歲。遭這般凶神惡煞。必然板殭身死了也。〔彭大做偷聽科云〕嗨。元來周公懷這等惡意。我只道他娶桃花女做媳婦。那知要害他性命。則他陰陽是有准的。〔做掩泪科云〕兒噪。眼見得無那活的人也。〔媒婆云〕彭大公去罷。〔下〕〔周公云〕彭祖媒婆去了也。我只在門前等候凶信。〔下〕〔彭大媒婆引人衆捧財禮并車燈鼓樂上云〕你每捧財禮的。捧的齊整着。把車兒拽起着。花燈點亮着。兩邊鼓樂吹動着。到任二公家娶親去來。〔媒婆云〕時辰到了。請新人蚤些兒上車者。〔正旦引石留住淨挑擔兒上云〕妾身桃花女的便是。我想周公好狠也。他今日那裏是娶媳婦。無過恠我破了他的法。要擇此凶神惡煞的時日。來害我性命。只是你的陰陽怎麼出得我這手裏。我一樁椿早已預備下了。今日清蚤起來。先拜過了家堂。辭別了父親。着他不要送我上車去。避過了他那惡煞。隨即到隔壁去別了石婆婆。與他借小大哥來送我。着他與我解救咱。哎。周公。你可枉用這一場歹心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別人家聘女求妻。也索是兩家門對。寫婚書要立官媒。下花紅。送羊酒。都選個良辰吉日。大綱來爲正禮當宜。那裏取這不明白強人婚配。

〔醉春風〕你去那周易內顯神通。怎如我六壬中識詳細。也不待到家門。就要算的我一身虧。你道彼可有這個理理由。你有百般的陰謀。千般的巧計。怎當我萬般的隄備。

〔彭大云〕兒也。時辰到了。你請出門上車兒者。〔媒婆做扶行科〕〔正旦云〕且慢者。這出門的時辰。正犯着日

遊神。又犯着金神七殺。有這兩重惡煞。爭些的着他道兒也。石小大哥。取我那花冠來。待我帶上。再取那篩子來。你拿着在我前面先行咱。〔石留住云〕理會的。〔取冠與正旦戴持篩子先行科〕〔正旦唱〕

〔迎仙客〕他道是日遊神爲禍祟。我桃花女受災危。怎知有千隻眼先驅能辟鬼。〔媒婆做出門科〕〔正旦唱〕我行出宅門前。離得這閨閣裏。我呵若不是粧束巍巍。險些兒被金神打的天靈碎。

〔彭大做看正旦科云〕好也。被他蚤掙過兩重兒也。輾起車兒。媒婆扶新人上車者。〔正旦云〕住住住。這時辰正衝着太歲。我想太歲最是一個凶神。若不避着他。那裏得我這性命來。石小大哥。你等我上了車。分付拽車的人。先把車兒倒拽三步。不許他便往前走。〔媒婆扶旦上車科〕〔石留住云〕推車的聽着。新人分付。先把車倒拽三步。方向前走。〔衆應做倒拽三步科〕〔正旦云〕我這袖中有個手帕兒。待我取出來。兜在頭上。〔做兜帕科唱〕

〔醉高歌〕坐車兒倒背我這身奇。手帕兒遮幪了我面皮。〔彭大云〕怎麼這新人車兒不向前走。倒往後退那。〔正旦唱〕大公也。你可怎生不解其中意。我則怕撞着那凶神的這太歲。

〔彭大做看正旦科云〕這一會怎麼孩兒不言語了。我是看咱。〔正旦云〕伯伯。你看我怎麼。〔彭大云〕沒。〔周公上做望科云〕新人的車兒來了也。〔問彭大云〕如何。〔彭大云〕不濟事。〔周公云〕我算他板殭身死。〔彭大云〕他是活活兒的哩。〔周公云〕他怎麼活了來。〔彭大云〕你有這許多算法。他可有許多的解法哩。他出門時。他教人先拿着一個千隻眼在頭裏走。〔周公云〕那千隻眼是什麼東西。〔彭大云〕是篩子。〔周公云〕那千隻眼在前。可不把日遊神先趕過一壁去了。這金神七殺又怎麼解。〔彭大云〕他又帶上一頂花冠。層層都是神道。粧的似天帝一般。方纔出門。〔周公云〕這等可知金神七殺倒要避他了也。這太歲凶神。他可又怎麼解。〔彭大云〕他上了車。不許推車的就走。將車倒拽三步。他袖兒裏取出個手帕兒。兜在頭上。蓋殺了面。以此無事。〔周公云〕你可不要聽他說。把這車兒倒拽。豈不死了。〔彭大云〕新人的言語。那個不遵聽他。你先對我

說不得。〔周公云〕嗨。這妮子好強也。〔彭大云〕你可不濟哩。〔周公云〕等我再算一課。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彭祖如今去請他下車兒來。正踏著黑道。我着他登時板殭身死。〔下〕〔彭大做掩淚科云〕罷了。兒。這遭可死了也。媒婆請新人下車兒咱。〔媒婆做扶正旦科〕〔正旦云〕且慢者。今日是黑道日。新人踏著地皮。無不立死。則除是恁的。石小大哥。與我取兩領淨席來。鋪在車兒前面。我行一領倒一領。〔石留住云〕理會的。〔取席鋪地科〕〔正旦做下科〕〔唱〕

〔石榴花〕今日是會新親待客做筵席。倒準備着長休飯。永別杯。莫不我拜先靈。打着面豹纛旗。你暢好是下的。使這般狡倖心機。娶新人指望成佳配。結百年諧老夫妻。怎麼未成親。先使這拖刀計。蚤難道人善得人欺。〔鬪鶻鶻〕你送的我九死一生。哎。周公也。枉壞了你那三財的這六禮。〔做倒席行科彭大云〕你只管裏把這兩領席。倒來倒去。是甚麼主意。〔正旦唱〕這的是我避難的機謀。避災的見識。爲甚麼走走行行鋪下淨席。則要你蓋了這裏。他揀定這黑道的凶辰。〔帶云〕我將這淨席呵。〔唱〕與他換過了黃道的吉日。

〔彭大云〕這一會兒可不聽的他言語了。待我看咱。〔做看正旦科〕〔正旦云〕伯伯。你看我怎的。〔彭大云〕沒。〔周公上問彭大科云〕如何。〔彭大云〕不濟事。〔周公云〕這一番准着他板殭身死。〔彭大云〕他還活活兒的哩。〔周公云〕他怎生活了來。〔彭大云〕他早知道了。說今日是黑道日。他把兩領淨席。鋪在地下。行一領倒一領。換過黃道走了。因此他可不死。還是活活兒的哩。〔周公云〕嗨。這妮子好強也。〔彭大云〕你可不濟哩。〔周公云〕等我再算一卦。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如今他該入門了。正是星日馬當直。新人犯了他。跑也跑殺。踢也踢殺。怕他不板殭身死。彭祖你去請新人入門咱。〔下〕〔彭大做搖頭科云〕周公。你好忒狠也。媒婆扶着新人入門者。〔正旦云〕且慢者。今日是星日馬當直。我過的這門限去。正湯着他脊背。可不被這馬跑也跑殺。踢也踢殺。那裏取我的這性命來。石小大哥。與我取馬鞍一副。搭在這門限上波。〔石留住做搭馬鞍科〕〔彭大云〕他把門限上放上這馬鞍子。又做甚麼勾當。〔正旦唱〕

【上小樓】你爭知就裏陰陽兇吉。現如今星日馬當日降臨凡世。正是該期。我可也怎敢的。擅便道湯他脊背。先與他停停當當。轍上這一重鞍轡。
〔彭大云〕嗨。這一會兒我可聽見他言語了。〔做看正旦科〕〔正旦云〕伯伯。你看我怎的。〔彭大云〕沒。〔周公上問彭大科云〕如何。〔彭大云〕罷麼。我道你老的不濟事了。〔周公云〕他可板殭身死了麼。〔彭大云〕老官人。他還活活兒的哩。〔周公云〕他怎的活了來。〔彭大云〕我去請他入門。他道今日是星日馬直日。把一副鞍子來搭在門限上。那馬便順順的伏了。他跑也不敢跑。一跑。踢也不敢踢。因此不死。還活活兒的哩。
〔周公云〕這妮子好強也。〔彭大云〕我說道。你可不濟事哩。〔周公云〕等我再算一卦。乾坎艮震巽離坤兌。我如今請他入這牆院子來。却是鬼金半昂日雞當直。這兩個神祇巡綽。若見了新人呵。雞兒啄也啄殺他。牛角兒觸也觸殺他。必然板殭身死也。〔下〕〔彭大做掩泪科云〕兒噪。這一番可送了孩兒的性命也。媒婆。請新人入牆院子來。〔媒婆做請科〕〔正旦云〕且慢者。這早晚正值鬼金半昂日雞兩個神祇巡綽。我入這牆院子去。必受其禍。石小大哥。取一面鏡子來。與我照面。再取那碎草米穀。和這染成的五色銅錢。等我行一步。與我撒一步者。〔石留住云〕兀的不是鏡子。我便撒那碎草米穀去。〔正旦做取鏡自照科〕〔石留住做撒草穀科〕
〔彭大云〕這孩兒有許多瑣碎。〔媒婆做扶入牆院科〕〔正旦云〕伯伯。你可那裏知道。〔唱〕

【么篇】我看這草喂了羊。穀喂了雞。〔帶云〕這銅錢呵。〔唱〕看小孩兒每吵吵鬧鬧。鬪爭相戲。趁閑裏向堂前。將身平立。周公也。可蚤則顏氣了。你那巽離坤兌。
〔正旦做立科〕〔彭大云〕孩兒。這一會不言語。可敢死了。我試看咱。〔正旦云〕伯伯。你看我怎的。〔彭大云〕沒。〔周公上問彭大云〕如何。〔彭大云〕我說你不濟事。就不濟事了。〔周公云〕難道這一次他也不死。〔彭大做抓臉科云〕他還活活兒的哩。〔周公云〕他怎生活了來。〔彭大云〕他可先算計了。道是這時候該鬼金半昂日雞巡綽。把些碎草米穀。撒一步行一步。又撒下些五色銅錢。等小孩子們去相爭相搶的。他自家把個鏡子照了臉。打鬧裏走進牆院子。如今在堂上立着哩。〔周公云〕都是你這老弟子孩兒。你不要與他這草穀。可不

死也。〔彭大云〕你家那裏有草穀五色銅錢與我帶去哩。都是他自家預備的。〔周公云〕便是他備的。你也不要與他撒纔是。〔彭大云〕老官人。他的算計比你高的多。他央着石留住與他做事哩。〔周公云〕嗨。這妮子好強也。〔彭大云〕你可不濟哩。〔周公云〕等我再算一卦。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他如今入的這第三重門。正是喪門吊客當直。新人這一番入門來。不板殯身死。我也不再算卦了也。〔下〕〔彭大做歎科云〕嗨。兒嚶。這遭無那活的人也。〔媒婆云〕請新人入第三重門去。〔做扶科〕〔正旦云〕且慢者。這第三重門恰是喪門吊客當直。這神煞是犯他不得的。石小大哥。取那弓箭來。等我入第三重門時。與我射三箭者。〔石留住云〕理會的。〔彭大云〕弓箭也備的有。倒好做個貨郎擔兒。〔正旦唱〕

〔晉天樂〕我這裏說真實言。端的今日是犯着喪門吊客。我蚤把弓箭忙射。弓拽開似明月彎。箭發去似流星墜。〔石留住云〕關上門者。等我射箭。一箭。兩箭。三箭。〔正旦唱〕我這裏笑吟吟擲身來宅內。周公也可不教我直挺挺板死在門闌。差殺你曉三才的孔明。知六壬的鬼谷。畫八卦的伏羲。

〔彭大云〕這一遭他敢逃不去了。待我看咱。〔正旦云〕伯伯。你看我怎的。〔彭大云〕沒。〔周公上問彭大科云〕如何。〔彭大云〕不濟事。〔周公云〕我算定他一准是板殯身死也。〔彭大云〕他還活活兒的哩。〔周公云〕這一番他怎生活了來。〔彭大云〕他說道入這第三重門。是犯着喪門吊客。便教石留住取弓箭來。先射三箭。方纔入門。怎麼不活。〔周公云〕這妮子好強也。〔彭大云〕乾坎艮震。〔周公云〕你怎麼先擄了我的那。〔彭大云〕眼見的你又是這句兒。〔周公云〕如今入這臥房中。在白虎頭上鋪床。我在外面響動鼓樂來。驚起這白虎。怕他躲到那裏去。我着他板殯身死也。〔下〕〔彭大云〕兒嚶。這遭可躲不過了。媒婆。請新人到臥房中坐床去者。〔媒婆請科〕〔正旦云〕且慢者。我如今入臥房去。這床正坐在白虎頭上。他那裏響動鼓樂。驚起白虎。那裏取我的性命來。伯伯。〔彭大云〕你的解着。都是石留住預備下哩。〔正旦云〕伯伯。我不爲別的。我有些害怕。他家有甚麼小孩兒。着一個來與我做伴咱。〔彭大云〕我也道這小孩子可放不得在貨郎擔兒裏的。周公家有個小姑娘。叫做臘梅。今年十三歲了。我着他來伴陪你如何。〔正旦云〕好波。你着他來。〔彭大云〕小姑娘有請。

〔搽旦扮臘梅上云〕你叫我做甚麼。〔彭大云〕我和媒婆要前後執料去。要你來伴新人坐一坐。〔臘梅云〕哎。他是嫂嫂。還不會見面哩。怎麼好去陪他。〔彭大云〕小孩子家怕些甚的。你則陪他去。等他坐過了床。還要出堂行禮。見你爹爹哩。〔同媒婆下〕〔臘梅做見正旦科云〕嫂嫂萬福。〔正旦云〕姑姑萬福。你穿著我這鶴袖兒。在這裏坐一坐。我往後面更衣去便來。〔虛下〕〔外動鼓樂科〕〔白虎上咬臘梅科〕〔臘梅做倒科〕〔正旦更衣上坐科〕〔彭大云〕這一會不聽的孩兒言語。敢是死了也。我試看咱。〔做看科〕〔正旦云〕怎麼小姑娘臘梅死了也。〔彭大云〕呀。果然大姑娘死了。周公快來。〔周公上云〕如何。〔彭大云〕小姑娘死了也。〔周公云〕新人在那裏。〔彭大云〕他兩個同坐着哩。不知怎麼新人不死。是小姑娘死了。〔周公做哭科云〕桃花女。你好促恰也。〔媒婆慌上云〕周公家死了人。你們還吹打些什麼。我看那周公和這桃花女一不做。二不休。少不得弄出幾個人命來。我媒人錢不會賺得。倒要陪工夫吃官司。受他這等連累。我們不如溜了的是。〔同衆散下〕

〔正旦唱〕

〔快活三〕我則怕這雷霆白虎威。因此上要一個做相陪。忽被那鼓聲驚動。怎支持倒惹下你的悽惶淚。

〔彭大云〕這都是俺那周公的陰陽有准。應在小姑娘身上了也。〔正旦唱〕

〔鮑老兒〕買弄殺周易陰陽誰似你。還有個未卜先知意。〔周公云〕若有妨礙。你也該與小姑娘說一聲兒。怎麼眼睜睜的看他死了也。〔正旦唱〕不爭我小桃叮嚀說與臘梅。又則怕泄漏了春消息。〔帶云〕周公也。〔唱〕怎這般哀哀怨怨煩惱惱。哭哭啼啼。

〔彭大云〕兒也。這小姑娘還好救得麼。〔正旦云〕你問俺公公。可要他活哩。〔周公云〕可知要活哩。〔正旦云〕這等有淨水取一碗來。〔彭大取水科云〕兀的不是淨水。〔正旦接水用手拈訣念呪云〕天咻咻。地咻咻。魔咻咻。噯咻咻。吾奉九天玄女。急急如律令攝。〔做噴水三科云〕你不活怎麼那。〔臘梅做醒科云〕父親也。乾坎艮震。〔周公云〕怎麼你也學我。〔臘梅云〕你下次再休弄這虛頭了也。〔正旦唱〕

【尾煞】算人間死與生。較陰陽高共低。再休提天文地理星家曆。周公也。你在我桃花女根前如何過去得。〔下〕

〔周公做歎科云〕直被這妮子幾乎氣殺我也。〔彭大云〕老官人。我勸你罷了。等桃花女滿月之後。將這座卦鋪讓他開去。可不還准似你。〔周公云〕我怎麼放的他過。等我再算一卦。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彭祖。你到明日。拿着一把快斧頭。出到城外東南角上。有一科小桃樹。正是這桃花女的本命。你不要着一個人看見。也不要開言。悄悄裏一徑砍倒這科桃樹。我看那桃花女板僵身死。〔彭大云〕這個我去不得。我這老性命也是他救我的。不指望我去報答他。倒做這等覓鎮事。欺心刺刺的。我不去。我不去。〔周公云〕你不去麼。待我關上門。先打殺你。〔彭大云〕我死不如他死。我去我去。〔周公云〕一計不成。又有一計。看他明朝怎生躲避。〔同下〕

〔音釋〕

輻音亮

煞音殺

解上聲

日人智切

強欺養切

隄音低

崇音歲

辟音闢

閣音葛

噤音蒙

解音械

躋音渣

席星西切

別邦爺切

蘊東盧切

的音底

識傷以切

吉巾

以切

鞞音備

轡音配

祇音其

閨烘去聲

立音利

實繩知切

射繩知切

息喪擠切

曆音利

得亨笑切

覓音掩

第四折

〔彭大上云〕昨日周公着我磨了斧頭。到城外砍那小桃樹去。這桃花女在我面上有活命之恩。本等不好去得。被那周公逼勒不過。只得應承了他。我想他揀的日辰都是凶神惡殺。尙且沒奈何他。他是個人叫做桃花女。須不是那桃樹。莫說砍倒這樹枝。便連根掘了來。難道這桃花女真個便板僵身死了不成。敢是這老頭兒沒時運。倒了竈也。我如今且瞞着桃花女。腰着斧頭。往城外東南角上走一遭去來。〔正旦衝上云〕伯伯。你這般鬼促促的。在這裏自言自語。莫不要出城去砍那桃樹麼。〔彭大驚云〕嗨。真個好能也。孩兒。你也忒心多。我不砍甚麼桃樹。我自要劈些柴兒來燒。〔正旦云〕伯伯。你怎麼哄我。那城外東南角上有一科小桃樹。我今年一十八歲。這桃樹也種十八年了。那周公道是與我同年的。就是我的本命。因此上教你砍取他來。只要傷害我性命。怎知我昨日已預先知道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則問你爲甚麼腰橫利斧出城東。怎生的我根前還來打哄。我心間無限事。盡在不言中。不由我忿氣沖沖。謝得公婆家。將俺來廝知重。

〔彭大云〕兒也。實不相瞞。委的是周公着我砍桃樹兒去哩。〔正旦云〕伯伯。想當初是我救你來。今日可要你救我。〔彭大云〕兒也。你着我今日可怎生救你。〔正旦云〕伯伯。你砍那桃樹去。休要傷了他根兒。你只半中間砍折。你若拿這桃枝進門。那時節我須死了。只要你記着我的言語。將那桃枝去門限上敲一敲。着周公家死一口。〔彭大云〕敲兩敲呢。〔正旦云〕着周公家死兩口。〔彭大云〕敲三敲呢。〔正旦云〕死三口。〔彭大云〕這等我直敲到晚。只是你不死。我與你報冤便好。你也死了。就把周公家七代先靈都死絕了。你怎得見。〔正旦云〕只等周公死後。你向我耳朵根邊高叫三聲。桃花女快蘇醒者。我便得還魂也。〔彭大云〕這話有准麼。〔正旦云〕豈有不准之理。〔彭大云〕孩兒放心。我牢記着哩。我如今砍桃樹去也。〔下〕〔正旦唱〕

【沉醉東風】我只道受了此三千驚萬恐。那裏便埋沒我四德三從。怎知你會把持。能搬弄。不則這日惡時凶逼的我難躲難逃。一命終。做一個虛名兒婦塚。

〔正旦做伏几死科〕〔彭大做背桃枝上云〕我出的城門。到這東南角上。打一望只見茫茫蕩蕩。一刻都是荆榛草莽。並不見什麼小桃樹在那裏。元來被一個棘鍼科遮着哩。嗨。周公好算也。我走到這小桃樹下。記起孩兒的說話。不要傷了他根。只把上半截桃枝一斧頭砍將下來。如今背回去。不知我孩兒性命。可是如何。待我看咱。〔做放下桃枝看科云〕呀。果然死了。孩兒。你好苦也。周公你好狠也。我記的孩兒曾說他死了時。將這桃枝去門限上敲一下。周公家死一口。敲兩下死兩口。敲三下死三口。我可不信。待我叫周公出來試驗咱。〔做叫科云〕周公快來。桃花女死了也。〔周公領小末扮增福臘梅上看科云〕小鬼頭。你今日板殭身死了也。彭祖。快去買具棺木來裝了他。與我擡在一壁者。〔彭祖云〕這老弟子孩兒好狠也。我是敲咱。〔做取桃枝敲科〕〔臘梅倒科〕〔周公驚云〕呀。怎麼女孩兒也死了。〔再敲增福倒科〕〔周公云〕呀。怎麼孩兒也死了。你莫不爲

殺了媳婦。那我另娶一個好的與你。〔三敲周公倒科〕〔云〕真個周公也死了也。〔做連敲科云〕你看一火隨邪的弟子孩兒都死了也。只是這桃花女怎的他活。我記的了。他教我周公死後到他耳朵根邊。高叫三聲。桃花女快醒醒者。他便活起來。待我叫咱。〔做三叫科〕〔正旦做醒科云〕一覺好睡也。〔唱〕

〔罵兒落〕我這裏困騰騰睡正濃。則聽的鬧嚷嚷聲驚動。還不勾半竿日影斜。蚤喚醒一枕遊仙夢。

〔得勝令〕呀。笑殺那往易的老周公。枉了也砍折這小桃紅。他道是推休咎。憑他用。怎如我轉陰陽。妙不窮。他道是英雄。要把我殘生送。我如今從也波容。也等他一家兒似夢中。

〔彭大云〕兒也。你怎生救得周公一家兒。也是你的陰騭哩。〔正旦云〕據他這一片狠心。可也該死。〔彭大云〕那周公是該死的。這增福小官人一些兒不干他事。他可也不該死。〔正旦云〕這等。你要救他活麼。〔彭大云〕他死了。我這工錢問那個討。可知要他活哩。〔正旦云〕伯伯。有淨水取一盞過來。〔彭大做取水付正旦科〕〔正旦接水用手捏訣念呪科〕〔先噴周公水科云〕你不活怎麼。〔周公做醒科〕〔彭大云〕呀。真個也活了。〔正旦云〕公公也。可不道乾坎艮巽。〔周公云〕你也學我的話那。媳婦兒。這都是我不了也。你則可憐見。救我兩個孩兒。〔正旦唱〕

〔川撥棹〕你須是俺公公。比傍人自不同。我實指望承奉歡容。扶助家風。怎知你逞盡頑凶。設就牢籠。不許我身安壽永。到今日父與卦兩無功。

〔周公云〕媳婦兒。你則可憐見。救我兩個孩兒。〔正旦再用水噴增福科〕〔增福做醒科〕〔正旦唱〕

〔七弟兄〕非是我指空話空。做這等巧神通。也只爲結婚姻。本待諧鸞鳳。因此上噴法水。不惜救童叟。到底個想前情。尙覺傷心痛。

〔周公云〕增福是你女婿。你可救活了。這小姑娘你一發可憐見。救了命咱。〔正旦再用水噴臘梅科〕〔臘梅做醒科云〕婆婆也。好乾坎艮巽。送的我兩遭兒也。〔彭大云〕三口兒都活了。這喜酒我有的吃哩。〔正旦唱〕

「梅花酒」呀。還說甚列瓊筵捧玉鍾。這都是我蹇命相衝。惡業偏逢。爭些兒凶吉難同。「周公云」不是我誇口說。你做我家媳婦兒。管着你一生豐衣足食。也不虧負你哩。「正旦唱」你脫空衙脫空。我曉曉打朦朧。再休誇家道豐。衣能足。食能充。權放下翠眉。且消停泪珠偏。

「收江南」呀。今日個桃花依舊笑春風。再不索樹頭樹底覓殘紅。多謝你使心作伴白頭翁。若不是這些懵懂。怎能勾一家兒團聚喜融融。

「周公云」媳婦兒。你也不要怪我了。當初一日。道洛陽城中。則有我的陰陽高。誰想兩番兒被你破了我的法。可不有了你。就不顧了我。以此心中不忿。要與你做個對頭。如今百般的被你識破。況我三口兒眼睜睜都是你救活的。我怎敢再算計你。我則今日臥翻傘。喜下酒。教彭祖去請那任二公并石婆婆母子兩個。都到我這裏來吃慶喜筵席。可不好也。「彭大云」我也道來。昨日你家做一場親事。也不曾新人兩箇。同拜天地。也不曾拜見公公親婆母。也不曾接來會會喜酒。也不曾擺幾桌。沒酒沒漿。不成道場。也被人笑話。老官人。你今日說的纔是個說話。我就請客去也。「做行又轉科云」媒婆也要請來。好扶新人拜堂。「周公云」說的是。你去一同請了來罷。「彭大下」。「任二公石婆婆石留住媒婆同彭大上云」我每同到周公家吃喜酒去來。「做入見科」。「周公云」媒婆。你先扶新人和新郎拜謝天地者。「正旦同增福暫下更衣上。媒婆扶行禮謝天地交拜科」。「正旦同增福拜周公公受科」。「次拜任二公周公攬任二公受科」。「次拜石婆婆石留住同回拜科」。「周公送酒科」。「正旦送周公酒科」。「周公云」今日是媳婦兒喜事。待老夫讚歎幾句。列位親眷都喫一個爛醉者。「詞云」我老夫在洛城算卦多年。端的個陰陽靈驗從無對。聞知有桃花女妙法更通玄。因此上與孩兒下聘成婚配。非是我選時日。故生毒害心。實則要比高低試道他知未知。果然他六王課又出我之先。我只待服降他。低頭甘引罪。想則是我周公家道日當興。纔得這好兒孫後輩超前輩。今日裏草堂中。酒大張筵。願諸親共與我開懷喫個醉。「任二公云」親家說的好。我每拚喫的爛醉。盡興方歸也。「正旦唱」

「鴛鴦煞尾」從今後再休提一求一肯。機謀中。越顯你千占千驗。聲名重。

也不索家貯神龜戶納錢龍。暢道術似君平。財如鄧通。贏的個車馬填門。
四遠裏人傳頌。你知我爲甚的所事兒玲瓏。則我這桃花元是那上天的
種。

〔音釋〕 哄 哄去聲 從音匆 躊 音質 嘆 荷去聲 銜 准平聲 中 去聲 種 上聲

題目

七星官增壽延彭祖

正名

桃花女破法嫁周公

陳季卿誤上竹葉舟雜劇

范子安撰

楔子

〔冲末扮陳季卿上詩云〕慚愧微名落禮闈。飄零不異燕孤飛。連天大廈無棲處。來歲如今歸未歸。小生姓陳。雙名季卿。武林餘杭人氏。幼習儒業。頗有文名。只因時運未通。應舉不第。流落不能歸家。況值暮冬天道。兩雪雖霽。寒威轉添。似小生這等舉目無親。怎免饑寒之歎。〔做歎科云〕嗨。我陳季卿好命薄也。我想起來。那終南山青龍寺。有個惠安長老。他與小生同鄉。甚是交好。他曾屢次寄書。約我到寺中相會。或者他肯濟助我。也未見得。則索向終南山投謁惠安長老。走一遭去來。〔下〕〔外扮傑郎惠安領丑行童上詩云〕明心不把幽花撚。見性何須貝葉傳。日出冰消原是水。回光月落不離天。貧僧乃終南山青龍寺惠安和尚是也。原籍餘杭人氏。自幼攻習儒業。中年落髮爲僧。偶因遊方到此終南山青龍寺。悅其山水。遂留做此寺住持。貧僧有一同窗故友。叫做陳季卿。此人飽諳經史。貫串百家。真有經天緯地之才。吸露凌雲之手。只爲功名未遂。一時流落。不能歸家。貧僧也曾屢次寄書。請他到來寺中相會。並無一字回我。行者。你到山門前望去。倘那陳解元來時。快報我知道。〔行童云〕理會的。〔陳季卿上詩云〕纔離紫陌上。便入白雲中。可蚤來到青龍寺門首也。小和尚。你惠安長老在家麼。〔行童云〕呸。你也睜開瞞眼看看。我這等長的和尙。還教做小和尚。全不知些禮體。我看起來。你穿着這破不刺的舊衣。擎着這黃甘甘的瘦臉。必是來投託俺家師父的。却怎麼這等傲氣。〔陳季卿云〕嗨。小生好背時也。〔做揖科云〕小師父恕罪。煩報你惠安長老。道有故人陳季卿特來相訪。〔行童云〕你這先生。這纔是句說話。怪不得自古以來。儒門和俺兩家做對頭的。罷罷罷。你站在一邊。我替你報復去。〔做報科云〕且住。待我闖這禿廝耍子。〔做入見科云〕師父。外面有個故人。自稱耳東禾子郎。特來相訪。〔惠安云〕這廝胡說。世上那有這等姓名的人。〔行童云〕你這老禿廝。你還要悟佛法哩。則會在看經處偷眼兒瞧人家老婆。〔惠安云〕這廝敢風魔了。再出去問明白了來說。〔行童云〕有什麼不明白。是耳東禾子郎。特來相訪。〔惠安云〕我不省的。〔行童云〕你請出師父娘來。他便知道。〔惠安云〕噯。〔行童云〕我說與你。這個叫做折白道。

字耳東是個陳字。禾子是個季字。卽夕是個卿字。却不是你的故人陳季卿來了也。〔惠安云〕快請進來。〔行童出見科云〕陳先生。恰纔俺師父再四不肯認你。虧我一頓老禿廝罵的肯了。如今請你哩。〔陳季卿做入見科云〕小生數年光景。有失拜謁。〔惠安云〕貧僧久知仁兄文場不利。累次寄書相請。今日俯臨。實乃貧僧之萬幸也。〔陳季卿云〕長老。累蒙書召。小生非不心感。但是我螢窗雪案。辛苦多年。自謂功名唾手可拾。豈知累科下第。惶恐難歸。以此拜訪無顏。只望長老勿罪。〔惠安云〕仁兄差矣。豈不聞古人有云。無學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據仁兄這等宏才積學。何患不得功名。昔伊尹耕於有莘。傳說困於板築。後來皆遇明主。居師相之位。仁兄今日雖然薄落。一朝運至時來。爲師爲相。做出那伊尹傳說的事業。又何難哉。〔陳季卿云〕好說。小生告別了。〔唱〕

〔仙呂賞花時〕我則爲十載螢窗苦學文。慚愧殺萬里鵬程未致身。因此上甘流落在風塵。我可也幾迴家闔閭。則是個無面目見鄉人。〔下〕

〔惠安云〕仁兄。你怎麼就去了。請轉來呀。真個去了。行者。你快請他轉來。說貧僧還有話講。〔行童云〕我就趕出山門外請他去。只怕師父娘不肯留他哩。〔下〕〔惠安云〕你看這秀才功名心急。想是要回下處溫習經史去哩。我荒剝雖則淒涼。尙也不缺饘粥。不若留他在此。資其衣食。以待選場。一則遂了他風雲之志。二則也見我這點鄉曲之情。有何不可。〔詩云〕故人昔未遇。借此山中居。則恐登樞要。何曾問草廬。〔下〕

〔音釋〕廈音下 諳音庵 吸音隙 累上聲 刺音辣 睡拖去聲 刹音察 饘音甄 樞昌書切

第一折

〔陳季卿上云〕小生陳季卿。感蒙惠安長老念同鄉的義分。留我在寺中。溫習經史。等候選場。這是小生不幸中之幸也。今日無甚事。待惠安長老出定來。要他指引我到什麼古蹟去處遊翫遊翫。消遣我旅況咱。〔惠安引行童上相見科云〕仁兄。你屈留在此。山寺荒涼。甚多簡慢。莫不有些見責麼。〔陳季卿云〕長老說那裏話。小生連月打攪。感激不盡。只是小生久聞終南山是天下第一座名山。中間勝景必多。乞長老指引。容小生瞻仰一番。可也不枉。〔惠安云〕既如此。待貧僧引路。仁兄隨喜便了。〔陳季卿做看寺科云〕委的好一座寺也。你

看殿侵碧落。樹拂層雲。水遶漢陂。峯臨紫閣。真個觀之不足。翫之有餘。〔做望科云〕長老。這東南角上隱隱一條水路。是通着那裏的。〔惠安云〕這條水是漢陂通出去的。從此入漢江。就是我們的故鄉歸路。〔陳季卿做歎科云〕長老。小生對此不覺歸思頓發。有筆硯乞借過來。待小生賦滿庭芳一詞。書於素壁之上。可乎。〔惠安云〕貧僧願觀行者。取文房四寶過來。〔行童云〕兀的不是文房四寶。你這先生自揣做的好。寫的好。便寫不然。你莫寫。省得人笑你杭州阿獃。〔陳季卿做寫科云〕長老。待小生表白與你聽者。〔詞云〕坐破寒甌。磨穿鐵硯。自誇經史如流。拾他青紫。睡手不須憂。幾度長安應舉。萬言策曾獻螭頭。空餘下連城白璧。無計取封侯。可憐復失意。羞還故里。懶駐皇州。感君情重。僧舍暫淹留。暇日相攜登眺。憑高處共豁吟眸。家山遠。如何歸去。都付夢中遊。〔惠安云〕好高才也。〔行童云〕通得。〔惠安云〕你曉的什麼。快去看茶來。〔行童下〕〔正末扮呂洞賓提荆籃上云〕世俗人。跟貧道出家去來。我着你人人了道。個個成仙。這裏可也無人。我姓呂名岩。字洞賓。道號純陽子。是也。因應舉不第。道經邯鄲。得遇正陽子師父。點化黃梁一夢。遂成仙道。今奉吾師法旨。爲世間有一人陳季卿。餘杭人氏。有神仙之分。教我來度脫他。貧道按落雲頭。見一道青氣。此人正在終南山。不免到青龍寺走一遭去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恰離了北海蒼梧。可又蚤歲華幾度成今古。歎世事榮枯。誰識的這長生路。

〔混江龍〕量那些一陀兒寶土。經了些前朝後代戰爭餘。俺從這劈開混沌。踏破空虛。俺不用九轉丹成千歲壽。俺不用一斤鉛結萬年珠。也不採甚麼奇苗異草。也不佩甚麼寶篆靈符。只要養的這精神似水。煉的這骨髓如酥。常日把那心猿意馬牢拴挂。一任教陵移谷變。石爛的這松枯。

〔行童上云〕我且到山門首看咱。〔正末云〕可早來到青龍寺門首也。兀那小和尚。你進去說與那陳季卿。道有一仙長到來相訪。〔行童云〕呸。我今日造化低。頭裏一個窮秀才叫我小和尚。如今這個牛鼻子又叫我小和尚。我這小和尚歇你家娘哩。兀那牛鼻子。陳季卿不在我這裏。〔正末云〕貧道望氣。知道他在你寺裏。〔行

童云「望你娘顏氣汕氣。你是太上老君漢鍾離呂洞賓。便會望氣。我也不替你報。我自去方丈裏吃燒酒狗肉去也。」〔下〕〔正末云〕小和尚不肯通報。我自過去。〔做入見科云〕秀才。長老。稽首。貧道是一雲遊道者。此來不爲別事。單要度一個徒弟。跟貧道出家去。〔陳季卿云〕你這道者差矣。此位是惠安長老。仙釋不同教。是做不得徒弟的。難道你要度我麼。〔正末云〕可知道來。秀才。你今日是個落第的舉子。若跟了貧道出家去。明日便是一個神仙也。不辱沒了你秀才。你可辭別了長老。跟隨貧道出家去來。〔陳季卿云〕你這道者。我與你素不相識。怎生便着我跟你出家。小生學成滿腹文章。正要打點做官哩。老實對你說。小生出不了家。〔正末唱〕

〔油葫蘆〕歎你這千丈風波名利途。端的個枉受苦。便做道佩蘇秦相印待何如。你則看凌煙閣。那個是真英武。你則看金谷鄉。都是些喬男女。〔陳季卿云〕這也要辨個賢愚。怎麼一概都說是假的。〔正末唱〕你可也辨甚麼賢。辨甚麼愚。折莫將陶朱公貴像把黃金鑄。倒底也載不的西子泛江湖。

〔陳季卿云〕我做官的身上穿的是紫羅襪。頭上戴的是烏紗帽。手裏拿的是白象笏。何等榮耀。你們出家的。無過是草衣木食。到得那裏。〔正末唱〕

〔天下樂〕早經了一將功成萬骨枯。哎。你區區文共武。說甚麼榮耀人也。紫羅襪烏紗帽白象笏。爭如我誦黃庭道德經。諷金精太素書。倒落的播清風一萬古。

〔行童捧茶上云〕你看中間一個老禿廝。左邊一個牛鼻子。右邊一個窮秀才。攀今攬古的。比三教聖人還張智哩。〔送茶科〕〔陳季卿云〕我飯也不會吃。被這個道者可纏殺人也。〔正末云〕秀才。你肯誦黃庭經。便不饑寒。〔行童云〕你這先生不要聽這牛鼻子說謊。我每日誦經到晚。肚裏常是餓的支支叫哩。〔正末云〕難道真個誦了經。便不饑寒。只是誦了經成了仙道。便不饑寒了也。〔陳季卿云〕道者。你說古來有那個是成仙了道的。〔正末云〕待貧道略說一兩個。與你聽者。〔唱〕

〔那吒令〕豈不聞有一個列御寇。駕冷風偏入區。〔陳季卿云〕是一個了。再有誰呢。

〔正末唱〕有一個張子房。追赤松別帝都。〔陳季卿云〕再呢。〔正末唱〕有一個葛仙翁。採丹砂入洞府。他雖則土木骸。這都是神仙骨。不似你肉眼凡夫。

〔陳季卿云〕敢問道者。神仙那裏可有甚的景致麼。〔正末云〕怎麼沒有。〔唱〕

〔鶻踏枝〕我那裏號蓬壺。近天都。一刻是貝闕珠宮。霞徑雲衢。則除是大羅仙。沒揣的過去。〔陳季卿云〕這等。你到我這下界來怎麼。〔正末唱〕我今日下塵寰。也則爲點化你這頑愚。

〔陳季卿云〕道者。你不要這些大話。你則老實的說。你仙鄉何處。〔正末云〕你要問我仙鄉何處。我便說與你。也尋我不着哩。〔唱〕

〔寄生草〕枉踏破你那遊仙履。怎尋的着我這鍊藥爐。我則是任來任去。隨緣住。無風無雨難傾覆。不脩不壘常堅固。那裏有洞門深鎖遠山中。端的個白雲滿地無尋處。

〔云〕秀才。你跟我出家去罷。〔陳季卿云〕我要做官的人。怎麼勸我跟你出家。這等絮絮叨叨。好話不投機也。〔做不理科〕〔正末云〕秀才。你休想那富貴榮華。只跟我出家去罷。〔陳季卿做反手看圖科云〕這壁上。是華夷圖。待我看波。〔正末云〕這秀才不理我。去看華夷圖。待我就這圖上題詩一首。與他看波。〔做題科〕〔陳季卿云〕這道者也會做詩。待我念來。〔詩云〕閒觀九域志。如同咫尺間。縣排十萬鎮。州隱五千山。幽燕當北望。吳越向南看。雖無歸去路。神往不爲難。好高才也。道者。只是你怎生知道我要歸家來。〔正末云〕我怎麼不知。你題的那滿庭芳詞。說道家山遠如何歸去。都付夢中遊。這不是你。要歸家的意思。〔陳季卿做歎科云〕嗨。只是小生疏落於此。不知幾時得回家去也。〔正末做笑科云〕秀才。你若肯跟我出家。我就借你一隻船。送還家去。可也不難。〔惠安云〕道兄。你這船在那裏。好借與我故人去那。〔陳季卿云〕道者。你幾曾見我這滿庭芳詞來。〔正末云〕你題時。咱就見了也。〔唱〕

〔醉中天〕這詞呵。勝王粲登樓賦。似宗炳臥遊圖。〔做取竹葉黏壁上科〕〔唱〕你覷

這渺渺滄波一葉蘆。〔云〕疾秀才兀的不是一隻船了也。〔陳季卿云〕恰纔是一片竹葉兒黏在壁上。怎麼就變成了一隻船。可也奇怪。〔惠安云〕道兄這船也小。只怕借不得我故人回去。〔正末云〕呆漢。正好借去。〔唱〕休猜做野水無人渡。你本待挾二三策做公孫應舉。眼見的不及第。學淵明歸去。怎知道這兩樁兒都則是一夢華胥。

〔云〕秀才。你可看見你回家的路徑麼。〔陳季卿云〕我小生在華夷圖上早看見了也。〔正末云〕秀才。你覷波。
〔唱〕

〔金盞兒〕你不見遠樹蔽荆吳。閣水泛歸艫。從教他風濤洶湧蛟龍怒。你則是緊閉着雙目。穩踏看身軀。一任的棹穿江月冷。帆掛海雲孤。寒煙生古渡。兀良便是你茅舍舊鄉園。

〔行童云〕莫說這隻船是竹葉兒做的。就當真一隻船。只消我一脚早踹翻了也。〔正末云〕秀才。你則閉了眼者。你迷了正道。〔陳季卿做呵欠科云〕怎麼這一會兒精神疲倦。只待要睡哩。〔做伏几睡科〕〔正末云〕這呆漢睡了也。我着他大睡一覺。〔拂袖科〕〔唱〕

〔賺煞〕我與你踢倒鬼門關。打開這槐安路。把一枕南柯省悟。再休被利鎖名韁相纏住。急回頭又蚤則暮景桑榆。你若是做吾徒。我與你割斷凡俗。怕甚麼苦海茫茫難跳出。趁煙霞伴侶。乘着這浮槎而去。兀的不朗吟飛過洞庭湖。〔留荆籃下〕

〔惠安云〕好奇事也。恰纔這一個風魔道士將一片竹葉黏在壁上。變做小小的一隻船兒。倒也好個戲法。那陳季卿又睡着了。行者你可安排下茶飯。等候他睡醒時食用者。俺回方丈坐禪去也。〔詩云〕持心只在前窗下。不管人間是與非。〔行童隨下〕〔陳季卿打夢做醒科云〕這一覺好睡也。我如今上的這船。趁便風回家去來。〔下〕

〔音釋〕 分去聲 疾音美 陂音杯 默帶平聲 螭音癡 卽音塞 鄆音丹 相去聲 將去聲 笏

音虎 冷音靈 骨音古 覆音赴 燕平聲 看平聲 思去聲 鱸音盧 目音暮 柯音哥
俗詞疽切 出音杵 槎音茶

第二折

〔正末引外扮列御寇張子房葛仙翁上云〕貧道呂洞賓。這一位是列御寇。這一位是張子房。這一位是葛仙翁。貧道爲陳季卿一人。親到終南山青龍寺裏度脫他。爭奈此人迷戀功名。略不省悟。被貧道將一片竹葉黏於壁上。戲成一隻小船兒。他便要上船。趁便風趕回家見父母妻子去。列位上仙。我們在此等候。他來時慢慢的點化他。歸於正道。與他閻王殿上除生死。仙吏班中列姓名。指開海角天涯路。引的迷人大道行。〔列御寇云〕兀那呆廝陳季卿。這蚤晚好待來也。〔正末唱〕

〔雙調新水令〕五湖四海自遨遊。則俺這拂天風兩枚袍袖。喚靈童採瑞草。同仙子下瀛洲。似這等蕩蕩悠悠。歎塵世幾昏晝。

〔列御寇云〕道兄。我看世俗之人。貪嗔愛慾。如青蠅之嗜血。似羣蟻之慕糞。名利趨前。竟忘溺死。好愚迷也。〔正末云〕上仙。我看陳季卿本有神仙之分。則是他塵心太重。兩次三番再不省悟。何時得成正道也呵。〔唱〕

〔駐馬聽〕仙苑優遊。物換星移幾度秋。將玄關參透。經了些夕陽西下水東流。一生空抱一生愁。千年可有千年壽。則合的蚤回頭。和着那閒雲野鶴常相守。

〔陳季卿上云〕小生陳季卿。在青龍寺惠安長老處。遇一風魔道士。則管裏勸我出家。他將片竹葉兒黏於壁上。戲成小船。我不合一時間引動家鄉之思。就上這船。趁着便風回去。到的這裏。迷蹤失路。前後又沒個人兒可問。怎生是了也。〔正末云〕陳季卿。你來這裏。有何事幹那。〔陳季卿做驚顧科云〕呀。那裏有人叫我哩。〔正末唱〕

〔鴈兒落〕你急煎煎誤吞他名利鉤。虛飄飄竟忘了我這煙霞叟。白茫茫窮途何處歸。眼睜睜苦海無人救。

〔陳季卿云〕叫我的那個。你可指引我一條大路。等我好歸去波。〔正末云〕呆漢。〔唱〕

〔得勝令〕呀。你不道經史習如流。青紫不須憂。怎不將連城壁丹墀奏。博一個取凌陽萬戶侯。今日個嗽嗽。這是你爲官的偏生受。倒不如休也波。休。蚤隨我出家兒得自由。

〔陳季卿做見科云〕呀。元來就是寺中相遇的道者。你可救我咱。〔正末云〕噤聲。〔唱〕

〔掛玉鉤〕你道我不是知音話不投。只去把九域志閒窮究。翻惹動你一點鄉心。泪闌流。滴滿了征衫袖。現如今路又迷。途難叩。你則認那畫裏家山。怎知是夢裏神遊。

〔陳季卿云〕却元來還有三位。願通姓名。〔正末云〕他都是我的道友。這一位是列御寇。這一位是張子房。這一位是葛仙翁。〔陳季卿云〕小生一時愚昧。不知三位是何朝代人物。何因得成仙道。請各自陳。小生拱聽。〔列御寇云〕貧道列御寇。鄭國人也。當穆公時。見子陽爲相。專尙刑罰。貧道因此辭祿歸耕。後遇廣成子。傳其大道。遂得成仙。〔張子房云〕貧道張良。韓人也。九世相韓。秦始皇無道。滅我韓國。貧道私結壯士。闡鞏始皇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大索三日。貧道亡匿下邳。後因漢祖兵起。仗劍歸漢。與劉盛項。得報韓讎。漢祖封貧道爲留侯。只爲漢祖誅殺功臣。棄其侯印。隨赤松子入山。遂成仙道。〔葛仙翁云〕貧道葛洪。吳興人也。晉明帝時。爲勾漏令。因採丹砂。得遇羅浮真人。授以九轉之術。從此棄官修道。遂得成仙。〔陳季卿云〕小生失瞻了。據三位說來。都是棄官修道。得列仙班的。但小生十載寒窗。受過多少辛苦。如今正想做官。說不得這等迂闊話哩。〔正末云〕呆漢。〔唱〕

〔沽美酒〕你道是因螢窗年歲久。只待要題鴈塔姓名留。壯志騰騰貫斗牛。巴的個風雲會偶。肯落在他人後。

〔太平令〕你則說做官的金章紫綬。我則說出家的三島十洲。你則說做官的功成名就。我則說出家的延年益壽。你呵罷手閉口。只看我這道友。

呀。那一個不棄官如垢。

〔陳季卿云〕你道這三位都是做官的。小生在史書上也曾見來。可是你這道者也做過官那。〔正末唱〕

〔甜水令〕俺也會鳳闕躋攀。龍門踴躍。馬蹄馳驟。高折桂枝秋。偶然間經過邯鄲。逢師點化。黃梁醒後。因此上把塵心一筆都勾。

〔陳季卿云〕可知你不曾做官來。〔正末唱〕

〔折桂令〕早則不頹氣了。你這獨占鰲頭。〔陳季卿云〕道者。你不做官。怎知那做官的快樂。〔正末云〕呆漢。你的官在那裏。〔唱〕早則不差還故里。懶住皇州。〔陳季卿云〕我如今正要歸家哩。〔正末唱〕早則不阮籍迴車。劉蕡下第。王粲登樓。終南山故人聚首。青龍寺暇日舒眸。棹一葉扁舟。泛幾曲江流。分明是一枕槐安。怎麼的倒做了雨下離愁。

〔列御寇云〕秀才。這做仙的。雖然是天生下仙肌道骨。也要異人傳授。纔得成仙了道。今日我這道友再三再四的度脫你出家。你則不省悟。可不連我等都乾着了也。〔陳季卿云〕列位不知。不是我小生不肯隨他出家去。則是小生出家不得。這應舉不第。不消說了。小生家中有父母年高。妻子嬌幼。怎生出的家。待小生口占臨江仙一詞。表白與列位聽者。〔詞云〕一自長安來應舉。本圖他富貴榮華。誰知不第却歸家。妻兒年稚小。父母鬢霜華。中道迷蹤何處問。遇羣仙下訪乘槎。低迴無語漫嗟呀。斷腸俱失路。延首各天涯。〔列御寇云〕秀才。你認這父母妻子是與你相守到底的好。愚迷也。〔陳季卿云〕道者。你則指引我一條大路回去。看我這遭來穩穩的奪個狀元中咱。〔正末云〕呆漢。〔唱〕

〔川撥棹〕我笑你這呆頭。便奪得個狀元來應了口。受用着後擁前驅。畫閣朱樓。舞袖歌喉。也做不得功施宇宙。〔做指列科唱〕怎如俺這馭清風。列御寇。

〔做指張科唱〕

【七弟兄】怎如俺這運籌決謀漢留侯。〔指葛科唱〕怎如俺這煉丹砂葛令辭勾漏。你則看玉溪邊煙火不停流。翠岩前風月長依舊。

〔陳季卿云〕道者。你則指引我去路。休得要等老了人也。〔正末唱〕

【梅花酒】你可也休待兩鬢秋。與天子分憂。歎歲月難留。蚤白了人頭。你獻長楊。臨紫陌。我尋大藥。返丹丘。共三人歸去休。這一個倚銀箏。步瀛洲。這一個吹鐵笛。臥巖幽。這一個彈錦瑟。上孤舟。

【收江南】呀。則俺呵曾經三醉岳陽樓。踏罡風吹上碧雲遊。枉了俺這大羅仙。來度脫你個報官囚。空笑殺城南老柳。則教你做一場蝴蝶夢莊周。〔列御寇云〕秀才。你既不肯跟隨我等出家。不可久留在此。你回去罷。〔陳季卿云〕只是小生迷着路哩。〔正末云〕

【鴛鴦煞尾】你則爲功名兩字相迤逗。生熬得風波千里親擔受。憑着短劍長琴。遊遍赤縣神州。唱道幾處笙歌。幾家儂態。不勾多時。蚤餓的你似夷齊瘦。爭如我與世無求。再不向紅塵道兒上走。〔四人同下〕

〔陳季卿云〕他四個都去了也。那風魔道士說我到家已近。休忘了正道。我想正道者。大路之謂也。我如今只依着大路趨行幾步。回我家鄉去來。〔詩云〕漸覺鄉音近。翻增旅況悲。途遙歸夢繞。心急步行遲。〔下〕

〔音釋〕 簾扇平聲 中去聲 十繩知切 醒平聲 黃音墳 騶音鄒 罡音剛 迤音拖 逗音豆

僊鋤山切 憊音驟

第三折

〔外扮老引老旦卜兒旦見俵兒上云〕老漢幹杭人氏。姓陳。因爲家中有幾貫錢鈔。人皆稱我做陳員外。嫡親的五口兒家屬。這婆婆方氏。媳婦兒鮑氏。孫兒阿勝。那個應舉去的。叫做陳季卿。我那孩兒。一去許久。再不見個音信回來。使我一家好生懸念。婆婆。你且在家中閉門坐著。待我到長街市上。訪問消息去來。〔卜兒云〕

我知道〔李老俱下〕〔正末改扮漁翁上詩云〕江上撐開一葉舟。竿頭收起釣魚鉤。箬笠簑衣隨意有。斜風細雨不須憂。俺這打漁人。好不快活也呵。〔唱〕

〔南呂一枝花〕這矮蓬窗新織成。細網索重編就。恰纔個背西風收絲釣。又蚤則對明月棹扁舟。煙水悠悠。自釀下黃花酒。親提着這斑竹篳。拚的個醉醺醺。斗轉參橫。受用些閒快活。天長也那地久。

〔梁州第七〕管甚麼有程期夕陽西下。一任他沒心情江水東流。常則是淡煙疎雨迷前後。經了些村橋野店。沙渚汀洲。俺自有簑衣斜掛。箬笠輕兜。從來這打漁人少悶無愁。相伴着浴鷺眠鷗。恰離了陶朱公一派平湖。抹過了蜀諸葛三江渡口。蚤來到漢嚴陵七里灘頭。你道那幾個是咱故友。無過是滄波老樹知心舊。楚江萍勝肥肉。還有那縮項的鰻魚新上鉤。喫的不醉無休。

〔陳季卿上云〕我陳季卿。來到此間。是一個截頭渡了。怎生得一個船來。渡我過去纔好。〔做望科云〕遠遠望見不是個漁船。待我喚咱。〔做招手科云〕兀那漁翁。船來。〔正末做不應科〕〔唱〕

〔隔尾〕你莫不是煞犀溫嶠。江心裏走。你莫不是鼓瑟湘靈。水面上遊。却教我呆鄧鄧。荳蔻蒲邊耐心守。這裏又不是關津隘口。又不是你家前院後。怎麼的喚渡。行人在那搭兒有。

〔陳季卿做叫科云〕漁翁。你撐船來渡我咱。〔正末云〕你要到那裏去。〔陳季卿云〕你問我怎的。〔正末唱〕

〔賀新郎〕你道俺打漁人不索問根由。俺則問你是做買賣經商。〔陳季卿云〕不是。〔正末唱〕是探故鄉親舊。〔陳季卿云〕不是。〔正末唱〕既不沙。你怎生在長江側畔將咱候。〔陳季卿云〕我是耍過江去的。〔正末唱〕你莫不是楚三閭。懷沙自投。你莫不是伍子胥。雪父冤讎。你莫不是李謫仙。捫月去。你莫不是鄭交甫。弄珠遊。

〔陳季卿云〕我趕去的急，怎當這漁翁攀今攬古，只管裏盤問我這許多，好生聒絮。漁翁，你猜的可也都不是，你只說我過江去罷。〔正末云〕這等，你是什麼樣人，要我渡你？若不說呵，我也不渡。〔陳季卿云〕我是個應舉落第的秀才，如今要回家去哩。〔正末唱〕原來是趕科場應舉的村學究，若及第呵，驟春風五花廳馬轡，不及第則待泛滄浪一葉小漁舟。

〔陳季卿云〕是了，我如今要趕回武林餘杭去，見我父母妻子一面，就趁你這船，還要重來應舉，我多與你些船錢如何。〔正末云〕這也使的，你快上來，我便開船也。〔陳季卿做上船科〕〔正末唱〕

〔罵玉郎〕則被一天露溼漁簑透，搖短棹下中流，過得這橫橋獨木龍腰瘦，見輕鷗廝趁逐，粧點秋江秀。

〔感皇恩〕雲影油油，風力颼颼，轉出這綠楊隄，芳草岸，蓼花洲。〔陳季卿云〕漁翁，這是那裏？〔正末唱〕行盡了秦淮界首，不覺的吳越分流，可早則近鄉間，臨故里，莫停留。

〔陳季卿云〕好奇怪，早到家門了也。〔做聽更鼓科云〕這些時纔打三更哩。〔正末唱〕

〔採茶歌〕你不索問更籌，則看這水雲收，半輪明月在柳梢頭。〔做住船科云〕秀才，我這船只在此，等你見了你父母妻子，你可便來。〔唱〕我這裏將半撇孤樁船纜住，則聽得汪汪犬吠竹林幽。〔同陳季卿暫下〕

〔孝老卜兒旦兒係兒上孝老云〕好煩惱人也，孩兒應舉去了，我在長街市上打聽音信不着，婆婆且關上門者。〔卜兒做開門科〕〔正末同陳季卿上云〕兀的不是你家裏。〔陳季卿云〕待我叫門咱。漁翁，我見了父母妻子，還要應舉去，你這船不要那裏去了。〔正末云〕只要你些下船，我沒這閒工夫久等你哩。〔陳季卿做叩門科云〕大嫂，開門來，開門來。〔旦兒云〕誰人喚門？待我開開這門看咱。〔做見科云〕我道是誰，元來是季卿來了也。〔陳季卿云〕父親母親在那裏？〔旦兒云〕在堂上哩。〔陳季卿做入拜科云〕父親母親，您孩兒回家了也。〔孝老云〕孩兒，你得了官也不曾？〔陳季卿云〕您孩兒時運不通，不曾得官，因此羞歸，一向流落在外，有缺

甘旨之奉。如今可又開選場。您孩兒特來探望父親母親。依舊要應舉去也。〔孝老云〕孩兒。你離家多年。纔得回來。且住幾日去。〔陳季卿云〕父親母親。日子近了。則怕趕不上科場。〔孝老云〕既然日子近了。下次小的。每將酒來與孩兒送行者。〔正末做笑科云〕陳季卿。快些去罷。〔唱〕

〔牧羊關〕你刻的席上歌金縷。樽前捧玉甌。這其間可不是炊黃梁鍋內纔熟。你則合早辭了白頭爺娘。割捨了青春配偶。〔帶云〕陳季卿。你此時不去。還待怎的。〔唱〕則你個不聰明。愚濁漢。枉教做疾省悟俊儒流。不爭你戀斑衣學老萊舞。怎發付這艤烏江亭長舟。

〔陳季卿云〕大嫂。我還赴科場去也。〔旦兒云〕秀才。你纔得歸家。如何便割捨的去了。〔做悲科〕〔陳季卿云〕大嫂。我夫妻之情。怎生捨的。只是試期迫近。轉眼便錯三年。如之奈何。〔正末唱〕

〔哭皇天〕則管裏絮叨叨將他鬪。泪潸潸不住流。快隨他齊臻臻鵲鷺侶。權撒下嬌滴滴鳳鸞儔。則不如準備着綸竿綸竿釣舟。向富春渚側。渭水河邊。伴煙波漁父。風月閒人。倒落得個散誕逍遙。逍遙百不憂。遮莫的山崩欲漏。烏飛也那兔走。

〔陳季卿云〕大嫂。你將筆硯來。待我口占一詩。做留別者。〔做寫科〕〔正末唱〕

〔烏夜啼〕你從今緊閉談天口。休想我信風波東澗東流。〔陳季卿云〕詩寫就了也。待我表白一徧。與你聽咱。〔做念科〕〔詩云〕月斜寒露白。此夕最難禁。離歌嘶象管。別思斷瑤琴。酒至連愁飲。詩成和淚吟。明夜懷人夢。空床閒半衾。〔旦兒云〕季卿。此詩悽惋多情。使妾讀之。潸然淚下。兀的不痛殺我也。〔陳季卿做拜別科云〕父親母親。您孩兒應舉去也。〔正末唱〕隨你便意徘徊詩吟就。怎寫的出一段離愁。雨處凝眸。這一個裊金鞭遙拂酒家樓。那一個泣陽關闌闌滴香羅袖。蚤去來。休生受。則我這麻絲草履。不做殺你肥馬輕裘。

〔陳季卿云〕父親母親。您孩兒應舉去也。〔旦兒做送出門科〕〔陳季卿云〕大嫂。你回去罷。〔做出科云〕漁翁。

船在那裏。〔正末云〕快上船來。要我等這幾時。〔同下〕〔孛老云〕孩兒趕科場去了也。婆婆。你且關上門者。眼望旌旗捷。耳聽好消息。〔卜兒旦兒俵兒並下〕〔正末同陳季卿上云〕秀才。蚤到這大江了也。〔唱〕

【二煞】趁着這響咿啞。數聲柔艣前溪口。早看見明滴溜幾點漁燈古渡頭。〔陳季卿云〕漁翁。把船搖近岸些。兀的不起了風也。〔正末唱〕則見秋江雪浪拍天浮。更月黑雲愁。疎刺刺風狂雨驟。這天氣甚時候。〔陳季卿云〕漁翁。這等風雨。波浪陡作。兀的不唬殺我也。〔正末唱〕白茫茫銀濤不斷流。那裏也騎鶴揚州。

【二煞】忽聽的雷盤絕壁蛟龍吼。又則見電繞空林鬼魅愁。似這等翻江攪海怒陽侯。說的他怯怯喬喬怎隄防。傾覆這性命有誰救。爭些兒踏破漁翁一釣舟。做的個水上浮漚。

〔陳季卿云〕哎。船壞了也。漁翁。你救我咱。〔做念經科云〕太乙救苦天尊。〔正末唱〕

〔黃鍾尾〕你枉了告玄冥。禮河伯。頻叉手。只要你安魂魄。定精神。緊閉眸。風陡作。水倒流。排三山。蕩九州。撼天關。動地軸。說的你戰兢兢似楚囚。死臨侵一命休。不能穀葬故丘。從今後萬古千秋。誰與你奠一盞兒北邙墳上酒。

〔陳季卿做陸水科云〕救人。救人。〔做驚醒科〕〔行童云〕先生。俺師父請你吃齋飯哩。〔陳季卿云〕這道者那裏去了。〔行童云〕你在這裏睡。我在這裏請你喫齋。知他這風魔道士到那裏去。〔陳季卿云〕我方纔回家去。他在半路裏等我。又引着幾個道友。再四勸我出家。這個道者有些古怪。待我趕他去。〔做趕見荆籃科云〕元來那道者留下一個荆籃在此。待我看咱。這荆籃內別無一物。止有一紙書。看他寫着甚麼。〔做念科〕〔詩云〕一葉逡巡送客歸。山光水色自相依。纔經屈子行吟處。又過嚴陵下釣磯。親舍久慚陳奉養。粧臺何意重留題。別來慟哭黃昏後。將謂仙翁總不知。〔做驚駭科云〕怎麼夢中的事他都知道。必然是個仙人。我想人身難得。中土難生。異人難遇。怎好當面錯過。料這道者去亦未遠。小師父。你與我多拜上長老。我齋飯也不喫了。提着

這荆籃趕那道者去也。(下)(行童云)這秀才也是個傻廝。青天白日。餓肚裏睡了一覺。不知做個什麼夢。慌慌忙忙的醒來。便要趕那道士去。從來的風僧狂道。有什麼究竟。知道那裏趕他。我自回師父話去。餓出這傻廝的屎來。也不干我的腿事。(下)

〔音釋〕重平聲 釀泥降切 竊又搜切 醅音毛 陶音桃 肉柔去聲 嶠音叫 葭音家 捫音門

轡音配 逐直由切 熟常由切 艤音以 潛音山 咿音衣 啞音鴉 陡音斗 吼呵苟切 魅音味 漚音歐 據含去聲 軸直由切 叩音忙 遼蛆苟切 倭商解切

第四折

〔列御寇引張子房葛仙翁執愚鼓簡板上詩云〕昨日東周今日秦。成陽燈火洛陽塵。百年一枕滄浪夢。笑殺崑崙頂上人。貧道列御寇的便是。因為純陽子要度陳季卿。央貧道和張子房葛仙翁三人勸他入道。只他塵心太重。一時不得回頭。那純陽子顯其法力。另做一個境界。與他看見。必然省悟了也。如今陳季卿尙未來。我等無事。暫到長街市上。唱些道情曲兒。也好警醒世人咱。(張子房云)如此最好。仙長請。(列御寇唱)

〔村裏哥鼓〕我這裏洞天深處。端的是世人不到。我則待埋名隱姓。無榮無辱。無煩無惱。你看那蝸角名。蠅頭利。多多少少。我則待夜睡到明。明睡到夜。睡直到覺。呀。蚤則似刮馬兒光陰過了。

〔元和令〕我吃的是千家飯。化半瓢。我穿的是百衲衣。化一套。似這等麤衣澹飯。且淹消。任天公饒不饒。我則待竹籬茅舍。枕着山腰。掩柴扉靜悄悄。歎人生空擾擾。

〔上馬嬌〕你待要名譽興。爵位高。那些兒便是你殺人刀。幾時得舒心快意寬懷抱。常則是焦蹙損兩眉梢。

〔勝葫蘆〕你則待日夜思量計萬條。怎如我無事樂陶陶。我這裏春夏秋冬草不凋。倚晴窗寄傲。杖短筇凝眺。看海上熟蟠桃。

〔列御寇云〕這道情曲兒還未曾唱完。純陽子蚤來了也。〔張子房云〕我等且退下一壁者。〔下〕〔正末唱〕

〔正宮端正好〕俺不去北溟遊。俺不去東山臥。得磨跣且自磨跣。打數聲愚鼓。向塵寰中坐。這便是俺閒功課。

〔滾繡毬〕歎光陰似擲梭。想人生能幾何。急回首百年已過。對青銅兩鬢皤皤。看王留撇會科。聽沙三嘲會歌。送了些乾崙嶮貪圖呆貨。到頭來得了個甚麼。你不見窗前故友年年少。郊外新墳歲歲多。這都是一枕南柯。

〔陳季卿提荆籃慌上科云〕師父。弟子有眼如盲。只望師父救度咱。〔正末唱〕

〔倘秀才〕則見他荆棘律忙忙走著。〔做搖手科唱〕哎。你個癡呆漢休來趕我。〔陳季卿趕上扯住科云〕大仙。只望你普度慈悲。指引弟子長生之路。〔做拜科〕〔正末唱〕則問你搗蒜似街頭拜怎摸。俺是個窮貧道住山阿。怎將你儒生度脫。

〔陳季卿云〕你留下這荆籃。內有詩一首。把我到家見父母妻子的情狀。盡都知道。豈不是個神仙。如今情願跟隨出家。做個弟子去也。〔正末云〕呆漢。你這一遭趕科場去。奪一個狀元中。則管拜我怎的。〔唱〕

〔滾繡毬〕你一心待遇君王登甲科。怎倒來叩神仙求定奪。〔陳季卿云〕師父。弟子看了這詩。如今不願做官了也。〔正末唱〕你道是看詩句把玄機參破。俺則怕紫霜毫錯判斷山河。〔云〕呆漢。你如今真悟了麼。〔陳季卿云〕弟子省悟了也。〔正末唱〕你既知這榮華似水上沫。這功名似石內火。可怎生講堂中把面皮搶擲。〔陳季卿做拜科云〕弟子愚眉肉眼。怎知道真仙下降。只望高擡貴手。與我拂除塵俗者。〔正末唱〕我如今與你拂塵俗。將聖手搓拳。便說殺九重天子明光殿。怎如俺三島仙家安樂窩。再不要碌碌波波。

〔列御寇三人上云〕道兄。那陳季卿可肯跟你出家麼。〔陳季卿上云〕元來三位大仙。都也在此。〔做拜科〕

〔正末云〕俺每爲這一個呆漢。到塵世走了三遭兒也。〔唱〕

【倘秀才】你昨日呵擺不去金枷玉鎖。你今日呵蚤掙上朝元證果。知他道誰是逍遙誰賊軻。舉頭山色好。入耳水聲和。這便俺仙家的過活。

〔陳季卿云〕師父。我弟子想來。這三位大仙不消說了。昨日這一個漁翁渡我歸家的。敢就是大仙一化哩。
〔正末云〕呆漢。〔唱〕

【滾繡球】你道俺駕扁舟泛碧波。執漁竿披綠簑。這就是仙家使作。你可也爭些兒暴虎憑河。〔陳季卿云〕師父。你既肯度脫弟子成仙了道。怎生又要把我掉在大江之中。險喪性命。你好促搗也。〔正末做指列御寇科唱〕俺若不是打這訛。怎生看着衆仙真收這科。俺舊交遊還有弟兄七個。〔陳季卿云〕師父。你這上八界洞府。却在那裏。〔正末做手指科唱〕問洞府還隔的蓬嶺嵯峨。〔帶云〕要舞呵。〔唱〕自有霓裳羽袖纖腰舞。〔帶云〕要歌呵。〔唱〕自有絳樹青琴皓齒歌。莫更蹉跎。

〔陳季卿云〕師父。你那裏有甚麼景致。說與弟子知道。〔正末唱〕

【叨叨令】俺那裏有蒼松偃蹇蛟龍臥。有青山高聳煙嵐潑。香風不動松華落。洞門深閉無人鎖。俺和你去來也麼哥。俺和你去來也麼哥。修真共上蓬萊閣。

〔冲末扮東華帝君執符節引張果漢鍾離李鐵拐徐神翁藍采和韓湘子何仙姑上〕〔陳季卿云〕呀。許多大仙來了。弟子一個也不認得。望師父說與弟子知道。〔正末指張科〕〔唱〕

【十二月】這一個倒騎驢疾如下坡。〔陳季卿云〕元來是張果大仙。〔做拜科〕〔正末指徐科唱〕這一個吹鐵笛韻美聲和。〔陳季卿云〕是徐神翁大仙。〔做拜科〕〔正末指何科唱〕這一個貌娉婷簪籬手把。〔陳季卿云〕是何仙姑大仙。〔做拜科〕〔正末指李科唱〕這一個髻蓬鬆鐵拐橫拖。〔陳季卿云〕是李鐵拐大仙。〔做拜科〕〔正末指韓科唱〕這一個籃關前將文公度脫。〔陳季卿云〕是韓湘子大仙。〔做拜科〕〔正末指藍科唱〕這一個綠羅衫拍板高

歌。

〔陳季卿云〕是藍采和大仙。〔做拜科〕〔正末指鍾離科唱〕

〔堯民歌〕這一個是雙丫髻常喚的醉顏酡。〔陳季卿云〕是漢鍾離大仙。〔做拜科云〕敢問師父姓甚名誰。〔正末云〕呆漢。俺不說來。〔唱〕則俺會夢黃梁一晌滾湯鍋。覺來時蚤五十載閻消磨。〔陳季卿云〕師父已會說過。弟子真個忒愚迷。〔做拜科云〕今日可也拜的着哩。〔正末唱〕纔知道呂純陽是俺正非他。〔云〕呆漢。只怕你也做夢哩。〔陳季卿云〕弟子如今委實省悟。不是做夢了也。〔正末〕你自去評跋評也波跋。休教咱冷笑呵。只要你覷的那名利場做此三娘大。

〔東華帝君云〕奉上帝勅旨。陳季卿既有神仙之分。做呂純陽弟子。可着羣仙引領西去。共赴蟠桃宴者。〔詞云〕西望瑤池集衆真。東來紫氣徹天門。從今王母瓊筵上。共獻蟠桃增一人。〔陳季卿同衆共拜科〕〔正末唱〕

〔煞尾〕會瑤池慶賞蟠桃果。滿捧在金盤獻大羅。增俺仙家福壽多。保俺仙家永快活。你將這鶴筆烏巾手自摩。葛屨環絳整頓過。青色驟兒便撒和。駕一片祥雲俺同坐。便有那十萬里鵬程。怕甚麼海天闊。

〔音釋〕 蝸音蛙 覺音叫 筇音窮 蟠音婆 着池何切 摸音摩 阿何哥切 脫音妥 奪音多

沫音磨 羅羅上聲 澤音梭 轆音坎 軻音可 活音和 作音左 嵐音藍 潏音頗 落

羅去聲 閣哥上聲 娉聘平聲 婷音亭 笨音單 响音賞 他音拖 跋音波 大音墮

驚音敝 過平聲 和去聲 閻科上聲

題目

呂洞賓顯化滄浪夢

正名

陳季卿誤上竹葉舟

布袋和尚忍字記雜劇

鄭廷玉撰

楔子

〔冲末扮阿難上詩云〕明性不把幽花撚。見心何須貝葉傳。日出冰消原是水。回光月落不離天。貧僧乃阿難尊者。是也。我佛在於靈山會上。聚眾羅漢講經說法。有上方貪狼星。乃是第十三尊羅漢。不聽我佛講經說法。起一念思凡之心。本要罰往酆都受罪。我佛發大慈悲。罰往下方汴梁劉氏門中。投胎託化爲人。乃劉均佐是也。恐防此人迷却正道。今差彌勒尊佛化做布袋和尚。點化此人。再差伏虎禪師。化爲劉九兒。先引此人回心後。去嶽林寺修行。可着定慧長老傳說與他大乘佛法。若此人棄却酒色財氣。人是我非。功成行滿。貧僧自有個主意。則爲他一念差罰去塵埃。貪富貴不捨資財。發慈悲如來點化。功行滿同赴蓮臺。〔下〕〔正末扮劉均佐領旦兒。俵兒。雜當上正末云〕自家汴梁人氏。姓劉名圭。字均佐。嫡親的四口兒家屬。妻乃王氏。某今年四十歲。所生一兒一女。小廝兒喚做佛留。女孩兒喚做僧奴。我是汴梁城中第一個財主。雖然有幾文錢。我平日之間。一文也不使。半文也不用。若使一貫錢呵。便是挑我身上肉一般。則爲我這般慳吝苦尅上。所以積下這家私。如今時遇冬天。紛紛揚揚下着國家祥瑞。有那般財主。每紅爐暖閣。賞雪飲酒。恁般受用快樂。我劉均佐怎肯這般受用。却是爲何。則怕破敗了這家私也。〔旦兒云〕員外。常言道。風雪是酒家天。雖然是這等。儘可飲幾杯也。〔正末云〕大嫂。我待不依你來。可又不好。待依你來呵。又要費用。罷罷罷。將就的飲幾杯。〔旦兒云〕員外。飲幾杯可不好那。〔正末云〕小的們。打些酒來。我與妳妳喫一杯。你來。我和你說。你休打多了。則打兩鍾兒來勾了。〔雜當云〕理會的。〔遞酒科〕〔旦兒云〕員外。你先飲一杯。〔正末飲酒科云〕再將酒來。大嫂。你也飲一杯。〔旦兒飲酒科云〕再將酒來。〔雜當云〕無了酒也。〔旦兒云〕則斟了兩鍾兒。便無了酒。再打酒來。〔正末云〕酒勾了也。老的每說來。酒要少飲。事要多知。俺且在這解典庫裏閒坐。看有甚麼人來。〔外扮劉均佑上詩云〕腹中曉盡世間事。命裏不知天下人。小生洛陽人氏。乃劉均佑也。讀幾句書。因遊學到此。囊篋消乏。時遇冬月天道。下着大雪。我身上無衣。肚裏無食。兀的不是一箇大戶人家。我問他尋些茶飯喫。早來到這門首。

無計所奈。唱箇蓮花落咱。一年家春盡一年家春。兀的不天轉地轉我倒也。〔做倒科〕〔正末云〕大嫂。俺雖然在這裏飲酒。俺門首凍倒一箇人。孩兒每。那裏與我扶將那君子進來。討些火炭來盪些熱酒與他喫。劉均佐也要尋思波。大嫂。我平日不是箇慈悲人。每常家休道是凍倒一箇。便凍倒十箇。我也不管他。這箇人好關我心也。我試問他咱。兀那君子。你這一會兒比頭裏可是如何。〔劉均佑云〕這一會覺過來了些兒也。〔正末云〕君子。你那裏人氏。姓甚名誰。因甚麼凍倒在俺門首。你試說一遍咱。〔劉均佑云〕長者。小生洛陽人氏。姓劉名均佑。也讀幾句書。因遊學到此。囊篋消乏。身上無衣。肚中饑餓。見長者在此飲酒。無計所奈。唱箇蓮花落。不想凍倒在員外門首。若不是員外救了小生。那得有這性命來。〔正末背云〕劉均佑。你尋思波。我問他那裏人氏。他道是洛陽人氏。姓劉名均佑。可不道一般樹上無有兩般花。五百年前是一家。既是關着我這心呵。兀那劉均佑。我有心待認義你做個兄弟。不知你意下如何。〔劉均佑云〕員外休關小生要。〔正末云〕我不關你要。〔劉均佑云〕既是這般呵。休道是兄弟。在家中隨驢把馬。願隨鞭鐙。〔正末云〕兄弟。我便是你親哥哥一般。這箇便是你親嫂嫂哩。你拜你拜。〔劉均佑拜科云〕嫂嫂請坐。受您兄弟兩拜咱。〔旦兒云〕小叔叔免禮。〔正末云〕兩個孩兒過來。拜你叔叔者。〔俵兒拜科云〕〔劉均佑云〕不敢。免禮。〔旦兒云〕員外。你與小叔叔共話。我回後堂執料茶飯去也。〔下〕〔正末云〕兄弟。我今日認義了你。我有件事與你說。〔劉均佑云〕哥哥有甚事。對您兄弟說咱。〔正末云〕你恰纔在雪堆兒裏凍倒了。你若不是我呵。那裏得你那性命來。我又認義你做兄弟。你心裏便道這個員外必是箇仗義疎財的人。你若不是這等呵。你差了也。您哥哥爲這家私。早起晚眠。喫辛受苦。積成這箇家私。非同容易。聽您哥哥說一遍咱。〔劉均佑云〕哥哥說一遍。與您兄弟聽咱。〔正末唱〕

【仙呂賞花時】如今人則敬衣衫不敬人。不由我只共錢親人不親。恰纔那風凜凜。這雪紛紛。你在長街上便凍損。〔云〕兄弟。我是個財主。認義你這等窮漢做兄弟。你自尋思波。〔唱〕我可也忒富貴。你可也忒身貧。

〔劉均佑云〕您兄弟身上襤褸。則怕人笑話哥哥麼。〔正末唱〕

【么篇】你貧呵。生受淒涼。活受窘。我富呵。廣有金珠。勝有銀。〔云〕兄弟。家私裏外

[illegible]

〔音釋〕 撚尼寔切 行去聲 長音掌 寔君上聲 晒身上聲

第一折

〔劉均佑領雜當上云〕小生劉均佑。自從哥哥認義我做兄弟。可早半年光景也。原來我這哥哥平日是個慍懃克苦的人。他一文不使。半文不用。放錢舉債都是我。今日是哥哥生日。他平昔間不肯受用。我如今臥翻羊。安排酒果。只說道是親戚朋友街坊鄰舍送來的。他纔肯食用。他若知道是我安排的。就心疼殺他。小的每。酒果都安排了。也不曾。〔雜當云〕都停當了。〔劉均佑云〕既然都停當了。請哥哥嫂嫂出來。哥哥嫂嫂有請。〔正末同旦兒僚兒上云〕自家劉均佑。自從認義了兄弟。可早半年光景也。我這兄弟十分的幹家做活。早起晚眠。放錢舉債。如此般殷勤。我心中甚是歡喜。大嫂。今日是我生辰之日。大嫂。你知道的我每年家不做生日。你休對兄弟說。他知道呵。必然安排酒食。可不破費了我這家私。〔旦兒云〕今日你兄弟請。不知有甚事。你見兄弟去來。〔正末見科云〕兄弟請俺兩口兒有甚事。〔劉均佑云〕哥哥請坐。今日是哥哥生辰之日。您兄弟安排下些酒食。拜哥哥兩拜。盡您兄弟的心。〔正末云〕嗨。大嫂如何。我說兄弟知道了。安排酒食。可不費了我這家私。兀的不痛殺我也。〔劉均佑云〕哥哥。你不知道。這東西都是親戚朋友街坊鄰舍送來的。不是將錢買的。我恰纔管待他每。都回去了。如今擺將來。都是見成桌面。請哥哥嫂嫂喫幾杯。〔正末云〕哦。原來如此。你可早說波。既然是這等呵。啗飲幾杯。〔旦兒云〕員外。你直是這等慍懃。喫用的多少也。〔劉均佑云〕將酒來。我與哥哥遞一杯。則願的哥哥福壽綿綿。松柏齊眉者。〔正末云〕有勞兄弟。〔唱〕

【仙呂點絳脣】感謝知交。五更絕早都來到。他道我福壽年高。着我似松柏齊肩老。

【混江龍】餽籌交錯。我則見東風簾幙舞飄飄。則聽的喧天鼓樂。更和那聒耳笙簫。〔劉均佑云〕哥哥滿飲一杯。〔正末云〕兄弟好酒也。〔唱〕俺只見玉盞光浮春酒熟。金爐烟裊壽香燒。〔云〕說與那放生的。〔唱〕着他靜悄悄。休要鬧吵吵。〔劉均佑云〕小的每說與那放生的。着他遠着些。不要在此喧鬧。〔正末云〕兄弟。您哥哥爲甚積攢成這個家私來。〔唱〕則爲我平日間省錢儉用。到如今纔得這富貴奢豪。

〔外扮布袋和尚領嬰兒姪女上云〕佛佛佛。南無阿彌陀佛。〔做笑科偈云〕行也布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到大自在。世俗的人。跟貧僧出家去來。我着你人人成佛。個個作祖。貧僧是這鳳翔府嶽林寺住持長老。行脚至此。此處有一個劉均佐。是個巨富的財主。爭奈此人貪婪賄賂。慳吝苦尅。一文不使。半文不用。貧僧特來點化此人。這是他家門首。兀那劉均佐看財奴。〔做笑科劉均佑云〕哥哥。門首是甚麼人。大驚小怪的。我試看咱。〔見布袋科云〕好個胖和尚也。〔布袋笑科云〕凍不死的叫化頭。你看財奴有麼。〔劉均佑背云〕我凍倒在哥哥門首。他怎生便知道。〔布袋云〕你那看財奴在家麼。〔劉均佑云〕我對俺哥哥說去。〔見正末笑云〕哥哥笑殺我也。〔正末云〕兄弟。你爲何這般笑。〔劉均佑云〕哥哥。你說我笑。你出門去。見了你也笑。〔正末云〕我試看去。〔見科〕〔布袋云〕劉均佐看財奴。〔正末笑科云〕哎呀。好個胖和尚。笑殺我也。〔布袋云〕你笑誰哩。〔正末云〕我笑你哩。〔布袋念偈云〕劉均佐。你笑我無。我笑你有。無常到來。大家空手。〔正末云〕兄弟。笑殺我也。這和尚喚甚麼來這般胖那。〔唱〕

【油葫蘆】猛可裏擡頭把他觀覷了。將我來險笑倒。〔布袋云〕嬰兒姪女。休離了左右也。〔正末唱〕引着此三小男小女。將他廝搬調。〔云〕他這般胖呵。我猜着他也。〔唱〕莫不是香積廚做的齋食好。〔布袋云〕你齋我一齋。〔正末唱〕更和那善人家齋得禪僧飽。他腰圍有篋來麤。肚皮有二尺高。便有那駱駝白象青獅豹。〔布袋云〕要那駱駝白象青獅豹做甚麼。〔正末唱〕敢可也被你壓折腰。

〔布袋云〕他嚙嗑貧僧哩。〔正末唱〕

【天下樂】這和尚肉重千斤不算膘。〔云〕他喫甚麼來。〔唱〕我這裏量度將他比並着。〔布袋云〕將我比並着甚麼。〔正末唱〕恰便似快活三。恰將頭剃了。〔云〕兀那和尚。你這般胖。似兩個古人。〔布袋云〕我似那兩個古人。〔正末唱〕你肥如那安祿山。更胖如那漢董卓。〔云〕你這般胖。立在我這解典庫門首。知的囉是箇胖和尚。不知的囉。〔唱〕則道是箇夯神兒來進寶。

〔布袋云〕劉均佐。你愚眉肉眼。不識好人。則我是釋迦牟尼佛。〔正末云〕誰是釋迦牟尼佛。〔布袋云〕我是釋迦牟尼佛。〔正末云〕你是釋迦牟尼佛。比佛少多哩。〔唱〕

【那吒令】你偌來胖。箇肉身軀呵。你怎喂的飽那餓鳥。你偌來麤的腿。腿呵。你怎穿的過那蘆草。你偌來大箇光腦呵。你怎壘的住那雀巢。〔布袋云〕貧僧愛你這塵世的人。不聽俺如來教。〔正末唱〕你道爲俺這塵世的人。不聽你這如來教。都空喫飯。不長脂肪臄。

〔布袋云〕劉均佐。貧僧非是凡僧。我是箇禪和尚。兩頭見日行三百里田地哩。〔正末唱〕

【鵲踏枝】你不敢向佛殿遶周遭。你不敢禮三拜朝。〔云〕你這等肥胖呵。〔唱〕你穩情取滾出山門。端上青霄。〔布袋云〕劉均佐。你齋貧僧一齋。〔正末唱〕這裏面要飽呵。得多少是了。〔云〕和尚。你這般胖呵。有一樁好處。〔布袋云〕有那一樁好處。〔正末唱〕你端的便不疲乏。世不害心嘈。

〔布袋云〕劉均佐。貧僧神通廣大。法力高強。則我便是活佛也呵。〔正末唱〕

【寄生草】呀。你道是神通大。可惜你這肚量小。〔云〕兀那和尚。你聽着。〔唱〕不想這病維摩入定參禪早。誰想你是箇瘦阿難。結果收因好。不想你箇沈東陽。削髮爲僧了。〔云〕兀那和尚。我憂你一半兒。愁你一半兒。〔布袋云〕你憂我甚麼。愁我甚麼。〔正末唱〕我愁呵。愁你去南海南。挾不動柳枝瓶。我憂呵。憂你去西天西。坐損了那蓮。

花萼。

〔布袋云〕劉均佐。你若齋我一齋呵。我傳與你大乘佛法。〔正末云〕如何是大乘佛法。〔布袋云〕將紙墨筆硯來。我傳與你大乘佛法。〔正末云〕我無紙。〔劉均佑云〕哥哥有紙。我取一張來。〔正末云〕兄弟也。一張紙又要一箇錢買。則喫你破壞我這家私。〔布袋云〕既無紙呵。將筆硯來。就手裏傳與你大乘佛法。〔劉均佑磨墨科〕

〔正末唱〕

〔醉中天〕我見他墨磨損烏龍角。〔布袋做蘸筆科〕〔正末唱〕他那裏筆蘸着一管紫霜毫。〔布袋云〕將你手來。我傳與你大乘佛法。〔正末云〕我與你手。〔布袋做寫科云〕劉均佐。則這個便是大乘佛法。〔正末做看科云〕我倒好笑。〔唱〕我只見刃字分明。把一箇心字挑。〔布袋云〕這忍字是你隨身寶。〔正末唱〕他道這忍字是我隨身寶。〔云〕寫下這個忍字。又要我費哩。〔布袋云〕可費你些甚麼。〔正末唱〕又費我半盆水。一錠皂角。巧言不如直道。我謝你箇達磨。你把我鉢親交。

〔布袋云〕劉均佐。你齋貧僧一齋。〔劉均佑云〕哥哥。放着許多的家私。嚼齋他一齋。怕做甚麼。〔正末云〕兄弟。你看他那肚皮。兩石米的飯也喫他不飽。〔劉均佑云〕我這裏無有素齋。〔布袋云〕貧僧不問葷素。便酒肉貧僧也喫。〔正末云〕那箇出家人喫酒肉來。〔劉均佑云〕有酒肉拿來與他喫。〔正末云〕兄弟。將一盞酒來與他喫。〔劉均佑斟酒科正末云〕兄弟。饒着些。忒滿了也。〔布袋云〕將來我喫。〔奠酒科〕南無阿彌陀佛。〔正末云〕嗨。可惜了。百米不成一滴。可怎生澆奠了也。〔布袋云〕劉均佐。再化一鍾兒喫。〔正末云〕無了酒也。〔劉均佑云〕哥哥。再與他一鍾喫。〔正末云〕則喫你這等。〔劉均佑斟酒科正末云〕兀的喫喫喫。〔布袋云〕貧僧不喫。與我那徒弟喫。〔正末回頭科〕在那裏。〔布袋云〕兀的不是。〔下〕〔正末云〕呀。可那裏有人。和尚那壁無人。可怎生連他也不見了。〔劉均佑云〕哥哥。那和尚那裏去了。〔正末云〕好是奇怪也呵。〔唱〕

〔河西後庭花〕他賺的咱回轉頭。又不曾那動脚。我恰纔斟玉罍相邀命。呀呀呀。他可早化金光不見了。〔云〕好奇怪也。〔唱〕我這裏自猜着。多管是南方

在道。他故將人來廝警覺。

〔云〕兄弟。我正耍喫酒。走將箇胖和尚來。攪了俺一席好酒也。〔劉均佑云〕哥哥。風僧狂道。信他做甚麼。就家裏飲酒去來。〔正末云〕那胖和尚去了也。要這忍字做甚麼。將些水來洗去了。〔劉均佑云〕小的每將水來。與哥哥洗手。〔正末洗科云〕可怎生洗不下來。將肥皂來。〔劉均佑云〕有。〔正末擦洗科云〕可怎生越洗越真了。將手巾來呀。兄弟也。可怎生揩了一手巾忍字也。〔劉均佑云〕真個蹊蹺。〔正末云〕好是奇怪也。〔唱〕

〔金盞兒〕這墨兒又不曾把鰓膠來調。這字又不曾使繡鍼來挑。可怎生洗不下。擦不起。揩不掉。這和尚故將人來撒皂。直寫的來恁般牢。我若是前街上猛撞見。若是後巷裏廝逢着。我看兩條漢拿到官。直看一頓棒拷折他腰。

〔劉均佑云〕哥哥。信他做甚麼。〔正末云〕兄弟。是好奇怪也。噲且到解典庫中間坐一坐咱。〔淨扮劉九兒上云〕衆朋友每。你則在這裏。我問劉均佑那弟子孩兒討一貫錢便來也。劉均佑看財奴。少老子一貫錢。怎麼不還我。〔劉均佑云〕是甚麼人這般大驚小怪的。我去看咱。〔見科劉九兒云〕劉均佑叫化頭。你家看財奴少老子一貫錢。怎生不還我。〔劉均佑云〕這個窮弟子孩兒。要錢則要錢。題名道姓怎的。哥哥聽了又生氣也。我對俺哥哥說去。〔見正末云〕哥哥。門首有那叫化頭劉九兒說哥哥少他一貫錢。〔正末云〕兄弟。你過來。我看去。〔見劉九科云〕劉九兒。爲甚麼在我這門首大驚小怪的。〔劉九云〕劉均佑看財奴。還老子一貫錢來。〔正末云〕你看我那造物波。恰纔那胖和尚攪了我一場。又走將一個窮弟子孩兒來。兀那劉九兒。你和人說我是個萬貫財主。倒少你這窮弟子孩兒一貫錢。〔劉九云〕你有錢。你學老子這等快活受用。你敢出你那解典庫來麼。〔正末云〕你敢進我家裏來麼。〔劉九云〕我便來。你敢把我怎的。〔正末打科云〕我不敢打你那。〔劉九做倒科〕〔正末云〕這個窮弟子孩兒。我倒少你的錢。你倒在地下賴我。兀的不氣殺我也。〔劉均佑云〕哥哥。休和他一般見識。你請坐。兀那廝。你起來。你要錢。怎生毀罵人。〔做驚科云〕哥哥。你打的他口裏無了氣也。〔正末云〕你看這廝。我推了他一推便死了。我不信。〔劉均佑云〕哥哥。你看去。〔正末云〕過來。我看去。這廝輕

事重報。〔叫科云〕劉九兒討錢便討錢。你又罵我。則少一貫錢。你好好的討起來起來。〔摸劉九口科云〕兄弟。真箇死了也。〔唱〕

〔河西後庭花〕我恰纔胸膛上撲地着。他去那甌街上不的倒。不爭你這窮性命登時死。哎。將我這富魂靈險說掉了。只見他齁嚶嚶的冷涎潮。他可早血流出血七竅。冷冰冰的僵了手脚。

〔云〕兄弟也。爲一貫錢打死了這個人。我索償他性命。兄弟。可憐見救您哥哥咱。〔劉均佐云〕哥哥放心。人命事您兄弟替哥哥當。哥哥這死的人心上還熱哩。不得死。等我看看去。〔看科云〕哥哥。他胸前印下箇忍字也。〔正末云〕兄弟。真箇你過來。我看看去。〔看科云〕兄弟。真印下箇忍字也。〔唱〕

〔憶王孫〕這字他可便背書在手掌恁般牢。〔云〕兄弟。你看我手裏和的他胸前的一般哩。〔唱〕可怎生番印在他胸脯。可怎生便無一畫兒錯。兩箇字肯分的都一般大小。〔帶云〕到的官司三推六問呵。〔唱〕我索把罪名招。〔劉均佐云〕哥哥放心。我替你承當去。〔正末云〕兄弟。你替不的我也。〔唱〕你看赤緊的我手裏將咱自證倒。

〔云〕兄弟也。我將這家業田產嬌妻幼子都分付與你。你好生看管。我索逃命去也。〔布袋衝上云〕劉均佐。你打殺人。走到那裏去。〔正末云〕師父。救您徒弟咱。〔唱〕

〔金盞兒〕我從今後看錢眼辨箇清濁。愛錢心識箇低高。我從今後棄了家財。禮拜你個真三寶。〔布袋云〕我着。你忍着。你怎生打殺人也呵。〔正末唱〕自從這個忍字在手內寫。今日個業果眼前招。〔布袋云〕你肯跟我出家去麼。〔正末唱〕您徒弟再不將狠心去錢上用。凡火向我腹中燒。學師父清風袖裏藏。做師父明月在杖頭挑。

〔布袋云〕劉均佐。我着。你忍着。你怎生不忍打殺人。劉均佐。〔偈云〕你得忍且忍。得耐且耐。不忍不耐。小事成大。我救活了他。你跟我出家去麼。〔正末云〕師父若救活這箇人。我便跟師父出家去。〔布袋云〕要道定者。休

要番悔〔布袋叫劉九科〕疾。劉九兒〔劉九起見衆科云〕一覺好睡也。〔布袋念佛云〕南無阿彌陀佛。〔劉九云〕劉均佐。還老子一貫錢來。〔正末云〕兄弟。快與他一貫錢。〔劉均佑與錢科劉九云〕可原來還老子一貫錢。衆兄弟每。我可討了一貫錢。跟我喫酒去來。〔下〕〔正末云〕兄弟。他去了也。與了他多少錢。〔劉均佑云〕與了他一貫錢。〔正末云〕嗨。兄弟也。既是活了。與他五百文也罷。〔布袋云〕劉均佐。跟我出家去來。〔正末云〕師父可憐見。我怎生便捨的這家業田產。嬌妻幼子。您徒弟則在後園中結一草菴。在家出家。三頓素齋。念南無阿彌陀佛。則便了也。〔布袋云〕劉均佑。你捨不的出家。凡百事則要你忍着。只念南無阿彌陀佛。〔正末云〕師父。您徒弟理會的。兄弟也。我將這家緣家計。且分付與你。則好生看我這兒女也。〔劉均佑云〕哥哥只管放心。都在我身上。〔正末唱〕

【賺煞】則這欠債的有百十家。上解有二十號。〔帶云〕我爲這錢呵。〔唱〕使的我晝夜身心碎了。將我這花園樓臺并畫閣。我今蓋一座看經修煉的團標。我也不怕有賊盜。隄防着水火風濤。〔帶云〕劉均佑。你自尋思波。〔唱〕我看看這轉世浮財。則怕你守不到老。〔做看忍字科〕〔唱〕我將這忍字來覷了。謝吾師指教。〔布袋云〕只要你忍的。〔正末云〕師父。我忍者。我忍者。〔唱〕哦。原來俺這貪財人。心上有這殺人刀。〔下〕

〔布袋云〕誰想劉均佑見了小境頭。如今在家出家。等此人凡心去後。貧僧再來點化。〔偈云〕學道如擔擔上山。不思路遠往難還。忽朝擔子兩頭脫。一個閒人天地間。〔下〕〔劉均佑云〕那師父去了也。俺哥哥在家出家。將家緣家計都交付與我。我須往這城裏外索錢走一遭去。〔下〕

〔音釋〕 觥古橫切 錯音草 鑿音叨 賄音誨 賂音路 看平聲 那音拿 噪桑上聲 嗑音渴

腰音標 度多勞切 着池燒切 卓之卯切 夯音享 臙音標 阿何哥切 萼音傲 角音
咬 休離靴切 那音挪 脚音皎 舉音賈 覺音皎 揩楷平聲 鏢邦妙切 鍼與針同
推退平聲 駒阿勾切 涎徐煎切 脯音蒲 分去聲 濁雖梢切 閣音杲 賊則平聲 擔

去聲

第二折

〔正末上云〕自家劉均佐。自從領了師父法旨。在這後花園中結下一個草菴。每日三頓素齋食。則念南無阿彌陀佛。過日月好疾也呵。〔唱〕

〔南呂一枝花〕恰纔那花溪飛燕鶯。可又早蓮浦觀鵝鴨。不甫能菊天飛塞鴈。可又早梅嶺噪寒鴉。我想這四季韶華。撚指春回頭夏。我想這利名心都畢罷。我如今硬頓開玉鎖金枷。我可便牢拴定心猿意馬。

〔梁州第七〕每日家掃地焚香念佛。索強如恁買柴糴米當家。〔帶云〕若不是師父呵。我劉均佐怎了也呵。〔唱〕謝諸尊菩薩摩訶薩。感吾師度脫。將俺這弟子來提拔。我如今不遭王法。不受刑罰。至如我指空說謊瞞咱。這一場了身脫命虧他。我我我。謝俺那雪山中無榮無辱的禪師。是是是。傳授與我那蓮臺上無岸無邊的佛法。來來來。我做了個草菴中無憂無慮的僧家。一回家火發。我可便按納心頭。萬事無牽掛。數珠在手中招。我這裏靜坐無言。嘆落花獨步煙霞。

〔云〕南無阿彌陀佛。我這裏靜坐者。〔俛兒上云〕自家是劉均佐的孩兒。俺父親在後園中修行。俺叔叔與俺姊妹每日飲酒做伴。我告知俺父親去。開門來。開門來。〔正末云〕是甚麼人喚開門哩。〔唱〕

〔罵玉郎〕我將這稀刺刺斑竹簾兒下。俺這裏人靜悄不喧譁。那堪獨扇門兒呀。〔俛兒云〕開門來。〔正末唱〕我這裏疑慮絕。觀覷了。聽沈罷。

〔俛兒云〕開門來。〔正末唱〕

〔感皇恩〕呀。他道是年小渾家。這些三時不會把他門踏。我將這異香焚。急將這衣服整。忙將這數珠拿。〔俛兒云〕開門來。〔正末唱〕莫不是誰來添淨水。莫不

是誰來獻新茶。我這裏侵階砌。傍戶牖。近窗紗。

〔徠兒云〕開門來。〔正末云〕可是甚麼人。〔唱〕

〔採茶歌〕日耀的眼睛花。莫不是佛菩薩。〔徠兒云〕開門來。〔正末開門見科唱〕呀。原來是癡頑嬌養的這小冤家。必定是他親娘將孩兒無事打。我是他親爺。腸肚可憐他。

〔云〕孩兒也。你來這裏做甚麼來。〔徠兒云〕您孩兒無事不來。自從父親修行去了。俺母親和俺叔叔每日飲酒做伴。我特來告與父親知道。〔正末云〕哦。你娘和叔叔在房中飲酒做伴是真個。〔徠兒云〕是真箇。不說謊。〔正末怒科云〕這個凍不死的窮弟子孩兒。好無禮也。想着你在雪堆兒裏凍倒。我救活了你的性命。我又認義做兄弟。我見他家私裏外。倒也着意。將這萬貫家財都與他掌管着。我恨不的巴掌兒裏擎着。〔見忍字科云〕嗨。孩兒。你且要去。〔徠兒云〕爹爹。你只回家去罷。〔正末唱〕

〔牧羊關〕你休着您爺心困。莫不是你眼花。〔徠兒云〕我不眼花。我看見來。〔正末唱〕他莫不是共街坊婦女每行踏。〔徠兒云〕無別人。則有俺妳妳和叔叔飲酒。〔正末唱〕這言語是實麼。〔徠兒云〕是實。〔正末唱〕你休說謊咱。〔徠兒云〕不敢說謊。〔正末怒科云〕是實。我真箇忍不的也。〔唱〕也不索一條粗鐵索。也不索兩面死囚枷。不索向清耿耿的官中告。〔帶云〕忍不的也。〔唱〕放心波。我與你便殲可的親自殺。〔並下〕

〔劉均佑同旦兒上云〕自家劉均佑的便是。自從哥哥到後花園中修行去了。如今這家緣過活兒女。都是我的。倒大來索是受用快活也。〔旦兒云〕叔叔。正是這等說。我早安排下酒食茶飯。兩口兒快樂飲幾杯。可不是好。〔劉均佑云〕我正欲飲幾杯哩。我關上這臥房門飲酒者。〔飲科〕〔正末上云〕我手中無刃器。廚房中取了這把刀在手。來到這門首也。我試聽咱。〔旦兒云〕叔叔。這家私裏外。早晚多虧你。滿飲一杯。〔劉均佑云〕嫂嫂之恩。我死生難忘也。嫂嫂請。〔正末云〕原來真個有這勾當。兀的不氣殺我也。〔唱〕

〔哭皇天〕見無吊窗心先怕。他若是不開門。我腳去踏。不由我怒從心上

起刀向手中拏。〔做看科云〕我試看咱。〔旦兒云〕叔叔你再飲一杯。〔正末唱〕他兩個端然在那坐榻。〔云〕開門來。〔劉均佐云〕兀的不有人來了也。〔下〕布袋暗上。〔旦兒開門科云〕員外。你來家了也麼。〔正末唱〕我把這房門來緊靠。把姦情事親拏。〔旦兒云〕你要拏姦情。姦夫在那裏。街坊鄰舍。劉均佐殺人哩。〔正末唱〕何須你唱叫。不索你便高聲。〔拏旦兒叫科〕〔正末唱〕呀。來來來。我和你箇浪包婁。〔推旦兒科〕〔唱〕浪包婁兩箇說話咱。〔見刀靶上忍字科〕〔唱〕呀。猛見這忍字。畫畫兒更不差。

〔烏夜啼〕我則見黑模糊的印在鋼刀靶。天那。則被你纏殺我也忍字冤家。〔旦兒云〕好。出家人如此行凶。劉均佐殺人哩。〔正末唱〕你可休叫吖吖。一迷裏胡撲搭。咱可便休論王法。且論家法。〔旦兒云〕劉均佐可不道你出家來。你看經念佛。剗地殺人。〔正末唱〕那裏有皂直撥披上錦袈裟。那裏也金刀兒削了青絲髮。你廝纏胡遮刺。我是你的丈夫。你須是我的渾家。

〔云〕我且不殺你。那姦夫在那裏。〔旦兒云〕你尋姦夫在那裏。〔下〕〔布袋在帳幔裏打啼科〕〔正末云〕這廝原來在這裏面趨着哩。更待干罷。〔唱〕

〔紅芍藥〕我一隻手將繫腰來採住向前招。可便不看你趨閃藏滑。〔布袋云〕劉均佐。你忍着。〔正末見布袋科〕〔唱〕我這裏猛擡頭。覷了自驚呀。說的我這兩手便可刺答。恨不的心頭上將刀刃扎。〔布袋云〕劉均佐。心上安刀呵。是箇甚字。〔正末想科云〕心上安刀呵。〔唱〕哦。他又尋着這忍字的根芽。把姦夫親向壁衣拿。眼面前海角天涯。

〔云〕我恰來壁衣裏拿姦夫。不想是師父。好蹺蹊人也。〔唱〕

〔菩薩梁州〕兩模兩樣鼻凹。一點一般畫畫。磕頭連忙拜他。則被你蹺蹊我也救苦救難菩薩。些兒失事眼前差。先尋思撇掉了家私罷。待將爺娘

匹配的妻兒嫁。便因斷義絕罷。雖然是忍。心中自詳察。〔布袋云〕劉均佐。休了妻。棄了子。跟我出家去。〔正末云〕他着我休了妻子出家去。〔唱〕我且看此三個說話兒瞞他。

〔布袋云〕劉均佐。我着你忍着。你又不肯忍。提短刀要傷害人。可不道你在家出家。則今日跟我出家去來。〔正末云〕師父。劉均佐一心待跟師父出家去。爭奈萬貫家緣。嬌妻幼子。無人掌管。但有箇掌管的人。我便跟師父出家去。〔布袋云〕劉均佐。你道無人掌管家私。但有掌管的人來。你便跟我出家去。你道定者。〔劉均佐上云〕自家劉均佐。恰纔索錢回來。見哥哥走一遭去。〔見科〕哥哥。您兄弟索錢回來了也。〔正末云〕兄弟。便遲些兒來也罷。〔布袋云〕劉均佐。兀的不管家私的人來了也。便跟我出家去。〔正末云〕兄弟。索錢如何。〔劉均佑云〕都討了來也。〔正末云〕好兄弟。不枉了幹家做活。兄弟。我試問你咱。〔布袋云〕劉均佑。忍着念佛。〔正末云〕是是是。南無阿彌陀佛。〔唱〕

〔牧羊關〕這分兩兒輕和重。〔劉均佑云〕也有十兩五錢不等。〔正末唱〕金銀是真共假。〔劉均佑云〕俱是赤金白銀。〔正末唱〕他可是肯心肯意的還咱。〔劉均佑云〕都肯還。若不肯還。呵。連他家鍋也拿將來。〔正末云〕正是。恩不放債。南無阿彌陀佛。兄弟。將一箇來看。〔劉均佑遞銀科云〕哥哥。雪白的銀子你看。〔正末接銀子。印忍字驚科〕〔唱〕我這裏恰纔便傷着。却又早印下。又不曾有印板。也須要墨糊刷。〔布袋云〕這忍字須當忍者。〔正末唱〕師父道忍呵。須當忍。〔劉均佑云〕這個銀子又好。〔正末唱〕擡去波。我可是敢拿。也不敢拿。

〔布袋云〕劉均佑。管家私的人來了也。你跟我出家去。劉均佑。你聽者。〔偈云〕休戀足色金和銀。休想夫妻百夜恩。假若是金銀堆北斗。無常到來與別人。不如棄了家活計。跟着貧僧去修行。你本是貪財好賄劉均佑。我着你做無是非窗下僧。〔正末云〕罷罷罷。自從認義了兄弟。我心中甚是歡喜。我爲一貫錢。打殺一個人。平白的拿姦情也沒有。爭些兒不殺了一個人。我如今將這家緣家計。嬌妻幼子。都交付與兄弟。我跟師父出家去。兄弟。好生看管我這一雙兒女。我跟師父出家去。罷罷罷。〔唱〕

〔黃鍾尾〕我說的是十年塵夢。二生話。我嗟的是兩腋清風。七盞茶。非自

談非自誇。我是這在城中第一家。我道喫了窮漢的酒。閒漢的茶。笑看錢奴忒養家。嘆看錢奴忒沒法。謝吾師度脫咱。我將家緣盡齋發。將妻兒配與他。謝兄弟肯留納。我將那撥萬論千這回罷。深山中將一箇養家心來按捺。僧房中將一箇修行心來自發。〔布袋云〕你念佛。〔正末云〕依着師父。每日則念南無阿彌陀佛。〔唱〕到大來無是無非快活殺。〔下〕

〔布袋云〕誰想劉均佐又見了一個境頭。將家計都撇下。跟我往嶽林寺出家去。那其間貧僧再傳與他大乘佛法便了。〔下〕

〔音釋〕 鴨竿架切 薩殺賈切 拔邦加切 法方雅切 罰扶加切 發方雅切 納囊亞切 招強雅切 踏當加切 磣森上聲 躋音渣 研音訝 榻湯打切 靶音霸 搭音打 刺那架切 袈音加 袈音沙 髮方雅切 滑呼佳切 答音打 扎莊洒切 凹汪卦切 晝音晝 察抽 鮮切 刷雙寡切 腋音逸 齋祭平聲 捺囊亞切 殺雙鮮切

第三折

〔外扮首座上詩云〕出言解長神天福。見性能傳佛祖燈。自從一掛袈裟後。萬結人緣不斷僧。貧僧乃汴梁嶽林寺首座定慧和尚是也。想我佛門中。自一氣纔分。三界始立。緣有四生之品類。遂成萬種之輪迴。浪死虛生。如蟻旋磨。猶鳥投籠。累劫不能明其真性。女人變男。男又變女。人死爲羊。羊死爲人。還同脫袴着衣。一任改頭換面。若是聰明男女。當求出離于羅網。人身難得。佛法難逢。中土難生。及早修行。免墮惡道。想我佛西來傳二十八祖。初祖達磨禪師。二祖慧可大師。三祖僧燦大師。四祖道信大師。五祖弘忍大師。六祖慧能大師。佛門中傳三十六祖五宗五教正法。是那五宗。是臨濟宗。雲門宗。曹溪宗。法眼宗。潯山宗。五教者乃南山教。慈恩教。天台教。玄授教。秘密教。此乃五宗五教之正法也。〔偈云〕我想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傳令。歲歲年年享太平。今奉我佛法旨。此處有一人姓劉名圭字均佐。此人平昔之間。好賄貪財。只戀榮華富貴。不肯修行。今被我佛點化。着此人看經念佛。參禪打坐。這早晚不見到來。劉均佐誤了功課也。〔正末上云〕

南無阿彌陀佛。自家劉均佐。跟師父出家。每日則是看經念佛。師父有個大徒弟。着他看管我修行。我若凡心動。他便知道就打。如今須索見他走一遭去。〔見科〕〔首座云〕劉均佐。我奉師父法旨。着你清心寡慾。受戒持齋。不許凡心動。如若凡心動者。只打五十竹篦。凡百的事。則要你忍。你聽者。忍之爲上。〔偈云〕忍之一字豈非常。一生忍過却清涼。常將忍字思量到。忍是長生不老方。念佛念佛。忍着忍着。〔做睡科〕〔正末云〕是忍着念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他睡着了也。嗨。劉均佐。我當初一時間跟師父出家。來到這寺中。每日念佛。雖我口裏念佛。想着我那萬貫家緣。知他是怎的也。〔首座喝云〕喂。劉均佐。那個坐禪處有甚萬貫的家緣。便好道萬般將不去。只有業隨身。我師父法旨。教你參禪打坐。抖擻精神。定要討個分曉。不可胡思亂想。須要綿綿密密。打成一片。只如害大病一般。喫飯不知飯味。喫茶不知茶味。如癡似醉。東西不辨。南北不分。若做到這些功夫。管取你心華發現。徹悟本來。生死路頭。不言而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如十人上山。各自努力。便好道。〔偈云〕人人有個夢。千變萬化鬧。覺來細思量。一切新心造。息氣受境禪。迷惑若顛倒。發願肯修行。寂滅真常道。念佛念佛。忍者忍者。〔睡科〕〔正末云〕是念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又睡着了也。天那。萬貫家緣。不打緊。棄了一個花朵兒。渾家。〔首座云〕喂。劉均佐。那個坐禪處有甚麼花朵兒。渾家。我師父着你修行養性。要鎖住心猿。拴住意馬。呆漢。〔偈云〕自理會。自理會。自不理會。誰理會。十二時中。自着肩。莫教落在邪魔隊。一點靈光是禍胎。做出不良空懊悔。我笑世人閒理會。爭人爭我情不退。損他利己百千般。生鉄心腸應粉碎。眼光落地業根深。爐炭鏟湯難躲避。閻羅老子無人情。始覺臨期難理會。劉均佐。念佛念佛。忍者忍者。〔睡科〕〔正末云〕是念佛。忍者。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他又睡着了也。花朵兒。渾家。不打緊。有魔合羅般一雙男女。知他在那裏。〔首座云〕喂。劉均佐。那個坐禪處有甚麼魔合羅般孩兒。我師父着你修行。先要定慧心。定慧爲本。不可迷着。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若識此言。即是慧定。學道者莫言先慧而發定。定慧有如燈光。有燈即光。無燈即暗。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用本同。此乃是定慧了也。念佛念佛。忍者忍者。〔正末摔數珠科〕師父。我忍不的了也。〔唱〕

「雙調新水令」我如今跳離人我是非鄉。〔帶云〕師父也。想俺那妻子呵。〔唱〕到大來

問別無恙。我識破這紅塵戰白蟻，都做了一枕夢黃梁。我這般急急忙忙，今日個都打在我頭上。

〔首座云〕劉均佐，你聽着。你那一豎真性，湛若太虛。五蘊色身，死如幻夢。果是頂門具眼，便知虛裏無花。直下眠成，永超生滅。染緣易就，道業難成。不了前因，萬緣差別。風景浩浩，凋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壞菩提之種。道念若同情念，自然佛法時時現前。爲衆如同爲身，怕不煩惱塵塵解脫。〔偈云〕便好道念佛彌陀福最強。刀山劍樹得消亡。自作自招還自受，莫待臨時手脚忙。念佛念佛，忍者忍者。〔正末云〕是念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睡科〕〔首座云〕劉均佐睡着了也。着他見個境頭。疾。此人魔頭至也。〔旦兒同來兒上云〕自家劉均佐，渾家便是。我看員外去。〔見科云〕員外。〔正末云〕大嫂，你那裏來。〔旦兒云〕員外，我領着孩兒望你來。〔正末云〕大嫂，則被你想殺我也。〔唱〕

〔罵兒落〕不由我不感傷，不由我添悲愴。恰須是美眷姻，爭奈有這村和尚。

〔旦兒云〕你怕他做甚麼。〔正末云〕大嫂，你那裏知道。〔唱〕

〔得勝令〕他則待輪棒打鴛鴦，那裏肯吹玉引鸞凰。〔旦兒云〕員外，則被你苦痛殺我也。〔正末唱〕你道是痛苦何時盡，我將你這恩情每日想。〔印忍字旦兒手上科〕〔旦兒云〕你看我手上印下個忍字也。〔正末唱〕我這裏斟量，恰便似刀刃在心頭上放，不由我參詳，大嫂也。我的，是絕恩情的海上方。

〔旦兒云〕兩個孩兒都在這裏看你來也。〔正末云〕孩兒也，想殺我也。〔唱〕

〔水仙子〕眉尖眼角恰纔湯。〔做印忍字來兒眉額上科〕〔唱〕也似我少吉多凶歹字樣。更做道壺中日月如翻掌，大嫂也。我則看你手梢頭，不覩手背上。〔見忍字科〕〔唱〕如今這天台上差配了劉郎。孩兒印在眉尖上，女兒印在眼角傍。〔看忍字科〕〔唱〕忍的也。你生割斷了俺子父的情腸。

〔首座云〕這便是我同伴兒下。〔布袋同旦兒來兒上轉一遭下。〕〔正末見科云〕師父，纔來的那個，不是俺老師父。〔首座云〕是俺師父。〔正末云〕那兩個夫人是誰。〔首座云〕是俺大師父娘。二師父娘。〔正末云〕那兩個小的是誰。〔首座云〕是師父一雙兒女。〔正末怒科云〕好和尚也。他着我休了妻，棄了子，拋了我銅斗兒家私，跟他出家，兀的不氣殺我也。師父，休怪休怪，我也不出家了。我還我家中去了也。〔唱〕

〔川撥棹〕他原來更荒唐，好也囉。你可便坑陷了，我有甚麼強。我有那稻地池塘，魚泊蘆場，旅店油房，酒肆茶坊，錦片也似房廊畫堂。我富絕那一個地方。那一日因賤降，相識每重重講。

〔云〕正欽酒間，兄弟道哥哥門首一個胖和尚。〔唱〕

〔七弟兄〕我出的正堂庫房，正看見你這和尚，沒來由喚的偌來胖。把這個劉員外，賺入火坑傍。〔首座云〕忍者。〔正末云〕休道我。〔唱〕便是釋迦佛惱下蓮臺上。

〔梅花酒〕你送了我這一場，休了俺那紅粧，棄了俺那兒郎。他倒有兩個婆娘，好打這點地脚。他可甚麼出山像，又攬下這師長。〔首座云〕劉均佐，忍者休慌。〔正末唱〕你不慌，我須慌。〔首座云〕忍者你休忙。〔正末唱〕你不忙，我須忙。我從來可燒香，他着我禮當陽。我平生愛經商，他着我守禪床。我改過這善心腸，他做出那惡模樣。吾師行得明降。

〔云〕師父，道出家人，尙然有妻子呵。〔唱〕

〔喜江南〕天那，送的我人離財散，怎還鄉。不想這釋迦佛倒做了畫眉郎。想俺漕漣的，妻子倚門傍。今日箇便往免了他短金釵，畫損在綠苔牆。

〔首座云〕劉均佐，你不修行，你往那裏去。〔正末云〕師父，你休怪，我不出家了。則今日還我那汴梁去也。〔首座云〕你既還回你那家鄉去呵，你則今日便索長行也。〔正末唱〕

【鴛鴦煞】我早知道他有妻孥引入銷金帳。我肯把金銀船沈入那驚人浪。他剗地抱子攜男。送的我家破人亡。暢道好教我懶出這山門。羞歸我那汴梁。映衰草斜陽。回首空惆悵。我揣着個羞臉兒還鄉。從今後我參甚麼禪宗聽甚講。〔下〕

〔首座云〕噯誰想劉均佐見了些小境頭。便要回他那汴梁去。這一去。見了那酒色財氣人。我是非貪嗔癡惡後。遇我師父點化。方能成道。〔偈云〕我佛將五派分開。參禪處討個明白。若待的功成行滿。同共見我佛如來。

〔下〕

〔音釋〕解音械 慧音惠 滂音圭 篋邦迷切 抖音斗 擻音叟 間去聲 種上聲 重平聲 行

音杭 剗音產 白巴埋切

第四折

〔淨扮李老領俵兒上云〕老漢汴梁人氏。姓劉名榮祖。年八十歲也。我多有兒孫。廣有田產。我是這汴梁第一個財主。我的父親曾說。我那祖公公劉均佐。被個胖和尚領着他出家去了。手心裏有個忍字。是俺祖公公的顯證。至今我家裏留下一條手巾。上面都是忍字。我滿門大小。拜這手巾。便是拜俺祖公公一般。時遇着清明節令。我帶着這手巾去那祖宗墳上。燒紙走一遭去。〔下〕〔正末上云〕自家劉均佐便是。誰想被這禿廝閃我這一閃。須索還我家中去也。〔唱〕

〔中呂粉蝶兒〕好教我無語評跋。誰想這脫空禪客。僧瞞過。乾丟了銅斗兒家活。則俺那子和妻。心意裏定道我在蓮臺上穩坐。想必我坑陷的人多着。這個看錢奴。受這一場折挫。

〔醉春風〕我堪恨這寺中僧。難消我心上火。則被他偌肥胖。那風魔倒瞞了我。我趕不上龐居士海內沈舟。晉孫登蘇門長嘯。我可甚麼謝安石東山高臥。

〔云〕我自離了寺中數日。這搭兒是俺祖上的墳。可怎生別了。我再認咱。險些兒走過去了。正是俺的祖墳也。我入的這墳來。〔唱〕

〔迎仙客〕我行來到墳地側。〔云〕怎生這等荒疎了。〔唱〕長出些棘針科。〔云〕去時節那得偌大樹來。〔唱〕去時節這一科松柏樹兒高似我。至如道是長得疾。莫不是雨水多。我去則有二箇月期過。可怎生長的有偌來大。

〔云〕去這墳裏面看一看。我走了一日光景也。我這裏坐一坐咱。〔孝老上云〕老漢劉榮祖。可早來到這墳前也。一個後生。在那裏坐着。我試問他咱。兀那後生。你來俺這裏做甚麼。〔正末云〕是俺家的墳。不許我在這裏坐那。〔孝老云〕這弟子孩兒。是俺家的墳。你在這裏坐。你倒又說是你家的墳。〔正末云〕這老子無禮也。俺家的墳。不由我坐。〔孝老云〕怎生是你家墳。你說我聽者。〔正末唱〕

〔上小樓〕我和你個莊家理說。也不索去官中標撥。誰着你便石虎石羊。周圍邊種着田禾。〔孝老云〕既是你家墳。有多少田地。〔正末唱〕這裏則是五畝來多大一壩。你常好是心龐膽大。你把俺這墳前地。倚強耕過。

〔孝老云〕是俺家的墳。〔正末云〕是俺家的墳。〔孝老云〕既是你家的墳。可怎生排房着哩。〔正末唱〕

〔么篇〕正面上排祖宗。又不是安樂窩。割捨了我打會官司。唱叫揚疾。便待如何。〔孝老云〕兀那弟子孩兒。你敢打我不成。〔正末云〕我便打你呵。有甚麼事。〔唱〕我這裏便忍不住。氣撲撲向前去。將他扯擺。休休休。我則怕他衣衫襟邊。又印上一箇。

〔云〕既是你家祖墳。你可姓甚麼。〔孝老云〕我姓劉。〔正末云〕你姓劉。可是那個劉家。〔孝老云〕我是劉均佐家。〔正末云〕是那個劉均佐家。〔孝老云〕被那胖和尚引去出家的劉均佐家。〔正末背云〕恰是我也。〔回云〕那劉均佐是你的誰。〔孝老云〕是我的祖公公哩。〔正末云〕你這墳前可怎生排着哩。〔孝老云〕這個位兒是俺祖公公劉均佐的虛塚兒。〔正末云〕這個位是誰。〔孝老云〕這是我祖公公的兄弟劉均佐。〔正末云〕敢是

那大雪裏凍倒的劉均佐麼。〔亭老云〕呀。你看這廝怎生這般說。〔正末云〕這個是誰。〔亭老云〕是我的父親。〔正末云〕可是那佛留麼。〔亭老云〕可怎生喚俺父親的小名兒。〔正末云〕這個位兒是誰。〔亭老云〕是我的姑娘。〔正末云〕可是僧奴那妮子麼。〔亭老云〕你收着俺一家兒的胎髮哩。〔正末云〕你認的你那祖公公劉均佐麼。〔亭老云〕我不認的。〔正末云〕睜開你那眼。則我便是你祖公公劉均佐。〔亭老云〕我是你的祖爺爺哩。你怎生是我的祖公公。〔正末云〕我說的是。你便認我。我說的不是你休認我。〔亭老云〕你試說我聽咱。〔正末云〕當日是我生辰之日。被那個胖和尚。在我手心裏寫個忍字。水洗不下。揩也揩不掉。印了一手巾忍字。我就跟他出家去了。我當初去時。留下一條手巾。上面都是忍字。可是有也是無。〔亭老云〕手巾便有。則怕不是。〔正末云〕你取那手巾我認。〔亭老云〕兀的不是手巾。你認。〔正末認科云〕正是我的手巾。怕你不信呵。你看我手裏的忍字。與這手巾上的可一般兒。〔亭老云〕正是我的祖公公。下次小的每都來拜祖公公。〔衆拜科〕祖公公。你可在那裏來。〔正末云〕你起來。〔唱〕

〔滿庭芳〕您可便一齊的來拜我。則俺這親親眷眷。鬧鬧和和。您當房下輩兒誰年大。〔亭老云〕則我年長。〔正末唱〕他可便髮若絲窩。〔云〕這個是誰。〔亭老云〕公公。這個是俺外甥女兒哩。〔正末唱〕則這外甥女。倒老如俺嬾嬾。〔云〕這個是誰。〔亭老云〕這個是重孫子哩。〔正末唱〕則我這重孫兒。倒做得我哥哥。將此事都參破。人生幾何。恰便似一枕夢南柯。

〔亭老云〕公公。你怎生年紀不老也。〔正末云〕你肯依着我念佛。便不老。〔亭老云〕怎生念佛。〔正末云〕你則依着我念南無阿彌陀佛。嗨。劉均佐也。原來師父是好人。我跟師父去了三個月。塵世間可早百十餘年。弄的我如今進退無門。師父。你怎生不來救您徒弟也。〔唱〕

〔十二月〕師父你疾來救我。這公事怎好收撮。我想這光陰似水。日月如梭。每日家不會道是口合。我可便剩念了此三彌陀。

〔堯民歌〕呀。那裏也脫空神語。浪舌佛。我倒做了個莊子先生鼓盆歌。師

父也不爭你昇天去後我如何。〔云〕罷罷罷。要我性命做甚麼。〔唱〕我則索割捨了殘生撞松科。〔撞松科布袋上云〕劉均佐。你省了也麼。〔正末云〕師父。您徒弟省了也。〔布袋云〕徒弟。你今日正果已成。纔信了也呵。〔正末唱〕說的是真也波哥。皆因忍字多。〔云〕師父。你再一會兒不來呵。〔唱〕這坨兒連印有二十個。

〔布袋云〕劉均佐。你聽者。你非凡人。乃是上界第十三尊羅漢。賓頭盧尊者。你渾家也非凡人。他是驪山老母一化。你一雙男女。一個是金童。一個是玉女。爲你一念思凡。墮于人世。見那酒色財氣。人是我非。今日個功成行滿。返本朝元。歸于佛道。永爲羅漢。你認的貧僧麼。〔正末云〕不認的。師父是誰。〔布袋偈云〕我也不是初祖達摩。我也不是大唐三藏。則我是彌勒尊者。化爲做布袋和尚。〔正末拜科云〕南無阿彌陀佛。〔唱〕

〔煞尾〕不爭俺這一回還了俗。却原來倒做了佛。想當初出家本爲逃災禍。又誰知在家也得成正果。〔同下〕

〔音釋〕 跋音波 括音和 過平聲 大音惰 撥波上聲 竭音窩 擺羅上聲 嬖音姆 柯音戈
撮磴上聲 合音何 剩音盛 佛浮波切 坨音陀 驪音梨

題目 乞兒點化看錢奴

正名 布袋和尚忍字記

謝金蓮詩酒紅梨花雜劇

張壽卿撰

第一折

〔冲末扮劉太守引張千上詩云〕寒蛩秋夜忙催織。戴勝春朝苦勸耕。人若無心治家國。不知蟲鳥有何情。小官姓劉名輔。字公弼。幼習儒業。頗看詩書。自中甲第以來。累蒙擢用。今除洛陽太守。某有同窗故友。乃是趙汝州。離別久矣。近日捐將一封書來與小官。書中的意思。說有謝金蓮者。欲求一見。小官在此。不知此女子是何人。張千。你近前來。我問你咱。謝金蓮是甚麼人。〔張千云〕好着相公知道。這謝金蓮是一個上廳行首。〔太守云〕原來如此。張千。你近前來。我分付你。〔做打耳暗科云〕趙秀才來時。則說謝金蓮嫁了人也。門首覷者。若來時。報復我知道。〔張千云〕理會得。〔外扮趙汝州上〕〔詩云〕雖是文章出衆前。若無風月也徒然。請君試把婦娥問。何事偏生愛少年。小生姓趙。雙名汝州。我有同窗故友。是劉公弼。在洛陽做太守。我先將一封書。寄與哥哥。欲求謝金蓮相會一面。今日來到此處。則這裏便是哥哥私宅。門上人。報復去。道有兄弟趙汝州。特來相訪。〔張千報科云〕稟相公得知。有趙汝州在於門首。〔太守云〕道有請。〔張千云〕請進。〔做見科〕〔太守云〕兄弟。別來久矣。請坐。〔趙汝州云〕不敢。〔太守云〕張千。安排酒來。與兄弟把一杯拂塵者。〔趙汝州云〕哥哥。不勞賜酒。前日書中所云。專求謝金蓮一見。哥哥意下如何。〔太守云〕張千。喚將謝金蓮來。與兄弟相見。〔張千云〕相公不知。謝金蓮嫁人多時了也。〔趙汝州云〕這等無緣。既如此。小生告回。〔太守云〕兄弟。你可不爲我來。且休要去。張千。收拾後花園中書房裏。着兄弟安下。慢慢安排酒餚。與兄弟相敘去來。〔下〕〔張千引趙汝州至後園科〕〔趙汝州云〕嗨。我此一來。專爲要見謝金蓮而來。不想他嫁了人。哥哥便留我在書房中安住。也沒什麼興味。天色晚了也。張千。點過燈來。〔張千云〕燈在此。酒飯齊備了。請相公慢慢的自吃晚飯。小人回去也。〔下〕〔趙汝州云〕張千回去了。小生自飲幾杯咱。〔正旦扮謝金蓮引梅香上云〕妾身謝金蓮是也。奉相公的鈎旨。教我假粧做王同知女兒。往後花園逗引那趙秀才。梅香。這是那裏。〔梅香云〕這是太守家花園。〔正旦云〕梅香。嚀去來。這早晚多早晚也。〔梅香云〕姐姐。這早晚初更時分了。〔正旦云〕是好花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恰纔箇滿目繁華。可又早落紅飛下。春瀟灑。苔徑輕踏。香襯凌波襪。

〔混江龍〕則在夕陽西下。黃昏啼殺後栖鴉。看一庭花月。幾縷烟霞。暮雨有情。露杏蕊。春風無處。不楊花。我裙拖翡翠。鞋蹙鴛鴦。行過低矮矮。這個茶藤架。我則見花穿曲徑。草接平沙。

〔趙汝州云〕我恰纔飲了幾杯酒。開行幾步看花去。〔正旦見趙科云〕一個好秀才也。梅香。我久以後嫁人呵。則嫁這等風風流流的秀才。〔梅香云〕沒來由嫁那秀才做甚麼。他有甚麼好處。〔正旦云〕這妮子是甚麼言語。那〔唱〕

〔油葫蘆〕秀才每從來我羨他。提起來偏喜恰攻書學劍。是生涯。秀才每受辛苦。十載寒窗下。久後他顯才能。一舉登科甲。秀才每習禮義學問答。哎。你一個小梅香。今後休奸詐。只說那秀才每不當家。

〔梅香云〕秀才每幾時能勾發達。〔正旦唱〕

〔天下樂〕你豈知他那有志題橋漢司馬。怎不教人嗔怒發。是和非。你心中自監察。端的個無禮法。只管裏抵觸咱。梅香。你記着我這一頓打。

〔梅香云〕姐姐。你待要嫁人。沒來由煩惱。怎麼便要打我。我有甚麼罪過。〔正旦云〕這妮子。誰煩惱也。〔梅香云〕你煩惱哩。〔正旦唱〕

〔那吒令〕這妮子我問着呵。沒些兒個勢沙。這妮子道着呵。將話兒對答。這妮子使着呵。早粧聾做啞。潑賤才堪人罵。再休來利齒能牙。

〔梅香云〕我說甚的來。〔正旦唱〕

〔鵲踏枝〕你可又不謙下。可又不賢達。拚定個脂粉不良。鼻凹醜嘴臉。渾如蠟渣。直恁般性格兒。謝吒。

〔云〕梅香。你那裏知道秀才每事。聽我和你說咱。〔唱〕

〔寄生草〕我這裏從頭說。你那裏試聽咱。有吳融八韻賦。自古無人壓。有杜甫五言詩。蓋世人驚訝。有李白一封書。嚇的那南蠻怕。你只說秀才無路上雲霄。却不道文官把筆平天下。

〔趙汝州做驚見旦科云〕呀。一個好女子也。不知誰氏之家。怎生得說一句話。可是好也。〔正旦唱〕

〔後庭花〕俺將僧書生去問他。又怕這劣梅香瞧見咱。俺這裏有意傳心事。他那裏無言指落花。爭奈我是女孩兒家。做這一場話靶。可不的被傍人活笑殺。

〔趙汝州云〕請問小娘子誰氏之家。姓甚名誰。〔正旦唱〕

〔金盞兒〕這秀才忒撐達。將我問根芽。妾身住處。兀那東直下。深村曠野。不堪誇。俺那裏遮藏紅杏樹。俺映碧桃花。兀良山前五六里。林外兩三家。〔趙汝州云〕小娘子。你端的誰氏之家。〔正旦云〕妾身是王同知之女。今夜晚間。因看花來到太守花園裏。不想遇着秀才。敢問秀才姓甚名誰。〔趙汝州云〕小生是太守相公的表弟趙汝州是也。小娘子既到此處。到我書房中飲幾盃。有何不可。〔正旦云〕既然如此。同到書房中攀話去咱。〔做進書房科〕〔趙汝州云〕小娘子不嫌褻瀆。請滿飲一杯。〔正旦云〕秀才請。〔趙汝州云〕難得小娘子到此。多飲幾杯。〔正旦唱〕

〔醉中天〕笑哈哈捧流霞。我羞怯怯怎酬答。也不知前世今生。甚的緣法。相會在花枝下。可知道劉郎喜殺。又值着我玉真未嫁。抵多少香飯胡麻。〔趙汝州云〕小娘子。今夜幸得相會。但不知後會何時。實難爲別。〔正旦云〕妾明夜晚間。將一樽酒一瓶花。與秀才回禮。〔趙汝州云〕小生來日晚間專望也。〔正旦唱〕

〔賺煞〕這早晚一二更過初更罷。撲粉面香風颯颯。夜靜歸來路兒滑。露溶溶濕潤衣紗。哎。你個解元。瞧着這幾朵梨花。更一片銀河隔彩霞。貪和

你書生打話暢好是兜兜搭搭。因此上不知明月落誰家。(下)

〔趙汝州云〕小生慚愧。有緣遇這個小娘子。許我明夜再會。果然若來時。和他吃幾杯兒酒。添些春興。挖搭幫放翻他。小娘子。只怕你苦哩。(下)

〔音釋〕 蛩音窮 弼薄密切 逗音豆 踏當加切 穢忘罵切 蜚肥去聲 妮女夷切 恰強雅切

甲江雅切 答音打 發方雅切 察抽鮮切 法方雅切 達當加切 迸韻夢切 齋音庵

齋音簪 凹汪掛切 謁之搜切 吒音渣 壓竿架切 靶音霸 哈五鴉切 殺雙鮮切 蜚

殺買切 滑呼佳切 搭音打

第二折

〔趙汝州上云〕小生趙汝州是也。昨夜晚間。遇王同知家的小姐。他約道今夜晚間再來。如今天已晚了也。怎生還不見小姐來。〔正旦同梅香捧花上云〕梅香。將這一樽酒一瓶花。與那秀才回禮去。〔梅香云〕喏。和你去來。〔正旦云〕風清月白。端的好天氣也呵。〔唱〕

〔南呂一枝花〕花梢月正高。院宇人初靜。爲憐才子約。嫌煞月兒明。俺忍怕就驚。悄悄的穿芳徑。怕人來更犬驚。花陰裏躡足行行。柳影中潛身等。

〔梁州第七〕不離了這花陰柳影。也強如繡幃中冷冷清清。想才郎沒半米兒塵俗性。他比着那謝東山後嗣。杜工部門生。潘安仁顏貌。曹子建才能。他生的才貌相應。雖不設海誓山盟。他他他端的有千種風情。俺俺俺辦着個十分志誠。敢敢敢成合了一世的前程。對着這良宵媚景。玉纖重把羅衣整。露濕的繡鞋兒冷。繞徧園池過小亭。怎敢稍停。

〔梅香云〕姐姐。夜深了。俺慢慢的行。〔正旦唱〕

〔隔尾〕我爲甚直抄過綠徑慌忙避。我則怕遲到藍橋淹了尾生。則這竊

玉儔香的急心性。冷落了那畫屏。香消了寶鼎。這其間倚定鴛鴦枕頭兒等。

〔梅香云〕姐姐可早來到也。俺和你過去。〔趙汝州慌迎科云〕小娘子來了也。〔正旦云〕秀才。妾身無甚麼禮物。則這一樽酒一瓶花兒來與你回禮。〔趙汝州云〕小娘子。小生久等多時了也。〔正旦云〕梅香。你先回去。則怕夫人問着。你可支吾咱。〔梅香云〕理會得。我先回去也。〔下〕〔正旦云〕秀才。你認的這瓶花麼。〔趙汝州云〕小娘子。這瓶花是甚麼花。〔正旦云〕你試猜咱。〔趙汝州云〕敢是海棠花麼。〔正旦唱〕

〔哭皇天〕待道是海棠呵。杜子美無詩興。〔趙汝州云〕敢是桃花麼。〔正旦唱〕若是桃花呵。怕阮肇却早共你爭。〔趙汝州云〕敢是石榴花麼。〔正旦唱〕那石榴花夏月開。這其間未過清明。〔趙汝州云〕敢是山茶花麼。〔正旦唱〕若論山茶花。却是冬暮景。〔趙汝州云〕敢是刺梅花麼。〔正旦唱〕刺梅花初開未盛。〔趙汝州云〕敢是碧桃花麼。〔正旦唱〕若說着碧桃花。那裏討牆外誰家鳳吹聲。〔趙汝州云〕我也猜不着。〔正旦唱〕枉將伊溪倖說與你便省。

〔烏夜啼〕這的是一朵紅梨花。休猜做枯枝杏。恰便以佳人面暈微醒。他二三春獨掌着花權柄。枝葉兒青青。顏色兒熒熒。且休說四季牡丹亭。更休過黃花徑。這花與燈偏相稱。燈光閃爍。花影輕盈。

〔趙汝州云〕小娘子。既有如此好花。何不作一首詩。〔正旦云〕我單提着紅梨花作詩一首。〔趙汝州云〕小娘子。你就表白咱。〔正旦念詩科云〕本分天然白雪香。誰知今日却濃粧。鞦韆院落溶溶月。羞覩紅脂睡海棠。〔趙汝州云〕妙妙妙。小生也做一首。〔念詩科云〕換却冰肌玉骨胎。丹心吐出異香來。武陵溪畔人休說。只恐天桃不敢開。〔正旦云〕好高才也。〔唱〕

〔賀新郎〕聽絕詩句猛然驚。早是他內性兒聰明。才調兒清正。這兩般消的人欽敬。不枉了風流俊英。詩提着花酒爲名。花嬌如玉軟。酒色似冰清。

世間花酒詩人興。酒斟金盞。花列玉娉婷。

〔趙汝州云〕對這好花好酒。又好良夜。知音相遇。豈不美哉。〔正旦唱〕

〔四塊玉〕我剔的這燈燄兒光。那的這花瓶兒正。我對着這燭底花前說。叮嚀。則愿的燈休滅。花休謝。人休另。這知音人存着志誠。似花枝常在瓶。似燈兒分外明。

〔淨扮嫵嫵上云〕老身是這王同知的嫵嫵是也。夜深了。老夫人不見小姐。着我尋去。敢在太守家花園裏。〔做見科云〕您做的好勾當也。〔正旦云〕嫵嫵來了。怎生是好。〔唱〕

〔罵玉郎〕莫不是安排着消息踏看應。便這等怒忿忿沒人情。雖然奉着俺尊堂命。〔嫵嫵扯趙科云〕您做的好勾當也。〔正旦唱〕怎敢緊搭住他角帶鞋。走將來尋爭競。

〔感皇恩〕嫵嫵也。老不以筋力爲能。咱須是負屈高聲。俺賞的這上陽花。飲的這長壽酒。燒的這短檠燈。正是銀河耿耿。玉露泠泠。對着那一輪月。千里風滿天星。

〔採茶歌〕俺從那期程。伴着這書生。直吃的碧桃花下月三更。你個嫵嫵。夫人心休硬。便有合該罪犯俺招承。

〔云〕我央及嫵嫵。你先回去。我便來也。〔嫵嫵云〕小姐。我先回去。你便來。你若來遲呵。老夫人行我替你愁哩。〔下〕〔正旦云〕秀才。我回去也。〔趙汝州云〕小娘子。這一去幾時能勾再來。〔正旦唱〕

〔一煞〕你休愁我衾寒枕剩人孤另。我則怕你酒醒燈昏夢不成。佳期偏泄無乾淨。慌出蘭堂四下裏。天如懸鏡。夜氣撲人冷。一片閒雲近玉繩。空餘着銀漢澄澄。

〔趙汝州云〕小娘子。你回去呵。倘老夫人有些嗔責。小娘子。你也則是爲小生而來。教小生如何放心得下。小

娘子見老夫人是必善回話咱。〔正旦云〕秀才你放心者。〔唱〕

【尾煞】我把一枝翠柳將身映。〔趙汝州云〕小娘子你可仔細走。〔正旦唱〕這裏不比十二瑤臺獨自行。曲欄傍月光淨。粉牆邊晚風勁。〔云〕呀兀的不有人來也。〔唱〕只聽的撲簌簌鞋底底鳴。說的我顛兢兢手脚冷。俺只索立定身軀。注着眼睛。〔帶云〕原來不是人呵。〔唱〕可正是雲破月來花弄影。〔下〕

〔趙汝州云〕小娘子去了也。恰纔共他詩詞酬和。正是有情。不想嬖嬖走將來。把小娘子喚的回去了。依舊留下小生一個在此。小娘子則被你思量殺我也。〔詩云〕全憑着花月爲媒。共佳人倡和傳杯。被嬖嬖逼將回去。把一天喜都做傷悲。〔下〕

〔音釋〕 躡音聶 逆音柄 肇音兆 吹去聲 暈音韻 熒音盈 爍燒上聲 漱離店切 灑音豔
娉批明切 婷音亭 嬖音姆 揩簪上聲 韙音汀 檠其行切 冷音凌 剩音盛 另凌去聲 顛音戰

第二折

〔太守引張千上云〕自從兄弟趙汝州來到。我着他在後花園書房裏安下。我如今待要下鄉勸農去也。則怕那秀才上朝應舉去的忙。等不的我回來。留下花銀兩錠。全副鞍馬一匹。春衣一套。你與秀才說知道。老夫再三傳示。若是他去遲呵。等我回來。親自送他。〔張千云〕理會的。〔同下〕〔趙汝州上云〕自從那夜嬖嬖將小娘子喚將回去。並無一箇信音。小娘子幾時得和你再能勾相見也。今日在書房中獨坐。連張千也不見來問我的茶飯。好生納悶。〔正旦扮賣花二婆上云〕老身是賣花的二婆是也。今日去太守家裏花園中去採幾朵花兒。長街市上貨賣的些錢物。養贍老身。須索走一遭去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則爲我年老也甘貧。攜着個匾籃兒儼然廝趣。賣幾朵及時花。且度朝昏。則被這牡丹枝薔薇刺將我這袖梢兒抓盡。見如今節遇三春。都不如洛陽丰韻。

【醉春風】這蜂惹的滿頭香。蝶翻的雨翅粉。原來是賣花人頭上一枝春。把蜂蝶來引引。紅杏芳芬。碧桃初綻。海棠開噴。

〔云〕來到這太守家花園裏也。我與你探這幾般花兒去。貨賣。採幾朵桃花。採幾朵海棠。採幾枝竹葉。採幾枝嫩柳。都放在這花籃裏。我且回去。〔趙汝州做見科云〕三婆。你那裏去。你回來。〔正旦做慌科云〕呀。兀的不唬殺我也。老身不知秀才哥哥在這裏。〔趙汝州云〕你偷的我這花兒那裏去。〔正旦云〕三婆不敢。〔趙汝州云〕你探這竹葉那裏去。〔正旦云〕哥哥不爭你提這竹葉來呵。〔唱〕

【迎仙客】說的我湘娥般灑淚痕。你休節外把咱嗔。虛心兒告他折了你甚。本也則爲採損了青枝。說的我慌搓玉笋。你那裏便至本從根。哎。這葉兒又不曾傳芳信。

〔趙汝州云〕你探的我這桃花兒那裏去。〔正旦云〕不爭你提起這桃花來。三婆也有一節說。〔唱〕

【紅繡鞋】堪笑春風幾陣。一簾紅雨紛紛。飄香流水繞孤村。親引上俺天台路。得見恁武陵人。哎。你一個阮郎直恁般狠。

〔趙汝州云〕你探這海棠何用。〔正旦云〕這海棠花不可戀他。〔唱〕

【石榴花】胭脂着雨色猶新。粧點出豔陽春。嬌滴滴似帶酒微醺。若是他夢魂。遇着東君。這花也端的多風韻。倚闌干。睡足精神。也會高燒銀燭。爭窺認。則爲他無興。上惱了詩人。

【鬪鶯鶯】這花兒會鶯燕邀留。更有那蜂蝶鬪引。嬌似嫣紅。嫩如膩粉。你看何處園林不是春。我可便自暗哂。哎。你個折桂的書生。怎放不過偷花的婦人。

〔趙汝州云〕你要楊柳做甚麼。〔正旦云〕這楊柳。三婆也有說話。〔唱〕

【快活三】這柳呵。則會在長亭畔。裊暗塵。陽關外送行人。渭城客舍鬪清

新。你惹起我離愁悶。

【鮑老兒】我待請去章臺上做個故人。不俵乘着些柳色黃金。嫩若近柴門。映着水濱。枉把你箇五柳先生問。伴的是和風習習。輕雲冉冉。落絮紛紛。

〔趙汝州云〕這幾般花。有甚麼好處。〔正旦云〕這幾般花兒。都不必戀他。聽三婆說咱。〔唱〕

【十二月】我和那海棠最親。羨的是柳葉眉顰。喜的是桃花噴火。愛的是竹葉如雲。四般兒都值的幾文。則被你央煞俺窮民。

【堯民歌】你去那百花園內逞精神。哎。你個惜花人。刁蹬煞賣花人。你一春莫厭買花頻。纔見春來又殘春。續也波紛。飛花滿綠茵。有多少東風恨。

〔趙汝州云〕三婆。我有一瓶花。我看你認得麼。〔正旦云〕你將來我看看。〔趙汝州做取花科云〕兀的不是三婆你看。〔正旦看科云〕有鬼也。有鬼也。〔趙汝州云〕三婆。你見了這花。可怎生說有鬼也。你見甚麼來。

〔正旦唱〕

【亂柳葉】則這一瓶花。饒了我魂。悵悵的把身軀兒褪。俺孩兒正青春。猶兀自未二旬。直被他送的個病纏身。這便是災星進。

〔趙汝州云〕你這等慌做甚麼。〔正旦云〕誤了三婆賣花也。明日來和你說。〔趙汝州云〕三婆且休去。你且說與我。〔正旦云〕我說與你。則休害怕。〔趙汝州云〕你說來。我不怕。〔正旦云〕你道這花園是誰家的花園。〔趙汝州云〕這個是太守家的花園。〔正旦云〕不是太守家的花園。可是王同知家的花園。王同知有個女孩兒。爲他要看那花。自家蓋了這所花園。到的是春間天道。萬花開綻。牆裏一個佳人。牆外一個秀才。和那小姐。四目相覷。各有春心之意。不能結爲夫婦。那小姐到的家中。一臥不起。害相思病死了。那小姐爺娘。捨不的他。埋在這花園背後。他那一靈不散。怨氣難消。長起一棵樹來。開的可是紅梨花。那小姐陰靈。近新來則纏攪的年紀小的秀才。道我是誰。〔趙汝州云〕你是賣花的三婆。〔正旦云〕我是李府尹的渾家。我有一個孩兒李秀才。

爲那城中熱鬧。無處看書。也借了他這花園看書。正看書裏。到這一更無事。二更悄然。到那三更前後。起了一陣怪風。一個如花似玉的小娘子。和我那孩兒四目相窺。各有春心之意。同到書房中。飲了幾杯酒。那小娘子便要起身。對秀才說。我無甚麼。明夜一樽酒。一瓶花。與你回禮。到那第二晚間。俺那孩兒。又這般等他。到那一更無事。二更悄然。三更前後。那小姐引着一個梅香。將着一樽酒。一瓶花。可來與俺孩兒回禮。在那書房。正詩詞歌賦。正飲酒中間。被他那嬌嬌撞見。那小姐一直的去了。我那孩兒不知道他是鬼。在那書房中一臥不起。害相思病死了。俺那孩兒在時。曾問他甚麼模樣。怎生打扮。我說與你聽咱。(唱)

【上小樓】他粧梳的異樣兒新。眉分八字真。口吐櫻桃。眼轉秋波。鬢挽烏雲。那小姐怕不有千般兒淹潤。秀才也說着呵。老身心困。

〔趙汝州云〕這一會兒。不由的我也害怕起來。(正旦云)吓。有鬼。有鬼。(唱)

【么篇】足律律起陣旋風。刮起那黃登登幾縷塵。正是那個婆娘纏俺孩兒狠。毒冤魂向這裏。又將待要咱親近。拚的打你娘五千桃棍。

〔趙汝州云〕三婆。你不說。我那裏知道。兀的不說殺我也。(趙汝州做扯住旦科)(正旦云)我回去也。(趙汝州云)這花園不乾淨。得你在這裏伴我一件也好。(正旦云)可不誤了我賣花。(唱)

【煞尾】俺孩兒一年來不得託生。秀才也你二更裏撞着鬼魂。俺孩兒二年光景無人問。(帶云)哎。且喜波。(唱)可早有替代你的生天路兒穩。(下)

〔趙汝州云〕三婆去了也。可怎生不見張千來。(張千上云)我往書房中看秀才去。(見科)(趙汝州云)張千。相公在那裏。(張千云)相公下鄉勸農去了。(趙汝州云)相公會分付你甚麼來。(張千云)相公去時。分付我來說。公事忙。有好幾時未得回哩。留下物件。着我交付與你。是花銀兩錠。春衣一套。全副鞍馬一匹。(趙汝州云)既有此物。張千。多多的拜上您相公。則今日我就上朝取應去也。(張千云)相公還有分付說。秀才去的遲。便等相公回來。與你面別。(趙汝州云)我只是不等他了。(詩云)我不別仁兄不爲過。只爲後花園裏難存坐。萬一紅梨花下那人來。可不與李孩兒湊兩個。(張千隨下)

〔音釋〕 瞻傷估切 趁嘆去聲 搯莊瓜切 揉音柔 搯音確 嬌音煙 晒身上聲 躡音鄧 躡音

賓 褪吞去聲

第四折

〔太守引張千上云〕老夫劉公弼。自從去歲有兄弟趙汝州。來探望小官。後來不辭而去。不想今年他擢過卷子。一舉成名。得了頭名狀元。所除在這洛陽爲縣令。是老夫屬官。今日來參見老夫。令人準備酒館。這早晚敢待來也。〔趙汝州上云〕滿腹詩書七步才。綉羅衫袖拂香埃。今朝坐享逍遙福。不是讀書何處來。小官趙汝州是也。自到京都闕下。擢過首卷。一舉狀元及第。所除洛陽縣令。今日須索拜見太守去。可早來到也。左右。報復去。道有新縣令特來參見。〔張千報科云〕有新縣令來參見相公。〔太守云〕道有請。〔張千云〕請進。〔見科〕

〔太守云〕賢弟功名得意。可喜可賀。張千。收拾花園亭子上。安排酒餚。與縣令拂塵咱。〔趙汝州云〕不敢重勞。您兄弟適纔在衙門裏飲過幾盃酒也。〔太守云〕再飲不妨。密去來。〔趙汝州走。太守扯科云〕將酒來。兄弟滿飲此盃。〔趙汝州云〕小官酒勾了。醉了也。〔做睡科〕

〔太守云〕縣令睡着了也。張千。與我喚將妓女。伏侍相公。〔張千云〕妓女每走動。〔正旦謝金蓮上云〕相公呼喚妾身做甚麼。〔太守云〕你擎着一把扇子。折一枝紅梨花。插在那扇子上。與縣令招風打扇。小心在意者。〔正旦云〕理會的。〔太守下〕

〔正旦云〕知他俺那趙汝州在那裏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這紅梨花依舊豔陽天。則不見那生之面。往常我樽前歌宛轉。席上舞蹁躑。生疎了品竹調絃。不承望侍歡宴。

〔沉醉東風〕想着他風流少年。曾和俺在月下花前。雖不會共繡衾。雖不得同羅薦。也兩個詩酒留連。今日個將小扇輕紈出畫筵。可知是非吾所願。

〔張千云〕相公分付。好生打扇哩。〔正旦云〕這扇呵。〔唱〕

〔鴈兒落〕堪宜桂影圓。可愛丹青面。清風隨手生。皓月當胸現。

【得勝令】呀。錯認做陶令。酒中仙。幾時得豁這班女腹中冤。不枉了十載寒窗下。則願他清名四海傳。哎。天也波天。天與人行方便。我這裏輕搦你箇颯風小狀元。

〔云〕將一枝紅梨花。插在扇上。〔做插花扇上科〕〔趙汝州見驚科云〕有鬼也。有鬼也。兀那婦人。你是妖精鬼魅。靠後。休近前來。〔正旦云〕兀的不是趙汝州。〔趙汝州云〕你是鬼也。〔正旦唱〕

【掛玉鉤】我和他邂逅春風甚可憐。只道是有情人。偏得多情眷。怎知他別後。此三兒沒掛牽。竟不記的梨花面。倒着我莫近前。須避遠。直恁般醉眼模糊。認不周全。

〔趙汝州云〕賣花三婆說。你是鬼。如今白日都出來了。好怕人也。〔正旦唱〕

【川撥棹】不甫能見英賢。又道我是鬼魂兒在眼邊。說的他對面無言。有似風顛。驚急力前合後偃。便有那張天師怎斷遣。

【七弟兄】別不上一年兩年。說不盡恨綿綿。負心人這搭兒裏重相見。初相逢。看我似薤珠仙。你今朝待送我到驅邪院。

【梅花酒】呀。我恨殺這狀元。我本是畫閣嬋娟。怎道我鬼魅相纏。今日箇有口難言。我衣有縫身有影。敢是你無情我無緣。兩下裏各茫然。不能似扇團圓。

〔趙汝州云〕兀的不是紅梨花。我曉的這是你墓間之物。你不要纏我。待明日我做些好事。超度你生天便了。〔正旦唱〕

【收江南】呀。你可爲甚麼一春常費買花錢。那些兒色膽大如天。把活人生扭做死人纏。這相逢也枉然。幾時得笙歌引至畫堂前。

〔太守上云〕縣令。你這般慌甚麼。〔趙汝州云〕這婦人是妖精鬼魅。〔太守云〕賢弟全然不知。聽我說與你。

聽當初你寄書來。要見謝金蓮。元來是個妓女。我怕你迷戀烟花。墮了你進取之志。是我分付張千。則說謝金蓮嫁了人也。賢弟。你在後花園中書房裏安下。我却暗暗的着此婦人。只做採花。與你相見。他不是別人。則他便是謝金蓮。着他隱姓埋名。假說做王同知的女兒。後來又着三婆說他是鬼。迷死了他的兒子。以此賢弟吃驚。不辭而去了。我將這婦人樂籍上除了名字。另置別館。今日賢弟來到。伏侍你猶然不認的他。說兀的做甚。
〔詩云〕自別佳人又一年。今朝着你兩團圓。他不是下方作鬼同知女。正是上廳行首謝金蓮。
〔趙汝州云〕哥哥。則被你瞞殺您兄弟也。
〔太守云〕則今日好良辰。就此席上。成合了你兩口兒。
〔正旦同趙汝州謝科云〕多謝了相公。
〔唱〕

〔水仙子〕則我是洛陽城裏謝金蓮。好把宮花簪帽偏。玳瑁筵好作瓊林宴。脫白纈。好將紫綬穿。祇候人也得升遷。雖然是劉公弼使的機變。趙汝州偏能顧戀。到底是紅梨花結果了這一段姻緣。

〔音釋〕 擻粗酸切 瞞音篇 躡音仙 搨扇平聲 彪音礎 遜音械 逗音後 嬋音蟬 娟音娟

題目

趙汝州風月白紵扇

正名

謝金蓮詩酒紅梨花

鐵拐李度金童玉女雜劇

賈仲名撰

第一折

〔老旦扮王母引外扮鐵拐李上〕〔王母詩云〕閼苑仙家白錦袍。海中銀闕宴蟠桃。三更月下驚聲遠。萬里風頭鶴背高。予童乃九靈大妙金母是也。爲因蟠桃會上。金童玉女。一念思凡。罰往下方。投胎託化。配爲夫婦。他如今業緣滿足。鐵拐李。你須直到人間。引度他還歸仙界。不可遲也。〔鐵拐云〕貧道既領仙旨。便索往下方引度他二人走一遭去。〔詩云〕領仙旨按落雲頭。到女直度脫凡流。全憑我這條拐神通變化。不由他不隨我共返丹丘。〔同下〕〔正末扮金安壽同旦兒童氏家僮梅香上云〕自家女直人氏。叫做金安壽。嫡親的兩口兒。別無甚碎小。俺小姐夾谷人氏。童家女兒。小字嬌蘭。娶爲妻室。十年光景。甚是綢繆。託祖宗福蔭。這的是夫妻福齊者。今日是小姐的好日頭。共小姐天地根前。燒香點燭。祖宗根前。祭祀了也。下次孩兒每臥番羊者。動着細樂。大吹大擂。慢慢的做個筵席。俺看了這笙歌羅列。是好受用也呵。〔唱〕

〔仙呂入聲甘州〕花遮翠擁。香靄飄霞。燭影搖紅。月梁雲棟。上金鈎十二簾櫳。金雀屏開玳瑁筵。綠蟻光浮白玉鍾。爽氣透襟懷。滿面春風。

〔鐵拐上云〕貧道按落雲頭。來到女直地面。這裏就是金安壽家。我去與他添壽化齋。看他說甚麼。〔見科云〕稽首。貧道特來化齋添壽。〔正末云〕一個先生來化齋求利市。不知先生從那裏來。〔鐵拐云〕從三島來。〔正末云〕往那裏去。〔鐵拐云〕特來度你爲神仙。往蓬萊去。〔正末云〕休胡說那。〔唱〕

〔寄生草〕俺圍珠翠。冰綃內勝蓬萊閼苑中。他淡昏昏半窗明月梨花夢。我謾匆匆滿溪流水天台夢。你嘆空空。一襟清露游仙夢。〔鐵拐云〕貧道昨日蕊珠宮醉倒。今日却在這裏。〔正末笑科〕〔唱〕你昨宵個夜沉沉。醉臥蕊珠宮。今日煖融融。誤入桃源洞。

〔鐵拐云〕金安壽嬌蘭。你二人跟我出家。長生不滅。〔正末云〕休胡說。看了我這等受用快活。如何肯跟你出

家。去吃菜根也。着我那歌兒舞女過來。〔扮歌兒引細樂上舞科〕〔唱〕

【滿堂紅】鳳凰臺來鳳凰臺。鳳凰臺也波臺。鳳凰臺上鳳凰來也波來。天籟地籟聞人籟也波籟。八音諧。綠雲裁。翠烟開。月明吹徹海山白。

【大德歌】碧泠泠。玉鏗鏗。七政匏爲定。攢紫霞。嵌曉星。笙簧點點皆相應。善吹的是子晉董雙成。

【魚游春水】自嶧谷。起遺風。定雌雄。十二筒。律應黃鍾。梅落江清吹三弄。聲動關山感歸夢。伴漁翁。引牧童。

【芭蕉延壽】韻清微。高山流水野猿嘶。楚雨湘雲塞鴈飛。清風明月孤鶴唳。春融和。鶯亂啼。〔下〕

〔正末云〕你看我是好受用也。〔唱〕

【村里迓鼓】擺窈窕。窈窕娥紅袖。出蒲萄。紫駝銀甕。聽嘹唳笙簧聒耳。問一派仙音齊動。你看那梅香小玉了。鬟使數。相隨相從。鶯簫吹。象板敲。皓齒歌。細腰舞。琉璃鍾。琥珀醲。呀。簇捧定可喜娘風流萬種。

〔鐵拐云〕金安壽。這是你塵世快樂。不如俺仙家受用也。〔正末云〕你更不見我受用處。你聽我說。〔唱〕

【元和令】繡幙張。翠靄蒙。錦堂晃。曉雲籠。俺小姐纖纖十指露春葱。寶釵橫。螺髻聳。腮桃眉柳額芙蓉。點星眸。秋水同。

【上馬嬌】日高也。花影重。風香也。酒力湧。寶篆裊。博山銅。羅裙輕拂湘紋動。儂半札鳳頭弓。

【勝葫蘆】恰便似銀漢星迴一道通。嫦娥出素華宮。弦管聲中更漏永。千般婉轉。萬般調弄。不覺夜將終。

【么篇】可正是歌盡桃花扇底風。人面映和花紅。雨下春心應自懂。憐香

惜玉顛鸞倒鳳。人在錦衛術。

〔鐵拐云〕你今跟我出家去。脫離塵寰。便登仙界。乘蒼鸞。跨彩鳳。穩坐瑤池紫府。俯視三茅太華。可不好那。

〔正末唱〕

〔後庭花〕隨着你墜天花滿太空。飄瑤香散九重。登隱隱金霞殿。游巍巍碧落宮。上蒼穹。把鸞膠鶴控。俯三茅太華峯。伴千年長壽松。逐鍾離。跟呂公。尋安期。訪葛洪。赴蟠桃仙界中。脫塵寰凡世冗。

〔鐵拐云〕金安壽。你這裏快樂有盡。跟我出家去。無窮受用。〔正末云〕你更不會見我受用處。我推開臥房門。先生你看者。〔唱〕

〔青歌兒〕爭似俺花濃。花濃柳重。更和這雨魂。雨魂雲夢。曲閣層軒錦繡擁。香溫玉軟叢叢。珠圍翠繞重重。鼉皮鼓兒。菱菱。刺古笛兒。喁喁。琵琶慢撚輕攏。歌音換羽移宮。助人笑口歡容。幾多密意幽悵。只這等朝朝暮暮樂無窮。煞強似你那白雲洞。

〔鐵拐云〕你這凡世快樂。打甚麼緊。在我根前賣弄。〔正末云〕待我再說一遍。〔唱〕

〔金盞兒〕珠球簌。玉玲瓏。金蹀躞。翠籠惚。錦斑斕。畫堂富貴人相共。光燦爛。碧天邊。月色溶溶。麝蘭香縹緲。環珮玉丁東。酒斟金錯。落花列繡蒙茸。

〔鐵拐云〕金安壽。你只跟我出家去。不生不死。受用快活。〔正末唱〕

〔賺煞尾〕枉了你費精神。休則管相攔縱。怎撇的玉天仙風流愛寵。〔鐵拐云〕這尤物要他怎麼。〔正末唱〕端的個魚水夫妻兩意同。少年人興味偏濃。繡幃中。淡蕩春風。紅浪輕翻翠被重。玉繩拽遙天半空。銀漏逐梅花三弄。直喚的斗杓回。月影轉梧桐。〔同旦下〕

〔鐵拐云〕這兩箇業畜。正在不省之鄉。必須再用心點化。直待指開海角天涯路。引得迷人大道行。〔下〕

〔音釋〕 璫音妹 稽音豈 閔音浪 籟音賴 白巴埋切 匏音袍 散音闕 嶰音械 塞音賽 喉

音利 窈音沓 窈音調 菊音桃 從去聲 醴音濃 衡音胡 衡音同 璫與瓊同 穹區

容切 鼉音陀 喝音濃 煞與殺同 瑑音鹿 歛音速 蹀音迭 蹀音屑 惚音鬆 茸音

戎 杓音標

第一折

〔正末同旦家僮梅香上云〕某金安壽是也。被一箇風魔道士。每日上門上戶。要我跟他出家。時遇春天。一來共小姐郊外踏青散心。二來躲那先生。〔做行科云〕來到這郊外。是好春和景致也呵。〔唱〕

〔南呂一枝花〕花谿音樂喧。竹塢人家小。香車游上苑。寶馬滿東郊。雜雜嘈嘈。一程程錦繡似花枝繞。一處處管絃般鳥語調。垂楊院賣花人。一聲聲叫過紅樓。杏花村題詩客。一箇箇醉眠芳草。

〔梁州第七〕看春江鴨頭綠皺。接行雲鴈翅紅嬌。酒旗向青杏園林挑。佳人鬪草。公子粧幺。鞦韆料峭。鼓吹遊遨。上新黃柳曳金條。綻嬌紅花簇冰綃。芳叢內採嫩蕊。粉蝶隊隊身輕。迴塘畔點香芹。紫燕翩翩翅裊。碧陰中弄清音。流鶯恰恰聲交。難挑怎描。便那女娘行心思十分巧。其實的刺不成繡不到。丹青手雖然百倍高。也畫不出這重疊周遭。

〔帶云〕我想俺這一對好夫妻。也非今世姻緣。是前生配定也。〔唱〕

〔四塊玉〕他張香輪將芳徑穿。我催駿腕把絲鞭裊。俺這對美愛夫妻宿緣招。俊龐兒落鴈沉魚貌。俺兩口兒恰便似地長就並蒂花。水養成交頸鴛。天生下比翼鳥。

〔鐵拐上攔住馬科云〕金安壽。你躲的我好也。〔正末唱〕

〔罵玉郎〕他將我這馬頭攔住高聲叫。嚮揪住黃金勒。鞭挽住紫藤梢。〔鐵

枋鼓掌大笑云「你愚眉肉眼。怎識的貧道那。」〔正末唱〕見他風風魔魔。攪着手伴推笑。〔鐵枋云〕棄了家業。快逃性命。着你不生不滅。跟我出家去。〔正末唱〕你着我將家業拋。性命逃。便是朝聞道。

〔鐵枋云〕我着你跨青鸞。乘彩鳳。上丹霄。做神仙可不好也。〔正末唱〕

〔感皇恩〕你覩花枝般俺潤妖嬈。我更筍條般風流年少。你着我跨青鸞。乘彩鳳。上丹霄。怎如我那花柔柳嫩。玉軟香嬌。恨不的心窩裏放。手掌中擎。眼皮上閣。

〔鐵枋云〕你欲心太重。早棄家緣。跟我出家。教你做大羅神仙哩。〔正末唱〕

〔採茶歌〕你着我戲仙飄過金橋。怎肯生拆散碧桃花下鳳鸞交。伴着你個鐵枋雲游回去也。可不閃的俺玉人何處教吹簫。

〔鐵枋云〕金安壽。下馬來。我與你說話。跟我出家去。教你到十洲三島。同赴蟠桃。可不快活。〔正末云〕我去不得。〔唱〕

〔側磚兒〕我怎肯尋真誤入蓬萊島。向羣仙隊裏會蟠桃。早難道好者爲之樂。〔鐵枋云〕棄了家緣。跟貧道出家去。〔正末唱〕怎捨的俺銅斗般錦窠巢。

〔竹枝歌〕看了俺胸背攙絨宮錦袍。〔鐵枋云〕俺出家的藤冠衲襖。草履麻絲。長生不老。比你還受用哩。〔正末唱〕怎繫這等續斷縈麻絲。你則看他江梅風韻海棠標。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你可也徒勞。怎把蘭蕙性浪比蓬蒿。

〔鐵枋云〕出家兒參祖師。遵徑道。其中清味。玄中又玄。做大羅神仙。你休要迷了正道。〔正末唱〕

〔玄鶴鳴〕遵徑道。達么妙。參祖師。習鴻寶。說殺你駕青牛。乘赤鯉。驢白鹿。騎黃鶴。怎如俺這寶馬雕鞍最好。〔鐵枋云〕你有甚快樂。快快跟我出家去。〔正末云〕我去不的。〔唱〕俺春風桃李。夏月葵榴。秋天金菊。冬雪江梅。一年中景物饒。料你那

茅菴草舍。爭似俺蘭堂畫閣。

〔鐵拐云〕你不知盧生的故事。不勾一餐。黃梁飯熟。能得幾多光景。〔正末唱〕

〔烏夜啼〕我平生不識邯鄲道。料黃梁怎比半焦。〔鐵拐云〕俺那裏香風不動松花老。跟我出家。可不快活。〔正末唱〕休誇你香風不動松花老。爭如俺月夜花朝。雨媚雲嬌。〔鐵拐云〕跟我去赴蟠桃會好的多哩。〔正末唱〕跟你去九重春色醉仙桃。爭如俺一生花柳從吾好。白玉池。瓊花島。將我度爲道友。這便是你善與人交。

〔鐵拐詩云〕俺那裏洞門無鎖鑰。自有白雲封。從他天地老。容顏只似童。比你好得多哩。〔正末唱〕

〔黃鍾尾〕你那裏白雲封。洞燒丹竈。爭似俺錦水流香泛碧桃。我這頭巾上珍珠砌成文藻。玉兔鵲金廂繫繡袍。紫絲韁金鞍駿馬驕。葵花鏡靴尖斜款挑。虞候親隨護。從着茶褐羅傘。雲也似繞。絳蠟紗燈。月也似皎。重裯臥鋪。陳換副兒交。列鼎食珍。羞揀口兒包。你止不過掘黃精和土斲。砍青松帶葉燒。蒸雲腴煮藜藿。飲澗泉吃仙藥。這兩般可是那件兒好。〔鐵拐云〕則這般他也不肯。須用仙術再點化他。金安壽。你見我手中鐵拐麼。我輕輕搖動。化道金光去也。疾。〔下〕〔正末唱〕見他顯神通。將鐵拐輕搖。早化一道金光不見了。〔下〕

〔音釋〕塢音五 挑上聲 嬌音烟 曉音窺 厖音忙 轡音配 摑乖上聲 巢鋤昭切

撓初銜切 鵲音豪 邯音寒 鄆音丹 鵲紅姑切 鏡登去聲 着池燒切 魚音袍 斲音

沼 蘊音好 藥音耀

第二折

〔鐵拐上詩云〕一足剛蹠一足輕。數莖頭髮亂鬚髯。世人不識蒼蒼拐。攪的黃河徹底清。貧道點化金安壽。未得回頭。今番第三遭也。若再不省呵。貧道自有道理。〔下〕〔正末同旦梅香上云〕小姐。那先生纏定咯。把前後門重重閉上。咯去臥房坐下。他須不能勾進來。咯慢慢的飲幾杯酒。託天地祖宗。好是快活。趁着這夏景清和。

避暑乘涼。好受用也呵。〔唱〕

【商調集賢賓】黃梅細絲江上雨。碧沼內翠荷舒。受用的是瑪瑙盤蔗漿。酪粉。珊瑚枕。藤簾紗廚。黍新包似裹。黃金蒲細剉。如攢白玉。詠離騷。歌楚些。誰弔古。奪錦標。擢畫漿。似飛鳧。繫同心。長命縷。佩辟惡。赤靈符。

【逍遙樂】蘭湯試浴。納水閣微涼。避風亭倦午。乘竹陰。槐影桐疎。疊冰山。素羽青奴。翦綵仙人懸艾虎。開南軒奇峯雲布。瓜分金子。鱸切銀絲。茶煮雲腴。

【春歸怨】夫貴妻榮。多來大福。畫堂羅列錦模糊。妻才子。祿前生注。慶有餘。笑滿歡娛。配鳳友。對鸞雛。

〔梅香云〕小哥。據你風流浪子。聰明俊俏。怎生出家者。〔正末唱〕

【鴈兒落】賦新聲。詠樂府。歌古調。達音律。是一朵沒包彈。嬌柔解語花。是一塊無瑕玷。溫潤生香玉。

【得勝令】簾低簌碧鰕鬚。沉細熬紫金爐。霜瓦密鴛鴦。雲軒高翡翠鋪。俺同小生看香車。似地長就連枝樹。雙並看驕駒。似膠粘成比目魚。

〔旦云〕梅香。你把重門閉上。慢慢飲酒。〔鐵拐上云〕金安壽嬌蘭。他把重門閉了。我便進不去。這裏顯些神通。就從虛空墜落在地。看他說甚麼。〔做見科云〕稽首。〔正末驚科云〕呀。你從何而來。〔鐵拐云〕我徑來尋你。跟我出家去。教你長生不老。〔正末云〕我何消的出家。你則看我和小姐打扮。可也不俗。〔唱〕

【賢聖吉】縷金鞋玉兔鵲。七寶嵌紫珊瑚。墨錠髭髯。撚絨繩打着髻鬚。早紗巾珠。珠簌錦襖子。金較輅。花難比。玉不如。卷雲靴跟。抹綠銀盆面。膩粉團酥。

〔云〕我那小姐打扮呵。〔唱〕

【河西後庭花】翠娉婷衡不俗。美嬋娟嬌豔姝。似對月嫦娥並如。臨溪雙洛浦。

【鐵拐云】金安壽。早早跟我出家去來。【正末云】大古裏你吃了風藥來也。【唱】

【么篇】他笑呵似秋蓮恰半吐。他悲呵似梨花春帶雨。行呵似新鴈雲邊落。話呵似雛鶯枝上語。醉呵似晚風前垂柳翠扶疎。浴呵似海棠擎露立。呵渲丹青仕女圖。坐呵觀世音自在居。睡呵半脂般臥。看美玉吹呵韻。清音射碧虛。彈呵拂冰絃斷復續。歌呵白苧宛意有餘。舞呵綵雲旋掌上珠。【雙鴈兒】團衫纓絡綴珍珠。繡包髻。鵲鵲袂。翠鸞翹。內粧束。玉搔頭掩髻。梳喜相逢蟬對舞。

【鐵拐云】元來他再不省悟。看了這等。如何捨的。先磨了嬌蘭。然後金安壽容易點化。【做手指科云】嬌蘭。你不過來。等甚麼哩。【旦云】師父稽首。弟子省悟了也。【正末驚科】【唱】

【望遠行】巨奈這無端的鐵拐使機謀。不知怎生用些道術。將俺同坐香車。迷惑來去赴玄都。拙拙拙扯碎俺姻緣簿。忽刺入掘斷俺前程路。空沒亂推胸跌足。揉腮瞪目。將一朵並頭蓮。蔘可可分兩處。生拆散燕鶯孤。吉丁當摔碎連環玉。

【梧葉兒】據情理難容恕。論所爲忒狠毒。忍不住我怒氣夯胸脯。一隻手揪着執袋。一隻手搭住道服。俺將他緊揪拌。向明鏡也似官府告去。

【正末扯旦云】那裏去。【旦不睬科】【正末云】我怎麼這一會也昏昏起來。扎掙不得。【做睡科】【鐵拐云】金安壽睡着了也。【引旦虛下】【正末夢科云】好奇怪。恰纔共小姐飲酒。前後門閉的鐵桶相似。那先生不知從那裏來。將小姐迷將去了。小姐先生都不見這裏。知他是那裏。則見高山遠澗。老樹橫橋。靜巖巖的無一個人。好怕人也。【唱】

【賀聖朝】陡澗高山。嶮峻崎嶇。教我手脚慌亂。無是處。流水橫橋。眼暈心虛。蟠巨蟒。老樹枯。參金睛猛虎伏。且躲避在林莽。俺映我身軀。

〔正末做慌科〕〔鐵拐云〕金安壽。〔正末疑科云〕是那個叫。〔唱〕

【鳳鸞吟】聽的將金安壽名字呼。我這裏低首拜伏。〔鐵拐云〕金安壽。你怎生得到俺這裏。〔正末唱〕這壩裏雲水林巒。甚麼去處。〔鐵拐云〕這裏是洞天福地。但能到此。吃仙桃。飲甘露。伴猿鶴。與龜鹿齊壽。〔正末唱〕呀。元來這琳宮紺宇。是仙居洞府。食仙桃。飲瓊漿。甘露。朱頂鶴。獻果猿。綠毛龜。銜花鹿。壽長生。玉篆丹書。

〔云〕你將我小姐來。〔鐵拐云〕這業畜重濁難悟。則除這般。將他本身嬰兒姪女。心猿意馬。現形點化。較省些氣力。疾。〔嬰兒姪女猿馬上追趕〕〔正末慌科〕〔鐵拐云〕金安壽。養白雪黃芽。陳金枷玉鎖。悟你初來路徑。休迷了正道。〔正末唱〕

【牡丹春】嬰兒姪女趣。黃芽白雪枯。被金枷玉鎖緊相拘。將心猿意馬牢拴住。雖然。是得省悟。你可也回首認當初。

〔鐵拐云〕疾。嬰兒姪女。心猿意馬。趕上拿住者。〔正末云〕連天峻嶺。萬丈懸崖。趕到跟前。如之奈何。〔做驚醒科云〕好奇怪。我正和小姐飲酒。那先生來迷惑了小姐。我得了一夢。中間光景都見了。跌下澗去。覺來還是舊處。呵。可改變的別了。頽垣壞屋。枯木昏鴉。檐楹下站着個先生。不知是甚麼人。我是叫他問個端的。兀那先生。兀那先生。〔鐵拐云〕金安壽。你省悟麼。恰纔蓬萊一夢。塵世早四十年。你原有仙風道骨。尋你那本來面目。休迷了正道。〔正末唱〕

【涼亭樂】迅速光陰過隙駒。一夢華胥。走兔飛鳥緊相逐。晝夜催寒暑。便道你本來面目。仙風道骨。爭如俺鼙鼓笛兒者。刺古歌鸚鵡。舞鷓鴣。

〔鐵拐云〕他尙俗牽未盡。再有道理。金安壽。你看那百花爛熳。春景融和。〔正末云〕是好景也。〔鐵拐云〕可早炎天似火。暑氣煩蒸。〔正末云〕好熱也。〔鐵拐云〕你觀黃花徧野。紅葉紛飛。〔正末云〕好慘也。〔鐵拐云〕又早

朔風凜冽。瑞雪飄揚。〔正末云〕好冷也。〔鐵拐云〕金安壽。你省的麼。〔正末云〕兀的不僕倖殺我也。正是春天。又臨夏暑。頃刻秋霜。逡巡冬雪。天地中造化。難曉難參。〔詩云〕纔見垂楊綠。俄然麥又黃。蟬聲猶未盡。寒鴈已成行。〔唱〕

〔小梁州〕恰纔個東風四友盡喧呼。正青春紫翠模糊。却早碧池綠水映芙蓉。承炎暑。又早是落葉曉霜鋪。

〔么篇〕正蛩吟清露滋黃菊。便怎生水晶寒雪瑩冰壺。音裏將流年度。怎不想個歸根之處。直待臨死也做工夫。

〔鐵拐云〕你可省了也麼。〔正末云〕弟子省了。師父。你待着我那裏去。〔鐵拐云〕金安壽記者。望你那來處來。去處去。休差了念頭。休迷了正道。〔正末云〕稽首。弟子知道了也。〔唱〕

〔啄木兒尾〕拜辭了翠裙紅袖簇。朱唇皓齒扶。夢回明月生南浦。向無何深處。步瑤池。游閬苑。到蓬壺。〔下〕

〔音釋〕 蹺音敲 莖音形 鬚音朋 髻音僧 簞音店 玉于句切 辟音匹 浴于句切 福音府

律音慮 簌蘇上聲 熱如夜切 髻音湊 鞋音汀 輅音路 綠音慮 衡音諄 俗詞疽切

姝音朱 疽疎選切 續詞疽切 綴音贅 袂房夫切 翹音喬 束音暑 巨音頗 謀音模

術繩朱切 足臧取切 揉與撓同 瞪音橙 目音暮 穆森上聲 摔音洒 毒東盧切 夯

音享 掛簪上聲 服房夫切 梓音祖 蟻初銜切 陡音斗 嶮與險同 崎音欺 嶮音區

暈音韻 滲森去聲 伏房夫切 塢音窩 紺甘去聲 鹿音路 媵倉詐切 迅音信 逐長

如切 骨音古 蛩音窮 菊音矩 簇音粗

第四折

〔王母引衆仙上詩云〕曉入瑤池霧氣清。忽聞天籟步虛聲。雲衢不用吹簫侶。獨駕青鸞朝玉京。俺西池金母。爲金童玉女思凡。謫生下方爲人。如今他業債滿徹。復還仙界。着他過來者。〔正末同旦上云〕小姐。今日得省

悟也。見西池金母去來。〔唱〕

〔雙調新水令〕你如今上丹霄。赴絳闕。步瑤臺。比紅塵中別是一重境界。我靈光回闔苑。他慧性到蓬萊。當日個染了凡胎。誰承望填還這場債。

〔金母云〕金童玉女。爲你思凡。致使吾令鐵拐。親往塵世度你等重還仙界。你從今後。休動凡心者。〔正末旦拜云〕再不敢了。〔正末唱〕

〔慶宣和〕不是俺忒疎狂性格乖。也則是業緣裏合該。今日個一雙雙跪在金階。乞仙真痛責。

〔金母云〕您兩個思凡塵世。託生女直地面。配爲夫婦。女直家多會歌舞。您兩個帶舞帶唱。我試看咱。〔正末同旦舞科唱〕

〔早鄉詞〕墮塵埃爲貴客。託生在大院深宅。儘豪奢衡氣概。忒聰明更精彩。對着俺撒敦家。顯耀些三擡類。

〔掛搭沽〕則俺那頭巾上珍珠砌成界。畫拖四葉飛霞帶。繡胸背攬絨可體裁。玉兔鵲堪人愛。把翠葉貼將奇花摘。趁着這綠鬢朱顏。不負了杏臉桃腮。

〔石竹子〕鼉鼓鼕鼕聲和凱。縷管輕輕音韻諧。女直家筵會實難賽。直吃的梨花月上來。

〔金母云〕再有何好處。說來略聽。〔正末唱〕

〔山石榴〕紫雲娘。多嬌色。腰肢一搦東風擺。謫仙女。臨凡界。

〔么篇〕佩雲肩。玉項牌。鳳頭鞋。羞花閉月天然態。香串結。同心帶。

〔醉也摩挲〕咱和你同離瑤臺也波臺。同離瑤臺也波臺。楊柳形骸。海棠顏色。端的是可憎才。

【相公愛】恰便似並蒂池蓮一處栽。春水游魚兩和諧。疑猜恐青春不再來。挨甚麼時光待。

【胡十八】花鎖榮。月常在。人不老。酒頻醺。榮華富貴已定排。金安壽俊才。嬌蘭又笑愛。俺則是天上有也者。料人間決無賽。

〔金母笑科云〕人世光陰。如同新眼。你兩個只爲差了一念。謫下塵凡。還不早早回頭。圖他歡樂。這等迷戀。你且再說我聽。〔正末唱〕

【一錠銀】趁着這千樹桃花雲錦開。向流水天台動簫韶。仙音一派。可不是前世裏得修來。

【阿納忽】酒捧金臺。春滿瑤階。鬱巉巖翠微仙界。單衾雲隔斷浮埃。

【不拜門】偏舞天錢滿眼來。霞彩飄飄幢幡蓋。金釵金釵兩下擺。共奏着雲璈天籟。

【慢金盞】猛想起步香堦。露濕弓鞋。宿世該前生載。淡塗着花額。眉分着翠黛。玉簪着鳳釵。粉襯着蓮腮。和這畫堂金谷豪華客。軟款情溫柔態。

【大拜門】正是女貌郎才。廝親廝愛。這一段風流意脈。題詩在綠苔。吹簫在鳳臺。似牛女在銀漢邊雙排。

〔金母云〕你兩個有這許多受用。可知道沉迷。難得省悟。〔正末云〕我等如今却省悟了也。〔唱〕

【也不囉】從今後。碧雲齋。道心開。無障隔。無遮礙。紅塵不到黃金界。去弱水三千里。

【喜人心】看松雲掩靄。聞桂風瀟灑。竹影藤花月色。紫府金壇放毫彩。醉舞狂歌。長笑高吟。疎散情懷。他壺內天無壞。咱靜裏神長泰。

【風流體】臨清流。臨清流。臨一帶心快哉。玩明月。玩一輪情舒解。枕黃石。枕一塊。

意豁開。臥白雲。臥一片身自在。

【忽都白】翠壁丹崖。玉殿金階。再不必猜也麼猜。我如今丫髻環綠。椰瓢執袋。麻袍寬快。布襪芒鞋。饑後餐松柏。渴來清泉解。

【唐兀歹】安樂窠。修真好避乖。翠林鬱金碧樓臺。納頭一覺。回光入玄界。暢好是清也波哉。

【金母云】金童玉女。您離瑤池多時。您則知您女直家會歌舞。可着俺八仙。舞一會你看。〔八仙上歌舞科〕

〔共唱〕

【青天歌】眞仙聚會瑤池上。仙樂和鳴鸞鳳降。鸞鳳雙飛下紫霄。仙鶴共舞仙童唱。仙童唱歌歌太平。嘗得蟠桃壽萬齡。瑞靄祥光滿天地。羣仙會裏說長生。長生自知微妙訣。番口開口應難說。不妨洩漏這玄機。驚得虛空長吐舌。舌端放出玉毫光。輝輝朗朗照十方。春風只在花梢上。何處園林不豔陽。豔陽時節採靈苗。莫等中秋月色高。顛倒離男逢坎女。黃婆拍手喜相招。相招相喚配陰陽。密雨濃雲入洞房。十載靈胎生個子。倒騎白鹿上穹蒼。穹蒼顯氣罡風健。吹得璇璣從左轉。三辰萬象總森羅。三界仙官朝玉殿。玉殿金階列衆仙。蟠桃高捧獻華筵。仙酒仙花映仙果。長生不老億千年。

〔正末唱〕

【川撥棹】今日個暢情懷。縱神遊遍九垓。慧眼睜開。道性明白。依舊是風魂月魄。悟春從天上來。

【七弟兄】銀槐翠柏洞天開。擊法鼓雷動滄瀛海。扣金鐘霞散閭風臺。敲碧磬雲繞松花蓋。

【梅花酒】呀。俺如今便去來。既換骨抽胎。早降福消災。也不須守戒持齋。昨日過今日改。玉面猿戲丹澤。綠毛龜枕碧苔。銀斑鹿踐香埃。朱頂鶴守仙宅。金睛獸護蒼崖。衆毛女喜顏開。共道侶笑哈哈。獻蟠桃筵會排。度金童上丹臺。引玉女列仙階。

【收江南】呀。兀的不是月明千里故人來。抵多少一場春夢喚回來。今日個滿堂和氣醉歸來。賢賢易色。再休提洛陽花酒一齊來。

〔金母云〕今日金童玉女。歸于正道。你聽者。〔詞云〕你本是大羅神仙。在人間三十餘年。今日個功成行備。隨羣仙證果朝元。〔正末同旦拜謝科〕〔正末唱〕

【鴛鴦煞】從來個天堂本與塵寰隔。誰承望凡人重把神仙拜。感謝得金母提攜。識認了羣真風彩。唱道漢鍾離綠蟻醺酣。唐呂公紅顏不改。韓湘子頃刻花開。張果老倒騎的驢兒快。藍采和達道談諧。李先生四海雲游。全憑着這條拐。

〔音釋〕 慧音惠 賁齋上聲 客音楷 宅池齋切 畫胡乖切 摘齋上聲 色篩上聲 擲囊帶切

醺音飾 瀟音籠 縱音宗 單嘲去聲 幢音床 璫音敖 額崖去聲 脈音買 隔皆上聲

柏音擺 顥音皓 璇音旋 魄鋪買切 澤池齋切 哈海平聲

題目

金安壽收意馬心猿

正名

鐵拐李度金童玉女

包待制智賺灰闌記雜劇

李行道撰

楔子

〔老旦下兒上云〕老身鄭州人氏。自身姓劉。嫁的夫主姓張。蚤年亡逝已過。止生下一兒一女。孩兒喚做張林。也曾教他讀書寫字。女兒喚做海棠。不要說他姿色。儘有聰明智慧。學得琴棋書畫。吹彈歌舞。無不通曉。俺家祖傳七輩是科第人家。不幸輪到老身。家業凋零。無人養濟。老身出於無奈。只得着女兒賣俏求食。此處有一財主。乃是馬員外。他在俺家行走。也好幾時了。他有心看上俺女孩兒。常常要娶他做妾。俺女孩兒倒也肯嫁他。只是俺這衣食飯碗。如何便割捨得。且待女孩兒到來。慢慢的與他從長計議。有何不可。〔仲末扮張林上云〕自家張林的便是。母親。俺祖父以來。都是科第出身。已經七輩。可着這小賤人做這等辱門敗戶的勾當。教我在人前。怎生出入也。〔卜兒云〕你說這般閒話。做甚麼。既然怕妹子辱沒了你呵。你自尋趁錢來。養活老身。可不好那。〔正旦扮海棠上見科云〕哥哥。你要做好男子。你則養活母親者。〔張林云〕潑賤人。你做這等事。你不怕人笑。須怕人笑我。我打不得你個潑賤人那。〔做打正旦科〕〔卜兒云〕你不要打他。你打我波。〔張林云〕母親。不要家煩宅亂。枉惹的人恥笑。我則今日辭了母親。我往汴京尋我舅舅。自做個營運去。常言道男兒當自強。我男子漢七尺長的身子。出門去便餓死了不成。兀那小賤人。我去之後。你好看顧母親。若有些好。友。我不道的輕輕饒了你哩。〔詩云〕匆匆發忿出家門。別尋生理度寒溫。男兒有軀長七尺。不信天教一世貧。〔下〕〔正旦云〕母親。似這等唱叫。幾時是了。不如將女孩兒嫁與馬員外去罷。〔卜兒云〕兒也說的是。只等馬員外來時。我就許下這親事。則便了也。〔副末扮馬員外上云〕小生姓馬名均卿。祖居鄭州人氏。幼習儒業。頗通經史。因家中有幾貫貲財。人皆以員外呼之。則是我平昔間酷愛風流。耽情花柳。此處有個上廳行首張海棠。與小生作伴年久。兩意相投。我要娶他。這不消說了。他也常常許道要嫁我。被他母親百般板障。只是不肯通口。我想他也無過要多索些財禮意思。聞得海棠近日。與他哥哥張林。唱叫了一場。那張林離了家門。到汴京尋他舅子去了。料得一時間也未必就回。今日恰好是一個吉日良辰。我不免備些財禮求親去。若是有緣

分。得成全這一樁好事。豈不美哉呀。姐姐正在門首。這也是個彩頭。待我見去。〔做見正旦行禮科〕〔正旦云〕員外。你來了也。我再四與母親說。不如趁我哥哥不在家。許了這門親事。磨了半截舌頭。母親像有許的意思了。我和你見母親去。〔馬員外云〕妳妳既有此意。也是我修的緣到了。〔做入見科〕〔卜兒云〕員外。我今日爲孩兒張林不孝順。與老身合氣。你討些砂仁來送我。做碗湯吃。〔馬員外云〕妳妳自家孩兒。有甚麼氣。我如今特備白金百兩。專求令愛的親事。過門之後。但是你家缺柴少米。都是我來支持。定不教你愁沒錢使。今日是個大好日辰。妳妳你接了財禮。許了這親事罷。〔卜兒云〕左右我的女兒在家。也受不得這許多氣。便等他嫁了人去。倒也靜辦。員外。只是你家裏有個大渾家哩。我女孩兒過門來。倘或受他欺負。又不如在家的好的。也要與員外說個明白。一發講倒了。纔好許你這親事。〔馬員外云〕妳妳放心。莫說我馬均卿不是那等人。便是我大渾家。也不是那等人。令愛到家時。與我大渾家只是姊妹稱呼。並不分甚大小。若是令愛養得一男半子。我的家緣家計。都是他掌把哩。妳妳再不要你憂慮別的。〔卜兒云〕員外。只要說定了。我受了你的財禮。我家女兒。便是你馬家媳婦。只今日便過門去。孩兒也。不是我做娘的割捨得你。你可也做人家媳婦去。再不要當行首了也。〔正旦云〕員外。你那大渾家處。凡百事你須與我做主咱。〔唱〕

〔仙呂賞花時〕憑着我皓首蒼顏老母親。待着我盡世今生不嫁人。〔云〕員外。我可也不愛你別的。〔馬員外云〕姐姐。你愛我些甚的來。〔正旦唱〕我只愛你性兒軟意兒真。我今日尋的個前程定准。〔帶云〕我看那一班姊妹道。張海棠嫁了馬員外。可也不枉了。〔唱〕從此後不教人笑我做辱家門。〔同馬員外下〕

〔卜兒云〕今日將俺女孩兒嫁馬員外去了也。受着他這一百兩財禮。也勾老身下半世快活受用哩。如今別無甚事。尋俺舊時姑姊妹們。到茶房中吃茶去來。〔下〕

〔音釋〕 慧音惠 當去聲 行音杭 思去聲 分去聲 姊音子

第一折

〔搽旦上詩云〕我這嘴臉實是欠。人人讚我能嬌豔。只用一盆淨水洗下來。倒也開的胭脂花粉店。妾身是馬

員外的大渾家。俺員外取得一個婦人。叫做什麼張海棠。他跟前添了個小廝兒。長成五歲了也。我瞞着員外。這裏有個趙令史。他是風流人物。又生得鹽子般一頭大行貨。我與他有些不伶俐的勾當。我一心只要所算了我這員外。好與趙令史久遠做夫妻。今日員外不在家。我蚤使人喚他去了。這早晚敢待來也。〔淨扮趙令史上詩云〕我做令史只圖醉。又要他人老婆睡。畢竟心中愛者誰。則除臉上花花做一對。自家姓趙。在這鄭州衙門。做個令史。州裏人見我。有些才幹。送我兩個表德。一個叫做趙皮鞋。一個叫做趙哈達。這裏有個婦人。他是馬均卿員外的大娘子。那一日馬員外請我吃酒。偶然看見他大娘子。這嘴臉可可是天生一對。地產一雙。都這等花花兒的。甚是有趣。害得我眠裏夢裏。只是想慕着他。豈知他也看上了我。背後瞞着員外。與我做些不伶俐的勾當。今日他使人喚我。不知有甚事。須索去走一遭。來到此間。徑自過去。大嫂。你喚我有何計議。〔搽旦云〕我喚你來。不爲別事。想俺兩個偷偷摸摸的。到底不是個了期。我一心要合服毒藥。謀殺了馬員外。俺兩個做永遠夫妻。可不好麼。趙令史云。你那裏是我搭識的表子。只當是我的娘。難道你有此心。我倒沒此意。這毒藥我已備下多時也。〔做取藥付搽旦科云〕兀的不是毒藥。我交付與你。我自到衙門中辦事去也。〔下〕〔搽旦云〕趙令史去了也。我且把這毒藥。藏在一處。只等覷個空便。纔好下手呀。我爭些兒忘了。今日却是孩兒的生日。教人請員外來。和他到各寺院燒香。佛面上貼金。走一遭去來。〔下〕〔正旦上云〕妾身張海棠。自從嫁了馬員外。可早五年光景。俺母親也亡化了。連哥哥也不知那裏。至今沒個消耗。我跟前所生孩兒。叫做壽郎。自生下這孩兒來。就在那褥草之上。則在姐姐跟前擡舉。如今長成五歲了也。今日是我孩兒的生日。員外和姐姐。領着孩兒。到那各寺院燒香。佛面上貼金去了。下次小的每安排下茶飯。等員外姐姐來家食用。張海棠也。自從嫁了員外。好耳根清淨也呵。〔唱〕

【仙呂點降唇】月戶雲窗。繡幃羅帳。誰承望。我如今棄賤從良。拜辭了這鳴珂巷。

【混江龍】畢罷了。淺斟低唱。撇下了數行鶯燕。佔排場。不是我攀高接貴。由他每說短論長。再不去賣笑追歡。風月館。再不去迎新送舊。翠紅鄉。我

可也。再不怕官司勾喚。再不要門戶承當。再不放賓朋出入。再不見隣里推搶。再不愁家私營運。再不管世事商量。每日價喜孜孜。一雙情意兩相投。直睡到暖溶溶。三竿日影在紗窗上。伴着個有疼熱的夫主。更送着個會板障的親娘。

〔云〕怎麼這早晚。員外姐姐還回不來。我出門前看波。〔張林上詩云〕腹中曉盡世間事。命裏不如天下人。我張林自從和妹子唱叫了一場。出門去尋俺舅子。誰想他跟着一個什麼經略相公。种師道到延安府去了。一來投不着主兒。二來又染了一場凍天行的病證。不要說盤纏使盡。連身上的衣服也典賣盡了。走回家來。母親也亡化了。居房也沒了。教我怎麼好。聞得妹子嫁了馬員外。那員外是好家計。他肯看顧親眷。要擡舉我舅子。有何難處。我如今一徑的去投託他。問他借些盤纏使用。可早來到馬家門首了。可的。我妹子正在門前待我去相見咱。妹子祇揖。〔正旦見云〕我道是誰。元來是哥哥。我看你容顏肥胖。倒宜出外。〔張林云〕妹子。你可蚤頭一句話兒也。〔正旦云〕哥哥。你敢替母做七來。起墳來。還是弔孝來。〔張林云〕妹子。你不見我吃的。則看我穿的。自家的嘴也養不過。有什麼東西與母親做七起墳那。〔正旦云〕哥哥。俺母親亡化。一應送終的衣裳棺槨之費。那些兒不虧了馬員外來。〔張林云〕妹子。這雖是馬員外把我母親發送。還是多虧了你。我知道了也。〔正旦唱〕

〔油葫蘆〕自喪了親爺。撇下個娘。偏你敢不姓張。怎教咱辱門敗戶的妹子去支當。〔張林云〕妹子。不必敲打我了。我也知道。多多的虧了你也。〔正旦唱〕到今日你便安排着這一句甜話兒來尋訪。〔張林云〕妹子。我今日特來投託。你怎做下這一個冷臉兒那。〔正旦唱〕也不是俺便做下的。這一個冷臉兒難親傍。想當日你怒烘烘的挺一身。急煎煎的走四方。〔張林云〕妹子。這舊話也休提了。〔正旦唱〕我則道你怎生發跡身榮旺。怎還穿着這藍藍縷縷的這樣舊衣裳。

〔張林云〕妹子。我和你是一父母生的兄妹。你哥哥便有甚的不是。你也將就些兒。不要記怨了。〔正旦唱〕

「天下樂」哥哥也。你便有甚臉今朝到我行。聽說罷這衷也波腸。」（張林云）妹子也。我也是出於無奈。特投奔你來。沒奈何。不論多少。賣發些盤纏使用。等我好去。」（正旦唱）口聲聲道是無奈向哥哥也。你既無錢呵。怎生走汴梁。」（張林云）妹子。你也不必多說了。你不賣發我。教那個賣發我。」（正旦唱）你今日投奔我個小妹子。只要我賣發你個大兄長。」（帶云）你不道來。」（唱）可不道是男兒當自強。

（張林云）妹子。你不會忘了一句兒。也打落的我勾了。你則是賣發我去者。」（正旦云）哥哥。不知俺這衣服頭面。都是馬員外與姐姐的。我怎做的主。好與人。除這些有甚的盤纏。好賣發的你。哥哥。你則回去了罷。休來這門首也。」（做不理入門科）（張林云）妹子。你好狠也。你是我同胞親妹子。我特投奔。着你一文盤纏。也不與我倒花白了。我這許多。我如今也不回去。只在這門首等着。待他馬員外來。或者有些面情。也不見得。」（搽旦上云）我是馬員外的大渾家。領着孩兒燒香。我先回來了。呀。怎麼我家解典庫門首。立着個教化頭。你在此有甚麼勾當。」（張林云）姐姐休罵。小人是張海棠的哥哥。來尋我妹子的。」（搽旦云）原來你是張海棠的哥哥。這等是舅舅了。你可認的我麼。」（張林云）小人不認的那壁姐姐。」（搽旦云）則我便是馬員外的大渾家。」（張林云）我小人眼拙不認的。大娘子是必休恠。」（做揖科）（搽旦云）舅舅。你要尋你妹子怎麼。」（張林云）說也惶恐。因為貧難。無以度日。要尋我妹子。討些盤纏使用。」（搽旦云）他與你多少。」（張林云）他道家私裏外。都是大娘子掌把着哩。自做不得主。一些沒有。」（搽旦云）舅舅不知。自從你妹子到我家來。添了一個孩兒。如今也五歲了。這是你的外甥。現今我家大小家私。都着他掌把。我是沒兒子的。」（做敲胸科云）一些也沒分了。你是張海棠的哥哥。便是我親哥哥一般。我如今過去。問他討些盤纏與你。若有呵。你也休歡喜。若無呵。你也休煩惱。只看你的造化。你且在門首待者。」（張林云）小人知道。好一個賢慧的婦人也。」（正旦見搽旦科云）姐姐。你先回來了。勞動着姐姐哩。」（搽旦云）海棠。門首立着的是什麼人。」（正旦云）是海棠的哥哥。」（搽旦云）哦。原來是你的哥哥。他來這裏做甚麼。」（正旦云）他問妹子討些盤纏使用。」（搽旦云）你便與他些不得。」（正旦云）我這衣服頭面。都是員外和姐姐與我的。教我可什麼與他。」（搽旦云）這衣服頭面與了你。就是你的了。便與你哥

哥也何妨。〔正旦云〕姐姐，敢不中麼？倘員外查起我這衣服頭面，教我說甚的那？〔搽旦云〕員外查時，我替你說，還再做些與你，快解下來，送與你哥哥去罷。〔正旦做解下科云〕既是姐姐許了，我便脫了這衣服，除下這頭面，與我哥哥去。〔搽旦云〕怕我拿了你的將來，待我送他去。〔做取砌末出見科云〕舅舅，則爲你這盤纏，連我也替你惱起來。那知道你家妹子，這般個狠人，放着許多衣服頭面，一些兒不肯與你，只當剔他身上的肉一般，這幾領衣服，幾件頭面，是我爹娘陪嫁我的，送與舅舅，權做些兒盤纏使用。舅舅，你則休嫌輕道少者。〔張林收科云〕多謝大娘子，小人結草銜環，此恩必當重報。〔做謝科搽旦回禮云〕舅舅，員外不在家，不好留的你茶飯，休怪也。〔下〕〔張林云〕我則道這衣服頭面，是我妹子的，那知是他大娘子的，你是我一父母所生的親妹子，我討些盤纏使用，並無一文，倒花白我一場。這大娘子我與他是各白世人，賣發我衣服頭面，我想他家中大妻小婦，必有爭差，少不得要告狀打官司的。我如今將這頭面，兌換些銀兩，買個窩兒，做開封府公人去。妹子，你常揀吉地上行，吉地上坐，休要啗兩個軸頭兒，廝抹着。若告到官中，撞見我時，我一杖子起你一層皮哩。〔下〕〔搽旦見正旦科云〕海棠，你這衣服頭面，與你哥哥去了也。〔正旦謝云〕索是生受姐姐來，只怕員外回時，若問起呵，望姐姐與我方便一聲。〔搽旦云〕不妨事，放着哩。〔正旦下〕〔搽旦云〕海棠也，你哥哥將那衣服頭面去，怕不歡喜？只是員外問起時，我倒替你愁哩。〔馬員外引僮兒上云〕我馬均卿，自從娶了張海棠，添了這個孩兒，叫做壽郎，可早五歲也。今日是壽郎的生日，到各寺院燒香去。見子孫娘娘廟，有傾頽去處，拾些錢鈔，與他修理，因此又耽閣了一會。可蚤來到門首也。〔搽旦同正旦迎科〕〔正旦云〕員外回來了，索是辛苦也。我去取茶來者。〔下〕〔馬員外云〕大嫂，那海棠的衣服頭面，怎生都不見了？那〔搽旦云〕員外不問，我也不好說。你因爲他生了孩兒，十分的寵用着他，誰想他在你背後，養着姦夫，常常做這不伶俐的勾當。今日我和員外燒香去了，他把這衣服頭面，都與姦夫拿去，正要另尋什麼衣服頭面，胡亂遮掩。被我先回來，撞破了，是不許他再穿衣服，重戴頭面，只等員外回來，自家整理。這須不是我妬他，是他自做出來的。〔馬員外云〕原來海棠將衣服頭面與姦夫去了，可知道來他是風塵中人，有這等事，兀的不氣殺我也。〔做喚正旦打科云〕我打你這不良的賤人。〔搽旦攛調科云〕員外打的好，似這等辱門敗戶的賤人，要他何用，則該

打死他罷。〔正旦云〕我這衣服頭面。本不肯與俺哥哥將去。都是他再三攛掇我來。誰想到員外跟前。又說我與了姦夫。着我有口難分。這都是張海棠自家不是了也。〔唱〕

〔那吒令〕我當初自傷。別無甚付量。別無甚付量。將他來不防。將他來不防。可送咱這場。俺越打得手脚兒慌。他越逞着言詞兒謗。端的個狠毒世上無雙。

〔馬員外氣科云〕你是生兒子的。做這等沒廉沒恥的事。兀的不氣殺我也。〔搽旦云〕員外。你氣怎的。只是打殺他便了帳也。〔正旦唱〕

〔鵲踏枝〕曾天下有的婆娘。誰不待要佔些獨強。幾曾見這狗行狠心。攪肚蛆腸。〔帶云〕你養着姦夫。倒着我有這屈事也。〔唱〕倒屈陷我腌臢勾當。〔帶云〕也怪不得他賊埋我來。〔唱〕也只是我不合自小爲娼。

〔搽旦云〕可知道你這賤人。舊性復發。把衣服頭面。與了姦夫去。瞞着夫主。做這等勾當哩。〔正旦唱〕

〔寄生草〕便是那狠毒的桑新婦。也不似你這個七世的娘。倒說我實心兒主意瞞家長。〔搽旦云〕誰着你背地裏養着姦夫。還強嘴那。〔正旦唱〕他道我共姦夫背地常來往。他道我會支吾對面舌頭強。不爭將謚名兒揣在我跟前。姐姐也。便是將個屎盆兒套住他頭上。

〔馬員外做不快科云〕則被這小賤人。直氣殺我也。大嫂。怎生這一會兒。我身子甚是不快。你可煎一碗熱湯兒我吃。〔搽旦云〕這都是海棠的小賤人。氣出員外病來。海棠。你快些去。熱熱的煎碗湯來。與員外吃。〔正旦云〕理會的。〔唱〕

〔後庭花〕恰纔我脊梁上捱了棍棒。又索去廚房中煎碗熱湯。一任他男子漢多心硬。大剛來則是俺這婆娘每不氣長。〔做下捧湯上云〕姐姐。兀的不是湯。〔搽旦云〕拿湯來。我試嘗咱。〔做嘗科云〕還少些鹽醬。快去取來。〔正旦應下〕〔搽旦云〕前日這一服毒藥。待我

取將來。傾在這湯兒裏。〔做傾藥科云〕海棠。快來。〔正旦上唱〕怎這般忒慌張。連催鹽醬。〔云〕姐姐。兀的不是鹽醬。〔搽旦做調湯科云〕海棠。你將去。〔正旦云〕姐姐。你將去波。怕員外見了我越氣也。〔搽旦云〕你不去。員外又道你惱着他哩。〔下〕〔正旦云〕理會得。員外。你吃口湯兒波。〔員外做接吃科〕〔正旦唱〕則見他悶沉沉等半晌。苦慊慊口內嘗。〔員外做死科〕〔正旦驚云〕員外。你放精細者。〔唱〕爲甚的黃甘甘改了面上。白鄧鄧丟了眼光。

〔青哥兒〕呀。說的我膽飛魂喪。不由不兩泪千行。眼見的四體難收一命亡。撇下了多少房廊。幾處田庄。兩個婆娘。五歲兒郎。從今後無捱無靠。母子每守孤孀。孩兒也。你將個誰依仗。

〔正旦哭云〕姐姐。員外死了也。〔搽旦哭上云〕我那員外也。忍下的就撇了我。去也。海棠。你這小賤人。適纔員外是個好好的。怎生吃你這一口湯。便會死了。這不是你藥死的。是那個弄死的。〔正旦云〕姐姐。這湯你也嘗過來。偏是你不藥死。則藥死員外。〔做哭科云〕天那。兀的不苦痛殺我也。〔搽旦云〕下次小的每。那裏與我高。原選地。破木造棺。把員外埋殮了者。〔做家僮上擡員外下科〕〔搽旦云〕海棠。你這小賤人。則等送了員外出去。我慢慢的擺佈你。看你好在我家裏過得那。〔正旦哭云〕姐姐。員外無了。這家私大小。我都不。單則容我領了孩兒去罷。〔搽旦云〕孩兒是那個養的。〔正旦云〕是我養的。〔搽旦云〕你養的。怎不自家乳哺了。一向在我身邊。煨乾避濕。嚙苦吐甜。費了多少辛勤。在手掌兒上擡舉長大的。你就來認我養的孩兒。這等好容易。你養了姦夫。合毒藥謀殺了員外。更待乾罷。你要官休。還是要私休。〔正旦云〕怎生是官休。怎生是私休。〔搽旦云〕你要私休。將一應家財房廊屋舍帶孩兒都與了我。只把這個光身子走出門去。你要官休呵。你藥死親夫。好小的罪名兒。我和你見官去。〔正旦云〕我原不曾藥死親夫。怕做甚麼。情願和你見官。〔搽旦云〕明有官防。你不怕告官。我就拿你去。〔正旦云〕我不怕。告官去。告官去。〔唱〕

〔賺煞〕且休問你真實。休問咱虛謊。現放着剗胎頭收生的老娘。則問他誰是親娘。誰是繼養。〔搽旦云〕我是孩兒的親親的親娘。這孩兒是我的親親的親兒。是娘的

心肝。娘的脂子。娘的脚後跟。那一個不知道的。〔正旦唱〕怎心瞞得過。看生見長的街坊。〔搽旦云〕你合毒藥。謀死員外。也是我賊埋你的。〔正旦云〕這毒藥呵。〔唱〕你平日裏預收藏。聞聞的傾下羹湯。〔搽旦云〕明明是你下這毒藥在湯兒裏。怎賴得我。怕你不去償命。〔正旦唱〕這的是誰藥死親夫。可要將性命償。你暢好是不良。送的人來冤枉。則曾天下大渾家。那裏有你這片歹心腸。〔下〕

〔搽旦云〕如何。中了俺的計也。眼見得這家私大小帶孩兒。都是我的。〔做沉吟科云〕嗨。事要三思。免勞後悔。你也合尋思波。這孩兒本等不是我養的。他要問那剝胎頭收生的老娘。和那看生見長的一起街坊鄰舍。做證見。若到官呵。他每不向我。可不乾着這一番。我想來人的黑眼珠子。見這白銀子沒個不要的。則除預先安頓下他。見人頭。與他一個銀子。就都向着我了。則是衙門官吏。也要安置停當。怎得趙令史到來。和他商量告狀的事。可也好那。〔趙令史上云〕纔說姓趙。姓趙便到。我趙令史數日不曾去望馬大娘子。心裏癢癢的。好生想他。只是丟不下。如今到他門首。他家沒主人了。怕做甚的。徑自入去。〔見搽旦科云〕大娘子。只被你殺我也。〔搽旦云〕趙令史。你不知道馬員外被我藥死了也。如今和海棠兩個打官司。要爭這家緣家計。連這小廝。你可去衙門打點。把官司上下。布置停當。趁你手裏。完成這樁事。我好和你做長遠夫妻也。〔趙令史云〕這個容易。只是那小廝。原不是你養的。你要他怎的。不如與他去的乾淨。〔搽旦云〕你也枉做令史。這樣不知事的我。若把這小廝與了海棠。到底馬家子孫。要來爭這馬家的家計。我一分也動他不得了。他無過是指着收生老娘。和街坊鄰里做證見。我已都用銀子買轉了。這衙門以外的事。不要你費心。你只替我打點衙門裏頭的事便了。〔趙令史云〕大娘子說的是。這等你蚤些來告狀。我自到衙門打點去也。〔下〕〔搽旦云〕趙令史去了。則今日我封鎖了房門結。扭了海棠告狀去走一遭。〔詞云〕常言道。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我說道人見老虎。誰敢湯。虎不傷人吃個屁。〔下〕

〔音釋〕長音掌 合音鵠 空去聲 推退平聲 种音仲 傍去聲 行去聲 陸音庵 膳音簪 強音絳 响音賞 中去聲

第二折

〔淨扮孤引祗從上云〕小官鄭州太守蘇順是也。〔詩云〕雖則居官律令不曉，但要白銀官事便了。可惡這鄭州百姓，欺侮我罷軟，與我起個綽號，都叫我做模稜手。因此我這蘇模稜的名，傳播遠近。我想近來官府儘有精明的作威作福，却也壞了多少人家。似我這蘇模稜，閭閻的不知保全了無數世人。怎麼曉得今日坐起蚤衙，左右與我擡放告牌出去。〔祗從云〕理會的。〔搥旦扯正旦來見官去來，冤屈也。〕〔正旦云〕你且放手者。〔唱〕

〔商調集賢賓〕火匝匝把衣服緊攢着。〔搥旦云〕你藥死親夫，該死罪的。我放了你，倒等你逃走了。〔正旦唱〕你道我該死罪，怎生逃。〔帶云〕張海棠也。〔唱〕我則道嫁良人，十成九穩。今日個越不見末尾三梢，則我這負屈的有口難言。赤緊的原告人見世生苗，這一場沒端的罪名，除非天地表。〔搥旦云〕可知道你藥死了親夫，自有個天理神明鑒察。〔正旦唱〕我將這虛空中神靈來禱告，便做道男兒無顯跡，可難道天理不昭昭。

〔搥旦云〕小賤人，這裏是開封府門首了。你若經官發落，這綱扒吊拷，要椿椿兒捱過，不如認了私休，也還好收拾哩。〔正旦云〕便打殺我也說不得，我情願和你見官去。〔唱〕

〔道遙樂〕你道是經官發落，怎的支吾這場棒拷。我則道人命事須要個歸着，怎肯把藥死親夫罪屈招。平白地落人圈套，拚守着七貞九烈，怕甚麼六問三推，一任他萬打千敲。

〔搥旦叫云〕冤屈也。〔孤云〕什麼人在衙門首叫冤屈。左右，與我拿過來。〔祗從拿進科云〕當面。〔搥旦正旦來見官。〕〔孤云〕那個是原告。〔搥旦云〕小婦人是原告。〔孤云〕這等原告跪在這壁，被告跪在那壁去。〔各跪開科。〕〔孤云〕喚原告上來，你說你那詞因。等我與你做主。〔搥旦云〕小婦人是馬均卿員外的大渾家。〔孤做驚起云〕這等夫人請起。〔祗從云〕他是告狀的，相公怎麼請他起來。〔孤云〕他說是馬員外的大夫人。

〔祇從云〕不是什麼員外。俺們這裏有幾貫錢的人。都稱他做員外。無過是個土財主。沒品職的。〔孤云〕這等着他跪了。你說詞因上來。〔搽旦云〕這個叫做張海棠。是員外娶的個不中人。〔祇從喝科云〕噫。敢是個中人。〔搽旦云〕正是個中人。他背地裏養着姦夫。同謀設計。合毒藥殺了丈夫。強奪我所生的孩兒。又混賴我家私。告大人與小婦人做主咱。〔孤云〕這婦人會說話。想是個久慣打官司的。口裏必力不刺說上許多。我一些也不懂的。快去請外郎出來。〔祇從云〕外郎有請。〔趙令史上云〕我趙令史。正在司房裏趕造文書。相公呼喚我。必是有告狀的。又斷不下。來請我去幫他哩。〔做見科云〕相公。你整理甚麼事不下來。〔孤云〕令史。有一起告狀的在這裏。〔趙令史云〕待我問他。兀那婦人告甚麼。〔搽旦云〕告張海棠殺親夫。強奪我孩兒。混賴我家私。可憐見與我做主咱。〔趙令史云〕拿過那張海棠來。你怎生藥殺親夫。快快從實招來。若不招呵。左右。與我選下大棍子者。〔正旦唱〕

〔梧葉兒〕廳階下膝跪着。聽賤妾說根苗。〔趙令史云〕你說。你說。〔正旦唱〕狼虎般排着祇從。神鬼般設着大曹。〔趙令史云〕你藥殺親夫。這是十惡大罪哩。〔正旦唱〕若妾身犯下分毫。相公也。我情願與那殺丈夫的。搗扒用拷。

〔趙令史云〕你當初是什麼人家的女子。怎生嫁與那馬員外來。你說與我聽波。〔正旦唱〕

〔山坡羊〕念妾身求食賣笑。本也是舊家風調。則爲俺窮滴滴子母每無依靠。捱今宵。到明朝。謝的個馬均卿。一見投他好。下錢財將妾身娶做小。他鶯燕交。咱成就了。

〔趙令史云〕原來是個娼妓出身。便也不是個好的了。你既然馬員外娶到家。可曾生得一男半女麼。〔正旦唱〕

〔金菊香〕我與他生男長女受劬勞。〔趙令史云〕你家裏有什麼人。也還往來麼。〔正旦唱〕俺哥哥因爲少喫無穿來投託。曾被我趕離門。恰和他兩個廝撞着。〔趙令史云〕是你的哥哥。便和他廝見。也不妨事。〔正旦云〕俺姐姐道。海棠。既是你哥哥來投逵你時。你便沒銀子。何

不解下這衣服頭面。與他做盤纏使用去。〔趙令史云〕這般說也是他好意。〔正旦云〕我信了他。將這些衣服頭面與哥哥去了。等的員外回來。問道海棠的衣服頭面。爲何不見。他便道。瞞着員外。都與姦夫了也。〔唱〕豈知他有兩面三刀。向夫主廝搬調。

〔搽旦云〕哎。我是這鄭州城裏第一個賢慧的。倒說我兩面三刀。我搬調你甚的來。〔趙令史云〕這都小事。我不問你。只問你爲何藥死了親夫。強奪他孩兒。混賴他家私。一一的招來。〔正旦唱〕

〔醋葫蘆〕俺男兒氣中了不地倒。醒來時俺姐姐自扶着。〔帶云〕他道海棠。員外要湯吃。你去煎來。〔唱〕煎的一碗熱湯來。又道是鹽醬少。〔帶云〕他賺的我取鹽醬去呵。〔唱〕誰承望閨傾着毒藥。〔帶云〕員外。纔把這湯吃不的一兩口。就死了也。相公。你試尋思波。〔唱〕怎便登時間火焚了屍首。葬在荒郊。

〔趙令史云〕這毒藥明明是你的了。你怎麼又要強奪他孩兒。混賴他家私。有何理說。〔正旦云〕這孩兒原是我養的。相公。你只喚那收生的劉四嬸。剗胎頭的張大嫂。并鄰里街坊問時。便有分曉。〔趙令史云〕這個也說的是。左右。快去拘喚那老娘街坊來者。〔孤做票臂科〕〔祇從出喚云〕老娘街坊人等。衙門中喚你哩。〔二淨扮街坊二丑扮老娘上淨云〕常言道得人錢財。與人消災。如今馬員外的大娘子。告下來了。喚我們做證見哩。這孩兒本不是大娘子養的。我們得過他銀子。則說是他養的。你們不要怕打。說的不明白。〔淨丑等云〕這個知道。〔做隨祇從入跪科云〕當面。〔趙令史云〕你是街坊麼。這孩兒是誰養的。〔二淨云〕那馬員外是個財主。小的每平日也不往來。五年前因他大娘子養了個兒子。小的們街坊鄰里。各人三分銀子與他賀喜。那員外也請小的每吃滿月酒。看見倒生的一個好哇哇。以後每年兒子生日。那員外同着大娘子。領了兒子到各寺院燒香去。這是一城人都看見的。也不只是小的們這幾個。〔趙令史云〕這等明明是 he 大娘子養的了。〔正旦云〕相公。這街坊都是他用錢買轉了的。聽不得他說話。〔二淨云〕我每買不轉的。都是傾心吐膽說真實的話。若有半句說謊。你嘴上害碗大的疔瘡。〔正旦唱〕

〔么篇〕現放着收生的劉四嬸。剗胎頭的張大嫂。俺孩兒未經滿月。蚤問

道我十數遭。今日個浪包婁到公庭。混賴着您街坊每常好。是不合天道。得這些三口合錢。直恁般使的堅牢。

〔云〕相公。則問這兩個老娘。他須知道。〔趙令史云〕兀那老娘。這個孩兒是誰養的。〔劉丑云〕我老娘收生。一日至少也收七個八個。這等年深歲久的事。那裏記得。〔趙令史云〕這孩兒只得五歲。也不爲久遠。你只說實是誰養的。〔劉丑云〕待我想來。那一日產房裏。關得黑洞洞的。也不看見人的嘴臉。但是我手裏摸去。那產門像是大娘子的。〔趙令史云〕喂。張老娘你說。〔張丑云〕這一日他家接我去與小廝剃胎頭。是大娘子抱在懷裏。則見他白鬆鬆兩隻料袋也似的大妳妳。必定是養兒子的。纔有這妳食。豈不是大娘子養的。〔正旦云〕你兩個老娘。怎麼都這般向着他也。〔唱〕

〔么篇〕老娘也。那收生時我將你悄促促的喚到臥房。你將我慢騰騰的扶上褥草。老娘也。那剃頭時堂前香燭是誰燒。你兩個都不爲年紀老。怎麼的便這般沒顛沒倒。對官司不分個真假。辨個清濁。

〔趙令史云〕何如。兩個老娘。都說大娘子養的。可不是你強奪他的孩兒了。〔正旦云〕相公。街坊老娘。都是得過他錢買轉了的。這孩兒雖則五歲。也省的人事了。你則問我孩兒咱。〔搽旦扯俵兒云〕你說我是親娘。他是妳子。〔俵兒云〕這個是我親娘。你是我妳子。〔正旦云〕可又來。我的乖乖兒。〔唱〕

〔么篇〕妳兒也。則你那心兒裏自想度。自暗約。見您娘苦慊慊。皮肉上捱着荆條。則你那出胞胎。便將人事曉。須記的您娘親二年乳抱。怎禁這桑新婦當面鬧抄抄。

〔趙令史云〕這孩子的話。也不足信。還以衆人爲主。只一個孩兒。還要強奪他的。這混賴家私。一發不消說了。你快把藥殺親夫一事招了者。〔正旦云〕這藥殺親夫。並不干我事。〔趙令史云〕這頑皮賊骨。不打不招。左右。與我採下去。着實打呀。〔祇從做打正旦發昏科〕〔搽旦云〕打的好。打的好。打殺了可不干我事。〔趙令史云〕他要詐死。左右。與我採起來。〔祇從做採科〕〔正旦做醒云〕哎。天那。〔唱〕

【後庭花】我則見醜醜的棍棒拷，烘烘的脊背上，着撲撲的精神亂，悠悠的魂魄消。他每緊搭住我頭梢。〔祇從云〕喂，快招了者，不強似這等受苦。〔正旦唱〕則聽的耳邊廂大呼小叫，似這般惡令史，肯恕饒，狠公人顯燥暴。〔趙令史云〕你招，那姦夫是誰。〔孤云〕他又不肯招，待我權認了罷。〔正旦唱〕被官司強逼着，指姦夫要下落。

【雙鴈兒】我向那鬼門關，尋覓到有兩三遭。您這般順人情，有甚好。則我這膿血臨身要還報，有錢的容易了，無錢的怎打熬。

〔趙令史云〕左右，再與我打着者。〔正旦云〕我也是好人家兒女，怎麼捱得這般打拷，只得屈招了罷。相公是妾身藥殺了丈夫，強奪他孩兒，混賴他家私來。天那，兀的不屈殺我也。〔趙令史云〕我屈千屈萬，纔屈的你一個兒哩。既是招了，左右，着那張海棠畫了字，上了長枷，點兩個解子，押送開封府定罪去。〔孤云〕左右，將那新做的九斤半的大枷與他帶。〔祇從云〕理會的。〔做上枷科〕〔祇從云〕犯人上枷。〔正旦云〕天那，〔唱〕

【恨裏來煞】則您那官吏每忒狠毒，將我這百姓每忒凌虐。葫蘆提點紙，將我罪名招。我這裏哭啼啼，告天天又高。幾時節盼的個清官來到。〔趙令史云〕掌嘴。我這衙門裏問事，真個官清法正，件件依條律的，還有那個清官，清如我老爺的。〔正旦哭科唱〕則我這潑殘生，怎熬出這個死囚牢。〔同祇從下〕

〔趙令史云〕這事問成了也。干證人都着寧家去。原告保候，聽開封府回文發落。〔衆叩頭向下〕〔趙令史云〕我問了一日事，肚裏餓了，回家吃飯去也。〔下〕〔孤云〕這一樁雖則問成了，我想起來，我是官人，倒不由我斷。要打要放，都憑趙令史做起。我是個傻廝那。〔詩云〕今後斷事我不瞋，也不管他原告事虛真。笞杖徒流憑你問，只要得的錢財做兩分分。〔下〕

〔音釋〕罷與疲同 撻音咎 着池燒切 落音潑 從去聲 捱去聲 飣音渠 託音討 調平聲

藥音耀 濁雖稍切 度多勞切 約音耀 燥音竈 虐音要 倭商鮮切

第三折

〔丑扮店小二上詩云〕我家賣酒十分快。乾淨濟楚沒人賽。茅廁邊廂埋酒缸。褲子解來做醉袋。自家是個賣酒的。在這鄭州城十里鋪上。開着個酒務兒。但是南來北往。經商客旅。都來我這店裏吃酒。我今日開開這店門。燒的這鑊兒裏熱着。看有什麼人來。〔二淨扮解子同正旦上〕〔正旦做跌起坐科〕〔董淨云〕小子是鄭州衙門裏有名的公人。叫做董超。這個兄弟叫做薛霸。解這婦人張海棠。到開封府定罪去。噫。兀那婦人。你也行動些兒。你看這般大風大雪哩。肚中餓餓了。有什麼盤纏使用。也拿些出來。等我們買碗酒吃。好趨路去。〔做打科〕〔正旦做起科云〕哥哥。你休打我。我是屈受罪的人。死在旦夕。那討半分盤纏送你。只望可憐見咱。〔董淨云〕兀那婦人。你當初怎生藥殺親夫。屈賴他孩兒來。你慢慢的說與我聽波。〔正旦云〕則我這身上罪。何日開除。腹中冤向誰訴。與被他人屈賴了我孩兒。更陷我毒殺夫主。吃不過吊拷繃扒。撞不着清廉官府。〔薛淨云〕我兄弟兩個。曾見你半厘鑿口兒。是那個要了你銀子。說清廉不清廉。〔正旦云〕那個是見義當爲。肯憐咱這般苦楚。濕浸浸棒瘡疼痛。哽噎噎千啼萬哭。空蕩蕩那討一餐。薄怯怯衣裳藍縷。沉點點鐵鎖銅枷。軟揣揣婆娘婦女。哎。你個惡狠狠解子。怎知哥哥也。我委實的銜冤負屈。〔董淨云〕便說殺冤屈。須不是我們帶累你的。教我怎生可憐你。雪越大了。行動些。〔正旦唱〕

〔黃鍾醉花陰〕頭上雪何曾住。半霎摧林木。狂風亂刮。我這裏就煩惱。受嗟呀。走的來力盡筋乏。又加上些膿臃臃的棒瘡發。〔薛淨云〕着我們當這等苦差。還不走哩。〔做打科〕〔正旦唱〕怎當這噴忿忿叫吖吖。但走的慢行的遲。他可便捨命的打。

〔董淨云〕你當初不招也罷。誰着你了來。〔正旦云〕哥哥。不嫌煩絮。聽我說咱。〔唱〕

〔喜遷鶯〕遭這場無情的官法。方信道漫漫黃沙。怎當的他家將咱苦打。逼勒得將招伏文狀押。到今日有誰來憐見咱。似這等銜冤負屈。空喫盡吊拷繃扒。

〔董淨云〕兀那婦人。你打掙些。轉過這山坡去。我着你坐一會再走。〔正旦唱〕

【出隊子】蚤來到山坡直下。凍欽欽的難立扎。〔做走跌科唱〕脚稍天騰的喫個仰刺叉。〔董淨喝云〕起來。〔正旦唱〕哎。你個火性緊的哥哥。廝覷覷。須是這光出律的冬凌田地滑。

〔薛淨云〕千人萬人走不滑。偏是你走便滑。待我先走。若是不滑呵。我打折你這腿。〔做走跌科云〕真個這裏有些滑。〔張林上云〕自家張林的便是。在這開封府當着個祗候。今有包待制西延邊賞軍。差着我去迎接回來。好大雪也。天那。也住一住兒波。〔正旦做見科云〕這一個走的。好像俺哥哥張林。〔唱〕

【刮地風】綽見了容顏敢是他。莫不我泪眼昏花。再凝睛仔細觀瞻罷。却原來正是無差。我這裏挺一挺聳着肩胛。擺一擺摩着腰胯。緊待趲更那堪帶鎖披枷。〔張林做看見云〕這一個帶鎖披枷的婦人。是那裏解將來的。〔正旦叫云〕哥哥。〔唱〕哥哥也。且住咱。將妹子怎生提拔。〔叫云〕哥哥。〔唱〕你是個洛伽山觀世的活菩薩。這裏不顯出救人心待怎麼。

〔叫云〕哥哥。救救你妹子咱。〔張林云〕你是誰。〔正旦云〕我是你妹子海棠。〔張林做打推科云〕這潑娼根。那一日謝你。好賣發我也。〔做走科〕〔正旦做哭趕科唱〕

【四門子】我道他爲甚的聲聲把我娼根罵。似這等無明火難按捺。却原來正是他見了咱。思量起在前離恨殺。正是他見了咱。不鄧鄧噴生怒發。〔張走正旦趕上做扯衣服張林做捧科正旦叫云〕哥哥也。〔唱〕

【古水仙子】他他他不認咱。我我我捨性命向前趕上他。恰恰恰待扯住他衣服。〔董淨做扯正旦髮科云〕被這婦人定害殺人也。〔正旦唱〕早早早又被揪擣了頭髮。〔張林云〕潑娼根放手。〔正旦唱〕告告告狠爹爹耐吵。來來來聽妹子細說根芽。〔張林云〕你這潑娼根。你早知今日。當初那衣服頭面。把些兒與我做盤纏不得。〔正旦唱〕他他他坑殺人機謀狡猾。你你你是將我這頭面金釵插。我我我因此上受波查。

〔云〕哥哥。你妹子這場天來大禍。都在這衣服頭面上起的。你妹子當初不敢便將衣服頭面。與你做盤纏使用。也則怕那婦人來。豈知他教我解下來。與哥哥將的去。待員外回時。却說我養着姦夫。將衣服頭面。都送他去了。氣的員外成了病。又將毒藥。闇地謀死。倒把你妹子拖到官司。問了個藥殺親夫。棍賴孩兒的罪名。天那可憐冤屈殺人。也。〔張林云〕這衣服頭面是誰的。〔正旦云〕是你妹子的。〔張林云〕是你的。這友弟子孩兒說道是他爺娘陪嫁的。這等我錯怪了你。前面有所酒店。我和你且吃鍾酒去來。〔同解子到酒店科云〕賣酒的將酒來。〔丑扮店保上云〕有有有。請裏面坐。〔張林云〕兀那解子。我是開封府五衙都首領。叫做張林。這個就是我的親妹子。我如今也接包待制回去。你一路上與我好生看覷咱。〔董淨云〕哥哥不勞分付。只要到府時。早些打發我批迴。〔張林云〕這個容易。妹子。那個婦人。我只道他賢慧。却原來有這般狠毒。你可怎生放得下他。〔正旦唱〕

〔古寨兒令〕那婆娘面子花花。你則道所事賢達。搬調的男兒問咱家。他便逞伶俐弄伶牙。對面說三般話。

〔古神仗兒〕他道我將男兒藥殺。又道我將家私來盡把。又道我要棍賴他孩兒。拖我去州衙中告發。也不管難捱難熬。只一味屈敲屈打。活斷送在劍頭刀下。這的是誰做就死冤家。哎。都是那攪蛆扒。

〔云〕哥哥。你在這裏。我要見風去也。〔下〕〔趙令史同搽旦上云〕自家趙令史的便是。如今將張海棠解上開封府去。我想那海棠。又無什麼親人討命。不若到路上結果了他。何等乾淨。因此特揀兩個能事的公人。董超薛霸解去。起身時節。每人與了五兩銀子。教他不必遠去。只在僻靜處所。便好下手。怎麼不見來回話。事有可疑。只得和大嫂親自打聽一遭去來。〔搽旦云〕這等雪天。走了這一會。好生寒冷。我們且到酒店中買碗酒吃。煖煖寒再走。〔趙令史云〕大嫂說的是。〔做進店正旦見科云〕好也。他同姦夫趕到這裏。待我對哥哥說來。〔唱〕

〔節節高〕這婆娘好生心狠。好生膽大。相趕到這裏。要乾罷如何乾罷。〔云〕

哥哥。姦夫姦婦。都在這店裏。啗和你拿他去來。〔張林云〕兄弟。你撮哺着。我拿那姦夫姦婦去也。〔正旦唱〕忙出去。你驚散。快捉拿。這的是誰風情。誰當罪法。

〔張林同正旦出捉科〕〔二淨做擺手令走科〕〔正旦扯住搥旦科〕〔搥旦透脫同趙令史走科〕〔正旦唱〕

〔掛金索〕我這裏摺住衣服。則被他撒撒我階直下。因此上走了婆娘。空做一場話。枉着我哥哥氣力有天來大。只恨那擺手的公人。倒說道放了姦夫罷。

〔張林云〕兀那解子。你這精驢禽獸。你和他一衙門中人。你擺着手教他走了。我是開封府五衙都首領。就打你一頓。怕你告了我來。〔做打科〕〔董淨云〕你是上司弓兵打得我。這婦人恰是我管的囚人。我可打得他。

〔做打正旦科〕〔正旦唱〕

〔尾聲〕他是奉命官差。將我緊監押。不爭你途路上兩下爭差。〔張林揪董淨髮科〕〔董淨揪正旦髮科〕〔正旦唱〕把我個病懨懨的罪囚沒亂殺。

〔酒保攔住科云〕你們還了酒錢去。〔薛淨云〕哇。有什麼酒錢還你。〔踢倒科同下〕〔酒保云〕你看我這悔氣。今日在店門首等了半日。等得三四個人來買酒吃。不知為何打將起來。把兩個好主兒也打了去。一文錢也不會賣的。我如今也不開這酒店。另尋個買賣做罷。〔詩云〕這椿營生不爽快。常常被人欠酒債。我今放倒塋竿關上門。不如去吊水雞也有現錢賣。〔下〕

〔音釋〕 濟上聲 醉音詐 整才敢切 哭音苦 屈丘兩切 霎雙鮓切 刮音寡 乏扶加切 撼含

去聲 發方雅切 法方雅切 押牟架切 繡音崩 扎莊灑切 刺音辣 啜音呀 猾呼佳

切 胛江雅切 拔邦加切 伽音茄 納囊亞切 殺雙鮓切 擣詞纖切 髮方雅切 啞音

沙 猾呼佳切 插抽鮓切 達當加切 直征移切

第四折

〔沖末扮包待制引丑張千祗候上〕〔張千喝云〕喏。在衙人馬。平安擡書案。〔包待制詩云〕當年親奉帝王差。

手攬金牌勢劍來。盡道南衙追命府。不須東岳嚇魂臺。老夫姓包名拯。字希文。乃廬州金斗郡四望鄉老兒村人氏。爲老夫立心清正。持操堅剛。每皇皇於國家。恥營營於財利。唯與忠孝之人交接。不共讒佞之士往還。謝聖恩可憐。官拜龍圖待制天章閣學士。正授南衙開封府府尹之職。勅賜勢劍金牌。體察濫官汚吏。與百姓伸冤理枉。容老夫先斬後奏。以此權豪勢要之家。聞老夫之名。盡皆斂手。兇暴姦邪之輩。見老夫之影。無不寒心。界牌外結繩爲欄。屏牆邊畫地成獄。官僚整肅。戒石上鐫御製一通。人從森嚴。廳階下書低聲二字。綠槐陰裏。列二十四面鵲尾長枷。慈政堂前。擺數百餘根狼牙大棍。〔詩云〕黃堂盡日無塵到。唯有槐陰侵甬道。外人誰敢擅喧譁。便是烏鵲過時不啁噪。老夫昨日見鄭州申文。說一婦人。喚做張海棠。因姦藥死丈夫。強奪正妻所生之子。混賴家私。此係十惡大罪。決不待時的。我老夫想來。藥死丈夫。惡婦人也。常有這事。只是強奪正妻所生之子。是兒子怎麼好強奪的。況姦夫又無指實。恐其中或有冤枉。老夫已暗地着人。吊取原告。并干證人等到來。以憑覆勘。這也是老夫公平的去處。張千。擡聽審牌出去。各州縣解到人犯。着他以次過來。待老夫定罪咱。〔正旦同解子張林上〕〔張林云〕妹子。你到官中。少不得問你。只要說的冤枉。這包待制就將前案。與你翻了。若說不過時。你可努嘴兒。我幫你說。〔正旦云〕我這冤枉。今日不訴。更待何日也。〔董淨云〕待制爺爺陞廳久了。須要趕牌解到。快進去。〔正旦唱〕

【雙調新水令】則我這腹中冤枉有誰知。剛餘的哭啼啼兩行情淚。恨當初見不蚤。到今日悔何遲。他將我後擁前推。何曾道暫歇歇氣。

〔張林云〕妹子。這是開封府前了。待我先進。你隨解子入來。這包待制是一輪明鏡。懸在上面。問的事就如親見一般。你只大着膽自辯去。〔正旦云〕哥哥。〔唱〕

【步步嬌】你道他是高懸明鏡。南衙內拚的個訴根由。直把冤情洗。我可也怕甚的。則爲帶鎖披枷。有話難支對。萬一個達不着大人機。哥哥也。你須是搭救你親生妹。

〔張林做先進科〕〔正旦同一淨跪見科〕〔董淨云〕鄭州起解女囚一名張海棠解到。〔張千云〕刑案司吏。與

解子批文打發回去。〔包待制云〕留下在這裏待審過了發批回去。〔張千云〕理會的。〔包待制云〕張海棠你怎麼因姦藥殺丈夫。強奪正妻所生之子。混賴他家私。你逐一從頭訴與老夫聽。〔正旦做努嘴看張千科〕

〔張千云〕妹子。你說麼。嗨。他出胞胎可曾見這等官府來。我替你說罷。〔跪云〕稟爺。這張海棠是個軟弱婦人。並不敢藥殺丈夫。做這般反勾當哩。〔包待制云〕你是衙門裏祗候人。怎麼替犯人稟事。好打。〔張千起科〕

〔包待制云〕兀那婦人。你說那詞因來。〔正旦再努嘴科〕

〔張林跪云〕稟爺。這張海棠並無姦夫。他不會藥殺丈夫。也不會強奪孩兒。也不會混賴家私。都是他大渾家養下姦夫趙令史。告官時又是趙令史掌案。委實是屈打成招的。〔包待制云〕兀那廝。誰問你來。張千拿下去。與我打三十者。〔張千拿張林打科〕

〔張林叩頭云〕這張海棠是小的親妹子。他從來不曾見大官府。恐怕他懼怯。說不出真情來。小的替他代訴。〔包待制云〕可知道爲兄妹之情。兩次三番。在公廳上胡言亂語的。若不是呵。就把銅鐵來切了這個驢頭。兀那婦人。你只備細的說那實話。老夫與你做主。〔正旦云〕爺爺阿。〔唱〕

〔喬牌兒〕妾身在廳階下忙跪膝。傳台旨問詳細。怎當這虎狼般惡狠狠排公吏。爺爺也。你聽我一星星說就裏。

〔包待制云〕兀那張海棠。你原是什麼人家的女子。嫁與馬均卿爲妻來。〔正旦唱〕

〔甜水令〕妾身是柳陌花街。送舊迎新。舞姬歌妓。〔包待制云〕哦。你是個妓女。那馬均卿也待的你好麼。〔正旦唱〕與馬均卿心廝愛。做夫妻。〔包待制云〕這張林說是你的哥哥。是麼。〔張林云〕張海棠是小的妹子。〔正旦唱〕俺哥哥只爲一載之前。少喫無牙。向我求覓。

〔包待制云〕這等你可與他些甚的盤纏麼。〔正旦唱〕是是是他將去了。我這頭面衣袂。

〔張林叩頭云〕小的買窩銀子。就是這頭面衣服倒換的。〔包待制云〕難道你丈夫不問你這頭面衣服到那裏去了。〔正旦云〕爺爺。俺員外曾問來。就是這大渾家攬掇我與了哥哥將的去。却又對員外說我背地送了姦夫。教員外怎的不氣死也。〔唱〕

〔折桂令〕氣的個親男兒。唱叫揚疾。〔包待制云〕既是他氣殺丈夫。怎生又告官來。〔正旦

唱〕沒揣的告府經官。喫了此六問三推。〔包待制云〕你夫主死了。那強奪孩兒。又怎麼說。〔正旦唱〕一壁廂夫主身亡。更待教生各札。子母分離。〔包待制云〕這孩兒說是那婦人養的哩。〔正旦唱〕信着他歹心腸。千般妬嫉。〔包待制云〕那街坊老娘。都說是他的。〔正旦唱〕他買下了衆街坊。所事兒依隨。〔包待制云〕難道官吏每再不問個虛實。〔正旦唱〕官吏每更不問一個誰是誰非。誰信誰欺。〔包待制云〕你既是這等。也不該便招認了。〔正旦唱〕妾身本不待點紙招承。也則是喫不過這棍棒臨逼。

〔包待制云〕那鄭州官吏。可怎生臨逼你來。〔正旦唱〕

〔鴈兒落〕怎當他官不威牙爪威。也不問誰有罪誰無罪。早則是公堂上有對頭。更夾着這祇候人無巴壁。

〔得勝令〕呀。廳階下一聲叫似一聲雷。我脊梁上一杖子起一層皮。這壁廂喫打的難捱痛。那壁廂使錢的可也不受虧。打的我昏迷。一下下骨節都敲碎。行杖的心齊。一個個腕頭有氣力。

〔張千稟云〕鄭州續解聽審人犯。一起解到。〔包待制云〕着他過來。〔搽旦俵兒并街坊老娘入跪科〕〔張千云〕當面。〔包待制云〕兀那婦人。這孩兒是誰養的。〔搽旦云〕是小婦人養的。〔包待制云〕兀那街坊老娘。這孩兒是誰養的。〔衆云〕委實大娘子養的。〔包待制云〕此一椿則除是恁般。喚張林上來。〔做票臂張林做出科下〕〔包待制云〕張千。取石灰來。在階下畫個闌兒。着這孩兒在闌內。着他兩個婦人。拽這孩兒出灰闌外來。若是他親養的孩兒。便拽得出來。不是他親養的孩兒。便拽不出來。〔張千云〕理會的。〔做畫灰闌着俵兒貼科〕〔搽旦做拽俵兒出闌科〕〔正旦拽不出科〕〔包待制云〕可知道不是他所生的孩兒。就拽不出灰闌外來。張千。與我探那張海棠下去。打着者。〔張千做打正旦科〕〔包待制云〕着兩個婦人。再拽那孩兒者。〔搽旦做拽俵兒出科〕〔正旦拽不出科〕〔包待制云〕兀那婦人。我看你兩次三番。不用一些氣力。拽那孩兒。張千。選大棒子與我打着。〔正旦云〕望爺爺息雷霆之怒。罷虎狼之威。妾身自嫁馬員外。生下這孩兒。十月懷

胎。三年乳哺。嗟苦吐甜。煨乾避濕。不知受了多少辛苦。方纔擡舉的他五歲。不爭爲這孩兒。兩家硬奪。中間必有損傷。孩兒幼小。倘或扭折他胳膊。爺爺就打死婦人。也不敢用力。拽他出這灰闌外來。只望爺爺可憐見咱。

〔唱〕

〔掛玉鉤〕則這個有疼熱親娘怎下得。〔帶云〕爺爺。你試觀波。〔唱〕孩兒也這臂膊似麻稍細。他是個無情分堯婆管甚的。你可怎生來參不透其中意。他使着僥倖心。咱受着腌臢氣。不爭俺兩硬相奪。使孩兒損骨傷肌。

〔包待制云〕律意雖遠。人情可推。古人有言。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你看這一個灰闌。倒也包藏着十分利害。那婦人本意。要圖佔馬均卿的家私。所以要強奪這孩兒。豈知其中真假。早已不辯自明了也。〔詩云〕本爲家私賴子孫。灰闌辯出假和真。外相溫柔心毒狠。親者原來則是親。我已着張林拘那姦夫去了。怎生這蚤晚還不到來。〔張林拿趙令史上跪科云〕喏。稟爺。趙令史拿到了也。〔包待制云〕兀那趙令史。取得這等好公案。你把這因姦藥殺馬均卿。強奪孩兒。混賴家私。并買囑街坊老娘。扶同硬證。一樁樁與我從實招來。〔趙令史云〕哎。小的做個吏典。是衙門裏人。豈不知法度。都是州官。原叫做蘇模稜。他手裏問成的。小的無過是大拇指頭撓癢。隨上隨下。取的一紙供狀。便有些什麼違錯。也不干吏典之事。〔包待制云〕我不問你供狀違錯。只要問你那因姦藥殺馬均卿。可是你來。〔趙令史云〕難道老爺不看見的。那個婦人滿面都是抹粉的。若洗下了這粉。成個什麼嘴臉。丟在路上。也沒人要。小的怎肯去與他通姦。做這等勾當。〔搽旦云〕你背後常說我似觀音一般。今日却打落的我成不得個人。這樣欺心的。〔張林云〕昨日大雪裏。趙令史和大渾家。趕到路上來。與兩個解子打話。豈不是姦夫。只審這兩個解子。便見分曉。〔董淨云〕早連我兩個都攀下來了也。〔包待制云〕張千。探趙令史下去。選大棒子打着者。〔張千云〕理會的。〔做打趙令史科〕

〔正旦唱〕

〔慶宣和〕你只想馬大渾家做永遠妻。送的我。有去無歸。既不吵你兩個。趕到中途有何意。略與你對嘴對嘴。

〔趙令史做死科〕〔包待制云〕他敢詐死。張千探起來，噴些水者。〔張千噴水醒科〕〔包待制云〕快招上來。〔趙令史云〕小的與那婦人往來，已非一日。依條例也只問的個和姦，不至死罪。這毒藥的事，雖是小的去買的藥，實不出小的本意。都是那婦人自把毒藥放在湯裏，藥死了丈夫。這強奪孩兒的事，當初小的就道別人養的不要他罷。也是那婦人說，奪過孩兒來，好圖他家緣家計。小的是個窮吏，沒銀子使的，買轉街坊老娘，也是那婦人來買。囑解子要路上謀死海棠，也是那婦人來。〔搭旦云〕呸，你這活教化頭，蚤招了，也教我說個甚的。都是我來，都是我來。除死無大災，拚的殺了我兩個在黃泉下，做永遠夫妻，可不好那。〔包待制云〕一行人聽我下斷。鄭州太守蘇順，刑名違錯，革去冠帶爲民，永不敘用。街坊老娘人等，不合接受買告財物，當廳硬證，各杖八十。流三百里。董超薛霸，依在官人役，不合有事受財，比常人加一等。杖一百，發遠惡地面充軍。姦夫姦婦，不合用毒藥謀死馬均卿，強奪孩兒，混賴家計，擬凌遲，押付市曹。各剮一百二十刀處死。所有家財，都付張海棠執業。孩兒壽郎，攜歸撫養。張林着與妹同居，免其差役。〔詞云〕只爲趙令史賣俏行姦，張海棠負屈銜冤，是老夫灰闌爲記，判斷出情理昭然，受財人各加流竄，其首惡斬首階前。賴張林拔刀相助，纔得他子母團圓。

〔正旦同張林叩頭科唱〕

〔水仙子〕街坊也，却不道您吐膽傾心說真實。老娘也，却不道您歲久年深記不得。孔目也，却不道您官清法正依條例。姐姐也，却不道您是第一個賢慧的。今日就開封府審問出，因依這幾個流竄在邊荒地。這兩個受刑在鬧市裏，爺爺也。這灰闌記傳揚得四海皆知。

〔音釋〕甬音勇 啍音琢 膝喪擠切 覓忙閉切 疾精妻切 逼兵迷切 壁音彼 力音利 得亨

笑切 稽音皆 的音底 廈音搜 實繩知切

題目 張海棠屈下開封府
正名 包待制智勘灰闌記

崔府君斷冤家債主雜劇

楔子

〔冲末扮崔子玉上詩云〕天地神人鬼五仙。盡從規矩定方圓。逆則路路生顛倒。順則頭頭身外玄。自家晉州人氏。姓崔名子玉。世人但知我滿腹文章。是當代一箇學者。却不知我秉性忠直。半點無私。以此奉上帝敕旨。屢屢判斷陰府之事。果然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如同影響。分毫不錯。真可畏也。我有一箇結義兄弟。叫做張善友。平日儘肯看經念佛。修行辦道。我曾勸他早些出家。免墮塵障。爭奈他妻財子祿。一時難斷。如何是好。〔歎科云〕嗨。這也何足怪他。便是我那功名兩字。也還未能忘情。如今待上朝取應去。不免到善友宅上。與他作別走一遭。正是勸人出世偏知易。自到臨頭始覺難。〔下〕〔正末扮張善友同老旦扮卜兒上云〕自家姓張。是張善友。祖居晉州古城縣居住。渾家李氏。俺有箇八拜交的哥哥。是崔子玉。他要上朝進取功名。說在這幾日間。過來與我作別。天色已晚。想是他不來了也。渾家。你且收拾歇息者。〔卜兒云〕是天色晚了。俺開了門戶。自去歇息咱。〔做睡科〕〔淨扮趙廷玉上詩云〕釜有蛛絲甑有塵。晉州貧者獨吾貧。腹中曉盡世間事。命裏不如天下人。自家姓趙。雙名廷玉。母親亡逝已過。我無錢殯埋。罷罷罷。我是箇男子漢家。也則出於無奈。學做些兒賊。白日裏看下這一家人家。晚間偷他些錢鈔。埋葬我母親。也表我一點孝心。天阿。我幾曾慣做那賊來。也是我出於無奈。我今日在那賣石灰處。拿了他一把兒石灰。你說要這石灰做甚麼。晚間掘開那牆。撒下些石灰。若那人家不驚覺便罷。若驚覺呵。叫道拏賊。我望着這石灰道上飛跑。天阿。我幾曾慣做那賊來。我今日在蒸作鋪門首過。拿了他一箇蒸餅。你說要這蒸餅做甚麼。我尋了些亂頭髮折針兒。放在這蒸餅裏面。有那狗叫。丟與他蒸餅吃。簽了他口叫不的。天阿。我幾曾慣做那賊來。來到這牆邊也。隨身帶着這刀子。將這牆上剗一箇大窟窿。我入的這牆來。〔做撒石灰科云〕我撒下這石灰。〔做瞧科云〕關着這門哩。隨身帶着這油罐兒。我把些油傾在這門柏裏。開門呵。便不聽的响。天阿。我幾曾慣做那賊來。〔內云〕你是賊的公公哩。〔趙做聽科〕〔正末云〕渾家。試問你咱。我一生苦掙的那五箇銀子。你放在那裏。〔卜兒云〕我放在牀底下金剛腿兒裏。你

休問。則怕有人聽的。〔正末云〕渾家。你說的是。嗟歎息咱。〔趙做偷銀子出門科云〕我偷了他這五箇銀子。不知這家兒姓甚麼。今生今世。還不的他。那生那世。做驢做馬填還你。〔做叫科云〕有賊。地方快起來拏賊呀。〔下〕〔正末驚科云〕渾家。兀的不有賊來。你看那箱籠咱。〔卜兒云〕箱籠都有。〔正末云〕看咯那銀子咱。〔卜兒做看科云〕呀。不見了銀子。可怎了也。〔正末云〕我說甚麼來。天色明了也。且不要大驚小怪的。悄悄裏去緝訪賊人便了。〔外扮和尚上詩云〕積水養魚終不釣。深山放鹿願長生。掃地恐傷螻蟻命。爲惜飛蛾紗罩燈。貧僧是五臺山僧人。爲因佛殿崩摧。下山來抄化了這十箇銀子。無處寄放。此處有一箇長者。是張善友。我將這銀子寄與他家去。這是他門首。善友在家麼。〔正末云〕誰喚門哩。我試去看咱。〔僧見科云〕師父從那裏來。〔和尚云〕我是五臺山僧人。抄化的十箇銀子。一向聞知長者好善。特來寄放你家。待別處討了布施。便來取也。〔做交砌末科〕〔正末云〕寄下不妨。請師父吃了齋去。〔和尚云〕不必吃齋。我化布施去也。〔下〕〔正末云〕渾家。替師父收了這銀子。〔卜兒云〕我知道。〔背云〕我今日不見了一頭錢物。這和尚可送將十箇銀子來。我自自分曉。〔正末云〕渾家。恰纔那師父寄的銀子。與他收的牢着。我今日到東岳聖帝廟裏燒香去。倘或我不在家。那和尚來取這銀子。渾家。有我無我。你便與他去。他若要齋吃。你就整理些蔬菜。齋他一齋。也是你的功德。〔卜兒云〕我知道。〔正末云〕我燒香去也。〔下〕〔卜兒云〕豈不是造化。我不見了五箇。這和尚倒送了十箇。張善友也不在家。那和尚不來取便罷。若來呵。我至死也要賴了他的。那怕他就告了我來。〔和尚上云〕貧僧抄化了也。我可去張善友家中。取了銀子回五臺山去。張善友在家麼。〔卜兒云〕敢是那和尚來了也。我出去看咱。師父那裏去來。〔和尚云〕善友在家麼。〔卜兒云〕俺家裏無甚麼善友。你來怎的。〔和尚云〕我恰纔寄下十箇銀子。特來取去。〔卜兒云〕這箇師父。你敢錯認了也。俺家裏幾時見你甚麼銀子來。〔和尚云〕我早起寄在你家。大嫂。你怎麼要賴我的。〔卜兒云〕我若見你的呵。我眼中出血。我若賴了你的呵。我墮十八重地獄。〔和尚云〕大嫂。你聽者。我是十方抄化來的布施。我要修理佛殿。寄在你家裏。你怎麼要賴我的。你今生今世賴了我這十箇銀子。到那生那世。少不得填還我。你聽者。我本爲修因。化得十錠銀。我着你看你念彼觀音力。久已後還着與本人。哎。這一會兒害起急心疼來。我且尋太醫調理去也。〔下〕〔卜兒云〕和尚去了也。等善友來。

家呵。我則說還了他銀子。善友敢待來也。〔正末上云〕渾家。我燒香回來也。那和尚曾來取銀子麼。〔卜兒云〕剛你去了。那和尚就來取。我兩手交付與他去了。〔正末云〕既是還了他呵。好好好。渾家。安排下茶飯。則怕俺崔子玉哥哥來。〔崔子玉上云〕轉過碼頭。抹過裏角。可早來到張家了。善友兄弟在家麼。〔正末出云〕哥哥請家裏來。〔做見科。崔子玉云〕兄弟。我觀你面色。敢是破了些財。〔正末云〕雖然破了些。也不打緊。〔崔子玉云〕你媳婦兒氣色。倒像得些外財的。〔卜兒云〕有甚麼外財那。〔崔子玉云〕兄弟。我今日要上朝求官應舉去。一徑的與你作別來。〔正末云〕哥哥。兄弟有一壺水酒。就與哥哥餞行。到城外去來。〔做同行科云〕渾家。斟過酒來。送哥哥一杯。〔做送酒。崔子玉回酒科云〕兄弟。我和你此一別。又不知幾年得會。我有幾句言語。勸諫兄弟。你試聽者。〔詩云〕得失榮枯總在天。機關用盡也徒然。人心不足蛇吞象。世事到頭螳捕蟬。無藥可延卿相壽。有錢難買子孫賢。甘貧守分隨緣過。便是逍遙自在仙。〔正末云〕多承哥哥勸戒。只是你兄弟善緣淺薄。出不得家。也有幾句兒言語。誦與哥哥聽。〔詞云〕也不戀北墮南主。也不戀高堂邃宇。但容膝便是身安。目下保寸男尺女。冷時穿一領布袍。饑時餐二盂糲粥。除此外別無狂圖。張善友平生願足。〔唱〕

〔仙呂憶王孫〕麤衣淡飯且淹消。養性修真常自保。貧富一般緣分了。任白髮不相饒。但得箇稚子山妻。我一世兒快活到老。〔同卜兒下〕

〔崔子玉云〕兄弟同媳婦兒回家了也。俺自登途去咱。〔詩云〕此行元不爲功名。總是塵根未得清。傳語山中修道侶。好將心寄白雲層。〔下〕

〔音釋〕 甌晶去聲 阿何哥切 矧烏官切 單嘲去聲 噶湯短切 遂音歲 粥音主 足減取切

第一折

〔正末卜兒淨扮乞僧丑扮福僧二旦上〕〔正末云〕老夫張善友。離了晉州古城縣。搬到這福陽縣。一住三十年光景也。自從被那賊人偷了我五箇銀子去。我這家私。火焰也似長將起來。婆婆當年得了大的箇孩兒。喚做乞僧。年三十歲也。以後又添的這廝。是第二箇。喚做福僧。年二十五歲也。這箇媳婦兒是大的孩兒的。這箇媳婦是第二箇的。這大的箇孩兒。披星帶月。早起晚眠。這家私多虧了他。老夫不知造下什麼孽來。輪到這

小的箇孩兒。每日則是吃酒賭錢。不成半分兒器。兀那廝。我問你咱。怎的呵幾時是了也。〔福僧云〕父親。你孩兒幼小。正好受用。有的是錢使了些。打什麼緊。〔乞僧云〕兄弟。你怎生這等把錢鈔不着疼熱使用。可不疼殺我也。〔正末歎科云〕這都是命運裏招來的。大的箇孩兒。你不知道。聽我說與你咱。〔唱〕

〔仙呂點絳脣〕濁骨凡胎。遞生人海三十載。也是我緣分合該。〔帶云〕正爲這潑家私呵。〔唱〕我也曾捱淡飯黃齋菜。

〔混江龍〕俺大哥一家無外。急巴巴日夜費籌劃。營辦着千般活計。積攢下萬貫貲財。俺大哥儘半世。幹家私強掙起。也是我在前生種陰德。苦修來。俺大哥爲人本分。不染塵埃。衣不裁綾羅段匹。食不揀好歹安排。爹娘行十分孝順。親眷行萬事和諧。若說着這禽獸。知他是甚情懷。每日向花門柳戶。舞榭歌臺。鉛華觸眼。酒肉堆顏。但行處着人罵。惹人嫌。將家私可便由他使。由他敗。這的是破家五鬼。不弱如橫禍非災。

〔乞僧云〕父親。這家私費了我多少辛苦。積攢就的。到那兄弟手裏。多使去了。兀的不疼殺我也。〔正末云〕大哥。這家私都虧了你。兀那廝。我問你咱。你這幾時做什麼買賣來。〔福僧云〕偏我不會做買賣。我打了一日雙陸曲的。腰節骨還是疼的。你可知道我受這等苦哩。〔正末唱〕

〔油葫蘆〕賊也。你搭手在心頭自監解。這家私端的是誰開闢。則你那二十年。何曾道覓的半文來。你你你則待要抹着的當了。拿着的賣。也不管鬆時節做了急時節債。你你你無花呵眼倦開。無酒呵頭也不擡。引着些箇潑男潑女相扶策。你你你則待每日上花臺。

〔福僧云〕父親。你孩兒趁着如此青年。受用快活。也還遲哩。〔乞僧云〕可知你受用快活。單只苦了誰也。〔正末唱〕

〔天下樂〕賊也。這的是安樂窩中且避乖。這廝從來會放歹。我若不官司

行。送了你和姓改。〔云〕我老夫還不會道着。俺婆婆便道。老子他也好囉。〔唱〕做爹的道不才。做娘的早喝采。憤的這廝千自由百自在。

〔云〕兀那廝。你會少人的錢鈔來麼。〔福僧云〕呸。長進阿我。並不會少人錢鈔。〔淨扮雜當上云〕張二舍。你少我五百瓶的酒錢。快些拿出來還我。〔乞僧云〕父親。兄弟欠了人家酒錢。在門首討哩。〔正末云〕你說不少錢。門首有人索酒錢那。〔福僧云〕還了他便罷。打什麼不緊。〔乞僧云〕還有什麼不還了他。只虧了你。〔卜兒云〕大哥。你還了他罷。〔乞僧云〕罷罷罷。我還我還。兀的不心疼殺我也。〔做發付科〕〔雜當下〕〔丑扮雜當上云〕張二舍。你少我爺死錢。只管要我討還。不拿出來。〔乞僧云〕父親。門首討什麼爺死錢在那裏。〔正末云〕什麼爺死錢。〔福僧云〕你看。這老頭兒。這些也不懂的。父親在日。問他借了一千貫鈔。父親若死了。還他二千貫鈔。堂上一聲舉哀。皆下本利相對。這不是爺死錢。〔正末歎科云〕嗨。有這樣錢借與那廝使來。〔唱〕

〔那吒令〕你看這倚勢口。囉巷拽街。氣的我老業人亡魂喪魄。你看這少鈔臉無顏落色。〔福僧云〕這也只使得自己錢。有什麼妨礙。〔正末云〕禽獸。你道是使了錢是自己的。〔唱〕怎做的自己錢無妨礙。兀的不氣夯破我這胸懷。

〔鵲踏枝〕一會家上心來。怎生出這癡騷。氣的我手脚酸麻。東倒西歪。賊也。你少不的破了家宅。倒不如兩下裏早早分開。

〔福僧云〕就分開了。倒也乾淨。隨我請朋友要子。〔正末唱〕

〔寄生草〕你引着此三幫閒漢。更和這喫劍才。你只要殺羊造酒將人待。你道是使錢撒謊令人愛。你怎知囊空鈔盡招人怪。氣的我老業人目下一身亡。〔帶云〕我死了呵。〔唱〕恁時節可也還徹你冤家債。

〔云〕大哥。這也沒奈何。你還了者。〔乞僧云〕父親。你孩兒披星帶月。做買賣。一文不使。半文不用。怎生償下這家私。都着他花費了也。〔卜兒云〕大哥。你還他罷。〔乞僧云〕我還我還。〔做發付科云〕還了你去罷。〔雜當云〕還了我錢。我回家去也。〔下〕〔正末云〕婆婆。趁俺兩口兒在。將這家私分開了罷。若不分開呵。久已後吃

這廝凋零的無了。〔卜兒云〕老的。這家私分他怎麼。還是着大哥管的好。〔正末云〕只是分開了罷。大哥。你將應有的家私。都搬出來。和那借錢鈔的文書。也拿將出來。〔乞僧云〕理會的。〔正末云〕婆婆。家私都在這裏。三分兒分開者。〔福僧云〕分開這家私。倒也好省的絮絮聒聒的。〔卜兒云〕老的。怎生做三分兒分開。〔正末云〕他弟兄每兩分。我和你留着一分。〔卜兒云〕這也說的是。都依着你便了。〔正末唱〕

〔賺煞〕你待要沙暖睡鴛鴦。我則會歲寒知松柏。你將我這逆耳良言不採。這家私虧煞俺爺娘生受來。我便是釋迦佛。也惱下蓮臺。想這廝不成才。因此上各自分開。隨你商量做買賣。常言道山河易改。本性兒還在我。則怕你有朝福過定生災。〔同下〕

〔音釋〕

長音掌 孽音捏 載上聲 分去聲 劃胡乖切 行音杭 闌去聲 閱音債 策釵上聲
晚鋪買切 色飾上聲 勞音享 駭音諧 宅池齋切 應平聲 柏音擺

第二折

〔崔子玉冠帶引祗候上詩云〕滿腹文章七步才。綺羅衫袖拂香埃。今生坐享皇家祿。不是讀書何處來。小官崔子玉是也。自與兄弟張善友別後。到於京都闕下。一舉狀元及第。所除磁州福陽縣令。誰想兄弟也搬在這縣中居住。聞說他大的孩兒。染了一箇病證。未知好友若何。今日無甚事。張千將馬來。小官親身到兄弟家中。探病走一遭去。〔詩云〕駿馬慢乘騎。兩行公吏隨。街道休喝道。跟我探親知。〔下〕〔淨扮柳隆卿丑扮胡子轉上詩云〕不養蠶來不種田。全憑說謊度流年。爲甚閻王不勾我。世間刷子少我錢。小子叫做柳隆卿。這箇兄弟是胡子轉。在城有張二舍。是一箇真傻廝。俺兩箇幫着他賺些錢鈔使用。這幾日家中無盤纏。俺去茶坊裏坐下。等二舍來。有何不可。〔胡淨云〕你在茶坊裏坐的。我尋那傻廝去。這早晚敢待來也。〔福僧上云〕自家張二舍。自從把家私分開了。好似那湯潑瑞雪。風捲殘雲。都使的光光蕩蕩了。如今則有俺哥哥那分家私。也吃我定害不過。俺哥哥如今染病哩。好幾日不曾見我兩箇兄弟。到茶坊裏問一聲去。〔做見二淨科云〕兄弟。這幾日不見你。想殺我也。〔胡淨云〕小哥。我正尋你哩。茶坊裏有柳隆卿在那裏等你。我和你去來。〔相見科〕

〔福僧云〕兄弟好麼。〔柳淨云〕小哥。一箇新下城的小娘子。生的十分有顏色。俺一徑的來尋你。你要了他罷。不要等別人下手。先搶去了。〔福僧云〕你去。總承別人罷。我可無錢了。〔胡淨云〕你哥哥那裏有的是錢。俺幫着到你那裏討去來。〔福僧云〕這等我與你去。〔同下〕〔正末引雜當上云〕自從將家私做三分兒分開了。二哥的那一分家私。早凋零的沒一點兒了。大哥見二哥是親兄弟。又將他收留在家中住。不想那廝將大哥的家私。又使的無了。大哥氣的成病。一臥不起。求醫無效。服藥無靈。看看至死。教我沒做擺佈。小的喏和你到佛堂中燒香去來。〔雜當云〕爹。咱就燒香去。〔正末唱〕

〔商調集賢賓〕自分開。近併來。百事有。這的是爲兒女報官囚。閃的箇老業人不存不濟。則俺這養家兒千死千休。這的是天網恢恢。果然道疎而不漏。〔帶云〕若俺大哥有些好友呵。〔唱〕怎發付這無主意的老業人張善友。三十年一夢莊周。恰便似俞陽般服藥酒。恰便似莊子歎骷髏。

〔逍遙樂〕我則索仰神靈保佑。爲孩兒所事存心。我怎肯等閒罷手。兒也閃的我來有國難投。忍不住兩淚交流。莫不是我前世裏燒香不到頭。我則索把神靈來禱呪。只願的滅罪消災。絕慮忘憂。

〔二云〕來到這佛堂前也。我推開佛堂門。〔做跪科云〕小的每將香來。家堂菩薩。有這大的個孩兒。多虧了他早起晚眠。披星帶月。掙揣下這箇家私。今日可有病。小的箇孩兒。吃酒賭錢。不成半器。他可無病。家堂爺爺。怎生可憐見老漢。着俺大的箇孩兒。這病痊可咱。〔做拜科〕〔唱〕

〔梧葉兒〕小的箇兒何曾生受他。則待追朋趁友。每日家無月不登樓。大的箇兒依先如舊。常則待將無做有。巴不得敗子早回頭。〔帶云〕聖賢也。〔唱〕你怎生。則揀着這箇張善友。心疼處倒下手。

〔雜當報云〕爹爹。大哥發昏哩。〔正末云〕既然大哥發昏。小的跟着我看大哥去來。〔同下〕〔大旦扶乞僧同卜兒上乞僧云〕娘也。我死也。〔卜兒云〕大哥。你精細着。〔乞僧云〕我這病覷天遠入地近。眼見的無那活的

人也。〔卜兒云〕孩兒。你這病。可怎生就沉重了也。〔乞僧云〕娘也。我這病你不知道。我當日在解典庫門前。這值那賣燒羊肉的走過。我見了這香噴噴的羊肉。待想一塊兒吃。我問他多少鈔一斤。他道兩貫鈔一斤。我可怎生捨的那兩貫鈔買吃。我去那羊肉上將兩隻手捏了兩把。我推嫌半瘦。不曾買去了。我却袖那兩手肥油。到家裏盛將飯來。我就那一隻手上油。添幾口。吃了一碗飯。我一頓吃了五碗飯。吃得飽飽兒了。我便瞌睡去。留着一隻手上油。待吃晌午飯。不想我睡着了。漏着這隻手。却走將一箇狗來。把我這隻手上油都吮乾淨了。則那一口氣。就氣成我病。我昨日請一箇大醫把脈。那廝也說的是。道我氣裏了食也。〔卜兒云〕孩兒既是這等起的病。你如今只不要氣。慢慢的將養。〔乞僧云〕喚的我父親來。我分付他咱。〔正末同雜當上云〕婆婆。大哥病體如何。〔乞僧云〕父親。我死也。〔正末做悲科云〕兒。則被你痛殺我也。〔唱〕

〔醋葫蘆〕你胸脯上着艾灸。肚皮上用手揉。俺一家兒燒錢烈紙到神州。請法師喚太醫疾快走。將那俺養家兒搭救。則教我腸慌腹熱似燒油。

〔乞僧云〕父親。我願不得你。我死也。〔做死科〕〔正末同卜兒哭科云〕兒也。你忍下的便丟了我去。教我兀的不痛殺了也。〔唱〕

〔么篇〕我則見他直挺挺僵了脚手。冷冰冰禁了牙口。俺一家兒那箇不啼啼哭哭破咽喉。則俺這養家兒半生苦受。〔帶云〕天那。〔唱〕常言道好人條不長壽。這一場煩惱怎乾休。

〔云〕婆婆。大哥死了也。將些什麼供養的來。一壁廂着人報與崔縣令知道者。〔雜當云〕理會的。〔崔子玉上云〕小官崔子玉。去看張善友的孩兒。可早來到也。張千。接了馬者。〔見科云〕呀。元來善友的孩兒死了也。兄弟你可省煩惱波。〔正末云〕哥哥。大的箇孩兒已死。眼見兄弟的老命也不久了也。〔崔子玉云〕兄弟。常言道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這也是箇大數。且省煩惱。〔福僧同二淨上〕〔柳淨云〕小哥。說你哥哥死了。到家中看有什麼東西。你拿與俺兩箇。拿着先走。〔福僧云〕說的是。你跟將我來。拿着壺瓶臺盞便走。我可無眼淚。怎麼啼哭。〔柳淨云〕我手帕角頭。都是生薑汁浸的。你擎去眼睛邊一抹。那眼淚就尿也似流將出來。〔做遞砌末福

僧哭科云「我那哥哥也。你一文不使。半文不用。可不乾死了你。我那爹也。你不偏向我那哥哥也。我那娘也。你如今只有的我一箇也。我那嫂嫂也。我那老婆也。」〔做怒科云〕怎生沒箇味我的。看起來我是傻廝那。〔正末唱〕

「么篇」只見那兩箇幫閒的花滿頭。這一箇敗家的面帶酒。的也想着一家兒披麻帶孝爲何由。故來這靈堂裏尋鬪毆。直恁般見死不救。莫不是你和他沒此三瓜葛沒此三憂。

「云」兀那廝。大哥死了。消受不的你奠一盞兒酒。〔福僧云〕老人家不要絮聒。等我澆奠。〔做奠酒〕「將臺盞與淨」〔卜兒奪科云〕你將的那裏去。〔福僧推卜兒科云〕你們自去。〔柳淨云〕有了東西也。俺跑跑跑。〔同胡下〕「卜兒云」兀的不氣殺我也。〔做死科〕「乞僧做起叫科云」我那臺盞也。〔正末云〕孩兒。你不死了來。〔乞僧云〕被那兩箇光棍搶了我臺盞去。我死也怎麼捨得。〔正末云〕婆婆。由他將的去罷。呀。婆婆死了也。天。那可是老漢造下什麼孽來。大的箇孩兒死了。婆婆又死了。天。兀的不痛殺老漢也。〔崔子玉云〕兄弟。少煩惱。這都是前生註定者。〔正末做悲科〕「唱」

「窮河西」你道死和生都是天數周。怎偏我子和娘拔著短籌。我如今備棺槨將他殯。不知我這業屍骸又著那箇收。

「云」下次小的每將婆婆和大哥扶在一壁廂。買兩箇棺槨。埋殯了者。〔雜當云〕理會的。〔做扶下〕「正末悲科唱」

「鳳鸞吟」怎不著我愁。這煩惱甚日休。天那。偏是俺好夫妻不到頭。怎不著我愁。這煩惱甚日休。天那。偏是俺養家兒沒福留。〔崔子玉云〕兄弟。你的壽算也還遠哩。這家私便破散了些。打甚麼不緊。且省煩惱波。〔正末唱〕想人生到中年以後。這光陰不久。還望甚家緣成就。隨你便儻黃金過北斗。只落的乾生受。天那。早尋箇落葉歸秋。

〔云〕老漢。大的箇孩兒死了。婆婆又死了。我老漢不知造下甚麼孽來。〔崔子玉云〕兄弟。你休煩惱者。〔正末唱〕

〔浪來里煞〕這煩惱神不知鬼不覺。天來高地來厚。本指望一家兒相守共白頭。到如今夫妻情。父子恩。都做了一筆勾。落得箇自憐自慙。〔做悲科云〕天那。〔唱〕則除非向來生重把那生修。〔下〕

〔崔子玉歎科云〕嗨。誰想他大的孩兒連婆婆都亡化了。我那兄弟。還不省哩。〔詩云〕善友今年命運低。妻亡子喪兩重悲。前生注定今生業。天數難逃大限催。〔下〕

〔音釋〕 俊商 鮮切 盛音呈 揉音柔 偉鋤山切 憊音驟 重平聲

第二折

〔正旦扶福僧上〕〔福僧云〕哎。害殺我也。怎麼不見父親來。〔一旦叫云〕大娘。你與我請將父親來者。〔大旦做應請正末領雜當上云〕自從大的箇孩兒死了。婆婆又死了。家私又散盡了。如今小的箇孩兒又病的重了。教老漢好生煩惱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活計蕭疎。正遭逢太平時序。偏是我老不著暮景桑榆。典了庄宅。賣了田土。銷乏了幾多錢物。委實的不會半霎兒心舒。一天愁。將我這兩眉攢聚。

〔醉春風〕恨高似萬重山。淚多似連夜雨。眼見的兒亡妻喪。又有箇病着床。老業人你暢好是苦苦。則俺這小的箇孩兒。倘有些好歹。可著我那塌兒發付。

〔做見科云〕二哥。你這病證如何。〔福僧云〕父親。我死也。〔正末云〕老漢。則有這小的箇孩兒。可又病的重。天阿。怎生可憐見。老漢留下小的箇孩兒。送老漢歸土。可也好那。〔唱〕

〔紅繡鞋〕禱祝了千言萬語。天阿。則願的小冤家百病消除。兒也。便使的

我片瓦根椽一文無。但存留的孩兒在。就是我護身符。又何必滿堂金纔是福。

〔云〕二哥。你這早晚面色不好。你有什麼遺留言語。分付我咱。〔福僧云〕父親。你不知道。我這病別人害的。是氣蠱水蠱。我害的是米蠱。〔正末云〕如何是米蠱。〔福僧云〕若不是米蠱呵。怎生偌大一箇栲栳。父親。我願不的你。也。〔做死伏科〕〔正末做哭科云〕兒。則被你痛殺我也。〔唱〕

〔迎仙客〕還只道沉沉的臥著床褥。誰知他悠悠的赴了冥途。空把我孩兒叫道有千百句。閻君也。你好狠心腸。土地也。你好歹做處。閃的我鰥寡孤獨。怎下的便撇了你這爹先去。

〔云〕二哥也死了。下次小的每買一具棺木。來埋葬了者。〔雜當云〕理會的。〔扶福僧下〕〔正末云〕兩箇媳婦兒。你來。兩箇孩兒都亡了。我的婆婆又亡了。我無兒不使婦。你兩個可也有爺和娘在家裏。不如收拾了一房一臥。各自歸宗去罷。要守孝也由的你。便要嫁人也由的你。〔兩旦做悲科云〕哎呀。痛殺俺也。俺妯娌二人。收拾一房一臥。且回爺娘家守孝去。男兒也。只被你痛殺我也。〔詩云〕俺妯娌命運低微。將男兒半路拋離。拚的守孤孀一世。斷不肯向他人再畫蛾眉。〔同下〕〔正末做悲科云〕兩箇孩兒死了。兩箇媳婦兒又歸宗去了。我婆婆又亡了。則撇下老業人獨自一箇。我仔細想來。不干別人事。都是這當境土地和這閻神。勾將俺婆婆和兩箇孩兒去了。我如今待告那崔縣令哥哥。着他勾將閻神土地來。我和他對證。有何不可。不免拽上這門。我首告他走一遭去。〔下〕〔崔子玉引張千抵候上〕〔詩云〕鑿鑿衙鼓響。公吏兩邊排。閻王生死殿。東岳嚇魂臺。小官崔子玉是也。今日升廳。坐起早衙。張千。喝擯廂。〔張千云〕在衙人馬。平安擯書案。〔正末上跪科〕〔崔子玉云〕階下跪着的不是張善友兄弟。你告什麼。〔正末云〕哥哥與老漢做主咱。〔崔子玉云〕是誰欺負你來。你說那詞因。我與你做主。〔正末云〕我不告別人。我告這當境土地和閻神。哥哥你差人去勾將他來。等我問他。俺兩箇孩兒和婆婆。做下什麼罪過。他都勾的去了。〔崔子玉云〕兄弟。你差了也。這是陰府神祇。你告他怎的。〔正末起科〕〔唱〕

【白鶴子】他本是聰明正直神。掌管著壽夭存亡簿。怎不容俺夫婦到白頭。【帶云】我那兩箇孩兒呵。【唱】也著他都死因何故。

【崔子玉云】兄弟。陽世間的人。我便好發落。他陰府神祇。我如何勾的他來。便勾了來。我也斷不的。【正末云】哥哥。你斷不的他。從古以來。有好幾箇人。都也斷的。怎生哥哥便斷不的。【崔子玉云】兄弟。那幾箇古人斷的。你試說與咱聽。【正末唱】

【么篇】改。想當日有一箇狄梁公會斷虎。有一箇西門豹會投巫。又有箇包待制。白日裏斷陽間。他也會夜斷陰司路。

【崔子玉云】兄弟。我怎比得包待制。日斷陽間。夜斷陰間。你要告到別處告去。【正末云】俺婆婆到這年紀。便死也罷了。難道俺兩箇孩兒。留不的一箇。【唱】

【上小樓】俺孩兒也不會訛言謊語。又不曾方頭不律。俺孩兒量力求財。本分隨緣。樂道閒居。閻神也有向順。土地也不胡突。可怎生將俺孩兒一時勾去。害的俺張善友牽腸割肚。

【崔子玉云】你兩箇孩兒。和你的渾家。必然有罪犯。注定該死的。你要問他。也好癢哩。【正末云】俺那婆婆和兩箇孩兒呵。【唱】

【么篇】又不曾觸忤著那尊聖賢。踏踐了那座廟宇。又不曾毀謗神佛。冒犯天公。墮落酆都。合著俺子共母。妻共夫。一家兒完聚。【做悲科云】俺兩箇孩兒死了。婆婆又死了。兩箇媳婦兒也歸宗去了。【唱】可憐見送的俺滅門絕戶。

【做跪科云】望哥哥與我勾將閻神土地來。我和他折證咱。【崔子玉云】兄弟。我纔不說來。假如陽世間人。我便斷的。這陰府神祇。我怎麼斷的他。你還不省哩。快回家中去。【正末起科唱】

【耍孩兒】神堂廟宇偏誰做。無過是烈士忠臣宰輔。但生情發意運機謀。早明彰報應非誣。【云】哥哥。這椿事。你不與我斷。誰斷。【唱】難道陽世間官府多機變。

陰府內神靈也。混俗把森羅殿都做了營生鋪。有錢的免了他輪迴六道。無錢的去受那地獄三塗。

【煞一】我如今有家私誰管顧。有錢財誰做主。我死後誰燒茶。誰奠酒。誰啼哭。誰安靈位。誰齋七。誰駕靈車。誰挂服。只幾箇忤作行送出城門去。又無那花棺彩輦。多管是蓆捲椽昇。

【煞尾】天那。最苦的是清明寒食時。別人家引兒孫祭上祖。只可憐撇俺在白楊衰草空山路。有誰來墓頂上與俺重添半杯兒土。【下】

【崔子玉笑云】張善友去了也。此人雖是箇修行的。却不知他那今生報應。因此昏迷不省。且待他再來告時。我著他親見閻君。放出兩箇孩兒。和那渾家。等他廝見。說知就裏。【詩云】方信道暗室虧心。難逃他神目如電。今日箇顯報無私。怎倒把閻君埋怨。【下】

【音釋】物音務 雲音殺 塢音窩 福音府 鰥音關 獨東盧切 妯音逐 煙音里 首音聲 祇

音其 訛音娥 律音慮 突東盧切 謀音謨 俗詞疽切 哭音苦 鑿音裕 昇音余

第四折

【正末上云】老漢張善友。昨日到俺哥哥崔子玉跟前告狀來。要勾他那土地閻神。和俺折證。怎當俺哥哥千推萬阻。只說陰府神靈。勾他不得。今日到那城隍廟裏再告狀去。有人說道。城隍也是泥塑木雕的。有甚麼靈感在那裏。你哥哥不比他人。日斷陽間。夜理陰間。還賽過那包待制。你怎麼不告去。因此只得又往這福陽縣裏走一遭去來。【下】【崔子玉引祇從上詩云】法正天須順。官清民自安。妻賢夫禍少。子孝父心寬。我崔子玉爲何道這幾句。只因我兄弟張善友。錯怨土地閻神。屈勾了他妻兒三命。要我追攝前來。與他對證。我只說一箇斷不得。回他去了。料他今日必然又來。我自有箇主意。張千。今日坐早衙。與我把放告牌擡出去者。【祇從云】理會的。【正末上云】哥哥可憐。與兄弟做主咱。【崔子玉云】兄弟。你說那詞因上來。【正末云】我老漢張善友。一生修善。便是俺那兩箇孩兒和婆婆。都不曾做什麼罪過。却被土地閻神。屈屈勾將去了。只望哥哥

准發一紙勾頭文書。將那土地閻神也追的他來。與老漢折證一箇明白。若是果然該受這業報。我老漢便死也得瞑目。〔崔子玉云〕兄弟。你好葫蘆提也。我昨日不會說來。陽世間的人。我便斷的。陰府神祇。我怎麼斷的。〔正末云〕哎。一陣昏沉。我且暫睡咱。〔做睡科〕〔崔子玉云〕此人睡了也。我著他這一番似夢非夢。直到森羅殿前。便見端的。〔虛下〕〔鬼力上云〕張善友。閻神有勾。〔正末驚起科云〕怎生閻神有勾。我正要問那閻神去哩。〔下〕〔閻神引鬼力上詩云〕蕩蕩威靈聖勅差。休將間事惱心懷。空中若是無神道。霹靂雷聲那裏來。吾神乃土地閻君是也。今有陽間張善友。爲兒亡妻喪。告着俺土地閻神。鬼力與我攝將那張善友過來。〔鬼力云〕理會的。〔鬼力做拿正末上科〕行動些。〔正末唱〕

〔雙調新水令〕一靈兒監押見閻君。閃的我虛飄飄有家難奔。明知道空撒手。怕甚麼業隨身。託賴著陰府靈神。得見俺那陽世間的兒孫。便死也亦無恨。

〔駐馬聽〕想人生一刻的錢親。呆癡也。豈不聞有限光陰。有限的身。啗死後只落得半坵兒灰。觀這的是百年誰是百年人。都被那業錢財。無日夜費精神。到如今這死屍骸。雖富貴誰埋殯。活時節不肯使半文。死了也可有你那一些兒分。

〔鬼力云〕過去跪着。〔正末見跪科閻神云〕張善友。你知罪麼。〔正末云〕上聖。我張善友不知罪。〔閻神云〕你推不知。你在陽間。告著誰來。〔正末云〕我告閻神土地。他把我婆婆和兩箇孩兒。犯下甚麼罪過。都勾的去了。我因此上告他。〔閻神云〕兀那張善友。你要見你兩箇孩兒麼。〔正末云〕可知要見哩。〔閻神云〕鬼力。將他兩箇孩兒攝過來者。〔鬼力云〕理會的。〔喚乞僧福僧上〕〔正末見驚科云〕兀的不是我兩箇孩兒。大哥。你家去來。〔乞僧云〕我是你甚麼孩兒。我當初是趙廷玉。不合偷了你家五箇銀子。我如今加上幾百倍利錢。還了你家的。和你不親。不親。〔正末云〕兒也。我爲你呵。哭的我眼也昏了。你今日刻的道和我不親。兒也。你好下的也呵。〔唱〕

【沽美酒】你怎生直恁的心性狠。全無些舊情分。可便是親者如同那陌路人。只爲你哭的我行眠立盹。〔見福僧科云〕二哥。喀家去來。〔福僧云〕誰是你孩兒。〔正末云〕你是我第二的孩兒。〔福僧云〕我是你的兒。老的好不聰明。我前身元是五臺山和尚。你少我的來。你如今也加倍還了我的也。〔正末做歎科〕〔唱〕兩下裏將我來不做問。

〔云〕這生忤逆的賊也罷了。大哥。你也須認的我。〔唱〕

〔太平令〕他平日裏常只待尋爭覓釁。兒也。你怎的也學他背義忘恩。這忤逆賊從來生忿。你須識一箇高低遠近。〔云〕大哥。跟我家去來。〔乞僧云〕我填還了你的。俺和你不親了也。〔正末唱〕你道我不親強親。恰須是你父親呀。好教我一言難盡。

〔閻君云〕着這兩箇速退。〔鬼力引乞僧福僧下〕〔閻君云〕你要見你那渾家麼。〔正末云〕可知要見哩。〔閻君云〕鬼力。與我開了鄆都城。拿出張善友的渾家來。〔鬼力押卜兒上見科〕〔正末云〕婆婆。你爲什麼來。〔卜兒做哭科云〕老的也。我當初不合混賴了那五臺山和尚十箇銀子。我死歸冥路。教我十八層地獄。都遊徧了也。你怎生救我咱。〔正末做歎科云〕那五臺僧人的銀子。我只道還他去了。怎知賴了他的來。〔唱〕

〔水仙子〕常言道莫瞞天地莫瞞人。莫作瞞心與禍隣。你如今苦也囉刀山劍嶺都遊盡。怎做的閻羅王有向順。擺列着惡鬼能神。〔卜兒云〕我受苦不過你好生超度我咱。〔閻君云〕鬼力。還押入鄆都去。〔正末唱〕纔放出森羅殿。又推入地獄門。哎。你暢好是下的波閻君。

〔鬼力押卜兒哭下〕〔閻君云〕張善友。你有一箇故人。你可要見麼。〔正末云〕可知要見哩。〔閻君云〕我與你去請那尊神來。與你相見咱。〔下〕〔崔子玉上〕〔正末做見科云〕何方聖者。甚處靈神。通名顯姓咱。〔崔子玉云〕張善友。休推夢裏睡裏。〔正末做覺科云〕好睡也。〔崔子玉云〕兄弟。你適纔看見些甚麼來。〔正末云〕哥哥。你兄弟都見了也。〔唱〕

〔厲兒落〕我也曾有三年養育恩。爲甚的沒一箇把親爺認。元來大的兒是他前生少我錢。小的兒是我今世償他本。

〔得勝令〕這都是我那婆婆也。作業自殞身。遺累及兒孫。再休提世上無恩怨。須信道空中有鬼神。〔崔子玉云〕兄弟。你省悟了麼。〔正末云〕哥哥。張善友如今纔省悟了也。〔唱〕總不如安貧落一箇身。困心無困。這便是修因。也免的錢親人不親。

〔崔子玉云〕兄弟。你直待今日。方纔省悟。可是遲了。兄弟。你聽者。聽下官從頭細數。犯天條合應受苦。則爲你奉道看經。俺兩人結爲伴侶。積儻下五箇花銀。爭奈你命中沒福。大孩兒他本姓趙。做賊人將銀偷去。第二箇是五臺山僧。寄銀兩在你家收取。他到來索討之時。你婆婆混賴不與。撚指過三十餘春。生二子明彰報復。大哥哥幹家做活。第二箇荒唐愚魯。百般的破敗家財。都是大孩兒填還你那債負。兩箇兒命掩黃泉。你那腳頭妻身歸地府。他都是世海他人。怎做得妻財子祿。今日箇親見了陰府閻君。纔使你張善友識破了冤家債主。

〔下〕

〔音釋〕 觀初良切 曉敦上聲 毀欣去聲 去上聲 復音府 負付上聲 祿路上聲

題目 張善友告土地閻神

正名 崔府君斷冤家債主

傷梅香騙翰林風月雜劇

鄭德輝撰

楔子

〔未扮白敏中上詩云〕黃卷青燈一腐儒。九經三史腹中居。試看金榜標名姓。養子如何不讀書。小生姓白。雙名敏中。乃白樂天之弟。本貫太原人也。五歲讀書。七歲能文。九歲貫通六經。諸子百家。無不通曉。但出詩一章。士庶無不相傳寫。皆以爲文才不在我兄樂天之下。先父是白參軍。曾與晉公裴度。征討淮西。戰經百陣。不期被賊兵圍困。晉公在鎗刀險難之中。我父親挺身赴戰。救他一命。身中六鎗。因此上與俺父親結爲生死之交。後來俺父親金鎗瘡發。晉公親來問病。對俺父親道。萬一不諱。有何遺囑。俺父親回言。別無所囑。止有一子。是白敏中。年少勤學。願相公量才提拔。某死而無憾矣。晉公泣下。對俺父親道。願將軍調護金瘡爲意。此子但勿掛懷。倘有不諱。某有一女。小字小蠻。與你令嗣敏中爲妻。就將官裏所賜玉帶一條。留與爲信。不意父親逝世。晉公亦辭世。某爲家事相繼。一向不會去的。我如今一來進取功名。二來弔孝。將着玉帶就問親事。走一遭去。〔詩云〕收拾琴書踐路程。一鞭行色上西京。全憑玉帶爲媒證。錦片姻緣指日成。〔下〕〔老旦扮裴夫人引院公上云〕老身姓韓。乃韓文公之姊也。夫主姓裴名度。官拜晉國公之職。不幸亡逝已過。俺先夫臨危時。曾對老身說。昔日征討淮西。不期被賊兵所困。多虧步將白參軍。挺身赴戰。殺退賊兵。救我。後來白參軍金瘡舉發。俺親身探病。說是將軍果如辭世。願將小女小蠻。與令嗣爲妻。就將官裏所賜玉帶爲信。後因白敏中居喪。不曾成就。我今日又病得重了。我死之後。那孩兒必然奔喪。若不來呵。等的他服滿。你便着人尋將那孩兒來。成合了這親事者。人有天恩。不可不報。你若違背了我的遺言。死不瞑目。言畢而逝。後來不想白敏中。不曾來弔喪。也不通個信息。想必路途遙遠。雲山迢遞。且慢慢的打聽那孩兒在那裏時。着人尋將他來。成合了這姻眷。老身止有這一女。年一十九歲。生的天資淑慎。沈重寡言。更兼智慧聰明。無書不覽。無詩不讀。更有一個家生女孩兒。小字樊素。年一十七歲。與小姐做伴讀書。他好生的乖覺。但是他姐姐書中之意。未解呵。他先解了。那更吟詠富貴的都好。一番家使他王公大人。家裏道上。還去呵。那妮子並無一句俗語。都是文談應對。內外的

人沒一個不稱贊他的。因此上都喚他做傷梅香。常記的這孩兒學言語時。舍弟韓退之曾對老身言道。姐姐那樊素神俊可愛。待他成人時。與您姪兒阿章做個媳婦兒罷。老身笑道。且等妮子長大看看。晦。光陰好疾也。今日怎生不見那兩個孩兒來請書。〔正旦扮樊素同旦兒扮小蠻上〕〔旦兒云〕樊素。啣背書去來。〔正旦云〕姐姐。啣過去來。〔做見科〕〔夫人云〕孩兒。你請的是甚麼書。〔旦兒云〕您孩兒請問。孟子云。西子蒙不潔。人皆掩鼻而過之。一章。正意何如。〔夫人云〕此章大意說。人雖終身爲善。不可少有點染。人雖墮落惡道。亦可勉勵自新。這是聖賢勸人謹身與人改過的意思。〔正旦云〕敢問男女授受不親。禮也。此章正意爲何而說。〔夫人云〕此章大意說。士君子雖則要達權通變。亦須審己量時。不可造次。〔白敏中上云〕小生白敏中。可早來到西京也。問人來。則這個便是晉府門裏人通報一聲。有白敏中特來拜見。〔院公報科〕〔夫人云〕正思念之間。不想孩兒來了也。〔旦兒收書科云〕既有人來。俺且迴避咱。〔夫人云〕不索迴避。着白敏中孩兒過來廝見咱。〔院公云〕秀才請進。〔白見科云〕先相國捐館。小子禮合奔喪。爭奈路途遙遠。音信不通。老夫人不以怠慢見責。實乃萬幸。〔白拜科〕〔夫人云〕孩兒免禮。令參軍棄世。老身亦不曾弔喪。聞知足下廬墓三年。其孝至矣。〔白敏中云〕小子執喪三年。乃人子當爲。然亦不敢廢學也。〔夫人云〕大丈夫學優登仕。正宜如此。秀才請坐。〔白敏中云〕不敢。小子當執洒掃應對進退之節。安敢對太君侍坐。〔夫人云〕休得太謙。請坐。〔白敏中云〕既然老夫人賜坐。敏中豈敢固辭。告坐了。〔坐科〕〔夫人云〕兩個孩兒近前來拜了你哥哥者。〔旦拜科〕〔敏中還禮科〕〔夫人云〕兩個妹妹拜哥哥。何故還禮。〔白敏中云〕斷然不敢。先相國臨終。不曾言兄妹之禮。小生見將着玉帶一條爲信物哩。怎敢受禮。〔夫人云〕秀才是甚休題。兩個孩兒且拜了你哥哥者。〔白還禮科〕〔夫人云〕將茶來。〔正旦遞茶科〕〔夫人云〕秀才不遠千里而來。則說偌大一個相國家。沒一盞酒。却與一盞茶吃。秀才不知。自從相國辭世後。老身和這家下的人。都戒絕這酒。秀才休要見責。〔白敏中云〕老夫人說的是。何須用酒。況小子亦不能飲。〔夫人云〕兩個孩兒辭了哥哥。回繡房中去者。〔旦兒背云〕不知夫人主何意。却着俺拜他做哥哥。〔正旦云〕晦。此一遍相見。議論揖讓。真如競敵也呵。〔唱〕

【仙呂賞花時】那生他文質彬彬才有餘。和俺這相府潭潭德不孤。更怕

甚文不在茲乎。合着俺三移的孟母。應對不塵俗。

【公篇】更壓着漢宮裏尊賢曹大家。帷幔底論文董仲舒。都則是問安否。意何如。往復間交談了數語。幾乎間講遍九經書。【二旦下】

【白敏中云】小生辭了老夫人。往旅店中去也。【夫人云】秀才。休往旅店中去。就向後花園中萬卷堂上安歇。呵。可也便當。【白敏中云】既然老夫人垂顧。小子收拾了行裝便來也。【下】【夫人云】院公。好生收拾安歇。臥處潔淨者。但是合用的物件。休教缺少。飲食茶飯上。休得失節。等他安歇的停當了時。我親自探望他去。【詩云】靜肅閨門志節真。持家教女意殷勤。先夫晉國聲名大。留得清芳萬古聞。【下】

【音釋】 側音炒 思去聲 捐音元 俗詞疽切 家是姑

第一折

【白敏中上詩云】寂寞琴書冷竹牀。硯池春煖墨痕香。男兒未遂風流志。剔盡青燈苦夜長。自從昨日在綠野堂上。見了夫人。不知主何意。將親事全然不題。則說着小姐拜哥哥。被我回言道。先相國在日。並不會言兄妹之禮。況兼小子見將着玉帶爲信物。夫人急忙回言。秀才是甚休題。則說着孩兒拜了哥哥者。我不免受了小姐的禮。我見小姐容儀。遠視而威。近視而美。端的可爲貴人之妻。老子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信有之也。我當初不見也罷了。自見小姐之後。朝則忘餐。夜則廢寢。其心飄飄然如有所失。小子安歇在萬卷堂上。夫人相待雖厚。終非小生本願。區區豈爲鋪啜而來。小生累次教人問這親事。夫人回言。終不還個明白。如之奈何。恰纔又使院公去。說小生要辭夫人。回家拜掃去。看他有甚的言語。我再做商量者。【下】【旦兒上云】好悶倦人也呵。我常記的。我父親臨命終時。對我母親說。我征淮西。被賊圍困。刃將及首。皆賴白參軍挺身殺退賊兵。救我一命。因此將女孩兒許與參軍之子白敏中爲妻。就將玉帶一條爲信。兀那時節。我纔十二三歲也。父親遺言。明白如此。在後不想白氏音問不通。以此不曾成就這親事。我前日和樊素在母親行講書。院公報道白敏中來了。我欲迴避。不知母親主何意。却着我拜他做哥哥。那生回言道。先相國存日。並不會言兄妹之禮。母親便道。秀才是甚休題。我一見那生。眉疎目秀。容止可觀。年方弱冠。才名已遍天下。若進取功名。何所不至。好着我

放心不下。此非有甚狂意。乃前程所關。況兼先人之語。銘注肺腑。萬一背却前言。俺母親有何面目見先人于九泉之下乎。近日又聽的那生。要辭夫人回家拜掃去。我仔細尋思來。不爭他回家去呵。路途遙遠。關山阻隔。這親事幾時得就。我兩日前。悄悄的繡下一個香囊兒。上面有一首詩。詩中多有包含的意思。我又不肯使人送去。惟有伴我讀書的樊素。與我不離半步兒。那妮子生的聰明曉事。諸餘可愛。則是性兒飄逸些。今這事他若知道呵。便說的一家都知道了。怎生是好。這兩日樊素累累的對我說道。姐姐。後花園中看花去來。被我罵將去了。今夜點上燈。不做生活。和他講書。若得他開口呵。我便和他後花園中看花去。我將這香囊兒。撇在那生書房門首。若是那生拾得。看了這詩呵。便知道我的意思。倘別人拾了呵。我則推不知。非是我心多。豈不聞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這早晚樊素敢待來也。〔正旦上云〕妾身樊素。自從綠野堂上。和小姐在夫人行正講書中間。有白敏中到來。夫人不知主何意。使小姐拜他做哥哥。自此之後。偷視俺小姐。似乎不樂。必有所感。俺小姐是個知禮的人。未嘗出那繡房門。爲他這般呵。連我也不會離他半步。我數次勸他後花園中看花去。他堅意的不去。如今正是三月望日。又值清明節近。恰纔院公說道。後花園中羣花爛熳。萬卉爭妍。我不管怎生。勸他走一遭去。〔見旦兒科〕〔旦兒云〕樊素。你那裏去來。我正等你講書哩。〔正旦背云〕小姐刻的待要講書哩。〔旦兒云〕樊素。我想河出圖。洛出書。陰陽判而入卦生。自伏羲神農。傳至孔孟。到秦始皇坑儒焚典。其禍烈矣。魯共王壞孔子故宅。于壁中得詩書六經。以傳後世。蓋天之未喪斯文也。每覽一書。頓覺胸臆開豁。終日無倦。我是一女子。不習女工。而讀書若此。不爲癡症乎。〔正旦云〕小姐。但開卷與聖人對面。受益多矣。〔唱〕

蹤影。

〔混江龍〕孔安國傳中庸語孟。馬融集春秋。祖述著左丘明。演周易關西夫子。治尙書魯國伏生。校禮記舛譌楊子雲。作毛詩箋註鄭康成。無過是闡大道發揚中正。紀善言問答詳明。咱祖父乃文林華胄。況外戚是儒業簪纓。哀先相幾乎絕嗣。使小姐振厥家聲。又何須懸頭刺股。積雪囊螢。那

裏也齊家治國。顯姓揚名。但只要動天機。合天理。識天時。順天道。盡天心。知天命。寸陰是競。萬理咸精。

〔旦兒云〕我和你再講一篇書。〔正旦云〕小姐還要講書哩。小姐。恰纔樊素和老夫人去後花園中燒香。見那景物。多有好處。趁此好天良夜。不去賞玩。却不辜負了這春光。不索講書。略遊玩去來。〔旦兒云〕聖人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何況我輩乎。〔正旦背云〕似此文魔。可怎生奈何。則除是怎的。〔唱〕

〔油葫蘆〕小姐你罷女工。留心在九大經。吾日三省。〔旦兒云〕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你爲甚麼不講書。〔正旦唱〕則他那匆匆節序又清明。這其間風光老盡芳菲景。今夜個月明。閒殺鞦韆影。〔旦兒云〕樊素。你到後花園中來麼。〔正旦云〕小姐。且休說那後花園中的景致。你則聽者。〔旦兒云〕教我聽甚麼那。〔正旦唱〕你聽波杜鵑聲到耳清。聞波梨花香拂鼻馨。小姐。你把看書心。權作遊春興。暫離了二尺短檠燈。

〔旦兒云〕樊素。不爭俺和你閒行。老夫人知道。可怎了也。〔正旦唱〕

〔天下樂〕這其間燕寢夫人夢未醒。〔旦兒云〕老夫人着你伴我讀書。你倒搬逗我廢學。〔正旦云〕若老夫人知道呵。我便道不干小姐事。都是樊素來。〔唱〕樊素到天明親負荆。〔帶云〕樊素搬逗小姐廢學。〔唱〕比着那終南山割席學管寧。〔旦兒云〕不知你主何意。這早晚只往後花園中去那。〔正旦唱〕不是我主意兒。別廢賺的你早晚行。〔云〕豈不聞春宵一刻值千金。〔唱〕你休辜負了鶯花三月景。

〔旦兒云〕怎的呵。我依着你走一遭去。這事都是你承當。今夜覺有些春寒。等我再添件衣服。你引的我去。〔正旦云〕喲。一同去來。〔同下〕〔白敏中上詩云〕半似明珠半似花。翠翹雲鬢總堪誇。自從識得嬌柔面。魂夢悠悠會楚峽。小生白敏中是也。自從前日。見了小姐一面。恰便似玉天仙的容貌。西施女的妖嬈。着小生這兩日眠思夢想。茶不茶。飯不飯。老夫人絕然不題這門親事。今夜晚間。月朗風清。小生比及在這書房中悶坐。我將過這琴來撫一曲咱。琴也。我哀告你咱。想我與足下湖海相隨數載。我今撫一曲。都在你個仙人肩。玉女腰。

蛇腹斷紋。蟬陽焦尾。金徽玉軫。七條冰絃之上。天那。怎生借一陣順風兒。將我這琴聲。吹入俺那玉粧成粉捏就的小姐耳朵裏面去。將你這琴高閣起。四時祭祀。不敢有失。謹當下拜。〔撫琴科云〕我撫一曲咱。〔正旦上云〕小姐。悄悄的行將去。〔旦兒云〕樊素。休要大驚小怪的。俺捏住這玉珮。慢慢的行將去。〔正旦唱〕

〔那吒令〕搖玎玲玉聲。蹴金蓮步輕。蹴金蓮步輕。踏蒼苔月明。踏蒼苔月明。明。浸凌波襪冷。〔云〕小姐。你看花紅似錦。柳綠如烟。端的是好春光也。〔旦兒云〕是好景致也。〔正旦唱〕九十日春意濃。千金價春宵永。端的個樂事難併。

〔云〕看了這桃紅柳綠。是好春光也呵。〔唱〕

〔鵲踏枝〕花共柳。笑相迎。風與月。更多情。醞釀出嫩綠嬌紅。淡白深青。對如此良辰美景。可知道動騷人風調才情。

〔云〕小姐。樊素見這美景良辰。偶成數句。幸勿笑咱。〔旦兒云〕願聞。〔正旦唱〕

〔寄生草〕此景。翰林才。吟難盡。丹青筆畫不成。觀海棠風錦機。搖動鮫綃冷。芳草烟。翠紗籠罩玻璃淨。垂楊露。綠絲穿透珍珠迸。池中星。有如那玉盤亂撒水晶丸。松梢月。恰便似蒼龍捧出軒轅鏡。

〔白彈琴科〕〔旦兒云〕樊素。那裏這般琴聲響亮。〔正旦云〕必然是白敏中那生撫琴哩。〔旦兒云〕樊素。他這琴中的。是何調也。〔正旦云〕喲。悄悄的向那窗兒外聽去。〔白敏中云〕對此佳景。我作歌一首。〔歌曰〕月明涓涓兮夜色澄。風露淒淒兮隔幽庭。美人不見兮牽我情。鱗鴻杳杳兮信難憑。腸欲斷兮愁越增。曲未成兮淚如傾。故鄉千里兮身飄零。安得于飛兮離恨平。〔旦兒聽科云〕這生作的詞。好傷感人也。〔正旦唱〕

〔么篇〕他曲未終腸先斷。〔帶云〕連我也傷感起來。〔唱〕俺耳纔聞愁越增。一程程捱入相思境。一聲聲總是相思令。一星星盡訴相思病。不爭向琴操中。單訴著你飄零。可不道聽兒外。更有個人孤另。

〔白又彈科〕〔歌云〕孤鳳求凰兮空哀鳴。離凰何處兮聞此情。〔正旦云〕你別彈一曲也罷呵。〔唱〕

【六么序】則管裏泣孤鳳琴中語。怨離鳳指下生。〔云〕小姐。啐回去來。〔旦兒云〕樊素。你慌做甚麼。〔正旦唱〕這公他也不是個老實先生。〔做驚科云〕小姐。兀的不有人來也。〔旦兒云〕人那裏來。〔正旦唱〕疎刺刺竹弄寒聲。撲簌簌花墜殘英。忒楞楞宿鳥飛騰。〔做聽科唱〕聽沉了半晌空候倖。靜無人悄悄冥冥。〔旦兒云〕樊素。做甚麼大驚小怪的。那得人來。你好疎狂也。〔正旦唱〕不是我心嬌怯。非是我疎狂性。〔笑科云〕呵呵呵。倒着我笑了一回。〔旦兒云〕樊素。你笑怎麼。〔正旦唱〕恰纔囁的失笑。暗的吞聲。

〔白敏中云〕這牕外恰便似有人說話。莫不是聽琴的麼。我開開這書房門看咱。〔正旦唱〕

【么篇】聽呀的門扇似擦的。人行。驀的聞聲。說的潛行。猛的凝睛。浙的零零。煞的風清。却元來羣花弄影。他將我來說一驚。〔云〕小姐。啐回去罷。則怕有人來也。〔旦兒云〕再聽一曲。怕做甚麼那。〔正旦唱〕這的是小姐分明。樊素實會搬調的。在後園中。黃夜閒行。只恐怕老夫人知道無乾淨。別引逗出半點兒風聲。夫人他治家嚴肅狠情性。〔云〕若老夫人知道呵。他道不干別人事。都是樊素這小賤人。喚過來跪者。〔唱〕至少呵。有三十拄杖去來波。我其實怕的是你那七代先靈。

〔云〕夜深了也。啐回去來。兀的不有人來了也。〔旦兒云〕啐回去來。〔正旦唱〕

【賺煞】你道信步出蘭庭。庭院悄。人初靜。〔旦兒云〕這早晚有誰出來。〔正旦云〕不是別人。〔唱〕靜聽是彈琴的那生。〔白咳嗽科〕〔旦兒云〕他便知道呵。怎知俺來這裏做甚麼。〔正旦唱〕生猜咱無情似有情。〔旦兒云〕怎知無情似有情。〔正旦唱〕情知咱甚意來聽。〔云〕夜深了。啐回去來。〔旦兒云〕這早晚甚麼時候了。〔正旦唱〕聽沉罷過初更。更闌也休得消停。〔旦兒云〕你要來便來。你要去便去。再待些兒怕甚麼。〔正旦唱〕停待甚忙。將那脚步兒行。〔旦兒云〕行到那裏去。〔正旦唱〕行過那梧桐樹兒邊金井。〔旦兒云〕因甚麼往那裏去。〔正旦唱〕井闌邊把身軀兒掩映。〔旦兒云〕你前面行。我後面跟將去呵。〔正旦唱〕映着我這影兒呵。〔旦

見云〕樊素。你則道我不看見你哩。〔正旦唱〕好看我嫌殺月兒明。〔下〕

〔旦兒云〕我瞞着樊素。將這香囊兒撒下。撒在那生書房門首。那生若出來呵。他自然看見也。〔詩云〕亂落桃花流水去。引將劉阮入天台。〔撒香囊下〕〔白敏中出門見科云〕嗨。原來是小姐在此聽琴。可怎生去了。我這裏趕將去。嗨。爭奈去的遠了也。莫非是來偷望小生。我須不知。一定惱將去了。嗨。則是小生無緣。我且回書房中去。這月明之下。是甚物件。〔拾起看科云〕呀。原來是個香囊兒。這個是小姐故意遺下的。我拿去書房中。仔細看咱。我別的這燈明亮。上下是兩個合歡同心結子。這香囊兒上綉着一把蓮滿池嬌。更有兩個交頸鴛鴦兒。這上面有一首詩。我看咱。〔詩云〕寂寂深閨裏。南容苦夜長。粉郎休易別。遺贈紫香囊。原來這香囊兒是小姐故意遺下與小生的。我仔細詳解一遍咱。上面這同心結子。他道與我同心合意。中間是一把蓮。蓮心爲藕。他要與小生成其配偶。下面有兩個交頸鴛鴦兒。他意中與小生同衾共枕。遂成交頸。這一首詩中。說道寂寂深閨裏。他道在深閨。無人知道的去處。南容苦夜長。南容者。古之笑婦也。爲甚比他做爲南容。爲他小字小蠻。故比南容也。粉郎休易別。爲小生姓白。故說粉郎。休易別。爲我累次要辭夫人回家去。他教我休便去了。遺贈紫香囊。故意留與小生爲信物。原來小姐向小生却如此留意。從今日起頭。那有心彈琴講書。只索每日晨參暮禮。將此香囊供養者。香囊呵。少不的爲你害殺小生也。〔詩云〕香囊意重勝黃金。惹的相思透骨侵。則爲多情愁悶冗。何如歡會稱其心。〔下〕

〔音釋〕

鋪音逋	啜樞說切	累上聲	行音杭	冠去聲	推退平聲	卉音毀	剗音產	共音公
煨音威	燼音信	伏房夫切	舛音喘	譌音蛾	闢昌展切	螢音盈	馨音興	興去聲
檠其行切	醒平聲	賺音湛	翹音喬	峽奚加切	嶧音驛	蹴音促	永于景切	併平聲
醞音韻	釀尼降切	單嘲去聲	迸方孟切	境音景	橋音喬	噴抽支切	暗音陰	局居
名切	驀音陌	魑許屈切	貨音寅	聽平聲				

第二折

〔夫人同正旦上詩云〕相府堂堂仕宦家。重門深鎖碧桃花。治家不用聲名振。惟願安閒度歲華。老身韓夫人。

自從綠野堂上與孩兒每講書之間。不期白敏中到來。就題他這親事。老身着言語阻住了。則着小姐拜他做哥哥。就着他在後花園中萬卷堂上攻書。不想白秀才每日則是煩惱。老身想來。這孩兒是個孝順的人。必是思想他那亡化的父母。因此上在書房中染病。一臥不起。老身欲待親自探望。爭奈他是個病人。則怕勞碌着他。如今先着樊素傳着老身的言語。去書房中探望。然後着簡良醫調治。有何不可。樊素。你到書齋去。探望秀才病體如何。再請良醫調治。早些來回我話者。〔正旦云〕理會的。〔同下〕〔白敏中抱病上詩云〕身軀如削骨如柴。怨雨愁雲撥不開。沉沉不死如癡夢。每日佳期事未諧。自從得了小姐這個香囊兒。第二日一臥不起。我每日將這個香囊兒。高高的供養着。焚香禮拜。思想小姐。香囊兒則被你害殺我也。〔睡科〕〔正旦上云〕妾身樊素。不知情。是人間何物。至于違父母棄功名。損身軀赴湯火。想昔日漢皋解佩。韓壽偷香。沈約詠賦。相如絃歌。蓋有自來矣。皆爲兩相留戀。故終始不能忘也。不似這生一見小姐之面。一日忘餐。二日廢寢。三日成病。四日不起。普天下不會見這般害相思病的。豈不可笑。恰纔領老夫人言語。遣妾身問那生病症。須索走一遭去也呵。〔唱〕

〔大石調念奴嬌〕驚飛宿鳥。蕩殘紅。撲簌簌胭脂零落。〔云〕可早來到書房門首了也。〔唱〕門掩蒼苔。書院悄。〔云〕我且着這唾津兒。潤破紙牕。我試看咱。〔唱〕潤破紙牕。偷瞧。〔望白科云〕兩日不見。便病的這般瘦了。好可憐人也。〔唱〕這生則爲那一操瑤琴。一番相見。又不曾言期約。似這般多情多緒。等閒間早害得來肌膚如削。〔六國朝〕這生他不想獻賦。不想題橋。則俺那卓文君本無心。把這個漢相如乾病倒。〔云〕我入這書房中去。先生萬福。〔白敏中慌擡旦科云〕小姐來了也。〔正旦云〕你怎的。〔白羞科云〕羞殺我也。小生病在身。害的我這般。小娘子休怪。〔正旦云〕你認的是着。〔白敏中云〕小娘子爲何至此。〔正旦云〕夫人致意先生。未知經宿病體康勝否。〔唱〕教解元善服湯藥。把貴體和調。〔白敏中云〕小姐可有甚傳示。〔正旦唱〕且只去苦志攻經史。休把那文章來墮落。〔白敏中云〕小姐還有甚心腹說話麼。〔正旦掩白口科唱〕你省可裏胡言亂語。〔白敏中云〕害的小

生魂夢顛倒也。〔正旦唱〕誰教你夢斷魂勞。〔白敏中云〕小姐端的會想念小生來麼。〔正旦云〕俺小姐道來。怕足下病篤時。〔唱〕着碗來大的艾焙燒。〔云〕怕哥哥死時。削一條柳椽兒。〔白敏中云〕削一條柳椽兒。可是爲何。〔正旦唱〕把你來火葬了。

〔白敏中云〕可怎生下的把小生火葬了。這裏又無別人。止有小生和小娘子在此。小生有一句話。只索對小娘子行實訴咱。〔正旦云〕你有何話說。〔白敏中云〕小生區區千里而來。只爲小姐這門親事。不想夫人違背先相國遺言。不肯成就。自從那日在綠野堂上。見了小姐如此般人物。所以得了這般病症。如今着小生行思坐想。廢寢忘餐。我有甚麼心腸。看這經書。小生命在頃刻。只除小娘子方可救的小生。若不然。此命必不可保矣。〔正旦云〕是何言語。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間。當以功名爲念。進取爲心。立身揚名。以顯父母。以君之才。乃爲一女子棄其功名。喪其身軀。惑之甚矣。豈不聞釋氏云。色卽是空。空卽是色。老子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夫子云。戒之在色。足下是聰明達者。況相國小姐。稟性端方。行止謹恪。至于寢食舉措。未嘗失于禮度。亂于言語。真所謂淑德之女也。今足下一見小姐。便作此態。恐非禮麼。〔白敏中云〕知他怎生不由的。則是想念小姐。〔正旦笑云〕這等秀才只好休教他上門來。〔白敏中云〕小生別無所告。只索將這肺腑之言。實訴與小娘子。〔正旦唱〕

〔初問口〕不爭你先輩顛狂。枉惹的吾儕恥笑。你戀着這尾生期。改盡顏回樂。〔白敏中云〕小生今生不能成雙。死于九泉之下。也要相會呵。〔正旦唱〕又不會薦枕席。便指望同棺槨。只想夜偷期。不記朝聞道。

〔白敏中云〕小娘子可憐見。成就了這門親事。小生必有大馬之報。〔正旦云〕先生既讀孔聖之書。必達周公之禮。老夫人使妾身探病。如何只管胡言。是何禮也。〔唱〕

〔歸塞北〕則你那年紀小。有路到青霄。有一日名掛在白玉樓頭。龍虎榜。愁甚麼碧桃花下鳳鸞交。早掙個束帶立於朝。

〔云〕先生宜加調治。妾身回夫人話去也。〔白敏中跪下科云〕小生無可調治。只除小娘子肯憐見。方纔救得。

小生一命。〔正旦云〕先生請起。爲個婦人。折腰于人。豈不聞聖人云。吾未見好德如好色。信有之也。〔白跪不起科云〕休道小生跪這一跪。若是小娘子肯通一句話呵。小生跪到明日。也不辭。〔正旦云〕俺小姐幼小。妾身常侍從左右。深知其詳。幼從慈母所訓。貞慎自保。年方及笄。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不啓偏行。不循私欲。雖尊上不可以非禮相干。下人之言。安敢犯乎。枉變了臉。我委實做不的。〔白敏中再跪科云〕小生現在顛沛之間。小娘子爭忍坐視不救。〔正旦云〕足下請起。妾身且慢慢的看小姐動靜。若得空呵。我假以他端。聊發一言。肯與不肯。見乎語言顏色。稍有好音。卽當飛報。但恐先生情緣淺薄。反致其怒。如之奈何。〔白敏中云〕既然小娘子見許呵。我有一物件與你將去。教你放心。〔白取香囊與旦科云〕這物件是小姐遺下與我做信物的。你將着去。不妨事。〔正旦接香囊看科云〕這個香囊兒。端的是小姐自綉的生活。莫不真個有此意麼。小姐也。你瞧着我多哩。雖然如此。未審虛實。我將此物。試與足下通報咱。〔白敏中云〕我還有個簡帖兒。寫下多時了。〔白取簡帖念科云〕詞寄清平樂。旅懷蕭索。腸斷黃昏約。不似相思滋味惡。縈絆騷人瘦却。淒涼夜夜高堂。教人怎不思量。若得那人知道。爲他憔悴何妨。薄倖河東白敏中百拜。申意芳卿小娘子粧次。〔哭科云〕若今生不遇。願相見于地下。〔正旦接簡帖云〕萬一有成。先生之幸。倘事不諧。妾身不免于簠楚。那時先生爭忍乎。我回老夫人話去也。〔詩云〕雲情雨意心間事。盡在今朝一簡中。〔下〕〔白敏中云〕小娘子去了也。若是他將着我簡帖兒。到的那裏。見了小姐。一言便允。是小生有幸。倘若有些間阻呵。白敏中也。有何面目立于人世。此事成與不成。小生之命。則在一時半霎。相思病呵。則被害殺我也。〔下〕〔旦兒上詩云〕燕語鶯啼事偶然。蜂媒蝶使苦留連。當爐卓氏心何愧。贏得芳名萬古傳。這幾日好是神思不寧。自從那後花園中。遺下那個香囊兒呵。逗引的那生害病。我又不使人間也。恰纔聽的夫人。使樊素問病去了。待他回來時。我只做個不知道。試問他。看他說甚麼。〔正旦上云〕妾身樊素是也。恰纔回老夫人說話。我將這簡帖兒。送與姐姐去。看他說甚麼。〔見科〕〔旦兒云〕樊素。你那裏去來。〔正旦云〕夫人遣妾身探白敏中病去來。〔旦兒云〕那生病體如何。〔正旦背云〕我說的重着些。〔回云〕那生病體甚是沉重。看看至死。〔旦兒背云〕怎生便病的這般了也。我又不敢冒意問他。怎生奈何。〔正旦背云〕適間小姐所問。頗見其意。這般呵不妨事。〔回云〕小姐。恰纔樊素探白敏

中病去來。他將我將數字來。申意小姐。不知上面寫着甚麼。
〔旦兒接簡看做怒科云〕這小賤人好大膽也。
〔正旦云〕呀。可怎了也。
〔旦兒云〕樊素。你過來跪者。
〔正旦云〕樊素無罪。不跪。
〔旦兒云〕你這等辱門敗戶的小賤人。這裏是那裏。你敢這等無禮。我更不中呵。須是相國之家。我是個未出嫁的閨女。你與他將着這等淫詞來戲我。你或我風火性的夫人知道呵。教你立地有禍。我本將搗破你個小賤人的口來。又道我是個女孩兒家。惡又白賴。我只將這簡帖兒告與夫人去。把你這小賤人。拷下你下半截來。
〔正旦跪笑科云〕我則跪便了也。那生替我將來。我又不知上面寫着甚麼哩。
〔唱〕

〔雁過南樓〕呀。他將那不犯觸的厖兒變了。將我這奈搶白的臉兒難描。他撲騰騰怒怎消。我可丕心頭跳。手脚兒滴羞篤速。不知一個顛倒。忙哀告。膝路着。強扎掙。剛陪笑。
〔帶云〕小姐。若告老夫人去呵。
〔唱〕則被你送了人也。乾相思落得年少。

〔旦兒云〕小賤人好大膽也。
〔正旦將出香囊科云〕小姐。且休惱波。
〔唱〕

〔六國朝〕梅香。緊省闌。小姐。你休焦。
〔帶云〕這物件。也要個下落。
〔唱〕你道是那物件。要歸着。
〔帶云〕打聽。
〔唱〕這東西。索尋個下落。
〔旦兒見香囊背云〕嗨。怎生落在他手裏。
〔正旦云〕你不道來大膽。小賤人。這裏是那裏。
〔唱〕這須是先相國的深宅院。怎敢將小姐來便撒調。
〔帶云〕小姐是誰哩。
〔唱〕小姐是未出嫁的閨中女。怎敢把淫詞來戲謔。至如那風火的夫人。性緊把我這壞家門。罪犯難招。請侍長快疾行。
〔帶云〕到夫又去來。
〔唱〕教奴胎兒頓擗。

〔旦兒云〕樊素。啼和你且慢慢的商量。
〔正旦云〕先相國治家嚴整。僕妾不敢輕出入。今小姐不從母訓。不修女德。背慈母以寄簡傳書。則少年而踰牆鑽穴。以身許人。以物爲信。近日慵粧倦綉。推稱春困。原來爲此。今已獲罪。當小心將身請罪。怎的呵。倒有一個商量。反以罪過。加責于我。是何相待。我且不問你別的。這香囊上綉着兩個交頸鴛鴦兒。煞主何意思那。
〔唱〕

【喜秋風】虧你也用工拙。〔帶云〕這的是一把蓮。〔唱〕却不是無心草恁的般好門庭。倒大來惹人笑。〔做走科唱〕我將這紫香囊。待走向夫人行告。〔旦兒扯住科云〕我恰纔剛你要來。你便要將到那裏去。〔正旦唱〕你是個女孩兒家。端的可是甚爲作。

〔旦兒扯住科云〕是我的不是了也。〔正旦云〕小姐。你可不要拷下我下半截來。〔唱〕

【歸塞北】請放了。〔旦兒云〕樊素。你且就待着些。〔正旦云〕那壁是小姐。〔唱〕怎生向賤妾行告就饒。〔旦兒云〕是我的不是了也。〔正旦云〕小姐。你恰纔不要打我來。〔唱〕你却不想綻我這櫻桃樊素口。〔旦兒云〕樊素。你打我兩下坡。〔正旦云〕誰敢湯着你那楊柳小蠻腰。〔帶云〕你過來跪着。〔唱〕今番輪到我粧么。

〔云〕小姐你慌麼。〔旦兒云〕我可知慌哩。〔正旦云〕小姐你怕麼。〔旦兒云〕我可知怕哩。〔正旦云〕小姐。你休慌莫怕。我也剛你要哩。〔旦兒云〕則被你殺我也。〔正旦云〕小姐。你實說。這香囊兒端的是你授與那生的來。〔旦兒云〕然也。〔正旦云〕你如何瞞着我。〔旦兒云〕我怕人知道。因此上不敢對你說。〔正旦云〕不爭小姐因而作戲。那生實心希望。以致臥病不起。命垂頃刻。事不獲已。方對梅香說破。再三叩頭頓首。申意小娘子。果今生不遇。願相期于地府。言與泣下。使妾不覺垂淚。因而不避雷霆之怒。冒瀆玉顏。敢通佳信。以妾愚見。那生貌如玉立。腮若塗珠。詞藻並驅于賈馬。文翰不讓于鍾王。異日當決策登科。觀富貴如探囊取物。若小姐誠有此心。是佳人得配才子。有何不可。那生見今含情荏苒。真欲就死。小姐是仁者愛人。於心豈安哉。〔旦兒云〕伴讀。你言之錯矣。豈不聞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況兼我乃相國之女。背慈母而與少年野合。將來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間。那生爲一女子。棄功名。違尊親。損天理。成疾病。自喪其軀。此乃人而不仁。我何救哉。〔正旦云〕若願小節。誤人性命。亦未爲得也。惟小姐熟思之。〔旦兒云〕伴讀。你休說。我決然不肯。〔正旦云〕論語云。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那生四海無家。一身流落。小姐以物爲信。以詩見許。今却失信。豈爲女子之道。既然姐姐堅意不肯。我則將這香囊兒。告與老夫人行去。〔旦兒云〕且住者。和你再做商量。〔正旦云〕千求不如一說。〔旦兒云〕這裏也放刁。既然這般呵。等我再尋思咱。〔正旦云〕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不索多慮。小姐有何台旨。着樊

索回那生話去。(旦兒云)等我寫數字。你稍去回他。他見了便知我的意思。(與正旦簡科)(正旦云)我便將的去也。(旦兒云)你將的那裏去。(正旦云)我送的與老夫人去。(旦兒云)姐姐。你是必送與那生去。若與夫人呵。枉送了我。(正旦云)小姐休慌。我送與那秀才去也。(旦隨下)(白敏中上云)恰纔樊素小娘子。將簡帖兒和香囊。到小姐行去了。良久杳無音信。則這一時間如十年相似。倘或有些阻礙。可怎生奈何。我且凭几假睡咱。(正旦上)(白起身攬科云)小姐。你來了也。(正旦云)你又來了也。(白敏中云)呸。我錯認了。那事如何。(正旦唱)

【怨別離】梅香今日有功勞。(白敏中云)那簡帖兒。小姐收了也不會。(正旦彈指科唱)將一個小小的機關兒。把你來完備了。(白敏中云)有甚好音信。教我知道咱。(正旦唱)有他那親筆寫的情詞。揣着吟藁。(白敏中云)小姐的回音。我看咱。(正旦懷裏取不見科唱)呀。那裏每不見了。(白敏中云)你怎麼不小心。等他不見了。天那。我可死了也。(正旦唱)呸。你個不了事的呆才。可元來在這手兒裏攔着。

(白敏中云)兀的不誆殺我也。(正旦與白簡科)(白跪接云)小姐有書。怎敢輕褻。待我焚上一爐香。小娘子替我喝拜咱。(正旦云)我不會。(白敏中云)你不肯。我自喝咱。(拜興科)(正旦云)見你娘也不似這般呵。(唱)

【歸塞北】這簡帖兒方勝小。見甚景像。便待把香燒。不爭你這狂客謹心參尺素。可待學文王下馬拜荆條。見娘書信倒看的喬。

(白敏中云)我拆開看。元來上面四句詩。(詩云)寂寂深閨裏。翻爲今夜春。還將寫詩意。憐取眼前人。慚愧。誰想有今日也。着小娘子這般用心。將何以報。(正旦云)我適纔爲先生。幾乎狼狽。一言難盡。(白敏中云)小姐約我今夜赴期。不知多早晚來也。(正旦云)他有囑付的話哩。(唱)

【淨瓶兒】他想着書舍裏人蕭索。恰便似陽臺上路迢遙。(白敏中云)今夜小姐怎生擺布。(正旦唱)他則待收拾雲雨。怕洩漏春嬌。待和你今宵。(白敏中云)今宵和小

生怎的。〔正旦忍住不說科唱〕一句話到我這舌尖上却嚙了。〔白敏中云〕可怎生却嚙了。快說波。教小生喜懽咱。〔正旦唱〕不說破把先生且悶着。〔白敏中云〕小姐怎生分付你來。〔正旦唱〕他着我對你便低低道。〔白敏中云〕道甚麼。〔正旦唱〕他教你夜深時休睡。〔白敏中云〕今夜我那裏得那睡來。〔正旦云〕着你等。〔白敏中云〕怎麼又不說了。着小生等甚麼。〔正旦唱〕着你等等等到明朝。

〔白敏中云〕小娘子休要耍。快些兒說波。〔正旦唱〕

〔好觀音〕上覆你個氣咽聲絲張京兆。他待填還你枕剩衾薄。待着你帽兒光光過此宵。〔白敏中云〕天色晚了。日頭敢落了也呵。〔正旦唱〕恰正午怎盼的日頭落。不會見這急色的呆才料。

〔白敏中云〕小姐委實多早晚來也。〔正旦唱〕

〔隨煞尾〕你聽那禁鼓夔夔將黃昏報。等的宅院裏沉沉都睡却。悠悠的聲揭譙樓品畫角。瑤瑤的水滴銅壺玉漏敲。刷刷的風颭芭蕉鳳尾搖。厭厭的月上花梢樹影高。悄悄的私出蘭房離繡幕。擦擦的行過闌干上甬道。霍霍的搖動珠簾你等着。巴巴的彈響鶯鶯欄。恁時節的是俺來了。〔下〕

〔白敏中云〕小娘子去了。兀的不懽喜殺小生也。不枉了害這幾日相思病。恰纔得了小姐這個簡帖兒。小生好懽喜也。這一會兒肚皮裏有些饑上來了。小生喫一頓好茶飯。打扮的齊齊整整。等待小姐到來。同諧魚水之懽。共效于飛之樂。那時節只怕小姐你苦哩。〔下〕

〔音釋〕落音撈 約音耀 削音小 藥音耀 焙音備 樂音撈 榔活卯切 笄音肌 筆吹上聲

間去聲 雲音殺 擱音國 厖音忙 着池燒切 譴音曉 長音掌 慵音蟲 作音早 荏
王上聲 苒音冉 擲囊帶切 索音嫂 薄巴毛切 却音巧 譙音樵 角音皎 刷雙寡切
颺占上聲 厭平聲 幕音冒 甬音勇 樛音蒼

第二折

〔白敏中上詩云〕萬籟無聲自寂寥。一輪明月上花梢。庭堦佇立癡心望。盼殺姮娥下九霄。小生白敏中。感蒙小姐不棄。許我今宵赴約。這早晚還不見來。小娘子。你若不來呵。我這病覷天遠入地近。眼見的無那活的人也。〔看天科云〕日頭可也還早哩。我且看幾行書咱。天也。我有甚麼心腸看這書。這早晚不知是甚麼時候。我試看咱。呀。纔午時也。天也。偏生今日這樣長。我試吟詩咱。讀書纔晷怕黃昏。不覺西沉強掩門。欲赴海棠花下約。太陽何故又生根。呀。可早未時也。我且坐一坐。〔坐科云〕我怎生坐的住。我再看看咱。天也。可怎生還是未時。我央及你咱。我與你唱喏。怎生不動。我與你下跪又不動。我與你下拜也不動。呸。鰥膠粘住你哩。潑毛團好無禮也。小生不才殺波。也是個白衣卿相。今日用着你。故意的不晚。你則道我不認的你哩。當日堯王時。有十個日頭。被后羿在崑崙山頂上。射落九個。止留你一個。你曉來夜去。催迫了多少好人。你若是歡喜呵。腆着你那紅馥馥的臉兒。你若惱了呵。雲生在東南。霧長在西北。你聽者。無端三足鳥。團團光閃爍。安得后羿弓。射此一輪落。呀。便好道人有善願。天必從之。頭裏未曾開他時。還是未時。方纔鬧了呵。可早日頭落了也。呀。鼓樓上可早發擂也。可早撞鐘也。小生在此。等候小姐。這早晚敢待來也。〔正旦上云〕妾身樊素。我收拾下香卓兒了。請俺小姐燒香去來。我想白敏中可謂端謹之士。從見小姐。荏苒成病。幾乎喪命。將平日所學。一旦廢矣。正好道只因天下美人面。改盡世道君子心。此事若非妾在其中。說誘騙嚇。焉能成得。如今瞞着夫人。推燒夜香。着俺小姐和那生赴約去。正是一股金釵半邊鏡。世間多少斷腸人。〔唱〕

〔越調鬪鶴鶯〕想着那星斗文章。幾回家逢咱稽顙。只爲那花月精神。一見了教人斷腸。用了我說六國喉舌。下三齊智量。不甫能添了晚粧。推燒夜香。如此般月白風清。花濃氣爽。

〔紫花兒序〕月溶溶梨花庭院。風淡淡楊柳樓臺。霧蒙蒙芳草池塘。如此般好天良夜。淑女才郎。相將意廝投。門廝對。戶廝當。成就了隻鳳孤凰。這一個夜月南樓。那一個窺視東牆。

【小桃紅】那生敢倚書牕。想像赴高唐。〔白敏中向前攬旦科云〕小姐你來了也。〔正旦慌科云〕是誰。〔白敏中云〕是我。〔正旦唱〕嚇得我。可撲撲小鹿兒。心頭撞。倖早晚是誰人。敢無狀。〔白敏中云〕我則道是小姐來了。〔正旦唱〕可怎生恁風狂。〔白敏中云〕我不想是小娘子。你恕罪咱。〔正旦云〕可早是我哩。是夫人呵。可怎生了也。〔唱〕若是俺夫人撞見如何講。〔白敏中云〕是小生病的這般昏了也。〔正旦唱〕便道是害的你神魂蕩漾。你也合將眼皮開放。你常好是熱蟒也沈東陽。

〔云〕先生。你且在那廂等着。俺小姐便來也。〔旦兒上云〕天色晚了也。我燒香去。〔正旦云〕小姐。你燒香咱。〔旦兒云〕樊素將香盒兒來者。〔正旦云〕小姐。香盒兒在此。〔旦兒云〕我拈香咱。此一炷香。願亡過父親。早生天界。第二炷香。願在堂老母安康。〔正旦背云〕我聽小姐這一炷香。可願誰。〔旦兒云〕我沒的願。〔正旦云〕我與小姐說明。這一願。則願的俺小姐嫁一個風風流流。可喜喜。標標致致好姐夫也。拖帶樊素咱。〔旦兒云〕你看這賤人。〔正旦向白云〕先生。那花陰之下。燒香的不是俺小姐。〔白敏中云〕小生敢去。也不敢去。〔正旦云〕先生。你不妨。〔白敏中云〕小生讀聖賢之書。晝夜與女子相期。莫是非禮麼。〔正旦唱〕

【鬼三台】吓。這的是赴約的風流況。須不是樂道的顏回巷。〔白敏中云〕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正旦唱〕哎。那裏也不正談亂講。〔白敏中云〕小生敢去麼。〔正旦云〕先生。我問你咱。〔白敏中云〕問小生些甚麼。〔正旦唱〕你因甚麼病在膏肓。〔白敏中云〕小生則爲小姐來。〔正旦云〕你既爲小姐呵。你過去波。〔白敏中云〕是好月色也。〔正旦唱〕百忙裏賣弄甚麼風清月朗。〔白敏中云〕我向小姐跟前去。怎麼百般的那不動這脚步也。〔正旦唱〕當初那不能殼時害的來狂上狂。不甫能得相見。說的來慌上慌。〔白敏中云〕見了小姐。不由的我心頭忒忒的怕將起來。〔正旦唱〕見他時。膽戰心驚。把似你無人處。休眠思夢想。

〔白敏中云〕過去不妨麼。〔正旦云〕你過去不妨事。〔唱〕

【金蕉葉】這的是桃源洞。花開艷陽。須不比祇廟火。烟飛浩蕩。〔正旦推白云〕

去。〔旦兒叫云〕是甚麼人。〔白慌科云〕是小生。〔正旦唱〕陽臺上雲雨渺茫，可做了藍橋水，洪波泛漲。

〔旦兒怒科云〕却原來是白敏中，你既讀孔聖之書，必達周公之禮，你這般行徑，是何相待也。〔白敏中云〕兀的不羞殺小生也。〔正旦云〕呀，小姐變了卦也。白敏中，你那背地裏嘴那裏去了。〔唱〕

〔調笑令〕劈面的便搶和俺那病裏王，呀，怎生來翻悔了巫山窈窕娘。滿口兒之乎者也，無攔當，用不着恭儉溫良。說的那有情人，恨無個地縫兒藏。〔帶云〕毛毛羞麼。〔唱〕羞殺我也，傳粉何郎。

〔白敏中云〕百忙中你也花白我。〔正旦唱〕

〔禿廝兒〕請學士休心勞意攘，俺小姐則是作耍難當。〔旦兒打正旦科云〕誰着你这早晚引將他來。〔正旦云〕小姐休閃了手。〔笑科唱〕這的是我傳書寄簡，請受的賞，誰承望，向咱行，倒有風霜。

〔旦兒怒科云〕這一場都是樊素辱門敗戶的小賤人。〔正旦唱〕

〔聖藥王〕他道是這一場，這一椿，都是這辱門敗戶小婆娘。〔旦兒云〕我告夫人去也。〔正旦冷笑科唱〕殺人呵要見傷，拿賊呵要見贓。〔白怕跪科云〕望小姐憐小生咱。〔正旦唱〕請起來，波，多愁多病僧才郎。〔出香囊科〕〔帶云〕打暖。〔唱〕這是誰與他的紫香囊。

〔旦兒云〕好姐姐，我關你要哩。〔正旦云〕我却疼哩。〔白起身科云〕則被你誑殺我也。〔旦兒云〕有人來也。

〔夫人撞上咳嗽衆做慌科〕〔正旦唱〕

〔麻郎兒〕這聲音九分是你令堂。〔夫人云〕這一定是樊素小賤人。〔正旦唱〕呀，頭一句先抓攬着梅香。〔旦兒慌科云〕是誰。〔正旦云〕小姐，悄悄的是老夫人來了。〔旦兒云〕樊素，直被你引的老夫人來，可怎了也。〔正旦唱〕您吵鬧起花燭洞房，自支吾待月西廂。

〔旦兒云〕樊素。老夫人問我。可着我推甚麼。〔正旦扯旦兒科〕〔唱〕

【么篇】**不妨。**〔白敏中云〕小娘子可怎了也。〔正旦指白科唱〕莫慌。〔指自科唱〕我當。〔夫人云〕先喚過樊素那小賤人來。〔白敏中向旦云〕小姐。望你遮蓋俺咱。〔正旦云〕小姐。你受責呵。理之當然。我可圖些甚麼來。〔旦兒云〕罷麼。好姐姐。你先過去。你自回的好着麼。〔正旦云〕由他。你兩個只在這裏。我過去見夫人。若說得過呵。你休歡喜。說不過呵。你休煩惱。〔見夫人科〕〔夫人云〕小賤人跪者。〔正旦跪科〕〔夫人云〕小賤人。你知罪麼。〔正旦云〕我不知罪。〔夫人打科云〕這小賤人。你還說不知。你做的奸勾當哩。〔正旦唱〕親生女。非比他行。家醜事。不可外揚。〔夫人云〕誰着你引着小姐。往後花園中。看白敏中去來。你若實說呵。我便饒了你。你若不實說呵。我打死你個小賤人。〔正旦云〕誰見來。〔夫人打科云〕我親自撞見。你還強嘴。〔正旦云〕老夫人休打閃了手。此非妾之罪。皆夫人之過也。〔唱〕你索取一箇治家不嚴的招狀。

〔夫人云〕這小賤人。連我也指攀着。〔正旦云〕請夫人息雷霆之怒。容賤妾陳是非之由。當日先相國臨終遺言。道夫人將小姐納白敏中爲婿。爲報參軍救死之恩。如違我之遺言。我死不瞑目。言猶在耳。白敏中到來。不審夫人何意。却令小姐以兄妹之禮相見。既然如此。只合將白敏中送于別館安下。厚贐他還鄉。以絕其望。却留在後花園中。萬卷堂上居住。使佳人才子。臨風對月。心非木石。豈無所思。妾身之罪。固不可逃。夫人之愆。亦不可免也。〔夫人云〕我却有甚罪。〔正旦云〕夫人有四罪。〔夫人云〕我有那四罪。〔正旦云〕不從相國遺言。罪之一也。不能治家。罪之二也。不能報白氏之恩。罪之三也。不能蔽骨肉之醜。罪之四也。〔唱〕

【絡絲娘】自尋思。識禮義。尊嚴使長。〔云〕我想孟母爲子三遷。陵母爲子伏劍。陶母爲子剪髮。曾母爲子投梭。古來賢者。後代揚名。〔唱〕幾曾做這般出醜脂膩勾當。〔夫人云〕你這般說呵。罷了那。〔正旦唱〕罷不罷。你不休。乞個明降。〔夫人云〕罷罷罷。這妮子倒連我也指下來。想起來。則是我養女兒不氣長。都是我的不是了也。〔正旦唱〕既恁的呵。只合着他兩個同歸鴛鴦帳。〔夫人打科云〕小賤人倒只由你。我不饒你。與我喚過小蠻來。〔正旦起出見旦云〕小姐。且喜老夫人將那

棍子。則是滴溜溜的打在我這身上。被我比長比短。一遍說過了。老夫人如今叫你過去哩。〔旦見云〕羞人答答的。怎麼去見母親。〔正旦云〕娘跟前。有甚麼羞。你見去則閉了眼者。〔旦見夫人跪科〕〔夫人云〕好小賤人。你羞麼。我怎麼擡舉你來。豈不聞男婚女配。古之常禮。你今日做下這等勾當。我是個不戴頭巾的男子。兀的不氣殺我也。〔做喝科云〕小賤人。且回房中去。明日和你理會。喚過那小禽獸來。〔旦下〕〔正旦見白科云〕先生。俺小姐招了也。老夫人着你過去哩。〔白敘中云〕小生惶恐。怎麼見老夫人。〔正旦云〕不妨事。休俚小心。老着臉子過去。〔白見夫人科〕〔夫人云〕小禽獸。你羞麼。怎麼做那讀書人。我着你兄妹爲之。却做下這等勾當。有那般賢明父母。生下你這不肖兒男。我待聲揚呵。知道的是你個小禽獸無理。不知道的說俺家忘了人。大恩。我若不看你那亡過的父親面呵。喚宅院裏人來打壞了你。等到天明鐘聲罷。便離了我家去。呸。小後生家。不存心于功名。却向那女色上留心。我看你再有些甚麼臉見我來。〔下〕〔正旦背聽科〕〔白敘中云〕羞殺我也。這裏不可久留。等待五更鐘聲罷呵。便索離他家門去也。〔正旦云〕先生。你休煩惱。〔唱〕

〔雪裏梅〕你好壯臉也。畫眉郎。〔白敘中云〕都着你的道兒。〔正旦唱〕並不會干多口。小紅娘。〔白敘中云〕我這裏不敢再住。須索上朝應舉去也。你叫小姐。見我一面兒去也好。〔正旦唱〕俺姐姐道。足下不須悵快。好事也從來魔障。〔帶云〕俺小姐道來。〔唱〕只教你把心兒放長。

〔白敘中云〕小姐既有此心。休落我也。〔正旦唱〕

〔青山口〕哎。不妨。不妨。你走將來。效鸞鳳。女孩兒須是慌。〔白敘中云〕這都是小生命薄。偏生逢着夫人走將來的快也。〔正旦唱〕左想右想。全不想可。可的老夫人偏撞。上。你便有口。呵。怎對當。好羞慚。做這場。教你收拾書箱。打迭行裝。便赴科場。獻策君皇。兩袖天香。一部笙簧。宴罷瓊林。出建章。車蓋軒昂。祇候成行。鄉也麼鄉。却還鄉。堂也麼堂。拜高堂。子母商量。舊約難忘。錦屏前。花燭輝煌。那時節。也替我撮合山。粧一箇謊。

〔白敏中云〕小姐別有甚麼吩咐小生的言語。〔正旦云〕小姐贈與足下玉簪一枝。金鳳釵一隻。你知道其意麼。〔白敏中云〕不知。小姐送我玉簪金釵。却主何意。〔正旦唱〕

〔收尾〕俺小姐情堅如碧玉簪。心赤如黃金鳳。意不別你個白衣相。〔白敏中云〕小姐還有甚麼分付小生來。〔正旦云〕呀。爭些兒把來忘了。〔唱〕兩件事教先生行拜上。〔白敏中云〕那兩件事那。〔正旦云〕小姐道。你若是鳳墀得志。鴈塔題名。可早來呵。〔唱〕做俺這有情的相國狀元郎。〔白敏中云〕那一件却是甚麼。〔正旦云〕則不要教人罵你。〔唱〕罵你做薄倖的長安少年黨。〔下〕

〔白敏中云〕天色明了也。小生收拾行裝。求取功名。走一遭去。〔詩云〕纔見開花驟雨催。團圓明月忽雲迷。漁翁偶入荷花蕩。打散鴛鴦各自飛。〔下〕

〔音釋〕籟音賴 晷音癸 強欺癢切 鏢邦妙切 弄音意 膜天上聲 馥音伏 蟒忙上聲 育音

荒 秋音軒 漲音帳 窈音杳 窕條去聲 當上聲 縫去聲 抓莊瓜切 攬音覽 瞋音

盡 脂音菴 瞿音瞿

第四折

〔外扮李尚書引祗從上詩云〕捧持日月受皇恩。掌握經綸四十春。海內盡皆知姓字。昔年龍虎榜中人。老夫姓李名絳。字深之。自進士及第。累蒙擢用。隨朝數載。因老夫廉能清幹。謝聖恩可憐。官封監察御史。正授吏部尚書之職。今有一人。乃是白參軍之子白敏中。擢過卷子。日不移影。應對百篇。聖人見喜。加爲翰林院大學士。則他亡父在日。與晉國公裴節度征討淮西。曾被賊兵圍困。有白參軍挺身步戰。身被六鎗。殺退賊兵。救得裴節度。後白參軍金瘡舉發。將欲垂命。裴相國就問。有何遺囑。參軍曰。小官別無他囑。止有一子。名喚白敏中。少習儒業。願相國量才提拔。某雖死而無憾矣。相國答曰。足下但勿動念。某有一女。小字小蠻。就許令嗣敏中爲妻。以報足下救死之恩。次後彼各辭世。今日白敏中一舉狀元及第。奉聖人的命。將裴相國家屬老小。取到京師。賜宅住坐。着老夫主婚。令白敏中早完這門親事。老夫如今喚個官媒婆來。着他就題這門親事去。左右的。

與我喚一個官媒婆來。〔祇從云〕理會的。官媒婆。相公喚你哩。〔淨扮媒婆上云〕來了來了。自家是個官媒婆。這京城內外。官宦人家。都是俺說合親事。門首有人喚我。我見他去。是誰喚我。〔祇從云〕相公喚你哩。〔官媒云〕哦。是相公喚我。我和你同去。〔祇從報科云〕相公。喚的官媒婆來了也。〔李尙書云〕着他過來。〔官媒見科云〕相公喚媒婆。那廂使用。〔李尙書云〕兀那媒婆。你去那奉命搬取來的裴相國家說親去。道有聖人命。着老夫主婚。着他那小蠻小姐。招今春狀元爲婿。則今日好日辰。便要成親哩。不可延遲。〔官媒云〕理會的。〔李尙書云〕左右。你再叫一個山人。那裏去下親。老夫隨後便來了也。〔同下〕〔夫人同旦引院公上云〕老身韓氏。今蒙聖人恩命。將俺子母二人。搬取來京。賜宅一所居住。皆賴先夫積德也。院公。門首觀者。若有人來時。報復我知道。〔官媒上詩云〕我做媒婆古怪。人人說我嘴快。窮的我說他有錢。醜女我說他嬌態。講財禮兩下欺瞞。落花紅我則憑白賴。似這等本分爲人。定圖個前程遠大。妾身乃官媒婆。奉聖命往裴相國家說親去。可早來到也。院公報復去。有官媒婆在于門首。〔院公報科〕〔夫人云〕着他過來。〔官媒見科云〕妾身乃官媒婆。奉聖人的命。差吏部李尙書主婚。將今春狀元。招與小姐爲婿。則今日好日辰。就要成這門親事。着俺官媒婆來說知。準備花紅酒食。這早晚敢待來也。〔夫人云〕媒婆你說去。俺家小姐。已有婚了。不敢應。〔媒婆云〕老夫人差矣。我奉聖人的命。你怎敢違宣抗勅。則今日便要成親。〔丑扮山人上云〕小子姓黃名孔。是這在城人氏。做着個山人。今日奉吏部李尙書鈞旨。着我去裴相國家去下親。院公報復去。道有山人來了也。〔院公報科〕〔夫人云〕着他過來。〔山人見科云〕老夫人磕頭。奉李尙書的命。着俺山人來下親。〔夫人云〕誰想有這場蹊蹺的事。如之奈何。〔旦見云〕嗨。如今可怎了也。〔官媒云〕好教小姐知道。今日便要過門成親事哩。那狀元說來。他穿的是三品公服。你家也沒甚人。休想他下拜。那裏爲個婦人折腰于人。你每準備着。這早晚狀元敢待來也。〔正旦云〕嗨。誰想有今日這場異事。如今奉聖人的命。勅賜一個狀元。來俺家做女婿。不爭這般呵。那裏發付那生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今日個洞房中。勅賜與棟梁材。〔云〕小姐。我可是敢問你麼。〔唱〕則你那寄香囊故人安在。〔旦見云〕說這狀元好才學哩。〔正旦唱〕都因他七步才及第。

了。〔旦兒云〕說那人有些惱懣囉。〔正旦唱〕帶得那一塊瀾過門來。他承恩在玉殿金階。更堪那蘭省烏臺。似這般相貌胎孩。〔帶云〕他今日到咱門呵。〔唱〕休想肯拜俺先代。

〔山人云〕兀那媒婆。你說去。時辰到了。豫備香花果品。紙燭千張。壇斗弓箭。五穀寸草。這早晚新狀元敢待來也。〔白敏中冠帶引祗候上詩云〕宮錦宮花躍紫騮。誇官三日鳳城遊。不知結彩樓中女。若個爭先擲繡毬。小官白敏中。誰想有今日也。我自到貢院中。擲過卷子。金鑾殿上。聖人親試。日不移影。應對百篇。聖人言曰。前朝李翰林。不過如此。將小生一舉狀元及第。一日加某十三級。官至翰林大學士。今奉聖人的命。教我去裴相國家門下爲婿。雖然如此。想當日被老夫人那場羞辱。有何面目見之。我待不去來。奈聖人的命。不敢有違。我如今左使機關。到他家裏。則推素不相識。看他認的我麼。〔行科山人唱科詩云〕錦城一步一花開。專請新人下馬來。今日鸞鳳成配偶。笑滿夫妻百歲諧。〔白將牙笏遮面與旦並坐科山人云〕將五穀寸草來。〔官媒云〕要做甚麼。〔山人云〕先把新女婿撒和撒和。不認生。〔官媒云〕你正是精髓。休要胡說。〔白敏中云〕山人去罷。〔山人下〕〔正旦云〕我待不言語來。他道俺不理會的。我看這秀才。喫我幾句兒咱。小姐梅香尋思來。人只要得志。便好了也。若是不得志呵。〔唱〕

〔駐馬聽〕頭刺在萬丈深崖。苦志捱時怎的捱。〔帶云〕那窮酸每一投得了官呵。〔唱〕胸臆在九霄雲外。可正是春風來似不會來。〔白坐不穩科〕〔正旦云〕他爲甚麼坐不穩。〔唱〕則他那窮骨頭。消不得相公宅。〔白敏中云〕哎。我肚裏好飽也。〔正旦云〕你直恁般豪氣。那。〔唱〕則是你那饑肚皮。不尅化黃蘗菜。儘教他休要睬。不到那一二更過。敢掙破了天靈蓋。

〔官媒云〕樂人每好生動樂者。〔白敏中云〕休動樂。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動他做甚麼。〔官媒云〕將酒來。與狀元飲個交盃盞兒。〔白敏中云〕甚的是交茶換酒。好人呵。殢酒。我但嘗一點酒。昏沈三日。天生不飲酒。〔官媒云〕夫婦婚禮。少不得用些酒兒。〔白敏中云〕我一生不待見婦人面。但與婦人相見。腦裂三分。〔官媒

云〕却不道夫唱婦隨。〔正旦笑科云〕我若不花白他呵。這人直胡說。到明日他將我做何等看待。却不道天有酒星。地有酒泉。聖人云。惟酒無量不及亂。幾曾教人不飲酒來。且休說上古賢人。則說近代李翰林。飲酒一斗。作詩百篇。稱爲謫仙。這狀元却說但營一點。昏沉三日。〔唱〕

〔喬牌兒〕哎。你可甚麼酒量寬似海。〔云〕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他說一生不待見婦人之面。〔唱〕豈不聞無後最爲大。着何時重解香羅帶。吾未見好德如好色。

〔豆葉黃〕他看書呵。秉燭在寒齋。幾曾畫眉呵。走馬到章臺。〔白敏中云〕若不是聖人教我來呵。休道是個妮子。你便是玉天仙。誰愛他。〔正旦云〕他道非聖人勅命呵。〔唱〕便做道玉天仙也不愛。〔白敏中云〕男子大丈夫。以功名爲念。要這媳婦做甚麼。〔正旦云〕小姐呵。〔唱〕今夜比宋弘十分事不諧。天地有混沌初開。日月有昏晝推排。男女有夫婦和諧。他待將大道沈埋。正義全乖。那些兒配合三才。便做有位列三台。也須要燮理陰陽。調和鼎鼐。

〔云〕這狀元把牙笏半遮其面。未知他生的如何。我試看咱。〔唱〕

〔滴溜金〕據他這般懶傲軒昂。決然生的清奇古怪。〔云〕我向前望那生一望咱。〔唱〕我這裏推剪燭。傍銀臺。〔白敏中云〕媒婆。那裏燒着花燭也。〔正旦望笑科〕〔旦兒云〕你笑怎麼。〔正旦唱〕不是我見景生情。須是我便併賊拏賊。我爲甚的喜笑哈哈。

〔旦兒云〕你怎麼這等好笑。〔正旦唱〕

〔折桂令〕今夜個有朋自遠方來。〔旦兒云〕是那個親眷。〔正旦唱〕你今日對上菱花。配上金釵。〔旦兒云〕你說波是誰。〔正旦唱〕當日個趕的他羞臉兒離門。如今個氣昂昂日轉千階。從今後秦弄玉休登鳳臺。早則是漢劉郎誤入天台。〔旦兒云〕敢不是麼。〔正旦唱〕不索疑猜。我認的明白。是少欠你無萬數相憶相思。他

步蟾宮。將桂枝折得回來。

〔旦兒云〕您且慢些懽喜。休錯認了。〔白敏中云〕兀那小奴才。你說誰哩。我待不言語來。忍不的你。這般胡說亂道。你則道我不認的你。你近前來。我試問你咱。〔正旦云〕小姐。我道你休說波。〔唱〕

〔鴈兒落〕呀。惱了這春風門下客。〔白敏中云〕你道我不敢打你麼。〔正旦云〕你便是新狀元呵。也則是俺家新女婿。怎生要打我那。〔唱〕則是我少欠你那膿血債。〔白敏中云〕你則管胡言亂道。端的是說誰。〔正旦唱〕據梅香胡口開。〔白敏中云〕我既是你家女婿。也是你的侍長。我怎生不敢打你。〔正旦唱〕告學士。高擡手。權就待。

〔白將牙笏待觸科〕〔正旦云〕你打誰哩。〔白敏中云〕兀的不是樊素。小娘子你可休怪。〔正旦笑科〕〔唱〕

〔得勝令〕這壁廂是沒上下的小奴胎。〔白敏中云〕那壁廂莫不是小姐麼。〔正旦唱〕那壁廂是搶白你的女裙釵。〔白敏中云〕那一夜小姐則被他搶白殺小生也。〔正旦唱〕那的是俺小姐存貞烈。〔白敏中云〕都是老夫人阻了佳期也。〔正旦唱〕是俺那老夫人使的計策。把好事衝開。教你掙箇一個金魚袋。〔白敏中云〕樊素。今日有聖人的命。可將我趕出麼。〔正旦唱〕雖然是御筆親差。你可也索安排着玉鏡臺。

〔白敏中云〕請岳母拜見咱。〔夫人上云〕我道是誰來。原來却是白敏中。〔見科〕〔白敏中云〕請岳母穩坐。將酒來。我與岳母把盃呵。〔正旦云〕住者。〔唱〕

〔落梅風〕俺夫人從來天戒。〔白敏中云〕夫人既不飲。小生橫飲幾盃。〔正旦云〕你便休要飲。甚的是交茶換酒。好人呵肯殢酒。你說但嘗一點。昏沈三日也。〔唱〕你道你酒量里窄。〔白敏中云〕筵前無樂。不成歡樂。樂人每動樂者。〔正旦云〕休動樂。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動他怎麼。〔唱〕聽不的亂宮商。大驚小怪。〔白放下盃對夫人云〕岳母請坐。受你女婿兩拜咱。〔正旦云〕住者。休拜。〔正旦扶住科〕

〔唱〕我見他參岳母。向前忙扶策。〔白敏中云〕我拜岳母。你又扶我做甚麼。〔正旦云〕你不道來。〔白敏中云〕我道甚麼來。〔正旦云〕那裏有那爲個媳婦折腰于人的。〔唱〕你穿的是朝君王土紫袍。

金帶

〔白敏中云〕你都不會忘了一句兒。〔夫人云〕白狀元你休怨我。不是老身趕你去呵。焉能有今日。〔白敏中云〕當日蒙老夫人垂顧。今日恩榮。共享富貴了也。〔正旦云〕先生是狀元才子。不辱相國門楣。〔唱〕

〔沽美酒〕漢相如志已諧。卓文君笑盈腮。〔旦兒云〕今日樊素也歡喜了也。〔正旦唱〕這的是一段姻緣天上來。現如今名揚四海。正淑女配多才。

〔太平令〕俺小姐這一個有千般嬌態。新狀元有萬種襟懷。荷皇恩榮陞寵賚。成配偶不勝感戴。端的個美哉壯哉。這都是聖裁。〔院公上云〕喏。報的夫人狀元知道。有天朝使命到了。〔白敏中云〕快排香案。接待天使。〔正旦唱〕願萬萬載民安國泰。

〔李尚書上云〕小官李絳。奉聖人的命。到晉國公宅上。成合這門親事。加官賜賞。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白敏中你一家兒望闕跪者。聽聖人的命。只爲你父參軍。曾救裴晉公之難。許小蠻爲妻。以報大恩。今白敏中登科及第。成就此親。官封三代。裴夫人賜金千兩。你聽者。〔詞云〕晉國公開國勳臣。遺玉帶許結婚姻。白敏中果登雲路。奉聖命匹配成親。賜小蠻鳳冠霞帔。賜夫人萬兩金銀。今日個加官賜賞。一家門共戴天恩。

〔音釋〕 撒粗酸切 恻音沙 徹音必 宅地齋切 壘祭平聲 過平聲 磻音膩 色篩上聲 變音

屑 聶音奈 賊池齋切 哈音台 白巴埋切 客音楷 策釵上聲 閨音債 窄齋上聲 賚音賴

題目 挺學士傲晉國婚姻
正名 餽梅香騙翰林風月

尉遲恭單鞭奪槊雜劇

尚仲賢撰

楔子

〔仲末扮徐茂公引卒子上詩云〕少年錦帶掛吳鉤。鐵馬西風塞草秋。全仗匣中三尺劍。會看唾手取封侯。某姓徐。雙名世勳。祖居京兆三原人也。自降唐以來。謝聖恩可憐。特蒙委任爲軍師。諸將皆出吾下。今因山後定陽劉武周。不順俺大唐。劉武周不強。他手下有一員上將。覆姓尉遲名恭。字敬德。此人使一條水磨鞭。有萬夫不當之勇。今奉聖人的命。着唐元帥領十萬雄兵。某爲軍師。劉文靖爲前部先鋒。在笑良川交戰。被俺統兵圍住介休城。唐元帥數次招安敬德。此人不肯降唐。回言道。某有主公劉武周。見在定陽。豈肯降汝。某忽思一計。着劉文靖直至沙陀。使一反將計。將劉武周首級標將來了。某卽今日將劉武周首級。請唐元帥直至城下。招安敬德。走一遭去來。〔下〕〔淨扮尉遲敬德引卒子上詩云〕幼小曾將武藝攻。鋼鞭烏馬顯英雄。到處爭鋒多得勝。則我萬人無敵尉遲恭。某覆姓尉遲。名恭。字敬德。朔州善陽人也。輔佐定陽劉武周麾下。某使一條水磨鞭。有萬夫不當之勇。今因唐元帥領兵前來。與我相持在笑良川交鋒。某與唐將秦叔寶交戰百餘合。不分勝負。某因追趕唐元帥。到此介休城。誰想他倒下座空城。被唐兵圍住。裏無糧草。外無救兵。有唐元帥數次招安。我怎肯降唐。左右。城上看着。若有唐兵來打話呵。報復某家知道。〔下〕〔正末扮唐元帥同徐茂公引卒子上云〕某姓李。名世民。爲大唐元帥。如今領兵在笑良川。與尉遲敬德交戰。被我將敬德引至介休城中圍住。軍師某若得敬德投降。俺呵覷草寇有如翻掌耳。〔徐茂公云〕元帥數次招安敬德。他言稱道。有他主公劉武周在沙陀。他不肯背其主。某今使一反將計。着劉文靖直至沙陀。把劉武周首級標將來了也。〔正末云〕軍師此計大妙。咱就將着首級。招安敬德去來。〔徐茂公云〕早來到城下了也。兀那小校。報與你那尉遲恭說。俺唐元帥請他打話。〔卒子報科云〕喏。報的將軍得知。有唐兵在城下。請打話哩。〔尉遲云〕我與他打話去。〔做上城科云〕唐元帥。你有何話說。〔徐茂公云〕敬德。你見俺雄兵圍的鐵桶相似。你若肯降唐呵。着你列座諸將之右。你若不降呵。俺衆兵四下裏安環。八下裏拽砲。提起這城子來。摔一個粉碎。你自尋思咱。〔尉遲云〕徐茂

公。你說的差了也。可不道一馬豈背兩鞍。單輪豈碾四轍。烈女豈嫁二夫。俺這忠臣。豈佐二主。見有我主公在定陽。我怎肯投降你。〔徐茂公云〕將軍。你主公劉武周。已被我殺了也。你不信。有首級在此。〔尉遲云〕俺主公有認處。鼻生三竅。腦後雞冠。你拿首級來看咱。〔徐茂公云〕小校。將鞦韆板弔上那首級去。着他認。〔做弔上尉遲做認科云〕嗨。原來真個是俺主公首級。可怎生被他殺了也。〔做哭科〕〔徐茂公云〕將軍。你主公已是死了。你不投降。更待何時。豈不聞高鳥相良木而棲。賢臣擇明主而佐。背暗投明。古之常理。〔正末云〕敬德。你若肯投降呵。我奏知聖人。將你重賞封官。你若不降呵。俺這裏雄兵百萬。戰將千員。你如何飛得出這介休城去。〔尉遲云〕嗨。誰想我主公被他殺了。我待不降呵。如今統着大勢雄兵。我又無了主人。可不道能狠安敵。衆大奸漢。難打人多。罷罷罷。唐元帥。我降可降。你依的我一件事。我便投降。〔徐茂公云〕休道一件事。便是十件也依的。你說。〔尉遲云〕等我主公服孝三年滿時。我便投降。〔徐茂公云〕軍情事急。怎等三年。等不的。〔尉遲云〕既然這等呵。等三個月孝滿可投降。〔徐茂公云〕也等不得。〔尉遲云〕罷罷罷。男子漢勢到今日。也一日準一年。等我三日服孝滿。埋殯追薦了我主公之時。那其間我大開城門。投降何如。〔正末云〕將軍此言有準麼。〔尉遲云〕大丈夫豈有謬言。你若不信。將我這火尖鎗。深烏馬。水磨鞭。衣袍鎧甲。您先將的去。權爲信物。三日之後。我便投降也。〔徐茂公云〕既是這等。你可將來。小校收了者。〔正末云〕軍師。似尉遲恭這等一員上將。端的世之罕有。〔徐茂公云〕元帥。果然是好一員虎將也。〔正末唱〕

【仙呂端正好】他服孝整二年。事急也權那做三日。此事着後代人知。則這英雄能盡君臣禮。待他投降後凱歌回。卸兵甲載旌旗。還紫禁到丹墀。做個龍虎風雲會。〔同下〕

〔尉遲云〕誰想俺主公死在唐將之手。一壁廂做個木匣兒。一般埋殯了。主公。則被你痛殺我也。〔下〕

〔音釋〕 勣與績同 降奚江切 竅敲去聲 日人智切

第一折

〔尉遲引卒子上云〕某尉遲恭。今日是第三日也。小校大開城門。待唐兵來時。報復某家知道。〔卒子云〕理會

的。〔正末同徐茂公上云〕軍師。今日第三日了。尉遲敬德敢待來也。〔徐茂公云〕元帥賀喜。今日却收伏一員虎將也。〔正末云〕軍師投至。俺得這尉遲恭。非同容易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天數合該。虎臣囚在迷魂寨。請的他來。似兄弟相看待。

〔混江龍〕因窺關隘。自從那美良川引至介休來。俺想着先王有道。後輩賢才。若不是周西伯能求飛虎將。誰把一個姜太公請下釣魚臺。他可也幾會見忽的旗展。豁的門開。夔的鼓響。璫的鑼篩。投至得這個千戰千贏尉遲恭。好險也萬生萬死唐元帥。到今日回憂作喜。降福除災。

〔云〕軍師傳下軍令。着大勢雄兵。擺的嚴整者。〔徐茂公云〕衆將都與我刀劍出鞘。弓弩上弦。把七重圍子。擺的嚴整。〔正末唱〕

〔油葫蘆〕傳將令。疾教軍佈擺。休覷的如小哉。則他這七重圍子兩邊排。〔徐茂公云〕元帥量敬德一人。兵器袍鎧鞍馬俱無。怕做甚麼。〔正末唱〕雖然他那身邊不挂獐狍鎧。腰間不繫獅蠻帶。跨下又無駿驄。手中又無器械。你覷那巖前虎瘦雄心在。休想他便肯納降牌。

〔卒子報科云〕報元帥得知。尉遲敬德來降了也。〔尉遲做綁縛跪科云〕量尉遲恭只是一個羸魯之夫。在美良川多有唐突。乞元帥勿罪。〔正末云〕將軍既已歸降。便當親解其縛。〔徐茂公做解科〕〔正末唱〕

〔天下樂〕縱便有鐵壁銀山也撞開。哎。你個英也波才。休浪猜。你既肯面縛歸降。我也須降階接待。請將軍去了服罷了哀。俺今日與將軍慶賀來。〔尉遲云〕元帥請坐。受尉遲恭幾拜。〔做拜科〕〔正末云〕將軍請起。〔尉遲云〕量尉遲恭有何德能。蒙元帥這般寬恕。敢不終身願隨鞭撻。〔正末唱〕

〔那吒令〕看尉遲人生的威風也。那氣概。腹隱着兵書也。那戰策。可知道名震着乾坤也。那世界。俺這裏雖然是有紀綱知興敗。那裏討尉遲這般

樣一個身材。

〔尉遲云〕元帥豈不聞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正末唱〕

〔鵲踏枝〕說話處調書袋。施禮數傲吾儕。據着你斬虎英雄。不弱如那子路澹臺。則怕俺弟兄每心不改。可不道有朋自遠方來。

〔云〕左右將酒來。我與將軍遞一盃。將軍滿飲一盃。〔把酒科〕〔尉遲云〕元帥先請。量尉遲恭無過是個武夫。着元帥如此重待。則一件。想當日在赤瓜峪與三將軍元吉相持。打了他一鞭。今日尉遲恭降了唐。則怕三將軍記那一鞭之讎麼。〔正末云〕將軍但放心。某如今奏知聖人。自有加官賜賞。誰敢記讎。〔唱〕

〔寄生草〕你道是赤瓜峪與咱家會會。馬蹄兒撞破連環寨。鞭梢兒早抹着天靈蓋。也則爲主人各佔邊疆界。這的是桀之犬吠了帝堯來。便三將軍怎好把你尉遲怪。

〔尉遲云〕韓信棄項歸劉。蕭何舉薦。掛印登壇。想尉遲恭雖不及韓信之能。料元帥不弱沛公之量也。〔正末唱〕

〔後庭花〕你是個領貔貅天下材。畫麒麟閣上客。想當日漢高祖知人傑。俺準備着韓淮陰拜將臺。把筵宴快安排。俺將你真心兒酬待。則要你立唐朝顯手策。立唐朝顯手策。

〔青哥兒〕呀。據着你英雄。英雄慷慨。堪定那社稷。社稷興衰。憑着你文武。雙全將相才。則要你掃蕩雲霾。肅靖塵埃。將勇兵乖。那其間掛印懸牌。便將你一日轉千階。非優待。

〔徐茂公云〕元帥。俺如今屯軍在此。差人往京師奏知聖人。說尉遲恭降了唐也。聖人必有加官賜賞哩。〔正末云〕軍師。你與三將軍在此看守營寨。某親自見聖人奏知。就將的敬德將軍牌印來也。〔徐茂公云〕這等元帥領二十騎人馬去。路上防護者。〔正末唱〕

【賺煞】則今日赴皇都。離邊塞。把從前冤讎事解。直至君王御案上拆。一件件稟奏的明白。便道不應該。未有甚汗馬差排。且權做行軍副元帥。【云】軍師。【唱】你與我整二二軍器。緊看着營寨。則我這手兒裏將的印牌來。【下】

【徐茂公云】元帥去了也。敬德將軍。啗與你營中去來。【尉遲云】軍師想敬德降唐。無寸箭之功。元帥去取某印牌去了。我必然捨這一腔熱血。與國家出力。方顯某盡忠之心也。【詩云】我背暗投明離舊主。披肝瀝膽佐新君。憑着我烏錐馬扶持唐社稷。水磨鞭打就李乾坤。【下】

【音釋】 獐音唐 猓音移 驪音冤 策釵上聲 峪音裕 貌音疲 貅音休 客音楷 羶音埋 塞

音賽 拆釵上聲 白巴埋切 應平聲

第二折

【淨扮元吉同丑扮段志賢卒子上詩云】朝爲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出的朝陽門。便是大黃莊。自家不是別人。三將軍元吉是也。這個將軍。是段志賢。我哥哥唐元帥。領兵收捕劉武周。與尉遲交戰。被我將尉遲引至介休城。將軍兵圍住。我則想殺了這匹夫。不想俺哥哥收留了他。如今俺哥哥親自去京師。奏知聖人。要與他加官賜賞。兄弟。你可知我恨他。【段志賢云】三將軍。你爲何恨他。【元吉云】兄弟也。想當此一日在赤瓜峪。我與尉遲交戰時。他曾打了我一鞭。打的我吐血數里。他如今可降了唐。我這冤仇。幾時得報。【段志賢云】三將軍要報這一鞭之仇。也容易。【元吉云】哥。你有甚計策。【段志賢云】如今唐元帥往京師去了。你守着營寨。你喚尉遲恭來。尋他些風流罪過。則說他有二心。將他下在牢中。所算了他性命。等唐元帥回來時。則說他私下領着本部人馬。還要回他那山後去。被我趕上拿回來。下在牢中。那廝氣性大的。這一氣就氣殺了也。這個計較。可不好那。【元吉云】此計大妙。你那裏是我的哥。便是我親老子。也設不出妙計來。左右。那裏喚將尉遲恭來者。【卒子云】尉遲恭安在。【尉遲云】某尉遲恭。自從降了唐。有三將軍元吉呼喚。不知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卒子報科云】敬德來了也。【元吉云】着他過來。【見科尉遲云】三將軍呼喚敬德。那廝使用。【元吉云】敬德。你知罪麼。【尉遲云】敬德不知罪。【元吉云】你剗地不知罪哩。你昨日夜晚間。和你那本部下人馬商量。還要回

你那山後去是麼。〔尉遲云〕三將軍想敬德初降唐。無寸箭之功。唐元帥如此重待。又去京師奏知聖人。取我牌印去了。某豈有此心也。〔元吉云〕這廝強嘴哩。左右。把這匹夫下在牢中去。〔卒子牽科〕〔尉遲云〕罷罷罷。我尉遲恭當初本不降唐來。都是唐元帥徐茂公。說着我降唐。今日將我下在牢中。這元吉當初在赤瓜峪。我曾打了他一鞭。他記舊日之仇。陷害我性命。天也。教誰人救我咱。〔下〕〔段志賢云〕三將軍。此計何如。〔元吉云〕老段。好計。我如今分付看守的人。則要死的不要活的。若是死了尉遲恭。則顯我老三好漢。憑着我這一片好心。天也與我箇條兒糖吃。〔下〕〔外扮單雄信上云〕某單雄信是也。幼習韜略之書。長而好武。無有不拈。無有不合。使一條狼牙棗槊。有萬夫不當之勇。在俺主公洛陽王世充麾下。今有唐元帥無禮。要領兵前來。偷觀俺洛陽城。更待乾罷。是俺奏知主公。就着俺統領十萬雄兵。擒拿唐元帥走一遭去。大小三軍。聽吾將令。〔詩云〕他逞大膽心懷奸詐。入洛陽全然不怕。若趕上唐將元戎。我和他決無乾罷。〔下〕〔正末上云〕某唐元帥。自從收捕了尉遲恭。某自往京師。奏知聖人去來。到這途中。後面塵土起處。兀的不有人馬趕將來也。〔徐茂公慌上云〕某徐茂公。自從唐元帥去了。不想元吉思舊日之仇。如今把敬德下在牢中。我須親趕唐元帥回來。救敬德之難。兀那前面不是元帥。元帥且住者。我有說的話。〔正末云〕軍師。你為何趕將來。〔徐茂公云〕自從元帥去了。不想三將軍記舊日之仇。如今把敬德下在牢中。誣言他有二心。思量重回山後去。若是敬德有些好友。顯的俺等言而無信了。因此一徑的趕元帥回去。救敬德之難也。〔正末云〕軍師。我觀敬德。豈有此心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是他新啗頭舊沒揣的。結下冤讎。你道他尉遲恭又往那沙陀走。啗可也慢慢的相窮究。

〔滾繡球〕他有投明棄暗的心。拿雲握霧的手。休猜做人中禽獸。論英雄堪可封侯。憑着他相貌。擲武藝熟。上陣處只顯的他家馳驟。都是我幾遭兒撫順的情由。據着他全忠盡孝。真良將。怎肯做背義忘恩那死囚。乾費了百計千謀。

〔徐茂公云〕元帥。你且休往京師去。疾回營中。救敬德去來。〔正末云〕咱便回營。救敬德去也。〔下〕〔元吉同段志賢上詩云〕我元吉天生有計謀。生拿敬德下牢囚。只待將他盆吊死。單怕他一拳打的我做春牛。自從把尉遲下在牢裏。我則要所算了他性命。又被這不知趣的徐茂公。左來右去打攪。怎生是好。〔段志賢云〕三將軍你不知。如今軍師見你把敬德下在牢裏。親自趕唐元帥去了。〔元吉云〕不妨事。便唐元帥回來問我時。我自有話說。〔正末同徐茂公上云〕可早來到營門首也。左右接了馬者。〔徐茂公云〕報復去。你說唐元帥同軍師下馬也。〔卒子云〕喏。有唐元帥同軍師下馬也。〔段志賢云〕如何。我說軍師趕元帥去了也。〔元吉云〕不妨事。我接待去。〔見科云〕呀。哥哥來了也。請坐。〔正末云〕三將軍。敬德安在。〔元吉云〕哥哥。你說敬德那廝。他是個忘恩背義的人。想俺怎生看待他來。剛剛你去了。他領着本部人馬。夜晚間要私奔還他那山後去。早是我知道的疾。我慌忙領着些人馬。趕到數里程途。着我拿得回來。我待殺壞了。爭奈元帥你可不在。且將他下在牢中。則等元帥回來。把這廝殺了罷。若不殺了他。久已後也是去的。〔正末云〕兄弟。我觀敬德敢無此心。〔元吉云〕哥也。知人知面不知心。你道無二心呵。他怎生背了劉武周。投降了俺來。這等人到底不是個好的。不殺了要他何用。〔正末云〕兄弟。投至俺得這敬德呵。非同容易。你若殺了他。可不做的個閉塞賢路麼。〔元吉云〕元帥想昔日劉沛公手下。英布。彭越。韓信。立起什大功勞。後來蕭何定計。誅了英布。醢了彭越。斬了韓信。你道三個將軍有甚麼罪過。尚然殺壞了。量這敬德打甚麼不緊。趁早將他哈喇了也。還便宜你。早些結果了他。哥也。我買條兒糖謝你。〔正末云〕兄弟。你則知其一。不知其二。〔唱〕

〔倘秀才〕那一個彭越呵。他也曾和舍人出口。那一個韓信呵。他也曾調陳豨執手。那一個英布呵。他使一勇性強占了九州。可不道千軍容易得。一將最難求。怎學那蕭何的做手。

〔徐茂公云〕元帥。你只喚出敬德來。自問他詳細。便見真假。〔正末云〕這也說的是。小校。喚將敬德來。〔元吉云〕拿將敬德來。〔尉遲帶枷上云〕事要前思。免勞後悔。想當日降唐之後。唐元帥往京師去了。不想三將軍元吉。他記我打了他一鞭之饒。將我下在牢中。不期唐元帥半路回來。我今見元帥去。〔見科〕〔尉遲云〕元帥。

可不道招賢納士哩。〔正末云〕三將軍。敬德有何罪。將他下在牢中。〔元吉云〕元帥。你不知。自你去後。他有一心。領着他那本部人馬。要往本處山後去。早是我趕回來。想敬德。我有何虧負着他來。〔尉遲云〕元帥。三將軍。記那一鞭之讎。敬德並無此心。〔正末云〕既然這般。我親釋其縛。我欲待往京師。奏知聖人。取將軍牌印來。誰想將軍要回去。可不道心去意難留。留下結冤讎。〔尉遲云〕我敬德並無此心。〔正末云〕軍師。安排酒菓來。〔元吉云〕倒好了他。他有一心。要回山後去。這等背義忘恩。又饒了他不殺壞。又與錢行。那裏有這等道理。〔正末唱〕

〔脫布衫〕他廝知重不敢擡頭。我再相逢爭忍凝眸。君子人不念舊惡。小人兒自來悔後。

〔云〕左右。將酒來。我與敬德遞一盃送行。〔把酒科云〕將軍滿飲一盃。〔唱〕

〔小梁州〕我這裏親送轅門。捧玉甌。將軍你莫記冤讎。〔云〕左右。將一餅金來。〔卒子云〕金在此。〔尉遲云〕元帥要這金做甚麼。〔正末云〕將軍。〔唱〕這金權爲路費。酒消愁。指望等待常相守。誰承望。心去意難留。

〔尉遲云〕我敬德本無二心。元帥既然疑我。男子漢既到今日。也罷也罷。要我這性命做甚麼。我不如撞階而死。〔正末扯科云〕哎。敬德。又說無此心。三將軍又是那樣說。〔向元吉云〕兄弟。如今我也難做主張。叫你那同去趕那敬德的軍士們來。我試問他一番。待他說出真情來。便着敬德也肯心服。〔元吉背云〕這個却是苦也。他那裏會走。我那會趕他。他便走。我也不敢趕他去。如今叫軍士們說出實話來。却是怎了。也罷。我有了。〔回云〕哥哥。你差了也。那時節聽的這廝走了。還等的軍士哩。我只騎了一匹馬。拿着個鞭子。不顧性命趕上那敬德。他道你來怎的。我道你受我哥哥這等大恩。你怎逃走了。你下馬受死。他惱將起來。咬着牙拿起那水磨鞭。照着我就打來。哥哥。那時節若是別個。也着他送了五星三。誰想是你兄弟老三。我又沒甚兵器。却被我側身躲過。只一拳瑯的一聲。把他那鞭打在地。他就忙了。叫三爺饒了我罷。我也不聽他說。是我把右手帶住馬。左手揪着他眼扎毛。順手牽牢一般牽他回來了。〔尉遲云〕那有這事來。〔正末云〕敬德他一員猛將。如

何這等好拿。我且問軍師咱。〔向茂公云〕軍師你聽者。想是敬德真個走來。〔徐茂公云〕敬德也是個好漢。三將軍平日却是個不說謊的。〔元吉云〕我若不說謊就遭瘟。〔徐茂公云〕如今與元帥同到演武場。着敬德領人馬先走。着三將軍後面單人獨馬趕上去。拏的轉來。這便見三將軍是實。拏不來便見敬德是實。〔元吉背云〕老徐却也忒潑賴。這不是說話。這是害人性命哩。〔正末云〕此說最是。〔元吉云〕那時也只乘興而已。倖者不可屢僥。哥哥要饒他便罷。不消來勒掙我。〔尉遲云〕三將軍也不消恁的。我如今單人獨馬前行。你拏來。你捉的住。我情愿認罪。你刺的死。我情愿死。〔元吉笑科云〕我老三不恁誇口。我精神抖擻。機謀通透。平日曾怕那個。我和你便上演武場去。〔入場敬德先行科。元吉刺槊被奪。墜馬科。〕〔元吉云〕我馬眼叉。〔換馬如前科。〕〔元吉云〕我手雞爪風兒發了。〔又趕如前科。〕〔元吉云〕俺肚裏又疼。且回去吃鍾酒去着。〔正末云〕元來如此。敬德則今日俺與你同見聖人去來。〔尉遲云〕這般呵。謝了元帥。〔正末唱〕

〔么篇〕我和你如今便往朝中奏。〔尉遲云〕則是三將軍記那一鞭之讎。〔正末唱〕將從前事一筆都勾。〔元吉云〕我也不和他一般見識。〔正末唱〕將軍你莫讎。從今後休辭生受。則要你分破帝王憂。

〔卒子慌上報科云〕喏。報的元帥得知。有王世充手下前部先鋒單雄信。特來索戰。〔尉遲云〕元帥。那單雄信只消差三將軍去拿他。也不用多撥人馬。只一人一騎。包拿來了。〔元吉云〕何如。我道你也伏了我老三的手段。〔正末云〕是就撥五千人馬。着兄弟做先鋒。與我擒拏單雄信去來。〔唱〕

〔上小樓〕你道是精神抖擻。又道是機謀通透。雄信兵來索要相持。你合承頭。想着你單鞭的拿敬德。這般誇口。又何況那區區洛陽草寇。

〔元吉云〕適纔你兄弟說要。當真就差我交鋒去。〔做叫疼科云〕哎。一時間肚疼起來。待我去營中略睡一睡。〔做出科。〕〔詩云〕老三做事忒搨搜。差去爭鋒不自由。如今只學烏龜法。得縮頭時且縮頭。〔下。〕〔尉遲云〕元帥。想尉遲恭初來降唐。無寸箭之功。情願引領本部人馬。與他交鋒去。〔正末云〕不必將軍去。我正要看洛陽城池。如今領百十騎人馬。同段志賢打探。就觀看洛陽城去。〔唱〕

【么篇】我正待看洛城窺戰守。因此上息却鉦聲。偃却旗旛。減却戈矛。【尉遲云】元帥休小覷了單雄信。他人又強馬又肥。使一條狼牙棗木槊。有萬夫不當之勇。若只是這等。恐怕有失。【正末云】不妨事。【唱】雖然他人又強馬又肥。也拚的和他歹鬪。難道我李世民便落人機彀。

【徐茂公云】既然這般。元帥。你要觀看他洛陽城。元帥先行。我與敬德將軍隨後來接應元帥來。【正末云】軍師說的是。我與段志賢先行。軍師與敬德隨後來接應者。【尉遲云】我就跟的元帥去。可不好那。【正末唱】

【隨煞尾】則這割雞焉用牛刀手。小將那消大帥收。管教六十四處征塵一掃休。十八處改年號的出盡了醜。【徐茂公云】元帥。這一去則願你鞭敲金鐙也。【正末唱】那時節將軍容再脩。將凱歌齊奏。你可也早些覓準備。安排着這個慶功的酒。【下】

【段志賢云】雖然如此。還要與三將軍一別。三將軍安在。【元吉上云】我適纔到營帳裏打的一個盹。這肚就不疼了。正待要去廝殺。我哥哥便等不得自家去了。【段志賢云】三將軍。軍師勿罪。我同元帥先去也。【元吉云】老段。則要你小心在意者。【段志賢下】【徐茂公云】三將軍。你領兵合後。我與敬德先接應元帥去來。【元吉云】軍師先行。我在後領兵再來接應。你敬德據理來饒你不得。看俺哥哥面上。你且寄頭在項。此一去若有疎失呵。我不道的饒了你哩。【尉遲云】三將軍。別人不知。你可知我那水磨鞭來。我這一去遇着那單雄信呵。只着他鞭稍一指。頭顱早粉碎也。【詩云】捨生容易立功難。誰似吾家力拔山。則這水磨鋼鞭一騎馬。不殺無徒誓不還。【徐同下】【元吉云】我要殺了這匹夫來。不想俺哥哥回來救了。也罷。我這一去好友要害了他。若殺了敬德呵。纔報的我這一鞭之仇。軍師着我做合後。我只是慢慢的去。等他救應不到。必有疎失。豈不是一計。【下】

【音釋】 梁聲卯切 握音香 搗音鄒 熟裳由切 醺音海 穉音希 錢音賤 僥音交 鉦音征
聲音疲 盹敦上聲

第三折

〔單雄信跚馬引卒子上云〕某單雄信是也。聽知的唐元帥領着段志賢觀看我洛陽城。更待乾罷。某領三千人馬趕去來。〔下〕〔段志賢跚馬上云〕某段志賢。我唐元帥觀看他洛陽城。不想單雄信領兵趕將來了。怎好也。〔單雄信趕上科云〕段志賢。及早下馬受降。〔調陣科〕〔段志賢云〕我近他不的。跑跑跑。〔下〕〔單雄信云〕這廝走了也。更待乾罷。不問那裏趕將去。〔下〕〔正末跚馬上慌科云〕怎生是好。我正觀看洛陽城。不想撞着單雄信領兵趕將來。段志賢不知在那裏。可怎生是好。〔單雄信上云〕李世民少走。你那裏去。及早下馬受降。

〔正末唱〕

〔越調鬪鶴鶩〕人一似北極天蓬。馬一似南方火龍。他那裏縱馬橫鎗。將咱來緊攻。他急似雷霆。我疾如火風。我這裏走的慌。他可也趕的兇。似這般耀武揚威。爭強奮勇。

〔紫花兒序〕我恨不的脅生雙翅。項長三頭。他道甚麼休走。唐童。恰便似魚鑽入絲網。鳥撲入樊籠。匆匆。馬也少不的上你凌煙第一功。則要得四蹄那動。只聽的喊殺聲聲。更催着戰鼓逢逢。

〔單雄信云〕趕入這榆科園來了也。你待走的那裏去。〔正末唱〕

〔耍三台〕待把我征鬪縱殘生送。〔徐茂公跚馬慌上云〕兀的不是元帥。〔做揪雄信科〕〔徐茂公云〕將軍且暫住一住。〔單雄信云〕我道是誰。元來是徐茂公。你放手。〔正末唱〕呀。原來是軍師茂公。〔徐茂公云〕元帥。你快逃命走。〔單雄信云〕徐茂公。你放手。〔正末唱〕他道我已得命好從容。且看他如何作用。則要你拿雲手。緊將袍袖封。談天口說轉他心意從。你便是騙英布的隋何。說韓信的闕通。

〔單雄信云〕徐茂公。你放手。往日咱兩個是朋友。今日各爲其主也。〔徐茂公云〕將軍看俺舊交之情。〔單雄信云〕你兩次三番則管裏扯住我罷。我拔出劍來你見麼。我割袍斷義。你若再趕將來。我一劍揮之兩段。

〔徐茂公云〕似此可怎生了也。〔正末唱〕

〔調笑令〕見那廝不從。支楞楞扯出霜鋒。呀。我見他盡在嘻嘻冷笑中。我見他割袍斷袖。絕了朋情重。越惱的他忿氣冲冲。不爭這單雄信推開徐茂公。天也誰搭救我這微躬。

〔徐茂公云〕不中。我回營中取救軍去來。〔下〕〔單雄信云〕徐茂公去了也。李世民。你及早下馬受降。〔正末云〕我手中有弓可無箭。兀那單雄信。你知我擅能神射。我發箭你看。〔單雄信云〕他也合死手中。有弓無箭。量你到的那裏。〔正末唱〕

〔小桃紅〕手中無箭慢張弓。頻把這虛弦控。元來徐茂公臨陣不中用。〔敬德〕馬上叫云。單雄信慢走。〔正末唱〕則聽的語如鐘。喝一聲響亮春雷動。縱然他有些三耳聾。乍聞來也須怕恐。〔尉遲云〕單雄信勿傷吾主。〔正末云〕元來是敬德救我哩。〔唱〕高叫道休傷俺主人公。

〔單雄信云〕那裏走將這個賣炭的來。這廝刻馬單鞭。量你何足道哉。〔尉遲云〕單雄信休得無禮。〔做調陣科〕〔正末唱〕

〔禿廝兒〕尉遲恭威而不猛。單雄信戰而無功。我見他格截架解不放空。起一陣殺氣。黑蒙蒙遮籠。

〔聖藥王〕這一個鎗去疾。那一個鞭下的猛。半空中起了一個避乖龍。那一個雌。這一個雄。珞珂瑤鞭緊相從。好下手的也尉遲恭。

〔尉遲打雄信下云〕元帥。若不是我尉遲恭來的早呵。險些兒落在他勾中。被某一鞭打的那廝吐血而走。被我奪了那廝的棗木槊也。〔正末云〕若不是將軍來呵。那裏取我這性命。則今日我與將軍同見聖人去來。〔尉遲云〕量尉遲恭有何德能。則是仗元帥虎威耳。〔正末云〕壯哉壯哉。不枉了好將軍也。〔唱〕

〔收尾〕我則見忽的戰馬交。出的棗槊起。颼的鋼鞭重。把一箇生硬漢打。

的來渾身盡腫。哎。則你個打單雄信的尉遲恭。不弱似喝婁煩他這個霸王勇。〔同下〕

〔音釋〕 那音挪 逢音蓬 從音奴 楞盧登切 猛蒙上聲 解上聲

第四折

〔徐茂公上詩云〕帥鼓銅鑼一兩敲。轅門裏外列兵刀。將軍報罷平安喏。緊捲旗旛再不搖。某乃徐茂公是也。今唐元帥與單雄信在榆科園交戰。某見唐元帥大敗虧輸。忙差尉遲恭接應唐元帥去了。未知輸贏勝敗。使的那能行快走的探子看去。這早晚敢待來也。〔正末扮探子上云〕一場好廝殺也呵。〔唱〕

【黃鍾醉花陰】大路上難行落荒裏踐。兩隻腳驀嶺登山快。走的我一口氣似攏椽。若見俺軍師。一一的都分辯。〔見科云〕報報報。〔徐茂公云〕好探子。他從那陣上來。你只看他喜氣旺色。那輸贏勝敗早可知了也。〔詩云〕我則見雉尾金環結束雄。腰間斜插寶雕弓。兩脚能行千里路。一身常伴五更風。金字旗拿畫桿赤。長蛇鎗拂絳纓紅。兩陣相當分勝敗。盡在來人啓口中。兀那探子。單雄信與唐元帥怎生交鋒。你喘息定了。慢慢的說一遍咱。〔探子唱〕聽小人話根源。只說單雄信今番將手段展。

【喜遷鶯】早來到北邙前面。猛聽的鑼鼓喧天。那軍不到三千。擁出個將一員。雄糾糾威風武藝顯。是段志賢立陣前。一個待功標汗簡。一個待名上凌煙。

〔徐茂公云〕元來是單雄信與某家段志賢交馬。兩員將撲入垓心。不打話來回便戰。三軍發喊。二將爭功。陣上數聲鑼鼓。軍前兩騎馬相交。馬盤馬。折千尋浪裏竭波龍。人撞人。冲萬丈山前爭食虎。一個似摔碎雷車霹靂鬼。一個似劈開華岳巨靈神。端的是誰輸誰贏。再說一遍。〔探子唱〕

【出隊子】兩員將刀回馬轉。迎頭兒先輸了段志賢。唐元帥敗走。恰便似箭離弦。單雄信追趕似風送船。尉遲恭傍觀。恰便似虎視犬。

〔徐茂公云〕誰想段志賢輸了也。背後一將厲聲高叫道。單雄信不得無禮。你道是誰。乃尉遲敬德出馬。好將軍也。〔詩云〕他是那虎體鸞肩將相才。六韜三略貯胸懷。遇敵只把單鞭舉。救難慌騎刻馬來。捉將似鷹拏狡兔。挾人如母抱嬰孩。若非真武臨凡世。便應黑煞下天臺。俺尉遲敬德與單雄信怎生交戰。探子。你喘息定了。慢慢的再說一遍咱。〔探子唱〕

〔刮地風〕揣揣揣加鞭。不刺刺走似煙。一騎馬騰到跟前。單雄信棗槊如秋練。正望心穿見。忽地將鋼鞭疾轉。骨碌碌怪眼睜圓。尉遲恭身又撓手。又便單雄信如何施展。則一鞭偃了左肩。滴流撲墜落征驄。不甫能躲過唐童箭。呀。早迎看敬德鞭。

〔徐茂公云〕元來敬德手搭着竹節鋼鞭。與單雄信交戰。好鋼鞭也。〔詩云〕軍器多般分外別。層層疊疊攢霜雪。有如枯竹節攢成。渾似烏龍尾半截。千人隊裏生殺氣。萬衆叢中損英傑。饒君披上鎧三重。抹着鞭梢骨節折。敬德舉鞭在手。喝聲着單雄信丟了棗槊。口吐鮮血。伏鞍而走。好將軍也。扶持宇宙。整頓江山。全憑着打將鞭。怎出的拿雲手。鞭起處如烏龍擺尾。將落馬似猛虎離巢。胡敬德世上無雙。功勞簿堪書第一。此時俺主唐元帥却在那裏。探子。你喘息定了。慢慢的再說一遍咱。〔探子唱〕

〔四門子〕俺元帥勒馬親回轉。展虎軀。驟駿曉。看他一來一往相交戰。是誰人敢占先。那一個犇這一個趕。將和軍躲的倖近遠。剛曉裏藏休浪裏潛。馬兒上前合後偃。

〔徐茂公云〕單雄信輸了也。〔詞云〕他只待拋翻狼牙箭。扯斷寶雕弓。撞倒麒麟和獬豸。冲開猛虎與犇熊。好敬德也。他有那舉鼎拔山力。超羣出世雄。鋼鞭懸鐵塔。黑馬似烏龍。殺人無對手。上陣有威風。壯哉唐敬德。歸來拜鄂公。今若敬德不去。俺主唐元帥可不休了。兀那探子。你再說一遍咱。〔探子唱〕

〔古水仙子〕呀呀呀猛望見。便便便鐵石人見了也可憐。他他他袋內有彎弓。壺中無隻箭。待待待要布展怎地展。鏦鏦鏦兩三番迸斷了弓弦。走

走走一騎馬。逃入榆科園。來來來。兩員將。繞定榆科轉。見見見。更狠似美良川。

〔徐茂公云〕單雄信大敗虧輸。俺尉遲恭贏了也。探子。無甚事實。你一隻羊。兩垓酒。一個月不打差。你回營中去罷。〔探子唱〕

〔煞尾〕俺元帥今年時運顯。施逞會剗馬單鞭。則一陣殺的那敗殘軍。急離披走十數里遠。

〔徐茂公云〕尉遲恭鞭打了單雄信。俺這裏贏了也。此一番回去。可不羞殺了三將軍元吉。一壁廂椎翻牛。窖下酒。做個大大的筵宴。等元帥還營。一來賀喜。二來賞功。已早分付的齊備了也。〔詩云〕胡敬德顯耀英雄。單雄信有志無功。聖天子百靈相助。大將軍八面威風。

〔音釋〕 驀音陌 刺音辣 賸音盛 重平聲 犇與奔同 唵音揜 窖音蔭

題目

單雄信斷袖割袍

正名

尉遲恭單鞭奪槊

呂洞賓二度城南柳雜劇

谷子敬撰

楔子

〔正末扮呂洞賓上云〕貧道姓呂名岩字洞賓。道號純陽子。隱于終南山。遇鍾離師父。授以長生之術。得道成仙。昔日師父曾說。這岳州城南一株柳樹。生數百餘年。有仙風道骨。教我度脫他。如今來到這岳州地面。不免扮做一個貨墨的先生。去訪問咱。哦。遠望城南一片綠陰。就是那株樹了。原來在岳陽樓邊。且往這樓上一看。〔做到樓科〕〔叫云〕酒保何在。〔丑扮酒保上云〕老漢姓楊。在這岳陽樓下開着一箇酒店。今日沒甚麼客。只有一個先生在樓上。我試問咱。〔做見科云〕師父。買幾多錢的酒。〔正末云〕買五十文錢的酒。相饒些下酒來。〔酒保云〕這先生真是個乞化的。買得五十文錢酒。怎生又要案酒。兀的酒在這裏。實是遲了。沒什麼下酒。〔正末云〕有酒無殺。怎生吃的下。我這墨籃裏有王母賜的蟠桃一顆。將來下酒。〔飲酒啖桃科云〕啗凭欄看這柳樹。果有仙風道骨。爭奈他土木之物。如何做得神仙。必然成精之後。方可成人。成人之後。方可成道。我恰纔吃的這顆桃。本是仙種。我將桃核拋于東牆之下。長成之後。教他和這柳樹俱成花月之妖。結爲夫婦。那其間再來度脫他。也未遲哩。〔做下樓科云〕這桃終是仙種。頃刻間可早開了花也。你聽我唱付咱。〔唱〕

〔仙呂賞花時〕今日箇嫩蕊猶含粉臉羞。密葉空攢翠黛愁。誇豔冶逞風流。結上些鶯朋燕友。可索及早裏便抽頭。

〔么篇〕休則管惱亂春風。卒未休。恐怕你憔悴秋霜非是久。只等的紅雨散。綠雲收。我那其間尋花問柳。重到岳陽樓。〔下〕

〔音釋〕 黛音代 卒粗上聲

第一折

〔旦扮桃花精淨扮柳樹精同上〕〔桃云〕妾身乃天上仙桃。此乃城南柳樹。昔日呂洞賓師父到此。有意度脫這老柳。將我種向鄰牆。與老柳配作夫婦。以此成爲精靈。俺兩個都是妖物。白日裏不敢出來。則去深山裏潛

藏。晚夕方敢來這樓上宿歇。似這等風吹日暎。雪壓霜欺。知他幾時能勾脫生。如今天明了也。俺兩個又索往深山中潛藏去來。〔下〕〔正末上云〕貧道呂岩。自從他天上仙桃配上城南老柳。貧道不自去點化他。如何成人。則索離了仙府。又往人間走一遭去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別却蓬壺。坦然獨步塵寰去。回首仙居。兀良在縹緲雲深處。

【混江龍】仙凡有路。全憑着足底一雙鳬。翱翔天地。放浪江湖。東訪丹丘西太華。朝游北海暮蒼梧。暫離真境。來混塵俗。覩百年浮世。似一夢華胥。信壺裏乾坤廣闊。嘆人間甲子須臾。眨眼間白石已爛。轉頭時滄海重枯。箭也似走乏玉兔。梭也似飛困金烏。看了這短光陰。則不如且入無何去。落的個詩懷浩蕩。醉眼模糊。

〔云〕可早來到岳陽樓也。且買幾杯酒吃。酒保何在。〔酒保上云〕師父要多少錢酒。〔正末云〕打一百錢酒。〔酒保云〕酒在此。〔正末云〕是好高樓也。我且看景致咱。〔唱〕

【油葫蘆】高聳聳雕闌十二曲。接太虛。層梯百尺步雲衢。一會家望齊州。則索低頭數。只恐怕近天宮。不敢高聲語。這樓襟三江帶五湖。更對着君山千似青如許。噲這裏不飲待何如。

【天下樂】拚着箇醉倒黃公舊酒壚。笑三也波間楚大夫。如今這汨羅江有誰會弔古。怕不待騎鯨的飛上天。荷鍾的埋入土。則問你獨醒的今在無。

〔酒保云〕這先生買了一百錢酒。則管要添。料這窮道人。那裏討錢還我。沒了酒也。〔正末云〕他怕我無錢。就說無了酒。我飲與方濃。怎生是好。〔酒保云〕你要酒先數錢來。〔正末云〕我委實無錢了也。〔酒保云〕便無錢有甚麼隨身物件來當。〔正末云〕道人有何物。〔唱〕

【金盞兒】俺道人呵隻身軀走江湖。量隨行有甚希奇物。止不過墨籃琴譜藥葫蘆。則你那尊中無綠蟻。皆因我囊裏缺青蛙。怎做得神仙留玉珮。卿相解金魚。

【做解劍科云】將這劍當下如何。【酒保云】我不要他。【正末云】我這劍非同小可。【唱】

【么篇】這劍六合砌爲爐。一氣鑄成模。呼的風。喚的雨。驅的雲霧。屠的龍。誅的虎。滅的魑魅。霜鋒如巨闕。冰刃勝昆吾。光搖牛斗暗。氣壓鬼神伏。

【云】你當下這劍有用他處。【酒保接劍掛背上科云】這劍是有用處。也好切菜。先生酒不打緊。如今天色晚了。這樓上有兩個精怪。到晚便出來迷人。酒客晚間不敢在這樓上吃酒。【正末云】有甚麼精怪。我不怕他。

【酒保云】你有甚麼術法。却不怕他。【正末唱】

【醉中天】我比你無此三懼。你問我有何術。【指劍科】則是這袖裏青蛇膽氣。怕甚麼妖精物。我若是拔向尊前起舞。手到處百靈咸助。怎容他山鬼挪揄。

【酒保云】既然先生不怕。我與你酒自斟自飲。我下樓去也。【下】【桃柳精上云】俺二人恰從山中出來。如今天色晚了。咱去樓上宿歇去來。【做上樓驚拜科云】不知上仙在此。合當萬死。【正末唱】

【後庭花】原來是逞妖嬈嬌豔妹。弄精神老匹夫。玄都觀爲頭樹。彭澤莊第一株。【云】我問你咱。【唱】你待何如。敢又去迷人害物。【柳云】弟子不敢。【正末唱】索問甚榮與枯。無知的衰朽木。反不如花解語。

【帶云】桃呵。【唱】

【醉扶歸】你自一點芳心苦。【柳云】弟子幾時得度脫。【正末云】柳呵。【唱】幾時得萬結。翠眉舒。【桃柳各長吁科】【正末唱】您兩箇對月臨風自嘆吁。正是你綠慘紅愁處。【桃云】我這等仙種。師父如何配與我柳樹。【正末唱】只合與妖桃共居。天生下連枝樹。

〔柳云〕師父弟子端的幾時得托生。〔正末云〕你要托生。你只在老楊家成人。〔桃云〕弟子却是如何。〔正末云〕你也索跟將他去。〔柳云〕師父別有甚遺下言語。〔正末云〕你聽我說。〔詩云〕獨自行來獨自坐。無限世人。不識我。惟有城南柳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唱〕

〔賺煞〕爲甚麼桃臉破紅顏。柳眼垂青顧。認得俺東君是主。堪笑時人空有目。如盲般豈辨賢愚。這火凡夫都是此三層懂之徒。不識回仙元姓呂。則不如把紅塵跳出。袖白雲歸去。我則待朗吟飛過洞庭湖。〔下〕

〔柳云〕師父不肯度脫。俺去了也。我想師父說。教俺老楊家成人。必是老楊在師父跟前唆說。不肯度脫咱兩個。等老楊上樓來。把他迷殺了。却不是了當。兀的不是老楊來也。〔酒保背劍上云〕天色晚了。我上樓收拾咱。〔見科云〕有鬼。有鬼。〔桃柳向前科〕〔酒保云〕我可也不怕他。有師父當下的劍。將來砍這妖怪。〔做拔劍砍科。砍中柳科。柳走下。〕〔又砍桃科。桃走下。〕〔酒保云〕天色昏黑。不知砍着甚麼東西。只是各各的響。我試點火來照一照。〔做照科云〕原來砍着門前那老柳樹。牆邊桃樹。哦。元來就是這兩件物。成精作怪。明日把柳樹截作繫馬椿。埋在門前。把桃樹鋸做桃符。釘在門上。着他兩個替我管門戶。把這劍挂在樓上。鎮着家宅。我想那當劍先生也是高人。他曾說這劍有用處。果應其言。等他來贖劍時。請他吃一個爛醉。也當是我的謝意。〔下〕

〔音釋〕

瞭音諒

晃音巫

翹音敖

俗語疽切

眨側洽切

曲丘兩切

汨音密

銛音插

吻音務

魑音蘇

魍音吾

刃仁去聲

伏房夫切

術繩朱切

擲音爺

掄音余

木音暮

自音暮

懣夢上聲

出音杵

唆音梭

第二折

〔正末上云〕光陰好疾也。自離了岳陽樓來。山中住得一兩日。世上早二十年也。自從城南桃柳成其精靈。貧道故將寶劍留與老楊。着他手砍了他土木形骸。教柳樹就托生在楊家爲男子。教桃托生在鄰舍李家爲女子。他兩個成人。結爲夫婦。且教他酒色財氣裏過。方可度脫他成仙了道。則爲你這花和柳。教我走三遭也。

〔唱〕

〔正宮端正好〕不爭我三入岳陽城。又則索再出蓬萊洞。跨黃鶴拂兩袖天風。到世間不是我塵緣冗。則被這花共柳相搬弄。

〔滾繡球〕怕不你柳色濃花影重。色深沉暮煙偏重。影扶疎曉日方融。柳呵少不的半樹枯。半樹榮。桃呵少不的一片西。一片東。燕剪就亂絲也無用。鶯擲下碎錦也成空。幾曾見柳有千年綠。都說花無百日紅。枉費春工。

〔帶云〕衆神仙都也笑我忙些甚麼。〔唱〕

〔倘秀才〕那裏也清陰半空。何處也紅芳萬種。原來昨日今朝事不同。尋舊跡覓遺蹤。空留下故塚。

〔云〕我上樓試看咱。〔做坐定科云〕怎生不見人來。〔桃柳精改扮同上〕〔淨云〕自家是岳陽樓下賣酒老楊的兒子。生下來頭髮便白。因此人皆叫我做老柳。我今年二十歲了。娶得個渾家。是東鄰李家女兒。名喚做小桃。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我父親亡故多年。我獨自管着這酒樓。不知怎生。俺這婦人常不言語。可似啞的。我十分愛他。他却不要我。這家緣全然不管。恰纔有個酒客上樓去了。我去問他。娘子。你好生看着門戶。〔做上樓見正末科〕〔正末云〕老柳。你在這裏。你認的我麼。〔淨云〕我不認的你。〔正末云〕二十年前我和你廝見來。〔淨云〕這先生你敢錯認了。我恰纔二十歲。這二十年前那裏得我來。你認的是俺父親老楊。如今死過多年了。〔正末背云〕他是不認的。我去他身上帶意見。說上幾句。看他省的省的。〔唱〕

〔滾繡球〕當日死了你那老太公。怎麼生下你這個小業種。樗散材怎能勾做梁作棟。你這片歲寒心。不到的似柏如松。留下一枝兒繼你祖宗。那取五株兒做你弟兄。槁木般病形骸。更沒些沉重。乾柴般瘦身軀。直恁麼龍鍾。枉將你翠眉顰損。閒愁甚。空自把青眼睜開不認儂。我須是昔日仙翁。

〔云〕你看這掛的劍。原是我昔日當下的。今日特來回贖哩。〔淨云〕先生休胡說。這口劍不會生我時。有個神仙留下。我父親說這口劍會除了樓上兩個妖精。以此掛着鎮宅。你怎麼說是你的。你比那神仙多幾歲。〔正末云〕我不與你說。喚你渾家來。他便認的我。〔淨云〕奇話。俺那渾家從不曾出來賣酒。他那裏認的你。我喚他出來。看認的你麼。〔做喚科〕〔旦上見正末拜科〕〔正末云〕小桃。你也在這裏。〔唱〕

〔脫布衫〕則見他烏雲墜蟬髻鬢鬆。秋波困醉眼朦朧。酒力透冰肌色濃。枕痕印粉腮香重。

〔小梁州〕爲甚這兩朵桃花上臉紅。須是你本面眞容。想着那去年今日此門中。你將我會迎送。這搭裏再相逢。

〔旦云〕師父。怎這許多時不見師父來買酒喫。〔正末唱〕

〔么篇〕恰便似漢劉郎誤訪桃源洞。奈惜花人有信難通。〔淨看旦笑科〕〔正末唱〕他頻將柳眼窺。你把花心動。怕不年高德重人。則道臨老入花叢。

〔淨云〕好是曉怪。俺這渾家見了這先生。就會說話了。又似認的他一般。〔正末云〕老柳。再打酒來。不少你錢。〔淨取酒上云〕今日見了師父。俺渾家又會說話。我喜之不勝。俺夫妻二人伏侍師父。只管吃醉。不要還酒錢。

〔正末唱〕

〔滾繡球〕我待從容飲巨觥。他可殷勤捧玉鍾。出紅妝主人情重。強如列珍羞。炮鳳烹龍。〔淨云〕師父。我會舞。等渾家也唱一個曲兒。替師父送酒何如。〔做舞唱科〕〔正末唱〕你看尊中酒不空。筵前曲未終。怎消得賢夫婦恁般陪奉。〔淨云〕師父。俺兩口兒這般歌舞。堪做一對兒。〔正末唱〕你那小蠻腰敢配不上樊素喉嚨。你看那舞低楊柳樓心月。且聽這歌盡桃花扇底風。倚翠偎紅。

〔云〕感你兩個好意。我雖醉有句話與你兩個說。想人生青春易過。白髮難饒。你兩個年紀小小的。則管裏被這酒色財氣迷着。不肯修行辦道。還要等甚麼。〔唱〕

【白鶴子】年光彈指過。世事轉頭空。則管苦戀兩枝春。可怎生不悟三生夢。

〔云〕你跟我出家去罷。〔淨云〕跟你去呵怎生。〔正末云〕跟我去呵。〔唱〕

【么】學長生千歲柏。不老萬年松。我將你柳向玉堂栽。花傍瑤池種。

〔淨云〕不跟你去却怎生。〔正末唱〕

【快活三】少不的葉凋也。翠幕傾。花落也。錦機空。管取你一般瀟灑月明中。棲不得鸞和鳳。

【鮑老兒】那其間白雪飄飄灞岸東。飛絮將斜陽弄。紅雨霏霏漢苑中。殘英把春光送。老了錦鶯。愁翻粉蝶。怨殺遊蜂。芳菲渺渺。韶光冉冉。歲月匆匆。

〔淨云〕師父怕。不如此說。我怎生捨得這家緣過活。夫婦恩情。便跟隨你去。〔旦云〕他不肯去。小桃情愿跟師父出家。〔正末唱〕

【啄木兒尾】怕不你霜凝時剛挨得。秋雪飄怎過冬。覷了這沒下稍的枯楊成何用。想你那南柯則是一夢。爭如俺桃花依舊笑春風。〔同旦下〕

〔淨云〕這潑婦真個跟了那先生去了。我也顧不的家緣活計。取下這劍來。帶着趕將去。賊道。我不到的放過你哩。〔下〕

〔音釋〕 擲音直 樗昌書切 聲音頻 翫音朋 鬆思宗切 叢音從 饒音公 炮音袍

第二折

〔正末改扮漁翁上云〕老夫漁翁是也。駕着一葉扁舟。是俺平生活計。誰似俺漁人快活也呵。〔唱〕

【南呂一枝花】蠅頭利不貪。蠅角名難戀。行藏全在我。得失總由天。甘老江邊。富貴非吾願。清閒守自然。學子陵遁跡在嚴灘。似呂望韜光在渭川。

【梁州第七】雖是箇不識字烟波釣叟。却做了不思凡風月神仙。儘他世事雲千變。實不不林泉有分。虛飄飄鐘鼎無緣。想着那鬧吵吵東華門外。怎敵得靜巉巉西塞山前。腳蹤兒不上凌烟。夢魂兒則想江埂。覷了那忘生捨死的將軍。過虎豹關中。耽驚受恐的朝士。擁麒麟殿前。爭如俺少憂沒慮的儂家。住鸚鵡洲邊。苟延數年。我其實怕見紅塵面。雲林深。市朝遠。遮莫是天子呼來不上船。飲與陶然。

【隔尾】旋沽村酒家家賤。自釣鱸魚箇箇鮮。醉與樵夫講些三經傳。春秋有幾年。漢唐事幾篇。端的誰是誰非。啗兩個細數演。

〔云〕因和那樵夫飲了幾盃酒。不覺的醉了。咱脫下這蓑衣來鋪着。就這磯頭上睡一覺咱。〔睡科〕〔淨上云〕不想俺那渾家跟着先生去了。我隨後趕來。到這渡頭。原來是個截頭路。兀的見一隻漁船流將下來。我帶住這船。等有人尋時。教他渡過我去。〔做帶船〕〔正末醒科云〕怎生不見了漁船。〔唱〕

【牧羊關】恰纔共野老清辰飲。因此伴沙鷗白晝眠。覺來時。怎生這釣魚船不見。這其間黃蘆岸潮平。白蘋渡水淺。莫不在紅蓼花新灘下。莫不在綠楊樹古堤邊。則見那人影裏牽回棹。原來是柳陰中纔住船。

〔背云〕那裏有什麼漁翁。就是我故意變化了的。教他不認得。〔做叫科云〕兀那漢子。這漁船是老夫的。〔淨云〕這船原來是那漁翁的。我將這船還你。借問漁翁曾見個出家的先生。引着個年小的婦人。從這裏過去麼。〔正末云〕是。見有兩箇人過去。〔唱〕

【隔尾】見一箇龐眉老叟。行在前面。見一箇絕色佳人。次着後肩。恰渡過芳洲。早望不見。多管在竹林寺邊。桃花塢前。便趁着東風。敢去不遠。

〔淨云〕他端的是那裏去了。〔正末唱〕

【牧羊關】他去處管七十一福地。轄三十六洞天。這河與弱水相連。山號

崑崙地名閬苑。須不是繫馬郵亭畔。送客渭城邊。離你那汴河隄。早程三百。隔你那灞陵橋。有路入千。

〔淨云〕遮莫他恁地遠。我也要趕上他。漁翁。怎生渡的我過去。〔正末云〕要我渡你也容易。你息得心上無明火。便渡你過去。〔淨云〕有何難處。我若趕上他。則不傷害他便了。〔正末云〕你帶着劍做甚麼。〔淨云〕這劍是那先生當下的。我如今送還他去。〔正末云〕既如此。渡你過去。〔淨上船。正末收簑衣。開船。科云〕這等的風雪滿天。沒奈何渡你過去。〔唱〕

〔罵玉郎〕覷了這瓊花頃刻飄揚。偏銀海島。玉山川。滄波萬頃明如練。龍鱗般雲外飄。鵝毛般江上剪。蝶翅般風中旋。

〔感皇恩〕可早漫地漫天。更撲頭撲面。雪擁就浪千堆。雪裁成花六出。雪壓得柳三眠。〔淨云〕這雪看看下得大了。好冷也。〔正末唱〕你這般愁風怕雪。甚的是帶雨拖烟。你索拳雙足。瞑雙目。聳雙肩。

〔淨云〕我起去搖櫓。借你簑衣披着。〔做借簑衣科。〕〔正末唱〕

〔採茶歌〕他將我綠簑穿。他把那櫓繩牽。兀的是柳絲搖拽晚風前。那裏是雪片紛紛大如手。須是楊花滾滾亂如綿。

〔云〕船到岸了。你脫簑衣還我。你上岸去。〔淨脫簑衣科云〕漁翁。我這一去。尋得俺那渾家。着尋不着。〔正末唱〕

〔哭皇天〕誰着你鎖鴛鴦。繫不緊垂楊線。今可去覓鸞膠。續斷絃。遮莫你上碧霄。下黃泉。赤緊的天高地遠。你若不依着我正道。我若不指與你迷途。柳呵。你便柔腸百結。巧計千般。渾身是眼。尋不見花枝兒般美少年。枉將你腰肢擺困。怎得你眉頭舒展。

〔淨云〕我不認的去路。漁翁。指引我去咱。〔正末唱〕

【烏夜啼】見放着一條捷徑疾如箭。索甚麼指路金鞭。管教得見你那春風面。行處休俄延。坐處莫留連。要問時則問那昔年劉阮洞中猿。待尋呵再休尋舊時王謝堂前燕。那裏也白玉樓黃金殿。休看做亞夫營裏陶令門前。

〔淨云〕那裏是什麼所在。俺渾家知他是有也無。〔正末唱〕

【賀新郎】那搭兒別是一重天。盡都是翠柏林巒。那裏取綠楊庭院。數聲鶯啼呵。不比那兩箇黃鸝囀。縱有那驚俗客雲間吠犬。須無那聒行人風外鳴蟬。你休錯認做章臺路。管取你誤入武陵源。那裏有碧桃千樹都開遍。你去那叢中尋配偶。便是花裏遇神仙。

〔淨云〕多謝漁翁指引。若尋得俺渾家回來。還再謝你。〔正末云〕正道不遠。只在這裏便是。〔唱〕

【煞尾】天寬呵。無由得遇青鸞。便海闊也有信難通錦鯉。傳也不索登長空。臨巨淵。過重山。涉大川。只隔得一片白雲便相見。天涯在你目前。海角在你足邊。不比你那送行處。西出陽關路兒遠。〔下〕

〔淨云〕幸得這漁翁渡我過來。又指引我正道。則索依着他前面去。走了許遠。只見四面雲山。重重疊疊。知他是那裏。兀那松陰下有個洞門。裏面必定有人。我索問一聲。〔做敲門旦上開門科問云〕是誰。〔淨做見科云〕我那裏不尋。那裏不覓。元來你却在這裏。啫和你回去來。〔旦云〕這便是家。我那裏去。師父在裏面等我。〔淨云〕這歪刺骨無禮。我偌遠趕來尋你。你不回去。只戀着那先生。是甚麼緣故。這等潑賤。不殺了他何用。〔做拔劍殺旦科云〕我把這死屍丟在洞門前水裏流將去。我藏了這劍。等那先生出來。也殺了他。方纔出的我這一口臭氣。〔外扮公人上云〕殺人賊。那裏去。〔淨慌走公人趕上拿住科云〕咱拿殺人賊。見官去來。〔左右報復云〕〔外扮孤上云〕今日升衙。是誰這等吵鬧。〔公人云〕拏得殺人賊在此。犯人當面。〔孤云〕這廝如何白日殺人。〔淨云〕小人不曾殺人。我的渾家被一個先生引到這裏。小人尋見了。教他跟我回去。被那先生

把我渾家殺了。不干小事。〔孤云〕你認的那先生麼。〔淨云〕小人認的。〔孤云〕左右。押這廝去尋那先生來對理。〔押淨下〕

〔音釋〕 蝸音蛙 韜音叨 蟻初銜切 埂口專切 轄音狎 閬音浪 旋去聲 喉音利

第四折

〔正末上云〕貧道呂岩。若不引小桃到此。怎能賺得老柳也到這裏。我着小桃出洞相迎。眼見的老柳將小桃殺了。他如今已入長生之境。如何殺得他。老柳必然逃避。遮莫你走到那裏。貧道要尋你。有何難哉。〔唱〕

〔雙調新水令〕恰攜的半堤烟雨過瀟湘。有心待栽培在九重天上。誰想從朝不見影。到晚要陰涼。空教我立盡斜陽。臨岐處漫凝望。

〔柳上云〕元的不是那先生。〔公人云〕恰纔拿住這賊。他道這婦人是他渾家。指攀你殺了來。〔正末唱〕

〔駐馬聽〕則爲你體性顛狂。柳絮隨風空自忙。可憐芳魂飄蕩。撇得桃花逐水爲誰香。你是箇入天台逞大膽的莽劉郎。掃蛾眉下毒手的喬張敞。只待學賺神女楚襄王。送的下巫峽。你却不在陽臺上。

〔公人云〕同見官去。你兩個折證咱。〔行科。孤上做見科。〕〔正末云〕貧道稽首。〔孤云〕兀那道人。那廝指你殺了他媳婦。端的是誰殺來。〔正末云〕他渾家跟我修行辦道。這廝尋見。將他殺了。不干貧道事。〔淨云〕是他殺了。〔正末云〕則看誰有刀仗。便是殺人的。〔孤云〕這個說的是。左右。搜看。〔公人搜淨見劍科。〕〔正末唱〕

〔喬牌兒〕自古道捉賊先見賊。索甚當官與招狀。覷了這殘紅數點。在龍泉上。眼見的小桃花劍下亡。

〔孤云〕這廝白晝殺人。合該償命。又不合妄指平人。就着這先生親手殺他。〔正末指劍科云〕你可還我劍也。〔淨哭云〕誰想我死在今朝也。〔正末唱〕

〔鴈兒落〕枉了。你千條翠帶長。萬縷青絲颺。不將意馬拴。却把心猿放。〔得勝令〕呀。推倒老孤椿。橫在小池塘。未做擎天柱。先爲架海梁。你看一

寸春光。能有幾日柔條。旺犯着咱三。尺秋霜。管教你登時落葉黃。

〔做殺淨閉目科〕〔正末背劍打漁鼓簡子孤公人各改扮衆仙上〕〔正末云〕弟子如今省了也。〔淨開目科云〕恰纔殺了我。如何又活了。呀。原來我是城南柳樹精。可知頭上生出柳枝來。〔做打稽首云〕師父。原來這官府公人都是神仙。可是那幾位。〔正末云〕這七人是漢鍾離。鐵拐李。張果老。藍采和。徐神翁。韓湘子。曹國舅。〔唱〕

〔水仙子〕這個是攜一條鐵拐入仙鄉。這個是袖三卷金書出建章。這個是敲數聲檀板游方丈。這個是倒騎驢登上蒼。這個是提笊籬不認椒房。這個是背葫蘆的神通大。這個是種牡丹的名姓香。〔淨云〕這七位神仙都認的了。師父可是誰。〔正末唱〕貧道因度柳呵道號純陽。

〔淨云〕弟子恰纔省了也。師父是呂真人。弟子是城南柳樹精。〔正末云〕既知你本來面目。我今番度你成道。如今跟俺羣仙。同赴瑤池。西王母蟠桃會去。如何不見桃花仙女。來此獻桃。〔旦捧桃上云〕因師父度脫成仙。將自家結了的仙桃。王母娘娘行獻壽去來。〔見科〕〔正末云〕恰纔殺了的是他幻身。他是瑤池仙種。已入長生不死之鄉。只爲你老柳是土木之物。難以入道。因此教他塵世走這一遭。〔唱〕

〔落梅風〕則爲你臨官路出粉牆。常只是轉眼間花殘花放。引的箇呆崔護洞門前來謁漿。且喜你桃源故人無恙。

〔衆仙行科〕〔旦扮王母引金童玉女上云〕小聖乃西池金母是也。今日設下蟠桃宴。請入洞神仙都來赴會。咱。〔衆仙見科〕〔正末云〕今日呂岩度的老柳小桃。特來娘娘前祝壽。你兩個過來參見娘娘者。〔做見科〕〔旦獻桃淨進酒衆仙奏樂科〕〔正末唱〕

〔摘摘金〕看了這仙袂飄飄。仙姿綽約。仙音嘹亮。人在五雲鄉。更有那寶殿參差。蓬山掩映。瑤池搖漾。全不比半畝方塘。

〔折桂令〕端的是隔紅塵景物非常。上面有彩鳳交飛。青鳥翔翔。和那瑤

草爲隣。靈椿共茂。丹桂同芳。只教你占斷風清月朗。根盤的地老天荒。我爲甚折取垂楊。移向扶桑。但能勾五千歲遐齡。索強如九十日韶光。

〔王母云〕蟠桃宴罷。老柳你旣成仙。可隨洞賓去。小桃只在小聖左右。衆仙聽我剖斷他兩個咱。〔詞云〕柳共桃今番度脫。再不逞妖嬈。嬾娜。說與你金縷千條。道與你紅雲一朵。你休去灞岸拖烟。你休去玄都噴火。柳絲把意馬牢拴。桃樹把心猿緊鎖。你做了酒色財氣。你辭了是非人我。今日個老柳惹上仙風。和小桃都成正果。

〔旦淨謝科〕〔正末唱〕

〔隨尾〕從此後溪花喜有人相傍。岩枝怕甚風搖蕩。今日箇繁華夢恰纔醒。翠紅鄉再休想。

〔音釋〕 賺音堪 颺音樣 笨音丕 嘹音僚 曉音亮 參抽森切 差抽支切 脫音妥 嬾音鳥

娜娜上聲

題目

岳陽樓自造仙家酒

截頭渡得遇垂綸叟

正名

西王母重餐天上桃

呂洞賓三度城南柳

須賈大夫諱范叔雜劇

楔子

〔淨扮魏齊領卒子上詩云〕自從分晉列爲侯。天下雄兵數汴州。誰想馬陵遭敗後。至今說着也還羞。某乃魏齊是也。佐於魏國。爲丞相之職。想俺先祖魏斯。與那趙籍韓虔。同爲晉大夫。三分其地。我魏國建都於大梁。今天下并爲七國。是秦齊燕趙韓楚和俺魏國。各據疆土。倚強凌弱。不肯相下。俺魏國與齊國有積世之讎。前年齊國遣孫臏統領軍馬。明稱救韓。暗來襲魏。被他詐敗佯輸。添兵滅竈。在馬陵山下。削木爲號。衆弩俱發。射死大將龐涓。擄了長兄公子申歸齊。俺魏國從此不振。曾許他三年一進貢。屈指之間。早是三年了也。近日俺惠王病染不安。命俺權國。欲遣一文武全備能言快語之士。往聘齊國。一來還他三年貢物。二來求放公子申還朝。重修兩國之好。永爲唇齒之邦。俺國中惟有中大夫須賈其人。可以任使。已曾奏知俺主。着他前去。他說今日起程。必來辭別。可怎生這早晚還不見來。左右。與我門首覷者。若須賈來時。報復我知道。〔卒子云〕理會的。

〔冲末扮須賈上云〕小官魏國中大夫須賈是也。俺主惠王不豫。魏齊權國。令小官奉使於齊。奈小官生而拙訥。不能應對。恐誤兩國之好。小官家中有一辯士。乃是范雎。此人深懷妙策。廣覽羣書。問一答十。堪充其任。小官欲舉此人同去。也見俺魏國多才。有何不可。此間正是相府門首。小校報復去。道有須賈來了也。〔卒子做報科〕〔魏齊云〕道有請。〔卒子云〕請進。〔做見科〕〔魏齊云〕大夫。你來了也。今日爲何還不登程。〔須賈云〕須賈行李已發。還有一事未敢擅便。特此稟知。〔魏齊云〕大夫有何事。但說不妨。〔須賈云〕須賈平日拙口鈍辭。猶恐應對有誤。家中有一辯士。名曰范雎。得與此人同行。凡事計議。萬無一失。須賈未敢自專。請老相國裁奪。〔魏齊云〕你說那范雎在於何處。〔須賈云〕現在舍下。〔魏齊云〕既然如此。何不就着此人來見俺波。〔須賈云〕左右。請將范先生來者。〔卒子做喚科云〕范先生安在。〔正末扮范雎上云〕小生姓范名雎。字叔。本貫魏國人氏。幼習儒業。兼看兵書。不幸父母早年亡化。在此中大夫須賈門下做着個門館先生。今日着人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做見須賈科云〕大夫。呼喚小生。有何事分付。〔須賈云〕今小官奉使往齊。特舉

先生爲副。萬一請得魏申公子還國。先生必有重用。俺適纔已稟過魏相了。同去見來。〔正末云〕既如此。大人請先。小生隨後。〔須賈做入見科云〕稟上老相國。則此人便是范雎。〔正末拜科〕〔魏齊云〕辯士免禮。恰纔須賈大夫舉薦你同入齊爲使。若保的俺長兄公子無事還於本國。那其間自有重賞加官也。〔正末云〕大人放心。小生自今日入齊爲使。管教公子無事還國也。〔唱〕

【仙呂端正好】憑著俺仲尼書。蒼頡字。周公禮。子產文辭。奈家貧不遇人驅使。怎肯道是無用也於才思。

〔魏齊云〕只要你保的公子還國。必有重用。〔正末唱〕

【么篇】常則是半生忙。不遂我平生志。居陋巷甘分隨時。今日箇和使臣冠蓋相隨次。離魏國到臨淄。憑喉舌決雄雌。休戰陣免與師。〔帶云〕大人放心。憑范雎三寸之舌。包請俺公子歸國便了。〔唱〕管成就這公事。〔下〕

〔須賈云〕須賈就此告行。上託宗廟之靈。君主之福。下賴公子之德。相國之威。管取兩國和好。無負此一番使命也。〔做拜別科〕〔魏齊云〕大夫。則要你小心在意者。〔須賈做出門科云〕左右那裏。收拾行裝。輕車一輛。從者六七十人。與范雎先生同往齊邦爲使。則今日走一遭去。〔詩云〕從來使命本非輕。猶喜相知共此行。三寸舌爲安國劍。一函書作固邊城。〔下〕〔魏齊云〕令人。安排酒果。到於十里長亭。與須賈大夫餞行去來。〔下〕

〔音釋〕 牘音髻 使去聲 睢音疽 韻奚耶切 思去聲 分去聲 從去聲 函音銜 餞音箭

第一折

〔外扮騶衍領張千上詩云〕形據瑯琊勝。財歸渤海肥。七雄誰第一。什二在東齊。小官乃齊國中大夫騶衍是也。方今周室既衰。列國諸侯互相吞併。號曰七雄。是秦齊燕趙韓楚魏。先年間俺國與魏邦有隙。皆因魏邦倚恃龐涓之勢。屢次侵犯俺國。後來遣卜商大夫往魏進茶。聞知孫子大賢。在茶車裏暗藏他歸國。俺主公拜爲軍師。是時龐涓伐韓。孫子口稱救韓。却引兵徑去襲魏。詐敗佯輸。添兵滅竈。龐涓大喜曰。我國知齊軍怯入我境。士卒亡者過半矣。竟被孫子將那龐涓賺到馬陵山下誅了。連他公子申也被擄了。魏邦因此許俺三年進

賈。今經第三年也。魏邦使臣。乃是須賈。帶一副使。名爲范雎。這范雎果然是箇能言巧辯之士。俺主公見他。一席話。不勝大喜。遂放公子申還國。兩邦修好。永爲唇齒。俺主公特遣小官在驛亭中擺設筵宴。管待范雎。更有偌多賞賜禮物。表俺主公敬賢之意。張千門首覷者。若賢士來時。報復某知道。〔正末上云〕小生范雎。隨着須賈大夫到此齊國爲使。見了齊君。被小生幾句話打動的他心歡意悅。就釋放俺公子申無事回還。今日有齊國中大夫騶衍。在驛亭中令人相請。須索去走一遭。想俺學成文武全才。虛淹半世。幾時是那崢嶸發達時節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日月煎熬。利名牽擾人空老。今日明朝。則俺這愁思知多少。

〔混江龍〕若依着先王典教。貧而無諂。富無驕。俺可甚一身流落。半世辛勞。常只是白首相知猶按劍。枉了也朱門先達有同袍。猛回頭則落的紆地微微笑。倒不如癡呆懵懂。甘守着陋巷的這筆瓢。

〔云〕可早來到驛亭也。令人報復去。道有范雎在於門首。〔張千做報科云〕報的大人得知。有范雎來了也。〔騶衍云〕道有請。〔張千云〕請進。〔做見科〕〔騶衍云〕賢士。小官奉主公命令。在此相候良久。賢士請坐。〔正末云〕量小生有何德能。勞大王如此重待。〔騶衍云〕賢士有如此大才。久後必有大用也。〔正末唱〕

〔油葫蘆〕自古書生多命薄。端的可便成事的少。你看幾人平步躡雲霄。便讀得十年書。也只受的十年暴。便曉得十分事。也抵不得十分飽。至如俺學到老。越着俺窮到老。想詩書不是防身寶。刻地着俺白屋教兒曹。

〔騶衍云〕賢士。如今這秀才每但讀些書。便去求官應舉。賢士有如此大才。何不進取功名也。〔正末唱〕

〔天下樂〕他每只是此三趨避。當差影身草。自古來文章可便將人都誤了。〔騶衍云〕我想古人都是靠着文章出身的。怎見得就誤了人來。〔正末唱〕勸今人休將前輩學。〔騶衍云〕學便如何。〔正末唱〕學下莊斬虎的入虎穴。學呂望釣魚的近池沼。學太康

放鷹鷂拿燕雀。

〔騁衍云〕賢士。你不學古人。待要怎生也。〔正末唱〕

〔那吒令〕我論着那斬虎的則不如去斬蛟。〔騁衍云〕這釣魚的可是如何。〔正末唱〕釣魚的則不如去釣鰲。〔騁衍云〕這放鷹的可是如何。〔正末唱〕放鷹的則不如去放鷂。調大謊往上躡。抱麕腿向前跳。倒能勾祿重官高。

〔騁衍云〕賢士。如今世上都是只敬衣衫不敬人的時節。也須穿着那鮮明衣帽。打扮的齊整整些纔好。〔正末唱〕

〔鵲踏枝〕但有些箇好穿着好靴脚。出來的苦眼鋪眉。一箇箇納騰那腰。說謊的今時可使使着。天那。則俺這誠實的管老死蓬蒿。

〔騁衍云〕賢士。你何不尋幾箇相識朋友。告求些齋發去。〔正末唱〕

〔寄生草〕本待要尋知契。謁故交。見十家九家門關了。起三陣五陣簷風。哨有千片萬片梨花落。但得箇一頃半頃洛陽田。誰待想七月八月長安道。

〔騁衍云〕張千。將酒來。〔張千云〕酒到。〔騁衍云〕賢士。小官奉命。將着那牛酒管待賢士。請滿飲此杯者。〔做遞酒科正末云〕大人請。〔騁衍云〕賢士請。〔正末云〕恭敬不如從命。小生飲這杯酒咱。〔做飲酒科〕〔騁衍云〕小官奉主公的命。在此驛亭中管待賢士。須要盡醉方歸。張千。喚將那歌兒舞女來者。着他席間伏侍賢士。〔張千云〕歌兒舞女走動。〔二旦上動樂科〕〔騁衍云〕賢士。如今暮冬天道。紛紛揚揚下的是國家祥瑞。更接着這歌兒舞女。嬌喉細細。紅袖翩翩。賢士請放開懷抱。滿飲一杯者。〔正末云〕大人。委的是好受用也。〔唱〕

〔金盞兒〕俺只見瑞雪舞鵝毛。美酒泛羊羔。這陰風不透重簾幙。兩行絃管列妖燒。頻敲白象板。輕品紫鸞簫。〔騁衍云〕賢士。此處比門外又是一般天氣。〔正末唱〕抵多少地寒氈帳冷。殺氣陣雲高。

〔騶衍再遞酒科云〕小官想來。據賢士有經綸濟世之才。補完天地之手。文通三略。武解六韜。只合早決功名。立取榮耀。剋地困於窮途。可不枉了你也。〔正末云〕大人。我范雎幼年失教。不諳經史。想爲官者要忠勤廉正。去暴除貪。量范雎是一愚瞽之夫。則可待時守分。知命安身。未敢希望功名也。〔唱〕

〔醉扶歸〕俺則待手把着嚴陵釣。耳洗着許由瓢。不圖他頂冠束帶立於朝。但得箇身安樂。〔騶衍云〕賢士。你怎麼說這等沒志氣的話。人生功名富貴。皆由自取。也不專是天數。〔正末唱〕則這的便是俺一斟一酌。再休題富貴也有箇輪來到。

〔騶衍云〕賢士。你看俺爲官的。喫堂食。飲御酒。佳人捧臂。壯士擎鞭。出則高牙大纛。入則峻宇雕梁。堂上一呼。增下百諾。何等受用。以你這閒居的。蟲衣淡飯。草履麻絲。有甚麼好處。〔正末云〕大人。則您這爲官的。怎比俺清閒快樂也。〔唱〕

〔金盞兒〕你爲官的剛量度今朝。又早想來朝。您幾時學得俺窮嘍嘍。一枕頭鷄叫。〔騶衍云〕倒是你那閒居的好。〔正末唱〕閒居的無事那逍遙。喫的是醪醪。一醉酒直睡到紅日半竿高。則俺這無憂愁青衲襖。索強如你就驚怕紫羅袍。

〔騶衍云〕賢士再飲一杯。〔正末做醉科云〕大人。酒勾了也。〔做睡科騶衍云〕賢士。敢有酒睡着了也。左右休大驚小怪的。等賢士醒來時。再飲幾杯者。〔須賈上云〕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小官須賈。自至齊國。賴得范雎之力。在齊王座間反覆辯論。范雎對答如流。辭無凝滯。齊王大喜。厚賜回聘禮物。又放俺公子申還國。永爲唇齒之邦。豈不可喜。小官今早謝過了齊王。止有中大夫騶衍尚未面別。聞知他在驛亭待客。不若就彼處告辭。令人騶大夫在此麼。〔張千云〕俺大夫在此待客哩。〔須賈云〕有勞報復一聲。道有魏須賈還國特來告別。〔張千做報科〕〔騶衍云〕你說管待賢士。着他回去。明日來辭。〔張千做回科云〕俺大夫管待賢士哩。着你明日來辭。〔須賈云〕公子和行李都已先去了。怎生是好。令人有勞再說一聲。道須賈不能久待。〔張千云〕俺大夫着你明日來辭。我怎敢又過去。〔須賈云〕沒奈何。再央你過去說一說。〔張千云〕也罷。你且

等着待我與你再稟。〔張千做稟科云〕有須賈他說即刻要辭別。不能久待。〔駱衍做怒科云〕這廝好打。說道管待賢士哩。着他明日來。我沒有私宅的。這裏也不是他告辭處。你休出去。一壁有者。〔張千做侍立科〕〔須賈云〕小官在此門下。伺候良久。不見回音。莫不那祗候人不肯通報麼。天色漸晚。恐怕誤了程途。待不辭來。又恐怕大夫見罪。他說管待賢士。不知管待的是何賢士。我自過去。有何不可。〔做入門科云〕這是儀門前。且莫過去。我試看咱。〔做見正末驚科云〕我道大夫管待甚的賢士。可是俺那范雎。此席爲何而設。我過去覷破此人。看他說甚麼。〔做進見正末驚起科云〕呀。大夫到此也。〔須賈云〕范雎。你也在這裏那。〔正末云〕是小生被召在此。〔須賈云〕須賈奉使。多謝大夫周方。今日還國。特來告辭。〔駱衍云〕須賈。你來是拜辭。還是撞席。我沒有私宅的麼。這驛亭中豈是你辭別去處。我若不看賢士之面。我將你囚於齊國。着你終身不能回去也。〔須賈做怕科云〕小官得罪了也。小官在門外聽候。〔駱衍云〕住者。須賈。着你道大雪中來辭我。怎生無一杯酒與你喫。看着賢士面上。令人將酒來。〔張千做斟酒駱衍遞科云〕須賈。滿飲一杯。〔須賈云〕小官謹領。〔駱衍云〕住者。賢士不會飲過哩。須賈。你怎敢先飲。〔須賈做低頭科云〕是是是。〔駱衍云〕賢士。滿飲此杯者。〔正末云〕小生怎敢先飲。〔駱衍云〕賢士。恭敬不如從命。賢士飲了者。〔正末云〕小生飲。〔做飲酒科〕〔駱衍云〕令人將酒來。須賈。你滿飲一杯。〔須賈做接酒科〕〔駱衍云〕住者。你慌做甚麼。大甕家釀着酒哩。你喫多少。靠後。賢士一隻脚兒來。兩隻脚兒來。賢士請箇雙杯。〔正末做飲酒科云〕小生飲。〔駱衍云〕令人將酒來。須賈。你飲這杯酒。〔須賈做接酒科〕〔駱衍云〕住者。幾年不曾見那酒。兩隻手撈鈴一般相似。靠後。賢士可不道三杯和萬事。一醉解千愁。〔正末云〕小生酒勾了也。〔駱衍云〕賢士既不用酒。叫左右將禮物來。〔卒子做托砌末上科〕〔駱衍云〕賢士。小官奉主公之命。有黃金千兩。權爲路費。少助行色。莫嫌輕微也。〔正末云〕大夫。小生多蒙大王厚禮。這等牛酒管待。尚且難消。又賜黃金千兩。斷然不敢叨受。〔駱衍云〕賢士。俺主公所賜之物。賢士不受。莫非嫌輕麼。〔正末唱〕

【賺煞】我可也敢嫌輕。〔駱衍云〕莫非爲少麼。〔正末唱〕非爲少。〔駱衍云〕賢士不受。可是爲何那。〔正末唱〕則俺這窮命裏消他不了。〔駱衍云〕蔬菜薄味。不成管待。〔正末唱〕百味珍

羞食又飽。〔騶衍云〕賢士有酒哩。再飲幾杯波。〔正末唱〕便做道酒腸寬沉醉陶陶。俺這裏下階道。〔做行復立科云〕范睢。你不辭而回。是何禮也。〔做回謝科唱〕屈脊低腰。承管待深恩甚時報。〔騶衍云〕賢士。這黃金是主公所賜。請收了者。〔正末唱〕這千金敢叨。〔須賈云〕大夫見賜。安得而辭。〔正末唱〕斷然的不要。〔須賈云〕可不道富與貴人之所欲也。〔正末云〕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唱〕俺則待麤衣淡飯且淹消。〔下〕

〔騶衍云〕賢士去了麼。〔張千云〕去了也。〔騶衍云〕須賈。你知罪麼。〔須賈云〕小官不知罪。〔騶衍云〕須賈。你豈不聞任賢則昌。失賢則亡。故秦用百里奚而秦霸。鄭用子產而鄭強。吳去子胥而吳衰。越去范蠡而越滅。如今你魏國。可謂失賢矣。前者不用孟子爲相。却用龐涓爲帥。所以馬陵之戰。你國公子申被擄於此。如今有一范睢。又不能用而爲相。却用你爲大夫。俺主公釋放你公子申還國者。專爲范睢之賢也。兀那須賈。你到於本國。便能辭官謝罪。讓位范睢。萬事罷論。倘若挾冤記讎。須賈。你觀者俺這裏雄兵百萬。戰將千員。有一日兵臨城下。將至壕邊。四下裏安環。八下裏拽砲。人平了你宅舍。馬踐了你庭堂。將你魏國踐踏的粉碎。那其間則怕你悔之晚矣。須賈。〔詩云〕你也會讀古聖文章。須知蔽賢者謂之不祥。莫等待兵臨城下。方纔懊悔道自取其殃。〔下〕〔須賈云〕我正疑怪范睢。今日臨行不見。却在此間飲酒。我乃魏國中大夫。受命爲使。倒不得與此宴。范睢是一從者。反受他牛酒管待。又賜黃金千兩。我若非親身至此。怎知有這等事。我想范睢本是一箇貧士。因見我到此。故不敢受他這千金之賜。我如不來。此金必然受了。教我轉轉猜疑。其中必然暗昧。〔做沉吟科云〕這有甚麼難見處。想必范睢在我背後。以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重賞。范睢。你好無禮也。你坐於堂上。我立於階下。全無一點不安的意思。今日之事。我且藏於腹中。等待還國之後。范睢。略和你兩箇慢慢的說話。正是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下〕

〔音釋〕騶音鄒 勝平聲 懜蒙上聲 懂音董 簞音丹 薄巴毛切 躡音聶 學奚交切 鶻紅姑

切 雀音勦 着池燒切 脚聲皎 苦聲占切 那音挪 咱雙單切 落音勞 重平聲 模音冒 行音杭 解音械 樂音勞 酌音招 蠶音毒 駒阿溝切 勾去聲

第二折

〔魏齊領卒子上〕云：「某魏齊是也。遣須賈大夫入齊爲使。不想齊王就放長兄魏申還於本國。又有回聘之禮。此皆是須賈大夫之功也。今日他在宅中安排酒肴。請某赴宴。想爲賀雪而設。已曾分付左右。轎起安車。往須賈大夫宅中走一遭去。」〔下〕〔須賈引祗從上〕云：「小官須賈。自從使齊還國。主公大喜。優禮甚厚。止有范雎一事。還不曾說明。今日就家中略備菓桌。專請丞相一人。要究范雎受齊宴賞之私。是何緣故。早間已令人請下。未見到來。時遇暮冬天道。紛紛揚揚。下着國家祥瑞。天色寒冷。一壁廂備下熱酒伺候。左右。門首覷者。等丞相來時。報復我知道。」〔祗從云〕「理會的。」〔魏齊領卒子上〕詩云：「紫閣黃扉。相府開。安危須仗出羣材。車聲何事轉麟動。專爲華筵賞雪來。」此間正是須賈大夫私宅門首。令人報復去。道某家來了也。」〔祗從做報須賈慌接科云〕「須賈有何德能。敢勞老相國屈高就下也。」〔魏齊云〕「多承大夫重意。老夫來遲休怪。」〔須賈云〕「不敢。令人一面吹打。擡上果桌來者。」〔祗從做擡果桌。須賈遞酒科云〕「將酒來。老相國請滿飲此杯。」〔魏齊云〕「大夫此一遭出使。保的長兄還國。皆是大夫之力也。」〔須賈云〕「此豈須賈之能。全仗主公的洪福。老相國的餘威。何足掛齒。今日雪中。荷蒙台駕降臨。須賈不勝榮感。但有一事。要稟知老相國。未敢擅便。」〔魏齊云〕「大夫有何事。但說不妨。」〔須賈云〕「非是須賈饒舌。實爲國家利害。不得不言。前者須賈不才。出使齊國。所舉范雎同去。事畢將回。須賈因辭齊大夫騶衍於驛亭中。適值騶衍奉其主齊君之命。以牛酒筵宴款待范雎。宴罷又贈黃金千兩。其時范雎看見須賈到來。遂辭金不受。我想此人必以魏之陰事告齊。故得其賞。不然何以致此。須賈一向懷疑。未敢遽發。但此事關係非小。今日難得老相國降臨。乞差人召來。與須賈面對。審問一箇明白。」〔魏齊云〕「大夫不說。某豈得知。便着人喚將范雎來者。」〔卒子云〕「范雎安在。」〔正末云〕「小生范雎是也。自陪須大夫入齊爲使。保的公子還於本國。」〔歎科云〕「也不見一些功勞在那裏。豈不是時也命也。今日冬臘月十二。乃是小生賤降之日。太學中同輩書生請小生飲一杯兒酒。恰纔正飲之間。有一書生說起太公事來。俺想他遇不着那文王呵。」〔唱〕

〔南呂一枝花〕這其間尙兀自垂釣在渭水傍。獨坐在磻溪上。至如我有

才如呂望也。則怕無福可便遇文王。暗自斟量。天生下窮酸相。幾時行通利方。憑着啗鼓舌搖唇。立取他封侯拜將。

【梁州第七】但只問魏公子因何釋放。全仗着那一箇遊說齊邦。怎生這功勞不在咱頭上。幾會霑一絲兒賞賜。壯半米兒行裝。可着俺越多伎倆。越受淒涼。枉誤了十載文章。乾捱了半世風霜。他他他。誰肯念陋巷間一瓢的書生。是是是。我願則願那都堂中入府的宰相。來來來。他每都不着。我見那深宮內萬歲的君王。這天氣怎當。白茫茫冰連江海三千丈。徒步去將何往。早則是冒雪衝寒凍欲僵。這便咱衣錦還鄉。

〔做見祇從科云〕請小生有何事幹。〔祇從云〕范先生。你在那裏來。俺大夫安排筵宴。管待丞相哩。教我請你。快行動些。〔正末云〕元來是大夫教你請我麼。〔唱〕

【隔尾】你那裏蒲萄酒設銷金帳。羅綺筵開白玉堂。聞知道魏相國親身到宅上。〔做徘徊科云〕既是請丞相赴宴。怎又請我。〔唱〕故意把寒儒廝獎。顯的他寬洪海量。〔云〕哦。我知道了也。〔唱〕多應是須賈高情。將我這范睢來講。

〔做見科〕〔須賈云〕范睢。你在那裏來。〔正末云〕今日是小生賤降之日。太學中一輩的書主。請小生飲幾杯酒。聽得大人呼喚。小生不敢稽遲。一徑造此。〔須賈云〕哦。元來今日是你生日。祇從人。與我掃一塔乾淨田地。請先生去了衣服者。〔正末云〕老丞相在上。小生怎敢去衣服。則這般呵好。〔須賈云〕還請去了衣服。〔正末云〕我猜着了也。〔唱〕

【牧羊關】敢怕喫那細索麵醒酒湯。便是油汁水澆汚也何妨。今日箇爲公子設佳筵。怎倒與小生做賤降。〔魏齊云〕范睢。恭敬不如從命也。〔正末做脫衣服科〕〔須賈云〕將問事來。〔祇從做丟下問事〕〔正末做慌科云〕酒席上怎麼用這東西。〔唱〕只見一條沉鐵索當前。兩束蠶荆棍在邊廂。那裏有這般樣稀奇物。大夫也強將來做

薦壽觴。

〔須賈云〕范雎，你知罪麼？〔正末云〕小生不知罪。〔須賈云〕今日箇請老相國在此，和你講明一句話。當日同使於齊，齊君牛酒金帛，獨獨管待你，是何緣故？你可對老相國實說。〔正末云〕老丞相在上，當初隨大夫入齊，爲使，見了齊君，小生一席話間，使齊君大喜，釋放俺公子還國。這的是小生之功，怎做得小生之罪？〔須賈云〕范雎，你不以吾國陰事告齊，焉得有此重待？你如何不肯實說？〔魏齊云〕這匹夫不打不招。〔須賈云〕祇從人與我打着者。一杖子與他增添一歲。〔祇從做打科〕〔正末唱〕

〔隔尾〕正是那耕牛爲主遭鞭杖，啞婦傾杯反受殃。災禍臨身自天降，我吃了這一場棍棒。天那，這的是爲國於家落來的賞。

〔須賈云〕左右將酒來。老相國常言道，酒肉攤場吃，王條依正行。今日筵上飲酒的自飲酒，他受刑的自受刑。正所謂情法兩盡。請老相國滿飲一杯。〔正末云〕大夫，這數九的天道，去了衣服不凍殺小生也。〔須賈云〕你這等人不凍死了，要他怎的？〔正末唱〕

〔牧羊關〕淚電子腮邊落，血冬凌滿脊梁。凍剝剝雪上加霜，則被你餓掉了三魂，敲翻了五臟，帶肉連皮顫，徹髓透心涼。似這等勘范叔森羅殿，抵多少凍蘇秦冰雪堂。

〔須賈云〕左右將酒來。〔祇從云〕酒到。〔須賈做遞酒科云〕老相國請滿飲一杯，少遮寒色。〔正末云〕大夫，你打了小生一日也，有甚麼茶飯與小生些兒吃？〔須賈云〕你餓了麼？據禮不當與你吃，我怎肯做的？坐兒不覺立而餓，祇從人那裏將的他那茶飯來。〔祇從做拿砌末放下科〕〔須賈云〕祇從人，你看他自己揭開食用波。〔正末做開看科云〕這的是喂頭口的草料，怎生與小生喫？〔須賈云〕你道是喂頭口的草料與你吃？匹夫，我保你同入齊爲使，你以陰事告齊，受他金帛牛酒，你與頭口何別？豈不是背槽拋糞，你喫了者。一根草與你添一千歲壽，若不吃呵，祇從人將大棒子打着者。〔祇從做打科〕〔正末唱〕

〔紅芍藥〕哎呀，一輪紅日爲誰藏，地老天荒，我則見半空中瑞雪亂飛揚。

一刻顛狂。則恁這待佳賓筵會上。端的箇華堂別是風光。放下那一盤家劉草半青黃。拌上些粗糠。

〔須賈云〕你這等人只該與你這樣東西喫。〔正末唱〕

〔菩薩梁州〕則我這綿國也似衣裳。坐不的紅爐也那土坑。喫黃蘗的肚腸。〔帶云〕擡了者。〔唱〕我吃不的這法酒肥羊。則我這三般地獄怎生當。無情風雪無情棒。似吃着無心草。死熬這腌臢情況。打得我肉綻皮開。內外傷。眼見的不久身亡。

〔正末做死科〕〔魏齊云〕那范雎打的如何。〔卒子云〕打死了也。〔魏齊云〕大夫這酒也飲的勾了。〔須賈做醉科〕〔魏齊云〕哦。大夫醉了也。等他醒來時。說我自回去也。左右。將坐車來。還府中去。〔詩云〕主人已沉醉。老夫歸去來。軒車還相府。燈火出天街。〔下〕〔須賈做醒科云〕丞相爺安在。〔祇從云〕適纔回去了也。〔須賈云〕他回去了。敢是怕我貽累他哩。左右。揣那匹夫過來。〔祇從云〕范雎已打死了也。〔須賈云〕哦。他死了。休道打殺一箇。打殺了十箇也無事。祇從人。與我將他搬在後面廁坑裏。明日將糞車載出去。不是這等。也警不的後人。只爲范雎不忠於國。不孝於家。小官平生一世。偏恠這等無恩無義的人。〔詩云〕非我不心慈。王法本無私。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下〕〔祇從做擡正末搬下科云〕將范雎丟在廁坑中也。咱等伏侍這一日。天氣寒冷。各自回家吃杯酒去。待明早回話便了。〔下〕〔正末做醒科唱〕

〔隔尾〕哎呀。我幾會醉眠。繡被流蘇帳。莫不是夢斷茅廬映雪窗。長歎罷。剛將眼睜放。我看了這廂。我又覷了那廂。天也原來我這七尺身軀。在那廁坑裏倘。

〔叫疼科云〕范雎。你好苦也。大夫。你好狠也。你便打死我也罷了。怎麼丟在廁坑裏。這穢氣教我如何當得。且待我慢慢的掙掙起來。只索逃我這性命去。〔外扮院公冲上云〕自家須賈大夫家一箇院公是也。今日俺主人擺設筵宴。管待那魏齊丞相。整整吃了一日的酒。如今天色晚了也。我點起燈來。家前院後執料去咱。〔做

撞見正末慌科」〔院公云〕是什麼人在這裏走動。〔正末做躲科〕〔唱〕

〔牧羊關〕待走來如何走。待藏來怎地藏。沒揣的偏和他打箇頭撞。〔院公云〕我舉起這燈來試看咱。我道是誰。原來是范睢。你看一身穢污。你也少喫一鐘波。〔正末唱〕我幾曾吃美酒。羊羔剛則是吃了。會胡枷亂棒。〔院公云〕你既不醉呵。怎生渾身都是穢污。〔正末唱〕則被這糞沾濕我兩鬢角。尿浸透我一胸膛。〔院公云〕你站開些。這臭氣當不得。〔正末唱〕你聞不的我這穢氣渾身臭。院公也。我幾喫那開堤十里香。

〔院公云〕你原來不曾吃酒。可怎生這箇模樣。〔正末做跪科云〕院公可憐見。你救我咱。我同大夫入齊爲使。見了齊王。一席話間。齊王大喜。便將公子魏申釋放還國。齊王命中大夫騶衍在驛亭中賜牛酒管待小生。又賜黃金千兩。我並不曾受。這是大夫親見的。今歸本國。安排筵宴。請魏齊丞相飲酒。說我以陰事告齊。將我三推六問。吊拷網扒。打死了我。丟在這糞坑中。倒虧這穢氣熏活了。望院公怎生救我出去。此恩異日必當重報。〔院公云〕嗨。好可憐人也。這裏也無人。你跟將我來。打些水淋的你身上乾淨。脫了你那穢污衣服。這寒冷天道。不凍殺了你來。我有穿的舊綿衣服。待我取將來與你穿。〔做取砌末科上云〕你穿了這衣服。還有五兩碎銀子。與你將息去。我如今開了後角門。放你出去。你休在這裏。不問他州外府。逃你的性命。你久已後若得志呵。只休忘了我的恩念。〔正末做拜科云〕院公。你是我重生的父母。再養的爺娘。小生也不往他處。唯有秦國最強。可以報讎。就此告辭去也。〔唱〕

〔黃鍾尾〕我便似伍員去。楚心猶壯。孫臏投齊氣怎降。謝恩人肯主張。放咱去入咸陽。仗英雄顯志量。見秦君說勾當。管穰侯立辭相。不荒唐有承望。〔云〕院公。不是我范睢說口。想報冤之期。可也不遠。〔唱〕你則待的。到蟄龍一聲雷震響。

〔下〕

〔院公云〕早是他遇着我哩。若撞見別人。可怎了也。若是死了這樣有才學的人。豈不可惜。等主人問時。我只說在糞車裏已將他送出城外去了。料想不來尋他。正是天上人間。方便第一。莫待他年。纔想今日。〔下〕

〔音釋〕 鱗音隣 稽音盤 量平聲 將去聲 說音稅 伎其去聲 偏音兩 衣去聲 強欺養切

冠音薄 顛音戰 國音通 員音云 降奚江切 蟄音輒

第二折

〔須賈引祗從院公上詩云〕齊邦爲使有風塵。今日驅車又入秦。人道此中狼虎地。可能容易出關門。小官須買此來爲秦國新拜一相。乃是張祿。遣人徧告六國。各以中大夫入秦慶賀。小官到此好幾日了。爭奈各國使臣也還有未到的。那張祿丞相不肯放參。時遇冬寒天道。風雪大作。少不得要往相府前去伺候。院公。你在客館中整頓下茶飯。我等雪慢呵乘車而回也。〔院公云〕理會的。〔院公下〕〔須賈做行科云〕雪大的緊。祗從人且將這車兒向人家房簷下略避一會。等雪慢時再行也。〔正末上云〕小官范雎是也。入秦以來。改名張祿。代穰侯爲相。曾遣人徧告六國。各遣中大夫前來稱賀。那須賈到此已幾日了。我如今卸下冠帶。仍舊打扮布衣。到客館中看須賈去。看他可還認的我麼。想我范雎若不受那苦楚。幾時得這崢嶸發跡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未亨通遭窮困。身居在白屋寒門。兩輪日月消磨盡。不覺的添霜鬢。

〔滾繡球〕人道是文章好濟貧。偏我被儒冠誤此身。到今日越無求進。我本待學儒人倒不如人。昨日周。今日秦。〔帶云〕似這般途路難逢呵。〔唱〕可着我有家難奔。恰便似斷蓬般移轉無根。道不得箇地無松柏非爲貴。腹隱詩書未是貧。則着我何處飄淪。

〔正末做窺望〕〔須賈見科云〕奇怪。大雪中走將來。這箇人好似范雎也。待道是呵。我當初打殺他了。再怎生得箇范雎來。待道不是呵。你看那身分兒好生相似。且休問他是不是。待我喚一聲范雎。范雎近前來。我和你說話咱。〔正末云〕誰喚范雎哩。〔唱〕

〔叨叨令〕我聽的他兩三番叫。踏往前進。猛可便扭回身。行至車兒近。我這裏忙掠開淚眼將他認。〔須賈云〕是我喚你哩。〔正末唱〕我這裏覷絕時倒把身

軀襖。〔正末做怕科〕〔須賈云〕范雎，你見了小官，這般慌做甚麼那？〔正末云〕大夫也，你莫不又待打我也波哥。你莫不又待打我也波哥。說的我就兢兢戰戰忙逃奔。

〔須賈云〕范雎少待。一別許久，正要和你講話，何故如此驚恐？先生固無恙乎？〔正末唱〕

〔滾繡球〕大夫也，想着你折磨我那一場，我喫了你那一頓，你打到我有一二三百棍。〔須賈云〕你且休題舊話，則問先生何以到此？〔正末唱〕自從我逃災出魏國，夷門。〔須賈云〕原來先生西入秦邦，有幾時了？〔正末唱〕到今日經兩冬，過一春，睡夢裏不會得箇安穩。〔須賈云〕你也會思量小官麼？〔正末唱〕想着你那雪堆兒裏，將我棍棒臨身。〔須賈云〕你這般慌做甚麼？〔正末唱〕但題着你名姓，先驚了膽，夢見你儀容。〔帶云〕兀的是須賈大夫來也。〔唱〕哎呀，可又早說了魂，有甚精神。

〔須賈云〕小官今日見先生，觀其氣色，比往時大不同，想必崢嶸得意於此。〔正末云〕大夫休說小生吃的，且看小生穿的。〔唱〕

〔倘秀才〕你看我這巾幘舊雪冰透我腦門，衣衫破遮不着我這項筋，甚的是白馬紅纓彩色新，自歎氣自傷神，只落的微微暗哂。

〔須賈云〕嗟乎，范叔一寒如此哉！左右取一領綈袍過來。〔祗從做取衣科〕〔須賈云〕雪大天氣寒冷，此綈袍聊與先生禦寒咱。〔正末云〕量小生有何德能，多謝了大夫。〔做接衣科〕〔唱〕

〔伴讀書〕謝大夫多情分，賜綈袍無慳吝，我可便接將來，怎敢虛謙遜，覺的軟設設身上如綿團，不由不喜孜孜頓解心頭悶，我我我，怎報的你這救濟之恩。

〔須賈云〕這綈袍穿着，倒也可體。〔正末唱〕

〔笑和尚〕比我舊腰身寬二分，比我舊衣襟長三寸，正遮了這破單褲，精藤刀，凍剝剝正暮冬，如今暖溶溶便開春，來來來，謝綈袍粧點了我腌身。

分。

〔背云〕此人綈袍戀戀，尙有故人之心也。〔須賈云〕先生與小官同到邸舍，共一飯敘舊如何。〔正末云〕敢問大夫爲何至此。〔須賈云〕先生不知，小官特來慶賀張祿丞相。先生在秦已久，可曾聞的張祿丞相與誰人最善也。〔正末云〕原來大夫因賀張祿丞相到此，小生別無聞見。但張祿丞相與小生亦有一面之交。〔須賈云〕哦，先生原來與張君有舊。〔做背科云〕我這綈袍送的着了也。〔回云〕先生，吾聞秦國大小之事，一決於相君，今吾等在此去留，皆出其口，先生如肯與小官少進片言，慨放小官回還，也見得先生不忘故舊，豈有意乎。〔正末云〕這箇當得，但恐人微言輕，不足爲重。〔須賈云〕我想先生在魏國時，小官也不會輕視先生。〔正末云〕多感多感。〔唱〕

〔滾繡球〕想着你那日辰，那時分，我胡吃了三推六問，着我似拽車的驢馬同塵，想着你喂惜的情，草料的恩，我怎肯背槽拋糞。〔須賈云〕君子不念舊惡，這也不必提起了。〔正末唱〕請你箇老哥哥遠害全身，則踏這義的到底終須義，大夫也，你那親的原來則是親，我怎做的有喜無嗔。

〔須賈云〕先生乃讀書儒者，想昔日春秋趙盾，在那翳桑下遇着靈輒，也無過一飯之恩，後來趙盾有屠岸賈之難，靈輒扶輪而報，小官薄德，怎敢自比於趙盾。據先生義氣，決然不在靈輒之後。〔正末云〕可知道來。〔唱〕

〔呆骨朵〕休則管巧言令色閒評論，到如今比並甚往古忠臣，我可也不似靈輒，你可也難學趙盾，大夫也，假若你趙盾身身危困，我待學靈輒臂扶輪，則不要槽中拌和草，便是那桑間一飯恩。

〔須賈云〕這早晚雪可慢些兒也，我與先生同行數步，前往相府去來。〔做同正末上車行科〕須賈云：先生，你休瞞我，想先生在秦，必見重用，旣不呵，如何這相府前祇從人等，見先生來，皆凜凜然起避，你必然發跡了也。〔正末云〕大人，這廝每有什麼難見處。〔唱〕

〔滾繡球〕他見我塵滿衣，垢滿身，更和這鬚鬆兩鬢，纔出的相府儀門，他

罵我做叫化頭乞儉身。都伴呆着不做不問。〔須賈云〕他如今爲何懼怕先生也。〔正末唱〕猛見這素錦袍在我身上。全新爲甚的。那廝每趨前趨後。都皆怕大夫也。可知道只敬衣衫不敬人。自古常聞。

〔須賈云〕先生小官想張君得志於秦。自非文武兼全。焉能有此。〔正末唱〕

【三煞】他論機謀滅竈厭着齊孫臆。他論戰策不弱如鞭屍楚伍員。則他那智量似穰苴。文學似子夏。德行似顏淵。舌辯似蘇秦。端的箇能安其國。能治其家。能正其身。請大夫把衣冠整頓。我與你同作伴。謁張君。

〔須賈云〕先生小官去住皆在張君一語之下。小官只在此等候。〔正末唱〕

【二煞】你路消停。且待窮交信。便入去須防丞相嗔。我着你早出潼關。早歸汴水。早到東京。早離西秦。引你去親登相府。完却公差。直着他開放賢門。這歸期有准。管着你蕩飛騎。疾如雲。

〔須賈云〕只是大雪中有勞先生。改日另當致謝。〔正末唱〕

【煞尾】我與你分開片片梨花粉。拂散紛紛柳絮塵。金馬門中往前進。我將你箇納士招賢路兒引。〔下〕

〔須賈云〕不想范雎與張祿丞相有一面之交。我之事必濟矣。倘得無事放還。我仍舊帶了范雎回於魏國。同享榮華也。〔做等科云〕在此等候良久。如何不見范雎出來。我試向前問一聲咱。〔做見卒子科〕〔須賈云〕小官借問虛候咱。〔卒子云〕你問甚麼。〔須賈云〕恰纔入相府去的先生。如何不見出來。〔卒子喝云〕休胡說。這府內只有丞相齋出入。那一箇敢入去的。〔須賈做驚科云〕沒也。恰纔入去的那箇秀才范雎。〔卒子云〕甚麼秀才。則他便是俺丞相爺。〔須賈做慌科云〕恰纔入去的那秀才。便是張祿丞相。嚙。須賈。你中了計也。初聞張祿丞相之名。未知其詳。故以列國中大夫晉至秦邦爲賀。我若知是范雎小官。焉敢自投虎狼之地。原來他改名張祿。實欲智擒須賈。要報舊日之讎。〔做哭科云〕哀哉。可憐我須賈微軀。不得還於本國矣。罷罷罷。如今且

回客館去。待到來日。膝行肘步。肉袒求見。萬一有箇僥倖。得免其死。如不見饒。這也是我命數盡此。復何恨哉。大丈夫睜着眼睛做。到今日合着眼受。惜乎俺一家老小。倚門而望。豈知死在秦邦。永無還日。〔歎科云〕俺一家。人則當做了一箇惡夢者。〔下〕

〔音釋〕 奔去聲 稷吞去聲 橫音資 晒身上聲 綈音啼 廉音廉 刃仁去聲 翳音異 賈音古

難去聲 翳音蓬

第四折

〔驕衍同衆大夫領張千上云〕小官齊國中大夫驕衍是也。奉秦國之命。着俺六國中大夫來賀張祿丞相。這位是楚國大夫陳軫。這是趙國大夫虞卿。這是韓國大夫公仲侈。這是燕國大夫劇辛。今日筵宴。是俺國排設。專賀秦相的。除魏國須大夫有罪。不敢同請。這幾國大夫。都在此等候多時。想秦相道早晚敢待來也。〔正末扮冠帶引卒子上詩云〕一自更名西入秦。能令六國盡來賓。正是畫虎未成君莫笑。安排牙爪始驚人。小官范雎是也。自俺爲相。各國大夫都來慶賀。今日却是齊國驕大夫設宴相請。須索走一遭去也。〔做見科〕〔驕衍云〕有屈丞相俯臨。小官等失迎。勿令見罪。〔正末云〕驛亭一別。契闊至今。既辱遠來。又勞佳設。則魏張某才輕德薄。怎想有今日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白身一跳到關西。坐都堂便登八位。入朝爭相印。當殿脫儒衣。口吐虹霓。三千丈。五陵氣。

〔驕衍云〕令人將酒過來。〔張千云〕酒到。〔驕衍云〕各國大夫近前。丞相喜得美除。理當拜賀。〔各國大夫同拜科〕〔正末云〕請起。〔唱〕

〔步步嬌〕這的是楚趙秦韓齊燕魏。今日箇七國冠裳會。把干戈從此息。我有甚不歡欣。不肯拚沉醉。〔驕衍云〕丞相請滿飲此杯。〔正末云〕住者。〔唱〕且按住這鳳凰杯。〔驕衍云〕丞相因何不肯飲酒。〔正末云〕張千。〔張千云〕小人有。〔正末唱〕你只問須買來也是未。

〔云〕你各國大夫在此。當日某同須賈入齊爲使。因齊王爲某舌辯。不勝見喜。令駙大夫在驛亭中賜牛酒管待。又賜金帛。某不敢受。當時有須賈撞見。對魏齊丞相說某以陰事告齊。將某推勘打死。丟在糞坑之中。如今齊國駙大夫現在於此。我當初曾以陰事告齊。也不曾。〔駙衍云〕丞相當日並無此事。〔正末云〕

〔沉醉東風〕我隨他千鄉萬里。倒將我六問三推。凍我在雪堆中。撇我在茅坑裏。說着呵。尙兀自惡心嘔逆。恰便似死牛般渾身尿共屎。委實的受盡了腌臢氣息。

〔張千做喚科云〕須賈安在。〔須賈做膝行肘步上云〕死罪死罪。賈不意相君能自致於青霄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賈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不敢復相天下之人矣。賈有死罪。請入鼎鑊之中。請置狐貉之地。唯相君命之。〔正末云〕須賈。你罪有幾何。〔須賈云〕賈得罪於相君多矣。擢賈之髮。不足數賈之罪。〔正末云〕你今日因何來遲。〔須賈云〕丞相可憐。今日是須賈賤降之日。望丞相寬容過了今日。他日受責如何。〔正末唱〕

〔沽美酒〕去年時我記的。今日是你生日。天教我便還報你。〔云〕張千。〔唱〕我這裏喚公吏快疾波。請先生去了衣袂。

〔太平令〕哎。你箇須賈也。哥哥休罪。〔云〕張千。將問事來。〔張千云〕理會的。〔做丟下問事科〕〔正末唱〕早準備梭子麻槌。下着的國家祥瑞。揀一搭乾淨田地。將這廝跪只按只。與我杖只。直打的皮開肉碎。

〔須賈云〕丞相與各國大夫飲宴。須賈凍於雪中。從旦至今。不曾吃飯。丞相安可忍乎。丞相那吃不了的茶飯。告些兒與須賈食用。便死呵做箇飽鬼。〔正末云〕張千。將他那茶飯來與他吃。〔張千云〕理會的。〔張千將砌末放下科〕〔正末云〕教他自揭開食用。〔須賈做揭開科云〕丞相。這箇是頭口吃的草料。怎生與我吃。〔正末云〕你道是喂頭口的草料。怎生與人吃。想當日我與你同入齊爲使。見了齊君。一席話間齊君大喜。放公子申歸國。你道我以陰事告齊。將我打死了。丟在那廁坑裏。匹夫。你比頭口何別。張千。與我打着者。〔張千做打科〕〔正末唱〕

【川撥棹】這東西去年時你備的。我與你揣在懷裏。放在跟底。請先生服毒自喫。俺這裏別無甚好飯食。

〔云〕張千。將那莖豆與須賈食用者。〔須賈云〕這箇是喂驢馬的草料。教我怎生食用波。〔正末云〕匹夫。你不記的當初有言道。是一根草與我添一千歲壽哩。〔唱〕

【七弟兄】這的與你做生日。一根草滿壽你一千歲。去年將小子痛凌遲。今日教你也知滋味。

〔驕衍云〕丞相。各國大夫都在此慶賀。須要盡醉方休也。〔正末唱〕

【梅花酒】俺只見衆公卿擺列齊。在紫閣黃扉。捧玉液金杯。一週遭繡履珠衣。從早起至晚夕。食又飽。酒又醉。他在那大雪裏凍一會。問一會。問一會。打一會。

〔須賈云〕丞相。你便在暖閣內飲宴。將我凍在這大雪裏面。可正是坐兒不覺立兒饑也。〔正末唱〕

【收江南】呀。你道我坐兒不覺立兒饑。今朝輪到我還席。則爲你損人利己。使心機。圖着箇甚的。可正是得便宜翻做了落便宜。

〔須賈云〕罷罷罷。既到今日。丞相終不饒須賈之罪。他殺不如自殺。願賜丞相寶劍。待須賈自刎而亡。〔院公冲上云〕老漢是須大夫家院公。今日俺大夫在相府有難。我索看去咱。〔做窺望科云〕呀。那張祿丞相果然就是范雎。我如今顧甚麼生死。不免徑自撞入。〔做叩頭科云〕丞相爺在上。院公叩頭。〔正末云〕誰是老院公。〔院公云〕則我便是院公。〔正末起拜科云〕大恩人請坐。受小官幾拜咱。〔驕衍云〕丞相。他是須賈家院公。爲何拜他。〔正末云〕衆大夫不知。我當初與須賈入齊爲使。他道我以陰事告齊。將我打死了。丟在廁坑裏。我掙闖起來。逃走性命。肯分的遇着老院公。齋發我盤纏衣服。放出後門。得至秦國。若不是老院公救了我呵。豈有今日。則他便是我大恩人也。〔須賈做掙起扭住院公科云〕原來是你老匹夫救活了他來。若當時不放他得至西秦。我豈受今日之恥。我先殺了你這老匹夫。落箇墊背的。〔正末云〕令人。與我將須賈打下者。〔唱〕

【清江引】老院公肯分的來到這裏。左右難迴避。他怎敢輕料虎狼鬚。快與我搥住猿猴臂。〔帶云〕須賈〔唱〕你饒過了這老院公。我也饒過了你。

〔院公云〕望丞相爺看老院公薄面。饒過俺主人罷。〔正末唱〕

【鴈兒落】雖然是爲恩人有面皮。我與你這賊子無情意。你若耍生辭面公關。只除非夢返夷門地。

〔須賈云〕丞相這都是舊話。不提他也罷了。〔正末唱〕

【得勝令】呀。你道是舊話再休題。我可不敢喫你一場虧。〔駱衍同衆大夫跪科云〕丞相在上。須賈罪過雖重。但他綈袍戀戀。也還有故人之情。望丞相姑恕。〔正末云〕衆大夫請起。〔唱〕也則爲尚有綈袍戀。因此上權停棍棒威。待饒伊我也要將今日思前日。待不饒伊。又道我只報讎不報德。

〔云〕既然衆大夫在此討饒。令人將須賈放了者。〔做放科云〕須賈。我不看綈袍分上。怎肯便饒你死罪。如今放你歸去。傳示你主。早早解過魏齊到來。休教走了。〔唱〕

【收尾】我如今且將須賈驢頭寄。疾回去報與梁王得知。看他早早的解過魏齊來。〔帶云〕那時節再約衆大夫。同臨敵國。〔唱〕慢慢的再賀俺范雎喜。

〔須賈換冠帶同衆大夫拜謝科云〕謝丞相寬恩。敢不唯命。〔院公云〕這一件倒不好承認。那魏齊手下心腹人極多。只怕也有是俺院公的私下放他。教俺主人那裏去。不他。〔駱衍云〕小官等再奉丞相一杯。〔正末云〕酒也深了。一面撤過宴者。〔詞云〕因須賈不識忠臣。用讒言閉塞賢門。施僥倖將人陷害。怎知他天道無親。大雪中綈袍戀戀。纔得箇免禍全身。快獻取魏齊首級。罷刀兵永滅征塵。

〔音釋〕逆銀計切 曆音簪 的音底 日人智切 只張恥切 夕星西切 席星西切 塾音店 猱

音撓 德當美切

題目

須賈大夫譚范叔

元曲選

正名 張祿丞相報魏齊

一一一〇

李雲英風送梧桐葉雜劇

楔子

〔沖末扮任繼圖引正旦李氏上云〕小生姓任名繼圖。字道統。本貫西蜀人也。渾家姓李名雲英。乃故丞相李林甫之孫女。小生攻習詩書。兼通武藝。有同堂朋友哥舒翰。守禦西蕃。遣使臨門。取小生參贊軍事。小生則索走一遭去。渾家。你在家中權時過遣。我到彼處建立功業。博得一官半職。還來與你同享富貴。有何不可。〔正旦云〕男兒。你去。不爭目今安祿山作亂。人不顧生。倘有不測。教妾一身。如之奈何。〔任繼圖云〕渾家不知。自古修文演武。取功名於亂世。終不然戀酒貪花。墮却壯志。從來道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那時稱我平生之願。腰金衣紫。磨子封妻。榮顯鄉閭。也是好事。渾家休得阻當。小生便索登程也。〔正旦云〕男兒。既然堅意要去。進取功名。一路上小心在意者。〔唱〕

〔仙呂賞花時〕雨淚流紅翠袖斑。錦被分香鳳枕閒。無計鎖雕鞍。江空歲晚。何處問平安。〔同下〕

第一折

〔外扮牛尚書同張千上云〕老夫尚書牛僧孺是也。從天子幸蜀。有一女子李雲英。乃李林甫孫女。被軍中所擄。他說原有夫主。老夫收留在家。夫人每每勸我納爲侍妾。老夫想來冠至敝不可棄之於足。履雖新不可加之於首。此女相門之家。納之爲妾。此心安忍。因此認爲義女。教俺親生女孩兒金哥拜爲姐姐。就學他針指女工。特雲英家信通時。還他夫婦完聚。若他丈夫沒了。就與他嫁個良婿。豈非陰陽。今日俺夫人大慈寺中燒香去。左右。收拾轎馬。一同小姐隨侍夫人走一遭去來。〔下〕〔正旦引梅香上云〕妾身丈夫任繼圖。前往西蕃。進取功名。自他去後。有安祿山作亂。陷了長安。天子幸蜀。妾身被軍中所擄。幸得牛尚書收買妾身。留養府中。以爲義女。教他女孩兒拜妾身爲姐姐。雖是坐享富貴。則夫婦分離。不知音耗。這煩惱如之奈何。目今春間天道。花柳爭妍。對此美景良辰。越添離別之苦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鏡破釵分。粉消香褪。紫方寸。酒美花新。總是思家恨。

【混江龍】韶華將盡。三分流水二分塵。悶懨懨人閒白晝。靜巖巖門掩青春。白鸚鵡頻傳花外語。錦鴛鴦將避柳邊人。轉曉日鶯聲恰恰。舞香風蝶翅紛紛。映樓閣青山隱隱。漾池塘綠水粼粼。過節序偏增感嘆。對鶯花謾自傷神。桃似火。草鋪茵。歌聲歇。笑聲頻。則爲我眼中不見意中人。因此上今春不減前春悶。流淚眼桃花臉瘦。鎖愁腸楊柳眉顰。

〔云〕當日妾身不合容他去了。致有今日也呵。〔唱〕

【油葫蘆】悔殺當初不自忖。輕將羅袂分。今日個錦箋無路託鵑鱗。我如今瘦岩岩腰減。羅裙褪。他那裏急急煎煎。人遠天涯近。昨日是秋。今日是春。嘆光陰有盡情難盡。無計覓行雲。

【天下樂】可正是一樣相思兩斷魂。青也波春。斷送了人。嘆孤身恰如飛絮滾。虛飄飄離亂人。孤另另多病身。對清風憔悴損。

【那吒令】瓊梳插綠雲。顯青天月痕。湘裙蕩曉雲。污春衫酒痕。絞綃翦素雲。搥啼粧舊痕。打疊起心上愁。拽扎起眉尖恨。雖則是強點朱脣。

〔梅香云〕姐姐快來着些。〔卜兒扮老夫人上。〕〔正旦云〕母親。您孩兒到也。〔行科。〕〔唱〕

【鵲踏枝】隨侍着母親去遊春。列兩行侍妾丫嬛。簇擁定繡轂雕輪。虞候們行得來大緊。早來到聳青霄金碧山門。〔虛下〕

〔任繼圖上云〕小生任繼圖。自參哥舒翰軍事。離家不久。安祿山作亂。殘破京師。天子幸蜀。小生家眷存亡。未知下落。每日愁思。今安祿山被擒。天下大定。至尊還京。小生方得還家。今往大慈寺過權且歇馬。約着友人花卿之子花仲清。來此同遊。怎麼還不見來。小生見佛殿在側。粉壁光淨。口占一詞。詞寄木蘭花慢。以寫思家離別之懷。〔做寫科。詞云〕等閒離別。一去故鄉音耗絕。禍結兵連。嬌鳳雛。沒信傳。落花風絮。杜鵑啼血。傷春去。

過客愁聞。佇立東風欲斷魂。小生不留姓字。寫了出門。還候花仲清咱。〔下〕〔卜兒同正旦上云〕點上燈燭來。待我燒香也。〔正旦出佛殿做行廊下科云〕前面行的那秀才。看他模樣。好與我男兒一般。我向前試認咱。

〔任繼圖云〕我尋花仲清去來。〔正旦唱〕

【寄生草】是何處風流客。誰家年少人。他轉回廊忙把身軀褪。我隔離欄不敢題名問。他出山門不肯回頭認。莫不是遊仙夢裏乍相逢。多管是武陵溪畔會相近。

〔云〕俺母親等去燒香。索去點上燈燭來。〔做點燈科云〕請夫人上香。〔做見詩科〕〔唱〕

【金盞兒】字體草連真。詞句煞清新。包藏着四海三江悶。走龍蛇筆陣起烟雲。〔帶云〕莫不是我男兒麼。〔唱〕看時頻滴淚。讀罷暗消魂。可恰纔題句客。兀的不倏倏殺斷腸人。

〔帶云〕這字體好似俺男兒的。〔唱〕

【醉中天】這書學宗秦漢摹唐晉。這筆陣流三峽掃千軍。好與俺男兒字逼真。一點畫從頭兒認。字法兒不差了半分。既傳芳信不題名。却爲何因。〔云〕雖然如此。天下人寫的字多有一般的。未審是與不是。索和一首。若是俺丈夫見了。必尋我也。我試寫在此咱。〔唱〕

【後庭花】捻霜毫訴事因。別夫君又幾春。思往事渾如夢。恨不的上青山便化身。拂綽了壁間塵。〔云〕我依着他韻。也做一首咱。〔唱〕待酬前韻。兩三行字體勻。說當年夫婦恩。願兒夫親見聞。任傍人胡議論。

【青哥兒】也是我一言一言難盡。潑殘生進退無門。恰便似月待圓花待春。想當日阮肇劉晨採藥尋真。花雨香雲隔斷凡塵。尙兀自笙歌迎入畫堂春。他也有姻緣分。

〔云〕寫完了。試念咱〔詞云〕臨歧分別。一旦恩情成斷絕。烽火相連。鴈帖魚書誰與傳。身如柳絮。沾泥不復隨風去。杜宇愁聞。啼斷思鄉怨女魂。〔卜兒云〕殿上燒香咱。〔卜兒見正旦〕寫詞怒科云。雲英。你是裙釵女流之輩。何故廢和他人詞章。豈不出醜。〔正旦云〕母親。孩兒見此詞與俺丈夫任繼圖寫的無異。以此和一首在後面。倘若真箇是俺男兒。他必來尋妾身也。〔唱〕

〔賺煞〕聽孩兒訴衷情。休噴忿。〔卜兒云〕你是個女孩兒。題詩恐怕傍人恥笑。〔正旦唱〕有甚他每笑哂。非是荒淫惹外人。〔卜兒云〕你題甚詩。〔正旦唱〕這詞又不是道春情。子曰詩云。暗傷神。雨淚紛紛。低首無言聽處分。〔卜兒怒云〕雖然如此。你是女子。廢和他人詞章。是何體面。〔正旦云〕母親息怒。孩兒再不敢了也。〔唱〕則今日從朝至昏。不離分寸。酩子裏向晚粧樓。目斷楚臺雲。〔同下〕

〔音釋〕 隋音執 褪吞去聲 曉初銜切 鄰音隣 聲音頻 行音杭 峽音狎 聲音兆 廢音京

酩音茗

第二折

〔外扮花仲清上云〕小生乃節度使李光遠手下偏將花卿之子。花仲清是也。從小隨父親習學兵法。自誅逆賊段子章。累建大功。朝廷不蒙重用。以此閒居。小生有友人任繼圖。此人乃飽學才子。因哥舒翰請他參贊軍事。不意祿山作亂。回至家中。妻子被擄。家計一空。此人發志。與小生至此。同應科舉。適間同至郵亭。小生馬要飲水。以此落後了。只索縱馬趕他去咱。〔下〕〔任繼圖上云〕小生任繼圖。到此大慈寺中歇馬。壁間寫下一詞。釋悶。回至家中。妻女已被擄去。不知存亡。小生想來。夫妻會合聚散。自有定數。愁之何益。目今朝廷開文武科場。憑着我胸中萬卷文章。且鏖戰一番。若得一官半職。以顯父母。豈不美哉。適同友人花仲清約至此寺中。借一禪房安下候選。待之久矣。不見他來。且往禪房下。安歇去咱。〔下〕〔正旦同小旦引梅香上云〕秋風颯颯。落葉飄飄。秋間天道。刮起這般大風。越感動我思鄉煩惱。妹子。你看是好大風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薦新涼。消殘暑。落行雲頃刻須臾。翻江攪海驚濤怒。搖脫

秋林木。

〔滾繡球〕蕩岸蘆。撼庭竹。送長江片帆歸去。動羣山萬籟喧呼。他翻手雲覆手雨。沒定止性兒難據。亂紛紛敗葉凋梧。則爲你分開丹鳳難成侶。吹斷征鴻不寄書。使離人感歎嗟吁。

〔云〕妹子。這風有貴賤大小。〔小旦云〕姐姐。這風怎麼有貴賤大小。〔正旦唱〕

〔倘秀才〕有一等入椒桂穿洞房的。似大王般敬伏。有一等揚腐儒起陋巷的。以庶民比喻。他也曾感動思鄉漢高祖。催張翰憶蓴鱸。休官出帝都。

〔小旦云〕姐姐。這風真箇大哩。〔正旦唱〕

〔滾繡球〕捲三層屋上茅。度幾聲砧上杵。颼颼颼吹散了一天烟霧。送扁舟飄蕩江湖。破黃金菊蕊開。墜胭脂楓葉舞。向深山落花滿路。去時節長則是向東南異位藏伏。入羅幃冷清清。勾引動懷怨閨中女。渡關河寒凜凜。簌簌落殺思歸塞下。夫驚起老樹啼烏。

〔做風吹梧葉科正旦拾葉云〕妹子。你看怎生風吹一片葉子來。我與你將描筆兒寫一首詩在上。天若可憐。情遣大風吹這葉兒上詩到家。教俺丈夫知我音耗咱。〔小旦云〕姐姐。這千山萬水。怎能勾到那裏也。〔正旦題詩科詩云〕拭翠斂蛾眉。爲憐心中事。擲管下庭除。書作相思字。此字不書名。此字不書紙。書在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情人。爲我相思死。天下薄情人。不解相思意。有情與薄情。知他落何地。〔做手拈葉子對天祝告科云〕風呵。可憐見妾身流落他鄉。願借一陣知人心解人意。慈悲好風。吹這葉子到俺兒夫行去。〔唱〕

〔倘秀才〕風呵。你略停止呼號怒。容咱告覆。暫定息那顛狂性。聽咱囑付。休信他剛道離離楚宋玉。敢勞你吹噓力。相尋他飄蕩的那兒夫。是必與離人做主。

〔云〕風呵。你是必聽我分付來。〔唱〕

【呆骨朵】你與我起青蘋。一陣陣吹將去。到天涯只在斯須。你戀他醉瓊姬。歌扇桃花。你搖動攪離人空庭翠竹。你入桃源洞。你過章臺路。遞一葉起商飈。梧葉兒。恰便似寄青鸞。腸斷書。

【云】風呵。兀的不倖倖殺人也。方纔撼山拔樹。飛沙走石般起。投至央及你。可倒定息了。我想來天意多管是囑付不到。你不肯吹這葉子去。只索再囑付你咱。【唱】

【叨叨令】你管他送胡笳聲斷城頭暮。你道他攪旌旗影動邊城戍。你戀他逐歌聲羅綺筵前舞。你從他傳花信桃李園中入。你是吹來也麼哥。是吹來也麼哥。直吹到受淒涼鰥寡兒夫行駐。

【云】你看一陣大風起也。【唱】

【伴讀書】順手兒吹將去。一葉兒隨風度。刮馬兒也似回頭不知處。謝天公肯念俺離人苦。飄然有似神靈助。旋起階除。

【笑和尚】忽忽忽似神仙鳴佩珪。颼颼颼似列子登雲路。疎疎疎。珞玳簪馬兒聲不住。啞啞啞。鳴紙窗。吸吸吸。度天衢。刷刷刷。墜落斜陽暮。

【云】四季之中。風雖一般。中間有各別處。妹子。你聽我說這四季風與你聽咱。【唱】

【三煞】到春來向樓臺度歌聲。輕敲檀板黃金縷。入庭院扇和氣。香引瓊漿白玉壺。園花鳴條。溪河解凍。柳葉青搖。桃萼紅舒。花飛錦機。草偃青苔。梅落瓊酥。簾垂檻曲。寒料峭。透羅廚。

【小旦云】姐姐。這夏天風可是如何。【正旦唱】

【二煞】到夏來竹牀枕簟涼生處。茶罷軒窗夢覺餘。波皺魚鱗。扇搖蟬翼。香裊龍涎。簾漾鰕鬚。水面相牽荷蒂。池頭遠遞蓮香。波心搖落荷珠。涼生院宇。送微雨出雲衢。

〔小旦云〕這秋冬可是怎生。〔正旦唱〕

〔煞尾〕到秋來啾啾響和蛩吟絮。颯颯吹斜鴈影孤。感動秋聲八月初。絲扇題詩班婕妤。對景悲秋宋大夫。江上紛紛折敗蘆。田內瀟瀟偃禾黍。則送流螢入座隅。積漸彫零岸柳疎。荏苒荷盤老柄枯。飄盡丹楓落井梧。女怨淒涼滴淚珠。悲向晚窗憶征旅。到冬來半角呼號最狠毒。走石飛沙滿路途。透入氈簾酒力徂。寒助冰霜透體膚。裊盡清香冷篆爐。凜冽嚴凝掛冰筋。刮面穿衣怎遮護。四季中間無日無。惟有秋深更淒楚。怎當他協和芭蕉夜窗雨。〔同下〕

〔音釋〕 鑿韻平聲 木音暮 據含上聲 竹音主 籟音賴 伏房夫切 尊音淳 颯音搜 塞音賽

擲女角切 覆音府 玉于句切 颯音標 入如去聲 鰓音關 旋去聲 吸音喜 曲丘

兩切 峭音肖 蛩音窮 荏任上聲 苒音冉 毒東盧切

第二折

〔任繼圖上云〕恰纔迎候友人花仲倩。至郵亭徘徊半晌。尙不見來。不免在寺中消遣去咱。〔入廊下見葉科云〕這裏怎生有一片葉子從空飛將下來。我拾起來看波。〔做拾葉科云〕多管是那一片知我失了渾家。故作此詩。想天與姻緣。夫妻必有完聚的日子。我且上殿去遊玩咱。〔做上殿看壁上和詩科云〕這詩是我昔日題下詞章。又有人廣和在後。這一段姻緣。須有着落。且回禪堂中歇息去來。〔詩云〕正是牢落空門嘆索居。姻緣他日竟何如。天涯遊子多羈思。腸斷梧桐葉上書。〔下〕〔牛僧孺上云〕老夫牛僧孺是也。目今文武狀元及第。這兩箇狀元。都也生得好表人物。俺那金哥孩兒長成了。待結綵樓。等狀元遊街時拋繡毬。接絲鞭。求取佳配。這義女雲英孩兒是姐姐。索教夫人儘問他。一來看他有守志的心也無。二來先及其疎後及其親。禮也。索請夫人商議。夫人在那裏。〔卜兒正旦小旦同上〕〔正旦云〕妾身自與兒夫分離。至今三載。音信杳無。雖在此坐享富貴。眉頭心上。一點相思。甚日放的下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粉悴脂憔。悶懨懨暗傷懷抱。困騰騰劃損眉梢。畫堂深。朱戶悄。鴈書不到。情緒蕭條。影兒孤鏡驚羞照。

【醉東風】人去玉簫閒。雲深丹鳳杳。夢魂無夜不關山。何日是了了。長則是錦被撈籠。綺窗嗟嘆。畫樓凝眺。

【小旦云】姐姐。母親喚哩。須索去見來。【見科】【正旦云】母親喚妾身有何言語。【卜兒云】孩兒。喚你有句言語和你商量。趁你年少。尋個良婿與你。心下如何。【正旦唱】

【迎仙客】老尊親錯見了。失節罪難逃。妾身況兼年紀小。【云】我想鴈有雌雄一對。沒了一箇。再不入羣。永爲孤鴈。【唱】若婿了。再求婿。這是不如鳥。母親意下量度。【云】我是個相門之女。再嫁事於人。【唱】則恐被傍人笑。

【帶云】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唱】

【紅繡鞋】一來是先王禮教。一來是唐宰相根苗。【卜兒云】今日主張不從。再休後悔。【正旦唱】絃斷無心覓鸞膠。【卜兒云】你敢待守丈夫的消耗麼。【正旦唱】芳心懸玉杵。舊約在藍橋。哎。則我個雲英怎生便嫁了。

【卜兒云】父親搭蓋綵樓。教你同金哥妹子共求佳配。你是他姐姐。索先問你。若實有守志的心呵。也隨的你。教你引金哥妹子登綵樓拋繡毬。你心下如何。【正旦云】母親言者當也。【卜兒云】既然如此。就勞你和金哥妹妹添粧則箇。【正旦云】妹子添粧罷。越顯的十分顏色也呵。【唱】

【晉天樂】玉娉婷新梳掠。曲彎彎柳眉青淺。香馥馥桃臉紅嬌。腰肢一捻。輕舉止十分俏。便似畫真兒描不成如花貌。有二般兒比並妖嬈。【卜兒云】是那三般兒。【正旦唱】若耶溪西施戲瓢。九龍池玉環鬪草。鳳凰臺秦女吹簫。

【云】夫人教小姐登樓去也。【卜兒云】老相公。俺且回後堂中去來。【先下】【正旦引小旦上樓科云】好綵樓也呵。【唱】

【上小樓】這綵樓百尺其高。勢壓着南山北岳。六曲闌干。四面簾櫳。一片旌旄。綵扇交。錦帳飄。金珠錯落。盼望他嬌滴滴。裊香風玉人來到。

〔小旦云〕姐姐。你扶我上綵樓去來。〔做上樓科〕〔正旦唱〕

【么篇】倩人扶登玉梯。似天仙下九霄。蘭麝氤氳。環珮玎璫。繡幙飄飄。准備了等待著長安年少。但不知那新狀元有甚些風調。

〔外作鼓樂迎二狀元科〕〔正末云〕我兄弟二人得了文武狀元。今日誇官。這是甚麼人家。結起綵樓了也。

〔正旦唱〕

【脫布衫】噴香風撲鼻葡萄。揭青天聒耳笙簫。列翠袖金釵兩行。光綽綽從人爭導。

【小梁州】烟裊金鑪寶篆燒。傍雲錦衣飄。羣仙引領下青霄。忙傳報。蹀躞馬蹄遙。

〔云〕妹子。你看狀元來了也。〔唱〕

【么篇】雀屏銀燭相輝耀。隱芙蓉繡褥光搖。重奏樂人歡笑。六街喧鬧。春色醉仙桃。

〔任做見正旦掉眼科〕〔正旦云〕你看這狀元赴了瓊林宴也。〔唱〕

【石榴花】狀元微醉據鞍驕。猩血錦宮袍。嘶風緩轡玉驄驕。猛擡頭。覷着多嬌。〔小旦拋繡毬下科〕〔正旦云〕看繡毬哩。〔任繼圖云〕山妻未知下落。若貪富貴。乃不義之人也。〔做不接科〕〔正旦唱〕見狀元高點玉鞭梢。似躊躇待接還拋。既然他有意來推調。又索別打那英豪。

【鬪鶻鶻】再尋箇鳳友鸞交。分甚麼文強武弱。〔正旦看外科〕〔唱〕只要得女貌郎才。不枉了一雙兩好。有福分先奪春風翡翠巢。〔小旦打着花狀元遞絲鞭科〕〔正

旦云「妹子後面狀元接了絲鞭也。」唱「笑姻緣天湊巧。成就了錦片前程。常則是同歡到老。」

【耍孩兒】歡聲鼎沸長安道。得志當今貴豪。小登科接着大登科。播榮名喧滿皇朝。始知學乃身之寶。惟有讀書人最高。官花斜插烏紗帽。紫袍稱體。金帶垂腰。

〔末指旦云〕這箇婦人好似我的渾家。〔旦云〕這箇狀元好面熟也呵。〔唱〕

【二煞】那狀元意遲遲點着玉鞭。不轉睛廝覷着。〔帶云〕這狀元是俺男兒也呵。〔唱〕撲簌簌淚點兒腮邊落。他形容好似俺親夫婿。欲待相親。又恐錯認了。不敢分明道。知他真心兒認我。莫不是有意兒相調。

〔各做意兒科〕〔正旦唱〕

【一煞】這狀元慢加鞭。催玉驄。那狀元故徘徊。將寶鐙挑。我倚欄縱目頻瞻眺。莫不是老天肯念離人苦。今日街頭廝抹着。〔任做仔細認科〕〔正旦唱〕那狀元臨去也。金鞭裊。他口兒裏作念。意兒裏斟酌。〔帶云〕妹子。下去見父親母親去來。〔唱〕

【煞尾】一星星告與父母。好共歹從他審約。那狀元多是張京兆。若得相逢把黛眉掃。〔同下〕

〔音釋〕 羈音基 劃音畫 度多勞切 掠音料 岳音耀 落音勞 菊音桃 從去聲 蹀音迭 蹀

音屑 猩音生 轡音配 弱饒去聲 巢鋤昭切 着池燒切 酌音沼 審音蔭 約音杳

第四折

〔牛尚書同夫人上云〕姻緣姻緣。事非偶然。當朝有文武狀元遊街。教金哥女孩兒拋絲毬。接絲鞭。先打着文狀元。躊躇一回。把鞭梢攥住繡毬。第二打着武狀元。接了絲鞭。成其佳配。有義女雲英對老夫言道。文狀元與

他男兒一般模樣。這狀元觀着雲英。兩意徘徊。勒馬相觀。似有廝認之意。彼各快快而回。老夫想來容易。今日是吉日良辰。取狀元過門。與金哥女孩兒成親。就請那文狀元爲送客。席上教雲英出來行禮。便知端的。左右那裏。大排筵會。請狀元過門者。〔做接科〕〔任繼圖上云〕小官任繼圖。一舉及第。昨日武狀元遊街。有牛尙書家中小姐在綵樓上拋下繡毬。打着小生。小生想失了渾家。未知下落。攔住繡毬。策馬過了。比後打着武狀元。成其姻眷。此日小生望見樓上一女子。好似小官失了的渾家。此女亦觀着小生。眷戀不已。四目相盼。各有廝認之意。想他是牛尙書府第。不敢造次。又恐錯認。今日荷蒙尙書請小官爲送客。伴着花狀元。左右。接了馬者。〔正旦上云〕今日金哥妹子成親。狀元過門。父親喚妾身行禮相見。索走一遭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華堂褥隱繡芙蓉。似錦粧成桃源仙洞。這狀元簪花在玉殿前。那狀元折桂在月宮中。孔雀屏風。今日箇已高中。

〔駐馬聽〕和羽流宮。一派笙歌徹太空。烹龍炮鳳。滿堂羅綺。藹香風。想當初雲英不到廣寒宮。裴航空作遊仙夢。只今日藍橋路不通。玄霜玉杵成何用。

〔正旦與任見科〕〔背云〕這箇狀元。好似俺男兒也。〔唱〕

〔喬牌兒〕都只在嫣然一笑中。偷把幽情送。他含顰不語。把肩兒竦。推將寶帶鬆。

〔任繼圖低問云〕渾家緣何在此。〔正旦云〕原來果然是我丈夫。〔唱〕

〔沉醉東風〕爲兵戈擔驚受恐。折夫妻斷梗飄蓬。泣枕鴛。悲衾鳳。誰知道這搭兒重逢。猶道相看是夢中。捱了些三淒涼萬種。

〔牛尙書怒云〕狀元。你是箇讀書人。怎生不知禮。小女乃裙釵女流。與你有何親故。〔任同旦跪科云〕小生自往西蕃安祿山作亂。殘破京師。渾家李氏被擄。不知去向。秋間在大慈寺中安下。以待科舉入場。在壁間吟和詞章。是渾家所作。小生又於廊下拾得梧桐葉兒。葉上有詩一首。亦是渾家所作。小生錦囊收貯。常揣在懷內。

不料今日荷蒙相公收留在宅上。此恩難報也。〔牛尚書問正旦云〕緣何你去寺中吟和詞章來。〔正旦云〕我跟隨母親燒香去來。見壁上字體似男兒所作。以此吟和來。〔牛尚書云〕梧葉上的詩有麼。〔正旦云〕曾有來。〔任繼圖云〕因何至此。〔正旦唱〕

【川撥棹】想當日恨忼忼。亂離間家業空。痕迹浮蹤。水遠山重。逃命出鎗尖劍鋒。謝大恩人廝敬重。

〔牛尚書云〕你是女子。何故題詩在梧葉上。況這深沉院宇。誰與你寄將出去。那時你又不知狀元下落。中間豈無別情。〔正旦唱〕

【七弟兄】當日正女功。手搏着繡絨。畫樓中忽聞聽遠院琴三弄。離鸞別鳳恨匆匆。淚雙垂。把不住鄉心動。

【梅花酒】倚欄杆數斷鴻。起陣狂風。吹落梧桐。飄入簾櫳。手親題一首詩。寫離恨在其中。爲家鄉信未通。題詩罷告天公。替鴈帖當魚封。風捲起入長空。任南北與西東。

【收江南】呀。我則道風吹一去杳無蹤。似題紅葉出深宮。淚痕相映墨痕濃。喜今朝再逢。想昨宵魂夢與君同。

〔牛尚書云〕既然姻緣會合。不是俺做大。一向收留在俺府中爲女。也是天數。不然。那兵荒馬亂。定然遭驅被擄。我便做你的丈人。也做得過。請同花狀元並居東牀。看你團圓大排筵宴。做箇慶喜的筵席者。〔衆拜成禮科〕〔正旦唱〕

【鴛鴦煞】我則道涼宵衾枕無人共。誰承望洞房花燭笙歌送。樂事重重。喜氣融融。暢道人月團圓。魚水和同。依舊的舉案齊眉。到老相陪奉。若不是這一葉梧桐。險些兒失落了半世夫妻舊恩寵。

〔任繼圖詩云〕夫妻守節事堪憐。仗義施恩宰相賢。金榜掛名雙及第。洞房花燭兩團圓。

〔音釋〕 炮音袍 嫺音烟 推退平聲 叢音從 擗詞纖切 當去聲

題目 任繼圖天配鳳鸞交

正名 李雲英風送梧桐葉

花間四友東坡夢雜劇

吳昌齡撰

第一折

〔外扮蘇東坡上詩云〕隱隱胸中蟠錦繡。飄飄筆下走龍蛇。自從生下三蘇後。一壺眉山秀氣絕。小官眉州眉山。姓蘇名軾。字子瞻。別號東坡。乃老泉之子。弟曰子由。妹曰子美。嫁秦少游者是也。小官自登第以來。屢蒙擢用。官拜端明殿大學士。今有王安石在朝。當權亂政。特舉青苗一事。我想這青苗一出。萬民不勝其苦。爲害無窮。小官屢次移書諫阻。因此王安石與俺爲讎。一日天子遊御花園。見太湖石摧其一角。天子問爲何太湖石摧其一角。安石奏言。此乃是蘇軾不堅。小官上前道。非蘇軾不堅。乃安石不牢。天子大笑回宮。安石好生懷恨。一日朝罷。衆官聚於待漏院。見一從者腰插一扇。扇上寫詩兩句道。昨宵風雨過園林。吹落黃花滿地金。某想黃花者。菊花也。菊花從來不謝。自然乾老枝頭。意甚以爲不然。乃於詩後續兩句道。秋花不比春花落。付與詩人仔細吟。誰想此詩乃安石所作。一日請俺赴宴。出歌者數人。見一女子擎杯良久。不見其手。俺伴言道。小娘子金釵墜也。那女子出其手。捫其髻。衆官皆發大笑。安石令俺爲賦一詞。小官走筆賦滿庭芳一闋。誰想那女子就是安石的夫人。到次日。安石將小官的滿庭芳奏與天子。道俺不合吟詩嘲戲大臣之妻。以此貶小官到黃州團練。就着俺去看菊花。誰想天下菊花不謝。惟有黃州菊花獨謝。一時失言。翻成大怨。如今來到這潯陽驛琵琶亭。有一故友乃是賀方回。在此爲守。留俺飲宴。酒酣之次。出一歌妓。乃是白樂天之後。小字牡丹。不幸落在風塵之中。此女甚是聰慧。莫說頂真續麻。折白道字。恢諧嘲諷。便是三教九流的說話。無所不通。無所不曉。小官眉頭一蹙。計上心來。比及到黃州歇馬。有一同窗故友謝端卿。在廬山東林寺落髮爲僧。修行辦道。一十五年。不下禪床。此人乃一代文章之士。俺如今領着白牡丹魔障此人還了俗。聚了牡丹。與小官同登仕路。量安石一人在朝。有何難處。當日辭了賀方回。領着白牡丹訪謝端卿。那裏走一遭去來。〔詩云〕此去黃州冷似冰。清心元不苦飄零。我是能詩能賦朝中客。去訪無是無非憲下僧。〔下〕〔丑扮行者持茗簪上詩云〕積水餐魚終不釣。深山放鹿願長生。掃地恐傷蟻蟻命。爲惜飛蛾紗罩燈。南無阿彌陀佛。掃過處方敢行。不掃過

處休行。你道爲何。南無阿彌陀佛。只怕踏傷了螻蛄的性命。〔正末扮佛印上云〕善哉善哉。貧僧乃饒州樂平人氏。俗姓謝名甫。字端卿。法名了緣。後稱佛印。俺有一班兒同堂故友。俱登仕路。止有貧僧一人。拋棄功名。在此廬山東林寺。修行辯道。今經十五年。不下禪床。這行者乃是貧僧的徒弟。是一個癡愚的。單要他掃地點燈而已。俺想出家人好不清淨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每日間看誦經文。受傳心印。權粧個。俺可也識破天真。此外都無論。

〔混江龍〕法聰心憐。〔行者云〕徒弟也不憐。一本心經讀了三年六個月。就念的摩訶般若波羅蜜一句出來。這也不算憐。〔正末唱〕我可也自來無喜亦無嗔。直將這一心參透。五派禪分。閒伴着清風爲故友。恍疑明月是前身。這此三時想晨鐘暮鼓。馬足車塵。細看來恰便似雲影空中盡。拋離了煩惱。落得箇清貧。

〔云〕行者。夜來伽藍道。今日午時有魔障至此。你去山門首望者。但有遠方過路客官。報我知道。〔行者云〕知道。〔東坡引旦扮白牡丹從者上云〕小官蘇軾。可早過了大江。來到廬山脚下。左右。把船灣住江上。牡丹。你只在舟中坐下。喚你便來。不喚你不要來。〔旦應科下〕〔東坡做獨行科云〕你看廬山果然好景致也。端的是真山真水。真寺真林。非閒人不可到。遇濁子不容觀。好山也。山高巖嶮巖嵯峨。凜冽林巒亂石陀。古怪怪松岩下掩。山岩掩眼隔烟蘿。山禽如語語不歇。山澗飛泉迸碧波。山童採藥山藥少。樵夫擔柴食擔多。野猿摘菓攀藤葛。葛絕餘藤藤倒拖。仙洞仙童依虎睡。仙人醉臥老龍窩。峯勢側。洞門磴。洞裏月光愛娉婆。莫訝朝嵐寒。寒極。仙家洞府接天河。大石欄灣。大石欄灣。幾重水。幾重渦。帶着野田空闊。野田空闊。一層嶺。一層坡。老樹老藤忘歲月。古山古寺絕經過。經過跡斷唯山在。歲月年深奈寺何。真箇此寺不同他寺宇。此山非比別山阿。青黛染成千塊玉。雲霞粧就萬堆螺。只除佛子神仙纔可到。怎許遊人容易得攀摩。這廬山景致。觀之不盡。翫之有餘。你則看東林寺門首碑上。有詩爲證。詩道。不到廬山不是僧。廬山清景勝蓬瀛。爲僧若到廬山下。死葬廬山骨也清。讀之未了。只見山門下立着一個行者。待我問他。你那佛印師父。可在法座上麼。〔行者云〕師父打坐哩。

〔東坡云〕借你口中言。傳俺心間事。你道有箇客官。不言姓名。有兩句禪語。又叫做偈語。你道眉山一塊鐵。特地來相謁。〔行者云〕老官。小和尚心憐。一本心經念了三年零六個月。還記不得。再說一偈。〔東坡云〕這個憐和尚。〔行者云〕敢是姓鐵。〔東坡云〕不姓鐵。〔行者云〕不姓鐵就姓錫。〔東坡云〕不姓錫。〔行者云〕不姓鐵。不姓錫就姓銅罷。〔入報科云〕師父。外面來到一個主兒。不言姓名。道兩句禪語。又叫做偈語。眉山一塊鐵。特地來相謁。〔正末云〕急急上堂來。爐中火正熱。〔行者云〕着手。他便是鐵。我師父是火。架起爐來燒他娘。老官。我師父着我燒你哩。〔東坡云〕怎麼說。〔行者云〕叫你急急上堂來。爐中火正熱。〔東坡云〕這也是禪語。再進去說。我鐵重千斤。恐汝不能挈。〔行者云〕你不怯我師父。我師父也不怯你。師父。他又道兩句。我鐵重千斤。恐汝不能挈。〔正末云〕我有八金剛。將汝碎爲屑。〔行者云〕着手。我師父道。我有八金剛。將汝碎爲屑。〔東坡云〕再進去說。我鐵類頑銅。恐汝不能熱。〔行者云〕罷了軟了。〔東坡云〕怎麼軟了。〔行者云〕熱的軟了。師父。他又道兩句。我鐵類頑銅。恐汝不能熱。〔正末云〕將你鑄成鐘。衆僧打不歇。〔行者云〕着手。我師父要打你哩。〔東坡云〕怎麼要打我。〔行者云〕將汝鑄成鐘。衆僧打不歇。〔東坡云〕再進去說。鑄得鐘成時。禪師當已滅。〔行者哭入科〕〔正末云〕行者爲何哭起來。〔行者云〕他道鑄得鐘成時。禪師當已滅。〔正末云〕大道本無成。大道本無滅。心地自然明。何物叨叨說。夜來伽藍道。今日午時有東坡學士至此。果應其言。快與我請進來。〔行者云〕有眼不識灰堆學士老爺。俺師父有請。〔正末云〕十五年不下禪床。今日須下禪床。接待學士者。〔做見科〕〔正末唱〕

〔油葫蘆〕自別經年十數春。〔東坡云〕一別許久不會。〔正末唱〕全不會得動問。〔東坡云〕且喜今日得一會。〔正末唱〕喜君家平步上青雲。〔云〕敢問大人。那衙門除授。〔東坡云〕自別吾兄。官拜端明殿學士。〔正末唱〕好好。不枉了玉堂金馬多風韻。〔東坡云〕小官如今不在翰林了。謫在黃州團練。經過此處。訪問吾兄。〔正末唱〕可甚的吳山楚水生勞頓。〔東坡云〕共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正末唱〕我和你話一夕。勝如那酒一樽。〔東坡云〕吾兄。我和你同堂故友哩。〔正末唱〕咱須是舊時朋友相親近。何必要飲的醉醺醺。

〔東坡云〕相逢不飲空回去。洞口桃花也笑人。〔正末唱〕

〔天下樂〕任道是明月清風。他可便也笑人。〔東坡云〕那裏有幽僻去處。待小官遊玩一番。〔正末唱〕似這般荒僻的山門。〔東坡云〕好個古剎寺院。〔正末唱〕你可也莫要哂。〔東坡云〕這是你藍堂。怎生不打供。〔正末唱〕俺這裏伽藍堂。靜悄悄隔著世塵。〔東坡云〕天陰雨。有些疎漏麼。〔正末唱〕便淋漓污了衣。顛倒可便裹了巾。〔帶云〕學士大人。〔唱〕俺這裏怕什麼騎驢衝大尹。

〔東坡云〕騎驢衝大尹。此乃賈浪仙的故事。將小官比做韓文公。何以克當。〔正末云〕大人既拜端明殿學士。爲何謫貶黃州團練。到貧僧荒涼古剎來。〔東坡云〕吾兄不問。小官不敢言。今有王安石在朝。當權亂政。特舉青苗一事。我想青苗一出。小民不勝其苦。一日王安石請俺家宴。出歌者數人。內有一女子擎杯良久。不見其手。俺佯言道。小娘子金釵墜也。那女子慌忙出。其手捫其髻。衆官皆發一笑。安石令俺題詠其事。小官走筆賦滿庭芳一闋。誰想安石將小官滿庭芳奏與聖人。貶小官黃州歇馬。打從此處經過。思想吾兄在此。特來探望。吾兄是個公直的人。此一椿還是王安石不是。小官的不是。〔正末云〕此一椿還是王安石的不是也。〔東坡云〕怎見得王安石不是。〔正末唱〕

〔金盞兒〕爲學士受皇恩。因此上重賢臣。他要足下雨箇閒談論。他不合高燒銀燭。倒入金樽。他不合殷勤出侍女。他不合貪夜款佳賓。他不合隔簾聽語笑。〔帶云〕常言道。責人則明。恕己則昏。學士大人。〔唱〕你也不合燈下覷他那佳人。

〔東坡云〕連小官也不是了。〔正末云〕願聞滿庭芳妙詞。〔東坡云〕小官在吾兄根前。念滿庭芳一闋。却似持布鼓而過雷門。豈不慚愧。〔正末云〕貧僧草腹菜腸。願聞願聞。〔東坡云〕吾兄汚耳了。〔詞云〕香靨雕盤。寒生冰筋。畫堂別是風光。主人情重。開宴出紅粧。膩玉圓搓素頸。藕絲嫩。新織仙裳。雙歌罷。虛雲轉月。餘韻尙悠揚。人間何處有。司空見慣。應謂尋常。坐中有狂客。惱亂柔腸。報道金釵墜也。十指露春筍。纖長。親曾見。全勝宋玉。想像賦高唐。〔正末云〕高才高才。〔唱〕

【後庭花】你那滿庭芳雖稱席上珍。送的箇老東坡翻成轅下窘。則爲這樂府招讒譖。抵多少文章可立身。【做笑科】（東坡云）吾兄爲何發笑。【正末唱】只落的笑欣欣。倒不如咱家安分。向深山將名姓隱。

（云）行者。看素齋飯管待學士。【行者云】理會得。香積廚下安排素齋。拖麵煎草鞋。醬拌鵝卵石。快些管待學士。【東坡云】叫那行者過來。你方纔說些什麼。【行者云】我師父方纔說。香積廚下看素齋飯管待學士。【東坡云】你去與那和尚說。有酒有肉我便吃。無酒無肉。我回舟中去也。【行者云】學士。你就是我的親爺。我這等和尚。有什麼佛做。熬得口裏清水拉拉的湯將出來。望學士可憐見。多與些小和尚吃。【東坡云】這個鵝和尚。我多與你些吃。【行者云】多謝學士。師父合氣了。那學士老爺說道。有酒有肉我便吃。無酒無肉我回舟中去也。【正末云】既如此。你下山去俗人家沽一壺酒。買一方肉。管待學士便了。【行者云】那裏去買。你好行止。向年間爲師父娘做滿月。賒了一副豬臟沒錢還他。把我褊衫都當沒了。至今穿着皂直裰哩。【正末云】休得胡說。【行者向古門云】山下俗道人家。有一百八十多斤的豬。宰一口兒。【內云】忒大沒有了。【行者云】這等有八九兩的小豬兒宰一口。【內云】忒小沒有了。【行者云】隨意增減些罷。只要先把血臟湯做一碗來。與我嘗一嘗。【正末云】行者。酒席完備未曾。【行者云】酒席已完備了。【正末云】學士。當日遠公沽酒謁陶潛。今日佛印燒豬待子瞻。【東坡云】小官續上兩句。蘇軾焉敢效昌黎。佛印如何比大顛。【正末云】高才高才。【唱】

【醉中天】既然要敘舊開佳醞。怎還說持戒斷腥葷。拚的箇爛醉春風老瓦盆。見學士和佛印。你本是同堂故人。須不比斗方檀信。俺只索倒賠些狗彘雞豚。

（東坡云）吾兄常言道。坐中無有油木梳。烹龍魚鳳總成虛。那裏有善歌的妓女。請一個來唱一曲。等小官盡醉而歸。【正末云】學士說差了。這荒涼古剎寺院。那裏討善歌妓女。【東坡云】真個無有。【正末云】斷然沒有。【東坡云】小官曾帶一個在此。【正末云】如此最好。在那裏。請來相陪學士。【東坡云】行者。你去溪河楊柳邊小舟中。叫一聲白牡丹安在。只待他應了一聲。你急急抽身便走。【行者云】走遲了却怎麼。【東坡云】走遲了。

只教你做雪獅子向火酥了半邊。〔行者做跌科〕早酥倒了也。轉灣抹角。此間就是溪河楊柳邊。小舟兒上叫一聲白牡丹在麼。〔旦兒云〕誰叫。〔行者做跌科云〕聽他嬌滴滴的聲音。真個酥了也。東坡老爺喚你哩。〔旦兒上云〕來了。妙舞清歌本足誇。就雲雨兩作生涯。借問妾身何處住。柳陌花街第一家。妾乃白樂天之後。小字牡丹。不幸落在風塵。今被東坡學士帶在此處。差人呼喚。須索走一遭去也。〔行者云〕稟學士。白牡丹來了也。〔又稟正末科〕〔旦兒云〕大人萬福。呼喚妾身。有何分付。〔東坡云〕我一路上與你說的前席。那和尚便是。你如今魔障此人。還了俗。聚了你。他若爲官。你just是一位夫人縣君也。〔旦兒云〕多謝大人擡舉。〔東坡云〕牡丹。你把體面與那佛印禪師相見者。〔旦兒云〕理會得。久聞老師父大名。今日得親尊顏。三生有幸。〔正末云〕小娘子問訊。〔行者云〕不消問訊。是學士船上來的。〔正末云〕學士大人。此女姓甚名誰。誰氏之子。〔東坡云〕此女乃是白樂天之後。小字牡丹。莫說他姿容窈窕。頗解文墨。只可惜他落在風塵。沒個人來擡舉。〔正末唱〕

【金盞兒】你道是可惜他落風塵。繫紅裙。端的箇十分體態能聰俊。〔東坡云〕有那等惜花人見了。無不愛他。〔正末唱〕有那等惜花人見了。怎不消魂。〔東坡云〕真個是天香出衆。國色超羣。〔正末唱〕真箇是天香偏出衆。國色獨超羣。可知道教坊爲

第一。花內牡丹尊。

〔東坡云〕牡丹與那佛印把一杯酒者。〔旦兒應云〕師父滿飲此杯。〔正末云〕小娘子。貧僧葷酒不用。〔旦兒云〕那師父葷酒皆不用。〔東坡云〕吾兄差矣。溪河楊柳影。不礙小舟行。佛在心頭坐。酒肉穿腸過。只管吃。怕怎麼。〔正末云〕既如此。貧僧開酒不開葷。〔東坡云〕不怕他不一樁椿開將來。〔旦兒云〕師父滿飲此杯。〔正末云〕貧僧告酒了。〔東坡云〕吾兄請了。〔行者唱舞科〕〔唱〕心肝肉。那話兒且休題。吃肉揀肥的。自從見了你。一頓一升米。你也不想我。我也不想你。〔東坡云〕行者怎麼說。〔行者云〕這是我師父和師父娘在禪床上吃酒吃肉。小行者帶歌帶舞。日常規矩。〔東坡云〕果然有此事。正是出家人活計。〔正末云〕行者看酒來。小娘子滿飲一杯。〔旦兒云〕吃不了這些。〔行者云〕就是小行者替吃罷。〔東坡云〕牡丹放下酒者。吾兄。我此來非爲別事。〔正末云〕却是爲何。〔東坡云〕專爲吾兄今日是個好日辰。娶了牡丹。與小官同登仕路。佳人捧硯。壯

士擎鞭。不強在深山古剎。遁跡埋名。吃的是瓢漏粉。菜饅頭。有何好處。你與我惜芳春。罷經文。〔正末唱〕

〔金盞兒〕你教我惜芳春。罷經文。把一生功案都休論。〔東坡云〕就是小官爲媒。〔正末唱〕笑你箇東坡學士。做媒人。〔東坡云〕我能壞你十座寺。你休阻我一門親。〔正末唱〕你道是能壞我十座寺。休阻您一門親。我也曾萬花叢裏過。爭奈我一葉不沾身。

〔東坡云〕牡丹。你與那和尚告菩提露去。〔旦兒云〕是曉得。上告我師。和尚一點菩提露。滴在牡丹兩葉中。〔正末云〕小僧半點俱無。〔旦兒云〕那師父說半點俱無。〔東坡云〕再告去。〔旦兒云〕上告我師。和尚一點菩提露。滴在牡丹兩葉中。〔正末云〕貧僧十五年不下禪床。功行非淺。實是半點俱無。〔旦兒云〕大人。那和尚說十五年不下禪床。功行非淺。實是半點俱無。却不差殺我牡丹也。〔東坡云〕吾兄。因你不肯。那牡丹煩惱哩。〔正末唱〕

〔賺煞〕你道是不施此三雨露恩。倒惹得花枝恨。俺怎肯壞了如來法身。這雪山中不比巫山夢斷魂。那裏有暮雨朝雲。俺既是做僧人。命犯着寡宿孤辰。〔東坡云〕咳。你個莽和尚。不爭我牡丹成了這親事呵。〔正末唱〕你教那首座闍黎。怎主婚。〔東坡云〕那裏有女家兒倒肯。男家兒不順。〔正末唱〕你道是女家兒倒肯。男家兒不順。〔東坡云〕小官舟中。花紅羊酒。都準備將來了。〔正末唱〕學士。你只索空工賠羊酒。〔帶云〕請恕罪了也。〔唱〕可兀的拜俺沙門。〔下〕

〔旦兒云〕大人。那和尚不肯。可不空帶牡丹走這一遭也。〔東坡云〕牡丹。你且放心。待我明日準備着回席的。酒殺。好共友與你成就了這門親事。那時節安排玳瑁筵。款撒紅牙板。低吟白雪歌。高擎鸚鵡盞。釵鐏玉斜橫。鬢偏雲亂挽。務要扭回壯士頭。只交閃開那禪僧眼。〔同下〕

〔音釋〕 絕藏靴切 摧慈隨切 捫音門 闕音缺 潤音混 憐蒲悶切 迸方孟切 側齋上聲 磴
藏梭切 嵐音藍 械音戚 重平聲 渦音窩 過平聲 阿何哥切 熱如月切 偈音忌

晒身上聲 汚去聲 賣音寅 推音確 勝平聲 寤君上聲 分去聲 臨音運 聾音昏
魚音袍

第二折

〔正末云〕貧僧了緣和尚。昨日被東坡學士魔障了一日。蚤是貧僧。若是第二個。怎生是好。〔行者云〕又是師父。若是行者了當哩。〔正末云〕今日天色已晚。學士必然又來。貧僧待要躲避他。見得禪師法門。無有智慧了行者。大開方丈。將燈燭剔得明亮。着學士來時。我貧僧自有主意。〔唱〕

〔南呂一枝花〕身雖在東土居。心自解西來意。曾傳一盞燈。能有幾人知。參透禪機。心外事無縈繫。想昨宵甚道理。那蘇子瞻一謎裏歪纏。更和着白牡丹。有千般標致。

〔梁州第七〕本待要去西方。脫除了地獄。我怎肯信東坡。洩漏了天機。半生苦行修持。力把心猿鎖閉。意馬收拾。由他閒戲。任你胡爲。端的箇幾番家識破。皆非一心。要隻履西歸。枉了你玉人兒嬌滴滴。待楓葉傳情。排下箇迷魂陣。香馥馥似桃花泛葉。攪的箇選佛場。亂紛紛做柳絮沾泥。怎知俺九年面壁。蚤明心見性。蒲團底。到今日出入世。笑你箇愚盪的東坡。尙不知。也只是肉眼凡眉。

〔東坡引旦兒同上云〕牡丹。我今日安排回席。好共友與你成就這門親事。却蚤來到山門。行者報復去。說昨夜。的客。今日又來了也。〔行者云〕師父分付多時。學士老爺請進。〔正末出迎科云〕學士大人有請。學士夜來多有簡慢。望乞恕罪。〔東坡云〕禪師。夜來多有攪擾。〔旦兒謝科云〕奴家攪擾。一發不當。〔正末云〕惶恐惶恐。〔東坡云〕小官今日薄酒一杯。特來還敬。〔正末云〕大人客邊何勞如此。〔東坡云〕看酒過來。端卿請飲一杯。〔正末回酒科云〕學士請。〔東坡云〕端卿。咱開口論閒事。想你在山間林下。隱跡埋名。幾時是了。則不如留了髮。還了俗。同登仕路。共舉皇朝。可不好那。〔正末云〕學士。這各有所見。難以強同。〔唱〕

【隔尾】我貧僧呵。半生餐拙無人識。你一舉成名天下知。這的是名利與清閒各滋味。〔東坡云〕你這出家的怎生。〔正末唱〕俺躲人間是非。〔東坡云〕俺爲官的怎生。〔正末唱〕您請皇家富貴。〔帶云〕好便好。則爲一首滿庭芳。貶上黃州。也怪不着。〔唱〕兀的是那才調清高落來得。

〔東坡云〕這禿廝倒着言語譏諷咱。哎。俺這爲官的。吃堂食。飲御酒。你那出家的。只在深山古剎。食酸餡。捱淡齋。有甚麼好處。〔正末唱〕

【牧羊關】雖然是食酸餡。捱淡齋。淡只淡淡中有味。想足下縱有才思十分。到今日送的你前程萬里。〔東坡云〕舌爲安國劍。詩作上天梯。〔正末唱〕蚤難道舌爲安國劍。詩作上天梯。你受了青燈十年苦。可憐送得你黃州三不歸。

〔云〕行者。看酒來。大人滿飲一杯。貧僧告睡去也。〔東坡云〕禪師請穩便。〔旦兒云〕那和尚着了忙哩。〔正末離席科云〕我出的這方丈門來。〔唱〕

【罵玉郎】則被這東坡學士相調戲。可着我滿寺裏告他誰。我如今修心養性在廬山內。怎生瞞過了子瞻。賺上了牡丹。却教誰人來替。

【感皇恩】你行者休違拗。我須索把你來央及。〔做跪科〕〔行者云〕師父只當搶了臉也。〔正末唱〕我其實被東坡閒魔障廝禁持。〔行者云〕我要赴白蓮會去哩。〔正末唱〕你待赴白蓮會裏。先和那紅粉偷期。〔行者云〕老人家沒正經。不要我學好。教我偷雞吃。被人牽住怎麼了。〔正末唱〕却待說又教我怎生題。

〔行者云〕師父。我看你欲言不言的意思。要我怎的。常言道喫烏飯。病黑屎。我只是依隨着你便了。〔正末唱〕

【採茶歌】你若肯依隨不羞恥。我比你先爭十載上天梯。〔云〕行者將耳過來。〔做耳嚙科唱〕你和他共枕同眠成連理。蚤是得此滋味。休要着癡迷。〔下〕

〔東坡云〕牡丹謝端卿往方丈去了。便趕進方丈去。與他雲雨和諧了時。你就唱兩淋鈴。今宵酒醒何處。楊柳

岸曉風殘月。我就來拿住他。不怕不隨我還俗去也。〔旦兒趕進科云〕師父。好共友與牡丹成就這親事罷。〔行者云〕成不得。成不得。貧僧整整十五年不下禪床。菩提露半點俱無。〔做歡會科〕〔旦兒唱〕雨淋零。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東坡云〕好個謝端卿。與牡丹雲雨和諧了。令人點個燈來。推開方丈門。拿住那佛印了也。〔正末上云〕被我瞞過子瞻了也。〔旦兒云〕却不差殺我牡丹也。〔下〕〔行者云〕好不快活殺行者也。〔下〕〔東坡云〕嗨。吾兄是何道理。你不肯也罷。如何將行者污我牡丹。牡丹。你玲瓏剔透。今何在。俊俏聰明。莫謾誇。嫩蕊嬌枝。開不住。被狂風吹碎牡丹芽。吾兄收拾酒筵。我已醉矣。〔正末唱〕

〔賀新郎〕東坡學士解禪機。我怎肯損壞了菩提。恰纔是脫身之計。他那廝向絨毛氈裏撲綿被。儘強如俺入龍華會。兀的不辱沒殺釋迦的這牟尼。不爭那牡丹來赴約。和尚去偷期。東坡倒覺的有些三不恰。一箇兒待惜花春起蚤。一箇兒待愛月夜眠遲。

〔東坡做睡科〕〔正末云〕大人再飲幾杯。呀。他睡着了。看他大睡一覺。花間四友安在。〔旦兒扮四友上云〕妹子們走動。師父呼喚俺姊妹四人。有何分付。〔正末唱〕

〔哭皇天〕我喚你無別意。您四人各做準備。梅也。你輕謳着白雪歌。柳也。你與我滿捧着紫金杯。桃也。你和他共枕同眠。竹也。如魚似水。我這裏做方做便。陪酒陪歌。東坡。比那滿庭芳滿庭芳。可便省些閒淘氣。倚仗着神力鬼力。只除是天知地知。

〔烏夜啼〕這是戒和尚念彼觀音蜜。自今宵即便與你回席。恁四人各同心兒商議。柳也是必速離了隋堤。竹也。你是必休戀着湘妃。梅也。你兩箇羅浮山下會佳期。桃也。你與我武陵溪畔會相識。柳妖嬈。桃美麗。梅魂縹緲。竹影依稀。

〔黃鍾尾〕那學士呵。你才高世上誰堪比。我教你直睡到人間。總不知。柳

也只要你迎過客。送行人。開青眼。展黛眉。伴陶潛的見識。竹也只要你搖龍頭。擺鳳尾。敲翠節。弄清音。引王猷的興味。桃也只要你烘曉日。渲朝霞。飄紅雨。笑東風。賺劉晨的旖旎。梅也只要你散冰魂。呈素魄。欺凍雪。傲嚴霜。膩何郎的嫵媚。不許你撲刺刺驚破他一枕晨雞。只要你四人呵美甘甘迷着他南柯夢兒裏。〔下〕

〔四友云〕學士大人。休推睡裏夢裏。〔東坡打夢做起科問云〕四位小娘子。誰氏之家。〔四友云〕俺姊妹四人。是佛印的專房妓妾。聽師父法旨。特來與大人奉一杯酒。〔東坡云〕哦。謝端卿。你瞞的我多哩。放着四位專房。這般美麗。可知不要我那白牡丹。敢問四位小娘子尊姓盛名。〔四友云〕俺姊妹們教做天桃。嫩柳。翠竹。紅梅。〔東坡云〕小娘子會舞會唱麼。〔四友云〕俺姊妹們都會唱。〔東坡云〕有勞四位舞一回。唱一回。待小官吃個盡興方歸也。〔四友舞唱介〕

〔月兒高〕謾折長亭柳。情濃怕分手。欲跨雕鞍去。扯住羅衫袖。問道歸期。端的是甚時候。泪珠兒點點絞銷透。唱徹陽關。重斟美酒。美酒解消愁。只怕酒醉還醒。這愁懷又依舊。

〔四友云〕學士大人。請滿飲此杯。俺姊妹們四人各求佳句一首。永爲家寶。〔東坡云〕四位小娘子問小官求詩。有有有。一個個說來。從那個起。〔梅云〕妾身是紅梅。〔東坡云〕玉骨冰肌非等閒。耐他霜雪耐他寒。一枝斜在書窗下。惹得詩人冷眼看。〔梅奉酒云〕多謝佳篇。請學士大人滿飲此杯。〔東坡飲科云〕如今該是翠竹了。萬玉叢中汝最魁。亭亭高節肯低迴。淑人合配真君子。灑淚成班却爲誰。〔竹奉酒云〕多謝佳篇。請學士大人滿飲此杯。〔東坡飲科云〕如今該是天桃了。溶溶粉汗濕香腮。舞盡春風臉上來。只因一點胭脂氣。惹得劉郎着意栽。〔桃奉酒科云〕多謝佳篇。請學士大人滿飲此杯。〔東坡飲科云〕如今該是嫩柳了。腰肢嬈嬈弄輕柔。舞盡春風卒未休。流水畫橋青眼在。爲誰腸斷爲誰愁。〔柳奉酒科云〕多謝佳篇。請學士大人滿飲此杯。〔東坡云〕我吃我吃。〔四友云〕俺姊妹們四個共求大人一詩。〔東坡云〕有有有。堪愛尊前四豔粧。清陰護月閨

紗窗。桃也魂依玉洞花千片。竹也腸斷湘江泪幾行。梅也大庾嶺頭耽寂寞。柳也霸陵橋外弄輕狂。何緣此夕同歡會。小官拚得開懷醉一場。〔四友云〕好高才也。我姊妹們舞者。唱者。勸學士大人吃個盡醉方歸。〔東坡云〕我吃我吃。兀的不快活殺我也。〔同下〕

〔音釋〕 解音械 繫音盈 繫音計 力音利 拾繩知切 壁兵迷切 思去聲 調平聲 拗音要

及更移切 密忙閉切 席星西切 識傷以切 殢陳選切 旖音倚 旖音你 旖音武 牽粗上聲

第二折

〔正末扮松神持笏上云〕吾乃廬山松神是也。今有佛印禪師。密遣花間四友。前去玉春堂魔障東坡學士。恐上帝知道。必然責罪小聖。須索追趕那四個鬼頭去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晚風輕。霜華重。雲淡晚風輕。露冷霜華重。轉瑤階月色朦朧。你看那花間四友相搬弄。鬪起他那春心動。

〔滾繡球〕俺這裏步蒼苔。攀怪松。靠湖山。凌翠峯。正和那玉春堂相共。俺只索悄冥冥躡足潛踪。上階基近窗孔。見四箇小鬼頭將端明來簇捧。竹梅呵滿泛着金鍾。那一箇舞低楊柳樓心月。那一箇歌罷桃花扇底風。飲興方濃。

〔松神做掀簾科〕〔唱〕

〔叫聲〕俺這裏排亮榻。揭簾櫳。赤律律起一陣劣風劣風。不由人不悚然驚。凜然恐。險吹滅銀臺上燭花紅。

〔東坡擁四友上云〕四位小娘子。起大風了。〔四友做怕科云〕學士大人。風起神道來也。〔東坡云〕這等小娘子躲着。〔松神云〕學士。快喚出那花間四友來。〔東坡云〕沒有什麼花間四友。〔松神云〕學士。你既讀孔聖之書。必達周公之禮。因何在此做這般勾當。〔東坡云〕只小官在此飲酒。有何妨礙。〔松神唱〕

【上小樓】您了悟那色空。且與吾師是昆仲。你伴着那嫩柳天桃翠竹紅梅。閨約私通。〔東坡云〕小官止一人在此。並無別的陪伴。〔松神唱〕這的是你自去自來。相隨相從。〔帶云〕那花間四友呵。〔唱〕比不得出紅粧主人情重。

〔東坡云〕這是小官做的滿庭芳。元來神也知道。〔松神云〕學士。那花間四友。快放他出來。〔東坡云〕委實沒有。〔松神笏擊桌科唱〕

【么篇】小聖呵。可便眼又不瞞。耳又不聾。〔東坡云〕四位小娘子躲着。〔松神唱〕你那裏挨挨拶拶。閃閃藏藏。無影無蹤。恰纔俺下虛空。顯神通。起一陣風。颺微送。〔云〕只喚出那紅梅來。〔東坡云〕沒有什麼紅梅。〔松神云〕你道是沒有紅梅。〔唱〕這其間見疎影橫。聞香浮動。

〔松神再擊桌搜尋科云〕小鬼頭躲在那裏。一個個都與我喚將出來。〔四友出科〕〔東坡云〕上聖。留一個兒與小官奉酒者。〔松神唱〕

【滿庭芳】我看你箇東坡受用。是處裏嬌歌妙舞。酒釀花醲。見疎梅一點芳心動。蚤則怕漏泄了天工。傍脩竹珮響玎珰。映垂楊絲颺丰茸。說甚麼桃源洞。只落的胭脂淚湧。再不能勾依舊笑春風。

〔松神做趕四友科〕〔東坡云〕上聖。念小官獨自在。此飲酒無聊。可留一個小娘子。等他陪奉咱。〔松神唱〕

【十二月】你這裏齊臻臻前遮後擁。美甘甘笑口歡容。只待要靜巖巖幕天席地。笑吟吟倚翠偎紅。怎知道被禪師神挑鬼弄。做一場捕影拿風。

【堯民歌】好笑你端明學士忒朦朧。全不想酒闌人散夜將終。怎還許花間四友得從容。東坡也不須埋怨我大夫松。這的是禪宗禪宗。都歸一箇空。只有那伊蒲供。〔松神趕四友下〕

〔東坡云〕這四位小娘子。怎生割捨的小官就去了。〔做伏桌睡科〕〔松神云〕學士學士。〔唱〕

【耍孩兒】想東坡會受金蓮籠。直恁般癡呆懵懂。則去那樹頭樹底覓殘紅。恨不的添一對照道紗籠。今宵剩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這聰明成何用。本待要醉魔佛印。倒做了寤寐周公。

【煞尾】聽着這疎刺刺枕畔風。響瑤瑤樓上鐘。被誰人驚回一霎遊仙夢。我笑你個帶酒色的東坡。直睡到紅日三竿。恁時節懂。〔下〕

〔行者上云〕兩廊下僧院鐘樓經閣。但有那銅頭鐵額。釘嘴木舌。不能了達者。都到法座上問禪。〔再叫科下〕

〔東坡做驚醒科云〕四位小娘子。滿飲一杯。呀。原來是南柯一夢。小官欲待回舟中去。恐怕他謝端卿勘破。且領着白牡丹到法座上問禪。那裏走一遭去來。〔下〕

〔音釋〕 橘皆上聲 賜牟去聲 茸音戎 從音匆 勘坎去聲

第四折

〔正末引徒衆華幡法器上云〕行者。將香盒過來。〔行者云〕香盒在此。〔正末云〕南無阿彌陀佛。此一炷香願吾王萬壽。臣宰千秋。此一炷香願黎民樂業。五穀豐登。此一炷香願法輪常轉。佛日增輝。〔唱〕

【雙調新水令】熬龍涎一炷透穹蒼。祝吾王壽元無量。八方無土馬。四海罷刀鎗。國泰民康。願甘雨及時降。

〔云〕行者。你去兩廊下僧院經閣鐘樓叫者。但有那銅頭鐵額。釘嘴木舌。不能了達者。都來法座上問禪。〔行者云〕理會得。〔做叫科〕〔東坡領牡丹上云〕牡丹。謝端卿在法座上問禪。我去問倒了他。你就過來。〔旦兒云〕是曉得。〔東坡云〕上告我師和尚。蘇軾特來問禪。〔正末云〕速道。〔東坡云〕佛印從來快開劈。蘇軾特來開料嘴。〔正末云〕葛藤接斷老婆禪。打破沙鍋鑿到底。〔東坡云〕可被他說倒了。牡丹。你過去問禪。〔旦兒云〕上告我師和尚。牡丹特來問禪。〔正末云〕速道。〔旦兒云〕我白牡丹因何到此。慕風流特來嫁爾。〔正末云〕你本不是妓館獐兒。堪做俺佛門弟子。〔唱〕

【水仙子】俺本是廬山長老恰升堂。〔旦兒云〕這的是東林寺。〔正末唱〕倒做了曾救

寺鶯鶯來鬧道場。〔旦兒云〕你出家人比不得唐三藏。〔正末唱〕你道俺出家人不及那往西天的唐三藏。却原來你是曲江頭黃四娘。〔旦兒云〕我只待堅心招你做新郎。〔正末唱〕你道是堅心兒招俺做新郎。〔旦兒云〕留了方丈和你同歸洞房。〔正末唱〕你教我留了方丈同歸那箇洞房。〔帶云〕那裏有和尚做女婿的。〔唱〕俺可甚麼帽兒光光。〔旦兒云〕天香妓館久沉埋。好向東林寺裏栽。〔正末云〕若把牡丹移在此。幾年能勾上蓮臺。〔唱〕

〔落梅花〕你素魄兒十分媚。慧心兒百和香。更壓着魏紫姚黃。〔旦兒云〕牡丹花摘將來膽瓶兒裏供養者。〔正末唱〕你道是牡丹花摘將來膽瓶裏堪供養。休休休。只怕就閣你淺斟低唱。

〔旦兒云〕情願離了花街柳陌不爲娼。〔正末唱〕

〔風入松〕你道是離花街柳陌不爲娼。〔旦兒云〕一心待棄賤要從良。〔正末唱〕你一心待棄賤要從良。〔旦兒云〕輸情改嫁你個山和尚。〔正末唱〕輸情願改嫁這山和尚。兀的不是那畫堂中別樣風光。你明明的把禪機問答。怎知俺閨閣的把春色包藏。

〔旦兒云〕果然是真僧。問他不到。告師父借金刀一把。削髮爲尼。跟師父出家。〔詩云〕禮拜廬山出世僧。一心向佛苦修行。免教鶯燕頻來往。不在塵中掛孽名。〔下〕〔東坡云〕我着牡丹魔障此人。倒被他脫度出了家。待我再過去問禪那和尚。可惜巫山窈窕娘。夢魂偏嫁你禿驢王。〔正末云〕堂上老師無答語。坐中狂客惱柔腸。〔四友上〕〔梅云〕上告我師父和尚。紅梅特來問禪。〔正末云〕速道。〔梅云〕玉骨冰肌誰可比。寂寞前村深雪裏。〔正末云〕只愁昨夜夢中魂。一枝漏泄春消息。〔竹云〕上告我師和尚。翠竹特來問禪。〔正末云〕速道。〔竹云〕冷氣虛心效琴瑟。灑淚成斑憔悴死。〔正末云〕東坡節外更生枝。算來不是真君子。〔桃云〕上告我師和尚。天桃特來問禪。〔正末云〕速道。〔桃云〕粉腮香臉淡勻紅。曾賺劉郎入洞中。〔正末云〕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柳云〕上告我師和尚。嫩柳特來問禪。〔正末云〕速道。〔柳云〕傍路臨溪不長久。落葉歸秋又

衰朽。〔正末云〕可惜南海觀音柳。昨宵折入東坡手。〔東坡云〕敢問四位小娘子是誰氏之家。甚麼姓名。〔正末云〕酒冷燈殘月半昏。名花傾國兩殷勤。武陵溪畔曾相識。今日佯推不認人。〔唱〕

〔川撥棹〕想昨夜在玉春堂。與東坡會共賞。這一個竹影悠揚。這一個柳葉芬芳。這一個梅葉馨香。這一個柳絮顛狂。都是咱使的伎倆。故將你廝魔障。

〔東坡云〕小官已醉矣。委實不認的四位小娘子。〔正末唱〕

〔七弟兄〕你道是醉鄉。〔東坡云〕敢是做夢哩。〔正末唱〕又道是夢鄉。也不似這等忒乖張。昨夜個喜孜孜燈下相親傍。今日裏假惺惺堂上問行藏。可是你困騰騰。全不記嬌模樣。

〔梅花酒〕呀。你從來有些技癢。你從來有些技癢。正夜靜更長。對月貌花龐。飲玉液瓊漿。一個個逞歌喉歌婉轉。一個個垂舞袖舞郎當。只教你似劉伶怎惜的酒量。似李白怎愛的詩章。似周郎待按着宮商。似宋玉待赴着高唐。

〔收江南〕呀。這的是主人情重出紅粧。怎做得司空見慣只尋常。不由你不坐中狂客惱柔腸。一句句對當。一句句對當。總不離一曲滿庭芳。

〔東坡云〕佛印從來多調笑。到被花枝誇俊俏。〔正末云〕高燒銀燭照紅粧。燈光不把自身照。〔東坡云〕果然是真僧。問他不到。蘇軾從今懺悔。情願拜爲佛家弟子。〔正末云〕學士請尊重。〔行者云〕上告我師和尚。行者特來問禪。〔正末云〕速道。〔行者云〕攬住牡丹。勝坐蓮臺。師父咳嗽。徒弟便來。〔正末云〕癡迷性改。分毫不采。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唱〕

〔鴛鴦煞尾〕從今後識破了人相。我相衆生相。生況死況別離況。永謝繁華甘守淒涼。唱道是卽色卽空。無遮無障。笑殺東坡。也懺悔春心蕩。枉自

有蓋世文章。還向我佛印禪師聽一會講。

〔音釋〕穹區容切 祝音主 劈鋪米切 疊音問 揉音撓 孽音聶 息喪擠切 瑟生止切 傍去

聲 龐音忙 攢攙去聲 相去聲

題目 雲門一派老婆禪

正名 花間四友東坡夢

杜藥娘智賞金線池雜劇

關漢卿撰

楔子

〔外扮石府尹引張千上詩云〕少小知名建禮聞。白頭猶未解朝衣。年來屢上陳情疏。怎奈君恩不放歸。老夫姓石名敏。字好問。幼年進士及第。隨朝數載。累蒙擢用。謝聖恩可憐。除授濟南府尹之職。我有個同窗故友。姓韓名輔臣。這幾時不知兄弟進取功名去了。還只是遊學四方。一向音信杳無。使老夫不勝懸念。今日無甚事。在私宅閒坐。張千。門首覷者。若有客來時。報復我知道。〔張千云〕理會的。〔末扮韓輔臣上詩云〕流落天涯又幾春。可憐辛苦客中身。怪來喜鵲迎頭噪。濟上如今有故人。小生姓韓名輔臣。洛陽人氏。幼習經史。頗看詩書。學成滿腹文章。爭奈功名未遂。今欲上朝取應。路經濟南府過。有我個八拜交的哥哥是石好問。在此爲理。且去與哥哥相見一面。然後長行。說話中間。早來到府門了也。左右報復去。道有故人韓輔臣特來相訪。〔張千報云〕稟老爺得知。有韓輔臣在於門首。〔府尹云〕老夫語未懸口。兄弟早到。快有請。〔張千云〕請進。〔做見科〕〔韓輔臣云〕哥哥。數載不見。有失問候。請上受你兄弟兩拜。〔做拜科〕〔府尹云〕京師一別。幾經寒暑。不意今日惠顧。殊慰鄙懷。賢弟請坐。張千看酒來。〔張千云〕酒在此。〔做把盞科〕〔府尹云〕兄弟滿飲一杯。〔做回酒科〕〔韓輔臣云〕哥哥也請一杯。〔府尹云〕筵前無樂。不成歡樂。張千。與我喚的那上廳行首杜藥娘來。伏侍兄弟飲幾杯酒。〔張千云〕理會的。出的這門來。這是杜藥娘門首。杜大姐在家麼。〔正旦扮杜藥娘上云〕誰喚門哩。我開了這門看。〔做見科〕〔張千云〕府堂上喚官身哩。〔正旦云〕要官衫麼。〔張千云〕是小酒。免了官衫。〔做行科〕〔張千云〕大姐。你立在這裏。待我報復去。〔做報科〕〔府尹云〕着他進來。〔正旦做見科云〕相公喚妾身。有何分付。〔府尹云〕喚你來別無他事。這一位白衣卿相。是我的同窗故友。你把體面相見咱。〔正旦做拜科〕〔韓輔臣慌回禮云〕嫂嫂請起。〔府尹云〕兄弟也。這是上廳行首杜藥娘。〔韓輔臣云〕哥哥。我則道是嫂嫂。〔背云〕一個好婦人也。〔正旦云〕一個好秀才也。〔府尹云〕將酒來。藥娘行酒。〔正旦與韓連遞三杯科〕〔府尹云〕住住。兄弟。我也吃一鍾兒。〔韓輔臣云〕呀。却忘了送哥哥。〔正旦遞府尹酒飲科〕〔正

旦云「秀才高姓大名。」韓輔臣云「小生洛陽人氏。姓韓名輔臣。小娘子誰氏之家。姓甚名誰。」正旦云「妾身姓杜。小字藥娘。」韓輔臣云「元來見面勝似聞名。」正旦云「果然才子豈能無貌。」府尹云「藥娘。你問秀才告珠玉。」韓輔臣云「兄弟對着哥哥根前。怎敢提筆。正是弄斧班門。徒遺笑耳。」府尹云「兄弟休謙。」韓輔臣云「連等。兄弟呈醜也。」做寫科云「寫就了。藥娘你試看咱。」正旦念云「詞寄南鄉子。」詞云「媚娜復輕盈。都是宜描上翠屏。語若流鶯聲似燕。丹青。燕語鶯聲怎畫成。難道不關情。欲語還羞。便似曾占斷。楚城歌舞地。娉婷。天上人間第一名。好高才也。」韓輔臣云「兄弟此行。本爲上朝取應。只因與哥哥久闊。迂道拜訪。幸親尊顏。復蒙嘉宴。爭奈試期將近。不能久留。酒散之後。便當奉別。」府尹云「賢弟且休去。略住三朝五日。待老夫賣發你一路鞍馬之費。未爲遲也。」張千打掃後花園。請秀才在書房中安下者。韓輔臣云「花園冷靜。怕不中麼。」府尹云「既如此。就在藥娘家安歇如何。」韓輔臣云「願隨鞭鐙。」府尹云「你看他一讓一個肯。藥娘這是我至交的朋友。與你兩錠銀子。拏去你那母親做茶錢。休得怠慢了秀才者。」正旦云「多謝相公。」韓輔臣云「兄弟謝了哥哥。大姐到你家中拜你那媽媽去來。」正旦云「秀才。俺娘忒愛錢哩。」韓輔臣云「大姐不妨事。我多與他些錢鈔便了也。」正旦唱

【仙呂端正好】鄭六遇妖狐。崔韜逢雌虎。那大曲內盡是寒儒。想知今曉古。人家女都待與秀才每爲夫婦。

【么篇】既不呵那一片俏心腸。那裏每堪分付。那蘇小卿不辨賢愚。比如我五十年不見雙通叔。休道是蘇媽媽。也不是醉驢驢。我是他親生的女。又不是買來的奴。遮莫拷的我皮肉爛。煉的我骨髓枯。我怎肯跟將那販茶的馮魁去。」同韓下

府尹云「你看我那兄弟。秀才心性。又是那吃酒的意見。別也不別。徑自領着杜藥娘去了也。且待三朝五日。差人探望兄弟去。古語有云。樂莫樂兮新相知。豈不信然。」詩云「華省芳筵不待終。忙攜紅袖去匆匆。雖然故友情能密。爭似新歡興更濃。」下

〔音釋〕解上聲 朝音潮 疏去聲 累上聲 濟上聲 慰音謂 樂音耀 樂音滂 行音杭 媚音
鳥 娜那上聲 占去聲 娉聘平聲 婷音亭 叔音暑

第一折

〔搽旦扮卜兒上詩云〕不紡絲麻不種田。一生衣飯靠皇天。盡道吾家皮解庫。也自人間賺得錢。老身濟南府人氏。自家姓李。夫主姓杜。所生一個女兒。是上廳行首杜蕊娘。近日有個秀才。叫做韓輔臣。却是石府尹老爺送來的。與俺女兒作伴。俺這妮子一心待嫁他。那廝也要娶我女兒。中間被我不肯。把他撻出去了。怎麼這一會兒不見俺那妮子。莫非又趕那廝去。待我喚他。蕊娘賤人那裏。〔正旦領梅香上向古門道云〕韓秀才。你則躲在房裏坐。不要出來。待我和那虔婆鬪鬧一場去。〔韓輔臣做應云〕我知道。〔正旦云〕自從和韓輔臣作伴。又早半年光景。我一心要嫁他。他一心要娶我。則被俺娘板障。不肯許這門親事。我想一百二十行。門門都好。着衣喫飯。偏俺這一門。却是誰人製下的。忒低微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則俺這不義之門。那裏有買賣營運。無貲本全憑。着五箇字迭辦金銀。〔帶云〕可是那五個字。〔唱〕無過是惡劣乖毒狠。

〔混江龍〕無錢的可要親近。則除是驢生戟角。瓮生根。佛留下四百八門衣飯。俺占着七十二位兇神。纔定脚。謝館接迎新子弟。轉回頭。霸陵誰識舊將軍。投奔我的都是那衿爺害娘。凍妻餓子。折屋賣田。提瓦罐交槌。運那些三箇慈悲爲本。多則是板障爲門。

〔云〕梅香。你看妳妳做甚麼裏。〔梅香云〕妳妳看經哩。〔正旦云〕俺娘口業作罪。你這般心腸。多少經文懺的過來。枉作的業深了也。〔唱〕

〔油葫蘆〕炕頭上主燒埋的顯道神。沒事眼繫麻頭。斜皮臉老魔君。拿着一串數珠。是嚇子弟降魔印。輪着一條拄杖。是打鷄鵝無情棍。茶房裏那一火老業人。酒杯間有多少閒議論。頻頻的間阻休熟分。三夜早起離門。

〔梅香云〕姐姐。這話說差了。我這門戶人家。已不得接看子弟。就是錢龍入門。百般奉承他。常怕一個留他不。怎麼剛剛三日。便要趕他出門。決無此理。〔正旦云〕梅香。你那裏知道。〔唱〕

〔天下樂〕他只待夜夜留人夜夜新。殷勤顧甚的恩。不依隨又道是我女孩兒不孝順。今日箇像人頭廝捧。含熱血廝噴。定奪俺心上人。

〔做見科正旦云〕母親。吃甚麼茶飯那。〔卜兒云〕竈窩裏燒了幾個燈盞。吃甚麼飯來。〔正旦唱〕

〔醉扶歸〕有句話多多的苦告你老年尊。累累的囑託近比隣。一片花飛減却春。我如今不老也非爲嫩。年紀小呵須是有氣分。年紀老無人問。

〔云〕母親。嫁了您孩兒罷。孩兒年紀大了也。〔卜兒云〕丫頭。拿鑷子來鑷了鬢邊的白髮。還着你覓錢哩。〔正旦云〕母親。你只管與孩兒做性怎的。〔卜兒云〕我老人家如今性子淳善了。若發起村來。怕不筋都敲斷你的。〔正旦唱〕

〔金盞兒〕你道是性兒淳。我道你意兒村。提起那人情來往伴粧鈍。〔帶云〕有幾個打荳客旅輩。丟下些刷牙掠頭。問妳妳要盤纏家去。〔唱〕你可早耳朵閉。眼睛昏。前門裏統鍋客。後門裏一個使錢勤。揉開汪淚眼。打拍老精神。

〔云〕母親。嫁了你孩兒者。〔卜兒云〕我不許嫁誰敢嫁。有你這樣生忿忤逆的。〔正旦唱〕

〔醉中天〕非是我偏生忿。還是你不關親。只着俺淡抹濃粧倚市門。積攢下金銀囤。〔卜兒做怒科云〕你這小賤人。你今年纔過二十歲。不與我覓錢。教那個覓錢。〔正旦唱〕你道俺纔過二旬。有一日粉消香褪。可不道老死在風塵。

〔云〕母親。你嫁了孩兒罷。〔卜兒云〕小賤人。你要嫁那個來。〔正旦唱〕

〔寄生草〕告辭了鳴珂巷。待嫁那韓輔臣。這紙湯瓶再不向紅鑪頓。鐵煎盤再不使清油混。銅磨筭再不把頑石運。〔卜兒云〕你要嫁韓輔臣這窮秀才。我偏不許你。〔正旦唱〕怎將咱好姻緣生折做斷頭香。休想道潑烟花再打入迷魂陣。

〔卜兒云〕那韓輔臣有什麼好處。你要嫁他。〔正旦唱〕

〔賺煞〕十度願從良。長則九度不依允。也是我入個字。無人主婚。空盼上他七步才華。遠近聞。六親中無不歡欣。改家門做的個五花誥夫人。駟馬高車錦繡裙。道俺有二生福分。正行着雙雙好運。〔卜兒云〕好運好運。卑田院裏趕趁。你要嫁韓輔臣。這一千年不長進的。看你打蓮花落也。〔正旦唱〕他怎肯教一年春盡。又是一年春。〔下〕

〔卜兒云〕俺女兒心心念念。只要嫁韓秀才。我好友偏不嫁他。俺想那韓秀才是個氣高的人。他見俺有些閒言閒語。必然使性出門去。俺再在女孩兒跟前調撥他。等他兩個不和。訛起臉來。那時另接一個富家郎。纔中俺之願也。正是小娘愛的俏。老鴇愛的鈔。則除非弄冷他心上人。方纔是我家裏錢龍到。〔下〕

〔音釋〕

撚 比音疲 鐺音聶 徹音驚 荳徐靴切 鰻音慢 國音頓 過平聲 筭音趕 長音掌

訛山去聲 中去聲 搗音保

第二折

〔韓輔臣上詩云〕一生花柳幸多緣。自有嫦娥愛少年。留得黃金等身在。終須買斷麗春園。我韓輔臣本爲進取功名。打從濟南府經過。適值哥哥石好問在此爲理。送我到杜藥娘家安歇。一住半年以上。兩意相投。不但我要娶他。喜得他也有心嫁我。爭奈這度婆百般板障。俺想來他只爲我囊中錢鈔已盡。況見石府尹滿考朝京。料必不來復任。越越的欺負我。發言發語。只要撚我出門去。我是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怎生受得一口氣出了他門。不覺又是二十多日。你道我爲何不去。還在濟南府掩閣。倒也不是盼俺哥哥復任。思量告他。只爲杜藥娘他把俺赤心相待。時常與這度婆合氣。尋死覓活。無非是爲俺家的緣故。莫說我的氣高。那藥娘的氣比我還高的多哩。他見我這日出門時節。竟自悻悻然去了。說也不和他說一聲兒。必然有些怪我。這個怪也只得由他怪。本等是我的不是。以此沉吟展轉。不好便離此處。還須親見藥娘。討個明白。若他也是度婆的見

識沒有嫁我之心。却不我在此亦無指望了。不如及早上朝取應。幹我自家功名去。他若是好好的依舊要嫁我。一些兒不怪我。便受盡這虔婆的氣。何忍負之。今日打聽得虔婆和他一班兒老姊妹在茶房中吃茶。只得將我羞臉兒揣在懷裏。再到蔡娘家去走一遭。〔詞云〕我須是讀書人。凌雲豪氣。偏遇這潑虔婆全無顧忌。天若使石好問復任濟南。少不的告他娘着他流遞。〔下〕〔正旦引梅香上云〕我杜蔡娘一心看上韓輔臣。思量嫁他。爭奈我母親不肯。倒發出許多說話。將他趕逐出門去了。我又不曾有半句兒惱着他。爲何一去二十多日。再也不來看我。教我怎生放心得下。聞得母親說。他是爛黃蘗。如今又纏上一個粉頭。道強似我的多哩。這話我也不信。我想這濟南府教坊中人。那一個不是我手下教道過的。小妮子料必沒有強似我的。若是他果然離了我家。又去踹別家的門。久以後我在這街上行走。教我怎生見人那。〔唱〕

【南呂一枝花】東洋海洗不盡臉上羞。西華山遮不了身邊醜。大力鬼頓不開眉上鎖。巨靈神劈不斷腹中愁。閃的我有國難投。抵多少南浦傷離候。愛你個殺才沒去就。明知道雨歇雲收。還指望待天長地久。

【梁州第七】這廝闌散了。雖離我眼底。忙憎着又在心頭。出門來信步閒行走。遙瞻遠岫。近俯清流。行行廝趁。步步相逐。知他在那搭兒裏。續上綢繆。知他是怎生來。結做冤讎。俏哥哥不爭你先。和他暮雨朝雲。劣妳妳則有分吃他那閒茶浪酒。好姐姐幾時得脫離了舞榭歌樓。不是我出乖弄醜。從良棄賤。我命裏有終須有。命裏無枉生受。只管撲地掀天無了休。着甚麼來由。

【梅香云】姐姐。你休煩惱。姐夫好友來家也。〔正旦云〕梅香。將過琵琶來。待我散心適悶咱。〔梅香取砌末科云〕姐姐。琵琶在此。〔正旦彈科〕〔韓輔臣上云〕這是杜大姐家門首。我去的半月其程。怎麼門前的地也沒人掃。一刻的長起青苔來。這般樣冷落了也。〔正旦做聽科云〕那廝來了也。我則推不見。〔韓輔臣做入見科云〕大姐祇揖。〔正旦做彈科〕〔唱〕

【牧羊關】不見他思量舊。倒有些三兩意見投。我見了他撲鄧鄧火上燒油。恰便似鈎搭住魚腮。箭穿了鴈口。【韓輔臣云】元來你那舊性兒不改。還彈唱哩。【正旦做起拜科】【唱】你怪我依舊拈音樂。則許你交錯勸觥籌。你不肯冷落了杯中物。我怎肯生疎了絃上手。

【韓輔臣云】那一日吃你家媽媽趕逼我不過。只得忍了一口氣。走出你家門。不會辭別的大姐。這是小生得罪了。【正旦唱】

【罵玉郎】這的是母親故折鴛鴦偶。須不是咱設下惡機謀。怎將咱平空拋落他人後。今日個何勞你貴脚兒又到咱家走。

【韓輔臣云】大姐何出此言。你元許我嫁哩。【正旦唱】

【感皇恩】咱本是潑賤娼優。怎嫁得你俊俏儒流。【韓輔臣云】這是有盟約在前的。【正旦唱】把枕畔盟花下約。成虛謬。【韓輔臣云】我出你家門。也得半個多月。怎便見得虛謬了那。【正旦唱】你道是別匆匆無多半月。我覺的冷清清勝似三秋。【韓輔臣跪科云】大姐。我韓輔臣不是了。我跪着你請罪罷。【正旦不睬科云】那個要你跪。【唱】越顯的你嘴兒甜。膝兒軟。情兒厚。

【韓輔臣云】我和你生則同衾。死則同穴哩。【正旦唱】

【採茶歌】往常箇侍衾裯。都做了付東流。這的是娼門水局下場頭。【韓輔臣云】大姐。只要你有心嫁我。便是卓文君也情願當釀沽酒來。【正旦唱】再休提卓氏女親當沽酒肆。只被你雙通叔早掘倒了翫江樓。

【韓輔臣跪科云】大姐。你休這般惱我。你打我幾下罷。【正旦唱】

【三煞】既你無情呵。休想我指甲兒湯着你的皮肉。似往常有氣性打的你見骨頭。我只怕年深了也難收救。倒不如早早丟開。也免的自傷自慄。【韓

輔臣云「你不發放我起來。便跪到明日。我也只是跪着。」〔正旦唱〕「頑涎兒却依舊。我沒福和你那鶯燕蜂蝶爲四友。甘分做跌了彈的斑鳩。」

〔二煞〕「有擣處散誕鬆寬着擣。有偷處寬行大步偷。何須把一家苦苦死淹留。也不管設誓拈香。到處裏停眠整宿。說着他瞞心的謊。昧心的呪。你那手怎掩傍人。是非口說的困須休。」

〔尾煞〕「高如我三板兒的人物。也出不得手。強如我十倍兒的聲名。道着處有。尋些三虛牌。使些三機勾。用些三工夫。再去趁逐。你與我高揎起春衫酒淹袖。舒你那攀蟾折桂的指頭。請先生別挽一枝章臺路傍柳。」〔下〕

〔韓輔臣做歎科云〕「嗨。杜蘅娘。真個不認我了。我只道是虔婆要錢。趕我出去。誰知杜蘅娘的心兒也變了。他一家門這等欺負我。如何受的過。只得再消停幾日。等我哥哥一個消耗來也不來。又作處置。」〔詩云〕「怪他紅粉變初心。不獨虔婆太逼臨。今日床頭看壯士。始知顏色在黃金。」〔下〕

〔音釋〕 姊音子 怙許乙切 逐直由切 掀音軒 剡音產 觥姑橫切 稠音紬 肉柔去聲 僞鋤山切 僞音驟 涎徐煎切 蝶音爹 擣囊闕切 宿音秀 揎音宣

第三折

〔石府尹上云〕「老夫石好問是也。三年任滿朝京。聖人道俺賢能清正。着復任濟南。不知俺那兄弟韓輔臣進取功名去了。還是淹留在杜蘅娘家。使老夫時常懸念。已曾着人探聽他踪跡。未見回報。張千。門首覷者。待探聽韓秀才的人來。報復我知道。」〔韓輔臣上云〕「聞得哥哥復任濟南。被我等着了也。來到此間。正是濟南府門首。張千。報復去。」道韓輔臣特來拜訪。〔張千報科〕「石府尹云」道有請。〔見科〕「韓輔臣云」「恭喜哥哥復任名邦。做兄弟的久客空囊。不曾具得一杯。與哥哥拂塵。好生慚愧。」石府尹做笑科云「我以爲賢弟扶搖萬里。進取功名去了。却還淹留妓館。志嚮可知矣。」韓輔臣云「這幾時你兄弟被人欺侮。險些兒一口氣死了。還說那功名怎的。」石府尹云「賢弟。你在此盤纏缺少。不能快意是有的。那一個就敢欺侮着你。」韓輔臣云「哥哥不

知。那杜家老鴿兒欺侮兄弟也罷了。連藥娘也欺侮我。哥哥。你與我做主咱。〔石府尹云〕這是你被窩兒裏的事。教我怎麼整理。〔韓輔臣云〕您兄弟唱喏。〔石府尹不理科云〕我也會唱喏。〔韓輔臣云〕我下跪。〔石府尹又不理科云〕我也會下跪。〔韓輔臣云〕哥哥。你真個不肯整理。教我那裏告去。您兄弟在這濟南府裏倚仗哥哥勢力。那個不知。今日白白的吃他娘兒兩個一場欺侮。怎麼還在人頭上做人。不如就着府堂觸階而死罷了。〔做跳科石府尹忙扯住云〕你怎麼使這般短見。你要我如何整理。〔韓輔臣云〕只要哥哥差人拿他娘兒兩個來扣廳。責他四十。纔與您兄弟出的這一口臭氣。〔石府尹云〕這個不難。但那杜藥娘肯嫁你時。你還要他麼。〔韓輔臣云〕怎麼不要。〔石府尹云〕賢弟不知。樂戶們一經責罰過了。便是受罪之人。做不得士人妻妾。我想此處有個所在。叫做金線池。是個勝景去處。我與你兩錠銀子。將的去臥番竿。簪下酒。做個筵席。請他一班兒姊妹來到池上賞宴。央他們替你賠禮。那其間必然收留你在家。可不好那。〔韓輔臣做揖科云〕多謝哥哥厚意。則今日便往金線池上安排酒果。走一遭去也。〔下〕〔石府尹云〕兄弟去了也。這一遭好共反成就了他兩口兒。可來回老夫的話。〔詩云〕錢爲心所愛。酒是色之媒。會看鴛鴦羽。雙雙池上歸。〔下〕〔外旦三人上云〕妾身張嬖嬖。這是李奶奶。這是閔大嫂。俺們都是杜藥娘姨姨的親眷。今日在金線池上。專爲要勸韓輔臣杜藥娘兩口兒圓和。這席面不是俺們設的。恐怕藥娘姨姨知道是韓姨夫出錢安排酒果。必然不肯來赴。因此只說是俺們請他。酒席中間慢慢的勸他回心。成其美事。道猶未了。藥娘姨姨早來也。〔正旦上相見科云〕妾身有何德能。着列位奶奶們置酒張筵。何以克當。〔唱〕

【中呂粉蝶兒】明知道書生教門兒負心短命。儘教他海角飄零。沒來由強風情。剛可喜男婚女聘。往常我千戰千贏。透風處使心作倖。

【醉春風】能照顧眼前坑。不隄防腦後井。人跟前不恁的喫場撲騰。呆賤人幾時能勾醒醒。雖是今番。係千宿世。事關前定。

〔衆旦云〕這是首席。姨姨請坐。〔正旦云〕看了這金線池。好傷感人也。〔唱〕

【石榴花】恰便似藕絲兒分破鏡花明。我則見一派碧澄澄。東關裏猶自

不會經到如今整整半載其程。眼前面兜率神仙境。有他呵怎肯道驀出門庭。那時節眼札毛和他廝拴定。矮房裏相撲着悶懷縈。

【鬪鶻鶻】虛度了麗日和風。枉誤了良辰美景。往常俺動脚是熬煎。回頭是撞挺。拘束的剛剛轉過雙眼睛。到如今各自托生。我依舊安業着家。他依舊離鄉背井。

〔衆旦云〕俺們都與姨姨奉一杯酒。〔正旦唱〕

【晉天樂】小妹子是愛蓮兒。你都將我相欽敬。茶兒是妹子你與我好好的看承。小妹子是玉伴哥。從來有些獨強性。〔衆旦云〕姨姨。你爲何嗟聲歎氣的。今日這樣好天氣。又對着這樣好景致。務要開懷暢飲。做一個歡慶會纔是。〔正旦唱〕說甚麼人歡慶。引得些鴛鴦兒交頸和鳴。忽的見了。慍的面赤。兜的心疼。

〔衆旦云〕姨姨。俺則這等吃酒。可不冷靜。〔正旦云〕待我行個酒令。行的便吃酒。行不的罰金線池裏涼水。

〔衆旦云〕俺們都依着姨姨的令行。〔正旦云〕酒中不許題着韓輔臣三字。但道着的。將大觥來罰飲一大觥。

〔衆旦云〕知道。〔正旦唱〕

【醉高歌】或是曲兒中唱幾箇花名。〔衆旦云〕我不省得。〔正旦唱〕詩句裏包籠着尾聲。〔衆旦云〕我不省得。〔正旦唱〕續麻道字鍼鍼頂。〔衆旦云〕我不省的。〔正旦唱〕正題目當筵合笙。

〔衆旦云〕我不省的。則罰酒罷。〔正旦云〕折白道字。頂鍼續麻。搗筆撥阮。你們都不省得。是不如韓輔臣。〔衆旦云〕呀。姨姨。你可犯了令也。將酒來罰一大觥。〔正旦飲科唱〕

【十二月】想那廝着人讚稱。天生的濟楚才能。只除了心不志誠。諸餘的所事兒聰明。本分的從來老成。聰俊的到底雜情。

【堯民歌】麗春園則說一個俏蘇卿。明知道不能勾嫁雙生。向金山壁上

去留名。畫船兒趕到豫章城。撇甚麼清。投至得你秀才每忒寡情。先接了馮魁定。

〔正旦做歎氣科云〕我不合道着韓輔臣。被罰酒也。〔衆旦云〕姨姨又犯令了。再罰一大觥。〔正旦做飲科〕〔唱〕

〔上小樓〕閃的我孤孤另另。說的話挺挺鄧鄧。俺也會輕輕喚着躬躬。前來喏喏連聲。但酒醒硬打掙。強詞奪正。則除是醉時節酒淘真性。

〔正旦做醉跌科衆旦扶科〕〔韓輔臣上換科〕〔衆旦下〕〔正旦唱〕

〔么篇〕不死心想着舊情。他將我廝看廝待。廝知廝重。廝欽廝敬。不是我把不定。無記性。言多傷行。扶咱的小哥每是何名姓。

〔韓輔臣云〕是小生韓輔臣。〔正旦云〕你是韓輔臣。靠後。〔唱〕

〔耍孩兒〕我爲你逼綽了當官令。〔帶云〕謝你那大尹相公呵。〔唱〕烟花簿上除抹了姓名。交絕了怪友和狂朋。打併的戶淨門清。試金石上把你這子弟每從頭兒畫分兩等。上把郎君子細秤。我立的其身正。倚仗着我花枝般模樣。愁甚麼錦片也似前程。

〔二煞〕我比那竄牆賊蝎螫索自忍。我比那僧郎君掏摸須嚙聲。那裏也惡茶白賴尋爭競。最不受打揉人七八道猫煞爪。搯紐的三十馱鬼捏青。看破你傳槽病。擱着手分開雲雨。騰的似線斷風箏。

〔尾煞〕我和你半年多衾枕恩。一片家縫繡情。交明春歲數三十整。〔帶云〕我老了也。你要我怎的。〔唱〕你且把這不志誠的心腸。與我慢慢等。〔做摔開科下〕

〔韓輔臣云〕嗨。他真個不歡喜我了。更待干罷。只得到俺哥哥那裏告他去。〔下〕

〔音釋〕 矜巨禁切 幕音陌 縈音盈 雜音咱 行去聲 窺音拱 蝎音歇 螫音適 擱乖上聲

繾音遣 綰音眷

第四折

〔石府尹引張千上詩云〕三載爲官臥治過。別無一事繫心窩。唯餘故友鴛鴦會。金線池頭竟若何。老夫石好問。爲兄弟韓輔臣杜藥娘在金線池上。着他兩口兒成合。這蚤晚不見來回話。多啗是圓和了也。張千。擡放告牌出去。〔韓輔臣上云〕門上的與俺通報去。說韓輔臣是告狀的要見。〔張千報科韓輔臣做入見科云〕哥哥拜揖。〔石府尹云〕兄弟。您兩口兒完成了麼。〔韓輔臣云〕若完成了時。這蚤晚正好睡哩。也不到你衙門裏來了。那杜藥娘只是不肯收留。我今日特來告他。〔石府尹云〕他委實不肯。便罷了。教我怎生斷理。〔韓輔臣云〕哥哥。你不肯斷理。您兄弟唱喏。〔做揖石府尹不理科云〕我不會唱喏那。〔韓輔臣云〕您兄弟下跪。〔做跪石府尹不理科云〕我不會下跪那。〔韓輔臣云〕你再四的不肯斷理。我只是死在你府堂上。教你做官不成。〔做觸階石府尹忙扯科云〕那個愛女娘的似你這般放刁來。罷罷罷。我完成了你兩口兒。張千。與我拿將杜藥娘來者。〔張千云〕理會的。〔喚科云〕杜藥娘。衙門裏有勾。〔正旦上云〕哥哥。喚我做甚麼。〔張千云〕你失誤了官身。老爺在堂上好生着惱哩。〔正旦云〕可怎了也。〔唱〕

〔雙調新水令〕忽傳台旨到咱麗春園。則道是除抹了舞裙歌扇。逢個節朔。遇個冬年。拿着這一盞兒茶錢。告哥哥可憐見。

〔云〕可蚤來到府門首也。哥哥。你與我做個肉屏風兒。等我偷覷咱。〔張千云〕這使的。〔正旦做偷覷內云〕喝科旦唱

〔沉醉東風〕則道是喜孜孜設席肆筵。爲甚的怒哄哄列杖擎鞭。好教我足未移心先戰。一步步似毛裏拖氈。本待要大着膽。挺着身。行靠前。百忙裏倉惶倒偃。

〔張千報科云〕稟爺。喚將杜藥娘來了也。〔石府尹云〕拿將過來。〔韓輔臣云〕哥哥。你則狠着些。〔石府尹云〕我知道。〔張千云〕當面。〔正旦云〕妾身杜藥娘來了也。〔石府尹云〕張千。準備下大棍子者。將枷來發到司房

裏責詞去〔正旦云〕可着誰人救我那〔做回顧見科云〕兀的不是韓輔臣。俺不免揣着羞臉兒。哀告他去。

〔唱〕

〔沽美酒〕使不着撒謊。仗那個替方便。俺只得忍恥就羞求放免。〔云〕韓輔臣。你與我告一告兒。〔韓輔臣云〕誰着你失誤官身。相公惱的狠哩。〔正旦唱〕你與我搜尋出此巧言。去那官人行勸一勸。

〔韓輔臣云〕你今日也有用着我時節。只要你肯嫁我。方纔與你告去。〔正旦云〕我嫁你便了。〔唱〕

〔太平令〕從今後我情願實爲姻眷。你只要蚤些兒替我周全。〔韓輔臣云〕我替你告便告去。倘相公不肯饒你如何。〔正旦唱〕想當初羅帳裏般般逞偏。今日個紙褶子又將咱欺騙。受了你萬千作賤。那些兒體面呀。誰似您浪短命隨機應變。

〔石府尹云〕張千。將大棒子來者。〔韓輔臣云〕哥哥。看您兄弟薄面。饒恕杜蕊娘初犯罷。〔石府尹云〕張千。帶過杜蕊娘來。〔正旦跪科〕〔石府尹云〕你在我衙門裏供應多年。也算的個積年了。豈不知衙門法度。失誤了官身。本該扣廳責打四十。問你一個不應罪名。既然韓解元在此替你哀告。這四十板便饒了。那不應的罪名。却饒不的。〔韓輔臣云〕那杜蕊娘許嫁您兄弟了。只望哥哥一發連這公罪。也饒了罷。〔做跪科〕〔石府尹忙扯起科云〕杜蕊娘。你肯嫁韓解元麼。〔正旦云〕妾妾實願嫁韓輔臣。〔石府尹云〕既如此。老夫出花銀百兩。與你母親做財禮。則今日准備花燭酒筵。嫁了韓解元者。〔韓輔臣云〕多謝哥哥。完成我這椿美事。〔正旦云〕多謝相公擡舉。〔唱〕

〔川撥棹〕似這等好姻緣。人都道全在天。若是俺福過災纏。空意惹情牽。間阻的山長水遠。幾時得人月圓。

〔七兄弟〕蚤則是對面並肩綠窗前。從今後稱了平生願。一個向青燈黃卷賦詩篇。一個翦紅綃翠錦學鍼線。

【梅花酒】憶分離自去年。爭些兒打散文鴛。折破芳蓮。咽斷頑涎。爲老母相間阻。使夫妻死纏綿。雨下裏正熬煎。謝公相肯矜憐。

【收江南】呀。不枉了一春常費買花錢。也免得佳人才子只孤眠。得官呵相守赴臨川。隨着俺解元。再不索哭啼啼。扶上販茶船。

〔韓輔臣同正旦拜謝科云〕哥哥請上。您兄弟拜謝。〔石府尹答拜科云〕賢弟。恭喜你兩口兒圓和了也。但這法堂上是斷合的去處。不是你配合的去處。張千。近前來。聽俺分付。你取我俸銀二十兩。付與教坊司色長。着他整備鼓樂。從衙門首迎送韓解元到杜藥娘家去。擺設個大大筵席。但是他家親眷。前日在金線池上勸成好事的。都請將來飲宴。與韓解元杜藥娘慶喜。宴畢之後。着來回話者。〔詞云〕韓解元雲霄貴客。杜藥娘花月妖姬。本一對天生連理。被虔婆故意凌欺。擔閣的男遊別郡。拋閃的女怨深閨。若不是黃堂上聊施巧計。怎能勾青樓裏蚤遂佳期。

〔音釋〕過平聲 席星西切 褶音貝 學奚交切 間去聲

題目

韓解元輕負花月約

老虔婆故阻燕鶯期

正名

石好問復任濟南府

杜藥娘智賞金線池

王月英元夜留鞋記雜劇

會瑞卿撰

楔子

〔老旦卜兒同正旦王月英領梅香上〕〔詩云〕生男勿喜女勿悲。會聞有女作門楣。世人誰解求凰曲。拈得瓊簫莫恨吹。老身姓李。嫁的夫主姓王。自夫主亡化過了。俺兩口兒守着胭脂鋪。過其日月。女孩兒小字月英。年長一十八歲。未曾許聘他人。老身爲此一件。憂心不下。今日姑姑家做好事。差人請我。梅香。你和姐姐在鋪兒裏坐。我往姑姑家裏走一遭去也。〔下〕〔正旦云〕母親去了。這早晚怎不見人買胭脂那。〔梅香云〕姐姐。早些兒哩。再一會兒敢有人來也。〔末扮郭華上詩云〕一自離家赴選場。命中無分面君王。方信文齊福不至。錦衣何日早還鄉。小生姓郭名華。字君實。本貫西京洛陽人也。年長二十三歲。未曾娶妻。俺父親諱郭茂。母親亡逝已過。止有小生一人。並無以次弟妹。祖上以來。皆習儒業。因小生學成滿腹文章。更兼儀表不俗。今年春榜動。選場開。奉父母嚴命。特來上朝應舉。自謂狀元探手可得。豈知時運不濟。榜上無名。屢次東裝而回。却又擔閣。人都道我落第無顏。羞歸鄉里。那知就中自有緣故。這相國寺西有座胭脂鋪兒。一箇小娘子生得十分嬌色。與小生眼去眉來。大有顧盼之意。我每推買胭脂粉。覷他一遭。爭奈他母親常在鋪裏。不能勾說句話兒。小生今日再推買胭脂去。看他母親在鋪兒裏也不在。若是不在呵。小生與那小娘子說句知心的話。有何不可。〔做見正旦云〕小娘子祇掛有胭脂粉。我買幾兩呢。〔正旦云〕秀才萬福。有有有。好箇聰俊的秀才也。梅香。取上好的胭脂粉來。打發這秀才咱。梅香。待我去問他。你買這胭脂是做人事送人的。還是自己要用的。〔郭華云〕你問我怎麼。〔梅香云〕你若自用。我取上等的與你。若送人只消中樣也較了。〔郭華云〕你不要管我。只把上好的拿來。我還要揀哩。〔正旦唱〕

〔仙呂賞花時〕誰知道半霎相看百種愁。則被那一點相思兩處勾。〔郭華云〕小娘子。這胭脂粉不見好。還有高的換些與我。〔正旦唱〕他把這脂粉作因由。〔云〕秀才。這是上等的胭脂粉哩。〔郭華云〕看小娘子分上。便不好也收了去。〔正旦唱〕我見他趨前退後。待言

語却又早緊低頭。〔同梅香下〕

〔郭華云〕謝天地。今日他母親不在鋪兒裏。我看那小娘子的說話。儘有些意思。則做我銅錢不着。日日來買胭脂。若能勾打動他。做得一日夫妻。也是我平生願足。〔詩云〕一見俏裙釵。妖嬈甚美哉。相思分兩下。何日稱心懷。〔下〕

〔音釋〕解音械 分去聲 鑿音殺 種上聲 退吞去聲 思去聲

第一折

〔正旦同梅香上云〕妾身王月英。自從見了那郭秀才。使妾身每日放心不下。即漸成病。況值陽春天氣。好是煩惱人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獨守香閨。懶臨階砌。慵梳洗。溼透羅衣。總是愁人淚。

〔梅香云〕姐姐。你這幾日情懷欠好。飲食少進。看看憔悴了也。〔正旦唱〕

〔混江龍〕你道我粉容憔悴。恰便似枝頭楊柳。恨春遲。每日家羞看燕舞。怕聽鶯啼。又不是侍女無情。與我相懺懺。又不是老親多事。把我緊收拾。爲甚麼粧臺不整。錦被難偎。雕闌悶倚。繡幃低垂。長則是苦慇懃。不遂我相思意。到如今釧鬆了玉腕。衣褪了香肌。

〔梅香云〕我見姐姐好生憔悴。你可思想些甚麼那。〔正旦唱〕

〔油葫蘆〕瘦損春風玉一圍。九十日韶光能有幾。席前花影坐間移。〔梅香云〕想姐姐這般丰韻。自然有個俊俏的郎君作對哩。〔正旦唱〕你道是鸞鳳自有鸞鳳配。鴛鴦自有鴛鴦對。〔梅香云〕姐姐說便是這等說。只是你年紀兒小。那喜事還早哩。〔正旦唱〕你道我年紀小。喜事遲。我則怕鏡中人老。偏容易。常言道。花也有未開期。

〔梅香云〕姐姐。你纔一十八歲。慌怎麼的。〔正旦唱〕

〔天下樂〕我則怕一去朱顏喚不回。誤了我這佳期待怎的。若得箇俏書

生早招做女婿。暗暗的接了財。悄悄的受了禮。便落的虛名兒。則是美。

〔梅香云〕姐姐。這等事。你不明對我說。怎生得個成就日子那。〔正旦唱〕

〔那吒令〕這件事。天知地知。這件事。神知鬼知。這件事。心知腹知。口裏言。心中計。休得便走漏天機。

〔梅香云〕這幾時。莫要說姐姐。連我梅香也害的消瘦了。〔正旦唱〕

〔鵲踏枝〕我爲他。蹙蛾眉。減腰圍。但得箇寄信傳音。也省的人廢寢忘食。若能勾相會在星前月底。早醫可了這染病耽疾。

〔梅香云〕這等說來。想是你看上那秀才了。他有那件兒生的好處。中了姐姐的意來。〔正旦唱〕

〔寄生草〕他可有渾身俏。我偷將冷眼窺。端的個眉清目秀多伶俐。他把嬌胭膩粉頻交易。與我言來語去相調戲。現如今紫鸞簫斷彩雲空。幾時得流蘇帳暖春風細。

〔梅香云〕姐姐這般呵。可不就閣了你。我如今拚的與你擔着這箇罪名兒。你有什麼說話。我替你寄與那秀才去。〔正旦云〕若是這等。多謝了你也。〔唱〕

〔金盞兒〕咱兩箇最相知。說真實。梅香也。你休要等閒泄漏春消息。我忙賠笑臉廝央及。〔帶云〕你若去時呵。〔唱〕我索與你金環兒重改造。鶴袖兒做新的。〔梅香云〕姐姐。我說便也說了。則沒箇媒人。怎生是好。〔正旦唱〕何須尋月老。則你是良媒。〔做寫詩科云〕我親筆寫下一首詩在此。你與我送與那生去咱。〔梅香云〕姐姐。我去便去。則是把什麼做定禮那。〔正旦唱〕

〔後庭花〕你將這錦紋箋爲定禮。〔梅香云〕也要鼓笛送去纔好。〔正旦唱〕你將這紫霜毫做鼓笛。〔梅香云〕誰是保親的。〔正旦唱〕保親的是鴛鴦字。〔梅香云〕誰是主婚的。〔正旦唱〕主婚的是錦繡題。〔梅香云〕母親知道呵。可怎了也。〔正旦唱〕休怕我母親知。抵多

少姻緣相會。卓文君駕香車歸故里。漢相如到他鄉發志氣。薛瓊瓊有宿緣。仙世期。崔懷寶花園中成匹配。韓彩雲芙蓉亭遇故知。崔伯英兩團圓直到底。

〔梅香云〕常言道得好。佳人有意郎君俏。可知姐姐看上他來。〔正旦唱〕

〔柳葉兒〕這的是佳人有意。都做了年少的夫妻。那會真詩就是我傍州例。便犯出風流罪。暗約下雨雲期。常言道風情事那怕人知。

〔梅香云〕姐姐。你可還有什麼說話。對那秀才說麼。〔正旦唱〕

〔賺煞尾〕只幾句斷腸詞。寫不盡中心意。全靠你梅香說知。我比待月鶯鶯不姓崔。休教咱羅幃中魂夢先飛。莫延遲。你與我疾去忙歸。〔梅香云〕姐姐也還要選箇好日期纔是。〔正旦唱〕揀甚麼良辰吉日。則願他停眠少睡。早早的成雙作對。趁看那梅梢月轉畫樓西。〔下〕

〔梅香云〕姐姐進房中去了。分付我將這簡帖兒暗暗的送與那秀才去。〔詩云〕我是小梅香。好片熱心腸。全憑詩一首。送與有情郎。〔下〕

〔音釋〕 慵音蟲 看平聲 徹音驚 燥音竈 拾繩知切 釧川去聲 丰音風 的音底 食繩知切

疾精妻切 中去聲 朝平聲 寶繩知切 息喪擠切 及更移切 重平聲 笛丁梨切

那上聲

第二折

〔郭華上云〕歡來不似今朝。喜來那逢今日。小生郭華。自從在胭脂鋪裏與那小娘子相會了幾次。那小娘子深有留戀小生之意。爭奈不得成就。正思慮間。誰想小娘子遣梅香送一簡帖兒來與我。小生看那詩中之意。是約小生今夜在相國寺觀音殿中相會。今日正是元宵佳節。衆朋友每請我賞燈。多飲了幾杯酒。我進的這山門來。這箇不是觀音殿。我進殿門來。〔做揖科云〕觀音菩薩。你是慈悲的。你是救苦難的。今日一天大事。都

在這殿裏。你豈可不幫襯着我。（做醉科云）這一回酒上來了。且在此等待着小娘子。權時盹睡咱。（做睡科）
〔正旦領梅香挑燈上云〕妾身王月英是也。慚愧今夜上元佳節。那郭秀才在寺中等候久了。我被社火遊人攔當。兀的不有三更時分。梅香敢怕誤了期約也。（梅香云）姐姐行動些。（正旦唱）

〔正宮端正好〕車馬踐塵埃。羅綺籠煙靄。燈球兒月下高擡。這回償了鴛鴦債。則願的今朝賽。

〔滾繡球〕天燈燈恰二更。人紛紛鬧九垓。（云）不知今夜怎生這等耳熱眼跳也。（唱）敢是母親行有些嗔責。（梅香云）奶奶着俺們看罷燈早回去哩。（正旦唱）則教我看燈罷。早回來。你看那月輪呵。光滿天。燈輪呵。紅滿街。佛春風管絃一派。趁遊人擁出蓬萊。莫不是六鰲海上扶山下。莫不是雙鳳雲中駕輦來。直恁的人馬相挨。

〔梅香云〕姐姐。你看這般月色。映着一片燈光。寶馬香車。往來不絕。果然是好景致也。（正旦唱）

〔倘秀才〕看一望瓊瑤月色。似萬盞瑤瑤世界。則見那千朵金蓮五夜開。笙歌歸院落。燈火映樓臺。把梳粧再改。

〔梅香云〕姐姐。你生得桃腮杏臉。星眼蛾眉。便比着月殿嫦娥。也不讓他。但不知那秀才的福分生在那裏。要姐姐這等費心也。（正旦唱）

〔滾繡球〕淺淺的勻粉腮。淡淡的掃眉黛。不梳粧。又則怕母親疑怪。沒奈何雲鬢上斜插金釵。風飄飄吹縷衣。露泠泠溼繡鞋。多情月送我在三條九陌。又不曾泛桃花流下天台。則因這武陵仙子春心蕩。却被那塵世劉郎。引出來今夜和諧。

〔梅香云〕姐姐。早來到相國寺了也。（正旦云）梅香。跟我觀音殿上遊翫去來。（做上殿拜科）（唱）

〔叨叨令〕背着這鬧火火。親身自向蓮臺拜。只見他靜悄悄。月明千里人

何在。〔做見科唱〕元來個困騰騰。和衣倒在窗兒外。〔云〕哦。我猜着他了。〔唱〕莫不爲步遲遲。更深等的無聊賴。早些兒覺來也波哥。早些兒覺來也波哥。我只索向前去。推整他頭巾帶。

〔梅香云〕這廝敢睡着了。待我叫他。〔做叫不醒科云〕這等好睡。姐姐待我推醒他。〔做推不醒科〕〔正旦唱〕〔滾繡球〕且饒過王月英。待喚聲郭秀才。又則怕有人在畫簷之外。我靠香肩將玉體輕挨。覷着時眼不開。問着時頭不擡。扶起來試看他容顏面色。〔做見郭醉科唱〕哎。却原來醉醺醺東倒西歪。我這裏一雙柳葉眉兒皺。他那裏兩朵桃花上臉來。說甚乖乖。

〔梅香笑科云〕元來他吃的醉了也。姐姐。你則聞他口中。可不酒臭哩。〔正旦云〕這生直恁般好酒。早知如此。我不來也罷了。〔唱〕

〔呆骨朵〕說甚麼金尊倒處千愁解。好教人感歎傷懷。你只戀北海春醪。偏不待西廂月色。我道是看書人多志誠。你如今倒把我廝禁害。〔帶云〕哎。秀才秀才。〔唱〕那裏也色膽天來大。却原來酒腸寬似海。

〔梅香云〕既是他醉了。則管喚他怎的。姐姐。咱家去來。夜深了也。〔正旦云〕梅香休慌。再等一等。或者醒來。也不見得。〔做聽更鼓科云〕呀。四更了也。我如今只得回去。〔做行再住科云〕我若是不與他些表記。則道俺不會來此。我把這香羅帕包着一隻繡鞋兒。放在他懷中。以爲表記。有何不可。〔做放懷中科云〕梅香。咱家去來。〔梅香云〕姐姐。你也忒急性。你再等這秀才一等兒。〔正旦云〕梅香。我只怕母親嗔怪。咱回家去來。秀才。你好無緣也。〔唱〕

〔煞尾〕本待要素樓夜訪金釵客。倒教我楚館塵昏玉鏡臺。則被伊家廝定害。醉眼朦朧喚不開。一枕南柯懶覺來。遺下香羅和繡鞋。再約佳期又一載。月轉西樓怎停待。角奏梅花不寧奈。空抱愁懷歸去來。〔帶云〕哎。秀才秀才。

〔唱〕你若要人月團圓鸞鳳諧。那其間還把那二萬貫胭脂再來買。〔同梅香下〕

〔郭華醒云〕不覺的睡着了也。〔做聞科云〕怎生一陣麝蘭香。是那裏吹來的呀。我這懷中是甚麼東西。〔做見手帕鞋兒科云〕原來是一個香羅帕。包着一隻繡鞋兒。噯。這鞋兒正是小娘子穿的。他必定到此處來。見我醉了睡着了。他害羞不肯叫我。故留繡鞋爲記。小娘子。你有如此下顧小生之心。我倒有怠慢姐姐之意。這多是小生緣薄分淺。不能成其美事。豈不恨殺我也。〔做看鞋科云〕我看了這一隻繡鞋兒。端端正正。窄窄弓弓。這箇香羅帕兒香香噴噴。細細膩膩的。物在人何在。天阿。我費了多少心情。纔能勾今夜小娘子來此寺中。相約一會。誰想小生貪了幾杯兒酒睡着了。正是好事多磨。要我這性命何用。我就將這香羅帕兒嚥入腹中。便死了也。表小生爲小娘子這點微情。〔詩云〕苦爲燒香斷了頭。姻緣到手却乾休。拚向牡丹花下死。從教做鬼也風流。〔做嚥汗巾噎倒科〕〔淨扮和尚上詩云〕我做和尚年幼。生來不斷酒肉。施主請我看經。單把女娘一溜。小僧是這相國寺殿主。時遇元宵節令。大開山門。遊人翫賞。這早晚更深夜靜。長老分付着我巡視殿宇兩廊。燈燭香火。來到這觀音殿內。〔做絆倒科云〕呀。怎生有個人睡在地下。我試看咱。〔做舉燈看科云〕原來是個秀才。秀才起來。天色將明了。你起來家去罷。呀。可怎生喚不醒也。我再看咱。〔做驚科云〕呀。這秀才原來死了。〔做手摸科云〕怎生一隻繡鞋在他懷內。敢是這秀才死了還不死哩。等我扶起他來。送出山門去。省的連累我。〔做扶科〕〔丑扮琴童慌上云〕自家琴童的便是。俺主人相國寺看燈去了。一夜不見回家。我索尋去咱。〔做入寺見科問云〕和尚。難道俺主人吃的這等醉哩。〔和尚云〕醉倒是活的。不知你家秀才怎生死在這裏。〔琴童做驚科云〕俺主人死了。〔做摸身上科云〕俺主人懷中現有一隻繡鞋。我想來俺主人在你寺裏做的事。你必然知情。你如今將俺主人擺佈死了。故意將這繡鞋揣在懷裏。正是你圖財致命。便待乾罷。我將這屍首停在觀音殿內。明有清官。我和你見官去來。〔拖和尚下〕〔外扮伽藍同淨鬼力上云〕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小聖相國寺伽藍。奉觀音法旨。分付小聖。因爲秀才郭華與王月英本有前生夙分。如今姻緣未成。吞帕而亡。那秀才年壽未盡。着他七日之後。再得還魂。與王月英永爲夫婦。鬼力那裏。休得損壞。

了郭華屍首。待小聖自回菩薩話去也。〔同鬼力下〕

〔音釋〕 訥敦上聲 當上聲 坡音該 行音杭 賁齋上聲 輦連上聲 色篩上聲 冷音凌 陌音賣 儂商解切 解上聲 禁平聲

第三折

〔淨扮張千引祇從排衙上科云〕喏。在衙人馬平安。擡書案。〔外扮包待制上〕〔詩云〕鑿鑿衙鼓響。書吏兩邊排。閻王生死殿。東嶽攝魂臺。老夫姓包名拯。字希仁。乃廬州金斗郡四望鄉老兒村人氏。現爲南衙開封府尹之職。因爲老夫廉能清正。奉公守法。聖人敕賜勢劍金牌。着老夫先斬後奏。今日陞堂。坐起早衙。張千。將放告牌擡出去者。〔琴童扭和尙上云〕冤屈也。〔和尙云〕干貧僧什麼事。〔包待制云〕張千。甚麼人喧嚷。〔張千云〕是一個書童扭着一個和尙叫冤屈哩。〔包待制云〕那叫冤屈的。着他上來。〔張千喝云〕告狀的當面。〔琴童和尙做入見科〕〔包待制云〕兀那廝。你有甚麼冤枉不明之事。分說明白。老夫與你判斷咱。〔琴童云〕爺爺可憐見。小的是個琴童。跟着郭華秀才來京應舉。俺秀才因遇元宵看燈。去到相國寺中。不知道和尙怎生將俺秀才弄死了。懷兒裏揣着一隻繡鞋。小的每扯住這和尙。特來告狀。望爺爺與小的做主咱。〔包待制云〕兀那和尙。你既爲出家人。可怎生謀殺人。你從實的說來。免受刑法。〔和尙云〕爺爺。小僧當夜在寺中巡緝燈火。到觀音殿內。見箇秀才睡在地下。我則說他酒醉倒了。我用手去他口邊摸着。早沒的氣了。恐怕連累小僧。正待扶起他來。送出山門去。不想撞見琴童來尋。他就扯住小僧。道我害了他性命。小僧委實不知別情。〔包待制云〕這件事必有暗昧。張千。將琴童共和尙收在牢內。我自有箇處治。〔張千云〕理會的。牢裏收人。〔和尙云〕冤屈阿。可教誰人救我也。〔同琴童下〕〔包待制云〕張千。你近前來。聽我分付。〔做耳語科云〕小心在意。疾去早來。〔張千云〕理會的。〔下〕〔包待制云〕張千去了。老夫無甚事。且退後堂歇息咱。〔暫下〕〔張千扮貨郎挑擔上云〕自家張千。奉老爺的言語。着我扮做個貨郎。挑着這繡鞋兒。體察這一樁事。若有人認的呵。便拿他見老爺去。自有發落。〔做搖鼓科〕〔卜兒上云〕老身王月英的母親。便是夜來有我女孩兒因與梅香看花燈要去。失落了一隻繡鞋兒。無處尋覓。我恰纔去親戚家吃筵席回來。遠遠的看見一箇貨郎兒擔上掛

着一隻繡鞋。好似俺女孩兒的。待我試問他咱。(做見科云)哥哥。你這隻繡鞋兒是那裏來的。(張千云)老人家。我因看花燈去拾的。你問他怎麼。(卜兒云)哥哥不知。我女孩兒因看花燈掉了這隻繡鞋兒。你回與我罷。(張千云)你老人家再仔細看着。是也不是。(卜兒云)哥哥。是我女孩兒的。(張千做扯住卜兒科云)好呀。這隻繡鞋兒不打緊。干連着一個人的性命。我擎着你見官去來。這的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同下)(正旦同梅香上云)妾身王月英。夜來相國寺赴期。那秀才醉倒在地。誤了期約。我留下一箇手帕。一隻繡鞋爲表記。不知他醒了時怎生悔恨。今日母親去親戚家吃筵席去了。我想那秀才好是無緣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雲鬢堆鴉。斂雙眉不堪妝畫。有甚事愁緒交加。我這裏晝

忘餐。夜廢寢。把咱牽掛。想昨宵短命冤家。引的人放心不下。

(梅香云)姐姐。想那秀才好沒福也。姐姐爲他費了多少心。乾走了我們這半夜哩。(正旦云)怎麼這一會兒有些心緒不寧。梅香。待我少將息咱。(張千上云)自家張千的便是。適纔擎得王婆婆到官去。如今又着我勾他女孩兒王月英。只索再走一遭。王月英在家麼。(梅香云)姐姐。門首有人喚你哩。(正旦云)梅香。你看去。這是什麼人。(梅香云)是那開封府的公人。好生兇狠哩。(正旦云)這事可怎了也。(唱)

【醉春風】我只道開封府要勾誰。元來題着王月英單喚咱。(張千做入見科云)兀那王月英。有人告着你哩。(正旦唱)你沒來由揣與我箇罪名兒。敢不是耍耍。(張千喝科云)甌。(正旦唱)我恰待東掩西遮。他早則生嗔發怒。不由人不膽慌心怕。

(云)哥哥。你莫不錯擎了我麼。(張千云)上司着我勾擎王月英。怎麼錯勾了。(正旦云)我這王月英曾犯什麼罪來。(唱)

【迎仙客】我須是王月英。又不是潑煙花。又不是風塵賣酒家。有甚麼敗了風化。有甚麼差了禮法。公然便把人勾擎。哥哥也。你休將這女孩兒相驚說。

(張千云)王月英。快跟我去來。(正旦云)哎呀。可着誰救我也。(同張千下)(包待制上云)着張千勾王月英

去了。這早晚怎生還不見來。〔張千〕拏正旦入。跪科云：「稟爺，這就是不見了繡鞋兒的王月英。」〔包待制云：「你便是王月英麼？」正旦云：「妾身是王月英。」包待制云：「你多大年紀？曾有婚配來麼？」正旦云：「告爺爺可憐見，試聽我王月英說一遍。」唱：「

〔紅繡鞋〕俺年紀小未曾招嫁。〔包待制云：「你在那裏住坐？」正旦唱：「從小裏長在京華。」包待制云：「你家做甚麼營生買賣？」正旦唱：「祖輩兒賣脂粉作生涯。」包待制云：「你有兄弟也無？」正旦唱：「歎隻身無兄弟。」包待制云：「你有父親麼？」正旦唱：「更老親早亡化。」包待制云：「你是何門戶？」正旦云：「本是箇守農莊百姓家。」

〔包待制云：「你既是個女子，怎生不守閨門之訓？這繡鞋兒却揣在郭華懷中，有何理論？從實招來，休討打吃。」正旦唱：「

〔石榴花〕相公，你懷揣着明鏡掌刑罰，斷王事不會差。我本是深宅大院好人家，說甚郭華。〔包待制云：「胡說，你道不認的郭華，這繡鞋兒是飛在他懷裏的。」正旦做慌科唱：「郭華因咱說的，我兢兢戰戰寒毛乍。」包待制云：「眼見得這繡鞋是與他做表記了。」正旦唱：「見相公語話兒兜搭。」包待制云：「你還不招，只這繡鞋兒便是真賊正犯了。」正旦唱：「你道是真賊正犯難乾罷，平白地揣與我個禍根芽。」

〔包待制云：「你快實說，你這一隻繡鞋兒怎生得到郭華懷裏來？」正旦做沉吟科云：「嗨，這事可着我說個甚的。」唱：「

〔鬪鶻鶻〕又不曾錦被裏情濃，原來是繡鞋兒事發。〔包待制云：「可知是你的鞋兒。」張千喚他母親出來對證。」張千云：「王婆婆，老爺呼喚。」卜兒上見正旦哭科云：「孩兒，此一件事你做下了也。」正旦唱：「見母親哭哭啼啼，却教我羞羞答答。」卜兒云：「孩兒，這繡鞋因甚在那秀才懷裏來？」正旦唱：「則管裏將那緣由審問咱，我則索無言指落花，本待要寄信傳情，却做了違條犯法。」

〔包待制云〕你還不實說。左右。選大棒子打着者。〔正旦云〕爺爺可憐見。待我王月英供來。〔唱〕

〔上小樓〕我金蓮步狹。常只在羅裙底下。爲貪着一輪皓月。萬盞花燈。九街車馬。更偏深。田地滑。遊人稠。雜鰲山畔。把他來撒下。

〔包待制云〕這女子巧言令色。不打不招。左右與我打呀。〔張千做打科云〕你招了者。招了者。〔正旦唱〕

〔滿庭芳〕哎。你箇官人。休怒發。又不曾偎香倚玉。殢柳停花。這繡鞋兒只爲人挨匝。知他是失落誰家。〔包待制云〕既是你的鞋兒。快招了罷。枉自吃打。也免不得你的罪哩。〔正旦唱〕相公道。招了呵。不須責打。弓兵每他又更亂捉胡拏。〔歎云〕罷罷。〔唱〕沒奈何。招了罷。我則索從頭兒認下。禁不的這吊拷與綑扒。

〔包待制云〕你也招了麼。〔正旦云〕招便招了。只望爺爺與我王月英做主咱。〔包待制云〕只要你招的明白。我與你做主。〔正旦云〕當此一夜。還有個香羅帕。同這繡鞋兒。都揣在那秀才懷中。見的我留情與他的意思。豈知倒害了他性命。好可憐人也。〔唱〕

〔十一月〕尙不見留情手帕。却教我受罪南衙。〔包待制云〕哦。元來還有個香羅帕兒。你是未嫁的閨女。可也不該做這等勾當。〔正旦唱〕本待望同衾共枕。倒做了帶鎖披枷。這一場風流話靶。也是箇歡喜冤家。

〔包待制云〕這兩件東西。却也不該就害了他性命。〔正旦唱〕

〔堯民歌〕呀。都只爲武陵仙子泛桃花。可教我一靈兒身死野人家。只落的瀟瀟灑灑。伴殘霞。杳杳冥冥。臥黃沙。差也波差。當初怨恨咱。常言道。色膽天來大。

〔包待制云〕既是這等。張千。將這王月英押去相國寺觀音殿內。看着屍首。尋那香羅帕去。若有了呵。我自有個處治。小心在意。疾去早來。〔張千云〕理會的。〔做押正旦行科〕〔卜兒云〕孩兒也。你小小年紀。犯下這等的罪過。兀的不痛殺我也。〔正旦云〕母親。是你孩兒做的不是了也。〔唱〕

【煞尾】娘呵。你年紀過五旬。擡舉的孩兒青春恰二八。不爭葫蘆提。斬首在雲陽下。把我這養育的娘親痛哭殺。〔同張千下〕

〔卜兒云〕孩兒去了也。我如今收拾些茶飯。相國寺內看孩兒去來。〔下〕〔包待制云〕張千押的那女子去了。待他回話。必有分曉。左右。打鼓退衙者。〔詩云〕從來三尺貴持平。莫把愚民苦用刑。人命關天非細事。舉頭豈可沒神明。〔同下〕

〔音釋〕 法方雅切 訖音夏 長音掌 罰扶加切 宅池齋切 搭音打 發方雅切 答音打 狹奚加切 滑呼佳切 雜咱上聲 殍音膩 匪咱上聲 綳音崩 八巴上聲 殺雙鮓切

第四折

〔雜當做擡郭華上科〕〔張千同正旦上云〕上命官差。事不由己。自家張千是也。奉老爺的言語。押着王月英到相國寺裏去。王月英。你是好人家兒女。怎做這等的勾當。快行動些。〔正旦云〕王月英。誰想有這一場禍事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痛傷情望的我眼睛穿。嗒兩箇得成雙死而無怨。雖然是相期燈月底。又不曾取樂枕屏邊。如今你命掩黃泉。這陰司下怎分辯。

〔張千云〕這是你自做的差了。還要分辯什麼那。〔正旦唱〕

【駐馬聽】有口難言。月裏嫦娥愛少年。恩多成怨。你莫是酒中得道遇神仙。抵多少笙歌引至畫堂前。鴛鴦深鎖黃金殿。空教我恨綿綿。當初悔不休相見。

〔正旦云〕天那。我當初寄詩之意。豈謂有此。〔唱〕

【殿前歡】本是箇好姻緣。〔張千云〕你是個閨女。也不合和他私通。〔正旦唱〕好姻緣翻做了惡姻緣。〔張千云〕那秀才難道不等你就睡着了。〔正旦唱〕則爲他貪杯醉倒觀音院。〔張千云〕他醉便醉。也不至死。〔正旦唱〕却教我負屈啣冤。剗地花中宿酒裏眠。遂不了

今生願。後世裏爲姻眷。〔張千云〕你和他還想做夫婦哩。〔正旦唱〕怎能勾夫妻結髮。依舊得人月團圓。

〔張千云〕可早來到相國寺觀音殿了也。兀那女子。你進去。這的是郭華的屍首。尋你那手帕咱。〔正旦做入殿見郭華怕科〕〔張千云〕你怕什麼。看那手帕在那裏。〔正旦做看科云〕哥哥。你看那秀才口邊露着個手帕角兒哩。〔張千云〕真個是。你扯將出來看。〔正旦做取手帕科唱〕

〔沽美酒〕只道你嚙不下相思這口涎。原來是手帕在喉咽。苦痛聲聲哭少年。猛聽的微微氣喘。越教我搵不住淚漣漣。

〔郭華做欠身科〕〔正旦云〕秀才。你休說殺我也。〔唱〕

〔太平令〕說的我手脚兒驚驚戰戰。鬼魂靈怎敢胡纏。〔郭華做見旦科云〕小娘子。我和你相見。知道是睡裏夢裏。〔做起身樓正旦摔開科唱〕斷不了。輕狂寒賤。還只待癡迷留戀。我這裏躍然向前謝天呀。險些的在雲陽推轉。

〔郭華云〕原來是小娘子在此救我。小娘子。你爲甚麼來。〔正旦云〕慚愧。張千哥哥。那秀才活了也。〔張千云〕既然秀才活了。俺一同見老爺去來。〔同下〕〔包待制上云〕老夫包待制。今爲郭華身死未見下落。如今坐起晚衙。專等張千回話。這早晚一行人敢待來也。〔張千同正旦郭華上兒上做跪科云〕稟爺。小的同那王月英到寺中尋手帕去。不期這秀才口邊露出手帕角兒。被那王月英扯將出來。這秀才便活了。如今都擎來見爺。聽憑發落。〔包待制云〕兀那秀才。你說你那詞因來。〔郭華云〕小生西京人氏。因應舉不第。去買胭脂。偶見這小娘子。在於胭脂鋪內。四目相視。甚有顧盼之意。爭奈他母親在堂。難以相約。不意小娘子暗着梅香。將一首詩約小生元夜到相國寺赴期。小生因酒醉睡着了。小娘子後至。呼喚不醒。誠恐失信。將繡花鞋一隻。香羅帕一方。揣在小生懷內。含羞回去。小生醒來。悔之不及。吞帕于腹。堵住口中之氣而死。今日已經七日光景。恰纔王月英同大人差的公人看見小生口角微露手帕。因而扯將出來。小生遂得還魂。只望大人可憐見。並不干王月英之事。委實小生自行殘害。乞大人做主咱。〔包待制云〕王月英。你說你那詞因來。〔正旦云〕那秀才已

都招了。我王月英說個甚的。〔唱〕

【川撥棹】你懷揣着似軒轅似軒轅明鏡前。他如今訴說根源。兩下當年都則爲一點情牽。我王月英有甚言。任恩官怎發遣。

〔包待制云〕那郭秀才到你鋪裏買胭脂。你會接受他多少錢哩。〔正旦唱〕

【七弟兄】則他這解元使錢。早使過了偌多千。〔包待制云〕他是個讀書人。買你胭脂做什麼。〔正旦唱〕奈胭脂不上書生面。都將來撒在洛河邊。恰便似天台流出桃花片。

〔包待制云〕元來你家接了他許多錢。也當的財禮過了。那王氏上來。〔卜兒跪上科〕〔包待制云〕兀那老婦人。你的女兒背地通書約人私合。本等該問罪的。如今那秀才幸得不死。你可肯將女孩兒嫁那秀才麼。〔卜兒云〕爺爺問我女孩兒肯。便嫁了他罷。〔正旦唱〕

【梅花酒】呀。俺娘親敢自專。俺娘親敢自專。待擇取英賢匹配。燁娟。斷送他的衰年。問什麼鸞膠續斷絃。巴不得順水便推船。呀。謝恩官肯見憐。休拗折並頭蓮。莫招殺雙飛燕。

〔包待制云〕既如此。你一行人聽老夫下斷。〔詞云〕你二人本有那宿世姻緣。約元宵相會在佛殿之前。怎知道爲酒醉一時沉睡。不能勾敘歡情共枕同眠。將羅帕和繡鞋留爲表記。到的來酒醒後悔恨難言。那秀才吞手帕氣噎而死。有琴童來告狀。叫屈聲冤。我老夫秉公道當堂勘問。將和尚趕出去。並沒干連。押月英到寺內認他屍首。幸喜得神明護。早已生全。今日個開封府判斷明白。合着你夫和婦永遠團圓。〔正旦同衆拜謝科唱〕

【收江南】呀。也不枉了一春常費買花錢。誰承望包龍圖倒與我遞絲鞭。贏的個洛陽兒女笑喧闐。都道這風情不淺。準備着今生重結再生緣。

〔音釋〕 樂音潑 涎徐煎切 咽音燕 溫溫去聲 推退平聲 拗么去聲 闌音田

題目
正名

郭秀才沉醉誤佳期
王月英元夜留鞋記

雜劇
留鞋記

一二七九

漢高皇帝濯足氣英布雜劇

第一折

〔仲末扮陶何上詩云〕君王何事薄儒臣。博帶褰衣懶進身。一自酈生烹殺後。漢家遊說更無人。小官姓陶名何。投事漢王麾下。封爲典謁之職。俺漢王自亭長出身。起兵豐沛。只重武士。不貴文臣。每每看見儒生。便取其儒冠擲地。罵辱其中。慢罵不已。以此小官隨從數年。官不過典謁。粟不過一囊。甚不得意。但是他生得隆準龍顏。豁達大度。所居之處。常有五色祥雲。籠罩於上。小官想來這個是帝王氣象。只得隱忍。權留麾下。替他掌百官之朝參。通各國之使命以外。運籌設計。讓之張良。點將出師。屬之韓信。皆與小官無涉。待得破楚之後。附立功名。共成帝業。此時陶個封拜。未爲不可。今日漢王升帳。召集羣臣議事。須索在此伺候者。〔外扮漢王引卒子上陶何做見科云〕臣陶何見。〔漢王云〕且一壁有者。〔詩云〕紛紛逐鹿競稱雄。短劍親提出沛中。五國諸侯俱聽命。一時無奈楚重瞳。孤家姓劉名邦字季。沛人也。自秦始皇死後。諸侯共起亡秦。其時孤家與項羽並事楚懷王。懷王封孤家爲沛公。項羽爲魯公。各引人馬三萬。同諸侯入關。懷王約道。先入關者王之。却是孤家先破關中。本等該王其地。爭奈項羽自恃重瞳。有舉鼎拔山之勇。伴尊懷王爲義帝。自號西楚霸王。攻封五國之後。皆王惡地。將孤家徙爲漢王。建都南鄭。未幾項王使英布陰殺義帝于郴。五國諸侯。一時同叛。孤家用韓信之計。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攻定三秦。劫取五國。以彭越之衆。襲破彭城。自謂項王不日滅矣。誰想項王先發一枝軍馬。使大將龍且。當住彭越。親自邀擊孤家於靈壁之東。被他殺得人亡馬倒。睢水爲之不流。幸得大風走石飛砂。對面不能相覩。孤家遂得逃脫。即今重收敗卒。屯駐滎陽。軍聲復振。只是五國諸侯見孤家敗後。又去歸順項王。怎生是好。且待羣臣到來。將這破楚之策。仔細計議者。〔外扮張良曹參淨扮周勃樊噲上云〕貧道張良。韓國人也。這一位是曹參。這一位是周勃。這一位是樊噲。皆沛縣人。現爲漢王大將。今早主公升帳。轅門大開。我每須索進見波。〔樊噲云〕軍師請先。〔陶何做報科〕〔衆做相見科〕〔漢王云〕孤家與項王夾對廣武而軍。自揣諸將皆非其敵。不知軍師有何妙策。能擊破項王。重收五國。取天下乎。〔張良云〕據貧道算

來。齊王田廣本項王所惡。他雖一時歸順項王。到底終不和好。只消遣彭越抄襲楚軍糧道。項王必親擊之。既勝彭越。則必引兵攻齊。雖以項王之威。非數十日不能往返。那項王手下有一英布。其勇力頗類項王。他領著四十萬精兵。屯於九江。恰纔靈壁之戰。項王遣使徵布會。布與龍且有隙。稱病不赴。若得能言巧辯之士。說他歸降。縱項王馳還。我有韓信拒之於前。彭越邀之於後。大王親帥英布直攻其中。破項王必矣。〔漢王云〕軍師之策甚善。但孤家聞得項王之兵。能以少擊衆者。專恃有英布爲之羽翼也。他今擁兵四十萬。屯劉九江。必爲項王親信。恐非一口片舌可以說其歸降。不若移韓信之兵擊之何如。〔樊噲云〕何消遣的韓信。只要大王借與俺樊噲八十萬軍馬。包取活拿英布來也。〔曹參云〕此時那裏討這許多軍馬與你。〔樊噲云〕這英布手脚好生來得。若不是兩個拿他一個。可不倒被他拿了我。〔隨何云〕臣與英布同鄉。又是少年入拜至交的兄弟。願得二十人隨臣。往使九江。必能使英布舉兵歸漢。不負大王之命。〔漢王做取隨何冠投地科云〕豎儒妄言。你在孤家帳下。貌不能驚人。才不能出衆。已經數年。無所知名。今欲以二十人使九江。說英布。此何異持蒼蠅而釣巨鰲。曾足供其一啜乎。〔隨何云〕何大王見不早也。當大王傳檄攻項王時。親委韓信重兵三十萬衆。又使張耳佐之。半年之間。僅舉趙五十餘城。鄼生掉三寸之舌。不勞一旅之師。數日間說下齊七十餘城。能使其不做隄備。是以韓信得襲破歷下軍。由此觀之。儒生亦何負於漢哉。臣隨何雖不才。實不在鄼生之下。若不能說得英布歸漢。臣請就烹。〔張良云〕隨何既出大言。料此一去必不辱命。願主公勿疑。〔漢王云〕既如此。曹參你去軍中精選二十個即溜軍士。跟隨何出使九江去者。〔曹參云〕理會得。〔樊噲云〕隨何。你這一去若不得成功。等我來幫你。將那黥面的囚徒夾領毛一把拿他見大王也。〔隨何做辭出科云〕二十名軍士聽令。奉大王的命。跟隨我往九江去走一遭。〔詩云〕說英布舉兵歸漢。絕勝他捐金反間。必不似鄼生賣齊。被油鍋烹來。稀爛。〔下〕〔漢王云〕隨何去了也。孤家一壁廂聞遣彭越。邀截楚軍糧道。一壁廂整擄軍馬。屯守滎陽之南。與項王相拒去來。〔衆同下〕〔正末扮英布引卒子上云〕某姓英名布。祖貫壽州六安縣人氏。少時遇一相士。說當刑而王年至二十。犯法遭黥。人皆叫噲做黥布者是也。秦始皇之末。本郡曾著噲送囚徒數千人到驪山做工。中途阻雨。不能前赴。律法後期者當斬。噲遂釋放其縛。縱令亡去。那數千人見噲英勇。皆推噲爲主。舉

兵謀反。後遇項王軍於鉅鹿之下。以兵屬之。共擊秦軍。斬王離。擄趙歇。降章邯。皆啖力也。項王爲此親信啖家。封爲當陽君之職。授以精兵四十萬衆。屯劄九江。近來漢王劉季劫五諸侯兵。襲破彭城。與項王大戰。靈壁之東。項王遣使徵啖家的軍馬。共擊漢軍。你道啖家爲何託病不去。只因爲楚將龍且。心懷嫉妬。屢屢在項王跟前。譖啖有反叛之意。雖則項王不信。然也不能無疑於啖。累次差使命來到啖這裏。窺探動靜。因此啖與龍且兩個有隙。勢不並存。未幾打聽的項王擊破漢兵。將他四十六萬人馬都皆殺死。睢水之上。睢水盡赤。啖想項王暗啞叱咤。有千人自廢之威。那一個劉季怎做的敵手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楚將極多。漢軍微末。真輕可戰不到十合。早已在睢水邊廂破。

【混江龍】今番且過。這迴休再動干戈。〔帶云〕啖項王呵。〔唱〕憑着啖范增英布。怕甚麼韓信蕭何。啖待要獨分兒興隆。起楚社稷。那裏肯劈半兒停分。做漢山河。常則是威風抖擻。斷不把銳氣消磨。拚的箇當場賭命。怎容他遣使求和。〔丑扮探馬上〕〔卒做報科云〕喏。報元帥得知。有探馬報軍情到來也。〔正末唱〕啖則見撲騰騰這探馬兒闖入旗門左。不由啖噴容忿忿。〔做拍案科云〕兀那探子。有甚的緊急軍情。與啖報來。〔探子云〕有漢王遣一使臣。喚做隨何。帶領二十騎人馬。特來迎接元帥。敬此報知。〔正末唱〕都付與冷笑的這呵呵。

〔云〕那隨何是漢家的臣子。啖這裏是楚家軍寨。他爲什麼事要來迎接啖。那廝好大膽也。〔唱〕

【油葫蘆】那廝把三歲孩童小覷我。便這等敢恁麼。難道他不尋思到此。怎收羅。恰便似寒森森劍戟峯頭臥。恰便似明彪彪斧鉞叢中過。他可也忒不合。他可也忒放潑。恰便似一箇飛蛾兒。急點點來投火。這的是他自攬下一頭蹉。

【天下樂】怎不教我登時殺壞他。便教我做活佛活佛怎定奪。〔做沉吟科云〕

哦。暗知道他來意了也。〔唱〕暗將他來意見兒早識破。他道是逞不盡口內詞。却教暗案不住心上火。〔帶云〕令人一壁廂準備刀斧伺候者。〔卒云〕理會的。〔正末唱〕暗如今先備下這殺人刀。門扇似開。

〔云〕令人與暗將隨何抓進來。〔卒應科〕〔隨何佩劍引從者上〕〔卒做拿隨何入見科〕〔隨何云〕賢弟。我與你是同鄉人。又是從小裏入拜交的兄弟。只爲各事其主。間別多年。今日特來訪你。只該降階接待纔是。怎麼教刀斧手將我簇擁進來。此何禮也。〔正末唱〕

〔那吒令〕暗道你這三對面先生來瞰我。那裏是入拜交仁兄來訪我。多應是兩賴子隨何來說我。〔隨何云〕我好意來訪你。下甚麼說詞。要這等隄防我那。〔正末唱〕你怕不待死撞活。功折過一謎裏信口開合。

〔隨何云〕賢弟。不是我隨何誇說。我舌饒蘇秦。口勝范叔。若肯下些說詞。也不由你不聽哩。〔正末云〕噤聲。〔唱〕

〔鵲踏枝〕你那裏話兒多廝勾羅。你正是剔蝎撩蜂。暴虎憑河。誰着你鑽頭就鎖。也怪不的暗故舊情薄。

〔寄生草〕你將那舌尖兒扛。暗則將劍刃兒磨。暗心頭早發起無明火。這劍頭磨的吹毛過。你舌頭便是亡身禍。〔隨何云〕賢弟。你的亡身禍倒在目前。我隨何特來救你哩。〔正末做喝科云〕噤聲。〔唱〕你道是特來救暗目前憂。敢可也不知自己在壕中坐。

〔云〕令人鬆了綁者。〔卒做放隨何科〕〔正末云〕且請過來相見。〔做拜科云〕仁兄可也受驚了。彼此各爲其主。幸勿介懷。〔隨何云〕這也何足爲驚。只可惜賢弟。你的禍就到了也。〔正末云〕暗的禍從何來。〔隨何云〕這等你敢說三聲沒禍麼。〔正末云〕不要說三聲。便百二十聲。暗也說。暗有什麼禍在那裏。〔隨何云〕賢弟。你是個武將。只曉的相持廝殺的事。却不知揣摩的事。你道是項王親信。你比范增何如。〔正末云〕那范增是項王

的謀臣。稱爲亞父。噲怎麼比的他。〔隨何云〕那范增爲着何事。就打發他歸去。死於路上那。〔正末云〕他則爲陳平反間之計。以太牢饗范增使者。以惡草具待項王使者。項王疑他歸漢。因此放還居巢。路上死的。〔隨何云〕賢弟既知范增見疑之故。則你今日之禍亦可推矣。〔正末云〕你道項王疑噲是些甚麼來。〔隨何云〕當日我漢王襲破彭城時。項王從齊國慌忙趕回。進則被漢王據其城池。退則被彭越抄其輜重。兵疲糧竭。自知不能取勝。所以特徵賢弟。一來憑仗虎威。二來要借這一枝生力人馬。壯他軍氣。真如飢兒之待哺。何異旱苗之望雨。乃賢弟稱病不赴。欲項王無疑。其可得乎。若項王與漢戰而不利。勢方倚仗賢弟。再整干戈。倒也無事。今漢王大敗虧輸。項王意得志滿。更加以龍且之譖。日在耳傍。必且陰遣使臣。覘你罪釁。此不但范增之禍已也。賢弟請自思之。〔卒子報云〕喏。報元帥得知。楚國使命到。〔正末做驚科〕〔唱〕

【玉花秋】那裏發付這殃人貨。勢到來如之奈何。若是楚國大臣見了呵。其實難迴避。怎收撮。〔云〕令人快與噲裝香案迎接者。〔唱〕噲一下裏相迎。你且一下裏接。

〔云〕仁兄。你只在屏風後躲者。〔淨扮楚使上云〕楚王手勅到來。英布跪聽者。〔勅曰〕天祚吾楚。寡人親率萬騎。擊劉季於靈壁之東。破其甲士四十六萬。一時睢水爲之不流。汝雖病不能赴。亦無籍汝爲也。茲特布捷書。使汝聞知。汝其加餐自愛。以胥後會。〔正末跪受勅科〕〔背云〕噲被那廝這一番說話。只道楚使之來。必然見罪。取噲首級。却元來是宣捷的。早使那廝預先躲過。不等使臣看見也還好哩。〔唱〕

【後庭花】不爭這楚天臣明道破。却把你箇漢隨何說對脫。〔帶云〕噲則等使臣去了呵。〔唱〕噲便喚他來從頭兒問。看他巧支吾說箇甚麼。非是噲起風波。都自己惹火招禍。且看他這一番怎做科。那一番怎結末。

〔隨何做出見楚使云〕英布業已歸漢。你來此怎麼。〔楚使云〕英將軍。這是何人。〔正末做不能應科〕〔隨何云〕我是漢王使者隨何。因你項王聽信龍且之譖。使英布不能自安。已舉九江之兵歸降於漢。特遣小官親率二十餘騎到此迎接。我饒你快回去罷。〔楚使云〕英將軍。你豈有降漢之理。〔正末做不能應科〕〔隨何云〕

賢弟。你既歸漢。便當背楚。却騎不得兩頭馬的。今已被楚使看見。不如殺之。以滅其口。〔做拔劍殺楚使科〕

〔正末做奪劍不及科〕〔云〕仁兄。則被你害殺了。〔唱〕

〔金盞兒〕說的恰面沒羅。口搭合。誰似你這一片橫心惡膽。天來大。沒來由。引將狼虎屋中窩。這一箇宣捷的。有甚麼該死罪。這一箇仗劍的。莫不是害風魔。不爭你殺了他。楚使命。則被你送了。恰也。漢隨何。

〔云〕令人。拿下隨何。待咱送他親見項王去來。〔卒應做拿隨何科〕〔隨何云〕不消綁得。我就隨你見項王去。你那個對頭龍且。正在項王左右。我又是個辯士。一口指定你要舉兵歸漢。着我引二十騎來迎接。也是你來。着我殺楚使滅口。也是你來。你說的一句。我還你十句。看道項王疑我。還是疑你。那龍且譖我。還是譖你。〔正末做歎氣科云〕嗨。咱若拿那廝見項王去。那廝是能言巧辯之士。口裏含着一堆的老婆舌頭。咱是個麤鹵武將。到得那裏。只有些氣勃勃的。可半句也說不過來。罷罷罷。咱也不要你去了。令人。且放了他者。〔卒做放科〕〔正末唱〕

〔鴈兒〕楚王若是問英布。〔帶云〕那項王問道他是漢家。你是楚家。若是你不將書去接他。〔唱〕他怎敢便帶領着二十人。到軍寨裏鬧錢鐸。那其間哥可教咱答應是如

何。〔隨何云〕賢弟。你只說已舉兵降漢便了。〔正末云〕事勢至此。也不得不歸漢了。只一件要與你說過。咱在楚。項王相待頗重。如今要漢王待咱更重。如項王。咱方甘心背楚歸漢也。〔隨何云〕那項王待你有甚重處。你與他救鉅鹿。破秦關。弑義帝。功非小可。只封的你當陽君之職。我漢王豁達大度。凡克城邑。即便封賞。曾無少吝。所以英雄之士。莫不歸心。賢弟。你不見韓信乎。他本一亡將。聽蕭何之薦。即日築臺拜爲大帥。何況賢弟雄名久著。漢王必當重用。取王侯如反掌耳。請賢弟早決歸降之心。無使自誤。〔正末唱〕

〔賺煞〕你休將咱廝催逼相攬掇。英布也。今番去波。不爭我服事重瞳。沒箇結果。赤緊的做媳婦先惡了公婆。怎存活。恰便似睜着眼跳黃河。你着

啗歸順他隆準的君王較面闊。你這裏怕不有千般揣摩。却將啗一時間
瞞過。則怕你弄的啗做了尖擔兩頭脫。〔卒隨下〕

〔隨何云〕那英布歸漢了也。我若是不殺他楚使。他怎肯死心塌地便肯歸降。我當時在漢王根前曾出大言。如今果應吾口也。與儒生添多少光彩。只等英布兵起之日。我引著二十騎隨後進發便了。〔詩云〕兵間使事誰能料。當陽片言立應召。從此儒冠穩放心。免教又染君王溺。〔下〕

〔音釋〕 鄺音歷 說音稅 長音掌 溺泥叫切 使去聲 重平聲 王去聲 榔抽森切 棧音綻

且音疽 睢音雖 榮音盈 噲音快 降奚江切 啜樞悅切 黥音擎 間去聲 擗聲卯切

邯音寒 累上聲 暗音音 啞音鴉 咤瘡詐切 末魔去聲 合音何 分去聲 闖音敞

颺音磴 叢音從 潑音頗 颺昌染切 他音拖 活音和 佛浮波切 奪音多 闊科上

聲 抓音爪 謎迷去聲 薄音婆 扛孤析切 刃仁去聲 壕音豪 覘礙髯切 釁欣去聲

撮磴上聲 脫音妥 末磨上聲 大音懂 鹵音魯 鑊音和 鐸東那切 掇音朵

第二折

〔正末引卒子上云〕啗英布一向在項王麾下。擁四十萬衆。鎮守九江。單則不曾封王。以此心常快快。不意一時間聽了隨何說詞。便背楚歸漢。一路行來。漸近成皋關了。怎不見漢家有什麼糧草供應。人馬迎接。敢則是隨何自家的意思。要賺啗去獻功。那漢王還不知道哩。〔做歎氣科詩云〕嗚。非是啗服事君王不到頭。則爲一時同輩有冤讎。早知又上漁人手。何用貪他別釣鉤。令人與啗請將隨何來者。〔卒云〕隨大夫有請。〔隨何引卒子上云〕事不關心。關心者亂。我隨何掉三寸舌。出使九江。說的英布舉四十萬衆來歸漢王。已到成皋關下。那英布着人請我。必是爲漢王不來迎接之故。我若待他說起。便是我的言詞不應口了。如今我去見他。自有一個主意。〔做見科云〕賢弟。你可知道楚漢相拒的事麼。〔正末云〕啗家不知。〔隨何云〕我漢王與項王夾着廣武江爲陣。那項王請我漢王面見。要兩個比力。我漢王道比智不比力。因數項王十大罪。那項王大怒。伏弩射中漢王足指。這一向堅閉營門。在裏面養瘡。隨他緊要軍情。都不通報哩。〔正末云〕這等可知道來。啗如

今到成皋關隔的一射之地。噲也道漢家怎沒些兒糧草接濟噲家軍馬。這便罷了。則論尋常受降之禮。也該遣人相迎纔是。〔隨何云〕賢弟。待不才先去報知漢王。着他擺半張鸞駕。出境迎接。你意下如何。〔正末云〕只是不該重勞仁兄。〔隨何做別科云〕這個是我做典謁的本等。〔詩云〕暫時匹馬去。少刻八鸞迎。〔下〕〔正末云〕隨何去了也。便漢王患箭瘡不能出境親接。少不的將官也差幾個迎咱。令人分付衆軍馬慢慢行者。〔衆應科〕〔正末唱〕

〔南呂一枝花〕抵多少遵承帝主宣。稟受將軍令。不由噲不叛反。不由噲不掀騰。現如今兩國吞併。使不的風雷性。且朦朧入漢城。也是噲不合就聽信了這一謎的浮詞。劍吹了那差來的使命。

〔梁州第七〕却教噲實不與劉滅楚。笑吟吟背闇投明。這的是太平本是將軍定。折末他提人頭廝摔。噴熱血相傾。勢雄雄要分箇成敗。威糾糾要決箇輸贏。齊臻臻領將排兵。鬧垓垓虎鬪龍爭。噲也會涇浸浸臥雪眠霜。噲也會磕擦擦登山驀嶺。噲也會緝林林劫寨偷營。隨何也噲是你館角兒弟兄。怎生來漢王不把噲欽敬。你說他有龍顏是真命。因此上將楚國重瞳看的忒煞輕。哎。隨何也。須索箇心口相應。

〔卒報云〕稟元帥得知。已進成皋關了也。〔正末云〕那隨何去了許久。怎生還不見漢王出來迎接。這也可怪。〔做沉吟科云〕怎麼連隨何也不來了。令人與噲劄下營寨者。〔卒云〕理會的。〔正末唱〕

〔隔尾〕噲這屯營劄寨寧心等。瞋目攢眉側耳聽。恰待高叫聲隨何。你那一步入箇謊的。可也喚不應。噲則道是有人來觀噲動靜。〔做看科云〕可不是。〔唱〕噲則道是有人來供噲使令。〔做看科云〕可又不是。〔唱〕却元來是撲刺刺風動轅門。這一幅繡旗的影。

〔隨何上〕〔正末做見怒科云〕噲問你這半張鸞駕。恰在那裏。〔隨何云〕賢弟。我不才失言了。漢王若是箭瘡

好了。莫說半張鸞駕出境迎接。便是全副鸞駕也不爲難。只因瘡口未收。不便勞碌。況他周勃樊噲一班大將。都是尙氣的人。在漢王根前說你初來歸降。未有半根折箭功勞。自古以來。那曾見君王親迎降將之禮。我才道是賢弟虎威。非他將可比。爭些兒磨了半截舌頭。終是漢王爲樊噲等所阻。使不才說了謊話。如之奈何。〔正末云〕事已至此。難道他不來迎。啖依舊回還九江不成。如今漢王在那裏。待啖見去。〔隨何云〕漢王現臥帳中。你隨我入營見來。〔正末做臨古門見科〕〔漢王引一宮女上做濯足科〕〔正末做怒科〕〔唱〕

【牧羊關】分明見劉沛公濯雙足。覷當陽君沒半星。直氣的喏不鄧鄧按不住雷霆。眼睜睜慢慢打回合。氣撲撲重添懣懣掙。不由喏不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却不道見客如爲客。輕人還自輕。

〔做仰天撒髯噴氣科云〕「叵奈劉季那廝濯足相見。明明覷的喀。輕如糞土。這一來。嗜好差了也。令人傳下將令。即刻拔營而起。重回喀九江去來。」〔隨何云〕「賢弟。你這回去。可還見項王麼？」〔正末云〕「怎麼不見？」〔隨何云〕「賢弟。你若見項王時。項王道。英布你殺了俺使命。舉兵歸漢去了。漢王不用你。依舊歸俺楚國。俺楚國是個無祀鬼神壇。憑你自去自來。沒些門禁的。那龍且在邊廂。又撒上幾句。那項王好個性兒。只一聲道。刀斧手。與俺推出轅門。斬訖報來。那時節。則怕賢弟悔之晚矣。」〔正末云〕「這也說的有理。則是嗜好今日弄的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兀的不被你害殺喀也。」〔隨何云〕「賢弟。且省煩惱者。」〔正末唱〕

【哭皇天】是誰人這般信口胡答應。大古裏是你箇知心好伴等。則你那劉沛公無君臣的新義分。哎。隨何也。咱與你有甚麼弟兄的舊面情。〔隨何云〕我元說漢王被項王的伏弩射中足指。現今瘡口未收。所以要濯足哩。〔正末唱〕這其間都是你隨何隨何弊倖。據着咱一生氣性。半世威風。若不看你少年知識。往日交遊。只消咱佩中劍支楞支楞的響一聲。折末你能言巧辯。早做了離鄉背井。

【烏夜啼】那其間這漢隨何不償了。啗天臣命。則你箇劉沛公見面不如。

聞名。你道是善相持能相競。用不着啗軍馬崩騰。武藝縱橫。則教你楚江山覷不得火上弄冰凌。漢乾坤也做不得碗內拿蒸餅。哎。隨何也。你怎麼不言語不承領。從今後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

〔隨何云〕賢弟。你則寬心兒等待者。我漢王少不得重用你哩。〔正末云〕那濯足的盛情。啗已領了。常言道頭醋不酸。二醋不酸。啗還待他個甚的。只是楚國又不好去。這普天下那裏容啗七尺身子。不如拔劍自刎罷了。〔做拔劍科〕〔隨何做按住劍科〕〔正末唱〕

〔罵玉郎〕哎。是誰人緊握住啗青鋒柄。可又是隨何也。這先生。〔隨何云〕賢弟。差矣。螻蟻尚且貪生。爲人怎不惜命。據賢弟英雄蓋世。右投則右重。左投則左重。何處不立功業。何處不取王侯。却做這自盡的勾當。可不是匹夫匹婦之諒。好短見也。〔正末唱〕你道啗英雄蓋世無人。並投一國一國重。立功業功業成。取王侯王侯定。

〔感皇恩〕可是啗要做愚夫婦。溝瀆自經。倒不如那螻蟻尚惜殘生。拚的箇割斷了絳紅纓。掀翻了犀皮冑。血染了征袍領。從今後收拾了喧喧嚷嚷。略地攻城。畢罷了轟轟烈烈。奪利爭名。一任他遊魂散幾時休。遺骸倩何人葬。只乾着了這當王相枉遭黥。

〔云〕既然你勸啗不要自刎。啗如今也不臣漢。也不還楚。率領四十萬大兵。依舊往鄱陽湖中落草去也。〔隨何云〕賢弟。你的封王只待早晚間滅了項羽。便是囊中之物。却要去草頭大王。好沒志氣也。〔正末云〕噤聲。〔唱〕

〔採茶歌〕啗如今疾驅兵速離營。只去那鄱陽湖上氣憑陵。權待他鷸蚌相持俱斃日。也等啗漁人含笑再中興。

〔云〕隨何。借你的口。傳語漢王者。啗此一去抵二十個楚霸王。好些難禦哩。〔唱〕

〔煞尾〕不爭教劉沛公這一徧無行徑。單注漢天下有十年不太平。他

只要自稱尊自顯能。覷的人糞土般汚。草芥般輕。激的哨引領大兵還歸舊境。汗似湯燒。怒似雷轟。直抵着二十箇霸王。沒的支撐。連你箇說略的隨何。也不乾淨。〔隨何云〕賢弟。你聽我說。還再等一等。自有重用之日。〔正末做喝科云〕噤聲。〔唱〕誰待將你那無道的君王做聖明來等。〔引卒子下〕

〔隨何云〕適纔漢王濯足見英布。非是故意輕他。使這嫚罵的科段。只因爲英布自恃英勇無敵。怕他有藐視漢家之心。故以此折挫其銳氣。況他元是鄱陽大盜出身。無甚麼高識遠見。待他回歸營寨。自有牢絡之術。乃漢王顛倒豪傑之處。想此時英布已到營了。我再看他去波。〔下〕

〔音釋〕思去聲 賺音蘸 中去聲 併平聲 糾音九 噤音可 驀音陌 營音盈 兄虛盈切 應

平聲 瞋音嗔 聽平聲 譁音異 捋爭平聲 巨音頗 撇羸酸切 競其硬切 驛音烘
鵲音穴 蚌音訪 境音景 驛呼橫切 藐音眇

第三折

〔漢王引張良曹參周勃樊噲卒子上云〕孤家漢王是也。前者遣隨何下九江說得英布歸降。孤家故意使兩個宮女濯足。接見英布。聞他不勝大惱。幾欲拔劍自刎。如今他還營去了。要引着大兵重向鄱陽落草。這是他的故智。孤家想來。人主制禦梟將之術。如養鷹一般。飢則附人。飽則颺去。今英布初來歸我。於楚已絕。於漢未固。正其飢則附人之日也。孤家待先遣光祿寺排設酒筵。教坊司選歌兒舞女。到他營中供用。看他喜也不喜。再遣子房領着曹參等一班兒將官同去陪待。致孤家殷勤之意。料他必然歡悅。如若怒氣未平。孤家另有理會。不怕他不死心搗地與孤家共破楚王。子房以爲何如。〔張良云〕主公高見。與貧道相合。聞的項王遣龍且救魏。當住韓信。自家親率大兵擊彭越於外黃。據貧道料來。彭越怎敵得項王。則外黃必破。外黃破則楚軍益張。今英布歸降。不若捐一侯印與之。就着他率領本部人馬往救彭越等。兩個來攻項王。此機會不可失也。〔漢王云〕孤家之意。正欲如此。如今子房且同諸將到英布營中去。孤家隨後亦至矣。〔張良云〕曹將軍。我等共往英布營陪待去來。〔樊噲云〕那英布有甚麼本事。在那裏不過是個黥面之夫。適纔俺大王見他時。先

該除他這鐵帽子。撒尿在裏面。怎麼只將兩隻臭脚去薰他。他是個驢鼻子。一些香臭也不懂的。他那裏便肯頭低。我每如今到他營寨去。軍師。你只憑着我。等我一交手。先摔他一個脚稍天。你不要失了我自家的門風。〔曹參云〕樊將軍不要多說。到那裏只隨着軍師便了。〔共下〕〔正末引卒子上〕〔詩云〕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喀英布自謂舉九江四十萬衆投降漢王。必得重用。豈知漢王濯足見喀。明明是覷的喀輕如糞土。爭些兒一氣一個死。如今重引大兵到鄱陽湖中落草去。令人傳下軍令。將營寨拔起。取舊路進發者。〔衆應科〕〔正末云〕只是那隨何是喀縮角兒弟兄。他可不該來哄喀。不殺的他。也出不得這口臭氣。〔做噴氣科〕〔隨何引席役扛筵席四旦扮妓女上云〕賢弟請了。我說漢王必然重待賢弟。如今着光祿寺排設筵席。教坊司選歌兒舞女供應哩。〔正末云〕喀少這些筵席喫那。〔唱〕

【正宮端正好】則喀這鎮江淮無征鬪。倒大來散誕優游。不爭的信隨何說。謊謾天口。你道喀封王業時當就。

【滾繡球】折末您皓齒謳錦瑟。擲列兩行翠裙紅袖。更擺設百味珍饈。顯的喀越出醜。却元來則爲口。大古裏不會喫些酒肉。則被您送的人也有國難投。折末您造起肉剗山。也壓不下喀心頭火。鑿成酒醴海。也洗不了喀臉上羞。怎做的楚國亡囚。

〔張良同曹參周勃樊噲上入見科〕〔張良云〕俺主公因爲足瘡未愈。適間甚多失禮。特着貧道同一班兒大將造拜。一來替主公請罪。二來就陪待君侯。休得見怪者。〔正末做不應科〕〔樊噲做扯架子科云〕想是他還惱哩。待我老樊與他打一個流星十八跌。〔張良云〕取酒來。〔做送酒科云〕君侯請滿飲此杯。〔正末做不接科〕〔唱〕

【倘秀才】喀與您做參辰卯酉。誰待喫這閒茶浪酒。〔隨何云〕賢弟。這一位是軍師張子房。〔正末唱〕哎。您這箇燒棧道的先生忒絕後。您當日箇施謀略運機籌煞有。

〔隨何云〕這一位是建成侯曹參。〔正末云〕好曹參。他會提牢押獄哩。〔隨何云〕這一位是威武侯周勃。〔正末云〕好周勃。他會吹簫送殯哩。〔隨何云〕這一位是平陰侯樊噲。〔正末云〕好樊噲。他會宰猪屠狗哩。〔樊噲做怒科云〕他笑我屠狗麼。咄。你是黥布。我可也不似你會殺人放火做强盜。〔正末唱〕

〔滾繡毬〕元來這樊噲也做萬戶侯。他比噲單則會殺狗。無過是託賴着君王親舊。現統領着百萬貔貅。他和噲非故友枉插手。他怎肯去當今保奏。叟。元來這子房也是箇僉頭。你待把一池綠水渾都佔。怎生來不放傍人下釣舟。却教噲何處吞鉤。

〔張良云〕主公遣貧道引着衆將來陪待。君侯若不飲呵。是無主公的面分了。〔正末云〕噲英布舉四十萬大兵。遠遠的從九江到這裏。投見漢王。豈知漢王不以人禮相待。踞牀濯足。覷的噲輕如糞土一般。今日的酒便真個是金波玉液。英布福薄。可也飲不下去。〔隨何云〕賢弟。你也忒氣重了些。俺漢王本爲足上箭瘡未曾收口。要洗的乾淨。好貼膏藥。又是從小裏患些腳氣症候。他接見人。十次倒有九次洗脚哩。〔正末唱〕

〔脫布衫〕那時節在豐沛縣草履團頭。常則是早辰間露水裏尋牛。驪山驛監夫步走。拖狗皮醉眠石臼。

〔小梁州〕這的是從小裏染成腌臢證候。可不道服良藥納諫如流。誰似你這般輕賢傲士沒謙柔。激的噲爲讎寇。到如今都做了潑水怎生收。

〔漢王引冲末扮宣勅官卒子捧牌劍推車上〕〔卒報科云〕聖駕來了也。〔冲末上立宣勅云〕漢王手勅到來。英布跪聽者。〔勅曰〕寡人聞良鳥擇木而棲。忠臣擇主而事。爾當陽君英布。本以楚將。來歸寡人。非其擇主之明。何以至此。今項王遣龍且救魏。禦我韓信。親率二十萬騎。擊彭越於外黃。特加爾爲九江侯。破楚大元帥。卽領本部軍馬。往援彭越。共討項王。功成之日。另行封賞。爾其欽哉。謝恩。〔正末做跪接詔科〕〔卒捧牌劍正末上立〕〔漢王拜送科云〕請元帥受牌劍者。〔卒推車上科〕〔漢王云〕請元帥就車。寡人親自推轂者。〔正末做上車科〕〔漢王跪把轂科云〕從天以下。從地以上。苟利漢室。唯元帥制之。〔做卒牌劍先行漢王推車三

轉科」〔正末做下車拜見漢王科〕〔漢王云〕取酒過來。〔妓女斟酒科云〕酒到。〔漢王做跪送科云〕請元帥滿飲此杯。〔正末跪接飲起科〕〔唱〕

〔么篇〕「咱則道遣紅粧來進這黃封酒。恰元來劉沛公手捧着金甌。相勸酬能勤厚。〔帶云〕咱本待見漢王。花白他幾句。這一會兒咱可不言語了。〔唱〕早則被天威懾的。咱無言閉口。哎。英布也。你是箇銀樣蠟槍頭。」

〔正末做背科云〕今日這一杯酒不打緊。使後代人知漢王幾年幾月幾日在英布營裏跪送一杯酒。咱英布死便死。也死的着了也。〔做回身拜謝科云〕謝大王賜酒。〔唱〕

〔叨叨令〕「請你箇漢劉王。龍椅上端然受。早來到張子房。半句兒無虛謬。光祿寺幾替兒分前後。教坊司一派的笙歌奏。兀的不快活殺咱也麼哥。兀的不快活殺咱也麼哥。」

〔云〕人說漢王見臣子們動不動嫚罵。全無些禮體。今日看起來。都是妄傳也呵。〔唱〕

〔剔銀燈〕「咱則道舌刺刺言十妄九。村棒棒呼么喝六。查沙着打死麒麟手。這半合兒敢罵偏了諸侯。元來他罵的也則是鄉間漢。田下叟。須不共英雄輩做敵頭。」

〔蔓青菜〕「則見他坦心腹。披袍袖。依然似粉榆社。麥場秋。笑吟吟自由。雖然做不得吐哺握髮下名流。也是咱的風雲湊。」

〔漢王做醉睡科〕〔張良云〕俺主公醉了也。隨大夫。你護送回營去者。〔隨何扶漢王下〕〔張良云〕請問元帥。幾時起兵救彭越去。〔正末云〕大王回營去了。那救彭越之事。如救火一般。豈可停留時刻的。看末將即日傳令。提兵擊項王去來。〔樊噲云〕你不如把這元帥的牌印讓與我老樊。當日鴻門宴上。我老樊只除下兗盃。把守轅門的軍校一時打倒。說得項王在坐上骨碌碌滾將下來。你可知道麼。〔張良云〕前日韓信拜了元帥。就壇上點名。便先斬了英蓋一員大將。今日英元帥也是俺主公親拜的。牌印在手。他要割你這頭。可也容易。

〔樊噲云〕他也割得頭的。這等。只不如屠狗去也。〔正末唱〕

〔柳青娘〕眼見得君王帶酒。休驚御莫聞奏。噲囑付您箇張子房莫愁。看英布統戈矛。今番不是強誇口。楚重瞳天亡宇宙。漢劉王合霸軍州。管教他似雀逢鷹。半遇虎。一時休。

〔道和〕把軍收。把軍收。看江山安穩盡屬劉。不剛求。想噲想噲恩臨厚。教噲教噲難消受。這報答志難酬。肯遲留。撲騰騰征戰驟。看者看者噲爭鬪。都教望着風兒走。看者看者噲爭鬪。都教死在噲家手。看沙場血浸橫屍首。直殺的馬頭前急留古魯。亂滾滾死死死死人頭。

〔啄木兒尾〕免了彭越憂。報了睢水讎。直殺的塞斷江河滔天溜。早則不從今已後。兩分疆界指鴻溝。〔同卒下〕

〔張良云〕那英布領兵擊楚去了也。項王平日所恃大將。止英布龍且兩個。貧道算來。龍且是莽撞之夫。必然死於韓信之手。項王聞得龍且死。已自心怯。又見英布歸漢。反去擊他。必然不戰而外黃之圍自解。却又放出彭越這枝軍馬。與英布夾攻項王。項王必然敗走。一面通知韓信。着他繞出夏陽。截他歸路。擒項王必矣。〔樊噲云〕軍師既然算的這等停當。俺家也整擄軍馬。同攻項王去。難道只在營裏殺狗肉喫。〔張良詩云〕黥布英雄肯出師。天亡楚國正斯時。轅門預備功成宴。教兒學唱大風詩。〔曹參等同下〕

〔音釋〕 勿文去聲 鄱音婆 鼻音曉 颺音牟 脰音拋 鷄奴凍切 擗音灑 肉柔去聲 體音里

貌音疲 貅音休 脰音擗 六音溜 鏖音謀 鷄音冤

第四折

〔漢王引張良曹參周勃樊噲隨何二旦執符節上詩云〕霸王當日渡江來。一騎烏騅百萬開。欲知沛上真龍起。試看軍前大會垓。孤家用軍師之計。着英布往救彭越。共擊項王去了。好幾日還不見捷音到來。使我好生懸望。〔張良云〕貧道已曾差能行快走夜不收往軍前打探去了。着他一見輪贏。便來飛報。適纔一陣信風過。

貧道袖傳一課。敢有喜音來也。〔隨何云〕彭越元是漢家一員虎將。如今又添上英布。兩個夾攻項王。那項王雖則英勇。怎當的腹背受敵。這一遭戰。臣敢立的包狀。只有勝無有敗。〔樊噲云〕你又來調喉了。當日俺每攻破彭城時節。那項王自齊國三晝夜趕回。是走乏的人馬。俺每衆將從城中殺出。彭越從外面殺入。那項王可不也是腹背受敵。則被他一騎馬一箇鎗。衝突將來。殺的人人退縮。個個奔逃。漢家四十六萬人馬。都擠落睢水裏面。幸的死人多。睢水不流。俺每都打死人堆上騎着馬跑。方纔脫的性命。至今說起。俺這心膽還是磕撲磕撲的跳。你道增了個黥面囚徒。就說這等好看話兒。要在軍前立下包狀。你這個油嘴可包的。俺老樊恰包不的。〔正末扮探子執旗打槍背上云〕這一場好廝殺也呵。〔唱〕

〔黃鍾醉花陰〕俺則見楚漢爭鋒競寰土。那楚霸王肯甘心伏輸。此一陣不尋俗。這漢英布武勇誰如。據慷慨堪稱許。善輟路曉兵書。〔帶云〕出馬來。出馬來。〔唱〕沒半霎兒早熬翻了楚項羽。

〔做入見科云〕報報報。喏。〔張良云〕好探子也。他從陣面上來。則見他那喜色旺氣。一張弓彎秋月。兩枝箭插寒星。肩擔一幅泥金令字旗。頭戴八角紅纓桶子帽。九重圍裏往來。直似擻梭。萬隊營中上下。渾如走馬。殺氣騰騰蔽遠空。一聲傳語似金鍾。兩家賭戰分成敗。只在來人啓口中。探子。你把兩軍陣上那家勝。那家輸。喘息定了。慢慢的說一徧咱。〔正末唱〕

〔喜遷鶯〕骨刺刺旗門開處。那楚重瞳在陣面上高呼。無徒殺人可恕。情理難容。這匹夫兩下裏廝恥辱。那一箇道待你非輕。這一箇道負你何辜。〔張良云〕哦。那項王在陣上看見英布。怎不着惱。〔西江月詞云〕兩陣旗門相對。軍前各舉戈矛。高聲英布楚亡囚。怎敢和咱爭鬪。畢竟交鋒深處。是誰奪得贏籌。君王側耳聽根由。專待捷音宣奏。探子。你喘息定了。再說一徧咱。〔正末唱〕

〔出隊子〕俺這裏先鋒前部。會支分。能對付。咻咻咻。響颼颼。陣上發箇金鐵火火火。齊臻臻軍前列着士卒。呀呀呀。俺則見垓心裏驟戰駒。

〔張夏云〕兩陣對圓門旗開處。俺這壁英元帥出馬。怎生打扮。戴一頂描星辰。晃日月。插鷄翎。排鳳翅。玲瓏三角叉。束襖紫金盔。披一付湯的刀。避的箭。鎖魚鱗。俺月鏡。柳葉砌成的龜背。獬豸鎧。襯一領攝人魂。耀人目。染猩紅。奪天巧。西川新十樣無縫錦征袍。繫一條拆不開。組不斷。裏香綿。攢綵線。緊緊粧束的八寶獅蠻帶。穿一對上殺場。踢寶蹬。刺犀皮。攢獸面。吊根墩子製。吞雲抹綠靴。輪一柄明如雪。快如風。沁心寒。逼齒冷。純鋼打就的宣花蘸金斧。跨一匹兩耳小。四蹄輕。尾把細。胸膛闊。入水如平地。捲毛赤兔馬。怕不贏了那項羽也。探子。你喘息定了。再說一遍咱。〔正末唱〕

〔刮地風〕蓼蓼蓼。不待的三聲凱戰鼓。忽刺刺兩面旗舒。撲騰騰二馬相交處。則聽的鬧垓垓喊震天闐。俺則見一來一去不見贏輸。兩匹馬。兩員將。有如星注。那一箇使火尖鎗。正是他楚項羽。忽的呵早刺着胸脯。

〔張夏云〕俺這壁英元帥。是一員虎將。難道當不得項王一鎗。〔詩云〕蕩起征塵二馬交。鎗來斧去肯相饒。要與漢家出力爭天下。拚命當先在此朝。探子你且喘息定氣。慢慢的再說一遍。與俺聽者。〔正末唱〕

〔四門子〕俺英布正是他的英雄處。見鎗來早輕輕的放過去。兩員將各自尋門路。整彪軀輪巨毒。虛裏着實。實裏着虛。廝過瞞各自依法度。虛裏着實。實裏着虛。則聽的連天喊舉。

〔古水仙子〕紛紛紛紛。濺土雨。靄靄靄。黑氣黃雲遮了太虛。刷刷刷。馬蕩動征塵。隱隱隱。人蟠在殺霧。吁吁吁。馬和人都氣促。吉當當。鎗和斧籠罩着身軀。挖掙掙。斧迎鎗幾番烟燄舉。可擦擦。鎗迎斧萬道霞光出。廝琅琅。斷鎗甲落兜鍪。

〔尾聲〕噴忿忿。將一匹跨下征駒緊纏住。殺的那楚項羽促律律向北忙。〔打旋風科云〕俺英元帥呵。〔唱〕兀的不生搭損明晃晃。這柄鎗斃箕般金蘸斧。

〔張夏云〕俺這壁勝了也。那壁敗了也。探子。賞你三壠酒。一肩羊。十日不打差。〔探子叩頭謝科下〕〔樊噲云〕

不知項王敗走那裏去。俺每領些軍馬趕上。殺他一陣。也好分他的功。不要獨獨等這黥面之夫佔盡了。
〔唱〕何云。項王既敗。帝業成矣。臣等請爲大王舉千秋之觴。
〔漢王云〕今日之勝。皆賴軍師妙算。隨使者遊說之功。諸將翊贊之力。只等英元帥奏凱回來。孤家當裂土而封。大者王。小者侯。不敢吝也。
〔正末引卒子蹕馬上〕

〔側磚兒〕爲甚麼捐軀死戰在沙場。也則要赤心扶立漢家邦。莫道咱居功處無謙讓。咱本是天生下碧玉柱。紫金梁。

〔竹枝兒〕他若問英布如何救外黃。咱則說項羽虧輸走夏陽。恨不就窮追直趕到烏江。今日箇鳴金收士馬。奏凱見君王。隄防只怕他放二四。又做出那濯足踞胡床。

〔云〕可早到漢營了也。令人接了馬者。
〔做下科〕〔卒報云〕喏。報大王得知。有英元帥到於轅門之外。
〔漢王云〕隨大夫。你出去引進來。
〔隨何出迎科〕〔正末入見云〕未將引兵到外黃城下。與項王決戰。幸獲微功。只是不曾請的旨。不好窮追。望大王勿罪。
〔漢王云〕項王此敗。其意氣消折盡矣。況他龍且周蘭已爲韓信所斬。只待諸將之兵會集。那時追他。亦未爲遲。孤家聞知兵法有云。兵賞不踰日。當時韓王克齊。就封三齊王。今卿建此大功。封爲淮南王。九江諸郡皆屬焉。隨何說卿歸漢。功亦次之。加爲御史大夫。其餘諸將。姑待擒獲項王之後。別行封賞。一壁廂椎牛宰酒。就軍營前設一慶功筵。宴賜士卒。大酺三日者。
〔正末同隨何謝恩科〕

〔唱〕

〔水仙子〕謝天恩浩蕩出尋常。
〔帶云〕喏。英布呵。
〔唱〕與韓信三齊共頡頏。便隨何豈有他承望。也則爲薦賢人當上賞。消受的紫綬金章。咱若不是扶劉鋤項。逐着那狐羣狗黨。兀良怎顯得咱這鯨面當王。

〔音釋〕騎去聲 騎音趕 俗詞疽切 鬚音殺 刺音辣 辱如去聲 味音床 鋤聰疎切 卒從蘇切 叉去聲 糖音唐 猯音倪 沁侵去聲 毒東盧切 促音取 出音杵 鏊音謨 搭音

元曲健

一二九八

鬧 審音陰 酺音蒲 頡音俠 頡音杭
題目 隨大夫銜命使九江
正名 漢高皇濯足氣英布

兩軍師隔江鬪智雜劇

第一折

〔冲末扮周瑜領卒子上詩云〕幼習兵書苦用功。鏖兵赤壁顯威風。曹劉豈是無雄將。只俺周郎名振大江東。某姓周名瑜。字公瑾。廬江舒城人也。輔佐江東孫仲謀麾下爲將。方今漢世之末。曹操專權。逼的劉關張弟兄三人棄樊城而走江夏。後來諸葛亮過江借兵。我主公助他水兵三萬。拜某爲元帥。黃蓋爲先鋒。在三江夏口。只一把火燒的曹兵八十三萬片甲不回。私奔華容小路而走。某使曹仁守南郡。討耐劉備那廝。暗地奪取荊州。想他赤壁鏖兵。全仗我東吳力氣。平白地他倒得了荊襄九郡。怎生乾罷。某數次取索。被那廝夫諸葛亮識破計策。如今又生一計。可取荊州。等衆將來時商議。令人轅門外覷者。若衆將來時。報復某知道。〔卒子云〕理會的。〔淨扮甘寧丑扮凌統上〕〔甘寧云〕某姓甘名寧。字興霸。本貫江東人氏。這位將軍。乃是凌統。在于吳王孫仲謀麾下。今日元帥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令人報復去。道有甘寧凌統來了也。〔卒子報科云〕甘寧凌統到。〔周瑜云〕着他過來。〔甘寧凌統做見科云〕元帥喚俺二將。有何事差遣。〔周瑜云〕您二將且一壁有者。令人再去請將魯子敬來。〔卒子云〕魯大夫。元帥有請。〔外扮魯肅上詩云〕赤壁曾將百萬燒。折戟沈沙鐵未銷。區區不勸周郎戰。銅雀春深鎖二喬。小官姓魯名肅字子敬。祖貫臨淮郡人也。輔佐主公孫仲謀。官爲中大夫之職。自因荊王劉表辭世。某過江去。遇着孔明。問俺借兵。俺主遣周瑜爲帥。敗曹孟德於赤壁之下。不意劉玄德乘機奪了荊襄九郡。只說暫借屯軍。久據不還。俺元帥數次要取荊州。小官勸他且待兵戈稍定。再做商量。爭奈元帥堅執不從。今日着人來請。想必又是這樁事了。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轅門之外。令人報復去。道有魯肅來了也。〔卒子報科云〕魯大夫到。〔周瑜云〕道有請。〔卒子云〕請進。〔魯肅見科〕〔云〕元帥呼喚魯肅。有甚的事來。〔周瑜云〕大夫。今日請你來。不爲別事。某數次取索荊州。被那廝夫諸葛亮氣殺我也。某如今又尋思得一個計策。可取荊州。〔魯肅云〕元帥計將安出。〔周瑜云〕大夫。我想劉備在曹操陣中。折了甘糜二夫人。一向鰥居。有俺主公妹子孫安小姐。可配與劉備爲婚。〔做低語科云〕俺如今要得孫劉結親。那

裏是真個結親。則是取荊州之計。俺這裏暗調人馬。等他家不做準備。則說是送親來的。乘機就奪了城門。這個是頭一計。倘若不中。等劉備拜罷堂。着小姐暗裏刺殺劉備。某然後大軍直抵荊州。必能取勝。大夫。你道此計如何。〔魯肅云〕元帥此計好則好。則怕瞞不過諸葛孔明。〔周瑜云〕大夫。你放心。那癩夫斷然不能識破。你先去啓過主公。說我這一計要孫劉結親。暗取荊州。某只在柴桑渡口等候回信。你可疾去早來。〔魯肅云〕小官則今日便離了大營。稟知主公。走一遭去也。〔下〕〔周瑜云〕魯子敬去了也。甘寧凌統。你二將整點人馬。只等魯子敬來時。我自有調度。〔甘寧云〕得令。〔周瑜詩云〕推結親各解戈矛。因劉備與俺爲讎。〔甘寧詩云〕諸葛亮雖然有計。則一陣立取荊州。〔同下〕〔外扮孫權領卒子上云〕某姓孫名權。字仲謀。祖居江東人也。累輩漢臣。父親孫堅。爲長沙太守。自從征討呂布之後。各佔其地。某兄孫策。不幸爲許貢降卒射死。傳位于某。如今雄鎮江東八十一郡。某想當日劉玄德被曹操追至江夏。孔明過江求救。某借與他水軍三萬。遣周瑜爲帥。黃蓋做先鋒。赤壁大戰。火燒曹兵八十三萬。片甲不歸。那荊州之地。却不原是俺江東的。却被劉玄德詭計暫借屯軍。因而久據。周瑜數次取索。不能得這荊州。如之奈何。〔魯肅上云〕纔離江上。早到朝中。令人報復去。道有魯肅來見。〔卒子云〕喏。報的大王得知。有魯肅要見。〔孫權云〕魯子敬來。必然有甚緊要的事。着他過來。〔卒子云〕着過去。〔魯肅見科〕〔孫權云〕子敬此來。有何事商議。〔魯肅云〕主公。魯肅這一來。則爲周瑜累次要取荊州。多瞞不過那諸葛孔明。今又定了一計。想劉玄德在曹操陣中折了甘糜二夫人。有主公的妹子孫安小姐。堪配劉備。與他結親。其時暗帶衆將進城。乃是賺城之計。孔明雖有機謀。一定不知就裏。如若不中。着孫安小姐過江時。周瑜另有計策。〔孫權云〕還有甚的第二計。〔魯肅做打耳暗科〕〔云〕主公可是您的。〔孫權云〕雖然如此。這事我也做不的主。有老母在堂。請來計議定了。再與你說。你且回避咱。〔魯肅云〕魯肅且回避咱。〔下〕〔孫權云〕令人請出老夫人來者。〔卒子云〕老夫人。主公有請。〔旦兒扮夫人領宮娥上詩云〕自出長沙到石頭。至今猶爲長兒愁。不是仲謀能破敵。誰保江東數十州。老身孫權的母親是也。夫主孫堅。所生二子。長是孫策。次是孫權。有一幼女。是孫安小姐。孫策棄世。是老身主張傳位與弟孫權。執掌江東八十一郡。今日請我老身。不知有甚事來。須索見他去咱。〔卒子做報科云〕大王。老夫人來了也。〔孫權云〕何不早說。我接

待去。〔做接見科云〕母親。您孩兒接待不着。勿令見罪。〔夫人云〕仲謀。你請老身來。有何事商議。〔孫權云〕母親。有一件事。周瑜因數次取不的荊州。他如今定了一計。有我妹子長立成人。尚未許聘。適值劉玄德失了甘糜二夫人。欲將妹子嫁他。孫劉結親。使諸葛亮不做准備。俺着軍將跟隨進城。就奪了他城門。此乃取荊州之計。您孩兒孫權不敢擅便。稟母親得知。〔夫人云〕既然這等。就請妹子出來商議。令人着梅香傳報。請小姐出來者。〔宮娥云〕梅香傳報繡房中。請出小姐來。〔正旦扮小姐領搭旦梅香上〕〔正旦云〕妾身乃孫安小姐是也。今日繡房中閒坐。有母親在前廳上呼喚。不知爲着甚事。梅香。俺見母親去來。〔梅香云〕小姐也。你這幾日茶飯懶進。覺的清減了些。却是爲何。〔正旦云〕梅香。你那裏知道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每日家枉費神思。怎言心事。則我這裙兒裡掩過腰肢。〔梅香云〕小姐這等瘦了。着梅香沒處猜那。〔正旦唱〕何曾道半霎兒閒針指。

〔梅香云〕敢是梅香伏侍不中小姐麼。〔正旦唱〕

〔混江龍〕論你個梅香伏侍。那些兒寒溫饑飽不宜時。〔梅香云〕小姐。芙蓉面。楊柳腰。這般標致。誰人近得。〔正旦唱〕你道我這面呵。還賽過芙蓉艷色。這腰呵。不弱似楊柳柔枝。有時節將綵線纂成新樣譜。有時節向綠窗酬和古人詩。常則是嬾風作範。女誠爲師。慵粧粉黛。淨洗胭脂。兀那繡簾前。幾會敢偷窺視。〔梅香云〕老夫人請哩。小姐行動些。〔正旦唱〕若不是堂前呼喚。我也怎輕出這廳上階址。

〔云〕可早來到也。梅香。跟我見母親去來。〔見科云〕母親哥哥萬福。〔梅香云〕小姐正在繡房中。着梅香描花樣兒。聽的老夫人呼喚。就來了也。〔夫人云〕孩兒。喚你出來。只因一件事。要與你計較。〔正旦云〕母親。是甚的事。與孩兒說咱。〔孫權云〕母親。喚將妹子出來。與他說了罷。〔夫人做悲科云〕孩兒也。說着這事。使我不勝煩惱。因此不好和你說得。〔正旦云〕哎。母親。好倖倖人也呵。〔唱〕

〔油葫蘆〕母親你無語低頭甚意兒。喚我來何處使。〔云〕梅香。老夫人煩惱。可是爲

何。〔梅香云〕你也不知道。我那裏省得。〔正旦唱〕敢是那一個潑無知。惱犯俺尊慈。〔夫人云〕孩兒。你哥哥將你許了人家也。〔梅香云〕就與我也尋一門兒親波。〔正旦唱〕你把俺成婚作配何人氏。也則要門當戶對。該如此。〔云〕哥哥許了甚的人家來。〔孫權云〕妹子。將你許了人便罷了。不必問他。〔正旦唱〕端的是誰保親。在幾時。〔孫權云〕則在這二三日內。就要成這親事哩。〔正旦唱〕爲甚麼慌慌速速成親事。〔孫權云〕我則爲荊州九郡。纔想這個念頭。〔正旦唱〕元來你圖取荊州地。免興師。

〔夫人云〕孩兒。你哥哥要憑着你身上幹大事哩。〔正旦唱〕

〔天下樂〕你則待暗結春風連理枝。我這裏尋也波思。好着我難動止。〔孫權云〕妹子。你休得推託。你那年生時年月。我已寫的了去了也。〔正旦唱〕赤緊的老萱堂將我年月時。早送與新婿家。怎再辭。哎。也須揀一個無相犯的好日子。

〔云〕哥哥。因甚麼將我許了人也。〔孫權云〕妹子。你不知。聽我說與你。如今要將你與劉玄德爲夫人。俺那裏是與他結親。正意則要圖他荊州。等你過門之日。俺這裏暗暗的差撥名將。假稱護送。乘勢奪了城門。俺隨後統着大兵。一鼓而下。豈不這樁大事都靠着妹子身上。你再不要推辭了也。〔正旦唱〕

〔鵲踏枝〕只見你喜孜孜把計謀施。也不和我通個商量。匹配雄雌。只就着這送親的將士。穩情取賺城門。不待移時。

〔元和令〕我這裏勸哥哥要三思。怕瞞不過諸葛亮那軍師。萬一箇被他識破有參差。可不把笑人圖乾着使。〔孫權做耳暗科〕〔云〕妹子。若此計不成。又有一計。只等劉玄德拜罷堂。回到臥房裏面。你平日侍婢們都是佩着刀劍的。你覷個方便。將他刺死。不怕荊州不歸我國。這就是你的功勞。我當替你別選高門。重婚俊傑。也不誤你一世。〔正旦唱〕哎。我只道你甚機謀。節外會生枝。元來只要我轉關兒。將他陰刺死。

〔云〕哥哥。只怕此計不中麼。〔唱〕

【後庭花】我本待誦雌鳩淑女詩。怎着我仗龍泉行劍客的事。你只怕就誤了周元帥在三江口。哎。怎不想斷送我孫夫人一世兒。【孫權云】妹子。你則依着我做。我若不取了荊州。不爲丈夫。【做怒科】【夫人云】孩兒。你哥哥惱了也。你只依着他罷。【正旦云】母親。你孩兒知道。只憑哥哥自家做去便了。【唱】哥哥也。你直恁的便怒嚙嚙。綽起了紫髯髭。我如今並不的推三阻四。任哥哥自主之。將母親卽拜辭。就佳期赴吉時。便新婚恰燕爾。

【孫權云】妹子既許了這親。明日就着子敬說親去。看劉備怎麼回話。【正旦唱】

【青哥兒】哥哥也。你道是明朝明朝遣使。就問他討箇討箇言詞。不圖他半酒花紅半縷絲。這壁是吳國嬌姿。那壁是漢室親支。情願倒賠家私。送上門兒。香裊金獅。酒泛瓊卮。抵多少笙歌引至畫堂時。那其間纔稱了你平生志。

【夫人云】孩兒。你既然許了這門親事。其中就裏。也還要與哥哥仔細計議。休得後悔。我先回後堂去也。【詩云】匹配良姻自作保。早將親事應承了。縱把荊州索取來。也須慮道就誤孩兒怎的好。【下】【孫權云】妹子。你與母親且回房中去。我就擇個吉日。着魯肅過江。題這門親事去也。【梅香云】我就跟姐姐出嫁罷。【正旦云】哥哥。我知道了。【唱】

【賺煞】哥哥。哎。只怕你未解的腹中愁。早添上此三心間事。從今後惹起干戈不止。怎靠得這不冠帶的男兒某在斯。【梅香云】姐姐。常言道姻緣姻緣。事非偶然。這椿兒親事。也是天緣注定哩。【正旦唱】這姻緣甚此三天賜。且因而勉強從之。免的道外向夫家有怨詞。【孫權云】妹子。只要你小心在意。休走漏了消息也。【正旦云】哥哥。你妹子知道。【唱】雖則你圖爲造次。我可也聰明無二。怎肯把軍情泄漏了一此三兒。【下】

【孫權云】妹子回後堂去了。既然商量停當。令人快請魯子敬到來。【卒子云】魯大夫有請。【魯肅做見科云】

主公議論的事體定了麼。魯肅便要回元帥話去。他立等着哩。〔孫權云〕子敬，恰纔裏了老母，連我妹子都依允了。便煩你做媒過江說親去。着周瑜預備軍馬，奪還荊州。豈不是萬全之計也。〔魯肅云〕既然商量停當，魯肅便見元帥回他話者。〔做下科〕〔孫權云〕子敬，你且轉來。我再叮囑你幾句。你見了劉玄德，只說我家妹子志氣個儻，容貌端莊，堪可匹配皇叔。做個夫人。自今孫劉結親，免動干戈。豈非兩家之福。只等劉玄德依允了。我就擇定吉日，親送妹子。直到荊州界上，小心在意，疾去早來。〔詩云〕為荊州日夜勞神，不奪取誓不回軍。〔魯肅詩云〕周公瑾暗施巧計，故意使孫劉結親。〔同下〕

〔音釋〕 鑒阿高切 將去聲 屯音豚 量平聲 鰥音關 累上聲 降奚江切 長音掌 恆音至

纂音鑽 和去聲 嬪音貧 傭音蟲 勝平聲 三去聲 參抽森切 銓音蠟 選上聲 睢

音疽 使去聲 稱去聲 應平聲 解上聲 強欺養切 造音糙 當去聲 個音剔 儻他

囊切

第二折

〔周瑜同甘寧凌統領卒子上〕〔周瑜云〕某周瑜為取荊州時定一計。要將主公妹子孫安小姐許配劉玄德為夫人。外面見得兩國結親，暗中就帶着軍將，則粧送親，使他不做準備。乘機奪取荊州。料諸葛亮顧夫不能參透此計。如今日期將近，須先着魯子敬到荊州預報他送親日子。我這裏好分撥諸將。〔甘寧云〕前日魯子敬往荊州說親時，聞那劉玄德頗有不允之意。倒是諸葛亮再三攛掇，眼見元帥妙計，堪可瞞過諸葛。穩取荊州也。〔魯肅上云〕小官魯子敬，自從周公瑾着小官啓過主公，說道孫劉結親之事，幸得夫人小姐都已允諾，回了元帥的話。可又着我到荊州親為媒證。剛說的停當，又着我回主公話去。往往來來，走了一個多月。至今頭目還是昏眩的。今日元帥又着人來請，真個做媒的好辛苦也。令人報復去。道有魯大夫下馬也。〔卒子報科云〕喏。報的元帥得知。有魯大夫來了也。〔周瑜云〕道有請。〔卒子云〕請進。〔見科〕〔魯肅云〕元帥，喚魯肅來有何公事。〔周瑜云〕大夫，請你來別無他事。你前日到荊州去與劉玄德說親，兩家已都允了。如今主公選定吉日，送小姐過門去。那劉玄德家還不知道這個日子。再煩你大媒先去通知，着他家準備花燭。等小姐結

親此外我自計策。你只今便過江去。小心在意者。〔魯肅云〕元帥尊命。小官不敢推辭。則今日便去荊州。與劉玄德家說知去也。〔下〕〔周瑜云〕魯大夫去了也。甘寧凌統聽令。你二將各點五百精兵。夾着小姐翠鸞車。前往荊州。他那裏有人阻當。只說是老夫人差來中途護送的。進了城。乘勢奪下南門。我親統大軍。隨後便至。休得違誤者。〔甘寧云〕得令。俺二將只今點就一千精兵。去江岸口護送小姐翠鸞車去來。〔詩云〕俺二將護送新人。元帥令敢不依遵。〔凌統詩云〕隨鸞車直抵荊郡。暗奪了鉄裏城門。〔下〕〔周瑜云〕二將去了也。我想孫安小姐若肯依我這二計。怕不穩穩的取了荊州九郡。大小三軍。聽吾將令。牢守大營。勿得有失。某自統精兵三萬。接應二將去來。〔下〕〔外扮諸葛亮上詩云〕漢家王氣已將終。鼎足三分各自雄。周瑜枉用千條計。輸與南陽一臥龍。貧道覆姓諸葛名亮。字孔明。道號臥龍先生。寓居南陽隆中。自從劉玄德弟兄三謁茅廬。請貧道下山。拜爲軍師。貧道曾言先取荊州。後圖西川。爲三分鼎足之勢。前者劉表在時。屢次將荊州讓與主公。我主公是個仁德之人。不聽貧道之言。堅讓不受。劉表死後。他次子劉琮投降曹操。這荊州遂爲曹操所擄。却被貧道親過江東。借他軍馬。在那祭風臺上。祭得三日三夜東風。只一把火將曹兵八十三萬都燒死。赤壁之下。逼的曹操私投華容小路而走。我主公依舊取了荊襄九郡。可奈周瑜道是前番曾領兵助俺破曹。現在柴桑渡口扎營。數次設計圍取荊州。盡被貧道識破。不能如意。我量那周瑜怎生出的貧道之手。如今他又生一計。要得孫劉結親。貧道已允諾的他去了。今日須請主公和衆將來計議此事。令人只等主公衆將來時。報復知道。〔卒子云〕理會的。〔淨扮劉封上詩云〕我做將軍憤對壘。又調百戲又調鬼。在下官名是劉封。表德喚做真油嘴。自家劉封是也。父親劉玄德如今得了這荊州之地。俺孔明軍師委實有神機妙算。只一陣燒的那曹操往許都。一道烟也似跑了。若是我在陣上。還比他跑的快些。今日俺軍師陞帳。有事計議。不得我去。主張也成不的。令人報復去。道我大叔來了。〔卒子報科云〕劉封到。〔劉封做勢科云〕他不來接我也罷。我自過去。〔做見科云〕軍師。我劉封來了也。〔諸葛亮云〕劉封且一壁有者。待衆將來全時。貧道自有計議。〔外扮趙雲上詩云〕威震華夷立大功。當陽猶自說英雄。百萬軍中搆後主。則我是真定常山趙子龍。某姓趙名雲字子龍。乃真定常山人也。本公孫瓚部將。後於青州遇着劉玄德。投其麾下。曾在當陽長坂與曹操大戰三日三夜。百

萬軍中抱得後主回還。曹操稱我子龍一身都是膽。信不虛也。因奈江東周瑜數次取索荊州。被俺孔明軍師識破。他今屯軍在柴桑渡口。還不能捨此荊州之地。軍師陞帳。多謔議這事來。某須索見軍師走一遭去。令人報復去。道有趙雲來了也。〔卒子報科云〕趙雲到。〔趙雲進見科云〕軍師。某趙雲來了也。〔諸葛亮云〕子龍。且一壁有者。〔外扮劉玄德同末張飛上〕〔劉玄德云〕小官姓劉名備。字玄德。乃大樹樓桑人也。祖乃漢景帝玄孫中山靖王之後。兩個兄弟。這是蒲州解良人。姓關名羽。字雲長。這是涿州范陽人。姓張名飛。字翼德。俺同在桃園結義。自破呂布之後。向在許都。輔佐聖人。有曹操與小官不和。因此出了許都。暫借樊城居住。三請孔明軍師下山。燒屯博望。鏖兵赤壁。殺的曹操片甲不歸。方纔取的這荊襄九郡。住扎軍馬。二弟三弟。今日軍師請俺。不知甚事。須索走一遭去。〔關羽云〕大哥請。〔張飛云〕大哥。據我老三料。這周瑜匹夫。累累興兵來索取俺荊州地面。如今在柴桑渡口安營扎寨。其意非小。今日軍師陞帳。大哥須要計較此事。不要做了馬後敵。弄的遲了。〔劉玄德云〕三弟。這周瑜之事。軍師自有妙算。令人報復去。道我弟兄三人來了也。〔卒子云〕喏。報的軍師得知。主公和二將軍三將軍都來了也。〔諸葛亮接見科云〕貧道孔明。接待不及。勿令見罪。〔劉玄德云〕軍師軍機重務。勞苦了也。〔諸葛亮云〕主公。衆將都來全了。貧道有一件緊要的事。要與主公計議咱。〔劉玄德云〕軍師有何高見。〔諸葛亮云〕昔日曹兵陣上。主公失了甘糜二夫人。至今劉禪無人看管。如今孫權使人過江。說有孫安小姐年紀相當。要孫劉結親。貧道亂言這門親事正當相配。未知主公心下如何。〔劉玄德云〕軍師。此一樁事。某不敢主張。問俺衆將。莫非是周瑜之計麼。〔諸葛亮云〕主公放心。此事貧道已料過了。今日必有吳國人來也。〔魯肅上云〕小官魯子敬。奉周公瑾暗取荊州之計。着小官再到荊州報知小姐過門吉日。可早來到了也。小校報復去。道有江東魯肅來見。〔卒子云〕喏。報的軍師得知。有吳國魯肅大夫來見。〔諸葛亮云〕請進來。〔卒子云〕請進。〔魯肅進見科云〕軍師。前者周公瑾元帥差小官說孫劉結親之事。幸蒙允諾。〔諸葛亮云〕大夫。貧道這裏已準備停當。則等回報小姐過門吉日哩。〔魯肅云〕軍師。今日玄德公衆將在此。俺主公就着魯肅權做個撮合山媒人。報知軍師。只今日是個大吉日子。俺主公差人送小姐過江。軍師須要接待咱。〔諸葛亮云〕大夫不必分付。貧道已準備多時了。三將軍。你近前來。〔張飛云〕軍師。張飛有。

〔諸葛亮做打耳暗科云〕可是怎的。〔張飛云〕得令。〔卒子擡正旦車同甘寧凌統梅香佩刀上〕〔正旦云〕妾身孫安小姐是也。俺哥哥送俺來荊州結親。甘寧凌統。如今來到那裏了。〔甘寧云〕小姐。這裏離荊州不多遠了。〔正旦唱〕

【中呂粉蝶兒】見了此三江景。淩淩蕩洪波。不分一個天地。望前程尙隔著霧鎖煙迷。只見那野鷗閒。堤草合。不由我心間留意。俺哥哥爲荊州將我分離。安排着許多姦計。

〔甘寧云〕小姐。到那裏須索要小心些。〔梅香云〕俺小姐不要你分付。他好不精細哩。〔正旦唱〕

【醉春風】不索費叮嚀。我從來識道理。見他時自有巧機關。我着他可也喜喜。那一個掌親的。怎知道弄假成真。那一個說親的。早做了藏頭露尾。那一個成親的。也自會拏粗挾細。

〔凌統云〕遠遠的望那荊州城外。許多人馬。定是接待俺們的了也。〔梅香云〕凌將軍。我從來不曾出外。你待唬我麼。〔正旦云〕是。好一座城池也呵。〔唱〕

【迎仙客】你看桑麻映日稠。禾黍接天齊。〔甘寧云〕皆因荊州九郡。地廣民富。俺主公以此不能棄捨。〔正旦唱〕這荊州我親身我親身。可便到這裏。你看那地方寬。民富實。端的是錦繡城池。無福的難存濟。

〔甘寧云〕可早來到南門外了。前哨報復去。說俺吳國衆將送孫安小姐到了。快開門者。〔卒子報科云〕喏。報的三將軍得知。有吳國衆將送親到了也。〔張飛云〕小校。止放小姐一輛翠鷺車。梅香一騎馬進來。其餘吳國衆將。都停住城外。不許放進一個。說我老張親自在此。〔卒子云〕得令。兀那吳國軍將聽着。三將軍分付。止放小姐一輛翠鷺車。梅香一騎馬。其餘不許進來。〔甘寧云〕不放俺軍將進城。我親自見三將軍去。〔做見張飛科云〕三將軍。俺們送小姐來。都是要討喜酒喫的。怎麼不放俺進去。〔張飛云〕兀那吳國軍將。您非送親而來。我知您周瑜的計策。故來賺俺的城門。如有一個進來。我一鎗一個。〔梅香云〕這個環眼漢利害。小姐。我們

回去了罷。〔正旦云〕甘寧凌統。您回去罷。我和梅香自進城中去也。〔甘寧云〕既是道等。俺們不要在這裏。喜酒沒得喫。還要惹場沒趣。不如回去了罷。〔凌統云〕甘將軍。你說的是。便索回元帥話去來。〔詩云〕周公瑾用盡心機。諸葛亮未動先知。不曾喫半瓶喜酒。乾惹下一場是非。〔下〕〔張飛云〕擡車的跟將我來。等我先報復去。〔做見科〕〔云〕哥哥。有嫂嫂翠鸞車已到門上。我將送來的吳將都攔回去了。〔劉玄德云〕兄弟。我已知道。〔魯肅云〕既然小姐到了。小官迎接去。〔諸葛亮云〕俺們都接待去來。〔魯肅同衆做接見科云〕小姐請下車。衆將都在此接待哩。〔梅香云〕魯大夫。休說着小姐。等我扶將進去。〔梅香做扶正旦科〕〔衆跟隨科〕〔魯肅云〕小姐。如今無大似你的人。你同玄德公拜了天地。然後衆將參見。〔諸葛亮云〕趙將軍。一壁廂安排酒果者。〔趙雲云〕小校。擡上果桌來。〔卒子云〕理會得。〔梅香扶正旦同劉末拜天地科〕〔諸葛亮云〕將酒來。我先送一杯。〔諸葛亮做遞酒與劉玄德科云〕主公。滿飲一杯喜酒咱。〔劉玄德云〕動勞軍師。某飲咱。〔劉玄德飲酒科〕〔衆將做拜科〕〔諸葛亮與正旦遞酒科〕〔云〕夫人。滿飲此一杯。〔正旦云〕大夫。此位是誰。〔魯肅云〕此位便是軍師諸葛孔明。道號叫做臥龍先生。小姐。把體面相見者。〔正旦做接酒回酒科云〕軍師先請。〔諸葛亮云〕不敢。夫人請。〔梅香云〕你兩個再一會兒不喫。我便喫了也。〔正旦唱〕

〔晉天樂〕我則見玳筵前擺列着英雄輩。一個個精神抖擻。一個個禮度委蛇。那軍師有冠世才。堪可稱龍德。觀他這道貌非常仙家氣。穩稱了星履霞衣。待道他是齊管仲。多習些戰策。待道他是周呂望。大減些年紀。待道他是漢張良。還廣有神機。

〔諸葛亮云〕貧道再送酒者。〔劉玄德云〕不必動勞軍師。二弟。你替軍師送酒。〔關羽云〕軍師請自在。三弟執壺。關某把酒。〔張飛云〕您兄弟知道。〔做執壺科〕〔關羽遞酒科云〕哥哥先飲一杯。〔劉玄德做飲酒科云〕我飲乾了也。〔關羽云〕嫂嫂。滿飲一杯。〔正旦云〕魯大夫。這兩位是誰。〔魯肅云〕這兩個一位便是關雲長。一位便是張翼德。〔正旦云〕是好虎將也呵。〔唱〕

〔十二月〕看了他形容動履。端的是虎將神威。想我那甘寧凌統。比將來

似鼠如狸。可知道劉玄德重興漢室。却元來有這班兒文武扶持。

〔關羽云〕夫人這酒當飲一杯。〔正旦唱〕

〔堯民歌〕呀。我見他曲躬躬雙手捧金杯。喜孜孜一團兒和氣藹庭闈。不由我不立欽欽奉命謹依隨。拚的個醉醺醺滿飲不辭推。我今日須也波知周瑜你好沒見識。怎不的觀時勢。

〔正旦做飲酒科云〕妾身飲了酒也。〔劉封云〕你每則管裏勸酒。我還不曾拜母親哩。〔劉封做拜科云〕母親。您孩兒有些不成器。早晚要您照顧咱。〔劉玄德云〕梅香。你且和小姐回後堂中去。〔梅香云〕小姐。俺先回後堂中去來。〔正旦云〕魯大夫。你回去對哥哥說。等我對月回門之日。我見母親。自有話講。〔魯肅云〕小官知道了。〔正旦背云〕我看劉玄德生的目能顧耳。兩手過膝。真有帝王儀表。以爲丈夫。也不辱抹了我孫安小姐。

〔唱〕

〔耍孩兒〕從來不出閨門裏。羞答答怎便將男兒細窺。則我這三從四德幼閑習。既嫁雞須逐他雞。只見他目睛轉盼能過耳。手臂垂來直至膝。赤帝子真苗裔。暫時間蛟龍蟠屈。少不得雷雨騰飛。

〔云〕我只笑那周瑜好癡也。你自家沒智識。索取荊州。却將我送到這裏。你須要做的功勞。我爲甚來倒替你守寡一世。〔唱〕

〔二煞〕不甫能射金屏中雀來。只索便上秦樓跨鳳歸。也是我婦人家自爲終身計。你只爲一時功效猶難遂。却將我百歲姻緣竟不提。那箇肯無番悔。你使着這般科段。敢可也枉用心機。

〔云〕我哥哥好狠也。這一座荊州。直恁的中用。把我許了人。又要我去害他。難道你妹子害了一個。又好另嫁一個。哥哥。虧你就下的那。〔唱〕

〔三煞〕想着我同胞的能有幾。我大哥哥又不到底。提起來尙兀自肝腸

碎。我母親呵。可憐永日萱花晚。哥哥也沒甚傍枝棠棣稀。怎不顧親生妹。倒着我明爲嫁送。暗奪城池。

〔云〕我想母親也會勸來。着我只依着哥哥做事。這不是割捨的我。也只爲哥哥做下主意。斷然挽回不得。我如今自有個道理。〔唱〕

〔煞尾〕怕只怕母兄上別了情。愁只愁夫妻上傷了笑。從今後做了個弄丸的官僚。我只從中兒立直。着他兩下裏干戈再不起。〔同梅香下〕

〔諸葛亮云〕夫人回後堂中去了也。魯大夫再飲一杯酒。歸見吳王。煩替俺主公多多拜上。〔魯肅云〕軍師。小官酒勾了也。如今孫劉結親。做了唇齒之邦。永息干戈。實爲萬幸。小官今日就回主公話去。多多攬擾。容謝容謝。〔諸葛亮云〕大夫。管待不周。惶恐惶恐。若見周元帥時。則說柴桑渡口。去此不遠。貧道不得躬候。千萬勿罪。〔魯肅云〕領命。小官告回江東去也。〔詩云〕周公瑾設計無休。諸葛亮識破情由。今兩姓結爲唇齒。看何日得取荊州。〔下〕〔諸葛亮云〕主公。這孫劉結親之事。是周瑜要襲取荊州的計策。被我參破了。料他不忿。必然又生甚麼計策來。今孫夫人初到。請主公自回後堂中與夫人飲宴慶賀。容貧道別有調度。〔劉玄德云〕有勞軍師費心。兩個兄弟在此聽令。俺回後堂中飲宴去也。〔下〕〔諸葛亮云〕二將軍。〔關羽云〕則今日奉軍師用。〔諸葛亮云〕二將軍。你去漢陽各路整點人馬。專等我有驅遣之處。疾來聽令者。〔關羽云〕則今日奉軍師將令。便往漢陽各路整點人馬。走一遭去。〔詩云〕美髯公威震江東。整精兵准備交鋒。任周瑜心腸使碎。俺軍師談笑成功。〔下〕〔諸葛亮云〕子龍。〔趙雲云〕軍師着趙雲那廂使用。〔諸葛亮云〕子龍。你去新野等處整點人馬。專等我有驅遣之處。疾來聽令者。〔趙雲云〕得令。則今日便往新野等處。整點人馬走一遭去。〔詩云〕俺軍師妙算通神。笑周瑜枉結姻親。若到我荊州城下。早將頭納下轅門。〔下〕〔諸葛亮云〕劉封。近前聽令。〔劉封云〕等了我這一日。元來也用着我大叔。〔諸葛亮云〕劉封。與你五百人馬。把守南門。小心在意者。〔劉封云〕得令。則今日領五百人馬。緊守南門。走一遭去。〔詩云〕劉封好本事。上陣膽包身。若見周元帥。將他打斷筋。〔下〕〔諸葛亮云〕三將軍隨着貧道。早晚自有撥調的去處。我想周瑜這一計。眼見的又不成功也。他若再

生別的計策。貧道也不愁他。〔詩云〕羽扇綸巾一孔明。梁父歌吟信口成。〔張飛云〕周瑜周瑜。休誇妙計高天下。只教你賠了夫人又折兵。〔同下〕

〔音釋〕

眩虛脊切

王去聲

調平聲

解音械

離去聲

實繩知切

騎去聲

委平聲

蛇音移

冠去聲

德當美切

重平聲

室傷以切

推退平聲

識傷以切

習星西切

過平聲

膝

喪擠切

中去聲

幾上聲

立音利

第二折

〔周瑜領卒子上云〕某周公瑾是也。自赤壁鏖兵大戰。折了某大將黃蓋。倒被劉備占了俺家荊州九郡。今某設下孫劉結親之計。暗差甘寧凌統二將。只推送親。奪下城門。便來飛報。怎麼這早晚還不見一個消息。好惱人也。〔甘寧同凌統上〕〔甘寧云〕某是甘寧。這是凌統。奉元帥的將令。去送孫安小姐。恰纔回來。此間是轅門外。令人報過。我等徑入。〔見科〕〔甘寧云〕元帥。甘寧凌統回來了也。〔周瑜云〕你二將奪下荊州城門。不曾。〔甘寧云〕元帥。俺二將送親剛到城門口。有張飛當住去路。說道。我知您等之計。推送親來賺俺城門。則放進小姐。翠鷺車和梅香進來。您吳將若有一個進城。我一鎗一個。爺。這張飛的鎗。好不快哩。早是俺二將走的快。路遲些也。着他一鎗兒了。〔周瑜云〕嗨。這癩夫是強也。兀的不氣殺我麼。〔凌統云〕元帥不必賭氣。俺江東有八十一郡。錦繡封疆。便不圖他這荊州。也儘勾受用哩。〔周瑜云〕我怎生捨的這荊州。等魯子敬來呵。某又有一計。這早晚魯子敬敢待來也。〔魯肅上云〕小官魯子敬。過的江來。這柴桑渡口。正是周元帥大寨。令人報復去。道有魯肅來了也。〔卒子做報科云〕喏。報的元帥得知。有魯大夫來了也。〔周瑜云〕道有請。〔卒子云〕請進。〔魯肅見科〕〔周瑜云〕大夫。那癩夫諸葛亮說甚麼來。〔魯肅云〕元帥。那諸葛亮先使張飛把住城門。當住俺吳將。小官隨小姐至荊州王府。當日拜了堂。小姐十分歡喜。想是看的劉玄德中意。這二計都成不得了也。元帥。咱不取他荊州也罷。〔周瑜云〕大夫。某怎生捨的這荊州。你再去啓知主公。這對月之時。取劉備同小姐回門。拜見老夫人來。我這裏使衆將把住江口。不放劉備過江。若還俺荊州。萬事全休。不然就殺了劉備。與兵攻取荊州。此計如何。〔魯肅云〕元帥好計策。則怕孔明不肯輕放劉備過江來。〔周瑜云〕大夫。你則依着某稟知。

主公去。這賴夫那裏識的此計。〔魯肅云〕小官領命。〔詩云〕周公瑾獨霸江東。諸葛亮妙算無窮。你兩人隔江鬪智。單勞我奔走匆匆。〔下〕〔周瑜云〕魯子敬去了。這一計定然取了荊州。甘寧凌統。〔甘寧云〕元帥要俺二將那廂使用。〔周瑜云〕撥與你二人各五千馬。等劉備過江之時。把住江口。不許放他回去。小心在意者。〔甘寧云〕得令。〔周瑜云〕某這一計叫做賺將之計。且看那賴夫怎生對付我來。〔詩云〕三分國龍蛇一混。恨諸葛神謀廣運。若劉備到俺江東。穩取了荊州九郡。〔同下〕〔諸葛亮領卒子上云〕貧道孔明是也。可奈周瑜無禮。數次定計。被某識破了。前日又着魯子敬來。請俺主公同孫安小姐回門。過江拜老夫人。貧道也不推辭。着主公過江去了。那周瑜的計策。則要留住俺主公。不放過江。撥換了荊州。周瑜也。你怎生出的貧道之手。令人喚將劉封來者。〔卒子云〕劉封安在。〔劉封上詩云〕劉封本領欠高強。纔說交鋒便躲藏。每日家中無甚事。跟着油嘴打釘忙。自家劉封的便是。有我父親劉玄德因孫劉結親。前日是個對月。過江回門去了。今軍師喚我。不知有甚事。令人報復去。道我大叔來了也。〔卒子報科云〕劉封到。〔劉封見科云〕軍師叫我怎麼。〔諸葛亮云〕劉封。今主公過江去了數日。你送些暖衣去。就帶我這錦囊去。裏面有一封信。休着別人見。你近前來。〔做打耳暗科云〕你與主公穿衣時。悄悄送這錦囊。教主公袖了。再打個耳暗。教主公酒散只粧醉。掉下錦囊。待孫權拾去。自有妙計。小心在意者。〔劉封云〕我知道了。正要去要子哩。則今日過江送暖衣。帶了錦囊。走一遭去來。〔下〕〔諸葛亮云〕劉封去了也。令人喚三將軍來者。〔卒子云〕三將軍安在。〔張飛上云〕某張飛是也。可奈周瑜定下孫劉結親之計。被俺軍師識破。前日又請俺哥哥嫂嫂拜門去了。今有軍師呼喚。須索走一遭去。令人報復去。道有張某下馬也。〔卒子報科云〕三將軍到。〔張飛做見科云〕軍師呼喚張飛。那廂使用。〔諸葛亮云〕三將軍。貧道與你一計。去漢江邊迎接主公并孫安小姐。翠駕車。你近前來。〔做打耳暗科云〕可是怎的。〔張飛云〕得令。則今日領了人馬江邊接待哥哥孫安小姐走一遭去。〔詩云〕既結爲唇齒之邦。沒來由故惹刀鎗。駕車內聊施巧計。着周瑜一氣身亡。〔下〕〔諸葛亮笑科云〕周公瑾。你怎生出的貧道之手。你待賺我主公過江。撥換荊州。貧道偏要着你孫權自送主公回來。直氣你的死哩。〔詩云〕周公瑾枉施三計。反受我一場嘔氣。道的是自送殘生。只可惜把小喬孤單半世。〔下〕〔夫人同孫權領卒子上云〕老身孫權的母親。

是也。有我女兒孫安小姐配與劉玄德爲夫人。今日是對月。他來拜見老身。我說多着劉玄德住幾日。纔放他過江去。也見舅舅的情分。仲謀筵宴齊備了麼。〔孫權云〕母親筵宴齊備了也。孩兒取玄德公過江來拜見母親。正意只要接換荊州哩。他到此數日。尙缺管待。令人與我請將玄德公來者。〔卒子云〕理會的。〔劉玄德上詩云〕不知就裏伏神通。孔明令我到江東。幾時得摔破玉籠飛彩鳳。頓開金鎖走蛟龍。某劉玄德自從孫劉結親。有魯子敬來請某過江。拜見老夫人。某欲待不來。有軍師說不妨事。則管裏過江去。貧道自有計策。來此已經數日。不放回去。今日吳王相請。須索走一遭去。令人報復去。道有小官來了也。〔卒子做報科云〕喏。報的大王得知。有劉皇叔來了也。〔孫權云〕快有請。〔卒子云〕請進。〔劉玄德見科云〕老夫人。量劉備有何德能。敢勞如此重待。〔孫權云〕玄德公恕罪。等我妹子來時行酒。〔正旦領梅香上云〕妾身孫安小姐。自從結親之後。又經一月有餘。今日母親哥哥在前廳安排筵宴。管待俺劉玄德。我須索見母親去來。〔梅香云〕小姐。梅香先看了來。他擺設的花一攢錦一簇。好大大的筵席也。〔正旦云〕梅香。這席面莫不是楚霸王鴻門宴麼。〔唱〕

【商調集賢賓】則俺那畫堂中攢簇的來件件兒好。你看那鋪淨几列佳殺。齊臻臻銀屏也。那繡褥韻悠悠鳳管的這鸞簫。〔梅香云〕小姐。則請的姐夫一位。怎生安排的這等豐盛也。〔正旦云〕你那裏知道。〔唱〕那裏是錦上添花。衝一味笑裏藏刀。他將那一片狼心腸。早多時排下了。〔梅香云〕今日筵席上可少着姐夫喫酒。免的醉了。又着梅香扶持他哩。〔正旦唱〕梅香也。怎參透這段根苗。則他那愁懷猶未解。怕不的酒力也難消。

〔梅香云〕姐夫心中可想些甚麼那。〔正旦唱〕

【逍遙樂】想則想荊州消耗。與他那結義的人兒。這幾日離多來會少。〔梅香云〕比及姐夫想他每兄弟呵。可着他回去了罷。〔正旦唱〕你說的來好沒分曉。俺哥哥有妙計千條。則待取霸圖王在這遭。〔梅香云〕既然主公不肯放姐夫去。着他悄悄的走了罷。〔正旦唱〕怕不要安排歸棹。倘或的驅兵追趕。兀那一片長江何處奔逃。

〔梅香云〕小姐也要自家做箇計較。且見老夫人去來。〔正旦做見科云〕母親萬福。哥哥萬福。〔夫人云〕孩兒。則等你來行酒者。〔孫權云〕令人。擡上果桌來者。〔卒子云〕理會的。酒到。〔孫權云〕母親。先飲一杯。〔夫人云〕我先飲這杯酒。〔做飲酒科〕〔孫權云〕再將酒來。這一杯酒玄德公飲。〔劉玄德云〕恭敬不如從命。某領這杯酒也。〔孫權云〕這一杯酒該妹子飲。〔正旦云〕哥哥請。〔孫權云〕妹子請。〔正旦唱〕

〔梧葉兒〕哥哥當尊重敢動勞。則見他金盞泛香醪。〔孫權低云〕妹子也。這一杯酒則要你見功者。〔正旦唱〕但飲酒只說酒中事。怎又傷我的心。看我心下惱。〔孫權云〕妹子。你惱做甚麼。飲了這杯酒者。〔正旦背唱〕我背地裏將這酒兒饒天地。也只願的俺兩口兒夫妻到老。

〔做飲酒科〕〔孫權云〕令人。接了盞者。酒慢慢的行。〔劉封上云〕自家劉封。奉軍師的將令。着我送暖衣過江來。與我父親。我帶着箇包袱兒。只等筵席散後。就將這桌面包了家去喫。可早來到也。令人報復去。道有劉封到此哩。〔卒子云〕喏。報的大王得知。有劉封求見。〔孫權做背科云〕劉封此一來。却爲何事。玄德公。有你那劉封來見你哩。〔劉玄德做醉科云〕老夫人。某酒勾了也。〔孫權云〕玄德公醉了。妹子。這劉封來此怎的。〔正旦云〕哥哥。我不知道。〔孫權云〕妹子。差了也。你怎生推不知道。你則實說。劉封此一來。却是爲何。〔正旦唱〕

〔金菊花〕哥哥。你道我過門來。事事有蹊蹺。則你這兩下裏機關不甚巧。〔孫權云〕妹子。我當日與你計較的事。你幾曾依我一些兒來。〔正旦唱〕若有那歹心兒天覷着。則願你早放他還朝。也免的動槍刀。

〔孫權云〕令人。着劉封過來。〔卒子云〕劉封。主公喚你哩。〔劉封做見科云〕我劉封見父親來的日子多了。天色寒冷。我爲送暖衣過來。這桌面上喫不了的。也該散些我喫。〔孫權云〕哦。你原來爲送暖衣。劉封。你父親醉了也。〔劉封云〕哦。我還不會唱喏哩。老姊姊唱喏。母親唱喏。俺父親醉了也。父親。劉封送暖衣在此。〔劉玄德做醉科云〕老夫人。劉備酒勾了也。〔劉封云〕母親。我家老子怎麼喫的這等醉了。你叫他一聲。〔正旦云〕劉封。你且不要叫他。等我問你幾句話咱。〔劉封云〕母親問我甚麼。〔正旦唱〕

【醋葫蘆】你那裏羣臣喜共憂。【劉封云】軍師們都好好的沒什麼憂。【正旦唱】事情歹共好。【劉封云】我們荊州一個低錢買箇大磨磨。這箇便是事情。【正旦唱】則你那雲長翼德敢心焦。【劉封云】俺兩箇叔叔終日喝酒快活。則不心焦。【正旦唱】則怕他急煎煎盼着音信杳。爲着個甚此三擔閣。我怕你無人處將我廝評跋。

【劉封云】父親醉了。只是打盹哩。母親叫他一聲兒。【正旦云】等我叫他。玄德公。劉封送暖衣在此。【劉玄德做偷看劉封科云】小姐。某飲不的酒了也。【正旦唱】

【么篇】他眼矇矓恰待開。對着人不敢瞧。則他那巧機關在腹內暗藏着。【孫權云】小姐。你扶起劉玄德來。與他穿上暖衣。再飲幾杯咱。【正旦唱】你教我扶將他起來把衣換了。他正是醉人難叫。【劉封云】父親。你這一睡到幾時也。【正旦唱】他直睡到明月上花梢。

【云】玄德公。你換了衣服者。【劉玄德做醒科云】哦。夫人。你叫劉封過來。【正旦云】劉封。你見父親咱。【劉封做見科云】父親。劉封送暖衣到這裏也。【劉玄德云】劉封。將暖衣來我換。【劉玄德做穿科】【劉封做遞錦囊科云】父親。這箇錦囊收了者。【孫權做背科云】哦。一箇錦囊兒。【劉玄德做袖科】【劉封做打耳暗科云】父親。仔細着。【劉玄德云】我知道。【正旦云】這事好蹊蹺也呵。【唱】

【么篇】他耳邊廂悄悄的言。心兒裏暗暗的曉。不爭你把我廝瞞着。怎知我這此三心地好。【劉封云】母親。看俺父親咱。【正旦唱】我怎肯將他來違拗。我須是忠臣門下女妖嬈。

【劉玄德云】劉封。你回去罷。【劉封云】酒也不會喫的一鍾兒。就着我回去。老妳妳母親休怪。我過江去也。【詩云】軍師差我送暖衣。順風順水疾如飛。平空走了數千里。眼看筵前只忍饑。【下】【孫權背科云】劉封去了也。恰纔遞與劉玄德一箇錦囊。一定是封書。劉玄德已是醉了。妹子。你凡事不肯依我。這一封書。你好歹與我看一看咱。如今着梅香且扶的劉玄德歇息去了。妹子。你暗地擎將書來。我看書中詳細。依舊還你。這些小

事。你也不依我母親。劉玄德醉了。着梅香扶他歇息去。〔夫人云〕梅香。扶玄德公歇息去者。〔梅香云〕姐夫。你醉了。我扶你歇息去罷。〔孫權云〕玄德公。明日再會也。〔劉玄德做唱〕〔科云〕多謝多謝。攪擾攪擾。〔做掉錦囊科下〕〔孫權做拾錦囊科云〕天假其便。我可的拾着這錦囊兒。劉備。你合敗也。我折開這書來看咱。我說是一封書麼。〔做念科〕諸葛亮書奉玄德公座前開拆。自過江之後。衆將各安。勿勞記念。今有曹操爲赤壁之恨。點集大兵百萬。要來攻取荊州。如書到日。主公且慢回來。等貧道分撥衆將。緊守各處關隘。早晚便過江。問吳王再借些軍馬。共拒曹操。一者江東衆將。都是舊識。二者孫劉結親。又添上這一重親眷。必然無阻。此書勿泄于外。諸葛亮書。哦。原來如此。我留他在這裏做甚麼。不如放他回去。只不借兵與他。等曹操殺他不好。妹子。則今日收拾了行李。就與玄德公回荊州去罷。〔正旦云〕謝了哥哥也。〔夫人云〕仲謀。你爲甚麼就着他兩箇回荊州去了。〔孫權云〕母親不知。〔孫權做打耳暗科〕〔夫人云〕既然如此。只憑你罷。〔正旦唱〕

〔浪里來煞〕你那裏擔着愁。我這裏倒含些笑。只待做了脫金鈎。東海冠山鰲。〔孫權云〕妹子。你則今日就起身罷。〔正旦唱〕你還怕我有心留戀着。只望俺那荊州疾到。便排下那幾千番筵席。你也休的再來邀。〔同夫人下〕

〔孫權云〕誰想周瑜枉用了一場心。若是諸葛亮過江來。俺一定又要借與他軍馬。便好道覆車之轍。前一番錯了。如今又錯不成。只就今日將劉玄德同我妹子放他回去。有何不可。〔詩云〕一心望把荊州勒要。不想又曹兵來到。早放他玄德渡江。也免得借兵聒噪。〔下〕

〔音釋〕勾去聲 摔音灑 衡准平聲 闊音果 跋巴毛切 着池燒切 拗音要

楔子

〔劉玄德引祇從上詩云〕急離江東趨路歸。荊州還隔綵雲隈。鰲魚脫却金鈎釣。擺尾搖頭再不回。某劉備自到江東。已經旬日。孫權意故將我拘留在國。索換荊州。昨日孔明着劉封推送暖衣。故陸錦囊賺某還家。孫權不知是計。即日打發俺夫妻二人上路。到得江口。被甘寧凌統當住。虧俺夫人喝退。放了過來。不覺已近漢陽了。此去荊州不遠。只怕周瑜知覺。領兵追趕。急難脫身。怎生得一枝接應軍馬來。可也好也。〔卒子擡巨車子

上」〔旦云〕玄德公着從者行動些。俺早到荊州咱。〔劉云〕恰纔這江口。吳將攔路。不是夫人喝退。怎麼能勾過來。這裏已是漢陽江口。是俺荊州地方了。雖則如此。還怕周瑜來追哩。〔旦云〕玄德公放心。諸葛軍師必有主張。兀那蘆葦叢裏有軍馬來。敢是你家兵也。〔張飛領卒子上云〕某張飛是也。奉軍師將令。到這漢陽地面迎接哥哥。兀那遠遠望見不是哥哥來也。〔見科〕〔劉玄德云〕三弟。你來了也。俺軍師有甚麼話說。〔張飛云〕哥哥請嫂嫂下車。上了馬。先回荊州去。這是軍師的將令。〔張飛做打耳暗科云〕可是恁的。〔劉玄德云〕我知道了也。夫人請下的這翠鬬車。換上了馬。和俺先回荊州去。留三將軍在後護送。〔正旦做下車上馬科云〕三叔叔。你小心在意者。〔張飛唱〕

〔仙呂賞花時〕我着你看你換上青驄前路發。這早晚周瑜沒亂殺。再休來俺面上弄姦猾。憑着俺單鎗也。那隻馬。則着你都不得好還家。

〔劉玄德同正旦梅香下〕〔張飛云〕小校。牽着我的馬。待我上的這翠鬬車。自在的坐坐。小校。擡動些。〔周瑜同甘寧凌統上〕〔周瑜云〕某周公瑾甫能賺得劉備過江來。不想主公爲甚麼就放他回去了。更待乾罷。甘寧凌統。〔甘寧凌統云〕元帥有。〔周瑜云〕我着你們箇把住江口。你怎敢違我將令。放他過去。〔甘寧云〕俺兩箇怎麼肯放把守的似荷包口兒緊緊的。有孫安小姐說道。奉老夫人吳王的令旨。況且小姐平日好箇性兒。老夫人又向着他。便是元帥自在那裏。也不敢阻當。何況小將。〔周瑜怒科云〕唬。你豈不聞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我的將令管甚麼孫安小姐。如今權饒你將功折罪。點起人馬。隨我追趕去來。〔追科〕〔甘寧云〕兀那前面行的。不是小姐翠鬬車。元帥親自趕上。問他箇回去的緣故。可不好那。〔周瑜做下馬跪科云〕小姐。某周瑜定了三計。推孫劉結親。暗取荊州。今日甫能請的劉備過江來。牽住他不放回還。這是某賺將之計。怎麼這江口上小姐倒吐退了衆將。放劉備走了。着某甚日何年得他這荊州。你護你丈夫家。也不該是這等。〔張飛做揭簾子科云〕兀那周瑜。你認的我老三麼。好一箇賺將之計。虧你不羞。我老三若不看你在車前這一跪面上。我就一鎗在你這匹夫胸脯上戳箇透明窟窿。〔周瑜做氣科云〕原來是張飛在翠鬬車上坐着。我枉跪了他這一場。兀的不氣殺我也。〔做氣倒科〕〔甘寧云〕三將軍。俺元帥箭瘡發了也。〔張飛云〕我不殺他。你扶這

匹夫回營中去。〔甘寧凌統扶周瑜下〕〔張飛云〕周瑜眼見的你這一氣無那活的人也。哥哥嫂嫂前面去遠了。小校攆着車兒慢慢的走。將馬過來待某趕上。先見軍師回話去來。〔下〕

〔音釋〕從去聲 疾方雅切 殺雙解切 猾呼加切 截側角切 籠上聲

第四折

〔諸葛亮領卒子上云〕貧道諸葛孔明。因周瑜要取荊州之地。請玄德公拜門。不肯放過江來。我看劉封送暖衣。就帶一箇錦囊去。我料孫權定放主公即日回來也。早遣三將軍江邊接應去了。貧道安排下筵席。與主公夫人拂塵。這早晚敢待來也。〔劉封上云〕自家劉封。過江送暖衣去。俺父親正喫酒醉了。整整的餓了我這一日。我如今見軍師去。〔卒子報科云〕劉封到。〔劉封做見科云〕軍師着我劉封送暖衣并錦囊去。父親着我先回來。那孫家裏擺的好席面。只是我劉封沒造化。單只看的一看。做了眼飽肚中餓哩。〔諸葛亮云〕劉封。這也算你的一功了。〔劉封云〕多謝軍師。〔劉玄德上云〕某劉備自過江住了十數日。多虧軍師之計。就當日孫仲謀着某同夫人回荊州來。江邊迎着張飛兄弟接應。俺先將夫人送回後堂中去了。我見軍師去咱。〔卒子報科云〕偌報的軍師得知。有主公來了也。〔諸葛亮云〕主公回了。俺迎接去來。〔見科〕〔劉玄德云〕軍師好妙計。孫權一見了書呈。就着俺過江來了。〔諸葛亮云〕主公請坐。待衆將來全了時。一同慶功飲酒。〔關羽同趙雲上〕〔關羽云〕某關雲長。這是趙子龍奉軍師將令。着往樊城新野各處整點人馬。聽知俺大哥過江拜門。今日回來了。子龍俺和你見哥哥去來。〔趙雲云〕二將軍請。令人報復去。道有關某同趙子龍下馬也。〔卒子報科云〕二將軍將趙將軍到。〔一將做見科〕〔關羽云〕軍師俺關羽同趙雲在樊城新野等處整點人馬回來。了也。〔諸葛亮云〕二位將軍少待。等三將軍來時。與主公夫人慶功飲酒。〔張飛上云〕某張飛奉軍師將令。接應俺大哥回來。令人報復去。道有張某來了也。〔卒子報科云〕三將軍到。〔張飛見科云〕軍師張飛在江邊接應哥哥。先打發嫂嫂換上了馬。同大哥自回荊州。某就坐在嫂嫂翠轎車上。周瑜領兵趕上。跪在車前。所說他取荊州之計。被某揭起簾子。羞辱了他一場。那周瑜一口氣氣的撒然倒地。扶的回營去了。這早晚多嚙死也。〔諸葛亮云〕三將軍成此大功。可喜可喜。主公今日回了。兩國孫劉結親。又保守了荊州之地。貧道設一大宴。

請孫夫人來慶賀咱。〔關羽云〕軍師說的是。令人傳入後堂。請嫂嫂出來飲宴者。〔卒子云〕夫人有請。〔正旦上云〕妾身孫安小姐。今日同玄德公復還荊州。軍師會衆將排宴。論功慶賞。非同容易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聽的箇東君今日綺筵開。則俺這美前程世間無賽。想當初要荊州通使去。捨了個親妹子度江來。若不是巧計安排。怎能勾錦鴛鴦得寧耐。

〔正旦見科〕〔諸葛亮云〕夫人來了。主公請就坐咱。〔劉玄德云〕您衆將這幾時若不是軍師妙計。俺豈得復回荊州也。〔諸葛亮云〕此非貧道之能。衆將之力。一來託賴主公洪福。二來多虧夫人賢德。方得俺兩家罷兵。令人擡上果桌來者。〔卒子云〕理會的。酒到。〔諸葛亮云〕貧道先與主公夫人送一杯。然後衆將以次而飲。〔諸葛亮做遞酒科云〕〔正旦唱〕

〔沉醉東風〕我只見衆公卿歡容滿腮。齊臻臻把果卓忙擡。畫堂中音樂諧。寶鼎內香煙繚。祝千秋磕頭禮拜。不知道赤壁東風大會垓。可似這今朝奏凱。

〔諸葛又遞酒科云〕夫人滿飲此杯。〔正旦云〕軍師先請。〔諸葛亮云〕不敢。夫人請。〔正旦唱〕

〔沽美酒〕見軍師送酒來。空折殺女裙釵。多虧你決勝成功將相才。與妾身有何擔帶。敢勞動這酬待。

〔諸葛亮云〕夫人飲過這酒者。〔正旦云〕妾身領這杯酒。〔做飲酒科〕〔劉玄德做遞酒科云〕將酒來。我與軍師敬一杯。〔正旦唱〕

〔太平令〕合謝你軍師元帥。只這一封書促你回來。識破了千般成敗。杜絕了他十分毒害。這一場佈擺喝噪。是誰的手策。呀。保護得荊州安泰。

〔劉玄德云〕衆將斟上酒。多要盡醉方歸也。〔衆飲酒科〕〔關羽云〕嫂嫂。想當初周公瑾怎生用計。要取索荊州。你是說一遍。與俺衆將聽咱。〔正旦唱〕

【錦上花】要取荊州。人人無奈。則有個周瑜逞盡狂乖。定下機關。送親過來。囑付我的言詞。揚揚不採。

〔張飛云〕若不是嫂嫂賢達。俺哥哥險些兒中了他的計策也。〔正旦唱〕

【么篇】非干賤妾賢。凡事要明白。未入門程先納降牌。既做姻親。怎好亂猜。恰這裏歸伏。他乾生計策。

〔諸葛亮云〕似夫人大德。端的少有。〔正旦唱〕

【碧玉簫】這也是天數合該。姻緣線牽來。夫妻有情懷。永遠得和諧。願皇圖萬萬載。保封疆。弭禍災。御酒醺。官花戴。長似這筵前宴樂無妨礙。

〔諸葛亮云〕您衆將跪下者。聽主公與你敘功賜賞。〔詞云〕貧道本壠上遺民。遇明主三顧殷勤。在軍中運籌決策。長則是羽扇綸巾。借荊州暫屯人馬。奈東吳索取頻頻。屢設計皆爲參透。故遣使議結姻親。賺過江陰圖謀害。錦囊至立送回輪。張翼德雖然粗魯。翠鸞車假作夫人。將周瑜當場恥辱。箭瘡裂一命難存。關雲長雄略蓋世。趙子龍大膽包身。便劉封不曾臨陣。往來間亦有功勳。玄德公漢朝枝葉。孫小姐出自名門。正相應天緣匹配。排筵席慶賀長春。諸將佐加官賜賞。一齊的拜謝皇恩。〔衆謝科〕〔正旦云〕俺玄德公呵。〔唱〕

【收尾】他本是漢皇帝室親支派。少不得將吳魏併做了劉家世界。顯得俺臥龍的諸葛十分能。笑殺那短命的周瑜剛則一時歹。

〔音釋〕策釵上聲 白巴埋切 程音形 載上聲 弭音米 醺音飾

題目 兩軍師隔江鬪智

正名 劉玄德巧合良緣

馬丹陽度脫劉行首雜劇

楊景賢撰

第一折

〔正末扮王重陽上云〕貧道姓王名壽。道號重陽真人。未成道時。在登州甘河鎮上開着座酒店。人則喚我做王三舍。有正陽祖師純陽真人。他化作二道人。披着氍來俺店中飲酒。貧道幼年慕道。不要他的酒錢。似此三年。道心不退。忽一日他道俺去也。王三舍。與你回席咱。貧道言稱。師父那得酒錢來。他就身邊解下瓢來。取甘河水化作仙酒。其味甚嘉。方知此乃神仙之術。他道。王三舍。你要學此術好。要學長生術好。貧道答言。俺願學長生之術。遂棄却家業。跟他學道。傳得長生不死之訣。成其大道。呂祖引貧道至東海之濱。將金丹七粒撒去水中。化成金蓮七朵。云此金蓮七朵。乃是丘劉談馬郝孫王。恁七人可傳俺全真大道。你可化作一凡人。下人間度此六人成道。貧道奉師父法旨。化作一先生。行乞於市。凡人不識貧道。問某曰。師父出家人。只以酒食爲念。不看經典。可是爲何。貧道云。若說神仙大道。豈有不看經典之理。但要心堅念重。何愁不到蓬瀛。我想做神仙的。皆是宿緣先世。非同容易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五祖傳因。二師垂訓。向甘河鎮悟德全真。想大道從心運。
〔混江龍〕神仙有分。披氍化我出凡塵。脫離了火院。大走入玄門。七朵金蓮浮水面。一雙銀海照乾坤。奉吾師法旨。我可便普天下都尋盡。〔帶云〕尋誰來。〔唱〕尋俺那丘劉談馬。大古裏六箇真人。

〔油葫蘆〕袖拂清風足躡雲。行步穩向人間來往兩三春。我這般窮身。性命誰教問。蓬頭垢面粧癡鈍。他每不識高共低。不分個假共真。〔云〕有人道。兀那抄化的先生。怎生不做幾件道衣來。〔歎介〕〔云〕嗨。恁世人不知。〔唱〕則我這丹田有寶。能滋潤。覷不的他滿眼盡愚民。

〔天下樂〕端的便誰識蓬萊洞裏人。你則待貪也波嗔。紅塵中空自滾。遮

莫恁有金貲。怎離三尸墳。君不見霸主強。君不見漢主狠。他每都向北邙山內隱。

〔云〕來到這西安府城外。別無人家。又無宮觀寺院。這的是北邙山口。我在這山角下松陰內坐一夜咱。貧道觀此山下。必有妖精鬼魅。我試看咱。〔唱〕

〔醉中天〕我則見水浪生寒氣。山勢吐妖雲。這搭兒非鬼非靈。決有神。料想我難安穩。〔帶云〕你看這雲遮月色呵。〔唱〕月暗東西不分。赤力力風操動松韻。〔云〕我道是甚麼那。〔唱〕原來是鶴飛來相伴我黃昏。

〔云〕貧道就這松陰下坐一夜咱。〔唱〕

〔一半兒〕我則見柳垂綠線草鋪茵。星撒殘碁月掛輪。石上鹿皮鋪墊的穩。松下有白雲。我且做一半兒朦朧。一半兒盹。

〔做坐科〕〔旦扮鬼仙上云〕妾身是唐明皇時管玉簫夫人。五世爲童女身。不曾破色慾之戒。惡世間生死。不如做鬼仙快活。在此山角下三百餘年也。今夜月明星稀。口占一詞。〔柳梢青〕天淡曉風明滅。白露點蒼苔敗葉。端止翠園。黃雲衰草。漢家陵闕。咸陽陌上行人。依舊名親利切。改換朱顏。消磨今古。臨頭殘月。〔正末云〕貧道正坐間。是誰人驚覺貧道。〔唱〕

〔金盞兒〕我則聽的語言勤。曲腔真。夢回明月歌聲近。他向那青森森樹底顯香魂。〔帶云〕待道不是鬼來呵。〔唱〕可怎生迎風衣不動。對月影難分。這廝他入山山作怪。入水水爲神。

〔云〕他不念呵便罷。若再念呵。我依着他那前韻。和一首點化此鬼。〔旦再念前詞科〕〔正末和云〕度你個不生不滅。又不比拈花摘葉。興倚高歌。醉眠芳草。夢遊仙闕。有時苦勸人人。莫怪我叮嚀切切。走骨行尸。貪財戀色。枉消年月。〔做見科〕〔旦云〕師父萬福。〔正末唱〕

〔醉中天〕一句句依着前韻。一字字和的清新。咱說破超凡入聖因。你怎

不把前生認。〔旦云〕師父。脫度鬼魂咱。〔正末唱〕我度你個無影無形鬼魂。〔帶云〕你既爲女人呵。可怎生不還宿債。〔唱〕則你那宿根未盡。怎生般脫離凡塵。

〔旦云〕似此不肯度脫呵。弟子怎了也。正是遇仙不成道。如到寶山空手回。〔正末云〕若要度你呵。你可下人間。託生做女子。還了五世宿債。然後方可度你成道。你記者。〔旦云〕理會的。〔正末唱〕

〔後庭花〕你先將那冤業分。次將那宿債準。那其間纔脫紅塵難。方歸那大道門。用此三般勤。休辭勞困。我着你重做個婦女身。

〔旦云〕師父。弟子何方去也。〔正末云〕你往汴梁劉家託生。當來爲劉行首二十年。還了五世宿債。教你二十年之後。遇三箇丫髻馬真人度脫你。你便回頭者。休迷却正道。我如今說與東岳殿管托生案神。案神安在。疾。〔外扮東岳神上詩云〕不孝謾燒千束紙。虧心枉爇萬爐香。神靈本是正直做。不受人間枉法贓。小聖乃東岳殿案神是也。有祖師法旨呼喚。須索走一遭去。〔見科云〕師父喚小聖有何法旨。〔正末云〕聽吾法旨。引着這陰魂往陽間汴梁劉家。托生一女子身。當來爲劉行首。着他還宿世債去。〔東岳神云〕領法旨。〔正末唱〕

〔賺煞〕我着你托化在雨雲鄉。還宿債在鶯花陣。你迷却前生道本。雖和那野草閒花作近隣。則你那主人公休離了玄門。你與我逞精神。送舊迎新。二十載還元見老君。欲要見五祖七真。先受此三千隨百順。早則不冷清。清和月伴荒墳。〔下〕

〔東岳神云〕奉師父法旨。不敢久停久住。引着這陰魂前往劉家託生去來。〔同旦下〕

〔音釋〕 壽與哲同 躡音聶 歇音歇 卽音茫 魅音媚 塾音店 盹頓上聲 聲音買 森音參

熟如月切

第二折

〔搽旦扮卜兒上詩云〕教你當家不當家。及至當家亂如麻。早起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自家劉婆婆是也。人則喚我做虔婆。我在這汴梁城裏居住。有個女孩兒喚做劉行首。我這孩兒吹彈歌舞。吟詩對句。拆白

道字頂真續麻。件件通曉。官人每無俺孩兒。不吃這酒。官身可也極多。俺孩兒道。娘也。有那不打緊的你休叫我。等閒坐一會咱。我如今在門首看着。有甚麼人來。〔外扮樂探上云〕自家樂探是也。奉官人台旨。今日是重陽節令。官府在衙中飲酒。着我喚劉行首。可早來到門首也。〔見卜兒科〕〔卜兒云〕哥哥做甚麼。〔樂探云〕今日是重陽節令。官人在衙中安排酒。專等大姐哩。〔卜兒云〕哥哥。你先行。我便着他去。〔樂探云〕劉媽媽快着大姐來。休帶累我。快來快來。〔下〕〔卜兒云〕蓮兒盼兒。說與你姐姐梳粧打扮了。衙門裏喚你官身哩。〔下〕劉行首上云。妾身劉倩嬌是也。官人在衙門裏慶重陽令節。誰想走到人市處。把梅香迷了。我怕大街上有人調鬪我。我往這後巷裏去。有熟人問路咱。〔旦立住科〕〔正末扮馬丹陽上云〕貧道姓馬名裕字義輔。道號丹陽抱一真人。奉師父王重陽法旨。來這汴梁度脫劉行首。此女子二十年前是一陰鬼。後來師父着他托化做女子身。還了宿債。教他二十歲之後。遇馬丹陽。可便回頭。貧道今日化做一個道人。度脫他歸於正道。須索走一遭去。那劉行首若記的前事。省些氣力。若記不的呵。馬丹陽。這魔障非同小可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下瑤臺離蓬島。趁西風鶴翅飄飄。蓬頭垢面無人曉。就裏藏玄妙。

〔滾繡毬〕我身穿着百衲袍。腰纏着碌簌絲。頭直上丫髻三角。任東西散誕逍遙。抄化的酒一壺。飯一瓢。困來時醉眠芳草。煞強如極品隨朝。把似你受驚受怕。將家私辦。爭如我無辱無榮。將道德學。行滿功高。

〔旦云〕這先生是出家人。正好問他路。〔做見正末科〕〔正末笑科〕〔唱〕

〔倘秀才〕恰離了數萬丈雲埋華岳。〔云〕稽首。〔唱〕又撞着二十載還魂的故交。〔旦云〕這先生好喬也。我二十一歲。可怎生是你二十年前的故交。你莫不見鬼來。〔正末云〕可知見鬼哩。誰道是見人來。〔旦云〕我問你路。你便說一聲兒。那裏不是積福處。〔正末唱〕你怎生纔出家來。可又早迷了正道。村性格。劣心苗。〔帶云〕那裏來。那裏去。〔唱〕怎生不常常的記着。〔旦云〕我記的呵。我不問你也。〔正末唱〕

【滾繡毬】你不將那大道行。【旦云】大道上有人。【正末笑科】【唱】可怎生往小路上抄。【旦云】小路上幽靜也。【正末云】呆賤人。你那小路上敢熱鬧也。【唱】到如今越不知個顛倒。【旦云】你指與我路咱。【正末唱】我若指與你呵。你便上青霄。【旦云】我如今東西南北。不知往那裏去。【正末唱】你如今東不知南不知。你北不著西不著。【旦云】你休誤了我官身。【正末云】你道誤了你官身呵。【唱】早忘了。你在先軀殼。【旦云】休誤了我慶重陽。【正末唱】你若是有俺那重陽呵。你便得逍遙。【旦云】你是個不著墳墓風魔漢。【正末唱】你道我不著墳墓風魔漢。小鬼頭。我尋你個未入玄門花月妖。【旦云】纏殺人也。【正末唱】我便纏殺人有甚蹊蹺。

【云】跟我出家去來。【旦云】不看你那吃的。且看你那穿的。那些衣服受用快活。我跟將你去。【正末唱】

【倘秀才】你休笑我無拘役。脂脂的這布袍。敢強似你那有罪業。輕盈的這絳綃。我就裏清標。你怎知道。【旦云】我楊柳腰肢。海棠顏色。穿金帶銀。偎紅倚翠。我跟你出家。有甚好處。【正末云】你如今楊柳腰肢。海棠顏色。【唱】有一日霜濃柳葉敗。風急海棠凋。那其間難尋一個下梢。

【旦云】你不知道閒官清。醜婦貞。窮吃素。老看經。我如今青春之際。我怎生出的家。【正末唱】

【滾繡毬】你怕不楊柳腰容貌好。久以後那裏每着落。你跟着我脫凡塵。倒大清高。【旦云】你在那個庵裏住。【正末唱】俺那裏洞門無鎖鑰。白雲籠罩着。砍青松。自燒丹竈。跨蒼龍。同宴蟠桃。若得俺山中鶴。斂壺中藥。免了你那腳上驢蹄面上毛。怕甚麼地網天牢。

【樂探上云】劉行首。你疾快去來。【正末扯科】【旦云】你放我去。【正末云】你跟我出家去來。【唱】

【叨叨令】你低聲鬧。高聲鬧。怎鎖住心猿鬧。【旦云】我如今花星照。福星照。正好受用哩。【正末唱】你道是花星照。福星照。怎不怕災星照。【旦云】你放我去。我去的遲了。俺妳妳罵

我〔正末唱〕則聽的虔婆教。五奴教。怎不受神仙教。〔旦云〕去的遲了。官人每怪我也。〔正末唱〕你只怕官人叫。令史叫。怎不怕閻王叫。〔帶云〕劉行首〔唱〕你今日可便省的也麼哥。可便省的也麼哥。你會唱昇平樂。太平樂。怎不唱逍遙樂。

〔樂探云〕劉行首。你去的遲了。帶累我也。〔旦云〕先生。你好不識閒忙也。〔正末唱〕

〔脫布衫〕走將來唱叫。籠豪口不住絮絮叨叨。你道他走的慢。連催了兩遭。哥哥也。你便做行的快。也跳不出六道。

〔樂探云〕他官府中等待着。你敢替他去。〔正末唱〕

〔小梁州〕你道祇候處官人每等待着。休辜負值千金一刻春宵。你向尊前席上逞妖嬈。粧圈套。大古裏色是殺人刀。

〔么篇〕爭知苦口是良藥。勸着你不採分毫。則戀那鶯燕交。不想那林泉樂。爭如你隨着貧道。向溪上訪漁樵。

〔樂探打馬丹陽科云〕這潑先生無禮也。誤了官身。我打這潑先生一頓。〔正末唱〕

〔伴讀書〕我我我。迤逗的他心內焦。惡嗽嗽的高聲叫。哎。你個樂探哥哥。何須鬧。欺良壓善沒分曉。揎拳捋袖行凶暴。你你你。不辯低高。

〔樂探推正末科〕〔正末唱〕

〔笑和尚〕呀呀呀。仰刺擦推了我一交。撲撲撲。兩點般拳頭落。好好好。自有個天公報。噤噤噤。扯碎布袍。支支支。頓斷麻絲。來來來。可惜葫蘆裏瀝了我此三靈丹藥。

〔樂探云〕啐去來。〔同旦下〕〔正末趕科云〕走了也。〔唱〕

〔煞尾〕你不肯頂簪冠。披鶴氅。閒遙遙。穩拍拍蓬萊方丈。把玄機曉。則要你穿背子。戴冠梳。急煎煎。鬧炒炒。柳陌花街將罪業招。跟着我騎白鶴。上

青霄跨青鸞。遠市朝。引仙童。採藥苗。伴仙翁。縱酒飄。奉吾師法令。教下人間度。豔嬌。不回頭。不付度。二十年都忘了。我着你做神仙。倒撒拋。空着我駕一片祥雲下蓬島。〔下〕

〔音釋〕 倩淺去聲 碌音路 簌蘇上聲 角音皎 學奚交切 岳音耀 着池燒切 穀音巧 臈音

庵 臈音簪 落音撈 鑰音耀 單嘲去聲 筆音敝 樂音撈 叨音刀 辜音姑 藥音耀

迤音拖 逗音豆 噉音去聲 揎音宣 捋亂入聲 噉音癡 灑音蹇 教平聲 度勞多

切 拗音要

第三折

〔淨扮林員外上云〕小生姓林名盛。字茂之。在這汴梁城內開着座解典庫。這裏有個上廳行首劉倩嬌。我和他作伴。我一心待要娶他。他有心待要嫁我。爭奈有老婆在家。和我生了一兒一女。我因此不好說得。前日劉大姐道。你來我問你肯娶我時。我嫁了你罷。我仔細想來。他有這等好意。怎生辜負了他。不若娶將他來。則在外面住。豈不美哉。今日安排酒果。親自到他家問親走一遭去。〔旦上云〕我正說你你來了也。〔林員外云〕我一徑的問你。妳妳在家不在家麼。〔旦云〕在家。你且坐。你要娶我呵。休了你大娘子。我便嫁你。你不休。不嫁你。〔林員外背云〕我雖然不休。我且哄他。〔回云〕我休我休。將酒來啗且飲幾杯。〔旦云〕你快休了罷。〔正末上云〕劉行首也。你不知來處來。去處去。你待嫁林員外。不爭嫁了林員外時。着我去師父行怎生回話。須索往他家點化去咱。你看世間凡胎濁骨。誰識貧道也。〔唱〕

〔中呂粉蝶兒〕休笑我粧鈍粧呆。看了幾千場柳凋花謝。笑興亡自古豪傑。遮莫你越邦興。吳國破。爭如我不生不滅。枉費了唇舌。他逃不出一生冤業。

〔醉春風〕這一個無記性的馬丹陽。我直度你不回頭的劉大姐。當街上吃了這一場潑拳踢。着我去誰根前說說。〔帶云〕我度你呵。〔唱〕恰便似沙裏淘

金石中取火水中撈月。

〔見旦科云〕稽首。〔旦躲科〕〔正末笑科云〕你躲往那裏去。〔林員外云〕姐姐。你休怕這先生。〔旦云〕先生。你來這裏。有甚勾當。〔正末云〕我來抄化你出家去。〔林員外云〕他娘問我要三千貫。還不肯嫁我。你若抄化的他出家去。我也做先生去也。〔正末哭科〕〔旦云〕我試問先生。你哭爲甚麼。〔正末云〕你問貧道哭爲甚麼來。

〔唱〕

〔迎仙客〕自哽咽。暗傷嗟。〔云〕貧道哭呵。不爲別一件。〔旦云〕你爲甚麼。〔正末指旦科〕〔唱〕哭你那二十年道心在何處也。〔云〕你跟貧道出家去來。〔旦云〕我嫁了林員外也。〔正末唱〕你當日古墓裏將祖師參。〔旦云〕今日嫁了林員外也。〔正末唱〕你今日向林員外將貧道撇。比着往日全別。〔帶云〕我着你做神仙呵。〔唱〕怎倒惹的你愁眉結。

〔旦云〕你是無君臣父子。不守祖業的。這等人便出的家。〔正末唱〕

〔紅繡鞋〕你道我身墮懶。拋離了祖業。也不似你性癡迷。早忘了巢穴。〔林員外云〕大姐說的是。這窮先生則要茅庵裏學墮懶哩。〔正末云〕林員外。〔唱〕你這般帶眼安眉也隨邪。他母親狼似那雙螭蝎。心毒似兩頭蛇。呆漢。誰着你去火坑中將身子兒捨。

〔林員外云〕將這風先生推出去。〔林推正末出門科〕〔正末做叫科云〕劉行首。跟我出家去來。〔林員外云〕那風先生還在那裏叫姐姐哩。你坐一坐。我更了衣服便來。〔下〕〔旦云〕哎。被這先生纏得心煩。且自打睡一會兒咱。〔旦睡科〕〔正末云〕則這般他也不省。則除是怎的。〔下〕〔扮東岳神上云〕小聖東岳案神。奉王祖師法旨。二十年前送劉行首托生下方。今日馬祖師度他不肯回頭。乃是小聖之罪。須索變化此人成道。劉行首。劉行首。吾乃管托生案神。奉祖師法旨。二十年前你是一陰鬼來。着我送你下方做女子身。遇馬祖師便回頭。今日你迷却正道。是小神之罪。〔詩云〕你二十年死生冤業。到如今未經還徹。馬丹陽只在門前。休忘了天談曉風明滅。劉行首。你休推睡裏夢裏。吾神回去也。〔下〕〔旦驚醒科云〕嗨。劉行首也。若非祖師慈悲。已落輪迴。

之內。我記的這篇詞來。〔念科云〕天淡曉風明滅。白露點蒼苔敗葉。端止翠園。黃雲衰草。漢家陵闕。怎麼忘了後句。未知馬祖師在那裏。〔正末拍手上念詞云〕咸陽陌上行人。依舊名親利切。改換朱顏。消磨今古。隨頭殘月。〔旦云〕誰唱。我開門去看。〔見科〕〔正末云〕劉行首。你省也麼。〔旦跪云〕師父。弟子省了也。〔正末唱〕

【晉天樂】你恰便發凡心施乖劣。〔帶云〕你成道呵。〔唱〕比乘風的未似。比立雪的爭些。三二百年。守在古墳。二十載。還了烟月。師父當時分明說。若見我。急急早來者。〔帶云〕我不度你呵。你嫁了林員外也。〔唱〕早則不敲番鶯燕。分開翡翠。拆散蜂蝶。

【上小樓】我將這連枝樹。撇雙頭蓮。攏我。我看你便蓬島風清。陽臺霧鎖。楚岫雲遮。棄死歸生。回光返照。你侵枝葉。你將這幹家心。擔兒交卸。

〔林員外慌上科云〕這先生無禮也。怎生把劉大姐哄的這裏來。〔旦見林脫衣服做風科〕〔林員外云〕罷了。姐姐發狂了也。〔正末唱〕

【么篇】他將那頭面揪。衣服扯。則見他玉珮狼籍。翠鈿零落。雲鬢歪斜。〔卜兒上云〕林姐夫。大姐風了也。〔正末唱〕他不風。你自呆。你來牽惹。端的是他心涼。你心乾熱。

〔卜兒推正末科云〕這先生是妖人。一會子法教俺姐姐風了。喀扯住他見官去來。〔正末唱〕

【滿庭芳】你將先生緊扯。你休施燥暴。莫逞豪傑。他二十年冤業。都還徹。〔旦扯正末云〕我跟師父去者。〔正末走科〕〔林員外趕打科〕〔正末唱〕你躲了。你將他大道攔截。我度你個小鬼頭。冰清玉潔。單注着老妖精。祿盡衣絕。〔卜兒云〕我則有這個女兒。早晚養活我哩。〔正末唱〕你那裏便休胡說。他今朝省也。〔卜兒云〕他今日風了。怎生伏侍我。〔正末唱〕方信道風起雨雲歇。

〔林員外拖末見官科〕〔正末云〕你自的管不得。你到拖貧道見官去。疾。〔林旦引二條上云〕妾身是林員外

的渾家是也。俺那員外近來養着一個弟子。喚做劉行首。俺員外一個月不來家。我如今往劉行首家尋員外去。尋不着。萬事罷論。若尋着呵。我不道繞了他也。〔做見旦。開科云〕員外。你不回家來。原來在這裏。做個停妻再娶妻。我和你見官去。〔林員外慌跪科〕〔正末云〕林大嫂。他要休你。娶劉行首。我勸他。他倒打貧道哩。〔林員外云〕這先生倒會管老婆舌頭。〔林旦云〕你要官休。你要私休。〔林員外云〕官休怎生。私休怎生。〔林旦云〕你要官休。我和你見官去。你要私休。跟我家去便了。〔林員外云〕我則要私休罷。〔正末唱〕

【快活三】一壁廂嬰兒將衣袂扯。妮女將帶揪者。你和那牆花路柳廝和協。到和親媳婦無疼熱。

【鮑老兒】自火院深沉向未徹。怎管的閒花風月自冤業。無明火未斷絕。又生出閒枝節。〔帶云〕林員外。你早不娶了劉行首也。〔唱〕花殘月缺。絃斷鏡破。鉗墜簪折。

〔卜兒云〕我和你見官去來。〔正末云〕你和我見官去。〔正末與旦打耳暗科〕〔旦云〕理會的。〔不風科〕〔卜兒云〕我女兒不風。便不告你。〔正末唱〕

【耍孩兒】勸修行心念無明夜。呆弟子今朝省也。奉吾師法令到蓬萊。着我便提拔出你虎窟狼穴。你占風月門庭鬧。莫厭蓬萊途路賒。回首是神仙闕。你將氣心財性權且離別。

〔云〕劉行首。你母親平生冤業不少也。〔卜兒云〕除了要錢。別有甚麼罪。〔正末云〕我說與你聽咱。〔唱〕

【二煞】爲錢呵搬的人爺娘恩愛忘。夫妻情分絕。典房賣地將家私捨。形消骨化皆因此。家破人亡不爲別。捨性命輕拋撇。則戀着星眸皓齒。杏臉鶯舌。

【三煞】將郎君腦蓋敲。子弟每勛隨搬。怎當他轉關兒有百計千謀設。逼得人剜脂鑽窟。將金資覓。仗劍提刀將財物劫。都積攢下來生業。跟着我。

我着你化災變福。改正除邪。

〔旦云〕弟子送師父出去。〔正末唱〕

〔煞尾〕我出門。〔做推卜兒科〕〔唱〕你入門。〔卜兒哭云〕哎。兒也。兀的不痛殺我也。〔正末唱〕暫時間且略別。二日後向城西傳取長生訣。管着你跨鳳乘鸞赴仙闕。〔同旦下〕

〔卜兒云〕今日俺女孩兒劉行首隨的那先生走了。我見官出首去來。〔下〕

〔音釋〕 呆音爺 傑耶其切 滅夜迷切 舌遮繩切 業音夜 踢音體 說惹書切 月夜魚切 咽

也衣切 撇也偏切 別耶邦切 結也饒切 穴耶希切 罍音潛 竭也希切 劣夜閭切

噪音爹 撇靴渠切 絕且疽切 業音夜 卸音瀉 熱蔗仁切 燥音竈 徹昌惹切 截藏

斜切 潔也饒切 絕藏靴切 啟也希切 焙瘡詐切 協耶希切 節音姐 折遮繩切 闕

也區切 別耶皮切 髓桑嘴切 設商者切 剗碗平聲 劫也饒切 訣也居切

第四折

〔正末引旦上云〕劉行首。此處敢區窄。不如你高堂大廈麼。〔旦云〕師父。此處索是幽靜。弟子不戀高堂大廈。〔正末云〕說的是。說的是。〔唱〕

〔雙調新水令〕小菴雖窄隱幽微。包含着合一合天地。草荒巢鳥宿。雲淡雨龍歸。淡飯黃齋。纔得個中味。

〔旦云〕師父。打坐是怎生。〔正末云〕我說與你聽咱。〔唱〕

〔駐馬聽〕水火相隨。做出無窮造化機。坎離相繼。燒開往日雨雲期。靈臺拂去是和非。丹田養就元陽氣。存正理何愁不到蓬瀛內。

〔風入松〕清濁混沌把心迷。靜者動之基。人能清靜常存息。寸心天地皆歸。壺裏乾坤只自知。空忙殺這頑皮。

〔云〕劉行首。俺這裏比你那市廛中。真乃爲人間天上。〔旦云〕師父。您徒弟到今日纔知道了也。〔正末唱〕

〔撥不斷〕洞雲迷。野猿啼。柴門半倚聞鶴唳。菊蕊叢叢綻竹籬。松花點點鋪苔砌。端的個山中七日。世上千年。興亡不管。生死無憂。〔帶云〕你覷波。〔唱〕則俺這裏別是一般天氣。

〔旦云〕弟子但願清閒穿布服。猶勝紅塵着絳綃。〔正末唱〕

〔鴈兒落〕脫紅裙着布衣。改雲鬟爲丫髻。發寧心養性功。羅妙舞輕歌藝。〔水仙子〕雨雲鄉打抄散燕鶯期。風月所掀騰翡翠幃。煙花陣攪散了鴛鴦會。這清閒誰似你。任紛紛兔走烏飛。草菴內談玄妙。蒲團上講道德。萬事休題。

〔云〕魔障到也。則將主人公休胡動了念者。〔林員外〕卜兒同祇候上卜兒云。〔林員外〕啗和祇候哥哥尋那先生去來。那先生臨去時說道。城西傳取長生訣。如今來到這城西也。那松陰內一座庵兒。敢是啗看一看。〔做看科云〕正是正是。兀那先生。你將我女兒拐的這裏來。你好無禮也。將這先生拿住見官去來。〔林員外云〕你將我的媳婦拐在這裏來。好無禮也。我打這先生一頓。〔做打正末死科祇候扯員外科云〕好也。這先生雖是拐帶人口。罪不至死。你一下打死。更待干罷。我和你見官去來。〔林員外慌跪科云〕哥哥可憐見。他又無有親人。又無證見。我與你兩錠銀子。你將他丟在這洞裏去便了。〔祇候云〕也罷也罷。我和你將這先生丟在洞裏去也。〔下〕〔卜兒扯旦科云〕大姐。和你回家去。〔旦云〕師父教我休胡動了念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不敢去。〔卜兒云〕你師父既是神仙。不吃凡人一下打死。丟在洞裏去了。〔旦悲科云〕師父。不爭你死了。怎發付弟子也。〔扮六賊上拿林員外卜兒科〕〔林員外慌跪科云〕將軍。饒了小生罷。〔六賊云〕饒了你還俺師父。〔林員外云〕將軍。你師父不知往那裏去了。教我那得師父還你。饒我罷。〔正末打漁鼓上〕〔詩云〕散袒逍遙縣是非。壺中日月有誰知。仙家不識春和夏。石爛松枯一局棋。〔唱〕

〔錦上花〕淡飯粗衣。山中活計。落托清閒。倒大幽微。採蕨尋芝。繞山轉水。

煉藥燒丹。驅神捉鬼。

【么篇】困來那一眠。閒來那一醉。一任漁樵說是談非。笑殺兒曹走南料北。空嘆英雄爭高競低。

【江兒水】人生快活能有幾。過一歲無一歲。將軍使機謀。宰相施忠義。都在俺這老先生談笑裏。

【碧玉簫】想韓侯當日鈍劍一身虧。彭越何爲爛剝肉如泥。九江王受困危。竿尖上挑首級。恁莫癡。爭似張良會。歸急流。中身先退。

〔六賊云〕師父稽首。〔正末云〕林員外。你打的我好麼。〔林員外云〕師父教我咱。〔正末云〕你慌怎麼。〔林員外云〕師父。我到來年。跟師父出家去學道。〔正末唱〕

【川撥棹】恁兩個用心機。出門來逢着太歲。我則見剝下衣袂。後擁前推。刀劍依隨。誰教你出門來賊心便起。到今日說個甚的。

【七弟兄】你怎不察知就裏。這總是你家門賊。怎將蓼兒注強猜做藍橋驛。梁山泊權當做武陵溪。太行山錯認做桃源內。

【梅花酒】呀。你今日悔後遲。可笑愚癡。不辨個高低。暢叫揚疾。人無害虎心。虎無傷人意。你可便甚所爲。將親女做娼妓。逼的他覓衣食。謾天網四方圍。陷人坑當面砌。

【收江南】呀。當日個敵人骨髓剝人皮。今日個餐刀吃劍有誰知。爭如俺粗衣淡飯在山扉。又不圖着甚的。畢竟是那一個得便宜。

〔云〕林員外。俺明說與你知道。劉行首有神仙之分。他再不想凡了。你早回去罷。〔林員外云〕師父。小人情愿回去。〔正末云〕既然回去。你可速退。〔林六賊同下〕〔正末云〕劉行首。你跟貧道見衆仙去來。〔東華帝君引衆仙上云〕劉行首。你聽我道者。〔詞云〕你本是唐朝宮眷。秉真心不染塵緣。守孤墳北邙山下。詠風月一曲。

冷然。幸遇着重陽道者。和新詞甚是矜憐。爭奈你陰魂無托。況被那業債相纏。降生做上廳行首。二十年重遇真仙。只爲天淡曉風明滅。重提起本性根源。今日個功成行滿。駕青鸞證果朝元。

〔音釋〕 窄音側 廈音夏 合音何 沌音頓 息喪擠切 喉音利 掀音軒 德當美切 劉倉坐切

級巾以切 的音底 賊則平聲 蛙音蛙 驛銀計切 疾精妻切 食繩知切 伶音零

題目 北邙山倡和柳梢青

正名 馬丹陽度脫劉行首

月明和尚度柳翠雜劇

楔子

〔老旦扮觀音領小末扮善才上詩云〕寶座巍巍法力強。慈悲極樂住西方。慧眼纔開能救苦。眉間放出白毫光。吾乃南海洛伽山觀世音菩薩。這一個是童子善才。累劫修行。纔離苦海。只爲慈悲心重。遍遊人間。廣說因緣。普救苦難。闡明佛法。天花天樂常臨。濟度衆生。凡惱凡緣盡滅。以此蓮花座上。號曰觀音。祇樹林中。稱爲菩薩。這也不在話下。且說我那淨瓶內楊柳枝葉上。偶汗微塵。罰往人世。打一遭輪迴。在杭州抱鑒營街積妓牆下。化作風塵匪妓。名爲柳翠。直等三十年之後。填滿宿債。那時着第十六尊羅漢月明尊者。直至人間點化柳翠。返本還元。同登佛會。〔詩云〕只爲一點塵汗惹禍災。降臨凡世罪應該。直待月明點化歸清淨。恁時同共見如來。〔下〕〔搽旦卜兒同旦兒扮柳翠上〕〔詩云〕教你當家不當家。及至當家亂如麻。早晨起來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俺是這抱鑒營街積妓牆下住坐。老身姓張。夫主姓柳。亡化過了十年也。我有這個女孩兒。叫做柳翠。不要說他容顏窈窕。且只道他心性聰明。折白道字。頂針續麻。談笑恢諧。吹彈歌舞。無不精通。盡皆妙解。現做上廳行首。在城有一個牛員外。與俺柳翠做伴。今年是老柳十周年。請十衆僧做好事。柳翠。你門首覷者。牛員外這早晚敢待來也。〔淨扮牛員外上詩云〕舉止雖然多俗態。說着風流偏酷愛。世人只識有錢牛。渾名叫做牛員外。小可杭州人氏。姓牛名璘。頗有些錢鈔。人皆員外呼之。在城有一妓者柳翠。與俺兩個作伴多年。明日是柳大姐父親的十周年。要做好事。不免送些盤纏與大姐使用去。此間是他門首。不必報復。徑自入去。〔做見科〕妳妳。大姐。妳。我牛璘索錢去來。到的遲了。大姐休怪。〔卜兒云〕員外。我要些盤纏與老柳做十周年。〔牛員外云〕妳妳。牛璘無甚麼孝順。只有這一千貫鈔與大姐權做經錢。〔旦兒云〕員外。這儘勾了也。〔卜兒云〕下次小的每。安排下齋食。我自去萬壽山顯孝寺請僧衆走一遭去也。〔下〕〔牛員外云〕大姐。我有幾主錢未曾清楚。我還要索去。待明日再來。〔旦兒云〕員外。你明日早些兒來。與我拜佛。〔牛員外詩云〕明朝是汝父周年。自當來烈紙焚錢。〔旦兒云〕莫待我差人相請。一條繩把鼻子來牽。〔牛員外云〕你又來取笑。〔同

下」〔長老領淨行者上詩云〕積水養魚終不釣。深山放鹿願長生。掃地恐傷螻蟻命。爲惜飛蛾紙罩燈。貧僧是這蕩亭山顯孝寺住持長老。這山下有一施主人家是柳媽媽。因他夫主亡化。年年做齋。今年是十周年了。行者。山門首看去。那柳媽媽必然來請看經也。〔行者云〕師父。徒弟這兩日正想豆腐麪飢哩。〔卜兒上云〕行者。你師父在麼。〔行者云〕真個來了。師父在方丈中打坐。你自過去。〔卜兒做見科云〕師父。今年是老柳十周年。請十衆僧做好事。〔長老云〕貧僧已知。你先回去。十衆僧隨後便來也。〔卜兒云〕師父早些兒來。我先回去也。〔下〕〔長老云〕行者。俺這寺中那裏取十衆僧來。〔行者云〕師父。待我掐指頭數一數。師父。你一個。我一個。首座。藏主。藏頭。會明。法聰。法廣。只得九個。〔長老云〕還少一個怎了。〔行者云〕哦。有了有了。香積廚下燒火的那膽臘和尚。也當一個。〔長老云〕則怕不中。〔行者云〕有甚麼不中。又不要他看經。則把來湊數兒罷了。〔長老云〕你叫他來。〔行者云〕香積廚下兀那風和尚。你來你來。〔正末扮月明和尚挑月兒上云〕來也。來也。〔偈云〕祖上非爲和尚。法名本是月明。見我何曾識我。有聲畢竟無聲。〔行者云〕你看這和尚又醉了也。〔正末笑科偈云〕好個醉和尚。人間非有相。參禪祖一宗。傳教尊三藏。處世有機權。脫身改模樣。心地甚分明。月在垂楊上。咄。臨了兩句怎生道。蘆花兩岸雪。烟水一江秋。〔唱〕

〔仙呂賞花時〕這月明會張破銀河萬里空。這和尚會擊響入金陵半夜鐘。端的個洗碧落露華濃。〔行者云〕你這和尚。風張風勢。說謊調皮。沒些兒至誠的。〔正末唱〕也不是我脫空賣弄。〔行者云〕正是個風魔和尚。挑着這個。不知是甚麼東西。恰似個燒餅的兒子。你家又不賣餅。要他怎的。不如打破了罷。〔做打破科〕〔正末唱〕呀呀呀。則一拳打破了。廣寒宮。

〔么篇〕早不見桂子香飄八月風。〔行者云〕八月風。臘月雪。凍的要不的。〔正末云〕你休笑我。〔唱〕這的是蟾影光磨百鍊銅。這月會照興廢古今同。你則看那北邙山的故塚。〔行者云〕你這個和尚。則要喫酒喫肉。真是濫僧。〔正末云〕誰是真僧。誰是濫僧。〔行者云〕我是真僧。你是濫僧。〔正末云〕誰是真僧。誰是濫僧。〔行者云〕你是真僧。我是濫僧。呀。可顛倒了。〔正末云〕你和我爭甚麼人。我那楚家的陵址。漢家的墓塚。都在那裏也呵。你試觀波。〔唱〕都一般瀟灑月明中。〔下〕

〔長老云〕行者收拾法器。下山看經去來。〔詩云〕本寺師徒十衆僧。特來相請念金經。柳翠虔誠做好事。墜落天花朵朵生。〔同下〕

〔音釋〕 衆平聲 祇音其 行去聲 應平聲 解上聲 施去聲 藏去聲 當去聲 相去聲 行去聲

第一折

〔卜兒同旦柳翠上云〕老身張氏。今年是夫主老柳十周年。準備下齋食。衆師父每敢待來也。〔長老同衆行者上詩云〕寂寞蕭條僧世界。清虛冷淡佛家風。萬相現時空是色。一靈去後色還空。貧僧乃顯孝寺住持的。便是。柳媽媽。老僧與衆僧都來了也。〔卜兒云〕師父請家裏來。〔旦兒云〕我請十衆僧。如何則九個。少了一個。〔行者云〕便來也。兀那和尚。快來快來。〔正末上云〕來也。來也。你叫我做甚麼。〔行者云〕我叫我做好事。〔正末云〕你幾曾做那好事來。我問你那裏有酒麼。〔行者云〕人家做好事。那得有酒。〔正末云〕有酒我便去。無酒我不去。〔行者云〕有酒有酒。〔正末云〕那裏有肉麼。〔行者云〕我說道做好事。那得肉來。〔正末云〕有肉我便去。無肉我不去。〔行者云〕有肉有肉。〔正末云〕是誰家做好事。〔行者云〕是柳翠家。〔正末云〕哦。是那好女孩兒的柳翠麼。〔行者笑科云〕你問他怎的。〔正末云〕是別人家我不去。是柳翠家我便去。〔行者云〕偏怎生他家你便去。〔正末云〕我若不去呵。怎生成就俺那姻緣大事。〔行者云〕正是風魔和尚。你和他成就姻緣。他怎生肯哩。〔正末云〕你先行者。我隨後便來也。〔背云〕他那裏知道。貧僧乃是西天第十六尊羅漢。月明尊者。因爲杭州抱鑒營街積妓牆下。有一風塵妓女柳翠。此女子本是如來法身。恐怕他迷却正道。特着貧僧引度此女子。只索走一遭去。想初祖達摩西至東土。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此個道理。你世上人怎生知道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自從五派禪分。要知根本西來信。則爲這懵懂禪昏。我也曾扯住俺那達摩問。

〔混江龍〕直待要剖開混沌。月爲精魄。柳爲魂。一任着紛紛白眼。管甚麼

滾滾紅塵。恰纔箇袖拂清風。臨九陌。又早是杖挑明月。可便扣三門。則爲我這半生花酒爲檀信。其實的倦貪名利。因此上不斷您這腥葷。

〔云〕有人來問貧僧。如何是佛。我說你說的便是。有人來問貧僧。如何是道。我道你道的便是。〔唱〕

〔油葫蘆〕我爲甚鑽出頭來。百事滾是非場。哎。我也占的穩。人笑我是風魔的和尚。就兒裏包含着醉乾坤。則我這布囊陡覺青蚨盡。都爲那醪醅旋潑鵝黃嫩。〔云〕世俗人沒來由。爭長競短。你死我活。有呵喚些個。有呵穿些個。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唱〕巡指間春又秋。斬眼間晨又昏。則被他韶華荏苒催雙鬢。爭如我向閒處且潛身。

〔天下樂〕端的個自古宗風釋教尊。我想這今人誰能出世塵。我尋思來萬般皆下品。我則待向娑婆世界遊。做蓮花國裏人。這就是開方便不二門。

〔長老唱西方讚云〕蓮池海會。彌陀如來。觀音勢至。坐蓮臺。接引上金階。大誓弘開。唯願離塵埃。〔行者念云〕香雲蓋。菩薩摩訶薩。〔連念三聲動法器科〕〔旦兒云〕十衆僧來了。九衆還有一衆不來。待我到門前看咱。〔正末云〕出門時好好的天氣。如今下着濛濛的細雨兒。哎呀。跌殺貧僧也。〔旦兒云〕清早晨間一個和尚在俺門前擦倒。我看兩句言語嘲撥他。看他也省的麼。〔偈云〕由他鉄脚禪和子。到俺門前跌破頭。〔正末答云〕則俺那天堂路上生荆棘。都是你這地獄門前滑似油。〔旦兒云〕那裏不是積福去處。我扶起你來。〔正末云〕我本來度脫你。倒着你接引了我。〔旦兒云〕敢問師父。從那裏來。〔正末云〕我來處來。〔旦兒云〕如今那裏去。〔正末云〕我去處去。〔旦兒云〕這和尚倒知個來去。〔正末偈云〕嚩聲。道馬非爲馬。呼牛未必牛。兩頭都放下。終到一時休。此處還有話說麼。請柳翠速道。〔旦兒云〕你這般答禪語呵。你大古裏是淡雲長老。〔正末云〕這小鬼頭。衆生與佛相同。我比淡雲長老。有何差別。〔唱〕

〔那吒令〕我雖不是淡雲。遮桂花幾分。我雖不是遠村。映梅梢半痕。我則

是本因度垂楊一輪。〔旦兒云〕你是甚麼和尚。〔正末云〕我是月明和尚。〔旦兒云〕你是月明和尚。你是那個月。〔正末云〕柳翠。我這個月單道着你身上哩。〔唱〕若不是月正明，柳也。你可有誰做問。你看我似那陌上的這征塵。

〔云〕柳翠。人道你歸一。你可不歸一。〔旦兒云〕師父。我怎生不歸一。我是第一個歸一的人。〔正末云〕我說你那不歸一處與你聽者。〔唱〕

〔鵲踏枝〕你則合映着孤村。你却待罩着荒墳。〔旦兒云〕我這裏住如何。〔正末云〕不爭你在這裏住呵。〔唱〕不甫能裁向東家。却又早苦上西隣。〔旦兒云〕我那裏聽你那風言風語。〔正末云〕你可怕那風雨裏那。〔唱〕你休那般絮紛紛似香綿亂滾。柳也。你又早這般安排下斷送行人。

〔長老念真言云〕解結解結解冤結。解了杭州施主老柳前生今世冤和業。洗心滌慮發虔心。今對佛前求解結。南無藥師佛。藥師佛。消災延壽藥師佛。南無消災延壽藥師佛。〔行者念云〕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唱願保平安。消災增福壽。增福壽菩薩摩訶薩。〔連念三聲動法器科〕〔正末云〕柳翠。無常迅速。生死事大。跟我出家去來。〔旦兒云〕我年紀小。如何出得家。〔正末云〕柳翠。你如今不老了也。〔旦兒云〕我不老哩。〔正末唱〕

〔寄生草〕早是這光陰速。更那堪歲月緊。現如今章臺怕到春光盡。則這霸陵又早秋霜近。直教楚腰傲殺東風困。有一朝花褪彩雲飛。〔旦兒云〕我還不老哩。〔正末云〕噤聲。〔唱〕那裏取四時柳色黃金嫩。

〔旦兒云〕師父。你休小覷我。我是那鎮陌第一人哩。〔正末唱〕

〔後庭花〕你道你是鎮陌陌第一人。〔云〕你認的我麼。〔旦兒云〕我不認的你。你可是誰。〔正末云〕我是和尚中爲頭的一個子弟。〔旦兒云〕那個和尚做子弟來那。〔正末云〕我說與你我那做子弟處。〔唱〕怎知我上花臺。端的是第一尊。〔旦兒云〕俺娘看承我。便是地長出菩提樹一般哩。〔正末唱〕你娘看承你。似地長出菩提樹。〔云〕你敢不是菩提樹。〔旦兒云〕我是甚麼。〔正末唱〕

哎。柳也。我道來你則是天生來羅漢身。〔旦兒云〕謎言謎語。知他說甚的。〔正末唱〕勸你呵。我是勸着一個木頭人。哎。柳也。你則戀着那錦營花陣。〔云〕你早些兒跟的我出家去罷。〔旦兒云〕我怎麼出的家。〔正末唱〕久以後你少不得這塌兒種下禍根。

〔長者念呪云〕唵。齒臨金吒。金吒僧金吒。我今爲汝解金吒。終不爲汝結金吒。唵。強中強。吉中吉。波羅會上。有殊力。一切冤家離我身。摩訶般若波羅蜜。〔行者念云〕摩訶般若波羅蜜。〔連念三聲。動法器科〕〔正末云〕柳翠。你跟貧僧出家去來。〔旦兒云〕師父。你是月明和尚。我這柳與你這月長着多少精神哩。〔正末云〕我這月與你這柳也添着多少光彩哩。〔唱〕

〔金盞兒〕你道是花與月添神。我道是月與柳招魂。你戀着那清陰半畝香千陣。〔旦兒云〕你看這世界。全是俺花柳粧點成的。〔正末唱〕你道是世間花柳本伶倫。一任你漫天飛柳絮。儘看你滿地落風塵。我則去萬花叢裏過。常是那一片葉不沾身。

〔云〕柳翠。你跟我出家去來。〔旦兒云〕我年紀幼小。正好覓錢。可着我跟你出家去。免的我生死麼。〔正末云〕柳翠。你若跟我出家去呵。我着你脫離生死。免却六道輪迴。則你那門前莫接頻來客。心間休掛有情人。〔卜兒云〕你看這個風和尚。俺女孩兒正好覓錢。如何教他出家。你快出去。〔旦兒云〕母親。出家人休和他一般見識。〔卜兒做推正末出。開門科〕〔正末云〕柳翠。開門來。你好是緣薄也呵。〔唱〕

〔賺煞尾〕我本待要蟾宮內栽培的你活。哎。柳也。你却待向那牛員外上凋零盡。惹一番信手拈來斧痕。你則聽枝上流鶯和淚聞。直等的你那皮故成薪。你如今正青春。則伴着那暮雨朝雲。倚仗着客舍青青柳色新。我本待從根波至本。却把那下梢來不問。哎。柳也。再休提你那永豐坊裏舊腰身。〔下〕

〔長老云〕行者。收拾了法器。貧僧還本寺中去也。〔卜兒做送錢科云〕勞動列位師父。些少麪錢。改日再謝。

〔長老云〕阿彌陀佛。〔行者做收錢科〕〔詩云〕爲亡靈滅除災障。佛座前虔誠供養。〔行者云〕又不是普救道場。險絮殺風魔和尚。〔同下〕

〔音釋〕 葦音昏 占去聲 陡音斗 醅音披 旋去聲 苦聲占切 斷端去聲 長音掌 塢音窩

第二折

〔旦見上云〕妾身是柳翠。自從做罷好事。見了那和尚。我睡裏夢裏。便見那和尚。我夜來做了一個夢。夢見變做個梨花貓兒。我今日欲待問人。爭奈喚官身。我不往這前街裏去。則怕撞見那和尚。只後巷裏去波。〔正末上云〕遠遠望見柳翠往這裏去了。小鬼頭。你怎生躲的過貧僧也。〔唱〕

〔南呂一枝花〕我恰纔離了曹溪一指前。又來到佛祖三更後。我則索分開臨濟曉。踏破他這葛籐秋。百般的救不出白骨荒丘。每日家則戀着花和酒。我今番月度柳。我是箇包含着天地風流。只要你肯信俺這波羅蜜呪。

〔梁州第七〕投至我度脫的一株翠柳。柳翠來。少不的搜尋遍四大神州。你倚仗着枝疎葉嫩當時。不肯道跨天邊彩鳳。只待要聽枝上鳴鳩。你可也鎖不住心猿意馬。却單定野鷺沙鷗。你則戀着他那一時間翠嫩青柔。怎不想久以後綠慘紅愁。〔帶云〕柳也。你若肯跟我出家去呵。〔唱〕我着你再休戀那紅塵內。赤力力虎鬬龍爭。碧天邊來往往烏飛兔走。柳翠來。早思着綠陰中鬧簇簇燕侶鶯儔。酒樓玉溝。跳出那月明圈。不落樵夫勾。比及個成材時架梁後。饒你便堅硬心腸似木頭。我只着你磨做骷髏。

〔云〕柳翠。你怕做梨花貓兒。怎生不問我這月明尊者來。〔旦見背云〕我夢寐中的勾當。這和尚他怎生知道。〔回云〕師父。我夢寐中做的勾當。你怎生知道。〔正末云〕柳翠。無量阿僧祇劫。與大千沙界輪迴。一切般若波羅蜜心。向不二門頭變化。一條大路上天堂。則爲你那心邪行不得。〔旦見云〕師父。你是甚麼和尚。〔正末云〕

我是月明和尚。(旦兒云)你便是月明和尚。夜來八月十五日。你不出來。今日八月十六日。你可出來。正是月過十五還依舊。(正末云)這小鬼頭倒說的有個來去。(唱)

【隔尾】你道是月過十五也。索還依舊。哎。柳也。誰似你飛盡香綿未肯休。直等的絮滿了官街。那其間有誰救。(旦兒云)師父長老尋你哩。(做走科)(正末云)那裏去。你待要躲我那。(唱)哎。你個迷人的好是費手。(旦兒云)師父行者尋你哩。(做走科)(正末云)那裏去。你又躲我那。(唱)我這個度人的好是纏頭。(旦兒云)師父。我兩次三番躲不過你。(正末云)你怎生躲的過我。(唱)誰看你惹一縷清風。則在這背巷裏走。

(旦兒云)師父。長街市上不是說話去處。我和你茶房裏說話去來。(正末云)你也道的是。疾。兀的不是個茶房。茶博士。造個酥簋來。(旦兒云)我則不言語。看他說甚麼。(正末云)柳翠也。你待怎生。(旦兒云)月也。你待如何。(正末云)我着你發心修行。出離生死。(旦兒云)本無生死。何求出離。(正末云)絕了業障本來空。離了終須還宿債。(旦兒云)如何得個了絕。(正末云)凡情滅盡。自然本性圓明。(唱)

【么篇】只要你凡情滅盡。元無垢刻的道枝葉蕭條。漸到秋。(云)茶博士。你將把剃頭刀兒來。與柳翠落了髮者。(唱)我便滅不的你頭輕。也則是免了此生受。(旦兒云)師父。我剃了頭不羞麼。(正末唱)你當日合憂處却不憂。到今日這合修處却不修。(旦兒云)師父。我剃了頭可是如何。(正末云)柳翠也。你問的我。(唱)若是削了你這青絲。就是剃了你個柳。

(旦兒云)師父。我柳翠委實出不的家。(正末唱)

【牧羊關】你則戀着那天淡清風曉。雲間白露秋。你比我敢賸受了些萬絮千頭。你如何則想着你那堤邊。好也囉。可怎生全不依我這渡口。那枝葉合採也。那不合採。(旦兒云)昨日八月十五日來。(正末云)昨日正是八月十五日。(唱)我這言語。索中秋也。那不是中秋。(旦兒云)只怕你素魄光輝少。(正末唱)你道我素魄光

輝少。柳翠來。誰着你那兩葉兒眉黛愁。

〔旦兒云〕我生的天然色。天然態。花樣嬌。柳樣柔。〔正末云〕噤聲。〔唱〕

〔么篇〕賣弄你天然色。天然態。花樣嬌。柳樣柔。則你那瘦腰肢。則管裏賣弄風流。我本待對楊柳聽蟬。〔旦兒云〕俺那牛員外呵。〔正末唱〕好也。羅他。却待剪牡丹喂牛。〔云〕柳翠也。自古及今。你這柳身上罪業不輕哩。〔旦兒云〕我這柳有甚麼罪過。〔正末唱〕你會搬的個陶令門前種。你會引的個隋帝廣陵遊。〔旦兒云〕那隋煬帝要到廣陵。只爲貪看瓊花。干着楊柳甚事。〔正末唱〕他因赴千里瓊花會。柳翠來。也則是這兩行金線柳。

〔旦兒云〕這和尚纔得我慌。則除是這般。〔做睡科〕〔正末唱〕

〔隔尾〕你本戀着朝雲暮雨慵回首。却被這明月清風纏殺你那頭。不肯將七碗盧仝耐心候。你解不過這趙州。省不得這悟頭。柳翠來。你不向野塘內三眠。偏來宿房裏宿。

〔云〕你睡着了。我着你大睡一覺。這等人不着他見個惡境頭。他可也不得省悟。柳翠。你快醒來。喚官身哩。〔虛下〕〔外扮閻神領淨牛頭鬼力上云〕天堂地獄門相對。任君揀取那邊行。壽從心地陰功起。神向清明善念生。吾神乃地府閻神是也。掌管人間生死輪迴之事。今爲杭州柳翠。觸污聖僧羅漢。牛頭鬼力將柳翠斬訖報來。我攝過柳翠來者。〔鬼力做擎旦兒跪科〕〔閻神云〕爲你在人間觸污聖僧羅漢。牛頭鬼力將柳翠斬訖報來。〔旦兒云〕苦阿。着誰人救我也。〔正末上云〕柳翠。有生死無生死。〔旦兒云〕師父。有生死。〔正末云〕求出離也。不求出離。〔旦兒云〕求出離。〔正末云〕肯修行。也不肯修行。〔旦兒云〕肯修行。〔正末云〕你若不肯修行。你回頭試看波。〔旦兒云〕兀的不說殺我也。〔正末云〕

〔牧羊關〕你覷那牛頭鬼親行刃。他把的龍泉劍扯在手。〔帶云〕柳翠。你若不是我呵。〔唱〕恰纔這清風過。怎了你那六陽會首。你跟我去呵。我着你積此三

陰功。你不跟我去呵。早早定了些陽壽。你跟我去呵。我着你上明晃晃一條金橋路。你不跟我去呵。便索向翻滾滾千丈奈何流。恰纔那脖項上可着那鋼刀挫。哎。柳翠也。抵多少樹葉兒。可便打破你這頭。

〔云〕且留人者。〔閻神云〕早知聖僧來到。只合遠接。接待不着。勿令見罪。〔正末云〕閻神。柳翠犯着何罪。〔閻神云〕因柳翠觸污着聖僧來。〔正末云〕柳翠的罪過。饒的也饒不的。〔閻神的〕柳翠的罪過。饒他不的。鬼力快下手者。疾。休推睡裏夢裏。〔旦兒做驚醒科云〕兀的不說殺我也。〔正末唱〕

〔罵玉郎〕彩雲墜地。可使無人救。哎。你個呆柳翠。呆柳翠。早回頭。則你那事到頭來。怎出的這無常勾。抖搜的寶釧鳴。儼然的雲髻鬆。阿摸的湘裙皺。

〔感皇恩〕呀。則見他刀下難收。早說的汗雨交流。蕩了香魂。消了素魄。瞪了星眸。他用着春纖玉手。忙抹這粉頸油頭。〔旦兒云〕這的是那裏。〔正末唱〕這的茶房裏卓兒前。〔旦兒云〕這早晚多早晚也。〔正末唱〕柳翠也。這早晚是午時候。

〔採茶歌〕這的是劍光浮。那裏也鬼神愁。〔帶云〕柳翠。你觀波。〔唱〕兀的不一輪明月在柳梢頭。枝葉相連百十口。則你那翠眉終日。端的爲誰愁。

〔旦兒云〕恰纔分明的殺壞了我。却又不曾死。我待道死來却又生。待道生來却又死。生死原來是幻情。幻情滅盡生死止。〔正末云〕假若生死止在何處。速道速道。〔旦兒云〕師父。我答不的這一轉語。〔正末云〕雲來雲去。虛空本淨。花開花謝。田地常存。〔旦兒做拜科云〕弟子早省悟了。這回和月常相守也。〔正末唱〕

〔黃鍾尾〕你道是這回和月常相守。〔帶云〕我爲你走了兩番也。〔唱〕纔賺的春風。可使樹點頭。聚鶯朋。會燕友。蜂衙喧。蝶夢幽。轉黃鸝。鳴錦鳩。噪昏鴉。覆野鷗。裊金絲。春水溝。拂紅裙。夜月樓。酒旗前。望竿後。風又狂。雨又驟。霜正嚴。雪正厚。霜來欺。月來救。我救的這月裏杪。羅永長壽。〔旦兒云〕師父。你如今帶我那

裏去。〔正末唱〕我着你訪靈山會首。〔旦兒云〕待我辭別那一班兒姊妹弟兄，就跟的去。〔正末唱〕也不索別章臺的這故友。〔旦兒云〕師父爲甚麼不着我別去。〔正末云〕你道我爲甚麼不着你別去。〔唱〕我則怕你又折入情郎畫眉手。〔同下〕

〔音釋〕更平聲 咬離靴切 過平聲 繼去聲 膜音盛 煬音陽 行音杭 喧疎選切 僻鋤山切
懿音驟 瞪音呈 幻音患 賺音堪

第三折

〔卜兒上云〕自從做了好事，俺柳翠孩兒跟的那個和尚出家去了，說今日來家，只索安排下些齋食等他。這早晚敢待來也。〔牛員外上云〕自從大姐家中做罷好事之後，誰想大姐跟着那個和尚出家去了，一向不見。我如今到他家去看柳媽媽走一遭。〔做見科云〕妳妳，你大姐出家去了，一向不見。若回來時，我要和大姐說一句話。〔卜兒云〕員外，你放心，等孩兒來家，着他和你說話。〔牛員外云〕妳妳，我只在這裏等，大姐敢待來也。〔正末同旦兒上云〕柳翠落了髮者。〔旦兒云〕師父，我心清淨，何須落髮。〔正末云〕纖毫情不盡，便隔幾重天。你落了髮，纔叫做有無並遣，空色俱忘，方爲正道。〔唱〕

〔中呂粉蝶兒〕投至我度脫的你心回，我着你做師姑。大剛來有一箇主意，常言道柳絮不沾泥。〔帶云〕柳翠，你跟將我來呵。〔唱〕不強如萬人攀，千人折，我則怕損動了你這春風和氣。蓋因是暮景相催，催的你這瘦伶仃，可便翠腰無力。

〔醉春風〕早是這日月似飛梭，光陰如逝水。你看那席前花影坐間移，想人生能有幾幾，參透禪關了，達身命，出離塵世。

〔旦兒云〕師父，這是柳翠家門首，請喫齋去。〔正末云〕柳翠，來到你家門首，你休凡心動也。你凡心動，我便知道。〔旦兒云〕我柳翠並不敢凡心動。妳妳，師父來了也，安排齋食供養。〔卜兒云〕師父家裏來，安排齋食與師父喫。〔旦兒云〕妳妳，齋食也早哩，將過圖碁來，與師父手較數着。〔卜兒云〕下次小的每，將過碁盤碁子來者。

〔正末云〕柳翠。這個喚做甚麼。〔旦兒云〕師父。這個喚做碁子。〔正末云〕柳翠。我和你下碁。則要你省的。我這一着這黑白二子。單比並着你娘兒兩個哩。〔旦兒云〕師父。這碁子怎生比並着俺娘兒兩個。你說與我聽。〔正末云〕我有一偈。〔偈云〕末去爭交意。先忘黑白心。一條無敵路。徹了無人尋。〔唱〕

〔乾荷葉〕你娘呵。是箇做活的。恨不的待斜飛。你娘呵。則是倚仗着你箇弟子。祿兒勢。粘着處。休熱相偎。逼綽了。便是伶俐。我雙關二一意說禪機。〔卜兒云〕這和尚不知他說甚麼哩。〔正末唱〕老婆婆不解的。我這其中意。

〔云〕擡了者。擡了者。〔旦兒云〕母親。將過那雙陸來。我和師父打幾貼兒咱。〔卜旦云〕下次小的每。將過雙陸來者。〔做擺雙陸科〕〔正末云〕柳翠。這個喚做甚麼。〔旦兒云〕這個喚做雙陸。〔正末云〕這兩塊骨頭。喚做甚麼。〔旦兒云〕師父。這個不喚做骨頭。這個喚做色數兒。〔正末云〕我試看咱。一對着六。〔旦兒云〕師父。不喚做一。喚做么。〔正末云〕哦。一不喚做一。喚做么。我記着。我記着。二對着五。二雙屬陰。五單屬陽。上下是陰陽相對着。三對四。四雙屬陰。三單屬陽。上下也是陰陽相對着。柳翠也。原來這兩塊骨頭上有陰陽之數。豈不是比並着你娘兒兩個。〔旦兒云〕師父。這骨頭兒怎生比並着俺娘兒兩個。〔正末云〕你聽。我也有一偈。〔偈云〕一把枯骸骨。東君掌上擎。自從有點污。拋擲到今生。〔唱〕

〔上小樓〕柳翠也。自從你點污了素體。人將你多會鑽刺。郎君每他今後無錢向你的手內。但沒權術。喫會拋擲。你若到三四五六裏。那其間。早則粧么不得。柳翠也。好色的這把骨頭兒。你便休恁般寒碎。

〔云〕擡了者。擡了者。〔旦兒云〕母親。將過氣毬來。我和師父踢一拋兒咱。〔卜兒云〕下次小的每。將過氣毬來者。〔做取氣毬科〕〔正末云〕柳翠。這個喚做甚麼。〔旦兒云〕師父。這個喚做難當的。〔正末云〕怎生喚做難當的。〔旦兒云〕師父。這裏面有個表。這個爲三添氣。郎君子弟要難當作耍呵。吹一口氣。添上些水潤。這表傾了那水。再吹一口氣。拴了這葱管兒。便難當作耍。去了拋索兒。褪了那口氣。便難當作耍不的了也。〔正末云〕假若有這口氣呵。〔旦兒云〕便難當的。〔正末云〕若無這口氣呵。〔旦兒云〕便難當不的。〔正末云〕若是無了

這一口氣呵。原來便難當不的。柳翠也。你便是比並着這氣毬。〔旦兒云〕師父。這氣毬怎生比並着柳翠。〔正末云〕你聽。我也有一偈。〔偈云〕地水與火風。包含無爲公。一朝公去後。四大各西東。〔唱〕

【么篇】郎君每心閒時將你脚上踢。興闌也絡在網裏。端的個不見實心。但聽拋聲。盡是虛脾。有一日臭皮囊褪了口元陽真氣。柳翠也。早閃下你這褪胞兒。便死心塌地。

〔旦兒云〕我跟師父出家去。先將我那當官身衣服燒毀了罷。〔卜兒云〕下次小的每。將過柳翠當官身的衣服來者。〔旦兒偈云〕五漏作形骸。半身全不悟。脫却驢馬身。正果天堂路。今日遇真僧。燒衣便歸去。弟子燒衣。師當下火。〔正末云〕是。弟子燒衣。師當下火。燒了柳翠的衣服也。〔偈云〕避雨遮雲更護風。瞞人全借你包籠。今日個脫身伴月還歸去。似影相隨總是空。咦。樹頭尋不見。身外更無蹤。咄。柳翠。燒了衣服者。拜拜拜。〔旦兒做拜科〕〔正末唱〕

【滿庭芳】你早則輪迴也。那繡衣。你和這衫兒永別。將背子道箇安置。你且暫閒波。宮樣烏雲髻。毛角冠。摩頂再休題。〔云〕柳翠。你燒了這冠衫背子。有個比喻。〔旦兒云〕師父有甚麼比喻。〔正末唱〕也則是土葬了你那送子弟麻花孝衣。火燒了你那戰郎君的這鎧甲頭盔。這一場正合着俺那參禪意。你今日箇脫身利己。柳翠也。從今後早則去了你那蛭蝟皮。

〔卜兒云〕孩兒也。你在家中住一夜去。〔旦兒云〕師父。柳翠的母親要留柳翠家中住一夜。〔正末云〕柳翠也。你休凡心動。你若凡心動呵。我便知道。我去也。〔旦兒云〕師父。柳翠並不敢凡心動。〔正末虛下〕〔旦兒云〕妳。員外在那裏。〔卜兒云〕員外在這裏。員外。你出來。〔牛員外上云〕妳妳。大姐在那裏。〔卜兒云〕孩兒。員外來了也。〔牛員外云〕大姐。你爲甚麼出了家。〔旦兒云〕妳妳。你看門。我和員外說一句話咱。〔正末上云〕柳翠也。開門來。〔旦兒慌科云〕師父來了也。我開開這門。師父家裏來。〔做不見科云〕那得那師父。元來是我的這耳熱。待我關上我這門。員外。則被你想殺我也。〔正末唱〕

【快活三】好也囉。你是一箇麗春院柳盜妬。〔旦兒云〕我等着師父哩。〔正末云〕噤聲。〔唱〕你那裏肯道愛月夜眠遲。則這此情惟有月先知。險些兒不枉費了我那栽培力。

【鮑老兒】若不是淡月朦朧使的見識。〔云〕甚麼想殺我也牛鼻外。〔唱〕兀的不泄漏了春消息。月轉迴廊夢欲迷。可着我拔樹將根覓。柳翠也。只怕你春歸人老。花殘月缺。樹倒根摧。

〔旦兒云〕妳妳。我跟師父出家去也。〔卜兒云〕你去呵。我可怎了。〔正末云〕柳翠。上船上船。〔旦兒云〕師父。怎生有船無梢公。〔正末云〕柳翠也。要那梢公怎麼。我一意在這裏渡人來。〔唱〕

【十二月】這柳會深籠着翡翠。這月會冷浸着玻璃。這月會清光皎皎。這柳會翠色依依。則一棹風前浪底。咫尺是蓬島瑤池。

〔旦兒云〕師父。你渡我往那裏去。〔正末唱〕

【堯民歌】柳也。渡你到微茫烟水畫橋西。〔旦兒云〕師父休撇了柳翠。〔正末唱〕柳翠也。我怎肯滿船空載月明歸。一波纔動萬波隨。半載河東。半載河西。誰也麼知。三番家度柳翠。去來波。我與你同赴龍華會。

〔云〕柳翠。到岸了也。可下船來。〔唱〕

【耍孩兒】畢罷了斜陽古道愁如織。飽觀着碧天邊蟾光似水。冰輪碾破玉塵飛。早則不倚禪床。敲定雙眉。柳也。你見了些三朱門。日日臨官道。你見了些流水。年年繞釣磯。〔旦兒云〕師父。我跟你去了。俺妳妳不想殺我也。〔正末唱〕則你那桃花臉。休洗楊花淚。斷不了。你那章臺上。霜風淅淅。渭城邊。煙雨霏霏。

〔云〕柳翠你來了呵。有幾般兒物類失所也。〔旦兒云〕師父。是那幾般物類。你說我聽咱。〔正末唱〕

【三煞】來了你呵。黃鶯也。懶更啼。金蟬也。無處棲。來了你呵。再不見那綠

陰深處把青驄繫。來了你呵。再不見那舞春風。楚宮別院纖腰細。來了你呵。再不見那綴曉露。漢殿長門翠黛低。來了你呵。再不見那影踟躕。比張緒多嬌媚。來了你呵。再不見那助清涼。陶令宅兩行斜映。增殺氣亞夫營。萬縷低垂。

〔旦兒云〕師父。我柳翠將來的究竟。可是如何。〔正末唱〕

〔二煞〕再不要長亭驛使催。河橋贈別離。則被這月明照破風扶起。直看你九霄碧漢開青眼。煞強如千里紅塵鎖翠眉。度你的是蟾宮桂。你要大呵重登霸岸。要小呵索向隋堤。

〔旦兒云〕師父。柳翠這兩日怎生沒精神的。〔正末唱〕

〔煞尾〕待榮華則被這風雨把你來摧。強打掙又被這霜雪把你欺。〔旦兒云〕師父。你將的我那裏去那。〔正末旦〕我引你到西天西。我佛蓮池內。〔旦兒云〕師父。那我佛蓮池內。怎用的我着。〔正末唱〕依舊的插你在南海南觀音淨瓶裏。〔同下〕

〔音釋〕重平聲 的音底 猱音撓 解音械 刺倉洗切 擲征移切 得當美切 踢音體 蛄音豈

蝦音耶 跣張恥切 力音利 識傷以切 息喪擠切 覓忙閉切 織張恥切 繫音記

躑音先 使去聲

第四折

〔長老領行者上云〕貧僧顯孝寺長老是也。誰想香積廚下喫酒肉的那個和尚。原來是個真僧。今日升堂說法。衆僧響動法器。請師父出來。〔正末上偈云〕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大丈夫具決烈志氣。慷慨英靈。踏破化城。歸家穩坐。上不見有賢聖。下不見有凡愚。外不見有是非。內不見有自己。淨裸裸赤潑潑。一念不生。桶底則脫。豈不是心空也。且問大衆。到這裏還有人我是非麼。到這裏還有玄妙理性麼。直如紅爐上一點雪相似。豈不是選佛場也。雖然如是。又說階梯。再不說階梯一句。作怎麼道。千聖會中無影。

跡。萬人叢裏奪高標。大眾恐有不能了達。心生疑惑者。請垂下問。我與他抽丁拔楔。〔行者叫云〕法座下有甚麼不能了達。釘嘴鉄舌。銅頭鉄額。火眼金睛。都來問禪。〔長老云〕上告我師和尚。貧僧特來問禪。〔正末云〕速道。〔長老云〕甚的明來明如日。甚的暗來暗如漆。甚的苦來苦似柏。甚的甜來甜似蜜。〔正末云〕你一句家問將來。〔長老云〕甚的明來明如日。〔正末云〕佛性本來明如日。〔長老云〕甚的暗來暗似漆。〔正末云〕衆生迷却暗如漆。〔長老云〕甚的苦來苦似柏。〔正末云〕噤聲。苦是阿鼻地獄門。〔長老云〕甚的甜來甜似蜜。〔正末云〕甜是般若波羅蜜。〔長老云〕且歸林下去。來日再參禪。〔下〕〔行者云〕上告我師和尚。行者特來問禪。〔正末云〕速道。〔行者云〕瓦片將來水上撒。有如步步踏青波。〔正末云〕有力之人登彼岸。無力之人落奈何。〔行者云〕爲甚和尚快喫酪。〔正末云〕饒你嘴尖舌頭快。依然跟我墨路來。〔行者云〕無眼和尚往南走。〔正末云〕合眼靜坐到西方。〔行者云〕和尚從來好喫茶。終朝每日採茶芽。〔正末云〕採的茶芽識滋味。善能結子共開花。〔行者云〕後韻不來。且歸林下。〔下〕〔旦兒柳翠上云〕上告我師和尚。柳翠特來問禪。〔正末云〕速道。〔旦兒云〕師父。弟子借這扇子爲題。〔偈云〕柔柔軟軟一團嬌。曾伴行人宿幾宵。你那徹骨清涼誰不愛。若不是我呵。敢着這人搖了那人搖。〔唱〕柔軟軟一團嬌。曾伴行人宿幾宵。你那徹骨清涼誰不愛。若不是我呵。敢着這人搖了那人搖。〔唱〕

【雙調新水令】趙州原不下禪床。空閒了散花方丈。法門老比丘。公案不尋常。撒下皮囊。有相是無相。

〔旦兒云〕長老。師父問我時。說我化瓦糧去了也。〔下〕〔長老云〕則要你疾去早來。〔正末唱〕

【駐馬聽】一世飄揚。不離紅塵大道傍。受了半生魔障。則你這楊花端的爲誰忙。織成新恨柳絲長。喚回午夢是那禪鐘響。柳翠也。來合掌。〔帶云〕若來遲了呵。〔唱〕腳跟上好打三千棒。

〔云〕柳翠那裏去了。〔長老云〕柳翠化瓦糧去了。〔正末云〕我等不的他。我下法座去也。等柳翠來時。擊響雲板。唱兩句道兩霖鈴。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那其間返照回光。同登大道。〔長老云〕理會的。〔正末唱〕

【殿前歡】他刻的爲春忙。這其間誰家池館甚家牆。聽一聲枯木巖前唱。那其間返照回光。任東風上下狂。無罣礙。無遮障。我如今撒手先行上。莫等待曉風殘月。酒醒後知是何方。

〔正末做睡科〕〔旦兒上云〕自家柳翠。化五糧回來。長老。師父那裏去了。〔長老云〕師父下法座去了。着你回來。擊響雲板。唱兩句雨霖鈴。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那時節師父返照回光。和你同登大道。〔旦兒唱云〕雨霖鈴。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正末做醒科唱〕

【掛玉鉤】我則聽的檀板輕敲。繞畫梁。將我這慧眼忙開放。却原來一曲鶯聲轉綠楊。越引的魂飄蕩。這的是弟子歌。又不是猱兒唱。饒他便鐵石般堅心。也則索寸斷柔腸。

〔云〕柳翠。你的魔頭至也。疾。〔牛員外上云〕柳翠在法座下。我着兩句言語嘲撥他。看他說甚麼。〔偈云〕昔年曾到柳門傍。幾度歡娛幾斷腸。借問佳人情意允。還如織女嫁牛郎。〔旦兒云〕牛員外。你聽者。〔偈云〕曾向章臺舞細腰。行人幾度折柔條。自從落在禪僧手。一任東風再不搖。〔牛員外云〕呀。那婆娘堅意的要出家了。我自回去也。〔下〕〔正末云〕柳翠。你聽者。〔偈云〕暑往寒來春復秋。從知天地一虛舟。雖然墮落風塵裏。莫忘西方在那頭。花上露。水中漚。人生能得幾沉浮。去來影裏光陰速。生死鄉中得自由。〔唱〕

【雁兒落】你可便罷追陪百二行。年紀到三十上。何不去步瑤臺十二層。離苦海三千丈。

【得勝令】柳也。這不是大樹大陰涼。我則怕甘做了老孤椿。柳也。早逢着玉殿驂鸞客。再休想那章臺走馬郎。度你到西方。飽看取明月清風況。世脫下皮囊。一任教黃鶯紫燕忙。

〔旦兒云〕我柳翠且歸林下。明日再來問禪。〔下〕〔長老云〕上告我師和尚。柳翠在東廊下坐化了也。〔正末云〕老僧引着柳翠。駕起祥雲。見俺世尊去來。〔下〕〔行者做驚科云〕好是奇怪。難道這香積廚下風魔和尚。

倒是個活佛不成。我如今不喫齋了。也學他喫酒喫肉。尋個柳翠來度他去。〔長老云〕誰想聖僧羅漢。度脫柳翠歸空去了。〔偈云〕真僧出世下人天。指引迷人度有緣。眼看一片祥雲裏。知是天花墮那邊。〔下〕〔觀音領簪才上云〕我南海觀世音菩薩。着月明尊者度脫柳翠去。這早晚敢待來也。〔正末同旦兒上云〕菩薩。我月明尊者。度脫的柳翠來了也。〔觀音云〕柳翠。因為你枝葉觸汗微塵。罰往人世。填還宿債。今日月明尊者引度你歸空了麼。〔旦兒云〕菩薩稽首。弟子省悟了也。〔正末云〕柳也。聽我佛的偈。〔偈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唱〕

〔鴛鴦煞〕撒下這人相。我相衆生相。出離了生況。死況。別離況。駕一片祥雲。放五色毫光。唱道是佛在西天。月臨上方。纔得你一縷陰涼。和桂影長相向。伴着這寶蓋香幢。再不許春日遊人到來賞。

〔觀音云〕柳也。你聽者。〔偈云〕出人寰。脫離災障。拜辭了風流情況。三十年墮落塵緣。忙追遣月明和尚。再休題舞依依。媚媚輕盈。翠巍巍嬌柔模樣。畢罷了愛慾貪嗔。同共到靈山會上。〔同下〕

〔音釋〕裸羅上聲 楔音屑 鼻音波 離去聲 罌音掛 教平聲 看平聲 幢音床

題目

顯孝寺主誦金經

正名

月明和尚度柳翠

劉晨阮肇誤入桃源雜劇

王子一撰

第一折

〔冲末扮太白星官引青衣童子上云〕吾乃上界太白金星是也。奉上帝勅命。遣臨下界。糾察人間善惡。有天台桃源洞二仙子。係是紫霄玉女。只爲凡心偶動。降謫塵寰。又見天台縣劉晨阮肇。此二人素有仙風道骨。向因晉室衰頹。姦讒竊柄。甘分山林之下。脩真煉藥。以度春秋。今日必上天台山採藥。不免將白雲一道。迷其歸路。却化一樵夫。指引他到那桃源洞去。與二仙子相見。成其良緣。多少是好。但可惜劉阮二人塵緣未斷。終有思歸之心。那時節我再度他。未爲晚也。正是平空舒出擎雲手。指引山中採藥人。〔下〕〔正末扮劉晨外扮阮肇各帶砌末上云〕某姓劉名晨。這位兄弟姓阮名肇。俱係天台縣人氏。幼攻詩書。長同志趣。因見姦佞當朝。天下將亂。以此潛形林壑之間。無志功名之會。現在天台山。蓋一所茅菴。與兄弟修行辦道。豈不聞聖人之言。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倒大來達時務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嘯傲烟霞。寸心休把名牽掛。暗裏年華。青鏡添白髮。

〔混江龍〕山間林下伴。藥爐經卷。老生涯。眼不見車塵馬足。夢不到蟻陣蜂衙。閒來時靜掃白雲尋瑞草。悶來時自鋤明月種梅花。不想去上書北闕。不想去待漏東華。似這等鵬鵬掩翅。都只爲狼虎磨牙。怕的是斬身劍。愁的是碎腦金瓜。怎學他屈原湘水。怎學他賈誼長沙。情願做歸湖范蠡。情願做喚酒樂巴。攜閒客登山採藥。喚村童汲水煮茶。驚戰討。駭征伐。逃塵冗。避紛華。棄富貴。就貧乏。學聖賢洗滌了是非心。共漁樵講論會興亡話。羨殺那知禍福塞翁失馬。堪笑他問公私晉惠聞蛙。

〔阮肇云〕兄長。時當春暮。我和你上天台山去採種藥苗。似這景物。真堪玩賞也。〔正末唱〕

〔油葫蘆〕一上天台石徑滑。踐翠霞則見這竹籬茅舍兩三家。聽得那夕

陽杜宇啼聲煞。這時節春風桃李花開罷。我雖不伴長沮事耦耕。學嚴陵理釣槎。常則是杖頭三百青錢掛。抵多少坐三日縣官衙。

【天下樂】也算個閒趁東風數落花。榮華誰戀他。敢則是瓦盆邊幾場沈醉殺。快清風袍袖寬。倦紅塵路徑狹。便休題相逢不下馬。

〔云〕登高履險。不覺困倦。就此松陰之下。拂石而坐。少憩片時。〔做坐科〕阮肇云。我和你。你在山林下修行。不過窮居野處。升高望遠。想那朝中爲官的。利澤施于天下。聲名流于後世。其間孰得孰失。兄長所見若何。〔正末云〕兄弟。那爲官的。到底不如我閒居的好。〔唱〕

【那吒令】朝廷內怨煞薦賢的叔牙。林泉下傲煞操琴的伯牙。磻溪上老煞釣魚的子牙。人情似啖馬肝。世味如嚼蜂蠟。嘆紛紛塵事搏沙。

【鵲踏枝】遠奢華。近清佳。火煉丹砂。水煮黃芽。牢拴住心猿意馬。急疎開利鎖名枷。

〔阮肇云〕這幾年天下荒荒。干戈並起。不能勾風塵寧靜。若有英雄生於此時。覩事業如拾芥耳。〔正末云〕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兄弟。還只是我們的見識高得多哩。〔唱〕

【寄生草】我情願棄軒冕離人世。傍泉石度歲華。一任他英雄並起圖王霸。烟塵並起興戈甲。異端並起傷風化。我和你韜光晦迹老山中。煞強如齊家治國平天下。

〔太白扮老人上云〕那劉阮二人來了。吾先使白雲一道。迷其歸路。化作樵夫。立於路傍。他二人必來問路。却指引他到桃源洞去借宿。豈不與二仙子相遇。〔正末同阮做起行科云〕兄弟。天色漸晚。藥苗已採。便可下山回家去罷。〔唱〕

【么篇】去去山無盡。行行路轉差。則爲那白雲漸漸迷高下。不由咱寸心悄悄就驚怕。見一個村翁遠遠來迎迓。我這裏爲迷山路問樵夫。抵多少

因過竹院逢僧話。

〔做見科太白云〕賢者何由經此。〔正末云〕俺兄弟二人上山採藥。信步遊玩至此。〔唱〕

〔醉中天〕信脚山之下。洗耳水之涯。正失路迷蹤沒亂煞。〔帶云〕得遇老人呵。〔唱〕抵多少買得龜兒卦。〔太白云〕二位可通個姓名。現居何處。〔正末唱〕我兩個本東莊措大。〔太白云〕我看你二位生得齊整。像個出仕的人。〔正末唱〕休認做名題科甲。〔太白云〕二位可還有甚陪伴的麼。〔正末云〕若問我陪伴的呵。〔唱〕無非是麋鹿魚蝦。

〔云〕小生姓劉名晨。兄弟姓阮名肇。現在天台山下閒居修行。〔太白云〕二位既是修行。每日在山中。有甚生涯過遣。〔正末唱〕

〔金盞兒〕你問我甚根芽。甚生涯。我那裏看家猿鶴年高大。當門松檜樹。槎枒。常則是道書堆玉案。仙帳疊青霞。端的個山中閒宰相。林下野人家。〔太白云〕我看二位都是讀書君子。方今聖朝以賢良方正取士。二位不去求名應舉。却是隱遁山林。爲着何來。〔正末云〕小生與兄弟慕山林幽雅。遂有終焉之意。那爲官的。我怎麼學他。〔唱〕

〔後庭花〕並不想有軒車。有駟馬。我則願無根椽。無片瓦。出來的一品職。千鍾祿。那裏有六韜書。三略法。他都是井中蛙。妄稱尊大。比周公不握髮。比陳蕃不下榻。空結實花木瓜。費琢磨水晶塔。斗筲器不足誇。糞土牆容易塌。兒童見驚訝殺。

〔青歌兒〕空一帶江山江山如畫。止不過飯囊飯囊衣架。塞滿長安亂似麻。每日價大熏高牙。冠蓋頭踏。人物不撐達。服色儘奢華。心行更姦猾。舉止少謙洽。紛紛擾擾由他。多多少少欺咱。言言語語參雜。是是非非交加。因此上不事王侯。不求聞達。隱姓埋名。做庄家學耕稼。

〔太白云〕二位。此處到山下。還有數里之遙。天色已晚。若歸去恐爲狼虎所傷。兀的看山那搭。紅輪直下。有個

桃源洞人家可投宿一宵去。〔正末舉手做謝科云〕多謝指引。〔唱〕

〔賺煞〕投至的山上採芝回。早難道江上踏青罷。眼見得路迢遙。芒鞋獨
躡。抵多少古道西風鞭瘦馬。嘆明朝回首天涯。謾嗟呀。那裏也出入通達。
不覺的枯木寒烟噪晚鴉。望青山那搭。紅輪直下。兀的是白雲深處有人
家。〔同阮下〕

〔太白云〕吾指引他二人往桃源洞去了也。別遣青衣小童報知二仙子。與他成此夙緣。〔詩云〕尋真不覺路
迢遙。蚤見斜陽轉樹梢。咫尺洞天風景異。碧桃花下鳳鸞交。〔下〕

〔音釋〕

糾音九 聲音兆 分去聲 長音掌 髮方雅切 嚙音濤 伐扶加切 乏扶加切 滑呼佳

切 煞雙鮮切 殺雙鮮切 狹奚佳切 憩音氣 蠟那架切 甲江雅切 槎音茶 枒音牙

切 輞音配 法方雅切 榻湯打切 塔湯打切 塌湯打切 踏當加切 達當加切 猾呼佳

切 洽奚佳切 咱茲沙切 雜音咱 暹湯打切 搭音打

第二折

〔二旦扮仙子引侍女上云〕子童二人。乃上界紫霄玉女。偶因有罪降謫人間。現居天台山桃源洞中。今經日
久。有太白星官命青衣童子來報。說目下有天台縣劉晨阮肇二人。與子童有五百年仙契。今來採藥。必當相
會。不免分付侍女們。安排酒果。親自出洞迎接去咱。〔正末同阮肇上云〕不想入山採藥。盤桓日久。竟被白雲
迷其歸路。遇一樵夫指引。去桃源洞人家寄宿一宵。行來數里。尚未得到。兄弟似此路徑。登高涉險。索受艱苦
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風力緊。羽衣輕。露華濕。烏巾重。我本爲厭紅塵。跳出樊籠。
只待要撥開雲霧。登丘隴。身世外無擒縱。

〔滾繡球〕香滲滲落松花。把山路迷。密匝匝長苔痕。將野徑封。靜巉巖鎖
烟霞。古厓深洞。高聳聳接星河。峭壁巔峯。鬧炒炒棲鴉噪暮天。悲切切玄

猿嘯晚風。絮叨叨鷓鴣啼轉行不動。慘澹澹踞虎豹跨上虬龍。白茫茫徧觀山下雲深處。黃滾滾咫尺人間路不通。眼睜睜難辨西東。

〔倘秀才〕我待學煉九轉丹砂葛洪。上萬丈崑崙赤松。因此上思入風雲變態中。〔云〕兄弟。你看一溪流水。幾片落花。這山中必有人家也。〔唱〕則見一溪流水綠。幾片落花紅。兀的把春光斷送。

〔云〕兄弟。這般景物。暢是宜人。我且題詠幾句。〔阮云〕兄長正好題詠幾句。小弟拱聽。〔正末唱〕

〔滾繡毬〕水呵莫不黃河天上來。花呵莫不碧桃天上種。水呵索強如翠岩前三千丈。玉泉飛迸。花呵乾閃下。鬧西園一隊隊。課蜜遊蜂。水呵則是瀾漫三月雨。花呵可惜狼籍一夜風。水呵近滄波濯塵纓。一溪光瑩。花呵性輕薄。亂飄零。枉費春工。水呵抵多少。長江後浪催前浪。花呵早則一片西飛。一片東。歲月匆匆。

〔倘秀才〕我這裏長嘯時。草木振動。悵望處風濤怒湧。不覺的悄然而悲。悚然恐。〔阮聲云〕咯兩個則傍這一道流水尋去。料的前面必有個漁家可以投宿。〔正末唱〕盼不的漁家春水渡。〔阮聲云〕這山中敢有個寺兒麼。〔正末唱〕聞不見僧寺夕陽鐘。〔帶云〕兄弟呵。〔唱〕咱兩個莫不被樵夫調哄。

〔滾繡毬〕我這裏度危橋。拄瘦筇。俯清流。靠古松。〔云〕兄弟。你看水上流出一杯飯來了。〔唱〕見一盃胡麻飯。綠波浮動。〔做取分食科〕〔唱〕想行廚只隔雲峯。進程途一二里。見樓臺三四重。勢險巖走鸞飛鳳。晃分明金碧玲瓏。〔內做奏樂科。正末云〕這是什麼響。〔唱〕又不是數聲仙犬鳴。天上又不是幾處樵歌起谷中。〔帶云〕待我聽咱。〔做聽科〕〔唱〕只聽的環珮丁冬。

〔二仙子引侍女將砌末上云〕劉晨阮肇二人已到了。不免引着侍女。將酒禮樂器出去迎接者。〔正末做見

科】〔詩云〕天和樹色蒨蒼蒼。霞重嵐深路渺茫。雲寶滿山無鳥雀。水聲沿澗有笙簧。碧紗洞裏乾坤別。紅杏枝頭日月長。願得花間有人出。免教仙犬吠劉郎。兄弟。你看霞光鳳馭。羽蓋霓旌。笙歌繚繞。珠翠妖嬈。這都是那裏來的。〔阮肇云〕是好曉怪好曉怪。〔正末唱〕

【呆骨朵】你便鐵石人也惹起凡心動。莫不是駕青鸞天上飛瓊。似這般花月神仙。晃動了文章鉅公。〔做相見科旦云〕劉郎阮郎。請同到舍下。〔正末云〕他女娘家怎知我們的名姓。便以劉郎阮郎呼之。兄弟。我和你莫非是夢中麼。〔唱〕沒揣的撞到風流陣。引入花衢術。擺列着金釵十二行。敢則夢上他巫山十二峯。

〔做行到科〕〔正末云〕到這境界。分外幽絕。令人翻翻然有出塵之想。不知生等何緣得至於此。〔唱〕

【脫布衫】光閃閃貝闕珠宮。齊臻臻碧瓦朱甍。寬綽綽羅幃繡櫳。鬱巍巍畫梁雕棟。

【醉太平】往金波碧筒。燒銀燭紗籠。笙歌引至畫堂中。紅遮翠擁。人心此會應相重。人情今夜初相共。人生何處不相逢。早忘却更長漏永。

〔二旦做意把盞科云〕草草杯盤。不足以待賢者。惶恐惶恐。〔正末謝云〕生等不才。多承錯愛。何以克當。〔唱〕

【倘秀才】則見他喜孜孜幽歡密寵。便一似悄促促私期暗通。怎消得翠袖殷勤捧玉鍾。屏開金孔雀。褥隱繡芙蓉。兀的般受用。

〔小旦扮金童玉女上云〕咱兩個奉王母仙旨。將這仙桃來獻桃源洞二仙子。兼賀得婿之喜。〔正末云〕兄弟。這話那裏說起。〔阮肇云〕兄長豈不聞酒中得道。花裏遇仙。也是常事。〔正末唱〕

【滾繡球】真乃是羅綺叢。錦繡中。出紅妝主人情重。玳筵開炮鳳烹龍。受用些三細腰舞。皓齒歌。琉璃鍾。琥珀醲。抵多少文字飲一觴一詠。列兩下進仙桃玉女金童。不覺的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筵宴將終。

【叨叨令】記不的軒轅一枕華胥夢。學不的淳于一枕南柯夢。盼不的文

王一枕非熊夢。成不的莊周一枕蝴蝶夢。倒大來福分也麼哥。倒大來福分也麼哥。恰做了裏王一枕高唐夢。

【三煞】帽簷偏側簪花重。衫袖淋漓污酒濃。品竹調絲移商換羽。搯粉搏酥。走學飛觥。一個個濃粧艷裹。一對對妙舞清歌。一聲聲慢撥輕攏。處得我忘懷昆仲。拚却醉顏紅。

【二煞】一杯未盡笙歌送。兩意初諧語話同。效文君私迹相如。比巫娥願從宋玉。似鶯鶯暗約張生。學孟光自許梁鴻。他年不騎鶴。何日可登鰲。今夜恰乘龍。說甚的隻鸞單鳳。天與配雌雄。

【隨煞尾】色籠葱。光瀲灩。山環水繞天台洞。勢周旋。形曲折。虎踞龍盤仙子宮。本意閒尋採藥翁。誰想桃源一徑通。謾嘆人生似轉蓬。猶恐相逢是夢中。月滿蘭房夜未扃。人在珠簾第幾重。結煞同心心已同。綰就合歡歡正濃。焚盡金爐寶篆空。燒罷銀臺燭影紅。身在天台花樹叢。夢入陽臺雲雨蹤。準備着鳳枕鴛衾玉人共。成就了年少風流志誠種。〔同下〕

〔音釋〕 滲森去聲 蟻初銜切 蟻音攢 殄森上聲 殄音可 虬音求 思去聲 斷端去聲 種上

聲 迸道夢切 瀾音迷 籍精妻切 瑩音用 筇音窮 蟻音確 蛾音娥 嵐音藍 瓊音

窮 衛音胡 衛音同 行音杭 藹音蒙 醲音濃 詠音用 柯音哥 蝶音爹 汙烏去聲

調平聲 搭音鬧 聲音賈 觥音公 局居翁切 重平聲 叢音從

楔子

〔小旦上云〕小妾是桃源洞仙子侍從的。爲劉晨阮肇二人。與俺仙子有五百年夙世姻緣。自去春與仙子成了姻眷。到今剛及一載。奈二人塵緣未斷。又早思歸。今日令我等先將酒果到十里長亭伺候。待仙子與劉阮相別。〔正末同阮肇二旦乘車上云〕咱兄弟二人自去春到桃源洞中。多感二位小娘子錯愛。倏忽一載。且莫

說他溫香軟玉。恩意綢繆。只是繡閣蘭房。儘也受用不盡。怎奈心中只想回歸鄉里。目今又值暮春時候。聞得百禽鳴野。使我思歸之意。一倍加切。不免暫時告別回家。小娘子休得見怪。〔二旦做打悲科云〕我二人自謂終身已得所託。剛纔一載。乃遂別乎。常言道。心去意難留。賤妾便當相送。親至十里長亭。一杯餞別。〔做把酒科〕〔正末回酒科旦云〕賤妾聊賦一詩相贈。〔詩云〕殷勤相送出天台。仙境那能却再來。雲液既歸須強飲。玉書無事莫頻開。花當洞口應長在。水到人間定不回。惆悵溪頭從此別。碧山明月照蒼苔。〔正末云〕多謝小娘子厚意。這般眷戀。但此別非久。不過旬日之間。便當再會也。〔唱〕

【仙呂賞花時】我做甚三疊陽關愁不聽。也只爲一段傷心畫怎成。則不是人感慨別離輕。聽兀那流鶯樹頂。先啼出斷腸聲。

【么篇】抵多少綠暗紅稀出鳳城。拚得個倒盡沙頭雙玉鉶。直到這十里短長亭。避不的登山驀嶺。便子索回首問前程。〔正末同阮下〕

〔旦云〕他二人去了也。我等本待和他琴瑟相諧。松蘿共倚。爭奈塵緣未斷。驀地思歸。雖然係是夙因。却也不無傷感。倘若天與之幸。再與他相見。亦未可知。〔詩云〕人間無路水茫茫。玉洞桃花空自香。只恐韶光易零落。何時重得會劉郎。〔並下〕

〔音釋〕從去聲 條音叔 強欺養切 應平聲 聽平聲 驀音陌

第二折

〔淨扮劉德引沙三王留等將砌末上云〕某姓劉名德。現在天台縣十里莊居住。時當春社。輪着我做牛王社會首。今日請得當村父老沙三王留等。都在我家賽社。豬羊已都宰下。與衆人燒一陌平安紙。就於瓜棚下散福。受胙飲酒。牛表伴哥。你把柴門緊緊的閉上。倘有撞席的人。休放他進來。〔衆做打鼓燒紙飲酒科〕〔正末同阮肇上云〕自到桃源洞中。與那兩個小娘子結成姻眷。不覺過了一載。爲聞百鳥鳴春。頓起思歸之念。再尋舊路回家。兄弟。你也看見。這眼前景物都更變不同了。好傷感人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兔走烏飛。搬不盡古今興廢。急回來物換星移。成就了鳳

鸞交。鸞燕侶。五百年夙緣仙契。不多時執手臨歧。倒攬下乾相思一場憔悴。

【醉春風】則被這紅灼灼洞中花。碧澄澄溪上水。賺將劉阮入桃源。暢好是美美。受用他一段繁華。端詳了一班人物。別是個一重天地。

〔做行路科阮肇云〕兄長。這一路上全不似舊時光景。却是何故。〔正末唱〕

【迎仙客】下坡如投地甕。驀嶺似上天梯。這的是蝴蝶夢中家。萬里不甯能雨纔收。沒揣的風又起。似這般風雨淒淒。早難道遲日江山麗。

【紅繡鞋】見了這三五搭人家稀密。過了這百千重山路逶迤。那裏也新郎歸去馬如飛。愁的是林深禽語碎。怕的是路遠客行遲。呀。却原來鷓鴣啼烟樹裏。

〔云〕早來到這裏。望見那古寺。過了一座小橋。便是家中了也。〔唱〕

【醉高歌】望見那蕭蕭古寺投西。行過這泛泛危橋轉北。早來到二家墻上熟遊地。這搭兒分明記得。

〔正末做意驚見科云〕好怪。這兩株松樹我去時親手栽下。與兄弟上天台山採藥。到今只有一年光景。這兩株樹怎麼就長得偌來大。不由我心中好生疑惑。〔阮肇云〕我也記得。這等大的快。敢則是地肥哩。〔正末唱〕

【晉天樂】會得個幾星霜多年歲。爲甚麼松杉作洞。花木成蹊。往時節將嫩苗跑土栽。今日呵見老樹衝天立。見了這景物翻騰非前日。不由人幾般兒心下猜疑。修補了頽垣敗壁。整頓了明窗淨几。改換了茅舍疎籬。

〔做打家喚門科〕開門咱。我來家了也。〔淨云〕果有撞席人來。休開門。〔正末唱〕

【石榴花】則見這野風吹起紙錢灰。瑟瑟的搗鼓響如雷。原來是當村父老衆相知。賽牛王社日。擺列着尊疊。〔做叫云〕劉弘。開門來。開門來。〔唱〕到的這柴門。

前便喚咱兒名諱。他那裏默無聲弄盞傳杯。一個個緊低頭不睬佯粧醉。方信道人面逐高低。

【鬪鶴鶻】我今日衣錦還鄉。兒呵你也合開門倒屣。〔云〕劉弘快開門來。〔淨云〕你則是個撞席的饒嘴。怎麼敢叫劉弘。要討我打你。〔正末唱〕我這裏道姓呼名。他那裏嗑牙料嘴。則道是餉噉之人來撞席。饕餮他酒共食。似恁般妄作胡爲。敢欺侮咱浮蹤浪跡。

〔淨云〕今日當村衆父老在我家賽牛王社。燒一陌紙。祈保各家平安。那裏走將這兩個不知羞恥的人來。要我酒肉喫。倒覓鎮俺衆人一年不吉利。〔正末唱〕

【上小樓】則見他一時半刻。使盡了千方百計。喫緊的理不服人。言不諳典。話不投機。看不的喬所爲。歹見識。刁天決地。早難道氣昂昂後生可畏。

〔淨云〕這等撞席的人。倒敢胡言亂語的。牛表沙三。急忙打出去者。〔衆做打科〕〔正末唱〕

【么篇】眞乃是重色不重賢。度人不度己。使的這牛表沙三。伴哥王留。唱叫揚疾。走將來。手便箠。脚便踢。將咱忤逆。這的是孩兒每孝當竭力。

〔云〕我是劉晨。同兄弟阮肇去春上天台山採藥。今年歸家。你是何人。倒來打我。〔淨云〕你這兩個面生可疑之人。我那裏認的。你快去快去。〔正末唱〕

【滿庭芳】你道我面生可疑。便待要揚威耀武。也合問姓甚名誰。那些三個吐虹霓。三千丈英雄氣。全不管長幼尊卑。〔淨云〕我父親劉弘在日。嘗說老爺劉晨。上天台山採藥不歸。到今百餘年。知他是狼餐豹食。你還提他則甚。〔正末唱〕你道我上天台狼餐豹食。誰想我入桃源雨約雲期。休得要誇強會瞞神說鬼。大古裏人善得人欺。

〔淨云〕這兩個漢子是風魔。是九伯。我記的父親在日。對我說。老爺劉晨上天台採藥。那一年親手栽下門前

這兩株松樹。到今百餘年。兀那松樹長的偌大。我父親劉弘也故許多年了。你道是上春採藥去的。你則看這樹。難道一年便長得這般大小。〔正末做省悟科云〕則這句話可將我提省了也。我適纔到得門首。見這兩株樹。便覺有些疑惑。這等看來。當真去百餘年了。孩兒。此非汝的罪過也。則是我的愚濁。方知道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信有之也。〔唱〕

〔十一月〕嘆急急年光似水。看紛紛世事如棋。回首時今來古往。傷心處物是人非。若不遊嫦娥月窟。必定到王母瑤池。

〔堯民歌〕呀。生折散碧桃花下鳳鸞棲。端的個人人生最苦是別離。倒做了伯勞飛燕各東西。早難道有情何怕隔年期。傷也波悲。登高怨落暉。添幾點青衫淚。

〔正末做打悲科云〕你父親劉弘已死。你又是他孩兒。却是我一家骨肉。我當年同兄弟阮肇上天台山採藥。只爲日暮迷其歸路。遇一樵者。指引到桃源洞去投宿。行至數里。忽見金釘朱戶。似王者之居。有笙歌一部。簇擁二女子。迎接我二人到家筵宴。成其夫婦。剛及一載。爲聞百鳥鳴春。思歸故里。早已物換星移。過了一百多歲。信知彼處乃是神仙之境。〔阮肇云〕兄長。這等看來。我和你便不歸家也罷了。〔正末唱〕

〔耍孩兒〕方信道洞天深處非人世。包藏着雲蹤雨跡。〔帶云〕我想臨行之時。〔唱〕怎將斷腸詩句贈別離。分明是漏泄與肉眼愚眉。他道花當洞口應長在。水到人間定不回。參透了其中意。本是個神仙境界。錯認做裙帶衣食。

〔淨云〕聽了你這一篇話。你敢真是俺老爺。做了神仙回家來的。老爺。則你一向在那裏受用。〔正末唱〕

〔五煞〕我受用淡氤氳香噴鵲尾爐。光潑灑酒傾蕉葉杯。脚趂起佳人錦瑟傍邊立。醉疎狂閒吟夜月詩千首。眼迷希細看春風玉一圍。到今日歸何地。想殺我龍肝鳳髓。害殺我螭首蛾眉。

〔四煞〕也會交頸睡並手行。也會重衾坐列鼎食。不枉了百年三萬六千

日。依舊索背將寶劍匣中去。再也不倒着接籬花下迷。成就了風流婿。匹配上鸞交鳳友。差排下蝶使蜂媒。

【三煞】他那裏一壺天地寬。兩輪日月遲。不比這彩雲易散琉璃脆。但不知別來仙子今何在。從今后逢着仙翁莫看棋。回首更入世。我只怕泰山石爛。滄海塵飛。

【二煞】現如今桃源好結縭。問甚麼瓜田不納履。我和他武陵溪畔曾相識。寂寞了十二闌瑤臺。仙子吹簫伴。遠遞了五百里芳草王孫去路迷。闌珊了三千年王母蟠桃會。生疎了日邊飛翠鸞丹鳳。冷落了雲外鳴玉犬金鷄。

【尾煞】折末你遊關山千百重。進程途一萬里。我則怕春光去了難尋覓。〔云〕兄弟。咱和你去來。〔唱〕趁着這幾瓣桃花半溪水。〔同阮肇下〕

〔淨云〕不想我老爺劉晨。果然遇仙回來。已經隔世。方悟彼處非凡。急急的與阮肇復入山中去了。雖然如此。我又不認的他。知道是真是假。也不必去追尋他了。只是我這牛王社父老。每不會勸的酒。如何是好。〔衆云〕今日天氣又好。酒席又盛。雖則被那兩個撞席的攪擾了這一會。然也喫得醉的醉了。飽的飽了。我們都散罷。待明年容在下還席。〔並下〕〔淨云〕父老每都散了也。這兩個畢竟是什麼人。非是俺喃喃薦薦。爭奈他面生不熟。也不知道這劉晨。果然是俺老爺也。又不知那阮肇。當真是俺叔叔。又沒處辨他假真。任去來不須追逐。縱然在桃源洞煉藥燒丹。只不如俺牛王社醉酒飽肉。〔下〕

〔音釋〕

詐租去聲 密忙背切 透音威 迥音移 北邦笑切 曠湯卯切 得當笑切 蹊音奚 跑

音袍 立音利 日人智切 壁音彼 屣音洗 鋪音逋 啜樞說切 席星西切 饕音滔

饕音帖 食繩知切 跡將洗切 魘音掩 刻康笑切 諧音菴 識傷以切 疾精妻切 簪

吹上聲 踢音體 逆銀計切 力音利 當去聲 別邦爺切 飢音因 飢於君切 漱離店

切 灤音艷 翅耶夜切 起青夜切 螭音秦 使去聲 縹音梨 覓忙閉切 辯旁慢切
喃音南

第四折

〔太白引青衣童子上云〕當日劉晨阮肇二人上天台山探藥。吾以白雲一道迷其歸路。化一樵者。指引入桃源洞中。與二仙子成就良緣。惜乎二人塵緣未斷。各動思鄉之念。比及回家。已經隔世。方悟仙凡有異。如今他再入山中。尋訪桃源。渺無蹤跡。不免顯示真像。指引他到洞。再與二仙子相會。也是我救度他出世超凡的好事。必須先遣青衣小童。去那洞中報知仙子。出來迎接他。道猶未了。那劉阮二人早到。〔正末同阮肇上云〕自家與阮家兄弟。急到山中。訪那桃源洞。往來來。再不得其舊路。怎能勾與二仙子相見。豈非緣薄分淺。致有今日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滿襟情淚濕青袍。伴離人一竿殘照。行不上巖巒。臨澗絕。盼不到宮闕倚天高。一弄兒行色蕭條。恰便似游仙夢撒然覺。

〔駐馬聽〕四顧寂寥。綠樹依依雲渺渺。一聲長嘯。青山隱隱水迢迢。看花長在洛陽橋。休官不止長安道。歸路杳。也是我尋真誤入蓬萊島。

〔沈醉東風〕成就了東牀婿。伏低做小。宴會了西王母。接貴攀高。引動這撩雲撥雨心。想起那閉月羞花貌。撇的似繞朱門燕子尋巢。沒來由北往南來走一遭。眼見的離多會少。

〔做行科云〕兄弟。我和你走了這半日。但見高山流水。竟不知那桃源洞却在何處。〔阮肇云〕敢這桃源洞。也似竹林寺有影無形的。〔正末唱〕

〔殿前歡〕不覺的五魂消。則見這無媒徑路草蕭蕭。急煎煎似上蚰蜒道。一會價心痒難揉。這時節武陵溪怎暗約。桃花片空零落。胡麻飯絕音耗。做了個雲迷楚岫。水滄藍橋。

〔做嘆科云〕這等尋來尋去。杳無蹤跡。使我進退無門。如之奈何。兄弟。我和你共賦一詩。聊以自遣。〔阮肇云〕兄長請先倡。〔正末詩云〕再到天台訪玉真。青苔白石已成塵。笙歌寂寞閒深洞。雲壑蕭條絕舊隣。〔阮肇詩云〕草樹總非前度色。烟霞不是往年春。桃花流水依然在。不見當時勸酒人。〔正末唱〕

〔鴈兒落〕也是我一事差百事錯。空惹的千人罵萬人笑。本則合暮登天子堂。沒來由夜宿祇神廟。

〔得勝令〕這的是人怨語聲高。我今日得命也無毛。吉丁當拈碎連環玉。生可擦分開比翼鳥。夢斷魂勞。身未到心先到。分淺緣薄。有上梢沒下梢。

〔二末做投崖科〕〔太白現像急喝云〕劉晨阮肇。休胡尋思。吾乃上界太白金星。為你二人與桃源仙子有夙世姻緣之分。你前日採藥迷路。吾曾化爲樵夫。指引入洞。今復來此。迷其舊路。聽吾指引。〔正末同阮拜科云〕愚民肉眼。不識大仙。只望垂憫。指示前路。〔唱〕

〔沽美酒〕怎肯學鵲鵲飛。離離燕雀。芝蘭長混蓬蒿。可正是忙處人多閒處少。早着我迷蹤失道。無處訪舊時樵。

〔太平令〕但得你天公指教。抵多少晏平仲善與人交。你若肯扶傾濟弱。我可便回嗔作笑。一會價記着想着念着。〔帶云〕休道是人呵。〔唱〕馬也有垂韁之報。

〔太白云〕那前面桃花開處。兀的不是洞門。你兩個此一去。休得忘了大道。只待功行完日。同登天府。〔正末同阮謝科〕〔唱〕

〔落梅風〕過了這蒼苔徑。獨木橋。路崎嶇寂無人到。劉郎這回歸去了。亂山頭杜鵑休叫。

〔甜水令〕元來是路轉峯回。林深樹密。猿啼虎嘯。知他在何處教吹簫。〔三目引侍從仙樂上科正末唱〕猛見這香霧空濛。祥雲縹緲。瑞烟籠罩。還怕咱沒福

堪消。

〔二旦云〕不意今日又得相會也。〔正末唱〕

〔折桂令〕依然見桃源洞玉軟香嬌。一隊隊美貌相迎。一個個笑臉擎着。今日也魚水和諧。燕鶯成對。琴瑟相調。玉爐中焚寶篆。沈烟細裊。絳臺上照紅妝銀蠟高燒。人立妖燒。樂奏簫韶。依舊有翠繞珠圍。再成就鳳友鸞交。

〔太白云〕衆仙近前。聽我囑付。〔詞云〕紫霄仙請來人世。修真在桃源洞內。有劉阮共慕清虛。厭浮榮甘心韜晦。當暮春探藥入山。與二女夙稱仙契。被白雲迷失歸途。吾指引慕然相會。成就了兩姓姻緣。完結了百年伉儷。甫一歲二子思家。塵緣重凡心未退。急歸來物換星移。訪子孫已更百歲。見門前小樹參天。方省悟仙凡有異。再來時路徑全非。何處認舊遊之地。又是吾指引來歸。神仙眷依然匹配。三年后行滿成功。赴蓬萊同還仙位。

〔音釋〕 寂精妻切 看平聲 揉與撓同 暗音蔭 約音沓 落音滂 錯音草 祇音軒 掂低廉切

雀音悄 弱撓去聲 着池燒切 崎音欺 伉音抗 儷音麗 行去聲

題目 太白金星降臨凡世

紫霄玉女夙有塵緣

正名 青衣童子報知仙境

劉晨阮肇誤入桃源

張孔目智勘魔合羅雜劇

孟漢卿撰

楔子

〔冲末扮李彥寶引淨李文道上〕〔詩云〕月過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萬事休。兒孫自有兒孫福。莫爲兒孫作馬牛。老漢姓李名彥寶。在這河南府錄事司醋務巷住坐。嫡親的五口兒家屬。這個是孩兒李文道。還有個姪兒李德昌。姪兒媳婦劉玉娘。姪兒根前有個小廝。叫做佛留。姪兒如今要往南昌做買賣去。說今日來辭我。怎生這早晚還不見來。〔正末扮李德昌同旦上云〕自家李德昌是也。這個是我渾家劉玉娘。這個是我孩兒佛留。我開着個絨線鋪。這對門是我叔父李彥寶。有個兄弟喚做李文道。乃是醫士。我在這長街市上。算了一卦。道我有一百日災難。千里之外可躲。我今一來躲災。二來往南昌做些買賣。大嫂。啗三口兒辭叔父去來。〔旦云〕啗去來波。〔正末做見李彥寶科云〕叔父。你孩兒去南昌做買賣。就躲災難。今日是好日辰。特來拜辭叔父。〔李彥寶云〕孩兒。你去則去。路上小心者。〔正末向李文道云〕兄弟。好看覷家中。〔李文道云〕哥哥早些兒回來。〔正末云〕叔父。您孩兒今日便索長行也。〔做出門科旦云〕李大。你今日做買賣去。我有句話敢說麼。〔正末云〕有何說。〔旦云〕小叔叔時常調戲我。〔正末怒云〕噤聲。我在家時不說。及至今日臨行說這等言語。大嫂。再也休提。你則好看家中。小心在意者。〔唱〕

〔仙呂賞花時〕則爲你叔嫂從來情性乖。我因此上將伊會勸解。〔旦悲科云〕你去了。我怎了也。〔正末唱〕你可便省煩惱。莫傷懷。你則照管這家私裏外。〔帶云〕別的不打緊。〔唱〕你是必好覷當小嬰孩。

〔旦云〕這個我自知道。則要你掙鬪者。〔正末唱〕

〔么篇〕則俺這男子爲人須關闕。我向這外府他鄉做買賣。〔旦云〕你則是早些回來。〔正末唱〕休則管泪盈腮。多不到一年半載。但得些利便回來。〔同旦下〕

〔李彥寶云〕李文道。你哥哥做買賣去了。你無事休到嫂嫂家去。我若知道。不道的饒了你哩。〔詩云〕正是叔

嫂從來要避嫌。況他男兒爲客去江南。你若無事到他家裏去。我一堆拳來打十三。(同下)

〔音釋〕 關爭上聲 闕齋上聲

第一折

〔旦上云〕妾身劉玉娘是也。有丈夫李德昌販南昌買賣去了。今日無甚事。我開開這絨線鋪。看有甚麼人來。〔李文道上云〕自家李文道。便是開着個生藥鋪。人順口都叫我做賽盧醫。有我哥哥李德昌做買賣去了。則有俺嫂嫂在家。我一心看上他。爭奈俺父親教我不要往他家去。如今瞞着父親。推看他去。就調戲他。肯不肯不折了本。來到門首也。我自過去。(見旦科云)嫂嫂。自從哥哥去後。不曾來望得你。(旦云)你哥哥不在家。你來怎麼。(李云)我來望你吃鍾茶。有甚麼事。(旦云)這廝來的意思不好。我叫父親去。父親。(李彥實上云)是誰叫我。(旦云)是您孩兒。(李彥實云)孩兒。你叫我怎的。(旦云)小叔叔來房裏調戲我來。因此與父親說。〔李彥實見科云〕你又來這裏怎的。(做打文道下)〔李彥實云〕若那廝再來。你則叫我。不道的饒了他哩。我打那弟子孩兒去。(下)〔旦云〕似這般幾時是了。我收了這鋪兒。李德昌。你幾時來家。兀的不痛殺我也。(下)

〔正末挑擔上云〕是好大雨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七月纔初。孟秋時序猶存暑。穿着這單布衣服。怎避這懸懸麻雨。

〔混江龍〕連陰不住。荒郊一望水模糊。我則見雨迷了山岫。雲鎖了青虛。〔帶云〕這兩天不大。(唱)雲氣深如倒懸着東大海。雨勢大似翻台了洞庭湖。好教我滿眼兒沒處尋歸路。黑黯黯雲迷四野。白茫茫水滄長途。

〔云〕這兩天越下的大了也。(唱)

〔油葫蘆〕恰便似畫出瀟湘水墨圖。淋的我濕綠綠。更那堪古丟古堆波浪。演城渠。你看他吸留忽刺水流乞留曲律路。更和這失留疎刺風擺希留急了樹。怎當他乞紐忽濃的泥。更和他正丟撲搭的然。我與你便急章

拘諸慢行的赤留出律去。我則索箇羞跌屑整身軀。

〔天下樂〕百忙裏鞋兒斷了乳。好看我難行也是我窮對付。扯將這蒲包上繫麻且繫住。淋的我頭怎擡。走的我腳怎舒。好看我眼巴巴無是處。

〔云〕遠遠的一座古廟。我且向廟中避雨咱。〔放擔科〕〔云〕我放下這擔兒。原來是五道將軍廟。多年倒塌了。好是淒涼也。〔唱〕

〔醉中天〕折供卓撐着門戶。野荒草偏堆除。〔云〕五道將軍爺爺。自家李德昌便是。做買賣回來。望爺爺保護咱。〔唱〕我這裏捻土焚香畫地爐。我拜罷也忙瞻顧。多謝神靈祐護。望爺爺金鞭指路。則願無災殃早到鄉間。

〔云〕一場好大雨也。衣服行李盡都濕了。我脫下這衣服來試晒咱。〔唱〕

〔醉扶歸〕我這裏扭我這單布袴。晒我這濕衣服。〔云〕怎生這般漏。哦。元來是這屋宇坍塌了。所以這般漏。我試看這行李咱。〔唱〕我則怕蓋行李的油單有漏處。我與你須索從頭覷。〔云〕且喜得都不會濕。可怎生這等漏得緊。〔唱〕奇怪這兩二番揩不乾我這額顱。〔云〕可是爲甚麼。呆漢。你慌怎的。〔唱〕可亡了將我這濕綠綠頭巾去。

〔云〕我脫下這衣服來晒咱。〔做脫衣科〕我出這廟門看天色唱。〔做出門科〕哎呀。我這一會增寒發熱起來。可怎了也。〔唱〕

〔一半兒〕恰便是小鹿兒撲撲地撞我胸脯。火塊似烘烘燒我肺腑。〔云〕敢是我這身體不潔淨。觸犯神靈。望金鞭指路。聖手遮攔。〔唱〕若不是腥臊臭穢把你這神道觸。〔云〕李德昌。你差了也。既爲神靈。怎見俺衆生過犯。〔唱〕我可也重思慮。〔帶云〕我猜着這病也。〔唱〕多敢是一半兒因風。一半兒雨。

〔云〕可怎生得一個人來寄信與我渾家。教他來看我也好。我且歇息咱。〔外扮高山挑擔子上云〕阿呀。好大雨也。來到這五道將軍廟躲躲雨咱。〔做放下擔兒科云〕老漢高山是也。龍門鎮人氏。嫡親的兩口兒。有個婆

婆。每年家趕這七月七入城來賣一擔魔合羅。剛出的這門。四下裏布起雲來。則是盆傾盞灑相似。早是我那婆子着我拿着兩塊油單紙。不是都壞了。我試看咱。謝天地不曾壞了一個。這個鼓兒是我衣飯盤兒。着了兩皮鬆了也。我搖一搖還响哩。〔正末云〕元的不有人來也。慚愧。〔唱〕

〔金盞花〕淋的來不尋俗。猛聽得早眉舒。那裏這等不明朗。搖動蛇皮鼓。我出門來觀觀。他能迭落快鋪謀。他有那關頭的蠟釵子。壓髻的骨頭梳。他有那乞巧的泥媳婦。消夜的悶葫蘆。

〔正末做撚過揖云〕老的祇揖。〔高山云〕阿呀。有鬼也。〔正末云〕我不是鬼。我是人。〔高山云〕你是人。做這短見勾當。先叫我一聲。我便知道是人。你猛可裏撚將過來唱喏。多年古廟。前後沒人。早是我也。若是第二個。不說殺了。〔高山搥土科正末云〕你待怎麼。〔高山云〕驚了我賴子哩。〔正末云〕老的小人也是貨郎兒。老的你進來坐一坐咱。〔高山云〕老漢與你坐一坐。你勒着手帕做甚麼。〔正末云〕老的。我在這廟裏避雨。脫的衣服早了。冒了些風寒。老的你如今那裏去。〔高山云〕我往城裏做買賣去。〔正末云〕老的。怎生與我寄個信去咱。〔高山云〕哥哥。我有三樁戒願。一不與人家作媒。二不與人家做保。三不與人家寄信。〔正末云〕自家河南府在城醋務巷居住。小人姓李名德昌。嫡親的三口兒。渾家劉玉娘。孩兒佛留。小人往南昌做買賣去。如今利增百倍也。〔高山起身云〕住住住。〔出門看科云〕這裏有避雨的。都來一搭兒說話咱。有也無。〔入見正末云〕有你這等人。誰問你說出這個話來。倘或有人聽的。圖了你財。致了你命。不乾生受了一場。你知道我是甚麼人。便好道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正末云〕這那裏便有賊。老的我如今感了風寒。一臥不起。只望老的你便寄個信與俺渾家。教他來看我。若不肯寄信去。我有些好友。就是老的誤了我性命。〔高山云〕那個央人的倒會放刁。我今日破了戒。我則寄你這一個信。你在那裏住坐。有甚麼門面鋪席。兩鄰對門是甚麼人家。說的我知道。你則將息你那病症。〔正末唱〕

〔後庭花〕俺家裏有一遭新板闥。住兩間高瓦屋。隔壁兒是個熟食店。對門兒是個生藥局。怕老的若有不是處。你則問那裏是李德昌家絨線鋪。

街坊每他都道與。

〔高山云〕我知道了。你放心。〔正末云〕老的在心者。是必走一遭去。〔唱〕

〔賺煞〕你是必記心懷。你可也休疑慮。不是我囑付了重還囑付。爭奈自己就疾難動舉。你教他借馬尋驢莫躊躇。爭奈紙筆全無。怎寫平安兩字書。老的只要你莫阻。說與俺看家拙婦。教他早些來把我這病人扶。〔下〕

〔高山云〕出的這廟門來。住了雨也。則今日往城裏賣魔合羅。就與李德昌寄信走一遭去。〔下〕

〔音釋〕 服房夫切 岫音袖 渰音淹 淥音慮 愆疎選切 淤音迂 繫音頃 捻音聶 坍他藍切

指楷平聲 觸音楚 濫音蹇 盥與碗同 俗詞疽切 不音補 謀音模 撻音班 顙音

信 闍音塔 屋音塢 局音矩

第二折

〔李文道上云〕自家李文道。今日無甚事。我且到這藥舖門前覷者。看有甚麼人來。〔高山上云〕老漢高山是也。來到這河南府城裏。不知那裏是醋務巷。我放下這擔兒。試問人咱。〔見李文道科云〕哥哥。敢問那裏是醋務巷。〔李文道云〕你問他怎的。〔高山云〕這裏有個李德昌。他去南昌做買賣回來。利增百倍。如今在城南五道將軍廟裏染病。教我與他家寄個信。〔李文道背云〕好了。〔回云〕老的。這是小醋務巷。還有大醋務巷。你投東往西行。投南往北走。轉過一個灣兒。門前有株大槐樹。高房子紅油門兒。綠油窗兒。門上掛着斑竹簾兒。簾兒下臥着個哈叭狗兒。則那便是李德昌家。〔高山云〕謝了哥哥。〔做挑擔行科〕好哥哥。說與我投東往西行。投南往北走。轉過灣兒。門前一株大槐樹。高房子紅油門兒。綠油窗兒。掛着斑竹簾兒。簾兒下臥着個哈叭狗兒。假若走了那哈叭狗兒。我那裏尋去。〔下〕〔李文道云〕便好道人有所願。天必從之。他如今得病了。我也不着嫂嫂知道。我將這服毒藥走到城外藥殺他。那其間老婆也是我的。錢物也是我的。憑着我一片好心。天也與我半盤飯吃。〔下〕〔旦同僚兒上云〕妾身劉玉娘。自從丈夫李德昌南昌做買賣去了。音信皆無。今日開開這舖兒。看有甚麼人來。〔高山上云〕走殺我也。把那賊弟子孩兒。他說道還有個大醋務巷。那裏不走過來。

〔放下擔科云〕我把那精鹽賊醜生弟子孩兒。原來則這個醋務巷。着我沿城走了一遭。左右則在這裏。〔旦出門見科云〕兀那老子。好不曉事。人家做買賣去處。你當着門做甚麼。〔高山云〕你看我的造物。頭裏着個弟子孩兒哄的我走了一日。如今又着這婆娘搶白我。哎。高山你也怨你自己當初不與李德昌寄信。可也沒這場勾當。〔旦云〕兀那老的。你那裏見李德昌來。請家裏吃茶波。〔高山云〕攪了你家買賣。〔旦云〕老的你那裏見李德昌來。〔高山云〕嫂孃子敢是劉玉娘。〔旦云〕則我便是。〔高山云〕這小的敢是佛留。〔旦云〕正是。老的你怎麼知道。〔高山云〕嫂孃。如今李德昌利增百倍。在城外五道將軍廟裏染病。你快尋個頭口取他去。〔旦云〕多多虧了老的。等李德昌來家。慢慢的拜謝你老人家。〔俵兒上云〕妳妳。我要個魔合羅兒。〔旦打俵科云〕小弟子孩兒。嚙家買菜的錢也無。那得錢來。〔高山云〕你休打孩兒。我與他一個魔合羅兒。你牢牢收着。不要壞了。底下有我的名字。道是高山塑。你父親來家呵。見了這魔合羅。我寄信不寄信。久後做個大證見哩。〔下〕〔旦云〕誰想李德昌在五道將軍廟染病。我將孩兒寄在隣舍家。鎖了門戶。借個頭口去看李德昌走一遭去來。〔下〕〔正末抱病上〕自從南昌回來。感了風寒病症。一臥不起。我央高山寄信去。教我渾家來看我。怎生這早晚不見來。李德昌。這的是時也。命也。運也。信不虛也呵。〔唱〕

〔黃鍾醉花陰〕乾着我販賣南昌利錢好。急回來又早病魔纏着。盼家門咫尺似天遙。好教我這會兒心焦。按不住小鹿兒拘拘地跳。端的是最難熬。只一陣頭疼。險些就劈破了。

〔喜遷鶯〕教誰來醫療。奈無人古廟蕭蕭。量度又怕有歹人來到。不由人心中添煩惱。不由人不淚雨拋。迭屑屑魂飛膽落。撲速速肉顫身搖。

〔出隊子〕似這般無顛無倒。越教人廝害約。一會家陰陰的腹痛似錐挑。一會家烘烘的發熱似火燒。一會家撒撒的增寒似水燒。

〔云〕大嫂。你在那裏也呵。〔唱〕

〔刮地風〕懸望妻兒音信杳。急煎煎心痒難揉。〔云〕我出廟門望一望波。〔唱〕我這

裏慢騰騰行出靈神廟。舉目偷瞧。我與你恰下磁道。立在簷梢。覺昏沉。剛掙揣把門倚靠。我則道十分緊閉着。原來是不插拴牢。靠着時。呀的門開了。滴留撲仰刺叉喫一交。

【四門子】這的是嚴霜偏打枯根草。哎哟。正跌着我這殘病腰。一會家疼一會家焦。想錢財莫不是無禍消。一會家疼一會家焦。我將這神靈禱告。

〔李文道慌上〕來到這廟也。哥哥在那裏。〔正末見科〕〔唱〕

【古水仙子】呀呀呀。猛見了。嗨嗨嗨。說的我悠悠魂魄消。將將將紙錢來忙遮。把把把泥神來緊靠。慌慌慌我這裏掩映着。〔李文道云〕我來望哥哥。受你兄弟兩拜。〔正末唱〕他他他。走將來展脚舒腰。我我我。向前來仔細觀了相貌。是是我兄弟間別身安樂。請請請。免拜波李文道。

〔云〕兄弟。我自從南昌回來。感了風寒病症。不能還家。你嫂嫂在那裏。〔李文道云〕嫂嫂便來也。哥哥。你這病幾日了。〔正末唱〕

【寨兒令】也不昨宵。則是今朝。被風寒暑濕吹着。〔李文道云〕我與哥哥把把脈咱。〔做把脈科云〕哥哥。我知道這病也。我就帶將藥來了。〔做調藥與正末吃科〕〔正末云〕兄弟且住。等你嫂嫂來我吃。〔李文道云〕不要等他。你吃了就好了。〔正末嚙科〕〔唱〕我嚙下去有似熱油燒。烘烘的燒五臟。火火的燎三焦。〔帶云〕兄弟也。〔唱〕這的敢不是風寒藥。

【神仗兒】他將那水調我嚙的嚙了。不覺忽的昏迷。他把我丕的來藥倒。烟生七竅。冰浸四稍。誰承望笑裏藏刀。眼見的喪荒郊。

〔做倒科〕〔李文道云〕藥倒了也。我收拾了東西回家中去來。〔下〕〔正末唱〕

【節節高】這廝好損人利己。不合天道。錢物又不多。要時分明要。怎生下得教哥哥身夭。更做道錢心重。情分少。枉辱沒殺分金管鮑。

【者刺古】身軀被病執縛。難走難逃。咽喉被藥把捉。難叫難號。托青天暗表。望靈神早報。行善得善。行惡得惡。天呵。莫不是今年災禍招。

【掛金索】我則道調理風寒。誰想他暗裏藏毒藥。他如今致命圖財。我正是自養着家生哨疑。恁來時不將着親嫂嫂。萬代人傳。倒惹的開張笑。

【尾】所有金珠共財寶。一星星不剩分毫。他緊緊的將馬兒馱去了。

【臥車下】（旦上云）可早來到也。下的這頭口。進的這廟來。怎生不見李大。原來在這供卓底下病重了也。
【做扶正末科】李大。你騎上頭口。嚙家去來。（下旦隨慌上云）誰想李大到的家中。七竅迸流鮮血死了也。須索與小叔叔說知。做一個計較。（做喚李文道科云）小叔叔。（李文道上云）這婦人害怕叫我哩。嫂嫂。你叫我怎的。（旦云）您哥哥來家也。（李文道云）請哥哥出來。（旦云）李大到的家中。七竅流血死了也。（李文道云）死了哥哥也有甚麼難見處。哥哥做買賣去了。你家裏有姦夫。見哥哥回來。你與姦夫通謀藥殺俺哥哥也。（旦云）我是兒女夫妻。怎下得便藥殺他。（李文道云）俺哥哥已死了。你可要官休私休。（旦云）怎生是官休私休。（李文道云）官休我告到官司。教你與我哥哥償命。私休你與我做老婆便了。（旦云）你是甚麼言語。我寧死也不與你做老婆。（李文道云）我和你見官去。（旦云）我情願見官去。李大。則被你痛殺我也。（拖旦下）（淨扮孤引張千上）（詩云）我做官人單愛鈔。不問原被都只要。若是上司來刷卷。廳上打的鷄兒叫。小官是河南府的縣令是也。今日坐起早衙。張千。看有告狀的。着他進來。（張千云）理會的。（李文道同旦上云）你尋思波。（旦云）我只和你見官去。（李文道云）我和你見官去來。冤屈也。（孤云）拏過來。（張千云）當面（孤做跪科）（張千云）相公。他是告狀的。怎生跪着他。（孤云）你不知道。但來告的。都是衣食父母。（張千喝旦跪科）（孤云）你兩個告甚麼。（李文道云）小人是本處人氏。嫡親的五口兒。這個是我嫂嫂。小人是李文道。有個哥哥李德昌。去南昌做買賣回來。利增百倍。當日來家。嫂嫂養着姦夫。合毒藥殺死親夫。大人可憐見。與小人做主咱。（孤云）我問你。你哥哥死了麼。（李文道云）死了。（孤云）死了罷。又告甚麼。（張千云）大人。你與他整理。（孤云）我那裏會整理。你與我去請外郎來。（張千云）外郎安在。（丑扮令史上）（詩云）官人清似

水。外郎白如麵。水麵打一和。糊塗成一片。小人是蕭令史。正在司房裏攪造文書。只聽得一片聲叫我。料着又是官人整理不下甚麼詞訟。我去見來。〔令史見犯人科云〕這廝我那裏會見他來。哦。這廝是那賽盧醫。我昨日在他門首借條板櫬也借不出來。今日也來到我這衙門裏。張千。擎下去打着者。〔張科李做舒三個指頭科云〕令史。我與你這個。〔令史云〕你那兩個指頭癢。〔李文道云〕哥哥。你整理這樁事。〔令史云〕我知道。休言語。你告甚麼。原告是誰。〔李文道云〕小人是原告。〔令史云〕你是原告。說你那詞因來。〔李文道云〕小人是本處人氏。是李文道。有個哥哥是李德昌。去南昌做買賣。利增百倍還家。俺嫂嫂有姦夫。合毒藥殺俺哥哥。令史。與我做主咱。〔令史云〕是實麼。畫了字者。張千。擎過那婦人來。兀那婦人。你怎生藥殺丈夫。從實招來。〔旦云〕大人可憐見。小婦人是劉玉娘。俺男兒是李德昌。南昌做買賣回來。在城外五道將軍廟中染病。妾身尋了個頭口。直至廟中。問着不言語。取到家中。七竅迸流鮮血。暮然氣絕而死。妾身喚小叔叔來問他。小叔叔說妾身有姦夫。妾身是兒女夫妻。怎下的藥殺男兒。大人。妾身並無姦夫。〔令史云〕不打也不招。張千。與我打着者。〔張千打科〕〔令史云〕你招了罷。〔旦云〕小婦人並無姦夫。〔令史云〕不打不招。張千。與我打着者。〔張千又打科〕〔旦云〕住住住。我待不招來。我那裏受的這等拷打。我且含糊招了罷。是我藥殺俺男兒來。〔孤云〕你休招。招了就是死的了也。〔令史云〕他既招了。將枷來枷了。下在死囚牢中去。〔孤云〕張千。取枷來上了枷者。〔張千云〕枷上了下在牢中去。〔旦云〕天那。誰人與我做主也呵。〔下〕〔孤云〕令史。你來。恰纔那人舒着手與了你幾個銀子。你對我實說。〔令史云〕不瞞你說。與了五個銀子。〔孤云〕你須分兩個與我。〔同下〕

〔音釋〕

着池燒切

戛音止

度多勞切

落音潞

顫音戰

審音陰

約音沓

揉與撓同

澁音瑟

樂音潞

藥音耀

瀕乖上聲

竅巧去聲

縛房包切

捉之卯切

號平聲

惡音猷

哨

妻笑切

剩音盛

迸通夢切

刷雙寡切

癩渠靴切

慕音陌

第二折

〔外扮府尹引張千上〕〔詩云〕澄官肥馬紫絲韁。猾吏春衫綠地長。稼穡不知誰壞却。可教風雨損農桑。老夫完顏女直人氏。完顏者姓王。普察姓李。老夫自幼讀書。後來習武。爲俺祖父多有功勛。因此上子孫累輩承襲。

爲官爲將。這河南府官濁吏弊。往往陷害良民。聖人親筆點差老夫爲府尹。因老夫除邪秉正。勅賜勢劍金牌。先斬後奏。老夫上任三個日頭。今日陞廳。坐起早衙。怎生不見掌案當該司吏。〔張千云〕當該司吏。大人呼喚。〔令史上云〕來了來了。〔見科〕〔府尹云〕你是司吏。〔令史云〕小的是。〔府尹云〕兀那廝。你聽者。聖人爲你這河南府官濁吏弊。勅賜老夫勢劍金牌。先斬後奏。若你那文卷有半點差錯。着勢劍金牌先斬你那驢頭。有合衆押的文書。拿來我衆押。〔令史云〕有有有。就把這一宗文卷大人看。〔府尹看科云〕這是那一起。〔令史云〕這是劉玉娘藥死親夫。招狀是實。則要大人判個斬字。〔府尹云〕劉玉娘因姦藥死丈夫。這是犯十惡的罪。爲何前官手裏不就結絕了。〔令史云〕則等大人到來。〔府尹云〕待報的囚人在那裏。〔令史云〕見在死囚牢中。〔府尹云〕取來。我再審問。〔令史云〕張千。去牢中提出劉玉娘來。〔張千云〕理會的。〔旦上云〕哥哥喚我做甚麼。〔張千云〕你見大人去。〔令史云〕兀那婦人。如今新官到任。問你休說甚麼。你若胡說了。我就打死你。張千押上廳去。〔張千云〕犯婦當面。〔旦跪科〕〔府尹云〕則這個是那待報的女囚。〔令史云〕則他便是。〔府尹云〕兀那女囚。你是劉玉娘。你怎生因姦藥死丈夫。恐怕前官枉錯了。你有不盡的言詞。從實說來。我與你做主咱。〔旦云〕小婦人無有詞因。〔府尹云〕既他囚人口裏無有詞因。則管問他怎麼。將筆來我判個斬字。押出市曹殺壞了者。〔張千押旦出科〕〔旦云〕天也。誰人與我做主也呵。〔正未扮張鼎上云〕自家姓張名鼎字平叔。在這河南府做着個大案都孔目。掌管六房事務。奉相公台旨。教我勸農已回。今日陞廳坐衙。有幾宗合衆押的文書相公行衆押去。我想這爲吏的扭曲作直。舞文弄法。只這一管筆上。送了多少人也呵。〔唱〕

【商調集賢寶】這些三時曹司裏有此三勾當。我這裏因衆押離了司房。我如今身耽受公私利害。筆尖注生死存亡。詳察這生分女作歹爲非。更和這忤逆男隨波逐浪。我可又奉官人委付將六案掌。有公事怎敢倉皇。則聽的婆娘傳擊鼓。偌偌報擯箱。

【逍遙樂】我則擡頭觀望。官長陞廳。靜悄悄有如聽講。我索整頓了衣裳。正行中舉目參詳。見雄糾糾公人如虎狼。推擁着個得罪的婆娘。則見他

愁眉淚眼。帶鎖披枷。莫不是競土爭桑。

〔云〕則見稟牒外一個待報的犯婦。不知爲甚麼。好是淒慘也呵。〔唱〕

〔金菊香〕我則見濕浸浸血污了舊衣裳。多應是慘可可的身就着新棒瘡。更那堪死囚枷壓伏的脫了脊梁。他把這粉頸舒長。傷心處泪汪汪。

〔云〕你看那受刑的婦人。必然冤枉。帶着枷鎖。眼泪不住點兒流下。古人云。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又云。觀其言而察其行。審其罪而定其政。〔唱〕

〔醋葫蘆〕我孜孜的觀了一會。明明的觀了半晌。我見他不平中把心事暗包藏。婆娘家怎生遭這般冤屈網。偏惹得帶枷喫棒。休休休。道不的自已枉着忙。

〔么篇〕我這裏慢慢的轉過兩廊。遲遲的行至稟堂。他那裏哭啼啼口內訴衷腸。我待兩三番推阻不問當。〔張千云〕劉玉娘。你告這個孔目哥哥。他與你做主。〔旦扯住正末衣科云〕哥哥救我咱。〔正末唱〕他緊拽定衣服不放。不由咱不與你做商量。

〔云〕張千。把那婦人喚至跟前。我問他。〔張千云〕劉玉娘近前來。〔旦跪科〕〔正末云〕兀那婦人。說你那詞因我聽咱。〔旦訴詞云〕哥哥停嗔息怒。聽妾身從頭分訴。李德昌本爲躲災。販南昌多有錢物。他來到廟中困歇。不承望感的病促。到家中七竅內迸流鮮血。知他是怎生服毒。進入門當下身亡。慌的我去叫小叔叔。他道我暗地裏養着姦夫。將毒藥藥的親夫身故。不明白拖到官司。吃棍棒打拷無數。我是個婦人家。怎熬這六問三推。葫蘆提屈盡了招伏。我須是李德昌縮角兒夫妻。怎下的胡行亂做。小叔叔李文道暗使計謀。我委實的脚冤負屈。〔正末云〕兀那婦人。我替你相公行說去。說准呵你休歡喜。說不准呵你煩惱。張千。且留人者。〔張千云〕理會的。〔末見科云〕大人。小人是張鼎。替大人下鄉勸農已回。聽的大人陞廳坐衙。有幾宗合衆押文書請相公衆押。〔府尹云〕這個便是六案都孔目張鼎。這人是個能吏。有甚麼合稟的事你說。〔正末遞文書科〕〔府尹云〕這是甚麼文書。〔正末唱〕

【金菊香】這的是打家劫盜勘完的賊。這個是犯界茶鹽取定的詳。這公事正該咱一地方。這個是新下到的符樣。這個是官差納送遠倉糧。

〔府尹云〕這宗是甚麼文卷。〔正末唱〕

【醋葫蘆】這的是沿河道便蓋橋。這的是隨州城新置倉。這的是王首和那陳立賴人田莊。這的是張千毆打李萬傷。〔帶云〕怕官人不信呵。〔唱〕勾將來對詞供狀。這的是王阿張數次罵街坊。

〔府尹云〕再無了文卷也。〔正末云〕相公再無了。〔府尹云〕都着有司發落去。張鼎與你十個免帖。放你十日休假。假滿之後。再來辦事。〔正末云〕謝了相公。〔做出門科〕〔張千云〕孔目哥哥。這件事曾說來麼。〔正末云〕我可忘了也。〔唱〕

【么篇】又不是公事忙。不由咱心緒穰。若有那大公事。失誤了惹下災殃。這些兒事務。你早不記想。早難道貴人多忘。張千呵。且教他暫時停待莫慌張。

〔云〕我只裏事忘了。我再向大人行說去。〔張千云〕哥哥可憐見。與他說一聲。〔正末再見科〕〔府尹云〕張鼎。你又來說甚麼。〔正末云〕大人。恰纔出的衙門。只見裏牆外有個受刑婦人。在那裏聲冤叫屈。知道的是他貪生怕死。不知道的則道俺衙門中錯斷了公事。相公。試尋思波。〔府尹云〕這樁事是前官斷定。蕭令史該房。〔正末云〕蕭令史。我須是六案都孔目。這是人命重事。怎生不教我知道。〔令史云〕你下鄉勸農去了。難道你一年不回。我則管等着你。〔正末云〕將狀子來我看。〔令史云〕你看狀子。〔正末看科云〕供狀人劉玉娘。見年三十五歲。係河南府在城錄事司當差民戶。有夫李德昌。將帶資本課銀一十錠。販南昌買賣。前去一年。並無音信。至七月內。有不知姓名男子一個來寄信。說夫李德昌在五道將軍廟中染病。不能動止。玉娘聽言。慌速雇了頭口。直至城南廟中。扶策到家。入門氣絕。七竅迸流鮮血。玉娘即時報與小叔叔李文道。有小叔叔說玉娘與姦夫同謀合毒藥殺丈夫。所供是實。並無虛捏。相公。這狀子不中使。〔令史云〕買不的東西。可知不中。

使〔正末云〕四下裏無牆壁。〔令史云〕相公在露天坐衙哩。〔正末云〕上面都是窟窿。〔令史云〕都是老鼠咬破的。〔正末云〕相公不信呵。聽張鼎慢慢說一遍。〔府尹云〕你說我聽。〔正末云〕供狀人劉玉娘年三十五歲。係河南府在城錄事司當差民戶。有夫李德昌。將帶資本課銀一十錠。販南昌買賣。這十錠銀可是官收了。苦主收了。〔令史云〕不會收。〔正末云〕這個也罷。前去一年。並無音信。於七月內。有不知姓名男子前來寄信。相公。這寄信人多。大年紀。會勾到官。不會。〔令史云〕不會勾他。〔正末云〕這個不會勾到官。怎麼問得。又道夫主李德昌在五道將軍廟中染病。不能動止。玉娘聽說慌速僱了頭口。到於城南廟中。扶策到家。入門氣絕。七竅迸流鮮血。玉娘即時報與小叔叔李文道。小叔叔說玉娘與姦夫同謀。相公。這姦夫姓張。姓李。姓趙。姓王。會勾到官。不會。〔令史云〕若無姦夫。就是我。〔正末云〕合毒藥。藥殺丈夫。相公。這毒藥在誰家合來。這服藥好。又有個着落。〔令史云〕若無人合這藥。也就是我。〔正末云〕相公。你想波。銀子又無。寄信人又無。姦夫又無。合毒藥人又無。謀合人又無。這一行人都無。可怎生便殺了這婦人。〔府尹云〕蕭令史。張鼎說道文案不中使。〔令史云〕張孔目。你也多管。干你甚麼事。〔正末云〕蕭令史。我與你說。人命事關天關地。非同小可。古人云。繫獄之囚。日勝三秋。外則身苦。內則心憂。或笞或杖。或徒或流。掌刑君子。當以密求。賞罰國之大柄。喜怒人之常情。勿因喜而增賞。勿以怒而加刑。喜而增賞。猶恐追悔。怒而加刑。人命何辜。這的是霜降始知節。婦苦。雪飛方表竄娥冤。〔唱〕

〔么篇〕早是這爲官的性忒剛。則你這爲吏的見不長。則這一樁公事。總荒唐。那寄信人怎好不細訪。更少這姦夫招狀。〔帶云〕相公。你想波。〔唱〕可怎生葫蘆提推擁他上雲陽。

〔令史云〕大人。張鼎罵你葫蘆提也。〔府尹云〕張鼎是誰葫蘆提。〔令史云〕張鼎說。大人葫蘆提。〔府尹云〕張鼎是誰葫蘆提。〔正末跪科〕小人怎敢。〔府尹云〕張鼎。這劉玉娘因姦殺夫。是前官斷定的文案。差錯是蕭令史該管。你怎生說老夫葫蘆提。我理任三日。就說我葫蘆提。這以前須不是我在這裏爲官。兀那廝。近前來。這樁事就分付與你。三日便要問成。問不成呵。我不道的饒了你哩。哎。〔詞云〕你個無端的賊吏奸猾。將老夫一

謎裏欺壓。劉玉娘因姦殺夫。須則是前官問罷。你道是文卷差遲。你道是其中有詐。合毒藥是李四張三。養姦夫是趙二王大。寄信人何姓何名。謀合人或多或少或寡。不由俺官長施行。則隨你曹司掌握。你對誰行大叫高呼。公然的沒些懼怕。我分付你這宗文卷。更限着三日嚴假。則要你審問推詳。使不着舞文弄法。你問的成呵我與你寫表章騎驛馬。呈都省奏聖人。重重的賜賞封官。問不成呵。將你個賽隋何。欺陸賈。挺曹司。翻舊案。赤瓦不刺海狗孫頭。嘗我那明晃晃勢劍銅鑼。〔下〕〔令史云〕左右你的頭硬。便試一試銅鑼。也不妨事。〔詩云〕得好休時不肯休。偏要立限當官決死囚。正是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下〕〔正末云〕張鼎。這是你不是了也。〔唱〕

〔後庭花〕攬這場不分明的腌勾當。今日將平人來無事講。你早則得福也。蕭司吏。則被你送了人也。劉玉娘。我這裏自斟量。則俺那官人要個明降。這殺人的要見傷。做賊的要見贓。犯姦的要見雙。一行人怎問當。

〔雙鴈兒〕多則是沒來由葫蘆提打關防。待推辭早承向。眼見得二日時光如反掌。教我待不慌來怎不慌。待不忙來怎不忙。

〔云〕張千將劉玉娘下在死囚牢中去。〔張千云〕理會的。〔正末唱〕

〔浪裏來煞〕那劉玉娘罪責虛。蕭令史口誣強。我把那啣冤負屈是非場。離家枉死李德昌。知他來怎生身喪。我直教平人無事罪人償。〔下〕

〔音釋〕 歛音速 勛與勳同 忤音悟 撒粗酸切 糾音九 礲參上聲 响音賞 物音務 促音取

毒東盧切 叔音暑 伏房夫切 屈丘兩切 穰仁張切 捏音聶 猾呼佳切 歷牟架切
怯方雅切 鏹音茶 腔掩平聲

第四折

〔正末上云〕自家張鼎是也。奉相公台旨。與我三日假限。若問成呵。有賞。問不成呵。教我替劉玉娘償命。張鼎。這是你的不是了也。〔唱〕

【中呂粉蝶兒】投至我勘問出強賊。早憂愁的寸腸粉碎。悶懨懨廢寢忘食。你教我怎研究難決斷。這其間詳細索用心機。要搜尋百謀千計。

【醉春風】我好意兒勸他家。將一個惡頭兒揣與自己。原來口是禍之門。張鼎也。你今日個悔悔。則要你那萬法皆明。出脫的衆人無事。全在你寸心不昧。

〔云〕張千。押過那劉玉娘來。〔張千云〕理會的。犯婦當面。〔旦跪科〕〔正末唱〕

【叫聲】虎狼似惡公人。可撲魯擁推。擁推堆前跪。我則見暗着氣。吞着聲。把頭低。

〔云〕張千。且踈了他那枷者。〔張千云〕理會的。〔做卸枷科。旦起身拜云〕謝了孔目。我改日送燒餅盒兒來。〔做走科〕〔正末云〕那裏去。你去了呵。我替你男兒償命那。〔旦云〕我則道饒了我來。〔正末云〕兀那婦人。你說你那詞因來。若說的是呵。萬事罷論。若說的不是呵。張千。準備下大棒子者。〔唱〕

【喜春來】你道是啣冤負屈。喫盡虧。則你這致命圖財。本是誰。直打的皮開肉綻。悔時遲。不是我強羅織。早說了是便宜。

〔旦云〕孔目哥哥。打死孩兒。也則是屈招了。〔正末唱〕

【紅繡鞋】我領了嚴假限。一朝兩日。你恰纔支吾到數次十回。又惹場大問共三推。聽了你一篇話。全無有半星實。我跟前怎過得。

【迎仙客】比及下拶指。先浸了麻槌。行杖的腕頭加氣力。直打得紫連青。青間赤。枉惹得棍棒臨逼。待悔如何悔。

〔旦云〕便打殺我。則是屈招了也。〔正末唱〕

【白鶴子】你道是便死呵。則是屈。硬抵對不招實。〔帶云〕我不問你別的。〔唱〕則問你出城時主何心。則他那入門死因何意。

〔云〕兀那婦人我問你〔唱〕

〔么篇〕莫不他同買賣是新伴當。〔旦云〕我不知道。〔正末唱〕莫不是原茶酒舊相知。他可也怎生來寄家書。因甚上通消息。

〔旦云〕孔目哥哥我忘了那個人也。〔正末云〕你近前來我打與你個模樣兒。〔旦云〕日子久了我忘了也。〔正末唱〕

〔么篇〕那廝身材是長共短。肌肉兒瘦和肥。他可是面皮黑。面皮黃。他可是有髭髯。無髭髯。

〔旦云〕我想起些兒也。〔正末云〕慚愧。聖人道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唱〕

〔么篇〕投至得推許出賊下落。搜尋的案完備。兀的不熬煎的我鬢斑白。煩惱的我心腸碎。

〔云〕兀那婦人〔唱〕

〔么篇〕莫不是身居在小巷東。家住在大街西。他可是甚坊曲。甚庄村。何姓字。何名諱。

〔云〕我再問你咱。〔唱〕

〔么篇〕莫不是買油麵爲節食。莫不是裁段疋作秋衣。我問你爲何事離宅院。有甚幹來城內。

〔云〕張千。明日是甚日。〔張千云〕明日是七月七。〔旦云〕孔目哥哥。我想起來也。當年正是七月七。有一個賣魔合羅的寄信來。又與了我一個魔合羅兒。〔正末云〕兀那婦人。你那魔合羅有也無。如今在那裏。〔旦云〕如今在俺家堂閣板兒上放着哩。〔正末云〕張千。與我取將來。〔張千云〕理會得。〔做行科〕我出的這門。來到這醋務巷。問人來。這是劉玉娘家裏。我開開這門。家堂閣板上有個魔合羅。我拿着去。出的這門。來到衙門也。孔目哥哥。兀的不是個魔合羅兒。〔正末云〕是好一個魔合羅兒也。張千。裝香來。魔合羅是誰圖財致命。李德昌。

怎生入門就死了。你對我說咱。〔唱〕

【叫聲】你會把愚痴的小孩提教誨。教誨的心聰慧。若把這冤屈事說與勘官知。

【醉春風】不強似你教幼女演裁縫。勸佳人學繡刺。要分別那不明白的重刑名。魔合羅全在你。你若出脫了這婦銜冤。我教人將你享祭。煞強如小兒博戲。

〔云〕魔合羅。你說波。可怎不言語。想當日狗有展草之恩。馬有垂韁之報。禽獸尚然如此。何況你乎。你既教人撥火燒香。你何不通靈顯聖。可憐負屈銜冤。鬼。你指出圖財致命人。〔唱〕

【滾繡球】我與你曲彎彎畫翠眉。寬綽綽穿絳衣。明晃晃鳳冠霞帔。粧嚴的你這樣何爲。你若是在到七月七。那其間乞巧的將你做一家兒燕喜。你可便顯神通百事依隨。比及你露十指玉筍穿針線。你怎不起一點朱唇說是非。教萬代人知。

〔云〕魔合羅。是誰殺了李德昌來。你對我說咱。〔唱〕

【倘秀才】枉塑你似觀音像儀。怎無那半點兒慈悲面皮。空着我盤問你。你將我不應對。我徹上下細觀窺到底。

〔正末做見字科云〕有了也。〔唱〕

【蠻姑兒】我則道在那壁。原來在這裏。誰想這底座兒下。包藏着殺人賊。呼左右上階基。誰把高山認的。

〔云〕張千你認的高山麼。〔張千云〕我認的。〔正末云〕你與我一步一棍打將來。〔張千云〕理會的。我出的衙門來試看咱。〔高山上云〕我去城裏討魔合羅錢去咱。〔張千做拿科云〕快走。衙門裏等你哩。〔高山云〕哎呀。打殺我也。〔做見跪科〕〔正末云〕你便是那高山。〔高山云〕是便是。不知犯甚罪。被道廝流水似打將來。〔正

末云「兀那老子。你會與人寄信來麼。」高山云「老漢自小有三戒。一不作媒。二不做保。三不寄信。我不曾與人寄信。」正末云「着這老子畫了字者。」高山云「我不曾寄信。教我畫什麼字。」正末云「兀那老子。這魔合羅是誰塑的。」高山云「是我塑的。」正末云「着那婦人出來。」旦見高云「老的你認的我麼。」高山云「姐姐。你敢是劉玉娘。你那李德昌好麼。」旦云「李德昌死了也。」高山云「死了也。到是一個好人來。」正末云「可不道你不曾寄信。」高山云「我則寄了這一遭兒。」正末云「兀那老子。你怎生圖財致命了李德昌。你從實招來。」高山訴詞云「聽我老漢一一說真實。孔目哥哥自思憶。去年時遇七月七。來到城裏覓衣食。行到城南五道廟。慌忙合掌去參謁。忽然有個李德昌。正在廟中染病疾。哭哭啼啼相煩我。因此替他傳信息。一生破戒只這遭。誰想回家救不得。老漢擔裏無過魔合羅。並沒一點砒霜一寸鐵。怎把走村串疇貨郎兒。屈勘做了圖財致命殺人賊。」正末云「兀那老子。你與我實訴者。」高山云「正面兒的頭戴鳳翅盔。身穿鎖子甲。手裏仗着劍。左壁廂一個。戴黑樓兜子。身穿着綠欄。手拿着一管筆。挾着個紙簿子。右壁廂一個。青臉獠牙。朱紅頭髮。手拿着狼牙棒。」正末云「那個不是泥的。」高山云「你叫我實塑。」正末云「張千。與我打這老子。」張千做打科。「正末唱」

【快活二】魔合羅是你塑的。這高山是你名諱。今日個併賊拿賊更推誰。你剗地硬抵着頭皮兒對。

【鮑老兒】須是你藥殺他男兒。又帶累他妻。呀。你暢好會使拖刀計。像一個瓦塊兒在虛空裏。怎生住的呀。到了呵。須按實田地。不要你狂言詐語。花唇巧舌。信口支持。則要你依頭縷當分星。劈兩責狀招實。

【高山云】孔目哥哥。休道招狀。我等身圖也敢畫與你。【做畫字科】正末云「兀那老子。你近前來我問你波。」

【唱】
【鬼三台】你和他從頭裏傳消息。沿路上會撞着誰。高山云「我不曾撞着人。」正末云「兀那老子。比及你見劉玉娘呵。城中先見誰來。」高山云「我想起來也。我入的城來。撒了一胞尿。」正末

云〕誰問你這個來。〔高山云〕我入城時曾問人來。那人家門首弔着個龜蓋。〔正末云〕敢是繫殼。〔高山云〕直這等繫殺我也。他那門前又有個石船。〔正末云〕敢是石碾子。〔高山云〕若是碾着骨頭都粉碎了。我見裏面坐着個人。那廝是個獸醫。〔正末云〕敢是個太醫。〔高山云〕是個獸醫。〔正末云〕怎生認的他是獸醫。〔高山云〕既不是獸醫。怎生做出這驢馬的勾當。他叫做甚麼賽盧醫。〔正末云〕劉玉娘。你認的賽盧醫麼。〔旦云〕他就是我小叔叔。〔正末云〕你叔叔可和睦麼。〔旦云〕俺不和睦。〔正末唱〕聽言罷悶漸消添歡喜。這官司纔纔是實。呼左右問端的。這醫人與誰相識。

〔云〕張千將這老子打上八十。爲他不應塑魔合羅打着者。〔張千打科云〕六十。七十。八十。搶出去。〔高山云〕哥哥爲甚麼打我這八十。〔張千云〕爲你不應塑魔合羅。〔高山云〕塑魔合羅打了八十。若塑個金剛就割下頭來。〔下〕〔正末云〕張千將劉玉娘提在一壁。你與我喚將賽盧醫來。〔張千云〕我出的這衙門來。這個門兒就是賽盧醫在家麼。〔李文道上云〕誰喚哩。我開門看咱。哥哥叫我怎的。〔張千云〕我是衙門張千。孔目哥哥相請。〔李文道云〕喏和你去來。〔張千云〕到也。我先過去。〔報科〕賽盧醫來了也。〔正末云〕着他進來。〔見科〕〔李文道云〕孔目哥哥。叫我有何事。〔正末云〕老相公夫人染病。這是五兩銀子。權當藥資。休嫌少。〔李文道云〕要什麼藥。〔正末唱〕

〔剔銀燈〕他又不是多年舊積。則是些冷物重傷了脾胃。則你那建中湯我想也堪醫治。你則是加些三附子當歸。〔李文道云〕我隨身帶着藥。拿與老夫人吃去。〔張千云〕將來我送去。〔做送藥回科〕〔正末與張千做耳暗科云〕張千。你看老夫人吃藥如何。〔張千云〕理會的。〔下〕〔隨上云〕孔目哥哥。老夫人吃了藥。七竅迸流鮮血死了也。〔正末云〕賽盧醫。你聽得麼。老夫人吃下藥七竅迸流鮮血死了也。〔李文道慌科云〕孔目哥哥救我咱。〔正末云〕我如今出脫你。你家裏有甚麼人。〔李文道云〕我有個老子。〔正末云〕多大年紀了。〔李文道云〕俺老子八十歲了。〔正末云〕老不加刑。則是罰贖。賽盧醫。你若捨的你老子。我便出脫的你。你若捨不的呵。出脫不的你。〔李文道云〕謝了哥哥。〔正末云〕我如今說與你。我便道賽盧醫。你說小的。我便道誰合毒藥來。你便道是俺老子來。我便道誰生情造意來。你便道是俺老子來。我便

道誰拿銀子來。你便道是俺老子來。我便道不是你麼。你便道並不干小的事。你這般說。纔出脫的你。〔李文道云〕謝了哥哥。〔正末云〕張千。你着他司房裏去。你與我一步一棍打將那老子來者。〔唱〕那老子我親身的問他是實。〔帶云〕張千。〔唱〕你只道見有人當官來告執。

〔蔓菁菜〕你說道是新刷卷的張司吏。一徑的將你緊勾追。教我火速來喚你。但若有分毫不遵依。你將他拖向囚牢內。

〔張千云〕我出的這門來。老李在家麼。〔李彥實上云〕是誰喚我哩。〔張千云〕衙門裏喚你哩。〔李彥實云〕我和你去來。〔李老做見正末科云〕喚老漢有甚麼事。〔正末云〕兀裏老子。有人告着你哩。〔李彥實云〕是誰告我。老漢有甚麼罪過。〔正末云〕是你孩兒李文道告你。你不信須認的他聲音也。〔唱〕

〔窮河西〕誰向官中指攀着伊。是你那孝子曾參賽盧醫。又不是恰纔新認義。須是你親姪。哎。老醜生無端忒下的。

〔李彥實云〕我不信。李文道在那裏。〔正末云〕你不信。聽我叫。賽盧醫。〔李文道云〕小的有。〔正末云〕誰合毒藥來。〔李文道云〕是俺父親來。〔正末云〕誰主情造意來。〔李文道云〕是俺父親來。〔正末云〕誰拿銀子來。〔李文道云〕是俺父親來。〔正末云〕都是誰來。〔李文道云〕並不干我事。都是俺父親來。〔正末云〕兀那老子。快快從實招來。〔李彥實云〕哥哥。這都是他做的事。怎麼推在我老子身上。〔正末云〕既是他。你畫了字者。〔李老畫字科〕〔張千云〕他畫了字也。我開開這門。〔李老打文道科云〕藥殺哥哥也是你。謀取財物也是你。強逼嫂嫂私休也是你。都是你來。都是你來。〔李文道云〕不是我。招的是藥殺夫人的事。〔李彥實云〕呀。我可將藥殺哥哥的事都招了也。〔李文道云〕招了咱死也。老弟子孩兒。〔正末唱〕

〔柳青娘〕只着這些三兒見識。瞞過這老無知。却不你千悔萬悔。潑水在地。怎收拾。說的個黃甘甘臉兒如地皮。可不道一言既出。便有駟馬難追。已招伏。怎改易。要承抵。

〔道和〕方知端的知端的。虛事不能實。忒蹺蹺教俺教俺難根緝。教俺教

俺就干繫。使心機。喫賺出是和是非。難支吾。難支對。難分說。難分細。那些那些。咱歡喜咱伶俐。一行人箇箇服情罪。若非若非有天理。這當堂假限剛三日。可不的勢劍倒是咱先吃。

〔云〕一行人休少了一個。跟我見相公去來。〔府尹上云〕張鼎問的事如何。〔正末云〕問成了也。請相公下斷。〔府尹云〕這樁事老夫已明知了也。一行人聽我下斷。本處官吏不才。杖一百永不敘用。李彥實主家不正。杖八十年。老罰鈔贖罪。劉玉娘屈受拷訊。請勅旌表門庭。李文道謀殺兄長。押赴市曹處斬。老夫分三個月俸錢。重賞張鼎。〔詞云〕奉聖旨賜賞。張孔目執掌刑名。劉玉娘供明無事。守家私旌表門庭。潑無徒敗倫傷化。押市曹正法嚴刑。〔旦拜謝科云〕感謝相公。〔正末唱〕

〔煞尾〕想兄弟情親如手足。怎下的生心將兄命虧。我將殺人賊斬首在雲陽內。還報的這銜冤負屈鬼。

〔音釋〕賊則平聲 食繩知切 推退平聲 織張恥切 日人智切 實繩知切 得當美切 力音利

赤音恥 逼兵迷切 息喪擠切 肉柔上聲 髣郎帝切 庾音搜 白巴埋切 宅池齋切

慧音惠 勘坎去聲 刺倉洗切 帔音配 七倉洗切 壁音彼 曠湯卵切 劉音產 識

傷以切 積將洗切 執張恥切 姪征移切 拾繩知切 易銀計切 緝倉洗切 樞樞說切

賺音甚 訖音豈 喫音恥

題目 李文道毒藥擺哥哥

蕭令史暗裏得錢多

正名 高老兒屈下河南府

張平叔智勘魔合羅

叮叮瑤瑤盆兒鬼雜劇

楔子

〔冲末扮李老楊從簪上詩云〕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下水東流。少年莫恃容顏好。不覺忙忙白了頭。老漢沐梁人氏。姓楊名從簪。有個孩兒。喚做楊國用。今蚤到長街市上。尋個相識去。到這蚤晚。怎麼還不見回來。只索等待他波。〔正末扮楊國用上云〕自家楊國用是也。今蚤到長街市上。本意尋個相識。合火去做買賣。營運生理。遇着一個打卦先生。叫做賈半仙。人都說他靈驗的緊。只得割捨一分銀子。也去算一卦。那先生剛打的卦下。便叫道怪哉怪哉。此卦注定一百日內。有血光之災。只怕躲不過去。我問道。半仙。你再與我一算。看可還有什麼解處。那先生把算子又撥上幾撥。說道。只除離家千里之外。或者可躲。我待要走。他又喚轉來說道。這一百日之期。一日不滿。一日不可回來。切記切記。我因此心下慌張。只得到我表弟趙客家借了五兩銀子。置些雜貨。就躲災避難去。恰好今日是個好日辰。回家辭過父親。便索長行也。〔做入見李老科〕〔李老云〕孩兒。你回來了。〔正末云〕孩兒來了也。〔李老云〕你往那裏去來。〔正末云〕父親。孩兒在長街市上撞見一個賈半仙。是打卦的先生。算孩兒命裏有一百日血光之災。除千里之外可躲。孩兒心下好生惶惑。只得和表弟趙客處借了五兩銀子。置辦些雜貨。做買賣去。就今日辭別了父親。只等到百日之後。躲過災難。便回家也。〔李老云〕孩兒。便好道陰陽不可信。信了一肚悶。老漢眼睛一對。臂膊一雙。只覷着你哩。不爭你去了呵。可着誰人養活老漢。孩兒你不去罷。〔正末云〕那先生人都叫他做賈半仙。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孩兒去意已決。若留在家。也少不得害出場病來。只要父親省憂慮。姑待百日無事。孩兒便回家也。〔做拜別科唱〕

〔仙呂賞花時〕似這般少米無柴怎割割。因此上背井離鄉學買賣。將着那些少養家財。一來是躲災。二來是做客。〔李老云〕孩兒。你是必蚤些兒回來也。〔正末唱〕我若是躲過呵。可兀的早回來。〔下〕

〔李老云〕孩兒去了也。我只索收拾些酒食。送孩兒上路走一遭去。正是〔詩云〕心去意難留。留下結冤讎。任

他前路去。得利自無憂。〔下〕

〔音釋〕 刮音掘 劃胡乖切 客音楷聲

第一折

〔丑扮店小二上詩云〕別家做酒全是米。我家做酒只靠水。吃的肚裏脹膨脾。雖然不醉也不餒。在下店小二。的便是。在這上蔡縣北關外十里店。開着個小酒務兒。但是南來北往。推車打擔。做買賣的。都到俺小鋪來買酒吃。晚間就在此安歇。今日好晴明天氣。早些起來。收拾鋪面。定下些新鮮的案酒菜兒。挑出這草褥兒去。看有甚的人來。〔下〕〔正末挑擔兒上云〕俺楊國用。自從離了家鄉。辭別了父親。出來做買賣。不覺三月期程。俺是乍出外。不會行得慣。這路途吉丁疙疸的。蚤踏破我這脚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途路兜搭。客心瀟灑。倉忙煞。走的。我力盡筋乏。〔帶云〕天色晚了也。〔唱〕我則見隱隱的可蚤斜陽下。

〔云〕楊國用。你也行動些。〔唱〕

〔混江龍〕做買賣的擔驚忍怕。眼見得疎林老樹噪昏鴉。〔帶云〕你看這日色。不淹淹的落下去了。〔唱〕不見了半竿殘日。只剩的一縷紅霞。行過這野水溪橋。十數里。〔做望科云〕兀那前面不有人家也。〔唱〕遙望見竹籬茅舍兩三家。赤緊的人依古道。鴈落平沙。過一搭荒村小徑。轉幾曲遠浦浮槎。噲則去那汪汪的大水處尋安札。世不會閒閒暇暇。常則是結結的這巴巴。

〔云〕此間是所酒店。不免在這店裏借宿一宵去罷。〔做喚門科云〕小二哥。開門來。開門來。〔店小二上云〕是誰喚門。待我開開這門。〔做見科云〕是那裏來的客官。〔正末云〕我就是這裏沐梁人。你店裏有什麼乾淨房子。借一間與我安歇。〔店小二云〕有有有。這一間閣子兒可也乾淨。你今晚就在此安下。不知用什麼茶飯。〔正末云〕諸般茶飯都不。只要點個燈來。借你閣子歇一夜。明日要蚤行哩。〔店小二云〕這等。我與你點上燈。你且歇息。我自後面睡去也。〔下〕〔正末睡科〕〔做打夢起云〕不知今夜怎生再睡不着。待我起來前後聞

步咱。呀。這是一個小角門兒。不免推開這門。看是甚麼去處。〔做觀科云〕原來一所花園。是好花也呵。〔唱〕

【油葫蘆】則見滿目春光景物誇。我在這月明中間翫咱。又不知風吹柳絮。可也是舞梨花。〔做驚科云〕好是奇怪。〔唱〕却被這海棠枝。七林林將頭巾來抹。又被這薔薇刺。急急顛顛將紬衫來掛。我行過這松柏亭。見幾株桃杏花。更和這牡丹臺。芍藥圃。荼蘼架。我則在這花裏慢行踏。

〔云〕呀。花叢裏面一張矮桌兒。上面放着果盞杯盤。好齊整的酒食。敢就是這賣酒的人擺下的。〔唱〕

【天下樂】莫不是遊徧西湖賣酒家。這的是誰也。波那誰那擺設下。〔帶云〕我便喫上他一杯兒。怕做甚麼。〔唱〕便有那惜花人撞見。怕做甚麼。〔做拿壺瓶科云〕我是看咱。原是滿滿的一壺好酒。待我斟一杯兒喫波。〔唱〕我待把香醪在盞內斟。〔帶云〕常言道飲酒須飲大深甌。戴花須戴大開頭。〔唱〕我待把花枝在頭上插。我與你便葫蘆提拚醉殺。

〔云〕好酒也。我一發吃他幾杯。怕做甚麼。〔做坐下唱〕

【那吒令】花叢內展下這軟簌簌的坐榻。桌兒上放下這煖溶溶的玉甌。喉嚨裏嚥下這香噴噴的爛瓜。看了這三月天勝似那千金價。蚤飲過幾盞流霞。

〔云〕我怕不在這裏吃酒。不知我父親在家。可有這樣酒吃那。〔唱〕

【鵲踏枝】我臨去也折一朵大開花。明日個蚤還家。單注着買賣和合。出入通達。〔邦老聞上做班正末科云〕喂。這花敢有主麼。〔正末做驚科唱〕猛聽得叫一聲這花有主麼。哎。天也。恰便似個追人魂黑臉那吒。

〔邦老做舉刀科正末唱〕

【寄生草】嚇的我消磨了酒。慌的我撇掉了花。則見他威凜凜一表身材大。明晃晃一把鋼刀落。不由我戰欽欽一片心腸怕。你道我爲甚麼怎敢。

不低頭。也只爲一時間落他矮簷下。

【六么序】哎。我這裏觀瞻罷。見了他惡勢煞。他骨碌碌將怪眼睜叉。筵定鼻凹。咬定鑿牙。則被你誆殺人那。〔邦老做揪住正末髮科〕哎。一隻手揪住咱頭髮。一隻手就把刀拔。眼見得血光災。正應着龜兒卦。兀的不殘生潑命。斷送在海角天涯。

〔云〕只望哥哥可憐。饒俺一命咱。〔邦老云〕你也不要怨我。到明年今月今日今時。便是你的週年也。〔正末做哭科唱〕

【么篇】哥呀和咱平日裏又沒甚爭差。怎便要殺壞咱家。小人呵。則是不合來這裏看花。〔孤衝上。揪住邦老科云〕休殺休殺。〔正末唱〕猛見個揪住肩胛。叫道休殺。哎。這老爺爺又是誰家。〔孤云〕君子休驚莫怕。〔正末唱〕叫一聲君子休就怕。那太僕兩手忙叉。哎。你個老爺爺是救命的活菩薩。你莫不是龍圖待制。開府南衙。

〔孤同邦老下〕〔正末做醒科云〕有殺人賊也。〔店小二慌上云〕殺人賊在那裏。〔正末云〕哥。你看我脖項上還有頭麼。〔店小二云〕你這客官。沒頭呵。怎麼會說話。〔正末云〕呸。好個惡夢也。〔店小二云〕客官做甚夢來。你說與我聽波。〔正末唱〕

【金盞兒】我爲甚鬧喧嘩。累的你猛驚呀。只爲這適間夢裏多希詫。見一個碑亭般大漢。把短刀拿。〔店小二云〕他拿刀待做甚麼。〔正末唱〕那漢待一刀殺壞我。〔店小二云〕可曾被他殺麼。〔正末云〕幸得一個老爺爺把他揪住。叫道休殺休殺。〔唱〕却是他平白地救了咱家。〔帶云〕我這性命呵。〔唱〕纔得個寒灰重發。枯木再開花。

〔店小二云〕一了說春天的夢。秋天的屁。有什麼準繩在那裏。怕做甚麼。〔正末云〕悔氣。做這等一個不吉利的夢。天色已明了。小二哥。這二百錢送你做房錢的。我自上路去也。〔店小二云〕客官房錢勾了。但願你前途

沒事。只管大着膽去。再不要把這個夢放在心上。以後往來。常常照顧小店。〔正末做挑擔兒上路科云〕小二哥。我去了也。〔下〕〔店小二云〕我看這客人臉上一道黑氣。前途或者做出事來。也不見得。呸。干我甚事。〔詩云〕閉門不管窗前月。一任梅花自主張。〔淨扮盆罐趙同搽旦撒枝秀上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自家盆罐趙的便是。幼小間父母雙亡。不會做什麼營生。則是打家截道。殺人放火。做些本分的買賣。以外別的反勾當。我也不做。昨日多吃了幾碗酒。在那柳陰直下歇息。夢見一個小後生。挑着兩個沉甸甸的籠兒。我趕着要殺他。却被一個白鬚老兒。挺住我的肩膀。叫道。休殺休殺。撒然覺來。可是南柯一夢。我離汴梁城四十里。在這破瓦村居住。開着一座瓦窯。賣些盆罐。又開着一座客店。招接那南來北往的經商客旅。在此安歇。若是本錢少的便罷。若是本錢多的。我便圖了那廝的財。致了那廝的命。大嫂。你守着鋪面。我自歇息去也。倘有什麼客人到我店中投宿。你只推先要房錢。看他秤銀子時。若是有些油水。你便來叫我下手。〔搽旦云〕你終日只是喫酒。你又醉了也。你且睡去。有人來投宿。我自理會。〔淨云〕我歇息去也。〔下〕〔搽旦云〕我撒枝秀元不是良家。是個中人。如今嫁這盆罐趙。做了渾家。兩口兒做些不恰好的勾當。俺這裏方圓四十里。再無一分人家。單則是我家開座店面。在此招接往來客旅。只要等那有本錢的到來。便是錢龍入門。我漢子盆罐趙自去睡了。我且不要掩上門。坐在店裏等着。看有什麼人來。〔下〕〔正末挑擔兒上云〕俺楊國用自從遇賈半仙。算了一卦。道我有一百日血光之災。只除千里之外可躲。為此辭別了父親。出外躲災避難。因而做些買賣。謝得天地保佑。利增百倍。如今離家只得五十多里。你也行動些兒。趕回家去。見我父親。可不好也。〔做行科云〕呀。天色漸晚了。趕不到城如何。〔做屈指頭算科云〕俺自從離家日子。算來纔得九十九日。那賈半仙道。一日不滿。你也不要回家。如今前面還有四十里路。一時也趕不到。不如到那瓦窯村投宿。待到明蚤回去。可不滿了這一百日限也。〔做行到科云〕這裏正是瓦窯店。不免叫一聲。店主人有麼。〔搽旦上云〕是誰叫。〔正末云〕俺每是過路的。要投宿哩。〔搽旦云〕請裏面來。有乾淨闊子大炕頭。儘好安歇。〔正末做入放擔科云〕〔搽旦云〕客官。要吃什麼茶飯。〔正末云〕諸般茶飯都不用。只與我點個燈來。借宿一宵。明日絕蚤便行。〔搽旦云〕有。待我點燈去。扯下些紙來。撚個紙撚。蘸上些油。點上這燈兒。客官。燈在此。〔正末接燈科云〕大嫂穩便。〔搽旦云〕我男子不

在家裏。客官。你說要蚤行。不是我小器相。先見賜些房錢。免得憎多道少。倒也乾淨。〔正末云〕大嫂說的是。我就數錢與你。〔做開籠取錢遮掩科云〕這是二百好小錢。請大嫂收了。〔搽旦做一眼瞅擔兒科云〕錢有了。客官請自在罷。〔背云〕我看這兩個沉點點籠兒。是個有東西的。待我叫他去。盆礮趙。盆礮趙。〔淨上云〕大嫂。你喚我做甚麼。〔搽旦云〕適纔有個客人投宿。挑着兩個籠兒。不知偌多本錢。好生沉重。他如今睡了。你不下手更待幾時。〔淨云〕這等待我去。〔做拔刀踏開門科云〕那廝那裏。〔正末慌云〕在這裏。〔淨攛住正末髮科云〕巧言不如直道。兀那廝。你有甚麼金銀財寶。快獻出來買命。〔正末云〕大哥。俺是個窮貨郎兒。那得金銀財寶來。〔淨做怒科云〕村弟子孩兒。你不獻出來。我就殺了你。〔正末做怕科云〕有有有。大哥。我與你這一個銀子。〔淨云〕你休怪。我不曾強要你的。可是你自家與我來。〔出見搽旦云〕大嫂。有了銀子也。〔搽旦云〕多少。〔淨云〕是一個銀子。〔搽旦云〕哎。爲這場事。我一夜不曾睡。只問他要的一個銀子。你再問他要。〔淨云〕來來。我還你這個銀子。〔正末云〕謝了大哥。〔淨云〕少。我要你一頭兒。〔正末云〕大哥。這須是我的。〔淨云〕喂。你不與我。我就殺了你。〔正末云〕有道有。我與你一頭兒。〔淨提籠出見搽旦云〕大嫂。有了他一頭兒也。〔搽旦云〕也少。這一頭兒是什麼黃封聖旨。要不得他的。〔淨云〕大嫂。也勾了。〔搽旦云〕你也這般說。這是天送來的財物。進了我家。怎生還放他出去。〔淨云〕大嫂。你說的是。來來來。我關你。我不要你的。還你罷。〔正末云〕多謝了大哥。〔淨云〕我一擔兒都要。〔正末做跪科云〕大哥。你也留些兒與我。〔淨喝云〕村弟子孩兒。你性命要緊。財物要緊。你不與我。我就殺了你。〔正末云〕大哥。將的去。將的去。〔淨提籠兒〕〔正末舉匾擔做打科〕〔淨回見云〕喂。你待怎的。〔正末云〕大哥。你連這匾擔拿了去罷。〔淨笑云〕倒是一個賊弟子孩兒。大嫂。有了東西也。天色未明。俺再歇息去。〔搽旦攔住云〕你那裏去。咱拿了他許多東西。他肯乾罷。你且躲在黑影兒裏。聽他說甚麼話。〔淨云〕好好好。家有賢妻。丈夫不遭橫事。待我聽那廝說些甚麼。〔正末云〕嗨。楊國用也。躲了一百日災難。離家則有四十里田地。來到這瓦窰村盆礮趙家。將我偌多財物連籠兒奪去了。只要明日出得他店。一徑的到開封府包待制爺爺跟前。告將下來。追還我的財物。也未遲哩。〔搽旦云〕如何。他則說出來。必然做出來。若是放了回去。可不倒着他道兒。不如只一刀哈喇了他。可不伶俐。〔淨云〕大嫂。你說

的是。來來來。你兩個籠兒都在這裏。還了你。我不要。〔正末云〕多謝了大哥。〔淨云〕我別問你要一件東西。〔正末云〕大哥。你要甚麼。〔淨云〕我問你要那顆頭。〔正末云〕哥也。連着筋哩。兀的不有人來也。〔邦老做回身科云〕在那裏。〔正末做踉倒淨科〕〔淨起身揪住正末科〕〔正末云〕你殺我在那裏。〔淨云〕我殺你在兀密裏。〔正末唱〕

【賺煞】殺我在瓦密中。做鬼在黃泉下。我死後誰人救咱。只教我冤氣騰騰怎按納。〔云〕大哥。你得了我楊國用的銀子。便饒我性命也罷了。〔淨云〕我銀子也要。性命也要。〔正末哭云〕父親。我再不能勾見你的面了。〔唱〕父親也。可憐你泪眼如麻望巴巴。定道我流落在水遠山遐。誰想道只隔得四十里。橫屍這一搭。他將我圖財致殺。則我這楊國用怎生乾罷。〔云〕我便死也。着那賊吃我一拳。〔做打科云〕着去。〔淨舉刀迎科〕〔正末云〕我打不着他。倒被刀割了這手也。〔唱〕則我這一靈兒今夜宿誰家。

〔淨殺正末倒科〕〔搽旦上云〕那廝殺了也。留這死屍在家裏。也不了當。不如拖他去密裏燒了罷。〔淨云〕大嫂說的是。我揀着頭。你揀着脚。丟在密裏去。〔做擡正末丟下科云〕大嫂。搬將柴來。堆在密門首。待我去燒起火來。這腦髓骨頭上多放幾塊硬柴。〔搽旦云〕這個我曉得。〔做裝柴科〕〔淨做吹火科云〕燒化了也。偈將水來。殺了火。拾將那竹殖來。放在碓臼裏。我便踏着碓。大嫂。你看成灰也未。拿細篩子來篩了。攪上些黃泥。捏做一個盆兒。底下畫個十字。夾在家火中間。架上柴燒起火來。封殺密門。待到第七日。纔來開密。那廝也。這等火彈了你。倒也落的一個好發送。天那。可憐見我盆礮遭這點好心。天也與我半碗兒飯吃。〔同搽旦下〕

〔音釋〕

飯奴虫切 稊音准 搭音打 灑商鮮切 煞雙鮮切 乏扶加切 札莊買切 咱茲沙切

抹音罵 顏音戰 踏當加切 那平聲 鮑疽雪切 殺雙鮮切 鞍蘇上聲 榻湯打切 畢

音買 達當加切 吒音渣 搭匡雅切 凹汪卦切 鑿慈駭切 髮方雅切 拔邦佳切 看

平聲 脚江雅切 薩殺買切 詫瘡鮮切 更音京 當去聲 籠上聲 相去聲 橫去聲

納穰雅切 晉音杏 雅音對

第二折

〔淨同搽旦上詩云〕爲人本分作經營，滄飯羶茶心自寧。平生莫做虧心事，半夜敲門不喚驚。自家盆罐趙的便是。自從殺了那楊國用，雖然得他好幾十兩銀子，這兩日連夢顛倒。我在床上睡，可被他拖我到地上。我在地上睡，又被他擡我到床上。好生傷擾不過，恐怕惹出些事故來。大嫂，你與我把這店門重重關上。只在家中靜守他幾日者。〔搽旦云〕理會的。〔做關門科〕〔正末扮密神上云〕小聖乃密神是也。這盆罐趙做下這等違天害理的勾當，我如今去警戒他一番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行行裏雲霧籠台，來來來，先着這冷颼颼滲人風過。按唐巾將俺這角帶頻挪，則這個殺人賊圖財漢，常好是心蠱膽大。我則道是血碌碌屍首堆塚，怎將他珍磕磕把盆兒捏做。

〔醉春風〕不爭你搗骨旋燒灰，做的個當爐不避火。〔帶云〕這廝好無禮也。〔唱〕似這般腥臊臭穢怎存活，兀的不薰撲殺我。我看這廝吃我一會掀騰，遭我一會磨難，受我一會折挫。

〔云〕來到此處，是他門首，這廝關着門哩。〔做推門科〕〔唱〕

〔迎仙客〕我將這門去推，他那裏緊關合。不鄧鄧按不住我這心上火，我如今便向前忙問他，不由我語笑呵呵。蚤將這闊脚板，把門桿踏破。

〔做踏開門淨慌躲床下〕〔正末拿住搽旦科〕〔搽旦叫云〕神道，他躲在床底下哩。〔正末唱〕

〔上小樓〕做男兒的殺人放火，〔帶云〕賊也。〔唱〕你不合便隨風倒舵，怎知道被我來拈住衣服。揪住頭稍，倒拽橫拖，這都是你不合自攬着這場彌天災禍。〔搽旦云〕神道，這殺人事是盆罐趙做下的，並不干我事。〔正末云〕噤聲。〔唱〕也是你不合去殺人處一迎一和。

〔云〕你快拿這盆罐趙出來。〔搽旦做叫科云〕盆罐趙快出來。神道要和你說話哩。〔叫三次科云〕神道，盆罐

趙害怕。只是不肯出來。〔正末云〕昨夜楊國用投宿之時。那廝先去睡了。你只去叫得一聲。他便來了。今日如何叫他不出來。〔搽旦云〕你若有多少本錢。與我看一看。我也就去叫他出來。〔正末云〕噤聲。盆罐趙。你這許多本事。都到那裏去了。這床底下是躲得過的。你若是不出來。我就連床砍做肉醬。〔淨做出頭窺科〕〔正末搭住頭髮拖出科〕〔唱〕

〔么篇〕我一隻手揸着這廝腰。幾番待攏下火。將這廝剗着眼珠。掐着喉嚨。摘着心窩。〔做坐淨身上科〕〔唱〕我且在脊背上端然穩坐。只問你殺平人怎生胡做。

〔淨云〕你說是甚麼神道。等我好香燈花果祭賽你波。〔正末云〕我就是你家瓦竈神。〔淨云〕啐。我養着家生咱裏。我一年二祭。好生供奉你。你不看覷我。反來折挫我。直恁的派賴。〔正末云〕你到今日。還是這等無禮。待我略用上些氣力。將你來坐做一個柿餅兒。〔淨云〕我小人知罪了。只望上聖饒過些兒咱。〔正末放起淨淨叩頭科〕〔正末唱〕

〔滿庭芳〕却原來你也要饒些罪過。說甚的一年二祭。信口開合。誰着你燒竈人不賣當行貨。倒學那打劫的傀儡。你本是個會做作狠心大哥。更加着個會攛掇毒害虔婆。現如今死魂靈無着落。只待玎玎璫璫告過兀的不做。〔莊子鼓盆歌〕

〔淨云〕上聖。你則是可憐見。饒過我者。〔正末云〕你既要饒。你快超度他生天。我便饒你。〔淨云〕上聖。你饒了我。則今日高原選地。破木造棺。請高僧高道。做水陸大醮。超度他生天。你意下如何。〔淨搽旦連叩頭科〕〔正末云〕盆罐趙。你夫妻兩個聽者。〔唱〕

〔耍孩兒〕囑付你夫妻每休做別生活。再不許去殺人也。那放火。想人生總是一南柯。也須要福氣消磨。則守着心田半寸。非爲少。便巴得分外千錢。枉自多。天注定斟和酌。但保的家常大飯。又要如何。

【二煞】你背地裏去劫奪人。也防人要侵害我。豈不怕神明報應無差錯。休看的打家截道尋常事。你則想地獄天堂爲甚麼。運到也難逃躲。直待要高懸劍樹。又下油鍋。

〔云〕我想楊國用好苦也。盆罐趙。你夫妻兩個好狠也。〔唱〕

【一煞】他他他。千般苦盡受過。纔博得鈔幾何。怎知道到家來橫惹這亡身禍。焰騰騰把骨殖加柴燎。克匝匝夾泥攪水和。燒的來影跡兒無些。似這等逃災避難。倒不如奔井投河。

〔淨搥旦叩頭科云〕上聖。你若饒了我呵。我買香燈花果好生祭賽你。〔正末喝云〕噤聲。〔唱〕

【尾煞】你先將那血痕兒掃拂的乾。再將他死魂兒安頓的妥。這便是你消災滅罪真功課。倒也強如花果香燈。兀良常常的祭賽我。〔下〕

〔搥旦云〕那神道去了。喀打開窰看咱。〔淨做打開窰科云〕呀。一窰的家火都走的無了也。則剩下一個盆兒。我試看咱。是什麼記號。〔做拿盆看科云〕呀。正是那一個骨屑。留在家裏。恐怕惹出些無頭禍來。不如摔碎他娘罷。〔搥旦云〕休摔碎了。有張徹古老的問喀討個夜盆兒。你留着與他。怕做甚麼。〔淨云〕大嫂。你也說的是。待張徹古老的來時。我把這盆兒送他。等他拿去做夜盆兒。有他那老雞疤斃鎖。也不怕他有什麼靈變。大嫂。我被窰神打攪了一夜不曾睡得。我看看這門都是重重關好的。喀和你歇息去來。〔詞云〕我在這瓦窰居住。做些本分生涯。何曾明火執仗。無非赤手求財。有何神號鬼哭。怕甚上命官差。拚個閉門安坐。一任天降飛災。

〔搥旦同下〕

〔音釋〕 分去聲 重平聲 合音何 滲森去聲 大音情 垛多上聲 礪森上聲 礪音可 臊音騷

活音和 他音拖 躑音渣 搯音咎 着池河切 和去聲 撒巖酸切 剗碗平聲 行音

杭 落羅去聲 柯音哥 酌之可切 錯搓上聲 過平聲 奔去聲 摔音癢 徹音煞 斃

音掩 涯音諧 號平聲

第三折

〔正末扮張徹古上云〕老漢張徹古是也。幼年間在開封府做着個五衙都首領。如今老了也。多虧包待制大人可憐見。着老漢柴市裏討柴。米市裏討米。養濟着老漢。過其終身。有這瓦窰村盆礮趙小弟子孩兒。常在俺處寄賣家火。許了俺一個夜盆兒。數番家說謊。只是不與。俺老漢今日無甚事。不免到他家裏討這盆兒。走一遭也呵。〔唱〕

〔越調鬬鶴鶉〕俺如今赤手空拳。少柴也。那缺米。常則是甘分隨緣。麤衣糲食。俺從來壯歲無兒。更臨老也。那喪妻。恰纔行了一直。又蚤歇了一會。可憐俺斑白頭毛。尪羸的這瘦體。

〔紫花兒序〕想起俺少時節眼明手捷。體快身輕。到如今老了也。腰曲頭低。那裏每汪汪犬吠。隱隱疎籬。俺這裏舉目觀窺。原來是竹塢人家。傍小溪。俺行到這盆礮兒趙家田地。走的來口內煙生。好看俺氣喘狼籍。

〔云〕蚤來到這瓦窰村盆礮趙家門首也。怎麼青天白日。關着門哩。這個弟子孩兒。又不知幹下甚的勾當。待俺喚門咱。〔做叫云〕盆礮趙。開門來。開門來。〔淨同搽旦上云〕是誰喚門。待我開這門看去。〔做見科云〕元來是張徹古。老的。你來我家做甚麼。〔正末云〕盆礮趙。你這弟子孩兒。你許了老漢一個夜盆兒。幾番家到俺處寄家火賣。只不與俺。這一個盆兒。值得甚的。直着老漢親自上門問你討那。〔淨云〕盆兒有。我可忘了。你倒記得。常言道老而不死是爲賊。正是你這樣人。〔搽旦云〕你看這白鬚搭颯。的是像個賊。〔正末唱〕

〔小桃紅〕你道俺老而不死是爲賊。俺若不死成何濟。〔淨云〕老的也。你如今多大年紀。日逐柴米。是那個供給你。〔正末唱〕俺巴到新年。便整整的八十歲。柴和米是誰給。只有您後輩無先輩。〔淨云〕老的也。你有幾個同輩弟兄。試說一徧與我聽咱。〔正末云〕俺同輩弟兄有十個。〔淨云〕可是那十個。〔正末云〕老的老了。死的死了。則剩下俺三個。王弘道。李從善。和老漢。〔唱〕呀。昨日個王弘道命虧。今日個李從善辭世。天那。則俺那一班兒白髮故

人稀。

〔云〕盆礶趙。你與俺這夜盆兒。等俺回去。〔淨云〕大嫂。你取那盆兒出來。送張老的。〔搽旦取盆出科云〕兀的不是。你取了去。〔正末做取盆科云〕盆礶趙。你這盆怎生根了也。〔淨云〕噯。你這老的。我在後面窗上取出來的。纔放在地下。就會生了根。有這等話。〔正末云〕你這小弟子孩兒。許了俺一個盆兒。若多時纔與得俺。也該揀一個好的。怎生與俺個破聲雌雌的。不好俺不要。則與俺一個好的去。〔淨虛轉科云〕老的。我另換一個與你。〔正末彈盆兒科云〕不好。有些聲義。再換一個。〔淨又虛轉科云〕這個盆兒好。〔正末云〕這一個像是好的。〔淨笑科云〕左右是他。〔正末做取盆謝科云〕俺老漢回家去也。〔淨云〕老的。你是往大路來的。往小路來的。〔正末云〕俺纔往大路上來。如今可往小路上回去。略近些兒。〔淨云〕老的天晚了。不如仍往大路回去。大路上沒鬼。小路上可有鬼。〔正末云〕有鬼有鬼。我打你這賊嘴。俺是不怕鬼。張徹古。汴梁有名的。俺會天心法。地心法。那吒法。書符呪水。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攝。就有鬼。見了俺時。蚤說的他七里八里躲了也。〔淨云〕你會天心法。地心法。那吒法。有這許多法。你去罷。〔做推出門科云〕大嫂。仍舊的關上門。到後院裏喫酒去來。〔同搽旦下〕〔正末上云〕老漢問盆礶趙討了一個盆兒。天色漸晚。只索趕回家去。適纔盆礶趙說小路上有鬼。誰不知道。俺是不怕鬼的。張徹古。俺的性兒撮鹽入水。呀。天色晚了。俺也要行動些。〔唱〕

〔天淨沙〕俺急煎煎向前路奔馳。〔做驚科云〕背後是什麼人走響。〔做回頭喝科云〕噯。那個。〔唱〕是那個磕撲撲撲在背後追隨。〔帶云〕兀的不說殺老漢也。〔唱〕這扯住我的不知是誰。〔云〕誰不知老漢是不怕鬼的。張徹古。俺的性兒撮鹽入水。俺會天心法。地心法。那吒法。書符呪水。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攝。便有鬼。見了俺時。蚤說的他七里八里躲了。〔唱〕莫不是山精鬼魅。〔正末做跌科〕〔魂子上打正末科〕〔正末起喝云〕打鬼打鬼。〔做細看科唱〕呀。却原來是棘鍼科抓住衣袂。

〔云〕吓。被這棘鍼科抓住倒絆了我一交。〔做行科〕〔魂子做隨哭科云〕老的也。〔正末做驚科云〕那裏這般哭。〔魂子云〕老的也。〔正末做聽科云〕元來不是哭聲。有人叫老的老的。我想起來了。敢是那放牛的牧童。清

早晨間出來。趕着三五隻牛兒。到晚來不見了一隻。你便道老的你可見我那牛兒來麼。小弟子孩兒。你不見了牛呵。干俺屁事。〔唱〕

【寨兒令】小孩兒每將俺欺待捉弄。俺這老無知。多敢是放牛的牧童沒道理。〔魂子做哭科〕〔正末云〕元的不是哭聲。〔唱〕做什麼切切悲悲。哭哭啼啼。〔帶云〕哦。我曉得了。〔唱〕莫不是風緊鴈行疾。

〔魂子做哭科〕〔正末聽科云〕又不是鴈聲。是那個哭哩。〔唱〕

【么篇】眼見的路絕人稀。不由俺不說的魄散魂飛。〔魂子做打正末頭科〕〔正末喝云〕打鬼打鬼。〔唱〕我聽沉了多半晌。〔做回顧科唱〕觀瞻了四週圍。〔帶云〕打鬼打鬼。〔唱〕呀。呆老子也。却原來是一個土骨堆。

〔云〕老漢可也老的糊突了。一個土骨堆只管叫道有鬼有鬼。俺是不怕鬼的張敞古。俺的性兒撒鹽入水。俺會天心法。地心法。那吒法。書符呪水。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攝。便有鬼。見了俺時。早說的他七里八里躲了也。〔魂子做叫科云〕老的也。〔正末云〕則被這鬼纏殺我也。幸喜來到家門首了。草索兒拴着門。待俺放下這盆兒。解掉草索。開開這門。〔做取盆入門魂子隨入科〕〔正末做歎氣魂子亦歎氣科〕〔正末唱〕

【黃鶯兒】他那裏吁吁的喘氣。俺這裏轉轉的疑惑。剛走到家來可便坐地。猛然間心中記起。

【慶元貞】俺出門紅日乍平西。歸時猶未夕陽低。怎教俺擔驚受怕。昏昏迷迷。〔做沉吟科云〕嗨。俺是忘了。〔唱〕這都是咱老背悔。門兒外不會撒的把兒灰。

〔云〕人說門前撒下一把灰。那邪神野鬼便不敢進來。〔魂子云〕老的也。我進來多時了也。〔正末云〕待俺房簷上扯把草兒去燒着火來。〔做扯草科云〕草可有了。俺去時節竈窩裏埋着些牛糞火兒。俺看有也是無。〔做吹火科〕〔魂子打正末口科〕〔正末云〕燒鬍子也。呸。原來是個貓兒撞將出來。把鬍鬚鬚爭些兒都燒了。〔做罵科云〕俺知道了也。是隔壁王婆婆家的貓兒。他也不喂這貓兒。常來俺這邊偷東西吃。等俺罵他去。

王婆婆。你家的貓兒你不喂。他到俺家來。放下的肉也偷吃了。飯也偷吃了。雞兒鴨兒也偷吃了。竈裏灰也偷吃了。你還強嘴哩。到明日和你整理。〔做點燈科云〕待我點起燈來。〔做提半皮科云〕這半皮襖上不知是虱子。也是蛇蚤。我試尋咱。〔魂子云〕老的也。兀的不是一個蛇蚤。〔正末云〕干你屁事。等我鋪下這半皮襖睡一覺波。〔做鋪半皮睡科〕〔魂子做偷半皮科〕〔正末云〕好是奇怪。每日價鋪着這半皮。暖烘烘的睡覺。怎麼今日冰也似這般冷的。〔做摸科云〕原來偷了俺半皮去。有賊也。地方峯賊那。〔唱〕

【黃鶯薇】俺這裏高聲叫有賊。慌走到街裏。又無一個巡軍捷議。着誰來共咱應對。

【慶元貞】扭回身疾便入房內。〔做跌科〕〔唱〕被門程絆我一個合撲地。〔魂子將半皮在正末頭上轉科〕〔正末云〕拿住賊也。〔唱〕一隻手揪住這廝潑毛衣。使拳搥。和脚踢。吓原來是一領舊半皮。

〔云〕原來這半皮襖蓋在我頭上。倒叫有賊。害得俺一夜不曾得睡。俺可要起來小解了。有盆礮趙與俺一個盆兒。俺試用咱。〔做溺尿科〕〔魂子撥過盆兒科〕〔正末云〕怎生不聽見盆裏響。倒在地下響。〔做摸科云〕嗨。老漢老的糊突了。盆兒在那邊。可在這邊小解。〔做過那邊科〕〔魂子又撥過盆兒科〕〔正末摸科驚云〕可怎生又走過那邊去了。〔魂子頂盆兒科〕〔正末摸科云〕哎。可怎生起在半空裏來了也。〔唱〕

【禿廝兒】本指望早起晚夕。方便俺淨手更衣。吃了這湯多水多偏夜起。誰想道有今日這般樣蹣蹣。

【聖藥王】俺可便趕到這壁。他可便走到那壁。則見他來來往往半空飛。他可便走到這壁。俺可便趕到那壁。撇得俺渾身上下汗淋漓。哎。恰好是一夜不曾尿。

〔魂子拿盆兒近前跪科〕〔正末驚科〕〔唱〕

【鬼三太子】則見他來到根底。說的俺忙迴避。〔魂子云〕老的也。可不道你這性兒撮鹽入

水哩。〔正末唱〕俺性格兒撮鹽入水。〔魂子云〕你不是張撇占。〔正末唱〕俺名姓你須知。〔魂子云〕可不道你是不怕鬼的。〔正末唱〕鬼也。俺從今後怕你。〔魂子云〕你會天心法那。〔正末唱〕天心的這正法。俺可也不省得。〔魂子云〕你會那吒法那。〔正末唱〕鬼也。那吒的那法力不理會。〔魂子云〕你不會呪水書符。〔正末唱〕俺那裏會呪水書符。都則是瞞神也。那說鬼。

〔魂子云〕老的也。你怎的這天心法。地心法。那吒法。可都不濟事了那。〔正末唱〕

〔調笑令〕俺這裏問你。你待欲何爲。〔魂子云〕你試猜着。〔正末唱〕你莫不是野鬼孤魂索酒食。〔魂子云〕不是。〔正末唱〕是什麼邪魔外道通名諱。〔魂子云〕也不是。〔正末云〕又不是。〔唱〕畢竟是甚的東西。〔魂子云〕我便是這盆兒。這盆兒便是我。〔正末唱〕他與了我個夜盆兒。定害的俺無整理。〔云〕盆罐趙弟子孩兒也。〔唱〕若是那水缸呵。着俺怎地支持。

〔云〕俺且問你。你是個人。可還是個鬼。怎生到得俺家裏來。〔魂子云〕我在你衣襟底下帶進來的。〔正末罵門神科云〕俺罵那門神戶尉去。好門神戶尉也。你怎生把鬼放進來了。俺要你做甚麼。〔唱〕

〔麻郎兒〕俺大年日將你帖起。供養了饌子茶食。指望你驅邪斷祟。指望你看家守計。

〔么篇〕呸。俺將你畫的這惡支殺樣勢。莫不是盹睡了門神也。那戶尉。兩下裏桃符定甚大腿。〔做扯碎鍾馗科〕〔唱〕手擺了這應夢的鍾馗。

〔魂子云〕老的也。你與我做主咱。〔正末云〕你說的明白。俺好與你做主。〔魂子做哭科云〕老的可憐見。孩兒叫做楊國用。就是汴梁人。販些南貨做買賣去。賺得五六個銀子。前日回來。不期天色晚了。投到瓦窰村盆罐趙家寄宿。他夫妻兩個圖了我財。致了我命。又將我燒灰搗骨。捏成盆兒。則指望盛湯盛水。不想道送你老人家。做了個夜盆兒。這腌臢臭穢。教我如何受得。老的也。怎生可憐見。與我做主咱。〔正末云〕哦。原來如此冤枉。

盆兒也。爭奈你是個鬼魂。俺是個人。可怎生與你做主。〔魂子云〕老的也。你則把這盆兒拿到包待制爺爺面前。你去那盆兒上敲三下。我就玳瑁瑤瑤的說起話來。〔正末云〕既是這等呵。俺便與你做主。天色明了。俺鎖了門。拿這盆兒見包待制走一遭去。〔做出門科云〕且住。私場演官場用。若到開封府去。他不說時。如何是了。待俺試敲咱。這是盆兒。〔做敲科云〕一二三。〔魂子云〕老的你教我說。我玳瑁瑤瑤的說與你聽。〔正末唱〕

【收尾】俺將這瓦盆兒親提到南衙內。直告那龍圖待制。便不拿的他下地獄。且由他。〔帶云〕盆兒也。〔唱〕但得你見青天。怎時節可也快活殺你。〔同魂子下〕

〔音釋〕 羈邦架切 直征移切 羸音雷 塢音五 籍精妻切 賊則平切 給更移切 义去聲 魅

音昧 抓莊瓜切 疾精妻切 响音賞 骨音古 息喪擠切 惡音回 程音汀 踢音體
夕星西切 日人智切 壁兵迷切 得當美切 食繩知切 崇音歲 擺羅上聲 馮音葵
盛音成 膳音菴 膳音簪

第四折

〔外扮包待制引丑張千祗從上〕〔張千喝科云〕喏。在衙人馬平安。擡書案。〔包待制云〕法正天心順。倫清世俗淳。筆題忠孝子。劍斬不平人。老夫姓包名拯字希文。乃廬州金斗郡四望鄉老兒村人也。幼年間進士及第。累蒙擢用。皆因老夫秉性正直。歷任廉能。有十分爲國之心。無半點於家之念。謝聖恩可憐。加拜龍圖閣待制。正授南衙開封府尹之職。勅賜勢劍金牌。容老夫先斬後奏。專一體察濫官污吏。與百姓伸冤理枉。今日陞廳坐起早衙。張千。喝攬廂者。〔張千云〕理會的。擡放告牌出去。〔正末拿盆兒上云〕老漢來到這開封府門首。試敲這盆兒咱。〔做敲科云〕一二三。〔魂子云〕我玳瑁瑤瑤的說。〔正末云〕喏。告狀去來。〔唱〕

【正宮端正好】抱着他冤楚楚瓦盆兒。直到這另巍巍公堂下。只待要如律令把賊漢擒拿。誰似這龍圖包老聲名大。俺索向屏牆側偷窺罷。

〔滾繡毬〕俺則見狠公吏把荆杖撾。惡曹司將文卷押。兩邊廂擺列着勢劍銅鑼。中間裏端坐個象簡烏紗。〔帶云〕盆兒。這所在不來也罷了。〔唱〕盆兒也。道假來你又不是假。道要來你又不是要。直被你說得人心慌膽乍。沒來由俺可也做這等冤家。〔帶云〕盆兒。俺囑付你幾句。若是包待制問你之時。你要說的仔細者。〔唱〕盆兒也。若是你今朝不把情由訴。〔帶云〕俺張徹古呵。〔唱〕平日空將正直誇。早準備帶鎖披枷。

〔云〕盆兒也。俺如今過去敲三下。你便言語。〔魂子云〕老的也。我玎玎璫璫的說。〔正末云〕告冤屈。〔包待制云〕張千。甚麼人叫冤屈。與我拿將過來。〔張千云〕當面。〔正末入跪科〕〔包待制云〕張徹古這老兒。在衙門辦事年久。無人養濟。我着他柴市裏討柴。米市裏討米。養贍終身。想必那街市上小民欺負這老兒。不肯給他柴米。以此來告冤屈。兀的老兒。你有甚麼銜冤負屈的事。你從實說來。老夫與你做主。〔正末云〕老漢張徹古。沒什麼冤屈。這個盆兒冤屈。〔包待制云〕兀那老兒。你不冤屈。這盆兒怎生冤屈。〔正末云〕大人。俺老漢在這盆沿上敲三下。這盆兒便玎玎璫璫的說。〔包待制云〕是真個。兀那老兒。你敲。張千試聽者。〔正末敲科云〕一二三。盆兒也。〔包待制云〕張千。你聽見他說些甚麼。〔張千做側耳聽科云〕爺爺。這老兒弄虛頭。並不聽得一些兒聲響。〔正末云〕他可不言語了。〔包待制云〕我也道這老兒老的糊塗了。那曾有益兒會玎玎璫璫說話的道理。張千。與我搶出去。〔張千云〕理會的。〔做搶正末出科〕〔正末云〕他怎麼不言語。俺試敲這盆兒。咱的。〔做敲科云〕一二三。〔魂子云〕我玎玎璫璫的說。〔正末云〕你恰纔在那裏去。〔魂子云〕我恰纔口渴的慌。去尋一鍾兒茶吃。〔正末云〕還打諢哩。你恰纔不來呵。說的俺一柄臉倒焦黃似茶色也。〔魂子云〕老的你與我做主咱。〔正末云〕俺與你再叫冤屈去。〔再叫科云〕冤屈也。〔包待制云〕張千。誰在衙門首這般大驚小怪的。〔張千云〕又是張徹古老兒叫冤屈。〔包待制云〕他怎麼又叫冤屈。着他進來。〔正末做跪科〕〔包待制云〕你有甚麼冤屈。〔正末云〕大人。這盆兒委實冤屈。適纔出衙門外敲他三下。他便玎玎璫璫的說。〔做敲科云〕一二三。盆兒也。〔包待制云〕張千。你聽他說些甚麼來。〔張千云〕想是只這老兒聽的。小人實不曾聽見什麼說。

話。〔正末自做聽科云〕他可怎生又不言語了。〔包待制云〕張千將那老兒搶出去。〔張千搶正末出科云〕你這老兒。這是法堂上。不是你弄虛頭的去處。快回去罷。〔正末出歎科云〕嗨。俺張徹古一生正直。今日被這盆兒都弄壞了也。〔唱〕

【叨叨令】俺爲甚的無柴少米。不納民間價。爲甚的穿衙入府。不受官司罵。也則爲公心直道。從沒分毫詐。也不是強脅劣嘴。要做鄉村霸。則被你都壞了。我也麼哥。則被你都壞了。我也麼哥。倒不如吞聲忍氣。依舊回家罷。

〔云〕待俺再敲那盆兒咱。〔做敲科云〕一二三。〔魂子云〕老的也。怎麼那。〔正末做惱科云〕你又在那裏來。〔魂子云〕我害飢。去吃個燒餅兒。〔正末云〕你恰纔不來呵。險些兒被包待制打出俺屁來哩。〔魂子云〕老的也。你與我做主咱。〔正末唱〕

【醉高歌】你背地裏玎玎璫璫說話。着緊處你便粧聾作啞。俺只待提起來。望這街直下。摔碎你做幾片零星瓦查。

〔魂子云〕老的也。不爭你摔碎盆兒呵。誰與我伸這冤屈來。〔正末云〕盆兒。你可曾見麼。〔魂子云〕我見甚麼。〔正末唱〕

【紅繡鞋】恰纔那麤棍子渾如臂大。他將俺打一下。直似鉤搭。你是個鬼魂兒。倒捉弄俺老人家。〔魂子云〕老的也。你與我再過去那。〔正末唱〕不是俺怕將他這門程驚。也不是俺懶將他這地皮踐。〔魂子云〕老的也。你不過去。誰與我做主咱。〔正末唱〕盆兒也。俺可便待今番吃了三頓打。

〔魂子云〕老的也。不是我不過去。只被那門神戶尉當住。不放過去那。〔正末云〕既如此。何不蚤說。待我再叫。〔做叫云〕冤屈也。〔包待制云〕這老兒又叫冤屈。着他進來。〔正末入跪科〕〔包待制云〕你這老兒怎生冤屈。〔正末云〕俺這盆兒委實的冤屈。〔包待制云〕這老兒好無禮也。兩次三番將着這盆兒戲弄老夫。你說的是。

萬事罷論。說的不是呵。不道的饒了你哩。〔正末云〕望大人停嘆息怒。暫罷狼虎之威。聽老漢慢慢的訴說一遍。咱。〔詞云〕小人開年八十多年紀。聽我一一從頭說至尾。去時昏昏慘慘日猶高。回來陰陰沉沉天道黑。點盞半明半闇壁上燈。本待穩穩安安睡個笑。忽聽哽哽咽咽哭聲微。着我受怕就驚重坐起。問他是神是鬼是妖精。他道盆兒便是咱身體。因此替他叫屈到衙門。上告待制老爺聽。端的人人說你白日斷陽間。到得晚時又把陰司理。也曾三勘王家蝴蝶夢。也曾獨糴陳州老倉米。也曾智賺灰闌年少兒。也曾詐斬齋郎衙內職。也曾斷開雙賊後庭花。也曾追還兩紙合同筆。只要分付那撇撇慄慄狼門神。休當住咱玳瑁盆兒鬼。〔唱〕

【小梁州】上告你個待制爺爺俯鑒察。念小人怎敢調弄姦猾。只爲你那門神戶尉。一似狼那吒。將巨斧頻頻搥。〔帶云〕大人。你則觀波。〔唱〕他是一個鬼魂兒。怎教他不就活驚殺。

〔包待制云〕是是是。大家小戶有個門神戶尉。那屈死的冤魂。被他當住。所以進來不得。張千。你去取將金錢銀紙來者。〔詩云〕老夫心下自裁劃。金錢銀紙速安排。邪魔外道當攔住。單把屈死冤魂放過來。〔張千做燒紙科云〕我燒了一陌兒紙錢。你看好陣冷風也。〔魂子隨風入跪科〕〔正末唱〕

【么篇】俺只見金錢銀紙剛燒罷。見一陣旋風兒逐定咱家。俺便割捨的盆沿上敲三下。〔做敲科云〕一三三。盆兒也。〔魂子云〕我玳瑁盆兒的說。〔正末云〕慚愧。〔唱〕他道玳瑁盆兒說話。〔帶云〕大人試聽咱。〔唱〕他可敢說的個有根芽。

〔包待制云〕那廳階下一個屈死的冤鬼。別人不見。惟老夫便見。兀那鬼魂。你有甚的冤枉事。你備細說來。老夫與你做主。〔魂子云〕孩兒每祖貫汴梁居住。遇着個賈半仙。算孩兒一卦。道有百日血光之災。千里之外可躲。孩兒便辭別了父親。一來販些南貨做買賣去。二來就躲災逃難。且喜買賣稱意。賺的五六個銀子。轉回家來。已是九十九日了。未滿百日之期。不敢便歸。因此在這四十里外瓦窑村盆磁趙家投宿。不意他夫妻兩個。圖了咱財。致了咱命。又將孩兒燒灰搗骨。捏成盆兒。其實好苦楚也。〔詞云〕念孩兒避災遠出。做買賣他州外府。雖然賺百倍錢財。却受盡萬般辛苦。轉回來止隔得四十程途。權向這他家寄宿。夫妻每當夜生心。都狠毒。

如狼似虎。被殺死一命歸陰。又將我燒灰搗骨。夾泥水捏做盆兒。送與那老張做古。何指望盛水盛湯。只要免夜盆不許。因此上玳瑁瑤。備將我衷情訴與。告你個青天老爺。替我這屈死冤魂做主。〔包待制云〕果然有這等冤枉事。張千。你去拿將盆礮趙夫妻兩個。一步一棍打將來者。〔張千云〕理會的。〔做出科叫云〕盆礮趙在家麼。〔淨上云〕喚我的是那個。〔張千云〕你妻子在那裏。〔淨云〕他是樂戶。除名久了也。還要喚官身哩。〔張千云〕喂。包爺有勾。快叫他出來。〔搽旦上云〕張千哥哥。一向不見你。怎麼越狠了也。請家裏待茶去。〔張千云〕包爺爺久等哩。行動些。〔做到裏云〕犯人當面。〔淨搽旦跪科〕〔包待制云〕兀那盆礮趙。你謀死楊國用。有人告你哩。〔淨云〕小人一家兒都是吃齋念佛的。並不會謀死什麼楊國用。不知那個是原告。等小人與他面對。〔包待制云〕是張做古告你。〔淨云〕你這老子好無禮也。我白白的送你一個夜盆兒。有甚的不是處。倒把人命來告我。思量紮詐我那。〔正末云〕你這賊漢。你當日與俺這盆兒時。俺道這盆聲雌雌的不好。要另換一個。換了三次。你只把這盆兒與俺。拿回家來。被他哭哭啼啼打攪了一夜。不會得睡。這也罷了。害的俺滿地都溺土尿。他玳瑁瑤的說起話來。道是怎麼長。怎麼短。都是你這盆兒說的。俺知道什麼楊國用有五六個銀子。你要謀他的。〔淨云〕難道這盆兒在我家不說話。到你家裏便說起話來。我不信。〔搽旦云〕那有這等說話。敢是這老子要詐我隻水缸哩。〔正末唱〕

〔快活三〕哎。你個盆趙大。怎看得俺似小娃娃。與了俺一個夜盆受用咱。倒着我就驚怕。

〔朝天子〕盆兒也。俺討的到家。險將俺來說殺。〔云〕大人不信。只差人看去。〔唱〕現如今一謎裏尿胡下。〔包待制云〕那廝在審中怎生殺人來。〔正末云〕大人。〔唱〕則他這瓦窰村更狠如蓼兒洼。你便是有官防難彈壓。他殺壞了平人。燒做了片瓦。死魂靈都消化。你若要正法。直將他萬剮。〔帶云〕大人。〔唱〕這的也稱不了那冤讎大。

〔淨云〕你要坐人死罪。怎憑得你口裏說。你則教那盆兒玳瑁瑤的說。我纔心服。〔正末做敲科云〕一二三。

盆兒也。〔魂子云〕盆礮趙。你夫妻兩個。也有今日麼。〔做打淨科〕〔淨云〕你不要執我。放我家去。做好事與你。包管得超度生天。我是有銀子的人。決不賴你的。〔魂子打搥旦云〕你在我腿脰骨上加上幾塊硬柴。燒的我好苦也。〔搥旦故怕科云〕那時節你死也死了。有甚的苦。〔包待制云〕張千。選大棍子來。每人先打一百。取官綿紙一張。着司房賣下口詞。等他夫妻兩個畫了准伏。當堂判個斬字。即日押赴市曹。將他萬剛千刀。凌遲處死。〔張千云〕理會的。〔做打科〕〔拿紙着淨畫字科〕〔淨云〕我畫我畫。殺死楊國用是我來。謀他五六個銀子。也是我來。燒灰搗骨也是我來。捏做盆兒也是我來。當日睜着眼做。今日合着眼受。大嫂。只是帶累了你。〔搥旦云〕開封府堂上除了殺則是打。料想把我燒灰搗骨做盆兒不成。怕做甚的。殺了罷。殺了罷。〔丑扮劊子執刀押淨搥旦下〕〔魂子云〕我也到法場上看看。權做個監斬官去也。〔做叩謝包待制隨下〕〔包待制云〕張千。你與俺將盆礮趙的家私盡數抄沒。將來均分做兩處。一半給賞張徹古。見義當爲。能代人鳴冤雪枉。一半給楊國用的父親。作爲養贍之資。并將這盆兒交付與他。携歸埋葬。一面揭榜示衆。通行知悉者。〔詩云〕不是孤家好殺人。從來王法本無親。餘資並給殘年叟。虛塚能招既死魂。莫道一時無義士。肯令三尺有冤民。從今揭榜通知後。留與人間作異聞。〔正末叩頭謝科云〕若不是大人呵。這冤枉事何時伸理。真個威德如天。非同小可也。〔唱〕

【四邊靜】念老漢蒼顏白髮。不爲那冤魂也不到這府衙。〔帶云〕你個包待制呵。〔唱〕威德無加。神鬼皆驚。說從今後傳播天涯。做一段新奇話。

〔音釋〕 拯音整 搗莊瓜切 押牟架切 齧闌上聲 贍傷佔切 薦音賣 黑亨美切 職張恥切

筆邦美切 燥音竈 擦抽鮮切 猾呼佳切 搯強雅切 旋去聲 出音杵 宿須上聲 紮音扎 謎迷去聲 壓牟架切 法方雅切 剛音寡 令平聲

題目 咿咿啞啞喬搗碓
正名 玎玎璫璫盆兒鬼

荆楚臣重對玉梳記雜劇

賈仲名撰

第一折

〔搽旦扮卜兒上云〕老身姓顧。在這松江府住坐。有個女孩兒。小字玉香。年方二十歲。生的十分大有顏色。做着個上廳行首。與一個揚州府秀才荆楚臣作伴。二年光景。那生在俺家裏。使了數十錠銀子。如今有東平府客人柳茂英。裝了二十載綿花來。這松江貨賣。着人請他去了。這早晚敢待來也。〔淨扮柳茂英上云〕自家柳茂英。東平府人。裝了二十載綿花。來此松江府貨賣。此間有個歌者顧玉香。我有心與他作伴。夜來見了那媽媽。今日使着個梅香來請。事必諧矣。我索走一遭去。〔見科〕〔卜兒云〕柳官人。你放心。那荆生被我趕將出去了。你歡喜咱。〔淨云〕先留五十兩銀子。與妳妳做茶錢。料着二十載綿花。也不到的剩一分回去。〔同下〕〔正旦扮顧玉香上云〕妾身姓顧。小字玉香。在此做着個上廳行首。二年前與荆楚臣作伴。俺家使過他數十錠花銀。俺娘見他沒東西了。日日撚他去。他一口氣成病。使性兒出去了。可早數日光景。那生被廉恥所拘。不肯上門。我着伶兒尋他去了。暗想俺這門衣飯。又無甚黃牛耕。黑牛種。止則是賣笑求食。非同容易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風月家門。又無資本別營運。止不過送舊迎新。憑賣笑衣食穩。

〔混江龍〕倚仗着高談闊論。全用些三野狐涎。撲子弟。打郎君。散春情。柳眉星眼。取和氣。皓齒朱唇。和他笑一笑。敢忽的軟了四肢。將他靠一靠。管烘的走了三魂。爲俺俺搬的那讀書的。慵觀經史。作商的。懶去辛勤。爲吏的。焉遵法度。做官的。豈惜簪紳。生着那義和的。兄弟廝尋爭。孝順的。兒子學生分。都是俺個敗人家。油髻髻太歲。送人命。粉臉惱凶神。

〔丑扮伶兒同末扮荆楚臣上云〕姐夫。快行動些。〔荆楚臣云〕小生荆楚臣。本貫廣陵人也。遊學至此松江府。與上廳行首顧玉香作伴二年。被虔婆板障。將小生氣成疾病。出來在相知人家暫住。恰纔大姐着伶兒來尋。

則索走一遭去。〔見科〕〔正旦悲云〕楚臣。你好下的數日間闊。〔荆楚臣云〕大姐情分。生死不忘。啣結難報。〔正旦唱〕

〔油葫蘆〕覷了這惜玉憐香心上人。教咱家情越親。那勞承。那敬愛。那溫存。〔荆楚臣云〕大姐。則被你情繫人心。早晚休。〔正旦唱〕則咱這情牽人意。終朝印。似恁的塵隨馬足。何年盡。〔荆楚臣云〕妳妳如此板障。姻緣不久矣。〔正旦唱〕俺娘翻手是雨。合手是雲。常則是惡眼。眼緊搭着條黃桑棍。端的待打殺臥麒麟。

〔天下樂〕俺娘自做師婆。自跳神。一會家難禁。禁努目訕筋。俺那娘。威着一個冷鼻凹。百般兒沒事。狠。〔帶云〕見了那名公文士。每來呵。〔唱〕嫌的是張秀才。李秀才。〔帶云〕見那公子舍人。上門呵。〔唱〕愛的是王舍人。劉舍人。他那些喬殷勤。伴動問。〔荆楚臣云〕大姐。省一句兒。恐怕妳妳聽的。〔卜兒上云〕我聽的多時也。俺女孩兒對着荆秀才罵我。也罷。荆秀才出去。〔正旦云〕妳妳。他在咱家使了偌多銀兩。再留住一程兒。你若不肯。我尋個自盡。〔卜兒云〕生分小賤人。着他快出去。〔正旦唱〕

〔村裏牙鼓〕間別了俺故人恩愛。便絕了咱子母情分。若不是三年乳哺。十月懷耽。也會受過的苦辛。敢將你扯拽衣袂。搗揉皮肉。揪擣頭髮。〔卜兒云〕不發跡的窮生。趕不出門去。你是讀書人。廉恥也不顧。你不羞那。〔正旦唱〕妳妳。他耐了你萬種羞。受了你千般氣。俺家裏也使他數錠銀。〔帶云〕不勾二年。銀兩使盡。剗地趕他出去。〔唱〕他則索狼吃幞頭。心兒裏自忍。

〔卜兒做氣科云〕別人家養女兒孝順。偏我家這等生分。〔正旦唱〕

〔元和令〕常言道。母慈悲。兒孝順。則爲你娘狠毒。兒生分。每日家三餐飽飯。要腥葷。四季衣換套兒新。〔卜兒云〕須不是荆秀才的錢物。〔正旦唱〕送的他離鄉背井。進退無門。恰便似湯燒雪。風捲雲。

【上馬嬌】你那眼又親手又准。似餓鷄撲鶉。將一座花柳營。生扭做迷魂陣。真是個女吊客。母喪門。

【遊四門】再休想不應親者強來親。則理會的說響鈔共精銀。恁那之乎者也。都休論。使不着調子。曰弄詩云。待做惜花人。

【勝葫蘆】眼前面便是西出陽關無故人。【卜兒云】走的快着。【正旦唱】不帶傷也。着昏。生逼人。千里關山。勞夢魂。若早知你這般圈績。那般局段。急抽身不圖圖。

【么篇】都是你個愛錢的虔婆。送了人。【荆楚臣云】可不着人唾罵妳也。【正旦唱】那裏怕千人罵。萬人嗔。則願的臭死屍骸蛆亂紛。遮莫便狼拖狗拽。鴉嘴鵲啄。休想我繫一條麻布孝腰裙。

【卜兒云】我也不和你說。伴着那窮醜生。幾時是了。我與你又尋了個標致的郎君也。伶兒。快請柳茂英來。【淨上見科】【卜兒云】這等風流子弟。又有錢。不強似那荆秀才。【淨跪云】大姐。小人二十載綿花。都與大姐。不強如那窮身破命的。【正旦云】噤聲。【唱】

【後庭花】他雖然身貧志不貧。【荆楚臣云】姐姐。有錢的來了。小生告回。【正旦唱】我怎肯錢親人不親。【荆楚臣云】常言道。後浪催前浪。【正旦唱】儘教他後浪催前浪。【帶云】楚臣放心。【唱】休想我新人換舊人。【淨云】二十載綿花。都送大姐哩。【正旦唱】賣花人賣花唇。【帶云】我勸你咱。【唱】休入俺這花營錦陣。【帶云】我說幾般兒。你受用的茶飯。【唱】二停刀砍腳跟。百鍊錘打腦門。生鐵鉤搭脊肋。鎗鑽杓剜眼輪。連珠箭雨點頻。九稍砲風勢緊。漫天網措備的真。陷人坑埋沒的准。釘人釘勾二百斤。鑽人鑽有十數根。秤人秤安頓的穩。急收拾沒了半文。剛剛的剩紙路引。【青歌兒】敢着你有家有家難奔。這廝你眼裏眼裏無珍。【淨云】我有二十載綿

花好大本錢哩。〔正旦笑科〕〔唱〕這些三時白馬紅纓衫色新。怕不月戶風門。翠袖紅裙。繡被鴛鴦。玉軟香溫。有一日使的來赤手空拳。夢撒撩丁。前弔磚。後弔瓦。槌着胸。跌着脚。哭哭啼啼。悲悲切切。恰還魂。敢恁時馬死黃金盡。

〔卜兒云〕這等好郎君不接待。着這窮醜生。休看他吃的。則看他穿的。我也不和你料口。快趕出去。荆楚臣。若不出去。我和你不乾淨。〔正旦云〕楚臣出去了。我也不覓錢。啗大家坐地。〔唱〕

〔賺煞尾〕從今後都一般病染夢魂勞。雨下裏。人遠天涯近。好苦痛也。荆郎楚臣。〔荆楚臣云〕姐姐。你肯守志麼。〔正旦唱〕我敢一上青山便化身。從今後枕冷衾寒。索自溫存。〔淨云〕有小人陪侍大姐。二十載綿花不剩一分回去。〔正旦唱〕這廝待逞精神賣弄家門。〔淨云〕二十載綿花。則和大姐歇一夜罷。〔正旦云〕呆漢。〔唱〕你想和你一夜夫妻百夜恩。〔淨云〕柳茂英買了顧玉香也。〔正旦唱〕你待要搏香弄粉。粧孤學俊。〔帶云〕呆漢。〔唱〕便準備着那一年春盡。一年春。〔同荆下〕

〔淨云〕他兩個去了。妳妳破着我二十載綿花。務要和他睡一夜。方遂我平生之願。〔詩云〕我這嘴臉也不俗。偏生不入婆娘目。媽媽若還做的姑老成。怕道你家沒得綿花褥。〔同下〕

〔音釋〕

載音在 撚尼蹇切 凝徐煎切 慵音蟲 𧈧音狄 眼狠平聲 搭音闌 訕山去聲 𧈧音
蹇 凹汪卦切 搗莊瓜切 揉與撓同 擗詞纖切 輦音昏 鶴音庵 鶻音淳 續音匱
圖音忽 圖音倫 蚡扶粉切 噉闕平聲 銓音倫 杓音芍 剗碗平聲

楔子

〔旦同荆楚臣上云〕小生想來堂堂七尺之軀。生於天地間。被人如此數說。大丈夫必當立志。況兼朝廷春榜動。選場開。憑小生文學。必奪取一個狀元回來。但不知姐姐意下如何。〔正旦云〕楚臣主見不差。男子漢當以功名爲念。你若肯去進取。妾解下釵環。以爲路費。〔取砌末科云〕全副頭面釧鐲。俱是金珠。助君之用。又有這玉梳兒一枚。是妾平日所愛之珍。掂做兩半。君收一半。妾留一半。君若得第。以對玉梳爲記。〔做與砌末悲科〕

〔唱〕

〔仙呂賞花時〕君既取功名妾不留。妾謹守香閨君莫憂。〔帶云〕我將這玉梳呵。〔唱〕分兩下有因由。則怕你撒咱腦後。似破鏡合粧樓。

〔么篇〕無瑕玷的情懷圖個永久。有溫潤的姻緣博箇到頭。〔做拜別科〕〔唱〕若赴京闕到皇州。有一日功名成就。做夫婦可風流。〔下〕

〔荆楚臣云〕多謝姐姐。齋助盤纏。今日正是好日辰。便索登程去也。正是青雲有路終須到。金榜無名誓不歸。〔下〕

〔音釋〕 釧川去聲 鐫音濁 拮抵廉切 玷音店

第二折

〔卜兒同淨上云〕柳官人放心。荆生被我趕出去了。女孩兒由他乖。好友成就你。〔淨云〕多謝媽媽。〔卜兒云〕我去尋俺娘兒一場鬧。便來請你。〔淨云〕二十載綿花都與妳妳用。〔同下〕〔正旦引梅香上云〕伶兒。自你姐夫去後。可早半月光景。覺的我這身心不安。況值秋天。好傷感人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人乍別受淒涼。病易感添寂寞。記相別可早半月期過。俺愁人病裏如何過。又被這秋景相廻和。

〔梅香云〕姐姐。眼前盡是秋意哩。〔正旦唱〕

〔滾繡球〕促人眉黛的。矮牆側舞飄飄凋敗柳。替人憔悴的。小塘中乾支支枯老荷。斷人魂魄的。樹梢頭昏昏慘慘野烟微抹。鬆人鬢腳的。山尖上高聳聳峯頂堆螺。感人消瘦的。疎籬下黃甘甘菊盡開。染人血淚的。窄溝岸紅颼颼楓亂落。攪人夢境的。小堦前絮叨叨夜蛩頻聒。惱人情腸的。金井傍滴溜溜梧葉辭柯。結人愁懷的。碧天邊昏昏冉冉雲輕布。助人長吁的。紗窗外疎刺刺風勢惡。伴人孤另的。明皎皎月色銀河。

〔梅香云〕姐姐爲俺姐夫去了。茶飯少進。脂粉懶施。好生清減了也。〔正旦唱〕

〔倘秀才〕無奈何。淺粧淡抹。有甚心。濃梳豔裹。每日懶出門程。繡房裏坐。朝忘餐。食無味。夜廢寢。眼難合。不索你問我。

〔梅香云〕姐姐。你飲盃兒酒也消愁。開行一步也消悶。〔正旦云〕你那裏知道。我便吃酒呵。也消不得愁。便開行呵。也消不得悶。〔卜兒上見科〕〔旦云〕妳妳。爲何也這般煩惱。〔卜兒怒云〕可知不歡喜哩。柴也無。米也無。我看吃甚麼。〔正旦云〕你道我不會覓錢。頭上有天哩。〔唱〕

〔滾繡球〕我與你覓下的金。尋下的銀。買下的錦。贖下的羅。珠和翠。整整兒盛塼。娘呵。你那哭窮口。恰似翻河。〔帶云〕金錢不使呵。〔唱〕莫不陰司下要用他。〔帶云〕珠翠不戴呵。〔唱〕莫不靈堂前。要顯豁。〔帶云〕綾錦不穿呵。〔唱〕莫不留着棺函中。裝裹。〔卜兒云〕忤逆弟子。你待着我死哩。〔正旦云〕你死呵。〔唱〕也不索做水陸。動鐘鼓。鐃鈸。〔卜兒云〕可是爲甚麼。〔正旦唱〕你終朝看的。昧心經。管取消了災障。每日念的。養家咒。多應免此三罪過。〔卜兒云〕你咒的我好。好兒女。好兒女。〔正旦唱〕啗可甚兒女情多。

〔卜兒背云〕罵着他越撒頑。我着些話兒哄他。孩兒。我恰纔鬪你要來。則養你一個。偏我不疼。〔正旦唱〕

〔倘秀才〕休假溫存絮叨叨。取撮伴。問候熱刺刺念合。更怕我不攢你那冷氣。虛心廝拾掇。啞謎兒有甚難猜破。甜句兒將我緊兜羅。口如蜜鉢。

〔卜兒云〕我如今老了。擡舉的你成人。你也可憐我些兒。〔正旦唱〕

〔滾繡球〕做娘的肯哀憐。肯付合。做女的有疼熱。有瓜葛。指頭上單養的我一箇。須不是過房的。買到前窩。熬煎的。點秋霜。兩鬢皤。擡舉我正青春。二九過。衣食勾家私得過。因甚的。鬧炒炒。做不的箇存活。每日間。入陽經。便少呵。也有三千卷。五代史。至輕呵。也有二百合。又不是風魔。

【卜兒云】孩兒。胡亂留下柳茂英。得些錢鈔。等咱做些盤纏。【正旦云】伶兒。且順着虔婆。若不依他有五千場不定交。就叫那呆漢來擠上他一場。也絕了念頭。【淨上見科云】大姐若留了小人。二十載綿花都送與大姐。【正旦唱】

【脫布衫】一心待趁浪逐波。恁情的妙舞清歌。呆子弟迎風把火。強風情指山賣磨。

【淨跪科云】大姐可憐見。【正旦唱】

【醉太平】你與我打賤。有甚不瞧科。恰便似告水災。今歲渰了田禾。怎覷那王留般做作。你去顧前程。這搭兒休超壕。識弔頭。打開裏疾趟過。剗地你拽大拳。人面前逞嘍囉。請起來波小哥。

【淨云】由大姐罵我。則是二十載綿花都送與大姐。【正旦云】呆漢。養活妻子。休戀風塵。【唱】

【倘秀才】這廝他不知死。飛蛾投火。你要我便是望梅止渴。【淨怒云】男兒膝下有黃金。剗地望梅止渴。【正旦唱】話不投機一句多。你待要裝標。壕下鉤鏤。哎罷呵。

【云】我再勸你咱。【唱】

【滾繡球】俺這煖烘烘錦被窩。似翻滾滾油鼎鑊。這效鸞鳳翠屏繡幙。是陷平人虎窟狼窩。紅蓮舌是斬郎君古定刀。青絲髮是縛子弟降魔索。鴆人藥是美甘甘舌尖上幾口甜唾。招人命是香噴噴袖口內半幅輕羅。潑人湯三轉身揩些眼淚。催人命百忙裏看句褪科。平地風波。

【云】呆漢。我有個比喻。【淨跪云】大姐。你說你說。【正旦唱】

【賽鴻秋】則俺那雙解元。晉天下聲名播。哎。你個馮員外。捨性命推沒磨。則這個蘇小卿。怎肯伏低。將料着這蘇婆。休想輕饒過。呆廝你收拾買花錢。休習閒牙磕。常言道井口上瓦礫終須破。

〔淨云〕怎將我比馮魁。二十載綿花。倒不如三千引茶。〔正旦唱〕

〔二煞〕販茶船柱兒大。比着你爭些三箇綿花載數兒儉。斟量來不甚多。那裏禁的半載週年。將你那千包百簍也不索碎扯零撻。則消得兩道三科。休戀這隋堤楊柳。歌盡桃花。人賽嫦娥。俺這狠心的婆婆。則是個追命的母閻羅。

〔淨云〕我則是二十載綿花都與大姐。〔正旦唱〕

〔二煞〕若是娶的我去家中過。便是引得狼來屋裏窩。俺這粉面油頭。便是非災橫禍。畫閣蘭堂便是地網天羅。敢着你有家難避。有口難言。有氣難呵。弄的個七上八落。只待睜着眼跳黃河。

〔淨云〕大姐。我恰纔不道來。二十載綿花都不打緊。則娶大姐做個老婆。〔正旦唱〕

〔黃鍾煞〕休置俺這等掂梢折本賠錢貨。則守恁那遠害全身安樂窩。不曉事的顏人認些回和。沒見識的杓俵知甚死活。無廉恥的喬才惹場折挫。難退送的冤魂像個甚麼。村勢煞捻着則管獨磨。樺皮臉風癡着有甚風抹。橫死眼如何有個分豁。噴蛆口知他怎生發落。沒來由受惱耽煩取快活。丟了您那長女生男親令閣。〔淨云〕我二十載綿花送與大姐也不少。〔正旦唱〕量你這二十載綿花值的幾何。〔帶云〕吳漢。〔唱〕你便有一萬斛明珠。也則看的我。〔下〕

〔淨被推跌科云〕妳妳。我如今怎麼。〔卜兒云〕柳官人放心。好歹都在我身上。〔淨云〕二十載綿花都送妳妳。拚的不剩一分回去。〔同下〕

〔音釋〕 寔音磨 抹音磨 落羅去聲 蛩音窮 聒音果 柯音哥 惡阿上聲 程音形 合音何
他音拖 豁音火 鉸音波 撮磴上聲 合哥上聲 掇音朵 鉢波上聲 葛哥上聲 幡音

婆 活音和 擠濟上聲 作音左 趙之山切 渴音可 鏹音戈 鏹音和 鏹音磨 索思
果切 鳩沉去聲 褪吞去聲 着池何切 磕音可 倅離靴切 麼音魔 樺音話 閣哥上
聲

第三折

〔荆楚臣冠帶上詩云〕獨攜琴劍入長安。垂手功名自不難。何限彩樓招婿者。偏我無心懶去看。小官荆楚臣。自離了松江赴京。一舉狀元及第。所除句容縣令。判簿皆缺。止下官一人。方纔到任數日。只等事定。去取願玉香未遲。近奉府帖。下差往鄉催辦今冬糧草。左右的。轎馬過來。〔下〕〔淨上云〕嗨。誰想願玉香夜來收拾了房中細軟。共梅香逃走。不知去向。眼見往京師尋那荆楚臣去了。那處婆哄了我偌多東西。則這罷乾。如今趕到丹陽問人來。說有一個婦人。引着個梅香。將着些行李上旱路去了。正中我計。我拚的連夜抄將過來。白土左側黑林子裏等着。若撞見他。肯順我便罷。道出一個不字來。我着刀子結果了他性命。歇兩日大蟲吃了。又無形跡。多少是好。〔下〕〔正旦同梅香上云〕伶兒。慢慢的行。只爲那呆漢纏的我慌。俺那處婆眼黑愛錢。誠恐污我身名。生出此計。瞞過俺那處婆。所央松江府舊認的孔目每。討了一張文書。則做往京探親。帶了些細軟家私。上京尋那荆楚臣去。悄悄的討了隻船兒。來至丹陽。出江風浪難行。旱路稍近。前面雇輛車兒。共梅香坐將去。好是淒涼人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秋況消疎。遠村迷淡烟深處。斷橋邊野水平蕪。盼郵亭巴
埃子。一步捱一步。早則是途徑崎嶇。惱行人痛傷情緒。

〔醉春風〕則爲俺那不心軟的狠毒娘。更合着這忒忒忒的逃竄女。恰便
似子孟姜女送寒衣。誰曾受這般苦苦。那裏問養育情懷。則爲俺夫妻恩愛。
早難道割不斷子母腸肚。

〔梅香云〕姐姐。你看這派秋景。煞是傷感人也。〔正旦唱〕

〔紅繡鞋〕按天際落霞孤鶩。映殘陽老樹啼烏。古道傍飄衰葉。折枯蒲。兼

茵排鴈字。雲水捕魚圖。灑西風。彈淚雨。

〔梅香云〕姐姐。轉過這山坡。一簇榆林。黑洞洞的。不知裏面藏着甚麼狠蟲虎豹。況兼天色已晚。好是怕人也。
〔正旦唱〕

〔迎仙客〕轉過這山額角。生慘悽。見一簇惡林郎。黑模糊不由我心兒裏。猛然添怕懼。兩耳火雲燒。渾身冷汗出。似鈎住我皮膚。把不定頭梢兒豎。
〔梅香云〕姐姐。早尋個燈火店安下也好。
〔淨上喝旦慌科〕〔正旦唱〕

〔石榴花〕諕的我意慌張。心喬怯。戰都速無了魂魄。軟了身軀。則見他惡眼眼。嗔忿忿。氣撲撲。
〔淨扭旦認科〕〔正旦云〕放手。
〔淨云〕走的好。今日見你也。
〔正旦唱〕猛見了他面目。事在當初。不合將他千般數落。十分怒。料應來命在須臾。
〔淨云〕既然見了你。好歹要成合。不肯便殺了你。
〔正旦唱〕這廝待強風情。打家截道。拚着做那裏討護身符。

〔淨云〕近前來。你順了我罷。
〔正旦云〕玉香也。
〔唱〕

〔鬪鶻鶻〕這塢兒使不着我美貌嬌容。用不着我花言巧語。
〔淨云〕不肯便殺了你。
〔正旦唱〕這廝如此行爲。恁般做出。
〔淨云〕你娘使過我偌多銀兩。准折了兩家罷。
〔正旦唱〕這的是你財上分明大丈夫。賊兒膽底虛。
〔淨云〕你還不順我。等到幾時。
〔正旦唱〕你只要竊玉偷香。省甚的耽雲殢雨。

〔淨云〕梅香。和你大姐說。這裏又無人。他和我成合了罷。若不肯呵。我便殺了也。
〔梅香云〕姐姐。他說不肯。便要殺了你。如何發付那。
〔正旦唱〕

〔上小樓〕你道是如何發付。我索避着不做。我這裏斂袂回身。退後趨前。眼笑眉舒。
〔做拜科〕〔唱〕施禮數。道萬福。殷勤觀覷。施呈着我尊前席上那些假虛脾和陸。

〔云〕柳官人你急性怎麼慢慢商量可不好廝見。〔淨云〕肯呵。二十載綿花都與大姐不肯時目下見血。〔正旦云〕噤聲。〔唱〕

〔么篇〕待將咱所圖我寧死不辱。這廝笑裏藏刀。節外生枝。暗地埋伏。這裏是大道官塘。怎沒個行人南來北去。天那。眼見的死的來不着墳墓。

〔淨扯住云〕大姐成合了罷。〔正旦叫科云〕有殺人賊也。〔荆楚臣引祗候上云〕甚麼人叫殺人賊。左右每牽住。〔作牽淨與旦認科〕〔荆楚臣云〕玉香姐姐你認的我麼。〔正旦云〕救我的是誰那。〔荆楚臣云〕小生荆楚臣也。〔正旦云〕慚愧。〔唱〕

〔滿庭芳〕也是天然對付。險些兒身歸地府。命掩泉途。〔荆楚臣云〕爲甚這廝做出這等事來。〔正旦唱〕這廝只因飽煖生淫慾。〔荆楚臣云〕這是關係性命。暫是隨順。省致如此狼狽。〔正旦唱〕便休想似水如魚。〔荆楚臣云〕權時之事。何故認真。〔正旦唱〕與這廝待一時間鶯儔燕侶。我情愿盡世兒鳳隻鸞孤。〔荆楚臣云〕且免一時危難。也不爲過。〔正旦唱〕楚臣也。你深思慮。因何難共處。豈不聞冰炭不同爐。

〔荆楚臣云〕左右。拿過那逆賊來。〔祗從拿淨跪旦罵介〕〔淨云〕二十載綿花都送大姐。〔正旦唱〕

〔晉天樂〕這廝起荒淫。生嫉妬。抵多少守株待兔。緣木求魚。〔淨做慌介〕〔正旦唱〕賊漢意下慌。楚臣心頭怒。〔荆楚臣云〕據這賊情理難容。該問死罪哩。〔正旦唱〕據此賊情理難容。傷時務。壞人倫。罪不容誅。一心待假紅倚翠。論黃數黑。惡紫奪朱。

〔云〕楚臣你好生施行此賊咱。〔荆楚臣云〕左右。將此賊押赴縣裏去者。〔押淨下〕〔正旦唱〕

〔快活三〕楚臣索自簪付。君子斷其初。說山盟。言海誓。做妻夫。怎忘的略剪髮燃香處。

〔朝天子〕自楚臣應舉。聽妾身拜覆。俺娘將我待嫁做商人婦。賢愚從來

不並居。因此上不避紅塵路。誰想來至中途。逢着賊徒。幾乎間遭間阻。猛可裏得遇。將妾身救取。方信道天自有安排處。

〔荆楚臣云〕元來如此。你可來做甚麼。我自有人來取來。〔正旦云〕楚臣。你如今那裏爲官。〔荆楚臣云〕今授句容縣令。你也受用五花官誥。做夫人縣君也。〔正旦唱〕

〔十二月〕拜辭了清歌妙舞。打迭起傅粉施朱。受了些千辛萬苦。熬了些短歎長吁。早則有准成地朝雲暮雨。依然的復舊如初。

〔堯民歌〕等看也五花官誥七香車。儘受用滿身花影倩人扶。今日個花生滿路得榮除。早則不碧桃花下鳳鸞孤。歡娛歡娛樂有餘。輕憐惜假香玉。

〔荆楚臣云〕左右。韉馬。一壁擡過轎兒來。共夫人同回縣裏去。〔正旦唱〕

〔耍孩兒〕原來這夫人也許俺娼人做。我則道盡世兒常爲妓女。不想糞堆上驀然長靈芝。鵲巢中生出鸞雛。顯耀殺妾本雲間住。光輝了君家淮甸居。恰纔但有半點兒風聲污。可不羞歸西浙。恥向東吳。

〔一煞〕肩廝並比翼鳥。腮廝貼比目魚。手廝把合歡帶。同心結。連枝樹。頭廝磕低調兒歌金縷。腿廝壓高擎着倒玉壺。臂廝摟似並頭蓮在鴛幃宿。儘情兒顛鸞倒鳳。盡與兒弄粉搥酥。

〔二煞〕對鸞臺畫娥眉月一彎。鋪蟬鬢插犀梳雲半吐。玉玎璫。金玳瑁。珠球簌。逞一會兒鳳冠霞帔夫人相。謊一程兒高髻雲鬟仕女圖。顯一捻兒風流處。探親省高擡着煖轎。送人情穩坐着香車。

〔荆楚臣云〕夫榮婦貴。足矣足矣。〔正旦唱〕

〔煞尾〕做男兒的除縣宰稱了心。爲妻兒的號縣君享受福。則我這香名

兒貫滿松江府。我與那曾天下祿兒每可都做的主。〔下〕

〔荆楚臣云〕下官想來不如做一角文書。將那柳茂英鎖送府牢。依律治罪。一壁廂另擇吉日。請夫人進衙。未爲遲也。〔詩云〕偶執強人大道傍。却令夫婦得成雙。不是一番寒徹骨。誰許梅花噴鼻香。〔下〕

〔音釋〕 韞音被 喉音後 窺音爨 鶯音暮 葭音家 出音杵 速蘇上聲 撲音普 目音暮 塢

音窩 殢音尤 殢音賦 福音府 睦音暮 辱如去聲 伏房夫切 慾于句切 審音蔭

覆音府 玉于句切 蔦音陌 甸田去聲 宿須上聲 璣音迭 璣音屑 瑋音祿 斂蘇上

聲 撿音聶 猱音撓

第四折

〔荆楚臣上云〕下官當初與玉香別時。分開玉梳爲記。今日令銀匠用金鑲就。依舊完好。已曾安排下筵席。一者與夫人壓驚。二者慶賀這玉梳言之未已。夫人早上。〔正旦引梅香上云〕玉香。誰想有今日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風塵中埋沒了一二十年。平空的喚縣君有何顏面。告辭了春風歌宛轉。夜月舞蹁跹。俺如今福祿雙全。穩拍拍的綠窗下做針線。

〔見科〕〔荆楚臣云〕夫人。我想當初若非你贈我盤纏。進取功名。焉得有今日也。〔正旦唱〕

〔駐馬聽〕你如今位得榮遷。兩行朱衣列馬前。當初你身雖貧賤。也曾一

春常費買花錢。則我這節婦牌旌表在麗春園。更和你紫泥宣頒降到臨川縣。這的是心堅石也穿。喜鴛鴦雙鎖黃金殿。

〔荆楚臣云〕多感夫人棄母尋夫。路途遙遠。如此艱辛。況爲賊子所逼。幾乎性命也不可保。這都是爲着那個來。夫人請上。受下官一拜。〔拜科〕〔正旦唱〕

〔落梅風〕尋夫主真誠志。盼京師不甚遠。冷飈颼把風霜親踐。脚背腫。是脚心裏踏破的蠶。〔荆楚臣云〕生受夫人。〔正旦云〕休道生受。〔唱〕便死呵死而無怨。

〔云〕我想那日若不遇見相公。必喪這賊之手。相公請上。受妾身一拜。〔拜科〕〔唱〕

【水仙子】你道我願玉香是嬌滴滴玉天仙。偏撞他柳盜賊惡眼眼做死冤手。持着明晃晃利刃。如秋練。說得我戰欽欽魂靈兒飛半天。若不是你荆楚臣急忙忙贖到根前。將一個赤力力活擒拏。將一個喜孜孜生放免。怎能勾夫和婦。美甘甘再得纏綿。

【荆楚臣云】夫人。你和我別時。分開玉梳爲記。今令銀匠用金鑲了。那首飾頭面。盡皆費用。單留此梳。以表至誠。夫人你看。【與旦砌末科】【正旦唱】

【甜水令】想着這錦片前程。十分恩愛。百年姻眷。非今世是前緣。問甚麼首飾房奩。金珠錫釧。釵環頭面。玉梳兒對勘的依然。

【折桂令】果然似樂昌般破鏡重圓。抵多少配上瓊簪。接上冰絃。當初俺兩下分開。今還一處。仍舊完全。【荆楚臣云】這梳上對嵌處。微顯繖絲文路。終不如天然完美。【正旦唱】雖然是有痕跡。香嬌玉軟。端的個無瑕疵。粉澆花纏。金裏瓊沿。翠護朱圈。白日裏。整鬢髻兒。權襯着青絲。到晚來。貼主腰兒。緊攬在胸前。

【荆楚臣云】梅香。將酒來。共夫人飲一杯。【送酒科】【荆楚臣云】夫人請。【正旦云】相公請。【唱】

【錦上花】當日在娼樓。百般留戀。今日在琴堂。受用無邊。一個青春。一個少年。一個榮華。一個貴顯。

【么篇】相公不負心。賤妾能酬願。比目鴛鴦。天生可羨。百歲歡娛。兩情纏綿。玉漏休殘。金杯莫淺。

【卜兒上見科云】相公。我道你不是個受貧的。玉香。你也該辭我一辭。怕甚麼。【正旦云】虧你今日還有嘴臉。來見我哩。【荆楚臣云】夫人不必煩惱。天下老鴿。那一個不愛錢的。只是這所在。留不得你。左右。取我一百兩俸錢來。與他爲終身養贍之資。你將的去者。【卜兒云】那柳茂英。將着二十載綿花。要我女孩兒睡一夜。尙然不肯。如今嫁與你做了個夫人。豈可沒些財禮。至少也得一千兩。【正旦唱】

【清江引】老鴇兒那個不愛錢。誰似你坐錢眼中間轉。只爭他少共多。再不問良和賤。也還比他二十載綿花好過遣。

〔云〕這一百兩俸錢。也勾你養贍半世了。還要討多哩。〔唱〕

【離亭宴煞】這裏是陽春德澤桃花縣。他怎肯將小民脂血做黃金聲。除了些月支的俸錢。無過是酒一尊。琴三弄。詩千卷。說甚麼三媒六證財。再受你百計千方騙。俺如今也得個夫人位轉。若早上了你歹王魁販茶船。可不乾賺了我俏蘇卿一世裏蹇。

〔音釋〕 騙音偏 躡音仙 拍鋪買切 行霞浪切 璽與繭同 蹉張恥切 贖音盛 奮音廉 勘坎

去聲 嵌音闕 毗音此 墊音店 襯初良切 纏遣去聲 綰勸上聲 搗音保 贖傷佔切

轉去聲 聲連上聲 賺音港 蹇音簡

題目

正名

顧玉香雙美錦堂歡
荆楚臣重對玉梳記

逞風流王煥百花亭雜劇

第一折

〔老旦扮卜兒引旦賀憐憐梅香盼兒上詩云〕教你當家不當家。及至當家亂如麻。早晨起來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老身洛陽人氏。姓賀。人都喚我做賀媽媽。生下這女孩兒賀憐憐。做着個上廳行首。我那孩兒生的十分聰明智慧。談諧歌舞。搗筆撥阮。品竹分茶。無般不曉。無般不會。占斷洛陽風景。奪盡錦繡排場。明日是清明節令。着孩兒郊外踏青去。孩兒。你意下如何。〔旦云〕謹領母親的命。明日到城外陳家園百花亭上。賞翫春景。走一遭去來。〔盼兒云〕姐姐。我盼兒伏侍你去。〔同旦下〕〔卜兒云〕孩兒和梅香都出城去了也。我無甚事。且往隔壁李大媽家吃茶則個。〔下〕〔正末扮王煥引家僮六兒上云〕小生姓王名煥字明秀。方年二十二歲。本貫汴梁人氏。自父親辭逝。來此洛陽叔父處居止。爲小生通曉諸子百家。博覽古今典故。知五音。達六律。吹彈歌舞。寫字吟詩。又會射箭調弓。拾鎗使棒。因此人皆稱爲風流王煥。時遇清明節令。不免到城外陳家園百花亭上遊翫一遭。〔做行科云〕你看這郊外。果然是好景致。只見香車寶馬。仕女王孫。蹴鞠鞦韆。管絃鼓樂。好不富貴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錦繡鋪設。翠紅羅列。酬佳節鶯燕調舌。惜春光苦問東君借。

〔六兒云〕官人。你看那竹溪花塢。翠繞珠圍。往來的人。一上一下。似走馬燈兒一般。是好耍子也。〔正末唱〕

〔混江龍〕管絃拖拽。王孫仕女鬪豪華。梨花院鞦韆蹴鞠。牡丹亭寶馬香車。喚遊人芳樹啼殘錦鷓鴣。採香蕊粉牆飛困玉蝴蝶。楊柳映杏花遮。東風外酒旗斜。四時中惟有春三月。光陰富貴。景物重疊。

〔旦引盼兒上云〕妾身賀憐憐。今日清明佳節。去郊外遊翫。盼兒。那前面亭子不是百花亭那。〔盼兒云〕姐姐。正是百花亭。將次到也。〔正末云〕六兒。你見麼。兀那人叢裏那個女子。生的非常也呵。〔六兒云〕官人。你好眼

賄。那個女子生得十分標致。不是六兒多口。那一個梅香也不反哩。〔正末唱〕

〔油葫蘆〕則見來往佳人。教我難應接。離百花亭將近也。就兒中這一箇尤嬌絕。〔云〕世間有此女子。豈不是施朱太赤。施粉太白。〔唱〕端的是膩胭脂紅處。紅如血。潤瓊酥白處。白如雪。比玉呵軟且溫。比花呵花更別。若不是嫦娥降下瑤宮闕。塵世裏怎遇這活冤業。

〔旦云〕盼兒。嚕到百花亭上去呵。〔六兒云〕官人。你看那小娘子。恰似畫圖上的美人一般。我們也到百花亭上看他去。〔正末唱〕

〔天下樂〕這的是美玉生香。花解說。〔旦見將扇遮科〕〔正末唱〕他見人有些嬌怯。忙將羅扇遮。〔旦做意科云〕那生好一表人物也。我折朵蘭花兒咱。〔正末唱〕則見他寄幽情。故將蘭蕊兒折。端的個眉尖上芳信傳。眼角頭春意竊。〔做俯觀科唱〕元來那腳蹤兒也把心事寫。

〔旦做吟詩科〕〔詩云〕折得名花心自愁。春光一去可能留。〔正末云〕好聰明的女子也。〔六兒云〕妙法蓮花經。觀世音菩薩。〔正末唱〕

〔醉中天〕他把我先勾拽。引的人似癡呆。我和他四目相窺。兩意協。好也。囉。他生的有芙蓉面。桃花頰。說不盡他百般嬌。千般豔。冷。〔六兒云〕官人。你看他眼似明星。眉如秋月。生的莊莊重重。是一個好女子也。〔正末唱〕你道他點星眸。眉灣秋月。〔做暗笑科云〕你怎知他不莊重的時節。〔唱〕他可也有玉簪橫雲鬢。偏斜。

〔云〕方纔那兩句詩。深有其意。姐姐既有意呵。便再念一徧也好。等他再念時。我也續他兩句。〔六兒云〕官人說的好。六兒若還識字通文。我也續他兩句。〔旦云〕那生說不聽的。我再吟一徧咱。〔旦再吟〕〔生做續吟科詩云〕東風若是相憐惜。爭忍開時不並頭。〔旦云〕盼兒。你看那百花亭畔那個秀才。貌賽潘安。才過子建。舉止風流。不知是誰家公子。怎生能勾和他說句話兒也好。〔盼兒云〕看那秀才。正好與姐姐匹配也。〔正末云〕

六兒。你看那女子。扭捏做作。必是個賣俏的倖兒。怎生得個花蝴蝶通個春信去咱。〔六兒云〕便怎麼遇得這通信人來。〔外扮王小二賣查梨條上詩云〕洛陽城裏賣花人。查梨條賣也。粧得肩頭一擔春。查梨條賣也。假使王孫知稼穡。查梨條賣也。好花將賣與何人。查梨條賣也。〔又叫〕〔正末做喜科云〕這賣查梨條的王小二身上。要成此一件大功。可不好那。六兒。你與我快喚那賣查梨條的過來。〔唱〕

〔金盞兒〕我正咨嗟不寧貼。一聲查梨條賣也。猛聽了心歡悅。〔做走科唱〕我向這鬧花深處緊攔截。配合這醉春情能鶯燕。更和那調春色巧蜂蝶。只索央及你撮合山花博士。休使俺沒亂煞。做了鬼隨邪。

〔六兒做叫科云〕王小二。俺官人喚你哩。〔小二做見科云〕官人喚小子做甚。〔正末云〕小二哥。我問你咱。兀那鬧花深處。這個姐姐是誰家的。〔小二云〕那一個。你也不認的。好風流的王舍。他便是洛陽上廳行首賀憐憐。〔正末云〕小二哥。你也知道我粧孤愛女。你肯與我做個落花的媒人。與那賀家姐姐做一程兒伴。我便與你換上蓋也。〔小二云〕官人。小人別的不會。這調風貼怪。幫閑鑽懶。須是本等行業。我就與你說去。〔小二做走〕〔六兒扯住科云〕哥。我央及你。把那梅香總成了我罷。〔王小二見旦科〕〔旦云〕王小二。我見你在百花亭上和那公子說話。莫不是那公子使你來見我麼。〔小二云〕大姐。你可也忒聰明。那公子須不比尋常人。說起來。趕一千個雙通叔。賽五百個柳耆卿哩。〔旦云〕他可是誰。〔小二云〕他便是風流王煥。據此生世上聰明。今時獨步。圖某遞相。打馬投壺。撒蘭擲竹。寫字吟詩。蹴鞠打諢。作畫分茶。拈花摘葉。達律知音。軟款溫柔。玲瓏剔透。懷揣十大曲。袖裏樂章集。衣帶鶉鶉。靴染氣球泥。九流三教事都通。八萬四千門盡曉。端的個天下風流。無出其右。〔旦笑科云〕王小二。你這沒嘴葫蘆。倒會貼怪。既然如此。請那壁官人百花亭上來。俺兩個自有說話。〔小二云〕你怕小人落了偏錢。你兩個自對主兒商量去。我就請的來相見咱。〔正末見旦科〕〔旦云〕久聞王舍風流。今日幸得一遇。果然名不虛傳。〔正末云〕小生雖有虛名。其實不副。惶恐惶恐。〔六兒云〕莫說我家官人。連六兒也惶恐惶恐。〔正末唱〕

〔醉扶歸〕他那裏滿口兒稱王舍。多敢是真心的愛豪傑。〔旦云〕王舍。你可曾做

子弟來麼。〔正末唱〕我也曾向煙月所上花臺做子弟休。〔旦云〕解元不棄，屈高就下，與妾身作伴，可也肯麼。〔正末云〕小生有句話敢問那。〔旦云〕有甚麼話說。〔正末唱〕莫不你前身元從謝，自笑我有那崔護詩才幾些，怎敢便大廝入將涼漿謁。

〔旦云〕則怕你不慣做子弟那。〔正末云〕姐姐，我也稍知一二。〔唱〕

〔後庭花〕我也曾把柳條攀，花蕊折，將那雲雨期，風月賒。〔旦云〕你看這生說海口那。〔正末唱〕你道我說海口王明彥，則要你放寬心，賀大姐，不是我吝嬌奢，憑着我拈花摘葉，那愁他沒驚膠，將絃斷接。

〔旦云〕既然解元要與妾身為伴，怎敢推辭。但是俺娘拳手大，枷棒重，只怕你當他不起。〔正末云〕只要姐姐肯許了，王煥便是。你姊妹利害，這等門戶差撥。王煥也當的過來。〔六兒云〕委的俺官人是慣家。〔正末唱〕

〔一半兒〕他狠毒呵，恰似兩頭蛇，乖劣呵，渾如雙尾蝎。我將明珠一斛親棄撇。〔小二云〕官人，你敢是心邪了也。〔正末唱〕不是俺心邪，我只是一半兒支吾，一半兒者。

〔旦背云〕你看他這等俊俏身材，又好個淹潤性格，一見之間，早將我的魂靈抓到他那壁去了。他既有心要和我相處，我豈可當面錯過。〔回云〕解元，我在梨花巷口住，你和小二同到我家來便了。〔小二云〕官人，我今日成就了這好事，你可怎麼謝我。〔六兒云〕王小二那梅香的事，你一句也不題，有什麼謝你。〔正末唱〕

〔賺煞〕既不肯近蓬蒿，待有意親蘭麝，他見俺淹潤溫柔慰貼，弄玉傳香無盡歇。〔旦云〕只怕有那殺風景的，咱廝每排捏呵。〔正末唱〕看那等乾眼熱，滑張杓，休從此三打草驚蛇，儘教他捏恠排科廝間諜。〔旦云〕你若肯娶我，我便告一紙從良，立個嫌名也。〔正末唱〕你若肯從良立節，我准定是建功成業，恁時節穩情取五花官誥，七香車。〔同下〕

〔音釋〕行音杭 設商者切 列郎夜切 節音姐 舌繩遮切 拽音夜 蝶音爹 月魚夜切 疊音

參 絕藏靴切 血希也切 雪須也切 別邦耶切 闕區也切 業音也 說書惹切 怯丘也切 折音者 竊音且 呆音爺 協希耶切 頰肌也切 獠音撓 貼湯也切 悅魚夜切 截藏斜切 擲與跌同 譚溫去聲 傑其耶切 傑耶爹切 謁衣也切 業音夜 接音姐 竭希也切 撒偏也切 歇希也切 杓灑昭切 謬音爹

楔子

〔正末同旦上云〕自與姐姐相會。可早半年光景也。誰想老虔婆狠毒。接過我許多銀兩。如今要趕我出去。他敢是將你另接個什麼人那。〔旦歎云〕嗨。元來你還不知道。如今西延邊上高常彬。在此收買軍需。俺那母親愛錢。待要將我嫁與他去哩。〔正末云〕姐姐似這般可怎了也。〔做悲科〕〔旦云〕解元。兀的不痛殺我也。〔正末唱〕

〔仙呂端正好〕俺和你命兒乖。時兒蹇。生折散美滿的姻緣。恨天公怎不與人方便。鏗連理樹。撒並頭蓮。掙比翼鳥。打交頸鴛。恨綿綿。淚漣漣。急煎煎。煎意懸懸。知何日得重相見。〔同下〕

〔音釋〕 彬音賓 鏗音產 掙與掘同 掙詞纖切

第一折

〔卜兒上云〕俺那憐憐小妮子。半年前城外陳家府百花亭上。賞清明節令。引的個王煥來家。一住就住了半年多。他如今沒甚麼錢物了。只管纏住俺那妮子。再也不思量轉身。俺這門戶人家。單靠那妮子吃飯。一日不接客。就一日不賺錢。怎麼容得他。如今被俺使個科段。將他撚出門去。那西延邊上有個高常彬。他來俺洛陽買辦軍需。那廝巨萬貫東西。要娶俺妮子。屢次着人來說。被俺勒了他二萬貫。嫁與那廝去了。早是俺乖。倘或這妮子跟着王煥走了。可怎了也。今日街坊每請俺吃茶。小的好生看着家。我吃了茶便來也。〔下〕〔旦上云〕好是煩惱人也。誰想俺那虔婆不仁。板障了王郎。將我嫁與高常彬。搬在這承天寺裏寄住。等待軍需完備時。帶我西延邊去。妾身要寄個信與王郎得知。爭奈門上把的水泄不通。連梅香也不放他出入。怎生得個人來

可也好那。〔王小二叫上〕查梨條賣也。查梨條賣也。〔旦做聽科云〕兀的不是賣查梨條王小二的聲音。慙愧。這信息敢只在他身上。與俺寄去了也。〔叫科云〕王小二。西廂下來。〔做見科〕〔小二云〕大姐。你怎麼在此。〔旦云〕俺媽媽將我嫁與高常彬。借此承天寺權住。早晚要帶俺上西延邊去。王舍想不知我在於此處。我特央浼你通個信去。與他知道。〔小二云〕哦。大姐。你要我通個信去。著王舍到這裏來望你麼。〔旦云〕是。小二哥多累你。那廝遣心腹人把著門。閒雜人一個也不放入來。你說與王舍知道。他來時須要覷個方便纔好。〔小二云〕大姐放心。俺王小二自有兵法。著王舍來見大姐。〔旦云〕似這般可好也。俺有一小東。煩你專與王舍。先送你這碎銀五兩。還有重謝在後。疾忙快去。恐怕那賊漢回來。小二哥。你是必用心者。〔小二云〕放心。都在我身上。我去也。〔下〕〔旦云〕王小二去了也。我且回後堂中去。〔下〕〔正末上云〕小生王煥。自從與賀家姐姐作伴半載。其程錢物使盡。姐姐與小生赤心相待。爭奈處婆板障。將小生撚出門來。把姐姐嫁與高常彬。如今不知在於何處。小生害了這場沒滋味的證候。俺想爲人生得蠢濁。倒也省的就煩受惱。小生不幸。學的聰明。致令半生浮浪。一世飄蓬。只當墜下活地獄一般。〔詩云〕酷憐風月爲多情。還到離時恨轉生。倚柱尋思暗惆悵。一場春夢不分明。〔唱〕

〔中呂粉蝶兒〕半世飄流。幾會離舞裙歌袖。爲憐他皓齒星眸。拚的箇擲黃金揮白壁。暗中挑鬪。則待要買斷了謝館秦樓。却攬下這一場不明白的儂愁。

〔醉春風〕從今後牢收起愛月惜花心。緊抄定偷香竊玉手。刁風拐月。暢好是沒來由。出這場醜醜。從小看迷。少年吃悶。幾時參透。

〔云〕我心中好生困倦。且往街上茶房裏吃一杯茶消悶咱。〔二淨鬧上雙云〕柴又不貴。米又不貴。兩個風子。正是一對小生姓雙。這個姓柳。嗜費了多少錢財。賠了多少工夫。占的這個表子。你只管來插趣。好沒禮也。〔柳云〕難道你不見。我幾會調他來。皆是他心上自愛上我。你吃這等寡醋做甚麼。你如今不要鬧。嗜兩個則一遞一夜便了。〔正末見科云〕兀那兩個秀才。鬧將來不知爲甚麼。我試問他咱。你二公爲何相爭。〔雙云〕老

兄你不知道。小生姓雙。叫做雙解元。他姓柳。叫做柳殿試。俺兩個是太學中同齋朋友。我苦着個科子。喚做白捉鬼。他沒廉恥。每夜瞞了我。去與他偷那醜東西。便也不打緊。只是啗同齋朋友。來我跟前。踏狗屎。可不着別齋生員笑話。〔柳云〕老兄不要聽他胡說。〔正末云〕元來二公却爲風月如此。〔唱〕

〔迎仙客〕你兩個元同舍。本儒流。那白捉鬼。比小卿不姓蘇。比玉仙不姓周。雙通叔一般雙。柳耆卿同是柳。柳殿試實止望明月。翫江樓。雙解元乾閃在金山後。

〔雙云〕好友是我先在他家。〔柳云〕我雖在後。我可使的錢多。〔正末云〕二公休爭壞了儒家體面。我請你吃杯茶。商和了罷。〔唱〕

〔紅繡鞋〕一個似摘了心的禽獸。一個似擲了彈的班鳩。〔云〕我勸你二公咱。〔唱〕這的是前人田土。後人收。〔柳云〕簪花飲酒。是好勾當。怎麼這等不知趣。〔正末唱〕野花村務酒。知味便合休。〔云〕你二公再不要爭了。〔唱〕我只怕更有收人在後頭。

〔雙云〕足下想不會做這樁兒。比我兩個倒也省事。〔正末唱〕

〔滿庭芳〕俺也會尋花戀酒。鸞交鳳友。燕侶鶯儔。俺也會就驚怕人。約黃昏後。〔柳云〕元來老兄也深曉風月中趣味的。〔正末唱〕俺也會使的沒纔學的滑熟。〔雙云〕這等。你也會做子弟哩。〔正末唱〕我是個錦陣花營。郎君帥首。歌臺舞榭。子弟班頭。〔云〕啗三個都有個比喻。〔柳云〕你說。俺試聽咱。〔正末唱〕雙秀才。你是個豫章城落了第的村學究。柳秀才。你是個麗春園除了名的敗柳。〔雙笑云〕足下。你却如何。〔正末唱〕我王煥是個百花亭墜了榜的鐵鎗頭。

〔柳云〕元來你就是風流王煥。久聞久聞。多承訓教。俺兩個謝了茶。別處鬧去也。〔打鬧下〕〔王小二上云〕那前面的不是王舍。我且不要與他這簡帖兒。看他想賀家大姐也不想。我則說些野話咱。〔做見科云〕官人支揖哩。我想天下聰明。再無有勝如官人的。〔正末唱〕

【上小樓】折莫是捶丸氣毬。圍碁雙陸。頂鍼續麻。折白道字。買快探闌。錦箏擲。白苧謳。清濁節奏。知音達律。磕牙聲嗽。

〔小二云〕這個誰比的你。但不知你九流三教。諸子百家。可都通曉麼。〔正末唱〕

【么篇】折莫是諸子百家。三教九流。作賦吟詩。說古談今。曲尾歌頭。麗銀鈎。奪彩籌。顚蘭顚竹。更身材十分清秀。

〔小二云〕我想官人這等風流。翠繡紅鄉。整片段受用。可不該的。〔正末唱〕

【晉天樂】水晶毬銅碗豆。紅裙中插手。錦被裏舒頭。金杯浮蠟蟻。春紅炭炙肥羊肉。惜玉憐香。天生就。另一種可喜風流。淹潤慣熟。玲瓏剔透。軟款溫柔。

〔小二云〕想官人與賀家大姐相處。正是天生一對。雖然那賀家大姐。被別人娶了。他一心兒爲著官人。忘食廢寢。減玉消香。洛陽城中。誰不知道。官人王煥。就下這場風月。却也不枉了。〔正末云〕小二哥。我當初也曾和他作伴來。豈知有今日也呵。〔唱〕

【十二月】則爲我攀花折柳。致令的有國難投。止望待天長地久。誰承望雨歇雲收。他爲我胭脂粉瘦。我爲他綠慘紅愁。

【堯民歌】呀。恰便似一江春水向東流。誰想俺錦鴛鴦翻做了浪中鷗。只落得十分人帶九分愁。〔云〕我想賀姐姐原與小生恩愛深厚。今日又嫁了高將軍。〔唱〕正是一家兒女百家求。休也波休。也是官差不自由。淚搥濕春衫袖。

〔小二云〕官人休要煩惱。小人今日承天寺裏賣梨條。正見賀家大姐正在那裏思想官人。好生憔悴。見了小人。告訴不盡。有一小東着我寄與官人哩。〔做與末喜接科云〕不知是夢裏睡裏。兀的不歡喜殺我也。〔做讀科詞云〕朝相思。暮相思。朝暮相思無盡時。奉君腸斷詞。生相思。死相思。生死相思兩處辭。何由得見之。右調寄長相思。拜奉檀郎知音几前。詞不盡言。言不盡意。保愛珍重。保愛珍重。〔做捻土科云〕待小生捻土焚香。

咱〔唱〕

〔快活二〕這書詞是親手脩。重新把蜜情兜。也不枉我虛名贏的上青樓。早展放雙眉皺。

〔做拜科云〕我試拜告天地咱。〔唱〕

〔鮑老催〕我這裏展腳舒腰忙頓首。引的我口角頑涎溜。我只道姻緣簿消除一筆勾。又誰知今日還能穀。這書詞則是紙攝人魂的下帖。摘人心的公案。追人命的勾頭。〔王小二云〕官人。你愁除病減。都在這封書上。早則喜也。〔正末唱〕再休題愁除病減。花成蜜就。葉落歸秋。

〔云〕小二哥。假若我要見賀家姐姐。怎生入的承天寺裏去。你替我怎生出一個計策。〔小二云〕官人似恁的聰明。文武兩全。顛倒問俺這等人求計。〔正末云〕我爲那賀家姐姐。煩惱的小生計窮智短了也。〔做跪科云〕小二哥。你看同姓之面。求的一計。日後必當重報。〔小二云〕官人請起。俺小人有便有個見識。只怕你做不得。〔正末云〕你有什麼計策。快道來。〔唱〕

〔耍孩兒〕我便似被困圍的敗將。專求救。哎。高君也。咱兩個基逢對手。也不索推輪捧轂築壇臺。專仗你那妙策神謀。則你是添兵減竈齊孫臏。喚雨呼風蜀武侯。將巧計親傳授。這一番若得賀氏逢王煥。便似織女見牽牛。

〔小二云〕小人有一計。可使官人與賀家大姐相見。只要官人不惜廉恥。權做下流。將小人頭至下脚至上。渾身衣服。并這個查梨條籃兒。都借與官人。打扮做賣查梨條的。纔入的那承天寺去。〔正末謝科云〕高見高見。多承見愛。將你這一弄兒都借與我。就傳與我叫的腔兒咱。〔小二云〕待小人叫與官人聽。查梨條賣也。查梨條賣也。〔正末學叫科云〕可也像麼。〔小二云〕官人倒做的小人的師父哩。〔正末唱〕

〔隨尾煞〕皂頭巾裹著額顱。斑竹籃提在手。叫歌聲習演的腔兒溜。新得

了個查梨條除授。則這的是郎君愛女下場頭。〔同下〕

〔音釋〕 撚尼蹇切 令平聲 當去聲 會音層 儻鋤山切 儻音驟 苦聲占切 熟市由切 捶吹

上聲 陸音溜 闔音鳩 磕音可 竹音肘 晚烏官切 肉柔去聲

第三折

〔淨扮高常彬上詩云〕兩軍旗鼓倒也好相當。單則三寸東西不易降。因此無心演習孫吳法。專在花柳叢中作戰場。某姓高名魏字常彬。原在京城做着個管城門的官。今陞在陝西延安府經略相公麾下辦事。奉經略的令。將着十萬貫鈔。來這洛陽收買軍需。分給沿邊將士。到此月餘。私將二萬貫鈔娶了個婦人。是上廳行首賀憐憐。權借這承天寺裏住下。撥幾個心腹牢子把守寺門。一個閒人也不許放他入來。只有梅香一人伏侍。今日洛陽府官請我赴席。伴當每轡馬。我吃酒去也。〔下〕〔旦引盼兒上云〕昨日央王小二將着一束寄與王郎。不知下落。今日那廝赴席去了。我在房中悶坐。盼兒門首覷者。等王郎來時。報覆我知道。〔盼兒云〕理會的。〔正末提查梨條從古門上云〕查梨條賣也。查梨條賣也。纔離瓦市。恰出茶房。迅指轉過翠紅鄉。回頭便入鶯花寨。須記的京城古本老郎傳流。這裏是家園製造。道地收來也。有福州府甜津津香噴噴紅馥馥帶漿兒新剝的圓眼荔枝。也有平江路酸溜溜涼蔭蔭美甘甘連葉兒整下的黃橙綠橘。也有松陽縣軟柔柔白璞璞蜜煎煎帶粉兒壓匾的凝霜柿餅。也有婺州府脆鬆鬆鮮潤潤明晃晃拌糖兒捏就的龍纏棗頭。也有蜜和成糖製就細切的新建薑絲。也有日曬皺風吹乾去殼的高郵菱米。也有黑的黑紅的紅魏郡收來的指頂大瓜子。也有酸不酸甜不甜宣城販到的得法軟梨條。俺也說不盡菓品多般。略鋪陳眼前數種。香聞繡閣風流的美女佳人。大廈高堂俏倖的郎君子弟。非誇大口。敢賣虛名。試嘗管別。吃着再買。查梨條賣也。查梨條賣也。〔做歎科云〕王煥。這箇是做子弟的下場頭也呵。〔唱〕

〔商調集賢賓〕若論粧孤苦表。俺端的奪了第一。〔帶云〕說起風流王煥四箇字呵。〔唱〕這洛陽郡有誰知。較文呵有賈馬班揚藻思。較武呵有孫吳管樂神機。王煥也空學的文武雙全。培養得材能兼備。指望待整乾坤。定江山。安社

稷輔皇家。救困扶危。似恁的名標鶯燕集。幾時勾身到鳳凰池。

【逍遙樂】若論着十八般武藝。弓弩鎗牌。戈矛劍戟。鞭鍊搥槌。將龍韜虎略溫習。方信道風月無功。三不歸。刻的着俺不存不濟。則爲俺半生花酒。就閨盡一世前程。枉受了十載驅馳。

〔做叫科云〕查梨條賣也。查梨條賣也。生長在京城古汴。從小裏拜箇名師。學成浪子家風習慣。花臺伎倆。專伏侍那些可喜知音的公子。更和那等聰明俊俏的佳人。假若是怨女曠夫。買吃了成雙作對。縱然他毒郎狠妓。但嘗着助喜添歡。春蘭秋菊益生津。金橘木瓜偏爽口。枝頭乾分利陰陽。嘉慶子調和臟腑。這東頭補虛平胃。止嗽清脾。吃兩枚諸災不犯。這柿餅滋喉潤肺。解鬱除焦。嚼一箇百病都安。這荔枝紅燭煩養血。去穢生香。長安歲歲逢天使。這查梨條消災化氣。醒酒和中。帝城日日會王孫。查梨條賣也。查梨條賣也。〔唱〕

【掛金索】松陽柿。全別滋潤能清肺。葵州棗。爲魁細嚼堪平胃。嘉慶子。家風製度實奇美。枝頭乾。流傳可口真佳味。

〔做叫科云〕查梨條賣也。查梨條賣也。歌姬未起。客館先知。查梨條賣也。查梨條賣也。一聲叫入珠簾去。慌殺梳粧鏡裏人。〔唱〕

【山坡羊】梨條清致。金橘無對。荔枝圓眼。多饒些三蜜。這棗子要你早聚會。這梨條休着俺拋離。這柿餅要你事事都完備。這嘉慶這場嘉樂喜。荔枝離也。全在你。圓眼圓也。全在你。

〔做叫科云〕查梨條賣也。查梨條賣也。俺那姐姐。知他在那裏。入的這承天寺來。好是清幽也呵。〔唱〕

【梧葉兒】俺只見舍利塔侵雲漢。羅漢堂煞整齊。人靜悄。景幽微。那孫飛虎聲名大。小紅娘識見低。閃的我張君瑞自驚疑。天也。知他這曾救寺鶯鶯在那裏。

〔盼兒云〕俺姐姐着我在這門首等着俺姐夫。怎麼這早晚還不見來。〔正末做見科云〕梅香姐。我來了也。

〔盼兒云〕姐夫。你怎麼這般模樣了也。這是甚麼打扮那。〔正末唱〕

〔金菊香〕木瓜心小帽兒。齊抹着臥蠶眉。查梨條花籃。在我手上提。細麻鞋緊紮。輕護膝。白苧衫。花手巾寬繫着腰圍。我也是能騎高價馬。慣着及時衣。

〔盼兒云〕你快過來。見俺姐姐去。〔正末見旦科云〕姐姐。我來了也。〔旦做悲科云〕解元。我爲你胭憔粉悴。玉減香消。你刻的這般模樣。可怎生是了也。〔正末云〕姐姐。小生今日也則是出於不得已。〔唱〕

〔醋葫蘆〕聞知你粉香殘。消素體。金釧鬆減玉肌。一天愁都是爲他誰。不由我不行忘思。食忘飽。睡臥忘了夢寐。消磨盡五陵豪氣。屈沉殺八面虎狼威。

〔旦云〕解元。我別得你幾時。刻地這般模樣。兀的不羞殺我也。〔正末唱〕

〔後庭花〕熬煎的你愁似織。想念着我意似癡。因此上醞釀就蜂兒蜜。調和成燕子泥。費心機。恨不的鑽天掘地。則圖箇得見你。生這般窮智識。做這般賊所爲。粧這般喬樣式。

〔雙鴈兒〕王煥也。到如今猶兀自說兵機。得道也。誇經紀。東行不見西行利。爲風月擔是非。惹英雄皆笑恥。

〔旦云〕大丈夫不以功名爲念。幾時是你那崢嶸發達的時節。〔正末唱〕

〔青哥兒〕有一日功成。功成名遂。那時節耀武。耀武揚威。雲路鵬程九萬里。氣吐虹霓。志逞風雷。宮花飄曳。御酒淋漓。我不是斗筭之器。糞土之泥。則恐怕等閒間洩漏了春消息。因此上用脫殼金蟬計。

〔旦云〕解元。我爲你朝煩暮惱。放心不下。你可知道麼。〔正末唱〕

〔醋葫蘆〕姐姐。你煩惱除我知。我煩惱除你知。再休說心兒不覺立兒錢。

常言道海深須見底。各辦着箇真心實意。這的是有情誰怕隔年期。

〔高淨引祇從做醉上云〕多飲了幾杯酒。俺可醉了也。這是承天寺門首。左右。接了馬者。〔祇從云〕牢墜鑊。

〔高淨云〕梅香。你說去。我來家了也。〔盼兒報云〕姐姐。高將軍來家也。〔正末做慌科唱〕

〔金菊香〕說的我手忙脚亂。緊收拾。意急心慌。沒整理。〔高淨云〕甚麼人在此。好無禮也。〔正末唱〕可正是船到江心補漏遲。只着我魄散魂飛。〔做叫科云〕查梨條賣也。查梨條賣也。〔唱〕我則索向前來陪笑着笑賣查梨。

〔高淨云〕兀那廝。你在這裏做甚麼。左右拿過來。〔祇從拿科〕〔喝云〕跪着。〔正末唱〕

〔醋葫蘆〕俺也是文齊福不齊。你正是官不威。牙爪威。〔高淨云〕兀那廝。敢來俺這裏胡廝哄。〔祇從喝科〕〔正末唱〕只聽的一聲高叫若轟雷。〔旦做慌科〕〔正末唱〕說的那黃鶯兒。怎敢向上林啼。抵多少驚回綠窗春睡早。難道愛月夜眠遲。

〔高淨云〕我不在家。你做甚麼哩。〔旦云〕我恰纔悶坐。正要剝果子吃些兒。你又撞將來攪我。〔高淨陪笑科云〕既然奶奶要剝果子兒吃。我怎敢攪了奶奶。我醉了也。我睡去也。你自在這裏剝好的吃也。留着些兒等我醒來吃。〔下〕〔旦云〕解元。這廝領着西延邊上經略的十萬貫鈔。來這洛陽買辦軍需。他將二萬貫官錢娶了我。帶我西延邊上去。他的罪過不輕。盜使官錢。強奪人妻女。失誤邊關軍務。都是該死的。解元。你休要挫了志氣。如今延安府經略相公招募天下英雄豪傑。勦捕西夏。我想你文武雙全。乘此機會。可往延安府投託經略麾下。建立功勛。以遂平生之志。那時節告一紙狀。說高常彬強奪人家妻女。他帶我上邊。若叫將出來。我訴說妾身原是王煥之妻。他盜使官錢娶我。失誤邊機。應得死罪。喲。夫妻定有團圓之日也。解元。則要你著志者。〔正末云〕大姐放心。〔唱〕

〔金菊香〕憑著俺驅兵領將萬人敵。穩情取一舉成名天下知。俺怎肯做男兒有身空七尺。任他人奪去嬌妻。將比翼兩分飛。

〔旦云〕那廝的罪犯非止一椿。你則謹記在心者。〔正末唱〕

【醋葫蘆】這逆賊好沒禮。盜軍貨。誤軍務。失軍期。他所犯那椿兒不是有條劃的罪。還待向婆娘行孝當竭力。則著他得便宜翻做了落便宜。

〔旦云〕解元。妾身止有這付金頭面。釧鐲俱全。與你做盤纏去。〔正末云〕如此多謝。〔旦云〕妾口占小詞一首。調寄南鄉子。贈君行色。休得見哂。〔詞云〕勉強贈行裝。願爾長驅掃夏涼。威震雷霆傳號令。軒昂萬里封侯相。自當功績載旂常。恩寵朝端誰比方。衣錦歸來。攜兩袖天香。散作春風滿洛陽。〔正末云〕姐姐放心。王煥此一去。必不落於人後。〔唱〕

【浪裏來煞】則今朝別了王人。多感承謝了盤費。〔旦云〕解元。你也姓王。那王魁也姓王。則願你休似王魁。負了桂英者。〔正末做悲科唱〕怎將我王煥比做王魁。我向西延邊上建功爲了宰職。你管取那五花誥夫人名位。則不要你個桂英。化做一塊望夫石。〔同下〕

〔音釋〕降奚汪切 逸音冒 將去聲 韃音破 倬音卓 一音以 思去聲 稷將洗切 戟巾以切

習星西切 刻音產 長音掌 鐲音娟 使去聲 蜜忙閉切 綳音崩 膝喪擠切 韻音

韻 釀尼降切 識傷以切 式傷以切 曳音異 息喪擠切 拾繩知切 轟音烘 募音暮

勦精小切 勦與勦同 應平聲 敵丁梨切 尺音恥 賊則平切 劃音畫 力音利 鐲

音濁 哂身上聲 強欺養切 職張恥切 石繩知切

第四折

〔外扮經略官引卒子上詩云〕少年錦帶佩吳鉤。鐵馬西風塞草秋。一片雄心扶社稷。功名不爲覓封侯。老夫姓种名師道。方今大宋欽宗皇帝即位。改元靖康。老夫官拜征西馬步禁軍都元帥。正授延安府等處招討經略使。爲西涼土番作亂。朝廷命老夫招集天下英雄豪傑。征討土番。招募得十節度使。直殺過相思河。將西涼平定。那爲首獲功者洛陽王煥也。其人文武全才。智勇兼備。老夫舉保他做先鋒西涼節度使。尙有賊人餘黨未盡。著他勦捕去。早間已有捷報來了。軍政司准備筵席伺候。還有一件。前者爲西延缺少軍需。著高逸往洛

陽收買。將帶十萬貫鈔去。內中却擅用了二萬貫娶箇婦人。每日飲酒作樂。遲了限次。誤了邊關重務。已會著人勾提去了。未見回報。小校轅門首覲著。〔卒子拿淨旦上云〕我是勾提高魏的軍士。連他娶這個婦人都勾到了。見元帥咱。〔押淨旦跪科〕喏。報的元帥得知。高魏拿到了也。〔經略云〕兀那廝。著你收買軍需。接濟邊庭。刻地將官錢盜使了。終日花酒。失誤軍期。依律處斬。兀那婦人。你明知官錢不合接受。亦該死罪。〔旦云〕老爺暫息雷霆之怒。略罷狼虎之威。聽妾身告訴衷曲。妾身原有丈夫。被高常彬倚恃官勢。將錢買轉母親強娶。妾身到此。只望明鏡鑒察。〔經略云〕你母親在那裏。〔旦云〕近日亡化過了也。〔經略云〕你丈夫是誰。〔旦云〕丈夫是洛陽王煥。到西延邊來投軍。此後不知下落。〔經略云〕哦。原來是王煥之妻。王煥乃國家有功之臣。這就是功臣之婦了。也還未知虛實。且將二人押下。待王節使來時。便見端的。小校。且押在一壁者。〔卒子云〕理會的。〔正末領祗從上云〕某乃王煥是也。自到延安府。見了經略大人。充爲馬前頭目。累次立功。今爲西涼節度使之職。奉元帥將令。再過相思河。勦平餘黨。先着捷書報知轅門去了。今班師回程。軍馬行動者。王煥。誰想有今日呵。〔唱〕

【雙調新水令】起蟄龍吐雲霧。上天時。下河西第一陣節使。威風馳海外。名譽播京師。端的個男兒不枉了四方志。

【駐馬聽】引領羣師罰其罪。賞其功。無徇私。募招猛士。攻必取。戰必勝。決雄雌。常拚著馬革裹殘屍。生圖他麟閣題名字。不信呵。觀古史。大都來豪傑皆如是。

〔云〕可早來到也。左右接了馬者。〔祗從云〕牢鑒鏡。〔正末云〕令人報復去。道有王煥來了也。〔卒子報科云〕王將軍到。〔經略云〕快有請。〔做見科〕〔經略云〕節使戰敵勞神。〔正末云〕王煥上託元帥虎威。下賴將士戮力。僥倖克敵。何勞之有。〔唱〕

【鴈兒落】據元帥雨不將傘蓋搯。寒不把重裘試。兵不擇少共多。敵不避生和死。

〔經略云〕凡爲將者須要深習兵書。廣看戰策。方纔得功成萬里。名著千秋也。非是容易博來的。〔正末唱〕

〔得勝令〕笑孫武少神思。病白起不仁慈。賽韓信十功立。勝孔明八陣施。無半點瑕疵。展萬里鯢鵬翅。真一表英姿。建千年龍虎祠。

〔正末做跪科云〕元帥在上。可憐見王煥有紙狀。告著一個人。乞賜分理。〔經略云〕節使。你告甚麼人。老夫與你做主咱。〔唱〕

〔風入松〕高常彬差使洛陽時。有多少過犯公私。剋軍需盜把官錢使。戀烟花豔質嬌姿。強奪人他妻我婦。成就他燕子鶯兒。

〔經略做接狀科云〕節使請起。高常彬已勾追到了也。左右。拿將過來。〔卒子云〕犯人當面。〔淨旦跪科〕〔經略云〕高總。你怎敢盜使官錢。強娶有夫之婦爲妻。〔高淨云〕元帥不要聽人誑狀。這是賀媽媽接了我的財禮錢。嫁與我爲妻來。〔經略云〕這錢鈔是那裏來的。〔高淨云〕是高總平日積債下碁氣錢二萬貫。〔經略怒云〕兀那廝。剋地胡說哩。你見王節使麼。〔正末跪云〕這婦人正是王煥之妻。〔高淨云〕他是你的渾家。我若是知道。早早的擡一乘轎子。送到你家裏多時了。〔正末唱〕

〔喬牌兒〕這廝逞權豪。忒放肆。不想正遇著敵頭至。〔高淨云〕節使休怪。我實是不知。誤娶了他。〔正末唱〕直待聞鐘始覺山藏寺。〔經略云〕軍政司。與我查那高總所犯。當得何罪。〔正末云〕他盜使官錢。失誤軍期。強娶有夫之婦爲妻。那一椿兒不是該死的。〔唱〕賊也。這的是罪當刑無怨死。

〔高淨做歎科云〕嗨。我止望娶他做個夫人。不想道今日撞着原主兒。眼見的要還他去了。可知道我這兩日有些眼跳。〔正末唱〕

〔水仙子〕你可待碧梧棲老鳳凰枝。誰承望東嶽新添速報司。早則西風了却黃花事。今日箇雪消也見死屍。禍臨頭有甚嗟咨。使不的你論黃數黑。遮不的你奪朱惡紫。快招成罪犯無辭。

〔經略云〕則喚賀氏上來。和他折證。〔卒子云〕賀氏靠前。〔旦晚上指末云〕大人。這個是妾身的丈夫王煥。〔經略云〕高邈。你怎麼說。〔高淨云〕乾使了二萬貫嚮鈔。既然說是他的。便等他領去了罷。〔正末唱〕

〔殿前歡〕這的是證明師。決撒了也。春風驕馬五陵兒。可不道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則索退而自省其私。〔高淨做叫屈科云〕這婦人明明是我娶到的媳婦哩。怎當他官官相爲。強斷與王節使去。可不冤屈也。〔正末云〕噤聲。〔唱〕這裏是經略府軍政司。又不比風月所鶯花市。錯認做洛陽地面承天寺。花費了些三精銀嚮鈔。收買些三膩粉胭脂。

〔經略云〕一行人聽我下斷。高邈盜使官錢。失誤邊關軍務。強娶有夫妻女。依律處斬。推出市曹。量決一刀。著懸首轅門示衆。賀氏原係王煥之妻。被伊母愛錢改嫁。仍還本夫完聚。如今西涼平定。軍中舊例。合該椎牛饗士。做個慶賞的筵席。這功勞王煥爲首。老夫一來就與他賀加陞節使之榮。二來就賀他夫妻重諧之喜。〔詞云〕只爲高常彬盜使官錢。誤軍期強納嬋娟。明正罪依律處斬。仍梟首號令軍前。王節使從軍征討。立功勛名播西延。賀憐憐五花官誥。永偕老夫婦團圓。〔旦換裝束〕〔正末同拜謝科〕〔唱〕

〔鴛鴦尾煞〕從今後美恩情。一似調琴瑟。潑生涯再不窺構肆。共立瓊筵。滿酌金卮。唱道是絕勝新婚。休誇燕爾。嗒雨箇喜氣孜孜。這眷愛如天賜。也不枉費盡相思。早證果了賣查梨那風流少年子。

〔音釋〕 种音冲 累上聲 蟄音輒 楷音支 重平聲 瑟生止切

題目 賞名園賀氏千金笑

正名 逞風流王煥百花亭

秦脩然竹塢聽琴雜劇

石子章撰

楔子

〔正旦扮鄭彩鸞引外扮都管上云〕妾身姓鄭。小字彩鸞。今年二十一歲。從幼父母雙亡。曾記父母說。在禮部時與秦工部指腹成親。後來他那壁生了個孩兒。喚做秦脩然。俺這壁生了妾身是也。自父母亡化過了。他那壁不知所向。俺這城北五十里外。有一座草菴。這菴裏有個姑姑。他也姓鄭。曾教我撫琴寫字。今日是妾身生辰賤降之日。都管安排下酒菜。則怕姑姑來也。〔都管云〕理會的。〔老旦扮老道姑上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貧姑姓鄭。我是梁公弼的夫人。自從與俺老相公失散了。攛起我這頭髮。捨俗出家。貧姑善能撫琴下棋。此處有個小姐。他是鄭禮部的女孩兒。在貧姑跟前學琴下棋。今日是小姐生辰貴降的日子。我與他上壽走一遭去。可早來到門首。都管報復去。道有貧姑來了也。〔都管報科云〕小姐。有鄭姑姑在於門首。〔正旦云〕道有請。〔見科〕〔道姑云〕貧姑一徑來與小姐上壽。〔正旦云〕師父。你那裏得那錢鈔來。敢勞如此費心也。〔都管云〕小姐。近日上司出下榜文。不論官宦百姓人家。但是女孩兒到二十以外。都要出嫁與人。限定一月之外。違者問罪。〔正旦云〕似此怎生是好。則除是這般。都管將文房四寶過來。〔做寫科云〕寫就了也。都管。你近前來。你道我爲甚麼寫這兩紙文書。一紙文書爲你年紀高大。與你這紙從良的文書。這一紙文書將我那家私裏外田產物業。你都與我記者。我家祖上曾建下竹塢草庵一座。甚是清雅。在北門外面。近來沒有住持。止有一個小道姑看守。我如今學那老師父出家去也。一年四季。齋糧道服。你可不要缺少我的。〔都管云〕小姐但放心。這一年四季。齋糧道服。俺不敢缺少你的。〔老道姑云〕小姐。你敢出不了的家麼。既然你要出家。須要堅心辦道。休要半路裏還了俗。〔正旦云〕師父但放心。你看我如今嫁那個人去。不如出家倒也乾淨。〔唱〕

〔仙呂賞花時〕亡化過白頭老父母。眼底親人別又無。我親筆立定紙文書。分付與你這莊田和那地土。我着你爲主不爲奴。

〔么篇〕更問甚一歲孩兒百歲主。枉了身心活受苦。愿富貴待何如。我則

待添香可也。補燭。常伏侍。看你這一個老姑姑。〔同下〕

〔音釋〕 弼薄密切 攏龍上聲 塢音五 燭音主

第一折

〔外扮梁州尹引張千上詩云〕白髮刁騷兩鬢侵。老來灰盡少年心。雖然贏得官猶在。爭奈夫人沒處尋。老夫姓梁名公弼。叨中進士及第。所除南康爲理。有我夫人姓鄭。老夫三年官滿。還於京師。行到半途。被土賊哄散。至今夫人不知所向。謝聖恩可憐。今除鄭州爲州尹之職。老夫想幼年間有一故友。姓秦雙名思道。與老夫在南陽一處爲官。後來他陞做工部尙書。不幸辭世。止有一子。是秦脩然。此子九經三史。無有不通。如今也無信息。老夫在此做官。怕不一身榮顯。爭奈兩椿兒缺欠。一來失了夫人。二來不見姪兒。若是得見他兩個。便足俺平生之愿。張千。你門首覷者。看有甚麼人來。報復我知道。〔張千云〕理會的。〔副末扮秦脩然上詩云〕少小爲文便有名。如今挾策上西京。不知若個豪門女。親把絲鞭遞小生。小生姓秦。雙名脩然。幼年父母雙亡。父母在時。曾與鄭禮部家指腹成親。誰想他家得了女兒。小字彩鸞。如今兩家寥落。絕無消耗。小生因取功名。到這鄭州。聞知我叔父梁公弼在此爲理。何不探望叔父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門上人報復去。道有秦脩然在於門首。〔張千報科云〕有秦脩然在於門首。〔梁尹云〕他說是秦脩然麼。〔張千云〕是。〔梁尹云〕老夫語未懸口。姪兒却已來到。張千。道有請。〔張千云〕請進。〔秦脩然見科云〕叔父請坐。受您孩兒兩拜。〔梁尹云〕孩兒。則被你想殺我也。你行囊在於何處。〔秦脩然云〕在客店中哩。〔梁尹云〕張千。便與我搬將來。打掃書房。着孩兒那裏安歇。便安排酒餚。與孩兒接風去來。〔同下〕〔正旦同小姑上云〕自從出了家。到大來好是安靜快樂也呵。

〔唱〕

〔仙呂點絳脣〕棄了個銅斗兒似家緣。撇下個潑天也似火院。到大來無拘倦。每日間不斷香烟。將一片真心煉。

〔混江龍〕改換了油頭粉面。再不將蛾眉淡掃鬢堆蟬。將陰功暗壘。道教明傳。座上全無塵半點。壺中別有一重天。向是非海內。人我叢中。將那等

不曉事的愚迷勸。覷了這飄飄浮世。冉冉流年。

〔小姑云〕我覷了小姐你這等模樣。揀個好官員士夫人家嫁一個不好。出他那家做甚麼。你不如歸去罷。

〔正旦云〕小姑。你說的差矣。〔唱〕

〔村裏哥鼓〕你道我不如歸去。我待要至心脩煉。則他這蠅頭蝸角虛名利。休貪休戀。倒不如躲是非。忘寵辱。無驕怨。問甚麼誰得官。誰得祿。誰得錢。呀。到後來死生關臨頭怎免。

〔元和令〕嗒人這無常管甚少年。我嘆世事忽更變。恰天桃噴火柳堆烟。早荷花點翠鉤。東籬黃菊未開全。又紛紛雪滿天。

〔上馬嬌〕不如我琴一張。詩一聯。樂意自悠然。試看他富貴和貧賤。都一般白骨葬黃泉。

〔勝葫蘆〕抵多少興廢榮枯在眼前。人被利名牽。滿目紅塵關塞遠。笑車輪馬足。晨鐘暮鼓。空勞碌自年年。

〔么篇〕爭如我睡徹東窗日影偏。高枕只安眠。愚者自愚賢者賢。煉丹砂九轉。袖黃庭兩卷。誦老子五千言。

〔云〕天色晚了也。小姑。你與我點上燈。添上香來。你歇息去。〔小姑云〕我添上香。點上燈。掩上柴門歇息去也。

〔下〕〔正旦云〕夜深了也。取下我這焦尾琴來。撫一曲遣我的心悶咱。〔正末上云〕小生秦脩然是也。自從在叔父家。一月光景。不曾出門。今日在這城外踏青玩賞。下次小的每都回去了。天色已晚。小生趕不上城門。這裏有個庵觀。我去裏面借一宵宿。有何不可。我推開柴門。元來還點着燈哩。〔做聽科〕呀。有人撫琴。我試聽咱。

〔正旦唱〕

〔后庭花〕金鑪焚寶烟。瑤琴鳴素絃。無非是流水高山調。和那堆風積雪篇。端的這五音全。我可便輕彈一遍。對清宵明月前。更行人跡杳然。正冷

冷指下傳。百般的聲不圓。怎麼百般的聲不圓。

〔云〕我這琴絃斷。必有人來竊聽。我開這門試看咱。〔見末科云〕一個好秀才也。〔秦脩然云〕呀。一個好姑姑也。〔正旦云〕兀那秀才。你是那裏人氏。姓甚名誰。因甚來到俺這庵觀。說的是萬事都休。說的不是。送你到道錄司。不道的饒了你哩。〔秦脩然云〕小生南陽府人氏。姓秦雙名脩然。因爲進取功名。到於此處。今日在城外踏青賞玩。不想天色昏晚。無處寄宿。來到此處。暫借一宵。聽的這裏彈琴聲音嘹亮。因而竊聽。不想姑姑在此。望恕小生之罪。〔正旦背云〕元來他便是秦脩然。我且問他。兀那秀才。你認的那指腹成親鄭彩鸞麼。〔秦脩然云〕當初我父親在時。多聽的說有一個指腹成親的鄭彩鸞。自從父母亡過。那鄭彩鸞也不知所向。小生常切切於心。不能見面。〔正旦云〕秀才你休慌。則我便是鄭彩鸞。〔秦脩然云〕我那裏不尋。那裏不覓。你可可在這裏。小姐。你既然遇着我。正是一對夫妻。我和你說句話兒。〔正旦云〕秀才你休得無禮。我與你雖素有盟約。却不可造次苟合。萬一外人得知。豈無私奔之誚。〔秦脩然云〕我與你怨女曠夫。隔絕十有餘年。今日偶爾相逢。天與之便。豈可固執。〔正旦云〕既然如此。這所在不是說話處。嚀去那耳房裏說話去來。〔唱〕

〔金盞兒〕這搭兒裏花影更幽然。檜柏瑣蒼烟。則這兩樁兒。好與人方便。果然。是色膽大如天。今夜又無甚星河相間阻。莫不羞人月兩團圓。我可

是清閒真道本。則被你壞了我也無事的散神仙。〔云〕秦脩然。天色明了也。你回去罷。〔秦脩然云〕小姐。我此去明日多早晚來。〔正旦云〕你白日休要來。可在晚間來。來時休往那正門。則打那角門兒進。免得外人看見不雅。〔秦脩然云〕小生知道了也。〔正旦云〕秦脩然。我爲你呵。〔唱〕

〔賺煞〕建起座七真壇。新蓋了三清殿。往常我醞釀真心不淺。不想這一曲瑤琴聲婉轉。包藏着那美滿姻緣。並香肩月下星前。共指三三生說誓言。我也到不的蓬萊閬苑。羞對着藥爐經卷。我愁的是小窗孤枕夜如年。〔下〕

〔音釋〕耗音好 叢音從 蝸音蛙 鈿音田 冷音零 嘹音聊 曉音亮 檜音桂 角音皎 醞音

韻 醜泥降切 閱音浪

第二折

〔梁尹上云〕老夫梁公弼。自從秦脩然姪兒在衙舍中。一月其程。老夫事忙。不曾與他閒坐攀話。張千。那秀才書房中看書麼。〔張千云〕老爺不問。張千也不敢說。那秀才白日裏在書房看書。到晚來出這城外一所竹園裏。有箇草庵。庵兒裏面有一個青年的小道姑。生得十分大有顏色。好生聰俊。秀才每夜在那裏相伴他。〔梁尹云〕有這等事。〔張千云〕張千豈敢說謊。〔梁尹云〕既是這般。恐怕墮落了他功名。張千。你與我喚嬌嬌出來。〔張千云〕嬌嬌。老爺呼喚。〔淨扮嬌嬌上云〕老身聞的相公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見科云〕老相公。喚老身有何分付。〔梁尹打耳暗科云〕可是這般。〔嬌嬌云〕領相公的言語。須索書房中走一遭去。〔下〕

〔梁尹云〕張千。你近前來。我分付你。我如今鄉下勸農去也。那秀才若來辭別我時。說我公家事忙。你就將春衣一套。白銀兩錠。全副鞍馬一匹。便着他長行。小心在意者。〔詩云〕何事催人上路程。愁他迷戀失功名。他時得意來相問。方見通家一點情。〔下〕

〔正末上云〕自從與我鄭彩鸞相遇。着小生晝夜無眠。今日在房中閒坐。可怎生不見嬌嬌來。〔嬌嬌上見科〕

〔正末云〕嬌嬌。你那裏去來。〔嬌嬌云〕我與人家送殯去來。〔正末云〕你與誰家送殯去。〔嬌嬌云〕秀才不知。這裏有王同知家一個舍人。被這北門外竹塢草庵一個年小的道姑死了。他魂靈纏繞着那個舍人。那舍人如今死了。那庵裏道姑他是個鬼怪。但見年少的男子漢。他就纏死了。纔罷。〔正末驚科背云〕嗨。誰想那道姑是個鬼魂。說殺我也。喚張千來。收拾行裝。我便索長行也。〔張千云〕相公喚我做甚麼。〔正末云〕老爺在那裏。〔張千云〕鄉下勸農去了。〔正末云〕我要上朝取應去也。〔張千云〕老爺分付我了。秀才若取應去時。春衣一套。白銀兩錠。全副鞍馬一匹。都有了也。秀才。你等不得老爺回來便去罷。〔正末云〕我是等不的收拾行裝。便索長行也。〔詩云〕本謂一佳人。如何說鬼魂。情知不是伴。只得且離分。〔下〕

〔梁尹上云〕張千。那秀才去了麼。〔張千云〕去了也。〔梁尹云〕今日無甚事。那北門外有一所竹塢庵。庵裏有個道姑。年紀幼小。生的十分大有顏色。老夫一來玩賞散心。二來到菴中看那道姑去走一遭。〔下〕

〔小姑扶正旦上云〕三十三天離恨天最高。四百四病相思病最苦。則被這相思害殺我也。〔小姑云〕有的是賤

柴燒你這醜弟子。〔正旦云〕待道秦脩然去了來。他可不曾辭我。待說他不曾去了來。這幾日怎生不見音信。皆無秦脩然。我知他在那裏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這些時懶誦南華。將一串數珠來壁間閒掛。念一首斷腸詞顛倒熟滑。不免的喚道姑添淨水。我剛剛的把聖賢來參罷。若不是會首人家。幾番將這道袍脫下。

〔醉春風〕我如今將草索兒繫住心猿。又將藕絲兒縛定意馬。人說道出家的都待要斷塵情。我道來都是些假假。幾時能勾月枕雙欹。玉簫齊品。翠鸞同跨。

〔云〕小姑。你休大驚小怪的。我是歇息咱。〔做睡科〕〔小姑云〕理會的。我門首覷者。看有甚麼人來。〔梁尹引張千上云〕張千。不要頭踏傘蓋。一人一騎。來到城外。遠遠那個竹林兒裏。敢是那道姑的菴觀。〔張千云〕這個便是。〔梁尹云〕接了馬者。〔小姑見驚拜科〕〔梁尹云〕出家人不打稽首。可學俗人拜。這個小道姑也不是個志誠的。你報復去。道有老夫特來相訪。〔張千云〕咄。是州裏大爺。〔小姑慌報科〕〔正旦云〕做甚麼。〔小姑云〕有一個老爺在門首哩。〔正旦唱〕

〔紅繡鞋〕我恰纔搭伏定芙蓉懶架。恰合眼夢見他家。覺來也依舊隔天涯。早是我心緒又亂。更那堪客人侵雜。道甚麼相公在門首前方下馬。

〔小姑云〕相公請進。〔梁尹見旦科云〕這個道姑是生的好也。〔正旦云〕稽首。相公請坐。小姑。快烹茶來。〔梁尹云〕道姑。你也請坐。〔正旦云〕貧姑不敢。〔梁尹云〕道姑。兀的恭敬不如從命。〔正旦云〕既如此。斗膽了。〔稽首坐科〕〔梁尹云〕道姑。我此一來你試猜咱。〔正旦云〕相公此來。貧姑是猜波。〔唱〕

〔石榴花〕莫不是山城無事早休衙。〔梁尹云〕今早不下雨來。〔正旦唱〕朝來微雨潤輕紗。〔梁尹云〕這時節正是暮春天道。〔正旦唱〕昔昔芳草襯殘霞。都乘看這寶馬。〔梁尹云〕老夫待賞玩踏青咱。〔正旦唱〕迅步行踏。〔帶云〕貧姑猜着了也。〔唱〕莫不是那官中民

快央央的怕。〔梁尹云〕老夫一徑的散心來。〔正旦唱〕因此上出郊外貪尋幽雅。〔梁尹云〕道姑。老夫此來不張傘蓋。不擺頭踏。你知老夫的這意思麼。〔正旦唱〕你可也爲甚麼不張傘蓋。不擺頭踏。多只是恐驚林下野人家。

〔梁尹云〕道姑。你這裏好個幽靜去處也。〔正旦唱〕

〔鬪鶻鶻〕休笑俺草戶柴門。那裏取那銀屏的這繡榻。〔梁尹云〕老夫久慕高風。因此相訪。〔正旦唱〕多謝也降尊臨卑。屈高屈高就下。〔梁尹云〕道姑。兀的不是琴。請撫一曲。老夫洗耳。〔正旦云〕琴絃斷。彈不得了也。〔梁尹云〕道姑。你那絃斷幾時了。出家人休調發我。〔正旦唱〕俺出家人從來不會調發。相公少罪咱。〔梁尹云〕道姑。既斷了絃。市面上別尋一個續上。不的。〔正旦唱〕這絃向那市面上難尋。欲要呵。則除江心裏旋打。

〔梁尹云〕老夫說絃。他說江心裏旋打。可是魚。恁的呵。老夫賢愚不辨。道姑。兀的不是碁盤。將來老夫與你手談一局。〔正旦云〕這碁碁人不可下他。〔梁尹云〕怎生不可下他。敢是你怕我老夫識破那一着。〔正旦唱〕

〔上小樓〕枉將你那機謀用煞。若知俺這碁中。狡詐。〔梁尹云〕這碁有甚麼狡詐在那裏。〔正旦唱〕都爲那蝸角虛名。蠅頭微利。蟻陣蜂衙。將一片打劫的心。則與人爭高論下。直等待那揭局兒死時纔罷。

〔梁尹云〕道姑。這碁不下也罷。你有甚麼名人書畫。將來老夫一看。〔正旦唱〕

〔么篇〕止不過義之字。老杜詩。戴松牛。韓幹馬。止不過枯木竹石。山水翎毛。雪月風花。若題着那些人都皆亡化。到如今是漁樵一場閒話。

〔梁尹云〕道姑。兀這書畫。則道老夫不識。自古以來。思凡的仙女甚多。則說靈照女透丹霞。這一樁事。你可知道麼。〔正旦唱〕

〔快活三〕可不說鍾子期訪伯牙。倒問我靈照女透丹霞。〔梁尹云〕難道是古來的思凡仙女。就沒有。〔正旦唱〕他問我從古的思凡仙女有來麼。則教我半晌家的。

難回話。

【鮑老兒】你將那無顯驗的文書是監察。須不是俺孔宣聖遺留下。將那個包待制看成做水晶塔。全沒些半點兒真實的話。只待要說古談今。尋山間水。傍柳穿花。那裏也脩身正己。利民潤物。治國齊家。

【梁尹背云】我觀這道姑。生的外有西施之貌。內有道韞之才。可知我那姪兒留戀着他。我聞的姪兒原是與他指腹爲婚。正好配成夫婦。今我賺的姪兒去了。若還留在此處。我也不放心。則除是這般。【回云】道姑。我那衙門左右。有一所白雲觀。是勅建祝壽道院。我要請你到觀裏做個觀主。你意下如何。【正旦云】貧姑情愿去。【唱】

【耍孩兒】我心頭百事無牽掛。淨坐在方牀矮榻。偏生要詣譚場裏避譚。白雲菴情愿爲家。則我這粗衣淡飯貧休笑。你那裏肥馬輕裘富莫誇。看北邙山直下。盡都是些斷碑荒塚。老樹殘霞。

【尾聲】怎如俺重門鎖綠苔。閒亭掃落花。抱瑤琴高臥在松陰下。便做不得神仙。我也快活煞。【下】

【梁尹云】天色晚了也。張千將馬來。回私宅中去。【詩云】三十餘年仕路間。風塵無處不摧顏。因過竹院貪清話。却得浮生半日閒。【下】

【音釋】 嬌音姆 殯音髻 競音夏 熟常由切 滑呼佳切 歛音欺 咄當沒切 雜音咱 葺音戎

襯初良切 踏當加切 及更移切 榻湯打切 發方雅切 煞雙解切 响音賞 察抽解

切 塔湯打切 韞音韻 矮挨上聲 卽音忙 摧慈隨切

第二折

【梁尹上云】老夫梁公弼。搬的那竹塢庵中鄭道姑。在此白雲觀做個住持。只等我姪兒秦脩然得第回來時。老夫自有個主意。昨日照會來。說有一個新官下馬。差人接去了。張千等來時報我知道。【張千云】理會的。

〔秦脩然上〕〔詩云〕十載寒窗積雪餘。讀得人間萬卷書。到頭還藉文章力。象簡羅袍上玉除。小官秦脩然是也。自從離了叔父。前往京師。進取功名。不想果遂其志。一舉狀元及第。某奏過聖人。說叔父養育之恩。未嘗有報。思得相近地方。以便侍養。謝聖人除授鄭州通判。今來赴任。須先見俺叔父去。張千。報復去。道有州判下馬也。〔張千云〕理會的。稟爺。新官到了也。〔梁尹云〕道有請。〔正末見科〕〔梁尹笑科云〕兀的不是姪兒秦脩然。你得了官也。〔秦脩然云〕託賴叔父之庇。請上受姪兒幾拜。〔做拜科〕〔梁尹云〕張千。一壁廂安排筵席。與狀元慶喜。尋一個幽靜之處。纔好講話。張千。快喚出嬖嬖來者。〔張千云〕嬖嬖老爺呼喚。〔嬖嬖上見科云〕老相公呼喚老身。那廂使用。〔梁尹云〕嬖嬖。你去白雲觀中。和那道姑說知。道老相公借你觀中待客。只揀個幽靜去處。打掃一間。嬖嬖。你先去。老夫隨後便來也。〔嬖嬖云〕理會的。〔下〕〔梁尹云〕狀元。老夫和你白雲觀中走一遭去來。〔同下〕〔正旦引小姑上云〕自從梁公弼相公請我到這白雲觀中。做着個觀主。倒大來好是幽靜快樂也。只是秦脩然知他在那裏。教我如何放的下。〔唱〕

〔正宮端正好〕本彈的是一曲鳳求凰。倒做了三疊陽關令。淹然的訴不盡滿腹離情。那清風明月悠然靜。只少一個知音聽。

〔滾繡球〕這秀才每忒淺情。忒薄倖。抵多少破釵分鏡。他一去了。恰便似線斷風箏。我守着這一盞半明不滅的燈。聽了些長吁短嘆聲。我將一個枕頭兒倚定。都則道打坐到天明。只爲那山遙水遠人何在。因此上枕剩衾餘夢不成。悶不住兩淚盈盈。

〔云〕小姑。休打攪我。我是歇息咱。你去門首看者。若有人來時。報復我知道。〔小姑云〕理會的。〔嬖嬖上云〕領着老相公的言語。到白雲觀中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姑報復去。道有嬖嬖來了也。〔小姑報科云〕師父。有嬖嬖來了也。〔正旦做驚科云〕說我這一驚。道有請。〔見科〕〔正旦云〕稽首。嬖嬖請坐。小姑看茶。嬖嬖那裏來。〔嬖嬖云〕我一徑來望姑姑。我覷了姑姑年紀這般幼小。又聰敏俊俏。出家做甚麼。〔正旦云〕嬖嬖說起來呵。也話長哩。〔唱〕

【么篇】俺祖宗爲上卿做左丞。也是俺宿緣善慶。可不道戶列簪纓。我須是富裏長富裏生。又不是爺娘將我來不聘。我出塵寰甘分修行。我心如皓月連天靜。性似寒潭徹底清。休想有半點俗情。

【嬌娥云】姑姑。你這般年紀幼小。嫁一個官員士戶。穿羅着錦。梳粧打扮。可不強似出家。老身曾聽的人說。這出家人多有害相思病的。【正旦云】這嬌娥是甚麼言語。【唱】

【叨叨令】那一個出家兒抹着胭脂頸。那一個出家兒直恁般淫邪性。那一個出家兒肯接了俗人定。那一個出家兒害過相思病。其實我便說不得也波哥。我便說不得也波哥。則我外相兒怕不道多清正。

【嬌娥云】老身奉着相公言語。着我與你說。要借你這觀中待一客官飲酒哩。【正旦云】嬌娥。這的是祝壽的道院。外觀不雅。葷了鍋竈不可。【嬌娥云】我說你不肯。老相公早來也。【正旦云】老相公來時。我自有話說。【梁尹上云】那姑姑說甚麼。【嬌娥云】他道葷了鍋竈不肯。【梁尹云】我自過去和他說。【見科】【正旦云】稽首。【梁尹云】姑姑。我一徑的來借你觀中靜房一間。安排酒餚。管待個客官。【正旦云】相公。這的是祝壽的道院。外觀不雅。葷了鍋竈。【梁尹云】便葷了有誰知道。【正旦云】做的個褻瀆麼。葷了鍋竈不中。【梁尹云】真個不肯。【正旦云】不可不可。跳出俺那七代先靈來。我也不肯。【梁尹云】既然不肯。則借你這菴中與新狀元待一杯茶。【秦脩然上云】既然不可。姪兒回去罷。【梁尹云】則待一杯茶便行。姑姑。你與新狀元廝見咱。【旦見正末科云】稽首。【梁尹云】不吃茶也罷了。我與新狀元回私宅中飲酒去。【正旦扯正末衣服科云】相公在這裏坐坐不妨事。【梁尹云】這裏是祝壽的道院。外觀不雅。【正旦云】有誰知道。【梁尹云】葷了你那鍋竈。做的個褻瀆麼。【正旦云】外邊有一個小鍋兒哩。【梁尹云】姑姑。你陪着新狀元這裏坐一坐。我看些酒餚去也。【下】【正旦云】秦脩然。你在那裏來。【秦脩然云】你是鬼。靠後些。【正旦唱】

【倘秀才】我爲你呵。捱了些三更長漏永。受了些三衾寒枕冷。我巴到你黃昏盼到你明。思舊約想歸程。可着我久等。

〔滾繡毬〕那秀才每說後生好色精。一個個害的是傳槽病症。囑付你女娘們休惹這樣酸丁。恁琴書四海遊。關山千里行。您去處渺無蹤影。則被你引得這倩女離了魂靈。〔秦脩然云〕你是個鬼。遠着些兒。〔正旦云〕你是鬼。我不是鬼。〔秦脩然云〕我怎生是鬼。〔正旦云〕你既不是鬼呵。〔唱〕爲甚麼不將這九經書籍燈前看。可將那三弄瑤琴月下聽。行濁言清。

〔梁尹上做打聽咳嗽科〕〔正旦云〕休大驚小怪。則怕老相公聽的。〔梁尹云〕我聽的多時了也。〔正旦扯秦脩然跪科〕〔梁尹云〕你兩個可早招了也。姑姑。這祝壽的道院。可不道輩了你鍋竈。可不道外觀不雅。姑姑。你曉的麼。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人脩道。不依正道。少使貪嗔。莫使姦狡。姑姑心正不邪。這個便是正道。新狀元。你好個讀書人。憑着你十年窮蠹簡。一舉跳龍門。剗地不思金榜日。只待暗約楚臺雲。有這等姑姑。更有這等秀才。又有這等老夫。〔詞云〕你可甚端冕臨三輔。調弦理萬民。剗的點檢他這姻緣簿。花判他這有情人。姑姑好出家人也。〔詞云〕你那布袍籠夜月。丫髻挽秋雲。本是清風明月客。倒養着金馬玉堂臣。一個是這聽琴的漢司馬。一個是這脩道的卓文君。你雖常餐素飯。元不斷真葷。那肯看經卷。單想結婚姻。宵宵花燭會。夜夜洞房春。一聲明鐘响。須索拜天尊。火速穿道服。連忙繫法裙。裏衣無暇着。頭髮亂紛紛。不曾將手洗。便去把香焚。你也這般褻亻三清殿。何不推翻李老君。姑姑。你可怕麼。〔正旦云〕可知怕哩。〔梁尹云〕你要饒麼。〔正旦云〕可知要饒哩。〔梁尹云〕既是這等。你還了俗。嫁了秦脩然。請受了五花誥。騎馬車。做了夫人縣君。可不好那。〔正旦云〕多謝了老相公。〔梁尹云〕你看他一讓一個肯。〔正旦唱〕

〔尾煞〕到來日整雲鬟。復對菱花鏡。我再不綻口兒。念着道德經。坐處坐。行處行。情廝投。意廝稱。到今朝酒半醒。入羅幃。掩繡屏。只等的畫燭燈昏。夜寂靜。寶篆氤氳。金鼎。枕頭兒上那些風流興。休道俺姑姑每。每不志誠。便跳出那上入洞神仙。把我來勸不省。〔同秦脩然下〕

〔梁尹云〕今日成合了姪兒這樁親事也。安排酒饌。與秦脩然賀喜。走一遭去來。〔下〕

〔音釋〕 剩音盛 俗詞疽切 葷音昏 永于景切 倩淺去聲 蠶音妬 刻音產 綻士諫切 篆傳
去聲 鼠音因 鼠於君切 熱如夜切

第四折

〔小姑上云〕小姐還俗去了也。撇得我獨自一個。在此孤孤另另。如何度日。不如也尋個小和尚去。〔老道姑上云〕我梁公弼的夫人。自從送鄭小姐出家。不意害了個心疼的病。整整臥了三年。今日方纔痊可。那鄭小姐這等薄情。他便不來看我也罷了。難道小姐也差遣不得。再不相問一聲。我如今到那竹塢菴去。看他脩行何如。〔做驚科云〕怎麼門上是鄭州封皮封鎖了。好是奇怪。待我問去。〔做對古門問科云〕借問一聲。這菴裏的鄭道姑那裏去了。〔內應云〕搬在州西白雲觀裏做住持去了。〔老道姑云〕我再尋到白雲觀去。〔做到叩門科云〕觀裏有人麼。〔小姑上云〕誰叫。〔開門見科云〕原來是鄭師父。〔老道姑云〕我問你。你家小姐那裏去了。〔小姑云〕一言難盡。我小姐塵心不淨。纔出家不多幾時。便引了一個秀才。每夜來聽琴。聽出來了。那秀才可也薄情。他上去朝取應。辭也不來辭一辭。害的我小姐做了相思病。常要個死。你道這樣人怎麼出的家。〔老道姑云〕元來如此。我若不害心疼。等我來打落他一個沒面皮纔好。〔小姑云〕老師父。你爲何也害相思病。心疼起來。〔老道姑云〕諄。把我老人家也說這等話。〔小姑云〕我小姐正是心疼。在菴裏長吁短嘆的。却是本州大爺到菴裏來看見我家小姐。道他生的好。請到白雲觀做住持。連我也搬來了。誰想那秀才一去中了狀元。如今小姐還了俗。嫁他做夫人去了。〔道姑云〕入娘的。我當初不要你出家。你強要出家。如今忍不的。可跟的人去了。你便上天入地。我着鐵揪出你來。〔做行科云〕轉過隅頭。抹過屋角。則這裏便是新狀元的宅子。不必報復。我自到他廳上坐着。看他兩口兒怎生出來見我。〔正旦同秦脩然上云〕誰想有今日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成就了碧桃花下鳳鸞交。怕甚麼出家兒被教門中恥笑。那裏也靈丹腹內安經卷。向杖頭挑月夕花朝。將一陣黃梁夢忽驚覺。

〔云〕呀。元來是我師父。〔見科老道姑云〕小姐。你當初怎生出家來。〔正旦唱〕

【喬牌兒】幾會見出家的有下梢。趁如今我青春尚年少。〔老道姑云〕我教你彈

琴。正要清心養性。倒教你引老公不成。〔正旦唱〕倒是我卓文君一曲求凰操。早把那漢相如引動了。

〔老道姑云〕你要成親。也少不得請你那親眷。怎麼不著我知道。〔正旦唱〕

〔鴈兒落〕別不會將親眷邀。那裏把你個姑姑告。〔老道姑云〕你爲甚麼事便還了俗。〔正旦云〕我這有宿緣的要還俗。〔老道姑云〕我到道錄司告去。不道的饒了你哩。〔正旦唱〕哎。你個有火性的。便何須鬧。

〔老道姑云〕你既是出不了的家。誰教你出家。〔正旦唱〕

〔得勝令〕呀。大古來人怨語聲高。怎知俺父母有盟約。你待要鋸倒連枝樹。分開比翼鳥。未曾出胎胞。早指腹成親了。直到的今朝。纔得這夫妻成對好。

〔云〕請老相公勸一勸姑姑罷。〔梁尹上云〕怎生大驚小怪的。〔正旦云〕老相公來了。須勸老師父一勸。〔梁尹云〕他若再開呵。我送他道錄司去。拷打他下半截來。那老道姑在那裏。〔正旦云〕在前廳上坐着哩。〔梁尹做見科云〕兀那老道姑。看老夫面上。完成了他兩口兒前程罷。〔老道姑云〕兀的不是老相公。〔梁尹云〕兀的不是我夫人。〔老道姑云〕我丟了冠子。脫了布衫。解了環縵。我認了老相公。不強如出家。〔正旦云〕老師父。你怎生便是這等。當初誰着你出家來。〔老道姑云〕我則有這個老公。〔正旦云〕我也不曾有兩箇。〔唱〕

〔甜水令〕你只待掀倒秦樓。填平洛浦。摧翻祆廟。不住的絮叨叨。爲甚麼也丟了星冠。脫了道服。解了環縵。直恁般戒行堅牢。

〔折桂令〕多應是慾火三焦。一時餓起。遍體焚燒。似這等難控難持。便待要相偎相傍。也顧不得人笑人嘲。想着你瘦崑崑精神漸槁。何況我嬌滴滴顏色方妖。〔老道姑云〕他原是我相公。被土賊趕散也。比你偷的。〔正旦唱〕你既有夫主相拋。我豈無親事堪招。總不如兩家兒各自團圓。落的個盡世裏同享歡樂。

〔都管上云〕老漢是那鄭小姐家院公。與小姐送齋糧道服來。俺到菴裏。不見小姐。人說他搬在白雲觀做了觀主。我又尋到白雲觀去。元來還俗去了也。這個是他宅子。我自過去。〔做見科云〕小姐。我與你送齋糧道服來了。你怎麼又還了俗。〔正旦唱〕

〔沽美酒〕這一領新道袍。似千里贈鵝毛。路遠風塵你動勞。爭知我衣冠改了也。不是做夫人便粧么。

〔太平令〕想這段前程非小。俺出家的福分難消。但則要捉對兒雲期雨約。便是俺師徒每全真了道。我看你記着想。不會忘了常言道。一還一報。

〔梁尹云〕這新狀元你認的麼。〔老道姑改扮科云〕我不認的。〔梁尹云〕他就是我在南陽時同僚秦思道的孩兒。叫做秦脩然。〔夫人云〕可知道來。他原與鄭彩鸞指腹成親的孩兒。你早和俺說知。也省得我這般聒絮。〔梁尹云〕如今我夫人認着老夫。姑姑又與新狀元成了親事。天下喜事無過夫婦團圓。便當殺羊造酒。做個大大慶喜的筵席。〔正旦唱〕

〔離亭宴煞〕嗟如今把圍棋識破了。輸贏着。瑤琴彈徹相思調。這婚姻是天緣湊巧。穩坐了七香車。高揭了三簷傘。請受了金花詔。再不赴偷香竊玉期。再不就事煉藥燒丹教。從此後無煩少惱。便不能隨他簫史並登仙。只情願守定梁鵠共諧老。

〔音釋〕 銀粗消切 撮與掘同 覺音叫 約音查 鋸音據 祿音軒 撮音軒 叨音刀 嘲之稍切

崑音巖 樂音撈 着昭上聲 轆倉救切

題目 鄭彩鸞草菴學道
正名 秦脩然竹塢聽琴

金水橋陳琳抱粧盒雜劇

楔子

〔仲末扮殿頭官領校尉上詩云〕君起早。臣起早。來到朝門天未曉。長安多少富豪家。不識明星直到老。某乃殿頭官是也。方今大宋真宗皇帝。山河一統。萬國來朝。主聖臣賢。民豐國富。只因天子卽位以來。未有太子。以此聖心時常不樂。昨日太史官王宏奏道。夜觀乾象。太子前星甚是光彩。如今時逢春季。百花盛開。正是成胎結子之候。合該着尙寶司打造金彈丸一枚。於三月十五日。天子親到御園向東南方打其一彈。令六宮妃嬪各自尋覓。但有拾的金丸者。因而幸之。必得賢嗣。天子准奏可。着穿宮內使陳琳傳示六宮去。令人與我喚將陳琳來者。〔校尉云〕陳公公安在。〔正末扮陳琳上云〕小官姓陳名琳。現爲宋朝一箇穿宮內使。一生近貴。半世隨朝。謝聖恩可憐。賜一套蟒衣海馬。繫一條玉帶紋犀。戴一頂金絲織成帽子。嵌的是鴉鵲石。懸一把鑲鐵打就刀兒。鑲的是鸚鵡木。雖不曾陪從他鸚鵡班豹尾。却也常接奉那鳳輦龍床。今日殿頭官着人相召。不知爲着些甚事。須索過去見來。〔做見科〕〔殿頭官云〕陳內使。我請你來。不爲別事。因聖人聽太史之奏。明日親到御園打一金彈。但有妃嬪拾此彈者。到其宮中御幸。必得聖嗣。着你傳示六宮。明日都往御園中尋訪金彈去。其拾得者。卽令奏聞。無得違誤。〔陳琳云〕領旨。〔向古門云〕兀那三宮六院。妃嬪彩女等聽者。明日聖駕親到御園。打一金彈。金彈落處。有拾得者。奏獻御前。聖駕卽幸其宮。休得違誤不便。〔做回身科云〕陳琳已傳旨了也。〔殿頭官唱〕

〔仙呂端正好〕奉皇宣。傳君命。爲春光堪寫圍屏。端的個御園中。錦繡似花開盛。因此上打動這巡遊興。

〔么篇〕傳示那六宮人知嚴令。〔帶云〕這金彈呵。〔唱〕彈落處各辦虔誠。分頭兒自去穿芳徑。尋仔細。認分明。捧金彈。獻彤庭。當寢夕。應前星。那其間可也永團圓。萬萬載同歡慶。〔下〕

〔正末云〕殿頭官去了也。俺自到御前承應者。正是簷漏稀聞高閣報。天顏有喜近臣知。〔下〕

〔音釋〕 嬪音貧 散音闕 石繩知切 從去聲 聲連上聲 與去聲 彤音同

第一折

〔正旦扮李美人上詩云〕柳葉參差掩畫樓。曉鶯啼送滿宮愁。年年花落無人見。空逐春泉出御溝。妾身西宮李美人是也。今日聖人在御園中打金彈丸。着宮娥彩女輩看其所落之處。尋覓金彈。如有拾得之人。即令親獻御前。自有寵幸。眼見得各宮妃嬪。各自準備去了。妾身也只得往御園走一遭咱。〔下〕〔末扮聖駕二旦扮宮女執符節二外扮內官執拂同殿頭官上〕〔正末捧彈弓隨科云〕聖駕已到御園了也。〔駕云〕你看御園中萬紫千紅。鶯啼燕語。是好景致也呵。〔正末唱〕

〔仙呂點絳脣〕往日箇文武登筵。帝王設宴在金鑾殿。就着這御賜樽前。動絃管仙音院。

〔混江龍〕尙兀自嫌他拘倦。向御園中別是一壺天。爭些兒寂寞了梨花院宇。冷落了楊柳亭軒。想昨宵暮雨梨花嬌不語。今日早春風楊柳亂飛綿。則待要駕鑾輿盡日不知還。拚的箇滿園林到處都遊遍。〔做跪送彈弓科云〕這八角亭子上。正是東南方。好打金彈。〔唱〕彈去似曉星乍落。弓開似秋月初圓。

〔駕云〕寡人拿這彈弓在手。那諸禽百鳥看見。只道要打他。都也驚怕哩。〔殿頭官云〕聖上便好道蠢動含靈。皆有佛性。〔正末唱〕

〔油葫蘆〕忙煞垂楊啼杜鵑。撲刺刺兩翅掇。又則見梨花枝上鴿鴦兒打盤旋。說的那錦鳩兒不離酸醪串。驚的那黃鶯兒繞定梧桐轉。這一箇鑽入葉底藏。那一箇坐來枝上喘。怎麼的近池塘不見了銜泥燕。恰元來都落在金水玉溝邊。

〔晚云〕萬歲爺。今日必有喜事。〔駕云〕寡人纔今日到園中賞翫春光。你說必有喜事。這箇喜從何來。〔正

末唱

【天下樂】則見一箇喜鵲兒喳喳的噪過御前。俺想這靈也波禽常好是識空便。也爲甚的撒下箇鬧花叢。不將春願戀。背鶯聲花萼樓。隔燕語錦樹園。他怎肯孤負了這艷陽三月天。

〔駕云〕你看那酴醾架上。坐着一個錦鳩兒。待算人一彈。打下這錦鳩來者。〔做打彈科〕〔正末唱〕

【那吒令】恰纔箇弓開的不揪。靚酴醾架邊。弦放的不偏。正芍藥闌近前。彈去的不遠。在牡丹叢裏面。〔駕云〕陳琳。你與我尋這彈子去。〔正末云〕理會的。〔唱〕這彈子難尋見。常言道彈打三圓。

〔正末做尋彈科唱〕

【鵲踏枝】俺如今行過這海棠軒。蕩散了這綠楊烟。細細的拂開了這滿徑蒼苔。和那遍地榆錢。俺這裏行一步堪圖一箇扇面。有丹青巧筆難傳。〔云〕這茫茫蕩蕩。一片御園中。那丸金彈知道落於何處也。〔李美人云〕妾身李美人。立在御園東首。不期這金丸正打到妾身邊。被妾拾着。如今不敢隱藏。只得親到御前進獻去來。〔正末見美人科云〕兀的不是李美人來了也。〔唱〕

【寄生草】則見他嬌滴滴顏如玉。薄鬆鬆髻似蟬。眼兒呵綠澄澄溜出秋波轉。眉兒呵曲彎彎畫出雙蛾淺。臉兒呵汗津津顯出桃花片。若不是昭陽宮粉黛美人圖。爭認做落伽山水月觀音現。

〔云〕李美人。你見金彈來麼。〔李美人云〕是我拾的金彈在此。特來進御。〔正末云〕是真個李美人。你可有福也。〔唱〕

【金盞兒】這是你忒心堅。金彈也恰多緣。想天公好與人方便。因此上着李美人和聖上永團圓。這的是在地成連理樹。入水長並頭蓮。早則不驚

開比翼鳥，不打散錦紋鴛。

〔跪云〕有李美人拾的金彈。來獻聖上哩。〔駕云〕宣他上來。〔李美人做進見科〕〔殿頭官云〕看李美人好容顏也。是一箇有福的。他日必生太子。〔駕云〕這金彈是誰拾了來。〔李美人云〕是妾身拾着來。〔駕云〕既然如此。今夜就到西宮去遊幸者。〔李美人謝恩科〕〔駕引李美人手同下〕〔殿頭官等隨下〕〔正末云〕聖駕到西宮宴樂去了。李美人你好有福也呵。〔唱〕

〔賺煞〕從今後則想鳳樓期。休把羊車羨。今日箇謝聖恩可憐。阻隔的那劉氏娘娘勸愛遠。那裏也獨宿孤眠。似這等美纏綿。直似神仙。再不索倚定宮門聽過輦。李美人相逢在上苑。宋真宗別登了寢殿。本是一對兒好姻緣。〔帶云〕若劉娘娘知道呵。〔唱〕他可敢生扭做了惡姻緣。〔下〕

〔音釋〕

參抽森切 差音嗤 蠶春上聲 搨扇平聲 鵠音渠 鵠音玉 離去聲 醪音徒 醪音眉
轉專去聲 喘川上聲 空去聲 暮音傲 掀音軒 黛音代 伽音茄 長音掌

第二折

〔旦扮劉皇后上云〕子童乃劉皇后是也。雖無絕色。幸掌中宮。奉九重之歡。享萬年之福。近日聞得西宮李美人。生下一子。我想他久後在天子根前。可不奪了我的寵愛。則除是這般。寇承御那裏。〔旦兒扮寇承御上云〕有。〔做叩頭科〕〔劉皇后云〕寇承御。我問你。你吃的是誰的。〔承御云〕是娘娘的。〔劉皇后云〕你穿的是誰的。〔承御云〕是娘娘的。〔劉皇后云〕我東使着你去麼。〔承御云〕就東去。〔劉皇后云〕我西使着你去麼。〔承御云〕就西去。〔劉皇后云〕我不使你呢。〔承御云〕則守着娘娘立着。〔劉皇后云〕既然如此。你是我心腹之人。我有一件緊要的事。要你替我做去。〔承御云〕是那一件事。〔劉皇后云〕如今西宮李美人生下一子。你可到他宮中去。詐傳萬歲爺要看。詎出宮來。將那孩子或是裙刀兒刺死。或是摟帶兒勒死。丟在金水橋河下。務要幹成了這件事。來回我話者。〔承御云〕謹領懿旨。我出的這宮門。直至西宮見李美人走一遭去來。〔詩云〕親承懿旨到西宮。生死存亡掌握中。此箇機關非小可。仗誰搭救小潛龍。〔下〕〔劉皇后云〕寇承御此一去必然

與我幹成這樁大事。那時教李美人失寵。發入冷宮之中。慢慢的害他性命。有何難處。〔詩云〕我本女菩薩。何嘗不戒殺。則怕翦草帶些根。萌芽依舊發。〔下〕〔承御抱太子上云〕幸喜太子已詎出西宮了也。奉劉娘娘的懿旨。本待把裙刀將太子刺死。丟於金水橋河下。則見紅光紫霧。罩定太子身上。怎敢下得手。天那。若宋朝不當乏嗣。得遇一箇人來同救太子性命。久後也顯我這點忠心。可也好也。〔正末抱粧盒上云〕自家陳琳的便是。萬歲爺賜我這黃封粧盒。到後花園採辦時新果品。去與南清宮八大王上壽。我雖是一箇內官。倒比那衆文武有報國的忠心也呵。〔唱〕

〔南呂一枝花〕雖不比三台中玉佩臣。現掌些六院裏金釵客。常則待雞鳴宮禁啓。簇捧着龍繞聖顏開。那裏也將相之才。無過是隨步輦君王愛。聽傳宣妃后差。管領他美孜孜八百胭脂嬌。守定這豔亭亭三千粉黛。

〔梁州第七〕這的是大宋朝皇宮御闕。不弱似神仙島閬苑蓬萊。俺則見鬱巍巍龍樓鳳閣新修蓋。端的箇金釘朱戶。玉砌瑤階。祥雲瑞靄。紫霧香埃。晃得睜眼也難開。定不是人力安排。一刻的織錦繡翡翠簾櫳。朱紅漆虬樓亮榻。碧琉璃碾玉亭臺。上命遣差。逐朝不離丹墀側。幾曾出禁門外。便不帶穿宮入殿牌。但行處誰敢嫌猜。

〔做望科云〕那金水橋邊。背身兒立的好似寇承御一般。待我叫他一聲。寇承御。〔承御做回身見科云〕好也。囉。陳公公。你來此怎麼。〔正末云〕我奉萬歲爺的命。賜我黃封粧盒。到後花園採辦時新果品。與南清宮八大王上壽。寇承御。你在此怎的。〔承御云〕我到此金水橋邊。閒耍戲哩。〔正末云〕呀。你在那裏抱這小哇哇來。〔承御云〕那箇是小哇哇。你看的他這等輕那。〔正末云〕你道我看輕了。他敢是太子。〔承御云〕不是太子是那箇。〔正末唱〕

〔隔尾〕承御也。你箇中宮侍女休嗔怪。非是我內使陳琳私下來。〔承御云〕可知你不是私來的。我在此也沒甚麼不明白處。〔正末唱〕承御也。怎只把巧語花言自遮蓋。

〔承御云〕我有甚遮蓋。只是急切裏想不出箇計策來。〔正末唱〕哎。這其中有甚的計策。承御也不是我使乖。好也囉。只要恁心平可也過的海。

〔承御做慌科〕〔正末云〕承御。你慌甚麼。別人家的哇哇。料在金水橋河下便了。〔承御云〕你道是別人家的哇哇。他是西宮李美人生的太子。〔正末云〕他是李美人生的太子。怎肯與你抱出宮來。〔承御云〕當日萬歲爺聽太史官之奏。三月十五日親到御園打一金彈丸。着你傳旨。教六宮妃嬪有拾的這彈者。駕幸其宮。却是西宮李美人拾得。如今果生太子。這箇你不記的來。你只看這太子胸前。正抱着那金彈丸哩。〔正末做看科驚云〕是太子了。你只該奏上萬歲爺去。你抱到這裏可是爲何。〔承御云〕爲劉娘娘使那嫉妬的心腸。恐怕李美人久後奪了他的寵愛。着我誑太子出宮。把裙刀刺死。丟於金水橋河下。只見他紅光紫霧。罩定太子身上。明明是真命天子。以此不敢下手。我對天禱告。若宋朝不當乏嗣。遇一箇忠心的人。與他同救太子性命。如今幸得撞見公公。怎生出箇計策。同救這太子咱。〔正末云〕承御。你元來這等怕劉娘娘那。〔承御云〕可知怕哩。〔正末云〕你怕我也怕。可不道別人煩惱。不干自己。若干自己。則索迴避。這箇是你的勾當。我自採辦果品去也。〔做走科〕〔承御叫云〕陳琳。〔正末做迴科云〕你爲何直呼我的名字。〔承御云〕我怎麼不呼你的名字。我如今抱太子見劉娘娘去。他必然問我爲何還是活的。我只說正待要下手。被陳琳攔住。要奏知萬歲爺哩。〔正末云〕我的娘呵。只這一句話。可不是送了我。〔承御云〕你休慌。只要與你商量箇計策。同救太子咱。〔正末背云〕待我哄他咱。〔回云〕承御。我有一句話可敢說麼。〔承御云〕你但說不妨。〔正末云〕那劉娘娘既着你來所算這太子呵。你則是依着他做。我替你看人。你將太子刺死。丟在金水橋河內。也是一箇淨辦。〔承御云〕陳公公。這事中也中。〔正末云〕有甚麼不中。〔承御云〕這等。你替我看人去。待我下手。〔正末做看科〕〔承御做揭開粧盒放太子科〕〔正末回顧問云〕太子在那裏。〔承御云〕丟在河裏了也。〔正末做左看右看科云〕怎麼不見。〔承御指粧盒科云〕我丟在這盒兒裏了也。〔正末云〕中也不中。〔承御云〕放着我哩。若有事呵都在我身上。你放心者。〔正末做開盒看科唱〕

〔牧羊關〕則索向盒中放。又不敢懷內揣。我正是殺人處鑽出頭來。劉娘

娘你結下海樣闊窰。陳琳也擔着天來大利害。太子也你曲着腰難迴轉。拳着腿怎舒開。則我這救主的空生受。太子也你可是成人不自在。

〔寇承御向盒拜科〕〔唱〕

〔隔尾〕太子也你比着那雙龍紫闕爭低矮。比着那五鳳丹樓較匾窄。比着那一合乾坤少寬大。這的是潛龍世界。關繫着皇朝後代。只願的保護了江山萬萬載。

〔承御云〕陳公公。你不可久停久住。快把這粧盒送到八大王處。自有理會。你快去。〔做回科〕〔正末扯住科云〕承御。有一句話。要與你說的明白。我如今怕不救太子出宮去。有一日事犯出來呵。承御。你可休指攀我。〔承御云〕常言道。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我是保護潛龍掌命司。我怎肯指攀你來。若昧了前言呵。天不蓋地不載。日月不照臨。陳公公。你快救太子出宮去。我自回劉娘娘話去也。〔下〕〔正末云〕你道忠臣不怕死。又道是保護潛龍掌命司。這兩句話似經板兒印在我心上。我則牢記着。〔做看科云〕呀。寇承御去了也。〔做開盒看科云〕嗨。誰想寇承御是箇三絡梳頭兩截穿衣女流之輩。倒有這片忠心。他把太子交付與我。回劉娘娘話去了。我也索行動些。〔唱〕

〔牧羊關〕我抱定這粧盒子。便是揣着箇愁布袋。我未到宮門。早憂的我這頭白。盒子裏藏的是儲君。我肚皮裏懷的是鬼胎。雖不見公庭上遭橫禍。赤緊的盒子裏隱飛災。承御也。你辦着箇喜溶溶笑臉兒回還去。却教我將着箇磳磳惡頭兒掇過來。

〔做望科云〕前面不有人來也。我且掩映在這垂楊樹下咱。〔劉皇后引宮女衝上云〕休將我語同他語。未必他心似我心。那寇承御這小妮子。我差他幹一件心腹事去。他去了大半日。纔來回話。說已停當了。我心中還信不過他。如今自往金水橋河邊看去。有甚麼動靜。便見分曉。〔做見科云〕兀的垂楊那壁。不是陳琳。待我叫他一聲。陳琳。〔正末慌科云〕是劉娘娘叫我死也。〔唱〕

【賀新郎】則見他惡眼眼獨自撞將來。太子也你在這七寶盒中。我陳琳早魂飛九霄雲外。我囑付你箇小儲君。盒子裏權寧耐。你若分毫兒掙。登時間粉碎了我屍骸。則被你威逼的我身先戰。死摧的我腳難擡。恰便似狗探湯不敢望前邁。纔動脚如臨追命府。行一步似上攝魂臺。

【隔尾】我若是無妨礙。你可也無妨礙。我若是有患害。你可也有患害。只要得我命活。便留得你身在。〔帶云〕那劉娘娘呵。〔唱〕儵覷他眼色。斟量了性格。太子也。但得箇屍首兒完全。是大古裏彩。

〔做放盒見科〕〔劉皇后云〕陳琳你那裏去。〔正末云〕奴婢往後花園採辦時新果品來。〔劉皇后云〕別無甚公事麼。〔正末云〕別無甚公事。〔劉皇后云〕這等。你去罷。〔正末做捧盒急走科〕〔劉皇后云〕你且轉來。〔正末回放盒跪科云〕娘娘有甚分付。〔劉皇后云〕這廝我放你去。就如弩箭離弦。脚步兒可走的快。我叫你轉來。就如甌上拖毛脚步兒。可這等慢。必定有些蹊蹺。陳琳。我問你。東果園西果園南果園北果園都有果品。你可是那一箇園裏採的。那果品是何名降。你對我從實說來。說的不是。萬事罷論。說的不是。我不道的饒了你哩。〔正末云〕娘娘停嗔息怒。聽奴婢細說一遍。〔唱〕

【紅芍藥】御園中百卉鬬爭開。另巍巍將根脚兒培栽。則爲這東君惜愛降甘澤。因此上結子成胎。〔劉皇后云〕你在那裏摘將來的。〔正末唱〕恰便似娘腸肚摘將下來。〔劉皇后云〕甚麼顏色。〔正末唱〕天生的顏色兒紅白。〔劉皇后云〕爲何要放在這箇盒兒裏。〔正末唱〕則爲他不堪日炙與風篩。特賜這黃封盒內好藏埋。

〔劉皇后云〕待我猜來。莫不是石榴。〔正末唱〕

【菩薩梁州】石榴長在金堦。〔劉皇后云〕莫不是核桃。〔正末唱〕合跳出您宮外。〔劉皇后云〕莫不是梨兒。〔正末唱〕今宵離了後宰。〔劉皇后云〕莫不是李子。〔正末唱〕這玉皇李子。苦盡甘來。也是他天然異種出羣材。開時節不許遊蜂採。摘時節則願的

君王戴。〔劉皇后云〕李子有甚好處。萬歲爺倒喜着他。待我把這樹都砍壞了者。〔正末唱〕娘娘也偏生你意見歹。怎忍見片片殘紅點碧苔。陪伴他這古木崩崖。

〔劉皇后云〕陳琳那裏聽的你這巧言令色。則待我揭開盒兒。看箇明白。果然沒有夾帶。我纔放你出去。〔正末云〕這粧盒兒有甚夾帶來。〔唱〕

〔罵玉郎〕我便是蘇秦般嘴巧舌頭快。我這裏越分說。他那裏越疑猜。常言道脫空到底終須敗。〔劉皇后云〕取盒兒過來。待我揭開看破。〔正末用手按盒科云〕娘娘。這盒蓋開不的。上有黃封御筆。須和娘娘同到萬歲爺根前。面說過時。方纔敢開這盒蓋你看。〔劉皇后云〕我管甚麼黃封御筆。則等我揭開看看。〔正末按住科唱〕可著我怎割劃怎割劃。要揭開要揭開。粧盒蓋。

〔劉皇后做怒科云〕陳琳。你不揭開盒兒我看。要我自動手麼。〔正末唱〕

〔感皇恩〕呀。見娘娘走向前。喚可不我陳琳呵。這死罪應該。〔劉皇后云〕我只耍辯個虛實。觀箇真假。審箇明白。〔正末唱〕他待耍辯箇虛實。觀箇真假。審箇明白。〔寇承御慌上科云〕請娘娘回去。聖駕幸中宮。要排筵宴哩。〔劉皇后云〕陳琳。恰好了你。若不是駕幸中宮。我肯就放了你出去。待明日這等果品滿滿的裝一盒兒。送到我宮裏來。〔並下〕〔正末云〕知道。〔唱〕見承御慌傳聖旨。請娘娘疾便回來。道鑾輿在寢殿。要把御筵排。

〔做捧盒科〕〔唱〕

〔採茶歌〕一來是鬼神差。一來是搭救這小嬰孩。誰想道滴溜溜九天飛下一紙赦書來。陳琳呵。則我似刀刃上偷全得螻蟻命。太子也你便似鈞竿頭活脫了巨鰲腮。

〔云〕適纔被劉娘娘纏了。這一會不見太子做聲。恐怕悶死了。待我打開盒蓋看咱。〔做跪揭看科云〕謝天地。太子方纔睡覺。在盒兒裏伸腰哩。〔唱〕

【一煞】小儲君在盒子內多寬泰。則我這潑性命從鐵關裏透出來。我這裏忙趨疾走楚王宅。蕩一縷塵埃。恨不得到這一座濯龍門側。將兩步爲一驀。【帶云】我這一去見南清宮八大王呵。【唱】只要他做玉顆神珠在掌上擡。我方纔的放下心懷。

【云】且喜出宮了也。我大着膽行幾步咱。【做走科】【唱】

【黃鍾尾】從今後跳出了九重圍子連環寨。脫離了十面埋伏大會垓。走蛟龍投大海。縱彩鳳颺天外。小儲君好驚駭。劉皇后肯就待。便是蛇蝎心腸。不似般恁毒害。把一箇太子提起來。望着那花斑石殿堦。哎。娘娘也。你拾的箇孩兒敢可也落的價擗。【下】

【音釋】重平聲 單嘲去聲 客楷上聲 將去聲 相去聲 閨音涇 埃音哀 刻音產 此音求

榻皆上聲 碾尼蹇切 側齋上聲 策釵上聲 窄齋上聲 絡音柳 白巴埋切 礪森上聲

磕音可 眼狠平聲 擗爭去聲 閨音債 探平聲 色篩上聲 格皆上聲 卉音毀 澤

池齋切 刮音擺 劃胡乖切 唉音哀 刃仁去聲 宅池齋切 慕音賣 颺揚去聲 蝎音

歇 擗升擺切

楔子

【外扮楚王引官校錦衣花帽上詩云】封土何嘗出帝城。早朝唯少靜鞭聲。懷中賜得黃金鍊。直使千官膽暗驚。某乃楚王趙德芳。與當今嫡親兄弟。世人稱爲南清宮八大王者是也。身居王位。心在天朝。禮賢士若鳳麟。遠姦邪如蛇蝎。皇兄賜俺金鍊一條。專打不忠之輩。每每懷藏袖中。攜之出入。以此在朝官員。見俺無不心寒膽落。今日早朝回宮。在這獨角亭子閒坐。且看有什麼人來。【正末抱粧盒上云】我陳琳救出太子。不敢投別處去。只有南清宮八大王。是他嫡親叔父。可以收留太子。撫養成人。這裏正是楚府門首。門上的。與我報復去。說有穿宮內使陳琳。奉萬歲爺的命。來獻時新果品與大王上壽者。【官校報科云】報大王得知。有穿宮內使

陳琳奉旨來獻壽哩。〔楚王云〕着他過來。〔官校云〕着過去。〔正末做入叩頭科云〕大王千歲。〔楚王云〕你這粧盒兒有什麼時新果品那。〔正末云〕萬歲爺專爲與大王上壽。賜出黃封粧盒。着陳琳往後花園採辦果品。適遇一樁天大的事。特來報知。這果品還不曾採得。〔楚王云〕是甚麼事。〔正末云〕大王。有西宮李美人。生下太子。被劉娘娘懷嫉妬的心腸。着宮女寇承御誣太子出宮來。要將裙刀刺死。丟於金水橋河下。那寇承御因見紅光紫氣。罩定太子身上。所以不敢下手。適撞見陳琳往後花園去。兩箇商量。要得同救太子。只的藏在黃封粧盒之中。出的宮來。再無別處投去。止有大王是太子嫡親叔父。可以收留。〔做開盒跪科云〕只望大王看萬歲爺面上。好生撫養長大。日後江山有託。可不是大王之功也。〔楚王云〕陳琳。你這等怕劉皇后那。〔正末云〕可知怕哩。〔楚王云〕你怕我也怕。我府裏斷不收留。你依舊拿了這盒子去。〔陳琳云〕大王。你差了也。〔楚王云〕陳琳。我怎生差了來。〔正末做跪太子唱〕

〔仙呂賞花時〕大王也。你須是一脈流傳親叔姪。怎不念萬里江山託付誰。〔帶云〕大王。你若不收呵。〔唱〕我則索抱太子撞街基。〔楚王云〕陳琳。你快住者。我是王葉金枝。怕那劉皇后怎的。恰纔我關你要哩。你抱太子過來。與我看波。〔做接太子在手科云〕你看他生的龍顏鳳目。他日必爲太平天子。謝天地我宋家有福。得此一男一女。兩箇忠臣。救到我府中。校尉。快去分付宮人。只揀有乳食的。着他好生撫養太子。等他長大成人。接我宋家後代。休教辜負了這兩箇忠臣的一場好意。〔官校抱太子下〕〔正末叩謝科〕〔唱〕這一場先憂後喜。〔帶云〕陳琳願領這粧盒去。依舊採了果品來上壽也。〔唱〕也不枉了我這抱粧盒冒死出宮闈。

〔楚王云〕陳琳去了也。我想陳琳思量救駕。報答皇恩。已不是尋常閹宦之比。那寇承御是箇宮女。一發難得。且待我收留太子。擡舉他。到十年之後。慢慢的奏與皇兄知道。也不要埋沒他兩箇的忠心。〔詩云〕幸宮臣肯把濟龍救。我親叔父怎敢辭生受。待十年奏與聖人知。直教他羞殺劉皇后。〔官校隨下〕

〔音釋〕 闈音醜

第三折

〔駕同劉皇后引內官綵女上詩云〕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一事。回首憶關雎。寡人御極以來。幸喜四海昇平。八方寧靖。因乏嗣子。每切憂心。雖嘗聽史官之奏陳。也曾廣後宮之御幸。終是宜男未效。繼體無人。教寡人如何不煩惱也。〔劉皇后云〕天祐宋室。螽斯麟趾之慶。當必有期。願陛下自寬。〔楚王領小末扮太子。二校尉隨上云〕某楚王今日爲何領着太子見我皇兄去。只因寇承御同陳琳救出太子。送到我府中收養。整整擡舉了十年光景。想劉皇后也難下手了。我皇兄一向爲着乏嗣。眉頭不會有展放之日。我領去朝見皇兄。只待問起時節。因而說開就裏。使他母子團圓。多少是好。宮官快報復去。有趙德芳帶領世子朝見。〔內官報科〕〔楚王入見跪科云〕臣趙德芳見。〔駕云〕御弟免禮。〔太子拜見科云〕願陛下萬歲萬歲萬歲。〔駕云〕御弟。這是你第幾個世子。〔楚王云〕這箇是臣的幼子。是第十二箇。〔駕做看科云〕看他生相似龍行虎步。好生不凡。今年多大年紀了。〔太子云〕臣生十歲了也。〔駕云〕御弟。你這世子是那箇笑人所出。〔楚王云〕本李美。〔劉皇后云〕且住者。今日有事忙哩。改日另行奏知萬歲。賤妾置酒在椒風館中。請飲宴去來。〔做扯駕手同下〕〔楚王做歎科云〕嗨。我則說的李美兩箇字。還不會道出那人字來。這劉皇后就攬着皇兄飲宴去了。好狠人也。劉皇后。你左使這一片黑心腸做甚麼。太子養在我宮中。已長成十歲了。我怕你還誑的去撇在金水橋河下哩。我且再看機會。奏知皇兄便了。世子。你且隨我回府去來。〔太子云〕理會的。〔並下〕〔劉皇后引宮女上云〕事不關心。關心者亂。十年前李美人生下一子。我着寇承御與我所算了他的。昨日楚王引着小廝來朝見。我一見了他這聲音舉止。與李美人好生廝似。問他年紀。又是十歲。我已懷着一肚子疑心了。萬歲問道那箇笑人所出。那楚王道李美。剛則說的兩箇字。我便扯着萬歲的手。說道。且到椒風館飲宴去。我若不如此。那楚王說出這詳細來。可怎了也。我如今喚寇承御出來。則問他要這李美人所生之子。看他說甚的來。宮娥。與我喚將寇承御來者。〔宮女叫云〕寇承御。娘娘喚你哩。〔承御上見科云〕娘娘。喚寇承御有何分付。〔劉皇后云〕你不跪着。〔承御云〕有何罪哩。〔劉皇后云〕寇承御。我問你。十年前李美人所生的孩子。如今在那裏了。〔承御云〕呀。這是十年前的事。怎麼冷灰裏爆出火來那。娘娘。我依着你將裙刀刺死。丟在金水橋河下了也。〔劉皇后云〕既在金水橋河下。你與我去打撈他屍首來我看。〔承御云〕死過十年了。這屍首着

我那裏打撈去。〔劉皇后云〕這妮子不肯說實話。不打不招。宮娥與我喚十箇內使來行杖。待我親問這樁事。咱。〔宮女做喚內使上擺科。〕〔劉皇后云〕一壁廂準備着大棒子者。〔內使云〕理會的。〔劉皇后云〕兀那寇承御。你老實說來。當初那小的安在。〔承御云〕委實丟在河裏了。〔劉皇后云〕你還說謊哩。與我打着。〔內使打科云〕一十二三十三。〔承御云〕哎哟。打死我也。〔劉皇后云〕兀那寇承御。你與我實實的招了者。你則說那小的在也不在。〔承御云〕娘娘便打殺我呵。也則是丟在河裏死久了也。〔劉皇后云〕這妮子癩肉頑皮。倒是熬得打的。再與我着實打呀。〔內使打科云〕一十二三十三。〔劉皇后云〕這妮子越打越不肯招。我想當日親到金水橋看去。只見陳琳那廝。抱着箇粧盒在垂楊樹下遮遮掩掩。見我來好生慌張。其時我也疑心那盒兒裏必有夾帶。爲聖駕到中宮來。不曾揭開盒兒看的。想必陳琳那廝知些情弊。宮娥每與我喚將陳琳來者。〔宮女叫云〕陳琳安在。劉娘娘喚你哩。〔正末云〕自家陳琳的便是。今有劉娘娘閉着宮門。勘問寇承御。使人來喚我。這十年前的事可發了也。劉娘娘。這事你也只該罷了。定要勘問他怎的。〔唱〕

【雙調新水令】則聽得閉宮門推勘這女嬌姿。多應是十年前那一場公事。赤緊的寇夫人先膽寒。劉皇后你可也不心慈。不弱似呂太后當時。恰便待鴆了如意。斃了戚氏。

【駐馬聽】他使着這嫉妬的心兒。只待要六宮人不生一箇子。搜尋那李笑人。不是大剛來一碗飯。怎插兩張匙。做妃嬪倒去暗通私。賞宮娥又不。敢明宣賜。你道他怎爲此。單則怕鳳樓前引得半車至。

〔做入見叩頭科云〕娘娘喚陳琳。那廂使用。〔劉皇后云〕兀那陳琳。今有寇承御。十年前我曾使他到金水橋河邊幹一件事來。今日問他。抵死不肯招。你與我行杖者。〔正末云〕娘娘。我陳琳手無縛雞捉鼠之力。行不的杖。〔劉皇后做怒科云〕你敢違我的懿旨麼。〔正末做叩頭科云〕小臣情願行杖。〔做打杖科。〕〔劉皇后云〕陳琳。你揀那大棒子打着一下子。打死了他。做的箇死無對證哩。〔正末云〕待我揀那小棒子打波。〔劉皇后云〕陳琳。你把小棒打他。怕他打的疼呵。指攀你下來麼。〔正末云〕大棒子又不是。小棒子又不是。則揀中樣的打。

便了。〔做打科云〕寇承御。你快招了者。招了者。〔唱〕

〔沽美酒〕打的你活不活死不死。〔寇承御云〕我委的丟在河裏了也。〔正末唱〕則要你
一則一二則二。〔做低說科云〕承御。你不道來。〔唱〕可不道保護潛龍掌命司。這句話
入於咱耳。到今日自尋思。

〔劉皇后云〕陳琳。你怎麼不打。這事定要還我一箇下落。〔正末唱〕

〔太平令〕非是我挑茶幹刺。則問你李美人生下的孩兒。要說箇丁一卯
二。不許你差三錯四。你則說渰死太子。這箇口詞。休連累陳琳兩字。

〔劉皇后云〕陳琳。你怎的這般打。恐怕他指攀你來那。〔正末唱〕

〔鴈兒落〕我欲待輕打呵。又恐怕違了懿旨。我欲待重打呵。又恐怕他吐
出此三瑕玼。不爭我打斷他口內詞。只教他說不的心間事。

〔得勝令〕呀。你正是閉口抹胭脂。得推辭便推辭。〔承御云〕打了我這許多。不似這幾
下的能重。待我掙起來。看是那箇。〔正末唱〕他眼瞪瞪。我有十餘次。我怎敢實。不不傷
着他一棍兒。〔劉皇后云〕陳琳。你怎麼不打呀。〔正末唱〕娘娘也孜孜。則見他不轉睛將
咱視。〔承御云〕打殺我也。〔正末唱〕寇承御。你休得要雌也波雌。我打你箇忠臣不
怕死。

〔承御做看科云〕打我的元來是陳琳。陳琳。你刺的也來打我那。〔劉皇后云〕早攀下來了也。〔正末跪科云〕
娘娘。那廝打得昏了。休聽他胡攀亂指者。〔唱〕

〔川撥棹〕則見他倒在階址。這嫩皮膚青間紫。則他這細裊裊的身子。瘦
怯怯的腰肢。打得他慌張張把陳琳便指。你暢好是不三思。怎說道我根
前信有之。

〔七弟兄〕哈。兩箇對詞對詞。恰便似打官司。你道是藏藏藏。怕絕了君王

嗣今日箇指指指。道陳琳便是箇證盟師。則你那狼狠狠寇承御做了哈追魂使。

〔做打科〕〔承御云〕陳琳。你一發打幾下。打殺我罷。〔正末唱〕

〔梅花酒〕呀。雪消也見死屍。打的你氣咽聲絲。倒着我抹淚揉眵。〔承御云〕陳琳。你怕什麼哩。〔正末唱〕我則怕連累了玉葉金枝。你常好有上稍無下稍。也不索多議論。論少成事。〔劉皇后云〕這一日你見我來。你就躲在那金水橋邊垂楊樹下去。可不是這太子。你會看見那。〔正末跪科云〕我陳琳並不會看見什麼太子。待我問寇承御。咱。〔做問科云〕寇承御。你這一日可曾遇見我陳琳麼。〔承御云〕我不曾遇見陳琳來。〔正末云〕娘娘。寇承御道不曾遇見我陳琳。〔劉皇后云〕這等陳琳你再打着呀。〔正末做打科〕〔唱〕你那其間抱太子御溝邊。見咱時楊柳岸。你親自對咱家痛嗟咨。

〔收江南〕呀。你則說金水橋撲通的丟下箇半生半死小孩兒。〔劉皇后云〕陳琳。這屍首只在河裏。與我打撈去來。〔正末云〕娘娘。可是十年了也。〔唱〕這些三時可不喂了那遊來遊去活魚兒。〔劉皇后云〕我也不管。只要你與我問這樁事。一箇明白。〔正末云〕這事怎了也。〔唱〕兀的不是箇難開難解悶弓兒。娘娘也甚意兒。怎揣與我這該敲該剛罪名兒。

〔承御云〕娘娘。你打我怎的。〔詩云〕人生在世總無常。若箇留名史冊香。大鵬飛上梧桐樹。自有傍人說短長。〔做撞堦死科下〕〔正末跪云〕娘娘。那寇承御被打不過。自撞金堦死了也。〔劉皇后云〕那廝死了。可不好了。你做的個死無對證。叫內使們與我拿下陳琳者。〔淨扮內使上云〕萬歲爺立着宣陳琳哩。〔劉皇后云〕既是萬歲宣他。且着他去。待我慢慢的細審他。這粧盒有夾帶沒夾帶。不道的便輕輕素放了他哩。〔並下〕〔正末云〕劉娘娘。你好狠也。陳琳好險也。〔唱〕

〔鴛鴦尾煞〕劉娘娘不索把三尺青鋒賜。寇夫人他自揀一搭金堦死。枉

了也。審問根由。折證言詞。拷打千般。供招半紙。唱道：女使丫鬟。煞強似男兒志。端的箇忠直無私。堪圖寫在香馥馥汗青史。〔下〕

〔音釋〕 雌音疽 蠡音中 撓初銜切 鳩沉去聲 斃音治 幹蛙果切 玼音此 瞪音澄 瞋楚九

切 間去聲 三去聲 使去聲 揉音柔 眈音瞋 剛音寡

第四折

〔太子扮仁宗引二宮女四內官隨上詩云〕少年寄養楚宮中。虎步龍行自不同。今日親承高帝業。也應修舉代來功。寡人宋仁宗是也。自幼收養楚王宮中。多虧叔父擡舉。常時說我是粧盒兒盛着。送到楚府收養的。那宮娥寇承御。穿宮內使陳琳兩箇。甚是有功於我。却也不得其詳。我十歲時曾攜我去朝見父皇。道是我龍行虎步。有太平天子之相。問叔父那個笑人所出。叔父道。本是李笑。還不會說出個人字來。其時劉太后便邀父皇入宮飲宴去了。我回楚府來。也曾細問叔父。我叔父道。再過幾時。好對我說。不覺又過了十年光景。前者我父皇病重。遺命取楚王第十二子承繼大統。可正是寡人。記得入宮之初。寡人去到各宮朝見。那劉太后獨不容我到西宮去。元來西宮是李笑人所居。敢是叔父十年前說那李笑人。我就是他所生之子。未可知也。如今父皇歸天。寡人即位。劉太后不得垂簾聽政。一切朝中之事。無小無大。盡屬寡人。查問宮女寇承御所在。說已死過多年了。今日朝罷回宮。不免喚那老宮監陳琳出來。訪個詳細。必有分曉。內侍們。與我宣陳琳來者。〔內官云〕領旨。陳琳安在。〔正末上云〕過日月好疾也。自從抱粧盒救出太子來。可早二十年了也。今日登了寶位。宣喚老臣。須索走一遭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日月其除。草生合玉堦輦路。那些時一箇箇宮樣粧梳。端的是賽陽臺欺洛浦。生得來如花似玉。未知他福分何如。幸不幸總歸天數。

〔醉春風〕那一箇劉娘娘占盡了寢殿百年歡。這一箇李美人整受了冷宮中一世苦。他只道使心機斷送了小潛龍。怎知道做了當朝的主主。他

不合意狠腸毒。則待要除根剪草。不肯着開花滿樹。

〔做入見叩頭科云〕萬歲。呼喚陳琳。有何差遣。〔仁宗云〕寡人宣你來。不爲別事。我常見叔父與我說。是粧盒兒盛我送楚府中寄養的。又說宮娥寇承御。穿宮內使陳琳兩個。甚是有功於我。教我不要忘了他。前日我查訪寇承御所在。說已死過多年了。只有你還在。你可將上項的事。備細說與寡人聽。〔正末云〕萬歲爺不嫌絮煩。聽奴婢試說一遍。〔唱〕

〔石榴花〕六宮中多少女嬌姝。他可也每夜盼羊車。都是那千妖百豔笑人圖。却元來都命犯着寡宿。注定孤獨。到黃昏半掩迎風戶。知他是幾下裏短歎長吁。這的是天教怨女傷情處。那一箇不候到二更初。

〔鬪鶻鶻〕不承望似水如魚。只要得死雲滯雨。陪伴他繡榻香茵。出入在華堂錦屋。你只看月色無心照索居。也別做一段的苦。空熬他漏永更長。聽了些三晨鐘的這暮鼓。

〔仁宗云〕且住者。陳琳。你這一翻說話。都是那六宮中盼望之情。你說他怎的。我聞得父皇在御園中怎生打金彈來。從頭至尾。說與寡人聽者。〔正末唱〕

〔晉天樂〕想當日在御園中。先帝也可便閒行步。正遇着春風澹蕩。春色榮敷。恰觀着錦鳩兒耍中。他打的那金彈子無尋處。傳示着衆妃嬪向花叢裏分頭去。〔帶云〕其時却是西宮李美人拾得這金彈來。〔唱〕偏是他李美人拾得在荒蕪。多則是天生分福。又遇着姻緣對付。成就了麟趾關雎。

〔仁宗云〕寡人正要問你。這事既是李美人拾得金彈。生下太子。如今這太子却在那裏。你不可隱藏。一一的說個明白。與寡人知道。〔正末跪云〕萬歲赦奴婢死罪。方纔敢說。〔仁宗云〕你放心。只管說來。〔正末叩頭科云〕先帝當夜就駕幸西宮。那李美人果生太子。被劉。〔做住科云〕奴婢不敢說。〔仁宗云〕有寡人哩。你但說不妨。〔正末云〕被劉太后起嫉妬的心腸。着宮娥寇承御詎出宮來。將裙刀刺死。丟於金水橋河下。寇承御想

道。先帝正愁乏嗣。不敢下手。一心要救太子。只是獨力難加。向天禱告。要得一個人來商量計策。恰值奴婢奉先帝之命。抱粧盒到後花園採辦果品。與楚王上壽去。那寇承御叫住奴婢商量道。救太子出宮去。再無別處可投。止有楚王是親叔父。可以收養的。現今差去到楚府上壽。豈不是個天意。就將太子安放粧盒裏面。正待要走。不想劉太后又撞過來。把奴婢喝住。定要揭開盒蓋看呵。奴婢抵死將盒蓋按住。則說盒上現有黃封御筆。除非親到先帝御前。纔好開看。惹的劉太后發起惱來。親自動手。正要揭開這盒蓋兒。〔做舉手科云〕謝天地。適值先帝駕幸中宮。劉太后忙忙的接駕去了。奴婢方纔脫的這性命。好不險也。〔唱〕

〔上小樓〕劉太后有十分狠毒。一時嫉妬。全不想萬載江山。只侍使千般惡計。百樣虧圖。將宮女寇承御閨行囑付。把太子珍可。可着他死生別路。〔仁宗云〕這等說來。那太子正是寡人。可不多虧了你兩個救駕之功。你還把向後的事細說一遍。寡人試聽者。〔正末云〕若不是萬歲洪福齊天。怎能勾這等百靈咸助那。〔唱〕

〔么篇〕一來是有洪福。一來是天祐護。俺兩箇設計施方。併膽同心。捨命捐軀。敢可便抱定粧盒。背却宮娥。疾行前去。不防他劉太后劈頭相遇。

〔仁宗云〕你這粧盒既有御賜黃封的。就也不該怕太后了。〔正末跪云〕奴婢見劉太后自要揭開盒蓋。險些兒就殺了也。〔唱〕

〔十一月〕恰轉過雕闌數曲。行不到百步其餘。俺陳琳便有張良般伎倆。怎當那劉太后有呂氏般機謀。可搭的把咽喉來當住。說得啗魂魄全無。〔仁宗云〕那時節寡人在粧盒兒裏可是如何。〔正末唱〕

〔堯民歌〕小儲君倒也安安穩穩。守着粧盒做護身符。則是我陳琳兢兢戰戰。抱着箇天大悶葫蘆。那劉太后嗔嗔忿忿。這等左來右去忒麤疎。急的俺忘忘下下。把花言巧語謾支吾。當初當也波初。俺也拚的廝挺觸。〔帶云〕則被劉太后呵。〔唱〕險揭開粧盒覷。

〔仁宗云〕這等。你怎生送的我到楚王府裏去那。〔正末唱〕

〔耍孩兒〕俺則道這回定把機關露。敢陳琳也不知死所。元來是聖明天子百靈扶。早則去迎接鸞輿。恰便似頓開金鎖。飛龍子。摔碎雕籠放鳳雛。纔出的這宮門去。因此上宗祧有託。民社無虞。

〔仁宗云〕與你同救我的寇承御。他可怎的死了。你說與我知道波。〔正末云〕奴婢送太子到楚府去後。長成十歲。那楚王曾攜太子入朝。劉太后看見相貌不凡。想起十年前事。勘問寇承御。要還他太子下落。那寇承御只不肯招。自撞金堦而死。可憐人也。〔唱〕

〔二煞〕十年前曾入朝。劉太后見相貌殊。平空掇起心頭怒。要問他西宮閣下兒存否。金水溝邊事有無。可憐受盡多冤楚。不能穀題名丹闕。只落得埋骨黃墟。

〔仁宗做墮淚科云〕那寇承御爲救寡人。撞堦身死。着寡人好生悲感。只是劉太后懷嫉妬心腸。做這等逆天悖理的勾當。寡人若究起前事。又怕傷損我先帝盛德。如今姑置不理。將西宮改爲合德宮。奉李美人爲純聖皇太后。寡人每日問安視膳。與太子禮節無異。楚王撫養功多。加賜莊田萬頃。寇承御與他起建墳墓。封爲忠烈夫人。置守塚三十家。祭田千畝。陳琳封爲保定公。賜城中甲第一區。歲支俸銀萬兩。祿米三千石。選宗族賢能者。承繼其後。世奉國恩。〔詩云〕劉氏滔天計已窮。恐傷先帝且姑容。庄田特賜親王府。徽號先加太后宮。白骨亡魂封典厚。蒼顏老監錫恩隆。從茲永享昇平福。萬歲千秋共祝嵩。〔正末做叩頭謝科云〕願陛下萬萬歲。萬萬歲。〔唱〕

〔尾煞〕死了的墓頂上加贈封。活着的殿堦前賜俸祿。纔表得到頭善惡。由人做。也則爲救了這萬萬歲。當今太平主。

〔音釋〕應平聲 盛音成 玉于句切 分去聲 壽東盧切 殊音朱 宿須上聲 獨東盧切 就音

尤 殍音賦 屋音塢 福音府 捐音元 曲丘兩切 謀音謨 志音毯 志音忒 觸音楚

秘密挑 閣音葛 祿音路

題目

李美人御園拾彈丸

正名

金水橋陳琳抱粧盒

蘇蘭 抱粧盒

趙氏孤兒大報讐雜劇

紀君祥撰

楔子

〔淨扮屠岸賈領卒子上詩云〕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當時不盡情。過後空淘氣。某乃晉國大將屠岸賈是也。俺主靈公在位。文武千員。其信任的只有一文一武。文者是趙盾。武者即某矣。俺二人文武不和。常有傷害趙盾之心。爭奈不能入手。那趙盾兒子喚做趙朔。現爲靈公駙馬。某也曾遣一勇士鉏麋。仗着短刀越牆而過。要刺殺趙盾。誰想鉏麋觸樹而死。那趙盾爲勸農出到郊外。見一餓夫在桑樹下垂死。將酒飯賜他飽餐了一頓。其人不辭而去。後來西戎國進貢一犬。呼曰神獒。靈公賜與某家。自從得了那個神獒。便有了害趙盾之計。將神獒鎖在淨房中。三五日不與飲食。於後花園中紫下一箇草人。紫袍玉帶。象簡烏靴。與趙盾一般打扮。草人腹中懸一付羊心肺。某牽出神獒來。將趙盾紫袍剖開。着神獒飽餐一頓。依舊鎖入淨房中。又餓了三五日。復行牽出那神獒。撲着便咬。剖開紫袍。將羊心肺又飽餐一頓。如此試驗百日。度其可用。某因入見靈公。只說今時不忠不孝之人。甚有欺君之意。靈公一聞其言。不勝大惱。便向某索問其人。某言西戎國進來的神獒。性最靈異。他便認的靈公大喜。說當初堯舜之時。有獬豸能觸邪人。誰想我晉國有此神獒。今在何處。某牽上那神獒去。其時趙盾紫袍玉帶。正立在靈公坐榻之邊。神獒見了。撲着他便咬。靈公言。屠岸賈你放了神獒。兀的不是讒臣也。某放了神獒。趕着趙盾繞殿而走。爭奈傍邊惱了一人。乃是殿前太尉提彌明。一瓜撻打倒神獒。一手揪住腦杓皮。一手扯住下嗑子。只一劈將那神獒分爲兩半。趙盾出的殿門。便尋他原乘的駟馬車。某已使人將駟馬摘了二馬。雙輪去了一輪。上的車來。不能前去。傍邊轉過一箇壯士。一臂扶輪。一手策馬。逢山開路。救出趙盾去了。你道其人是誰。就是那桑樹下餓夫靈輒。某在靈公跟前說過。將趙盾三百口滿門良賤。誅盡殺絕。止有趙朔與公主在府中。爲他是箇駙馬。不好擅殺。某想剪草除根。萌芽不發。乃詐傳靈公的命。差一使臣將着三般朝典。是弓絃藥酒短刀。着趙朔服那一般朝典身亡。某已分付他疾去早來。回我的話。〔詩云〕三百家屬已滅門。止有趙朔一親人。不論那般朝典死。便教剪草盡除根。〔下〕〔冲末扮趙朔同旦公主上〕

〔趙朔云〕小官趙朔。官拜都尉之職。誰想屠岸賈與我父文武不和。搬弄靈公。將俺三百口滿門良賤。誅盡殺絕了也。公主。你聽我遺言。你如今腹懷有孕。若是你添箇女兒。更無話說。若是箇小廝兒呵。我就腹中與他箇小名。喚做趙氏孤兒。待他長立成人。與俺父母雪冤報讎也。〔旦兒哭科云〕兀的不痛殺我也。〔外扮使命領從人上云〕小官奉主公的命。將三般朝典。是弓絃藥酒短刀。賜與駙馬趙朔。隨他服那一般朝典。取速而亡。然後將公主囚禁府中。小官不敢久停久住。即刻傳命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他府門首也。〔見科云〕趙朔跪者。聽主公的命。爲你一家不忠不孝。欺公壞法。將您滿門良賤。盡行誅戮。尙有餘辜。姑念趙朔有一脈之親。不忍加誅。特賜三般朝典。隨意取一而死。其公主囚禁在府。斷絕親疏。不許往來。兀那趙朔。聖命不可違慢。你早早自盡者。〔趙朔云〕公主。似此可怎了也。〔唱〕

〔仙呂賞花時〕枉了我報主的忠良。一旦休。只他那蠹國的姦臣權在手。他平白地使機謀。將俺雲陽市斬首。兀的是出氣力的下場頭。

〔旦兒云〕天那。可憐害的俺一家死無葬身之地也。〔趙朔唱〕

〔么篇〕落不的身埋在故丘。〔云〕公主。我囑付你的說話。你牢記者。〔旦兒云〕妾身知道了也。〔趙朔唱〕分付了腮邊雨淚流。俺一句一回愁。待孩兒他年長後。着與俺這三百口。可兀的報冤讎。〔死科下〕

〔旦兒云〕駙馬。則被你痛殺我也。〔下〕〔使命云〕趙朔用短刀身亡了也。公主已囚在府中。小官須回主公的話去來。〔詩云〕西戎當日進神獒。趙家百口命難逃。可憐公主猶囚禁。趙朔能無決短刀。〔下〕

〔音釋〕賈音古 盾音逐 鉏音雛 覺音移 黎音敖 紮音札 勝平聲 使去聲 長音掌 蠹音

妬

第一折

〔屠岸賈上云〕某屠岸賈。只爲公主怕他添了箇小廝兒。久以後成人長大。他不是我的讎人。我已將公主囚在府中。這些時該分娩了。怎麼差去的人去了許久。還不見來回報。〔卒子上報科云〕報的元帥得知。公主囚

在府中添了箇小廝兒。喚做趙氏孤兒哩。〔屠岸賈云〕是真箇喚做趙氏孤兒。等一月滿足。殺這小廝也不爲遲。令人傳我的號令去。着下將軍韓厥。把住府門。不搜進去的。只搜出來的。若有盜出趙氏孤兒者。全家處斬。九族不留。一壁與我張掛榜文。徧告諸將。休得違誤。自取其罪。〔詞云〕不爭晉公主懷孕在身。產孤兒是我饑人。待滿月鋼刀斃死。纔稱我削草除根。〔下〕〔旦兒抱來兒上詩云〕天下人煩惱。都在我心頭。猶如秋夜雨。一點一聲愁。妾身晉室公主。被姦臣屠岸賈將俺趙家滿門良賤。誅盡殺絕。今日所生一子。記的駙馬臨亡之時。曾有遺言。若是添箇小廝兒。喚做趙氏孤兒。待他久後成人長大。與父母雪冤報讎。天那。怎能彀將這孩兒送出的這府門去。可也好也。我想起來。目下再無親人。只有俺家門下程嬰。在家屬上無他的名字。我如今只等程嬰來時。我自箇主意。〔外扮程嬰背藥箱上云〕自家程嬰是也。元是箇草澤醫人。向在駙馬府門下。蒙他十分優待。與常人不同。可奈屠岸賈賊臣將趙家滿門良賤。誅盡殺絕。幸得家屬上無有我的名字。如今公主囚在府中。是我每日傳茶送飯。那公主眼下雖然生的一箇小廝。取名趙氏孤兒。等他長立成人。與父母報讎雪冤。只怕出不得屠賊之手。也是枉然。聞的公主呼喚。想是產後要什麼湯藥。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府門首也。不必報復。徑自過去。〔程嬰見科云〕公主呼喚程嬰。有何事。〔旦兒云〕俺趙家一門好死的苦楚也。程嬰。喚你來別無甚事。我如今添了箇孩兒。他父臨亡之時。取下他一箇小名。喚做趙氏孤兒。程嬰。你一向在俺趙家門下走動。也不曾看承你。你怎生將這個孩兒掩藏出去。久後成人長大。與他趙氏報讎。〔程嬰云〕公主。你還不知道。屠岸賈賊臣聞知你產下趙氏孤兒。四城門張掛榜文。但有掩藏孤兒的。全家處斬。九族不留。我怎麼掩藏的他出去。〔旦兒云〕程嬰。〔詩云〕可不道遇急思親戚。臨危託故人。你若是救出親生子。便是俺趙家留得這條根。〔做跪科云〕程嬰。你則可憐見俺趙家三百口。都在這孩兒身上哩。〔程嬰云〕公主請起。假若是我掩藏出小舍人去。屠岸賈得知。問你要趙氏孤兒。你說道我與了程嬰也。俺一家兒便死了也罷。這小舍人休想是活的。〔旦兒云〕罷罷罷。程嬰。我教你去的放心。〔詩云〕程嬰心下且休慌。聽吾說罷淚千行。他父親身在刀頭死。〔做拏裙帶縊死科云〕罷罷罷。爲母的也相隨一命亡。〔下〕〔程嬰云〕誰想公主自縊死了也。我不敢久停久住。打開這藥箱。將小舍人放在裏面。再將些生藥遮住身子。天也可憐見。趙家三百餘口。誅盡殺

絕止有一點點孩兒。我如今救的他出去。你便有福。我便成功。若是搜將出來呵。你便身亡。俺一家兒都也性命不保。〔詩云〕程嬰心下自裁劃。趙家門戶實堪哀。只要你出的九重帥府連環寨。便是脫却天羅地網災。〔下〕〔正末扮韓厥領卒子上云〕某下將軍韓厥是也。佐於屠岸賈麾下。著某把守公主的府門。可是爲何。只因公主生下一子。喚做趙氏孤兒。恐怕有人遞盜將去。着某在府門上搜出來時。將他全家處斬。九族不留。小校將公主府門把的嚴整者。嗨。屠岸賈都似你這般損壞忠良。幾時是了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列國紛紛。莫強於晉。纔安穩。怎有這屠岸賈賊臣。他則把忠孝的公卿損。

〔混江龍〕不甫能風調雨順太平年。寵用着這般人。忠孝的在市曹中斬首。姦佞的在帥府內安身。現如今全作威來全作福。還說甚半由君也半由臣。他他他。把爪和牙布滿在朝門。但違拗的早一箇箇誅夷盡。多啗是人間惡煞。可什麼閫外將軍。

〔云〕我想屠岸賈與趙盾兩家兒結下這等深讎。幾時可解也。〔唱〕

〔油葫蘆〕他待要剪草防芽絕禍根。使着俺把府門。俺也是於家爲國舊時臣。那一箇藏孤兒的便不合將他隱。這一箇殺孤兒的你可也心何忍。〔帶云〕屠岸賈。你好狠也。〔唱〕有一日怒了上蒼。惱了下民。怎不怕沸騰騰萬口爭談論。天也顯着箇青臉兒不饒人。

〔天下樂〕却不道遠在兒孫近在身。哎。你箇賊也。波臣和趙盾。豈可二十載同僚。沒些三兒義分。便興心使歹心。指賢人作歹人。他兩箇細評論。還是那箇狠。

〔云〕令人門首覷者。看有甚麼人出府門來。報復某家知道。〔卒子云〕理會的。〔程嬰做慌走上云〕我抱着這藥箱。裏面有趙氏孤兒。天也可憐。喜的韓厥將軍把住府門。他須是我老相公擡舉來的。若是撞的出去。我與

小舍人性命都得活也。〔做出門科〕〔正末云〕小校。拿回那抱藥箱兒的人來。你是甚麼人。〔程嬰云〕我是箇草澤醫人。姓程是程嬰。〔正末云〕你在那裏去來。〔程嬰云〕我在公主府內煎湯下藥來。〔正末云〕你下甚麼藥。〔程嬰云〕下了箇益母湯。〔正末云〕你這箱兒裏面甚麼物件。〔程嬰云〕都是生藥。〔正末云〕是甚麼生藥。〔程嬰云〕都是桔梗甘草薄荷。〔正末云〕可有甚麼夾帶。〔程嬰云〕並無夾帶。〔正末云〕這等你去。〔程嬰做走正末叫科云〕程嬰回來。這箱兒裏面是甚麼物件。〔程嬰云〕都是生藥。〔正末云〕可有甚麼夾帶。〔程嬰云〕並無夾帶。〔正末云〕你去。〔程嬰做走正末叫科云〕程嬰回來。你這其中必有暗昧。我着你去呵。似弩箭離絃。叫你回來呵。便似氈上拖毛。程嬰。你則道我不認的你哩。〔唱〕

【河西後庭花】你本是趙盾家堂上賓。我須是屠岸賈門下人。你便藏著那未滿月麒麟種。〔帶云〕程嬰你見麼。〔唱〕怎出的這不通風虎豹屯。我不是下將軍。也不將你來盤問。〔云〕程嬰。我想你多曾受趙家恩來。〔程嬰云〕是。知恩報恩。何必要說。〔正末唱〕你道是既知恩合報恩。只怕你要脫身難脫身。前和後把住門。地到天那處奔。若拿回審箇真。將孤兒往報聞。生不能。死有准。

〔云〕小校靠後。喚您便來。不喚您休來。〔卒子云〕理會的。〔正末做揭箱子見科云〕程嬰。你道是桔梗甘草薄荷。我可搜出人參來也。〔程嬰做慌跪伏科〕〔正末唱〕

【金盞兒】見孤兒額顫上汗津津。口角頭乳食歎。骨碌碌睜一雙小眼兒。將咱認。悄促促縮兒裏似把聲吞。緊綁綁難展足。窄狹狹怎翻身。他正是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

〔程嬰詞云〕告大人停嗔息怒。聽小人從頭分訴。想趙盾晉室賢臣。屠岸賈心生嫉妬。遣神獒撲害忠良。出朝門脫身逃去。駕單輪靈輒報恩。入深山不知何處。奈靈公聽信讒言。任屠賊橫行獨步。賜駙馬伏劍身亡。滅九族都無活路。將公主囚禁冷宮。那裏討親人照顧。遺囑喚做孤兒。子共母不能完聚。纔分婉一命歸陰。着程嬰將他掩護。久以後長立成人。與趙家看守墳墓。肯分的遇着將軍。滿望你拔刀相助。若再剪除了這點萌芽。

可不斷送他滅門絕戶。〔正末云〕程嬰我若把這孤兒獻將出去。可不是一身富貴。但我韓厥是一箇頂天立地的男兒。怎肯做這般勾當。〔唱〕

【醉中天】我若是獻出去圖榮進。却不道利自己損別人。可憐他三百口親丁。盡不存着誰來雪這終天恨。〔帶云〕那屠岸賈若見這孤兒呵。〔唱〕怕不就連皮帶筋。熬成齏粉。我可也沒來由。立這樣沒眼的功勳。

〔云〕程嬰你抱的這孤兒出去。若屠岸賈問呵。我自與你回話。〔程嬰云〕索謝了將軍。〔做抱箱兒走出又回跪科〕〔正末云〕程嬰我說放你去。難道要你可快出去。〔程嬰云〕索謝了將軍。〔做走又回跪科〕〔正末云〕程嬰你怎生又回來。〔唱〕

【金盞兒】敢猜着我調假不爲真。那知道蕙歎惜焚焚。去不去我幾回家將伊儘。可怎生到門前。兜的又回身。〔帶云〕程嬰〔唱〕你既沒包身膽。誰着你強做保孤人。可不道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

〔程嬰云〕將軍我若出的這府門去。你報與屠岸賈知道。別差將軍趕來拏住我程嬰。這箇孤兒萬無活理。罷罷。將軍你拏將程嬰去。請功受賞。我與趙氏孤兒。情願一處身亡便了。〔正末云〕程嬰你好去的不放心也。〔唱〕

【醉扶歸】你爲趙氏存遺胤。我於屠賊有何親。却待要喬做人情。遣衆軍打一箇迴風陣。你又忠我可也。又信。你若肯捨殘生。我也願把這頭來刎。【青歌兒】端的是一言一言難盡。〔帶云〕程嬰〔唱〕你也忒眼內眼內無珍。將孤兒好去深山深處隱。那其間教訓成人。演武修文。重掌三軍。拿住賊臣。碎首分身。報答亡魂。也不負了我和你硬踹着是非門。擔危困。

〔帶云〕程嬰你去的放心者。〔唱〕

【賺煞尾】能可在其身兒上討明白。怎肯向賊子行捱推問。猛拚着撞階

基圖箇自盡。便留不得香名萬古聞。也好伴鉏麋共做忠魂。你你你要慰
懃照覲晨昏。他須是趙氏門中一命根。直等待他年長進。纔說與從前話
本。是必教報讎人。休亡了我這大恩人。〔自刎下〕

〔程嬰云〕呀。韓將軍自刎了也。則怕軍校得知。報與屠岸賈知道。怎生是好。我抱着孤兒須索逃命去來。〔詩云〕韓將軍果是忠良。爲孤兒自刎身亡。我如今放心前去太平庄再做商量。〔下〕

〔音釋〕 婉音免 斲音閹 稱去聲 行音杭 縊音記 劃胡乖切 重平聲 賊則平聲 拗腰上聲
閻坤上聲 解上聲 載上聲 分去聲 論平聲 種上聲 屯音豚 歛鋪門切 斷端去
聲 當去聲 別邦爺切 強溪養切 將去聲 胤音孕 白巴埋切 刎文上聲

第二折

〔屠岸賈領卒子上云〕事不關心。關心者亂。某屠岸賈只爲公主生下一箇小的。喚做趙氏孤兒。我差下將軍
韓厥把住府門。搜檢姦細。一面張掛榜文。若有掩藏趙氏孤兒者。全家處斬。九族不留。怕那趙氏孤兒。會飛上
天去。怎麼這早晚還不見送到孤兒。故我放心不下。令人與我門外覷者。〔卒子報科云〕報元帥。禍事到了也。
〔屠岸賈云〕禍從何來。〔卒子云〕公主在府中將裙帶自縊而死。把府門的韓厥將軍。也自刎身亡了也。〔屠
岸賈云〕韓厥爲何自刎了。必然走了趙氏孤兒。怎生是好。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我如今不免詐傳靈公的命。
把晉國內但是半歲之下。一月之上。新添的小廝。都與我拘刷將來。見一箇剗三劍。其中必然有趙氏孤兒。可
不除了我這腹心之害。令人與我張掛榜文。着晉國內但是半歲之下。一月之上。新添的小廝。都拘刷到我帥
府中來聽令。違者全家處斬。九族不留。〔詩云〕我拘刷盡晉國嬰孩。料孤兒沒處藏埋。一任他金枝玉葉。難逃
我劍下之災。〔下〕〔正末扮公孫杵臼領家童上云〕老夫公孫杵臼是也。在晉靈公位下爲中大夫之職。只因
年紀高大。見屠岸賈專權。老夫掌不得王事。罷職歸農。苦庄三頃地。扶手一張鋤。住在這呂呂太平庄上。往常
我夜眠斗帳聽寒角。如今斜倚柴門數鴈行。倒大來悠哉也呵。〔唱〕

〔南呂一枝花〕兀的不屈沉殺大丈夫。損壞了真梁棟。被那些三脆膽屠狗。

輩欺負。俺慷慨釣鰲翁。正遇着不道的靈公。偏賊子加恩寵。著賢人受困窮。若不是急流中將脚步抽迴。險些兒鬧市裏把頭皮斷送。

【梁州第七】他他他。在元帥府揚威也。那耀勇我我我。在太平庄罷職歸農。再休想鸛班豹尾相隨從。他如今官高一品。位極三公。戶封八縣。祿享千鍾。見不平處有眼如矇。聽呪罵處有耳如聾。他他他。只將那會諂諛的。着列鼎重裯。害忠良的。便加官請俸。耗國家的。都敍爵論功。他他他。只貪着目前受用。全不省爬的高來可也。跌的來腫。怎如俺守田園學耕種。早跳出傷人餓虎叢。倒大來從容。

〔程嬰上云〕程嬰。你好慌也。小舍人。你好險也。屠岸賈。你好狠也。我程嬰雖然擔着箇死。撞出城來。聞的那屠岸賈見說走了趙氏孤兒。要將晉國內半歲之下一月之上小孩兒每。都拘攝到元帥府裏。不問的孤兒不是孤兒。他一箇箇親手剝做三段。我將的這小舍人送到那廂去好。有了。我想呂呂太平庄上公孫杵臼。他與趙盾是一殿之臣。最相交厚。他如今罷職歸農。那老宰輔是箇忠直的人。那裏堪可掩藏。我如今來到庄上。就在這芭棚下。放下這藥箱。小舍人。你且權時歇息咱。我見了公孫杵臼便來看你。家童報復去。道有程嬰求見。〔家童報科云〕有程嬰在於門首。〔正末云〕道有請。〔家童云〕請進。〔正末見科云〕程嬰。你來有何事。〔程嬰云〕在下見老宰輔在這太平庄上。特來相訪。〔正末云〕自從我罷官之後。衆宰輔每好麼。〔程嬰云〕嗨。這不比老宰輔爲官時節。如今屠岸賈專權。較往常都不同了也。〔正末云〕也該着衆宰輔每勸諫勸諫。〔程嬰云〕老宰輔。這等賊臣自古有之。便是那唐虞之世。也還有四凶哩。〔正末唱〕

【隔尾】你道是古來多被姦臣弄。便是聖世何嘗沒四凶。誰似這萬人恨。千人嫌。一人重。他不廉不公。不孝不忠。單只會把趙盾全家殺的箇絕了種。

〔程嬰云〕老宰輔。幸得皇天有眼。趙氏還未絕種哩。〔正末云〕他家備門良賤三百餘口。誅盡殺絕。便是駢馬

也被三般朝典短刀自刎了。公主也將裙帶縊死了。還有什麼種在那裏。〔程嬰云〕那前項的事。老宰輔都已知道。不必說了。近日公主囚禁府中。生下一子。喚做孤兒。這不是趙家是那家的種。但恐屠岸賈得知。又要殺壞。若殺了這一箇小的。可不將趙家真絕了種也。〔正末云〕如今這孤兒却在那裏。不知可有人救的出來麼。〔程嬰云〕老宰輔既有這點見憐之意。在下敢不實說。公主臨亡時。將這孤兒交付與了程嬰。着好生照顧他。待到成人長大。與父母報讎雪恨。我程嬰抱的這孤兒出門。被韓厥將軍要拏的去。報與屠岸賈。是程嬰數說了一場。那韓厥將軍放我出了府門。自刎而亡。如今將的這孤兒無處掩藏。我特來投奔老宰輔。我想宰輔與趙盾元是一殿之臣。必然交厚。怎生可憐見救這箇孤兒咱。〔正末云〕那孤兒今在何處。〔程嬰云〕現在芭棚下哩。〔正末云〕休驚唬著孤兒。你快抱的來。〔程嬰做取箱開看科云〕謝天地。小舍人還睡着哩。〔正末接科〕

〔唱〕

〔牧羊關〕這孩兒未生時。絕了親戚。懷着時。滅了祖宗。便長成人。也則是少吉多凶。他父親斬首在雲陽。他娘呵。囚在禁中。那裏是有血腥的白衣相。則是箇無恩念的黑頭蟲。〔程嬰云〕趙氏一家。全靠這小舍人。要他報讎哩。〔正末唱〕你道他是箇報父母的真男子。我道來則是箇妨爺娘的小業種。

〔程嬰云〕老宰輔不知。那屠岸賈爲走了趙氏孤兒。晉國內小的都拘刷將來。要傷害性命。老宰輔。我如今將趙氏孤兒偷藏在老宰輔根前。一者報趙駙馬平日優待之恩。二者要救晉國小兒之命。念程嬰年近四旬有五。所生一子。未經滿月。待假粧做趙氏孤兒。等老宰輔告首與屠岸賈去。只說程嬰藏着孤兒。把俺父子二人一處身死。老宰輔慢慢的擡舉的孤兒成人長大。與他父母報讎。可不好也。〔正末云〕程嬰。你如今多大年紀了。〔程嬰云〕在下四十五歲了。〔正末云〕這小的算着二十年呵。方報的父母讎恨。你再着二十年。也只是六十五歲。我再着二十年呵。可不九十歲了。其時存亡未知。怎麼還與趙家報的讎。程嬰。你肯捨的你孩兒。倒將來交付與我。你自首告屠岸賈處。說道太平庄上公孫杵臼藏着趙氏孤兒。那屠岸賈領兵校來拏住。我和你親兒一處而死。你將的趙氏孤兒擡舉成人。與他父母報讎。方纔是箇長策。〔程嬰云〕老宰輔。是則是。怎麼難

爲的你老宰輔。你則將我的孩兒假粧做趙氏孤兒。報與屠岸賈去。等俺父子二人一處而死罷。〔正末云〕程嬰。我一言已定。再不必多疑了。〔唱〕

〔紅芍藥〕須二十年酬報的主人公。怎時節纔稱心胸。只怕我遲疾死後一場空。〔程嬰云〕老宰輔。你精神還強健哩。〔正末唱〕我精神比往日難同。閃下這小孩童。怎見功。你急切裏老不的形容。正好替趙家出力做先鋒。〔帶云〕程嬰。你只依着我便了。〔唱〕我委實的捱不做暮鼓晨鐘。

〔程嬰云〕老宰輔。你好好的在家。我程嬰不識進退。平白地將着這愁布袋連累你老宰輔。以此放心不下。〔正末云〕程嬰。你說那裏話。我是七十歲的人。死是常事。也不爭這早晚。〔唱〕

〔菩薩梁州〕向這傀儡棚中鼓笛搬弄。只當做場短夢。猛回頭早老盡英雄。有恩不報。怎相逢。見義不爲非爲勇。〔程嬰云〕老宰輔既應承了。休要失信。〔正末唱〕言而無信。言何用。〔程嬰云〕老宰輔。你若存的趙氏孤兒。當名標青史。萬古留芳。〔正末唱〕也不索把咱來廝陪奉。大丈夫何愁一命終。況兼我白髮鬢鬆。

〔程嬰云〕老宰輔。還有一件。若是屠岸賈牽住老宰輔。你怎熬的這三推六問。少不得指攀我程嬰下來。俺父子兩個死是分內。只可惜趙氏孤兒。終歸一死。可不把你老宰輔乾累了也。〔正末云〕程嬰。你也說的是。我想那屠岸賈與趙駙馬呵。〔唱〕

〔二煞〕這兩家做下敵頭重。但要訪的孤兒有影踪。必然把太平庄上兵圍擁。鐵桶般密不通風。〔云〕那屠岸賈拿住了我。高聲喝道。老匹夫豈不見三日前出下榜文。偏是你藏下趙氏孤兒。與俺作對。請波請波。〔唱〕則說老匹夫請先入甕。也須知榜揭處天都動。偏你這罷職歸田一老農。公然敢剔蝎撩蜂。

〔二煞〕他把繃扒吊拷般般用。情節根由細細窮。那其間枯皮朽骨難禁痛。少不得從實攀供。可知道你個程嬰怕恐。〔帶云〕程嬰。你放心者。〔唱〕我從來一

諾似千金重。便將我送上刀山與劍峯。斷不做有始無終。

〔云〕程嬰。你則放心前去。擡舉的這孤兒成人長大。與他父母報讎雪恨。老夫一死。何足道哉。〔唱〕

〔煞尾〕憑着趙家枝葉千年永。晉國山河百二雄。顯耀英材統軍衆。威壓諸邦盡伏拱。徧拜公卿訴苦衷。禍難當初起下宮。可憐三百口親丁。飲劍鋒。剛留得孤苦伶仃一小童。巴到今朝襲父封。提起冤讐淚如湧。要請甚旗牌下九重。早拿出奸臣帥府中。斷首分骸祭祖宗。九族全誅不寬縱。恁時節纔不負你冒死存孤報主公。便是我也甘心兒葬近要離路傍塚。〔下〕

〔程嬰云〕事勢急了。我依舊將這孤兒抱的我家去。將我的孩兒送到太平庄上來。〔詩云〕甘將自己親生子。偷換他家趙氏孤。這本程嬰義分應該得。只可惜遺累公孫老夫。〔下〕

〔音釋〕苦聲占切 數上聲 從去聲 從音勿 首去聲 傀匡委切 倡音壘 笛于梨切 峯音蓬

韻音崩 禁平聲 諾囊入聲 難去聲 要平聲

第三折

〔屠岸賈領卒子上云〕兀的不走了趙氏孤兒也。某已曾張掛榜文。限三日之內。不將孤兒出首。即將晉國內小兒。但是半歲以下。一月以上。都拘刷到我帥府中。盡行誅戮。令人門首覷者。若有首告之人。報復某家知道。〔程嬰上云〕自家程嬰是也。昨日將我的孩兒送與公孫杵臼去了。我今日到屠岸賈根前首告去來。令人報復去。道有了趙氏孤兒也。〔卒子云〕你則在這裏。等我報復去。〔報科云〕報的元帥得知。有人來報趙氏孤兒有了也。〔屠岸賈云〕在那裏。〔卒子云〕現在門首哩。〔屠岸賈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着過來。〔做見科〕屠岸賈云。兀那廝。你是何人。〔程嬰云〕小人是個草澤醫士程嬰。〔屠岸賈云〕趙氏孤兒今在何處。〔程嬰云〕在呂呂太平庄上公孫杵臼家藏着哩。〔屠岸賈云〕你怎生知道來。〔程嬰云〕小人與公孫杵臼曾有一面之交。我去探望他。誰想臥房中錦繡繡褥上。躺着一個小孩兒。我想公孫杵臼年紀七十。從來沒兒沒女。這個是那裏來的。我說道這小的莫非是趙氏孤兒麼。只見他登時變色。不能答應。以此知孤兒在公孫杵臼家裏。〔屠

岸賈云「咄。你這匹夫。你怎瞞的過我。你和公孫杵曰往日無讎。近日無冤。你因何告他藏着趙氏孤兒。你敢是知情麼。說的是萬事全休。說的不是。令人磨的劍快。先殺了這個匹夫者。」程嬰云「告元帥暫息雷霆之怒。略罷虎狼之威。聽小人訴說一遍。咱我小人與公孫杵曰原無讎隙。只因元帥傳下榜文。要將晉國內小兒拘刷到帥府。盡行殺壞。我一來爲救晉國內小兒之命。二來小人四旬有五。近生一子。尚未滿月。元帥軍令。不敢不獻出來。可不小人也絕後了。我想有了趙氏孤兒。便不損壞一國生靈。連小人的孩兒也得無事。所以出首。」詩云「告大人暫停嗔怒。這便是首告緣故。雖然救晉國生靈。其實怕程家絕戶。」岸賈笑科云「哦。是了。公孫杵曰元與趙盾一殿之臣。可知有這事來。令人。則今日點就本部下人馬。同程嬰到太平庄上拿公孫杵曰走一遭去。」同下。「正末公孫杵曰上云」老夫公孫杵曰是也。想昨日與程嬰商議。救趙氏孤兒一事。今日他到屠岸賈府中首告去了。這早晚屠岸賈這廝必然來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我則見蕩征塵飛過小溪橋。多管是損忠良賊徒來到。齊臻臻擺着士卒。明晃晃列着槍刀。眼見的我死在今朝。更避甚痛答掠。

「屠岸賈同程嬰領卒子上云」來到這呂呂太平庄上也。令人與我圍了太平庄者。程嬰那裏是公孫杵曰宅院。」程嬰云「則這個便是。」屠岸賈云「拿過那老匹夫來。公孫杵曰你知罪麼。」正末云「我不知罪。」屠岸賈云「我知你個老匹夫和趙盾是一殿之臣。你怎敢掩藏着趙氏孤兒。」正末云「老元帥。我有熊心豹膽。怎敢掩藏着趙氏孤兒。」屠岸賈云「不打不招。令人與我揀大棒子着實打者。」卒子做打科正末唱「

【駐馬聽】想着我罷職辭朝。會與趙盾名爲刎頸交。」云「這事是誰見來。」屠岸賈云「現有程嬰首告着你哩。」正末唱「是那個埋情出告。元來這程嬰舌是斬身刀。」云「你殺了趙家滿門良賤三百餘口。則剩下這孩兒。你又要傷他性命。」唱「你正是狂風偏縱撲天鵬。嚴霜故打枯根草。不爭把孤兒又殺壞了。可着他三百口冤讐。甚人來報。」

「屠岸賈云」老匹夫。你把孤兒藏在那裏。快招出來。免受刑法。」正末云「我有甚麼孤兒藏在那裏。誰見來。」

〔屠岸賈云〕你不招。令人。與我採下去。看實打者。〔做打科。屠岸賈云〕這老匹夫。賴肉頑皮。不肯招承。可惱。可惱。程嬰。這原是你出首的。就着你替我行杖者。〔程嬰云〕元帥。小人是個草澤醫士。撮藥尙然。腕弱。怎生行的杖。〔屠岸賈云〕程嬰。你不行杖。敢怕指攀出你麼。〔程嬰云〕元帥。小人行杖便了。〔做拿杖子科。屠岸賈云〕程嬰。我見你把棍子揀了。又揀。只揀着那細棍子。敢怕打的他疼了。要指攀下你來。〔程嬰云〕我就拿大棍子打者。〔屠岸賈云〕住者。你頭裏只揀着那細棍子打。如今你却拿起大棍子來。三兩下打死了呵。你就做的箇死無招對。〔程嬰云〕着我拿細棍子。又不是。拿大棍子。又不是。好着我兩下做人難也。〔屠岸賈云〕程嬰。你只拿着那中等棍子打。公孫杵臼老匹夫。你可知道行杖的。就是程嬰麼。〔程嬰行杖科云〕快招了者。〔三科了。〕〔正末云〕哎。打了這一日。不似這幾棍子打的我疼。是誰打我來。〔屠岸賈云〕是程嬰打你來。〔正末云〕程嬰。你刻的打我那。〔程嬰云〕元帥。打的這老頭兒兀的不胡說哩。〔正末唱〕

〔鴈兒落〕是那一個實不。不將着麤棍敲。打的來痛殺殺精皮掉。我和你狠程嬰。有甚的讐。却教我老公孫受這般虐。

〔程嬰云〕快招了者。〔正末云〕我招我招。〔唱〕

〔得勝令〕打的我無縫可能逃。有口屈成招。莫不是那孤兒他知道。故意的把咱家指定了。〔程嬰做慌科〕〔正末唱〕我委實的難熬。尙兀自強着牙根兒鬧。暗地裏偷瞧。只見他早說的腿腿兒搖。

〔程嬰云〕你快招罷。省得打殺你。〔正末云〕有有有。〔唱〕

〔水仙子〕俺二人商議要救這小兒曹。〔屠岸賈云〕可知道指攀下來也。你說二人。一個是你了。那一個是誰。你實說將出來。我饒你的性命。〔正末云〕你要我說那一個。我說我說。〔唱〕哎。一句話來到我舌尖上。却噤了。〔屠岸賈云〕程嬰。這樁事敢有你麼。〔程嬰云〕兀那老頭兒。你休妄指平人。〔正末云〕程嬰。你慌怎麼。〔唱〕我怎生把你程嬰道。似這般有上梢無下梢。〔屠岸賈云〕你頭裏說兩個。你怎生這一會兒可說無了。〔正末唱〕只被你打的來不知一個顛倒。〔屠岸

賈云「你還不說，我就打死你個老匹夫。」〔正末唱〕遮莫便打的我皮都綻，肉盡銷。休想我有半字兒攀着。

〔卒子抱傑兒上科云〕元帥爺賀喜。土洞中搜出個趙氏孤兒來了也。〔屠岸賈笑科云〕將那小的拿近前來。我親自下手。剝做三段。兀那老匹夫，你道無有趙氏孤兒，這箇是誰？〔正末唱〕

〔川撥棹〕你當日演神熬把忠臣來撲咬，逼的他走死荒郊。刎死鋼刀，縊死裙腰。將三百口全家老小盡行誅剿，並沒那半個兒剩落。還不厭你心苗。

〔屠岸賈云〕我見了這孤兒，就不由我不惱也。〔正末唱〕

〔七弟兄〕我只見他左瞧右瞧，怒咆哮。火不騰，改變了猙獰貌。按獅蠻拽，札起錦征袍。把龍泉扯離出沙魚鞘。

〔屠岸賈怒云〕我拔出這劍來。一劍，兩劍，三劍。〔程嬰做驚悸科〕屠岸賈云「把這一箇小業種剝了三劍。」兀的不稱了我平生所願也。〔正末唱〕

〔梅花酒〕呀，見孩兒臥血泊，那一個哭哭號號。這一個怨怨焦焦。連我也戰戰搖搖。直恁般歹做作，只除是沒天道。呀，想孩兒離襁褓，到今日恰十朝。刀下處怎耽饒。空生長枉劬勞，還說甚要防老。

〔收江南〕呀，兀的不是家富小兒驕。〔程嬰掩淚科〕〔正末唱〕見程嬰心似熱油燒，淚珠兒不敢對人拋。背地裏搥了，沒來由割捨的親生骨肉吃三刀。

〔云〕屠岸賈那賊，你試觀者。上有天哩。怎肯饒過的你。我死打甚麼不緊。〔唱〕

〔鴛鴦煞〕我七旬死後偏何老。這孩兒一歲死後偏知小。的兩個一處身亡，落的個萬代名標。我囑付你個後死的程嬰，休別了橫亡的趙朔。暢道是光陰過去的疾，冤讐報復的早。將那廝萬剛千刀，切莫要輕輕的素放。

了。

〔正末撞科云〕我撞堦基。竟箇死處。〔下〕〔卒子報科云〕公孫杵臼撞堦基身死了也。〔屠岸賈笑科〕那老匹夫既然撞死。可也罷了。〔做笑科云〕程嬰。這一樁裏多虧了你。若不是你呵。如何殺的趙氏孤兒。〔程嬰云〕元帥。小人原與趙氏無讎。一來救晉國內衆生。二來小人根前也有個孩兒。未曾滿月。若不搜的那趙氏孤兒出來。我這孩兒也無活的人也。〔屠岸賈云〕程嬰。你是我心腹之人。不如只在我家中做個門客。擡舉你那孩兒成人長大。在你根前習文。送在我根前演武。我也年近五旬。尚無子嗣。就將你的孩兒與我做個義兒。我偌大年紀了。後來我的官位。也等你的孩兒討箇應襲。你意下如何。〔程嬰云〕多謝元帥擡舉。〔屠岸賈詩云〕則爲朝綱中獨顯趙盾。不由我心中生忿。如今削除了這點萌芽。方纔是永無後覺。〔同下〕

〔音釋〕

掠音料

虐音要

縫去聲

強音絳

着池燒切

剿精小切

落音潑

咆音袍

哮希交切

擗音擗

擗音能

離去聲

翰音笑

泊巴毛切

號平聲

作音早

十繩知切

搵溫去

聲 朔聲卯切 應平聲

第四折

〔屠岸賈領卒子上云〕某屠岸賈自從殺了趙氏孤兒。可早二十年光景也。有程嬰的孩兒。因爲過繼與我。喚做屠成。教的他十八般武藝。無有不拈。無有不會。這孩兒弓馬到強似我。就着我這孩兒的威力。早晚定計。弑了靈公。奪了晉國。可將我的官位都與孩兒做了。方是平生願足。適纔孩兒往教場中演習弓馬去了。等他來時。再做商議。〔下〕〔程嬰拿手卷上詩云〕日月催人老。光陰隨年少。心中無限事。未敢盡明言。過日月好疾也。自到屠府中。今經二十年光景。擡舉的我那孩兒二十歲。官名喚做程勃。我根前習文。屠岸賈根前習武。甚有機謀。熟開弓馬。那屠岸賈將我的孩兒十分見喜。他豈知就裏的事。只是一件。連我這孩兒心下也還是懣懣懂懂的。老夫今年六十五年。倘或有些好友呵。着誰人說與孩兒知道。替他趙氏報讎。以此躊躇展轉。晝夜無眠。我如今將從前屈死的忠臣良將。畫成一個手卷。倘若孩兒問老夫呵。我一樁樁剖說前事。這孩兒必然與父母報讎也。我且在書房中悶坐着。只等孩兒到來。自有個理會。〔正末扮程勃上云〕某程勃是也。這壁廂參

爹是程嬰。那壁廂爹爹可是屠岸賈。我白日演武。到晚習文。如今在教場中回來。見我這壁廂爹爹走一遭去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引着些三本部下軍卒。提起來殺人心半星不懼。每日家習演兵書。憑着我快相持能對壘。直使的諸邦降伏。俺父親英勇誰如。我拚着個盡心兒扶助。

〔醉春風〕我則待扶明主晉靈公。助賢臣屠岸賈。憑着我能文善武萬人敵。俺父親將我來許許。可不道馬壯人強。父慈子孝。怕甚麼主憂臣辱。

〔程嬰云〕我展開這手卷。好可憐也。單爲這趙氏孤兒。送了多少賢臣烈士。連我的孩兒也在這裏面身死了也。〔正末云〕令人。接了馬者。這壁廂爹爹在那裏。〔卒子云〕在書房中看書哩。〔正末云〕令人報復去。〔卒子報科云〕有程勃來了也。〔程嬰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着過去。〔正末做見科云〕這壁廂爹爹。您孩兒教場中回來了也。〔程嬰云〕你吃飯去。〔正末云〕我出的這門來。想俺這壁廂爹爹。每日見我心中喜歡。今日見我來心中可甚煩惱。垂淚不止。不知主着何意。我過去問他。誰欺負着你來。對您孩兒說。我不道的饒了他哩。〔程嬰云〕我便與你說呵。也與你父親母親做不的主。你只吃飯去。〔程嬰做眼淚科〕〔正末云〕兀的不倖倖殺我也。〔唱〕

〔迎仙客〕因甚的掩淚珠。〔程嬰做吁氣科正末唱〕氣長吁。我恰纔又定手。向前來緊趨伏。〔帶云〕則俺見這壁廂爹爹呵。〔唱〕撇支支惡心煩。勃騰騰生忿怒。〔帶云〕是甚麼人敢欺負你來。〔唱〕我這裏低首躊躇。〔帶云〕既然沒的人欺負你呵。〔唱〕那裏是話不投機處。

〔程嬰云〕程勃。你在書房中看書。我往後堂中去去再來。〔做遺手卷虛下〕〔正末云〕哦。元來遺下一個手卷在此。可是甚的文書。待我展開看咱。〔做看科云〕好是奇怪。那個穿紅的拽着惡犬。撲着個穿紫的。又有個拿瓜鎚的打死了那惡犬。這一個手扶着一輛車。又是沒半邊車輪的。這一個自家撞死槐樹之下。可是甚麼故

事。又不寫出個姓名。教我那裏知道。〔唱〕

〔紅繡鞋〕畫着的是青鴉鴉幾株桑樹。鬧炒炒一簇田夫。這一個可磕擦緊扶定一輪車。有一個將瓜鎚親手舉。有一個觸槐樹早身殂。又一個惡犬兒只向着這穿紫的頻去撲。

〔云〕待我再看來。這一個將軍前面擺着弓弦藥酒短刀三件。却將短刀自刎死了。怎麼這一個將軍也引劍自刎而死。又有個醫人手扶着藥廂兒跪着。這一個婦人抱着個小孩兒。却像要交付醫人的意思。呀。元來這婦人也將裙帶自縊死了。好可憐人也。〔唱〕

〔石榴花〕我只見這一個身着錦襜褕。手引着弓弦藥酒短刀誅。怎又有個將軍自刎血模糊。這一個扶着藥廂兒跪伏。這一個抱着小孩兒交付。可憐穿珠帶玉良家婦。他將着裙帶兒縊死何辜。好着我沈吟半晌無分訴。這畫的是倏倏殺我也悶葫蘆。

〔云〕我仔細看來。那穿紅的也好狠哩。又將一個白鬚老兒打的好苦也。〔唱〕

〔鬪鶻鶻〕我則見這穿紅的匹夫。將着這白鬚的來歐辱。兀的不惱亂我的心腸。氣填我這肺腑。〔帶云〕這一家兒若與我關親呵。〔唱〕我可也不殺了賊臣。不是丈夫。我可便敢與他做主。這血泊中躺的不知是那個親丁。這市曹中殺的也不知是誰家上祖。

〔云〕到底只是不明白。須待俺這壁廂爹爹出來。問明這樁事。可也免的疑惑。〔程嬰上云〕程勃。我久聽多時了也。〔正末云〕這壁廂爹爹可說與您孩兒知道。〔程嬰云〕程勃。你要我說這樁故事。倒也和你關親哩。〔正末云〕你則明明白白的說與您孩兒咱。〔程嬰云〕程勃。你聽者。這樁兒故事好長哩。當初那穿紅的和這穿紫的。元是一殿之臣。爭奈兩個文武不和。因此做下對頭。已非一日。那穿紅的想道。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暗地遣一刺客。喚做鉏臯。藏着短刀。越牆而過。要刺殺這穿紫的。誰想這穿紫的老宰輔。每夜燒香。禱告天地。

專一片報國之心。無半點干家之意。那人道我若刺了這個老宰輔。我便是逆天行事。斷然不可。若回去見那穿紅的。少不得是死。罷罷罷。〔詩云〕他手攜利刃暗藏埋。因見忠良却悔來。方知公道明如日。此夜鉏覺自觸槐。〔正末云〕這箇觸槐而死的是鉏覺麼。〔程嬰云〕可知是哩。這箇穿紫的爲春間勸農出到郊外。可在桑樹下見一壯士。仰面張口而臥。穿紫的問其緣故。那壯士言某乃是靈輒。因每頓吃一斗米的飯。大主人家養活不過。將我趕逐出來。欲待摘他桑椹子吃。又道我偷他的。因此仰面而臥。等那桑椹子吊在口中便吃。吊不在口中。寧可餓死。不受人恥辱。穿紫的說此烈士也。遂將酒食賜與餓夫。飽餐了一頓。不辭而去。這穿紫的並無嗔怒之心。程勃這見得老宰輔的德量處。〔詩云〕爲乘春令勸耕初。巡徧郊原日未晡。壺漿簞食因誰下。剛濟桑間一餓夫。〔正末云〕哦。這桑樹下餓夫。喚做靈輒。〔程嬰云〕程勃。你緊記者。又一日。西戎國貢進神獒。是一隻狗。身高四尺者。其名爲獒。晉靈公將神獒賜與那穿紅的。正要謀害這穿紫的。卽於後園中紮一草人。與穿紫的一般打扮。將草人腹中懸一付羊心肺。將神獒餓了五七日。然後剖開草人腹中。飽餐一頓。如此演成百日。去向靈公說道。如今朝中豈無不忠不孝的人。懷着欺君之意。靈公問道。其人安在。那穿紅的說。前者賜與臣的神獒。便能認的。那穿紅的牽上神獒去。這穿紫的正立于殿上。那神獒認着是草人。向前便撲。趕的這穿紫的繞殿而走。傍邊惱了一人。乃是殿前太尉提彌明。舉起金瓜。打倒神獒。用手揪住腦杓皮。則一劈劈爲兩半。〔詩云〕賊臣姦計有千條。逼的忠良沒處逃。殿前自有英雄漢。早將毒手劈神獒。〔正末云〕這隻惡犬。喚做神獒。打死這惡犬的。是提彌明。〔程嬰云〕是那老宰輔出的殿門。正待上車。豈知被那穿紅的把他那駟馬車四馬摘了二馬。雙輪摘了一輪。不能前去。傍邊轉過壯士。一臂扶輪。一手策馬。磨衣見皮。磨皮見肉。磨肉見筋。磨筋見骨。磨骨見髓。捧轂推輪。逃往野外。你道這個是何人。可就是桑間餓夫靈輒者是也。〔詩云〕紫衣逃難出宮門。駟馬雙輪摘一輪。却是靈輒強扶歸野外。報取桑間一飯恩。〔正末云〕您孩兒記的。元來就是仰臥于桑樹下的那個靈輒。〔程嬰云〕是。〔正末云〕這壁廂爹爹。這箇穿紅的那廝好狠也。他叫甚麼名氏。〔程嬰云〕程勃。我忘了他姓名也。〔正末云〕這箇穿紫的。可是姓甚麼。〔程嬰云〕這個穿紫的。姓趙。是趙盾丞相。他和你也關親哩。〔正末云〕您孩兒聽的說有箇趙盾丞相。倒也不曾掛意。〔程嬰云〕程勃。我今番說與你呵。你則緊

緊記者。〔正末云〕那手卷上還有哩。你可再說與您孩兒聽咱。〔程嬰云〕那箇穿紅的。把這趙盾家三百口滿門良賤誅盡殺絕了。止有一子趙朔。是箇駙馬。那穿紅的詐傳靈公的命。將三般朝典賜他。却是弓弦藥酒短刀。要他憑着取一件自盡。其時公主腹懷有孕。趙朔遺言。我若死後。你添的個小廝兒呵。可名趙氏孤兒。與俺三百口報讎。誰想趙朔短刀刎死。那穿紅的將公主囚禁府中。生下趙氏孤兒。那穿紅的得知。早差下將軍韓厥。把住府門。專防有人藏了孤兒出去。這公主有個門下心腹的人。喚做草澤醫士程嬰。〔正末云〕這壁廂爹爹。你敢就是他麼。〔程嬰云〕天下有多少同名同姓的人。他另是一個程嬰。這公主將孤兒交付了那個程嬰。就將裙帶自縊而死。那程嬰抱着這孤兒。來到府門上。撞見韓厥將軍。搜出孤兒來。被程嬰說了兩句。誰想韓厥將軍也拔劍自刎了。〔詩云〕那醫人全無怕懼。將孤兒私藏出去。正撞見忠義將軍。甘身死不教拿住。〔正末云〕這將軍爲趙氏孤兒。自刎身亡了。是箇好男子。我記着他喚做韓厥。〔程嬰云〕是是是。正是韓厥。誰想那穿紅的得知。將普國內半歲之下。一月之上小孩兒。每都拘刷到他府來。每人剝做三劍。必然殺了趙氏孤兒。〔正末做怒科云〕那穿紅的好狠也。〔程嬰云〕可知他狠哩。誰想這程嬰也生的箇孩兒。尙未滿月。假粧做趙氏孤兒。送到呂呂太平庄上。公孫杵臼跟前。〔正末云〕那公孫杵臼却是何人。〔程嬰云〕這個老宰輔。和趙盾是一殿之臣。程嬰對他說道。老宰輔。你收着這趙氏孤兒。去報與穿紅的。道程嬰藏着孤兒。將俺父子一處身死。你擡舉的孤兒成人長大。與他父母報讎。有何不可。公孫杵臼說道。我如今年邁了也。程嬰。你捨的你這孩兒。假粧做趙氏孤兒。藏在老夫跟前。你報與穿紅的去。我與你孩兒一處身亡。你藏着孤兒。日後與他父母報讎纔是。〔正末云〕他那箇程嬰肯捨他那孩兒麼。〔程嬰云〕他的性命也要捨哩。量他那孩兒打甚麼不緊。他將自己的孩兒假粧做了孤兒。送與公孫杵臼處。報與那穿紅的得悉。將公孫杵臼三推六問。吊拷繃扒。追出那假的趙氏孤兒來。剝做三劍。公孫杵臼自家撞墻而死。這樁事經今二十年光景了也。這趙氏孤兒見今長成二十歲。不能與父母報讎。說兀的做甚。〔詩云〕他一貌堂堂七尺軀。學成文武待何如。乘車祖父歸何處。滿門良賤盡遭誅。冷宮老母懸梁縊。法場親父引刀刎。冤恨至今猶未報。枉做人間大丈夫。〔正末云〕你說了這一日。您孩兒如睡裏夢裏。只不省的。〔程嬰云〕元來你還不知哩。如今那穿紅的正是姦臣屠岸賈。趙盾是

你公公趙朔是你父親。公主是你母親。〔詩云〕我如今一一說到底。你剗地不知頭共尾。我是存孤棄子老程嬰。兀的趙氏孤兒便是你。〔正末云〕元來趙氏孤兒正是我。兀的不氣殺我也。〔正末做倒程嬰扶科云〕小主人甦醒者。〔正末云〕兀的不痛殺我也。〔唱〕

〔晉天樂〕聽的你說從初。纔使我知緣故。空長了我這二十年的歲月。生了我這七尺的身軀。元來自刎的是父親。自縊的咱老母。說到淒涼傷心處。便是那鐵石人也放聲啼哭。我拚着生擒那個老匹夫。只要他償還俺一朝的臣宰。更和那合宅的家屬。

〔云〕你不說呵。您孩兒怎生知道。爹爹請坐。受你孩兒幾拜。〔正末拜科程嬰云〕今日成就了。你趙家枝葉。送的俺一家兒剪草除根了也。〔做哭科正末唱〕

〔上小樓〕若不是爹爹照覷。把您孩兒擡舉。可不的二十年前早擡鋒刃。久喪溝渠。恨只恨屠岸賈那匹夫。尋根拔樹。險送的俺一家兒滅門絕戶。〔么篇〕他他他。把俺一姓戮我我我。也還他九族屠。〔程嬰云〕小主人。你休大驚小怪的。恐怕屠賊知道。〔正末云〕我和他一不做二不休。〔唱〕那怕他牽着神獒。擁着家兵。使着權術。你只看這一個那一個。都是爲誰而卒。豈可我做兒的倒安然如故。

〔云〕爹爹放心。到明日我先見過了主公。和那滿朝の卿相。親自殺那賊去。〔唱〕

〔耍孩兒〕到明朝若與讐人遇。我迎頭兒把他當住。也不須別用軍和卒。只將咱猿臂輕舒。早提番玉勒雕鞍轡。扯下金花皂蓋車。死狗似拖將去。我只問他人心安在。天理何如。

〔二煞〕誰着你使英雄忒使過。做冤讐能做毒。少不的一還一報無虛誤。你當初屈勘公孫老。今日猶存趙氏孤。再休想咱容恕。我將他輕輕擲下。慢慢開除。

【一煞】摘了他斗來大印一顆。剝了他花來簇幾套服。把麻繩背綁在將軍柱。把鐵鉗拔出他爛斑舌。把錐子生跳他賊眼珠。把尖刀細剮他渾身肉。把鋼鎚敲殘他骨髓。把銅鑼切掉他頭顱。

【煞尾】尙兀自勃騰騰怒怎消。黑沈沈怨未復。也只爲二十年的逆子。妄認他人父。到今日三百口的冤魂。方纔家自有主。〔下〕

〔程嬰云〕到明日小主人必然擒拿這老賊。我須隨後接應去來。〔下〕

〔音釋〕 懵蒙上聲 懂音董 卒從蘇切 降奚江切 伏房夫切 敵丁梨切 辱如去聲 徹音必

撲音普 思去聲 禱癡髯切 禰音魚 堪音甚 哭音苦 屬繩朱切 戮音慮 術繩朱切

嚙音配 過平聲 毒東盧切 服房夫切 鉗其炎切 肉如去聲 復房夫切

第五折

〔外扮魏絳領張千上云〕小官乃晉國上卿魏絳是也。方今悼公在位。有屠岸賈專權。將趙盾滿門良賤盡皆殺絕。誰想趙朔門下有個程嬰。掩藏了趙氏孤兒。今經二十年光景。改名程勃。今早奏知主公。要擒拿屠岸賈。雪父之讎。奉主公的命。道屠岸賈兵權太重。誠恐一時激變。着程勃暗暗的自行捉獲。仍將他圍門良賤。齣亂不留。成功之後。另加封賞。小官不敢輕洩。須親對程勃傳命去來。〔詩云〕忠臣受屠戮。沈寃二十年。今朝取姦賊。方知冤報冤。〔下〕〔正末驪馬仗劍上云〕某程勃。今早奏知主公。擒拿屠岸賈。報父祖之讎。這老賊是好無禮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也不索列兵卒排軍將。動着些闊劍長鎗。我今日報讐拾命誅姦黨。總是他命盡也合身喪。

〔滾繡球〕只在這鬧街坊弄一場。我和他決無輕放。恰便似虎撲綿羊。我可也不索慌。不索忙。早把手腳兒十分打當。看那廝怎做隄防。我將這二十年積下冤讐報。三百口亡來性命償。我便死也何妨。

〔云〕我只在這鬧市中等候着。那老賊敢待來也。〔屠岸賈領卒子上云〕今日在元帥府回還私宅中去。令人擺開頭路。慢慢的行者。〔正末云〕兀的不是那老賊來了也。〔唱〕

〔倘秀才〕你看那雄赳赳頭踏數行。鬧攘攘跟隨的在兩廂。你看他腆着胸脯。粧些三兒勢況。我這裏驟馬如流水。掣劍似秋霜。向前來賭當。

〔屠岸賈云〕屠成。你來做甚麼。〔正末云〕兀那老賊。我不是屠成。則我是趙氏孤兒。二十年前你將俺三百口滿門良賤。誅盡殺絕。我今日擒拿你箇老匹夫。報俺家的冤讎也。〔屠岸賈云〕誰這般道來。〔正末云〕是程嬰道來。〔屠岸賈云〕這孩子手脚來的不中。我只是走的乾淨。〔正末云〕你這賊走那裏去。〔唱〕

〔笑和尚〕我我我。儘威風入面揚。你你你。怎掙鬪怎攔擋。早早早。說的他魂飄蕩。休休休。再口強。是是是。不商量。來來來。可正塔的提離了鞍轡上。

〔正末做拿住程嬰慌上云〕則怕小主人有失。我隨後接應去。謝天地。小主人拿住屠岸賈了也。〔正末云〕令人將這匹夫執縛定了。見主公去來。〔同下〕〔魏絳同張千上云〕小官魏絳的便是。今有程勃擒拿屠岸賈去了。令人門首覲者。若來時報復某知道。〔正末同程嬰拿屠岸賈上正末云〕父親。俺和你同見主公去來。〔見科云〕老宰輔。可憐俺家三百口沈冤。今日拿住了屠岸賈也。〔魏絳云〕拿將過來。兀那屠岸賈。你這損害忠良的姦賊。今被程勃拿來。有何理說。〔屠岸賈云〕我成則爲王。敗則爲虜。事已至此。惟求早死而已。〔正末云〕老宰輔與程勃做主咱。〔魏絳云〕屠岸賈。你今日要早死。我偏要你慢死。令人與我將這賊釘上木轎。細細的剮上三千刀。皮肉都盡。方纔斷首開腔。休着他死的早了。〔正末唱〕

〔脫布衫〕將那廝釘木轎推上雲陽。休便要斷首開腔。直剝的他做一塌兒肉醬。也消不得俺滿懷惆悵。

〔程嬰云〕小主人。你今日報了冤讎。復了本姓。則可憐老漢一家兒皆無所靠也。〔正末唱〕

〔小梁州〕誰肯捨了親兒把別姓藏。似你這恩德難忘。我待請個丹青妙手不尋常。傳着你眞容相。侍奉在俺家堂。

〔程嬰云〕我有什麼恩德在那裏。勞小主人這等費心。〔正末唱〕

【么篇】你則那三二年乳哺會無曠。可不勝懷擔十月時光。幸今朝出萬死身無恙。便日夕裏焚香供養。也報不的你養爺娘。

〔魏絳云〕程嬰程勃。你兩箇望闕跪者。聽主公的命。〔詞云〕則爲屠岸賈損害忠良。百般的撓亂朝綱。將趙盾滿門良賤。都一朝無罪遭殃。那其間頗多仗義。豈真謂天道微茫。幸孤兒能償積怨。把姦臣身首分張。可復姓賜名趙武。襲父祖列爵卿行。韓厥後仍爲上將。給程嬰十頃田庄。老公孫立碑造墓。彌明輩概與褒揚。普國內從今更始。同瞻仰主德無疆。〔程嬰正末謝恩科正末唱〕

【黃鍾尾】謝君恩。普國多沾降。把姦賊全家盡滅亡。賜孤兒改名望。襲父祖拜卿相。忠義士各褒獎。是軍官還職掌。是窮民與收養。已死喪給封葬。現生存受爵賞。這恩臨似天廣。端爲誰敢虛讓。誓捐生在戰場。看鄰邦並歸向。落的個史冊上標名。留與後人講。

〔音釋〕 韶音條 亂音禱 闔音債 驕音曉 塢音窩 褻音包

題目

公孫杵臼恥勘問

正名

趙氏孤兒大報讐

感天動地竇娥冤雜劇

關漢卿撰

楔子

〔卜兒蔡婆上詩云〕花有重開日。人無再少年。不須長富貴。安樂是神仙。老身蔡婆婆是也。楚州人氏。嫡親三口兒家屬。不幸夫主亡逝已過。止有一箇孩兒。年長八歲。俺娘兒兩箇。過其日月。家中頗有些錢財。這裏一箇竇秀才。從去年間我借了二十兩銀子。如今本利該銀四十兩。我數次索取。那竇秀才只說貧難沒有還我。他有一個女兒。今年七歲。生得可喜。長得可愛。我有心看上他與我家做箇媳婦。就准了這四十兩銀子。豈不兩得其便。他說今日好日辰。親送女兒到我家來。老身且不索錢去。專在家中等候。這早晚竇秀才敢待來也。〔冲末扮竇天章引正旦扮端雲上詩云〕讀盡經綸萬卷書。可憐貧殺馬相如。漢庭一日承恩召。不說當壚說子虛。小生姓竇名天章。祖貫長安京兆人也。幼習儒業。飽有文章。爭奈時運不通。功名未遂。不幸渾家亡化已過。撇下這個女孩兒。小字端雲。從三歲上亡了他母親。如今孩兒七歲了也。小生一貧如洗。流落在這楚州居住。此間一箇蔡婆婆。他家廣有錢物。小生因無盤纏。會借了他二十兩銀子。到今本利該對還他四十兩。他數次問小生索取。教我把甚麼還他。誰想蔡婆婆常常着人來說。要小生女孩兒做他兒媳婦。況如今春榜動。選場開。正待上朝取應。又苦盤纏缺少。小生出於無奈。只得將女孩兒端雲。送與蔡婆婆做兒媳婦去。〔做歎科云〕嗨。這箇那裏是做媳婦。分明是賣與他一般。就准了他那先借的四十兩銀子。分外但得些少東西。勾小生應舉之費。便也過望了。說話之間。早來到他家門首。婆婆在家麼。〔卜兒上云〕秀才請家裏坐。老身等候多時也。〔做相見科竇天章云〕小生今日一徑的將女孩兒送來與婆婆。怎敢說做媳婦。只與婆婆早晚使用。小生目下就要上朝進取功名去。留下女孩兒在此。只望婆婆看顧則箇。〔卜兒云〕這等。你是我親家了。你本利少我四十兩銀子。兀的是借錢的文書還了你。再送你十兩銀子做盤纏。親家。你休嫌輕少。〔竇天章做謝科云〕多謝了婆婆。先少你許多銀子都不要我還了。今又送我盤纏。此恩異日必當重報。婆婆。女孩兒早晚呆癡。看小生薄面。看顧女孩兒咱。〔卜兒云〕親家。這不消你囑付。令愛到我家。就做親女兒一般看承他。你只管

放心的去。〔寶天章云〕婆婆。端雲孩兒該打呵。看小生面則罵幾句。當罵呵則處分幾句。孩兒。你也不比在我跟前。我是你親爺。將就的你。你如今在這裏。早晚若頑劣呵。你只討那打罵喫兒喫。我也是出於無奈。〔做悲科〕〔唱〕

〔仙呂賞花時〕我也只爲無計營生四壁貧。因此上割捨得親兒在兩處分。從今日遠踐洛陽塵。又不知歸期定准。則落的無語聞消魂。〔下〕

〔卜兒云〕寶秀才留下他這女孩兒與我做媳婦兒。他一徑上朝應舉去了。〔正旦做悲科云〕爹爹。你直下的撇了我孩兒去也。〔卜兒云〕媳婦兒。你在我家。我是親婆。你是親媳婦。只當自家骨肉一般。你不要啼哭。跟着老身前後執料去來。〔同下〕

〔音釋〕縹音飄 緇音湘 分去聲

第一折

〔淨扮賽盧醫上詩云〕行醫有斟酌。下藥依本草。死的醫不活。活的醫死了。自家姓盧。人道我一手好醫。都叫做賽盧醫。在這山陽縣南門開着生藥局。在城有箇蔡婆婆。我問他借了十兩銀子。本利該還他二十兩。數次來討這銀子。我又無的還他。若不來便罷。若來呵。我自自有箇主意。我且在這藥鋪中坐下。看有甚麼人來。〔卜兒上云〕老身蔡婆婆。我一向搬在山陽縣居住。儘也靜辦。自十三年前寶天章秀才留下端雲孩兒與我做兒媳婦。改了他小名。喚做寶娥。自成親之後。不上二年。不想我這孩兒害弱症死了。媳婦兒守寡又早。三箇年頭。服孝將除了也。我和媳婦兒說知。我往城外賽盧醫家索錢去也。〔做行科云〕抹過隔頭。轉過屋角。早來到他家門首。賽盧醫在家麼。〔盧醫云〕婆婆。家裏來。〔卜兒云〕我這兩箇銀子長遠了。你還了我罷。〔盧醫云〕婆婆。我家裏無銀子。你跟我莊上去取銀子還你。〔卜兒云〕我跟你去。〔做行科〕〔盧醫云〕來到此處。東也無人。西也無人。這裏不下手等甚麼。我隨身帶的有繩子。兀那婆婆。誰喚你哩。〔卜兒云〕在那裏。〔做勒卜兒科〕老同副淨張驢兒衝上。賽盧醫慌走下。字老救卜兒科。張驢兒云〕爹。是箇婆婆。爭些勒殺了。〔字老云〕兀那婆婆。你是那裏人氏。姓甚名誰。因甚着這箇人將你勒死。〔卜兒云〕老身姓蔡。在城人氏。止有箇寡媳婦兒相

守過日。因為賽盧醫少我二十兩銀子。今日與他取討。誰想他賺我到無人去處。要勒死我。賴這銀子。若不是遇着老的和哥哥呵。那得老身性命來。〔張驢兒云〕爹。你聽的他說麼。他家還有箇媳婦哩。救了他性命。他少不得要謝我。不若你要這婆子。我要他媳婦兒。何等兩便。你和他說去。〔李老云〕兀那婆婆。你無丈夫。我無渾家。你肯與我做箇老婆。意下如何。〔卜兒云〕是何言語。待我回家多備些錢鈔相謝。〔張驢兒云〕你敢是不肯。故意將錢鈔哄我。賽盧醫的繩子還在。我仍舊勒死了你罷。〔做拿繩科〕〔卜兒云〕哥哥。待我慢慢地尋思咱。〔張驢兒云〕你尋思些甚麼。你隨我老子。我便要你媳婦兒。〔卜兒背云〕我不依他。他又勒殺我。罷罷罷。你爺兒兩箇隨我到家中去來。〔同下〕〔正旦上云〕妾身姓寶。小字端雲。祖居楚州人氏。我三歲上亡了母親。七歲上離了父親。俺父親將我嫁與蔡婆婆爲兒媳婦。改名寶娥。至十七歲與夫成親。不幸丈夫亡化。可早三年光景。我今二十歲也。這南門外有箇賽盧醫。他少俺婆婆銀子。本利該二十兩。數次索取不還。今日俺婆婆親自索取去了。寶娥也。你這命好苦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滿腹閒愁。數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

〔混江龍〕則問那黃昏白晝。兩般兒忘食廢寢幾時休。大都來昨宵夢裏。和着這今日心頭。催人淚的是錦爛熳花枝橫繡闥。斷人腸的是剔團圓月色掛粧樓。長則是急煎煎按不住意中焦。悶沉沉展不徹眉尖皺。越覺的情懷冗冗。心緒悠悠。

〔云〕似這等憂愁。不知幾時是了也呵。〔唱〕

〔油葫蘆〕莫不是八字兒該載着一世憂。誰似我無盡頭。須知道人心不似水長流。我從三歲母親身亡後。到七歲與父分離久。嫁的箇同住人。他可又拔着短籌。撇的俺婆婦每都把空房守。端的箇有誰問有誰憐。〔天下樂〕莫不是前世裏燒香不到頭。今也波生招禍尤。勸今人早將來。

世修。我將這婆婆侍養。我將這服孝守。我言詞須應口。

〔云〕婆婆索錢去了。怎生這早晚不見回來。〔卜兒同李老張驢兒上〕〔卜兒云〕你爺兒兩箇且在門首等我。先進去。〔張驢兒云〕妳妳。你先進去。就說女婿在門首哩。〔卜兒見正旦科〕〔正旦云〕妳妳回來了。你喫飯麼。〔卜兒做哭科云〕孩兒也。你教我怎生說波。〔正旦唱〕

〔一斗兒〕爲甚麼泪漫漫不住點兒流。莫不是爲索債與人家惹爭鬪。我這裏連忙迎接慌問候。他那裏要說緣由。〔卜兒云〕羞人答答的。教我怎生說波。〔正旦唱〕則見他一斗兒徘徊。一斗兒醜。

〔云〕婆婆。你爲甚麼煩惱啼哭那。〔卜兒云〕我問賽盧醫討銀子去。他賺我到無人去處。行起兇來。要勒死我。虧了一箇張老并他兒子張驢兒。救得我性命。那張老就要我招他做丈夫。因這等煩惱。〔正旦云〕婆婆。這箇怕不中麼。你再尋思咱。俺家裏又不是沒有飯吃。沒有衣穿。又不是少欠錢債。被人催逼不過。況你年紀高大。六十以外的人。怎生又招丈夫那。〔卜兒云〕孩兒也。你說的豈不是。但是我的性命全虧他這爺兒兩箇救的。我也曾說道待我到家。多將些錢物酬謝你救命之恩。不知他怎生知道。我家裏有箇媳婦兒。道我婆媳婦又沒老公。他爺兒兩箇又沒老婆。正是天緣天對。若不隨順他。依舊要勒死我。那時節我就慌張了。莫說自己許了他。連你也許了他兒也。這也是出於無奈。〔正旦云〕婆婆。你聽我說波。〔唱〕

〔後庭花〕避凶神要擇好日頭。拜家堂要將香火修。梳着箇霜雪般白鬢。怎將這雲霞般錦帕兜。怪不的女大不中留。你如今六旬左右。可不道到中年萬事休。舊恩愛一筆勾。新夫妻兩意投。枉教人笑破口。

〔卜兒云〕我的性命都是他爺兒兩箇救的。事到如今。也顧不得別人笑話了。〔正旦唱〕

〔青哥兒〕你雖然得他得他營救。須不是箇條箇條年幼。刻的便巧畫蛾眉成配偶。想當初你夫主遺留。替你圖謀。置下田疇。蚤晚羹粥。寒暑衣裘。滿望你鰥寡孤獨。無捱無靠。母子每到白頭。公公也則落得乾生受。

〔卜兒云〕孩兒也。他如今只待過門。喜事匆匆的教我怎生回得他去。〔正旦唱〕

【寄生草】你道他匆匆喜。我替你倒細細愁。愁則愁與蘭刪。嚙不下交歡酒。愁則愁眼昏騰。扭不上同心扣。愁則愁意朦朧。睡不穩芙蓉褥。你待要笙歌引至畫堂前。我道這姻緣敢落在他人後。

〔卜兒云〕孩兒也。再不要說我了。他爺兒兩箇都在門首等候。事已至此。不若連你也招了女壻罷。〔正旦云〕婆婆。你要招你自招。我並然不要女壻。〔卜兒云〕那箇是要女壻的。爭奈他爺兒兩箇自家捱過門來。教我如何是好。〔張驢兒云〕我們今日招過門去也。帽兒光光。今日做箇新郎。袖兒窄窄。今日做箇嬌客。好女壻。好女壻。不枉了。不枉了。〔同孝老入拜科〕〔正旦做不禮科云〕兀那廝。靠後。〔唱〕

【賺煞】我想這婦人每。休信那男兒口。婆婆也怕沒的貞心兒自守。到今日招着箇村老子。領着箇半死囚。〔張驢兒做嘴臉科云〕你看我爺兒兩箇這等身段。儘也選得女壻過。你不過錯過了好時辰。我和你早些兒拜堂罷。〔正旦不禮科唱〕則被你坑殺了人燕侶鴛儔。婆婆也。你豈不知羞。俺公公撞府冲州。關關的銅斗兒家緣百事有。想着俺公公置就。怎忍教張驢兒情受。〔張驢兒做扯正旦拜科。正旦推跌科唱〕兀的不。是俺沒丈夫的婦女下場頭。〔下〕

〔卜兒云〕你老人家不要惱燥。難道你有活命之恩。我豈不思量報你。只是我那媳婦兒氣性最不好惹的。既是他不肯招你兒子。教我怎好招你老人家。我如今拚的好酒好飯。養你爺兒兩箇在家。待我慢慢的勸化俺媳婦兒。待他有箇回心轉意。再作區處。〔張驢兒云〕這歪刺骨便是黃花女兒。剛剛扯的一把。也不消這等使性。平空的推了我一交。我肯乾罷。就當面賭箇誓與你。我今生今世不要他做老婆。我也不算好男子。〔詞云〕笑婦人我見過萬千向外。不似這小妮子生得十分儇。我教了你老性命死裏重生。怎割捨得不肯把肉身陪待。〔同下〕

〔音釋〕 酌音沼 禁平聲 闔湯打切 穀丁梨切 剗音產 粥音周 餽音關 興去聲 釋柔去聲

窄齋上聲 客音楷 闌爭去聲 闌音償 噪音竈 億音敗 重平聲

第二折

〔賽盧醫上詩云〕小子大醫出身。也不知道醫死多人。何嘗怕人告發。關了一日店門。在城有箇蔡家婆子。剛少他二十兩花銀。屢屢親來索取。爭些撚斷脊筋。也是我一時智短。將他賺到荒村。撞見兩箇不識姓名男子。一聲嚷道。浪蕩乾坤。怎敢行兇撒潑。擅自勒死平民。嚇得我丟了繩索。放開脚步飛奔。雖然一夜無事。終覺失精落魄。方知人命關天。關地。如何看做壁上灰塵。從今改過行業。要得減罪修因。將以前醫死的性命。一箇箇都與他一卷超度的經文。小子賽盧醫的便是。只爲要賴蔡婆婆二十兩銀子。賺他到荒僻去處。正待勒死他。誰想遇見兩箇漢子。救了他去。若是再來討債時節。教我怎生見他。常言道的好。三十六計。走爲上計。喜得我是孤身。又無家小連累。不若收拾了細軟行李。打箇包兒。悄悄的躲到別處。另做營生。豈不乾淨。〔張驢兒上云〕自家張驢兒。可奈那寶娥百般的不肯隨順我。如今那老婆子害病。我討服毒藥與他喫了。藥死那老婆子。這小妮子好友做我的老婆。〔做行科云〕且住。城裏人耳目廣口舌多。倘見我討服毒藥。可不嚷出事來。我前日看見南門外有箇藥鋪。此處冷靜。正好討藥。〔做到科叫云〕太醫哥哥。我來討藥的。〔賽盧醫云〕你討甚麼藥。〔張驢兒云〕我討服毒藥。〔賽盧醫云〕誰敢合毒藥與你。這廝好大膽也。〔張驢兒云〕你真箇不肯與我藥麼。〔賽盧醫云〕我不與你。你就怎地我。〔張驢兒做拖盧云〕好呀。前日謀死蔡婆婆的不是你來。你說我不認的你哩。我拖你見官去。〔賽盧醫做慌科云〕大哥。你放我。有藥有藥。〔做與藥科張驢兒云〕既然有了藥。且饒你罷。正是得放手時須放手。得饒人處且饒人。〔下〕〔賽盧醫云〕可不悔氣。剛剛討藥的這人。就是救那婆子的。我今日與了他這服毒藥。去了以後事發。越要連累我。趁早兒關上藥鋪。到涿州賣老鼠藥去也。〔下〕

〔卜兒上做病伏几科〕〔孝老同張驢兒上云〕老漢自到蔡婆婆家來。本望做箇接脚。却被他媳婦堅執不從。那婆婆一向收留俺爺兒兩箇在家同住。只說好事不在忙。等慢慢裏勸轉他媳婦。誰想他婆婆又害起病來。孩兒。你可曾等我兩箇的八字紅鸞天喜。幾時到命哩。〔張驢兒云〕要看什麼天喜。到命只賭本事。做得去自去做。〔孝老云〕孩兒也。蔡婆婆害病好幾日了。我與你去問病波。〔做見卜兒問科云〕婆婆。你今日病體如何。

〔卜兒云〕我身子十分不快哩。〔李老云〕你可想些甚麼吃。〔卜兒云〕我思量些羊膾兒湯吃。〔李老云〕孩兒你對寶娥說。做些羊膾兒湯與婆婆吃。〔張驢兒向古門云〕寶娥。婆婆想羊膾兒湯吃。快安排將來。〔正旦持湯上云〕妾身寶娥是也。有俺婆婆不快。想羊膾湯吃。我親自安排了與婆婆吃去。婆婆也。我這寡婦人家凡事也要避些嫌疑。怎好收留那張驢兒父子兩箇非親非眷的一家兒同住。豈不惹外人談議。婆婆也。你莫要背地裏許了他親事。連我也累做不清不潔的。我想這婦人心好難保也呵。〔唱〕

〔南呂一枝花〕他則待一生鴛帳眠。那裏肯半夜空房睡。他本是張郎婦。又做了李郎妻。有一等婦女每相隨。並不說家克計。則打聽些閒是非。說一會不明白打鳳的機關。使了些調虛器撈龍的見識。

〔梁州第七〕這一箇似卓氏般當鑪滌器。這一箇似孟光般舉案齊眉。說的來藏頭蓋脚多伶俐。道着難曉。做出纔知。舊恩忘却。新愛偏宜。墳頭上土脉猶濕。架兒上又換新衣。那裏有奔喪處哭倒長城。那裏有浣紗時甘投大水。那裏有上山來便化頑石。可悲可恥婦人家。直恁的無仁義。多淫奔。少志氣。虧殺前人在那裏。更休說本性難移。

〔云〕婆婆。羊膾兒湯做成了。你吃些兒波。〔張驢兒云〕等我拿去。〔做接盞科云〕這裏面少些鹽醋。你去取來。〔正旦下〕〔張驢兒放藥科〕〔正旦上云〕這不是鹽醋。〔張驢兒云〕你傾下些。〔正旦唱〕

〔隔尾〕你說道少鹽欠醋無滋味。加料添椒纔脆美。但願娘親蚤痊濟。飲羹湯一杯。勝甘露灌體。得一個身子平安。倒大來喜。

〔李老云〕孩兒。羊膾湯有了不會。〔張驢兒云〕湯有了。你拿過去。〔李老將湯云〕婆婆你吃些湯兒。〔卜兒云〕有累你。〔做啞科云〕我如今打啞。不要這湯吃了。你老人家吃罷。〔李老云〕這湯特做來與你吃的。便不要吃。也吃一口兒。〔卜兒云〕我不吃了。你老人家請吃。〔李老吃科〕〔正旦唱〕

〔賀新郎〕一箇道你請喫。一箇道婆婆先喫。這言語聽也難聽。我可是氣也。

不氣。想他家與咱家有甚的親和戚。怎不記舊日夫妻情意。也曾有百縱千隨。婆婆也。你莫不爲黃金浮世寶。白髮故人稀。因此上把舊恩情全不比新知契。則待要百年同墓穴。那裏肯千里送寒衣。

〔孛老云〕我吃下這湯去。怎覺昏昏沉沉的起來。〔做倒科〕〔卜兒慌科云〕你老人家放精神着。你扎掙着些兒。〔做哭科云〕兀的不是死了也。〔正旦唱〕

〔鬪蝦蟆〕空悲感沒理會。人生死是輪迴。感着這般病疾。值着這般時勢。可是風寒暑濕。或是饑飽勞役。各人證候自知。人命關天關地。別人怎生替得。壽數非干今世。相守三朝五夕。說甚一家一計。又無半酒段匹。又無花紅財禮。把手爲活過日。撒手如同休棄。不是竇娥忤逆。生怕傍人論議。不如聽咱勸你。認箇自家悔氣。割捨的一具棺材。停置幾件布帛。收拾出了咱家門裏。送入他家墳地。這不是你那從小兒年紀指脚的夫妻。我其實不關親無半點恓惶泪。休得要心如醉。意似癡。便這等嗟嗟怨怨。哭哭啼啼。

〔張驢兒云〕好也囉。你把我老子藥死了。更待乾罷。〔卜兒云〕孩兒。這事怎了也。〔正旦云〕我有什麼藥在那裏。都是他要鹽醋時。自家傾在湯兒裏的。〔唱〕

〔隔尾〕這廝搬調咱老母收留。你自藥死親爺。待要說嚇誰。〔張驢兒云〕我家的老子。倒說是我做兒子的藥死了。人也不信。〔做叫科云〕四鄰八舍聽着。竇娥藥殺我家老子哩。〔卜兒云〕罷麼。你不要大驚小怪的。嚇殺我也。〔張驢兒云〕你可怕麼。〔卜兒云〕可知怕哩。〔張驢兒云〕你要饒麼。〔卜兒云〕可知要饒哩。〔張驢兒云〕你教竇娥隨順了我。叫我三聲的的親親的丈夫。我便饒了他。〔卜兒云〕孩兒也。你隨順了他罷。〔正旦云〕婆婆。你怎說道般言語。〔唱〕我一馬難將兩鞍韉。想男兒在日。曾兩年匹配。却教我改嫁別人。其實做不得。

〔張驢兒云〕竇娥。你藥殺了俺老子。你要官休要私休。〔正旦云〕怎生是官休。怎生是私休。〔張驢兒云〕你要官休呵。拖你到官司。把你三推六問。你這等瘦弱身子。當不過拷打。怕你不招認。藥死我老子的罪犯。你要私休呵。你早些與我做了老婆。倒也便宜了你。〔正旦云〕我又不曾藥死你老子。情願和你見官去來。〔張驢兒拖正旦下。〕〔淨扮孤引祗候上。詩云〕我做官人勝別人。告狀來的要金銀。若是上司當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門。下官楚州太守桃杌是也。今早升廳坐衙。左右喝廳。〔祗候云〕喝科。〔張驢兒拖正旦上。〕告狀。〔祗候云〕拏過來。〔做跪見孤。亦跪科。〕請起。〔祗候云〕相公。他是告狀的。怎生跪着他。〔孤云〕你不知道。但來告狀的。就是我衣食父母。〔祗候云〕喝科。〔孤云〕那箇是原告。那箇是被告。從實說來。〔張驢兒云〕小人是原告。張驢兒。告這媳婦兒。喚做竇娥。合毒藥下在羊脂湯兒裏。藥死了俺的老子。這個喚做蔡婆婆。就是俺的後母。望大人與小人做主咱。〔孤云〕是那一個下的毒藥。〔正旦云〕不干小婦人事。〔孤云〕也不干老婦人事。〔張驢兒云〕也不干我事。〔孤云〕都不是。敢是我下的毒藥來。〔正旦云〕我婆婆也不是他後母。他自姓張。我家姓蔡。我婆婆因為與賽盧醫索錢。被他賺到郊外勒死。我婆婆却得他爺兒兩箇救了性命。因此我婆婆收留他爺兒兩箇在家。養贍終身。報他的恩德。誰知他兩箇倒起不良之心。冒認婆婆做了接腳。要逼勒小婦人做他媳婦。小婦人元是有丈夫的。服孝未滿。堅執不從。適值我婆婆患病。着小婦人安排羊脂湯兒吃。不知張驢兒那裏討得毒藥在身。接過湯來。只說少些鹽醋。支轉小婦人。鬧地傾下毒藥。也是天幸。我婆婆忽然嘔吐。不要湯吃。讓與他老子吃。纔吃的幾口。便死了。與小婦人並無干涉。只望大人高擡明鏡。替小婦人做主咱。〔唱〕

〔牧羊關〕大人。你明如鏡。清似水。照妾身肝膽虛實。那羹本五味俱全。除了外百事不知。他推道嘗滋味。喫下去便昏迷。不是妾訟庭上胡支對。大人也却教我平白地說甚的。

〔張驢兒云〕大人詳情。他自姓蔡。我自姓張。他婆婆不招俺父親接腳。他養我父子兩箇在家做甚麼。這媳婦年紀兒雖小。極是箇賴骨頑皮。不怕打的。〔孤云〕人是賤蟲。不打不招。左右。與我選大棍子打着。〔祗候打正

旦三次噴水科。〔正旦唱〕

【罵玉郎】這無情棍棒教我捱不的。婆婆也。須是你自做下。怨他誰。勸會天下前婚後嫁。婆娘每。都看取我這般傍州例。

【感皇恩】呀。是誰人。唱叫揚疾。不由我不魄散魂飛。恰消停。纔蘇醒。又昏迷。捱千般打拷。萬種凌逼。一杖下。一道血。一層皮。

【採茶歌】打的我肉都飛。血淋漓。腹中冤枉有誰知。則我這小婦人。毒藥來從何處也。天那。怎麼的覆盆不照太陽暉。

〔孤云〕你招也不招。〔正旦云〕委的不是小婦人下毒藥來。〔孤云〕既然不是你。與我打那婆子。〔正旦忙云〕住住住。休打我婆婆。情願我招了罷。是我藥死公公來。〔孤云〕既然招了。着他畫了伏狀。將枷來枷上。下在死囚牢裏去。到來日判箇斬字。押付市曹典刑。〔卜兒哭科云〕寶娥孩兒。這都是我送了你性命。兀的不痛殺我也。〔正旦唱〕

【黃鍾尾】我做了箇銜冤負屈沒頭鬼。怎肯便放了好色荒淫漏面賊。想人心不可欺。冤枉事天地知。爭到頭競到底。到如今待怎的。情願認藥殺公公。與了招罪。婆婆也。我若是不死呵。如何救得你。〔隨祇候押下〕

〔張驢兒做叩頭科云〕謝青天老爺做主。明日殺了寶娥。纔與小人的老子報的冤。〔卜兒哭科云〕明日市曹中殺寶娥孩兒也。兀的不痛殺我也。〔孤云〕張驢兒。蔡婆婆。都取保狀。着隨衙聽候。左右打散堂鼓。將馬來。回私宅去也。〔同下〕

〔音釋〕行音杭 合音鴿 克康美切 羣音鼻 滌音體 濕傷以切 石繩知切 脆音翠 嘔歐上

聲 威倉洗切 疾精妻切 役銀計切 得烹美切 夕星西切 匹鋪米切 日人智切 逆

銀計切 拾繩知切 蘇黑平聲 韞音備 實繩知切 答青凝切 的音底 逼兵迷切 賊

則平聲

第三折

〔外扮監斬官上云〕下官監斬官是也。今日處決犯人。着做公的把住巷口。休放往來人閒走。〔淨扮公人鼓三通鑼。三下科。〕劊子磨旗提刀押正旦帶枷上。劊子云：「行動些。行動些。監斬官去法場上多時了。」〔正旦唱〕

〔正宮端正好〕沒來由犯王法。不限防遭刑憲。叫聲屈動地驚天。頃刻間遊魂先赴森羅殿。怎不將天地也生理怨。

〔滾繡球〕有日月朝暮懸。有鬼神掌著生死權。天地也只合把清濁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盜跖顏淵。爲善的受貧窮。更命短。造惡的享富貴。又壽延。天地也做得箇怕硬欺軟。却元來也這般順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爲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哎。只落得兩淚漣漣。

〔劊子云〕快行動些。誤了時辰也。〔正旦唱〕

〔倘秀才〕則被這枷紐的我左側右偏。人擁的我前合後偃。我竇娥向哥哥行有句言。〔劊子云〕你有甚麼話說。〔正旦唱〕前街裏去。心懷恨。後街裏去。死無冤。你推辭路遠。

〔劊子云〕你如今到法場上面。有甚麼親眷要見的。可教他過來見你一面也好。〔正旦唱〕

〔叨叨令〕可憐我孤身隻影無親眷。則落的吞聲忍氣空嗟怨。〔劊子云〕難道你爺娘家也沒的。〔正旦云〕止有個爹爹。十三年前上朝取應去了。至今杳無音信。〔唱〕蚤已是十多年不覩爹爹面。〔劊子云〕你適纔要我往後街裏去。是什麼主意。〔正旦唱〕怕則怕前街裏被我婆婆見。〔劊子云〕你的性命也顧不得。怕他見怎的。〔正旦云〕俺婆婆若見我披枷帶鎖赴法場。食刀去呵。〔唱〕枉將他氣殺也麼哥。枉將他氣殺也麼哥。告哥哥臨危好與人行方便。

〔卜兒哭上科云〕天那。兀的不是我媳婦兒。〔劊子云〕婆子。靠後。〔正旦云〕既是俺婆婆來了。叫他來。待我囑

付他幾句話咱。〔劊子云〕那婆子近前來。你媳婦要囑付你話哩。〔卜兒云〕孩兒。痛殺我也。〔正旦云〕婆婆。那張驢兒把毒藥放在羊脂兒湯裏。實指望藥死了你。要霸佔我爲妻。不想婆婆讓與他老子吃。倒把他老子藥死了。我怕連累婆婆。屈招了藥死公公。今日赴法場典刑。婆婆。此後遇着冬時年節。月一十五。有湮不了的漿水飯。饅半碗兒與我吃。燒不了的紙錢。與寶娥燒一陌兒。則是看你死的孩兒面上。〔唱〕

〔快活三〕念寶娥葫蘆提當罪愆。念寶娥身首不完全。念寶娥從前已往。幹家緣。婆婆也。你只看寶娥少爺無娘面。

〔鮑老兒〕念寶娥伏侍婆婆這幾年。遇時節將碗涼漿奠。你去那受刑法屍骸上。烈些三紙錢。只當把你亡化的孩兒薦。〔卜兒哭科云〕孩兒放心。這個老身都記得。天那。兀的不痛殺我也。〔正旦唱〕婆婆也。再也不要啼啼哭哭。煩惱惱。怨氣衝天。這都是我做寶娥的沒時沒運。不明不闇。負屈銜冤。

〔劊子做喝科云〕兀那婆子靠後。時辰到了也。〔正旦跪科〕〔劊子開枷科〕〔正旦云〕寶娥告監斬大人。有一事肯依。寶娥便死而無怨。〔監斬官云〕你有什麼事。你說。〔正旦云〕要一領淨席。等我寶娥站立。又要丈二白練。挂在旗鎗上。若是我寶娥委實冤枉。刀過處頭落。一腔熱血。休半點兒沾在地下。都飛在白練上者。〔監斬官云〕這箇就依你。打甚麼不緊。〔劊子做取席站科。又取白練挂旗上科〕〔正旦唱〕

〔耍孩兒〕不是我寶娥罰下這等無頭願。委實的冤情不淺。若沒些三兒靈聖與世人傳。也不見得湛湛青天。我不要半星熱血紅塵灑。都只在八尺旗鎗素練懸。等他四下裏皆瞧見。這就是咱長弘化碧。望帝啼鵲。

〔劊子云〕你還有甚的說話。此時不對監斬大人說。幾時說那。〔正旦再跪科云〕大人。如今是三伏天道。若寶娥委實冤枉。身死之後。天降三尺瑞雪。遮掩了寶娥屍首。〔監斬官云〕這等三伏天道。你便有衝天的怨氣。也召不得一片雪來。可不胡說。〔正旦唱〕

〔一煞〕你道是暑氣暄。不是那下雪天。豈不聞飛霜六月因鄒衍。若果有

一腔怨氣噴如火。定要感的六出冰花滾似綿。免着我屍骸現。要什麼素車白馬。斷送出古陌荒阡。

〔正旦再跪科云〕大人。我竇娥死的委實冤枉。從今以後。着這楚州亢旱三年。〔監斬官云〕打嘴。那有這等說話。〔正旦唱〕

【一煞】你道是天公不可期。人心不可憐。不知皇天也肯從人願。做甚麼三年不見甘霖降。也只爲東海曾經孝婦冤。如今輪到你山陽縣。這都是官吏每無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難言。

〔劊子做磨旗科云〕怎麼這一會兒天色陰了也。〔內做風科劊子云〕好冷風也。〔正旦唱〕

【煞尾】浮雲爲我陰。悲風爲我旋。三椿兒誓願明題偏。〔做哭科云〕婆婆也。直等待雪飛六月。亢旱三年呵。〔唱〕那其間纔把你個屈死的冤魂。這竇娥顯。

〔劊子做開刀正旦倒科〕〔監斬官驚云〕呀。真箇下雪了。有這等異事。〔劊子云〕我也道平日殺人滿地都是鮮血。這箇竇娥的血。都飛在那丈二白練上。並無半點落地。委實奇怪。〔監斬官云〕這死罪必有冤枉。早兩椿兒應驗了。不知亢旱三年的說話。准也不准。且看後來如何。左右。也不必等待雪晴。便與我擡他屍首。還了那蔡婆婆去罷。〔衆應科擡屍下〕

〔音釋〕濁之婆切 跣音質 萇音腸

第四折

〔竇天章冠帶引丑張千祇從上詩云〕獨立空堂思黯黯。高峯月出滿林烟。非關有事人難睡。自是驚魂夜不眠。老夫竇天章是也。自離了我那端雲孩兒。可蚤十六年光景。老夫自到京師。一舉及第。官拜參知政事。只因老夫廉能清正。節操堅剛。謝聖恩可憐。加老夫兩淮提刑肅政廉訪使之職。隨處審囚刷卷。體察濫官汚吏。容老夫先斬後奏。老夫一喜一悲。喜呵老夫身居臺省。職掌刑名。勢劍金牌。威權萬里。悲呵有端雲孩兒。七歲上與了蔡婆婆爲兒媳婦。老夫自得官之後。使人往楚州問蔡婆婆家。他鄰里街坊道。自當年蔡婆婆不知搬在

那裏去了。至今音信皆無。老夫爲端雲孩兒啼哭的眼目昏花。憂愁的鬚髮斑白。今日來到這淮南地面。不知這楚州爲何三年不雨。老夫今在這州廳安歇。張千說與那州中大小屬官。今日免參。明日蚤見。〔張千向古門云〕一應大小屬官。今日免參。明日蚤見。〔寶天章云〕張千說與那六房吏典。但有合刷照文卷。都將來待老夫燈下看幾宗波。〔張千送文卷科寶天章云〕張千你與我掌上燈。你每都辛苦了。自去歇息罷。我喚你便來。不喚你休來。〔張千點燈同祇從下寶天章云〕我將這文卷看幾宗咱。一起犯人竄賊。將毒藥致死公公。我纔看頭一宗文卷。就與老夫同姓。這藥死公公的罪名犯在十惡不赦。俺同姓之人。也有不畏法度的。這是問結了的文書。不看他罷。我將這文卷壓在底下。別看一宗咱。〔做打呵欠科云〕不覺的一陣昏沉上來。皆因老夫年紀高大。鞍馬勞困之故。待我搭伏定書案。歇息些兒咱。〔做睡科魂旦上唱〕

〔雙調新水令〕我每日哭啼啼守住望鄉臺。急煎煎把離人等待。慢騰騰

皆地裏走。足律律旋風中來。則被這霧鎖雲埋。攔撥的鬼魂快。〔魂旦望科云〕門神戶尉不放我進去。我是廉訪使寶天章女孩兒。因我屈死。父親不知。特來託一夢與他咱。〔唱〕

〔沉醉東風〕我是那提刑的女孩。須不比現世的妖怪。怎不容我到燈影前。却攔截在門檉外。〔做叫科云〕我那爺爺呵。〔唱〕枉自有勢劍金牌。把俺這屈死三年的腐骨骸。怎脫離無邊苦海。

〔做入見哭科寶天章亦哭科云〕端雲孩兒。你在那裏來。〔魂旦虛下〕〔寶天章做醒科云〕好是奇怪也。老夫纔合眼去。夢見端雲孩兒。恰便似來我跟前一般。如今在那裏。我且再看這文卷咱。〔魂旦上做弄燈科〕〔寶天章云〕奇怪。我正要文卷。怎生這燈忽明忽滅的。張千也睡着了。我自己剔燈咱。〔做剔燈魂旦翻文卷科寶天章云〕我剔的這燈明了也。再看幾宗文卷。一起犯人竄賊藥死公公。〔做疑怪科云〕這一宗文卷我爲頭看過。壓在文卷底下。怎生又在這上頭。這幾時間結了的。還壓在底下。我別看一宗文卷波。〔魂旦再弄燈科寶天章云〕怎麼。這燈又是半明半闇的。我再剔這燈咱。〔做剔燈魂旦再翻文卷科寶天章云〕我剔的

這燈明了。我另拿一宗文卷看咱。一起犯人竇娥藥死公公。吓。好是奇怪。我纔將這文書分明壓在底下。剛剔了這燈。怎生又翻在面上。莫不是楚州後廳裏有鬼麼。便無鬼呵。這樁事必有冤枉。將這文卷再壓在底下。待我另看一宗如何。〔魂旦〕又弄燈科。〔竇天章云〕怎生這燈又不明了。敢有鬼弄這燈。我再剔一剔去。〔做剔燈科。魂旦上做撞見科。竇天章舉劍擊桌科云〕吓。我說有鬼。兀那鬼魂。老夫是朝廷欽差帶牌走馬肅政廉訪使。你向前來一劍揮之兩段。張千。虧你也睡的着。快起來。有鬼有鬼。兀的不嚇殺老夫也。〔魂旦唱〕

〔喬牌兒〕則見他疑心兒胡亂猜。聽了我這哭聲兒轉驚駭。改。你個竇天章。直恁的威風大。且受我竇娥這一拜。

〔竇天章云〕兀那鬼魂。你道竇天章是你父親。受你孩兒竇娥拜。你敢錯認了也。我的女兒叫做端雲。七歲上與了蔡婆婆爲兒媳婦。你是竇娥。名字差了。怎生是我女孩兒。〔魂旦云〕父親。你將我與了蔡婆婆家。改名做竇娥了也。〔竇天章云〕你便是端雲孩兒。我不問你別的。這藥死公公。是你不是。〔魂旦云〕是你孩兒來。〔竇天章云〕噤聲。你這小妮子。老夫爲你啼哭的眼也花了。憂愁的頭也白了。你剋地犯了十惡大罪。受了典刑。我今日官居臺省職掌刑名。來此兩淮審囚刷卷。體察濫官汚吏。你是我親生之女。老夫將你治不的。怎治他人。我當初將你嫁與他家呵。要你三從四德。三從者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四德者事公姑。敬夫主。和妯娌。睦街坊。今三從四德全無。剋地犯了十惡大罪。我竇家三輩無犯法之男。五世無再婚之女。到今日被你辱沒祖宗世德。又連累我的清名。你快與我細吐真情。不要虛言支對。若說的有半釐差錯。牒發你城隍祠內。着你永远不得人身。罰在陰山。永爲餓鬼。〔魂旦云〕父親停嗔息怒。暫罷狼虎之威。聽你孩兒慢慢的說一遍。咱。我三歲上亡了母親。七歲上離了父親。你將我送與蔡婆婆做兒媳婦。至十七歲與夫配合。纔得兩年不幸。兒夫亡化。和俺婆婆守寡。這山陽縣南門外有個賽盧醫。他少俺婆婆二十兩銀子。俺婆婆去取討。被他賺到郊外。要將婆婆勒死。不想撞見張驢兒父子兩個。救了俺婆婆性命。那張驢兒知道我有个守寡的媳婦。便道你婆兒媳婦。既無丈夫。不若招我父子兩個。俺婆婆初也不肯。那張驢兒道你若不肯。我依舊勒死你。俺婆婆懼怕。不得已含糊許了。只得將他父子兩個領到家中。養他過世。有張驢兒數次調戲你女孩兒。我堅執不

從那一日俺婆婆身子不快。想羊脂兒湯喫。你孩兒安排了湯。適值張驢兒父子兩個問病。道將湯來。我嘗一嘗。說湯便好。只少些鹽醋。賺的我去取鹽醋。他就鬧地裏下了毒藥。實指望藥殺俺婆婆。要強逼我成親。不想俺婆婆偶然發嘔。不要湯吃。却讓與老張吃。隨即七竅流血藥死了。張驢兒便道。竇娥藥死了俺老子。你要官休要私休。我便道。怎生是官休。怎生是私休。他道。要官休。告到官司。你與俺老子償命。若私休。你便與我做老婆。你孩兒便道。好馬不韉雙鞍。烈女不更二夫。我至死不與你做媳婦。我情願和你見官去。他將你孩兒拖到官中。受盡三推六問。吊拷網扒。便打死孩兒。也不肯認。怎當州官見你孩兒不認。便要拷打俺婆婆。我怕婆婆年老。受刑不起。只得屈認了。因此押赴法場。將我典刑。你孩兒對天發下三椿誓願。第一椿要丈二白練掛在旗鎗上。若係冤枉。刀過頭落。一腔熱血。滴在地下。都飛在白練上。第二椿現今三伏天道。下三尺瑞雪。遮掩你孩兒屍首。第三椿着他楚州大旱三年。果然血飛上白練。六月下雪。三年不雨。都是爲你孩兒來。〔詩云〕不告官司只告天。心中怨氣口難言。防他老母遭刑憲。情願無辭認罪愆。三尺瓊花骸骨掩。一腔鮮血練旗懸。豈獨霜飛鄉徯屈。今朝方表竇娥冤。〔唱〕

〔鴈兒落〕你看這文卷會道來不道來。則我這冤枉要忍耐如何耐。我不肯順他人。倒着我赴法場。我不肯辱祖上。倒把我殘生壞。

〔得勝令〕呀。今日箇搭伏定攝魂臺。一靈兒怨哀哀。父親也。你現掌着刑名事。親蒙聖主差。端詳這文冊。那廝亂綱常。當合敗便萬剛了喬才。還道報冤讎不暢懷。

〔竇天章做泣科云〕哎。我屈死的兒也。則被你痛殺我也。我且問你。這楚州三年不雨。可真個是爲你來。〔魂旦云〕是爲你孩兒來。〔竇天章云〕有這等事。到來朝我與你做主。〔詩云〕白頭親苦痛哀哉。屈殺了你個青春女孩。只恐怕天明了你且回去。到來日我將文卷改正明白。〔魂旦暫下〕〔竇天章云〕呀。天色明了也。張千。我昨日看幾宗文卷。中間有一鬼魂來訴冤枉。我喚你好幾次。你再也不應。直恁的好睡那。〔張千云〕我小人兩個鼻子孔一夜不曾閉。並不聽見女鬼訴什麼冤狀也。不曾聽見相公呼喚。〔竇天章做叱科云〕罷。今蚤升

廳坐衙。張千喝撤廂者。〔張千做么喝科云〕在衙人馬平安。擡書案。〔稟云〕州官見。〔外扮州官入參科〕〔張千云〕該房吏典見。〔丑扮吏入參見科〕〔寶天章問云〕你這楚州一郡。三年不雨。是爲着何來。〔州官云〕這個是天道亢旱。楚州百姓之災。小官等不知其罪。〔寶天章做怒云〕你等不知罪麼。那山陽縣有用毒藥謀死公公犯婦竇娥。他問斬之時。曾發願道。若是果有冤枉。看你楚州三年不雨。寸草不生。可有這件事來。〔州官云〕這罪是前陞任桃州守問成的。現有文卷。〔寶天章云〕這等糊塗的官。也着他陞去。你是繼他任的。三年之中。可曾祭這冤婦麼。〔州官云〕此犯係十惡大罪。元不曾有祠。所以不曾祭得。〔寶天章云〕昔日漢朝有一孝婦守寡。其姑自縊身死。其姑女告孝婦殺姑。東海太守將孝婦斬了。只爲一婦含冤。致令三年不雨。後于公治獄。彷彿見孝婦抱卷哭於廳前。于公將文卷改正。親祭孝婦之墓。天乃大雨。今日你楚州大旱。豈不正與此事相類。張千。分付該房。僉牌下山陽縣。着拘張驢兒。賽盧醫。蔡婆婆。一起人犯。火速解審。毋得違誤。片刻者。〔張千云〕理會的。〔下〕〔丑扮解子押張驢兒。蔡婆婆。同張千上稟云〕山陽縣解到審犯聽點。〔寶天章云〕張驢兒。〔張驢兒云〕有。〔寶天章云〕蔡婆婆。〔蔡婆婆云〕有。〔寶天章云〕怎麼賽盧醫是緊要人犯不到。〔解子云〕賽盧醫三年前在逃。一面着廣捕批緝拿去了。待獲日解密。〔寶天章云〕張驢兒。那蔡婆婆是你的後母麼。〔張驢兒云〕母親好冒認的。委實是。〔寶天章云〕這藥死你父親的毒藥卷上。不見有合藥的人。是那個的毒藥。〔張驢兒云〕是竇娥自合就的毒藥。〔寶天章云〕這毒藥必有一個賣藥的醫鋪。想竇娥是個少年寡婦。那裏討這藥來。張驢兒。敢是你合的毒藥麼。〔張驢兒云〕若是小人合的毒藥。不藥別人。倒藥死自家老子。〔寶天章云〕我那屈死的兒。這一節是緊要公案。你不自來折辯。怎得一個明白。你如今冤魂。却在那裏。〔魂旦上云〕張驢兒。這藥不是你合的是那個合的。〔張驢兒做怕科云〕有鬼有鬼。撮鹽入水。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魂旦云〕張驢兒。你當日下毒藥在羊脂兒湯裏。本意藥死俺婆婆。要逼勒我做渾家。不想俺婆婆不吃。讓與你父親吃。被藥死了。你今日還敢賴哩。〔唱〕

〔川撥棹〕猛見了你這喫敲材。我只問你這毒藥從何處來。你本意待閨裏我排。要逼勒我和諧。倒把你親爺毒害。怎教咱替你犯罪責。

〔魂旦做打張驢兒科〕〔張驢兒做避科云〕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大人說這毒藥必有個賣藥的醫鋪。若尋得這賣藥的人來。和小人折對。死也無詞。〔丑扮解子解賽盧醫上云〕山陽縣續解到犯人一名賽盧醫。〔張千喝云〕當面。〔寶天章云〕你三年前要勒死蔡婆婆。賴他銀子。這事怎麼說。〔賽盧醫叩頭科云〕小的要賴蔡婆婆銀子的情是有的。當被兩個漢子救了。那婆婆並不會死。〔寶天章云〕這兩個漢子你認的他叫做什麼名姓。〔賽盧醫云〕小的認便認的。慌忙之際。可不會問的他名姓。〔寶天章云〕現有一個在階下。你去認來。〔賽盧醫做下認科云〕這個是蔡婆婆。〔指張驢兒云〕想必這毒藥事發了。〔上云〕是這一個。容小的訴稟。當時要勒死蔡婆婆時。正遇見他爺兒兩個。救了那婆婆去。過得幾日。他到小的鋪中討服毒藥。小的是念佛吃齋人。不敢做昧心的事。說道鋪中只有官料藥。並無什麼毒藥。他就睜着眼道。你昨日在郊外要勒死蔡婆婆。我拖你見官去。小的一生最怕的是見官。只得將一服毒藥與了他去。小的見他生相是個惡的。一定拿這藥去藥死了人。久後敗露。必然連累小的。一向逃在涿州地方。賣些老鼠藥。剛剛是老鼠被藥殺了。好幾個藥死人的藥。其實再也不會合。〔魂旦唱〕

〔七弟兄〕你只爲賴財放乖。要當災。〔帶云〕這毒藥呵。〔唱〕原來是你賽盧醫出賣。張驢兒買。沒來由填做我犯由牌。到今日官去衙門在。

〔寶天章云〕帶那蔡婆婆上來。我看你也六十外人了。家中又是有錢鈔的。如何又嫁了老張。做出這等事來。〔蔡婆婆云〕老婦人因爲他爺兒兩個救了我的性命。收留他在家養膳過世。那張驢兒常說。要將他老子接腳進來。老婦人並不會許他。〔寶天章云〕這等說。你那媳婦就不該認做藥死公公了。〔魂旦云〕當日問官要打俺婆婆。我怕他年老。受刑不起。因此認做藥死公公。委實是屈招個。〔唱〕

〔梅花酒〕你道是咱不該。這招狀供寫的明白。本一點孝順的心懷。倒做了惹禍的胚胎。我只道官吏每還覆勘。怎將咱屈斬首在長街。第一要素旗鎗鮮血灑。第二要三尺雪將死屍埋。第三要三年旱示天災。咱誓願委實大。

〔收江南〕呀。這的是衙門從古向南開。就中無個不冤哉。痛殺我嬌姿弱體。閉泉臺。蚤二年以外。則落的悠悠流恨似長淮。

〔寶天章云〕端雲兒也。你這冤枉我已盡知。你且回去。待我將這一起人犯。并原問官吏。另行定罪。改日做個水陸道場。超度你生天便了。〔魂旦拜科唱〕

〔鴛鴦煞煞尾〕從今後把金牌勢劍從頭擺。將溫官汚吏都殺壞。與天子分憂。萬民除害。〔云〕我可忘了一件。爹爹。俺婆婆年紀高大。無人侍養。你可收恤家中。替你孩兒盡養生送死之禮。我便九泉之下。可也瞑目。〔寶天章云〕好孝順的兒也。〔魂旦唱〕囑付你爹爹。收養我妳妳。可憐他無婦無兒。誰管顧年衰邁。再將那文卷舒開。〔帶云〕爹爹也。把我寶娥名下。〔唱〕屈死的於伏罪名兒改。〔下〕

〔寶天章云〕喚那蔡婆婆上來。你可認得我麼。〔蔡婆婆云〕老婦人眼花了。不認的。〔寶天章云〕我便是寶天章。適纔的鬼魂。便是我屈死的女孩兒端雲。你這一行人。聽我下斷。張驢兒毒殺親爺。姦佔寡婦。合擬凌遲。押付市曹中。釘上木驢。剛一百二十刀處死。陞任州守。枕杭井該房吏典刑名違錯。各杖一百。永不敘用。賽盧醫不合賴錢勒死平民。又不合修合毒藥致傷人命。發烟障地面。永遠充軍。蔡婆婆我家收養。寶娥罪改正明白。〔詞云〕莫道我念亡女與他滅罪消愆。也只可憐見楚州郡大旱三年。昔于公曾表白東海孝婦。果然是感召得靈雨如泉。豈可便推諉道天災代有。竟不想人之意感應通天。今日個將文卷重行改正。方顯的王家法不使民冤。

〔音釋〕 暗衣微切 足臧取切 撒粗酸切 程音汀 離去聲 袖音逐 煙音里 冊叙去聲 劇音

寡 縊音計 責齋上聲 相去聲 豚鋪梅切

題目 秉鑑持衡廉訪法

正名 感天動地寶娥冤

梁山泊李逵負荊雜劇

康進之撰

第一折

〔冲末扮宋江同外扮吳學究淨扮魯智深領卒子上〕宋江詩云：「澗水潺潺遶寨門，野花斜插滲青巾。杏黃旗上七個字，替天行道救生民。某姓宋名江字公明，綽號順天呼保義者是也。曾爲鄆州鄆城縣把筆司吏，因帶酒殺了閻婆惜，迭配江州牢城。路經這梁山過，遇見晁蓋哥哥，救某上山。後來哥哥三打祝家莊身亡，衆兄弟推某爲頭領。某聚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半垓來的小倭僮。威鎮山東，令行河北。某喜的是兩個節令：清明三月三，重陽九月九。如今遇這清明三月三，放衆弟兄下山上墳祭掃。三日已了，都要上山。若違令者，必當斬首。〔詩云〕俺威令誰人不怕，只放你三日嚴假。若違了半個時辰，上山來決無乾罷。〔下〕〔老王林上云〕曲律竿頭懸草穉，綠楊影裏撥琵琶。高陽公子休空過，不比尋常賣酒家。老漢姓王名林，在這杏花莊居住。開着一個小酒務兒，做些生意。嫡親的三口兒家屬，婆婆早年亡化過了，止有一個女孩兒，年長十八歲，喚做滿堂嬌。未曾許聘他人。俺這裏靠着這梁山較近，但是山上頭領都在俺家買酒吃。今日燒的鐵鍋兒熟着，看有甚麼人來。〔淨扮宋剛丑扮魯智深上〕〔宋剛云〕柴又不貴，米又不貴，兩個油嘴，正是一對。某乃宋剛，這個兄弟叫做魯智深。俺與這梁山泊較近，俺兩個則是假名託姓，我便認做宋江兄弟，便認做魯智深。來到這杏花莊，老王林家買一鍾酒吃。〔見王林科云〕老王林，有酒麼？〔王林云〕哥哥，有酒有酒。家裏請坐。〔宋剛云〕打五百長錢酒來。老王林，你認得我兩人麼？〔王林云〕我老漢眼花，不認的哥哥們。〔宋剛云〕俺便是宋江，這個兄弟便是魯智深。俺那山上頭領，多有來你這裏打攪。若有欺負你的，你上梁山來告我。我與你做主。〔王林云〕你山上頭領，都是替天行道的好漢，並沒有這事。只是老漢不認的太僕，休怪休怪。早知太僕來到，只合遠接，接待不及，勿令見罪。老漢在這裏，多虧了頭領哥哥照顧老漢。〔做遞酒科云〕太僕請滿飲此盃。〔宋剛飲科〕〔王林云〕再將酒來。〔魯智深飲酒科云〕哥哥好酒。〔宋剛云〕老王，你家裏還有甚麼人？〔王林云〕老漢家中並無甚麼人，有個女孩兒，喚做滿堂嬌，年長一十八歲，未曾許聘他人。老漢別無甚麼孝順，着孩兒出來與太僕

遞鍾酒兒也。表老漢一點心。〔宋剛云〕既是閨女。不要他出來罷。〔魯智思云〕哥哥怕甚麼。着他出來。〔王林云〕滿堂嬌孩兒。你出來。〔旦兒扮滿堂嬌云〕父親喚我做甚麼。〔王林云〕孩兒。你不知道。如今有梁山上宋公明親身在此。你出來遞他一鍾兒酒。〔旦兒云〕父親。則怕不中麼。〔王林云〕不妨事。〔旦兒做見科〕〔宋剛云〕我一生怕聞脂粉氣。靠後些。〔王林云〕孩兒。與二位太僕遞一鍾兒酒。〔旦兒做遞酒科〕〔宋剛云〕我也遞老王一鍾酒。〔做與王林酒科〕〔宋剛云〕你這老人家。這衣服怎麼破了。把我這紅絹裙膊與你補這破處。〔老王林接衣科〕〔魯智思云〕你還不知道。纔這這杯酒是肯酒。這裙膊是紅定。把你這女孩兒與俺宋公明哥哥做壓寨夫人。只借你女孩兒去三日。第四日便送來還你。俺回山去也。〔領旦下〕〔王林云〕老漢眼睛一對。臂膊一雙。只看着這個女孩兒。似這般可怎麼了也。〔做哭科〕〔正末扮李逵做帶醉上云〕吃酒不醉不醒也。俺梁山泊上山兒李逵的便是。人見我生得黑。起個綽號叫俺做黑旋風。奉宋公明哥哥將令。放俺三日假限。踏青賞玩。不免下山去。老王林家再買幾壺酒。吃個爛醉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飲興難酬。醉魂依舊。尋村酒恰問罷王留。〔云〕俺問王留道。那裏有酒。那廝不說便走。俺喝道。走那裏去。被俺趕上一把揪住。張口毛恰待要打那王留道。休打休打。爹爹有。〔唱〕王留道兀那裏人家有。

〔混江龍〕可正是清明時候。却言風雨替花愁。和風漸起。暮雨初收。俺則見楊柳半藏沽酒市。桃花深映釣魚舟。更和這碧粼粼春水波紋縐。有往來社燕。遠近沙鷗。

〔云〕人道我梁山泊無有景致。俺打那廝的嘴。〔唱〕

〔醉中天〕俺這裏裏霧鎖着青山秀。烟罩定綠楊洲。〔云〕那桃樹上一個黃鶯兒。將那桃花瓣兒啣阿啣阿。啣的下來。落在水中。是好看也。我曾聽的誰說來。我試想咱。哦。想起來了也。俺學究哥哥道來。〔唱〕他道是輕薄桃花逐水流。〔云〕俺綽起這桃花瓣兒來。我試看咱。好紅紅的桃花瓣兒。〔做笑科云〕你看我好黑指頭也。〔唱〕恰便是粉襯的這胭脂透。〔云〕可惜了。你這瓣兒。俺放你趁

那一般的辯兒去。我與你趕與你趕。貪趕桃花瓣兒。〔唱〕早來到這草橋店。垂楊的渡口。〔云〕不中。則怕誤了俺哥哥的將令。我索回去也。〔唱〕待不吃呵。又被這酒旗兒將我來相邀逗。他他他。舞東風在曲律杆頭。

〔云〕兀那王林。有酒麼。不則這般白吃你的。與你一抄碎金子。與你做酒錢。〔王林做探淚科云〕要他那碎金子做甚麼。〔正末笑科云〕他口裏說不要。可揣在懷裏。老王將酒來。〔王林云〕有酒有酒。〔做飾酒科〕〔正末云〕我吃這酒在肚裏。則是翻也翻的。不吃更待乾罷。〔唱〕

〔油葫蘆〕往常時酒債尋常行處有。十欠着九。〔帶云〕老王也。〔唱〕則你這杏花莊壓盡他謝家樓。你與我便熟油般造下春醅酒。我與我花羔般煮下肥羊肉。一壁廂肉又熟。一壁廂酒正饒。抵多少錦封未拆香先透。我則待乘興飲兩三甌。

〔天下樂〕可正是一盞能消萬種愁。〔云〕老王也。啗吃了這酒呵。〔唱〕把煩惱都也波丟。都丟在腦背後。這些三時吃一個沒了休。〔帶云〕我醉了呵。〔唱〕遮莫我倒在路上。遮莫我臥在甕頭。〔做吐科云〕老王休。〔唱〕直醉的來在這搭裏嘔。

〔云〕老王。這酒寒。快鑊熱酒來。〔王林云〕老漢知道。〔做換酒科哭云〕我那滿堂嬌兒也。〔正末云〕快鑊熱酒來。〔王林又哭云〕我那滿堂嬌兒也。〔正末云〕老王。我不曾與你酒錢來。你怎麼這般煩惱。〔王林云〕哥哥。不干你事。我自有撇不下的煩惱哩。你則吃酒。〔正末唱〕

〔賞花時〕恰兩個每日尊前語話投。今日呵爲甚將咱伴不做。〔王林云〕你不知道。我自嫁我的女孩兒。爲此着惱。〔正末唱〕呸。你箇呆老子。暢好是忒搗搜。〔云〕比你這般煩惱。休嫁他不的。〔王林哭科云〕哎。我那滿堂嬌兒也。〔正末唱〕你何不養着他。到蒼顏皓首。〔云〕你曉的世上有三不留麼。〔王林云〕哥是那三不留。〔正末云〕蠶老不中留。人老不中留。〔唱〕呆老子常言道。女大不中留。

〔云〕我問你那女孩兒。嫁了個甚麼人。〔王林云〕哥。我那女孩兒嫁人。我怎麼煩惱。則是悔氣。被一個賊漢奪將去了。〔正末做打科云〕你道是賊漢。是我奪了你女孩兒來。〔唱〕

〔人金盞兒〕我這裏猛睜眸。他那裏巧舌頭。是非只爲多開口。但半星兒虛謬。惱翻我怎干休。一把火將你那草團團燒成爲腐炭。盛酒甕摔做碎瓷甌。〔帶云〕綽起俺兩把板斧來。〔唱〕砍折你那蟠根桑棗樹。活剝你那闊角水黃牛。

〔云〕兀那老王。你說的是。萬事皆休。說的不是。我不道的饒你哩。〔王林云〕太僕停嘆息。聽老漢漫漫的說。與你聽。有兩個人來吃酒。他說我一個是宋江。一個是魯智深。老漢便道。正是梁山泊上太僕。我無甚孝順。我只一個十八歲女孩兒。叫做滿堂嬌。着他出來拜見。與太僕遞一杯兒酒。也表老漢的一點心。我叫出我那女孩兒來。與那宋江魯智深遞了三杯酒。那宋江也回遞了我三鍾酒。他又把紅裙褲揣在我懷裏。那魯智深說這三鍾酒是肯酒。這紅裙褲是紅定。俺宋江哥哥有一百八個頭領。單只少一個人哩。你將這十八歲的滿堂嬌。與俺哥哥做個壓寨夫人。則今日好日辰。俺兩個便上梁山泊去也。許我三日之後。便送女孩兒來家。他兩個說罷。就將女孩兒領去了。老漢偌大年紀。眼睛一對。臂膊一雙。則覷着我那女孩兒。他平白地把女孩兒強搶將去。哥。教我怎麼不煩惱。〔正末云〕有甚麼見證。〔王林云〕有紅裙絹褲便是見證。〔正末云〕我待不信來。那個士大夫有這東西。老王。你做下一瓮好酒。宰下一個好牛犢兒。只等三日之後。我輕輕的把着手兒。送你那滿堂嬌孩兒來家。你意下如何。〔王林云〕哥。你若送將我那女孩兒來家。老漢莫要說一瓮酒。一個牛犢兒。便殺身也報答大恩不盡。〔正末唱〕

〔賺煞〕管着你看目下見讐人。則不要口似無梁斗。一句句言如劈竹。〔帶云〕宋江來。〔唱〕不爭你這一度風流。倒出了一度醜。誓今番潑水難收。到那裏問緣由。怎敢便信口胡謔。則要你肚囊裏揣着狀本熟。不要你將無來作有。則要你依前來依後。〔云〕我如今回去見俺宋公明。數說他這罪過。就着他辭了三十六大縣。七十二小縣。半垓來小僮僕。同着魯智深一徑離了山寨。到你莊上。那時節我若叫你出來。你可休似烏龜一般。縮了

頭再也不肯出來。〔王林云〕老漢若不見他。萬事休論。我若見了他。我認的他兩個。恨不的咬掉他一塊肉來。我怎麼肯不出見他。〔正末云〕老王。兀的不是俺宋江哥哥。他道沒也。老兒俺關你要哩。〔唱〕你可也休翻做了鐵鎗頭。〔下〕

〔王林云〕李達哥哥去了。我也收拾過鋪面。專等三日之後。送滿堂嬌孩兒來家。滿堂嬌孩兒。則被你痛殺我也。〔下〕

〔音釋〕 潏鋤山切 滲森去聲 鄆云去聲 稊音準 黹音隣 罌嘲去聲 辦旁慢切 襯初良切

迤音移 逗音豆 醅音胚 肉柔去聲 熟裳由切 笏又搜切 盛音成 竹音肘 囑音鄒

第二折

〔宋江同吳學究魯智深領卒子上〕〔宋江詩云〕旗幟無非人血染。燈油盡是腦漿熬。鴉噪肝肺扎煞尾。狗咽骷髏抖搜毛。某乃宋江是也。因清明節令。放衆頭領下山踏青賞翫去了。今日可早三日光景也。在那聚義堂上。三通鼓罷。都要來齊。小僮儼。寨門首覷者。看是那一個先來。〔卒子云〕理會得。〔正末上云〕自家李山兒的便是。將着這紅裙褲見宋江走一遭來。〔唱〕

〔正宮端正好〕抖搜着黑精神。扎煞開黃髭髯。則今番不許收拾。俺可也磨拳擦掌。行行裏按不住莽撞心頭氣。

〔滾繡毬〕宋江來。這是甚所爲。甚道理。不知他主着何意。激的我怒氣如雷。可不道他是誰。我是誰。俺兩箇半生來。豈有此三隙隙。到今日却做了日月交食。不爭幾句閒言語。我則怕惡識多年舊面皮。展轉猜疑。

〔云〕小僮儼報復去。道我李山兒來了也。〔卒子做報科云〕喏。報的哥哥得知。有李山兒來了也。〔宋江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着過去。〔做見科〕〔正末云〕學究哥哥。喏。帽兒光光。今日做個新郎。袖兒窄窄。今日做個嬌客。俺宋公明在那裏。請出來和俺拜兩拜。俺有些零碎金銀在這裏。送與嫂嫂做拜見錢。〔宋江云〕這廝好無禮也。與學究哥哥施禮。不與我施禮。這廝胡言亂語的。有甚麼說話。〔正末唱〕

【倘秀才】哎。你箇刎頸的知交慶喜。〔宋江云〕慶什麼喜。〔正末唱〕則你那壓寨的夫人在那裏。〔指魯智深科云〕禿驢。你做的好事來。〔唱〕打乾淨毬兒。不道的走了你。〔宋江云〕怎麼。智深兄弟。也有你那。〔正末唱〕強賭當硬支持。要見個到底。

〔宋江云〕山兒。你下山去。有什麼事。何不就明對我說。〔正末做惱不言語科〕〔宋江云〕山兒。既然不好和我說。你就對學究哥哥。根前說波。〔正末唱〕

【滾繡毬】俺哥哥要娶妻。這禿廝會做媒。〔宋江云〕智深兄弟。說你會做什麼媒來。〔魯智深云〕你看這廝到山下去。噙了多少酒。醉的來似踹不殺的老鼠一般。知他支支的說甚麼哩。〔正末唱〕元來個梁山泊有天無日。〔做拔斧斫旗科〕〔唱〕就恨不斫倒這一面黃旗。〔衆做奪斧科〕〔宋江云〕你這鉄牛。有甚麼事。也不查個明白。就提起板斧來。要斫倒我杏黃旗。是何道理。〔學究云〕山兒。你也忒口快心直哩。〔正末唱〕你道我忒口快。忒心直。還待要獻勤出力。〔做喊科云〕衆兄弟們都來。〔宋江云〕都來做甚麼。〔正末唱〕則不如做箇會六親慶喜的筵席。〔宋江云〕做甚麼筵席。〔正末唱〕走不了你箇撮合山師父唐三藏。更和這新女婿郎君。哎。你箇柳盜跖。看那個便宜。

〔宋江云〕山兒。你下山在那裏吃酒。遇着甚人。想必說我些甚麼。你從頭兒說。則要說的明白。〔正末唱〕

【倘秀才】不爭你搶了他花朵般青春豔質。這其間拋閃殺那艸橋店白頭老的。〔宋江云〕這事其中必有暗昧。〔正末唱〕這樁事分明甚暗昧。生割捨痛悲懷。〔帶云〕宋江。〔唱〕他其實怨你。

〔宋江云〕元來是老王林的女孩兒。說我搶將來了。休道不是我。便是我搶將來。那老子可是喜歡也是煩惱。你說我試聽。〔正末唱〕

【叨叨令】那老兒一會家便哭啼啼在那茅店裏。〔帶云〕覷着山寨。宋江好恨也。〔唱〕他這般急張拘諸的立。那老兒一會家便怒吽吽在那柴門外。〔帶云〕哭道。我

那滿堂嬌兒也。〔唱〕他這般乞留律曲的氣。〔宋江云〕他怎生煩惱那。〔正末唱〕那老兒一會家便悶沉沉在那酒甕邊。〔帶云〕那老兒拿起瓢來。揭開蒲墩。舀一瓢冷酒來。汨汨的嚥了。〔唱〕他這般迷留沒亂的醉。那老兒托着一片席頭。便慢慢騰騰放在土坑上。〔帶云〕他出的門來看一看。又不見來。哭道我那滿堂嬌兒也。〔唱〕他這般壹留兀綠的睡。似這般過不的也麼哥。似這般過不的也麼哥。〔宋江云〕這廝怎的。〔正末唱〕他道俺梁山泊水不甜。人不義。

〔宋江云〕學究兄弟。想必有那依艸附木。冒着我家名姓。做這等事情的。也不可。只是山兒也該討個顯證。纔得分曉。〔正末云〕自有有。這紅褙膊不是顯證。〔宋江云〕山兒。我今日和你打個賭賽。若是我搶將他女孩兒來。輸我這大陽會首。若不是我。你輸些甚麼。〔正末云〕哥。你與我賭頭罷。您兄弟擺一席酒。〔宋江云〕擺一席酒。到好了你。須要配得上我的。〔正末云〕罷罷罷。哥。倘若不是你。我情願納這顆牛頭。〔宋江云〕既如此。立下軍狀。學究兄弟收着。〔正末云〕難道花和尚就饒了他。〔魯智深云〕我這光頭不賭他罷。省的你叫不利市。〔做立狀科〕〔正末唱〕

〔一煞〕則爲你兩頭白麵搬興廢。轉背言詞說是非。這廝敢狗行狼心。虎頭蛇尾。不是我節外生枝。囊裏盛錐。誰着你奪人愛女。逞己風流。被咱都知。〔宋江云〕你看黑牛這村沙樣勢那。〔正末唱〕休怪我村沙樣勢。平地上起孤堆。

〔宋江云〕若不是我呵。我不道的饒了你哩。〔正末唱〕

〔黃鍾尾〕那怕你指天畫地能瞞鬼。步線行針待哄誰。又不是不精細。又不是不伶俐。〔宋江云〕我和你下山去。〔正末唱〕下山寨。到那裏。李山兒共質對。認的真。覷的實。割你頭。塞你嘴。〔宋江云〕這鉄牛怎敢無禮。〔正末唱〕非鉄牛敢無禮。既賭賽怎翻悔。莫說這三十六英雄。一個個都是弟兄輩。〔云〕衆兄弟每都來聽着。〔宋江云〕你看他聽什麼。〔正末云〕俺如今和宋江魯智深同到那杏花庄上。只等那老王林道出一個是字兒。

你那做媒的花和尚。休要怪我一斧分開兩個瓢。誰着你拐了一十八歲滿堂嬌。單把宋江一個留將下。待我親手伏侍哥哥這一遭。〔宋江云〕你怎生伏侍我。〔正末云〕我伏侍你。我伏侍你。一隻手揪住衣領。一隻手搭住腰帶。滴留撲摔個一字闊脚板。踏住胸脯。舉起我那板斧來。覷着脖子上可叉。〔唱〕便跳出你那七代先靈。也將我來勸不得。〔下〕

〔宋江云〕山兒去了也。小僮僮兩匹馬來。某和智深兄弟親下山寨。與老王林質對去走一遭。〔詩云〕老王林出乖露醜。李山兒將沒做有。如今去杏花莊前。看誰輸六陽魁首。〔同下〕

〔音釋〕 噉與啣同 咽坤上聲 髣音利 拾繩知切 啞耶爹切 隙音豈 食繩知切 刎文上聲

當去聲 噉音床 日人智切 直征移切 力音利 席星西切 跖張恥切 便平聲 質張

恥切 的音底 立音利 咩音烘 晉音查 汨音谷 實繩知切 搭簪上聲 擗升擺切

得當美切 韃音備

第二折

〔王林做哭上云〕我那滿堂嬌兒也。則被你想殺我也。老漢王林。被那兩個賊漢將我那女孩兒搶將去了。今日又是三日也。昨日有那李逵哥哥去梁山上尋那宋江魯智深。要來對證這一樁事哩。老漢如今收拾下些茶飯。等候則個。〔做哭科云〕我那滿堂嬌兒。說道今日第三日。送他來家。不知來也是不來。則被你想殺我也。〔宋江同智深正末上〕〔宋江云〕智深兄弟。嚕行動些。你看那山兒。俺在頭裏走。他可在後面。俺在後面走。他可在前面。我怕我兩個逃走了那。〔正末云〕你也等我一等波。聽見到丈人家去。你好喜歡也。〔宋江云〕智深兄弟。你看他那廝迷言語的。到那裏認的不是。山兒。我不道的饒了你哩。〔正末唱〕

〔商調集賢賓〕 過的這翠巍巍。一帶山崖脚。遙望見滴溜溜的酒旗招。想悲歡不同昨夜。論真假只在今朝。〔云〕花和尚。你也小脚兒。這般走不動。多則是做媒的心虛。不敢走哩。〔魯智深云〕你看這廝。〔正末唱〕魯智深似窟裏拔蛇。〔云〕宋公明。你也行動些兒。你只是拐了人家女孩兒。害羞也不敢走哩。〔宋江云〕你看他波。〔正末唱〕宋公明似氈上拖毛。則俺那

周瓊姬。你可甚麼王子喬。玉人在何處吹簫。我不合蹬翻了鶯燕友。拆散了這鳳鸞交。

〔云〕我今日同你兩個來這杏花莊上呵。〔唱〕

〔逍遙樂〕倒做了逢山開道。〔魯智深云〕山兒。我還要你遇水搭橋哩。〔正末唱〕你休得順水推船。偏不許我過河拆橋。〔宋江做前走科〕〔正末唱〕當不的他納騰擲腰。〔宋江云〕山兒。你不記得上山時。認俺做哥哥。也曾有八拜之交哩。〔正末唱〕哥也。你只說在先時有八拜之交。元來是花木瓜兒外看好。不由咱不回頭兒暗笑。待和你爭甚麼頭角。辯甚的衷腸。惜甚的皮毛。

〔云〕這是老王林門首。哥也。你莫言語。等我去喚門。〔宋江云〕我知道。〔正末叫門科〕老王老王。開門來。〔王林做打盹〕〔正末又叫科〕〔云〕老王。開門來。我將你那女孩兒送來了也。〔王林做驚醒科云〕真個來了。我開開這門。〔做抱正末科云〕我那滿堂嬌兒也。呸。原來不是。〔正末唱〕

〔醋葫蘆〕這老兒外名喚做半槽。就裏帶着一杓。是則是去了你那一十八歲這箇滿堂嬌。更做你家年紀老。〔云〕俺叫了兩三聲不開門。第三聲道送將你那滿堂嬌女孩兒來了。他開開門。樓着俺那黑膊子。叫道。我那滿堂嬌兒也。〔唱〕老兒也。似這般煩惱的無顛無倒。越惹你揉眇抹淚哭嚎陶。

〔云〕哥也。進家裏來坐着。〔宋江魯智深做入坐科〕〔正末云〕他是一個老人家。你可休說他。我如今着他認你也。老王。你過去認波。〔王林云〕老漢正要認他哩。〔宋江云〕兀那老子。你近前來。我就是宋江。我與你說。那個奪將你那女孩兒去。則要你認的是者。我與山兒賭着六陽會首哩。〔正末云〕老王。你認去。可正是他麼。〔王林做認科云〕不是他。不是他。〔宋江云〕可如何。〔正末云〕哥也。你等他好好認咱。怎麼先睜着眼嚇他。這一嚇他還敢認你那兀的老王。只爲你那女孩兒。俺弟兄兩個賭着頭哩。老王。兀那個不是你那女婿。拐了滿堂嬌孩兒的宋江。〔王林做再認搖頭科云〕不是。不是。〔宋江云〕可如何。〔正末唱〕

【么篇】你則合低頭就坐來。誰着你睜睛先去瞧。則你個宋公明威勢怎生豪剛。一睨早將他魂靈嚇掉了。這便是你替天行道。則俺那無情板斧肯擔饒。

【云】老王你來。兀那禿廝便是做媒的魯智深。你再去認咱。【魯智深云】你快認來。【王林做再認科云】不是。不是。那兩個一個是青眼兒長子。如今這個是黑矮的。那一個是稀頭髮臘梨。如今這個是剃頭髮的和尙。不是。不是。【魯智深云】山兒。我可是哩。【正末云】你這禿廝由他自認。你先么喝一聲怎麼。【唱】

【么篇】誰不知你是鎮關西魯智深。離五臺山纔落草。便在黑影中摸索也應着。只被你爆雷似一聲。先說倒那呆老子。怕不知名號。【帶云】這纔問他也待認來。【唱】只見他頭搖側腦費量度。

【宋江云】既然認的不是。智深兄弟。我們先回山去。等鉄牛自來支對。【正末云】老王。我的兒。你再認去。【王林云】哥。我說不是他。就不是他了。教我再認怎的。【正末做打王林科】王林云可憐見打殺老漢也。【正末唱】

【後庭花】打這老子沒肚皮攬瀉藥。偏不的我敦葫蘆摔馬杓。【宋江云】小僮僮。將馬來。俺與魯家兄弟先回去也。【正末云】你道是弟兄每將馬來先回山寨上去。我道哥也。你再坐一坐。等那老子再細認波。【唱】哥哥道韃馬來還山寨。【帶云】哎。哥也。羞的你兄弟。【唱】恰便似牽驢上板橋。惱的我怒難消。端匾了盛漿鉄落。轆轤上截井索。芭棚下灑副槽。擲碎了昏酒瓢。砍折了切菜刀。

【雙鴈兒】就恨不一把火。刮刮抄抄燒了你這神團瓢。將人來險中倒。氣得咱一似那鯽魚跳。可不道家有老敬老。家有小敬小。

【宋江云】智深兄弟。咱和你回山寨去。【詩云】堪笑山兒忒慕古。無事空將頭共賭。早早回來山寨中。舒出牌子受板斧。【同魯智深下】【正末做歎科云】嗨。這的是山兒不是了也。【唱】

【浪裏來煞】方信道人心未易知。燈臺不自照。從今後開眼見箇低高。沒來由共哥哥賭賽。着使不的三家來便廝靠。則這三寸舌是俺斬身刀。〔下〕

〔王林云〕李逵哥哥去了也。他今日果然領將兩個人來。着我認道是也不是。元來一個是真宋江。一個是莫魯智深。都不是拐我女孩兒的。不知被那兩個天殺的拐了我滿堂嬌兒去。則被你想殺我也。〔宋剛做打嚏。同魯智深旦兒上云〕打嚏耳朵熱。一定有人說。可早來到杏花庄也。我那太山在那裏。我每原許三日後送你女孩兒回家。如今來也。〔王林做相見抱旦哭科云〕我那滿堂嬌兒也。〔宋剛云〕太山。我可不說謊。准准三日送你令愛還家。〔王林云〕多謝太僕擡舉。老漢只是家寒。急切裏不會備的喜酒。且到我女兒房裏吃一杯淡酒去。待明日宰個小小雞兒請你。〔魯智深云〕老王。我那山寨上有的是宰酒。我教小僕僱趕二三十個肥羊。擡四五十擔好酒送你。〔王林云〕多謝太僕。只是老漢沒的謝媒紅送你。惶恐殺人也。〔宋剛云〕俺們且到夫人房裏去吃酒來。〔下〕〔王林云〕這兩個賊漢元來不是梁山泊上頭領。他拐了我女孩兒。左右弄做破磬子。倒也罷了。只可惜那李逵哥哥。一片熱心。賭着頭來。這須不是耍處。我如今將酒冷一碗。熱一碗。勸那兩個賊漢吃的爛醉。到晚間等他睡了。我悄悄幕上梁山。報與宋公明知道。搭救李逵。有何不可。〔詩云〕做甚麼老王林夜走梁山道。也則爲李山兒恩義須當報。但愁他一湧性殺了假宋江。連累我滿堂嬌要帶前夫孝。〔下〕

〔音釋〕 脚音皎 杓繩昭切 眇抽支切 說音夏 聰楚九切 著池燒切 爆音豹 度多勞切 藥音耀 落音撈 索音嫂 中去聲 噯音替 蔦音陌

第四折

〔宋江同吳學究魯智深領卒子上云〕某乃宋江是也。學究兄弟。頗奈李山兒無禮。我和他打下賭賽。到那裏果然認的不是。我與魯家兄弟先回來了。只等山兒來時。便當斬首。小僕僱。踏着山崗望者。這早晚山兒敢待來也。〔正末做負荆上云〕黑旋風。你好是沒來由也。爲着別人輸了自己。我今日無計所奈。砍了這一束荆杖。負在背上。回山寨見俺公明哥哥去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這一場煩惱可也。遊人來。沒來由共哥哥賭賽。祖下我這

紅納襖。跌綻我這舊皮鞋。心下量猜。〔帶云〕到山寨上。哥哥不打則要頭。〔唱〕怎發付
脖項上這一塊。

〔駐馬聽〕有心待不顧形骸。〔帶云〕這碧熾熾石崖。不得底的深澗。我待跳下去。休說一個。便是
十個黑旋風也不見了。〔唱〕兩三番自投碧熾崖。敬臨山寨。行一步如上嚇魂臺。我
死後墓頂頭誰定遠鄉牌。靈位邊誰呪生天界。怎擘劃。但得箇完全屍首。
便是十分采。

〔攪箏琶〕我來到轅門外。見小校鴈行排。〔帶云〕往常時我來呵。〔唱〕他這般退後
趨前。〔帶云〕怎麼今日的。〔唱〕他將我伴呆不睬。〔做偷瞧科云〕哦。元來是俺宋公明哥哥和衆兄
弟都升堂了也。〔唱〕他對着那有期會的衆英才。一個個穩坐擡頭。我說的明白。
道莽撞的廉頗請罪來。死也應該。

〔見科〕〔宋江云〕山兒。你來了也。你背着甚麼哩。〔正末云〕哥哥。您兄弟山澗直下砍了一束荆杖。告哥哥打
幾下。您兄弟一時間沒見識。做這等的事來。〔唱〕

〔沉醉東風〕呼保義哥哥見責。我李山兒情願餐柴。第一來看看。這兄弟
情。第一來少欠他膿血債。休道您兄弟不伏燒埋。由你便直打到梨花月
上來。若不打這頑皮不改。

〔宋江云〕我元與你賭頭。不曾賭打。小傀儡。將李山兒踹下聚義堂。斬首報來。〔正末云〕學究哥。你勸一勸兒。
智深哥。你也勸一勸兒。〔學究同魯智深勸科〕〔宋江云〕這是軍狀。我不打他。則要他那顆頭。〔正末云〕哥。你
道甚麼哩。〔宋江云〕我不打你。則要你那顆頭。〔正末云〕哥哥。你真個不肯打。打一下。是一下疼。那殺的只是
一刀。倒不疼哩。〔宋江云〕我不打你。〔正末云〕不打。謝了哥哥也。〔做走科〕〔宋江云〕你走那裏去。〔正末云〕
哥哥道是不打我。〔宋江云〕我和你打賭賽。我則要你那六陽會首。〔正末云〕罷罷罷。他殺不如自殺。借哥哥
劍來。待我自刎而亡。〔宋江云〕也罷。小傀儡將劍來遞與他。〔正末做接劍科云〕這劍可不元是我的。想當日

跟着哥哥打圍獵射。在那官道傍邊。衆人都看見一條大蟒蛇攔路。我走到根前。並無蟒蛇。可是一口太阿寶劍。我得了這劍。獻與俺哥哥懸帶。數日前我會聽得支楞楞的劍響。想殺別人。不想道殺害自己也。(唱)

【步步嬌】則聽得寶劍聲鳴。使我心驚駭。端的個風團快。似這般好器械。一柞來銅錢。恰便似砍麻秸。(帶云)想您兄弟十載相依。那般恩義。都也不消說了。(唱)還說甚舊情懷。早砍取我半壁天靈蓋。

〔王林衝上叫科云〕刀下留人。告太僕。那個賊漢送將我那女孩兒來了。我將他兩個灌醉在家裏。一徑的來報知。太僕與老漢做主咱。(宋江云)山兒。我如今放你去。若拿得這兩個棍徒。將功折罪。若拿不得。二罪俱罰。你敢去麼。(正末做笑科云)這是揉着我山兒的痒處。管教他囊中捉贖。手到拿來。(學究云)雖然如此。他有一兩副鞍馬。你一個如何拿的他住。萬一被他走了。可不輸了我梁山泊上的氣概。魯家兄弟。你幫山兒同走一遭。(魯智深云)那山兒開口便罵我禿廝會做媒。兩次三番要那王林認我。是甚主意。他如今有本事自去拿。那兩個。我魯智深決不幫他。(學究云)你只看聚義兩個字。不要因這小忿。壞了大體面。(宋江云)這也說的是。智深兄弟。你就同他去拿。那兩個頂名冒姓的賊漢來。(魯智深云)既是哥哥分付。您兄弟敢不同去。(同下)(宋剛魯智恩上云)好酒。俺們昨夜都醉了也。今早日高三丈。還不見太山出來。敢是也醉倒了。(正末同魯智深王林上云)賊漢。你太山不在這裏。(做見就打科宋剛云)兀那大漢。你也通個名姓。怎麼動手便打。(正末云)你要問俺名姓。若說出來。直說的你尿流屁滾。我就是梁山泊上黑爹爹李逵。這個哥哥是真正花和尚魯智深。(做打科唱)

〔喬牌兒〕你頂着鬼名兒會使乖。到今日當天敗。誰許這滿堂嬌壓你那鶯花寨。也不是我黑爹爹忒性歹。

〔宋剛云〕這是真命強盜。我們打他不過。走走走。(做走科)(正末云)這廝走那裏去。(做追上再打科)(唱)〔殿前歡〕我打你這喫敵材。直著你皮殘骨斷肉都開。那怕你會飛騰。就透出青霄外。早則是手到拿來。你你你。好一個魯智深不吃齋。好一個呼

保義能貪色。如今去親身對證。休嗔怪。須不是我倚強凌弱。還是你自攬禍招災。

〔做拿住二賊科〕〔正末云〕這賊早拿住了也。〔王林同旦兒做拜科〕〔魯智深云〕兀那老頭兒不要拜。明日你同女兒到山寨來拜謝宋頭領便了。〔同正末押二賊下〕〔王林云〕他們拿這兩個賊漢去了也。今日纔出的俺那一口臭氣。我兒等待明日牽羊擔酒。親上梁山去。拜謝宋江頭領走一遭。〔旦兒做打戰科〕王林云。我兒不要苦。這樣賊漢有甚麼好處。等我慢慢的揀一個好的嫁他便了。〔同下〕〔宋江同吳學究領卒子上云〕學究兄弟。怎生李山兒同魯智深到杏花庄去了許久。還不見來。俺山上該差人接應他麼。〔學究云〕這兩個賊子到的那裏。不必差人接應。只早晚敢待來也。〔卒子做報科云〕喏。報的哥哥得知。兩位頭領得勝回來了也。〔正末同魯智深押二賊上云〕那兩個賊漢擒拿在此。請哥哥發落。〔宋江云〕好宋江。好魯智深。你怎麼假名冒姓。壞我家的名目。小僕僮。將他綁在那花標樹上。取這兩副心肝。與咱配酒。臬他首級。懸掛通衢警衆。〔卒子云〕理會的。〔拿二賊下〕〔正末唱〕

〔離亭宴煞〕蓼兒洼裏開筵待。花標樹下肥羊宰。酒盡呵拚當再買。延鄧鄧眼睛剜。滴屑屑手脚卸。珍可可心肝摘。餓虎口中將腕骨奪。驪龍領下把明珠握。生擔他一場利害。〔帶云〕智深哥哥。〔唱〕我也則要洗清你這強打掙的執柯人。〔帶云〕公明哥哥。〔唱〕出脫我這乾風情的畫眉客。

〔宋江云〕今日就聚義堂上。設下賞功筵席。與李山兒魯智深慶喜者。〔詩云〕宋公明行道替天。衆英雄聚義林泉。李山兒拔刀相助。老王林父子團圓。

〔音釋〕劃胡乖切 行音杭 白巴埋切 頗平聲 應平聲 責齋上聲 蟬音莽 阿何哥切 柞音詐 稽音皆 揉與撓同 色飾上聲 礪初錦切 摘齋上聲 握歪上聲 客音楷

題目

杏花庄王林告狀

正名

梁山泊李逵負荆

蕭淑蘭情寄菩薩蠻雜劇

賈仲名撰

第一折

〔冲末扮張世英上詩云〕雖無汗馬眠霜苦。曾受囊螢映雪勞。金榜一朝標姓字。此時方顯讀書高。小生姓張名世英。字雲傑。浙江温州府人氏。自幼苦志勤學。經史皆通。所有蕭山縣友人蕭公讓有二子。命小生作館賓。到此兩月餘矣。公讓待我甚厚。今日舉家俱往墳頭拜掃。獨留小生在書房閒坐。小生乘暇。往東村望幾個朋友釋悶去來。〔下〕〔外扮蕭公讓引老旦崔氏上詩云〕龍出海時千尺浪。鳳歸雲去萬條霞。詩書不入時人耳。金玉難藏烈士家。自家姓蕭名讓。字公讓。祖居蕭山縣人氏。嫡親的五口兒。大嫂崔氏。有兩個孩兒。有個妹子。小字淑蘭。父母在時。曾從師讀書。深曉文義。善能吟詠。年方一十九歲。容貌非常。未曾許聘於人。今日清明。舉家俱往祖塋祭祀。妹子身體有些不快。不能去的。留下管家。嬖嬖并梅香看視。問候湯粥。俺祭掃畢便回來也。手下人。收拾春盛盒擔。往山頭走一遭去。〔同下〕〔正旦扮蕭淑蘭引梅香上云〕妾身姓蕭。小字淑蘭。父母早亡。依兄嫂恩養。兩月前家兄請温州張雲傑作館賓。與家兄相處。妾窺見那生外貌俊雅。內性溫良。更兼才華藻麗。非凡器也。妾數日間行忘止。食忘餐。心在那生身上。今日清明節令。滿門家眷都去上墳。妾託病不去。欲引梅香往後花園中親與那生相見。別有話說。暗想情是人間何物也呵。〔唱〕

〔仙呂入聲甘州〕傷春病染。鬱悶沉沉。鬼病懨懨。想思卽漸。碧窗唾漬稠粘。幾縷柔絲空繫情。滿院楊花不捲簾。髣髴楚雲鬆。嬾對粧奩。

〔混江龍〕曉來情厭。收拾心。事上眉尖。把金錢暗卜。龜卦時占。杏臉胭脂嬌淡淡。柳腰香褪弱纖纖。料應也是前生欠。因無兄嫂。有失拘鈐。

〔油葫蘆〕這些三時斗帳春寒起。未忺睡不甜。任教曉日壓重檐。〔帶云〕那生好一表人物也。〔唱〕將他那模樣兒。心坎上頻頻墊。名字兒。口角頭時時念。想他性格兒沉。語話兒謙。繡牀無意閒攀占。嬾把綵絨尋。

【天下樂】我如今紐得金針，却倒拈牙尖抵玉纖。羅帕上淚痕千萬點。恐梅香冷句兒剗，怕妳娘閒話兒簽。我則索強支吾，陪笑臉。

〔云〕梅香，那生敢在書院裏，嚙和你去來。〔梅香云〕這所在正是他書院。〔張世英上云〕小生從東村裏探了幾個朋友，回書院中溫習經史去來。〔做望見旦科云〕誰家女子來到這裏。〔正旦唱〕

【那吒令】向湖山緊覘，惹游絲滿臉。惹游絲滿臉，驚飛花亂點。驚飛花亂點，蕩殘紅數點。〔旦見張科云〕先生萬福。〔張不睬科〕〔正旦唱〕我禮忙迎，情欲親，他頭不擡，身微欠。真所謂君子謙謙。

〔張世英云〕那壁小娘子是誰氏之家。〔正旦云〕妾身乃蕭公讓之妹也。知先生文學之士，妾有所盼。先生意下如何。〔張世英云〕是何言哉。蕭公待我爲嘉賓。小生素無瑕玷，你快轉去。恐兄嫂回來。〔做躲科〕〔正旦唱〕

【鵲踏枝】則見他氣炎炎，那裏也笑掀髯。顯出些外貌威嚴，內性清廉。他避我遮遮掩掩，抵多少等等潛潛。

〔張世英云〕女人家不遵父母之命，不從媒妁之言，廉恥不拘，與外人交言，是何禮也。〔正旦唱〕

【寄生草】你惱怎麼陶學士蘇子瞻，改不了強文做醋錢寒臉。斷不了詩云子曰酸風欠，離不了之乎者也腌窮儉。想你也夢不到翔龍飛鳳五雲樓，心則在鳴雞吠犬三家店。

〔張世英怒科云〕早是我哩，他人怎了，全不怕當家尊嫂惡。恩養劣兄嚴。〔正旦唱〕

【金盞兒】這生不心忬倒憎嫌，早則騰騰烈火飛紅燄。將姻緣簿親檢自撕掣，若得嚙香腮容並貼。玉體肯相沾，怕甚麼當家尊嫂惡。恩養劣兄嚴。〔張世英云〕女孩兒家休要弄險，俺讀書人豈肯做這等非禮之事。可不喪了行止，倘被兄嫂察知，何面目廝見。豈不羞慚。〔正旦唱〕

【後庭花】你道女孩兒家休弄險，你讀書人不會諂爲非。事無行止，見家

兄有甚臉。不索你話兒。咭你須惡厭。不由我腮斗兒上添笑靨。

〔張世英云〕休道是兄嫂知道。則那妳母梅香知呵。早晚說與令兄。如何隱得。可不你我何安。〔正旦唱〕

【醉中天】怕甚麼妳母舌兒。梅香嘴兒尖。恐早晚根前冷句兒添。便知道也難憑驗。家醜事必然羞掩。放心波風流雙漸。〔張世英云〕小生此間難住。必尋退步。〔正旦唱〕早則麼癩折腰歸去陶潛。

〔梅香云〕姐姐。這秀才好淡屈麼。〔正旦云〕好惶恐人也。〔唱〕

【賺煞】秀才每難託志誠心。好喫開荒劍。一條擔雨下裏脫尖。有多少甜講歪談信口。咭。喬文物拘拘拘廉。我看你瘦懨懨眼札眉苦。多敢是家菜不甜野菜甜。你也消不得俺嬌滴滴桃腮杏臉。香馥馥玉溫花艷。則好去破窖中風雪斷齏鹽。〔下〕

〔音釋〕盛平聲 輝音朵 奩音廉 拾繩知切 鈴其炎切 收希兼切 塾音店 占去聲 擗詞織切 紐音王 劉初銜切 簽音僉 覘凝驛切 颯占上聲 灼音酌 強音絳 徹音繫 擗音斯 咭店平聲 惡烏去聲 齏音掩 塹僉去聲 屈彫上聲 苦聲占切

第二折

〔張世英上云〕昨日蕭公舉家拜掃。不想家中有蕭公之妹。小生回書院來。在後園中正遇此女。乃出。淫言相戲。小生昨晚酒席間欲要說與蕭公。又不好看相。如今將學生放假三日。且在書房中獨坐些兒。好悶人也。〔正旦扮嬌娥上云〕老身是蕭公家管家的嬌娥。兩月前東人命温州張雲傑作館賓。那秀才情通九經。不料東人妹淑蘭留心於那生身上。終日魂勞。夢斷夜來。清明滿家上墳。惟淑蘭託疾不往。意欲後園與那生相會。不想那生胸襟正大。半步無邪。反將惡言相觸。事不諧矣。淑蘭惶愧。昨夜廢寢忘餐。推牀倒枕。無計所託。親與老身說知。作了一詞名菩薩蠻。着我送與那生。看他如何。老身欲待行來。又恐東人知道見責。欲要不行。可憐淑蘭自幼便失父母。孤苦到今。俺須索與他成就此事。走一遭去。〔唱〕

【越調耍二台】姐姐命親分付。爲張秀才丁寧使俺。您穩放着個先憂後喜。我空懷着個有苦無甘。煩惱這場非是攬。惡風聲委實心慘。則爲他粉悴胭憔。端的是香消也那玉減。

【紫花兒序】姐姐怕不心勞意攘。哥哥又不性躁情乖。嫂嫂可要坐守行監。他如今看看衣褪。漸漸裙攏。春衫雙袖。漫漫將淚揩。不明不暗。幾時配上金釵。接上瓊簪。

〔做見張科云〕先生萬福。〔張世英云〕嬷嬷何來。莫非東人有命麼。〔嬷嬷云〕非也。老身花園中行來。信步至此。先生兀的無聊那。〔唱〕

【小桃紅】你九經三史煞會諳。習典故觀通鑑。課賦吟詩有風範。更非凡。臨帖寫字知個濃淡。把古今博覽。將前人比勘。那一事不詳參。

〔云〕先生九經皆通。無書不讀。豈不曉三綱五常之理。聖人言男子三十而娶。又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何不求一門親事。老身當爲月老。聘結良姻。先生尊意如何。〔張世英云〕嬷嬷言之甚善。但小生在此處館。惟知守嚴父之訓。讀聖人之書。豈有求親之念哉。〔嬷嬷唱〕

【金蕉葉】衡一味詩魔酒酣。引不動狂心怪膽。聖人言不孝有三。絕子嗣無後怎敢。

〔云〕先生容稟。東人有一妹。小字淑蘭。年方一十九歲。未曾許聘他人。先生意下若諾。老身達知東人。招爲貴客。先生如此聰明。淑蘭更兼溫雅。真淑女可配君子也。〔張世英云〕小生今在蕭公門下處館。嬷嬷何出此言。倘蕭公察知。何面目立于蕭公門下。〔嬷嬷唱〕

【鬼三台】我看此三言語來探。將他來賺。他那裏急截舌緊攬。秀才每自古眼睛饒。不似這生忒銅心鐵膽。哎。你個顏叔子秉燭真個堪柳下惠開懷。沒店三。酸溜溜魯論齊論。醋滴滴周南召南。

〔背云〕將這詞與他。這生必然動念也。〔做遞詞科云〕小姐有詞一章。望先生改削。〔張世英接看讀科云〕君心情遠迷蓬島。妾心命薄連芳草。芳草正淒淒。君心知不知。妾身輕似葉。君意堅如鐵。妾意爲君多。君心棄妾何。右詞寄菩薩蠻。不才妾淑蘭謹奉。文郎雲傑吟几。電覽是幸。就請回音。再拜。〔張世英云〕嬈嬈。你乃蕭公管家老者。蕭公共汝一家無外。怎生持此淫詞戲我。是何道理。〔嬈嬈唱〕

〔調笑令〕說的我面慘轉羞慚。你因甚相通這書一緘。莫怪我等閒特故來搖撼。赤緊的張橫渠不肯貪婪。只待要坐取公侯伯子男。氣昂昂闊論高談。

〔張世英云〕昨朝行之。今日如此。似此小生當告辭。有何面目立于蕭公之門。恥見天下士大夫也。〔嬈嬈唱〕

〔禿廝兒〕俺那崔氏女正紅愁綠慘。你個張君瑞待面北眉南。看我老紅娘將兩下裏做一擔擔。請先生省言。劉喃喃。

〔聖藥王〕一迷裏口似潑釘怎撲搭。那裏肯周而不比。且包含。本待成就你。顛倒連累咱。說的我手忙脚亂似癡憨。似尋虎窟覓龍潭。

〔張世英怒科云〕既讀孔聖了書。必達周公之禮。閉之書房門。便去與蕭公說知。〔嬈嬈唱〕

〔絡絲娘〕將韓王殿忽然火熾。藍橋驛平空水渰。〔云〕你道既讀孔聖之書。必達周公之禮。可知可知。〔唱〕人前面古怪剛直假撇欠。〔做冷笑科唱〕只怕你背地裏荒淫愚盪。

〔張世英云〕看來都是你搬調這一樁事。我則說與蕭公去。〔嬈嬈攔科唱〕

〔雪裏梅〕空着我功退似游鷺。早則罷暮四與朝三。這生性狠情毒。老身驚心戰膽。姐姐也。你敢愁添病感。

〔張世英云〕這首詞便是指證。蕭公見了。必有話說。〔嬈嬈云〕先生罷波。〔做拜科唱〕

〔收尾〕請學士忍耐權時暫。何必恁高聲怒喊。直待教兄姊逼臨了他。着

主人公葬送了俺〔下〕

〔張世英云〕誰想有此事。小生必當退步。恐蕭公知此。難以分辯。只除如此。且往西與朋友家住數日。在此壁間留詩一首。使蕭公知之。好往西與來接我也。〔做寫科〕〔詩云〕感公清盼寄餘生。三載交游兩月情。別去難言心下事。月明酒醒在西興。琴書衣衾。我皆不動。只是單身去咱。〔下〕〔蕭公讓上云〕今日無甚事。書房中望雲傑閒話片時。〔做到科云〕怎生不見雲傑。必是望朋友去了。〔做見壁詩科驚云〕此詩必有緣故。莫非俺家孩兒每侍奉不周。故使如此。琴劍鋪陳。皆不會動。他往西與去。准在朋友家停住。可也容易。我修一簡帖。遣一僕到西與去請他。若不如。雲傑平日與人寡合。怎肯自回。〔做寫書科云〕書已寫就了也。便令人早接去。〔詩云〕與雲傑交情非薄。詳詩意有何不樂。遣使者直至西興。請回來便知下落。〔下〕

〔音釋〕

撓初銜切

措音俺

銜音肫

探平聲

賺音堪

絨鑑平聲

撼含去聲

焚音藍

擔平聲

鈐音衫

喀音咎

愁音酣

鑑音覽

儉衣監切

第二折

〔正旦抱病梅香扶上云〕妾身昨日與張秀才相見。不想他如此古傲。事不得諧。今日着管家嬷嬷持菩薩蠻詞一首。戲而挑逗。誰想那生仍將惡語相犯。嬷嬷回來說了。越增愁懷數倍。舉家盡知。止瞞着兄嫂。一會家尋思起來。我心中好是煩惱人也呵。〔唱〕

〔雙調五供養〕肌削玉。釧鬆金。陡恁的悶廣愁深。空着我乾忍恥。枉留心。都是我忒輕浮。欠檢束。正好教他撒心。則索咬定牙兒暗。這文君待駕車。誰承望司馬拋琴。

〔老旦上云〕妾身乃蕭公讓渾家崔氏是也。聞知小姑感疾。特來探望一遭。〔做見科云〕姑姑因甚染病。可請良醫調理服藥。〔正旦唱〕

〔落梅風〕離魂魄似失心。思昏沉悶圍愁侵。白日裏忘餐夜廢寢。自尋思不知因甚。

〔老旦云〕姑姑因甚上得病。說與我。着人去對證取藥。姑姑。你休要隱諱。恐怕日深一日。難以調理。〔正旦唱〕
〔喬牌兒〕嫂嫂待將咱病審。我無語似害瘡。是前日打鞦韆。鬪草處無拘禁。脫衣時敢被風侵。

〔老旦云〕雖是感冒。怎生這等沉重。茶飯也不思進些。〔正旦唱〕

〔折桂令〕至如今茶不茶。飯不飯。心內陰陰。有時節透頂炎炎。有時節徹骨森森。頭眩旋旋。眼昏暗暗。身倦沉沉。一會家發增寒。脾神凜凜。一會家添潮熱。冷汗淋淋。病來時難灸難針。心疼時難忍難禁。人問時難訴難分。茶飯上不想不尋。

〔正旦做睡科老旦云〕姑姑睡着了。休驚醒他。梅香。恐要甚麼湯粥吃。便與我說。再來望他。〔下旦做夢張世英上科正旦云〕先生萬福。〔張世英不語科正旦唱〕

〔慶宣和〕信步謾將花徑臨。掩映着柳影花陰。害的我瘦骨岩岩死臨侵。端的是爲您爲您。

〔張世英推旦科云〕您休推睡裏夢裏。〔下正旦驚醒科唱〕

〔殿前歡〕這生好不知音。虛度了春宵。一刻價千金。空閒了瑣窗朱戶。鴛鴦枕。翡翠羅衾。早則麼韓吏部李翰林。一任教他恁。誰想你睡夢裏也將人冷侵。待古裏掂折了玉簪。摔碎了瑤琴。

〔梅香云〕姐姐。你知道麼。張秀才不會作別。就往西興去了。你哥哥修書差人請去哩。〔正旦云〕既然如此。我再作一詞。瞞着哥哥。封於書內。寄與那生。看他心意如何。梅香。將紙筆過來。〔梅香云〕紙筆在此。〔正旦寫詞科唱〕

〔鴈兒落〕把西興路黃犬尋。南浦道青鸞任。信手的聯成腸斷詞。抵多少織就回文錦。

【得勝令】早難道詩對會家吟。他全沒些惜花心。點勾般圈紅問。描朱似刷畫兒臨。表數句佳音。字字胭脂。書兩字泥金。行行血淚侵。

〔云〕寫就了也。我念一遍。不才妾蕭淑蘭病中作詞一闕。詞寄菩薩蠻。奉上文郎雲傑。翰座。謹望挽回春色。詞不盡言。言不盡意。〔詞云〕無情水滿西興渡。多情人在西興去。西興去路遙。教奴魂夢勞。今將心內苦。聯作相思句。君若見情詞。同諧連理枝。梅香。你仔細與我放在書內。不要着哥哥嫂嫂知道。〔梅香云〕理會的。〔正旦唱〕

【鴛鴦煞】病淹煎。苦被東風禁。淚連綿。惟把春衫慘。飯不傷匙。繡不拈針。暢道閨思添。多愁懷轉深。烟冷龍沉。銀蠟消紅淋。想起他這狠切的毒心。好看我半晌沉吟。倒替他慘。〔下〕

〔音釋〕沁侵去聲 暗音陰 禁平聲 掂店平聲 摔音洒 滲森去聲 行音杭 浸音侵 淋林去

聲 毒東盧切 穆森上聲

第四折

〔蕭公讓同老旦上云〕我修了書到西興去。請那張雲傑。不想書內有菩薩蠻詞一首。是吾妹淑蘭所作。寄情雲傑。細審其故。雲傑無心。皆是吾妹所爲。況兼淑蘭染病。也只爲此。大嫂。我仔細想來。莫若遣幣帛。羔鴈酒禮。花紅。着官媒說合。招贅雲傑爲婿。看我一雙父母。同胞情分。省教他人恥笑。大嫂。你心下如何。〔老旦云〕你既主張了罷。也免的出醜揚疾。也見我祖宗家門清潔。我意正如此。擇吉日良辰。一應合用禮物。不要少了。一則外人好看。二則小姑寬心。〔蕭公讓云〕事不宜遲。收拾了便令媒人速去。〔詩云〕兄妹本同胞。那能不相惜。去請西興人。來作東牀客。〔同下〕張世英上云。小生張世英。自到西興。朋友家住經半月。誰想蕭公爲他令妹。倒遣媒人來說親事。使小生如之奈何。古人云。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家。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一來公讓如此笑。意。二來男婚女聘。人倫大禮。不負此女初心。況其家本名門。何辱於小生。今日便回蕭山去成就此事。不爲過也。〔下〕〔正旦同梅香上〕〔梅香云〕姐姐。早則歡喜也。哥哥下三千貫正財禮錢。招張雲傑爲婿。羔鴈茶禮。斷

送房奩。盡行出辦。足滿姐姐平生所望。〔正旦云〕好慚愧也呵。〔唱〕

〔黃鍾醉花陰〕離恨閒愁早填滿。俺主人非長是短。謝兄嫂得團圓。陪羔鴈花紅。下正禮三千貫。度量闊。眼皮寬。把斷送房奩全盡管。

〔喜遷鶯〕納幣帛綾段不斷。頭花擔盒盤堪觀。披掛的遍身紅滿。來往官媒。一刻地錦繡攢。人亂攢。親屬交錯。羅綺彌漫。

〔淨扮官媒引鼓樂上〕請新郎科。〔張世英上云〕這親事非吾樂就。只爲令兄尊命。不敢有違。勉強而已。〔正旦唱〕

〔出隊子〕這都是姻緣前判。幸今生得聚完。玉肩同並赴雲端。素手相攜跨綵鸞。清韻雙吹鳴鳳管。

〔張世英云〕我張世英若非令兄相待之厚。不負卿之初心。豈敢玷污名教。致有今日。〔正旦冷笑科唱〕

〔刮地風〕刻地亂講歪談一萬端。尙古自苦澁寒酸。聽笙簧一派聲撩亂。翠擁珠攢。舞態輕盈。歌聲紆緩。香篆靄。絳蠟明。低垂簾幔。端的個畫堂深。和氣暖。受用千般。

〔梅香云〕夜涼風定。月朗天晴。香清燈燦。歌舞吹彈。正好交杯勸盞。一壁廂動樂者。〔做奏樂交杯科〕〔正旦唱〕

〔四門子〕香馥馥合巹杯交換。正良宵勝事攢。碧天邊燦燦寒星煥。碾冰輪皓月團圓。樂意的酬。儘興的拚。貪歡娛自然嫌漏短。樂意的酬。儘興的拚。索強似風亭月館。

〔媒請兄嫂蕭公讓同老旦上相見科〕〔蕭公讓云〕雲傑。男女匹配。人道之大。吾妹粧殘貌陋。有辱足下。皆由不忘雅意。故得有此。〔張世英云〕久賴公讓厚庇。又得結姻於令妹。深感不淺。若非平昔之舊。安敢如此。但不知小生將何圖報耳。〔蕭公讓云〕雲傑太謙。下次人等掛起圖畫。點上花燭。再整筵宴。樂此良夜。〔做送酒科〕

〔正旦唱〕

〔水仙子〕洒斟着鸚鵡盃。光映着瑪瑙盤。茶烹着丹鳳髓。香浮着碧玉碗。開銀屏金孔雀綠嫩紅嬌。隱錦褥繡芙蓉枝繁葉亂。嵌玲瓏香毬掛金縷團梅。紅羅絞綃帳舞鳳飛鸞。是是是。東隣女曾窺宋玉垣。喜喜喜。果相逢翡翠銀花幔。早早早。同心帶扣雙挽結交歡。

〔張世英云〕小生暗想。此係宿緣。恐非人力所能謀也。〔蕭公讓云〕此言最善。這都是天意暗合人心。豈不是個大喜事。〔正旦唱〕

〔古寨兒令〕我這裏偷看。不由人心歡沒裏彈。忒丰韻表正形。端赴着這風和月圓春夜煖。逢天喜值紅鸞。配宿緣成仙伴。

〔蕭公讓云〕噲這江南風景。如此夜宴。月光照耀。燈燭輝煌。錦繡羅列。圖畫張掛。百味珍羞。水陸俱備。端的好富麗也。〔做送酒科〕〔張世英云〕噲如此受用。誠爲可樂。小生便當盡醉。豈敢推辭。〔正旦唱〕

〔神仗兒〕荔枝漿乳酪蜜團。甘蔗汁酥油糖拌。薔薇露秋菊春蘭。紫蘇鹽薑醋薦款。碧芥芽葱針寸段。〔云〕梅香。你看這生在書院相見之時。許多道學身分。今都到那裏去了。〔唱〕細端詳俊沈嬌潘。可不道尊瞻視。正衣冠。

〔蕭公讓云〕小的每。與我大吹大擂者。〔做奏樂科〕〔媒念詩云〕碧漢飛雙鳳。瑤池宿兩鴛。洞房花燭夜。人月共團圓。〔正旦唱〕

〔尾聲〕錦片前程今美滿。舞菱花一對青鸞。早不入鳳臺聞玉管。

〔音釋〕 澁音瑟 馥房夫切 卷音謹 醴桑賓切 嵌音闕 酪音勞 拌音伴

題目

貧嫂嫂合成金貫鎖

親哥哥配上玉連環

正名

張世英飽存君子志

元 曲 選

蕭淑蘭情寄菩薩蠻

一五四二

錦雲堂暗定連環計雜劇

第一折

〔淨扮董卓領外扮李儒李肅卒子上詩云〕擁兵入衛立奇功。文武羣臣避下風。九錫恩深猶未厭。私心不老漢朝中。某姓董卓字仲穎。乃隴西臨洮人也。自幼爲將。頗有邊功。比因十常侍作亂。何進薦某入朝。遂至宮封太師之職。如今又加九錫。一車馬。二衣服。三樂器。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賁。七斧鉞。八弓矢。九鉅鬯。出稱警。入稱蹕。頒曰詔。降曰制。言曰宣。語曰勅。某每入朝。但將這腰間的寶劍微露霜刃。嚇的文武百官。人人失色。且莫說我手下許多謀臣戰將。則這個叫做李儒。這個叫做李肅。也都勇過賁育。智賽孫吳。名馬數千羣。雄兵十萬隊。以此橫行京兆。威震長安。觀奪漢家天下。直如反掌耳。止有王允那廝。多有詭計。一心常對着我。我也常常防備他。但是他行住坐臥。我就着人跟隨着。看他動靜。早來通報。今日俺在太師府閒坐。有人來說。那廝出了朝門。不回私宅。逕往太尉楊彪家去了。則怕他兩個商量出甚麼計較來。俺不免親身直至楊彪家。觀破那廝走一遭去。〔詩云〕從來此賊多毒計。教咱如何不防備。雖則人無害虎心。爭奈虎有傷人意。〔下〕〔外扮楊彪領祇從上云〕老夫姓楊名彪。字文先。弘農華陰人氏。現爲殿中太尉之職。方今漢朝獻帝在位。被那董卓專權。擅作威福。生殺由己。文武百官。皆凜凜不敢正目而視。因此聖人懷憂。無可奈何。便好道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若不與主上分憂。豈爲臣子之道。老夫欲待乘其機會。勦滅姦雄。爭奈他家奴呂布。英勇過人。一時難以下手。老夫想來。則除是司徒王允。此人足智多謀。可與共事。我如今約他來商議。早間着人請去了。不見到來。左右。門首覷着。若王司徒來時。報復俺知道。〔祇從云〕理會的。〔正末扮王允上云〕老夫姓王名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自舉孝廉以來。謝聖恩可憐。加爲大司徒之職。爭奈董卓弄權。將危漢室。羣臣畏懼。莫敢誰何。今有太尉楊彪。令人來請。不知爲着甚事。須索走一遭去。慚愧老夫年邁無能。虛叨爵祿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俺可也虛度春秋。強捱昏晝。空生受肥馬輕裘。爲甚事擔消瘦。

【混江龍】則爲這漢家宇宙。好着俺兩條眉鎖廟廊愁。恰便似花開值雨。怎的箇葉落歸秋。俺只問鴛鴦班中怎容的諸盜賊。麒麟閣上是畫的甚公侯。做官時都氣勃勃待超前。立功處早退怯怯甘居後。若得他一人定國。也不枉萬代名留。

〔云〕可早來到門首也。令人報復去。〔祇從做報科〕〔楊彪云〕道有請。〔祇從云〕請進。〔做見科正末云〕太尉請老夫來。有何事商議。〔楊彪云〕請司徒來。別無甚事。想楚漢爭雄。創立江山。四百餘載。流傳至俺主獻帝。艱難極矣。今有董卓專權。欺壓羣臣。無計可奈。老夫遍觀朝中。足智多謀。無如司徒者。不知怎生出個妙策。共立大功。司徒意下如何。〔正末唱〕

【油葫蘆】想當日楚漢興兵爭戰秋。君與臣猶未剖。他也會中分天下指鷓鴣。〔楊彪云〕既然中分天下。怎獨是我漢朝成其王業。流傳四百餘年。這都誰人之力也。〔正末唱〕這其間多虧了張子房說地談天口。韓元帥握霧擎雲手。那一個能戰敵。那一個善計謀。他把千年基業扶持。就端的是分破帝王憂。

〔楊彪云〕如今董卓專權。威振中外。想起當日各處諸侯。勒兵百萬。在于虎牢關下。不曾得他一根折箭。似此強橫。如何勦除也。〔正末唱〕

【天下樂】我則怕煩惱皆因強出頭。想十八路諸侯也波侯。題起來滿面羞。〔楊彪云〕若不是劉關張三人破呂布一陣。天下諸侯可不羞死也。〔正末唱〕想當日虎牢關一時難措手。到如今文官每盡拜降。武將每皆遁走。慣的那廝呵。千自在百自由。

〔楊彪云〕今日小官奉聖人的命。請司徒來商議。怎生出個計較。擒拿董卓。〔正末云〕太尉。噤聲。那賊臣董卓權重勢大。非可容易勦滅。况他耳目布滿朝端。我等計議。倘或漏洩。豈不反取其禍。〔楊彪云〕雖然如此。奈吾等世爲漢臣。誓不與這賊並立。但有可圖。拚以身命殉之。他非所懼也。〔董卓領卒子冲上云〕某乃董卓是也。

我今日直至楊彪家中。觀破這老賊去。令人報復去。道有董太師在於門首。〔祇從做報科〕報的老爺得知。有董太師來了也。〔楊彪做驚科云〕果如司徒所料。董太師來了也。吾等便當出迎。〔同出迎董卓見科云〕哦。王司徒也在此。你兩個這裏商議些甚麼哩。〔楊彪云〕小官與王司徒偶因朝罷相過。敘些閒話而已。並不曾商議甚的。〔董卓云〕王允。你兩個見我到門。似有驚駭之色。莫非要害我麼。〔正末云〕俺等軀命皆在太師掌握。豈敢有此。〔唱〕

〔後庭花〕沒阿只你箇董太師掌大權。〔董卓做笑科云〕我這權元也不小。〔正末唱〕呂溫侯爲帥首。俺可也同商議。待擇箇好日頭。〔董卓云〕元來你們要擇個好日頭。敢是商量請我吃酒麼。〔正末云〕非也。待請太師早登大位耳。〔董卓笑云〕只怕孤家到不得這地位。〔正末唱〕見說的話相投。〔董卓云〕若果有此日呵。你等但說的。我便依卿所奏也。〔正末唱〕便道是依卿所奏。〔做背科唱〕只怕你這狠心腸無了休。

〔董卓云〕楊太尉。俺問你。從古以來。也有將平天冠護人戴的麼。〔楊彪云〕古語有云。有道伐無道。湯放桀。武王殺紂是也。無德讓有德。堯禪舜。舜禪禹是也。〔董卓云〕王司徒。這等看來。今日之事。亦可知矣。〔正末唱〕

〔那吒令〕有一個虞舜帝。他承唐祚。溫恭自守。有一個秦始皇。他併周家。強梁不久。有一個新巨君。他篡漢室。狂乖出醜。〔董卓云〕孤家爲這一事。用了多少機謀。一時不得成就。以此心中好生着惱。〔正末唱〕你如今怕甚麼計不成。怕甚麼謀難就。便待要一勇性亂舉戈矛。

〔董卓云〕孤家看來。朝裏朝外。唯我獨尊。若要舉事之時。那一個敢道個不字兒的。俺就着他立生災禍。身家難保。九族不留。〔正末云〕王允夜觀乾象。漢家氣數已盡。太師功德巍巍。當代漢而有天下也。只在這早晚了。

〔唱〕

〔鵲踏枝〕你可也強承頭。大睜眸。豈不見天象璇璣。氣運周流。〔董卓做笑科云〕既然天象如此。只怕孤家沒這福分。〔正末云〕元來太師不知。近日銀臺門內築一高臺。此非爲禪授而何。

〔唱〕早築下高臺禪授。休忘了俺兩個王允楊彪。

〔董卓云〕孤家要圖大事。這文武重臣。順我者爲恩。逆我者爲讎。豈不切切的謹記於心也。〔正末唱〕

〔寄生草〕這本是服德非關力。你休便將恩認做讐。則願你仗龍泉掃蕩風塵垢。拔龍韜補盡乾坤漏。坐龍庭穩占江山秀。〔董卓云〕此事只宜疾不宜遲也。〔正末唱〕則願你順人和。有麝自然香。休得要逆天心。無禍誰能勾。

〔董卓云〕這事全仗你衆公卿扶持一扶持。孤家自有重報。〔楊彪云〕請太師放心。略寬三五日。選得吉辰。衆公卿便來奉迎也。〔董卓云〕太尉司徒。孤家入朝以來。手握重兵。數百餘萬。勇猛之將。如呂布者非止一人。生殺廢置。但憑孤口。要奪漢家天下。如探囊取物。亦有何難。既是銀臺門已有築臺授禪之意。俺如今且回府去。整備平天冠。等候便了。雖然如此。恐防日久變生。只是早幾日的好。〔詩云〕觀乾象漢已天亡。況孤家久握朝綱。也終防別生事故。休遲緩自取其殃。〔下〕〔楊彪云〕這匹夫好無禮也。一心要侵奪漢家天下。司徒計將奈何。〔正末唱〕

〔金盞兒〕我本是一重愁。翻做了兩重愁。方信道是非只爲多開口。〔楊彪云〕司徒怎生定計擒拿此賊。方可保安漢室江山。〔正末唱〕待教我神機妙策苦搜求。怎做的姜子牙能伐紂。張子房會興劉。〔楊彪云〕小官觀司徒也不弱於先賢。只要先算計了呂布一人。那董卓便易擒矣。〔正末唱〕你待要勦除了董卓太師。甚法兒所算了呂溫侯。

〔楊彪云〕此事全仗司徒用計。〔正末做沈吟科云〕太尉。你且放心。容小官思付來。〔唱〕

〔賺煞〕攬這場強熬煎。自尋此三閒僻憊。少不的三三夜夜蒼顏皓首。〔楊彪云〕人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司徒我和你這煩惱何時是了也。〔正末唱〕那些三個百歲常懷千歲憂。搜尋遍四大神州。運機籌這功績難收。可惜萬里江山一日休。〔楊彪云〕適在老賊之前。約下三五日間。便有分曉。司徒須要早圖。休得誤事。〔正末唱〕眼見的烏飛兔走。爭奈這龍爭虎鬪。將一箇悶弓兒。拽扎在我心頭。〔下〕

〔楊彪云〕王允此一去。必然用計擒拿董卓。保安漢室天下。老夫悄悄的自去回聖人話便了。〔詩云〕漢室江山誓共扶。肯容賊子有狂圖。計就月中擒玉兔。謀成日裏捉金烏。〔下〕

〔音釋〕

洮音逃

比音避

賁音奔

鬯音唱

蹕音必

過平聲

華去聲

橫去聲

強欺養切

降

奚江切

阿何哥切

璇音旋

璣音幾

重平聲

儼鋤山切

憊音驟

第二折

〔董卓李儒李肅卒子上詩云〕文武朝臣不見過。銀臺門事竟如何。只爲龍床難得坐。一夜心焦白髮多。某乃董卓是也。煩李王允等衆官好生無禮。他每說早晚選定吉日。便來迎俺。登其大位。我看黃曆上儘有好日子。怎麼還不見來相請。令人門首覷者。若王允等衆官來時。報復我知道。〔卒子云〕理會的。〔外扮太白星官抱布上云〕世俗的人。跟貧道出家去來。我看你個個成仙。人人了道。這裏也無人。貧道乃上界太白星是也。生居金地。出在庚方。鑒人間善惡無差。辨世上榮枯有准。因朝天帝回來。觀見下方董卓弄權。要謀漢家天下。上蒼致怒。衆神不喜。故差貧道點化此人。看他省的也不省的。這是董卓門首。〔做二笑科云〕董卓太師。你好個大志氣也。〔做三哭科云〕董卓太師。你這早晚死也。〔卒子做報科云〕報太師爺。門首有個風魔的先生。望着府門大笑三聲。大哭三聲。打着他不去。特來報知。〔董卓云〕有這等事。待我親自出去試看咱。〔做見科〕〔太白云〕呵呵呵。董卓。你這早晚死也。〔董卓云〕這個正是風僧狂道。令人與我拿住者。〔做拿不住科〕〔董卓云〕我自己擎這廝去。〔做擲布科下〕〔董卓云〕哎。打殺我也。他怎生不見了。且看打我的是什麼物件。〔做取看科云〕元來是一疋布。兩頭兩個口字。中間裏有兩行字。寫着道。千里草青青。卜曰十長生。李儒。你知道麼。〔李儒云〕太師。李儒仔細參詳。不解此意。則除是蔡邕學士。他可懂的。〔董卓云〕吾兒言者當也。李肅。與我喚將蔡邕來者。〔李肅云〕蔡學士安在。〔外扮蔡邕上云〕小官姓蔡名邕。字伯喈。祖居陳留郡人氏。官拜學士之職。有太師相請。不知爲着甚事。須索見去。〔做報見科蔡邕云〕太師呼喚小官。有何見諭。〔董卓云〕蔡學士。我正是在府中閒坐。有一個風魔的先生。望着府門哭三聲笑三聲。我出去看他。被他拿一物件當頭打將過來。正要着人擎他。早化一道金光不見了。如今他這物件現在於此。我不解其意。喚學士來試看咱。〔蔡邕云〕既如此。

請借一看。〔做看科云〕哦。是一疋布。可長一丈。上面有兩行字。千里草青青。卜曰十長生。〔做背科云〕這老賊當來必死在呂布之手。則除是這般。〔回云〕太師。據蔡邕看來。布上有兩行字。千里草青青。卜曰十長生。千字下面着個里字。千字上面着個草頭。可不是個董卓。卜字下面着個曰字。曰字下面着個十字。可不是個卓字。這是包藏着太師的尊諱。這是一疋布。兩頭兩個口字。上下疊起。可不是個呂字。這是包藏着呂布二字。布可長一丈。是報太師有十全之喜。皆憑呂布英雄。此乃天意。亦人力也。〔董卓做笑科云〕學士言者當也。我若成其大事。這左丞相位兒就是你坐。〔蔡邕云〕則怕太師忘了。〔董卓云〕說的是。常言道貴人多忘事。就將此布你收的去。我若成其大事。擎將這布來。這左丞相就是你的了也。〔蔡邕云〕多謝太師。小官告退。出的這門來。我蔡邕本爲父母之故。不得已投託董卓門下。如今擎這布悄悄的到王司徒府中。與他商量走一遭去。〔下〕

〔董卓云〕蔡邕去了麼。兀的不歡喜殺老夫也。〔詩云〕憑着俺呂布孩兒成大事。今日今時方信道人有善願。果然是天必從之。〔同衆下〕

〔正末上云〕老夫王允是也。昨日楊太尉口傳密詔。着老夫定計擒擎董卓。老夫想來他權勢重大。況兼呂布有萬夫不當之勇。展轉尋思。並無一計。怎生是好。天色晚了也。不免掩上宅門。再思想波。〔蔡邕上云〕這是司徒門首。我試喚門咱。〔做喚門科〕

〔正末出看科云〕喚門的是誰。〔蔡邕云〕是小官蔡邕。〔做見科正末云〕學士爲何至此。〔蔡邕云〕丞相。小官無事也不來。那董卓在私宅中閒坐。忽有一個乞化先生。望着他府門大笑三聲。大哭三聲。太師大怒。着人擎他。被他將一物件望着太師打來。化一道金光不見了。這就是打的那物件。司徒請看。〔正末做接看科云〕原來是一疋布。布上有兩行字。千里草青青。卜曰十長生。那草字着個千字里字。卜字着個曰字十字。可不是董卓二字。〔蔡邕云〕解的是。〔正末做再看科云〕布上兩頭一個口字。分明是藏着呂布二字。但這布不長九尺。又不長一丈一尺。主何意思。這個却解不過來。〔蔡邕云〕有甚難解處。這布足是一丈。單主着董卓數足。早晚死也。若死必在呂布之手。〔正末云〕學士差矣。那呂布是董卓的養子。他如何肯殺董卓。〔蔡邕云〕董卓比丁建陽如何。司徒。你怎生立一人之下。坐萬人之上。調和鼎鼐。變理陰陽。但能使呂布生心。董卓不足圖矣。小官不才。願獻一策。名曰連環計。天色已晚。小官告回。〔下〕

〔正末云〕學士去了也。他說便說的好。只是這連環計將何下手。丟下一樁悶公事在俺心上。兀

的不像倖殺人也呵。〔唱〕

〔南呂一枝花〕急切裏稱不的王允心。酬不了吾皇願。擒不到董太師。立不起漢山川。則着我算後思前。將百計搜尋遍。奈一時難布展。憂的我神思竭。默默無言。愁的我魂膽喪兢兢打戰。

〔云〕似這等憂愁。着俺何時是了也。〔唱〕

〔梁州第七〕憂的是防禍亂似防天之墜。愁的是傍姦雄似傍虎而眠。赤緊的翻騰世事雲千變。霎時間朱顏易改。皓首相纏。懣懣的我渾如癡。掙直似風顛。恰便似悶弓兒在。心下熬煎。快刀兒腹內盤旋。空着我王司徒實不。不忠孝雙持。怎當他董太師惡狠狠威權獨擅。更和那呂溫侯氣昂昂智勇兼全。幾番告天。奈天天相隔人寰遠。偏不肯行方便。可憐我一點丹心鐵石堅。落的徒然。

〔云〕心中困倦。且到後花園消散一回咱。這是牡丹亭子上。家僮取琴過來者。〔家僮上遞琴科云〕琴在此。〔正末做歎科云〕哀哉漢室將傾。非人力可挽。不免對月彈琴。作歌一首。〔做撫琴科〕〔歌曰〕吁嗟炎漢兮末運否。姦臣弄權兮干戈起。呂布驍勇兮爲爪牙。虎牢一戰兮衆皆靡。天子遷都兮入長安。如鳥離巢兮魚失水。三百餘年兮基業傾。二十四帝兮今已矣。老夫慷慨兮懷國讎。恨不拔劍兮梟其頭。爭奈年華兮值衰暮。况復朝臣兮無可謀。空承密詔兮在衣帶。竟乏奇計兮能分憂。日夜躊躇兮心欲碎。臨風浩歎兮淚橫流。〔旦兒扮貂蟬領梅香上云〕妾身貂蟬是也。自從與呂布失散。不想流落於此。幸遇司徒老爺看待如親女一般。只是這椿心事。難以剖露。如今月明人靜。不免領着梅香。後花園中燒香走一遭去。〔梅香云〕姐姐。你行動些。〔正末做見避科唱〕

〔隔尾〕我則道忒楞楞宿鳥在花陰串。原來是嬌滴滴佳人將竹徑穿。把玉露蒼苔任踐踐。〔梅香云〕姐姐。在這芍藥園邊放下香桌兒好麼。〔正末唱〕俺掩在湖山石

這邊。他行到芍藥園那邊。〔旦兒做氣喘科〕〔正末唱〕我見他手纖纖搭扶了丁香樹兒端。

〔旦兒云〕梅香。將香來者。〔梅香云〕姐姐。請上香咱。〔旦兒云〕池畔分開並蒂蓮。可堪間阻又經年。鵲鵲比翼難成就。一炷清香禱告天。妾身貂蟬。本呂布之妻。自從臨洮府與夫主失散。妾身流落司徒府中。幸得老爺將我如親女相待。爭奈夫主呂布。不知下落。我如今在後花園中燒一炷夜香。對天禱告。願俺夫妻每早早的完聚咱。柳影花陰月半空。獸爐香裊散清風。心間多少傷情事。盡在深深兩拜中。〔梅香云〕我替姐姐再燒一炷香。天那。俺會聽的有人說來。道是人中呂布。女中貂蟬。不枉了一對兒好夫妻。若能得早早成雙。可也拖帶梅香咱。〔正末唱〕

〔四塊玉〕我則道他瘦懨懨苦病纏。却元來俏促促耽閨怨。方信道色膽從來大似天。〔旦兒做泣科〕〔正末唱〕則見他淚痕兒界破殘粧面。我可甚治家如治國。他也不能守禮似守身。都做的願後不顧前。

〔云〕貂蟬。你在這裏做甚麼。敢如此大膽也。〔梅香云〕決撒了。老爺都聽見了也。〔旦兒云〕你孩兒在此不會說甚麼。則爲身子不快。特來燒香。〔正末云〕噤聲。〔唱〕

〔罵玉郎〕還待要花言巧語將咱騙。你恰纔個焚香拜告青天。深深頂禮親發願。似這等心又虔。意又堅。可則是保你身無倦。

〔旦兒云〕你孩兒並無別願。見此好天良夜。一心則是拜月焚香。不曾敢說些甚麼。〔正末唱〕

〔感皇恩〕呀。你說甚麼。再遞絲鞭。重整良緣。是誰人打散了你這錦紋鴛。分開了雙飛燕。斫斷了並頭蓮。害的你一生恨惹。則爲這兩下情牽。〔旦兒云〕你孩兒並無此言。〔正末云〕你還賴哩。〔唱〕我則問你遭間阻。經離別。是何年。

〔旦兒云〕你孩兒則爲身子不快。因此拜月焚香。委實的並無別意。〔正末唱〕

〔採花歌〕則你這腹中冤口。中言。聲聲道天公怎不把入憐。〔梅香云〕俺姐姐並

不會說甚麼。我若說謊。就變一個哈叭狗兒。〔正末云〕唬。〔唱〕你道是呂布人中多俊雅。貂蟬世上最妖妍。

〔旦兒云〕你孩兒端的不會說甚麼來。〔正末云〕貂蟬。我聽的你說則願夫妻每早早團圓。那一個是你丈夫。從實的說來。若一字不實。我打死你這小賤人。決無乾罷。〔貂蟬跪云〕望老爺停嘆息怒。暫罷虎狼之威。聽您孩兒慢慢的說來。您孩兒不是這裏人。是忻州木耳村人氏。任昂之女。小字紅昌。因漢靈帝刷選宮女。將您孩兒取入宮中。掌貂蟬冠來。因此喚做貂蟬。靈帝將您孩兒賜與丁建陽。當日呂布爲丁建陽養子。丁建陽却將您孩兒配與呂布爲妻。後來黃巾賊作亂。俺夫妻二人陣上失散。不知呂布去向。您孩兒幸得落在老爺府中。如親女一般看待。真個重生再養之恩。無能圖報。昨日與妳妳在看街樓上。見一行步從擺着頭踏過來。那赤兔馬上可正是呂布。您孩兒因此上燒香禱告。要得夫婦團圓。不期被老爺聽見。罪當萬死。〔正末云〕貂蟬。此言是實麼。〔旦兒云〕老爺。您孩兒並不敢說謊。〔正末云〕噯。蔡學士。你好能也。兀的不是連環計。却在這妮子身上。〔唱〕

〔絮蝦蟆〕這的是天意隨人轉。也顯得我忠心爲國專。背地裏自欣然。何須別尋空便。何須更圖機變。不索共他陣面。不索和他交戰。我這條妙計久遠。我這條妙計長便。蒼生要解倒懸。社稷從此保全。賊臣董卓弄權。端的勢焰薰天。若有半點風聲漏傳。可不滅盡滿門良賤。憂的咱憂的咱意。攘情顛。心似油煎。誰承望俺家裏搜尋出這美女嬋娟。到來日開筵。向脂粉叢中倒暗暗的藏着征戰。這計謀怎脫免。〔帶云〕貂蟬。〔唱〕我看你夫妻美滿。永遠團圓。

〔云〕孩兒。你若肯依着您父親一樁事呵。我便着你夫妻每團圓也。〔旦兒云〕老爺休道是一樁事。就是十樁事。您孩兒也依的。但不知是那一樁事。〔正末云〕我想春秋時節。有個縛諸之妻。力贊夫主助成大功。到我朝有個王陵之母。伏劍而死。遺其子事漢。無生二心。後來俱名登史冊。人人傳頌。你如今肯替父親出此一計。使

我得陰圖董卓。重整朝綱。便當着你夫妻們永遠團圓。兒也。你休顧那胖董卓一時春點污。博一個救帝主萬代姓名香。〔旦兒云〕父親。我隨你要孩兒怎的。〔正末云〕既然這等孩兒。你且歸後堂中去。〔旦兒云〕理會的。欲教青史留遺跡。敢惜紅顏別事人。〔下〕〔正末云〕季旅那裏。〔淨扮季旅上云〕自家不是別人。是這王司徒堂候官季旅的便是。老爺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見來。〔做見科云〕老爺呼喚季旅。那廂使用。〔正末云〕季旅。你與我一面分付掌酒宴的安排筵席伺候。一面到太師府傍溫侯的私宅。請呂布來者。〔季旅云〕理會的。〔下〕〔正末云〕季旅去了。我料呂布必然來赴席也。若來時。我自有個主意。正是不施萬丈深潭計。怎得熬魚上釣鉤。〔下〕〔冲末扮呂布領卒子上詩云〕人又英雄馬又驍。太師親賜赤麟袍。世人問我名和姓。曾見橫行出虎牢。某姓呂名布字奉先。在於虎牢關上。殺退十八路諸侯。威振天下。官封溫侯之職。見佐董卓師門下。名為養子。寵冠羣臣。除了征戰之外。無過是吃酒耍子。今日營中無事。且看甚麼人來請我。〔季旅上云〕自家季旅。奉着司徒的言語。請呂溫侯走一遭去。可早來到私宅門首。門上的報復去。說有王司徒差官季旅要見。〔卒子做報科〕〔呂布云〕着他過來。〔卒子云〕差官進。〔季旅做見科〕〔呂布云〕季旅。你此來有甚事。〔季旅云〕奉司徒之命。道近日邊報頗稀。特治小筵。屈溫侯爺一敘。〔呂布笑云〕我道這老匹夫強不過。你先去。我便來也。〔季旅云〕我季旅就回話去。只望溫侯爺早些命駕。〔下〕〔呂布云〕季旅去了也。左右。收拾鞍馬。就到王允府中赴宴走一遭去來。〔下〕〔正末引季旅祗候上云〕老夫王允。早間着季旅請呂布去。他說就來。令人門外觀者。若溫侯來時。快報知道。〔季旅云〕理會的。〔呂布引卒子上云〕這是王司徒府門首了。左右。接了馬者。〔季旅做報科〕〔正末忙接科云〕早知溫侯來到。只合遠接。接待不及。勿令見罪。〔呂布云〕你是朝中老臣。怎生行這等禮。忒謙遜了。只怕不當麼。〔正末云〕不敢。得溫侯慨臨。我老夫增光多矣。令人。擡上果桌來者。〔做擡果桌正末遞酒科云〕奉先。請滿飲此杯。〔呂布云〕量呂布有何德能。着老宰輔置酒張筵。如此重待。呂布何以克當。〔正末唱〕

〔牧羊關〕想王允官衙小才藝淺。怎當的公子登筵。〔呂布云〕老宰輔。你請我有何主意。〔正末云〕我王允也別無他意。只重奉先的威名耳。〔唱〕願溫侯家給千兵。願溫侯戶封

入縣。願溫侯早掌元戎印。願溫侯早受帝王宣。願溫侯皂蓋飛頭上。願溫侯朱衣列馬前。

〔呂布做笑科云〕多謝老宰輔盛意。只怕呂布沒福。〔正末云〕老夫幼習天文。見漢家氣數盡矣。太師功德巍巍。指日之間。必登高位。只望溫侯提拔王允咱。〔呂布云〕老宰輔。你但放心。若太師成了大事。這左丞相少不得是你做。〔正末做遞酒科云〕多謝多謝。請奉先滿飲此杯。〔呂布云〕酒忒緊了。待俺慢慢的飲幾杯。〔正末云〕便好道筵前無樂。不成歡樂。令人傳語後堂中。請出貂蟬小姐來者。〔旦兒領梅香上科云〕父親。呼喚您孩兒有何事。〔正末云〕孩兒也。呂布現在前廳上。他帶了酒也。你只推不認的。與他遞一杯。就敬一曲。看他說甚麼。〔旦兒云〕理會的。〔正末領旦兒見呂布科云〕小姐。把體面見了溫侯者。〔旦兒做拜科云〕溫侯萬福。〔呂布忙回禮科云〕小姐免禮。〔正末云〕孩兒。與溫侯遞一杯兒酒。〔旦兒云〕將酒來。〔梅香云〕酒在此。〔旦兒做送酒科云〕溫侯。請滿飲此杯。〔呂布做接酒飲科云〕老宰輔。呂布已醉。有失禮體。酒勾了也。〔正末云〕奉先請寬懷暢飲。便醉也何妨。孩兒。你唱個曲兒奉溫侯的酒。〔旦兒唱〕

〔雙調折桂令〕幼年間會事君王。不甫能出賜英雄得配鴛鴦。只爲那半路風波。三年阻隔。兩地分張。想當初避兵時干戈擾攘。到如今太平年。黎庶安康。但願美滿成雙。拜謝穹蒼。早難道對面相逢。便刻的忘了紅昌。

〔呂布做打認科云〕這不是貂蟬。他怎生得到這裏來。〔正末背云〕果有此事。這廝中計了也。〔唱〕

〔隔尾〕一箇眼傳情羞掩芙蓉面。一箇坐不穩難登玳瑁筵。則見他佯帶酒推更衣。且寬轉。〔呂布云〕老宰輔。乞恕呂布疎狂之罪。〔正末唱〕請溫侯穩便。〔呂布做喝科云〕呂布酒醉了。混踐華堂。豈不得罪。〔正末唱〕有甚麼混踐。〔云〕奉先請坐。老夫前後執料去咱。〔唱〕我口兒裏說話。將身軀倒退的遠。〔虛下〕

〔呂布低云〕老宰輔去了也。貂蟬。〔旦兒應科〕〔呂布云〕妻也。你怎生却在這裏。〔旦兒云〕自從俺臨逃失散。

流落在司徒府中。不想今日纔得相見。奉先。則被你痛殺我也。〔旦兒做哭呂布掩泣科云〕貂蟬兀的不想殺我也。〔正末冲上云〕你兩個說甚麼哩。〔呂布同旦兒跪科〕〔正末唱〕

【哭皇天】被我偷睛兒早瞧見。〔呂布云〕我呂布實是酒醉了也。〔正末唱〕那兩個私情的。忒自專。〔旦兒云〕您孩兒並不會取說甚麼。〔正末云〕噤聲。〔唱〕你這賤媳婦無斷送。〔呂布云〕這都是呂布之罪。不干他事。〔正末唱〕你這新女婿省財錢。覷的咱渾如芥蘚。俺好意的張筵置酒。你走將來賣俏行姦。暢好是廝踏踏。廝踏踏也波呂奉先。〔呂布云〕老宰輔不知。聽呂布慢慢的說一遍。他本忻州木耳村人氏。任昂之女。小字紅昌。因漢靈帝選入宮中。掌貂蟬冠來。故名貂蟬。後靈帝賜與丁建陽。當日呂布與建陽爲養子。建陽將貂蟬配與呂布爲妻。因黃巾賊作亂。在陣上失散。一向不知下落。元來在老宰輔處。因此呂布不勝分離之感。只望老宰輔怎生可憐見。着俺夫妻再得團圓。呂布至死也不忘大德。當效犬馬之報。〔正末云〕我兒。你有何言。〔旦兒云〕委實如此。只望父親恕罪。〔正末云〕既如此。溫侯請起。〔唱〕說甚麼單絲不線。我看你缺月再圓。

〔云〕孩兒。你自回後堂中去。〔旦兒同梅香下〕〔正末唱〕

【烏夜啼】俺只道侯門一入如天遠。〔云〕這個不是老夫的私宅。〔呂布云〕不是老宰輔私宅。可是那裏。〔正末唱〕誰承望漢劉晨誤入桃源。枉着你佳人受盡相思怨。早兩箇攜手挨肩。共枕同眠。則待要寶驂驢再接紫絲鞭。怎肯教錦鴛鴦深鎖黃金殿。美前程新姻眷。一任的春風院宇。夜月庭軒。

〔云〕溫侯。你若不說。老夫怎生得知。我尋也尋不着這門親事。我便選吉日良辰。倒賠三千貫奩房斷送。將貂蟬配與溫侯爲妻。你意下如何。〔呂布云〕多謝了老宰輔。貂蟬的父親。便是呂布的父親哩。此恩必當重報也。〔正末云〕溫侯。可則一件。則怕太師知道。見王允之罪麼。〔呂布云〕不妨事。俺父親知道。更是歡喜。〔正末云〕既然這等呵。將軍。你放心。老夫到來日。再安排一個筵席。敬請太師。一來商議大事。二來就題你這門親事。有何不可。〔呂布云〕太山。爲您孩兒如此般用心。呂布至死也不敢忘報。酒勾了也。呂布告回。〔正末云〕將軍勿

罪。〔呂布云〕不敢不敢。我出的這門來。還俺私宅去也。〔詩云〕偶赴侯門宴。依然逢故妻。重諧雙鳳侶。不似五
羊皮。〔下〕〔正末云〕呂布去了也。季旅。你再到太師府中。道王允請太師飲宴。他若不來時節。你便道王允專
請太師商議大事。願無他阻。〔季旅云〕理會的。〔正末云〕我料董卓一武夫耳。見說商議大事。必然肯來。〔唱〕
〔黃鍾尾〕到明朝安排下鵲門。擺設重瞳宴。準備着打鳳機關。呂后筵。用心腸使機見。這權術要巧便。奏笙歌列管絃。花如錦。酒似川。我更謙下做
軟善。董卓太師酒性顛。見紅顏決願戀。那其間我把這美貌貂蟬。僞托獻。暗
暗的對天說呪願。〔帶云〕你道我願甚的來。〔唱〕則願的早滅了賊臣。將俺那聖明
來顯。〔同季旅祇候下〕

〔音釋〕行音杭 肅音奈 變音屑 稱去聲 燥音竈 喘川上聲 間去聲 從去聲 解上聲 鱖

音專 強雞燥切 中去聲 推退平聲 斷端去聲 省生上聲 勝平聲

第二折

〔董卓領祇候上云〕某董卓是也。前日太尉楊彪。司徒王允。他兩個說銀臺門築起一座高臺。只在三五日間。
請某授禪。怎麼這幾時還不見回話。那楊彪老賊。元是個蠅強的人。便也罷了。難道王允也來欺我。令人。門首
覷者。但有衆公卿來時。報復我家知道。〔祇候云〕理會的。〔季旅上云〕自家季旅的便是。奉着俺老爺言語。着
我請董卓太師。可早來到府門首。左右報復去。道有王司徒差官季旅在於門首。〔祇候做報科〕〔董卓云〕着他
進來。〔祇候云〕着過去。〔見科董卓云〕季旅。你來怎麼。〔季旅云〕俺王允着季旅來請太師飲宴。〔董卓云〕
季旅。我心中自有大事。要與衆公卿計議。量你那一席酒打甚麼緊。你回去與那王允老頭兒道。我不要你那
酒吃。〔季旅云〕太師爺。俺王允曾說來道。此酒不爲他設。單請太師爺要商議大事哩。〔董卓云〕哦。原來要請
我商議大事。季旅。你先回去。我隨後便來也。〔季旅云〕理會的。出的府門來。不敢久停久住。回老爺的話去。
〔下〕〔董卓云〕季旅去了也。令人。安排車駕。親到王允宅上赴宴。走一遭去。〔做暗笑科云〕若是酒筵間有些
好友。就將這老匹夫結果了罷。〔下〕〔正末領祇候上云〕老夫王允。差季旅往太師府中請董卓去了。想那老

賊這早晚敢待來也〔唱〕

〔正宮端正好〕仗才能憑謀量。不須動闊劍長鎗。無非是假紅倚翠如屏障。早擺設的都停當。

〔滾繡球〕爐焚着寶篆香。酒斟着玉液漿。奏笙歌樂聲嘹亮。今日箇畫堂中別是風光。雖然是錦繡鄉。暗藏着戰鬪場。則爭無虎賁郎將。玳筵前擁出紅粧。我只待窩弓藥箭擒狼虎。布網張羅打鳳凰。不比尋常。

〔季旅上云〕自家季旅的便是。這纔請了太師。回俺老爺的話去。〔做見科〕〔正末云〕季旅。你請董太師如何。〔季旅云〕奉老爺的言語。去請董太師。他初意甚是不喜。見說商議大事。他的面色就轉過來了。說道。你先去。我隨後便來也。〔正末云〕季旅。你到門外覷者。遠遠的望見太師頭踏。快來報復我知道。〔季旅云〕理會的。〔董卓引李儒李肅卒子上詩云〕王家設宴莫猜疑。就裏機關我自知。若有半聲言不合。端平宅第作污池。某乃董太師是也。今日王允請某飲酒。衆將就屯軍在門首者。〔衆應科〕〔季旅慌報云〕報的老爺得知。有董太師來了也。〔正末云〕老夫親自接待去咱。〔跪見科云〕有勞太師貴脚來踐賤地。王允不及遠迎。乞恕死罪。〔董卓云〕王司徒。你偌大的官職。當街裏跪着。外人觀看不雅。請起。〔正末云〕小官理當。王允早是今日請的太師赴宴。若遲三五日呵。太師登了九五之位。那時君臣名分。就如天地隔絕。再也不能展其僚采之歡。故此斗膽奉邀。只望太師勿罪。〔董卓做大笑科云〕只怕老夫到不得這地位。〔正末云〕令人。與我擡上果桌來者。〔季旅做擡果桌正末遞酒科云〕太師。請滿飲此杯。〔董卓云〕住者。酒也要喫。話也要說的明白。你那銀臺門這事。准在何日。你若說的明白。我便喫。〔正末科云〕稟太師。此事已有成議。不出三日矣。〔董卓云〕若只是三日。打甚麼緊。司徒。將酒來。我喫我喫。〔做接飲正末再遞科云〕請太師連飲三杯。做個定席酒。〔董卓三飲科云〕我觀朝中公卿。有不如意者。輕則抉其眼。割其舌。重則斷其頭。再重則滅其族。唯有你這老頭兒。禮度謙恭。言詞卑遜。甚合吾意。古語有云。謙謙終吉。司徒之謂也。〔正末云〕謝太師擡舉。〔唱〕

〔伴讀書〕見太師言分明。教王允聽明降。說道是指日當朝多興旺。百司

文武皆陞賞。那其間新情舊意休偏向。願太師福壽無疆。

〔董卓云〕司徒孤家若成了大事。管着你身居極品。位列諸侯之上。〔正末唱〕

〔笑和尚〕願太師暮登天子堂。〔董卓云〕若果有這日。李肅加爲甚麼官。〔正末唱〕李肅做個先鋒將。〔董卓云〕是了。吾兒呂布。可加爲甚麼官。〔正末唱〕呂布坐金頂。蓮花帳。〔董卓云〕這個正當。〔做笑科云〕司徒。你可要做甚麼官。〔正末唱〕臣則是掌圖書佐廟廊。又不曾擐甲冑戰沙場。〔董卓云〕雖然如此。你可端的要做甚麼官。〔正末唱〕望太師着王允做一箇頭廳相。

〔董卓云〕我道你爲甚麼請我。可原來則爲這個官兒。打甚麼緊。我若是三五日成其大事。這左丞相一定是你做。〔正末做拜謝科云〕只願太師無忘今日之言也。令人將酒來。〔季旅云〕酒在此。〔正末做奉酒科云〕太師請滿飲此盃。〔董卓云〕住者。這酒忒緊了。天氣暄熱。我身上有些困倦。暫且歇息咱。〔做盹科〕〔正末云〕季旅。太師帶了酒也。傳報後堂。着梅香伏侍貂蟬小姐出來。與太師打扇波。〔季旅做喚科〕〔旦兒引梅香持扇上云〕父親喚您孩兒有何事。〔正末云〕兒也。董卓現在前廳上帶酒睡着了也。你與他打扇去。〔旦兒云〕理會的。〔打扇科〕〔正末唱〕

〔滾繡球〕油掠的鬢髻兒光。粉搽的臉道兒香。畫的來月眉新樣。穿的是藕絲嫩新織仙裳。若是這女豔粧。勸玉觴。殷勤的滿斟低唱。十指露春筍纖長。我則要剷除漢帝心頭病。便是你醫治姦邪海上方。不索商量。

〔董卓做醒科云〕呀。這般透骨的涼風。打扇的是甚麼人。〔做見旦兒科云〕好女子也。似此顏色。人間少有。敢則是天仙麼。好女子也。好女子也。近前來。我與你同飲幾杯。〔旦兒做羞科〕〔正末背云〕這老賊兀的不中計了也。〔唱〕

〔叨叨令〕見董卓廝琅琅將酒盞躬身放。〔董卓云〕好美貌的女子。我府裏雖有千數。豈並無一個能及之者。怎麼這老頭兒有那等好的。〔正末唱〕他把那嬌滴滴豔質從頭相。〔董

卓做扯旦兒科云「你便近着我些。有何妨礙。」〔正末唱〕見貂蟬羞答答身子兒難親傍。〔董卓做看旦兒科云〕好女子也。〔正末唱〕那老賊涎鄧鄧的眼兒偷睛望。〔董卓云〕好女子也。你靠前些。〔正末唱〕這廝早則中計也波哥。早則中計也波哥。我推箇支分廚下。離了筵上。

〔董卓云〕我看這女子。生的有沈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好女子也呵。呀。好涼風也呵。小姐。你近前來。扇的緊着。〔旦兒做揮扇科下〕〔董卓做趕科云〕王允。恰纔那打扇的可是誰家女子。〔正末云〕是王允的女孩兒。未曾許配他人哩。〔董卓云〕呀。原來是司徒的女兒。這等。你怎着他與我打扇。〔正末云〕古人敬客。往往出妻獻子。不以爲嫌。何況王允已將身許太師。豈惜一女子乎。〔董卓云〕司徒。我三五日間。成其大事。則少這麼一個好夫人。司徒。你若肯與了我呵。堪可兩全其美也。〔正末云〕若不嫌小女殘粧貌陋。願送太師爲妾。〔董卓云〕怎麼說做妾。便做夫人。只怕老夫消受不起。〔願取玉帶科云〕蒙司徒許諾。敢以玉帶爲聘。〔正末受科云〕多謝太師。〔董卓云〕司徒。今日難同往日。既是你的令愛與了我做夫人。你久後就是國老皇丈哩。我就是你的女婿。女婿就是兒子。你就是我的父親哩。父親請坐。受你兒子兩拜咱。〔做拜正末忙答拜科〕

〔董卓云〕我有一句不揣的話。敢說麼。〔正末云〕太師有何分付。〔董卓云〕你既然將女孩兒許了我。他就是我家的人了。着他再出來遞一杯酒。可不好那。〔正末云〕太師分付。敢不唯命。季旅。傳語後堂。快喚貂蟬小姐出來。〔旦兒上。正末云〕兒也。把體面與太師遞一杯酒者。〔旦兒做遞酒科〕〔董卓笑云〕夫人遞酒。休道是酒。便是尿我也喫。拏大鍾子來。若沒大鍾子。便脚盆也罷。好女子。好女子。越看越生的好。岳丈。今日難同往日。多承款待。酒已勾了。我喫不得了。看定明日是個吉辰。就送令愛過了門罷。我則在太師府裏坐下。專等岳丈送夫人來。我也備一個小小席面。管待岳丈。休得錯過了佳期。使我懸望。〔正末云〕既然太師看得來。日是個吉日良辰。老夫倒賠三千貫房奩。斷送將小女送過太師府中來也。〔董卓云〕岳丈。我聽的你對堂候官說。喚什麼刁舌小姐。恰纔見他說話是好好的。舌頭一些也不刁。〔正末云〕不是刁舌。小字喚做貂蟬。〔董卓笑云〕公侯帶的冠是貂蟬冠。令愛小字貂蟬。這是明明該做我家夫人了。〔梅香云〕俺小姐如今做了太師爺夫人。

太師爺戴了平天冠。俺小姐也不叫貂蟬了。〔董卓云〕我明日在太師府裏專等岳丈送貂蟬來過門。我告回也。〔下〕〔正末云〕董卓去了也。季旅收拾車輛。到來日傍晚送貂蟬小姐到太師府去來。〔同下〕〔董卓領李儒李肅祗候女使上云〕李儒李肅。我昨日分付你每安排筵席。可齊整了麼。〔李儒云〕齊備多時了。〔董卓云〕王司徒今日送貂蟬小姐來。與我做夫人。就急的我一夜不曾睡。早準備下拜堂過門的物件。沒一些兒不停當。天色漸晚。敢待來也。〔正末領旦兒奏鼓樂上〕〔正末云〕鼓樂響着。令人報與太師知道。有王允在於門首。〔李儒做報科云〕報的太師得知。有王司徒送親來也。〔董卓云〕快有請。〔做入見科〕〔董卓笑云〕岳丈。你不失信。我說你是個好人。如今我夫人在那裏。〔正末云〕在車兒上哩。〔董卓云〕請下車來。專房好好伏侍夫人到後堂中插戴去。〔女使出迎旦兒下〕〔董卓云〕令人將酒來。今日難同往日。你便是我泰山岳丈。〔做遞酒科云〕岳丈。請滿飲此杯。〔正末云〕王允不敢。太師先請。〔董卓云〕岳丈請。〔正末飲科云〕王允飲過了。老夫改日再做筵席罷。〔正末云〕酒也勾了。王允告回。〔下〕〔董卓云〕岳丈勿罪。李儒後堂中開宴。我與夫人喫交杯酒去來。〔同衆下〕〔呂布上云〕某乃呂布是也。王司徒說道。今夜送貂蟬來與我爲妻。想不到府門外細車兒盒擔鼓樂都進去了。連王司徒也不出來。莫非這老賊敢胡做麼。我則在門首等着。且待王允出來。看他說甚麼。〔正末上云〕那老賊回後堂中去了也。〔唱〕

〔快活三〕見董卓帶春風入後堂。〔呂布做迎科云〕老宰輔。呂布在此等候多時也。〔正末云〕

〔呂布云〕老宰輔。你令愛原是呂布之妻。流落在你府中。昨日酒席上親口許了呂布。今日可送進太師府裏去了。是何道理。〔正末唱〕

〔鮑老兒〕你這裏鼓舌搖唇說短長。則俺那新娘婦在車兒上。盼不見畫戟雕鞍舊日郎。呪罵殺王丞相。枉了你揚威耀武。盡忠竭節。定國安邦。偏容他鴟鴞弄舌。烏鴉展翅。強配鸞鳳。

〔呂布云〕老司徒。你令愛端的何處。〔正末云〕溫侯不知。昨日我請太師飲酒。題你這樁親事。太師十分大喜。道。喚媳婦出來。我看看咱。老夫不合喚出貂蟬。拜了太師四拜。誰想這老賊看見貂蟬顏色。起了那一點禽獸的肚腸。今日車兒來到府門首。他就撥着許多女使。將貂蟬邀下車兒。擁入後堂去了。溫侯也。枉了你是個大丈夫。與妻子做不的個主。要你何用。那裏有做公公的將媳婦兒強納爲妾。兀的不差殺我也。〔呂布云〕若是老宰輔不說。我怎生得知。這老匹夫原來行這等不仁的勾當。兀的不氣殺我也。〔正末唱〕

〔耍孩兒〕觀你箇呂溫侯。本是英雄將。則這條方天戟。有誰人抵當。也會虎牢關外把姓名揚。嚇的衆諸侯膽落魂亡。你本是扶持社稷擎天柱。平定乾坤架海梁。你有仁義。他無辭讓。怎將那連雲相府。生扭做行雨高唐。〔呂布云〕董卓老匹夫。好無禮也。我呂布與貂蟬。本是縮角兒夫妻。那老匹夫既認呂布爲義子。豈有這等家法。〔正末云〕可知道沒有這等家法。〔唱〕

〔一煞〕他斂黃金盡四方。怕沒紅顏滿洞房。怎麼禽獸般做的能淫蕩。你當初把離愁泣訴華筵畔。到今日將密愛輕分半壁廂。還顧甚多恩養。便不想臣能報國。也索要夫與妻綱。

〔呂布云〕老宰輔且請回府去。我今夜晚間。若見了貂蟬。問他緣故。我不道的饒了那老賊哩。〔正末唱〕

〔煞尾〕雖然是女娘家不氣長。從來個做男兒當自強。若要你勃騰騰怒發三千丈。則除今夜裏親見貂蟬細細的訪。〔下〕

〔呂布云〕回奈這老賊無禮。強奪了我貂蟬。更待乾罷。如今直到後堂中。尋那老賊去。〔虛下〕〔董卓領旦兒女使上云〕我好快活也。專房。擡上果桌來。等夫人與我遞一杯酒。喫個爛醉也。好助些春興。〔旦兒做遞酒董卓連飲科云〕我再飲一杯。夫人。你也飲一杯。專房。一壁廂收拾鋪陳。我與夫人歇息咱。〔做睡科〕〔呂布上云〕這是老賊臥房前。怎生得貂蟬出來。我見一面。可也好也。〔旦兒云〕這老賊醉了也。我聽的人說。這花園中有一個小角門兒。通着呂布的私宅。我試看咱。果然有個小角門兒。我推開這門來。〔呂布云〕這來的莫

不是貂蟬麼。待我叫他一聲。貂蟬。〔旦兒云〕兀的不是奉先。〔做見科〕呂布云。兀的不是貂蟬。〔旦兒云〕呂布。羞殺我也。我的車兒來到你私宅門首。被太師着許多人將我邀進府中去。那裏有公公納媳婦的道理。奉先。你是個男子漢。頂天立地。噲齒戴髮。與老婆做不的主。要你何用。吓。你羞麼。〔詩云〕我是年少青春一女流。今番說與你因由。縱然掬盡西江水。吓。難洗今朝臉上羞。〔呂布云〕妻也。這事我盡知道了。轉過這角門兒。那壁是我宅子。嚙。兩個說話去來。〔董卓做醒科云〕夫人夫人。可怎生不見夫人。他往那裏去了。〔做尋科云〕呀。這小角門可怎生開着。這壁却是吾兒呂布的私宅。我試尋咱。夫人那裏。〔旦兒云〕奉先。兀的不是老賊來了也。〔呂布云〕不妨事。我躲在這影壁邊。聽他說甚麼。着這老賊喫我一拳。〔董卓云〕夫人。你可怎生到呂布宅裏去。莫非這畜生敢來調戲你麼。〔做見科云〕元來這畜生有這裏。呂布。我不殺你。誓不姓董。〔呂布做打董卓科云〕着打倒這老賊也不中。我索走走。〔下〕〔董卓做倒〕〔旦兒忙扶起董卓科云〕哎呀。這畜生打死我也。李肅安在。〔李肅上云〕太師呼喚李肅。有何分付。〔董卓云〕李肅。可奈呂布這畜生無禮。公然來調戲我的夫人。被我撞見。他倒把我一拳打倒在地。他走了也。你與我擎那畜生去。小心在意。疾去早來。〔李肅云〕得令。怎麼有這等事。我如今擒擎呂布走一遭去。正是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下〕〔董卓云〕李肅擎這畜生去了也。不怕這畜生不來。夫人。我渾身跌得疼痛。你好生扶着我回後堂中去。〔旦兒云〕幸得太師早來。不曾被那廝點污。太師且自保重者。〔做扶下〕

〔音釋〕當去聲 將去聲 屯音豚 撮音患 養去聲 興去聲

第四折

〔李肅戎裝上詩云〕太山頂上刀磨缺。北海波中馬飲枯。男兒三十不遂意。枉做堂堂大丈夫。某乃白袍李肅是也。王允將貂蟬許了俺太師做夫人。誰想呂布這畜生窺見美色。公然敢來調戲。他被俺太師撞破。他倒打上一拳。逃走了。沒些尊卑。端的情理難容。如今太師着我披袍貫甲。插箭彎弓。務要擒擎呂布。以雪其恨。不免沿路尾着他馬跡追趕去來。〔下〕〔正末上云〕老夫王允。設此連環之計。未知如何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空着我兩頭三面用心機。則爲這漢江山有人希覲。偏生

的銅壺傳漏永。皓月上窗遲。徹夜徘徊。睡不到眼兒內。

〔云〕這早晚夜半也。可怎生無個信息來。〔唱〕

〔駐馬聽〕董太師燕約鶯期。歡喜殺肉重千斤新女婿。呂溫侯鸞孤鳳隻。煩惱殺情分兩處舊嬌妻。貂蟬女淚珠兒滴滿了鳳凰杯。呂溫侯怒風兒吹散了鴛鴦會。因此上自驚疑。則怕那一枝洩漏春消息。

〔呂布上云〕俺呂布一拳打倒那老賊。他必然差人來拏我。俺且躲在王司徒府中。與他商議。務要殺了那老賊。奪回貂蟬。纔稱我平生之願。這是司徒府門首。待我喚咱。開門來。開門來。〔正末云〕這喚門的好似呂布的聲音。這廝敢中計也。〔唱〕

〔步步嬌〕猛聽的門外人聲自慚愧。若不是中了咱家計。怎這等廝琅琅連扣擊。〔再做聽科唱〕現如今夜靜更闌是阿誰。忙出去問真實。〔云〕我開開這門。看是誰咱。〔呂布云〕老宰輔。是您孩兒呂布。〔正末唱〕則見他氣不丕的斜倚着門兒立。

〔云〕溫侯。請入家裏來說話。這早晚爲何事到此。〔呂布云〕老宰輔。因爲那老賊不仁。被呂布一拳打倒了也。特來和老宰輔說知。似這等姦臣賊子。要他何用。不若商量一個計策。使我呂布得報此讎。〔正末唱〕

〔胡十八〕據着我王允的心。怎不替你箇奉先氣。枉了你廝幫助廝扶持。曾天下不似那箇老無知。行這般所爲驢馬的見識。這便是出氣力。出氣力落來的。

〔呂布做憤怒科云〕我如今一不做。二不休。這老賊必死於呂布之手。〔正末云〕奉先且不要發惱。再慢慢的商議波。〔李肅上云〕某李肅奉太師的將令。着我擒拏呂布。一路尾着他追來。這是王允的私宅。想是他躲在這裏。我試喚門咱。司徒。開門來。開門來。〔呂布云〕老宰輔。兀的不是李肅喚門哩。必然那老賊着他來拏我。怎生是了。〔正末云〕不妨事。你且躲在壁衣後面。待我開門去。〔做出見科〕〔李肅云〕王司徒是何道理。你的女孩兒送與太師。便則與太師。若與呂布。便則與呂布。怎麼不明不白。着他父子每胡廝鬧了一夜。被呂布一拳

將太師打倒在地。半晌爬不起來。如今奉太師的命。着我領兵擒拿呂布。一路趕着。見他進你這宅子裏來了。你快快獻出來。休要庇護他。莫說太師了。不得着惱。便是我李肅也不道的饒了你這老頭兒哩。〔正末云〕將軍息怒。我想你祖公公李通。也會在雲臺門聚二十八將。漸臺上誅了王莽。扶立起後漢一十二帝。到今二百餘年天下。多虧了你那祖公公李通將軍。你本是忠臣之後。怎生在那賊臣手下。久後擔着萬代臭罵。可不連你那祖公公李通忠孝之名。都沾污了。想貂蟬原是呂布之妻。董卓見他生得有些顏色。強要納他爲妾。將軍若是你的妻子董卓也強奪了。你可意下如何。〔李肅云〕老司徒。你若不說。我怎得知道。原來是這老賊無恥。倒是呂布兄弟還容忍得過。若我白袍李肅呵。殺了那老賊多時也。如今呂布兄弟在那裏。待我助他一臂之力。同殺那老賊去。〔正末云〕溫侯。你此時還不出來。待要怎的。〔呂布做出見拜科云〕哥哥。你兄弟險氣殺了也。〔李肅做扶起科云〕兄弟。原來是這老賊無禮。我助你一臂之力。同殺那老賊去。〔正末云〕將軍既有此心。可隨我同見聖人去來。〔同下〕〔楊彪領卒子上云〕老夫楊彪是也。只爲董卓專權。謀害漢室。着老夫晝夜躊躇。無計所出。這幾日連王司徒也不見來。好是煩惱人也。〔正末同呂布李肅上云〕此間是楊太尉門首。令人報復去。道有王司徒要見。〔卒子做報入見科〕〔楊彪云〕司徒。這等慌慌促促而來。却是爲何。〔正末云〕今有呂布李肅。共肯出力擒拿董卓。老夫特來和老太尉計議。二位將軍現在門外。〔楊彪云〕既如此。何不請進。〔呂布李肅做入見科〕〔楊彪云〕難得二位將軍有如此忠義之心。若肯扶助漢家。擒拿董卓。小官卽當奏知聖人。自有加官重賞。〔李肅云〕告老太尉得知。俺呂布兄弟將董卓打上一拳。已做騎虎之勢。不兩立了。但是董卓威權太盛。滿朝中那一個不是他爪牙心腹。此舉若非萬全。反取其禍。老太尉當與司徒作速定計。如迅雷一發。不及掩耳。方能成事。我兩個無過是一勇之夫。但有出力去處。自當效命。生死不辭。〔楊彪云〕將軍說的極是。吾與司徒已有密計了。請先到銀臺門下藏伏。只等宣出詔書。二位將軍便一齊向前。誅討漢賊。則莫大之功成。不朽之名立矣。〔李肅同呂布先下〕〔楊彪云〕喜得呂布與董卓有隙。豈非天敗。只是銀臺門授禪的事。須要着人去迎請董卓入朝。還該着那一個官兒去纔好。〔正末云〕必須蔡邕學士去。此賊纔不生疑。〔楊彪云〕是。令人快請蔡邕學士來者。〔卒子云〕蔡學士有請。〔蔡邕上詩云〕自小生來好撫琴。高山流水號

知音。當時不見螳螂事。錯怪東君有殺心。小官蔡邕是也。楊太尉着人相請。須索走一遭去。〔卒子做報科〕
〔蔡邕見云〕二位大人召小官來。有何事也。〔楊彪云〕今日特奉密詔。着學士迎請董卓入朝授禪。若得賺入朝門。擒拿了董卓。學士之功。非同小可。〔蔡邕云〕大人放心。小官憑三寸不爛之舌。說董卓入朝。必無他阻。只要二位大人小小心着意。共立大功便了。〔正末云〕且喜蔡學士肯去迎請董卓。吾等即當奏知聖人。頒下詔書。不可遲也。〔同楊彪下〕
〔蔡邕做行科云〕蔡邕過長街。轉過短陌。此間是大師府門首。我索喚門。咱門裏有人麼。〔董卓引李儒祗候上云〕李儒。是誰喚門哩。〔李儒做聽科云〕是學士蔡邕喚門。〔董卓云〕是蔡邕喚門。李儒開了這角門兒。着他入來。〔李儒云〕我開開這門。學士請進。〔做見科〕
〔董卓云〕蔡邕。此一來爲何。〔蔡邕做跪科云〕稟上太師。今日是黃道吉日。滿朝衆公卿都在銀臺門。敦請太師入朝授禪。〔董卓做笑科云〕好好好。我也有這一日。學士。你是第一功。令人將朝服來。〔李儒做看朝服科云〕今日不可入朝。這朝服都被蟲鼠咬壞了也。若入朝。必然不利。〔董卓云〕蔡邕。我不入朝去了。我這朝服遍身都着蟲鼠咬壞。恐不中麼。〔蔡邕云〕太師。此乃是鼎新革故。欲換袞龍袍耳。〔董卓云〕蔡邕。你是我心腹之人。言者當也。我到銀臺門內。便當換了袞龍袍。要那舊朝服何用。蔡邕說的是。李儒說的不是。令人開了中門者。〔李儒做看科云〕太師。今日不可出門。被蜘蛛羅網罩定府門內外。此一去恐遭羅網之災。〔董卓云〕蔡邕。我不去了。這其間必然有甚麼詐僞。故見此不吉之兆。〔蔡邕云〕太師。這也喚做鼎新革故。若到的銀臺門。登了寶位。便當遮羅天下。這一座私宅。也不要他了。〔董卓云〕學士說的是。李儒說的不是。令人與我輜起車來。〔李儒做看云〕呀。怎麼驕馬車折其一輪。此事大不利。太師。今日不可登車。這一去敢有去的路。無有來的路也。〔蔡邕云〕太師到的銀臺門。衆公卿接着。便乘五輅之車。何止驕馬。這個也喚做鼎新革故。〔董卓云〕學士說的是。李儒說的不是。若敢再言。必當斬首。〔李儒云〕罷罷罷。我百般的阻當不肯聽從。你此一去。必遭喪身滅族之禍。那其間休說李儒不會諫你。〔做歎科云〕你的事敗。我也要這性命做甚麼。就今日辭別了太師。不如撞車而死。免遭賊人之手。〔做撞死科〕
〔下〕
〔祗候報云〕報的太師得知。有李儒撞車而死也。〔董卓云〕嗨。李儒撞車死了。李儒孩兒也。你好沒福。你好沒福。〔做行科云〕蔡邕。來到朝門之外。怎麼不見百官接駕。〔蔡邕云〕文武百官都在銀臺門裏

接待哩。〔董卓云〕這等，我下了車，步行進銀臺門去。〔蔡邕云〕蔡邕先去報知，領大小官員出來迎接也。〔董卓云〕你說的是，你說的是。〔蔡邕云〕我入的這門來，令人關上門者。〔下〕〔董卓云〕可怎生蔡邕進去，將門倒關上了。此事有變，我且回去。〔正末同楊彪蔡邕領卒子上〕〔正末云〕兀那賊臣董卓，你那裏去，你知罪麼。〔董卓云〕兀那王允，我有何罪。〔正末云〕蔡邕，你高高的讀那詔書，賊臣聽者。〔蔡邕讀詔書科云〕皇帝詔曰：朕以涼德，忝嗣丕基，常隕墜是懼，往者大將軍何進謀除閹宦，妄召賊臣，遂擁兵入朝，竊弄威柄，朕實悔悼于厥心。幸賴祖宗之靈，天殛其惡，可着焚屍通衢，以警中外。其餘徒黨，咸赦勿問。故茲詔示。〔董卓云〕這事不中，只索逃命，走走走。〔李肅領卒子上云〕兀那老賊，走那裏去，喫我一鎗。〔董卓云〕好李肅，好李肅，你怎敢刺我。吾兒呂布安在。〔呂布冲上云〕老賊休走，喫我一戟。〔呂布做刺董卓跌倒科云〕呸，好悔氣，遇這等兩個孝順兒子，一發連夫人貂蟬也着他牽繩子來細縛了我罷。〔李肅呂布做綁董卓科〕〔楊彪云〕今日誅了董卓，保安了漢室江山，多虧了老司徒的妙計也。〔正末唱〕

〔鴈兒落〕他下的你下的，你有義他無義，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

〔楊彪云〕那董卓自謂威權在手，覷得漢家天下，旦夕可圖，豈知有這今日。〔正末唱〕

〔得勝令〕方信道天網自恢恢，業重禍相隨，他認做威福長堪假，怎知道江山不可移。今日個燃臍也是他自做下滔天罪，我和你揚眉，不枉了捨殘生救主危。

〔楊彪云〕今日此舉，若非司徒定計，豈能成功。小官即當奏知聖人，重加封賞。〔正末云〕托賴天子洪福，王允何功之有。〔唱〕

〔掛玉鉤〕這都是天地神靈暗護持，因此上感動的英雄輩。〔楊彪云〕我想董卓倚恃呂布，結為養子，怎麼就肯歸順朝廷，共討此賊，却是爲何。〔正末唱〕誰承望義女貂蟬，正是呂布妻，他不合相調戲。〔楊彪云〕這事我已盡知了，但呂布一個便要報讎，那李肅也是董卓的養子，爲何都肯順俺。〔正末云〕那董卓爲貂蟬之故，差李肅擒拿呂布，到我府中，被我把幾句忠義的說話激發他。

連李肅也不忿其事。因此拔刀相助。得成大功。皆二人之力也。〔唱〕呂布有蓋世威。李肅有沖天氣。若非他歸順了皇朝。誰與咱勦滅這姦賊。

〔楊彪云〕既如此。小官便當奏知聖人。敘功行賞者。〔下〕〔蔡邕云〕當日蔡邕曾說來道。這董卓必死于呂布之手。若要離間他父子。必用美女連環之計。不知老司徒可還記得否。〔正末云〕果然如學士所料。〔唱〕

〔水仙子〕元來那風道人擲布本仙機。蔡學士你爲謀蚤預知。董太師果斷送在連環計。呂溫侯有膽力。如今個楊太尉奏上丹墀。〔楊彪上云〕你衆官望闕跪者。聽聖人的命。〔正末同衆跪科〕〔楊彪云〕卓本關西一武騎。自恃雄豪足蓋世。親提健卒入朝來。眼底全無漢皇帝。攬權擅威行不道。納用子妻如狗彘。腹心牙爪盡崩離。已知此虜爲天棄。即今斬首銀臺門。焚屍長安正厥罪。蔡邕學士多智謀。往來其間用遊說。特加禮部侍郎銜。兼掌中書知誥制。呂布討賊建首功。封王出鎮幽燕地。其妻貂蟬亦國君。隨夫之爵身榮貴。李肅曾是卓家奴。晚能自拔來歸義。可以驃騎大將軍。仍領羽林作環衛。老臣王允懷主憂。當筵巧使連環計。是用報卿左丞相。與國同休永無替。〔衆謝恩科〕〔王允云〕臣允老矣。恐不能久在朝端。扶助主上。〔唱〕願聖主千年壽。保自家萬代基。容王允可便拂袖而歸。〔衆下〕

〔音釋〕 覲音記 隻張恥切 擊巾以切 實繩知切 立音利 識傷以切 力音利 的音底 輅音

路 闡音醜 殛音急 賊則平聲 騎去聲 說音稅

題目 銀臺門詐傳授禪文

正名 錦雲堂暗定連環計

羅李郎大鬧相國寺雜劇

張國寶撰

楔子

〔仲末扮蘇文順同外扮孟倉士上〕〔蘇文順詩云〕坐守寒窗二十春。蠶鹽樂道不知貧。腹中曉盡古今事。命裏不如天下人。小生蘇文順便是。這一個是我同堂學業入拜交的弟兄。是孟倉士。祖居陳州人氏。嫡親的三口兒。近新來渾家亡逝已過。撇下這個女孩兒。叫做定奴。兄弟早年喪妻。撇下這個小廝。叫做湯哥。我又有個結義的哥哥。平日織造羅段爲生。又在羅家入贅。他姓李。人順口兒都喚他做羅李郎。俺弟兄兩人。學成滿腹文章。待去上朝取應。爭奈無有盤纏。將這一隻男女質當些小鈔物。進取功名去也。孟家兄弟。俺和你須索求告羅李郎。走一遭去來。〔孟倉士云〕哥哥請。小弟隨往。〔下〕〔正末扮羅李郎丑扮侯興上云〕老夫陳州人氏。姓李名玉字和之。年幼時織造羅段爲生。又在羅家入贅。人口順都喚我做羅李郎。婆婆早年亡過。這個小的是侯興。他在我家三輩兒了。他的公公伏侍我的公公。他的父親伏侍我的父親。生下這個小的伏侍老夫。〔侯云〕老爹。你也好與我一紙從夏的文書了。〔正末云〕你看這廝波。我有兩個結義弟兄。一個是蘇文順。一個是孟倉士。他兩個學成滿腹文章。待要上朝取應。來辭別老夫。侯興。門首看着。你叔父來時。報復我知道。〔蘇孟引淨扮湯哥旦扮定奴上云〕兄弟。早來到他家門首也。〔見侯興科云〕侯興。你報哥哥去。道蘇文順孟倉士在于門首。〔侯興報科云〕老爹。門外二位叔父來了。〔正末云〕道有請。〔見科〕〔蘇文順云〕哥哥。您兄弟一徑的來。俺二人待要上朝取應。爭奈盤纏缺少。起身不得。止有這一對孩兒。我的女孩兒喚做定奴。兄弟的孩兒喚做湯哥。在哥哥跟前質當些少盤纏。上朝取應去。〔正末云〕既然兄弟上朝取應去。侯興。取兩個銀子來。〔侯興云〕銀子在此。〔正末云〕兄弟。這兩錠銀子送二位做盤纏。休嫌輕意。〔蘇文順云〕你兄弟二人在哥哥面前還立了一紙文書纔是。〔正末云〕既爲友義。豈論錢財。〔唱〕

〔仙呂端正好〕暗意相投情相睦。索甚立質當文書。〔蘇文順云〕則望哥哥看顧這兩個孩兒。〔正末唱〕您兒兒女就是咱兒女。我怎肯兩樣三般覷。

〔蘇孟悲科云〕孩兒呵。也是我出于無奈。〔正末唱〕

〔么篇〕你則放心懷應舉求官去。相別後便進長途。更休辭跋涉就辛苦。拋家業赴皇都。憑才藝仗詩書。同射策觀鑒輿。登御宴飲芳醕。衣紫綬帶金魚。我言語並無虛。則願你早上青霄路。〔下〕

〔蘇文順云〕喏兄弟蒙賜盤纏。兩個兒女又蒙看顧。則今日拜辭了哥哥。收拾琴劍書箱。上朝取應走一遭去也。〔詩云〕爲功名無奈相催。便登程趨赴春闈。〔孟倉士詩云〕可憐我一家骨肉。淚盈盈兩處偷垂。〔同下〕

〔音釋〕 睦音暮 爾音胥

第一折

〔正末引侯興旦兒俵兒上云〕過日月好疾也呵。自從兩個兄弟去了。可早二十年光景。撇下兩個孩兒。定奴湯哥。老夫與他婚配成家。所生一子。立春日生。就喚名受春。兩個兄弟不知幾時回來。則被這湯哥孩兒逐日飲酒非爲。不依公道。兀的不害殺我也。〔唱〕

〔仙呂點絳脣〕蝸角蠅頭。利名營勾空生受。浮世悠悠。歲月頻回首。

〔混江龍〕假若便功名成就。算來則是抱官囚。掙鬪的封妻蔭子。拜相封侯。可正是今日不知明日事。前人田土後人收。到頭來只落得個誰消受。如風中秉燭。似水上浮漚。

〔油葫蘆〕身似飄飄不纜舟。幾時得巴到岸口。想當初莊子嘆骷髏。一朝身死無人救。三寸氣在千般有。今日春。明日秋。金烏玉兔東西走。斷送一生休。

〔帶云〕想老夫少年時做家呵。〔唱〕

〔天下樂〕俺也曾蚤起遲眠。使計謀。營也波求肯罷手。使行錢在城打着課頭。村裏有大葉桑。闊角牛。每年家田蠶百倍收。

〔外扮酒家上云〕湯舍。湯舍。在家裏麼。〔正末云〕侯興。做甚麼鬧炒。〔侯興看科云〕老爹。門首有人叫湯舍討酒錢。〔正末云〕咱家誰做官來。叫湯舍。〔侯興云〕討酒錢哩。〔正末云〕他少多少錢。〔侯興出門問云〕他少你多少錢。〔外云〕少一千餅酒錢。〔侯興云〕老爹。少他一千餅酒錢。〔正末唱〕

〔後庭花〕逐朝家飲與酬。全不將學業修。教你向芸窗下把書埋首。却元來糟房中酒浸頭。直恁般好風流。半年不勾。早吃下一千餅香糯酒。

〔二云〕侯興。該多少一餅。算還了罷。〔侯興問云〕多少錢一餅。〔外云〕兩貫一餅。二餅四貫。四餅八貫。八餅十六貫。〔做咳嗽呵云〕是這等算還我。〔侯興云〕還了你錢。你去罷。〔外下〕。〔外扮樂人上云〕湯舍在家麼。〔正末云〕侯興。怎麼又這般鬧炒。〔侯興看科云〕你要甚麼。〔外云〕我討樂歌錢。〔侯興云〕老爹。討樂歌錢的。〔正末云〕怎生喚做樂歌錢。〔侯興云〕阿這老爹一竅也不通。樂歌錢是和小娘每吃酒耍子。樂人彈唱伏侍的。〔正末唱〕

〔醉中天〕這廝結纜着章臺柳鋪。買下謝家樓。我但到官陳詞見的勾。〔帶云〕若不受狀呵。〔唱〕我將皇城叩。索共那五奴虔婆出頭。這債到底俺湯哥兒承受。休休休。免得定刑名答杖徒流。

〔一斗兒〕你這般借錢取債。結交游。做大粧么不害羞。知你那爺爺貧也富也。活也死也。那無共有。你那一日不秦樓。正是幾處笙歌幾處愁。

〔云〕侯興。你算還他罷。〔侯興問云〕該多少。〔外云〕該二千貫。〔侯興云〕怎生少偌多。〔外云〕實實的少這些。我不說謊。〔侯興云〕我還了你錢。你這廝下次再不要賒與他。則要見錢。〔外下〕。〔丑扮廝打上云〕打下牙來了也。〔正末云〕又是甚麼人鬧炒。〔侯興看科云〕老爹。湯舍打殺人也。〔正末云〕在那裏。〔侯興云〕在門首。〔正末云〕我自去看。〔見丑問云〕哥哥。你怎地來。〔丑云〕您湯哥打下了我門牙。我沃了來。〔正末云〕侯興。他打下牙來。你怎生說打死人。〔侯興云〕打下牙來。害了破傷風。不要死那。〔正末云〕哥哥家裏來。〔唱〕

〔醉扶歸〕常教我兩葉眉兒皺。一點赤心愁。却不道父母惟其疾病憂。常

落在別人穀。〔云〕侯興拿一錠銀子來。〔侯興銀科〕〔正末唱〕與你這一錠銀錢過罷手。〔云〕哥哥若忙呵便回去。若閒呵等我尋那廝去。〔唱〕若來時不道的輕放了那賊禽獸。

〔丑云〕老的我回去也。〔做出門科云〕打了一個門牙。得了一錠銀子。早着他都打下了也好那。〔下〕〔正末云〕侯興你不問那裏尋將那廝來者。〔淨做醉科上云〕衆弟兄少罪少罪。一席好酒。我湯哥今日有一個新下城的旦色。喚做甚麼宜時秀。好個姐姐。感承我那衆弟兄作成我入馬。衆弟兄安排酒。買了二十瓶。推倒十瓶。灑了五瓶。打了三瓶。丟了一瓶。不覺怎麼醉了。好姐姐唱了一日。不曾聽得一句。知他唱的是甚麼。則記的臨上馬鍾剛唱了一句。〔做唱科〕零落了梧桐葉兒。則唱了這一句。我又吃了八十四鐘。〔侯興見科云〕小哥你醉了也。〔淨打侯科云〕我幾曾醉。〔侯扶科云〕小哥你醉了。老爹叫我來尋你。咱家去來。〔做入門見正末科〕〔正末云〕這廝兀的不醉了也。〔唱〕

〔後庭花〕你因酒上沒做有。爲花上因恩變做仇。你交財上不應口。爭氣處打破頭。這四件忒精熟。諸般懶就。這便是你男兒得志秋。

〔淨云〕老爹掙鬩了許來大家私。您孩兒正好快活哩。可不道飲酒只待飲深甌。帶花須帶大開頭。〔正末唱〕〔金盞兒〕你待縱酒飲深甌。花帶大開頭。因花爲酒添憔悴。還道是有花方酌酒。無月不登樓。早辰間因酒病。到晚來爲花愁。可不道野花村務酒。〔帶云〕定奴兒。靠後。〔唱〕知滋味便合休。

〔云〕誰着你又吃醉了。騎着須要痛快。〔淨騎下科〕〔旦兒云〕父親看定奴面上。饒了湯哥者。〔淨叫疼科〕〔正末云〕你看這廝波。誰曾打着你來。〔淨云〕你打幾下倒好。〔正末云〕怎生打幾下倒好。〔淨云〕父親今日打您孩兒幾下。明日我那衆弟兄知道呵。湯哥着他老爹打了一頓。衆人安排酒。軟痛又是一醉。〔正末云〕你看他波。你從今須斷了酒者。〔淨云〕父親教我斷酒。我不敢不斷。我則告寬我三日假。〔正末云〕怎生告三日假。〔淨云〕頭一日殺五個羊。請衆兄弟每來吃一醉。喚做辭酒。第二日再安排一席。可便是斷酒。第三日再安排一席。喚做開酒。〔正末云〕你看這廝波。你快與我斷了酒者。〔淨云〕你孩兒再吃酒。賭一個痛咒。〔正末云〕

你賭甚麼兒。〔淨云〕你孩兒再吃酒。我就吃蜜蜂兒的屎。〔正末唱〕

「賺煞」你少不的賣了莊田。折了孳畜。將我這逆耳良言不聽。愚瞞荒淫。出盡醜。我一片幹家心話不相投。沒來由枉把你收留。莫爲兒孫作馬牛。你戀着紅裙翠袖。折倒的你黃乾黑瘦。〔帶云〕古人言的不錯呵。要兒自養。要穀自種。〔唱〕這是我養別人兒女下場頭。〔下〕

〔淨尋思科云〕且慢者。我敢不是羅李郎的兒子。我待要問人問誰的是。家中有個侯興。年紀大似我。他必然知道。我問他一聲。怕做甚麼。〔喚云〕侯興你來。我和你說話。〔侯興云〕小哥也。你有甚麼說話。〔淨云〕侯興。你在家中許多年。家中事務。你知的詳細。恰纔老的去時。怎生說兒要自養。穀要自種。我則怕不是羅李郎的兒子麼。〔侯興云〕我家老爹則養的一個。你是他的親兒。〔淨云〕侯興。你若不說實情。我關上這門一頓打殺你。〔侯興云〕小哥。你不是他的親兒子。倒是我老侯的親兒子不成。〔淨云〕拿棍子來。你快說。〔侯興云〕小哥。你不要暴躁。我且門外看一看。〔看科云〕前後無人。〔入門云〕小哥。我說則說。你休忘了侯興。〔淨云〕侯興哥哥。你若和我說時。我不忘了你。〔侯興云〕可知不是羅李郎的兒子。你父親在京師做大官哩。你只管在這裏要討這許多不自在吃。你不如去京師尋你父親。可不好那。你則尋着時。休忘了我侯興。〔淨云〕你那裏是我哥。就是我父母一般。則今日辭了哥哥。便索往京師尋我父親走一遭去也。〔下〕

〔音釋〕勾去聲 團音債 攪覽去聲 糯囊佐切 竅巧去聲 沃音屋 熱裳由切 畜丑去聲 慍

音竈

楔子

〔侯興做報科云〕老爹。禍事也。禍事也。〔正末上云〕做甚麼。大驚小怪的。〔侯興云〕老爹頭裏打小哥時。打了他幾下。倒也罷了。臨了說上兩句。兒要自養。穀要自種。小哥正坐中間。不知那個不得好死的歹弟子孩兒道。小哥不是羅李郎的兒子。你父親在京師做大官哩。他忿着一口氣。往京師尋他父親去了也。〔正末云〕是誰那般道來。〔侯興云〕莫不我侯興說謊。〔正末云〕侯興。槽頭快馬韉上一匹。多帶些錢物。不問那裏。與我尋將

來〔唱〕

〔仙呂賞花時〕我不是引的狼來屋裏窩。尋的蜘蛛鑽耳朵。問甚麼山嶮峻。路崢嶸。山遙水闊。我則你手裏要湯哥。〔下〕

〔侯興云〕老爹教我趕湯哥去。我如今拿着兩個假銀子。騎着一匹快馬。到的前途。趕上他。與他這兩錠假銀子。有人拿住他。也是死的。我上的這馬。不問那裏趕將去。〔下〕〔淨上云〕事要前思。免勞後悔。一時間忿着一口氣。走將出來。往日我四城門也不會出。如今要往京師尋俺父親去。知道是那裏去。怎生得個人趕我回去。可也是好。〔侯興上云〕我騎着快馬。怎麼百般不肯走。我加上幾鞭子。把馬打動些。〔淨云〕遠遠來的不是侯興。〔喚科云〕侯興哥哥。〔侯興云〕誰叫我哩。〔淨云〕侯興哥哥。我叫你哩。〔侯興云〕原來是小哥。〔做跪跌科〕

〔淨云〕哥哥。你不騎着馬哩。〔侯興云〕我忘記了。下馬。〔淨云〕敢是老爹叫你來趕我回家裏去。我回去。我回去。〔侯興做攔科云〕小哥。你那裏去。你家去便是死的。〔淨云〕怎麼回家去便是死的。我老爹怎麼說來。〔侯興云〕老爹說。你拐了金銀錢鈔。官府中告下狀來。正捉拿你哩。〔淨云〕我要往京師去。無有盤纏。怎生是好。〔侯興云〕小哥。我隨身有帶的東西在這裏。我與了小哥。你則休忘了我。〔淨云〕哥哥有甚麼盤纏與我些。怎敢忘了你。〔侯興云〕小哥。我與你春衣一套。銀子兩錠。鞍馬一副。〔淨云〕怎生馬揣在懷裏。〔侯興云〕小哥。是懷裏兒。你慢慢的去到的京師。尋着你父親。休忘了侯興。你去你去。〔淨云〕有了盤纏。我須索往京師尋俺父親走一遭去也。〔下〕〔侯興云〕湯哥若到前路。無了盤纏。使銀子呵。着人拿住。也是個死。我到家裏說了。氣殺那老子。也是個死。可不定奴兒與我做了老婆。家緣過活都是我的。憑着我一片好心。天也與我半碗飯吃。〔下〕

〔音釋〕 韃音備

蚰音由

螳音延

嶮與險同

蟪音確

闊音顯

第二折

〔外扮銀匠上云〕自家是個銀匠。清早起來。開開鋪兒。看有甚麼人來。〔淨上云〕一路上將盤纏都使盡了。則有這兩個銀子。拿去銀匠鋪裏換些錢鈔使用。〔見科云〕哥哥作揖。〔外云〕你待怎地。〔淨云〕我有一錠銀子。換些盤纏使用。你要也不要。〔外云〕將來我看。〔淨云〕這不是銀子。你看。〔外看科云〕哥哥。你再有麼。〔淨云〕

我這裏還有一個。〔外云〕將來我看。好也。原來是假銀子。明有禁例。我和你見官府去來。〔淨云〕侯興也。元來哄我。則被你歹弟子孩兒。兀的不害殺我也。〔同下〕〔正末引旦兒來見上云〕自從湯哥兒去了。心中多少憂慮也呵。〔唱〕

〔南呂一枝花〕這些三時悶懨懨。心不歡。愁戚戚。情不樂。直爭爭。髮似揪。熬烘烘。面如燒。心痒難揉。都爲他無消耗。湯哥兒那裏去了。去不到半月十朝。只恁的魚沉鴈杳。

〔梁州第七〕把不定。心喬意怯。立不定。肉顫身搖。出門去。沒一個人知道。恰便似石沉大海。鐵墜江濤。知他在何方歸着。甚處疏落。只爲他孤身去。梗泛萍漂。撇的俺三口兒。夢斷魂勞。〔帶云〕湯哥兒自從去了你呵。〔唱〕我是你堂上尊。撇的來這般撇撇焦焦。懷內子。〔帶云〕道俺爹爹這早晚不來家呵。〔唱〕也這般煩惱。煩惱。哎。連你這嬌滴滴。腳頭妻。也這般灑灑瀟瀟。我如今與他定約。侯興那廝。若是尋來到。〔帶云〕你若回來呵。〔唱〕我合道處再不道。任憑他把銅斗兒家私使盡了。常言道。口是心苗。

〔侯興悲科上云〕我那湯哥也。我那裏有這淚。我只說湯哥死了。那老的是氣性大的人。氣殺那老的。家緣過活都是我的。定奴兒也是我老婆。〔見科云〕老爹。侯興來了也。〔正末云〕侯興。你來了。您哥哥在那裏。〔侯興云〕哥哥便來也。〔正末云〕湯哥兒。你怎不家裏來。〔唱〕

〔四塊玉〕這廝便虛話多。實心少。說的我半晌家如同熱油澆。〔帶云〕侯興。你哥哥在那裏。叫他過來。〔唱〕你有和無。打快疾忙道。他可又不肯言。不肯告。則被你將人倏倏倒。

〔侯興云〕老爹。我說則說。你休煩惱。老爹使侯興飛馬趕去。一趕就趕上了小哥。那小哥見了我呵。道侯興。老爹。着你趕我來。我說是老爹。着我趕你。小哥回家去罷。小哥說。我四五日不曾吃飯。那邊賣的油爆骨朵兒。你

買些來我吃。我侯興買了五貫錢的油煤骨朵兒。小哥一頓吃完。就脹死了。〔正末云〕哎喲。苦痛殺我也。〔做氣倒科〕〔侯興云〕老爹甦醒者。〔正末醒起悲科〕〔唱〕

〔紅芍藥〕怎想他拋家失業。被病纏縛。只因他半世虛飄。不爭你便奄然客死在荒郊。却將俺斷送了根苗。閃下你白頭爺。死去了定奴兒。痛哭號咷。受春兒不住把魂招。哎。黑婁婁那一口涎潮。

〔帶云〕湯哥兒那裏去了。〔唱〕

〔菩薩梁州〕不由我不峨峨的身搖。拂拂的心跳。烘烘的氣倒。悠悠的魄散魂消。天那。惡風兒吹折嫩枝條。嚴霜偏打枯根草。我別無人。則把你個孩兒靠兒呵。你休做了貓兒向屋頭竊。似你這血氣方剛。怎便夭倒。叫我衰老子爲兒穿孝。

〔帶云〕定奴孩兒。快設靈位香桌來。〔唱〕

〔牧羊關〕我安了靈位。排了果桌。向大門外將紙錢忙燒。一靈兒蕩蕩悠悠。冥冥杳杳。〔帶云〕我那定奴兒呵。〔唱〕你現放着父死無人葬。怎做得家富小兒嬌。〔悲科〕〔唱〕哎。可憐我孤影空相吊。那裏也養小防備老。

〔做燒紙起旋風科〕〔正末唱〕

〔梧桐樹〕教我戰篤速如發瘧。汗淋漓似水澆。見一個旋風兒足律律將人繞。莫不是作念的你湯哥鬧。

〔侯興詐倒科作魂云〕我是湯哥來了也。〔正末云〕你來做甚麼。〔侯興云〕老爹。我不幸死了。我囑付你的言語。你記者。我有三件事遺留的話。不要違我的。〔正末云〕孩兒。可是那三件事。〔侯興云〕頭一件事家緣過活。分與侯興一半。〔正末云〕這是誰說來。〔侯興云〕是我湯哥說來。〔正末云〕依的。〔侯興云〕第二件事。侯興伏侍多年了。與他一紙從良的文書。〔正末云〕誰說來。〔侯興云〕是我湯哥說來。〔正末云〕依的。依的。〔侯興云〕第

三件。把定奴與侯興做老婆。〔正末云〕是誰說來。〔侯興云〕我說來。〔做醒科云〕老爹。我恰纔怎生來。〔正末云〕恰纔湯哥附着你來。〔侯興悲科云〕我那有靈聖的哥哥。不知說甚麼來。〔正末云〕你哥哥分付三件事。〔侯興云〕可是那三件事。〔正末唱〕

〔隔尾〕要從良便寫約無差錯。〔侯興云〕我不要。〔正末云〕我道你是家生孩兒。一定不要。〔唱〕他要家私。停分有下梢。〔侯興云〕我也不要。〔正末云〕哦。你也不要。〔侯興云〕老爹這是兩件。第三件怎麼說哩。〔旦兒云〕老爹。你是必休說。〔正末唱〕定奴兒與你爲妻。你可是要也不要。〔侯興云〕這件我若不要。害疔瘡。〔正末唱〕審約想度。把我半世兒清名誤賺了。

〔云〕老夫這一會身體有些不快。定奴孩兒。燒些湯來我吃。〔旦兒下科〕〔正末唱〕

〔牧羊關〕我腦袋似石頭墜。身軀似繩索縛。但行着不覺低高。這的是此三閔都在心頭。氣刺着肋梢。你喚醫人忙裹藥。請大夫把病來調。我儘的難行立。轟的則待倒。

〔云〕定奴孩兒。拿些湯來我吃。〔旦兒拿粥上〕〔正末接科〕〔侯興怒云〕我罵你老不才。我的媳婦。你如何搶他手。〔做推正末倒科〕〔侯興云〕老婆。收拾些家私錢物。咱和你走了罷。〔扯旦兒同下〕〔正末醒科云〕街坊救人咱。侯興逼盜家私。拐帶我媳婦兒走了。料想湯哥也不會死。我收拾些盤纏。封鎖了門戶。央街坊看一看。我不問那裏。好歹尋着我那孩兒去來。〔內云〕老的。你四城門也不會出。你可那裏尋他去。〔正末云〕哥也。你放心者。〔唱〕

〔尾煞〕問甚麼家家門外長安道。買賣歸來汗未消。打聽的傷哥有此三音耗。那塢裏遇着。那搭裏撞着。我把那背義的奴胎。不道的素放了。〔下〕

〔音釋〕樂音勞 揉與撓同 顫音戰 落音勞 撇音繁 約音杏 燥音查 縛房包切 咣音逃

挺徐煎切 爛泥叫切 瘧音要 旋去聲 錯音草 審音蔭 度多勞切 藥音耀 姪音瑟

聯音烘 塢音窩 着池燒切

第三折

〔蘇文順引張千上詩云〕白髮刁騷兩鬢侵。老來灰盡少年心。雖然博得官兒做。爭奈家鄉沒信音。老夫蘇文順。自離了羅李郎哥哥。早二十年光景也。從別後到于帝都閣下。謝聖恩可憐。累遷尙書左丞之職。求歸不允。因此二十多年。不曾差人回去。討問我定奴兒消息。我想來羅李郎是我八拜交的哥哥。料他看承。就似他自家骨肉一般。必然不至流落。我兄弟孟倉士。做到禮部侍郎。也不放歸去。他也不曾通一個家信。總是這主意。我如今奉聖人命。勅修相國寺。只等修造完備。御駕要來降香。但老夫年紀高大。無人服侍。張千。你去街市上。有賣的或兒或女。買一個來與我喂眼。一來與我執唾盂。疾去早來。〔張千云〕理會的。〔同下〕〔丑扮甲頭上云〕自家是勅修相國寺甲頭。管着這做工的衆多夫役。放他吃飯去了。怎生不見做工。〔衆夫役上磨磚科〕〔甲頭云〕怎麼則少湯哥在那裏。〔淨孛藍挑土筐上云〕做子弟的看樣也。湯哥。你不信好人言。果有恁惶事。我往常是怎生來。〔唱〕

〔商調金菊香〕往常時秦樓謝館飲金卮。柳陌花街占表子。爺娘道着風過耳。烟花擔沉的來無似。則被你壓殺我也。那土筐兒。

〔正末上云〕老夫羅李郎。自離了陳州。迤邐行來。又早許多程途了也。〔唱〕

〔商調集賢賓〕出陳州五里巴埃。子無明夜到京師。指東畫西。去了義子。走南料北。不見孩兒。也不索喚師婆。搥鼓邀神。請山人占卦。揲著。則我這眉尖悶鎖。無鑰匙。空教我抹淚揉眵。只被他明明的搶了媳婦。停停的要了家私。

〔逍遙樂〕閃的我單身獨自。又不敢對人聲揚。只自己感嘆嗟咨。潸性命似風裏游絲。〔帶云〕你若死呵。〔唱〕落得一碗涼漿。一陌紙。街坊論說。隣里計較。弟兄笑恥。

〔云〕來到這柳陰下。暫歇一歇。我一會家想起來。我那好聰明的兒也。拆白道字。頂針續麻。無般不曉。無般不

會〔唱〕

〔梧葉兒〕冬賞紅爐閣。閒吟白雪詩。到春來賞紅杏染胭脂。到夏把荷蓮採。滿斟着金屈卮。若到的暮秋時。〔帶云〕湯哥兒來。〔唱〕再唱甚麼零落了梧桐葉兒。

〔云〕天色晚了也。須索進城去來。〔唱〕

〔後庭花〕人都道你是教師。人都道你是浪子。上長街百十樣風流事。到家中一千場五代史。自尋思全不肯改志。引興兒共保兒。穿茶坊。入酒肆。把家財胡亂使。占祿兒養弟子。我良言須逆耳。

〔雙鴈兒〕白頭翁先哭少年兒。想天公也有私。教老拙遭逢着這場事。遠遠的不避辭。特特的來到此。

〔云〕我進得城來。這是一個客店。小二哥在那裏。〔丑扮店小二上云〕誰叫誰叫。〔正末云〕小二哥。我這包裹寄一寄。我就在這裏安歇。天色還早哩。那裏有甚麼游玩去處。待我去閒走一走。〔小二云〕有一座相國寺。那裏好去游玩。〔正末云〕小二哥。照顧包裹。我回來只在這裏宿歇。〔小二云〕你行李在我家裏不妨事。你自去。我安排下茶飯等你。〔正末唱〕

〔金菊香〕恰離了招商打火店門兒。早來到物穰人稠土市子。好門面。好鋪席。好庫司。門畫雞兒。行行買賣忒如斯。

〔云〕來到這所在。是好一座寺院也。〔唱〕

〔么篇〕彩畫的紅近着白。青間着紫。無裒彈。無破綻。沒瑕疵。托賴着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是當今勅賜。保護着玉葉共金枝。

〔做見甲頭科問云〕這一火人都是爲甚麼來。〔甲頭云〕這些都是犯罪該死的。聖恩免死。着在相國寺做工。老的你問他怎麼。〔正末云〕我待捨些飯與他每吃。哥哥可是敢麼。〔甲頭云〕那裏不是積福處。則管捨。不妨。

事〔正末見雜當云〕哥哥與你些碎銀子。你蒸下多少飯我都娶。〔雜當云〕則有三扇饅頭。〔正末云〕少呵。再來取。〔正末散飯科唱〕

【么篇】見這遭囚夫役兩行兒。我買了恰下甑的饅頭二扇子。一人兩個休怨咨。但願聖主寬慈。須有恩赦到來時。

〔云〕到這個哥哥跟前。可無了。等我再拿來時。與你四個。休怪休怪。〔淨云〕嗨。你看我造物低。剛分到我跟前。可無了。〔正末辭甲頭下科云〕哥哥休怪。我明日再來。〔甲頭云〕老的。生受了。〔淨做認正末科云〕這老的莫不是我父親羅李耶。怎麼到這裏。是不是。我叫他一聲。〔叫云〕羅李耶父親。〔正末云〕誰叫老漢。〔甲頭云〕並不會有人叫你。〔正末云〕是老漢年紀高大了。則聽得有人叫羅李耶。哥哥休怪。老漢回去了。〔淨云〕正是我的父親羅李耶。我再叫他一聲。羅李耶父親。〔正末云〕誰叫老漢哩。老漢陳州人氏。則我便是羅李耶。〔甲頭云〕不會有人叫。〔正末云〕不會有人叫。老漢回店中去也。〔淨云〕正是我的父親。再喚他一聲。羅李耶父親。

〔正末唱〕

【醋葫蘆】不知是那個小廝。一聲聲喚這老子。和那熬煎我的。須索辨個雄雌。〔淨云〕是我叫你來。〔正末唱〕我這裏孜孜的端詳了多半時。好和我那亡過的湯哥相似。是神是鬼。遠些兒。

〔淨云〕父親。我是人。〔正末云〕你道你是人。我叫你三聲。一聲高似一聲。便是人。一聲低似一聲。便是鬼。〔淨云〕父親。你叫。〔正末叫云〕湯哥兒。〔淨應云〕哦。〔正末再叫云〕湯哥兒。〔淨應云〕哦。〔正末又叫云〕湯哥兒。〔淨低應科〕〔正末云〕有鬼也。〔唱〕

【么篇】兒呵。我爲你多念些三經。乘烈些三紙。我不合一路上作念。你許多時離鄉背井。將你來憐憫死。須不于是你爹爹不是。可憐殺孤魂無主遠鄉兒。

〔淨云〕父親。我不是鬼是人。〔正末細認科云〕兒也。你爲甚麼披枷帶鎖的。〔淨云〕父親聽你孩兒慢慢說來。

當初一日。父親着侯興尋將你兒來。要打不會打。父親說道。穀要自種。兒要自養。我問侯興道。老爹說穀要自種。兒要自養。我敢不是老爹親兒麼。侯興道。小哥。你可知不是他的親兒。你父親現在京師做大官。比似在此受氣。你尋你父親去。您孩兒忿那一口氣。出的城門。衣服盤纏。一些沒有。恰待要回家來。又不敢來。正煩惱間。侯興趕上。我道侯興。父親使你來趕我。我回去罷。侯興道。你往那裏去。你刻地不知道哩。老爹在官府告下狀來。說你拐帶金銀財物。使人捉拿你哩。我便道似此怎生是好。侯興便與了我兩錠銀子做盤纏。誰想是假銀子。把我拿到官司。三推六問。吊拷綑扒。打的孩兒招了。本該死罪。謝得天恩。大赦免死。發在這相國寺做工。父親。你救孩兒咱。〔正末云〕侯興回來說你死了。又拿回一個骨殖匣子。寄在人家。因我有病。把定奴母子拐的走了。我因此纔來尋你。〔唱〕

【么篇】那廝却有一二。咱家無二思。將那謊局段則向俺跟前使。那廝正是咬人狗兒。不露齒。其餘都不是。那匣子裏却是誰的骨殖兒。

〔淨云〕父親。你只是搭救你兒咱。〔正末云〕兒也。我捨了半個家當。好友搭救你。你這般受苦。目下怎生得個自在。〔淨云〕父親。我得做個甲頭。便得自在。〔正末云〕你便怎生得做甲頭。〔淨云〕父親。你與他些錢物。買這甲頭與孩兒做。您孩兒便得自在。〔正末見甲頭云〕哥哥。這個是我的孩兒。我與你些錢物。把這甲頭賣與我孩兒做罷。〔甲頭云〕這裏街上沒有賣甲頭的。罷也。只要銀子。你有十兩銀子與我。我就今日賣與湯哥做了甲頭。我替他當夫役。〔淨做甲頭科云〕衆夫役。快做工。〔正末云〕孩兒。你放心。我好友救你。但總要拿住侯興這賊奴。方得稱心也。〔唱〕

【滾裏來煞】我捨着金鐘撞破盆。好鞋踏臭屎。但得個軸頭兒也有抹着時。我拚的搨皇城。搨怨鼓。插狀子。怕甚麼金瓜武士。我和那潑奴胎情願打官司。〔衆下〕

〔音釋〕 孟音余 迤音移 迤音里 埃音后 撲音舌 著音詩 鑰音藥 賂抽支切 獠音撓 褒音包 飢晶去聲 俾鋤山切 憊音驟 三去聲 搨莊瓜切

第四折

〔蘇文順引張千僮兒上云〕自家蘇文順。前日教張千買了個小廝。執着銀唾盂。還不勾一兩日。他將唾盂兒不見了。必然遞盜與他大的拿去。張千把這小廝吊將起來。〔張千吊僮兒科〕〔淨上云〕自從做了甲頭。好生自在。我前後游玩一回。來到這門首。〔僮兒云〕兀的不是俺爹爹。〔淨驚看科云〕受春兒也。你怎生在這裏。〔僮兒云〕侯興拐出我來。賣與這老爹家。〔蘇文順云〕張千拿過那廝來。〔張千拿淨跪科〕〔蘇文順云〕你是甚麼人。我吊的小廝。干你甚事。〔淨云〕這個小的。是我的孩兒。〔蘇文順云〕是了。這唾盂是這小廝遞盜與他了。把這廝也吊起來。〔吊淨科〕〔淨云〕嗨。正是官高必峻。天那。教誰人救我也。〔正末上云〕誰想這裏得見我孩兒。我好歹救他去來。〔唱〕

〔雙調新水令〕爲湯哥哭的我眼睛昏。教我在他鄉有家難奔。花發時起怪風。月圓後長浮雲。但有個兒孫。誰待受這愁困。

〔步步嬌〕想着我前世裏原無兒孫分。遭逢着寡宿孤辰運。我全然不受貧。想着那輦車後拖麻的是誰家胤。我死後誰與我上新墳。這煩惱何時盡。

〔沉醉東風〕我與你送茶飯。廚中有人。他把我廝禁持。眼裏無珍。我心慈。他心狠。全無些父子情分。則願得鐵鎖沉枷早離身。我落一覺安眠睡穩。〔胡十八〕恰過了六市。來到三門。揉開我這汪淚眼。打拍我這老精神。想着他行行不住叫聲頻。莫不是他錯認。到今日忘魂。不由我嗔忿忿。不由我怒氣氤氲。

〔僮兒云〕那來的不是我羅李郎爺爺。待我叫他一聲。羅李郎爺爺。你救我咱。〔正末云〕好奇怪。怎麼又有人叫我。〔唱〕

〔川撥棹〕誰家的小魔軍。雨三番迤逗人。我這裏扭項回身。吃我會搶問。

你暢好是不知個高低遠近。向前來審問的真。

〔傑云〕羅李郎爺爺。你救我咱。〔正末唱〕

〔七弟兄〕我只道是甚人。原來是受春。你爲何因。因甚的違條犯法遭推問。見他撲簌簌眼裏搨啼痕。教我滴屑屑手腳難停穩。

〔搗練子〕兀的不驚了七魄。謊了三魂。〔淨云〕老爹。快來救我。〔正末云〕怎麼又是一個叫我。〔看科〕〔唱〕我則見湯哥兒吊得不沾塵。告哥哥說個緣因。怎生的惹禍根。

〔張千云〕這老子。他是你甚麼親眷。老無知。這裏是甚麼所在。〔正末唱〕

〔梅花酒〕這哥哥恁地狠。沒些兒淹潤。一刻地沙村。倒把人尋趁。〔張千云〕我打你這個老弟子孩兒。〔做打科〕〔正末唱〕軟肋上粗棍子撾。面皮上大拳墩。〔張千云〕兀那老的。你和他甚麼親。他是你甚麼人。〔正末唱〕又不是世故人。他是我小兒孫。〔張千云〕你可是他甚麼人。〔正末唱〕我須是他老家尊。

〔張千云〕元來你們一家兒都在這裏。〔正末唱〕

〔收江南〕哥也。更怕我不因親者強來親。單饒了他兩個與些三金銀。〔張千云〕我不敢要銀子。你自家告相公去。〔正末唱〕哥哥是心直口快射糧軍。哥哥是好人。我這裏低腰曲脊進衙門。

〔正末見官科唱〕

〔乾荷葉〕老漢是愚民。特地來訴詞因。〔蘇文順云〕那老的那裏人氏。〔正末云〕我聽這官人聲氣。也是我陳州人。〔唱〕我可便家住陳州郡。總饒你滿園春萬花新。爭如得見當鄉人。〔正末做認科〕〔蘇文順云〕你敢認的我麼。〔正末唱〕你暢好是安樂也。蘇文順。〔蘇文順云〕那壁敢是羅李郎哥哥麼。哥哥。你在那裏來。〔相見科〕〔正末云〕門外有個親眷。在那裏吊着哩。〔蘇文順云〕張千。將那吊着的人與我放下來。〔正末云〕兄弟。我自己解去。〔做解科云〕這壁有個親眷。你進

去拜他去。〔淨云〕老爹。我那得親眷來。〔正末唱〕

〔沽美酒〕拜了呵。再不着榆木枷壓項筋。粗鐵鎖束腰身。穩情取白馬紅纓彩色新。將你那破衣服重加整頓。施禮數敘寒溫。

〔正末引淨入拜科〕〔蘇文順云〕這拜的是誰。〔正末唱〕

〔太平令〕拜的你。不須審問。〔蘇文順云〕哥哥。他是誰。〔正末唱〕他便。是定奴的女婿。郎君。您去了。二十載。不通音信。十八上纔成秦晉。〔蘇文順云〕哥哥。你怎生匹配他兩個來。〔正末云〕我也曾勘婚姻過門。便就親。結果了他夫妻和順。

〔淨云〕老爹。我拜的是誰。〔正末云〕是你丈人。〔淨云〕是我丈人。我恰纔在他門前作贅來。〔孟倉士上云〕小官孟倉士是也。奉聖人的命。着小官代來降香。早到這相國寺前了。左右。接了馬者。〔見蘇文順科云〕哥哥。連日少會。〔蘇文順云〕兄弟。這裏有個大恩人。你相見咱。〔見正末科〕〔正末云〕原來是兄弟孟倉士。〔蘇文順云〕門首怎生喧鬧。〔張千云〕拿住一個偷馬的賊。連銀睡盃也追出來了。〔蘇文順云〕與我拿過來者。〔見科〕〔正末云〕兀的不是侯興。這個不是定奴孩兒。〔蘇文順見定奴孟見淨各悲科〕〔正末云〕兄弟且休煩惱。〔唱〕

〔川撥棹〕那的是痛歡欣。去時節會議論。你兩個苦志修文。溫故知新。這的是顯耀男兒氣分。只願你早成名天下聞。

〔云〕受春孩兒。過來見你老爺。〔孟倉士云〕這小的是誰。〔正末唱〕

〔亂柳葉〕這孩兒是你的親孫。這官人是你的家尊。哎。你個定奴兒快疾。將你爺來認。早是我希願胡都喜。則管裏迷丟答都問。我須是匹配你的大媒人。

〔淨云〕今日俺親爺見親兒。親兒見親爺。怎不歡喜。老爹你過來。干你甚事。〔推正末科〕〔旦見云〕今日親爺見親女。親女見親爺。怎不歡喜。老爹你過來。干你甚事。〔推正末做悲科唱〕

【水仙子】我好生的和勸到半時辰。親的原來則是親。親兒親女把親爺認。中間裏干閃下老業人。我死後做了個無主孤魂。他雖是生身父。我也

有養育恩。二十年枉受辛勤。
〔蘇文順云〕兄弟。羅李郎哥哥有大恩於咱。他年老無兒。咱兩家奉養到老。侯興送法司問罪。天下喜事。無過父子團圓。殺羊造酒。做個慶喜筵席。〔正末云〕我此一來呵。〔唱〕

【收尾】到長安受盡多勞頓。也則爲故人義分。你兩個養兒女的都到了家。可惜我趕侯興的乾折了本。

〔音釋〕 疊音余 胤音孕 覺音叫 氲於君切 逗音豆 糊聲卯切 勘坎去聲 贅音綴 颺音磴

題目

莽湯哥嶮釘遠鄉牌

正名

羅李郎大鬧相國寺

看錢奴買冤家債主雜劇

楔子

〔正末扮周榮祖同旦兒張氏俵兒上云〕小人汴梁曹州人氏。姓周名榮祖。字伯成。渾家張氏。孩兒長壽。小生先世廣有家財。因祖父周奉記敬重釋門。起蓋一所佛院。每日看經念佛。祈保平安。至我父親。一心只做人家。爲修理宅舍。這木石磚瓦。無處取辦。遂將那所佛院盡毀廢了。比及宅舍工完。我父親得了一病。百般的醫藥無効。人皆以爲不信佛教之過。我父親亡後。家私裏外。都是小生掌把。小生學成滿腹詩書。現今黃榜招賢。開放選場。大嫂我待要應舉走一遭去。你意下如何。〔旦兒云〕秀才不知好着俺領了長壽孩兒。一路同去麼。〔正末云〕這也使的。大嫂有俺那祖財。攜帶不去。且埋在後面牆下。房廊屋舍着行錢看守着。俺和你帶了孩兒。上朝取應去。但得一官半職。改換家門。可不好也。〔旦兒云〕既如此便當收拾行李。隨你同去則個。〔正末云〕大嫂想俺祖上信佛。俺父親偏不信佛。到今日都有報應也。呵〔唱〕

〔仙呂賞花時〕也會將釋典儒宗細講習。無非是積善脩心爲第一。則俺這家豪富祖先積。他爲甚施仁布德。也則要博一個孝子和賢妻。

〔么篇〕可不道湛湛青天不可欺。舉意之前悔後遲。空內有神祇。〔帶云〕俺父親呵。〔唱〕不合與心兒折毀。今日個客路裏怨他誰。〔同下〕

〔音釋〕習星西切 一音以 積將洗切 德當美切 祇音其

第一折

〔外扮靈派侯領鬼力上詩云〕赫奕丹青廟貌隆。天分五岳鎮西東。時人不識陰功大。但看香烟散滿空。吾神乃東嶽殿前靈派侯是也。想東嶽泰山者。羣仙之祖。萬峯之尊。天地之孫。神靈之祚。在于兗州地方。古有金輪皇帝。妻乃彌輪仙女。夜夢吞二日。覺而有孕。所生二子。長曰金虹氏。次曰金蟬氏。金虹氏乃東嶽聖帝是也。聖帝在長白山有功。封爲古歲太嶽真人。漢明帝時封爲泰山元帥。管十八地獄。七十四司生死之期。自唐虞三

代歷秦漢以來。有都天府君之位。在唐武后垂拱三年七月初一日。封爲東嶽之神。至開元十三年。加爲天齊王。宋真宗朝封爲東嶽天齊大生神聖帝。這的是天地循環。周而復始。便好道不孝。謾燒千東紙。虧心空熬萬爐香。神靈本是正直做。不受人間枉法贓。如今陽世有一人。乃是賈仁。此人在吾神廟中埋天怨地。告訴神明。只說不憐愍他。想他今日必然又來告訴。吾神自有個顯應。這早晚敢待來也。〔淨扮賈仁上詩云〕又無房舍。又無田。每日城南窰裏眠。一般帶眼安眉漢。何事手中偏沒錢。小可曹州人氏。賈仁的便是。幼年問父母雙亡。別無甚親眷。則我單身獨自。人見我十分過的艱難。都喚我做窮賈兒。想人生世間。有那等富貴奢華。喫好的。穿好的。用好的。他也是一世人。偏賈仁喫了那早起的。無那晚夕的。每日燒地眠。炙地臥。衣不遮身。食不充口。可也是一世人。天那。你也睜開眼波。兀的不窮殺賈仁也。我每日家不會做甚麼營生。則是與人家挑土築牆。和泥托坯。擔水運漿。做全工生活度日。到晚來在那破窰中安身。今日替人家打着一堵兒牆。打起半堵兒。只爲氣力不加。還有半堵兒牆不會打的。我如今困乏了。且歇一歇。這裏有一所東嶽靈派侯廟。我去那廟中訴我這苦楚去。天那。兀的不窮殺賈仁也。〔做到廟跪科云〕我也無那香。只是捻土爲香。禱告神靈可憐見。小人是賈仁。想有那等騎鞍壓馬。穿羅着錦。喫好的。用好的。他也是一世人。我賈仁也是一世人。偏我衣不遮身。食不充口。喫了早起的。無那晚夕的。燒地眠。炙地臥。窮殺賈仁也。上聖。但有些小富貴。我也會齋僧布施。蓋寺建塔。修橋補路。惜孤念寡。敬老憐貧。我可也捨的。則是聖賢可憐見。我說話中間覺得身體有些困倦。我且在這虛簷下暫時歇息咱。〔做睡倒科云〕靈派侯云。鬼力。與我攝過賈仁來者。〔問云〕兀那賈仁。你爲何在吾神廟中埋天怨地。怪恨神靈。你主何緣故。〔賈仁做拜科云〕上聖可憐見。小人怎敢埋天怨地。我想賈仁生于人世之間。衣不遮身。食不充口。喫了早起的。無那晚夕的。燒地眠。炙地臥。窮殺賈仁也。上聖可憐見。但與我些小衣祿食祿。我賈仁也會齋僧布施。蓋寺建塔。修橋補路。惜孤念寡。敬老憐貧。我可也捨的。上聖。則是可憐見咱。〔靈派侯云〕這椿可是增福神該管。鬼力。與我喚的增福神來者。〔正末扮增福神上云〕小聖增福神是也。掌管人間生死貴賤。高下六科長短之事。十八地獄。七十四司。我想塵世人心性迷癡。不知爲善。只看那奈河邊。擲金橋之上。並無一人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這等人輕視貧乏。不怕鰥寡。天生下一種姦猾。將神鬼都瞞說。

〔正末云〕常言道。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信有之也。〔唱〕

【混江龍】你休要虛貪聲價。但存的那心田一寸是根芽。不肯道甘貧守分。都則待僥倖成家。自拏着殺子殺孫笑裏刀。怎留的好兒好女眼前花。你則看那陽間之事。正和俺陰府無差。明明折挫。暗暗消乏。這等人動則是忘人恩。背人義。昧人心。管甚麼敗風俗。殺風景。傷風化。怎能勾長享着肥羊法酒。異錦的這輕紗。

〔做見科云〕上聖呼喚小神。有何法旨。〔靈派侯云〕今陽世間有一賈仁。每日在吾廟中埋天怨地。怪恨俺神靈。你與我問他去。〔正末云〕理會的。〔做問科云〕兀那賈仁。是你怪恨俺這神靈來麼。〔賈仁云〕上聖可憐見。俺賈仁怎敢怪恨您這神靈。我則說世上有那等富貴的人。有衣穿。有食喫。又有錢鈔使。他也是一個人。偏我賈仁衣不遮身。食不充口。喫了早起的。無那晚夕的。燒地眠。炙地臥。兀的不窮殺賈仁也。則怨我小人的命薄。怎敢埋天怨地。上聖可憐見。但與我些小衣祿食祿。我也會齋僧布施。蓋寺建塔。修橋補路。惜孤念寡。敬老憐貧。我可也捨的上聖。則是可憐見咱。〔正末云〕噪聲。〔回云〕上聖。此人平日之間。不敬天地。不孝父母。毀僧謗佛。殺生害命。當受凍餓而死。上聖管他做甚麼。〔靈派侯云〕尊神。則怕注的他這衣祿食祿差了麼。〔正末唱〕

【油葫蘆】那一個紅臉兒的閻王不是耍。捏胎兒依正法。則他注生的分數幾會差。這等人向官員財主裏難安插。好去那驢騾狗馬裏剛投下。又不曾將他去油鍋裏爇。又不曾將他去劍樹上殺。據着那阿鼻地獄天來大。但得個人身體便可也不虧他。

〔靈派侯云〕尊神。論此等人在世。不知怎生貪財好賄。害衆成家也。〔正末唱〕

【天下樂】這等人何足人間掛齒牙。他前世裏奢華。那一片貪財心沒亂。

煞。則他油鍋內見錢也去搗。富了他這一輩人。窮了他那數百家。今世裏受貧窮。還報他。

〔賈仁云〕上聖休聽增福神說。念小人不是這樣人。也是個看經念佛。喫齋把素。行善事的人。上聖怎生可憐見。與小人些小富貴。可也好也。〔正末云〕你這廝平昔之間。扭曲作直。拋撒五穀。傷殘物命。害衆成家。你怎生能勾發跡那。〔靈派侯云〕尊神。此人前生拋撒淨水。作賤五穀。既然這等。今世凍死餓死。也不爲過。〔正末唱〕

〔那吒令〕你前世裏造下。今世裏折罰。前世裏狡猾。今世裏叫化。前世裏拋撒。今世裏餓殺。〔賈仁云〕我平昔間也是個敬天地。尊法度。和弟兄。睦六親。信佛法。禮三光。孝父母。不偷盜。我是個心慈好善的人。現如今喫長齋哩。上聖。但是與我些小富貴。我做本分營生買賣去也。〔正末唱〕你使的是造惡心。但說的是虧心話。不肯做本分生涯。

〔靈派侯云〕正是虧心折盡平生福。行短天教一世貧。吾神自有點檢。怎瞞的過也。〔正末唱〕

〔鵲踏枝〕虧心也儘由他。造惡也怎瞞咱。上面有湛湛青天。下面有漫漫黃沙。請上聖鑒察。枉將他救拔。俺可便管他甚貧富窮達。

〔賈仁云〕上聖。我爺娘在時。也還奉養他好好的。從亡化之後。不知甚麼緣故。顛倒一日窮一日了。我也在爺娘墳上燒錢烈紙。燒茶奠酒。我這猴珠兒至今不會乾。至是一個孝順的人。〔正末云〕噤聲。〔唱〕

〔寄生草〕你爺娘在生時。就饑餓。死了也奠甚茶。則恁那猴珠兒。滴盡空瀟瀟。澆了些漿水飯。那裏肯道停時霎。巴的那紙錢灰。燒過無牽掛。你可便澆了那百壺漿。也濕不透墓門前。燒的那千鍾茶。怎流得到黃泉下。

〔靈派侯云〕尊神。這等窮兒。乍富。瞞心昧己。欺天誑地。只要損別人安自己。正是一世兒不能勾發跡的。〔正末唱〕

〔六么序〕這人沒錢時。無些話。纔的有便說誇。打扮似大戶豪家。你看他聳起肩胛。筵定鼻凹。沒半點和氣謙洽。每日在長街市上。把青驄跨。只待

要弄柳拈花。馬兒上扭捏着身子兒。詐做出那般般樣勢。種種村沙。

【么篇】則說街狹更嫌人雜。把玉勒牢拿。玉鞭忙加。攛行花踏。喧喧嘩嘩。問甚麼先達。那肯道攀鞍下馬。直將窮民來做慢殺。〔賈仁云〕上聖。我賈仁不是這等人。你但與我些小富貴。我也會和街坊。敬鄰里。識尊卑。知上下。只願上聖可憐見咱。〔正末唱〕他雖則消乏。也是你隣家。須索將禮數酬答。則你那自尊自貴無高下。真乃是井底鳴蛙。似這等待窮民肚量。此兒大。則你那酸寒乞儉。怎消得富貴榮華。

〔靈派侯云〕尊神。據着賈仁埋天怨地。正當凍死餓死。便好道天不生無祿之人。地不長無名之草。吾等體上帶好生之德。權且與他些福力咱。〔正末云〕既如此。待小聖看去波。〔做看科云〕上聖。據着這廝正當凍死餓死。今奉上聖法旨。權且借些福力與他。看的有曹州曹南周家莊上。他家福力所積。陰功三輩。爲他一念差池。合受折罰。我如今將那家的福力。權且借與他二十年。待到二十年後。着他雙手兒交還本主便了。〔靈派侯云〕這個使的。〔正末云〕兀那賈仁。〔賈仁做應科〕〔正末云〕你本當凍死餓死。上聖可憐見。借與你些福力。今有曹州曹南周家莊上。所積陰功三輩。只因一念差池。合受折罰。我如今將那家福力。權且借與你二十年。待到二十年後。你兩隻手兒交還他那本主。你記者。比及你去呵。索錢的可早等着你也。〔賈仁做拜謝科云〕謝上聖濟拔之恩。我便做財主去也。〔正末云〕噤聲。〔唱〕

【賺煞】則你這成家子未安身。那一個破家鬼先生下。〔賈仁云〕我若做了財主呵。穿一架子好衣服。騎着一匹好馬。去那三山骨上贈上他一鞭。那馬不刺刺。〔正末云〕做甚麼。〔賈仁云〕沒。我則這般道。〔正末做笑科唱〕我則是借與你那錢龍兒入家。有限次的光陰。你權掌把。〔賈仁云〕上聖可憐見。不知借與我幾十年。〔正末唱〕我則是借與你二十年。仍舊還他。〔賈仁云〕上聖。怎麼可憐見。則借得小人二十年。左右是個小字兒。高處再添上一畫。借的我三十年。可也好也。〔正末云〕噤聲。這廝還不足哩。〔唱〕你還待告增加。怎知這禍福無差。貧和富都是前緣。非假假。爲甚麼桃花向三月奮發。菊花向九秋開罷。〔帶云〕你道爲甚麼那。〔唱〕

也則爲這天公不放一時花。

〔靈派侯云〕兀那賈仁。據着你正當凍死餓死。吾神體上帝好生之德。權且借與你二十年福力。二十年之後。交還與那本主。便好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天若不降嚴霜。松柏不如蒿草。神明若不報應。積善不如作惡。莫瞞天地莫瞞心。心不瞞時禍不侵。十二時中行好事。災星變做福星臨。〔做揮手科云〕賈仁。你休推睡裏夢裏。〔並下〕〔賈仁做醒科云〕哎呀。一覺好睡也。原來是南柯一夢。恰纔上聖分明的對我說。曹州曹南周家莊上的福力。借與我二十年。我如今便做財主。財主也知他在那裏。便好道夢是心頭想。信他做甚麼。還有半堵牆兒不曾打的哩。我可去打那半堵牆兒去。天那。兀的不窮殺賈仁也。〔下〕

〔音釋〕

熱如月切 坯鋪梅切 盆滂悶切 潁鋤山切 乏扶加切 滑呼佳切 說音夏 分去聲

僥音交 忘去聲 俗詞沮切 法方雅切 插抽鮮切 煤之沙切 殺雙鮮切 阿何哥切

鼻音疲 賄音晦 煞雙鮮切 揭莊瓜切 罰扶加切 撒殺賈切 察抽鮮切 拔邦佳切

達當加切 灑商鮮切 霽雙鮮切 胛江雅切 凹汪掛切 洽奚佳切 狹奚佳切 雜音咱

踏當加切 答音打 長音掌 刺音辣 發方雅切

第二折

〔外扮陳德甫上詩云〕耕牛無宿料。倉鼠有餘糧。萬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小可姓陳。雙名德甫。乃本處曹州曹南人氏。幼年間攻習詩書。頗親文墨。不幸父母雙亡。家道艱難。因此將儒業廢棄。與人家做個門館先生。度其日月。此處有一人是賈老員外。有萬貫家財。鴉飛不過的田產物業。油磨坊。解典庫。金銀珠翠。綾羅段疋。不知其數。他是個巨富的財主。這裏可也無人。一了他一貧如洗。專與人家挑土築牆。和泥托坯。擔水運漿。做全工生活。常是喚了早起的。無那晚夕的人。都叫他做窮賈兒。也不知他福分生在那裏。這幾年間暴富起來。做下潑天也似家私。只是那員外雖然做個財主。爭奈一文也不使。半文也不用。別人的東西恨不得摩手奪將來。自己東西捨不的與人。若與人呵就心疼殺了也。小可今日正在他家坐館。這館也不是教學的館。無過在他解典庫裏上些帳目。那員外空有家私。寸男尺女皆無。數次家常與小可說。街市上但遇着賣的或男或女。

尋一個來與我兩口兒喂眼。小可已曾分付了店小二。着他打聽着。但有呵便報我知道。今日無甚事。到解典庫中看看去。〔下〕〔淨扮店小二上詩云〕酒店門前三尺布。人來人往圍主顧。做下好酒一百缸。倒有九十九缸似頭醋。自家店小二的便是。俺這酒店是買員外的。他家有個門館先生。叫做陳德甫。三五日來算一遭帳。今日下着這般大雪。我做了一缸新酒。不供養過不敢賣。待我供養上三盃酒。〔做供酒科云〕招財利市土地。俺這酒一缸勝是一缸。俺將這酒帘兒掛上。看有甚麼人來。〔正末周榮祖領旦兒來〕小生周榮祖。嫡親的三口兒家屬。渾家張氏。孩兒長壽。自應舉去後。命運未通。功名不遂。這也罷了。豈知到的家來。事事不如意。連我祖遺家財。埋在牆下的。都被人盜去。從此衣食艱難。只得領了三口兒去洛陽探親。圖他救濟。偏生這等時運。不遇而回。正值暮冬天道。下着連日大雪。這途路上好苦楚也呵。〔旦兒云〕秀才。似這等大風大雪。俺每行動些兒。〔來兒云〕爹爹凍餓殺我也。〔正末唱〕

【正宮端正好】赤緊的路難通。俺可也家何在。休道是乾坤老山也頭白。似這等凍雲萬里無邊屈。肯分的俺三口兒離鄉外。

〔帶云〕大嫂。你看好大雪也。〔唱〕

【滾繡毬】是誰人碾瓊瑤往下篩。是誰人翦冰花迷眼界。恰便似玉琢成六街三陌。恰便似粉粧就殿閣樓臺。〔帶云〕似這雪呵。〔唱〕便有那韓退之藍關前冷怎當。便有那子孟浩然驢背上也跌下來。〔帶云〕似這雪呵。〔唱〕便有那剡溪中禁回他子猷訪戴。則俺這三口兒兀的不凍倒塵埃。〔做寒戰科帶云〕勿勿勿。〔唱〕眼見的一家受盡千般苦。可甚麼十闕朱門九不開。委實難捱。

〔旦兒云〕秀才。似這般風又大。雪又緊。俺且去那裏避一避。可也好也。〔正末云〕大嫂。俺到那酒務兒裏避雪去來。〔做見科云〕哥哥支揖。〔店小二云〕請家裏坐喫酒去。秀才。你那裏人氏。〔正末云〕哥哥。我那得那錢來買酒喫。小生是個窮秀才。三口兒探親去來。不想遇着一天大雪。身上無衣。肚裏無食。一逕的來這裏避一避兒。哥哥。怎生可憐見咱。〔店小二云〕那一個頂着房子走哩。你們且進來避一避兒。〔正末做同進科云〕大嫂。

你看這雪越下的緊了也。〔唱〕

〔倘秀才〕餓的我肚裏饑失魂喪魄。凍的我身上冷無顏落色。這雪呵偏向俺窮漢身邊亂灑來。〔帶云〕大嫂。〔唱〕你看雪深埋脚面。風緊透人懷。我忙將這孩兒的手揣。

〔店小二做歎科云〕你看這三口兒身上無衣。肚裏無食。偌大的風雪。到俺店肆中躲避。那裏不是積福處。我早晨間供養的利市酒三鍾兒。我與那秀才鍾喫。兀那秀才。俺與你鍾酒喫。〔正末云〕哥哥。我那裏得那錢鈔來買酒喫。〔店小二云〕俺不要你錢鈔。我見你身上單寒。與你鍾酒喫。〔正末云〕哥哥說不要小生錢。則這等與我鍾酒喫。多謝了哥哥。〔做喫酒科云〕好酒也。〔唱〕

〔滾繡球〕見哥哥酒斟着磁盞臺。香濃也勝琥珀。哥哥也你莫不道小人現錢多賣。問甚麼新釀茅柴。〔帶云〕這酒呵。〔唱〕賽中山宿醞開。笑蘭陵高價擡。不枉了喚做那鳳城春色。〔帶云〕我飲一盃呵。〔唱〕恰便似重添上一件綿帛。〔帶云〕這雪呵。〔唱〕似千團柳絮隨風舞。〔帶云〕我恰纔嚥下這盃酒去呵。〔唱〕可又早雨朵桃花上臉來。便覺的和氣開懷。

〔旦兒云〕秀才。恰纔誰與你酒喫來。〔正末云〕是那賣酒的哥哥。見我身上單寒。可憐見我與了我鍾酒喫。〔旦兒云〕我這一會兒身上寒冷不過。你怎生問那賣酒的討一鍾酒兒與我喫。可也好也。〔正末云〕大嫂。爹人答答的。教我怎生問他討酒喫。〔做對店小二揖科云〕哥哥。我那渾家問我那裏喫酒來。我便道賣酒的哥哥見我身上單寒。與了我一鍾酒兒喫。他便道我身上冷不過。怎生再討得半鍾酒兒喫。可也好也。〔店小二云〕你娘子也要鍾酒喫。來來來。俺捨這鍾酒兒與你娘子喫罷。〔正末云〕多謝了哥哥。大嫂。我討了一鍾酒來。你喫你喫。〔俵兒云〕爹爹。我也要喫一鍾。〔正末云〕兒也。你看我怎生問他討那。〔又做揖科云〕哥哥。我那孩兒道。爹爹。你那裏得這酒與妳妳喫來。我便道那賣酒的哥哥又與了我一鍾兒喫。我那孩兒便道。怎生再討的一鍾兒我喫。可也好也。〔店小二云〕這等。你一發搬在俺家中住罷。〔正末云〕哥哥。那裏不是積福處。〔

店小二云「來來來。俺再與你這一鍾兒酒。」〔正末云〕「多謝了哥哥。孩兒你喫你喫。」〔店小二云〕「比及你這等貧呵。把這小的兒與了人家可不好。」〔正末云〕「我怕不肯。但未知我那渾家心裏何如。」〔店小二云〕「你和你那娘子商量去。」〔正末云〕「大嫂。恰纔那賣酒的哥哥道。似你這等饑寒。將你那孩兒與了人可不好。」〔旦兒云〕「若與了人。倒也強似凍餓死了。只要那一分人家養的活。便與他去罷。」〔正末做見店小二云〕「哥哥。俺渾家肯把這個小的與了人家也。」〔店小二云〕「秀才。你真個要與人。」〔正末云〕「是。與了人罷。」〔店小二云〕「我這裏有個財主。我如今領你去。」〔正末云〕「他家裏有兒子麼。」〔店小二云〕「他家兒女並沒一個兒哩。」〔正末唱〕

〔倘秀才〕賣與個有兒女的是孩兒命衰。賣與個無子嗣的是孩兒大采。撞着個有道理的爹娘呵。是孩兒修福來。〔帶云〕哥哥。〔唱〕你救孩兒一身苦。強似把萬僧齋。越顯的你個哥哥敬客。

〔店小二云〕「既是這等。你兩口兒則在這裏。我叫那買孩兒的人來。」〔做向古門叫科云〕「陳先生在家麼。」〔陳德甫上云〕「店小二。你喚我做甚麼。」〔店小二云〕「你前日分付我的事。如今有個秀才要賣他小的。你看去。」〔陳德甫云〕「在那裏。」〔店小二云〕「則這個便是。」〔陳德甫做看科云〕「是一箇有福的孩兒也。」〔正末云〕「先生支揖。」〔陳德甫云〕「君子恕罪。敢問秀才那裏人氏。姓甚名誰。因何就肯賣了這孩兒。」〔正末云〕「小生曹州人氏。姓周名榮祖。字伯成。因家業凋零。無錢使用。將自己親兒情願過房與人爲兒。先生。你可作成小生咱。」〔陳德甫云〕「兀那君子。我不要這孩兒。這裏有個買老員外。他寸男尺女皆無。若是要了你這孩兒。他有潑天也似家緣家計。久後都是你這孩兒的。你跟將我來。」〔正末云〕「不知在那裏住。我跟將哥哥去。」〔旦兒同來兒下〕〔店小二云〕「他三口兒跟的陳先生去了也。待我收拾了鋪面。也到員外家看看去。」〔下〕〔賈仁同卜兒上云〕「兀的不富貴殺我也。常言道。人有七貧八富。信有之也。自家買老員外的便是。這裏也無人。自從與那一分人家打牆。鉋出一石槽金銀來。那主人家也不知道。都被我悄悄的搬運家來。蓋起這房廊屋舍。解典庫。粉房。磨房。油房。酒房。做的生意就如水也似長將起來。我如今旱路上有田。水路上有船。人頭上有錢。那一個敢叫我做窮賈兒。皆以員外呼之。但是一件。自從有這家私。娶的個渾家。也有好幾年了。爭奈寸男尺女皆無。空有那鴉

飛不過的田產。教把那一個承領。〔做歎科云〕我平昔間一文也不使，半文也不用。我可不知怎生來這麼慳。慳苦尅。若有人問我要一貫鈔呵。哎呀。就如挑我一條筋相似。如今又有一等人叫我做慳賈兒。這也不必題起。我這解典庫裏有一個門館先生。叫做陳德甫。他替我家收錢舉債。我數番家分付他。或兒或女尋一個來與我兩口兒喂眼。〔卜兒云〕員外。你既分付了他。必然訪得來也。〔賈仁云〕今日下着偌大的雪。天氣有些寒冷。下次小的每。少少的醃些熱酒兒來。則擗隻水鷄腿兒來。我與婆婆喫一鍾波。〔陳德甫同正末旦兒俵兒上云〕秀才。你且在門首等着我先過去與員外說知。〔做見科。賈仁云〕陳德甫。我數番家分付你。教你尋一個小的。怎這般不會幹事。〔陳德甫云〕員外。且喜有一個小的哩。〔賈仁云〕有在那裏。〔陳德甫云〕現在門首。〔賈仁云〕他是個甚麼人。〔陳德甫云〕他是個窮秀才。〔賈仁云〕秀才便罷了。甚麼窮秀才。〔陳德甫云〕這個員外。有那個富的來賣兒女那。〔賈仁云〕你教他過來我看。〔陳德甫出云〕兀那秀才。你過去把體面見員外者。〔正末做揖科云〕先生。你須是多與我些錢鈔。〔陳德甫云〕你要的他多少。這事都在我身上。〔正末云〕大嫂。你看着孩兒。我見員外去也。〔做入見科云〕員外支揖。〔賈仁云〕兀那秀才。你那裏人氏。姓甚名誰。〔正末云〕小生曹州人氏。姓周名榮祖。字伯成。〔賈仁云〕住了。我兩個眼裏偏生見不的這窮廝。陳德甫。你且着他靠後些。餓虱子滿屋飛哩。〔陳德甫云〕秀才。你依着員外靠後些。他那有錢的是這等性兒。〔正末做出科云〕大嫂。俺這窮的好不氣長也。〔賈仁云〕陳德甫。咱要買他這小的也。索要立一紙文書。〔陳德甫云〕你打個稿兒。〔賈仁云〕我說與你寫。立文書人周秀才。因為無錢使用。口食不敷。難以度日。情願將自己親兒某人。年幾歲。賣與財主賈老員外爲兒。〔陳德甫云〕誰不知你有錢。只叫員外勾了。又要那財主兩字做甚麼。〔賈仁云〕陳德甫。是你擡舉我哩。我不是財主。難道叫我窮漢。〔陳德甫云〕是是是。財主財主。〔賈仁云〕那文書後頭寫道。當日三面言定。付價多少。立約之後。兩家不許反悔。若有反悔之人。罰寶鈔一千貫與不悔之人使用。恐後無憑。立此文書。永遠爲照。〔陳德甫云〕是了。反悔之人罰寶鈔一千貫。他這正錢可是多少。〔賈仁云〕這個你莫要管我。我是個財主。他要的多少。我指甲裏彈出來的。他可也喫不了。〔陳德甫云〕是是是。我與那秀才說去。〔做出科云〕秀才。員外着你立一紙文書哩。〔正末云〕哥哥。可怎生寫那。〔陳德甫云〕他與你個稿兒。今有

過路周秀才。因為無錢使用。將自己親兒。年方幾歲。情願賣與財主賈老員外爲兒。〔正末云〕先生。這財主兩字也不消的上文書。〔陳德甫云〕他要這等寫。你就寫了罷。〔正末云〕便依着寫。〔陳德甫云〕這文書不打緊。有一件要緊。他說後面寫着。如有反悔之人。罰寶鈔一千貫與不反悔之人。〔正末云〕先生。那反悔的罰寶鈔一千貫。我這正錢可是多少。〔陳德甫云〕知他是多少。秀才。你則放心。恰纔他也曾說來。他說我是個巨富的財主。要的多少。他指甲裏彈出來的。着你喫不了哩。〔正末云〕先生說的是。將紙筆來。〔旦兒云〕秀才。啗這恩養錢。可曾議定多少。你且慢寫着。〔正末云〕大嫂。恰纔先生不說來。他是個巨富的財主。他那指甲裏彈出來的。俺每也喫不了。則管裏問他多少怎的。〔唱〕

〔滾繡球〕我這裏急急的研了墨濃。便待要輕輕的下了筆劃。〔衆兒云〕爹爹。你寫甚麼哩。〔正末云〕我兒也。我寫的是借錢的文書。〔衆兒云〕你說借那一個的。〔正末云〕兒也。我寫了可與你說。〔衆兒云〕我知道了也。你在那酒店裏商量。你敢要賣了我。〔正末唱〕呀。兒也。這是我不得已無如之奈。〔衆兒做哭科云〕可知道無奈。則是活便一處活。死便一處死。怎下的賣了我。〔正末哭云〕呀。兒也。想着俺父子的情呵。〔唱〕可着我班管難擡。這孩兒情性乖。是他娘腸肚摘下來。今日將俺這子父情。可都撇在九霄雲外。則俺這三口兒。生圪扎兩處分開。〔旦兒云〕怎下的撇了我這親兒。兀的不痛殺我也。〔正末哭唱〕做娘的傷心慘慘。刀剗腹。做爹的滴血簌簌淚滿腮。恰便似郭巨般活把兒埋。

〔做寫科云〕這文書寫就了也。〔陳德甫云〕周秀才。你休煩惱。我將這文書與員外看去。〔做入科云〕員外。他寫了文書也。你看。〔賈仁云〕將來我看。今有立文書人周秀才。因為無錢使用。口食不敷。難以度日。情願將自己親兒長壽。年七歲。賣與財主賈老員外爲兒。寫的好。寫的好。陳德甫。你則叫那小的過來。我看看咱。〔陳德甫云〕我領過那孩兒來與員外看。〔見正末云〕秀才。員外要看看你那孩兒哩。〔正末云〕兒也。你如今過去。他問你姓甚麼。你說我姓賈。〔衆兒云〕我姓周。〔正末云〕姓賈。〔衆兒云〕便打殺我也。則姓周。〔正末哭科云〕兒也。〔陳德甫云〕我領這孩兒過去。員外。你看好個孩兒也。〔賈仁云〕這小的是好一個孩兒也。我的兒也。你今

日到我這裏。那街上人問你姓甚麼。你便道我姓賈。（徠兒云）我姓周。（賈仁云）姓賈。（徠兒云）我姓周。（做打科云）這弟子孩兒養殺也不堅。婆婆你問他。（卜兒云）好兒也。明日與你做花花襖子穿。有人問你姓甚麼。你道我姓賈。（徠兒云）便做大紅袍與我穿。我也則是姓周。（卜兒打科云）這弟子孩兒養殺也不堅的。（陳德甫云）他父母不會去哩。可怎麼便下的打他。（徠兒叫科云）爹爹。他每打殺我也。（正末做聽科云）我那兒怎生這等叫。他可敢打俺孩兒也。（唱）

〔倘秀才〕俺兒也差着一個字。千般的見責。（云）那員外好狠也。（唱）那員外伸着五個指十分的便攔。打的他連耳通紅半壁腮。說又不敢高聲語。哭又不敢放聲來。他則是偷將那淚揩。

〔做叫科云〕陳先生。陳先生。早打發俺每去波。（陳德甫出見云）是我着員外打發你去。（正末云）先生。天色漸晚。誤了俺途程也。（陳德甫入見科云）員外。且喜且喜。有了兒也。（賈仁云）陳德甫。那秀才去了麼。改日請你喫茶。（陳德甫云）哎呀。他怎麼肯去。員外還不會與他恩養錢哩。（賈仁云）甚麼恩養錢。隨他與我些便罷。（陳德甫云）這個員外。他爲無錢纔賣這個小的。怎麼倒要他恩養錢那。（賈仁云）陳德甫。你好沒分曉。他因爲無飯的養活兒子。纔賣與我。如今要在我家喫飯。我不問他要恩養錢。他倒問我要恩養錢。（陳德甫云）好說。他也辛辛苦苦養這小的。與了員外爲兒。專等員外與他些恩養錢。做盤纏回家去也。（賈仁云）陳德甫。他若不肯。便是反悔之人。你將這小的還他去。教他罰一千貫寶鈔來與我。（陳德甫云）怎麼倒與你一千貫鈔。員外。你則與他些恩養錢去。（賈仁云）陳德甫。那秀才敢不要。都是你搗鬼。（陳德甫云）怎麼是我搗鬼。（賈仁云）陳德甫。看你的面皮。待我與他些。下次小的每開庫。（陳德甫云）好了。員外開庫哩。周秀才。你這一場富貴不小也。（賈仁云）拏來。你兜着。你兜着。（陳德甫云）我兜着與他多少。（賈仁云）與他一貫鈔。（陳德甫云）他這等一個孩兒。怎麼與他一貫鈔。忒少。（賈仁云）一貫鈔上面有許多的寶字。你休看的輕了。你便不打緊。我便似挑我一條筋哩。倒是挑我一條筋也熬了。要打發出這一貫鈔。更覺艱難。你則與他去。他是個讀書的人。他有个要不要也不見的。（陳德甫云）我便依着你。且拏與他去。（做出見科云）秀才你休慌。安排茶

飯哩。這個是員外打發你的一貫鈔。〔旦兒云〕我幾盆兒水洗的孩兒偌大。可怎生與我一貫鈔。便買個泥娃娃兒。也買不的。〔正末云〕想我這孩兒呵。〔唱〕

〔滾繡球〕也曾有三年乳十月胎。似珍珠掌上擡。甚工夫養得他偌大。須不是半路裏拾的嬰孩。〔做歎科唱〕我雖是窮秀才。他覬人忒小哉。那些三個公平買賣。量這一貫鈔。值甚錢財。〔帶云〕員外。你的意思我也猜着你了。〔陳德甫云〕你猜着甚的。〔正末唱〕他道我貪他香餌。終吞釣。我則道留下青山。怕沒柴。拚的個撈筆巡街。

〔旦兒云〕還了我孩兒。我們去罷。〔陳德甫云〕你且慢些。我見員外去。〔正末云〕天色晚也。休關小生要。〔陳德甫入科云〕員外。還你這鈔。〔賈仁云〕陳德甫。我說他不要麼。〔陳德甫云〕他嫌少。他說買個泥娃娃兒也買不的。〔賈仁云〕那泥娃娃兒會喫飯麼。〔陳德甫云〕員外。不是這等說。那個養兒女的算飯錢來。〔賈仁云〕陳德甫。也看你做人哩。常言道。有錢不買張口貨。因他養活不過。方纔賣與人。我不要吃他還飯錢也勾了。倒要我的寶鈔。我想來都是你背地裏調唆他。我則問你怎麼與他鈔來。〔陳德甫云〕我說員外與你鈔。〔賈仁云〕可知他不要哩。你輕看我這鈔了。我教與你。你把這鈔高高的擡着道。兀那窮秀才。賈老員外與你寶鈔一貫。〔陳德甫云〕擡的高殺。也則是一貫鈔。員外。你則快些打發他去罷。〔賈仁云〕罷罷罷。小的每開庫。再拏一貫鈔來與他。〔做與鈔科〕〔陳德甫云〕員外。你問他買甚麼東西哩。一貫一貫添。〔賈仁云〕我則是兩貫。再也沒的添了。〔陳德甫云〕我且拏與他去。秀才。你放心。員外安排茶飯哩。秀才。那頭裏是一貫鈔。如今又添你一貫鈔。〔正末云〕先生。可怎生只與我兩貫。我幾盆兒水洗的孩兒偌大。先生休關小生要。〔陳德甫云〕嗨。這都是領來的。不是了。我再見員外去。〔做入科云〕員外。他不肯。〔賈仁云〕不要閒說。白紙上寫着黑字兒哩。若有反悔之人。罰寶鈔一千貫。與不悔之人使用。這便是他反悔。你着他拏一千貫鈔來。〔陳德甫云〕他有一千貫時。可便不賣這小的了。〔賈仁云〕哦。陳德甫。你是有錢的。你買麼。快領了去。着他罰一千貫鈔來與我。〔陳德甫云〕員外。你添也不添。〔賈仁云〕不添。〔陳德甫云〕你真個不添。〔賈仁云〕真個不添。〔陳德甫云〕員外。你又

不肯添。那秀才又不肯去。教人中間做人也難。便好道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罷罷罷。員外。我在家兩個月。該與我兩貫飯錢。我如今問員外支過。湊着你這兩貫。共成四貫。打發那秀才回去。〔賈仁云〕哦。要支你的飯錢。湊上四貫錢。打發那窮秀才去。這小的還是我的。陳德甫。你原來是個好人。可則一件。你那文簿上寫的明白。道陳德甫先借過兩個月飯錢。計兩貫。〔陳德甫云〕我寫的明白了。〔做出見科云〕來來來。秀才。你可休怪。員外是個慳吝苦克的人。他說一貫也不添。我問他支過兩月的館錢。湊成四貫鈔。送與秀才。這的是我替他出了兩貫哩。秀才休怪。〔正末云〕這等。可不難爲了你。〔陳德甫云〕秀才。你久後則休忘了我陳德甫。〔正末云〕賈員外則與我兩貫錢。這兩貫是先生替他出的。這等呵。倒是先生齎發了小生也。〔唱〕

〔賈仁做出瞧科云〕這窮廝還不去哩。〔正末唱〕

〔賽鵲秋〕快離了他這公孫弘東閣門。枉外。〔旦兒云〕秀才。俺今日撇下了孩兒。不知何日再得相見也。〔正末云〕大嫂。去罷。〔唱〕再休想漢孔融北海開尊待。〔陳德甫云〕秀才。這兩貫鈔是我與你的。〔正末云〕先生此恩。異日必當重報。〔唱〕多謝你范堯夫肯付舟中麥。〔帶云〕那員外呵。〔唱〕怎不學龐居士豫放來生債。〔賈仁做揪住怒科云〕這廝罵我好無禮也。〔正末唱〕他他他。則待搗破我三思臺。〔賈仁做推正末科云〕你這窮弟子孩兒還不走哩。〔正末唱〕他他他。可便擲破我天靈蓋。〔賈仁云〕下次小的每。呼狗來咬這窮弟子孩兒。〔正末做怕科云〕大嫂。我與你去罷。〔唱〕走走走。早跳出了齊孫臆這一座連環寨。

〔陳德甫云〕秀才休怪。你慢慢的去。休和他一般見識。〔旦兒云〕秀才。俺行動些兒波。〔正末唱〕

〔隨煞〕別人家便當的一周年。下架容贖解。〔帶云〕這員外呵。〔唱〕他巴到那五個月。還錢本利該。納了利從頭兒再取索。還了錢文書上廝混賴。似這等

無仁義愚濁的却有財。偏着俺有德行聰明的嚼薑菜。這八個字窮通怎的排。則除非天打算日頭兒輪到來。發背疔瘡是你這富漢的災。禁口傷寒着。你這有錢的害。有一日賊打劫火燒了您院宅。有一日人連累抄沒了舊錢債。恁時節合着鍋無錢買米柴。忍饑餓街頭做乞丐。這纔是你家破人亡見天敗。〔賈仁云〕你這窮弟子孩兒。還不走哩。〔正末云〕員外。〔唱〕你還這等苦尅瞞心罵我來。直待要犯了法遭了刑。你可便恁時節改。〔同旦兒下〕

〔賈仁云〕陳德甫。那廝去了也。他去則去。敢有些怪我。〔陳德甫云〕可知哩。〔賈仁云〕陳德甫。生受你。本待要安排一盃酒致謝。我可也忙。不得工夫。後堂中盒子裏有一個燒餅。送與你喫茶罷。〔同下〕

〔音釋〕 帘音廉 白巴埋切 屈音戒 陌音賣 魄鋪買切 色篩上聲 珀鋪買切 韻音運 帛巴

埋切 客楷上聲 鉤音袍 擲音司 劃胡乖切 簌音蘇 責齋上聲 摑乖上聲 揩楷平

聲 思去聲 擲聲卯切 載上聲 程音汀 麥音賣 三去聲 擲音跌 索篩上聲 宅池

齋切 巧音蓋

第三折

〔小末扮賈長壽領與兒上詩云〕一生衣飯不曾愁。贏得人稱賈半州。何事老親能善病。教人終日皺眉頭。自家賈長壽的便是。父親是賈老員外。叫做賈仁。母親亡化已過。靠着祖宗福德。有潑天也似的家緣家計。俺父親則生的我一個。人口順都喚我做錢舍。豈知俺父親他一文也不使。半文也不用。這等慳吝的緊。俺枉叫做錢舍。不得錢在手裏。不會用的個快活。近日俺父親染病。不能動止。與兒我許下東嶽泰安神州燒香去。與俺父親說知。多將些錢鈔。等我去還願。與兒跟着我見父親去來。〔下〕〔小末同與兒扶賈仁上云〕哎呀。害殺我也。〔做歎科云〕過日月好疾也。自從買了這個小的。可早二十年光景。我便一文不使。半文不用。這小的他却癡迷愚濫。只圖穿喫。看的那錢鈔便土塊般相似。他可不疼。怎知我多使了一個錢。便心疼殺了我。〔小末云〕父親。你可想甚麼喫那。〔賈仁云〕我兒也。你不知我這病是一口氣上得的。我那一日想燒鴨兒喫。我走

到街上。那一個店裏正燒鴨子。油淥淥的。我推買那鴨子。着實的搗了一把。恰好五個指頭搗的全全的。我來到家。我說盛飯來我喫一碗飯。我啞了一個指頭。四碗飯啞了四個指頭。我一會瞌睡上來。就在這板櫬上。不想睡着了。被個狗銬了我這一個指頭。我着了一口氣。就成了這病。罷罷罷。我往常間一文不使。半文不用。我今病重。左右是個死人了。我可也破一破慳。使些錢。我兒。我想豆腐喫哩。〔小末云〕可買幾百錢。〔賈仁云〕買一個錢的豆腐。〔小末云〕一個錢只買得半塊豆腐。把與那個喫。與兒。你買一貫鈔罷。〔與兒云〕他則有五文錢的豆腐。記下帳。明日討還罷。〔賈仁云〕我兒。你則依着我。〔小末云〕便依着父親。只買十個錢的來。〔賈仁云〕我兒。恰纔見你把十個錢都與那賣豆腐的了。〔小末云〕他還欠着我五文哩。改日再討。〔賈仁云〕寄着五文。你可問他姓甚麼。左鄰是誰。右鄰是誰。〔正末云〕父親。你要問他鄰舍怎的。〔賈仁云〕他假是搬的走了。我這五個錢問誰討。〔小末云〕直是這等。父親。你孩兒趁父親在日。畫一軸喜神。着子孫後代供養着。〔賈仁云〕我兒也。畫喜神特不要畫前面。則畫背身兒。〔小末云〕父親。你說的差了。畫前面纔是。可怎麼畫背身的。〔賈仁云〕你那裏知道。畫匠開光明。又要喜錢。〔小末云〕父親。你也忒算計了。〔賈仁云〕我兒。我這病覷天遠。入地近。多分是死的人了。我兒。你可怎麼發送我。〔小末云〕若父親有些好友呵。您孩兒買一個好杉木棺材與父親。〔賈仁云〕我的兒。不要買杉木價高。我左右是死的人。曉的甚麼杉木柳木。我後門頭不有那一個喂馬槽。儘好發送了。〔小末云〕那喂馬槽短。你偌大一個身子。裝不下。〔賈仁云〕哦。槽可短。要我這身子短。可也容易。擎斧子來把我這身子攔腰剝做兩段。折疊着。可不裝下也。我兒也。我囑付你。那時節不要啗家的斧子。借別人家的斧子剝。〔小末云〕父親。俺家裏有斧子。可怎麼問人家借。〔賈仁云〕你那裏知道。我的骨頭硬。若使我家斧子剝捲了刀。又得幾文錢鋼。〔小末云〕直是這等。父親。您孩兒要上廟與父親燒香去。與我些錢鈔。〔賈仁云〕我兒。你不去燒香罷了。〔小末云〕孩兒許下香願多時了。怎好不去。〔賈仁云〕哦。你許下願來。這等。與你一貫鈔去。〔小末云〕少。〔賈仁云〕兩貫。〔小末云〕少。〔賈仁云〕罷罷罷。與你三貫。可忒多了。我兒。這一樁事要緊。我死之後。休忘記討還那五文錢的豆腐。〔下〕〔與兒云〕小哥不要聽那老員外。你自去開了庫。擎着十個金子。十個銀子。一千貫鈔。我跟着你燒香去來。〔小末云〕與兒。你說的是。我開了庫。取了十個金子。十個銀

予一千貫鈔。到廟上燒香去來。〔同興兒下〕〔淨扮廟祝上詩云〕官清司吏瘦。神靈廟主肥。有人來燒紙。則搶大公雞。小道是東嶽泰安州廟祝。明日三月二十八日。是東嶽聖帝誕辰。多有遠方人來燒香。我掃的廟宇乾淨。看有甚麼人來。〔正末同旦兒上云〕叫化咱。叫化咱。可憐見俺無捱無倚。無主無靠。賣了親兒。無人養濟。長街市上可有那等捨貧的爹爹妳妳呵。〔唱〕

〔商調集賢賓〕我可便區區的步行離了汴梁。〔帶云〕這途路好遠也。〔唱〕過了些山隱隱。更和這水茫茫。盼了些三州城縣鎮。經了些三店道村坊。遙望那東岱嶽萬丈巔峯。怎不見泰安州四面兒牆匡。〔云〕婆婆。這前面不是東嶽爺爺的廟哩。〔唱〕這不是仁安殿蓋造的接上蒼。掩映着紫氣紅光。正值他春和二月天。〔帶云〕婆婆。〔唱〕早來到仙關五雲鄉。

〔逍遙樂〕這的是人間天上。燒的是御賜名香。蓋的是那勅修的這廟堂。我則見不斷頭客旅經商。還口願百二十行。聽的道是兒願爹爹壽命長。又見那校椅上頂戴着親娘。我這裏千般感歎。萬種徬徨。百樣思量。

〔帶云〕廟官哥哥。俺兩口兒一徑來還願的。趕燒炷兒頭香。暫借一坨兒田地。與我歇息咱。〔廟祝云〕這老人家好苦惱也。既是還香願的。我也做些好事。你老兩口兒就在這一場兒乾淨處安歇。明日絕早起來。燒了頭香去罷。〔正末云〕謝了哥哥婆婆。我和你在此安歇。明日趕一炷頭香咱。〔旦兒云〕佛囉。俺那長壽兒也。〔小末同興兒上云〕興兒。你看這廟上人好不多哩。〔興兒云〕小哥。咱每來遲。那前面早下的滿了也。〔小末云〕天色已晚。我們揀個乾淨處安歇。興兒。這搭兒乾淨處。被兩口叫化的倒在這裏。你打起那叫化的去。〔興兒云〕兀那叫化的。你且過一壁。〔正末云〕你是那個。〔興兒云〕這弟子孩兒錢舍也不認的。〔做打科〕〔正末云〕哎呀。錢舍打殺我也。〔廟祝云〕這廝無禮。甚麼錢舍。家有家主。廟有廟主。他老子那裏做官來。叫做錢舍徒弟。拏繩子來綁了他送官去。〔興兒云〕廟官。你不要鬧。我與你一個銀子。借這場兒田地。等俺歇息咱。〔廟祝云〕哦。你與我這個銀子。借這裏坐一坐。我正罵那老弟子孩兒。你便讓錢舍這裏坐一坐兒。自家討打喫。

〔正末云〕俺這無錢的好不氣長也。〔旦兒云〕老的。嗒每依着他那邊歇罷。〔正末唱〕

〔金菊香〕這的是雕梁畫棟聖祠堂。又不是錦帳羅幃你的臥房。怎這般廝推廝搶。趕我在半壁廂。〔興兒云〕你這老弟子孩兒。口裏嘮嘮叨叨的。還說甚麼哩。〔正末唱〕你你你。全不顧我這鬢雪鬟霜。〔云〕你這廝還要打誰。婆婆。你向前着。我不信。〔唱〕你可敢便打。打打打。打這個八十歲病婆娘。

〔云〕廟官哥哥。一個甚麼錢舍。將俺老兩口兒趕出來了。〔廟祝云〕他是錢舍。你兩個讓他些便了。俺明日要早起。自去睡也。〔下〕〔小末云〕你這老弟子孩兒。你告訴那廟官便怎的。我富漢打殺你這窮漢。只當拍殺個蒼蠅相似。〔正末唱〕

〔醋葫蘆〕你道是沒錢的好受虧。有錢的好使強。你和俺須同村共隣近。隣莊。〔興兒云〕你這叫化的還強嘴哩。〔正末唱〕俺也是錢裏生來錢裏長。怎便打的俺一個不知方向。你須不是泰安州官府。到此壓壇場。

〔興兒云〕官便不是官。叫做錢舍。〔正末云〕俺這無錢的好不氣長也。〔旦兒云〕老的。你與他爭甚麼。俺每將就在那邊歇罷。〔正末唱〕

〔梧葉兒〕這都是俺前生業。可着俺便今世當。莫不是會燒着甚麼斷頭香。搵不住腮邊淚。搔不着心上痒。割不斷俺業情腸。〔帶云〕哎。〔唱〕俺那長壽兒也。我端的可便纔合眼。又早眠思夢想。

〔賈仁扮魂子上云〕自家賈仁的便是。那正主兒來了。俺今日着他父子團圓。雙手交還了罷。〔做歎科云〕那小的那裏知道是他的老子。這老子那裏知道是他的兒子。我與他說知。兀那老子。那個不是你的兒子。〔正末做認科云〕俺那長壽兒也。〔小末打科〕〔賈仁又上云〕兀那小的。那個不是你老子。〔小末做叫科云〕父親。父親。〔正末應云〕哎。哎。哎。〔小末云〕興兒。與我打這老弟子孩兒。〔興兒云〕這叫化的好無禮也。〔正末云〕你叫我三聲父親。我應你三聲。你怎生打我那。〔唱〕

【後庭花】你不肯冬三月開暖堂。你不肯夏三月捨義漿。則你那情狠身中病。則你那心平便是海上方。您爺呵休想道得安康。穩情取無人埋葬。淚汪汪甚人來守孝堂。急慌慌爲親爺來獻香。我痛殺殺身軀兒無倚仗。他絮叨叨還口願都是謊。

【柳葉兒】他也似個人模人樣。衡一片不本分的心腸。有一朝打在你頭直上。天開眼無輕放。天還報有災殃。穩情取家破人亡。

〔小末云〕天色明了也。與兒隨俺燒香去來。〔做上香科云〕東嶽爺爺。可憐見俺父親患病在床。但得神明保佑。指日平安。俺賈長壽情願燒三年香。望東嶽爺爺鑒察咱。〔正末同旦兒打嚏科云〕阿嚏。〔小末云〕則願俺的父親無病無痛。〔正末又打嚏科云〕阿嚏。〔小末云〕則願俺的父親無災無難。〔正末又打嚏科云〕阿嚏。〔小末云〕則願俺長壽兒無病無痛。〔小末又打嚏科云〕阿嚏。〔正末云〕則願俺長壽兒無災無難。〔小末又做打嚏科云〕阿嚏。〔正末云〕則願俺長壽兒無病無痛。〔小末又做打嚏科云〕阿嚏。〔小末又做打嚏科云〕阿嚏。〔與兒上云〕阿嚏。阿嚏。〔廟祝上云〕阿嚏。阿嚏。〔小末云〕與兒打那老弟子孩兒。〔與兒云〕你這叫化的。快走過一邊去。〔正末做哭科云〕俺那長壽兒也。〔唱〕

【高過浪來里煞】但得見親生兒。俺可也不似這悽惶。他他他明欺負俺無人侍養。〔做哭科云〕俺那長壽兒也。〔唱〕想着俺長壽年來也。和他都一般家血氣方剛。〔帶云〕婆婆。〔唱〕則俺這受苦的糟糠。賣兒呵也合將咱攔當。俺可甚麼養小防備老。栽樹要陰涼。想着俺那忤逆的兒郎。便成人也不認的爺娘。有一日激惱了穹蒼。要整頓着綱常。你可怕那五六月的雷聲。骨碌碌只在半空裏響。〔同旦兒下〕

〔小末云〕與兒燒罷香也。隨俺回家去來。〔同下〕

第四折

〔店小二上詩云〕不是自家沒主顧。爭奈酒酸長似醋。這回若是又酸香。不如放倒望竿做豆腐。自家店小二。的便是。開開門面。挑起望子。看有甚麼人來。〔正末同旦兒上云〕婆婆。俺燒罷香也。回家去來。〔旦兒云〕老的。俺和你行動些兒咱。〔正末唱〕

〔越調鬬鶴鶉〕賽五嶽靈神。爲一人聖慈。總四海神州。受千年祭祀。護百二十河。掌七十四司。獻香錢。火醮紙。積善的長生。造惡的便死。

〔紫花兒序〕一個那顏回短命。一個那盜跖延年。一個那伯道無兒。人都道威靈有驗。正直無私。現如今神祠東岱嶽。新添一個速報司。大剛來禍無虛至。只要你惡事休行。擇其這善者從之。

〔旦兒做心疼科正末云〕婆婆。你做甚麼。〔旦兒云〕老的也。我一陣急心疼。你那裏討一杯兒酒來我喫。〔正末云〕你害急心疼。我去那酒店裏討一鍾酒去咱。哥哥。俺這婆婆害急心疼。有酒麼。教化一鍾兒。〔店小二云〕老人家。你那婆婆害急心疼呵。對門那一家兒有這急心疼的藥。施捨與人。你問他討一服去。〔正末云〕是真個。俺去對門討一服兒急心疼藥去來。〔同旦兒下〕〔店小二云〕大清早起。利市也不會發。這兩個老的。就來教化酒喫。被我支他對門討藥去了。便心疼殺他。也不干我事。我自前後執料去也。〔下〕〔陳德甫上云〕自家陳德甫的便是。過日月好疾也。自從賈老員外買了那個小的。今經可早二十年光景了。老員外一生慳吝苦尅。今亡逝已過。那小的長立成人。比他父親在日。家私越增添了。他父親在日。人都叫他做錢舍。如今那小的仗義疎財。比老員外甚是不同。人都叫他做小員外。老夫一向在他家上些帳目。這幾年間精神老憊。只得辭了館。開着一個小小藥鋪。施捨些急心疼的藥。雖則普濟貧人。然也有病好的。酬謝我些藥錢。我老夫也不敢辭。好將來做藥本。今日鋪裏閒坐。看有甚麼人來。〔正末同旦兒上見科云〕先生可憐見。我那婆婆害急心疼。說先生施的好藥。老漢不揣求一服兒咱。〔做揖科陳德甫云〕老人家免禮。有有有。我這一服藥與你那婆婆喫了。登時間就好。則要你與我傳名。我叫做陳德甫。〔正末云〕多謝了。先生叫做陳德甫。陳德甫。婆婆。這陳德甫名兒好熟也。〔旦兒云〕老的。嚙賣孩兒時做保人的。不是陳德甫。〔正末云〕是真個。我過去認他波。

〔做認科云〕陳德甫先生。元來你也這般老了也。〔陳德甫云〕這老兒就來詐熟也。〔正末唱〕

〔小桃紅〕你這般雪盈白髮。鬢如絲。〔陳德甫云〕你說的是幾時的話。〔正末唱〕我說的是一二十年前事。〔陳德甫云〕兀那老的。你那裏人氏。姓甚名誰。〔正末唱〕你問我姓甚名誰。那裏人氏。〔陳德甫云〕你因何認的老夫來。〔正末唱〕說起來痛嗟咨。常言道。聞鐘始覺山藏寺。這搭兒裏會賣了一個小廝。〔陳德甫云〕你莫不是賣兒子的周秀才麼。〔正末唱〕我常記的你個恩人名字。〔陳德甫云〕你還記的我齋發你那兩貫錢麼。〔正末唱〕我怎敢便忘了你那周急濟貧時。

〔陳德甫云〕秀才。你歡喜咱。你那孩兒買長壽。如今長立成人了也。〔正末云〕買員外好麼。〔陳德甫云〕老員外亡化過了也。〔正末云〕死的好。死的好。打俺孩兒的那婦人有麼。〔陳德甫云〕那婆婆又早些死了也。〔正末云〕死的好。死的好。〔唱〕

〔鬼三台〕則他這龐居士。世做的虧心事。恨不把窮民勒死。滿口假慈悲。可曾有半文兒布施。〔帶云〕想他兩貫鈔強買俺孩兒時節。還要與俺算飯錢哩。〔唱〕空掌着精金嚮鈔百萬資。偏沒個寸男尺女爲繼嗣。俺倒不如郭巨埋兒。也強似明達賣子。

〔云〕陳先生。俺那長壽孩兒好麼。〔陳德甫云〕買員外的萬貫家財。都是你的孩兒買長壽掌把着。人皆叫他做小員外哩。〔正末云〕陳先生可憐見。着俺那孩兒來廝見一面。可也好也。〔陳德甫云〕你要見他。待我尋他去。〔小末上云〕自家買長壽的便是。自從泰安山燒香回來。父親亡逝過了。如今營葬已畢。無甚麼事。去望陳德甫叔叔走一遭。〔做撞見科云〕叔叔。我一徑來望你也。〔陳德甫云〕小員外。你歡喜咱。〔小末云〕俺喜從何來。〔陳德甫云〕我老實的說與你知。你當初元不是買老員外的兒子。你父親是周秀才。偶然打員外家經過。我是保見人。將你賣與那員外爲兒。你今日長立成人。現有你的。一雙父母在這裏。要與你相見。我說兀的做甚。二十年來把你瞞。老夫說着尙心酸可憐。你生身父母饑寒死。直與陌路傍人做一般。〔做見科云〕則這兩

個。便是你的父親母親。你拜他咱。〔小末做認科云〕這是我父親母親。住住住。泰安神州。我打的不是你來。

〔正末云〕婆婆。泰安神州打俺的。不是這廝麼。〔旦兒云〕俺認的。他正叫做錢舍哩。〔正末唱〕

〔調笑令〕俺待和這廝廝認的見官司。不依俺只問你這般毆打親爺甚意思。無非倚恃着錢神把俺相輕視。〔小末云〕俺實是不認的你。〔正末云〕噤聲。到今日呵。〔唱〕可早知一家無一。父子們廝見非同造次。〔帶云〕婆婆。〔唱〕想他也只是個忤逆的孩兒。

〔陳德甫云〕端的是怎生來。老人家請息怒。〔正末云〕我告他去。〔陳德甫云〕小員外。似此怎了也。〔小末云〕叔叔。你不知道。我在泰安神州打了他來。他如今要告我去。我如今與他些東西。買囑他罷。〔陳德甫云〕與他甚麼東西。〔小末出砌末科云〕我與他一匣子金銀。只買一個不言語。〔陳德甫云〕怎麼買個不言語。〔小末云〕他若不告我。我便將這一匣子金銀都與他。若告我。我拚的把這金銀官府上下打點使用。我也不見的便輸與他。〔陳德甫云〕小員外。你放心。我和他說去。〔見正末云〕老人家。你見這一匣金銀麼。那小員外要與你買個不言語。〔正末云〕怎生是買個不言語。〔陳德甫云〕你若是不告他呵。把這匣金銀與你。你若告他呵。將這金錢去官府上下打點使用。他也沒事。兩樁兒隨你自揀去。〔正末云〕婆婆。孩兒在泰安神州打俺時節。他也不認的俺。〔旦兒云〕你個愛錢的老弟子孩兒。〔正末云〕將鑰匙來開了這鎖。待我看這銀子咱。〔做看驚科云〕這銀子上鑿着周奉記。周奉記可不原是俺家的來。〔陳德甫云〕怎生是你家的。〔正末云〕俺祖公公正叫做周奉記哩。〔唱〕

〔么篇〕猛覷了這字是俺正明師。想祖上留傳到此時。是兒孫合着俺兒孫使。若不沙怎題着公公名氏。〔帶云〕買員外。買員外。〔唱〕虧了他二十年用心把鑰匙也。則是看守俺祖上的金貲。

〔店小二上云〕聞得小員外認着他親爺親娘。我去看咱。〔做見科云〕老人家。你那婆婆害急心疼。可好了麼。〔正末云〕多謝哥哥。俺婆婆好了也。想起二十年前。曾在你店裏。你不捨與我三鍾兒酒喫麼。〔店小二云〕

小子沒記性。這遠年的帳都忘了也。〔正末云〕孩兒，你依着我者。陳德甫先生二十年前曾爲你齋發俺兩貫鈔。俺如今將這兩個銀子謝他。〔陳德甫云〕我則是兩貫鈔。怎好換你兩個銀子。那賈老員外一生愛錢。也不會賺得這等厚利。這個我老夫決不敢當。〔正末唱〕

〔天淨紗〕若不是陳先生肯把恩施。俺周榮祖爭此三兒雪裏停屍。則這兩貫鈔俺念茲在茲。常恐怕報不得你故人之賜。又何須苦苦推辭。

〔陳德甫云〕多謝了老員外。〔正末云〕賣酒的哥哥。我當日喫了你三鍾酒。如今還你這一個銀子。〔店小二云〕這個小子也不敢受。〔正末唱〕

〔禿廝兒〕論你個小本錢茶坊酒肆。有甚麼大度量仗義輕施。你也則可憐俺饑寒窮路不自支。如今這銀一個酬謝你酒三卮。也見俺的情私。

〔店小二云〕這等小子收了。多謝老員外。〔正末云〕孩兒。這多餘的銀子。你與我都散與那貧難無倚的。可是爲何。這二十年來俺罵的那財主每多了也。〔唱〕

〔聖藥王〕爲甚麼罵這廝。罵那廝。他道俺貧兒到底做貧兒。又誰知彼一時此一時。這家私原是俺家私。相對喜孜孜。

〔小末云〕父親。您孩兒都依你便了。〔旦兒云〕俺一家兒同到泰安神州回香去來。〔正末唱〕

〔收尾〕這的是貧窮富貴皆輪至。〔做笑科〕〔陳德甫云〕老員外。你笑甚的來。〔正末云〕俺不笑別的。〔唱〕笑則笑賈員外一文不使。單爲這口嘴執背幾文錢。險送了拽布拖麻孝順子。

〔靈派侯上云〕周榮祖。你如今省悟了麼。這二十年光景。你可都看見了也。〔正末同衆拜伏科云〕是那方神聖降臨。愚民不知。乞賜指示。〔靈派侯云〕吾神乃靈派侯是也。你一行人都跪者。聽吾神分付。〔詞云〕想爲人稟命生于世。但做事不可瞞天地。貧與富前定不能移。笑愚夫枉使欺心計。周秀才賣子受艱難。賈員外慳吝貪財賄。若不是陳德甫仔細說分明。怎能勾周奉記父子重相會。〔同下〕

〔音釋〕 跽音執 憊音敗 揀羅上聲 造音縑 卮音支 塾音店 重平聲

題目 窮秀才賣嫡親兒男

正名 看錢奴買冤家債主

都孔目風雨還牢末雜劇

李致遠撰

楔子

〔冲末扮宋江領卒子上〕〔詩云〕自幼鄆城爲小吏。因殺娼人遭迭配。宋江表字本公明。綽號順天呼保義。我乃宋江是也。山東鄆城縣人。幼年爲把筆司吏。因帶酒殺了娼妓閻婆惜。迭配江州牢城。路打梁山泊經過。有我結義哥哥晁蓋。知我平日度量寬洪。但有不得已的英雄好漢。見了我時。便助他些錢物。因此天下人都叫我做及時雨宋公明。晁蓋哥哥并衆頭領讓我坐第二把交椅。哥哥三打祝家庄身亡之後。衆兄弟讓我爲頭領。今東平府有二人。乃是劉唐史進。這兩個都一身好本事。他二人有心待要上梁山泊來。爭奈不曾差人招安去。我今差山兒李逵下山去。請劉唐史進走一遭。小僕僱說與山兒李逵。着他小心在意。疾去早來。〔詩云〕囑付他兩次三番。休違限便索回還。招安了劉唐史進。一齊的同上梁山。〔下〕〔丑扮孤引張千上〕〔詩云〕做官都說要清名。偏我要錢不要清。縱有清名沒錢使。依舊連官做不成。小官姓尹名亨字伯通。幼年進士及第。累蒙擢用。今陞東平府尹之職。今日陞廳。坐起早衙。張千說與六房吏典。有該僉押的文案。將來小官發落。〔正末扮李孔目同外扮史進上〕〔詩云〕小生東平府人氏。姓李名榮祖。幼年頗看詩書。今在東平府做着個把筆六案都孔目。這個兄弟是史進。在這衙門中爲五衙都首領。今日相公坐起早衙。有合裏的事務。須索見相公走一遭去。〔正末入見科〕〔孤云〕李孔目。有該僉押的文案將來僉押。〔正末云〕這一宗文卷。是李得打死人命事。看來是個過誤殺傷。不該抵命。則等大人發落。〔孤云〕將那李得拿上來。〔正末云〕史進與我拿上廳來。〔史進云〕理會得。〔淨扮李得上〕〔詩云〕某李得是也。這裏也無人。某乃梁山泊好漢山兒李逵。更改了名字。叫做李得。不想打街市經過。見一個年紀小的。打那年紀老的。我心中不平。將那年紀小的搥過來。只一拳。誰想拳頭上沒眼。把他打死了。被巡捕官軍將我拿住。解在東平府來。今日大人要結斷。怎生是好。〔做見科〕〔正末云〕李得。你來了也。〔李云〕孔目哥哥。怎生可憐見。〔正末云〕李得。你本是致傷人命。我心裏見你英雄好漢。我好歹要救你。如今相公問你呵。你只說誤傷人命。不該死罪。我就好番案了。〔史進云〕兀那李得。你依着孔目的

言語。要救你性命哩。〔李云〕若是救了小人的性命。我今生今世報答不得你。我轉生來世。做驢做馬。報答孔目哥哥。〔李入見跪科孤云〕這個便是李得。〔正末云〕這個便是。〔孤云〕兀那李得。你怎生打死人來。說你那根因。〔李云〕大人可憐見。小人見長街市上一個年紀小的打那年紀老的。小人路見不平。攔過那小的來。則一拳打死了。那年紀小的素無讎隙。誤傷其命。望大人可憐超生。〔孤云〕這正是誤傷人命。免他一死。杖脊八十。送配沙門島去。〔正末云〕去了他那枷杖。斷八十者。〔張千行杖科〕六十。七十。八十。〔孤云〕便差個快走的解子。解送沙門島去。〔張千云〕理會的。〔李云〕我出的這門來。多虧了孔目哥哥救我性命。哥。我問你那個孔目姓甚麼。那裏居住。〔張千云〕他是李榮祖。在這大街街東裏居住。〔李云〕小人知道了。哎。李遠也。你好莽也。若不是孔目救了我這性命呵。可怎生了的。我如今先到李孔目門首等候着。此恩必當重報。正是虎着重箭難展爪。魚經鐵網怎翻身。運去遭逢無義漢。時來報答有恩人。〔下〕〔孤云〕再有甚麼文案。將來我看。〔正末云〕這一宗文案是衙門中五衙都首領劉唐誤了一個月假限。〔孤云〕張千。與我拿過劉唐來者。〔張千云〕劉唐那裏。〔淨扮劉唐上云〕自家劉唐的便是。誤了一月假限。大人呼喚。須索見去咱。〔正末云〕劉唐。你見大人去。〔劉唐云〕哥哥。怎生方便劉唐咱。〔正末云〕大人怪你。一時間分說不過。你且見去。〔劉唐見跪科〕〔孤云〕劉唐。你怎生誤了一個月假限。〔劉唐云〕小人則誤了二十日假限。〔正末云〕他有假帖在此。〔孤看帖科云〕假帖上誤了一個月假限。這廝說謊。〔劉唐云〕大人。路途遙遠。風雨阻隔。因此上誤了假限。大人可憐見。〔孤云〕李孔目。劉唐說風雨阻隔。路途遙遠。誤限。這怎麼說。〔正末云〕小人不欲主張。任大人決斷。〔孤云〕休說他誤了假限。論說謊也該打四十。張千。拿下去杖脊四十。〔張千打科云〕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孤云〕搶出去。〔劉唐出門科云〕哎。打了我一頓。大人有心要饒我。李孔目不肯說個方便。你妬我爲冤。我妬你爲讎。你便是廳上的孔目。我便是泥鞋窄襪走隸公人李孔目。你常踏着吉地行哩。有朝一日。文卷有些差錯。大人見怪。拿下你來。啗兩個休軸頭廝抹着。正是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下〕〔孤云〕李孔目。再有甚麼文案。〔正末云〕此外別無文案。〔孤云〕既無文案。張千。牽馬來。我回私宅去也。〔下〕〔正末云〕史進兄弟。衙門中無甚事。今日是你嫂嫂生辰之日。我回家去與他遞一杯壽酒去來。〔唱〕

〔仙呂賞花時〕每日衙中案事勤。無事街頭飲數巡。與妻子作生辰。更和着這幾個弟兄識認。把一杯酒同樂太平春。〔同下〕

〔音釋〕 鄆雲去聲 擬音班 窄齋上聲

第一折

〔正末同旦趙氏搵旦蕭娥兩條兒上〕〔正末云〕小生李榮祖。現爲東平府都孔目。嫡親的五口兒家屬。大嫂趙氏。二嫂蕭娥。他原是個中人。我替他禮案上除了名字。棄賤從良。就嫁我做個次妻。這孩兒叫做僧住。女兒叫做賽娘。今日是大嫂生辰之日。小的每安排酒來。我與大嫂遞一杯酒者。〔做把盞科云〕大嫂。飲一杯壽酒。家私裏外多虧了你。〔旦云〕孔目。官府上下多生受你。孔目先飲。〔正末云〕大嫂請。〔旦做飲科〕〔正末云〕二嫂也飲一杯。〔搵旦背云〕一般都是夫妻。如何也飲一盃。〔回云〕孔目。我今日不耐煩。吃酒也不吃罷。〔李上云〕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自家是宋江手下第十三個頭領。山兒李逵便是。奉宋江哥哥的將令。差我下山。請劉唐史進同上梁山泊去。誰想打死了平人。本該抵命。若不是李孔目救了我呵。那得山兒這性命來。我如今到他家中拜謝孔目走一遭去。問人來這個門兒便是。孔目哥哥在家麼。〔正末云〕是誰喚門哩。僧住開門去。〔俵做開門科云〕我開開這門。你是甚人。〔李云〕小哥。這裏敢是李孔目宅上麼。〔俵云〕這裏便是。〔李云〕小哥。煩你去報。有一朋友來拜望。〔俵報云〕父親。有一位朋友在門首。〔正末云〕請進來。〔李進見科〕〔正末云〕呀。我道是誰。原來是李得。你來怎麼。〔李云〕李得是該死之人。多虧哥哥救了性命。將來拜謝哥哥。〔正末云〕你也姓李。我也姓李。道不的一般樹上兩般花。五百年前是一家。你多大年紀了。〔李云〕小人二十五歲。〔正末云〕我三十歲。不是我要便宜。我有心認你做個兄弟。你意下如何。〔李云〕哥哥。您兄弟願隨隨把馬也。〔正末云〕兄弟。你表德喚做甚麼。〔李云〕您兄弟不是友人。我不是李得。〔正末云〕你不是李得。可是誰。〔李云〕您兄弟是梁山泊宋江手下第十三個頭領。則我便是山兒李逵。〔搵旦背聽科云〕哎。原來李孔目結交梁山泊強盜。我聽者。看他再說甚麼。〔正末背云〕哎。原來是梁山泊好漢。我待番悔來。則怕兄弟心中不穩實。到如今也罷。兄弟。我無甚麼相送。大嫂。將你那一隻金釵與兄弟權爲路費。〔做與釵科〕〔李云〕量兄弟有

何德能。受哥哥路費。恩義難忘。〔正末云〕兄弟。拜義如親。禮輕義重。笑納爲幸。〔李云〕多謝了哥哥。兄弟無物回答。這一對匾金環與哥哥權爲謝禮。〔正末云〕兄弟。我不要。你自拿去做盤費。〔李背云〕哥哥不要。則除是這般。〔回云〕則今日辭別了哥哥。便索回去也。〔拜別科〕〔正末云〕兄弟。一路上小心在意。〔李云〕我出的這門來。哥哥你放心。日後有事。必當重報。〔詩云〕我本爲請史進早赴梁山。遇孔目救我回還。待日後當圖重報。暗留下一對金環。〔下〕〔正末云〕僧住。關上門去。〔徠云〕我關上門去。〔做見環科云〕地下一對環子。我拾將起來。與俺爹爹看去。〔做見正末科云〕爹爹。我纔關門去。拾得一對金環。爹爹試看咱。〔正末云〕將來我看。〔做看科正末云〕哎。誰想他見我不受這匾金環。故意丟下去了。僧住。你將着這環子。不論前街後巷。尋着交與他去。〔徠云〕他去了好多時。那裏尋去。〔搽旦云〕僧住。你手兒的拿來我看。〔做接環見末科云〕孔目。你好沒正經。小孩子家拿着金環子那裏趕那人去。〔正末云〕這等二嫂你且收着這金環。待他來時。交付與他。〔搽旦收環科下正末見旦云〕大嫂。我在衙門中斷了一樁事。李得打死平人。我救他的性命。杖了八十。他無甚麼謝我。將着一雙匾金環子與我。他見我不受。丟下了。我教僧住趕他不上。拿回來了。〔搽旦上云〕我在這窗外聽他兩口兒再說甚麼。〔旦云〕那匾金環在那裏。〔正末云〕遞與二嫂收了。〔旦云〕他到俺家幾日光景。怎生與他收着。孔目。你尋思咱。你取回來者。〔正末云〕若取回來。不生分了他心。過幾日慢慢取罷。〔同下〕

〔搽旦上云〕我原是此處一個上廳行首。爲當不過官身。納了官衫帔子。禮案上除了名字。脫賤爲良。嫁了李孔目。爭奈舊性不改。這府衙裏有個典史姓趙。我瞞着孔目和他暗暗的來往。我着人叫他去了。這早晚還不見來。〔淨扮趙令史上云〕自家姓趙。在這東平府做個典史。有這李孔目第二個渾家蕭娥。他是個中人。他原舊和我作伴。他今日又着人來喚。我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做咳嗽搽旦見科云〕趙令史。你來了也。進來家裏坐。〔趙令史云〕李孔目在家麼。〔搽旦云〕孔目往衙門中去了。〔趙令史云〕今日叫我來你家做甚麼。〔搽旦云〕我有一件小事。請你來。嚙兩個計議。近日李孔目衙門中救了一個死罪犯人。就認他做兄弟。與他一隻金釵做盤纏。那人回奉一雙匾金環子。〔趙令史云〕二嫂。何水無魚。何官無私。孔目既然救了他性命。那人怎得不來相謝。〔搽旦云〕令史。我聽的那人說來。他是梁山泊好漢宋江手下第十三個頭領山兒李逵。便

是〔趙令史云〕那梁山泊果然有個李逵。原來孔目結交賊人。二嫂你曉的拿賊要賊。拿姦要姦。如今那匾金環子在誰人收着。〔搽旦云〕李孔目交與我收着哩。〔趙令史云〕將來我看。〔搽旦出環科〕〔趙令史云〕好一雙匾金環。可不是梁山泊賊人帶的。那人怎生模樣。你記的麼。〔搽旦云〕那人身材長大。面皮黑色。一部鬍髯。〔趙令史云〕可不是梁山泊賊人黑旋風山兒李逵。如今上司畫影圖形。排門粉壁。捉拿他哩。你如今將着這環子衙門中出首去。我在大人案下替你分說。二嫂。我在那裏等。你疾便早來。〔搽旦云〕令史。你如今先去衙門中等着。我便來出首。〔趙令史云〕我快些來。〔同下〕〔孤引趙令史劉唐史進上云〕下官府尹。今日陞廳。坐起早衙。張千。喝擯箱。〔張千云〕在衙人馬平安。〔搽旦云〕來到衙門首了。冤屈也。〔孤云〕張千。拿過那婦人來。〔搽旦見跪科〕〔孤云〕兀那婦人。你告甚麼。〔搽旦云〕婦人是李孔目第二個渾家。李孔目結勾梁山泊賊人山兒李逵。與他一隻金釵。那賊漢回了四兩重一雙匾金環子。大人不信呵。則這便是金環。〔孤云〕金環子正是梁山泊賊人帶的。〔趙令史上云〕相公。李孔目是執法吏。怎麼交結強賊。相公勾將他來。仔細推問他。果若是執法犯法。此罪非小。〔孤云〕便與我拿將來。今日該誰當直。〔史進云〕該史進當直。〔劉唐爭科云〕該劉唐當直。〔史進云〕劉唐。該是我。〔劉唐云〕史進。你須與李孔目是一路人。〔史進云〕哥。是你當直罷。〔孤云〕劉唐。便與我拿將李孔目來者。〔劉唐云〕理會的。我出的這門來。李孔目。原來你也犯下了。便好道饒人相見。分外眼明。我領着大人的言語。拿李孔目去來。〔下〕〔史進云〕你看劉唐挾那舊讎。拿哥哥去了。爭奈嫂嫂染病。我親自看哥哥走一遭去。〔下〕〔趙令史云〕相公。衙門無事請轉廳。〔孤云〕趙令史。我且轉廳。等拿將李孔目來。快報我知道。〔同下〕〔正末同旦抱病上云〕我李孔目不想大嫂染病。服藥不效。不知是甚麼症候。〔旦云〕孔目。我這病覷天遠。入地近。眼見的無那活的人也。〔正末云〕大嫂。且自將息你那身子。我好是煩惱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刷卷纔回。從頭省會來家內。大嫂又染病就疾。空着我雨下裏難支對。

〔混江龍〕則爲這虛名薄利。生憂的鬢邊白髮故人稀。孩兒又語言焦聒。

大嫂又性命顛危。都則爲一二載烟花新眷愛。送了俺二十年兒女舊夫妻。他與我生男長女。立計成家。如今便眼睜睜親看見。撲着別人睡。他便心腸似鐵。怎不的怒氣如雷。

〔旦云〕孔目。我這病是憂思愁慮上得來的。〔正末唱〕

〔油葫蘆〕俺家積攢下乾柴糴下米。咱可便少甚的。〔帶云〕大嫂。這病若痊可了呵。〔唱〕我可便謝天謝地謝神祇。我不願金玉重重貴。只願的兒女年年會。我這裏自簪約多半日。更有城中房店田中地。我可便愁着不愁衣。

〔天下樂〕你還待不吃不穿強支持。我只要你將也波息這病體。〔帶云〕僧住兒也。〔唱〕你姨姨早晚在那裏。〔徠云〕敢是請太醫去了也。〔正末云〕多早晚去了。〔徠云〕早辰間去了。〔正末唱〕我晝卯呵來的早。他請太醫直恁般遲。我看他請不來說箇甚的。

〔旦云〕孔目。你如今娶了這個婦人。將俺那二十年兒女情分。都拋撇的無了。你則是向那婦人。〔正末唱〕

〔那吒令〕你恁般病也是自己害的。我但開口便說順着小的。他雖不中。你也不是箇善的。那婆娘重一斤。你十六兩無偏墜。不由我冷笑微微。

〔鵲踏枝〕你罵他潑東西。我心知您兩箇等秤稱來。都一般輕重高低。誰與你挑唇料嘴。辨別箇誰是誰非。

〔云〕怎生這早晚不見二嫂來。〔劉唐拏鎖條史進隨上云〕劉唐哥。李孔目哥哥。一時間不是了。哥哥休記舊讎。〔劉唐云〕史進。這是他自犯下來的。教我怎生回護他。早來到他門首。我喚門去。〔史進云〕等兄弟喚門去。哥哥開門來。〔劉唐怒云〕怕驚了他家產婦。過來等我叫李孔目。開門開門。〔正末云〕甚麼人。這等大驚小怪。待我開開這門。〔做見科〕〔正末云〕劉唐史進。你做甚麼大驚小怪的。〔劉唐云〕怎生大驚小怪的。你家裏不敢那。〔正末唱〕

【寄生草】哎，你箇狠公吏休唱叫。〔帶云〕劉唐靠前來，你看波。〔唱〕俺家裏有不快
的。〔劉唐云〕衙門中勾你哩。〔正末唱〕爲甚麼苦眉努目閒淘氣。你來我去無此三禮。揎
拳擲袖喬聲勢。適纔個打門時。叫的你嘴皮乾。〔帶云〕有一日到衙門中呵。〔唱〕我
敢粗棍子杵的你腰節碎。

〔劉唐云〕你要打我。且等我今日鎖你一鎖。〔正末云〕我伸與你脖子。你敢鎖我麼。〔劉唐云〕我怎麼不敢鎖
你。〔正末云〕鎖可容易開可難。大嫂。只怕我有錯了的文案。折證的明白。我便來家也。〔同下〕〔旦云〕孔目不
知爲甚麼勾當。只怕那小婦告下狀來。我又不快。眼見的無那妬的人也。〔下〕〔孤引趙令史上云〕差的劉唐
勾李孔目去了。這早晚還不見來。〔劉唐史進拿正末上做見科〕〔劉唐云〕大人。勾將李孔目來了也。〔孤云〕
張千。拏過那婦人來。〔張千拿搽旦跪科〕〔正末云〕大人。有的事罪坐家長。容小人自認。怎生勾的二嫂來。
〔做問科云〕二嫂。〔搽旦云〕太嫂迷了眼。怎生叫二嫂。〔正末云〕你有甚事在這裏。〔搽旦云〕是你犯下事。怕
不連累着我那。〔孤云〕李孔目你知罪麼。〔正末云〕小人不知罪。〔孤云〕李孔目。有首告你結交強賊。受了匾
金環一雙。你是執法的人。怎生犯下這等勾當。〔正末云〕大人可憐見。小人是知法的人。怎敢結交強賊。並無
此事。〔趙令史云〕大人。不打不招。〔孤云〕與我打着者。〔劉唐打末科〕〔孤云〕你從實招了罷。〔正末唱〕

【醉中天】那裏有令史每。結勾強賊理。如今世上媳婦論丈夫的稀。這金
環也。只在我家權頓寄。我應當吃不出首的官司罪。他亂打拷教。我招承
箇甚的。一壁廂官司又臨逼。我可甚家有賢妻。

〔孤云〕劉唐。與我打着者。〔做打科〕〔正末云〕我那裏受的這般苦楚。我知道了。這婦人當初與趙令史有姦。
也要娶他來。這是我不是了也。〔唱〕

【後庭花】告你箇掌王法的黨太尉。告你箇葫蘆提的包待制。哎。你箇有
丈夫的蕭行首。天也。送了我的匾金環。柳盜蹠一杖起一層皮。暢好是腕
頭着力。可正官不威牙爪威。直恁般有氣勢。打到有五六十。你休學俺做

小的。將管天下小婦每。拘刷來一搭裏砧刀上剝做肉泥。大鍋裏熬做汁。
〔帶云〕您不信。試嘗波。〔唱〕

〔青哥兒〕他則是一般一般滋味。我吃了六問六問三推。我如今手攬着胸腔。悔後遲。我當初憑着良媒。取到我家裏。換套兒穿衣。揀口兒吃食。這婆娘飽病難醫。把賊物收執。早報與官知。斷送我頭皮。我勸你這一火良吏。再休把妓女娶爲妻。則我是傍州例。

〔趙令史云〕李孔目。休閒說。你招了罷。〔正末云〕罷罷罷。是我結勾強人來。〔孤云〕既如此。將李孔目下入死囚牢中去者。〔劉唐云〕理會的。上了枷。送入牢中去。〔做枷押正末出門科〕〔街坊領條兒上云〕李孔目在衙門中。我送這一雙兒女去。可早來到也。〔做見科云〕李孔目。我每是街坊鄰舍。你大渾家亡化過了。這是他一雙兒女。我交付與你。我回去也。〔下〕〔正末云〕多謝多謝。只因這婦人呵。氣死我兒女夫妻。罷罷罷。〔唱〕

〔賺煞〕折倒了銅斗兒好家緣。錦片似莊宅地。他一刻的瞞心昧己。湛湛青天不可欺。誰承望財散人離。見兒女哭啼啼。〔云〕我眼見的無那活的人也。這兩個孩兒要在他手裏過日子。只得回嗔作喜。告他一告。二嫂。〔唱〕我則索把你來央及。你是必擡舉他來長大日。〔搥旦云〕你放心的死。我知道。〔正末唱〕誰承望區區金環事起。則爲我貪圖此三小利。〔帶云〕李孔目也。〔唱〕今日箇得便宜翻做了落便宜。〔下〕

〔孤云〕兀那婦人。你隨衙聽候。另日發落。〔詩云〕莫怪咱貪酷王法無私曲。只因趙令史送了李孔目。一對區區金環入官充罰贖。若是蕭娥沒老公。今夜衙裏宿。〔衆隨下〕

〔音釋〕 岐音備 刷雙寡切 疾精妻切 的音底 祇音其 審音蔭 約音杏 日人智切 息喪擠

切 苦聲占切 揷音宣 擺羅上聲 逼音彼 蹠張恥切 力音利 十繩知切 砧音針
汁張恥切 搥乖上聲 食繩知切 執張恥切 宅池齋切 剗音產 及更穆切

第二折

〔劉唐上詩云〕手拿無情棒，懷揣滴淚錢。曉行狼虎路，夜伴死尸眠。自家劉唐便是。今日李孔目結勾梁山泊強賊山兒李逵，受了他一付匾金環招伏已定。下在牢裏，當初我誤了假限，直廳打了我四十。今日他也犯下來了。下在牢裏，與我拿出來。〔史進拿正末上〕〔劉唐云〕舊規犯人入牢，先吃三十殺威棒。〔史進云〕這三十殺威棒就打死了。看史進面皮，饒了他罷。〔劉唐云〕他今日也有哀告我的日子。〔正末云〕哥哥休記舊恨。〔劉唐云〕我不和你一般見識，且入牢去。〔正末入牢科〕〔劉唐云〕兀那李孔目，我這一回有些悶倦，你唱個曲兒我聽。〔正末云〕我有甚麼心腸還唱曲兒。〔劉唐云〕你若不唱，我一頓棍子就打死你。〔正末云〕哥哥，小曲兒也罷。〔劉唐云〕你不要唱舊的，你當初怎生娶那小渾家，他又怎生出首，你都要唱在裏面。〔正末云〕哥，我唱我唱。〔唱〕

〔中呂晉天樂〕劉唐你是狠爹爹，整折倒了我二箇月，都則爲偷寒送暖。我和他義斷恩絕，那婆娘衡一味嫉妬心，無半米着疼熱。指望和意同心成家業，到送的俺子父每兩處分別。那婆娘這其間，知他是醒也醉也，我如今知他是死也活也，曾住賽娘兒呵。知他是有也沒也。

〔劉唐云〕史進，我如今吃飯去，你休解了他繩索，我便來。〔下〕〔史進云〕哥哥，你當初上花臺，做子弟，怎生受用快活，你說一遍，我試聽咱。〔正末云〕兄弟，一言難盡，我說你聽。〔唱〕

〔商調集賢賓〕想着俺二十年把筆將儒業學。〔帶云〕兄弟，我爲這婦人呵。〔唱〕折倒了銅斗兒好窠巢，怎承望浪包婁官司行出首。送的箇李孔目坐禁囚牢，豈不聞天網恢恢，也是我自受自作，赤緊的有疼熱。大渾家亡過了，想俺那小窠家苦痛嚎啕，我不合癡心娶妓女，倒將犯法罪名招。

〔逍遙樂〕送的俺一家兒四分五落，又不敢聲揚，我則索心中審約。沒來由惹下風雹，撞着這冤業難消，又不曾把神靈觸忤着，怎做的犯法違條。我如今身纏鐵鎖，項帶沉枷，你教我怎得逍遙。

〔云〕兄弟也。我且歇息一會咱。〔做睡科〕〔史進云〕哥哥睡了。我也歇息者。〔二俵送飯上云〕我是李孔目的孩兒。與俺爹爹送飯。可早來到也。爹爹。爹爹。〔正末醒科云〕兀的不是僧住賽娘的聲音。史進兄弟。〔史進醒科云〕哥哥怎的。〔正末唱〕

〔醋葫蘆〕我恰纔困騰騰盹睡着。牢門外誰唱叫。聽多時認的語聲高。爲甚兩三番把兄弟廝定攪。多敢是小冤家來到。告兄弟休得怕勤勞。

〔史進云〕這叫門的不是你兩個孩兒那。〔正末云〕兄弟。是僧住賽娘送飯來。〔史進云〕我出去開開這門。〔做見科云〕真是孩兒送飯來。〔俵哭科〕〔詩云〕牢子哥哥把門開。怎不教我淚盈腮。兩個冤家別無事。只爲負屈親爺送飯來。〔史進哭科云〕孩兒。痛殺我也。你在這裏。將飯來我拿與你老子吃去。我關上這門。哥哥。孩兒送飯來。你吃些。〔做喂科〕〔正末唱〕

〔么篇〕我將這一匙飯口內挑。孩兒在牢門外叫了幾遭。我爲甚兩下裏自量度。〔俵叫科云〕爹爹。〔正末唱〕孩兒。我可也剛應的一聲。猛嗆了。〔做噴史進身上科〕〔唱〕展污了你衣服。便休嗔鬧。告兄弟可憐見。且就饒。

〔史進云〕污了衣服不打緊。哥哥。你有甚麼言語。〔正末云〕兄弟。我眼見的無那活的人也。着孩兒過來。我看一看。死也死的甘心。〔史進云〕哥哥。我着孩兒進來。我開開這門。孩兒跟我進來。看你父親去。〔史進引俵見末云〕〔俵云〕爹爹我送飯來。〔正末云〕孩兒。兀的不痛殺我也。僧住。你那頭上怎麼破了來。〔俵云〕是二娘打破了來。〔正末哭云〕孩兒。兀的不痛殺我也。〔唱〕

〔梧葉兒〕把孩兒相凌辱。折倒的黃瘦了。使不的你家富小兒驕。頭上虱如噴飯。我心中如刀攪。把衣服扯得似紙提條。〔帶云〕哎喲。僧住賽娘兒也。〔唱〕這是兒女每沒爺娘的下梢。

〔劉唐上云〕吃了幾杯酒。牢中看賊去來。開門來。〔史進云〕劉唐來了也。教孩兒且躲在一壁者。〔做躲科〕〔史進云〕我開開這門。哥哥來了也。〔劉唐云〕史進。你敢把囚人放了繩索來。〔史進云〕您兄弟怎麼敢。〔劉

唐云「我試看去。」（做看科云）兀的不鬆了繩索也。這兩個小的是誰家的業種。（做打末俵科）「正末云」哥哥只打我罷。饒了這兩個小的。（唱）

【後庭花】你看我痛煞煞怎動搖。脊梁上粗棍子拷。（劉唐云）這兩個業種是那裏來的。（正末唱）把僧住支殺的拖將去。連賽娘合撲的帶了一交。哥哥你莫心焦。把往事從頭還報。白日裏非草草。牢獄中鬧吵吵。將軍柱頂頭髮梢。十字下滾肚索。緊邦邦匣定腳。

【雙鴈兒】我可甚上牀猶自想明朝。養小來防備老。不限防哥哥驀來到。哥哥你休躁暴。孩兒難打熬。

「搽旦上云」我在家中打那兩個業種。一會兒不見了他。我往牢裏看李孔目去。牢子哥哥開門。（劉唐云）甚麼人叫門。我開開這門。（搽旦云）哥哥。我來看李孔目哩。（劉唐云）你進去。你那兩個小的也在這裏。（搽旦見科云）好也。你兩個小業種。原來在這裏。（正末唱）

【柳葉兒】這都是後堯婆兇惡。把孩兒打拷搗揉。狠牢子又來添繩索。教我怎禁着。哎。你箇女多嬌。則被你斷送我也地網天牢。

「劉唐云」史進把李孔目下在後牢裏去。（史進云）理會的。（史牽入科）「正末唱」

【浪裏來煞】我眼見的一命拋。也留不得三更到。孩兒也。你則去街坊鄰里宿今宵。赤緊的着疼熱的親娘亡化早。害的人七顛八倒。天那。這都是我五行中惡限怎生逃。（史進押末下）

「搽旦云」劉唐哥哥。我央及你。我與你兩錠銀子。你把李孔目盆吊死了可不好。（劉唐云）你放心。都在我身上。（搽旦云）你若盆吊死了李孔目。我再相謝。若死了時。和我說一聲兒。（下）「劉唐云」要活的難。要死的可容易。那李孔目如今是我手裏物事。搓的圓。捏的圓。拊的將他盆吊死了。一來賺他幾個銀子使用。二來也償了我平生心願。我且吃杯酒去。再來下手。不爲遲哩。（下）

〔音釋〕月魚夜切 絕藏靴切 衡音肫 熱仁蔗切 業音夜 別皮耶切 學奚交切 菜鋤嘲切
作音早 噉音豪 陶音逃 落音潑 雹巴毛切 着池燒切 盹頓上聲 度多勞切

第三折

〔劉唐上云〕我把李孔目盆吊死了。如今拖他出去。丟在死人坑裏。〔做背屍出放下科云〕把李孔目屍首丟在這坑裏。呀。兀的不下雨了。我回去罷。〔下〕〔正末做醒科〕〔唱〕

〔雙調新水令〕一靈真性離了軀腔。又被雨和風半空飄蕩。我這裏頭暈眩眼獐狂。七魄俱亡。刻的醒回來怎承望。

〔俵上云〕聽的人說俺爹爹死了。我去看咱。〔做見科云〕兀的不是俺爹爹。〔做叫科〕〔正末唱〕

〔沉醉東風〕又不是夢兒中精神惚恍。又不是身死後魂氣悠揚。又不是實不丕地獄間。又不是虛飄飄天堂上。多啀在鬼門關被叫轉還鄉。待我手摸著心頭暗酌量。畢竟個是真是謊。

〔俵叫科〕〔正末做開眼科〕〔唱〕

〔胡十八〕是那個扳我脊梁。是那個摸我胸膛。是那個把頭髮來揪。胳膊來撻。是那個喳喳的高叫在耳邊廂。原來是僧住和賽娘。他救到有半晌。也則爲父子每情切切。因此上兒女每意慌慌。

〔俵云〕爹爹。你適纔已死了也。是我每叫轉來的。〔正末云〕兒也。〔唱〕

〔喬牌兒〕這幾時在那方。怎不見頻來往。莫不是晨昏茶飯無人掌。瘦的你也損傷。

〔俵云〕不要說起茶飯。那二娘不打我也還好過。〔正末哭科〕〔唱〕

〔落梅風〕苦也囉你沒了親娘。偏留著二娘。把你來打的個不成模樣。常言道隔層肚皮隔梁牆。怎想他知疼着痒。

〔搽旦上云〕劉唐弔死了李孔目。則怕他說謊。我自看去。兀的不是李孔目。孔目也。我來看你哩。〔做哭科〕

〔正末唱〕

〔沽美酒〕他他他。假提著淚兩行。怎覷他這趨踰。〔搽旦云〕孔目也。我送衣服與你穿。〔正末唱〕你大古是送千里寒衣。女孟姜。可教我忙也。那不忙。穿不的你那好衣裳。

〔太平令〕令史呵。賽張鼎千般智量。哎。你個蕭行首。入步周行。儘著你風流情況。做出些輕狂勢相。我這裏左想右想。不見了僧住賽娘。〔搽旦云〕這不是僧住賽娘。〔正末唱〕兒也。和俺李孔目一般悲愴。

〔搽旦云〕孔目。你敢餓了。我去備些茶飯來與你吃。〔下〕〔正末唱〕

〔川撥棹〕那婆娘。他覷咱如糞壤。公然的作禍爲殃。巴不得中箭着鎗。還有甚心忙意慌。待將咱好供養。

〔七弟兄〕這場去向。又做出甚商量。浪包婁轉眼機謀廣。惡公人狠似虎和狼。恨不的把我潑殘生。逼勒登時喪。

〔搽旦叫科〕劉唐。劉唐。〔劉唐上云〕孔目娘子。你叫我怎麼。〔搽旦云〕我央及你。盆弔死李孔目。怎生又活了。

〔劉唐云〕要活的難。要死的易。我着他還牢去。〔搽旦云〕若死了呵。我再與你一錠銀子。〔下〕〔劉唐云〕這打不死的賊。果然又活了。你仍還牢裏去。〔正末云〕劉唐哥。我也曾替你同在衙門中來。直這般狠也。〔唱〕

〔梅花酒〕哀告你個劉唐。可憐我媳婦先亡。兒女悽惶。我又遭着官防。你也會共府同堂。豈沒半點情腸。只指望早苗逢澍雨。怎忍教枯草打嚴霜。願哥哥做主張。暫寬我片時光。便今生死甘當。來世裏把恩償。

〔劉唐云〕你是死罪重犯。則除死罷了。不死怎麼放得你在外面。快還牢去。〔做拖末科〕〔正末唱〕

〔收江南〕呀。他把我死牢般拖遶入牢房。依舊硬邦邦。匣定在囚牀。便鐵

石人看見也心傷。非是俺口強。則不如早些兒死了。落可便早收場。

〔劉唐拖正末科〕〔正末唱〕

〔鴛鴦煞〕橫拖倒拽牢門上。前合後偃回頭望。囑付了僧住。叮嚀與賽娘。暢道拖出我牢門和你娘墳同葬。燒一陌紙灑一碗涼漿。欲要俺父子每團圓。則除是做一個夢兒想。〔劉唐拖正末同下〕

〔音釋〕 瞋音面 眩虛眷切 搪音唐 晌賞去聲 踰音踰 樹音樹 遶本去聲

第四折

〔李逵上詩云〕上山鞋履不聞聲。下山鑼鼓便齊鳴。驀然一陣風來處。知是強人帶血腥。某山兒李逵是也。今有李孔目爲我下在死囚牢裏。我問宋江哥哥告了一個月假限。將着一包袱金珠財寶。下山去搭救李孔目。走一遭去。〔詩云〕拜辭了宋江哥哥。並不辭道路奔波。此一去亡生捨死。救孔目出地網天羅。〔下〕〔史進上云〕自家史進。便是如今李孔目被劉唐益吊死了。誰想又活了。復還入牢中。我須看他走一遭去。〔外扮阮小五冲上〕〔詩云〕澗水潺潺繞寨門。野花斜插滲青巾。帶糟渾酒輪盆飲。葉子黃金整秤分。某乃宋江手下頭領。綽號活閻羅。阮小五的便是。奉宋江哥哥將令。着我持兩紙書招安史進。劉唐。我遠遠的跟着。說這個人是史進。我試問咱。〔做見科云〕敢問尊兄貴姓。〔史進云〕在下史進。〔阮小五云〕既是史大哥。俺宋頭領着我送書來。請哥哥上山。〔史進接書科〕〔劉唐撞上扭住云〕好也。你原來結交梁山泊好漢。〔史慌科云〕不是不是。〔阮小五云〕此位是誰。〔劉唐云〕在下劉唐。〔阮小五云〕宋頭領也有書與哥哥。〔史扯劉科云〕好也。你原來結交梁山泊強人。〔劉唐云〕罷罷罷。俺一同到牢中救了李孔目。同上梁山見及時雨去來。〔同下〕〔扶末阮隨上科〕〔正末唱〕

〔中呂粉蝶兒〕躲難逃災。行行裏兩步一驀。行不動東倒西歪。則我這五魂絕。七魄散。撇在九霄雲外。流淚盈腮。恰便似蝴蝶兒滾成一塊。〔醉春風〕則我這兩隻脚似騰空。魂靈兒如渡海。想着那婆娘一片狼心。

腸。暢好是歹歹。這都潑令史使的機謀。狠公人出的氣力。爭些兒李孔目被他殘害。

〔李逵冲上云〕留下買路錢者。〔劉史做躲阮小五拔刀科云〕來人休得造次。〔正末云〕兀的不說殺我也。

〔唱〕

〔上小樓〕你可便恰纔到來。他便待將咱殺壞。說的我戰戰兢兢。悠悠蕩蕩。跪在塵埃。猛擡頭觀覷了。失驚打怪。〔帶云〕我道是誰。〔唱〕原來是匾金環故人猶在。

〔云〕太保。你認的我麼。〔李逵云〕你是誰。〔正末云〕我是李孔目。〔李逵云〕誰是李孔目。〔正末云〕則我便是李孔目。〔李逵詩云〕我聽言罷笑盈腮。慌忙扶上土坡臺。雲影萬里疑是夢。月明千里故人來。哥哥。你認的兄弟麼。則我便是山兒李逵。〔正末唱〕

〔十一月〕這一場天來大利害。則爲那匾金環惹禍招災。〔李逵云〕哥哥。你既在牢裏。怎能勾出來。〔正末唱〕這都是劉唐打開了牢獄。史進救了我屍骸。今日得遇你箇英雄劍客。恰便似鬼使神差。

〔李逵云〕哥哥。這事怎生犯了來。〔正末唱〕

〔堯民歌〕則被那浪包婁出首不須猜。〔李逵云〕官府怎麼就信了他。〔正末唱〕則這匾金環早做了我犯由牌。〔李逵云〕那小婦好狠也。〔正末唱〕爲受了此三礮。可濕肉伴乾柴。〔李逵云〕不想今日遇着兄弟。還有性命也。〔正末唱〕恰便似九重天飛下紙赦書來。好教我傷也波懷。都是命合該。到今朝纔跳出這連環寨。

〔李逵云〕哥哥。你怎生得出這牢門來。〔正末云〕兄弟。這裏有兩個大恩人。你和他相見咱。〔李逵云〕在那裏。〔正末云〕兩個兄弟來與李逵兄弟相見者。〔劉史上見科〕〔李逵云〕二位是誰。〔正末云〕這個便是劉唐。史進。〔李逵云〕兩位哥哥。當日我到東平府來改名李得。本奉宋頭領將令着我下山招安你兩個。不想爲打死

了人。是李孔目救我性命。迭配沙門島去。不曾見的你哩。〔劉唐云〕俺一齊上梁山見宋江哥哥去。〔趙令史搽旦俵兒同上〕〔搽旦云〕趙令史。有這兩個業種被他牽帶不便。不如在這曠野裏。你將他勒死了罷。〔趙令史云〕我知道。〔做勒科〕〔李逵云〕兀的不有人來也。俺趕將去。〔趙令史云〕有人來了。俺走走走。〔同搽旦下〕〔李逵同劉史趕下〕〔阮小五云〕李山兒趕人去了。有兩個小的勒死在這裏。想那人也是不良的。〔正末做看科云〕兀的不是僧住賽娘。被姦夫淫婦勒死了。我索救孩兒咱。〔唱〕

【快活二】我連忙將繩解開。早是我快疾來。猛然見了靚明白。險些兒活驚殺。

【朝天子】早是我到來救的你醒來。怎忍見屈死在荒郊外。想着他淫婦姦夫其情忒歹。只待要斬絕了咱家代。他使着毒害。做這場佈擺。據情理難容貸。天也不蓋地也不載。哎。則俺那賢慧嫂今何在。

〔李逵同劉史拿趙令史搽旦上云〕哥哥。拿住姦夫淫婦了也。將他兩個剖腹剜心。俺做按酒。〔阮小五云〕將這兩個潑男女拿到梁山上殺壞與李孔目同見我宋頭領去。〔正末唱〕

【耍孩兒】你將咱做死的般相看待。怎知道還能闌闔。却元來你也自投下捨身崖。倒要我替你扛擡。蕭娥呵。你在丈夫面上偏生狠。令史呵。你在官府前頭使盡乖。到今日還咱債。可不道憐人相見分外明白。

【二煞】想着你黑的是心。白的是財。只要圖人性命。將人害。且看鬼門關上誰先到。枉死城中那個該。畢竟是行短的天教敗。少不得將你心肝百葉。做七事家分開。

〔宋江一行冲上云〕某宋江是也。昨差阮小五招安劉唐史進去了。又差山兒李逵救李孔目。都不見上山來。小僕僮。踏着山岡。看他來時。報復我家知道。〔正末同李阮劉史拿趙令史搽旦俵兒上見宋江科〕〔李逵云〕哥哥。你兄弟來了也。〔宋江云〕你每都來了也。誰是李孔目。劉唐。史進。〔李逵云〕這個是李孔目。這個是劉唐。

這個是史進。〔宋江云〕兀那綁縛的是誰。〔李逵云〕這婦人是出首李家兄弟的叫做蕭娥。〔阮小五云〕燒鵝倒也好配酒。〔李逵云〕那廝是趙令史。是這婦人的姦夫。〔宋江云〕那兩個小的呢。〔李逵云〕這叫僧住賽娘。是李家兄弟一雙兒女。〔宋江云〕李孔目。劉唐。史進。都做山上頭領。將這兩個潑男女剖腹剜心。與李孔目雪恨報仇。一面殺牛造酒。做個慶喜筵席。〔正末同劉史拜科云〕多謝了哥哥。〔唱〕

〔煞尾〕謝仁兄拔救死再生。似枯枝得雨花再開。將姦夫淫婦都殺壞。方顯的義氣仁風播四海。

〔宋江詩云〕俺梁山泊遠近馳名。要替天行道公平。忠義堂施呈氣概。結交盡四海豪英。差李逵下山探聽。到東平偶見相爭。只一拳將人打死。被官司拷打招承。論律法本該抵命。李孔目搭救殘生。李山兒知恩圖報。送金環聊表微情。被小婦當官出首。將孔目熬盡嚴刑。阮小五入牢打探。兼請他劉史同行。蕭行首剜心剖腹。趙令史號令山城。今日個英雄聚會。一個個上應罡星。早準備慶喜筵席。顯見的天理分明。

〔音釋〕活音和 殺音晒 潺鋤山切 滲森去聲 貸音泰 剜碗平聲 闖爭去聲 闖音債 罡音剛

題目 李山兒生死報恩人
正名 都孔目風雨還牢末

洞庭湖柳毅傳書雜劇

尚仲賢撰

楔子

〔外扮涇河老龍王領水卒上〕〔詩云〕箴皇八卦定乾坤。左右還須輔弼臣。死後親承天帝命。獨魁水底作龍神。吾神乃涇河老龍王是也。我孩兒涇河小龍。有洞庭湖老龍的女兒。叫做龍女三娘。娶爲小龍媳婦。琴瑟不和。使我心中甚是不樂。且待小龍孩兒來。看看甚麼說話。〔淨扮小龍上詩云〕堂堂作靈聖。小鬼害勞病。身邊沒陰人。就死也乾淨。小聖乃涇河小龍是也。有我父老龍與我娶了個媳婦。是龍女三娘。我與他前世無緣。不知怎麼說。但見了他影兒。煞是不快活。我今到父王面前。搬唆幾句言語。撚他去了。却不好哩。〔做見科云〕父親。你與我娶了個媳婦。他性兒乖劣。至今不與我相和。倚恃他父叔神通。發猛的要降着我。連父親也不看在我眼裏。這等不賢之婦。我要他怎的。〔老龍云〕有這樣事。叫那小賤人來。我自處治。〔水卒云〕理會的。龍女三娘安在。〔正旦扮龍女上云〕妾身是洞庭湖龍女三娘。俺父親母親將我嫁與涇河小龍爲妻。頗奈涇河小龍爲婢僕所惑。日見厭薄。因此上俺兩個琴瑟不和。今日公公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做見科云〕公公。喚您媳婦兒有何事。〔老龍云〕你怎生性子乖劣。不與小龍相和。若是回心轉意便罷。若不肯時。我便有發落你處。不道的輕輕饒了你也。〔正旦做跪科云〕公公。非關媳婦兒事。這都是小龍聽信婢僕。無端生出是非。媳婦也是龍子龍孫。豈肯反落魚蝦之手。〔老龍云〕哇。你看他。我面前。尙然口強。難怪我小龍兒也。鬼卒。與我剝下他冠袍。送他涇河岸邊牧羊去。〔詩云〕夫妻何事不相投。罰去看羊過幾秋。饒他掬盡涇河水。難洗今朝一面羞。〔下〕〔正旦做歎科云〕嗨。着我向涇河岸上牧羊去。我怎生受的這般苦楚艱難也呵。〔唱〕

【仙呂端正好】我則爲空負了雨雲期。却離了滄波會。這一場抵多少水盡鵝飛。早是我受不過狠毒的兒夫氣。更那堪不可公婆意。

【么篇】因此上撥下這牧羊差。粧出這撈龍計。想他每無恩義。本性難移。着我向野田衰艸殘紅裏。離鳳閣近漁磯。蓬蠟鬢蹙蛾眉。愁在荏淚淋漓。

想父母共親戚。天那。知他何日得重完備。〔下〕

〔音釋〕 唆音梭 撚尼蹇切 降奚江切 強音絳 看平聲 那音挪 桂王上聲 苒音冉 咸倉洗

切 重平聲

第一折

〔冲末扮柳毅老旦扮卜兒上〕〔卜兒詩云〕教子攻書志未酬。桑榆暮景且淹留。月過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萬事休。老身姓張。夫主姓柳。早年亡逝。身邊止有一子。名喚柳毅。今年二十三歲了。奈因家貧。不曾婚娶。孩兒幾時是你那崢嶸發達的時節也。〔柳毅云〕母親。您孩兒學成滿腹文章。如今春榜動。選場開。您孩兒欲要進取功名去。但得一官半職。榮耀門閭。母親意下何如。〔卜兒云〕孩兒。進取功名是你讀書的本等。則要你着志者。〔柳毅云〕則今日是吉日良辰。辭別了母親。便索長行也。〔做拜別科〕〔卜兒云〕孩兒去了也。眼望旌旗捷耳。聽好消息。〔下〕〔正旦上云〕妾身是龍女三娘。俺公公信着那涇河小龍業畜的言語。着我在涇河岸上牧羊。這那裏是個羊。都是些懶行兩的兩工。兩工。則今日風雲未遂。我與你俱淪落在水濱河嘴。恰好是一樣煩惱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魂斷頻哭。夢回不覩。逢春暮。甚日歸湖。備把這離愁訴。

〔混江龍〕往常時。凌波相助。則我這翠鬢高插水晶梳。到如今。衣裳襤褸。容貌焦枯。不學他蕭史。臺邊乘鳳客。却做了武陵溪畔牧羊奴。思往日。憶當初。成縫紵。效歡娛。他鷹指爪。蟒身軀。忒躁暴。太龕疎。但言語便喧呼。這琴瑟怎和睦。〔帶云〕俺那龍呵。〔唱〕可曾有半點兒雨雲期。敢只是一刻的雷霆怒。則我也不戀您榮華富貴。情願受鰥寡孤獨。

〔云〕想着我在洞庭湖裏。怎生受用快活。如今折得這般兀的不愁殺人也。〔唱〕

〔油葫蘆〕則我這頭上風沙臉上土。洗面皮惟淚雨。鬢鬆除是冷風梳。他不去那巫山廟裏尋神女。可教我在涇河岸上學蘇武。這些時坐又不

安。行又不舒。猛回頭凝望着家何處。只落的一度一嗟吁。

〔云〕我修的一封家書在此。怎得個便人寄去可也好。〔唱〕

〔天下樂〕俺家在南天水國居。就兒裏非無尺素書。奈衡陽不傳鴈羽。黃犬又筋力疲。錦鱗又性格愚。幾遍家待相通。常間阻。

〔柳毅上詩云〕客裏愁多不記春。聞鶯始覺柳條新。年年下第東歸去。羞見長安舊主人。小生柳毅是也。如今是大唐儀鳳二年。上朝應舉。命運不利。落第東歸。有一故人在於涇河縣作宦。小生就順路去訪他一遭。此間乃是涇河岸側。遠遠望見一個婦女牧羊。好生奇怪。〔做看科云〕你看他顰眉凝睇。如有所待。不免向前問他一聲。小娘子拜揖。〔正旦云〕先生萬福。請問仙鄉何處。高姓大名。因甚到此。〔柳毅云〕小生淮陰人氏。姓柳名毅。爲應舉下第。偶然打此處經過。小娘子你姓甚名誰。爲何在此牧羊也。〔正旦云〕妾身是洞庭湖龍女三娘。俺父親將我嫁與涇河小龍爲妻。頗奈涇河小龍。躁暴不仁。爲婢僕所惑。使琴瑟不和。俺公公着我在這涇河岸上牧羊。每日早起夜眠。日炙風吹。折倒的我憔悴了也。我如今修下家書一封。爭奈沒人寄去。恰好遇着先生。相煩捎帶與俺父親。但不知先生意下肯否。〔柳毅云〕我乃義夫也。聞子之言。氣血俱動。有何不肯。只是小娘子當初何不便隨順了他。免得這般受苦。〔正旦云〕先生。你不知。聽我說一遍。〔唱〕

〔那吒令〕爲一言半語受千辛萬苦。受千辛萬苦想十親九故。想十親九故在三江五湖。可憐我差遲了這夫婦情。錯配了這姻緣簿。都則爲俺那水性的兒夫。

〔柳毅云〕小娘子。你那夫主怎生利害。你說一遍與我聽。〔正旦唱〕

〔鵲踏枝〕嗔忿忿腆着胸脯。惡眼眼豎着髭鬚。但開口吐霧吹雲。那裏是嘆玉噴珠。輕咳嗽早呼風喚雨。誰不知他氣捲江湖。

〔柳毅云〕小娘子。你在那裏住。離此涇河多遠哩。〔正旦唱〕

〔寄生艸〕妾身離鄉故到外府。繞着這野塘千里紅塵步。遙隔着殘霞一

縷青紗霧。望不見寒波萬頃白蘋渡。〔柳毅云〕我看小娘子中注模樣。想也決不是以下人家。莫非在鵝鵲殿中生成的麼。〔正旦唱〕休道是妾身鵝鵲殿中生。多則在儂家鸚鵡洲邊住。

〔柳毅云〕呀。小娘子。據你這般說。你家在洞庭湖水中。我便要替你捎書。塵凡隔絕。怎生到得那處。〔正旦出書金釵科云〕既蒙先生許諾。我自有的路徑指引。你去俺那洞庭湖口上。有一座廟宇。香案邊有一株金橙樹。里人稱為社橋。你可將我這一根金釵兒擊嚮其樹。俺那裏自有人出來。〔唱〕

〔么篇〕則俺那裏近沙浦有廟宇。到廟前將定金釵股。香案邊擊嚮金橙樹。覷水中閃出金沙路。走將那巡海的夜叉來。敢背將你個寄信的先生去。

〔柳毅云〕既如此。我與你做個傳書使者。但你異日歸於洞庭。是必休避我也。〔正旦云〕豈但不避。大恩人便是我親戚一般哩。〔唱〕

〔賺煞〕俺爲甚麼懶上鳳凰臺。羞對鴛鴦浦。則爲那霹靂火無情的丈夫。是則是海藏龍宮會共逐。世不會似水如魚。謾躊躇影隻形孤。只我這淚點兒多如那落花雨。多謝你有心腸的鴈足。可着我便乘龍歸去。〔做拜科〕

〔唱〕全在這寄雙親和淚一封書。〔下〕

〔柳毅云〕知他是神是鬼。且將這書直至洞庭湖廟前走一遭去。〔詩云〕涇河岸偶遇三娘。訴離愁兩淚行行。如今去洞庭湖上。將此書寄與龍王。〔下〕

〔音釋〕 過平聲 哭音苦 檻音藍 樓音呂 縋音遣 絳音脊 陸音暮 阿何哥切 鰓音關 獨東盧切 朝音潮 睇音地 眼狠平聲 嚙詢去聲 噴平聲 鵝音支 長音掌 使去聲 藏去聲 逐長如切 足臧取切 行音杭

第二折

〔柳毅上云〕小生柳毅。自離了龍女三娘。可早來到這洞庭湖也。元來這湖口上果然有一座廟宇。廟前有一株金橙樹。這等看起來。那龍女所云。真不虛矣。我如今取出這金釵兒。擊嚮此樹。〔做擊科〕〔淨扮夜叉上詩云〕湖上顯神通。作浪與興風。不識蝦元帥。唯言蟹相公。小聖乃巡海夜叉是也。不知甚人擊嚮金橙樹。小聖分開水面。我是看咱。兀那廝。你是何人。爲甚麼擊嚮這金橙樹。〔柳毅云〕小生是誰陰秀才。叫做柳毅。我要見你洞庭君。自有說的話哩。〔夜叉云〕兀那秀才。你合着眼跟的我去來。〔同下〕〔外扮洞庭君同老旦扮夫人上云〕吾神乃洞庭湖老龍是也。今有我女孩兒龍女三娘。嫁與涇河小龍爲妻。自從去後。音信皆無。使我甚是放心不下。今日時當卓午。我聽太陽道士講道德經未完。傳報有人擊嚮金橙樹。我已着巡海夜叉問去了。這早晚敢待來也。〔夜叉同柳毅上〕〔夜叉云〕兀那秀才。你則在這裏候着。〔柳毅云〕理會的。〔夜叉做報科云〕喏。報的上聖得知。有一秀才擊嚮金橙樹。他說要親見上聖。自有說話。〔洞庭君云〕着他過來。〔柳毅見驚拜科〕〔老龍云〕水府幽深。寡人暗昧。秀才。你是那裏人氏。涉險而來。何以教我。〔柳毅云〕小生淮陰人氏。姓柳名毅。因落第東歸。偶打涇河岸過。見一婦人。乃是龍女三娘。在那裏牧羊。折倒的容顏憔悴。全不似往日了。着我捎帶一封家書來。尊神請看。〔做遞書洞庭君接與夫人同看做驚悲科〕〔老龍云〕有這等事。〔做謝科云〕秀才。多虧你也。寄書到此。遠路勞神。〔夫人哭云〕我的兒。似此呵怎了也。〔洞庭君云〕住住住。夫人休得大驚小怪。恐防兄弟火龍知道。兀那秀才。且請到明珠宮少坐。左右。一壁安排茶飯。款待秀才也。〔夜叉同柳毅暫下〕〔外扮錢塘君上詩云〕滿目霞光籠宇宙。潑天波浪滲人魂。鼻中衝出千條焰。翻身捲起萬堆雲。吾神乃火龍是也。哥哥是洞庭老龍。爲甚將俺閒居在此。只因俺在唐堯之時。差行了雨。害得天下洪水九年。因此一向罰在這錢塘水簾洞受罪。今日無甚事。到洞庭湖探望哥哥。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夜叉報復去。道我來了也。〔夜叉做報科云〕喏。報的上聖得知。有錢塘火龍來了也。〔洞庭君云〕道有請。〔夜叉云〕請進。〔做見科云〕哥哥。嫂嫂。小聖來了也。〔洞庭君云〕兄弟請坐。〔錢塘君云〕哥哥。這海藏裏怎生有一陣生人氣。〔洞庭君云〕兄弟。俺這裏有一凡間秀才。說着緊要的事。兄弟。你且迴避咱。〔錢塘君云〕您兄弟知道。我出的這門來。且不去。我在這裏聽他說甚麼。〔洞庭君云〕夫人。適間柳先生說俺女孩兒折倒的憔悴了也。〔夫人

云「俺女孩兒書上明說。涇河小龍惑于嬖妾。琴瑟不和。罰在涇河岸上牧羊。」〔做悲科云〕「想我女孩兒。怎麼受得這般羞辱。大王何不早早差人接取回來。」〔洞庭君云〕「夫人說輕些。則俺錢塘兄弟在此。倘或被他知道。撥動他這個性子。可怎了也。」〔錢塘君云〕「原來是這等。頗奈涇河小龍無禮。着俺龍女三娘在于涇河岸上牧羊。辱沒我的面皮。哥哥。你便瞞我。我却忍不得了也。則今日點就本部下水卒。我頓開鐵鎖。直達天堂。親見上帝。訴我衷腸。說他無義業畜。怎敢着俺龍女牧羊。忙將水卒點。不索告龍王。管取涇河岸。翻作漢洋江。」〔下〕

〔夜叉云〕「喏。報的上聖得知。有火龍領本部下水卒。與涇河小龍鬪勝去了也。」〔洞庭君云〕「這等可怎麼了。那柳秀才且莫要使他知道。恐怕這一場廝殺非小。驚動上客。不當穩便。一壁點起水卒。接應兄弟去走一遭。」〔詩云〕「聽言罷忙離海藏。駕雲霧空中自降。若走了涇河小龍。直趕到九重天上。」〔同夫人夜叉下〕

〔小龍領水卒上云〕「我是涇河小龍是也。爲因龍女三娘不肯隨順。罰他在涇河岸上牧羊。不知那一個天殺的與他寄信回去。今有錢塘火龍到來。要和我鬪勝。大小水卒。聽吾神旨。擺開陣勢。火龍這早晚敢待來也。」〔錢塘君上云〕「水卒。一字兒擺開者。兀那業畜。量你到的那裏。我與你交戰咱。」〔調陣子科〕

〔小龍云〕「我近不的他。走走。」〔下〕

〔錢塘君云〕「這廝神通淺短。法力低微。近不的吾神走了也。我不管那裏趕將他去。」〔下〕

〔小龍慌上云〕「三十六計。走爲上計。我近不的他。我如今走那裏去。只得變做個小蛇兒。往這淤泥裏趕了罷。」〔錢塘君再上云〕「趕到這裏。可怎生不見了。」〔做看科云〕「元來這廝害怕。變做個小蛇兒。趕在這淤泥裏。便待乾罷。我且拏起來。只一口將他吞於腹中。看道可還有本事爲非作歹哩。我如今收兵奏凱。回俺哥哥話去了。」〔下〕

〔涇河老龍上云〕「吾神涇河老龍是也。今有錢塘火龍與俺小龍鬪勝。未知勝敗。我使的雷公電母看去了。這早晚敢來報捷也。」〔正旦扮電母兩手持鏡上云〕「這一場廝殺。非同小可也呵。」〔唱〕

【越調鬪鶴鶩】他兩箇天北天南。海西海東。雲閉雲開。水淹水衝。烟罩烟飛。火燒火烘。卒律律電影重。古突突霧氣濃。起幾箇骨碌碌的轟雷。更一陣撲簌簌的怪風。

【紫花兒序】險驚殺了負薪的樵子。慌殺了採藥的仙童。說殺了撒網的

漁翁全不見紅蓮映日。翠蓋迎風。遮籠都是那鬼卒神兵四下攻。則俺這兩隻脚爭些兒踏空。可擦擦墜落紅塵。〔帶云〕報報報。〔唱〕兀的不跌破了我青銅。

〔老龍云〕電母。你從那雲霧中來。看道那一家喜色旺氣。雷公電母顯靈通。掣電轟雷縹緲中。兩陣相持分勝敗。盡在來神啓口中。這場廝殺。是那一家敗。那一家勝。電母。你可喘息定了。慢慢的說一遍咱。〔電母云〕端的這一場好關勝也。〔唱〕

〔小桃紅〕那小龍大開水殿飲金鍾。廝琅琅幾部笙歌送。不覺的天邊黑雲重。昏鄧鄧敢包籠。忽刺刺半空霹靂聲驚動。古都都揭了瓦隴。吸哩哩提了斗棋。滴溜溜早翻過水晶宮。

〔老龍云〕那火龍大施勇烈。俺小龍不忍爭強。這壁廂火光燦燦接天關。那壁廂風雨颼颼迷地角。端的是江翻海沸。地震山搖。火龍怎生發怒。小龍怎的支持。電母。你慢慢的再說一遍與我聽。〔電母唱〕

〔紫花兒序〕忽的呵陰雲伏地。俺的呵洪水滔天。騰的呵烈火飛空。涇河龍逃歸碧落。錢塘龍趕上蒼穹。兩條龍的威風。怕不喊殺了鱉大夫。龜將軍。鼉相公。這其間各賭神通。早翻過那海島十洲。只待要拔倒了華岳三峯。

〔老龍西江月詞云〕那火龍倚仗他狂烟烈火。俺小龍施展他驟雨飄風。火來雨去勢洶洶。各自當場賣弄。火起雨能相滅。雨飛火又來攻。一龍爭鬪在長空。還是誰家最勇。俺小龍神通廣大。變化多般。量火龍到的那裏。你且喘息定了。再說一遍。〔電母唱〕

〔鬼三台〕兩條龍身軀縱震的那乾坤動。惡眼眼健勇赤焰焰滿天紅。一撞一衝。則教你心如鉄石也怕恐。便有那銅山鉄壁都沒用。錢塘龍逆水忙截。涇河龍淤泥裏便剗。

〔老龍云〕當日那龍女三娘在涇河岸上牧羊。他父母都在洞庭湖中。相隔遙遠。若沒個人與他寄信。怎生知道。你慢慢的再說一遍。〔電母云〕上聖不厭絮煩。聽俺說來。〔唱〕

〔調笑令〕呵奈那業龍說與俺老家公。則爲這龍女三娘惹下禍叢。想他在涇河岸上愁千種。悶懨懨蹙損眉峯。暗修下訴控雙親書一封。哭啼啼盼殺寶娘。

〔帶云〕這寄書人俺也打聽來。他是淮陰人氏。叫做柳毅。〔唱〕

〔禿廝兒〕恰是這三娘命通。更和那柳毅兩下相逢。可是他從頭至尾言始終。寄書到洞庭中也麼龍宮。

〔老龍云〕原來是凡人柳毅。與他寄書到洞庭湖去。不知他那父母見了書呈。可是怎生。〔電母唱〕

〔聖藥王〕爺讀了怒滿胸。娘聽了珠泪傾。是他那哭聲兒吹入翠簾籠。錢塘龍忿氣雄。粗鐵索似綫葱。早磕塔頓開金鎖走蛟龍。撲騰的飛過日華東。

〔老龍云〕那火龍雖則英勇。俺涇河龍呼的風。喚的雨。騰的雲。駕的霧。部下有水卒鬼兵。神通變化。怎的便弱與他。你再說一遍。我試聽咱。〔電母唱〕

〔拙魯速〕則這水卒有兩三重。鬼兵有數百種。並沒那半星兒放鬆。一謎裏便沖。無非是魚鱉鼉鼉。共隨從。緊攔縱。陣面上交攻。將他來苦淹淹廝葬送。

〔么篇〕落陣處亂蓬蓬。着傷處鬧茸茸。他每都扣斷了紅絨。搭撒了熟銅。絃絕了雕弓。劍缺了霜鋒。將他來難移難動。沒歇沒空。廝推廝擁。劈手撲蓼。水心裏打沐桶。

〔老龍做悲科云〕誰想俺家輸了也。兀那電母。如今俺小龍在那裏。〔電母云〕還想小龍哩。他趕的慌了。變做

一條小蛇。藏在淤泥裏面。被火龍一口吞入腹中。好可憐人也。〔唱〕

〔收尾〕則他走金蛇電影內。將神威弄。你覷那霸橋北。涇河岸東。俺只見
淹淹的血水。宿做江湖。和着這滾滾的屍骸。煉做坵塚。〔下〕

〔老龍云〕誰想我水府事情。倒落凡人之手。坑殺俺小龍兒也。且索寧奈。慢慢尋個計策。報讎便了。〔詩云〕何處一迂儒。公然敢寄書。滅我潛龍種。搶去牧羊奴。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終當逞威力。填滿洞庭湖。〔下〕

〔音釋〕 滲森去聲 淤音于 罩嘲去聲 轟音烘 空去聲 掣音徹 刺音辣 疊音陀 窺音拱

種上聲 傾逼容切 斂疽且切 從去聲 茸音戎 熟裳由切 搭匡雅切 渲疎選切

第二折

〔洞庭君領水卒上云〕吾神乃洞庭老龍是也。有兄弟錢塘火龍與涇河小龍鬪勝去了。未知勝敗如何。這早晚敢待來也。〔夜叉上報云〕喏。報的上聖得知。有火龍得勝回來也。〔洞庭君云〕快擺隊伍迎接去。〔錢塘君上見科云〕哥哥。您兄弟得勝回來也。〔洞庭君云〕不害生靈麼。〔錢塘君云〕六十萬。〔洞庭君云〕不傷禾稼麼。〔錢塘君云〕八百里。〔洞庭君云〕薄情郎安在。〔錢塘君云〕你問他怎麼。被吾吞在腹中了也。〔洞庭君云〕這個也罷。他須不仁。你也太急性子。若上帝不見諒時。怎麼是好。〔錢塘君云〕哥哥也。與你出了這口氣。您兄弟沒有使性處。忍不的了也。〔洞庭君云〕兄弟。有句話與你商量。想當初若不是柳秀才寄書來。豈有啗女孩兒的性命。道不的個知恩報恩。左右。與我請將柳秀才來者。〔夜叉云〕柳秀才來者。〔柳毅上云〕小生柳毅。自從來到洞庭湖。在這海藏裏住了好幾日。龍王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見去。〔洞庭君云〕兀那秀才。多虧你捎書來救了我的龍女三娘。如今就招你爲婿。你意下如何。〔柳毅背云〕想着那龍女三娘。在涇河岸上牧羊。那等模樣。憔悴不堪。我要他做甚麼。〔回云〕尊神說的是什麼話。我柳毅只爲一點義氣。涉險寄書。若殺其夫而奪其妻。豈足爲義士。且家母年紀高大。無人侍奉。情願告回。〔錢塘君做怒科云〕秀才。料想我姪女兒。儘也記得你過。你今日允了便罷。不允我與你俱夷糞壤。休想復還。〔柳毅笑云〕錢塘君差了也。你在洪波中揚鬚鼓鬣。掀風作浪。儘由得你。今日身被衣冠。酒筵之上。却使不得你那虫蟻性兒。〔錢塘君作揖謝云〕俺

一時醉中失言。甚是得罪。只望秀才休怪。〔洞庭君云〕兄弟如此纔是。既然秀才堅執不肯。我豈可強他。左右。與我請出龍女三娘。拜謝他寄書之恩。再將些金珠財寶。相送回去者。〔夜叉云〕理會的。龍女三娘有請。〔正旦上云〕自從俺那叔父錢塘火龍救的我。重到這洞庭湖裏來。我這一場多虧了寄書的柳毅秀才。今日父親在水殿上安排筵席。管待那秀才。喚我出來。必然是着我謝他。我想這恩德如同再生一般。豈是一拜可能酬答也呵。〔唱〕

【商調集賢賓】則俺那寄書來的秀才錯立了身。怎能勾平步上青雲。則爲他長安市不登虎榜。救的我涇河岸脫離羊羣。他本望至公樓獨占鰲頭。今日向洞庭湖跳過了龍門。則我這重疊疊的眷姻。可也堪自哂。若不成就燕爾新婚。我則待收拾些珍寶物。報答您大恩人。

〔做行科唱〕

【金菊香】則我這凌波襪小上階痕。手提着瀝水湘裙。與你入殿門。在這渾金椅前。〔做見二親科唱〕參了一親。那一場電走雷奔。〔做見錢塘君科〕〔唱〕駕風雲的叔父。你可也索是勞神。

〔錢塘君云〕姪女兒不苦了。我只怕苦了你也。〔洞庭君云〕你若非柳先生。怎有今日。你過來拜謝了他者。

〔正旦唱〕

【梧葉兒】我這裏掩着袂忙趨進。改愁顏做喜欣。〔做拜謝科〕〔唱〕施禮罷敘寒溫。你水路上風波惡。旱路上程限緊。似這等受辛勤。你索是遠路風塵的故人。

〔柳毅云〕這一位女娘是誰。〔洞庭君云〕則這個便是我的女孩兒龍女三娘。〔柳毅云〕這個是龍女三娘。比那牧羊時全別了也。早知這等。我就許了那親事也罷。〔正旦做斜看嘆云〕噯。可不道悔之晚矣。〔唱〕

【後庭花】俺滿口兒要結姻。他舒心兒不勘婚。信口兒無回話。刻的偷睛

兒橫觀人。我這裏兩眉顰。他則待暗傳芳信。對面的辭了親。就兒裏相逗引。俺叔父敢則嗔。那其間怎的忍。吼一聲風力緊。吐半天烟霧昏。輕喝處。撮了你魂。但抹着可更分了你身。你見他狠不狠。他從來恩不恩。

〔柳殺云〕小生凡人。得遇天仙。豈無眷戀之意。只爲母親年老。無人侍養。因此辭了這親事。也是出于不得已耳。〔正旦唱〕

〔柳葉兒〕秀才也敢教你有家難奔。是是是。熬不出寡宿孤辰。誰着你自攬下四海三江悶。你端的心兒順。意兒真。秀才也便休愁暮雨朝雲。

〔洞庭君云〕秀才既要回去。寡人設有小筵。以表謝意。一壁廂奏動鼓樂。我兒。你送秀才一杯酒者。〔正旦做送酒科唱〕

〔醋葫蘆〕既不得共歡娛。伴繡衾。還待要獻殷勤。倒玉樽。只怕他閣着酒杯兒未飲。早醉醺醺。〔洞庭君歌云〕上天配合兮生死有途。彼不當婦兮此不當夫。腹心煩苦兮淫之隅。風霜滿鬢兮兩雪霑濡。賴明公兮引素書。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無時無。〔內奏樂科〕〔夜叉云〕這是貴主還宮之樂。〔正旦唱〕你道是貴主還宮安樂穩。單閃的他不做不問。哎。這其間可不埋怨殺你個洞庭君。

〔錢塘君云〕姪女兒再奉一杯。一壁廂將鼓樂響動者。〔歌云〕大天蒼蒼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聖兮薄社依牆。雷霆一發兮其孰敢當。荷真人兮信義長。令骨肉兮還故鄉。願言配德兮何時忘。〔內奏樂科〕〔夜叉報云〕這是錢塘破陣之樂。〔正旦唱〕

〔金菊香〕這的是錢塘破陣樂紛紛。半入湖風半入雲。能得筵前幾度聞。〔錢塘君云〕秀才。你便就了這樁親事。也不辱沒了你。〔正旦唱〕還賣弄劍舌鎗唇。兀的不羞殺你大媒人。

〔云〕水卒。那裏將過寶物來。〔夜叉捧砌末上〕正旦云。秀才。我別無所贈。有這些珠寶。送與你回家去。侍奉老

母莫嫌輕微也。〔柳毅云〕多謝小娘子。〔正旦唱〕

〔浪裏來煞〕這薄禮呵請先生休見阻。送行者寧無贐。則爲你假乖張。不就我這門親。害的來雨下裏憔悴損。我則索向龍宮納悶。怎禁他水村山館自黃昏。〔下〕

〔柳毅云〕則今日辭別了尊神。小生回家去也。〔錢塘君云〕你若是再來時。便當相看。休忘了此會者。〔柳毅詩云〕感龍王許配良姻。奈因咱衰老萱親。若非是前生緣薄。怎捨得年少佳人。〔下〕〔洞庭君云〕柳毅去了也。既然這般呵。今日雖不成這樁親事。後日還要將機就機。報答他的大恩。〔錢塘君云〕哥哥說的有理。我恰纔硬做媒人的不是。如今還要軟軟地去曲成他。正是姻緣姻緣。事非偶然。一時不就。且待三年。〔同下〕

〔音釋〕 髻音其 鬣音列 強欺餐切 離去聲 晒身上聲 勘坎去聲 逗音豆 奔去聲 樂音勞

令平聲 賸音信 分去聲

第四折

〔卜兒上云〕自家是柳毅的母親。自從俺孩兒求官去了。音信皆無。使老身甚是牽掛。天那。不知孩兒甚日回來也。〔柳毅上云〕小生柳毅。自洞庭湖回來。早到俺家。門首無人報復。徑自過去。〔做入見科云〕母親。您孩兒來家了也。〔卜兒云〕孩兒。你來家也。可得了個甚麼官那。〔柳毅云〕母親。您孩兒下第東歸。在于涇河岸上。有龍女三娘着我寄書去到洞庭湖中。見了龍王。看了書中意思。待招您孩兒做女婿。我堅執不肯。將着些寶貨相謝了。您孩兒因此擔閣。這幾多時。有失奉養。母親休罪。〔卜兒云〕這個也罷。自你去後。我終日思念你。近新來與你定得一門親事。乃是范陽盧氏之女。則今日是好日辰。就取親過門。休誤了這佳期者。〔柳毅云〕母親尊命。孩兒豈敢有違。但是當初龍女三娘要招我爲婿。我雖不曾應承。却心兒裏有他來。何忍更娶別人。〔卜兒云〕孩兒。你休要如此。只依了我罷。〔正旦同媒上云〕自家龍女三娘是也。當初受柳秀才活命之恩。一心要報他。俺父母相憐。使我假作盧氏之女。與柳秀才爲妻。豈知有今日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誰想並頭蓮情斷藕絲長。搬調的俺趁波逐浪。正是相逢

沒話說。不見却思量。全不肯惜玉憐香。則他那古傲性尙然強。

〔內吹打科〕〔正旦云〕這是什麼響。〔媒云〕這是成親的鼓樂哩。〔正旦唱〕

〔駐馬聽〕高點起畫燭熒煌。我則道爲雨爲雲會洞房。細聽的仙音嘹亮。我幾番的和愁和悶到華堂。離了那平湖十里芰荷香。誰想他禹門三月桃花浪。〔帶云〕柳毅也。我想你怎生認的我來。〔唱〕情慘傷則教你熱心腸。看不破這勾當。

〔媒入報柳毅成親拜母科〕〔柳看旦驚云〕呀。緣何新婦面貌。與龍女三娘一般的。〔問媒云〕小娘子是那裏盧氏。〔媒云〕是范陽盧氏。〔正旦唱〕

〔夜行舡〕他那裏絮叨叨則管問行藏。恰兩個相見在涇陽。欲待對官人說個明降。又恐怕肉身人道我荒唐。不俊眼的襄王。對面兒猶疑夢想。

〔云〕柳官人。你怎麼不憶舊了。〔柳毅云〕我與小娘子素不相知。有什麼憶舊來。〔正旦做微笑科〕〔云〕柳官人。你好眼大也。〔唱〕

〔沽美酒〕我也曾做人奴去牧羊。多謝你寄音書與俺老爺娘。救的我避難逃災還故鄉。每日家眠思坐想。無明夜受恓惶。

〔太平令〕你怎不記涇河隄傍。〔柳毅云〕則你是誰。〔正旦唱〕我便是龍女三娘。不道我愁容苦相。也伴你牙床錦帳。今日個吉祥樂康受享。呀。回歸那龍宮海藏。

〔柳毅云〕天下有這等奇事。母親。這個新婦那裏真姓盧來。就是孩兒當日在涇河岸上替他寄書的龍女三娘。冒姓盧氏。與孩兒成其夫婦。豈不是前生前世的姻緣也。〔卜兒云〕這等。孩兒早則喜也。〔正旦云〕柳官人。我問你當初涇河岸相遇之時。你說他日倘過洞庭。慎無相避。此言果有意乎。〔柳毅云〕我與你素不相識。一旦爲你寄書。因而戲言。豈意遂爲眷屬。〔正旦唱〕

【鴈兒落】則爲你恩人不敢忘。幸得我賤妾猶無恙。因此上冒盧家住范陽。特故的嫁柳氏來淮上。

【得勝令】呀。管教你共醉紫霞觴。並綰紫游韁。【柳毅云】你如今既到人間。怎生還去得你處。【正旦指天云】疾。柳官人你覷者。【唱】豈不見天際秋虹起。【帶云】婆婆。請就登橋。【唱】少什麼藍橋飲玉漿。【做扶母科】【唱】扶着你萱堂。但覺的兩耳畔波濤響。早過了扶桑。猛聞的洞庭湖橘柚香。

【洞庭君夫人錢塘君引鼓樂出接科云】親家母請進。【洞庭君指柳毅云】柳秀才。你索喜也。【指旦云】我兒。你索喜也。【錢塘君笑科云】柳先生。你這點義氣在那裏。與我姪女兒做了親來。【柳毅同正旦拜科云】大王。誰想柳毅有今日也。【正旦唱】

【鴛鴦尾煞】我向洞庭湖躲過愁風浪。纔能勾綺羅叢遇着呆張敞。則落的浪蕪蛟綰。雲鎖霓裳。昨日呵。虧你那有信行的先生。今日呵。穩做了無反覆的新郎。向畫閣蘭堂描寫。在流蘇帳。說不盡星斗文章。都裁做風流話兒講。

【洞庭君詞云】姻緣本人物非殊。宿緣在根蒂難除。到今日巧成夫婦。方顯得究竟如初。不至誠益稱鱗甲。有信行能感豚魚。這的是涇河岸三娘訴恨。結末了洞庭湖柳毅傳書。

【音釋】思去聲 應平聲 徹音熬 當去聲 難去聲 傍去聲 相去聲 柚音又 肅知濫切 行去聲

題目 涇河岸三娘訴恨
正名 洞庭湖柳毅傳書

風雨像生貨郎日雜劇

第一折

〔外旦扮張玉娥上云〕妾身長安京兆府人氏。喚做張玉娥。是箇上廳行首。如今我這在城。有箇員外李彥和。與我作伴。他要娶我。怎奈我身邊又有一箇魏邦彥。我要嫁他。聽知的他近日差使出去。我已央人尋他去了。這早晚敢待來也。〔淨扮魏邦彥上詩云〕四肢八節剛是俏。五臟六腑却無才。村在骨中挑不出。俏從胎裏帶將來。自家魏邦彥的便是。在這城有箇上廳行首張玉娥。我和他作伴多時。他常要嫁我。今日他使人來尋我。不知有甚事。須索見他去來。〔做見科云〕大姐。你喚我做甚麼。〔外旦云〕魏邦彥。我和你說。聽知的你出去打差。如今有這李彥和要娶我。我和你說的明白。一個月以裏。我便嫁你。一個月以外。我便嫁別人。你可休怪我。〔淨云〕你也說的是。我今日去。准准一個月。我便趕回來也。我出的這門來。〔外旦云〕呀。可早一個月也。〔淨回云〕你這說謊的弟子。〔下〕〔外旦云〕魏邦彥去了也。怎生不見李彥和來。〔冲末扮李彥和上詩云〕耕牛無宿草。倉鼠有餘糧。萬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自家長安人氏。姓李名英。字彥和。在城開着座解典鋪。嫡親的三口兒家屬。渾家劉氏。孩兒春郎。年纔七歲。有妳母張三姑。他是潭州人。在城有個上廳行首張玉娥。我和他作伴。他一心要嫁我。我一心待娶他。爭奈我渾家不容。我今日到他家中走走。〔做見科云〕大姐。這幾日不曾來。休怪。〔外旦云〕有你這樣人。我倒要嫁你。你倒不來娶我。〔李彥和云〕也等我揀個吉日良辰。好來娶你。〔外旦云〕子丑寅卯。今日正好。只今日過了門罷。〔李彥和云〕大姐。待我回去。和大嫂說的停當。纔來娶你。如今且回我那家中去也。〔下〕〔外旦云〕我要嫁他。他倒不肯。只今日我收拾一房一臥。嫁李彥和走一遭去。〔下〕〔正旦扮劉氏領孩兒上云〕妾身姓劉。夫主是李彥和。孩兒春郎。年纔七歲。開着座解典庫。俺夫主守着個匪妓張玉娥。每日不來家。我到門首望着。看他來說些甚麼。〔李彥和上云〕我李彥和。這幾日不曾回家。有這婦人屢屢要嫁我。爭奈不曾與我渾家商量。我過去見我渾家去。〔做見科云〕大嫂。我來家也。〔正旦云〕李彥和。你每日只是貪花戀酒。不想着家私過活。幾時是了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你把解庫存活。草堂工課都耽閣。終日波波。白日休空過。
【混江龍】到晚來早些來箇。直至那玉壺傳點二更過。〔李彥和云〕大嫂。你可憐見。我實不相瞞。這婦人他一心待要嫁我哩。〔正旦唱〕你教我。可憐見。你待敢是無奈之何。你比着東晉謝安才藝淺。比着江州司馬淚痕多。也只爲婚姻事成拋擲。勸不醒癡迷楚子。直要娶薄倖巫娥。

〔李彥和云〕我好也要娶他。歹也要娶他。〔正旦云〕你真個要娶他。兀的不氣殺我也。〔唱〕

【油葫蘆】氣的我粉臉兒三閭投汨羅。只他那情越多。把雲期雨約枉爭奪。你望着巫山廟。滿斗兒燒香火。怎知高陽臺。一路上排鉞鑾。休這般枕上說。都是他栽下的科。他是箇萬人欺千人貨。你只待娶做小家婆。

【天下樂】你正是引的狼來屋裏窩。娶到家也不和。我怎肯和他輪車兒伴宿。爭競多。你不來我行呵。我房兒中作念着。你來我行呵。他空窗外呪罵我。〔帶云〕喏兩個合口唱。〔唱〕你中間裏圖甚麼。

〔李彥和云〕大嫂。他須不是這等人。我也不是這等人。〔正旦唱〕

【那吒令】休信那黑心腸的玉娥。他每便喬趨搶取撮。休犯着黃蘗肚小麼。數量着噯過。緊忙裏做作。似蝎子的老婆。你便有洛陽田平陽果。鈔廣銀多。

【鵲踏枝】有時節典了庄科。准了綾羅。銅斗兒家私。恰做了落葉辭柯。那其間便是你鄭孔目風流。結果只落得酷寒亭。剛留下一箇蕭娥。

〔李彥和云〕大嫂。那婦人生得十分大有顏色。怎教我不愛他。〔正旦唱〕

【寄生草】你愛他眼弄秋波色。眉分青黛蛾。怎知道誤功名是那額點芙蓉。陷家緣唇往櫻桃顆。噉人魂舌吐丁香唾。只怕你飛花兒支散養家。

錢旋風兒推轉團圓磨。

〔李彥和云〕那裏有這等說話。我如今務要娶他哩。〔正旦云〕你既要娶他。你娶。你娶。〔外旦上云〕妾身張玉娥。收拾了一房一臥。嫁李彥和去。來到門首。沒人在這裏。不免喚他一聲。李彥和。李彥和。〔李彥和云〕有人喚門。待我看去。〔出見科云〕大姐。你真個來了也。〔外旦云〕你耳朵裏塞着甚麼。不聽得我喚門來。我如今過去拜你那老婆。頭一拜受禮。第二拜欠身。第三第四拜還禮。他依便依。不依呵。我便家去也。〔李彥和云〕你不要性急。等我過去和他說。你且在這裏。〔入云〕大嫂。張玉娥來了也。他說來拜你。頭一拜受禮。第二拜欠身。第三第四拜要還禮。你若不還他禮。他要唱叫起來。就不像體面了。〔正旦云〕我還他禮便罷。〔外旦見科云〕姐姐請坐。受你妹子禮。李彥和。頭一拜也。〔李彥和云〕我知道。〔外旦云〕這是第二拜也。〔李彥和云〕是大嫂欠身哩。〔外旦做連拜怒科云〕什麼勾當。釘子定着他哩。怎麼不還禮。〔李彥和云〕嗨。婦女家不學三從四德。我男子漢說了話。你也該依着我。〔正旦唱〕

〔後庭花〕你踏踏的我忒太過。這妮子欺負的我沒奈何。支使的大娘婦都隨順。偏不着小渾家先拜我。他那裏鬧鑊鐸。我去那窗兒前瞧破。那賤人俏聲兒訴一和。俺這廝側身兒攬抱着。將衫兒腮上抹。指尖兒彈淚顆。〔柳葉兒〕你道他爲甚來眉峯暗鎖。則要我慶新親茶飯張羅。〔云〕李彥和他那夥親眷。我都認的。〔李彥和云〕可是那幾個。〔正旦唱〕都是些三姑姑姑假姨姨。廳堂上坐。待着我供玉饌飲金波。可不道誰扶持你姐姐哥哥哥。

〔李彥和云〕你也忒心多。大人家婦女。怎不學些好處。〔正旦唱〕

〔金盞兒〕俺這廝偏意信調唆。這弟子業口沒遭磨。有情人惹起無明火。他那裏精神一撥顯。傻儺。他那裏尖着舌。語刺刺。我這裏掩着面笑呵呵。〔外旦云〕你休嘲撥着俺這花奶奶。〔正旦唱〕你道我嘲撥着你箇花奶奶。〔外旦云〕我就和你廝打來。〔正旦唱〕我也不是箇善婆婆。

〔打科〕〔外旦做惱科云〕李彥和你來。搭殺不成團。我和你說。你若是愛他。便休了我。若是愛我。便休了他。你若不依着呵。俺家去也。〔李彥和二嫂。他是我兒女夫妻。你着我怎麼下的。〕〔外旦云〕你不依我。還向他哩。〔李彥和二嫂。他是我兒女夫妻。你着我怎麼下的。〕〔外旦云〕這等你放我家去罷。〔李彥和二嫂。住住住。你着我怎麼開口說。〕〔見正旦科云〕大嫂。二嫂說來。若是我愛你。便休了他。若是愛他。只得休了你。〔正旦云〕兀的不氣殺我也。〔作氣死科〕〔李彥和救科云〕大嫂。精細着。〔正旦醒科〕〔唱〕

〔賺煞〕氣勃勃堵住我喉嚨。骨嚕嚕潮上痰涎沫。氣的我死沒騰軟癱。做一塚。拘不定精神衣。怎脫四肢沉。寸步難那。若非是小孤撮叫我一聲娘。呵。兀的不怨恨沖天氣殺我。你沒事把我救活。可也合自知其過。你守着業屍骸。學莊子鼓盆歌。〔死科下〕

〔李彥和悲科云〕我那大嫂也。〔外旦云〕李彥和你張着口號甚的。有便置。沒便棄。〔李彥和二嫂云〕這是甚麼說話。大嫂亡逝已過。便須高原選地。破木造棺。埋殯他入土。大嫂。只被你痛殺我也。〔下〕〔外旦云〕這也是我腳跡兒好處。一入門先妨殺了他大老婆。何等自在。何等快活。那李彥和雖然娶了我。不知我心下只不喜他。想那魏邦彥。這些時也來家了。我如今暗地裏央着人去。與他說知。這早晚敢待來也。〔淨上云〕自家魏邦彥的便是。前月打差便去。耐耐張玉娥無禮。投到我來家。早嫁了別人。如今又使人來尋我。不知有甚麼事。我見他去。此間就是家裏。有人麼。〔外旦出見淨科云〕你來家裏來。〔淨云〕敢不中麼。〔外旦云〕不妨事。〔淨云〕你嫁了人喚我怎的。〔外旦云〕我和你有的說的話。〔淨云〕有甚麼說話。〔外旦取砌末付淨科云〕我雖是嫁了他。心中只是想管你。我如今收拾些金銀財寶。悄悄地交付了你。可便先到洛河邊。尋下一隻小船。等着。我在家點起一把火。燒了他房子。俺同他躲到洛河邊。你便假做梢公。載俺上船。到的河中間。你將李彥和推在河裏。把三姑和那小廝。也都勒死了。咯兩個長遠做夫妻。可不好那。〔淨云〕你那是我老婆。就是我的娘哩。我先去在洛河邊等你。明日早些兒來。〔下〕〔外旦云〕魏邦彥去了也。我如今不免點火。去在這房後邊。放起火來。〔詩云〕那怕他物盛財豐。頃刻間早已成空。這一把無情毒火。豈非是沒毛大蟲。〔下〕

〔音釋〕

活音和 閣哥上聲 過平聲 汨音密 奪音多 歛麤消切 鏤音戈 行音杭 撮磋上聲

作音左 旋去聲 鐸東挪切 着池何切 抹磨上聲 嘲之梢切 搭音閣 沫音磨 脫音

委 那音挪

第二折

〔李彥和同外旦慌上云〕好大火也。二嫂。怎生是好。房廊屋舍。金銀錢鈔。都燒的無有了。〔看科云〕呀。又早延着官房了。也不知妳母張三姑。與春郎孩兒在那裏。〔叫科云〕三姑。三姑。〔副旦扮張三姑背俵兒慌上云〕走走。早是我遭喪失火。更那堪背井離鄉。穿林過澗。雨驟風狂。頭直上打的淋淋瀝瀝。渾身濕。腳底下踏着滑。滑擦擦。濫泥漿。綠水青山。望渺茫。道傍衰柳。半含黃。晚來更作廉纖雨。不許愁人不斷腸。〔唱〕

〔雙調新水令〕我只見片雲寒雨暫時休。〔帶云〕苦也。苦也。〔唱〕却怎生直淋到上燈時候。這風一陣一短歎。這雨一點一聲愁。都在我這心頭。心上事自傷愁。

〔李彥和云〕三姑。你行動些。〔外旦云〕我平生是快活的人。幾曾受這般苦楚來。〔副旦唱〕

〔步步嬌〕送的我背井離鄉遭災勾。這賤才敢道辭生受。斷不得哄漢子的口。都是此卽世求。食鬼狐猶。〔外旦云〕我幾曾在黑地行走。教我受這般的苦也。〔副旦云〕你道你不曾黑地裏行呵。〔唱〕恰如今顧不得你臉兒羞。〔云〕你也會懸着名姓。靠着房門。你也會賣嘴料舌。推天搶地。你也會挾着氈被。挑着燈籠。〔唱〕可也會半夜裏當祇候。

〔外旦怒科云〕你怎麼嘴兒舌兒的罵我。〔李彥和云〕三姑。你也饒他一句兒。那裏便罵殺了他。〔副旦唱〕

〔鴈兒落〕只管裏絮叨叨沒了收。氣撲撲尋敵鬪。有多少家喬斷案。只是罵賊禽獸。

〔外旦云〕難道你不聽得。任憑這老乞婆臭歪刺罵我哩。〔李彥和云〕三姑。罷麼。〔副旦唱〕

〔得勝令〕你還待要鬧嗽嗽。越激的我可也怒齣齣。我比你遲到蚰蜒地。

你比我多登些花粉樓。冤讐。今日箇落在他人殼。憂愁。只是我燒香不到頭。

〔李彥和云〕二嫂。我走了這一夜。也路歇一歇咱。〔外旦云〕也說的是。李彥和。你着三姑把我這褐袖來曬一曬。〔李彥和喚副旦科云〕三姑。將這褐袖來曬一曬。〔副旦云〕不須曬。胡亂穿罷。〔三喚科〕〔李彥和云〕三姑。我看你曬一曬。真當不肯。〔外旦怒云〕你個潑弟子。我教你與我曬一曬。怎麼不肯。〔副旦唱〕

〔沽美酒〕逞未浪不卽留。只管裏賣風流。看他這天淡雲開雨乍收。可便去尋一箇宿頭。覓一碗漿水飯潤咱喉。

〔太平令〕住了雨也曬甚娘褐袖。只願的下雹子打你娘驢頭。〔外旦罵科云〕這潑婦。我打不的你那。〔打科〕〔副旦唱〕只見他百忙裏眉梢一皺。公然的指尖兒把頰腮剗透。似這般左蹙右蹙。只不如罷手。俺也須是那爺娘皮肉。

〔李彥和云〕來到這洛河岸邊。又不知水淺水深。怎生過去。〔外旦推李科〕這裏敢水淺。〔李彥和驚云〕險些兒推我一交。不弔下河裏去。〔副旦叫云〕救人。救人。〔唱〕

〔川撥棹〕慌走到岸邊頭。倉卒間怎措手。風雨颼颼。地上澆油。扭頸回眸。那裏尋箇梢公搭救。我將他衣領揪。他忙將我腰胯攔。

〔外旦又推李〕〔副旦扶住科〕〔李彥和云〕三姑。我好好的走。你倒扯着我。〔副旦云〕你不是我呵。〔唱〕

〔殿前歡〕這一片水悠悠。急忙裏覓不出釣魚舟。虛飄飄恩愛難成就。怕不的錦鴛鴦。立化做輕鷗。他他他。越西風卒未休。把你來推落在水中浮。〔外旦云〕他自吃醉了。這等脚高步低。立也立不住。干我甚麼事。說我推他。要你來嚼舌。〔副旦云〕抵多少酒淹濕春衫袖。〔李彥和云〕這裏水淺。咱過去了罷。〔副旦唱〕現渰的眼黃眼黑。你尙兀自東見東流。

〔淨扮梢公上云〕官人娘子。我這裏是擺渡的船。你每快上來。〔外旦和淨打手勢科〕〔副旦云〕哥哥。你休上

船去。這婆娘眼腦不好。敢是他約着的漢子哩。〔做扯李科〕〔李彥和云〕你放手。不妨事。我上的這船來。自有分曉。〔淨推李下河〕〔副旦扯住淨〕〔淨勒殺副旦科〕〔丑扮梢公上救喊云〕拿住這殺人賊。〔副旦揪住丑云〕有殺人賊。〔淨同外旦走科〕〔丑云〕苦也。娘子。不干我事。勒殺你的是那個梢公。他走了也。我是來救你的。你休認差了也。〔副旦唱〕

〔水仙子〕我不見了烟花潑賤。猛擡頭。錯摑打了別人。怎罷休。春郎兒怎扯住。嚙襟袖。頭髮揪了三四綹。〔丑云〕是我救娘子來。〔副旦唱〕聽的鄉談語音滑熟。打疊了心頭恨。撲散了眼下愁。哥哥也。你可是行在隰州。

〔冲末扮孤上云〕林下曬衣嫌日淡。池中濯足恨波渾。花根本艷公卿子。虎體鰲班將相孫。老夫完顏女直人氏。拈各千戶的便是。俺因公幹來到這洛河岸上。一簇人爲甚麼吵鬧。兀的不是撐船的梢公。你怎麼大驚小怪的。〔丑云〕大人不知。恰纔一個人。把這個婦人。恰待要勒死他。恰好撞着小人。救活他性命。這個小的敢是他兒子。〔孤云〕他肯賣那小的麼。他若肯賣呵。我買了這小的。你問他去。〔丑問副旦云〕兀那娘子。那邊有個過路的官人。問你肯賣這小的。他要買。〔副旦做沉吟科云〕我如今進退無路。領這春郎兒去。少不得餓死。不如賣與他罷。梢公。我情願賣這小的。〔孤云〕兀那婦人。你那裏人氏。姓甚名誰。將這生時年月。說與我聽。〔副旦云〕長安人氏。省衙西住坐。這孩兒父親是李彥和。我是妳母張三姑。這孩兒小名喚做春郎。年方七歲。胸前一顆硃砂記。〔孤云〕你要多少銀兩。〔副旦云〕隨大人與多少。〔孤云〕將一個銀子來與他。〔祇從取砌末與副旦接科云〕謝了大人。怎生得個立文書的人來。可也好那。〔淨扮李老上云〕老漢姓張。是張徹古。憑說唱貨郎兒爲生。來到這洛河岸上。只見一簇人。不知爲何。我試看咱。〔丑見李老問科云〕老人家。你識字麼。這裏有個婦人。要賣這個小的。無一個寫文書的人。你若識字。這文書要你寫一寫。〔李老云〕我識字。我與他寫。〔見科孤云〕兀那老的。你識字替他寫一紙文書波。〔李老喚副旦云〕娘子。是你賣這小的。你說將來。〔副旦云〕長安人氏。省衙西住坐。父親李彥和。妳母張三姑。孩兒春郎。年方七歲。胸前一顆硃砂記。情願賣與拈各千戶爲兒。恐後無憑。立此文書爲照。〔李老云〕我曉得了。依着你寫。立文書人張三姑。寫文書人張徹古。

〔還與孤科〕〔孤云〕文書寫的明白了也。你都畫了字。兀那婦人。你孩兒賣與我了。你却往那廂去。〔副旦云〕我無處去。〔孛老云〕既然你無處去。我又無兒無女。你肯與我做個義女兒。我養活你。你意下如何。〔副旦云〕我情願跟隨老的去。〔孤云〕跟他去也好。〔副旦囑俵兒科云〕春郎兒。我囑付你者。〔唱〕

〔鴛鴦尾煞〕乞與你不痛親父母。行施恩厚。我扶侍義養兒。使長多生受。你途路上驅馳。我村疃裏淹留。暢道你父親此地身亡。你是必牢記着這日頭。大廡人做箇週年。分甚麼前和後。那時節遙望着西樓。與你爺燒一陌兒紙。看一卷兒經。奠一杯兒酒。

〔同孛老下〕〔孤云〕那老兒領着婦人去了。老夫也引着這孩兒抱上馬。還我私宅中去來。〔下〕〔丑哭科云〕好苦惱子也。只一個婦人。領着個小的。幾乎被人勒殺。恰好撞見我。我救了他性命。他又把這個小的賣與那個官人。那個官人又將他那個小的領着去了。這等孤孤淒淒。怎教我不要傷感。〔做跌倒起科云〕呸。可干我甚麼事。〔詩云〕隨他自賣男。隨他自認女。我只去做梢公。不管風和雨。〔下〕

〔音釋〕 僻鋤山切 憊音驟 雹音薄 剌烏官切 蹶楚九切 肉柔去聲 卒粗上聲 摑乖上聲
熟音柔 拈尼兼切 撇音驚 長音掌 瞳湯卵切

第三折

〔孤抱病同春郎上云〕自家拈各千戶的便是。自從我在那洛河邊。買的這春郎孩兒。過日月好疾也。今經可早十三年光景。孩兒生的甚是聰明智慧。他騎的烈馬。拽的硬弓。承襲了我這千戶官職。我如今年老。就着疾病。不能痊可。眼見的無那活的人也。我把這一樁事。趁我精細。對孩兒說了罷。我若不與他說知呵。那生那世。又折罰的我無男無女也。〔喚小末科云〕春郎孩兒。你近前來。我有句話與你說。〔小末云〕阿爺有甚話。對你孩兒說呵。怕做甚麼。〔孤云〕你本不是我這女直人。你的那父親是長安人。姓李名彥和。你的妳母叫做張三姑。將來賣與我爲兒。你那其間。方纔七歲兒也。我如今擡舉的你成人長大。頂天立地。噙齒戴髮。承襲了我的官職。孩兒也。你久已後不可忘了我的思念。〔小末悲科〕阿爺不說。你孩兒怎生知道。〔孤云〕孩兒。我一發着

你明白。這個是過房你的文書。你將的去。我死後你去催趲窩脫銀。就跟尋你那父親去。咱（小末云）理會的。（孤云）我這一會兒昏沉上來。扶我到後堂中去。咱（小末扶科云）阿爺。精細者（孤詩云）衣絕祿盡是前緣。知命須當不怨天。從今父子分離去。再會人間甚幾年。孩兒。我顧不得你了也。（做死科）（下）（小末悲科云）阿爺亡逝已過。高原選地。破木造棺。埋殯了阿爺。不敢久停久住。催趲窩脫銀。走一遭去。父親也。只被你痛殺我也。（下）（李彥和上云）不聽好人言。果有恁惶事。自家李彥和便是。自從那姦夫姦婦。推我在洛河裏。誰想那上流頭流下一塊板來。我抱住那板。得渡過岸上。救了這性命。如今可早十三年光景也。春郎孩兒和張三姑。不知下落。家緣家計。都被火燒的光光了。無計可生。與這大戶人家放牛。討碗飯吃。我在這官道傍放牛。（做喝科云）且把這牛來趕在一壁。我在這柳陰直下坐一坐。看有甚麼人來。（副旦背骨殖手拿幡兒上云）好是煩惱人也。自從在洛河邊。姦夫姦婦。把哥哥推在河裏。把我險些勒死。把春郎孩兒與了那拈各千戶。可早十三年光景了。不知孩兒生死如何。我跟着唱貨郎兒張徹古老的。謝那老的。教我唱貨郎兒度日。把我鄉談都改了。如今這老的亡化已過。臨死時曾囑付我。你不忘我這思念。把我這骨殖送的洛陽河南府去。我今背着老的骨殖。行了幾日。知他幾日得到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口角頭餓成瘡。腳心裏踏成跣。行一步似火燎油煎。記的那洛河岸。一似亡家犬。拿住俺將麻繩纏。

【滾繡球】見一箇旋風兒。在這榆柳園古道邊。足律律往來打轉。刮的些紙錢灰飛到跟前。是神祇是聖賢。你也好隨時逞變。居廟堂索受香煙。可知道今世裏令史每都搨鈔。和這古廟裏泥神也愛錢。怎能勾達道昇仙。【倘秀才】沿路上身輕體健。這搭兒飢乏力軟。到廟兒外不會撒紙錢。爺爺你廝餘閑。廝哀憐。我這老婦人呪願。

（云）三條道兒。不知望那條道兒上去。我試問人咱。（見李做問科云）敢問哥哥。這個是那河南府的大路麼。（李彥和云）正是。（副旦云）三條道兒。該往那條道兒上去。（李彥和云）你往那中間那條路上去便是。（副

旦云「生受哥哥。」李彥和做認驚叫科云「張三姑。」副旦回科云「誰叫我來。」三喚科「李彥和云」三姑是我喚你來。」副旦云「你是誰。」李彥和云「三姑。則我是李彥和。」副旦驚科云「有鬼也。」唱

【上小樓】說的我身心恍然。負急處難生機變。我只索念會呪語。數會家親。誦會真言。這幾年。便看把哥哥追薦。作念的箇死魂靈眼前活現。

「李彥和云」我不是鬼。我是人。」副旦唱

【么篇】對着你呪願。休將我顧戀。有一日拿住姦夫。攝到三姑。替你通傳。非是我。不意專。不意堅。搜尋不見。是早起店兒裏吃羹湯。不會燒奠。

「李彥和云」三姑。我不曾死。我是人。」副旦云「你是人呵。我叫你。你應的一聲。高似一聲。是鬼呵。一聲低似一聲。」叫科「李彥和哥哥。」李彥和做應科「三喚。」做低應科「副旦云」有鬼也。」李彥和云「我鬪你要來。」做打悲認科「李彥和云」三姑。我的孩兒。春郎那裏去了也。」副旦云「沒的飯食餐活他。是我賣了也。」李彥和做悲科云「元來是你賣了。知他如今死的活的。可不痛殺我也。你如今做甚麼活計。穿的衣服。這等新鮮。全然不像個沒飯吃的。你可對我說。」副旦云「我唱貨郎兒爲生。」李彥和做怒科云「兀的不氣殺我也。我是甚麼人家。我是有名的財主。誰不知道李彥和名兒。你如今唱貨郎兒。可不辱沒殺我也。」做跌倒「副旦扶起科云」休煩惱。我便辱沒殺你。哥哥。你如今做甚麼買賣。」李彥和云「我與人家看牛哩。不比你這唱貨郎的生涯這等下賤。」副旦唱

【十二月】你道我生涯下賤。活計蕭然。這須是衣食所逼。名利相牽。你道我唱貨郎兒辱沒殺你祖先。怎比的你做財主官員。

【堯民歌】與人家耕種洛陽田。早難道笙歌引入畫堂前。趣一村桑梓一村田。早難道玉樓人醉杏花天。牽也波牽。牽牛執着鞭。杖敲落桃花片。

「云」哥哥。你肯跟我回河南府去。憑着我說唱貨郎兒。我也養的你到老。何如。」李彥和云「罷罷罷。我情願丟了這般好生意。跟的你去。」副旦云「你可辭了你那主人家去。」李彥和向古門云「主人家。我認着了一個親

眷。我如今回家去也。牛半都交還與你。並不會少了一隻。〔副旦云〕跟的我去來波。〔唱〕

〔隨尾〕祇廟火宿世緣。牽牛織女長生願。多管爲殘花幾片。誤劉晨迷入武陵源。〔同下〕

〔音釋〕 𠵼音蹇 纏去聲 祇音其 搥莊瓜切 祇音軒

第四折

〔淨扮館驛子上詩云〕驛宰官衙也自榮。單被承差打滅我威風。如今不貪這等衙門坐。不如依還着我做差公。自家是個館驛子。一應官員人等。打差的都到我這驛裏安下。我在這館驛門首等候。看有什麼人來。〔小末扮春郎冠帶引祇從上云〕小官李春郎的便是。自從阿爺亡逝以後。埋殯了也。小官隨處催趲窩脫銀兩。早來到這河南府地面。左右接了馬者。館驛子。有甚麼乾淨的房子。我歇宿一夜。〔驛子云〕有有有。頭一間打掃的潔潔淨淨。請大人安歇。〔小末云〕你這裏有甚麼樂人要笑的。喚幾個來服侍我。我多有賞賜與他。〔驛子云〕我這裏無樂人。只有姊妹兩個。會說唱貨郎兒。喚將來服侍大人。〔小末云〕便是唱貨郎兒的也罷。與我喚將來。〔驛子云〕理會的。我出的這門來。則這裏便是。唱貨郎兒的在家麼。〔副旦同李彥和上云〕哥哥。你叫我做甚麼。〔驛子云〕有個大人在館驛裏。喚你去說唱。多有賞錢與你哩。〔李彥和云〕三姑。咱和你走一遭去來。〔副旦唱〕

〔南呂一枝花〕雖則是打牌兒出野村。不比那吊名兒臨拘肆。與別人無夥伴。單看俺當家兒。哥哥你索尋思。錦片也排着節使。都只待奏新聲舞柘枝。揮霍的是一錠錠響鈔精銀。擺列的是一行行朱唇伶皓齒。

〔梁州第七〕正遇着美遨遊。融和的天氣。更兼着沒煩惱。豐稔的年時。有誰人不想快平生志。都只待高張繡幙。都只待爛醉金卮。我本是窮鄉寡婦。沒甚的艷色嬌姿。又不會賣風流。弄粉調脂。又不會按宮商。品竹彈絲。無過是趕幾處沸騰騰熱鬧場兒。搖幾下桑琅琅蛇皮鼓兒。唱幾句韻悠

悠信口腔兒。一詩一詞，都是些人間新近希奇事。扭捏來無詮次，倒也會動的人心諧的耳。都一般喜孜孜。

〔驛子報云〕稟大人，說唱的來了也。〔小末云〕着他過來。〔驛子云〕快過去。〔做見科〕〔小末云〕你兩個敢是姊妹麼？且在門首等着，喚着你便過來。〔副旦云〕理會的。〔出科〕〔小末云〕驛子，有甚麼茶飯看些來。我食用。〔驛子云〕有有有。〔做托肉上科云〕大人，一簽燒肉，請大人食用。〔小末做割肉科云〕我割着這肉吃，怕不在這裏快活受用。想起我那父親和妳母張三姑來，不由我心中不煩惱。我怎生吃的下。〔李彥和做打嚏科云〕那個說我。〔小末云〕兀那驛子，你喚將那姊妹兩個來。〔喚科〕〔小末云〕兀那兩個，將這一簽兒肉出去，你兩個吃了時，可來服侍我。〔副旦接科云〕謝了相公。〔李彥和云〕妹子也，噤不要吃，包到家裏去吃。〔小末云〕噤，沾污了我這手也。〔做拿紙揩手科云〕兀那說唱的，將這油紙拿出去丟了者。〔李彥和做拾紙科云〕理會的。我出的這門來，這張紙上，怎麼寫的有字。妹子，嚐試看。〔念科云〕長安人氏，省衙西住坐。父親李彥和，妳母張三姑，孩兒春郎，年方七歲，胸前一點硃砂記，情願賣與拈各千戶爲兒，恐後無憑，立此文書爲照。立文書人張三姑，寫文書人張徽古，妹子也。這文書說着俺一家兒，敢是你賣孩兒的文書麼。〔副旦云〕正是。〔李彥和做悲科云〕妹子也，你見這官人麼？他那模樣動靜，好似俺孩兒春郎，爭奈俺不敢去認他，可怎了也。〔副旦云〕哥哥你放心，張徽古那老的，爲俺這一家兒這一樁事，編成二十四回說唱，他若果是春郎孩兒呵，他聽了必然認我。〔李彥和云〕這個也好。〔小末喚科云〕兀那兩個，你來說唱與我聽者。〔副旦做排場敲醒睡科詩云〕烈火西燒魏帝時，周郎戰鬪苦相持。交兵不用揮長劍，一掃英雄百萬師。這話單題着諸葛亮長江舉火，燒曹軍八十三萬，片甲不回。我如今的說唱，是單題着河南府一樁奇事。〔唱〕

〔轉調貨郎兒〕也不唱韓元帥偷營劫寨，也不唱漢司馬陳言獻策，也不唱巫娥雲雨楚陽臺，也不唱梁山伯，也不唱祝英臺。〔小末云〕你可唱甚麼那。〔副旦唱〕只唱那娶小婦的長安李秀才。

〔云〕怎見的好長安。〔詩云〕水秀山明景色幽，地靈人傑出公侯。華夷圖上分明看，絕勝寰中四百州。〔小末

〔云〕這也好。你慢慢的唱來。〔副旦唱〕

【二轉】我只見密臻臻的朱樓高厦。碧聳聳青簷細瓦。四季裏常開不斷花。銅駝陌紛紛鬪奢華。那王孫士女乘車馬。一望繡簾高掛。都則是公侯宰相家。

〔云〕話說長安有一秀才。姓李名英。字彥和。嫡親的三口兒家屬。渾家劉氏。孩兒春郎。妳母張三姑。那李彥和共一娼妓。叫做張玉娥。作伴情熟。次後娶結成親。〔歎科云〕嗨。他怎知才子有心聯翡翠。佳人無意結婚姻。〔小末云〕是唱的好。你慢慢的唱。〔副旦唱〕

【三轉】那李秀才不離了花街柳陌。占場兒貪杯好色。看上那柳眉星眼杏花腮。對面兒相挑泛。背地裏暗差排。拋着他渾家不睬。只教那媒人往來。閒家擘劃。諸般綽開。花紅布擺。早將一箇潑賤的煙花娶過來。

〔云〕那婆娘娶到家時。未經三五日。唱叫九千場。〔小末云〕他娶了這小婦。怎生和他唱叫。你慢慢的唱者。我試聽咱。〔副旦唱〕

【四轉】那婆娘舌刺刺。挑茶幹刺百枝枝。花兒葉子望空裏。揣與他箇罪名兒。尋這等閒公事。他正是節外生枝。調三幹四。只教你大渾家吐不的。嚙不的。這一箇心頭刺。減了神思。瘦了容姿。病懨懨睡。損了裙兒。難扶策。怎動止。忽的呵冷了四肢。將一賢箇會的渾慧生氣死。

〔云〕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當日無常埋葬了畢。果然道福無雙至日。禍有併來時。只見這正堂上火起。刮刮啞啞。燒的好怕人也。怎見的好大火。〔小末云〕他將大渾家氣死了。這正堂上的火從何而起。這火可也還救的麼。兀那婦人。你慢慢的唱來。我試聽咱。〔副旦唱〕

【五轉】火逼的好人家人離物散。更那堪更深夜闌。是誰將火焰山。移向到長安。燒地戶。燎天關。單則把凌煙閣留他世上看。恰便似九轉飛芒。老

君煉丹。恰便似介子推在綿山。恰便似子房燒了連雲棧。恰便似赤壁下曹兵塗炭。恰便似佈牛陣舉火田單。恰便似火龍鏖戰錦斑斕。將那房簷扯。脊梁拔。急救呵。可又早連累了官房五六間。

〔云〕早是焚燒了家緣家計。都也罷了。怎當的連累官房。可不要去抵罪。正在惶惶之際。那婦人言道。咱與你他府他縣。隱姓埋名。逃難去來。四口兒出的城門。望着東南上。慌忙而走。早是意急心慌。情冗冗。又值天昏地暗。雨連綿。〔小末云〕火燒了房廊屋舍。家緣家計。都燒的無有了。這四口兒可往那裏去。你再細細的說唱者。我多有賞錢與你。〔副旦唱〕

〔六轉〕我只見黑黯黯天涯雲布。更那堪濕淋淋傾盆驟雨。早是那窄窄狹狹。溝溝塹塹。路崎嶇。知奔向何方所。猶喜的消消灑灑。斷斷續續。出出律律。忽忽嚕嚕。陰雲開處。我只見霍霍閃閃。電光星炷。怎禁那颼颼颼颼。風點點。滴滴雨。送的來高高下下。凹凹凸凸。一搭模糊。早做了撲撲簌簌。濕濕淥淥。疎林人物。倒與他粧就了一幅昏昏慘慘。瀟湘水墨圖。

〔云〕須臾之間。雲開雨住。只見那晴光萬里。雲西去。洛河一派水東流。行至洛河岸側。又無擺渡船隻。四口兒愁做一團。苦做一塊。果然道天無絕人之路。只見那東北上。搖下一隻船來。豈知道船不是收命的船。倒是納命的船。原來正是姦夫與他姪婦相約。一壁附耳低言。你若算了我的男兒。我便跟隨你去。〔小末云〕那四口兒來到洛河岸邊。既有渡船。這命就該活了。怎麼又是姪婦姦夫。預先約下。要算計這個人來。〔副旦唱〕

〔七轉〕河岸上和誰講話。向前去親身問他。只說道姦夫是船家猛。將咱家長喉龍插。磕搭地揪住頭髮。我是箇婆娘。怎生救拔。也是他合亡化。撲撲的命掩黃泉下。將李春郎的父親。只向那翻滾滾波心水渰殺。

〔云〕李彥和河內身亡。張三姑爭忍。不過比時向前。將賊漢扯住絲絲。連叫道地方有殺人賊。殺人賊。倒被那姦夫把咱勒死。不想岸上閃過一隊人馬來。為頭的官人。怎麼打扮。〔小末云〕那姦夫把李彥和推在河裏。那

三姑和那小的可怎麼了也。〔副旦唱〕

〔入轉〕據一衣儀容非俗。打扮的諸餘。裏脩簇繡雲。胸背鴈銜蘆。他繫一條兔鶻。兔鶻海斜皮。偏宜襯連珠。都是那無瑕的荆山玉。整身軀也麼哥。綰髭鬚也麼哥。打着鬚鬚。走犬飛鷹。駕着鴉鶻。恰圍場過去。過去折跑盤旋。驟着龍駒。端的箇疾似流星度。那行朝也麼哥。恰渾如也麼哥。恰渾如和番的昭君。出塞圖。

〔云〕比時小孩兒高叫道救人咱。那官人是個行軍千戶。他下馬詢問所以。我三姑訴說前事。那官人說。既然他父母亡化了。留下這小的。不如賣與我做個義子。恩養的長立成人。與他父母報恨雪冤。他隨身有文房四寶。我便寫與他年月日時。〔小末云〕那官人救活了你的性命。你怎麼就將孩兒賣與那官人去了。你可慢慢的说者。〔副旦唱〕

〔九轉〕便寫與生時年紀。不會道差了半米。未落筆花箋上淚珠垂。長吁氣呵軟了毛錐。恹恹淚滴滿了端溪。〔小末云〕他去了多少時也。〔副旦唱〕十二年不知箇信息。〔小末云〕那時這小的幾歲了。〔副旦唱〕相別時恰纔七歲。〔小末云〕如今該多少年紀也。〔副旦唱〕他如今剛二十一。〔小末云〕你可曉的他在哪裏。〔副旦唱〕恰便似大海內沉石。〔小末云〕你記的在那裏與他分別來。〔副旦唱〕俺在那洛河岸上兩分離。知他在江南也塞北。〔小末云〕你那小的有甚麼記認處。〔副旦唱〕俺孩兒福相貌。雙耳過肩墜。〔小末云〕再有甚麼記認。〔副旦云〕有有有。〔唱〕胸前一點硃砂記。〔小末云〕他祖居在何處。〔副旦唱〕他祖居在長安解庫省衙西。〔小末云〕他小名喚做甚麼。〔副旦唱〕那孩兒小名喚做春郎身姓李。

〔小末云〕住住住。你莫非是妳母張三姑麼。〔副旦云〕則我便是張三姑。官人怎麼認的老身。〔小末云〕你不認的我了。則我便是李春郎。〔副旦云〕官人莫作笑。休關老身要。〔小末云〕三姑。我非作笑。我乃李彥和之子。

李春郎是也。〔做解胸前與看科〕〔副旦云〕果然是春郎了也。則這個便是你父親李彥和。〔李彥和做打悲認科云〕孩兒。則被你想殺我也。不知你在那裏。得這發達。崢嶸來。〔小末云〕父親。孩兒這官。就是承襲拈各千戶的。誰知有此一端異事。如今拚的棄了官職。普天下尋去。定要拿的那姦夫淫婦。報了冤讎。方稱你孩兒心願。〔祇從拿淨外旦上科云〕稟爺。這兩個名下。欺侵窩脫銀一百多兩。帶累小的們。比較不知。替他打了多少。如今拿他來見爺。依律處治。也與小的們銷了一件未完。〔小末云〕律上。凡欺侵官銀五十兩以上者。即行處斬。這罪是決不待時的。〔李彥和做認科云〕兀的不是洛河邊假粧船家。推我在水裏的。〔副旦云〕這不是張玉娥潑婦那。〔淨做畫符科云〕有鬼。有鬼。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祇從喝科〕〔外旦云〕敢是拿我們到東岳廟裏來。一刻是鬼那。〔小末云〕元來正是那姦夫淫婦。今日都拿着了。左右。快將他綁起來。待我親自斬他。也與我亡過母親。出這口怨氣。〔副旦唱〕

〔煞尾〕我只道他州他府潛逃匿。今世今生沒見期。又誰知冤家偏撞着冤家對。〔淨云〕元來這就是李春郎。這就是張三姑。當日勒他不死。就該有今日的悔氣了。〔做叩頭科云〕大人可憐見。饒了我老頭兒罷。這都是我少年間不曉事。做這等勾當。如今老了一口長齋。只是念佛。不要說殺人。便是蒼蠅也不敢拍殺一個。況是你一家老小現在。我當真謀殺了一個來。可憐見放赦了老頭兒罷。〔外旦云〕你這叫化頭。討饒怎的。我和你開着眼做。合着眼受。不如早早死了。生則同衾。死則共穴。在黃泉底下。做一對永遠夫妻。有甚麼不快活。〔副旦唱〕你也再沒的怨誰。我也斷沒的饒伊。〔小末斬淨外旦科下〕〔副旦唱〕要與那亡過的娘親。現報在我眼兒裏。

〔李彥和云〕今日個天賜俺父子重完。合當殺羊造酒。做個慶喜的筵席。孩兒。你聽者。〔詞云〕這都是我少年間誤作差。爲娶匪妓當局者迷。一碗飯二匙難並。氣死我兒女夫妻。潑烟花盜財放火。與姦夫背地偷期。扮船家陰圖害命。整十載財散人離。又誰知蒼天有眼。偏爭他來早來遲。到今日冤冤相報。解愁眉頓作歡眉。喜骨肉團圓聚會。理當做慶賀筵席。

〔音釋〕當去聲 使去聲 柘音蔗 倏離靴切 稔音甚 策叙上聲 伯音握 陌音賣 色篩上聲

題目
正名

劃胡乖切 幹烏括切 刺音辣 桎音至 棧音縱 鑿阿高切 踏衣減切 甄僉去聲 崎
音欺 嶇音區 續詞疽切 律音慮 凹音邀 凸音迭 簌蘇上聲 淥音慮 摺張雅切
髮方雅切 拔邦加切 殺雙解切 俗詞疽切 簇聰疎切 鶻紅姑切 玉于句切 息喪擠
切 十繩知切 石繩知切 北邦每切 相去聲 稱去聲 匿女計切 重平聲 席星西切

拋家失業李彥和
風雨像生貨郎旦

望江亭中秋切齋雜劇

關漢卿撰

第一折

〔旦兒扮白姑姑上云〕貧道乃白姑姑是也。從幼年間便捨俗出家。在這清安觀裏做着個住持。此處有一女人。乃是譚記兒生的模樣過人。不幸夫主亡逝已過。他在家中守寡。無男無女。逐朝每日到俺這觀裏來。與貧姑攀話。貧姑有一個姪兒。是白士中。數年不見。音信皆無。也不知他得官也未。使我心中好生記念。今日無事。且閉上這門者。〔正末扮白士中上〕〔詩云〕昨日金門去上書。今朝墨綬已懸魚。誰家美女顏如玉。綵毬偏愛擲貧儒。小官白士中。前往潭州爲理。路打清安觀經過。觀中有我的姑娘。是白姑姑。在此做住持。小官今日與白姑姑相見一面。便索赴任。來到門首。無人報復。我自過去。〔做見科云〕姑姑。您姪兒除授潭州爲理。一徑的來望姑姑。〔姑姑云〕白士中孩兒也。喜得美除。我恰纔道罷。孩兒果然來了也。孩兒。你媳婦兒好麼。〔白士中云〕不瞞姑姑說。您媳婦兒亡逝已過了也。〔姑姑云〕姪兒。這裏有個女人。乃是譚記兒。大有顏色。逐朝每日在我這觀裏。與我攀話。等他來時。我圓成與你做個夫人。意下如何。〔白士中云〕姑姑。莫非不中麼。〔姑姑云〕不妨事。都在我身上。你壁衣後頭躲着。我咳嗽爲號。你便出來。〔白士中云〕謹依來命。〔下〕〔姑姑云〕這早晚譚夫人敢待來也。〔正旦扮譚記兒上云〕妾身乃學士季希顏的夫人。姓譚。小字記兒。不幸夫主亡化過了。三年光景。我寡居無事。每日只在清安觀。和白姑姑攀些閒話。我想做婦人的。沒了丈夫。身無所主。好苦人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我則爲錦帳春闌。繡衾香散深闌晚。粉謝脂殘。到的這日暮愁無限。

〔混江龍〕我爲甚一聲長嘆。玉容寂寞淚闌干。則這花枝裏外。竹影中間。氣吁的片片飛花紛似雨。淚灑的珊珊翠竹染成斑。我想着香閨少女。但生的嫩色嬌顏。都只愛朝雲暮雨。那個肯鳳隻鸞單。這愁煩恰便似海來

深可兀的無邊岸。怎守得二貞九烈。敢早着了鎖懶幫閒。

〔云〕可早來到也。這觀門首無人報復。我自過去。〔做見姑姑科云〕姑姑萬福。〔姑姑云〕夫人請坐。〔正旦云〕我每日定害姑姑。多承雅意。妾身有心跟的姑姑出家。不知姑姑意下何如。〔姑姑云〕夫人。你那裏出得家。這出家無過草衣木食。熬枯受淡。那白日也還閒。可到晚來。獨自一個。好生孤栖。夫人。只不如早早嫁一個丈夫去好。〔正旦唱〕

〔村裏逐鼓〕怎如得您這出家兒清靜。到大來一身散誕。自從俺兒夫亡後。再沒個相隨相伴。俺也會把世味親嘗。人情識破。怕甚麼塵緣羈絆。俺如今罷掃了蛾眉。淨洗了粉臉。卸下了雲鬢。姑姑也。待甘心捱您這粗茶淡飯。

〔姑姑云〕夫人。你平日是享用慣的。且莫說別來。只那一頓素齋。怕你也熬不過哩。〔正旦唱〕

〔元和令〕則您那素齋食。剛一餐。怎知我龕米飯也會慣。俺從今把心猿意馬緊牢拴。將繁華不掛眼。〔姑姑云〕夫人。你豈不知兩裏孤村雪裏山。看時容易畫時難。早知不入時人眼。多買胭脂畫牡丹。夫人。您怎生出的家來。〔正旦唱〕您道是看時容易畫時難。俺怎生就住不的山。坐不的關。燒不的藥。煉不的丹。

〔姑姑云〕夫人。放着您這一表人物。怕沒有中意的丈夫。嫁一個去。只管說那出家做甚麼。這須了不的你終身之事。〔正旦云〕嗨。姑姑。這終身之事。我也曾想來。若有似俺男兒知重我的。便嫁他去也罷。〔姑姑做咳嗽科〕〔白士中見旦科云〕祇揖。〔正旦回禮科云〕姑姑。兀的不有人來。我索回去也。〔姑姑云〕夫人。你那裏去。我正待與你做個媒人。只他便是你夫主。可不好那。〔正旦云〕姑姑。這是甚麼說話。〔唱〕

〔上馬嬌〕咱則是語話間有甚干。姑姑也。您便待做了筵席上撮合山。〔姑姑云〕便與您做個撮合山。也不誤了你。〔正旦唱〕怎把那隔牆花。強攀做連枝看。〔做走科〕〔姑姑云〕開了門者。我不放你出去。〔正旦唱〕把門關。將人來緊遮攔。

【勝葫蘆】你却便引的人來心惡煩。可甚的撒手不爲姦。你暗埋伏隱藏。着誰家漢。俺和你幾年價來往。傾心兒契合。則今日索分顏。

〔姑姑云〕你兩個成就了一對夫妻。把我這座清安觀。權做高唐。有何不可。〔正旦唱〕

【么篇】姑姑。你只待送下我高唐十二山。枉沾污了你這七星壇。〔姑姑云〕我成就了。你錦片也似夫妻。美滿恩情。有甚麼不好處。〔正旦唱〕說甚麼錦片前程。眞個罕。〔姑姑云〕夫人。你不要這等粧幺做勢。那個着你到我這觀裏來。〔正旦唱〕一會兒兒甜言熱攢。一會兒兒惡叉白賴。姑姑也。只被你直着俺兩下做人難。

〔姑姑云〕兀那君子。誰着你這裏來。〔白士中云〕就是小娘子着我來。〔正旦云〕你倒將這言語。賊誣我來。我至死也不順隨你。〔姑姑云〕你要官休也私休。〔正旦云〕怎生是官休。怎生是私休。〔姑姑云〕你要官休呵。我這裏是個祝壽道院。你不守志。領着人來打擾。我告到官中。三推六問。枉打壞了你。若是私休。你又青春。他又少年。我與你做個撮合山媒人。成就了您兩口兒。可不省事。〔正旦云〕姑姑。等我自尋思咱。〔姑姑云〕可知道來。千求不如一嚇。〔正旦云〕好個出家的人。偏會放刁。姑姑。他依的我一句話兒。我便隨他去罷。若不依着我。呵。我斷然不肯隨他。〔白士中云〕休道一句話兒。便一百句我也依的。〔正旦唱〕

【後庭花】你看他休忘了容易間。則這十個字莫放閒。豈不聞芳槿無終日。貞松耐歲寒。姑姑也。非是我要拿班。只怕他將咱輕慢。我我我攔斷的上了竿。你你你撥梯兒着眼看。他他他把鳳求凰暗裏彈。我我我背王孫去不還。只願他肯肯肯做一心人不轉關。我和他守守守白頭吟。非浪侃。〔姑姑云〕你兩個久後。休忘我做媒的這一片好心兒。〔正旦唱〕

【柳葉兒】姑姑也。你若題着這樁兒公案。則你那觀名兒喚做清安。你道是蜂媒蝶使。使從來慣。怕有人擔疾患。到你行求丸散。你則與他這一服靈丹。姑姑也。你專醫那枕冷衾寒。

〔云〕罷罷罷。我依着姑姑。成就了這門親事罷。〔姑姑云〕白士中。這樁事虧了我麼。〔白士中云〕你專醫人。那枕冷衾寒。虧了姑姑。您孩兒只今日就攬着夫人。同赴任所。另差人來相謝也。〔正旦云〕既然相公要上任去。我和你拜辭了姑姑。便索長行也。〔姑姑云〕白士中。你一路上小心在意者。您兩口兒正是郎才女貌。天然配合。端不枉了也。〔正旦唱〕

〔賺煞尾〕這行程則宜疾不宜晚。休想我着那別人絆翻。不用追求相趁。趕。則他這等閒人。怎得見我容顏。姑姑也。你放心安。不索恁語話相關。收了纜。撇了樁。端跳板。掛起這秋風布帆。是看那碧雲兩岸落。可便輕舟已過萬重山。〔同白士中下〕

〔姑姑云〕誰想今日成合了。我姪兒白士中這門親事。我心中可煞喜也。〔詩云〕非是貧姑硬主張。爲他年少守空房。觀中怕惹風情事。故使機關配白郎。〔下〕

〔音釋〕 擲音直 幫音邦 絆音扮 卸音瀉 憤光患切 拴尸關切 罕呵趕切 蘇音黑 權音謹 攛粗酸切 侃看上聲 散上聲 撮與掘同 椿音莊 端抽拐切

第二折

〔淨扮楊衙內引張千上詩云〕花花太歲爲第一。浪子喪門世無對。普天無處不聞名。則我是權豪勢宦楊衙內。某乃楊衙內是也。聞知有亡故了的李希顏夫人譚記兒。大有顏色。我一心要他做個小夫人。頗奈白士中無理。他在潭州爲官。未經赴任。便去清安觀中。央道姑爲媒。倒娶了譚記兒做夫人。常言道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論這情理。教我如何容得他過。他妬我爲冤。我妬他爲讎。小官今日奏知聖人。有白士中貪花戀酒。不理公事。奉聖人的命。差人去標了白士中首級。小官就順着道。此事別人去不中。只除非小官親自到潭州。取白士中首級。走一遭去來。〔詩云〕一心要娶譚記兒。教人日夜費尋思。若還奪得成夫婦。這回方是運通時。〔下〕

〔白士中上云〕小官白士中。自到任以來。只用清靜無事爲主。一郡黎民。各安其業。頗得衆心。單只一件。我這

新娶譚夫人。當日有楊衙內要圖他爲妾。不期被我娶做夫人。同往任所。我這夫人十分美貌。不消說了。更兼聰明智慧。事事精通。端的是佳人領袖。美女班頭。世上無雙。人間罕比。聞知楊衙內至今懷恨我。我也恐怕他要來害我。每日懸懸在心。今早坐過衙門。別無勾當。且在這前廳上閒坐片時。休將那段愁懷。使我夫人知道。
〔院公上詩云〕心忙來路遠。事急出家門。夜眠侵早起。又有不眠人。老漢是白士中家的一個老院公。我家主人。今在潭州爲理。被楊衙內暗奏聖人。賜他勢劍金牌。標取我家主人首級。俺老夫人得知。差我將着一封家書。先至潭州。報知這個消息。好預做準備。說話之間。可早來到潭州也。不必報復。我自過去。
〔見科云〕相公。將恩的好也。
〔白士中云〕院公。你來做甚麼。
〔院公云〕奉老夫人的分付。着我將着這書來。送相公親拆。
〔白士中云〕有母親的書呵。將來我看。
〔院公做遞書科云〕書在此。
〔白士中看書科云〕書中之意。我知道了。嗨。果中此賊之計。院公。你吃飯去。
〔院公云〕理會的。
〔下〕
〔白士中云〕誰想楊衙內。爲我娶了譚記兒。挾着讎恨。朦朧奏過聖人。要標取我的首級。似此如之奈何。兀的不悶殺我也。
〔正旦上云〕妾身譚記兒。自從相公理任以來。俺在這衙門後堂居住。相公每日坐罷早衙。便與妾身攀話。今日這早晚不見回來。我親自望相公走一遭去波。
〔唱〕

〔中呂粉蝶兒〕不聽的報曙聲齊。大古裏坐衙來。恁時節不退。你便要接新官。也合通報咱知。又無甚緊文書忙公事。可着我心兒裏不會。轉過這影壁偷窺。可怎生獨自個死臨侵地。

〔云〕我且不要過去。且再看咱呀。相公手裏擎着一張紙。低着頭左看右看。我猜着了也。
〔唱〕

〔醉春風〕常言道。人死不知心。則他這海深也。須見底。多管是前妻將書至。知他娶了新妻。他心兒裏悔悔。你做的個棄舊憐新。他則是見咱有意。使這般巧謀姦計。

〔做見科云〕相公。
〔白士中云〕夫人有甚麼勾當。自到前廳上來。
〔正旦云〕敢問相公。爲甚麼不回後堂中去。敢是你前夫人寄書來麼。
〔白士中云〕夫人並無什麼。前夫人寄書來。我自有一樁兒擺不下的公事。以此納

悶。〔正旦云〕相公不可瞞着妾身。你定有夫人在家。今日捎書來也。〔白士中云〕夫人不要多心。小官並不敢欺心也。〔正旦唱〕

〔紅繡鞋〕把似你則守着一家一計。誰着你收拾下雨婦三妻。你常好是七八下裏不伶俐。堪相守留着相守。可別離與個別離。這公事合行的不在你。

〔白士中云〕我若無這些公事呵。與夫人白頭相守。小官之心。惟天可表。〔正旦云〕我見相公手中。將着一張紙。必然是家中寄來的書。相公休瞞妾身。我是猜這書中的意咱。〔白士中云〕夫人。你是猜波。〔正旦唱〕

〔晉天樂〕棄舊的委實難。迎新的終容易。新的是半路裏姻眷。舊的是綰角兒夫妻。我雖是個婦女身。我雖是個裙釵輩。見別人嚙眼擡頭。我早先知來意。不是我賣弄所事精細。〔帶云〕相公。你瞞妾身怎的。〔唱〕你休等的我恩斷意絕。眉南面北。恁時節水盡鵝飛。

〔白士中云〕夫人。小官不是負心的人。那得還有前夫人來。〔正旦云〕相公。你說也不說。〔白士中云〕夫人。我無前夫人。你着我說甚麼。〔正旦云〕既然你不肯說。我只覓一個死處便了。〔白士中云〕住住住。夫人。你死了。那裏發付我那。我說則說。夫人休要煩惱。〔正旦云〕相公你說。我不煩惱。〔白士中云〕夫人不知。當日楊衙內曾要圖謀你爲妾。不期我娶了你做夫人。他懷恨小官。在聖人前妄奏。說我貪花戀酒。不理公事。現今賜他勢劍金牌。親到潭州。要標取我的首級。這個是家中老院公。奉我老母之命。捎此書來。着我知會。我因此煩惱。〔正旦云〕原來爲這般。相公。你怕他做甚麼。〔白士中云〕夫人。休惹他。則他是花花太歲。〔正旦唱〕

〔十二月〕你道他是花花太歲。要強逼的我步步相隨。我呵怕甚麼天翻地覆。就順着他雨約雲期。這樁事你只睜眼兒覷者。看怎生的發付他賴骨頑皮。

〔堯民歌〕呀。看那廝得便宜。翻做了落便宜。看那廝滿船空載月明歸。你

休得便乞留乞良。搥跌自傷悲。你看我淡粧不用畫蛾眉。今也波日我親身到那裏看那廝。有備應無備。

〔白士中云〕他那裏必然做下準備。夫人你斷然去不得。〔正旦云〕相公不妨事。〔做耳暗科〕則除是恁的。〔白士中云〕則怕反落他勾中。夫人還是不去的是。〔正旦云〕相公不妨事。〔唱〕

〔煞尾〕我看那廝磕着頭見一番。恰便似神羊兒忙跪膝。直着他船橫纜斷在江心裏。我可便智賺了金牌。着他去不得。〔下〕

〔白士中云〕夫人去了也。據着夫人機謀見識。休說一個楊衙內。便是十個楊衙內。也出不得我夫人之手。正是眼觀旌節旗。耳聽好消息。〔下〕

〔音釋〕 慧音惠 喏音惹 縮灣上聲 斷音斬 只張恥切 便平聲 日人智切 應平聲 磕音可

膝喪擠切 饒音濫 賺音堪

第二折

〔衙內領張千李稍上〕〔衙內云〕小官楊衙內是也。頗奈白士中無理。量你到的那裏。豈不知我要取譚記兒爲妾。他就公然背了我。娶了譚記兒爲妻。同臨任所。此恨非淺。如今我親身到潭州。標取白士中首級。你道別的人爲甚麼我不帶他來。這一個是張千。這一個是李稍。這兩個小的聰明乖覺。都是我心腹之人。因此上則帶的這兩個人來。〔張千去衙內鬢邊做拏科〕〔衙內云〕喂。你做什麼。〔張千云〕相公。鬢邊一個蟲子。〔衙內云〕這廝倒也說的是。我在這船隻上。個月期程。也不會梳篦的頭。我的兒好乖。〔李稍去衙內鬢上做拏科〕〔衙內云〕李稍。你也怎的。〔李稍云〕相公。鬢上一個狗鼯。〔衙內云〕你看這廝。〔親隨李稍同去衙內鬢上做拏科〕〔衙內云〕弟子孩兒。直恁的般多。〔李稍云〕親隨。今日是八月十五日。中秋節令。我每安排些酒果。與大人翫月可不好。〔張千云〕你說的是。〔張千同李稍做見科云〕大人。今日是八月十五日。中秋節令。對着如此月色。孩兒每與大人把一杯酒。賞月何如。〔衙內做怒科云〕喂。這個弟子孩兒。說什麼話。我要來幹公事。怎麼教我吃酒。〔張千云〕大人。您孩兒每並無友意。是孝順的心腸。大人不用。孩兒每一點不敢吃。〔衙內云〕親

隨。你若吃酒呢。〔張千云〕我若吃一點酒呵。吃血。〔衙內云〕正是休要吃酒。李稍你若吃酒呢。〔李稍云〕我若吃酒害疔瘡。〔衙內云〕既是您兩個不吃酒。也罷也罷。我則飲三杯。安排酒果過來。〔張千云〕李稍。擡果卓過來。〔李稍做擡果卓科云〕果卓在此。我執壺你遞酒。〔張千云〕我兒。醞滿着。〔做遞酒科云〕大人。滿飲一杯。〔衙內做接酒科〕〔張千倒退自飲云〕〔衙內云〕親隨。你怎麼自吃了。〔張千云〕大人。這個是攝毒的靈兒。這酒不是家裏帶來的酒。是買的酒。大人吃下去。若有好友。藥殺了大人。我可怎麼了。〔衙內云〕說的是。你是我心腹人。〔李稍做遞酒科云〕你要吃酒。弄這等嘴兒。待我送酒。大人滿飲一杯。〔衙內接科〕〔李稍自飲科〕〔衙內云〕你也怎的。〔李稍云〕大人。他吃的。我也吃的。〔衙內云〕你看這廝。我且慢慢的吃幾杯。親隨。與我把別的民船都趕開者。〔正旦拿魚上云〕這裏也無人。妾身白士中的夫人。譚記兒是也。粧扮做個賣魚的。見楊衙內去。好魚也。這魚在那江邊遊戲。趁浪尋食。却被我駕一孤舟。撒開網去。打出三尺錦鱗。還活活潑潑的亂跳。好鮮魚也。〔唱〕

〔越調鬪鶴鶩〕則這今晚開筵。正是中秋令節。只合低唱淺斟。莫待他花殘月缺。見了的珍奇。不消的咱說。則這魚鱗甲鮮。滋味別。這魚不宜那水煮油煎。則是那薄批細切。

〔云〕我這一來。非容易也呵。〔唱〕

〔紫花兒序〕俺則待稍關打節。怕有那慣施捨的經商。不請言賒。則俺這籃中魚尾。又不比案上羅列。活計全別。俺則是一撒網。一簍衣。一簍笠。先圖此三打捏。只問那肯買的哥哥。照顧俺也。此三。

〔云〕我纔住這船上的岸來。〔做見李稍云〕哥哥萬福。〔李稍云〕這個姐姐。我有些面善。〔正旦云〕你道我是誰。〔李稍云〕姐姐。你敢是張二嫂麼。〔正旦云〕我便是張二嫂。你怎麼不認的我了。你是誰。〔李稍云〕則我便是李阿鰲。〔正旦云〕你是李阿鰲。〔正旦做打科云〕兒子。這些時吃得好了。我想你來。〔李稍云〕二嫂。你見我親麼。〔正旦云〕兒子。我見你可不知親哩。你如今過去。和相公說一聲。着我過去切餚。得些錢鈔。養活我來也。

好。〔李稍云〕我知道了。親隨你來。〔張千云〕弟子孩兒。喚我做什麼。〔李稍云〕有我個張二嫂。要與大人切餚。〔張千云〕甚麼張二嫂。〔正旦見張千科云〕媳婦孝順的心腸。將着一尾金色鯉魚。特來獻新。望與相公說一聲。咱。〔張千云〕也得。我與你說去。得的錢鈔。與我些買酒吃。你隨着我來。〔做見衙內科云〕大人。有個張二嫂。要與大人切餚。〔衙內云〕甚麼張二嫂。〔正旦見科云〕相公萬福。〔衙內做意科云〕一個好婦人也。小娘子。你來做甚麼。〔正旦云〕媳婦孝順的心腸。將着這尾金色鯉魚。一徑的來獻新。可將砧板刀子來。我切餚哩。〔衙內云〕難的小娘子如此般用意。怎敢着。小娘子切餚俗了手。李稍。拏了去。與我薑辣煎燻了來。〔李稍云〕大人。不要他切就村了。〔衙內云〕多謝小娘子來意。擡過果卓來。我和小娘子飲三杯。將酒來。小娘子滿飲一杯。〔張千做吃酒科〕〔衙內云〕你怎的。〔張千云〕你請他。他又請你。你又不吃。他又不吃。可不這杯酒冷了。不如等親隨乘熱吃了。倒也乾淨。〔衙內云〕陡。靠後。將酒來。小娘子滿飲此杯。〔正旦云〕相公請。〔張千云〕你吃便吃。不吃我又來了。〔正旦做跪衙內科〕〔衙內扯正旦科云〕小娘子請起。我受了你的禮。就做不得夫妻了。〔正旦云〕媳婦來到這裏。便受了禮。也得夫妻。〔張千同李稍拍卓科云〕妙妙妙。〔衙內云〕小娘子請坐。〔正旦云〕相公。你此一來何往。〔衙內云〕小官有公差事。〔李稍云〕二嫂。專爲要殺白士中來。〔衙內云〕陡。你說什麼。〔正旦云〕相公。若拿了白士中呵。也除了潭州一害。只是這州裏怎麼不見差人來迎接相公。〔衙內云〕小娘子。你却不知。我恐怕人知道。走了消息。故此不要他們迎接。〔正旦唱〕

〔金蕉葉〕相公。你若報一聲。着人遠接。怕不的船兒上有五十座笙歌擺設。你爲公事來到這。些三不知。你怎生做兀的關節。

〔衙內云〕小娘子。早是你來的早。若來的遲呵。小官歇息了也。〔正旦唱〕

〔調笑令〕若是賤妾晚來些。相公船兒上黑黝黝的熟睡歇。則你那金牌勢劍身傍列。見官人遠離一射索。用甚從人攔當者。俺只待拖狗皮的拷斷他腰截。

〔衙內云〕李稍。我央及你。你替我做個落花媒人。你和張二嫂說。大夫人不許他。許他做第二個夫人。包管團

衫繡手巾。都是他受用的。〔李稍云〕相公放心。都在我身上。〔做見正旦科云〕二嫂。你有福也。相公說來。大夫人不許你。許你做第二個夫人。包髻團衫袖腿縐。〔正旦云〕敢是繡手巾。〔李稍云〕正是繡手巾。〔正旦云〕我不信。等我自問相公去。〔正旦見衙內科云〕相公。恰纔李稍說的那話。可真個是相公說來。〔衙內云〕是小官說來。〔正旦云〕量媳婦有何才能。着相公如此般錯愛也。〔衙內云〕多謝多謝。小娘子就靠着小官坐一坐。可也無傷。〔正旦云〕妾身不敢。〔唱〕

〔鬼二合〕不是我誇貞烈。世不會和個人兒熱。我醜則醜。刁決古撇。不由我見官人便心邪。我也立不的志節。官人你救黎民。爲人須爲徹。拏監官殺人須見血。我呵只爲你這眼去眉來。〔正旦與衙內做意見科唱〕使不着我那冰清玉潔。

〔衙內做喜科云〕勿勿勿。〔張千與李稍做喜科云〕勿勿勿。〔衙內云〕你兩個怎的。〔李稍云〕大家要一耍。

〔正旦唱〕

〔聖藥王〕珠冠兒怎戴者。霞帔兒怎掛者。這二簷傘怎向頂門遮。喚侍妾簇捧者。我從來打魚船上扭的那身子兒別。替你穩坐七香車。

〔衙內云〕小娘子。我出一對與你對。羅袖半翻鸚鵡盞。〔正旦云〕妾對玉纖重整鳳凰衾。〔衙內拍卓科云〕妙妙妙。小娘子。你莫非識字麼。〔正旦云〕妾身略識些撇豎點劃。〔衙內云〕小娘子既然識字。小官再出一對。雞頭個個難舒頸。〔正旦云〕妾對龍眼團團不轉睛。〔張千同李稍拍卓科云〕妙妙妙。〔正旦云〕妾身難的遇着相公。乞賜珠玉。〔衙內云〕哦。你要我贈你什麼詞賦。有有有。李稍將紙筆硯墨來。〔李稍做拿硯末科云〕相公。紙墨筆硯在此。〔衙內云〕我寫就了也。詞寄西江月。〔正旦云〕相公表白一遍咱。〔衙內做念科云〕夜月一天秋露。冷風萬里江湖。好花須有美人扶。情意不堪會處。仙子初離月浦。嫦娥忽下雲衢。小詞倉卒對君書。付與你個知心人物。〔正旦云〕高才高才。我也回奉相公一首。詞寄夜行船。〔衙內云〕小娘子。你表白一遍咱。〔正旦做念科云〕花底雙雙鶯燕語。也勝他鳳隻鸞孤。一霎恩情。片時雲雨。關連着宿緣前註。天保今生爲眷屬。

但則願似水如魚。冷落江湖。團圓人月。相連着夜行船去。〔衙內云〕妙妙妙。你的更勝似我的。小娘子。俺和你慢慢的再飲幾杯。〔正旦云〕敢問相公。因甚麼要殺白士中。〔衙內云〕小娘子。你休問他。〔李稍云〕張二嫂。俺相公有勢劍在這裏。〔衙內云〕休與他看。〔正旦云〕這個是勢劍。衙內見愛媳婦。借與我擎去。治三日魚好那。〔衙內云〕便借與你。〔張千云〕還有金牌哩。〔正旦云〕這個是金牌。衙內見愛我。與我打戒指兒罷。再有什麼。〔李稍云〕這個是文書。〔正旦云〕這個便是買賣的合同。〔正旦做袖文書科云〕相公再飲一杯。〔衙內云〕酒勾了也。小娘子休唱前篇。則唱么篇。〔做醉科〕〔正旦云〕冷落江湖。團圓人月。相隨着夜行船去。〔親隨同李稍做睡科〕〔正旦云〕這廝都睡着了也。〔唱〕

【禿廝兒】那廝也忒懵懂。玉山低起着鬼祟。醉眼乜斜。我將這金牌虎符都袖褪者。喚相公早醒此三快迭。

【絡絲娘】我且回身。將楊衙內深深的拜謝。您娘向急點點船兒上去也。到家對兒夫盡分說。那一番週摺。

〔帶云〕慚愧慚愧。〔唱〕

【收尾】從今不受人磨滅。穩情取好夫妻百年喜悅。俺這裏美孜孜在芙蓉帳笑春風。只他那冷清清楊柳岸伴殘月。〔下〕

〔衙內云〕張二嫂。張二嫂那裏去了。〔做失驚科云〕〔李稍云〕張二嫂怎麼去了。看我的勢劍金牌。可在那裏。〔張千云〕就不見了金牌。還有勢劍共文書哩。〔李稍云〕連勢劍文書都被他拿去了。〔衙內云〕似此怎了也。

〔李稍唱〕

【馬鞍兒】想着想着跌脚兒叫。〔張千唱〕想着想着我難熬。〔衙內唱〕酩子裏愁腸酩子裏焦。〔衆合唱〕又不敢着傍人知道。則把他這好香燒。好香燒。咒的他熱肉兒跳。

〔衙內云〕這廝每扮戲那。〔衆同下〕

〔音釋〕 篋音避 醜音飾 攝音設 趁嘆去聲 節音姐 缺區也切 說書惹切 別皮耶切 切音

且 列耶夜切 別邦耶切 翦饒去聲 笠音利 捏尼夜切 繪音桂 熾鑽上聲 接音姐

設商者切 黑亨美切 勦吼平聲 歇希也切 射音社 當上聲 者平聲 拷音考 截藏

斜切 翮音崩 烈耶夜切 熱仁蔗切 徹昌惹切 血希也切 潔飢也切 帔音配 劃音

畫 物音務 屬繩朱切 趨青夜切 崇音歲 也彌嗟切 褪吞去聲 迭音爹 颺占上聲

摺音者 滅迷夜切 悅魚夜切 月魚夜切 酪命上聲

第四折

〔白士中領祗候上云〕小官白士中。因為楊衙內那廝。妄奏聖人。要標取小官首級。且喜我夫人施一巧計。將他勢劍金牌。智賺了來。今日端坐衙門。看那廝將着甚的好來奈何的我。左右。門首覷者。倘有人來報復我知。道。〔衙內同張千李稍上〕〔衙內云〕小官楊衙內是也。如今取白士中的首級去。可早來到門首。我自過去。〔做見白士中科云〕令人。與我拿下白士中者。〔張千做拿科〕〔白士中云〕你憑着甚麼符驗來拿我。〔衙內云〕我奉聖人的命。有勢劍金牌被盜失了。我有文書。〔白士中云〕有文書也。請來念與我聽。〔衙內做讀文書科云〕詞寄西江月。〔白末做搶科云〕這個是淫詞。〔衙內云〕這個不是。還別有哩。〔衙內又做讀文書科云〕詞寄夜行船。〔白末做搶科云〕這個也是淫詞。〔衙內云〕這廝倒挾制我。不妨事。又無有原告。怕他做甚麼。〔正旦上云〕妾身白士中的夫人譚記兒。頗奈楊衙內這廝。好無理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有這等倚權豪貪酒色。濫官員。將俺個有兒夫的媳婦來欺騙。他只待強拆開我長機。攪的連理枝。生擺斷我顛巍巍的並頭蓮。其實負屈銜冤。好將俺窮百姓可憐見。

〔正旦做見跪科云〕大人可憐見。有楊衙內。在半江心裏。欺騙我來。告大人與我作主。〔白士中云〕司房裏賣口詞去。〔正旦云〕理會的。〔下〕〔白士中云〕楊衙內。你可見來有人告你哩。你如今怎麼說。〔衙內云〕可怎麼了。我則索央及他。相公。我自有的說的話。〔白士中云〕你有甚麼話說。〔衙內云〕相公。如今你的罪過。我也饒了。

你。你也饒過我罷。則一件說。你有個好夫人。請出來我見一面。〔白士中云〕也罷也罷。左右。擊雲板。後堂請夫人出來。〔左右云〕夫人相公有請。〔正旦改粧上云〕妾身白士中的夫人。如今過去看那廝可認的我來。〔唱〕
【沉醉東風】楊衙內官高勢顯。昨夜箇說地談天。只道他杖金牌將夫婿誅。恰元來擊雲板請夫人見。只聽的叫叮叮。響成一片。抵多少笙歌引至畫堂前。看他可認的。我有此三面斧。

〔與衙內見科〕〔云〕衙內恕生面少拜識。〔唱〕

【鴈兒落】只他那身常在柳陌眠。脚不離花街串幾年。聞姓名今日逢顏面。

【得勝令】呀。請你個楊衙內少埋冤。〔衙內云〕這一位夫人好面熟也。〔李稍云〕元的不是張二嫂。〔衙內云〕嗨。夫人你使的好見識。直被你瞞過小官也。〔正旦唱〕說的他半晌只茫然。又無那八棒十枷罪。止不過三交兩句言。這一隻魚船。只費得半夜工夫纏。俺兩口兒今年。做一個中秋八月圓。

〔外扮李秉忠冲上云〕小官乃巡撫湖南都御史李秉忠是也。因為楊衙內妄奏不實。奉聖人的命。着小官暗行體訪。但得真情。先自勘問。然後具表申奏。來到此間。正是潭州衙舍。白士中楊衙內。您這樁事。小官盡知了也。〔正旦唱〕

【錦上花】不甫能擇的英賢。配成姻眷。沒來由遇着無徒。使盡威權。我只得親上漁船。把機關暗展。若不沙那勢劍金牌。如何得免。

【么篇】呀。只除非天見憐。奈天天又遠。今日個幸對清官。明鏡高懸。似他這強奪人妻。公違律典。既然是體察端的。怎生發遣。

〔李秉忠云〕一行人俱望闕跪者。聽我下斷。〔詞云〕楊衙內倚勢挾權。害良民罪已多年。又與心奪人妻妾。敢妄奏聖主之前。譚記兒天生智慧。賺金牌親上漁船。奉勅書差咱體訪。為人間理枉伸冤。將衙內問成雜犯。杖

八十削職歸田。白土中照舊供職。賜夫妻偕老團圓。〔白土中夫妻謝恩科〕〔正旦唱〕

〔清江引〕雖然道今世裏的夫妻。夙世的緣。畢竟是誰方便。從此無別離。百事長如願。這多謝你個賽龍圖恩不淺。

〔音釋〕 撓楚銜切 顛音戰 說音夏 响音賞 纏去聲 勘坎去聲

題目

清安觀邂逅說親

正名

望江亭中秋切綸

馬丹陽二度任風子雜劇

馬致遠撰

第一折

〔冲末扮馬丹陽上詩云〕雪瓮冰蠶滿筋黃。沙餅豆粥隔籬香。就中滋味無人識。傲殺羊羔乳酪漿。貧道祖居寧海萊陽人也。俗姓馬。名從義。乃伏波將軍馬援之後。錢財過萬倍之餘。田宅有半州之盛。家傳祕行。世積陰功。初蒙祖師點化。不得正道。把我魂魄。攝歸陰府。受鞭笞之苦。忽見祖師來救。化作天尊。令貧道似夢非夢。方覺死生之可懼也。因此遂棄其金珠。拋其眷屬。身掛一瓢。頂分三髻。按天地人三才之道。正一髻受東華帝君指教。去其四罪。是人我是非。右一髻受純陽真人指教。去其四罪。是富貴名利。左一髻受王祖師指教。去其四罪。是酒色財氣。方成大道。正授白雲洞主丹陽抱一無爲普化真人。陰符中道。人身難得。中土難逢。假是得生。正法難遇。貧道昨宵看見青氣冲天。下照終南山甘河鎮。有一人任屠。此人有半仙之分。因而稟過祖師。前去點化。他若到的甘河鎮。將一方之地。都化的不吃腥葷。你道爲何。此人是屠戶之家。他見我化的一方之地。都吃了齋素。攪了他買賣。他必然來傷害我性命。他若來時。點化此人。歸于正道。〔詩云〕我與他閻王簿上除生死。紫府宮中立姓名。指開海角天涯路。引得迷人大道行。〔下〕〔正末扮任屠同旦李氏上云〕自家終南山甘河鎮人氏。姓任。是個操刀屠戶。嫡親的兩口兒家屬。渾家李氏。近新來生了一個小廝兒。今日是我生辰之日。又是孩兒滿月。衆兄弟送些禮物來。大嫂你去安排酒食茶飯等待。兄弟每這早晚敢待來也。〔旦云〕理會的。〔衆屠戶上云〕俺都是甘河鎮屠戶。俺有一個哥哥是任屠。俺的本錢是他的。近新來不知是那裏走的個師父來。頭挽着三個丫髻。化的俺這一方之人。盡都吃了齋素。俺屠行買賣都遲了。本錢消折。今日是任屠哥哥生辰之日。又是他孩兒滿月。一來與哥哥做生日。二來問哥哥借些本錢。說話中間。可早來到了也。〔衆見正末科云〕哥哥。你兄弟來遲了。〔正末云〕恰纔道罷。兄弟每早來了也。量任屠有何德能。動勞列位。請坐。〔衆云〕哥哥請坐。〔正末云〕大嫂將酒來。兄弟每慢慢飲一杯。〔衆云〕俺兄弟每又無厚禮。倒來定害哥哥嫂嫂。〔正末云〕兄弟。一回相見一回老。能有幾年做弟兄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朋友相憐。弟兄錯見任屠面。今日何緣。因賤降來宅院。
【混江龍】俺屠家開宴。端的是肉如山岳。酒如川。都是些吾兄我弟。等輩齊肩。直吃的月上花梢。傾盡酒。風吹荷葉倒垂蓮。客喧。席上酒到跟前。何會摘厭。並不推言。一盞盞接入手。可都乾乾的嚙。賣弄他掂斤播兩。撥萬輪千。

〔衆云〕酒勾了。俺吃不得了也。〔正末云〕衆兄弟。可早醉也。〔唱〕

【油葫蘆】你看那些。札手風。喬人酒量淺。他喫不的一謎裏淺。他將那喫不了的牛肉。着指頭填。恰便似餓狼般。撞入肥羊圈。乞兒般。鬧了悲田院。吃的來眼又睜。撐的來氣又喘。都是猪脖子。狗奶子。喬親眷。都坐滿一圓圈。

【天下樂】可正是畫戟門排見醉仙。〔帶云〕大嫂。〔唱〕則我這家緣。不少了你喫共穿。生下這魔合羅般好兒。天可憐。花謝了。花再開。月缺了。月再圓。咱人老何曾再少年。

〔衆云〕你兄弟都折少本錢。問哥哥再借些鈔做本錢。〔正末云〕大嫂。兄弟每無本錢呵。借與他些。〔旦云〕喏。那裏得那錢來。你好忒自專也。〔正末唱〕

【那吒令】非任屠自專。大河裏有船。相知每共言。囊橐裏有錢。〔旦云〕俺那裏有那錢來。〔正末云〕你這般惡義白賴的。〔唱〕哎。這婆娘不賢。頭直上有天。任屠非自誇。你親曾見。做屠戶的。這些銜銜。

【鵲踏枝】一箇道少人錢。一箇道缺盤纏。怕不待鼓腦爭頭。爭奈他赤手空拳。俺這裏謝天。葫蘆提過遣。啗比他稍有些。水陸莊田。

〔云〕大嫂。去後面看些茶飯來。〔旦云〕理會的。〔下〕〔正末云〕我開了這箱子。取出些錢鈔來。與你一家兩錠。

做本錢。兄弟也。我去年借與你許多本錢。都那裏去了。〔衆云〕哥哥不知。去年借的本錢。都折了。近新來不知那裏走將一個先生來。化的這甘河鎮一方之地。都吃了齋素。因此上折了本錢。〔正末唱〕

〔寄生草〕你道他都修善。不喫糧。你道是先生每鬧了終南縣。道士每住滿全真院。莊家每間看神仙傳。姑姑每屯滿七真堂。我道來搖車兒擺滿三清殿。

〔衆云〕哥哥。似這等屠戶。人家都吃了齋。着喏每怎生做買賣。〔正末云〕你休鬧。可不道攪人買賣。如殺父母。如今那個敢殺那先生去。〔衆云〕俺去。〔正末云〕你如今白廝打贏的。便殺那先生去。〔衆云〕說的是。說的是。俺衆人打你一個。〔正末云〕打將來。〔做打科衆倒科〕〔正末云〕你都近不的我。〔唱〕

〔金盞兒〕一箇拳來到眼跟前。輕輕躲過臂忙搥。一箇被我搬的一似風車兒轉。一箇拳來先躲過似放過一蠶椽。這一箇明堂裏可早又翻背。這一箇嘴縫上中直拳。這一箇撲的腮搥土。這一箇亨的脚朝天。

〔衆云〕哥哥。俺近不的你。是你去。〔正末云〕我去。〔衆云〕雖然這等。還怕那先生有神道。你到那裏小心在意者。〔正末云〕兄弟每。我明日五更前後。便去殺那先生。你放心者。〔唱〕

〔賺煞尾〕想着我撲乳牛力氣全。殺劣馬心非善。但提起身輕體健。俺兩個若還廝撞見。不着那廝巧語花言。遮莫你駕雲軒平地升仙。將我這摘膽剜心手段展。須直趕到玉皇殿前。撞入那月宮裏面。我把他死牛般拖下九重天。〔下〕

〔衆云〕哥哥醉了也。俺衆人回家去來。〔下〕

〔音釋〕 答音癡 釐音昏 宅池齋切 拈店平聲 謎迷去聲 釐音蹇 圈去聲 釐音托 衍音杭
銜音院 釐扇平聲 屯音豚 搥扇平聲 搥溫去聲 剜碗平聲

第二折

〔馬丹陽上云〕貧道馬丹陽，離了仙鄉，來此終南縣甘河鎮，化一草庵居住。不勾半年，將此一方的人，都化了。吃了齋素。果然這任屠殺生太衆，性如烈火。如今要殺貧道，或白晝而來，或黑夜而至，可用俺神通秘法，點化此人。俗說能化一羅刹，莫度十七斜。我教他眼前見些惡境頭，然後點化此人。這早晚敢待來也。〔正末同旦上云〕我昨日和衆兄弟每打賭賽，今日殺那先生去。我昨日吃的酒多了些，今日宿酒未醒。我索殺那先生走一遭去。〔唱〕

〔正宮端正好〕添酒力晚風涼，助殺氣秋雲暮。尙兀自脚趂起醉眼模糊，他化的俺一方之地都食素。單則是俺這殺生的無緣度。

〔旦云〕你這早晚往那裏去。〔正末云〕我要殺那先生去。〔唱〕

〔滾繡球〕你可也休怕怖。我心中不恍惚。常言道避着不做。〔旦云〕他是個出家人，和你往日無冤，近日無讎，你殺他怎的。〔正末云〕任大嫂，你莫不養着那先生來。〔旦云〕呸，你聽是甚言語。〔正末唱〕你莫不和馬丹陽是綰角兒妻夫。〔旦云〕我看你到那裏怎的。〔正末唱〕我到那裏一隻手揪住繫腰，一隻手搭住道服，把那廝輕輕擡舉，滴溜撲擡下街衢。我是箇敲牛宰馬任風子。〔旦云〕你休去，帶累我也。〔正末唱〕帶累你抱姪攜男，魯義姑。我言語無虛。

〔旦云〕我苦勸你，不聽我言語。〔正末唱〕

〔倘秀才〕你道是苦勸着不依你箇婦女。那先生壞衣飯如殺父母，自古無毒不丈夫。〔云〕大嫂，嚙那孩兒在那裏。〔旦云〕孩兒在家睡哩。〔正末唱〕則那親生子快啼哭，你與我覷去。

〔旦云〕我好也要你家去，歹也要你家去。〔正末云〕大嫂，那先生和我往日無冤，近日無讎，我沒來由殺他怎的。那莊裏有幾個頭口兒，我則怕別的屠戶趕了去，我只推殺那先生，其實趕頭口去。你家去磨下刀，燒下湯，我便趕將頭口來也。〔旦云〕哦，可知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你這般說纔是。我如今便去燒的湯熱，磨的刀快。

你早些兒來家。〔下〕〔正末云〕婆娘家性如水，我三兩句話說的他回去了。我今去殺那先生去，可早來到也。我跳過這牆去。〔唱〕

〔滾繡球〕我騙上牆騰的跳過來，轉茅檐厭的行過去，退身在背陰黑處。〔帶云〕兀的不有人來也。〔唱〕莫不是馬丹陽先有埋伏，我則見悄悄的有关人言。原來是蕭蕭的風弄竹，晃的這月華明閃。雲來雲去，似人行竹影扶疎。原來這害丹陽刺客心頭怕，殺劣馬賊人膽底虛，使不着膽大心麤。

〔云〕我自過去。〔做見科〕〔丹陽云〕任屠，你來了也。〔正末背云〕好奇怪，他怎生認的我。〔回云〕我來了也。〔丹陽云〕你來做甚麼。〔正末云〕我來殺你哩。〔丹陽云〕我是個出家人，與你往日無冤，近日無讎，你如何來殺我。〔正末云〕我是個屠戶之家，你化的一方之地，都不吃葷腥，壞了俺屠行買賣。我因此來殺你。〔丹陽云〕你道我化的這一方之地，都不吃葷腥，壞了你這買賣，因此來殺貧道，是我攪了你買賣，也罷也罷，貧道受死，你與我快性者。〔正末云〕你有甚麼神通廣大，使出來。〔丹陽云〕貧道那裏有神通。〔正末唱〕

〔倘秀才〕遮莫你攝伏下北極真武，便請下東華帝主，我道你敢是箇南方左道術，便有甚縮地法混天書，我與你箇快取。

〔外扮神子仗劍上〕〔班末科〕〔正末唱〕

〔窮河西〕我這裏觀絕了悠悠的五魂也無，原來這丹陽師父領着一箇護身符，他不是跨鶴來，可怎生有這般翅羽，他把我當攔住，則我這潑性命向他跟前，怎生過去。

〔神子殺正末科下〕〔正末云〕有殺人賊也。〔丹陽云〕任屠，你做甚麼。〔正末云〕哎，有殺人賊也，還我頭來。〔丹陽云〕你纔要殺我，倒問我要頭，你自摸你那頭去。〔正末云〕師父，放任屠回家去罷。〔丹陽云〕你要去自去，誰當着你哩。〔正末云〕師父，我來時一條路，如今三條路，不知往那條路去。〔丹陽云〕你來處來，去處去，你迷了正道。〔正末云〕是是是，來處來，去處去。〔做尋思科云〕父母生我，是來處來，我若死了，便是去處去，他着

我休迷了正道。這先生敢教我跟他出家去。罷罷罷。稽首。任屠情愿跟師父出家。〔丹陽云〕你要出家。你可是甚麼善男善女。你恰纔提短刀越牆而過。要殺我。如今可要跟我出家。你聽者。〔詩云〕將你那嬌妻幼子都休顧。便有玉海金山也不慕。一心唯想你生身何處來。我方纔指與你條大道長生路。俺這神仙則許神仙做。你那凡夫則尋凡夫去。〔正末唱〕

〔叨叨令〕師父道神仙則許神仙做。凡夫則尋你凡夫去。爺娘枉說爺娘苦。〔云〕則是我那魔合羅孩兒。嗨。父母恩養。尚且報不的。量他打甚麼不緊。〔唱〕常言道兒孫自有兒孫福。〔云〕兒女是金枷玉鎖。歡喜冤家。師父稽首。〔唱〕任屠却須省得也麼哥。却須省得也麼哥。告師父指與我一道長生路。

〔丹陽云〕任屠。你堅心要出家麼。〔正末云〕情愿與師父做個徒弟。〔丹陽云〕任屠。你既要出家。拋棄了你那妻子。方可出家。〔正末云〕你徒弟既要出家。量他打甚麼不緊。徒弟都捨了也。〔丹陽云〕你真個要出家。我與你十戒。一戒酒色財氣。二戒人我是非。三戒因緣好惡。四戒憂愁思慮。五戒口慈心毒。六戒吞腥啖肉。七戒常懷不足。八戒克己厚人。九戒馬劣猿顛。十戒怕死貪生。此十戒是萬罪之緣。萬惡之種。既要學道。必當戒之。將你俗衣盡都去了。身穿着道袍。腰繫着雜絲絛。每日在菜園中。修行辦道。早晨打五百桶水。日中打五百桶水。天晚打五百桶水。繳轆轤。偈隨兒。撥陸兒。打勤勞。受辛苦。口誦道德經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詩云〕你那氣無強弱志爲先。努力須行莫換肩。離得這番凡境界。看你生身別上一重天。〔正末云〕師父着我早晨打五百桶水。午間打五百桶水。晚夕打五百桶水。一日一千五百桶水。量這眼小井。却不打的乾了那。

〔唱〕

〔二煞〕從今後栽下這五株綠柳侵門戶。種下這三莖黃花近草廬。學師父伏虎降龍。跨鸞乘鳳。誰待要宰馬敲牛。殺狗屠驢。謝師父救了我這蠢蠢之物。泛泛之才。落落之徒。雖然愚魯。從小裏看過文書。

〔一煞〕高山流水知音許。古木蒼烟入畫圖。學列子乘風。子房歸道。陶令

休官。范蠡歸湖。雖然是不平。日凡胎。一日修真。無甚功夫。撇下這砧刀什物。情取那經卷藥葫蘆。

〔煞尾〕再誰想泥猪疥狗生涯苦。玉兔金烏死限拘。修無量樂有餘。朱頂鶴獻花鹿。喉野猿嘯風虎。雲滿窗月滿戶。花滿蹊酒滿壺。風滿簾香滿爐。看讀玄元道德書。習學清虛莊列術。小小茅庵是可居。春夏秋冬總不殊。春景園林賞花木。夏日山間避炎暑。秋天籬邊玩松菊。冬雪檐前看梅竹。皓月清風爲伴侶。酒又不飲色又無。財又不貪氣不出。我準備麻繩拽轆轤。提挈荆筐擔糞土。鋤了田苗種了菜蔬。老做莊家小做屠。〔帶云〕我兀的到這中年。做你一個徒弟。〔唱〕哎。師父。我可也打的你那勤勞。受的你那苦。〔下〕

〔丹陽云〕且喜任屠仙胎可在。便要出家。看他修行如何。再傳秘法。點化他成仙了道。〔詞云〕任屠不是我故意的。磨滅經年。也只爲脩仙事。全要精專。待他時有一日功成行滿。纔許你離塵世。證果朝元。〔下〕

〔音釋〕剎音察 趨耶耶切 趨且去聲 忽音虎 做租去聲 搭簪上聲 撇音爨 哭音苦 厭平

聲 伏房夫切 竹音主 麤與粗同 術繩朱切 轆音鹿 轆音盧 睦音奚 物音務 鹿音路 喉音利 蹊音奚 木音暮 菊音矩 出音杵

第三折

〔旦上云〕妾身任屠渾家是也。自從那日任屠吃了幾杯酒。被他衆人攪撥着打賭賽。殺那先生去了。至今不見來家。則怕他落在人彀中。又聽的說他出了家。我如今鎖了門。抱着孩兒去小叔叔家問一聲。早來到也。小叔叔開門來。〔小叔上云〕誰叫門哩。我開開這門。呀。嫂嫂。你那裏去來。〔旦云〕小叔叔。自從你哥哥任屠殺那先生去了。至今不見回來。〔小叔云〕俺哥哥往那裏去了。〔旦云〕聽的說道。跟着那先生出家去了。我如今抱着孩兒。不問那裏。尋將他去。〔小叔云〕我和嫂嫂尋俺哥哥去來。〔同下〕〔丹陽上云〕貧道馬丹陽。自從任屠跟我出家。可早數日光景了。今日任屠的魔頭至也。我且看他如何發付那。〔正末挑荆筐上云〕道可道。非常

道名可名。非常名。〔做放下擔子科云〕自從跟着師父出家。打水澆畦。口裏念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脫離了酒色財氣。人我是非。倒大來好幽哉快活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每日在園內修持。栽排下久長活計。若不是我參透玄機。則這利名場風波海。虛就了一世。喫的是淡飯黃齋。淡則淡。淡中有味。

〔醉春風〕石鼎內烹茶芽。瓦甌中添淨水。聽得一聲雞叫五更初。我又索起起。識破這貶眼流光。迅指急景。轉頭浮世。

〔小叔同旦上云〕嫂嫂。敢在這個菜園兒裏。〔旦做見正末科云〕兀的不是任屠。好也。你怎生這般模樣。〔正末云〕稽首。你尋我做甚麼。〔唱〕

〔紅繡鞋〕我自撇下酒色財氣。誰曾離茶藥琴棋。〔旦云〕你在這裏做甚麼營生。〔正末唱〕聽杜鵑一聲聲。叫道不如歸。〔旦云〕你莫不游閒苑瑤池來。〔正末唱〕也不會游園苑。又不曾赴瑤池。〔旦云〕你可在那裏。〔正末唱〕止不過在悠南山色裏。

〔小叔云〕哥哥。你想起甚麼來。真個在這裏。〔旦云〕任屠你在這裏做甚麼。嗜家去來。〔正末云〕大嫂。我如今不比往日了。〔唱〕

〔石榴花〕每日把轆轤繩。直繳到衆星稀。我可甚愛月夜眠遲。則我這春裏夏裏。秋裏冬裏。受驅馳。〔旦云〕你可休後悔。〔正末唱〕更怕甚後悔。又無人把我央及。〔旦云〕早是我哩。若是別人家婦人呵。怎了。〔正末唱〕你箇婆婆娘。婦女誇強會。直尋到這搭兒田地。想當日范杞良。築在長城內。乾迤逗的箇美女送寒衣。

〔鬪鶻鶻〕又不比那萬水千山。〔旦云〕我從來三從四德。〔正末云〕着別人說波。〔唱〕賣弄他三從四德。〔旦云〕任屠。你撇下嬌妻幼子。家緣家計。跟着那先生出家。幾時能勾做神仙。我好也要你去。也要你去。〔正末云〕這婆娘好是無禮也。你不家去。我敢打你。〔唱〕我這裏便揚起我這拳頭。〔旦挨正末科云〕你打你打。可又不敢打我。〔正末唱〕他那揣與我箇面皮。〔帶云〕稽首。〔唱〕

常言道今世饒人不算癡。恰兩箇元是善知識。〔旦云〕任屠。嚕家去來。〔正末唱〕世來到林下山間。再休想星前月底。

〔旦云〕任屠。可不道夫唱婦隨。夫榮妻貴哩。〔正末唱〕

〔上小樓〕你道是夫唱婦隨。夫榮妻貴。我從那早起晚息。搬菜挑葱。打水饒睡。〔旦云〕你若不家去。我就在這裏覓個死處。〔正末唱〕你待要向這裏撒潑。尋個自縊。〔帶云〕不中。〔唱〕赤緊的菜園中。撻葱般人脆。

〔旦云〕我和你一同家去來。〔小叔云〕哥哥。依着嫂嫂。我每家去來。〔正末唱〕

〔么篇〕往常時你勸我。今日箇我勸你。那時味己瞞心。劈兩分星。細切薄批。〔小叔云〕自從哥哥來了。俺這買賣都折了本也。〔正末唱〕你道是這幾日做屠的傷折了本利。〔帶云〕兄弟。嚕宰一個牲口兒。與他個快性者。要往人口裏過度的。茶飯打當的乾淨。可不道個謹行儉用。十年不富。天之命也。任屠也。你出了家也。〔唱〕你管他甚麼豬肥羊貴。

〔旦云〕你在家裏。則是宰的幾個牲口兒。誰敢勞動着你挑着這等重擔子。受這等苦楚。〔正末唱〕

〔滿庭芳〕這擔兒便輕如您的。你道我擔荆筐受苦。比你那擔火院便宜。〔帶云〕擔着這的呵。〔唱〕止不過兩頭來往。一般興廢。不強似你就是就非。〔旦云〕你敢待學張子房從赤松子脩仙學道那。〔正末唱〕我雖不似張子房休官棄職。我待學陶淵明歸去來今。恰兩箇都休罪。我和你便今番廝離。〔旦云〕你着我那裏去那。〔正末云〕由你波。〔唱〕遮莫你做張郎婦李郎妻。

〔旦云〕你不家去呵。與我個倒斷。你休了我者。〔小叔云〕說的是。哥哥。你若休了嫂嫂。我就收了罷。〔正末云〕你要休書。等我問師父去。〔旦云〕你當初娶我時。可不會問師父。〔小叔云〕也罷。就着師父與我做個媒人。〔正末見丹陽科云〕師父。俺渾家問你徒弟要休書。我休呵好。不休呵好。借問師父紙墨筆硯。〔丹陽云〕你媳婦問你要休書。怎麼問我要紙墨筆硯。我這紙筆是寫黃庭道德經的。怎麼與你將經紙寫休書。從那裏起你

那一念。妻是你的誰。誰是你的妻。休呵在的你。不休不在你。〔正末云〕師父說。休呵便在我。不休呵不在我。罷罷。我知道了也。師父。則是教我休了的是。〔唱〕

〔晉天樂〕我世跳出虎狼叢。拜辭了鴛鴦會。〔云〕我要寫又無紙。〔旦云〕我這裏有手帕。〔正末唱〕這手帕中做布。好做鋪尺。菜園中無紙筆。將手帕鋪在田地。就着這水渠中。插手在青泥內。打與你箇泥手模。便當休離。恰兩箇因斷義絕。花殘月缺。再誰戀錦帳羅幃。

〔旦扯正末云〕任屠。你好下的也。〔正末云〕你休煩惱。聽我說與你。〔唱〕

〔耍孩兒〕想咱人生在六合乾坤內。活到七十歲有幾。人身幻化比芳菲。人愁老。花怕春歸。人貧人富無多限。花落花開有幾日。則是這三寸元陽氣。貫串着凡胎濁骨。使作着肉眼愚眉。

〔二煞〕一來我女色再不貪。二來香醪再不吃。堆金積玉成何濟。人生一世心都愛。誰爲三般事不迷。世跳出紅塵內。我則尋泛游槎天浪下。爛斧柯仙棋。

〔三煞〕我則要仙鶴出入隨。誰戀你香腮左右偎。你那繡衾不如我這粗紬被。我閒彈夜月琴三弄。誰待細看春風玉一圍。恰兩箇分連理。你愛的是百年姻眷。我怕的是六道輪迴。

〔旦云〕任屠。你好下的也。〔正末云〕你回去了罷。〔唱〕

〔四煞〕我則見匆匆月出東。厭厭日落西。秋鴻春燕相催逼。〔小叔云〕哥哥。你看這花朵兒。怎生割捨的出了家。〔正末唱〕玉天仙妻兒你是你。〔旦云〕任屠。你看這孩兒。〔正末唱〕將來魔合羅孩兒。〔做摔科〕知他誰是誰。〔旦哭云〕任屠。你怎麼把孩兒摔殺了。〔正末唱〕我見他搥不住腮邊淚。休想他水泡般性命。顧不的你花朵似容儀。

〔旦云〕你休了我罷。怎生把孩兒摔死了。我兒也。〔正末唱〕

〔五煞〕由你待叫吖吖叫到明。哭啼啼哭到黑。打悲歌。你想我有還俗意。〔旦云〕任屠。嚙家去罷。〔正末唱〕吖。你箇緣豆皮兒。姐姐疾忙退。〔小叔云〕哥哥。跟俺嫂嫂家去罷。〔正末唱〕吖。你箇無梁桶的哥哥。枉了提。休則管閒淘氣。絮的你口困。休想我心回。

〔煞尾〕由你死共死。活共活。我二則二。一則一。我休了嬌妻。摔殺幼子。你便是我親兄弟。跳出俺那七代先靈。將我來勸不得。〔下〕

〔旦云〕小叔叔。任屠不肯回家去。把孩兒又摔殺了。可怎生了也。〔小叔云〕真個苦惱。你不還俗便罷。又將孩兒摔死了。這般下的。嫂嫂。你如今真個不好過日子。不如跟着我一同回去住罷。〔同下〕〔丹陽云〕此人省悟了。菜園中摔死了幼子。休棄了嬌妻。功行將至。再教他見妻子。惡姻緣。然後引度他歸于正道。未爲遲也。〔下〕

〔音釋〕就音擔 迅音信 閨音滾 繳音皎 及更移切 迤音移 逗音豆 德當美切 識傷以切

擬與掘同 磳音賦 縊音記 縋疽且切 日人智切 的音底 職張恥切 撚尼蹇切 尺

音恥 筆邦每切 幻音患 串川去聲 喫音恥 逼音彼 摔音晒 泡音砲 黑亨美切

一銀計切 得當美切

第四折

〔正末上云〕自從跟着師父出家。在這菜園裏打勤勞。脩行辦道。可早十年光景也。〔唱〕

〔雙調新水令〕我雖不會倒騎鶴背上青霄。今日箇任風子積功成道。編四圍竹寨籬。蓋一座草團瓢。近着這野水溪橋。再不聽紅塵中是非鬧。

〔駐馬聽〕散誕逍遙。雖不會閬苑仙家採瑞草。又無甚憂愁煩惱。海山銀闕。赴蟠桃。新種下黃花三徑有誰撓。白雲滿地無人掃。人道我歸去早。春花秋月何時了。

〔六賊上云〕奉師父法旨。魔障任屠。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任屠開門來。〔正末唱〕

〔川撥棹〕那裏這般有賊盜。菴門前誰鬧吵。俺這裏松柏週遭。山川圍着。疎竹瀟瀟。落葉飄飄。有人來到。言語低高。則道是鶴鳴九臯。開開門觀觀了。山菴中靜悄悄。

〔六賊云〕任屠。我問你要些金珠財寶。〔正末云〕俺出家人。那裏得金珠財寶。〔六賊云〕兀的不是。〔正末云〕敢是俺師父的。你要將去。〔六賊云〕我問你要那猿。〔正末云〕俺出家人。那裏得那猿來。〔六賊云〕兀的不是。〔正末云〕敢是俺師父的。你要將去。〔六賊云〕我問你要那馬。〔正末云〕我出家人。那裏得那馬來。〔六賊云〕兀的不是。〔正末云〕敢是俺師父的。你要將去。〔唱〕

〔鴈兒落〕我只道人不知鬼不覺。却元來你空叫咱空鬧。〔帶云〕金珠財寶。都將的去。師父來問。我說些甚麼。哥哥你姓甚名誰。〔六賊云〕我名可名。無姓名。〔正末唱〕你道是名可名。無姓名。〔帶云〕俺出家的東西。你將的去。〔唱〕可正是道可道。非常道。

〔六賊云〕任屠。你怎生罵我。〔做揪住科〕〔正末唱〕

〔得勝令〕呀。走將來揪住呂公繇。〔六賊推倒正末科〕〔正末唱〕哎。險跌破許由瓢。鶴泣霜天表。猿啼夜月高。他將那駿馬牽着。〔帶云〕那馬嘶喊咆哮。回頭有顧主之心。〔唱〕可正是馬有垂韁報。〔帶云〕稽首。〔唱〕把性命相饒。怎生教人無刻頸交。〔六賊下〕〔徠兒上云〕自家是任屠的孩兒。十年前在菜園中摔殺了。我如今問他索命。走一遭去。任屠開門來。〔正末云〕又是誰叫門。我開開這門。小哥哥做甚麼。〔徠云〕我問你要件東西。〔正末云〕你要甚麼那。〔徠云〕我要你那繇兒。〔正末云〕你將的去了。我可繫甚麼那。〔徠云〕你不與我。我就殺了你。〔正末云〕你要將的去。〔徠云〕我再問你要件東西。〔正末云〕你又甚麼那。〔徠云〕我要你那領袍。〔正末云〕你將的去了。我可穿甚麼那。〔徠云〕你不與我。我就殺了你。〔正末云〕你要呵將的去。〔徠云〕我再問你要件東西。〔正末云〕你又甚麼那。〔徠云〕我問你要那顆頭。〔正末云〕哥哥也。連着筋哩。哥哥也。我和你有甚麼嫌。〔徠云〕你記

的十年前菜園中摔死了我。今日償我命來。快將頭來。〔正末唱〕

〔川撥棹〕說的我五魂消。怎隄防笑裏刀。他待顯耀雄豪。亂下風颭。天也。我幾時能勾金蟬脫殼。可不道家有老敬老。有小敬小。

〔徠云〕將頭來。〔正末唱〕

〔七弟兄〕我這裏勸着道着。他不睬分毫。別人的首級他強要。他小心兒不肯自量度。可不道君子不奪人之好。

〔徠云〕將頭來。〔正末唱〕

〔梅花酒〕你敢忍不的也。我敢顯躁暴。我敢摺住你那頭梢。我敢爛膾膾打碎你腦。我敢各支支攙折你腰。〔徠云〕你搥波。〔正末云〕稽首。〔唱〕師父道且忍着。我又不曾宴蟠桃。又不曾煉丹藥。不死呵幾時了。

〔收江南〕呀。我則索咬着牙。又喫你這殺人刀。〔徠殺正末科〕〔下〕〔正末云〕有殺人賊也。〔丹陽上云〕任屠。你省也麼。〔正末唱〕原來是馬丹陽使的這圈套。險把箇潑殘生傾在小兒曹。師父又撞着我。則索終朝每日打勤勞。

〔丹陽云〕任屠。你見了麼。那六個人是你身邊六賊。那小孩兒是你菜園中摔死的。小的今日見了酒色財氣。人我是非。你今日功成行滿。你聽者。〔詩云〕爲你有終始。教你無生死。貧道馬丹陽。三度任風子。〔衆仙各執樂器迎科〕〔正末唱〕

〔尾〕衆神仙都來到。把任屠攝赴蓬萊島。今日箇得道成仙。到大來無是無非。快活到老。

〔音釋〕着池齊切 覺音皎 咆音袍 哮音鼻 刎文上聲 颯音袍 殼音巧 度多勞切 搥簪上

聲 膾音簪 藥音耀

題目

甘河鎮一地斷葷腥

正名

馬丹陽二度任風子

雜劇 任風子

薩真人夜斷碧桃花雜劇

楔子

〔冲末扮張珪同老旦夫人引淨張千上云〕小官姓張名珪字庭玉。東京人氏。叨中進士。除授廣東潮陽縣縣丞。嫡親的三口兒家屬。夫人趙氏。孩兒張道南。此子廣覽經書。精通文史。衆人皆許他卿相之器。此吾家積德所致也。俺此處知縣徐端。也是東京人氏。他有一女。小名碧桃。曾許俺孩兒爲妻。至今不曾婚聘。夫人。明日是三月十五日。我待請親家來慶賞牡丹。你意下如何。〔夫人云〕相公。你主的是。〔張珪云〕既然如此。張千。你請徐親家去。只等許允。早來回話。〔張千云〕理會的。〔下〕〔張珪云〕張千去了。夫人。俺和你須索躬親給具。休得簡慢者。〔詩云〕同官異地惜春殘。治酒相邀賞牡丹。何必沉香亭子比。更教傾國倚闌干。〔下〕〔外扮徐端同貼旦夫人引丑李萬上〕〔詩云〕一作潮陽令。俄驚數載過。大都秋鴈少。只是夜猿多。僻地逢迎簡。南天瘴厲和。聖恩饒雨露。慎勿數蹉跎。小官姓徐名端。字章甫。東京人氏。小官自幼登科。曾爲錢塘簿。今陞廣東潮陽縣知縣。嫡親的四口兒家屬。夫人李氏。生有兩個女孩兒。大的女孩兒喚作碧桃。年一十八歲。小的女孩兒喚作玉蘭。年一十五歲。有此處縣丞張珪。也是東京人氏。他有一子。喚做道南。年方二十歲。那孩兒好生聰俊。觀着他那內才外才。久已後必然發跡。一來張珪與小官同鄉。二來又是同任。以此將我大的女孩兒許了張道南爲妻。雖然定了盟約。尚未就親。今日無甚事。李萬。門首覷者。有甚麼人來。報復我知道。〔李萬云〕理會的。〔張千上云〕自家張千。奉相公的命。請徐親家去。門上的報復去。道有張親家差人下請書哩。〔李萬做報云〕報的相公得知。有張親家遣張千來下請書。在於門首。〔徐端云〕着他過來。〔張千做入科〕〔徐端云〕張千。此一來有何事。〔張千云〕小人奉相公的嚴命。時遇春景。牡丹盛開。專請相公和夫人賞翫。〔徐端云〕量俺有何德能。煩親家如此費心。夫人。我待辭了這酒。你意下如何。〔夫人云〕既然親家專意來請。如何辭的。咱和你同賞牡丹去走一遭。〔徐端云〕既是夫人要賞牡丹。便去吃酒亦無妨礙。張千。你先回去。俺與夫人隨後來也。〔張千云〕小人就去回話。〔下〕〔徐端云〕分付嬖嬖和梅香。繡房中好生服侍兩個小姐。我與夫人去賞牡丹便

回來也。〔同下〕〔正旦扮碧桃領梅香上云〕妾身是徐知縣的女兒。小名碧桃。年長一十八歲。俺爹爹將我配與張縣丞的孩兒張道南爲妻。今日爹娘到俺公婆家賞牡丹去了。妹子玉蘭在繡房中做女工生活。梅香。咱後花園中散心去來。〔梅香云〕姐姐要要去。怕相公知道。可不打梅香也。〔正旦云〕我與你略去看看便回。相公那裏知道。〔梅香云〕這等俺就去來。〔做行科云〕姐姐。你看這花園中白的是梨花。紅的是桃花。紫的是牡丹。黃的是薔薇。好賞心也。〔副末扮張道南引淨興兒上云〕小生姓張名道南。俺爹爹現爲此處縣丞。今日衙內因賞牡丹。酒筵中賓客笑樂。不期籠內走了白鸚鵡。遠遠的望見飛過這花園中去了。興兒。快隨俺跟尋去來。〔做跳牆科興兒云〕相公。那鸚鵡知他在那裏。休大驚小怪的。他若拏住俺呵。則說是賊。不要打出我屁來。〔正旦云〕梅香。你看那薔薇架邊。不有人來也。〔梅香云〕姐姐。你敢是眼花。這是風弄的花影動。那裏得人來。〔做見張科云〕呀。真個有人。兀的兩個男子。你是什麼人。白日裏跳過牆來。俺花園中待做賊那。〔興兒云〕咱家不是賊。只做的兩遭強盜。〔梅香云〕可不是賊。〔張道南做慌科云〕小生不是歹人。是隔壁縣丞衙裏的舍人張道南。因家中翫賞牡丹。不期籠內走了白鸚鵡。看見飛在花園中。因見這角門兒關着。不能得入。以此跳過牆來。委實不是歹人。只望饒過俺咱。〔梅香云〕你說是張縣丞的舍人。知他是也不是。我索和姐姐說去。姐姐真個有兩個人跳過牆來。不知是什麼人。我報的姐姐知道。〔正旦云〕梅香。你且喚他過來。待我問他。〔梅香云〕姐姐着你過來。〔張道南做見科〕〔正旦云〕兀那君子。你是那裏人氏。姓甚名誰。爲什麼到這花園中。你從實的說來。〔張道南云〕小生姓張名道南。俺父親現爲此處縣丞。今日因家中翫賞牡丹。不期籠中走了白鸚鵡。飛到這花園裏面。小生一時間不是了。錯跳過牆來。不知那壁小姐。誰氏之家。望饒過小生之罪。放我出去罷。〔正旦做低頭科云〕妾身是徐知縣的孩兒。小名碧桃。俺父親往俺公婆家賞牡丹去了。妾身偶因悶倦。同梅香在這花園中散心咱。〔張道南云〕原來是碧桃小姐。曾許小生爲妻。誰想今日能勾相見。豈非天假其便也。〔做施禮科〕〔正旦唱〕

〔仙呂賞花時〕我擎着箇笑臉兒。將他廝問候。〔張道南云〕小生陪侍小姐同看花咱。〔正旦唱〕他陪着箇小意兒。和咱相趁逐。〔徐端同夫人上云〕恰纔賞牡丹花回繡房中。怎不

見大女孩兒。敢是同梅香在後園中看花去了。夫人。俺兩個看女孩兒去來。〔正旦唱〕却被這鶯聲喚
猛回頭。〔徐端云〕叫梅香。〔張道南與兒驚云〕兀的是有人來也。我與你快走。〔同下〕〔正旦唱〕呀。不
隄防雙親在背後。我可也怎遮得這場羞。

〔徐端做喝科云〕喂。你這小賤人。做的好勾當也。〔正旦梅香跪科〕〔徐端云〕兀那辱門敗戶的小賤人。你是
好人家女孩兒。怎生做這等禽獸的勾當。我待打你來。恐傷了父子情腸。兀的不氣殺我也。〔夫人云〕碧桃。我
擡舉的你成人長大。不去習女工針指。刻的做出這等勾當來。我看你怎生見人。呸。兀的不羞殺老身也。〔正
旦唱〕

〔么篇〕他那裏惱亂春風卒未休。〔梅香云〕姐姐。這場事怎生結果也。〔正旦唱〕則着我
獨立花前黯自愁。淚不住點兒流。〔做背科唱〕他須是我天緣配偶。常言道女
大不中留。〔同梅香下〕

〔徐端云〕夫人。不想有如此之事。兀的不氣殺老夫也。〔夫人云〕老相公且息怒。只是老身平日欠教訓之過。
〔梅香做慌上科云〕不想姐姐被老相公埋怨了幾句。到臥房內一口氣死了。如何是好。須索報復老相公知
道。〔見科〕〔徐端云〕梅香。你慌張做甚麼。〔梅香云〕恰纔小姐被老相公埋怨了幾句。向臥房內一口氣就氣
死了。特來報與相公知道。〔徐端驚科云〕是真個。〔做悲科云〕我的兒阿。〔夫人云〕事既如此。只索一面報與
親家知道。則說是個急病證死了。一面就在此花園中。揀一塊田地。將孩兒屍首埋葬了。省得出醜兒也。則被
你痛殺我也。〔同下〕

〔音釋〕相去聲 教平聲 過平聲 長音掌 逐直由切 當去聲 卒粗上聲 黯衣減切

第一折

〔張道南同與兒上詩云〕獨對丹墀日尚中。君恩賜出錦袍紅。世人不識文章力。只說家門積善功。小官張道
南是也。俺父親曾爲潮陽縣縣丞。三年任滿回來。東京閒住。小官應舉幸得狀元及第。除授潮陽知縣。現今官
衙安下。一壁廂去取父親母親。未曾來到。止有與兒服侍。天色已晚。我與衆衙官飲了幾杯酒。心中則是悶倦。

不免乘着月色。向花園中和興兒閒散心咱。〔興兒云〕相公。這後園儘也齊整。〔張道南云〕興兒。你觀波。夜靜更深。風清月朗。古詩有云。花有清香月有陰。此景是也。但可惜春光將暮。衆花都已零落。剛那海棠軒側畔。土堆兒上一樹碧桃正開。興兒。你隨俺去看咱。〔興兒做看科云〕相公。興兒想起來。還記的那時走了白鸚鵡。相公與興兒來尋。跳過花園來。和那徐知縣的小姐相見。誰想今日與相公又到花園裏閒話。不知相公心兒裏。可也還念那小姐麼。〔張道南云〕興兒。你不題起來。我也忘了。記的那時在花園裏共那小姐相會。不久便病死了。正是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徒增一番傷感而已。夜深了。且回去罷。興兒。你將這碧桃揀那開得盛的。折一枝來。膽瓶裏插着。等我着咱。〔興兒云〕理會的。〔做折花科〕〔張道南云〕同我到書房中去。與兒將琴來。待我彈一曲釋悶者。〔興兒做取琴科云〕琴在此。請相公自彈。興兒睡去也。〔下〕〔張道南做彈琴科〕〔正旦上云〕這裏也無人。我本是徐碧桃。不幸辭世。爲陽壽未盡。一靈真性不散。聽知張道南得了官。在此宅中居住。今夜書房撫琴。不免假做隣家之女。聽琴走一遭去也呵。〔唱〕

【仙呂點絳脣】則我這杏臉藏春。柳眉標恨。榮方寸。無奈東君花落春將盡。

【混江龍】消不的一天愁悶。清明時節雨紛紛。慵施粉黛。倦點珠唇。恰便似薄命昭君。青塚恨。少年倩女。綠窗魂。這其間可正是我愁時分。則見那巢空翡翠。塚臥麒麟。

【油葫蘆】爲甚麼我一上青山便化身。端的愁殺人。常只是安排腸斷又黃昏。害了個慇懃漸漸的鬼病兒。積攢下重重疊疊恨。做了箇虛飄飄的惡夢兒。捱不出淒淒涼涼運。一會家急急煎煎腹內焦。一會家尋尋思思心內悶。閃的我悲悲切切。孤兒寡女無投奔。因此上淒淒慘慘。無語暗消魂。【天下樂】可憐見夢裏形容病裏身。則今春憔悴損。比着這花枝更添瘦幾分。也無心對鏡鸞。也無心整鬢雲。我只怕韶光也妬人。

【那吒令】趁碧桃樹兒。映纖纖月痕。繞蒼苔徑兒。步微微露痕。濕香羅袖兒。搵行行淚痕。這其間夜正深更將盡。（做聽科唱）那琴聲却在何處相聞。

【張道南云】正是春色惱人眠不得。你看那月移花影上闌干。小官且出書房外看那月色（唱）。（做開門正旦做避科唱）

【鶻踏枝】俺只待看是何人。他那裏呀的開門。（張道南做見科云）花陰下好一個女子也。看他那雲鬢霧鬢。杏臉桃腮。柳眉星眼。不由咱不動心也。俺試問他（唱）。那壁小娘子。誰氏之家。夤夜到此何故。（正旦唱）哎。你箇題詩的相如。休問我聽琴的文君。（張道南云）小生只爲春色困人。閒觀月色。不期遇着小娘子。（正旦唱）元來是惱春色孤眠不穩。早難道爲賤妾斷夢勞魂。

【張道南云】敢問小娘子誰氏之家。何方居住。因甚到此。（正旦云）妾身乃隣家之女。因月明人靜。來此花園中聽琴來。（張道南做掛科云）早知小娘子前來。只合遠接。接待不着。勿令見罪。（正旦唱）

【寄生草】他把那寒溫敘禮數勤。（張道南云）此一會小官三生有幸也。（正旦唱）則見他曲躬躬笑把言詞問。好看我羞答答忙把身軀退。我只索悄悄冥冥偷把容顏認。（云）敢問相公高姓。（張道南云）小生姓張。雙名道南。（正旦唱）可正是月明千里故人來。慚愧你東風一夜傳芳訊。

【云】相公因何到此。（張道南云）小官現在此縣爲理。幸得與小娘子相會。小官有句話可敢說麼。（正旦云）相公試說咱。（張道南云）小官獨居旅邸。若小娘子不嫌。就書院中略敘片時何如。（正旦云）既然相公有留戀之心。妾身同到書房中與相公共話（唱）。（張道南云）小娘子請坐。看了這女子美貌端莊。豈不是天生就的。不由我不動情。敢問小娘子家住何處。（正旦唱）

【醉中天】妾身抱天地無窮恨。蒙雨露有深恩。（張道南云）住處有甚隣舍。（正旦唱）常則和野草閒花作比隣。（張道南云）小娘子家有多遠。（正旦唱）俺住處路接天台。

近。〔張道南云〕你那里還有何人。〔正旦唱〕俺那里有的是秦人晉人。你可也休將咱盤問。則管裏絮叨叨拔樹尋根。

〔張道南云〕難得小娘子到此。小生有句話兒。只是不好啓齒。〔正旦云〕有何言語。相公但說不妨。〔張道南云〕小官未曾婚娶。小娘子又守空房。咱兩個成合一處。可也好麼。〔正旦唱〕

〔金盞兒〕他將我廝溫存。我將他索慇懃。口兒未說早心兒順。俺兩箇正是那不因親者強來親。〔張道南云〕趁此月色。共飲幾杯。豈不美乎。〔正旦唱〕你待要花前同酌酒。燈下細論文。〔張道南云〕如此好天良夜。只合早成就了洞房花燭。有甚心情還論文哩。〔正旦唱〕你則待風清明月夜。成就了花燭洞房春。

〔云〕相公。賤妾千金之體。一旦委之足下。只願你他日休負了人者。〔張道南云〕小娘子放心。我若負了心呵。天不蓋地。不載日月。不照臨。我着你穩取五花官誥。駟馬香車。永爲秦晉之匹也。〔正旦云〕妾身與相公成此親事。或詩或詞。求一首珠玉。以爲後會張本。〔張道南云〕只是小官學問短淺。焉敢在小娘子跟前賣弄手作。〔正旦云〕願求珠玉。〔張道南做寫科〕〔詞云〕綺衣仙子來何處。咫尺近桃源路。說是武陵溪畔住。玉纖微露金蓮穩步。只恐鶯花妬。邂逅劉郎垂一顧。何事匆匆便歸去。臨別叮嚀頻囑付。柳亭花館。月窗雲戶。休把春辜負。右調寄青玉案。張道南作。〔正旦云〕相公是好高才也。〔張道南云〕蕪詞拙筆。徒汗仙眼耳。〔正旦唱〕

〔後庭花〕寫的來銀鈎般字字真。珠璣般句句新。端的是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不是我意相親。聽了這一篇談論。他能書如王右軍。能文似揚子雲。現如今擁雙鳧做宰臣。許下我五花誥爲縣君。

〔正旦云〕相公。妾身收下這詞。永爲家寶。〔張道南云〕量小生之詞。有何才能。蒙小娘子如此珍重。〔正旦唱〕

〔柳葉兒〕則要的要言而有信。不索你說鬼瞞神。端的個十分才更有十分俊。休使我心兒困。常將這腳兒勤。咱兩個拚則在夢兒中暮雨朝雲。

〔云〕相公。天色將明了也。妾身則索回去。明日晚間。再來相會。〔張道南云〕小官明夜晚間。專等待。小娘子是

必早些兒來。你休要失了信也。〔正旦唱〕

〔賺煞尾〕從今後將紅葉不題詩。準備着青鳥先傳信。〔張道南云〕小官焉敢負小娘子。但有負心。神明鑒察。〔正旦唱〕則要你說下言詞有准。休着我爲你個薄倖王魁。告海神。〔張道南云〕小官見小娘子千嬌百媚。早把俺那片魂靈兒勾引去了也。〔正旦唱〕則你這僧心兒引惹了。二魂。今日托終身。和你待燕爾新婚。〔張道南云〕此一宵歡愛。如錦鴛成對。似彩鳳成雙。豈不是一夜夫妻百夜恩。〔正旦唱〕你忘了一夜夫妻百夜恩。〔張道南云〕只願小娘子早諧連理。共效于飛。以足生平之願。〔正旦唱〕則要你日親日近。俺可便相隨相趁。〔張道南云〕小官感蒙小娘子厚情。我只願學那張敞。斷然不敢做王魁也。〔正旦唱〕哎。你箇畫眉人。可休做了那負心人。〔下〕

〔張道南云〕誰想今宵遇着小娘子。看了他千般淹潤。萬種清標。知他是睡裏也。是夢裏也。〔詩云〕多情引動惜花心。此夜歡娛抵萬金。兩意相投情正美。知音端不負知音。〔下〕

〔音釋〕 懣音蟲 倩千去聲 分去聲 漸音尖 重平聲 行音杭 飢音信 論平聲 號音夏

第二折

〔徐端同夫人李萬上詩云〕人有千年譽。花無百日紅。自家不修種。反去怨天公。老夫徐端是也。只因年華漸邁。致仕閒居。如今在洛陽城外莊上居住。自從碧桃孩兒死了。又早三年光景。老夫爲無得力的兒男。心中甚是煩惱。止有次女玉蘭。今年一十八歲。未曾許配他人。去年張道南一舉成名。除授潮陽知縣。替了老夫之位。他來辭別老夫。此時心中就要將次女招他爲婿。豈知他到任月餘。就着疾病。多應是少年的人。不禁瘴厲侵染之故。張親家與他上表辭官。蒙聖恩可憐。許他還鄉調理。待病痊之日。赴京別用。他如今到家了也。老夫本意要親自問病去。奈其中有許多不便處。不如先遣家中嬖嫌去。一來問病。二來就題這門親事。不知夫人意下如何。〔夫人云〕老相公主的是。〔徐端云〕左右那裏。傳着我的言語。教嬖嫌去張親家宅裏。問姑夫的症候。近日安否。一來就題這門親事。小心在意。疾去早來。〔李萬云〕理會的。〔同下〕〔張道南做病與兒扶上詩云〕

碧桃花下遇嬋娟。只得郵亭一夜眠。至今怕漏春消息。鸚鵡前頭不敢言。小官張道南是也。自從與那小娘子相見之後。誰想染成一病。看看至死。俺父親替我上表辭官。乞歸調養。雖然望恩見允。爭奈與那小娘子遂相別了。如今求醫問藥。再不得個痊可。空着我丟了那小娘子。天阿。可怎生再得見那小娘子一面。小官便死也甘心了。〔興兒云〕相公。你害的是甚麼病。只怕是糞結。我請太醫來看相公的病。〔張道南云〕興兒。你休請太醫。等我歇息咱。〔正旦改扮嬋娥上云〕老身徐知縣家中嬋娥。奉老相公言語。着老身去張親家宅子裏。探望姑夫的病證如何。一來就題玉蘭小姐這門親事。須索走一遭去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則他這暮景相催。嘆桑榆半竿紅日。恨無情兔走烏飛。被鶯花閒魔障。他可都笑人顛顛。到如今翠減雙眉。羞見這鬢邊霜。將鏡鸞懶對。

〔醉春風〕我這裏嘆世事若浮雲。想光陰如逝水。常則在大人家服侍了許多年。端的是喜喜赤緊的小姐謙和。相公寬厚。更遇着夫人賢慧。

〔嬋娥云〕可早來到也。興兒。你報復去。說徐親家差嬋娥來問安哩。〔興兒報科云〕相公。有徐家嬋娥。在于門首。〔張道南云〕快請進。〔見科〕〔嬋娥云〕相公。老身奉老相公言語。本待自來問候。恐怕相公病體。迎接不便。徑着老身來探近日病體如何。〔張道南云〕我害的病。不陰不陽。發寒發熱。不知是甚麼症候。〔嬋娥唱〕

〔紅繡鞋〕我見他黃甘甘容顏憔悴。更那堪骨體羸羸。只你這秀才每花酒病最難醫。〔張道南云〕我這疾病。只有添沒有減的日子。〔嬋娥唱〕一會家覺精細。一會家又覺昏迷。害的你病懨懨無此三箇氣力。

〔張道南云〕嬋娥。我這病越害的沉重了也。〔嬋娥云〕相公。我猜着你這病症呵。〔唱〕

〔晉天樂〕你莫不是斷王事費精神。〔張道南云〕不是。〔嬋娥唱〕莫不是因茶飯傷脾胃。〔張道南云〕也不是。〔嬋娥唱〕莫不是風寒感冒。因病成疾。〔張道南云〕也不是。〔嬋娥唱〕莫不是文章上苦用心。〔張道南云〕也不是。〔嬋娥唱〕莫不是鞍馬上多勞力。

〔張道南云〕這都不是。〔做嘆氣科〕〔嬖嬖唱〕哎。他那裏無語無言。只是長吁氣。多敢怕等閒間泄漏了天機。他又不肯明明的說破。則這般慊慊的瘦損。好教我暗暗的猜疑。

〔云〕相公。着與兒請太醫來。用些藥可也好麼。〔張道南云〕我待不依來。又怕辜負了相公這場好意。也罷。與兒。你就去請個太醫來。〔與兒云〕理會的。我出的這門來。太醫在家麼。〔淨扮太醫上詩云〕我做太醫手段高。難經脈訣盡會學。整整十年中間。醫不得一個病人好。拚則兵馬司中去坐牢。自家賽盧醫的便是。待我看來。那喚我的是那個。〔與兒云〕我家相公不快。特來請你。〔太醫云〕這等。啗和你就去。〔做見科云〕請問相公。害的是甚麼病。〔嬖嬖云〕太醫。你用心看咱。〔太醫云〕嬖嬖你放心。小人三代行醫。醫書脈訣。無不通曉。包的你手到病除。我的聲名。傳於四海。誰人及的。我叫做賽盧醫。我不會說謊。〔嬖嬖唱〕

〔石榴花〕他口誇大語說是賽盧醫。賣弄那聲價有誰及。醫方脈訣幼會習。〔淨做看脈科〕〔嬖嬖唱〕這病呵。是風寒暑濕。餓飽勞役。〔云〕太醫。你下甚麼藥。〔太醫云〕我下服建中湯。減了附子。加上官桂。就着他疾病痊可也。〔嬖嬖唱〕你留着建中湯。去附子加官桂。必然見功效。效神奇。〔太醫云〕這寸關尺三指脈微沉細。常是寒熱往來。則怕這病候有些差處。休說我醫生不會看脈。〔嬖嬖云〕怎又道寸關尺三部脈都沉細。還只怕這病候有些差處。

〔張道南云〕這太醫胡說。錯看了脈。我害的病。則是風月二字起的。〔嬖嬖唱〕

〔鬪鶻鶻〕元來是風月上留情。全不是寒熱間害疾。你則待送雨行雲。那些兒於家爲國。常言道心病從來無藥醫。這等乾相思不似你。空則想夢裏佳人。做了箇色中餓鬼。

〔張道南云〕嬖嬖。着這太醫回去罷。〔太醫云〕你要我回去。可擎出藥錢來送我。〔與兒云〕相公不曾吃你一片藥。有什麼藥錢送你。〔太醫云〕你沒的藥錢。我就死在你這裏。〔做死科〕〔與兒云〕你死。我就呼狗來咬你。

〔太醫做起科云〕這等你請相公吃我的藥。倒着相公死了罷。〔下〕〔嬖嬖背云〕我將他心上事題一題。看他說甚麼。相公。你可喜也。〔張道南云〕有甚麼喜。你說。〔嬖嬖云〕相公。你害的病。既是風月的症候。我與你做箇媒人。你心下如何。〔張道南云〕嬖嬖。你與我做媒。是誰家的姐姐。〔嬖嬖云〕他不是別人家的。是俺老相公小姐。小字玉蘭。生的千嬌百媚。與相公做夫人。續了舊日這門姻眷如何。〔張道南云〕那玉蘭比着他家碧桃姐姐。還生得好麼。〔嬖嬖唱〕

〔上小樓〕那小姐十分整齊。千般嬌媚。他生的纖纖玉笋。小小銀鈎。淡淡蛾眉。〔張道南云〕他有見識麼。〔嬖嬖唱〕他可便有見識。〔張道南云〕他有福氣麼。〔嬖嬖唱〕他可便有福氣。堪爲匹配。〔張道南云〕他來我家。便是夫人也。〔嬖嬖唱〕也不辱沒了五花誥縣君名位。

〔張道南云〕雖然如此。則不如那小娘子這世罷了。〔嬖嬖唱〕

〔么篇〕怎麼的問着呵。越不應。道着呵。越不理。〔帶云〕我如今猜着了也。〔張道南云〕你猜着甚麼。〔嬖嬖唱〕你戀着雨愛雲。歡海誓山盟。月約星期。他那裏惱一會。歎一會。不知何意。我便是女楊修。難猜啞謎。

〔張道南做歎科云〕只怕我這個病人。你家老相公未必就許此親事。〔嬖嬖唱〕

〔滿庭芳〕待招你箇先生做女婿。他早是一言既出。你可休心下疑惑。〔張道南云〕他也識字麼。〔嬖嬖唱〕那小姐詩書上索是攻習。〔張道南云〕可伶俐麼。〔嬖嬖唱〕那小姐忒溫柔。忒俊雅。忒伶俐。〔張道南云〕他伶俐殺也。比不的孟光麼。〔嬖嬖唱〕他比孟德耀還多豔質。則你這張京兆。怎畫蛾眉。真個是天緣對。你可便將息貴體。管教你運至遇良醫。

〔云〕相公。這親事成的成不的。回我一句話兒。〔張道南云〕我本待不要他來。則管裏纏。我且一時間應承了罷。向後却做商量。嬖嬖。煩你多多拜上太山。則說小官願隨鞭鐙便了。〔嬖嬖云〕且喜這門親事道定了也。

我回老相公的話去來。(唱)

〔煞尾〕向你箇相公行且告別。(張道南云)嬖嬖。你這般慣做媒那。(嬖嬖唱)休道是我慣做媒。我說的這事和諧。費了多少元陽氣。則索先報與夫人相公喜。(下)

〔張道南云〕嬖嬖去了也。與兒你扶我向臥房內歇息去。(詩云)非是區區懶就親。心中自有上心人。有緣若得重相見。須比靈丹勝幾分。(與兒扶下)

〔音釋〕應平聲 禁平聲 調平聲 看平聲 日人智切 顛音樵 頓音翠 𠂔音汪 羸音雷 力

音利 斷端去聲 疾精妻切 學池燒切 及更移切 習星西切 濕傷以切 役銀計切
國音鬼 識傷以切 謎音袂 惑音回 質張恥切

第二折

〔張珪引張千上云〕老夫張珪的便是。自爲潮陽縣丞。三年任滿。回東京閒住。孩兒張道南。一舉狀元及第。也在潮陽爲縣。不料孩兒染病在身。醫藥無效。老夫想來必有邪魔外道迷着。不得痊可。此處離城三十里丹霞山。有一道者。乃是薩真人。行五雷正法。好生靈應。老夫今日寫下投詞。請那先生來看孩兒。這早晚敢待來也。

〔外扮薩真人引弟子上云〕貧道薩守堅。汾州西河人也。貧道幼年學醫。因用藥誤殺人多。棄醫學道。雲遊方外。參訪名山洞天。后到西蜀峽口。遇一道人。乃虛靖天師。觀貧道有仙風道骨。傳授呪禁之術。及神霄符。五雷秘法。貧道又到龍虎山參籙奏名。誓欲剿除天下妖邪鬼怪。救度一切衆生。遍遊荆襄江淮閩廣等處。今日貧道雲遊到洛陽城外丹霞山中紫府道院。修行辦道。昨日有一鄉官張縣丞。投詞壇下。爲他孩兒張道南。染病不安。醫藥無效。恐有邪魔鬼怪纏擾。敬請貧道下山。救度此人。貧道念上帝好生之德。如何不救。今日來到他家。兀那門上人報復去。道有貧道來了也。(張千報科云)報的老爺得知。薩真人到於門首。(張珪云)道有請。(張千云)請進。(真人做見科)(張珪云)真人。今有小官的孩兒張道南。染其病症。未得痊可。請真人來看一看。是何神鬼。(真人云)貧道試看咱。老相公。這病是一個陰鬼纏擾做下的。待貧道設一壇場。剿除此鬼。相公意下如何。(張珪云)多謝了真人。(真人云)貧道登壇之後。不便瞻顧。暫請老相公迴避。(張珪云)真人請

自穩便。〔下〕〔真人云〕道童將道服劍來。〔道童遞科〕〔真人云〕道香一炷。法鼓三聲。十方肅靜。萬神仰德。恭焚道香。無爲清淨。自然香超三界。香滿瓊樓玉境。遍週天法界。虔誠恭請。叩齒焚香。請三天使者。五老神兵。御符背劍在雲間。跨虎乘鸞來月下。今因信士張珪之子張道南染病。服藥不效。今日香燈花果列壇前。法遣神兵排左右。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攝。一聲天清。二擊地盤。三擊五雷。速變真形。〔做拏筆科云〕天圓地方。律令九章。神筆到處。萬鬼潛藏。〔做書符科云〕天上麒麟子。頓斷黃金瑣。偷走下天來。人間收的我。紫薇殿下丹霞鏡。白玉堦前劍佩齊。十二童子傳詔畢。星冠雲冕一齊回。〔做擊劍科云〕老君賜我驅邪劍。離火煅成經百煉。出匣森森雪霜寒。入手輝輝星斗現。〔做呪水科云〕我持此水非凡水。九龍吐出淨天地。太液池中千萬年。吾今將來淨妖氣。〔做仗劍步罡科云〕謹請當日功曹。直符使者。吾今用爾。速至壇前。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攝。〔淨扮直符上云〕小聖乃直符使者是也。上仙呼喚那廂使用。〔真人云〕有勞神將。去百花園中勾將碧桃來者。〔直符神云〕得令。〔外扮馬趙溫關天將押上〕〔天將云〕快行動些。〔正旦唱〕

〔正宮端正好〕師父將法力施。天將把神通顯。這三時急急煎煎。向後園中到處搜尋遍。險鬧了那一座森羅殿。

〔滾繡毬〕這一個戲金鎧身上穿。那一個蘸鋼鞭腕上懸。一箇箇氣昂昂性兒不善。他每都叫吼吼。袖揎拳走的。我腿又酸。脚又軟。不由我不心驚膽戰。索陪着笑臉兒。退後趨前。你覷那昏昏怨霧迷千里。更和那慘慘浮雲散九天。端的是苦海無邊。

〔直符領旦兒做見科云〕碧桃當面。〔真人云〕兀那小鬼頭。你是何方鬼怪。甚處妖精。怎生將張道南纏攪。害人性命。你向我跟前。從實的說。說的是萬事都休。說的不是。罰往酆都。永爲餓鬼也。〔正旦云〕上仙可憐見。聽妾身慢慢的從頭說上一遍。〔真人云〕你說貧道聽咱。〔正旦唱〕

〔呆骨朵〕告師父把雷霆怒息聽分辨。待妾身細說根源。〔真人云〕你敢是思凡的神女麼。〔正旦唱〕我也不是神女思凡。〔真人云〕敢是天魔地仙麼。〔正旦唱〕也不是天魔

地仙。〔真人云〕你是甚麼鬼怪。從頭實實的說來。〔正旦云〕妾身是潮陽徐知縣之女。小字碧桃。俺父親將我許與張道南爲妻。當日我父親不在家。我與梅香往後花園中散心去。不想張道南走了白鸚鵡。越牆而過。尋此鸚鵡。偶與妾身相見。說話中間。俺父親來到。張道南害羞而走。俺父親將妾身百般嗔怒。我回繡房中。一氣而死。今經三年光景也。俺父親就將俺葬在後花園中。墓頂上長一棵碧桃花樹。因妾身有二十年陽壽未盡。以此一靈真性不散。誰想張道南應舉及第。在潮陽爲理。妾身念此舊盟。與他重諧匹配。那張道南曾做青玉案一詞留證。只此本情。伏望上仙尊鑑不錯。〔真人云〕你既然身死。却怎生陰府下不收你那三魂七魄。〔正旦唱〕我有那二十載陽間壽。〔真人云〕你既然還有陽壽。天曹地府不管。你却這等與妖作怪。〔正旦唱〕更有那一萬種心頭怨。〔真人云〕你怨呵。可怨甚的。〔正旦唱〕辜負我夢行雲十二峯。斷送的閉荒墳三四年。

〔真人云〕你死了呵。魂靈却到那裏來。〔正旦唱〕

〔倘秀才〕直到那判生死閻王殿前。〔真人云〕你還到那裏。〔正旦唱〕更到那掌善惡曹司案邊。他道我這枉死情由實可憐。姻緣注五百載。陽壽有二十年。因此上把陰魂放免。

〔真人云〕你怎輒入縣舍。纏攪陽官。再與我從實的說來。〔正旦唱〕

〔滾繡球〕只因我天不管地不收。那一夜風又清月又圓。靜巉巉海棠庭院。恰遇他趁花陰行到墳前。〔真人云〕他到墳前說甚麼來。〔正旦云〕他只念了兩句詩道。是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唱〕他把碧桃花折一枝。古人詩念一聯。引的我魂靈兒向他行活現。〔真人云〕他見了你可是怎生。〔正旦唱〕他醉醺醺花裏遇神仙。可憐我生埋孤塚三年。恨只得書房一夜眠。並沒虛言。

〔真人云〕你兩個相會之時。他曾與你甚麼東西來麼。〔正旦唱〕

〔倘秀才〕他可便拂金星硯。將龍香墨研。染紫霜毫。把花箋紙展。〔真人云〕哦。

他寫甚麼來。〔正旦唱〕他將那青玉案新詞寫一篇。〔真人云〕那秀才只恁的戀酒貪花也。〔正旦唱〕他可便酒腸寬似海。端的是色膽大如天。〔真人云〕你爲甚麼便隨順他。〔正旦唱〕不由我不將他來顧戀。

〔真人云〕他向你跟前。也有甚麼顧戀的意思。〔正旦唱〕

〔滾繡球〕他將山盟海誓言。向羅幃錦帳眠。〔真人云〕他這般病了。如何不怕死。〔正旦唱〕他可便惜花心。死而無怨。〔真人云〕你是甚麼時候。向他跟前。去。〔正旦唱〕止不過赴佳期。月下星前。〔真人云〕你不去呵。也由得你。〔正旦云〕他將我死命的留。我將他死命的纏。俺兩箇得成雙。稱心滿願。〔真人云〕他後來告歸養病。你不得和他同去。你可敢還思想着他麼。〔正旦唱〕到如今愁和悶。有萬萬千千。〔真人云〕你愁甚麼。〔正旦唱〕我愁的是北邙衰草藏孤兔。恨的是西嶺斜陽泣杜鵑。題起來兩淚漣漣。

〔真人云〕這婦人說有二十年陽壽。又與張道南原是五百年姻緣。合做夫妻。怎恁的他口裏說話。直日功曹。與我攝過掌生死判官來者。〔直符云〕掌生死案的判官安在。〔淨扮判官持文案上詩云〕親奉皇天聖勅差。死生文簿手常擡。空中若說無神道。霹靂雷聲那裏來。小聖乃陰府掌生死的判官是也。上仙呼喚。須索見來。〔做見科云〕上仙呼喚。有何法旨。〔真人云〕今有徐知縣女孩兒。小字碧桃。他已亡過三年。鬼魂作怪。將陽官張道南。纏攪得病。被貧道將碧桃擒至壇前。他道有二十年陽壽未盡。以此召你來問。端的有陽壽麼。〔判官云〕端的還有二十年陽壽。〔真人云〕既然如此。當日功曹。與我攝過掌姻緣簿的判官來。〔直符云〕掌姻緣案的判官安在。〔外扮判官持文簿上詩云〕雷聲响曉振山川。此際何人不怕天。剛待雨收雲散後。兇徒惡黨又依然。小聖乃掌姻緣案的判官。上仙呼喚。須索見來。〔做見科云〕上仙呼喚。有何法旨。〔真人云〕今有徐知縣的女孩兒。小字碧桃。他已亡過三年。鬼魂作怪。將陽官張道南。纏攪得病。被貧道將碧桃擒至壇前。他道與張道南有五百年姻緣之契。特喚你來問。端的是有也無。〔判官云〕這婦人端的有夙緣。合爲夫婦。〔正旦唱〕

〔倘秀才〕這一箇掌姻緣簿的。標寫着無緣有緣。那一箇掌生死案的先

住定十年五年。可正是書案傍邊一句言。〔真人云〕兀那碧桃。我着你还魂去。夫妻重配。父母團圓。你心下可是如何。〔正旦唱〕但能勾夫妻重匹配。父母再團圓。我則索謝天。
〔真人云〕我待教這婦人還魂去。爭奈他的屍首。久已腐爛了。只除是怎的。掌生死案判官。你檢那生死簿上。有年小婦人。早晚該死的。着碧桃借屍還魂去。有何不可。〔判官云〕蒙真人法旨。檢生死簿看。徐知縣的小女玉蘭。今夕該死。着他借屍還魂去罷。〔正旦做拜科云〕若得如此。多謝上仙也。〔唱〕

【隨煞尾】謝師父承正法常。看諸處行方便。開闡教廣與衆生解倒懸。成就夫妻是夙緣。匹配鸞鳳趁心願。喜的是前度張郎正少年。早晚災除病體痊。我也不愛他詩禮儒風祖代傳。也不愛他簪笏榮名聖主宣。單則愛那惜玉憐香性兒軟。〔下〕

〔真人云〕誰想有這一場奇怪的事。那徐碧桃已着他借屍還魂去了。等待明早。再往徐知縣家。探望一遭。各神將都還本位去。〔直符判官同云〕領法旨。〔下〕〔真人詩云〕太上玄門道法尊。直將生死勘前因。舒開撥霧拳雲手。放轉追魂奪魄人。〔下〕

〔音釋〕 汾音分 剿焦上聲 閩音民 使去聲 將去聲 餞妻相切 鎧開上聲 蘸知澄切、擬羅上聲 擅音宣 種上聲 嶢初咸切 思去聲 解上聲

第四折

〔徐端同夫人扶正旦上云〕老夫徐端。好是煩惱人也。自碧桃孩兒亡過。又早三年光景。誰想玉蘭孩兒。昨夜三更時分。暴病而亡。停屍在堂。一壁廂報與張親家女婿知道。待他來時入殮。兀的不痛殺我也。〔正旦做醒科〕〔夫人云〕孩兒精細者。〔正旦唱〕

【雙調新水令】則我這俏身軀。三載土中埋。今日箇得還魂似升天界。寒灰重發焰。枯樹再花開。也是我苦盡甘來。常言道。否極早生泰。

〔夫人云〕漸愧。孩兒醒過來了也。〔徐端云〕將定魂湯與孩兒吃。〔夫人做遞湯科〕徐端云。孩兒精細者。吃一

盪定魂湯。〔正旦做起身拜科〕〔夫人云〕玉蘭孩兒。你那裏去來。〔正旦唱〕

〔步步嬌〕我與你款款前來深深拜。〔徐端云〕孩兒。你拜甚麼。〔正旦唱〕可憐我白頭父母都年邁。間別來可便三三載。〔徐端云〕可怎麼有三三載。〔正旦云〕你孩兒自離了父母去呵。〔唱〕我正是幾度南柯夢中來。〔徐端云〕這是怎麼說。〔正旦云〕你孩兒是碧桃也。〔唱〕將小名兒道的明白。〔徐端云〕你道是碧桃。他已死過三年了。你一向在那裏。〔正旦唱〕你孩兒半開半落在那荒郊外。

〔徐端云〕好是奇怪也。俺碧桃孩兒。已死了三年光景。怎生再活。莫不是妖邪鬼怪。倚草附木。我着人請張親家去了。這早晚怎生還不見來。〔張珪同夫人張道南引張千上云〕小官張珪是也。思量好是煩惱。孩兒張道南。先定下徐章甫親家大女兒碧桃。不想死了。今次又定下他小女兒玉蘭。喜得道南孩兒病又好了。正待完就這門親事。今日早間。人來報說。玉蘭昨夜三更時分。暴病身亡。老夫想來。只是俺道南孩兒。姻緣未到。如今只得同我夫人道南孩兒。都往他家弔孝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不必報復。我自過去。〔做見科云〕親家索是煩惱也。〔徐端云〕親家。有碧桃孩兒。還魂了也。〔張道南做驚科〕好是奇怪。碧桃小姐。怎生活了來。〔正旦做見科云〕張道南。你可也認的我麼。〔唱〕

〔折桂令〕原來是有朋自遠方來。你道是濟濟衣冠。楚楚人才。俺也只爲情重如山。恩深似海。險害的你骨瘦如柴。再不索鬧攘攘大驚小怪。這一場悄悄促促。似鬼使神差。〔張道南云〕我幾曾與你相見。你是這等說。〔正旦唱〕想着俺繾綣情懷。魚水和諧。我爲你會下巫山。你爲我悞入天台。

〔張道南云〕小姐。你則說我和你那裏相見來。你試說一遍與我聽者。〔正旦唱〕

〔沽美酒〕當日箇花園中成眷愛。美歡娛在書齋。則他那海誓山盟。是誰道來。哎。你這讀書的秀才。俺兩箇謀成合不謀敗。

〔張道南云〕小姐。你休得胡說。既然與你相見。有甚麼顯證在那裏。〔正旦云〕有有有。〔唱〕

【太平令】請你個假古徹的官人休怪。我這裏把新詞袖裏忙擡。【出詞科唱】一字字堪憐堪愛。一句句難學難賽。我對着衆客展開。表白這青玉案是那樣的親筆兒留在。

〔徐端云〕這一椿豈不是天下絕奇怪的事。只是其間委曲。怎生得箇明白的見人可也好那。〔薩真人忮上云〕貧道乃薩真人。今日向徐知縣家中。探望走一遭去。〔做見科云〕列位。貧道稽首。〔張珪云〕這是薩真人。前日爲小兒的病。投詞壇下。尙不會還我一個明白。今日來的正好。老親家。令愛還魂的事。你要得個見人。只除問這真人。必有分曉。〔徐端云〕真人。我大女兒碧桃。已死三年。昨夜小女兒暴亡。今早忽然醒轉。他道是碧桃還魂。這怎麼說。〔真人云〕老相不知。聽貧道細說一遍。老相你當初。曾將碧桃許與張道南爲妻。因那年三月十五日。你夫妻二人。同去張縣丞家賞牡丹。不想張道南走了白鸚鵡。跳過你家花園內。尋那鸚鵡。正遇碧桃小姐。見面恰待說話。老相回家撞見。將小姐辱了一場。他回至房中。一口氣身亡了。你家將他屍首。埋在後花園中。他陽壽未絕。精神不散。墓頂上長出一株碧桃花樹來。他一靈兒附在碧桃樹上。三年之後。張道南一舉及第。除授此縣知縣。在你舊衙中居住。那夜風清月明。張道南因閒行到碧桃樹邊。見花開的正好。折一枝向膽瓶中插着。誰想碧桃就那夜向書房中。與張道南作伴。雲來雨去。說誓言盟。以此張道南看看至死。他的父親與道南上表辭官。乞歸養病。蒙聖恩許允。遂得離任到家。雖則碧桃不得同來。然道南病體一時未愈。他父親看見沉重。服藥無效。怕有妖精鬼怪。纏擾爲祟。以此投詞到貧道壇前。貧道設一壇場。差天將將碧桃勾至壇下。他言稱道有二十年陽壽。更與張道南有夙緣前契夫妻之分。貧道不信。喚掌生死婚姻的判官來問他。果然不虛。貧道着碧桃還魂。爭奈屍首腐爛。難以回轉。不想你小女玉蘭。食盡祿絕。昨夜正三更時分身死。貧道就着判官。借這玉蘭屍首。放碧桃還魂。皆是貧道之力也。〔徐端云〕孩兒。這真人說話。可是真麼。〔正旦云〕您孩兒若不是上仙法力。豈想有今日也。〔唱〕

【豆葉黃】可憐我滯魄遊魂。流落在海角天涯。長伴着野草閒花。殘烟斷靄。我只道曉色何曾到夜臺。誰承望萬里歸來。喜喜歡歡。再拜我爹爹妳

妳。

〔夫人云〕兒也。你便還魂了。只可惜我玉蘭孩兒。兀的不苦痛殺我也。〔正旦唱〕

〔七兄弟〕這也是你的運衰。他的命該。留不得兩裙釵。若不是薩真人顯出神通大。則我這墓頂上簽釘遠鄉牌。可不的一靈兒永欠下鴛鴦債。

〔張道南云〕你既是碧桃小姐。當初相見之時。何不就明對我說。却教我做出這一場病症來。爭些兒害殺我也。〔正旦唱〕

〔梅花酒〕非是我假虛脾愛使乖。也只怕粉臉香腮。引動你密意幽懷。倒做了橫禍飛災。因此上把鬼名兒潛換改。真姓也暗藏埋。況陽壽尚未該。婚姻簿又明載。天對付。俏身材。雲和雨。好安排。連理樹。穩情栽。合歡花。縱心摘。

〔張道南云〕小姐。我和你當初相別。自謂生死永隔矣。不想今日還魂。重爲夫婦。咱兩個索是喜也。〔正旦唱〕

〔收江南〕呀。今日個月明千里故人來。鏡鸞重整向粧臺。這的是換人肌骨奪人胎。休得要亂猜。你不見桃花依舊待春開。

〔張珪云〕老親家。喜得令愛還魂。續成姻眷。皆賴真人法力。我等舉家拜謝真人便了。〔真人云〕這本是個天數。貧道不過施此法力。使他借屍還魂。重諧匹配而已。何足謝乎。〔徐端云〕張老親家。小女和令郎。另選吉日。過門做親。我等先拜謝真人纔是。〔做拜謝科云〕真人請上。受我等一拜。〔真人云〕不敢。不敢。〔詞云〕徐碧桃豔質天然。已三載閉骨重泉。誰想他一靈不散。與夫君私會花前。爲風情懨懨成病。百般的醫藥難痊。因此上投詞禳禱。被貧道識破根源。值小妹正當暴死。將屍首借與生旋。出懷中新詞爲證。纔知我法力無邊。此本是生前分定。天匹配再合姻緣。請高堂大排筵宴。相慶賀骨肉團圓。

〔音釋〕 載上聲 否滂米切 間去聲 柯音哥 白巴埋切 徹音熬 客音楷 崇音歲 橫去聲 摘齋上聲

元曲選

題目 張明府醉題青玉案
正名 薩真人夜斷碧桃花

沙門島張生煮海雜劇

李好古撰

第一折

〔外扮東華仙上詩云〕海東一片暈紅霞。三島齊開爛漫花。秀出紫芝延壽算。逍遙自在樂仙家。貧道乃東華上仙是也。自從無始以來。一心好道修煉。三田種出黃芽。至寶七返九還。以成大羅神仙。掌判東華妙嚴之天。爲因瑤池會上。金童玉女。有思凡之心。罰往下方。投胎脫化。金童者在下方潮州張家。托生男子身。深通儒教。作一秀士。玉女於東海龍神處。生爲女子。待他兩箇償了宿債。貧道然後點化他。還歸正道。〔詩云〕金童玉女。意投機。才子佳人。世罕稀。直待相逢酬宿債。還歸正道赴瑤池。〔下〕〔正末扮長老同行者上詩云〕釋門大道。要參修。開闢宗源。老比丘。門外不知東海近。只言仙境本清幽。貧僧乃石佛寺法雲長老是也。此寺古刹。近於東海岸邊。常有龍王水卒。不時來此遊翫。行者。出門前觀看。若有客來時。報復我家知道。〔行者云〕理會得。〔仲末扮張生引家僮上云〕小生潮州人氏。姓張名羽。表字伯騰。父母蚤年亡化過了。自幼頗學詩書。爭奈功名未遂。今日閒遊海上。忽見一座古寺。門前立着箇行者。那行者。此寺有名麼。〔行者云〕焉得無名。山無名。迷殺人。寺無名。俗殺人。此乃石佛寺也。〔張生云〕你去報復長老。道有箇閒遊的秀才。特來相訪。〔行者做報科云〕門外有一秀才。探望師父。〔長老云〕道有請。〔做見科長老云〕敢問秀才。何方人氏。〔張生云〕小生潮州人氏。自幼父母雙亡。功名未遂。偶然閒遊海上。因見古刹清涼境界。望長老借一淨室。與小生溫習經史。不知長老意下如何。〔長老云〕寺中房舍儘有。行者。你收拾東南幽靜之處。堪可與秀才觀書也。〔張生云〕小生無物相奉。有白銀二兩。送長老權爲布施。望乞笑納。〔長老云〕既然秀才重意。老僧收了。行者。收拾房舍。安排齋食。請秀才穩便。老僧且回禪堂。作些功果去也。〔下〕〔行者云〕秀才。與你這一間幽靜的房兒。隨你自去打斛斗。學踢弄。舞地鬼。喬扮神。撒科打諢。亂作胡爲。耍一會笑一會。便是你那遊翫快樂。我行者到禪堂服侍俺師父去也。〔詩云〕行童終日打勤勞。掃地纔完又要把水挑。就裏貪頑只愛耍。尋箇風流人共說風騷。〔下〕〔張生云〕僧家清雅。又無閒人聒噪。堪可攻書。天色晚了也。家童將過那張琴來。撫一曲散心咱。〔家童安琴科張

生云「點上燈。焚起香來者。」點燈焚香科張生詩云「流水高山調不徒。鍾期一去賞音孤。今宵燈下彈三弄。可使游魚出聽無。」正旦扮龍女引侍女上云「妾身瓊蓮是也。乃東海龍神第三女。與梅香翠荷。今晚閒遊海上。去散心咱。」侍女云「姐姐。你看這大海澄澄。與長天一色。是好景致也。」正旦唱「

【仙呂點絳脣】海水洶洶。晚風微送兼天涌。不辨西東。把淩波步輕那動。
【混江龍】清宵無夢。引着這小精靈閒伴我遊蹤。恰離了澄澄碧海。遙望那耿耿長空。你看那萬朵彩雲生海上。一輪皓月映波中。」侍女云「海中景物。與人間敢不同麼。」正旦唱「覷了那人間鳳闕。怎比我水國龍宮。清湛湛洞天福地。任逍遙。碧悠悠。那愁他浴鳧飛雁爭喧哄。似俺這閨情深遠。直恁般好信難通。」

〔侍女云〕姐姐。你本海上神仙。這容貌端的非凡也。」正旦唱「

【油葫蘆】海上神仙年壽永。這蓬萊在眼界中。風飄仙袂絳綃紅。則我這雲鬟高挽金釵重。蛾眉輕展花鈿動。袖兒籠指十蔥。裙兒簌鞋半弓。只待學吹簫同跨丹山鳳。那其間登碧落趁天風。」

〔侍女云〕想天上人間。自然難比。」正旦唱「

【天下樂】不比那人世繁華掃地空。塵中似轉蓬。則他這春過夏來秋又冬。聽一聲報曉雞。聽一聲定夜鐘。斷送的他世間人猶未懂。」

〔張彈琴侍女做聽科云〕姐姐。那裏這般响。」正旦唱「

【那吒令】聽疎剌剌晚風。風聲落萬松。明明明月容容。光照半空。响潺潺水衝衝。流絕澗中。又不是採蓮女撥棹聲。又不是捕魚叟鳴榔動。驚的那夜眠人睡眼朦朧。」

〔侍女云〕這响聲比其餘全別也。」正旦唱「

【鶻踏枝】又不是拖環珮韻玳瑁。又不是戰鐵馬響錚鏦。又不是佛院僧房。擊磬敲鐘。一聲聲說的我心中怕恐。原來是廝琅琅誰撫絲桐。

【張再撫琴科】（侍女云）敢是這寺中有人弄甚麼响。（正旦云）原來是撫琴哩。（侍女云）姐姐。你試聽咱。

【正旦唱】

【寄生草】他一字字情無限。一聲聲曲未終。恰便似顫巍巍金菊秋風動。香馥馥丹桂秋風送。響珊珊翠竹秋風弄。咿呀呀偏似那織金梭攢斷錦機聲。滴溜溜舒春纖亂撒珍珠迸。

【侍女做偷瞧科云】原來是箇秀才。在此撫琴。端的是箇典雅的人兒也。（正旦唱）

【六么序】表訴那絃中語。出落着指下功。勝檀槽慢撥輕攏。則見他正色端容。道貌仙丰。莫不是漢相如作客臨邛。也待要動文君曲奏求鳳凰。不由咱不引起情濃。你聽這清風明月琴三弄。端的箇金徽絢湧。玉軫玲瓏。

【侍女云】姐姐。休說你知音人。便是我也覺的他悠悠揚揚。入耳可聽。果然彈得好也。（正旦唱）

【么篇】端的心聰。那更神工。悲若鳴鴻。切若寒蛩。嬌比花容。雄似雷轟。真乃是消磨了閒愁萬種。這秀才一事精百事通。我躡足潛踪。他換羽移宮。抵多少盼盼女詞媚涪翁。似良宵一枕遊仙夢。因此上偷窺方丈。非是我。不守房樞。

【做絃斷科張生云】怎麼琴絃忽斷。敢是有人竊聽。待小生出門試看咱。（正旦避科云）好一箇秀才也。（張生做見科云）呀。好一箇女子也。（做問科云）請問小娘子。誰氏之家。如何夜行。（正旦唱）

【金盞兒】家住在碧雲空。祿波中有披鱗帶角相隨從。深居富貴水晶宮。我便是海中龍氏女。勝似那天上許飛瓊。豈不知衆星皆拱北。無水不朝東。

〔張生云〕小娘子姓龍氏。我記得何承天姓苑上。有這箇姓來。難道小娘子既然有姓。豈可無名。因甚至此。
〔正旦云〕妾身龍氏三娘。小字瓊蓮。見秀才彈琴。因聽琴至此。〔張生云〕小娘子既爲聽琴而至。這等是賞音的了。何不到書房中坐下。待小生細彈一曲何如。〔正旦云〕願往。〔做到書房科正旦云〕敢問先生高姓。〔張生云〕小生姓張名羽。字伯騰。潮州人氏。早年父母雙亡。也曾飽學詩書。爭奈功名未遂。遊學至此。並無妻室。
〔侍女云〕這秀才好沒來頭。誰問你有妻無妻哩。〔家童云〕不則是相公。我也無妻。〔張生云〕小娘子不棄小生貧寒。肯與小生爲妻麼。〔正旦云〕我見秀才聰明智慧。丰標俊雅。一心願與你爲妻。則是有父母在堂。等我問了時。你到八月十五日。中秋節屆。前來我家。招你爲婿。〔張生云〕既蒙小娘子俯允。只不如今夜便成就了。何等有趣。着小生幾時等到八月十五日也。〔家童云〕正是。我也等不得。〔侍女云〕你等不得。且是容易哩。
〔正旦云〕常言道有情怕隔年期。有甚等不得那。〔唱〕

〔後庭花〕那裏也陽臺雲雨蹤。不比那秦樓風月叢。〔張生云〕敢問小娘子家在何處。〔正旦唱〕只在這滄海三千里。險似那巫山十二峯。〔張生云〕小生做貴宅女婿。就做了富貴之郎。不知可有人服侍麼。〔正旦唱〕俺可更有門風。無非是蛟虬參從。還有那龍將軍驚相公。魚夫人蝦愛寵。鬚先鋒龜老翁。能浮波慣弄風。隔雲山千萬重。要相逢指顧中。

〔張生云〕只要小娘子言而有信。俺小生是一箇志誠老實的。〔正旦唱〕

〔青歌兒〕甜話兒將人摩弄。笑臉兒把咱陪奉。你則看八月冰輪出海東。那其間霧斂晴空。風透簾櫳。雲雨和同。那其間錦陣花叢。玉甃金鍾。對對雙雙。喜喜歡歡。我與你笑相從。再休提誤入桃源洞。

〔張生云〕既然許了小生爲妻。小娘子可留些信物麼。〔正旦云〕妾有冰蠶織就鮫綃帕。權爲信物。〔張生做謝科云〕多感小娘子。〔家童云〕梅香姐。你與我些兒甚麼信物。〔侍女云〕我與你把破蒲扇。拿去家裏扇煤火去。〔家童云〕我到那裏尋你。〔侍女云〕你去兀那羊市角頭磚塔兒街衛總鋪門前來尋我。〔正旦唱〕

【賺煞】你豈不知意兒和。直恁欠心兒懂。我非羅剎女。休驚莫恐。多管是前世因緣。今得寵。到中秋好事相逢。且從容。劈開這萬里溟濛。俺那裏靜悄悄。絕無塵世冗。【張生云】有如此富貴。小生願往。【正旦唱】一週圍紅遮翠擁。盡都是金屏銀棟。不弱似九天碧落蕊珠宮。【同侍女下】

【張生云】我看此女妖嬈豔冶。絕世無雙。他說着我海岸邊尋他。我也等不的中秋。家童。你看着琴劍書箱。我拚的將此鮫綃手帕。渺渺茫茫。直至海岸邊。尋那女子走一遭去。【詩云】海岸東頭信步行。聽琴女子最關情。有緣有分能相遇。何必江皋笑鄭生。【下】【家童云】我家東人好俊也。安知他不是箇妖魔鬼怪。便信着他跟將去了。我報與長老同行者。追我東人去。【詞云】尉耐這鬼怪妖魔。將花言巧語調唆。若不是連忙趕上。只怕迷殺我秀才哥哥。【下】

【音釋】 疊音運 剎音察 施去聲 譚溫去聲 那音挪 簌音速 斷端去聲 刺音辣 潯鋤山切
鐸音撐 鏗音匆 顫音戰 撤粗酸切 迸通夢切 邛音窮 蛩音窮 轟音烘 涪房鳩切
從去聲 瓊音窮 慧音惠 虬音求 蠶音陀 聾音賈 從音匆 分去聲 俊商鮮切 唆
音梭

第二折

【張生上詩云】幸會多嬌有所期。閒花野草鬪芳菲。幽情何處桃源洞。則怕劉郎去未歸。小生張伯騰。恰纔遇着的那箇女子。人物非凡。因此尋踪覓跡。前來尋他。却不知何處去了。則見青山綠水。翠柏蒼松。前又去不得。回又回不得。好悽慘人也。這盤陀石上。我且歇息咱。【虛下】【正旦改扮仙姑上詩云】桑田成海又成田。一霎那堪過百年。撥轉頂門關棧子。阿誰不是大羅仙。自家本秦時宮人。後以採藥入山。謝去火食。漸漸身輕。得成大道。世人稱爲毛女者是也。今日偶然乘興。遊到此間。却是海之東岸。你看茫茫蕩蕩。好一片大水也呵。【唱】
【南呂一枝花】黑瀾漫水容滄海寬。高崢嶸山勢崑崙大。明滴溜冰輪出海角。光燦爛紅日轉山崖。這日月往來。只山海依然在。彌八方徧九垓。問

甚麼河漢江淮。是水呵都歸大海。

【梁州第七】你看那縹渺間十洲三島。微茫處闌苑蓬萊。望黃河一股兒渾流派。高冲九曜。遠映三台。上連銀漢。下接黃埃。勢汪洋無岸無涯。出許多異寶奇哉。看看看波濤湧。光隱隱無價珠璣。是是是草木長。香噴噴長生藥材。有有有蛟龍偃鬱。沉沉精怪靈胎。常則是雲昏氣靄。碧油油隔斷紅塵界。恍疑在九天外。平吞了八九區雲夢澤。問甚麼翠島蒼崖。

〔張生上云〕這裏不知是何處。喜得又遇着一位娘子呀。原來是道姑。待小生問箇路兒咱。〔仙姑唱〕

【牧羊關】猛地裏難迴避。可教人怎離攜。則見他又手前來。多管是迷了路的行人。多管是失了船的過客。〔張生云〕道姑。敢問這搭兒是何處也。〔仙姑唱〕比及你來相問。先對俺說明白。〔張生云〕我到此只爲那可意人兒。不知在那裏。〔仙姑唱〕且將箇採芝女權休怪。只問那可意人安在哉。

〔云〕秀才何方人氏。因甚至此。〔張生云〕小生潮州人氏。因爲遊學。在此石佛寺借寓。前夜彈琴。有一女子引一侍女來聽。此女自言龍氏之女。小字瓊蓮。到八月中秋日。與小生會約於海岸。小生隨即尋訪。不意迷失道路。小生只想他風流人物。世上無比。〔仙姑云〕他既說姓龍。你可也想左了。〔唱〕

【罵玉郎】可知道龍宮美女多嬌態。想當時因有約。則今日獨尋來。拚的箇捨殘生。做下風流債。那龍也青臉兒長左猜。惡性兒無可解。狠勢兒將人害。

〔張生云〕可怎生恁般利害。〔仙姑唱〕

【感皇恩】呀。他把那牙爪張開。頭角輕擡。一會兒起波濤。一會兒摧山岳。一會兒捲江淮。變大呵乾坤中較窄。變小呵芥子裏藏埋。他可便能英勇。顯神通。放狂乖。

〔張生云〕那小娘子姓龍。你這道姑。怎麼說起龍來。〔仙姑云〕秀才不知。這龍是輕易好惹他的。〔唱〕

〔採茶歌〕他與雲霧片時來。動風雨滿塵埃。則怕驚急烈。一命喪屍骸。休爲那約雨期雲龍氏女。送了。你箇攀蟾折桂俊多才。

〔張生云〕小生纔省悟了也。他是龍宮之女。他父親十分狠惡。怎肯與我爲妻。這婚姻之事。一定無成了。只是小娘子。誰着你聽琴來。〔做悲科〕〔仙姑云〕貧道不是凡人。乃奉東華上仙法旨。着我來指引你還歸正道。休得墮落。〔張生做拜科云〕小生肉眼。不知上仙指引。望乞恕罪。〔仙姑云〕我且問你。那聽琴女子。是東海龍王第三之女。小字瓊蓮。他在龍宮海藏。你怎麼得見他。〔張生云〕若論那龍宮之女。與小生頗有緣分。〔仙姑云〕那裏見的有緣分。〔張生云〕既沒緣分。他怎肯約我在八月十五夜。到他家裏招我做女婿。又與我這鮫鮓帕兒做信物哩。〔仙姑云〕這鮫鮓手帕。果是龍宮之物。眼見的那箇女子。看的你中意了。只是龍神暴躁。怎生容易將愛女送你爲妻。秀才。我如今圓就你這事。與你三件法物。降伏着他。不怕不送出女兒嫁你。〔張生做跪科云〕願見上仙法寶。〔仙姑取砌末科云〕與你銀鍋一隻。金錢一文。鐵杓一把。〔張生接科云〕法寶便領了。願上仙指教。怎生樣用他纔好。〔仙姑云〕將海水用這杓兒。舀在鍋兒裏。放金錢在水內。煎一分。此海水去十丈。煎二分。去二十丈。若煎乾了。鍋兒海水見底。那龍神怎麼還存坐的住。必然令人來請。招你爲婿也。〔張生云〕多謝上仙指教。但不知此處離海岸遠近若何。〔仙姑云〕向前數十里。便是沙門島海岸了也。〔唱〕

〔黃鍾煞尾〕這寶呵。出在那瑤臺紫府清虛界。碧落蒼空天上來。任熬煎。任佈劃。可從心。可稱懷。不求親。不納財。做行媒。做嬌客。連理枝。並蒂開。鳳鸞交。魚水諧。休將他覷小哉。信神仙妙手策。也是那前生福有安排。直看。你沸湯般煎乾了這大洋海。〔下〕

〔張生云〕小生有緣。得受上仙法寶。直到沙門島煎海水去來。〔詩云〕任他東海滾波瀾。取水將來鍋內熬。此是神仙真妙法。不愁無分見多嬌。〔下〕

〔音釋〕 根音利 瀾音迷 漫漫平聲 崑才筆切 崑勒沒切 長音掌 澤池齋切 摘齋上聲 客

音楷 白巴埋切 解上聲 窄齋上聲 燥音竈 降奚江切 音音杏 劉胡乖切 稱去聲

第三折

〔行者上云〕小僧乃石佛寺行者。前日有一秀才。在我這房頭借住。因夜間彈琴。被一個精怪迷惑將去了。那家童連忙趕去尋他。俺師父葫蘆提也着我去尋。林深山險。那裏尋他去。我獨自一個。正要走回。不隄防遇見個大蟲。張牙舞爪而來。猶喜得我先見他。那大蟲不曾看見我。左邊看看。右邊看看。再沒個所在可以躲閃的過。恰好傍邊有一潭渾泥水。只得將身子輕輕溜下水底坐了。豈知那大蟲走的口渴。正要來吃水。張開了血盆也似紅的口。伸出那銼刀也似快的舌頭來。把水一啞。那潭就乾了一寸。連不連的啞上幾啞。那潭漸漸的乾下去。可不把俺身子似鰓珠兒露將出來。如何是好。俺趁他開口之時。只一個筋斗。早打到他肚裏去了。元來那肚裏面黑便黑。他心肝五臟都是摸得着的。被我摸着他心肝左邊。那葉上着實咬了一口。只聽的大蟲叫道。哎喲。我又摸他心肝右葉上。加倍的狠咬一口。只聽的大蟲叫道。我今日怎麼這等心疼的緊。莫不是石佛寺這箇促搯的小行者。算計我哩。我便道也差不多兒。那大蟲道。你出來罷。我道你放我那裏出來。那大蟲道。你打前門出來。我想他這兩對獠牙。略闖一闖。我這身子就做芝麻糖了。我便道。我不打前門出來。那大蟲道。這等你要那裏出來。我道我打後門出來。那大蟲便往山崗兒上。兩隻腳爪着兩株大樹。將屁股向着山崗空闊去處。用力一努。早努出箇爆雷也似的響屁來。我就着這屁迸裂一箇筋斗。直打到石佛寺裏。方纔逃得一條性命。〔詩云〕平地空將性命丟。見人羞說後門頭。不如隨着秀才一處同迷死。倒也落的牡丹花下鬼風流。〔下〕〔張生引家僮上詩云〕前生結下好姻緣。覺得鸞膠續斷絃。法寶煎熬鑊滾沸。爭知火裏好栽蓮。小生張伯騰。早到海岸也。家僮將火鑊火石。引起火來。用三角石頭。把鍋兒放上。〔做放鍋科云〕你可將這杓兒舀那海水起來。〔做取水科云〕鍋裏水滿了也。再放這枚金錢在內。用火燒着。只要火氣十分旺相。一時間將此水煎滾起來。〔家僮云〕這等。你不早說。那小娘子跟隨的丫頭。送我一把蒲扇。不曾掣的來。把什麼扇火。〔做衣袖扇火科云〕且喜鍋兒裏水滾了也。〔張生云〕水滾了。待我試看海水動靜。〔做看科驚云〕怪哉。果然海水翻騰沸滾。真有神應也。〔家僮云〕怎麼這裏水滾。那海水也滾起來。難道這鍋兒是應着海的。〔長老慌上

云〕老僧石佛寺長老。是也。正在禪床打坐。則見東海龍王。遣人來說道。有一秀才。不知他將甚麼物件。煮的海水滾沸。急得那龍王沒處逃躲。央我老僧去勸化他。早早去了火罷。元來這秀才不是別人。就是前日借俺寺裏讀書的潮州張生。想我石佛寺貼近東海。現今龍宮有難。豈可不救。只得親到沙門島上。勸化秀才。走一遭去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一地裏受煎熬。遍寰宇空勞。攘兀的不慌殺了海內龍王。我則見水晶宮血氣從空撞。聞不得鼻口內乾烟燄。

〔滾繡球〕那秀才誰承望。急煎煎做這場。不知他挾着的甚麼伎倆。只待要賣弄殺手段高強。莫不是放火光逼太陽。燒的來焰騰騰滾滾波翻浪。縱有那雷和雨。也救不得驚惶。則見錦鱗魚活潑刺波心跳。銀腳蟹亂扒沙在岸上藏。但看一點兒就是一箇燎漿。

〔做到科云〕來到此間。正是沙門島海岸了。兀那秀才。你在此煮着些甚麼哩。〔張生云〕我煮海也。〔正末云〕你煮他那海做甚麼。〔張生云〕老師父不知。小生前夜在於寺中操琴。有一女子前來竊聽。他說是龍氏三娘。小字瓊蓮。親許我中秋會約。不見他來。因此在這裏煮海。定要煎他出來。〔正末唱〕

〔倘秀才〕這秀才不能勾花燭洞房。〔帶云〕好也。〔唱〕却生扭做香水滉堂。大海將來升斗量。秀才家能軟款會安詳。怎做這般熱忽喇的勾當。

〔張生云〕老師父。你不要管我。你且到別處化緣去。〔正末唱〕

〔滾繡球〕俺也不是化道糧。也不是要供養。我則是特來相訪。〔張生云〕我是箇窮秀才。相訪我有甚麼化與你。〔正末唱〕俺本是出家人。便乞化何妨。〔張生云〕若得見那小娘子。肯招我做女婿。便有布施。〔正末唱〕則爲那窈窕娘。不招你個俊俏郎。弄出這一番禍從天降。你窮則窮。道與他門戶輝光。你那裏得熬煎鉛汞山頭火。你那裏覓醫治相思海上方。此物非常。

〔張生云〕老師父。我老實對你說。若那夜女子不出來呵。我則管煮哩。〔正末云〕秀才你聽者。東海龍神。着老僧來做媒。招你爲東床嬌客。你意下如何。〔張生云〕老師父。你不要要。我這海中一望。是白茫茫的水。小生是個凡人。怎生去得。〔家僮云〕相公。這個不妨事。你只跟着長老去。若是他不殮死。難道獨獨殮死了你。〔正末唱〕

〔脫布衫〕俺實不不要問行藏。你慢騰騰好去商量。將這水指一指。翻爲土壤。分一分。步行坦蕩。

〔小梁州〕直着。你如履平原草徑荒。〔張生云〕到那海底去。莫不昏暗麼。〔正末唱〕却正是日出扶桑。〔張生云〕小生終是個凡人。怎敢就到海中去。〔正末唱〕雖然大海號東洋。你謙讓。〔帶云〕去來波。〔唱〕他則待招選你做東床。

〔張生云〕小生曾聞這仙境有弱水三千丈。可怎生去的。〔正末唱〕

〔么篇〕便休提瀾漫弱水三千丈。端的是錦模糊水國魚邦。〔張生做望科云〕我看這海有偌般寬闊。無邊無岸。想是連着天的。好怕人也。〔正末唱〕你道是白茫茫如天樣。越顯得他寬洪海量。我勸你早準備帽兒光。

〔張生云〕既如此。待我收起法寶。則要老師父作成我這樁親事。〔家僮云〕那小姐身邊。有一個侍女。須配與我。不然我依舊燒起火來。〔正末唱〕

〔笑和尚〕去去去。向蘭閣到畫堂。俺俺俺這言語無虛誑。〔張生云〕是真個麼。〔正末唱〕你你你終有個酸寒相。他他他女豔粧。早早早得成雙。來來來似鴛鴦。並宿在銷金帳。

〔張生云〕這等我就隨着老師父去。則要得早早人月團圓。休孤舊約也。〔正末唱〕

〔尾聲〕則爲你佳人才子多情況。說得他椿室萱堂着意忙。你貌又軒昂。才又良。他玉有溫柔花有香。意相投姻緣可配。當心廝愛夫妻誰比方。似

他這百媚章娘。共你個風流張敞。〔帶云〕去來波。〔唱〕須將俺撮合山的媒人重重賞。〔同張生下〕

〔家僮云〕你看我家東人。與匆匆的跟着長老入海去了。留我獨自一個。在這海岸上。看守什麼法寶。若是他當真做了新郎。料必要滿了月方纔出來。我看那小行者。儘也有些風韻。老和尚又不在。不如我收拾了這幾件東西。一逕回到寺裏。尋那小行者打鬧開去也。〔下〕

〔音釋〕 觸音魯 鑄音撐 鑣音廉 相去聲 難去聲 槍妻相切 當上聲 汞烏拱切 興去聲

閉鋪蒙切

第四折

〔外扮龍王引水卒上詩云〕一輪紅日出扶桑。照耀中天路杳茫。雖然弱水三千里。只要無私自可航。吾神乃東海龍王是也。有小女瓊蓮。曾于夜間到石佛寺遊玩。見一秀才撫琴。其曲有鳳求凰之音。他兩個暗面關情。遂許中秋赴會。某家說道他是凡人。怎生到的俺這水府。不想秀才遇着上仙。授他三件法寶。被他燒的海水滾沸。使某不堪其熱。只得央石佛寺法雲禪師爲媒。招請爲婿。早間已將花紅酒禮。款待那做媒的去了。如今設下慶喜的筵席。兀那水卒。請出秀才和女孩兒來者。〔正旦同張生上〕〔正旦云〕秀才前廳上拜俺父母去。〔張生云〕是。〔正旦云〕秀才。我和你那夜相別。誰想有今日也。〔唱〕

〔雙調新水令〕則爲這波濤相間的故人疎。我則怕黑漫漫各尋別路。受了此三活地獄。下了此死工夫。海角天隅。須有日再完聚。

〔張生云〕這龍宮裏面。都是些甚麼人物。〔正旦唱〕

〔駐馬聽〕擺列着水裏兵卒。都是此三龍將軍。鼉先鋒。鯨大夫。看了這海中使數。無過是赤鬚蝦。銀腳蟹。錦鱗魚。繡簾十二列珍珠。家財千萬堆金玉。〔張生云〕是好富貴也。〔正旦唱〕你自暗付。則俺這水晶宮是一搭兒奢華處。

〔做行禮拜科龍王云〕你二人在那裏相會來。〔正旦唱〕

【滴溜金】趁着那祿水清波。良辰美景。輕雲薄霧。霜氣浸冰壺。可則是玉露泠泠。金風淅淅。中秋節序。正值着冷清清人靜更初。

〔龍王云〕你與這秀才素非相識。況在夜靜更初。怎麼就許他婚姻之約。你試說我聽。〔正旦唱〕

【折桂令】俺去他那月明中信步階除。聽三弄瑤琴。音韻非俗。恰便似雲外鳴鶴。天邊語鴈。枝上啼烏。他待覓鶯儔燕侶。我正愁鳳隻鸞孤。因此上要識賢愚。別辨親疎。端的個和意同心。早遂了似水如魚。

〔龍王云〕秀才。誰與你這法寶來。〔張生云〕量小生是個窮儒。焉有此法寶。偶因追趕令愛。到海岸上。遇着一位仙姑。把與我來。〔龍王云〕秀才。則被你險些兒熱殺我也。我想這事都是我女孩兒惹出來的。〔正旦唱〕

【鴈兒落】不想這火中生比目魚。石內長荆山玉。天邊有比翼鳥。地上出連枝樹。

〔張生云〕若非上仙法寶。怎生得有團圓之日。〔正旦唱〕

【得勝令】你待將鉛汞煉乾枯。早難道水火不同爐。將大海揚塵度。把東洋列焰煮。神術煅化的爲夫婦。幾乎熬煎殺俺眷屬。

〔東華仙上云〕龍神。聽俺分付。〔龍王同張生正旦跪科。東華仙云〕龍神。那張生非是你女婿。那瓊蓮也非是你女兒。他二人前世乃瑤池上金童玉女。則爲他一念思凡。謫罰下界。如今償還夙契。便着他早離水府。重返瑤池。共證前因。同歸仙位去也。〔衆拜謝科。〕〔正旦唱〕

【沽美酒】待着俺辭龍宮離水府。上碧落赴雲衢。我和你同會西池見聖母。秀才也。抵多少跳龍門應舉。攀仙桂步蟾蜍。

〔東華云〕你二人若非吾來指引。豈得到瑤池仙境也。〔正旦唱〕

【太平令】廣成子長生詩句。東華仙看定婚書。引仙女仙童齊赴獻仙酒。仙桃相助。願普天下曠夫怨女。便休教間阻。至誠的一箇箇皆如所欲。

〔東華云〕你本是玉女金童。投凡世淹留數載。石佛寺夜月彈琴。鳳求凰留情殢色。許佳期無處追尋。走海上失精落彩。遇仙姑法寶通靈。端的有神機妙策。配金丹鉛汞相投。運水火張生煮海。則今朝返本朝元。散一天異香杳靄。〔正旦同張生稽首科〕〔正旦唱〕

〔收尾〕則今日雙雙攜手登仙去。也不枉鮫綃帕留爲信物。閒看他蟠桃

灼灼樹頭紅。撇罷了塵世茫茫海中苦。

〔音釋〕間去聲 卒從蘇切 玉于句切 暗音蔭 漸音昔 俗詞疽切 鶴音豪 術繩朱切 煨端

平聲 屬繩朱切 重平聲 蜎音除 欲于句切 殢音膩 物音務

題目 石佛寺龍女聽琴

正名 沙門島張生煮海

包待制智賺生金閣雜劇

武漢臣撰

楔子

〔冲末扮李老同卜兒見正末郭成上〕〔李老詩云〕急急光陰似水流。等閒白了少年頭。月過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萬事休。老漢是郭二。蒲州河中府人氏。嫡親的四口兒家屬。婆婆王氏。孩兒郭成。媳婦兒李幼奴。我孩兒幼習經史。學成滿腹文章。我可爲甚麼不着他應舉去。只因我家祖代不曾做官。恐沒的這福分。不如只守着農庄世業。倒也無榮無辱。不意孩兒偶然得了一個惡夢。去尋那賣卦先生。叫做開口靈。整整要一分一卦。他道此卦有一百日血光之災。只除千里之外。可以躲避。因此連日面帶憂容。怎生是好。〔卜兒云〕孩兒常言道陰陽不可信。信了一肚悶。你信他做什麼。〔正末云〕父親母親。他叫做開口靈。占的無有不驗。無有不準。您孩兒想來。要帶了媳婦。同到京城去。一來進取功名。二來躲災避難。只望父親容許。〔李老云〕孩兒。既然你要去。我與你一件寶物。若是得了官便罷。若不得官呵。有我這祖傳三輩留下的一個生金閣兒。你將的去。則憑着這生金閣兒。也博換得一官半職回來也。〔正末云〕父親與您孩兒試看咱。〔李老云〕婆婆將來。〔卜兒牽砌末科云〕老的兀的不是。〔李老做接科云〕孩兒。這個便是生金閣兒。〔正末云〕父親。這生金閣兒。有甚麼好處。〔李老云〕孩兒。你不知道。把這生金閣兒。放在那有風處。仙音嘹唳。若無風呵。將扇子搨動他。也一般的聲響。豈不是件寶貝。〔正末云〕父親。您孩兒不信。須做與孩兒看咱。〔李老云〕孩兒。你既不信。我把扇子搨動你聽。〔做搨動響科〕〔正末云〕是好寶物也。大嫂收了者。則今日好日辰。辭別了父親母親。便索長行也。〔做拜辭科〕〔卜兒云〕孩兒。一路上小心在意者。〔正末唱〕

【仙呂賞花時】一來我應舉京師赴選場。一來我爲遠去他鄉躲禍殃。〔卜兒云〕孩兒也。俺子母每今日別去。不知何日相見。到得京師。你則着志者。〔正末唱〕就拜辭了老爹娘。非是您孩兒自誇得這自獎。我若是不富貴。可兀的不還鄉。

〔正末同旦下〕〔李老云〕孩兒去了也。俺老兩口兒無甚事。只是關着門過日子便了。〔詩云〕離別苦難禁。平

安望寄音。雖無千丈線。萬里繫人心。〔同下〕

第一折

〔淨扮龐衙內領隨從上詩云〕花花太歲爲第一。浪子喪門世無對。聞着名兒腦也疼。只我有權有勢龐衙內。小官姓龐名勤。官封衙內之職。我是權豪勢要之家。累代簪纓之子。我嫌官小不做。馬瘦不騎。打死人不償命。若打死一個人。如同捏殺個蒼蠅相似。平生一世。我兩個眼裏。再見不得這窮秀才。我若是在那街市上擺着頭踏。倘有秀才衝着我的馬頭。一頓就打死了。若到人家裏。見了那好古玩好器皿。琴棋書畫。他家裏倒有。我家裏倒無。教那件當每借將來。我則看三日。第四日便還他。我也不壞了他的。但若是他同僚官的好馬。他倒有我倒無。着那件當借將來。則騎三日。第四日便還他。我也不壞了他的。人家有好宅舍。我見了他家裏倒有。我家裏倒無。搬進去則住三日。第四日就搬了。我也不會壞了他的。便好道未見其人。先觀使數。我這兩個小的。是我心腹人。一個叫做張龍。一個叫做趙虎。我心間的事。不會說出來。他先知道了。這兩個小的。好生的聰明。只是我做着衙內。偏生一世裏不曾得個十分滿意的好夫人。今日紛紛揚揚。下着這一天瑞雲。坐在家裏吃酒。可也悶倦。直至郊野外。一來打獵。二來就賞雪。下次小的每安排些紅乾臘肉。春盛擔子。駝兒小鷄。粘竿彈弓。花腿閒漢。多鞍幾匹。從馬。郊外打獵走一遭去。〔下〕〔丑扮店小二上詩云〕曲律竿頭懸草稈。綠楊影裏撥琵琶。高陽公子休空過。不比尋常賣酒家。自家是個賣酒的。今日風又大。雪又緊。少不的也有要買酒盪寒的。我開開這酒鋪。燒的這鑊鍋兒熱。看有什麼人來。〔正末同旦兒上〕〔正末云〕小生姓郭名成。自離了父母。與渾家進取功名。來到這半途。染了一場凍天行的病證。方纔較可。天那。怎又紛紛揚揚。下着這大雪。那裏是國家祥瑞。偏生是我上路的對頭。大嫂。你且打起精神行動些。〔旦兒云〕好大雪也。〔正末唱〕

〔仙呂點絳脣〕則我這口內嗟吁。腹中憂慮。離家去可又早一月多餘。則我這白髮添無數。

〔旦兒云〕秀才。想古來也有未遇的人。這般受苦麼。〔正末唱〕

〔混江龍〕想前賢不遇。我便似阮嗣宗慟哭在窮途。早知道這般的擔驚

受恐。我可也圖甚麼衣紫拖朱。每日慵將書去習。逐朝常把藥的那來找。我這剛移足趾。強整身軀。滑七擦爭些三跌倒。戰篤速直恁艱虞。天也。我如今整三十。可着我半路裏學那步。〔旦兒云〕秀才你捫箇些着。〔正末唱〕但只見黑漫漫同雲黯淡。白茫茫瑞雪模糊。

〔旦兒云〕秀才似這般大雪。我和你尋個村房道店。買些酒食盪寒也好那。〔正末云〕大嫂說的是。只此處沒有村店。且到前途去再看來。〔唱〕

〔油葫蘆〕亂紛紛扯絮擣綿空內舞。疎刺刺風亂鼓。寒凜凜望長天一色粉粧鋪。遠迢迢遇不着個窮親故。急煎煎覓不見箇荒村務。我身上衣又單。腹中食又無。可甚麼書中自有千鍾粟。〔旦兒云〕秀才似這般身上單寒。肚中餓餒。如之奈何。〔正末唱〕沒來由下這死工夫。

〔旦兒云〕秀才你到的帝都闕下。博得一官半職。改換家門。也不枉了受這場苦楚。〔正末唱〕

〔天下樂〕想刺股懸頭去讀書。則我這當也波初。自審付。怕不的滿胸中藏他萬卷餘。又不曾上春官顯姓名。又不曾向皇家請俸祿。哎。也乾着了。忍三三冬受盡苦。

〔旦兒云〕秀才遇着這等風雪。那裏避一避咱。〔正末云〕大嫂。嚕到這裏人生面不熟。投奔誰的是。遠遠望見一個酒務兒。且到那裏避一避風雪。慢慢的入城去來。〔做問科云〕小二哥有酒麼。〔店小二云〕官人請裏面坐。有酒。〔正末同旦兒入店科〕〔正末云〕打二百長錢酒來。〔店小二云〕理會的。官人。酒在此。〔正末云〕大嫂。俺慢慢的飲一杯酒。〔旦兒云〕這一會兒風雪較小了些兒也。〔正末飲酒科云〕大嫂。這一會纔覺的有些兒暖和哩。〔旦兒云〕秀才我和你離了家鄉。在這裏吃酒。不知父母家中。怎生想念我和你。〔衙內領隨從上云〕小官龐衙內。來到這郊野外。是好眼界也呵。這雪越下的大了。遠遠的那雪影兒裏。一個小酒店兒。就避一避雪。小的喚那賣酒的來。〔隨從云〕賣酒的。衙內喚你哩。〔店小二云〕有有有。〔見科云〕孩兒是賣酒的。

〔衙內云〕兀那廝。你認的我麼。〔店小二云〕孩兒每不認的。〔衙內云〕則我便是權豪勢要的龐衙內。〔店小二云〕孩兒每知道了。〔隨從云〕你這廝。不早來迎接討打吃。〔衙內云〕小的每休打着他。收拾下乾淨閣子兒。等我喝幾杯酒去。〔店小二云〕理會的。〔店小二向正末科云〕秀才。你且趲在一壁。這個爺不比別的。他是個衙內。打死人不償命。我打掃的這所在。乾乾淨淨了。〔見科云〕爺爺。打掃的閣子乾淨了也。〔衙內云〕我兒。你也有福我。一脚薦過你家來。你家裏九祖都生天哩。我不吃你那酒。小的每釀我的酒來。與他吃。〔隨從云〕有酒。〔店小二吃酒科〕〔衙內云〕我這酒比你的酒如何。〔店小二做嘴臉科云〕這酒比我家的越酸了。〔隨從云〕咄。〔衙內云〕你釀那酒來我吃。〔店小二云〕理會的。酒到。〔做飲酒科〕〔正末云〕大嫂。你看這人是好受用也呵。〔唱〕

〔金盞兒〕我則見他人馬鬧喧呼。這人物不尋俗。一羣價飛鷹走犬相隨逐。都是些貂裘暖帽錦衣服。雖不見門排十二戟。戶列入椒圖。你覷那金牌上懸銅虎。玉帶上掛銀魚。

〔云〕大嫂。我想那壁是個大人的動靜。我將這寶物獻與他咱。愁甚麼不得官做。〔旦兒云〕秀才。他不知是什麼人。則怕不中麼。〔正末云〕不妨事。我問那小二哥咱。小二哥。那壁是個甚麼人。〔店小二云〕你這個秀才低說些。你還不知道哩。他是權豪勢要的龐衙內。打死人不償命。你問他怎的。〔正末云〕則他是龐衙內。我央及你咱。〔店小二云〕你有甚麼話說。〔正末云〕你說去。這裏一個秀才。有件稀奇寶貝。獻與大人。〔店小二云〕則怕不中麼。〔正末云〕不妨事。〔店小二見衙內跪科云〕爺。那壁有個秀才。要將着件寶貝來獻與爺。〔衙內云〕這廝敢不是我這裏人麼。他不知道我的性兒。趲也趲不迭哩。他要來見我。着他過來。〔店小二向正末云〕秀才。爺着你過去哩。〔正末做見科〕〔衙內云〕兀那秀才。你那裏人氏。姓甚名誰。〔正末云〕小生姓郭名成。〔衙內云〕你可家住在那裏。〔正末唱〕

〔醉扶歸〕小生呵。家住在河中府。〔衙內云〕曾學什麼武藝來。〔正末唱〕幼年間讀幾行聖賢書。〔衙內云〕這等。你可怎麼不做官。〔正末唱〕則爲我運拙時乖。天不與。〔衙內云〕

可知則是一個窮秀才。〔正末唱〕甘分守窮活路。〔衙內云〕你家裏有甚麼人。〔正末唱〕拜辭了年高的父母。〔衙內云〕你如今往那裏去。〔正末云〕我一徑的取應往梁園去。

〔衙內云〕這廝要應舉去的。你要來見我。有甚麼勾當。〔正末云〕大人。小生有一件寶貝。獻與大人。〔衙內云〕你有甚麼寶貝。〔正末云〕是個生金閣兒。〔衙內云〕哦。則是個生金閣兒。兀那秀才。你不知道我那庫裏的好玩器。有桂花入寶瓶。赤色珊瑚樹。東海鯨鬚簾。荆山無瑕玉。瞻天照星斗。沒價夜光珠。光燦燦玻璃盞。明丟丟水晶盞。那一件寶物是無有的。休說你這生金閣兒。便是純金蓋一間大房子。也有哩。你那件兒有甚麼奇異處。叫做寶貝。〔正末云〕大人。這生金閣兒不打緊。若放在有風處吹動。仙音嘹亮。若在無風處。將扇子搨動。也一般的聲響。豈不是個寶貝。〔衙內云〕我不信。你將的來我試看咱。〔正末云〕大嫂。將那生金閣兒來。〔旦兒云〕秀才。則怕不中麼。〔正末云〕不妨事。〔旦兒云〕這等你將的去。〔正末獻砌末科云〕大人。則這個便是生金閣兒。〔衙內云〕舉一把扇子來搨動者。〔正末做搨細樂響科〕〔衙內云〕是好一件寶貝也。〔正末云〕大人。小生豈敢說謊。〔唱〕

〔金盞兒〕聽小生說從初。〔衙內云〕可也端的少有。〔正末唱〕這寶貝世間無。〔衙內云〕你可那裏得來。〔正末唱〕俺家裏祖傳三輩牢收取。〔衙內云〕你可要多少錢鈔。〔正末唱〕我也不求厚賂。但途意便沽諸。〔衙內云〕我與你些綾羅段疋換的麼。〔正末唱〕也不要綾羅和段疋。〔衙內云〕與你些寶貝金珠可好。〔正末唱〕也不要寶貝共金珠。〔衙內云〕你都不要。可要甚麼。〔正末唱〕小生只博箇小前程來帝里。便也好將名分入鄉間。

〔衙內云〕料着這廝的文章。也不濟事。則憑着那件寶貝。要做個官。兀那秀才。你則要做官。這個也不打緊。我與今場貢主說了。大大的與你個官做。小的每便寫個帖兒。寄與今場貢主去。說是我說來。就捐一個官兒與他做。〔正末云〕多謝了大人。小生有一個醜渾家。着他拜謝大人。〔衙內云〕你的渾家。要來見我。敢不中麼。既是這等。看你的面皮。着他過來。〔正末做向旦兒科云〕大嫂。我將那寶貝獻了大人。許我一個官也。你過去把體面拜謝大人者。〔旦兒云〕既然這等。我和你謝去來。〔相見科〕大人。受取妾身幾拜咱。〔做拜科〕〔衙內云〕

免禮免禮。這渾家十分標致。便好道巧妻常伴拙夫眠。兀那秀才。你有下處麼。〔正末云〕小生無下處。則纔到的這酒務兒裏避雪哩。〔衙內云〕小的每將兩匹馬來。與他騎着。跟着我私宅裏去來。〔正末云〕既然衙內帶挈。俺一同去來。〔同下〕〔店小二云〕整整打攪了我一日。酒也賣不的。你看我這等造化。〔詩云〕今日買賣十分苦。可撞見大官府。一個錢兒賺不的。不如關門學播鼓。〔下〕〔衙內同隨從再上云〕小的每打掃前後廳堂。把那名人書畫。掛將起來。擺上那玩好器血。着金壺裏醕着熱酒。鋪開那錦綉繡褥。將好臺盞來。請過那秀才來着。〔小廝云〕理會的。〔做喚科云〕秀才。爺請。〔正末同旦兒上云〕大嫂。衙內有請。俺同過去見大人來。〔做見科〕〔衙內云〕兀那秀才。我是個小人家兒。你休笑話。〔正末云〕量小生有何德能。着衙內如此般張筵管待。〔唱〕

〔後庭花〕我則見錦裯在床上鋪。〔衙內云〕小的每放下那氈簾來。〔正末唱〕兀那氈簾向門外簌。〔衙內云〕炭火上燒着羊肉着。〔正末唱〕我見他獸炭上燒羊肉。〔衙內云〕把酒醕熱着。〔正末唱〕金杯中泛醪醕。〔衙內云〕我見你是個讀書的人。因此上敬你。〔正末唱〕小生則是寒儒。〔衙內云〕我和你做個親屬。〔正末唱〕怎敢與衙內認爲親屬。量小生有甚福感。衙內相盼顧。〔衙內云〕我說的話。你可依的我麼。〔正末唱〕但道的都應付。〔衙內云〕你不要推阻。〔正末唱〕並不敢推共阻。〔衙內云〕你的渾家。與我做個夫人。我替你另娶一個。你意下如何。〔正末唱〕他他他從頭兒說事故。就就就說就說的我麻又酥。道道道別求箇女艷妹。待待待打換我這醜媳婦。我我我這面不搽頭不梳。那那那有甚的中意處。

〔衙內云〕好共友。我務要換了你的。〔正末唱〕

〔青哥兒〕哎。你怎生的喬爲。喬爲胡做。可不道敗壞風俗。〔衙內云〕我要你渾家與我做個夫人。打甚麼不緊。這等推三阻四的。〔正末唱〕你元來好模樣。倒有這般心歹處。便待要拆散妻夫。鳳隻鸞孤。〔衙內扯正末科云〕你這廝不肯。我更待乾罷那。〔正末唱〕他將

我這衣領揪掉。〔衙內云〕你若不與我，我看你目下就死。〔正末唱〕就着我目下身殂，我則索禱告天乎。可憐我無辜，放聲啼哭。〔衙內云〕好歹將這媳婦與我做個夫人罷。〔正末唱〕哎，不爭將並頭蓮，慘可可的帶根除。看誰人養活俺那生身父。

〔衙內云〕這廝好生無禮。小的每拿大鐵鎖鎖在馬房裏，扶着他那渾家後堂中去。〔隨從做牽科云〕理會的。郭成，你休言語，枉送了你的性命。〔正末哭科〕〔唱〕

〔賺煞〕罷罷罷，怎干休。難分訴，世做的馮河暴虎，赤緊的先要了我這希奇無價物。又生出百計虧圖。哎，你箇潑無徒，膽大心麤。俺夫妻每負屈衙冤誰做主。你強奪了花枝媳婦，又將咱性命屠毒。〔帶云〕哎，早知今日，我不帶的渾家出來也罷。〔唱〕方知道美女累其夫。〔下〕

〔隨從云〕爺，那郭成拿的去，鎖在後槽亭柱上哩。〔衙內云〕我那裏恒郭成的渾家，這等生的風流，長的可喜。正好與我做個夫人。他來的路兒，可也遠了。多把些肥皂與他洗了臉，再搽些胭脂，換些錦繡衣服。在後堂中安排酒餚，慶賀新得的夫人。天阿，也是我一點好心，與我這條兒糖吃。〔詩云〕此生無分得嬌容，一床錦被半條空。今朝奪取良人婦，後堂慶喜吃三鍾。〔隨從云〕還要分付後槽，將這廝收的好者，不要等他溜了。〔同下〕

〔音釋〕累上聲 當去聲 盛音呈 駭音松 敦音備 從去聲 稗音准 那上聲 強溪養切 那

音擲 黯衣減切 擣詞纖切 刺音辣 粟須上聲 審音去聲 祿音路 奔去聲 舊音陌

俗詞疽切 逐常如切 服房夫切 行音杭 賂音路 簌蘇上聲 醋音須 屬如上聲 福

音府 推退平聲 姝音朱 中去聲 梓音祖 哭音苦 磣森上聲 物音務 毒東盧切

長音掌 阿何哥切

第二折

〔衙內領隨從上云〕某龐衙內，歡歡喜喜，拾得一個郭成的渾家，待要做了夫人。誰想他不著趣，百般的不肯。就我看我這嘴臉，儘也看的過。你道我臉上搽粉，你又不搽粉。那我家中有個嬖嬖，是我父親手裏的人，他可

也看生見長我的。如今着他去勸化。不怕不聽。小的每與我喚將嬈嬈來者。〔隨從做喚科云〕嬈嬈。爺喚哩。〔正旦扮嬈嬈同僚兒上云〕老身是龐衙內家的嬈嬈。衙內呼喚。須索走一遭去。這個是老身的孩兒。喚做福童。他父親不幸。早年亡過。福童。你要學裏去。我與你這把鑰匙。你若尋我時。到花園裏來尋我便是。〔僚兒云〕我孩兒。你道將着這把鑰匙。揣在袖兒裏。要尋你時。只在後花園裏。如今我學裏去也。〔下〕〔正旦云〕老身自幼在龐府。看生見長。這個衙內。非是一日也呵。〔唱〕

〔越調鬬鵲鶯〕則他這兔走烏飛。寒來暑往。春日花開。可又早秋天月明。斷送了光陰。消磨了世況。我如今年紀老。鬢髮蒼。我做不的重難的生活。只管幾件輕省的勾當。

〔紫花兒序〕早辰間放開倉庫。晌午裏綽掃了花園。未傍晚我又索執料廚房。小了鬢忙來呼喚道。衙內共我商量。豈敢行唐。大走向庭前去問當。〔正旦做見衙內科〕〔唱〕哥哥。你有何明降。對老身至尾從頭。說短論長。

〔云〕哥哥呼喚老身來。有何事幹。〔衙內云〕嬈嬈。喚你來別無甚事。我大茶小禮。三媒六證。親自娶了個夫人。他百般的不肯隨順我。你勸他一勸。勸的他回心轉意。我自重重賞你。〔正旦云〕哥哥你放心者。老身到那裏。不消三言兩句。管教他隨順哥哥便了。〔衙內云〕我這夫人。有些撒拗。嬈嬈。你須放出那崩通般舌來纔好。〔正旦唱〕

〔小桃紅〕老身非敢自誇強。我不比那崩徹無名望。〔衙內云〕我禮拜磕頭。央及你波。〔衙內做拜科〕〔正旦唱〕呀呀呀。何須的禮拜磕頭把咱央。〔衙內云〕好奶奶。沒奈何。好生勸他一勸。〔正旦唱〕直恁般痛着忙。就待要安排共宿芙蓉帳。憑着我甜話兒廝搪。更將此三美情兒相向。哥哥也。你穩情取金殿鎖鴛鴦。〔同下〕

〔旦兒上詩云〕天下人煩惱。盡在我心頭。渾如秋夜雨。一點一聲愁。妾身是郭成的渾家李幼奴。有龐衙內強要了我生金閣兒。又逼我爲妻。將俺男兒郭成。鎖在馬房裏。天那。好煩惱殺我也。〔正旦上云〕此間是他臥房。

門首。〔做入見旦兒科云〕姐姐萬福。〔旦兒云〕嬷嬷萬福。〔正旦云〕姐姐我問你咱。俺衙內大財大禮娶將你來。指望百年偕老。你只是不肯隨順。可是爲何。〔旦兒云〕嬷嬷。你那裏知道。我心中的冤枉也。〔正旦云〕姐姐。你差了也。〔唱〕

〔凭欄人〕則這女聘男婚禮正當。你兩下和諧。可着人讚揚。哎。你箇女艷粧。你心中可怎不想。

〔旦兒云〕嬷嬷。你怎知道我那裏是大財大禮娶的。我本是郭成的渾家。有龐衙內強娶了我生金閣兒。又逼我爲妻。將俺丈夫鎖在馬房裏。嬷嬷。你可知道我這等冤枉也。〔正旦云〕你若不說。我怎生得知。難道有這等事。〔唱〕

〔鬼三台〕聽的他言分明。說的我魂飄蕩。姐姐也。你怎生則撞入天羅地網。俺那廝驢狗兒一片家狠心腸。着誰人好來阻當。〔旦兒云〕嬷嬷。我今日不曾看見丈夫。多敢殺壞了兀的不痛殺我也。〔正旦唱〕你道他昨來箇那塌兒裏殺壞了范杞梁。今日箇這塌兒裏沒亂殺你女子孟姜。〔旦兒云〕嬷嬷。我待要尋一個大大的衙門。告他去哩。〔正旦唱〕你待要叫屈聲冤。姐姐也。誰敢便收詞接狀。

〔衙內同隨從打聽科〕〔旦兒做哭科云〕哎。天也。〔正旦唱〕

〔寨兒令〕我見他痛感傷。淚汪汪。〔旦兒云〕當初只爲我生的風流。長的可喜。將我男兒陷害了性命。搗了我這面皮罷。〔正旦云〕哎。可憐了也。〔唱〕水晶般指甲兒搗破面上。〔衙內同隨從做聽科〕〔正旦唱〕俺那廝少不的落馬身。不久淪亡。他可便遭賊盜。值重喪。〔么篇〕多不到半月時光。餐刀刃親赴雲陽。高杆首吊脊梁。木驢上碎分張。渾身的害麼娘。碗大血疔瘡。

〔衙內做咳嗽科〕〔正旦唱〕

〔金蕉葉〕是誰人村聲潑噪。他壁聽在門兒外廂。〔旦兒做驚科云〕嬷嬷。窗兒外有人。

咳嗽。〔正旦唱〕姐姐也。你且休慌。心勞意攘。我可便自把那言詞說上。

〔衙內做見正旦科云〕哇。我養着你箇家生狗。倒向着裏吠。直被你罵的我好也。〔正旦唱〕

〔調笑令〕息怒。波宰相。聽老身說行藏。〔衙內云〕你還說甚的。可敢再罵我麼。〔正旦云〕哥哥。我不曾說甚來。〔唱〕我道是楚襄王寄語巫山窈窕娘。也不須遮遮掩掩粧模樣。早共晚準備下。雨席雲床。〔衙內云〕你道不罵我。恰纔我都聽的了也。〔正旦唱〕我道您哥哥也。在城中第一家財帛廣。還有那鴉飛不過的田地池塘。

〔衙內云〕小的每這老賤才罵了我許多。還待賴哩。拏繩子來細了。丟在八角琉璃井裏去。〔隨從云〕理會的。〔隨從做腰裏取繩子細科云〕嬖嬖。你也不要怨我。自家討死吃。〔旦兒云〕嬖嬖。兀的不痛殺我也。〔正旦云〕姐姐。等我那孩兒來時。着他與我報警。天也。誰來搭救我咱。〔唱〕

〔收尾〕罷罷罷。我倒做了耕牛。為主遭鞭杖。啞婦傾杯反受殃。有一日包待制到朝堂。哥哥也。我則怕泄漏了天機。白破你那謊。〔同旦兒下〕

〔隨從做丟科云〕撲摯丟下去了。再搬下井欄石。往下壓着。省的那屍首浮起來。嬖嬖。你倒好了。也落的一個水葬哩。〔做回話科云〕爺。小的每把嬖嬖着繩子細了。丟在八角琉璃井裏死了也。〔衙內云〕這嬖嬖便死了。還有郭成哩。一發拿來。就在他渾家根前。着銅鑼切了頭者。〔隨從云〕理會的。郭成。你的渾家送了我衙內便罷了。你百忙裏不肯。如今着我來斫了你頭哩。趙虎。你揪着頭髮。我提起這銅鑼來磕叉。〔做跌倒科云〕哎哟。就殺我也。〔郭成做倒地復起來跑下〕〔隨從做驚科見衙內云〕爺。怪事怪事。只見日月交食。不曾見轆軸退皮。爺着小廝每把郭成拿在那馬房裏。對着他渾家面前。他便按着頭。我便提起銅鑼來。可叉一下。刀過頭落。那郭成提着牆。跳過頭去了。〔衙內云〕呸。怎麼提着牆。倒跳過頭去了。〔小廝云〕呸。是提着頭跳過牆去了。〔衙內云〕強魂強魂。休要大驚小怪的。不妨事。明日是正月十五日。賞元宵。多着些伴當每。拿着些棍棒。跟着我賞元宵去來。〔同下〕

〔音釋〕 嬖魔上聲 斷端去聲 量平聲 論平聲 撇音鼈 拗音要 竭音窩 揭莊瓜切 跔音莊

重平聲 噪桑上聲 鑼音鬧 轆音鹿

第三折

〔社火鼓樂擺開科〕〔外扮老人里正同上云〕老漢王老人。這個是劉老人。時遇元宵節令。預賞豐年。城裏城外。不論官家民戶。都要點放花燈。與民同樂。老的咯每做火兒。看燈走一遭去來。〔做看燈科〕〔衙內領隨從上云〕今日是元宵節令。小的每隨俺看燈耍子去。〔魂子提頭冲上打科〕〔衙內做慌云〕那裏這個鬼魂打將來。好怕人也。走走走。〔下〕〔魂子追趕老人里正社火鼓樂同衆慌下〕〔衙內再上云〕小的每。這鬼魂好狼哩。我們這等跑。他倒越追上來。走走走。〔魂子再上趕科〕〔衙內云〕這鬼魂又趕將來了。說殺我也。小的每扶着我回去罷。這燈也看不成了。〔下〕〔店小二上詩云〕買賣歸來汗未消。上床猶自想來朝。爲甚當家頭先白。曉夜思量計萬條。自家是個賣酒的。在此處開着個酒店。但是那南來北往。做買做賣。推車打擔。都來我這店裏買酒吃。今日早把這鑊鍋兒燒的熱些。等那買酒的人來。好盪與他吃。〔老人里正跪上云〕走走走。如今那沒頭鬼不來了。老的。我們有了這些年紀。眼裏並不曾見這怪異。險些兒被他嚇死。我們且到這酒店裏吃幾杯酒。定一定膽。店小二。我們要買酒吃的。打二百長錢酒來。〔店小二云〕有有有。新釀的笑酒。老的。請裏面坐。〔老人云〕恰纔漸漸喘息定了。慢慢的吃幾杯兒。〔正末扮包拯便衣領張千上云〕老夫姓包名拯。字希仁。乃廬州金斗郡四望鄉老兒村人氏。官封龍圖閣待制。正授南衙開封府尹之職。奉聖人的命。着老夫西延邊賞軍回來。時遇上元節令。紛紛揚揚。下着國家祥瑞。張千。分付頭踏。遠遠的在前面自去。等我在後慢慢行者。〔唱〕

〔南呂一枝花〕我可便上西延。離汴京。押衣襖。臨京兆。我也不辭年紀老。豈憚路途遙。想着宰相官僚。請受了這千鐘祿難虛耗。怎不的秉忠心佐聖朝。今日在鵲鷺仙班。到後來圖寫上麒麟畫閣。

〔梁州第七〕我也則爲那萬般愁。常榮心上。兩條恨不去眉梢。急回身又遇着新春到。我只見寒梅晚謝。凍雪初消。傍幾家兒村鵲啞啞。隔半程兒

野犬嘒嘒。粧點來則恁的景物蕭條。可不道有丹青也便巧筆難描。我我我看了些三青慘慘峻嶺層巒。是是是行了些黃穰穰沙堤得這古道。呀呀呀兀良早過了些碧澄澄野水橫橋。歸來路杳裊絲鞭。羨殺投林鳥。薄暮也在荒郊。怎當這波馬西風雪正飄。說不盡寂寥。

〔張千云〕相公風又大。雪又緊。遠遠的有個酒務兒。路避一避風雪。就買些酒吃。可不好也。〔正末云〕張千。你說的是。兀的不是個酒務兒。〔唱〕

〔牧羊關〕草刷兒向牆頭挑。醉入仙壁上描。蓋造的蕩灑清標。寫着道酒勝西湖。店欺着東閣。〔帶云〕看你這村野去處。有什麼整齊的。〔唱〕止不過瓦鉢內斟村釀。那裏有金盞內泛羊羔。你待寫着大樣兒留人醉。我道不飲呵。可便從他來酒價高。

〔云〕張千。接了馬者。〔張千云〕牢陸。〔正末見店小二〕張千做打小二科云賣酒的。快打掃乾淨。閣子兒醞熱酒來。把馬牽到後頭。與我細切草爛煮料。把馬喂着。不要塌了膘。你若着人偷了鞍子。剪了馬尾去。我兒也。你眼睫毛我都擗掉了你的。〔店小二云〕你看這廝。他也是個驢前馬後的人。怎麼不由分說。便將我飛拳走踢。只是打我且忍着。教他看我的道兒。〔張千云〕店小二將酒來。我與相公遞一杯酒。〔做跪送科云〕相公。一路上風寒。孩兒每孝順的心。請滿飲一杯。〔正末云〕孩兒也。大風大雪。你兩隻脚伴着我這四隻馬蹄子走。你先吃這鍾兒酒者。〔張千云〕相公不吃。與孩兒每吃。孩兒就吃。〔做接科〕〔正末云〕孩兒也。你吃下這鍾酒去。可如何。〔張千云〕您孩兒吃下這鍾酒去。便是旋添綿。〔正末云〕怎麼是旋添綿。〔張千云〕孩兒吃下這杯酒去。添了件綿團襖一般。〔吃科〕〔做打店小二科云〕我打你這個弟子孩兒。你見我打了你幾下。擎這麼冰也似的冷酒與我吃。把我牙都冰了。吃下去肚裏。就似割得疼的。你還立着哩。快醞熱酒來。〔店小二云〕我知。〔做背科云〕我如今可醞滾熱的酒與他吃。我盪這弟子孩兒。〔張千云〕快將熱酒來。〔店小二云〕酒熱酒熱。〔張千云〕相公。天道寒冷。熱熱的酒兒。請滿飲一杯。〔正末云〕孩兒也。你一路上還辛苦似我。這鍾酒也是

你吃。〔張千云〕這鍾酒又着孩兒每吃。謝了相公。〔做叩頭吃酒科云〕哎。好熱酒。盪了喉也。〔正末云〕孩兒吃下這杯酒去。又與你添了一件綿搭襖麼。〔做打店小二科云〕我打你個促搯的弟子孩兒。醜這麼滾湯般熱酒來盪我。把我的嘴唇都盪起料漿泡來。我兒也。你討分曉。我筋都打斷了。你的再醞酒來。〔店小二做背科云〕這纔出了我的氣。我如今可醞些不冷不熱。兀兀禿禿的酒與他吃。〔張千云〕將酒來。相公。孩兒每酒勾了。相公請飲一杯兒。〔正末云〕張千。可不道三杯和萬事。一醉解千愁。孩兒。我且不吃。一發等你吃了這鍾。湊個三杯。可不好那。〔張千云〕相公又不吃。又與孩兒每吃。孩兒只得吃了。湊個三杯。〔做戰科〕〔正末云〕孩兒也。你吃了這幾鍾酒。怎麼打起戰來。〔張千云〕您孩兒多衣多寒。〔正末云〕孩兒。你連吃這幾鍾。身上可溫了。老夫一路上鞍馬勞倦。我有些腿疼。過來與我捶一捶背。〔張千云〕理會的。〔做捶背科〕〔店小二云〕你個弟子孩兒。吃了兩鍾酒。佯風詐冒。手之舞之的打我。你敢再來打我麼。〔張千云〕我兒也。你還強嘴哩。你往城裏來。我若前街上撞見你。一無話說。我若後巷裏撞見你。一隻手揪住衣領。舉起我這五指闊無縫的拳頭。則一拳。〔做打正末科〕〔正末云〕張千。怎的。〔張千慌科云〕恰纔相公賞了孩兒每幾鍾酒。店小二這廝無理。他則道我醉了。他欺負我。他見我與相公捶背。他看着我揎拳擺袖。舒着拳頭要打我。我說你要打我。可是我沒有手的。我也少不的還你一拳。不想失錯了。可打打了相公背上。〔正末云〕假似你手裏擎着把刀子。可怎了。〔張千云〕您孩兒須認的爹哩。〔正末云〕張千。看馬去。〔張千云〕理會的。〔店小二云〕我着這弟子孩兒打殺我也。我且後面執料去咱。〔下〕〔正末云〕隔壁閣子裏有人吃酒。我是聽咱。〔老人云〕老的。今日是上元節令。家家翫賞。好便好。則多了這沒頭鬼。老的你滿飲一杯。〔里正云〕老的先請。〔老人云〕也罷。我先飲。嗨。老弟子孩兒。可忘了澆奠。〔做澆奠科云〕頭一鍾酒。願天下太平。第二鍾酒。願黎民樂業。做官的皆如卓魯。令史每盡壓蕭曹。輕徭薄稅。免受塗炭者。〔正末云〕你聽那廝。倒也說的好。〔唱〕

〔賀新郎〕他那裏擎杯舉酒對天燒。現如今五穀豐登。萬民安樂。賣弄他田蠶十倍收成了。說不盡庄家。庄家這好。還待要薄稅輕徭。他道官長每如卓魯。令史每壓蕭曹。高眠莫被閒愁攪。似這等人心無厭足。則怕天也

填不的許多回。

〔正末做扮老人科云〕唱喏。〔老人慌科云〕哎喲。沒頭鬼又來了。〔做見正末科云〕吓。我道是沒頭鬼。原來是這個老弟子孩兒。則被你唬殺我也。〔張千云〕腿。休胡說。是包包包。〔正末云〕包什麼。〔張千云〕衆老兒。我要買一包絲綿可有麼。〔正末云〕張千。〔張千〕老爺。〔老人云〕兀那老子。你要替我唱喏。你也叫一聲老人家。我唱喏哩。我們便知道了。可怎麼不做聲不做氣。猛可裏從背後扭將我過來。唱上箇喏。且是你這臉生的俊。把我們嚇這一跳。我把你個無分曉的老無知。〔張千云〕腿。是龍龍龍。〔正末云〕什麼龍。〔張千云〕我說你那兩個敢有些耳聾。〔正末云〕這廝靠後。〔老人云〕我把你個老不死的老賊。〔張千云〕腿。是圖圖圖。〔正末云〕什麼圖。〔云〕我問你老人家。你却纔說有什麼沒頭鬼。〔老人云〕你不知。聽我說與你。俺每都是在城的老人里正。今日是上元節令。俺往城裏看燈去來。撞見個沒頭鬼。手裏提着頭。趕着衆人打。俺們害慌。權躲在這酒務兒裏吃杯酒。你恰纔不做聲不做氣。扭將我過來。唱上箇喏。我則道沒頭鬼又來了。故此說着這沒頭鬼。〔正末云〕老夫不知。休怪休怪。〔老人云〕你去你去。不怪你。我們也不吃酒了。各回家去也。〔同里正下〕〔正末云〕自從我離朝。誰想有這等蹊蹺事也。〔唱〕

〔牧羊關〕他那裏纔言罷。說的我魂暗消。離城中則半載。其高可怎麼白日神曠。到黃昏鬼鬧。我半生多正直。怎見這蹊蹺。只今的離村。離猶然早。〔云〕張千。將馬來。〔張千云〕理會的。〔正末唱〕我和你到皇都赴晚朝。

〔行科〕〔魂子上做轉科〕〔正末云〕吓。好大風也。別人不見。老夫便見。我馬頭前這箇鬼魂。想就是老人們所說沒頭的鬼了。兀那鬼魂。你有甚麼負屈銜冤的事。你且回城隍廟中去。到晚間我與你做主。速退。〔魂子遁下〕〔正末云〕張千。休回私宅。跟的我徑往開封府裏去來。〔行科〕〔張千云〕喏。在衙人馬。平安搬書案。〔正末云〕張千孩兒。與你十日假限。到我私宅中。取的鋪蓋來。就問誰該當直。〔張千云〕今日誰該當直。〔妻青上云〕小人妻青便是。哥你回來了也。改日與你洗塵。恕罪恕罪。〔張千云〕兄弟。我如今下班去也。〔下〕〔妻青做見正末科云〕喏。該是孩兒每妻青當直。〔正末云〕妻青。該你當直。你敢勾人去麼。〔妻青做笑科云〕不

爺問。您孩兒也不敢說。您孩兒怎麼不敢勾人有箇混名兒。喚做催動坑哩。〔正末云〕怎生喚做催動坑。〔婁青云〕當初一日。爺着您孩兒勾人去。聽的說您孩兒到。都逃竄的一個也沒了。我回頭一看。則有一箇土坑。我將那勾頭文書。放在那土坑上。喝了一聲。兀那土坑。你跟我開封府裏回話去來。我在前面走。那土坑在後面速碌碌速碌碌。跟將您孩兒來了。因此上喚做催動坑。〔正末云〕好兒。我如今着您勾人去。〔婁青云〕您孩兒就去。〔做忙走科〕〔正末云〕婁青。你轉來。你勾誰去。〔婁青云〕知他勾誰。〔正末云〕你與我勾將那沒頭鬼來。〔婁青做慌跪科云〕人便好勾。沒頭鬼怎生勾的他。〔正末云〕你可不道是催動坑哩。〔婁青云〕爺這一會兒催不動了也。〔正末唱〕

〔哭皇天〕則你那催動坑剛纔道。可怎生這公事便粧么。則你那口是禱之苗。〔婁青做打臉科云〕你怎麼多嘴。〔正末唱〕舌是斬身刀。〔帶云〕婁青。〔唱〕你與我去城隍根前祝禱。〔婁青云〕爺着孩兒祝禱甚的。〔正末唱〕你說與那衙裏的業鬼。屈死的冤魂。你看他今宵插狀。此夜呈詞。你道這包龍圖專在南衙裏。南衙裏等待着。〔婁青云〕您孩兒知道了。便勾去。〔正末云〕婁青。你轉來。天色還早哩。〔婁青云〕這等多早晚去。〔正末唱〕直等的金烏向山墜。銀蟾出海角。

〔婁青云〕您孩兒便依着爺的言語。對城隍神道祝禱了。他兩個耳朵是泥塑的。怕不聽見。〔正末云〕婁青。我與你一道牒文去。〔唱〕

〔烏夜啼〕你與我速赴城隍廟。將牒文火內焚燒。早將那沒頭的業鬼捉來到。〔婁青做怕科云〕哎。這城隍廟是鬼窩兒裏。三更半夜。只是婁青一個自去。怕人設設的怎好。〔正末唱〕說的他怯怯喬喬。絮絮叨叨。說的他戰戰兢兢的。把不定腿腿搖。可撲撲的按不住心頭跳。你這廝若違拗。〔帶云〕你看我這劍者。〔唱〕我看劍分了。你肢體。鏘切了。你脂膏。

〔云〕婁青。〔婁青云〕有。〔正末云〕婁青。今夜晚間。將着這道牒文。直至城隍廟中。燒了這道牒文。你將那衙裏

負屈的鬼魂。都着他開封府裏來。老夫親自問這一樁公事。〔婁青云〕爺。這個正叫做沒頭公事。便要問時。怕也難應心麼。〔正末唱〕

〔黃鐘尾〕我若是不應心。今夜便辭了宣詔。〔婁青云〕爺。應的口麼。〔正末唱〕我若是不應口。今番不姓包。〔婁青云〕您孩兒多早晚時候去。〔正末云〕天色早哩。〔唱〕直等的初更殘。二鼓交。把冤魂攝來到。審箇真實。問箇下落。殺人賊便拿捉。赴雲陽。向市曹。將那廝高杆上挑。把脊筋來吊。我看那橫亡人。便得生天。衆百姓把咱來可兀的稱讚到老。〔下〕

〔婁青云〕我婁青領着包待制這一道牒文。到城隍廟勾那沒頭鬼去。你道活人好見鬼的。可不是死。我待不去來。他又耍切了我的頭。也是個死。我想這銅鑼一鐺。鐺將下來。這脖子上好不疼哩。頭又切斷了。不如被鬼號死。倒不疼。又落得箇完全屍首。只得捱到今夜晚間。三更時分。將着牒文。到城隍廟裏勾鬼去。常排着個死罷。〔暫下〕〔拿燈籠再上云〕這早晚是三更也。我提了燈籠。怎麼這一會兒越怕將起來。你聽那房上的瓦。各刺刺各刺刺。牆上的土。速碌碌速碌碌。有鬼也。有鬼也。〔做拿燈照科云〕嗨。原來是風吹的這簌葉兒響。我白日裏就與那道官說來。教他把廟門則半掩着來。到門外果然還不會上拴哩。〔做推廟門入廟科云〕待我推開這門來。〔驚科〕早是一個冷風陣。從裏面吹將出來。哎。燈也滅了。敢這沒頭鬼預先在那裏等我。〔做進門科云〕吓。百忙裏腿轉筋。這箇是一門。這箇是兩廊。這箇是正殿。〔做放下燈籠跪科云〕城隍爺爺。包待制大人的言語。教我勾沒頭鬼來。爺爺可憐見。我有這牒文在此。可我的燈籠。剛到門就滅了。那裏討火燒他。吓。這琉璃裏不是燈。待我踏着檯。點這燈下來。〔做上檯倒科云〕吓。百忙裏又踹虛了。教我吃着一驚。待我先點在燈籠裏了。便有風來。也不怕他。〔做取燈籠罩兒點上燈燒紙科云〕爺爺可憐見。〔內響科〕〔做怕科云〕有鬼。有鬼。〔做倒科〕〔魂子做提頭上扶起婁青科〕〔婁青云〕這扶我的是誰。〔魂子云〕我是沒頭鬼。〔婁青看科云〕好怕人。當真是沒頭鬼。〔魂子做應科云〕是。〔婁青云〕你這沒頭鬼。包待制勾你哩。你跟我去來。〔魂子應科同下〕

〔音釋〕 簞叉搜切 傍去聲 滲森去聲 寂精妻切 挑上聲 閣高上聲 釀泥降切 旋去聲 搯音宣 擺羅上聲 樂音勞 凹音腰 噤音毫 墮陽卯切 祝去聲 角音皎 落音勞 捉之卯切

第四折

〔正末領祗候張千排衙上〕〔張千么喝科云〕左右伺候大人坐堂要問事哩。〔正末云〕今夜燈燭熒煌如同白日。正好問這樁公事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透襟懷一陣冷風吹。則他這閉長空暮雲都退。顯出那碧澄澄天氣爽。明皎皎月光輝。廝和着燈焰相窺。照耀的似白日。

〔云〕婁青好不幹事。可怎生這早晚不見來也。〔婁青上云〕來到衙門首了。不知他有也是無。待我叫他一聲。沒頭鬼。〔魂子隨上做應科云〕哎。〔婁青云〕你則在這裏。我報復去。〔魂子云〕我知道。〔婁青見正末做跪科云〕孩兒每婁青來了也。〔正末云〕婁青。曾見什麼人來。〔婁青云〕沒。我則見鬼來。〔正末云〕你勾的鬼如何。〔婁青云〕有有有。被我劈頭毛採將來了。〔正末云〕與我拿將過來。〔婁青云〕理會的。我出的這門來。我喚他一聲。沒頭鬼。〔魂子云〕哎。〔婁青云〕大人喚你哩。你過去。有甚麼冤枉事。你自說波。〔婁青見正末科云〕當面。〔正末云〕婁青。你着他說那詞因。〔婁青云〕大人分付。着你說那詞因。〔婁青做聽扯祗候科云〕你聽見麼。〔祗候云〕我不聽見。〔婁青云〕我也不聽見。〔正末云〕可怎生他不言語。將婁青搶出去。〔張千做叉婁青科云〕出去。〔婁青做跌出門科云〕悔氣。這沒頭鬼在門外叫聲應聲。怎麼緊要去處。倒不做聲。莫不是他去了麼。待我再叫他一聲。沒頭鬼。〔魂子應科云〕哎。〔婁青云〕你在那裏來。〔魂子云〕我害饑也。買個蒸餅喫哩。〔婁青云〕這廝還要打譚。你要去吃蒸餅。兀的你手裏現拿着個饅頭哩。你快過去。〔做見正末科云〕沒頭鬼。你說。〔正末云〕他怎生又不言語。搶出去。〔張千做叉出門科婁青云〕元來他不曾過去。待我再叫他一聲。沒頭鬼。〔魂子應云〕哎。〔婁青云〕你怎麼又不過去。〔魂子云〕我過去不得。〔婁青云〕你爲甚麼過去不得。〔魂子云〕被那門神戶尉當住。我因此上過不去。〔婁青云〕你何不早說。〔婁青見正末科云〕大人可憐見。這箇

沒頭鬼被門神戶尉當住。因此上不敢過來。〔正末云〕是阿。大家小家。各有個門神戶尉。〔詩云〕老夫心下自裁劃。你將銀錢金紙快安排。邪魔外道當攔住。只把屈死冤魂放進來。〔唱〕

〔沉醉東風〕則我那開封府門神戶尉。你與我快傳示。莫得延遲。你教他放過那屈死的魂。銜冤的鬼。只當住邪魔惡祟。〔婁青云〕燒了這紙錢。你看好冷風也。〔正末唱〕我則見黯黯的愁雲慘霧迷。晦。可早變的來天昏也。那地黑。

〔魂子見正末跪科〕〔正末云〕別人不見。老夫便見。燈燭直下。跪着一個鬼魂。好是可憐人也。〔唱〕

〔慶東原〕紙錢向身邊掛。人頭向手內提。向前來緊靠。靠着燈前跪。我這裏叮嚀的問你。你家住在那裏。〔魂子云〕孩兒每河府人氏。〔正末唱〕姓甚名誰。〔魂子云〕姓郭名成。〔正末唱〕你可也做財主做經商。爲黎庶爲官吏。

〔魂子云〕孩兒是個秀才。〔正末云〕兀那鬼魂。你將那屈死的詞因。備細訴來。老夫與你做主。〔魂子云〕孩兒每姓郭名成。本貫河中府人氏。嫡親的四口兒家屬。有一雙父母年高。渾家李氏。我因做了一個惡夢。去市上算卜。道我有一百日血光之災。千里之外。可以躲避。小生來到家中。辭別了父母。一來躲避災難。二來進取功名。行至中途。時遇冬天。風又大。雪又緊。在一個小酒務兒裏飲酒。正撞着權豪勢要的龐衙內。強奪了我生金閣兒。又要我渾家爲妻。見小生不從。將我銅鑊下一命身亡。我一靈兒真性不散。投至的見爺爺呵。可憐我這等冤枉。天來高地來厚。海來深道來長。〔詞云〕因此一點冤魂終不散。日夜飄飄枉死城。只等報得冤來消得恨。纔好脫離陰司再托生。即今上元節令初更候。正遇龐姓無徒出看燈。被我繞着街頭追索命。吵的遊人大小盡擔驚。也是千難萬難得見南衙包待制。你本上天一座殺人星。除了日間剖斷陽間事。到得晚間還要斷陰靈。只願老爺懷中高揣軒轅鏡。照察我這悲悲痛痛。酸酸楚楚。說無休訴不盡的含冤負屈情。〔正末云〕兀那鬼魂。到明日我與你做主。你且退者。〔魂子云〕婁青哥哥。你還送我一送兒去。我有些怕鬼。〔婁青云〕哇。〔魂子下〕〔正末云〕天已明了也。張千。擡出放告牌去。〔張千云〕理會的。〔旦兒領倅兒上云〕冤枉也。〔正末云〕張千。是甚麼人聲冤。着他過來。〔張千云〕兀那婦人。你過去當面。〔旦兒同倅兒見正末跪科云〕〔正末

云「兀那婦人。你爲何聲冤。說你那詞因來。」旦兒云「小婦人是河中人。喚做李幼奴。大人可憐見。我告着龐衙內。強娶了我生金閣兒。又逼我爲妻。將俺男兒郭成殺壞了。這個是嫫嫫的孩兒福童。將他母親推在八角琉璃井裏死了。望青天老爺。與小婦人做主。」正末唱

「鴈兒落」昨宵箇牒城隍將怨鬼提。到今日放南衙果有冤詞遞。元來是龐衙內使盡他狠虎威。生拆散你這鴛鴦對。

「得勝令」呀。他敢將蕭何律做成衣。將罪犯滿身披。誰許他謀了財又要謀人命。誰許他奪人妻逼做妻。直恁的無知。那嫫嫫擔何罪。死的箇堪悲。我與你勾他來問到底。

「云」兀那婦人。你兩個且在司房裏住者。」旦兒同僚兒下。「正末云」婁青。你與我買牢去。」婁青云「理會的。買了牢也。」正末云「婁青。你與我掛畫者。」婁青云「畫也掛好了。」正末云「與我請人去。」婁青做應便走科。「正末云」婁青。你轉來。你請誰去。」婁青云「知他請誰去。」正末云「與我請將龐衙內來。」婁青云「老子也。怎麼要請他。他是個不好惹的官。差吏差來人不差。大着膽請他去。此間是龐府門首。」做咳嗽科。「龐衙內上云」是什麼人在門首。」婁青做見跪科云「孩兒每是衙門中的婁青。有包待制差我來請大人哩。」衙內云「包待制他請我怎的。他意思則是怕我。你說去道。我便來也。」婁青云「理會的。」見正末科云「小人請的衙內來了。」正末云「道有請。」婁青云「爺有請。」衙內做見科云「老宰輔。量小官有何德能。敢勞置酒相請。」正末云「老夫西延邊賞軍纔回。專意請衙內飲一杯。衙內請坐。老夫年紀高大。多有不是處。衙內寬恕。」從今已後。咱和衙內則一家一計。」衙內云「老宰輔說的是。和咱做一家一計。」正末云「衙內。老夫西延邊賞軍回來。得了一件稀奇的寶物。着衙內看咱。」衙內云「是何物。」正末云「是一個生金塔兒。塔兒不稀罕。放在那桌兒上。有那虔心的人。拜三五拜。塔尖上有五色毫光。真佛出現。」衙內云「這個不打緊。我有個生金閣兒。放在有風處。仙音嘹亮。無風處用扇子搨着。也一般的響動。」正末云「老夫不信。」衙內云「小的每快去家中取來。」小廝云「生金閣兒取來了也。」衙內云「放在桌兒上。着扇子搨動咱。」婁青做搨細樂響科。「正末云」是一

件好東西。真是無價之寶。〔婁青云〕那裏是生金閣響。死了我大人回靈哩。〔正末云〕衙內。老夫難的見此寶物。怎生借與我老妻一看。可不好那。〔衙內云〕老宰輔將的看去。喀則是一家一計。〔正末唱〕

〔沽美酒〕略使些小見識。智賺出殺人賊。這場事天教還報。你我可便有言語敢題。並不要你還席。

〔衙內云〕老宰輔不要我還席。好快活也。喀則一家一計。吃個盡興方歸。〔正末唱〕

〔太平令〕拚了箇醕醕沉醉。直吃的盡興方歸。〔衙內云〕從今後一家一計。〔正末唱〕
龐衙內有權有勢。更和俺包龍圖一家一計。你若是這裏等的。也不消半刻。我可便剛的你身軀粉碎。

〔云〕筵前無樂不成歡樂。婁青與我喚將個歌者來。〔旦兒領俵兒上跪科云〕冤屈也。〔正末云〕兀那婦人。你告誰。〔旦兒云〕我告龐衙內。〔正末云〕衙內。他告你哩。〔衙內云〕喀則一家一計。〔正末云〕衙內。那婦人說你強要了他生金閣兒。是也不是。〔衙內云〕恰纔那個閣兒便是。〔正末云〕說你強要他爲妻。又將他男兒郭成殺壞了。是也不是。〔衙內云〕是我關他要來。〔正末云〕又將嬖嬖推在井中身死。是也不是。〔衙內云〕也是。是。〔正末云〕婁青。將紙墨筆硯來。着衙內畫個字者。〔婁青云〕理會的。爺依着畫個字。左右一家一計。〔衙內云〕是我來。是我來。我左右和老包是一家一計。〔正末做努嘴科云〕婁青。與我拿下去。〔婁青做拿科云〕爺請出席來。左右一家一計。〔衙內云〕老兒。你敢怎麼。〔正末云〕婁青。將枷來。將龐衙內下在死囚牢裏去。〔婁青做拿枷套衙內科云〕衙內。請上枷。〔衙內云〕老兒。這裏須不是一家一計。〔正末云〕一行人聽我下斷。龐衙內倚勢挾權。混賴生金閣兒。強逼良人婦李氏爲妻。擅殺秀才郭成。又推嬖嬖井中身死。有傷風化。押赴市曹。斬首示衆。嬖嬖孩兒福童。年雖幼小。能爲母親報讐。到大量才擢用。將龐衙內家私。量給福童一分。爲養贍之費。郭成妻身遭凌辱。不致真心。可稱節婦。封爲賢德夫人。仍給龐衙內家私一分。護送還鄉。侍奉公婆。郭成特賜進士出身。亦被榮名。使光幽壤。〔旦兒俵兒同拜謝科〕〔正末詞云〕則爲這龐衙內倚勢多狂狡。擾良民全不依公道。窮秀才獻寶到京師。遇賊徒見利心生惡。反將他一命喪黃泉。恣姦淫強把佳人要。老嬖嬖生推

落井中。比虎狼更覺還兇暴。論王法斬首不爲辜。將家緣分給諸原告。李幼奴賢德可褒稱。那福童待長加官爵。若不是包待制能將智量施。是誰人賺得出這個生金閣。

〔音釋〕 熒音盈 和去聲 日人智切 劃胡乖切 崇音歲 黑亨美切 識傷以切 賊則平聲 席

星西切 陶音桃 興去聲 的音底 刻康笑切 惡猷去聲 爵勦去聲

題目 李幼奴搗傷似玉顏

正名 包待制智賺生金閣

馮玉蘭夜月泣紅舟雜劇

第一折

〔仲末扮馮太守引淨張千丑家童上〕〔馮太守云〕老夫姓馮名鸞。字文翔。祖居洛陽人也。由進士出身。累爲郡守。今改福建泉州府知府之職。前去理任。明日絕早辭朝。今日是個好日辰。着夫人同小姐小舍人先行。老夫明日出城。家童你跟着夫人。路上小心在意。好生看管。待我到時。開船長行便了。〔家童云〕理會的。我同妳小姐小舍人。照管着行李先去。僱下一隻好船。專等老爺到時。一同開船。只個。〔馮太守云〕張千。你跟我往公館中歇息。待明日辭朝去來。〔下〕〔家童云〕俺老爺去了也。我把這行李一一收拾下了。將這車輛打點的停當。只等妳妳和小姐小舍人出來時。上了車。便索出城去。這早晚妳妳和小姐小舍人敢待來也。〔旦兒扮田夫人同正旦馮玉蘭俵兒梅香上〕〔正旦云〕妾身馮玉蘭是也。今年十二歲。母親田氏。是受過誥封的夫人。小兄弟愁哥。今年七歲。還有一個梅香。叫做春嬌。是從幼兒服侍我的。俺父親除福建泉州府知府。前去理任。今日俺這家小前行。俺父親待到明日辭了朝。一同的開船。母親家童。將行李都收拾停當了麼。嚙上了這車。慢慢行咱。〔家童做見科云〕妳妳和小姐小舍人都來了。車兒走動些。〔夫人云〕家童。仔細看顧行裝也。〔正旦云〕母親。您孩兒生長深閨。未嘗見街市上。嚙在這香車內。試看一看咱。〔唱〕

〔仙呂點絳脣〕則見那馬足車塵。往來無盡。頻詢問何處前津。可兀的日遠長安近。

〔混江龍〕你把那行裝整頓。無過是一琴一鶴緊隨身。我是個閨中少女。更和這堂上慈親。着甚的家使奴先教開道路。也只爲俺女孩兒不慣出房門。你一行行一步步。你得辭勞困。〔家童云〕小姐。你則管走路兒。不要管別的事。這都是我的干係。兀那前頭的車上。掉了我的搭襪。我拾起來者。〔正旦唱〕我這裏叮嚀的道與你。可也要服侍殷勤。

〔家童云〕妳妳和小姐小舍人。不一時早出的坡門了也。妳妳敢肚餓了。且住一住兒。等我買幾個波波來吃咱。〔夫人云〕家童。俺不餓。且趲行路程。待啗下了車上的船。那時吃些茶湯兒那。〔正旦云〕母親說的是。〔唱〕

【油葫蘆】休那裏說短論長語話頻。〔家童云〕您每坐着車兒。自由自在的。我從五更鼓起來。打點行李。走了這半日。你便不知餓。我可肚裏餓哩。〔正旦唱〕我須是有量付。又沒個村莊道店好安存。只我這知書達禮當恭謹。怎肯看出乖露醜。遭談論。他那裏苦廝纏。好教我越怒噴。我巴不得兩三朝飛到泉州郡。可甚的沿路只梭巡。

〔家童云〕這裏到河邊。也不是一步的路。妳妳你車兒裏有甚麼乾糧。與我些吃也好。〔夫人云〕俺這車兒裏那裏得。來到前面時。住一住兒罷。〔正旦云〕母親。啗也不必下車兒去。就將甚麼茶湯兒來。與啗吃了再行。〔唱〕

【天下樂】恰是個嫩蕊嬌枝一女人。俺那家也波尊。家尊是縉紳。生怕失家聲。故將饑餓忍。暈的呵眉黛顰。厭的呵神思昏。則願駕香車去路穩。

〔家童云〕好好。可早來到河邊也。妳妳和小姐小舍人且住在這裏。等我尋船去來。〔淨扮梢公上云〕自家是個使船的梢公。專送這來往客商人等。且將船隻撐近岸邊。看看有甚麼人來僱船那。〔家童見科云〕兀那梢公。你把那船僱與俺罷。〔梢公云〕你僱往那裏去。〔家童云〕我僱船往山西去。〔梢公云〕那裏得山西的水路。〔家童云〕兀那船家。你聽者。俺非是小人家僱你的船隻。俺大人是馮太守。陞福建泉州府赴任去的。止有家小。有些行李。你若着俺在你船上。你那船裏還好順便帶些私貨。是我總承你。你還不知哩。〔梢公云〕這等就搬行李。請家小上船。〔家童云〕船家。你這船會打勛斗麼。〔梢公云〕船怎麼會打勛斗。〔家童云〕你這船開到河心裏弄翻了。倒把桅竿直戳下泥裏去。這不是打勛斗。〔梢公云〕多謝你放屁的口。說這利市的話。〔家童請夫人正旦科云〕妳妳和小姐小舍人。船都僱下了。行李也搬上船了。則請妳妳和小姐小舍人上船。你每仔細。身上可都有葫蘆麼。〔正旦云〕要那葫蘆怎的。〔家童云〕只要有了葫蘆。隨他掉在河裏再淹不死。〔正

旦云「母親和兄弟同上船去來。」夫人云「姐姐，你好生看小舍人咱。」正旦云「母親，您孩兒知道。」夫人同正旦俵兒上船科。「家童云」仔細仔細，這性命都在這塊跳板上哩。」正旦云「上的這船來了。」家童便安排些茶飯來，與母親和俺吃用。待明朝父親來時，便好開船也。」夫人云「孩兒說的是。」正旦唱

【那吒令】俺父親呵待明朝早晨，便拜辭也禁門，待明朝早晨，便到來也水濱。待明朝早晨，便開船也動身。浙零零風乍生，白茫茫波流緊，看一派江景懷人。

「家童云」天色將晚，俺們早早的歇息了罷。」正旦唱

【鵲踏枝】恰纔個日斜暝，可又早月黃昏。則見那漁火孤村，罷網收綸，掩篷窗且捱過了今宵時分。不覺的困騰騰越減精神。

「云」母親，天色晚了也。船上人都歇息去了。俺在車此來一路奔馳，好生困倦，略睡一睡兒咱。」夫人云「孩兒說的是。俺和你睡些兒咱。」夫人俵兒梅香家童梢公同下。「正旦做睡科云」俺母親和兄弟都去睡了。父親又不在此，這船泊在河下。人又生路又野，甚麼睡到的我這眼裏也。我且披上衣服坐一坐咱。」做打夢科「淨扮邦老上」正旦云「呀，好是奇怪，那裏這等鞋底鳴脚步響，不由的我這心中不怕也。」唱

【後庭花】猛聽的響擦擦似有人，帶云「我起來試聽咱。」唱「早說得我急煎煎怎坐存，按不定，可不正心兒跳，搵不乾汗淋淋溼滿巾。」邦老做擎刀入艙「正旦做轉身見驚科」唱「荒野外四無隣，眼睜睜向誰投奔，可憐嗒婦女們做官的又赤貧，止不過影與身，再沒甚金共銀，您何須緊廝跟，擋咽喉強劫人，好教我哭啼啼難理論，待向前還倒退。」

「邦老做攔住科」正旦做走科「唱」

【青哥兒】呀，則見他忙將忙將兵刃，可教我怎生怎生逃遁，你若是留得我殘生過幾春，我可也答報你深恩，敬似俺嚴親，奉侍晨昏，不避辛勤，衣

進時新。食獻奇珍。情願與你做孩兒。左右不離身。甘承認。

〔邦老做趕殺科下〕〔正旦做驚醒科云〕兀的不誑殺我也呀。元來是做的一個惡夢。好生不祥。這早晚方纔半夜也。百般的不得天明。叫我怎麼還睡的着。〔唱〕

〔賺煞〕百般的盼不到曉雞鳴。強搭伏這絞綃。水聲兒偏傍着孤舟滾滾。怕流不盡俺心頭懣懣的悶。猛想起夢兒中遇見強人。尙銷魂帶着滿面啼痕。休道睡眠眼矇矓不是真。〔內做鷄叫科〕〔帶云〕可早天明了也。〔唱〕漸見晨光隱隱。〔家童上云〕天明了也。叫梢公早些開船。疊在官廳傍邊。恐怕老爺將次來也。〔正旦唱〕移到這官廳側近。〔帶云〕只等俺父親來呵。〔唱〕去向成都肆裏。訪着那個卜錢人。〔下〕

〔音釋〕 愁音酣 捷連去聲 途蛆荀切 縉音晉 暈音韻 黛音代 截音濁 搵溫去聲 退吞去聲 刃去聲 盹敦上聲 懣音繁

第二折

〔馮太守引張千上詩云〕安排五馬出京華。處處春風送落花。傳語前驅休喝道。恐驚林外野人家。老夫馮駕。今往泉州理任。辭了朝來。早到那河邊了也。張千。便與我尋那家小船隻。在於何處。〔張千云〕理會的。你看麼。纔着這河邊似篋子一般。擺下這許多的船隻。教我那裏尋去。這家童也不出來接我每一接。〔家童同梢公上云〕我家這個老頭兒。這早晚還不到。我是往涯上看一看去咱。〔做見科〕〔張千云〕兀的不是家童。你在那裏。要我尋了你這一日。〔家童云〕適纔吃了飯。我在這船頭上學打拳耍子。張千。我家那老頭兒在那裏。〔張千云〕在那裏不是。〔張千做報科云〕稟爺。尋着船了也。這的不是家童。〔馮太守云〕家童。船在那裏。〔家童云〕船在官廳傍邊。等着哩。〔馮太守云〕略收拾上船去。〔做上船科〕〔正旦同夫人來兒梅香上〕〔正旦云〕妾身馮玉蘭。同母親兄弟。等候父親去來。〔做見科〕母親。父親早來了也。〔馮太守云〕夫人。我來了也。兀那梢公。便與我開船去。〔梢公云〕知道。只等那船頭上燒了利市紙馬。分些神福。吃得醉飽了。便撐動篙來。開起船來。扶舵的往裏倒。〔正旦云〕父親。您孩兒昨日先到的船上。晚間得了一夢。十分的凶怪。今日行船。須

索仔細也。〔馮太守云〕孩兒放心。夢中之境。未可深信。吉人自有天助。梢公。乘着這順風。拽起篷來者。〔正旦云〕你看纔拽的這篷來。須臾間早行了數十里水程也。〔唱〕

〔正宮端正好〕恰開船擡頭觀。早行了數百里程途。只爲一帆風肯把行人助。來到這渺渺烟霞處。

〔滾繡球〕蘆花岸如雪堆。蓼花灘似錦鋪。野鷗閒自來自去。彩雲輕時捲時舒。帆影兒蕩碧波。櫓聲兒過綠浦。恰便是走馬般不停不住。見白茫茫遠接天隅。烟光半向江心斂。樹色全從水面浮。江景也模糊。

〔夫人云〕老爺船行了數日。可端的幾時方到那泉州也。〔馮太守云〕夫人。這路程上要看風便不便。怎麼定的日子。〔正旦云〕父親。略離了都城。可早十數日了也。〔唱〕

〔倘秀才〕我這裏款款的揸春蔥來細數。何日見泉州景物。〔馮太守云〕孩兒也。那泉州府終有到的日子哩。〔正旦唱〕經了些風雨聲中聽鷓鴣。〔梢公云〕遠遠望見前面。那片大水。就是大江了也。〔馮太守云〕兀那梢公。且慢慢的行者。是好大水也。〔正旦云〕父親母親。你看水連着天。天連着水。〔唱〕你看那水天連四野。莫是洞庭湖。〔馮太守云〕孩兒。這是大江。不是洞庭湖。

〔正旦云〕父親。着船家將這船。略住一住兒咱。〔唱〕且將這船來纔住。

〔梢公云〕稟爺。天色晚了。江水大風又大。恐有疎失。不如灣船罷。〔馮太守云〕怎的呵。你在那蘆花深處。將船灣住者。〔梢公云〕這個就叫做黃蘆蕩。正好灣船下篷下篷。慢着慢着纔住了船也。〔家童云〕船纔住了也。放下跳板。我往岸上活一活脚去。〔夫人云〕家童。你且看些飯來。與俺食用咱。〔家童云〕你這個妳妳。但住下則討嘴吃。慌些甚麼。等我到江邊。洗了澡來。就撈幾個螃蟹與你吃。〔梢公云〕你休在這裏。只管嚷鬧。你看晚飯去。等船裏老爺吃了。早早的睡一睡。明日絕早起來。還要過江去哩。〔馮太守云〕夫人和小姐。你看江面上被那晚色相侵。端的使人思鄉感嘆也。〔正旦云〕父親。你孩兒試看咱。〔唱〕

〔滾繡球〕我只道渚烟生逐好風。却兀來海潮迴催暮雨。動鄉愁暗傷情。

緒〔夫人云〕小姐。俺幾曾見這般大江水也。〔正旦唱〕都則爲俺家尊受職遷除。〔馮太守云〕孩兒。若不是我爲泉州太守呵。你子母兒一世也到不的此處。〔正旦唱〕若不是逐功名如轉蓬。怎能勾對江山似畫圖。看東溟漸升玉兔。早西山墜盡金烏。見漁家燈火明還滅。聽野寺鐘聲斷又續。此景非俗。

〔夫人云〕孩兒。明日早要開船過江。我和你早些睡去來。〔下〕〔梢公云〕船上人。大家小心仔細。睡便睡。要睡得醒覺些。休着人上船來。偷了我的篙子。擡仗去。都睡罷。都睡罷。〔馮太守云〕家童。你與我點起燈來者。我向艙裏。和夫人小姐每閒坐一坐咱。〔家童云〕兀的燈在這裏。你每坐。我自去睡也。〔淨扮巡江官屠世雄引卒子上詩云〕往來巡綽大江中。舉棹張帆只看風。可知賊子聞咱怕。則我是膽大心寬屠世雄。某乃巡江官屠世雄是也。引着這數百水兵。專管沿江擒拿賊寇。來到這黃蘆蕩。將船纜住者。〔梢公罵科云〕是那個棺材。將我的船撞一下。你豈不曉的行船不撞坐船哩。〔屠世雄云〕我是巡江的官船。〔梢公云〕呸。你是巡江的官船。偏我的不是官船。我這船上載着的是福建泉州府馮太爺。同着家小哩。〔屠世雄云〕元來也是一隻官船。你去請你那老爺出來。與俺相會一面咱。〔梢公云〕你且等一等。待我和艙裏老爺說去。〔報科云〕稟老爺得知。這裏有個巡江的官。要請你相見哩。〔家童云〕喏。兀的賊囚。我辛苦了這一日。恰待要收拾睡。你又這般叫甚麼。只說我家老爺睡着了。不開船艙門。不好相見。等明日罷。〔馮太守云〕家童。你住者。則怕是老夫相識的人。可開那船艙門一面。看茶。待老夫與他廝見咱。〔做出門科〕〔做相見科〕〔屠世雄云〕小官夜晚間。不知是泉州太守大人。不曾迴避。小官得罪了也。〔馮太守云〕彼此各爲公事。元無統屬。何迴避之有。請問大人現任何職。有何公事到此。幸勿隱諱。〔屠世雄云〕小官姓屠名世雄。奉上司差遣。領着水軍。沿江捕捉賊寇。體察奸細。偶然阻風。到此泊舟。因見這隻官船在此。小官問那船上的人。說道是老大人的家小行李。都在船上。小官恐怕是賊船。故來動問。勿罪勿罪。〔馮太守云〕原來是巡江的官員。與老夫雖分文武。總是一殿之臣。今日相逢。非同容易。叫家童你快安排酒餚。請大人過我船上。略敘三杯。有何不可。〔屠世雄云〕小官有何德能。敢勞大人如此費心也。〔馮太守云〕中途暮夜。別無所備。老夫聊借一杯。與大人少敘閒話而已。梢子把船相並着。請

屠爺過來者。〔屠世雄做上船科云〕大人先請。〔做入艙科〕〔馮太守云〕家童將酒來。〔做把盞科云〕大人請滿飲此杯。〔屠世雄做飲酒回敬科云〕大人小官素不相識。今蒙一見如故。足知大人尊量不淺也。〔馮太守云〕啗和你慢慢的飲幾杯。據大人狀貌魁梧。言談個儼真乃老夫所敬。當以出妻獻子。家童請的妳妳和小姐小舍人參拜大人。〔家童云〕理會的。也不會見這老傻廝。人生面不熟的。就着妳妳出來。且依着他。請妳妳去。〔家童請科云〕妳妳小姐小舍人有請。〔正旦同夫人來見梅香上夫人云〕家童你喚俺怎的。〔家童云〕妳妳和小姐小舍人老爺有請。都着妳妳過去。與那個巡江官相見哩。〔夫人云〕小姐父親在前艙裏面。有個甚麼巡江官。着俺出去。與他相見。啗須索走一遭去。〔正旦云〕母親你孩兒青春年少的。這早晚更深夜半。知他是甚麼人。我不去見他也罷。〔夫人云〕孩兒與你父親相交的。必是你叔父之輩。啗便去相見呵。料也不妨麼。〔正旦唱〕

〔倘秀才〕你道是與俺家尊故熟。〔家童云〕快出來罷。他又不捨了你去。老爺等着妳哩。〔正旦唱〕因此上出妻也。那獻女。〔家童云〕妳妳和小姐你出去也。沒甚事。無過則是着遞一杯酒兒。〔正旦唱〕可着我翠袖慇懃。捧醪醕。〔夫人云〕小姐不知是甚麼官員。你到那裏把體面相見。〔正旦唱〕我羞答答難相見。嬌怯怯自躊躇。低頭怕語。

〔夫人云〕孩兒你父親性兒不好。啗去來。你跟着我者。〔做見科〕〔屠世雄云〕呀。夫人來了也。小官在此多擾。有一拜。〔做拜科〕〔馮太守云〕小姐和孩兒參拜大人。〔做拜科〕〔屠做回禮起看夫人科〕〔背云〕是好好個婦人也。〔馮太守云〕小姐和小舍人且靠後者。你母親與大人把盞者。〔夫人把盞科云〕將酒來。大人滿飲此杯。〔屠世雄做佯醉接盞上下覷科云〕夫人。屠世雄吃乾了。〔正旦云〕梅香你看那個官。將俺母親上下相覷。是一個不長的也呵。〔唱〕

〔呆骨朵〕我見他假醺醺。上下將娘親覷。不由我戰欽欽。魄散魂無。〔屠世雄云〕左右。與我喚將那心腹的人來。我有事分付他。〔卒子云〕理會的。〔做喚科云〕兀那船上的小軍兒。屠爺喚你哩。〔卒子持鎗刀上云〕家將都來了也。〔正旦驚科唱〕忽聽的大叫高呼。擺列下長鎗的。

這巨斧。〔屠世雄云〕小校。將我的兵器來。〔卒子遞刀科〕〔屠世雄做接刀科云〕喂。兀那馮太守。你認的我麼。〔馮太守云〕呀。大人。老夫怎生不認的你。〔夫人云〕不中。俺索回避者。〔屠世雄攔科云〕你那裏去。衆軍校。與我圍住這船者。〔正旦唱〕一個個挺霜鋒相攔截。〔帶云〕母親。怎不迴避咱。〔衆喝科云〕那裏去。〔正旦唱〕好容易我無處尋門路。〔屠世雄云〕你趁早兒隨順了我者。〔馮太守云〕你要老夫隨順什麼來。〔正旦云〕父親。元是你差了也。〔唱〕都是你沒來由攬禍災。〔屠世雄云〕休教走了一個。〔正旦云〕哎。父親也。〔唱〕到如今急煎煎怎當堵。

〔馮太守云〕老夫不知。大人主何緣故。你可明對老夫說者。〔屠世雄云〕馮太守。我因見你夫人有顏色。我如今要你把那夫人與我爲妻。你若不肯呵。我便認的你這刀。須認不的你。〔馮太守云〕這怎麼使得。〔屠世雄云〕你既然不肯呵。先殺了這老匹夫。〔馮太守嘆云〕嗨。正是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限來時各自飛。夫人。我也只保得自己性命。保不得你了。〔回云〕罷罷罷。我老夫願將夫人獻與你。饒了我罷。〔屠世雄云〕恁的呵。將夫人請過船去。〔夫人哭科云〕兀的不痛殺我也。〔做跳江科〕〔衆做攔科〕〔屠世雄云〕左右。扶入俺船艙裏去。〔衆扶住夫人科〕〔夫人做回顧科云〕哎。啣兒也。誰想有這場橫禍也。〔正旦同僚兒哭科云〕母親。你怎生撒下的我們去也。〔馮太守哭云〕夫人也。痛殺我也。〔正旦做拽住夫人科〕〔唱〕

〔伴讀書〕今日個子共母應難顧。夫共婦生離去。好教我負屈銜冤無申訴。只有個椎天搶地號咷哭。〔屠世雄喝科云〕退。兀那女孩兒。哭甚的來。你看我這刀麼。〔正旦唱〕倒惹他努睛突眼生嗔怒。一謎的將俺弄呼。

〔馮太守云〕孩兒休嚷。看他這等利害。不如順他將的去罷。〔正旦哭科〕〔唱〕

〔笑歌賞〕眼睜睜難做主。〔馮太守云〕孩兒。你便教我怎生做主那。〔正旦唱〕埋怨你個生身父。何日得重完聚。〔屠世雄云〕小校。休管他。嚕自到船上去來。〔做扯夫人上船科〕〔馮太守僚兒正旦做扯哭科〕〔正旦唱〕想當初夢不虛。到如今朝遇賊徒。天天天。只願的神明護。〔屠世雄舉刀奪夫人下〕〔重上云〕緊守着夫人。待我往他那船上去。試聽他說甚麼言語者。〔做上船聽科〕

〔馮太守云〕孩兒，這是我不是了也。他現領着一班刀斧手，動不動要殺人，教我怎生救濟你那母親來。孩兒，你且放心者。我如今不上泉州到任，徑回京師，只揀大大的衙門裏，告下這廝來。那廝是個有職官員，躲的到那裏去。莫說送還你母親，那廝還要問個強奪人妻的罪名哩。〔正旦云〕父親，須索速報此讎恨也。〔屠世雄云〕嗨，早是好也。你聽那廝說的話，必然做出來，罷罷罷。凡事先下手者為強。我既然搶了他夫人去，他又不是個現任太守，我可不反落其手，則不如就今夜走過他船上，先將那老匹夫殺壞了，以免後患。左右，都跟我來。〔衆做上船科〕〔屠世雄云〕左右，與我圍住着，休教走了那老匹夫。〔做見科〕〔馮太守跪科云〕大人可憐見，只留我一個老命罷。〔屠世雄云〕這老匹夫，你恰纔道甚麼來。我聽得多時了也。比及你明日告我時，不如今日我先殺了你，可不好那。〔做殺太守下科〕〔屠世雄云〕一不做，二不休，落的見一個殺一個，都與我殺壞了者。〔衆做殺家童梢公梅香俵兒科〕〔正旦做慌躲將砌末拋入水科云〕我將這書匣先拋入水去，然後好逃命也。〔屠世雄云〕左右，你看是什麼人跳在水中。〔衆做看科云〕不知是那一個跳在水裏去了。〔衆做尋科〕〔正旦做躲在船舵上科云〕妾身得脫身，且躲在這船梢舵上，只願救苦難觀世音保護，救我這一命咱。〔屠世雄云〕左右，看那殺死的屍首內，少了那一個。〔衆點科云〕老爺，止少了一個小姐。〔屠世雄云〕恰纔跳江的那個，必然是小姐。莫說是十多歲的女兒，量這條大江，跳下去也沒活的了。左右，便收拾開船，載着咱夫人行者。只我一片好心，天也與我這條兒糖吃。〔詩云〕要奪夫人做我妻，一家殺的血淋漓，從今翦草除根後，不怕傍人說是非。〔同下〕〔正旦云〕我在這船舵上，坐好久了，這會兒不聽見了說話。這賊漢敢去了也。我扳着這舵梗，跳上船梢，悄悄地看一看咱，這是船艙裏。〔做見死屍哭科云〕你看我那父親和兄弟梅香家童，連着船上兩個梢公，盡被他殺死，我是個女孩兒家，守着這一船死屍，好是怕人也。哎喲，百忙裏又被大風刮斷了纜，將這船直飄在江心裏去了。〔唱〕

〔煞尾〕怎又刮起這大風，把俺船吹去，又不知吹去何方。可着的個邊際無，眼睜睜放着娘親被他擄，痛煞煞把俺兄弟爹爹都殺取。剛只一個家，僅不留與兀那駕船的梢公，和你有甚毒也。看他跟了俺一家兒入地府。

待叫來又被氣堵住咽喉叫不出苦。待走來又被船打在江心走不上路。却教俺守着這血泊裏屍骸怎發付。哎喲天那。你也可憐見俺個沒倚靠的青春少年女〔下〕

〔音釋〕 篋音避 浮音符 搯音恰 物音務 薦音蔗 鴿音姑 續詞疽切 俗詞疽切 偏音剔

儻湯上聲 儻商鮮切 熟繩朱切 醇音鹿 酹音膏 躊音紬 蹠音除 覷音趣 咍音逃

哭音苦 謎迷去聲 犇音奔 毒東盧切

第二折

〔外扮金御史引祗候梢公上〕〔梢公云〕後面把舵的仔細。我在這裏攔頭。天色晚了也。把船攏岸罷。恐怕黑下來。不好使的篙子哩。〔金御史云〕兀那梢公。你這般嚷鬧怎麼那。〔梢公云〕請老爺自在艙裏穩穩的坐定。小的每收拾錯纜哩。〔金御史云〕老夫姓金名圭。字廷簡。祖居扶風人氏。叨中甲第。累官加至都御史之職。近因江南等處盜賊生發。聖人命俺巡撫江南。勅賜勢劍金牌。體察姦盜。理枉分冤。先斬後奏。今日泊船在此。左右與我點起燈來。我看些文卷者。〔祗候云〕理會的。〔背云〕老爺看文卷。我每也看些文卷。〔祗候云〕你有甚麼文卷的看。〔一祗候云〕我一路上跟着老爺。那個館驛裏吃的好。吃的不好。都寫一個總帳。若是老爺考滿回朝之時。少不的我也跟去拿出這文書來。也顯的我這油嘴的有名兒。〔祗候云〕休嚷。等老爺看文書哩。〔金御史云〕夜已深了。你看這燈半明不滅的。我自剔這燈咱。還有幾宗文卷。未曾看完。待我從頭兒看將來。呀。這燈可怎麼又暗了。我再剔一剔這燈咱。〔馮太守同僚兒家童梅香梢公魂子提頭上〕〔金御史云〕我剔了這燈也。試看這文卷咱。〔衆魂子做燈下拜跪科〕〔金御史見科云〕好奇怪。兀那燈下四五個提頭的鬼魂。你是何處人。被人殺壞。老夫決然要與你做主也。〔衆魂子做拜科〕〔金御史云〕爾且退者。〔衆魂子下〕〔金御史云〕左右。這會兒多早晚也。〔祗候云〕是三更時分了。〔正旦上云〕這般被風吹的去。不知道裏却是那裏也。〔梢公做叫科云〕不好了。不好了。快把篙子墊住。看上流頭那裏儻將下一隻船來。不要撞壞了我家的船那。〔金御史云〕你是看咱。〔祗候云〕稟爺。這一隻船想是失風的。船上並無一個人。被風打將來。緊貼在俺

船邊廂哩。〔金御史云〕你休上他那船去。到明日早間。看是那裏的船隻。〔祇候云〕理會的。〔正旦云〕這船被風吹到這裏。可怎生住下。妾身這一日一夜。水米沒半星兒粘牙。伴着這五六個死屍。又沒個燈火。微微的透着些月光入來。看了好悽慘人也呵。〔唱〕

〔商調集賢賓〕正滄江夜寒明月皎。覷地遠叩天遙。這船呵在風中簸蕩。任東西。水上浮漂。又無人把舵推蓬。那裏也舉棹撐篙。我則聽的古都都潑天也似怒濤。鬪合着忽刺刺風聲兒廝鬧。這水也流不盡俺千端愁思積。這風也抵不過俺一片哭聲高。

〔帶云〕父親和兄弟。你都死的好苦也。〔唱〕

〔逍遙樂〕俺也幾番價把爹爹連叫。只見他七魄悠然。三魂去查。〔做哭科云〕痛殺我也。父親兄弟也。〔唱〕好着我獨自嚎咷。這殺人恨何日纔消。怎得個清耿耿的官員廝撞着。劈頭兒把冤情披告。告他將父親殺死。兄弟虧圖。娘親來佔了。

〔云〕父親兄弟。兀的不悲痛殺我也。〔金御史云〕那裏這般隱隱的哭聲。敢就是那被人殺的鬼魂麼。〔祇候云〕老爺這裏有個甚麼鬼魂。就是恰纔那一隻空船上。有人在艙裏啼哭。像一個女人的聲氣那。〔金御史云〕怎生那空船上有個女人啼哭。是真個。我試聽咱。〔做聽科〕〔正旦云〕那裏這般人聲。誰殺我也。〔唱〕

〔金菊香〕我這裏低頭不語眼偷瞧。〔金御史云〕兀的不是有人說話也。〔正旦唱〕呀。小可如昨夜停舟那一遭。莫不是狠賊徒把咱尋見了。你直待要斷盡根苗。俺的命恁般薄。

〔金御史云〕你聽波。這船裏哭的女人。必然有些蹊蹺。左右。與我向前。不要唬了他。你只問他一個緣由來者。〔祇候云〕我是問他去咱。來到這船上。怎生偌大一隻船。沒的一個人看管。咄。兀那船裏的人。〔正旦云〕哎。誰殺我也。兀的不是個人問我哩。且等他說個甚麼。我是答應咱。〔祇候云〕船裏的人。因何這般啼哭。〔正旦

云「救我的性命咱。」〔祇候云〕好怪。怎生着我救他的性命。知他是個甚麼人。我回老爺的話去。〔做回御史語科云〕「稟爺。當真是個女人。小的每連叫他數聲。只不答應。甫能答應了。他道是你救我的性命咱。」〔金御史云〕「左右。將俺的船再挪上前些。靠着他那船。我親自問他。」〔祇候云〕「梢子。將俺的船略挪上前。幫在那空船一搭裏者。」〔梢公云〕「剛待睡一睡着。你每打攪死我。」〔做挪船科云〕「住了住了。幫做一搭兒裏了也。你看那老爺。聽的那船上一個女人啼哭。便要管他。想是出巡久了。一向不曾見陰人哩。」〔御史做近船邊問科云〕「兀那船裏哭的女人。你有甚麼冤枉衷情。你一一的說將來。老夫與你做主也。」〔正旦唱〕

〔醋葫蘆〕則聽的叮嚀頻問取。〔金御史云〕你是那家妻小。因何在此。〔正旦唱〕我是那閨門中女豔嬌。〔金御史云〕元來還是個未嫁的女孩兒。你說。你說。〔正旦唱〕俺父親是泉州太守。恰離朝。〔金御史云〕泉州太守恰離朝。是到任去麼。〔正旦唱〕不限防半途逢禍惡。〔金御史云〕哦。敢是被甚麼強盜劫殺了。你家裏還有人麼。〔正旦唱〕俺母親被他驅掠。直使俺一家的兩相拋。

〔金御史云〕「清平世界。有這等事。」〔詩云〕幾回低首細沉吟。聽取舟中泣訴音。則我除冤斷枉無偏曲。恰似冰霜一片心。兀那女子。我乃巡撫江南都御史金廷簡是也。你果有甚的冤枉不平之事。你一一道來。我替你申雪者。」〔正旦做哭科云〕「老爺與俺這冤枉的人做主咱。」〔唱〕

〔金菊香〕你道是除冤理枉的大官僚。你與我那屈死的親爺將冤恨創。不承望這搭兒裏偏湊巧。這一個天理昭昭。誰想道有今朝。

〔金御史云〕「左右。你與我喚出那女兒來見。我細問他一個端的者。」〔祇候做喚科云〕「兀那船中女人。你出來者。俺老爺喚你哩。」〔正旦云〕「哥哥。你是何人也。」〔祇候云〕「我們是跟隨金御史老爺的人。俺老爺見你那般啼哭。要見你問個明白。與你做主哩。」〔正旦云〕「天那。既是這等呵。我見你爺訴冤去咱。」〔唱〕

〔醋葫蘆〕我這裏慌速速的脚懶擡。喘吁吁的身戰搖。〔祇候云〕「兀那女子。你休慌也。」〔正旦唱〕則這大江中有那一個假相邀。〔祇候云〕是俺御史老爺喚你哩。〔正旦唱〕險

把我魂靈兒被他驚散。却生則怕逆徒來到。〔做見御史慌科云〕兀的不說殺我也。〔金御史云〕休慌。你說你那冤枉之事。〔正旦唱〕我我怕的是明晃晃一把殺人刀。

〔金御史云〕兀那女子。你近前來。你休驚莫怕。老夫乃巡撫江南都御史。專與人除冤理枉。你把那心中冤枉事。備細說來。我好與你辯明做主。〔正旦云〕大人。妾身姓馮名玉蘭。父親是馮鸞。所除福建泉州府太守。因去赴任。有俺母親田氏。將帶妾身。同一個小兄弟。到於大江邊黃蘆蕩。阻風灣船。至夜間。忽遇着一個巡江官。他道是屠世雄。因同泊舟。與俺父親談話。俺父親見他是仕宦中人。片語相投。就請到俺船上。整酒相待。酒後出妻獻子。不想此人心狠毒。將我母親搶去。後又趕過船來。持着腰刀。將俺父親并兄弟家童梅香。梢公。盡行殺死。妾身當時心生一計。將俺父親書匣。拋入江中。躲在船梢後舵上。待他去遠。妾身復還到船中。隨着風浪。漂流至此。不想撞見你個似青天如白日。去。姦細理冤枉的大人。須索與俺做主也。〔做拜科〕〔金御史云〕嗨。誰想巡江官却做下這等的事來。〔詩云〕從頭至尾聽緣因。怎不由人不怒嗔。則我筆下難容無義漢。劍頭偏斬不平人。兀那女子。這偌多屍首。如今可在那裏。〔正旦云〕大人。都在俺船上哩。〔金御史云〕左右。你領人去。與我仔細看驗來回報。〔祇候云〕理會的。〔做看科云〕稟爺。那船上死屍。是一個老的。又是一個小孩兒。又是一個女人。又是三個男子漢。總共六個屍首。那頭都不在頸上。血糊淋淋的將船板染的一片紅。明明是殺死的。〔金御史云〕哦。六個人都被殺死。可不情理難容也。兀那女子。那個老的是誰。〔正旦唱〕

〔么篇〕則這個年邁的是父親。〔金御史云〕又有個小孩兒可是誰。〔正旦唱〕可憐呵俺弟兄年紀小。〔金御史云〕那小孩兒元來是你兄弟。可憐可憐。那個女人是誰。〔正旦唱〕他是俺梅香。小字喚春嬌。〔金御史云〕還有三個男子是誰。〔正旦唱〕俺家童未將人事曉。〔金御史云〕是了。那兩個呢。〔正旦唱〕那兩個是船家將錢覓到。也都在劫數裏不能逃。

〔金御史云〕左右。這是小姐。請他在俺這船後艙安下。把他那隻船也帶着。待天明。直至清江浦官廳內。老夫自有個主意。恰纔燈下。看些文卷。見幾個鬼魂。提着頭似要伸訴一般。去不多時。便聽的這個女子啼哭。說將起來。就是此一樁冤枉之事。方信道善惡報應。如影隨形。但是捉賊無贓。終難定罪。不知他殺壞您父子之時。

有甚麼賊仗質證來。〔正旦云〕大人，有有有。現今俺船上，他撒下一把刀，便是賊仗了也。〔金御史云〕左右，快去取那把刀來。我看咱。〔祇候做取刀科云〕稟爺，刀在此。上面還帶着血痕哩。〔金御史云〕左右，與我收的好着。則這刀上，要尋殺人賊也。〔正旦唱〕

〔梧葉兒〕這江洋真賊盜，怎當俺衆冤魂纏定着。他犯了，殺人條，現放着大質照。刀頭兒血染高。請大人自量度。若不沙，只俺小妮子敢平空的將命討。

〔金御史云〕天明了也。老夫體察公事。一夜不曾睡。左右，分付開了船者。徑到清江浦官廳邊灣船。問理這一樁公事也。〔祇候云〕理會的。梢子快開船哩。〔梢公云〕知道了。慢慢的來牌子。昨晚那個女孩兒在那裏。〔祇候云〕在艙裏。你要問他怎的。〔梢公云〕和老爺說一聲。賞與我做媳婦罷。〔祇候云〕噤聲。是官宦人家的小姐。如今帶着他要辦理人命公事哩。你則開了船者。〔梢公做使船跌倒科。〕〔金御史云〕兀那女子，你跟我到清江浦。問理公事去來。〔正旦云〕俺到的那裏。怎生能見那賊漢也。〔金御史云〕你却不知。但是巡江官，少不的要來參見老夫。〔正旦唱〕

〔浪裏來煞〕我見他怎恕饒。他見我難推調。怕不來一問一承招。只俺那山海般讎恨，須當報。再不用荆條細拷。拚的親手兒也還上一千刀。〔同下〕

〔音釋〕 擱音隴 蠶音妬 塾音店 簸音播 漂音飄 薄巴毛切 惡音襖 掠音料 削音小 却音巧 晃荒上聲 刮音結 着池燒切 度多勞切

第四折

〔淨扮清江浦驛官上詩云〕我做驛宰忒伶俐，吃辛吃苦都不氣。接了使客轉回來，閒向官廳調百戲。自家是清江浦驛丞。打掃的這官廳乾乾淨淨。昨日報帖來說道。金御史老爺。今日船到。須索迎接去。遠遠的望見，敢是金老爺來了也。〔金御史引祇候梢公上〕〔金御史詩云〕有事關心直到明。早開頭踏赴官廳。手持白簡秋霜似。專與人間理不平。老夫金廷簡。昨夜在江中體出鴻玉蘭訴冤一事。使老夫一夜不眠。今日行至清江浦。

這是個官廳所在。那巡江官員人等。都在此處參見老夫。須索仔細體勘一個虛實。左右。將那口刀收拾好者。將馮玉蘭且藏在船上。休得驚唬了他。〔祇候云〕理會的。〔梢公做使船科云〕船攏了岸了。將跳板攏下。請爺登岸。〔金御史同祇候做上岸入官廳科云〕左右。喚那驛官來。〔祇候做喚科云〕驛官那裏。〔驛官慌云〕有有。〔叩見科〕〔金御史云〕兀那驛丞。你出去分付。但是沿江一帶大小官員。都着入來參見。〔驛官云〕老爺。且請了。下馬飯。驛丞早安排了。些胡椒鮮魚湯。在此伺候。待吃過了。好慢慢的斷事。〔金御史云〕喂。我那在這些酒食。你快去分付着各官咱。〔驛官云〕這個老爺。真個清廉。你不吃便罷。我出的這門來。分付那官員每去。兀那聽候的。大小官員。都入公館中來參見老爺。都進去。都進去。〔屠世雄同巡江官上〕〔屠世雄云〕小官屠世雄是也。同俺這巡江官員。參見御史大人去來。可早至公館也。〔做見跪科〕〔金御史云〕別的官員且靠後。喚的沿江巡視官近前來。〔衆做向前跪科〕〔金御史云〕你便是巡江官。還有未到的麼。〔屠世雄云〕大人在此。誰敢不到。都來了也。〔金御史云〕既然來全了。時。你衆多的巡江官。必然各人有個分巡的地方。要你各人自供。報文狀上來。等老夫好看咱。〔屠世雄云〕着俺們供報巡視地方。却是甚的主見。我只佯報個地方。將那黃蘆蕩不提罷了。〔衆做報科〕〔屠世雄做遞狀科〕〔金御史接看科云〕你看這沿江去處。都有巡視官。怎生黃蘆蕩無人巡視。那個所在。正是賊盜出沒之處。那個是總理官員。左右。準備下大棒子者。〔屠世雄慌科云〕大人。只屠世雄便是總理的官。〔金御史云〕你既是總理的官。怎麼缺了黃蘆蕩這一處。快快從實說來。但說的有些兒差遲。我不道的饒了你也。〔屠世雄云〕這黃蘆蕩就是屠世雄時常屯扎的信地。因此不曾另撥巡視的官。〔金御史云〕哦。元來你便是屠世雄。你那巡江官擒拿盜賊。必須要兵刃鋒利。器仗鮮明。纔得有功。左右。你與我一點開。再等老夫親自看驗。若少了一件呵。決無輕恕。〔祇候做看科云〕稟爺。小的每到各官船上。將他那隨身帶的物件等項都看了。件件齊備。不少一些。〔金御史云〕左右。都將來我看咱。〔衆做搬衣甲弓箭腰刀放在面前科〕〔驛官背云〕這些巡江官。平日常生事。如今可遇着魔頭了。〔金御史云〕兀那一堆什物。是那個巡江官的。〔屠世雄云〕是屠世雄船上的。〔金御史云〕將過來我看。〔做看科云〕住住住。那一件却不是個刀鞘。左右。將那刀鞘過來。〔祇候擎刀鞘遞科〕〔金御史怒云〕屠世雄。怎生這一口刀有鞘無刀。你敢

戲弄我大臣麼。我且問你。這口刀在那裏。各官員且回。止留下屠世雄者。〔衆巡江官拿物件下〕〔屠世雄云〕大人。這口刀因晚間在船上失落了。還不曾配就哩。〔金御史云〕是怎生失落了來。〔屠世雄云〕因向船頭點開水軍。一時不小心。弔在江中了也。〔金御史云〕這口刀失的有些緣故。不動刑法。如何肯招。左右。將這廝與我着力打着者。〔祇候做打科〕〔屠世雄云〕大人息怒。委是弔在江中。別無甚的情節。〔金御史云〕還不實說哩。左右。與我打着者。〔做打科〕〔金御史云〕這口刀端的是有也是無。快快從實說來。〔屠世雄云〕委實是弔在江中。便打死屠世雄呵。也無他說。〔金御史做笑科云〕這口殺人刀敢有麼。〔屠世雄云〕委實沒有。〔金御史云〕左右。便與我將的那口刀來者。〔祇候取刀遞與屠世雄科〕〔金御史云〕左右。看那廝可認的是他的刀麼。〔祇候把刀插入鞘科〕〔屠世雄驚云〕不知這口刀。怎生得到大人手裏來。〔金御史云〕兀那廝。你在黃蘆蕩。夜間將馮太守父子梅香家童梢公共六人。都都殺死在船上。怎生還推不知哩。〔屠世雄云〕屠世雄並無此事。敢是另有個天災人禍。假稱屠世雄的麼。〔金御史云〕左右。與我船上喚的馮玉蘭小姐來者。〔祇候喚科云〕馮玉蘭小姐安在。〔正旦上云〕哥哥。是誰喚我哩。〔祇候云〕小姐。如今俺老爺與你拿着殺人賊了。在官廳上。喚你去與他對證哩。〔正旦云〕謝天地。誰想拿住賊漢了也。〔唱〕

〔雙調新水令〕急忙忙盼不到接官廳。那一個殺人賊。今番拿定。休道那人間無報應。方信是頭上有神明。我看他着甚推稱。只俺這大人呵。清似水明如鏡。

〔祇候云〕小姐。上緊走動些。老爺坐着久等哩。〔做入官廳見科〕〔正旦見屠世雄怕科云〕兀的不誑殺我也。〔唱〕

〔駐馬聽〕暗自凝睛。不由我不喪膽銷魂。忽地驚。〔金御史云〕兀那女子。你怕他怎的。〔正旦唱〕渾如癡掙。他是個圖財致命殺人的精。〔金御史云〕左右。把那廝與我打着者。〔祇候做打科〕〔正旦唱〕這番推勘見分明。則你那夜來兇惡可也。還饒倖。眼見的惡貫盈。今朝對了俺親爺命。

〔云〕兀那賊漢。俺父親和你往日無冤。近日無讎。止因同在黃蘆蕩灣船。敬意的設酒請你。出妻獻子。將你爲上賓相待。誰想你起這點毒害之心。將我父親和兄弟梅香等。都行殺死。又將俺母親強奪的去了。今日可怎生遇着青天老爺。體察出來。將你牽住。兀那賊漢。將我的母親送還了者。〔金御史云〕屠世雄。你怎生不回他一言。他那母親今在何處。快快從實的說來。〔屠世雄云〕老爺可憐見。到如今着我甚的言語可回他也。〔金御史云〕他那母親呢。〔屠世雄云〕老爺。他那母親屠世雄實不知道。〔金御史云〕這廝無禮。到此際尙兀自不肯認哩。左右。與我打着者。〔祇候打科〕〔驛官云〕這些巡江的官。來到館驛裏。把我不是打便是罵。要酒吃。要肉吃。遲了些就打嘴巴。你今日可也爲事來。你死你死。牌子。着些力氣打。打死了。又不要償命哩。〔金御史云〕噯。那裏有你說處。兀那屠世雄。你將他那母親藏在那裏。〔屠世雄云〕老爺。屠世雄實不知道。〔正旦云〕兀那賊漢。將我母親來。〔唱〕

〔喬牌兒〕你將俺一家兒性命傾。又搶了俺母親呵。忒施逞。〔云〕大人可憐見。須索追出俺母親來。〔屠世雄云〕我屠世雄並不會搶他母親。〔正旦唱〕眼睜睜現放着俺親身證。

〔金御史云〕屠世雄。你不實說呵。等甚麼那。〔正旦唱〕還待要耍嘴巴巴。不肯應。〔金御史云〕這廝堅意的不肯認來。我想他搶着去。必然就藏在他船上。左右。領着這馮小姐直至他船上。高聲的叫他。那爲母的聽見。是他那女孩兒聲音。必然答應。你可小心在意。疾去早來。〔祇候云〕理會的小姐。我和你到他船上尋你母親去來。〔正旦云〕祇候哥哥。他的船隻知他在那裏也。〔祇候云〕他道巡江官的船隻。都在那壁廂灣着哩。你如今只沿岸邊叫你那母親咱。〔正旦同祇候至船邊叫科云〕偌多的船隻。着我那裏尋去也。母親。母親。〔唱〕

〔鴈兒落〕我這裏連聲不仕聲。〔帶云〕母親。母親。〔唱〕可怎生應也無人應。〔帶云〕母親。母親。〔夫人上哭云〕這是我玉蘭孩兒的聲音。待我叫他着。玉蘭兒也。我在這裏。〔正旦唱〕是那個賊船中。叫小名。恰便似軍帳裏聽嚴令。

〔做應科〕〔夫人云〕兀的不是我玉蘭孩兒。〔正旦忙扯住科〕〔夫人云〕玉蘭兒。你是人是鬼。好痛殺我也。

〔正旦唱〕

〔得勝令〕呀。今日個相遇在江亭。莫非是死去再回生。〔祇候云〕兀那小姐走動。老爺等着哩。〔正旦唱〕與俺這母親重覲面。怎麼俺兄弟爹爹也不見影。〔云〕母親。那屠世雄拏了也。〔夫人云〕他如今在那裏。只怕問不倒他。終着他手。〔正旦云〕母親。我和你同見大人去來。〔唱〕現如今審出了真情。那怕這逆賊偏頭硬。疾忙的前行。只怕那清官專意等。

〔做見御史跪科云〕大人。則這個是俺母親。〔金御史云〕兀那女子。這個是你母親麼。〔正旦云〕正是。〔金御史云〕在那裏尋着來。〔祇候云〕稟爺。在屠世雄船上尋來的。〔正旦云〕兀那賊漢。你道是不曾搶俺母親。如今在那個船上藏着哩。〔唱〕

〔側磚兒〕你道我平白地把你來。把你來供攀定。只我這官司裏世不會經。俺馮家的娘親。怎倒着你屠家領。你可也自思省。

〔竹枝哥〕你倚着那巡江的威風。敢橫行。惡眼眼便待生逼俺娘親爲匹聘。兀的不是把河橋的孫飛虎搶鶯鶯。今日個大人呵。做了白馬將。我王蘭呵。倒做了惠明僧。賊精。看你。去那裏逃生。

〔金御史云〕屠世雄。你如今招也是不招。〔屠世雄回頭問驛官科云〕驛宰。我問你。若招了呵。得個甚麼罪。〔驛官云〕也不打緊。殺了五六個人。值的甚麼。便招了時。也只一個砍狗頭的罪兒。〔屠世雄云〕罷罷罷。我當初睜着眼做。今日合着眼受。殺他父子家人等。都是我來。我都招了也。〔金御史云〕屠世雄。這等的供狀。怕你不招那。〔正旦做拜謝金御史科唱〕

〔水仙子〕今日個從頭一一盡招承。國法王條不順情。也顯的你有忠直無偏佞。赤心的將公事整。端的個播清風萬載標名。若不是你金大人勢劍銅鐮。將賊徒分腰斷頸。可不乾着俺泣江舟這一段冤情。

〔金御史云〕你一行人聽老夫下斷。〔詞云〕都則爲你父親除授泉州。黃蘆蕩暮夜停舟。巡江官相邀共飲。出妻子禮意綢繆。你母親遭驅被擄。全家兒惹禍招憂。單撇下銅刀一口。積屍骸鮮血交流。老夫奉朝命江南巡撫。路途間訪出情由。將賊徒問成死罪。登時決不待深秋。馮小姐雖能雪恨。奈餘生無管無收。請夫人同車載去。赴京都擇配公侯。這的是金御史秋霜飛白簡。纔結末了馮玉蘭夜月泣江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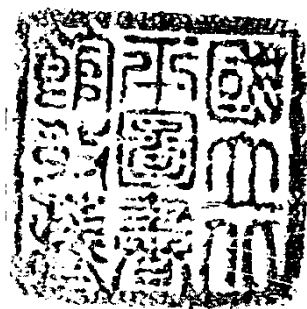
〔音釋〕調平聲 勘坎去聲 攬粗酸切 屯音豚 鞘音笑 開丈甲切 推退平聲 饒音交 應平聲 覲丁梨切 限狠平聲 綢音紬 繆麻彪切 鏹音開

題目

金御史清霜飛白簡

正名

馮玉蘭夜月泣江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初版

元曲選 (全二冊)

定價國幣四元五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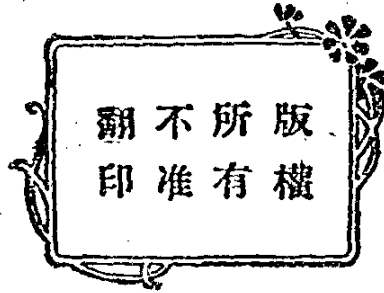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出版者 國學整理社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